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三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四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詩詳注

五册

杜詩詳註

第一册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中華書局

杜詩詳註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第二册

中華書局

杜詩詳註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第三册

中華書局

杜詩詳註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第四册

中華書局

杜詩詳註

〔唐〕杜甫著
〔清〕仇兆鰲注

第五册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詩詳注 /(唐) 杜甫著；(清) 仇兆鰲注。-北京：
中華書局，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0485-7

Ⅰ.杜… Ⅱ.①杜… ②仇… Ⅲ.唐詩-杜甫(712～770)
-注釋 Ⅳ.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07127號

杜詩詳註

（全 五 册）

〔唐〕杜 甫 著

〔清〕仇兆鰲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77$^{1}/_{2}$印張·1357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99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數 48001—51000 册 定價：103.00 元

ISBN 7—101—00485—7/I·73

出版說明

杜甫（公元七一二——七七〇），字子美，唐代的大詩人。他出生于一個逐漸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籍襄陽，後來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杜甫曾在長安東南郊杜陵附近的少陵住過，有時自稱「少陵野老」，所以後人也稱之爲杜少陵。

杜甫早年讀書很多，接受過較廣的文化教養。二十歲時開始漫遊吳越和齊趙，過着十年左右裘馬清狂的生活。三十五歲以後到長安求官，公元七四五年兩次獻賦，雖曾得到皇帝的賞識，但並没有得到官職。在長安困居了將近十年，甚至落到了「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境地。直到他四十四歲時才當上了一個右衞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就在這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流亡了一段時期，又被俘拘留長安，七五七年從長安冒險奔赴當時皇帝所在地——鳳翔，肅宗李亨給了他一個左拾遺的職位，不久即被貶爲華州司户參軍。四十八歲以後他棄官入蜀，長期漂泊西南，投靠一些當地方官的朋友，一度掛着檢校工部員外郎的官銜，雖曾在成都營建了草堂，但並未久居。五十七歲離蜀，漂流湖南、湖北一帶，五十九歲病死在湘水舟中。

杜甫的詩，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巨大變化。他在《憶昔》等詩中，描寫了盛唐時期的富庶景象，然而就在當時，已經隱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就看到了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荒淫腐

敗和貧富對立尖銳化的社會現象。他的《麗人行》、《兵車行》以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揭示了「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一系列矛盾，這是當時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表現。安史之亂後，杜甫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人民生活，寫出了像《北征》和「三吏」、「三別」等著名的篇章，形象地表現了重大政治題材。盡管他只是對人民疾苦表示了同情，沒有提出什麽解決辦法，然而還是比較真實地、廣闊地反映了唐代歷史巨大轉折時期的政治局勢和社會面貌，因此後人稱之爲「詩史」。杜甫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總是和他的忠君思想聯系在一起的。在他看來，要消除戰爭動亂，恢復唐朝盛世，減輕人民負担，主要依賴君主的聖明，所以在詩裏也總是那樣寄希望于皇帝。當他追求個人功名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時，詩中就流露出更多的不健康情緒。這些都是杜甫思想上的階級烙印。

杜詩藝術有多方面的成就，無論古體、近體、五言、七言，都有他獨到的長處。他的古體詩，以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爲代表，創造性地發展了漢魏樂府的優良傳統；在近體上他以創作實踐推進了格律詩的發展。杜甫廣泛地學習前人的創作經驗，并積極吸取民歌的營養，做到了他詩中所説的，「不薄今人愛古人」。杜詩在語言藝術上曾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有時千錘百鍊，沉鬱頓挫；有時樸素自然，鮮明生動。無論抒情，敍事，寫人物，寫自然景物，都體現了詩人的形象思維。杜詩對後世詩歌發生極爲深遠的影響，並不是偶然的。

杜詩到了宋代日益受人重視，注家蜂起，當時就號稱有千家注杜。後來又有人陸續爲杜詩作了一

些評注。清初朱鶴齡、錢謙益都有杜詩注本，稍後，仇兆鰲（公元一六三八——一七一三以後）彙集各家注本，輯爲《杜詩詳注》（又名《杜少陵集詳注》）。他前後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幾經增補，搜集了大量資料，爲研究杜詩提供了方便，至今還不失爲閱讀杜詩的一種基本參考資料。詳注的好處是詳盡，把康熙以前各家注釋差不多都已彙集起來，起了集解的作用。缺點是煩瑣冗沓，還有一些穿鑿附會和陳腐無聊的地方。仇注的疏漏錯誤，後出的注本如楊倫的《杜詩鏡詮》、浦起龍的《讀杜心解》，都有所補充糾正。尤其是施鴻保的《讀杜詩說》一書，專門駁難仇注的失誤，讀者可以參看。

《杜詩詳注》自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但書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〇三），以後又不斷有所增訂。我們現在采用的是有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公元一七一三）附記的後印本（詳見本書二〇九七頁、二三四九頁附記）。這個後印本較初印本多兩卷，上卷爲《諸家詠杜附錄》和《逸杜附錄》，下卷爲《杜詩補注》和《諸家論杜》。我們已把《逸杜附錄》的詩移到第二十三卷末，把《杜詩補注》連同詩後、卷後增加的補注一起移到每首詩相應的地位，以免讀者前後翻檢。個別原注和補注有重複和矛盾的地方，我們作了一些刪節。原書第二十五卷所附元稹墓係銘等文，現改爲附編。

仇注所據杜詩正文，曾參校各本，並附有一作某字的校語，但還有一些遺誤，我們參考《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杜工部集》和《杜工部草堂詩箋》，改正了少數錯字，並另作校勘記附在書後。仇注迴避清朝忌諱，不少地方把杜詩中的「虜」字改成「鹵」字，「胡」字改成「湖」字，現已改回，不再出校。

仇注引書常有錯誤，如《大招》誤作《招魂》，王粲《遊海賦》誤作《海賦》，江淹《恨賦》誤作潘岳《恨

賦≫，陶淵明≪九日閑居≫誤作≪桃花源記≫等，其他脫文誤字，不一而足。我們在標點過程中發現了就加以改正，但無法一一查對原著，也不再出校。仇注引書常用簡稱或代稱，現在仍舊不改，適當加上書名號。仇注引文往往有所刪節或概述大意，標點時一般不加引號，只在引詩、對話及易于引起誤解的地方加上引號。

我們這次整理重印，除對全書加了標點外，還把注文加上注碼，移到每段之後，分段仍依照仇注原書。一個題目下的詩有兩首以上的，在其間加了「其二」、「其三」等小題。目録中的題目多數曾經過刪節，現在根據正文補了一些字，但還不是題目全文。整理工作中錯誤不當之處在所不免，希望讀者隨時指正。爲了便于查檢，我們還編了一個篇目索引，附在書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原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瀼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遣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痌瘝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

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邙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莧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矻矻窮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脈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楦釀叢脞，辯新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顓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聖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略，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杜叔毗傳》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公自京師西竄，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帥劍南時，史誤。辯詳詩集。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據《新書》在武再帥劍南時表薦者。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

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一有至字。而適卒。朱注：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辯詳年譜。是歲，崔寧侍，乃卒。《舊書》誤也。

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書》曰「未維舟」及「江陵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閬間，《新史》云往來梓夔，亦誤。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紀事》謂公卒於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誚。朱注：唐《本事詩》：太白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酉陽雜俎》：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按飯顆山頭詩，《太白集》不載。柯古所言，特據流俗傳聞。又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可不攻而破。劉昫以之入史，謬也。若溪漁隱亦有辯。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懶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銘見末卷。

新唐書本傳

宋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及郊，甫奏賦三篇。朱氏曰：獻賦在天寶十載，《新史》誤云十三載。辯詳詩集。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衞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原注：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至德。六月，祿山犯長安，車駕幸劍外。七月，卽位靈武。甫避走三川。三川縣屬鄜州。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一作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

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尼六切。覬陛下棄細録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録。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乃天寶十四載自京兆赴奉先時事。若往鄜迎家，則在至德二載。《新史》朱氏曰：公之孺弱餓死，蓋誤當以《奉先詠懷》詩正之。因許甫自往省視。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遺移華州掾。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乾元二年夏，甫棄官，去華之秦。十月，發秦州。十二月，離同谷，至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兩川。甫補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鄭國公嚴武復出節度劍南東西兩川。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一作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曰：此説出《雲溪友議》，不可信。辯詳詩集。魯嘗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蜀，章彝已交印入覲，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耒陽縣，在衡州之東南。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或作昔卒，年五十九。《新書》謂公卒於牛肉白酒，此踵《舊史》之訛，黃伯思已

力辯其誣。詳見年譜末條。　本集原注云：子美之卒，當在衡湘之間，秋冬之際。　元氏墓誌，略見本末。唐史氏惑於劉斧《摭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來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飫而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訛矣。　按：此說欲辯牛酒飫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出俗子妄撰耳。　或曰：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一作澆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案按：《舊書》記事略而論文詳，備載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書》記事稍詳，其論贊一段，簡括遒勁，頗類歐史筆意。但二史均有差謬。牛酒飫死之慘，《舊史》既誣於歿後。嚴武欲殺之端，《新史》復謗於生前。皆疑案之當剖

者。茲採前人諸說，足以一雪史家沿謬矣。又按：兩史記事，多有舛誤，杜傳尚然，其餘差謬者，亦當據杜詩正之。如上元二年夏，段子璋反，次年公作《去秋行》，知秋日尚未平也。史謂四月討平者，誤矣。寶應元年，嚴武以應召入朝，有寄答杜詩，九月猶在巴山。《通鑑》謂是夏六月，武除西川節度，爲徐知道阻拒，誤矣。大曆元年，杜《贈李丈》詩，稱李勉爲汴公。史謂大曆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汴公，誤矣。宜乎當時有糾謬之作也。

杜氏世系

一代　當陽侯預

二代　錫　躋　耽　尹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八代　叔毗　周硤州刺史，見《孝義傳》，子廉卿。

九代　某　隋河內郡監察御史、河內司功參軍、獲嘉縣令、南鞏縣令。見《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十代　某　依藝　隋朝議大夫。

十一代　易簡　登進士，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吏部員外郎。　審言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十二代　閑　并　見國史。　專　歷開封尉。　登　任武康尉。　兗州司馬，終奉天令。

十三代　甫　甫弟有穎、觀、豐、占，未知行列，故不序。

十四代　宗文　齊司徒右長史。

十五代　宗武　梁邊城太守。

十六代　嗣業　乾光　漸

錢謙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稹墓誌：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藝。甫《祭當陽君文》稱十三葉孫甫。甫爲預之後，未知預四子，誰爲甫之祖。舊譜以甫爲尹之後，此何據也。唐《舊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毗下，獲嘉爲甫高祖，卽硤州之子也。《周書·杜叔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右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此世系之較然可考者。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襲池陽侯洪泰，與乾光爲行。洪泰生二子，祖悅、顒，與漸爲行。顒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爲行。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爲廉卿，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與，審言之祖與。舊譜以叔毗爲顒子，景仲、叔毗並系顒下，紕繆極矣。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爲征南十四代孫，甫有《示從孫濟》詩，斯爲合矣。《世系表》濟與位同出景秀下，並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位，抑又何與？宋人謂《世系表》承逐家譜牒，多所謬誤耳。　按：陸務觀詩注：少陵之後，有徙大埠、大蓬者。戴復古詩中有杜子野，趙孟頫詩中有杜伯玉，楊載所記有杜舉。錢謙益謂今岳州平江縣杜富，猶藏拾遺敕命。喜文人子孫千年不替也。

杜工部年譜

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 即景雲三年。 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甫生。呂汲公《詩譜》云：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 蔡夢弼曰：按《唐書》本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成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 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 閑生甫。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 即先天二年也。 七月，歸政於帝。十二月，改元。

開元三年乙卯

公《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三年，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 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 呂譜疑其年必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戊午

公《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又《進鵰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八年庚申

《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遊吳越。黃曰：公《進三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久之方歸。朱鶴齡曰：公《哭韋之晉》詩：「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詩：「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郇瑕，晉地也。公弱冠之時，嘗遊晉地。當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也。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黃曰：公本傳：「嘗舉進士不第。」故《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朱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當在二十三年。蓋唐制年年貢士也。《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舊史》云：「天寶初，應進士不第。」非。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遊齊趙。朱曰：按《壯遊》詩：「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是下第後，即遊山東之明證。但未詳起於何年，今姑依魯訔、黃鶴諸譜，又按《壯遊》詩，不言遊兗州，而集中頗多兗州所作。蓋兗州與齊州接境，公遊齊州，蓋在兗州趨庭之後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東都。是年寒食，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 正月改元。

公在東都。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六月，還殯河南縣。公作墓誌。

天寶三載甲申 五月改年爲載。

公在東都。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誌。錢謙益曰：是時太白自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相從賦詩，正在天寶三四載間。朱曰：按舊譜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懷古，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其謬信矣。

天寶四載乙酉

公在齊州。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宴歷下亭。錢曰：高適、李白俱有贈邕詩，當是同時。白有《魯郡石門別杜二甫》詩，或四五載之秋也。

天寶五載丙戌

公歸長安。黃曰：《壯遊》詩：「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間。

天寶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元結《諭友》文云：「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公與結，皆應詔而退。

天寶七載戊子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公在長安，間至東都。黃曰：公《洛城北謁玄元廟》詩云：「五聖聯龍衮。」唐史加五帝大聖字，在八載閏六月，可證是年公又在東都。

天寶九載庚寅

公在長安。

天寶十載辛卯

公年四十，在長安，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魯訔曰：公奏《三大禮賦》，史、集皆云十三載。朱按：帝紀：十載行三大禮，十三載未嘗郊。況表云：「臣生長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載矣。」故知當在是歲。是年，作《秋述》。

天寶十一載壬辰

公在長安，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黃曰：是年十一月，楊國忠爲右丞相，鮮于仲通爲京兆尹。呂譜：公《上韋左相詩》：「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自玄宗卽位，至此爲四十年。

天寶十二載癸巳

公在長安。黃曰：有《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崔、于當是試文之官。

天寶十三載甲午

公在長安。黃曰：是年進《封西嶽賦》。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書楊國忠守司空，即《封西嶽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進表在是年。

天寶十四載乙未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衞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魯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奉先。黃曰：《詩史》謂薊北反書未聞，公已逸身幾旬。非也。若先已竄逸，則改授無容在初興師之時矣。呂、蔡譜俱云：十一月初，赴奉先，有《詠懷詩》。知非避亂也。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 即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元。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即位，自鄜竄服奔行在，遂陷賊中。

至德二載丁酉

四月，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

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是年六月一日，有《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又有《同遺補薦岑參狀》。

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元，復以載爲年。

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晚，離官，間至東都。是年十月，有《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有《試進士策問》五首。

乾元二年己亥

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庚子居浣花溪。是年，營草堂，公詩所云「經營上元始」是也。又云「頻來語燕定新巢」，則三月堂成。

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考詩題不載此事，恐是臆説，有辯在集内。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年號，止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以斗所建辰爲名。

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閒至蜀州之新津、青城。朱曰：公赴青城，黄譜編上元元年，魯譜編上元二年，以《寄杜位》詩考之，疑魯是。是年秋作《唐興縣客館記》。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建巳月，代宗即位，改元，復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

公居成都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到綿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或云：《新書》本傳：「遊東蜀依高

適。」當在此時，嚴武入朝之後。朱曰：嚴武還朝，適領西川節度，公方攜家往東川，其時並無一詩與之，不得云依高適也。公在梓州，最善留後章彝。彝爲留後，可知適未嘗兼領東川，而謂之依適，可乎。

恐是遣弟往迎。有《弟占歸草堂》詩「熟知江路近，頻爲草堂迴」，可證。　是年建巳月，公上嚴武《説旱》。

廣德元年癸卯七月改元。

公在梓州。春，間往漢州。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魯、黄譜俱云：是年春，公嘗暫至綿州，以《惠義寺送辛員外》詩有「直到綿州始分手」之句。朱氏以惠義寺以下諸作皆係逸詩，故不取其説。今當存以待考。　朱曰：公補京兆功曹，蔡興宗、趙子櫟、魯嵒、黄鶴諸譜，俱編廣德元年，蓋以《別馬巴州》詩注爲據。惟《新唐書》本傳與王原叔集註謂公不赴功曹，在嚴武初鎮成都之時，恐非。辯詳詩集註。　是年有《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國文》。

廣德二年甲辰

春，復自梓州往閬州。嚴武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草堂。六月，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紫緋魚袋。是年上武《東西兩川説》。

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

正月，辭幕府歸草堂。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之。

大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

春，自雲安至夔州，居之。秋，寓西閣。是年有《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大曆二年丁未

公在夔州。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

大曆三年戊申

秋，遷東屯。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

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

大曆四年己酉

正月，自岳州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案按：是年，有《發潭州》及《發白馬潭》詩，乃春日自潭往衡岳也。又據韋迢《早發湘潭寄杜員外》詩云「湘潭一葉黃」，知秋深復在潭州矣。觀公《樓上》詩「身事五湖南」、「終是老湘潭」，皆可證。

大曆五年庚戌

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秋，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此條朱氏削去舊譜，非是。鶴譜云：夏如郴。因至耒陽，訪聶令。經方田驛，阻水旬餘，聶致酒肉。而史云：「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嘗考謝聶令詩有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其詩題云「興盡本韻」。又且宿留驛近山亭，若果以飫死，豈復能爲是長篇，又復游憩山亭。以

詩證之，其誣自可不攻。況元稹作誌，在《舊史》前，初無此説。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將歸秦奉留別親友》詩，又有《洞庭湖詩》云：「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言南風畏日，又云回檣，則非四年所作甚明。當是年自衡州歸襄陽，經洞庭詩也。元微之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其後嗣業啓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拜余爲誌。吕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魯譜云：其卒當在衡岳之間，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與岳不相鄰，舟行必經潭，然後至岳。當云在潭岳之間，蔡譜以史爲是，以吕爲非，蓋未之考耳。

繫按：五年冬，有《送李衡》詩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曆五年之秋爲十二秋。又有《風疾舟中》詩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曆三年春適湖南，至大曆五年之秋爲三霜。以二詩證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於耒陽乎。舊譜當屬可信，而錢、朱兩譜，偏信《新書》，遂以牛肉白酒，斷送一生，豈不誣枉前賢。夫不信親著之詩章，而信後人之記載，不信子孫之行述，而信史氏之傳聞，其亦昧於權衡審擇矣。

繫謹按：宋人作少陵年譜，其傳世者，有吕大防、蔡興宗、魯訾、趙子櫟、黄鶴數家。明初則有單復之譜，近日則有錢謙益、朱鶴齡、顧宸諸譜。唯朱氏裁別異同，簡淨明當，可稱定本。但末後一條，關於生死大事，而其時其地，皆未分明。茲仍採舊譜，以正其訛云爾。

庚辰歲重陽月考定

杜詩凡例 計二十則

一、杜詩會編自唐刺史樊晃首編杜少陵詩集，行於江右。至宋，王介甫爲鄞令，得未見者二百餘篇。嗣後王原叔取中秘藏本及舊家流傳者，定爲一千四百五十七篇。蔡傅卿《草堂詩箋》，取後來增益者，如卜圖、吳若、員安宇、裴煜輩所收，別爲逸詩一卷。今依年次補入，不另置卷末，便省覽也。

一、杜詩刊誤坊本多字畫差訛。蔡興宗作《正異》，朱文公謂其未盡，如「風吹滄江樹」，「樹」當是「去」，乃音近而訛。「鼓角滿天東」，「滿」當是「漏」，乃形似而訛。當時欲作考異，未暇及也。近日朱長孺采集宋元諸本，參列各句之下，獨稱詳悉。然猶有遺脱者，如《何氏山林》詩「異花開絶域」，當是「來絶域」，於「開拆」不犯重。《送裴尉》詩「扁舟吾已就」，當是「吾已僦」，於「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詩「花葉隨天意」，當是「惟天意」，於「隨類」不相重。如《諸葛廟》「巫覡醉蛛絲」，當是「綴蛛絲」，於上「穿畫壁」方稱。《王彭州》詩「東堂早見招」，當是「東牀」，於「河漢」、「夫人」等語相合。如《秋興》詩「白頭今望苦低垂」，與「綵筆昔曾干氣象」本相工對，刻本誤作「吟望」。《呀鶻行》「強神非復皂鵰前」，與「緊腦雄姿迷所向」，字無複出，而刻本誤作「迷復」。又如《遣意》詩「宿雁聚圓沙」，當是「宿鷺」。《草堂即事》詩「宿鷺起圓沙」，當是「宿雁」。鷺雁各有時候，彼此兩誤也。今或依他注改正，或據臆見參定。至於上下錯簡、句語顛倒者，如《古柏行》「君臣已與時際會」二句，當在「雲來」、「月出」之下。如《姜少府設鱠》「偏勸腹腴愧年少」二句，當在「落磴」、「放筯」之下。如《過吳侍御宅》「仲尼甘旅人」二句，

當在「閉口」、「歎息」之下。如《郭代公故宅》「精魄凜如」二句，當在顧步涕落之下。如《夢李白》、《贈蘇渙》、《呈轟耒陽》諸詩，各有顛錯之句，今皆訂正，文義方順。

一、**杜詩編年** 依年編次，方可見其平生履歷，與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興衰。今去杜既遠，而史傳所載未詳，致編年互有同異。幸而散見詩中者，或記時，或記地，或記人，彼此參證，歷然可憑。間有渾淪難辯者，姑從舊編，約略相附。若其前後顛錯者，如《投簡咸華諸子》本屬長安，而誤入成都。《遣愁》詩、《贈虞司馬》本屬成都，而誤入夔州。《短歌贈王司直》皆出峽後詩，而誤入成都夔州。如《回棹》、《風疾舟中》本大曆五年秋作，而誤入四年。今皆更定，庶見次第耳。

一、**杜詩分章** 古詩先有詩而後有題，朱子作《集傳》，每篇各標詩柄，乃酌小序而爲之。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即不須再標詩柄矣。唯一題而並列三五首，或多至一二十首者，每首各拈大旨，又有題屬託物寓言，亦須提明本意，倣《集傳》例也。

一、**杜詩分段** 《詩經》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傳》亦踵其例。杜詩古律長篇，每段分界處，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後句數，必多寡勻稱，詳略相應。分類千家本，則逐句細斷，文氣不貫。編年千家本則全篇渾列，眉目未清。茲集於長篇既分段落，而結尾則總拈各段句數，以見製格之整嚴，倣《詩傳》某章章幾句例也。

一、**內註解意** 歐公說詩，於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語意豁然。朱子註詩，得其遺意，茲於圈內小註，先提總綱，次釋句義，語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其有諸家註解，或一條一句，有益詩旨者，必標明某氏，不敢沒人之善，攘爲

已有耳。

一、**外註引古** 李善注《文選》，引證典故，原委燦然，所證之書，以最先者爲主，而相參者，則附見於後。今圈外所引經史詩賦，各標所自來，而不復載某氏所引，恐冗長繁瑣，致厭觀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異者，則彼此兩見，否則但注已見某卷耳。

一、**杜詩根據** 集中古風近體，篇帙弘富。昔人謂五古、七律入聖，五律、七古入神。蓋其體製之精，上自風騷漢魏，下及六朝四傑，各有淵源脈絡也。茲於每體之後，備載名家議論，以見詩法所自來，而作者苦心亦開卷曉然矣。若五七言絶句，用實而不用虛，能重而不能輕，終與太白、少伯分道而驅。

一、**杜詩褒貶** 自元微之作序銘，盛稱其所作，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選四家詩，獨以杜居第一。黄魯直則推爲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爲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爲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爲詩中之神。諸家無不崇奉師法，宋惟楊大年不服杜，詆爲村夫子，亦其所見者淺。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蠹賊也。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茲集取其羽翼杜詩，凡與杜爲敵者，概削不存。

一、**杜詩僞注** 分類始於陳浩然，元人遂區爲七十門，割裂可厭。又廣載僞蘇注，古人本無是事，特因杜句而緣飾首尾，假撰事實，前代楊用修，力辯其謬妄。邵國賢、焦弱侯往往誤引。凌氏《五車韻瑞》援作實事。張邇可又據《韻瑞》以證杜詩，忽增某史某傳，輾轉附會矣。吴門新刊《庾開府集》亦誤採《韻瑞》，皆僞注之流弊也。今悉薙芟，不使

留目。

一、杜詩謬評　蔡夢弼註本，刪去僞註，最爲潔淨。但參人劉須溪評語，不玩上下文神理，而摘取一字一句，恣意標新，往往涉於纖詭，宋潛溪議其如醉翁囈語，良不誣也。後來鍾譚論詩，亦踵須溪之流弊，全無精實見解，故集中所採甚稀。

一、歷代註杜　宋元以來，註家不下數百。如分類千家註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載入注中者，亦止十數家耳。其所未採者，尚有洪邁之《隨筆》，葉夢得之《詩話》，羅大經之《玉露》，王應麟之《困學記聞》，劉克莊、樓鑰之文集。元時全註杜詩者，則有俞浙之《舉隅》，七律則有張性之《演義》，五律則有趙汸之《選註》。明初有單復之《讀杜愚得》，嘉靖間有邵寶之《集註》，張綖之《杜通》、《杜古》及《七律選注》、山東顏廷榘之《七律意箋》、關中王維楨之《杜律頗解》、海寧周甸之《會通杜釋》、閩人邵傅之《五律集解》、楚中劉逴之《類選》、華亭唐汝詢之《詩解》，各有所長。其最有發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而王道俊之《博議》、鄭侯升之《卮言》、楊德周之《類注》，俱有辯論證據，今備採編中。

一、近人註杜　如錢謙益、朱鶴齡兩家，互有同異。但當解不解者，尚屬闕如。若盧元昌之《杜闡》，徵引時事，間有前人所未官，考據分明。其刪汰猥雜，皆有廓清之功。錢于《唐書》年月、釋典道藏、參考精詳。朱于經史典故及地里職言。張遠之《會粹》，搜尋故實，能補舊注所未見。若顧宸之《律注》，窮極苦心，而不無意見穿鑿。吳見思之《論文》，依文衍義，而尚少斷制剪裁。他如新安黃生之《杜説》、中州張溍之《杜解》、蜀人李長祚之《評註》、上海朱瀚之《七律解

意》、澤州陳冢宰之《律箋》、歙縣洪仲之《律註》、吳江周篆之《新註》、四明全大鏞之《彙解》，各有所長。盧世淮之《胥鈔》、申涵光之《説杜》、顧炎武、計東、陶開虞、潘鴻、慈水姜氏，別有論著，亦足見生際盛時，好古攻詩者之衆也。

一、杜賦註解 少陵諸賦，廓漢人之堆垛，而氣獨清新，開宋世之空靈，而詞加典茂，亦唐賦中所傑出者。其《三大禮賦》，有東萊、長孺二注。《封西岳》一賦，朱注尚未詳盡。兹於四賦，多所補輯。若《鵰》、《狗》兩賦，則出自新注云。

一、杜文註釋 古人詩文兼勝者，唐惟韓、柳，宋惟歐公、大蘇耳。且以司馬子長之才，有文無詩，知兼美之不易矣。少陵詩名獨擅，而文筆未見採於宋人，則無韻之文，或非其所長。集中所載墓誌，尚帶六朝餘風，惟《祭房相國文》，清真愷惻，卓然名篇。其代爲表狀，皆曉暢時務，而切中機宜。朱氏輯注已明，惟間附評釋而已。

一、詩文附録 新舊《唐書》本傳，互有詳略，要皆事跡所關，固當並載。其諸家序文，具述原委，爲歷世所珍重。又唐宋以後題詠詩章，及和杜、集杜諸什，皆當附入。而諸家評斷見於别集凡有補詩學者，併採録末卷，猶恐掛漏蒙譏，尚俟博採以廣聞見焉耳。

一、少陵大節 賀蘭進明，不救睢陽之圍，致一城俱陷。忠如張許，爲賊所害，進明之罪，上通於天矣。後又密譖房琯，甫上疏力救，遂至貶官。其《出金光門》詩云：「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臨去而尚惓惓，與孟子三宿出晝之意，千載同符。此公生平事君交友立朝大節也。

一、少陵曠懷 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簡。其在成都，結廬枕江，與田夫野老相狎蕩，便有傲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長安，得錢沽酒，時招鄭虔，後去夔州，舉四十畝果園贈與知交，毫無顧戀。此與謫仙之千金散盡者，同一磊落襟

懷。宜其詩品迥出尋常。

一、少陵諡法　公負挺出之才，濟時之志，拾遺半載，郎官遥受，宦途之偃蹇極矣。迨曠世以還，深加稱賞，蜀獻王至草堂之地而作文致弔，其風流儒雅，能感發後代之帝王。考元順帝至正二年，嘗追諡文貞，此褒賢盛事，增韻文壇。公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者，其亦差不寂寞矣。

一、少陵逸事　杜公精靈，千載不没。誦《花卿歌》而痊久瘧之人，解《八陣》詩而入眉山之夢。宋真宗讀江上之詩而忽吟子美詩句，見於程叔子之記述。四月十八日遊草堂者，從來不逢陰雨，得於蜀父老之傳聞。真遊華清宫，夢明皇與子美談詩，尤爲奇怪。録此以見其氣亘江山，神遊天壤也。又雍熙間，彭城劉景

目録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一
望嶽……三
登兗州城樓……五
題張氏隱居二首……八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一三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一四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一五
巳上人茅齋……一六
房兵曹胡馬……一八
畫鷹……一九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二〇
夜晏左氏莊……二二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二三
假山……二八
龍門……二九
李監宅二首後一首見吳若本……三〇
贈李白……三二
重題鄭氏東亭……二四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三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三八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李邕詩……四〇
暫如臨邑至嵫山湖亭奉懷李員外……四一
贈李白……四二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四五
鄭駙馬宅宴洞中……四六

冬日有懷李白……五〇
春日憶李白……五二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五四
今夕行……五八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六〇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六六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六八
贈韋左丞丈濟……七一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七三

卷之二

飲中八仙歌……八一
高都護驄馬行……八六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八九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九四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九八
樂遊園歌……一〇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〇三
投簡咸華兩縣諸子……一〇七
杜位宅守歲……一〇九
敬贈鄭諫議十韻……一一〇
兵車行……一一三
前出塞九首……一一八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一二六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一三〇
貧交行……一三三
送韋書記赴安西……一三三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一三四
曲江三章章五句……一三七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一四〇
白絲行……一四四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一四六
麗人行……一五六

號國夫人一作張祜詩 …… 一六二
九日曲江 …… 一六三
卷之三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 一六五
重過何氏五首 …… 一六七
陪諸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二首 …… 一七二
醉時歌 …… 一七四
城西陂泛舟 …… 一七七
渼陂行 …… 一七九
渼陂西南臺 …… 一八二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 一八五
贈田九判官梁丘 …… 一八六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 一八八
寄高三十五書記 …… 一九四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 一九五
贈陳二補闕 …… 一九六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 一九八
送裴二虯尉永嘉 …… 二〇一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 二〇三
崔駙馬山亭宴集 …… 二〇四
示從孫濟 …… 二〇五
九日寄岑參 …… 二〇八
嘆庭前甘菊花 …… 二一〇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 …… 二一一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 二一四
秋雨歎三首 …… 二一六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 二一九
上韋左相二十韻 …… 二二四
沙苑行 …… 二三二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 二三八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 二三八
醉歌行 …… 二四〇

陪李金吾花下飲……二四三
官定後戲贈……二四四
去矣行……二四五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二四六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二四九
夏日李公見訪……二五〇

卷之四

天育驃圖歌……二五三
驄馬行……二五六
魏將軍歌……二五九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二六二
九日楊奉先會崔明府……二六三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二六四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二七五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二七九
後出塞五首……二八五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二九二
晦日尋崔戢李封……二九六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二九九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三〇四
月夜……三〇九
哀王孫……三一〇
悲陳陶……三一四
悲青坂……三一六
避地見趙次公本……三一七
對雪……三一八
元日寄韋氏妹……三一九
春望……三二〇
得舍弟消息二首……三二一
憶幼子……三二三
一百五日夜對月……三二三
遣興……三二六

塞蘆子……三二七
哀江頭……三二九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三三三
雨過蘇端……三三八
喜晴……三四〇
卷之五
送率府程録事還鄉……三四三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三四五
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三四六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三五〇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三五四
述懷……三五八
得家書……三六〇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三六二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三六四
送靈州李判官宋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三六九
奉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三六九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三七六
哭長孫侍御一刻杜誦詩……三七八
奉贈嚴八閣老……三七九
月……三八一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三八二
晚行口號……三八三
獨酌成詩……三八四
徒步歸行……三八五
九成宮……三八六
玉華宮……三八九
羌村三首……三九一
北征……三九五
行次昭陵……四〇七
重經昭陵……四一二
彭衙行……四一三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四一七
收京三首……四三一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四三四
臘日……四三六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四三七
早朝大明宮賈至王維岑參三詩……四三〇

卷之六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四三五
紫宸殿退朝口號……四三六
春宿左省……四三八
晚出左掖……四四〇
題省中壁……四四一
送賈閣老出汝州……四四三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四四五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四四六
曲江二首……四四九
曲江對酒……四五〇
曲江對雨……四五二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四五三
寄左省杜拾遺岑參詩……四五四
奉贈王中允維……四五五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四五八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四五九
得舍弟消息……四六一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四六一
偪側行贈畢四曜……四六六
贈畢四曜……四六九
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四七〇
瘦馬行……四七二
義鶻行……四七四
畫鶻行……四七七

端午日賜衣……四七八
酬孟雲卿……四七九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乾元初從左
拾遺移華州掾因出此門……四八〇
寄高三十五詹事……四八二
贈高式顏……四八三
題鄭縣亭子……四八四
望岳……四八五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四八七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四八八
九日藍田崔氏莊……四九〇
崔氏東山草堂……四九二
遣興三首……四九三
獨立……四九五
至日遣興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四九六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四九九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五〇〇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五〇二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五〇四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五〇六
觀兵……五〇七
憶弟二首……五〇八
得舍弟消息……五一〇
不歸……五一一
贈衛八處士……五一二
洗兵行……五一四

卷之七

新安吏……五二三
潼關吏……五二六
石壕吏……五二八
新婚別……五三〇
垂老別……五三四

無家別……五三七
夏日歎……五四〇
夏夜歎……五四二
立秋後題……五四四
貽阮隱居……五四四
遣興三首……五四六
留花門……五四九
佳人……五五二
夢李白二首……五五五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
遣興五首……五六二
遣興二首……五六六
遣興五首……五六八
秦州雜詩二十首……五七二
月夜憶舍弟……五八九
天末懷李白……五九〇
宿贊公房……五九二
赤谷西崦人家……五九三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一首……五九四
寄贊上人……五九七
太平寺泉眼……五九九
東樓……六〇〇
雨晴……六〇一
寓目……六〇二
山寺……六〇三
即事……六〇四
遣懷……六〇五
天河……六〇六
初月……六〇七
擣衣……六〇八
歸燕……六一〇
促織……六一一

卷之八
螢火……六一二
蒹葭……六一二
苦竹……六一三
除架……六一五
廢畦……六一六
夕烽……六一七
秋笛……六一八
日暮……六一八
野望……六一九
空囊……六二〇
病馬……六二一
蕃劍……六二二
銅瓶……六二四
送遠……六二五
送人從軍……六二六
示姪佐……六二八
佐還山後寄三首……六二九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六三一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六三二
秦州見敕目薛璩畢曜遷官……六三三
寄彭州高使君適虢州岑長史參……六三八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六四五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六五五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六六〇
所思……六六六
別贊上人……六六六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六六八
發秦州……六七二
赤谷……六七五
鐵堂峽……六七七
鹽井……六七九

寒峽……六八〇
法鏡寺……六八二
青陽峽……六八三
龍門鎮……六八五
石龕……六八七
積草嶺……六八八
泥功山……六九〇
鳳凰臺……六九一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六九三
萬丈潭……七〇一
卷之九
發同谷縣……七〇五
木皮嶺……七〇六
白沙渡……七〇八
水會渡……七一〇
飛仙閣……七一一
五盤……七一三
龍門閣……七一四
石櫃閣……七一六
桔柏渡……七一八
劍門……七一九
鹿頭山……七二二
成都府……七二四
酬高使君相贈……七二七
贈杜二拾遺高適詩……七二八
卜居……七二九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堂貲……七三〇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七三一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七三二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栽……七三二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七三三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七三四

詣徐卿覓果栽……七三四
堂成……七三五
蜀相……七三六
梅雨……七三八
爲農……七三九
有客……七四〇
賓至……七四一
狂夫……七四三
田舍……七四五
江村……七四六
江漲……七四七
野老……七四八
雲山……七四九
遣興……七五〇
遣愁……七五一
杜鵑行《英華》作暢當詩……七五二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七五三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七五四
戲爲韋偃雙松圖歌……七五七
北鄰……七五九
南鄰……七六〇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七六二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絶……七六三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七六三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七六五
贈蜀僧閭丘師兄……七六九
泛溪……七七〇
出郭……七七二
恨別……七七三
散愁二首……七七五
建都十二韻……七七八
村夜……七八一

寄楊五桂州譚……七七八
西郊……七七九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七八一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七八三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七八三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七八四
題新津北橋樓……七八五
遊修覺寺……七八六
後遊……七八七
絶句漫興九首……七八八
客至……七九三
遣意二首……七九四
卷之十
漫成二首……七九七
春夜喜雨……七九八
春水……七九九
江亭……八〇〇
早起……八〇二
落日……八〇二
可惜……八〇三
獨酌……八〇四
徐步……八〇五
寒食……八〇六
石鏡……八〇六
琴臺……八〇七
春水生二絶……八〇八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八一〇
水檻遣心二首……八一二
江漲……八一三
朝雨……八一四
晚晴……八一四
高枏……八一五

惡樹……八一六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八一六
進艇……八一九
一室……八二〇
所思……八二一
聞斛斯六官未歸……八二三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八二四
野望因過常少仙……八二五
丈人山……八二六
寄杜位……八二七
送裴五赴東川……八二八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八二九
柟樹爲風雨所拔歎……八三〇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八三一
石笋行……八三三
石犀行……八三五
杜鵑行……八三七
逢唐興劉主簿弟……八三九
敬簡王明府……八四〇
重簡王明府……八四一
百憂集行……八四二
徐卿二子歌……八四三
戲作花卿歌……八四四
贈花卿……八四六
少年行二首……八四八
贈虞十五司馬……八四九
病柏……八五一
病橘……八五三
枯椶……八五五
枯柟……八五六
不見……八五八
草堂即事……八六〇

徐少尹見過……八六一
范員外邈吳侍御郁特枉駕……八六二
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八六三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八六四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八六五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八六六
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八六六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八六七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八七一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八七一
贈別何邕此當編在十一卷中……八七二
絶句……八七三
贈別鄭鍊赴襄陽……八七四
重贈鄭鍊絶句……八七五
江頭五詠……八七六
丁香……八七七
麗春……八七七
梔子……八七七
鸂鶒……八七八
花鴨……八七九
野望……八八〇
畏人……八八一
屏跡三首……八八二
少年行……八八四
即事……八八四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嚴武詩……八八五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八八六

卷之十一

嚴中丞枉駕見過……八八九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八九〇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八九三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絶奉答二絶……八九五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八九六
戲爲三絶句……八九六
戲爲六絶句……八九八
野人送朱櫻……九〇二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九〇三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九〇五
戲贈友二首……九〇六
大雨……九〇七
溪漲……九〇九
大麥行……九一〇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九一一
酬別杜二嚴武詩……九一三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九一四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九一六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九一六
觀打魚歌……九一八
又觀打魚……九二〇
越王樓歌……九二一
海椶行……九二三
姜楚公畫角鷹歌……九二四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録事員氏所收
光禄坂行……九二四
苦戰行……九二五
去秋行……九二六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
送段功曹歸廣州……九二六
題玄武禪師屋壁……九二七
悲秋……九二八
客夜……九二九
客亭……九三一
九日登梓州城……九三一
九日奉寄嚴大夫……九三二

巴嶺答杜二見憶嚴武詩……九三五
秋盡……九三六
戲題上漢中王三首……九三七
玩月呈漢中王……九四〇
從事行贈嚴二別駕……九四〇
贈韋贊善別……九四三
寄高適員氏所收……九四三
野望……九四四
冬到金華山觀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九四六
陳拾遺故宅……九四七
謁文公上方……九四九
奉贈射洪李四丈……九五三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九五四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九五六
過郭代公故宅……九五七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九六〇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九六一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九六三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九六四
漁陽……九六六
花底員氏所收……九六六
柳邊員氏所收……九六七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九六八
遠遊……九六九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九六九
有感五首……九七一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九七八

卷之十二

題鄠原郭明府茅屋壁員氏所收……九八一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員氏所收……九八二
鄠城西原送李判官武判官赴成都府……九八三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九八三

泛舟送魏倉曹還京因寄岑參范季明……九八四
送路六侍御入朝……九八五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九八六
泛江送客……九八七
雙燕……九八七
百舌……九八八
上牛頭寺……九八九
望牛頭寺……九九〇
登牛頭山亭子……九九〇
上兜率寺……九九一
望兜率寺……九九三
甘園……九九四
陪李王蘇李四使君登惠義寺……九九四
數陪李梓州泛江戲爲艷曲二首……九九五
送何侍御歸朝……九九八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九九九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一〇〇〇
倚杖……一〇〇一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員氏所收……一〇〇一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見卞圖本……一〇〇二
又送見卞圖本……一〇〇三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次首
員氏所收……一〇〇三
又呈竇使君員氏所收……一〇〇五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一〇〇六
得房公池鵝……一〇〇八
答楊梓州……一〇〇八
舟前小鵝兒……一〇〇九
官池春雁二首……一〇〇九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一〇一〇
漢川王録事宅作見郭知達本……一〇一一
短歌行送祁録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一〇一二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一〇一三
寄題江外草堂……一〇一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一〇一六
臺上……一〇一七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一〇一八
喜雨……一〇一九
述古三首……一〇二〇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一〇二三
送竇九歸成都員氏所收……一〇二五
章梓州水亭……一〇二五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一〇二六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員氏所收……一〇二七
客舊館員氏所收……一〇二七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一〇二八
櫻拂子……一〇三〇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一〇三一
送元二適江左……一〇三二
九日……一〇三四
對雨……一〇三四
薄暮……一〇三五
閬州送二十四舅員氏所收……一〇三五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一〇三六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一〇三七
放船……一〇三八
薄遊……一〇四〇
嚴氏溪放歌……一〇四一
警急……一〇四一
王命……一〇四二
征夫……一〇四三
西山三首……一〇四四
與嚴二郎奉禮別員氏所收……一〇四五
贈裴南部員氏所收……一〇四五
……一〇四八
……一〇四九

巴山員氏所收……一〇五〇
早花員氏所收……一〇五一
發閬中……一〇五一
江陵望幸……一〇五三
愁坐員氏所收……一〇五四
遣憂員氏所收……一〇五四
冬狩行……一〇五五
山寺……一〇五九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一〇六三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一〇六四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一〇六六
歲暮……一〇六七
送李卿曄……一〇六八
釋悶……一〇七〇
贈別賀蘭銛……一〇七一
閬山歌……一〇七三
閬水歌……一〇七四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〇七五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一〇七六
泛江……一〇七七
收京……一〇七八
巴西聞收京闕二首宋蘇州太守裴煜所收……一〇七九
城上……一〇八〇
傷春五首……一〇八一
暮寒……一〇八七
遊子……一〇八七
滕王亭子二首……一〇八八
玉臺觀二首……一〇九〇
奉寄章十侍御……一〇九三
南池……一〇九四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一〇九七

奉寄別馬巴州……一〇九八
奉待嚴大夫……一〇九九
渡江……一一〇〇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一一〇一
別房太尉墓……一一〇三
將赴成都草堂先寄嚴鄭公五首……一一〇五
春歸……一一一〇
歸來……一一一二
草堂……一一一三
四松……一一一六
題桃樹……一一一八
水檻……一一二〇
破船……一一二一
奉寄高常侍……一一二二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一一二三
登樓……一一三〇
寄邛州崔錄事……一一三二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一一三三
歸雁……一一三四
絕句二首……一一三四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一一三六
黃河二首……一一三八
揚旗……一一三九
絕句六首……一一四一
絕句四首……一一四二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一一四五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英華》載暢當作……一一四七
丹青引……一一四七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一一五二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一一五六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一五八
憶昔二首……一一六一

卷之十四

寄董卿嘉榮十韻……一一六七
立秋雨院中有作……一一六九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一一七〇
軍城早秋嚴武詩……一一七一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一一七一
宿府……一一七二
到村……一一七三
村雨……一一七五
獨坐……一一七五
倦夜……一一七六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員氏所收……一一七七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一一七九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一一八二
嚴鄭公階下新松……一一八三
嚴鄭公宅同詠竹……一一八四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一一八四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十韻……一一八六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一一八八
懷舊……一一八九
哭台州鄭司户蘇少監員氏所收……一一九〇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一一九二
初冬……一一九三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一一九六
至後……一一九七
寄賀蘭銛……一一九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見王洙本……一二〇〇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内諸公……一二〇一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一二〇二
營屋……一二〇二
除草……一二〇三
春日江村五首……一二〇五

長吟見吳若本……一二〇九
春遠……一二一〇
絶句三首見吳若本……一二一〇
三韻三篇……一二一一
天邊行……一二一二
莫相疑行……一二一三
赤霄行……一二一五
聞高常侍亡……一二一六
去蜀員氏所收……一二一七
喜雨……一二一八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一二一八
狂歌行贈四兄裴煜所收……一二一九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一二二一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一二二三
撥悶……一二二三
宴忠州使君姪宅……一二二四
禹廟……一二二五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一二二六
哭嚴僕射歸櫬……一二二七
旅夜書懷……一二二八
放船員氏所收……一二三〇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一二三一
答鄭十七郎一絶……一二三一
別常徵君……一二三二
長江二首……一二三二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歸葬東都二首……一二三四
將曉二首……一二三六
懷錦水居止二首……一二三七
青絲……一二三九
三絶句……一二四〇
遣憤……一二四二
十二月一日三首……一二四三

又雪……一二四六
雨……一二四七
南楚……一二四八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一二四八
杜鵑……一二四九
子規……一二五二
客居……一二五三
石硯……一二五五
贈鄭十八賁……一二五六
別蔡十四著作……一二五九
寄常徵君……一二六一
寄岑嘉州……一二六二
卷之十五
移居夔州作……一二六五
船下夔州郭宿別王十二判官……一二六六
漫成一首……一二六七
客堂……一二六七
引水……一二七〇
示獠奴阿段……一二七一
上白帝城……一二七二
上白帝城二首……一二七三
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一二七五
白帝城最高樓……一二七六
武侯廟……一二七七
八陣圖……一二七八
曉望白帝城鹽山……一二八〇
灩澦堆……一二八一
老病……一二八二
近聞……一二八三
負薪行……一二八四
最能行……一二八六
寄韋有夏郎中……一二八七

峽中覽物……一二八八
憶鄭南……一二九〇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一二九〇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一二九三
雷……一二九五
火……一二九七
熱三首……一三〇〇
夔州歌十絕句……一三〇二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一三〇七
信行遠修水筒……一三〇九
催宗文樹雞柵……一三一一
貽華陽柳少府……一三一四
七月三日戲呈元二十一曹長……一三一六
牽牛織女……一三二〇
雨……一三二三
雨……一三二五
雨二首……一三二六
江上……一三二八
雨晴……一三三〇
雨不絕……一三三〇
晚晴……一三三二
雨……一三三二
奉漢中王手札……一三三三
返照……一三三三
晴二首……一三三七
雨……一三三八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一三三八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一三四〇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一三四二
贈李十五丈別……一三四四
種萬苣……一三四七
白帝……一三五〇

黃草……一三五一
白鹽山……一三五二
謁先生廟……一三五三
古柏行……一三五七
卷之十六
諸將五首……一三六三
八哀詩……一三七二
贈司空王公思禮……一三七三
故司徒李公光弼……一三七九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一三八三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一三九〇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一三九四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一四〇三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一四〇九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一四一四
夔府書懷四十韻……一四二〇
往在……一四二八
昔遊……一四三五
壯遊……一四三八
遣懷……一四四七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一四五〇
存歿口號二首……一四五一
卷之十七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一四五五
中夜……一四六〇
垂白……一四六二
中宵……一四六二
不寐……一四六三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一四六四
江月……一四六五
月圓……一四六六
夜……一四六七

草閣……一四六八
宿江邊閣……一四六九
吹笛……一四七〇
西閣雨望……一四七二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一四七三
西閣二首……一四七三
西閣夜……一四七五
月……一四七六
宗武生日……一四七七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覓使寄此二首……一四七八
聽楊氏歌……一四八〇
秋風二首……一四八一
九日諸人集於林……一四八三
秋興八首……一四八四
詠懷古跡五首……一四九九
寄韓諫議注……一五〇八
解悶十二首……一五一一
洞房……一五一九
宿昔……一五二一
能畫……一五二二
鬬雞……一五二三
歷歷……一五二四
洛陽……一五二五
驪山……一五二六
提封……一五二七
鸚鵡……一五二九
孤雁……一五三〇
鷗……一五三一
猿……一五三二
麂……一五三三
雞……一五三四
黃魚……一五三五

白小……一五三六
哭王彭州掄……一五三七
卷之十八
偶題……一五四一
君不見簡蘇徯……一五四六
贈蘇四徯……一五四六
別蘇徯……一五四八
李潮八分小篆歌……一五五〇
峽口二首……一五五四
南極……一五五六
瞿唐兩崖……一五五七
瞿唐懷古裴煜所收……一五五八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一五五九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一五六〇
閣夜……一五六一
瀼西寒望……一五六二
西閣曝日……一五六三
不離西閣二首……一五六四
縛雞行……一五六六
小至……一五六七
寄柏學士林居……一五六八
折檻行……一五七〇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一五七一
覽鏡呈柏中丞……一五七五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一五七六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一五七八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一五八〇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一五八〇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一五八一
王兵馬使二角鷹……一五八四
見王監兵馬使説近山有白黑二鷹二首……一五八七
玉腕騮……一五八九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一五九〇
覆舟二首……一五九二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一五九四
送王十六判官……一五九五
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一五九六
寄杜位……一五九六
立春……一五九七
江梅……一五九八
庭草……一五九八
愁……一五九九
王十五前閣會……一六〇〇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走筆戲簡……一六〇一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員氏所收……一六〇二
晝夢……一六〇三
暮春……一六〇四
即事……一六〇五
懷灞上遊……一六〇六
入宅三首……一六〇六
赤甲……一六〇八
卜居……一六〇九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一六一〇
寄從孫崇簡……一六一三
江雨有懷鄭典設……一六一四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一六一五
又示兩兒……一六一五
得舍弟觀書……一六一六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一六一七
晚登瀼上堂……一六一九
寄薛三郎中璩……一六二〇
送惠二歸故居見吳若本……一六二三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十二首……一六二四
凡三首……一六二九

晨雨……一六三一
卷之十九
過客相尋……一六三二
豎子至……一六三三
園……一六三四
歸……一六三五
園官送菜……一六三六
園人送瓜……一六三八
課伐木……一六三九
柴門……一六四三
槐葉冷淘……一六四五
上後園山脚……一六四七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一六四八
灑源……一六五〇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一六五一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一六五四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一六五六
阻雨不得歸濛西甘林……一六五九
又上後園山脚……一六六一
奉送王信州釜北歸……一六六三
驅豎子摘蒼耳……一六六五
甘林……一六六七
暇日小園散病……一六六九
雨……一六七一
溪上……一六七二
樹間……一六七三
白露……一六七四
諸葛廟……一六七四
見螢火……一六七六
雨夜……一六七七
更題……一六七七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一六七八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一六七九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一六八〇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一六八一
孟氏……一六八二
吾宗……一六八三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一六八四
寄狄明府博濟……一六八八
同元使君春陵行……一六九一
春陵行元結詩……一六九四
賊退示官吏元結詩……一六九七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一六九九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一七一七
秋清……一七二四
秋野五首……一七二五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三首……一七二九
返照……一七三二
向夕……一七三五
天池……一七三八
復愁十二首……一七三九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一七四〇
社日兩篇……一七四一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一七四六
十六夜玩月……一七四九
十七夜對月……一七五〇
曉望……一七五二
日暮……一七五三
暝……一七五四
峽隘……一七五五

卷之二十

晚……一七五六
夜……一七五六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一七五七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見遺……一七五八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一七五九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一七六〇
簡吳郎司法……一七六一
又呈吳郎……一七六二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一七六三
九日五首闕一首……一七六四
登高……一七六六
覃山人隱居……一七六八
東屯月夜……一七六九
東屯北崦……一七七一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一七七二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一七七三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一七七五
刈稻了詠懷……一七七六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三首……一七七八
戲寄崔評事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一七七九
季秋江村……一七八〇
小園……一七八一
寒雨朝行視園樹……一七八二
傷秋……一七八三
卽事……一七八四
耳聾……一七八四
獨坐二首……一七八四
雲……一七八六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一七八七
十月一日……一七八八
孟冬……一七八八
雷……一七八九

悶……一七九〇
夜二首……一七九〇
朝二首……一七九一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一七九三
昔遊……一七九五
雨四首……一七九八
大覺高僧蘭若……一八〇一
謁真諦寺禪師……一八〇二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一八〇三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一八〇四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一八〇四
虎牙行……一八〇六
錦樹行……一八〇八
自平……一八〇九
寄裴施州……一八一〇
鄭典設自施州歸……一八一三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一八一五
寫懷二首……一八一八

卷二十一

冬至……一八二三
柳司馬至……一八二四
別李義……一八二五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一八二八
可歎……一八三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一八三四
送田四弟將軍……一八三五
題柏學士茅屋……一八三六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一八三八
白帝樓……一八三九
白帝城樓……一八四〇
有歎……一八四一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一八四一

夜歸……一八四四
前苦寒行二首……一八四五
晚晴……一八四六
復陰……一八四七
後苦寒行二首……一八四八
元日示宗武……一八四九
又示宗武……一八五〇
遠懷舍弟穎觀等……一八五二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一八五二
太歲日……一八五四
人日二首……一八五五
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一八五七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一八六〇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一八六二
巫山縣汾山唐使君十八弟宴別……一八六三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一八六三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一八六六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韻……一八六六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一八七四
柏松滋江亭……一八七五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一八七六
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一八七六
宴胡侍御書堂……一八七八
書堂飲既夜月下賦絶句……一八七八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一八七九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一八八〇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宴書齋……一八八二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一八八三
宇文晁崔彧重泛鄭監前湖……一八八三
歸雁……一八八四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一八八五
憶昔行……一八八八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一八九〇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一八九一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一八九二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一八九三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一八九四
遣悶……一八九七
江邊星月二首……一八九九
舟月對驛近寺……一九〇〇
舟中……一九〇〇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一九〇一
又作此奉衛王……一九〇一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一九〇二
秋日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三十韻……一九〇四
卷二十二
暮歸……一九一一
哭李尚書……一九一一
重題……一九一八
哭李常侍嶧二首……一九一九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一九二〇
移居公安山館……一九二二
醉歌行贈公安顏十少府請顧八題壁……一九二三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一九二四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一九二七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一九二八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一九二九
公安縣懷古……一九三〇
呀鶻行裴煜所收……一九三一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一九三二
送覃二判官……一九三三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一九三四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一九三四
久客……一九三六

冬深……一九三六
曉發公安……一九三七
發劉郎浦……一九三九
別董頲……一九三九
夜聞觱篥……一九四一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一九四一
歲晏行……一九四三
泊岳陽城下……一九四五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一九四六
登岳陽樓……一九四六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一九四九
南征……一九五〇
歸夢……一九五〇
過南嶽入洞庭湖……一九五一
宿青草湖……一九五三
宿白沙驛……一九五四
湘夫人祠……一九五五
祠南夕望……一九五六
上水遣懷……一九五七
遣遇……一九五九
解憂……一九六〇
宿鑿石浦……一九六一
早行……一九六二
過津口……一九六三
次空靈岸……一九六四
宿花石戍……一九六五
早發……一九六六
次晚洲……一九六八
清明二首……一九六八
發潭州……一九七一
發白馬潭……一九七二
野望……一九七三

入喬口……一九七四
銅官渚守風……一九七五
北風……一九七六
雙楓浦……一九七七
詠懷二首……一九七八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郭受詩……一九八二
酬郭十五判官……一九八二
望嶽……一九八三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一九八六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一九八九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一九九〇
哭韋大夫之晉……一九九二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一九九四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韋迢詩……一九九五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一九九六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韋迢詩……一九九六
酬韋韶州見寄……一九九七
樓上……一九九七
遠遊……一九九七
千秋節有感二首……一九九八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一九九九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裴煜所收……二〇〇一
重送劉十弟判官……二〇〇四
卷二十三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二〇〇五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二〇〇七
別張十三建封……二〇〇八
送盧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〇〇九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二〇一二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遣興呈蘇渙侍御……二〇一四
奉贈李八丈曄判官……二〇一六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二〇二〇
……二〇二三

北風……二〇二五
幽人……二〇二六
江漢……二〇二九
地隅……二〇三〇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二〇三一
對雪……二〇三二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二〇三三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二〇三四
客從……二〇三五
甕穀行……二〇三六
白鳧行……二〇三七
朱鳳行……二〇三八
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二〇四一
人日寄杜二拾遺高適詩……二〇四二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二〇四三
清明……二〇四八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二〇五〇
奉贈蕭十二使君……二〇五二
奉送二十三舅録事之攝郴州……二〇五四
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二〇五六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二〇五七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二〇五八
歸雁二首……二〇五九
江南逢李龜年……二〇六〇
小寒食舟中作……二〇六一
燕子來舟中作……二〇六三
贈韋七贊善……二〇六四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二〇六六
入衡州……二〇六七
白馬……二〇七三
逃難員氏所收……二〇七三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二〇七四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二〇七七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二〇七九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二〇八一
迴棹……二〇八五
過洞庭湖見吳若本……二〇八七
登舟將適漢陽……二〇八八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二〇八九
長沙送李十一……二〇九〇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二〇九一
此上杜詩計一千四百三十九首他詩不在其數

逸詩附錄

逸詩一首……二〇九八
逸句……二〇九八
記夢詩二首……二一〇〇
雜録詩三首……二一〇二

卷二十四賦賛

進三大禮賦表……二一〇三
朝獻太清宮賦……二一〇五
朝享太廟賦……二一一三
有事於南郊賦……二一二六
進封西岳賦表……二一五八
封西岳賦……二一五九
進鵰賦表……二一七二
鵰賦……二一七三
天狗賦……二一八三
畫馬讚……二一九一

卷二十五文集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二一九三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二一九五
爲遺補薦岑參狀……二一九六
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二一九七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二一九八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二二〇一
唐興縣客館記……二二〇五
雜述……二二〇七
秋述……二二〇八
說旱……二二〇八
東西兩川說……二二一〇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二二一二
祭遠祖當陽君文……二二一六
祭外祖祖母文……二二一七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二二一九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二二二一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二二二八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二二三二
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二二三七
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二二三七
蘇舜欽題杜子美別集後……二二三八
王洙杜工部集序……二二三九
王安石杜工部詩後集序……二二四一
王琪杜集後記……二二四一
胡宗愈成都草堂先生詩碑序……二二四二
黃庭堅大雅堂石刻杜詩記……二二四三
王彥輔增註杜工部詩序……二二四四
鄭卬杜少陵詩音義序……二二四五
吳若杜工部集後記……二二四五
李綱校定杜工部集序……二二四六
魯訔編次杜工部詩序……二二四七
趙次公草堂記略……二二四八
郭知達校定集註杜詩序……二二四八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跋……二二四九

附編

元稹杜員外墓係銘……二二五一

杜詩詳註

宋濂杜詩舉隅序……二二五〇
陸游東屯高齋記……二二五一
元好問杜詩學引……二二五二
陳文燭灊西草堂記……二二五三
左峴杜工部草堂記……二二五四

諸家詠杜……二二五七
諸家論杜……二三一八
附進書表……二三五一
校勘記……二三五二
篇目索引……二三五三

四〇

杜詩詳註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黃鶴注：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時作。朱鶴齡注：龍門，卽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縣北四十五里。舊注誤引《禹貢》河東之龍門，今削之。《兩京新記》：煬帝登北邙，觀伊闕，曰：「此龍門也，自古何不建都於此？」《一統志》：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左傳》：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卽此。一名伊闕，俗名龍門山，又名闕口。

已從招提遊㈠，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一作靈籟㈡，月林散清影㈢。天闕《正異》作闕，姜氏作開象緯逼㈣，雲卧衣裳冷㈤。欲覺古效切聞晨鐘㈥，令平聲人發深省悉井切㈦。

公遊奉先寺，夜宿而作也。中四，寺中夜景。末二，宿寺之情。張綖注：三四，狀風月之佳。五六，見高寒之極。聞鐘發省，乃境曠心清，倏然而有所警悟歟。

㈠王洙注：《僧史》：魏太武始光元年，創造伽藍，立招提之名。朱鶴齡注：《唐會要》：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鬪奢留提字，卽今十方住持寺院耳。

㈡沈佺期詩：陰壑以冰閉。山北曰陰。謝莊《月賦》：聲林虛籟。《莊子·齊物》篇有天籟地籟人籟。師氏曰：風聲

爲天籟，水聲爲地籟，笙竽爲人籟。

㈢梁昭明太子詩：月落林餘影。曹植詩：明月澄清影。

㈣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陸倕《石闕銘》：假天闕於牛頭。朱注：《丹陽記》載王茂弘指牛頭山兩峯爲天闕，見《文選注》，禹疏伊水北流，兩山相對，望之若闕，見《水經注》，皆確據也。況此本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錢箋：韋應物《龍門遊眺》詩云：「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此卽杜詩注脚也。晉王子年《拾遺記》：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象緯，星象經緯也。

㈤鮑照詩：雲卧恣天行。庾信詩：山深雲濕衣。

㈥《列子》：一覺一寐。庾信詩：山寺響晨鐘。

㈦梅子真書：願深省臣言。蜀人師氏曰：釋氏有聲聞、緣覺。如香嚴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數聲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詩言發深省，其亦得於聲聞緣覺者耶。

附考：杜詩各本流傳，多有字句舛訛，昔蔡伯世作《正異》，而未盡其詳。朱子欲作考異，而未果成書。今遇彼此互異處，酌其當者書於本文。參見者分注句下，較錢箋、朱注，多所辯證矣。如此詩「天闕」「雲卧」諸家聚訟約有八說：蔡興宗《正異》依古本作「天闕」，有《莊子》「以管闚天」及鮑照詩「天闕苟平圓」可證。楊慎云：「天闕」「雲卧」乃倒字法，言闕天則星辰垂地，卧雲則空翠濕衣，見山寺高寒，殊於人境也。蔡絛及《庚溪詩話》皆作「天闕」，引韋述《東都記》「龍門若天闕」爲證，言天闕迴而象緯逼近，雲卧山而衣裳涼冷也。朱鶴齡從之。姜氏疑「天闕」既用實地，不應「雲卧」又作虛對，欲改作「天開」，引《天官書》「天開書雲物」爲證，則屬對既工，而聲韻不失。張綖謂「天闕」乃寺門觀，「雲卧」猶言雲室。《杜臆》解「天闕」爲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謂之「天闕」也。王介甫改作「天閱」。舊千家本或作「天闊」或改「天闕」，俱未安。據文翔鳳《藥溪談》：伊陽之北山，卽鳴皋之派，長殆百里，如雲卧然。龍門南直卧雲，故云然耶。

四明王嗣奭《杜臆》曰：人在塵溷中，真性淪隱，若身離塵表，其情趣自別。而又宿於其境，對風月則耳目清曠，近星雲則心神悚惕。已上六句，步緊一步，逼到夢將覺而觸於鐘聲，道心之微忽然呈露，猶之剥復交而天心見，勿淺視此深省語也。

盧世淮《紫房餘論》曰：公少遊吴越時，必有著作，今不少概見，斷自龍門奉先始，或其後自裁定，汰去前詩耶。

唐庚《子西文録》云：五經已後，有一司馬子長，三百五篇之後，有一杜子美，此天生二人以翼斯文之統也。故作文當學龍門，作詩當學少陵，以二書爲根本，朝夕誦讀，則趨向正而可以進退百家矣。

蘇軾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法度，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見長耳。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耳。

嚴羽《滄浪詩話》：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又曰：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又曰：李、杜、韓三公詩，如金鳩擘海，香象渡河，龍吼虎哮，濤翻鯨躍，長鎗大劍，君王親征，氣象自別。

望嶽

鶴注：公《壯遊》詩云「忤下考功第，放蕩齊趙間」，乃在開元二十四年後，當是其時作。《元和郡縣志》：泰山一

曰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

岱宗夫音扶如何㈠，齊魯青未了㈡。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㈢。此望東嶽而作也。詩用四層寫意：首聯遠望之色，次聯近望之勢，三聯細望之景，末聯極望之情。上六實敍，下二虛摹。岱宗如何，意中遥想之詞。自齊至魯，其青未了，言嶽之高遠。拔地而起，神秀之所特鍾。蠹天而峙，昏曉於此判割。二語奇峭。王嗣奭《杜臆》云：「盪胸」句，狀襟懷之浩蕩。「決眥」句，狀眼界之空闊。公身在岳麓，而神遊岳頂，所云「一覽衆山小」者，已冥搜而得之矣，非必再登絶頂也。杜句有上因下因之法，盪胸由於曾雲之生，上二字因下。決眥而見歸鳥入處，下三字因上者，順句也。末即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

㈠《虞書》：東巡狩，至於岱宗。《前漢·郊祀志》：岱宗，泰山也。故曰岱宗。

㈡《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子夜歌》：寒衣尚未了。

㈢《莊子》：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左傳》：「天鍾美於是。」鍾，聚也。孫綽《天台賦序》：天台者，山嶽之神秀。《老子》：「大制不割。」割，分也。曹輔佐對：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徐增云：山後爲陰，日光不到故易昏。山前爲陽，日光先臨故易曉。朱注：《封禪記》：泰山東隅有日觀峰，雞鳴時見日出，長三丈。即割昏曉之義。

㈣張衡《南都賦》：淸水盪其胸。馬融《廣成頌》：動盪胸臆。《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　雲氣瀰漫飄蕩，如疊浪層波，對之心胸若搖。庾肩吾詩：層雲霾峻嶺。

㈤曹植《冬獵篇》：「張目決眥。」決，開也。眥，目眶也。　曹植詩：歸鳥赴喬林。

㈥周王褒詩：絶頂日猶晴。沈約詩：絶頂復孤圓。

㈦《世説》：王珣曰：「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揚子法言》：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峭施也。

盧世潅曰：公初登東嶽，似稍緊窄，然而曠甚。後望南嶽，似稍錯雜，然而肅甚。固不必登嵩華而是業升岱宗之巔，而流覽無其眼底。及觀《又上後園山脚》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則是業升岱宗之巔，而流覽無際矣，乃絶不另設專題以鋪張遊概，亦以《望嶽》一首已領其要，故不必再拈也。試思他人千萬語，有加於「齊魯青未了」者乎。

少陵以前題咏泰山者，有謝靈運、李白之詩。謝詩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淺。李詩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複。此詩遒勁峭刻，可以俯視兩家矣。

龍門及此章，格似五律，但句中平仄未諧，蓋古詩之對偶者。而其氣骨崢嶸，體勢雄渾，能直駕齊梁以上。

登兗州城樓

邵注：兗州，魯所都，漢以封共王餘。《唐書》：兗州，魯郡，屬河南道。顧宸注：兗州，隋改爲魯郡，唐武德間復曰兗州，天寶元年又改魯郡。此云兗州，當是開元二十五年，公下第後遊齊趙時所作。錢謙益爲兗州司馬，公時省侍，故有「趨庭」句。

縣，即今之嵫陽縣也。蔡夢弼曰：公父閑嘗爲兗州司馬，公時省侍，故有「趨庭」句。

東郡趨庭日㈠，南樓縱目初㈡。浮雲連海岱一作嶽㈢，平野入青徐㈣。孤嶂秦碑在㈤，荒城魯殿餘㈥。從來多古意㈦，臨眺獨躊躇㈧。公至兗州省侍而詠南樓也。通首皆登樓所見，「海岱」「青徐」屬遠景，故以「縱目」二字起之。「秦碑」「魯殿」屬近景，故以「臨眺」二字結之。仍在上下四句分截。趙汸云：三四宏闊，俯仰千里。

五六微婉，上下千年。曰「從來」則平昔懷抱可知。曰「獨」則登樓者未必皆知。

㈠《前漢志》：東郡，秦置，屬兗州。　隋孫萬壽詩：趨庭尊教義。

㈡《晉書・庾亮傳》：「乘秋夜往，共登南樓。」此借用其字。　張鏡《觀象賦》：爾乃縱目遠覽，傍通四維。

㈢古詩：浮雲蔽白日。　海岱青徐，與兗州接壤。　《禹貢》：海岱惟青州。

㈣鮑照詩：平野起秋塵。　《海賦》：西薄青徐。　《唐書》：青州北海郡、徐州彭城郡，俱屬河南道。

㈤唐太宗《小山賦》：寸中孤嶂連還斷。　《秦本紀》：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

㈥謝玄暉詩：荒城迴易陰。　徐摛詩：列楹登魯殿。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殿本景帝子魯共王所立。《後漢書注》：殿

在兗州曲阜縣城中。

㈦《史記・龜策傳》：所從來久矣。　隋李密詩：悵然懷古意

㈧沈約詩：臨眺殊復奇。　《莊子》：聖人躊躇以興事。躊躇，躑躅也。　《玉篇》：猶豫也。

黃生曰：前半登樓之景，後半懷古之情，其驅使名勝古跡，能作第一種語。此與《岳陽樓》詩，並足凌轢千古。

趙汸曰：公祖審言《登襄陽城》詩云：「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冠蓋非新里，章華只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公此詩實本於其祖。

張綖注：凡詩體欲其宏，而思欲其密。廣大精微，此詩兼之矣。考公作此詩時，年甫十五，而所作已如此，其得之天者，良不偶也。

胡應麟曰：五言律體，肇自齊梁，而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閒遠。此其概也。然右丞贈送諸什，往往闌入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嵬峩，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又曰：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則「東郡趨庭日」，幽野則「林風纖月落」，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珮冷」，弔哭則「他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又曰：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以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絶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李夢陽曰：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楊士弘曰：律詩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物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頷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敍事，或引證，此聯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頸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敍事，或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此聯要有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步作散場，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盡而意無窮。

周珽曰：古雄而渾，律精而微。四傑律詩，多以古脈行之，故才氣雖高，風華未爛。陳、杜、沈、宋起，而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吁吁，覺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爲美。漸至開元、天寶，李杜群賢迭興，國脈既昌，文運正盛，洋洋乎一朝聲律，頓成盡善。自大曆諸家，以及貞元學者，雖多合作，不無少變。元和以後，風氣漸衰，聲格浸降，要亦世運使然耳。

周弼曰：五言律有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開元、大曆多此體，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稍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故此體當爲衆體之首。味者則堆積窒塞，寡於意味矣。四虛者，謂中四句皆情思而虛也。不以虛爲虛，以實爲虛，自首至尾，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元和以後，用此體者，骨格雖存，氣象頓殊。向後則偏於枯瘠，流於輕儇，不足采矣。又前聯景而實，後聯情而虛，前重後輕，多流於弱。後聯情而虛，前重後輕，多流於弱。蓋發興盡，則難於繼矣。

題張氏隱居二首

鶴注：《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爲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詩張氏隱居，豈其人歟。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後，與高李遊齊趙時作。

春山無伴獨相求㈠，伐木丁丁音爭山更幽㈡。澗道餘寒歷冰去聲雪㈢，石門斜日到林丘㈣。不貪夜識金銀氣㈤，遠去聲害朝看平聲麋鹿遊㈥。乘興去聲杳然迷出處昌據切㈦，對君疑是泛虛舟㈧。

此首初訪張君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此大概分段處。若細分之，首句張氏，次句隱居。三四切隱居，言路之僻遠，五六切張氏，言人之廉靜。末二說得賓主兩忘，情與境俱化。

上海朱瀚曰：看此詩脈理次第，曰斜日，曰夜，曰朝，曰到，曰出，曰求，曰對，分明如畫。

㈠庾信詩：春山百鳥啼。劉琨詩：獨生無伴侶。《易》：同氣相求。

㈡《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小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注：丁丁，伐木聲。王籍詩：

鳥鳴山更幽。

㈢王臺卿詩：飛梁通澗道。　朱記室詩：疊夜抱餘寒。《世説》：「范逵投陶侃宿，於時冰雪積日。」冰雪，猶言凍雪，冰讀去聲。

㈣錢箋：《地理志》：臨邑縣有濟水祠，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齊鄭會於石門，鄭車償濟。即此地。邵注謂在兗州府平陰縣。今按：石門不必確指地名，公《橋陵》詩云「石門霜露白」，亦只泛言。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　陰鏗詩：翠柳將斜日。　謝惠連詩：落雪灑林丘。

㈤《左傳》：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朱注：《南史》載梁隱士孔祐至行通神，嘗見四明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　樵人競取，人手即成沙礫。　金銀氣殆是類耶。《地鏡圖》：凡覩金玉寶劍之氣，皆以辛日雨霽之旦及黄昏夜半伺之，黄金之氣赤黄，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史・天官書》：敗軍場，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㈥《晏子春秋》：可謂能遠害矣。　《史記・李斯傳》：麋鹿遊於朝。　《關中記》：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群，世謂鹿仙。

㈦《世説》：王徽之曰：「我本乘興而行。」　《莊子》：窅然難言之矣。　注：窅然，杳深貌。　沈佺期詩：此中迷出處。　盧照鄰詩：桃源迷處所。

㈧庾信詩：對君俗人眼。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虚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　虚舟，謂空無所繫。

唐律多在四句分截，而上下四句，自具起承轉闔。如崔顥《行經華陰》詩，上半華陰之景，下半行經有感，「武帝祠前」二句乃承上，「河山北枕」二句乃轉下也。　崔署《九日登仙臺》詩，上半九日登仙臺，下半呈寄劉明府，「三晉雲山」二句乃承上，「關門令尹」二句乃轉下也。　杜詩格法，類皆如此。

首句「春山」二字一讀，次句「伐木丁丁」四字一讀，下面「澗道餘寒」「石門斜日」皆四字一讀。　知得句中有讀，則意義自易明矣。

高棅曰：七言律詩，又五言之變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儷句已肇律體，唐初始專此體，沈宋輩精巧相尚。開元初，蘇張之流盛矣。盛唐作者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若崔顥、賈至、王維、岑參，當時各極其妙。至於李頎、高適，當與並驅，未論先後也。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興》諸作，前輩謂其大體渾雄富麗，小家數不可髣髴，誠然。

楊士奇曰：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若渾雄深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裳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拘於法律，而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爲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

胡應麟曰：近體莫難於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若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絶無參差扭捏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爲色。宮商角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失之晦。情欲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辭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沉着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大則泰山喬嶽，圓則流水行雲，變幻則凄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乃稱全美。迄唐，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步高岑之格調，合王李之風神，加以工部之雄深變幻，七律能事畢矣。又曰：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正所謂正中有變，變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勘覈未徹。不知變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七言近體諸作，所謂變也，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字中化境也。「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絶壁過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笙簧」，句中化境也。「昆明池水」、「風急天高」、「老去悲秋」、「霜黃碧梧」，篇中化境也。大概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子建以至太白，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

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道源，爲百世模，二也。開元既往，大曆系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

王世貞曰：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少陵，其所好談以爲獨解者七言律。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頓挫，其意主比主興，其法有正插，有倒插。又曰：七言律，不難於中二聯，難於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沉有響，虛響易工，沉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猶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詣而神合氣完使之然。

楊士弘曰：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粗實，五言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須字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連珠不斷方妙。

陸時雍曰：工部七律，蘊藉最深，有餘地，有餘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諷，味之不盡。

周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真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曆後聲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竇。

其二

之子時相見㈠，邀人晚興去聲留㈡。霽王洙作霽，一作濟潭鱣發發音撥㈢，春草鹿呦呦㈣。杜酒偏勞勸㈤，張梨不外求㈥。前村山路險㈦，歸醉每無愁㈧。

此記張氏留飲之興也。曰「時相見」，則往來非一度矣。「邀人」句起中四。魚躍鹿鳴，晚時之景。酌酒削梨，留客之具。醉歸忘險，極盡主人之興矣。顧注：杜酒、張

梨，暗用賓主二姓。酒本出於杜，故云偏勞勸。梨自出於張，故云不外求。

㈠之子指張公。《詩》：彼其之子。　漢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㈡杜審言詩：聖情留晚興。

㈢別本作濟潭，是指濟水言。按：前章云「林丘」，本章云「山路」，則知不在濟水傍矣。以霽對春，正切時景。《詩》：鱣鮪發發。《齊風·碩人》篇正義以鱣爲江東黄魚。今按霽潭中恐無此大魚，當依毛傳作鯉爲是。發發，盛貌。

㈣謝靈運詩：萋萋春草繁。《詩》：呦呦鹿鳴。蘇武詩：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㈤《急就篇注》：古者儀狄作酒醪，杜康又作秫酒。魏武帝樂府：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㈥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謝靈運詩：得性非外求。

㈦沈炯詩：火炬前村發。　楊炯詩：山路遶羊腸。

㈧全大鏞注：《莊子》：「醉者之墜車，得全於酒。」末句暗用其意。公《夔州》詩「醉於馬上往來輕」，是忘憂良法。《詩》：醉言歸。

張綖曰：前詩但述隱居孤寂以美張氏，未言相留款曲之情，故次詩盡之。可見古人作二首者，不徒然也。

鰲按：此兩詩非一時之作，玩首句「時」字末句「每」字，可見。

黄常明《詩話》曰：杜詩多用經語，如「車轔轔，馬蕭蕭」、「鱣發發」、「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楯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非造語膚淺不類耶。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鶴注：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已後作。究與齊爲鄰，至究則至濟也。　朱注：《唐書》府州各有法曹參軍事。《海録

碎事》：魏置理曹掾，法曹也。　邵注：《唐志》：瑕丘，山東兗州府治也。石門，山名，在兗州府平陰縣，與瑕丘相鄰境。鄭是官於瑕丘者。

秋水清無底㈠，蕭然淨客心㈡。掾曹乘逸興去聲㈢，鞍馬到荒林一作去相尋㈣。能吏逢聯璧㈤，華筵直一金㈥。晚來橫吹好㈦，泓下亦龍吟㈧。　首聯點石門，次聯點劉九，三聯點宴集。橫吹、龍吟，極言開筵張樂之盛，亦應「秋水清」句。

㈠潘岳《秋興賦》：澡秋水之涓涓兮。　盧思道詩：「秋江見底清。」首句翻用之。　棗據詩：深谷下無底。

㈡王彪之詩：散懷山水，蕭然忘羈。　顧宸云：公爲客，鄭乃主人。　謝惠連詩：眷眷浮客心。

㈢洙曰：漢制以曹官爲掾，如屋之有椽，言其有所負荷也。《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爲都掾史，至今稱古掾曹。

湛方生《風賦》：轉濠梁之逸興。

㈣阮籍詩：鞍馬去行遊。　謝靈運詩：荒林紛沃若。

㈤《後漢書》：曹騰字季興，桓帝時封費亭侯。种暠劾騰，騰不爲纖介，嘗稱暠能吏。　聯璧，兼稱劉鄭。《晉書》：潘岳、夏侯湛，美丰容，行止同輿接茵，人謂之聯璧。《南史》：韋孝寬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甚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聯璧。

㈥楊慎曰：華筵直一金，有典則可，無典則俗。　張率《白紵歌》：列坐華筵紛羽爵。　班彪《王命論》：所願不過一金。《史記·平準書》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直錢萬。《淮南子》：秦以一金，黃金一斤。《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

㈦李百藥詩：晚來風景麗。　《晉書》：橫吹有雙角，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

造新聲二十八解。《古今樂録》：橫吹，羌樂也。《樂纂》曰：橫笛，小篪也。

㈧江淹《橫吹賦》：樹嵩嶽，水泓澄。《説文》：泓，水深處。《晉書》：鼓角橫吹曲，蚩尤氏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鼓角爲龍吟以禦之。馬融《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己，伐竹吹之聲相似。

與任平聲城許主簿遊南池

鶴注：《唐志》：任城爲兗州緊縣。此詩公遊齊趙，乃至兗州時所作。《唐書》：任城，漢縣，隋屬兗州。《一統志》：南池在濟寧城東南隅，今淤塞。

秋水通溝洫㈠，城隅進一作集小船㈡。晚涼草堂本作來看平聲洗馬㈢，森木亂鳴蟬㈣。菱熟經時一作旬雨㈤，蒲荒八月天㈥。晨朝降白露㈦，遥憶舊青氈㈧。上四遊池之景，下四悲秋之意。　公詩善記節候。此詩「晨朝降白露」，明日白露節也。《秦州》詩「露從今夜白」，今日白露節也。　遥憶舊氈，蓋當秋而動鄉思矣。

㈠《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周禮·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深四尺謂之溝，廣深八尺謂之洫。

㈡《詩·鄭風》：俟我於城隅。　庾信詩：小船行釣鯉。

㈢沈佺期詩：高樹晚涼歸。　左思《魏都賦》：「刷馬江州。」刷，即洗馬也。劉劭《七華》：「漱馬河源。」漱，乃飲馬也。

左思《蜀都賦》：彈言鳥於森木。

㈣潘岳詩：鳴蟬厲寒音。

㈤《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　《呂氏春秋》：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蔡邕《述行賦》：遘淫雨之經時。

㈥蒲有二種。《陳風》：「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蒲乃水草，其質柔弱，故至中秋而荒殘也。《王風》：「不流束蒲。」乃蒲柳，屬木本，與此不同。《詩》：八月萑葦。

㈦夏侯湛詩：冒晨朝兮入大谷。《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

㈧《世說》：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室，獻之語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鶴注：許卽任城許主簿。當是開元二十五年至兗州，與許遊南池時相先後。今詩云「東嶽雲峰起」，則是在兗州甚明。魯嘗年譜引公酧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陽祭遠祖。」則至兗在二十九年之前。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非。蓋是年公在長安矣。走邀，遣人持詩往邀也。

東嶽雲峯起㈠，滂滂滿太虛㈡。震雷翻幕燕㈢，驟雨落河一作溪魚㈣。座對賢人酒㈤，門聽平聲長丁丈切者車㈥。相邀愧泥濘㈦，騎馬到階除㈧。單復注：上四對雨，五六書懷，七八走邀主簿。

㈠「東嶽」二句，卽《公羊傳》「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意。《說苑》：泰山，東嶽也。謝道韞詩：峻嶺起雲峰，高，秀極冲青天。庾肩吾詩：雨足飛春殿，雲峯入夏池。

㈡《楚辭》：雲滂滂兮雨冥冥。《內經》：太虛廖廓。

㈢《國語》：震雷出滯。《左傳》：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嚴有翼曰：幕非巢燕之所，此言其至危。潘岳《西征賦》：危素卵之累殼，甚立燕之幕巢。丘希範書：「將軍魚游鼎沸之中，燕巢飛幕之上。」蓋用此意。邢劭《春宴》詩：「簷喧巢幕燕，池躍戲蓮魚。」謝瞻《九日》詩：「巢幕無留燕，遵渚

有來鴻。」却是誤用其文。杜詩「震雷翻幕燕」，則仍合本意矣。

㈣《老子》：驟雨不終日。《始皇本紀》：八年，河魚大上。注：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杜詩博議》：《汝南先賢傳》：「葛玄書符着水中，大雨淹注。復書符投雨中，須臾落大魚數百頭。」暗使此事。全大鏞注：明萬曆丁酉，楚墩子湖忽龍起，是日雨如傾，魚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得魚。慈水姜氏曰：「驟雨落河魚」與「細雨魚兒出」照看自明。雨細則魚浮而上淪，雨驟則魚落而潛伏也。

㈤《魏略》：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

㈥《陳平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㈦《吳都賦》：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

㈧襄陽兒童詩：時時能騎馬。《景福殿賦》：階除連延。

巳上人茅齋

鶴注：梁氏編在天寶十二載遊山東時作，然舊次與洛兗所作詩先後，當是開元二十九年間。《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胡應麟曰：巳上人歐公作齊己，非也。己與貫休同出晚唐，乃鄭谷輩同時，何緣與杜相值。

巳公茅屋下㈠，可以賦新詩㈡。枕簟入林僻㈢，茶瓜留客遲㈣。江蓮搖白羽㈤，天棘蔓青絲㈥。空忝許詢輩㈦，難酬支遁詞㈧。首聯，領起中四。枕簟茶瓜，茅齋之事，江蓮天棘，本作蔓，舊作夢，非青絲之景，此足以發詩興者。末以許詢自比，以支遁比巳公，蓋賦詩而作謙詞也。　搖白羽，狀江蓮之飄動。蔓青絲，

狀天棘之蒙茸。

㈠《漢・許皇后傳》：幸得免離茅屋之下。

㈡陶潛詩：乃賦新詩。

㈢《荀子》：枕簟之上。朱注：簟，竹席也。自關以西謂之簟，或謂之篾篠。

㈣《晉書》：陸納爲吳興太守，謝安詣納，所設唯茶果而已。《神仙傳》：葛玄爲客設生瓜。《杜臆》：遲，謂留客之久。

㈤鮑照詩：留我一白羽。注：白羽，扇也。朱注：《華嚴會玄記》：青松爲麈尾，白蓮爲羽扇。董斯張云：白羽如「值其鷺羽」之羽，狀蓮之迎風而舞。舊解作扇，非。

㈥鄭侯升《秕言》曰：《冷齋詩話》以天棘爲楊柳。蔡夢弼注以天棘爲天門冬。羅大經《鶴林玉露》則引佛書云：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絲，故云「天棘夢青絲」。其說牽合難從。考鄭漁仲《通志》：柳名天棘，南人謂之楊柳。庾信詩：「岸柳被青絲。」亦一證也。楊慎升菴曰：鄭樵之說無據。柳可言絲，祇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陰濃，不可言絲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絲、王瓜，不可言柳。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朱注：杜田《正謬》：夢當作蔓。《抱朴子》及《博物志》皆云：天門冬一名顛棘，以其刺故也。然不載天棘之名，疑是方言。《本草圖經》：「天門冬生奉高山谷，今處處有之。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至丈餘，亦有澀而無刺者，其葉如絲而細散。」以此考之，天棘爲天冬明矣。

㈦《世說》：支遁、許詢，共在會稽王齋，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僧傳》：支遁講《維摩經》，遁通通一義，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遁亦不能復通。

㈧陸罩詩：信解愧難酬。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鶴注：房兵曹，未詳何人。以舊次先後，當在開元二十八九年間。　朱注：《唐書》：諸衞府州，各有兵曹參軍事。

胡馬大宛於愛切名㈠，鋒稜瘦骨成㈡。　竹批雙耳峻㈢，風入四蹄輕㈣。　所向無空闊㈤，真堪託死生㈥。　驍騰有如此㈦，萬里可橫行㈧。　黃生曰：上半寫馬之狀，下半贊馬之才，結歸房君，此作者詩法。

張耒曰：馬以神氣清勁爲佳，不在多肉。故云「鋒稜瘦骨成」。　無空闊，能越澗注坡。　託死生，可臨危脫險。下句蒙上，是走馬對法。　張綖曰：此四十字中，其種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

㈠李陵書：胡馬奔走。《史記》：初天子得烏孫馬，號曰天馬。　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㈡馬援鑄銅馬，奏曰：「臣既備數家骨法。」

㈢賈思勰《齊民要術》：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　黃註：批竹，卽《馬經》削筒。　批，削也。　《拾遺記》：曹洪乘白馬，耳中生風，足不踐地。「風入四蹄輕」本此。

根尖銳，杉竹難方。「竹批雙耳峻」本此。

《楚辭・九懷》：驥垂兩耳。

㈣劉義恭《白馬賦》：竦身輕足。　沈佺期《驄馬》詩：四蹄碧玉片，雙眼黃金瞳。

《東觀漢記》：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　《江表傳》：孫權征合肥，乘駿馬上津橋，橋

㈤何晏《韓白論》：盧注：太宗敍十驥，耳見徹，丈餘無板。　權躍馬超之，得免。　《蜀志》：劉先主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免劉表之追。　《晉書》：劉牢之馬躍

㈥《孫子》：死生之地。

㈦李陵書：胡馬奔走。《史記》：初天子得烏孫馬，號曰天馬。　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㈧《齊民要術》：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　黃註：批竹，卽《馬經》削筒。　批，削也。　《拾遺記》：曹洪乘白馬，耳中生風，足不踐地。「風入四蹄輕」本此。

五丈澗，脫慕容垂之逼。此皆能越空闊而託死生者。

㈦《赭白馬賦》：「料武藝，品驍騰。」言驍勇飛騰也。

㈧《莊子》：穆王駕八馬之乘，一日行萬里。楊素詩：橫行萬里外。

趙汸曰：前輩言詠物詩 飛粘皮着骨。公此詩，前言胡馬骨相之異，後言其驍騰無比，而詞語矯健豪縱，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所謂索之於驪黃牝牡之外者。區區模寫體貼以爲詠物者，何足語此。

畫鷹

鶴注：此詩未詳何年何地所作。舊次在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則不得云在天寶十三載矣。梁編非是。

素練風一作如霜起㈠，蒼鷹畫作殊㈡。攫苟勇切身思狡兔㈢，側目似愁胡㈣。絛他刀切，同絛鏇徐釧光堪摘㈤，軒楹勢可呼㈥。何當擊凡鳥㈦，毛血灑平蕪㈧。

次句點題，起下四句。曰攫、曰側，摹鷹之狀。曰摘、曰呼，繪鷹之神。末又從畫鷹想出真鷹，幾於寫生欲活。每詠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故老筆蒼勁中，時見靈氣飛舞。張孝祥曰：首聯倒插，言鷹之威猛，如挾風霜而起也。朱注：此卽《畫馬》詩「縞素漠漠開風沙」意。趙汸注：末聯兼有疾惡意。

㈠素練，畫絹也。沈約《恩倖傳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西京雜記》：淮南子自云字挾風霜。孫楚《鷹賦》：風霜激厲。

㈡《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畫作，謂畫中作勢。丘巨源詩：畫作景山樹。

㈢攫當作矍。《漢·刑法志》：矍之以行。晉灼曰：攫，古竦字。《抱朴子》：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孫楚《鷹

賦》：「擒狡兔於平原。」兔性善狡也。

㈣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漢書・李廣傳》：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如愁胡。魏彦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劉云：以其碧眼相似也。

㈤《淮南子》：條可以爲總。《廣韻》：條編絲繩。王褒《四子講德論》：走箭飛鏇。《玉篇》：鏇，轉軸。《鷹賦》：結璇璣之金環。」環，卽鏇也。朱注：以條繫鷹足，而繫之於鏇也。摘，解去也。

㈥孫楚《鷹賦》：鷹則應機，招則易呼。勢可呼，謂呼之使獵。

㈦何當，言何時當擊。《世説》：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吳均詩：何當見天子？朱浮書：藝之者，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厩之下乘。《西都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禮・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㈧《幽冥録》：楚文王獵於雲夢之澤，雲際鳥翱翔飄颺，鷹見之，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兩翅墮地，廣數十里。江淹賦：「平蕪際海。」平蕪，平原荒草也。

律詩八句，須分起承轉闔。若中間平鋪四語，則堆垛而不靈。此詩三四承上，固也。五六仍是轉下語，欲摘去絛鏇，而呼之使擊，語氣却緊注末聯，知此可以類推矣。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原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

《唐書》：宋之問，字延清，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公故居在偃師，故過之問舊莊。朱注：本集：開元二十九年，公築室首陽之下，祭遠祖當陽君。其過之問莊，或在是時。

宋公舊池館㈠，零落首去聲，一作守，非陽阿㈡。枉道秖與祇同從㈢人，吟詩許更過平聲㈣。淹留問

耆老一作舊⑤，寂寞向山河⑥。更識將軍樹⑦，悲風日暮多⑧。上四過宋舊莊，下則對莊而有感也。枉道人莊，題詩誌勝，有留連不盡之意，故云「吟詩許更過」。問耆老，訪其子孫家世也。向山河，傷其跡在人亡也。末乃觸物增悲，情見乎詞。

⑴鶴注：宋之問，虢州弘農人。首陽山在河南府，虢與河南爲鄰，故宋有別墅在焉。　謝朓《遊後園賦》：清陰起兮池館涼。

⑵曹植詩：零落歸山丘。　《一統志》：首陽山，在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陸機《洛陽記》：洛二十里。阮籍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⑶魏文帝《與吳質書》：故使枉道相過。　夷齊所隱首陽，別在蒲州。

而不見德。　《詩》：祇攬我心。《司馬遷傳》：祇取辱耳。《鄒陽傳》：祇恐怨結

⑷楊守阯曰：言宋詩尚矣，亦許我更過而題詠乎。　須溪謂是尊慕前輩之詞。

⑸魏文帝詩：何爲淹留寄他方。　漢武帝詔：詢問耆老。

⑹司馬長卿《美人賦》：上宮閒館，寂寞雲虛。　曹植《王仲宣誄》：經歷山河。

⑺《後漢·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　庾信《哀江南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⑻古詩：蕭蕭白楊樹，日暮多悲風。　鶴注：《舊史》：之問弟之悌，有勇力，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故云將軍，初不曾爲金吾官。原注疑誤。

趙汸曰：之問與公祖審言及陳子昂、沈佺期四人，爲唐律之祖，實公詩法淵源也。　武后時，之問、審言俱爲修文館學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士，世交亦厚。然之問爲人實不足道，詩無譏詞，以其契家前輩也。但曰「零落」「寂寞」「悲風」，則感慨係之矣。

夜宴左氏莊

鶴注：公未得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則是遊齊趙時作。未詳左氏莊在何郡，舊次在過宋之問舊莊後，則左氏莊亦當在河南。

林風晉作林風，舊作風林纖月落㈠，衣露靜一作淨琴張㈡。暗水流花徑㈢，春星帶草堂㈣。檢書燒燭短㈤，看一作煎茗引杯長。詩罷聞吳詠㈥，扁舟意不忘㈦。

也。水暗星低，夜宴之景。檢書看劍，夜宴之事。公弱冠曾遊吳越，故聞吳詠而追思其處。

看劍而吟哦，此時正賦詩也。末句詩罷，乃倒插法。

㈠吳均詩：林疏風至少。謝朓詩：疏蕪散風林。《杜臆》謂林風與衣露相偶。鰲按：林風則微，風林則大，只顛倒一字，而輕重不同。古詩：兩頭纖纖月初生。張綽詩：雲表掛纖月。

㈡《說苑》：「孺子操彈於後園，露霑其衣。」或以衣爲琴衣，非是。謝朓詩：靜琴愴復傷。《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㈢李百藥詩：暗水急還流。庾肩吾詩：向嶺分花徑。

㈣梁簡文帝《神山寺碑》：照影春星。張伯復《詩話》：「春星帶草堂」，古今傳爲佳句，只一帶字，便點出空中景象。如「玉繩低建章」，低字亦然。帶，拖帶也。《北山移文》：草堂之靈。

㈤江淹《傷友人賦》：共檢兮洛書。

㈥吳詠，謂詩客作吳音。

㈦《史記》：范蠡乘扁舟，游五湖。

趙汸曰：此詩寄興閑遊，狀景纖悉，寫情濃至，而開闔參錯，不見其冗，乃詩之入妙處。

顧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劍，檢書賦詩，樂事皆具。而林風初月，夜露春星，及暗水花徑，草堂扁舟，時地景物，重疊鋪敍，却渾然不見痕迹。而其逐聯遞接，八句總如一句，俱從夜宴二字摹寫盡情。

黃生曰：夜景有月易佳，無月難佳。三四就無月時寫景，語更精切。上句妙在一暗字，覺水聲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帶字，見星光之遥映。

胡應麟曰：五律仄起高古者，唯杜爲勝。如「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皆雄深渾樸，意味無窮。然律以盛唐，則氣骨有餘，風韻稍乏。唯「風林纖月落，衣露静琴張」，「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尤爲工絶，此則盛唐所無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注：《唐·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齊其一也，當是其年作。《唐書》：臨邑，漢縣，屬齊州。張綖注：此詩諸家皆編在開元二十九年，公是時年甫三十，而詩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是豈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爲編附。然黃河水溢，常常有之，豈獨是年哉。集中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徧舉。

二儀積風雨㈠，百谷漏波濤㈡。聞道去聲洪河坼㈢，遥連滄海高㈣。從苦雨泛河敍起。「聞道」二字，

據來書所言。排律詩須見段落分明，看此篇逐段還題之法。

㈠二儀，天地也。《抱朴子》：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

㈡《老子》：江海能爲百谷王。《魏志》：波濤洶湧。《通鑑》：漢陳忠曰：「淫雨漏河。」漏字本此。

㈢潘岳詩：登城望洪河。注：洪河，黃河也。

㈣《抱朴子》：滄海之滉漾。

職司一作思憂悄㈠，郡國訴嗷嗷㈡。舍弟棲邑㈢，防川領簿曹㈣。日尺書前日至㈤，版築不時操㈥。難假黿鼉力㈦，空瞻烏鵲毛㈧。此言隄防之患，簿領所憂。職司，治水之官。郡國，被災之民。領簿曹，穎爲臨邑主簿。操版築，監督治河之事。黿鼉、烏鵲，言不能借此以作橋梁。

㈠潘岳詩：恪居處職司。《前漢·成帝紀》：「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此反用之。

㈡《漢·文帝紀》：令郡國無來獻。曹植詩：衆人徒嗷嗷。《詩》：憂心悄悄。

㈢韋孟詩：修翼無卑棲。此暗用枳棘非鸞鳳所棲意。

㈣《國語》：甚於防川。《前漢·五行志》：不防川，不竇澤。

㈤《吳越春秋》：采葛婦歌：吳王歡兮飛尺書。

㈥洙曰：版築，以版夾土而築也。《齊國策》：田單身操版插。《史記·黥布傳》：項王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

㈦《竹書紀年》：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爲梁。《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故毛皆脫去。《爾雅翼》：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禿，相傳是日烏鵲爲梁渡織女。

㈧

燕平聲南吹畝畝㈠，濟上聲上没蓬蒿㈡。螺力戈切蚌步項切滿蕭氏云：滿讀平聲近郭㈢，九皋㈣。徐關深水府㈤，碣石小秋毫㈥。白屋留孤樹㈦，青天一作雲失以失對留，一作矢，非萬艘㈧。

此言傍河州郡皆被泛溢。徐關近濟，碣石近燕，深成水府，小若秋毫，皆爲水所淹也。孤樹僅存，萬艘失道，甚言水勢之橫決。朱注：新舊史：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水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漂没。此詩龍鼉二句，誌橋毀也。燕南、濟上、徐關、碣石，誌諸州漂没也。吹畝畝，失萬艘，誌害稼并壞漕也。

㈠《一統志》：燕南，今順天保安州等地。漢章帝詔：或起畝畝。漢趙過爲代田，一畝三畝。

㈡濟上，今山東濟南、兗州等地。《莊子》：翱翔蓬蒿之間。

㈢東方朔詩：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易傳》：爲贏爲蚌。」贏，與螺通。蕭雲從曰：《莊子·天地篇》「子貢瞞然俯慚而不對」，與《漢書·佞幸傳》「石顯憂滿不食」，字體聲音微分而義則一。杜詩「多壘滿山谷」，亦作平聲用。

㈣揚雄《羽獵賦》：薄索蛟螭。《詩》：鶴鳴于九皋。《詩傳》：深澤曰皋。《釋文》：九皋，九折之皋。

㈤《左傳》：鞍之戰，齊侯自徐關入。師古曰：「徐關，齊地。」公《送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㈥《禹貢》：夾右碣石。《山海經注》：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唐書》：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公《昔遊》詩，追遊齊兗之作，亦云：昔與高李輩，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悲風來。《淮南子》：秋毫之末，視之可察。閻若璩曰：王氏《通鑑地理通釋》：碣石有三處。驅虞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説可謂精矣。或疑《史記索隱》引《戰國策》，碣石山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在常山九門縣。考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皆平地，求一培塿亦不可得，故鄭康成云：九門無此山。

㈦《漢書・吾丘壽王傳》：有司或由窮巷白屋。《漢書》：顏師古注：白屋，茅屋也。

㈧《莊子》：絶雲氣，負青天。　杜篤《論都賦》：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湛方注詩：青天瑩如鏡。

吾衰同泛梗㈠，利涉想蟠桃㈡。却一作賴倚一作倚賴天涯釣㈢，猶能擊巨鼇㈣。末乃寄詩以寬其意。

朱注：言我雖泛梗無成，猶思垂釣東海，以施擊鼇之力，水患豈足憂耶。蓋戲爲大言以慰之耳。　臨邑近海，故用蟠桃巨鼇事。　此詩前起後結，各四句，中間二段各八句。　今依朱子《詩傳》例，凡長篇之作，皆分勒章句，使眉目易醒也。

㈠吾衰，見《論語》。　劉向《説苑》：士偶謂桃梗曰：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駱賓王詩：旅行勞泛梗。

㈡《易》：利涉大川。　《中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

㈢賴倚，作「却倚」爲是，即「長劍倚天外」之倚。　或解作公爲臨邑弟所賴，非。　曹植詩：布日蓋天涯。

㈣《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海賦》：崇鳥巨鼇。

楊慎曰：《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音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　如東、凍、董是和，東、中、風是韻也。　鰲按：杜詩排律，如「螺蚌滿近郭」滿可讀平聲，如「人頻墜塗炭」塗可讀上聲，「此生任春草」任可讀平，春可讀上，「心微傍魚鳥」傍可讀平，魚可讀上，知杜句失嚴處仍是謹嚴也。

高棅曰：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　梁陳以還，儷句尤切。　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

差別。貞觀初，作者猶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於前，陳、杜、沈、宋繼之於後，蘇頲、二張又從而申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宴安，萬幾多暇，君臣游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而止矣。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諸家皆不及。諸家得其一概，少陵獨得其兼善者。如《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其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而不可也。

胡應麟曰：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聯翩賀燕來。重簷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此十句律詩，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考之陳後主、張正見、庾信、江總輩，雖五言八句，時合唐規，皆出此後。則近體之有陰生，猶五言之始蘇李矣。又曰：讀盛唐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陟昆侖，泛溟渤，千峯萬壑，羅列，萬彙汪洋。

益王潢南曰：五言排律，與五言律詩，其句法雖同，篇法實異。律詩描寫情景，止盡於四十字耳，故貴寬閒醞籍之中，又有嚴密緊湊之妙。若排律，或數十韻，或百餘韻，其篇法豈五言律法可同。故作排律，其要有四：一貴鋪敘得體，先後不亂。二貴隊仗整肅，情景分明。三貴過度明白，不令人沉思回顧。四貴氣象寬大，從容不迫，斯爲得體。其修辭煉句，繁冗混雜，險怪艱深，令人三讀不知，翻不如五言律矣。昔白樂天作小詞，尚令老婢得解，況於長律乎哉。

徐用吾曰：排律之體，所貴反覆議論，井井有條，意興迭出，一氣呵成。賦景入事，皆須各當其可，切忌散緩錯亂，屋上架屋，意興索然，則深可厭矣。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假山

鶴注：此當題曰假山，舊題乃詩之序。序云天寶初，指元年也。故呂汲公、魯嘗俱編此詩在元年。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一作累土爲山㊀，一匱一作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嵌岑嬋娟㊁，宛有塵外一有數字，一有格字致。乃不知興去聲之所至，而作是詩。

㊀《舊唐書》：吏部員外郎二員，一人主判南曹。注：以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朱注：唐制未聞以司寇判南曹。權德輿《吏部南曹廳壁記》云：高宗上元初，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他曹郎權居之。此云南曹小司寇，當是以秋官權職者。太夫人盧氏，公祖審言繼室，天寶三載五月卒於陳留郡之私第，公作墓誌。

㊁嵌岑，謂山。嬋娟，謂竹。

申涵光曰：序不易解。杜文長至數語，便期期不能達意。如「孌人屋壁」、「平章鄭氏女子」、「公孫大娘」等篇，世人附會以爲古，其實不明。詩小序，莫妙於元次山，杜短語多有佳者。

一匱功盈尺㊀，三峯意出羣㊁。望中疑在野㊂，幽處欲生雲㊃。慈竹春陰覆㊄，香爐曉勢分㊅。惟南將獻壽㊆，佳氣日氤一作氛氳㊇。

㊀《書》：爲山九仞，功虧一匱。沈約詩：一匱望成峯。陸雲《歲暮賦》：盼盈尺其若遺。

㈡諸葛孔明《黃陵廟記》：崔嵬巉巇，列作三峯。趙曰：《華山記》有云：其三峯直上，晴霽可觀。

㈢《世説》：殷中軍曰：「韓康伯居然是出羣器。」

㈢潘岳詩：卉木在野。

㈣《雪賦》：河海生雲。

㈤《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羣臣作竹頌。鶴注：竹紀云：慈竹，吳蜀皆有之，其竹叢生，每年笋出不離叢内。隋侯夫人詩：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

㈥劉斌詩：香爐烟氣多。曉勢分，謂曉烟分布。舊注謂從廬山香爐峯分其曉勢，太迂。

㈦《詩》：如南山之壽。李適詩：山翠遥添獻壽杯。

㈧張正見詩：香浮佳氣裏。陸雲詩：靈爽氤氳。朱異詩：山澤共氛氳。

龍門

鶴注：龍門一山，連跨數郡，此詩蓋指東京而言。天寶元年，公在東京，爲姑萬年縣君制服，又爲墓誌。四載，又爲皇甫妃范陽太君盧氏作墓誌。當是其時作。

鰲按：此再至龍門也。故曰「往來時屢改」。其云佛寺，蓋近驛之寺。元人《龍門記》謂舊有八寺，固不但奉先一寺也。洪覺範指奉先者，未然。

龍門橫野斷㈠，驛樹出城來㈡。氣色皇居近㈢，金銀佛寺開㈣。往來時屢改㈤，川陸一作水日悠哉㈥。相閱征途上㈦，生涯盡幾回㈧。此詩再遊龍門而作也。上四寫景，下四感懷。斷山之上，佛寺弘開，洛城之中，皇居壯麗，此登高所見者。時屢改而川陸長存，見前遊已過。閱征途而生涯無幾，歎後遊難必也。

㈠《水經注》：禹疏伊水北流，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卽所謂橫野斷也。橫野字，見晉劉琨表。

㈡《杜臆》：驛樹自都城而出，直接龍門，便見繁華氣象。鄭注：《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十八里。曾鞏曰：驛樹，驛道兩畔之樹。庾信詩：半城斜出樹。

㈢《唐書》：東都皇城，名曰太微城。宮城，在皇城北，名曰紫微城。都城前值伊闕，後據北邙。何遜詩：山中氣色滿。顏延之詩：皇居體環極。

㈣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梁元帝《梁安寺碑》：銀闕金宮，出瀛洲之下。《抱朴子》：遊戲佛寺。韋應物《龍門》詩：精舍繞層阿，千龕鄰峭壁。《杜臆》：地志：龍門石壁，鑿石龕石佛數千，中有極大三龕，魏王泰爲長孫皇后所造，其偉麗可知，故有金銀之語。

㈤《左傳》：行李之往來。

㈥陸機《豫章行》：川陸殊塗軌。謝朓詩：懷古信悠哉。

㈦陸機《歎逝賦》：人閱人而成世。徐陵詩：征途愁轉旆。

㈧《莊子》：吾生也有涯。宋之問詩：伊闕天泉復幾回。

李監宅二首　一作李鹽鐵

鶴注：據梁氏編在東都作，當屬天寶初年。顧注：《靈怪録》：李令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有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今詩中有「異味重」之句，豈卽令問乎。朱注：後一首見吳若本逸詩，草堂本入正集。

尚覺王孫貴㈠，豪家意頗濃㈡。屏開金孔雀㈢，褥隱去聲繡芙蓉㈣。且食雙魚美㈤，誰看平聲異

味重平聲㈥。門闌多喜色㈦，女壻近乘龍㈧。首章美李監得壻，兼敍席上事。李係宗室，故曰王孫。豪家意濃，領起中四。細分之，孔雀、芙蓉是招壻，雙魚、異味是燕客，末則稱其得佳壻也。

㈠《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史記索隱》：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㈡梁武帝詔：豪家富室。

㈢徐彦伯詩：金縷畫屏開。《舊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輒與兩箭，潛約中目者許之。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遂歸於帝。

㈣王僧孺詩：以親芙蓉褥，方開合歡被。崔顥《盧姬篇》：水精簾箔纏芙蓉。楊慎《丹鉛録》云：《集韻》：縫衣曰縵，今俗云縵線。杜詩「褥隱繡芙蓉」，字作隱而意同。今按：賈山《至言》：隱於金錐。注：隱，於靳切。

㈤古詩：遺我雙鯉魚。一《朱博傳》：食不重味。

㈥《左傳》：鄭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必嘗異味。」

㈦《續漢志》：伍伯，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庾信詩：詰旦啓門闌。《禮記》：乃有喜色。

㈧《晉書·衛玠傳》：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楚國先賢傳》：孫嵩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楚中張希良曰：《神仙拾遺》：「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此女壻乘龍之原始也。

王嗣奭曰：起語與五六，俱含諷意。挾貴好華，此是王孫習氣。曰「尚覺」「頗濃」，猶未盡言之也。下文又申之云美魚可食，只此已足。而乃異味重疊，誰復看此耶。蓋以儉樸之意，箴其奢華耳。食魚句，乃翻《孟子》舍魚取熊掌語。

其二

華館黄作落葉春風起㈠，高城烟霧開㈡。雜花分户映㈢，嬌燕入簾一作簷回㈣。一見能傾座㈤，

虛懷只愛才㈥。鹽車一作官雖絆驥㈦，名是漢庭來㈧。次章稱李監好客，從宅景敍入。

曉色。花映、燕迴，春時景物。李能傾倒座客，以其有愛才虛懷也。顧注：驥困鹽車，比官之閑冷。然天馬來自漢庭，終當大用，蓋李爲宗室之臣也。正與前首王孫相應。

㈠劉楨詩：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曹植詩：春風起兮蕭條。

㈡何遜詩：日夕望高城，眇眇青雲外。鮑照詩：徘徊烟霧裏。

㈢丘遲書：雜花生樹，羣鶯亂飛。魏澹詩：映户落殘花。

㈣北周王褒詩：初春麗景鶯欲嬌。梁簡文帝《新燕》詩：入簾驚釧響。

㈤吳邁遠詩：一見顧道意。《司馬相如傳》：一座盡傾。

㈥鄒潤甫《爲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淮南子》：絆驥而求千里。庾信詩：絆驥猶千里，垂鵬更九飛。

㈦《戰國策》：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

㈧《漢書贊》：「竇於漢庭。」《史記·傳論》：「垂名漢庭。」漢有鹽鐵使，故曰「漢庭來」，此切李鹽鐵。

魏澹詩：出簾飛小燕，映户落殘花。杜云：雜花分户映，嬌燕入簾回。句法互換，而意趣更佳，陸放翁云：楊花穿户入，燕子避簾低。本於杜句，而姿致不減。

贈李白

朱注：年譜：天寶三載，公在東都。太白以力士之譖，亦放還遊東都。此贈詩當在其時，故有「脱身」「金閨」

之句。

二年客東都㈠，所歷厭機巧㈡。野人對腥羶一作羶腥㈢，蔬食音嗣常不飽㈣。作餑飯㈤，使我顏色好㈥。苦乏大一作買藥資㈦，山林跡如掃㈧。上段自敍，厭都市而羨山林也。機巧，則習俗難居。腥羶，則臭味弗投。青精不如大藥，歎避世引年之無術矣。

㈠《唐書》：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二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詔改東都。

㈡《莊子》：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㈢潘岳《秋興賦序》：「僕，野人也。」野人，公自謂。《抱朴子》：爲道者必入山林，欲遠腥臊而卽清淨也。《周禮注》：犬腥羊羶。張綖注：草食曰羶，牛羊之屬。水族曰腥，魚鼈之屬。

㈣《魏志》：毛玠布衣蔬食。

㈤《三洞珠囊》：王褒，字子登，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餑飯，趨步峻峰如飛鳥。陶隱居《登真隱訣》：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餑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飯作青色，高格曝乾，當三蒸曝，每蒸輒以葉汁溲令浥浥，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填胃補髓，消滅三蟲。餑音信，亦作硒。

㈥《參同契》：薰蒸入五內，顏色悅澤好。

㈦《梁書》：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硃砂、雄黃等物。丹書：抱陽山人《大藥證》曰：夫大藥者，須煉砂中汞，能取鉛裏金。黃芽爲根蒂，水火煉功深。

㈧《抱朴子》：作神藥必入名山。郭璞詩：隱士托山林。《高士傳》：先幾掃迹。王僧孺詩：沙岸淨如掃。

李侯金閨彥一作深㈠，脫身事幽討㈡。亦一作未有梁宋遊㈢，方期拾瑤草㈣。下段贈李，欲遂偕隱初

志也。梁宋之遊，近於東都，大藥無資，故思瑤草耳。盧注：天寶三載，詔李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譖，帝賜金放還。白託鸚鵡以賦曰「落羽辭金殿」，是脫身也。是年，白從高天師授籙，是事幽討也。同時事華蓋君，隱王屋山艮岑，梁宋之遊，必訪此君。杜集有《昔遊》詩可證。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㈠謝朓詩：既通金閨籍。《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錢箋：東方朔、公孫弘待詔金馬門。白供奉翰林，故云。

㈡《史記・高帝紀》：脫身獨去。幽討，謂尋討幽隱。

㈢錢箋：《唐書・李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杜公在梁宋，亦與白同遊，有《遣懷》、《昔遊》二詩可證。顏延之詩：塗出梁宋郊。趙注：梁謂汴州，宋謂宋州。《杜臆》：東都在今河南府，梁宋在今開封府。

㈣《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瑤草，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艷。李善注云：玉芝也。

顧宸曰：公與白相從賦詩，始於天寶三四載間，前此未聞相善也。白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公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白長公十三歲。公於開元十九年遊剡溪，而白與吳筠同隱剡溪，則在天寶三年，相去十三載，斷未相值也。後公下第遊齊趙，考白譜，時又不在齊趙。及白因賀知章薦，召入金鑾，則在天寶三載正月，時公在東都葬范陽太君，未嘗晤白於長安也。是載八月，白被放，客遊梁宋，始見公於東都，遂相從如兄弟耳。觀公後《寄白二十韻》有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是知乞歸後始遇也。黃蔡諸注俱謬。

重平聲題鄭氏東亭原注：在新安界。

鶴注：《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當是天寶三載在東都作。　朱注：鄭氏無考。　鮑欽止云：卽駙馬鄭潛曜。

華亭入翠微㈠，秋日亂清暉一作輝㈡。崩石欹山樹㈢，清一作晴漣曳水衣㈣。紫鱗衝岸躍㈤，蒼隼護巢歸㈥。尋征路㈦，殘雲傍去聲馬飛㈧。

故見清暉搖亂。亭枕山，故有崩石。亭瞰水，故有清漣。紫鱗承水，蒼隼承樹。　顧宸云：此詩得力，全在詩腰數實字。着一欹字，如見巉巖參錯。着一曳字，宛然藻荇交橫。　曰衝岸，則跳突排湧，惟恐墮岸。　曰護巢，則疾飛急赴，唯恐失巢。并魚鳥精神，俱爲寫出，此詩家鍊字法也。

㈠華亭，見《陸機傳》，乃郊外別墅，此借用其字。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左思《蜀都賦》：鬱蓁蓁以翠微。　注云：翠微，山氣之輕縹也。　楊慎曰：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　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詩：「山近漸無青。」可以發詩人及《爾雅》之詮矣。

㈡《詩》：秋日烈烈。　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㈢江淹《兔園賦》：崩石梧岸，前岫藏陰。　曹植詩：山樹鬱蒼蒼。

㈣《詩》：河水清且漣猗。　注：水成紋曰漣。　張協詩：堂上水衣生。　注：水苔也。

㈤《蜀都賦》：鮮以紫鱗。　陶弘景書：夕日欲頹，沉鱗競躍。

㈥《說苑》：蒼隼擊於臺上。　《說文》：隼，鷙鳥。　陸佃云：鵰屬。

㈦陳子昂詩：征路入雲烟。

㈧隋煬帝詩：殘雲尚作雷。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鶴注：歷下，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得名。歷山，卽舜耕之山也。李北海卽李邕。按：新舊史：邕，廣陵人，開元二十三年爲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五載，奸贓事發，又嘗與劉勣馬，勣下獄，吉温吏引邕，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祁順之、羅希奭就郡杖殺之，乃六年正月辛巳。此詩當是天寶四年作。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一年者，非是，時邕死已六年矣。　朱注：《舊唐書・地理志》：青州，屬河南道，武德四年置青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爲北海郡，乾元元年復爲青州。　于欽《齊乘》：歷下亭，在府城驛邸内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爲勝絶。

東藩駐皂蓋㈠，北渚凌清河錢從青荷，一作清蒨㈡。海右一作内此亭古㈢，濟上聲南名士多㈣。　原注：時邑人蹇處士輩在坐。　首敍李公至亭。　皂蓋，切太守。　北渚，切北海。　清河，切歷下。　海右句，見亭爲勝跡。　濟南句，見宴有嘉賓。

㈠趙曰：青州在京師之東，故稱東藩。《上林賦》：齊列爲東藩。　曹冏《六代論》：「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李屬太守，故得稱藩。

㈡陸機詩：永歎遵北渚。　《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　凌，歷也。　杜氏《通典》：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

㈢江淹《恨賦》：巡海右以送日。　趙曰：海在東，州在西，故云海右。

㈣《舊唐書》：齊州，屬河南道。　貞觀七年置齊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臨淄郡，五載改濟南郡。　《前漢・儒林傳》：

濟南伏生傳《尚書》，其時張生、歐陽生、林尊皆傳其學，皆濟南人也。此亦名士多之一證。李尋《災異對》：博延名士。

雲山已發興去聲㈠，玉珮仍當歌㈡。修竹不受暑㈢，交流空湧波㈣。次記宴亭景事。此段句腰各用虛字抑揚。張綖注：修竹既不受暑，則交流空自湧波。此十字句法。

㈠曹毗文：招儀鳳於雲山。鮑照詩：臨歌不知調，發興誰與歡。

㈡王容歌：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珮。玉珮，指侑酒者。當歌，當筵而歌也。楊慎曰：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與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不同。

㈢阮籍詩：修竹隱山陰。江淹《竹賦》：亦中暑而增肅。

㈣《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三齊記》：歷水出歷祠下，衆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所謂交流也。魏文帝《浮淮賦》：驚風泛泛，湧波駭。

蘊真愜所遇㈠，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㈡，從公難重義從平聲，讀依去聲過㈢。末則陪宴而惜別也。

蘊真，亭名真趣。物役，各役於事。落日，此席將散。重過，後會無期。此章三段，各四句。

㈠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

㈡師氏曰：貴指李，賤自謂。《杜臆》：貴賤俱物役，可作醒世名言。《易》：貴賤位矣。任昉《竟陵王行狀》：牽以物役。

㈢《詩》：從公于邁。

同李太守去聲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原注：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鶴注：以歷下亭考之，當是天寶四載作。　新舊史：李之芳，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　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　未嘗爲齊州司馬，或是史闕也。

錢箋：李爲齊州司馬，或是史闕也。　《水經注》：歷縣故城西南對山，其水北爲大明湖，　西卽大明寺，　寺北兩面側湖，　此水便成淨池，　池上有客亭。　《齊乘》：池上有亭卽渚池。　今名五龍潭。　客亭當爲歷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古」。　《水經注》又云：「湖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在其上。」　疑此卽員外新亭之地。　曰新亭，所以別於古亭也。

同，和詩也。

新亭結構罷㈠，隱見形甸切清湖陰原注：亭對鵲山湖㈡。一作溟海嶽深㈢。　圓荷想自昔㈣，遺堞感至今㈤。　跡籍《韻會》：古籍字與藉通臺觀去聲舊㈥，氣冥冥字作溟濛解，義遂難通。　荷種湖中，本當言今。　堞在古城，本當言昔。　今昔互換，尤見曲折。　此記新亭景物。　亭南有湖，故水光隱映。　朱注：亭之基迹，憑藉臺觀之舊。　亭之氣象，冥接海嶽之遙。　此正和邕詩「形制開古跡」及「泰山」「巨壑」二句意。　舊注籍字作圖籍解，

㈠《晉・謝安傳》：將發新亭。　何晏《景福殿賦》：其結搆則修梁彩制。

㈡趙曰：或隱或見，言昏明異候。　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

㈢《統志》：鵲山湖，在濟南府城北二十里。　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　注：水南曰陰。

㈣《列子》：岱輿山上臺觀皆金玉。

㈤鮑照詩：平瀧周海嶽。

㈤祖孫登詩：圓荷承日暉。

㈥錢箋：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韓信渡河破齊歷下之師，卽此地。城東有故譚國城，故云「遺堞感至今」。沈佺期詩：故基乃嶽立，遺堞尚雲屯。朱注：堞，雉堞也。

芳宴此時具一作俱㈠，哀絲一作絃千古心㈡。古主稱壽尊客㈢，筵秩宴北一作密林一作鄰，非㈣。不阻蓬蓽興去聲㈤，得兼一作兼得《梁甫吟》㈥。此紘登亭情事。絲音哀切，能寫千古琴心，見宴逢絶調也。上宴，指設宴。下宴，指宴飲。主，指員外。客，指太守。蓬蓽興，公自謂。《梁甫吟》，在歷下也。

㈠謝朓詩：嘉樂具兮，芳宴在斯。

㈡《禮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㈢稱，舉觴也。曹植詩：主稱千金壽。《曲禮》：尊客之前。

㈣《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又：鬱彼北林。

㈤《記》：蓽門，以荆竹織門也。沈約《郊居賦》：歸閑蓬蓽。

㈥《史記注》：梁甫，太山下小山。諸葛武侯《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西溪叢語》：諸葛亮《梁甫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甫艱。」注：言人君有德則封太山，太山喻人君，梁甫喻小人也。諸葛好爲《梁甫吟》，恐取此意。

此與上章皆用六韻，依初唐排律，詞尚簡要耳。但此篇多平仄不諧，蓋古詩之對耦者，倣六朝體也。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附李邕詩

孫，謂從孫行也。一本無孫字。

吾宗固神秀㈠，體物寫謀長㈡。形制開古迹㈢，曾同層冰延樂音洛方㈣。太山雄地理一作里㈤，巨壑眇雲莊㈥。此咏員外新亭。首聯，言結搆巧思，切員外。次聯，言落成宴會，切新亭。三聯，言亭臨山水，切歷下。

㈠《左傳》：晉，吾宗也。謝朓詩：華宗誕吾秀。《陳書》：「虎丘者，吳之神秀。」此借用其字。

㈡孫綽《樽銘》：大匠體物，妙思入神。潘岳《西征賦》：摹寫舊豐。《書》：汝不謀長。

㈢《漢書・鄒食其傳》：示諸侯形制之勢。張九齡詩：「想像終古迹。」開古迹，謂開拓舊基。

㈣《楚辭》：層冰峩峩。曹植詩：衆賓延樂方。傅毅《舞賦》：「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此言夏時置冰，乃引樂之方也。

㈤《易大傳》：俯以察於地理。鮑照詩：負海橫地理。《吳越春秋》：「土地里數。

㈥江總《鐘銘》：「舟移巨壑，即鵠湖。顏延之詩：都莊雲動。馬懷素詩：「仙塔儼雲莊。」此謂遠望莊舍，渺在雲間也。

高興去聲泊陳作洎煩促㈠，永懷清典常㈡。含弘知四大㈢，出入見三光㈣。負郭喜稅與秔同稻㈤，安時歌吉祥㈥。此登亭而美員外也。泊煩促，言塵思頓蠲。清典常，言清靜可法。含弘以下，舉亭前景象，以形容德化。四大、三光，見其上下同流。郭外農祥，稱其萬物得所。此章兩段，各六句。

㈠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㈡顏延之詩：永懷交在昔。《書》：「其爾典常作之師。」典常，指常法言。
㈢《易》：含弘光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㈣枚乘奏書：上不絕三光之明。班固《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史記索隱》：三光，日、月、五星。
㈤《國策》：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左思詩：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亭在古城之下，故云負郭。《史記》：陳平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曰：「人生當如此富貴耳。」卒與伯分田，伯與平田多，平與伯宅。平既相魏，家過千金。
㈥《莊子》：安時而處順。又：吉祥止止。
㈦《蜀都賦》：稬稻漠漠。
㈧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其少進也，溶溶漸漸，慕慕兮若萬馬之奔，其波瀺灂，洶涌澎湃，奔騰澒洞，慌忽不知所如，其觀望廣大，則茫茫然不知端涯之所窮。

暫如臨邑至嵫音宅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去聲

盧元昌注：暫如臨邑者，公弟簿領此邑，前以河泛書至，故暫如臨邑。先至湖亭，別李員外之芳，李適往青州，因而奉懷。是年公西歸咸陽。臨邑，唐屬齊州，公《和李太守登鶴注：此當是天寶四載作，在邕五載事發之前。
歷下新亭》詩自注：「亭對鵲湖。」今題云嵫山湖，即鵲湖也。按今地志：齊州治歷城縣，歷城東門外有歷水入鵲山湖。宋曾鞏有《鵲山亭》詩：「濼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此亦可證矣。

野亭逼湖水㈠，歇馬高林間㈡。鬣吼呼候切風奔浪㈢，魚跳平聲日映山㈣。暫遊阻詞伯㈤，却望懷青關㈥。靄靄生雲霧㈦，惟應平聲促駕還㈧。上四，湖亭之景。下四，懷李員外。鬣吼乘風，故激波生浪。魚跳水動，故日光映山。此登亭而見湖中之勝也。詞伯，指李員外。李在青關，故阻而懷思。關近臨邑，故望其早

還。

㈠《後漢書》：郭伋止野亭。庾信詩：野亭高被馬。曹植詩：湖水何洶洶。

㈡庾信詩：樹陰逢歇馬。陶潛詩：微風洗高林。

㈢《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首尾皆有鱗甲。《續博物志》：鼉，一名土龍，其聲如鼓。

㈣《杜臆》：風奔浪，奔字奇妙。魚跳句，偶然觸目，所云率爾成典也。

㈤《論衡》：文詞之伯。

㈥遠注：却望，退望也。張正見詩：揚鞭還却望。朱注：青關或云卽徐州穆陵關，未知是否。

㈦吳均詩：靄靄隱青林。《楚辭》：雲霧會兮日冥晦。

㈧《前漢・朱博傳》：告外趣駕。注：趣讀曰促。

贈李白

鶴注：公與白相別，當在天寶四載之秋，故云「秋來相顧尚飄蓬」。李集有魯郡石門別公詩，亦當在秋時。

秋來相顧尚飄蓬㈠，未就丹砂愧葛洪㈡。痛飲狂歌空度日㈢，飛揚跋扈為誰雄㈣？

跋扈侯古切

此詩自歎失意浪遊，而惜白之興豪不遇也。下二，贈語含諷，見朋友相規之義焉。

㈠庾信詩：秋來南向飛。又：離別兩相顧。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㈡《晉書》：葛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後，以年老，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帝從之。

㈢後詩「李白斗酒詩百篇」，卽痛飲狂歌也。《世說》：王孝伯曰：「但常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徐幹《中論》：或被髮而狂歌。吳均詩：離離堪度日。

㈣朱注：唐史謂白好縱橫術，喜擊劍，爲任俠。錢箋：魏顥稱其眸子炯然，哆如餓虎，少任俠，手刃數人。故以飛揚跋扈目之，猶云「平生飛動意」也。《北史・侯景傳》：「專制河內，常有飛揚跋扈之意。」飛揚，浮動之貌。跋扈，强梁之意。朱注：《西京賦》：睢盱跋扈。《梁冀傳》：此跋扈將軍也。考《說文》：扈，尾也。跋扈，猶大魚之跳跋其尾也。《選注》及《後漢書注》俱未明。陳子昂詩：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此章乃截律詩首尾，蓋上下皆用散體也。下截似對而非對，「空度日」對「爲誰雄」，此兩句又互相對也。語平意側，方見流動之致。「痛飲」對「狂歌」，「飛揚」對「跋扈」，此句中自對法也。

范梈曰：絶句者，截句也，或前對，或後對，或前後皆對，或前後皆不對，總是截律之四句。是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爲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

敖英曰：少陵絶句，古意黯然，風格矯然。其用事奇崛樸健，亦與盛唐諸家不同。

楊載曰：絶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絶而意不絶，多以第三句爲主，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不過平直敍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使順流舟矣。

王世貞曰：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胡應麟曰：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絶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絶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塗

也。兼衰總挈，集厥大成，詣絶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又曰：五七言絶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絶體，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坌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吕鏗鏘，句格穩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咏嘆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又曰：絶句之義，迄無定説，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憑。五言絶，起兩京，其時未有五言律。但六朝短古，概目歌行，至唐方曰絶句。又五言律在七言絶前，故先律後絶耳。七言絶，起四傑，其時未有七言律也。又曰：杜陵、太白，七言律絶，獨步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絶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韻干雲，絶無烟火，深衷隱厚，妙協簫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絶調。又曰：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爲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絶句，即不能爲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又曰：五言絶尚真切，質多勝文。七言絶尚高華，文多勝質。五言絶昉於兩漢，七言絶起自六朝，源流迥別，體製自殊，至意當含畜，語務春容，則二者一律也。又曰：自少陵絶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絶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丈夫鵲印摇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若杜審言「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則詞竭意盡，雖對猶不對也。又曰：少陵不甚攻絶句，遍閱其集，得二十者：「東逾遼水北溥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闊，黄金臺貯俊賢多。」「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過百重關。」頗與太白《明皇幸蜀歌》相類。又曰：杜之律，李之絶，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絶，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吴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絶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絶爲律，如「十月吴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絶境，而以爲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又曰：杜《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殊有古意。然自是少陵絶句，與樂府無干。惟「錦城絲管」一首，則近於太白。又曰：盛唐長五言絶，不長七言絶者，孟浩然也。長七

言絶，不長五言絶者，高達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顧注：天寶三載三月，白自翰林放歸。四載，白在齊州，公與同遊歷下，所云「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是也。

李侯有佳句㈠，往往似陰鏗㈡。余亦東蒙客㈢，憐君如弟兄㈣。醉眠秋共被㈤，攜手日一作月同行㈥。首敘待白交情。共被同行，所謂如弟兄也。

㈠《宋書》：謝靈運云：「每對惠連，輒得佳句。」

㈡《漢書・吳王傳》：往往而有。《南史》：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

㈢《論語疏》：顓臾主祭蒙山。山在東，故曰東蒙。鶴注：《唐志》：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沂與兗州爲鄰，公在兗，故云東蒙客。

㈣《韓詩外傳》：使兩國相親如弟兄。

㈤《世説》：朱百年就孔思遠宿，飲酒醉眠。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晉祖逖、劉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

㈥《詩》：攜手同行。

更想幽期處㈠，還尋北郭生㈡。入門高興去聲發㈢，侍立小童清㈣。落景影同聞寒杵㈤，屯音諄雲對古城㈥。次敘同尋隱居。更想、還尋，敘途中也。入門、侍立，造范居也。落景、屯雲，則留連至晚矣。

㈠，還尋北郭生㈡。入門高興去聲發㈢，侍立小童清㈣。落景影同聞寒杵㈤，屯音諄雲對古城㈥。

㈠丁督護詩：幽期濟河梁。謝靈運詩：平生協幽期。

㈡《高士傳》：楚聘北郭先生，婦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遂辭聘。《後漢書》：汝南廖扶，絶志世外，不應辟召，時號北郭先生。錢箋：太白集《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此云「來尋北郭生」，卽其人也。鶴注：范居任城北郭，非兗州北郭。

㈢《曲禮》：客入門而左。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㈣《家語》：升堂侍立。《莊子》：黃帝遇牧馬童子，問塗焉。黃帝曰：「異哉小童！」《杜臆》：見小童之清俊，便知主人不俗。

㈤梁元帝《纂要》：晚照謂之落景。盧思道詩：落景照長亭。

㈥《列子》：望之若屯雲焉。袁孝若《諸葛孔明論》：古城荒毀，難可修復。

向來吟《橘頌》㈠，誰與誰劉作惟，與一作欲討蓴羹㈡？不願論平聲簪笏㈢，悠悠滄海情㈣。末對隱居而思物外之遊也。橘蓴，秋時物品。滄海近齊，有神仙在焉。

㈠《杜臆》：《橘頌》以受命不遷，行比伯夷。頌云：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㈡《晉書》：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㈢江總詩：簪笏奉周行。邵注：冠簪手笏，貴者之服。

㈣李陵詩：悠悠清川水。吾丘壽王論：東越滄海。

鄭駙馬宅宴洞中

朱注：此詩乃天寶四五載歸長安後作。黃鶴以駙馬洞中與鄭氏東亭爲一處，誤矣。錢箋：《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鄭駙馬之居，杜詩所謂「主家陰洞」者也。黃鶴注：唐史：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公所撰《皇甫淑妃碑》：鄭潛曜尚臨晉公主，乃代國長公主之子，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又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開元二十三年葬於河南縣。公主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再紀。」乃以詩文見託。則是碑作於天寶四載矣。

主家陰洞細烟霧㈠，留客夏簟青一作清琅玕㈡。疑茅堂一作屋過江麓一作底㈤，已入風磴丁鄧切霾雲端㈥。春酒杯濃琥珀薄㈢，冰漿碗碧瑪瑙寒㈣。誤疑茅堂過江麓，時聞雜佩聲珊珊㈧。自是秦樓壓鄭谷㈦，

首句切洞，次句切宴，三四承留客，五六承陰洞，俱屬夏時景事。七八駙馬公主並收。細烟霧，狀洞口之幽陰。青琅玕，比竹簟之蒼翠。琥珀杯、瑪瑙碗，言主家器物之瑰麗。若三字連用，易近於俗，將杯碗倒拈在上，而以濃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爲新之法。江麓、雲端，其清涼迥出塵境，又見高樓下臨鄭谷，空中雜佩聲聞，恍如置身仙界矣。結語風韻嫣然。朱瀚曰：末句暗用《毛詩》「雜佩以問之」，亦見公主有好賢之意。

㈠《漢書·東方朔傳》：董偃出入主家。注：公主之家也。《拾遺記》：洞穴陰源，下通地脈。陶開虞曰：主家陰洞四字，若今人爲之，近於諧謔矣。

㈡戴嵩詩：揮金留客坐。江淹《別賦》：夏簟清兮晝不暮。鮑照詩：重拾烟霧迹。者人藥爲勝。《靈異兼圖》載：琅玕青色，生海底，以網掛得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擊之有金石之聲，與珊瑚相類。趙曰：詩家多以琅玕比竹。

㈢朱瀚曰：李德林詩：壺盛仙客酒，瓶貯帝臺漿。頷聯本此。《詩》：爲此春酒。蕭子範詩：握中清酒瑪瑙鐘，裾邊

雜佩琥珀紅。陳藏器《本草》：琥珀出罽賓國。陶隱居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琥珀。

㊃陸機樂府：渴飲堅冰漿。　魏文帝《瑪瑙賦序》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因以名之。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元琛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

㊄謝莊詩：訪德茅堂陰。　服虔曰：麓，大林也。

㊅鮑照詩：既類風門磴，復象天井壁。　風磴，登陟之路，凌風而上也。　陸機詩：飛陞躡雲端。

㊆《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鳳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隨鳳去。《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鄭樸，字子真，漢成帝時人。

㊇宋玉《神女賦》：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

律詩中二聯，須用虛實相生，方見變化。此詩，頷聯敍事濃麗，腹聯寫景蕭疏，前實後虛，乃安頓章法也。

《毛詩》如《兔罝》、《魚麗》等篇，皆隔句用韻。　韓昌黎作《張徹墓銘》，上下韻脚仄平迭用，亦效此體。如此詩三五七句末，疊用薄、麓、谷三字，古韻屋陌相通，豈亦效隔句韻耶？但律詩從無此格，他本江麓作江底，中換一音，則薄谷便不礙矣。考公詩多用江渚，底宜作渚。

李天生曰：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疊用仄字，如《江村》詩，連用局、物二字，考他本「多病所須惟藥物」作「幸有故人分禄米」，於局字不疊矣。《江上值水》詩連用興、釣二字。考黃鶴本，「老去詩篇渾漫興」作「老去詩篇渾漫興」，於釣字不疊矣。《秋興》詩連用月、黑二字，考黃鶴本，「織女機絲虛夜月」作「織女機絲虛月夜」，於黑字不疊矣。可見「晚節漸於詩律細」，凡上尾仄聲，原不相犯也。

沈約標律詩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名，不可不知。若大韻、小韻、正紐、旁紐，尚非所重。所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聲，日、樂同聲，是平頭也。又如「朝雲晦初

景，丹池晚飛雪」，「飄披聚還散，吹揚凝其威」，四句上二字皆平聲，是平頭也。又如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壯馬飾當顧。單衣火浣布，利劍水精珠」，四句疊用四物，而每物各用一虛一實字面，亦平頭也。又如杜摯詩「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疊引古人，皆在句首，是亦平頭也。下句尾字，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則同，是犯上尾。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與齊皆平聲，又如「庭陬有若榴，緑葉含丹榮」，榴與榮亦平聲也。又一句尾字與三句尾字連用同聲，是亦上尾。如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又如「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秋月」，素、扇皆去聲，亦犯上尾矣。其在七律，如杜詩「春酒杯濃琥珀薄」與「誤疑茅堂入江麓」，同係入聲。王維詩「新豐樹裏行人度」與「聞道甘泉能獻賦」，去聲同韻，皆犯上尾也。又如杜《秋興》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王母、函關、宮扇、聖顏，俱在句尾，未免疊足，亦犯上尾。若「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虎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前聯拈落、長二字於句尾，後聯移深、漫二字於上面，便不犯同矣。《蔡寬夫詩話》云：蜂腰鶴膝，蓋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中一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即爲蜂腰。若五字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即爲鶴膝矣。今按張衡詩「邂逅承際會」，是以濁夾清，爲蜂腰也。舊注以「客從遠方來」、「上言長相思」爲鶴膝，意不分明。所謂大韻者，如微、暉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五字相犯。阮籍詩「微風照羅袂，明月耀清暉」，是也。所謂小韻者，如清、明同韻，上句第四字不得與下句第一字相犯。詩云「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是也。所謂正紐者，如溪、起、憩三字爲一紐，上句有溪字，下句再用憩字。庾闡詩「朝濟清溪岸，夕憩五龍泉」，是正紐也。所謂旁紐者，如長、梁同韻，長上聲爲丈，上句首用丈字，下句首用梁字，是亦相犯。詩云「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此旁紐也。在七律，如杜詩「遠開山嶽散江湖」，山、散爲正紐。如「丈人才力猶强健」，丈、强爲旁紐矣。此外又有雙聲疊韻之法。《南史》：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

聲，磽、磵爲疊韻。」《學林新編》曰：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如李群玉詩「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鉤輈，格磔，乃疊韻也。蔡寬夫曰：如杜詩「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即疊韻也。僧皎然《詩評》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人天機不高，多爲沈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矣。

冬日有懷李白

顧宸注：此詩在天寶四載冬作。諸家謂白未官時，誤。鰲按：曾鞏《李白集序》：李白至齊魯凡兩次，初去雲夢，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而入吳，此在天寶三年前明皇未召見時。後至洛陽，遊梁宋，復之齊魯，南游淮泗而再入吳，此在天寶三年後翰林既放歸時。杜之懷李，當在四年之冬，此時李復有東吳之遊，後《春日懷李》詩云「江東日暮雲」，當屬五年之春。其《送孔巢父詩》題云「遊江東兼呈李白」，亦即五年之春也。

寂寞書齋裏㈠，終朝獨爾思㈡。更尋嘉樹傳去聲，不忘去聲《角弓》詩㈢。短或作裋褐風霜入㈣，還丹日月遲㈤。未因乘興去聲去㈥，空有鹿門期㈦。上四懷李，下四自敘。朱注：公不忘太白，猶季武之不忘韓宣，故有嘉樹、《角弓》語。短褐二句，自傷流落蹉跎。空有鹿門期，即前詩「相期拾瑤草」意也。

㈠曹植詩：閒房何寂寞。王勃詩：書齋望曉開。

㈡《詩》：終朝采綠。

㈢庾信詩：更尋終不見。《左傳》：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燕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顧注：此將一事翻成兩句。

㈣《杜臆》：短褐二句，言貧難鍊藥，卽前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也。　朱注：《戰國策》：鄰有短褐。《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作裋。裋，孺也。《貢禹傳》：裋褐不完。《王命論》：裋褐之褻。裋，皆音豎。魏文帝令：衣或短褐不完。唐人兩用之。若少陵「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與「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以屬對言，不當作裋。

㈤《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　陶潛詩：日月不肯遲。

㈥《世説》：戴安道居剡溪，王子猷雪夜命棹，未至遽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張遠注：《舊唐書》：李白天寶初客游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下。故有乘興句。

㈦《後漢書》：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詩：「我覺秋風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烟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段成式《酉陽雜俎》謂杜補闕卽杜子美，公此詩用李詩遲字以和之。其説非也。公遇李時尚爲布衣，其授拾遺，在至德乾元間。且補闕、拾遺，官銜不同，豈可强作傅會耶。

洪邁《容齋隨筆》云：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作，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可見。蓋杜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入蜀，未嘗復至東州也。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魯郡石門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時酬應之篇，無甚出色，亦可見兩公交情，李疏曠而杜剴切矣。至於天寶之後，間關秦蜀，杜年愈多而詩學愈精，惜太白未之見耳。若使再有贈答，其推服少陵，不知當如何傾倒耶！

春日憶李白

顧注：天寶五載春，公歸長安，白被放浪遊，再入吳，詩必此時所作。

白也詩無敵一作數㈠，飄然思去聲。一作意不羣㈡。清新庾開府㈢，俊逸一作豪邁鮑參軍㈣。渭北春天樹㈤，江東日暮雲㈥。何時一樽酒㈦，重平聲與細論平聲。一作話斯文㈧？上四稱白詩才，下乃春日有懷。才兼庾鮑，則思不羣而當世無敵矣。杯酒論文，望其竿頭更進也。公居渭北，白在江東，春樹暮雲，即景寓情，不言懷而懷在其中。王嗣奭《杜臆》曰：公懷太白，欲與論文也。公與白同行同卧，論文舊矣。因憶向所與言，猶粗而未精，思重與論之。此公之篤於交誼也。

㈠《檀弓》：「是爲白也母。」句法本此。《史記·項羽紀》：所向無敵。

㈡晉曹毗《黄帝讚》：飄然跨騰鱗。《詩品》：曹思王超逸今古，卓爾不羣。

㈢黄生曰：六朝綺靡，庾鮑獨存氣骨。今按：庾新義清新。任昉《薦士表》：詞賦清新。《周書》：庾信留長安，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㈣《世説》：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薦於曹公。沈約《任昉墓銘》：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宋書》：臨海王子頊在荆州，以鮑照文辭贍逸，爲前軍參軍。

㈤江淹詩：渭北雨聲過。陳子昂詩：郊園春樹平。

㈥《語林》：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此指浙江之東，充蓋會稽上虞人也。朱注：江東，即會稽爲江東。江淹詩：日暮碧雲合。

㈦《懷賀監》詩：「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蓋亦以會稽爲江東。

㈧《懷賀監》詩：「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蓋亦以會稽爲江東。江淹詩：日

暮碧雲合。

㈦蘇武詩：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㈧庾信詩：論文報潘岳。

朱鶴齡曰：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荊公謂少陵於太白，僅比以鮑庾，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疏也，此真瞽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爲何如哉！荊公所云，必是俗子僞託耳。

《遯齋閒覽》云：王荊公編杜、歐、韓、李四家詩。或問公云：「子編四詩，以杜爲第一，李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楊萬里誠齋曰：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

徐仲車曰：太白之詩，飢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絶塵。

嚴滄浪曰：少陵之詩法如孫吳，太白之詩法如李廣。

孫器之曰：太白如淮安雞犬，遺響白雲，蔽其歸存，恍無定處。獨少陵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楊慎升菴曰：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於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王世貞曰：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爲之可耳。又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淺深，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胡應麟曰：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曜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又曰：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朱注：此詩乃天寶中在京師作。　唐注：時蔡侯餞別巢父，公在筵上賦此。《唐書》：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　朱注：江東乃浙江以東。《晉書》：謝安被召，歷年不至，遂栖遲東土。王羲之既去官，徧游東中諸郡。皆謂會稽也。又云：考史，巢父以辭永王璘辟署知名，廣德中始授右衛兵曹參軍。意巢父在天寶間嘗游長安，辭官歸隱，史不及載耳。舊注云：巢父察永王必敗，謝病而歸，公作此送之。大謬。

巢父音甫掉頭不肯住㊀，東將入海隨烟霧㊁。詩卷長留天地間㊂，釣竿欲拂珊瑚樹㊃。此敍巢父往江東。孔之東游，志在遯世引年，故篇中多言神仙事。

㊀《莊子》：鴻濛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陶潛詩：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

㊁《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　江淹詩：乘鸞向烟霧。

㈢本集注：巢父有《徂徠集》行於世。　古詩：人生天地間。

㈣東游近海，故引珊瑚樹。　魏文帝詩：遥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

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　《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　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故以拂言之也。

深山大澤龍蛇遠㈠，春寒野陰風景暮㈡。　蓬萊織女回雲車㈢，指點虛無是征路㈣。　此寫東游景事。　龍蛇山澤，況其歸隱之迹。　春寒野陰，紀其別去之時。　蓬萊征路，言當有同志契合也。

㈠《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㈡《漢·成帝紀》：陽朔元年二月，春寒。　顔延之詩：庭昏見野陰。　宋武帝詩：粤值風景和。

㈢蓬萊在東海之中，織女爲吴越分野，故用之。　別本作仙人玉女，稍泛。　《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爲三神山。　織女，見二卷《贈張垍》詩注。　司馬相如《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宫，載玉女而與之俱歸。　後漢桓君山《仙賦》：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傍。　傅玄詩：雲爲車兮風爲馬。　陶隱居《真誥》：朱闕内真，以雲車虛轅相適。

㈣《抱朴子》：莫不指點之。　《史記》：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　《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　陳子昂詩：離亭暗風雨，征路入雲烟。

自是君身有仙骨㈠，世人那得知其故㈡。　惜君只欲苦死留㈢，富貴何如草頭露㈣。　此稱其隱志已決。　愛惜而苦留，此世人不知巢父者。　富貴如草露，此巢父獨有仙骨也。

㈠葛洪《神仙傳・劉根傳》：神人曰：「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又：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

㈡鮑照詩：旁人那得知。《詩》：憯不知其故。

㈢苦死留，雖用方言，然亦有所本。《莊子》：苦死者。《世説》：羊孚食畢便退，遂苦相留。

㈣李嶠詩：富貴榮華能幾時。《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草頭露，洗眼，眼明。《商君傳》：君之危若朝露。

蔡侯靜者意有餘㈠，清夜置酒臨前除㈡。罷琴惆悵月照一作點席㈢，幾歲寄我空中書㈣。南尋禹穴見李白㈤。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非。道去聲甫問訊一作信今何如㈥。結出送孔呈李之意。置酒者蔡也，惆悵者公也，寄書道訊者孔也，賓主一齊收拾矣。

此章前三段，各四句。末段，六句收。

㈠夢弼謂：蔡侯爲人恬靜而意氣有餘。今按：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公三用之。如《貽阮隱居》詩云「貧知靜者性」，《寄張彪》詩云「靜者心多妙」。師氏以靜爲蔡侯名，誤矣。

㈡魏文帝詩：清夜延賓客。陸機詩：置酒高堂。

㈢沈佺期詩：罷琴明月夜。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注：惆悵，悲哀也。

㈣陶弘景《左仙公蕭公碑》：有人漂海，隨風眇漾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吳達之，上云神仙事。錢箋：《西溪叢語》：空中書，用史宗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雁足書」，非是。朱注：《梁高僧傳》：蓬萊道人，寄書小兒至廣陵白兔埭，令其捉杖飄然而往，足下時聞波濤。或云：有商人海行，見一沙門求寄書史宗。宗後憩上虞龍山寺，會稽謝邵、魏邁之等皆師事，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兔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宗後憩上虞龍山寺，會稽謝邵、魏邁之等皆師馬。《列子》：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南史》：褚翔少有孝行，聞空中彈指。

㊄《史記自序》：上會稽，探禹穴。周珽注：禹穴有兩處，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古碑刻有太白書「禹穴」二字。今紹興會稽亦有禹穴，乃窆所也。天寶初白居會稽，故云。南尋句，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按：騎鯨魚，出《羽獵賦》。俗傳太白醉騎鯨魚，溺死潯陽，皆緣此句而附會之耳。

㊅古詩：幸可廣問訊。

王洙曰：一本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書卷長擡天地間，釣竿欲拂三珠樹。我擬把袂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春日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按：別本止十二句，語雖簡淨，然少宕逸風神，還依諸家本爲正。

劉勰曰：七言成章，必優柔和平。長短措詞，貴抑揚頓挫。

范椁曰：七言古詩，要鋪敍，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燦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又曰：七言長古，篇法有八：曰分段、過段、突兀、字貫、讚歎、再起、歸題、送尾。分段如五言，過段亦如之。稍有異者，突兀萬仞，則不用過句，陡頓便說他事。杜詩大多如此，岑參專尚此法，爲一家數。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串，極精神好誦，岑參所長。讚歎如五言。再起且如一篇三段，說了前事，再提起從頭說去，謂反覆有情，如《魏將軍歌》、《松子障歌》是也。歸題，乃本末一二句，繳上起句，又謂之顧首，如《蜀道難》、《古別離》、《洗兵馬行》是也。送尾，則生一段餘意結末，或反用，或比喻用，如《墜馬歌》曰「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又曰「如何不飲令人哀」。長篇有此，便不迫促，甚有從容意思。

王世貞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脈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

無跡，方成篇法。　又曰：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

謝榛曰：七言長古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一層，拙句不失大體，巧句不害正氣，鋪敍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胡應麟曰：五言古至兩漢，無論中才，卽大匠國工，履冰袖手。七言古，苟天才雄贍，而刻意前規，則縱橫排蕩，滔滔莽莽，千言不窮，點筆立就，無不可者。然五古才力不足，可勉而能。七古非才力有餘，斷不至此也。　又曰：七言長歌，非博大雄渾，橫逸浩瀚之才，鮮克辦此。蓋歌行不難於師匠，而難於蘊藉；不難於音節，而難於步驟；不難於胸腹，而難於首尾。學者須尋其本色，卽千言鉅什，亦不使有一字離去，乃爲善耳。　又曰：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户競開，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逕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爲真淡，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又曰：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　又曰：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　又曰：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　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

今夕行

鶴注：詩言「咸陽客舍一事無」，當是天寶五年，自齊趙西歸至長安時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㈠，更平聲長燭明不可孤㈡。咸陽客舍一事無㈢，相與博塞蘇代切。一作賭博爲歡娛㈣。馮音憑陵大叫呼去聲五白㈤，袒跣不肯成梟盧一作牟㈥。英雄有時亦如此㈦，邂逅豈即非良圖㈧。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都濫切石輸百萬㈨。此詩見少年豪放之意。除夕博戲，呼白而不成梟，因作自解之詞。末引劉毅輸錢，以見英雄得失，不係乎此也。《庚溪詩話》：澄江朱正民曰：今夕歲徂，值除夜也。更長燭明，夜守歲也。客舍無事而博塞，旅中借以遣興也，在他時則不暇爲此矣。不可孤，言不負此夕。馮陵，意氣發揚貌。袒跣，袒臂跣足也。《杜臆》：邂逅良圖，謂失意中偶然遭遇，便成良緣，此貧人意想之詞。

㈠《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韋孟詩：歲月其徂，年其逮耇。

㈡《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些。

㈢《三輔黃圖》：秦都咸陽，山水俱在其南，故名咸陽。

議：客舍灑掃，以待征旅。

㈣《莊子》：問穀何事，則博塞以遊。蘇武詩：歡娛在今夕。

㈤《左傳》：馮陵我城郭。《英雄記·公孫瓚傳》：揚塵大叫，直前衝突。《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

㈥《吳越春秋》：肉袒徒跣。後漢杜篤《論都賦》：莫不袒跣稽顙。

㈦應劭《人物志》：草之秀者爲英，獸之特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

陸機詩：英雄有屯邅。

㈧《詩》：邂逅相遇。陸機詩：行矣勉良圖。

㈨《晉書·劉毅傳》：毅於東堂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

喜，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梭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又《慕容寶傳》：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蒱，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前漢・蒯通傳》：守儲石之祿。《揚雄傳》：家無儲石之儲。應劭《漢書注》：齊人名甕爲儋石，受米二斛。《南史》：劉毅家無儲石，樗蒱一擲百萬。

附考：王逸《楚辭注》：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許慎《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鮑宏《博經》：用十二棊，六白六黑，所擲投謂之瓊，瓊有五采。潘鴻曰：古大博則六棊，小博則十二棊，故王、許說不同。《說文》：簺，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招魂》王逸注：倍勝爲牟，五白，博齒也。言已箸已棊，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師氏曰：五白，卽今之骰子。李白云：連呼五白行六博。《戰國策》：王不見夫博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補注：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者行棊。握，不行也。《晉・張重華傳》：謝艾曰：梟者，遨也。六博得梟者勝。邵注：梟盧以五木爲采，有梟、盧、雉、犢之形，盧多者爲勝。盧，犬名。《唐國史補》：崔師本好爲古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爲盧，二雉三黑爲雉，二犢三白爲犢，全白爲白。四者，貴采也。開、塞、塔、禿、撅、梟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則否。程大昌《演繁露》：盧在樗蒱爲最高之采，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雋，則梟之采品，非盧比也。杜概言梟盧，亦恐未詳。朱注：不肯成梟盧，正用劉毅事，兼舉六博之梟者，以樗蒱本博類也。昌黎詩：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語與此同。

鶴注：《舊史》：天寶初，璡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考寧王憲以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寶三載，璡喪服方終，必其年二月封璡以嗣寧王，並加特進也。公於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遊齊趙八九年，其歸長安當在天寶四五載間。《壯遊》詩云：「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正其時也。梁權道編在十一載，非。《唐書》：文散階正二品曰特進。

特進羣公表㈠，天人夙德升㈡。霜蹄千里駿㈢，風翮九霄鵬㈣。

首從特進敍起。上二言位以德升，下二言德以位顯。夙德句，領下兩段。

㈠《漢官儀》：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書》：羣公既皆聽命。表，表帥也。

㈡《魏略》：邯鄲淳見曹植才辯，對其所知，嘆爲天人。《後漢·齊武王傳》：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應璩書：王肅以宿德顯授。夙德，早成之德也。

㈢《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書》：武帝謂劉德爲千里駒。

㈣陸機詩：苟無凌風翮。《莊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服禮求毫髮㈠，惟一作推。土回切忠忘去聲寢興㈡。聖情常有眷㈢，朝音潮退若無憑㈣。仙醴一作醞來一作求浮蟻㈤，奇毛或賜鷹㈥。清關塵不雜㈦，中使去聲日相乘㈧。此言其尊君謙己之德。惟忠，故帝常眷注。服禮，故勢不敢憑。醴、鷹遣使，申言聖眷。門關不雜，正見無憑。

㈠《忠經》：被服禮樂。鍾繇表：不差毫髮。《賈子新書》：十毫曰髮，十髮曰釐。

㈡庾信詩：惟忠復惟孝。江淹詩：寢興何時平。

㈢孔熹詩：聖情想區外。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皇情眷眷。

㊃按：鄭繼之善夫云：若無憑，猶漢高失蕭何若失左右手意。此説非也。詩主汝陽，不主明皇，還依王洙作不挾貴爲是。盧注：如漢吳王濞、梁孝王皆以有所憑而致禍敗，河間獻王、東平王蒼皆以無所憑而得令名。只若無憑三字，可爲千古藩王法矣。

㊄戴暠詩：安平醞仙酒。《漢書》：楚元王敬禮申公、穆生，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釋名》：酒有泛齊浮蟻。曹子建《七啓》：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㊅陶潛詩：毛色奇可憐。

㊆《會稽典録》：丁寬門無雜賓。陶潛詩：户庭無塵雜。

㊇《前漢·田横傳》：中使還報。《吳志·朱然傳》：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晚節嬉遊簡㊀，平居孝義稱㊁。自多親棣萼㊂，誰敢問山陵㊃。學業醇儒富㊄，辭一作才華哲匠能㊅。筆飛鸞鳳矗立，章罷鳳鸞一作鸞，非騰㊆。精理通談笑㊇，忘形向友朋㊈。寸長一作腸堪繾綣㊉，一諾豈驕矜㊊。

此詳述生平善蹟，皆夙德所致也。晚節四句，稱其孝友。學業四句，稱其文翰。精理四句，稱其交誼。寸長、一諾，能好善而無德色矣。

㊀張景陽詩：晚節悲年促。曹植《銅雀臺賦》：從明后而嬉遊兮。

㊁嵇康詩：念我平居時。《高士傳》：漢姜岐，少修孝義，鄉曲歸仁。

㊂《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明皇嘗造華萼相輝之樓，以友愛諸王。此言汝陽能善於兄弟也。

㊃張景陽詩：棣萼承義，山陵承孝，鸞鳳言其書法，初舉筆，後成章也。談笑而有精理，此得之於學問者。寸長、一諾，漢中王瑀，卽汝陽之弟。

㈣光武詔：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舊唐書》：寧王薨，謚曰讓皇帝，葬橋陵，號惠陵。所謂不敢問山陵也。　吳任臣注：梁竟陵王蕭子良，乞停止山陵，不許。

㈤《南齊·杜栖傳》：學業清標，後來之秀。《賈山傳》：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㈥《齊書》：盧詢有術學，文辭華美。　殷仲文詩：哲匠感蕭晨。

㈦吳質《答太子箋》：摛藻下筆，龍鸞之文奮矣。　張懷瓘《書録》：許圉師見太宗書曰：「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㈧王僧達詩：精理亦道心。　《顔氏家訓》：韓蘭英甚有名篇，又善談笑。

㈨《莊子》：養志者忘形。　阮瑀詩：友朋集光輝。

㈩沈約《與范述曾書》：微表寸長。　《左傳》：繾綣從公。　傅咸詩：繾綣情所希。　邵注：繾綣，反覆固結之意。

(一)《史記·季布傳》：曹丘生謂布曰：「得黄金百斤，不若得季布一諾。」　《魏國策》：公子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庾信《周齊憲王碑》：不自驕矜，謙光下物。

已忝歸曹植(一)，何如黄作如，他本作知對李膺(二)。樽罍臨極浦(七)，鳧雁宿張燈(八)。招要平聲恩屢至(三)，崇重力難勝平聲(四)。披霧初歡夕(五)，高秋爽氣澄(六)。井水(二)，簷動玉壺冰(三)。此感王接遇之厚。以曹植比汝陽，自謙不如王粲輩，故曰已忝。又以杜密自比，見汝陽可方李膺，故云何如。初宴在秋，故見鳧宿燈張。後宴在夏，故見井水壺冰。中間花月之遊，當屬春時，所謂招要崇重也。

(一)《魏志》：曹植封陳王，謚曰思。　《詩》：無忝爾所生。注云：忝，辱也。

(二)《後漢書》：杜密與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焉。

(三)謝瞻詩：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

㊃《晉書・山濤傳》：禮秩崇重。

㊄《世說》：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北史》：李繪儀容端偉，邢晏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㊅何遜詩：蕭索高秋暮。《世說》：王徽之爲桓冲參軍，以手扳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㊆《周禮》：司尊彝，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注：罍，所以副貳其尊也。《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楚辭》：望涔陽兮極浦。

㊇《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陸機詩：飛鳴亂鳧雁。《漢書・外戚傳》：張燈燭，設幃帷。

㊈陰鏗詩：花月分窗進，苔草共階生。何劭詩：遊宴綢繆。《梁書》：建安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

㊉顏延之詩：炎天方埃鬱。《子夜歌》：鬱蒸仲暑月。

㊊《西征記》：太極殿前有金井。

㊋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瓢飲惟三徑㊀，巖棲在百層㊁。陳作巖居異一塍。謬一作且持蠡音離測海㊂，況挹酒如漏石謔切㊃。

鴻寶寧全秘㊄，丹梯庶可凌《杜臆》作凌，他本作陵㊅。淮王門有一作下客㊆，終不愧孫登㊇。末段自敍，

喜見知於王也。瓢飲巖棲，言身本隱逸。蠡測海，王德之深。酒如漏，王恩之渥。《杜臆》：公自居淮王門客，而云不愧於孫登，蓋嵇康所遇非時，公所與遊，則賢王而當盛世也。末乃賓主兼收，各見品格。此章四句起，中後十二句者兩段，八句者兩段，章法勻稱。

㊀《逸士傳》：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訖掛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爲煩，去之。嵇康《高士傳》：蔣詡，杜陵人。

詡爲兗州，王莽居宰衡，詡移疾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

㈡嵇康書：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百層，高山也。《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

㈢《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蠡，瓠勺也。　《韻會》：螺，亦作蠡。

㈣《詩》：不可以挹酒漿。《左傳》：有酒如淵。

㈤《劉向傳》：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神仙傳》：淮南王安，作内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

㈥朱注：謝靈運詩：躑步陵丹梯。注：丹梯，陛階也。又詩：即此陵丹梯。注：謂山也。一二註不同。邵注以丹梯爲山上升仙之路，當從前説。

㈦《神仙傳》：淮南王安，好方術，養士數千人，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王薄其老，八公俄變爲童子。

㈧《晉·隱逸傳》：孫登居汲郡北山，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别，乃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王嗣奭《杜臆》云：用十蒸韻，頗難。此篇二十二韻，收取殆盡，須看其落韻之巧。陵字作凌，可免重複。凌，超越也。

胡應麟曰：杜排律五十百韻者，極意鋪陳，頗傷蕪碎。蓋大篇冗長，不得不爾。惟贈汝陽、哥舒、李白、見素諸作，格調精嚴，體骨勻稱。每讀一篇，無論其人履歷，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氣，踴躍毫楮，如周昉寫生，太史序傳，逼奪化工。而杜從容聲律間，尤爲難事，真古今絶詣也。　又曰：凡排律起句，極宜冠冕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廷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説「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李白「獨坐清天下，專征四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此類最爲得體。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

贈比音皮部蕭郎中十兄原注：甫從姑之子。

《唐書》：比部屬刑部，郎中、員外各一人。　詩云「漂蕩」「沉埋」，又云「歸老任乾坤」，此必天寶六載應詔退下後所作。　黃氏謂在未獻賦之前，是也。

有美生人傑㈠，由來積德門㈡。　漢朝音潮丞相去聲系，梁日帝王孫㈢。

哲尊㈤。　蘊藉爲郎久㈣，魁梧秉風雅傾後輩㈥，風雅靄一作藹孤騫一作騫，非㈦。　此從蕭公敍起。　首句推本從姑，三四稱其家世，五六記官職人品，七八記文章才望。

㈠《詩》：有美一人。　《桓玄傳》：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

㈡《開皇神告録》曰：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從容置酒，語及時事，曰：「公積德之門，負至貴之表。」

㈢《唐書・世系表》：蕭氏出自姬姓，漢有丞相鄴文終侯何。蕭氏定著二房，一曰齊梁房。　齊梁房卽梁武帝之後。

㈣《漢書・薛廣德傳》：爲人温雅有蘊藉。　顔師古注：蘊，言如醞釀。藉，有所薦藉。　又曰：道其寬博厚重也。　《漢書》：馮唐白首爲郎。

㈤《周勃傳》：魁梧奇偉。　《前漢注》：梧音忤。　《後漢注》：梧音吾。　今從後音。　《書》：經德秉哲。　《王儉傳》：儉體道秉哲，風宇淵贍。

㈥《蔡邕傳》：後輩被遣。

㈦鍾嶸云：文約意廣，取效風雅。　《正韻注》：靄，雲集貌。　靄孤騫，如鳥之飛騫雲際也。　他本作藹字，誤。　藹，多也。

朱注：騫、騫音義各異。騫，去乾切，馬腹熱。騫，虛言切，鳥飛貌。

宅相去聲榮姻戚㈠，兒童惠討論平聲㈡。見知眞自幼㈢，謀拙愧諸昆㈣。次敍親誼交情，乃上下關鈕。見知，指蕭。謀拙，自謂。諸昆，謂蕭氏兄弟。

㈠《晉・魏舒傳》：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果爲公。趙曰：蕭係杜家外甥，故比之魏舒。

㈡潘岳《閒居賦》：昆弟斑白，兒童稚齒。潘徽詩：篇章極討論。

㈢任昉《贈王僧孺詩》：唯子見知，唯余知子。

㈣隋孫萬壽詩：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洙曰：公與蕭爲姑舅之昆仲。

漂蕩雲天濶㈠，沉埋日月奔㈡。致君時已晚㈢，懷古意空存㈣。中散山陽鍛丁亂切㈤，愚公野谷村㈥。寧紆長丁丈切者轍㈦，歸老任乾坤㈧。末承謀拙意，自嘆不遇。言漂泊沉淪，無復遭際矣。唯有學中散，愚公，玩世隱身而已。從此歸老舊鄉，不煩蕭之枉駕也。此章前後各八句，中間四句。

㈠古詩：漂蕩水無根。《莊子》：黃帝得之以游雲天。謝靈運詩：豈若登雲天。

㈡《吳越春秋》：伍尚曰：「其遂沉埋，亦吾所喜。」《黃庭經》：高奔日月吾上道。

㈢應璩《與弟書》：思致君於唐虞。

㈣傅亮《修張良廟教》：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㈤《嵇康傳》：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絶巧而善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朱注：《急就篇注》：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者謂之鍛。

㈥《說苑》：齊桓公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隣人以臣爲愚，故名愚公谷。」《水經注》：時水又北逕杜山，北有愚公谷。

㈦陶淵明曰：王公紆轍。注：紆轍，猶言枉駕。

㈧《漢書》：邴漢以清行徵爲京兆尹，遂歸老於鄉里。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原注：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

鶴注：《舊唐書·韋濟傳》：天寶七載，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唐·地理志》河南府偃師注云：天寶七載，尹韋濟以北坡道迂，自縣東山下開新道，通孝義橋。則詩當作於是年。詩云「章甫尚西東」，又云「江湖漂短褐」，「周流道術空」，可知是時公又去京師而他矣。意在近畿，故云奉寄。是年韋方拜左丞，公又有兩詩贈之。謂之贈，則歸京師後投贈也。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㈠。青囊仍隱逸㈡，章甫尚西東㈢。鼎食分門户㈣，詞場繼國風㈤。尊榮瞻地絕㈥，疏放憶途窮㈦。首段，賓主並敘。上四述存問之語，下四感垂注之情。李膺比韋，孔融自喻。隱逸、西東，傷公之困窮潦倒。鼎食，稱韋家世。詞場，稱韋文翰。尊榮屬韋，瞻者在公，疏放屬公，憶者在韋也。《重遊何氏》詩，先提「將軍有報書」，而接以倒衣二句，卽報書語也。此提「逢人問孔融」，而接以青囊二句，卽所問意也。

㈠《詩》：有客有客。《後漢·孔融傳》：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融年十歲，造門與交。

㈡《晉書・郭璞傳》：璞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書九卷，遂開洞五行。《抱朴子》：褒隱逸之士。

㈢《記・儒行》：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㈣《家語》：子路仕衛，列鼎而食。夏侯湛《抵疑》：承門户之業，受過庭之訓。韋氏有大小兩逍遥房，故云分門户。

㈤《舊唐書》：濟以詞翰聞，製《先德》詩四章，辭致高雅。杜審言詩：巖谷卧詞場。國風，《毛詩》也。鍾嶸《詩品》：子建詩原出國風，卓爾不羣。

㈥尊榮二字，出《孟子》。任昉《齊景陵行狀》：地尊禮絶，親賢莫貳。

㈦向秀《思舊賦序》：嵇志遠而疏，吕心曠而放。阮籍詩：途窮能無慟。

濁酒尋陶令㈠，丹砂訪葛洪㈡。江湖漂短一作裋褐㈢，霜雪滿飛蓬㈣。牢落乾坤大㈤，周流一作旋道術空㈥。謬慚知薊子㈦，真怯笑揚雄㈧。此自敍途窮，以答所問之意。濁酒二句，言隱逸之狀。江湖二句，言東西之迹。牢落、周流，對章甫言，不敢以孔子自方也。慚薊、怯雄，對青囊言，不欲居郭璞，而以子雲自命也。知指韋丈，笑指他人。

㈠陶潛詩：濁酒且自陶。

㈡葛洪丹砂，見前。

㈢陶潛詩：江湖多賤貧。

㈣朱注：霜雪，喻頭白也。張正見詩：鬢似雪飄蓬。《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㈤司馬相如《上林賦》：牢落陸離。郭璞曰：群奔走也。李善云：猶遼落也。曹植詩：牢落冥冥。

㈥《説苑》：孔子周流應聘。《莊子》：人相忘乎道術。

㊐《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

㊑《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子徒笑我玄之尚白，我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盧注：公《秋述》云：「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褻。」意正相同。

盤錯神明懼㊀，謳歌德義豐㊁。尸鄉餘土室㊂，誰話雞翁㊃。

盤錯，言才堪經世。謳歌，言化能及人。尸鄉係公舊居。誰話雞翁，唯韋獨見問耳。

末稱頌河尹，仍歸結見問之意。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杜臆》：杜公贈人諸詩，大概前半頌所贈，後截乃自陳。此獨參錯轉接，承頂呼應，脈理極細。

㊀《後漢・虞詡傳》：詡爲朝歌長，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治政咸稱神明。神明懼，猶言鬼神畏其精銳。

㊁陸雲《贈汲郡太守》詩：之子于行，民固謳歌。《左傳》：敬奉德義。《淮南子》：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朱注：《唐書》稱濟文雅，能修飾政事，所至以治稱。此詩盤錯二語，乃是實錄。

㊂《詩正義》：河南偃師縣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水經注》：陽渠水，又東流，經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卽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此山卽祝雞翁之故居。《後漢・袁閎傳》：閎四周築土於庭，以爲房室。王績詩：土室映山斜。鶴注：土室，謂依土山以爲室，如《宿贊公土室》詩云「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是也。諸杜廬與墓多在河南偃師，故《憑孟倉曹覓土婁舊莊》詩：「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則喪亂之前，公屢到矣。自開元二十九年爵遠祖於洛之首陽，及天寶元年爲姑萬年縣君制服作銘，三年爲皇甫妃范陽太君盧氏作誌，皆在河南也。所以公殁又歸祔於偃師。

㊃《列仙傳》：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頭，皆有名字，欲取呼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

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錢箋：《風俗通》：呼雞朱朱。朋朋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朋與朱音相似耳。

贈韋左丞丈濟

鶴注：此詩當是天寶七載冬作。

左轄頻虛位㈠，今年得舊儒㈡。相去聲門韋氏在㈢，經術漢臣一作官須㈣。時議歸前烈一作列，天倫恨莫俱㈥。鴒原荒宿草㈦，鳳沼接亭衢㈧。首從左丞之職，敍出韋公門第。舊儒，指古列與烈同㈤，天倫、宿草，記其兄亡。鳳沼，謂拜左丞。韋濟。相門、前烈，指其祖父。

㈠趙曰：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傅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唐書》：天寶中，濟遷尚書左丞，三代並爲省轄，衣冠榮之。盧照隣詩：左轄去南臺。任昉表：台階虛位。

㈡後漢樊準疏：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

㈢《孟嘗君傳》：相門必有相。《漢書》：韋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七十餘爲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舊唐書》：韋思謙，武后時同鸞臺鳳閣三品。子承慶、嗣立。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爲比。

㈣《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

㊄《幽通賦》：懿前烈之純淑。　《舊書》：濟製《先德》詩四章，詞致高雅。

㊅《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何休注：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㊆《詩》：脊令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　《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陳根也，謂期年。陶潛《悲從弟》詩：流塵集虛位，宿草旅前庭。　《舊書》：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開元初爲碣山令，宇文融密薦恒有經濟才，擢拜殿中侍御史，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朱注：濟遷左丞時，其兄恒必已先歿，故有「恨莫俱」「荒宿草」之句。

㊇《晉中興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謝莊《讓中書表》：壁門天邃，鳳沼神深。　《易》：何天之衢亨。　《靈光殿賦》：何天衢以元亨。　朱注：《通典》：光宅元年，中書省改曰鳳閣。濟父祖皆官鳳閣，故以接亨衢期之。千家本有公自注：「濟之兄恒亦爲給事中。」此出黃鶴補注，他本無之，其實誤也。

有客雖安命㊀，衰容豈壯夫㊁。家人憂几杖㊂，甲子混泥塗㊃。不謂矜餘力㊄，還來謁大巫㊅。歲寒仍顧遇㊆，日暮且踟躕㊇。

㊀《莊子》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鮑照《園葵賦》：盪然任心，樂道安命。

㊁謝朓詩：開鏡眄衰容。　揚子雲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

㊂《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㊃《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謝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家人、甲子，以卦名配支干。

承衰。困泥塗，承命。今猶乘餘力而來謁者，以韋有接遇之情也。因此遂起躊躇盼望之意矣。

㊄《莊子》云：有客戾止。

㊅次言窮老而受知於韋。應詔退回，命之窮也。衰容漸改，老將至矣。憂几杖，

㊆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

㈤梁武帝詩：不謂當過時。《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㈥《吳志注》：張紘見陳琳《武庫賦》，歎美之，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爲雄伯。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徐陵詩：漳川仰大巫。
㈦歲寒、日暮，寓言窮老，亦時值歲暮而云然耳。
㈧《主父偃傳》：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詩》：高允《箴宗欽詩》：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老驥思千里㈠，饑鷹待一呼㈡。君能微感激㈢，亦足慰榛蕪㈣。一云折骨效區區。末有望於韋之汲引也。老驥，況己之衰。饑鷹，況己之窮。曰思、曰待，承上踟躕，言韋能感動激發，則己不淪於荆榛蕪草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㈡《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然，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孫楚《鷹賦》：搔首踟躕。曹植詩：攬轡正踟躕。
㈢《張儀傳》：蘇秦使人微感張儀。趙岐《孟子章指》：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㈣傅亮表：伊洛榛蕪，津塗久廢。

奉贈《杜臆》作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按：黃鶴注：公以天寶六載，應詔赴轂下，爲李林甫見阻，由是退下。詩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當是七載所作。篇內皆係陳情語，當在《贈韋左丞丈》詩後。末云「況懷辭大臣」，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矣。《杜臆》：贈韋左丞丈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前詩有頌韋丞語，此篇全屬陳情，題曰贈，似誤，恐當作呈。

紈袴不餓死㈠，儒冠多誤身㈡。丈人試靜聽㈢，賤子請具陳㈣。首用議論總提。《杜臆》：儒冠誤身，乃通篇之主，紈袴句特伴語耳。

㈠《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注：綺，細綾。紈，素也。並貴戚子弟服。《漢書》：鄧通相當餓死。

㈡《鄒食其傳》：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之。

㈢《吳越春秋》：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又王弼《易注》：丈人，嚴莊之稱。鮑照書：靜聽無聞。

㈣鮑照樂府：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蔡琰《胡笳》：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甫昔少去聲。年日㈠，早充觀國賓㈡。讀書破萬卷㈢，下去聲筆如有神㈣。讀用去聲揚雄敵，詩看平聲。《摭言》作將子建親㈤。李邕求識面㈥，王翰願爲陳作爲，一作卜隣㈦。自謂頗挺出一作生㈧，立登要路津㈨。致君堯舜上㈩，再使風俗《摭言》作化淳(一)。此敘少年自負，申言儒冠之事。甫昔八句，言學優才敏，足以馳騁古今。自謂四句，欲正君善俗，不但文辭見長也。此乃備陳學問本領，言大而非夸。《杜臆》：公以韋丞爲知己，故通篇作衷語，如「讀書破萬卷」等句，大胆説出，絶無謙遜也。

㈠沈約詩：生平少年日。鶴注：《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開元二十四年改用禮部侍郎主考，公預舉在二十四年之前，故主試屬考功郎。其時年方二十餘歲，宜自謂少年也。

㈡《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㈢胸羅萬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筆有神。書破，猶韋編三絶之意，蓋熟讀則卷易磨也。張遠謂識破萬卷之理，另是一解。《梁元帝紀》：兵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北史》：李永和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㊃魏文帝《典論》：傅武仲下筆不能自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㊄漢揚雄嘗作《甘泉》等賦，魏曹子建七步成詩，公謂揚雄之賦與己敵體，子建之詩於己相近也。考字書：物料之料從去聲，料度之料從平聲。《左傳》：臣料虞君。

㊅《唐書》本傳：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北齊書》：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游道，曰：「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趙曰：公《哀李邕》詩：「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敍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追言洛陽相見事，豈非公與邕先識面於洛陽乎。《新史》蓋誤以再見爲始識面矣。

㊆《唐書·文苑傳》：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及進士第，張説輔政，召爲秘書正字，終道州司馬。《左傳》：二三子先卜隣矣。陶潛詩：思與爾爲隣。朱注：邕、翰皆公同時前輩，識面、卜隣乃當時實事。舊注引杜華母使華與王翰卜隣，出僞書杜撰。

㊇劉峻《辯命論》：孔墨之挺生。《蜀志·吕凱傳》：諸葛丞相英才挺出。

㊈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㊉應璩《與弟書》：伊尹輟耕，郅惲牧羊，思致君於唐虞，濟斯民於塗炭。《孟子》：伊尹使是君爲堯舜之君。

㊊《詩序》：美教化，移風俗。《何氏語林》：阮孝緒歎明賓山曰：「是使還淳返朴。」

此意竟蕭條《摭言》作索㊀，行歌非隱淪㊁。騎驢十三載上聲。諸本作三十載，盧注作十三載，載作年㊂，旅食京華春㊃。朝扣富兒門㊄，暮隨肥馬塵㊅。殘杯與冷炙㊆，到處潛悲辛㊇。主上頃見徵㊈，欻許勿切然欲求伸㊉。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此慨歷年不遇，申明誤身之故。蕭條八句，前因貢舉不第。見徵四句，後以應詔退下。黄生曰：騎驢六句，極言困厄之狀，略不自諱，隱然見抱負如彼，而阨

窮乃如此，俗眼無一知己矣。

㈠李陵書：但聞悲風蕭條之聲。

㈡《列子》：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嵇康詩：尋山洽隱淪。朱注：言以窮困行歌，非隱淪肥遯之流也。

㈢漢靈帝時，執政皆騎驢。《後漢·獨行傳》：向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公兩至長安，初自開元二十三年赴京兆之貢，後以應詔到京，在天寶六載爲十三載也。他本作三十載，斷誤。

㈣《儀禮》：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作衆食解。魏鍾繇表：「旅食許下。」作旅寓之食解矣。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郭璞詩：京華游俠窟。

㈤鮑照詩：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隣。

㈥《世說》：司馬德操曰：「坐則華屋，行則肥馬。」

㈦《顏氏家訓》：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㈧潛悲辛，含悲不忍言也。鮑照《野鶴賦》：對鐘鼓而悲辛。

㈨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郡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退下。《淮南子》：主上出令。《漢雜事》：宣帝時，蔣詡與子方召見徵。

㈩《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⑪《楚辭》：據青冥而攄虹。注：青冥，雲也。《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王逡《東征賦》：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

⑫《海賦》：蹭蹬窮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㈠。每於百僚上㈡，猥誦佳句新㈢。竊效貢公喜㈣，難甘原憲貧㈤。焉於虔切能心怏怏㈥，祇是走踆踆㈦。今欲東入海《揜言》作洛㈧，卽將西去秦㈨。尚憐終南山㈩，回首一作望清渭濱(一)。常擬報一飯一作餐(二)，況懷辭大臣。白鷗没一作波浩蕩(三)，萬里誰能馴(四)？末段感懷韋丈，而致臨別繾綣之情。甚愧四句，藉韋公爲知己。竊效四句，不得志而思去矣。今欲四句，欲去而不忍徑去。常擬四句，欲留而不能復留也。詩到尾梢，他人幾於力竭，公獨滔滔滾滾，意思不窮，正所謂「篇終接混茫」也。然須玩其轉折層次，不可增減，非汗漫敷陳者比。此章首段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十六句收。

㈠趙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世説》范達深愧其厚意。真，言其懷抱之真，如《莊子》云其爲人也真。

㈡《書》：百僚師師。《史記》：相國位諸侯王百僚之上。

㈢《前漢・朱雲傳》：嘉猥稱雲。《後漢・孔融傳》：猥惠書教。曹植《責躬表》：猥垂齒召。注：猥，曲也。又解作遝。《范滂傳》：「所劾猥多。」此詩言頻誦佳句也。《世説》：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㈣《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劉孝標《廣絶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

㈤《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而去。

㈥《吳越春秋》：「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怏怏，不平貌。

㈦《西京賦》：大雀踆踆。注：踆踆，行走貌。

㈧《莊子》：石户之農，攜子入於海，終身不返。《易林》：東入海口。

㈨裴讓之詩：申胥欲去秦。李斯《上始皇書》：天下之士，退而不西向，裹足不入秦。

㈩《詩》：終南何有。《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一)《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二)《史記・范雎傳》：一飯之恩必償。《後漢・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謂靈輒也。

(三)《杜臆》：白鷗，承人海來，用海客事，屬在自己說，以東海望秦川，則相去萬里矣。鮑照詩：翻波揚白鷗。趙曰：

浩蕩，或取流放之貌，如《離騷》「怨靈修之浩蕩」。《東坡志林》：子美「白鷗没浩蕩」，言滅没於烟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没，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然。今按《易林》：「鳧遊江海，没或取曠遠之貌，如《楚辭》「志浩蕩而傷懷」。行千里。」此没字所本。

㈣阮籍詩：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顏延之《五君詠》：「龍性誰能馴。」馴，馴服也。

范元實《詩眼》曰：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已備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語，而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故曰「竊效貢公喜，難廿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將東入海而西去秦。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以「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又曰：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此詩前後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

其道不忍決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韋別之意，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謂頓挫高雅矣。

董養性曰：篇中皆陳情告訴之語，而無干望請謁之私，詞氣磊落，傲睨宇宙，可見公雖困躓之中，英鋒俊彩，未嘗少挫也。

王嗣奭曰：此篇本古詩，而頗帶排句，以呈左丞，故體近莊雅耳。通首直抒隱衷，如寫尺牘，而縱橫轉折，感憤悲壯之氣溢於行間，繾綣纏綿，曲盡其妙。

《東皋雜録》：或問荆公，杜詩何故妙絶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嚴羽曰：五言始於李陵，以興在漢，故云古詩，

茅一相曰：獨孤及云：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當漢魏之間，雖已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美遺味之嘆。

徐用吾曰：五言古詩，或引興起，或賦比起，須要用意深遠，託詞温厚，反覆優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或懷人傷己，或瀟灑閒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摹感慨之微意，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遺意。

范椁曰：五言長篇，法有四要，曰分段、過脈、回照、讚歎。先分爲幾段幾節，每節句數多少，要畧均齊。首段是敍子，一篇之意皆含在其中。結段要照應起段，且選詩分段，節數要均，三句則皆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則皆不參差。惟工部變州後詩，間有錯綜，然亦不太長太短也。次要過句，名爲血脈，此處用兩句，一結上，一生下也。回照，謂十步一回頭以照題目，又五步作一消息語以讚歎之，方不甚迫促。長篇怕雜亂，一意爲一段。以上四法，備於《北征》詩，舉一隅之道也。

胡應麟曰：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故兩漢

以還，文人藝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　又曰：統論五言之變，則質漓於魏，體排於晉，調流於宋，格喪於齊。　又曰：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絶今，率以得之無意。　不唯里巷歌謡，匠心信口，卽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氣工巧，備出天造。　又曰：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系具存。　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　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户漸開。　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　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漢魏，祖述六朝，所謂風雅之太冲。　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踪；太白綜横，亦鮑近矮。　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漢魏，卽前所列諸家。　有以高閒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又曰：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有以和平渾厚、悲愴婉麗爲宗者，六朝則陶，唐則王、孟、常、儲、韋、柳。　但其格本一偏，體靡兼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　歷考前人遺集，靡不然者。　中唯右丞才高，時能旁及，至於本調，反劣諸子。　餘雖深造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趨，力故難强。　又曰：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　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　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家。　第古風既乏温淳，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

王世貞曰：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而骨氣翩翩，意象老境，則超然勝之。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寄託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　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辯。　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　揚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　大約五言選體，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　然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不倫，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耶。

杜詩詳註卷之二

飲中八仙歌

黃鶴注：蔡興宗《年譜》云天寶五載，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按史：汝陽王天寶九載已薨，賀知章天寶三載、李適之天寶五載、蘇晉開元二十二年，並已歿。此詩當是天寶間追憶舊事而賦之，未詳何年。　錢箋：《新書》云：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此因杜詩附會耳。且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何自相矛盾也。

蔡夢弼曰：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公此篇無裴，豈范別有稽耶？

知章騎馬似乘船㈠，眼花落井水底眠㈡。此極摹賀公狂態。騎馬若船，言醉中自得。眼花落井，言醉後忘軀。

吳人善乘舟，故以比乘馬。

㈠《舊唐書》：賀知章，會稽永興人，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天寶三載，上疏請度爲道士，還鄉里。　《越絶書》：夫越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

㈡錢箋：眼花落井水眠，當是賀監實事，或偶然失足所致。　吳均《雜句》：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　張華詩：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　《抱朴子》：余從祖仙公，每大醉，輒入

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　此條僞蘇注所引阮咸、王祥事，俱係妄撰，今削去。

汝陽三斗始朝天㈠，道逢一作見麴車口流涎㈡，恨不移封向酒泉㈢。三斗朝天，醉後入朝也。見麴流涎、欲向酒泉，甚言汝陽之好酒。

㈠《舊書》：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　《抱朴子》：管輅傾酒三斗，而清辯綺粲。

㈡漢樂府《婦病行》：道逢親交。　魏文帝《與吳質書》：葡萄釀以爲酒，甘於麴蘗，道之已流湲咽唾。湲，同涎。陸機詩：目苦濁鏡口流涎。

㈢《三秦記》：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拾遺記》：羌人姚馥嗜酒，羣輩呼爲渴羌，晉武帝擢爲朝歌宰。辭曰：「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對曰：「老羌漸染王化，若歡酒池之役，更爲殷紂之民。」帝大悦，即遷酒泉太守。　此條僞蘇注所引北齊王詢及漢郭弘事，亦係妄撰。師氏又造爲舊史拾遺之説，並無根據。

左相去聲日興費萬錢㈠，飲如長鯨吸百川㈡，銜杯樂音洛聖稱避舊本作世。《邵氏聞見録》作避賢㈢。

費萬錢，言其豪侈。吸百川，狀其縱飲。樂聖避賢，即述適之詩中語。

㈠《舊書》：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燕賞，晝決公務。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與親知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七月，貶宜春太守，仰藥而卒。　黄希曰：日費萬錢，餉客之用皆出於此是也。師氏謂：唐時酒價每斗三百錢，以萬錢計之，當飲三石三斗有餘，誤矣。據本傳，但云一斗不亂耳。

㈡左思《吳都賦》：長鯨吞航，修鯢吐浪。　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游，噏波則洪漣踧踖，吹潦則百川倒流。　《晉書》：何曾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箸處。

㈢劉伶《酒德頌》：衝杯漱醪。　《魏志》：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世説》：簡文曰：「請避賢路。」

宗之蕭灑美少㊀去聲年，舉觴白眼望青天㊁，皎如玉樹臨風前㊂。　宗之蕭灑，丰姿超逸。白眼望天，席前傲岸之狀。玉樹臨風，醉後摇曳之態。

㊀《舊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　《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倡和。　灑出塵之想。　阮籍詩：朝爲美少年。

㊁《列子》：景公舉觴自罰。　《晉書》：阮籍任情不羈，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列子》：至人者上闚青天。

㊂《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　《世説》：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蘇晉長齋繡佛前㊀，醉中往往愛逃禪。　持齋而仍好飲，晉非真禪，直逃禪耳。　逃禪，猶云逃墨、逃楊，是逃而出，非逃而入。《杜臆》云：醉酒而悖其教，故曰逃禪。後人以學佛者爲逃禪，誤矣。

㊀《新唐書》：蘇晉，珦之子。數歲知爲文，房潁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稟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歷户、吏二部侍郎，終太子庶子。　《續晉陽秋》：謝敷崇信釋氏，以長齋供養爲業。徐陵《雙林寺碑》：絶粒長齋。　《廣弘明集》：宋劉義隆時，靈鷲寺有群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内。據此則繡佛之製久矣。　此條師氏謂晉得胡僧所繡彌勒佛事，亦屬僞撰。

李白一斗詩百篇㊀，長安市上酒家眠㊁。　天子呼來不上上聲船㊂，自稱臣是酒中仙㊃。　斗酒百篇，言白之興豪而才敏。　吴論：當時沉香亭之召，正眠酒家，白蓮池之召，扶以登舟，此兩述其事。酒中仙，兼述其語。

㊀《新唐書》：李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欲得白爲樂章。召

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　范傳正《李白新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懽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史記·淳于髡傳》：臣飲一斗亦醉。《墨子》：周公朝讀百篇。

㈡《晉書》：顏延之爲始安郡，與淵明二萬錢，悉送酒家。

㈢錢箋：被酒不能上船，故須扶掖登舟，非竟不上船也。舊注以船爲衣領，不上船是披襟見帝，大謬。　王濬表：先臣一日上其船。

㈣王績《醉鄉記》：中國以爲酒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㈠，脫帽露頂王公前㈡，揮毫落紙如雲烟㈢。

頂，醉時豪放之狀。落紙雲烟，得意疾書之興。

㈠《舊書》：吳郡張旭善草書，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國史補》：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醒後自視，以爲神異。《金壺記》：旭官右率府長史。《漢書》：朱博案上不過三杯。後漢張芝好草書，學崔杜之法，韋仲將謂之草聖。

㈡《古樂府》：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帩頭。《後漢·西域傳》：莫不露頂肘行。李頎贈旭詩：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

㈢高允《徵士頌》：揮毫頌德。　宗欽《贈高允》詩：彈毫珠零，落紙錦粲。　潘岳《楊荆州誄》：翰動若飛，落紙如雲。　高彪詩：抗志凌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㈠，高談雄辯驚四筵㈡。

差多寡，句數不齊，但首尾中腰，各用兩句，前後或三或四，間錯成文，極變化而仍有條理。

㈠，得於醉後，見遂之卓然特異，非沉湎於醉鄉者。　此詩參

㈠袁郊《甘澤謠》：陶峴，開元中，家於崑山，自製三舟，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遊山水。《滑稽傳》：淳于髡曰：「朋友交遊，私情相語，飲不過五六斗，竟醉矣。」《漢·元帝紀》：卓然可觀。

㈡庾信詩：高譚變白馬，雄辯塞飛狐。　謝朓詩：四筵霑芳醴。　此條師氏所引口吃之說，亦屬妄撰。

蔡絛《西清詩話》：此歌眠字、天字再押，前字三押，古未見其體。　叔父叔度云：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

唐汝詢曰：柏梁詩，人各說一句，八仙歌，人各記一章，特變其體耳，重韻何害。

王嗣奭《杜臆》曰：此係創格，前古無所因，後人不能學。描寫八公，各極生平醉趣，而都帶仙氣。或兩句，或三句、四句，如雲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詩中之仙也。

吳見思曰：此詩一人一段，或短或長，似銘似贊，合之共爲一篇，分之各成一章，誠創格也。

舊刻《分類千家注》多載僞蘇注，大概以杜句爲主，添設首尾，假託古人，初無其事。蔡傳卿編年千家本削去，最快。且於附會古人處妄添某史，可謂巧于緣飾矣。近日吳門所刻《庾開府文集》亦誤引僞注，沿訛不覺，亟當正之。此篇所引僞蘇注數條，概從芟却，不使惑人。

《容齋隨筆》曰：此詩樂聖避賢，乃引李適之詩語。別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絶無意義。「世」字又犯太宗御諱。

《秦州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入此篇，其思致淺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失所謂和篇本旨。

高都護驄馬行

按：高仙芝平勃律，在天寶六載。是年，大食諸部七十二國皆降附。八載，入朝，詩云「驃驃遠自流沙至」，又云「長安健兒不敢騎」，正其時也。九載，仙芝討石國，俘其王以獻，則知次年又往邊疆矣。此詩當是天寶八載所作。黃云七載，梁云十一載，皆非。《漢書·鄭吉傳》：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注：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

安西都護胡青驄㈠，聲價歊許勿切然來向東㈡。此馬臨陣久無敵㈢，與人一心成大功㈣。此言驄馬在邊，而有功行陣。

㈠《舊唐書》：貞觀十七年，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三年，移治龜茲國城。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護府隸焉。《隋書》：西域吐谷渾有青海，中有小山，至冬冰合，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馬，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胡青驄，猶《淮南子》所云胡駿馬。古詩：躑躅青驄馬。《廣韻》：驄，馬青白色。

㈡《赭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歊聳擢以驚。注：歊，忽也。

㈢戴暠詩：刀環臨陣鳴。《史記》：項王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向無敵。」

㈣《國語》：戮力一心。《大戴禮》：均馬力，齊馬心。應德璉《慜驥賦》：展心力於知己兮。《史記》：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驃驃一作飄遠自流沙至㈠，雄姿未受伏櫪恩㈡，猛氣猶思戰場利㈢。此言驄馬在廐，而不忘戰伐。

㈠《漢·天馬歌》：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㈡《史記》：廉頗曰：我爲趙

㈠《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㈡曹植詩：飄颻隨長風。《元和郡縣志》：居延澤，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卽古流沙。《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

㈢《赭白馬賦》：弭雄姿以奉引。《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注：伏櫪，謂伏槽櫪而秣之。

㈣《西征賦》：何猛氣之咆勃。《戰國策》：張儀曰：「魏之地勢，固戰場也。」

腕一作踠促蹄高如踣音匐鐵㈠，交河幾蹴曾同層冰裂㈡。五花散作雲滿身㈢，萬里方看平聲汗流血㈣。此言其形相、精力之出群。上云流沙，此云交河，正見來自遠地也。

㈠《南都賦》：馬踠餘足。《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耐險峻。《齊民要術》：馬腕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鞞，蹄欲得厚二三寸，硬如石。踣，踏也。邵注：踣鐵，言馬蹄之堅。

㈡《元和郡縣志》：貞觀四年，於漢車師前王地置交河縣，取界內交河爲名。交河源出縣北天山，分流城下。《一統志》：今爲西番火州地。王洙注：唐安西去交河七十里。顧野王詩：交河冰未堅。趙曰：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詩言交河有層積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也。舊引顏賦「經玄蹄而雹散，歷素皮而冰裂」，非是。蓋賦謂騎射耳。玄蹄、素皮，皆射帖名，而雹散、冰裂，皆射帖聲，與馬踏冰裂之義無涉。

㈢《名畫錄》：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乘。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李白集注》：五花，馬毛色也。又郭若虛云：五花者，剪鬃爲瓣，或三花，或五花。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此另一說。

㈣《天馬歌》：經萬里兮歸有德。《漢書》：李廣利獲汗血馬來。注：大宛舊有天馬種，闕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小孔中出，如血。趙曰：汗血之姿，非萬里無以見。

長安壯兒不敢騎㊀，走過擊電傾城知㊁。青絲絡頭爲去聲君老㊂，何由却出橫孟康音光門道㊃。

末用感慨作結，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意。　此章四段，各四句。

㊀鄭氏曰：長安，古雍州地，漢始都此。

㊁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電。《隋書》：長孫晟爲總管，突厥畏之，見其赤馬稱爲閃電。趙注：此言馬行如電，舉國皆知耳。　舊引傅玄詩「童女擊電策，童男挽雷車」，非其義。　孫楚詩：傾城遠追送。注：傾，猶盡也。

㊂古樂府：青絲繩馬尾，黃金絡馬頭。

㊃《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其外有橋，曰橫橋。　程大昌《雍錄》：自橫門渡渭而西，卽是趨西域之路。　遠注：出橫門道，言欲馳驅於戰場。

張綖曰：凡詩人題咏，必胸次高超，下筆方能卓絶。　此詩「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青絲絡頭爲君老，何却出橫門道」，如此狀物，不唯格韻特高，亦見少陵人品。　若曹唐《病馬》詩：「一朝千里心猶在，曾敢潛忘秣飼恩。」乃乞語也。

王嗣奭曰：「與人一心成大功」，此盛贊馬德，卽所謂「真堪託死生」也。　下文猛氣思戰場，萬里看流血，壯兒不敢騎，却出橫門道，節節俱蒙此意，寫得雄駿絶倫，「語不驚人死不休」，洵足空前絶後矣。

胡應麟曰：七言古詩，概曰歌行。余漫考之，歌之名義，由來遠矣。《南風》、《擊壤》興於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於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無如《騷》之《九歌》，皆七古所始也。　漢則《安世》、《房中》、《郊祀》、《鼓吹》，咸係歌名，並登樂府。或四言，上規風雅，或雜調，下倣《離騷》，名義雖同，體裁則異。　孝武以還，樂府大演，《隴西》、《豫章》、《長安》、《京洛》、《東西門行》等，不可勝數，而行之名，於是著焉。　較之歌曲，名雖小異，體實大同。至長、短、燕、鞠諸篇，合而一之，不復分

別，又總而目之曰相和等歌。則知歌者，曲調之總名，原於上古。行者，歌中之一體，創自漢人，明矣。又曰：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爲歌行，漢魏殊不爾也。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逃行》之類；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上留田》、《妾薄命》之類。純用七字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柏梁》始之，《燕歌》、《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又曰：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電，凄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又曰：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鶴注：天寶二年三月壬子，親祀玄元廟，改西京玄元廟爲太清宮，東京廟爲太微宮，改廟爲宮，已在二年，題曰玄元皇帝廟，仍舊稱也。五聖聯龍衮，是天寶八載閏六月事，題云《冬日》，當是其冬作。蓋天寶九載，公歸長安，進《三大禮賦》，不在洛陽矣。朱注：此詩所詠，即太微宮也。作於加謚五聖之後，當在八載之冬。

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於廟，其地（《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幸亳州，詣老君廟，追尊爲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九年，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書：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臨淄舊邸，親享新廟。

高都護驄馬行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配極玄都閟㈠，憑高一作虛禁籞一作禦長㈡。守祧嚴具禮㈢，掌節鎮非常㈣。碧瓦初寒外㈤，金莖一氣旁㈥。山河扶繡户㈦，日月近雕梁㈧。首段，記廟制之尊嚴。趙曰：廟在洛城北，故云配極。洙曰：廟在北邙山，故云憑高。趙曰：尊老君爲聖祖，故謂守祧。符驗以備非常，故得掌節。碧瓦外覆，寒氣先侵矣。金莖旁列，一氣上通矣。山河拱户，形其雄壯。日月近梁，狀其高華。

㈠《史記》：始皇爲極廟，象天極，故曰極廟。李嶠詩：配極光輝遠。康駢《劇談録》：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道藏》：道君處大玄都，坐高蓋天。《雲笈七籤·三洞經》：玄都上有九曲峻嶒鳳臺瓊房玉室，處於九天之上，玉京之陽。張正見詩：玄都府内駕青牛。《詩》：閟宫有洫。注：閟，深閉也。

㈡王僧孺詩：憑高且一望。《羽獵賦》：禁禦所營。《漢紀注》：禦者，禁苑之遮衛也。《後漢紀注》：折竹以繩懸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今作籞。

㈢《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唐書》：老君廟置令丞各一員。《史記》：蕭何曰：「王若欲拜大將，具禮乃可。」此借用字。

㈣《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辯其用。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史記》：「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亦借用字。

㈤劉駕詩：縹碧以爲瓦。碧瓦，琉璃瓦也。謝靈運《燕歌行》：孟冬初寒節氣成。

㈥《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郊祀志》：漢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朱建集》：明帝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於芳林園，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使植作頌銘，則洛城金莖固有之

矣。《莊子》：通天下一氣耳。《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

㈦陳後主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舞影賦》：耀金波兮繡户。

㈧檀約《陽春歌》：白日映雕梁。

仙李蟠根大㈠，猗蘭奕葉光㈡。世家遺舊史㈢，道德付今王㈣。此推言廟祀之由。唐奉老君爲聖祖，故言根大而葉盛。《史記》不載於世家，故云「遺舊史」。明皇嘗注《道德經》，故云「付今王」。

㈠《神仙傳》：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老子内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於陳渦水李樹下，剖左掖而生。《述異記》：中山有縹李大如拳者，呼爲仙李。又云：瀨鄉老子祠有紅縹李，一李二色。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榦倚天舒。庾信《老子廟》詩：盤根古樹底。

㈡《漢武故事》：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先是景帝坐崇芳閣，見赤氣如林，來蔽户牖，乃改閣爲猗蘭殿。錢箋：以「猗蘭」對「仙李」，亦以漢武比玄宗也。

㈢《唐會要》：開元二十三年，敕升老子、莊子爲列傳首，居伯夷之上。《西京賦》：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曹植《王仲宣誄》：伊昔顯考，奕葉佐時。注：奕，不絶之稱。

㈣《史記》：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封演《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書》：今王嗣有令緒。

畫手看平聲前輩，吳生遠擅場㈠。森羅移地軸㈡，妙絶動宮牆㈢。五聖聯晉作連龍衮㈣，千官列一作引雁行音杭㈤。冕旒俱秀發㈥，旌旆盡飛揚㈦。此記繪畫之精工。移地軸，言山水逼真。動宮牆，言殿宇生色。冕旒承龍衮，從衣及冠也。旌旆承千官，由扈從及儀仗也。

㈠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㊀原注：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朱景玄《名畫錄》：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吳生凡畫人物、佛像、神鬼、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冠絶於世，國朝第一。《歷代名畫錄》：吳道子學書不成，因工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官至寧王友。　孔融《與曹操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東京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　曹植詩：常得擅此場。　黃山谷云：能於前輩中擅場，不獨爭長時輩也。

㊁《肇論》：萬象森羅。　《海賦》：地軸挺拔而爭逈。　《春秋元命苞》：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

㊂《續晉陽秋》：顧愷之尤好丹青，妙絶於時。　應璩詩：侈靡在宮牆。

㊃《通鑑》：天寶八載六月，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聖皇帝。　康駢《劇談錄》：玄元觀壁上有吳道子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絶妙，古今無比。　《淮南子》：此五聖者，天下之盛王。　《禮器》：天子龍袞。

㊄《荀子》：天子千官。　《記》：兄之齒雁行。

㊅又：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　沈佺期詩：朝光映冕旒。　《蜀都賦》：王褒暐曄而秀發。

㊆孔德璋詩：風交旌施揚。　漢高帝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翠柏深留景與影同㊀，紅梨迥得霜㊁。風箏吹玉柱㊂，露井凍《英華》作動銀牀㊃。此兼敍冬日之景。柏耐寒而色留，梨得霜而葉落。吹玉柱，風列簷前。　凍銀牀，冰凝井榦也。

㊀《水經注》：翠柏蔭峯。　謝朓《松賦》：懷風音而送聲，當月路而留景。

㊁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

㊂郭知達注：風箏，謂掛箏於風際，風至則鳴也。　楊湜《丹鉛錄》：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

叶宮商。或曰風箏，簷鈴也，俗謂呼風馬兒。朱注：唐人有風箏詩，前說是。李白詩：兩廊振法鼓，柳惲詩：秋風吹玉柱。袁淑《正情賦》：陳玉柱之鳴箏。

㈣趙曰：露井，露地之井。古樂府：桃生露井上。樂府《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庾肩吾詩：銀牀落井桐。朱注：舊以銀牀爲井欄。《名義考》：銀牀乃轆轤架，非井欄也。

身退卑周室㈠，經傳拱漢皇㈡。谷神如不死㈢，養拙更何鄉一作方㈣。末乃追論老子，以見瀆祀之不經。身退二句，言人往而道存。谷神二句，言神藏而迹隱。結含諷意。此章起首、中間各八句，前後三段各四句。

㈠《老子道德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列仙傳》：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積八百餘年，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而去，入大秦。《孔叢子》：今周室卑微。

㈡《高士傳》：經傳世國。《老氏聖紀圖》：河上公授漢文帝道德二經旨奧，帝齋戒受之。《神仙傳》：漢孝景讀《老子經》，有所不解，以問河上公，公乃授素書二卷。拱漢皇，謂端拱，而受此書。

㈢《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按：谷神，謂身中空竅處有元神也，卽丹田之說。故庾信詩云：「虛無養谷神。」舊解谷爲養，則谷神上不當更加養字矣。

㈣潘岳《閒居賦》：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莊子》：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錢謙益箋曰：唐自追祖老子，見像降符，告者不一。玄宗篤信而崇事之，公作此詩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爲誣其祖也。碧瓦四句，言宮殿壯麗踰制，爲非禮也。仙李蟠根、猗蘭奕葉，言神堯以下，聖子神孫，仙源積慶，何取乎玄元而追之爲祖乎。「世家遺舊史」，言太史公已不列世家，其在唐世，何譜牒之可據耶。「道德付今王」，言明皇雖尊信其教，然未能深知道德之意。皆微詞也。畫手八句，言畫圖近於兒戲。翠柏四句，敍冬日廟中景象。末四句，總括

一篇大旨。老子見周德之衰，則引身去之，今安肯非時而出耶。治，今之崇尚，則異是矣，亦申明「道德付今王」之意也。老子之學，歸本於谷神不死，爲天地根，假令長生駐世，亦當藏名養拙於無何有之鄉，豈其憑人降形，炫耀光景，以博後人之崇奉乎。此詩雖極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陳無已先生語余曰：「今人愛少陵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因言：「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敍述功德，反覆伸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脈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茲非命意之深乎。《贈希魯》云『輕身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蕊上蜂鬚』，力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汪道昆曰：唐尊老子爲聖祖，故曰盤根，曰奕葉，曰祧，曰節，皆以祖廟事言。詩句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絶古今。

毛先舒曰：此篇錢氏以爲皆屬諷刺，不知詩人忠厚爲心，況於子美耶。即如明皇失德致亂，子美於《洞房》、《宿昔》諸作，及《千秋節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温和。況玄元致祭立廟，起於唐高祖，歷世沿祀，不始明皇，在洛城廟中，又五聖並列，臣子入謁，宜何如肅將者。且子美後來獻《三大禮賦》，其《朝獻太清宮》，即老子廟也。賦中竭力鋪揚，若先刺後頌，則自相矛盾亦甚矣，子美必不出此也。

故武衞將軍挽詞三首

此詩梁氏編在天寶十四載，是年十一月安禄山已反，而詩中並無傷亂之詞，知其非此時矣。黃氏據《通鑑》「八載冬，冰合」，遂以此證「黃河十月冰」。按：詩意本謂塞外河冰，引證未合。大抵屬未亂以前之詩，其年數已不可考矣。又按：開元天寶間，府兵罷，折衝停，民間挾兵器者有禁。「王者今無戰」，正指其時。時在京師作也。自此以後，邊將多尚戰功矣。

鶴注：武衛將軍之名，起於魏許褚。《唐書》：左右武衛 大將軍各一員，掌統領宮禁警衛之法。譙周《法訓》：挽歌出於田橫之門人，挽柩而行，因謂之挽歌。

嚴警當寒夜㈠，前軍落大星㈡。壯夫思敢陳作敢，一作感決㈢，哀詔惜精靈㈣。王者今無戰㈤，書生已勒銘㈥。封侯意疏闊㈦，編簡爲去聲誰青㈧。

首章，記初喪情事。上四，言身殁可哀。下四，言功存足述。夜落將星，見其有關氣運。敢決，念生前。精靈，傷死後。無戰，世際承平。勒銘，立碑墓道。封侯句，無限感慨，與漢文帝惜李廣不遇時者同意。

㈠武衛主警衛宮禁，故云嚴警。《魏志》：太后令曰：「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梁武帝詩：調梭輟寒夜。

㈡諸葛武侯《與步騭書》：僕前軍在五丈原。《晉陽秋》：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投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㈢《揚子》：壯夫不爲。

㈣《吳都賦》：舜禹精靈，留其山河。

㈤盧注：是時罷府兵，停折衝，禁民間挾兵器，故云「今無戰」。淮南王安書：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㈥《晉書·蘇峻傳》：少爲書生，有才學。蔡邕《張伯雅祠堂碑》：假石勒銘。此謂墓銘也。舊引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紀功，未合。

㈦《後漢·梁竦傳》：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賈誼《鵩賦》：制度疏闊。王右軍《書論》：疏闊相間。

㈧劉歆《責太常書》：或脫簡，或脫編。劉孝標書：青簡尚新。

其二

舞劍過平聲人絶㈠，鳴弓射音石獸能㈡。銛音纖鋒行愜順㈢，猛噬失蹻丘妖切騰㈣。夫膳㈤，黄河十月冰㈥。横去聲行沙漠外㈦，神速至今稱㈧。次章，憶生前忠勇，承上思敢決。鋒利而師行皆順，此劍之雄。中箭而猛獸失威，此弓之捷。操此絶技，率衆渡河，直能横行沙漠矣。《杜臆》：行愜順，謂所向如意。失蹻騰，謂應弦倒獸。赤羽旗下，千夫會膳，言孤軍深入，塞外黄河，十月冰凍，見不避苦寒，此正形容其横行神速。

㈠《漢書》：項莊請以劍舞。《前漢·鼂錯傳》：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

㈡陰鏗詩：戰士夜鳴弓。

㈢《西京賦》：胸突銛鋒。

㈣《西都賦》：掎僄狡，扼猛噬。夢弼云：猛噬，猛虎之齧噬者。盧注謂卽飲羽意，猶曹景宗云「放箭如餓鴟叫澤中」，此欲配合銛鋒耳，失之纖巧。蹻騰，壯躍之貌。

㈤《家語》：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注：羽，旗也。按：劉會孟以赤羽爲塞雁，不知十月時雁已南翔矣。錢謙益以赤羽爲箭羽，豈軍行絶漠，能射禽充食乎。

㈥虞世南詩：冰壯黄河絶。千夫，指軍士。《牧誓》：千夫長，百夫長。

㈦《前漢·樊噲傳》：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注云：冰，櫝丸蓋也。此説晦曲。

㈧《晉書》：張賓謂石勒曰：「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

後人崇尚杜詩，於鍊字、鍊句、鍊格莫不取法焉。如杜：「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上二字用《漢書》作對。王介甫

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借用《漢書》字，而語尤工巧。杜：「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將地里年數作對。柳子厚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子瞻云：「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十二年。」亦本杜句，但杜以兩語領全詩，柳、蘇只中間敍述耳。杜《鄭駙馬宅宴》詩，上尾用薄、麓、谷，乃同韻字。唐末章碣詩：「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雪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七律中，隔句用韻，並爲奇格。但杜出之無心，而章却摹倣有意也。

其三

哀挽青門去㈠，新阡絳水遥㈡。路人紛雨泣㈢，天意颯風飄㈣。部曲精仍鋭㈤，匈奴氣不驕。無由覩雄略㈥，大樹日蕭蕭㈦。三章，想死後餘威，承上惜精靈。上四，言歸櫬堪傷。下四，言邊功猶在。

㈠哀挽，挽喪車而哀慟也。《三輔黄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其青色，因名青城門。

㈡崔融詩：京兆新阡闢，扶陽甲第開。《原涉傳》：京兆尹曹氏葬茂陵，謂京兆阡。涉慕之，起父冢，表曰原氏阡。阡，墓表也。《水經注》：絳水，出絳山西北，流注於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郤注：絳州去長安六百里。

㈢阮瑀詩：悲聲感路人。趙曰：諸葛亮亡，人皆野哭。曹植誄：延首嘆息，雨泣交頤。

㈣尚德緩刑書，以應天意。庾仲初《弔賈誼文》：颺風獨喪。《爾雅》：風從下上曰颯。

㈤《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晉書·劉牢之傳》：領精鋭爲前鋒。精仍鋭，精力仍然勇鋭也。

㈥《通鑑》：燕梁琛謂苻堅曰：「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

㈦大樹，暗用馮異事，見首卷。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此詩次章云「橫行沙漠外」，將軍蓋能立功邊外者。首章則云「封侯意疏闊」，末章又云「大樹日蕭蕭」，是能有功而不伐者，異於邊將之邀功生事矣。公特表而出之，以致深惜焉。

張希良曰：詩題不紀姓名，按唐喬潭《裴將軍舞劍賦序》：「後元年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賦云：「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振旅闐闐，獻功魏闕。」後元年，當是明皇之天寶初載，花萼樓亦其明驗，少陵詩中「橫行沙漠外」，「匈奴氣不驕」等語合。將軍，意即裴羽林也。裴名旻，善射，一日斃十一虎，見《唐書・李白傳》、《太平廣記》虎部。又與詩之「舞劍過人絶，鳴弓射獸能」者合，存以俟考。　王維亦有《贈裴將軍》詩云：「腰間寶劍七星文，臂上琱弓百戰勳。見説雲中擒黠鹵，始知天上右將軍。」亦與舞劍鳴弓合。　又，唐之裴氏，多籍山西，篇中「新阡絳水遥」似亦指裴旻。但《唐書・宰相表》裴旻官金吾將軍，與武衛將軍不合，未知是否也？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音既

鶴注：天寶十三載，垍貶盧溪郡司馬，旋召還，遷太常卿。題云贈翰林張學士，則在未貶司馬前。詩云「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意是天寶九載自河南歸時作。是時未獻賦，故詩不及之。梁權道編在十四載，非。《舊唐書・張説傳》：二子均、垍，皆能文。《唐會要》：玄宗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俾專内命。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由是罷息。

翰林逼華蓋㈠，鯨力破滄溟㈡。天上張公子㈢，宫中漢客星㈣。　首敍翰林張垍。逼華蓋，其位高。破

滄溟，其勢大。宰相之子，故云公子。垍，尚公主，故比客星。

㈠《唐會要》：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別户東向。《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蔡邕傳》：擁華蓋而奉皇極。洙曰：逼，言密邇帝座。

㈡《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游。《吳都賦》：徽鯨背中於羣犗。注：徽鯨，魚之有力者。趙曰：破，如宗慤所云「乘風破浪」之破。謝朓牋：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㈢《漢書》：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㈣《蜀志》：《出師表》：宮中府中，皆爲一體。《後漢書》：光武與嚴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宗懔《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庾肩吾《江州》詩「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虞茂《賦昆明池織女石》詩「船疑海槎渡，珠似客星來」，徐陵詩「張星舊在天河上，山來張姓本連天」，俱用此事。張遠注：此乃切張姓而用，舊引嚴光，與此不切。今按：公《贈太常卿張垍》詩「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蓋嘗奉使於外，故有「宮中漢客星」句耳。《舊唐書》：垍尚寧親公主，玄宗特加恩寵，許於禁中置内宅，侍爲文章。

賦詩拾翠殿㈠，佐酒望雲亭㈡。紫誥仍兼綰㈢，黄麻似六經㈣。内頒魯作頒，一作分金帶赤㈤，恩與荔枝青㈥。次敍才華寵遇。賦詩二句，居禁地也。紫誥二句，優文翰也。内分二句，多恩眷也。

㈠魏文帝詩：賦詩以寫懷。《兩京新記》：大福殿，在麟德殿北。拾翠殿，在大福殿東南。

㈡《漢·高帝本紀》：上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長安志》：大福殿、拾翠殿、西内延

嘉殿西北有景福臺，臺西有望雲亭。

㈢王洙注：紫誥，謂以紫泥封誥。黃麻，謂寫誥詞於黃麻紙上。《隴右記》：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用貢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

㈣《唐會要》：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辯。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黃麻紙。故事，中書舍人專掌詔誥。開元間，始置學士，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凡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東都賦》：按六經而校德。薛綜注：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寫誥詞於黃麻，訓詞謹嚴如六經。薛蒼舒曰：自別置學士院以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班矣。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㈤《唐書》：緋爲四品服，淺緋爲五品服，並金帶，但鞓數別。

㈥朱注：《唐書》：貴妃嗜生荔枝，明皇置驛傳送。垍尚主，宅在禁中，得與此賜，所謂「恩與荔枝青殆即此類乎。舊注引《楊文公談苑》「荔枝金帶」乃是宋制，且與上句複出。李肇《國史補》：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於均。均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載，戎州出綠荔枝，肉熟而皮猶綠。曾子固《荔枝狀》云：江家綠，出福州。又色紅而有青斑者，名虎皮，亦出福州。

無復扶又切隨高鳳㈠，空餘泣聚螢㈡。此生任讀平聲春讀上聲，《周禮·梓人》：春以功草㈢，垂老獨漂萍㈣。儻憶山陽會㈤，悲歌在一聽平聲㈥。末乃自敍，結出贈詩意。不能隨鳳高騫，依然聚螢勵志耳。春草，歎卑微。漂萍，傷流落。山陽會，望其念舊。聽悲歌，諷其汲引。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㈠《詩》：鳳凰鳴矣，於彼高岡。顏延之《秋胡》詩：椅梧傾高鳳。

㈡《晉書》：車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讀。《顏氏家訓》：古人勤學，照雪聚螢。

㈢梁元帝詩：既看春草歌。

㈣蔡邕《房植碑》：享年垂老。　鮑令暉詩：流漂萍無根。

㈤《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山陽，與王戎、向秀同遊。

㈥《史記・項羽紀》：悲歌慷慨。　《韓非子》：一聽而公會。

樂音洛遊園歌

《英華》題作《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歌》。　張綖曰：天寶十載，公獻賦，詔試集賢院，爲宰相所忌，得參列選序，詳詩中「聖朝已知賤士醜」，似當在此歲作。　鶴注：唐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日，以二月朔爲中和節。　《漢書》：神爵三年，起樂遊苑。　注：《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長安志》：樂遊苑，在京兆萬年縣南八里，亦曰樂遊原。　洙曰：《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戲就此祓禊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

樂遊古園崔嵬，昨律切，一作萃森爽㈠，烟綿碧草萋萋長丁大切㈡。公子華筵勢最高㈢，青雲近臨大道邊，軒車羅列自生風。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樂遊園歌

掌㈣。　首從宴園敘起。　木森、草碧，言近景。秦川如掌，言遠景。惟地勢高，故一望皆見。

㈠崒，山危峻貌。《子虛賦》：隆崇崔崒。　森爽，森疏而爽豁也。

杜詩詳註卷之二

㈡鮑照詩：岫遠雲烟綿，谷屈泉靡迤。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　《楚辭》：芳草生兮萋萋。

㈢公子，指楊長史。《楚辭》：思公子兮不敢言。

㈣《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周王褒詩：遥遥秦川水。　曹孟德詩：俯視如掌。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

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

長生木瓢示《英華》作樂真率㈠，更調鞍馬狂一作雄歡賞㈡。　青春波浪芙蓉園㈢，白日雷霆夾一作

甲城仗㈣。閭閻晴開訣大結切。舊作昳，趙定作訣，《英華》同蕩蕩㈤，曲江翠幙排銀牓㈥。拂水低回

舞袖翻㈦，緣雲清切歌聲上上聲㈧。　次記園中景事。酌瓢之後，調馬而行，得以盡覽諸勝。芙蓉苑、夾城道、

曲江池，此明皇遊幸之處。仗過門開，翠幕銀牓，舞袖歌聲，皆園前所聞見者。

㈠《杜臆》：《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有長生木，蓋以木爲瓢也。晉嵇含有《長生木賦》。《鄴中記》：金華殿後，種雙長生樹。《世説》：王懷祖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㈡《抱朴子》：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　謝靈運歌行：心歡賞兮歲易淪。

㈢曹植詩：白日曜青春。　張禮《游城南記》：芙蓉園，在曲江西南，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　《兩京新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亘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

㈣《易》：鼓之以雷霆。

㈤《楚辭》：倚閭閭而望予。　《漢·禮樂志》：天門開，訣蕩蕩。《漢書注》：訣，讀如迭。又舊注：訣，緩也。於義不切。一本作泆，猶云蕩泆也。

㈥《漢書注》：訣蕩蕩，天體清堅之狀。亦於訣字無涉。一本作泆，猶云蕩泆也。

㈦《楚辭》：倚閭閭而望予。　《漢·禮樂志》：天門開，訣蕩蕩。《漢書注》：訣，讀如迭。又舊注：訣，緩也。於義不切。一本作泆，猶云蕩泆也。

㈧《易》：鼓之以雷霆。

㈥潘岳《籍田賦》：翠幙默以雲布。《北史》：姚萇張翠幙繡簾，掛金篆銀牓。張正見詩：銀牓映仙宮。

㈦潘尼詩：倉卒低迴。張正見詩：舞袖飄金谷，歌聲繞鳳臺。

㈧《魯靈光殿賦》：緣雲上征。《飛燕外傳》：音詞舒閑清切。《西京雜記》：高帝令戚夫人作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抛得，百罰一作刻深杯辭從《英華》，一作私㈢。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㈣。末乃借酒遣懷。上四歎年衰，下四慨不遇也。朝已見棄，而天猶見憐，假以一飲之緣，其無聊亦甚矣。此章四句起，下兩段各八句。

㈠《列子》：景公舉杯自罰。陳後主詩：杯深猶恨稀。

㈡後漢馮衍《説鄧禹書》：聖朝享堯舜之榮。揚子曰：秦之士也賤。陸機云：玄冕無醜士。

㈢一物，指酒，猶陶公云杯中物。江淹詩：一物之微，有足悲者。《楚辭》：皇天無私阿兮。

㈣庾信詩：蒼茫落餘暉。朱異詩：值塞野之蒼茫。趙注以蒼茫爲荒寂貌。《杜臆》謂蒼茫詠詩，公詩「蒼茫興有神」爲證。今按：上文語涉悲涼，末作發興語，方見後勁。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鶴注：梁氏編在天寶十三載，不知何據，應在祿山陷京師之前，十載奏賦之後。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

《兩京新記》：京城東第一街進昌坊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西院浮屠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

樂遊園歌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所立。《長安志》：慈恩寺在萬年縣東南八里。

高標跨蒼穹一作天㈠，烈風無時休㈡。自非曠一作壯士懷㈢，登茲翻百憂㈣。

意。塔高，故凌風。百憂，憫世亂也。

㈠《蜀都賦》：陽鳥迴翼乎高標。《爾雅》：穹蒼蒼，天也。郭璞曰：天形穹窿，其色蒼蒼。丹元子《步天歌》：昭昭列象布蒼穹。

㈡古樂府：暮秋烈風起。

㈢鮑照詩：安知曠士懷。

㈣王粲《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此云翻百憂，蓋翻其語也。《詩》：逢此百憂。

方知象教力㈠，足一作立可追冥搜㈡。仰穿龍蛇窟，始音試出《英華》作驚枝撐幽㈢。此敘登塔之事。

象教，建塔者。冥搜，登塔者。穿窟出穴，所謂冥搜也。盧注：磴道屈曲，如穿龍蛇之窟。歷盡盤錯，始出枝撐之幽。

㈠王屮《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凌夷。注：象教，言爲形象以教人也。

㈡孫綽《天台山賦序》：夫非遠寄冥搜，何肯遥想而存之。謂此塔真可追攀而冥搜也。

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枝撐柧栿而斜據。注：枝撐，交木也。黃山谷曰：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七星在北户一作户北㈠，河漢聲西流㈡。羲和鞭白日㈢，少去聲昊行清秋㈣。秦一作泰，非山忽破碎㈤，涇渭不可求㈥。俯視但一氣㈦，焉於虔切能辨皇州㈧。此記登塔之景。上四，仰觀於天，見象緯之偪近。下四，俯視於地，見山川之微渺。總是極摹其高。星河夜景，西流，秋候之象。羲和晝景，鞭日，秋光短促也。忽破碎，謂大小錯雜。不可求，謂清濁難分。皇州莫辨，薄暮陰翳矣。

㈠《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吳都賦》：開北户以向日。

㈡古詩：河漢清且淺。《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魏文帝詩：天漢回西流。又：白日昭只。

㈢《楚辭》：吾令羲和弭節。王逸注：羲和，日馭也。

㈣《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潘尼詩：朱明送夏，少昊迎秋。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

㈤朱注：秦山，指終南諸山。《廣輿記》：藍田有秦嶺，乃南山之脊。若隴西秦山，與此相去甚遠。賈誼《旱雲賦》：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

㈥《詩》：涇以渭濁。鮑照詩：涇渭不可雜。鶴注：涇渭乃關西大川，韋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漕於西市。

㈦魏文帝詩：俯視清水波。《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

㈧鮑照詩：表裏望皇州。皇州，帝都也。

迴首叫虞舜㈠，蒼梧雲正愁㈡。惜哉瑤池飲一作燕，日晏一作宴，非崑崙丘㈢。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㈣。君看隨陽雁㈤，各有稻粱謀。

太宗照陵也。惜哉二句，傷今，以王母瑤池比太真温泉也。朱注：末以黃鵠哀鳴自比，而歎謀生之不若陽雁，此蓋憂亂之詞。此章前二段各四句，後二段各八句。

㈠王粲詩：回首望長安。《杜詩博議》：高祖號神堯皇帝，太宗受内禪，故以虞舜方之。朱注：《西京新記》載，慈恩寺浮屠前階，立太宗《三藏聖教序》碑。迴首叫舜，寓意在太宗。舊謂泛思古聖君者，非也。

㈡《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文選

注》：《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太梁。謝朓詩：雲去蒼梧野。江總詩：雲愁數處黑。

㈢程嘉燧曰：明皇遊宴驪山，皆貴妃從幸，故以日晏崑崙諷之。魏文帝詩：惜哉時不遇。《列子》：穆王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乃觀日之所入，日行萬里。鮑照詩：夕飲乎瑤池。《史記·張湯傳》：日晏，天子忘食。

㈣《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晉《黃鵠曲》：黃鵠參天飛，半道還哀鳴。　沈約詩：驚麾去不息。

㈤《禹貢》：陽鳥攸居。注：隨陽之鳥，鴻雁之屬。

三山老人胡氏曰：此詩譏切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言清濁不分也。焉能辨皇州，傷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也。虞舜蒼梧，思古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禄戀位，故以陽雁稻粱刺之。

錢謙益曰：高標烈風，登茲百憂，豈豈乎有漂搖析崩之懼，正起興也。焉能辨皇州，恐長安不可知，所以迴首而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不可以爲常也。

同時諸公登塔，各有題詠。薛據詩已失傳；岑、儲兩作，風秀熨貼，不愧名家；高達夫出之簡淨，品格亦自清堅。少陵則格法嚴整，氣象崢嶸，音節悲壯，而俯仰高深之景，肝衡今古之識，感慨身世之懷，莫不曲盡篇中，真足壓倒羣賢，雄視千古矣。三家結語，未免拘束，致鮮後勁。杜於末幅，另開眼界，獨闢思議，力量百倍於人。

岑參詩云：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青松夾馳道，宮觀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

儲光羲詩云：金祠起真宇，直上青雲垂。地靜我亦聞，登之秋清時。蒼蕪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誰道天漢高，逍遥方在茲。虛形賓大極，攜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躞跜。靈變在倏忽，莫能窮天涯。冠上閶闔開，履下鴻雁飛。宮室低邐迤，群山小參差。俯仰宇宙空，庶幾了義歸。前岩則劣非大廈，久居亦以危。

高適詩云：香界泯群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宮闕皆户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焉可遊放。

投簡咸一作成，非華去聲兩縣諸子

鶴云：梁氏編在上元二年成都作，蓋以「成」爲「成都」，「華」爲「華陽」。《唐志》：成都、華陽兩縣爲附郭，乃次赤。按：詩云長安苦寒，又言南山之豆，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其云「故舊禮數絶」，又云「棄擲與時異」，當是天寶十年，召試後，送隸有司參選時作。成華當作咸華，蓋咸陽、華原二縣也。

赤縣官曹擁才傑㈠，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一作夜，非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㈡。首段，有慨身世。惟少年得志，故老成落魄。自稱杜陵野老，詩作於長安，明矣。赤縣官曹，本謂長安貴人，不指兩縣諸子。蓋投簡諸子者，另有其人也。朱注誤認兩縣爲赤縣，故有畿縣之疑。《正異》不知長安即赤縣，故欲改爲長夜。總錯在詩題「成」、「華」二字耳。

㈠《元和郡縣志》：大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曹植賦：在官曹之典列。沈約詩：吏部信才傑。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㈡《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長安志》：杜陵，今在奉先城東南二十五里。《後漢・李固傳》：霍光憂愧發憤，悔之骨折。

南山豆苗早荒穢㈠，青門瓜地新凍裂㈡。鄉里兒童項領成㈢，朝音潮廷故舊禮數絕㈣。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㈤。饑卧動即向一旬㈥，敝一作弊衣何啻聯百結㈦。君不見空牆日色晚㈧，此老無聲淚垂血㈨。此自述饑寒之狀。《杜臆》：鄉里後輩，挾勢驕人，固不足責；乃故舊在朝，而禮數亦絕，尚何望乎？疏懶在性，公之致貧在此，公之立品亦在此。又曰：闔冗尊顯，賢哲棄遺，則時事可知。無聲泣血，傷己而并憂世矣。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漢書・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

㈡青門瓜，注別見。傅玄詩：冬寒地爲裂。

㈢鄉里小兒，出陶潛傳。《詩》：四牡項領。注：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後漢・吕強傳》：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注：自恣也。

㈣任昉《哭范僕射》詩：生平禮數絕。

㈤嵇康書：匪降自天，實由疏頑。

㈥饑卧，暗用袁安卧雪事。

㈦王隱《晉書》：董威輦，拾殘繒結爲衣，號曰百結。

㈧張協詩：青苔依空牆。

㈨蔡琰《胡笳》：哭無聲兮氣將咽。又曰：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盧世潅曰：投簡中，入鄉里兒童數語，意覺不平。然是一片真氣激出，不能隱忍，不宜隱忍者也。豈許曖曖昧昧假敦厚輩所敢望其邊際，故曰「詩可以怨」。

杜位宅守歲

鶴注：詩云「四十明朝過」，則是天寶十載爲四十歲。《唐書・世系表》：杜位出襄陽房，爲考功郎中、湖州刺史。《困學紀聞》：位，李林甫諸壻也。《年譜》：天寶十載，林甫方在相位，盍簪、列炬，其炙手之徒與。公集有《寄杜位》詩，題下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守歲阿戎家㊀，椒盤已頌花㊁。盍簪喧櫪馬㊂，列炬散林鴉㊃。四十明朝過㊄，飛騰暮景斜㊅。誰能更拘束㊆，爛醉是生涯㊇。上四，守歲之事。下四，歲終有感。趙汸云：椒盤頌花，位宅設宴。喧櫪馬、散鴉，言會同者騎從之盛。又云：公年四十，進《三大禮賦》，明皇命待制集賢院，而未嘗授官。此詩除夕所賦。後四句，感慨豪縱，讀之可想公之爲人。顧注：公目擊附勢之徒，見位而傴僂俯仰，不勝拘束，故言不能效此拘束之態，惟有爛醉是吾生涯而已。

㊀唐太宗有《守歲》詩：「冬盡今宵促，年開明日長。」孟浩然詩：守歲接清筵。則知除夜守歲，唐時風俗然也。《通鑑注》：晉宋間，人多呼弟爲阿戎。《宋書》：謝惠連初不爲父所知，族兄靈運曰：「阿戎才悟如此，而何作常兒遇之？」朱注：《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從弟也，明帝廢立，嘗規切晏。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微曰：「如阿戎所見，尚未晚也。」詩用阿戎，蓋出此耳。胡儼曰：阿戎，注家改爲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與兄弟不相當。東坡與子由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正諠譁」，亦一

時誤用耳，不必據以爲證。

㈡崔寔《四民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後世率於正月一日，以盤進椒，飲酒則撮置酒中，號椒盤焉。《晉書》：劉臻妻陳氏，元旦獻椒花頌曰：標美靈葩，爰采爰獻。蓋因古冠有笄，不謂之簪耳。程傳則解簪爲速，蓋速客以盤進椒也。此詩盍簪對列炬，取朋友聚合之義，直作冠簪說矣。

㈢《易·豫》四爻：勿疑朋盍簪。陰鏗詩：亭嘶背櫪馬。

㈣沈佺期詩：歲炬常燃桂。炬，燭火也。

㈤《記》：四十曰强仕。顧注：言四十自明朝而過，則是年正四十也。

㈥夏侯湛《抵疑》：今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掛其羽翼之末。李尤詩：年歲晚暮日已斜。

㈦任昉詩：拘束名教裏。

㈧《莊子》：吾生也有涯。

敬贈鄭諫議十韻

鶴注：此當是天寶十載奏賦後作，故有求顏閻、厭褊衡之句。梁氏編在十一載爲是。諫議大夫，起於後漢。韋彪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是也。《續通典》：武后龍朔二年改爲正諫大夫，開元以來仍復，凡四人，屬門下省。

諫官非不達㈠，詩義早知名㈡。破的由來事㈢，先鋒孰敢爭㈣。思飄雲物外，律中去聲作動㈤，律中去聲鬼神驚㈥。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㈦。

此贊鄭詩才。詩義知名，乃通節之綱。破的，如射之中。先鋒，如

戰之勇。雲物外，言思窮高遠。鬼神驚，言巧奪化工。洙曰：曲盡物理，故無遺憾，才氣浩瀚，故有波瀾。

㈠首言諫官雖達，其知名實以詩重耳。諫官二字，見蕭望之疏。唐太宗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㈡《詩序》：詩有六義。庾信《枯樹賦》：海內知名。

㈢《世說》：王長史曰：「我往輒破的勝我。」庾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易傳》：其所由來者漸矣。謝靈運詩：由來事不同。

㈣《蜀志》：曹公使關羽爲先鋒。《史記·張良傳》：慎毋與楚爭鋒。

㈤《左傳》：必書雲物。

㈥王褒《四子講德論》：轉運中律。《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㈦鮑照詩：毫髮一爲瑕。《文賦》：大波爲瀾，小波爲淪。鶴曰：陸機《文賦》：或沿波而討源，或尋枝而摽幹。曹植《魏武帝誄》：謀過老成。毫髮無憾，謂字句斟酌；波瀾老成，謂通篇結搆，包大小而言。

㈠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㈡。多病休儒服㈢，冥搜信客旌㈣。築居仙縹緲㈤，旅食歲崢嶸㈥。使去聲者求顏闔㈦，諸公厭禰衡乃里切衡㈧。此自敍淪落。野人失所，因浮生命薄也。下六，皆失所之狀。不修儒服，而但任客旌，則行踪難定矣。卜居無地，而旅食多年，則謀生不給矣。求賢有詔，而當事忌才，則抱志莫伸矣。鶴注：使者二句，指召試不遇言。

㈠《說苑》：苟可而行，謂之野人。《漢·主父偃傳》：彼人人喜得所。

㈡《息夫躬傳》：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莊子》：其生也若浮。

㈢庾信詩：茂陵忽多病。　《莊子》：魯少儒，哀公曰：「舉國儒服。」

㈣冥搜，謂搜尋幽勝。

㈤謝靈運詩：躡險築幽居。　《海賦》：群仙縹緲，餐玉清涯。

㈥崢嶸，謂年齒日高。《舞鶴賦》：崢嶸而愁暮。

㈦《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圖對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求之，則不得已。

㈧《後漢書》：禰衡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懷忿，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卞急，

送衡與之，爲所殺。《史記・主父偃傳》：上不召，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

將期一諾或作語，非重㈠，歟許勿切使寸心傾㈡。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㈢。末望諫議之汲引也。

期諾於人，而此心先傾，求援急也。途窮之哭，公蓋大聲疾呼矣。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一諾，注見首卷。

㈡鄭氏曰：歟，暴起也。　吳邁遠詩：寸心從此殫。　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傾方寸以奉國。

㈢《阮籍傳》：籍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王嗣奭曰：他人贈諫議，必用伏蒲、廷諍等語，公則止贊其詩詞，蓋自李林甫爲相，諫諍路絕，故不作虛辭以諛人，此其立言有法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詩人讚美同志詩篇，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公，豈肯作此陳腐語耶。　如《寄岑參》

詩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贈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兵車行

《杜臆》：舊注謂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是也。此當作於天寶中年。《周禮》有兵車之會。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㈠。耶孃妻子走相送㈡，塵埃不見咸陽橋㈢。牽衣頓足攔一作橋道哭㈣，哭聲直上干雲霄㈤。首段，敘送別悲楚之狀，乃紀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乃紀言。

轔轔，衆車之聲。蕭蕭，鳴不喧嘩。行人，行役之人。

㈠《詩》：有車轔轔。又：蕭蕭馬鳴。又：行人彭彭。《搜神記》：李楚寶帶弓箭遊獵。

㈡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魏文帝詩：妻子牽衣袂。

㈢《楚辭》：蒙世俗之塵埃。《元和郡縣志》：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以與便門相對，因名，漢武帝造。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秦始皇造。皆架渭水。《一統志》：便橋，唐時名咸陽橋。

㈣何遜詩：兒女牽衣泣。《國策》：張儀說秦，頓足徒裼。

㈤《北山移文》：干雲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問行人㈠，行人但云點行頻㈡。或從十五北防河㈢，便至四十西營田㈣。去時里正

與裏頭，歸來頭白還《英華》作猶戍邊㈤。邊庭《英華》作庭，一作亭流血成海水㈥，武一作我皇開邊意未已㈦。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㈧，千村萬落生荆杞㈨。縱有健婦把鋤犁㈩，禾生隴畝無東西㈠。況復秦兵耐苦戰，被去聲驅不異犬與雞㈡。次提過者行人，設爲問答，而以「君不聞」「縱有」「況復」扶又切秦兵，而兼及山東，見無地不行役矣。至於村落蕭條，夫征婦耕，則民不聊生可知。本言秦兵，而兼及山東，見無地不行役矣。

㈠古樂府詞：觀者盈道旁。

㈡師氏曰：點行，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

㈢錢箋：《舊唐書》：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爲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是時，吐蕃侵擾河右，故曰防河也。《唐書·食貨志》：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乃戍卒備吐蕃者。《杜臆》：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

㈣《唐·食貨志》：里正與伍老。《海録碎事》：唐制，凡百户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一儀實録》：古以皂羅三尺裹頭，曰頭巾，周武帝裁爲襆頭。鮑氏曰：時老幼俱戰亡，又括鄉里之少小者，故里正爲之裹頭擐甲也。韓駒曰：歸來頭已白，又屯戍邊疆，言役使無已時也。《史記》：中國擾亂，諸秦所徙戍邊者皆復去。

㈤《後漢書》：卧鼓邊庭。《史記·蔡澤傳》：流血成川。《杜臆》：《唐鑑》：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帝不快。董延光自請取石堡，帝命忠嗣分兵助之，不克。八載，帝使哥舒翰攻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故有「邊城流血」等語。

㈦錢箋：唐人詩稱明皇多云武皇，王昌齡「白馬金鞍從武皇」；韋應物「少事武皇帝」，公亦云「武帝旌旗在照中」也。

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謝靈運詩：辭殫意未已。

㈧《漢書》：漢家自有制度。黃希曰：古所謂山東，即今之河北晉地是也。今所謂山東，古之齊地，青齊是也。閻璩曰：此謂華山以東，不指泰山之東，亦不指太行之東。秦時，河山以東，強國六，皆山東地。《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七州。《杜臆》云：隋得天下，改郡爲州，唐又改州爲郡，凡一百九十二郡。曰州，仍舊名也，曰二百州，已盡天下矣。閻若璩曰：舊注云：山東者，太行山之東，非也。《通鑑》：秦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胡三省注云：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爲長安南山，至於太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又考：賈誼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可見自秦之外，皆謂之山東矣。

㈨《世說》：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阮籍詩：堂上生荊杞。邵注：兵亂地荒，盡生荊杞。

㈩王彥輔曰：健婦耕，則夫遠征可知。古樂府：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王粲詩：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㈠《史記》：項羽起隴畝之中。師氏曰：疆場不修，故東西莫辨。《史記正義》：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㈡《杜臆》：秦兵，即關中之兵，正此時點行者。因堅勁耐戰，故驅之尤迫。今驅負耒者爲兵，直棄之耳，與犬鷄何異。

㈢《孔叢子》：秦兵將至。駱賓王詩：龍庭但苦戰。《左傳》：行出犬雞。

長丁丈切者雖有問㈠，役夫敢伸恨㈡？且如今年冬，未休關一作隴西卒㈢。縱得休，還爲隴西卒。縣官急索先側切租㈣，《草堂》本作縣官云急索。租稅從何出㈤？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㈥。生女猶得嫁比頻脂切鄰㈦，生男一作兒埋沒隨百草㈧。君不見，青海頭㈨，古來白骨

無人收㈢。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一作悲啾啾㈣。再提長者役夫，申明問答，而以「君不見」數語作總結。未休成卒，應上開邊未已。租稅何出，應上村落荆杞。生男四語，因前爺娘妻子送別，而爲此永訣之詞。青海鬼哭，則驅民鋒鏑之禍，至此極矣。此章是一頭兩脚體，下面兩扇各有起結，各換四韻，各十四句，條理秩然，而善於曲折變化，故從來讀者不覺耳。

㈠《曲禮》：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㈡《左傳》：呼役夫。

㈢戴嵩詩：召募取關西。鶴注：《通鑑》：天寶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城，拔樹敦城。

㈣《左傳》：呼役夫。

㈤《嚴助傳》：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朱注：名隸征伐，則當免其租稅矣。今以遠戍之身，復督其家之輸賦，豈可得哉。

㈥陳琳詩：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漢衞皇后歌：生男無喜，生女無怒。

㈦孔融書：州里比隣，知之最早。《周禮·族師》：五家爲比。又：《遂人》：五家爲隣。

㈧庾信《哀江南賦》：身名埋没。江淹詩：零落被百草。

㈨《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龍駒島，以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水經注》：金城郡南有湟水，出塞外，又東南經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回八九百里。高宗龍朔三年，爲吐蕃所併。儀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於青海。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維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

㈢梁橫吹曲：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㈣《左傳》：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鮑照詩：煩冤荒隴側。　後漢陳寵爲太守，洛陽城每陰雨，常有哭聲。　晉歌曲：天陰不作雨。　漢樂府：嗚聲何啾啾。　周注：啾啾，猶言唧唧，鳴咽聲也。

單復曰：此爲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託漢武以諷，其辭可哀也。　先言人哭，後言鬼哭，中言內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亂所由起也。　吁！爲人君而有窮兵黷武之心者，亦當爲之惻然興憫，惕然知戒矣。

王道俊《杜詩博議》：王深父云：時方用兵吐蕃，故託漢武事爲刺，此說是也。　黃鶴謂天寶十載，鮮于仲通喪師瀘南，制大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前，故有「牽衣頓足」等語。　按：明皇季年，窮兵吐蕃，徵戍驛騷，內郡幾徧，當時點行愁怨者不獨征南一役，故公託爲征夫自愬之詞，以譏切之。　若云懼楊國忠貴盛而詭其詞於關西，則尤不然。　太白《古風》云：「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怯卒非壯士，南方難遠行。　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景。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獨不畏國忠耶。

蔡寬夫曰：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詞，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生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顛》但詠雞，大抵類此。　甚有并其題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　雖李太白亦不免此。　唯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海寧周甸曰：少陵值唐運中衰，其音響節奏，駸駸乎變風、變雅，與騷同功。　唐非無詩，求能仰窺聖作，裨益世教，如少陵者，鮮矣。

胡應麟曰：六朝七言古詩，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讀未大暢。　至於唐人，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闔，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矣。　又曰：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　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得之。　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皐》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　樂府奇偉，

高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又云：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謬以千里。

前出塞九首

《杜臆》：《前出塞》云赴交河，《後出塞》云赴薊門，明是兩路出兵。考唐之交河，在伊川西七百里。當是天寶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詩亦當作於此時，非追作也。張綖注：單復編在開元二十八年，黃鶴以爲乾元時，思天寶間事而作，今依范編在天寶年間。《晉·樂志》：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胡夏客曰：前後出塞詩題，不言出師而言出塞，師出無名，爲國諱也，可爲詩家命題之法。當時初作九首，單名出塞，及後來再作五首，故加前後字以分別之。舊註見題中前後字，遂疑同時之作，誤矣。

戍戍去故里㈠，悠悠赴交河㈡。公家有程期㈢，亡命嬰禍羅㈣。君已富土境㈤，開邊一何多㈥。棄絶父母恩㈦，吞聲行負戈㈧。首章，敍初發時辭別室家之情。張綖注：前四敍事，見在上者之不仁。蓋富土開邊，事之可已，棄絶親恩，人之大情，爲人上者亦獨何心哉。《杜臆》：已富而又開邊，乃諷刺語，亦國家安危所係。此下諸章，皆代爲從軍者之言。

㈠《楚辭》：居戚戚而不可解。顏延之詩：去國還故里。

㈡《詩》：悠悠南行。鶴注：西川交河郡，在唐隴右道，郡亦有交河縣。自縣二百七十里至北庭都護府城，備吐蕃之處也。

㈢《司馬遷傳》：赴公家之難。陳琳詩：官作自有程。洙曰：程限，期會也。

㈣《史記・張耳傳》：張耳常亡命遊外黃。《漢書》：竇榮亡命山林。顏師古注：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盧注：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稽可以逃脫，故曰「亡命嬰禍羅」。嵇康詩：坎壈趣世務，常恐嬰禍羅。

㈤陸機《五等諸侯論》：境土踰溢。

㈥《漢書・嚴助傳》：是時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王融《策秀才文》：選將開邊。

㈦《說苑》：喪制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

㈧鮑照詩：吞聲躑躅不敢言。陸機《從軍行》：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二十年以後，雖吐蕃於祁連城下。十七年，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王韓破吐蕃於石堡城。十八年，烏承玼破奚契丹於捺祿山。盧元昌曰：此拈開邊，爲諸章眼目。自開元十五年王君奠啓釁，後張忠亮破吐蕃於渴谷，拔其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又款，至赤嶺之碑仆，釁端又開，與奚契丹交搆不已，此皆開邊之禍也。

其二

出門日已遠㈠，不受徒旅欺㈡。骨肉恩豈斷㈢，男兒死無時㈣。走馬脫轡頭㈤，手中挑青絲㈥。捷下去聲萬仞一作丈岡㈦，俯身試搴旗㈧。二章，敍在道時，輕生自奮之語。上四意決，下截氣猛。軍伍習熟，不受欺於徒侶矣。生死無時，不暇計及骨肉矣。脫轡而挑起青絲，下岡而學試搴旗，言時時蹈危地也。《杜臆》：前言棄絶父母恩，此云骨肉恩豈斷，乃徘徊輾轉之意。

㈠左思詩：出門無通路。古詩：相去日已遠。

㈡顏延之詩：改服飭徒旅。

前出塞九首

㈢《記》：骨肉之親，無絶也。

㈣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鬬死。死無時，時時可死也。

㈤曹植詩：走馬長楸間。樂府《木蘭詩》：南市買轡頭。

㈥梁簡文帝詩：宛轉青絲鞚。注：青絲，馬鞚也。

㈦左思詩：振衣千仞岡。何承天詩：深谷萬仞。

㈧曹植詩：俯身散馬蹄。李陵書：斬將搴旗。瓚云：拔取曰搴。

其三

磨刀嗚咽於吉切水㈠，水赤刃傷手㈡。欲輕腸斷聲㈢，心緒亂已久㈣。丈夫誓許國㈤，憤惋復扶又切何有㈥。功名圖麒麟㈦，戰骨當速朽㈧。三章，中道傷心，而爲自解之詞。

傷，二句乃申上語。後作意外之想以自寬也。《杜臆》：前四，化用《隴頭歌》，極鑪錘之妙。

㈠《韓詩外傳》：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蔡琰《胡笳曲》：夜聞隴水兮聲嗚咽。《辛氏三秦記》：隴山頂有泉，清水四注，東望秦川如四五里。俗歌：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欲絶。

㈡《博物志》：江河水赤，名曰泣血。《老子》：夫代大匠斲者，鮮有不傷手矣。

㈢鮑照詩：行子心腸斷。

㈣孫萬壽詩：心緒亂如絲。

㈤戴暠詩：丈夫意氣本自然。孔稚圭詩：本持許國志，況復武功彰。

㈥《吳越春秋》：越王夫人歌：情憤惋兮誰譏。

㈦《後漢・鄧禹傳》：垂功名於竹帛。《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圖畫大將軍霍光等一十八人於麒麟閣。張宴曰：武帝獲麒麟時作。

㈧《記》：死欲速朽。

其四

送徒既有長子兩切㈠，遠戍亦有身㈡。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瞋七真切㈢。路逢相識人㈣，附書與六親㈤。哀哉兩決絶㈥，不復扶又切同一作問苦辛㈦。四章，在途驅迫而歎也。上四，傷一身之見陵。下四，痛六親之不見。遠戍亦有身，此被徒長呵斥，而作自憐語。《杜臆》：初出門則父母難割，在途久則徧想六親，此人情也。哀哉兩語，即書中之意。孤身遠戍，欲同苦辛而不可得，語更慘戚。

㈠《史記》：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

㈡陰鏗詩：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

㈢吏，即送徒之長。鮑照詩：呵辱吏見侵。《顏氏家訓》：房文烈未嘗怒瞋。

㈣古詩：道逢鄉里人。

㈤賈誼策：以奉六親。注：六親，父母兄弟妻子。《前漢・禮樂志》：六親和睦。注：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

㈥陶潛詩：哀哉亦可傷。《莊子》：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卓文君《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

㈦曹植詩：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五

迢迢萬里餘㈠，領我赴三軍㈡。軍中異苦樂音洛㈢，主將去聲寧盡聞㈣。隔河見胡騎去聲，倏

忽數百羣㊄。我始爲奴僕㊅，幾時樹功勳㊆。五章，初到軍中而歎也。上四傷主將之寡恩，下四慨立功之無日。曰幾時樹勳，則麒麟之願難必矣。

㊀謝靈運詩：迢迢萬里帆。古詩：相去萬餘里。

㊁《左傳》：作三軍。

㊂王粲詩：從軍有苦樂。

㊃《六韜》後漢注：主將龍韜。

㊄庾信詩：嘶馬隔河聞。《史記》：李敢直貫胡騎。吳均詩：胡騎欲成羣。左思詩：倏忽數百敵。

㊅《公孫弘傳·贊》：衛青奮於奴僕。胡夏客曰：封常清始爲高仙芝傔，後代仙芝爲節度使，同開邊拓境。此亦起於奴僕者。

㊆謝靈運詩：我行詎幾時。《揚子法言》：人道交，功勳成。楊炯詩：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勳。《後出塞》云「重高勳」，即樹功勳意也。錢引《通鑑》「百姓有勳者，免征役」，不合。

其六

挽弓當挽強㊀，用箭當用長。射音石，下同人先射馬㊁，擒賊《英華》作寇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一作列國自有疆㊂。苟能制侵陵㊃，豈在多殺傷㊄。六章，爲當時黷武而歎也。張綖注：章意只在擒王一句，上三句皆引興語，下四句申明不必濫殺之故。上半疊用成語，擒王則衆自降，即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者。《杜臆》：他人有前四句，必無後四句，兼此八句，方是仁者無敵之師，三代而下，誰復領此。論兵邁古風，此老蓋自道也。

㊀《周國策》：長兵在前，強弩在後。《蘇秦傳》：天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周勃傳》：材官引彊。孟注：如今挽彊

司馬。

㈡《左傳》：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㈢《書》「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謂殺人有限也。馬援立銅柱爲界，所謂列國有疆也。

㈣《史記》：炎帝欲侵陵諸侯。

㈤又：李陵殺傷萬餘人。

黃生曰：前四語，似謠諺似諺，最是樂府妙境。又曰：戰陣多殺傷，始自秦人，蓋以首級論功，前代無是也。至出塞之舉，則始于漢武帝，當時衛、霍雖屢勝，然士卒大半物故矣。明皇不恤其民，而遠慕秦皇、漢武，此詩託諷良深。

其七

驅馬天雨去聲雪，軍行入高山㈠。逕危抱寒石㈡，指落曾同層冰間㈢。已去漢月遠㈣，何時築城還㈤？浮雲暮南征㈥，可望不可攀㈦。七章，爲戍邊築城而歎也。上四，述嚴寒之苦。下四，敍思歸之情。

唐注：哥舒翰嘗築城青海，疑於冬月行師，故爲軍士苦寒之吟。

㈠《詩》：驅馬悠悠。　又：雨雪霏霏。　又：高山仰止。

㈡梁簡文帝賦：既浪激而沙游，亦苔生而逕危。

㈢《前漢·蒯通傳》：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王逸《楚辭注》：北方常寒，其冰重累。

㈣張正見《昭君詞》：霜樓明漢月。

㈤《史記·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天寶中，哥舒翰屢築軍城，備吐蕃。

㈥樂府《古八變歌》：浮雲多暮色。　《楚辭》：泊吾南征兮。

前出塞九首

㊐孫擢詩：可望不可尋。

其八

單呈延切于寇我壘㊀，百里風塵昏㊁。雄劍四五動㊂，彼軍爲去聲我奔。虜其名王歸㊃，繫音計頸授轅門㊄。潛身備行音杭列㊅，一勝何足論平聲㊆。八章，見其有敵愾之勇。上四言臨敵制勝，下欲掃淨邊氛，卽擒王意也。劍動寇奔，此軍士之獲勝，乃其意必欲盡空幕南之庭而後快，一勝又何足論乎。此寫猛氣雄心，躍躍欲動。盧注：潛身備行列，如獨坐樹下之馮異。一勝何足論，如八戰八克之吳漢。

㊀《說文》：壘，軍壁也。

㊁庾信詩：風塵千里昏。

㊂《杜臆》：單于，借用漢事。自外侵內曰寇。

㊃《烈士傳》：楚王夫人，常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此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越絕書》：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張綖注：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每戰運劍大呼，執鹹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帥，問之，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及銅鐵，以爲神助也。」始知劍之異。公「雄劍」二句，兼用此事。魏文帝詩：一發連四五。

㊄錢箋：開元二十二年，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張守珪使人誘殺其王屈剌，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所謂虜其名王也。《漢書》：衞青、霍去病，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於諸小王也。

㊅《史・高帝紀》：秦王子嬰，繫頸以組。《周禮》：設車宮轅門。《史記》：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必相向爲門。

㈥《說苑》：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左史倚相曰：「吳兵夜至，何不行列鼓出待之？」

其九

從軍十年餘㈠，能無分寸功㈡。衆人貴苟得㈢，欲語羞雷同㈣。中原有鬬爭㈤，況在狄與戎㈥。丈夫四方志㈦，安可辭固一作困窮㈧。九章，爲冒功邀賞者發。上云貴苟得，見邊將營私之弊，下云志四方，見軍士報國之忠。十載從戎，何啻一勝？乃有功不伐，窮且益堅，此軍伍而有純臣之節矣。盧注：冒功苟得，凡濫殺無辜，掩敗爲捷及攘奪人功，皆是。當時如高仙芝、崔嘉逸之徒，往往蹈此。若爭功而鬬，則中原且不自安，況能遠征戎狄乎，見志在天下者，不爲一身計也。昔廉頗欲辱藺相如，相如避之，曰：「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意正相同。舊說：中原而有鬬爭，則與外夷無異，況能責及戎狄乎。

㈠曹植詩：從軍度函谷。又：君行踰十年。

㈡《蘇秦傳》：無有分寸之功。

㈢《荀子》：名不貴苟得。《淮南子》：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

㈣《記》：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

㈤《左傳》：戰於中原。《呂氏春秋》：喜怒鬬爭，反爲用矣。

㈥《記》：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㈦《左傳》：姜氏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㈧張協詩：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

前出塞九首

張綖曰：李杜二公齊名，李集中多古樂府之作，而杜公絶無樂府，惟此前後《出塞》數首耳。然又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大家機軸，不主故常，昔人稱「詩史」者以此。

黄生曰：六朝好擬古，類無其事，而假設其詞。杜詩詞不虚發，必因事而設。此卽修辭立誠之旨，非詩人所及。

周珽曰：前後《出塞》諸作，奴隸黄初諸子而出，如將百萬軍，寶之，惜之，而又能風雨使之，真射潮之力，没羽之技。

王嗣奭曰：《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之勇，恤士之仁，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傑聖賢，兼而有之，詩人乎哉。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按《舊書》：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解褐授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據此，則適爲書記，在翰未入朝之前，其入朝稱適，亦必在十一載時。蓋適同至京，而公作詩以送之也。若十四載，翰以風疾還京，闔門不與朝請，豈暇薦士君前乎。《通鑑》謂：十三載五月，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此特遥奏授官，恐適未必至京，何緣送贈詩章耶？明與《舊書》、杜詩不合。

崆峒小麥熟㊀，且一作吾願休王師㊁。請公問主將去聲，焉於虔切用窮荒爲㊂。首戒邊將窮兵。天寶之亂，由當時黷武所致，公已先見其兆矣。高爲書記，軍事皆得參謀，故以休兵息民告之。贈哥舒翰詩，先從朝廷發端，寄高書記詩，先從主將發端，起局正大。

㊀黄希曰：《寰宇記》：禹迹之内，山名崆峒者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黄帝問道之所，專指汝州，此當

是指臨洮。

枯。《通鑑》：積石軍每歲麥熟，吐蕃輒穫之，邊人呼爲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先伏兵於其側，寇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此詩正指其事。《唐志》：崆峒山在岷州，積石軍在廓州，廓去岷不遠。

㈡《詩》：王師之所。

㈢《江賦》：竭南極，窮東荒。詩言不必窮兵於荒外也。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㈠。高生跨鞍馬㈡，有似幽并平聲兒一作并州兒㈢。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㈣。此原其遠行之故。窮而依人，有似饑鷹，且素負鞍馬之才，豈肯羈身一尉。鮑欽止曰：捶楚，謂鞭扑有罪者。

㈠朱注：《魏志》：陳登喻吕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又《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

㈡吴質《答東阿王書》：情踊躍於鞍馬。

㈢梁簡文帝詩：少解孫吴法，家本幽并兒。師氏曰：幽并二州，其俗習騎射也。《史記·張耳傳》：耳是時脱身遊。

㈣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被箠楚受辱。《後漢·陳寵傳》：宜滌蕩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説文》：捶，以杖擊也。箠與捶同，皆木名。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㈠。答云一作言一書記㈡，所愧國士知㈢。人實不易去聲知㈣，更一作尤須慎其儀㈤。此誌其初爲書記。設爲問答，本於古詩。不易知，見事人之難，慎其儀，見行己之難，此朋友規箴之

義也。

㈠程曉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舊唐書》：涼州，屬河西道。武德二年置總管府，天寶元年改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甘、肅三州，乾元元年復爲涼州。洙曰：前漢武威郡，

㈡《魏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爲司空軍謀祭酒，掌書記室。

㈢《國策》：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庾信詩：嚋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

㈣《范睢傳》：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㈤《詩》：敬慎威儀。黃庭堅注：《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可亂頭養望，自謂曠達耶。

十年出幕府㈠，自可持旌麾一作旗㈡。此行既特達㈢，足以慰所思㈣。一云亦足慰遠思。男兒功名遂㈤，亦在老大唐佐切時㈥。此冀其將來建樹。高遇哥舒，已在暮年，故有功名老大之語。

㈠蔡邕《薦邊文韶表》：幕府初開，博選清英。師古曰：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衙青始有其號。

㈡曹植《離思賦》：欲畢力於旌麾。師氏曰：唐制，從軍歲久者，得爲大郡，故云十年持旌麾。

㈢蕭琛詩：之子兩特達。

㈣古詩：褰裳望所思。

㈤陸機詩：男兒多遠志。《荀子》：功名棊大。

㈥古詩：老大徒傷悲。

常恨結歡淺㈠，各在天一涯叶音宜㈡。又如參與商㈢，慘慘中腸悲㈣。驚風吹一作飄鴻鵠㈤，不

得相追隨㈥。黃塵翳沙漠㈦，念子何當一作時歸古韻支微通用㈧。邊城有餘力㈨，早寄從軍詩㈩。

末結送別之意。方聚而散，故恨結歡之淺。別難復聚，又有參商之感。驚風二句，己不得往，黃塵二句，高不能來，故囑其寄詩以相慰。從軍詩，仍應記室。此章四句起，十句結，中三段各六句。

㈠《左傳》：願結歡於二三君。任昉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㈡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㈢《左傳》：子產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蘇武詩：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此本左氏也。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爲大火。始改左氏本文，而參商並稱。蔡琰《胡笳》：同天隔越兮如商參。此又本於鄭氏也。

㈣《詩》：或慘慘畏咎。陸倕詩：沉思結中腸。

㈤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㈥曹植詩：飛蓋相追隨。

㈦又賦：揚黃塵之冥冥。《前漢書》：隔以山谷，壅以沙漠。

㈧蘇武詩：念子不得歸。

㈨《商君傳》：盡遷之於邊城。諸葛穎詩：玄覽屬睿詞，風雲有餘力。

㈩王仲宣有《從軍詩》。

錢謙益曰：《唐書》：明皇方有事石堡城，詔問王忠嗣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帝因不快。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分兵接應，忠嗣僶勉而從。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徵入

貶官。八載，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通鑑》：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没。明皇有事於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於隴右，始克石堡城，而靡敝中國多矣。此詩以窮荒爲戒，亦以見哥舒翰之謀國不如忠嗣也。

按：捶楚有兩説，一云尉楚罪人，一云尉自受楚。《邵氏聞見録》引杜牧之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勖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此指尉被捶楚也。張綖引韓昌黎詩云：「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奸偷。」則尉固以捶楚爲職矣。友人萬斯同曰：與人贈別，而舉其戮辱賤事，恐不近情。考高適爲封丘尉時，作詩云：「祇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故杜公送達夫云「脱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即用高詩意也，還作捶楚他人爲是。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

鶴注：此當是天寶十一載作。公獻三賦，明皇奇之，召試文章。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官。公詩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唐詩紀事》：崔國輔，吳郡人，初授許昌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唐書》：于休烈，開元初第進士，自秘書省正字，累遷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唐六典》：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説等，宴於集仙殿，改名集賢殿，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

昭代將垂白㊀，途窮乃叫閽㊁。氣衝星象表㊂，詞感帝王尊㊃。首敍獻賦之事。上二説得悲憫，下二説得豪邁。

㊀洙曰：昭代猶言明時，指本朝也。《搜神記》：將辭昭代。《前漢·杜業傳》注：垂白老，言白髮下垂也。鮑照詩：

垂白對講書。

㈡阮籍哭窮途。《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

㈢宋之問詩：氣衝落日紅。王融策文：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㈣洙曰：公嘗有詩云「往年文彩動人主」，卽所謂「詞感帝王尊」也。《三大禮賦》，進《鵰賦》、《封西嶽賦》，皆投延恩匭，故曰叫閽、曰詞感帝王也。

者投之。公獻

天老書題目㈠，春官驗討論平聲㈡。倚風遺鵰音逸。鷁同路㈢，隨水到龍門㈣。竟與蛟螭雜㈤，空聞一作寧無燕雀喧㈥。青冥一作雲，非猶契闊一作連須洞㈦，凌舊作陵厲不一作小，非飛翻㈧。次言召試不遇。上四集賢應試，下四送隸有司。天老，謂宰相。春官，謂禮部。遺鷁路，期免退飛。到龍門，意在騰躍。蛟螭雜，龍門難上矣。燕雀喧，鷁路却回矣。契闊不飛，無復飛騰之志也。

㈠《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張衡詩：天老教軒皇。甄拔人才，各爲題目。《南史·杜之偉傳》：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

㈡《周禮》：大宗伯爲春官。《杜臆》：驗討論，謂考驗其文詞所自出，故赴試者語必典雅，唐詩可爲後世羽儀者以此。

孔安國《書序》：討論墳典。隋煬帝《賜劉炫書》：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

㈢《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昭明太子啓：鷁路頹風。

㈣《三秦記》：龍門，在河東界，每暮春，有黃黑鯉魚自海及諸州爭來赴之，得上者便化爲龍，否則曝腮點額而退。

㈤《南都賦》：憚虬龍兮怖蛟螭。

㈥《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何胥詩：空餘燕雀喧。

㊐青冥，注見首卷。《詩》：死生契闊。注以爲勞苦之意。今云青冥契闊，乃闊絶之義。

㊑陳琳書：陵厲清浮，顧盼千里。《抱朴子》：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王粲詩：荷非鴻鵠，孰能飛翻。朱注：公以詞賦爲人主所知，再降恩澤，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有青冥契闊之嘆。

儒術誠難起㊀，家聲庶已存㊁。故山多藥物㊂，勝概憶桃源㊃。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㊄。

謬稱三賦在㊅，難述二公恩㊆。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末欲東還，而敍留贈之意。上四失意思歸，下四感別知己。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㊀《公孫弘傳》：起家作臺郎。難起，謂不能奮起在位。家聲，謂詩名猶足紹祖也。

㊁《任昉傳》：四子並無術業，墮其家聲。公系出襄陽，曾祖依藝始知洛之鞏縣，遂居於此，杜陵乃其宗族所在。夢弼泥鹿門採藥、武陵桃源，遂以故鄉爲襄陽。但移鞏已經四世，襄陽無復田廬可依矣。當從朱注作洛陽故居。其曰：憶桃源，欲如秦人之避世耳，不必親至桃源也。

㊂應瑒詩：日暮歸故山。《抱朴子》：仙人以藥物養身。

㊃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捨舟從山口入，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鷄犬相聞，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方輿勝覽》：桃源，在鼎州縣南二十里，旁有秦人洞。唐朗州，即宋鼎州，今爲常德府桃源縣。

㊄《鸚鵡賦》：眷西顧而長懷。劉楨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師氏曰：禁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牆也。

㈥江總詩：下筆成三賦。

㈦范弘之牋：仰尊二公。

貧交行

鶴注：此必公獻賦後，久寓京華，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梁氏編在天寶十一載，是也。

翻手作雲覆音福手雨㈠，紛紛輕薄何須數所主切㈡。君不見管鮑貧時交㈢，此道今人棄如土㈣。

公見交道之薄，而傷今思古也。《杜臆》：作行止此四句，語短而恨長，亦唐人所絶少者。

㈠《史記》：陸賈説尉陀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鮑照詩：暫交金石心，須臾雲雨隔。

㈡《史記》：漢王曰：「天下紛紛。」　張華詩：末世多輕薄。

㈢《史記》：管夷吾者，潁上人也，常與鮑叔牙游。叔知其賢。仲貧困，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遂進管仲。仲既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後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㈣范雲詩：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莊子》：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鶴注：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内，節度使撫寧西域。考天寶十一載，封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韋必爲其書記也。公以天寶十載獻三賦，召試文

章，待制集賢。詩云「公車留二年」，當是十一年作。《唐書》：元帥節度府有掌書記一人，關預軍中機密。

夫子歎許勿切通貴，雲泥相望懸㈠。白頭無藉申氏疑作籍在㈡，朱紱有哀憐㈢。書記赴三捷一作接㈣，公車留二年㈤，欲浮江海去㈥，此別意茫然㈦。雲泥包下四句。白頭無藉，而朱紱見憐，此敘目前。末二，結出惜別意。《杜臆》：書記未是顯官，而作雲泥之歎，其窮可知。如《投贈哥舒翰》，語極贊頌，望一書記尚不可得也。

㈠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

㈡《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有藉在。趙曰：無藉在，謂無所倚藉，故用對哀憐。申涵光曰：舊解作通籍及無聊意，俱杜撰。蓋言無着籍所在，如今籍貫之籍，身老無家，幸爲朱紱所哀憐耳。

㈢唐制：御史賜金印朱紱。韋書記必兼官御史，故云。班固牋：將軍哀憐，賜固手迹。

㈣書記，見前。《詩》：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㈤《東方朔傳》注：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㈥曹冏《六代論》：浮舟江海。

㈦謝靈運詩：此別久無適。鮑照詩：茫然荒野中。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鶴注：道書有玄都，所謂禹封五符，秘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是也。詩蓋作於天寶十一載。蔡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十洲記》：玄都在北海，去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

治。　師氏注：元逸人，隱道士也。盧注：李白與元丹丘遊，疑卽此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㈠，已佩含景音影蒼精龍㈡。故人今居子午谷㈢，獨並步浪切，一作在陰崖白一作結茅屋㈣。首敍逸人之居。　元蓋自山東而遷居秦嶺者，開首敍明。

㈠朱注：公《同太白訪范隱居》詩「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此在魯郡作也。《昔遊》詩「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正指元逸人言。　陸放翁謂東蒙乃終南山峯名，引种明逸詩「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爲證，乃喜新之說，未足信也。

㈡潘鴻曰：《抱朴子》：道術諸經，可以却惡防身者有數千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勝計。又云：諸大符出於老君，其中有青龍符等術，用之可以得仙。此詩「已佩含景蒼精龍」，卽所謂青龍符耳。《初學記》：後漢公孫瑞《劍銘》：從革庚新，含景吐商。《史記索隱》：《文耀鉤》云：東宮蒼帝，其精爲龍。《神仙傳》：壺公云：「吾嘗佩含景，駕蒼精。」注：東方蒼龍。《春秋繁露》：劍之在左，蒼龍象也。

㈢《漢書》：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逕漢中。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

㈣《西征賦》：眺華嶽之陰崖。　顏師古《漢書注》：白屋，茅屋也。

屋前太古玄都壇㈠，青石漠漠松從《文粹》，一作常風寒㈡。子規夜啼山竹裂㈢，王母晝下去聲雲旗翻一作蟠㈣。　中記玄都壇景。　青石松風，地幽僻矣。子規夜啼，幾於裂竹，聲悲慘也。王母晝下，有似翻旗，尾動搖也。

㈠《列子》：太古至於今，年數固不可勝紀。　朱注：《十洲記》：玄洲，在北海，去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所治。《唐六典》：煬帝改佛寺爲道場，道觀爲玄壇。

㈡《神仙傳》：王烈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述異記》：利州葭萌縣玉女房，是大石穴，前有數竹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梁簡文帝詩：淇水漠漠青苔浮。劉繪詩：松風循路急。張華詩：巢居知風寒。

㈢《禽經》：鸐，巂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啼必北向。山竹裂，別有三說。劉云：燒竹爆裂以驚去子規。謝注云：子規啼聲如竹裂。僞蘇注引竇誼居蜀之津源，子規啼而庭竹裂，出於妄撰。黃希謂子規夜啼，而山竹爲之欲裂，得之。補注：僞蘇注引竇誼遊成都，聞子規聲一事，本屬妄撰。余闕《峩山記》亦載此事。僞注起於南宋，闕乃元人，恐係誤引。後來《萬姓通譜》亦援爲實事，皆訛以仍訛。

㈣杜修可曰：王母，鳥名，故對子規。《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黃，素翼，絳頸，名王母使者。又，王椿齡云：其尾五色，長二三丈許，飛則翩翻，正如旗狀。《列仙傳》：穆王與王母會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九歌》：乘回風兮載雲旗。張希良曰：《墨莊漫録》云：宋宣和間，中官陳彦和言嘗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

知君此計成一作誠長往㈠，芝草琅玕日應平聲長丁丈切㈡。鐵鎖高垂不可攀㈢，致身福地何蕭爽㈣。末稱其抱道高棲，超於塵俗。芝草琅玕，仙家之食。鐵鎖高垂，仙人之居。福地蕭爽，逍遥自得也。此章三段，各四句。

㈠《史記·留侯傳》：誰爲此計者乎？《北山移文》：或欺幽人長往。

㈡《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黃庭芝草、碧海琅玕。」　邵注：仙人能種玉，故云日應長。

㈢舊注：《道藏經》：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鎖下垂，約有百餘丈，成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法苑珠林》：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往至焉，寺旁大竹林，可二頃，其人斷二竹節以盛蜜，尋路至大秦戍，具告防人。戍主利其大竹，遣人覓取，過小竹谷，達於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鑿之大牢，將上，有二虎踞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

㈣《洞天福地記》：終南山太乙峰，在長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　阮籍《首陽山賦》：初蕭爽而揚音。盧元昌曰：是時道教盛行，山人王元翼紛紛撰妙寶真符。元逸人修真子午谷中，不求人知，自高人一等矣。申涵光曰：「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二語，大類長吉，見此老無所不有也。

曲江三章章五句

此詩三章，舊注皆云至德二載公陷賊中時作。

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開宴。據此，則知公之對景興慨，意固有所爲矣。　鶴注：《寰宇記》：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名爲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　朱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　康駢《劇談錄》云：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二節。

按：詩旨乃自嘆失意，初無憂亂之詞，當是天寶十一載獻賦不遇後，有感而作。

曲江蕭條秋氣高㈠，菱荷枯折隨風濤㈡，游子空嗟垂二毛㈢。白石素沙亦相蕩㈣，哀鴻獨叫求其曹㈤。首章自傷不遇，其情悲。　在第三句點意，上二屬興，下二屬比。　菱荷枯折，引起二三七

流。哀鴻求曹，念及同氣也。

㈠宋玉《風賦》：蕭條衆芳。　《月令》：以達秋氣。《楚辭》：天高而氣清。

㈡《洛陽伽藍記》：葭芙被岸，菱荷覆水。　謝靈運詩：江闊壯風濤。

㈢蘇武詩：請爲遊子吟。　《左傳》：不禽二毛。　注：頭白有二色。

㈣《詩》：白石鑿鑿。　江淹詩：素沙匝廣岸。

㈤禰衡賦：哀鴻感類。　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

其二

即事非今亦非古㈠，長歌激越捎所交切林莽莫補切㈡，比毘至切屋豪華固難數所主切㈢。吾人甘作心似灰㈣，弟姪何傷淚如雨㈤。次章放歌自遣，其語曠。

久已灰心置之，弟姪何必爲我傷心乎　蓋勸之達觀也。　《杜臆》：即事吟詩，體雜古今。其五句成章，有似古體，七言成句，又似今體。曰長歌者，連章疊歌也。

㈠《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即事。　陶潛詩：即事多所欣。　謝靈運詩：即事怨睽擱。

㈡蘇武詩：長歌正激烈。　《西都賦》：震聲激越。　宋玉《風賦》：歷石伐木，捎殺林莽。　捎，動搖也。　木曰林，草曰莽。

㈢《尚書大傳》：周民可比屋而封。　庾信詩：金穴盛豪華。

㈣《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　《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㈤王績詩：哀宗多弟姪。　古樂府：孤兒淚下如雨。

其三

自斷丁亂切此生休問天㊀，杜曲幸有桑麻田㊁，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裘炙切猛虎終殘年㊂。三章志在歸隱，其辭激。窮達休問於天，首句陡然截住。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廣射虎。一時感慨之情，豪縱之氣，殆有不能自掩者矣。

㊀陶潛詩：聊復得此生。杜修可曰：《楚辭·天問篇序》：天問者，屈子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

㊁杜曲，在長安，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雍錄》：樊川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社，杜曲謂之北杜。二曲，名勝之地。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其地有桑麻竹箭之饒。《西都賦》：桑麻鋪菜。

㊂甯戚《飯牛歌》：短布單衣適至骭。《越絶書》：匹馬啼嗥。《文心雕龍》：車兩馬疋，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定，則雖單爲疋矣。匹夫、匹婦，亦取配義也。《漢·李廣傳》：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詩中「故將」二字，乃乘上之詞。或因《李廣傳》有「故將軍」語，遂指當時武將謝官者，恐不合詩意。

王嗣奭曰：先言鴻求曹，以起次章弟姪之傷。次言心似灰，以起末章南山之隱。三章氣脈相屬，總以九迴之苦心，發清商之怨調。此公學三百篇，遺貌而傳神者也，觀命題可見。而自謂非今非古，意可知矣。嘗謂公此詩學三百，《七歌》學《離騷》，《新安吏》諸作學古樂府，俱自開堂奧，不肯優孟古人。

盧世潅曰：《曲江》三章，塌翼驚呼，忽遨天際。國風之後，又續國風。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鶴注：《通鑑》：天寶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則仲通爲京兆尹在十一月國忠爲相後也。詩云：「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當是公獻賦待詔集賢院後，十一年十二月作也。錢箋：顏魯公《仲通墓碑》及《離堆記》：天寶九載，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十一載，拜京兆尹。仲通劍南人。《舊書》云　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誤也。《唐書・李叔明傳》：叔明，本姓鮮于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楊國忠傳》：國忠素德仲通，使討雲南，舉軍没，以白衣領職。未幾，國忠引爲京兆尹。鄭曰：鮮于，複姓。

王國稱多士㊀，賢良復扶又切幾人㊁？異才應平聲間去聲出一作世㊂，爽氣必殊倫㊃。始見張京兆㊄，宜居漢近臣㊅。驊騮開道路㊆，鵷鶵離去聲風塵㊇。前三段稱鮮于，後三段公自敍。首從多士形起，稱其才氣傑出。驊騮，喻異才。鵷鶵，喻爽氣。上下四句，自相呼應。

㊀《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㊁漢文帝詔：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㊂孔融表：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公孫弘贊》：異人間出。

㊃《世説》：桓宣武素有雄情爽氣。左思詩：與世亦殊倫。

㊄《漢書》：膠東相張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元帝卽位，待詔鄭明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

㊅《國語》：近臣盡規。

㊆《穆天子傳》：左服驊騮而右騄耳。郭璞注：驊騮，色如華而赤。《吳志》：孫權書：自道路開通。

㊇《高唐賦》：鵰鶚鷹鷂，飛揚伏竄。邵注：鵰、鶚，皆鷙鳥之大者，而鶚又大於鵰。《王文憲集序》：脫落風塵。

侯伯知何算一作等㊀，文章實致身㊁。奮飛超等級㊂，容易去聲失沉淪㊃。脫略磻溪釣㊄，操持鄠匠斤㊅。雲霄今已逼㊆，台袞更誰親㊇？次從侯伯形起，稱其位望特優。當今侯伯雖多，鮮于獨以文章進身，一旦奮飛而起，則向之沉淪頓失矣。磻溪，言遇合之遲，鄠匠，言鋒鋩之利，二句承「超等級」。亦上下四句，自爲開闔。雲霄，言得近天子，台袞，言得交宰相，二句承「失沉淪」。顏魯公《墓碑》：仲通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五十始擢一第。從官十年而後超登四岳，可見其晚年始遇。

㊀陸機《五等諸侯論》：侯伯無可亂之符。何足算，見《論語》。

㊁《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晉王導帖：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轂中。

㊂吳均詩：相須無羽翮，何由總奮飛。《記》：貴賤之等級。

㊃《東方朔傳》：談何容易。《抱朴子》：運屯則沉淪於勿用。

㊄《恨賦》：脫略公卿。《水經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溪中有泉，謂茲泉東南隅石室，太公所居，水次平石，即太公垂釣之所。

㊅《莊子》：何其無操持與？又：鄠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

㊆張昶《華山堂闕銘》：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

㊇王褒《尉遲公碑》：任隆台袞。趙注：上公應天上三台。三公一命袞。

鳳穴雛皆好㊀，龍門客又新㊁。義聲紛感激㊂，敗績自逡巡㊃。中四，結上以起下。墓碑謂其有子六

人，皆有令聞。又謂輕財尚義，果於然諾，此卽鳳雛龍門之說也。敗績逡巡，自歎蹇於遭際。

㈠《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北史・文苑傳》：飾羽儀於鳳穴。

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

㈡《李膺傳》：膺性簡亢，被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㈢傅玄詩：義聲馳雍涼。趙岐《孟子章旨》：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㈣《左傳》以敵大崩曰敗績。《過秦論》：逡巡而不敢進。

途遠一作永欲何向㈠，天高難重陳㈡。學詩猶孺子一云子夏㈢，鄉賦忝一作念嘉賓㈣。不得同晁錯㈤，吁嗟後郤音隙詵㈥。計疏疑翰墨㈦，時過憶松筠㈧。此追敍應舉下第事，在開元二十三年。途遠天高，進身無階也。猶孺子，公年尚少。忝嘉賓，時登鄉薦。引晁、郤二公，言知遇弗如古人。計疏，不善干謁。時過，欲收晚節也。

㈠《主父偃傳》：日暮途遠。劉琨詩：棄置勿重陳。

㈡曹植云：天高聽遠。《史記》：孺子可教矣。

㈢《論語》：學詩乎。《詩》：我有嘉賓。《小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也。

㈣鄉賦，謂鄉舉。《晉書》：泰始中，舉賢良直言之士，郤詵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㈤《晁錯傳》：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錯在選中。時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由是選中大夫。

㈥《詩》：吁嗟麟兮。曹植書：豈徒以翰墨爲勳績。其於計疏矣。

㈦《史記・范雎傳》：其於計疏矣。

㈧《學記》：時過然後學。任昉《求立館啓》：竟松筠於歲晚。

獻納紆皇眷㈠，中間謁紫宸㈡。且隨諸彥集㈢，方覬薄才伸㈣。破膽遭前政㈤，陰謀獨秉鈞㈥。微生寤忌刻㈦，萬事益酸辛㈧。此敍獻賦召試事，在天寶十載。紆皇眷，曲荷主知。謁紫宸，應試殿中。破膽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陰謀」「忌刻」四字，極盡姦邪情狀。按《李林甫傳》：天寶六載，帝詔天下通一藝以上者皆詣京師。林甫恐對策者斥言其奸，乃委尚書省覆試，遂無一人及第。公初應詔而見黜，後以召試而仍棄，皆林甫爲之，今林甫已去，故云前政。

㈠《兩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沈約《齊安陸昭王碑》：皇情眷眷。

㈡阮瑀書：中間尚淺也。《唐六典》：紫宸殿，卽內朝正殿。

㈢錢箋：公獻《三大禮賦》，命待詔於集賢院，所謂「諸彥集」也。江淹《別賦》：金閨諸彥。

㈣《嚴助傳》：越人綿力薄才。

㈤《谷永傳》：臣所以破膽寒心。《孔叢子》：文咨曰：「不害前政而有成。」

㈥孫綽《喻道論》：陰謀之人，子孫不昌。《詩》：秉國之鈞。

㈦牛弘詩：微生逢大造。庾信賦：既言多於忌刻。

㈧謝靈運詩：萬事俱零落。阮籍詩：悽愴懷酸辛。

交合丹青地㈠，恩傾雨露辰㈡。有儒愁餓死㈢，早晚報平津㈣。末望汲引，乃贈詩本意。仲通與國忠交合，則施恩正易爲力，故託以窮愁之狀，報於平津。此章前後四段各八句，中腰、結尾各四句。

㈠《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㈡賀凱詩：恩榮雨露濡。

㈢《朱買臣傳》：終餓死於溝中耳。

㈣《韓非子》：無早晚之失。《漢·公孫弘傳》：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開閣延士。平津，比國忠，舊指京兆。朱注力辯其誤。古人不輕誚人若此。

錢謙益曰：公《投贈鮮于京兆》詩，與顏魯公《神道碑》，敘次略同。顏碑記節度劍南，拔吐蕃磨彌城，而不載南詔之役；公詩美其文章義激，而不及其武略。古人不輕誚人若此。

少陵之投詩京兆，鄰於餓死，昌黎之上書宰相，迫於饑寒，當時不得已而姑爲權宜之計，後世宜諒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處深責唐人也。

白絲行

此詩當是天寶十二載閒，客居京師而作，故末有忍羈旅之說，當依梁氏編次。師氏謂此詩乃譏竇懷貞。鶴云：懷貞亡於開元元年，公時纔兩歲，於年月不合。

繰絲須長不須白㈠，越羅蜀錦金粟尺㈡。象一作牙牀玉手亂殷烏閒切紅㈢，萬草千花動凝碧㈣。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㈤，裂下去聲鳴機色相射食亦切㈥。美人細意熨貼平㈦，裁縫滅盡針線跡㈧。此見繰絲而託興，正意在篇末。上段，有踵事增華之意。欲成羅錦，用尺量絲，故須長；所織花草，色兼紅碧，故不須白。熨貼裁縫，製爲舞衣也。象牀，指機牀。玉手，指織女。亂殷紅，謂經緯錯綜。動凝碧，謂光彩閃鑠。

㈠《記》：夫人繅三盆手。朱注：《廣韻》：繅，繹蠶爲絲也，繰同。鮑照詩：繰絲復鳴機。

㈡《唐書》：越州土貢花文寶花等羅。 魏文帝詔：每得蜀錦，殊不相似。 何遜詩：金粟裹搔頭。 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

㈢《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直千金。 江淹賦：惜玉手之空佇。 《廣韻》：殷，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

㈣王子安《青苔賦》云：縈修樹而凝碧。

㈤王彪之詩：絲染墨悲歎，路岐楊感悼。 庾信《連珠》：白羽素絲，隨其所染。

㈥謝朓詩：望望下鳴機。 朱注：色相射，五色射人也。

㈦《班彪傳》：細意委曲。 《南史》：何敬容，衣裳不整，伏床熨之。 楊慎曰：《王莽傳》有威斗，即尉斗也。 威與尉音相近，本音畏，轉音鬱。 《隋書》：李穆奉尉斗於楊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炤《通鑑釋文》：尉斗，火斗，持火以申繒也，俗加火作熨。 《說文》尉與熨本一字，從上按下也。 又，持火申繒也。 今俗言平曰尉帖。 杜詩「美人細意熨帖平」是也。 又，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

㈧曹植樂府：裁縫紈與素。

春天衣去聲著陟略切爲去聲君舞㈠，蛺蝶飛來黃鸝語㈡。 落絮遊絲亦有情㈢，隨風照日宜《英華》作似微污，一作污不著㈤，開新合故置何許㈥。

君不見才《英華》作志士汲引難㈦，恐懼棄捐忍羈旅㈧。 下段，有厭故喜新之感。 蝶趁舞容，鸝應歌聲，落絮遊絲乘風日而綴衣前，比人情趨附者多。 一經塵汗顏，棄置何所，見繁華忽然零落矣。 士故有鑒於此，不輕受汲引而甘忍羈旅，誠恐一旦棄捐，等於敝衣耳。 玩末二語，公之不屑隨時俯仰可知。 此章兩段，各八句。

㈠徐君倩詩：衣著一時新。 鮑照詩：催絃急管爲君舞。

㈡何遜詩：黃鸝隱葉飛，蛺蝶縈空戲。

㈢庾信詩：落絮鵝毛下。徐陵詩：柳絮飛還聚，遊絲斷復結。

㈣庾肩吾詩：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照日宜輕舉，謂絲絮飄颺，與衣之輕舉相宜。《楚辭》：願輕舉以遠遊。

㈤六朝詩：朱顏潤紅粉，香汗沾玉色。古詩：空牀委清塵。邢劭詩：桃李無顏色。

㈥衣裳在笥，故有開合。漢艷歌：乍開乍合。《世說》：桓冲妻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阮籍詩：君子在何許。

㈦嵇康《琴賦》：歷世才士，並爲之賦。《劉向傳》：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汲引難，難就薦引也，即記

難進易退之難。

㈧魏甄后《塘上行》：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左傳》：羈旅之臣。《漢書》張晏注：羈，寄也。旅，客也。

錢謙益曰：《傅咸集》載郭泰機詩云：「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此詩用泰機之詩而反之。泰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咸之相薦。公詩謂白絲素質，隨時染裂，有香汗清塵之污，有開新合故之置，所以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於羈旅也。

鰲按：詩詠白絲，即墨子悲素絲意也。已悲素質隨時染，當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漸，及其見置時，欲保素質得乎？唯士守貞白，則不隨人榮辱矣。此風人有取於素絲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鶴注：鄭虔廣博士之命，在天寶九載。以詩中第五首考之，是公未定官時遊此，當在十二三載間。《東方朔

傳》：竇太主曰：「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注：園中有山，故言山林。《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將軍山林而盡，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東，韋曲之西，俗呼爲塔陂。

不識南塘一作唐路㈠，今知第五橋㈡。名園依緑水㈢，野竹上上聲青霄㈣。谷口舊相得㈤，濠梁同見招㈥。平生爲去聲幽興去聲㈦，未惜馬蹄遥㈧。首章領起，乃未至而遥望之詞。上四，何氏山林。下四，陪鄭同遊。自塘至橋，橋畔有園，園中有竹，層次如畫。谷口，指鄭。濠梁，指何。趙汸曰：何於鄭爲舊交，因而并招及己，但以素有山林幽意，故作此遊，非輕赴人招也，説得曲折微婉。《杜臆》：末拈幽興，爲十首之綱。

㈠《世説》：祖逖曰：「昨夜復南塘一遊。」此借其字。朱注：許渾詩云：背嶺枕南塘。意亦在韋曲左右。

㈡《通志》：韋曲之西有華嚴寺，寺西北有雁鶩坡，坡西北有第五橋。張禮《遊城南記》：第五橋，在韋曲西，以姓得名。

㈢《世説》：王子敬自會稽經吴。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魏文帝詩：菱芡覆緑水。

㈣庾肩吾詩：野竹交臨浦。梁王訓詩：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

㈤谷口，用鄭子真事，注見首卷。

㈥《莊子》：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吴論：園以水勝，故稱濠梁。陶潛詩：山澤久見招。

㈦陳子昂詩：山深興轉幽。

㈧《盤中詩》：何惜馬蹄歸不數。

趙汸曰：凡一題而賦數首者，須首尾布置，有起有結，每章各有主意，無繁複不倫之失，乃是家數。觀此十章，及後五章，可見。

王嗣奭曰：山林與園亭異。依山臨水，連村落，包原隰，漏樵漁，王右丞輞川似之，非止一丘一壑之勝而已。合觀十首，分明一篇遊記，有首有尾，中間或賦景，或寫情，經緯錯綜，曲折變化，用正出奇，不可方物。

吳門顧氏曰：首章言馬蹄，四章言沒馬，八章言走馬，蓋此遊有馬無舟，故舵樓疑越，刺船思鄠，乃虛擬舟楫之趣，非實事也。

黃生曰：首章敘入何鄭，他人不免費手，此能引古爲喻，語不繁而意已明，何等簡淨。

其二

百頃風潭上㈠，千章草堂本作重夏木清㈡。卑枝低結子㈢，接葉暗巢鶯㈣。鮮鯽銀絲鱠㈤，香芹碧澗羹㈥。翻疑舵可切樓底㈦，晚飯越中行㈧。二章，誌林中景物之勝。首二爲綱，三四承夏木，五六承風潭。末乃觸景而念昔遊。風潭覆以夏木，見其蕭森可愛。到而留飲，末云晚飯，蓋至暮而留宿矣。

朱注：卑枝接葉二句，古人所謂疊韻詩。食有芹鯽，乃初到而留飲，末云晚飯，蓋至暮而留宿矣。

㈠庾信詩：交柯乍百頃，擢木或千尋。黃希曰：潭，當是廣濟潭，在萬年縣。祖孫登詩：風潭如拂鏡，山溜似調琴。

㈡《漢書・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注：大樹曰章。陶潛詩：夏木獨森疏。

㈢方氏疑「卑」、「低」二字犯重，然古人亦所不避。太白詩云「玉窗青青下落花」，「下」、「落」兩字不免犯重，但「下」就窗前言，「落」就花片言，亦自有別。《列子》：鴻鵠高飛，不集卑枝。孫擢詩：晚花猶結子。

㈣周景式《孝子傳》：三荊同株，接葉連陰。

㈤銀絲，鮮鱠之色。碧澗，芹草所生。《洛陽伽藍記》：王肅至魏，飯鯽魚羹。《酉陽雜俎》：南孝廉嘗斫膾絲，縷輕

可飛。

㈥《呂氏《春秋》》：菜之美者，雲夢之芹。《說文》：楚葵，水芹也，今水中芹菜。一名水英。　謝靈運詩：鉏陵映碧澗。

㈦庾信詩：翻疑承毒水。　南方大船，尾有舵樓。仲長統詩：微風爲舵。

㈧公年二十時，曾遊吳越。

其三

萬里戎王子㈠，何年別月支㈡。異花來舊作開，犯重。《杜臆》作來，蓋音近而訛耳　絶域㈢，滋蔓匝清池㈣。漢使去聲徒許作慚空到㈤，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荆作漸，一作日離披㈥。三章，記林間花卉之奇。首記花名，次記花種。五六承異花，見其可貴。七八承滋蔓，憐其易謝。　張騫不攜此種，故曰空到。《本草》弗載其名，故曰不知。《杜臆》：開拆，頂露翻。離披，頂雨打。

㈠《本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戎王子，當是其類。《朱子語類》：未知何種。　鶴曰：加一「戎」字，言其來自戎中，猶云戎菽、戎葵。《杜臆》：人競珍之，故猶稱「戎王子」。胡夏客曰：外國王子入居內地，擁有其土異花，何將軍得其種也。此說「戎王子」是借人稱花。

㈡《漢書注》：月支，西域外國也。《舊唐書》：肅州酒泉郡，漢月氏國地。氏，音支。

㈢《水經注》：水側生異花。　李陵書：出征絶域。

㈣《左傳》：無使滋蔓。　王儉詩：蘭生已匝苑。　《子虛賦》：游於清池。

㈤《史記》：漢使至。

㈥宋玉《九辯》：奄離披此梧楸。

初疑第五句「空」字上不應用「徒」字，後見《許彦周詩話》作「漢使慚空到」，但「慚」字又下得太實。楊升菴云：古人用字，有不嫌重者，《左傳》：十年尚猶有餘臭。「猶」卽「尚」也。《書經》：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據此，則「徒」「空」不妨連用矣。若實字便不當疊用，太白《懷張子房》詩「我來圯橋上」，却是言橋橋，可乎？

其四

旁舍連高竹㈠，疏籬帶晚花㈡。碾渦深沒馬㈢，藤蔓曲藏一作垂蛇。詞賦工無一作何益㈣，山林跡未賒㈤。盡捻捻，《正異》作拈，奴兼切書籍賣㈥，來問爾東家㈦。四章，羨林傍幽僻之致。上四寫景，下四敍情，上四以蕭疏見致，俱有章法。沒馬是實事，藏蛇是想像。《杜臆》：公獻賦不售，故欲賣書買宅，乃憤激之詞。此云晚花，七章言清晨白日，見其次第。

㈠《漢書》：高祖適從旁舍來。

㈡梁簡文帝詩：晚花欄下照，疏螢簟上飛。

㈢《莊子》：輪碾地。《西京賦》：當足見碾，值轂被轢。此言碾轍底陷處，水漩成渦，偶舉所見以入詩，如「壞道哀湍瀉」亦然。《杜臆》謂園木周圍曲繞，狀如碾槽之渦。

㈣蕭琛詩：奕奕工辭賦。古詩：虛名復何益。

㈤未賒，言不遠。《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㈥捻，指取物也。

㈦《郘原傳》：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之範模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爲東家丘也。」原曰：「以鄭君爲東家愚夫耶。」王筠詩：微步出東家。東家，指何氏。

其五

剩郭作賸，趙云：賸，俗作剩水滄江破㈠，殘山碣石開㈡。緑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㈢。銀甲彈箏用邵本作卸㈣，金魚一作盤，非換酒來㈤。興去聲移無灑去聲掃去聲㈥，隨意坐莓苔㈦。五章，見山林景物，而喜逢豪飲，在四句分截。言此間穿池壘石，特大地中剩水殘山耳，其勢之雄闊，足以破滄江而開碣石。烹笋摘梅，將軍豪興。故復移席苔前，以享其用意之殷勤。申涵光曰：起語近纖，五六太板。園中佳品。彈箏換酒，賸馥之句。隋煬帝詩：日落滄江靜。

㈠《唐書》有殘膏賸馥之句。

㈡庾信《謝滕王啓》：蒲桃繞館，始開碣石之池。

㈢本是風折笋而緑垂，雨肥梅而紅綻，乃用倒裝句法耳。沈佺期詩：園槿綻紅艷。

㈣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以銀甲作指甲，取其有聲。

㈤《晉書》：阮孚爲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酒。《唐·車服志》：佩魚高宗初，用佩魚，以鯉爲李也。武后改用龜，龜屬玄武也。杜詩「金魚換酒來」，此時仍用魚矣。給魚。楊慎曰：

李白《贈賀知章》云「金龜換酒處」，蓋係往時舊物耳。盧照鄰詩：金貂有時須換酒。

㈥《後漢·陳蕃傳》：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

㈦庾信賦：細草橫階隨意坐。《天台山賦》：踐莓苔之滑石。

王嗣奭曰：通首散漫寫去，無起束呼應，另是一格。亦緣十首自有大起結，此首如中聯也。又曰：銀甲二句，見其好客而貧。何本武人，而風致不減賀季真，尤爲難得。

後人霑丐杜詩，皆成佳句。杜有「春色醉仙桃」句，陳簡齋云：「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杜有「紅綻雨肥梅」句，范

石湖云：「梅肥朝雨細，茶老暮烟寒。」各見脱化之妙。

其六

風磴丁鄧切吹陰一作梅，非雪㊀，雲門吼瀑蒲木切泉㊁。酒醒思卧簟，衣冷欲一作得裝綿。野老來看平聲客㊂，河魚不取錢㊃。秖一作只疑淳樸處㊄，自有一山川㊅。六章，狀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樸，亦四句分截。　風磴而吹陰雪者，乃雲門之吼瀑泉也，以下句解上句。蓋夏本無雪，飛瀑遥濺，乍疑是雪耳。　酒醒方思卧簟，而衣冷反欲裝綿，言夏日陰森也。野老看客，饋以河魚，即此見風土淳樸，與他處不同。　洪注：「另有一山川」，暗用桃花源事。

㊀鮑照詩：既類風門磴。

㊁孔融詩：高明躍雲門。　《山海經》：廬山有瀑布泉。

㊂應劭《藝文志注》：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稱野老。　丘遲詩：野老時一望。

㊃《淮南子》：河魚不得明目。　晉樂曲：酤酒不取錢。

㊄《亢倉子》：政省則人淳樸。

㊅陶潛詩：山川一何曠。

其七

楝音色，一作棟樹寒雲色㊀，茵蔯春藕香㊁。脆添生菜美，陰益一作蓋食單一作簞，非涼㊂。野鶴清晨出一作至㊃，山精白日藏㊄。石林蟠水府㊅，百里獨蒼蒼㊆。七章，記山林物産，而歎其景幽，亦四句分截。　茵蔯之脆，得生菜而加美。楝樹之陰，展食單而倍涼。次聯分頂，野鶴晨出，言其超曠，山精晝藏，言其深邃。百

里之內，獨見蒼蒼，甚言石林之高聳，非謂何林有百里也。此云晨日，下二章言晚、言夜，次第又相聯絡。

㈠棘乃小棗，棘下鋪單，頗無佳致，當是棣樹。《詩正義》：白色爲棣，赤棣爲棣。郭璞曰：赤棣葉細而岐銳，白棣葉員而岐大，木也。陶潛詩：寒雲沒西山。

㈡《本草》：茵蔯，蒿類，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名。

㈢趙氏以單爲鋪地之單，乃布單也。邵氏以單爲盛器之簞，乃竹筐也。謂方曰筒，圓曰簞。朱氏從前說。鄭望《膳夫録》：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㈣《世説》：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秦嘉詩：清晨當引邁。

㈤《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庾信詩：山精鏤寶刀。

㈥石林，叢石如林也。《楚辭》：焉有石林。《述異記》：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李斯刻此石

㈦江淹詩：山氣亘百里。梁蕭統詩：漸見岫蒼蒼。

王嗣奭曰：公恣意冥搜，觸目成趣，粗亦成精，近不遺遠，隨意命筆，變幻生動如此。

其八

憶過平聲楊柳渚，走馬定丁令切昆池㈠。醉把青荷葉㈡，狂遺白接羅㈢。坐對秦山晚㈣，江湖興去聲頗隨。八章，因水府而旁記遊迹。上四實景，下四虛摹。山林勝遊，留連累日，故柳渚昆池，亦皆經過。折荷脱巾，醉時狂態。刺船解水，走馬而思泛舟也。

刺郎達切船思郢客㈣，

杜詩詳註卷之二

㈠曹植詩：走馬長楸道。《唐書・安樂公主傳》：嘗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張禮《游城南記》：池在韋曲之北，楊柳渚亦當在其傍。

㈡《酉陽雜俎》：魏鄭公愨，取大荷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傳吸之，名碧筒杯。按：池有荷葉，醉中把此爲戲，顧氏以爲飲器之名，非是。漢《招商歌》：青荷晝偃葉夜舒。

㈢《晉・山簡傳》：時人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白接䍦，白巾也。《爾雅注》：白鷺翅上有長翰，江東取爲接䍦。

㈣王洙曰：郢客善操舟，吳兒善泅水。《莊子》：刺船而去。山濤詩：刺船蓮花浦，郢客思遨遊。郢，乃楚之都。

㈤解水，識水性也。謝朓詩：吳兒未習水，歌笑輕波瀾。

㈥梁高爽詩：坐對空寂字。秦山，卽終南山。

諸家以上六句爲追敍舊遊，非也。此遊本在夏時，而把荷解水亦正言夏日事，豈指平時遊歷耶。諸章言鮮鯽香芹，言綠笋紅梅，言生菜食單，言醉把荷葉，知園中留飲非一日矣。此章所憶經過興會，蓋同屬遊園事也。

其九

牀上書連屋㈠，階前樹拂雲㈡。將軍不好去聲武㈢，稚子總能文㈣。醒酒微風入㈤，聽平聲詩靜夜分㈥。綈衣掛蘿薜㈦，涼月白紛紛㈧。九章，宿何園而記其韻事。上四見主人儒雅，下四言夜景清幽。

首句屬賦，起不好武。次句屬比，起總能文。顧注：五六乃倒裝，本言風入而酒醒，夜分猶聽詩也。誦詩者，必何氏子弟。趙汸注：微風涼月，不作對耦，轉換開闔，意態無窮，此所謂大家數也。

㈠《南史・蕭恭傳》：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

㈡《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謝車騎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㈢《顏氏家訓》：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跡。《歸去來辭》：稚子候門。

㈣《前漢・賈誼傳》：諸生於是以爲能文。

㈤《風賦》：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嵇康詩：微風動袿。

㈥靜夜分，夜中分，出更漏也。魏文帝詩：靜夜不能寐。《周禮》：以星分夜。《韓非子》：夜分而聞鼓新聲者。

㈦薛荔女蘿，見《楚辭》。岑文本詩：雕樓網蘿薜。

㈧王融詩：壁門涼月舉。言月穿蘿薜，影著絺衣者紛紛零落也。張正見詩：紛紛白雪綺窗前。

劉會孟謂將軍好文，亦見世變，《杜臆》謂此治終亂始之機，皆非也。明皇好大喜功，致將帥開邊啓釁，黷武而殃民。公詩「健兒寧鬬死，壯士恥爲儒」，蓋傷之也。何將軍不好武，正與邀功生事者有別，少陵豈肯譏之耶。宋、明之世，以將不知兵而亡，天寶之時，以將好用兵而亂，事勢不同，未可概論。劉之謬於說詩，往往如此。

其十

幽意忽不愜㈠，歸期無奈何㈡。出門流水住一作注㈢，回首白雲一作雜花，非多㈣。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㈤？祇應平聲與朋好㈥，風雨亦來過平聲㈦。

十章總結，乃出門以後情事。首二惜別之情，三四別後之景，五六回憶前事，七八豫訂重遊。幽意不愜，爲迫於歸期耳，兩句起勢突兀。舞曰自笑，歌曰誰憐，無復林中豪興矣，故須再過以慰寂寥。朋好，指鄭廣文。錢謙益曰：八句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換步，正所謂「波瀾獨老成」也，杜老不容易放筆如此。

㈠江淹詩：寂寞幽意長。《世說》：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意思甚不愜。

㈡宋之問詩：歸期多年歲。《莊子》：爲之奈何。

庾信詩：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

㈢《易》：出門同人。

㈣劉顯詩：回首望歸途。左思詩：白雲停陰岡。

㈤劉放曰：古人多歌舞飲酒。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話總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

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淡。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

㈥沈約詩：心從朋好盡。

㈦《杜臆》：風雨，用《谷風》詩語。

盧元昌曰：公自留贈崔于後，還鄉整旆，故山興濃。有濠梁見招之舉，得非城東種瓜之客，灞陵射虎之人歟。宜公於遊覽之下，記敍特詳也。

麗人行

鶴注：天寶十二載，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鄰居第，往來無期，或並轡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爲之掩目。冬，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於是作《麗人行》。此當是十二年春作，蓋國忠於十一年十一月爲右丞相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㈠，長安水邊多麗人㈡。態濃意遠淑且真㈢，肌理細膩骨肉勻㈣。繡一作畫

羅衣裳照《英華》作朝莫同暮春㈤，蹙金孔雀銀麒麟㈥。頭上何所有㈦？翠微《英華》作爲匐音畐，烏

合切。《英華》作匌，音洽 葉垂鬢唇㈧。背一作身後何所見㈨？珠壓腰衱其輒切。一作襜。《英華》作枝穩稱去聲身㈩。此詩刺諸楊遊宴曲江之事。首敘遊女之佳麗也。三言丰神之麗，四言體貌之麗，五六言服色之麗，頭背四句，舉上下前後，而通身之華麗俱見。本寫秦、虢冶容，乃概言麗人以籠括之，此詩家含蓄得體處。

㈠《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晉書·禮樂志》：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劉尊詩：三月三日咄泉水。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爲題。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王右軍《蘭亭曲水序》：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㈡曹植《洛神賦》：覩一麗人，於巖之畔。王績《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

㈢劉緩詩：日日態還新。庾信《答趙王啓》：飄飄意遠。王粲《神女賦》：何産氣之淑真。濃如紅桃褭露，遠如翠竹籠烟，淑如瑞日祥雲，真如澄川朗月，一句中寫出絶世丰神。

㈣《東京賦》：擘肌分理。《楚辭·招魂》：靡顔膩理。又《大招》：豐肉微骨。周甸注：肌膚腠理，細嫩而膩滑，骨肉勻，肥瘠相宜也。《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卽骨肉勻也。

㈤古詩：被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之氣，元巳之辰。

㈥盧肇《柘枝舞賦》：靴瑞錦以雲匝，袍蹙金而雁欹。趙曰：唐宣宗嘗語大臣曰：「玄宗時內府錦襖二，飾以金雀，一自注：孔雀，奇禽，麒麟，瑞獸，衣上所繡物色。胡夏客曰：唐人常語。周御，一與貴妃。今則卿等家家有之矣。」此詩所云，蓋楊氏服擬於宮禁也。

㈦辛延年詩：頭上藍田玉。

㈧趙曰：翠微匐葉，言翡翠微布於匐綵之葉，若作翠爲匐葉，則以翠爲匐匝之葉也。杜曰：《廣韻》匐綵，婦人髻飾花

也。　鬢唇，鬢邊也。

㊈《晉書・阮孚傳》：以著背後。

㊉趙曰：腰衱，卽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下垂也。吳注：《爾雅》：衱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　楊慎謂松江陸深見其服美矣。劉緩詩：襪小稱腰身。　趙曰：此四句卽曹植「頭上金雀釵，腰佩紫琅玕」之勢。

古本尚有二句：「足下何所著？紅蕖羅韈穿鐙銀。」今按：兩段各十句爲界限，添此反贅。　錢云：考宋刻並無，必楊氏僞託耳。

就中雲幕椒房親㊀，賜名大國虢與秦㊁。紫駝之峰一作珍出翠釜㊂，水精之盤行素鱗㊃。犀筯厭飫久未下去聲㊄，鸞刀縷切空一作坐紛綸㊅。黃門飛鞚不動塵㊆，御厨絡繹《英華》作絲絡送八珍㊇。簫管一作鼓哀吟感鬼神㊈，賓從去聲雜一作合遝音沓實要津㊉。次誌秦、虢之華侈也。　駝峯二句，言寵賜優渥。　簫管，言聲樂之盛。賓從，言趨附者多。《杜臆》：態濃句，言味窮水陸。犀筯二句，言飲食暴殄。黃門二句，言八句，極狀姿容服飾之盛，而後接以「就中雲幕」二句，「紫駝」四句，極言肴饌品物之美，而後接以「黃門飛鞚」二句，皆倒插法，唯杜善用之。

㊀庾信詩：就中言不醉。　《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幄、雲帳、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周注：雲幕，謂鋪設幕帳如雲霧也。　《三輔黃圖》：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壁。班固《西都賦》：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又，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温暖，辟除惡氣。

㊁《舊唐書》：太真姊三人，皆有才貌，並封國夫人，大姊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通鑑》：適崔氏者爲韓

國，適裴氏者爲虢國，適柳氏者爲秦國。鶴注：《明皇雜録》：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衣服，共會於國忠第，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度上已修禊，亦必爾也。

㈢洙曰：《漢書》：大月氏，本西域國，出一封橐駝。注云：脊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爲橐駝。《酉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作駝峯炙，味甚美。王績《遊北山賦》：拭丹爐而調石髓，裹翠釜而出金精。

㈣周注：《三輔黄圖》：董偃以水精爲盤貯冰，同色。《太平御覽》：《交州雜事》：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所獻縹紺水精盤各一枚。王廣《笙賦》：舞靈蛟之素鱗。

㈤《酉陽雜俎》：明皇賜禄山有金平脱、犀頭匙筯。《楚辭》：時厭飫而不用兮。《晉書》：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筯處。

㈥《詩》：執其鸞刀。傳云：鸞刀，刀環有鈴，割中節也。《西征賦》：饗人縷切，鸞刀若飛。

㈦《漢·百官表》注：禁中黄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黄門之内給事者。錢箋：《明皇雜録》：虢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驄，使小黄門爲御。紫驄之駿健，黄門之端秀，皆冠絶一時。此所謂「黄門飛鞚」也。鮑照詩：飛鞚越平陸。《通俗文》：制馬口曰鞚。

㈧《王莽傳》：絡繹道路。錢箋：《新書》：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此所謂「御厨絡繹」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用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

㈨漢武帝《秋風詞》：簫鼓鳴兮發棹歌。曹植《七啓》：簫管齊鳴。又詩：過庭長哀吟。《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㈩魏文帝《與吴質書》：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遝衆賢。古詩：先據要路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㈠，當軒一作道下去聲馬入一作立錦茵㈡。楊花雪落覆敷救切白蘋㈢，青鳥飛去銜紅巾㈣。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絶倫㈤，慎莫近《英華》作向前丞相去聲嗔㈥。

聲勢也。　秦、虢前行，國忠殿後，鞍馬逡巡，見擁護填街，按轡徐行之象。當軒下馬，見意氣洋洋，旁若無人之狀。楊花青鳥，點暮春景物。見唯花鳥相親，遊人不敢仰視也，一時氣燄可畏如此。末句仍用倒插作收。兄妹，不避雄狐之刺，故有近前丞相瞋之語，蓋微詞也。　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後段六句收。

㈠曹植詩：遊馬後來。　鮑照詩：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莊子》：逡巡而却告之。

㈡王融詩：當軒卷羅縠。　《古詩爲焦仲卿妻》：下馬入車中。　錦茵，謂地鋪錦褥。丘遲詩：舒心謝錦茵。

㈢錢箋：樂府《楊白花歌》曰：楊花飄蕩落南家。又曰：願銜楊花入窠裏。此句亦寓諷於楊氏。《七命》：素膚雪落。《廣雅》：楊花入水化爲萍。《爾雅翼》：萍之大者曰蘋，五月有花，白色謂之白蘋。張華詩：白蘋開素葉。隋煬帝《江南曲》：絮飛晴雪暖風時。此卽「楊花落雪」之意。

㈣趙曰：青鳥應如鸚鵡之類，豢養馴熟，飛銜紅巾，此借用西王母青鳥也。薛道衡詩：願作王母三青鳥，飛來飛去傳消息。《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坐中，忽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梁元帝《咏柳》：枝邊通粉色，葉裏映紅巾。趙注：紅巾，蓋婦人之飾。黃注：巾，蓋樹間所掛之綵。

㈤崔灝詩：莫言炙手手可熱。《兩京新記》：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趙曰：炙手可熱，言勢焰薰灼。錢箋：《唐語林》：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蓋唐時長安語如此。　桓驎詩：超等絶倫。

㈥晉樂府詞：當年近前面發紅。　《通鑑》：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玉臺新詠》引漢桓

帝時童謠曰：撫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瞋怒之瞋，從目，音稱人切。《陳餘傳》瞋目張膽。瞋字從口，音田，盛氣貌。《詩》：振旅闐闐。二字音義本異，杜却通用。錢箋：樂史《外傳》：十一載，李林甫死，以國忠爲右相。十二載，加國忠司空。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煥發。遺鈿墜舄，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駝馬千餘頭匹，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與韓、虢聯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此詩語極鋪揚，而意含諷刺，故富麗中特有清剛之氣。周敬曰：鋪敘得體，氣脈條暢，的從古樂府摹出，另成少陵樂府。盧元昌曰：中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後云「慎莫近前丞相嗔」，玩此二語，則當時上下驕淫，瀆倫亂禮，已顯然言下矣。陸時雍曰：詩，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庸。杜少陵《麗人行》，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又曰：色古而厚，點染處不免墨氣太重。

《隨筆》云：《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敍宗姻之貴者，若「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誇服色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匌葉垂鬢脣，珠壓腰衱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調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昡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餘慶《閨意》一絕：「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

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艷韶好，體態温柔，風流蘊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殊爲不及。

虢國夫人

詩云：承恩入朝，乃虢國得寵時作。依類編入，當附《麗人行》之後，但未定何年耳。

據《張祜集》，作《集靈臺》二首。又，《萬首唐人絶句》作張祜。《三體詩》、《唐詩彙》亦作張祜。集靈臺與紫微殿相近。今按：祜乃中唐人，去天寶已久，若作追憶虢國之詞，亦當微帶亂後事，詩意全不及之，還是譏諷現在，應屬少陵作也。《唐·后妃傳》：楊貴妃三姊：長韓國，三虢國，八秦國，並承恩入宮掖。《通鑑》：至德二載，貴妃縊死於佛堂，虢國夫人及其子裴徽，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

虢國夫人承主恩㊀，平明上上聲馬入金門㊁。却嫌脂粉涴烏卧切顏色㊂，淡掃蛾眉朝音潮至尊㊃。乍讀此詩，語似稱揚，及細玩其旨，却諷刺微婉。曰虢國，濫封號也。曰平明上馬，不避人目也。曰淡掃蛾眉，妖姿取媚也。曰入門朝尊，出入無度也。當時濁亂宮闈如此，已兆陳倉之禍矣。一旦紅顏委地，白骨誰憐，徒足貽臭千古焉耳。

㊀王褒《講德論》：主恩滿溢。

㊁《史記·張良傳》：平明與我會此。《搜神記》：上馬赴前程。《前漢書》：歷金門，上玉堂。

㊂《後漢·陳蕃傳》：脂油粉黛。《廣韻》：涴，泥着物也。《楚國策》：顏色變作。

㊃《前漢書》：至尊，天子也。

㊃《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脩整，工於謔浪，每入宮中，移晷方出。虢國不施妝粉，自衒美艷，常素面朝天。

掃，畫眉也。《詩》：螓首蛾眉。蛾之眉曲而細，美人之眉似之。《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

九日曲江

當是天寶十二載作。蓋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參詩，十四年九日有楊奉先詩，此詩蓋在前也。時公年四十有二，故云百年已半。

綴席茱萸好㊀，浮舟菌閣疑㊁。晚來一作年，非高興去聲盡㊂，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㊃，荆門此路疑㊄。晚來一作年，非高興去聲盡㊅，搖蕩菊花期㊆。《杜臆》：此章卽老去悲秋之意。上四，拈九日，所感在身老，故有兼悲之歎。下四，拈曲江，所傷在落魄，故有搖蕩之嗟。通首將一景一情，兩截重敍，虛實相間格，杜集頻用之。此詩乍看似乎直致，須抑揚說來，方見曲折生動，言茱萸雖好，而菌閣已疑，不覺悲秋老，兼集意中也。且江上此遊，彷彿荆門勝會，而搖蕩花期者，猶是去秋故吾，浮沉身世，又可悲已。

㊀《荆楚歲時記》：茱萸，一名藙，九月九日熟，味辛色赤，折其房插頭，可辟惡氣。曹植詩：茱萸自有芳。

㊁《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洙曰：蓮，莖爲茄，葉爲荷，花爲菡萏，蓮根爲藕。劉楨詩：菡萏溢金塘。

㊂張正見詩：百齡倏忽半。

㊃屈原《遠遊》：軼迅風於清源兮。

㊄《九域志》：江陵府龍山上有孟嘉落帽臺，其地在荆門東。宋之問詩：邪溪此路通。

㊅李百藥詩：晚來風景麗。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上林賦》：與波搖蕩。《荆楚歲時記》：九日爲菊花會，故云菊花期。《續齊諧記》：費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厄，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則此禍可除。」

杜詩詳註卷之三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杜臆》：韋曲，在京城三十里，貴家園亭、侯王別墅，多在於此，乃行樂之勝地。然此遊必在天寶之季，祿山未亂之先，故花蕃盛如此，編者誤置在乾元初耳。錢箋：《雍録》：呂圖，韋曲在明德門外，韋后家在此，蓋皇子陂之西也。杜曲，在啓夏門外，西向即少陵原，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通志》：韋曲在樊川，唐韋安石之別業。

韋曲花無賴㈠，家家惱殺人。緑與醁同樽須一作雖盡日㈡，白髮好禁平聲，一作傷春㈢。石角鉤衣破㈣，藤梢一作枝刺七亦切眼新。何時占叢竹㈤，頭戴小烏巾㈥。

首章，對韋曲春景而動歸隱之懷。上四，惜花之情反言以誌勝。下四，尋幽之意託言以寄慨。時蓋獻賦不遇，有感而發歟。趙汸注：起用俗語，豪縱跌宕。《杜臆》：此詩全是反言以形容其佳勝。曰無賴，正見其有趣；曰惱殺人，正見其愛殺人；曰好禁春，正是無奈春何；曰鉤衣刺眼，本可憎而轉覺可喜。説得抑揚頓挫，極生動之致。

㈠《漢·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注：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亡賴。

㈡沈約詩：憂來命緑樽。　揚雄《河東賦》：盡日盛酒。

㈢趙注謂白髮禁春，老不流蕩也。然禁春須用樽酒，意中實不能禁矣。　朱注云：禁，是禁當之禁。

㈣《仇池記》：石角外向。

㈤占，據也。　齊顏則心詩：蕭蕭叢竹映。

㈥《南史》：劉巖隱逸不仕，常著緇衣小烏巾。

陸時雍曰：起處數語，意經幾折，花本可愛，而反若惱人者，以少年之意氣猶存，而老去之愁懷莫展，不覺對酒傷情耳。　按此詩所云，若以二語括之，卽「劍南春色渾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再以一語該之，卽是「勝絕驚身老」。大旨只在「白髮禁春」四字。

其二

野寺垂楊裏㈠，春畦亂水間㈡。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㈢。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㈣。誰能與公子，薄暮欲俱還㈤。

次章，記韋曲諸勝，有超然世外之意。上四寫景，羨村居幽事。下四敍情，慨城市塵緣。公久住長安而未得一官，故曰：「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趙氏以爲拾遺時所作，誤矣。公子，指駙馬輩。俱還，反照陪遊。

㈠《三輔黃圖》：長楊宮中有垂楊數畝。

㈡鮑照詩：春畦及耘藝。　又詩：懸裝亂水區。

㈢謝朓詩：好鳥葉間鳴。　曹植詩：朝雲不歸山。《杜臆》：「好鳥不歸山」，言鳥猶知戀，引起下截意。

㈣陸機詩：京洛多風塵。　《神仙傳》：淮南王初見八公曰：「先生年老，似無駐顏之術。」

㈤《淮南子》：薄暮而求之。　注：薄，迫也。

王嗣奭曰：大抵高人貴介，所好不無濃淡喧寂之殊，如陶學士以取雪烹茶爲清事，而党太尉以銷金帳下淺斟低唱

爲樂事，然不知其爲伐性之斧斤也。「風塵豈駐顏」，所以箴之者至矣。

重過倶平聲何氏五首

鶴曰：前云「千章夏木清」，初遊在夏，此云「春風啜茗時」，重遊在春矣。前屬天寶十二載，則此當是天寶十三載。詩又云「何日沾微禄」，乃是未授官時也，若十四載，則已授河西尉，又改率府胄曹矣。

問訊東橋竹㈠，將軍有報書㈡。倒衣還命駕㈢，高枕乃吾廬㈣。花妥吴氏音墮鶯捎所交切蝶㈤，溪喧獺趁魚㈥。重平聲來休沐地㈦，真作野人居㈧。

此章爲重過而作，又是總起。上四，重過之由。下四，重過之景。洪仲注：去夏之笋，隔年成竹，故云問竹。倒衣命駕，望公朝至。高枕吾廬，要公夜宿。《杜臆》將二句作報書中語，是也。舊云公視何園爲吾廬，幾於冒認己有矣。花妥溪喧，林中見聞，二句倒裝，本言鶯捎蝶而花墮，獺趁魚而溪喧耳。黄生曰：野人居，承休沐地，皆就將軍言。與長孫正隱詩「歌鍾雖戚里，林藪是山家」同意。舊以野人居屬公自言者，非。按：後章有「耽野趣」之句，知黄説不易矣。曰還、曰重，俱點重遊。

㈠《古詩爲焦仲卿妻》：幸可廣問訊。顧注：東橋，即第五橋。問訊云竹，此暗翻「看竹何須問主人」事。

㈡陳琳樂府：報書往邊地。

㈢《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司馬相如《美人賦》：命駕而東。《晉書》：吕安與嵇康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㈣《國策》：未得高枕而卧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㈤黄希曰：《曲禮正義》云：妥，下也。蘇氏云：關中人謂落爲妥。三山老人曰：花妥，即花墮也。

㈥《月令》：獺祭魚。

㈦休沐，取也，掠也。

㈦《漢書・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漢制：內臣，五日一出休沐。注：言休息沐浴也。

㈧庾信《小園賦》：名爲野人之家。

盧元昌曰：天寶間，五家競開第舍，一堂之費，動踰千萬。至且撤韋氏宅爲虢國居，又於親仁坊起禄山第，莫不窮極壯麗。公於將軍，特表曰野人居，取其儉樸以風世也。

其二

山雨樽仍在㈠，沙沉榻未移。犬迎曾音層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㈡，天清《雍録》作寒皇舊作黃，趙定作皇子陂㈢。向來幽興去聲極，步屧一作屣，一作屐向從吳本，舊作到，邵作過東籬㈣。次章，備寫重來景事。樽榻依然，言主人能置酒而留賓。犬迎客，去年習見也，鴉護兒，今春乳子也，四句皆重遊意。寺前雲薄，陂上天清，方喜雨後初晴，故幽興勃然，遂向東籬而覽勝。末句起下平臺之遊。　雨中對酒，故言樽在。塵封榻上，故云沙沉。落巢，謂新雛生落巢中。或云鴉兒落地，或云新巢落成，俱非。　此章幽興，與前遊首章相應。

㈠王融詩：潺湲石溜瀉，綿蠻山雨聞。

㈡尹式詩：雲薄鱗逾細。　朱注：《唐書》：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曰翠微宮，籠山爲苑，元和中以爲寺。《長安志》：翠微宮，在萬年縣外終南山之上。公詩已云翠微寺，恐非元和間所改也。

㈢晉曹毗詩：天清月暉澄。《水經注》：滻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卽杜之樊鄉也。《十道志》：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故名皇子陂，隋改承安，唐復舊。《杜臆》：《名勝志》：杜曲在西安府之東，子美舊居。韋曲在城南，韋曲

之東，有鄭莊，卽鄭虔所居，西有塔坡，何將軍之山林也。皇子陂，在韋曲之西。以皇對翠，乃借對法，岑參《早朝》詩「紫陌」「皇州」作對，亦此法也。

㊃《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說文》：屧，履中薦也。陶潛詩：采菊東籬下。

此章後四句，顧宸謂翠寺、皇陂，公幽興所注，故過東籬而往遊於此。其說非也。若果遊其地，不應輕點陂寺，況翠寺在南，皇陂在西，又不當向東籬而迂道。周篆謂翠寺、皇陂，前遊之幽興已極，故過東籬而別尋佳勝。此說亦非。若果屬前遊，何不於前十章敍入，且昆池、柳渚，俱經旁記，何獨遺此勝地耶。原來翠寺、皇陂，只言遥望之景，詩意主在雲薄天清，晴光可愛，以逗起末句耳。按顧注：此章云「向來幽興極」，是追憶從前，下章云「自今幽興熟」，是預期後日，兩章緊相照應。《杜臆》疑「幽」「興」叠見，欲改作「遊興極」，反失作者之旨。

其三

落日平臺上㈠，春風啜茗時㈡。石欄斜點一作照，非筆，桐葉坐題詩㈢。翡翠鳴衣桁下浪切㈣，蜻蜓立釣絲㈤。自今幽興去聲熟㈥，一云自逢今日興。來往亦無期㈦。三章，敍平臺之遊。平臺記地，春風記時。點筆題詩，平臺之趣寫得蕭散。翡翠蜻蜓，春時之景寫得工細。六句皆今日幽興。來往無期，欲常覽此勝也。曰極，曰熟，又點重遊。

㈠張率詩：平臺寒月色，池水愴風威。

㈡趙汸疑後遊在夏，因改「春風」作「薰風」，今依鶴注，直是春遊。

㈢趙云：置硯於石欄，而題詩於桐葉。《杜臆》：硯在石欄而身坐臺上，故須斜點筆。點筆，以筆濡墨也。

㈣《說文》：翡，赤羽雀。翠，青羽雀。張正見詩：竹竿鳴翡翠。《韻會》：桁，竹竿也。顧云：晒衣之桁。古樂府：還視

桁上無懸衣。

㈤《楚國策》：蜻蜓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㈥陳子昂詩：山深興轉幽。

㈦陶潛詩：披草共來往。

始而雨，既而晴，漸至日落，盡一日之興矣，故下章不復言遊，而惟稱美將軍。布置次第俱秩然有條。

其四

頗怪朝平聲參懶㈠，應平聲耽野趣長㈡。雨拋金鎖甲㈢，苔卧綠沉槍㈣。手自移蒲柳㈤，家纔足稻粱。看平聲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㈥。

四章，美將軍逸興。將軍懶於朝參者，因耽野趣之長也。拋甲卧槍，見朝參之懶。移柳足粱，見野趣之長。末引淵明事，以方其高致。拋甲於雨，卧槍於苔，卽前遊「不好武」意。《杜臆》：自移，見不耽驕貴。纔足，見甘於淡泊。白日羲皇，言可神遊千古，不須高卧也，乃翻用陶語。此章幽意，與前遊末章相應。

㈠王右軍帖：吾怪足下朝參少晚。

㈡謝惠連詩：蕭疏野趣生。

㈢薛蒼舒曰：車頻《秦書》：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線以縲之。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相銜之密也。《唐六典》：甲之制十有三，今明光、光要、細鱗、山文、鳥鎚、鎖子，皆鐵甲也。崔顥詩：錯落金鎖甲。

㈣《武庫賦》：綠沉之槍。《西溪叢話》：綠沉，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如漆調雌黃之類。楊慎《丹鉛錄》：《鄴中記》：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紫紺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虞世南詩：綠沉明月絃。劉劭

《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沉。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皆謂以綠沉色爲漆，飾鎗柄耳。朱注：吳曾《漫録》：古樂府「綠沉明月絃」，此弓亦號綠沉也。《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沉屏風。《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沉。此以綠沉飾器服也。《南史》：任彦升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皮日休《新竹》詩：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皆言其色也。

㈤《爾雅疏》：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

㈥《陶潛傳》：夏日虛閒，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其五

到此應平聲常邵作嘗，舊作嘗宿，相留可判年㈠。蹉跎暮容色一作鬢㈡，悵望好林泉㈢。何日霑微禄㈣，歸山買薄田㈤。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㈥。此首敍臨別之意，又是總結。上四深羨林泉之勝，下則欲謀歸老於此地也。考是年公方四十，而云「暮容色」者，蹉跎不遇，因有慨於暮景耳。盧注：時雖參列選序，而尚未定官，故嘆微禄難霑。

㈠舊注：《禮記注》云：判，半也。朱注：古音多四聲互用，唐人猶知此法，如「判」字本去聲，亦讀平聲。《吳越春秋》「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王筠《行路難》「含情蓄怨判不死」，是也。音義與「拚」同。杜詩「拚」字多作「判」。此詩「可判年」，猶云可拚却一年耳。又孫愐《唐韻》，拚字收入二十三阮；《玉篇》，拚一音伴。則拚字正可從仄聲叶，非半年之解。

㈡《世説》：周處曰：「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顔氏家訓》：憔悴容色。

㈢謝朓詩：悵望一途阻。《北史》：韋夐淡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時對琴書，蕭然自遠。

㊃《後漢・獨行傳》：趙苞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禄奉養。」

㊄《世説》：深公答支遁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隋書》：王通教授河汾間，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

㊅初云樽在，末云把酒，見始終好客。周弘讓詩：把酒念浮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此詩年月難考，大抵在天寶間未亂時作。鶴注：丈八溝，天寶元年，韋堅所通漕渠。《舊史》：大曆元年九月，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上御安福門以觀之。豈素有是渠，其後又開歟。《通志》：下杜城西，有第五橋、丈八溝。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㈠。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㈡。公子調冰水㈢，佳人雪藕絲㈣。片雲頭上黑㈤，應平聲是雨催詩㈥。此章爲同遊記勝也。首聯泛舟入溝，次聯納涼之景，三聯公子攜妓，結聯晚際遇雨。輕遲深淨四字，詩眼甚工。胡夏客曰：公子作詩，催之亦未必速就，「應是雨催詩」，調笑中却有含蓄。

㈠何承天《鼓吹曲》：輕風起紅塵。

㈡梁簡文帝詩：荷淨月應來。徐陵詩：納涼高樹下。

㈢應瑒詩：公子愛賓客。庾信詩：開冰帶井水。

㈣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拭也。朱超道詩：摘除蓮上葉，拖出藕中絲。

㈤梁簡文帝詩：可憐片雲生，暫重還復輕。

㈥趙曰：東坡詩「颯颯催詩白雨來」，句本於杜。

其二

雨來霑席上㈠，風急一作惡打船頭㈡。越女紅裙濕㈢，燕平聲姬翠黛愁㈣。纜侵堤柳繫㈤，幔卷一作宛浪花浮㈥。歸路翻蕭颯㈦，陂塘五月秋㈧。承上章，傷風雨驟至也。雨來風急，領起全意。三四就席上言，五六就船頭言。陂塘蕭颯，五月成秋，以見樂不可極，萬事皆然。《杜臆》：妓兼南北，見諸公子各尚豪華。趙汸注：北人不慣乘舟，故遇風雨而愁。

㈠朱超詩：浮梁帶雨來。《記》：儒有席上之珍。

㈡沈君攸詩：風急細流翻。《風俗通》：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庾信詩：五兩開船頭。

㈢《吳越春秋》：右抱越女。陳後主詩：轉態結紅裙。

㈣武陵王紀詩：燕姬奏妙舞。後漢書：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

㈤纜以維舟，幔以蔽日。侵，迫近也。庾信詩：幰拂緣堤柳。

㈥梁元帝詩：朝浮兮浪華。柳誓詩：浹疊浪花生。

㈦陶潛詩：行行循歸路。《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陳後主詩：寒氣尚蕭颯。

㈧應璩《與從弟書》：逍遙陂塘之上。《記》：仲夏行秋令，是卽五月秋也。黃生注：結應納涼意，五字亦警。

王嗣奭曰：二首相爲首尾，以雲雨爲過脈，而歸路蕭颯，與放船好相照，故下「翻」字。杜公賦詩，有二首、三首，以至數首，其氣脈大都聯絡照應。偶發於此。

醉時歌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舊唐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唐語林》：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鶴注：《舊書》：天寶十二載秋，令出太倉米。詩言「日糴太倉五升米」，正其時也，當是十三載春作。《杜臆》：此詩多自道苦情，故以醉歌命題。

諸公衮衮登臺省㊀，廣文先生官獨冷㊁。甲第紛紛厭粱肉㊂，廣文先生飯不足㊃。先生有才一作文過平聲屈九勿切宋㊄。德尊一代常坎軻一作壈㊅，名垂萬古知何用㊆。首歎鄭公抱負不遇。

㊀《前漢・韓安國傳》：諸公莫不稱。《晉書》：王濟云：「張華説漢史，衮衮可聽。」師氏曰：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謝混詩：總轡出臺省。

㊁《舊書》：天寶九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新書・鄭虔傳》：明皇愛虔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在官貧約，甚淡如也。王彥輔曰：《北齊書》：王晞曰：「非不愛作熱官，但處之爛熟耳。」黃希曰：世以宗正卿爲冷卿，是亦冷官之意。

㊂漢高祖詔：列侯居邑，皆賜大第室。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張衡《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孟嘗君傳》：今君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

㈣後漢鄭太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

㈤《文心雕龍》：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㈥桓玄書：一代大事。《楚辭・七諫》：年既過半百兮，愁轗軻而留滯。王逸云：坎軻，不遇也。古詩：坎軻長苦辛。

張綏注：轗軻，車失利貌。坎，一作轗，車不平也。軻，車折軸也。

㈦《史記・伍子胥贊》：名垂後世。李密詩：萬古傳名謚。

杜陵野客人更一作見嗤㈠，被去聲褐短窄一作穴鬢如絲㈡。日羅太倉五升米㈢，時赴鄭老同襟《英華》同，一作衾期㈣。得錢卽相覓，沽酒不復扶又切疑㈤。忘形到爾汝㈥，痛飲真一作直吾師㈦。

此敍同飲情事。時赴，公過鄭也。相覓，公要鄭也。痛飲吾師，正見襟懷相契。

㈠《漢書》：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

㈡《老子》：被褐懷玉。盧照鄰詩：安知倦遊客，兩鬢漸如絲。

㈢《舊唐書》：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顏氏家訓》：齊吏部侍郎房文烈，霖雨絕糧，遣婢糴米。

㈣北齊高澄書：繾綣襟期，綢繆素分。

㈤《滑稽傳》：王先生懷錢沽酒。《括異志》：道士張酒酒，得錢卽沽酒。陶詩：逝將不復疑。

㈥郭象《莊子序》：有忘形自得之懷。《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爲爾汝交，時衡年二十，融年已四十。

㈦《世說》：王孝伯云：「但常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齊書》：李元忠曰：「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

醉時歌

清夜沉沉動春酌㈠，燈一作簷前細雨簷一作檐花落㈡。但覺高歌有一作感鬼神㈢，焉於虔切知餓死填溝壑㈣。相如逸才親滌器㈤，子雲識字終投閣㈥。此痛飲以盡歡，承上杜陵一段。春夜燈前，飲之候。高歌動神，飲之興。相如子雲，借古人以解慰也。

㈠曹植詩：清夜遊西園。何遜詩：沉沉夜看流。

㈡燈前，承夜；簷花，承春。庾信《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梁簡文詩：細雨階前入。江淹詩「共取落簷花」，劉逸詩「簷花初照月」，公詩「白花簷外朶」，皆實指簷前之花。《杜臆》云：簷水落，而燈光映之，如落銀花。此另一說。

㈢石崇《思歸引》：高歌凌雲兮樂餘年。《列子》：動天地，感鬼神。師氏曰：言歌聲幽怨也。

㈣《前漢・朱買臣傳》：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左思詩：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

㈤《漢書》：司馬相如令文君當壚，身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魏志》：曹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

㈥《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不知情，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㈠，石田茅屋荒蒼苔㈡。儒術於我何有哉㈢，孔丘當作尼父盜跖俱塵埃㈣。不須聞此意慘愴㈤，生前相遇且銜杯㈥。此痛飲以遣意，應上廣文一段。鄭欲歸去，以轗軻之故。孔跖塵埃，見名垂無用。相遇銜杯，欲其及時行樂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二段各六句，劃然四段，賓主配講到底，格律整齊。

㈠《陶潛傳》爲彭澤宰，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

㈡《史記》：子胥曰：「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韓非子》：不食於茅屋之下。《淮南子》：窮谷之污，生以蒼苔。

㈢《漢書・蕭望之傳》：宣帝不甚從儒術。《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

㈣孔、跖對舉，見《莊子》。俞文豹曰：孔子，萬世之師，敢名呼而儕之盜跖，有傷名教。李白、韓愈詩，皆直書聖諱，均失言也。《左傳》：哀公誄孔子，稱曰尼父。庾信《傷心賦》：一朝風燭，萬古塵埃。

㈤聞此指上塵埃句。陸機詩：慘愴恒鮮歡。

㈥《晉書》：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劉伶傳》：銜杯漱醪。此詩次聯失粘。

王嗣奭曰：此篇總屬不平之鳴，無可奈何之詞，非真謂垂名無用，非真謂儒術可廢，亦非真欲孔、跖齊觀，又非真欲同尋醉鄉也。公詠懷詩云「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絶」，即可移作此詩之解。

盧世淮曰：《醉時歌》純是天縱，不知其然而然，允矣高歌有鬼神也。按聖人至誠無息，與天合德，其浩然之正氣，必不隨死俱泯，豈可云聖狂同盡乎？詩云「孔跖俱塵埃」，此襲蒙莊之放言，以洩醉後之牢騷耳，其詞未可以爲訓也。歐陽公作《顏跖》詩，説生前死後，胸懷品格，懸隔霄壤，方是有功名教之文。

城西陂泛舟

此與後章，當是同時先後之作。

青蛾一作娥，非皓齒在樓船㈠，橫笛短簫悲遠天㈡。春風自信牙檣動㈢，遲日徐看平聲錦纜牽㈣。不有小舟能蕩槳㈦，百壺那送酒如泉㈧。此泛陂而誌聲妓之盛也。三四承樓船，五六承青蛾，歌舞奏而酒興酣，故須百壺迭進，下四自相聯絡。朱瀚曰：樓船鼓吹，

響傳空際，故曰悲遠天。　牙檣錦纜，舟極華矣，春風遲日，又若助以韶光。歌扇舞筵，宴胥樂矣，吹浪蹴花，又倍增其景色。中二聯寫得工麗絶倫。　張性《演義》：動曰自信，牽曰徐看，見中流容與之象。

㈠宋南平王《白紵曲》：佳人舞袖曜青蛾。　宋玉《笛賦》：摛朱唇，耀皓齒。　《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

㈡江總詩：橫笛短簫吹復咽。　《朱鷺曲》：度曲清且悲。　宋樂府《戰城南》：東鄰歌管入青天。　謝朓詩：巉巖帶遠天。

㈢信，任也，任其自動也，如「冥搜信客旌」，「鞍馬信清秋」，皆如是解。　《哀江南賦》：鐵軸牙檣。　檣，帆柱也。

㈣《詩》：春日遲遲。　庾信詩：錦纜迴砂磧。　文，張正見詩：金堤分錦纜。　顔廷榘《意箋》：象牙作帆檣，此樂府之侈詞！錦綵爲舟纜，此甘寧之侈事，皆屬借形語。

㈤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出於《列子》。　魚吹、燕蹴，暗用其意。　唐太宗詩：船移分細浪。　陰鏗詩：鶯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　歌扇，歌者以扇障面也。　搖，指水中扇影。

㈥梁簡文帝《箏賦》：玩飛花之度窗。　陳後主詩：上舞復依筵。

㈦樓船容與，故須小舟送酒。　晉歌詞：一船使兩槳。

㈧《詩》：清酒百壺。　《前漢・地理志》有酒泉郡。　注：俗傳城内有金泉之味如酒。　裴秀詩：有肉如丘，有酒如泉。

張性曰：中間摹情寫景，艷而不淫，所謂麗以則者也。

顧宸曰：天寶間，景物盛麗，士女遊觀，極盡飲燕歌舞之樂。　此咏泛舟實事，不是譏刺明皇，亦非空爲艷曲。

盛唐七律，尚有寬而未嚴處。　此詩「橫笛短簫悲遠天」，次聯宜用仄承，下云「春風自信牙檣動」，仍用平接矣。　如太白《登鳳凰臺》詩，上四句亦平仄未諧，此才人之不縛於律者。　在中晚則聲調謹嚴，無此疏放處，但氣體稍平，却不能如此雄壯典麗耳。

漾陂行

鶴注：此天寶十三載，未授官時作。漾陂，因水味美，故配水以爲名。　朱注：《長安志》：漾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胡公泉爲陂。《説文》：漾陂，在京兆鄠縣，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滻水。《杜臆》：漾陂上爲紫閣峯，峯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芙蕖、鳧雁之屬。錢箋：《通志》：元末，遊兵決水取魚，陂涸爲田。邵注：澤障曰陂。

岑參兄弟皆好去聲奇㊀，攜我遠來遊漾陂㊁。此遥望漾陂，在未開舟時。　邵注：騣慘，天色昏黑。琉璃，湧波清徹也。

㊀繁欽《與魏文帝牋》：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㊁陸機詩：友朋自遠來。

㊂王粲《登樓賦》：天慘慘而無色。

天地黯乙減切慘忽異色㊂，波濤萬頃堆琉璃㊃。

㊃江總詩：丹水波濤汎。　《世説》：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　梁簡文帝詩：雲開瑪瑙葉，水淨琉璃波。

琉璃汗漫泛舟入㊀，事殊興去聲極憂思集㊁。此放舟入陂，陡遇風波險阻也。

㊀《淮南子》：徙倚於汗漫之宇。　張衡賦：布濩汗漫。　《國語》：秦汎舟於河。

㊁王粲詩：憂思壯難任。

鼉作鯨吞不復扶又切知㊂，惡風白浪何嗟及㊃。

㊂《説文》：鼉，水蟲，似蜥蜴而長大。　《吴都賦》：長鯨吞航。

㊃《西京雜記》：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何遜詩：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詩》：何嗟及矣。

主人錦帆相爲開㊀，舟子喜甚無氣埃㊁。鳧鷖散亂棹謳發㊂，絲管啁𠰁交切，通作嘲啾空翠來㊃。此泛舟佳景，時已風恬浪靜矣。棹謳齊發，故鳧鷖驚飛，此倒裝句也。絲管方鳴，值雲淨天空，言晴霽景象。

㊀陰鏗詩：平湖錦帆張。

㊁《詩》：招招舟子。《楚辭》：氛埃辟而清涼。

㊂《詩》：鳧鷖在涇。《詩注》：毛萇曰：鳧，水鳥。鷖，鳧屬。《蒼頡解詁》：鷖，鷗也。《列子》：始驚駭散亂矣。何遜詩：中川聞棹謳。

㊃《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鮑照詩：絲管感暮情。《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注：噍與啾同。陳後主詩：歇霧含空翠。

沉竿續縵一作蔓深莫測㊀，菱山谷作芡葉荷花浮淨一作靜如拭㊁。宛在中流渤澥胡解切清㊂，下歸無極一云下臨無地終南黑㊃。此從水邊泛入中央。渤澥渤清，言水色空曠。下無極，言山峯倒映。

㊀縵，絲絃也。王粲《游海賦》：其深不測。

㊁古樂府《採蓮曲》：汎舟採菱葉。《詩》：隰有荷華。謝朓詩：澄江淨如練。

㊂山谷注：《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

㊃《詩》：宛在水中央。漢武帝曲：橫中流兮揚素波。相如《子虛賦》：浮渤澥。應劭注：渤澥，海之別枝也。

㊃謝朓詩：漢廣流無極。《詩》：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雍録》：渼陂源出終南山。

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㈠。船舷暝戛古怛切雲際寺㈡，水面月出藍田關㈢。此從中流移近南岸。裊窕，山影動摇。冲融，水波平定。日色將暝，船歷寺前。藍田月出，光照水中。此記黄昏之景也。

㈠《海賦》：冲融混濩。

㈡郭璞《江賦》：詠採菱以扣舷。《廣韻》：舷，船邊也。謝靈運詩：暝還雲際宿。《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正韻》：戛，轢也。此謂船舷經過之聲。

㈢《詩》：月出皎兮。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六十八里，即秦嶢關也。《雍録》：嶢關，在漢陂東南。

此時驪龍亦吐珠㈠，馮音平夷擊鼓羣龍趨㈡。湘妃漢女出歌舞㈢，金支翠旗光有無㈣。此寫月下見聞之狀。燈火遥映，如驪龍吐珠。音樂遠聞，如馮夷擊鼓。晚舟移棹，如羣龍争趨。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漢女。服飾鮮麗，彷彿金支翠旗。張綖謂「月出而樂作，恍若神遊異境」，是也。

㈠《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㈡《海賦》：冰夷倚浪以傲睨。注：冰夷，水仙人也。郭璞云：冰夷，馮夷也。《楚辭》：令海若舞馮夷。《洛神賦》：馮夷擊鼓，女媧清歌。《搜神記》：馮夷，潼鄉隄首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死，上帝署爲河伯。《易》：見羣龍無首。張衡《西京賦》：萬騎龍趨。

㈢《列女傳》：舜崩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後漢·劉盆子傳》：共擊鼓歌舞。

從南湘之二妃，攬漢濱之遊女。《後漢·志》：房中歌：金支秀華。注：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黄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夏侯湛

㈣《前漢·司馬相如傳》：羅玉女而進萼綠華。《楚辭》：擢翠旗，垂繁纓。《子虚賦》：覽於有無。

咫尺但愁雷雨至㊀，蒼茫不曉神靈意㊁。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音洛何其多㊂。末乃觸景生情，有哀樂無常之感。見雷雨變幻，因知自少至老，俱當如是觀，此推開作結。吳論：哀頂鯨鼉雷雨等句。樂，頂錦帆絲管等句。此章七段，各四句分截。

㊀《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易》：雷雨之動滿盈。

㊁沈約詩：出漲海之蒼茫。《九歌》：東風飄兮神靈雨。

㊂漢武帝《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奈老何。《列子》：哀樂不能移。張綖曰：好奇二句，乃全篇之眼。岑生人奇，渼陂景奇，故詩語亦奇，驪龍四句，設想更奇。初學若以實理泥之，幾於難解，熟讀《楚辭》，方知寓言佳處。

朱鶴齡曰：始而天地變色，風浪堪憂，既而開霽放舟，冲融裊窕，終而仙靈冥接，雷雨蒼茫，只一遊陂時，情景迭變已如此。況自少壯至老，哀樂之感，何可勝窮，此孔子所以歎逝水，莊生所以悲藏舟也。

盧世淮曰：此歌變眩百怪，乍陰乍陽，讀至收卷數語，肅肅恍恍，蕭蕭悠悠，屈大夫《九歌》耶，漢武皇《秋風》耶。

此篇第六段，託假象以寫真景，本於漢《艷歌》，其辭云：「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璫，織女奉瑛琚。蒼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歈。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輪輿。」少陵蓋善於摹古矣。

渼陂西南臺

此臺，前遊所未至者，故重遊而記其勝。

高臺面蒼陂㈠，六月風日冷㈡。蒹葭離披去㈢，天水相與永㈣。懷新目似擊㈤，接要心已領㈥。仿像識鮫人㈦，空濛黃作蒙辨魚艇㈧。錯磨終南翠㈨，顛倒白閣影㈩。嵫慈由切崒昨律切增光輝一作陰(一)，乘陵惜俄頃(二)。首叙登臺望陂之景。臺高水闊，故覺風日生涼。臺曠無翳，故見天水相連。《杜臆》：冷者，風也，而兼言日；永者，水也，而兼言天。下語之妙，真筆端有畫。目擊心領，束上起下。鮫人意擬，故曰仿像。魚艇遥瞻，故曰空濛。水漾山光，故曰錯磨。山影水面，故曰顛倒。似此山水交輝，但惜俄頃登臨耳。

㈠謝惠連詩：高臺驟登踐。

㈡《西京雜記》：每好風日，幡旄光彩。

㈢《詩》：蒹葭蒼蒼。鶴曰：萑之未秀者曰蒹，葦之未秀者曰葭，至秋成，謂之萑葦。　離披，見二卷。

㈣張遠注：天水相永，即秋水共長天一色意。　王粲《海賦》：天與水際。

㈤《莊子》：仲尼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㈥《魏志》：武帝纂兵書，曰《接要》。

㈦《海賦》：仿像其色。　《搜神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紡，時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綃。

㈧謝朓詩：空濛如薄霧。　趙曰：言若無而空，若有而濛濛也。　唐趙冬曦詩：漁艇散灣曲。　邵注：小而長曰艇。

㈨束晳《補亡詩》：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潘岳《關中記》：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

㈩《通志》：紫閣、白閣、黃閣三峯，具在圭峯東。　紫閣，旭日射之，爛然而紫。白閣陰森，積雪不融。

(一)《西京賦》：嵫崒峥嵘。　鄭曰：嵫崒，山峻貌。　曹植《登臺賦》：齊日月之光輝。

(二)黃閣不知所謂。三峯不甚遠。

㈡《風賦》：乘陵高城，入於深宮。《江賦》：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勞生愧嚴鄭㈠，外物慕張邴㈡。世復扶又切輕驊騮㈢，吾甘雜鼉蛙同黽㈣。知歸俗所忌一作可忽㈤，取適一作足事莫並。身退豈待官㈥，老來苦便平聲靜㈦。況資菱芡巨險切足㈧，庶結茅茨週㈨。從此具扁舟㈩，彌年逐清景㈠。此有棲身物外之思。「身退豈待官」，結上勞生六句。「老來苦便靜」，起下菱芡四句。杜詩每段各有關鍵如此。末句清景，包括上段所云。此章兩段，各十二句，上段蕭疏，下段沉鬱。

㈠《莊子》：大塊勞我以生。嵇康《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漢書》：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三輔決録》：子真，名樸；君平，名遵。

㈡《莊子》：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傅亮詩：張邴結晨軌。邵注：張、邴，俱漢人。張仲蔚，所居蓬蒿没人。邴曼容，免官養志自修。

㈢驊騮不遇知己，甘與蛙黽雜居。蛙黽，即水邊所聞者。驊騮，良馬，周穆王八駿之一。傳云：驊騮、騄耳，日馳三萬。

㈣《周禮》：蠅氏，掌去黿黽。《國語》：黿黽之與同渚。《説文》：黿，即蛙。黽，大於黿者，即青蛙也。

㈤任昉《爲王儉集序》：窮崖而返，盈量知歸。《史·秦紀》：秦俗多忌。

㈥《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㈦便静二字，本謝詩，而反用之。謝以便静爲安閒，此以便静爲閴寂，故覺其苦，而欲行樂陂間也。

㈧《周禮》：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説文》：菱，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芡，雞頭也。《方言》：南楚謂之雞頭。

㈨《羅含別傳》：辭宇喧擾，乃立茅茨之室。

㈩朱超道詩：扁舟已人浪。

(一)蔡邕《王子喬碑》：歷載彌年，莫之能紀。　曹植詩：明月澄清景。物慕張邴」，即謝詩「外物徒龍蠖」，又詩「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也。「知歸俗可忽」，即謝詩「適已物可忽」也。「取適朱鶴齡曰：此詩俱本謝康樂。「懷新目似擊」，即謝詩「懷新道轉迴」也。「乘陵惜俄頃」，即謝詩「恒克俄頃用」也。「外事莫並」，即謝《山居賦》「隨時取適」，又詩「萬事難並歡」也。「身退豈待官」，即謝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也。「老來苦便靜」，即謝詩「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也。公云「熟精《文選》理」，真不誣耳。

與鄠縣源大少去聲府宴渼陂

得寒字。　梁氏編在天寶十四載，此亦無據。今依類入西陂詩內。　鶴注：鄠縣，即夏之有扈國。《唐書》：鄠縣，屬京兆府。　錢箋：時岑參同遊，得「人」字，云：「載酒入天色，水涼難醉人。」公蓋與參頻遊渼陂也。

應平聲爲去聲西陂好㈠，金錢罄一餐㈡。飯抄雲子白㈢，瓜嚼水精寒㈣。無計迴船下去聲㈤，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㈥，持答翠琅玕㈦。上四叙宴陂品物，下則感少府而答之以詩也。《杜臆》：罄錢設粲，酒肴必盛，獨言飯瓜，稱其尤異者耳。　方回云：無計迴船，有投轄意。

㈠西陂，即渼陂。

㈡《前漢·淮南王安傳》：多予金錢。又《梁孝王傳》：爲帝一餐。

㈢北人稱匕爲抄，乃抄轉也。　錢箋：《漢武内傳》：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　葛洪《丹經》：雲子，碎雲母

也。朱注：雲子，以擬飯之白耳。升菴《韻藻》引山稻名雲子，直以雲子爲稻名，不知何本。次公指爲菰米，則前人已駁其謬矣。　公詩「嘗稻雪翻匙」，可以互證。陸放翁云：「雲子翻匙新稻飯，天吳拆繡舊衣襦。」此本引杜，而兼能注杜。

㊃《廣雅》：水晶，石英也。《山海經》：水玉，卽水晶。《本草》：信州武昌有水晶。

㊄梁簡文帝詩：那得久迴船。

㊅班彪《海賦》：煥爛熳以成章。《上林賦》：爛熳遠遷。

㊆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曹植詩：腰佩翠琅玕。翠琅玕，比主人之情重，故持詩以答之。邵云：以詩比美玉，非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考《王思禮傳》，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塞，明皇詔翰應接。舊注以此當降王款朝，是也。其謂翰報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詞，不見確據。考帝紀及翰傳，天寶十三年，無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風疾，因入京，廢疾於家。田蓋以使事入奏，當在翰未疾之先，非隨翰入朝也。公所投翰詩，當是一時作，或卽因田而投贈於翰也。《舊唐書》：哥舒翰討祿山，以田梁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于邵《田司馬梁丘傳》：司馬，京兆茂陵人，哥舒翰兼統五原，雅知其才，得之甚喜，表清勝府別將，改永平府果毅，長松府折衝。潼關失守，詔御史中丞郭英乂，專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

崆峒使去聲節上上聲青霄㊀，河隴降平聲王款聖朝音潮㊁。宛于爰切馬總肥秦一作春苜蓿㊂，將軍

只數色主切漢一作霍嫖姚音飄颻㊃。陳留阮瑀誰爭長丁丈切㊄，京兆田郎早見招㊅。並美他本並作人㊆，獨能無意向漁樵㊇。上四，叙哥舒受降之事。下四，美田九薦賢之功。使節西往，而降王入款，見翰能威名遠服也。馬肥苜蓿，承降王。將數嫖姚，承使節。阮瑀，指高適，適本封丘尉，與陳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證。高之人幕，必由田君所薦，故云「早見招」，而幕下賴之。留意漁樵，公仍望其汲引也。

㊀《周禮》：地官，掌邦國之使節。《蜀都賦》：干青霄而秀出。陳注：上青霄，謂崆峒地高，非指朝宁之地。

㊁河隴，謂河西隴右。《西征賦》：作降王於路左。《漢・宣帝紀》：款塞來享。應劭注：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唐書・哥舒翰傳》：天寶十二載秋，翰領河西節度，擊吐蕃，悉收九曲部落。《王思禮傳》：十三載，有吐谷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吳注：梁武帝《淨業賦》：郢州尅定，江州降款。

㊂朱瀚曰：苜蓿從草頭，嫖姚從女傍，又皆叠韻，亦屬對法。《漢書》：大宛馬嗜苜蓿，上遣使者持千金請宛馬，采苜蓿種之離宮。陳注：《新書・百官志》：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傳驛、廐牧之事。凡驛馬，給地四頃，蒔以苜蓿。降王款朝，驛傳騷然，故云「宛馬總肥春苜蓿」。

㊃《漢書》：霍去病再從大將出塞，爲嫖姚校尉。荀悦《漢記》：嫖姚作票鷁，鳥名，因以名官，取其輕捷也。《杜臆》：嫖姚，讀平聲，有服虔可據。六朝人嘗用之，不始於杜。

㊄《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太祖辟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㊅《三輔決録》：田鳳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㊆《漢・高帝紀》：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顔注：戲，大將之旗。戲與麾同。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漢陂　贈田九判官梁丘

㊀何孫《贈范雲》詩：高門盛遊侶，誰肯進漁樵。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按《唐書》：翰三入朝，一在天寶六載，一在十一載，後以廢疾還京，當在十三載之末。據本傳，於還京之後再提十四載祿山反，則知歸京在去年冬矣。其加河西節度使，封西平郡王，乃十三載事。詩言茅土山河，即是年所作以寄贈者。《舊唐書》：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後，因以爲氏。《新書》：翰加開府儀同三司，在天寶十一載。

今代麒麟諸本多作騏驎，誤閣㊀，何人第一功㊁？君王自神武㊂，駕馭必英雄㊃。首從朝廷任將說起，立言有體。

㊀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以畫功臣。漢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

㊁《史記》：漢王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關內侯鄂君進曰：「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㊂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總攬英雄。

㊃《吳志·張昭傳》：夫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

開府當朝音潮傑㊀，論平聲兵邁古風㊁。先鋒百戰一作勝在㊂，略地一作妙略兩隅空㊃。青海無《英華》作飛傳箭㊄，天山早掛弓㊅。廉頗仍走音奏敵㊆，魏絳已和戎㊇。此記隴右戰功。先鋒百戰，初在王倕部下，又爲王忠嗣將校也。略地兩隅，起下天山青海。兼引廉、魏者，言戰與和俱善也。

㈠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通典》：漢文帝元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秋傳》及《漢書》，通大義。

㈡《吳越春秋》：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馬援傳》：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古之風。《世說》：阮裕曰：「志大宇宙，勇邁終古。」　千寶《晉紀》：皇太子有醇之，亦非。河西事自在下段。

㈢《魏志》：太祖使張遼爲先鋒。《孫子》：百戰百勝。

㈣《左傳》：吾將略地焉。《漢書·蒯通傳》：毋戰而略地。

㈤錢箋：《舊唐書》云：翰初事河西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懾。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爲大斗軍副使，討吐蕃於新城，遷右衛郎將。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鎗，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推靡，由是知名。　《舊書》：天寶六載，翰代王忠嗣爲隴右節度使，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屏跡。

㈥錢箋：《寰宇記》：天山，在交河縣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祁連山，又名白山。又名天山軍，城之法，更夜傳箭，以守其睡。今按：公《贈張垍》詩「靈虬傳夕箭」，則箭即更籌也。

㈦《史記》：廉頗，趙良將，破齊攻魏，封爲信平君。

㈧《左傳》：晉魏絳說悼公，和戎有五利。公悅，使絳盟諸戎，賜之女樂二八，歌鐘一肆。　錢箋：翰年已老，素有風疾，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　阮籍詩：彎弓掛扶桑。

故以廉頗爲比。《新書》：十二載，賜翰音樂田園。與魏絳賜樂事相類。

每惜河湟棄㈠，新兼節制通㈡。智謀垂睿《英華》作眷想㈢，出入冠去聲諸公㈣。日月低秦樹㈤，乾坤繞漢宮㈥。此記河西恢復事。新兼節制，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也。趙曰：翰收復河西，故爲帝所繫想。出建節而入歸朝，獨冠於諸公。日月句，喻帝業之光昌。乾坤句，比皇輿之廣大。逐北從東，言其威名遠服。

㈠朱注：《舊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郡國志》：湟水，出青海東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新書》：睿宗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奏請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九曲，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易入寇。朱注：十二載，翰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地，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㈡《荀子》：桓文之節制，不足當湯武之仁義。

㈢趙注：舊解「睿想」句，引王忠嗣被罪，詔翰入朝，帝虛心待之爲證。此在復河湟以前，不合。《史記》：藺相如，勇士，有智謀。

隋徐儀詩：夜深留睿想。

㈣丘遲《讓光祿大夫表》：飛翠鳴玉，出入禁闈。

㈤曹植《七啓》：同量乾坤，等曜日月。

㈥陳後主詩：圖形漢宮裏。

㈦《南部新書》：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壕。」《田單傳》：齊人追亡逐北。

㈧漢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

受命邊沙一作軍麾遠㈠，歸來御席同㈡。軒墀曾音層寵鶴㈢，畋獵舊非熊㈣。茅土加名數㈤，山河誓始終㈥。策行遺《英華》作宜戰伐㈦，契合動昭融㈧。勳業青冥上㈨，交親氣概中㈩。此記入朝封王事。邊沙，言遠鎮。御席，謂賜宴。寵鶴，指禄山思順。非熊，專稱哥舒也。茅土河山，謂封王食邑。攘邊策行，無事於戰伐。君臣契合，獨見其昭明。勳業承上，交親起下。

㈠《儀禮》：使者受命於朝。錢箋：《舊書》：翰與安禄山、安思順，並爲節度使。禄山在范陽，思順、翰分控隴朔，故曰「受命邊沙遠」。翰素與二人不協，上命結爲兄弟。十一載冬，並來朝。使高力士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山池宴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鶴、非熊，即御席之人分別言之，言禄山、思順，軒墀之鶴耳，豈如翰爲田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不能屏禄山、思順而專任翰也。

㈡沈佺期詩：御席瑶觥落。

㈢《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庾信《新樂表》：軒墀弘敞。《邵氏聞見録》：鶴乘軒，指軒車言，非軒墀之軒。或以爲疑。朱注云：《韻會》：簷宇之末曰軒，取車象也。借用無害。張表臣《珊瑚鈎詩話》：若改墀字爲車，則無弊矣。墀，乃傳寫之訛。

㈣《史記·齊世家》：文王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陽，載與俱歸。朱注：《爾雅翼》：熊之雌者爲羆。則熊、羆可互用。

㈤《書傳》：王者建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土取王者覆四方。李陵書：當茅土之薦。

㈥《漢書·高帝紀》：民前或相保聚山澤，不書名數。顔師古注：名數，謂户籍。

杜詳詩註卷之三

㈥又，高祖封功臣，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舊書》：天寶十二載九月，隴右節度使涼國公哥舒翰，進封西平郡王，食實封五百户。

㈦《孔叢子》：虞戰伐之世。

㈧沈佺期詩：風雲神契合。《詩》：昭明有融。注：融，長也。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融指君，與上睿想犯重。或以昭融指天，與下青冥犯重。詩意言翰以戰功得君，自覺駿偉光明，無他詭道也。動，乃發動之動。

㈨杜篤《吳漢誄》：勳業既崇。

㈩鮑照詩：交親篤離愛。　錢箋：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好酒，其氣概可知。

未爲珠履客㈠，已見音現，一作是白頭翁㈡。　壯節初題柱㈢，生涯獨轉蓬㈣。　幾年春草歇㈤，今日暮途窮㈥。　一作鄉曲輕周處，將軍拔呂蒙㈧。　防身一劍㈨，一作腰間有軍事留孫楚㈦，行户郎切間識呂蒙㈧。　一作鄉曲輕周處，將軍拔呂蒙。　防身一劍㈨，一作腰間有長劍㈨，將一作聊欲倚崆峒㈩。　末段自叙，結出投贈之意。　未爲二句，歎身老不遇。題柱，憶初志。轉蓬以下，傷暮景。孫楚、呂蒙，謂幕府英才。倚劍崆峒，欲參翰軍謀也。　此章四句起，前二段各八句，後二段各十句。

㈠《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㈡《田千秋傳》：千秋訟太子冤曰：「臣夢白頭翁教臣言。」

㈢《後漢・戴就傳》：薛安奇其壯節。　《成都記》：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昇仙橋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傳至其處。

㈣曹操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㈤梁元帝詩：「既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

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祖康書曰：若道盡途窮則已耳。

㈦錢箋：翰奏嚴挺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爲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又，郭英乂亦策名河隴間。又是年委之軍事。」翰爲其部將論功，隴右十將皆加封，若王思禮爲翰押衙，魯炅爲別將，郭英乂亦策名河苞參軍，楚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奏安邑曲環爲別將，皆拔之行間。《晉書》：孫楚爲石苞參軍，楚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㈧《吳志》：吳使都尉趙咨使魏，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前漢·吳王濞傳》：周丘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

㈨《抱朴子》：却惡防身者有數千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勝計。含景，劍也。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㈩《舊書》：隴右道岷州溢樂縣有崆峒山，山在縣西二十里。

(二)王嗣奭曰：是時李林甫、陳希烈當國，忌才斥士，無路可通，翰獨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以進身耳。但稱頌之詞，不無過當。其攻伐吐蕃，明是殺人邀功，逢君之惡，乃王忠嗣所不肯爲者，《兵車行》所以作也。此極稱之，豈衷語哉。

顧宸曰：公投贈排律，推崇如此，後來潼關一戰，竟至喪師失地，不幾昧於知人乎？然觀翰固守潼關，不輕出戰，賊勢窮蹙，已幾敗亡。當崔乾祐贏兵誘戰時，翰上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是必贏師以誘我，若往，正墮計中。況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此與李郭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兵，惟應固守之計，正相脗合。惜國忠懼禍，遣使趨戰，其慟哭而出，已預知必敗矣。厥後，慶緒推刃，竟如內變之說，則翰固能知兵料敵者。假使固守之策得行，與張、許、李、郭相爲犄角，賊指日可滅。此卽周亞夫堅壁以困吳楚之勝算也。此詩稱美，未爲太過矣。

胡應麟曰：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如《謁先主廟》、《贈哥舒》等作，闔闢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鬚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樸，無害大家。近選者僅取「沱水臨中坐」，以爲他皆不及，塗聽耳食，哀哉！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此詩，黃鶴以爲十三載所寄，姑從之。適既爲書記，而又被朱紱，應在十二載之後也。

歎息高生老㈠，新詩日又多㈡。美名人不及㈢，佳句法如何㈣。主將去聲收才子㈤，崆峒足凱歌㈥。聞君已朱紱㈦，且得慰蹉跎㈧。上四，稱適詩才，下喜其爲書記也。才子凱歌，仍應能詩，老年知遇，差慰蹉跎耳。

㈠虞炎詩：思君一歎息。《舊唐書》：適年過五十，始留意篇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爲好事者傳誦。

㈡張華詩：良朋始新詩。《檀弓》：又多乎哉。

㈢《荀子》：知好士之爲美名也。

㈣《世說》：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㈤《六韜》後漢注：主將指哥舒翰。　虞通之詩：才子傾洛陽。

㈥《周禮》：樂師，凡軍大捷，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

㈦陸機詩：聞君在京城。《易》：朱紱方來。《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曰：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

紱。 鶴曰：明皇嘉適陳潼關敗亡之勢，至成都，賜緋，除諫議大夫。此在至德二載。詩云「聞君已朱紱」，豈前此已服緋耶？

㈧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高達夫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蘇老泉三十始讀書，爲廬陵所許。羅景綸謂「功深力到，學無早晚」，是也。然杜、歐二公，負當世盛名，而能虛懷樂善，獎勵人才如此，真足爲千古則矣。

詩有六義，三百篇爲詩法之祖，嗣後作者繼起，文以代新，而諸體各出，莫不有法存焉。徐楨卿曰：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今按：各體中皆有法度，長篇則有段落勾稱之法，連章則有次第分明之法，首尾有照應之法，全局有開闔之法，逐層有承頂之法。且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謹嚴於法，而又能神明變化於法，方稱宗工巨匠。此云「佳句法如何」，蓋欲與之互證心得耳。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鶴注：楊侍御使蜀，而張參軍往依之，故作此詩。以舊次考之，恐在十三載作。《唐書》：都督諸州，俱有參軍事，掌出使贊導。 蜀州唐安郡屬劍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

寄高三十五書記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㈠，通家別恨添㈡。兩行音杭秦樹直㈢，萬點蜀山尖㈣。御史新驄馬㈤，參軍舊紫髯㈥。皇華吾善處㈦，于汝定無嫌㈧。上四送張赴蜀，下四呈楊侍御，乃兩截還題格。黃生注：楊必爲蜀中諸道使，而張參其軍，此四十字薦書也。五六用事頗熟，以新舊二字點化之。「好去」作慰詞，與「無嫌」相照。《杜臆》：秦樹，言所經之途。蜀山，言所至之境。

㈠呂祖謙曰：凡詩人於張姓者，稱爲張公子，蓋因漢成帝時童謠曰：「張公子，時相見。」故公贈張祜亦曰「誰人得似張公子」。

㈡《世說》：孔融十歲見李膺，門下不爲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弟。」膺問何親，曰：「先君孔子，與老君有師資之道。」

㈢《唐會要》：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　庾信碑文：寒關樹直。

㈣陳子昂《送友序》：蜀山有雲，巴水可涉。　江淹《江上之山賦》：巍巍河尖出。

㈤《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㈥《晉書》：郗超爲桓溫參軍，超有髯，府中號曰「髯參軍」。《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有紫髯將軍是誰？」曰：「是孫會稽。」

㈦皇華，指楊。《詩序》：皇華，勞使臣之詩。　《陳平傳》：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㈧《詩》：于汝信宿。

贈陳二補闕

鶴注：此當是天寶十三載，長安作。　朱注：《唐六典》：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各一員，天授初，左右各加三員。

世儒多汨没㈠，夫子獨聲名㈡。獻納開東觀去聲㈢，君王問長丁丈切卿㈣。皂鵰寒始音試急㈤，天馬老能行㈥。自到青冥裏㈦，休看平聲白髮生㈧。上四頌語，下四勉辭。獻納之官，君王顧問，正其聲名顯赫處。皂鵰，喻搏擊不避；天馬，喻老健不衰。蓋既置身青冥，不當以頭白自嫌也。顧注：陳必老儒宿學，故以夫子稱之，末言白髮可見。單復注：此詩首尾俱對，律度整嚴。

㈠揚雄曰：世儒懷庸庸之知。董京《答孫楚》詩：周道斁兮頌聲没，夏政衰兮五常汨。

㈡曹植詩：追舉逐聲名。

㈢《兩都賦序》：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謝朓詩：獻納雲臺表。《後漢書》：永光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華嶠《謝秘書監表》：馬融博通，三入東觀。

㈣《齊國策》：君王無羞亟問。《漢書》：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狗監楊得意侍上，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相如。

㈤《埤雅》：鷹，似鵰而大，黑色，俗呼皂鵰。《唐書》：王志愔。除左臺御史，時人呼爲「皂鵰」，言其顧瞻人吏，如皂鵰之視燕雀也。劉貢父曰：杜詩「皂鵰寒始急」，白樂天詩「千呼萬喚始出來」，皆讀去聲。事之始終，音上聲。有所宿留今始然者，音去聲。

㈥天馬，大宛善馬也，漢有《天馬歌》。《管子》：老馬之智可用也。

㈦《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言青雲杳冥也。

㈧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病後過一作遇王倚飲贈歌

鶴注：梁氏編在至德二年，觀詩云「但使殘年飽喫飯」，略不及喪亂之意。據公《秋述》云：「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況多雨，當時車馬之客，今雨不來。」又云：「四十無位。」當是天寶十三年，與「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綏不足恥」之句合耳。

朱注：詩有長安金城語，必京師作也。

麟角鳳觜世莫辨一作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形甸切㈠。尚看王生抱此懷㈡，在於甫也何由羨㈢。從王倚交情，冒起全意。王生爲人，如麟角鳳觜，世莫能知，於其敦篤交情，乃見特異，如煎膠續弦，始驗其奇也。何由羨，言不能及其高懷。

㈠盧注：此以煎膠喻交情，即所謂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也。《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央，洲上專多鳳麟，數百合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爲集弦膠，或云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弦，折劍亦以膠連之。

㈡潘岳詩：王生和鼎實。

㈢《詩》：無然歆羨。

且過盧作過，諸本作遇王生慰疇昔㈠，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㈡，多病沉年苦無健㈢。王生怪我顏色惡㈣，答云伏枕艱難遍㈤。瘧癘三秋孰可忍㈥，寒熱百日相交戰㈦。頭白眼暗坐有胝音支㈧，肉黃皮皺命如線㈨。此病後過王，而叙問答之詞。上四，於初過時，自揣貧病之態。下六，於相見時，備述多病之狀。

㈠慰疇昔，慰己宿願也。《記·檀弓》：疇昔之夜。注：疇，發語辭。

㈡酷見，猶云慘逢。《世説》：陶侃家酷貧。《左傳》：三老凍餒。

㈢庾信詩：茂陵忽多病。沉年，終年也。

㈣顏色惡，謂病容枯槁。《世説》：郭璞意色甚惡。

㈤魏文帝《燕歌行》：耿耿伏枕不能眠。《詩》：遇人之艱難矣。

㈥《周禮》：疾醫皆有癘疾。又云：秋時有瘧寒疾。《内經注》：時疫忽行，受其虐厲，故瘧從虐，癘從厲。《詩》：如三秋兮。

㈦《内經》：陽維爲病苦寒熱。又云：陰陽上下交争。王獻之書：端坐將百日。王粲《神女賦》：心交戰而貞勝。

㈧《廣韻》：胝，皮厚也。《越絶書》：中國不絶如線。

㈨經又云：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索澤，即張仲景所謂皮膚甲錯也。命如線，言性命幾絶。

惟生哀我未平復㈠，爲去聲我力致美肴膳㈡。遣人向市賒香粳一作秔㈢，喚婦出房親自饌㈣。長安冬葙酸且緑㈤，金城土酥淨如練㈥。兼求豢畜一作富豪一作豕且割鮮㈦，密沽斗酒諧終宴㈧。故人情義一作味晚誰似㈨，令平聲我手足輕欲旋直戀切，一作漩㈩。此王生留飲而記款待之情。乍見而怪，久視而哀，見疾痛相關。手足輕旋，享美膳而沉疴頓去也。

㈠《韋玄成傳》：嘉氣日興，疾病平復。

㈡漢古歌：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

㈢《南都賦》：滋皋香秔。

㈣《顏氏家訓》：婦主中饋。

㈤《周禮》：七菹。注：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崔寔《四民月令》：九月作葵菹，其歲温，卽待十月。邵注：菹，醃菜也。

㈥《唐書》：金城縣，屬京兆府。至德二載，改名興平。《長安志》：京兆府歲貢興平酥、咸陽梨，不列方物。趙曰：土酥者，土産之酥。夢弼曰：酥，牛羊乳所爲，色白如練也。謝朓詩：澄江淨如練。

㈦《山海經》：豪彘，狀如豚而白毛。畜豪，卽豪豬。《西京賦》：割鮮野食。

㈧楊惲書：斗酒自勞。曹植詩：終宴不知疲。

㈨任昉詩：猶我故人情。《世説》：情義隨篤。

㈩朱注：旋，謂手足旋轉。《唐書》：安禄山作胡旋舞，其捷如風。

老馬爲駒信一作驄不虛㈠，當去聲時得意況深眷㈡。 但使殘年飽喫飯㈢，只願無事長相見㈣。末感王生交誼，應前煎膠續弦。老馬二句，申上情義誰似，言衆皆輕己，況能深眷乎。但使二句，申上手脚輕旋，言此後健飯，庶得常見也。

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句。

㈠《詩》：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按：老馬爲駒，兩説不同。《詩箋》云：此喻幽王見老成之人，反侮慢之，視如幼稚，不自顧念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也。《朱子集傳》云：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此詩若主前説，乃時輩輕侮之喻，正與情義誰似相關。若主後説，乃老年力疾之喻，又與手足輕旋相合。前説，錢謙益用之；後説，劉會孟用之。朱注則主前説，而駁後説。

㈡《杜臆》：近世人情，當時得意，過則忘之，況肯如王生之深眷乎。一説：平時意氣相得，況今日又深加眷注，此王生情義之過人也。前説，「當」字讀去聲；後説，「當」字讀平聲。　謝安《與支遁書》：得意之事，殆爲都盡。

㈢《南史》：陳暄書，寂寥當世，朽病殘年。

㈣《左傳》：張趯曰：「子其無事矣。」

杜詩長篇起局，或比或賦，多是攝起全篇。此章麟角二句，舊注謂比王生抱負奇才，必用世乃見，於篇中不相關涉。唯盧元昌之説，獨得其旨。蓋公過王倚時，本厄羸病軀，及與之談情愫，留歡宴，不覺手足輕旋，沉疴爲之頓起，真有似乎煎膠續弦者。通篇脈絡照應，確不可移。　此章贈王倚，後有《贈姜七少府》詩，皆用方言諺語，蓋王、姜二子，本非詩流，故就世俗常談，發出懇至真情，令其曉然易見。文章淺深，隨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

送裴二虬尉永嘉

鶴注：天寶十一載，公獻《三大禮賦》，委官試文，但送有司參選。其《贈集賢學士》詩云「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蓋有南遊之志矣，與此詩扁舟之説相合。梁氏編在十三載，或相近。　又曰：裴虬，大曆四年爲道州刺史。公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憶子初尉永嘉去。」考《世系表》，虬終於諫議大夫，乃洗馬裴之後。　蔡曰：虬，字深原。　韓愈《裴復墓誌》：父虬，有氣略，敢諫諍，官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辭不拜。卒，贈工部尚書。《唐書》：永嘉縣，屬温州。

孤嶼亭何處㈠，天涯水氣中㈡。故人官就此，絶境興一作與誰同㈢。隱吏逢梅福㈣，遊山憶謝公㈤。扁舟吾已傲即又切。舊作就，王作具，一作買㈥，把釣一作只是待秋風。

永嘉山水寫出登臨韻事。隱吏承官，切縣尉。遊山承興，切永嘉。末乃不忘故交，兼有失志遠遊之意。

㊀《寰宇記》：孤嶼，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嶼有二峯。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云：孤嶼媚中川。後人建亭其上。

㊁梁簡文帝詩：荻陰連水氣。

㊂陶潛《桃花源記序》：來此絶境，不復出焉。

㊃《漢書》：梅福，九江人，補南昌尉。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隱於會稽，至今傳以爲仙。《汝南先賢傳》稱鄭欽爲吏隱。

㊄《宋書》：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遨遊。

㊅儵，雘舟也。《前漢·食貨志》：天下職輸，或不償其儵費。《淮南子》：有儵車。黄生曰：上半送裴，下半自敍。東道有知交，遊踪有前哲，故起扁舟之興，與第四相應。風把釣，句法倒裝耳。杜詩傳刻，有音近而訛者，如「異花來絶域」，誤作「開絶域」，遂與開拆犯重。有形近而訛者，如「扁舟吾已儵」，誤作「吾已就」，遂與就此犯重。又如「巫覡綴蛛絲」，誤「綴」爲「醉」，亦音近而訛。「況復傳宗匠」，誤「匠」爲「近」，亦形近而訛也。

贈獻納使去聲，一本無「使」字起居田舍人澄

鶴注：蔡興宗謂獻《封西岳賦》在天寶十三載冬。玩詩末二句，當是其年未進賦時所投贈。朱注：田以起居舍人知制誥事，獻納使其兼官耳。舊注謂中書舍人，掌起居注，田必起居而兼獻納也。《唐書》：垂拱二年，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天寶九載，以匭聲近鬼，改爲獻納使。《唐志》：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事記録於前，史官隨之。後復

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丞相後。

獻納司存雨露邊一作偏㈠，地分清切任才賢㈡。舍人退食收封事㈢，宮女開函捧一作近御筵㈣。揚雄更有《河東賦》㈦，唯待吹噓送上上聲天㈧。

曉漏追趨一作飛青瑣闥㈤，晴窗點檢白雲篇㈥。

獻納舍人，上四並提，下四分頂。　獻納本在外，而曰「司存雨露邊」，以獻納屬於舍人也，「清切」承「雨露」。舍人本在內，而曰「退食收封事」。追趨禁闥，點檢雲篇，申明舍人之事。《河東》有賦，吹噓上呈，以舍人兼管獻納也，「開函」承「封事」。玩結語，知公久懷獻賦之意矣。　朱注以白雲篇屬獻納，頗混。

申明獻納之職。雙提分頂，局法整齊。

㈠沈約《恩倖論》：階閫之任，各有司存。《詩注》：雨露者，天所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也。

㈡韓王嘉詩：地分丹鷲嶺。　劉楨詩：拘限清切禁。　地分，分處其地也。清切，清要切近也。

㈢《詩》：退食自公。《後漢書》：冬夏至，八能士書版言事，封以皂囊。《唐書》：內官有掌書三人，掌傳宣啓奏。

㈣唐制：便殿奏事，宮女開匭函，以所投封事奏御。杜審言詩：帝子王臣捧御筵。

㈤又詩：風清曉漏聞。　范雲詩：攝官青瑣闥。《漢書注》：青瑣，刻爲連瑣文，以青塗之。《宮闕簿》：青瑣門，在南宮。

㈥漢武帝《秋風詞》：秋風起兮白雲飛。　薛夢符引此，以證白雲篇。周穆王《白雲謠》：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張綖引此，以比清切地。據《新史》，舍人，本紀言之職，惟編詔書。「檢點白雲篇」，指所編詔書是也。《演義》以檢點屬獻納司，所謂白雲篇者，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此以在下詩文爲白雲篇。朱注引陶淵明《和郭主簿》詩：「遙遙白雲篇」，言在野文章，舍人皆得遙望白雲，懷古意何深。」故郎士元《馮翊西樓》詩有「陶令好文常對酒，相招一和白雲篇」，非也。宋之問《登總持莊嚴二字》詩：「帝歌雲上達，故下接以賦待吹噓。　張希良曰：舊指白雲篇爲隱逸之書，

梢白，御酒菊花黃。」張說《扈從》詩：「獻納紆天札，飄飄飛白雲。」白雲本漢武《秋風辭》，謂御制也。舍人職王言，故有點檢白雲之贈。《初學記》梁沈約、張正見，隋孔範，皆有詠白雲詩。沈是《和王中書益》，與杜之《贈舍人》者合，或引《王母歌》、陶弘景《送司馬承禎》，皆誤。

㊆《揚雄傳》：上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雄上《河東賦》以獻。公詩「賦料揚雄敵」，蓋素以子雲自方也。

㊇姜宸英曰：《後漢·鄭泰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嘔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今竿牘家動云吹噓，其誤已久。《抱朴子》：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北史》：盧思道剪拂吹噓，長其光價。庾信詩：嚋昔濫吹噓。則諸公並沿襲之矣。漢樂歌：飛龍秋遊上天。朱瀚曰：末句似巫覡燒紙錢狀，殊堪捧腹。黃鶴曰：天寶九載正月庚戌，羣臣請封西岳，從之。三月，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嶽。故十三載公又奏賦以請。未幾，兵戈四起，卒不果行。

崔駙馬山亭宴集

鶴注：梁氏編在天寶十四載。是年祿山反狀已明，七月，遣蕃將獻馬，此時上下皆憂，公豈容「終日困香醪」？或是十三年秋作。玄宗女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嵩。此駙馬乃惠童。惠童京城東有山池。

蕭史幽棲地㊀，林間踏鳳毛㊁。洑流何處入㊂，亂石閉門高㊃。客醉揮金碗㊄，詩成得繡袍㊅。清秋多宴會，云賞樂㊆，終日困香醪㊇。

上四山亭之景，下四宴集之事。

林間遺迹。時公主蓋已逝世矣。流泉洄曲，石勢欹岑，此正寫其幽勝。賓主豪興，則於下截寫出。

蕭史，比崔駙馬。鳳毛，謂

㈠鮑照詩：蕭史愛長年。詳見首卷。江總詩：獨於幽棲地。之堙。按：自宣王至秦穆公，當襄王之世，更幽、平、桓、莊、僖、惠六王，年且一百七十六，襄王嗣立。蕭史非有延年之術，何以堙弄玉耶？誠齋之説甚怪。附識於此。今按：蕭史，乃史官，非人名也。所謂弄玉堙者，恐是蕭氏後人，世爲史官者。若指宣王時之蕭史，豈有年長三甲之人，可爲穆公堙乎？誠齋之説，亦當存疑。

㈡鳳毛，見首卷。

㈢何遜詩：洑流自洄糾。洑，洄流也。

㈣諸葛武侯《黃陵廟記》：亂石排空，驚濤拍岸。

㈤宋之問詩：客醉山月静。《禮記》：執玉爵者勿揮。注：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也。《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爲幽婚，生子，臨別贈以金碗并詩，云：「何以贈余親，金碗可頤兒。」此切崔而用之，并見公主已故。

㈥《唐會要》：天授二年，内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比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回文。又延載元年，内出繡袍，賜文武從官三品以上，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舒襟皆各爲回文。《舊唐書》：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先成者以錦袍賜之。

㈦《晉書·山簡傳》：燕會之日。

㈧庾信詩：香醪酌美酒，枯蚌藉蘭肴。《易》：困於酒食。

示從去聲孫濟

鶴注：詩言「權門多嘈沓，且復尋諸孫」，則濟所居在長安矣，當是天寶十三載作。朱注：《唐書·宰相世系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崔駙馬山亭宴集　示從孫濟

表》，公爲征南十三代，濟爲征南十四代。今詩云「諸孫」，則公與濟當隔二代，非姪行矣。恐表未可據。又錢箋引顏真卿《神道碑》：濟爲征南十四代孫，東川節度使，兼京兆尹，亦與表合。當以公詩爲正。濟，字應物。

平明跨驢出㈠，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嚬尊上聲㊀，且復扶又切尋諸孫。從訪濟敍起，潦倒中仍存氣骨。陶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此詩起語本之。

㈠《楚辭》：平明發兮蒼梧。

㈡《前漢·息夫躬傳》：交遊貴戚，趨走權門。《詩》：嚬沓背憎。箋：嚬嚬沓沓，相對語，背則相憎逐。

諸孫貧無事㈠，宅一作客舍如荒村㈡。堂前自生竹㈢，堂後自生萱㈣。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吳作繁，郭作翻㈤。此見宅舍之景，而傷本支零落，賦而比也。

㈠《何氏語林》：王泰，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

㈡隋李密詩：荒村葵藿深。

㈢劉峻詩：修竹堂陰植。

㈣《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萱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疏：房堂所居之地，總謂之堂。

㈤《左傳》：其生不蕃。

淘米少汲水㈠，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㈡，放手傷葵根㈢。此見朝饗之事，諷其加意根源，比而興也。

趙次公云：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勿疏遠之而已。

㈠《易正義》：汲水以至井上。

㈡鮑照詩：腰鐮刈葵藿。《後漢》：永平詔：殘吏放手。

㈢《吳越春秋》：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阿翁懶惰久㈠，覺兒行步奔㈡。所來一作求爲去聲，下同宗族㈢，亦不爲盤飧音孫㈣。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平聲㈥。勿受外嫌猜㈦，同姓古所敦㈧。末述過訪之意，勗其敦厚同姓。詳玩詩詞，似爲濟有嫌疑而發。行步奔，承上淘米汲水。利口實，起下外人猜嫌。文氣在四句分截。此章起首、中間，各四句，前段六句，末段八句。

㈠《世說》：張憑對其祖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陶潛詩：懶惰故無匹。

㈡《世說》：王右軍曰：「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盧注：謂公欲警覺兒輩，故奔走而來。此說未合。公本跨驢而出，非步行而至者。行步，當就濟言。《神仙傳》：王烈行步如飛。

㈢《坊記》：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㈣《左傳》：乃饋盤飧，置璧焉。 邵注：盤，盛飯器。飧，水澆飯也。

㈤按：口實有二義，若承上盤飧，是口腹貪饕，當以《頤卦》「自求口實」爲證。若照下外嫌，是口舌讒間，當據《尚書》「以台爲口實」作證。宜從後說爲確。

㈥徐衆《三國評》：情義足以勵薄俗。

㈦邵注：外嫌猜，外人嫌疑而生猜忌。 鮑照詩：不受外嫌猜。

㈧《孔叢子》：同姓爲宗，合族爲屬。 曹植《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此「敦」字所本。

㈨盧元昌曰：大曆七年，元載黨徐浩，屬杜濟以知驛奏優，貶杭州刺史。據此，濟交必多比匪，宜此詩有權門噂沓，小人

利口等語，蓋公之先見也。

《隨筆》云：杜詩每用「受」、「覺」二字。其用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背面受和風」、「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雙白魚不受釣」、「野航恰受兩三人」、「雄姿未受伏櫪恩」。其用覺字云：「已覺糟床注」、「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麟」、「喜覺鄰城動」、「更覺老隨人」、「已覺披衣慣」、「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已覺良宵永」、「已覺氣與嵩華敵」、「自得隋珠覺夜明」、「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吏情更覺滄州遠」、「習池未覺流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自得隋珠覺夜明」、「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吏情更覺滄州遠」、「習池未覺流風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千五百篇中，讀之唯見其新工也。

九日寄岑參

此當是天寶十三載九月作。《通考》：岑參，南陽人，天寶三載進士，解褐爲衞率府兵曹參軍。

出門復入門，雨一作兩脚但如一作仍舊㈠。所向泥活活音括，一作浩浩㈡，思君令平聲人瘦㈢。沉吟坐西一作秋軒㈣，一作吟卧軒窗下。飲一作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㈤，難爲一相就㈥。首敍沮雨思岑。出門，欲訪岑也。坐軒，不能往矣。錯昏晝，陰雨晦蒙。曲江頭，岑參所在。

㈠《齊民要術》：種麻，截雨脚卽種者，地濕麻生瘦。

㈡《詩》：北流活活。謝靈運詩：活活夕流駛。趙曰：活活，泥水深多，行有聲也。

㈢古詩：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㊃謝靈運詩：沉吟爲爾感。　晉劉妙容歌：西軒琴復清。
㊄盧照鄰詩：寸步千里兮不相聞。
㊅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

吁嗟乎一作呼，非蒼生㊀，稼穡不可救㊁。安得誅雲師㊂，疇能補天漏㊃。大明韜日月㊄，曠野號平聲禽獸㊅。君子强區區兩切透迤㊆，小人困馳驟㊇。次寫淫雨之害。　呼蒼生，憂天漏，極悲天憫人之詞。趙曰：晝夜常雨，故日月韜晦。飛走路窮，故禽獸哀號。君子有車馬，亦强透迤而已。小人徒步，故困於馳驟也。

㊀《詩》：吁嗟乎騶虞。
㊁又：稼穡作甘。
㊂張衡《思玄賦》：雲師黮以交雜兮。洙曰：雲師，名屏翳。《廣雅》：雲師謂之豐隆。
㊃《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補天。《梁益州記》：雅州西北有大漏天、小漏天。
㊄《禮器》：大明生於東。《廣雅》：日曰大明。
㊅《詩》：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楚辭》：鳥獸鳴以號羣兮。
㊆江淹詩：君子未獲宴，小人亦自營。《登樓賦》：路透迤而修迴兮。
㊇《韓非子》：馳驟周旋。
㊈《莊子》：馳之驟之。《尚書》：海隅蒼生。

維南有崇山㊀，恐一作濤與川浸溜㊁。是節一作時東籬菊㊂，紛披爲去聲誰秀㊃。岑生多新詩一作語，性亦嗜醇酎直又切㊄。采采黃金花㊅，何由滿一作灑衣袖㊆。末傷九日時景。高山幾没，故籬菊空

披。岑生興在詩酒，不能一采黃花，此又代爲悵怏，正應上思君意。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惟南二句，當連下籬菊，蓋用陶詩也。《西都賦》：崇山隱天。《一統志》：崇山，屬澧州。

㈡《周禮注》：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深積而成淵者曰浸。《前漢·枚乘傳》：泰山之溜穿石。今按：溜，水流漂急也。

㈢梁簡文帝《九日》詩：是節協陽數。陶潛《九日》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㈣中山王《文木賦》：華葉分披。庾信賦：紛披草樹。

㈤《西京雜記》：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張載《酒賦》：中山夏啓，醇酎秋發。

酎，千日一醒。

㈥《詩》：采采卷耳。左貴嬪《菊頌》：春茂翠葉，秋耀金花。張翰《雜詩》：黃花似散金。

㈦江淹詩：風至衣袖冷。

張綖曰：此詩憂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邶》之「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意正相似。

今按《通鑑》：天寶十三載，秋八月，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詩中蒼生稼穡一段，確有所指。雲師，惡宰相之失職。天漏，譏人君之闕德。韜日月，國忠蒙蔽也。號禽獸，祿山恣橫也。君子小人，貴賤俱不得所也。

嘆庭前甘菊花

鶴注：此當是天寶十三載，在長安時作，蓋獻《西岳賦》之後。

庭一作階，一作簷前甘菊移時晚㈠，青蕊重平聲陽不堪摘㈡。明日蕭條醉盡醒一作盡醉醒㈢，殘花爛熳開何益㈣？籬邊野外多衆芳㈤，采擷細瑣升中堂㈥。念茲空長丁丈切大枝葉㈦，結根失所纏一作埋風霜㈧。此詩借庭菊以寄慨；甘菊喻君子，衆芳喻小人，傷君子晚猶不遇，而小人雜進在位也。《杜臆》：菊有甘苦二種，甘者可入藥，苦者似菊而非，其名曰薏。所云衆芳細瑣者，薏之屬也。移時晚，言移植後時。根失所，謂失其故處。

㈠鮑令暉詩：庭前華紫蘭。晉《清商曲》：甘菊吐黃花。《枯樹賦》：九畹移根。

㈡魏文帝書：九爲陽數，日月並應，名曰重陽。梁元帝詩：時蔽摘花人。

㈢陶潛詩：風聲自蕭條。《楚辭》：衆人皆醉我獨醒。

㈣庾信詩：殘花爛熳舒。

㈤《世說》：顏延之於籬邊，閙張演與客語。《爾雅》：野外謂之林。《楚辭》：哀衆芳之蕪穢。

㈥謝朓詩：遇君時採擷。《抱朴子》：臭鼠之細瑣。劉楨詩：萬舞在中堂。

㈦《書》：念茲在茲。古詩：枝葉日夜寒。

㈧陸機詩：結根奧且堅。繁欽詩：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南史》：劉俣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鶴注：此是天寶十三載作。蓋是年九月，淫雨不止，詩云清秋霖潦，正其時也。題首承字，乃謙己尊人之詞，後承聞故相房公詩題，亦然。《唐書》：膳部，屬禮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太平廣記》：《紀聞》：唐沈東美爲員外

九日寄岑參　嘆庭前甘菊花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奉寄此詩

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朱注：《唐書》：佺期以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與公祖審言同事武后，故詩中有「舊史」、「通家」等語，而比東美爲諸父。又律體盛於佺期，故云「詩律羣公問」也。舊説沈丈俱作沈既濟之胄，大謬。既濟，德宗時人，《唐書》可考。

今日西京掾㈠，多除南省郎㈡。原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通家惟沈氏㈢，謁帝似馮唐㈣。詩律羣公問㈤，儒門舊史長㈥。清秋便平聲寓直㈦，列宿頓輝光㈧。首敘沈除員外。掾多除郎，四人同拜也。

沈爲世交，故云通家。晚得郎官，故比馮唐。詩律二句，稱其家學。清秋二句，新授員外也。

㈠黄希曰：掾，謂京兆府掾，如司録、功曹、倉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之類。《唐志》並正七品。府掾拜郎，蓋自七品而升六品也。又曰：西京掾，明掾起於漢西京也。兩漢有決曹掾、賊曹掾，又張湯以兒寬爲奏讞掾。

㈡錢箋：《國史補》：舊説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杜氏《通典》：時謂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

㈢通家，見本卷。

㈣曹植詩：謁帝承明廬。《漢書》：馮唐年九十餘爲郎。

㈤《後漢·鍾皓傳》：以詩律教授同郡陳寔。本謂詩與律法，此詩則指詩之律體。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又，沈約亦修宋史。

㈥顔延之詩：國尚師位，家崇儒門。張衡《西京賦》：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

㈦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潘岳《秋興賦序》：余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寓，寄也。

㈧《後漢書》：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正義》：郎位十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杜佑曰：近代皆以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正義》：郎位十五星，在太微帝座後，爲翊衛之象，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按：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後，爲翊衛之象，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

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其失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録》，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循名失實，疑誤後代。

曹植詩：列宿正參差。焦竑曰：星宿之宿，《韻略》音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經》：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亦作入聲讀。曹植《登臺賦》：齊日月之輝光。

未暇申安吴作宴慰㈠，含情空激揚㈡。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原注：甫大父昔任此官。貧賤人事讀平聲略㈢，經過平聲霖潦妨㈣。禮同諸父長丁丈切㈤，恩豈布衣忘㈥。次言阻雨失賀。安慰，謂往賀之詞。司存二句，承前南省，自念其祖也。霖潦，爲淫雨所阻。禮同二句，應前通家，自述交情也。

㈠《續漢書》：趙岐爲太僕，持節安慰天下。《古詩焦仲卿妻》：時時爲安慰。

㈡王粲詩：含情欲待誰。激揚，喜躍之意。江淹《恨賦》：神氣激揚。

㈢蔡中郎碑：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事字叶讀時。陶潛詩：野外罕人事。

㈣蕭賁詩：經過狹斜里。曹攄詩：霖潦淹庭除。

㈤《詩》：以速諸父。

㈥《漢書·盧綰傳》：待客如布衣交。諸父，謂沈。布衣，自謂。

天路牽駒驥㈠，雲臺引棟梁㈡。徒懷貢公喜㈢，颯颯鬢毛蒼㈣。末乃頌沈而自慨。天路雲臺，沈仕於朝。駒驥棟梁，言能致遠而任重。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枚乘傳》：天路隔無期。曹植表：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㈡《淮南子》：雲臺之高高。注：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南史》：袁粲見王儉曰：「桓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器矣。」

㈢貢公喜，見首卷。

㈣柳惲詩：颯颯似霜葉。謝朓詩：寧傷蓬鬢颯。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鶴注：此亦天寶十三載秋作。原注：隴西公，卽漢中王瑀。徵士，瑯琊王徵。《舊唐書》：瑀，讓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偉儀表，初封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左傳》：秋無苦雨。

今秋乃淫雨㈠，仲月來寒風㈡。羣木水光下㈢，萬家一作象，非雲氣中㈣。所思礙行潦㈤，九里信不通㈥。悄悄素滶音產路㈦，迢迢天漢東㈧。願騰六尺馬一作駒㈨，背若孤征鴻㈩。劃忽默切見公一作君子面(一)，超然歡笑同(二)。此秋苦淫雨而思隴西公也。羣木二句，雨中遠景。悄悄二句，阻水難行。曰騰馬，欲陸行以見隴西也。

㈠《爾雅》：久雨謂之淫雨。

㈡陶潛詩：寒風拂枯樹。

㈢《南史·齊武帝紀》：青翠扶疏，有殊羣木。鮑照詩：水光溢兮松霧動。

㈣《秦國策》：效萬家之都。《高唐賦》：其上獨有雲氣。水漲，故映木。積雨，故雲多。

㈤阮籍詩：登高眺所思。《詩》：泂酌彼行潦。疏云：行，道也。潦，雨水也。

㈥趙曰：九里，指隴西所居。謝惠連詩：九里樂同潤。

㈦《詩》：憂心悄悄。悄悄，憂貌。《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潘岳《西征賦》：玄灞素滻。

㈧陸機詩：迢迢造天庭。迢迢，遠貌。趙曰：天漢，乃中渭橋之所。《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是也。《西征賦》：儀景星於天漢。

㈨《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爲馬。

㈩劉孝綽詩：持此連樹枝，暫作背飛鴻。曹植詩：孤鴻飛南遊。此言身跨馬背，若飛鴻孤征也。趙曰：鴻羣飛，猶詳緩。孤飛，則逐伴而急疾。

(一)《隋書》：文帝謂李德林曰：「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曹植詩：翩翩我公子。李宗室，故稱公子。

(二)王筠詩：超然獨長往。曹植詩：歡笑盡娛。

(三)奮飛既胡越(一)，局促傷樊籠(二)。一飯四五起(三)，憑軒心力窮(四)。嘉蔬沒溷濁(五)，時菊碎榛叢(六)。鷹隼亦屈猛(七)，烏鳶何所蒙(八)。式瞻北鄰居(九)，取適南巷翁(一〇)。挂席釣川漲(一一)，焉於虔切知清興，去聲終(一二)。此不見隴西而思王徵士也。奮飛四句，承上起下。嘉蔬四句，雨中近景。曰挂席，欲水行以見徵士也。此章上下二段，各十二句。

(一)《詩》：不能奮飛。趙曰：相隔如胡越，猶王粲所云「胡越異區」也。

(二)仲長統《述志》詩：人事可遣，何爲局促。《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注：樊，所以籠雉也。齊高帝賦：傷樊籠之或累。

(三)古史：周公一飯三吐哺。劉楨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吳志》：潘濬謂孫權曰：「樊佃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十餘自起。」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㊃江淹詩：憑軒詠堯老。《胡廣傳》：心力克壯。

㊄朱注：《記》：稻曰嘉蔬。郭璞《江賦》：挺自然之嘉蔬。又，公《園官送菜詩并序》，皆以嘉蔬爲菜，義可兼用耳。　溷濁，泥水也。郭璞《風賦》：駭溷濁，揚腐餘。

㊅潘岳詩：時菊耀巖阿。

㊆《春秋感精符》：季秋霜始降，鷹隼擊。　張華《鷓鴣賦》：蒼鷹鷙而受縲，屈猛志以服養。

㊇《吳越春秋》歌：仰飛鳥兮烏鳶。　晉劉頌疏：不識所蒙更生之恩。

㊈《世説》：不如式瞻儀型。式，用也。　潘尼詩：爪牙司北鄰。

㊉謝靈運《山居賦》：隨時取適。　瞻北鄰，則南翁爲之適意。　盧注：《偪側行》云「我居巷南子巷北」，故知公爲南巷翁也。

㊀《海賦》：揚微綃，掛帆席。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

㊁王勃詩：清興殊未闌。　末謂同遊漲水，則興無終盡。

秋雨歎三首

盧注：《唐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害稼，六旬不止，帝憂之。楊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多，不害稼。」公有感而作是詩。

雨中百草秋爛死㊀，階下決明顏色鮮㊁。著陊略切葉滿枝翠羽蓋㊂，開花無數黃金錢㊃。涼風蕭蕭吹汝急㊄，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㊅，臨風三嗅馨香泣㊆。首章，歎久雨害物。上

四喜決明耐雨，下則憂其孤立而摧風也，賦中有比。　申涵光曰：涼風吹汝二句，説君子處亂世甚危。

㈠庾信詩：爛草變初螢。

㈡《本草圖經》：決明子，夏初生苗，葉似苜蓿而大，七月開黄花結角，其子作穗，似青葙豆而鋭。杜定功曰：《神農本草》：決明子，生龍門川澤間，與石決明同，皆主明目，故有決明之號。　宋人史鑄《百菊集譜》云：注杜者，以爲《本草》決明子。此物乃七月作花，形如白扁豆，葉極稀疏，焉得有翠羽蓋與黄金錢耶？彼蓋不知甘菊一名石決，爲其明目去翳，與石決明同功，故吴楚間呼爲石決，子美所歎，正指此花。注家乃認爲決明子，疏矣。

㈢《説苑》：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

㈣楊方詩：黄花如沓金，白花如散銀。

㈤《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　荆卿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詩》：籜兮籜兮，風其吹汝。

㈥《南史》：宋江湛之謂沈慶之曰：「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㈦《論語》：三嗅而作。　宋子侯詩：安得久馨香。

其二

闌一作蘭風伏《英華》作長，去聲，荆公作仗雨一作東風細雨秋紛紛㈠，四海一云萬里八荒同一雲㈡。去馬來牛不復扶又切辨㈢，濁涇清渭何當分㈣。禾一作木，《漫叟詩話》定作禾頭生耳黍穗黑㈤，農夫田父一作婦無消息㈥。城中斗一作斟米換一作抱，非佘音餘音儔㈦，相許寧論平聲兩相直㈧。次章，歎久雨害人。上四皆積雨之象，下慨傷稼而阻饑也。　吴論：闌風伏雨，無日不雨，四海八荒，無處不雨，田野城中，則又無人不受其患矣。　盧注：換米不計直，療飢急，救寒緩也。

㈠趙子櫟曰：闌珊之風，沉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闌，如謝靈運「闌暑」之闌；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舊引《楚辭》「光風泛崇蘭」，以「伏」爲三伏，非是。朱注：謝靈運詩「述職期闌暑」，又張協《苦雨》詩「階下伏泉湧」，用字皆出《文選》。闌風、伏雨，大抵是風過雨來之狀，秋深時，往往有之。胡仔謂「長雨」如「長物」之長，亦未安。荆公本作「仗雨」，當卽伏字之訛耳。

㈡《淮南子》八埏之外曰八荒。《詩》：上天同雲。

㈢《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莊子》：秋雨時至，百川灌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㈣《西征賦》：其北則有清渭濁涇。《關中記》：涇水入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㈤《朝野僉載》：俚諺曰：「春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朱注：禾生耳，謂牙蘖叢卷，如耳之形。

㈥潘岳《秋興賦》：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蔡琰詩：迎問其消息。

㈦《詩》：抱衾與裯。裯，單被也。

㈧盧注：是秋，帝令出太倉粟，減價糶與貧人。但上雖減價，而下不論直，蓋霑實惠者少矣。

其三

長安布衣誰比數所主切㈠，反鎖衡門守環堵㈡。老夫不出長丁丈切蓬蒿㈢，稚子無憂走讀作奏風雨㈣。雨聲颼颼疏鳩切催早寒㈤，胡雁翅濕高飛難㈥。秋來未曾陳浩然本作省見白日㈦，泥污去聲后一作厚土何時乾音干㈧。末章，自歎久雨之困。上四言雨中寥落，下則觸景而增愁也。農夫田父，概指長安

之人。老夫稚子，自述旅居情事。日者君象，士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失其道矣。

㈠《前漢・鄒陽傳》：布衣窮居之士。　司馬遷《答任安書》：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㈡杜篤《論都賦》：懼關門之反拒。庾信詩：驚妻倒閉門。即所謂反鎖也。　《記》：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周圍也，方丈爲堵。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橫木爲門。

㈢《詩》：老夫灌灌。　《莊子・庚桑》篇：鑿垣牆而植蓬蒿。趙岐《三輔決録注》：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㈣《歸去來詞》：稚子候門。

㈤盧僕詩：風雨暗颼颼。　顔延之詩：秋至恒早寒。

㈥鮑照詩：胡雁已矯翼。　庾信詩：雁濕斷行來。　古詩：奮翅起高飛。

㈦魏文帝《秋霖賦》：悲白日之不暘。

㈧《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此感秋雨而賦詩，三章各有諷刺。房琯上言水災，國忠使御史按之，故曰「恐汝後時難獨立」。國忠惡言災異，而四方匿不以聞，故曰「農夫田父無消息」。帝以國事付宰相，而國忠每事務爲蒙蔽，故曰「秋來未嘗見白日」。語雖微婉，而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

奉贈太常張卿垍 舊作均，黄鶴定作垍二十韻

張垍爲太常卿，在天寶十三載。當是其年作。　朱注：《舊書》天寶十三載三月，張均由憲部尚書貶建安太守，還爲秋雨數三首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大理卿。不言均嘗爲太常卿也。此詩乃是與垍。考《舊書・均傳》云：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楊國忠用事，罷陳希烈，引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垍傳》云：十三載，盡逐張垍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新書》：均還，授大理卿，垍授太常卿。與《舊書》合。《通鑑》亦云：至德元載五月，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略。此詩是贈垍甚明。舊本作均，乃刀筆之訛耳。《前漢・百官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

方丈三韓外㈠，崑崙萬國西㈡。建標天地闊㈢，詣絶古今迷。氣得神仙迥㈣，恩承雨露低㈤。相去聲門清議衆㈥，儒術大名齊㈦。先引古託諷。言方丈崑崙，其東西異標，在天地遼闊之鄉，欲往詣絶域，乃古今共迷之處。張垍於寶仙洞中，求得真符，其感神仙而膺主眷，豈若前世之渺茫乎。又繼之曰：宰相之門，實清議所屬，儒術相繼，宜父子齊名，豈可求仙以結主知乎。言外隱含譏刺。

㈠張遠注：《通鑑》：天寶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元翼，言見玄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此必與垍同行也。《史記・秦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於是遣徐市入海求仙人。《十洲記》：方丈洲，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方五千里。《魏志》：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

㈡周穆王升崑崙，出《列子》。《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五萬里。《易》：先王以建萬國。

㈢《天台山賦》：赤城霞起而建標。

㈣《晉書・嵇康傳》：神仙稟之自然。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軒冕羅天一作高闕㊀，琳瑯識介珪㊁。夔樂典猶稽㊂。健筆凌鸚鵡㊃，銛音纖鋒傳夕箭㊄，歸馬散霜蹄㊅。能事聞重平聲譯㊆，嘉謨及遠黎㊇。弼諧方一展㊈，班序更何躋㊉。

㊀《詩·蓼蕭》注：雨露者，天所潤萬物，喻王者恩澤。垍，乃說之子，故曰相門。晉傅玄《士風論》：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清議，卽月旦評意。

㊁《孔叢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琳瑯識介珪，《孔叢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

㊂《史記》：招致儒術之士。

㊃《左傳》：服冕乘軒。

㊄《左傳》：有人見王太尉諸公還，諸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瑯珠玉。」琳瑯，佩玉之飾，言於琳瑯中識介圭也。《詩》：錫爾介圭。箋：介圭，長尺有二寸。

㊅《詩》：錫爾介圭。箋：介圭，長尺有二寸。

㊆《左傳》：服冕乘軒。袁豹詩：連吹入天闕。

㊇《左傳》：有人見王太尉諸公還，諸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瑯珠玉。」琳瑯，佩玉之飾，言於琳瑯中識介圭也。《詩》：錫爾介圭。箋：介圭，長尺有二寸。

㊈洙曰：邶詩《簡兮》·序》：仕於伶官。注：伶氏，世掌樂官，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漢·禮樂志》：誦六詩，習六舞。

㊉《書》：夔，命女典樂，教胄子。

㊀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後漢書》：禰衡在黃祖座，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㈥《西京賦》：胸突銛鋒。《爾雅注》：鷺鵜，似鳧而小。齎中瑩刀劍。載嵩詩：劍瑩驚鵜齎。

㈦黃徹《碧溪詩話》：《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後漢·史弼傳》：「陛下信於友于，不忍恩絶。」而淵明詩遂云：「再喜見友于。」《詩》言：「貽厥孫謀。」《南史》：到溉之孫薈，從宋武帝登北固樓，賦詩，帝稱爲才子。後溉和上詩，上輒手詔戲之曰：「得無貽厥之力乎？」而王儉碑文又云：「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杜詩「友于皆挺拔」，昌黎詩「誰謂貽厥無基址」，二事正可作對。《文心雕龍》：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

㈧《晉·虞騤傳》：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南史·謝舉傳》：人倫儀表，久著公望。《莊子》：終始反覆，不知端倪。端，緒也。倪，畔也。

㈨《漢文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驗相應，乃得入也。應劭曰：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錢箋：均、坦供奉翰林院，故曰踰青瑣。

㈩《易》：何天之衢亨。紫泥，注見二卷，此言掌綸翰之事也。

⑪陸倕《新漏刻銘》：靈虬承注，陰蟲吐噞。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⑫《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曹植詩：俯身散馬蹄。蘇伯玉妻詩：何惜馬蹄歸不數。

⑬袁淑詩：畢能事之效。《漢·西域傳》：越裳重譯，獻白雉。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絶遠，風俗殆隔，故累譯而後乃通。朱注：時坦自貶所召還，故有「重譯」「遠黎」之句。

⑭《揚子法言》：忠言嘉謨。沈佺期詩：宸慈恤遠黎。

⑮《書》：謨明弼諧。

⑯朱注：班序，謂班爵之序。更何躋，言莫有躋其上者。《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適越空顛躓㈠，遊梁竟慘悽㈡。謬知終畫虎㈢，微分音問是醢雞㈣。萍泛一作跡無休日㈤，桃陰想舊蹊㈥。吹噓人所羨㈦，騰躍事仍睽㈧。碧海真難涉㈨，青雲不可梯㈩。顧深慚一作忘鍛鍊㈡，才小辱提攜㈢。檻束哀猿叫一作巧㈢，枝驚夜鵲棲㈣。幾時陪羽獵㈤，應平聲指釣璜溪㈥。

末乃自敍淪落也。適越遊梁，浪遊之迹。知同畫虎，謂召試不遇，分等醢雞，謂抱道不行。萍踪無託，而回想舊居，以張公吹噓之後，騰躍終沮也。從此碧海無涯，青雲難上矣，雖蒙顧遇提攜，亦自愧才疏未鍊耳。哀猿驚鵲，困窮莫訴，陪獵釣溪，終望張之見引也。

此章八句起，下兩段各十六句。

㈠趙注：公初落魄時，嘗適越矣，傳所謂客吳越是也。公又嘗遊梁矣，《贈李白》詩所謂「亦有梁宋遊」是也。《莊子》：宋人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抱朴子》：闇於自量者，忘中道之顛躓。

㈡《史記》：相如因病免，客遊梁。《楚辭》：心閔憐之慘悽兮。

㈢《馬援傳》：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㈣《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語顏回曰：「丘之道，其猶醢雞乎？」注：甕中蠛蠓也。

㈤謝靈運詩：萍泛泛沉深。古詩：泛泛江漢萍，漂蕩水無根。

㈥《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㈦吹噓，見前。

㈧《莊子》：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睽，乖離也。

㈨《十洲記》：東海之東，復有碧海，水不鹽苦，正作碧色。

㈩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注：仙者因雲而升，謂之雲梯。

㈠顧，眷顧也。　張協《七命》：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鍛乃鍊，萬辟千灌。注：鍛鍊，刻苦成材之義。

㈡《曲禮》：長者與之提攜。　朱注：垍必嘗薦公而不達，故有吹噓、提攜等句。

㈢《淮南子》：置猿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

㈣魏武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㈤《揚雄傳》：雄上《河東賦》。　其年十二月羽獵，雄從，因作《羽獵賦》以諷。

㈥《尚書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拜之，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

上韋左相去聲二十韻

見素初入相，在天寶十三載之秋，詩云「四十春」，蓋天寶十四載初春作。且壽域、洪鈞、廟堂、風俗等句，絶不及憂亂之詞。　後爲左相，在至德二載，題中「左相」二字，黃鶴謂是後來追書，是也。《舊書·職官志》：開元元年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二月，侍中改爲左相，中書令改爲右相，至德三載復舊。《玄宗紀》：天寶十三載秋八月，文部侍郎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陳希烈。

鳳曆軒轅紀㈠，龍飛四十春㈡。八荒開壽域㈢，一氣轉洪鈞㈣。　從朝宁昇平紀起。　歲正紀曆，已四十餘春。御世久，故八荒同壽。春和至，故一氣鈞陶。　張綖謂歲初所作，是也。

㈠《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皇氏，曆正也。」注：少皞，黃帝子，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注》：黃帝居軒轅之丘，因以爲號。　北齊《享廟歌》：龍圖革命，鳳曆歸昌。

㈡後漢李固疏：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　時玄宗在位四十二年，曰四十春，舉成數也。

㈢八荒，注見前。《前漢・王吉傳》：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㈣一氣，見二卷。張華詩：洪鈞陶萬類。

霖雨思賢佐㈠，丹青憶舊樊作舊，一作老，一作直臣㈡。應圖求駿馬㈢，驚代今當作世得騏驎一作麒麟㈣。沙汰江河《英華》作湖濁㈤，調和鼎鼐新㈥。韋賢初相去聲漢㈦，范叔已歸秦㈧。盛業今如此㈨，傳經固絶倫㈩。豫樟深出地(一)，滄海闊無津(二)。此敍其入相之事。帝思良佐，而韋以舊臣登用，謂度之汪洋。

駿馬騏驎，比其充勝大任也。沙汰，舊相已罷。調和，新參初拜。盛業，承范。傳經，承韋。深出地，謂學有根柢。闊無津，

㈠《唐書》：時雨潦六旬，上嫌宰相非人。楊國忠舉見素入白，帝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用之。所謂思賢佐、憶舊臣也。原注：以老臣爲相公之先人，誤矣。《書・説命》：若大旱，用汝作霖雨。《黄瓊傳》：賢佐爲力。

㈡《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前漢・張安世傳》：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疏廣傳》：賢佐爲力。

㈢曹植《獻文帝馬表》：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形法應圖。《秦國策》：呂不韋説陽泉君曰：「君之駿馬盈外厩。」

㈣《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

㈤《蜀志》：周毖爲吏部尚書，與許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法言》：江河以滌之。時左相陳希烈以太子太師罷政事，故曰「沙汰江河濁」。

㈥《莊子》：陰陽調和。《漢官儀》：三公助鼎和味。《楚國策》：夕調乎鼎鼐。

㈦《漢・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

㈧《史記》：范睢，字叔，王稽載入秦，昭王拜爲客卿，封應侯。見素去楊國忠，一如范叔之去穰侯，此曲説也。

㈨盧僎詩：盛業繼前修。

㈩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仕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匡衡傳》：材智有餘，經學絶倫。

(二)《高士傳》：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史記注》：豫章，二木名，生七年乃可分別。

(三)《抱朴子》：滄海之滉漾。

北斗司喉舌(一)，東方領搢一作縉紳(二)。持衡留藻鑒(三)，聽履上聲星辰(四)。

德照鄰(六)。一云餘陰照北鄰。聰明過平聲管輅(七)，尺牘倒陳遵(八)。豈是池中物(九)，由來席上珍(十)。

廟堂知至理(二)，風俗盡還淳(三)。此記其平時品望。向爲尚書，故云北斗。又兼兵部，故云東方。持衡，吏部典選也。聽履，尚書登殿也。獨步，謂才藝出人。照鄰，謂韋杜世交。過管，謂精於天文。倒陳，謂工於書翰。下言乘時居位，能正君而善俗。

(一)《後漢·李固傳》：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二)《書·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顧命》注：司馬第四，畢公領之。《郊祀志》：搢紳者弗道。顏注：搢，插笏於大帶與革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縉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耳。時見素以兵部尚書爲相，率百官，故曰「東方領搢紳」也。

(三)《晉書》：太康四年，制曰藻鏡銓衡。《唐書》：天寶五載，見素爲吏部侍郎，銓敍平允，人士稱之。

㊃《漢・鄭崇傳》：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天子像帝座，故云上星辰。

㊄魏文帝《與吳質書》：王仲宣獨步於漢南。

㊅《書》：餘波入於流沙。《左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論語》：德必有鄰。傅亮《修張良廟教》：道亞黃中，照鄰庶幾。

㊆《魏志》：管輅喜仰視星辰，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人號神童。又自言天與我才明。錢箋：《唐書》：肅宗改元至德，十月，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丙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見素曰：「五行，子者視妻所生，昴死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已而皆驗。

㊇《前漢・陳遵傳》：善書，與人尺牘，主者藏弆以爲榮。

㊈《前漢・周瑜傳》、《晉・劉元海傳》並云：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㊉《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前漢書贊》：議事於廟堂之上。《列子》：均天下之至理。

㊋東方朔論：美風俗。《何氏語林》：阮孝緒歎明賓山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

才傑俱登用㊀，愚蒙但隱淪㊁。長丁丈切卿多病久㊂，子夏索居頻黃作貧㊃。回首驅流俗㊄，感激時將晚，蒼茫興去聲有神㊅。爲去聲公《英華》作君歌此曲㊆，涕淚在衣巾㊇。末乃自敍困窮，而有望於韋相也。登用承上，隱淪起下。多病索居，寥落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㊈，鄒魯莫容身㊉。

已甚，且驅逐生涯，資身無策，至此則天意難問，而吾道莫容矣，故不禁感懷賦詩，而聲淚交流。此條一步緊一步，乃陳情之最悲切者。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十二句。

㈠沈約詩：東部信才傑。《書》：疇咨若時登庸。注：庸，用也。

㈡《楊惲傳》：足下哀其愚蒙。

㈢《西京雜記》：相如素有消渴疾。

㈣《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孤。」

㈤王粲詩：回首望長安。《晉書》：謝尚脫略細故，不爲流俗之事。

㈥《列子》：鄭有神巫自齊來，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㈦《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㈧《杜臆》：「蒼茫與有神」，起下「歌此曲」，而此曲即所上韋相詩。蒼茫，意興勃發之貌。

㈨庾信詩：君能歌此曲。

㈩曹植詩：歔欷涕霑巾。巾，以拭淚者。

沙苑行

盧注：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設苑總監。天寶十三載，以安祿山知總事，公作《沙苑行》以諷之。《水經注》：洛水東經沙苑北，俗名沙苑。《元和郡縣志》：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其處宜六

畜，置沙苑監。《寰宇記》：沙苑，古城在朝邑縣南十七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水㈠，繚以周牆百餘里㈡。龍媒昔是渥洼生㈢，汗血今稱獻於此㈣。苑中騄牝三千匹㈤，豐草青青寒不死㈥。食音嗣之豪健西域無一云勝西域，每歲攻一作收，一作牧駒冠去聲邊鄙㈦。首敍苑中水草，見良馬所由產。

㈠夢弼曰：《漢書》：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漢屬馮翊郡，故曰左輔。又曰：白沙，卽沙苑也。同州西北有白水縣，以水白故名，其境東南，谷多白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餘里。鶴曰：西魏文帝大統三年，周太祖爲相國，與高歡戰於沙苑，以其戰處宜六畜，因置沙苑。

㈡《西都賦》：西郊則有上囿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㈢《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㈣《神異經》：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

㈤《詩》：騄牝三千。《說文》：馬七尺爲騄。馬匹，見前短衣匹馬注。又據《風俗通》，或云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匹。三說紛紛，不如《文心雕龍》爲當。

㈥《詩》：芣苡豐草。古詩：青青河畔草。

㈦攻駒，注別見。《左傳》：邊鄙不聳。

王有虎臣司苑門㈠，入門天厩皆雲屯徒昆切㈡。騄駬一骨獨當御㈢，春秋二時歸一作朝至尊㈣。內外馬數將盈億㈤，一作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㈥。逸羣絶足信殊傑㈦，倜它歷切儻它

朗切權奇難具論平聲㈧。次從厩中多馬，形驌驦之特異。

㈠《詩》：矯矯虎臣。《西都賦》：控飛廉，入苑門。

㈡《劉表傳》：雲屯冀馬。

㈢《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焉。馬融疏：肅霜，雁也，其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故名。

㈣趙曰：虎臣所掌之馬雖多，其中唯驌驦一種，骨相堪充御用，故每年春秋兩次進之。蔡邕《獨斷》：天子至尊。

㈤朱注：《唐書》：尚乘局，掌内外閑厩之馬，總十二閑，凡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鶴曰：王毛仲，初監馬二十四萬，後至四十三萬。此云「盈億」，概舉大數也。

㈥魏武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駉駉牝馬，在坰之野。趙曰：空大存，言櫪中坰外，其數空存，不如苑馬之神駿也。

㈦曹毗《馳馬射賦》：何逸羣之奇駿。魏文帝《與孫權馬書》：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耳。

㈧《漢·禮樂志》：志倜儻，精權奇。倜儻，卓異也。

纍纍堆都回切阜藏奔突㈠，往往坡陀縱超越㈡。角壯翻騰《英華》作騰，一作同麋鹿遊㈢，浮深簸蕩龍鼉窟㈣。此極狀在苑飛揚之態。夢弼曰：堆阜，苑中山塢，可以藏馬之奔突。坡陀，苑中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角壯猛而翻騰，能與麋鹿同遊。浮深淵而簸蕩，直探鼉鼉之窟。

㈠《前漢·石顯傳》：印何纍纍。潘岳《懷舊賦》：墳纍纍以接隴。《頭陀寺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梁武帝詩：黃落散堆阜。

㈡《西京賦》：窮虎奔突。

㈡《前漢・吳王傳》：往往而有。相如《子虛賦》：罷池坡陀，下屬江河。又《哀二世賦》：登坡陀之長坂。《匡謬正俗》：坡陀者，猶言靡迤。盧思道詩：寥廓鸞山右，超越鳳洲西。

㈢《赭白馬賦》：紛馳迴場，角壯永埒。桓譚《新論・任均篇》：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倚。《南都賦》：馬鹿超而龍驤。曇瑗詩：麋鹿自騰

㈣《海賦》：戲廣浮深。《河東賦》：簸丘蕩巒。《後漢書》：龐德公曰：「鴻雁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

泉唐諱淵，故改泉。

亦有神㈢。一作海，非出巨魚長比人㈠，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㈡，雖未成龍次公曰：龍或魚所化，或馬所爲，故異物而同精氣。此章前二段借魚形馬，與上龍媒相應。《杜臆》：泉出巨魚，感龍精氣，亦成神物，而馬之簸蕩其中者可知已。趙

㈠朱注：公《留花門》詩云「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則泉卽沙苑之泉也。《前漢・眭弘傳》：海效鉅魚。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㈡賈誼《鵩鳥賦》：化爲異物。《易》：精氣爲物。

㈢《西京賦》：海鱗變而成龍。

王嗣奭曰：此詩首言沙苑之寬闊，繼言養馬之繁盛，而苑中埤阜可藏奔突，陂陁可縱超越，此皆紀實事。至角壯以下，變幻神奇，不可方物矣。

盧元昌曰：自祿山知總監事，選健馬堪戰者驅歸范陽，得以助其叛勢。篇中曰「王有虎臣司苑門」，以見不須祿山也。曰「春秋二時歸至尊」，以見非祿山所得私畜也。篇末巨魚，正指祿山。是時尾大已見，巨魚雖不成龍，而砂尾金鱗，似有

神彩，患豬龍之僭擬真龍也。《靈湫》詩云：「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兩篇結語，皆有寓意。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鶴注：詩云「廨宇客秋螢」，又云「荒歲兒女瘦」，當是天寶十三載，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時，往見諸官而作。又篇內不言祿山之事，知非十四載所作矣。師氏曰：天子之陵曰山陵，取高大之意。《舊唐書》：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於橋陵。奉先縣，本同州蒲城縣，以管橋陵，改屬京兆府，仍改爲奉先。開元十七年，制官員同赤縣。《新書》：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豐山。

先帝昔晏駕㈠，茲山朝音潮百靈㈡。崇岡擁象設㈢，沃野開天庭㈣。即事壯重平聲險㈤，論平聲功超五丁㈥。坡陀因一作用厚地一作力㈦，却略羅峻屏㈧。前四段，歷敍橋陵始末。首記山陵之闊大也。

百靈，言諸神拱護。象設，石馬之類。天庭，壇宇之高。即事，起陵之事。五丁，開鑿之功。陂陀，言山勢迢遞。却略，狀山背後擁。

㈠《蕭望之傳》：先帝聖德。《漢書》：宮車晏駕。注：王者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

㈡宋之問詩：茲山棲靈異。《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㈢《嵇康賦》：記峻嶽之崇岡。《招魂》：象設居室，靜安閒些。注：象，法也，言爲君造設屋宇，法象舊廬。

㈣《國策》：蘇秦說惠王曰：「秦地沃野千里。」揚雄《甘泉賦》：開天庭兮回羣神。

㈤陶潛詩：即事多所欣。《易》：習坎，重險也。《天台賦》：履重險而踰阪。

㈥《史記·甘茂傳》：樂羊返而論功。《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一王死，輒爲立大石、長三丈，

重千鈞，爲墓志。

㈦坡陀，注見上章。《東京賦》：豈徒跼高天踡厚地而已哉。

㈧古樂府：却略再拜跪。

雲闕虛冉冉㈠，松風肅泠泠㈡。石門霜露白㈢，玉殿莓苔青㈣。宮女晚一作曉知曙㈤，祠官空梁簇畫戟㈦，陰井敲銅瓶㈧。此記寢殿，而及守陵之事。雲闕凌虛，言高大也。松風肅然，言陰寒也。石門冷，故霜露常凝。玉殿空，故莓苔常緑。祠官早入，故梁間簇戟。宮女奉盥，故銅瓶汲井。

㈠《漢·祭祀志》：雲氣成宮闕。　陶潛詩：冉冉星氣流。

㈡顔延之詩：松風遵路急。《離騷》：下泠泠而來風。

㈢《山海經》：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此石門指墓門言。

㈣曹植詩：歡坐玉殿。　孫綽賦：踐莓苔之滑石。

㈤後漢郎顗疏：簡出宮女。

㈥《前漢·郊祀志》：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　江斅《讓婚表》：夕不見晚魄，朝不見曙星。謝靈運詩：曉聞夕飇急，晚見朝日曒。此詩「晚知曙」、「朝見星」所自出。

㈦薛道衡詩：空梁落燕泥。

㈧庾丹詩：銅瓶素絲綆。

中使去聲日相繼從《正異》作日相繼，一作日夜繼，一作日繼夜㈠，惟王心不寧㈡。豈徒卹備享㈢，尚謂求無形㈣。孝理敦國政㈤，神凝推道經㈥。瑞芝産廟柱㈦，好鳥鳴一作巢，一作宿巖扃㈧。此記聖孝，

而及感應之符。　遣使守陵，而君心未安，蓋不徒備享爲儀，直欲視於無形矣。敦國政，開元致治也。推道經，御注《老子》也。瑞芝好鳥，言陵上禎祥。

㈠朱注：《舊書》：天寶十載正月，太廟置内官，供灑掃諸陵廟。《晉·武帝紀》：中使相繼，奉問起居。

㈡《詩》：王心載寧。

㈢《記》：備物之享。《唐六典》：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享於諸陵，若橋陵則日獻羞焉。

㈣《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㈤沈炯《陳情表》：刑於四海，弘此孝理。《孟子》：行乎國政。

㈥《莊子》：其神凝。《舊書》：天寶十四載，頒《御註老子道德經》并《義疏》於天下。

㈦《杜詩博議》：《舊唐書》：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産玉芝，八載六月，又産玉芝。此云産廟柱，蓋橋陵亦有之也。

㈧曹植詩：好鳥鳴高枝。　宋之問詩：待月詠巖扃。

高嶽前崔崒音萃音萃㈠，洪河左瀠胡坰切滎烏營切。一作滎㈡。　金城蓄峻趾㈢，沙苑交迴汀㈣。　永與奥區固㈤，川原紛眇冥㈥。　居然赤縣立㈦，臺榭爭岩亭㈧。此記山川形勝，而并敘改縣之由。　拱嶽帶河，抱城環苑，見此陵爲王氣所鍾。　永與二句，申言地脈之悠長。　居然二句，稱其規模之弘遠。　崔崒，聳峙貌。　瀠滎，迴環滎澄。　迴旋貌。　眇冥，謂川流卑伏。　岩亭，謂臺形高秀。　下四，乃隔句對法。

㈠高嶽，指華山。《詩》：崧高維嶽。　《子虛賦》：隆崇崔崒。

㈡《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水經注》：河水又南經蒲城東。　闞駰曰：蒲城在西北。《江賦》：漩澴滎潛。

㈢錢箋：《寰宇記》：秦孝公元年築長城，簡公二年塹洛，故云自鄭濱洛，今沙苑長城是也。《三秦記》云：在蒲城東五十里，秦築長城，即是塹洛也。賈誼云：關中之固，金城千里。指長城也。舊注引京兆始平之金城，非是。《魏都賦》：藐藐標危，亭亭峻趾。注：趾，基也。

㈣沙苑，注見前。陳子昂詩：被宴坐迴汀。

㈤《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

㈥曇瑗詩：川原多舊跡。

㈦張翰詩：能否居然別。

㈧《韓詩外傳》：臺榭不如丘山。江淹詩：岩亭南樓期。

官屬果稱去聲是㈠，聲華真一作宜可聽平聲㈡。王劉美竹潤㈢，裴李春蘭馨㈣。

啖侯筆不停㈥。遺詞必中去聲律㈦，利物常發硎㈧。綺繡相展轉㈨，琳瑯愈一作逾青熒㈩。

聞魯恭化㈡，秉德崔瑗銘㈡。太史候鳧影㈢，王喬隨鶴翎㈣。此贊美縣內諸公。王劉六人，皆稱職而有聲者。遺詞四句，稱其文章。側聞四句，敍其政事。

㈠漢宣帝詔：二千石各察官屬。此指縣內諸官。稱是，稱職也。《梁孝王傳》：他財物稱是。

㈡劉峻書：聲華無寂。

㈢《吳志》：虞翻以所注《易》示孔融，答書曰：「延陵之知樂，吾子之治《易》，乃知江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

㈣《楚辭》：春蘭兮秋菊。阮籍詩：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

㈤吳陸景書：高風振古。

㈥朱注：啖侯，疑卽啖助。《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淹該經術，善爲《春秋》之三家短長，號集傳。　鸚鵡賦序》：筆不停綴。

㈦《文賦序》：夫其放言遣詞，良多變矣。　王褒《四子講德論》：轉運中律。

㈧《莊子》：刀刃若新發於硎。

㈨《淮南子》：養之以翁鬱，衣之以綺繡。　《詩》：輾轉反側。

㈩《抱朴子》：琳瑯墮於筆端。　《西都賦》：琳珉青熒。　顏師古註：色青而有光熒也。

(一)司馬遷書：側聞長者之風。　《後漢書》：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二)《楚辭》：秉德無私。　漢文帝詔：秉德以陪朕。　《後漢書》：崔瑗舉茂才，爲汲令，作座右銘。

(三)鳧影，見《九日楊奉先》詩。

(四)《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朝音潮儀限霄漢(一)，客思去聲迴林坰(二)。轗軻辭下杜(三)，飄颻凌一作陵濁涇(四)。

褐(五)，旅泛一浮萍(六)。荒歲兒女瘦(七)，暮途涕泗零(八)。主人念老馬(九)，廨署一作宇容或作寄，一作

客秋螢(十)。流寓理豈愜(一)，窮愁醉不一作未醒(二)。何當擺俗累(三)，浩蕩乘滄溟(四)。末敍客況淒涼

也。公未受官，故有朝儀二句。來自長安，故有下杜二句。諸生四句，飄零窮老之感。主人四句，秋日旅居之事。末乃不得志而思遯迹矣。　此章前四段各八句，後二段各十四句。

(一)《漢書》：叔孫通起朝儀。　謝靈運詩：結念屬霄漢。

(二)宋武帝詩：客思空已繁。　謝靈運詩：相送越林坰。

㈢《長安志》：下杜城，在長安縣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漢・宣帝紀》：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應劭曰：下杜城，故杜陵之下，聚落也。

㈣曹植詩：羅衣何飄飄。　鶴曰：涇水本濁，而後人襲舛，多以爲涇清。《詩》云「涇以渭濁」，猶謂涇以渭而見其濁也。

涇水在長安之北，公自杜陵往奉先，故渡此水。

㈤任昉表：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

㈥傅玄歌：浮萍本無根，非水將何依。

㈦荒歲，謂天寶十三載，秋霖，關中大饑。　陶潛詩：固爲兒女憂。

㈧漢主父偃曰：日暮途遠。《詩》：涕泗滂沱。《説文》：自鼻曰涕，自目曰泗。

㈨主人，指奉先令。《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

㈩左思《吳都賦》：廨署棋布。　江淹《畫扇賦》：秋螢兮初飛。

⑪謝靈運《擬王粲詩序》：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也。　謝靈運詩：意愜理無違。

⑫《史記》：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⑬凌敬詩：心灰俗累忘。

⑭《楚辭》：志浩蕩而傷懷。　謝朓牋：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注：滄溟，海也。

胡夏客曰：此詩前半篇但詠橋陵，略不及諸官，後但詠諸官，略不及橋陵，結則陵與官皆不及，但自作感慨。此少陵自成章法也。

王洙《談録》云：唐鄭顥自言夢爲詩十許韻，有云「石門霜露白，玉殿蕪苔青」，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緝成。

此杜公《橋陵》詩也，顯以爲園陵之祥，不亦可鄙乎。

送蔡希魯一作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原注：時哥舒入奏，勒蔡子先歸。

朱注：《通鑑》：天寶十四載春，哥舒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故蔡都尉先歸而公送之。若十一載入朝，乃在冬日，與春城赴上都不合。夢弼之說，非是。《唐書》：諸府折衝都尉各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之屬，以教其軍陣戰鬬之法。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音石胡㈠。健一作男兒寧鬬死㈡，壯士恥爲儒。官是先鋒得㈢，才緣挑徒了切戰須㈣。身輕一鳥過㈤，槍急萬人呼㈥。從蔡敍起，言其志雄氣猛。寧鬬死，時方右武，恥爲儒，世漸輕文。一鳥過，見其勢疾。萬人呼，畏其鋒銳。

㈠《韓詩外傳》：彎弓而射之。漢桓帝時童謠：丈夫何在西擊胡。

㈡陳琳樂府：邊城多健兒。曹植詩：名在壯士籍。希曰：健兒、壯士，乃軍士之名。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於京師召募十萬衆，號曰文武健兒。陳琳樂府：男兒寧當格鬬死。

㈢先鋒，注見二卷。

㈣《漢書·項羽傳》：顧與王挑戰。注：挑戰，摘嬈敵求戰也。

㈤韋鼎詩：一鳥忽相驚。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

㈥開元十三年四月敕，四軍槍矟，有緋緑紅碧之辨。《玄宗實録》：吐蕃寇邊，翰用半段槍，當其鋒，擊之。《項羽傳》：學萬人敵。杜牧詩：射鵰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本此。

雲幕隨開府㈠，春城赴一作入上都㈡。馬頭金匼加答切。一作帢匝㈢，駝背錦模糊㈣。
雪，一作雲山路㈤，歸飛青一作西海隅㈥。上公猶荊作獨寵錫㈦，突將去聲且前驅㈧。次敍送蔡，記其入
朝歸隴。開府上公，俱指哥舒翰。寵錫，謂翰尚留。前驅，謂蔡獨往。

㈠王洙曰：軍中以幕爲府。《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幕於甘泉。

㈡沈約詩：春城麗白日。鶴曰：古時，國都通稱上都，至寶應元年，方以京兆府爲上都。班固《西都賦》：作我上都。

㈢古詩：驄馬金絡頭。《西京雜記》：羊勝《屏賦》：屏風鞔匝，蔽我君王。鮑照詩：彫屏匼匝組帳紆。江淹《江上之山賦》：黿鼉兮匼匝。《韻會》：匼匝，周繞貌。此言金絡馬頭，其狀密匝也。

㈣《唐書》：哥舒翰在隴右，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趙曰：駝背蒙以錦帕，故云模糊。匼匝、模糊，皆方言。

㈤錢箋：《寰宇記》：姑臧南山，一名雪山，山無冬夏積雪，屬武威郡。又番和縣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山闊千餘里，其高稱是。《元和郡國志》：雪山，在瓜州晉昌縣南六十里，積雪夏不消，南連吐谷渾界。

㈥《詩》：歸飛提提。青海，注見本卷。

㈦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晉書·職官志》：太傅太保，皆爲上公。《易傳》：寵也。

㈧《後出師表》：突將無前。鶴曰：突將，猶驍將、飛將，謂能馳突，亦突騎之義。《詩》：爲王前驅。

漢使去聲。一作水黃河遠㊀，涼州白麥枯㊁。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㊂。末致寄高之意。河遠麥枯，邊地秋寒也。高適在此，故欲問其消息。漢使指蔡，元瑜指高。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㊀《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穆天子傳》：黃河自積石西南流，又東迴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今按：唐隴右道，卽漢之隴西、張掖、酒泉等郡，黃河之流，經於其地矣。漢水雖出隴西，不應一句中用兩水，故當從漢使爲是。

㊁《唐志》：涼州爲武威郡。夢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錢箋：陳藏器《本草》：河渭以西，白麥麵涼，以其春種，關二時之氣也。顧炎武曰：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㊂朱注：好在，乃存問之辭。《通鑑》：高力士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白居易詩：好在李使君。《魏志·王粲傳》：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太祖以爲司空軍謀祭酒、記室，軍國書檄，多陳琳、阮瑀所作。歐公《詩話》：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脱誤。《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脱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醉歌行原注：別從姪勤落第歸。

鶴注：據史：十三載秋八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前此十二載秋七月，詔天下舉人，不得鄉貢，須補國子學生，然後貢舉。詩云「春光淡蕩秦東亭」，當是天寶十四載春，在長安作。

勤，郭本作勸。

陸機二十作《文賦》㈠，汝更少去聲年能綴文㈡。總角草書又神速㈢，世上兒子徒紛紛㈣。驊騮作賦倒流一作傾三峽水㈦，筆陣獨掃千人軍㈧。先贊勤才美。上二稱文章，次二稱書法。驊騮驚翮，言少負奇氣。倒三峽，謂文勢浩瀚。掃千軍，謂草字縱橫。

㈠臧榮緒《晉書》：陸機少襲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㈡《漢書贊》：自孔子之後，綴文之士衆矣。

㈢《詩》：總角卯兮。《三十國春秋》：封秀，總角知名。後漢張芝好草書，見二卷。趙曰：草書以遲爲功，所謂「匆匆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爲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

㈣《莊子》：兒子動不知所爲。鮑照詩：紛紛徒滿目。

㈤驊騮，周穆王八駿之一。駒，小馬。汗血，見二卷。

㈥孔融《薦禰衡表》：得凡鳥百，不如得鷙鳥一。《楚辭》：冠青雲之崔嵬。

㈦《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海賦》：吹滂則百川倒流。梁元帝《檄侯景》：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益州記》：明月峽、巫山峽、廣濟峽，謂之三峽。

㈧《法書》：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

只今年浩然本作生總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㈠。舊穿楊葉真自知㈡，暫蹶霜蹄未爲失㈢。偶然擢秀非難取㈣，會是排風有毛質㈤。汝身已一作即見唾成珠㈥，汝伯何由髮如漆㈦。次慰勤下

第。上是敍平日，此乃敍其臨試。穿楊，言命中之技。蹴蹄，應驊騮，惜其不遇也。擢秀，言識拔有時。排風，應鷙鳥，望其終達也。唾成珠，矢口成章。髮如漆，青年莫返矣。

㈠姜宸英曰：西漢歲課士，有對策射策。顏師古注：射策者，爲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取而擇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顯問以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按：董仲舒以對策爲江都相，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是矣。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令輿詣京師，不得已而對策第一。射策之射，音石，見《文心雕龍》，注詳二十五卷。

㈡《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㈢《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蹴如歷塊。霜蹄，見前。

㈣《晉書・文苑傳》：擢秀士林。

㈤鮑照《與妹書》：浴雨排風，吹潸弄翮。《舞鶴賦》：烟交霧凝，若無毛質。

㈥《莊子》：子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趙壹詩：咳唾自成珠。

㈦《陳書》：張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光澤可鑒。

春光潭一作淡沱徒可切秦東亭㈠，渚蒲牙《韻會》：芽，通作牙白水荇青㈡。風吹客衣日杲杲㈢，樹攪離思花冥冥㈣。酒盡沙頭雙玉瓶㈤，衆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㈥。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㈦。末敍別時景事，情溢言表。東亭餞別，蒲荇方新，客衣離思，勤將去矣。皆醉獨醒，公不忍別也。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富嘉謨《明水篇》：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沱度于門。《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沱。何氏曰：潭沱，卽淡蕩也。

《選注》：潭沱，逐波動貌。今從何說。　何氏曰：秦東亭，京城門外送別，多於此處。

㈡梁簡文帝詩：渚蒲變新節。《詩》：參差荇菜。

㈢庾信賦：山月没，客衣單。《詩》：杲杲日出。

㈣陳子高詩：花片攪春心。《楚辭》：深林杳以冥冥。《注》：冥冥，草木茂盛也。　潘岳詩：何以敍離思。

㈤庾信《春賦》：沙頭渡水人。

㈥《晉書・徐邈傳》：衆賓沉湎引滿。　屈原《漁父篇》：衆人皆醉我獨醒。

㈦鮑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古詩：泣涕零如雨。　何氏曰：在鼻曰涕，在眼曰淚。　吞聲，聲哽咽也。躑躅，行不進貌。

陪李金吾花下飲

鶴注：詩云「醉歸應犯夜，可怕執金吾」，當在長安作。　李金吾，李嗣業也，時嗣業爲右金吾大將軍。　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以時論之，知金吾爲嗣業。此天寶十四年春作。

勝地初相引㈠，徐一作余行得自娛㈡。見輕吹鳥毳昌瑞切㈢，隨意數所主切花鬚㈣。細草偏稱義從去聲，讀用平聲坐一作稱偏坐，非㈤，香醪懶再沽㈥。醉歸應平聲犯夜㈦，可怕執張遠作執，諸本作李金吾㈧。上四，花下之遊。五六，花下之飲。末乃醉後謔詞。始則陪李同行，故曰相引。既則從容獨覽，故曰自娛。口吹輕颺之鳥毳，意數吐蘂之花鬚，細寫閑中玩物之趣，所謂自娛也。稱坐，謂與坐相宜。懶沽，謂醉不須沽。

㈠江總詩：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世説》：王衛軍云：「酒正引人著勝地。」

㈡《列子》：徐行而去。《莊子》：鼓琴足以自娛。

㈢毳，鳥細毛也。《韓詩外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張九齡詩：簷風落鳥毳，窗葉掛蟲絲。

㈣鬚，花心鬚也。潘岳《安石榴賦》：細的點乎細鬚。

㈤鮑照詩：北園有細草。趙注：偏稱，言偏宜。公詩常用「偏」字，如偏勸、偏醒、偏秣。

㈥香醪，注別見。《詩》：無酒酤我。

㈦《前漢書》：陳孟公日醉歸。《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録一犯夜人來。

㈧韋述《西京記》：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前漢・百官志》：漢武帝更中衛尉名爲執金吾。顏師古注：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後漢・志》應劭注：執金革以禦非常，吾，猶禦也。徐陵詩云「非但執金吾」，孔奐詩云「無勝執金吾」，反直致矣。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露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白鳥孤没」，作語何異？茲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官定後戲贈 原註：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

鶴注：十三載冬，公《進西岳賦表》云「長安一匹夫」，則其時尚未得官也。其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十四載。《夔府書懷》詩所云「昔罷河西尉，初與薊北師」是也。《杜臆》：戲贈，公自贈也。晚唐人自貽、自贈等題本此。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去聲折腰㈠。老夫怕趨走㈡，率音帥府且逍遥㈢。耽酒須微禄㈣，狂歌託聖朝音潮㈤。故山歸興盡㈥，回首向風飈㈦。公辭尉而就率府，蓋取逍遥自在，得以飲酒狂歌耳，然亦不得已而爲此，故有回首故山之慨。按：趙注云：方官未定時，公《贈崔學士》詩云「故山多藥物」，「欲整還鄉旆」。今官已定，無復歸山之興，唯有臨風迴首耳。

㈠庾信詩：淒涼多怨情。《晉書》：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賦《歸去來詞》。

㈡《列子》：趨走作役，無不爲也。

㈢《詩》：于焉逍遥。

㈣《晉書》：阮咸耽酒浮虛。

㈤徐幹《中論》：或披髮而狂歌。

㈥應瑒詩：日暮歸故山。

㈦班彪《北征賦》：風飈發以飄飄。

去矣行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因欲辭職，作《去矣行》。　劉琨詩：去矣若浮雲。

君不見韝上鷹㈠，一飽卽飛掣㈡。焉音烟能作堂上燕㈢，銜泥附炎熱㈣。顏㈤，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㈥，明朝且入藍田山㈦。此詩欲去官而作也。上四屬比，下

四屬賦。寧爲鷹之颺，不爲燕之附，以野性曠蕩，不屑靦顏侯門也。餐玉藍田，蓋將託之以遁世矣。《杜臆》：曠蕩無靦顏，具見浩然之氣。

㈠《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傳韝。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鮑照詩：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史記・滑稽傳註》：韝，捍臂也。

㈡胡夏客曰：韝鷹飽飛，此或一時偶激之言。但公《送高適》詩云「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又云「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自喻喻人皆用此。

㈢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又，翩翩堂前燕。

㈣班婕妤歌：涼飈奪炎熱。

㈤陸機《嘆逝賦》：雖蒙曠蕩，臣獨何顏。沈約奏彈：明目靦顏，曾無愧畏。

㈥洙曰：《周禮・天官》：玉府：王齊，則供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屑。《後魏書》：李預居長安，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

㈦《長安志》：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覆車山，其山產玉，亦名玉山。《三秦記》：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以地出美玉故名。

夜聽許十一作許十損，一作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鶴注：當是天寶十四載長安作。又曰：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

許生五臺賓㈠，業白出石壁㈡。余亦師粲可㈢，身猶縛禪寂㈣。何階子方便㈤，謬引爲匹敵㈥。離索晚相逢㈦，包蒙欣有擊㈧。首敍許精禪理。錢箋：曰賓，則暫住也。曰出，則出遊也。得非許生遊歷，亦如鸞公之少住臺山，後移石壁者歟？許業已白，而己猶縛於禪，今何所階梯，得子方便之門，而謬引我匹敵乎。包蒙有擊，待其啓發也。

㈠《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此山名爲紫府，仙人居之，其北臺之所。

㈡《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朱注：《翻譯名義集》：十使十惡，此屬乎罪，名爲黑業。五戒十善，四禪四定，此屬于善，名爲白業。《續高僧傳》：曇鸞，雁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往出家。大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號鸞公巖。

㈢《舊唐書》：達磨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

㈣朱注：《維摩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意。

㈤應璩詩：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經又云：有方便，慧解；無方便，慧縛。

㈥《左傳》：賓媚人曰：「若以匹敵。」

㈦離羣索居，見《禮記》子夏語。

㈧《易·蒙卦》：九二包蒙，上九擊蒙。

誦詩渾上聲。一作混　遊衍㈠，四座皆一作俱辟音劈易㈡。應手看捶鈎㈢，清心聽鳴鏑㈣。精微穿溟涬㈤，飛動摧霹靂㈥。陶謝不枝梧㈦，風騷共推激㈧。次言聽許誦詩。許生自誦其詩，渾渾然流出。

遊衍，從容貌。辟易，驚避貌。捶鈎，喻功之純熟。鳴鏑，喻機之迅捷。穿溟涬，謂思通造化。摧霹靂，謂勢壓雷霆。下凌陶謝，上繼風騷，言其才大而氣古。枝梧，猶云抵當。推激，謂推尊而激揚之。

㈠《詩》：及爾遊衍。　遊衍，優游寬衍也。

㈡孔融詩：高談滿四座。　《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注：分張而易其處。

㈢《莊子》：輪扁斲輪，得之於心，應之於手。　又曰：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朱注：司馬云：拈捶鈎之輕重，不失豪芒。或云：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爲捶。

㈣諸葛武侯表：清心寡欲。　《史記》：冒頓作鳴鏑。　注：髐箭也。

㈤吳邁遠詩：精微貫穹旻。　《淮南子》：四海溟涬。　《帝系譜》：天地初起，溟涬濛鴻。　舊注引《莊子》「大同乎涬溟」，非。　杜公不肯倒用也。

㈥沈佺期《祭李侍郎文》：思含飛動。　《公羊傳注》：雷疾而甚者爲震。　震與霆，皆謂霹靂也。

㈦鍾嶸《詩品》：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　讋懾，莫敢枝梧。　注：小柱爲枝，大柱爲梧。

㈧湘東王書：既殊比興，正背風騷。　《謝靈運傳》：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

紫燕舊作鷰，歐公家本作鸞，《正異》同自超詣㈠，翠駮伯各切誰剪剔㈡。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㈢。

末贊許生，歸結夜聽之意。　自超詣，獨能超出也。誰剪剔，無待改削也。詩意之妙如此。使不遇知己，幾於清夜寂寥，公蓋自託爲知音也。　騰逸曰超，遠造曰詣。　剪謂薙其鬃，剔謂刷其毛。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赭白馬賦》：紫燕駢衡。《唐六典》：《昭陵六馬贊》：紫燕超

躍。司馬相如《封禪文》：招翠黃。卽紫黃也。揚雄《河東賦》顏注：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此云翠駮，卽翠黃、翠龍之意。《爾雅翼》：六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其音如鼓，喜食虎豹。蓋駮毛物既可觀，又似馬，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駮名之。《子虛賦》：楚王乃駕駟駮之駟。徐鉉曰：晉侯乘駮，乳虎見之而服。則象駮之文，理或然也。《世說》：諸葛亦所談，便已超詣。

㈡《莊子》：燒之剔之。

㈢蕭子範《直坊賦》：何坊境之寥闃。

王嗣奭曰：公自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云「沉鬱頓挫，隨時捷給，揚枚可企」。平日自負如此，定應俯視一切。今聽許詩，實心推服，不啻口出。其稱他人詩，類此尚多。生平好善懷賢，誠求樂取，從來詞人所少。蓋休休大臣之度也，詩人乎哉。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鶴注：《唐史》：蘇源明以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不能決，卒廢濟陽。志云：天寶十三載廢，召源明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則爲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今詩題云「蘇司業」，當是十四載作。

廣文到官舍㈠，繫音計。一作置馬堂階下㈡。醉則一作卽騎馬歸㈢，頗遭官長丁丈切罵㈣。才名三《英華》作四，《唐書》亦作四十年㈤，坐客寒無氈㈥。賴一作近有蘇司業，時時乞丘既切。一作與酒錢㈦。

㈠《晉書》：杜預擅飾城門官舍。

㈡劉琨《扶風歌》：繫馬高堂下。

㈢襄陽兒童歌：時時能騎馬。

㈣《道德經》：聖人用之以爲官長。《魏志・夏侯尚傳》：衆職之屬，各有官長。

㈤禰衡傳》：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

㈥《孔融傳》：坐上客長滿。《晉書》：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

㈦陶潛詩：鄰曲時時來。《朱買臣傳》：吏卒更乞匄之。顔師古曰：乞，讀作氣，與也。《廣韻》：乞，與人也。

四明林時對曰：古文用字，隨義定音，如上下之「下」，乃上聲，而禮賢下士之「下」，則去聲也。杜詩「廣文到官舍，繫馬高堂下」，馬堂階下」，又「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是借上聲爲去聲矣。王維詩「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是借去聲爲上聲矣。此類頗多，不可無辯。

夏日李公見訪一云李家令

鶴注：詩云村塢城南，則是在長安城南作矣。別本作李家令，考《宗室世系表》，唯蔡王房有炎爲太子家令，又讓皇帝房有平亦爲太子家令。然平去讓皇五世，不與公同時，疑是李炎。當屬天寶末年作。

遠林暑氣薄㈠，公子過我遊㈡。貧居類村塢㈢，僻近城南樓㈣。傍舍頗淳樸㈤，所須一作願亦易音異求。隔屋喚西家㈥，借問有酒不妨鳩切㈦，牆頭過濁醪㈧，展席俯長流㈨。

首聯點題。貧居以下，承遠林。此敍所居景事，而兼述留飲之情。申涵光曰：「隔屋喚西家」，「牆頭過濁醪」，畫出村家情事宛然，語不

嫌質。

㈠沈約詩：遠林響咆獸。閔鴻《羽扇賦》：暑氣雲消。

㈡應瑒詩：公子敬愛客。

㈢陶潛詩：貧居乏人工。庾信詩：依稀映村塢。

㈣城南，卽公所居城南韋杜也。

㈤王粲《七釋》：渾沌淳樸。

㈥《邶原傳》：以僕爲西家愚夫耶。

㈦曹植詩：借問誰家子。《詩》：有酒湑我。陶潛詩：嘗復如此不。

㈧嵇康書：濁醪一盃。

㈨趙曰：杜陵之樊鄉，有樊川，而潏水則自樊川西北流，經下杜城，詩云「展席俯長流」，豈其居當此地耶。盧諶詩：

清風左右至㈠，客意已驚秋㈡。巢多衆鳥鬬一作喧㈢，葉密鳴蟬稠㈣。苦遭一作道此物聒㈤，孰謂陳作語吾廬幽㈥。水花晚色靜樊作淨㈦，庶足充淹留㈧。預恐樽中盡㈨，更起爲去聲君謀。清風以下，承暑氣薄。此敍夏時景物，而并及勸飲之意。《杜臆》：此物聒，承蟬鳥，反言以見其幽。晚色靜，又作轉語，文有頓挫之致。此章兩段，各十句。清風左右至，方喜涼氣披襟，忽而鳥鬬蟬鳴，又覺繁聲聒耳。及看水花晚色，則喧凝靜，幽意仍存。卽見前景物，寫得曲折生動如斯。知善布置者，隨處皆詩料也。

㈠《詩》：穆如清風。江淹詩：晨颸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㈡江總詩：絲傳園客意。　江淹詩：春意秋方驚。

㈢陶潛詩：衆鳥相與飛。

㈣孫綽詩：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　潘岳詩：鳴蟬厲寒音。

㈤湯僧濟詩：此物今空傳。　郭璞《江賦》：千類萬聲，自相諠聒。

㈥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㈦何遜詩：水花披未落。《古今注》：芙蓉，名荷華，一名水花。《杜臆》：水花言靜，猶《詩》言靜女，形容有致。　謝朓詩：瑶池曖晚色。

㈧《楚辭》：蹇淹留而無成。

㈨陶詩：罇中酒不燥。

黃徹《碧溪詩話》：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展席俯長流」、「傲睨俯峭壁」、「俯視但一氣」、「俯視萬家邑」、「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材歸俯身盡」、「旄頭俯澗瀍」、「層臺俯風渚」、「城上俯江郊」、「開宴俯高柳」、「游日俯大江」、「江檻俯鴛鴦」、「緣江路熟俯青郊」。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甚多。

杜詩詳註卷之四

天育驃騎歌

鶴注：此當是天寶末年作。　洙曰：天育，馬厩名。據《唐志》，總十二門者爲二厩，一曰祥麟，一曰鳳苑。其後但增八坊八監，亦無以天育爲厩者，當是云天子所育之馬而已。　今按：驃，疾走也。驃騎猶云飛騎。東方朔有《答驃騎難》。漢有驃騎將軍之號。又唐貞觀間，骨利幹所貢馬十疋尤駿，太宗各爲製名，其六曰飛霞驃。

吾聞天子之馬《艇齋詩話》作天馬之子 走千里㈠，今之畫圖無乃是㈡。是何意態雄且傑㈢，騶從趙作騶，別作駿尾蕭梢朔風起㈣。毛爲緑縹普沼切，《英華》作驃兩耳黄㈤，眼有紫焰雙瞳方㈥。矯矯一作嬌然龍性一云嬌龍性逸含蔡云：東坡書作含。《英華》同，一作合變化㈦，卓立天骨森開張㈧。前記畫中之馬。　首提天子之馬，此圖爲天育設也。　騶尾以下，皆寫其意態之雄傑。

㈠《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猛獸。　天馬子，見《西域傳》。

㈡《莊子》：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期年不得。

㈢《慕容廆傳》：雄傑有大度。

㊃駿，馬鬣也。劉恢詩：絡首纏駿尾，養以甘露芻。顏延年《赭白馬賦》：垂梢植髮。蕭梢，鬣尾搖動之貌，雖遇朔風而能豎起也。陳師道曰：馬之良者不怕寒，嘶風踏雪，愈有精神。夏侯湛《笳賦》：胡馬懷夫朔風。

㊄《尚書中候》：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蛇也。《說文》：縹，青白色。《穆天子傳注》：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兩耳黃，名曰黃耳。賈誼賦：驥垂兩耳。

㊅《相馬經》：眼欲得高，眶欲得端，光睛欲得如懸鈴紫焰。《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兩髓協月。

㊆《詩》：四牡矯矯。介之推《龍蛇歌》：有龍矯矯。《五君詠》：龍性誰能馴。劉琬《龍賦》：變化屈伸。

㊇蔡邕《庾侯碑》：英風發於天骨。《袁宏傳》：天骨秀朗。

腋欲開。

伊昔太僕張景順㊀，監平聲，一作考牧攻一作收，一作神駒閱清峻㊁。遂令平聲大奴字胡仔云：東坡作字。《英華》作守天育㊂，別養驥子憐神駿一作俊㊃。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㊄，見之座右久更新㊅。次敘畫馬之由。再提太僕監牧，蓋圖起於張公也。朱注：簡閱唯取清峻，惡凡馬之多肉耳。字於天育者，羣馬也。別養驥子者，驃騎也。四十萬，指羣馬。獨寫真，指驃騎。

㊀揚子雲箴：伊昔唐虞。趙曰：《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注作張萬歲，是貞觀時人，誤。又曰：張說《隴右監牧頌德碑序》：開元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監牧使張景順曰：「吾馬繁育，君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

㊁《周禮·夏官》：廋人，掌教馳攻駒。注：攻駒，驁其蹄齧者閑之。二歲曰駒，三歲曰馳。《魏志》：常林節操

清峻。

㈢《前漢・昌邑王傳》：使大奴以衣車載女子。注：大奴，奴之尤長大者也。胡震亨曰：大奴，張景順之牧馬奴耳。趙注指王毛仲。毛仲父坐事，雖嘗没爲官奴，然是時正以霍國公領内外閑厩，景順乃其屬也，豈得稱爲大奴，令之守天育乎。《杜詩博議》：郤昂《馬坊頌碑》云：唐初，得馬於赤岸澤，令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作字天育，亦通。《列子》：字孕常時。

㈣《唐六典》：諸牧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龐良，細馬之監稱左，龐馬之監稱右。據此則別養驥子，乃另爲一處，與字天育不爲重複矣。梁元帝《答齊國驎馬書》：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或問之，曰：「貧道重其神駿。」《世説》：支遁好養馬，《咏美人看畫詩》：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㈤梁簡文《咏美人看畫詩》：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㈥後漢崔瑗有《座右銘》。

年多物化空形影㈠，嗚呼健步無由騁㈡。如今豈無驟？音洛死卽休㈣。末乃撫圖興歎，蓋傷知馬者難逢，而自慨不遇也。曰多年物化，知作詩時去開元間遠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莊子》：其死也物化。曹植詩：形影忽不見。

㈡樂府《巾舞歌》：健步哺，誰當吾。

㈢《瑞應圖》：驎裒神馬，與飛兔同，明君有德則至。應劭曰：赤喙黑身，一日行萬里。《水經注》：桃林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王洙曰：魯國黃伯仁《龍馬頌》：踰驎裒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遠驊騮之

足雙。

㊃歐陽氏曰：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　王良，趙簡子時人。　天文有王良星，蓋因人以取名耳。　《史》：伯樂，名孫陽，嘗過虞阪，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　又有鬻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視之，回而睨之，明日其價三倍。　《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伯樂，秦穆公時人，善相馬。　趙曰：韓退之文：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意本於杜。

驄馬行

原注：太常梁卿救賜馬也。　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黃鶴編在天寶十四載。

鄧公馬癖人共知㊀，初得花驄大宛種上聲㊁。　夙昔傳聞思一見㊂，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嶷自由切岑昨沒切㊃。　顧影驕嘶自矜寵㊄，隅目青熒夾鏡懸㊅，肉騣荆公改作駿，舊作駿碾烏罪切礧力罪切連錢動㊆。　此言質相之不凡，就初見時寫驄馬。　盧注：顧影驕嘶，其逸態也。　夾鏡連錢，其雄姿也。

㊀《晉書》：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杜預常稱濟有馬癖。

㊁唐太宗常所乘馬，有名玉花驄者。　《明皇雜録》：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　《漢·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㊂古詩：夙昔夢見之。　《南史·蕭摩訶傳》曰：千聞不如一見。

㊃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　梁景王《七要》：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龍。　嶷峯，聳然出羣也。　《西都賦》：巖峻

嵷峯。

㈤束晳賦：退顧影以自憐。《相馬經》：有盼影而視者。

㈥《西京賦》：猛毅髦鬣，隅目高匡。注：隅目，目有角也。《西都賦》：琳珉青熒。青熒，言色青而有光熒也。顏延年賦：雙瞳夾鏡。

㈦《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駿麟臆。杜田《補遺》：東坡云：予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項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馬也。當作駿。夢弼曰：乃知《驄馬行》「肉駿碾礰」，碾礰，磊山壟。何遜詩：碾礰衝波白。《爾雅注》：馬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連錢驄也。《北史·陽休之傳》：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梁武帝詩：金絡飾連錢。

朝來少 草堂作少，一作久 試華軒下㈠，未覺千金滿高價㈡，赤汗微生白雪毛㈢，銀鞍却覆香羅帕㈣。卿家舊賜公取之 一作能取。一作有之㈤，天厩真龍此其亞㈥。晝洗須騰涇渭深，夕 荆作夕。一作朝。一作晨 趨可刷幽并平聲夜㈦。此言才力之特殊，就初試時寫驄馬。流朱汗而被銀鞍，此見其高價。晝涇渭而夜幽并，此見其真龍。

㈠陶潛詩：華軒盈道路。軒，軒車也。

㈡《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西域傳》：武帝遣使持千金請大宛善馬，未滿價，言不止千金。《國語》：一旦而馬價十倍。

㈢《東觀漢記》：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相鶴經》：茸毛生色雪白。

㈣周弘正詩：銀鞍耀紫韁。王容歌：香羅鳴珮。

㊄卿家，指梁氏。天厩，言御賜。

㊅《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爲龍。《莊子》：葉公非好真龍也。

㊆《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荆越。張説《隴右監牧頌》：朝刷闾風，夕洗天泉。

吾聞良驥老始成㊀，此馬數年人更驚㊁。豈有四蹄疾於鳥㊂，不與八駿俱先鳴㊃。時俗造七到切次那得致㊄，雲霧晦冥方降精㊅。近聞下去聲詔喧都邑㊆，肯使一作知有騏驎地上行㊇。末言奇材當得大用，乃借馬以頌李。老更驚，大器晚成。八駿鳴，可充君馭。雲霧降，其生不偶。詔都邑，見知於朝也。此章三段，各八句轉韻。

㊀應場《愍驥賦》：愍良驥之不遇兮。曹孟德詩：老驥伏櫪。

㊁《晉書》：慕容皝有駿馬，四十九歲而儁逸不虧，皝曰：「此馬見異先朝。」

㊂《金石録》：唐太宗有白蹄馬，純黑，四蹄俱白。

㊃《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黄、驊騮、騄耳。何承天詩：賈勇尚先鳴。

㊄曹植詩：時俗多所拘。造次，見《論語》。

㊅《楚辭》：雲霧會兮日冥晦。班彪《王命論》：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杜修可曰：《瑞應圖》：龍馬者河水之精。《春秋考異郵》：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㊆《前漢·田叔傳》：漢下詔。潘岳詩：總總都邑人。

㊇朱注：《戰國策》：世無騏驎驊騵，王之駟已備矣。鮑彪注：字書不載騏驎。《玉篇》云：騏驎，馬黑脊。亦不言良馬。《爾雅翼》：麒麟善走，故良馬亦名爲騏驎。《易》：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魏將軍歌

朱注：此詩言魏將軍先立功西陲，後統禁軍宿衛，絶不及喪亂事，蓋禄山未反時作也。草堂本編在天寶末年，今從之。

將軍昔著陟略切從事衫㊀，鐵馬馳突重平聲兩衡㊁。被音披堅執鋭略西極㊂，崑崙月窟東嶄仕咸切巖㊃。首敘其立功西陲。從事衫，初爲幕府官職也。兩重衡，戰馬欲其牢固也。吳子良曰：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回視崑崙月窟，反在東矣。

㊀從事衫乃戎衣。姜氏《杜箋》：魏孝肅詔百司悉依舊章，不得以務衫從事，卽從事衫也。

㊁《説文》：驪馬，深黑色。鐵馬，赤黑色。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亦取其堅壯如鐵。《魏書》：曹公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障。孔稚珪詩：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説文》：衡，馬口勒也。

㊂《戰國策》：吾被堅執鋭。《漢書注》：被堅，謂甲冑。執鋭，謂利兵。《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列子》：西極之國。

㊃郭璞《崑崙贊》：崑崙月精，水之靈府。《長楊賦》：西壓月窟。服虔曰：窟，音窟，月所出也。《上林賦》：嶄巖參差。嶄巖，山石高峻貌。

君門羽林萬猛士㊀，惡若哮呼爻切虎子所監平聲㊁。五年起家列霜戟㊂，一日過海收風帆㊃。次記其歸領禁軍。五年起家，驟躋顯貴也。一日過海，歸自青海也。

㊀《漢·天文志》：北宮玄武虚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王者象之。應劭《漢紀注》：林，喻林木。羽，若羽翼。洙

曰：漢有羽林軍，蓋禁旅也。　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㈡《越絕書》：吳王許勾踐行成，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詩》：闞如虓虎。言其勇也。　監，領也。

㈢《魏其傳》：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虞世南詩：燄燄霜戟動，耿耿劍虹浮。邵注：官階三品，然後門列槊戟。

㈣陸雲詩：安得風帆，深濯髣滅。

平生流輩徒蠢蠢㈠，長安少去聲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㈡，華去聲嶽峯尖見秋隼㈢。此言其英氣過人。　氣欲盡，讓其富貴功名也。　華峯，比其骨聳。　秋隼，比其精爽。

㈠沈約奏彈：玷辱流輩，莫斯爲甚。　《左傳》：今王室實蠢蠢焉。注：蠢蠢，動貌。

㈡又：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㈢《峿嵒山碑》：華嶽太衡。　《春秋感精符》：季秋霜始降，鷹隼擊。

星纏寶校當作鉸。絞、教二音金盤陀㈠，夜騎天驷超天河㈡。櫜槍熒惑不敢動㈢，翠蕤雲旆所交切相蕩摩㈣。此言其威能弭患。　星纏，喻馬飾。　天驷，喻御厩。　天河，喻御河。　櫜槍熒惑，比戎寇。　翠蕤雲旆，言儀仗。　此皆狀其宿衛軍容也。

㈠錢箋：《赭白馬賦》：具服金組，兼飾丹臒，寶鉸星纏，鏤章霞布。注：以金組丹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布，蓋馬裝也。《東京賦》：龍輈華轙，金鉸鏤錫，方鉉左纛，鉤膺玉瓖。蔡邕曰：金鉸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鏤，雕飾也，當顱刻金爲之。《詩》：鈎膺鏤錫。所謂寶鉸，此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　鉸，音晚。《杜詩博議》：舊注引鮑照詩「金銅飾盤陀，日照光蹀躞」而未詳其義。《唐書·食貨志》云：先是諸鑪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者，取其金銅相

和，亦名盤陀也。

㈡《史・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騎，旁一星曰王良，旁八星絶漢曰天漢。

㈢《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漢・天文志》：欃槍，妖星。熒惑，火星。

㈣《子虛賦》：錯翡翠之蔽蘙。《西京賦》：棲鳴鳶，曳雲旃。吕東萊注：翠蘙雲旃，皆旗也。旃，旌旗旒也。相蕩摩，舒閑也。

吾爲去聲子起歌都護㈠，酒闌插劍肝膽露㈡，鈎陳蒼蒼玄武暮舊作風玄武，今從荆公㈢。萬歲千秋奉明主㈣，臨江節士安足數色主切㈤。

末稱其忠勇可以大用。趙曰：當酒闌拔劍之時，以鈎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萬歲千秋，言宜長爲天子宿衛，非特臨江王節士而已。此章前四段各四句，後段五句收。

㈠《宋書・樂志》：《丁都護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高祖使督護丁旿收殯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閣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呼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廣其曲焉。宋武帝《丁都護歌》：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

㈡《漢書注》：酒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漢書》：郎顗疏：披露肝膽，書不擇言。

㈢洙曰：《晉書》：鈎陳六星，在紫宫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鈎陳，所以法天也。王安石曰：《三輔舊事》：未央宫北有玄武闕。舊本作風玄武，誤。以武字爲韻，却無義理。《漢書》：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鈎陳玄武，因天上有羽林星而類及之。

㈣古樂府《上之回》：千秋萬歲樂無極。《大戴禮》：可謂明主之道與。

㈤《漢・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

長劍竦雲端。朱注：《漢書》：景帝廢太子爲臨江王，後坐侵廟壖爲宮，徵入自殺，時人悲之，故爲作歌。《愁思節士》無考，本是二人，累言之故曰及，陸厥合之爲一，甚誤。庾信《哀江南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又因此而相沿耳。

此歌前用八句轉韻，中間各四句轉，末則三句兩句疊韻。蓋歌中音調，取其繁聲促節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按：公往來于白水奉先，在天寶十四載，是冬又探家於奉先，次年之夏，則攜家赴白水矣。

西西安府。公舅是崔十九翁。　邵注：白水，在今陝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扶㊀？又切過平聲。碧山晴又濕㊁，白水雨偏多㊂。精禱既不昧㊂，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㊃，今日醉絃歌㊄。首聯頌明府。三四，雨中之景。下四，喜雨之意。精禱致雨，此卽政比古人處。

㊀何遜詩：遊豫碧山隅。

㊁潘岳《懷縣》詩：白水過庭激。

㊂漢明帝詔：煩勞羣司，積精禱求。《老子》：其下不昧。

㊃《殷本紀》：湯時大旱，禱於桑林。曹植《喜霽賦》：湯感旱於殷時。

㊄謝靈運詩：絃歌愧言子。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鶴注：此當是天寶十四載作。《橋陵詩呈縣内諸公》有云：「王劉美竹潤。」王與楊同韻，當有一誤。時公在奉先，蓋楊設席而會崔也。《長安志》：奉先縣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唐書》：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前漢·循吏傳》：議曹王生謂龔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明府本謂太守，唐直屬縣令矣。

今日潘懷縣㈠，同時陸浚儀㈡。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㈢。天宇清霜淨㈣，公堂宿霧披㈤。晚酣留客舞，鳧舃共差池㈥。此以潘陸稱楊崔也。桑酒菊枝，九日之事。霜淨霧披，九日之景。晚酣留飲，而醉舞差池，其愛客之情至矣。本是楊主崔賓，故潘比楊，陸比崔，坐屬楊，來屬崔。霜露一聯，雖云即景，亦見二君之外肅清而中洞達。

㈠《晉書·潘岳傳》：岳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轉懷令。

㈡《陸雲傳》：雲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

㈢《月令廣義》：晉宣帝時，羌人獻桑落酒，九日以賜百官飲。《世説》：陶潛九日無酒，宅邊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便飲醉而歸。庾信《蒲州桑落之辰，故名。《水經注》：河東郡民劉白墮，采挹河流，醞成芳酎，熟於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又云：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㈣陶潛詩：昭昭天宇闊。湛方生《弔鶴文》：負清霜而夜鳴。

㈤《詩》：躋彼公堂。陶詩：朝霞開宿霧。《世説》：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㈥《後漢書》：王喬爲葉令，人朝數，帝令太史候望，言有雙鳧飛來，乃舉網張之，但得雙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屬履也。《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朱注：《舊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冬十月，上幸華清宮。十一月丙寅，祿山反。公赴奉先時，玄宗正在華清宮，所以詩中言驪山事特詳。十一月九日，祿山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詩中但言歡娛聚斂，亂在旦夕，而不及祿山反狀。錢箋：《長安志》：蒲城縣，秦名重泉，後魏白水，又改蒲城。開元四年，建睿宗橋陵，改爲奉先縣，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爲赤縣。《志》又云：奉先縣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

杜陵有布衣㈠，老大意轉拙㈡。許身一何愚樊作過㈢，竊比稷與契與卨同㈣。音屑。居然成濩落㈤，白首甘一作苦契闊㈥。蓋棺事則已㈦，此志常覬音記豭㈧。

前三段，從詠懷敘起。此自述生平大志。公不欲隨世立功，而必期聖賢事業。所謂意拙者，在比稷契也。甘契闊，安於意拙。常覬豭，冀成稷契。《杜臆》：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無他奇，惟此己溺己飢之念而已，伊得之而納溝爲恥，孔得之而立達與共，聖賢皆同此心。篇中憂民活國等語，已和盤托出。東坡引「舜舉十六相」、「秦時用商鞅」詩爲證，何舍近而求遠耶。

㈠《漢・地理志》杜陵注：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杜臆》：長城東有霸陵，在長安南五十里即樂遊原，宣帝築以爲陵，曰杜陵。杜陵東南十餘里，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即杜曲，陵西即子美舊宅，自稱少陵野老以此。　布衣、老大，注別見。

㈡《書》：作僞心勞日拙。

㈢《史記・聶政傳》：身未敢以許人。　古詩《陌上桑》：使君一何愚。

㈣《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卨，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㈤《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堯治天下，而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有四子者，窅然喪其天下焉。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㈥《莊子》：孔子與顏回坐，顏回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孔子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大通，此謂坐忘。

㈦《莊子》：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壯則老，老則悖，悖則憂，其生之謂也。　《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㈧《莊子》：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莊子》：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㈨《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㈩《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11)《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12)《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㈣竊比，見《論語》。《上林賦》：家家自以爲稷契。

㈤庾信詩：居然未肯歸。《莊子》：瓠落無所容。司馬注云：瓠，布濩。落，零落。張綖注：濩落，廓落也。

㈥嵇含賦序：白首無聞。《詩》：死生契闊。注：契闊，勤苦也。傅毅詩：契闊夙夜，庶不懈忒。

㈦《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定。」《宋書》：劉毅曰：「大丈夫蓋棺事乃定矣。」

㈧潘岳詩：此志難具紀。荀悦《漢論》：衆庶覬其名迹。覬，希幸也。庾信詩：有情何可豁。

窮年憂黎元㈠，歎息腸一作腹內熱㈡。取笑同學翁㈢，浩歌彌激烈㈣。非無江海志㈤，蕭灑送一作迭日月㈥。生逢堯舜一作爲君㈦，不忍便永訣㈧。當今廊廟具㈨，構厦豈云缺㈩？葵藿傾太陽㈡，物性固難一作莫奪㈢。此志在得君濟民。欲爲稷契，則當下救黎元，而上輔堯舜，此通節大旨。江海之士遺世，公則切於慕君而不忍忘；廊廟之臣尸位，公則根於至性而不敢欺。此作兩形，以解同學之疑。浩歌激烈，正言誠，與孟子望齊王同意。

㈠謝靈運詩：窮年迫憂患。《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

㈡《莊子》：我其內熱與。

㈢陸機詩：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列女傳》：孟宗同學共處。

㈣《楚辭》：浩歌悅兮激烈。

㈤《莊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者也。

㈥宗炳詩：志氣洞蕭灑。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㈦《南史》：武帝謂蜀士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君。」薛孝通聯句：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

㈧《別賦》：誰能慕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㈨《叔孫通傳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㈩潘尼詩：廣厦構衆材。

(一)葵藿，自比致君之念。曹植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二)《韓詩外傳》：不害物性。

顧惟螻蟻輩(一)，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二)，輒擬偃溟渤(三)？以茲悟一作悞生理(四)，獨恥事干謁(五)。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没(六)。終愧巢與由(七)，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一作適(八)，放歌破《杜臆》作破。舊作顛愁絶(九)。此自傷抱志莫伸。既不能出圖堯舜，又不得退作巢由，亦空負稷契初願矣。居廊廟者，如螻蟻擬鯨，公深恥而不屑干。遊江海者，若巢由隱身，公雖愧而不肯易。仍用雙關，以申上文之意。放歌破愁，欲藉詠懷以遣意。作長篇古詩，布勢須要寬展。此二條，各四句轉意，撫時慨己，或比或興，迭開迭闔，備極排蕩頓挫之妙。

㈠顧，念也。《尸子》：螻蟻之穴，無不滿焉。

㈡《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

㈢鮑照詩：穿池類溟渤。

㈣嵇康《養生論》：悟生理之易失。

㈤兀兀，即契闊之意。

㈥《班固傳》：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

㈦《高士傳》：巢父，堯時人也，山居，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曰巢父。許由，槐里人也，堯讓天下於由，不受而逃，由告巢父，巢父曰：「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阮籍詩：巢由抗高節。

㈧顏延之《五君詠》：嵇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

㈨古樂府有《放歌行》。公詩「愁破崖寺古」，又「愁破是今朝」，又「益破旅愁凝」。《杜臆》作破愁爲是，若云頗愁絶，語反稚矣。

歲暮百草零㈠，疾風高岡裂㈡。天衢陰峥嶸㈢，客子中夜發㈣。霜嚴衣帶斷㈤，指直不能一作得結㈥。凌晨過驪山㈦，御榻在崹帶徒結切嶢音遥㈧。而有慨也。歲暮陰風，將涉仲冬矣。夜發晨過，去京止六十里也。中四段，自京赴奉先，記中途所見之事。此則過驪山

㈠《詩》：歲聿云暮。《楚辭》：百草育而不長。

㈡《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詩》：于彼高岡。

㈢《西京賦》：思于天衢。《三都賦》：南北峥嶸。公詩常用峥嶸：「旅食歲峥嶸」，年高也；「峥嶸赤雲西」，雲高也；「天衢陰峥嶸」，陰盛也。

㈣《史記·范雎傳》：謁君得毋與客子俱來乎？　鮑照詩：行子中夜飯。發，啓行也。

㈤古詩：嚴霜切我肌。又詩：衣帶日已緩。

㈥《左傳》：衣有結。

㈦梁簡文帝詩：凌晨光景麗。《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雍録》：温泉在驪山。秦漢隋唐

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蓋卽山建立百司庶府，各有寓止，于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益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

㈧北齊趙彦深位司徒，每引見，或升御榻。《西京賦》：託喬基于山岡，直崹霓以高居。霓，讀魚列切。《集韻》：嵲，亦作峴，通作霓。崹嵲，山高貌。

蚩尤塞先則切寒空㈠，蹴踏崖谷滑㈡。瑤池氣鬱律㈢，羽林相摩戛㈣。君臣一作聖君留歡娛㈤，樂動殷音隱膠葛舊作樛嶱，荆公、歐公定爲膠葛，《正異》作嶱嵲㈥。賜浴皆長纓㈦，與去聲宴非短一作裋褐㈧。

此記驪山遊幸之迹。上四，見不恤苦寒，下四，譏恣情荒樂。塞寒空，旌旗蔽天也。崖谷滑，冰雪在地也。鬱律，温泉氣升。摩戛，衛士衆多。君臣歡娛，不恤國事。賜浴與宴，從官邀寵也。

㈠《韓子》：黄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皇覽》：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練帛，民名爲蚩尤旗。錢箋：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以喻兵象也。唐太宗詩：寒空碧霧凝。

㈡《頭陀寺碑》：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張平子《南都賦》：蹴踏咸陽。

㈢瑶池，注見二卷。《江賦》：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烟。

㈣《唐會要》：垂拱元年，置羽林軍。

㈤江淹詩：太平多歡娛。

㈥《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膠葛，廣大貌。郭璞注：曠然深貌也。《南都賦》：其山則崆嶱嶱嵲。注：山石高峻貌。

㈦《明皇雜録》：上嘗於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浴。《津陽門詩注》：宮内除供奉兩湯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

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江淹詩：長纓皆俊人。

㈧短褐，注見一卷。

彤庭所分帛㈠，本自寒女出㈡。鞭撻一作箠其夫家㈢，聚斂去聲貢城闕㈣。臣如忽至理㈦，君豈棄此物㈧。多士盈朝音潮廷㈨，仁者宜戰慄㈩。

一作欲邦國活㈥。

賜予之濫。上四敘事，下六託諷。筐篚賜予，欲其活國，今諸臣皆玩忽不知，則此物豈虛擲者乎。戰慄，當思報稱也。

羅大經曰：此段所云，即「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之意，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矣。

㈠《西京賦》：玉階彤庭。宋之問詩：賜金分帛奉恩輝。

㈡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

㈢魏收檄文：鞭撻疲民。《周禮》：載師之職，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㈣《大學》：不畜聚斂之臣。《詩》：在城闕兮。京師有闕，得稱城闕。

㈤《通鑑注》：唐人稱天子皆曰聖人。《詩序》：實幣筐篚，以將其厚意。

㈥《周禮》：以佐王均邦國。孫楚《與孫皓書》：愛民活國，道家所尚。

㈦王康琚詩：矯性失至理。此不敢斥言君，故託臣以諷。

㈧古詩：此物何足貴。

㈨李長祥云：多士無人心矣，仁者能無戰慄乎。《詩》：濟濟多士。

㈩漢元帝詔：夙夜戰慄。

況聞內金盤㈠，盡在衞霍室㈡。中堂有一作舞神仙㈢，烟霧蒙一作散玉質㈣。煖客一作蒙貂鼠

衮㊄，悲管逐清瑟㊅。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㊆。朱門酒肉一作炙臭㊇，路有凍死骨㊈。榮枯咫尺異㊉，惆悵難再述㊊。此刺當時后戚之奢。前八敘事，後四託諷。朱注：衛霍皆漢內戚，以比楊國忠。神仙玉質，指貴妃諸姨。勳戚奢侈而不念民窮，其致亂蓋有由矣。分帛、金盤二條，卽指驪山宴賞。《杜臆》則概指平日，謂天寶八年帝引百官觀左藏，以國用豐衍，賞賜貴妃之家，無有限極。十載，帝爲祿山起第，窮極壯麗，既成，幄帝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不及。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故彤庭分帛、衛霍金盤、朱門酒肉等語，皆道其實，真詩史也。

㊀內金盤，尚方器用。辛延年詩：金盤鱠鯉魚。

㊁曹植《與吳質書》：衛霍不足侔也。

㊂劉楨詩：萬舞在中堂。又：意氣凌神仙。

㊃朱注：江淹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烟霧，指堂上香烟。《楚辭》：金相玉質。

㊄洙曰：鮮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軟。《趙國策》：李兌送蘇子黑貂之裘。

㊅潘岳詩：簫管清且悲。徐伯彦《淮亭吟》：倚清瑟兮横涼琴。

㊆洙曰：橙出穰縣者勝，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

㊇郭璞詩：朱門何足榮。王粲詩：酒肉踰川坻。黃山谷曰：《孫子新書》：楚莊攻宋，厨有臭肉，道有敗酒，而三軍有饑色。《魏志·袁術傳》：後宮數百，皆服綺穀，餘粱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盡空。

㊈四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曹植詩：榮枯立可須。

㊉咫尺，言近也。

㊊三云：雖路在咫尺。

㊋魏明帝詩：惆悵自憐。

北轅就涇渭㈠，官渡又改轍㈡。羣水一作冰從西下去聲㈢，極目高崒兀㈣。疑是崆峒來㈤，恐觸天柱折㈥。河梁幸未拆㈦，枝撐聲窸音率窣㈧。行李一作旅相攀援㈨，川廣不一作且可越㈩。下三段，至奉先而傷己憂人，仍是詠懷本意。此憶途次倉皇情狀。上六言水勢，下四言行人。羣水西來，其洶湧如此，猶幸河梁未拆耳。攀援爭渡，爲川廣不能飛越也。朱注：祿山反書至，帝雖未信，一時人情恇擾，議斷河橋，爲奔竄地，所以行李攀援而急渡也，觀「河梁幸未拆」句可見。自京赴奉先，從萬年縣渡滻水，東至昭應縣，去京六十里。又涇渭二水，交會於昭應之北，故云：從昭應渡涇渭，北至奉先縣，去京二百四十里。驪山，在昭應東南二里，温泉出焉。又涇渭二水，交會於昭應之北，故云：「北轅就涇渭。」其官渡改轍，在唐時亦遷徙無常，大抵在昭應之間，爲奉先便道耳。錢箋：謂官渡在萬年東南二十五里，注則指涇陽縣涇水之渡，路又隔遠。至舊注引《魏志》官渡，不切。唐之萬年，即今咸寧。唐之昭應，即今臨潼。唐之奉先，即今蒲城。

㈠《後漢・馬融傳》：北轅反旆。

㈡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植柳官渡，尚或依然。《長安志》：涇陽縣有涇水渡九，正直西京之北。曹植詩：改轍登高岡。

㈢羣水或作羣冰，非。此時正冬，冰凌未解也。朱注：涇渭諸水，皆從隴西而下，故疑來自崆峒。

㈣梁元帝《玄覽賦》：試極目乎千里。

㈤地志：涇水發源安定郡开頭山，即崆峒山。

㈥《水經注》：張華敍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列子》：共工氏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今按：山陽縣有天柱山，屬長安境内。《杜臆》：天柱折，乃隱語，憂國家將覆也。

㈦江總詩：秦川心斷絶，何悟是河梁。

㈧枝撐，注見《慈恩寺塔》詩。　枝撐，河梁交柱。　窸窣，橋動有聲也。李賀《神絃曲》：海神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颼風。　窸窣，蓋唐人方言也。

㈨《西溪叢語》：唐李濟翁《資暇録》云：古使字作李。《左傳》所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　往來，供其困乏。　杜預注：李，使人也。又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又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李，或言理，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詞則謂之行李，行人也。又曰：行理之命，無月李也。　濟翁不言李出何書。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詩：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字作使音，亦一證也。　袁山松《山川記》：行者攀援，牽蘿帶索。

㈩鮑照詩：川廣每多懼。

老妻寄荆作既異縣㈠，十口隔風雪㈡。誰能久不顧㈢？庶往共饑渴㈣。入門聞號咷㈤，幼子餓已卒即律切㈥。吾寧捨一哀㈦，里巷亦一作猶嗚咽音壹㈧。所愧爲人父㈨，無食致夭折音哲㊀。豈知秋禾一作未登㈡，貧窶有倉卒音猝㈢。此述家人困窮境況。　上四在途而歎，下八至家而悲。《杜臆》：敍父子夫婦之情，極其悲慘。　寄跡他鄉，故秋禾雖登，而無救於貧。

㈠《吴越春秋》：越王令壯者無娶老妻。　古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異縣，指奉先。

㈡古詩：前日風雪中。

㈢《詩》：不顧其後。

㈣張望詩：六時疲饑渴。

㈤孔融詩：人門望愛子。《易》：先號咷而後笑。

㈥《禮記》：幼子常視毋誑。

㈦又：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㈧蔡琰詩：行路亦嗚咽。

㈨《大學》：爲人父。

㈩庾信《傷心賦》：至於繼體，多從夭折。《左傳》：子產曰：「札瘥夭昏。」是夭爲少死也。《漢書·五行志》：父喪子曰折。

(一)《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

(二)《詩》：終窶且貧。　曹植詩：倉卒骨肉情。　倉卒，謂夭折。

生常陳作當免租稅㈠，名不隸征伐㈡。　撫跡猶一作獨酸辛，平人固騷屑㈢。默思失業徒一作途㈣，因念遠戍卒㈤。　憂端齊一作際終南㈥，湏胡孔切洞徒總切不可掇㈦。　末以惘亂作結，身世之患深矣。　天寶季年，邊帥窮兵，故民苦租稅征伐。　公在事外，尚且酸辛，況窮民之失業遠戍者乎？　念及此，而憂積如山，不能掇去，又回應憂黎元意。　此章分十段，八句者四段，十二句者四段，十句者兩段，錯綜而自見整齊。

㈠漢文帝詔：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

㈡漢光武詔：將兵征伐。　張悛《置守塚人表》：今爲平民。

㈢劉向《九歎》：風騷屑以搖木兮。　騷屑，紛擾之貌。

㈣《谷永傳》：百姓失業流散。

㈤《過秦論》：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

杜詩詳註卷之四

㈥謝靈運詩：顧己識憂端。

㈦《淮南子》：未有天地，鴻濛涬洞。許慎注：涬，讀作項。周伯温曰：氣涬洞未分之貌。獨孤及《觀海》詩：涬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則涬洞，乃水勢洶湧之貌。此承憂端來，是憂思煩懣之意。趙注：謂比世亂者，未然。曹操樂府：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

胡夏客曰：詩凡五百字，而篇中敍發京師，過驪山，就涇渭，抵奉先，不過數十字耳。餘皆議論感慨成文，此最得變雅之法而成章者也。又曰：《赴奉先詠懷》，全篇議論，雜以敍事。《北征》則全篇敍事，雜以議論。蓋曰詠懷，自應以議論爲主；曰北征，自應以敍事爲主也。

《庚溪詩話》：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不限聲律，不拘詩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一篇心迹論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然嘗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言非不知「以茲悞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疏，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隱遯爲高，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遁，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問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爲一己失得也。禹稷顔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後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特目此詩爲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胡爲

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臣之述作，沉鬱頓挫，揚雄、枚皐可跂及。」《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時，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其忠藎固自可嘉也。

盧世漼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

今按：《北征》詩尚帶率語，如「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將真情實事，信筆寫來。黃徹謂：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皆雅飭，更無疵句可議矣。

奉先劉少去聲府新畫山水障歌

《草堂詩箋》編在自京赴奉先之後，以詩中有「蒲城風雨」句也。《英華》注：奉先尉劉單宅作。山水障，畫山水於屏障也。

堂上一作中不合生楓樹㈠，怪底江山一作山川起烟霧㈡。聞君掃却赤縣圖㈢，乘興去聲遣畫滄洲趣㈣。

首敘屏障山水。乍見而怪，甚言作勢之異。赤縣圖，別是一幅。滄洲趣，指屏中山水。楊誠齋曰：詩有驚人

句，如《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是也。

㈠《禮記》：堂上不趨。《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㈡唐方言底字作何字解。《顏氏家訓》、師古《匡謬》云：何物爲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何言，直云等物耳。

謝靈運詩：江山共開曠。鮑照詩：徘徊烟霧裏。

㈢掃，謂揮灑筆下也。錢箋：劉爲奉先尉，寫其邑之山水，故曰赤縣圖。《史記》：鄒衍謂中國名赤縣神州。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浩穰者爲赤。

㈣謝朓詩：復協滄州趣。

畫師亦無數㈠，好手不可遇㈡。對此融心神㈢，知君重去聲毫素㈣。豈但祁岳與鄭虔㈤，筆跡遠過楊契乞結切丹㈥。

㈠薛道衡詩：不蒙女史進，更失畫師情。

㈡《庾肩吾傳》：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

㈢左思詩：聊可瑩心神。

㈣毫素，揮毫於素絹也。《五君詠》：深心託毫素。

㈤李嗣真《畫録》：空有其名，不見踪跡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國恒之下。《唐書》：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三絶。

㈥宋羊欣《論書》：筆跡精熟。沙門彦琮《後畫録》：隋參軍楊契丹，六法頗該，殊豐骨氣，山東體製，允屬斯人。

得非玄圃裂一作坼㈠？無乃瀟湘翻㈡？悄然坐我天姥下㈢，耳邊已似聞清猿㈣。反思前夜風

雨急，乃一作恐是蒲黃作滿城鬼神入㈤。元氣淋漓障猶濕㈥，真宰上時掌切訴天應平聲泣㈦。此形容山水之神奇。

㈠《穆天子傳》：乃爲銘迹於玄圃之上，以詔後世。　玄圃、瀟湘，舉遠景以相擬，言其迹侔仙界。風雨、蒲城，舉近景以相擬，言其巧奪化工。

㈡圖經：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北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者，水清深之名。王徵君詩：窈靄瀟湘空。

杜詩用虛字亦有所本。《何氏語林》：袁粲曰：「豈得非名賢。」《左傳》云：無乃不可乎？

㈢《吳越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相連。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寰宇記》：天姥山，在剡縣南八十里。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山，明登天姥岑。」即此。　錢箋：公《壯遊》詩「歸帆拂天姥」，蓋舊遊之地，故云：「悄然坐我天姥下。」

㈣張說詩：清猿坐見傷。

㈤《寰宇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開元中改爲奉先。

㈥揚雄《上林賦》：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　《楚辭》：劍淋灘而縱橫。

㈦《老子》：有真宰以制萬物。　《五行志》：中和三年，浙西天鳴，聲如轉磨，是謂天泣。趙曰：錢希白《洞微志》：無雲而雨謂之天泣。　昔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此暗用其意。

野亭春還雜花遠㈡，漁翁暝踏孤舟立㈢。滄浪水深青溟闊㈢，《英華》作滄浪之水清且闊。敔岸側島秋毫末㈣。不見湘妃鼓瑟時㈤，至今斑竹臨江活㈥。

㈠庾信詩：野亭高被馬。　春還，謂春氣回還。　丘希範書：雜花生樹。　此備寫山水中景物。　亭花、岸島，屬山。漁舟、滄溟，屬水。湘竹臨江，又兼映山水。上二段，應前滄洲趣。

㈡傅玄詩：渭濱漁釣翁。　陶潛詩：渺渺孤舟逝。

㈢滄浪，在楚。　青溟指海。

㈣《愼子》：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㈤古詩嘗用不見，猶云豈不見。　《楚辭》：使湘靈鼓瑟兮。

㈥張載詩：臨江釣春魚。

劉侯天機精㈠，愛畫入骨髓㈡。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㈢，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㈣，貌音莫得山僧及童子㈤。此因少府而并及其子，應前畫師一段。

㈠何遜詩：劉侯務屬書。

㈡《漢書・鄒陽傳》：厚德長君，入於骨髓。

㈢《禰衡傳》：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文賦》：方天機之峻利。

㈣《魏略》：孫權書：心開目明。

㈤貌，描繪工肖也。　庾信詩：山僧或見尋。　《左傳》：童子何知。

若耶溪，雲門寺㈠，吾獨胡一作何爲在泥滓㈡，青鞋布襪從此始。此見畫而思託身世外，應前天姥兩句。此章起結四句，中間八句者兩段，六句者兩段。

㈠《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嶕峴麻溪，溪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崖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沉駭觀。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又云：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字，割潤延流，盡泉石之好。胡夏客曰：若耶溪長數十里，凡有六寺，皆以雲門冠之。王十朋曰：《南史》：何胤以會

稽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

㈡《西征賦》：奮迅泥滓。

赤城謝省曰：此詩一篇之中，微則竹樹花草，變則烟霧風雨，仙境則滄洲玄圃，州邑則赤縣蒲城，山則天姥，水則瀟湘，人則漁翁釋子，物則猿猱舟船，妙則鬼神，怪則湘靈，無所不備。而縱横出没，幾莫測其端倪。

王嗣奭曰：此詩一篇之中，畫有六法，氣韻生動第一，骨法用筆次之。杜以畫法爲詩法，通篇字字跳躍，天機盎然，此其氣韻也。如「堂上不合生楓樹」，突然而起，已而忽入滿城風雨，已而忽入兩兒揮灑，飛騰頓挫，不知所自來，此其骨法也。至末因貌得山僧，忽轉到若耶雲門，青鞋布襪，閑然而止。總得畫法經營之妙，而篇中最得畫家三昧，尤在「元氣淋漓障猶濕」一語。試一想像，此畫至今在目，詩中有畫，信然。

黃生曰：此篇寫畫與賞賞，分作數層説，反覆濃至。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安禄山反，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此詩當是其年十月作。此時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觀篇中蝦蟆長虬可見，依梁編爲是。

《杜臆》：題主湯東之靈湫，非咏湯泉也。故篇中詳敘湫之改移，與龍之靈怪，而湯泉只陰火數語，以引起靈湫。

東山氣濛鴻一作鴻濛㈠，宫殿居上頭㈡。君來必十月㈢，樹羽臨九州㈣。陰火煮玉泉㈤，噴薄有時浴赤日㈦，光抱空中樓㈧。首敘駕幸驪山。陰火以下，誌湯泉勝景。祭龍有期，故來必十月。山勢最高，故下臨九州。陰火，言泉之温。噴薄，言泉之湧。天子所浴，故比之赤日也。

張巖幽㈥。

㈠東山卽驪山。《述征記》：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虎源。《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時，濛鴻溟洞，莫知其門。趙注：氣濛鴻，山形如蒙雲霧也。

㈡《唐書》：驪山宮，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十載改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後漢・順帝紀》：修飾宮殿。古樂府：夫婿居上頭。

㈢《長安志》：開元後，帝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

㈣《詩》：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樹羽，立羽葆蓋也。《禹貢》：九州攸同。

㈤《海賦》：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若煬。楊慎曰：《易》：澤中有火。《素問》：澤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

㈥《吳都賦》：噴薄沸騰。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陸機詩：玉泉涌微瀾。

㈦《山海經》：出於暘谷，浴於咸池。黃希曰：開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色赤如赭。何遜詩：赤日下城闉。

㈧陶潛詩：蕩蕩空中景。《長安志》：驪山有觀風樓、羯鼓樓。

閭風入轍跡㈠，曠一作廣原一作野，非延冥搜㈡。沸《正異》作拂天萬乘去聲動㈢，觀水百丈湫㈣。幽靈一作靈湫斯一作新可怪一作佳，王命官屬休㈤。初聞龍用壯㈥，擘石摧林丘㈦。中夜窟宅改㈧，倒懸瑤池影㈨，屈注滄一作蒼江流㈩。味如甘露漿㈠㈠，揮弄滑且柔㈠㈡。此記駐蹕倒影，謂宮殿下映。風雨秋靈湫。初聞以下，誌湫龍神異，及湫水之潔清。閭風曠原，借諷荒遊。屈萬乘之尊，而往祀靈湫，事近矯誣，故曰可怪。

屈注：謂衆水奔赴。

㈠《大人賦》：登閬風而遥集。《十洲記》：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武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顔延之詩：周御窮轍跡。趙曰：周穆王欲車轍馬跡遍天下。

㈡《穆天子傳》：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於大曠原，萬四千里。冥搜，見慈恩寺詩。

㈢《東征賦》：旌旗拂天。《燕城賦》：歌吹沸天。萬乘動則轟然有聲，當作沸天。趙岐《孟子注》：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㈣《孟子》：觀水有術。《長安志》：泠水，一曰零水，在臨潼縣東三十五里，亦曰百丈水。趙曰：《水經注》：泠水南出浮胏山，乃驪山之麓也。沈約詩：百丈注懸淙。揚雄《蜀都賦》：火井龍湫。

㈤《杜臆》：官屬休，謂休沐以致祭。《漢書·鄭當時傳》：其推轂士乃官屬丞吏。《穆天子傳》：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㈥初聞，追敘昔聞也。《易·大壯》：小人用壯。

㈦謝惠連詩：落雪灑林丘。

㈧曹植詩：中夜指星辰。《江賦》：瑰奇之所窟宅。

㈨錢箋：《長安志》：湯泉水，在漢陰盤故城東門外，去昭應十五里。貞觀中，乘輿自南門入，時水暴漲平岸，見物狀如豬，當土門卧，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因失所在。開元八年冬，乘輿自南入，至半城，黑風從東北角起，倏忽滿城，從官相失。上策馬踰城，下至渭川，雲氣稍解，悵然還宮。時翰林學士王翰作《答客問》上之。詞曰：龍躍湯泉雲漸迴，龍飛香殿氣還來。龍潛龍見雲皆應，天道常然何問哉。《劇談録》：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雨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厓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丈小山，自東西直亘南北。峰巒草樹，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

㈡《天台賦》：或倒影於重溟。盧山道人《遊石門詩序》：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　瑶池，見慈恩寺詩。

㈢《水經注》：屈而北注。　謝朓詩：迴瞰滄江流。

㈣《晉・五行志》：《御路楊歌》：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

㈤《江賦》：揮弄灑珠。　《内則》：甘旨柔滑。

翠旗澹俗作淡偃蹇㈠，雲車紛少留㈡。簫鼓蕩四溟㈢，異香泱烏朗切漭浮㈣。鮫一作蛟人獻微一作徵綃音宵㈤，曾祝沉豪牛㈥。百祥奔盛明㈦，古先莫能儔㈧。坡陀金蝦蟆，出見形甸切蓋有由㈨。至尊顧之笑㈩，王母不遺一作肯收㈡。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一作龍與虬㈢。

百祥以下，借蝦蟆咎徵，而患長虬之不測。　吳論：翠旗雲車，羽衛遲留也。簫鼓異香，貢綃沉牛，祀典豐潔也。　夢弼曰：楊國忠言祿山必反，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卽至，見上於華清宮。此祿山謁見之由，故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之不聽。雖國忠欲收祿山，貴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續遣歸范陽，祿山遂反。豈非「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乎？　朱注：虛無底，卽湫水也。歸虛無而化黃虬，言祿山之勢已成，猶豬龍而僭擬真龍也。其憂亂之意，情見乎詞矣。

㈠《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翠羽爲旗上葆也。　《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澹，猶動也。又《七發》：旌旗偃蹇。《廣雅》：偃蹇，夭矯也。

㈡《楚辭》：乘回風兮載雲車。《北征賦》曾不得乎少留。

㈢顏延之詩：笳鼓震溟州。　張協詩：雨足灑四溟。

㊃梁武帝《懺序》：宮内聞異香馥郁。《上林賦》，過乎泱漭之野。

㊄任昉《述異記》：鮫人，卽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而卷綃。註云：鮫人織輕綃於泉室以賣之。夢弼曰：獻綃以爲幣，沉牛以爲牲也。

㊅《穆天子傳》：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奉璧南面，曾祝佐之，祝沉牛馬豕羊。注：曾，猶重也。祝，謂祝史。《漢書·郊祀志》：祝謂主祭祝之贊詞者。《穆天子傳》：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四駟，天子與之豪馬、豪牛、麗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注：豪，猶髭也。

㊆《書》：作善降之百祥。揚雄《解嘲》：遭盛明之世。

㊇《吳都賦》：古先帝代。

㊈坡陀，注見三卷。《埤雅》：蝦蟆一名蟾蜍，或作詹諸。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是爲蟾蜍。陸倕《漏刻銘》：靈虬承注，陰蟲吐噏。李翰曰：陰虫，蝦蟆也。潘鴻曰：按《五行志》：神龍中，渭水有蝦蟆，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此韋后時事。「坡陀金蝦蟆」，蓋其類也。禄山濁亂宮闈，故有此應，可與翟泉鵝出，同類並觀，故曰：「出見蓋有由。」又載蝦蟆色如金，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蔡曰：《酉陽雜俎》：長慶中，有人見月光屬於林中，如疋布，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自月中者。《北史·源師傳》：真龍出見。陸機詩：于今知有由。

㊉《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詩》：顧我則笑。

㊊錢箋：唐人多以王母比貴妃。劉禹錫詩：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王建詩：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裾。公詩亦云：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詩》：此宜無罪，汝反收之。注：收，拘也。此詩收字所本。

㈡《玉篇》：蚪，無角龍，俗作虬。《禄山事跡》：帝嘗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爲一豬而龍頭，左右遽言之。帝曰：「渠豬龍耳，無能爲也。」天寶十四載，玄宗遣中使齎璽書召禄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於華清宫待卿。」十一月，禄山起兵反。

飄飄一作飄青瑣郎㈠，文采珊瑚鉤㈡。浩歌滌水曲㈢，清絶聽者愁㈣。末贊郭詩，結出相和之意。聽歌生愁，有感時事也。此章八句起，四句收，中二段各十四句。

㈠邵注：飄飄俊逸貌。崔駰詩：飄飄神舉逞所欲。《宫閥簿》：青瑣門在南宫。《漢舊儀》：給事黄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

㈡曹植《與吴質書》：得所來訊，文彩委曲。趙注：珊瑚鉤，出《纂異記》載嵩嶽嫁女事云：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杯而歌。師氏曰：珊瑚鉤，言文章之可貴。吴注：舊引蕭詮詩「珠簾半上珊瑚鉤」，與文彩二字不貫。㘝案《典》記相如見枚叔文，稱曰：「如珊瑚之鉤，璠璵之器，非世間尋常可見。」若公《八哀》詩《贈秘書監李公邕》「豐屋珊瑚鉤」，則可引蕭詮詩句矣。

㈢《楚辭》：臨風恍兮浩歌。《淮南子》：手會滌水之趨。馬融《長笛賦》：取度於《白雪》、《滌水》。注云：二曲名。嵇康《琴賦》：初涉滌水，中奏清徵。《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有姬修容，能爲《滌水歌》。遠注：此用滌水，亦暗貼靈湫，如岑參《和雪後早朝》詩，用「仙郎歌白雪」，亦然。

㈣陸雲《與兄書》：昔日讀《楚辭》，意不大愛，頃日視之，實自清絶。

盧元昌曰：十月，譏非時。浴日，諷褻尊。閶風廣漠，刺荒遊。改移窟宅，志變異。獻幣沉牛，明矯誣。蝦蟆出，指禄山也。至尊笑，寵蝦蟆也。王母不收，縱蝦蟆也。考月中有金蝦蟆，乃蝕月者。月爲陰精，貴妃似之。禄山通宵禁中，是

爲蝦蟆蝕月。玄宗以蝦蟆忽之，竟爲長虬難制。靈湫一篇，其曲突之諷歟。

王嗣奭曰：祿山當如陰虫伏處，今一旦憑藉寵靈，窺竊神器，宜非蝦蟆而黃虬，上下失位者乎？蓋始終以蝦蟆事爲比也。

後出塞五首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奚契丹戰於潢水，敗之。故有《後出塞五首》，爲出兵赴漁陽也。

今按末章，是說祿山舉兵犯順後事，當是天寶十四載冬作。

男兒生世間㈠，及壯當封侯㈡。戰伐有功業㈢，焉於虔切能守舊丘㈣。召趙作占募赴薊門㈤，軍動不可留㈥。千金裝馬鞭一作鞍㈦，百金裝刀頭㈧。閭里送我行㈨，親戚擁道周㈩。斑白居上列(二)，酒酣進庶羞(三)。少去聲年別有贈(四)，含笑看吳鉤(五)。首章，記應募之事。上八，從軍者喜於立功。下六，送別者壯其行色。《杜臆》：召赴薊門者，祿山也，勢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賞要士，故壯士喜功者，樂於從之。其裝飾之盛，餞送之勤，與前出塞大不同矣。老者慈愛，唯贈飲食；少年英銳，故贈吳鉤。含笑者，受而會意也。

㈠魏文帝樂府：男兒居世，各當努力。李陵詩：人生一世間。

㈡《論語》：及其壯也。後漢班超嘗投筆嘆曰：「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

㈢《史記·龜策傳》：可以戰伐攻擊。又《鄒陽傳》：功業復就於天下。

㈣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丘，居也。

㈤《吳志·孫策傳》：召募得數百人。《一統志》：古薊門關，在今順天府薊州。《水經注》：武王封堯後於薊，城內西

南隅有薊丘，因名薊門。

㈥《後漢・光武紀》：時不可留。

㈦《西京雜記》：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皆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樂府《木蘭詩》：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又：西市買轡頭。

㈧《史記・陸賈傳》：寶劍值百金。古絶句：何當大刀頭。

㈨《國策》：監門閭里。《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遂人》：五家爲隣，五隣爲里，閭里皆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陶潛詩：慷慨送我行。

㈩《史記・穰苴傳》：莊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詩》：有杕之杜，生於道周。毛萇曰：周，曲也。

(一)古樂府：斑白居上頭。

(二)《韓非子》：酒酣，靈公起。《儀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三)《史記・季布傳》：少年藉其名以行。《通鑑》：王猛謂慕容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解佩刀贈之。

(四)《世説》：王公含笑看之。《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子，以血釁金成二鉤，獻之。王曰：「何以異於衆鉤乎？」鉤師呼二子名：「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賞之百金。《吳都賦》：吳鉤越棘，純鈎湛盧。

其二

朝進東門營一作營門㈠，暮上去聲河陽橋㈡。落日照大旗㈢，馬鳴風蕭蕭㈣。平沙列萬幕㈤，部

伍各見招㈥。中天懸明月㈦，令嚴夜寂寥㈧。悲笳音佳數聲動㈨，壯士慘不驕㈩。借問大將去
聲誰㈠，恐是霍嫖姚㈡。二章記在途之事。上六薄暮景事，下六夜中情景。上言軍容之整肅，下言軍令之森嚴。
張綏注：將似霍嫖姚，蓋武皇開邊，而去病勤遠，故託言之。
《杜臆》：前篇言唾手封侯，何等氣魄，至此慘不驕矣，束於軍
法故也。

㈠錢箋：阮籍詩：步出上東門。《寰宇記》：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後又改爲東陽門。《通鑑注》：上東門之地，唐爲鎮。
㈡盧注：禄山反范陽，封常清議斷河陽橋，則知前此募兵赴軍前，必由河陽橋去。《春秋》：天王狩於河陽。鄭曰：河陽，洛邑也。《通典》：河陽縣，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跨河有浮橋，即杜預所建。《元和郡縣志》：河陽橋，在鞏鄉縣西門外河水濱。王粲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㈢謝惠連詩：落日隱櫚楹。《漢書》顏注：麾，大將之旗。
㈣《詩》：蕭蕭馬鳴。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杜臆》：《毛詩》蕭蕭，原非馬鳴聲，此加一風字，更爲爽豁。
㈤范雲詩：平沙斷還續。《漢書注》：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
㈥《史記·李廣傳》：廣行無部伍行陣。趙曰：士卒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幕也。
㈦梁武帝《邊秋詩》：秋月出中天。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
㈧《楚辭》：宋蟲與寂寥同。朱子注：宋蟲與寂寥同。
㈨《樂書》：胡笳似觱篥而無孔。王融詩：夜夜聞悲笳。杜摯《笳賦序》：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㈩王褒碑文：壯士志驕，時觀投石。
(一)《漢·高帝紀》：王問「魏大將誰也？」《唐書》：禄山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

㈡《史記》：霍去病善騎射，爲剽姚校尉。顏注：票姚，勁疾之貌。胡仔曰：《漢書》嫖姚，服虔音飄颻，師古音嫖，頻妙切；姚，羊召切。荀悦《漢紀》又作票颻，杜詩每作平聲用，蓋取服音耳。朱注：梁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押霄字韻，而云：「漢馬三萬匹，夫婿仕飄姚。」則二字作平聲用，在公前已然矣。

許彦周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鬬力，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極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其三

古人重去聲守邊㈠，今人一作日重高勳㈡。豈知英雄主，出師亘居鄧切，一作直長雲㈢。六合已一家㈣，四夷且孤軍㈤。遂使貔一作武士㈥，奮身勇所聞㈦。拔劍擊大荒㈧，日收胡馬羣㈨。誓開玄冥北㈩，持以奉吾君(一一)。三章，讖邊將生事也。各四句轉意。當時朝廷好大，以致邊將邀功，曰豈知、曰遂使，正見上行下效也。末言闢土奉君，蓋逢君之惡，禍及生民矣。《杜臆》：「今人重高勳」，此效尤霍嫖姚者，其奮身賈勇，蓋聞主上意旨而起也。

㈠《史記》：蒙恬曰：「臣將三十萬衆以守邊。」

㈡《後漢·二十八將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

㈢《左傳》：出師於東門之外。　鮑照《蕪城賦》：崒若斷岸，矗似長雲。

㈣《過秦論》：以六合爲家。《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

㈤《漢書》：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唐太宗《問答》：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

㈥《書》：桓桓，如虎如貔。貔，豹屬，出貉國，一名執夷。

㈦《史記》：李陵長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㈧《叔孫通傳》：羣臣拔劍擊柱。《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

㈨《安祿山事蹟》：祿山包藏禍心，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鬬者數萬匹，已八九年矣。《漢書》：胡馬不窺於長城。

㈩《楚辭》：歷玄冥以邪征。《淮南子》：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

(一)《左傳》：我亦能事吾君。

其四

獻凱日繼踵㈠，兩蕃靜無虞㈡。漁陽豪俠地㈢，擊鼓吹笙竽㈣。雲帆轉遼海㈤，稉稻來東吳㈥。越羅與楚練㈦，照耀輿臺軀㈧。主將去聲位益崇㈨，氣驕凌上都㈩。邊人不敢議(二)，議者死路衢(三)。四章，刺將驕欲叛也。在八句一斷。當邊庭無警，恣意歡娛，濫賞以給軍心，而嚴刑以箝衆口，祿山叛逆之勢成矣。《杜臆》：「獻凱日繼踵」承上奉吾君來。氣凌上都，明有無君之心，特帝未之知耳。

㈠《周禮》：大司樂，王師大捷，則令奏凱樂。劉庭芝詩：獻凱歸京師。《史記·范雎傳》：繼踵取卿相。

㈡朱注：《舊唐書》：奚與契丹兩國，常遞爲表裏，號曰兩蕃。據《新書·安祿山傳》：天寶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八月，祿山紿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獻馘闕下。《通鑑》：十三載，祿山奏擊破奚契丹，擄其王李日越。十四載，奏破奚契丹。此所謂靜無虞也。

㈢《詩》：無貳無虞。

㈣《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秦置，屬幽州。朱叔元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前漢·萬君章傳》：街里各有

豪俠。

㊃左太冲詩：北里擊鐘鼓，南里吹笙竽。

㊄《廣成頌》：張雲帆，施蜺轙。遼東，南臨渤海，故曰遼海。桓温表：管寧之默遼海。朱注：海運，當始於隋大業中。《北史·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時護兒從江都進兵，則當出成山大洋，轉登萊，向遼海也。唐太宗屢討高麗，舟師皆出萊州，其餽運當從隋故道。駱賓王《討武曌檄》云：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蓋隋唐時，於揚州置倉，以備海運餽東北邊。祿山鎮范陽，蕃漢士馬，居天下之半，江淮輓輸，千里不絶。所云「雲帆轉遼海」者，自遼西轉餽北平也。

㊅左思《蜀都賦》：稬稻莫莫。又詩：志若無東吳。

㊆《唐書》：越州土貢花文寶花等羅。《左傳》：楚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注：組甲，漆甲爲組文。被練，練袍。沈約詩：朱光浮楚練。

㊇《唐書》：天寶十三載，祿山奏前後立功將士，請超三資告身。於是超授將軍五百餘人，中郎將三千餘人。所謂照曜輿臺也。《唐書》：天寶七載，祿山賜鐵券，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東平郡王。所謂主將益崇也。

㊈又詩：緑幘文照耀。《左傳》：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㊉凌上都，指長安。《西都賦》：作我上都。

㊊《祿山事蹟》：祿山自歸范陽，逆節漸露，使者至，稱疾不迎，成備而後見之，無復臣禮。或言祿山反者，帝必縛送之，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曹植詩：豺狼當路衢。《爾雅》：一達爲道路，四達爲衢。

黄生曰：前二章，諷明皇養虎貽患，皆借征戍之辭以達之。剴切悲痛，深得風人之旨。

其五

我本良家子㈠，出師亦多門㈡。將去聲驕益愁思去聲㈢，身貴不足論平聲。曙俗作暮，非明主恩㈤。坐見幽州騎去聲聲㈥，長驅河洛昏㈦。中夜間去聲道歸㈧，故里但空村㈨。惡名幸脱免㈩，窮老無兒孫(一)。末章，褒軍士之不從逆者。此在六句分截。良家子，則頗知忠義矣，故不圖身貴，唯恐負國。至於逃籍而歸，妻孥被戮，真能不孤主恩矣。《杜臆》：末章與首章相關，前之冀封侯者，志在立功，此之脱惡名者，志在立節。當時附賊者衆，而獨有此一人在其間，此綱常所以不墜，公特表而出之，以爲萬世訓。《東坡志林》曰：將校有此一人，而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㈠《李廣傳》：廣以良家子從軍。薛道衡詩：我本良家子。

㈡《王莽傳》：自古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㈢《左傳》：晉政多門。《史記》：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秦嘉詩：愁思難爲數。

㈣《蔡澤傳》：躍馬二十年，恐孤恩，漢亦負德。江淹詩：青紫明主恩。

㈤李陵書：陵雖孤

㈥陳子昂詩：坐見秦兵壘。唐范陽，屬幽州。《禄山事蹟》：禄山起兵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

㈦陳琳書：長驅山河，朝至暮捷。《唐書》：天寶十四載，安禄山陷河北諸郡，十二月陷東京。河南洛陽，即東都之地。《南都賦》：據彼河洛。

㈧《酷相如傳》：使人奉璧間道而馳歸。注：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也。

㈨鮑照詩：去國還故里。沈炯詩：空村餘古木。

㈢《史記・商君傳論》：卒受惡名於秦。《前漢・馮參傳》：今被惡名而死。

㈣《漢書・游俠傳》：樓護曰：「吕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梁人《折楊柳歌》：阿婆不嫁女，那得兒孫抱。

張綖曰：《左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武不戢，過寵邊將，啓其驕恣輕上之心。末章，直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

又曰：《前出塞》言哥舒翰西征之役，其辭悲。《後出塞》言安祿山北伐之師，其辭樂。悲則猶有苦兵畏亂之思，樂則至於喜亂而佳兵矣。

錢謙益曰：《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

朱鶴齡曰：前是哥舒貪功於吐蕃，後是祿山搆禍於契丹。

劉後村克莊曰：前後《出塞》十四篇，筆力高古，可與《古詩十九首》並傳。

黃生曰：兩蕃雖靜，祿山繼反，但備陳其事，而諷刺自見。雖不及十九首之婉篤，要皆自成氣候，不受去取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鶴注：此詩是天寶十五載正月初旬作。是時方討祿山，故云：惡聞戰鼓悲，若京師已陷，身在城中，不應詩中無一語及之，豈能快意於酒，復簡薛華乎。　薛華同在座中，此乃醉後記敍席上情事而簡之。《杜臆》：古人重名諱，端、復、薛華、李白，詩中直稱其名，此今人所無者。　朱注：《舊唐書》：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卞圜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獨孤及《燕集詩序》：右金吾倉曹薛華，會某某於署之公堂。薛復，未詳。

文章有神交有道㈠，端復得之名譽早㈡。愛客滿堂盡豪傑《英華》同，一作翰㈢，開筵上日一作月思芳草㈣。安得健步移遠梅㈤，亂插繁花向晴昊。首敍端復筵宴。上三該主賓，下三點時景。有神有道，言兩人契合非偶。

㈠孔融《薦禰衡表》：思若有神。

㈡《孔叢子》：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蜀志》：許靖，夙有名譽。

㈢曹植詩：公子敬愛客。《前漢書》：陳孟公，每大飲，賓客滿堂。

㈣《晉書》：車胤，善於賞會，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楚辭》：何所獨無芳草兮。

㈤樂府《巾舞歌》：健步哺，誰當吾。

千里猶殘舊冰雪㈠，百壺且試開懷抱㈡。垂老惡鳥故切聞戰鼓悲㈢，急觴爲緩憂心擣㈣。一作羽

少去聲年努力縱談笑㈤，看我形容已枯槁㈥。次則當筵有感。春帶餘寒，固當借酒舒懷。生逢世亂，又當

藉酒寬憂。少易成老，不如縱酒歡笑。作三層寫意。

㈠殘，餘也。王粲詩：冰雪截肌膚。

㈡《詩》：清酒百壺。《九章》：懷質抱情，獨無匹兮。此懷抱二字所本。古詩：臨風送懷抱。

㈢蔡邕《房楨碑》：享年垂老。庾信詩：雷轅驚戰鼓。

㈣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詩》：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㈤古樂府：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漢書》：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噱。

㈥《屈原傳》：形容枯槁。

座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辭一作醉歌自作風格老㈠。近來海内爲《英華》作無長句，汝與山東好㈡。何劉沈謝力未工㈢，才兼鮑照愁絶倒㈣。此乃致簡薛華。計東曰：長句，

華》同。揚作東山李白好㈡。何劉沈謝力未工㈢，才兼鮑照愁絶倒㈣。此乃致簡薛華。計東曰：長句，

謂七言歌行，太白所最擅場者。太白長句，其源出於鮑照，故言何劉沈謝，但能五言，於七言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

樂府，如《行路難》之類，方爲絶妙耳。公嘗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詩，正稱其長句也。

㈠《抱朴子》：風格嶷端嚴。《顔氏家訓》：體度風格，去今實遠。

㈡山東李白，有辯在後。

㈢《梁書》：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何氏語林》：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邪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

㈣《宋書》：鮑照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

諸生頗盡新知樂音洛㈠，萬事終傷不自保㈡。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英華》作未知窮達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㈤，古人白

如澠之酒常快意㈣，亦荆作不知一作如窮愁《英華》作注金杯㈢。

骨生青苔㈥，如何不飲令平聲心哀。末結醉歌之意。新知樂，謂主賓相得。不自保，謂亂離可憂。氣酣四

句，承新知樂。忽憶三句，承不自保。此處憂樂，與前悲笑相應。遠注：白骨青苔，人生不免，亦可以自遣矣。此章前三

段，各六句，末段九句收。

㈠《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新相知。

㈡《楚辭》：樂莫樂於

㈡《書》：萬事際哉。阮籍詩：一身不自保。

㈢見風吹水動，便想添杯作酒，總是欲多飲以寬懷耳。梁武帝詩：碧玉捧金杯。非賢也。

㈣《左傳》：有酒如湩。《前漢·欒布傳》：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

㈤張綏云：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金井也，楚人皆謂楚王墳爲井上。塌，傾頹也。

㈥鮑照《挽歌》：枯髏依青苔。

杜詩格局整嚴，脈絡流貫，不特律體爲然，即歌行布置，各有條理。如此篇首提端復，是主，再提薛華，是賓，又拈少年諸生，則兼及一時座客。其云悲笑憂樂，腰尾又互相照應，熟此可悟作法矣。

楊慎曰：此詩本是東山李白，俗本改作山東。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而反引杜詩爲證，幾於郢書燕說矣。

錢謙益曰：按《舊書》：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錢易《南部新書》亦同。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亦云：山東人李白。曾鞏以舊史爲誤，非也。近時楊慎，據李陽冰、魏顥序，欲以爲東山李白。陽冰云：歌詠之際，屢稱東山，顥云：迹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此亦偶然題目，豈可援據爲稱謂乎？楊好奇曲說，不足取也。

李東陽《麓堂詩話》：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略見於世，餘則未之見也。至蘇薛乃謂其文章有神，薛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晦日尋崔戢李封

盧注：此詩諸家編入乾元元年春，公方在諫垣，此時兩京復，祿山亡，詩中不得作長鯨吞、地軸翻等語。范氏編至德二載春，此時身陷賊中，豈能爲令節之飲。且朝官降賊，豈得以公侯目之。斷是天寶十五載，與《蘇端薛復筵》爲一時作。是年正月，祿山遣其將寇潼關。鶴注：唐以正月晦日爲令節，至德宗貞元五年正月，勅自今以後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晦日。

朝光入甕牖㊀，尸一作方。一作宴寢驚敝裘㊁。起行視天宇㊂，春氣漸和柔㊃。一作乘興不暇懶，今晨梳我頭㊄。出門無所待㊅，徒一作徙步覺自由㊆。首敍晦日出遊。與去聲來一作得興。

㊀何遜詩：窗户映朝光。《記·儒行》：蓽門圭竇，蓬户甕牖。

㊁尸寢，反用《論語》「寢不尸」。驚敝裘，朝光入而驚起也。

㊂陶潛詩：昭昭天宇闊。

㊃春氣感我心。王羲之《蘭亭集詩》：欣茲莫春，和氣載柔。

㊄阮籍詩：春興去聲來一作得興。

㊅秘康書：性復疏懶，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遠注：與來二句反用此語。

㊆陸機詩：出門無通路。夢弼曰：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庾信詩：梳頭百遍撩。

㊇《淮南子》：布衣徒步之人。《焦仲卿詩》：汝豈得自由。

杖藜復扶又切恣意㊀，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㊁，會心真罕儔㊂。每過平聲得酒傾一作喫，二宅

㊀杖藜，見前。恣意，見前。

㊁晚定，見前。

㊂會心，見前。每過平聲得酒傾，見前。

可淹留。喜結仁里歡㈣，況因令節求㈤。此往尋崔李二家。公侯皆非知己，故有免值之歎。

㈠《莊子》：原憲華冠而縱履，杖藜而應門。魏文帝樂府：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

㈡《易傳》：定其交而後求。

㈢《世說》：簡文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㈣《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

㈤令節求，因晦日而邀留也。

李生園欲荒，舊一作有竹頗修修㈠。引客看平聲掃去聲除㈡，隨時成獻酬㈢。崔侯初筵色㈣，畏空樽愁㈤。未知天下士㈥，至一作志性有此不音方鳩切㈦？此見兩人好客之誼。

㈠庾信詩：舊竹侵行徑。漢古詩：樹木何修修。

㈡《後漢·陳蕃傳》：同郡薛勤曰：「何不灑掃以待賓客？」

㈢《詩》：獻酬交錯。

㈣又：賓之初筵。

㈤張璠《漢記》：孔融拜大中大夫，每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㈥《史記》：新垣衍謂魯仲連曰：「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㈦嵇康書：阮嗣宗至性過人。崔本爲客，却畏酒空，略形迹而見真性矣。

草芽既青出㈠，蜂聲亦暖遊㈡。思見農器陳㈢，何當甲兵休㈣？上古葛天民一作氏㈤，不貽黃

屋一作綺憂㈥。至今阮籍等，熟醉爲去聲身謀㈦。

時乎？而阮籍之流，止沉飲以謀身。嘆己與崔李輩，無能爲天子分憂也。

㈠沈約詩：塞草發青芽。

㈡《杜臆》：蜂以煖遊，帶聲字更趣。

㈢《家語》：鑱劍戟以爲農器。

㈣《國策》：張儀説楚曰：「秦下甲兵據宜陽。」

㈤《帝王世紀》：大庭氏至葛天氏，皆號炎帝。陶潛《五柳先生傳》：葛天氏之民與。

㈥《漢書》李斐音義：黄屋，車上蓋，天子之儀，以黄繒爲裏。黄希曰：漢制，副車黄屋作左纛，亦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

㈦《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虞世南詩：非是爲身謀。

威鳳高其一作自高翔㈠，長鯨吞九州㈡。地軸爲之翻㈢，百川皆亂流㈣。當歌欲一放㈤，淚下去聲恐莫收。濁醪有妙理㈥，庶用一作與慰沉浮㈦。

賢人去而盜賊熾，如張九齡之罷相是也。地翻川亂，應上甲兵。濁醪用慰，應上熟醉。《杜臆》：末段紆回吞吐，有無窮之悲。此章五段，段各八句。

㈠《漢·孝景紀》：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

㈡梁湘東王書：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㈢《淮南子》：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㈣《莊子》：百川灌河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

㈤曹植詩：當歌對酒，萬事不可忘。

㈥《莊子》：聖人有妙理而無言。

㈦《莊子》：庶用慰沉浮。

㈢《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週。
㈣《詩》：百川沸騰。
㈤曹操詩：對酒當歌。
㈥嵇康書：濁醪一杯。江淹詩：精靈歸妙理。
㈦《游俠傳》：放意自恣，浮沉俗間。

白水崔少去聲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注：天寶十五載夏，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十九，故首曰：「客從南縣來」、「況當朱炎赫。」錢箋：《元和郡縣志》：白水，漢衙縣地，春秋秦晉戰於彭衙是也。後魏置白水郡，南臨白水，因以爲名，唐屬同州。

客從南縣來㈠，浩蕩無與適㈡。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㈢。首敍來踪，兼記時候。《杜臆》：公方避亂，故有浩蕩旅食之語。

㈠古詩：客從遠方來。錢箋：《寰宇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地。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爲名，廢帝三年改爲蒲城。開元中，改爲奉先。公從奉先來，循其舊名，故曰南。黃希曰：白水在同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同州又在京兆東北二百五十里。
㈡謝朓詩：浩蕩別親知。
㈢梁元帝《纂要》：夏曰朱夏、炎夏。

高齋坐林杪㈠，信宿游衍閑㈡。清晨陪躋攀㈢，傲睨俯峭壁㈣。崇岡相枕帶㈤，曠野迴一作迥。

一作懷咫尺㈥。始知賢主人㈦，贈此遺愁寂。此敍高齋遠景。時公寄寓高齋，故得朝夕覽勝，曰贈此遺愁，喜託居也。

㈠魏收詩：瀉溜高齋響，添池曲岸平。

㈡《詩》：于汝信宿。《左傳》：再宿曰信。《詩》：及爾游衍。《易》：閑其無人。

㈢宗炳詩：清晨陟阻崖。

㈣《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水經注》：嶮峭壁立。陳後主詩：峭壁聳春風。

㈤傅亮詩：總旆施崇岡。《北史》：韋夐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㈥古歌：率彼曠野。徐幹詩：雖路在咫尺。

㈦古辭：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

危階根青冥，曾音層冰生淅瀝㈠。上有無心雲㈡，下有欲落石㈢。泉聲聞復扶又切息一作急㈣，動靜隨所激一作擊。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音石㈤。此幕高齋近景。上四記所見，下四記所聞。青冥，言樹色。層冰，比樹陰。泉聲寫得幽細，鳥呼說得慘悽。

㈠《雪賦》：霰淅瀝而先集。

㈡《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㈢張載《敍行賦》：岌嵓隗其欲落。《水經注》：吳山，崩巒傾仄，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

㈣宋之問詩：石上泉聲帶雨秋。

㈤《漢・宣帝紀》：毋得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

吏隱適一作通。一作道情性㈠，茲焉其窟宅㈡。陰㈤，作尉窮谷僻㈥。爲去聲我炊雕胡㈦，逍遥展良覿㈧。此述舅氏款待之情。崔翁作尉，諸舅在焉，避亂相逢，故喜良覿。

㈠《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蠻陂之陽。沈約詩：情性猶未充。

㈡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

㈢洙曰：《左傳》：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借用其語。

㈣《集仙傳·大茅君傳》：有紫陽左公，太極仙伯。又：神仙王知遠謂弟子曰：「吾漸遊洞府，仙曹除吾爲少室仙伯。」朱注：梅福爲南昌尉，人傳以爲仙，崔是白水尉，故以仙伯稱之。

㈤杖藜，注見前。宗炳詩：長松列竦肅。

㈥《左傳》：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㈦宋玉《風賦》：主人之女，爲臣炊雕胡之飯。

㈧《晉書》：袁粲獨步園林，杖策逍遥。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

坐久風頗怒一作愁㈠，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歔許勿切翻盤渦坼㈡。何得空裏雷㈢，殷殷音隱尋地脈㈣。烟氛一作氣靄一作藹嵽一作嶪嵲，回首如一作知不隔㈤。此述山中變幻之狀。風狂水激，故蛟坼盤渦。雷動烟迷，故魍魎慘戚。《杜臆》：謂寫景而兼影時事，語含比賦，是也。雲峰矗疊峙，如崑崙崆峒，回首恍見焉。

㈠《莊子》：萬竅怒號。

㈡《海賦》：盤渦谷轉。

㈢《詩》：殷其雷。《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

㈣《華山志》：嶽東北有雲臺峰，其山兩峰崢嶸，四面懸絶，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巍然獨秀。

㈤《左傳》：魑魅魍魎。注：魍魎，川澤之神也。《淮南子》：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

㈥朱注：崑崙崆峒，在白水西北。

㈦相如《封禪文》：回首面內。

前軒頹一作摧反照㈠，巉絶華去聲嶽赤㈡。兵氣漲林巒㈢，川光雜鋒鏑㈣。知是相去聲公軍㈤，鐵馬雲一作烟霧積㈥。玉觴淡無味㈦，胡羯豈强敵㈧。長歌激屋梁㈨，淚下去聲流衽席㈩。此望華山而慨時事。華嶽屯兵，哥舒守關也。玉觴無味，天子旰食也。但專閫有人，則祿山不足敵矣。又恐勝負難測，故有淚下衽席之語。

㈠陶潛詩：擁褐曝前軒。《爾雅》：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

㈡丘遲詩：詭怪石異象，巉絶峯殊狀。朱注：華嶽在白水東南，故見於前軒。

㈢江總詩：長城兵氣寒。《北山移文》：望林巒而有失。朱注：時哥舒翰統兵二十萬守潼關，潼關屬華州，與白水近，故見兵氣之盛如此。

㈣陸機《五等諸侯論》：鋒鏑流於絳闕。

㈤謝靈運詩：相公實勤王。顧炎武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唐書》：祿山反，以哥舒翰爲太子先

鋒、兵馬元帥。明年正月，進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㈥陸機論：義兵雲合。又《辯亡論》：熊羆之士霧集。

㈦黃香《天子頌》：獻萬年之玉觴。傅毅《舞賦》：溢金罍而列玉觴。《文選》注：「汝本營州牧羊羯奴。」

㈧後梁主祚令：胡羯氏羌，咸懷竊璽。《唐書》：顏杲卿罵祿山曰：

㈨蘇武詩：長歌正激烈。《列子》：韓娥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宋玉《神女賦》：日朝出，照屋梁。

㈩謝朓牋：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恙。注：衽席，單席也。

人生半哀樂音洛㈠，天地有順逆㈡。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㈢。猛將去聲紛填委㈣，廟謀蓄長策㈤。東郊何時開㈥，帶甲且未一作來釋㈦。

犯關，宿將猶可禦寇，然必廟謀得宜，始能恢復東京。曰填委，見當兼倚李郭。曰長策，惟恐國忠失計也。

㈠孔稚圭歌：人祇分，哀樂半。

㈡《國策》：張儀說秦，以逆攻順者亡。《後漢書》：竇融上書，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

㈢《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孟子》：南面而征北狄怨。

㈣李陵書：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劉楨詩：職事相填委。

㈤《後漢·光武贊》：明明廟謀，糾糾雄斷。《過秦論》：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注》：長策，以乘馬爲喻也。策，所以撾馬。

㈥《書序》：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郭欽《徙戎疏》：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㈦《戰國策》：帶甲百萬。

欲告清宴罷一作疲㈠，難拒幽明迫㈡。三歎酒食傍㈢，何由似平昔？末結少府席上，有倉卒徬徨之意。暝色向幽，故清宴告罷。不曰晝夜而曰幽明，亦愁慘中語。宴終三歎，飲不盡興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間八句者四段，十句者兩段。

㈠陳子昂詩：清宴奉良籌。

㈡鮑照詩：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

㈢《左傳》：魏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盧元昌曰：高齋旅食時，哥舒正守潼關，李郭皆請固關而守，國忠恐翰圖己，促之出戰。將相不和，潼關危矣。詩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謂守關猶足恃也。「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謂當將相協和也。「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謂宜枕戈衽甲，勿懈於防也。終曰：「三歎酒食傍，何由似平昔？」又知閫任不專，廟謀失策，潼關必潰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黃鶴注：公天寶十五載夏，自奉先之同州白水，賦《高齋》詩，已是五月。又自白水之鄜州，道出華原，乃赴靈武所經也。同州在華原東百八十里，華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百四十五里。豈非公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坊，復自坊北至鄜乎。是年史不書大水，而詩言水患爲甚，可以補史之闕。《元和郡縣志》：三川縣，本漢狄道縣地，開皇三年，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得名也。

我經華㈠去聲原來，不復扶又切見平陸㈡。北上時掌切惟土山㈢，連天走窮谷㈣。火雲出無時一作無時出㈤，飛電常在目㈥。首敍山行景事，此水漲之由。連天，連日也。

㈠《長安志》：華原縣，本漢祋祤縣地，隋開皇六年，改泥陽爲華原縣。貞觀十七年，屬雍州。大足元年，隸京兆府。

㈡盧湛詩：平陸漲長流。

㈢《元和郡縣志》：土門山，在華原縣東南四里。

㈣鍾繇表：深山窮谷。

㈤盧思道《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

㈥何遜詩：密雲窮浦暗，飛電遠洲明。宋之問詩：故園長在目。

自多窮岫雨㈠，行潦相豗音灰璧㈡。翁烏孔切甸口答切川氣黃㈢，羣流會空曲㈣。清晨望高浪㈤，忽謂陰崖踣蒲北切㈥。恐泥去聲竄蛟龍㈦，登危聚麋鹿㈧。枯查槎同卷拔樹㈨，礧洛罪切磈口罪切共充塞先則切㈩。聲吹去聲鬼神下去聲(一)，勢閱人代速(二)。不有萬穴歸(三)，何以尊四瀆(四)。此記山水之漲。水流山內，故川氣帶黃。浪浸山根，故陰崖如踣。枯槎浮水，與拔樹俱卷。礧磈沙石，忽填塞水口，極言其簸蕩也。蛟龍恐泥、麋鹿登高，畏水故也。水聲衝激，如泣鬼神，水勢變遷，忽移人世，惟有奔歸四瀆，可以一洩下流耳。二句起下。

㈠《魏都賦》：窮岫洩雲。鮑照詩：窮岫閟長靈。

㈡《左傳》：潢汙行潦之水。豗，水相擊。璧，水相迫。

㈢翁訇句，水氣翁鬱而訇匝也。《海賦》：磊匐訇而相豗。注云：匐訇，重疊也。潘岳詩：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

㈣《抱朴子》：南溟浩瀁，實須羣流之赴。《陶弘景傳》：句容之句曲，山中周迴一百五十里，空曲寥曠。

㈤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㈥《西征賦》：眺華嶽之陰崖。

㈦朱注：《廣韻》：泥，澼也，陷也。《論語》：致遠恐泥。此借用其字。

㈧《江賦》：狐獾登危而雍容。

㈨夢弼曰：查與槎同，水中浮木。庾信詩：臥樹擁槎來。魏文帝《怨歌行》：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

㈩何遜詩：磈礧衝波白。礧磈，沙石也。《漢書・劉寵傳》：充塞道路。

(一)《莊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爗赫千里。

(二)梁武帝詔：人代徂遷。陸機《歎逝賦》：人閱人而爲世。

(三)《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

(四)《封禪書》：四瀆者，江河淮濟也。

及觀泉源漲(一)，反懼江海覆方伏切(二)。漂匹妙切沙圻魚斤切。《選注》音祁，恐誤岸去一云去岸(三)，漱壑松柏秃(四)。乘陵陳作凌破山門(五)，迴斡烏活切裂一作倒地軸(六)。交洛赴洪河(七)，及關豈信宿(八)。應平聲沉數州没(九)，如聽萬室哭(十)。穢濁殊未清(一)，風濤怒猶蓄一作畜(二)。何時通舟車(三)？陰氣不一作亦黲朱云：當作慘，楚錦切黷(四)。此記川水之漲。撼。破山，言其高湧。裂地，言其深入。赴河及關，言其勢急。數州沉没，言其害大。穢濁四句，憂水漲未平，亦以起下。

(一)《水經注》：泉源沸湧，浩氣雲浮。

(二)應璩詩：江海倘不逆。

(三)《海賦》：漂沙磥石。　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玉篇》：圻與垠同，岸也，界也。《水經注》：垠岸重沙。

㈣《江賦》：漱壑生浦。 歐陽建詩：松柏隆冬瘁。

㈤《風賦》：乘凌高城。 朱云：山門，郎土門山。

㈥謝惠連詩：傾河易迴斡。《淮南子》：地有三千六百軸，名山大川，孔穴相連。《海賦》：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㈦《舊唐書》：洛交水在縣南一里。 潘岳詩：登城望洪河。洪河，黃河也。

㈧朱注：及關，謂潼關也。關在華山之東。 杜氏《通典》：潼關本名衝關，言河流所衝也。劉峻詩：空軫及關歎。《詩》：于汝信宿。

㈨朱注：洛水發源鄜州白於山，合漆沮水，至同州朝邑縣入河，其勢最大而疾，故有數州沉沒之懼焉。

㈩《鄒陽傳》：萬室不相救。

(一)蔡邕《琴歌》：滌穢濁兮存正靈。 荀悅《赦論》：蕩滌穢流。

(二)顏延之詩：春江壯風濤。《江賦》：乃鼓怒而作濤。

(三)陶潛詩：舟車靡從。

(四)蔡琰《悲憤詩》：陰氣凝兮雪夏零。 陸機《高祖功臣贊》：芒芒宇宙，上墝下黷。 鄭曰：黷，垢黑也。

浮生有蕩汩音聿，水傍從曰，與汩沒之汩不同㈠，吾道正羈束㈡。人寰難容身㈢，石壁滑側足㈣。雲雷屯一作此不已㈤，艱險路更蹋㈥。 此傷避亂而遭水患也。 蕩汩承上。 羈束難容，後逼兵戈，側足路艱，前沮水溺也。

㈠《莊子》：其生也若浮。 《南都賦》：潨淚減汩。 《上林賦》：潏弗宓汩。 注皆音聿。 《北征》詩作蕩滴，義可通用。

㈡《楚辭》：遭吾道兮洞庭。 魏彥深《鷹賦》：運橫羅以羈束。

㈢鮑照《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淮南子》：聖人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

㈣江淹詩：洞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東觀漢紀》：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新立。」

㈤《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㈥顏延之詩：首路蹋險艱。魏徵詩：豈不憚艱險。《詩》：不敢不蹋。

普天無川梁㈠，欲濟願水縮㈡。因悲中林士㈢，未脫衆胡夏客云：衆當作泉。唐避淵爲泉魚腹㈣。舉頭向蒼天㈤，安得騎鴻鵠㈥？末復有舉世淪胥之慨。流離奔走中，欲濟無由，因歎林居之士，不免爲魚，此卽饑溺一體之心也。前《赴奉先》詩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亦是此意。此章前後三段各六句，中間二段各十四句。

㈠《詩》：普天之下。鮑照詩：川梁日以廣。

㈡曹植詩：欲濟河無梁。《後魏書》：爾朱兆襲京邑，人夢河神爲縮水脈，及兆至，有行人言水淺處導焉。遂策馬涉渡，直叩宮門。梁簡文《箏賦》：望交河之水縮。

㈢王康琚詩：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㈣《詩》：衆維魚矣。《太玄賦》：屈子慕清，葬魚腹兮。

㈤蔡琰曲：舉頭仰望兮空雲烟。《詩》：悠悠蒼天。

㈥陸機詩：思駕歸鴻羽。

盧元昌曰：時禄山作亂，神州有板蕩之象。篇中云「聲吹鬼神下」，陰長陽消也。「勢閱人代速」，世事滄桑也。「何以尊四瀆」，無復朝宗也。「反懼江海覆」，中原陸沉也。「雲雷屯不已」，建侯不寧也。「普天無川梁」，拯挽無人也。語意顯然。

王嗣奭曰：此詩之佳，在摹寫刻深，如聲吹勢閱二句，無人能道，然終與唐人分道而馳。比之畫馬，他人皆畫肉，而公

則畫骨，此其超出唐人者，肉易識，骨不易識也。

月夜

鶴注：天寶十五載八月，公自鄜州赴行在，爲賊所得，時身在長安，家在鄜州，故作此詩。

今夜鄜音夫州月㈠，閨中只獨看平聲㈡。遥憐小兒女㈢，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㈣，清輝玉臂寒㈤。何時一作當倚虚幌㈥，雙照淚痕乾音干㈦？公對月而懷室人也。前説今夜月，爲獨看寫意。末説來時月，以雙照慰心。《杜臆》：公本思家，偏想家人思己，已進一層。至念及兒女不能思，又進一層。鬟濕臂寒，看月之久也，月愈好而苦愈增，語麗情悲。末又想到聚首時，對月舒愁之狀，詞旨婉切，見此老鍾情之至。

㈠《唐書》：鄜州交洛郡，屬關内道。

㈡《楚辭》：閨中既以邃遠兮。

㈢鮑照詩：兒女皆嬰孩。

㈣楊慎謂：雨未嘗有香，而元微之詩云：「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今按：霧本無香，香從鬢中膏沐生耳。如薛能詩「和花香雪九重城」，則以香雪借形柳花也。梁章隱《詠素馨花》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緑雲鬟。

㈤阮籍詩：明月耀清暉。

㈥江淹詩：煉藥照虚幌。幌，帷也。

㈦隋宫詩：淚痕猶尚在。

劉後村《詩話》：故人陳伯霆讀《北征》詩，戲云：子美善謔，如「粉黛忽解包」、「狼籍畫眉闊」，雖妻女亦不恕。余云：公知其一耳。如《月夜》詩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則閨中之髮膚，雲濃玉潔可見。又云：「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其篤於伉儷如此。

哀王孫

按：明皇西狩，在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肅宗卽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祿山使人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己巳，又殺王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詩云「已經百日竄荆棘」，蓋在九月間也。詩必此時所作。《史記·淮陰侯傳》：漂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舊唐書》：十五載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自延秋門出。親王妃主王孫以下，多從之不及。《唐鑑》：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選厩馬九百餘，外人皆莫知也。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王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王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通鑑》：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衞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王公士民，四出逃竄。

長安城頭頭樊作多，一作頸白烏㊀，夜飛延秋門上呼㊁。又向一作來人家啄大屋㊂，屋底達官走避胡㊃。此見王孫顛沛而作也。首段憶禍亂之徵。趙曰：頭白烏，不祥之物，初號門上，故明皇出延秋門。又啄大屋，故朝官一時逃散。

㊀班固詩：就逮長安城。《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通俗文》：白頭烏，謂之鸛鵌。楊慎曰：《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此蓋用

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

㈡《雍録》：玄宗幸蜀，自苑西門出。在唐爲苑之延秋門，在漢爲都城直門也。既出，卽由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

㈢《漢·高帝紀》：道路人家。《史記·孟軻傳》：高門大屋，尊寵之。

㈣《記》：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受命於君者，名達於上，謂之達官。

金鞭折斷九胡夏客作厩馬死㈠，骨肉不得一作待同馳驅㈡。腰下寶玦青珊瑚㈢，可憐王孫泣路隅㈣。問之不肯道去聲，下同姓名㈤，但道困苦乞爲奴㈥。已經百日竄荆棘㈦，身上無有完肌膚㈧。高帝子孫盡隆一作高淮音拙㈨，龍種上聲自與常人殊㈩。豺狼在邑龍在野(一)，王孫善保千金軀(二)。

此段敍事，記當時避亂匿身之迹。金鞭四句，言上皇急於出奔，致委王孫而去。問之四句，備寫痛苦之詞，并狼狽之狀。高帝四句，恐其相貌特殊，而爲賊所得，曰慎保軀，危之也。

㈠沈炯詩：陳王裝瑙勒，晉后鑄金鞭。又詩：夾道躍金鞭。《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曰浮雲、曰赤電、曰絶群、曰逸驃、曰紫燕騮、曰緑螭驄、曰龍子、曰驎駒、曰絶塵，號爲九逸。

㈡《伍子胥傳》：疏骨肉之親。《詩》：載馳載驅。

㈢《漢書·陳平傳》：船人疑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西京雜記》：飛燕女弟昭儀，遺飛燕珊瑚玦、瑪瑙彊。

㈣阮籍詩：楊朱泣路歧。張衡《西京賦》：屍僵路隅。

㈤《東觀漢記》：第五倫變易姓名。

㈥《史記·李斯傳》：困苦之地。干令升《晉紀論》：劉淵、王彌之亂，將相侯王，交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南

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人床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㈦《左傳》：被苫蓋，蒙荆棘。

㈧司馬遷書：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㈨《漢·高祖記》：帝隆準龍顏。李斐曰：準，鼻也。

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孫也，隆準日角。

㈩《漢書·外戚傳》：高帝召幸，薄姬曰：「昨夢蒼龍據吾胸。」帝曰：「貴徵也，遂爲汝成之。」生文帝。《隋書》：房陵王勇生子儼，雲定興女昭訓所生也。文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定興奏曰：「天上龍種，所以因雲而出。」《史記·扁鵲傳》：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一)《後漢·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易》：龍戰於野。《光武紀》：四七之際龍鬬野。

(二)陶潛詩：客養千金軀。又識曰：四炎雲集龍鬬野。

不敢長直亮切語臨交衢㈠，且爲去聲王孫立斯須㈡。昨夜東一作春風吹血腥㈢，東來橐一作駱駝滿舊都㈣。朔方健兒好身手㈤，昔何勇銳今何愚㈥。竊聞天一作大子已傳位㈦，聖德北服南單呈延切于㈧。花門勢面請雪恥㈨，慎勿出口他人狙一作徂㈩。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一)。末段敘言，陳國家亂極將治之機。且立斯須，欲屏迹而密語也。昨夜四句，祿山猖獗，而恨哥舒之失計。竊聞四句，太子龍興，而喜回紇之助討。末二，又反覆以致其丁寧，曰慎勿疏，戒之也。此章四句起，下兩段各十二句，一頭兩脚，局法整嚴。

㈠嵇康詩：楊氏嘆交衢。注：交衢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

㈡李陵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㈢鮑照詩：昨夜宿南陵。《爾雅》：東風曰谷風。《山海經》：禺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

㈣《史思明傳》：禄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顏師古曰：橐駝，言能負橐而馱物也。《史記》：其奇畜則橐駝。

㈤時哥舒翰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萬拒賊，敗績於潼關。《唐六典》：開元二十五年，敕天下諸軍，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唐書》：天寶十四載，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顏氏家訓》：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成功。

㈥《六韜》：將不勇，則三軍不銳。《陌上桑》：使君一何愚。

㈦傳位肅宗，即位靈武也。

㈧盧注：明皇臨行，諭太子曰：西北諸胡，我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所謂聖德北服單于也。《光武紀》：匈奴奠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後漢·李固傳》：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劇秦美新論》：北懷單于，廣德也。

㈨《唐書》：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勢面，謂披其面皮，示誠悃也。《後漢書》：耿秉卒，匈奴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勢割也。《舊唐書》：肅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與回紇和親。二載二月，其首領入朝。回紇姓藥羅葛氏。樂毅書：先王報怨雪恥。

㈩《蘇秦傳》：顧君慎勿出於口。《史記·留侯傳》：秦皇東遊，良與客狙。《索隱》：狙，伺伏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

哀王孫

㈡《西都賦》：北眺五陵。洙曰：漢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謂之五陵。唐注：此借漢以比唐也。《唐紀》：高祖葬獻陵，太宗葬昭陵，高宗葬乾陵，中宗葬定陵，睿宗葬橋陵，是爲五陵。佳氣，言有興隆之象。《光武紀》：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春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錢謙益曰：至德元載九月，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駙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刳其心，以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者，故曰「王孫善保千金軀」，又曰「哀哉皇孫慎勿疏」，危之，復戒之也。宋靖康之難，群臣爲金人搜索趙氏，遂無遺種。此詩如出一轍。明皇平韋后之難，身致太平，開元之際，幾於貞觀盛時，及天寶末，不唯生民塗炭，而妻子亦且不免。讀《江頭》、《王孫》二詩，至今猶慘然在目，孟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卽一人之身，而治亂興亡之故昭然矣。

悲陳陶

《唐書》：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自請討賊，分軍爲三：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辛丑，中軍北軍遇賊於陳濤斜，接戰，敗績。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通鑑注》：陳陶斜在咸陽縣東。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

孟冬十郡良家子賈昌朝《字音辯》：子，可讀去聲㈠，血作陳陶澤中水吳才老：古韻叶上聲者。野曠一作廣天清一作晴無戰聲㈡，四萬義軍同日死古韻叶四㈢。羣胡歸來雪趙作血洗箭㈣，仍唱一云撚箭胡歌飲都市叶去聲㈤。都人迴面向北啼㈥，日夜更望官軍至㈦。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

陳濤，傷主帥之輕敵也。賊

勢方張，而驅民猝鬬，致四萬義軍，沒於一戰，所謂將不知兵，以卒與敵也。幸而唐德在人，傾都繫望，此國祚終賴之以恢復歟。曰野無戰聲，見不戰而自潰也。

㈠《漢書·趙充國傳》：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㈡謝靈運詩：野曠沙岸靜。皇娥歌：天清地曠浩茫茫。《國語》：夜聞戰鼓之聲。

㈢《晉書·桓玄傳》：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同日死，乃十月二十一日辛丑也。《唐書》：時琯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劉琨表：群胡數萬，周匝四山。

㈣雪洗，雪拭也。趙注謂洗箭上之血。《杜臆》謂用血水以洗箭，不如依舊本作雪洗箭，語較平順。

㈤《蜀都賦》：夷歌成章。桓譚《新論》：布之都市。

㈥《西都賦》：都人士女。《鄒陽傳》：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大茅君書：一切向北。《通鑑》：祿山聞鄉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

㈦《漢·高帝紀》：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晉·安帝紀》：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耶。

盧元昌曰：當時乘輿未定，大兵未集，倉卒舉事，原非勝算。至德二載春，上曰：「大衆已集，庸調已至，當乘兵鋒，搗其腹心。」李泌尚以兩京未可取，當先取范陽。琯於此時，遂欲恢復兩京，亦志大慮疏矣。

葛常之《詩話》：《陳陶》詩，誌房琯之敗也。　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皐夔。一朝陳陶下，覆没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蓋爲琯罷相時杜上疏力救而發也。

悲青坂

鶴注：此《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南軍，楊希文所將，乃十月二十三日也。史云：琯敗陳陶，殘卒數千不能軍。帝使裒夷散，復圖進取。青坂，東門駐軍之地也。錢箋：陳濤斜，在咸陽。房琯師次便橋。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青坂去陳陶、便橋當不遠。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㈠。黃頭奚兒日向西㈡，數騎去聲彎弓敢馳突㈢。山雪河冰晚樊作晚，《樂府》作已，一作野蕭瑟一作颾，一作颯，一作颯㈣，青是烽一作人烟白是骨。焉於虔切得附書與我軍㈤，忍待明年莫倉卒音猝㈥。

青坂，傷中官之促戰也。大敗之餘，正宜練兵休息，自中使促師，隔朝再戰，而白骨委於荒郊，則喪師辱國之罪，有分其責者矣。公深識兵機，而欲堅待明年，其後香積寺之捷，果在至德二載。

㈠《莊子》：天寒既至。古樂府：飲馬長城窟。錢箋：太白山，在武功縣去長安二百里。琯先分三軍，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故曰飲馬太白窟。

㈡《唐書》：室韋，東方之北邊黃頭奚部也，奚亦東夷種。東北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靈。

㈢《漢書》：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馳突，見本卷前。

㈣庾信詩：蕭瑟風聲慘。

㈤陳琳書：我軍過之，若駭鯨之觸細網。時公陷賊中，故欲附書我軍。

㈥忍待，堅忍以待也。　陳琳書：中材處之，殆難倉卒。　王濬《自理書》：兵人定見，不可倉卒。　朱鶴齡曰：考史：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遂及於敗。詩云「忍待明年莫倉卒」，即琯持重意也。噫！陳陶之敗，與潼關之敗，其失皆以中人促戰，不當專爲琯罪也，故子美深悲之。

避地

顧注：當是至德元載冬作，蓋避地白水鄜州間，竄歸鳳翔時也。　此詩見趙次公本，但注云至德二載丁酉作，非也。今從顧氏。

避地歲時晚㈠，竄身筋骨勞㈡。　詩書遂嚴滄浪《詩話》作遂，一作逐牆壁㈢，奴僕且旌旄㈣。　神堯舊天下㈦，會見出腥臊㈧。　上四避亂傷時，下思遭逢新主而光復舊物也。

聞信㈤，此生隨所遭㈥。　行在儻能寫出皇皇奔赴之情，汲汲匡時之志。

㈠張協《七命》：違世陸沉，避地獨竄。

㈡劉楨詩：竄身清漳濱。　王充《論衡》：筋骨之力。

㈢陶潛詩：詩書塞座外。　《漢·獻帝紀》：帝還洛陽，百官披荆棘，倚牆壁間。

㈣《前漢書贊》：衛青奮於奴僕。　司馬相如《報蜀守臣書》：旌旄所指。　舊注謂：至德二載五月，朝廷自清渠之敗，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幕入官者，皆衣金紫，所謂奴僕旌旄也。今按：此詩作於元年之冬，尚未見此事。盧注云：公陷賊時，方冀朝廷將士反正不暇，豈得以奴僕旌旄輒爲譏彈，當是指賊黨，如田乾真、蔡希德、崔乾祐之徒，各擁

㊄天子所至曰行在，指肅宗也。

㊅陶詩：聊復得此生。

㊆唐高祖禪位太宗，故稱神堯皇帝。

㊇《禮記注》：犬曰腥，羊曰臊，此指祿山也。

㊈《焦氏易林》：汙臭腥臊。

對雪

至德元載十月，房琯大敗於陳陶斜，詩正爲是而作。　鮑照詩：對雪滿空枝。　洪仲云：若今人命題，對雪下，必云懷某事。今人詩味之短，以鑄題長；古人詩味之長，以鑄題短也。

戰哭多新鬼㊀，愁吟獨老翁㊁。亂雲低薄暮㊂，急雪舞迴風㊃。瓢棄樽無綠㊄，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㊅，愁坐正書空㊆。

此詩中間詠雪，而前後俱歎時事，正是有感而賦雪耳。　亂雲急雪，對雪之景。樽空火冷，對雪之況。　前曰愁吟，傷官軍之新敗。末云愁坐，傷賊勢之方張。　生注：他詩前景後情，此獨外虛中實，變格也。　琯陳陶之敗，殷浩山桑之敗，皆以宿望僨軍，故用書空事。

㊀《後漢書》：陳寵爲太守，洛陽城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絶。　新鬼，用《左傳》。

㊁魏文帝書：已成老翁。

㊂王筠詩：連山卷亂雲。　曹操詩：薄暮無棲宿。

㊃隋煬帝《江南曲》：湖上雪，風急墮還多。　沈佺期《玩雪》詩：颯沓舞迴風。

㈤沈約詩：憂來命緑樽。

㈥數州，指近賊之境。

㈦《世説》：殷浩坐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

鶴注：詩云「京華舊國移」，謂肅宗行宮在靈武也，此是至德二載元日所作。韋氏妹，妹嫁韋氏也，即同谷詩所云「有妹有妹在鍾離」者。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㈠。郎伯殊方鎮㈡，京華舊國移㈢。秦一作春城迴北斗㈣，郢樹發南枝㈤。不見朝音潮正平聲使去聲㈥，啼痕滿面垂。

感。秦城，公所居。郢樹，妹所在。斗迴枝發，此元日春景。朝使路梗，傷音信莫通也。郎伯作鎮，蓋仕於鍾離，故慨朝正使而并及之。

㈠《漢書·地理志》：鍾離縣，屬九江郡。邵注：今爲鳳陽府臨淮縣。

㈡《子夜歌》：故使儂見郎。《詩》：自伯之東。婦人稱其夫曰郎、曰伯。《西都賦》：殊方異類。

㈢郭璞詩：京華遊俠窟。《莊子》：舊國舊都，望之悵然。

㈣李爽詩：城形類北斗。回北斗，即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意。

㈤希曰：《楚辭·哀郢》：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注：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此郢樹所自來也。按：鍾離，春秋時屬楚地，故云郢樹。古詩：越鳥巢南枝。

㈥《左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爲之賦《湛露》。《唐會要》：天寶六載，敕中書門下省，自今以後，諸道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

春望

鶴注：此當是至德二載三月，陷賊營時所作。三月者，指季春三月。趙氏謂：祿山反於天寶十四載之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爲三月。失於不考耳。　顧宸云：十五年正月，明皇在長安，六月始幸蜀，安得謂之破。是時公移家在奉先，五月方入鄜州，道路未嘗隔絕，安得云「家書抵萬金」？當從鶴説爲正。

國破山河在㈠，城春一作荒草木深㈡。　感時花濺淚㈢，恨別鳥驚心㈣。　烽火連三月㈤，家書抵萬金㈥。　白頭搔更短㈦，渾平聲欲不勝平聲簪㈧。　此憂亂傷春而作也。上四，春望之景，觀物傷懷。下四，春望之情，遭亂思家。　趙汸曰：烽火句，應感時。家書句，應恨別，但下句又因上句而生。髮白更短，愁亂思家所致。

㈠《齊國策》：王蠋曰：「國破君亡，吾不能存。」　庾信詩：山河不復論。

㈡《呂氏春秋》：春氣至，則草木生。

㈢《楚辭》：余感時兮悽愴。　《拾遺記》：漢獻帝爲李傕所敗，后以淚濺帝衣。

㈣秦嘉詩：一別懷萬恨。　聞人蒨詩：林有驚心鳥，園多奪目花。

㈤《燕國策》：習騎射，謹烽火。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王勃詩：物色連三月。

㈥魏文帝書：價越萬金。

㈦古樂府：白頭不相離。　《詩》：搔首踟躕。

㈧鮑照詩：白髮零落不勝簪。

司馬溫公曰：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跡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

得舍弟消息二首

鶴注：詩云「兩京三十口」，又云「烽舉新酣戰」，當是天寶十五年作。

近有平陰信㈠，遥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㈡，寄食一家村㈢。烽舉新酣戰㈣，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㈤。首章，初得消息，憐弟而復自傷也。趙汸注：次句，有吾以汝爲死矣之意。側身，言避寇不敢正行。一家村，指平陰荒僻之鄉。二句正述所傳之信。趙注：酣戰曰新，見殺伐未休。血痕曰舊，見亂離已久。招得幾時魂，恐死期將至，不復相會也。

㈠《春秋》：昭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史記》：陳平降漢，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洛陽。平陰，乃古津濟處也。《唐書》：平陰縣，隋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屬鄆州。

㈡《楚辭》：欲側身而無所。孫楚詩：餞我千里道。

㈢《史記》：韓信寄食於漂母。《戰國策》：馮煖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寄食門下。江淹書：俛首求衣，斂眉寄食。

㈣《喻巴蜀文》：烽舉燧燔。《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韓非子》：酣戰之時。

㊄《楚辭》有《招魂》篇。

其二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㊀，深負鶺鴒詩㊁。生理何顏面㊂，憂端且歲時㊃。兩京三十口㊄，雖在命如絲㊅。次章，敍兄弟遠離，而歎資生無計也。弟不能歸，空傳烏鵲之喜。公不能往，深負鶺鴒之詩。見雖有消息，而彼此懸隔也。何顏面，窮困而慚，且歲時，銷憂無日。家口危如絲髮，不但兄弟兩人難保矣。

㊀《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隨筆》云：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絃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落與張子信對坐，有鵲鬬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勑喚，永落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

㊁《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㊂陸機詩：生理各萬端。

㊃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

㊄柳惲詩：獨枕悵憂端。

㊅張遠注：兩京，公在西京，弟在東京也。三十口，合公與弟家屬而言，公《赴奉先》詩「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止言十口，可明徵矣。

㊆《後漢·劉茂傳》：孫福爲賊所圍，命如絲髮。

憶幼子

鶴注：此至德二載春，公在長安作。公幼子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㈠，聰慧晉作惠與誰論平聲㈣。渭水空山道㈤，柴門老樹村㈥。憶渠愁只荆作卽，一作正睡，炙背俯晴軒㈦。

情。渭水柴門，家在鄜州之景。愁睡晴軒，長安思子之情。

憶幼子，起用倒敍法，卽所云「恨別鳥驚心」也。

㈠《北史》：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㈡黄生注：鶯歌，暗比學語之兒。樂府古詞：花笑鶯歌詠。盧照隣詩：鶯啼知歲隔。

㈢蘇武詩：良友遠別離。鮑照詩：何言淹留節回換。

㈣諸葛武侯《與兄瑾書》：瞻今八歲，聰慧可愛。

㈤《尚書》孔安國傳：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魏徵詩：空山啼夜猿。

㈥曹植詩：柴門何蕭條。《抱朴子》：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㈦嵇康《與山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生注：俯字善畫炙背之態。何遜詩：晴軒連瑞氣。

此至德二載，寒食時，公在長安作也。《杜臆》：詩題不云寒食對月，而云一百五日，蓋公以去年冬至，棄妻出得舍弟消息二首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一百五日夜對月

門，今計其日，見離家已久也。《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

無家對寒食㈠，有淚如金波㈡。斫却顧陶本作折盡月中桂㈢，清光應平聲更多㈣。仳普米切離放紅蕊㈤，想像顰舊作嚬，非青蛾晉作娥，非㈥。牛女漫愁思去聲㈦，秋期猶渡河㈧。此章對月思家而作。黃生注：前半，寫思家之意，然無家二字，已暗埋五六。後半，寫家人之情，然牛女二字，又彼此雙綰。此詩，人驚其出語之奇，不知其布局之整。又曰：仳離照無家，放蕊照寒食，顰蛾照有淚，牛女又照青蛾，即月下所見者。斫桂光多，欲借此以豁愁懷。牛女渡河，豫言聚首有期。是年克復西京，果在深秋之候。

㈠《詩》：樂子之無家。《丹鉛録》：季春火將王，又已屬火，故禁火而使寒食，俗傳爲子推而然，非也。又見《周禮·司烜氏》。

㈡月映波中，如金光閃爍，故云金波。此借波字説淚。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㈢申涵光曰：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似俗傳汪神童詩。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酉陽雜俎》：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吴，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何氏語林》：徐稚年七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使月中無物，當極明耶？」

㈣梁簡文帝詩：明月吐清光。

㈤《詩》：有女仳離，啜其泣矣。仳離，別離也。仳離二字略讀，言當此仳離而紅蕊自放也。對蕊顰眉，猶云「感時花濺淚」。朱注却以蕊指月桂，蛾指嫦娥，不切。陸機詩：軟顏收紅蕊。張伯英《與朱寬書》：西施心疼，捧心顰眉。可證。顰，蹙眉也。公詩：燭滅眉顰

㈥《楚辭》：思故舊以想像。《詩》：

蠭首蛾眉。」注：「蠭蛾之眉，細而長曲。宋南平王詩：佳人擧袖耀青蛾。

㊐世說：牛、女二星，隔河而居，每七夕則渡河而會。《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暫詣牽牛。」秦嘉詩：愁思難爲數。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何事渡河？」曰：「織女暫詣牽牛。」

㊑《詩》：秋以爲期。

《夢溪筆談》：此詩次聯，不拘對偶，疑非律體。然起二句，明係對擧，謂之偷春格，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

羅大經曰：太白詩：「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楊誠齋云：東坡詩：「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亦此類也。

此詩一二對起，三四散承，用偷春格也，初唐人常有之。盧照鄰《關山月》詩：「塞垣通碣石，鹵障逐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正孤懸。影移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中婦，時看鴻雁天。」宋之問《晚泊湘江》詩：「五嶺棲遲地，三湘憔悴顏。況復秋雨霽，表裏見衡山。路逐鵬南轉，心依雁北還。惟餘望鄉淚，更染竹成斑。」宋詩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兼參雙扇格矣。杜詩又云：「人河蟾不没，搗藥兔長生。」月桂、蟾兔，前注各有徵引。《隨筆》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坡公《鑒空閣》詩：「月明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掛空如水鑒，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正用此說。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

遣興去聲

此亦陷賊時所作。

驥子好男兒㈠，前年學語時㈡。問知人客姓㈢，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去聲母慈㈣。鹿門攜不遂㈤，雁足繫音計難期㈥。一云：鹿門攜有處，烏道去無期。天地軍塵滿㈦，山河戰角悲㈧。儻一作爾歸免相失，見日一作爾敢辭遲。此詩遥憶幼子也。上四憶從前，中四歎現在，末四思將來。鹿門句，傷妻子相隔。雁足句，慨音信不通。《杜臆》：世亂二句，愛隔情深。儻歸一結，語寬知客、誦詩，承學語來。心急。

㈠《晉書・張后傳》：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㈡陶潛詩：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㈢《國語》：宜爲人客。

㈣洙曰：嵇叔夜母凡鞠育有慈無威。

㈤《後漢書》：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習郁立神祠於山口，俗因以名廟，并名其山。

㈥《蘇武傳》：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知武所在。

㈦《漢・高帝紀》：諸侯罷戲下。顏師古注：戲謂軍之旌麾。杜審言詩：軍麾動洛城。

㈧《晉書》：蚩尤氏帥師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

塞朱音先側切蘆子

此詩屬至德間陷賊中作。塞，屯兵以塞此關也。錢箋：《元和郡縣志》：塞門鎮，在延州延昌縣西北三十里。鎮本在夏州寧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

五城何迢迢㈠，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㈡，城内空荆杞㈢。思明割懷衛㈣，秀巖西未已。迴一作迴略大荒來一作東㈤，嵴函蓋虚爾㈥。此詩爲籌邊而作也。首言撤兵東征，邊方單弱，恐寇來西突，不由近關也。

㈠五城，指定遠、豐安及三受降城。庾信詩：五城隣北極。五城，在黄河之北，故曰隔河水。

㈡《漢書》：陳稾監趙代邊兵。《通鑑》：禄山反，邊兵精鋭，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殘弱，匈奴竊食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㈢阮籍詩：堂上生荆杞。

㈣《唐書》：史思明，胡人也，本名窣于，玄宗改爲思明。高秀巖，本哥舒翰將，降賊爲僞河東節度使。錢箋：至德二載，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二賊欲取太原，將長驅朔方、河隴也。朱注：懷州河内郡，衛州汲郡，俱屬河北道。

㈤《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大荒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㈥《過秦論》：孝公據嵴函之固。《漢書注》：嵴山，今陝縣二嵴是也。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師氏曰：虚，言其無備禦。《杜臆》：雍州山從西北來，地勢西高東下，故關中視中原其勢俯，視羌戎其勢仰，函關之險，特對中原而設。

而言，若賊從蘆關來，則函關不足恃矣，故云：「迴略大荒來，函關蓋虛耳。」

延州秦北户㊀，關防猶可倚。焉於虔切得一萬人，疾驅塞先側切蘆子。岐一作頃有薛大夫㊁，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㊂，爲去聲退三百里。此言延州要地，亟宜防守，所幸景仙犄角，得遏敵衝也。

㊀《舊唐書》：延州中都督府，屬關内道，在京師東北六百三十一里。扶風，即古岐周地。

㊁《通鑑》：至德元載七月，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賊遣兵寇扶風，景仙擊却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遥應官軍。賊兵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景仙之力也。

㊂《前漢·楊惲傳》：昆戎舊壤。昆夷犬戎，比近境賊徒。

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一作敢叫帝閽陳作門㊀，胡行速如鬼㊁。此結防寇本意，欲緊扼蘆關之險也。兩寇，指思明、秀巖。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㊀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

㊁《左傳》：其行速，遇險而不整。《詩》：如鬼如蜮。

朱鶴齡曰：《唐書·方鎮表》：朔方節度，領定遠、豐安二軍及東中西三受降城，五城當以此爲據。張説爲朔方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元載請城原州云，北帶靈武五城，爲之羽翼，皆即此詩所指也。《地理志》載夏州朔方縣，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城，在蘆子關北，乃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鮑欽止引之以證此詩，誤矣。《夢溪筆談》以宋時延州五城爲杜詩五城，尤誤。又曰：此詩首以五城爲言，蓋憂朔方之無備也。高、史二寇合力攻太原，寇太原才渡河而西，即延州界，北出即朔方五城。朔方節度治靈州。靈距延才六百里爾。靈武爲興復根本，公恐二寇乘虛入之，故

欲以萬人守蘆關，牽制二寇使不得北。塞字作壅塞解。爲慮也。「誰能叫帝閽」即《悲青坂》所云「焉得附書與我軍」也。此本陷賊時詩，諸本多誤解，故次在收京之後。

王嗣奭曰：此篇直作籌時條議，剴切敷陳，灼見情勢，真可運籌決勝，若徒以詩詞目之，則猶文人之見也。

哀江頭

鶴注：此至德二載春日，公陷賊中作。長安朱雀街東，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葉，依映可愛。黃生曰：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爲題目耳。

少去聲陵野老吞聲哭㊀，春日潛行曲江曲㊁。江頭宮殿鎖千門㊂，細柳新蒲爲去聲誰綠㊃。

見曲江蕭條而作也。首段有故宮離黍之感。曰吞聲、曰潛行，恐賊知也。曰鎖門、曰誰綠，無人跡矣。

㊀錢箋：程大昌《雍録》：少陵原，在長安縣西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所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朱注：他書俱作少陵，杜甫家在焉，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

吞聲。

㊁《韓非子》：張孟談曰：「臣試潛行而出。」

㊂隋煬帝詩：三月三日向江頭。《後漢·順帝紀》：修飾宮殿。王筠詩：千門皆閉夜何央。

㊃枚乘賦：旰嗟細柳。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

憶昔霓旌下去聲南苑㊀，苑中萬物生顏色㊁。昭陽殿裏第一人㊂，同輦隨君侍君側㊃。輦前

才一作詞人帶弓箭㊄，白馬嚼一作噍齧黃金勒㊅。翻身向天一作空仰射音石雲㊆，一笑《正異》作笑，別本作箭，蔡君謨作發正墜雙飛翼㊇。此憶貴妃遊苑事，極言盛時之樂。苑中生色，佳麗多也。昭陽第一，寵特專也。同輦侍君，愛之篤也。射禽供笑，宮人獻媚也。

㊀《高唐賦》：蜺爲旌，翠爲蓋。《兩都賦》：虹旃霓旌。

㊁宋之問詩：苑中落花掃還合。古樂府：萬物生光輝。

㊂《漢書》：飛燕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殿。唐注：李白詩：「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亦指楊妃也。

㊃《漢書》：成帝游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莊子》：譬欬吾君之側。一句中曰同，曰隨，曰侍，似乎重複。楊慎曰：古人文辭有不厭鄭重者。《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易》曰：明辨晰也。《左傳》曰：遠哉遥遥。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暮不夜歸。邯鄲淳碑：丘墓起墳。《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㊄《舊唐書·百官志》：內官，才人七人，正四品。曹植《七啟》：亦將有才人妙妓。《搜神記》：李楚賓帶弓箭游獵。

㊅何遜詩：柘彈隋珠丸，白馬黃金勒。《明皇雜録》：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賜名馬，以黃金爲銜勒。阮籍《亢父賦》：被害嚼齧。

㊆曹植詩：翻身上京。《謝氏詩源》：更贏善射，能仰射入雲中，以一囊繫箭頭而射，名曰鎖雲。《杜臆》：上云仰射，則一箭不待言矣。

㊇一笑，指貴妃。下文明眸皓齒，就笑容言。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

一箭。《隋書》：長孫晟射雕，一發雙貫。潘尼詩：舉弋落雙飛。張九齡詩：欲寄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㈠？血污遊魂歸不得㈡。清渭東流劍閣深㈢，去住彼此無消息㈣。人生有情淚沾臆㈤，江草一作水江花豈終極㈥。黃昏胡騎去聲塵滿城㈦，欲往城南望城一作忘城，一作忘南北㈧。此慨馬嵬西狩事，深致亂後之悲。江草江花，觸目增愁，城南妃子遊魂，明皇幸劍，死別生離極矣。

城北，心亂目迷也。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㈠曹植《洛神賦》：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靡輔承權。

㈡吳均詩：血污秦王衣。《易》：游魂爲變。《唐·后妃傳》：安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及西幸，過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唐國史補》：玄宗幸蜀，至馬嵬驛，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太真外傳》：妃死，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時年三十八歲。錢箋：帝由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劍閣，以達成都。

㈢《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山海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左思《蜀都賦》：緣以劍閣。注：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

㈣蔡琰《笳曲》：去住兩情兮難具陳。虞羲詩：君去無消息。

㈤陶潛詩：人生似幻化。謝朓詩：有情知望鄉。樂府：拾得楊花淚霑臆。

㈥江頭花草豈終極乎，蓋望長安之興復也。梁簡文帝詩：江花玉面兩相似。曹植詩：天地無終極。

㈦《淮南子》：薄於虞泉，是謂黃昏。《前漢·周勃傳》：擊胡騎平城下。

㈧原注：甫家居城南。朱注：陸游《筆記》：「欲往城南忘城北」，言迷惑避死，不能記其南北也。荊公集句兩篇：皆作

望城北，蓋傳本偶異耳。北人謂向爲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記南北之意。　曹植《吁嗟篇》：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古樂府：戰城南，死郭北。

王嗣奭曰：曲江頭，乃帝與貴妃平日遊幸之所，故有宮殿。公追遡亂根，自貴妃始，故此詩直述其寵幸宴遊，而終之以血污游魂，深刺之以爲後鑒也。

「清渭東流劍閣深」，唐注謂託諷玄、肅二宗。朱注闢之云：肅宗由彭原至靈武，與渭水無涉。朱又云：渭水，杜公陷賊所見。劍閣，玄宗適蜀所經。去住彼此，言身在長安，不知蜀道消息也。今按：此説亦非，上文方言馬嵬賜死事，不應下句突接長安。考馬嵬驛，在京兆府興平縣，渭水自隴西而來，經過興平，蓋楊妃槀葬渭濱，上皇巡行劍閣，是去住西東，兩無消息也。唯單復註，合於此旨。

蘇轍曰：杜陷賊詩，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若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潘氏《杜詩博議》云：趙次公注引蘇黃門，嘗謂其姪在進云：《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歌》而作，公安得預知其事而爲之興哀。《北征》詩「不聞殷夏衰，言太真被寵，只「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從幸，只「白馬嚼齧黃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歸不得」足矣。按黃門此論，止言詩法繁簡不同耳，但《長恨歌》本因《長恨傳》而作，公方以貴妃之死，卜國家中興，豈應於此詩爲天長地久之恨乎？

《迂叟詩話》：唐曲江，開元天寶間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焉。

黃生曰：此詩半露半含，若悲若諷。天寶之亂，實楊氏爲禍階，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陳，又不敢曲諱，如此用筆，淺深極爲合宜。　又曰：善述事者，但舉一事，而衆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於言外，若纖悉備記，文愈繁而味

愈短矣。《長恨歌》今古膾炙，而《哀江頭》無稱焉，雅音之不諧俗耳如此。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此詩黃鶴編在至德二載陷賊時，以詩中有泥污人、塵沙黃、國多狗等語也。其連章次序，今依朱本，先後秩然，他本不免顛錯。《長安志》：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焉。令天下諸州置大雲經寺。鍾惺曰：詩有一片幽潤靈妙之氣，浮動筆端，拂拂撩人，此排律化境也，不宜列在古詩。

心在水精晶通域㈠，衣霑春雨時㈡。洞門盡徐步㈢，深院果幽期㈣。到一作倒扉一作扉，非開復閉，撞鐘齋及茲㈤。醍醐長發性㈥，飲一作飯食過扶衰所追切㈦。把臂有多日㈧，開懷無愧辭㈨。黃鸝一作鶯度結構㈩，紫鴿下去聲眾音浮罳音思，一云芳菲㈠。愚一作芳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㈡，微笑索所則切題詩㈢。此初過寺中而記其勝概。到扉六句，敘事言情。黃鸝六句，敘景言情。水精域，地清也。春雨時，氣和也。扉開復閉，正值齋時，醍醐二句蒙此。吳論：開懷享此，絕無愧詞，以對方外人，不用世法語也。黃鸝紫鴿，深院春禽。《杜臆》：意適行遲，詩興動矣。微笑索題，知己會心也。

㈠江總《大莊嚴寺碑》：影徹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域。

㈡《管子》：五政順時，春雨乃來。

㈢《漢書·董賢傳》：重殿洞門。注：言門門相當也。《雜寶積經》：寂靜徐步。

㊃沈佺期詩：自憐深院得迴翔。　謝靈運《撰征賦》：果歸期於願言。　又詩：平生協幽期。果，果如所期也。

㊄《記》：善待問者如撞鐘。　僧家設齋，每撞鐘而會食。

㊅潘鴻曰：《涅槃》譬云：從熟酥出醍醐，譬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唐本草》：醍醐，酥之精液。　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　潘鴻曰：《止觀輔行》云：見是慧性發，必依觀，禪是定性發，必依止。　此發、性二字所本。

㊆《前漢・食貨志》：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

㊇《絶交論》：把臂之英。

㊈潘岳誄：苟莫開懷，於何不至。　《左傳》：祝史昭信於鬼神，無愧辭。　宋登樂府歌：禮無爽物，信靡媿辭。

㊉何晏《景福殿賦》：其結構則修梁彩制。

㊊王褒《善行寺碑》：四禪災起，鴿影傳輝。　潘曰：紫鴿暗用釋氏鴿入佛影，心不驚怖之語。　《雍録》：罘罳，鏤木爲之，其中疏通，或爲方空，或爲連瑣，其狀扶疏，故曰罘罳。　又有網户者，刻爲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　後世遂有直織絲網，張之簷窗，以護禽雀。　又詳見十六卷。

㊋《南史》：沙門惠休，善屬文，孝武帝命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詩借湯休，以比贊公。　《七發》：太子能强起聽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杜臆》：病謂詩癖，此另一説。

㊌《傳燈録》：釋迦拈起一花，迦葉微笑，遂授以正法眼藏。　《洛陽伽藍記》：題詩花圖。

其二

細軟青絲履㊀，光明白氎巾㊁。　深藏供老宿㊂，取用及吾身。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㊃。　道林才不世㊄，惠遠德過平㊅。　人。　雨瀉一作滴暮簷竹，風吹春一作青，非井芹。　天陰對圖

畫㈥，最覺潤龍鱗㈦。此留齋之後，而記其贈物。自顧四句，慰贊公交情。雨瀉四句，咏薄暮雨景。老宿，謂高僧。無趣，遭亂失意也。道林、惠遠，借比贊公。龍鱗指壁上圖畫。吳論以圖畫喻山，龍鱗喻松，非是。

㈠隋煬帝《設齋願疏》：色香細軟，遍滿十方。《爾雅》：綸似綸。注：綸，糾青絲也，音關。張華云：綸草如宛轉繩。

㈡《涅槃經》：遇佛光明。《後漢書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氎花布。《南史》：高昌國有草，其實如繭，蘭中絲如細纊，名曰白氎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軟白，交市用焉。《大藏一覽》：後漢明帝遣將士往西域迎佛法，至月氏國，遇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像。洙曰：以白氎布爲手巾。王昌齡詩：手巾花氎淨。姜氏曰：白氎子，卽棉花子也。唐時未入中國，元朝始傳其種。細軟、光明，用釋氏語，雙關法也。

㈢《傳燈録》：老宿有語，生疏處常令熟熱，熟熱處放令生疏。

㈣孫綽詩：交情遠市約。

㈤《高僧傳》：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聰明秀徹，每至講肆，善標宗會，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性度弘偉，風鑒朗拔，居廬阜三十餘年，化兼道俗。《風俗通》：汝南應融曰：祝休伯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

㈥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東浮圖，有三寶塔，馮楞伽畫車馬并帳幙人物，已剥落。東壁北壁鄭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壁楊契丹畫。

㈦《畫斷》：吳道子嘗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雲霧。庾信詩：龍來隨畫壁。

其三

燈影照無睡㈠，心清聞妙香㈡。夜深殿突兀㈢，風動金琅瑞錢作鋃鐺，《漢書》作琅當㈣。天黑閉春

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一作迴斷絶㊄，鐵鳳森翱翔㊅。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音隱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㊆。此記夜間見聞之景。上六，自初寢至夜深。下六，自夜起而將曉。凡十二句，側而聞也。有此見聞之清淨，因以慨沃野之塵沙矣。五更將曉，故玉繩隱跡，而鐵鳳露形。

㊀崔融詩：九陌連燈影，千門照月華。《維摩經》：譬如一燈燃，千百燈冥者皆明。

㊁杜修可曰：《維摩經》：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作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説，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得藏三昧。希曰：《增一經》：有妙香三種，謂多聞香、戒香、施香。此三香逆風順風無不聞之，最勝無等。吳均詩：空香清人心。

㊂《海賦》：突兀孤遊。

㊃《漢・西域傳》注：琅璫，長鎖也。今殿塔皆有之，一曰殿角懸鈴，其聲琅璫。希曰：琅璫二字，見《漢書・王莽傳、西域傳》，皆以爲長鎖。後漢囚司徒崔烈以琅璫月向低」，洪龜父「琅璫鳴佛屋」，皆本此詩。此詩所用，當指鈴鐸。蘇子瞻「風動琅璫月向低」，洪龜父

㊄《春秋元命苞》：玉衡南兩星爲玉繩。張融《海賦》：連瑤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

㊅《西京賦》：鳳翥翥於蔓標，咸遡風而欲翔。薛綜注謂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詩》：將翱將翔。

㊆崔融詩：北風捲塵沙。

黃生曰：夜景無月最難寫，惟杜能入妙。「夜深殿突兀」，摹寫逼真，亦在暗中，始覺其然耳。此下句句是暗中

景象。

其四

童兒汲井華㊀，慣捷《海録》作健瓶上上聲，一作在手㊁。霑灑不濡地，掃去聲除似無帚㊂。明一作晨霞爛複閣㊃，霽霧搴高牖㊄。側塞先側切被徑花㊅，飄飄委墀一作階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㊆。晤語契深心㊇，那能總鉗口㊈？奉辭還杖策㊉，暫別終回首。決決天地間，汚去聲人㊋，忻狶與狶通，音銀，舊作听國多狗㊌。既未免羈絆一作寓㊍，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此記早晨惜別之意。童兒四句，朝起之事。艱難六句，明霞四句，曉時之景。艱難六句，言賓主相投，欲別不忍。泱泱六句，言世亂難容，還期後會。

㊀汲井以供灑掃。《易》：汲井幾至。《本草》：平旦第一汲爲井華水。

㊁金俊明曰：不濡地，似無帚，言灑掃之輕且潔耳。

㊂《周禮》：凡寢中之事掃除。

㊃陸機詩：蔚若明霞爛。薛夢符曰：《廣韻》：複，重也。古詩：阿閣三重階。錢箋：《長安志》：大雲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王勃詩：複閣重樓向浦開。

㊄梁元帝詩：能令雲霧搴。《選注》：搴，開也。

㊅側塞，花多貌。《招魂》：皐蘭被徑兮斯路漸。

㊆郭璞詩：山川隱遁棲。佳期後，謂遯迹已遲。謝靈運詩：佳期緬無像。

㊇《詩》：可以晤語。宋武帝詩：深心屬悲絃。

㊈那鉗口，每談及時事也。賈誼《過秦論》：鉗口而不言。㊉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青州刺史臨去奉辭。陸機詩：杖策將遠尋。㊊《詩》：維水泱泱。注：深廣貌。㊋《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錢箋：馮已蒼曰：听，疑謹切，笑貌。《上林賦》：無是公听然而笑。與此意義殊遠。夢弼曰：狺，魚斤切，字當作狾，犬吠聲也。《左傳》：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顧炎武曰：《韓非子·外儲説》：夫國亦有狗迎而齕之。鮑昱曰：是時賊將張通儒，收録衣冠，污以僞命，不從者殺之，故云泥污人、國多狗。㊌《晉·載記》：馬能千里，不免羈絆。㊍遠注：公詩用執熱，俱作熱不可解，言一對贊公，則心地自涼，覺煩囂盡釋矣。

雨過平聲蘇端

原注：端置酒。此至德二載春，陷賊中詩，末云：「妻孥隔軍壘。」可見。鶴注：《舊書》：至德二載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方止。《新書·楊綰傳》謂端，儉人也，論綰醜險不實，貶巴州員外司馬。

雞鳴風雨一云雲交，㊀久旱雨對後章晴亦佳，當作雨。吴氏作雲，恐非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首言冒雨訪蘇。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猶陶詩言「饑來驅我去」。

㊀師氏注：《雞鳴》思君子之詩，故寓言乘雨訪友。《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風雨交，謂交作。

諸家憶所歷㈠，一飯一作飽跡便一云更掃㈡。蘇侯得數音朔過平聲，歡喜每傾倒㈢。一飯掃迹，世情類然，蘇獨數過傾倒，意良厚矣。又且呼兒具果，延賓取醉，非食而弗愛敬者比。此卽所稱「文章有神交有道」也。

㈠《抱朴子》：諸家不急之書。

㈡《高士傳》：先幾掃跡，虛室依然。跡便掃，絶足不再往也。

㈢《世説》：庾公謂孫公曰：「衛君長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

㈣庾信詩：也復何足言。可憐人，言蘇之情誼令人可憐，非謂蘇侯憐公。

㈤《世説》：孔君平詣梁國楊氏，呼兒出爲設果。《淮南子》：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

㈥《恨賦》：濁醪夕引。

紅稠屋角花㈠，碧秀一作委牆隅草㈡。親賓縱一作絶談謔，喧鬧慰一作畏衰老㈢。況蒙霈澤垂㈣，糧粒或自保㈤。妻孥隔軍壘㈥，撥棄不擬道㈦。義從去聲，讀從上聲。末述雨後遣懷之意。花草增妍，糧粒有望。流離窮困中，作對景舒愁語，亦無可如何而安之耳。此章四句起，下兩段各八句。

㈠《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神武指屋角，令識之。

㈡傅玄詩：湍深激牆隅。

㈢《月令》：養衰老，授几杖。

㈣陸機《雲賦》：甘澤霈霈。

㈤顏延之《陶徵士誄》：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㈥《詩》：樂爾妻孥。　時寄家鄜州，故云隔軍壘。

㈦趙曰：陶潛詩：「撥置自莫念。」末句本此。

喜晴

鶴注：以前篇《雨過蘇端》考之，當是至德二載三月甲戌，雨止之後作。　今按：前篇云「久旱雨亦好」，此篇云「既雨晴亦佳」，兩章爲同時作明矣。

皇天久不雨㈠，既雨晴亦佳㈡。出郭眺西一作四郊㈢，肅肅一作蕭蕭春增華㈣。青熒陵陂麥㈤，窈烏了切窕徒了切桃李一作杏花㈥。春夏各有實㈦，我饑豈無涯㈧。首言雨後初晴，麥果有望，以見晴之可喜。

㈠魏文帝《愁霖賦》：仰皇天而太息。　《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㈡又：既雨既處。

㈢《記》：四郊多壘。

㈣陶潛詩：肅肅其風。　肅肅，整齊貌。　春華，春光華美也。

㈤《西都賦》：琳珉青熒。　《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㈥曹植詩：容華若桃李。

㈦實謂穀實、果實，有實則可以充饑矣。

㈧《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干戈雖橫去聲放㈠，慘澹鬬龍蛇㈡。甘澤不猶愈㈢，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㈣，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㈤，得種菜與麻。次言亂時得雨，耕種可資，尤見晴之可喜。干戈龍蛇，指祿山之亂。猶愈，言猶勝旱乾。未賒，言耕鋤未遲。夫征婦種，遭亂而農事多荒也。

㈠《左傳》：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㈡《世說》：今先集其慘澹。《漢·五行志》：皇極之不建，厥罰恒陰，時則有龍蛇之孽。

㈢陸機《雲賦》：甘澤霶霈。《荊楚歲時記》：夏必有三時雨，田家謂之甘澤。

㈣《國策》：帶甲百萬。

㈤《詩》：黍稷翼翼。

千載上聲商山芝㈠，往者東門瓜㈡。其人骨已朽一作滅㈢，此道誰疵瑕㈣？英賢遇轗軻㈤，遠引蟠泥沙㈥。顧慚時昧所適㈦，回首白日斜㈧。漢陰有鹿門㈨，滄海有靈一作雲查槎同㈩。焉於虔切能學衆口㈠，咄咄空咨嗟㈡！末乃自敘己懷，傷亂而欲遠遯也。前引商山東門，思古人之高蹈，英賢二句，乃結上。後引鹿門海槎，愧避世之已遲，顧慚二句，乃起下。雖疊用四事，而意非重複，欲決意遠去，故不作空嗟。此章前兩段各八句，後段十二句收。

㈠《高士傳》：四皓避秦入商雒山，作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饑。」

㈡《蕭何傳》：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甚美，世謂東陵瓜。

㈢《史記》：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

㈣《左傳》：不汝疵瑕。朱注：《龜策傳》：黃金有疵，白玉有瑕。

㈤《楚辭》：轗軻不遇。

㈥孔融《與曹操書》：高翔遠引。《揚子法言》：龍蟠於泥，蚖其肆矣。郭璞《江賦》：混淪乎泥沙。

㈦陶潛詩：顧慚華髮，負影隻立。顧，念也。

㈧張駿詩：感此白日傾。晉苕華詩：日斜思鼓缶。

㈨盛弘之《荊州記》：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希曰：鹿門非指漢陰郡。漢陰郡乃金州也。

㈩海上查，出《博物志》，見十七卷《秋興》詩注。

(一)甄皇后詩：衆口鑠黃金。

(二)咄咄，用殷浩事，見本卷。《通鑑注》：咄咄，咨嗟語也。《阮籍傳》：咨嗟良久。

杜詩詳註卷之五

送率府程録事還鄉 原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鶴注謂乾元元年，在諫省作，據詩云「内愧突不黔」，則非爲拾遺時矣，當是天寶十五年春作。《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録事參軍。

鄙夫行衰謝㈠，抱病昏忘一作妄集㈡。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音志十。程侯晚相遇㈢，與語才傑立㈣。薰然耳目開㈤，頗覺聰明入。首言衰病遇程，精神頓豁。《杜臆》：公非真昏忘，待尋常不經意人，則如是耳。

㈠《東都賦》：鄙夫寡識。

㈡《前漢·彭宣傳》：數伏疾病昏亂遺忘。《南史·劉顯傳》：沈約曰：「老夫昏忘，聊記數事，不可至十。」

㈢《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與之語終日。

㈣才傑立，才氣卓立也。沈佺期詩：彼美稱才傑。《徐穉傳》：角立傑出。

㈤薰乃薰炙之意。《韓詩外傳》：齊桓公得管仲、隰朋，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

千載上聲得鮑叔㈠，末契有所及㈡。意鍾一作中老柏青，義動修蛇蟄㈢。若人可數音朔見，慰我

垂白泣㊃。告一作生別無淹晷㊄。百憂復扶又切相襲。此敍交誼相投。下二，惜交情長久。義動蟄蛇，言豪氣激發，此正可方鮑叔處。

㊀《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㊁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㊂《淮南子》：封豨修蛇。《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㊃《前漢·杜欽傳》：紀陽侯書，誠哀老姊垂白。注：白髮下垂也。鮑照詩：垂白對講書。

㊄陸機詩序：悼心告別。

內愧突不黔㊀，庶羞以一作庶明似賙給㊁。素絲挈長魚㊂，碧酒隨玉粒㊃。悲路澀㊅。東風吹春冰，泱漭一作莽后土濕㊆。此敍周卹之情。下二，臨別時景。途窮見交態㊄，世梗

㊀《揚子》：墨突不黔。

㊁曹植詩：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㊂漢人《爲焦仲卿妻》詩：宛轉素絲繩。

㊃杜修可曰：《酒譜》：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圜丘，酣玄碧之酒。《戰國策》：粒米如玉。

㊄沈約詩：玉粒晨炊，華燭夜炳。

㊅《翟方進傳》：一貴一賤，乃見交態。

㊆潘尼詩：世故尚未夷，崤函方路澀。

㊇謝朓詩：晨光復泱漭。

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鵠胡骨切，聞呼向禽急㈠。末則送別丁寧，囑其歸而斂才也。朱注：上云「與語才傑立」，錄事必負才敢爲者，然世難方殷，當思斂戢，故又以向禽之鵠戒之。此章前三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盧注：鵠聞人呼，則向禽而擊。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此詩當作於至德二載之春，是年正月，安慶緒殺祿山，故詩中有燃臍句，想此時賊黨稍縱降官，鄭得回京也。黃鶴疑公與虔皆被拘東都，因飲駙馬池臺。按：公在長安，未嘗至東都，恐長安別有鄭駙馬池臺，不必指河南新安之池臺。又，是年九月，克復西京，十二月，詔定從僞者之罪，虔貶台州司户。若乾元二年春，公在諫省，不應與之同飲流連矣。盧注：題曰廣文，稱舊官，表其志也。

不謂生戎馬㈠，何知共酒杯。燃臍鄖塢敗㈡，握宋景文作禿節漢臣回㈢。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晉作片灰㈣。首敍廣文回京。平時不謂遭亂，遇亂何知復聚，喜處含悲，二語攝起全意。燃臍握節，幸其脱賊而來。白髮丹心，明其憂在君國也。

㈠《道德經》：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㈡《後漢書》：董卓築塢於鄖，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唐書》：至德二載正月，嚴莊與祿山子慶緒，謀殺祿山，使帳下李豬兒以大刀斫其腹，腸潰於牀而死，事與卓類。當時虔陷賊中，僞授水部，詐稱風緩以密章達靈武。蓋雖身在賊庭，而志存王室，故以

㈢送率府程録事還鄉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蘇武比之。

㈢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少陵詩一卷，「握節漢臣回」乃是「禿節」。考《本傳》云：蘇武仗漢節牧羊，落，留十九年而還。楊升菴引《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爲證。今按：禿節雖本《張衡傳》，然握節字却有三據。《晉書·王機傳》：機入廣州，郭訥衆皆散，乃握節避機，機就訥求節，訥歎曰：傳》：襄公之難，公子邛握節以死。「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祖孫登詩：握節暮看羊。公詩蓋兼用之。且蘇武在外多年，故節旄禿落，鄭陷賊止一年，自當從握節也。

㈣宋之問詩：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傅玄詩：丹心爲寸傷。

別離經死一作此地㈠，披寫忽登臺㈡。重平聲對秦簫發，俱過平聲阮宅一作巷來㈢。

春夜舞一作席㈣，淚落强豈兩切，一作更徘徊㈤。

臺。三四，駙馬叔姪。末乃悲歡離合，一時交集之情，仍與章首相應。此章兩段，各六句。

㈠《韓信傳》：陷之死地而後生。

㈡桓玄書：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

㈢《晉書》：阮籍與兄子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

㈣《齊書·謝朓傳》：留連晤對。

㈤《古詩爲焦仲卿妻》：淚落便如寫。《楚辭》：周徘徊以漢渚。

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

從《英華》諸本，無上六字。朱注：《舊書》：至德二載，肅宗自彭原幸鳳翔時，改扶風爲鳳翔郡。按舊注：公自京竄至鳳翔，在至德二年夏四月。《漢書·武帝紀》：徵詣行在所。顏注：當是行所在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謂所居爲行在所。

西憶岐陽信㈠，無人遂却回㈡。眼穿當一作看落日，心死著涉略切寒灰㈢。茂《英華》作茂，別作霧樹行相引㈣，連山趙作連山，一作連峰望忽一作或開㈤。所親驚老瘦㈥，辛苦賊中來㈦。首章自京赴鳳翔。眼穿落日，承西憶。心着寒灰，承無人。依樹傍山，間道奔竄之跡。辛苦賊中，親知驚問之詞。

㈠岐陽卽鳳翔，在長安之西，故云西憶。《輿地廣記》：岐陽縣，漢美陽縣地，《詩》所謂「居岐之陽」卽此，唐省入扶風縣，爲岐陽鎮。

㈡却回，謂退回之人。

㈢《莊子》：心可如死灰乎？鮑照詩：寒灰滅更燃。黃生曰：岐陽信，望官軍之再舉，唯眼穿心死，因始爲脫身之計也。

㈣劉向《新序》：晝遊乎茂樹。

㈤蓮峰，舊注指華州蓮花峰。朱注云：公自金光門出，西歸鳳翔，不應走華陰道，當依趙次公作連山爲是。謝朓詩：遙樹匝清陰，連山周遠淨。

㈥《漢書注》：所親，素所親任也。曹植詩：果得心所親。

㈦李陵書：不顧流離辛苦。

其二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

愁思去聲胡笳夕㊀，凄涼漢苑春㊁。生還今日事㊂，間去聲道暫時人㊃。司隸章初睹㊄，南陽氣已新㊅。喜心翻倒極㊆，嗚咽入聲淚一作涕沾巾㊇。

下二章，喜達行在所。此承上賊中來，故接以「愁思胡笳夕」。今日生還，得覩中興氣象。間道暫免，尚覺嗚咽傷心。三四分領，下段説出喜極而悲。苑中花木之地，春尚凄涼，以胡騎蹂躪其中也。暫時人，謂生死懸於頃刻。

㊀秦嘉詩：愁思難爲數。蔡琰詩：胡笳動兮邊馬鳴。

㊁沈約詩：凄涼霜野。《三輔黄圖》：漢有三十六苑。《通鑑》：禄山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

㊂《漢書》：班昭上書，乞超生還，復見闕庭。

㊃又：班超從間道至疏勒。注：間道，伺其間隙之道而行。

㊄《光武紀》：更始以帝行司隸校尉，置官屬，作文移，一如舊章。傅亮《進宋元帝詔》：東京父老，重覩司隸之章。

㊅《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㊆翻倒，翻喜爲悲也。《木蘭詩》：喜極成悲傷。

㊇蔡琰詩：行路亦嗚咽。曹植《哀詞》：淚流射而霑巾。《世説》：桓玄以手巾掩淚。

其三

死去憑誰報㊀，歸來始自憐㊁。猶瞻太白雪㊂，喜遇武功天㊃。影静千官一作門裏㊄，心蘇七校前㊅。今朝漢社稷㊆，新數中興年㊇。

此承上「暫時人」，故接以「死去憑誰報」。瞻雪遇天，幸依行在矣。千官七校，親覩朝班矣。新數中興，從此治安矣。皆寫出破愁爲喜。趙汸注：脱一生於萬死，在道時猶不

覺，及歸乃自憐耳，起語悲痛。　奔波初定，故曰影靜。　精神頓爽，有似心蘇。　官指文臣，校乃武衛。

㈠陶潛詩：死去何所道。　報，報信也。

㈡陶詩：歸來夜未央。　顧注：前曰生還，此曰歸來，總以君之所在爲歸耳。　魏文帝詩：私自憐兮孤棲。

㈢《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號爲太白。　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唐書》：鳳翔府鄠縣有太白山。

㈣《長安志》：京兆武功縣，以武功山得名。《三秦記》：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曰武功天，至此得見天日也。

㈤《荀子》：古者天子千官。《漢書·嚴助傳》：奉千官之供。

㈥蘇，蘇醒也。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　胡騎不常置，故言七校。

㈦《詩》：以永今朝。

㈧《東皋雜錄》：毛公《詩序》：《蒸民》，任賢使能，使周室中興焉。　陸德明《釋文》讀去聲。故杜云「新數中興年」，又「百年垂死中興時」。

黃生曰：公若潛身晦跡，可徐待王師之至，必履危蹈險，歸命朝廷，以素負匡時報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

趙汸注：題曰「喜達行在所」而詩多追說脫身歸順，間關跋涉之情狀，所謂痛定思痛，愈於在痛時也。

今按：首章見親知，次章至行在，末章對朝官，次第又有淺深。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此是至德二載初赴行在時作。肅宗在鳳翔，兩京未恢復，故有頓兵岐梁、二京未收之句，公尚未拜拾遺，故云：「我無匡復資。」《唐書》：漢中郡，屬山南道，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郡，興元元年昇爲興元府。

威弧不能弦㈠，自爾無寧歲㈡。川谷血橫去聲流㈢，豺狼沸相噬㈣。首歎天寶致亂之由。明皇不能早除祿山，以致禍亂連年，故云「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

㈠《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彍天狼之威弧。錢箋：《天官書》：西宮七宿觜星，東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弧屬矢，擬射於狼，弧不直狼，則盜賊起，所謂不能弦也，下故有「豺狼沸相噬」之句。

㈡《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㈢《法言》：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孟子》：洪水橫流。

㈣後漢張綱曰：豺狼當道。

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㈠。頓兵岐梁下㈡，却跨沙漠裔㈢。二京陷未收㈣，四極我得制㈤。

蕭索一作瑟漢水清㈥，緬音勉通淮湖一作河稅㈦。此言肅宗興復之勢。靈武在鳳翔之北，故曰北來。岐、梁二山，在鳳翔境內，王師在焉。沙漠裔，回紇方許助兵也。四極制，四方猶奉唐朔也。漢水連接淮湖，當時貢賦，得以不絕矣。二句切漢中。

㈠陳琳書：長驅山河，朝至暮捷。《漢書・酷吏傳》：吏民益凋敝。

㈡諸葛武侯《遺陳震往吳論》：頓兵相持。杜篤《論都賦》：衍陳於岐梁。

㈢李陵詩：經萬里兮度沙漠。中國之有外夷，猶衣之有裔也。

㈣《晉書・儒林傳》：二京繼踵以淪晉。

㈤《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漢・禮樂志》：四極爰輳。師古曰：四方極遠之處也。

㈥阮籍詩：蕭索人所悲。《漢書注》：索，盡也。漢水在漢中。

㈦緬，遠也。《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至德元載十月，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使去聲者紛星散㈠，王綱尚旒綴㈡。南伯從事賢㈢，君行立談際㈣。坐一作生知七曜曆㈤，手畫三軍勢㈥。冰雪淨聰明㈦，雷霆走精銳㈧。此言侍御才堪經世。使者星散，經營邊事也。王綱旒綴，人心繫屬也。南伯，指漢中王瑀。從事，指府中幕僚。立談，起下四句。聰明，承七曜。精銳，承三軍。此稱其智勇過人。

㈠古詩：星使日夜馳。《春秋運斗樞》：璇璣星散。

㈡曹冏《六代論》：王綱弛而復張。《詩》：爲下國綴旒。注：綴，結也。旒，旗之垂者，言天子爲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繇，爲旒所綴也。《公羊傳》：君若綴旒然。劉琨《勸進書》：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㈢《通鑑》：至德元載七月，玄宗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

㊃《史記》：虞卿立談而取卿相。

㊄《唐・藝文志》：吳伯善《陳七曜曆》五卷。《何承天集》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通志》：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北史》：劉焯博學洽聞，如《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書》，莫不覆其本根，窮其秘要。

㊅《李德林集》：口授兵書，手畫行陣。《漢書》：張千秋擊烏桓還，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㊆江總詩：淨心抱冰雪。

㊇《左傳》：畏之如雷霆。晉劉弘表：奮揚雷霆，折衝萬里。

《通鑑》：劉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

幕府輟疑作綴諫官，朝音潮廷無此一作比例。至尊方旰食㊀，仗爾布嘉惠㊁。史晨征憩㊃。樊作：補闕入柱史，晨征固多憩。正當艱難時㊄，實藉長久計。此言朝廷倚御以爲重。諫官作判，此乃破例用人，正以邊防警急，故暮入晨征耳。有久長計，則可以布嘉惠矣。

㊀《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注：旰，晏也。

㊁賈誼賦：恭承嘉惠兮。蕭望之願在朝補闕。

㊂張綏注：補闕，諫官也。

㊃鶴曰：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秦改爲侍御史。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通典》：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一名柱後史。征憩，征行不遑少憩也。

㊄《詩》：天步艱難。

迴風吹獨樹㊀，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重平聲，一作里閉㊁。居人莽牢落㊂，遊子方

㊀《詩》：迴風起興。

㊁《詩》：慟哭以風。

㊂《詩》：莽莽原野。

迢遞㈣。徘徊悲生離㈤，局促老一世㈥。此敍送別情景。獨樹，比居者。執袂，送行者。蒼烟暮凝，山門夕閉，說得臨別凄涼。居人，公自謂。遊子，指侍御。生離，頂遊子。局促，頂居人。

㈠古詩：迴風動地。何遜詩：天邊看獨樹。

㈡隋蕭子隆詩：山門一已絶。

㈢《詩》：巷無居人。上林賦：牢落陸離。牢落，寥落也。

㈣魏文帝詩：遊子戀所生。何遜詩：迢遞封畿外。

㈤前漢《天馬歌》：神裴回，若流放。此徘徊所出。吳邁遠詩：生離不可聞。

㈥《前漢・灌夫傳》：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劉楨詩：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

陶唐歌遺民㈠，後漢更平聲列一作別帝㈡。我一作恨無匡復資一作姿㈢，聊欲從此逝㈣。末以自敍作結。唐祚中興，故比之後漢列帝。公未授官，故自言遺民欲逝。此章首尾各四句，中四段各八句。

㈠《左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㈡後漢自光武以下凡十二帝。

㈢殷仲文表：匡復社稷，大弘善類。

㈣《漢書》：高帝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阮籍詩：吾將從此逝。逝，謂隱去也。

胡夏客曰：公《送樊侍御》、《送從弟亞》、《送韋評事》三詩，感慨悲壯，使人懦氣亦奮，宜其躬遇中興，此聲音之通乎時命者也。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鶴注：此至德二載作，故詩中有行在鳳翔等句。　鮑曰：舊注以爲韋宙。宙乃宣宗時人，誤矣。　《舊唐書》：成州同谷郡，屬山南西道，秦置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爲成州。　《通鑑》：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㈠。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㈡。

㈠《莊子》：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顧歡詩：達生任去留。

㈡《詩》：王事靡盬。

僞側兵馬間㈠，主憂急良籌㈡。子雖軀幹小㈢，老一作志氣橫去聲九州㈣。挺身艱難際㈤，張目決眥。杜修可曰：視寇讎，借用孟子語。朝音潮廷壯其節，特舊作奉詔令平聲參謀㈦。此言評事忠勇，故朝廷命判邊方。

㈠《西京賦》：駢闐僞側。　《後漢·馮異傳》：夜勒兵馬。

㈡《范雎傳》：主憂臣辱。

㈢《晉·載記》：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人歌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㈣《北山移文》：霜氣橫秋。

㈤《杜臆》：挺身晨夜，與羣小爲隨。顏注：挺，引也。　《谷永傳》：張目決眥。

㈥曹植《冬獵篇》：張目決眥。

㈦壯其節，令參謀，皆就朝廷言。奉詔二字，當作特詔，語氣方順，且與下文受辭不犯重。

鑾輿駐鳳翔㈠，同谷爲咽喉㈡。西扼弱水道㈢，南鎮枹音孚罕一作氐羌陬㈣。

剽刼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㈥。此言同谷重地，故控馭必須得人。

㈠《西都賦》：乘鑾輿。《晉書》劉暾表：人想鑾輿之聲。

㈡三國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

㈢《禹貢》：弱水既西。《寰宇記》：弱水自甘州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北。

㈣《漢書》：金城郡有枹罕縣。《唐書》：河州治枹罕縣。《唐志》：安昌郡，本枹罕郡，又有枹罕縣，在隴右道，與弱水同道。

㈤《詩》：此邦之人。《漢·食貨志》：時據承平之世。

㈥周崔獻書：控帶京洛。

府中韋使去聲君㈠，道足示懷柔㈡。令姪才俊茂㈢，二美又何求？此言幕府同事之賢。韋使君，蓋指防禦使，必評事之叔也。

㈠《前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府中，幕府之中也。《前漢·王訢傳》：使君顓生殺之柄。顏師古注：爲使者故謂之使君。

㈡《漢書·段會宗傳》：總領百蠻，懷柔殊俗。

㈢揚雄《蜀都賦》：宗生族攢，俊茂豐美。

受詞太白脚㈠，走馬仇池頭㈡。古色一作邑沙土裂㈢，積陰雲雪稠㈣。一作霜雪稠，一作雪雲稠。羌父豪豬靴一作帽㈤，羌兒青兕裘㈥。晉作漢兵黑貂裘。吹角向月窟㈦，蒼山一作山蒼旌旆愁㈧。鳥驚出死樹㈨，龍怒拔老湫㈩。古來無人境(一)，今代橫戈矛(二)。此言同谷凄涼之景。上六記風土，下六記屯兵。旌旆愁，謂帶愁慘之容。鳥驚龍怒，兵馬震動故也。

㈠太白，注見前。

㈡曹植詩：走馬長楸間。《舊唐書》：成州上祿縣，白馬羌所處，州南八十里有仇池山。《辛氏三秦記》：仇池山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絶壁萬仞，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多岡阜泉源。

㈢《前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卽今磧也。

㈣陸機《苦寒行》：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

㈤《長楊賦》：搤熊羆，拖豪豬。《山海經》：豪彘，狀如豚而白毛。注：能以脊上豪射物，江東呼爲豪豬。

㈥宋玉《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爲鎧。

㈦吹角，注見《遣興詩》。月窟，西極之地。《長楊賦》：西壓月窟。

㈧揚雄《蜀都賦》：蒼山隱天。

㈨後漢唐羌疏：鳥驚風發。何遜詩：百年積死樹。趙曰：吳平爲句章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斫之。平隨軍三年，死樹欻自還立於故根上，樹顛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

㈩《水經注》：龍怒當時大雨。洙曰：湫水在涇州界，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天下山川隈曲

有之。

㈠《天台賦》：卒賤無人之境。

㈡《詩》：修我戈矛。

傷哉文儒士㈠，憤激馳林丘㈡。中原正格鬬㈢，後會何緣由㈣。百年賦命定㈤，豈料平聲沉與浮㈥。且復扶又切戀良友，握手步道周㈦。論平聲兵遠壑靜一作淨㈧，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㈨，札翰時相投㈩。末敍臨別繾綣之情。上八送韋，下四望韋。文士馳林，公未受職也，故云：浮沉難料。吳論：論兵既定，使遠壑清靜，亦可冥搜得句，投寄相慰也。此章，起首中腰皆四句，前二段各八句，後二段各十二句。

㈠《論衡》：上書白記者，文儒也。《晉·儒林傳》：迄於孝武，蔚爲文儒。

㈡謝安詩：寄傲林丘。

㈢《漢書·武五子傳》：主人遂格鬬死。注：相抱而殺之曰格。

㈣《孔叢子》：後會何期。

㈤王粲《傷天賦》：惟皇天之賦命。《抱朴子》：賦命宜均。

㈥浮沉，謂此後遭際難知。司馬遷書：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㈦《詩》：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師氏曰：道，邊也。

㈧《吳越春秋》：孫子一旦與吳王論兵。江淹詩：夙齡愛遠壑。

㈨鍾嶸《詩品》：奇章秀句，往往遒警。

㈡劉楨詩：投翰長歎息。

述懷

鶴注：此當是至德二載夏，拜拾遺後作。　王彦輔曰：阮籍有《述懷》詩。

去年潼關破㈠，妻子隔絶久㈡。今夏草木長㈢，脱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㈣，衣袖見音現，一作露兩肘㈤。朝音潮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㈥。涕淚受拾遺㈦，流離主恩厚㈧。柴門雖得去㈨，未忍即開口㈩。此受職行在，而回念室家也。《杜臆》：草木叢長，故可潛身西走。揮涕受官，以流離而感主恩也，故不忍開口言歸。

㈠杜氏《通典》：潼關，本名衝關，言河流所衝也。

㈡《洛陽伽藍記》：土風隔絶。

㈢陶潛詩：孟夏草木長。

㈣王叡《炙轂子》：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扉，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顔氏家訓》：麻鞋一屋。

㈤《莊子》：原憲捉襟而肘見。

㈥魏文帝《與吴質書》：親故多離。　阮籍詩：夕暮成老醜。

㈦蔡琰《笳曲》：涕淚交垂。　《通典》：武后置左右拾遺二人，掌供奉諷諫。　公本傳：至德二年，亡走鳳翔，謁上，拜左

拾遺。錢箋：甫拜拾遺，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今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尚藏此敕。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

㈧《詩》：流離之子。王褒《講德論》：主恩滿溢。

㈨陶潛詩：長吟掩柴門。

㈩《南史》：鄭灼夢與皇侃遇於塗，侃謂曰：「鄭郎開口。」

寄書問三川㈠，不知家在否？比必意切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㈡。山中漏茅屋㈢，誰復扶又切依户牖㈣。摧頹蒼松根㈤，地冷骨未朽㈥。幾人全性命㈦，盡室豈相偶㈧。嶔岑一作崟猛虎場㈨，鬱結迴我首㈩。此寄書至家，恐其遭亂難保也。朱注：《通鑑》：祿山初反，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時所在寇奪，故以家之罹禍爲憂。破屋誰依，室無人矣。摧頹骨冷，死者久矣。居民稀少，故猛虎縱橫。

㈠魏文帝詩：寄書浮雲往不還。舊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

㈡《淮南子》：賦斂無度，殺戮不止。《漢・獻帝紀》：董卓悉燒長安宮廟、官府，二百里内室屋蕩盡，無復鷄犬。

㈢庾信《小園賦》：穿漏茅茨。

㈣鮑照詩：開軒當户牖。

㈤曹植詩：何意今摧頹。

㈥江淹《去故鄉賦》：寧歸骨於松柏。

㈦《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

㈧《左傳》：盡室以行。

㊈陸厥詩：嶔岑鬱上干。

㊉《楚辭》：獨鬱結其誰語。

自寄一封書㊀，今已十月後㊁。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㊂。漢運初中去聲興，生平老耽酒㊃。沉思歡會處㊄，恐作窮獨一作塗叟。末傷家信杳然，又恐存亡莫必也。書斷則疑，書來則畏，正恐家室盡亡，將來歡會之處，反成窮獨之人耳。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八句收。

㊀《越世家》：陶朱公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

㊁趙次公曰：十月，謂自去年寄書已經十月，非指孟冬之十月。公往問家室，在閬八月初吉，此詩尚在閬月之前。

㊂謝靈運詩：寸心若不亮。

㊃《晉書》：阮咸耽酒浮虛。

㊄曹植詩：歡會難再遇。

㊅申涵光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一時君臣草草，狼籍在目。「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非身經喪亂，不知此語之真。此等詩，無一語空閑，只平平説去，有聲有淚，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鋪敘太實，不知其淋漓慷慨耳。

得家書

鶴注：此是至德二載秋，在鳳翔作。

去憑遊客寄一云休汝騎㊀，來爲去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㊁。熊兒幸無恙㊂，驥子

最憐渠。臨老羈孤極㈣，傷時會合疏㈤。此喜得家書，猶傷父子相隔也。

㈠顏延之詩：曷爲久遊客。

㈡《杜臆》：家在他鄉之舊居，幸無轉徙也。他鄉，指鄜州。古樂府：他鄉各異縣。陶潛詩：相將還舊居。

㈢舊注：驥子、熊兒，二子小字。胡夏客曰：驥，當是宗文。熊，當是宗武。李陵《答蘇武書》：足下胤子無恙。《風俗通》：噬蟲曰恙，古者人多露宿，爲恙所嚙，故早相見必相勞問曰：無恙乎？

㈣《月賦》：羈孤遞進。

㈤曹植詩：會合何時諧。

二毛趨帳殿㈠，一命侍鸞輿㈡。北闕妖氛滿㈢，西郊白露初㈣。涼風新過雁㈤，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㈥，眷言終一作終篇言荷去聲鋤㈦。此感時撫事，意在聚首山中也。趨帳殿，時爲拾遺矣。此章二段，各八句。

㈠《左傳》：不禽二毛。注：髮毛斑白二色也。庾肩吾《曲水詩》：回川入帳殿。《唐六典》：尚舍奉御，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皆烏氈爲表，朱綾爲覆，下有紫帷方座，金銅行牀，覆以簾，其外置排城以爲蔽捍。

㈡《王制》：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鸞輿，注見前。

㈢《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魏文帝書：用給左右以除妖氛。時安慶緒方熾也。

㈣《五經通義》：立秋禮西郊。《續漢書》：立秋迎氣西郊。

㈤《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又：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又：季秋之月，鴻雁來賓。

㈥《管子》：視其耕芸，計其農事。　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烟平。

㈦陸機詩：眷言懷桑梓。　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送長子兩切孫九侍御赴武判官

鶴注：此是至德二載，公既爲拾遺時作。故詩云：「奪我同官良。」　涼州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所治。

驄馬新鑿蹄㈠，銀鞍被去聲來好㈡。　繡衣黃白郎㈢，騎向交河道㈣。　問君適萬里㈤，取別何草草㈥。　首敍侍御赴武威。

㈠《漢書》：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周禮》：頒馬攻特。注：因夏乘馬而攻鑿其蹄。

㈡祖孫登詩：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

㈢《漢書》：武帝遣直指使者，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羣盜。

黃，金印也。　北齊樂曲：懷黃綰白，鵷鷺成行。　朱注：或曰：黃白，卽漢書銀黃。顏師古注：銀，銀印也。

㈣交河，注見二卷。

㈤應瑒詩：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

㈥《詩》：勞人草草。

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㈠。　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㈡。　此行收陳作牧遺甿㈢，　風俗方再

造㈣。 此申奉命急赴之故。

㈠宋之問詩：嚴程無休隙。

㈡《後漢·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㈢收是平定安集之意。 顏延之詩：留滯感遺民。

㈣宋武帝詔：弘濟朕躬，再造王室。

族父領元戎㈠，名聲國晉作閣中老㈡。 奪我同官良㈢，飄颻按城堡㈣。 使我不能餐㈤，令平聲我惡懷抱㈥。 此述同僚繾綣之情。 奪我同官，蓋杜鴻漸題爲判官也。

㈠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唐書》：至德二載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爲河西節度使。《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㈡《荀子》：彼貴我名聲。 《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㈢《左傳》：同官爲僚。

㈣《通鑑注》：武威郡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張氏據河西，又增築四城廂，并舊城爲五，又二城未知誰所築。

㈤蔡琰《悲憤詩》：饑當食兮不能餐。

㈥孫楚詩：惆悵盈懷抱。

若人才思去聲闊，溟漲浸一作漫絶島㈠。 樽前失詩流㈡，塞上得一作多國寶㈢。 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㈣。 此敍憐才惜別之意。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㈠沈約詩：溟漲無端倪。

㈡楊修書：古詩之流。

㈢《左傳》：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北史。文苑傳》：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

㈣鮑照詩：暫交金石心，須臾雲雨隔。

東郊尚烽火㈠，朝音潮野色枯槁㈡。西極柱亦傾㈢，如何正穹昊㈣。

此章前四段各六句，後段四句收。

㈠《書》：保釐東郊。烽火，見四卷。

㈡《楚辭》：形枯槁而獨留。

㈢《列子》：常怒流於西極。又：折天柱。

㈣傅昭詩：皇猷屬穹昊。

朱鶴齡曰：去秋羣胡反，趙次公、黃希諸注，皆指吐蕃，非也。《通鑑》：至德二載，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隴右河西等州，而河西涼州未嘗陷。《唐書》：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等諸軍，入屯石堡，此在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賊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羣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討平在正月，而發難則在去秋，是時武威雖復，而餘亂尚有未戢者，故欲早到涼州，安黎甿而按城堡也。

送從去聲弟亞赴河西判官

鶴注：此至德二載夏，在鳳翔作。是時京師未復，故云「宗廟尚成灰」。《舊唐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少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事。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政，擢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爲從事，累授評事御史，終東都留守。貞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爲隴右道，景雲二年，自黃河以西，分爲河西道。

南風作秋聲㈠，殺氣薄炎熾㈡。盛夏鷹隼擊㈢，時危異人至㈣。起處感時託興，時危異人至，乃一篇之主。惟南風先作秋聲，故鷹隼當夏而擊，此殺氣之見於造物者。

㈠南風，夏風也。《薰風歌》：南風之薰兮。庾信詩：南風多死聲。周弘讓《立秋》詩：木葉動秋聲。

㈡《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薄，迫也。《易》：雷風相薄。《射雉賦》：時暑忽隆熾。

㈢王充《論衡》：盛夏之時，太陽用事。《記》：立秋之日，鷹乃擊。漢孫寶爲京兆尹，勅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

㈣鮑照詩：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辯亡論》：異人輻輳。

令弟草中來㈠，蒼然一作茫詰論事㈡。詔書引上上聲殿㈢，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㈣，爾腹爲篋笥㈤。應對如轉丸郭作圓㈥，疏通略文字㈦。經綸皆新語㈧，足以正神器㈨。此言亞之才辯，足動天聽，所謂異人也。《杜臆》：略文字而皆新意，知其談兵非徒讀父書者比。胡夏客曰：考亞本傳，知此段所言，皆其實錄。

㈠漢應亨詩：濟濟四令弟。

㈡謝朓詩：平楚正蒼然。《吳越春秋》：諸大夫論事。

㈢《蕭何傳》：帶劍履上殿。

㈣兵法五十家：齊桓公問管仲曰：「兵法五十家，家異說，吾安從？」

㈤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㊃《霍去病傳》：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㊄《後漢・邊韶傳》：邊爲姓，韶爲字，腹便便，五經笥。魏文帝詩：緘藏筐笥裏。

㊅《莊子》：蜣蜋之智，在於轉丸。《梅福傳》：高祖從諫如轉圜。

㊆《記》：疏通知遠，書教也。《世説》：山簡疏通高素。

㊇《易》：君子以經綸。《陸賈傳》：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奏之，帝稱善，號曰《新語》。

㊈《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漢書注》：神器，政令也。

宗廟尚爲灰㊀，君臣俱一作皆下去聲淚。崆峒地無軸㊁，青浩然作清海天軒輊一作轗㊂。

瘡痍㊃，連山暗烽燧㊄。此言世亂倥傯，須人以濟，所謂時危也。

㊀《唐書》：祿山陷京師，九廟皆爲所焚。曹冏《六代論》：宗廟焚爲灰燼。

㊁鶴曰：崆峒、青海，皆河西節度統之。《唐書》：瀚海軍西七百里，有青海軍，本青海鎮，天寶中爲軍，隸北庭都護府。

㊂《詩》：如輊如軒。注：車後頓曰輊，前頓曰軒。《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

㊃《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季布傳》：瘡痍未瘳。

㊄梁武帝詩：連山去無限。《漢書音義》：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帝曰大布衣㊀，藉卿佐元帥㊁。坐看清流沙㊂，所以子奉使去聲㊃。歸當再前席㊄，適遠非歷一作虛試㊅。須存武威郡，爲去聲畫長久利㊆。此言命亞西行，以救武威，蓋時危而用異人也。神京未復，

邊陲多故，此正英雄見才之時。帝曰數句，述天語丁寧，如古詔誥體。朱注：武威郡，地勢西北斜出，隔斷羌戎，乃控扼要地。河西有事，則隴右朔方皆擾，是時有九姓商胡之叛，故曰：「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

㈠《左傳》：衛文公衣大布之衣。

㈡《晉書・王哀傳》：責在元帥。　布衣，謂杜亞。元帥，謂杜鴻漸。

㈢《書》：被於流沙。

㈣《蘇武傳》：丁年奉使。

㈤《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問，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㈥《書序》：歷試諸艱。

㈦孔融書：文武並用，成久長之計。

孤峰石戴驛㈠，快馬金纏轡㈡。黃羊飫不羶㈢，蘆蔡肇作虜，一作魯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㈣，慘澹苦士志㈤。安邊敵何有㈥，反正計始遂㈦。此送別而勉其立功。上四言西土景物，下四言濟時籌略。

《杜臆》：踴躍慘澹數語，深致規諷之意。　綎注：安邊，應上佐元帥。反正，應上正神器。

㈠王僧達書：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數十載。《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謂之砠。石戴驛，謂驛路在石巖之上。

㈡古樂府：健兒須快馬。

㈢錢箋：莊綽《鷄肋編》：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同麋鹿，人取其皮爲衾褥。土人造嗜酒，以蘆管吸於瓶中，杜詩黃

羊、蘆酒，蓋謂此也。蔡曰：大觀三年，郭隨出使，虜舉黃羊、蘆酒，問外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醱醅，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則醉。子美之言信驗。楊慎曰：蘆酒以蘆爲筒，吸而飲之，今之咂酒也。又名釣藤酒，此見《溪蠻叢笑》。朱注：蔡肇本蘆作虜，引高適「虜酒千鍾不醉人」，當兩存之。

羶，羊臭也。

㈣《詩》：踴躍用兵。

㈤《世説》：道壹道人曰：「先集其慘澹。」

㈥《趙充國傳》：《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㈦《漢・高祖紀》：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

吾聞駕鼓車㈠，不合用騏驥㈡。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㈢。末以歸朝大用望之。《博議》：騏驥駕鼓車，比亞不當爲判官。龍馬長吟，回首京闕，思成夾輔之功，喻亞雖在河西，乃心不忘朝廷也。舊解都憒憒。綎注：末二句，應上歸再前席意。起結各四句，中段十句又六句，後二段各八句。

㈠盧注：亞於大曆年間爲諫議大夫，使魏州宣慰，繼又爲江西觀察使，足見其能。《後漢書》：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南史》：王融謂宋弁曰：「若千里馬斯至，聖上當駕鼓車。」

㈡《楚辭》：乘騏驥以馳騁兮。

㈢《左傳》：夾輔周室。

憤激林丘，論兵遠壑，穆然有無窮之思，與尋常贈送迥別。故特表而出之。要三判官，定自可人。於樊曰：「冰雪淨聰明，雷盧世滙曰：送三判官詩，絶有關係，別出機杼。於威弧振敝，制極收京，布嘉惠，藉長計，清流沙，存武威，反復諄託，即

躍走精銳。於亞曰：「奮舌動天意，疏通略文字。」於韋曰：「老氣橫九州，張目視寇讐。夫所冀安邊反正，舍若人誰屬乎？

申涵光曰：「疏通略文字」，便是英雄本色，若兩脚書廚，濟得甚事。

送靈州李判官

黃鶴及朱、顧諸家，俱編在乾元二年。玩詩中羯胡血戰等語，及近賀中興一句，當是安史正猖獗，靈武初卽位時，蓋至德二載，在鳳翔時所作。當從《杜臆》。《唐書·地理志》：靈州，靈武郡。夏州，朔方郡。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㈠。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㈡，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㈢。

上四記當時之亂，下望其乘時建功也。血戰氛迷，正言四海腥膻。策略稱其主將，才良美李判官。兵動朔方，蓋將大舉興復也。按《唐書》：祿山反，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充朔方軍節度使。此章言「專策略」，又言「動朔方」，當指郭子儀。黃鶴謂王思禮，恐誤。

惟倚朔方軍爲根本。此章言「專策略」，又言「動朔方」，當指郭子儀。黃鶴謂王思禮，恐誤。

㈠古詩：四顧何茫茫。

㈡《後漢·袁紹傳》：參咨策略。曹植《征蜀論》：以謨謀爲劍戟，以策略爲旌旆。

㈢張協《七命》：希代之神兵。北齊裴讓之詩：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鶴注：《舊史》言：至德初，英乂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僕卿。《新史》言：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與太僕卿。此題曰：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送靈州李判官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可補二史之闕。當是至德二載秋八月作。

詔發山西別本作西山。今從《英華》將去聲㊀，秋屯徒昆切，一作營隴右兵㊁。淒涼餘部曲㊂，燀一作炬赫舊家聲㊃。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一作思上策㊄，容易去聲卽前程㊅。斜日當軒蓋㊆，高一作歸風卷旆旌㊇。松悲天水冷㊈，沙亂雪山清㊉。和虜猶懷惠㊊，防邊詎一作不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一作得專征㊌。首敍郭鎮隴右，上下八句分截。詔發二句，扼題。淒涼二句，言將門宿望。鵰鶚四句，言郭公忠勇。斜日四句，記秋隴時景，與前程相應。和虜四句，語屯兵方略，與上策相應。朱注：吐蕃和好，久懷舊恩，故防邊之法，不在驚擾，自古禦戎，惟於鎮靜之中，默寓專征之意。

㊀錢箋：《趙充國傳贊》：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皆爲山西。此言郭公。

㊁《唐六典》：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東接秦川，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沙漠。

㊂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卽世，部曲亦空存。

㊃朱注：《舊唐書》：英乂，知運之季子，知運爲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自居西陲，甚爲蠻夷所憚，開元九年卒於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英乂繼其父節度隴右，故有部曲家聲之句。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

㊄《詩》：天步艱難。漢賈讓《治河奏議》：今行上策。

㊅《前漢書》：楊惲曰：「事何容易。」《搜神記》：上馬赴前程。

㊆范雲詩：軒蓋照虛落。

㈧曹植詩：高風吹我軀。師氏注：高風，八月風也。詩：悠悠旆旌。

㈨《唐書》：天寶元年，改秦州爲天水郡。洙曰：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

㈩《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卽天山，一名雪山，今名析羅漢山，在伊州北。

(一)錢箋：吐蕃使來請討賊，既而侵鄜岷等州，又請和。《左傳》：魏絳和戎。

(二)蔡琰《笳曲》：異域殊風。

(三)《晉書・謝安傳》：每鎭以和靜。桓溫《薦譙秀表》：足以鎭靜殽風。《古史》：紂賜西伯弓矢，得專征伐。陳子良詩：受脤專征事。

燕平聲薊奔封豕㈠，周秦觸駭鯨㈡。中原何墜楚錦切，一作慘黷㈢，遺一作餘孽尚縱音宗橫㈣。箭入昭陽殿㈤，笳吹一作吟細柳營㈥。內人紅袖泣一作短㈦，王子白衣行㈧。宸極妖《英華》作妖，一作沃，《西溪》音醪堅切，神也星動一作大㈨，園陵一作林殺氣平㈩。空餘金碗出(一)，無復扶又切總須兌切帷輕(二)。毀廟天飛雨(三)，焚宮火徹明(四)。罘罳朝共落(五)，棆桷夜同傾(六)。此傷祿山之亂，亦在八句分截。燕薊，謂陷河北。周秦，謂破兩都。遺孽，指安慶緒。箭入四句，賊至而奔散也。宸極四句，言驚擾陵寢。毀廟四句，言燒焚宮廟。賊將安忠順等入長安，未嘗有發園陵焚宮殿事。當時燒左藏大盈者，亂民也，其公卿墳墓，亦必有乘亂發掘者，故此詩概及之。

(一)《左傳》：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洙曰：豕善突，故喻祿山。

(二)陳琳檄：若駭鯨之觸網。言其易決也。

(三)《英華辯證》：庾信《哀江南賦》：「茫茫慘黷。」杜詩：「中原何慘黷。」據陸機《漢功臣贊》「上塗下黷」，並當作塗。

㊃《史記》：群盜縱橫。

㊄昭陽殿，見《哀江頭》注。

㊅《括地志》：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周亞夫屯兵處。

㊆崔令欽《教坊記》：唐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子夜四時歌》：羅裳迭紅袖，玉釵明月璫。

㊇遠注：白衣行，改微服也。秦王苻堅黜賈雍，以白衣領職可見。

㊈《虞翻別傳》：仰瞻宸極。徐孝穆書：齊聖廣淵，體自宸極。《漢·天文志》：祆星不出五年，其下有軍。杜審言詩：雲淨妖星落。

㊉《光武紀》：赤眉發掘園陵。注：園謂山墳。謝朓詩：殺氣盛涼颸。

㊊金碗，用《搜神記》盧充幽婚事。沈炯表：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碗，早出人間。

㊋《鄴宮故事》：魏武遺令，西陵施六尺牀，張總帷。《說文》：總，細疏布也。

㊌《舊唐書》：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祿山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街巷。

㊍《史記》：項羽入咸陽，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錢箋：唐蘇鶚《演義》云：采罳，織絲爲之，輕疏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户之間。杜詩：「采罳朝共落」。鶚說是也。

㊏《說文》：屋椽，周謂之榱，魯謂之桷。《左傳注》：桷，椽也。

㊐《爾雅注》：棆，木名，楩屬，似豫章。《說文》：屋椽，周謂之榱，魯謂之桷。《左傳注》：桷，椽也。

三月師逾整，羣胡一作兇勢就烹。瘡痍一作恭承親接戰㊀，勇決一作餘勇冠去聲垂成㊁。妙譽期元宰㊂，殊恩日列卿㊃。幾時迴節鉞㊄，戮力掃欃初銜切槍抽庚切㊅。此望郭回京，與上段相承。言破

賊之勢，指日可成，今暫住隴右，終當歸殲巨寇也。 思禮軍武功，王難得軍西原，郭英乂軍東原。是「三月師逾整，群凶勢就烹」也。 安守忠寇武功，英乂戰不利，流矢貫頤而走，是「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也。

㈠梁簡文帝詩：潛師夜接戰。

㈡庾信《平鄴表》：天策勇決。

㈢《北山移文》：馳妙譽於浙右。 元宰，上相也。

㈣潘岳《馬汧督誄》：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朱注：《唐志》：御史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中丞兼卿，所以爲加恩。 楊惲《報孫會宗書》：位在列卿。

㈤《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明堂。

㈥《商書》：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爾雅》：彗星爲欃槍。 謝瞻詩：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欃槍。 注：亦謂之孛，言其形

孛孛似掃彗。

圭竇一作蓬戶三千士㈠，雲梯七十城㈡。 恥非齊說音稅客㈢，祇荊作甘似魯諸生㈣。 通籍微班忝㈤，周行戶狼切獨坐榮㈥。 隨肩趨漏刻㈦，短髮寄一作媿簪纓㈧。 徑欲依劉表㈨，還疑一作能無厭禰衡㈩。 漸衰那一作寧此別㈠，忍淚獨含情㈡。 此送郭而敍交情也。 圭竇諸生，不如下齊說客，此自謙之詞。公除拾遺，故曰微班。 郭爲中丞，故曰獨坐。 隨肩短髮，歎年老得官。 《杜臆》：觀劉表、禰衡語，則郭亦非可依者，後果鎮蜀而爲崔旰所殺。

㈠《記》：儒有蓽門圭竇。 注：門旁窬穿牆爲竇，如圭。 《家語》：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㈡《墨子》：莊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書》：酈食其說田廣罷歷下守備，馮軾下齊七十餘城。朱注：時賊尚據長安，故用下城事。

㈢《後漢書》：光武答馬援曰：「非刺客，乃說客也。」

㈣《前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

㈤通籍，注見六卷。微班，下位也。

㈥《詩箋》：周行，周之列位也。梁武帝詔：方當寘諸周行，飾以青紫。《後漢書》：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

㈦《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㈧《左傳》：其髮短而心甚長。陳後主詩：進退簪纓移。

㈨《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

㈩禰衡，見二卷。

庾信詩：故人傷此別。

王粲詩：含情欲待誰。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㈠。人頻墜塗讀上聲炭㈡，公豈忘去聲精誠㈢。元帥調新律一作鼎㈣，前軍壓舊京㈤。安邊仍扈從去聲㈥，莫作一作無使後功名㈦。

狐狸虎豹，指當時附賊爲盜者。元帥，指廣平王。前軍，指李嗣業。扈從，應上回節鉞。功名，應上掃欃槍。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三五段各八句，第四段十二句。

㈠沈炯詩：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頹城。傅玄《放歌行》：但見狐狸跡，虎豹自成群。

㈡《商書》：民墜塗炭。《史記·龜筴傳》塗，叶讀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

㈢前漢鄒陽書：精誠變天地。

㈣後漢陶謙書：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易》：師出以律。庾信賦：玉律調鐘。《左傳》：趙衰舉郤穀爲元帥。

㈤前將軍，見《漢·李廣傳》。《唐書》：李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衆。」以爲前軍，收長安。陶潛詩：生平去舊京。立功名。《司馬相如傳》：扈從橫行，出於四校之中。

㈥《晁錯傳》：安邊境，以俟嘉譽。遠注：後功名，即《孟子》後名實之意。

㈦鄒君倩《遺公孫弘書》：勉作功名，以俟嘉譽。遠注：後功名，即《孟子》後名實之意。

王嗣奭曰：此詩本送郭之隴右，而語意輕外重內，其於隴右，但以懷惠鎮靜勗之。末幾，吐蕃果遣使來，并請討賊，蓋有先見矣。至於中原慘黷，餘孽縱橫，亹亹而談，有人臣所不忍言者，正以激感中丞，使知急也。後云：「幾時回節鉞。」又云：「安邊仍扈從。」蓋深以討賊大事，望之英乂矣。

《隨筆》云：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在當時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辭》，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麗人行》、《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他波及者，如「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殿瓦鴛鴦拆，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

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如此之類，不能悉書。

送楊六判官使去聲西蕃

鶴注：此當是至德二年秋作。詩云「帝京氛祲滿」，時京師尚未收復也。　朱注：《舊唐書》：至德元載，吐蕃遣使和親，願助國討賊。二載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詩云「慎爾參籌畫」，楊蓋贊巨川以行。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㈠。帝京氛祲滿㈡，人世別離難㈢。

首敘送楊出使。秋風記時，西征記地，氛祲感世事，別離念交情。

㈠潘岳賦：潘子憑軾西征。　海，謂青海。　梁元帝詩：海氣旦如樓。

㈡王僧達詩：遠山斂氛祲。

㈢《楚辭》：予既不難夫離別。

絶域遥懷怒㈠，和親願結歡㈡。敕書憐贊普㈢，兵甲望長安㈣。宣命一作令尹起爲官。此敘奉使之故。　絶域二句，謂吐蕃請討禄山。敕書二句，謂朝寃㈤。子雲清自守㈥，今日一作令尹起爲官。惟良待士廷望其助兵。宣命惟良，指巨川爲正使。子雲起官，指楊六爲幕判。

㈠李陵書：剄身絶域之表。　《左傳》：使君懷怒，以及敝邑。

㈡《漢書·婁敬傳》：使敬往結和親之約。

㈢《唐書》：吐蕃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妻曰末蒙。

㈣《秦國策》：武安君曰：「繕治兵甲。」

㈤《周書》：惟良折獄。《杜詩博議》：《漢書》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詩用惟良本此，亦友於貽厥之類。李嘉佑《送五叔守歙州》詩「新安江自緑，明主重惟良」可證。時楊判官必膺郡守推薦，銜命入蕃，故曰「惟良待士寬」也。

㈥朱注：《漢書》言子雲系出揚侯，其字不從木。按晉羊舌氏食邑於揚，曰揚食我，後分其田爲三縣，曰平陽楊氏，則揚與楊同出一姓，故楊修有吾家子雲之語。或疑此送楊判官，不合用子雲事，蓋失考耳。《揚雄傳》：雄三世不徙官，有以自守，泊如也。

垂淚方投筆㈠，傷時卽據鞍㈡。儒衣山鳥怪㈢，漢節野童看平聲㈣。邊酒排金碗一作盞，夷歌捧玉盤㈤。草肥一作輕蕃馬健，雪重拂廬乾音干㈥。此敍西行景事。上四言中途，下四言至蕃。《杜臆》：垂淚傷時，有關臣誼。草肥雪乾，善摹邊景。

㈠《班超傳》：超爲官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乎？」

㈡《馬援傳》：援請討五溪蠻，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㈢《杜臆》：「儒衣山鳥怪」，與「壯士恥爲儒」同一感慨。《漢·律曆志》：古之大夫，儒衣。

㈣蘇武杖漢節，注見本卷。

㈤《蜀都賦》：夷歌成章。梁簡文帝詩：玉盤余自嘗。

㈥《唐書》：吐蕃贊普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部人處小拂廬。

慎爾參籌畫㈠，從茲正羽翰平聲㈡。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㈢。末勉其成功歸國。朱注：借兵非美事，又恐其屈節外藩，故以慎謀畫，正羽翰戒之，欲其伸中國之威，不辱君命也。權位可取，言不終於判官。張注謂借兵庚信詩：山鳥一群驚。

之舉，權且取之，乃曲説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㈠《晉紀・總論》：籌畫軍國。

㈡何遜詩：無因生羽翰，千里暫排空。

㈢《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羅大經曰：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竊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

按：元白劉賓客輩《汝洛唱和集・九日送人》「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群」，假對之工，本於杜句。

哭長子兩切孫侍御

朱注：此詩或刻杜誦，載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今載子美集中。《文苑辯證》兩存其説。鶴注：公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詩，稱其爲詩流，與此合意，豈其未到官而死耶，當是至德二載作。今按：此詩不及亂離中語，恐非長孫九侍御也。周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命，以贊冢宰。漢因置十五員，唐四人。

道爲去聲詩一作謀，一作諫書重去聲㈠，名因賦一作雅頌雄㈡。禮闈曾音層擢桂㈢，憲府屢一作舊，一作近乘驄㈣。流水生涯盡㈤，浮雲世事空㈥。惟餘舊臺柏㈦，蕭瑟一作颯九原中㈧。

上四生前履歷，下四死後哀挽。

㈠謝靈運詩：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起用謝意。

㈡《前漢書》：司馬相如薦爲辭宗，賦頌之首。

㈢《任昉集》：出入禮闈，朝夕舊館。注：禮闈，尚書省也。顧注：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末，徙禮部以春官侍郎主之。晉郤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

㈣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憲臺。唐龍朔中，爲東宮憲府。漢桓典名驄馬御史。

㈤劉楨詩：逝者如流水。

㈥《晉書》：阮籍詩：韓城想舊臺。《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

㈦庾肩吾詩：韓侯出入禮闈，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㈧《登樓賦》：風蕭瑟而並興。《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

鶴注：考《舊史》：嚴武遷給事中，在收長安之前，此詩在至德二載作，是年公亦爲拾遺。蔡曰：《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至德初，武以房琯薦，累遷給事中。

扈聖一作扈從，或作今日登黃閣㈠，明公獨妙年㈡。蛟龍得雲雨㈢，鵰鶚在秋天㈣。客禮容疏放㈤，官曹可一作許接聯㈥。新詩句句好㈦，應平聲任老夫傳㈧。上四頌嚴，稱其遇主乘時。下四敍情，喜其同官相契。顧注：武父挺之，與公友善，故稱武爲妙年，而自稱老夫。《困學紀聞》：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

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誤。

㈠扈，後從也。《世説》：王弘之曰：「風馬不接，無緣扈從。」黃曰：唐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卽宰相也。給事中，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朱注：《説文》閣與閤異。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通名。閤，門旁小户也。漢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也。漢三公黃閤。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閤。又唐門下省以黃塗門，謂黃閤。此詩閣字，與《待嚴大夫》詩「生理止憑黃閣老」皆當作閤，杜公誤作閣字，訛字相沿耳。

㈡《後漢・祭遵傳》：明公常欲衆軍整齊。曹植《求自試表》：終軍以妙年使越。鶴注：《舊唐書》：武累遷給事中，既取長安，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一。其爲給事纔三十一，故曰妙年。

㈢《吴志》：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得關張爲之輔，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北史》：魏慕容紹宗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辟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㈣《唐書》：韋思謙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禮，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淮南子》：秋風下霜，鷹鵰搏鷙。《揮麈録》：「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昔人不以蹈襲爲非。

㈤《記・郊特牲》：天子無客禮。漢景帝詔：其以客禮待之。

㈥曹植賦：在官曹之典列。梁元帝《玄覽賦》：高門接連。

㈦陶詩：登高賦新詩。劉君白《答僧巖書》：何嘗不句句破的。

㈧任，託也。傳，傳頌也。

月

此當是至德二載七月作，故云「秋期近」。是時官軍尚在扶風，至閏八月二十三日，始命郭子儀收長安。國西營，指扶風軍士。扶風，在長安西北也。

天上秋期近㈠，人間月影清㈡。入河蟾不沒㈢，搗藥兔長生㈣。只益丹心苦㈤，能添白髮明㈥。干戈知滿地一作道，休照國西營㈦。上四月中之景，下四月下之懷。蟾兔，承月影來，緊注下半截意，言月色常明如此，恐照己照人，各惹愁恨耳。三四借蟾兔點染，不必別生議論。

㈠高昂詩：天上人間無可比。《詩》：秋以爲期。

㈡梁簡文帝詩：月影出遲遲。

㈢庾肩吾《望月》詩：渡河光不沒。

㈣張衡《靈憲序》：嫦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說文》：蟾蜍，蝦蟆也。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㈤又詩：丹心爲寸傷。

㈥吳質牋：白髮生鬢，所慮日深。

㈦戴嵩詩：西園偏照人。

黃生曰：此詩詠月，全首作嗔怪之詞，實與《一百五夜對月》同一奇恣，特此首精深渾雅，故讀者不見其奇耳。

王嗣奭曰：杜詩凡單詠一物，必有所比，此詩爲肅宗而作。天運初回，新君登極，將有太平之望，秋期近而月影清也。然蠙俾已爲熒惑，貴妃方敗，復有良娣，入河而蟾不沒也。國忠既亡，又有輔國，搗藥之兔長生也。所以心愈苦，而髮增

白耳

張綖曰：蟾兔以比近習小人。人河不没，不離君側也。搗藥長生，潛竊國柄也。丹心益苦，無路以告也。白髮添明，憂思致老也。故結言休照軍營，恐愈觸其憂耳。當時寇勢侵逼如此，而近習猶然用事，何時得見清平耶。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雲字。

朱注：時賈至爲中書舍人。嚴武爲給事中。兩院謂拾遺補闕也，作遺補是。此是至德二載八月，往鄜州省家時作。《新唐書》：公家寓鄜彌年，艱窶，詔許公自往視。

田園須暫往一作注㊀，戎馬惜離群㊁。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㊂。一作注㊀，戎馬惜離群㊁。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㊂。一秋常苦雨㊃，今日始去聲無雲㊃。山路時一作晴吹角一作笛㊄，那堪處處聞㊅。上四留別之情，下四歸途之景。顧注：五六紀天時之可往，作途中自慰語。七八紀時事之難往，作途中自悲語。

㊀蕭慤詩：田園聊復歸。庾信詩：暫往春園傍。

㊁《記》：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㊂庾詩：酒醺人半醉。

㊃《月令》：苦雨數來。

㊄陶潛詩：日暮始無雲。

㊅王勃詩：葉齊山路狹。

㊆何遜詩：處處皆城市。

晚行口號平聲

此公往鄜省家，在道時作。梁簡文帝有《和衞尉新渝侯巡城口號》，張説有《十五夜御前口號》，口號不始於杜公。

三川不可到㊀，歸路晚山稠㊁。落雁浮寒水㊂，饑烏集戍樓㊃。市朝音潮今日異㊄，喪去聲亂幾時休㊅。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㊆。上四晚行之景，下四晚行有感。落雁饑烏，寫中路凄涼之狀，亦見喪敗之餘，行人少而戍卒稀。盧注：讀此二句，有春燕巢於林木之感。

㊀邵注：三川在鄜州南六里。顔延之詩：日夕望三川。汸注：不可到，徒步行緩也。

㊁蔡琰詩：雲山萬重兮歸路遐。

㊂《國策》：更贏虚發而落雁。江總詩：落雁不勝彈。陸機詩：寒水入雲烟。

㊃張正見詩：饑烏落箭鋒。庾信詩：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

㊄陸機詩：市朝忽遷易。

㊅《詩》：喪亂既平。

㊆《古詩爲焦仲卿妻》：且暫還家去。顧炎武曰：考《江總傳》，梁太清三年，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還朝，總年四十五。所謂「還家尚黑頭」也。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耳。傳又云：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既無還家之文，而禎明三年爲陳亡之歲，總年已七十一，頭安得黑乎？且子美詩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又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亦已亟稱之矣。劉須溪

謂着一梁字，不勝其愧，此謬説也。

獨酌成詩

此公往鄜州，在途獨酌而作。　沈炯有《獨酌謠》。江總詩：獨酌一尊酒。《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當其爲適，旁若無人。

燈花何太喜㈠，酒緑一作色正相親。醉裏從趙作曾，非爲客㈡，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㈢，儒術豈謀身㈣。苦一作共，非被去聲微官縛㈤，低頭愧野人㈥。

上四敍旅夜情事，題意已完。下則有感身世，而歎一官之拘束。

暗承。　陶歎折腰，杜愧低頭，皆不肯屈節於仕途者。

㈠《西京雜記》：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

㈡朱超詩：若言爲客易。

㈢《吳越春秋》：欲興兵戈，以誅暴楚。

㈣《前漢・蕭望之傳》：宣帝不甚從儒術。

㈤潘岳詩：豈敢陋微官。

㈥《後漢・梁鴻傳》：妻曰：「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　愧野人，愧不如彼之自適也。

趙汸曰：東坡詩：「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又云：「却舉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皆出於此。

古人凡送別遣懷之作，只寫景言情，而作詩本意，已在其中。若於篇中明説作詩，近於自注，終覺非體。如《大

雅・卷阿〉篇，乃召康公和成王之詩，首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末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此係一時唱和之作，故首尾提出賦詩之意。又〈嵩高〉篇，乃尹吉甫送申伯之詩，末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但於章尾結出贈詩之意，收束有情。〈杜集〉如〈留別嚴賈〉詩，於第三句云：「去遠留詩別。」如此詩於第四句云：「詩成覺有神。」又如〈遊修覺寺〉詩，於第三句云：「詩應有神助。」突於半腰中，插入作詩，題意已盡，而語氣亦傷，後面重敍，便脈絡不貫矣。此皆少陵不拘古法處，未可爲訓也。

徒步歸行 原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鶴注：李特進，當是李嗣業。〈本傳〉：京兆高陵人，因隨高仙芝平少勃律，加特進。祿山反，肅宗追之至鳳翔，上謁，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千疋。〈杜臆〉：近侍之臣，徒步而歸，以見軍事倥傯之狀，命題有感。

明公壯年值時危㈠，經濟實藉英雄姿㈡。國之社稷今若是㈢，武定禍亂非公誰㈣。敍李公戡亂之才。

㈠〈吳志〉：孫堅謂張溫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㈡〈魏志〉：曹操曰：「天下英雄，唯孤與使君。」

㈢〈忠經〉：荀利社稷，不顧其身。

㈣〈通鑑〉：魏賀拔勝執謂宇文泰曰：「文足經國，武能定亂。」〈國語〉：輿人誦：喪田不憂，禍亂其興。

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扶又切能輕肥㈠。青袍朝音潮士最困者㈡，白頭拾遺徒步歸㈢。此獨酌成詩　徒步歸行

自敍徒步之由。公往行在，麻鞋謁帝，有青袍而無朝服。

惟徒步而行。

㊀范雲詩：衣馬悉輕肥。

㊁孔融書：朝士最重儒術。

㊂《史》：白頭如新。《燕國策》：匹夫徒步之士。

人生交契無老少去聲，論平聲心《英華》作心，一作交何必先同調去聲㊀。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㊁。末言歸行須馬之意。無老少，見忘年之交。何同調，見忘形之交。魯嘗注：時李特進守邠州，公便道經邠，作詩贈李，就借乘馬也。此章三段，各四句。

㊀《說苑》：論交合友。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㊁櫪，馬槽也。《古今注》：秦始皇七馬，一曰追風。《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遣使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

九成宮

張遠注：此途中所見，記事之作，下首同。《唐書》：九成宮在鳳翔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臨幸。《舊書》：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簿錄事各一人。魏徵《九成宮醴泉銘序》：九成宮，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迢遞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金碧相

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

蒼山入百里㈠，崖斷如杵臼㈡。曾音層宮憑風迴一作迴㈢，岌業土囊口㈣。從九成宮敍起。山高宮敞，此遥望之勢。

㈠謝朓詩：眇眇蒼山色。

㈡《燕城賦》：崒若斷崖。《水經注》：猶傳杵臼之迹。楊敬之《華山賦》：坳者似池，洼者似臼。

㈢相如《哀二世賦》：岔入層宮之嵯峨。谷口迴風，見其可以避暑。

㈣《西京賦》：風起於地，浸淫於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注：土囊，谷口也。狀崔峨以岌業。岌業，高峻貌。《風賦》：

立神扶棟梁一作宇㈠，鑿翠開户牖㈡。其陽産靈芝㈢，其陰宿牛斗㈣。紛披一作扶長松倒側㈤，揭嶱魚列切怪石走㈥。哀猿啼一聲㈦，客淚迸林藪㈧。此記故宮景物。上四言殿宇軒豁，下四言古跡蒼涼。

㈠《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

㈡《老子》：鑿室以爲户牖。

㈢《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　鄺炎詩：靈芝生河洲。

㈣孫逖詩：紗窗宿斗牛。

㈤庾信賦：紛披草樹。《墨子》：荆有長松文梓。

㈥《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嶱，緣雲上征。揭嶱，嶄巖貌。

㈦江總詩：哀猿數處愁。　古樂府：猿鳴三聲淚沾裳。

㈧《書·禹貢》：厥貢鉛松怪石。

㈧劉珊詩：邊聲隕客淚。蔡邕《薦皇甫規表》：藏器林藪之中。

荒哉隋家帝㈠，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㈡，焉於虔切爲巨唐有㈢。雖無新增修，尚置《英華》作署官居守㈣。巡非瑤水遠㈤，跡是雕牆後㈥。

㈠《通鑑》：隋開皇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山之北，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

㈡《史記》：嚮使秦緩其刑罰。

㈢《海賦》：昔在帝嫣巨唐之世。

㈣置官，見題下注。

㈤王融《曲水》詩：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㈥《書》：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我行陳作來屬之玉切時危，仰望嗟嘆久㈠。天王守晉、晁並作狩。趙云守，音狩太白㈡，駐馬更搔一作回首㈢。末段敍情。對故宮而念新君，含無限興亡之感。《杜臆》：天王守太白，蓬萊且不能居，況九成遺跡乎？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㈠《前漢・郊祀志》：百姓仰望。《記》：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㈡時肅宗在鳳翔，故云天王守。《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唐書》：鳳翔鄜縣有太白山。

㈢温子昇詩：駐馬詣當壚。《詩》：搔首踟躕。

玉華宮

《舊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詔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二十二年詔曰：即澗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綵，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荊扉，變綺窗於甕牖。《地理志》：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爲玉華寺。《寰宇記》：廢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西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爲清涼勝於九成宮。

溪迴一作迴松風長㈠，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㈡，遺構絶壁下㈢。陰房鬼火青㈣，壞道哀湍瀉㈤。萬籟真笙竽一作竽瑟㈥，秋色一作氣，一作光正一作極蕭灑㈦。首記舊宮凄涼。松風屬聞，蒼鼠屬見，鬼火屬見，哀湍屬聞，萬籟屬聞，秋色屬見。

㈠《七發》：依絶區兮臨迴溪。梅聖俞曰：玉華宮前有溪，曰釀酴溪。劉孝綽詩：松風吹總帳。

㈡朱注：玉華宮作於貞觀年間，去公時僅百載，而云「不知何王殿」者，何也？按《高僧傳》載，元奘嘗於此譯經，意久廢爲寺，與九成之置官居守者不同，故人皆不知爲何王之殿耳，非公真昧其跡也。

㈢謝靈運詩：晨策尋絶壁。

㈣陸機《登臺賦》：步陰房而夏涼。《淮南子》：人血爲燐。《楚辭》：鬼火兮熒熒。

㈤《尚書傳》：傅氏之巖，在虞虢界，有澗水壞道。《説文》：湍，急瀨也。

㈥張正見詩：聊因萬籟响。《莊子》：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墨子》：彈琴瑟，吹笙竽。

㈦周王褒詩：秋色照孤城。無名釋詩：瀟灑出樊籠。

美人爲黃土㈠，況乃粉黛假㈡。當時侍金輿㈢，故物獨石馬㈣。憂來藉草坐㈤，浩歌淚盈把㈥。冉冉征途間㈦，誰是長年者㈧。此撫遺迹而增慨也。卽觀美人物化，孰是長年住世者，乃冉冉征途間乎，所以有感而歎息耳。上章以傷亂作結，本章以憂老作結。此章二段，各八句。

㈠江淹詩：美人歸重泉。王褒《僮約文》：早歸黃土陌。

㈡《列子》：鄭衛之處，粉白黛黑。樂府：粉黛不加飾。邵二泉注：粉黛假，謂殉葬木偶人也。

㈢《恨賦》：喪金輿及玉乘。

㈣古詩：所遇無故物。《西京雜記》：張丞相墓前有石馬。趙曰：當時必有隨輦美人，歿葬宮旁，故及之。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晉荷堅墓。

㈤魏文帝詩：憂來無方，人莫知之。《說苑》：齊景公坐地，晏子獨搴草而坐。謝惠連詩：藉草繞回壑。

㈥《楚辭》：臨風恍兮浩歌。王微詩：傾筐未盈把。

㈦賈誼《惜誓賦》：壽冉冉而日衰兮。注：冉冉，漸也。徐陵詩：征途愁轉旆。

㈧《兩都賦》：神仙長年之能執。《天台賦》：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洪邁《容齋隨筆》云：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摹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舷，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

羌村三首

此亦還鄜州時，道中作。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也。

峥嶸赤雲西㈠，日脚下平地㈡。柴門鳥雀噪㈢，歸客一作客子千里至㈣。

也。《杜臆》：荒村晚景，摹寫如畫。

㈠謝朓詩：峥嶸瞰平陸。郭璞曰：峥嶸，高峻也。《漢書·五行志》：赤雲起而蔽日。

㈡陳後主詩：日脚沉雲外。鮑照詩：瀉水置平地。

㈢曹植詩：柴門何蕭條。

㈣陸賈《新語》：乾鵲噪而行人至。謝靈運詩：歸客逐海隅。

妻孥怪我在㈠，驚定一作走還拭淚㈡。世亂遭飄蕩㈢，生還偶然遂㈣。隣人滿牆頭㈤，感歎亦

歔音虛欷叶音戲㈥。夜闌更秉燭㈦，相對如夢寐㈧。此記悲歡交集之狀。家人乍見而駭，隣人遥望而憐，道

出情事逼真。後二章，俱發端於此。亂後忽歸，猝然怪驚，有疑鬼疑人之意。偶然遂，死方幸免。如

司空曙詩：「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是用杜句。陳後山詩：「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是翻杜語。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我在，如《論語》「子在」之在。

㈡梁簡文帝詩：拭淚空搖手。

㈢鮑照詩：世亂識忠良。古詩：飄蕩水無根。

㊃蔡琰曲：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列子》：范氏之黨，以爲偶然。

㊄劉孝孫詩：隣人思舊情。

㊅《楚辭》：曾歔欷余鬱邑。注：歔欷，哀泣之聲。

㊆蔡琰曲：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樂府：晝短苦夜長，不如秉燭遊。陸放翁云：夜深宜睡而復秉燭，見久客喜歸之意。冷齋讀平聲，謂更換執燭，未然。

㊇《列子》：一里老幼，垂涕相對。沈約詩：神交疲夢寐。

王嗣奭曰：前有《述懷》、《得家書》二詩，公與家人，已知兩存矣。此云「妻孥怪我在」，「生還偶然遂」，何也？蓋此時盜賊方橫，乘輿未回，人人不保，直至兩相面，而後知尚存，此亂世實情也。

王慎中曰：三首俱佳，而第一首尤絶，一字一句，鏤出肺腸，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者。真國風之義，黃初之旨，而結體終始，乃杜本色耳。

申涵光曰：杜詩「鄰人滿牆頭」，與「羣鷄正亂叫」，摹寫村落田家，情事如見。今人謂苦無詩料者，只是才弱胆小，覩此等詩，何者非料耶。

其二

晚歲迫偷生㊀，還家少歡趣㊁。嬌兒不離去聲膝㊂，畏我復扶又切却去。憶昔好去聲追涼㊃，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㊄，撫事煎百慮㊅。此章敍還家後事，承上妻孥來。急於回家，而仍少歡趣者，一爲父子久疏，一爲生計艱難也。不離膝，乍見而喜，復却去，久視而畏，此寫幼子情狀最肖。好追涼，去夏方暑。北風勁，今秋向冬矣。撫事百慮，傷禦寒無具。遠注：下四句，即《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之意。

㈠隋孫萬壽詩：晚歲出函谷，方春度京口。 軍壘暫歸，故云偷生。《吳志》：秦旦曰：「孰與偷生苟活？」

㈡何遜詩：幽居乏歡趣。

㈢《前溪歌》：寧斷嬌兒乳。《孝經》：親生之膝下。

㈣《仲長統傳》：濯清水，追涼風。 李德林詩：山水暫追涼。

㈤《詩》：北風其涼。

㈥江淹詩：伏枕懷百慮。

賴知禾黍《英華》作黍秫收㈠，已覺糟牀注㈡。 如今足斟酌㈢，且用慰遲暮㈣。 末乃對酒自慰，方幸家人完聚也。 慰遲暮，回應晚歲偷生，撫事百慮。 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㈠《麥秀歌》：禾黍油油兮。 趙曰：黍秫所以造酒。

㈡魯嘗曰：酒牀，卽酒醡也。

㈢《淮南子》：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耶，至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㈣《離騷》：恐美人之遲暮。

其三

羣雞正一作忽亂叫㈠，客至雞鬬爭一云正生。 驅雞上上聲樹木㈡，始聞叩柴荊㈢。 父老四五人㈣，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扶又切清㈤。 此章記隣里之情，承上隣人來。 客至雞啼，見荒舍寂寥之景。 清濁遞斟，各領村家酒味也。 首章客至，公自謂；此章客至，指父老。

㊀應瑒詩：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

㊁《申鑒》：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　漢樂府：雞鳴高樹巔。

㊂謝靈運詩：俶裝返柴荆。

㊃《漢・高帝紀》：與父老約。　漢樂府：兄弟四五人。

㊄古樂府：遠行不如歸。

㊅《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酒德頌》：捧榼提壺。榼，酒榼。《魏志》：徐邈曰：「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莫從《英華》。一作苦辭酒味薄㊀，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㊁，兒童一作郎盡東征㊂。請爲去聲父老歌，艱難愧深一作餘情㊃。歌罷仰天歎㊄，四座涕一作淚縱平聲橫㊅。再敍飲中問答，皆亂後悲傷之意。莫辭四句，代述父老之語。請爲二句，致謝父老之詞。歌罷而歎，公傷亂也。聽歌而涕，父老酸心也。《杜臆》：兒當兵革，故莫耕而酒薄，此正艱難處，乃能用情如是，故感而有愧。　金氏曰：艱難愧深情，卽所歌之詞。　此章上下各八句。

㊀《莊子》：魯酒薄而趙酒厚。《説苑》：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

㊁《過秦論》：兵革不休。

㊂潘岳《閒居賦》：兒童稚齒。　東征，討安祿山也。

㊃《詩》：遇人之艱難矣。　陶淵明《九日閒居》：緬焉起深情。

㊄《韓非子》：造父終日不食，仰天而歎。

㈥孔融詩：高談滿四座。《長門賦》：涕流離而縱橫。

杜詩每章各有起承轉閤，其一題數章者，互爲起承轉閤。此詩首章是總起。次章，上四句爲承，中四句爲轉，下四句爲閤。三章，上八句爲承，中四句爲轉，下四句爲閤。此詩法之可類推者。

北征

公遭祿山之亂，自行在往鄜州，鄜州在鳳翔東北，故以《北征》命篇。鶴注：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在羌村後，至德二載九月作，故云：「菊垂今秋花。」班彪作《北征賦》：用以爲題。

皇帝二載上聲秋㈠，閏八月初吉㈡。杜子將北征㈢，蒼茫問家室㈣。

㈠《春秋繁露》：德侔天地者，稱皇帝。蔡邕《獨斷》：秦承周末，自以爲德兼三王，功包五帝，故并以爲號，漢因之而不改。

㈡《詩》：二月初吉。初吉，朔日也。

㈢《楚辭》：駕玄螭兮北征。

㈣陰鏗詩：蒼茫歲欲晚。蒼茫，急遽之意。《詩》：宜其家室。

維時遭艱虞一作危㈠，朝音潮野少暇日㈡。顧慚恩私被㈢，詔許歸蓬蓽㈣。拜一作奉辭詣闕下一云閤門㈤，怵惕久未出㈥。雖乏諫諍姿㈦，恐君有遺失㈧。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㈨。東胡反未已㈩，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一作路猶恍惚㈬，乾坤含陳浩然本作合瘡痍㈭，

憂虞何時畢㊀。 次述辭朝戀主之情。上八，欲去不忍，憂在君德。下八，既行猶思，憂在世事。

㊀王洙曰：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不省録，詔放甫歸鄜州。庾信《哀江南賦》：逮永嘉之艱虞。

㊁張協詩：朝野多歡娛。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夢弼曰：少暇日，謂軍興之際，公私不遑安處。

㊂顧慚，自顧慚愧也。裴松之《三國志注表》：顧慚二物。曹植詩：不得顧恩私。

㊃傅咸詩：歸身蓬藋廬。

㊄《晉史論》：陳王就國，則拜辭隕涕。班彪詩：上書詣闕下。

㊅曹植詩：皇恩過隆，祇承怵惕。

㊆《孔叢子》：犯顏諫諍，公正無私。

㊇公爲拾遺，故恐君有遺失。《前漢·張安世傳》：無所遺失。

㊈《文心雕龍》：經緯區宇，彌綸彝憲。傅亮表：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密，秘也。勿，黽勉也。

㊉東胡，指安慶緒。

㊊鍾惺曰：臣甫，用章奏字面，如對君語。《家語》：敬姜曰：「無擇涕。」

㊋行在，見《鳳翔》詩。

㊌《法言》：人心恍惚。

㊍《漢書》：瘖痍者未起。《説文》：痍，傷也，金瘡也。

㊎《易》：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靡靡踰阡陌㈠，人烟眇蕭瑟一作索㈡。所遇多被傷㈢，呻吟更流血㈣。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㈤。前登寒山重平聲㈥，屢得飲馬窟㈦。邠郊入地底㈧，涇水中蕩漾㈨。猛虎立我前㈩，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帶一作載古車轍㈠㈠。青雲動高興去聲㈠㈡，幽事亦可悅㈠㈢。山果多瑣細㈠㈣，羅生雜橡栗㈠㈤。或紅如丹砂㈠㈥，或黑如點漆㈠㈦。雨露之所濡㈠㈧，甘苦一作酸齊結實㈠㈨。緬一作縹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㈡㈠，巖谷郭作谷巖互出沒㈡㈡。我行已水濱㈡㈢，我僕猶木末㈡㈣。鴟鳥一作梟鳴黃桑㈡㈤，野鼠拱亂穴㈡㈥。夜深一作中經戰場㈡㈦，寒月照白骨㈡㈧。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敗何卒昌活切㈡㈨。遂令平聲半秦民㈢㈠，殘害爲異物㈢㈡。此歷敘征途所見之景。既踰越阡陌，復回顧鳳翔，自此而過邠郊、望鄜時，家鄉漸近矣。大約菊垂以下，乃鄜州風物，此屬佳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風物，此屬慘景。周甸注：途中所歷，有可傷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申涵光曰：丹砂數句，混然元化。我行二句，儼若畫圖。

㈠《詩》：行邁靡靡。王粲詩：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曰陌。

㈡曹植詩：千里無人烟。眇，少也。陶潛詩：蕭瑟室宇中。

㈢被傷，戰士之帶傷者。

㈣《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呻吟，聲引氣也。《國策》：流血成川。一呻吟更流血。」

㈤《漢書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㈥《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㈦《詩》：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㈧《詩》：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㈨《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㈩《詩》：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㈠㈠《詩》：我行其野，蔽芾甘棠。

㈠㈡《詩》：青雲在天，驒騱喈喈。

㈠㈢《詩》：幽人在阜，有鶴在林。

㈠㈣《詩》：山有嘉果，南山有臺。

㈠㈤《詩》：羅生雜橡栗。

㈠㈥《詩》：或赤如丹。

㈠㈦《詩》：或黑如漆。

㈠㈧《詩》：雨露之所濡。

㈠㈨《詩》：其甘如薺。

㈡㈠《詩》：陟彼高岡，我馬虺隤。

㈡㈡《詩》：巖巖山谷，維石嵯峨。

㈡㈢《詩》：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㈡㈣《詩》：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㈡㈤《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㈡㈥《詩》：鼠思泣血，無言不讎。

㈡㈦《詩》：中心有憂，不遑假寐。

㈡㈧《詩》：憂心孔疚，念我土宇。

㈡㈨《詩》：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

㈢㈠《詩》：遂令平聲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㈢㈡《詩》：民之異物，維王之羸。

北征

㈤《家語》：旌旗繽紛。　沈約詩：雲華乍明滅。

㈥陰鏗詩：寒山但見松。　重，重疊也。

㈦古樂府：飲馬長城窟。

㈧《唐書》：邠州新平郡，屬關內道。　杜篤《論都賦》：瘞后土，禮邠郊。　胡夏客曰：入地底，暗用陶復陶穴事，其俗尚窟居也。《甘泉賦》：窺地底而上回。

㈨《括地志》：涇水發源涇州，東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九域志》：邠距涇才百五十里。

滴，水流貌。　陳子昂詩：雲海方蕩滴。　《海賦》：蕩滴島濱。　蕩

㈩陸機詩：猛虎憑林嘯。　又：狐獸更我前。

⑪《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

⑫阮籍詩：託志青雲上。　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⑬鍾惺曰：幽事六句，當奔走愁絶時，偏有閒心清眼，看景入微。

⑭支遁詩：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

⑮《高唐賦》：芳草羅生。

⑯晉摯虞流離鄠杜間，拾橡栗而食。　《廣韻》：橡，櫪實也。　《本草》：其實似栗實而小。　左思《蜀都賦》：丹砂艷熾出其坂。

⑰《世說》：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⑱《淮南子》：雨露所濡，化生萬物。

⑲又：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景福殿賦》：結實秋商，敷華青春。

㈡郪注：郪時，卽郪州，公家所在，時地高而遠先見也。《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於郪衍，作郪時，用三牲郊祀白帝。

㈢薛道衡詩：鸞旗歷巖谷。劉繪詩：出沒萬重山。

㈣《詩》：我行其野。《左傳》：君其問諸水濱。《杜臆》：公先至水濱，望家切，而行步速也。

㈤《詩》：我僕痛矣。《楚辭》：搴芙蓉兮木末。

㈥《詩》：鴟鴞鴟鴞。注：鴟梟，鵂鶹，惡鳥。《爾雅》：茅鴟，怪鴟。郭璞注：茅鴟，今鳩似鷹。怪鴟，卽鵂鶹，一名角鴟，鳴卽雨，晝無見，夜卽飛。《詩》：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㈦張華詩：平臺寒月色。王粲詩：白骨蔽平原。

㈧《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踐躪，墜黃河死者數萬人。

㈨長安舊爲秦地，故曰秦民。《史記・白起傳》：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

㈩《何承天集》：徒以殘害剝辱。《鵬賦》：化爲異物兮，又奚足悲。

況我墮一作隨胡塵㈠，及歸盡華音花髮㈡。經年至茅屋㈢，妻子衣百結㈣。慟哭松聲迴一作迴㈤，悲泉共幽一作嗚咽入聲㈥。平生所嬌一作驕兒㈦，顏色白勝雪㈧。見耶背音悖面啼㈨，垢膩脚不襪㈩。牀前兩小女，補綴一作綻才一作纔過膝(一一)。海圖拆一作坼波濤(一二)，舊繡移曲折(一三)。天吳及

紫鳳㈣，顛倒在裋一作短褐㈤。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咽臥數日㈥。一云：數日臥嘔泄。那無一作能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一作包㈦，衾裯稍羅列㈧。瘦妻面復扶又切光，癡女頭自櫛㈨。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㈩。移時施朱鉛(一)，狼籍畫眉闊(二)。生還對童稚(三)，似欲忘饑渴(四)。問事競挽鬚，誰能卽瞋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五)。新歸且慰意，生理焉於虔切得說一作脫(六)。　此備寫歸家悲喜之狀。裋褐以上，乍見而悲，極夫妻兒女至情。老夫以下，悲過而喜，盡室家曲折之狀。在賊四句，繳上以起下，所憂在君國矣。

㈠《晉·劉聰載記論》：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㈡劉向《新序》：士亦華髮墜顛而後可用。

㈢何遜詩：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

㈣子夏衣若懸鶉百結。王隱《晉書》：董威輦拾殘繒，輒結爲衣，號曰百結。

㈤阮籍車駕所窮，慟哭而返。宋玉《高唐賦》：虛聞松聲。

㈥陶潛詩：驟驥感悲泉。古歌：隴頭流水，嗚聲幽咽。

㈦陶詩：嬌兒索父啼。

㈧《杜臆》：白勝雪，乃饑色。

㈨《韻府》：俗人謂父曰耶，亦作爺。

㈩《南史》：陰子春，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沈佺期詩：窮囚多垢膩。《說文》：襪，足衣也。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

㈡《記・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㈢《杜臆》：海圖四句，乃故家窮狀。《淮南子》：起波濤。

㈣王褒《講德論》：曲折不失節。

㈤趙注：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舊繡所刺之物。剪舊物以補豎衣，故拆移而顛倒也。木華《海賦》：天吳乍見而髣髴。《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水伯，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色。又：丹穴之山，有鶯鶯，鳳，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

㈥《詩》：顛倒衣裳。《方言》：關西謂襜褕短者爲裋褐。《漢書注》：裋，謂僮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始皇紀》：寒者利裋褐。

㈦古詩：面以粉黛似空青。

㈧《詩》：抱衾與裯。箋：衾，被也，卽寢衣。裯，牀帳也。

㈨《左傳》：晉嬴氏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注：櫛，梳比總名。

㈩沈佺期詩：斜光映曉妝。

(11)朱鉛，卽丹粉也。宋玉《好色賦》：臣東家之子，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12)《史記・淳于髡傳》：杯盤狼籍。《七命》：瀾漫狼籍。狼所卧處，草皆披靡，曰狼籍。《前漢書》：張敞爲婦畫眉。漢《城中謠》：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錢箋：劉績《霏雪錄》云：唐時婦女畫眉尚闊，《北征》云「狼籍畫眉闊」，張籍《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

(13)雷次宗書：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

㈣《詩》：苟無饑渴。

㈤陶詩：父老雜亂言。《左傳》：聒而與之語，過期。

㈥陸機詩：生理各萬端。

至尊尚蒙塵㈠，幾日休練卒㈡。仰觀一作看天色改㈢，坐一作旁覺妖一作祆氛一作氣豁㈣。陰風西北來㈤，慘澹隨回紇一作鶻㈥。其王願助順，其俗善一作喜馳突㈦。送兵五千人㈧，驅馬一萬匹㈨。此輩少爲貴㈩，四方服勇決(一一)。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疾(一二)。聖心頗虛佇(一三)，時議氣欲奪(一四)。此憂借兵回紇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紇助，人心順矣。此興復大機也。但借兵外夷，終爲國患，故云「少爲貴」。虛佇，帝望回紇。氣奪，群議沮喪。趙次公曰：不用外兵，而用官軍，此卽當時之議。前二段，分應北征問家。後三段，申恐君遺失之故。

㈠《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漢書注》：天子在外曰蒙塵。

㈡《吳越春秋》：揀士練卒。

㈢陶潛詩：遠眺同天色。

㈣魏文帝書：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㈤顏延之詩：陰風振涼野。

㈥《唐書・回鶻傳》：回紇，其先匈奴。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隋曰回紇，亦曰韋紇。至德元載九月，回紇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四千，助國討賊。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稱王爲兄。趙曰：隨回鶻，當以回紇爲正。憲宗元和四年，始請易號回鶻，言捷鷙猶鶻然。《後漢・郎顗傳》：助順元氣。

㈦孔德璋詩：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馳突，馳驟衝突也。

㈧《晉・趙王倫傳》：從兵五千人。

㈨《詩》：驅馬悠悠。《國策》：張儀曰：「車千乘，騎萬匹。」

㈩《記》：禮有以少爲貴者。

(一)《晉・石勒傳》：令我與此輩共事。

(二)司馬遷書：勇之決也。《回紇傳》：其人驍强，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

(三)《淮南子》：破敵陷陣，莫能壅禦。庾信詩：箭飛如疾羽。隋煬帝取桃竹白羽箭，賜佛羅酋長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

(四)《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王粲《羽獵賦》：魂亡氣奪。《魏志》：吳人奪氣。

伊洛指掌收㈠，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㈡，蓄銳可一作何。浩然本作伺俱發㈢。此舉開青徐㈣，旋瞻略恒碣㈤。昊天積霜露㈥，正氣有肅殺㈦。禍轉亡胡歲㈧，勢成擒胡月㈨。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㈩。此陳專用官軍之利。是時名將統兵，奇正兼出，可以收兩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爲制勝萬全之策。朱注：當時李泌之議，欲令建寧並塞北出，與光弼犄角，以取范陽，所見正與公同。綎注：公以乞師回紇爲非計，故云：「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又謂官軍直可乘勝長驅，故云：「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唯此議不行，回紇果爲唐患，而河北迄非唐有，其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蓋爲此也。公嘗自比稷契，其經綸概見於此矣。昊天六句，仍以天意決其必勝也。

㈠陸機詩：伊洛有岐路。《抱朴子》：八極之外，如在指掌。

㈡《出師表》：深入不毛。

㈢蓄，養也。銳，鋒利也。

㈣杜預疏：此舉十有八九利。　青、徐，《禹貢》二州名，在山東。

㈤恒山、碣石，在東北。《書》：太行恒山，至於碣石。

㈥《詩》：昊天曰明。　《記》：霜露既降。

㈦《春秋演孔圖》：正氣爲帝。　漢《郊祀歌》：西顥沆瀣，秋氣肅殺。

㈧《翼奉傳》：轉禍爲福。

㈨《酉陽雜俎》：祿山死，太白蝕月。

㈩崔駰《達旨》：皇綱云緒，帝紀乃設。　宋明帝卽位詔：皇綱絶而復鈕。

憶昨一作昔狼狽初㈠，事與古先別必列切㈡。姦臣竟葅醢㈢，同惡隨蕩析㈣。不聞夏殷胡仔云：當作殷周衰㈤，中自誅妹妲諸本作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㈥。桓桓陳將軍㈦，仗鉞奮忠烈㈧。微爾人盡非㈨，於今國猶活㈩。　此借鑒楊妃，隱憂張良娣也。　許彦昭曰：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能再振，否則不可支矣。　陳元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匡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　欲致興復，當先去女戎。

㈠《魏志》：曹操曰：「滄水之難，吾猶狼狽。」《酉陽雜俎》：狽，兩足絶短，每行駕兩狼，失之則不能行。

㈡《吳都賦》：古先帝代。

㈢姦臣，謂楊國忠。　同惡，謂虢國夫人輩。　陸機《辯亡論》：姦臣竊命。　《漢書》：韓彭葅醢。

㈣《書》：同惡相濟。　又：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㈤從夏殷爲是，下有周漢也。　妹喜、妲己，桀紂所嬖，舊作褒妲，疑誤。

㈥《書》：明哲實作則。　周宣、漢光皆中興主。《舊唐書》：上至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以從。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命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以槍揭其首。上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㈦《詩》：桓桓於征。注：桓桓，武勇貌。

㈧《書》：左仗黃鉞。　《後漢書》：海內忠烈張元節。

㈨微爾，卽微管仲之意。

㈩孫楚《與孫皓書》：愛民活國，道家所尚。

凄涼大同殿㈠，寂寞白獸闥㈡。都人望翠華㈢，佳氣向金闕㈣。園陵固有神㈤，掃灑數不缺㈥。煌煌太宗業㈦，樹立甚宏達㈧。終以太宗事業，望中興之主。　當時舊國思君，陵寢無恙，其光復在指顧間矣。　此章大旨，以前二節爲提綱。首節北征問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節恐君遺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公身爲諫官，外恐軍政之遺失，內恐宮闈之遺失，凡辭朝時，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於斯。此其脈理之照應也。若通篇搆局，四句起，八句結，中間三十六句者兩段，十六句者兩段，此又部伍之整嚴也。

㈠庾信詩：凄涼多怨情。　《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天寶七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

㈡庾信《小園賦》：寂寞人外。《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諱，改爲獸。白獸闥，卽白獸門也。

㈢《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以翠羽爲旗上葆也。

㈣佳氣，注見前。《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蔡曰：金闕，謂以金飾闕門。

㈤後漢郎顗疏：園陵至重，聖神攸憑。

㈥張悛《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掃除塋壟。《舊書》：天寶十載正月，太廟置內官，灑掃諸陵廟。

㈦《淮南王歌》：煌煌上天。

㈧傅毅詩：靡所樹立。陸機《高祖功臣贊》：曲逆宏達。

羅大經曰：唐人每以李杜並稱，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一飯未嘗忘君與。又云：《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范梈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爲《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王嗣奭曰：昌黎《南山》，韻賦爲詩，少陵《北征》，韻記爲詩，體不相蒙。《南山》琢鏤凑砌，詰屈奇怪，創體傑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不易學，亦不必學，總不脫文人習氣。《北征》固是雅調，古來詞人多用之，如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等作，庶可與之雁行也。又曰：其篇法幻妙，若有照應，若無照應，若有穿插，若無穿插，不可捉摸。

李長祥曰：杜詩每有起得極厚，而無頭重之嫌；收得極詳，而無尾大之迹。《北征》中間，歷言室家情緒，乃本題正意，故不見腹脹之病。

葉夢得曰：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者，蓋古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敍事傾倒爲工。至杜子美《北征》、《述懷》諸

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記傳，此古今絶唱也。

胡應麟曰：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敍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爲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增富耳。

唐汝詢曰：杜五言古，體情莫妙於《三別》，嘆事莫核於《三吏》，自訴莫苦於「紈袴」，經濟莫備於《北征》。《夢李白》、《寫懷》見其高，《望嶽》、《慈恩寺》取其壯。他若《留花門》、前後《出塞》、《玉華》、《九成》諸作，胸中羅宇宙，無所不有，斯見其大。

鍾惺曰：讀少陵《奉先詠懷》、《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長篇不易作。當於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亂、時斷時續、處，得其篇法之妙。

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官軍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也，頗失事君之禮。老杜《北征》詩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詒褒妲。」蓋言明皇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

行次昭陵

朱注：昭陵在醴泉，近涇陽，直京師之北。《草堂詩箋》序於《北征》詩後，良是。蓋省家鄜州，道經此也。黃鶴編在天寶五載，謂西歸應詔時作，大謬。今按：題云「行次」，是便道經行，而次於陵前，當從朱説爲正。《唐書》：京兆府醴泉縣有九嵕山，太宗昭陵在西北六十里。

舊俗疲庸主㊀，羣雄問獨夫㊁。識歸龍鳳質㊂，威定虎狼都㊃。首敍太宗戡亂之功。庸主，指六朝諸

君。群雄，指李密、竇建德輩。獨夫，指隋煬帝。龍鳳質，真主出也。虎狼都，關中入也。疲，凋敝。問，問罪。讖，符讖。威，兵威也。

㈠《國語》：卒歷代之舊俗。《史記・范雎傳》：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

㈡《世說》：喬玄謂曹公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李百藥《皇德頌》：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爲魚。《書》曰：獨夫紂。朱注：《隋書》：楊玄感謂游元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

㈢《舊唐書》：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

㈣隋都關中，卽秦舊地。張綖注：太宗得天下根本，在先據關中。《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以虎狼爲秦分野，蓋據《天官書》，西宮參爲白虎，東一星曰狼。《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此另一說。

天屬尊《堯典》㈠，神功協《禹謨》㈡。風雲隨絶足㈢，日月繼一作享高衢㈣。文物多師古㈤，朝音潮廷半老儒㈥。直詞寧戮辱㈦，賢路不崎嶇㈧。此記貞觀致治之盛。《堯典》，《尚書》篇名。高祖諡神堯，禪位太宗，故曰「尊《堯典》」。《禹謨》言九功惟敍，太宗樂名九功舞，故曰「協《禹謨》」。朱注：顧炎武《日知錄》：雲之會，依日月之光。師古，如製雅樂，定律令，議封建之類。老儒，如用虞世南諸學士。直辭，如納王珪、魏徵之諫。賢路，如召馬周、劉子翼皆是。許顗彥周曰：「文物多師古」四句，見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㈠《莊子》：彼以利合，此以天屬。洙曰：天屬，父子也。

㈡魏收詩：導水逼神功。

㈢《後漢書》論中興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有之。

魏文帝《與孫權書》：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

㊃《登樓賦》：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氣蘊風雲，身負日月。

㊄《左傳》：臧哀伯曰：「文物以紀之。」《書·說命》：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

㊅賈山《至言》：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宋宗炳論：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

㊆《說苑》：晏子曰：「明君在上，下有直詞。」《後漢·鄧后紀論》：建光之後，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

㊇《前漢·劉向傳》：通賢者之路。潘岳詩：在疚妨賢路。

㊈《南都賦》：下蒙籠而崎嶇。《廣雅》：崎嶇，傾側也。

往者災猶降㊀，蒼生喘未蘇㊁。指麾安率土㊂，湯滌撫洪鑪㊃。

自隋末大水，餓殍滿野，至貞觀初年，連遭水旱，是往者之天災猶降，而民困尚未蘇也。太宗則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如吞蝗而畿輔不災，肆赦而所在皆雨，遂能安率土，撫洪鑪矣。當祿山陷京，是隋末災殃再降於今，以致生民重困，故想太宗神靈，指麾而蕩滌之。

㊀錢箋：班固《東都賦》：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秦項之災，猶不克半，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班賦序建武克命之事，幾二百言，此詩檃括以二十言。《左傳》：孤實不德，天降之災。

㊁《書》：至於海隅蒼生。喘，氣疾也。蘇，息緩也。

㊂《漢書》：陳平對漢王曰：「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卽定矣。」《詩》：率土之濱。

㊃歐陽公曰：「蕩滌撫洪鑪」，謂陶成天下如洪鑪。《漢紀》：陳琳曰：「此猶鼓洪鑪燎毛髮耳。」

壯士悲陵邑㈠，幽人拜鼎湖㈡。玉衣晨自舉㈢，鐵馬見靈爽㈣。寂寥開國日㈤，流恨滿山隅㈥。末乃行次昭陵而有感也。壯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謁陵也。玉衣鐵馬，見靈爽猶存。松柏塵沙，歎景色荒涼。傷今思昔，故對山隅而流恨耳。此章起首中腰各四句，前後二段各八句。

㈠《韓信傳》：何爲斬壯士。《西都賦》：三選七遷，充奉陵邑。

㈡《易》：幽人貞吉。《漢·郊祀志》：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後人名其地爲鼎湖。

㈢《列子》：日日獻玉衣，旦旦進玉食。《漢儀注》：以玉爲衣，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惡之。

㈣陸倕《石闕銘》：鐵馬千群，朱旗萬里。庾信碑銘：碑枕金龜，松橫石馬。《西京雜記》：陳縞見張丞相墓前石馬。按：玉衣既用漢事，則鐵馬亦當援引古典。考《南史》：蕭猷爲益州刺史，遇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城。猷兵糧俱盡，遥禱楚王廟神，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鐵馬汗趨，疑用此事。錢箋：《唐會要》：高宗欲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昭陵闕下。《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偪。須臾，見與乾祐鬬，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李義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韋莊《再幸梁洋》詩：「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皆記此事。顧炎武曰：昭陵六馬至今見存，皆琢石爲

屏，刻石馬於其上，其文凸起，非全馬也。

㊄《詩》：松柏丸丸。《春秋含文嘉》：天子墳高三仞，樹則松。諸侯半之，樹則柏。　錢箋：《唐會要》開元十七年，玄宗謁昭陵，彷彿見太宗立於神遊殿及寢宮，聞室中謦咳之音。　何思澄詩：虛殿簾帷靜。

㊅薛道衡詩：塵沙塞下暗。　陶弘景詩：暝途載誰賞。

㊆《楚辭》：聲嗷嗷以寂寥兮。　《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㊇沈約詩：流恨滿青松。　鮑照詩：高墳暴暴滿山隅。

黃生曰：此章分兩段，前六韻言太宗創業垂統之事，後六韻言目前天下未安，因有太宗不作之恨耳。　又曰：唐仲言云：明皇任楊李亂政，故有災猶降，喘未蘇之歎，因思向者之安撫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舊作隋末之亂者非。　按：此說甚是。蓋從文功文德，只六韻述盡，可謂鉅筆如杠。《堯典》、《禹謨》之句，敍繼統事，尤見大力斡旋。　又曰：唐仲言云：明皇任楊李亂政，故有災猶降，喘未蘇之歎，因思向者之安撫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舊作隋末之亂者非。　按：此說甚是。蓋從文物四句讀下，便見今日之朝廷，事事與之相反。開元之治，媲美貞觀者，今已掃地。有志之士，皆爲當路沮抑而不得進，安得不望昭陵而興悲乎？後來杜牧亦有「樂游原上望昭陵」之句，蓋昭陵之時，士無不遇之歎也。　又曰：錢牧齋引《祿山事迹》，有黃旂助戰、石馬汗流事，謂此詩作於收京之後。災猶降，指天寶之亂，指麾盪滌，頌收復之功，若天寶初，安得先舉昭陵石馬事耶。蓋《英華》本鐵字作石故也。予謂玉衣二句，蓋援古事爲形容之語耳。以鐵爲石，恐後人轉因昭陵有此事，從而改之。不然，祿山之亂，率土翻覆，九廟震驚，何詩中略無一語敍及，恐蹂躪之慘、恢復之功，以往者四語當之，亦不甚似，而寂寥二語作結，亦不相應也。

此詩中段，向有三說：以災降爲隋末旱災，仍降唐初者，張南湖說也。以災降爲韋后亂宮，明皇廓清者，錢牧齋說也。以災降爲祿山倡亂，如隋末兵戈者，朱長孺說也。黃白山謂指天寶季年祿山未亂之先，此說得之，故附於五卷之末。下段「鐵馬汗長趨」，用楚王廟事，聞之友人費遴勗者。及閱《南史》，確爲可憑。

重平聲經昭陵

此必鄜州省家之後，復至長安時作。

草昧英雄起㈠，謳歌曆數歸㈡。風塵三尺劍㈢，社稷一戎衣㈣。翼亮貞文德㈤，丕承戢武威㈥。聖圖天廣大㈦，宗祀日光輝㈧。先紼太宗生前。

綎注：首聯，言應運而興，天人係屬，乃一篇之柱。風塵一聯，應謳歌句。聖圖廣大，言創業之弘，尺劍戎衣之成功也。宗祀光輝，言垂統之遠，文德武威之餘蔭也。何景明曰：用經史入詩，絶不見斧鑿痕，使他人道之，未免拙滯。

㈠《易》：天造草昧。注：草而不齊，昧而不明，此言隋末之亂。應劭《人物志》：草之秀者爲英，獸之特者爲雄。《太宗紀》：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

㈡梁武帝詔：謳歌攸奉，萬有樂推。《書》：天之曆數在汝躬。劉琨表：天命未改，曆數有歸。

㈢古詩中用風塵有二義，如《前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即杜詩「風塵三尺劍」也。一是戰鬬之風塵，一是行旅之風塵。《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如陸機詩「京洛多風塵」，即杜詩「風塵爲客日」也。

㈣《左傳》：社稷有主。《風俗通》：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祀，故立稷而祭之。《書》：一戎衣，天下大定。庾信詩：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㈤《抱朴子》：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石崇《大雅吟》：啟土萬里，志在翼亮。《書》：誕敷文德。

㈥又：丕承哉，武王烈。　隋煬帝詩：前驅振武威。

㈦蘇頲《應制》詩：聖圖恢寓縣。 蔡邕《陳太丘廟碑》：光明配乎日月，廣大資乎天地。

㈧《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前漢・兒寬傳》：癸亥宗祀，日宜重光，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陵寢盤空曲㈠，熊羆守翠微㈡。再窺松柏路㈢，還有一作見五雲飛㈣。 此記重謁昭陵。 張遠注：末句，卽「五陵佳氣無時無」之意。 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㈠古詩：陵寢暮烟青。 《漢書注》：陵，山陵。 寢，寢廟也。 《後漢・祭祀志》：漢諸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之具。 《唐會要》：昭陵因九嵕層峰，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爲玄宮，傍巖架梁爲棧道，懸絶百仞，繞回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游殿。 《陶弘景傳》：句容之句曲山，中周迴一百五十里，空曲寥曠。 宋之問詩：簷端接空曲。

㈡《書》：則亦有熊羆之士。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㈢唐注：因重經，故云再窺。 古詩：松柏夾廣路。

㈣京房《易飛候》：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又有五采雲在松下，如車蓋。 鍾惺曰：陵廟之作，典古悲涼。 説功業無竹帛氣，説神靈無松杉氣。

彭衙行

單復注：公避賊艱難之際，得孫宰顧遇，事後感荷而作。 黃希曰：公避寇，在天寶十五載，此云「別來歲月周一」，知詩是至德二載追憶避賊時事，非謂歸鄜州如此也。

晉戰於彭衙，是也。 《寰宇記》：彭衙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錢箋：《元和郡縣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春秋秦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㈠。 夜深彭衙道一作門，月照白水山。 首記避亂彭衙。

㊀北走南走，見《漢書》。古樂府《陌上桑》：不見天路險艱。

盡室久徒步㊀，逢人多厚顏㊁。參初簪切差此玆切谷鳥吟一作鳴㊂，不見遊子還。癡女饑咬我，

啼畏虎狼一作猛虎聞古叶稱延切㊄。懷中掩其口㊃，反側聲愈嗔古叶無沿切。此敍攜家遠行，兒女顛連之苦。

故索色責切苦李餐㊆。

㊀《左傳》：盡室以行。

㊁《書》：顏厚有忸怩。

㊂鍾會《孔雀賦》：華羽參差。宋之問詩：谷鳥轉尚澀。鳥鳴無人，一路荒涼之景。

㊃古詩：手中掩口啼。

㊄古詩：輾轉反側。

㊅《唐書》：劉仁軌稱解事僕射。

㊆庾信詩：苦李無人摘。《晉書》：王戎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一旬半雷雨㊀，泥濘相攀牽一作牽攀㊁。既無禦雨具，有時經一作最契闊㊂，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㊃，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㊄。此敍雨後行蹇，困頓流離之狀。

㊀徐幹詩：所經未一旬。《易》：雷雨之動，滿盈。

㈡荀濟詩：誰肯相攀牽。

㈢經契闊，謂連朝勤苦，詳見六卷。

㈣左思詩：秋菊兼餱糧。

㈤宋之問詩：暮投人煙宿。《杜臆》：「暮宿天邊烟」，逃難之人，望烟而宿，莫定其居也。

小留同晉作固，一作周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㈠，高義薄曾同層雲古叶于元切㈡。延客已曛黑㈢，張燈啓重平聲門古叶民堅切㈣。煖湯濯我足㈤，剪紙招我魂古叶胡勳切㈥。此記孫宰晉接之情。據詩意，孫宰當在同家窪，遇孫之後，因寄妻子於鄜州，遂欲從蘆子關以達靈武。朱注：鄜州在白水縣北，延州在鄜州西北，蘆關又在延州北。時公欲北詣靈武，故道出蘆關也。玩詩意，人名爲近。

㈠遠注：黃希以孫宰爲三川宰。或曰人名也。

㈡沈約詩：高義薄雲天。薄，迫也。王粲詩：哀鳴入層雲。

㈢謝靈運詩：朝游窮曛黑。

㈣《漢書·外戚傳》：張燈燭，設幃帳。《易》：重門擊柝。

㈤古歌：可以濯我足。

㈥夢弼曰：剪紙作旐，以招其魂，不必果有此事，只是多方安慰耳。《韓詩外傳》：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

相視涕闌干㈠。衆雛爛熳睡㈡，喚起霑盤飧古叶七緣切㈢。誓將與夫子㈣，永結爲弟昆古叶居員切。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備誌孫宰周恤之誼。出妻孥，出見宰也。衆雛，指兒女。爛

熳，熟睡貌。《杜臆》：「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乃代述孫宰語，所謂露心肝於艱難之際者。必如此説，下面文氣方順。舊解俱云夫子指孫宰，誤矣。

㈠息夫躬《絶命詞》：涕泗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泗闌干也。王洙注：闌干，淚墮衆多貌。趙注：《談藪》：王元景使劉孝綽送之，泣下闌干。

㈡《鸚鵡賦》：憫衆雛之無知。《莊子》：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申涵光曰：爛漫二字，寫稚子睡態入神。

㈢《左傳》：盤飧加璧。注：飧，水澆飯也。

㈣陶潛詩：誓將不復疑。

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㈠。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古叶胡涓切㈡。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末結別後追思之意。《杜臆》：公念孫宰肝膈，時往來於中，故追寫逃難之苦愈真，則感勒周旋之德愈重。此章四句起，六句結。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八句。

㈠潘岳《西征賦》：高祖之興也，聰明神武，豁達大度。王粲詩：豁然傷心肝。

㈡《梁書》：何敬容曰：「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王粲詩：豺虎方構患。黄希曰：仍構患，謂史思明等，引兵共十萬，寇太原，安慶緒使尹子奇及同羅曳兵十三萬，趨睢陽。

此詩用韻，參錯不一，經朱注考訂，知各本古韻也。至於分析段落，諸家頗混，今鈎清眉目，庶朗然易見耳。

蕭山毛奇齡《韻學指要》曰：古韻無明註，惟宋吴棫、鄭庠、各有古韻通轉註本，惜當時但行棫説，而不行庠説，致韻學大晦。考鄭氏《古音辯》，分古韻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皆協陽音。支、微、齊、佳、灰五韻，皆協支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皆協虞音。蕭、肴、豪、尤四韻，皆協尤音。侵、覃、鹽、咸四韻，皆協

單音。其書出吳氏《韻補》後，按之古音，已得十之九。所略不足者，魚、虞、歌、麻，與蕭、肴、豪、尤，尚分兩部耳。按毛氏此書，實足破沈韻之拘隘，閎少陵《彭衙行》合六韻於一篇，唐人尚知古韻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注：考《唐史》：至德二載八月丁卯，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此詩當作於九月。

胡騎一作虜潛京縣㈠，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㈡，穴蟻欲何逃㈢。首言軍臨賊境，勢在必克。

㈠《木蘭詩》：但見胡騎鳴啾啾。梁元帝詩：擁旄去京縣。《唐書》：至德二載閏八月，賊寇鳳翔。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等，率衆捍賊，乘勝攻中渭橋，追擊至苑門，賊大軍屯武功，燒營而去。九月丁亥，廣平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賊大敗，斬首六萬。賊帥張通儒棄京城，走陝郡。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㈡《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後漢·謝夷吾傳》：游魂假息，非刑所加。

㈢《異苑》：晉太元中，桓謙見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垽中出，緣几登竈。蔣山道士來應子，令作沸湯，澆所人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史記》：鄭桓公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

帳殿羅玄冕㈠，轅門照白袍㈡。秦山當警蹕㈢，漢苑入旌旄。路失一作濕非羊腸險㈣，雲橫雉尾高㈤。五原空壁壘㈥，八水散風濤㈦。今日看平聲天意㈧，遊魂貸爾曹㈨。乞降胡杠切那更得㈩，尚詐莫徒勞(一一)。此言鑾輿漸逼長安。玄冕，公卿服。白袍，回紇衣。秦山漢苑，京師在望矣。路失險，言中

途無阻。雉尾高，言儀仗甚整。空壁散漪，謂賊衆將滅，乞降無及矣。

㈠庾肩吾《曲水聯句》：回川入帳殿。《舊唐書》：武德令侍臣服有衮冕、鷩冕、毳冕、繡冕、玄冕。

㈡《周禮》：以車轅爲門。《趙國策》：張孟談，遇智過轅門之外。胡夏客曰：《留花門》詩云「百里見積雪」，知回紇軍皆衣白也。《梁書》：陳慶之所統之兵，悉着白袍，所向披靡。

㈢《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

㈣《漢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漢氏春秋》：太行羊腸，其山盤行如羊腸。魏武《苦寒行》：羊腸險詰曲，車輪爲之摧。

㈤《唐書》：天子舉動必以扇，大駕鹵簿，有雉尾障扇、小團雉尾扇、方雉尾扇、小雉尾扇之屬。

㈥《長安志》：長安、萬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謂之五原。漢單于款五原塞。曹植賦：步壁壘之常制。

㈦《關中記》：涇、渭、滻、灞、滻、潦、澇、澧、滻，爲關内八水。

㈧前漢王嘉曰：民心悦而天意得。

㈨《世説》：苻堅遊魂近境。

㈩《靈帝紀》：赤眉遣劉恭乞降。

(一)朱注：賊急則乞降，緩則尚詐，今皆無用矣。

元帥歸龍種上聲(一)，司空握一作擁豹韜(二)。前軍一作旌蘇武節(三)，左將去聲呂虔刀(四)。兵氣回飛鳥(五)，威聲没巨鼇(六)。戈鋋開雪色(七)，弓矢向一作尚秋毫(八)。天步艱方盡(九)，時和運更遭(十)。

誰云遺一作貴毒螫一作蠆㈠，已是沃腥臊㈡。

謂李嗣業。左將，謂僕固懷恩。兵氣二句，言軍勢之振。戈鋋二句，言軍器之利。毒螫腥臊，指賊黨。

㈠《唐書》：二載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先是子儀進位司空。晉劉琨表：晉文以郤穀爲元帥，而定霸功。

㈡《小學紺珠》：文、武、龍、虎、豹、犬，爲六韜。《後漢書注》：霸典文論，文師武論，龍韜主將，虎韜偏裨，豹韜校尉，犬韜司馬。

㈢《唐書》：李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收長安。胡夏客曰：嗣業所將，皆蕃夷四鎮，故以蘇武之典屬國爲比。《晉書》：蘇峻平，王導令取故節。陶侃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㈣《通鑑》：香積之戰，賊伏精騎，欲擊官軍，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就擊之，剪滅殆盡。《晉書》：徐州刺史吕虔，檄王祥爲司馬。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虔乃與祥。

㈤《鄒陽傳》：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㈥《文心雕龍》：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列子》：巨鼇戴山。趙曰：巨鼇，厲鼠之物。

㈦《東都賦》：戈鋋蚩尤之毒螫。

㈧《詩》：弓矢斯張。向秋毫，言雖微必中。《慎子》：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㈨《詩》：天步艱難。

㈩《文選》：遭遇嘉運。

(二)《左傳》：時和年豐。

(三)《西京賦》：蕩亡秦之毒螫。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㈡腥臊，別見。　沃，以蕩滌其穢也。

睿想一作思丹墀近㈠，神行羽衛牢㈡。花門騰絶漠㈢，拓《唐書》作柘羯渡臨洮㈣。此輩感恩至㈤，贏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去聲突劍吹毛㈥。喜覺都城動㈦，悲憐一作連子女號平聲。家家賣釵釧，只同祇待一作準擬獻香一作春醪㈧。末言遠人同助，益知舊都旋復矣。睿想，指肅宗。神行，謂六軍。花門，指回紇。拓羯，指安西。彼既感恩思奮，則殘俘不足執矣。鋒先騎突，見其勇決，悲喜兼至，預想人情如是耳。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十二句。

㈠《漢書・元后傳》注：尚書省中，以丹漆塗地，曰丹墀。

㈡温子昇詩：神行揚翠旗，天臨肅清警。　江淹詩：羽衛蕩流景。

㈢孔稚圭詩：橫行絶漠表。

㈣胡夏客曰：《封常清傳》：禄山先鋒至東京，使驍騎與拓羯逆戰，時常清以北庭都護入朝，命討禄山，故有拓羯之兵，此詩所云，蓋指北庭之歸義者。《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爵王故地，募勇健者爲拓羯，猶中國言戰士也。《唐書》：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

㈤《通鑑》：是年二月，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

㈥《鼂錯傳》：輕車突騎。　師古曰：言驍鋭可用衝敵人也。舊注：《吴越春秋》：干將之劍，能決吹毛遊塵。考本書無此語。

㈦谷永《與段會宗書》：優游都城，而取卿相。

㈧《董卓傳》：呂布殺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顧炎武曰：《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

兼主客郎，對魏使。魏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王嗣奭曰：此詩二十韻，字字犀利，句句雄壯，真是筆掃千軍者。中間如「今日看天意」、「此輩感恩至」兩聯，排律中不用駢耦，更覺精神頓起。而鋒先騎突，句法倒裝，尤爲警露。

收京三首

此當是至德二載十月在鄜州時作。詩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此明是在家聞詔。按肅宗於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卽位靈武，制書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還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鳳樓，下制。前後兩次聞詔，故云又下也。是時公尚在鄜州，其至京，當在十一月，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與詩不合，當以公詩爲正。至於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後，舊注錯引。

仙仗離丹極㈠，妖星帶一作照玉除㈡。須爲下去聲殿走㈢，不可好去聲樓居㈣。

一云：得非群盜起，難作九重居。

暫屈汾陽駕㈤，聊飛燕平聲將去聲書㈥。

依然七廟略，更蔡讀平聲與萬方初㈦。

首章，從陷京說至收京，在四句分截。仙仗，指上皇。妖星，指祿山。事。駕曰暫屈，言上皇將回。書曰聊飛，言河北易定。末喜更新氣象也。須爲下殿，謂宮闕忽離。不可樓居，見奉仙無益。此追敍往

㈠《郴陽仙傳》：蘇耽被命昇仙，辭母曰：「仙仗臨門，不得終養。」《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五：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立於東西廊下。邵注：天子有太極殿，以丹掩泥，塗殿上地，故庭曰丹墀。

㈡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收京三首

㈡妖星，凡二十一星。《晉・載記》：劉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安祿山事迹》：祿山生夜，赤光旁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帶玉除，卽「春星帶草堂」意。　曹植詩：凝霜依玉除。

㈢《梁・武帝紀》：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

㈣《漢・武帝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㈤《莊子》：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杜臆》：汾陽句，暗藏喪天下在內。

㈥《史記》：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乃爲書約之矢，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庾信詩：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

㈦《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羊祜傳》：祜外揚王化，內經廟略。庾肩吾詩：方憑七廟略，更雪五陵冤。　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中也。

按：燕將書，錢箋引哥舒翰至洛陽，祿山令以書招李光弼等，此却是燕將飛書。　盧注以諸將答翰書，切責其不死爲證，此合於飛書燕將。　但俱屬去年事，於收京不切。　朱注云：自香積寺北之捷，王師振威，賊徒胆落，嚴莊來降，思明納款，河北事勢，折簡可定，故用仲連射書事。此說當從。

朱鶴齡曰：玄宗晚節怠荒，深居九重，政由妃子，以致播遷之禍。公不忍顯言，而寓意於仙人之樓居，因貴妃嘗爲女道士，故舉此況之。《連昌宮辭》：「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此一的證。

其二

生意甘衰白㈠，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㈡，又下去聲聖明朝音潮㈢。羽翼懷一作慚商老㈣，文思憶帝堯㈤。　叨逢罪己日，灑涕一作霑灑望青霄㈥。　次章，在鄜而喜收京，亦四句分截。　言自甘衰白，寥

落天涯，忽聞詔書再下，喜何如矣。此時懷商老而李泌已去，憶帝堯而上皇初歸，有關於朝事君德者非小。只恐罪己之日，又增闕失，是以望青霄而灑涕耳。趙汸云：甘字、正字、忽字、又字，呼應起伏，有出自望外意。

㈠周王褒詩：寂寥灰心盡，摧殘生意餘。趙汸注：生意，似指恩澤言。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注：白，謂白髮。

㈡《漢·西域傳》：武帝棄輪臺，下哀痛之詔。《舊唐書》：是年十月，肅宗還京。十一月壬申朔，御丹鳳樓，下制曰：「早承聖訓，常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負荷。」十二月戊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

㈢《龜錯傳》：施利後世，名稱聖明。

㈣《張良傳》：四人者隱商雒山，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

㈤《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

㈥《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馬融疏：伏讀詔書，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搜神記》：灑涕而別。

朱鶴齡曰：羽翼，指廣平王而言。肅宗前以良娣、輔國之譖，賜建寧王死。至是廣平初立大功，又爲良娣所忌，潛構流言，雖李泌力爲調護，而時已還山。公恐復有建寧之禍，故不能無思於商老也。又云：肅宗之失，不在靈武卽位之舉，而在還京以後，失於定省，使良娣、輔國得媒孽其間，以致刼遷西內，子道不終。是年十二月，上皇還居興慶宮，父子之間，猜疑未見，而公於此若深有見於其微者，曰「憶帝堯」，欲其篤於晨昏之戀也。沾灑青霄，其所以望肅宗者，豈不深且厚耶。

其三

汗馬收宮闕㈠，春城鏟賊壕㈡。賞應平聲歌《杕杜》㈢，歸及薦櫻桃㈣。雜虜橫戈數音促。一作槊，非㈤，功臣甲第高㈥。萬方頻一作同送喜㈦，無乃聖躬勞㈧。三章，收京而憂事後，亦四句分截。宮闕

已收，賊壞可鏟，賞功薦廟，卽在來春時也。但恐回紇恃功邀賞，諸將僭奢無度，故又爲之慮曰：今京師收復，此萬方送喜之時，無乃聖躬焦勞之漸乎。公蓋憂鹵橫臣驕，將成踩躪跋扈之勢，厥後邊方猾夏，藩鎮專權，果如所慮，惜當時不能見及此耳。

㈠《晉世家》：矢石之難，汗馬之勞。　班婕妤《擣素賦》：登薄軀於宮闕兮。

㈡謝朓詩：春城覆白日。　庾信《枯樹賦》：平鱗鏟甲。鏟，削平也。

㈢《詩序》：《杕杜》，勞還役也。

㈣《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含桃，櫻桃。

㈤郭欽疏：漸徙內郡雜虜，於邊地。　庾肩吾詩：橫戈念北奔。

㈥《漢·高帝紀》：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長安志》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安史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有界限，人謂之木妖。

㈦《易林》：謳歌送喜。　楊炯碑：甲第何高。甲第，謂甲乙之第，言第一等第宅也。

㈧孔融疏：身爲聖躬，國爲神器。　黃生注：從五六讀下，則結尾二句，乃反辭致諷，見公慮事之深，愛君之切。

按末句，舊有兩說。　師氏曰：此聖主之勳勞，人臣不宜奪天工以爲己力。此說歸功主上，其意是矣，但於無乃二字，下得太輕。　朱云：聖躬勞，卽「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之意。此說作喜幸之詞，但於上文橫戈甲第，不見關合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音現於詩

《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陷賊官，六等定罪，三等者流貶。虔在次三等，故止貶台州。此當是其時作。

鄭公樗散鬢成一作如絲㈠，酒後常稱老畫師㈡。萬里傷心嚴譴日㈢，百年垂死中張仲切興時㈣。便與先生應平聲永訣㈤，九重平聲泉路一作下盡交期㈥。

虔在次四，鄭貶台州，傷其臨老罹罪。下則闕爲面別，而寄詩言情。《杜臆》：首記其狀，次記其言，兩句已爲虔撰一小影。觀《八哀》詩，鄭多才藝而畫更精，曰老畫師，此其自知語，亦其自慨語。萬里傷心，正爲嚴譴之故。百年垂死，乃在中興之時。嚴譴、中興四字，含無限痛楚。結聯情見乎詞，鄭果卒於台州。

㈠樗樹散木，見《莊子》，言材不合世用也。

㈡《漢書》：酒後耳熱。薛道衡詩：不蒙女史進，更失畫師情。趙次公曰：鄭虔好書，善畫山水，玄宗稱爲三絶。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因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卽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

㈢孔融詩：俯仰內傷心。漢襄楷疏：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宋之問詩：逐臣北地承嚴譴。

㈣荀悦《漢紀》：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又贊：光武中興之後。

㈤《北山移文》：蒼黃反覆。崔駰牋：萬里長途。

㈥《詩》：邂逅相遇。《管子》：始乎無端。《詩》：出宿於干，飲餞於言。

㈦潘岳《夏侯湛誄》：存亡永訣。

㈧釋智愷詩：泉路方幽噎，寒隴向凄清。梁昭明太子詩：還信三洲曲，誰念九重泉。

盧世潅曰：虔之貶，既傷其垂老陷賊，又闕於臨行面別，故篇中徬徨特至。如中二聯，清空一氣，萬轉千迴，純是淚

收京三首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

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末徑作永訣之詞，詩到真處，不嫌其直，不妨於盡也。

顧宸曰：供奉之從永王璘，司户之污禄山僞命，皆文人敗名事，使硜硜自好者處此，割席絶交，不知作幾許雨雲反覆矣。少陵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真可泣鬼神。李陵降虜，子長上前申辯，甘受蠶室之辱而不悔，《與任少卿書》猶刺刺爲分疏，亦與少陵同一肝膽。人知龍門之史、拾遺之詩，千秋獨步，不知皆從至性絶人處，激昂慷慨、悲憤淋漓而出也。

臘日

此至德二年十二月，還長安時作。《小學紺珠》：五行始於祖，終於臘，唐土德，戊祖辰臘。趙大綱《測旨》：唐以大寒後辰日爲臘。

臘日常年一作年暖尚遥㊀，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㊁，漏洩春光有一作是柳條㊂。縱酒欲謀良一作長夜醉㊃，歸一作還家初散一作放紫一云北宸朝音潮㊄。口脂面藥隨恩澤㊅，翠管銀罌下去聲九霄㊆。

此詩臘日喜霑恩賜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記事。張綖注：大寒之後，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至治。臘日而暖，此寒極而春，亂極將治之象，公故喜而賦焉。朱瀚曰：雪色承凍，春光承暖，侵凌承全消，漏洩承尚遥。顧注：臘祭自應會飲，況當恩澤下頒之日，下四用倒插，乃歸重感恩意。若先將口脂、翠管作聯，散朝、縱酒作結，便覺板實少致。

㊀朱瀚曰：庾子山詩：「常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沈休文詩：「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

前半本此。

㈡《史記》：炎帝欲侵陵諸侯。《詩》：焉得萱草。

㈢《魏武紀》：檄必恐漏洩。梁元帝詩：徒望春光新。

㈣《陳書》：太傅平秦王歸彦，縱酒爲樂，經宿不知。

㈤《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卽內衙之正殿。

㈥朱瀚曰：口脂面藥，以禦寒凍。《景龍文館記》：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酉陽雜俎》：臘日賜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筒。《太平御覽》：《盧公家範》，臘日上澡豆及頭膏面脂口脂。《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

㈦張注：翠管銀罌，指所盛之器。惠遠詩：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

奉和去聲賈至舍人早朝音潮大明宮四

此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唐書》：賈曾，景雲中擢中書舍人，開元中復拜中書舍人。子至，字幼隣，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撰册，既進藁，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所爲，今玆命册，又爾爲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流涕。歷中書舍人。《舊唐書》：東內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年改大明宮，龍朔二年號蓬萊宮，咸亨元年改含元宮，尋復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天后改大明殿。《雍録》：唐都城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號南內也。三內更迭受朝，而大明最數。

五夜漏聲催曉箭㈠，九重平聲。一作天春色醉仙桃㈡。旌旂俗作旗，非日暖龍蛇動㈢，宮殿風微

臘日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燕雀高㊃。朝音潮罷香烟攜滿袖㊄，詩成珠玉在揮毫㊅。欲知世掌絲綸美㊆，池上于一作如今有一作得鳳毛㊇。

朝作詩，稱賈至之才；結聯，言父子繼美，切舍人之事。此詩比諸公所作，格法尤爲謹嚴。朱注：春色之穠，桃紅如醉，以在禁中，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也。顧注：賈詩言鳳池，公卽用鳳毛，貼賈氏父子，不可移贈他人，結語獨勝。

㊀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無辯，五夜不分。邵注：夜以五爲節，起於甲，止於戊，又謂之五更，漏箭卽更籌。《紺素雜記》：《梁武本紀》：帝燃燭側光，常至戊夜。杜詩五夜漏聲，正謂戊夜耳。殷夔《刻漏法》曰：鑄金爲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吳思元詩：愁逐漏聲長。

㊁《楚辭》：君之門以九重。陰鏗詩：上林春色滿。唐時殿庭多植桃柳，故岑詩言柳拂旌旗，杜詩言春色仙桃，皆面前真景。張性謂天顏有喜，如醉仙桃，誤矣。《酉陽雜俎》：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庾肩吾詩：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轉紅。

㊂燕雀配龍蛇，以實對虛。《周禮》：析羽爲旌，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龜蛇爲旐。《釋名》：旂，倚也。《楚辭》：仰觀刻桷，畫龍蛇些。

㊃《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賀。

㊄庾信詩：香烟龍口出。《唐書·儀衛志》：凡朝日，殿上設黼扆、踾席、熏爐、香案。何遜詩：還飄袖裏香。

㊅曹植《與楊修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梁簡文帝《答新渝侯書》：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文選》：摛文揮月毫。

㊆《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左傳》：世濟其美。於布格。《唐書》載玄宗曰：「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七句意本此。

㊇晉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淑妃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朱瀚曰：作詩須知賓主，前半撮略賓意，後半重發主意，始見精神。王岑賓太詳，主太略，岑掉尾猶有力，王則迂緩不振矣，必如此詩，方見格律。

黃生曰：王元美嫌此詩後半意竭，不知自作詩與和人詩，體固不同。唐賢和詩，必見出和意。王岑二首，結並歸美於賈，少陵後半特全注之，此正公律格深老處，可反以此爲病哉。且王結美掌綸，岑結美倡詠，惟杜兼及之，又顯其世職，寫意周到，更非二子所及。又曰：合觀四作，賈首倡，殊平平，三和俱有奪席之意。就三詩論之，杜老氣無前，王岑秀色可攬，一則三春穠李，一則千尺喬松，結語用事，天然湊泊，故當推爲擅場。

按：前人評此詩，謂其起語高華，三壯麗，四悠揚，無可議矣。頗嫌五六氣弱而語俗，得結尾振救，便覺全體生動也。

蘇軾曰：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旆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又：「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今按：米南宮《浙江潮》詩：「天排雲陣千軍吼，地擁銀山萬馬奔。」陸放翁詩：「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又云：「雲埋廢苑呼鷹處，雪暗荒郊射虎天。」又云：「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皆雄偉激壯，可參唐人佳句。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附賈至詩

銀燭朝天紫陌長㈠，禁城春色曉蒼蒼㈡。千條弱柳垂青瑣㈢，百囀流鶯遶建章㈣。劍佩聲隨玉墀步㈤，衣冠身惹御爐香㈥。共沐恩波鳳池裏㈦，朝朝染翰侍君王㈧。上四早朝大明宮，下四呈兩省僚友。曰銀燭、曰春曉、曰弱柳、曰流鶯，皆早朝景物。曰紫陌、曰禁城、曰青瑣、曰建章，皆宮殿層次。劍佩、衣冠，兩省朝容。鳳池、染翰，同僚職事也。

㈠顧野王《舞影賦》：列銀燭兮蘭房。楊慎《詩話》：《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殷仲文詩：紫陌結朱輪。

㈡顏延之詩：朝駕守禁城。《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㈢蕭子顯詩：楊柳千條共一色。祖孫登詩：弱柳垂江翠。師古曰：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

㈣劉孝綽《百舌》詩：百囀似群吟。沈約詩：流鶯復滿枝。

爲千門萬户。

㈤《史記》：高祖令蕭何帶劍履上殿。鮑照詩：虛容遺劍佩。

生塵。

㈥《史記·留侯世家》：衣冠甚偉。

㈦丘遲詩：肅穆恩波被。《晉書·荀勗傳》：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

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㈧宋玉《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潘岳《秋興賦序》：染翰操紙。　吳筠詩：年年月對君王。

楊仲弘曰：榮遇詩，如賈至諸公《早朝》篇，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真麟遊靈囿，鳳鳴朝陽也，熟之可洗寒儉。

周敬曰：氣度冠冕，音調琳琅，起句軒昂，卽唐人有數。　結渾融莊雅，作尋常煞語者，少窺其妙。　中聯亦佳，不必吹毛求疵也。　田子藝云：「紫陌、禁城、青瑣、建章、玉墀、鳳池，太重，身字不雅，不如王岑遠甚。」亦太深文矣。

黃家鼎曰：《早朝》詩，帶不得山林氣。　如此格律，真是錦明霞燦，電燦雷鳴。

七律中，有平仄未諧，而句中自調者，賈幼隣詩：「劍佩聲隨玉墀步。」玉墀二字，仄平互換。　杜少陵詩：「西望瑤池降王母。」降王二字，亦仄平互調，此偶用變通之法耳。

和前附王維詩

絳幘鷄人報一作送曉籌㈠，尚衣方進翠雲裘㈡。　日色纔臨仙掌動㈢，香烟欲傍去聲袞龍浮㈣。　朝音潮罷須裁五色詔㈤，佩聲歸向鳳池頭㈥。　上六早朝景事；末二美賈舍人。

㈠蔡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董仲舒上書，執事者皆赤幘。《漢官儀》：宮中與臺，並不得畜雞，夜漏未明三刻鷄鳴，衛士候於朱雀門外，著絳幘鷄唱。《三體詩註》：絳幘者，朱冠以象雞。　注：夜漏未盡，鷄鳴時也。

㈡《周禮》：鷄人夜嘑旦以號百官。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賈至）　和前（王維）

㈡《唐書・百官志》：尚衣，掌供冕服。　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披翠雲之裘。

㈢《呂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宮。　韋昭注：閶闔，天門也。

㈣《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記》：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

㈤邢子才詩：天高日色淺。　《廟記》：神明臺，武帝造，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㈥陳公讓詩：香烟百和吐。　《記》：天子龍袞。　注：畫龍於袞衣也。

㈦《史記・袁盎傳》：絳侯朝罷趨出。　《事始》：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頒行。

㈧潘岳《西征賦》：想珮聲之遺響。　《文選注》：鳳池，中書省也。

顧璘曰：氣象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事新清，無所不備。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

陸時雍曰：七律，摩詰與少陵爭馳。杜好虛摹，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王用實寫，神色冥會，意妙言前。二者誰可軒輊。

胡應麟曰：右丞《早朝》詩，五用宮室字。《出塞》詩，兩用馬字。《郴州》詩，六用地名字。雖其詩神骨冷然，絶出烟火，要不免冗雜。高岑即無此等，而氣韻自遠。兼斯二美，獨見杜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正變互出，後來讀者亦須知分別也。

此詩閶闔宮殿，衣冠冕旒，句中字面複見，杜詩有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却無此病矣。

和前附岑參詩

雞鳴紫陌曙光寒㊀，鶯囀皇州春色闌㊁。金闕曉鐘開萬户㊂，玉階仙仗擁千官㊃。
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旂露未乾音干。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去聲皆難㊄。上六早
朝，末二和賈。

㊀《詩》：女曰雞鳴。劉孝綽詩：紆餘出紫陌。盧思道詩：旌門曙光轉。

㊁梁元帝詩：新鶯隱葉囀。鮑照詩：表裏望皇州。注：皇州，帝都也。

㊂梁武帝詩：珠珮嫋婗戲金闕。孔德紹詩：臨風聽曉鐘。千門萬户，見前。

㊃《西都賦》：玉階彤庭。《唐書·儀衛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

㊄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注：《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

楊萬里曰：七言褒頌功德，如賈至諸公唱和大明宮，乃爲典重。和其詩者惟此最佳。

胡應麟曰：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比王似勝。然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窮歲月較之，未易墜其一也。

周敬曰：皇紫假對。星露二字，實詩眼，通篇心靈脈融語秀，作廊廟古衣冠法物，令人對之，魂肅神斂，不特《早朝》諸什，此爲首唱，卽舉唐七律，取爲壓卷何讓。

周珽曰：或謂《早朝》詩，用寒、闌、乾、難險韻，似屬吹毛。諸家取唐七言律壓卷者，或推崔司勳《黃鶴樓》，或推沈詹事《獨不見》，或推杜工部「玉樹彫傷」、「昆明池水」、「老去悲秋」、「風急天高」等篇。然音響重薄，氣格高下，俱前有確論。珽謂冠冕莊麗，無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過右丞《積雨》。瀛齋翁以二詩得廊廟山林之神髓，欲取以壓卷，真足空古準今。質之諸家，亦必以爲然也。

和前（王維、岑參）

杜詩詳註卷之六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唐會要》：宣政殿，在含元殿後，卽正衙殿也。《唐六典》：上閤門，門下省在焉。西上閤門，中書省在焉。公時爲左拾遺，屬門下，故出左掖。《漢書注》：掖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天門日射音石黃金牓㈠，春殿晴曛一作薰赤羽旗㈡。宮草霏霏一作微微承委珮㈢，鑪烟細細駐游絲㈣。雲近蓬萊常五一作好色㈤，雪殘鳷鵲亦多時㈥。侍臣緩步歸青瑣㈦，退食從容出每遲㈧。上四詠宣政殿，景之自外而內者。下四退朝出掖，時之自早而晚也。日光射牓，在殿外。晴氣薰旗，在殿前。草承委珮，在殿下。烟駐游絲，在殿中。雲氣雪殘，此又遥瞻殿上者，亦見在朝之久。歸青瑣，退朝回院也。出每遲，出掖還邸也。顧注：日射牓，則金益黃。晴曛旗，則羽更赤。身俯則佩下委，故草相承。無風則烟不動，故如絲駐。此詩後半失粘。

㈠盧注：天門，天子之門。《楚辭》：廣開兮天門。《神異經》：西方有宮，白石爲牆，門以金牓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梁元帝詩：金牓燭神光。邵注：牓，門扁也。

㈡隋煬帝《江南曲》：春殿晚，仙艷奉杯盤。《家語》：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陸機詩：羽旗棲瓊鑾。舊注：旗畫赤羽鳥，所謂朱雀也。

㈢《西京賦》：芳草甘木。《楚辭》：芳霏霏兮滿堂。《記》：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㈣蕭放詩：金鳳起爐烟。晉羊球《登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沈約詩：游絲映空轉。

㈤《唐會要》：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爲蓬萊宮。咸亨初，改爲含元殿，又改爲大明宮。《董仲舒傳》：雲五色而爲慶。

㈥杜詩用殘字，多作餘字解。《上林賦》：過鳵鵠，望露寒。注：皆觀名，在雲陽甘泉宮外。

㈦曹植詩：侍臣省文奏。《列子》：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青瑣，謂省門。

㈧《詩》：自公退食。《天台賦》：任緩步之從容。

紫宸殿退朝口號 音潮 平聲

《唐六典》：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雍録》：含元之北爲宣政，宣政之北爲紫宸。楊慎曰：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是也。紫宸，便殿也，謂之閤，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閤，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是也。歐陽公去唐不遠，入閤之制已未明，問於劉貢父而後知之。然其大略，不過如此。錢箋：《五代史・李琪傳》：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御便殿見羣臣，曰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候朝於衙者，因隨之以入見，故謂之入閤。顧注：口號，言隨口號吟。

户外昭容紫袖垂㈠，雙瞻御座引朝音潮儀㈡。香飄合殿春風轉㈢，花覆千官淑景與影同移㈣。

晝漏稀舊作聲。千家本定作稀聞高閣黃作閤報㈤，天顏有喜近臣知㈥。宮中每出歸東省㈦會送夔龍集一作到鳳池㈧。張綖注：此内殿也，故所詠皆宮中之景。上六詠紫宸，末二言退朝。顧注：袖垂爲傴僂，雙瞻爲分行，瞻御座爲内向，引朝儀爲却行。此寫昭容導駕之制甚詳。花下影移，言奏對之久。吳論：香隨風轉，言殿宇之寬。禁庭深邃，故晝漏罕聞，待高閣之報。單復謂晝漏在退朝後者，非是。諫官侍班，故天顏有喜，而近臣先知。張性謂拾遺不見天顏者，非是。《雍録》：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公爲拾遺時，政事堂已在中書，其自宫中退朝而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會送夔龍於鳳池者，又自東省而集於西省，就政事堂見宰相也。晉人以中書比天上鳳凰，故唐人遂用鳳池稱中書省。

㈠《莊子》：户外之屨滿矣。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酉陽雜俎》：今閤門有宫人垂帛引百僚，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宫人傳百僚拜。周隋相沿，國家因之不改。《唐會要》：天祐二年，只令小黄門祗候引從，宫人不得擅出内，蓋昭宗時始罷也。

㈡《漢書》：馮婕妤曰：「妾恐熊至御座。」《周禮·地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辯其貴賤之等。《史記》：叔孫通起朝儀。

㈢庾肩吾詩：合殿生光彩。蕭子雲詩：春風蕩羅帳。

㈣《荀子》：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謝朓賦：嗟斯靈之淑景。

㈤顧注：古刻漏，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長安志》：含元殿，東南有翔鸞閣，西南有棲鳳閣。

黃生注：高閣在禁中，宮女司漏，遞相傳報。《秋興賦》：高閣連雲。

㈥采葛婦歌：羣臣拜舞天顏舒。《記》：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唐制：諫官隨宰相而入，得近御前，公爲拾遺，故稱近臣。《國語》：近臣盡規。

㈦《國策》：宮中虛無人。

㈧上官儀表：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范彦龍詩：遥望鳳凰池。

王嗣奭曰：宣政殿，在含元殿北，乃前殿也。紫宸殿爲日御，古之燕朝也。故二詩所詠，氣象大小，莊嫓稍異。

黃生曰：此詩首尾並具典故，疑借此二事託諷也。宮人引駕，雖屬舊制，然大廷臨御，萬國觀瞻，豈容此輩接迹。而時主因循不改，於朝儀爲已褻矣。至如宰相雖尊，實與羣臣比肩而事主，退朝會送，此何禮乎。此詩所以志諷，人但取其濃麗工整，不知具文見意，《春秋》之法在焉。徒云詩史，淺之乎窺公矣。

春宿左省

鶴注：公爲左拾遺，屬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亦曰左掖。

花隱掖垣暮㈠，啾啾棲鳥過平聲㈡。星臨萬户動㈢，月傍九霄多㈣。不寢《英華》作寐聽平聲金鑰《英華》作鏁㈤，因風想玉珂㈥。明朝有封事㈦，數音朔問夜如何㈧。上四宿省之景，下四宿省之情。花隱、鳥棲，日已暮矣。星臨、月近，夜而宿矣。聽鑰、想珂，宿而起矣。問夜未央，起而待旦矣。自暮至夜，自夜至朝，敘述詳明，而忠勤爲國之意，即在其中。《杜臆》：有風則鈴鐸皆鳴，故因而想及玉珂，在省中不得聞珂聲也。

㈠劉楨詩：隔此西掖垣。掖垣，禁牆也。

㈡古樂府：鳳凰鳴啾啾。何遜詩：日夕棲鳥喧。

㈢生注：「春星帶草堂」，在月落之後。「星臨萬户動」，在月出之前。《漢書》：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户。

㈣庾闡詩：翔虬凌九霄。以九霄對萬户，指九重之地言。汸注：比廊廟之上。

㈤生注：本言不寐，用寢字方響。《黄庭經》：玉匙金鑰常堅完。

㈥楊方詩：因風吐徽音。張華詩：乘馬鳴玉珂。夢弼曰：《本草》：珂，貝類，可爲馬飾。是也。《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三子；六品以下，去幰及珂。師氏因以爲導者所鳴之珂，其説不同。阮籍詩：置此明朝事。

㈦《光武紀》：詔百僚俱上封事，無有隱諱。《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唐書》：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晉·傅玄傳》：每有奏劾，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㈧陰鏗詩：愁人數問更。《詩》：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此詩下半截，全用其意。

趙汸曰：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謂之句眼。如此二詩，三四動字、多字，五六濕字、低字之類，乃眼之在句底者。《何將軍山林》詩：「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低與暗乃眼之在第三字者。「雨抛金鎖甲，苔卧緑沉槍」，抛與卧乃眼之在第二字者。「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緑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皆一句中具二字眼，剩、破、殘、開、垂、折、綻、肥是也。山谷云：拾遺句中有眼，篇篇有之。推此可見。

楊仲弘曰：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虚」，鍊中間一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鍊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鍊第二字。非鍊覺、赴字，便是俗詩，有何意味耶。

胡應麟曰：杜詩五律，結句之妙者，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親朋滿天地，兵甲少

來書」，「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語皆矯健振勁，絶非錚錚細響也。

晚出左掖

公朝宁諸詩，皆乾元元年春作，後並同。

晝刻傳呼淺㈠，春旗簇仗齊㈡。退朝音潮花底散㈢，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㈣，騎馬欲鷄棲㈤。首二朝班之景，三四退朝歸院，五六院中之景，七八出院歸舍。

記時，中四皆言春景。　唐時殿廷，多植花柳，故初退朝班，從花底而分散，各歸院舍，至柳邊而遮迷。樓在城上，故雪融而濕。殿高逼雲，故去殿若低。及焚草而出，時值鷄棲，見日已晚矣。　鍾惺云：避人句，是大臣之體。騎馬句，是諫臣之心。《杜臆》：杜詩妙在氣象，此於退食時，能寫出委蛇氣象。

㈠陸倕《新刻漏銘》：衛宏載傳呼之節。《五經折疑》曰：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洙曰：《刻漏銘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爲備。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

㈡庾信賦：楊柳共春旗一色。

㈢《雍録》：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廨舍。杜詩曰散、曰歸，東西分班而出，各歸其廨也。《文昌雜録》：唐殿庭多種花柳，本朝唯樹槐楸。

㈣劉須溪曰：焚諫草，不欲人知也。避人而焚，并掩其迹矣。《晉・羊祜傳》：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詩》：雞棲於塒，日之夕矣。故用雞栖以點晚出。顧炎武引後漢朱震爲州從事，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言車小也。此説本於吴若注，錢箋已駁其非是。

黃生曰：二詩皆于結語見身分，若泛敍朝省，雖工亦何益哉。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音皮梧十尋㈠，洞門對雷舊作雪，《正異》定作霤常陰陰㈡。落花遊絲白日靜㈢，燕青春深㈣。腐儒衰晚謬通籍㈤，退食遲迴違寸心㈥。袞職曾音層無一字補㈦，許身南金㈧。上四省中之景，下乃自述其懷。顧注：垣覆梧桐，門皆對霤，宜其氣象陰森。張綖注：白日靜，慨素深，惜時邁也。二句景中有情，故下接云「謬通籍」、「違寸心」。公年四十六始拜拾遺，時已晚矣，乃遲回、責，徒違素心耳。

㈠蔡夢弼注：掖乃省中左右掖。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職無補而身有愧，乃題於院壁以自警。

法。或引舊注：垣之竹、埤之梧，

陰」，則知十尋止言梧，非言竹矣。澤州陳冢宰廷敬曰：埤字解者各異，今更有說埤與卑同，此言竹

語》：松柏不生埤。《荀子》：埤污庸俗。《漢書·劉向傳》：增埤爲高。《五行志》：寒埤擁下。《子

則生藏蔑蒺藜。《射雉賦》：如轆如軒，不高不埤。皆可互證。張綖注：竹埤謂掖垣之上，以竹

埤然。朱注引王褒《山家》詩「衆林積爲籟，圍竹茂成埤」，此是竹埤二字所本。當從此說。東七

晚出左掖　題省中壁

疏》謂其地有桑麻竹箭之饒，則長安舊有竹矣。

㈡杜定功曰：對霤作對雪，此傳寫之誤耳。左思《吳都賦》：玉堂對霤，屋水流也。僞蘇注引山谷云：唐省中青壁畫雪。此不足信。

不宜有雪。《禮記注》：堂前有承霤。《說文》：霤，

《漢・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門相當。謝朓詩：紫殿肅陰陰。

㈢梁簡文帝詩：落花隨燕入，游絲帶蝶驚。《楚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

㈣《夏小正》：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鮑照詩：乳燕逐草蟲。

㈤《史記》：高帝曰：「爲天下安用腐儒。」注：腐者，敗壞無堪任也。《漢書》：詔令從官給事宮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然後乃得入也。孟康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不禁出入。

㈥《後漢・東海王傳》：光武遲回者數歲。謝朓詩：孰爲勞寸心。

㈦《詩》：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范甯《穀梁傳序》：一字之褒。

㈧《史記》：聶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唐汝詢曰：君不能納諫臣，無以效忠，雖抱南金亦無所用。張載《擬四愁》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生注：本詩序：「衡以天下漸敝，鬱鬱不得志，思以道德報君，而懼阻讒邪。」結語暗包序意。《韓非子》：荆南麗水中生金。

杜公夔州七律有間用拗體者，王右仲謂皆失意遣懷之作，今觀《題壁》一章，亦用此體，在將去諫院之前，知王說良是。王世懋云：七律之有拗體，卽詩中之變風變雅也。說正相合。

葉夢得《石林詩話》：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淺深以是爲序。予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

種語，但先後不同。如「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隨波逐浪句。「百年地僻柴門遠，五月江深草閣寒」，當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同參。

送賈閣老出汝州

據此詩，賈出汝州在乾元元年之春。考《肅宗本紀》：九節度師潰，刺史賈至奔於襄鄧，在次年三月，與此詩前後相合。本傳以爲出蒲州，史氏誤書耳。《舊唐書》：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唐志》：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本伊州，貞觀八年更名。汝州，今屬河南南陽府。

西掖梧桐樹㈠，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㈡，去住損春心㈢。宮殿青門隔㈣，雲山紫邏深㈤。人生五馬貴㈥，莫受二毛侵㈦。上四賈出汝州，下言別後交情。掖梧空留，賈已出院矣。艱難，言中途跋涉。去住，謂彼此踪跡。青門隔，去者不見長安。紫邏深，住者不見汝州也。張遠注：人生得爲刺史，亦不賤矣，莫以一麾出守，感憤而生二毛，此作慰詞。

㈠《初學記》：中書省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杜臆》：起語從召公甘棠脱來，起得俊拔。

梧桐。《詩》：于彼梧桐，生于朝陽。

故里。《淮南王篇》：還故鄉，入故里。黃曰：賈至，河南洛陽人，汝州與河南爲鄰，故曰故里。

㈡《楚辭》：懷恨兮艱難。

㈢《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㈣《後漢·順帝紀》：修飾宮殿。《前漢書注》：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

題省中壁　送賈閣老出汝州

㊄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九域志》：汝州梁縣有紫邏山。

㊅《潘子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漢官儀》：太守四馬，行部加一馬，故稱五馬。《文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

㊆二毛，注見五卷。

錢謙益曰：賈至本傳不載出守之故，杜有《別賈嚴二閣老》及《寄岳州兩閣老》詩，知其爲房琯黨也與。武尚未貶，而先出至者，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詔，至實當制，故先去之也。岳州之謫，亦本於此。公詩有艱難、去住之句，情見乎辭矣。

黃生曰：起語醇深雅健，與體之妙，無出其右，三唐之絶唱也。又曰：起處用《卷阿》詩意，而無其迹。

送翰林張司馬一云學士南海勒碑

鶴注：《唐志》：翰林無司馬。玄宗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藝能伎術之流，皆待詔於此。今曰勒碑，或是鐫工之精者。姜氏曰：《新唐書・吕向傳》：向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此雖權設，亦以士人爲之。鶴謂或待詔鐫刻之流，若是雜流，公不須作詩推重矣。《唐書》：廣州南海郡，屬嶺南道。

冠冕通南極㊀，文章落上台㊁。詔從三殿云天上去㊂，碑到百蠻開㊃。野館穠一作濃花發㊄，春帆細雨來㊅。不知滄海使去聲。《英華》作使，諸本作上，天遣幾時迴㊆。上四張赴南海，下四送張之意。

上寫氣象巍峩，下摹情景婉至。冠冕，指翰林。文章，指碑詞。三殿去，承上台。百蠻開，承南極。詔是遣官之命，開是勒文於石。穠花細雨，去時春景。滄海使回，來日程期。《杜臆》：出使本有程限，但滄海易阻風濤，須俟天時之順。天遣二字，非公不能下。

㈠《風俗通》：黃帝始製冠冕，垂衣裳。王融詩：迹殊冠冕客。《江賦》：竭南極，窮東荒。原注：相國製文。

㈡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

㈢《兩京新記》：大明宮有麟德殿，在仙居殿西北。此殿三面，故以三殿爲名。白樂天詩「三殿角頭宵直入」，是也。

㈣《詩》：因時百蠻。《漢書・陳湯傳》：威振百蠻，武暢四海。《記》：南方曰蠻。

㈤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詩》：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毛萇曰：穠，猶戎戎也。

㈥《拾遺記》：魏文帝迎薛靈芸行者歌：清風細雨雜香來。

㈦黃生注：結語暗用張騫事，既同姓，又出使，且往海上，用事精切，舊無注及者。

此詩，前四説得莊重，下半自須出之風秀。先輩有議「野館濃花發」，謂似題酒館，「春帆細雨來」，謂似贈賈客。此後人自以俗見談詩，未許妄評作者。

王嗣奭曰：野館穠花，極堪玩賞。春帆細雨，又覺凄凉。長途情景，在處有之，妙在描寫深細。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㈠，鴉音交鵲音精瀼音溪鶵音勅滿晴沙㈡。自知白髮非春事㈢，且盡芳樽戀物

華㊃。近侍卽今難浪跡㊄，此身那得更無家㊅。

種瓜㊆。首二敍景，三四陪鄭，五六自敍，七八勉鄭。　春事物華，卽指江頭花鳥。白髮自憐，清樽聊遣，公蓋對境而興闌矣。　官居近侍，既難浮沉浪迹，回念此身，更無家計可資。見尸位不可，去官不能，進退兩難也。鄭丈必有歸隱之語，故稱其才力猶強，不當學邵平之種瓜。《杜臆》：此詩起最有力，一氣轉下，勢若連環，若他人必用爲實聯矣。　朱注那得更無家，卽「笑爲妻子累」意，時已有去官之志。二句仍屬慨歎語。

㈠顧注：柳始生嫩蕊，其色黃，故曰黃柳。未葉而先花，故雀啄之。

㈡《通鑑》：玄宗初年，遣宦者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置苑中。　申涵光曰：兩句三用鳥名，頓挫有致。

㈢陶潛詩：白髮被兩鬢。　王勃詩：春事一朝歸。　歐陽公詩：青春固非老者事。　本杜。

㈣《晉・先逸傳》：劉、畢芳樽之友。　陽縉詩：青門小苑物華新。　吳注：梁柳惲詩：離念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㈤許善心詩：夕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　戴逵《栖林賦》：浪跡潁濱，棲景箕岑。

㈥《詩》：樂子之無家。

㈦王充《論衡》：才力不相如。　陸雲書：永曜素自強健。

㈧《三輔黃圖》：長安霸城門，其色青，故曰青門。　秦東陵侯邵平隱居於此，種瓜五色。

曲江二首

張綖注：二詩以仕不得志，有感於暮春而作。

一片花飛減却春㊀，風鄭氏作花　飄萬點正愁人㊁。　且看平聲欲盡花經一作驚眼，莫厭傷多酒入

脣㈡。江上小堂川本作棠巢翡翠㈣，苑一作花，《正異》定作苑邊高塚臥麒麟㈤。細推物理須行樂音洛㈥，何用一作事浮名一作榮絆此身㈦。首章，有及時行樂之意。上四曲江景事，下四曲江感懷。一片花飛，至於萬點欲盡，此觸目之堪愁者，故思借酒以遣之。且見堂空無主，任飛鳥之棲巢；塚廢不修，致石麟之偃卧。物理變遷如此，尤須借花酒以行樂，何必戀戀於浮名哉。公殆將解職而有慨歟。

㈠《杜臆》：飛一片而春色減，語奇而意深。欲盡、傷多一聯，句法亦新奇。何遜詩：花飛落枕前。

㈡《楚辭》：羌愈思兮愁人。

㈢傷多，傷於酒也。

㈣梁元帝詩：燕姬戲小堂。庾信詩：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

㈤苑，指芙蓉苑，在曲江西南。《漢書・外戚傳》：丁姬塚高。張説詩：鄴傍高塚多貴臣。《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前，有三梧桐樹，足下有石麒麟二枚，云是始皇墓物。庾信碑文：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

㈥《淮南子》：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楊惲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㈦謝靈運詩：拙訥謝浮名。《杜臆》：名乃名位之名，官居拾遺而不能盡職，特浮名耳。似村學究聲口，過矣。

其二

朝音潮回日日典春衣㈠，每日江頭盡醉歸㈡。酒債尋常行處有㈢，人生七十古來稀㈣。穿花蛺蝶深深見音現。一作舞㈤，點水蜻蜓款款一作緩緩飛㈥。傳語風光共流轉㈦，暫時相賞莫相

違㊀。次章，乃乘春玩物之意。上四曲江酒興，下四曲江春景。典衣醉酒，官貧而興豪。酒債多有，故至典衣。七十者稀，故須盡醉。二句分應。花蝶水蜓，景物堪戀，併欲暫借風光，以助一時之玩賞。蓋風光和暢則可賞，一遭陰雨則相違矣。共字，對花蝶等言。

㊀朝回典衣，貧也。典現在春衣，貧甚矣，且日日典衣，貧益甚矣。北齊斛斯豐樂歌：日日飲酒醉。王融詩：思淚點春衣。

㊁《詩》：醉言歸。

㊂孔融詩：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舊注：孫權之叔濟，嗜酒不治産業，嘗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考《吳志》初無此事。《韓非子》：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淮南子》：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賈誼傳》：彼尋常之汙瀆兮。皆與數目相對。鶴注：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拘以數對矣。

㊃遠注：人生百歲，七十者稀，本古諺語。

㊄梁簡文詩：花留蛺蝶粉，竹翳蜻蜓珠。《新序》：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翬翔乎天地之間。顧注：點水，乃生子也。邵注：深深幕其翩翻隱見，款款狀其上下往來。《莊子》：其息深深。

㊅《楚辭》：寧悃悃款款。司馬遷云：效其款款之愚。《後漢書》款段馬注：款，緩也。《韻略》：款，徐也。

㊆《史記》：庶人傳語。王洙謂是傳語同舍郎，言風光難得而易失，欲其暫時相賞也。此另一説。陰鏗詩：風光今旦動。王洙引馮少憐《春日》詩：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今無考。

㊇費昶詩：紅顏本暫時。

春花欲謝，急須行樂，而行樂須尋醉鄉，但恐現在風光瞥眼易過，故又作留春之詞。此兩首中相承相應之意也。即就演義，作寄語於風光，從無情中看出有情，自見生趣。

葉夢得曰：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亦無以見其精微。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所以不礙氣格超勝。使晚唐人爲之，便涉「魚躍練川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矣。

王嗣奭曰：初不滿此詩，國方多事，身爲諫官，豈人臣行樂之時，然讀其沉醉聊自遣一語，恍然悟此二詩，蓋憂憤而託之行樂者。公雖授一官，而志不得展，直浮名耳，何用以此絆身哉。不如典衣沽酒，日遊醉鄉，以送此有限之年。時已暮春，至六月遂出爲華州掾，其詩云「移官豈至尊」，知此時已有譖之者。二詩乃憂讒畏譏之作也。

公祖必簡詩「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此卽水荇牽風二句所自出也。又詩「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此卽傳語春光二句所自出也。公嘗云「詩是吾家事」，又云「法自儒家有」，信乎祖孫繼起，詩學乃其家學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㈠，水精宮一作春殿轉霏微㈡。桃花細逐梨一作楊花落㈢，蔡云：老杜墨跡初作欲共楊花語，自以淡筆改三字。黃鳥時一作仍兼白鳥飛㈣。縱飲久判普官切。正作揀人共棄㈤，懶朝音潮真與世相違㈥。吏一作舍情更覺滄洲遠㈦，老大徒傷一作徒悲，一作悲傷未拂衣㈧。

以江頭二字提起。後半對酒，以縱飲二字提起。久坐不歸，尋春玩物也。遥望苑中，則宮殿霏微。流覽江上，則花落鳥飛。此皆坐時所見者。日縱飲，懶朝參，見人世不能。滄洲遠，未拂衣，又見出世不能。公蓋不得已而匏繫一官歟。

㈠《漢書・田叔傳》：魯王好獵，相常暴坐苑外。

㈡《魏志》：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皆以水精爲柱。《述異記》：閬閭構水精宮。生注：借言宮殿近水也。霏微，春光掩映之貌。沈約詩：霏微不能注。

㈢桃花楊花，開不同時，當依梨花爲是。桃對楊，黃對白，謂之自對體。樂府《讀曲歌》：桃花落已盡。蕭子顯詩：古詞：楊花飄蕩落南家。

洛陽梨花落如雪。

㈣《詩》：黃鳥于飛。

又：白鳥翯翯。

㈤《方言》：楚人凡揮棄物謂之判。俗作拚。

㈥《莊子》：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黃生曰：懶朝，疑卽漢之移病。

㈦謝朓詩：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㈧樂府《長歌行》：老大徒傷悲。《後漢・楊彪傳》：曹操收彪下獄，孔融聞之，往見操曰：「公橫殺無辜，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如見惡，當拂衣去耳。

黃生曰：前半卽景，後半述懷，起云坐不歸，已暗與後半爲針線。花落鳥飛，宦途升沉之喻也，又暗與五六爲針線。《丹鉛錄》：梅聖俞「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黃山谷「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李若水「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來。

曲江對雨
晉作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㈠，江亭晚色靜年一作天芳㈡。林花著涉略切雨燕支一作脂濕一作落㈢，水荇牽風翠帶長㈣。龍武新軍深一作經駐輦㈤，芙蓉別殿漫焚香㈥。何時詔一作重此金錢會㈦，暫一作燗醉佳人錦瑟傍㈧。上四曲江雨景，下四對雨興感。年芳晚靜，雨際寂寥也。林花、水荇，乃雨中所見者。末二因遊幸難逢，而歎金錢勝會亦不可復見矣。

㈠魏文忠詩：別殿春雲上。

㈡江亭，曲江之亭。謝朓詩：瑤池曖晚色。年有四時，以春爲芳。沈約詩：麗日屬上巳，年芳俱在斯。

㈢吳均詩：林花合復分。《古今注》：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梁簡文帝詩：臙脂逐臉生。

㈣《詩注》：荇，水草，相連生，故如翠帶。梁簡文帝詩：翠帶留餘結。王洙曰：荇，水草，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公祖審言詩：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

㈤《新唐書》：龍武軍，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雍録》：左右龍虎軍，即太宗時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唐諱虎，故曰龍武，言其才質服飾有似龍虎也。《唐書・兵志》：高宗龍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玄宗改爲左右龍武軍。肅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賜名天騎。此即新軍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

㈥《唐書・地理志》：興慶宮，在皇城東南，謂之南内，築夾城入芙蓉園。按：芙蓉園與曲江相接，駕常遊幸其中。芙蓉、曲江各有殿，故曰別殿。《哀江頭》詩「宮殿鎖千門」是也。顏延之《曲水詩序》：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顧注：《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樓，一金與萬錢。顧注：《漢紀注》：諸賜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江曲對酒　曲江對雨

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以上五品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劇談録》：開元中，上巳節賜宴臣僚，會於曲江山亭，恩賜教坊聲樂，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

㈧舊注：曲江賜宴時，賜太常教坊樂，故有佳人。《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錦瑟。

朱瀚曰：上半寫雨景之荒涼，長安新經喪亂也。下半傷南内之寂寥，向曾受知上皇也。林花著雨，見苑中車馬闐然。水荇牽風，見江上綵舟絶迹。此所謂静年芳也。上皇用萬騎軍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日深駐輦，則不自臨閱矣。又常從夾城達芙蓉園，登興慶南樓，置酒眺望。今日漫焚香，則無復遊幸矣。於掉尾拈一詔字，露出思君本意，含無限低徊傷感。

黄生曰：公感玄宗知遇，詩中每每見意。五六指南内之事，蓋隱之也。敍時事處，不露痕迹。憶上皇處，不犯忌諱。本詩人之忠厚，法宣聖之微辭，豈古今抽黄媲白之士所敢望哉。錢箋獨得其旨。

雨景則寂寥，詩語偏濃麗，俯視中晚以此。

王彦輔曰：此詩題於院壁，濕字爲蝸蜒所蝕。蘇長公、黄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因見缺字，各拈一字補之。蘇云潤，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覓集驗之，乃濕字也，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説。詩言志，信矣。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參初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　趙汸注：杜公爲拾遺，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當是薦後除補闕官也。

窈窕清禁闥一作闕㈠，罷朝音潮歸不同。君隨丞相去聲後，我往一作住，非日華東。冉冉柳枝碧㈡，娟娟花蕊紅㈢。故人得佳句，獨一作猶贈白頭翁。岑詩有聯步、分曹之語，前四就其意而答之。岑又有白髮落花之語，後四反其意而答之。古人答詩，但和意而不和韻。朱注：參爲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爲拾遺，屬門下，居左署。《雍録》：《唐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居殿廡之左，故曰左省。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卽中書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右者，皆分屬焉。「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歸本省也。「君隨丞相後」，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云「我往日華東」也。

㈠《詩正義》解窈窕云：所居之宮，形狀窈窕，幽深而閒靜也。　班婕妤《自悼賦》：應門閉兮禁闥扃。

㈡謝朓詩：新葉初冉冉。

㈢鮑照詩：娟娟似蛾眉。

寄左省杜拾遺 附岑參詩

聯步趨丹陛㈠，分曹限紫微㈡。曉隨天仗入㈢，暮惹御香歸㈣。白髮悲花落㈤，青雲羨鳥飛㈥。聖朝音潮無闕事㈦，自覺諫書稀㈧。上四敍同朝情事，下則喜而兼諷也。岑爲補闕，屬中書省，居右署。杜爲拾遺，屬門下省，居左署。故曰「分曹限紫微」。白髮自謂，青雲指杜。諫書稀少，豈果朝無闕事乎，諷語得體。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寄左省杜拾遺（岑參）

㈠《記》：連步以上。　杜預表：珥筆丹陛。

㈡沈佺期詩：分曹直禮闈。　《晉書・天文志》：紫微，天帝之座。《初學記》：唐改中書省曰紫微省。《花木譜》：紫微，俗名怕痒。　唐省中植此，取其花久也。　微當作薇。

㈢《唐書・儀衛志》：朝會之仗有五，皆帶刀捉仗，列於東西廊下。　沈佺期詩：九日陪天仗，三秋幸禁林。　崔融詩：天仗分旄節，朝容間羽衣。

㈣何遜詩：晴軒連瑞氣，同惹御香芬。

㈤陶潛詩：白髮被兩鬢。　江淹詩：花落豈留英。

㈥《解嘲》：當途者升青雲。　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㈦《漢書・師丹傳》：詿誤聖朝。　《詩》：哀職有闕。

㈧《漢書・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王廢，式繫獄。　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

奉贈王中允維

此當是乾元元年作。　《舊唐書》：天寶末，維歷官給事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服藥取痢，詐稱瘖病。　祿山素憐之，遣人迎至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　賊平，陷賊官六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

中允聲名久㈠，如今契音鞏　闊深㈡。　共傳收庾信㈢，不比得陳琳㈣。　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窮愁應平聲有作㈤，試誦《白頭吟》㈥。　維負才名，而身遭困苦，故深惜之。　共傳二句，辯陷賊之事。　一病

二句，原戴主之心。皆申明契闊也。維經患難，必多悲憤之作，故復索詩以見其苦情。　維初繫洛陽，而肅宗復用，與庾信之奔竄江陵，元帝收用者相似。維作《凝碧》詩，能不忘故主，與陳琳之爲紹草檄，後事魏武者不同。一病，指詐瘖事。三年，自天寶末至乾元初也。《杜臆》：此詩直是王維辯寃疏。

㈠曹植詩：追舉逐聲名。

㈡《詩》：死生契闊。毛傳解契闊爲勤苦，詩意本之。韋弘嗣《博奕論》：「勞神苦體，契闊勤思。」正從古注。

㈢《梁書》：侯景之亂，簡文帝使庾信以衆奔江陵。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

㈣《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不之責。

㈤《史記》：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

㈥《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卓文君《白頭吟》：淒淒自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按：文君願一心不二，故借此喻維。

黃生曰：三四用古人影掠，故敍事無痕。凡詩，寫景易而敍事難，敍事直致而拖沓，緣無少陵萬卷書、如神筆耳。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此當是乾元元年春作。　錢箋：《岑參集》有《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詩，在天寶元年告賜靈符、上加尊號之日。此云許八拾遺，蓋擢第後十餘年官拾遺，又得省覲也。　《唐書》：昇州江寧郡，屬江南東道。公開元

奉贈王中允維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末嘗遊此。　夢弼曰：瓦棺寺，卽薦福寺。　朱注：《瓦官寺碑文》：寺本晉武帝時建，以陶官故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訛作棺耳。《六朝事跡》載有僧好誦《法華經》，葬以瓦棺，青蓮生其舌根，因名。　則好異者之說也。

詔許當作有詔辭中禁㈠，慈顏當作承慈赴樊作拜北堂㈡。一云：行子倍恩光。　內一作贈帛擎偏重，宮衣著陟略切更香。從送許敍起。　奉詔省理㈢，祖席倍輝光㈣。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赴北堂。　聖朝音潮新孝

句意稍明。　別作「天語辭中禁，家榮到北堂」，語亦未安。　當云「有詔辭中禁，承慈赴北堂」。

親，開首提明。　同僚餞別，朝廷恩賜，皆所以榮其親也。　次句，本言爲慈顏而赴北堂，但出語稍拙。　樊作「慈顏拜北堂」，

㈠《後漢・薛包傳》：有詔賜告歸也。　沈佺期詩：中禁有光輝。

㈡梁簡文帝詩：紫幄承慈。　《閒居賦》：壽觴舉，慈顏和。　《記》：婦洗在北堂。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注：背，北堂也。　北堂，母氏也。

㈢去年十一月，迎上皇至京。　是年正月，又加上皇尊號，故云「新孝理」。　祖席光輝，時當錫類也。　後漢班昭疏：陛下以至孝理天下。

㈣沈佺期詩：天人開祖席，朝宰候征麾。　祖席，飲餞也。

淮陰清一作新夜驛㈠，京口渡江航㈡。竹引趨庭曙㈢，山添扇枕涼㈣。一云：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　十年過平聲。一作賜書誇父老㈤，幾日一作壽酒賽一作樂城隍㈥。次言歸家之事。　淮陰、京口江寧近境。　庭曙、枕涼，晨省昏定也。　下言睦鄰之誼，報神之禮。　他本作「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是言春啓行而秋至家，不如前說切省覲而兼包時景。　其云賜書壽酒，語亦繁重，亦不如十年幾日之輕逸也。

㈠《唐書》：楚州淮陰郡，屬江南東道。

㈡《郡縣志》：建安十四年，孫權自吳治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遷都建業，於此爲京口鎮。姜宸英曰：《唐書・齊澣傳》：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楊子，歲無覆舟。此開元二十二年事。送許在天寶後，故得云「京口渡江航」。又曰：京口渡自晉宋間已有之，至齊始定渡京口。隋孫萬壽詩：方春渡京口。

㈢從竹裏趨庭，似竹引其曙。在山間扇枕，覺山助其涼。王臺卿詩：竹引帶山風。趨庭，用孔鯉事。

㈣《東觀漢記》：黃香性至孝，夏月則扇枕。

㈤《後漢書》：班彪幼與從兄嗣伯共游太學，家有賜書。庾信賦：門有通德，家承賜書。

㈥古樂府：前有一樽酒，主人行壽。今日合來者，皆令富且貴，欲令主人三萬歲。顧炎武曰：《北齊書》：慕容儼鎮鄴州，城中有神祠，號城隍神，儼率衆禱之。此城隍始見史傳者。《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祀。《索隱》曰：賽，謂報神福。

看畫曾音層飢渴㈠，追蹤恨一作限淼弭沼切茫㈡。虎頭金粟影㈢，神妙獨難忘㈣。末及維摩圖樣，不忘江寧舊迹也。此章前二段各六句，後段四句收。

㈠《詩》：載飢載渴。

㈡《江賦》：狀滔天以淼茫。

㈢《唐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瓦棺寺變相，乃晉虎頭將軍顧愷之所畫。蔡夢弼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像，莫不妙絶。曾於瓦棺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

錢箋：《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剎注錢。其時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直打剎注錢百萬。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户絶往來一月餘，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

吴曾《漫録》：顧愷之爲虎頭將軍，非小字也。朱注：晉職官無虎頭將軍，本傳亦不載此語，《漫録》未知何據。蔡注：《發跡經》：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今云金粟影，卽維摩圖也。

㊃孔臧《楊柳賦》：固神妙之不如。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㊀，封書寄與淚潺湲㊁。舊來好事今能否㊂，老去新詩誰與一作爲傳㊃？棋局動隨幽一作尋澗竹㊄，袈裟本作袈裟，葛洪《字苑》改從衣憶上上聲泛湖船㊅。問舊作聞，張遠作憑，《杜臆》作問君話我爲官在㊆，頭白昏昏只醉眠。

前六懷旻上人，末二自敍近況。舊事尚能，新詩孰傳，是思其現在。棋局隨澗，袈裟泛湖，是憶其從前。四句包盡三十年來前後情景。末則因許寄旻，囑以書中未盡之意。鶴注：公進《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其客遊吴越在開元十九年，公方二十歲，至乾元元年，相距止二十七年。曰三十年者，亦約略之詞。朱瀚注：旻居幽澗，公攜棋局以相隨。公在湖船，旻著袈裟而同泛。此敍交誼之親切。

㊀《詩》：自我不見。　陶潛詩：一去三十年。

㈡《齊國策》：齊王封書謝孟嘗君。《楚辭》：橫流涕兮潺湲。

㈢《周禮・天官》：「內小臣，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好讀本音。《揚雄傳》：「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好讀去聲。

㈣陶潛詩：乃賦新詩。誰傳，謂誰傳於我。

㈤曹植《王仲宣誄》：棋局逞巧，博弈惟賢。《江賦》：幽澗積岨。

㈥《法苑珠林》：袈裟爲福田之服。《華嚴經》：著袈裟者，捨離三毒也。《陀羅尼經》袈裟者，秦言染衣也。

㈦《杜臆》作問君，謂晏公問而許話也，此見因許之意。

黃生曰：晏善吟善弈，而喜與文士遊，其好事可知，七是晏喜杜之得官，八是杜答晏以潦倒。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黃鶴載在乾元年，蓋詩言玄都道士，乃長安人也。又云：時危慘淡，知安史尚未平也。若至德元年，身陷賊中，何心題詠。若在二年，則冬日至京，亦恐不暇及此。舊作聞君，亦通。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㈠。握髮一作手呼兒延入户，手提新畫青松障。首敘李師見訪。握髮呼兒，急於迎客。手提新畫，索公題句也。

㈠《長安志》：崇業坊玄都觀，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改名玄都，與善慶寺相比。《唐會要》：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説苑》：周公一沐三握髮。

障子松林静杳冥㈡，憑軒忽若無丹青㈢。陰崖却承一作成霜雪一作露，一作霧幹㈢，偃蓋反走虬

龍形㊃。次記畫松神妙。無丹青，言不異真松。崖在松下，故云却承。松勢逆盤，故云反走。却，俯也。

㊀《楚辭》：深林杳以冥冥。

㊁《續晉陽秋》：戴逵善圖畫，窮巧丹青。

㊂馬融《長笛賦》：生於終南之陰崖。

㊃《抱朴子》：天陵偃蹇之松。又曰：松樹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

老夫生平好去聲奇古，對此興去聲與精靈聚㊀。已知仙客意相親㊁，更覺良工心獨苦㊂。此與李師賞畫也。霜雪、虬龍，此卽奇古。精靈指畫，仙客指李，良工指畫者。

㊀江淹詩：精靈歸妙理。

㊁蕭若静詩：已數逢仙客。

㊂傅亮《感物賦》：嘉美手於良工。

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一作自是商一作南山翁㊀。悵望一作惆悵聊歌紫芝曲㊁，時危慘澹來悲風㊂。此對畫而有感也。因松下老人，忽動商山之興，蓋世亂而思高隱也。慘淡悲風，畫景亦若增愁矣。此章四段，各四句。

㊀偶坐，並坐也。顏延之詩：獨静闕偶坐。《晉書・袁喬傳》：此又似是之非。

㊁四皓歌：曄曄紫芝，可以療饑。

㊂應璩書：悲風起於閨闥。

得舍弟消息

此當是乾元元年季春作，詩言「春庭暮」可見。蔡琰詩：迎問其消息。

風吹紫荊樹㈠，色與春庭暮㈡。花落辭故枝㈢，風迴返一作反無處。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㈣。猶有淚成河㈤，經天復去聲東注㈥。此章對景言情，上比下賦，有古詩遺意。

風迴不返，喻漂泊難遇。公在西京，弟在河南，故云淚東注。恩書二字，點題。

㈠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枝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續齊諧記》：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財。其夜庭前三荊便枯，兄弟嘆之，却合，樹還榮茂。

㈡蕭懿詩：春庭聊縱望。

㈢宋子侯詩：花落何飄颺。謝朓詩：新筍雜故枝。

㈣劉繪詩：漂泊終難測。

㈤《世說》：顧長康哭桓宣武，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㈥陸機詩：逝矣經天日。何遜詩：復如東注水，未有西歸日。

劉會孟曰：苦心怨調，使人淒然鮮終之痛，憯於脊令死喪之喻。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鶴注：此是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朱注：《唐書・宗室世系表》：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隴西縣男。父岑，水部郎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得舍弟消息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中、眉州刺史。《舊書》：梁崇義逆命，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柳宗元《石表先友記》：李舟，隴州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被讒妬，出爲刺史，廢痼卒。杜詩凡題中紀韻者，皆係排律。此篇乃五古，不當紀韻，疑屬刊誤。

代北有豪鷹㈠，生子毛盡赤㈡。渥洼騏驥兒一作種㈢，尤異是虎一作龍脊㈣。李舟名父子㈤，清峻流樊作時輩伯㈥。人間好少去聲。一作妙年，不必須白皙㈦。十五富文史㈧，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一作燀，一作烜赫㈨。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㈩。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十一)。首敍校書才望出衆，從父説到其子。盧注：李舟於德宗朝奉使詣劉文喜，陳以禍福，帳下殺文喜以降。又奉使詣梁崇義，諭旨安之，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觀公此詩，知少年時便已傑出矣。二男，公子宗文、宗武也。

㈠《國策》：代三十六縣。《漢書》：雁門、代郡，皆晉地也。今爲代州。

㈡魏彦深《鷹賦》：白如散花，赤如點血。

㈢《史記》：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

㈣《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

㈤《漢・蕭育傳》：王鳳以育名父子，除爲功曹。言育爲名父之子也。

㈥《魏志・常林傳》：林節操清峻。　沈約奏彈：玷辱流輩。

㈦《陌上桑》：爲人潔白皙。

㈧蕭琛詩：文史更區分。　古樂府：「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此四語所本。又後漢人《爲焦仲卿妻詩》：「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亦四語叠敍。

㈨《洛陽伽藍記》：炎光輝赫，獨絶世表。

㈩鍾嶸《詩品》：陸機所擬十四首，驚心動魄。

(一)《抱朴子》：懷損命之辛勤。

乾元元一作二年春㈠，萬姓始安宅㈡。舟也衣去聲綵衣㈢，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㈣，斂衽就行役㈤。藹藹咸陽都㈥，冠蓋日雲一作已如積㈦。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㈧，天子正前席㈨。歸期豈爛漫一作熳㈩，別意終感激(一)。此送別而記其孝思，從母説及其父。舟父向爲眉州刺史，天寶之亂必寓家於此，故其母倚門而望。楚山，母在之處。咸陽，迎母還京。豈爛漫，歸時不遠。終感激，不忍離父也。

㈠《肅宗紀》：乾元元年二月丁未，大赦，免陷賊諸州三歲税，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

㈡《詩》：其究安宅。

㈢《列士傳》：老萊子行年七十，作嬰兒娛親，著五采斒爛衣。《困學紀聞》：曹植《靈芝篇》：「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欷歔淚沾巾。」今人但知老萊子，而不知伯瑜耳。

㈣《後漢書》：薛包事母孝，出入有時，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略與王孫賈同。

㈤《魏都賦》：斂衽魏闕。出行皆謂之行役，如公還成都，自云「他鄉復行役」，不必奉使者稱行役也。《詩》：予季行役。

㈥劉庭芝詩：南登漢月孤。《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束晳《補亡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㈦《史記・秦紀》：楚自漢中，南有巴黔，惠文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據此，則蜀漢本屬楚地，故云「楚山碧」。宋武帝詩：楚山帶舊苑。

㈧左思詩：藹藹東都門，羣公餞二疏。咸陽，乃長安所都。

㈨《孝文帝紀》：冠蓋相望，結轍於道。《漢書》：列侯妻，稱夫人。列侯子復爲列侯，稱太夫人。

㈩《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內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金陛玉階，晝夜光明。《漢官儀》：尚書直宿建禮門，奏事光明殿下，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誥令。

⑪《賈誼傳》：上坐宣室至夜半，文帝前席。

⑫《莊子》：性命爛漫矣。《琴賦》：留連漫爛。

⑬孫萬壽詩：別意悽無已。

顧我一作己蓬屋資㈠，謬通金閨一作門籍。小來習性懶㈡，晚節一作歲慵常中切轉劇㈢。每愁悔吝作㈣，如覺天地窄㈤。羨君齒髮新㈥，行己音紀能夕惕㈦。臨岐意頗切㈧，對酒不能喫㈨。此臨別而自傷衰老。

㈠顧，念也。

㈡梁吳均詩：小來重意氣。《書》：習與性成。

㈢慵，懶也。劇，甚也。

㈣《易大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㈤天地窄，猶《詩》言高厚蹐蹐。

《抱朴子》：竄繩樞之蓬屋。

㈥繆襲詩：齒髮行當墮。

㈦《論語》：行己有恥。《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㈧陰鏗詩：臨岐憫聖情。

㈨李陵《別蘇武》詩：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迴身視緑野㈠，慘澹如荒澤㈡。老雁春忍陳作忍春饑，哀號平聲待枯麥㈢。時哉高飛燕㈣，絢練新羽翮㈤。長雲濕褒斜㈥，漢水饒巨石㈦。無令平聲軒車遲㈧，哀疾悲宿昔㈨。

景。回身，李去而回顧也。此惜別而兼敍情

其早還以慰己也。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後二段各十句。

㈠蕭子範詩：迴身隱日扇。謝靈運詩：春晚緑野秀。

㈡《世説》：道壹道人曰：「先集其慘澹。」八澤、八荒，見《淮南子》。

㈢《詩》：鴻雁于飛，集于中澤。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漢桓帝時童謡：大麥青青小麥枯。

㈣《詩》：有鳥高飛。

㈤《赭白馬賦》：別輩超羣，絢練夐絶。注：絢練，疾也。何遜詩：相顧無羽翮，何由總奮飛。

㈥《蕪城賦》：睒若斷岸，矗似長雲。《後漢·順帝紀》：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注：褒斜，漢中谷名。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首尾七百里。漢水亦在漢中。何仲默《三秦志》：自秦入蜀，有三谷：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

㈦興元府爲漢中郡。漢水出嘉州。《江賦》：巨石硉矹以前却。

㈧古詩：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㈨張華詩：衰疾近殆辱。　徐幹詩：宿昔當離別。

王嗣奭曰：此明是一篇送人序，韻而爲詩，語皆工鍊，而氣獨流暢。

黃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爲喫，字近鄙俗，獨杜屢用。如「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遶井欄添箇箇」。又如「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蓋篇中大概奇特，不妨映帶也。

偪側吳作仄行贈畢四一本無四字曜

鶴注：此當是乾元元年春在諫院作，故詩中有朝天語。　因章首偪側二字以爲題，非以偪側貫全詩也。《上林賦》：偪側沇漫。司馬彪曰：偪側，相偪也。一作《傴傴行》，詩中亦作「傴傴」。

偪側何偪側㈠，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㈡，十日不一見顏色㈢。　首歎比鄰不得相見。

㈠偪側，謂所居密邇。

㈡《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㈢江淹《古別離》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自從官馬送還官㈠，行路難行澀如棘㈡。　我貧無乘去聲非無足，昔者相過平聲。一作遇今不得。不是一作未敢愛微軀一作慵相訪㈢，非關足無力㈣。　諸本不是上有實字，非關上有又字。黃希從梁莊肅公家本，無實、又二字。徒步翻愁官長丁丈切怒㈤，此心炯炯君應平聲識㈥。　此言以無馬之故，不能見畢。　炯炯

應識，言欲見之心，畢當知我也。

㈠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麐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麐江華太守。

㈡古樂府有《行路難》。《語林》：王安期東渡江，道路梗澀。

㈢梁簡文帝詩：微軀多接幸。

㈣樂府古詞：含情出户脚無力。杜句用虛字亦有所本。宋之問詩：非關憐翠幙，不是厭朱櫻。

㈤遠注：徒步句，卽大夫不可徒行意。《魏志》：夏侯玄議：衆職之屬，各有官長。

㈥潘岳《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寢。

曉來急雨春風顛㈠，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㈡，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平聲請急會通籍㈢，一云已令把牒還請假。男兒性一作信命絶可憐㈣。此言以請告在籍，不敢見畢。性命可憐，乃告籍之故，恐泥滑跌傷也。

㈠遠注：公喜用顛字，如「狂風大放顛」及「急雨春風顛」之類。

㈡《楚辭》：騰駕罷牛，驂蹇驢兮。

㈢請急，請假。通籍，註籍也。《謝靈運傳》：既無表聞，又不請急。黃庭堅曰：書記所稱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也。錢箋：晉令給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中以六十日爲限。《元熹起居注》云：請急跨月，有違憲制。唐令：諸京官請假，職三品以上給三日，五品以上給十日。

㈣吳均《從軍行》：男兒亦可憐。

焉音烟能終日心拳拳㊀，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一作又已落㊁，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㊂。速宜一作徑須相就飲一斗㊃，恰有三百青銅錢㊄。末欲邀畢過飲，以慰願見之思。心拳拳，言安能終日懸想乎，起下就飲之意。此章，起首四句，腰間六句，前後兩段各八句。

㊀王景興《與許靖書》：拳拳饑渴，誠無已也。

㊁《韓詩辯證》云：辛夷花，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

㊂《淮南子》：真人馳於方外。《史記·酈食其傳》：吾高陽酒徒也。

㊃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床頭恒有沽酒錢。

㊄遠注：唐人以現錢爲青錢。按張鷟文如萬選青錢，則又非現之謂矣。

㊅黃生曰：杜五言力追漢魏，可謂毫髮無憾，波瀾老成矣。七言間有頹然自放，工拙互陳，宋儒自以才識所及，專取此種爲詩派，終覺入眼塵氣。

王嗣奭曰：信筆寫意，俗語皆詩，他人所不能到。蓋眞情實事，不嫌其俗也。

趙次公曰：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謂奏曰：「每斗三百文。」帝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帝大喜曰：「子美真可謂一代之史。」

黃鶴曰：按《唐·食貨志》，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缺，乃禁京城酤酒。建中三年，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貞元二年，斗錢百五十。真宗問唐時酒價，丁蓋公引此詩以對，丁蓋知詩而未知史也。

《杜臆》：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錢，斗價三百。此詩酒價苦貴，乃實語。三百青錢，不過襲用成語耳。舊注不引盧說而引丁說，何也？又有引李白「金陵美酒斗十千」之句，疑李杜同時，酒價頓異，豈知李亦襲用曹子建詩成語也。酒有美惡，錢有貴賤，豈可爲準。

贈畢四曜

鶴注：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賀畢曜除監察御史》詩。今云宦卑，是尚未遷官時作，當在乾元元年。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㈠，顏狀老翁爲㈡。同調去聲嗟誰惜㈢，論平聲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㈣，相顧免無兒㈤。三四承次句，言貧而且老。五六承首句，言詩乏知音。末喜有子以傳家學，所以慰之也。

㈠申涵光曰：奴僕賤主，奴僕自賤，與奴僕爲人所賤，三說俱通。

㈡王延壽《王孫賦》：顏狀似乎老翁。

㈢洙曰：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此言己與畢才調相同也。

㈣鍾嶸《詩品》：江文通詩，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鮑參軍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杜臆》：江鮑有詩傳後，必定無兒，故有下句。

㈤《唐書》：中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舊注引「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此係唐中宗語，未必用本朝事。吳注引《鄧攸傳》：「皇天無知，伯道無兒。」斯蓋用之。

題鄭十八著作丈一作文故居

《杜臆》：玩詩意，是憶其故居而題之。舊本丈下疑脱故居二字。此詩乃鄭虔既往台州後作，在乾元元年季春。

台州地闊一作僻海冥冥㊀，雲水長和島嶼青㊁。亂後一作繾綣故人雙別淚㊂，春深一作飄飄逐客一浮萍㊃。酒酣懶舞誰相拽㊄，詩罷能吟不復去聲聽。第五橋東一作邊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㊅。此敍別後淒涼之況。亂後故人，聚而倏散，逐客浮萍，杳不可知。二語悲楚欲絶。酒酣詩罷，憶同飲之興，卽《醉時歌》所云「沽酒不復疑」、「高歌有鬼神」也。橋東岸北，憶同遊之地，卽《何氏山林》詩所云「今知第五橋」、「天清皇子陂」也。朱瀚曰：懶舞誰拽，恨水、愁亭，語近腐俗。

㊀蔡琰《胡笳》：天高地闊兮欲往無門。

㊁《吳都賦》：島嶼綿邈。

㊂庾信詩：別淚轉無從。

㊃《史記·李斯傳》：請一切逐客。曹植詩：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

㊄《世説》：謝尚起舞，神意自若。

㊅《杜臆》：鄭莊與橋陂相近，舊注以爲會別之地，非也。

賈生對鵩傷王傅㊀，蘇武看羊陷賊庭㊁。可念此翁一作心，一作公懷一作常直道㊂，也卞音夜

㊀賈生對鵩，見《史記》。王傅，謂梁王傅。

㊁蘇武看羊，見《漢書》。

㊂《論語》：直哉史魚！

霑新國用輕刑㊃。禰衡實恐遭江夏㊄，方朔虛傳是歲星㊅。窮巷悄然或作一朝車馬絶㊆，案頭乾音干死讀書螢㊇。傷鄭遠竄，而故居闃寂也。賈生比前曾謫官，蘇武比後不附賊。直道輕刑，惜其苦心蒙譴。遭江夏，恐卒貶所也。虛歲星，上不見知也。窮巷悄然，人迹杳而聲音歇矣。賈生、禰衡，句首叠用四古人，類四平頭。末言「乾死讀書螢」，出語不韻。劉長卿詩云：「窮巷無人鳥雀閑，空庭新雨莓苔緑。」結語何等韻致。此章似七排，上下各八句。

㊀《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傷謫居，長沙卑濕，爲賦以自廣。

㊁《漢書·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晉孝愍帝詔：晏駕賊庭。

㊂朱注：《漢書》公、翁通用。周弘讓詩：平生懷直道。

㊃錢箋：是時陷賊官以六等定罪，虔在次三等之數，貶台州司户，故曰用輕刑。《周禮》：刑新國，用輕典。

㊄後漢禰衡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爲江夏太守黄祖所殺。

㊅《漢武帝内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東方朔別傳》：朔卒後，武帝問太皇公曰：「爾知東方朔乎？」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否，曰：「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

㊆陶潛詩：窮巷隔深轍。窮巷，鄭故居。錢箋：《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虔之居也。《通志》：鄭莊即鄭虔郊居。李商隱有《過鄭虔舊隱》詩。

㊇《晉書》：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讀書。

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

瘦《英華》作老，詩同馬行

此是乾元元年謫官華州後，追述其事。按：黃鶴以爲至德二載爲房琯罷相而作，則詩中所謂去年者，指至德二載也。蔡興宗以爲乾元元年公自傷貶官而作，則詩中所謂去年者，指至德元年公自傷貶官而作，則詩中所謂去年者，指至德元載，陳陶、青坂王師盡喪，區區病馬又何足云。及二載收復長安，人情安堵，故道旁瘠馬亦足感傷。況詩云「去年奔波逐餘寇」，明是追言二載事，當從蔡說。

東郊瘦一作老馬使我傷㈠，骨骼音格。一作骸 肆郎兀切 兀如堵牆㈡。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㈢。細看平聲六一作火，非印帶官字㈣，衆道去聲三一作官軍遺路旁㈤。皮乾音干剥落雜一作盡泥滓㈥，毛暗蕭條連雪霜㈦。此記瘦馬憔悴之狀。東郊，指長安之東，即至德二年冬追賊之處。瘦馬猶帶官印，歎其昔用而今棄也。

㈠傅玄《乘輿馬賦》：下厩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瘁骨立，劉備撫而取之。

㈡《江賦》：巨石肆兀以前却。《記》：觀者如堵牆。

㈢《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成公綏傳》：良馬騰驤。

㈣《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髀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髀，以飛字印印左髀。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也。

㈤古樂府：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㈥《漢·五行志》：剝落萬物。《抱朴子》：守汙泥滓。

㈦李實曰：凡馬病，毛頭生塵，故曰毛暗。

去歲奔波逐餘寇㈠，驊騮不慣不得將㈡。士卒多騎內厩馬㈢，惆悵恐是病乘黃㈣。當時歷塊誤一蹶㈤，委棄非汝能一作難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英華》作睛光㈥。天寒遠放雁爲伴一作侶，日暮不一作未收烏啄瘡一云不衣鳥作瘡。誰家且養願終惠㈦，更試明年春草長。此敍瘦馬悲楚之情。以內厩乘黃，而至遠放不收，又歎其昔貴而今賤也。公疏救房琯，至於一跌不起，故曰歷塊誤一蹶、非汝能周防。落職之後，從此不復見君，故曰見人若哀訴、失主無晶光。身經廢棄，欲展後效而不可得，故曰誰家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從去年説至今春，爲明年矣。此追敍語也。此章兩段各八句，每段四句轉意。

㈠梁武帝《孝思賦》：奔波兼行。

㈡遠注：不慣不將，未調習者不得用，故用內厩馬耳。

㈢《唐六典》：諸閑厩上細馬，若欲調習，惟得厩內乘騎，不得輒出。

㈣《山海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乘之壽二千歲。注：卽飛黃也。王洙曰：乘黃，古之神馬，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天下有道，飛黃伏皂。一云：神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

㈤王褒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㈥鮑照《行路難》：今日見我顏色好，眼花錯莫與先異。范靜妻沈氏詩：風彌葉落未離索，神往形返情錯莫。錯莫，猶云落寞。

㈦《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支兮。

義鶻胡骨切行

鶴注：當是乾元元年在長安作。詩云「近經滀水湄」可見。　王彥輔曰：此感禽鳥能見義而動也。　周甸注：《埤雅》：舊言鶻有義性，有擒有縱。　李邕《鶻賦》所謂「營全鳩以自煖，乃詰朝而見釋」者也。

陰崖二蒼從《英華》。一作有蒼，一作有二鷹㈠，養子黑柏顛。　白蛇登其巢㈡，吞噬一作之恣一作資朝餐㈢。　此惡物之殘害者。

㈠李陵詩：熠熠似蒼鷹。　魏彥深賦：千日成蒼。

㈡杜篤《論都賦》：斬白蛇，屯黑雲。

㈢《楚辭》：屑瓊以朝餐。

雄飛遠求食㈠，雌者鳴辛酸㈡。　力强不可制，黃口無《英華》作寧半存㈢。　其父從西歸一作來㈣，翻身入長烟㈤。　斯須領健鶻，痛憤一作憤懣，一作寃憤寄所宣㈥。　鷹能訴寃於鶻，其事甚奇。　雌鳴雄憤，寫兩鷹情狀如生。

㈠《爾雅翼》：鷹鳥之摯者，雄大雌小，一名爽鳩。

㈡嵇康詩：臨文情辛酸。

㈢《家語》：孔子見羅者，所羅皆黃口小雀。

㈣鵠稱父子，語亦有本。《吳都賦》：猿父哀吟，猩子長嘯。譚元春云：其父二字，語帶滑稽。《詩》：誰將西歸。

㈤曹植詩：翻身上京。梁高允生詩：飄飄乘長烟。

㈥寄所宣，謂痛憤之心寄於宣訴之語。陶潛詩：弱毫多所宣。

斗上上聲捩練結切孤影㈠，嗷古弔切哮許交切。一作無聲來九天㈡。修鱗脫遠枝㈢，巨顙拆老拳㈣。高空得蹭蹬㈤，短一作茂草辭蜿蜒㈥。折尾能一掉一作擺㈦，飽《英華》作饑腸皆一作今已一作以，一云已皆穿。鵠能爲鷹報讎，其事更奇。鵠一奮擊，蛇遂伏辜，見其義勇特絶。斗上，陡然飛上也。捩影，張翅迴旋也。嗷哮，厲聲長鳴也。修鱗，蛇身。巨顙，蛇首。老拳，鵠翼下勁骨。蹭蹬，困頓貌。蜿蜒，卷舒貌。

㈠《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蜀志·譙周傳》：險阻斗絶。庾信詩：山梁乍斗迴。按：舊解北斗之上，大謬。陶潛詩：揮杯勸孤影。

㈡《楚辭》：指九天以爲正兮。注：九天，中央八方也。

㈢晉東海越王檄文：激浪之心未遂，遽骨修鱗。

㈣周注：鵠拳堅處，大如彈丸，鳩鴿中其拳，隨空中墮，即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晉·載記》：石勒引李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㈤《海賦》：蹭蹬窮波。

㈥張衡《七辯》：螭虹蜿蜒。

㊐吳論：折尾穿腸，卽公詩「君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意。《江賦》：揚鬐掉尾。

生雖滅衆雛㊀，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㊁，快意貴目前㊂。茲實鷙鳥最㊃，急難去聲心炯一作咬然㊄。功成失所往一作在㊅，用舍上聲何其賢。鵰能報復輒去，益見其奇。蛇死垂鑒，此目前快意之舉。鵰之有功不居，其義俠尤出尋常矣。

㊀《鸚鵡賦》：憫衆雛之無知。

㊁江淹詩：物情棄疵賤。何承天《安邊論》：報復之役，將遂無已。

㊂《晉書》：周顗曰：「人生幾何，但當快意。」王右軍帖：足下當爲遠慮，不可計目前。

㊃鄒陽書：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㊄《詩》：兄弟急難。

㊅《道德經》：功成身退。

近經滀水湄㊀，此事樵夫一作人傳。飄蕭覺素髮㊁，凜欲《英華》作烈。一作若衝儒冠㊂。人生許與一作計有分去聲㊃，只在一云亦存顧盼間㊄。聊爲《義鶻行》，用一作永激壯士肝㊅。末記所聞，以激人心。此章四句起，下四段各八句。

㊀《漢書音義》：滀水在長安杜陵，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

㊁潘岳賦：班鬢彪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

㊂《史記》：藺相如髮上衝冠。又《酈食其傳》：諸客冠儒冠來者。

㊃《任昉集》：弘長風流，許與氣類。分謂分誼。

㈤曹植詩：顧盼遺光彩。

㈥《漫叟詩話》：肝主怒，故云「永激壯士肝」。《漢·高帝紀》：壯士行何畏。

吳山民曰：子美平生，要借奇事以警世，故每每説得精透如此。詩説老鶻仁慈義勇，所以感動人情，而其慷慨激昂，正欲使毒心人斂威奪魄。

王嗣奭曰：此明是太史公一篇義俠傳，筆力相敵，而敍鳥尤難。斗上一段，摹神寫照，千載猶生。「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分明是仲連逃賞。「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又分明是季札掛劍。借端發議，時露作者品格性情。

畫鶻行

此詩年月未詳，姑從舊編附在乾元之初。玩章末云「我今亦何傷，顧步獨紆鬱」，豈公在朝時不得志而云然耶。

高堂見生一作老鶻㈠，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一作卷㈡，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一作功刮造化窟㈢。寫此一作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從生鶻突起，轉到畫鶻，頓挫生姿。此鶻無絲鏇拘攣，何以兀立不去乎，及細觀之，方知畫師巧奪化工也。

㈠《楚辭·招魂》：翡帷翠幬，飾高堂些。

㈡潘岳《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

㈢《列子》：造化者，其巧妙而功深。趙曰：李賀云「筆補造化天無功」，蓋出於此。

烏鵲滿樛枝㈠，軒然恐其出㈡。側腦看青霄，寧爲去聲衆禽没。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㈢。

乾坤空崢嶸㊃，粉墨且蕭瑟㊄。此寫畫鶻神妙，酷似生鶻，抑揚盡致。　烏鵲恐其出擊，疑於真鶻矣。乃仰天而不肯没去，則畫鶻也。長翮可任超越，又疑真鶻矣。乃墨痕似帶蕭瑟，亦畫鶻也。語意層層跌宕。

㈠《詩》：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

㈡遠注：烏鵲二句，與《畫角鷹》詩「梁間燕鵲休驚怕」相同。

㈢《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盧思道詩：寥廓鸞山右，超越鳳城西。

㈣遠注：乾坤句，即「天空任鳥飛」意。　崢嶸，高曠也。

㈤《漢書》：黄瓊疏：朱紫共色，粉墨雜糅。

緬思一作想雲沙際㈠，自有烟霧質㈡。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㈢。　末又借生鶻寄慨。　鶻能騰舉雲沙，己則顧步而不能奮飛，未免鬱鬱傷情耳。　遠注：因畫鶻而思真鶻，亦猶咏畫馬而思真馬，意若自負，還以自悲。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陳子昂詩：緬想出松遊。　緬，思貌。　劉希夷詩：雲沙撲地起。

㈡《舞鶴賦》：烟交霧凝，若無毛質。

㈢顧步，行步自顧也。　紆鬱，紆迴鬱結也。　《西京雜記》：路喬如《鶴賦》：宛修頸而顧步。　阮德如詩：顧步懷想像。

端午日賜衣

此乾元元年五月在拾遺時作。　五月建午，故曰端午。　端，正也。

宮衣亦有名㈠，端午被去聲恩榮㈡。細葛含風軟㈢，香羅疊雪輕㈣。自天題處濕㈤，當暑著涉略切來清㈥。意內稱去聲長短㈦，終身荷去聲聖情。首二敘題。葛羅，承宮衣。自天，承有名。當暑，承端午。荷聖情，承被恩榮。《杜臆》：亦有名，見出於望外，時公將謝官矣。鍾惺曰：此詩是近臣謝表；語風趣而典。

㈠邵注：宮衣，宮人所製之衣。

㈡賀凱詩：恩榮雨露濡。

㈢邵注：含風形其軟，疊雪形其輕。《漢·高帝紀》顏注：綃，細葛也。《吳越春秋》《采葛歌》：弱於羅兮輕霏霏。謝莊詩：疊雪翻瓊藻。

㈣《論語》：當暑袗絺綌。生注：細葛二句，每句三層，濕言其新，清言其涼。

㈤孔稚圭表：斷自天筆。

㈥《論語》：當暑袗絺綌。

㈦稱長短，言恰好稱意。杜詩第七句中第三字有不拘平仄者，如「多壘滿山谷」、「意內稱長短」是也。洪仲欲讀作平聲，謂長短合意，若經稱量者，如《枚乘傳》所云石稱丈量。

酬孟雲卿

鶴注：當是乾元元年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將行時作。《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與杜工部、元次山善。

樂音洛極傷頭白，更平聲長一作深愛燭紅㈠。相逢難俗本作雖衮衮㈡，告別莫匆匆㈢。但恐天河

落㈣，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㈤，揮淚各西東㈥。此詩乃席上惜別語。五六應首聯，是夜飲之情。七八應次聯，是別離之感。上下自相照應。公詩常有此格。

㈠隋王胄詩：更深夜轉長。燭紅，燭光也。

㈡舊注：張華讀書，袞袞可聽。袞袞，繼續貌。

㈢匆匆，急遽貌。《語林》：宋江夏王鋒，置酒告別。何遜詩：匆匆昨不定。

㈣《白帖》：天津、絳河、明河，俱謂天河。張正見詩：耿耿天河曙。

㈤陸機詩：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

㈥又：揮淚歎流離。

至德二載上聲甫自京金光門出間去聲。一作問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上聲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鶴注：此詩當作於乾元元年六月。胡夏客曰：至德二載，公拜左拾遺，即疏救房琯。時琯罷相，猶在朝，故公仍爲拾遺。至乾元元年五月，琯貶，六月，公即出爲華州司功參軍矣。師氏曰：是時賀蘭進明譖琯於帝，并及甫，故被逐。《長安志》：唐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北曰開遠門，中曰金光門，西出趨昆明池，南曰延平門。《唐書》：華州華陰縣，屬關內道，在京師東一百八十里。

此道昔歸順㈠，西郊胡正一作騎繁㈡。至今猶一作殘破膽㈢，應平聲一作猶有未招魂㈣。近侍一作

得歸京邑㈤，移官豈一作遠至尊㈥。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㈦。此公再出國門而有感也。上四憶往時奔竄，下四傷今日左遷。撫今思昔，無非惓惓忠愛之心，而留別親故意，亦在言表。《杜臆》：「近侍歸京邑」，去拾遺而赴華州也。華陰爲京師傍縣，故云京邑。舊云侍從還京者，非是。趙汸云：公雖遭讒黜，而終不忘君，則所謂悲往事、日衰老者，豈爲一身計耶。

㈠此道，指金光門之路。《史記・項羽紀》：從此道至吾軍。

傳》：歸順之後，志在立功。

㈡《易》：自我西郊。胡，指祿山之兵。

㈢《北魏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吳注：後漢李雲曰：「關東破膽。」古辭《上之回》：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膽咸震怖。

遠注：歸順，肅宗在鳳翔而公歸之也。《晉書・蘇峻

㈣《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㈤沈約《安陸昭王碑》：還居近侍。蔡邕爲《袁逢碑》：乃尹京邑。

㈥《王制》：不貳事，不移官。孔融表：天子至尊。

㈦師氏曰：駐馬書鞭。千門萬户，見前。

顧宸曰：公疏救房琯，詔三司推問，以張鎬力救，赦放就列。至次年，與房琯、嚴武俱貶，坐琯黨也。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節。曰「移官豈至尊」，不敢歸怨於君也。當時讒毀，不言自見。又以無才自解，更見深厚。王維詩云：「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與此詩同意，而老杜尤爲渾成。此詩有介子從龍之感，而詞意歸於厚，所謂詩可以怨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注：據新舊史《高適傳》云：至德二載　適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永王璘敗，李輔國數短於上前，左授太子少詹事。此詩云「兵戈久索居」，則是爲詹事已久，當是乾元元年作。　又曰：太子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宮。詹事掌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少詹爲之貳。

安穩高詹事㈠，兵戈久索居㈡。時來知一作如宦達㈢，歲晚莫情疏㈣。中足鯉魚㈤，相看平聲過平聲半百㈦，不寄一行音杭書㈧。首聯從寄候敍起，下則望高之答書也。宦達以將來言，高從節度左遷也。年過半百，應歲晚。雁魚不寄，應情疏。

㈠《參同契序》：各相乘負，安穩長生。《世説》：顧長康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㈡《吳越春秋》：欲興兵戈以誅暴楚。《記》：子夏離群而索居。

㈢陶潛詩：時來苟冥會。《晉書・荀勗傳》：亦當宦達人間。

㈣鮑照詩：沉吟芳歲晚。《記》：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貌親。

㈤《蘇武傳》：漢宣帝遣使求武等，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漢使復至，常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謝漢使曰：「武等真在此。」雁書本屬託辭也。《元史》：郝經使南宋，留七年不遣，經題詩繫帛於雁足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經將還之歲，汴民射雁金明池，得詩以聞。此雁書實事在後世也。

㈥楊慎曰：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也。非

如今人用蠟。《選》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爲證，何異癡人說夢耶。

㈦《楚辭・七諫》：年既過半百兮。吳注：梁武帝詔：負扆君臨，百年將半。

㈧何遜詩：欲寄一行書，何解三秋意。

贈高式顏

此詩黃鶴編在天寶十五載，單復編在夔州詩內。今按詩云「削迹共艱虞」，當是乾元初出爲華州司功時。其相逢應在華州、東都之間。錢箋：高適有《宋中送族姪式顏》詩云：「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

昔別是一作人何處㈠，相逢皆老夫㈡。故人還寂寞㈢，削跡共艱虞㈣。自失論平聲文友㈤，空知賣酒壚㈥。平生飛動意㈦，見爾不能無。上四傷彼此淪落，下四感知交聚散，通首俱屬言情。起句本言離別之久，而語意却深婉有致。故人，指式顏。削迹，兼言己。失友，適在揚州。酒壚，追憶前事。見式而意仍飛動，文酒之興勃然也。

㈠吳均詩：昔別曾何道。《楚辭》：伯强何處。

㈡《詩》：老夫灌灌。

㈢古詩：故人從茲去。西漢謠：惟寂寞，自投閣。

㈣《莊子》：孔子伐樹於宋，削跡於衛。李密《招徐鴻客書》：代屬艱虞。

㈤庾信詩：論文報潘岳。

㈥朱注：公《遣懷》詩：「昔與高李輩，論文人酒壚。」今適不在，故慨及之。《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於此壚，自嵇阮既云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裴榮作《語林》載《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㈦蘇武詩：敍此平生親。　沈佺期《祭李侍御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

申涵光曰：「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語意本此，而真樸自然不逮矣。

題鄭縣亭子

鶴注：當是乾元元年赴華州時作。　陸游《筆記》：華之鄭縣有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卽鄭縣亭子。　黃注：玩七句，知此詩卽題竹者。

鄭縣亭子澗之濱㈠，戶牖憑高發興新㈡。雲斷岳蓮臨大路一作道㈢，天晴一作清宮一作官柳暗長春㈣。巢邊野雀一作鵲羣欺燕㈤，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㈥，晚來幽獨恐傷神㈦。

黃生注：上半登亭發興，乃敍景。下半臨去傷神，乃感懷。三四承上，五六起下。　鄭縣亭子，入律頗拗，得次句，方見生動。中四言景，先遠後近，先賦後比。雲斷天晴，兩字一讀。雀欺蜂趁，喻衆謗交侵，而一身孤立，故自傷幽獨耳。

㈠《唐書》：華州倚郭爲鄭縣。《杜臆》：周時鄭桓公封於此。

㈡鮑照詩：發興誰與歡。

㈢岳蓮，西岳蓮花峰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朱注：晉檀道濟伐後秦，至潼關。秦遣姚黓屯大路，絶道濟糧道。《通鑑注》：自澠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自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路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爲大路。

㈣《魏都賦》：西關延秋，東啓長春。《唐書》：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寰宇記》：周宇文護所築。《舊書》：高祖起義，大軍濟河，舍於長春宮。梁簡文詩：霧暗窗前柳。

㈤漢樂府《猛虎行》：野雀安無巢。

㈥滿青竹，刻詩於竹上。

㈦《楚辭》：幽獨處乎山中。《別賦》：感寂寞而傷神。

望岳

此往華州時中途所歷者。岳，西岳華山也。《唐書》：華州華陰縣有華山。

西岳崚嶒一云危稜竦處黃音上聲尊㈠，諸峯羅立一作列似一作如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㈡，拄到玉女洗頭盆㈢。車箱入谷無歸一作回路㈣，箭栝朱作柏，晉作閟，一作括。《韻會》箸與栝、括通用通天有一門㈤。秋一作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㈥。黃注：上四寫望字意，五六承上起下，末欲遂其登嶽之興也。又曰：五六乃形容語。路徑險仄，車不能迴，狹而且長，有似箭箸，不必泥於地名。綏注：高山多仙跡，故欲尋問真源，與三四相應。

㈠是山四方高五千仞，傍連少華山。　何遜詩：懸崖抱奇崛，絶壁駕崚嶒。

㈡《劉根外傳》：漢武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東方朔曰：「此食日精者。」《真誥》：楊羲夢蓬萊仙翁，拄赤九節杖而視白龍。

㈢《集仙録》：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祠前有五石臼，號玉女洗頭盆。其水碧緑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有玉女馬一匹。

㈣《寰宇記》：車箱谷，一名車水渦，在華陰縣西南二十五里，深不可測。祈雨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鳥飛出，應時獲雨。

㈤朱注：舊注引箭筈峯。　姚寬云：箭筈嶺自在岐山。按地志諸書，並不云華山有箭栝。《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王與天神博於此。《水經注》：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屈一祠。出一里至天井，井纔容人行，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別路。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矣。此與通天一門語甚合。所云列柏，豈卽箭柏耶。《初學記》事類亦以蓮峯對柏箭，則箭栝乃柏字之訛。李攀龍《華山記》：自昭王施鉤梯處，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栝，曰天門。豈後人因杜詩附會乎。《仇池記》：石角外向如雉堞，唯一門可通。

㈥陳子昂詩：高尋白雲逸。　《洞天記》：華山，名太極總仙之天，卽少昊爲白帝，治西岳。　梁劉孝儀詩：降道訪真源。

黄生曰：「玉女洗頭盆」五字本俗，先用仙人九節杖引起，能化俗爲妍，而句法更覺森挺，真有擲米丹砂之巧。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此乾元元年初秋在華州時作。何遜詩有《苦熱行》。《絶交書》：人間多事，堆案盈几。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熱㈠，對食暫餐還不能㈡。常一作每，非愁夜來一作中皆是蝎㈢，況一作仍乃秋後轉一作復多蠅㈣。束帶發狂欲大叫㈤，簿書何急來相仍㈥。南望青松架短一作絶壑㈦，安得一作能赤脚踏層冰㈧。上四早秋苦熱，五六堆案相仍，末欲棄官避暑。《杜臆》：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遷，且負重名，長官自宜破格相視。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書，是以常掾畜之，殊失大體，故借早秋之熱，蠅蝎之苦，以發鬱伊愁悶之懷，於簿書何急，微露意焉。趙大綱曰：北多戎馬，故思南適。松壑不足，又思踏冰。此歎苦熱，亦見狂態也。

㈠庾信詩：五月炎蒸氣。

㈡蔡琰《笳曲》：饑當食兮不能餐。

㈢《杜臆》：皆是蝎，謂已皆是蝎，又加以多蠅，此極狀其苦。趙注：蝎，螫蟲，中原有之，南方所無。邵注：蝎，全蝎，《通鑑》：蚺蟻蜂蠆，皆能害人。蠆即蝎也。《酉陽雜俎》：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陰夜毒人。《通鑑》顧注：韓退之詩：「照壁喜見蝎。」退之謫官回家，故以爲喜。少陵貶官他適，故以爲愁。物亦係乎人情哉。

㈣《詩》：營營青蠅，止於棘。《詩傳》：青蠅，比小人也。

㈤陶潛詩：束帶候鷄鳴。《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神仙傳》：劉根狀若發狂。趙大綱曰：昌黎云：人各有能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卽此詩意也。

杜詩詳註卷之六

㈥《唐書》：切於簿書期會。

㈦張衡《四愁詩》：側身南望涕沾襟。　潘尼詩：青松蔭修嶺。　江淹詩：風散松架險。注：松橫生曰架。

㈧《楚辭》：層冰峨峨。

王嗣奭曰：州牧姓郭，公初至，卽代爲《試進士策問》與進《滅殘寇狀》，不過挾長官而委以筆札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於情誼，雖邂逅一飯，必賦詩以致感佩之私，俾垂名後世。郭與周旋幾一載，公無隻字及之，其人可知矣。

朱瀚曰：此必贋作也。命題既蠢，而全詩亦無一句可取，縱云發狂大叫時戲作俳諧，恐萬不至此，風雅果安在乎。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注：此當是乾元元年秋在華州時作。　又曰：至德元載安西節度更名鎮西，此曰安西，循舊稱也。《通鑑》：乾元元年六月，李嗣業爲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八月，同郭子儀等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　長安謂之關中，西以隴西關爲限，東以函谷關爲界。

四一作西鎮富精銳㈠，摧鋒皆絶倫㈡。還聞獻一作就士卒，足以静風塵。老馬夜知道㈢，蒼鷹饑一作秋著涉略切人㈣。臨危經久戰㈤，用急一作意始去聲。一作使如黄作知神㈥。　首章見安西兵過，而歸美李公，在四句分截。　四鎮之兵，皆嗣業所統。　曰獻，志在報國也。　曰静，力能掃賊也。　老馬，喻主將之慣戰。　蒼鷹，喻軍士之敢人。　臨危久戰，見其用兵奇勇。

㈠《舊唐書》：龜茲、畋沙、疏勒、焉耆四鎮都督府，皆安西都護所統。　長壽二年，收復四鎮，於前龜茲國置安西都護

府。至德後，河西、隴右戍兵皆徵集，收復西京。潘岳詩：皇赫斯怒，爰整精鋭。

㈡《秦本紀》：三百摧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吳越春秋》：摧鋒爭先。吳注：劉峻《出塞》詩：陷敵縱金鼓，摧鋒揚旌旌。

㈢《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還，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㈣饑鷹著人，注見二卷。

㈤晉劉弘表：孝篤著於臨危。

㈥《魏志》：荀彧謂曹操曰：「公用兵如神。」《唐史》：嗣業討小勃律，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大破之。及收西京時，官軍幾敗，嗣業執長刀陷陣，賊遂潰。公故以臨危久戰稱之。

其二

奇兵不在衆㈠，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㈡，心肝奉至尊㈢。孤雲隨殺氣㈣，飛鳥避轅門㈤。竟日留歡樂音洛，城池未覺喧。次章稱李公忠勇，而誌其紀律，亦四句分截。奇兵制敵，此其智勇。披肝奉主，此其忠義。雲隨殺氣，見兵威振肅。鳥避轅門，見號令森嚴。末言師行有紀，民情安堵。《杜臆》：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兵六十萬潰于相州。「奇兵不在衆」二語，公之預識兵機如此。顧注：河北一帶，久已陷没，可以談笑而取之，由其能披瀝忠肝而奉至尊故也。

㈠《史記》：奇兵入燒回中。《通鑑》：晉安帝時，沈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

㈡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唐書》：河北道，領孟、懷、魏、博、相、衛、貝、澶等二十九州。時安慶緒據相衛。

㈢嵇康詩：感激切心肝。

㈣陶潛詩：孤雲獨無依。　蔡琰《胡笳》：殺氣朝朝衝塞門。

㈤《管子》：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趙國策》：張孟談遇智果於轅門之外。

葛常之《韻語陽秋》：杜詩「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東坡詩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意本於杜。　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注：此是乾元元年爲華州司功時，至藍田而作。　華至藍田八十里。舊編在至德元年。是時身陷賊中，不能遠至藍田。且兩宮奔竄，四海驚擾，豈有興來盡歡之理乎。

老去悲秋强上聲自寬㈠，興去聲來今一作終日盡君歡㈡。羞將短髮還吹帽㈢，笑倩傍人爲去聲正冠㈣。藍水遠從千澗落㈤，玉山高並步浪切兩峯寒㈥。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在㈦，醉茱萸仔細看平聲㈧。

上四九日飲莊，五六莊前之景，七八九日之感。　趙大綱曰：羞將短髮，未免老去傷情。笑倩傍人，仍見興來雅致。二句分承，却取孟嘉事而翻用之。千澗滙流，兩峯遥峙，此壯觀之足以發興者。但思山水無恙，而人事難知，故又細看茱萸，仍與老去悲秋相應。　朱瀚曰：通篇不離悲秋歎老，盡歡至醉特寄託耳。公曾授率府參軍，用孟嘉事恰好。

㈠陸機詩：但恨老去年遒。《楚辭·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也。」

㈡《晉書》：王徽之夜雪訪戴安道，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又：徽之至吳中，逕造竹下，留坐盡歡而去。《漢書》：李陵爲蘇武置酒設樂，武曰：「請畢今日之歡。」宋龔芥隱得王仲言本，此詩次句作「今朝醉裏爲君歡」。今按首二乃對起，若依龔説，語近於俗。

㈢陳後主詩：羞將別後面。漢樂府《長歌行》：髮短耳何長。王隱《晉書》：孟嘉爲桓温參軍，九日遊龍山，參僚畢集，時風至，吹嘉帽墮落，温命孫盛爲文嘲之。《魏志》：曹植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

㈣古樂府：但恐傍人聞。《淮南子》：坐而正冠，起而更衣。

㈤《三秦記》：藍田有水，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石，合溪谷之水，爲藍水。鮑照詩：千澗無別源。

㈥晏氏曰：武德三年省。則玉山在藍田也。《華山志》：岳東北有雲臺山，兩峯崢嶸，四面懸絶，上冠景雲，下通地脈。朱注：兩峯，指雲臺山。舊云華山、秦山者，非。《漢書注》：並字作傍字解。

㈦《左傳》：在此會也。

㈧《西京雜記》：漢武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仔細也。黄生曰：亦暗反九日事，皆善推新。

楊萬里曰：唐七言律，句句字字皆奇。如杜《九日》詩，絶少。首聯對起，方説悲忽説歡，頃刻變化。頷聯，將一事翻案妙法。人至頸聯，筆力多衰，復能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結聯，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陳後山云：頷聯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崔氏東山草堂

顧注：王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張通儒囚禁之後。蕭宗還京，維爲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此當是乾元元年作。　邵注：東山卽藍田山，又名玉山，在長安藍田縣東南。　《杜臆》：王維輞川莊在藍田，必與崔莊東西相近。草堂在東山，可稱東莊，則輞川固可稱爲西莊矣。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一作多鮮新㈠。
白鴉谷口栗㈣，飯煮青泥坊音防，與防通底芹一云當作蓴㈤。
松筠。此借崔氏草堂以諷王給事也。首句記草堂，次句記秋候。三四堂外聞見之景，仍含靜意。五六堂中食物之佳，仍含秋意。末慨西莊，以見仕者之不如隱也。　朱瀚曰：草堂之靜，延秋氣之爽，故曰相鮮新。次聯，卽「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三聯，卽「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也。　朱鶴齡注：公《贈王維》詩：「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維之再仕，必非得意，故以柴門空鎖，諷其歸老藍田歟。

㈠梁釋惠令詩：汴寥秋氣爽。　綏注：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卽秋氣相鮮之意。　郭璞詩：容色更相鮮。

㈡《蜀都賦》：庭和鐘磬，堂撫琴瑟。　江淹詩：石室有幽響。　王維《輞川》詩有云「谷口疏鐘動，漁樵稍欲稀」，則知鐘磬漁樵，卽藍田山中景物。

㈢《宋・武帝紀》：樵漁山澤。　孔魚詩：蘭澤侶漁樵。　朱注：白鴉谷、青泥坊，皆地名。

㈣《長安志》：白鴉谷，在藍田縣東南二十里，其地宜栗。　又：青泥城，在藍田縣南七里。《水經注》：泥水歷嶢柳城南，

魏置青泥軍於城內，俗亦謂之青泥城。考《晉中興書》：桓溫伐苻健，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芹城，破之。即其處。

㈤邵注：飯煑芹，雜米爲飯也。《記》：坊以畜水，亦以障水。《說文》：防，即隄也。

張綖注：維《輞川別業》詩云：「積雨空林烟火遲，蒸梨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此即給事咏西莊者。前六句之意，蓋亦識此趣矣。末乃謂海鷗何事相疑，尚似機心未忘，無怪乎公之怪歎給事也。

王嗣奭曰：藍田詩悲壯，東山詩則渾成，不煩繩削，自有蕭散之致，各見其妙。然前詩人猶可學，此詩人不能到。

遣興去聲三首

此當是乾元元年罷諫官後作。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㈠，無柴門歸一作掃，欲出畏虎狼㈡。仰看平聲雲中雁㈢，禽鳥亦有行音杭。各天，歸途中梗，而歎不如雁行之同羣。三章，各在上四句分截。

㈠《莊子》：屠羊説畏難而避寇。

㈡《史記》：秦，虎狼之國也。

㈢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雁。

其二

蓬生非無根㊀，漂蕩隨高風㊁。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㊂，三年門巷空㊃。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㊄。次章，念故居也。飄蓬遠去，如遊子行踪，蓋不勝羈旅寂寥之悲矣。

㊀《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

㊁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飇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又詩：高風吹我軀。

㊂《水經注》：祠卽故宅也。

㊃梁戴暠詩：門巷無車轍。

㊄謝朓詩：悵望心已極。

㊅《詩》：戎車既飭。

㊆《韓非子》：羈旅僑士，重帑在外。

其三

昔在洛陽時㊀，親友相追攀㊁。送客東郊道㊂，遨遊宿南山㊃。烟塵阻長河㊄，樹羽成皋間㊅。回首載酒地㊆，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㊇，慘戚非朱顏㊈。三章，懷舊交也。往日遨遊之地，今成戎馬之場，雖或還鄉有日，但恨不如少年時耳。

㊀張協詩：昔在西京時。

㈡王粲詩：朋友相追攀。

㈢曹植詩：鬬鷄東郊道。

㈣《詩》：以遨以遊。

㈤孫楚書：烟塵俱起，震天駭地。長河，卽黃河也。應瑒詩：浩浩長河水。

㈥《詩》：崇牙樹羽。羽，旗也。陸機《洛陽記》：洛陽四關，東有成皐關，在汜水縣東南二里。時王師討安慶緒於河北。

㈦《陶潛傳》：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

㈧《史記·匈奴傳》：貴壯健，賤老弱。

㈨陸機《冢墓賦》：鮮塗慘戚。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

獨立

此詩託物興感，有憂讒畏譏之意，必乾元元年在華州時作。

空外一鷙鳥㈠，河間雙白鷗㈡。飄颻搏擊便㈢，容易去聲往來遊㈣。草露亦多濕㈤，蛛絲仍未收㈥。天機近人事㈦，獨立萬端憂㈧。

上六獨立所觸之景，末二獨立所感之情。趙汸注：鷙鳥，比小人之媚嫉者。白鷗，比君子之幽放者。三四分承首二。鷙鳥方恣行搏擊，白鷗可輕易往來乎，危之也。且夜露已經沾惹，而蛛絲猶張密網，重傷之也。上是顯行排擊者，下是潛爲布置者。蟲鳥天機，同於人事，是以對此而萬憂并集也。顧注：公詩「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卽次聯之意。劉須溪云：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李白、鄭虔輩是也。

㈠空外，虛空之外。宋之問詩：空外有飛烟。《淮南子》：鶩鳥不雙。

㈡陸厥詩：河間柳已把。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

㈢曹植詩：飄飄隨長風。《翟方進傳》：搏擊豪强。

㈣《東方朔傳》：談何容易。謝靈運詩：往來無踪跡。

㈤宋之問詩：草露濕人衣。

㈥王僧孺詩：泣望蜘蛛絲。

㈦《淮南子》：內有以通乎天機。阮籍詩：人事多盈冲。

㈧陸士衡詩：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

至日遣興 去聲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此乾元二年十一月在華州作。顧注：公以至德二載十月扈從還京。此詩作於乾元元年之至日，而迴思去歲也。《通典》：唐人謂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門下爲左省，或通謂之兩省。

去歲茲晨捧御牀㈠，五更平聲三點入一作出鵷行音杭㈡。欲知趨走傷心地㈢，正想氤氳滿眼香㈣。無路從音聰容陪語笑㈤，有時顛倒著音灼衣裳㈥。何人却一作錯憶一作認窮愁日㈦，日一作御牀，至日視朝也。鵷行，同省故人也。滿眼、陪笑，同列朝班。趨走、顛倒，參謁郡主。五句應四，六句應三。中二聯，互爲迴環。愁隨日長，因謫官而傷歎也。　曰欲知，曰何人，皆對同朝諸公言。《杜臆》：得意之人，未必憶及窮愁，故曰錯憶。今按：錯憶語帶尖酸，

不如却憶爲含蓄也。

㈠陶潛詩：去歲家萬里。　蘇味道詩：茲晨對兩闈。《後漢・陰后紀》：從席前伏御牀。《世説》：王丞相披撥傳詔，直至御牀前。《決疑要注》：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席。　捧，仰承也。　鶴注：公祖審言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

㈡《顔氏家訓》：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説文》：鴛鷺立有行列，故以喻朝班。北齊樂曲：鴛鷺成行。

㈢按：公《官定後》詩「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遥」，是以河西尉爲趨走也，可證「趨走傷心」爲司功事矣。近注謂趨走殿陛者，非。《列子》：趨走作役。　孔融詩：俯仰内傷心。

㈣王逸《楚辭注》：氤氳，盛貌。

㈤《後漢・馬武傳》：帝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詩》：笑語卒獲。

㈥又：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㈦《演義》以冬至陽長陰消，謂之愁盡日，此説無據。按：《虞卿傳》：非窮愁不能著書。此窮愁二字所本。公《夔州》詩云：「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以此證之，則《演義》斷誤。

㈧《歲時記》：魏晉間宫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唐雜録》：唐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比常日增一線之工。

前代王道思、郭青螺諸家，狠駁杜詩疵句。近年朱瀚又力辯杜之真贋，以此題第一首爲贋作云：凡一題再賦者，必具次第，又須照應。去歲茲辰，全犯去年今日。捧御牀在前，入鵷行在後，豈不顛倒。五更三點語近俗，視「五夜漏聲催曉箭」，相去多少。第四惡甚，五六冗腐，七八句字攪亂，皆非少陵本色。

其二

憶昨逍遥供奉班㊀，去年今日侍龍顔㊁。麒麟不動爐烟上聲。《詩眼》作轉㊂，孔雀徐開扇影還㊃。玉几一作座由來天北極㊄，朱衣只在殿中間㊅。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黄生曰：唐本作白滿山，非是滿山㊆。次章，想至日早朝，而歎山城寥落也。在四句分截。身方踽踽，故想去歲逍遥。爐烟、扇影，班次所見之儀。玉几、朱衣，侍殿所對之人。孤城、雲雪，氣象慘悽，無復朝賀時景色矣。趙大綱曰：玩「由來」「只在」四字，有許多悵望意。天上之玉几猶是也，欲侍龍顔得乎。殿中之朱衣猶在也，欲與朝班得乎。語意緊注下文。

㊀沈佺期詩：憶昨經過處。　唐拾遺掌供奉諷諫。

㊁《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顔。

㊂瀚注：麒麟，即香爐。孔雀，即羽扇。一事分兩層，鍊句細潤。　朱注：宰臣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百官班於殿庭。

㊃《晉禮儀》：大朝會，即填宮，皆以金鍍九尺麒麟香爐。《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

㊄初升御座則合扇，既升則羽扇兩開，而影環左右矣。　《唐六典》：尚輦局，掌輿輦傘扇。大朝會，則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羽扇，開元初改爲繡孔雀。

㊅《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錦其上，謂之綈几。

㊆《唐·儀衛志》：朝日，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李適之奏：冬至大禮，朝參并六品清官，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

㈦惠連《雪賦》：先言寒風愁雲，後及微霰密雪，此雲雪所本。陶潛詩：向夕長風起，寒雲没西山。滿群山。鮑照《舞鶴賦》：雪日，許寄員外茯苓。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 一作戲題四韻附呈 楊四員外綰 原注：甫赴華州

此詩當是乾元元年作。鶴曰：《舊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陰人。肅宗卽位，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勛員外郎、職方郎中。

寄語楊員外㈠，山寒少茯苓㈡。歸來稍暄暖㈢，當爲去聲厭音祝青冥㈣。蛇一作神仙窟㈤，封題鳥獸形㈥。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全首皆屬寄語，以律詩代短札，質而有文。暄暖，取苓之候。青冥，松林之色。龍窟，結根之深。鳥獸，成形之異。藤杖，亦華州所産者。楊必嗜酒，故結用戲辭。

㈠鮑照詩：寄語後生子。

㈡又：山寒野風急。《記》：暖之以日月。此暄暖二字所本。《唐書》：華州上輔，土貢茯苓、茯神。朱注：《圖經本草》：生大松下，二月、八月采，陰乾。

㈢《易》：日以暄之。

㈣《説文》：厭，斫也。郭璞《爾雅注》：鋤屬。師氏曰：以刀刺地也。《抱朴子》謂：地産茯苓，上有清靈之氣。近日吴沅云：偃蓋老松，下有茯苓，天色晴霽時，松下有青氣一股，斜注地邊，掘之可得茯苓。此卽厭青冥之説也。張衡

《南都賦》：青冥芊眠。公《苦竹》詩：「青冥亦自守。」又《高柟》詩：「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故知青冥爲樹色。

㊄《海賦》：翻動成雷。《拾遺記》：崆谷陰生之樹，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傅玄《桃賦》：根龍蛇而雲結兮。王勃《山亭序》：徵石髓於龍蛇之窟。據王洙則云：華山乃神仙所居。今按：龍蛇對鳥獸爲工。《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

㊅班婕妤《擣素賦》：書既封而重題。《世說》：桓玄發廚取之，封題如初。《史記·龜策傳》：茯苓在菟絲之下，狀如飛鳥形。陶隱居《本草》：茯苓皮黑而皺，內堅白，形如鳥獸龜鼈者良。

黃生曰：此亦往東都時作。八句一氣敍來，酷似途次乍逢，立寄口信之語。

黃徹《碧溪詩話》曰：杜詩「當爲斷青冥」、「藥許隣人斷」，王臨川云「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新菴斷莓苔」，韓退之云「詩翁憔悴斷荒棘」，柳子厚云「戒徒斷雲根」，雖一字之法，亦有所本。

冬末以事之東都一本無此句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顯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鶴注：當是乾元元年冬自華州遊東都作。明年春方歸華。　夢弼曰：湖城縣地有鼎湖，卽黃帝鑄鼎之處。《唐書》：湖城縣，屬虢州，漢湖縣，後改湖城。《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與杜子美、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少次山六七歲。《唐詩紀事》：元次山《送孟校書往南海》云：雲卿與次山最善。

疾風吹塵暗河縣㊀，行子隔手不相見㊁。湖城城東《英華》作東，一作北，一作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一作況非劉顯爲地主㊂，懶回鞭轡成高一作城南宴。首敍湖城遇孟，復返於劉。公飲畢而

去，又拉孟而回，忘乎賓主形迹。下二，反言以見劉之賢。

㈠《水經注》：河水又北逕湖縣東，故曰河縣。

㈡《霍去病傳》：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鮑照詩：行子心腸斷。

㈢《左傳》：地主致餼。

劉侯歡一作歎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一云經今冬㈠，休語一作話艱難尚酣戰㈡。照室紅爐簇曙花從《英華》。一作促曙光㈢，縈窗素月垂秋《英華》作秋，注云集作文，非練㈣。此敍顯宅留飲，記其情景。款曲二句，兼述劉侯勸客詞意之殷勤。

㈠秦嘉詩：念當久離別，因念敍款曲。

㈡《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返三舍。

㈢《宋·武本紀》：神光照室盡明。早花簇發，其色鮮麗，故比紅爐。

㈣沈約《郊居賦》：或縈窗而窺牖。《月賦》：素月流天。謝莊詩：秋月明如練。束晳《餅賦》：弱似春綿，白若秋練。

天開地裂長安陌一作春㈠，寒盡春生一云紫陌春寒洛陽殿㈡。豈知驅車復扶又切同軌㈢，可惜刻漏隨更平聲箭㈣。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霰《英華》作霰，一作綫㈤。末喜亂後逢孟，不忍別離也。天開地裂，傷長安昔陷。寒盡春生，比洛陽今復。驅車，中途得遇。同軌，王路已平。更箭，夜深。雞鳴，天曙矣。此章三段，各六句。

㈠京房《易占》：天開陽不足，地裂陰有餘，皆兵起下害上之象。《唐史》：是年九月，九節度兵伐安慶緒於鄴。夢弼

曰：長安有九衢三陌。

㈡謝惠連詩：春生鳩鵲樓。

㈢阮籍詩：驅車出門去。　班固賦：仰天路而同軌。

㈣陸倕《刻漏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㈤張衡《古別離》：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　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

盧世潅《紫房餘論》云：子美已起身出城矣，于疾風暗塵中，忽見雲卿，喜出意外，遂攜手復造。當是時，劉侯歡甚，張燈促饌，從殘局中翻出新興，賓主友朋相視而笑。此段光景，至今使人迴環，詩欲不佳得乎。

閿鄉姜七少 去聲 府設鱠戲贈長歌

鶴注：此乾元元年冬自華州至東都作，故有東歸貧路之語。　邵注：唐制：縣主簿之下，設尉一人，專主水火盜賊之事，即少府也。　錢箋：《元和郡縣志》本漢湖縣地，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於今所，改名閿鄉縣，屬陝州。唐屬虢州。　閿，古閿字。《説文》：從門受聲。　趙傁曰：公背冬涉春，行渡潼關，東至洛陽。閿鄉，初出潼關道也。按：潘岳《西征賦》：「發閿鄉而警策，遡黃巷以濟潼。」此即公往來道也。　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閿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閿。後漢建安中，改作閿。

姜侯設鱠當嚴冬㈠，昨日今日皆天風㈡。　河凍味魚一作黃河美魚，一作未漁，一作冰魚，一作取魚，《潘淳詩話》作味魚，朱注作鮇魚不易去聲得㈢，鑿冰恐侵河伯宮㈣。　首言冬鱠難得。

㈠邵注：牛羊與魚之腥，乾曰脯，濕曰膾。　鱠卽今之魚生、肉生。　鮑照詩：幸值嚴冬薄。

㈡蔡邕詩：枯桑知天風。

㈢胡夏客曰：北方河凍未漁不易得，此南方人所未知也。《水經注》：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崖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綏《大河賦》：鱣鯉王鮪莫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又潘淳《詩話》：韓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黃河，惟有味魚，似鯽而肥短，味亦美。杜詩味魚謂此。朱注：《本草》有鮛魚，出黃河口。

㈣《詩》：二之日鑿冰沖沖。《抱朴子》：馮夷渡河死，天帝署爲河伯。

饗人受魚鮫人手㈠，洗魚磨刀魚眼紅㈡。無聲細下去聲飛碎一作素雪㈢，有骨已剟都嗟切鱄胡氏作鮨春葱㈣。落磋砧同何曾音層白紙濕㈤，放筯未覺金盤空㈥。二句舊在老翁之下，今依《杜臆》改正。

偏勸腹腴愧年少去聲㈦，軟炊香飯一作粳緣老翁㈧。此記鱠精而味美。饗人，治庖者。鮫人，捕魚者。冬日魚鮮，其眼多紅。飛碎雪，比其色白。鱄春葱，形其質脆。紙何濕，言其乾潔。盤未空，言有留餘。磋，几砧也。放，停筯也。《杜臆》：設鱠之時，特留腹腴一臠，以享尊客。公傷己之老，故愧於年少。香飯合席共餐，老人則宜於軟，似乎獨緣老翁者。

㈠《周禮·天官》有內饗外饗。《西征賦》：饗人細切，鑾刀若飛。《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

㈡《楚辭》：纍如疊穀，散若飛雪。輕隨風飛，刀不轉切。

㈢《七啓》：剟，剸也。《杜臆》：鱄春葱，啄鱠如葱之脆。鱄音追，啄也。胡夏客作鮨。鮨，肉也。

㈣《廣韻》：《內則》：鱠，春用葱，夏用芥。鱠在嚴冬，而云春葱，用成語耳。

㈤邵注：凡作鱠，以灰去血水，用紙以隔之。《齊民要術》：切鱠不得洗，洗則鱠濕。

㈥辛延年詩：金盤鱠鯉魚。

㈦黃希曰：《記》「五十異粻」之意。《維摩經》：香積如來以一鉢香飯，恒飽衆生。庾信詩：石髓香如飯。

㈧炊香飯，卽《記》「五十異粻」之意。《維摩經》：香積如來以一鉢香飯，恒飽衆生。庾信詩：石髓香如飯。

新歡便飽姜侯德㈠，清觴異味情屢極㈡。東歸貪一作貧路自覺難㈢，欲別上上聲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㈣。不恨我衰子貴時㈤，悵望且爲去聲今相憶。

上四，感姜情重而欲別不忍。下四，服姜意真而別後相思。末敍贈姜之意。

今反覺難行，而上馬無力者，以不忍相別故也。此有戲意。爲人好心事，以俗語入詩，乃對姜少府言耳。心在中而色見於外，曰於我真，見其鍾情而非泛愛。他時我衰子貴，不足爲恨，但回憶今日之交歡難再，終不能不悵望耳。此極感恩之語。玩此詩拈韻，知古人東冬通用也。此章首段四句，下兩段各八句。

㈠《詩》：既飽以德。

㈡北魏童謡：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異味，見前。

㈢鮑照詩：東歸難忖度。潘岳《客舍議》：行者貪路。

㈣魏甄后詩：想見君顏色。

㈤《世說》：喬玄謂曹公：「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戲贈閿鄉秦少府去聲短歌

與上首同時之作。　朱注：少公卽少府。《國史補》：張旭爲常熟尉，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責之。老父曰：「實非論事，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可證唐人稱尉爲少公也。《太白集》有《秋日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赴上都序》。

去年行宮當一作守太白㈠，朝音潮回君是同舍客㈡。　同心不減骨肉親㈢，每語見許文章伯㈣。

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㈤。　昨夜邀歡樂音洛更無，多才依舊能潦一作傾倒㈥。　四句轉韻。上憶往日交情，下喜中途歡聚。　樂更無，謂更無如此之樂。　秦抱才而爲下吏，故曰依舊潦倒。《杜臆》：末句有戲意。

㈠邵注：天子在外之居曰行宮。

㈡《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㈢《易》：二人同心。

㈣《吳志注》：張紘見陳琳《武庫賦》，歎美之。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爲雄伯。」王充《論衡》：文詞之伯。孫逖詩：海內文章伯。

㈤苦覺好，乃當時方言。

㈥多才多藝，出《尚書·金縢》。《語林》：張華謂陸機曰：「人之爲文，患其才少，而子患才多。」　嵇康書：知吾潦倒不切事情。《抱朴子》：潦倒疏緩，而致廢弛。此乃波頹瀾倒之意。據《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錢箋從後說。

李鄠侯古切縣丈人胡馬行

鶴注：此乾元元年冬往東都時作。觀洛陽再清句可見。　朱注：鄠縣屬長安。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賊一作胡過金牛㊀。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㊁。首言馬行迅捷。從亂離顛沛説起，便有奇氣。　過金牛，扈從明皇也。見天子，趨謁肅宗也。却走，退走也。

㊀揚雄《蜀王本紀》：秦欲伐蜀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之。蜀王使五丁力士開山，路通，秦遂伐蜀，取其國，因號其國曰金牛。《舊唐書》：梁州金牛縣，漢葭萌地。武德三年，分綿谷縣置，屬褒州，後州廢，屬梁州。　《元和郡縣志》：漢水出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

㊁《舊唐書》：靈州大都督府，屬關内道，天寶元年改爲靈武郡。乾元元年，復爲靈州。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之。

自矜胡騮奇絶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説盡急難去聲才，轉益愁向駑駘輩㊀。此見其濟難之功。　趙注：急難才，如劉備的顱躍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脱慕容之逼。此處指避胡一事言。愁向駑駘，自歎所乘者皆疲馬也。

㊀《楚辭》：策駑駘而取路。

頭上鋭耳批秋竹㊀，脚下高蹄削寒玉㊁。始知神龍別有種上聲㊂，不比俗一作凡馬空多肉㊃。

此寫其神駿之姿。　耳鋭蹄堅，筋勝於肉，此良馬之相也。

㊀黄柏仁《龍馬頌》：耳如剡筒，目象明星。《齊民要術》：耳欲小而鋭如削筒。太宗《十驥頌》：耳根纖細，杉竹

難方。

㈡《相馬經》：相馬之法，先三贏五駑。大蹄緩耳，一駑也。

㈢《北史·隋煬帝紀》：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

㈣《齊民要術》：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

洛陽大道時再清㈠，累上聲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英華》作鬚，一作鱗，一作鱗鬐未易去聲識㈡，側身注目長風生。末言同行見馬，結歸李丈。鳳臆龍鬐，一時未易測識，但見側身注目，足下風生，果是絶塵之驥矣。《杜臆》：馬不易識，以況相士之難。此章四段，各四句。

㈠《吳越春秋》：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㈡《晉·載記》：苻堅時，大宛獻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顧雲《韓幹馬障歌》：麟鬐鳳臆直相似。

觀兵

此乃乾元元年冬在東都觀兵也。是年九月，命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李光弼、王思禮助之，號九節度。十一月圍鄴城，次年正月嗣業卒於軍中。三月，史思明救鄴，官軍大敗。《通鑑》：至德二載二月，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

北庭送壯士㈠，貔虎數尤多㈡。精鋭舊無敵，邊隅今若何㈢。妖氛擁白馬㈣，元帥待琱戈㈤。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㈥。上四觀北庭之兵，下四畫攘邊之策。顧注：北庭，謂鎮西北庭節度使李

嗣業，時統四鎮之兵，故貔虎尤多。郭子儀前爲副元帥，收復東京。今望朝廷以元帥授子儀，故曰「待珂戈」。其時頓兵鄴城，兵無統制，蓋早知其有覆軍之患矣。鄴城卽相州，遼海與范陽相近，卽思明巢穴。公詩「司徒急爲下幽燕」，與此詩同意。

㈠《後漢・袁安傳》：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長安二年置，屬隴右道。

㈡梁武帝《淨業賦》：壯士貔虎，器甲精銳。

㈢朱注：邊隅，謂鄴城。凡臨敵境卽爲邊，如《新婚別》「守邊赴河陽」是也。《晉書》：史臣曰：「舒元出莅邊隅，欽其明德。」

㈣曹植《魏德論》：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白馬，用侯景事，比安史諸寇也。

㈤《國語》：穆公橫珂戈，出見使者。《漢書》：古鼎銘：賜爾鸞旂鞞鞛珂戈。注：珂戈，鏤刻之戈。

㈥孫綽賦：斬鯨鯢於滄波。桓溫表：管寧之黜遼東南臨渤海，故曰遼海。

朱鶴齡曰：是時李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動，此欲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兵同逼思明於魏州，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魚朝恩不可而止。《安祿山事跡》云：汾陽以諸將謀議不協，乃與季光琛同謀灌城。公詩「斬鯨遼海波」，正與光弼意合，言當直搗幽燕，傾思明之巢穴，不當老師鄴城之下也。

憶弟二首　原注：時歸在河南陸渾莊。

《唐書》：陸渾縣，屬河南府。又伊闕縣有陸渾山。顧注：公乾元元年六月，自左拾遺出爲華州司功。冬晚，間

至東都。時安慶緒棄東都而走，河南已復，故公得暫往洛陽故居。此詩乃二年春作也。

喪去聲亂聞吾弟，饑寒傍去聲濟上聲州㊀。人稀書一作吾不到，兵在見何由㊁。憶昨狂催走㊂，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上聲恨，惟共水東流㊃。

散，輾轉相憶，故憂結而成恨。憶昨二句，乃十字句法。謂自昔奔走以來，憂弟而病，無能解去也。洛陽在西，濟州在東，故愁恨與水而俱東。

㊀《後漢書》：飢寒道路。《唐書》：濟州，屬河南道，天寶十三載廢濟州，以所管五縣入鄆州。邵注：濟州，即今山東濟寧州。

㊁《漢書・韓信傳》：然則何由。

㊂《易林》：狂走蹶足。《楚辭》：狂顧南行。王逸注：狂，猶遽也。

㊃《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其二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㊀，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㊁，春日鳥還飛。斷絶人烟久㊂，東西消息稀。此申上章所憶之意。上四，望弟歸鄉，承前「兵在見何由」。下四，望弟音書，承前「人稀書不到」。洛陽初定，故轉憂爲喜。花鳥空存，則喜處仍憂矣。鄴城之戰，關於河北存亡，曰不問者，以初見家鄉爲幸，故暇計及耳。花發鳥飛，即濺淚傷心意。

㊀梁戴暠詩：將軍一百戰。

㈡何遜詩：獨守故園秋。

㈢曹植詩：千里無人烟。

葛常之《韻語陽秋》：老杜寄身於干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其作詩，多用「自」字。《田父泥飲》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宿白沙驛》云：「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古人對景言情，各有悲喜，而自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得舍弟消息

此與前二首蓋先後同時之作。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㈠。直一作若爲心厄苦㈡，久念一作得與刊作汝存亡㈢。汝書猶在壁㈣，汝妾一作室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去聲我牀㈤。

弟身難保也。既得消息，又欲藉犬傳書，恨己情莫達也。《杜臆》：他鄉亂而故鄉尤甚，故曰「他鄉勝故鄉」，總是苦語。

存亡乃厄苦之故，上句因下。辭房卽書中之語，下句因上。汝書、汝妾並提，律中帶古，此杜公縱筆。

㈠古詩：他鄉各異縣。《楚辭》：去故鄉而就遠兮。

㈡《前秦録》：慕容冲逼長安，苻堅登城責之。冲曰：「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㈢蔡琰詩：存亡永乖隔。

㈣潘岳詩：遺挂猶在壁。顧注：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尋

路至家，得報還洛。公時在洛，故用陸事。

㊄《世説》：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詩·豳風》：入我牀下。

不歸

天寶十四載冬，祿山陷河北諸郡，公之從弟必死於十五載。至乾元二年，爲三年，是春，公在東都作。顏延之《秋胡》詩：生爲久別離，死爲長不歸。

河間尚戰一作征伐㊀，汝骨在空城。從去聲弟人皆有㊁，終身恨不平㊂。數所主切金憐俊邁㊃，總角愛聰明㊄。面上三年土㊅，春一作秋風草一作吹又生㊆。通首俱是敍事言情，獨於結尾寫景收題。

各兩句轉意。喪亂之感，死生之戚，生前之念，身後之悲，備盡一詩之中，語意悽切。

㊀《唐書》：瀛州河間郡，屬河北道。孫綽《庾亮碑》：戰伐之謀，仁所恥聞。

㊁皆有，用《論語》「人皆有兄弟」。

㊂《楚辭》：失時而志不平。

㊃《世説》：數金，用河間姹女數錢語，以應河間。

㊄蔡夢弼曰：數金，謂幼時識數錢也。公偶然憶此一事，憐而愛之。胡夏客曰：數金當是數齡，却與總角意重。《世説》：袁虬俊邁多能。《北周書》：庾信幼

蕭子顯詩：暝數河間錢。申涵光謂數金當是數齡，却與總角意重。

而俊邁，聰明絶倫。

㊅《詩》：總角丱兮。注：總角，聚兩髦也。《晉書·謝安傳》：及總角，神識沉敏。

㊆面上，墳土之上。

㊐《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贈衞八處士　上聲士

鶴注：處士，隱者之號，以有處士星，故名。唐有隱逸衞大經，居蒲州。衞八亦稱處士，或其族子。蒲至華止一百四十里，恐是乾元二年春在華州時至其家作。山岳，指華岳言。　朱注：衞處士，未詳。師氏引《唐史拾遺》作衞賓，乃僞書杜撰，今削之。　東方朔《設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人生不相見㊀，動如參與商㊁。今一作此夕復扶又切何夕㊂，共此燈燭光㊃。一云共宿此燈光。　首敍今昔聚散之情。

㊀《史記》：人生一世間。　《滑稽傳》：淳于髡曰：「朋友交遊，久不相見。」

㊁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㊂《詩》：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㊃《漢書・外戚傳》：張燈燭，設幃帳。《史記・甘茂傳》：貧人女曰：「子之燭光幸有餘。」

少去聲壯能幾時㊀，鬢髮各已蒼㊁。訪舊魯作問半爲鬼㊂，驚胡云一作嗚呼熱中腸㊃。焉音烟知二十載上聲㊄，重平聲上上聲君子堂㊅。昔別君未婚，男一作兒女忽成行音杭㊆。怡然敬父執㊇，問我來何方㊈。次言別後老少之狀。

㊀《秋風辭》：少壯幾時老奈何。

㈡陶潛詩：鬢髮各已白。

㈢魏文帝《與吳質書》：親故姓名，半爲鬼録。

㈣近世胡儼曰：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此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列子》：內熱生病。魏文帝詩：斷絶我中腸。

㈤江淹詩：去鄉二十載。

㈥王粲詩：高會君子堂。

㈦王沉賦：九賓穆以成行。

㈧《記》：見父之執。注：父之執，同志之友也。

㈨吳筠詩：問我來何遲。

問答未及已從陳本。一作乃未已㈠，驅兒一作兒女羅酒漿㈡。夜雨剪春韭㈢，新一作晨炊間宋景文手抄本作聞黃粱㈣。主稱會面難㈤，一舉累上聲一作蒙十觴。十一作百觴亦不醉一作辭，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㈥，世事兩茫茫㈦。末感處士款情，因而惜別也。《漫叟詩話》云：「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若他人説到此，下須更有數句。此便接云「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直有抔土障黃流氣象。此章，首段四句，下二段各十句。

㈠陶潛《桃花源詩序》：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遠注：此段純用其意。

㈡《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㈢《南史》：文惠太子問周顒菜食味，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蔡邕《獨斷》：春薦韭卵。

㈣胡夏客曰：北人炊飯雜米菽，故用間字。　錢箋：《招魂》：稻粢穱麥，挐黃粱些。注：挐，糅也，謂飯用稻粢穱麥，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也。間卽挐字之意。　今按：別作聞，是鼻聞黃粱之氣，五字皆平聲，不若從間字。

㈤曹植詩：主稱千金壽，客奉萬年醴。　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㈥《吳都賦》：貪緣山岳之岠。

㈦《晉書》：阮籍遺落世事。　古詩：四顧何茫茫。

周甸注：前曰人生，後曰世事，前曰如參商，後曰隔山嶽，總見人生聚散不常，別易會難耳。

洗兵行《杜臆》作行，舊作馬。

鶴注：當是乾元二年仲春作。　按相州兵潰在三月壬申，乃初三日，其作詩時，兵尚未敗也。原注：收京後作。

朱注：公《華州試進士策問》云：「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詩蓋作於其時也。

中興諸將去聲收山東㈠，捷書夜一作夕，一作日報清晝同㈡。河廣傳聞一葦過㈢，胡危命在破竹中㈣。祇殘鄴城不日得㈤，獨任朔方無限功㈥。京師皆騎汗血馬㈦，回紇餧餧多委切肉蒲萄宮㈧。已喜皇威清海岱㈨，常思仙仗過崆峒㈩。三年笛裏關山月㈠，萬國兵前草木風㈡。　此聞河北捷音，而料王師之必克。

鄴城之師軍無統制，故欲獨任子儀，以收戰功。又恐肅宗還京，漸生逸豫，故欲其念起事艱難，而思將士之勤苦。下四句，有規諷意。　《杜臆》：軍士從征，已經三載，曰三年笛裏，悲之也。會兵鄴城，如風捲葉，曰萬國兵前，喜之也。

㈠《後漢・明帝紀》：先帝受命中興。《東觀漢記》：上會諸將。二京已收，慶緒奔於河北。

㈡《梁武帝集》：奇謀間出，捷書日至。《續博物志》：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竿。夜與晝同，見捷音可信。

㈢《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㈣《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㈤祇殘，但餘小也。《通鑑》：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渡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光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來救，子儀復大破之，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舊唐書》：相州，屬河北道。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爲鄴郡。乾元二年，改爲鄴城。《通鑑》：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又敗慶緒。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

㈥《郡志》：郡州始鎮靈州，謂之朔方軍。《舊唐書》：祿山反，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自陳濤斜之敗，帝惟倚朔方軍爲根本。

㈦《公羊傳》：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稱之。漢章帝詔：宛馬，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武帝《天馬歌》「霑赤汗」，今親見其然。

㈧《漢・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匈奴傳》：元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通鑑》：是年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汗血馬、葡萄宮，當指此事。

㈨《魏志》：陳琳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西征賦》：耀皇威而講武事。《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與燕薊

接壤。

㈡沈約詩：遊汾舉仙仗。《括地志》：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涼縣西百里。朱注：肅宗自馬嵬，經彭原、平涼至靈武，合兵興復，道必由崆峒。及南回也，亦自原州入，則崆峒乃鑾輿往來之地。

㈡《樂府解題》：《關山月》，傷離別也。周王褒詩：無復漢地關山月，惟有漢北冀城雲。

㈢《晉・載記》：苻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風聲鶴唳，疑以爲兵。

成王功大心轉小㈠，郭相去聲謀深一作深謀古來少㈡。司徒清鑒懸明鏡㈢，尚書氣與秋天杳㈣。二三豪俊爲去聲時出㈤，整頓乾坤濟時了㈥。東走無復扶又切憶鱸魚㈦，南飛覺有安巢一作枝鳥㈧。青春復隨冠冕入㈨，紫禁吳本作駕正耐烟花繞㈩。鶴駕通宵鳳輦備㈠，雞鳴問寢龍樓一作蛇曉㈡。此言命將得人，而喜王業之方興。成王，廣平王俶也。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東走句，見士慶彈冠。南飛句，見民蒙安宅。青春、紫禁，朝儀如故。鶴駕、雞鳴，帝修子職也。

㈠《唐書》：至德二載十二月，廣平王俶進爵楚王。乾元元年二月，徙封成王。劉晝《慎言篇》：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絶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

㈡《魏志・賈詡傳》：策謀深長。

㈢《抱朴子》：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又《隋書》：薛道衡每稱高構有清鑒。《世説》：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

㈣《鹽鐵論》：義高於秋天。公《哀思禮》詩「爽氣春淅瀝」，與尚書氣爽語合。

㈤《史記》：沛公時時問邑中豪俊。

㈥《鶡冠子》：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

㈥《史記》：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易》：乾坤定矣。晉武帝《告上帝文》：撥亂濟時。

㈦《史記·鄒生傳》：齊王引兵東走。《世說》：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羹鱸魚，遂命駕東歸。

㈧魏武帝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古詩：越鳥巢南枝。

㈨《楚辭》：青春受謝。《風俗通》：黃帝始製冠冕。

㈩天子之宮紫微，故謂宮中謂紫禁。謝莊哀誄：收華紫禁。王融詩：烟花雜如霧。

(一)赤城謝省曰：鶴駕，東宮所乘。鳳輦，天子所御。言鶴駕通宵，備鳳輦以迎上皇；雞鳴報曉，趨龍樓以伸問寢也。

《漢宮闕疏》：白鶴宮，太子所居。《藝文類聚》：太子晉乘白鶴仙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通典》：隋太子左右監門率，唐垂拱中改爲鶴禁衛。《唐書·儀衛志》：輦有七，一曰大鳳輦。隋煬帝詩：翠霞承鳳輦。

(二)《文王世子》：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漢書》：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嘗急召太子，桂宮南面有龍樓門。

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雍錄》：桂宮南面有龍樓門。

《博議》：史：肅宗卽位，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以問安，朕願畢矣。」公詩正用詔中語。

攀龍附鳳勢一作世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一)。汝等豈知蒙一作象帝力(二)，時來不得誇身强(三)。

關中既留蕭丞相去聲(四)，幕下復扶又切用張子房(五)。張公一生江海客(六)，身長九尺鬚眉蒼(七)。徵起適遇風雲會(八)，扶顛始知籌策良(九)。青袍白馬更何有(十)，後漢今周喜再昌。此嘆扈從者濫恩，望宰相得人以致太平。

《杜臆》：當時封爵太濫，甚至以官賞功給空名告身，凡應募者，一切皆金紫，公故傷之。其稱張

鎬有扶顛籌策語，人或疑之。考史，至德二年四月，罷房琯而相鎬，至次年二月，因論史思明不可假威權，又論許叔冀臨難必變，上不喜。且不事中要，故罷相。已而思明果反，叔冀果降賊，其料事之審如此。至兩京收復，俱在鎬相時，孰非宰相之功耶。　夢弼注：青袍白馬，言思明、慶緒可平。後漢今周，以漢光、周宣比肅宗也。

㈠《漢書・傅贊》：攀龍附鳳，並乘天衢。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吳志・魯肅傳》：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

㈡《晉書・荀勗傳》：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前漢・張耳傳》：秋毫皆帝力也。

㈢陶潛詩：時來苟冥合。

㈣《漢書》：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史記・蕭何傳》：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朱注：蕭丞相未知何指。蔡夢弼謂杜鴻漸。考《唐書》，肅宗按軍平涼，鴻漸建朔方興復之謀，且錄軍資器械儲廩上之。肅宗喜曰：「靈武，吾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舊注云：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錢箋云：房琯自蜀奉册留相肅宗，故比之蕭何也。

㈤《戰國策》：樂羊坐於幕下。《漢・高帝紀》：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朱注：張子房謂張鎬。至德二載五月，琯罷相，以鎬代之。

㈥《舊唐書》：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好談王伯大略，自褐衣拜左拾遺。玄宗幸蜀，徒步扈從，玄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琯爲相。《隱逸傳》：放情江海。《説苑》：孔子猶江海也。

㈦《後漢・文苑傳》：趙壹身長九尺，美鬚豪眉。

㈧《雲臺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王粲詩：遭遇風雲會，托身鸞鳳間。

㈨徐陵詩：力弱不扶顛。《老子》：善計不用籌策。

㈩《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給以青布，悉用爲袍。采色尚

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謡。庚子山《哀江南賦》：桀黠構扇，憑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寸地尺天皆入貢㈠，奇祥異瑞爭來送㈡。不知何國致白環㈢，復扶又切道去聲諸山得銀甕㈣。

隱士休歌紫芝曲㈤，詞人解下戒切。《西溪叢語》：善本作角撰清河一云河清頌㈥。田家望望惜雨乾音干㈦，布穀處處催春種㈧。淇上健兒歸莫懶㈨，城南思婦愁多夢㈩。安得壯士挽天河(一)，淨洗甲兵長不用(二)。末記禎符迭見，欲及時收功，以慰民心也。張遠注：前六，頌其已然。後六，禱其將然。此章四段，各十二句。

㈠鶴注：寸地尺天，用《黃庭經》寸田尺宅語。顏延之詩：亘地稱皇，磐天作主。

㈡班固《典引》：窮祥極瑞者，皆來堣牧。

㈢《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㈣《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

㈤《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錢箋：肅宗即位，泌謁見於靈武，調護玄、肅父子之間，爲張良娣、李輔國所惡。及上皇東行有日，泌求去不已，乃聽歸衡山。公以四皓擬泌，蓋惜其有羽翼之功而飄然隱去也。紫芝，見本卷。

㈥《昭明文選序》：詞人才子。趙注：是歲七月，嵐州合關河黃河三十里清如冰，蓋收京之祥，此實事也。《南史》：宋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瑞。鮑照作《河清頌》，其序甚工。

㈦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雨之句。王僧孺詩：思君不得見，望望獨長嗟。

㈧《爾雅》：鴶鳩鵴鶻。注：今之布穀也。江東人呼爲獲穀。《禽經》：鳴鳩、戴勝，布穀也。農事方起，此鳥飛於桑間，

云五穀可布種也。　鍾憲詩：處處春雲生。　《吳越春秋》：計硯曰：「春種八穀。」

㊈朱注：淇水，在衛地衛州，與相州相隣。　淇上健兒，指圍鄴之兵。　城南，謂長安城南。　《詩》：送我乎淇之上矣。

古樂府：健兒須快馬。　《杜臆》：健兒莫懶，速其成功也。　思婦愁夢，從《東山》詩「婦歎於室」來，以思家之至情動之也。

㊉曹植詩：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　王徽詩：思婦臨高臺。

㊊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

㊋《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重至軫，何也？」曰：「洗甲兵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朱鶴齡曰：中興大業，全在將相得人。前曰「獨任朔方無限功」，中曰「幕下復用張子房」，此是一詩眼目。使當時能專任子儀，終用張鎬，則洗兵不用，旦夕可期，而惜乎肅宗非其人也。王荊公選杜工部詩，以此詩壓卷，其大指不過如此。

若玄、肅父子之間，公爾時不應遂加譏切也。

沈壽民曰：兩京克復，上皇還宮，臣子爾時當若何歡忭。乃逆探移仗之舉，遽出誹刺之詞，子美胸中不應峭刻若此。

王嗣奭曰：此詩四轉韻，一韻十二句，句兼排律，自成一體。而筆力矯健，詞氣老蒼，喜躍之意，浮動筆墨間。

唐汝詢曰：《洗兵馬》一篇，有典有則，雄渾闊大，足稱唐雅。識者詳味，當不在《老將行》下。

蔡絛曰：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致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慄失色。淮南王安，好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輩，得意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

易也。

吴江潘耒曰：《洗兵馬》一詩，乃初聞恢復之報，不勝欣喜而作，寧有暗含譏刺之理。上皇初歸，肅宗未失子道，豈得預探後事以責之。詩人以忠厚爲本，少陵一飯不忘君，即貶謫後，終其身無一言怨懟。而錢氏乃謂其立朝之時，即多隱刺之語，何浮薄至是。噫！此其所以爲牧齋歟。又曰：天子之孝，在乎安國家、保宗社。明皇既失天下，肅宗起兵朔方，收復兩京，再造唐室，其孝亦大矣。晚節牽於婦寺，省覲闊疏，子道誠有未盡。若謂其猜忌上皇，并忌其父之臣，有意剪鋤，則深文矣。移宫倉卒，上皇不樂，容或有之。幾爲兵鬼之言，出自《力士傳》稗官片語，乃据以實肅宗之罪，至比之商臣、楊廣，論人當若是耶。房琯雖負重名，而鮮實效，喪師辱國，門客受賕，罷相亦不爲過。子美論救，固是爲國惜賢，雖蒙推問，旋即放免。踰年乃謫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琯黨，亦臆度之辭耳。子美大節，在自拔賊中歸行在，不在救房琯也。錢氏直欲以此爲杜一生氣節，欲推高杜，則極贊房，因極贊房，遂痛貶帝。明末黨人，多依傍二大老，脱失路，輒言坐某人故牽連貶謫，怨誹其君，無所不至，此自門户習氣。杜公心事，如青天白日，安有是哉。以此推之，牧齋而秉史筆，三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絳雲一炬，有自來矣。

杜詩詳註卷之七

新安吏原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按：此下六詩，多言相州師潰事，乃乾元二年自東都回華州時，經歷道途，有感而作。錢氏以爲自華州之東都時，誤矣。師氏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兵益急，雖秦之謫戍，無以加也。《唐書》：新安，隋縣。貞觀二年，屬河南府。《九域志》：縣有兩鄉。黃生曰：諸篇自製詩題，有千古自命意。六朝人擬樂府，無實事而撰浮詞，皆妄語不情。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㈠。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㈡。府帖一作符昨夜下去聲㈢，次選中男行㈣。中男絶短小，何以守王城㈤。

從點兵後，記一時問答之詞。客行，公自謂。《杜臆》：借問二句，公問詞。府帖二句，吏答詞。中男二句，公歎詞。

㈠《通鑑》：北魏高歡，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樂府《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㈡《杜臆》：更無丁，言豈無餘丁可遣乎。夜帖早行，守城急也。

㈢朱注：《隋書》：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通鑑注》：兵帖，軍籍。盧注：相州之役，正丁戰死，因及次丁。考之《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致餘子。守王城，大故也。

㈣《唐書》：開元二十一年，詔天下中男，年十八以上，聽充兵。

㈤《通鑑》：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臣所將蕃、漢兵，比突厥驍健者，一以當十。

㊃《太宗紀》：上遣使點兵，並點中男，魏徵固執以爲不可。　顧炎武曰：《通鑑》：建中元年，楊炎作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按唐制：人有丁、中、黃、小之分。注云：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杜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卽此也。

㊄唐之東都，卽周之王城，今爲河南府。

肥男有母送㊀，瘦男獨伶音零俜普兵切㊁。白水暮東流㊂，青山猶一作聞哭聲㊃。莫自使眼枯㊄，收汝淚縱平聲橫。眼枯卽一作却見骨，天地終無情㊅。　此於臨行時作悲憫之語。　白水流，比行者。　青山哭，指居者。　《杜臆》：就中男內，看他或瘦或肥，有母無母，及同行送行之人，一齊俱哭，而以哭聲二字括之，何等筆力。

㊀肥男瘦男，用後漢趙孝語，詳見八卷。

㊁古樂府《猛虎行》：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潘岳《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

㊂劉楨詩：汎汎東流水。

㊃阮籍詩：北望青山阿。

㊄《韓非子》：卞和哭於楚山之下，泣盡而繼之以血。

㊅古詩：「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㊆《晉書》：郭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我軍取一作至，一作收相去聲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平聲，歸軍星散營㊀。　就糧近故壘㊁，掘壕不到水㊂，牧一作看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練卒依舊京㊃。　一作垂泣㊄，僕射如字，不音夜如父兄㊅。　此爲送行者作寬慰之語。　前軍潰散，後軍繼行，恐人心惶懼，曰就糧，見

有食也。曰練卒，非臨陣也。曰掘壕、牧馬，見役無險也。曰師順則可制勝，撫養則能優恤，俱説得愷至動情。《杜臆》：此不言軍敗而云歸軍，亦諱之也。子儀時已進中書令，而仍稱舊官，蓋功著於僕射，而御士素寬，此就其易曉者以安之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十二句收。

㈠《春秋運斗樞》：璇樞星散。《通鑑》：九節度圍鄴城，自冬涉春。慶緒食盡，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自魏州引兵趨鄴，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諸軍樵采甚艱，乏食思潰。三月，戰於安陽河北，大風晝晦，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㈡盧注：時子儀尚有軍糧六七萬石，故曰就糧。魏明帝詩：飲觀故壘處。

㈢《吳越春秋》：揀練士卒。舊京，謂東都。陶潛詩：平生去舊京。

㈣壕，城下池也。

㈤《易》：泣血漣如。

㈥《漢書・百官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通典》：唐左右二僕射，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僕射爲宰相。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從二品。天寶元年，復舊。《淮南子・兵略》：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王應麟曰：《毛詩》「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云「僕射如父兄」，意正近之。

張綖曰：凡公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慰之哀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陸時雍曰：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爲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

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僞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新安》、《石壕》諸什與古人作，便首首皆有神往神來，不知而自至之妙。

潼關吏

此因相州大敗，故修潼關以備寇。《雍録》：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爲名。錢箋：前哥舒翰軍敗，引騎絶河還營至潼津，收散卒，即關西之潼水也。按：潼關在秦函谷關之西。

士卒何草草㊀，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㊁，小城萬丈餘。此紀修築潼關。鐵不如，言其堅。萬丈餘，言其高。小城跨山，故尤見其高也。起二句，拈皓韻。此下，魚、虞兼用。

㊀《詩》：勞人草草。注：草草，勞苦貌。

㊁《世説》：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借問潼關吏，修關一作築城還備胡。要一遥切我下去聲馬行㊀，爲去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㊁，飛鳥不能踰。此記關勢之險。修關一句，公問詞。連雲以下，吏答詞。

㊀《史記·項羽紀》：令騎皆下馬步行。

㊁庾信詩：愁氣連雲。戰格，即戰柵，所以捍敵者。

胡來但自守，豈復扶又切憂西都。丈一作大人視要處，窄一作穿狹容單車㊀。艱難奮長戟㊁，萬

吳作千古用一夫㊂。此言關險可守。客單車，彼不能攻。用一夫，此足以拒。

㊀《韓信傳》：車不得方軌，不得成列。所謂單車也。李陵書：單車之使。

㊁《漢書》：廣長戟勁弩之械。

㊂《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

哀哉桃林戰㊀，百萬化爲魚㊁。請囑防關將去聲，慎勿一作莫學哥舒㊂。末乃答吏之詞，見守關貴乎得人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㊀《三秦記》：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元和郡縣志》：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閻若璩曰：《通典》：潼關，卽左氏桃林塞，若秦之函谷關。其地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卽今陝西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縣界。獻帝時，曹操破馬超於潼關，乃移置者。舊謂唐始於其地立關，非也。

㊁《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㊂《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踐蹂，墜黃河死者數萬人。盧元昌曰：祿山初反，哥舒翰守潼關，相持半載餘，賊兵衝突襄鄧間，卒不敢窺關，則守之明效也。時李郭亦力持此議，祿山苦之，謂嚴莊曰：「今守潼關，兵不能進。」是守關而賊可坐困。向使國忠之奏不行，中使之命不促，堅壁固守，長安可保無恙。此詩眼目，在「胡來但自守」一句，其云「修關還備胡」，是歎焦頭爛額後，爲曲突徙薪計也。

王嗣奭《杜臆》曰：潼關之敗，由楊國忠促戰所致，罪不在哥舒，當時只少一死耳。公特借翰以戒後人，非專歸獄於哥舒也。

閻若璩曰：錢箋引程大昌云：《西征賦》「遡黃卷以濟潼」，至唐始於其地立關。余讀此失笑，彼獨不記《後出師表》「殆

死潼關」語乎？《通典》華陰縣注云：縣有潼關，卽左氏桃林塞，若秦之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卽今陝郡靈寶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脅帝西幸，入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一年，爲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乃中間徙於今所耳。國之巨防，不爲細事，史官闕載，斯亦失之。此條前注刪節太略，今仍錄原文。

石壕吏

王應麟曰：石壕，蓋陝州陝縣之石壕鎮也。地志云：石壕鎮，本崤縣，後魏置。貞觀十四年改名硤石縣。《一統志》：石壕，在今陝州城東七十里。錢箋：卞圜曰：石壕，卽石崤也。按：崤在弘農澠池西北，貞觀八年，移崤縣於安陽城，在硤城西四十里。謂石壕卽石崤，誤矣。夢弼云：石壕，在邠州宜祿縣。尤爲無稽，且非自東都往來道也。

暮投石壕村叶音春㊀，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㊁，老婦出看平聲門㊂。

一作門看。海鹽劉氏本作出看門首。　首敍征役驅迫之苦。

㊀此詩各四句轉韻。

樽。村叶七倫切，樽叶子踪倫切。《國風》：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荀卿《賦篇》：往來憯憯，通於大神。出入其極，莫知其門。門俱叶眉貧切。劉氏作出門首，是村與人叶，人讀如延切，本劉向《列女頌》。看讀丘虔切，本吳邁遠《長相思》詩。依此，則人看可叶，而村字未合，與下文亦不相符。　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宿。

㈡陶潛詩：區區諸老翁。《戰國策》：曾子之母，投杼踰牆而走。

㈢又：老婦必睡其面。王羲之帖：但思今婦必門首有出。樂府《東門行》：投劍出門去。

吏呼一何怒上聲㈠，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㈡，三男鄴城戍叶上聲㈢。一男附書至一作到。音

止，與死相叶，二一男新戰死㈣。存一作在者且一作是偷生㈤，死者長已矣㈥。二段，備述老婦訴吏之詞，公

蓋宿於其家也。三男以下，言行者之慘。

㈠梁昭明太子疏：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孫子》：吏怒者，倦也。

㈡《陌上桑》：羅敷前致詞。

㈢《舊書》：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爲鄴郡。乾元元年，復爲相州。二年，又爲鄴城。

㈣新戰死，指鄴城之敗。《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

㈤李陵書：陵豈偷生之士。

㈥蔡琰曲：死當埋骨兮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㈠，惟《文粹》作所有乳下孫。有孫陳浩然本作孫有母未去，出入一作更無完裙㈡。一云：孫母

未便出，見吏無完裙。老嫗力雖衰音催，與歸相叶㈢，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㈣，猶得備晨炊㈤。室

中以下，言居者之苦。新安吏，驅民守東都。石壕吏，驅民守河陽也。

㈠賈充詩：室中是阿誰。《易》：闃其無人。

㈡《史記》：李同曰：「邯鄲之民，褐衣不完。」

㈢又《高帝紀》：有一老嫗夜哭。《說文》：嫗，母也。

㊃《唐書》：河陽縣，屬孟州，今改爲孟縣。按《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卽此地。周武王會諸侯於孟津，亦卽其地。

子儀兵既潰，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

㊄《史記》：亭長妻晨炊蓐食。

夜久語聲絶㊀，如聞泣幽咽入聲㊁。天明登前途㊂，獨與老翁別。

末結老翁潛歸之狀。婦隨吏訴官，故其媳泣聲。吏驅婦夜去，故其夫曉回。前途別，乃公與之別，非婦與翁別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㊀梁簡文《燭賦》：夜久唯煩鋏。

㊁古歌：鳴聲幽咽。

㊂《史記·李廣傳》：至天明自便。　陶潛詩：歸子念前途。

陸時雍曰：其事何長，其言何簡。吏呼二語，便當數十言。文章家所云要會，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

王嗣奭曰：夜促夜去，何其急也。此婦倉卒之際，既脫其夫，仍免其身，具此智謀膽略，真可謂女中丈夫。而公詩詳述之，已洞知其意中曲折矣。　又云：前後六詩，一韻到底，俱用沈韻。惟此章換韻，且用古韻。

按：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今驅盡壯丁，及於老弱。詩云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踰牆，婦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孫、姑媳，慘酷至此，民不聊生極矣。當時唐祚亦岌岌乎哉。

新婚別

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詩》：宴爾新婚。　黃生注：此下三題相似，獨新婚之婦，起難設辭，故特用比興發端。

兔絲附蓬麻㊀，引蔓故一作固不長。嫁女與征夫㊁，不如棄路傍㊂。《杜臆》：通篇作新人語，起用比意，逼真古樂府，是《三百篇》興體。

㊀《爾雅》：唐、蒙、女蘿，菟絲。釋曰：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一物而四名。朱注：按諸家《本草》，菟絲並無女蘿之名，惟松蘿一名女蘿。陸璣《詩疏》：菟絲，蔓生草上，黃赤如金。松蘿，蔓延松上，生枝正青。陸佃《埤雅》：在木爲女蘿，在草爲菟絲。可證二者同類而有別。古詩：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李善注：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此解甚明。《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㊁《史記》：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詩》：征夫遑止。

㊂劉公幹詩：從者盈路傍。

結髮爲妻子㊀，席不煖君牀㊁。暮婚晨告別㊂，無乃太匆忙㊃。君行雖一作既不遠㊄，守邊赴一作戍河陽㊅。妾身未分明㊆，何以拜姑嫜㊇。此敍初婚惜別，語意含羞。

㊀蘇武詩：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李善注：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取笄冠之義也。顧炎武《日知錄》曰：俗稱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詩本此。

㊁《文子》：孔無席煖。《世說》：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

㊂《白虎通》：昏時行禮，故曰婚。陸機詩序：悼心告別。

㊃張華詩：無乃違其情。

㊄《詩》：知君行之未極。征夫不遠。

㊅沈約詩：知君行之未極。《詩》：征夫不遠。

石壕吏　新婚別

㈥《史記》：蒙恬曰：「臣將三十萬衆以守邊。」

㈦謝朓詩：況乃妾身輕。《獨曲歌》：分明不可得。

㈧《漢書・廣川王傳》：背尊章，嫖以忽。師古曰：尊章，謂舅姑也。章與嫜通。陳琳詩：善事新姑嫜。夢弼曰：婦人嫁三日，告廟上墳，謂之成婚。婚禮既明，然後稱姑嫜。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未分明云云。陸時雍曰：妾身二句，建安中亦無此深至語。

父母養我時㈠，日一作月夜令平聲我藏。生女有所歸㈡，雞狗一作犬亦得一作相㈢將。君今生死地《杜臆》作生死地，陳浩然作死生地，一作今往死地，一作生往死地㈣，沉痛迫中腸㈤。誓欲隨君去一作往，形勢反蒼黃㈥。此憶前後情事，詞旨慘切。

㈠《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㈡又：乃生女子。《禮運》：男有分，女有歸。《穀梁傳》：婦人之義，謂嫁曰歸。

㈢《史記》：雞狗之聲相聞。《淮南子》：令雞司晨，令狗守夜。按：嫁時將雞狗以往，欲爲室家久長計也。古樂府有《鳳將雛》。《漢書注》：顏師古曰：將，謂領帥其羣。

㈣《杜臆》：「君今生死地」，妙有餘思，或作「往死地」，語便直致。《孫子》：生死之地。

㈤謝靈運詩：沉痛結中腸。

㈥《史記・范睢傳》：形勢不能有也。《洛陽伽藍記》：色雜蒼黃。《北山移文》：蒼黃反覆。

勿爲去聲。一作改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音杭㈠。婦人在軍中㈡，兵氣恐不揚㈢。自嗟貧家女㈣，久致一作致此羅襦裳㈤。羅襦不復扶又切施，對君洗紅妝㈥。上二段，夫婦分離，愁緒萬端，此發乎人情者

也。此一段，既勉其夫，且復自勵，乃止乎禮義者也。

㈠蘇武詩：努力愛春華。《左傳》：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㈡《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

㈢《後漢・方術傳》：京師當有兵氣。

㈣《史記》：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㈤《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注：襦，細密之羅，當作繻。《滑稽傳》：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說文》：襦，短衣也。

㈥何遜詩：輕扇掩紅妝。《杜臆》：洗紅妝，加對君二字，可涕。

仰視百鳥飛㈠，大小必雙翔㈡。人事一作生多錯迕㈢，與君永相望平聲㈣。

末用比意收，終望夫婦之相聚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三段各八句。

㈠陸機詩：百鳥互相和。

㈡《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

㈢《關尹子》：人事錯錯然。宋玉《風賦》：迴穴錯迕。注：錯雜交迕也。

㈣蔡琰《笳曲》：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爲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而《新婚》一章敍室家離別之情，及夫婦始終之分，全祖樂府遺意，而沉痛更爲過之。

此詩，君字凡七見。君妻君牀，聚之暫也。君行君往，別之速也。隨君，情之切也。對君，意之傷也。與君永望，志

之貞且堅也。頻頻呼君，幾於一聲一淚。

盧元昌曰：嗚呼！亂不廢禮，禮必順情，先王之制也。況民生有欲，莫大於婚。既棄其禮，又怫其情，至於暮婚晨別，是何等時事。《東山》零雨篇云：「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先王曲體人情如此。詠公此詩，益念范氏人道使民之説。

王嗣奭曰：此代爲婦人語，而揣摩以發其隱情，暮婚晨告別，是詩柄。篇中有極細心語，如「妾身未分明」二句，「婦人在軍中」二句，是也。真《三百篇》嫡裔。有極大綱常語，如「勿爲新婚念」二句，「羅襦不復施」二句，是也。杜詩「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羅大經曰：《國風》「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此遠嫌防微之意也。杜詩「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黃生曰：《新安吏》以下述當時征戍之苦，其源出于變風、變雅，而植體于蘇、李、曹、劉之間。

垂老別

蔡邕《房植碑》：享年垂老。

四郊未寧靜㊀，垂老一作死不得安。子孫陣亡盡㊁，焉於虔切用身獨完。通篇皆作老人語，首爲垂老從戎而歎也。

㊀《記》：四郊多壘。注：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吳志》：顧雍討除寇賊，郡界寧靜。

㊁《詩》：子孫千億。

投杖出門去㊀，同行爲去聲辛酸㊁。幸有牙齒存一作好㊂，所悲骨髓一作肉乾音干㊃。男兒既介胄㊄，長揖別上官㊅。此敍出門時慷慨前往之狀，乃答同行者。

㈠《記》：子夏投其杖而拜。 阮籍詩：驅車出門去。

㈡《詩》：攜手同行。 阮詩：悽愴懷辛酸。

㈢魏文帝詩：狂顧動牙齒。

㈣《史記》：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㈤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鬬死。 介胄長揖，猶帶倔强意氣。

食其傳》：長揖不拜。

㈥嵇康書：揖拜上官。

老妻卧路啼㈠，歲暮衣裳單㈡。 孰知是死別㈢，且復去聲傷其寒㈣。 此去必不歸㈤，還聞勸加餐㈥。 此敍臨別時夫婦繾綣之情，乃對其妻者。 夫傷妻寒，妻勸夫餐，皆永訣之詞。

㈠《吳越春秋》：越王令壯者無娶老妻。

㈡張協詩：歲暮懷百憂。 沈約詩：惟見恩義重，豈覺衣裳單。

㈢《焦仲卿妻》詩：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

㈣《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

㈤又《吳起傳》：其母死，起終不歸。

㈥古樂府：棄捐不復道，努力加餐飯。

土門壁甚堅㈠，杏園度亦難㈡。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晉作獨寬。 人生有離合㈢，豈擇衰老一去聲壯日㈣，遲迴竟長嘆平聲㈤。 此慰妻而兼爲自解之詞。 上四，言此行不至死亡。 下

作盛端。 憶昔少

四，言離合莫非定數。盧注：鄴城之役，賊爲主，我爲客。勞逸不同，故曰勢異。遠注：離合之端豈因衰老而免，特身非少壯，不覺遲迴耳。

㈠《唐書》：鎮州獲鹿縣有土門關，卽舊井陘關。《元和郡縣志》：恒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安祿山傳》：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郡。

㈡《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朱注：時子儀、光弼相繼守河陽，土門、杏園皆在河北，故須嚴備。舊注謬極。

㈢《楚辭》：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㈣《列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

㈤鮑照詩：臨路獨遲迴。注：張銑曰：遲迴，不行貌。蘇武詩：握手一長歎。

萬國盡征戍一云東征㈠，烽火被岡巒㈡。積屍草木腥㈢，流血川原丹㈣。何鄉爲樂音洛土㈤，安敢尚盤桓㈥。棄絶蓬室居㈦，塌然摧肺肝㈧。

毅然有敵愾勤王之義。前云遲迴長歎，尚以年邁自憐，此云安敢盤桓，不復以身家爲念矣。此傷亂而激爲奮身之語。言與其遭亂而死，不如討賊而亡，此章四句起，前二段各六句，後二段各八句。

㈠《孝經》：得萬國之歡心。陳後主詩：關山征戍何時極。

㈡《史·李牧傳》：謹烽火，多間諜。《蜀都賦》：岡巒糾紛。

㈢《漢書·梅福傳》：積屍暴骨。

㈣《史記》：白起北坑馬服，流血成川，沸聲若雷。張華《遊獵篇》：流血丹中原。釋洪偃詩：川原多舊跡。

㈤曹植詩：門有萬里客，問是何鄉人。

㈥《詩》：適彼樂土。《易》：盤桓利居貞。注：盤桓，難進之貌。

㈦《列子》：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曹植詩：顧念蓬室士。

㈧尹伯奇《履霜操》：孤息別離兮摧肺肝。《曹植詩》：哀哉傷肺肝。

盧元昌曰：《周禮》，鄉大夫之職，辨其所任者，其老者皆舍。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皆歸養。子孫亡盡，老者從戎，如《垂老別》者，亦可傷矣。

胡夏客曰：《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諸詩，述軍興之調發，寫民情之怨哀，詳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國家不幸多事，猶幸有繕兵中興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應其命，至殺身棄家不顧，以成一時恢復之功，故娓娓言之。義合風雅，不爲誹謗耳。若勢極危亡，一人束手，四海離心，則不可道已。

無家別

《詩》：樂子之無家。黃生注：詩言內顧，無妻也；言永痛，無母也。母亡妻去，曲盡無家之慘。

寂寞天寶後㈠，園廬但蒿藜㈡。我里百一作萬餘家，世亂各東西㈢。存者無消息㈣，死者爲一作故蹊。通章代爲征人之語。首言亂後歸鄉，景情並敍。

㈠謝朓詩：寂寞市朝變。

㈡《前漢·郊祀志》：嘉禾不生，蓬蒿藜莠茂焉。

㈢謝朓箋：歧路東西，或以嗚悒。

㊃薛道衡詩：一去無消息。

㊄鮑照詩：賤子歌一言。敗歸，謂鄴城之敗。

久行見空巷一作室，日瘦氣慘悽㊀。但對狐與狸㊁，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㊂，一一老寡妻㊃。宿鳥戀本枝㊄，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去聲鋤㊅，日暮還灌畦㊆。縣吏一作令知我至，召令平聲習鼓鞞㊇。此段敘事，言歸而無家也。上六，說故里荒涼之狀。下六，說暫歸旋役之苦。日瘦，謂日色無光，氣象慘悽。

㊀《前漢·劉向傳》：寒日青無光。《楚辭》：霜露慘悽而交下。

㊁《本草》：狐形似狸而黃，善能爲魅。

㊂《記》：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㊃《漢書·元后傳》：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潘岳《關中記》：夫行妻寡。

㊄《漢書·元后傳》：人情之戀故鄉，猶鳥之戀本枝，雖窮棲且安辭矣。《獨曲歌》：宿鳥縱橫飛。

㊅洙曰：人情之戀故鄉，猶鳥之戀本枝，雖窮棲且安辭矣。《獨曲歌》：宿鳥縱橫飛。

㊆江淹詩：雖有荷鋤倦。

㊇顏延之《陶徵士誄》：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說文》：田五十畝爲畦。

㊈《記》：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說文》：鼓，騎鼓也。鼙，與鞞同。

雖從本州役㊀，內顧無所攜㊁。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㊂，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㊃。生我不得力㊄，終身兩酸嘶㊅。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㊆。此段敘情，言無家又別也。上六，傷隻身之莫依。下六，痛親亡之不見。上章結出報國之忠，此章結出思親之孝，俱有關於

㊀，內顧無所攜㊁。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㊂，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㊃。生我不得力㊄，終身兩酸嘶㊅。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㊆。此段

大倫。杜詩有數句疊用開闔者，如云從役本州，幸之也。內無所攜，傷之也。旣身近行，非比遠去，又以本州爲幸矣。家鄉旣盡，遠近齊等，卽在本州亦傷矣。語意輾轉悲痛。終轉迷，言往無定所。兩酸嘶，謂母子飲恨。爲蒸黎，不得比於人數也。此章八句起，後兩段各十二句。

㈠盧諶詩：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㈡左思詩：內顧無斗儲。宋袁淑議：勢必攜離。

㈢謝靈運詩：家鄉皆掃盡。

㈣自天寶十四載至乾元元年，亂經五年矣。《爾雅》：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溝。

㈤《詩》：生我劬勞。

㈥陸厥詩：酸嘶度揚越。

㈦《詩》：天生蒸民。毛萇曰：蒸，衆也。裴秀詩：穆穆我后，矜茲蒸黎。朱子《詩傳》：黎，黑也，猶秦言黔首。

盧元昌曰：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室家之樂。今新安無丁，石壕遣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河北生靈，幾於靡有孑遺矣。唐之危而不亡者，賴太宗德澤在人，而思明自殞於蕭牆耳。

唐人作詩，多言遺戍從軍之苦，而宋元以下無聞焉。蓋唐用府兵，兵卽取之於民，故有別離室家，遠罹鋒鏑，及親朋送行，歷歷悲慘之情。宋明之師，或用召募，或用屯軍，出征臨戰，皆其身所習熟，而分所當爲者，故詩人亦不復爲哀苦之吟矣。

王嗣奭曰：上數章詩，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往來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淚。

又曰：《新安》、《石壕》作老婦語，《新婚》作新婦語，《垂老》、《無家》，其苦自知而不能自達，一一刻畫宛然，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

夏日歎

此乾元二年夏在華州作。《舊唐書》：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鑑》：時天下饑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乏食，人思自潰。與詩中「上蒼久無雷」及流冗、豺虎等語正合。

夏日出東北㊀，陵天經晉作經天陵中一作東街。朱光徹厚地㊁，鬱蒸何由開㊂。

敍夏日炎威。

㊀《杜臆》：夏至日出寅入戌。寅，東北方也。中街，亭午也。錢箋：《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涼寒也。又曰：日冬則南，夏則北，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朱注：中街，即中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陽用事則日退道也。《天官書》有街南、街北。街南，畢主之。街北，鼎主之。

㊁《楚辭》：陽昲昲其朱光。翰曰：朱光，日也。《詩》：謂地蓋厚。

㊂應璩書：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

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㊀。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㊁。飛鳥苦熱死㊂，池魚涸其泥㊃。此有感時政，而歎久旱爲災。雷比政令，雨比恩澤，魚鳥言萬物皆枯。

㊀《後漢・郎顗傳》：《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

㊁《抱朴子》：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

㈢鮑照《苦熱行》：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

㈣《淮南子》：宋君亡其主，池中魚爲之殫。佳灰二韻用泥字，見應瑒《建章臺》詩。

萬人尚流冗㈠，舉目惟蒿萊㈡。至今大河北，化一作盡作虎與豺㈢。浩蕩想幽薊㈣，王師安在哉。此又慨時事，而嘆兵民交困。亂後凶荒，民將爲盜，王師久戍，艱於饋餉矣。

㈠《漢書》：谷永疏：流散冗食，餧死於道。成帝詔：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

㈡何遜詩：舉目想煎熬。阮瑜詩：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㈢《江表傳》：郭典爲鉅鹿太守，時人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

㈣《唐書》：幽州范陽郡，薊州漁陽郡，俱屬河北道。

對食不能餐㈠，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去聲初㈡，難與數子偕㈢。末乃傷今思古，歎朝無賢相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㈠《詩》：使我不能餐兮。

㈡《揚雄傳》：眇然以思唐虞之風。師氏曰：太宗貞觀時，任房、杜、王、魏諸臣，諫行言聽，號令無乖，膏澤流布，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今欲與數子偕不可得矣。

㈢嵇康詩：良時遘數子。

盧元昌曰：李輔國專掌禁兵，事無大小，制勅皆其所爲。詩云「號令乖」，指此。宰相李峴言輔國專權亂政，輔國忌而罷之。若李揆執子弟禮於輔國，呼爲五父。呂諲、第五琦，率皆碌碌庸臣。此所以思貞觀諸賢也。

夏夜歎

與上篇同時之作。

永日不可暮㈠，炎蒸毒我一作中腸㈡。安得萬里風㈢，飄飄吹我裳。

㈠《書》：日永星火。劉公幹詩：永日行遊戲。

㈡庾信詩：五月炎蒸氣。洙曰：毒我腸，熱自中起也。相如《琴歌》：室邇人遐毒我腸。

㈢陸士衡歌：長風萬里舉。

昊天出華月㈠，茂林延疏光㈡。仲夏苦夜短㈢，開軒納微涼㈣。虛明見纖毫㈤，羽蟲亦飛揚㈥。物情無巨細㈦，自適固其常㈧。此夜涼之景。物情各適，起下文征人。

㈠《詩》：昊天曰明。江淹詩：華月照芳池。

㈡《蘭亭記》：茂林修竹。

㈢謝靈運詩：不怨秋夕長，恒苦熱夜短。

㈣阮籍詩：開軒臨四野。

㈤陶潛詩：夜景湛虛明。《拾遺記》：小則入於纖毫之中。

㈥《詩》：熠燿宵行。注：宵行，羽蟲也。阮籍詩：羽翼自飛揚。

㈦《淮南子》：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㈧《莊子》：非自適其適。

念彼荷去聲戈士㈠，窮年守邊疆㈡。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平聲㈢。竟夕擊刁斗㈣，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去聲體㈤，不如早還鄉。此夜熱之感。荷戈守邊，指相州之衆。

㈠《詩》：何戈與祋。何、荷通。

㈡《江賦》：尋風波以窮年。

㈢鍾惺曰：考亭解執熱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豈便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古文用字奧處。濯卽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杜詩屢用執熱字，皆作實用，是一證據。

㈣《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天明自便。《漢書注》：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㈤《前漢·夏侯勝傳》：經術既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通鑑》：至德二載，郭子儀敗於清渠，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

北城悲笳發㈠，鸛鶴號平聲且翔㈡。況復扶又切。一作懷煩促倦㈢，激烈思時康㈣。末乃夜觸所聞，而傷歎世事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㈠北城，指華州。崔融詩：夜夜聞悲笳。

㈡《詩》：鸛鳴于垤。

㈢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㈣蘇武詩：長歌正激烈。沈君攸詩：行樂爲時康。

王嗣奭曰：二歎俱以旱熱起興，而所以歎，在河北之賊未平，蓋憫旱憂時之作也。

立秋後題

此乾元二年立秋次日所作。　鶴注：《唐書》本傳：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棄官客秦州。此詩蓋欲棄官時作。

日月不相饒㈠，節序昨夜隔㈡。　玄蟬無停號平聲，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㈢，惆悵年半百㈣。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前四秋後之景，後四所題之意。　盧注：秋燕公自喻，言將去華，如燕離巢，故云如客。　鶴注：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

㈠鮑照詩：日月流邁不相饒。

㈡江淹詩：淒淒節序高。

㈢《莊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

㈣《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王嗣奭曰：張綖謂公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又詩「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皆生平獨往之願也。余謂此詩，乃公轉念以後一味有高蹈志矣。

貽阮隱居名昉

此乾元二年，自華州之秦，秋冬間作。　生注：唐詩人有此高士，賴公詩以傳。

陳留風俗衰㈠，人物世不數。　鶴注：陳留乃汴州，阮生㈡，迴繼先父祖。　首叙阮氏家世。

塞上謂秦隴。阮昉居塞上，陳留其祖父所出也。

㈠《晉書》：阮籍，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孚族弟放，放弟裕，皆知名當世，推爲人物第一。《世說》：王平子嘗經陳留郡界，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新唐書·藝文志》有《陳留風俗傳》三卷。

㈡朱注：《古今注》：塞者，所以壅塞夷狄也。公秦州、夔州詩，每用塞上字，蓋秦界羌夷，夔界五溪蠻，二州皆有關隘之設。

貧知靜者性，白一作自益毛髮古㈠。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㈡。此言其安貧自得。

㈠黃注：貧知二句，見古心古貌。

㈡《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韓詩外傳》：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

清詩近道要㈠，識子一作字，謂昉善篆隸也用心苦。尋我草逕微㈡，褒裳踏寒雨㈢。此言其好學多情。

㈠傅咸詩：人之好我，贈我清詩。蔡注：唐人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紫微王夫人詩：道要既已足，可以解人憂。

吳注：蔡邕銘：精微周密，包括道要。

㈡隋元行恭詩：草深斜徑沒。

㈢《詩》：褰裳涉溱。鮑照《與妹書》：吾自發寒雨。

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㈠。足明箕潁客㈡，榮貴如糞土㈢。末見隱居有避世高風。《杜臆》：蓬蒿環堵，而先以車馬鄰家。議居遠村，而繼以甘近猛虎。靜者性如是，方是真隱。此章四段，各四句。

㊀沈約詩：避世非避喧。《晉書》：郭文少愛山水，歷華陰之崖。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

㊁謝靈運《擬徐幹詩序》：幹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志。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

㊂《晉語》云：玉帛酒食，猶糞土也。　黃注：喧指車馬。本陶詩。

遣興去聲三首

此乾元二年秋在秦州作。詩中言馬邑州、鄴中事、秋雨足，知其爲此時也。

下去聲馬古戰場㊀，四顧但茫然㊁。風悲浮雲去㊂，黃葉墜一作墮我前㊃。蔓草纏㊄。故老行歎息㊅，今人尚開邊㊆。漢虜互勝負樊作失約㊇，封疆不常全㊈。安得廉頗一作常全㊈。安得廉頗一作常全㊈。安得廉頗一作

㈦《西征賦》：訊諸故老。

㈧《漢書·嚴助傳》：武帝開置邊郡。

㈨鮑照詩：漢虜方未和。《莊子》：一勝一負，兵家常事。陶潛詩：似若無勝負。

㈩《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一)《史記》：廉頗老者，趙之良將也。

其二

高秋登寒一作塞山，南望馬邑州㈠。降平聲虜東擊胡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㈢，上有行雲愁㈣。老弱哭道路㈤，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方服切。一云何蕭條㈥，死人積如丘。諸將去聲已茅土，載驅誰與謀㈦。次章望馬邑，諷諸將之敗軍也。上八歎降夷東征，下四傷鄴城師潰。朱注：降虜，謂秦隴間屬夷，調發討賊者。舊注指回紇，非。黃希曰：諸將不指李郭，如封朔方大將軍孫守亮等九人爲異姓王，李商臣等十三人爲同姓王，是也。

㈠鶴曰：舊注謂馬邑州屬代州，蓋引《前漢志》，而《唐志》代州雁門郡，却不言。按《唐·地理志》，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屬隸秦州，開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間。寶應元年，徙於成之鹽井故城。此詩作於乾元二年，則在秦成間。朱注：故城隸秦州都督府。何遜詩：追兵赴馬邑。

㈡《前漢書》贊：日磾出於降虜。

㈢《漢書·匈奴傳》：同穹廬卧。顏注：穹廬，遊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東觀漢記》：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

㈣邢子才詩：愁雲聚復開。

㈤《史記・匈奴傳》：貴壯健，賤老弱。《賈捐之傳》：女子乘亭障，孤兒號道路。

㈥《陰符經》：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㈦《詩》：載馳載驅。

申涵光曰：杜詩「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高適亦云「豈無安邊策，諸將已承恩」，皆言恩寵太過，將驕不可用也。

其三

豐年孰一作既，一作亦云遲㈠，甘澤不在早㈡。勸汝衡門士㈥，勿悲尚枯槁㈦。耕田秋雨足㈢，禾黍已映道㈣。時來展才力㈧，先後無醜好㈨。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㈤。但訝鹿皮翁㈡，忘機對芝一作芳，一作叢草㈡。三章覩秋成，感賢士之晚遇也。上六句，興起下意。秋禾晚登，猶士之晚遇，遲速何足計乎。今既不能遇，當如鹿皮翁之遯世矣。《杜臆》：《遣興》本意在此章。

㈠曹植詩：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㈡《荊楚歲時記》：六月必有三時雨，田家以爲甘澤。諸葛亮《前出師表》：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

㈢《擊壤歌》：耕田而食。

㈣古詩：禾黍油油兮。

㈤同日老，卽日至皆熟意。

㈥《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橫木爲門，貧者之居也。

㈦《莊子》：枯槁之士宿名。

㈧《魏志》：太祖才力過人。

㈨《列子》：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銷滅。

㈩《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舉手成器。數十日，梯道成，上巔作祠屋，留止其旁。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家人，作轉輪懸閣。數十日，閣道成，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

(二)《高士傳》：葉幹忘機。

胡夏客曰：杜公古詩近體，在長安時才力未爲造極。秦州以後，古詩則卓鍊精深。夔州以後，又縱情雜亂，不及前矣。律詩則老而愈細，四韻固多佳篇，長律尤盡其妙。

留花門

此當是乾元二年秋適秦州後作。《杜臆》：題曰留花門，言不當留也。《唐·地理志》：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舊書》：肅宗還西京，葉護辭歸，奏曰：「回紇戰兵留在沙苑，今且歸靈夏取馬，更爲陛下收范陽餘孽。」

花門一作北門，一作北方天驕子㈠，飽肉氣勇決㈡。高秋馬肥健㈢，挾矢射音石漢月㈣。首敍花門氣習，見其强梁可畏。

㈠驕子，見《前漢書·外國傳》。

㈡又云：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司馬遷書：恥辱者，勇之決也。

㈢《漢書》：趙充國曰：「秋高馬肥，變必起矣。」顏注：秋馬肥健，恐其爲寇也。

㈣《詩》：既挾我矣。《漢書》：邊外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徐陵詩：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

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㈠。修德使其來㈡，羈縻固不絶㈢。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㈣。

中原有驅除㈤，隱忍用此物㈥。此言御邊有方，不宜借兵召侮。曰隱忍，明知其有害，不得已而用之也。

㈠王褒《四子講德論》：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如此。《詩》：薄伐玁狁。

㈡《國語》：先王之制戎翟，荒服者有不王，則修德。

㈢《漢書》傳贊：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禮讓，羈縻不絶。應劭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㈣樂府曲：戲金闕，遊紫庭。

㈤《漢書・王莽傳贊》：聖人之驅除云爾。注：言王莽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㈥司馬遷書：所以隱忍苟活。

公主歌黃鵠㈠，君王指白日㈡。連雲屯徒昆切左輔㈢，百里見積雪㈣。長戟鳥休飛㈤，哀笳曙

一作曉幽咽㈥。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㈦。此言締婚之舉，適足騷擾畿輔。

㈠《公羊傳》：天子至尊，嫁女不自主婚，使同姓主之，故曰公主。《漢・西域傳》：元封中，以江東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歌曰：「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文苑辯證》：鄭愔《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貴主想黃鶴。陸德明云：鵠又作鶴。上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磁門驛。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

㈡《詩》：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注：言指白日以爲盟約也。

㈢《劉表傳》：雲屯冀馬。潘岳《秋興賦》：高閣連雲。　左輔，謂沙苑。《三輔黃圖》：左輔都尉，治高陵。

㈣樓鑰曰：讀者謂積雪止言其多，上句言雲屯足矣，何必復贅此語。惟知回紇之俗，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朱注：《舊唐書》：郭子儀收西京時，遇賊新店，軍却。回紇望見，踰山西嶺上，曳白旗，趨擊之，賊大敗。按此則回紇旗幟用白。百里積雪，當謂此耳。　陸機詩：仰憑積雪巖。《杜臆》：連雲積雪，顛倒作對，亦一句法。

㈤《史記·樗里子傳》：長戟居前，強弩在後。

㈥庾信詩：哀笳關塞曲。　古歌：鳴聲幽咽。

㈦東漢童謠：桑無附枝，麥有兩歧。

沙苑臨清渭㈠，泉香草豐潔㈡。渡河不用船㈢，千騎去聲常撇烈一云滅沒，《正異》作撇捩㈣。胡塵踰太行音杭㈤，雜種上聲抵京室㈥。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㈦。末言養馬苑中，不能勦賊而反以妨民。

乘馬以渡，故不用船。撇烈，擺躍之狀。踰太行，抵京室，思明復至東都也。　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八句。

㈠黃希曰：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七里。《唐志》：同州雖不言渭水，而同與華鄰。華陰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可見其下臨清渭。

㈡《周禮》：水泉必香。

㈢《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古樂府：欲渡河無船。

㈣《上林賦》：轉騰撇列。　孟康曰：撇列，相撇也。《漢皋詩話》：撇捩，疾貌。《大食刀歌》「鬼物撇捩辭坑壕」，字意皆同。任昉牋：胡塵罕嘗夕起。

㈤《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

㈥丘遲書：無取雜種。《舊唐書》：安禄山，本名乾犖山，營州柳城雜種。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也。《安禄山事蹟》：乾元二年正月，思明於魏州自立爲燕王，引兵救相州，官軍敗績。九月，思明又收大梁，陷洛陽。潘岳詩：引領望京室。

㈦曹植詩：原野何蕭條。王粲《登樓賦》：風蕭瑟而並興。唐汝詢曰：肅宗以回紇兵收京，久留不遣。子美憂其爲害而作。是詩公主、君王二語，説得可憐可羞。田家、原野二語，説得亦憂亦憤。

范梈曰：此中國何如時也。讀「胡爲傾國至」數語，可以鑒《春秋》書會戎盟戎之義矣。謂子美爲詩史，豈不信哉。

按：回紇留兵沙苑，在至德二年十月。寧國下降，在乾元元年七月。回紇復遣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在元年八月。郭子儀拔衛州，圍鄴城，在元年十月。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在二年三月。史思明復取大梁，陷洛陽，在二年九月。此詩述屯兵沙苑及公主下嫁之事，當屬元年之秋。其云踰太行，抵京室，又當屬二年秋末矣。此必回紇千騎之撤烈如此，而太行烟塵之侵逼又如彼，然則花門之留，亦何救於原野蕭瑟乎。蓋甚言借兵之追記前事耳。言回紇千騎之撤烈如此，而太行烟塵之侵逼又如彼，然則花門之留，亦何救於原野蕭瑟乎。蓋甚言借兵之無益也。或云：踰太行而至京邑，即指回紇新來驍騎。按回紇若取道太行，路程反紆，説亦未確。

胡應麟曰：陳思王古詩獨擅，然諸體各有師承。惟陶之五言，開千古平淡之宗；杜之樂府，掃六代沿洄之習。真謂自啓堂奥，別創門户。然終不以彼易此者，陶之意調雖新，源流匪遠；杜之篇目雖變，風格靡超。故知三正迭興，未若一中相授也。

佳人

鶴注：此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司馬相如《長門賦》：「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娛。」此爲陳王后見廢而作，詩題正取之。

絶代有佳人㈠，幽居在空一作山谷㈡。　自云良家子㈢，零落依草木㈣。關中昔喪亂一作敗㈤，兄弟遭殺戮㈥。　官高何足論平聲㈦，不得收骨肉㈧。　首言佳人遭亂，致零落失依。　自云二字，并貫下段官高，應良家子。

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唐人避太宗諱，故改世爲代。黄石公《素書》：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代之功。

㈡《論衡》：幽居靜處，恬澹自守。　《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㈢《史記·外戚世家》：竇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

㈣《楚辭》：惟草木之零落兮。　注：草曰零，木曰落。

㈤《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顔注：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魏志·衛顗傳》：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　《詩》：天降喪亂。　《唐書》：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

㈥《詩》：遠父母兄弟。　《莊子》：無殺戮之刑。

㈦《抱朴子》：官高者其責重。

㈧《史記·鄒陽傳》：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

世情惡衰歇㈠，萬事隨轉燭㈡。　夫壻輕薄兒㈢，新人美吴作已如玉㈣。　合昏尚知時㈤，鴛鴦不獨宿㈥。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㈦。　次言兄弟既喪，因見棄於夫。　上四慨世傷心，下四託物興感。　新人疊言，即《衛風》「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宴爾新婚，不我屑以」之意。

㈠《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㈡《莊子》：萬事銷亡。　庾肩吾詩：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

㈢樂府《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後漢・宗室傳》：光武曰：「孝孫素謹善，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孝孫，順陽侯嘉字也。　沈約詩：長安輕薄兒。

㈣古詩：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詩》：彼其之子美如玉。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㈤陸倕《刻漏銘》：黃莢朝開，合昏暮卷。　周處《風土記》：合昏，槿也，華晨舒而昏合。　《本草》：合歡，卽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

㈥《古今注》：鴛鴦，鳧鵝，鳧類，雌雄未嘗相離。　江總詩：池上鴛鴦不獨宿。

㈦王僧孺詩：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　陶潛詩：市朝棲舊人。

在山泉水清㈠，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㈡，牽蘿補茅屋㈢。摘花不插髮一作髻，一作鬢㈣，采柏動盈掬一作握㈤。天寒翠袖薄㈥，日暮倚修竹㈦。

上四，應幽居在空谷。　末言婦雖見棄，終能貞節自操。　下四，應零落依草末。　此段賦中有比。　山泉，比守潔不污。　採柏，比貞心不改。　補茅屋，室之陋也。　不插髮，容之悴也。　或以新人舊人爲清濁，或以前華後憔爲清濁，或以在家棄翠袖倚竹，寂寞無聊也。　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詩》：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此謂守貞清而改節濁也。

㈡《漢書・游俠傳》：陳孟公過寡婦家留宿，爲侍婢扶卧。　《東方朔傳》：董偃與母，以賣珠爲市。

㈢牽蘿補屋，甚言居不庇身，猶《楚辭》「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或疑蘿不能蔽風雨，太泥。　一說藤蘿蔓屋，

其空缺處牽蘿補之，使青翠滿屋，卽「對門藤蓋瓦」之意，乃山居幽致。此說亦通。梁昭明詩：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韓非子》：不食於茅屋之下。

㈣僧湯濟詩：摘花還自插。

㈤古詩：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長飽，聊可遏饑。《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兩手爲掬。

㈥古樂府：海水知天寒。王粲詩：日暮愁我心。

㈦枚乘《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池水。薛綜曰：修，長也。

按：天寶亂後，當是實有是人，故形容曲盡其情。舊謂託棄婦以比逐臣，傷新進猖狂，老成凋謝而作，恐懸空撰意，不能淋漓愷至如此。

楊億詩「獨自憑闌干，衣襟生暮寒」，本杜天寒翠袖句，而低昂自見，彼何以不服杜耶。

夢李白二首

梁權道依舊次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詩中。盧注：考白年譜，乾元元年，流夜郎。二年，半道承恩放還。白《寄王明府》詩云：「去年左遷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陽。」其自巫山下漢陽，過江夏而復遊潯陽等處，蓋在二年。公客秦州，正其時也。觀詩中關塞江南等字，可見。曾鞏《李白集序》：白卧廬山，永王璘迫致之。璘敗，白坐繫潯陽獄，得釋。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

死別已吞聲㈠，生別常惻惻㈡。江南瘴癘地㈢，逐一作遠客無消息㈣。

息，恐死生難定，故心常惻惻。

佳人　夢李白二首

㈠《焦仲卿妻》詩：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後漢・宦者傳》：羣公卿士，杜口吞聲。

㈡蘇武詩：淚爲生別滋。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

㈢趙注：潯陽，今之江州也，屬江南東路。孫萬壽詩：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魏都賦》：封疆瘴癘。《廣州記》：夏謂青草瘴，秋謂黃茅瘴。

㈣李斯書：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虞羲詩：君去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㈠，明我長一作常相憶㈡。君今在羅網㈢，何以一作似有羽翼㈣。

之下，今從黃生本移在此處，于兩段語氣方順。恐非平生魂㈤，路遠一作迷不可測㈥。此述夢中相接之情。

白繫潯陽，故云羅網。恐非平生，疑其死於獄也。郝敬曰：讀此段，千載之下，恍若夢中，真傳神之筆。

㈠魏文帝詩：眼中無故人。楊素詩：入夢訪幽人。

㈡古樂府：下有長相憶。

㈢《說苑》：孔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㈣蔡琰《笳曲》：焉得羽翼兮將汝歸。

㈤任昉詩：還敍平生意。

㈥古詩：路遠莫致之。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魂來楓林一作葉青㈠，魂一作夢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㈡，猶疑照一作見顏色㈢。水深波浪闊㈣，無使蛟龍得㈤。

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此章次序，當依黃氏更定，分明一頭兩脚體，與下篇同格。

㈠楓林，白所在。關塞，公所居。水深浪闊，又恐死於溺也。楊愼曰：夢中見之覺後相思之意。

㈡㈢㈣㈤

㈠《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㈡伏知道詩：落月與雲齊。　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㈢魏甄后詩：想見君顏色。

㈣傅玄詩：山高水深路無由。　虞茂詩：三山波浪高。

㈤《淮南子》：蛟龍水居。　吳均《續齊諧記》：漢建武中，長沙人歐回，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曰：「吾嘗見祭甚盛，然爲蛟龍所苦。」

此拈「逐客無消息」，故有路遠之憂，水深之慮。次章拈「情親見君意」故寫局促之情，憔悴之態。皆章法照應也。

按太白本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杜公向贈詩云「飛揚跋扈爲誰雄」，蓋恐其負才任氣，至於僨事也。後來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云「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又云「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尚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殆所遭時勢之不幸耳。少陵惓惓係念，亦曲諒其苦心，而深爲之悲痛耳。

胡應麟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全用此語，而不用其意，遂爲建安絶唱。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正用其意而少變其句，亦爲唐句崢嶸。今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於漢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㈠，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㈡，情親見君意㈢。首從頻夢敍起。情意皆屬李，情就夢時言，意就平日言。

㈠太白詩：浮雲遊子意。此章起首卽用其語。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㈡傅玄詩：夢君結同心。

㈢鮑照詩：惆悵憶情親。《世說》：潘岳答樂廣曰：「要須得君意。」

告歸常局促㈠，苦道來不易去聲㈡。江湖多風波一云秋多風㈢，舟楫恐失墜。告歸四句，夢聞其言。出門二句，夢見其形。上章以平生志起下，此章以平生魂起下。

㈠《前漢·直不疑傳》：同舍有告歸。仲長統詩：何爲局促。

㈡晉僧張奴歌：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

㈢《賈誼傳》：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湖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出門搔白首㈣，若負平生志㈤。

㈣《詩》：搔首踟躕。潘岳詩：白首同所歸。

㈤謝惠連詩：生平無志意。

冠蓋滿京華㈠，斯人獨顦顇㈡。孰云網恢恢㈢，將老身一作才反累㈣。千秋萬歲名㈤，寂寞身後事㈥。此傷其遭遇坎軻，深致不平之意。身累名傳，其屈伸亦足相慰。但惻惻交情說到痛心酸鼻，不是信將來，還是悼目前也。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㈠《魏國策》：冠蓋相望。郭璞詩：京華遊俠窟。

㈡嵇康詩：何時見斯人。《楚辭》：顏色憔悴。

㈢《道德經》：天網恢恢。

㈣蔡邕古歌：不獲已，人將老。

㈤阮籍詩：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

㈥《莊子》：寂寞無爲。《晉書・文苑傳》：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庾信詩：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

此因頻夢而作，故詩語更進一層。前云明我憶，是白知公；此云見君意，是公知白。前云波浪蛟龍，是公爲白憂；此云江湖舟楫，是白又自爲慮。前章說夢處，多涉疑詞；此章說夢處，宛如目擊。形愈疏而情愈篤，千古交情，惟此爲至。然非公至性，不能有此至情。非公至文，亦不能寫此至性。

陸時雍曰：是魂是人，是夢是真，都覺恍惚無定。親情苦意，無不備極矣。

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詩，其尾聯云：「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墮水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於當塗李陽冰家，葬於謝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

鶴注：至德二載，虔貶台州司户，公有詩送行。明年，又有春深逐客一詩。此詩又在其後，當是乾元二年秦華間作。末云「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蓋在棄官以後耶。

天台隔三江㈠云江海㈡，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㈢。

夢李白二首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

㈠天台，山名，今在台州府。　三江，長江、浙江、曹娥江也。舊引《爾雅注》岷江、浙江、松江，非適台之路。

㈡《後漢書》：太原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沈約詩：夢中不識路。

昔如水一作江，晉作天上鷗㈠，今爲樊作爲，一作如罝中兔㈡。性命由他人㈢，悲辛但狂顧㈣。山鬼獨一脚㈤，蝮蛇長如樹㈥。呼號平聲傍去聲孤城㈦，歲月誰與度㈧。此遥憶天台景事。前四，恐爲人所嫉。後四，恐爲物所傷。

㈠鮑照詩：昔如轄上鷹，今如檻中猿。　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浮。

㈡《詩》：肅肅兔罝。

㈢《吴越春秋》：子胥謂漁父曰：「性命由天，今屬丈人。」

㈣《楚辭》：狂顧南行。

㈤《楚辭·九歌》有《山鬼》篇。《述異記》：山鬼，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

㈥《嚴助傳》：越地林中多蝮蛇猛獸。《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

㈦《前漢·游俠傳》：陳孟公晝夜呼號。　任昉啓：孤城窮守。

㈧誰與度，獨居無侶也。

從來禦魑魅㈠，多爲一作被才名誤㈡。夫子嵇阮流㈢，更被一作遭時俗惡烏故切㈣。海隅微小吏㈤，非供折腰具㈥。　此又敍謫台始末。　上四，歎其負才招忌。下四，憐其屈身一官。

㈠《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㈡《江淹傳》：幼稟器譽，夙耀才名。

㈢《世說》：周顗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晉書》：嵇康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後鍾會譖康欲助毋丘儉，文帝遂害之。

㈣嵇康書：阮嗣宗爲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爲讎。

㈤束晳《玄居釋》：偶鄭老於海隅。又知《醉時歌》用鄭老所本。

㈥《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

㈦《後漢·禮儀志》：漢，民年七十者授玉杖，以鳩鳥爲飾，欲老人如鳩不噎也。《隋書·禮儀志》：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㈧折腰，見下《遣興》詩注。

平生一杯酒㈠，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㈡。

顧無成，今皆寥落，乾坤莽莽中，何時得重聚首耶。仍應老病難歸意。此章前後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㈠沈約詩：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㈡《海賦》：乖巒隔夷，回互萬里。

王嗣奭曰：此詩，想像鄭公孤危之狀，如親見，亦如身歷。說到離別之傷，死生之痛，從肺腑交情流露出來，幾於一字一淚。

遣興去聲五首

鶴注編在乾元二年秦州作。

蟄龍三冬臥㈠，老鶴萬里心㈡。昔時賢俊人㈢，未遇猶視今㈣。嵇康不得死一云且不死㈤，孔明有知音㈥。又如壟坻一作隴底松㈦，用舍上聲在所尋。大哉霜雪幹㈧，歲久爲枯林。此詩見賢者在世，貴逢知己。後四章，皆發端於此。在六句分截。上言抱志欲伸，今古皆然。下言遭遇不同，榮辱遂異。用比意作起結，章法甚古。

㈠《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㈡黃生注：老鶴，指嵇康。《世說》：人言嵇延祖如野鶴之在雞羣，王戎曰：「君未見其父耳。」《舞鶴賦》：結長悲於萬里。

㈢《後漢・周燮傳》：開東閣，延賢俊。

㈣《京房傳》：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㈤《晉書》：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殺之。

㈥《蜀志》：諸葛亮躬耕壟畝。徐庶言於先主曰：「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過之。」先主遂詣亮。不存。

㈦蔡邕《漢津賦》：上控隴坻，下接江湖。陶潛詩：知音苟

㈧王績《詠松》詩：何時畏斧斤，幾度經霜雪。

其二

昔者一作在昔龐德公㈠，未曾音層入州府。襄陽耆舊間㈡，處上聲士節獨一作猶苦㈢。策一作術，終竟畏羅罟。一作終歲畏罪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㈣。舉家隱一作依鹿門，劉表焉于虔切得取。此言不能如孔明之救時，則當如龐公之高隱。上四敍述其事，下六推見其心。《杜臆》：「豈無濟時策」，公自寓也。

㈠《後漢書》：龐德公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暮而得所棲。竈鼈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因釋耕隴上。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㈡晉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

㈢鮑照詩：投心障苦節，隱迹避榮年。

㈣《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曹植《離思賦》：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

其三

陶潛避俗翁㈠，未必能達道㈡。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㈢。達生豈是足㈣，默識音志一作意蓋不早㈤。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㈥。彭澤高節，可追鹿門。詩若有微詞者，蓋借陶集而翻其意，故爲曠達以自遣耳，初非譏刺先賢也。

㈠《晉書》：陶潛，字元亮，博學善屬文，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爲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

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

㈡《墨子》：未必達吾道。

㈢陶有《飲酒》詩：顏淵故爲仁，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㈣《莊子》：達生之情者傀。注：傀，大也。謝靈運詩：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㈤孔融《薦禰衡表》：弘羊潛計，安世默識。

㈥陶有《責子》詩：白髮垂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黃庭堅曰：子美困於山川，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詩名曰《遣興》，可解也。

其四

賀公雅吳語㈠，在位常清狂㈡。上上聲　疏去聲　乞骸骨㈢，黃冠歸故鄉㈣。爽氣不可致㈤，斯人今則亡㈥。山陰一茅宇㈦，江一作淮　海日清錢作凄　涼㈧。賀孟二公，皆當時人物。論古而并及此者，以故交零落，並爲遺興之詞也。

㈠吳語清狂，寫其語言意態。乞身歸里，記其出處大節。鑑湖一曲，茅宇在焉，撫遺跡而仰流風也。上四生前，下四歿後。

㈡《舊唐書》：賀知章爲禮部侍郎，取舍非允，門蔭子弟，喧訴盈庭。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晚年尤

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三載，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世説》：劉真長見王丞相，出，人問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㈡《漢書·昌邑王賀傳》：賀清狂不慧。左思《魏都賦》：僕黨清狂。

㈢《史記》：范增願請骸骨歸。

㈣《記·郊特牲》：野夫黄冠。劉删詩：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黄冠。　吳注：隋李播仕隋，棄官爲道士，號黄冠子，即淳風之父。

㈤《世説》：王徽之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㈥《論語》：今也則亡。

㈦山陰，越州也，在會稽山北，故名。

㈧《古今樂録》：莊周引聲歌：巖巖之石，幽而清涼。

涼之句。

其五

吾憐孟浩然㈠，裋郭作短　褐即長夜㈡。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㈢。清江空舊魚一作舊魚美，一作舊魚美，作舊美魚㈣，春雨餘甘蔗㈤。每望東南雲，令平聲人幾悲吒　陟駕切㈥。　高、岑、王、孟，並馳聲天寶間。孟獨布衣終身，早年謝世，乃處士之最可悲者。清江以下，望襄陽而感歎。空、餘二字，見物在人亡。《杜臆》：浩然之窮，公亦似之，憐孟正以自憐也。

㈠孟浩然初名浩，後以字行。《舊書》：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卒。

㈡《南史》：范蔚宗在獄中題扇曰：「卽長夜之悠悠。」

㈢鶴注：「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乃孟詩也，公就舉其詩以稱之。　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靈運、惠連、玄暉也。《溫子昇傳》：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任、吐沈。」

㈣《襄陽耆舊傳》：漢水中鯿魚甚美，卽槎頭鯿。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見槎頭鯿。

㈤王士源《浩然集序》：灌園藝圃以全高。　張載詩：「江南郡蔗，醴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柰。」則襄陽舊有蔗也。

㈥郭璞詩：撫心獨悲吒。吒，怒也。　夢弼曰：襄陽在秦州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詫。

遣興去聲二首

此詩，黃鶴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詩內，今姑仍之。

天用莫如龍㈠，有時繫扶桑㈡。頓轡海徒湧㈢，神人身更長㈣。性命苟不存㈤，英雄徒自强。吞聲勿復扶又切道去聲㈥，真宰意茫茫㈦。

朱注：此詩深警安史之徒也。　龍乃君象，人臣而欲竊據天位，勢必不行，故曰頓轡。扶桑在東海，比安史之地。神人更長，謂朝有名將。性命不存，言積惡自斃。臨歿吞聲，不敢復言天意渺茫，見報應之不爽也。《杜臆》謂末二乃十字成句。

㈠《史記·平準書》：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㈡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

桑。《淮南子》：日登於扶桑之上，是謂朏明。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六螭，卽六龍也。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

㈢曹植《與吳質書》：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

㈣《神異經》：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曹操樂府：飄飄八極，與神人俱。

㈤《東觀漢記》：仲長統曰：「永保性命之期。」陶詩：知音苟不存。

㈥後漢張奐書：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

㈦《老子》：真宰足以制萬物。《莊子》：若有真宰存焉，而不得其朕也。陸機《歎逝賦》：何是天之茫茫。

其二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扶又切誰記㈠。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㈡。君看渥注種上聲㈢，態與駑駘異㈣。不雜一作在蹄齧間㈤，逍遥有能事㈥。此章冀朝廷專用李郭也。朱注：渥注之種，迴異駑駘，所謂追風可君意者，當時惟郭子儀、李光弼足以語此。肅宗不能專任，公詩蓋以諷之。駑駘蹄齧，此其無良者，如哥舒翰、僕固懷恩輩是也。千里渥注，有馴良之德者，如李郭之赤心報國，百戰不疲是也。曰逍遥，謂其從容制勝，能立大功也。

㈠舊注以無良爲世無王良，非也。謝瞻詩：蹇步愧無良。

㈡陽縉詩：躡影追風本絶羣。

㈢《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㊃《楚辭》：策駑駘而取路。

㊄《周禮・夏官》：慶人，掌教馳攻駒。驗其蹄齧者閑之。

㊅《詩》：河上乎逍遥。

遣興去聲五首

此詩，梁權道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詩內，今姑仍之。

朔風飄胡雁㊀，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㊁，秋草萋更碧㊂。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㊃。馬音烟九月猶綏綏㊄。知南隣客，自謂。

此章歎富家宴樂之盛。上四深秋之景，下四炎涼之況。南隣客公

㊀鮑照詩：北風驅雁帶雨霜。又：胡雁已矯翼。又：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首二句本此。

㊁江逌詩：長林悲素秋。《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

㊂古詩：秋草萋已綠。左思詩：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竽。陸機詩：高樓一何峻。

㊃鮑照詩：北風驅雁帶雨霜。又：胡雁已矯翼。又：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首二句本此。

㊄《隋書》：袁充少時，冬初尚衣葛，客戲之曰：「綏兮綏兮，凄其以風。」充曰：「惟綏惟綏，服之無斁。」公詩「花時甘縕袍」，此云「九月猶綏綏」，見貧人衣服失寒暑之宜。

㊅古詩：九月授衣。

其二

長陵銳頭兒㊀，出獵待明發㊁。騂一作觓弓金爪鏑㊂，白馬嶷微雪。未知所馳逐㊃，但見暮光

㊀《隋書》：袁充少時，冬初尚衣葛，客戲之曰：「綏兮綏兮，凄其以風。」充曰：「惟綏惟綏，服之無斁。」公詩「花時甘縕袍」，此云「九月猶綏綏」，見貧人衣服失寒暑之宜。

㊁古詩：九月授衣。

㊂《隋書》：袁充少時，冬初尚衣葛，客戲之曰：「綏兮綏兮，凄其以風。」充曰：「惟綏惟綏，服之無斁。」公詩「花時甘縕袍」，此云「九月猶綏綏」，見貧人衣服失寒暑之宜。

㊃《隋書》：袁充少時，冬初尚衣葛，客戲之曰：「綏兮綏兮，凄其以風。」充曰：「惟綏惟綏，服之無斁。」公詩「花時甘縕袍」，此云「九月猶綏綏」，見貧人衣服失寒暑之宜。

滅㊄。歸來懸兩狼㊅，門户有旌節㊆。此章歎少年射獵之事。上四早獵之景，下四夜歸之興。前曰「長陵鋭頭兒」，後曰「門户有旌節」，蓋指勳戚豪勢之家，乃追憶長安事也。

㈠漢高祖葬長陵，在長安四十里。《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滻池之會，臣觀武安君小頭而鋭，瞳子黑白分明，瞭視不常，難與爭鋒，惟廉頗足以當之。」

㈡《蘇武傳》：單于出獵。《詩》：明發不寐。明發，曉光初發也。

㈢又：騂騂角弓。注：騂騂，調利也。金爪鏑，言箭鏃之鏑如金爪然。

㈣《史記》：博戲馳逐。

㈤梁簡文帝詩：絲條轉暮光。

㈥《詩》：並驅從兩狼兮。

㈦《周禮·秋官》：小行人，道路用旌節。《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垂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

其三

漆有用而割㈠，膏以明自煎㈡。蘭摧白露下㈢，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㈣，沙道尚依然㈤。赫赫蕭京兆㈥，今爲時所憐㈦。此章慨趨炎附勢之徒。借物託興，言盛衰倏忽，凡事皆然，如蕭京兆可鑒矣。

盧注：府中指丞相府，蕭炅黨於林甫，爲其所網羅，故曰羅舊尹。

㈠《莊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㈡《漢書》：龔勝卒，有一老父相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㈢《世說》：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㈣古詩《陌上桑》：冉冉府中趨。

㈤《唐國史補》：凡宰相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城東街，號曰沙路。

㈥《詩》：赫赫師尹。

㈦《漢書》：成帝時童謡：「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錢謙益曰：舊注皆以蕭京兆爲蕭至忠。按至忠未嘗官京兆，若以蕭望之喻至忠，則望之爲左馮翊，非京兆也。天寶八載，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史稱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炅，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遣逐，林甫不能救。則所謂蕭京兆者，蓋炅也。《通鑑》：蕭炅爲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吉温往按之。温後爲萬年縣丞，未幾，炅拜京兆尹。高力士權移將相，炅親附之，温尤與之善，遂相結爲膠漆。其事詳《舊書·吉温傳》中。唐京兆尹多宰相私人，相與附麗，若炅與鮮于仲通，皆是。

朱注：夢弼引于競《大唐傳》，天寶三年，因蕭京兆炅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於朝堂。此詩蕭京兆，承上沙道言之，其爲炅發無疑。

其四

猛虎憑其威㈠，往往遭急縛㈡。雷吼徒咆哮㈢，枝撐已在脚㈣。忽看平聲皮寢處㈤，無復扶又切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一作戒元惡㈥。此章戒當時憑威肆虐者。

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末點正意。錢箋：此詩蓋指吉溫之流。温嘗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借以爲喻。

㈠《史記》：不避猛虎之害。

㈡《後漢・吕布傳》：曹操縛吕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

㈢庾信詩：六國始咆哮。咆哮，虎聲，其吼如雷。

㈣枝撐，木柱，縛虎於此也。《魯靈光殿賦》：枝撐杈枒而斜據。

㈤《左傳》：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㈥《杜臆》：勸元惡，勸之使反於善也。《書》：元惡大憝。

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偶語。後貶端溪尉，俄遣使殺温。

其五

朝逢一作送富家葬，前後皆一作見輝光㈠。共指親戚大㈡，緦麻百夫行叶音杭㈢。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强。

君看束縛一作練去㈣，亦得歸山岡㈤。

吴注：末章言富貴貧賤，同歸於盡，以終前四章之義。公見富家之葬，送者極盛，因歎送者亦各有死，又何足羨乎。彼桐棺葦索，亦得束縛而歸土，何必欣戚於其間哉。王十朋指馬嵬驛傍貴妃埋身者，恐未然。

㈠輝光，指送葬儀衛之盛。

㈡陶潛詩：親戚或餘悲。

㈢《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詩》：百夫之特。

㊃梁吳均《齊諧記》：桓玄誅死，芒繩束縛其屍，沉諸江中。舊注：孫峻殺諸葛恪，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腰，投石子岡。

㊄阮籍詩：丘墓蔽山岡。

唐汝詢曰：《遣興》詩，章法簡淨，屬詞平直，不露才情，有建安風骨。《雜詩》六首之遺韻也。譬之宮室，《三吏》、《三別》、前後《出塞》，堂殿之壯者也；《遣興》各五首，曲室之精者也。

秦州雜詩二十首

乾元二年秋至秦州後作。《唐書》：秦州，在京師西七百八十里，今屬陝西鞏昌府。《寰宇記》：秦州，本秦隴西郡，漢武帝分隴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隗囂據其地。後漢更天水爲漢陽郡。《地道記》云：漢陽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是也。魏初，中分隴右爲秦州。唐武德二年，仍置秦州。天寶元年，改天水郡。乾元元年，復爲秦州。《陶淵明集》有《雜詩》題。

滿目悲生事㈠，因人作遠遊㈡。遲迴度隴怯㈢，浩蕩及一作入關愁㈣。水落魚龍夜㈤，山空一作鳥鼠秋㈥。西征問烽火㈦，心折此淹留㈧。首章，說初至秦事。首聯，赴秦之由。次聯，入秦之難。三聯，到秦風景。末聯，客秦心事。大段在四句分截。顧注：關輔大饑，生事艱難，故依人遠遊，非謂因房琯而致此遠遊，公必不以一謫怨及故人。吳論：度隴而怯，山之長也。及關而愁，地之闊也。魚龍川，鳥鼠谷，秦州地名。水落山空，秋日淒涼之況。問烽火，憂吐蕃也。秦在長安之西，故云西征。趙注謂公更欲西遊者，非是。心折淹留，意不欲久客於秦矣。

㈠鮑照詩：紛紛悲滿目。《北史》：馮偉不治生事。

㈡《平原君傳》：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郭璞詩：迅足羨遠遊。

㈢鮑照詩：臨路獨遲迴。《三秦記》：隴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得越。陳後主詩：笳吟度隴咽，笛轉出關鳴。

㈣謝朓詩：浩蕩別親知。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秦，及關而嘆。劉峻詩：空軫及關嘆。《唐書》：安戎關，在隴山。

㈤祖孫登詩：岸高知水落。《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採捕，因謂魚龍水，亦通謂之魚龍川。黃希曰：《舊書》：太宗貞觀四年十月，幸隴州。十三日，校獵於魚龍川。卽此地。《西溪叢語》：魚龍本水名。又《水經》言魚龍以秋日爲夜，一句中合用兩事。

㈥陳後主詩：天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水經》：渭谷亭南鳥鼠山，《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注：鼵，如人家鼠而尾短。鵌，似鴈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岑參詩：魚龍川北磐溪雨，鳥鼠山西洮水雲。正與公同。

㈦《西征賦》：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張協詩：烽火列邊亭。

㈧《別賦》：心折骨驚。《楚辭》：攀桂枝兮聊淹留。

其二

秦州城一作山北寺㈠，勝跡一云傳是隗囂宮㈡。苔蘚山門古一作故㈢，丹青野殿空㈣。月明垂葉

露㊄，雲逐度溪風㊅。清渭無情極㊆，愁時獨向東。二章，咏城北寺也。上四記敍古迹，下四對景傷情。山門古，言舊寺猶存。野殿空，見故宮久没。古字、空字，眼在句尾。露方垂葉，月照則明。雲之度溪，隨風而逐。明字、逐字，眼在腰中。步月看雲，有感異地羈孤。五六，便含愁字意。

㈠《元和郡縣志》：秦州伏羌縣，本秦冀縣也。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稱西伯，都此。寺卽其故基。《杜臆》：地志：州東北山上有崇寧寺，乃隗囂故居。

㈡梁王冏詩：美景多勝迹。《方輿勝覽》：雕窠谷，在秦州麥積山之北，舊有隗囂避暑宮。張正見樂府：遠人隗囂宮，傍侵酒泉路。

㈢裴子野《華林園賦》：草石苔蘚，駁牢叢撮。宋竟陵王子良詩：山門一已絶。

㈣傅亮《修張良廟教》：改搆棟宇，修飾丹青。

㈤張率詩：秋風蕭條露葉垂。

㈥陰鏗詩：山逐下溪風。

㈦《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注：渭水，在秦州。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東流於長安。

其三

州圖領同谷㈠，驛道出流沙㈡。降平聲虜兼千帳㈢，居人有萬家㈣。馬驕二作蹻朱一作珠汗落㈤，胡舞白題一作蹄斜㈥。年少去聲臨洮子一作至㈦，西來亦自誇。三章，咏降戎也。州領同谷，驛出流沙，見爲吐蕃往來之衝。今降戎多而居民少，勢可危矣。馬驕、胡舞，申降虜之强。年少、亦誇，恐居人之弱。趙汸注：千少於萬，曰兼千帳，則降人多矣。萬多於千，曰有萬家，則居民少矣。末以邊郡單弱而歎之。顧注，亦自誇，乃諷

詞。舊注謂臨洮人足以守禦者，非是。

㈠《唐書》：秦州都督府，督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州圖，秦州之圖志。驛道，秦州西出吐蕃之道。

㈡《夏書》：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唐六典》：隴右道，東接秦州，西逾流沙。流沙在沙州以北，連延數千里。

㈢班固《漢書贊》：日磾出於降虜。夢弼曰：唐吐蕃貴人，處於大穹帳。

㈣杜預《水災疏》：漢氏居人衆多。《秦國策》：張儀説楚，效萬家之都。

㈤庾信《俠客行》：汗濕馬全驕。又《馬射賦》云：選朱汗之馬。傅玄《乘馬賦》：流汗如珠。

㈥《語林》：郝鄣淳初詣臨菑侯曹植，大喜，延入坐，侯遂科頭拍袒胡舞。《北齊·魏收傳》：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漢·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薛夢符曰：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堊其額，因得名。舞則首偏，故曰白題斜。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西域傳》：白題，如黑齒、雕題之類。朱注：按服虔《漢書注》：白題，胡名也。《杜臆》：《代醉編》云：李叔元在京，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穹笠墮地。後騎云：「落下其先匈奴之別種也。備考。白題之類。朱注：按服虔《漢書注》：白題，胡名也。《杜臆》：《代醉編》云：李叔元在京，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穹笠墮地。後騎云：「落下白題。」乃知是穹笠之名。

㈦臨洮，在秦州西。秦漢曰隴西，唐曰臨洮。鶴注：臨洮人勇勁，可以備戎。如大曆二年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將千人，至臨洮，屠定秦堡。亦一證也。

其四

鼓角緣夷然切邊郡㈠，川原欲夜時㈡。秋聽平聲殷義從上聲，讀用平聲地發㈢，風散入雲悲㈣。抱葉寒蟬靜㈤，歸山一作來獨鳥遲㈥。萬方一作年聲一概㈦，吾道竟何之㈧。四章，咏鼓角也。邊郡而聞

鼓角，又當秋天欲夜之時，何等悽慄。殷地、入雲，承鼓角。蟬靜、鳥遲，承夜時。末因邊郡而及萬方，則所慨於身世者深矣。殷地發，鼓聲震動。入雲悲，角吹淒涼。

㈠《後漢・公孫瓚傳》：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又《隗囂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遠注：緣邊，謂沿邊之郡。

㈡釋洪偃詩：川原多舊跡。

㈢《詩》：殷其雷。

㈣梁元帝詩：風散水文長。

㈤曹植《愁思賦》：鳴蟬抱木兮雁南飛。張孟陽詩：寒蟬無餘音。

㈥何遜詩：獨鳥赴行楂。

㈦《九歌》：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㈧孔子云：吾道非耶。洙曰：時方以武事爲急，吾道將何所施乎。《莊子》：茫乎何之。

其五

西張遠作南　使去聲　宜天馬㈠，由來萬匹强㈡。浮雲連陣没㈢，秋草徧一作滿　山長㈣。聞說真龍種上聲㈤，仍殘一作空餘　老驌驦㈥。哀鳴思戰鬪㈦，迴立向蒼蒼㈧。五章，借天馬以喻意。良馬陣没，秋草徒長，傷鄴城軍潰。今者龍種在軍，而驌驦空老，其哀鳴向天者，何不用之以收後效耶。此蓋爲郭子儀而發與。朱注：《通鑑》：是年春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戰馬萬匹，惟存三千。此詩「浮雲連陣没」，正其事也。秦州乃出西域之道，故感天馬事而賦之。盧注：時趙王适爲元帥，比之龍種。郭子儀召還京師，是空老驌驦也。

㈠《博物志》：西使佩以自隨。《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騫還，得烏孫天馬。

㈡謝靈運詩：由來事不同。《秦國策》：車千乘，馬萬匹。强，多也。

㈢《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曰浮雲。《赭白馬賦》：躡浮雲。梁元帝詩：溪雲連陣合。

㈣隋孔德紹詩：秋草思邊馬。

㈤《北史·隋煬帝紀》：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

㈥殘，餘也。《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亦作肅爽。

㈦毗丘儉詩：哀鳴有所思。《左傳》：怒有戰鬬。

㈧蒼蒼，比君。蔡琰《笳曲》：泣血仰頭兮訴蒼蒼。

蔡夢弼以南使爲沙苑畜馬，多至三四十萬，何止萬匹。且當時祿山驅健馬以歸范陽，非至此始陣没也。張遠改作西使，誠爲有見。朱注：或曰《寰宇記》：秦州清水縣有馬池，水源出嶓冢山。《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水經注》：馬池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里，謂之龍淵水。公蓋指此爲賦，次公謂以老驌驦自比，則鑿矣。

其六

城上胡笳奏㈠，山邊漢節歸㈡。防河赴滄海㈢，奉詔發金微一作徽㈣。士苦形骸黑㈤，林吳作旌疏鳥獸稀㈥。那堪吳作聞往來戍㈦，恨解鄴城圍㈧。六章，咏防河戍卒也。使節歸來，蓋爲防守河北，而發金微之兵。今見軍士遠涉，適當林木風凋，尚堪此往來征戍乎。所恨鄴城圍解，以致復有遣戍之役也。此亦在驛道所見者。

㈠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㈡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江總詩：辛苦持漢節。

㈢《通鑑》：至德二載，以李銑爲防河招討使。朱注：唐河北道滄、景等州，皆古渤海郡地。黃河於此入海。漢《滿歌》：昔蹈滄海。

㈣徐陵詩：奉詔戍皋蘭。《後漢書》：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唐地志》：鸕縻州有金微都督府，隸安北都護府。

㈤《吳越春秋》：人疲士苦。陶潛詩：形骸久已化。

㈥吳均詩：林疏風至少。庾肩吾詩：林長鳥更稀。張華詩：燎獵野獸稀。

㈦杜審言詩：那堪盡此夜。

㈧庾信詩：今年不解圍。

顧宸曰：安史之亂，大敗者有三：哥舒翰潼關之輕出，以楊國忠懼禍，玄宗信讒，遣使趣戰而敗。房琯陳濤斜之車戰，中使邢延恩等促戰而敗。鄴城九節度之大潰，以中使魚朝恩統兵，軍無主帥，久而致敗。少陵以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謗，中使邢延恩等促戰而敗。鄴城九節度之大潰，以中使魚朝恩統兵，軍無主帥，久而致敗。少陵「恨解鄴城圍」一語，實有慨於唐之興亡成敗與。

其七

莽莽萬重平聲山㈠，孤城石一作山谷間㈡。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㈢。屬國歸何晚㈣，樓蘭斬未還㈤。烟塵一作獨長望㈥，衰颯正摧一作催顏。七章，咏使臣未還也。山多，故無風而雲常出塞。城迥，故不夜而月先臨關。二句寫出陰雲慘淡、月色淒涼景象。下則有感於時事也。往屬國者未歸，豈爲欲斬樓蘭乎。故

西望而憂形於色耳。

㈠《説苑》：蒼蒼莽莽。劉繪詩：出没萬重山。

㈡《漢・耿恭傳》：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趙國策》：況山谷之便乎。

㈢隋李巨仁詩：無風波自動，不夜月恒明。無風、不夜，二字一讀。《邵氏聞見録》：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爲之名耳。

詔經略西邊，親至其處。趙次公云：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

㈣《漢書》：蘇武出使歸，拜爲典屬國。

㈤又：傅介子持節至樓蘭，斬其王，持首還，詔封爲義陽侯。唐解謂：五六指李之芳出使吐蕃，留而未還。按：之芳

出使在大曆間，不在乾元時。

㈥蔡琰曲：烟塵蔽野兮。范雲詩：長望竟何極。梁昭明太子詩：爾登陟兮一長望。

其八

聞道去聲尋源使去聲㈠，從天此路迴㈡。牽牛去幾許㈢，宛平聲馬至今來㈣。一望幽燕平聲隔，何時郡國開㈤。東征健兒盡㈥，羌笛暮吹哀㈦。八章，借漢使以慨時事。上四思古，下四傷今。去幾許，去今已遠。幽燕隔，河北仍陷。健兒盡，鄴城方潰也。趙汸注：因秦州爲西域驛道，歎漢以一使窮河源，且通大宛，如此其易。今以天下之力，不能戡定幽燕，至令壯士幾盡，一何難耶。是可哀也。

㈠宗懔《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尋河源，乘槎而去。

㈡《淮南子》：若從地出，若從天下。漢《天馬歌》：殷勤此路臚所來。

㈢乘槎至牽牛渚，出《博物志》。詳見十七卷。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㊃宛馬，注別見。

㊄《賈誼傳》：乘傳而行郡國。

㊅《詩》：周公東征。

㊆《唐書》：天寶十四載冬，以安祿山反，京師募兵十萬，號天武健兒。賀徹詩：羌笛含流咽。

其九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㊀。叢篁低地碧㊁，高柳半天青㊂。稠疊多幽事㊃，喧呼閱使星㊄。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㊅。九章，咏秦州驛亭也。叢篁、高柳，此寫驛亭好景。惜乎稠疊幽致，徒供使客往來，若使旅人得此，雖處喧地而不異郊居，蓋深羨此亭之幽勝矣。《杜臆》：時吐蕃爲患，遣使欲與通好，故有使官經閱。下言「使客向河源」，皆指此事。此章結語，尚嫌直率。

㊀岑敬之詩：色映臨池竹。郵亭，見《前漢·薛宣傳》顏注：「郵，行書之舍，如今之驛。」據此則驛亭之名，起於唐時也。

㊁宋之問詩：叢篁夾路迷。《釋名》：地者，底也，其體底下。

㊂張正見詩：高柳橫遥塞。庾信詩：玄圃半天高。

㊃謝靈運詩：巖峭嶺稠疊。

㊄劉孝成詩：喧呼驚里閈。《後漢·李郃傳》：和帝遣使者二人到益部，郃曰：「有二使星入蜀分野。」《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㊅《爾雅》：邑外爲郊，郊外爲野，野外爲林，林外爲坰。《抱朴子》：射勇於郊坰。

其十

雲氣接崑崙㈠，涔涔塞雨繁㈡。羌童看平聲渭水㈢，使去聲。一作佔客向一作尚河源㈣。烟火軍中幕㈤，牛羊嶺上村㈥。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㈦。十章，咏秦州雨景也。雲氣瀰漫，故雨勢淫溢。羌童二句，雨中之景。烟火二句，雨中之景。秋日閉門，自傷雨後岑寂也。

㈠《黃河賦》：雲氣浩漫，遠接崑崙。《括地志》：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杜佑曰：長慶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夷曰悶歷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

㈡潘尼《苦雨賦》：聽長霤之涔涔。

㈢邵注：渭水在秦州，其源出臨洮，故羌童得以觀也。

㈣《唐書》：鄯州鄯城縣，有河源軍，屬隴右道。謝朓詩：弭節赴河源。

㈤江淹詩：歸人望烟火。

㈥《詩》：牛羊下括。

㈦謝莊《懷園引》：青苔無名路，宿草塞蓬門。

十一

蕭蕭古塞冷㈠，漠漠秋雲一作風低㈡。黃鵠翅垂雨㈢，蒼鷹饑啄泥㈣。薊門誰自北㈤，漢將去聲獨征西㈥。不意書生耳一作眼㈦，臨衰厭一作見鼓鼙㈧。十一章，對雨而傷寇亂也。上四寫景，下四感時。

鵠垂翅，傷奮飛無路。鷹啄泥，慨一飽難期。且燕薊爲梗，誰成北伐之功；吐蕃在邊，尚遣征西之將。故聽鼓鼙而心厭耳。

㈠荆卿歌：風蕭蕭兮易水寒。

㈡張纘《秋雨賦》：油雲興而漠漠。庾信詩：秋雲低晚氣。

㈢古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㈣李陵詩：熠燿似蒼鷹。

㈤劉峻詩：薊門秋氣清。

㈥虞羲詩：擁旄爲漢將。曹植詩：出自薊北門。自北二字本此。

㈦《南史》：沈慶之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事何由濟。」楊炯詩：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㈧裴子野詩：方聽鼓鼙聲。

十二

山頭南一作東郭寺㈠，水號北流泉㈡。老樹空庭得㈢，清渠一邑傳㈣。秋花危石底㈤，晚景臥鐘邊一作前㈥。俛仰悲身世㈦，溪風爲去聲颯一作肅然㈧。

十二章，咏秦州南郭寺也。言寺兼山水之勝。庭得老樹而生色，承寺。邑藉清渠之傳注，承水。花掩危石，影落卧鐘，以況己之窮老，故下有俛仰身世之感。

㈠茅山父老歌：各在一山頭。

㈡《秦州記》：天水縣界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詩》：滤池北流。

㈢鮑照詩：空庭慚樹萱。

㊃據《九域志》，縣名清水，是邑以清水渠而傳名。據《秦州記》，一派北流，是清渠傳注一邑也。後説意本須溪。《水經注》：清水導源東北隴山，逕清水縣，故城東與秦水合，東南注渭縣。張華詩：抱杖臨清渠。

㊄王僧孺詩：曉露拂秋花。江總詩：危石聳前洲。

㊅邵注：晚景，向晚之影。庾信詩：淒清臨晚景。卧鐘，廢鐘之仆卧者。

㊆《蘭亭序》：俛仰之間，已爲陳跡。鮑照詩：身世兩相棄。

㊇《前漢書》：神君至，其風颯然。

楊德周曰：《秦州》詩，滿肚憂憤惟惻，都非文人伎倆，即「歸山獨鳥遲」、「老樹空庭得」二語，亦令人閣筆。

十三

傳道去聲東柯谷㊀，深藏數十家㊁。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栗顧作栗，誤，陽坡可種瓜㊂。船人近相一作相近報㊃，但恐失桃花。十三章，遊東柯谷也。趙汸注：起用傳道二字，則此下景物，皆是未至谷中，而先述所聞。東柯佳勝如此，故囑舟人相近即報，惟恐失却桃源也。

㊀錢箋：《通志》：東柯谷在秦州東南五千里，杜甫有祠於此。宋栗亭令王知彰記云：工部棄官寓東柯谷姪佐之居。趙傁曰：《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其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趙注：年譜謂公七月客秦州，卜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縣，十二月入蜀。今以此三詩考之，良是。圖經是因暫寓而言之耳。

㊁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深藏巖穴。

㊂杜田曰：毛文錫《茶譜》：宣州宣城縣有塢如山，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坡。阮籍詩：昔日東陵瓜，今在青門外。五

色曜朝日，子母相鈎帶。可見種瓜宜於陽地。

㊃《新序》：船人固桑進對。

十四

萬古仇池穴㊀，潛通小有天㊁。神魚今一作人，一作久不見㊂，福地語真傳㊃。近接西南境㊄，長懷十九泉㊅。何時一作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㊆。十四章，咏仇池穴也。池穴通天，見其靈異。神魚、福地據所聞而稱述之。名泉近接而曰長懷，總屬遥想之詞。末章讀記憶仇池，則前六句皆是引記中語。

㊀《水經注》：仇池絶壁，峭峙孤險，登高望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上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舊志：仇池山上有田百頃，泉九十九眼，此云十九泉，乃詩家省字之法。鮑曰：《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一統志》：仇池山，屬鞏昌

㊁《水經注》：地道潛通。《太平御覽》：《名山記》：王屋山有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虚之天。

㊂舊注：世傳仇池穴出神魚，食之者仙。曹植詩：河伯獻神魚。

㊃薛注：道書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㊄西南，即秦城也。

㊅《上林賦》：悠遠長懷。

㊆梁簡文帝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十五

禾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㈠。塞一作寒門風落木㈡，一作塞風寒落木。客舍雨連山㈢。阮籍行多興去聲㈣，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疏懶一作放，休鑷鬢毛斑㈤。十五章，在秦而羨東柯也。上四客居之況，下四避地之思。阮籍、龐公，借以自方。無心出仕，故鬢斑不須鑷矣。

㈠《詩》：驅馬悠悠。秦州常有吐蕃之警，故云兵馬間。《後漢・馮異傳》：夜勒兵馬，申令軍中。

㈡岑之敬詩：塞門交度葉。顏延之詩：側聞風落木。

㈢潘岳議：客舍灑掃，以待征旅。

㈣蔡夢弼曰：阮籍縱情物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採藥不返。

㈤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將拔將鑷，好爵是縻。《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是誰耶？」答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

十六

東柯好崖谷㈠，不與衆峰羣㈡。落日邀雙鳥，晴天卷吳作養片雲㈢。野人矜趙汸作矜，一作吟絶險，水竹會平分㈣。採藥吾將老㈤，兒童一作童兒未遣聞。十六章，欲卜居東谷也。上四東柯之景，下四卜居之意。歸皆雙鳥，晴帶片雲，見與衆峯獨異。邀字、卷字，乃句眼。野人勿矜險絶，水竹會須平分，羨其可避世也。

㈠《頭陀寺碑》：崖谷共清，風泉相涣。邵注：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者曰巖，上秀者曰峯，泉出流川曰谷，山之空坎幽隱者亦曰谷。

㈡沈佺期詩：不與衆山羣。王褒詩：連巖異衆峯。

㈢江淹《赤虹賦》：碧雲卷半。又盧照隣詩：風卷去來雲。　申涵光曰：卷片雲，可想晴空景色。吳季海作養雲，便腐。錢箋引山澤多藏育，無謂。

㈣前章言「映竹水穿沙」，卽水竹平分之意。《杜臆》：半水半竹爲平分。何遜詩：卉木會平分。

㈤採藥二句，卽晚唐詩「山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所本。《左傳》：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十七

邊秋陰易夕一作久，不復扶又切辨晨光㈠。蚓上上聲深一作高堂㈣。車馬何蕭索㈤，門前百草長。十七章，咏山居苦雨也。

中四，寫雨中景物。亂淋則驟，低度則濃。窺井，求食。上堂，避濕也。車馬蕭索，益增旅中愁悶矣。《杜臆》：有幔、有牆、有井、有堂，此見卽次後詩也。

㈠《歸去來辭》：接晨光之熹微。

㈡《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㈢《本草衍義》：陶隱居云：鸐鵊，水鳥，不卵生，口吐其雜，今人謂之水老鴉。

㈣《古今注》：蚯蚓，一名蜿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湖謂之歌女。

㈤趙注：張仲蔚所居，蓬蒿滿門，寂無車馬。

十八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一作夜未歸。塞雲多斷續㈠，邊日少光輝㈡。警急烽常報㈢，傳聞一作聲

檄屢飛㊃。西戎外甥國㊄，何得迄一作近天威㊅。

㈠陸機詩：塞雲起飛沙。陳後主詩：浮雲斷還續。

㈡蔡琰曲：愁爲子兮日無光輝。

㈢曹植樂府：邊城多警急。《賈誼傳》：斥候望烽燧。文穎曰：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

㈣《公羊傳》：所傳聞又異詞。《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二尺，以徵軍也。《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唐書》：景龍四年，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降回紇。

㈤《吐蕃傳》：開元十年，贊普請和，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舊宿親，千歲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顧炎武《日知錄》：《册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

㈥《左傳》：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十九

鳳林戈未息㈠，魚海路常難㈡。候火雲峰一作烽峻㈢，懸軍幕一作暮井乾音干㈣。風連西極動㈤，月過北庭寒㈥。故老思飛將去聲㈦，何時一作人議築壇㈧。

十九章，憂亂而思良將也。時邊境未寧，故尚須遠戍。風連欲動，謂吐蕃西競。月過加寒，謂北庭無將。此借秋景以慨時事。又是年子儀召還，故望築壇而任飛將。黃注：候火承戈，懸軍承路。舊注：風連二句，寫邊秋景色。今依盧注另爲之解，於末句思飛將意，却有關合。

㈠《水經》：河水又東歷鳳林北。《秦州記》：枹罕原北名鳳林川。《舊唐書》：鳳林縣，屬河州，本漢白石縣地，屬金城郡。《一統志》：鳳林關，在今臨洮府蘭州。

㈡《唐書》：天寶元年，河西節度使王倕克吐蕃魚海。又《李國臣傳》：以折衝從收魚海三城。

㈢謝靈運詩：平明望雲峰。雲峰，喻候火之熾而高也。

㈣《蜀志》：鄭度說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軍無輜重。」又：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遮幕之。盧注：凡軍旅所在，必資井泉。漢時耿恭整衣拜井，水泉湧出。曰幕井乾，水竭可知。

㈤《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楚辭》：余夕至乎西極。盧注：李嗣業初爲北庭節度，乾元二年，同圍鄴城，正月卒於軍中。朱注：是年七月，郭子儀以魚朝恩之譖，罷閑京師。

㈥《班彪傳》：南匈奴掩破北庭。

㈦故老，自謂。後漢胡廣疏：諮之於故老。前漢李廣爲右北平太守，號曰漢之飛將軍。

㈧《高帝紀》：漢王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爲大將軍。劉峻詩：飛將出長城。

二十

唐堯真自聖㈠，野老復扶又切何知㈡。曬藥能無婦，應蔡讀於陵切門亦一作幸有兒㈢。藏書聞禹穴㈣，讀記憶一作悟仇池㈤。爲去聲報鴛行户朗切舊㈥，鵪鶉在一作寄一枝㈦。末章，慨世不見用而羈棲異地也。自聖，見讒言不能入。何知，見朝政不忍聞。故欲挈妻子而偕隱。禹穴在蜀中，仇池在同谷，時未有定居，故兩地皆欲借棲。十月，公往同谷。季冬，遂赴成都。末章蓋已自計行踪矣。

㈠《封禪文》：君莫盛於唐堯。《書大傳》：堯以唐侯升爲天子。《周書》：僕臣諛，厥后自聖。

㈡《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此諷肅宗也。

㈢《陳情表》：無應門五尺之童。

㈣《莊子》：子路曰：「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吳越春秋》：禹登委宛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山中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杜臆》：舊注引《吳越春秋》以證大禹藏書之所。但吳越所記，乃在會稽；而公所聞，乃蜀之石紐，禹生處也。知公適秦之初，已有入蜀之意。

㈤蕭慤詩：讀記知州所，觀圖見岳形。《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迴九千四十步，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公之惓惓於仇池者，蓋爲是也。《英雄記》：許靖過仇池，樹下有碑，靖駐馬，一覽無遺。

㈥鴛行侶，指同朝舊友。古詩：厠迹鴛鴦行。

㈦《莊子》：鶵鵷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詩疏》：桃蟲，今鶺鴒，微小黃雀也。左思詩：巢林栖一枝。劉克莊曰：唐人遊邊之作，數十篇中間有三數篇，一篇間有二二聯可采。若此二十篇，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網山《送蘄帥》云「杜陵詩卷是圖經」，信然。以入秦起，以去秦終，中皆言客秦景事。

月夜憶舍弟

鶴注：詩云「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宜戍鼓之未休。二弟，一在許，一在齊，皆在河南，故憶之。

戍鼓斷人行㈠，邊秋一雁聲㈡。露從今夜白㈢，月是故鄉明㈣。有弟皆分散一作羈

旅㊄，無家問死生㊅。寄書長不達一作避㊆，況乃未休兵㊇。上四月夜之景，下四憶弟之情。故鄉句，對月思家，乃上下關紐。

《杜臆》：聞雁聲而思弟，乃感物傷心。今夜白，又逢白露節候也。故鄉明，猶是故鄉月色也。公攜家至秦，而云無家者，弟兄離散，東都無家也。周注：傷心折腸之語，令人讀不能終篇。

㈠庾信詩：戍樓鳴夕鼓。劉孝綽詩：隔山聞戍鼓。《漢書》：赤眉燒長安宮室，城中無人行。

㈡張正見詩：對月想邊秋。又：終無一雁帶書飛。

㈢《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薛道衡詩：今夜寒車出。

㈣蘇武詩：故鄉夢中近。

㈤《左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陶潛詩：分散逐風轉。

㈥《詩》：樂子之無家。又：死生契闊。

㈦魏文帝詩：寄書浮雲往不還。陸機詩：音書長不達。

㈧《史記》：莫如按甲休兵。

王彥輔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顛倒用之，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

天末懷李白

按：趙子櫟曰：白於至德二載坐永王璘事而謫夜郎，公在秦州懷之而作。是也。邵寶謂白已死，公在夔州作，蓋誤認冤魂爲白魂耳。

涼風起天末㈠，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㈡，江湖秋水多㈢。文章憎命達㈣，魑魅喜人過㈤。

應平聲 共冤魂語㈥，投詩贈汨羅㈦。風起天末，感秋託興。鴻雁，想其音信。江湖，慮其風波。四句對景懷人。

下則因其放逐，而重爲悲憫之詞，蓋文章不遇，魑魅見侵，夜郎一竄，幾與汨羅同冤。説到流離生死，千里關情，真堪聲淚交下，此懷人之最慘怛者。文人多遭困躓，似憎命達。山鬼擇人而食，故喜人過。冤魂，指屈原。投詩，謂李白。

㈠《西京雜記》：趙飛燕《歸風送遠操》：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周書·時訓》：立秋之日，涼風至。天末，天之窮處。陸機詩：遊子渺天末，還期不可尋。

㈡石崇《思歸引》：秋風厲兮鴻雁征。徐孝嗣詩：行雲傳響，歸鴻寄書。

㈢曹植詩：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㈣黃注：憎命達，猶云詩能窮人。喜人過，即《招魂》中甘人意。

㈤《左傳》：魑魅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錢箋：白流夜郎，乃魑魅之地。《招魂》云「以其骨爲醢」，「吞人以益其心」，正此類也。

㈥後漢審配書：冤魂痛於幽冥。吳注：潘岳《馬汧督誄》：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㈦《楚辭》：二八接武，投詩賦只。《水經注》：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汨水東出豫章艾縣恒山西，經羅縣北，謂之羅水。《一統志》：汨羅，在長沙湘陰縣北。葉夢得曰：杜詩《寄高詹事》云：「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鴻、雁，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疑不可以對鴻雁。然《偶題》云：「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得舍弟消息》云：「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烏、鵲，二物也。《寄李白》云：「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鵬鳥乃鳥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哭韋之晉》云：「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寄賈嚴兩閣老》云：「貔虎媚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

縱橫出入，無不合耳。

宿贊公房 原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鶴注：詩云隴月向人，又言菊荒蓮倒，當是乾元二年晚秋在秦州作。

杖錫何來此一作久㈠，秋風已颯然㈡。雨荒深院菊㈢，霜倒半池蓮㈣。放逐寧違一作虧性㈤，虛空不離去聲禪㈥。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㈦。

雖放逐，心本空虛，此稱美贊公，承首句。隴月團圓，是傷異地相逢，結處點還宿字。趙汸注：起作問詞，歎方外之人亦被遷謫也。

㈠邵注：杖錫，禪家以錫爲杖也。經云：又名智杖，又名德杖。釋氏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晉廬山道人《遊石門詩序》：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

㈡《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

㈢陸放翁詩：霜凋兩岸柳，水浸一天星。意本杜句。

㈣庾信詩：閣影入池蓮。齊王儉詩：萍開欲半池。

㈤《賈誼傳》：被讒放逐。

㈥《楞嚴經》：虛空寂然。洙注：釋經以禪宗爲空門。

㈦何遜詩：山鶯空曙響，隴月自秋暉。《華嚴經》：如來於此四天下中，或名圓滿月。一說此暗用釋氏「月印萬川，處

趙汸曰：杜公與房琯爲布衣交。及房琯罷相，公上疏爭之，亦幾獲罪，由此齟齬流落。贊亦房相之公故與之款曲如此。

《隨筆》云：予少年時，記作一聯：「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老杜「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也。

赤谷西崦人家

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故曰西崦。曹操與劉先主戰於此谷，川水爲之丹，因號赤谷。《一統志》：赤谷在秦州西南七十里，中有赤谷川。崦嵫山，在秦州西五十里。

蹔險不自安荆作宣，一作喧㈠，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煖，逕轉山田熟㈡。鳥雀依茅茨㈢，藩籬帶松菊㈣。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一作花宿。此宿赤谷山家，而題詩以誌其勝也。通首寫遠近幽景，如一幅《桃花源記》。縌注：三四説西崦，五六説人家。武陵暮，説西崦。桃源宿，説人家。

㈠謝靈運詩：蹔險築幽居。

㈡江淹詩：還望岨山田。

㈢謝靈運詩：空庭來鳥雀。《墨子》：茅茨不剪。

㈣《歸去來辭》：松菊猶存。

張縌曰：公棄官之秦州，留宿赤谷西崦人家，而有此作。又公詩云「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深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迴，烟火何由追」，亦言其地僻而人稀耳。當斯境也，忽得茅茨松菊人家一宿，豈不猶武陵之桃源耶。

「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說山家景物甚幽。「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說隱居品格特高。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鶴注：公乾元二年七月自華至秦，意欲居此，故尋置草堂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公嘗稱之。公以關輔饑，棄之同谷，當是其年秋晚冬初作，故詩有天寒日短之句。

出郭眄莫甸切細岑㈠，披榛得微路㈡。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㈢。贊公湯休徒㈣，好去聲靜心跡素㈤。昨枉霞上作㈥，盛論巖中趣㈦。此章，往西村尋地而作。首段，過訪贊公，欲問西枝之勝也。《杜臆》：公欲得幽僻無人之境，故望細岑、涉流水以求之。溪止一水，以左右往來，故須屢渡。

㈠劉曰：眄，斜視也。宋之問詩：細岑互攢倚。

㈡趙至書：步澤求蹊，披榛覓路。郭璞《流寓賦》：修焦丘之微路。

㈢王褒《四子講德論》：曲折不失節。

㈣洙注：惠休上人，姓湯。

㈤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晏曰：素，謂質素也。

㈥霞上作，謂身伴雲霞而作書相寄。夢弼謂才思挺出雲霞之外。此另一說。江淹詩：鑠鑠霞上景，嶆嶆雲外山。

㈦洙注：《後漢書》：旌車之招，相望於巖中。

怡然共攜手㈠，恣意同遠步㈡。捫蘿瀝先登㈢，陟巘眩反顧㈣。要求陽岡煖㈤，苦涉晉作步，一作

劉繪詩：灼爍在雲霞上起。

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㈥。次言共遊村中，欲卜草堂之地也。　澀先登，山高足倦。眩反顧，深入路迷。求陽、涉陰，自北至南。老藤蟠樹，景狀奇古，故徘徊憩息於其下。

㈠《詩》：攜手同行。

㈡《西京賦》：恣意所幸。

㈢范雲詩：捫蘿正憶我，折桂方思君。《說苑》：二子先登。

㈣《詩》：陟則在巘。

㈤顏延之詩：陽岡團精氣，陰谷洩烟寒。　師氏曰：山南向陽，故煖。山北背陰，故寒沍。

㈥郭璞詩：沉吟立夕陽。　虞世南《琵琶賦》：屈蟠屼嶺。

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㈠。層巔一作天餘落日㈡，草蔓已多露㈢。末乃未得佳地，而迴宿於土室也。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左思詩：杖策招隱士。

㈡謝靈運詩：築觀基層巔。

㈢盧子諒詩：凝露霑蔓草。

其二

天寒鳥已歸㈠，月出山　晉作山，一作人更一作已靜。土室延白光㈡，松門耿疏影㈢。躋攀倦日短㈣，語樂音洛寄夜永㈤。明燃林中薪㈥，暗汲石底一作泉井。此章，宿贊公土室而作。首段，敍暮夜景事。《杜臆》：起四句，可以入畫。公足力已倦，而猶永夜晤語，興趣自不可及。　燃薪代燭，汲井烹茶，此山居清況。

㈠鮑照詩：天寒幽鳥歸。
㈡吳注：後漢袁閎，黨事作，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潛居十八年。
㈢謝靈運詩：密葉入松門。
㈣趙注：天寒在冬，故日短夜永。《書》：日短星昴。
㈤《天台賦》：恣語樂以終日。　江淹詩：夜永起懷思。
㈥《晉書》：畢誠夜燃薪讀書。

大師京國舊㈠，德業天機秉㈡。從來支許遊㈢，興去聲趣江湖迥。數奇音箕謫關塞㈣，道廣存箕潁㈤。何知戎馬間㈥，復扶又切接塵事屏音丙㈦。

此誌贊公高風，并及離合之感。　塵事屏，言與屏迹塵事之人相接也。

㈠王粲誄：表揚京國。
㈡《晉書·文立傳》：雅有德業。
㈢洙注：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
㈣《史記》：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　范箎詩：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
㈤後漢許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　謝靈運云：徐幹有箕潁之心。
㈥《國語》：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㈦陶潛詩：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㈠，更越西南頂。末欲來朝尋勝，以遂草堂之願。　此與上章

同格。

㈠《景福殿賦》：晨光内照。　支遁詩：朦朧望幽人。

寄贊上人

鶴注：此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增一經》云：處世有過能改者爲上人。

一昨陪錫杖㈠，卜鄰南山幽㈡。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㈢。重平聲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㈣。茅屋買一作置兼土㈤，斯焉心所求。此承上章，亦與贊公商卜居也。上云「更越西南頂」，故此章遂提西南兩段。首段欲卜居南山。《杜臆》：卜居先卜鄰，公之惓惓於西枝村，爲贊公在耳。未便陰崖秋，猶前詩「要求陽岡煖」。竟日陽光留，猶前詩「苦陟陰嶺沍」。

㈠希曰：梵云阿若羅，此云錫杖。

㈡《左傳》：唯鄰是卜。

㈢鮑照詩：陰崖積夏雪，陽谷散秋雲。

㈣《易林》：火盛陽光。

㈤遠注：屋兼買土，謂欲得山中帶土之地，可居亦可耕也。舊作兼買其地，豈有買屋無地者。

近聞西枝西，有谷杉黍古漆字，他本作黍，非稠。亭午頗和暖㈠，石一作沙田又足收㈡。當期塞一

作寒雨乾音干，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㈢，面勢龍泓頭㈣。次言欲卜居西谷。杉漆石田，見物產可資。但亭午暫煖，不如竟日留光耳。盧注：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聞，必指同谷邑宰書。公至同谷界詩「邑有賢主人」，「來書語絶妙」，此可相證。《同谷七歌》中「南有龍兮在山湫」，後《發同谷縣》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詩云虎穴、龍泓，指此無疑。

㈠《天台賦》：羲和亭午。《太平御覽》：日初出曰旭、曰晰、曰晞，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

㈡《左傳》：吳將伐齊，子胥曰：「夫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㈢《陝西通志》：虎穴在成縣城西。

㈣《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注：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龍泓，一在飛龍峽，一在天井山。《方輿勝覽》：飛龍峽，在仇池山下，白馬氏楊飛龍據仇池，故名。其東杜甫避亂居此，有詩云云。

柴荊具茶茗㈠，逕一作遥路通林丘㈡。與子成二老㈢，來往亦風流㈣。末計定居後情事，仍歸結卜隣意。此亦與上章同格。

㈠謝靈運詩：促裝返柴荊。《世説》：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早收曰茶，晚收曰茗。

㈡謝安詩：寄傲林丘。

㈢二老，本《孟子》。

㈣《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王嗣奭曰：此章乃真實商量，本尺牘而韻以爲詩耳。虎穴、龍泓，其地幽勝。徑通林丘，與贊公近。今志書所載，有

杜公故宅，豈於此曾暫住耶。

太平寺泉眼

鶴注：太平寺在秦州。詩云「北風起寒文」，當是乾元二年秋冬之交作。

招提憑高岡㈠，疏散連草莽莫補切㈡。出泉枯柳根㈢，汲引歲月古㈣。首從寺泉敍起。

㈠招提，佛寺名，詳見一卷。

㈡宋武帝教：或疏散山林，不關進達。《景帝紀》：廣薦草莽。草稠曰薦，深曰莽。

㈢《易·蒙》：山下出泉。

㈣《江賦》：汲引沮漳。

石間一作門見海眼㈠，天畔縈水府㈡。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㈢，幽姿可時覩㈣。此形容泉眼之神異。海眼、水府，見其穴小而泉多。只此丈尺之間，人不敢忽者，以中有神物，故能興雲致雨也。

㈠《成都記》：距石筍二三尺，每夏月大雨，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繩繫石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曰海眼。此寺泉從石中而出，亦如海眼也。

㈡天畔，言其高。《楚辭》：鑿山楹以爲室，下披衣於水府。《南征賦》：曾潭水府。

㈢《水經注》：漢水又東合洛谷，其地有神蛇成，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爲毒。殆即此類。朱注：二蛇乃龍類。

㊃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

㊄沈約詩：爛漫蜃雲舒。

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㊀。取供十方僧㊁，香美勝牛乳㊂。北風起寒文，弱藻舒一作勝翠縷。明涵客衣淨㊃，細蕩林影趣。此記其味美而色清。山不盡土，則井水難得，故此泉特爲可貴。寒文翠縷，水中實景。涵衣蕩影，水上虛景。

㊀《莊子》：鑿井而飲。

㊁《楞嚴經》：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

㊂《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乳泉，泉之白而甘者。張注：《高僧傳》：訶羅竭者多衍頭陀，晉武帝元康元年，西入婁至山石室坐禪，去水遠，乃以左脚碾室西石壁，蹈没指，即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竭。

㊃庾信詩：山月没，客衣單。

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㊀，一食生毛羽㊁。此羨山泉而仍動卜居之興也。《杜臆》：唯乳泉香美，故引潤黃精而一服可仙。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㊀《博物志》：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長生。《本草》：黃精，陽草，久服輕身延年。

㊁《拾遺記》：昭王夢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

東樓

《通志》：東樓跨府城上，形製尚古。　鶴注：詩云驛使，蓋使吐蕃者經此，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

萬里流沙道㊀，西行吳作征西，一作征　過此一作北　門㊁。但添新一作征　戰骨，不返舊征一作死生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一作雨昏。傳聲看平聲驛使去聲㊂，送節向河源㊃。此咏秦州東樓也。上四痛已往將士，下四憐現在使臣。樓當驛道，故征西者皆過此門。戰骨、征魂，言其有去無還。樓角、城陰，寫出高寒陰慘景色。故驛使至此，不禁觸目傷心。

㊀鶴注：流沙在西之極，吐蕃所居之城，中國往吐蕃者道出於此。老子西涉流沙不返。

㊁漢晉有征西將軍。公詩有「漢將獨征西」，即此征西也。征西起下戰骨、征魂，但征字未免重出。

㊂「傳聲看驛使」，聞驛使傳呼之聲而往看也。

㊃趙曰：時遣使和好吐蕃，故用張騫尋河源事。

雨晴

王洙注：一作秋聲。　鶴注：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杜臆》：詩云塞柳，乃邊上之柳，知此詩作於秦州矣。顧注：樓上，即東樓，與前首同時。

天外舊作水，非。容齋作永，一云際　秋雲薄㊀，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一云岸柳行趙音杭　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㊁。此喜邊塞初晴也。上四雨後新晴，下四晴時景物。上是一氣說，下是四散說。西風起，則秋氣晴。不妨農，可收穫也。柳疏梨結，深秋物候。或翠或紅，雨後色

新。末二，當分合看。笳遇晴而倍響，雁因晴而向空，此分説也。

㈠晉鼓吹曲：流光溢天外。

㈡梁簡文帝詩：一雁聲嘶何處歸。

寓目

鶴注：詩云關雲、塞水、羌女、胡兒，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左傳》：得臣與寓目焉。梁元帝《答張纘文》：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一縣葡萄熟㈠，秋山苜蓿多㈡。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㈢。羌女輕烽燧，胡兒獵渭陂。自傷遲暮眼，喪去聲亂飽經過平聲㈥。

寓目，動邊愁也。上六，皆目中所見者。末點眼字以醒題。首聯，物産之異。次聯，地氣之殊。三聯，人性之悍。漸説到邊塞可憂處，故有喪亂經過之慨，謂不堪再逢亂離也。

㈠《史記·大宛傳》：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之離宮別館。《永徽圖經》：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其實有紫白二種。

㈡《西京雜記》：樂遊苑多苜蓿，一名懷風。

㈢塞外地高四下，荒涼無阻，故不成河。

㈣《史記》：周幽王爲烽燧大鼓。《正義》曰：晝日爲烽以望火烟，夜舉燧以望火光。

㊄ 掣，牽挽也。駱駝立，掣而後伏，伏而後興。《外國圖》：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駱駝。

㊅ 陶潛詩：脫有經過便。

朱鶴齡曰：此詩當與「州圖領同谷」一首參看。關塞無阻，羌胡雜居，乃世變之深可慮者，公故感而歎之。未幾，秦隴果爲吐蕃所陷。

楊德周曰：「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爲霜」，皆字字可思。

山寺

鶴注：此詩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㈠，鸚鵡啄金桃㈡。亂水一作石通人過㈢，懸崖置屋牢㈣。上方重平聲閣晚㈤，百里見秋一作纖毫。

山寺，記勝遊也。首二總提。石竹、金桃，此山園之物。麝香自眠，鸚鵡皆啄，可見殘僧之少矣。牢屋、重閣，乃野寺之房。涉水登崖，上方遠見，又知細路之高矣。此詩分承互應，脈理精密如此。趙汸云：鸚鵡二句，本狀寺之荒蕪，以秦隴所產禽獸花木言之，語反精麗。圖經，閣道縈旋，上下千餘丈者，即「山園細路高」也。其山下水，縱橫可涉者，即「亂水通人過」也。又《玉堂閒話》云：麥積山，梯空架險而上，其間千房萬室，懸空躡虛。即「懸崖置屋牢」也。又云：高檻可以眺望，虛窗可以來風。即「百里見纖毫」也。殘僧少，言餘僧無幾也。殘與少有別。

㈠ 嵇康《養生論》：麝食柏而香。《本草》：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得香。《酉陽雜俎》：衛公云：蜀中石竹有碧花。

㈡ 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知鸚鵡爲隴右所產者。《唐·西域傳》：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末建。貞觀

時歲人貢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鶴注：崇仁饒焯景仲與余言：嘗見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東都事略》所記外國進金桃、銀桃種，卽此也。

㈢《爾雅・釋水》：正絶流曰亂。《詩》：涉渭爲亂。鮑照詩：懸裝亂水區。　陶潛《桃花源序》：捨船往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㈣何遜詩：懸崖抱奇崛。

㈤邵注：上方謂僧之方丈，在山頂也。《維摩詰經》：昇於上方。《漢書・翼奉傳》：上方之情樂也。孟康注：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曰上方。　崔湜詩：昇攀重閣迴。

即事

鶴注：詩云「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謂寧國公主乾元二年八月丙辰自回紇歸，當是其年作。謝靈運詩：卽事多所欣。　陶潛詩：卽事多所欣。

怨睽攜。

聞道去聲花門破，和親事却非㈠。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去聲拋雲髻一作鬢㈡，腰支勝音剩。一作勝寶衣㈢。羣凶猶索色責切戰㈣，回首意多違。　此詩諷時事也。「和親事却非」，謂一事而三失具焉。初與回紇結婚，本欲借兵以平北寇，孰知滏水潰軍，花門同破，此一失也。且可汗既死，公主勞面而歸，拋髻臕衣，忍恥含羞之狀見矣，此二失也。是時思明濟河索戰，而回紇之好已絶，與和親本意始終違悖，此三失也。公詩云：「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老成謀國之言，真如燭照而數計矣。

㈠《舊唐書》：乾元二年三月，回紇從郭子儀戰於相州城下，不利，奔西京。四月，可汗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寧

國公主殉葬。公主以中國禮拒之，然猶依本國法，勞面大哭，竟以無子得歸。八月，詔百官於鳴鳳門外迎之。《新書》：寧國公主，先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毗伽闕可汗。二年八月歸朝。朱注：是年九月，史思明分兵四道濟河，李光弼棄東都，守河陽。羣凶句正指其事。《漢書》：高帝使婁敬和親。《漢書贊》：和親無益，已然之明驗也。

㈡繁欽有《秋思賦》。曹植詩：紅顏韡韡，雲髻峨峨。

㈢庾肩吾詩：非關能結束，本是細腰支。《六韜》：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陸倕《石闕銘》：棄彼寶衣。

㈣傅玄《正都賦》：將以威天下而禦羣凶。

遣懷

鶴注：詩云：寒城、塞日，皆指秦州而言。是乾元二年作。趙汸曰：時客秦州，欲於東柯谷西枝村尋置草堂而未遂。末託意於棲鴉，所遣之懷在此。顧注：愁眼二字，便見所懷。八句皆言愁中景物，聊借詩以排遣之耳。

愁眼看平聲霜露㈠，寒城菊自花㈡。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一作晴，非笳㈢。直㈣，山昏塞日斜㈤。夜來歸鳥盡㈥，啼殺後棲鴉。此邊塞淒涼，觸景傷懷，而借詩以遣之。句句是言情，說到酸心滲骨處，讀之令人欲涕。趙汸注：天風句，下因上。客淚句，上因下。水靜樓一作城陰句，上因下。顧注：結聯即「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之意，蓋歎卜居無地也。

㈠《記》：霜露既降。

㈡謝朓詩：寒城一以眺。

㈢劉楨詩：輕葉隨風轉。此云「天風隨斷柳」。劉刪詩：邊聲隕客淚。此云「客淚墮清笳」，皆用古人語而句法倒裝耳。蔡邕詩：枯桑知天風。謝朓詩：淫淫客淚垂。又：寥戾清笳轉。

㈣《莊子》：水靜則明。梁元帝詩：水靜瀉樓船。

㈤孔德紹詩：山昏五里霧。張正見詩：昏昏塞日沉。

㈥潘岳《楊仲武誄》：歸鳥頡頏。

趙汸曰：天地間景物，非有所厚薄於人，惟人當適意時，則情與景會，而景物之美，若爲我設。一有不慊，則景物與我漠不相干。故公詩多用一「自」字，如「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之類甚多。

天河

鶴注：此當是乾元二年七月在秦州作，故有「伴月落邊城」之句。　王柏曰：天河，從北極分爲兩頭，至於南極，隨天而轉入地下過，水之氣也。　《廣雅》：雲漢、星漢、河漢、銀漢、銀河、絳河、天津、漢津，皆天河名。

常時任顯晦㈠，秋至轉從趙本。一作最，吳作輒　分明㈡。縱被微雲掩㈢，終能一作當，一作輪　永夜清㈣。含星動雙闕㈤，伴月落邊城㈥。牛女年年渡㈦，何曾音層風浪生㈧。

㈠《陶潛傳贊》：顯晦殊途。　雙闕，指京師。　邊城，指秦州。

㈡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分明，提醒天河。三四，見其夜夜分明。五六，見其處處分明。七八，見其歲歲分明。此直咏天河，而寓意在言外。篇中

㈡沈約詩：秋至愍衰草。劉泓詩：的的最分明。

㈢《世說》：謝景重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

㈣鮑照《蒿里行》：馳波催永夜。

㈤《周禮注》：象魏，宮門雙闕。古詩：雙闕百餘尺。

㈥《國策》：樓櫓不施而邊城降。周王褒啓：邊城無草。

㈦吳均《續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杜審言詩：年年今夜盡。

㈧《南齊書》：沈攸之攻郢城，夜常風浪。張綖曰：首二，見君子之節，因時而顯。三四，言小人掩蔽，無損其光。五句，近而有耀，誠則形也。六句，在遠彌彰，德不孤也。末聯，謂從容靜俟，則風波自息矣。洪仲曰：《天河》、《初月》二詩，皆暗寫題意，不露題字。

初月

詩有古塞、關山之語，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光細一云常弦初陳作欲，一作豈上㈠，影斜輪未安㈡。微升古塞一作堞外㈢，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㈣，關山空自寒㈤。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英華》作欄㈥。

此在秦而詠初月也。光細影斜，初月之狀。乍升旋隱，初月之時。下四，皆承月隱說。河漢關山，言遠景。庭露菊花，言近景。總是夜色朦朧之象。洪仲注：光影，就明處言。弦輪，就暗處言。河漢色明，見月影忽沉。關山自寒，見月光全沒。末點暗字，總見無月可窺矣。

張遠注：此詩句句有一初字意，細玩自見。

㈠《左傳注》：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則爲弦，全乃成望。周王褒詩：上弦如半璧。

㈡庾信詩：桂滿獨輪斜。李隅賦：波水蕩而月輪斜。

㈢王褒啓：塞外饒沙。

㈣古詩：河漢清且淺。樂府：陵霜不改色。

㈤王褒詩：關山夜月明。

㈥或曰：《毛詩》：零露溥兮。《說文》：溥，徒官切，露多貌。「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疑是溥字。朱注：《韻會》：團或作專。《周禮》「其民專而長」，是也。溥，《集韻》或作霉，通作專，以古多混用。謝靈運詩：火雲團朝露。謝朓詩：猶霑餘露團。庾信詩：惟有團階露，承睫苦霑衣。薛道衡詩：高秋白露團。舊本俱作團。《記》：季秋之月，菊有黃華。《山谷詩話》：王原叔說：此詩爲肅宗而作。今按此詩，若依舊說，亦當上下分截。上四隱諷時事，下四自歎羈棲。光細，見德有虧。影斜，見心不正。升古塞，初卽位於靈武也。隱暮雲，旋受蔽於輔國、良娣也。河漢不改，謂山河如故。關山自寒，謂隴外淒涼。露暗花團，傷遠人不蒙光被也。

擣衣

鶴注：是時安史未息，又備吐蕃，當屬乾元二年作。謝靈運有《擣衣》詩題。

亦知戍不返㈠，秋至拭清砧㈡。已近苦一作暮寒月㈢，況經一作驚長別心㈣。寧辭擣衣一作熨

倦㊄，一寄塞垣深㊅。用盡閨中力，君聽平聲空去聲外音㊆。擣衣，代成婦言情也。成不返，擣衣之故。拭淸砧，擣衣之事。三四承首句，五六承次句。七承五六，仍應拭淸砧。八承三四，仍應成不返。分之則各有條緒，合之則一氣貫通，此杜律所以獨至也。遠注：王灣《擣衣》詩「風響傳聞不到君」，卽此詩末句意，但蘊藉不如耳。

㊀《詩傳》：戍，屯兵以守也。

㊁江淹詩：秋至擣羅紈。《玉篇》：砧，擣石也。劉希夷詩：盼青砧兮悵盤桓。

㊂《趙充國傳》：土地苦寒，漢馬不耐冬。

㊃鮑照詩：長別遠無雙。宋武帝詩：江山起別心。

㊄謝朓詩：南隣擣衣急。《丹鉛錄》：《字林》：直舂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

㊅蔡邕疏：秦築長城，漢築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注：塞垣，長城也。

㊆宋之問詩：空外有飛烟。《通雅》：空外，猶單外也。《漢書·張禹傳》：請鄧太后還宮，以爲久處單外。朱子《詩經集傳》多順文解義，詞簡意明。唐汝詢解唐詩，亦用此法，但恐敷衍多而斷制少耳。今註杜詩，間用順解，欲使語意貫穿融洽。此章趙汸注云：「此因聞砧而託爲擣衣成婦之詞曰：我亦知夫之遠戍，不得遽歸，方秋至而拂拭衣砧者，蓋以苦寒之月近，長別之情悲，亦安得辭擣衣之勞，而不一寄塞垣之遠。是以竭我閨中之力，而不自惜也。今夕空外之音，君其聽之否耶。音字，含一詩之意。」唐仲言極稱斯注。今標此以發順解之例。

歸燕

鶴注：舊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詩內，下四章並同。魏文帝詩：歸燕翩兮徘徊。

不獨避霜雪㈠，其如儔侶稀㈡。四時無失序㈢，八月自知歸㈣。春色豈相訪一作誤㈤，衆雛還識機㈥。故巢儻未毀㈦，會傍主人飛㈧。

歸燕，傷羈旅也。上四咏燕歸，下四咏燕來，方去而冀其復來，乃詩人忠厚之意。春色二句，作望燕之詞。故巢二句，代燕作答詞。《杜臆》：末乃自寓己意，雖棄官而去，非果於忘世也。

㈠鮑照《雙燕》詩：豈但避霜雪，當儆野人機。

㈡嵇康詩：邕邕和鳴，顧盼儔侶。

㈢《杜臆》：四時二句，具見身分，隱然有時止時行意。

㈣《月令》：二月，玄鳥至。八月，玄鳥歸。

㈤陰鏗詩：上林春色滿。

㈥《鸚鵡賦》：憫衆雛之無知。又：才聰明以識機。

㈦《晉書》：《朔馬謠》：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陶潛詩：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㈧漢樂府《長歌行》：來到主人門。

盧元昌曰：嘗讀《谷風》，棄婦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何其厚也。至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歎其決絕之甚。公曰「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明知故巢已毀，猶拳拳冀主人勿棄，身雖棄官，心還戀主也。

促織

黃希曰：《爾雅》釋：蟋蟀，一名蛬，今促織也。陸璣疏云：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鬬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古今注》：促織，一名梭機、莎雞，一名絡緯。

促織甚微細㈠，哀音一作聲何動人㈡。草根吟一作泠不穩㈢，牀下意一作夜相親㈣。久客得無淚㈤，故吳作放妻難及晨㈥。悲絲一作絃與急管㈦，感激異天真㈧。促織，感客思也。哀音動人，領起通章。草根牀下，皆其哀音。久客、故妻，此其動人者。末言蟲鳴出自天真，故其感人獨至。絲管屬借形。

㈠班固《典引》：不遺微細。

㈡阮籍詩：鶗鴂發哀音。

㈢沈約詩：草根積霜露。《王褒傳》：蟋蟀秋吟。

㈣《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㈤《鸚鵡賦》：逐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鮑照詩：「棄妻望掩淚，逐臣對撫心。」此五六所本。《後漢書》：温序曰：「久客思鄉里」

㈥顧注：故妻，指棄婦、孀婦言。《朱買臣傳》：故妻與夫家見買臣饑寒，呼飯之。陸機詩：欲鳴當及晨。

㈦宋武帝詩：深心屬悲絃。鮑照詩：催絃急管爲君舞。蔡邕《琴賦》：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㈧《琴操》：伏羲作琴，修身理性，返其天真。

詩到結尾，借物相形，抑彼而伸此，謂之尊題格。如詠促織而末引絲管，詠孤雁而末引野鴉是也。

螢火

《爾雅》：螢火，一名即炤。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暉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吕氏本草》：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幸因腐草出㈠，敢近去聲太陽飛㈡。未足臨書卷㈢，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㈣，帶雨傍去聲林微㈤。十月清霜重㈥，飄零何處歸㈦。

螢火，刺閹人也。首言種之賤，次言性之陰。三四近看，見其多暗而少明。五六遠看，見其潛形而匿迹。末言時過將銷，此輩直置身無地矣。鶴注謂指李輔國輩，以宦者近君而撓政也。

按腐草喻腐刑之人，太陽乃人君之象，比義顯然。

㈠《月令》：腐草化爲螢。

㈡《説文》：日，實也，太陽之精。《爾雅》釋：腐草得暑濕之氣爲螢。沈旋《螢》詩：陽昇反奪照。又云：當朝陽於戢景兮。

㈢臨書卷，用車胤囊螢讀書事。

㈣傅嘉運《螢》詩：夜風吹不滅。張正見詩：隔幔似重鈎。

㈤沈旋《螢》詩：雨墜弗虧光。

㈥湛方生《弔鶴文》：負清霜而夜鳴。

㈦謝惠連《雪賦》：從風飄零。朱超詩：此夜逆風何處歸。

蒹葭

《詩》：蒹葭蒼蒼。《爾雅》釋：葭，一名蒹，即蘆也。茅之未成者一名蒹，似萑而細，高數尺。

摧折不自守一作與㊀，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一作載，一作帶雪，幾處一作墮水葭沉波㊁。體弱春苗一作風，一作甲早㊂，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㊃，亦一作只恐歲蹉跎㊄。蒹葭，傷賢人之失志者。暫時花發，葉已沉波，申上秋風摧折。春苗、夜露，遡其前。江湖搖落，要其後也。北方風氣早寒，故蒹葭望秋先零。南方地氣多煖，故在江湖者後落。秋風摧折如彼，而遠託江湖者，亦復蹉跎於歲晚乎。末二句，隱然有自傷意。顧注：此咏秋日蒹葭，而兼及四時。苗早言春，露多言夏，後落又涉冬矣。

㊀中山王《文木賦》：華葉分披，枝條摧折。

㊁《杜臆》：以戴對沉，高下相稱。載以字近而訛，帶以音近而訛。

㊂陸倕詩：體弱思自强。

㊃《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㊄阮籍詩：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苦竹

《齊民要術》：竹之醜者有四，曰青苦、白苦、紫苦、黃苦。《語林》：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

青冥亦自守㊀，軟弱强圍兩切扶持㊁。味苦夏蟲避㊂，叢卑春鳥疑㊃。軒墀曾一作增未植，欲一云亦無辭㊄。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㊅。苦竹，嘉君子之避世者。一二表其清操，三四傷其見棄，五

六見廊廟非分，七八言林麓堪依。「軟弱强扶持」，包許多小心謹畏、堅忍寧耐意。《杜臆》：節苦，則人不能親。地卑，則人不相信。剪伐無辭，何等謙厚。結根在玆，欲全晚節也。幽人屋，亦自寓，有欲與偕隱之志。

㈠鮑照詩：青冥搖烟樹。

㈡劉琨詩：咨余軟弱，弗克負荷。周王褒詩：軟弱自芬芳。

㈢《莊子》：夏蟲不可語冰。

㈣劉孝綽詩：復值懷春鳥。

㈤庾信《新樂表》：軒墀弘敞。軒墀乃富貴家廳事。

㈥《詩》：勿翦勿伐。

㈦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王嗣奭曰：前章「不自守」，言遭時之窮。此章「亦自守」，見保身之哲。讀二詩，知公去就之間善於審處也。

鍾惺曰：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馬》、《病馬》、《鸂鶒》、《孤雁》、《促織》、《螢火》、《歸燕》、《歸雁》、《鸚鵡》、《白小》、《猿》、《雞》、《麑》諸詩，於諸物有讚羨者，有悲憫者，有痛惜者，有懷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勸戒者，有計議者，有用我語詰問者，有代彼語對答者，蠢者靈，細者巨，恒者奇，嘿者辯，詠物至此，神佛聖賢帝王豪傑具此，難着手矣。

杜詩詳註卷之八

除架

架，瓜架也。此亦秦州秋深作。

束薪已零落㈠，瓠胡故切葉轉一作卷蕭一云相疏㈡。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㈢。寒事今牢落㈣，人生亦有初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㈥。此見除架而有感也。上四記事，下四寓言。花開瓠結，除蔓何辭，有功成身退之義。秋蟲猶在，暮雀已離，有倏忽聚散之悲。寒事已落，人生亦然，有始盛終衰之慨。

㈠束薪，所以搆架者。《詩》：不流束薪。曹子建詩：零落歸山丘。

㈡《詩》：甘瓠纍之。《杜臆》：瓠與瓜有別，瓜乃總名，瓠是開白花者。謝惠連詩：蕭疏野趣生。

㈢《黃臺瓜詞》：摘絶抱蔓歸。

㈣江總詩：虛簷靜暮雀。

㈤陸倕詩：江關寒事早。蔡邕《瞽師賦》：時牢落以失次。

㈥《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截用含蓄。

唐人工於寫景，杜詩工於摹意。「寧辭青蔓除」，能代物揣分，「豈敢惜凋殘」，能代物安命，不獨《麂》《燕》詩善訴哀

情也。

廢畦

依舊次在秦州詩内。

秋蔬擁霜露㈠，豈敢惜凋殘㈡。暮景數枝葉㈢，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㈣，悲君白玉盤㈤。此對廢畦而誌慨也。六句一氣説下。蔬經霜露而凋，但存殘葉數枝耳，況又寒風吹落，勢必綠盡香闌矣。回思春意如昨，不復登君之玉盤，所以可悲。末二，追説從前，意帶寓言。秋蔬寫意，蔬蓋不自惜而轉爲人悲矣。此又一説。或曰：《毛詩》「風其吹汝」，指箋言，故蔬可稱汝。黄生謂此詩首尾俱代無此君」，指竹言，故蔬可稱君。按：一詩中稱汝、稱君，名號迭換，恐亦未安。據公詩「登君白玉堂」，乃指君王。

㈠沈約詩：草根積霜露。

㈡劉琨詩序：親友凋殘。

㈢數枝二字略讀，與吹汝相對。

㈣何遜詩：念別猶如昨。

㈤唐制：立春，以白玉盤盛細生菜，頒賜群臣。古詩：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黄生曰：此蔬即生菜，杜詩「春盤生菜」可證。生菜即韭菜，歐陽公《歸田録》可證。又云風霜曰纏，日月曰夾，霜露曰擁，常字新用，出人意外。

夕烽

秦州詩。言西征烽火，言鼓角邊郡，言城上胡笳，言候火懸軍，皆憂吐蕃之亂。此望西方夕烽也。

夕烽來不近一作止，每日報平安㈠。一云：夕烽明照灼，了了報平安。塞上傳光一作聲小㈡，雲邊落一云數點殘㈢。照秦通警急㈣，過隴自艱難㈤。一云：燄銷仍再滅，烟迥不勝寒。聞道去聲蓬萊殿，千門立馬看。一云：恐照蓬萊殿，城中幾道看。此秦州而望夕烽也。平安、警急四字，爲一詩之眼。上四，喜邊方無事。下四，憂邊警猝來。蓬萊立馬，西看烽烟也。隴山在長安之西，秦州在隴山之西，吐蕃又在秦州之西，詩云「來不近」，起於塞外也。自塞上而秦隴，自秦隴而蓬萊，皆從西說向東，層次甚清。

㈠朱注：《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爲差焉，近畿封二百七十所。按唐鎮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禄山事跡》：潼關失守，是夕平安火不至，帝懼焉。

㈡蔡琰曲：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雲邊不可尋。

㈢鮑照詩：雲邊防警急。曹植詩：邊城多警急。

㈣《漢書》：備邊防警急，失報有罪，誤報有罪，故曰過隴艱難。

㈤《杜臆》：失報有罪，誤報有罪，故曰過隴艱難。

秋笛

公在秦州，與吐蕃爲隣，故時聞羌笛。一云吹笛。

清商欲盡奏㈠，奏苦血霑衣㈡。他日傷心極㈢，征人白骨歸㈣。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㈤。不見秋雲動㈥，悲風稍稍飛㈦。此塞上聞笛，有感征人而發也。奏苦、聲微四字，乃上下眼目。奏苦，謂商音悽慘，動人哀思，故想到征人白骨，不禁傷心而泣血也。聲微，謂笛韻悠揚，不起愁怨。秋雲動而風稍飛，摹寫微聲所感之象如此。《杜臆》：起似尾後餘意，而用作起句，語突而意倍慘。商音屬秋，主於肅殺。秋雲悲風，對秋景而形容之也。

㈠《三禮圖》：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商絃最清而獨悲。宋玉《笛賦》：吹清商，發流徵。

㈡蔡琰詩：長笛聲奏苦。　徐淑詩：淚下兮霑衣。

㈢《杜臆》：他日，指昔日。　應瑒詩：感物傷心。

㈣魏文帝詩：征人伐金鼓。　晉劉琨表：白骨橫野。

㈤《搜神記》：發聲而泣。

㈥不見，猶云獨不見。　《韓非子》：師曠奏清徵，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　庾信詩：秋雲低晚氣。

㈦甄后詩：邊地多悲風。　魏文帝樂府：稍稍日零落。

日暮

鶴注：詩云羌胡，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日暮一作落風亦起，城頭烏一作鳥，蔡定作烏尾訛㈠。黃雲高未動㈡，白水已揚波㈢。羌婦語還笑《杜臆》作笑，舊作哭㈣，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一作上，一作換駿馬㈤，夜出擁雕一作影戈㈥。此咏邊城日暮也。上四日暮之景，下四日暮之事。《杜臆》：日落風起，雲屯波撼，此虜將入寇之象，故羌婦笑而胡兒歌。羌胡，蓋降夷也。邊將擁戈夜出，其惶急可知矣。

㈠《後漢·五行志》：桓帝時，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詩傳》：訛，動也。

㈡《春秋運斗樞》：黃雲四合，女訛驚邦。《淮南子》：上爲黃雲，下爲黃埃。

㈢劉楨詩：方塘含白水。《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

㈣《杜臆》：前《寓目》詩云「羌女輕烽燧」，此當作「語還笑」無疑。若作「哭」，於下句「歌」字不符。

㈤《淮南子》：將軍不敢騎白馬。注：恐爲見者所識也。

㈥《晉語》：韓簡挑戰，穆公横琱戈，出見使者。

野望

鶴注：詩云遠水孤城，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陰鏗詩：王城野望通。

清秋望不極㈠，迢遞起層陰㈡。遠水兼天淨㈢，孤城隱霧深㈣。葉稀風更落㈤，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㈥，昏鴉鴉同已滿林㈦。此邊秋野望而作也。通首俱望中所見者：水空天淨，一望清曠；城隱霧

中，再望迷離；枝枯葉脫，三望蕭疏；山高日落，四望沉冥。又見此時日暮鳥還，昏鴉滿樹，而鶴歸何晚耶。孤飛寡侶，良可歎矣。望不極，不能極遠也，緊照下句説，非一望無極之謂。詩以迢遞層陰作眼，中四皆層陰中所望者。顧注作一明一晦説，甚確。但末二不當仍分明晦，蓋日落鳥歸而致慨乃羇棲自況之意。趙汸注：遠水孤城，先遠後近，葉稀山迥，先近後遠。唐汝詢曰：杜公下字，善於用虛，如《晚出左掖》篇融濕、去低，此篇兼淨、隱深，俱沉細可想。

㈠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梁武帝詩：長洲望不極。

㈡謝瞻詩：迢遞封畿外。注：遠貌。《水經注》：迢遞相望。　陸仲詩：層巒起層陰。

㈢薛道衡詩：遠水舟如葉。

㈣楊素詩：孤城絶四隣。

㈤庾成師詩：已見秋葉稀。

㈥何遜詩：獨鶴凌空逝。　班婕妤《擣素賦》：哀離鶴之歸晚。

㈦何遜詩：昏鴉接翅飛。　舊以鶴喻君子，鴉喻小人，於詩意不合。

空囊

鶴注：詩言「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正史所謂在秦州拾橡栗以自給者，當是乾元二年作。

翠柏苦猶食㈠，明一作晨霞高一作朝可餐㈡。世人共鹵莽㈢，吾道屬音竹艱難㈣。不爨井晨凍㈤，無衣牀夜寒㈥。囊空恐羞澀㈦，留得一錢看平聲㈧。

空囊，見安貧之意。首二，作感慨無聊語。三四，空囊之故。五六，空囊之狀。末作諧戲語以自解。柏苦，猶堪食乎？霞高，尚可餐乎？即《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意。　吳論：世人貴苟得，多鹵莽而獲。吾道守困窮，故值此艱難也。五六，正寫艱難意。《杜臆》：看，乃看守之看。

㈠《水經注》：翠柏蔭峯。《列仙傳》：赤松子好食柏實，齒落更生。又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

㈡《楚辭》：漱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隋煬帝《江南曲》：明苞天外剪明霞。

㈢《西京雜記》：世人皆以爲然。《莊子》：爲政焉弗鹵莽。楊慎曰：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謂鹵莽之耕。

㈣《史記》：孔子曰：「吾道非耶。」《江總集》：百王既季，運屬艱難。

㈤應璩《與曹長思書》：樵蘇不爨。井晨凍，隔宿之冰在井欄也。若井泉在地，雖嚴冬不凍。梁簡文帝啓：寒井猶冰。

㈥夜卧無衣，則無衾可知矣。何遜詩：故鄉千餘里，玆夕寒無衣。　隋煬帝詩：風聲淒夜寒。

㈦《史記》：如錐之處囊中。　梁武帝《書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澀。

㈧《史記·司馬相如傳》：不分一錢。　趙壹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病馬

鶴注：詩云「天寒關塞深」，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㈠。　塵中老盡力㈡，歲晚病傷心㈢。　毛骨豈殊衆㈣，馴良猶至今㈤。　物微意不淺㈥，感動一沉吟㈦。　病馬，見愛物之心。上四致病之由，下四病後傷感。塵中句，承乘久。歲晚句，承天寒。毛骨不殊，物亦微矣。馴良猶在，意不淺也。感動沉吟，結下截而并結通章。　或以傷心屬馬，非也。盡其力

者由人，則見病傷心者亦當屬人。或以意不淺指人，亦非也。惟馬有戀人之意，故人對之而不勝感動。

㈠孫萬壽詩：天寒關路長。　庾信詩：久弊風塵俗，殊勞關塞衣。

㈡《說苑》：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問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爲也。」命束帛贖之。

㈢《越國語》：今歲晚矣。　應瑒詩：感物傷心。

㈣《杜臆》：毛骨二句，乃不稱力而稱德之意。　《相馬經》：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

後魏盧元明《鼠賦》：毛骨莫充於玩賞。

㈤《淮南子》：馬先馴而後求良。　《水經注》：性馴良而易附。

㈥王粲詩：雖物微而命輕。

㈦曹植詩：乖人易感動。　《竇武傳》：故且沉吟。

申涵光曰：杜公每遇廢棄之物，便說得性情相關，如《病馬》《除架》是也。

蕃劍

鶴注依梁氏編在乾元二年，以詩有風塵未息句，時史思明猶在也。

致一作至此自僻遠㈠，又非珠玉裝㈡。如何有奇怪㈢，每夜吐光芒㈣。虎氣必騰上上聲。一作趠㈤，龍身寧久藏㈥。　蕃劍，不忘用世也。上二敍劍，三四作問辭，五六作答語。風塵苦未息㈦，持汝奉明王㈧。　末言神奇之物，可以救時，乃開拓一意。　龍虎騰躍，所以光怪莫掩。　顧注：劍可靖亂，惜時無知者，豐城獄底，秦州旅

次，同一感慨。

㈠《秦國策》：夫秦國僻遠。

㈡《西京雜記》：高帝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魏文帝書：僕有劍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

㈢《漢書》：公孫獲曰：「非有奇怪，以難待也。」《魯靈光殿賦》：雜物奇怪。

㈣張正見詩：學劍動星芒。《漢書音義》：星光曰芒。劉孝儀《上東宮啓》：劍匿光芒，璧碎符采。

㈤《吳越春秋》：闔閭死，葬以扁諸之劍，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其上，號曰虎丘。

㈥雷次宗《豫章記》：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華問雷孔章，孔章言寶物之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獄得二劍，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後，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見二龍相隨逝焉。《拾遺記》：顓頊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又殷芸《小說》載《世說》云：王子喬墓，在京茂陵國，亂時有人盜發之，惟有一劍懸在空中。欲取之，劍便作龍鳴虎吼，俄而飛上天。

㈦《東觀漢記》：祭肜爲遼東太守，野無風塵。

㈧《記》：明王不作，天下孰能宗予。駱賓王詩：持此報明君。

王嗣奭曰：此詩似爲以貌取人者發，故言不煩裝飾，而有奇自見。即戡亂濟時，亦非若人不可。

律詩起句，五字皆仄聲，此及下章，乃間用古句耳。以結語深致意焉。

銅瓶

鶴注：此當與蕃劍同時之作。　銅瓶，汲水器。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㈠。銅瓶未失水㈡，百丈有哀音㈢。側想美人意㈣，應平聲悲一作非寒甃沉㈤。蛟龍半缺落㈥，猶得折黃金㈦。　銅瓶，有感興廢也。首二另提，中四應時清，末二應亂後。　當時有從故宮廢井中拾得銅瓶者，故從亂後追思其盛。此瓶未經失水，則繫以長綆，而轆轤有聲。及其沉沒水中，想汲井宮人，應對寒甃而傷悲矣。今者瓶上蛟龍，半已脫落，猶足准折黃金，蓋以舊宮古物，人知珍重之也。　哀音，連百丈言，不指滴瀝之聲。　寒甃沉，謂銅瓶沉溺，不指井穴深沉。　黃生曰：瓶涉美人之手，今乃落于民間，世事豈復堪言。此詩感物傷時，可當沉鬱頓挫四字。　突起一句，隨手撇開，至結尾方挽合，乃古文遥呼徐應之法。

㈠張九齡詩：爾實在時清。《漢・禮樂志》：眺瑤堂。《顏注》：以瑤飾堂。瑤殿，即此義也。

㈡庾信詩：銅瓶素絲綆。　董威輦詩：忽焉失水。

㈢《杜臆》：蜀中牽船竹綆曰百丈，此借以名汲水之綆。　鮑照詩：百丈不及泉。　陸機詩：哀音附靈波。

㈣又詩：側想瑤池宴。《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

㈤《易》：井甃无咎。

㈥戴延之《西征記》：太極殿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　師尹曰：蛟龍，瓶上刻鑄者。

㈦楊慎云：折，當也。

唐汝詢曰：唐人詩有先後可參證者，張籍《楚妃怨》：「梧桐落葉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

瓶秋水冷。」讀籍詩，杜義自明。

《隨筆》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瓶而作。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反覆敍述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全在時清瑤殿句，追想宮中情景，便覺如許生動，他人畢一生摹寫，不能到也。

今按：中四句，言瑤殿之內宮人汲水也。應悲寒甃沉，承百丈有哀音。惟井水深沉，故須長綆下汲，而美人生悲。悲字，形容其手柔力怯耳。若云悲銅瓶之沉沒，文氣太促。此瓶失水，應補在蛟龍缺落之上，乃詩家藏針暗渡之法。

按：洪仲云：杜五律詩，凡二句開者，七必闔，於此可證矣。

送遠

鶴注：此當是乾元二年去秦州時所作。詩云「帶甲滿天地」，乃指史思明之亂。又云「歲月晚」「霜雪清」，見其爲冬日也。《秦州》詩云「孤城山谷間」，此云「鞍馬去孤城」，故知爲秦州作矣。

帶甲滿天地㈠，胡爲君遠行㈡。親朋盡一哭㈢，鞍馬去孤城㈣。草木歲月晚㈤，關河霜雪清㈥。別離已昨日㈦，因見古人情㈧。

今朝憶別之情。甲兵滿世，胡爲遠行，憐而問之也。親朋皆哭，生離而有死別之憂。五六，寫出既去後，中途憔悴之苦。因思《古別離》有「送君如昨日」者，知今古有同悲也。

㈠《戰國策》：帶甲百萬。

㈡古詩：忽如遠行客。

㈢《謝安傳》：親朋畢集。

㊃阮籍詩：鞍馬去遠遊。《吳志》：呂蒙曰：「郝子太保孤城之守。」

㊄《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古詩：歲月忽已晚。

㊅《後漢・鄧禹傳》：關河響動。陶潛詩：關河不可踰。

㊆《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江淹《古別離》：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杜臆》：昨日，猶云前日。

㊇石崇《思歸引序》：倘古人之情，有同於今。任昉詩：猶我故人情。

黃生曰：平時別離，已足悲傷，況逢世亂，倍增慘愴。起二語，寫得萬難分手，接聯更作一幅關河送別圖，頓覺班馬悲鳴，風雲變色，使人設身其地，亦自慘然銷魂矣。又曰：題是《送遠》，即《古別離》而變其名耳，因借江淹詩作案，所謂古人情者，即《古別離》之情也。

洪仲曰：杜七律謂「古往今來皆涕淚」，足與結語相參證。

單復《杜律》刻本，末句刊作「因見故人情」，亦有意義。蓋此詩上四，已盡送遠之意，下則代遠行者作回答之詞，言當此歲暮天寒，關河慘淡如此，當亦回首親朋曰：別離已成昨日，因想見故人哭別之情也。

送人從軍

鶴注：弱水、陽關，皆屬隴右道，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　原注：時有吐蕃之役。　王粲詩：從軍有苦樂。

弱水應平聲無地㊀，陽關已近天㊁。今君度砂磧㊂，累上聲月斷人烟㊃。好去聲武寧論平聲命㊄，封侯不計年㊅。馬寒防失道㊆，雪沒錦鞍韉㊇。上四，極言遠行之苦。五六，代述其意。七八，作丁寧語。

寫景敍情，惻怛人人。

曰：無地，謂地盡處。近天，謂天邊頭。此行不但封侯難冀，亦且裹革可虞。但以馬寒雪盛爲詞，極慘澹事，偏作濃麗語，此風人善于立言。

㈠《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張掖縣。《寰宇記》：弱水，東自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北二十三里。錢箋：刪丹，漢舊縣，屬張掖郡。王少《頭陀寺碑》：飛閣透迤，下臨無地。

㈡《元和郡縣志》：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以居玉門之南，故曰陽關，本漢置也，謂之南道，西趨鄯善、莎車。玉門故關，在縣西北百八十里，謂之北道，西趨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户也。孟康曰：二關皆在燉煌西界。《漢·西域傳》：陘以玉門、陽關。岑參詩：走馬西來欲到天。即近天之意。

㈢鶴注：沙磧，謂流沙、磧石，自是兩地名。《禹貢》：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西州有礌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錢箋：《北邊備對》：趙信降匈奴，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言沙積廣漠，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

㈣曹植詩：千里無人烟。

㈤《漢書》：顏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

㈥《後書》：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計定年數。

㈦《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還，走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

㈧《晉·張方傳》：割流蘇武帳，以爲馬帔。或作韉，馬鞁具也。梁簡文詩：寶馬錦鞍韉。

送遠　送人從軍

示姪佐 原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鶴注：詩云「多病秋風落」，當是乾元二年九月作，蓋十月公已入同谷矣。《杜臆》：秦州詩中，極言東柯之勝，此詩原注謂佐在東柯谷，豈此時公暫寓栗亭耶？但相去不遠，故後詩有「人到鳥應棲」之句。《世系表》：佐，是襲陽房殿中侍御史暐之子。《舊唐書》：杜佐終大理正。

多病秋風落㈠，君來慰眼前㈡。自聞茅屋趣㈢，只想竹林眠㈣。滿谷山雲起㈤，侵籬澗水懸㈥。嗣一作阮宗諸子姪㈦，早覺仲容賢㈧。此喜佐來，而作詩以嘉之。首尾敍情，中四摹景。《杜臆》：山雲澗水，即所聞茅屋趣也，因此想竹林之眠，猶二阮之把臂入林耳。

㈠師氏注：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

㈡謝靈運詩：浮歡昧眼前。

㈢潘岳《秋興賦》：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㈣《嵇康傳》：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何遜詩：空想竹林遊。

㈤陳後主詩：山雲遥似帶。

㈥顏注：澗水自高流下，故曰懸。

㈦《世説》：謝太傅謂子姪。

㈧《晉書》：阮咸，字仲容，籍之姪。

佐還山後寄三首

還山，還東柯谷也。

山晚黃一作浮雲合㊀，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一作村黑鳥應平聲棲。樹木低㊁。舊諳疏懶叔㊂，須汝故相攜。首章，贈佐還山。上四寫暮景，下四念山居。《杜臆》：佐所居，以山雲澗水爲勝，故三詩兩及之。須汝相攜，欲與偕隱也。

㊀塞雲多黃，故公詩云「黃雲高未動」，又云「山晚黃雲合」。梁簡文帝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

㊁陶潛詩：茅茨已就治。

㊂應璩詩：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㊃嵇康《絶交書》：性復疏懶。

其二

白露黃粱熟㊀，分張素有期㊁。已應平聲春得細㊂，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一作甘菊㊃，香宜配緑一作紫葵㊄。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次章，望佐寄米也。八句皆敍事，上半嫌其寄遲，下乃促其速致。《杜臆》：素有期，謂粱熟則分餉，舊有此例。菊、葵，皆秋時物産，故以相比。他日，言平時。米精則飯滑。

㊀《月令》：季秋之月，白露降，農乃登穀，是黃粱熟於秋候也。樂府：石上慊慊春黃粱。蘇恭《本草》：黃粱，出蜀漢商浙間，香美勝於諸粱，人謂竹根黃。

㈡鍾會檄：分張守備。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高僧傳》：道安爲朱序所拘，乃分張徒衆。王羲之帖：秋當解褐，行復分張。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李白詩：不忍雲間兩分張。朱注：分張，分別之時。

㈢《淮南子》：量粟而春。吳注：古樂府：石上慊慊春黃粱。

㈣《本草》：菊，一名金蘬。《月令》：孟秋之月，鞠有黃華。

㈤《詩》：七月烹葵及菽。《閒居賦》：綠葵含露。錢箋：《顏氏家訓》：蔡郎者諱純，遂專呼蓴爲露葵。《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

其三

幾道泉澆圃㈠，交橫落幔一作蔓，一作幔落坡㈡。蔵蕤秋葉少一作小，一作菜色少㈢，隱映野雲多㈣。

隔沼連香芰㈤，通林帶女蘿㈥。甚聞霜薤下戒切白㈦，重平聲惠一作薦意如何。三章，章四句。承聖中，有士人流泉注坡，藉以灌蔬，故菜葉映雲而增綠。且芰蘿之間，雜栽霜薤，故又索其重寄也。芰連各沼，蘿帶一林，二句點圃中景物，然只輕帶以起霜薤，詩當會意解，方見融貫。重惠，承黃梁説。

㈠《杜臆》：澆圃之泉，即前侵籬之水。舊説謂泉水交橫而落坡，其坡上青翠如幔。汪瑗、顧宸皆云：泉澆圃，幔落坡，乃平對之詞。設幔於坡，以防鳥雀，是爲瓜果而設者，交橫乃坡上幔影，此另一説。庾信詩：滴瀝泉澆路。浮影交橫。江總詩：曲澗停驂響，交枝落幔陰。

㈡《舞鶴賦》：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蔵蕤。鮑照詩：蔵蕤被園藿。注：蔵蕤，委頓也。王融詩：秋葉少欣榮。王粲詩：暴雨過時盛貌，一作盛貌，一作衰貌。司馬相如《封禪書》：紛綸蔵蕤。

㊃盧思道詩：可憐疏復密，隱映當窗人。

㊄《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謂之水粟。

㊅范雲詩：通林鳥聲嬌。《詩》：蔦與女蘿，施於松柏。舊注：女蘿，松蘿也。

㊆《閒居賦》：白薤負霜。《唐本草》：薤是韭類，有赤白二種，白者補而美。《圖經本草》：薤，春秋分時，至冬葉枯。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此詩梁氏編在大曆二年夔州詩內，黃鶴謂詩有南州路句，當在西北所作，屬在秦州詩內。《廣志》：猴，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人說南州路㊀，山猿誤作猿，當是猴樹樹懸㊁。舉家聞若咳山谷作咳，苦革切。舊作駭，一作共愛㊂，爲去聲寄小如拳㊃。預哂愁胡面㊄，初一作何調見馬鞭㊅。許求聰慧一作惠者，童稚捧應平聲癲㊆。

四句分截，上是從人覓，下是許見寄。詩寫胡孫，於其形聲情狀，亦頗詳悉，但意義短淺，恐屬率爾之作，故邵寶疑其可刪。

㊀顧注：兩粵爲南州路。江淹詩：南州饒奇怪。

㊁庾僧淵詩：猿掛入檐枝。掛，卽懸樹。

㊂《山谷別集》：駭，當作咳。禺屬猿猴，喜怒飲食常作咳。今按：咳，丘蓋切。喀，乞格切。皆效聲也。《新序》：袁族目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蔣之翹曰：猿與沐猴相類，其性仁，不貪食，多群，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喜啼。王孫，猴也，狀似愁胡，兩手足如人，其聲嗝嗝若咳，其性躁，見物輒鬬，好殘毀器物。

㊃《崇安志》：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

㊄愁胡，注見首卷。

㊅《齊民要術》：常繫獼猴於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舊注：胡孫能警馬。畜馬者，夜則令胡孫警馬背。張遠注：《五張寺碑》：身雖繫馬，心避騰猿。注引《維摩經》：難化之人，譬如象馬，憧惕不調，加諸苦毒，乃可調伏。

注：庾信《五張寺碑》：身雖繫馬，心避騰猿。注引《維摩經》：難化之人，譬如象馬，憧惕不調，加諸苦毒，乃可調伏。

釋曰：馬有五種：第一，見鞭影即調伏；第二，得鞭乃伏。

㊆《急就篇注》：顛，一作癲。

吳曾《漫錄》云：題是胡孫，而詩以山猿爲詞，何也？猴雖猿屬，性大不同，觀柳州《憎王孫文》可見。韓子蒼有《小胡孫》詩云：「直疑少陵覓，未解柳州憎。」

秋日阮一作陳隱居致薤三十束原注：隱居，名昉，秦州人。

隱者柴一作荆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㊀，不待致書求㊁。束比青芻色㊂，圓齊玉筯頭㊃。衰年關鬲冷，味暖併一作腹，一作復無憂㊄。

㊀《詩》：子之茅茨，不翦不拔。

㊁前從姪佐索薤，此不索而自致也。

㊂《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㊃玉筯頭，言薤根之白。劉孝威詩：誰憐雙玉筯。

㊄顧注：玉筯，薤性温補，仙方及服食家皆須之。張遠注：前四隱居致薤，五六言其形色，七八言其氣味。

㊅《本草》：陶隱居曰：薤不盈傾筐。

秦州見敕一作除目薛三璩吳作璩，一作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平聲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鶴注：詩云「秋風動關塞」，當是乾元二年秋作。　敕目，除官目次也。　又曰：司議郎，貞觀十八年方置，以比給事中。　監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　武德初方置，貞觀二十二年加二人。　《唐書》：東宮官屬，有司議郎四人，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　《舊書・酷吏傳》：肅宗時，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尋流黔中。

大雅何寥濶一作廓㈠，斯人尚典型㈡。　交期余潦倒㈢，材力爾精靈㈣。　二子聲一作陞同日，諸生困一經㈤。　文章開突正作突，烏弔切奧一云隩㈥，遷擢潤朝音潮廷。　舊好何由展㈦，新詩更憶聽平聲㈧。　別來頭併白㈨，相見眼終青㈩。　首段，賓主並提。　大雅四句，推兩公爲文章之伯。　二子四句，承上「交期余潦倒」，身衰而望其垂注也。

㈠《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爲群。

㈡嵇康詩：何時見斯人。　《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㈢《絶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

㈣傅毅《舞賦》：繹精靈之所束。

㈤並除官，故云同日。公罷職，故比諸生。　褚少孫《年表》：豈可同日而語之哉。　《後漢・班超傳》：布衣諸生耳。　江

淹詩：豎儒困一經。

㈥《荀子》：奧突之間，枕簟之上。突奧，深邃之意。《爾雅》：室西南隅謂奧，室東南隅謂突。

㈦孔融詩：當收舊好。

㈧張華詩：良朋貽新詩。

㈨古詩：相看俱白頭。

㈩阮籍見佳客，則爲青眼。

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一作心不寧。栖遑分半菽㈠，浩蕩逐流萍㈡。俗態猶猜忌一作忍㈢，妖一作祆氛忽一作遂杳冥㈣。獨慚投漢閣㈤，俱一作但議哭秦庭㈥。還蜀祇無補一作益㈦，因梁亦固扃㈧。華夷相混合㈨，宇宙一羶腥。此申彼此舊交，及遭逢亂離之故。半菽，頂「貧皆甚」。流萍，頂「歲不寧」。猜忌，指李林甫。妖氛，指安祿山。投閣，身陷賊中。哭秦，乞師回紇。還蜀，不得扈從上皇也。因梁，朝官被繫洛陽也。渾合、羶腥，陷長安，擾中原也。

㈠《漢書・項羽傳》：歲饑人貧，卒食半菽。注：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廣絶交論》：莫肯費其半菽。

㈡宋何偃詩：流萍依清源。

㈢沈佺期詩：俗態豈恒堅。

㈣妖氛，注見五卷。

㈤《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

㈥《左傳》：吳人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㈦《蜀志》：黃權降魏，魏主問之，對曰：「臣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

㈧《漢書》：梁孝王下鄒陽獄，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

㈨《晉書》：劉琨《勸進書》：華夷之情允協。

帝力收三統㈠，天威總四溟㈡。舊都俄望幸㈢，清廟肅惟馨㈣。雜種上聲雖一作難高壘一作壁㈤，長驅甚建瓴㈥。焚香淑景殿㈦，漲水望雲亭㈧。法駕初還日㈨，羣公若會音怪星㈩。宮臣仍點染㈠，柱史正零丁㈡。此記肅宗收京，及二子遷官之事。收三統，曆數在唐。總四溟，令行海內。乾元元年一月，帝還西京，是舊都望幸也。乾元二年四月，朝享太廟，是清廟惟馨也。雜種，謂慶緒、思明之徒。長驅，謂既復東京，又圍相州也。焚香，待帝回宮。漲水，俟帝遊宴。朝廷初復，官署缺材，寥寥如會星也。宮臣，謂薛授司議。柱史，謂畢除監察。

㈠《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漢·藝文志》：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趙曰：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

㈡《書》：誕將天威。陰鏗詩：四溟飛旦雨。

㈢《楚辭》：顧念兮舊都。相如《封禪文》：太山梁父，設壇望幸。蔡邕《獨斷》：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爲僥倖，故曰幸。

㈣《詩》：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㈤《漢書》：羌胡雜種，類不一也。《史記·韓信傳》：李左車曰：「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

㈥樂毅書：長驅至國。《漢·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若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㈦《長安志》：西內安仁殿後，有綵絲院，院西有淑景殿。

秦州見較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

㈧夢弼曰：望雲亭，亦在西內。

㈨徐陵詩：橫橋象天漢，法駕應坤圖。

㈩《詩》：會弁如星。《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狀似星也。

(二)《晉書・鄭默傳》：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後漢崔瑗草書體，或駐點染，狀似連珠。

(三)《史記》：老子爲柱下史。樂府《滿歌行》：零丁荼毒，愁懣難支。

朝音潮回歎一作欲聚螢㈡。喚人看平聲騶褭㈢，不嫁惜娉婷㈣。掘獄一作劍知埋劍一作獄㈤，漁父忌偏醒㈥。旅泊窮清渭㈦，長吟望濁涇㈧。

此自述索居之況。棲鳳，拾遺入朝。聚螢，邸舍荒涼。喚人二句，一開一闔，雖望人顧盼，而自惜廉隅，此借良馬佳人爲喻也。埋獄，傷沉淪已久。發硎，幸見用方新。共飽，譏衆人素餐。獨醒，慨直言見斥。清渭，羈迹秦州。濁涇，回念長安也。

㈠康駢《劇談録》：含元殿左右，立棲鳳、翔鸞兩閣，龍尾道出於閣前。

㈡《漢・靈帝紀》：夜步逐流螢，還至洛陽。

㈢《子虛賦》：胃騶褭，射封豕。郭璞曰：騶褭，神馬日行千里。

㈣《前漢・蒯通傳》：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古樂府《烏夜啼》：歌舞諸年少，娉婷無種則。辛延年詩：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㈤豐城埋劍，注見本卷。

㈥《莊子》：提刀而立，如新發於硎。

㈦《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㈧《楚辭·漁父篇》：原曰：「衆人皆醉吾獨醒。」漁父曰：「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

㈨梁元帝詩：旅泊依村樹。《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㈩應瑒詩：永思長吟。

羽書還似急㈠，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㈡，戎生及近坰。忠臣詞憤激㈢，烈士涕飄零㈣。上一云小將去聲盈邊鄙㈤，元勳溢鼎銘㈥。仰思調玉燭㈦，誰定握青萍㈧。此又歎鄴城之潰。羽書仍急，烽火未停，邊報絡繹也。師老，頓兵已久。戎生，思明復熾。憤激涕零，爲宦官監兵，王師喪敗也。上將元勳，見功臣可仗。欲調玉燭，青萍誰屬，言當專任李郭，以致太平。

㈠陸賈《楚漢春秋》：黥布反，羽書至。

㈡《左傳》：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㈢應璩詩：忠臣不違命。張華詩：壯士懷憤激。

㈣曹操詩：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㈤《史記·高帝紀》：以宋義爲上將。《吳越春秋》：犯吳之邊鄙。

㈥梁簡文帝詩：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勳。陳琳詩：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

㈦《爾雅》：四時調，謂之玉燭。注：道光照也。束晳詩：玉燭陽明，顯獻翼翼。

㈧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注：劍名也。

隴俗輕鸚鵡㈠，原情類鵷鴻㈡。秋風動關塞㈢，高卧想儀形一作刑，與典型重出㈣。末段，自感遠

遊，而有懷二子也。　輕鸂鶒，不爲世重。類鸛鴒，望切故交。秋風記時，儀形思友也。　此章前三段各十二句，中二段各十句，末段四句收。

㈠《鸂鶒賦》：命虞人於隴坻，閉以彫籠，剪其羽翅。

㈡《詩》：鸛鴒在原，兄弟急難。鄭箋：鸛鴒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原情，在原之情，或引梁武帝書「原情察答」，非也。

㈢關塞，注別見。

㈣《世説》：東海王曰：「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

楊慎曰：杜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陳後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敷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不可輕於從仕，猶女不可輕於許人。著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未深，不出以全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一出而身名俱敗者，劉歆、荀彧是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去聲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丁丈切史參三十韻

原注：時患瘧病。

《唐書》：彭州濛陽郡，屬劍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虢州弘農郡，屬河南道，義寧元年析隋弘農郡置。洙注：彭州，今成都府彭縣。虢州，今河南府盧氏縣。朱注：新舊兩史皆云：高先刺蜀，後刺彭。唯黃鶴作先彭而後蜀。今按此詩云秋來興長，又云隴草洮雲，明是乾元二年秋在秦州作。最後公在潭州《追酬高蜀州人日詩

序云：「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則知高刺蜀州在後矣。今以兩詩互證，二史之誤顯然。鶴注：史云：乾元二年五月，貶李峴爲蜀州刺史。柳芳《歷》亦云：適乾元初刺彭，上元初牧蜀。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其末云「公頃自彭遷蜀」，皆與杜詩合。史誤其先後耳。錢箋：適《謝上彭州刺史表》云：「前年持節將楚兵，去年留司在東京。今年復拜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門劍門蜀山裏。」則適之刺彭，在乾元元年，歲月皆可考。《岑參集·佐郡思舊遊詩序》云：已亥春三月，參自補闕轉起居舍人，夏四月，署虢州長史。則岑之黜官，正乾元二年之夏，公詩作於是秋也。

故一作古人何寂寞㈠，今我獨淒涼㈡。老去才雖一作難盡㈢，秋來興去聲甚長㈣。海內知名士㈤，雲端各異方㈥。首領全局。故人何嘗寂寞乎，今我淒涼耳。物情尤可見㈤，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㈥，雲端各異方㈦。首領全局。故人何嘗寂寞乎，今我獨見淒涼耳，二句賓主並提。才盡而興猶長，欲遣淒涼也。詞客而處遠方，念及故人也。六句分承上文。

㈠張載《敍行賦》：嗟寂寞而愁予。

㈡庾信詩：淒涼多怨情。

㈢陸機詩：但爲老去年遒。《南史》：江淹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

㈣潘岳有《秋興賦》。

㈤物情可見，謂聚散不常。鮑照詩：物情乖喜歡。

㈥魚氏《典略》：陳宮，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

㈦比二公於雲端，則知其不寂寞矣。枚乘樂府：美人在雲端。曹植詩：離別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㈠，沈鮑得同樊作周行户郎切㈡。意愜關飛動㈢，篇終接混茫㈣。舉天悲富駱㈤，近代惜盧王㈥。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㈦。諸侯非棄擲㈧，半刺已翱翔㈨。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信一作使將㈩。此應「故人何寂寞」。上四，言二子詩才，可追往古詞人。次四，言二子境遇，猶勝近世詩人。

諸侯，點使君。半刺，點長史。詩好二句，惜遠別也。用意愜當，則機神飛動，此詩思之妙。篇勢將終，而元氣混茫，此詩力之厚。二句極推高岑，實少陵自道也。

㈠湛方生《遊園詠》：任緩步以升降。此言才若高岑，縱舒自如也。

㈡沈鮑，謂沈約、鮑照。《詩》：攜手同行。

㈢《文心雕龍》：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

㈣《莊子·繕性》篇：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㈤《唐書》：富嘉謨，武功人，舉進士。文章本經術，人爭慕之。中興初，官監察御史卒。又：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除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舉兵，署爲府屬，後亡命不知所之。

㈥又：盧照隣，范陽人，爲鄧王典籤，王重其文，待以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自沉潁水死。又：王勃，龍門人，六歲善文辭。補虢州參軍，除名，渡海溺水，悸而卒。鮑照詩：回首眷前賢。

㈦言四子有才無命，今爾官既達，益嘆前賢可傷矣。

㈧杜氏《通典》：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即古諸侯。

㈨庾亮《答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錢箋：《職原》云：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周必大云：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

其實從事之長耳。岑爲長史，而曰「半刺已翱翔」，賈爲司馬，而曰「治中實棄捐」，蓋並可以互稱。《楚辭》：與道翱翔。

㈡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本言誠信之使。釋寶月詩：有信卽寄書，無信長相憶。此以信爲使也。姜氏考注：晉宋以還，將信之人卽稱爲信。又《鮑永傳》引《東觀漢記》：遣信人馳至長安。

男兒行處是㈠，客子鬬一作問身强㈡。羈旅推賢聖㈢，沉綿抵咎殃㈣。三年猶瘧疾，一鬼不一作未銷亡㈤。隔日搜脂髓㈥，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㈦，有靦屢鮮妝㈧。下兩段，應「今我獨淒涼」。此言多病而淒涼也。行處是，起羈旅。鬬身强，起沉綿。隔日增寒，言瘧作。潛地鮮妝，避瘧鬼也。

㈠陸機詩：男兒多遠志。

㈡阮瑀詩：客子易爲戚。《易林》：鬬身戰天。

㈢《左傳》：羈旅之臣。王弼《易注》：仲尼爲旅人，卽推賢聖意。

㈣沈約《蕭愼碑》：因遇沉疴，綿留氣序。《後漢·張升傳》：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㈤《後漢·禮儀志》注：《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沈約詩：一謝永銷亡。

㈥《素問》：瘧者，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又曰：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

㈦《記》：相見於隙地，曰會。古詩：賢聖莫能度。

㈧《詩》：爲鬼爲蜮，有靦面目。《任昉集》：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何太龍鍾極㈠，於今出處上聲妨㈡。無錢居帝里㈢，盡室在邊疆㈣。劉表雖遺恨㈤，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讀作語鳥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㈦，洮雲片片黃㈧。此言遠客而淒涼也。龍

鍾，歎衰老。出處，傷不遇。帝里，指長安。邊疆，謂東谷。劉表二句，言不輕附人。魚鳥，喜相親。豺狼，恐見噬。草白雲黃，乃邊塞蕭條之象。

㈠王褒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青箱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而已」爲「耳」，蓋起於西域二合之音。龍鍾切爲癃，潦倒切爲老，謂人之癃老，以龍鍾、潦倒目之，音義取此。錢箋：龍鍾，燄，不翹舉，如鬣鬃、拉搭之類。按：《荀子·議兵篇》：觸之者角摧隴種，東籠而退耳。注：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鍾也。《新序》作隴鍾而退。龍鍾似即隴種，語轉而然耳。薛蒼舒注：《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竹名，不經。後人《記事珠》等書，據爲故實，可笑也。李濟翁《資暇錄》解龍鍾字，尤支離。庾信《竹杖賦》：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注：龍鍾，竹名。亦屬相沿之說。今按《洞冥記》，是老人身重如石，難移動也。張希良曰：龍鍾二字，有作老僮解者，有作蹭蹬解者，有作下淚解者。王褒書云：授筆攬紙，龍鍾橫集。常建詩云：雙袖龍鍾淚不乾。李端詩云：龍鍾相見誰能免。則下淚之狀也。元載入關別妻詩云：年來誰不似龍鍾，雖在侯門不見容。蘇頲詩云：龍鍾踏澗泥。《品彙》注：龍鍾，行不動貌。《述異記》有龍鍾石。皆蹭蹬之狀也。杜詩云：何太龍鍾極。高適詩云：龍鍾還忝二千石。則老憊之狀也。今人謂老人之不潔者曰癃鬆，正龍鍾之訛。張九齡《答子昂贈竹簪》詩云：遺我龍鍾節。龍鍾本是龍種，別爲一義耳。

㈡張載詩：出處雖殊途。

㈢《神仙傳》：李仲甫賣筆遼東市，無錢亦與筆。《晉書·王導傳》：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

㈣《左傳》：盡室而行。又：搖蕩我邊疆。

㈤劉表、龐公，注見本卷前。　陽縉詩：遺恨沒秦宮。

㈥《絶交書》：游山水，觀魚鳥，心甚樂之。《離騷》：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魚，叶偶許切。

㈦古詩：蕭蕭白楊樹。

㈧何處士詩：香雲片片生。

彭門一云天彭劍閣外㈠，號略鼎湖旁㈡。荆玉簪頭冷㈢，巴牋染翰光㈣。烏麻蒸續曬㈤，丹橘露應平聲嘗㈥。豈異神仙宅㈦，俱兼山水鄉㈧。竹齋燒藥竈㈨，花嶼讀書床㈩。更得清新否(一)，遥知對屬音祝忙(二)。

記物産之佳。唯神仙宅，故可燒藥，唯山水鄉，故有花嶼。四句合記景地之勝。清新二句，照上詩好。對屬忙，身繫官職也。

㈠《水經注》：李冰爲蜀守，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

㈡《左傳》：東盡虢略。《後漢·郡國志》：陸渾西有虢略地。《唐書》：虢州，先曰鼎州，以鼎湖名。《寰宇記》：荆山，在鼎湖縣南，出美玉，即黄帝鑄鼎之所。

㈢簪頭，簪於頭也。

㈣《紙譜》：蜀箋紙，盡用蔡倫法，有玉版、貢餘、經屑、表光之名。《秋興賦》：染翰操紙。

㈤《本草》：胡麻生中原山谷。陶隱居曰：胡麻當九蒸九曝，敷擣充餌，以烏者爲良。

㈥謝莊詩：橘露麾兮薰烟輕。《蜀都賦》：户有橘柚之園。

㈦《天台賦》：神仙之窟宅。

㈧崔融詩：由來山水鄉。

㊈《南越志》：長沙瀏陽縣王喬山，有合丹竈。

㊉庾信詩：書卷滿床頭。

㊊蕭揚州《進士表》：詞賦清新。

㊋《新唐書》：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

舊官寧改漢㊀，淳俗本歸一作不離唐㊁。濟世宜公等㊂，安貧亦士常㊃。蚩尤終戮辱㊄，胡羯漫猖狂㊅。賓主總收，又應「詞客未能忘」。寧改漢，刺史依然漢官也。本歸唐，號州本屬堯封也。位可濟世，則不寂寞矣。自安貧賤，甘受淒涼矣。蚩尤，指祿山。胡羯，指思明。

裹糧論文，願與諸人聚首也。此章首尾各八句，二四兩段各十句，二五兩段各十二句。

㊀陳樂昌公主詩：新官對舊官。《漢・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置部刺史十三人，掌奉詔條察諸州。

㊁《詩傳》：成王封叔虞於唐，後改號晉。其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

㊂《晉書・杜預傳》：禹稷之功，期於濟世。《史記・高帝紀》：公等皆去。

㊃漢《金鄉長侯成碑》：安貧樂道，忽於時榮。《列子》：貧者，士之常也。《世説》：殷仲堪曰：「貧者，士之常，焉得登高枝而捐其本。」

㊄《史記》：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

㊅前涼王祚令：胡羯氏羌，咸懷竊壓。《莊子》：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㊆魏文帝書：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㊇《左傳》：裹糧坐甲。劉琨詩：裹糧攜弱，匍匐星奔。

凡排律，多在首聯扼題，若作長排，必在首段總挈。如此篇，用四語標眼，而後用兩扇對承。細心體玩，方見杜詩脈絡之精密。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黃作閤老五十韻

鶴注：詩云「隴外翻投跡」，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嚴武傳》：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新書·肅宗紀》：九節度使潰，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王道俊《博議》謂至貶岳州，實因棄汝之故。吳縝《唐書糾謬》有辯甚明。朱注：本傳謂坐小法，史文未詳耳。朱又云：《房琯傳》：武貶巴州刺史，在乾元元年六月。《舊書》却云貶綿州。按巴州嚴武《光福寺楠木歌碑》題云：衛尉少卿兼御史嚴武。夫在巴州既有碑可證，則舊史言綿州者，非矣。且《武傳》既言貶綿州，而《房琯傳》又載乾元元年六月詔曰：武可巴州刺史。何其疏也。黃鶴云武自巴遷綿，亦無據。

衡岳啼猿裏㈠，巴州鳥道邊㈡。故人俱不利一作別，謫宦兩悠一作茫然。榮枯雨露偏㈣。長沙才子遠㈤，釣瀨客星懸㈥。首段，總挈大旨。衡岳、巴州，敍地；故人、謫宦，記事；長沙、釣瀨，切姓。盧注：開闢、榮枯二句，乃全篇關鍵。此承謫宦而言。當乾坤反正之日，人各沾恩，特以質有榮枯，故受此雨露者偏異耳。語本微婉，舊注直云歎不得蒙恩而見謫，未免語涉歎上矣。

㈠謝靈運詩：噭噭夜猿啼。《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

㈡《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飛鳥之道耳。

㊂《春秋元命苞》：天地開闢。

㊃朱注：讀太白《巴陵贈賈舍人》詩「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方悟此詩「榮枯雨露偏」之旨。　曹植詩：榮枯立可異。

㊄《漢書》：賈誼以大中大夫，謫長沙王太傅。《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

㊅《後漢書》：嚴光，耕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又曰：光武與嚴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

憶昨趨行殿㊀，殷憂捧御筵㊁。　討胡愁李廣㊂，奉使去聲待張騫㊃。　無復扶又切雲臺仗㊄，虛修水戰船㊅。　蒼茫城七十㊆，流落劍三千㊇。　畫角吹一作欹秦晉一作塞㊈，旌頭俯澗溝㊉。　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一作矢射音石天㊍。　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　陰散陳倉北㊐，晴曛太白巔㊑。　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平聲㊓。　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去聲八川㊕。　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貔虎開吴作開，一作閒金甲刊作匣，非㊘，麒麟受玉鞭㊙。　侍臣諳入仗，廐馬解胡買切登仙㊚。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　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音潮正平聲霽景鮮㊠。　月分梁漢米㊡，春給一作得水衡錢㊢。　内蕊繁於緬㊣，宫莎俗本作花，非軟勝綿㊤。　恩榮同拜手，出入一作處最隨肩㊥。　晚著涉略切華堂醉㊦，寒重平聲繡被眠㊧。　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　此言天寶之末，目擊亂離，收京以後，同爲近侍，所謂「開闢乾坤正」也。　趨行殿，詣鳳翔也。捧御筵，謁肅宗也。愁李廣，哥舒敗績。待張騫，徵兵回紇。無臺仗，明皇出奔。虛戰船，西京失守。城七十，河北皆陷。劍三千，軍士潰散。吹秦晉，鼓角震於西方。俯澗瀍，景星下照東都。董卓、

苻堅，指安史。填海射天，惡其不自量而敢於犯上也。此上言安史之亂。助順無前，言衆心所向，陳倉、太白，鑾輿漸近長安。陰散晴薰，太平先有氣象矣。扈積衛，慶緒方敗。勢臨燕，范陽可取。還雙闕，天子回京。下八川，關中盡復。此上言還京之事。奉引，公爲扈從。佳氣，喜見舊都。貔虎，指武將。麒麟，指御馬。入仗，朝儀復備。登仙，舞馬仍歸。花雪城烟，初春景色。衣冠指臣，故老指民。天子哭廟，悲往事也。百官朝正，慶維新也。此上言回京後景事。分米給錢，朝官之俸。內蕊宮莎，禁庭之物。拜手隨肩，並爲近臣。晚醉寒眠，與共晨夕。轡齊書枉，往來交密也。此上言同朝時情事。

㈠《前漢書》應劭注：舊典，天子行幸所止，必先遣靜室，令先按行，清靜殿中。王洙曰：天子行幸所止，曰行殿。

㈡杜審言詩：帝子王臣捧御筵。

㈢《李廣傳》：廣擊匈奴，胡騎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之。此與祿山生擒哥舒相似。

㈣張騫使西域，注別見。

㈤《哀江南賦》：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㈥《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數百艘。《秋興》詩：武帝旌旗在眼中。借漢言唐，知明皇亦有水戰船矣。

㈦庾信詩：蒼茫風聲慘。《杜臆》：城七十，借用燕破齊七十餘城事。祿山擁燕地，其所陷河北二十餘郡，多屬齊地。

㈧阮瑀詩：流落恒苦心。《越絶書》：闔閭葬虎丘，有扁諸之劍三千。《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客來者三千餘人。

㈨陳閎弘讓詩：風高噴畫角，雲上舞飛梯。

㈩前漢書》：昴爲旄頭，妖星也。澗瀍二水，在東都。《水經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過偃師縣，入於洛。

(二)漢書》：夏侯勝章句小儒。《袁紹傳》：董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

揖逕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鄭太傳》：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

㈢千寶《晉記》：有識尤之。　王洙曰：苻堅違衆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卑，苻融諫之，不聽，後爲鮮卑所敗。《東晉紀》：慕容冲攻秦王堅，堅出奔五將山。後秦王姚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

㈢《山海經》：赤帝女溺死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取西山木石填海。

㈣《商本紀》：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史記》：宋王偃，盛血以革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

㈤《書》：咨爾萬方有衆。　魏崔琰曰：「民望助順。」

㈥《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㈦《唐書》：鳳翔府寶鷄縣，本陳倉，至德二載更名。

㈧鳳翔鄜縣有太白山。

㈨《史記》：死人如亂麻。　《何氏語林》：祖元珍曰：「悲彭城屍積石梁亭。」　乾元元年，郭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　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僞退，賊逐之，至壘垣之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

㈩《晉書・杜預傳》：今兵威已震，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二)《史記》：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　張正見詩：雙闕並凌虛。

(三)詩：王師之所。《關中記》：關內八水。《上林賦》：八川分流。

(三)《漢・郊祀志》：禮月之夕，奉引復迷。　韋昭曰：奉引，前導引車。

(四)《漢・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葱葱。　《玉藻》：周旋中規。

㊂《詩》：如虎如貔。　蔡琰詩：金甲耀日光。

㊃《杜陽雜編》：代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鐓鍛斫，終不傷缺。

㊄《齊職儀》：乘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爲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錢箋：上皇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祿山克長安，皆運載詣洛陽。收京後，當復舊也。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棄俗登仙。

㊅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

㊆江淹詩：碧樹露阡阡，生烟紛漠漠。

㊇漢樂府：臣吏衣冠。　陸機詩：慘愴恒鮮歡。

㊈《西征賦》：訊諸故老。　《孔叢子》：孔子《丘陵歌》：惟以永嘆，涕霣淫淫。

㊉《記》：有焚先人之廟，則哭三日。　《舊唐書》：太廟爲賊所焚。子儀復京師，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還，謁廟請罪。　肅宗素服，向廟哭三日。　應璩書：悲風起於閨門。

㊊《新書》：乾元元年正月戊寅朔，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受命傳國寶。

㊋王洙曰：梁漢間所出儲米，月分廩給也。　謝承《後漢書》：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

㊌《漢書》：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　徐陵詩：金督水衡錢。

㊍內蕊、宮莎，乃大內所種花草。　縑綿，特借以比況耳。　盧注解作宮衣之花草，非是。

《說文》：縑，結也，繫彩繒爲文也。　杜牧之詩：花塢團宮縑。　韓退之詩：碎縑滿紅杏。　俱屬借形語。

㊎《漢書》顏注：莎，卽青莎草。《爾雅翼》：莎，莖葉似三稜，根周匝多毛，名香附子。《拾遺記》：方丈山有莎蘿草，細如

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　束晳《餅賦》：弱似春綿，白若秋練。

㈥恩榮，承月分二句。出入，承內蕊二句。　謝靈運詩：何以報恩榮。　《書》：拜手稽首。　《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㈦陸雲詩：思樂華堂，雲搆崇臺。　公王有酒，薄言饗之。

㈧《後漢書》：藥崧家貧，爲郎，獨直臺，無被，枕柮。帝聞而嘉之，詔給帷被皁袍。

㈨古詩：何不秉燭遊。

㈩趙注：書柱，言在禁掖時往來尺書也。

每覺昇元輔㈠，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㈡，鎩翮一作羽再聯翩㈢。禁掖朋從改一作換㈣，微班性命全㈤。青蒲甘受一作就戮㈥，白髮竟誰憐㈦？弟子貧原憲㈧，諸生老伏當作服虔㈨。師資謙未達㈩，鄉黨敬何一作推先(一)？舊好腸堪斷(二)，新愁眼欲穿(三)。翠乾音干危棧竹(四)，紅腻小湖一作池蓮。賈筆論平聲孤憤(五)，嚴詩一作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一作好，莫使衆人傳。

貝錦無停織(六)，朱絲有斷絃(七)。浦鷗防碎首(八)，霜鶻不空拳(九)。地僻昏炎瘴(一〇)，山稠隘石泉(一一)。且將棋度日(一二)，應平聲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一三)，治平聲中實棄捐(一四)。安排求傲吏(一五)，比興去聲展歸田(一六)。去去才難得(一七)，蒼蒼理又玄(一八)。古人稱逝矣(一九)，吾道卜終焉(二〇)。隴外翻投跡(二一)，漁陽復扶又切控弦(二二)。笑爲妻子累(二三)，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二四)，兵戈動接連(二五)。他鄉饒夢寐(二六)，失侶自迍邅(二七)。此言方登仕籍，旋被謫遷，在嚴賈不免憂讒畏譏，在己則又衰頹羈旅，所謂「榮枯雨露偏」也。　元輔，言相位。大賢，指嚴賈。　勢可秉鈞，而連翩放逐，此敍兩公外除。　朋從承上，性命起下。　青蒲受戮，

疏救房琯。白髮誰憐，子身寥落也。公以原憲、服虔自處，而後輩嫌其貧老，因言師資雖不敢居，鄉黨獨不當先敬乎。此上，自敍失官窮老。舊好新愁，故人遠去。巴棧岳蓮，兩州時景。賈筆嚴詩，兩公才思。意苦莫傳，恐被指摘也。下四，申明此意。無停織，曲爲羅織。有斷絃，易遭傷毀。浦鷗，喻二公之受侮。霜鶻，比讒人之肆毒。地僻指岳，山稠指巴。至此而藉棋酒，亦無聊甚矣。典郡，指州刺史。治中，指州司馬。安心而受外吏，託興而念歸田，則一官不足戀矣。此上，敍嚴賈遠謫。去去，惜二公之才。蒼蒼，歎二公之遇。稱浙構逝，當見幾而作。卜終，言無意用世。隴外，公所居。漁陽，思明地。憂控絃，故覺妻子爲累。遠投迹，故與歲月俱遷。親故二句，又申控絃。他鄉二句，又申投迹。失侶，憶二公也。此上，自敍客況淒涼。

㈠成公綏詩：尹吉爲媵臣，遂作元輔。

㈡《詩》：秉國之鈞。

㈢《淮南子》：飛鳥鏃羽。許慎注：鏃，殘羽。江孝嗣詩：驅馬一連翩。

㈣禁掖，禁庭有左右掖門也。張華詩：朋從自遠至。

㈤《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

㈥《漢書》：元帝欲易太子，史丹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泣諫。服虔曰：青緣，蒲席也。

㈦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㈧原憲，註見本卷。《莊子》：天地豈私貧我哉。此貧字活用。《趙充國傳》：充國請行，上老之。此老字活用。楊誠齋謂實字而虛用，是也。

㈨《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少入太學受業，有雅才，著《春秋左氏傳解》行於世。顧炎武曰：古文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詩云「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後漢有服虔，非伏也。

㈡《老子》：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此所謂師資。《世説》：孔融見李膺曰：「先君與老君有師資之道。」

㈡《孟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敬何先，卽《壯遊》詩「坐深鄉黨敬」之意。

㈡《左傳》：未繼舊好。　鮑照詩：行子心腸斷。

㈢隋王胄詩：新愁還復多。

㈣棧，用竹編。竹枯乾，則棧道危矣。

㈤《漢書》：賈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賈筆本此。　趙注：南史有三筆、六詩。《杜臆》引《老學菴筆記》云：賈筆，謂賈之文。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玄暉善爲詩，彦昇工於筆，約兼有之。梁簡文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語。故杜以「賈筆」對「嚴詩」。而杜牧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亦襲南朝語。余謂賈筆句，借用長沙痛哭流涕語。至嚴詩句，則借嚴助事。

篇。賦、頌，皆詩之流也。《漢書・司馬遷傳》：韓非囚秦，《説難》、《孤憤》。

㈥《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箋云：喻讒人集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㈦鮑照詩：直如朱絲繩。

㈧曹植書：不能摧身碎首，以答厚德。《抱朴子》：息禽所發憤而碎首。

㈨又：空拳入石。《易林》：空拳握手。

㈩隋王胄詩：五嶺常炎鬱，百越多山瘴。　炎瘴，屬岳州。石泉，屬巴州。

㈠唐茂州有石泉縣，今四川龍安府屬縣。《北山移文》：石泉咽而下悵。

㈡何遜詩：離離堪度日。

㊸《後漢・黃香傳》：典郡從政，固非所堪。又張酺疏：剖符典郡，班政千里。

㊹《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杜氏《通典》：治中，舊州職也，隋時州廢，遂爲郡官。開皇三年，改治中爲司馬，唐武德初，復爲治中，高宗卽位，改諸州治中並爲司馬。錢箋：《梁書》：陸閑爲揚州治中，辭職，高祖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甄皇后樂府：莫用賢豪故，捐棄素所愛。

㊺《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排，安受造物之推排也。杜定功曰：莊子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爲丞相。謂使者曰：「亟去，無污我。」故曰傲吏。郭璞詩：漆園有傲吏。

㊻詩有六義，三曰比，四曰興。張衡《歸田賦》注：順帝時，閹官用事，衡欲歸田里，作《歸田賦》。

㊼蘇武詩：去去從此辭。《論語》：才難。

㊽《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老子》：玄之又玄。

㊾《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常爲設醴，及王戊卽位，忘設醴，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

㊿《史記》：西狩見麟，仲尼曰：「吾道窮矣。」《國語》：子犯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王義之傳》：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江總《修心賦》：卜居山陰却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心。

(一)《莊子》：多物將往，投迹者衆。揚雄《解嘲》：擬足而投迹。

(二)漁陽，卽范陽。時史思明復反。《嚴安傳》：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三)《修心賦》：庶忘累於妻子。

(四)陸機《嘆逝賦》：追計平生同時親故。

(五)左思《蜀都賦》：桑梓接連。

(六)謝靈運詩：夢寐佇歸舟。

㊂《易》：屯如邅如。左思詩：英雄多迍邅。

多病加一作成淹泊，長吟阻靜便㊀。如公盡雄俊㊁，志在必騰騫㊂。一云：公如盡憂患，何事有陶甄。

加淹泊，留滯他鄉。阻靜便，意不自適。雄俊騰騫，樊云：如公盡雄俊，何事負陶甄。末用賓主並收，自歎而望人也。言二公之才不能終抑。其後賈果爲散騎常侍，嚴亦爲劍南節度使。此章，八句起，四句結，中兩大段各四十四句。

㊀靜便，注見首卷。

㊁曹植《七啓》：雄俊之徒，交黨結倫。

㊂騫崩之騫，音褰，馬腹病也，在先韻。騫騰之騫，音軒，鳥飛舉也，在元韻。孫愐謂騫字不可入先韻。朱注：考《漢書》：斬將搴旗」，注云：搴，取也。《韻會》：搴，古通作騫。杜詩用「騰騫」，蓋以騫取爲義。今按《考工記》：梓人爲筍簴，小體騫腹。注：身小，而腹縮可以騫舉也。亦作掀舉之義。及考宋鄭庠《古韻》，則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皆協先音，卽作騰騫，亦自合也。

前章寄高岑，語無悲憫，以彭州、虢州，乃除授也，故曰「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同一官職，而詞語不同，意各有爲耳。後段歸田，以目前境界言。騰騫，以將來遇合言。上下自不相背。

羅大經曰：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并「庭草無人隨意綠」句，非有譏刺，徒以琱鎪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少陵《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然亦不免於遷謫矣。

楊德周《讀杜漫語》曰：「世情只益睡」，是閱世語。「吾生亦有涯」，是達生語。「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强」，是真閱歷語。「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是真聲氣語。「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必身經憂患，纔曉讀斯語。「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必身罹讒謗，纔曉讀斯語。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唐詩紀事》：彪，蓋潁洛間靜者。天寶末，將母避亂，嘗有《北遊酬孟雲卿》詩曰：「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慈母憂疢疾，室家念栖哀。」又有《神仙》詩曰：「長老思養壽，後生笑寂寞。五穀無長年，四氣乃靈藥。」讀二詩，公詩始明。詩云「三違潁水春」，自至德二載至乾元二年，凡三春也，當在是年秋秦州作。

獨卧嵩陽一作雲客㊀，三違潁水春㊁。艱難隨老母㊂，慘澹向時人㊃。謝氏尋山屐㊄，陶公漉酒巾㊅。羣凶彌宇宙，此物在風塵㊆。歷下辭姜被㊇，關西得孟隣㊈。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㊉。首言山人奉母入關，往時得以相遇。嵩潁，本山人所居，其艱難慘澹而來，總爲母依人耳。風塵之際，猶帶屐巾，避亂而不忘逸興也。歷下早通，記初交之地。關西晚接，記再遇之緣。《杜臆》：山人以道術名，而公極稱其孝，有關世教不淺。

㊀《述征記》：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括地志》：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上士異牀，下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

㊁《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入於淮。

㊂《史記·管仲傳》：知我有老母也。

㊃《淮南子》：今之時人。必造幽峻，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㊄《謝靈運傳》：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㊅《陶潛傳》：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㊆此物，頂屐與巾。古詩：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答賓戲》：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㊇《海內先賢傳》：姜肱事繼母，年少，肱兄弟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

㊈《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傍。

㊉《北山移文》：聂元元於道流。

靜者心多妙一作好，先生藝絕倫㊀。草書何太古一云應甚苦，詩興去聲不無神。曹植休前輩㊁，張芝更後身㊂。數篇吟可老，一字賣舊作買堪貧㊃。將恐曾音層防寇㊄，深潛一作情託所親。寧聞倚門夕㊅，盡力潔餐晨㊆。此言山人才具出人，故得伸其孝養。心靜，故有妙悟，此藝能之本。曹植數篇，承詩興。張芝一字，承草書。將恐深潛，避亂之計。夕膳晨餐，奉養之勤。

㊀《前漢・匡衡傳》：經學絕倫。

㊁自東漢至建安，詩盛於七子，而以子建爲稱首。《詩品》謂其「骨氣奇高，辭采華茂，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據此可見其壓倒前輩矣。

㊂晉羊欣論書：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人謂之草聖。殷芸《小說》：後漢張衡死日，蔡邕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㊃又羊欣《書論》：師宜官，書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

足，削書而退。

㈤《詩》：將恐將懼。

㈥《齊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曉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後漢薛包，事母至孝，出入必有時。至期，母倚門望之，包必至矣。

㈦束晳《補亡詩》：罄爾夕膳，潔爾晨餐。

疏懶爲名誤，驅馳喪去聲我真㈠。索居尤一作猶寂寞，相遇益愁一作悲，一作酸辛㈡。流轉一云轉徙依邊徼音教，逢迎念席珍㈢。時來故舊少㈣，亂後別離頻。此敍當時遇而復別之事。相遇，卽指關西。流轉以下，公赴秦州也。「逢迎念席珍」，慨窮途無珍重之者。

㈠《詩》：無敢馳驅。《莊子》：今者吾喪我。

㈡嵇康詩：鐘鼓或愁辛。

㈢漢章帝詔：遣吏逢迎。《漢書注》：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㈣故舊，見《論語》。

世祖修高廟㈠，文公賞從去聲臣㈡。商山猶入楚㈢，渭一作源水不離一作知秦。刊作湍水不流秦。存想青龍秘㈣，騎行白鹿馴㈤。耕巖非谷口㈥，結草卽一作欲河濱㈦。肘後符應平聲驗㈧，囊中藥未陳㈨。旅一作放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㈩。自古皆悲恨㈠，浮生有屈伸㈡。此言山人得還故居，惜己不復相見耳。修廟、賞臣，京師初復。商山、渭水，山川如舊。青龍、白鹿，道法之高。谷口、河濱，山人所在。肘後、

襲中，精於方術。良覿無因，不勝傷心矣。浮生屈伸，又復自解也。屈伸以聚散言。

㈠錢箋：至德二載十二月，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加封爵。次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神主入新廟。皆借漢晉爲喻，以括焚毀收復。《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一歲五祀。

㈡《左傳》：晉侯賞從亡者。

㈢朱注：商山二句，與《謁先主廟》詩「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同意。言肅宗反正，天下復歸於唐也。或曰此用四皓、太公事，以擬山人。舊注以源水爲桃花源，與秦地無涉。且兩句俱使避秦事，終未穩愜，斷以渭水爲正。邵寶注：商山、渭水，言各念其鄉。張志在河南，公志在長安也。此與上下文亦未合。《十道志》：商洛山，在商縣東南九十里，亦名楚山。王維詩：商山包楚鄧。

㈣《天隱子》：存我之神，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卽見自己之心，則存想之術也。《四象論》：青龍，東方甲乙木。潛藏變化，故言龍。《雲笈七籤》：《老君存思圖》：凡行道時所存清旦思，青雲之氣匝滿齋室，青龍獅子備守前後。

㈤《神仙傳》：衞叔卿嘗乘駕白鹿見漢武，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三輔決錄》：辛繕隱居弘農華陰，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㈥《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不知其姓氏。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濱，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

㈦《神仙傳》：河上公，不知其姓氏。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濱，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高士傳》：焦先見魏

㈧《晉・葛洪傳》：洪著《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神仙傳》：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過，乃授《肘後丹經》。

㈨《後漢・方術志》：王和平，性好道術，孫邕少事之。會和平病歿，邕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人言其尸解，邕恨不取其方藥寶書。

㈩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

(十一)陶潛詩：自古有行役。

(十二)《莊子》：其生也若浮。劉晝《通塞》：命有否泰，運有屈伸。

此邦今一作全尚武㈠，何處且依仁㈡。鼓角凌天籟㈢，關山倚一作信，非月輪㈣。蕭瑟一作索論平聲兵地，蒼茫鬬將去聲辰。大軍多一作無處所，餘孽一作火近洮岷㈥。蕭瑟一作索論平聲兵地，蒼茫鬬將去聲辰。大軍多一作無處所，餘孽一作豈獲麟㈨。窮秋正搖落㈩，回首望松一作湘筠(十一)。此自

㈠晉戴邈疏：平世尚文，遭亂尚武。

㈡《論語》古注：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陶弘景《茅山曲林館銘》：縈泉遶鏡，尚德依仁。楊師道詩：依仁遂可窺。皆用古注。

㈢王褒詩：地中鳴鼓角。《莊子》：天籟則衆竅是已。

㈣倚月而望鄉關也。薛道衡詩：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

㈤《唐書》：隴右道北庭都護府，有神仙鎮，又有大漠、小磧。趙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斂以供軍須。

㈥《唐書》：洮岷二州，皆屬隴右道。《魏志》：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處所。

㈦《後漢書贊》：身殘餘孽。相如《封禪書》：紛綸威蕤。

㈧《秋興賦序》：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㈨《春秋序》：絶筆於獲麟之句。杜預《左傳序》：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句。

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

㈩徐陵詩：窮秋邊馬肥。《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

(二)洙曰：松筠有歲寒之操。詳見二卷。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鶴注：至德元年，永王璘軍敗丹陽，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二載，以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過潯陽，驗治罪薄，遂釋其囚，辟爲參謀，時白年五十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詩云「五嶺炎蒸地」，則是在長流之後。從舊編在乾元二年秦州作。楊慎曰：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屬珍州。牂牁郡，本且蘭國，在今播州界。珍州，

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城，尚存古碑，字已漫滅。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㈠。筆落驚《英華》作聞風雨㈡，詩成泣鬼神㈢。一朝伸。文彩承殊渥㈤，流傳必絶倫。龍舟移棹晚㈥，獸錦奪袍新㈦。首敍太白詩才，能傾動於朝寧。上六，見推賀監也。下四，受知明皇也。驚風雨，稱其敏捷。泣鬼神，稱其神妙。殊渥，指供奉翰林。流傳，指清平三調。龍舟，謂白蓮池之召。獸錦，時蓋有宮袍之賜也。

㈠《賀知章傳》：知章自號四明狂客。李白《憶賀監詩序》：太子賓客賀公，於紫極宮一見，呼余爲謫仙人。錢箋引裴敬《墓碑》：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李陽冰《草堂集序》：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抱朴子》：謫仙志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孟棨《本事詩》：白自蜀至京師，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解金貂換酒，與傾盡醉，自是聲譽光赫。

㈡太白《贈劉都使》詩：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

㈢蒼頡作字，鬼神夜哭。范傳正《新墓碑》：賀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㈣李陵書：聲名冠於圖籍。阮籍詩：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㈤司馬遷書：文彩不表於後世。張紘賦：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唐書》：知章言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爲調羹，召供奉翰林。樂史《別集序》：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立進《清平調》三章。范傳正《墓碑》：玄宗泛白蓮池，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㈥魏明帝詩：龍舟泛洪波，旌旆蔽白日。

㈦劉邈《秋閨》詩：燈前量獸錦。《舊書》：武后令從臣賦詩，東方虬先成，賜以錦袍。宋之問繼進詩，尤工，於是奪袍賜之。

白日來深殿㈠，青雲滿後塵㈡。乞歸優詔許㈢，遇我宿心親㈣。未負一作遂幽棲志㈤，兼全寵辱身㈥。醉舞梁園夜㈦，行歌泗水春㈧。此敍白劇《英華》作戲談憐野逸㈨，嗜酒見天真㈩。

辭歸後，兩相交契之情。深殿句，起乞歸。後塵句，起宿心。託幽棲而全寵辱，此乞歸之故。對野逸而見天真，此宿心之投。梁園泗水，乃洛陽齊魯間同遊之勝事也。

㈠葛洪書：仰青雲，覩白日。

㈡《史記·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於後世哉。此以聖賢著書者爲青雲。《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此以得位乘時者爲青雲。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羅網孰能施。郭璞詩：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絶。此以超俗離塵者爲青雲。杜詩「青雲滿後塵」，指文士之追隨者。崔駰曰：「幸得備下館，充後塵。」梁簡文帝詩：清笳去後塵。

㈢《唐書》：白爲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晉書·鄭冲傳》：優詔不許。

㈣《通雅》：宿心，卽夙心。任昉表：宿心素志。嵇康詩：內負宿心，分惡良朋。

㈤蕭子雲詩：我館幽棲郭。又：偏悅幽棲人。

㈥王右軍謂阮光祿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㈦《漢書》：揚雄口吃，不能劇談。劉峻《廣絶交論》：騁黃馬之劇談。

㈧《陶潛傳》：淵明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其詩曰：「子雲性嗜酒，家貧不能有。」戴逵《閒游贊》：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　野逸，公自謂。天真，謂太白。

㈨《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菟園。《一統志》：梁園，一名菟園，在歸德府城東。

㈩《家語》：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唐書》：泗水縣，屬兗州。

才高心不展㈠，道屈善無隣。處上聲士禰衡俊㈡，諸生原憲貧㈢。稻粱求未足㈣，薏苡謗何頻㈤。五嶺炎蒸地㈥，三危放逐臣㈦。幾年遭鵬鳥㈧，獨泣向一作獨立向，一作不獨泣麒麟㈨。此傷其高卧廬山而見污永王也。　才若禰衡，屈同原憲，竟以僞命蒙謗，乃所遭之不幸。夜郎在南荒，故以五嶺、三危比之。遭鵬，慮身危。泣麟，歎道窮矣。

㈠《文心雕龍》：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艷難踪。

㈡孔融《薦禰衡表》：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字正平，年二十四，淑質貞亮，英才卓躒。

㈢《家語》：原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㈣《廣絶交論》：分鴻鵠之稻粱。

㈤《馬援傳》：援征交趾，載薏苡以種還，人謗之，以爲明珠大貝。陳子昂詩：薏苡謗誰明。

㈥裴淵《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王胄詩：五嶺常炎鬱。庾信詩：五月炎蒸氣。

㈦《山海經》：三危之山，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與岷山相接。《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二十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孟子》：殺三苗於三危。　夜郎，唐之曲州，即今雲南曲靖軍。　陸機詩：逐臣尚何有。

㈧賈誼爲長沙王傅，有鵬集於舍隅，遂作《鵩鳥賦》。

㊈《春秋》：西狩獲麟。《公羊傳》：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蘇武元朱作元，舊作先還漢㊀，黃公豈事秦㊁。楚筵辭醴日㊂，梁獄上時掌切書辰㊃。已用當時法，誰將此議一作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㊄，乘槎與一作得問津㊅。

枉莫伸，而流落潯江也。蘇武、黃公，言心本無他。辭醴，謂不受僞官。上書，謂力辯己冤，惜當時無與昭雪者。今老病秋江，而恩波終隔，故欲上問於蒼天耳。曰江濱，蓋赦後還潯陽也，非指初時繫獄潯陽。新史謂夜郎還而繫潯陽，與白之自敍不合。此章四段，各十句。

㊀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

㊁黃公，四皓之一，避秦入商山。

㊂穆生辭醴，注見本卷。

㊃漢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太白《書懷》詩「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爵，翻謫夜郎天」，與此詩相發明。

㊄丘遲詩：肅穆恩波被。

㊅宋之問詩：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㊆此詩分明爲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爲之剖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醴，梁獄上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相同，總不欲使王嗣奭曰：此詩分明爲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爲之剖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醴，梁獄上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相同，總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載耳。盧世淮謂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

錢謙益曰：魯訔、黃鶴敍杜詩年譜，並云：開元二十五年後，客遊齊趙，從李白、高適汴州，登吹臺，而引《壯遊》、《昔

遊》、《遣懷》三詩爲證，皆非也。以《杜集》考之，《寄李十二》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則李之遇杜，在天寶三年乞歸之後，然後同爲泗水之遊也。《東都贈李》詩云：「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此所謂「脫身事幽討」也。曾鞏《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其記白遊梁宋齊魯，在罷翰林之後，並與杜詩合。《魯城北同尋范十隱居》詩：「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亦李去官後作之。《遣懷》詩：「往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壯遊》則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疆。」在齊趙，則云蘇侯。在梁宋，則云高李。其朋遊固區以別矣。蘇侯注云：監門胄曹蘇預，即源明也。開元中，源明客居徐兗。天寶初，舉進士，詩獨舉蘇侯，知杜之遊齊趙在開元時，而高李不與也。以《李集》考之，《一朝去京闕，十載遊梁園。》《梁園吟》則曰：「我浮黃雲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濶難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此去官遊梁宋之證，與杜詩合也。《單父東樓送族弟沈之秦》則云：「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則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偏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此知李遊單父後，於魯郡石門與杜別也。單父至兗州，二百七十里，蓋公輩遊梁宋後，復至魯郡，始言別也。以《高集》考之，《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既久，方適楚以超忽。望君門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不隱而不仕，宜其沉淪而播越。》甲申，爲天寶三載，蓋適解封丘尉之後，仍遊梁宋，亦即李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賤琴堂賦詩序》云：「甲申歲，適登子賤琴堂。」即杜詩所謂「晚登單父臺」也。以其時考之，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齊州。斯其與高李遊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後遊迹如此。年譜紕謬，不可不正。段柯古《酉陽雜俎》載《堯祠別杜補闕》之詩，以爲別甫，

則宋人已知其謬矣。

所思原注：得台州司户虔消息。

鄭昂謂：虔貶在至德二載十二月，其往台在乾元元年。單復編此詩在乾元二年，今姑仍之。趙曰：古樂府題云《有所思》，故公倚以爲題。

鄭老身仍竄㊀，台州信始一作所傳。爲農山澗曲㊁，卧病海雲邊。世已疏儒素㊂，人猶乞酒錢㊃。徒勞望牛斗㊄，無計斲龍泉㊅。此詩懷鄭虔而作也，在四句分截。爲農卧病，即來信中所言者。疏儒素，爲世所棄。乞酒錢，爲時所憐。張遠注：台州，乃牛斗分野，鄭貶其地，如寶劍之埋土，苦無計以出之耳。

㊀束晳《玄居釋》：偶鄭老於海隅。

㊁陶潛詩：山澗清且淺。

㊂《續晉陽秋》：孔安國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

㊃公《贈鄭虔》詩：「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蘇源明在長安，蓋遠寄錢與鄭虔。郝敬曰：乞，分給之也。

㊄望牛斗，注見本卷前。

㊅《越絶書》：楚王使歐冶子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一名太阿，一曰工市。斲，掘取也。

別贊上人

鶴注：公以關輔饑，乃赴成州，遂以乾元二年十月去秦州。當是其時作。

百川日東流㊀，客去亦不息。我生苦一作若飄蕩㊁，何時有終極㊂。從去秦敍起，借川流以興客遊。

㊀《家語》：東流之水，不息流行。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㊁古詩：飄蕩水無根。

㊂曹植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㊀。還爲世塵嬰㊁，頗帶憔悴色㊂。楊枝晨在手㊃，豆子雨一作兩已熟㊄。是身如浮雲㊅，安可限南北㊆。此慨贊公竄跡到秦。來上國，來自京國也。楊枝豆子，言時日易度，浮雲南北，言隨寓而安。

㊀《左傳》：薦食上國。

㊁陸機詩：世網嬰我身。又詩：予亦嬰塵網。

㊂《楚辭》：顏色憔悴。

㊃《涅槃經》：諸大比丘等，於晨朝日初出，離常住處，嚼楊枝，遇佛光明，疾速漱口澡手。《華嚴·淨行品》：手執楊枝，當願衆生皆得妙法，究竟清淨。楊德周曰：《釋典》：手把青楊枝，遍灑甘露水。

㊄《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㊅《華嚴疏鈔》：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煖氣色，尋便出土。

㊆《魏志》：文帝曰：「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

異縣逢舊友一作交㊀，初欣寫胸臆㊁。天長關塞寒一作遠㊂，歲暮饑凍一作寒逼㊃。野風吹征

衣㊄，欲別向曛一作昏黑㊅。馬嘶一作鳴思故櫪㊆，歸鳥盡斂翼㊇。此敍一時別離之情。天長二句，去秦之故。野風二句，初冬時景。馬嘶二句，撫物而傷心也。

㊀古詩：他鄉各異縣。

㊁劉孝綽詩：懷情滿胸臆。

㊂天長，謂冬至以後，天日漸長也。

㊃《神仙傳》：壺公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

㊄江淹詩：寥戾野風急。

㊅任昉詩：平明至曛黑。

㊆庾信詩：馬嘶山谷響。曹操詩：老驥伏櫪。

㊇劉琨詩：歸鳥趨林鳴。桓元《鳳賦》：棲昆峰而斂翼。

古來聚散地㊀，宿昔長丁丈切荊棘㊁。相看俱衰年，出處上聲各努力㊂。末乃臨別交勉之詞。聚散之場，忽成荊棘，見踪跡無常。各努力，贊善於處，公難於出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㊀謝靈運詩：聚散成分離。

㊁徐幹詩：宿昔當別離。《韓非子》：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

㊂《易》：或出或處。李陵詩：努力崇明德。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方輿勝覽》以兩當爲侍御家居之地。朱注以兩當爲侍御貶謫之所。二說不同。今玩詩題及篇中故鄉句，當從地志爲正。《杜臆》云：時侍御尚在長沙，公過其空宅，思及往事而賦此。是也。鶴注：《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兩當縣，在鳳州城西。殆是公自秦西至同谷時，道經兩當，故作此詩。蓋乾元二年十月也。《圖經》云：古老相傳，嘉陵江與朱沮水相會於縣界，故名兩當。又云：東京、西蜀，至此各三十程，故名兩當。宋趙抃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廣鄉驛，有詩云：「被召趨都景物疏，兩當中夜宿中途。」注引《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均焉。驛在縣中。《舊唐書》：鳳州兩當縣，漢故道縣地，晉改兩當，取水名。《水經注》：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錢箋：吳十侍御，名郁，見後成都詩。

寒城朝烟淡㈠，山谷落葉赤㈡。陰風千里來㈢，吹汝江上宅㈣。首記江上宅。《杜臆》：此因主人不在，故寫其宅舍淒涼之況。朝烟淡，日將午矣。落葉赤，歲將晚矣。陰風吹宅，天氣漸寒矣。

㈠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㈡《蕭望之傳》：充滿山谷。

㈢顏延之詩：陰風振涼野。

㈣謝朓詩：蕭條江上來。鶴曰：鳳州有嘉谷，卽嘉陵江所出。朱注：兩當縣，枕嘉陵江上。

鵾雞號平聲枉渚㈠，日色傍去聲阡陌㈡。借問持斧翁㈢，幾年長沙客㈣？哀哀失木狖羊就切㈤，矯矯避弓翮㈥。亦知故鄉樂音洛，未敢思宿昔。次記侍御謫官之地。鵾雞，楚鳥。枉渚、長沙，皆楚地。失木避弓，比其竄迹流離。吳在長沙，亦知歸鄉爲樂，但往事則不敢追憶矣。故鄉，指兩當。宿昔，起下文。

㈠別賦：上人

㈡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㈠《楚辭》：鵾雞啁哳而悲鳴。注：鵾雞，似鶴，黃白色。夏侯湛《江上汎歌》：桂林蓊鬱兮，鵾雞揚音。陸雲詩：通波激枉渚。《楚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太平御覽》載《湘州記》云：枉山，在郡東十七里，谿口有小灣，謂之枉渚。

㈡何遜詩：日色花中亂。《漢書·成帝紀》：出入阡陌。

㈢申涵光曰：稱御史爲持斧翁，亦新。《漢書·王訢傳》：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

㈣趙曰：長沙，卽潭州，賈誼謫此地。

㈤《淮南子》：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異物志》：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

㈥庾肩吾詩：騰猿疑矯箭，驚雁避虛弓。劉刪詩：矯翮避虞機。

昔在鳳翔都㈠，共通金閨一作門籍㈡。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㈢。兵家忌間去聲諜㈣，此輩常接跡㈤。臺中領舉劾㈥，君必慎剖析㈦。

㈠《唐書》：鳳翔府扶風郡，屬關內道，本岐州。至德元載，更郡名鳳翔。二載，號西京。上元元年，改爲西都。

㈡謝朓詩：既通金閨籍。

㈢《書》：東郊不開。《龜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㈣《史》：李牧爲雁門將，謹烽火，多爲間諜。

㈤晉裴頠表：至於此輩，皆爲過當。

㈥《漢書》：翟方進累遷丞相司直，舉劾，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憚之。

㈦《西京賦》：剖析毫釐。

不忍殺無辜㊀，所以分白黑㊁。上官權許與㊂，失意見遷斥㊃。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㊄。

二句舊在損益之下，今依樊本改定。仲尼甘旅人㊅，向子識損益㊆。此記其伸枉見黜。上官面與而不能救，朝廷心知而不及問，則遷斥之後，又何須歎息乎？亦如古人之安於義命而已。上官朝廷，語本對舉，從樊晃所定爲當。

㊀《書・呂刑》：殺戮無辜。

㊁《劉向傳》：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

㊂《後漢・任延傳》：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謝靈運詩：遭物悼遷斥。

㊃失意，謂怫上官之意。

㊄荀悅《漢論》：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

㊅王弼《易傳》：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㊆《後漢書》：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㊇繆襲樂府：許與其成，撫其民。

余時忝諍臣㊀，丹陛實咫尺㊁。相看平聲受狼狽㊂，至死難塞先則切責㊃。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㊄。於公負明義㊅，惆悵頭更白。此悔當時不能疏救也。公方營救房琯，惴惴不安，故侍御之斥，力不能爲耳，與他人緘默取容者不同。但身爲諫官，而坐視其貶，終有負於明義，所以痛自刻責耳。此章四句起，下四段各八句。

㊀《孝經》：天子有諍臣七人。

㊁《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

㊂狼狽，見《北征》詩。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㊃《前漢・張湯傳》：位致三公，無以塞責。

㊄《詩》：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沈約詩：江海事多違。

㊅曹植《禹妻贊》：嬌達明義。《晉史論》：乖爭子之明義。王嗣奭曰：吳之盛德，託之名筆，千載猶生。身苟無瑕，何必與蜉蝣較是非哉。末段作自訟語，非但痛其冤，亦以重其人也。

申涵光曰：「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真情實語，聲淚俱下。王摩詰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兩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他人便多迴護矣。

發秦州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

鶴注：《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崔德符曰：詩題兩紀行：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皆以紀行爲先後，無復差舛。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㊀。　無食問樂音洛土㊁，無衣思南州㊂。

㊀《北史》：馮偉不治生事。

㊁《莊子》：吾無糧，故無食。　師氏曰：同谷不經殘破，故云樂土。《詩》：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㊂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地志：同谷，蜀北秦南，故曰南州。《楚辭》：嘉南州之炎德。

漢源十月交㊀，天氣如涼一作涼如秋。　草木未黃落㊁，況聞山水一作束幽。　栗亭名更嘉㊂，下有良田疇㊃。　充腸多薯音殊，一音孺蕷音與，一音豫㊄，崖蜜亦易去聲求㊅。密竹復扶又切冬筍㊆，清池

可方舟㈧。雖傷一作云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言同谷之當居。上四，記風景之媛，應上「無食問樂土」。冬笋，承物產。清池，承風景。公《秦州》詩，惓惓於東柯之勝，及《寄姪佐》詩，又嘆羨其所居山水，然實未嘗往居焉。讀此章，知赴同谷時，蓋寓於栗亭也。

㈠《杜臆》：成縣之東河，源出秦州南，又有南河，源出青渠堡南，俱入龍峽，注於嘉陵江。嘉陵水，卽漢水。此詩漢源，當在龍峽。鮑注以漢源爲縣名，非也。《唐書》：漢源縣屬成州。地志：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西源出隴西西縣之嶓冢山，南入廣漢。此名漢源，蓋西漢也。《詩》：十月之交。

㈡《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㈢《九域志》：栗亭，在成州東五十里，去秦州一百九十五里。《杜臆》：栗亭，乃魏時縣名。志云：卽漢源別名也。

㈣曹植詩：良田無晚歲。《孟子》：易其田疇。

㈤梁元帝書：適口充腸，無索弗獲。《本草》：薯蕷，俗名山藥，補虛勞，充五臟。注：蜀道者尤良。陶隱居曰：薯蕷處處有之，掘取食之以充糧。《山海經》作藷藇，音與薯蕷同。

㈥《圖經本草》：石蜜，卽崖蜜，其蜂黑色，似蚕，作房於巖崖高峻處或石窟中。以長竿刺令蜜出取之，多者至三四石，味酸，色綠，入藥勝於他蜜。黃希曰：崖蜜，成州多產，故貢蠟燭。李義山詩：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遞霧巢空。唐人大抵稱蜜爲崖蜜。

㈦謝靈運詩：密竹使徑迷。

㈧曹植詩：清池激長流。《西都賦》：方舟並驚。注：方，並也。

此邦俯要衝㈠，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㈡，登臨未銷憂㈢。谿谷無異石㈣，塞田始微收㈤。

豈復扶又切慰老夫一作大，惘一作炯然難久留㈥。此言秦州之當去。人事稠雜，則非風景之幽矣。塞田薄收，則無物產之饒矣。

㈠《漢靈帝紀》：傅燮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

㈡《世說》：王子敬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㈢張纘啓：歸瞰户牖，不異登臨。《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

㈣宋玉《風賦》：浸淫谿谷。

㈤谿谷皆石，則難耕。塞田帶沙，故薄收。

㈥李陵詩：行人難久留。

日色隱孤戍㈠，烏啼滿城頭㈡。中宵驅車去㈢，飲馬寒塘流㈣。磊落星月高㈤，蒼茫雲霧浮㈥。大哉乾坤内，吾道長悠悠㈦。此敍臨發情景。日暮孤征，戴星侵霧，不勝中途寥落之感矣。《杜臆》：此詩難於作結。「大哉乾坤内，吾道長悠悠」，亦近亦遠，收得恰好，與「飄蕩雲天濶」同意。胡夏客曰：行役著此結語，何等氣象。此章，起段四句，次段十二句，下兩段各八句。

㈠庾信詩：野戍孤烟起。

㈡王筠詩：棲烏城上喧。

㈢古詩：驅車策駑馬。

㈣又：飲馬長城窟。　何遜詩：露濕寒塘草。

㈤古詩：兩頭纖纖月初生，磊磊落落向曙星。

㈥庾信詩：蒼茫雲貌愁。

㈦《家語》：孔子曰：「吾道其南矣。」　漢王褒《九懷》：彌遠路兮悠悠。

錢謙益曰：《寰宇記》：同谷縣有栗亭鎮，咸通中，刺史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十韻，不復見，鴻詩曰：「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記今何有？」王嗣奭曰：無食二句，此公卜居本意，然時無地主，衣食從何得之？所以東柯、同谷，終非駐足之所也。

韓子蒼曰：子美《秦州紀行》諸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張綖曰：二公之論不同。大抵此詩變化精細，皆兼有之。但公時年四十八，故云「我衰更懶拙」，未可謂之少作。

赤谷

《一統志》：赤谷，在鞏昌府秦州西南七里，中有赤谷川。　蔡夢弼曰：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其坂九回。公前《赤谷西崦》詩云「蹲險不自安」，此詩又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九回坂也。

天寒霜雪繁㈠，遊子有所之㈡。豈但歲月暮㈢，重平聲來未有一云亦未期㈣。首段，述景敘情，語甚懷惋。

㈠《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

㈡李陵詩：遊子暮何之。　《史記》：優孟謂孫叔敖曰：「若無遠有所之。」

㈢古詩：歲月忽已晚。

㊃蘇武詩：相見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㊀，險艱一作難方自茲㊁。亂石無改轍㊂，我車已載脂㊃。山深苦多風㊄，落日童稚飢㊅。悄然村墟迴㊆，烟火何由追㊇。此記赤谷險峻，及中道飢寒之狀。

㊀任昉詩：晨發富春渚。

㊁顏延之詩：首路蹋險艱。任昉詩：湍險方自茲。

㊂諸葛武侯《黃陵廟記》：亂石排空。曹植詩：中塗絶無軌，改轍登高岡。

㊃《詩》：我車既攻。又：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㊄《史記》：山深而獸往之。魏文帝《苦戰行》：谿谷多風。

㊅雷次宗書：童稚之年。

㊆庾信賦：搖落小村墟。

㊇王粲詩：四望無烟火。

貧病轉零落一云飄零㊀，故鄉不可思㊁。常恐死道路㊂，永爲高人嗤㊃。末傷窮途生死，語尤悲慘。

《杜臆》：故鄉猶亂，永無歸期，「不可思」三字甚悲。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八句。

㊀謝靈運《陶徵士誄》：少而貧病。靈運詩：萬事俱零落。

㊁古詩：綿綿思故鄉。

㊂《論語》：予死於道路乎。

㊃《杜臆》：高人，指龐公輩。陶潛詩：永爲世笑嗤。

陸時雍曰：老杜《發秦川》諸詩，首首可誦。凡好高好奇，便與物情相遠，人到歷練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無所用。

梅鼎祚曰：首四語，悽婉具足。其歷敍窮途處，過於慟哭，結語雖直，亦是實情。

鐵堂峽

《方輿勝覽》：鐵堂山，在天水縣東五里，峽有石笋，青翠長者至丈餘，小者可以爲礪。《通志》：硤有鐵堂莊，四山環抱面，有孤冢。邵注：在秦州東南七十里。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㊀。硤形藏堂隍㊁，壁色立精荆作精，一作積鐵㊂。首敍鐵堂形勢。王立之曰：山臺如堂隍，硤藏於中間。石之色黑，如積鐵然。

㊀《海賦》：神仙縹緲餐玉清。縹緲，衣裳飛揚貌。

㊁朱注：《説文》：山陿夾水曰峽。韻書不與硤通。然周立硤州，以居三峽之口因名，則二字殆可通也。《西京雜記》：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漢書·胡廣傳》：列坐堂皇上。注：室無四壁曰皇。江總詩：石路接堂皇。劉孝威詩：堂皇更隱映。

㊂《吴越春秋》：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韓非子》：明主推積鐵之累，而察一市之恩。按本句五字皆入聲，讀不順口，作精鐵爲是。

徑摩穹蒼蟠㊀，石與厚地裂㊁。修纖無垠一作限竹㊂，嵌丘銜切空一作孔太始雪㊃。威遲哀壑底㊄，徒旅慘不悦㊅。一作徒懷松柏悦。水寒長冰横㊆，我馬骨正折㊇。此記高下諸景。上四，狀其峭

削幽秀，此仰視所見。下四，狀其深峻陰寒，此俯視所見。皆所謂乘絶險也。修纖，細長貌。無垠，徧地皆竹也。嵌空，玲瓏貌。太始，從古積雪也。威遲，猶言回遠。從澗橫度，故見冰橫。徒旅馬骨，卽《詩》「我僕痛矣」，「我馬瘏矣」之意。

㊀棗據詩：高巖暨穹蒼。

㊁《詩》：謂地蓋厚。《江賦》：徹如地裂。

㊂劉楨《魯都賦》：竹則填彼山垠。張華詩：化達無垠。

㊃沈佺期詩：窅轉復嵌空。《列子》：太始者，形之始也。

㊄《文選注》：《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又作威遲。潘岳詩：峻坂路威遲。顏延之詩：隱閔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㊅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

㊆庾信詩：中流覺水寒。徐陵詩：長冰塹不流。《哀江南賦》：冰橫似岸。

㊇陳琳樂府：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生涯抵弧矢㊀，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㊁，回首肝肺熱㊂。末結憂亂之情。當此流離奔走，未有息機，故回想行踪而煩熱也。末句應遊子。此詩與上章同格。

㊀趙注：抵，當也。抵弧矢，謂當用兵之時。亦作逢抵之抵。《易傳》：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㊁《商子》：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㊂蔡琰詩：煢煢對孤影，怛咤糜肝肺。

黃生曰：諸詩大抵寫蜀道之艱難，及行役之辛苦。看每章結語，各有出場，無一相重處。

今按：入蜀諸章，用仄韻居多，蓋逢險峭之境，寫愁苦之詞，自不能爲平緩之調也。

鹽井

鶴注：《唐·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嶓州井各一。錢箋：《元和郡縣志》：鹽井，在成州長道縣東三十里，水與岸齊，鹽極甘美，食之破氣。鹽官故城，在縣東三十里，在嶓冢西四十里，相承營煮，味與海鹽同。《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

鹵中草木白㊀，青者官鹽烟。一云直者青鹽烟。官作既有程㊁，煮鹽烟在川㊂。首記煮鹽之事。

㊀《漢·宣帝紀》：困於蓮勺鹵中。《説文》：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遠注：草木白，鹵氣浸漬，草木凋枯也。

㊁陳琳詩：官作自有程。

㊂《前漢書》：吳王東煮海爲鹽。

汲井歲搰搰古忽切。一作榾榾㊀，出車日連連㊁。自公斗三百㊂，轉致斛六千㊃。

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㊄，物理固自一作亦固然㊅。此歎公私取利者衆也。初則汲井以煎，既則車載而出。搰搰，用力貌。連連，衆多貌。自公，謂官價。轉致，謂商販。斗錢三百，石至六千，倍獲其息也。君子，譏自公。小人，指轉致。物情爭利，不足嗟嘆，亦慨時之語。此章，前四句，後八句。黃希曰：《唐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爲諸州榷鹽鐵使，初變法。劉晏代之，法益密。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爲錢二百一十，後復增六十。

河中兩池鹽，斗三百七十。豪賈射利，官收不能半。以此例之，蜀中鹽價，從可推矣。

㈠《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灌井，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㈡《詩》：出車彭彭。又：執訊連連。

㈢又：退食自公。

㈣《玉篇注》：十斗爲斛。《續漢書》：虞詡爲武都太守，始到郡，石直八千。

㈤《說苑》：孔子曰：「君子愼所從。」張協詩：達人知止足。

㈥何遜詩：臨觴鱒獨嘆嗟。

㈦《抱朴子》：較物理之善否。

蜀有鹽井，其水下鹹上淡。土人取巨竹，盡通中節，惟下梢留節，傍鑿小孔，用牛皮掩孔口，皮連繩索。下竹之後，牽索轉皮，則鹹水入筒，仍掩其孔，汲起傾瀉，不雜淡水。又有火井，空穴深邃，投草引火，則烟氣騰鬱，埋鍋其上，藉以熬鹽。此事甚奇，因附記焉。

寒峽

《宋書·氏胡傳》：安西參軍魯尚期，追楊難當，出寒峽。鶴曰：秦成之間，大抵多峽，自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

行邁日悄悄㈠，山谷勢多端㈡。雲門轉絶岸㈢，積阻霾天寒㈣。寒硤郭作峽不可度，我實一作況當仲冬交㈤，泝沿增波瀾㈥。首記峽中勢險而氣寒。雲門乍轉，却逢絶岸，積阻之處，又霾

天寒，此所謂勢多端也。單衣仲冬，衝寒而度峽，旅人之困如此。曰仲冬交，蓋在十一月初矣。

㈠《詩》：行邁靡靡。黃注：遠行曰邁。又：憂心悄悄。

㈡趙充國策：況山谷之便乎。《漢書》：上知方朔多端。

㈢《蜀都賦》：指渠口以爲雲門。魯曰：雲門，亦秦地名。木華《海賦》：絶岸萬丈。

㈣謝朓詩：九河亘積阻。《爾雅》：風而雨土爲霾。古樂府：海水知天寒。

㈤沈約詩：豈覺衣裳單。

㈥《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

㈦逆流而上曰泝，從流而下曰沿。何遜詩：泝水復沿流。應瑒《靈河賦》：泝沿蔽水，帆柱如林。謝靈運詩：傾耳聆波瀾。

野人尋烟語㈠，行子傍去聲水餐㈡。此生免荷去聲殳音殊㈢，未敢辭路難㈣。末歎峽行之艱苦。尋烟傍水，皆荒山閴寂之象。路難猶勝荷殳，此自解語，實自傷語。此章，前八句，後四句。

㈠鮑照詩：當警野人機。

㈡又：行子夜中飯。

㈢《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注：祋，殳也。又：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

㈣古樂府有《行路難》。陳繼儒曰：此與《鐵堂》《青陽》二篇，幽奥古遠，多象外異想，悲風泣雨，入蜀人不堪多讀。

黃生曰：積阻之氣，至于霾天，著此一句，寒峽方顯。末二，即「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意，亦無聊中故作此語耳。

法鏡寺

法鏡寺，舊注無考。鶴曰：意尚在秦州。

身危適他州㊀，勉强丘兩切終勞苦。神傷山行深㊁，愁破崖寺古。首敍路經法鏡。傷神之際，見崖寺蒼古，故愁懷頓破。

㊀東方朔詩：才盡身危。

㊁荀粲妻亡，不哭而神傷。《史記》：夏禹山行乘橇。

嬋娟碧蘚《正異》、《英華》皆作蘚，一作鮮淨㊂，蕭摵子六切寒籟聚㊃。回回一作洄洄山一作石根水㊄，冉冉朱甍音萌半光炯㊅，户牖粲可數所主切㊆。中申破愁之意。嬋娟，謂蘚色明潤。蕭摵，謂籟葉飄零。此摹冬景。山繞迴泉，松含宿雨，皆寺前佳勝。雲洩乍蒙，似晴而雨，日翳仍吐，似雨而晴，此摹曉景。朱棟半呈，户牖可指，乃寺中氣象。《杜臆》云：此段描景入神。

㊀《楚辭》：女嬃之嬋娟兮。沈約詩：嬋娟入綺窗。朱注：碧鮮，斷是苔蘚之蘚。公《哀蘇源明》詩云「垢衣生碧蘚」。舊本訛作鮮，注家遂引《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以爲四字皆言竹，恐無此句法。今按：王勃《聖泉宴詩序》：紫苔蒼蘚。李白詩：廚竈無青烟，刀机生緑蘚。

㊁張協詩：草摵摵以疏葉，木蕭蕭以零踐。《詩》：籥兮籥兮，風其吹汝。

㈢漢鐃歌《巫山高》：回回臨水遠。劉公幹詩：回回自昏亂。

㈣古詩：冉冉孤生竹。曹植詩：柔條紛冉冉。

㈤《魏都賦》：窮岫洩雲，日月恒翳。顏延之詩：泄雲已漫漫，夕雨亦淒淒。洩與泄同，猶出也。

㈥何遜詩：早霞麗初日。

㈦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朱注：甍，棟也，所以承瓦。江淹《神女賦》：日炯炯而舒光。

㈧沈炯《幽庭賦》：築山川於户牖。

注一作枉策忘前期㊀，出一作高蘿已亭午㊁。冥冥子規叫㊂，微徑不敢一作復取㊃。

意。晨朝登眺，至午始出藤蘿，及聞子規聲慘，不敢取徑搜奇，遂去寺而前邁矣。此章，起結四句，中間八句。

㊀前期，謂前路程期。沈約詩：分手易前期。

㊁《天台賦》：羲和亭午。

㊂黄希曰：子規，春鳥，仲冬聲聞，地氣之煖使然也。

㊃《後漢·隗囂傳》：微徑南通。

王嗣奭曰：公於極窮苦中，一見勝地，不顧程期，能於境遇外，別具一副胸襟，冥搜而搆奇。

鍾惺云：老杜蜀中詩，非唯山川陰霽，雲日朝昏，寫得刻骨。即細草敗葉，破屋垝垣，皆具性情。千載之下，身歷如見。

青陽峽

邵注：青陽峽，在秦州之南，詩云「南行道彌惡」可見。

法鏡寺

塞外苦厭山㊀，南行道一云登路彌惡㊁。岡巒相經亘㊂，雲水氣參錯㊃。首從峽行敍起。經亘，山疊難行。參錯，水迷難度。所謂道彌惡也。

㊀吳均詩：塞外何紛紛。

㊁《詩》：我獨南行。

㊂盧諶詩：岡巒挺茂樹。

㊃謝靈運詩：泝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

林迴硤角來，天窄一作穿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㊀。硤角，從旁橫射者。壁面，當前劈峙者。奮怒，青陽峽景。仰看平聲日車側㊁，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一作作狂風㊂，霜霰浩漠漠㊃。此記青陽峽景。磎西五里石，石勢聳欹。陷地軸，石形重大。魑魅嘯，石傍陰慘。霜霰多，石上凝寒也。崩石危險也。礙日車，石相捍，望之恒有落勢。

㊀《水經注》：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崩巖傾仄，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

㊁《杜臆》：「仰看日車側」，卽「愁畏日車翻」意。《魯靈光殿賦》：仰看天庭。《莊子》：若乘日之車，遊襄城之野。漢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

㊂《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

㊃陶潛《桃花源記》：常恐霜霰至。

昨憶一作憶昨踰隴坂㊀，高秋視吳嶽㊁。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㊂。超然侔壯觀㊃，已謂殷上聲。一作隱寥廓㊄。突兀猶趁人㊅，及茲歎一作谷冥漠㊆。此自隴坂說到青陽，乃借衆山以形其突兀。隴坂

之上，西見吳岳，東歷蓮峯，北掩崆峒，已極宇宙大觀。若欲侔此壯觀，意謂寥廓之地隱伏難見矣。今到青陽，其突兀之狀猶若逐人而來，始歎冥漠之境不可窮盡也。舊注以壯觀指青峽，突兀指巨石，未合詩意。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㈠《秦州記》：隴坂九折，不知幾里。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隴坂長。

㈡《杜臆》：高秋天朗，故見諸山。宋子侯詩：高秋八九月。《漢·地理志》：吳山，在汧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岳。《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嶽也。《舊唐書·禮儀志》：肅宗至德二年春，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

㈢蓮華峯，在華山。崆峒山，在岷州。

㈣班彪《王命論》：超然遠覽。《西都賦》：盛娛游之壯觀。

㈤左思詩：壁立何寥廓。

㈥庾闡《涉江賦》：洪濤突兀而橫峙。

㈦顏延之詩：衣冠終冥漠。

江盈科《雪濤詩評》曰：少陵秦州以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獨能象景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乃爲真詩人，真手筆也。

龍門鎮

《水經注》：洛溪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又南逕龍門戍東。朱注：洛谷，一作駱，在成縣西。《一統志》：龍門鎮，在鞏昌府成縣東，後改府城鎮。

青陽峽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㊀，沮洳棧道濕㊁。不辭辛苦行㊂，迫一作迨此短景影同急㊃。日促。迫屬行程，急屬日影。

㊀庾信詩：山深足細泉。

㊁《詩》：彼汾沮洳。《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元和郡縣志》：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張良令燒絶棧道，卽此。

㊂曹植詩：能不懷辛苦。

㊃庾信詩：短景負餘暉。《舞鶴賦》：急景凋年。吴注：舊引《舞鶴賦》「急景凋年」，似將景急二字相連。按庾信詩「短景負餘暉」，則短景微讀。公詩「歲暮陰陽催短景」，又其較著矣。

石門雲雪一作雪雷，一作雪雲隘一作溢㊀，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㊁，風水白刃澀㊂。胡馬屯豚成皋㊃，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㊄，山寒夜中泣。此見龍門景事，而歎戍卒之苦。石門古鎮，有險可憑，亦何必屯兵戍守乎？譏之也。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㊀《蜀都賦》：岨以石門。注：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經大石門，歷故棧道下，又東南歷小石門。

㊁崔湜詩：霜氣下旌竿。

㊂陶潛詩：風水互乖違。《秦國策》：白刃在前。

㊃趙曰：成皋，乃羣洛之地。

㊄陰鏗詩：遠戍唯聞鼓。《唐書》：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黄淳耀曰：時東京爲史思明所據。秦成間密邇關輔，故龍門鎮兵有石門之守。然旌竿慘淡，白刃鈍澀，既無以壯我

軍容，況此地又與戍皋遠不相及，而防戍於此，則亦徒勞吾民而已。使之山寒夜泣，亦何爲哉。

石龕

龕，苦含切，石塔也。《阿育王傳》：山龕石室。沈佺期詩：危峯石作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平聲我西㈠。我後鬼長嘯，我前狨音戎又啼㈡。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㈢。驅車石龕下㈣，仲冬見虹霓㈤。 綰注：上歎行路之艱，是傷己。俯視物類，仰觀天氣，備寫悽慘陰森之象。魏武帝《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此句意所本。劉琨《扶風歌》：「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此句法所本。《楚辭·九思》：「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猿猴；將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此東西前後疊句所本。

㈠《楚辭·招隱》：虎豹鬬兮熊羆咆。

㈡陳藏器《本草》：狨，生山南山谷中，似猴而大，毛長，黃赤色，人將其皮作鞍褥。《埤雅》：狨，猿狖之屬，輕捷善緣木，生川峽深山中。又云：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狨，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擲之。

㈢謝靈運詩：山遠行不近。

㈣古詩：驅車策駑馬。 沈炯詩：山龕擬夜禪。 地志：龍門石壁，鑿爲龕，石佛數千。則知石龕乃人工所爲者。

㈤《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見，仲冬見之，紀異也，亦地煖使然。 《爾雅注》：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

伐竹一作木者誰子㈠，悲歌上時掌切。一作抱雲梯㈡。爲去聲官採美箭㈢，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

幹古旱切，千上聲。一作笴盡㈣，無以應一作充提攜㈤。奈何漁陽騎去聲，颯颯驚蒸黎㈥。綎注：下嘆征求之苦，是憫人。此章兩段，俱八句。山採箭幹，幾於罄竹無餘，民力之殫可知。梁齊，謂河北官軍。漁陽，謂思明餘孽。五歲，自天寶十四載至乾元二年也。

㈠雷次宗《豫章記》：伐竹爲筏。阮籍詩：所憐者誰子。

㈡《史記·項羽傳》：悲歌慷慨。《墨子》：公輸班爲雲梯。郭璞《游仙詩》：靈谿可潛盤，何事登雲梯。

㈢《一統志》：箭幹山，在漢中府漢陰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山產箭竹。《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借用之。

㈣《考工記》：荊之幹。與幹同。《呂氏春秋》：齒羽箭幹。

㈤謝靈運詩：提攜弄齊瑟。

㈥《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相如《封禪書》：覺寤蒸黎。楊慎曰：起得奇壯突兀，末段深爲時慮。

陸時雍曰：此詩氣局最寬，語致最簡。

申涵光曰：起勢奇崛，若安放在中間，亦常語耳。

積草嶺原注：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㈠，白日遞隱見音現㈡。颼颼林響交㈢，慘慘石狀變㈣。山分一作外積草嶺，路異鳴唐志》作鳴，一作明水縣㈤。旅泊吾道窮一作東㈥，衰年歲時倦㈦。首記積草之景，兼敍跋涉之艱。山疊多

陰，故日光隱見。 颼颼慘慘，皆形容積陰也。 蔡夢弼曰：從此嶺分路，東則同谷，西則鳴水。

㈠江淹詩：連峯竟無已。

㈡梁簡文帝詩：日斜光隱見。

㈢《水經注》：風颼颼而颼颼。

㈣陶潛詩：慘慘寒日。

㈤《舊唐書》：鳴水縣屬興州，本漢沮縣地，隋爲鳴水縣。

㈥梁元帝詩：旅泊依村樹。

㈦《史記》：仲尼曰：「吾道窮矣。」 簡文詩：羽檄歲時聞。

卜居尚百里㈠，休駕投諸彥㈡。 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㈢。 來書語絶妙，遠客驚深眷㈣。

食蕨不願餘㈤，茅茨眼中見㈥。 下言路近同谷，得有依託也。 諸彥，投宿之家。 主人，同谷之宰。 蕨薇，山中之食。 茅茨，山中之居。 張綖注：公欲居西枝者，以贊公有盛論之作；欲居同谷者，以主人有深眷之書也。 此與上章同格。

㈠屈原有《卜居》篇。

㈡謝靈運《擬鄴中詩序》：二三諸彥。

㈢《後漢書》：范冉謂王奐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㈣鮑照詩：遠客厭辛苦。

㈤《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 《索隱》注：薇，蕨也。 左思《咏史詩》：飲河期腹滿，貴足不願餘。

㈥《莊子》：茅茨不剪。 《晉書》：豫章太守見范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 《南史》：袁粲曰：「但恨眼中不

見人。」

泥功《唐書》作公山

《杜臆》：成州有八景，泥功山、鳳凰臺，居其二。公詩止言其濘，不言其勝，何耶？《唐書》：貞元五年，於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權置行成州。《方輿勝覽》：在同谷郡西二十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㈠。泥濘乃定切。一作窪非一時，版築勞人功。先記泥功山。泥濘之處，功須版築，此泥功所由名也。

㈠《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興州長擧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爲青泥嶺。《一統志》：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北。

不畏道途一作路遠一作永，乃將一作反將，一作及此汨沒同。白馬爲鐵驪㈠，小兒成老翁㈡。哀猿一作猱透却墜㈢，死鹿力所窮㈣。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㈤。後敍中途淪沒之患。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月令》：孟冬之月，乘玄輅，駕鐵驪。《爾雅》：馬純黑曰驪。

㈡葛洪《神仙傳》：太玄女，須臾之間或化爲老翁，或爲小兒。

㈢李孝貞詩：風靜夜猿哀。

㈣《詩》：野有死鹿。《左傳》：鹿死不擇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㈤龐德公《於忽操》：前行險既以覆兮，後逐逐其猶來。盧照隣詩：傳語後來者，斯路誠獨難。

鳳凰臺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頂。

張綖注：秦地有鳳凰臺，本因西伯，後人謬傳弄玉吹簫之説。《水經注》：鳳溪水，上承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棲其上，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方輿勝覽》：鳳凰臺，在同谷東南十里，山腰有瀑布，名迸璣泉。天寶間，哥舒翰有題刻。

亭亭鳳凰臺㈠，北對西康州㈡。西伯今寂寞㈢，鳳聲亦悠悠㈣。山峻路絶蹤，石林氣高浮㈤。安得萬丈梯，爲去聲君上上聲。《英華》作居上頭。首咏鳳凰臺，傷鳳去臺空也。盧注：當時李泌久歸衡山，公欲效綺里之功而不可得，故曰：「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春宫左右無人調護，公欲效綺里之功而不可得，故曰：「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

㈠《魏都賦》：亭亭華表，峙乎其陽。

㈡《唐書》：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中廢。謂之西康者，別於嶺南之康州也。

㈢《商紀》：紂賜昌得專征伐，爲西伯。

㈣《圖經》：岐山，一名天柱山。文王時，鳳鳴岐山，亦呼爲鳳凰堆。

㈤謝靈運詩：石林豈爲艱。

㈥孫綽《天台賦》：臨萬丈之絶冥。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一作啁啾㈠。我能剖心血一作出㈡，飲啄慰孤愁㈢。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勝覽》作忘外求。血以當醴泉㈣，豈徒比清流㈤。

此託鳳雛以寓意。盧注：肅宗聽張良娣之譖，既去建

寧王倏，又欲動搖廣平王俶。俶母吳氏，生子而亡，故云無母雛。披心瀝血，欲獻忠肝以保護之耳。

㈠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㈡《拾遺記》：二人剖心瀝血，以代墨焉。

㈢何遜詩：誓將收飲啄。

㈣《詩疏》：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阮籍詩：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栖山岡。

㈤路喬如《鶴賦》：飲清流而不舉。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㈠。坐看去聲綵翮長一作舉，舉一作縱意八極周㈡。自天銜瑞圖《英華》作圖讖㈢，飛下去聲十二樓㈣。圖以奉一作獻至尊，鳳以垂鴻猷㈤。再光中去聲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勝覽》作止爲去聲此，羣盜何淹留。

圖，皆興王之兆；曰至尊、曰鴻猷，則明說中興事業矣。深衷在此，應上心血。羣盜何留，安史自滅矣。此章前兩段各八句，末段十二句收。

㈠《鸚鵡賦》：託輕鄙之微命。

㈡王褒頌：周流八極。

㈢《春秋元命苞》：黃帝游玄扈洛水之上，鳳凰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班固《白雉詩》：《琴操》：紂爲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郊，文王乃作操。

㈣《漢·郊祀志》：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十洲記》：崑崙，積金爲天墉城，城上安金臺五所。鮑照《煌煌京洛行》：鳳樓十二重，四户八綺窗。

㈤劉敬叔《異苑》：晉隆安中，鳳凰集劉穆之庭，韋蔿謂曰：「子必協贊鴻猷。」解杜者，詩中本有寓意，而必欲傅會時事，失於穿鑿；詩中本無寓言，而必欲抹殺微詞，謂之矯枉。好勝之過，良是。此章託諷顯然，蓋借景以寓意，于盧注獨有取焉。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杜臆》：同谷縣，唐屬成州，元以同谷縣省入，明則改州爲縣。考今志，成縣有杜甫故居，注引虎穴龍澄詩爲證，其居當在西枝村之西，然公詩却未云居西枝也。《舊唐書》：成州治同谷縣，武德元年置成州，貞觀二年，以廢康州之同谷縣來屬。《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

有客有客字子美㈠，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一作兩耳㈡。歲拾橡仕兩切栗隨狙千余切公㈢，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一作主歸不得，手脚凍皴七倫切皮肉死㈣。嗚呼一歌兮歌已一作獨哀，悲風爲去聲我從天一作東來㈤。

此章從自敍説起。垂老之年，寒山寄迹，無食無衣，幾於身不自保，所以感而發嘆也。悲風天來，若助旅人之愁矣。首二領意，中四敍事，末二感慨悲歌。七首同格。

㈠《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洙曰：以寓居，故自稱有客。

㈡《易林》：亂髮如蓬，憂常在中。漢樂府《長歌行》：髮短耳何長。

㈢《唐書》：甫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今在同谷亦然。《莊子》：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後漢·李恂傳》：時歲荒，徙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廣韻》：橡，櫟實也。

《莊子》：狙公賦芧，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悦。芧，即橡子也。狙，猿屬。狙公，畜狙之人也。

㊃《說文》：皴，皮細起也。《梁武帝紀》：執筆觸寒，手爲皴裂。

㊄李陵詩：遠望悲風至。

蔡琰《胡笳十八拍》結語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曰：兩拍張絃兮絃欲絶，志摧心折兮自悲嗟。曰：四拍成兮益悽楚。曰：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曰：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兮欲罷彈。曰：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七歌結語，皆本笳曲。

其二

長鑱仕衫、仕鑒二切長鑱白木柄㊀，我生託子以爲命㊁。黃獨山谷作獨，東坡作精　無苗山雪盛㊂，短衣數音朔挽不掩脛㊃。此時與子空一作同歸來㊄，男呻女吟四壁靜。鳴呼二歌兮歌始放，間一作隣里爲去聲我色惆悵㊅。上章自嘆凍餒，此并痛及妻孥也。命託長鑱，一語慘絶。橡栗已空，又掘黃獨，直是資生無計。雪滿山，故無苗可尋。風吹衣，故挽以掩膝。男女呻吟，飢寒並迫也。前曰悲風，天助之哀。此曰閭里，則人爲之憫矣。前後章，以有客對弟妹，敍骨肉之情也。中間獨將長鑱配言，蓋託此爲命，不啻一家至親。

㊀《說文》：鑱，鋭也，吳人云犁鐵。《玉篇》：鑱，鏟也。

㊁呼鑱爲子，猶《毛詩》呼籥爲汝。　黃庭堅曰：《嵩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以爲命。

㊂又曰：黃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黃，蔓延生，葉似蘿摩，梁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陳藏器《本草》：黃獨，遇霜雪，枯無苗，蓋蹲鴟之類。蔡夢弼引別注云：黃獨，歲飢土人掘以充糧，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其說是也。

按：公詩有別用黃精者，如《太平寺》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羽毛。」《丈人山》云：一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

雪容。」皆託爲引年而發，若此歌則專爲救飢而言，當主黃獨爲是。

㊃《史記》：叔孫通變其服，服短衣。甯戚《叩角歌》：短布單衣不及骭。曹植詩：挽衣對我泣。脛，足骨也。

㊄《莊子》：呻吟裘氏地。呻吟既息，四壁悄然，寫得悽絶。何遜詩：宵長壁立靜。

㊅《周禮·天官》：聽閭里以圖版。《楚辭》：余惆悵而自憐。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㈠，三人各瘦何人强㈡？生別展轉不相見㈢，胡塵暗天道路長㈣。東飛鴈音加鵝後，秋鶴七羊切㈤，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一作取兄骨㈥。此章嘆兄弟各天也。生別展轉，自東都而長安，又自秦隴而同谷。胡塵暗天，申言生別之故。弟在東方，因欲東飛而去也。始念生離，終恐死別，故有收骨之語。《杜臆》：鴈鵝雁屬，以比兄弟。而惡鳥在後，安得送我在汝傍乎。何處收骨，此承輾轉來。

㈠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穎、觀、豐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後有《舍弟占歸草堂》詩。《左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

㈡《後漢書》：趙孝，其弟禮，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餓羸瘦，不若孝肥飽。」賊感其意，俱舍之。梁元帝《與武陵王書》：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

㈢古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㈣宋文帝詩：不見南雲陰，但見胡塵起。《詩》：道阻且長。

㈤《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廣志》：駕鵝，野鵝也。陶隱居云：野鵝大於雁，似人家蒼鵝，謂之駕鵝。《揚雄傳》：

豈鴛鴦之能捷。《楚辭・大招》：鵾鴻群晨，雜鶖鶴只。《埤雅》：鶖，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善與人鬬，好啗蛇。《詩》：有鶖在梁。毛萇曰：鶖，禿鶖。　楊慎曰：鶴有二種：《列子》「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相如賦「雙鶴下，玄鶴加」，《物類相感志》「玄鶴，長足，羣飛，天將霜必先鳴」，此蓋鶴類，以其色蒼，故曰鶴，此一種也；若《江賦》所云「奇鶴九頭」，孔子引《河上之歌》曰「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此則妖鳥，別爲一種。

㈥《左傳》：崤有二陵，予收爾骨焉。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㈠，良人早歿諸孤癡㈡。長淮浪高蛟龍怒㈢，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遲。扁舟欲往箭滿眼㈣，杳杳南國多旌旗㈤。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浩然本作林猿，一作竹林爲去聲我啼清晝㈥。此章嘆兄妹異地也。嫠婦客居，孤兒難倚。十年，妹不能來。扁舟，公不得往。蛟龍，防路之險。旌旗，虞時之危。猿啼清晝，不特天人感動，即物情亦若分憂矣。

㈠《吳越春秋》：壽夢元年，魯成公會於鍾離。《舊唐書》：濠州，屬淮南道，天寶元年，改鍾離郡，乾元元年，復爲濠州。《新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有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國。按：公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即指此處。

㈡《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注：夫也。　曹植《平原懿主誄》：憐爾早歿。　《左傳》：以是藐諸孤。

㈢《書》：導淮自桐柏。何遜詩：初宿長淮上。

㈣劉孝綽詩：扁舟去平樂。

㈤古詩：杳杳即長暮。　顏延之詩：旌旗晝夜懸。

㈥張九齡詩：林猿莫夜聽。《長笛賦》：猨雌晝吟。朱注：蔡條云：崇寧間，有貢士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曰：此竹林鳥也。林時對曰：考《海録》，有「竹林靜，啼青笋」之句，竹林與青笋並用，似屬鳥名。《演繁露》：詩人假象爲辭，因竹之號風若啼，故謂之啼耳。按：二説皆穿鑿難信。猿多夜啼，今啼清晝，極言其悲也。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㈠，寒雨一作風颯颯枯樹云樹枝濕㈡。黃蒿古城雲不開㈢，白一作玄狐跳梁黃狐立㈣。我生何爲在窮谷㈤，中夜起坐萬感集㈥。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㈦。

此章咏同谷冬景也。此歌忽然變調，寫得山昏水惡，雨驟風狂，荒城晝冥，野狐羣嘯，頓覺空谷孤危，而萬感交迫，招魂不來，魂驚欲散也。收骨於死後，招魂於生前，見存亡總不能自必矣。招魂句，有兩説。《杜臆》謂：魂離形體，不能招來，使之同歸故鄉。此順解也。胡夏客謂：身在他鄉，而魂歸故鄉，反若招之不來者。此倒句也。依後説，翻古出新，語尤奇警。

㈠孔稚珪詩：胡騎四山合。

㈡鮑照《與妹書》：吾自發寒雨。柳惲詩：颯颯避霜葉。庾信有《枯樹賦》。

㈢蔡琰《胡笳》：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㈣《呂氏春秋》：禹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焉。陶隱居《本草》：狐，形似狸而黃。《莊子》：獨不見狸狌乎，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㈤謝惠連詩：窮谷是處。

㈥阮籍詩：中夜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㈦《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朱注：古人招魂之禮，不專施於死者。公詩如「剪紙招我魂」，「老魂招不得」，「南方實有未招魂」，與此詩「魂招不來歸故鄉」，皆招生時之魂也。本王逸《楚辭注》。

其六

南有龍兮在山湫㈠，古木巃嵸虯紅、力董二切蹤子紅、子孔二切枝相樛㈡。木葉黃落龍正蟄㈢，蝮蛇東來水上游㈣。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扶又切休㈤。嗚呼六歌兮歌思去聲遲，一云怨遲遲，溪壑爲我回春姿㈥。此章咏同谷龍湫也。古木巃嵸，樹覆湫潭，神龍蟄伏，而蝮蛇肆行，此陽微陰勝之象。拔劍且休，誅之不勝誅也。溪壑迴春，蓋望陽長陰消，回造化於指日，其所慨於身世者，大矣。《易傳》以潛龍比君子，蔡琰謂暴猛如虺蛇，此君子小人之別也。時在仲冬，而曰春迴者，天氣晴和有似春意耳。

㈠《杜詩博議》：同谷萬丈潭有龍，此借以起興。湫，龍潭也。揚雄《蜀都賦》：火井龍湫。

㈡江總詩：古木斷懸蘿。劉安《招隱士》：山氣巃嵸兮石嵯峩。巃嵸，楂枒貌。謝朓詩：樛枝聳復低。樛，枝曲下垂貌。

㈢《記》：季秋之月，草木黃落。《易》：龍蛇之蟄。《抱朴子》：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人得活也。

㈣《楚辭》：蝮蛇蓁蓁。《淮南子》：蝮蛇不可使安足。隋煬帝《鳳艒歌》：意欲持鉤往撩取，那知反被蝮蛇纏。沈佺期詩：何遽青春逝，蝮蛇不可使安足。

㈤《漢書》：高帝夜徑澤中，有大蛇當道，拔劍斬之。張載詩：谿壑無人迹。《列子》：師文及秋而叩角絃，温風徐迴。從容婉轉，谿壑亦若迴春。寫而必變，恐是蛟龍還復休。

㈥張載詩：谿壑無人迹。《列子》：師文及秋而叩角絃，温風徐迴。從容婉轉，谿壑亦若迴春。寫而必變，天之道也。吳見思曰：前五歌，意俱竭，此則不得不遲。遲則從容婉轉，谿壑亦若迴春姿。

王道俊《博議》：前後六章，皆自敍流離之感，不應此章獨議時事。此蓋詠同谷萬丈潭之龍也。龍蟄而蝮蛇來遊，或自傷龍蛇之混，初無指切。古人詩文，取喻於龍者不一，未嘗專指爲九五之象。郭知達引蘇註云：此詩南有龍，喻明皇在南內，東坡必無是言。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㊀，三二作十年飢走荒山道㊁。長安卿相去聲年㊂，富貴應平聲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㊃，但話宿昔傷懷抱㊄。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㊅。

此章仍以自嘆作結，蓋窮老流離之感深矣。卿相少年，反照首句。山中話昔，回應次句。皇天日速，嘆不能挽暮景之衰頹也。首尾兩章，俱結到天，蓋窮則呼天之意耳。三年走山，謂自至德二載至乾元二年，奔鳳翔，貶華州，客秦隴，遷同谷也。趙注：末句又變新意，自一至七，歌聲既終，而日色暮矣。

㊀李陵書：男兒生已不成名。《隨筆》云：長安卿相未必盡屬少年，杜説亦不盡然。漢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遷光禄，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爲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㊁陶潛詩：鬱鬱荒山裏。

㊂師氏曰：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元勳舊德如郭子儀，尚見齟齬，他可知已。

㊃《漢書》：丙吉薦儒生王仲翁。鮑照詩：南國有儒生。《左傳》：季札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吴均詩：依然舊

相識。

㊄阮籍詩：宿昔同衣裳。　古詩：臨風送懷抱。

㊅《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兮。　江淹詩：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王嗣奭曰：《積草嶺》詩云「邑有佳主人」，豈指同谷令耶？歌內甚有不足主人意，如託鑒爲命，如閭里惆悵，主人何獨不爲意也。又如「黃蒿古城雲不開」，見城中無一相知，故但言「山中儒生舊相識」，然亦隱隱及之，終屬厚道。

朱子曰：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至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今按：長安卿相二句，據師氏之說，是歎當時棄老成而用新進，初非羨慕朝官也。此詩固當善會。

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於序論每以「嗚呼」冠其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於歌行每以「嗚呼」結其篇末。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胡應麟曰：杜《七歌》亦倣張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唐短歌，各爲絶倡，所謂異曲同工。

王嗣奭曰：《七歌》創作，原不倣《離騷》，而哀實過之。讀《離騷》未必墮淚，而讀此不能終篇，則以節短而聲促也。

陸時雍曰：《同谷七歌》，稍近騷意，第出語粗放，其粗放處，正是自得也。

董益曰：李廌《師友記聞》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極致，不在屈宋之下。愚謂一歌結句「悲風爲我從天來」，七歌云「仰視皇天白日速」，其聲慨然，其氣浩然，殆又非宋玉、太白輩所及。

申涵光曰：《同谷七歌》，頓挫淋漓，有一唱三歎之致，從《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詩》得來，是集中得意之作。

宋元詞人多倣同谷歌體，唯文丞相居先，今附録于後：「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徬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淒，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

男一女同歔欷。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鶺鴒在原我何爲。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旁。雁兒啄啄秋無粱，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浪。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落繡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電飄泥塗。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血駒。晨妝靚服臨西湖，英英雁落瓢瑤琚，風花飛墜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汙渠。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爲爾遡風立斯須。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粱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少陵當天寶亂後，間關入蜀，流離瑣尾而作七歌，其詞凄以楚。文山當南宋訖籙，縶身赴燕，家國破亡而作六歌，其詞哀以迫。少陵猶是英雄落魄之常，文山所處，則靡軀湛族而終無可濟也，不更大可痛乎！

萬丈潭 原注：同谷縣作。

《方輿勝覽》：萬丈潭，在同谷縣東南七里，俗傳有龍自潭飛出。夢弼曰：同谷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杜臆》：同谷有龍峽，峽傍有潭，其深莫測，曰萬丈潭。

青溪含一作合冥寞㈠，神物有顯晦㈡。龍依積水蟠㈢，窟壓萬丈內㈣。領起全局。《杜臆》：青溪與神物，合而成其神異，起語大有力量。龍承神物，窟承青溪。

㈠《世說》：謝益壽曰：「青溪之曲，復何窮盡。」庾信詩：冥寞爾遊岱。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萬丈潭

㈡《易》：天生神物。

㈢《荀子》：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㈣潘岳《海賦》：懸水萬丈。

踼步凌垠塕逆各切。或作鄂㈠，側身下去聲煙霣。前臨洪濤寬㈡，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一作崖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㈢，倒影垂澹澉音隊。吳本作瀨。朱云：《玉篇》、《廣韻》、《增韻》俱無瀨㈣。倒影，山下照。

踼、曰側、曰前、曰却，歷盡高下前後矣。一徑，路之狹。兩壁，巖下兩條，申言青溪含冥漠。此自山上而及潭中也。曰踼、曰側、曰前、曰却，歷盡高下前後矣。一徑，路之狹。兩壁，巖之峭。削成，壁深入。倒影，山下照。

㈠《淮南子》：出於無垠塕之門。許慎注：垠塕，端崖也。

㈡《洛陽伽藍記》：洛水《永橋銘》：前臨少室，却負太行。此「前」「却」二字所本。《杜臆》：同谷之東河南河，俱入龍峽而注於嘉陵江也。東河源出秦州南，南河源出清渠堡南。無際。

㈢《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相如《子虛賦》：乘虛無。

㈣《漢・郊祀志》：登遐倒影。晉廬山道人《游石門詩序》：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鄭曰：澹瀨，猶澹泊也。《集韻》作澨，水帶沙往來貌。《廣韻》：澹，清也，濡也。吳注：《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溟。

黑知黃作知，陳作爲，一作如灣澴音還底㈠，清見光炯碎。孤雲《勝覽》作峯到一作倒來深㈡，飛鳥不在外㈢。高蘿成帷一作帳幄㈣，寒木壘吳作累，一作疊旌旆㈤。遠川曲通流，嵌丘衡切竇潛洩瀨。此自潭中而及四傍也。黑，言淵底。清，言波面。雲鳥，形容潭之深廣。蘿結若帷，木搖如旆，曲通來水，潛洩去流，此潭外

周圍之景。《杜臆》：孤雲二句，形容虛明空洞，無底無邊之神妙。胡夏客曰：上句人猶能作，下句造語更奇。

㈠《玉篇》：澒，聚流也。

㈡陶潛詩：孤雲獨無依。

㈢阮籍詩：飛鳥鳴相過。

㈣陸機詩：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㈤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

造幽無人境㈠，發興去聲自我輩㈡。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㈢，出入巨石趙刻作爪礙㈣。何當一作事炎一作暑天過㈤，快意風雲一作雨會。末歎遊潭之勝，回應神物有顯晦。《杜臆》：幽造發興，此地靈人傑，遭遇之奇，可一而不可再者，故此遊足敵窮途遺恨。朱注：方冬龍蟄，未能劈石而出，還思暑天過此，觀其騰躍於風雲之會耳。此章，首段四句起，下三段各八句。

㈠《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

㈡《世說》：范榮期云：「應是我輩語。」

㈢《淮南子》：冬萬物閉藏。

㈣《水經注》：巨石臨危。徐陵詩：石礙波前響。

㈤顏延之詩：炎天方埃鬱。

周珽曰：通篇摩寫山水，極其幽隱奇怪，令人不覺興逸心怡。

楊德周曰：山水間詩，最忌庸腐答應，試看杜公《青陽峽》《萬丈潭》《飛仙閣》《龍門閣》諸篇，幽靈危險，直令氣浮者

沉，心淺者深，刻劃之中，元氣渾淪，窈冥之內，光怪迸發。初學更宜於此煅煉揣摩，庶能自拔泥滓。

崑山王履曰：昌黎《南山》詩，二百四句，鋪敘詳，文采贍，議者謂其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然竊觀二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簉。藩都酬德運，分宅占丁戊。逍遥越坤位，詆訐陷乾竇。昆明大池北，去覿偶晴晝。前尋徑杜墅，坌蔽畢原陋。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頸脰」等十餘句，凡大山皆可當，不獨終南也。況又每有梗韻生意，使文辭牽綴，而義理不得通暢，恐非終南本色耳。文章縱不宜規規傳神寫照，亦豈宜泛然駕虛立空。駕虛立空以夸其多，雖多亦奚以爲？少陵則不然，其自秦入蜀詩二十餘篇，皆攬實事實景以入乎華藻之中，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

杜詩詳註卷之九

發同谷縣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

公居同谷，不踰月，卽赴成都。

賢有不黔突㊀，聖有不煖席。況我飢愚人一作夫，焉於虔切能尚安宅㊁？始來茲山中，休駕喜一作嘉地僻。奈何迫物累㊂，一歲四行役。此歎行踪無定也。上四，以古人自解。下四，以勞生自慨。地僻，謂同谷境幽。物累，爲妻子所牽。趙曰：春自東都回華，秋自華州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劍南，故曰四行役。

㊀《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

㊁《詩》：其究安宅。

㊂《莊子》：無物累，無鬼責。《淮南子》：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悤悤去絕境㊀，杳杳更遠適㊁。停驂龍潭雲㊂，迴首虎一作白崖石㊃。臨岐別數子㊄，握手淚再滴㊅。交情無舊深㊆，一作雖無舊深知，一作雖舊情深知。窮老多慘慼。此記臨發躊躇也。龍潭虎崖，同谷之景不忍舍。交情慘慼，同谷之人不忍別。

㊀《詩》：憂心悤悤。陶潛《桃花源記》：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㈡《莊子》：杳杳冥冥。《後漢書》：范丹謂王奐曰：「今子遠適千里。」

㈢謝靈運詩：停驂我悵望。　夢弼曰：龍潭，即《七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杜臆》：龍潭，即萬丈潭。地志：有虎穴在成州西。《寄贊上人》詩云「徘徊虎穴上」，豈即其處耶。

㈣《宋書》：拓跋齊聞苻達兵起，遁走，達追擊斬之。　因據白崖，分平諸戎。《通鑑注》：古葭萌地。

㈤劉琨詩：相與數子遊。

㈥江淹詩：罇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

㈦孫綽詩：交情遠朝市。　陶潛詩：相知何必舊。　無舊深，不必舊交深契也。

平生懶拙意，偶值直吏切棲遁跡㈠。　去住與願違㈡，仰慚林間翮㈢。　此歎奔走非其本願。　偶逢棲遁，願本欲住，今又舍之而去，是去住願違，不能如林鳥之自適也。

㈠郭璞詩：山林隱遁棲。

㈡嵇康書：事與願違。

㈢陶潛詩：遲遲出林翮。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木皮嶺

《方輿勝覽》：木皮嶺，在同谷縣東二十里，河池縣西十里。　杜甫發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歷當房村，度木皮嶺，由白水峽入蜀，即此。　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阻。《一統志》：木皮嶺，在鞏昌府徽州西十里。

首去聲路栗亭西㈠，尚想鳳凰村㈡。季冬攜童一作幼稚㈢，辛苦赴蜀門㈣。
不易弋制切論平聲。汗流被去聲我體㈤，祁寒爲之暄㈥。自成赴蜀，述冬行勞苦。祁
寒汗流，承季冬。

㈠《漢書》：北首燕路。注：首，謂趣向。顏延之詩：首路蹋艱險。

㈡朱注：鳳凰村，當與鳳凰臺相近，在同谷。《杜臆》：地志：鳳凰山，在徽州城西一里，即杜詩鳳凰村。

㈢雷次宗書：童稚之年。

㈣劉伯倫詩：從役知辛苦。魯曰：蜀門，即劍門也。《劍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㈤《漢書》：汗流浹背。

㈥《書》：冬祁寒。

遠岫一作峴爭輔佐㈠，千巖自崩奔㈡。始知五嶽外㈢，別樊作更有一作見他山尊㈣。仰干一作看塞
先則切大明㈤，俯入裂厚坤㈥。此記嶺前遠景，一仰一俯，就山勢言。

㈠王籍詩：陰霞生遠岫。《淮南子》：輔佐有能。

㈡《雪賦》：瞻山則千巖俱白。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

㈢《記》：五嶽視三公。《物理論》：鎮之以五嶽：泰山東嶽，華山西嶽，霍山南嶽，恒山北嶽，嵩山中嶽。

㈣《詩》：他山之石。張昶《華山碑》：山莫尊於嶽。

㈤《記》：大明生於東。《廣雅》：日名輝靈，一名大明。

㈥《易》：坤厚載物。

再聞虎豹鬬㊀，屢踣風水昏㊁。高有廢閣道，摧折如斷一作短轅。下有冬青林㊂，石上走長根。

此記嶺中近景，一高一下，就物狀言。

㊀劉安《招隱士》：虎豹鬬兮熊羆咆。

㊁劉孝綽詩：風水互乖違。

㊂王洙曰：冬青，今之梗柟也。陳藏器《本草》：冬青木，肌白有文，其葉堪染緋，冬月青翠。

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㊀，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一作墟㊁，目擊玄圃存㊂。對此欲何適㊃？默傷垂老魂。

此兼寫西崖之景。曰煥、曰潤、曰清，皆形容秀發。崑崙、玄圃，借仙境以稱其絶勝。欲留不得，所以傷神。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六句。

㊀劉孝威詩：玄圃棲金碧。

㊁《楚辭·天問》：崑崙縣圃。《神仙傳》：崑崙，一名積石瑤房，一曰閬風室，一曰華蓋，一曰天柱。

㊂《莊子》：目擊而道存。

㊃《禮記》：孔子曰：「吾舍魯何適矣。」

白沙渡

《方輿勝覽》：白沙渡，水回渡，俱屬劍州。

畏途隨長江㊀，渡口下去聲絶岸㊁。差此茲切池上上聲舟楫，杳窕入雲漢㊂。

此記渡口登舟。畏途，

指陸行。長江，乃嘉陵江，即西漢水，故比之雲漢。

㈠《莊子》：夫畏途者，日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㈡《江賦》：絶岸萬丈。

㈢孫綽《天台賦》：幽邃窈窕。湛方生《廬山詩序》：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貯氣。《詩》：倬彼雲漢，昭回於天。注：雲漢，天河也。

天寒荒野外㈠，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㈡，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礝礝㈢，沙白灘漫漫㈣。

迴一作倫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㈤。此記舟中之景。

此記所見。對境爽心，故覺愁洗而病散。

㈠鮑照詩：茫茫荒野中。

㈡《詩》：我馬瘏矣。古詩：胡馬嘶北風。

㈢《楚辭》：石礝礝兮葛蔓蔓。

㈣沈約詩：歸海水漫漫。

㈤謝靈運詩：未若長疏散。

高壁抵嶔崟，音欽崟，一作岑㈠，洪濤越凌亂㈡。臨風獨回首，攬轡復扶又切二嘆㈢。此捨舟而陸行。

抵嶔崟，到山頂也。越凌亂，踰急流也。回首三歎，幸脱風波之患也。始則馬嘶舟内，既復攬轡前行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段八句。

㈠《魯靈光殿賦》：嶔崟離樓。

木皮嶺　白沙渡

㈡曹植詩：泛舟越洪濤。　謝惠連詩：清波時凌亂。

㈢《後漢書》：范滂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左傳》：置食三嘆。

水會一云回渡

鶴曰：渡名，水會卽前所謂合鳳溪也。

山行有常程㈠，中夜尚未安㈡。微月没已久㈢，崖傾路何難㈣。大江動一作當我前㈤，洶若溟渤寬㈥。篙師暗理楫㈦，歌笑輕波瀾㈧。此從山行説向水渡。　崖傾，在未渡以前。　江動，在登舟之際。

㈠《史記·夏禹紀》：山行乘橇。

㈡阮籍詩：中夜不能寐。

㈢傅玄詩：微月出西方。

㈣丘遲詩：崖傾嶼難傍。

㈤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寰宇記》：嘉陵江，去興州長擧縣南十里。《水經注》：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

㈥鮑照詩：穿池類溟渤。

㈦《吳都賦》：篙工檝師，選自閩禺。　劉孝綽詩：榜人夜理楫。

㈧王融詩：所知共歌笑。　劉楨詩：從爾浮波瀾。

霜濃木石滑㈠，風急一作烈，一作冽手足寒㈡。入舟已千憂㈢，陟巘仍萬盤㈣。迴一作迴眺一作出

積水一作石外㈤，始知衆星乾音干㈥。遠遊令平聲人瘦㈦，衰疾慚加餐㈧。

濃風急，冬夜所經。水外星乾，岸上迴視也。曹孟德《碣石觀海》詩：「星漢粲爛，若出其裏。」此俯視水中之星。杜詩：「迴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此仰觀水外之星。又陸放翁詩：「水浸一天星」，與「水外衆星乾」參看更明。此章兩段，各八句。

㈠沈佺期詩：霜濃候雁哀。江淹文：汨木石於深嶼。

㈡吳均詩：風急雁毛斷。

㈢謝靈運詩：入舟陽已微。

㈣《詩》：陟則在巘。陸機詩：仰陟高山盤。

㈤夏侯湛《春可樂賦》：登夷岡以迴眺。溫子昇碑：大地淪於積水。

㈥古詩：仰觀衆星列。

㈦曹植詩：遠遊欲何之。

㈧謝靈運詩：哀疾當在斯。古詩：努力加餐飯。

周明輔曰：少陵入蜀紀行諸作，雄奇崛壯，蓋其辛苦中得之益工耳。

飛仙閣

《方輿勝覽》：飛泉嶺，在興州東三十里，相傳徐佐卿化鶴跧泊之地，故名飛仙。上有閣道百餘間，即入蜀路。

《通志》：棧道在褒斜谷中。飛仙閣，即今武曲關，北棧閣五十三間，總名連雲棧。朱注：飛仙閣，在今漢中府略陽縣東南四十里，或云即三國時馬鳴閣，魏武所謂「漢中之咽喉」。《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駕空爲飛梁

水會渡　飛仙閣

閣道。《水經注》：大劍戍，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一作出門山行窄㊀，微徑緣一作徑微上秋毫㊁。棧雲闌干峻㊂，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一作竹㊃，積陰帶奔濤㊄。寒日外澹泊㊅，長風中怒號平聲㊆。此記閣道形勢及所見景物。土門之上，山窄徑微，故閣道從此而起。高棧連雲，外設闌干，壘石成梯，堅於結搆，言閣之險而固也。萬壑二句，此閣上所俯視者。寒日二句，此閣上所周歷者。林樹斜倚，故曰欹。奔流遠注，故曰帶。朱注：幽深，則日不及照，故外淡泊。空大，則風從内出，故中怒號。

㊀土門，見前《垂老別》注。

㊁《慎子》：離婁之明，察秋毫之末。

㊂《梁州圖經》：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魏武《善哉行》：月没參横，北斗闌干。

㊃顧凱之曰：萬壑爭流。孫綽詩：疏林積涼風。

㊄《淮南子》：積陰之氣爲水。虞茂詩：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

㊅陶潛詩：慘慘寒日。《莊子》：淡與泊相遭。

㊆《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㊇吴筠詩：長風倒危葉。《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歇鞍在地底㊀，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卧㊁，人馬同疲勞㊂。浮生有定分音問㊃，飢飽豈可逃。嘆息謂妻子㊄，我何隨汝一作爾曹㊅。此敘度閣後情事。《杜臆》：解鞍坐卧，人馬俱疲，蓋險與遠俱有之。末四，備嘗困頓，無可如何，而爲自寬自謔之詞。此章兩段，各八句。

㈠《思玄賦》：追慌忽於地底兮。

㈡劉孝綽詩：坐卧猶懷想。

㈢魏文帝詩：人馬同時飢。《後漢書》：張步曰：「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

㈣《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歐陽建詩：窮達有定分。　吳注：《南史》：顧愷之云：「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命弟子作《定命論》。

㈤潘岳詩：撫襟長嘆息。

㈥後漢張奐《誡兄子書》：汝曹薄祐。

蜀道山水奇絶，若作尋常登臨覽勝語，亦猶人耳。少陵搜奇抉奥，峭刻生新，各首自闢境界，後來天台方正學入蜀，對景閣筆，自歎無子美之才，何況他人乎。

五盤

《一統志》：七盤嶺，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盤嶺。魯訾曰：棧道盤曲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㈠。仰凌棧道一作閣細㈡，俯映江木疏。　首記五盤嶺。　棧在上，江在下，嶺在中間，故曰仰凌俯映。

㈠陶潛詩：山氣日夕佳。

㈡《史記》：棧道千里，通於蜀漢。

地僻無網罟㈠，水清反多魚㈡。好鳥不妄飛㈢，野人半巢居㈣。喜見淳樸俗㈤，坦然心神舒㈥。

次記盤中風景。　魚安於水，鳥不避人，卽此見淳樸之俗。

㈠《莊子》：網罟之事多，而魚亂於淵。

㈡東方朔《答客難》：「水至清則無魚。」此反用之。　《詩》：潛有多魚。

㈢曹植詩：好鳥鳴高枝。

㈣有巢氏，《始學篇》：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　《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處。

㈤《亢倉子》：政省一，則人淳樸。

㈥王羲之詩：蕭然心神王。

東郊尚格鬬㈠，巨一作臣猾何時除㈡？故鄉有弟妹㈢，流落隨丘墟㈣。成都萬事好一作在㈤，豈若歸吾廬㈥。　末慨故鄉亂離也。　方對景神舒，而忽動鄉關之思，以思明未平，歸家無日也。　時弟在濟州，妹在鍾離。　此章四句起，下兩段各六句。

㈠《書序》：淮夷並興，東郊不開。　《漢書》：主人翁，格鬬死。

㈡《西征賦》：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

㈢《列子》：弟妹之所不見。

㈣阮籍詩：流落恒苦心。　《吳越春秋》：城郭丘墟，殿前荆棘。

㈤《漢·杜欽傳》：萬事是非，何足備焉。

㈥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陶潛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元和郡縣志》：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方輿勝覽》：他閣道雖險，然山在腰，置閣道。惟此閣石壁斗立，虛鑿石竅，架木其上，比他處極險。錢箋：《寰宇志》：一名葱嶺山。《一統志》：在保寧府廣元縣嘉陵江上。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龍門。

清江下龍門㈠，絕壁無尺土㈡。長風駕高一作白浪㈢，浩浩自太古㈣。危途中縈盤一云縈盤道，仰望垂綫縷。滑石欹誰鑿㈤？浮梁裊相拄㈥。此記江勢之險及閣道之危。下龍門，江在龍門之下也。俯臨風浪，愈見山行可畏。縈盤，言閣委曲。綫縷，言閣細微。滑石傾欹，誰鑿其孔？浮梁裊空，下有柱拄。此言製閣之奇巧。

㈠《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清江。魯嘗曰：地理志：施州清江郡。

㈡《世説》：桓公入峽，絶壁天懸，騰波速急。李陵書：無尺土之封。

㈢陸機詩：長風萬里舉。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㈣應瑒詩：浩浩長河水。《三墳》：太古之人皆壽。

㈤孫綽《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

㈥沈約詩：浮梁經度跨迴漪。《水經注》：棧道，俗謂千梁無柱，諸葛孔明與兄瑾書曰：「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後孔明卒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自後按修舊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

目眩隕雜花㈠，頭風吹過雨一云過飛雨㈡。百年不敢料平聲㈢，一墜那得取！飽聞一作知經瞿塘㈣，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㈤，恐懼從此數所主切㈥。此因度閣之難，而發爲驚歎也。朱注：花隕

而目爲之眩，視不及審也；雨吹而頭爲之風，迫不能避也。正形容閣道險絶。次公注雜花過雨，作比喻者，非。《杜臆》：瞿唐、大庾之險，未曾親歷，今涉此危途，則恐懼當從此數起也。上文目眩頭風，正是恐懼之狀。此章，上下各八句。

㊀《秦國策》：秦王目眩良久。

㊁《魏志》：曹操讀陳琳檄草，頭風自愈。

㊂司馬懿曰：不能料死。　吳注：潘岳詩：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料。

㊃瞿唐峽，在夔州。大庾嶺，在虔州。

㊄《左傳》：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㊅《詩》：將恐將懼。

石櫃閣

《方輿勝覽》：石欄橋，在綿谷縣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軍界管橋，欄閣共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六間，其著名者爲石櫃閣、龍門閣。

季冬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一作草花㊀，江間饒奇石㊁。石櫃曾音層波上，臨虛蕩高壁㊂。清暉回羣鷗㊃，暝音明色帶遠客㊄。此段敘景。上四蜀道時景，下四閣道暮景。日初長，故晚猶赤。地氣煖，故早放花。水光上映，則高壁影蕩。日落鷗還，則暝色侵客矣。《杜臆》：「清暉回羣鷗」已奇，「暝色帶遠客」更奇。

㊀何遜詩：村梅落早花。

㈡《水經注》：盛弘之謂：空泠峽有五六峯，參差互出，有奇石。《楚辭》：谿谷嶄巖兮水曾波。

㈢郭璞《江賦》：迅雌臨虛以騁巧。《水經注》：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

㈣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㈤又：林壑斂暝色。孫綽詩：遠客興長謠。

羈棲負幽意，感曠向絶跡㈠。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㈡。優游謝康樂音洛㈢，放浪陶彭澤㈣。吾衰未自由一作安㈤，謝爾性所一作有適㈥。此段述懷。羈棲絶跡，有負幽意，實以身弱，不能搜奇，非但迫於飢寒也。吾衰句，承孱懦。謝爾句，承陶謝。此章，亦上下八句。

㈠陳子昂詩：感歎情何一。王康琚詩：絶迹窮山裏。

㈡陶潛詩：凍餒固纏己。

㈢《詩》：優哉游哉。杜修可曰：謝玄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也。

㈣《蘭亭記》：放浪形骸之外。陶潛爲彭澤令，注見前。

㈤《古詩爲焦仲卿妻》：汝豈得自由。黃生注：陶謝二公，適性於山水，此皆能自由者。

㈥謝，猶言讓也。

古詩有五字皆平者，曹植詩「悲鳴夫何爲」，杜詩「清暉回群鷗」是也。有五字皆仄者，應瑒詩「遠適萬里道」，杜詩「窟壓萬丈內」是也。有七言皆平者，崔魯詩「梨花梅花參差開」。有七言皆仄者，杜詩「有客有客字子美」。但在古詩，可不拘耳。

桔居屑切柏渡

《舊唐書》：玄宗幸蜀，次利州益昌縣，渡吉柏江，有雙魚夾舟而躍，議者以爲龍。《方輿勝覽》：桔柏渡，在利州昭化縣。　胡夏客曰：五代唐莊宗伐蜀，王衍兵屯利州，逆戰三泉，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即其地也。

青冥寒江渡㊀，駕一作架竹爲長橋㊁。竿濕烟一云竹竿濕漠漠㊂，江永一作水風蕭蕭㊃。急流鴈音保鷁音溢，與鵠同散㊆，絶岸黿鼉驕㊇。連笮側柏切動嫋乃了切娜奴可切㊄，征衣颯飄颻㊅。此渡橋之景。竿濕承次句，江永承首句。鴈鷁黿鼉，橋下所見之物，或以鴈鷁爲船，黿鼉指橋者，非。蓋渡用竹橋，則無石梁可知矣。

㊀《楚辭》：「據青冥而攄虹。」青冥，高遠之貌。　何遜詩：寒江復寂寞。

㊁又：水影漾長橋。

㊂謝朓詩：生烟紛漠漠。

㊃《詩》：江之永矣。　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

㊄《梁益記》：笮橋，連竹索爲之，亦名繩橋。　洙曰：前漢邛、笮之君。　鶴曰：成都之笮橋，即此類。

㊅颯飄颻：衣風飄颻起。

㊆曹植詩：淮泗馳急流。　《西都賦》：鵠鴈鴻鷁。注：鴈，似雁，無後趾。鷁，水鳥。

㊇《淮南子》：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

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平聲㈠。高通荊門路㈡，闊會滄海潮㈢。孤光隱顧盼㈣，遊子悵寂寥㈤。無以洗心胸㈥，前登但山椒㈦。此對景言情。身向西行，水從東注，其赴荊海者，不能要之暫停矣。

且欲臨流顧盼，挹水洗心，亦不可得，此所以悵然而山行也。《杜臆》謂八句作一氣説，見少陵胸襟闊大。此章，亦上下八句。

㈠繁欽詩：流泉東逝。

㈡高闊，指水勢言。舊注：桔柏渡，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東下入渝，合達荊州。

㈢東海潮汐，隨月爲消長。

㈣孤光，孤影也。吴注：沈約詩：單汎逐孤光。曹植詩：顧盼遺光彩。

㈤庾信詩：寂寥人事屏。

㈥《易》：聖人以此洗心。江淹詩：無以滌心胸。

㈦王十朋曰：漢武帝《李夫人賦》：釋馬山椒。謝惠連詩：悲猿響山椒。謝莊《月賦》：菊散芳於山椒。登山椒。《廣雅》：土高四墮曰椒。

劍門

《舊唐書》：劍州劍門縣界大劍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劍山。大劍山有閣道三十里。《一統志》：大劍山，在保寧府劍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爲外户。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嶔，如門之闕，如劍之植，故又名劍門山。張孟陽《劍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桔柏渡　劍門

惟天有設險㊀，劍門一作閣天下壯㊁。連山抱西南㊂，石角皆北向㊃。兩崖崇墉倚㊄，刻畫城郭狀㊅。一夫一作人怒臨關一作門㊆，百萬未可傍去聲。一作仰。此言劍門勢險，可以守國。《杜臆》：山抱西南，而石角北向，亦見地形內屬，彼并吞割據者，皆違天矣。崇墉，象其壁立。城郭，象其長亘。未可傍，人不敢近也。

㊀《易・坎卦》：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㊁相如《封禪書》：天下之壯觀。

㊂《荊州記》：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晷無絶處。

㊃王洙曰：劍門山石北向，如拜伏狀。《仇池記》：石角外向。

㊄張協《玄武館賦》：崇墉四匝。

㊅江淹賦：刻畫嵯峩兮，山雲而碧峰。《水經注》云：「連山絶險，飛閣涌衢。」可想墉城之勢矣。

㊆《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陳琳《與魏文帝書》：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

珠玉陳作玉帛走中原㊀，往見舊人手卷，此句之上，有「川嶽儲精英，天府興寶藏」二句，方接以珠玉云云。岷峨氣悽愴㊁。三皇五帝前㊂，雞犬各一作莫相一作自放㊃。後王尚柔遠㊄，職貢道已喪去聲㊅。下二條，對劍門而衡論古今。此段記其財賦，恐蜀人困於誅求也。雞犬放，中國未通。尚職貢，珠玉是徵矣。道喪，謂失柔遠本意。按：珠玉句，突接似乎陡健，但細玩文氣，當先言蜀產之奇，而後言悽愴之故。下文先言三皇五帝，而後言職貢道喪。上下四句，各一開一闔說，方見抑揚頓挫之致。

㊀《抱朴子》：儲八石之精英。《記》：寶藏興焉。揚雄《蜀都賦》：於近則有瑕英、蘭芝、玉石、江珠。《淮南子》：西方

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錢神論》：無足而走。

㈡趙注：岷山，在成都之西，卽青城山。峨山，在成都西南，卽峨嵋山。《書》：岷山導江。《江賦》：峨嵋爲泉陽之揭。

王粲詩：悽愴令吾悲。

㈢《莊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白虎通》：三皇，謂伏羲、神農、燧人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

㈣潘岳《西征賦》：渾雞犬而亂放。

㈤《書》：柔遠能邇。《周禮》：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㈥《東觀漢記》：百蠻職貢。

至今一作令英雄人㈠，高視見霸王于況切㈡。并吞與割據㈢，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㈣，意欲鏟疊嶂㈤。恐此復扶又切偶然，臨風默一作黯惆悵㈥。

末段言其形勝，恐蜀人罹於戰爭也。并吞者王，如漢光武是也。割據者霸，如公孫述是也。從古多因疊嶂憑險，恐此復有其事，故臨風而生悵。首條形容劍門，題意已盡，下面又另開議論，自三皇至今，包舉數千年治亂興亡，真絕大經濟文字。此詩與《鹿頭山》，皆同時之作。下章三段各八句，此章格局亦宜相似，中段止六句，斷屬脫漏無疑。

㈠《王命論》：英雄陳力。

㈡劉孝綽詩：高視獨辭雄。《齊國策》：能致其主霸王。

㈢《漢書》：主父偃書：秦蠶食天下，并吞戰國。陸機《辯亡論》：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㈣《莊子》：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

㊄《海賦》：鏟臨崖之阜陸。　王筠詩：開窗延疊嶂。

㊅江淹詩：臨風默含情。

胡夏客曰：《劍門》詩因《劍閣銘》而成，但銘詞出以莊嚴，此詩尤加雄肆。用古而能勝於古人，方稱作家。

按公《登慈恩寺塔》詩：「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知天寶之將亂也。《悲青坂》詩：「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詩：「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知回紇生釁，藩鎮跋扈也。《秦州》詩：「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邊，不能安枕也。此詩云：「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知蜀必有事，而深憂遠慮也。未幾，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楊子琳輩果據險爲亂。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見其經世之才矣。

鹿頭山

《唐書》：漢州德陽縣有鹿頭關，關在鹿頭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高崇文擒劉闢於此。《全蜀總志》：鹿頭山，在德陽縣治北三十餘里。

鹿頭何亭亭㊀，是日慰飢渴㊁。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㊂。遊子出京華二云咸京㊃，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㊄，始去聲喜原野闊㊅。

此初至蜀地而喜。首句點題。俯見千里，乃山上遙望者，中後兩段，俱承此。

㊀王洙曰：自秦入蜀，川嶺重複，極爲險阻，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沃野千里，葱鬱之氣，乃若烟霞靄然。

㊁《寰宇記》：古老云：昔有張鹿頭居此，因以爲名。

㊂應璩詩：以副飢渴懷。

㊃《西都賦》：狀迢迢以亭亭。

㊄《蜀志·諸葛亮傳》：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江總詩：山谿自流快。

㊃郭璞詩：京華游俠窟。
㊄《左傳》：踰越險阻。
㊅《淮南子》：周視原野。

殊方昔三分㊀，霸氣曾音層間去聲發。天下今一家㊁，雲端失雙闕㊂。悠然想揚馬㊃，繼起名肆兀㊄。有文一作才令平聲人傷，何處埋爾骨㊅！此思蜀中古迹。先主霸業，揚馬文章，皆垂名千載者。

失雙闕，無復當時宮殿矣。何處埋，不見往日遺踪矣。

㊀裴秀《九州圖論》：絶域殊方之迴。《蜀志》：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㊁《記》：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
㊂古詩《善哉行》：遊戲雲端。《蜀都賦》：華闕雙邈，重門洞開。孫綽《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
㊃何遜墓誌：競收揚馬。《華陽國志》：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揚子雲齊聖廣淵，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
㊄繼起，謂揚繼馬後。肆兀，危石也。
㊅蔡琰《笳曲》：死當埋骨兮長已矣。

紆餘脂膏地㊀，慘澹豪俠窟㊁。仗鉞非老臣㊂，宣風豈專達㊃。冀公柱石姿㊄，論道邦國活㊅。

斯人亦何幸，公鎮險蹤歲月。此幸撫蜀得人也。蜀本膏腴豪俠之場，自經喪亂，不免元氣日虧，必得老臣仗鉞，方能播宣風教，專達朝廷。裴冕以宿望而鎮此邦，可爲生民厚庇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㊀《上林賦》：紆餘委迤。高曰：紆餘，廣遠貌。《蜀都賦》：內函要害於膏腴。《華陽國志》：蜀人稱郫繁曰膏腴，綿洛爲浸沃。

㈠又曰：秦克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家有鹽銅之利，人擅山川之材，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王褒詩：豪俠競交游。

㈡《吳志》：孫堅曰：「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漢書》：疏廣曰：「聖主惠養老臣。」

㈢《後漢·陳囂傳》：威命四布，宣風中岳。《周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杜臆》：中宗時，蕭至忠爲專達中丞，謂事得專達於天子，不受人節制。

㈣《舊唐書》：至德二載十二月，右僕射裴冕封冀國公，乾元二年六月，拜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據詩云：「鎮踰歲月」，則裴冕拜成都尹當在是年六月之前，恐《舊書》有誤。　許靖《與曹操書》：扶危持傾，爲國柱石。晉嚴纘疏：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

㈤《書》：論道經邦。

㈥李長祥曰：自秦州至此，山川之奇險已盡，詩之奇險亦盡，乃發爲和平之音，使讀者至此，別一世界。情移於境，不可强也。

成都府

《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成都縣，唐爲成都府。《舊唐書》：成都府，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翳翳桑榆日㈠，照我征衣裳㈡。我行山川異㈢，忽在天一方㈣。但逢新人民㈤，未卜見故鄉㈥。大江東流去一作從東來㈦，遊子日月一作去日長㈧。初見成都人物，而歎遊子不歸也。此以江水東

流，興己之棲泊。

㈠《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翳翳，朦朧之貌。《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後漢·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㈡古詩：照我羅衣牀。

㈢潘岳詩：山川邈離異。

㈣蘇武詩：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

㈤曹植詩：但覩新少年。

㈥《晏子春秋》：未卜其夜。漢《傷歌行》：思念故鄉，鬱鬱累累。

㈦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博物志》：水潦東流。

㈧漢人《變歌》：愴愴遊子懷。陸機《短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曾音層城填音田華屋㈠，季冬樹木蒼㈡。喧然名都會㈢，吹簫間去聲。一作奏笙簧㈣。信美無與適㈤，側身望川梁㈥。鳥雀夜各歸㈦，中原杳茫茫㈧。又聞成都歌吹，而歎中原遥隔也。此以鳥雀歸巢，興己之無家。劉會孟曰：「遊子日月長」，「中原杳茫茫」，悲涼憤怨，讀之黯然。張遠注：公初至成都，而輒動鄉關之思，所謂「成都萬事好，不如歸吾廬」也。

㈠陸機詩：朝游游層城。注：層，重也。曹植詩：嘉賓填城闕。注：填，滿也。《國策》：蘇秦見趙王於華屋之下。

注：華，高麗也。

㈡阮瑀詩：季冬乃來歸。漢古歌：樹木何修修。

㊂《鹽鐵論》：皆爲天下之名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錢箋：《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　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

㊃樂府詩：玉女坐吹簫。　《詩》：吹笙鼓簧。

㊄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劉鑠詩：河廣川無梁。

㊅《楚辭》：欲側身而無所。

㊆謝靈運詩：空庭來鳥雀。

㊇《詩》：中原有菽。　王羲之詩：茫茫原疇。

初月出不高㊀，衆星尚爭光㊁。自古有羈旅㊂，我何苦哀傷㊃。此心傷羈旅，而聊爲自寬之詞。　薄暮方至，故云桑榆。既而黃昏，故云鳥歸。久之，星出月升，蓋在下弦之候矣。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㊀《子夜歌》：碧樓冥初月。

㊁古詩：衆星何歷歷。　《史記·屈原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淮南子》：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

㊂陶潛詩：自古有行役。　《左傳》：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㊃阮籍詩：擇涕懷哀傷。

楊德周曰：此詩寄意含情，悲壯激烈，政復有俯仰六合之想。

朱鶴齡曰：此詩語意，多本阮公《咏懷》。「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即阮之「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則本子建《贈徐幹》詩「圓景光望川梁」，即阮之「登高望九州」也；「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即阮之「飛鳥相隨翔，曠野莽茫茫」也；「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又翻阮之「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以自廣也。

未滿，衆星粲以繁」。公云：「熟精《文選》理。」於此益信。杜田注：桑榆，喻明皇在西內；初月，喻肅宗；衆星，喻史思明之徒。此最爲曲説。王伯厚《困學紀聞》亦引之，吾所不解。

李長祥曰：前後《出塞》、《石壕》、《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作，與山水諸作，少陵五言古詩之大者。《出塞》等作，猶有三百篇、漢魏之在其前。山水諸作，則前後當無復作者矣。「語不驚人死不休」，少陵之作詩也。「篇終接混茫」，則其詩之氣候也。「死不休」，用力處；「接混茫」，神化處。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又曰：少陵詩，得蜀山水吐氣；蜀山水，得少陵詩吐氣。

周珽曰：少陵入蜀諸篇，絶脂粉以堅其骨，賤丰神以實其髓，破繩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擷奥，出鬼入神，詩運之變，至此極盛矣。

酬高使去聲君相贈

鶴注：公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時高適爲彭州刺史，以詩寄贈，而公酬以此詩也。

古寺僧牢落㈠，空房客一作得寓居㈡。故人供禄米㈢，鄰舍與園蔬㈣。雙樹容聽平聲法㈤，三車肯載書㈥。草《玄》吾豈敢㈦，賦或似一作比相如。

此詩逐聯分答，與高詩句句相應。空房客居，見無詩書可討。隣友供給，見非取資僧飯。但容聽法，則不能設難。未肯載書，亦何處翻經乎。末則謝草《玄》而居作賦，言詞人不敢擬經也。

㈠《洛陽伽藍記》：凡有古寺名僧德衆。《上林賦》：牢落陸離。

㈡秦嘉詩：獨坐空房中。《成都記》：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極宏麗。僧復空居其中，與杜員外居處偪近。趙清獻

《玉壘記》：公寓，沙門復空所居。

㈢《杜臆》：故人，當指裴冕。《公孫弘傳》：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給之。《晉書・山濤傳》：祿賜俸秩，散之親故。

㈣後漢陳忠疏：鄰舍比里。顏延之《陶徵士誄》：伊好之洽，接閭隣舍。湛方生詩：茹彼園蔬，飲此春酒。

㈤《翻譯名義集》：娑羅樹，東西南北四方各雙，故曰雙樹。方面悉皆一榮一枯。《涅槃經》：世尊在雙樹間演法。

㈥舊注：《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王勃《釋迦成道記》：牛羊鹿之三車出宅。注：《法華》三車，喻也，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以載運爲義。前二乘方便設施，唯大白牛乘，是實引重致遠，不遺一物。錢箋：《唐慈恩窺基傳》云：基師，姓尉遲氏，鄂國公其諸父也。裴師因緣相扣，欲度爲弟子，基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裴許之。行至太原，以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袠，中乘自御，後乘妓女食饌。道中，文殊菩薩化爲老人，訶之而止。此詩正用慈恩事也。言如容我雙樹聽法，亦許我如慈恩三車自隨，但我只辦用以載書耳。落句謂文字習氣未盡，故下有草《玄》作賦之言。舊注指《法華》三車，不切詩意。

㈦《漢書》：揚雄傳贊：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本傳：孝成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贈杜二拾遺 附高適詩

傳道去聲招提客，詩書自討論平聲㈠。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平聲門。聽法還應平聲難去聲，尋經賸一作剩欲翻㈡。草玄今已畢，此後一作外更何言？公初居浣花溪寺，故云招提客。佛香、僧飯、聽法、尋經，想寺中景事。草玄之外，更有何言，謂別有著作也。

㈠孔安國《書序》：討論墳典。《高僧傳》：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許詢無以措難。詢設一難，遁亦不復能通。

㈡庾信詩：經文漢語翻。《廬山記》：謝靈運卽遠公寺翻《涅槃經》，名其臺曰翻經臺。翻者，委曲敷衍之意，非翻譯也。

卜居

《楚辭》有《卜居》，公借以爲題。按：顧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公至成都。明年，上元元年，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以居。公《題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是也。黃鶴、鮑欽止皆云：劍南節度使裴冕，爲公卜成都草堂以居之。此說無據。裴若爲公結廬，則詩題當特標裴冀公，而詩中亦不當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輕敍矣。何況爲公卜居耶？其說不足信矣。又如嚴鄭公攜酒饌來，亦必亟稱之。公必載之。又如嚴鄭公攜酒饌來，亦必亟稱之。何況爲公卜居耶？其說不足信矣。

浣花溪一作之，一作流水水西頭㈠，主人爲去聲卜林塘幽㈡。已知出郭少塵事㈢，更有澄江銷客愁㈣。無數蜻蜓齊上上聲下去聲㈤，一雙鸂鶒對沉浮㈥。東行萬里堪乘興去聲㈦，須向山陰入一作上小舟㈧。首二，卜居草堂。中敍景物，申上林塘幽。末喜此溪直通吳會，可乘興而至山陰也。主人，公自謂。此從浣花溪敍入，卽可稱花溪主人，後《歸成都》詩云「錦里逢迎有主人」，亦可稱錦里主人矣。

㈠《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屬犀浦縣，一名百花潭。趙曰：公之居，在浣花溪水西岸江流曲處。《世說》：士衡住西頭。

㈡班固作《東都賦》，自稱爲主人，劉孝標作《廣絶交論》，亦自稱爲主人，此可互證。王勃詩：林塘風月賞。

㈢陶潛詩：遂與塵事冥。

㊃謝朓詩：澄江淨如練。　劉孺聯句：詎使客愁輕。

㊄顧注：曰齊、曰對，善狀物情。　張孟陽《濛汜池賦》：珍魚產而無數。　謝朓詩：蜻蜓草路飛。　枚乘《柳賦》：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

㊅庾信詩：白鶴一雙來。　謝惠連賦：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鴻鵠。　《景福殿賦》：沉浮翱翔，樂我皇道。

㊆《華陽國志》：蜀使費禕聘吳，孔明送之。　禕歎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　趙曰：萬里橋，在浣花之東，故以此起興耳。

㊇《世說》：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忽憶戴安道。　時戴在剡溪，即乘輕船就之。　既造門，不前便返。　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　黃生注：此故爲放言以豁其胸次，非真欲遠行也。　其暗用孔明、子猷語，融會入妙。

公《壯遊》詩云「鑑湖五月涼」，蓋深羨山陰風景之美。　今見浣溪幽勝，彷彿似之，故思乘興東遊，此快意語，非愁歎語。　諸說紛紛，總於詩意不合。　張綖謂東向山陰，意在訪鄭虔也。　按公崎嶇入蜀，方搆草堂，豈能捨妻子而遠尋故人？其說迂矣。　周珽謂欲東歸洛陽，須從山北陰處上船而去。　顧宸謂公欲萬里而至山陰，則冕之爲人可知。　此似作憾冕之詞。　按成都無山，不當以溪畔爲山陰，其說鑿矣。　按公至成都，在乾元二年十二月。　次年三月，以李若幽爲成都尹，時公方卜居，而裴亦將去矣，焉得有不足之詞？　其說亦無據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去聲營草堂貲

鶴注：此當是上元元年，初營草堂時作。

客裏何遷次㊀，江邊正寂寥㊁。　肯來尋一老㊂，愁破是今朝㊃。　憂我營茅棟㊄，攜錢過野橋。

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勞一作遥㈥。　上四，敍出郭見訪，下則謝其遺貲草堂也。

㈠邵注：遷次，遷居次舍也。《左傳》：楚子期伐吴，廢日共積，一日遷次。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

㈡《楚辭》：聲嗷嗷以寂寥兮。

㈢《詩》：惠然肯來。　又：不慭遺一老。

㈣又：以永今朝。

㈤古詩：茅棟嘯愁鳶。

㈥《抱朴子》：出不辭勞，人不數功。

陶開虞曰：子美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一在浣花，一在濛西，一在東屯。初營成都草堂，有裴、嚴二中丞，高使君爲之主；有徐卿，萧、何、韋三明府爲之圖；有王録事、王十五司馬爲之營修。大官遣騎，親朋展力，客居正復不寂寥也。

萧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黄鶴注：數首俱上元元年初營草堂時作。　覓桃、覓竹、覓檟、覓松、覓果，皆營草堂時漸次栽種者。從朱本，因類附之。　桃栽二字連用，猶俗云桃秧，乃小桃之可栽者。檟栽、松栽亦然。竹不言栽者，移竹兼用根笋也。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去聲送浣花村㈠。　河陽縣裏雖無數㈡，濯錦江邊一作頭未滿園。　初春乞栽，及時易種，故欲致桃之早。河陽，貼明府。　此截律詩上四句。

㈠《齊民要術》：凡種樹，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下時。

㊀《白帖》：潘岳爲河陽令，遍樹桃李。　庾信《枯樹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

王嗣奭曰：公無日不思鄉，而種橙、栽松，若爲久住之計，其襟情可想。然「浣花一草堂，遂爲千古宅」，豈偶然哉？諸章皆以詩代札，乃公戲筆。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蔡曰：綿竹，產漢州綿竹縣之紫巖山。《地志》：漢綿竹縣，以其地宜竹故名。　朱注：楊子雲有《綿竹頌》，此蜀產也，故覓之。　黃鶴云：錦竹，卽《竹譜》之箇籧竹，其皮似繡者。　楊慎又引梅宛陵《錦竹》詩云：「雖作湘竹文，還非楚筠質。本與凡草俱，偶近君子室。」原注云：此草也，似竹而斑。亦與杜詩不合。

華軒藹藹他年到㊀，綿竹亭亭出縣高㊁。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㊂。　出縣之梢，映波加翠，故欲分竹江干。　華軒，指韋署。　此截律詩下四句。

㊀王微詩：長想憑華軒。

㊁陶潛詩：亭亭復一紀。

㊂謝朓詩：蒼翠望寒山。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一有「數百」二字栽

時何邕爲利州綿谷尉。

草堂塹七艷切西無樹林一作木㊀，非子誰復扶又切見幽心㊁。　飽聞橙《唐韻》不載此字。　茗溪漁隱云：丘

宜切木三年大㊂，與致溪邊十畝陰㊃。堂西夕照，得木成陰，故欲致檥之多。子指何邕，時解指檥木者，非。亦截上四句。

㊀龜錯書：高城深塹。《廣韻》：塹，繞城水也。

㊁江淹詩：蘅杜緩幽心。

㊂宋祁《益部方物記》：檥木蜀所宜，民家蒔之，不三年可爲薪，疾種亟取，里人利之。蔡夢弼曰：《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檥木，易成而可薪，美陰而不害。然余嘗歷考韻書，無檥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爲丘宜切。後見《王荊公集》中有《薛秀才》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檥，小園封殖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欹音爲是也。

㊃《詩》：十畝之間兮。

憑韋少去聲府班覓松樹子栽

鶴注：後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韋當是涪江尉。

落落出羣非櫟柳㊀，青青不朽豈楊梅㊁。欲存老蓋千年意㊂，爲去聲覓霜根數寸栽一云來㊃。

不露一松字，却句句切松，較之他章，獨有蘊藉。此截中四句。

㊀《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

㊁何敬宗詩：青青陵上松。《子虛賦》：楸棗楊梅。張揖曰：楊梅，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今按：楊梅經冬不凋，故比青松之不朽。若作楊樹、梅樹，其葉先落，不可云青青矣。

㊂《酉陽雜俎》：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㊃明府續處覓綿竹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檥木栽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㊃王僧達詩：孤蓬卷霜根。　吳筠詩：松生數寸時，遂爲草所没。未見籠雲心，誰知負霜骨。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

《唐書》：大邑縣，屬邛州，咸亨二年，析益州之晉原置。　錢箋：《元和郡縣志》：邛州大邑縣，本漢江源縣地，咸通二年，割晉原縣之西界置。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一作寒玉錦城傳㊀。

此截首尾四句。　吳門金氏曰：一瓷碗至微，却用三四層寫意：初稱其質，次想其聲，又羨其色。先説得珍重可愛，因望其急送茅齋。只尋常器皿，經此點染，便成韻事矣。

㊀徐陵賦：哀玉發於新聲。

詣徐卿覓果栽一作覓果子

公有《徐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㊀。石筍街中却歸去，果園坊裏爲去聲求來㊁。

下二詣徐。石筍街，公歸路。果園坊，徐住所。　亦截上四句。

㊀《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各果。李十五種，内有綠李。

㊁《西都賦》：竹林果園。

堂成

依黃鶴編在上元元年。

背音佩郭堂成蔭白茅㊀，緣江路熟俯青郊㊁。檀丘宜切林凝日吟風葉㊂，籠力鍾切，山谷音夢竹和烟滴露梢㊃。暫止一作下飛烏將數子㊄，頻來語燕定新巢㊅。旁人錯比揚雄宅㊆，懶惰一作慢無心作《解嘲》㊇。詩家因事立題，便須就題命意。此拈堂成爲題，則賦堂之外，不得旁及矣。起聯，言堂之規制面勢。中四，記竹木之佳，禽鳥之適，則堂成後景物備矣。末借揚雄自況，以終所賦之意。一起一結，自相照應，此通篇章法也。

背郭成堂，緣江熟路，四字本相對，將堂成路熟倒轉，則上半句變化矣。

風葉露梢倒轉，則下半句變化矣。林凝目，葉吟風，竹和烟，露滴梢，六字本相對，將上半句變化矣。

㊀《詩》：白茅菅兮。《漢書注》：白屋，謂以白茅覆屋。

㊁謝朓詩：結軫青郊路。檀木，注見前章。

㊂庾肩吾詩：疏林不礙日，涸浦暫通潮。王勃詩：野花常捧露，山葉自吟風。

㊃黃山谷曰：籠竹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籠竹，一尺者曰苦竹，弱梢垂地者曰釣絲竹。朱注：竹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籠鐘。蔡氏曰：蜀有竹名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㊄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通鑑·晉安帝紀》：魏王珪，畋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顏師古曰：將，率領也。

㊅唐太宗詩：新巢封古樹。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　詣徐卿覓果栽　堂成

㊆左思詩：寂寂揚雄宅，門無卿相輿。《寰宇記》：子雲宅，在華陽縣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

無匹。

㊇《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王嗣奭曰：此章與《卜居》相發，前詩寫溪前外景，此詩寫堂前內景；前景是天然自有者，此景則人工所致者，乃《卜居》、《堂成》之別也。

羅大經曰：詩莫尚乎興。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非若比賦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峽內，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蜀相

此公初至成都時作。　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册亮爲丞相，録尚書事。《方輿勝覽》：廟在府西北二里。武侯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中。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温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

丞一作蜀相去聲祠堂何處尋㊀？錦官城外柏森森㊁。映階碧草自春色㊂，隔葉黃鸝空一作多好音㊃。三顧頻繁郭作煩天下計㊄，兩朝音潮開濟老臣心㊅。出師未捷一作用身先死㊆，長使英雄淚滿襟㊇。上四祠堂之景，下四丞相之事。　首聯，自爲問答，記祠堂所在。草自春色，鳥空好音，此寫祠廟荒涼，而

感物思人之意，卽在言外。天下計，見匡時雄略。老臣心，見報國苦衷。有此兩句之沉摯悲壯，結作痛心酸鼻語，方有精神。宋宗忠簡公臨歿時誦此二語，千載英雄有同感也。

㈠直書丞相，尊正統名臣也。朱子《綱目》大書丞相亮出師，先後同旨。題稱蜀相，仍舊稱耳。《寰宇記》：諸葛武侯祠，在先主廟西，府城西有故宅。王逸《楚辭注》：公卿祠堂。

㈡《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官。孫季昭曰：成都呼爲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注：或以其地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此更見官字取義。嘗觀范至能參政作詩，每官爲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時作，乃親見成都爲錦官城，故取以名之耳。顧注：《儒林公議》曰：成都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係孔明手植，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刻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皇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余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枯幹存者若老龍之形，正所謂柏森森也。潘岳《懷舊賦》：柏森森以攢植。

㈢江淹詩：幽冀生碧草。謝朓詩：春色滿皇州。

㈣陸璣《詩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何遜詩：黃鸝隱葉飛。《詩》：睍睆黃鳥，載好其音。何遜《行孫氏陵》詩：山鶯空樹響，龑月自秋暉。空字、自字，不勝寥落之感，此詩卽用其意。

㈤《出師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頻繁，言頻數繁多也。陸雲詩：黃鉞授征，錫命頻繁。庾亮《辭中書令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韓非子》：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

㈥兩朝，指先主、後主。《杜臆》謂欲復高光舊業，似遠。《賈誼傳》：搴兩朝之器。朱瀚注：開濟，謂章武開基，建興濟美。《諡法》：開物濟務。《司馬瑋傳》：性開濟好施。又《桓宣傳》：開濟篤素。趙充國曰：無踰於老臣矣。

㊐《諸葛亮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於軍。

㊑《蜀志》：天下英雄，喁喁有望。　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周甸曰：薛逢《籌筆驛》詩：「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羅隱《武侯祠》詩：「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吁！漢運告終，天嗇其壽，使不能盡展其才，以光復大業。讀二三君子之詩，未嘗不流涕歎息也。

楊慎曰：正德戊寅，於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此詩始終皆武侯事，雖子美或未過之，惜不知其姓氏耳。

今按：杜詩先祠廟而後弔古，此詩先弔古而後祠廟。其云春水，指當時出師之時；又云秋草，乃後人謁祠之日。結用「萬古」、「三分」，亦本杜詠懷諸葛詩。但杜是以虛對實，此則以實對虛，尤爲斟酌耳。此詩升庵闕其姓名，後閱《七修類稿》，載戴天錫集句，知是元人吳漳作也。

梅雨

鶴注：詩云「茅茨疏易濕」，當是上元元年，草堂初成時作。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埤雅》：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潯，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沾衣敗汗。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四月雨謂之送梅，然則蜀亦不異江南也。

南京犀一作西浦道㊀，四月熟黃梅㊁。湛湛一作驂驂長江去㊂，冥冥細雨來㊃。茅茨疏易濕音異㊄，雲霧密難開㊅。竟日蛟龍喜㊆，盤楊慎云：蜀音讀作旋渦與岸迴㊇。此咏蜀中梅雨也。犀浦記地，

黃梅記時。長江承浦，細雨承梅。茅茨二句，見細雨濛濛之象。

㈠《唐書》：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曰南京。黃希曰：蜀都有石犀，李冰以壓水怪。犀浦縣，屬成都府，垂拱二年，析成都縣置。

㈡薛道衡詩：細雨應黃梅。隋煬帝《江都》詩：梅黃雨細麥秋橫，楓樹蕭蕭江水平。

㈢《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㈣又：雷填填兮雨冥冥。梁元帝詩：從風疑細雨。

㈤《莊子》：茅茨不剪。

㈥何遜詩：雲霧江邊起。

㈦庾信詩：竟日坐春臺。漢《瓠子歌》：蛟龍騁兮放遠遊。

㈧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師氏曰：水盤聚而回狀者，與岸回旋也。

《庚溪詩話》：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謂之黃梅雨。然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是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云：「梅熟迎時雨，蒼茫值曉春。」此子厚在嶺外詩，是南粵梅雨，又在春矣。蓋時候所至，早晚不同耶。

今按《風土記》所載，則迎梅送梅之雨，春夏自別也。

爲農

詩云「圓荷」、「細麥」，當是上元元年季春時作。《管子》：農之子恒爲農。

錦里烟塵外㈠，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一作墮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㈡。

遠慚勾漏令㈢，不得問丹砂。《杜臆》：此喜避地得所而作也。首句烟塵外，爲一詩之骨，自安史倡亂，遍地兵戈，江村獨在烟塵之外。如圓荷細麥，舉目所見，景物可嘉，故將卜宅爲農，有終焉之志。烟塵不到，便同仙隱，乃以不得丹砂爲慚，戲詞也。

㈠錦里，錦城之地。烟塵，烽火之警。　蔡琰《胡笳曲》：烟塵蔽野兮。

㈡顏延年詩：去國還故里。

㈢《九域志》：容州有古勾漏縣城。《一統志》：勾漏山，在今安南，古勾漏縣在其下。勾漏令，用晉葛洪事。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有客

鶴注編在上元元年草堂作，下首同。　舊以此章爲《賓至》，下章爲《有客》，詩題互錯。當依草堂本，彼此改正。《詩》：有客有客。

患氣經時久㈠，臨江卜宅新㈡。喧卑方避俗㈢，疏快頗宜人㈣。有客過平聲茅字㈤，呼兒正葛巾㈥。自鋤稀菜甲㈦，小摘爲去聲情親㈧。此章見相親之意。上四卜居景況，下言客來情事。　趙汸注：菜經自鋤，其甲尚稀，未免小摘者，爲情親故也。十字中，有數曲折。

㈠王右軍《重熙帖》：患氣懸情。　師氏曰：公嘗有肺疾。

㈡《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㈢古詩：喧卑厭俗居。

㈣江總詩：山谿自疏快。宜人，見《毛詩》。

㈤王勃詩：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

㈥《語林》：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家，呼兒出，爲設果。庾信詩：葛巾久乖角，菊徑簡經過。

㈦《說文》：草木初生曰甲。

㈧謝靈運《永嘉記》：百卉正發時，聊以小摘供日。謝莊詩：惆悵憶情親。

趙汸曰：此詩自一句順說至八句，不事對偶；不用故實，而自可爲故實。

而厭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所以爲不可及也。

王嗣奭曰：公於情親之人，當病氣已久，猶必正巾以接之，安有不冠而見嚴武者？此可作辯誣之一證也。

陸時雍《詩鏡》云：宋人尊杜爲詩中之聖，字型句矱，莫敢輕擬，如「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特小小結作語。「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意更淺淺，而一時何推贊之甚耶？

賓至 依草堂本作賓至

盧注：有客者，偶然有之也。賓至者，有爲而至也。題相似而微不同。《左傳》：賓至如歸。

幽棲地僻經過平聲少㈠，老病人扶再拜難㈡。豈有文章驚海內㈢，漫勞車馬駐江干㈣。竟日

淹留佳客坐㈤，百年粗糲音辣腐儒餐㈥。不嫌野外無供給㈦，乘興去聲還來看藥欄㈧。此

章見相款之情。上四賓至，下四留賓。直敍情事而不及於景，此七律獨創之體，不拘唐人成格矣。僻居老病，不意人來。客以文章之契，跋涉江干，意亦誠矣。公先爲謙己之語，而復盡款洽之情。讀此詩，見豪放中有慇懃氣象。顧注：此詩，詞人聲價、高士性情，種種具見。生注：竟日淹留，乃傾蓋如故之根。此詩五六失粘。

㈠何遜詩：幽棲多暇豫。謝叔原詩：願言屢經過。

㈡宋宗炳有疾還江陵，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古詩《隴西行》：却略再拜跪。

㈢庾信《枯樹賦》：殷仲文海内知名。

㈣漫勞，徒勞也。范雲詩：江干雲氣浮。干，水涯也。

㈤《世説》：談宴竟日。陸機詩：淹留終不見。沈約詩：佳客信龍鑣。

㈥百年，猶言終身。《廣韻》：一斛粟舂，約六斗米爲糲。《韓國策》：嚴遂曰：「特以爲丈人粗糲之費。」《後漢》：魏霸爲鉅鹿太守，常服粗糲，不食魚肉之味。《漢書》：高祖以隨何爲腐儒。

㈦《張耳傳》：女家厚供給耳。

㈧庾肩吾詩：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錢箋：藥欄，花藥之欄檻也。李濟翁《資暇集》謂藥即欒也，引《漢書》池籞爲説。不知籞音御，與藥音異。

朱瀚曰：一主一賓，對仗成篇，而錯綜照應，極結構之法。起語鄭重，次聯謙謹，腹聯真率，結語殷勤。如聆其謦欬，如見其儀型。較之香山諸作，真覺高曾規矩，肅肅雝雝也。

羅大經曰：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祗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

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南宋洪容齋，自福判滿秩歸，葉晦叔贈以二詩。其首章起聯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不拈韻而對起，做此詩「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也。次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不拈韻而散起，做後詩「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也。前注所引，存一遺一，今補録於此。

狂夫

鶴注編在上元元年。盧注：此詩因草堂而興感，詩成之後，用末句狂夫爲題。《詩》：狂夫瞿瞿。

萬里橋西一作新草堂㈠，百花潭水即滄浪㈡。風含翠篠音小娟娟淨一作静㈢，雨裛紅蕖冉冉香㈣。厚禄故人書斷絶㈤，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疏放㈥，自笑狂夫老更狂。上四，言草堂之景，聊堪自適。下因客況艱難，而託爲笑傲之詞。竹篠在堂，迎風則愈呈其疏秀。荷蕖在潭，露雨則更吐其芬芳。娟娟，美好貌。冉冉，漸至貌。朱瀚注：以故人享厚禄而書并斷絶，致幼子受恒飢而色帶淒涼，每句三層，語最沉痛。然身瀕溝壑，而唯自笑疏狂，終不怨恨故人，可見公之曠懷矣。《杜臆》：故人必有所指，但謂裴冕則非。堂既成後，冕方去蜀也。

㈠《華陽國志》：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里，即諸葛亮送費禕處，因以爲名。顧注：《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賓至　狂夫

寺，因名草堂，所謂草堂之靈也。公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以命名耳。陸游《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自開歲宴游，至是日止。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有雨。

㈡《夏書》：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一統志》：在襄陽府均州。《選》詩：垂影釣滄浪。

㈢謝靈運詩：綠篠媚清漣。　鮑照詩：娟娟似蛾眉。

㈣梁簡文帝詩：紅蕖間青瑣，紫蔓濕丹楹。《選》詩：柔條紛冉冉。

㈤《淮南子》：無大功而有厚禄。　王濬表：人道斷絶。

㈥《國策》：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向秀《思舊賦》：嵇康志遠而疏，吕安心曠而放。公詩每用疏放，本此。

錢謙益曰：《本傳》云：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卜居》詩：「浣花流水水西頭。」《狂夫》詩：「萬里橋西一宅閒。」《懷錦水居止》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考。陸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萬里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放翁在蜀久，無容有誤，然少陵在成都實無二草堂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風含雨浥一聯，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緑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風日互映，亦本於此。但杜本無心，楊則有意矣。

楊升菴謂：詩中疊字最難下，唯少陵用之獨工。今按：七律中有用之句首者，如「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是也。有用之句尾者，如「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是也。有用之上腰者，如「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風含翠篠娟娟淨，風雨時時龍一吟」，「雲石熒熒高葉晚，風江颯颯亂帆秋」，「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是也。有用之下腰者，如

雨裹紅蕖冉冉香」，「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拱浮雲細細輕」，是也。聲諧義恰，句句帶仙靈之氣，真不可及矣。

田舍

鶴注：此當是上元元年初夏作，觀「櫟柳」，「枇杷」可見。《世説》：王大將軍舊有田舍名。

田舍清江曲一作上㊀，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㊁，地僻懶衣裳。楊柳唐顧陶《類編》作楊柳，一作櫟柳。櫟，居許切。《正異》作柜枝枝弱㊂，枇杷對對從顧陶本，一作樹樹香㊃。鸕鷀鸕鷀西日照㊄，曬翅滿漁梁㊅。上四敍村居荒僻，下言景物之幽閒。

㊀《晉書·陶潛傳》：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楚辭》：隱岷山以清江。

㊁元行恭詩：草深斜徑成。《風俗通》：古者二十五畝爲一井，因爲市井。

㊂錢箋：《本草衍義》：櫟木皮，今人呼爲櫟柳。然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吴曾《漫録》：今本作櫟柳，非也。枇杷一物，櫟柳則二物矣。對對亦勝樹樹。

㊃《上林賦》：盧橘夏熟。注：即枇杷也。左思《蜀都賦》：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李善注：枇杷冬華黄實，本出蜀中。

㊄晉樂歌：君非鸕鷀鳥。洙曰：鸕鷀，水鳥，蜀人以之捕魚。

㊅《詩疏》：敝敗之笱，在於魚梁。趙曰：陶侃母責其爲漁梁吏而寄鮓。《學林新編》曰：此詩以櫟柳對枇杷，或謂櫟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櫟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相對未工。予

謂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然見此二物，舉以成對耳。如《覓松苗子》詩云：「落落出羣非櫟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楊梅乃梅之一種，以此相配，乃正對也。

江村

鶴注：此當是上元元年夏作。　謝朓詩：曖曖江村見。

清江一曲抱村流㈠，長夏江村事事幽㈡。自去自來一作歸梁上燕㈢，相親相近去聲水中鷗㈣。

老妻畫紙爲一作成棋局㈤，稚子敲針作釣鉤㈥。但有故人供樊作分祿米此從《英華》，一作多病所須惟藥物㈦，微軀此外更何一作無求㈧？

江村幽事，起中四句。梁燕屬村，水鷗屬江，棋局屬村，釣鉤屬江，所謂事事幽也。末則江村自適，有與世無求之意。燕鷗二句，見物我忘機。妻子二句，見老少各得。蓋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

㈠周注：清江，指浣花溪。　王臺卿詩：清江窮廣深。　《世說》：周顗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㈡沈佺期詩：坐看長夏晚。　陶潛詩：事事在中都。

㈢吳筠詩：一燕海上來，一燕高梁息。

㈣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游。

㈤晉李秀《四維賦序》：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棋。

㈥東方朔《七諫》：以直針而釣兮，又何魚之能得。　惟直針不可以釣，故敲針作鉤也。　漢樂府《烏生曲》：釣鉤尚得鯉魚口。

㈦分祿米，亦指裴冕。此暗用公孫弘給俸祿於故人事。《英華》爲是。且祿米分給，包得妻子在內。

㈧謝靈運《山居賦》：奉微軀以宴息。　陸雲《逸民賦》：淡浩然其何求。

申涵光曰：此詩起二語，尚是少陵本色，其餘便似《千家詩》聲口。選《千家詩》者，於茫茫杜集中，特簡此首出來，亦是奇事。

王介甫《悼鄞江隱士王致》詩云：「老妻稻下收遺稏，稚子松間拾墮樵。」二語本此。杜能說出旅居閒適之情，王能說出高人隱逸之致，句同意異，各見工妙。

黃生曰：杜律不難於老健，而難於輕鬆。此詩見蕭灑流逸之致。

江漲

鶴注：詩云「江漲柴門外」，當是上元元年在草堂作。

江漲柴門外㈠，兒童報急流㈡。下去聲牀高數尺㈢，倚杖沒中洲㈣。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㈤，容易音異拔趙音蒲撥切。一作捩船頭㈥。

郭璞《江賦》：濟江津而起漲。注：漲，水大貌。上四江漲，下寫漲時景物。方下牀而水高數尺，及倚杖而水沒中洲，是急漲之勢。迎風之燕，貼近水面，水微動而燕不驚。逐浪之鷗，浮泛水中，水輕搖而鷗自適。此見江流平滿，波浪不興。「容易拔船頭」，亦見江水寬而漁人樂。《杜臆》：動曰細，搖曰輕，因鷗燕之得趣，亦若水使之然。此於無情中看出有情。

㈠曹植詩：柴門何蕭條。

㈡鮑照詩：急流騰飛沫。

㈢古詩：媒人下牀去。庾信詩：雪花深數尺。

㈣鮑照詩：倚杖牧雞豚。《楚辭》：蹇誰留兮中洲。

㈤陶潛《桃花源記》：漁人甚異之。

㈥庾信詩：五兩開船頭。

野老

鶴注：當是上元元年秋作。考乾元二年九月，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皆陷賊。上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諸郡尚未收復。故詩云「城闕秋生畫角哀」。詩成後，拈首二字爲題。

野老籬邊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去聲㈠，估客船隨返照來㈡。長路關心悲劍閣㈢，片雲何事一作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去聲㈠，估客船隨返照來㈡。王師未報收東郡㈤，城闕秋生畫角哀㈥。此在草堂而感時也。上四寫景，下四言情。江岸回曲，其柴門不正設者，爲逐江面而開也。漁網客舟，即臨江所見者。劍閣琴臺皆無佳趣，正爲東郡未平，而角吹聲哀也。黃生曰：前幅暮晚景，真是詩中有畫。後幅說旅情，幾于淚痕濕紙矣。長路關心，既傷入蜀，片雲何事，又嫌留蜀。下句作比喻語。洪仲曰：秋生則角聲更哀，生字屬秋，不屬角。

㈠《莊子》：漁人入海，利在水也。虞羲詩：澄潭寫度鳥。邵注：潭，即百花潭。

㈡《世說》：謝尚船行，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梁元帝《纂要》：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顧

注：日暮急於泊船，故隨返照而來。康孟詩：返照若華池。

㈢古詩：長路漫浩浩。鮑照詩：萬曲不關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涌衢，故謂之劍閣。

㈣梁簡文帝詩：可憐片雲生。郭璞詩：何事登雲梯。《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

㈤《詩》：王師之所。朱注：東郡，概指京東諸郡，非專指滑州靈昌郡也。

㈥原注：至德二年，陞成都爲南京，故得稱城闕。曹植詩：廣瞻戀城闕。《易林》：秋風生哀。梁簡文詩：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

雲山

鶴注：詩言「望鄉臺」，當是上元元年成都作。是年羌、渾、黨項寇涇隴，史思明入東都，故有「京洛」、「音書」之語。夢弼曰：此詩懷京洛而作，然京洛不可見，所見者雲山而已，故首句因雲山起興，遂以雲山命題。蔡琰《笳曲》：雲山萬重兮歸路遐。

京洛雲山外㈠，音書靜不來㈡。神交作賦客㈢，力盡望鄉臺㈣。衰疾江邊卧㈤，親朋日暮迴㈥。白鷗元水宿㈦，何事有餘哀㈧。此對雲山而懷故鄉也。首二遥憶兩京，次二託迹成都。下乃漂泊無聊，而作自解之語。舊以作賦句承京洛，因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作《兩京賦》故也。其説似迂。《杜臆》謂作賦客指相如，傷時無同調而心切思鄉耳。按：作賦用蜀人，望鄉用蜀地，此説較穩。黄生注：故鄉不見，而異地羈孤，客子哀號宜矣。彼鷗本水宿之鳥，亦何事而作江上哀聲乎？末乃觸物寄慨。

㈠謝朓詩：誰能久京洛。

杜詩詳註卷之九

㈡吳筠詩：萬里斷音書。

㈢晉山濤與阮籍爲神交，言不涉形迹也。《南史》：劉評，字彦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評一造之，卽願以神交。《漢書・揚雄傳》：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盧照鄰《詠琴臺》詩：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

㈣《寰宇記》：《益州記》云：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名望鄉臺。《成都記》：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

㈤張華詩：衰疾近殆辱。

㈥梁《昭明太子集》：宿昔親朋。

㈦謝靈運詩：水宿淹晨暮。

㈧曹植詩：悲歎有餘哀。

遣興 去聲

梁權道編在成都詩内。題曰遣興，借詩以自遣也。

千戈猶未定㈠，弟妹各何之㈡？拭淚霑襟一作巾血㈢，梳頭滿面絲㈣。地卑荒野大㈤，天遠暮江遲㈥。衰疾那能久㈦，應平聲無見汝期一作時。

此章，憶弟妹而作也。上四傷手足睽離，下四歎行踪流落。地平，故見野寬。天曠，故覺暮遲。此寫蜀中春景。

㈠《左傳》：子産曰：「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㈡《列子》：弟妹之所不見。

㈢《莊子》：涕泣霑襟。

㈣晉《子夜歌》：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
㈤《易大傳》：天尊地卑。鮑照詩：茫然荒野中。
㈥隋煬帝詩：暮江平不動。
㈦鮑照詩：屏迹勤耕稼，衰疾倚芝藥。

遣愁

此詩當入在成都詩內，蓋與《雲山》、《遣興》諸詩先後同時之作。舊編在夔州者，非是。

養拙蓬爲戶㊀，茫茫何所開㊁。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㊂。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㊃。通首皆言愁緒，欲借詩以遣之。江可通而地猶隔，歎不能往夔也。兵戈阻則弟妹難來，人事蹇則容顏易老，故不勝悲哀。回首，對開戶而言。

㊀潘岳《閑居賦》：終優游以養拙。《尚書大傳》：子夏曰：「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

㊁庾信詩：原野正茫茫。

㊂《水經注》：丹山西卽巫山，宋玉所謂帝女居之，名曰瑤姬，爲之立廟，號朝雲祠。《方輿勝覽》：神女廟，在巫山縣治西北二百五十步，有陽雲臺。

㊃《淮南子》：悲哀抱於情。

此詩將前後諸篇參看，方知爲成都所作。「江通神女館」，卽所謂「獨立見江船」也。「地隔望鄉臺」，卽所謂「力盡望鄉臺」也。「漸惜容顏老」，卽所謂「梳頭滿面絲」也。「無由弟妹來」，卽所謂「弟妹各何之」也。舊編屬夔州者，斷誤。若

身在夔州，不必云云「江通神女館」矣，且久思出峽，何反追言「地隔望鄉臺」耶？

杜鵑行

此詩蔡氏編在夔州詩內，但夔州別有杜鵑詩，不應重出。今按：詩中有「蜀人聞之」之語，蓋初至成都時，泛咏杜鵑也。其云「昔日蜀天子」一章，應是託物寓言，有感朝事而作。今正其先後次序。《英華》刻作司空曙。注云：又見杜甫集。蓋兩存未決也。《華陽國志》：魚鳧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亦曰望帝。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人鼈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相。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英華》作翔瞥捩雌隨雄㊀。毛衣慘黑貌一作自憔悴㊁，衆鳥安肯相尊崇㊂？隳《英華》作陋形不敢栖華屋㊃，短翮惟願巢深叢。此章詠杜宇，以破從來望帝之說也。首段，記其形細微而狀凋悴。邵注：搶佯飛掠，有似猖狂。黑，淺黑色。深叢，竹木叢生處。

㊀夏侯湛《飛鳥賦》：舒修頸以儴佯。《上林賦》：轉騰撇烈。一作撇捩。

㊁朱超詩：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易林》：毛羽憔悴。

㊂陶潛詩：衆鳥欣有託。　隋帝詔：尊崇聖教。

㊃《英華》刻作翔瞥捩，目斜視而旋折也。瞥捩，目斜視而旋折也。

㊃謝靈運詩：華屋非蓬居。

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㊀。誰言養雛不自哺㊁，此語亦足爲愚蒙㊂。聲音咽咽如有謂《英華》作咽嗷若有謂。注云：咽，平聲，號平聲啼略與嬰兒同㊃。口乾音干垂血轉迫促，似欲《英華》作欲以上上聲訴於蒼穹。此憐其求食勞而啼聲慘。

㊀漢《盤中詩》：空倉雀苦飢。《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

㊁雛不自哺，注見十卷。

㊂前漢楊惲書：足下哀其愚蒙。

㊃《韓非子》：嬰兒相與戲也。

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相效傳微風從《英華》。一作教學傳遺風㊀，乃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㊁，嬪嬙一作妃左右如花紅。末嘆世俗之傳訛。蜀人起立將敬，至今傳爲風俗，謂望帝之魂，變化不可窮詰也。乃今之對花哀鳴者，豈猶思深宮妃嬪之樂耶？其亦終迷不悟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五句收。

㊀《書》：惟敎學半。

㊁《長門賦》：步從容於深宮。《前漢·賈誼傳》：遺風餘俗，尚猶未改。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黃鶴編在上元元年成都詩內，與下首《戲題韋偃歌》乃先後同時作。朱景玄《畫斷》：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

常以越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齕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或翹或跂。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朱注：張彥遠《畫記》韋偃作鷗。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少陵詩韋偃當作鷗，傳寫誤耳。今存其說以待考。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渠一作君畫無敵。戲陳浩然本作試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㈠。坐看平聲千里當霜蹄㈡。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韋偃畫馬在草堂壁上，乃臨行留蹟也。公愛其神駿，而欲得此以同生死，其所感於身世者深矣。

㈠顏延之《白馬賦》：欻聲躍以鴻驚。《漢書・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

㈡盧注：顏淵望吳門馬，見一匹練。一匹，本此。

㈢《後漢書・馬援傳》：昔有騏驥，一日千里。《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齕草飲水。

洪邁《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玩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人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芡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梁氏編在上元元年成都詩內。　張彥遠《名畫記》：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嵌空，巉嵯巧峭。

十日畫一水㈠，五日畫一石㈡。　能事不受相促迫《英華》作逼㈢，王宰始肯留真跡㈣。　壯哉崑崙

方壺一作丈圖㈤，挂君高堂之素壁㈥。首贊王宰圖畫。品格，亦見主人知音。《杜臆》：崑崙方壺，舉極西極東以狀其遠景，非真畫此兩山也。下文日本、銀河亦卽此意。

㈠庾肩吾詩：畫水卽生苔。

㈡《水經注》：石崖山上有畫石山。

㈢《後漢書》：鄭興上疏，臣下促迫。

㈣梁武帝《論書法》：真跡雖少，可得而推。

㈤《文中子》：壯哉山河之固。崑崙，注別見。《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州也，形如壺器，上廣，中狹，下方。

㈥漢樂府《相逢行》：挾瑟上高堂。掛素壁，所謂留真蹟也。

巴陵洞庭日本東㈠，赤一作南岸水與銀河通㈡，中有雲氣隨飛龍㈢。舟人漁子入浦溆㈣，山木盡亞一作帶洪濤風㈤。此記圖中山水。崑崙、方壺，山既自西而東，故巴陵、日本，水亦自西而東。且其水勢浩瀚，銀漢通而雲龍起，又見風濤激蕩，漁舟避而山木搖，真可謂壯觀矣。

㈠《江賦》：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山海經注》：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唐書·外國傳》：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日在國邊，故名日本。

㈡赤岸、銀河，言水天一色。《七發》：凌赤岸，篲扶桑。《吳越春秋》：西踰赤岸。曹植表：南至赤岸。《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南兗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山，南臨江中。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李善《文選注》謂赤岸在廣陵興縣。桑欽《水經》云新安縣南白石山，

名廣陽山，水名赤岸水。

㈢《莊子》：姑射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㈣木華《海賦》：舟人漁子，徂南極東。　謝靈運詩：映泫歸浦溆。

㈤湛方生詩：山木兮摧披。　《說文》：亞，次也。　《廣韻》：亞，就也，相依也。　朱注：風勢湧濤，山木盡爲之低亞。公詩「花亞欲移竹」及「花蕊亞枝紅」，皆與此同義。　楊慎曰：亞枝，臨水低枝也。　孟郊詩：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颺春風。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平聲須論平聲。一作千，一作行萬里㈠。焉於虔切得并平聲州快剪刀㈡，剪取吳松從《英華》，一作淞半江水㈢。末將看畫作結，蓋玩賞不忍釋也。《杜臆》：王畫神妙，只咫尺萬里盡之。前面許多景象皆包在一句中。又曰：此詩通篇設想，俱有戲意，而收語尤戲之甚，故云戲題。　公少遊吳越，故對畫而思及松江。　黃鶴謂上元元年，劉展陷潤、昇、蘇三州，故託意於吳松。　其說太鑿。　此章上二段各四韻，末段四句收。

㈠《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㈡朱注：李賀詩「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本此。

㈢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　《吳郡志》：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

錢謙益曰：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王宰家於西蜀。　貞元中，韋令公以客禮待之。　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　景玄曾於故席夔舍人廳事，見一圖障，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於空，下著於水，千枝萬葉，交植屈曲，分布不雜。　或枯或榮，或蔓或亞，或直或倚，葉疊千重，枝分八面。　達士所珍，凡目難辯。　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極也。　故山水松石，並可躋於妙上品。　蔡絛《西清詩話》云：梁蕭文勇能書善畫，於扇

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遥。老杜《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一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戲爲韋偃舊作戲韋偃爲雙松圖歌

《名畫記》：韋鑒子鷗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舉。人知鷗善馬，不知松石更佳。

天下幾人畫古松一作樹㊀？畢宏已老韋偃少去聲㊁。絶筆長風起纖末㊂，滿堂動色嗟神妙㊃。

贊韋偃畫松。《杜臆》：起二句語氣平緩，忽接以絶筆長風二句，何等筆力！

㊀隋煬帝詩：古松惟一樹。

㊁封演《聞見記》：畢宏，天寶中御史，善畫古松。後見張璪，於是閣筆。張彦遠《名畫記》：大歷二年，畢宏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改京兆少尹爲左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

㊂杜預《春秋左傳序》：絶筆於獲麟。絶筆，畫成而閣筆也。張載詩：徘徊向長風。《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參差。

㊃謝莊《月賦》：滿堂變容。《吴都賦》：斯實神妙之響象。

奮梢。

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㊀。白摧朽骨龍虎死㊁，黑入太陰雷雨垂一作隨㊂。

古松之狀。朱注：皮裂，故幹之剥蝕如龍虎骨朽。枝迴，故葉之陰森如雷雨下垂。張綖注：白摧，言畫之枯淡處。黑入，言畫之濃潤處。《杜臆》：寫雙松止四句耳，而冥思玄構，幽致深情，更無剩義。

㊀屈鐵，枝曲而黑也。《神仙傳》：薊子訓，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謝惠連賦：散漫交錯，氤氳蕭索。

㈠《韓非子》：朽骨爛肉，施於土地。

㈡《史記索隱》：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

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直略切㈠。偏袒右肩露雙脚㈡，葉裏松子僧前落㈢。又記松下僧人。《杜臆》：人老僧一段，突兀蕭灑，窅冥靈超，更有神氣。

㈠《漢書》：武帝過郎署，見顏駟龐眉皓髮。李陵書：皓首而歸。《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

㈡《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朱注：《長水經疏》：袒，肉袒也。西方俗儀：見王者必肉袒，示非敢有犯。佛教亦隨此用，然此以表將荷大法之重擔耳。

㈢松子，見夔州詩注。

韋侯韋侯數色角切相見，我有一匹好東一作素絹㈠，重之不減錦繡段㈡。已令平聲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爲直幹㈢。此索韋畫松也。《杜臆》：韋之畫松，以屈曲見奇，直便難工。匹絹幅長，汝能放筆爲直幹乎？戲之也。此章四段，四轉韻，前各四句，末段五句。

㈠吳曾《漫録》：東絹，關東綃也。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貢鵝溪絹。黃希曰：《三國志》：李衡，州里有千樹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匹絹，亦可用矣。坡集詩注：鵝溪，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

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謝朓詩：雲錦相凌亂。

㈢放筆，縱筆也。丘遲詩：直幹無曲枝。

《唐詩紀事》載湯文圭《九華雨吟》「雷劈老松疑虎怒，雨衝陰洞覺龍腥」，與杜詩「白摧朽骨龍虎死，黑人太陰雷雨

垂」，造句奇峭，足以相當。

北鄰

鶴注：此指草堂之鄰，當是上元元年作。又云：公詩多以縣令爲明府，此北鄰蓋王明府與。潘尼詩：爪牙司北鄰。

明府豈辭滿㈠，藏身方告勞㈡。青錢買野竹㈢，白幘岸江皐㈣。愛酒晉山簡㈤，能詩何水曹㈥。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㈦。上四美明府高致，下則喜其興豪而多情也。不爲辭滿而爲藏身，見其志在隱遯。山簡、水曹，人名官職，借對自巧。

野竹江皐，寫其閒適，亦見鄰居相近。

㈠錢箋：《前漢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後漢·張湛傳注》：郡守所居曰明府。府者，尊高之稱。《賓退録》：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縣令，漢人謂之明庭。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

㈡《杜臆》：藏身而方告勞，亦見在官不憚勞矣。《詩》：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㈢鶴云：青錢，銅錢也。趙云：蜀人謂見錢爲青錢。今按：《漫興》詩「點池荷葉疊青錢」，可見青係錢色。庾肩吾詩：野竹交臨浦。

㈣《後漢書》：光武崖幘，以見馬援。舊云：崖幘，露額也，如水之露岸。《晉書》：謝奕爲桓溫司馬，岸幘嘯咏。應劭《漢官》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蔡邕《獨斷》：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漢有緑幘、紫幘、黑幘、赤幘。元帝微行，從者皆白衣幘。《楚辭》：朝騁騖於江皐。

㈤《晉山簡》：嗜酒，每醉輒倒載而歸。

㈥《晉書》：謝奕爲桓溫司馬，岸幘嘯咏。應劭《漢官》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蔡邕《獨斷》：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漢有緑幘、紫幘、黑幘、赤幘。元帝微行，從者皆白衣幘。《楚辭》：朝騁騖於江皐。

㈦《後漢書》：光武崖幘，以見馬援。舊云：崖幘，露額也，如水之露岸。《晉書》：謝奕爲桓溫司馬，岸幘嘯咏。應劭《漢官》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蔡邕《獨斷》：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漢有緑幘、紫幘、黑幘、赤幘。元帝微行，從者皆白衣幘。《楚辭》：朝騁騖於江皐。

㊄《晉書》：山簡，濤之子，永嘉三年，假節鎮襄陽，惟酒是耽。

㊅《梁書》：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爲名流所稱。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又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

㊆屧，卽履也。或云履薦。《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室中蓬蒿没人。蓬蒿，公草堂地也。

南鄰

顧宸曰：南鄰，朱山人也，後有《過朱山人水亭》詩。左思詩：南鄰擊鐘磬。

錦里先生烏角巾㊀，園收芋一作芧，非栗一作粟，非不全貧㊁。慣看平聲賓客一云門户兒童喜㊂，得食階除鳥雀馴㊃。秋水纔深一作添四五尺㊄，野航恰受兩三人㊅。白沙翠竹江村一作山暮一作路㊆，相送《英華》作送，或作對柴門一作籬門，或作籬南月色新㊇。上四造山人之居，下則喜其同舟送別也。

黃生注：烏角巾與錦里相映帶，起語逸致。角巾，隱士之冠。芋栗，野人之食。兒童喜，接人之厚。鳥雀馴，待物之仁。詩善鍊格，前段敍事，數層括以四語。後段寫景，一意拓爲半篇。兒童、鳥雀，用倒裝法。秋水、野航，用流對法。

㊀《華陽國志》：西城，故錦官城也。錦江，濯錦其中則鮮明，故命曰錦里。《南史》：劉巖隱逸不仕，常著緇衣小烏巾。《通鑑》：范通謂王濬曰：「君平吳之日，當角巾歸第。」

㊁宋之問詩：栗芋秋新熟。《杜臆》：芧栗止於一物，作芋栗，可該園中所産。

㊂陸瑜詩：姮娥婺女慣相看。《公孫弘傳》：賓客故人。《後漢·郭汲傳》：有兒童數百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

來迎。」

㊃《景福殿賦》：階除連延。　謝靈運詩：空庭來鳥雀。

㊄《莊子》：秋水時至。　《水經注》：大者長四五尺。

㊅錢箋：山谷云：航，方舟也，當以艇爲正，音平聲。《方言》云：小舟也。　楊慎云：古樂府：「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蒿，何時至江陵。」杜詩正用此音也。按《方言》云：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又云：小艑艙，謂之艇。　《釋名》云：二百斛以上謂之艇。魯直之改，用修之證，皆臆説也。　《蕭何世家》：多者兩三人。

㊆《湘中記》：白沙如霜雪。　梁昭明太子《扇賦》：折翠竹之枝。

㊇吴筠詩：相送出江潯。

申涵光曰：「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語疏落而不酸。今人作七律，堆砌排耦，全無生氣，而矯之者又單弱無體裁。讀杜諸律，可悟不整爲整之妙。

顧宸曰：周祈《名義考》云：「園收芧栗未全貧」，與《山農》詩「呼兒登山收橡栗」同意。芧栗，即橡栗，乃櫟木子也。《莊子·徐無鬼》：先生居山食芧栗。此一説也。王洙云：成都風俗曰：「大飢不飢，蜀有蹲鴟。」《史記》：卓氏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注云：大芋也。揚雄《蜀都賦》言「閒蹲鴟之沃野」，又言「榛栗罅發」，則芧栗明爲兩物。據公他詩云「我戀岷下芋」，又云「嘗果栗皺開」，亦可證。芋栗，皆成都所産矣。且芧栗野生，不待園中收種，而芧栗充飢，乃貧餒之甚者，豈可云「未全貧」乎？後《過南鄰朱山人》詩云「殘樽席更移」，其家非藉芧栗以充飢者，還作芋栗爲當。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蔡氏編在廣德二年復歸成都時。今附在南鄰之後，以類相從也。絶句云：「梅熟許同朱老喫。」疑卽此山人。

相近竹參初譬切差此茲切，相過平聲人不知㊀。幽花欹滿樹，細一作小，胡云：麗澤本作野水曲一作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㊁，從此數音朔追隨。首聯敍事，過南鄰也。次聯寫景，見水亭也。下四言情，山人留飲也。朱瀚曰：前詩云兒童喜於看客，隱不絶俗也。鳥雀食於階除，貧能推恩也。「看君多道氣」，此可互證。

㊀身行竹裏，故人不知。

㊁徐陵《天台山館碑》：蕭然仙才，卓矣道氣。

羅大經曰：自昔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詩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蓋亦可人之流也。少陵在錦里，亦與朱山人往還，兩見於詩章，既稱爲「錦里先生」，又稱爲「多道氣」而「數追隨」，山人固亦非常流矣。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絶

朱注：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詩考之，上元二年，高已刺蜀，此云彭州牧，必元年作也。時公年將五十，而詩云「百

年已過半」，猶乾元二年立秋後題，年止四十八，亦曰「惆悵年半百」。《九域志》云：彭州至成都九十二里。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去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叶平聲㊀？

此詩自敍窮老，而望高公之相恤也。秋至，收穫之時，宜免於飢寒，而茲不然，故曰轉。

㊀《詩》「兄弟急難」，叶「況也永歎」，俱讀平聲。

奉簡高三十五使去聲君

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時在蜀。《年譜》云：上元元年，間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

當代論平聲才子，如公復扶又切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㊀。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㊁，披豁對一作道吾真吳若本作君，恐誤㊂。

上四，稱高之才調。下四，述高之交情。驊騮致遠，鷹隼高騫，喻才人得位，可以大行其志。晚秋行色，引起下句。披豁，卽開心見誠之意。

㊀《舊唐書》：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㊁蔡琰曲：我將行兮向天涯。

㊂曹植《髑髏說》：是反吾真也。

和去聲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原注：王時牧蜀。《英華》注：即王蜀州。

鶴注：此必公暫如新津，與裴同至寺中，故有此作，當在上元元年。蜀州至成都纔百里，故可唱和也。《唐世系

過南郊朱山人水亭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和裴迪登新津寺

表》：裴迪，出洗馬房裴天恩之後。《地理志》：新津縣屬蜀州。《九域志》：縣在蜀州東南七十里。夢弼曰：王侍郎，王維弟縉也。錢箋：考《縉傳》，未嘗牧蜀，注家因裴迪而附會也。《杜詩博議》：《王維傳》有縉爲蜀州刺史，遷散騎常侍一節，與《縉傳》不合。吳縝《糾謬》謂縉未嘗歷蜀州及常侍，爲說甚辯。今考《舊書》，縉爲鳳翔尹，先加工部侍郎，後除常侍。縝云并未嘗爲常侍，似失考。而由蜀州遷常侍，則斷乎不可信。

何恨一作限倚山木㈠，吟詩秋葉黃㈡。蟬聲集古寺㈢，鳥影度寒塘㈣。風物悲遊子㈤，登臨憶侍郎㈥。老夫貧一云賞，一云費佛日㈦，隨意宿僧房㈧。首句陡然而起。言我亦何所愁恨，而倚木吟詩乎？正以草木黃落之時，蟬聲鳥影，秋景堪傷，而風物登臨，故人足念也。且己之棲宿寺中，漂流更可歎耳。此詩句句含恨意，必裴詩原有恨字，而和之如此。趙單二注，將上六句作述裴語，說得全無意義矣。　遊子，指裴。

㈠陳子昂詩：平生亦何恨。

㈡何遜詩：幾逢秋葉黃。

㈢隋王胄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

㈣何遜詩：露濕寒塘草。

㈤殷仲文詩：風物自淒涼。

㈥陰鏗《開善寺》詩：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

㈦江總《寺碑》：佛日初照，慈雲不偏。《隋·李士謙傳》：或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蔡

注：古詩：貧佛不如貧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又云：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㈧《大寶積經》：衆僧隨意所樂，爲造經行之處。

張遠注：《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爲作山木之歌，聞之者莫不隕涕。《白虎通》亦載此事。按此詩首句，突然而起，初時未詳所出，解尚含糊，及得邇可此説，頓釋所疑。言趙王流竄房陵而作山木之歌，宜其怨恨。今羈旅蜀中，亦何所恨而倚木吟詩乎？此引古語以逗起下文。

贈蜀僧閭丘師兄

鶴注：此當是上元元年秋作。原注：太原博士均之孫。《舊唐書》：陳子昂後，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均坐貶循州司倉卒。有集六卷。

大師銅梁秀㈠，籍籍名家孫㈡。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㈢。首敍閭丘世系。

㈠《晉高僧傳》：惠亮，大師小師。銅梁秀，鍾山川秀氣也。《唐書》：合州石鏡縣有銅梁山，又有銅梁縣。《十道志》：銅梁山，在涪江南七里。左思《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宕渠。

㈡籍籍，聲名之盛也。《前漢·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後漢·方術傳》：餘亦班班名家焉。

㈢《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齊顧歡詩：精氣因天行。

惟一作往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㈠。多士盡儒冠㈡，墨客藹雲屯㈢。當時上上聲紫殿㈣，不獨卿相去聲尊㈤。世傳閭丘筆㈥，峻極逾一作侔崑崙㈦。鳳藏丹霄暮一作穴㈧，龍去一作出白水渾㈨。青熒雪嶺東㈩，碑碣舊製存㈠。斯文散都邑㈡，高價越璵璠音煩㈢。晚看平聲作者意㈣，妙絶與誰論平聲㈤？此追敍博士文章。上八，稱其望重生前。下八，稱其名垂身後。

㈠《漢書・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

㈡《詩》：濟濟多士。《史記・鄒衍傳》：諸客冠儒冠來者。

㈢《長楊賦序》：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詩》：藹藹王多吉士。《列子》：望之若屯雲。

㈣《三輔黃圖》：武帝於甘泉宮起紫殿，雕文刻鏤，以玉飾之。謝朓詩：紫殿肅陰陰。

㈤「不獨卿相尊」，言墨客亦膺主眷。

㈥錢箋：六朝人以有韻者爲詩，無韻者爲筆。《庾肩吾傳》「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皆可證。閻丘筆，言其文章峻極而高，若字勢何可言高乎？《唐詩紀事》謂審言以詩，閻丘以字，同侍武后。蓋指筆爲字，誤矣。

㈦成公綏賦：潛嵎崑崙之峻極兮。

㈧鳳藏龍去，比閻丘之歿。晉東海越王檄文：申陸機、陸雲之枉，穴碎雙龍，巢傾兩鳳。北魏段承根《贈李寶》詩：鳳戢崑丘，龍藏玄漠。周庾信《齊憲王碑》：鳳沉丹穴，龍亡黑陂。又三鳳、八龍，古人以比賢士，原不專指人君也。

㈨《東京賦》：龍飛白水。《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

㈩《東京賦》：琳珉青熒。此詩言碑文之光耀。雪嶺，在維州南三百六十里。

⑪班固《西都賦》：珍物羅平西極。

⑫《高僧傳》：弘忍没於高宗上元二年十月。開元中，太子文學閻丘均爲塔碑焉。杜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閻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改爲天寧羅漢禪院。

⑬宗懍詩：接里開都邑。

⑭蔡邕《薦邊讓書》：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曹植詩：亮懷璠璵美。

⑮《杜臆》：「晚看作者意」，言識定於暮年也。漢高帝敕：太子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

㈡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絶。

吾祖詩冠去聲古㈠，同年蒙主恩㈡。豫章夾日月㈢，歲久空深根㈣。此敍世交，自嘆繼起衰微。

㈠傅亮《宋公策文》：爰發初迹，則奇謀冠古。

㈡庾肩吾《書品》：施吳鄴下後生，同年拔萃。王褒《四子講德論》：主恩滿溢。《杜審言傳》：武后朝，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朱注：史稱均拜太常在中宗景龍間。據公詩則武后時已擢用。

㈢《上林賦》：楩柟豫章。《正義》曰：豫，今之枕木；章，今之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夾日月，言其高大。

㈣《老子》：深根固蒂。

小子思去聲疏闊㈠，豈能達詞門？窮秋一作愁一揮淚㈡，相遇卽諸昆。我住錦官城㈢，兄居祇翹移切樹園㈣。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㈤。天涯歇滯雨，稏稻卧不翻㈥。漂然薄遊倦㈦，始晉作如與道侶一作旅敦㈧。景晏步修廊㈨，而無車馬喧㈩。夜闌接軟語一作夜言詞柔軟㈠，落月如金盆㈡。此述旅次相逢。上八，敍事記地，下八，敍景言情。《杜臆》：公詩善用借景，如「落月如金盆」與「隴月向人圓」，皆據一時所見之景，而傾蓋歡洽之意自見。

㈠傅毅詩：伊余小子。

㈡何遜詩：凜凜窮秋暮。陸機詩：揮淚歎流離。

㈢卽諸昆，通家世交如弟兄也。

㈣《金剛經注》：須達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爲佛說法之處，故後人名爲祇園，亦曰給孤園。

㈤湛茂之詩：衰廢歸丘樊。

㈥《蜀都賦》：稬稻漠漠。

㈦周捨詩：薄遊久已倦。

㈧《世說》：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曹植詩：親交義在敦。

㈨《西京雜記》：重閣修廊，行之移晷。

㈩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一)《法華經》：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詞柔輭，悅可衆心。《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維摩經》：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爭訟。

(二)《洛陽伽藍記》：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

漠漠世界黑一作空，一作穴，一作冥㊀，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㊁，可照濁水源。結出贈閭丘意，言其空明之體，可滌塵凡也。此章首尾中腰各四句，前後兩段各十六句。

㊀陸機詩：街術紛漠漠。《瓔珞經》：無量世界，盡觀衆生。黑，即黑業也。

㊁《翻譯名義集》：摩尼或曰踰摩，正云末尼，即珠之總名也。《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見。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至濁水泠然洞徹矣。」

《宣室志》：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

今人作五古長篇，多任意揮灑，不知段落勻稱之法。杜詩局陣布置，章法森然，如此篇，首尾中腰各四句提束，前後兩段俱十六句鋪敍，有毫髮不容增減者。然此法起於魏人繁欽《定情》詩「我出東門遊」八句作起，「中情既款款」八句作結。前面「何以致拳拳」兩句一轉者十段，後面「與我期何所」六句一轉者四段。後四段，本張平子《四愁詩》，其前十段則

韓昌黎《南山》詩所自出也。古詩各有淵源如此。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泛溪

浣花溪也。此當是上元元年秋作。

落景影同下去聲高堂㈠，進舟泛迴溪㈡。誰謂築居小㈢？未盡喬木西㈣。有餘淒㈤。練練峰上雪㈥，纖纖雲表霓㈦。此溪上遠見之景。《杜臆》：自卜居浣花至此，始溯溪西遊。誰謂築居之地果小乎，特未盡覽喬木以西耳。今一望遠郊，秋色在目，對雪見霓，斯亦奇矣。遠郊信荒僻㈧，秋色

㈠越王貞詩：參差落景道。宋子侯詩：挾瑟上高堂。

㈡謝靈運詩：對嶺臨迴溪。

㈢又：躡險築幽居。

㈣《詩》：遷於喬木。

㈤《周禮》：任遠郊之地。

㈥宋王微《詠賦》：秋色陰兮白露商。

㈦吳均詩：練練波中白。

㈧吳均詩：練練波中白。

㈧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　束晳《讀書賦》：抗志雲表。

童戲左右岸，一云兒童戲左右。罟弋畢提攜㈠。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得魚已割一作劇鱗㈡，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一作亦，一作跡暌㈢。此溪上近見之事。彼兒童戲逐者，攜罟得魚，翻荷採藕，本取鮮美。今乃傷鱗帶泥，則是賤其物而乖事理矣。

㈠罟以取魚，弋以取鳥。畢字作盡字解，不作掩禽之畢。舊引《莊子》「畢弋網罟」，易誤。　《詩》：弋鳧與雁。

㈡《莊子》：得魚而忘筌。

㈢《晉史論》：事睽其趣。

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上聲庶可齊㈠。衣上見新月㈡，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㈢，東城多鼓鼙㈣。末敍泛溪回舟也。日暝返棹，猶之身老息機，故曰出處可齊。夜酌新醪，而忽聽鼓鼙，則歸溪亦非安枕之地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陸機詩：出處鮮爲諧。

㈡張正見詩：新月半輪空。

㈢稽康書：濁醪一盃。　陶潛詩：漉我新熟酒。

㈣朱注：成都城，在草堂之東，故曰東城。舊指東都者非。《記》：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出郭

從舊次，編在上元元年成都詩內。草堂在郭外，從城中復歸草堂，故有「還與舊烏啼」之句。舊說謂自青城還成都，新說謂從成都往青城者，皆非。前詩云「已知出郭少塵事」可證。古詩：出郭門直視。

霜露晚淒淒㈠，高天逐望低㈡。遠烟鹽井上㈢，斜景影同雪峰西㈣。故國猶兵馬，他鄉亦一作正鼓鼙㈤。江城今夜客㈥，還與舊烏啼㈦。

情。《杜臆》：故國兵馬既未可歸，他鄉鼓鼙又未可去，故還與舊烏作伴。故國，指東都。他鄉，指成都。時思明未滅，故蜀常備兵。前詩云：「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可以互證。

㈠《記》：霜露既降。因霜露之氣所掩也。薛道衡詩：高天澄遠色，秋氣入蟬聲。

㈡「高天逐望低」，田家有鹽泉之井。劉

㈢蜀有火井煮鹽者，初以柴火引發，後火起井中，連日不斷。遠烟，卽煮鹽之烟也。《蜀都賦》：

注：蜀都臨邛，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

㈣《元和郡縣志》：雪山，在松州嘉城縣東，春夏積雪。圖經：雪山，在維州保寧縣西，南連乳州白狗峽。

㈤鼙，騎上鼓也。

㈥張九齡詩：江城何寂寞，秋樹亦蕭森。凡城郭臨江者皆謂之江城，此詩江城指錦江城。如《歲暮》詩言江城，《玩月》詩言江城，皆屬梓州，以有射洪江也。客，公自謂。

㈦唐劉垍詩：無勞拂長袖，直待夜烏啼。

恨別

據詩中「長驅五六年」之説，當是上元元年在成都作。　顧注：公於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客秦州，寓同谷，至成都，奔走四千里。　自天寶十四載安史倡亂，至乾元之末上元之初，爲五六年。　蕭雲從注：四音司千里，胡騎去聲長驅五六年㈠。草木變衰行劍外㈡，兵戈阻絶老江邊㈢。思家步月清宵立㈣，憶弟看平聲雲白日眠㈤。聞道去聲河陽近乘勝㈥，司徒急爲去聲破幽燕平聲㈦。　首二領起恨別。四千里，言其遠。五六年，言其久。行劍外，承四千里。老江邊，承五六年。思家憶弟，傷洛城阻亂。乘勝破燕，望胡騎早平。　劍外，劍門之外。江邊，錦江之邊。宵立晝眠，憂而反常也。草木搖落而變衰。

㈠《漢書·周勃傳》：擊胡騎平城下。　曹植詩：長驅陷匈奴。

㈡《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㈢《魏志·田疇傳》：道路阻絶，寇虜縱横。

㈣薛道衡詩：空庭聊步月，閒坐獨臨風。　潘尼《桑樹賦》：含溢露於清宵。

㈤王楙《野客叢談》：梁瑄不歸，弟璟每望東南白雲，慘然久之。

㈥朱注：《李光弼傳》：乾元二年冬十月，光弼悉軍赴河陽，大破賊衆。上元元年，進圍懷州。《通鑑》：上元元年三月，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此河陽乘勝之事也。

㈦傅毅樂府：乘勝席捲遂南征。

㊐至德二載，加李光弼檢校司徒。

顧宸曰：破幽燕之策，當時見及者不過數人。清河李蕚告顏真卿，請分兵開崞口，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時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上言，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此潼關未破前事也。又：李泌對肅宗，請令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子儀自馮翊入河東。來春，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破其巢穴。此禄山未死時事也。及禄山死，河東平，泌勸上如前策，遣安西及西域之衆，並塞西北，自歸檀南取范陽，永絶根本。此長安未復時事也。蕚與李郭之策不行，是以有靈武之奔。泌之策不行，是以有九節度之潰。至上元元年，光弼乘河陽之勝，遂平懷州。此時長安已復，慶緒已死，直擣幽燕，萬萬不容更緩，故下一「急」字，蓋深惜前三策之不早用耳。

散愁二首

此詩乃初入蜀時作，當在上元元年，光弼破安太清、史思明之後，故云「百萬傳深入」。若上元二年，王思禮已死，不得致望於尚書矣。晉武帝詔：思所以散愁養氣。

久客宜旋旆㊀，興王未息戈㊁。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一作轉深入㊂，寰區望匪他㊃。司徒下去聲燕平聲趙，收取舊山河。首章，以北伐之功望諸李光弼也。因久客而思靖亂，從有愁處説到散愁。三四，承首句，言作客淒涼。五六，承次句，欲河北息兵。望匪他，注下司徒。

㊀潘岳《永逝文》：回首兮旋旆。

㊁謝瞻詩：聿來扶興王。

㊂陳琳《設難》：合百萬師若運諸掌者，義也。《出師表》：深入不毛。

㊃《後漢書》：自致寰區之外。　盧諶詩：綢繆委心，自同睚他。

其二

聞道去聲并平聲州鎮㊀，尚平聲書訓士齊㊁。幾時通薊北㊂？當去聲日報關西㊃。戀闕丹心次章，以討賊之事兼望王思禮也。因世亂而念歸途，本欲散愁，愁仍未散。薊平報捷，則息戈可望；心破淚霑，恐久客莫歸。又與前章相應。破㊄，霑衣皓首啼㊅。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㊀《唐書》：太原府，本并州，開元十一年爲府，天寶元年曰北京。

㊁《舊書・肅宗紀》：乾元二年七月，以兵部尚書、潞泌節度使、霍國公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思禮本傳：光弼徙河陽，思禮代爲河東節度，用法嚴整，人不敢犯。

㊂王褒詩：桑生薊北寒。

㊃《杜臆》：關西謂京師，地在潼關函谷之西也。　舊注謬。

㊄《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㊅李陵書：皓首而歸。

王嗣奭曰：題云「散愁」，故前章總起，後章總結，皆説自己心事。中間將司徒、尚書，聯絡上下。兩章只如一章，此見章法之妙。

朱鶴齡曰：史：鄴城之潰，惟思禮與光弼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於潞城東，乃當時名將也。故以收薊北、報關西望之。　又云：諸將中，獨屬望王、李者，公意思明在東都，范陽必空虛可圖，欲光弼乘河陽之捷，長驅燕趙，傾其根本。思禮以潞澤之兵會之，即前詩「斬鯨遼海波」意也。以「散愁」命題，深旨可見。

建都十二韻

趙次公注：此詩上元元年九月後作也。朱注：詩云「窮冬客劍閣，隨事有田園」，其爲成都草堂甚明。鮑欽止編在寶應元年冬，是年雖復建南都，時公往來梓州，未嘗定居，安得有田園之句？趙注得之。

載，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上元元年九月，改置南都於荆州，以荆州爲江陵府。二年九月罷鳳翔西都及江陵南都之號，寶應元年建卯月復建。《唐書》：上元初，以呂諲爲荆州刺史。諲請以荆州置南都，帝從之。於是荆州號江陵府，以諲爲尹。《通鑑》：至德二

蒼生未蘇息㈠，胡馬半乾坤㈡。議在雲臺上㈢，誰扶黄屋尊㈣？從時事説起，慨朝議之失計。

㈠王右軍《與謝安書》：小得蘇息，各安其業。

㈡《東都賦》：俯仰乎乾坤。

㈢《東觀漢記》：桓譚拜議郎，詔令議雲臺。江淹《獄中書》：高議雲臺之上。

㈣《漢書注》：黄屋，天子之車。

建都分魏闕㈠，下去聲詔關荆門㈡。恐失東人望㈢，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耻㈣，計大豈輕論平聲㈤？雖倚三階正㈥，終愁萬國翻㈦。此論建都興廢，而陳時勢之緩急。言分置宫殿，新關都會，雖欲慰東人之望，其如西極儼然存，不當建彼而廢此也。且此時不急圖雪耻，而輕論建都，恐治亂尚未可定耳。

都之議，西極，指上皇幸蜀之地。東人，指呂諲建

㊀班固《東都賦》：建都河洛。《周禮》：縣治象之法於象魏。注：象魏，宮門雙闕。《南史・何胤傳》：闕，謂之象魏。注：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也。

㊁《袁紹傳》：下詔之日。《唐書》：荆州有荆門縣，以荆門山名。《寰宇記》：荆門之地，乃荆襄要津。

㊂《詩》：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東人，指荆門以東言。

㊃《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耻。」朱穆奏記：紀綱少弛，頗失人望。

㊄《後漢・馮異傳》：季文誠能亟定大計。

㊅《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等，是爲太平。

㊆《易》：先王以建萬國。

牽裾恨不死㊀，漏網辱殊恩㊁。永負漢庭哭㊂，遥憐湘水魂㊃。窮冬客江劍一云劍外，隨事有田園㊄。風斷青蒲節㊅，霜埋翠竹根㊆。此傷削迹流離，不得參預朝事。牽裾，爲救房琯。漏網，謂謫司功。

漢庭、湘水，欲效賈屈而未能。雖有客舍田園，而對此風蒲、霜竹，不免衰老摧殘矣。錢箋：公之移官，以疏救房琯，而琯之得罪，以建議分鎮也，故牽連及之。申涵光曰：人亦有一時感激，事過輒悔者。公以不死爲恨，真諫臣也。

㊀《魏志》：文帝欲徙十萬户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

㊁《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袁紹書：殊恩厚德，臣既叨之。

㊂《賈誼傳》：可爲痛哭者一。

㊃屈原見讒，沉於湘水。

㊄王褒詩：生年隨事闌。《杜臆》：隨事，猶云隨便有之。《歸去來辭》：田園將蕪。

㊅庾信詩：蒲低猶抱節。

㊆梁昭明太子《扇賦》：折翠竹之枝。

衣冠空穰穰石蔣切㊀，關輔久一作遠昏昏㊁。願枉一作惟駐，一作願駐。趙云作駐，非長安日㊂，光輝郭作暉照北原㊃。此諷當時君相之謀國者。衣冠二句，概刺朝臣，應上議在雲臺二句。願枉二句，隱諷肅宗，應上蒼生未蘇二句。朱注：衣冠雖多，未救關輔之難。今中原淪陷，天子當迴陽光以照之，奈何汲汲建都之舉耶？此詩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㊀《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爲利往。

㊁關中三輔，謂扶風、馮翊、京兆。江淹詩：飭驂去關輔。

㊂《世說》：晉明帝數歲，元帝問日與長安孰遠？答曰：「日遠。」明日重問之，答曰：「日近。」

㊃曹植《登臺賦》：齊日月之光輝。庾肩吾詩：駐日逐戈鋒。按：夢弼云：北原，河北之地，時史思明據東京及河北陰鏗詩：昏昏隴日沉。昏昏，言日遠也，故下接以長安日。錢箋引《西都賦》「北眺五原」及庾信詩「北原風雨散」、岑參詩「五陵北原上」，於詩意不合。

懷衛等州是也。

當時房琯分建之策與呂諲建都之請，前後事勢迥不相同。初安史首亂時，陷中原，破兩京，剪宗室，逼乘輿，唐室孤危極矣，故分建子弟之議，足使賊子膽寒。其後，長安既復，兵勢復張，惟河北未平，故須專意北向，以除禍本。若建都荆門，虛張國勢，迂疏甚矣。且東南本無事，而勞民動衆，恐反生意外之虞，此作詩本意也。錢箋附會兩事，致詩意反晦，今辯正之。

村夜

鶴注：詩云多難，蓋指安史也。當是上元元年浣花作。是年十一月，史思明遣田承嗣將舟徇淮西，王同芝將兵徇陳，許敬江將兵徇兗鄆，薛鄂將兵徇曹州。若在二年，則段子璋反，李奐奔成都，不應詩皆不及而及安史也。

風色蕭蕭暮㊀，一作蕭蕭風色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㊁，鄰火夜深明㊂。胡羯何多難，漁樵一作漁樵寄此生㊃。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㊄。

上四，村夜之景。下四，村夜感懷。春急，暮所聞。火明，夜所見。趙云：此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杜臆》：身得所安，而思家更甚，故曰「正含情」。

㊀吳邁遠詩：春城起風色。

㊁《周禮》有舂人。

㊂梁簡文帝詩：甘泉烽火夜深明。

㊃《詩》：未堪家多難。

㊄《南史》：宋武帝時見二小龍附翼，漁樵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劉孝威詩：散步懷漁樵。孔魚和詩：水鄉訪松石，蘭澤侶漁樵。

㊅王粲詩：含情欲待誰。

寄楊五桂州譚原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鶴注：桂州，屬嶺南道中都督府。當是上元元年成都作。

五嶺皆炎熱㈠，宜人獨桂林㈡。梅花萬里外㈢，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復扶又切好音㈣。江邊送孫楚㈤，遠附白頭吟。上四，桂州之景。下四，寄楊之情。梅時有雪，可銷炎瘴，故曰宜人。寬相憶，因瘴少。復好音，見政異。孫楚，比段。白頭吟，懷楊。

㈠五嶺，始安、越城、臨賀、大庾、臘嶺是也。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城西，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臨賀嶺在平樂府賀縣境內，大庾即梅嶺，在廣東南雄府城北，臘嶺在廣東韶州府乳源縣西。班婕妤詩：涼颸奪炎熱。

㈡《山海經》：桂林有八樹，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荊州之零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云「桂林無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

㈢《南康記》：大庾嶺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白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廣志》：梅嶺，本因梅銷得名，今競作梅花之梅矣，聊從同。

㈣《詩》：懷之好音。

㈤孫楚爲石苞參軍。

西郊

鶴注：題曰西郊，從西郊赴草堂也。此當是上元元年冬作。《易》：自我西郊。

村夜　寄楊五桂州譚　西郊

時出碧雞坊㊀，西郊向草堂㊁。市橋官柳細㊂，江路一作岸野梅香㊃。傍去聲架齊書帙㊄，看平聲題檢一作減藥囊㊅。無人覺舊作競，一作與，荆公定作覺來往㊆，疏懶意何長㊇。上四，西郊途次之景。下四，草堂幽寂之況。此詩大段，兩截分界，然逐層敍述，却是逐句順下，八句一氣。齊，謂整書使齊。題，謂藥上標題。《杜臆》：此喜地僻，得以遂其疏懶也。

㊀《梁益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輿地紀勝》：漢宣帝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醮祭而致之。其文曰：「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緲碧雞，處南之荒，深溪迴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今北門石馬巷中有金馬祠。碧雞坊，在城之西南。

㊁《成都記》：草堂在府西七里。

㊂《華陽國志》：成都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漢舊州市在橋南，因以爲名。延岑渡市橋挑戰，卽此。《陶侃傳》：都尉夏施，盜官柳種之己門。

㊃隋王由禮詩：早梅香野徑。

㊄潘岳《楊仲武誄》：披帙散書，屢覩遺文。帙，書衣也。

㊅《世説》：謝安看題，便各使四坐通。《史記·刺客傳》：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

㊆杜悰妻詩：惟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梁簡文帝詩：會是無人覺，何用早梅妝。

㊇嵇康《絶交書》：性復疏懶。

王安石曰：老杜之「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卽是小兒言語。「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

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無人覺，謂不見人跡來往。黃注泥上出郊向堂，謂人不知己之來往，其說太曲。

和去聲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此公往蜀州時，朱氏編在上元元年冬。《唐書》：蜀州唐安郡，屬劍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黃鶴曰：《九域志》：蜀州東至成都纔百里，宜公與裴頻有和寄。

陳陰鏗詩：梁花畫早梅。

東閣官梅動詩興去聲㊀，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一作花可一作更自由㊁。

幸不折之舌切來傷歲暮㊂，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㊃，朝夕催人自白頭㊄。上四答裴詩意，下四對時感懷。裴有早梅之咏，故以何遜梅詩相比。相憶句，和詩題憶寄。送客句，和詩題送客。玩第三聯語氣，必裴詩有不及折贈之句，故答云幸不折來，免傷歲暮。若使一看，益動鄉愁矣。既而又自嘆曰：此間江梅漸發，亦覺催人頭白。蓋當衰老之年，觸處皆足傷情也。

㊀東閣，指東亭。官梅，官種之梅，猶言官柳。胡震亨曰：何遜墓志：東閣一開，競收楊馬。《墨莊漫録》。

㊁陸凱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此曰逢春，是照早梅。梁簡文帝詩：逢春始發花。

㊂晉雜曲：折梅寄江北。

㊃何遜詩：江邊雲霧起。陳蘇子卿詩：中庭一樹梅，寒多恐未開。楊慎云：梅花放皆下垂，故云垂垂。吳昉《雪梅

賦》：帶冷雪之垂垂。

㊄梅開歲暮，似催白頭。

黃生曰：此詩直而實曲，樸而實秀，其暗映早梅，婉折如意，往復盡情，筆力橫絶千古。兩自字，有自己、自然之別。

楊德周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必如此，方不墮詠物劫。王元美以爲古今詠梅第一。

朱鶴齡曰：何遜《揚州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衙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遜時爲廣陵王記室，首云兔園，則以梁孝王園比之也。却月觀、凌風臺，應是園中臺觀名。《南史》：徐湛之出爲南兗州刺史，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遜，梁人，在徐湛之後。

錢謙益曰：遜本傳：天監中，遷中尉，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偉初封也。天監六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七年，以疾表解州。則遜爲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故云「何遜在揚州」也。考《寰宇記》，風亭、月觀、吹臺、琴室，並在宮城東角池側，當卽遜詩所詠耳。僞蘇注云：何遜爲揚州法曹，詠廨舍梅花。《一統志》亦載之。本傳無爲法曹事，但有《早梅》詩，見《藝文類聚》及《初學記》。今本《何記室集》作《揚州法曹梅花盛開》詩，乃後人未辨蘇注之僞，遂取爲題耳。

張希良曰：何遜《早梅》詩：「枝橫卻月觀，影動凌風臺。」月觀、風臺在建業，不在廣陵。《寰宇記》所載分明。沈約《郊居賦》「風臺承翼，月榭重楣」，當亦指此。若徐湛之所建之風亭、月觀、吹臺、琴室，自在廣陵郡，屬徐州，兩晉猶然。隋名揚州自隋始，遜爲建安王記室參軍，本在建業之揚州。閻若璩曰：今之揚州，在東漢爲廣陵郡，屬徐州，兩晉猶然。隋開皇九年，方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泛龍舟》曲云：「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前此揚州俱治建業，今江寧府是也。晉劉牧之謂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皆指建業言耳。

暮登四一作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此當是上元二年往蜀州時作。《蜀志》：新津縣南二里有四安寺，神秀禪師所建。

暮倚高樓對雪峰㈠，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㈡，近市浮烟翠且重。平聲㈢。多病獨愁常閒寂，故人相見未從容㈣。知君苦思去聲緣詩瘦，太一作大向交游萬事慵。首聯鐘樓，次聯暮景，下四寄裴。顧注：僧來不語，寫出彼此落落，漫不相顧之狀。惟旅中寂寞，故愈想故人耳。趙大綱曰：裴之貌瘦，雖由躭詩所致，然於故舊交情亦太疏矣。蓋裴在蜀州，但寄詩而未嘗一過，故公諷之如此。

㈠楊德周曰：縣有修覺山，其上爲寶華山，以峯頂多雪，又名雪峯。

㈡張正見詩：秋色照孤城。

㈢王融詩：迅節淪浮烟。

㈣謝朓箋：從容讌語。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據詩意，則王將軍在成都。詩題云寄贈，必上元二年在青城作。

將軍膽氣雄㈠，臂懸兩角弓㈡。纏結青驄馬㈢，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㈣，勢屈難爲功。賓客滿堂上㈤，何人高義同㈥。上四，稱將軍之雄壯，下則惜其不當大任，而徒懷高義也。此似齊梁律詩，故

上四未諧平仄。

㈠《光武紀》：諸將既經屢捷，膽氣益壯。魏文帝詩：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

㈡左右二臂各懸一弓，故云兩角弓。《詩》：騤騤角弓。

㈢纏結，馬之裝飾。

㈣摯虞《新禮儀》：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趙曰：未授鉞，未爲大將也。

㈤《信陵君傳》：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

㈥王融詩：高義幸知遊。

楊慎曰：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江」，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蘇頲「北風吹早雁，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贏女隱其間」，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可法者。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朱氏亦編在二年。

力疾坐清曉㈠，來詩一作時，《律髓》作采詩悲早春㈡。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荆作身㈢。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平聲未已，四海尚風塵㈣。此據李詩而翻其意，全是自寫己懷。下四，乃申明上截。《杜臆》：言來詩但悲早春，我則有轉添而更甚者。愁伴客，老隨身，麾之不去，尤可悲也。且早春何必悲，當此桃

嫩柳青，其景色亦正佳耳。但以四海猶亂，望鄉未歸，此我之所以聞詩而愈悲也。

㈠力疾，扶病强起也。《魏志》：司馬懿奏：臣輒力疾將兵。《晉書》：習鑿齒力疾著論一篇。

㈡劉琨詩序：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　陳子良詩：故落早春中。

㈢客人二字，俱就自己言。

㈣《漢書》：野無風塵之警。

「柳青桃復紅」，起於謝尚，襲用便成常語。梁簡文詩云：「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乃借烟水以形其紅碧。杜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用歸入二字寫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爲新之法。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新津，乃蜀州屬縣，朱氏編在上元二年。《杜臆》：此蓋新津令設宴於樓上也。

望極春城上㈠，開筵近鳥巢㈡。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爲政㈢，厨烟覺遠庖㈣。西川供客眼一作醉客，惟有一作偏愛此江郊㈤。通首皆樓上所見者，望極二字，直貫至末。　春城、鳥巢，屬外景；花簷、柳檻，屬内景；池水、厨烟，又屬席前之景。末則嘆美江郊也。　《杜臆》：設宴者乃邑令，故以池水比其官清。厨烟遠庖，又稱其有好生之仁。江郊供客眼，必田野闢而稻粱肥也。

㈠吳邁遠詩：春城起風色。

㈡梁簡帝詩：開筵命羽觴。　何遜詩：簷外鶯啼罷。

㈢《世説》：漢陽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龐仲達爲太守，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水一盂池水朝含墨。

㈣庾信詩：池水朝含墨。

㈤杜詩：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題新津北橋樓

置户屏前。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在職以惠政得民。

㊃《列子》：庖厨之下，不絶烟火。《玉藻》：君子遠庖厨。

㊄鮑照詩：江郊靄微明。

遊修覺寺

朱氏編在上元二年。《蜀總志》：修覺山，在新津縣治東南五里，山有修覺寺、絶勝亭。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㊀。詩應平聲有神助㊁，吾得及春遊㊂。徑石相一作深縈帶㊃，川雲自一作晚去留㊄。禪枝宿衆鳥㊅，漂轉暮歸愁。此初遊修覺寺而作也。上下兩截，遥相照應。首聯，景之自外而内者，就一静一動説；次聯，記入寺之事；三聯，景之自内而外者，就一静一動説；末聯，記宿寺之情。詩有神助，非自夸能詩，是云勝境能發詩興耳。川雲自去留，寫得流行無礙，語涉禪機。宿衆鳥，即陶詩衆鳥皆有託意。用禪枝二字，便於遊寺有關切。

㊀陳後主詩：雲色入山扉。

㊁《南史》：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吟詩不就，忽夢見族弟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語有神助。

㊂張駿詩：春遊誠可樂。

㊃梁武帝詩：面勢周大地，縈帶極長川。

㊄顧況詩：達生任去留。

㊅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静，慧窟三明。

此詩「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乃摹寺前之景，説得瀟灑自如。陸放翁詩「泉石相縈帶，雲烟互吐吞」，此寫湖上之景，説得變見無常。一則參會禪機，一則曠觀物態，意各有指，雖脱胎而却非蹈襲。

後遊

鶴注：當是一春兩遊，故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寺憶曾音層。一作新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㊀，花柳更無私㊁。野潤烟光薄㊂，沙暄日色遲㊃。客愁全爲去聲減，捨此復扶又切何之㊄？

此重遊修覺寺而作也。在四句分截。江山花柳，足上曾遊；烟光日色，起下減愁。末聯與前章互應，蓋思家則生愁，覩景則銷愁也。如有待，依然待人；更無私，常得賞玩也。野潤之處，烟光微薄，是早景；沙暄之候，日色遲留，是晝景。

㊀庾信詩：暫有江山趣。

㊁何遜詩：復看花柳枝。

㊂梁元帝詩：烟光入綺帷。

㊃何遜詩：日色花中亂。

㊄《通鑑》：三秦父老，聞劉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舍此欲何之乎？」

趙汸曰：杜詩有兩等句，皆嘗自言之。其一曰：「新詩改罷自長吟。」凡集中抑揚開闔，與造化爭衡於一字間者，皆是。其二曰：「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如此章「有待」、「無私」之類是也，蓋與造化相流通矣。

絶句漫興去聲九首

公經營草堂，在上元之始，此詩云「手種桃李」，又云「熟知茅齋」，應是二年春作。《杜臆》：興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興》，亦竹枝、樂府之變體也。九首逐章相承，各有次第。

眼見一作前客愁愁不醒㊀，無賴春色到江亭㊁。即遣花開一作飛深一作從造七到切次㊂，便教平聲。一作覺鶯語太丁寧㊃。此因旅況無聊而發爲惱春之詞。《杜臆》：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綱。衆眼共見客愁，春色突然而至，無賴甚矣。即遣便教，所謂無賴也。深造次，過於忙迫。太丁寧，厭其繁數。人當適意時，春光亦若有情；人當失意時，春色亦成無賴，猶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也。

㊀《楞嚴經》：同將眼見，見非眼見。

㊁《西京雜記》：新豐多無賴。按：無賴本屬人，杜詩借以指物，前云「花無賴」，此云「無賴春色」是也。

㊂《抱朴子》：造次之接。

㊃孫綽詩：鶯語吟修竹。　皇甫謐詩：三命丁寧。

其二

手種桃李非無主㊀，野老牆低還是一作似家。恰似春風相陸音思必切欺得㊁，夜來吹折數枝花。

此章借春風以寄其牢騷，承首章花開。桃李有主，且近家園，而春風忽然吹折，似乎造物亦欺人者。惜桃李，正自惜羈孤也。

㊀陶潛詩：桃李羅堂前。

㈡陸放翁云：白樂天用相字，多作入聲，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此詩亦當從入聲讀。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謂後二句頗與杜語相似，欲請易之。元之欣然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其三

熟一作耐知晉作孰如茅齋絶低小㊀，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去聲琴書內㊁，更接飛蟲打著涉暑切人。此章借燕子以寓其感慨，承首章鶯語。鶯去燕來，春已半矣。污琴書，撲衣袂，卽禽鳥亦若欺人者。《杜臆》：遠客孤居，一時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兩章皆帶寓言。

㊀熟知，就燕言。徐陵詩：茅齋本自空。

㊁古詩：銜泥入君室。梁虞龢《論書》：以手捉書，大點污。陶潛詩：委懷在琴書。

其四

二月已破三月來㊀，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草堂作辭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㊁。此章言春不暫留，有及時行樂之意。《杜臆》：是達生語，亦是遣愁語。此下三章，皆暮春景物。

㊀破，殘也。沈佺期詩：別離頻破月。

㊁《世說》：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其五

腸斷江春一云春江欲盡一作白頭㊀，杖藜徐步立芳洲㊁。顛狂柳絮隨風舞㊂，輕薄桃花逐水流㊃。此見春光欲盡，有傲睨萬物之意。顛狂輕薄，是借人比物，亦是託物諷人，蓋年老興闌，不耐春事也。此併下二

章，聲調俱諧，不用拗體。

㈠鮑照詩：行子心腸斷。　陳後主詩：春江時一望。

㈡《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　曇瑗詩：徐步寡逢迎。《楚辭》：搴芳洲之杜若。

㈢《世説》：謝道韞《咏雪》詩：不如柳絮因風起。

㈣《西京雜記》：茂陵輕薄者化之。

許彦周曰：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波及蓮荷矣。春時濃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矣。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其六

懶慢無堪不出村㈠，呼兒日一作自在掩柴門㈡。蒼苔濁酒林中静㈢，碧水春風野外昏㈣。此是酌酒留春，有物外逍遥之意。　無堪，無可人意者。林中静，聊以自適。野外昏，聽其自擾。

㈠嵇康書：懶與慢相成。　庾信《代閻將軍表》：臣實無堪。嵇康書：有不堪者七。

㈡《吴志》：吴王責孫綝曰：「築第南橋，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所復畏。」

㈢謝朓詩：蒼苔依砌上。

㈣梁房篆詩：前溪碧水流。　《爾雅》：野外爲林。

其七

糝桑感切，雜也徑楊花鋪白氈㊀，點溪荷葉疊一作累青錢一云鈿㊁。筍一作竹根雉一作稚子無人見㊂，沙上鳧雛傍去聲母眠。此借景物以自娛，乃將夏之候也。糝字、鋪字、點字、疊字，皆句中眼。鳧雛，與此詩用雉子、鳧雛同義。

㊀《神仙傳》：茅君大宴會，皆有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唐書》：天寶中，童謡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

㊁《洞冥記》：連錢荇，荇如錢文。

㊂《夔州歌》用鶴子、鳧雛雁子，性好伏，其子身小，在筍旁難見。俗本訛作稚子，遂起紛紛之說。漢鐃歌有《雉子斑》。《西京雜記》：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故以雉子、鳧雛作對。宋何承天樂府：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今按：舊作稚子，或以爲筍名，或以爲竹留，或以爲鼠名，或以爲食筍之竹豚，鼠形而大，或以爲公子宗文字稚子，皆謬說。

楊慎曰：絶句詩，一句一義，如杜詩此章，本於古詩《四時詠》。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幹梢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歐陽公詩：「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亦是此體。

其八

舍西柔桑葉可拈㊀，江畔細麥復扶又切纖纖㊁。人生幾何春已夏㊂，不放香醪如蜜甜㊃。此與四章相應，前是逢春而飲，此則遇夏而飲。桑青麥秀，言初夏農桑之樂。

㊀《詩》：爰求柔桑。

㊁纖纖，麥穗也。

㊂《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㊃《杜臆》：香醪，指郫筒酒。　傅玄《酒賦》：味蜜甜而膽苦也。

其九

隔户一云户外楊柳弱嫋嫋《杜臆》：嫋字叶平聲㊀，恰似十五女兒腰㊁。　誰謂朝來不作意㊂，狂風挽斷最長條㊃。　此與二章相應，折花斷柳，皆歎所遭之不幸。　自春入夏，所詠花木禽鳥，俱隨時託興者，獨柳色夏青，而仍經摧折，故感慨終焉。

㊀鮑照詩：翾翾燕弄風，嫋嫋柳垂腰。

㊁《瑯琊王歌》：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　三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　庾信詩：上林柳腰細。

㊂朝來作意，謂柳葉鮮翠。

㊃晉樂歌：日和狂風扇。　庾信詩：河邊弱柳百丈枝，別有長條蹎地垂。

李東陽《麓堂詩話》：少陵《漫興》諸絶句，有古竹枝詞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　韓退之亦有之。

申涵光曰：絶句，以渾圓一氣，言外悠然爲正，王龍標其當行也。　太白亦有失之輕者，然超軼絶塵，千古獨步。　惟杜詩別是一種，能重而不能輕，有鄙俚者，有板澀者，有散漫潦倒者，雖老放不可一世，終是別派，不可效也。　李空同處處摹之，可謂學古之過。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語尚輕便。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似今小說演義中語。　「糝徑楊花鋪白氈」，則俚甚矣。

客至原注：喜崔明府相過。

邵氏注：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此是草堂既成後春景。黃鶴編在上元二年。

此云客至，前有敬之之意，此有親之之意。客至二字，見於《世説》。

舍南舍北皆春水㊀，但見一作有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音層緣客掃㊁，蓬門今始爲去聲君開㊂。

盤飧蘇昆切市遠無兼味㊃，樽酒家貧只舊醅鋪杯切㊄。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㊅。

黃生曰：上四，客至，有空谷足音之喜。下四，留客，見村家真率之情。前借鷗鳥引端，後將鄰翁陪結，一時賓主忘機，亦可見矣。盤飧、樽酒，略讀。市遠，指南市津頭。鄰翁，卽南鄰北鄰也。

㊀錢箋：楊慎引韋述《開元譜》，謂倡優之人，居於社南社北，杜詩正用此，後人改社作舍。按：舍南、舍北，公所居也。若社南、社北，倡優之居，安得取以自況乎？引據舛誤，一至於此。朱瀚曰：首句用「在水一方」詩意，次句用海翁狎鷗故事。

㊁庾信詩：花徑日相攜。謝朓詩：安得掃蓬徑，銷此愁與疾。

㊂丘巨源詩：蓬門長自寂。

㊃飧，熟食也。醅，酒之未漉者。《左傳》：盤飧加璧。

㊄《易》：樽酒簋貳。《莊子》：顏淵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潘岳作《夏侯湛誄》：重珍兼味。

㊅《抱朴子》：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

張綖注：前有《賓至》詩，而

遣意二首

詩云「春水生」，又云「更移橙」，當是草堂成後逢春而作，蓋上元二年也。

囀枝黃鳥近㊀，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㊁，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㊂，細雨更一作夜移橙㊃。漸喜交游絕㊄，幽居不用名。首章，敍草堂春日之景，藉以遣意。近，從囀字聽來；輕，從泛字看出。野花落，承囀枝；春水生，承泛渚。此皆天然佳句。釀黍移橙，乃閑居適情之事。謝交忘名，有澹然世外之思。末聯，不唯笑倒結客少年，亦且喚醒虛聲處士矣。申涵光曰：一徑、孤村二句，高岑秀句也。

㊀《詩》：交交黃鳥。

㊁江總詩：野花不識采。

㊂《春秋緯》：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爲酒。

釀酒。

㊃王洙曰：橙，香橙也。相如《上林賦》：黃甘橙棲。《華陽國志》：蜀有給客橙葵。

㊄《歸去來辭》：喜息交以絕游。

其二

簷影微微落㊀，津流脈脈斜㊁。野船一作松明細火㊂，宿鷺《杜臆》作鷺，他本作雁起一作聚圓一作寒沙㊃。雲掩初弦月㊄，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㊅，稚子夜一作也能賒。次章，敍草堂春夜之景，皆

堪遣意。首聯，將夜之景；次聯，入夜之景；三聯，久故見驚起；月爲雲掩，故花香暗傳。六句語平而意穿。末點夜字，上文皆有關束。北向，白露降則鷺飛去，其兩誤無疑。

㈠何遜詩：徘徊簷影斜。沈約詩：積翠遠微微。

㈡古詩：脈脈不得語。

㈢吳注：庾信詩：細火落空槐。

㈣吳論：起沙、聚沙，須分別。火照鷺驚，故此詩云起沙；寒雁群宿，故後詩云聚沙。皆當參定。

㈤庾肩吾詩：初弦值早秋。

㈥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杜臆》：雁當作鷺，蓋因「建子月」詩句同而兩誤也。春來則雁

杜詩詳註卷之十

漫成二首

黃鶴從舊編在上元二年。《杜臆》：二詩格調疏散，非經營結搆而成，故云漫成。

野日一作月荒荒一作茫茫白㊀，春一作江流泯泯清㊁。渚蒲隨地有㊂，村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㊃，常從漉酒生㊄。眼邊無俗物㊅，多病也去聲身輕。首章，對景怡情，有超然避俗之想。洪注：荒荒，不甚白。泯泯，不甚清。蒲隨地，生意可觀。逕逐門，往來自如。披衣習慣，言疏放已久。漉酒爲生，見醉鄉可樂。眼無俗物，得以獨適己性矣。

㊀江淹詩：野日燒中昏。《莊子》：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㊁何遜詩：共見春流瀾。朱注：張有《復古編》云：潛，古活字。泯泯，是活活之誤。不知泯泯、活活，意象各不侔。

㊂梁昭明太子詩：渚蒲變新節。

㊃披衣，出《莊子》。據陶詩云：「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已時。」此兼舉之，蓋欲與淵明同調，不屑與俗客爲伍也。

㊄漉酒，本陶潛。

㊅《世説》：嵇、阮、山濤，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申涵光曰：杜詩善用疊字，如「野日荒荒白」、「宿鷺娟娟淨」、「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之類，皆非意想所及。

其二

江皐已仲春㈠，花下復扶又切清晨。仰面貪看平聲鳥，回頭錯應人㈡。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㈢，原注：東山隱者。知余懶是真㈣。

次章隨時適興，申前章未盡之意。前章上四句，說花溪外景。此章披衣漉酒，樂在身閒。此章讀書對酒，樂在心得。末云「懶是真」，總不欲與俗物爲緣。

㈠《楚辭》：秣余馬兮江皐。師氏曰：皐，緩也。江岸土性緩，故曰江皐。

㈡劉琨詩：回頭已百萬。看鳥、錯應，寫出應接不暇之意。朱子《或問》引爲心不在焉之證，亦斷章取義耳。

㈢《水經注》：《益州記》云：峨嵋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列仙傳》：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

㈣庾信詩：知余是執珪。讀書難於字過，老年眼鈍也。對酒不覺頻傾，借酒怡情也。舊注謂難識之字，任其讀過，不復考索。視讀破萬卷者，竟作粗心涉獵之人，豈不枉屈少陵。胡夏客又謂經眼之字，難於輕過，正是從容探討、善讀書處，然於本章大意，亦不相符。

春夜喜雨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春，在成都作。

好雨知時節㈠，當春乃一作及發生㈡。隨風潛入夜㈢，潤物細無聲㈣。野徑雲俱黑㈤，江船火獨明㈥。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㈦。潛入、細潤，正狀好雨發生。雲黑、火明，雨中夜景。紅濕、花重，雨後曉景。應時而雨，如知時節者。雨驟風狂，亦足損物。曰潛、曰細，寫得脈脈綿綿，於造化發生之機，最爲密切。三四屬聞，五六屬見。

㈠申涵光曰：「好雨知時節」，此《毛詩》所謂靈雨也。周王褒詩：時節無春冬。

㈡《抱朴子》：藏華於當春。《莊子》：春氣發而百草生。

㈢《易》：隨風巽。

㈣《吳志》：臧均曰：「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細無聲，即《鹽鐵論》所謂雨不破塊也。

㈤沈約詩：野徑既盤紆。

㈥何遜詩：澄江照遠火。

㈦梁簡文帝詩：漬花枝覺重。言經雨紅濕，花枝若重也。《杜臆》：重字無人能下。

春水

同上年。江淹《別賦》：春水綠波。

三月桃花浪一作水㈠，江流復舊痕㈡。朝來沒沙尾一作岸㈢，碧色動柴門㈣。接縷垂芳餌㈤，

連筒灌小園㈥。已添無數鳥㈦，爭浴故相喧。《英華》作：不知無數鳥，何意更相喧。上四春江水漲，下四春江景事。水深則線短，故釣須接纓。水高則近岸，故車可連筒。鳥浴聲喧，得水爲樂也。

㈠《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注：《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桃花水又見《杜欽傳》。趙曰：《韓詩》於「溱與洧，方渙渙兮」注云：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

㈡王粲詩：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㈢曹毗賦：飛鷺下乎沙尾。

㈣《別賦》：春草碧色。

㈤《黃石公記》：芳餌之下，必有懸魚。

㈥李實曰：川中水車如紡車，以細竹爲之，車骨之末，縛以竹筒，旋轉時低則舀水，高則瀉水，故曰：「連筒灌小園。」若夔州府修水筒，則引山泉者。舀，以沼切，挹水也。《杜臆》：昔在蜀，見水車連綴竹筒於轉輪上，以灌田園，其來久矣。庾信有《小園賦》。

㈦朱超《獨棲鳥》詩：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

江亭

從舊次，編在上元二年。

坦腹江亭暖㈠，長吟野望時㈡。水流心不競㈢，雲在意俱遲㈣。寂寂春將

晚㈤，欣欣物自私㈥。故林歸未得，排悶强區兩切裁詩。草堂本云：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顰眉㈦。上四江亭之景，下乃對景感懷。水流不滯，心亦從此無競。閒雲自在，意亦與之俱遲。二句有淡然物外、優游觀化意。春暮之時，物各得所，獨羈旅無歸，故裁詩以排悶。末句應上長吟。

㈠坦腹，借用王羲之東牀坦腹字。

㈡應瑒詩：永思長吟。陰鏗詩：王城野望通。

㈢《易》：水流而不盈。《左傳》：心則不競。

㈣西王母《白雲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㈤何遜詩：沙汀暮寂寂欣欣以向榮。

㈥《歸去來辭》：木欣欣以向榮。

㈦黃生謂結語宜從草堂本。當此春光和煦，物各得所，思及人猶苦戰，不禁傷心蹙額矣。今按：此時惟河北未平耳，江東却無所指。

張九成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必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王嗣奭曰：中四，居然有道之言。公性稟高明，當閒適時，道機目露，故寫得通透如此。覺雲淡風輕，無此深趣。

按此章云「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之意。前詩云「花柳更無私」，有與物同春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風氣象。

早起

依舊次在上元二年。《內經》：早卧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徒回切岸㊀，開林出遠山㊁。一丘藏曲折㊂，緩步有躋攀㊃。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惟幽事關心，故春常早起。次聯，幽事之在外者。三聯，幽事之在內者。童僕攜酒，可以遂此幽興矣。吳論：江岸將隤，故貼石以防之。遠山蒙翳，故薙林以出之。

㊀隤，下墜也。

㊁隋煬帝詩：雲散遠山空。

㊂一丘，指草堂。班固書：嚴子棲遲一丘之中，不易其樂。張纘啓：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王褒《四子講德論》：曲折不失節。

㊃《戰國策》：緩步以當車。

方虛谷曰：杜此等詩，乃晚唐之祖。千鍛百鍊，似此者極多。尾句別換意，亦晚唐所必然者。

落日

此及下章，大抵皆上寶間作，姑依蔡氏附在上元二年之春。黃鶴編在寶應元年，亦無確據。

落日在簾鉤㊀，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㊁，樵爨倚灘舟㊂。啅雀爭枝墜㊃，飛蟲滿院遊。濁

醪誰造汝，一酌一云酌罷 散千愁㊄。一云一酌罷人憂。此詠春日暮景。春事幽，領起中四。芳菲、樵爨、飛蟲，堂前幽事。皆承落日言。趙汸注：首句天然晚景，得句在此，故以命題。《杜臆》：公見此幽事，情與景會，不自知其樂之所自，而歸功於酒曰：是誰造汝，一酌而千憂俱散乎。然亦由胸無宿物，故能對景忘憂耳。

㈠庾信詩：簾鉤銀蒜條。

㈡《楚辭》：芳菲滿堂。庾信詩：園苑足芳菲。

㈢《史記》：樵蘇後爨。趙曰：樵爨之舟，倚灘而泊。

㈣張遠注：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永落與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墜，子信曰：「有口舌事，雖勅喚亦不可往。」是夜瑯琊王五使召，辭之，詰朝難作。

㈤東方朔曰：積憂者得酒而解。

謝茂秦曰：五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如「落日在簾鉤」是也。

趙汸曰：唐詩「鬬雀翻簷散，驚蟬出樹飛」，宋梅聖俞詩「懸蟲低復上，鬬雀墮還飛」，俱本此詩。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去聲壯時。寬心應平聲是酒，遣興去聲莫過平聲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何事而急飛去乎，我衰老之人，願春色少留也。年老逢春，上四自惜。寄情詩酒，下四自遣。起二，已領全意，言花有早起　落日　可惜

矣。今惟借詩酒以寬心遣興，此意惟陶潛能解，而恨予生之晚也。蓋陶雖隱約於柴桑、栗里間，觀其美三良之殉主，羨荆軻之報仇，慕田疇之節義，知其非忘世者，但不逢時耳。公亦有志濟世，而厄於窮愁，故託之以自況歟。通首逐句流對，似古詩，却是律體，清灑逸宕。

申涵光曰：「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是「歡娛恨白頭」注脚。下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語近淺率矣。如《定官後》詩：「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遥。」詞亦近俚。此皆開長慶一派，非盛唐氣象也。

獨酌

黄鶴編在上元二年作。　周王褒詩：獨酌止輕瓢。

步屧一作倚杖深林晚㈠，開樽獨酌遲。枯梨。薄劣慚真隱㈡，幽偏得自怡㈢。本無軒冕意㈣，不是傲當時。上四獨酌之景，下四獨酌之情。步林向晚，獨酌從容，故得詳玩物情。此時逸興自娛，可以忘情榮禄矣。行，行列也。或作倒蟻，便與仰蜂同意。仰蜂粘落絮趙作蘂，行户郎切。一作倒蟻上上聲又何敢笑傲當時乎？對此幽勝，聊以自怡耳。才薄劣，故無軒冕之志。非真隱，下四句，輾轉説來，有自憐自慰意。言才劣見棄，非同真隱，但

㈠《淮南子》：深林叢薄。

㈡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南史》：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録古隱士有踪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

㈢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

㈣《莊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謝朓詩：志狹輕軒冕。

徐步

黃鶴從舊次在上元二年春作。曇瑗詩：徐步寡逢迎。

整履一作屐步青蕪㈠，荒庭日欲晡㈡。芹泥隨燕觜，蕊粉襲苔鬚《筆記》作蕊粉。一作花蕊上聲蜂鬚㈢。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平聲才見忌，實有醉如愚㈣。上四徐步景物，下四徐步情事。此庭內徐步也。燕銜泥而至，蜂採蕊而回，皆在日晡以後。步而把酒，故至傾衣。步而吟詩，故猶攜杖。才見忌，承詩。醉如愚，承酒。曰從、曰信，猶云憑他、任他。

㈠《杜臆》：公閒暇疏懶，臥時多而行時少，故須整履而起。

㈡張協詩：荒庭寂以閒。《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

㈢《埤雅》云：蜂蝶醜，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故杜詩云：「花蕊上蜂鬚。」

㈣《論語》：不違如愚。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細微之物，皆能見之。若與客對談，或急趨而過，則何暇致詳至是。嘗以此問諸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閒處時，乃見得親切耳。杜詩之原出於此。

寒食

黃鶴從舊編在上元二年，浣花溪作。《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在清明前二日。

寒食江村路一作樹，風花高下飛㈠。汀烟輕冉冉㈡，竹日淨暉暉㈢。田父一作舍要平聲皆去㈣，鄰家問一作鬧不違㈤。地偏相識一作失盡，雞犬亦忘歸一作機㈥。上四，寒食所見之景。下四，寒食所接之人。招要則赴，饋問不辭，人情既相親狎，至於雞犬忘歸，物性亦與之相忘矣。

㈠江總詩：風花拂舞衣。

㈡陶潛詩：冉冉星氣流。

㈢何遜詩：暉暉視落日。

㈣陶詩：田父有好懷。

㈤劉向《新序》：出訟鄰家，未爲通計。《詩》：雜佩以問之。注：問，遺也。

㈥《漢書》：高帝作新豐，一如豐沛道路人家，雞犬放之，皆識其家。遠注：江村止八九家，故盡相識。

石鏡

《石鏡》：《琴臺》二詩，黃鶴編在上元二年成都內。顧注：公詩有云：「石鏡通幽魄，琴臺點絳唇。」乃後來復

遊者。《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無幾物故。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表其門，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之歌、《龍歸》之曲。《寰宇記》：冢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徹，號曰石鏡。楊德周曰：《路史》：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有二石闕。武陵王蕭紀掘之，得玉石棺，棺中美女，顏色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㈠。冥寞憐香骨㈡，提攜近玉顏㈢。衆妃無復扶又切嘆，千騎去聲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黃作玉宇間㈣。上四敍石鏡之由，下則覩鏡而生感也。當時留石表墓，爲憐香骨，故攜鏡以對玉顏。及送葬之後，衆妃既去，千騎亦歸，獨有山留片石，長映月光而已。傷心石，謂哀思寄於此石。歎，謂送葬哀聲。他注謂衆妃妬寵，美人亡而無復歎恨。語意太曲。

㈠《易林》：悲哀哭泣，送死離鄉。

㈡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爲冥寞君。張華詩：死聞俠骨香。

㈢《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

㈣輪，指圓鏡。後漢張綱埋輪都亭，此借用其字。江總詩：月宇照方疏。宋之問詩：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兩詩，譏古人之好色也。一則死後猶憐，一則病中尚愛。當時眷戀若此，豈知美人黃土，鏡前無色，臺畔無聲，則癡情皆屬幻相矣。

琴臺

《寰宇記》：《益部耆舊傳》：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許步，有琴臺在焉。《成都記》：琴臺院，以相如琴臺得名，而非其舊。舊臺，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爲金花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爲六。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㈠。酒肆人間世㈡，琴臺日暮雲㈢。野花留寶靨益涉切㈣，蔓草見羅裙㈤。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扶又切聞㈥。

上四遡琴臺遺事，下則登臺而弔古也。病後猶愛，言鍾情獨至。酒肆二句，寫茂陵生前之事，是昔日琴臺。野花二句，想文君歿後之容，是今日琴臺。歸鳳求凰，乃當時琴心所託，末故用此作結。

㈠《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以貲爲郎，因病免歸，而家貧。時卓王孫有女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自滌器於市中。又曰：相如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庾信詩：茂陵忽多病。

㈡《漢書》韋昭注：壚，酒肆也。《莊子·內篇》有《人間世》。

㈢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㈣江總詩：野花不識采。《說文》：靨，頰輔也。趙曰：寶靨，花鈿也。《酉陽雜俎》：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唐時婦女多貼花鈿於面，謂之靨飾。李賀詩「花合靨朱紅」是也。

㈤《詩》：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看，似妾羅裙色。
㈥左思詩：寥寥空宇內。
按趙汸注云：玩人世於酒肆之中，思暮雲於琴臺之上，狀其不羈而多情，此説得之。他家謂酒肆徒傳人世，琴臺空映暮雲，與下截混同，故不必從。
黃生曰：作此題者，有二種語。輕薄之士，慕其風流。道學之儒，譏其淫佚。慕者徒騁艷詞，譏者動多腐句，均去風雅遠矣。此詩低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實譏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清辭麗句，攀屈宋而軼齊梁，豈後世文士老儒所能望其後塵哉。
《玉臺新咏》：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又歌曰：凰兮凰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翻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春水生二絶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春作。詩云「小灘渾欲平」，則在浣花溪矣。

二月六夜春水生㈠，門前小灘渾平聲欲平。鸂鶒鸂鶒莫漫喜㈡，吾與汝曹俱眼明。此章見春水而喜。趙曰：玩末二句意，公可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矣。

㈠《吳志·孫權傳》：春水方生。

㈡《淮賦》：鸂鶒尋邪而逐害。

其二

一夜水高二尺《杜臆》作丈强，數日不可更禁平聲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音計籬旁。此章見水至而憂。强，多也。禁當，禁止也。無錢買船，誠恐水没草堂耳。

羅大經曰：少陵詩有全篇用常俗語而不害其爲超脱，如此章是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一作置

此當是上元二年作。吳論：江上值水勢如海，公見此奇景，偶無奇句，故不能長吟，聊爲短述耳。題意在下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謙之詞。詩云「春來花鳥」，又言「新添水檻」，蓋草堂成後，又逢春水也。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㈠。老去詩篇渾漫與從黃鶴本，別作興，春來花鳥莫深愁㈡。新添水檻供垂釣㈢，故著涉略切浮槎替入舟㈣。焉於虔切得思去聲如陶謝手㈤，令平聲渠述作與同遊㈥。此一時拙於詩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則詩境漸熟，但隨意付與，不須對花鳥而苦吟愁思矣。檻外浮槎，代作釣舟，此水勢之盛也。才非陶謝，無此述作，聊爲短述而已。《杜臆》：玩末二句，公蓋以陶謝詩爲驚人語也，此惟深於詩者知之。

㈠雖死不休，甚言求工。

㈡趙注：將愁字屬花鳥説，蓋詩人形容刻露，花鳥亦應愁怕，猶崔日用詩「朝來花鳥若有情」也。錢箋：春來

花明鳥語，酌景成詩，莫須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鳥莫須愁，豈知花鳥得佳詠，則光彩生色，正須深喜，何反深愁耶？

㈢《說文》：檻，櫳也。軒窗之下，爲櫺曰欄，以板曰檻。

㈣槎，木桴也。楊師道詩：臥柳礙浮槎。渾，皆也。漫，徒也。替，代也。

㈤陶謝，謂淵明、惠連。

㈥《抱朴子》：徒疲勞於述作。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

朱瀚曰：少陵對錦江水而袖手，青蓮對黃鶴樓而閣筆，其警悟後學不淺。然玩頷聯，亦有漸老漸熟之意，故字用借對法。

今按：作詩機神偶有敏鈍，忽然機到，則曰「詩應有神助」；忽然機澀，則曰「老去詩篇渾漫與」。若云公自五十後，年衰才盡，何以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乎？今考夔詩，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跡》諸作，皆極精彩，未可謂皆率意漫與也。

黃鶴本及趙次公註皆作「漫與」。《韻府羣玉》引此詩，亦作「漫與」。王介甫詩：「粉墨空多真漫與。」蘇子瞻詩：「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皆可相證。諸家因前題《漫興》九首，遂并此亦作「漫興」。按上聯有句字，次聯又用興字，不宜疊見去聲。

水檻遣心二作興二首

邵注：草堂水亭之檻，言憑檻眺望以遣心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草堂本作材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㊀，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户，此地兩三家㊁。此章詠雨後晚景，情在景中。中四，皆水檻前所眺望者。末聯，遥應郭村，以見郊居之清曠。八句排對，各含遣心。

㊀梁簡文帝詩：細雨階前入。

㊁黄希曰：成都户十六萬九百五十，此云「城中十萬户」，雖未必及其數，亦夸其盛耳。

葉石林曰：詩語忌過巧，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如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虚設。燕體輕弱，風猛則不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

其二

蜀天常夜雨㊀，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㊁，衣乾枕席清㊂。不堪祇音支老病，何得尚一作向浮名。淺把涓涓酒㊃，深憑送此生㊄。次章，説初晴曉景，下四言情。葉潤承雨，衣乾頂晴。老病忘名，酒送餘生，此對景而遣懷也。

㊀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㈡王勃詩：林塘花月下，別是一番春。

㈢陶潛詩：夜中枕席冷。

㈣《杜臆》曰：淺把，見無奢願也。

㈤遠注：公詩喜用送字，如送老、送此生之類，然亦有本。謝朓詩「遠近送春日隱高閣」，沈約詩「送日隱高閣」，亦曾用之矣。

江漲

梁氏編在上元二年。《杜臆》：時必蜀中有兵亂，感江漲而起興，故有末句。

江發蠻夷漲㈠，山添雨雪流㈡。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㈢。魚鼈爲人得㈣，蛟龍不自謀㈤。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㈥。雨降雪融，江漲之由。地轉天浮，江漲之勢。魚龍失所，江漲所驅。輕帆浮海，江漲有感也。次聯句意警拔，全在吹蹴兩字，下得奇雋。近岸，故爲人得。窟移，故不自謀。末聯言己之源，皆出夷地。

㈠洙曰：蜀水之源，經年雪不消，今惟水勢之盛，衝之而流也。

㈡鶴曰：蜀山高而陰，經年雪不消，今惟水勢之盛，衝之而流也。

㈢《海賦》：似地軸拔挺而爭迴。又：浮天無岸。地轉、天浮四字，本此。　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㈣《新序》：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

㈤《史記・孔子世家》：蛟龍不合陰陽。

㈥滄洲　神仙境也。何遜詩：獨宿下滄洲。

朝雨

當是上元二年秋作。

涼氣曉一作晚，非蕭蕭㊀，江雲亂眼飄㊁。風鳶一作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一作投漢㊂，巢由不見堯㊃。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一作宵㊄。上四朝雨之景，下四對雨感懷。涼氣、江雲、燕集，禽鳥避雨也。又以古人自況，蓋將託草堂於世外歟。

㊀庾肩吾詩：北園涼氣高。

㊁庾信詩：驚花亂眼飄。又：雲光偏亂眼。

㊂四皓避秦，入商洛山，漢高帝召之不至。夏黃公、綺里季，四皓之二人也。庾闡《閒居賦》：黃綺結其雲樓。

㊃《漢書》：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

㊄陶潛詩：清朝起南颷。

晚晴

《杜臆》：朝雨而晚晴，乃同日所作。　何遜詩：蓑裳對晚晴。

村晚驚風度㊀，庭幽過雨霑㊁。夕陽薰細草㊂，江色映疏簾㊃。書亂誰能帙，杯乾音干自可

添。時聞有餘論㈤，未怪老夫潛。薰草映簾，晚晴之景。整書酌酒，晚晴之事。末有與俗相安之意。言時聞蜀人之論，未嘗怪此一潛夫也。本傳謂公在成都，與田夫野老相狎蕩。蓋能親厚於人而人共悅之，故有後二句。洪注：老夫潛，只是說老潛夫，特倒拈以協韻耳。舊注因後漢王符有《潛夫論》：遂將論字屬自己，其說難通。

㈠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㈡陸瓊詩：庭幽花似雪。

㈢《詩》：度其夕陽。

㈣黃生注：江色映簾，夕陽返照故也。梁元帝詩：疏簾度晚光。

㈤《子虛賦》：願聞先生之餘論。孔融書：乃使餘論遠聞。《宋書·江夏王傳》：如聞外論，不以爲非。

高柟

從舊次在上元二年。《爾雅》：梅柟。注：似杏實酸，俗作楠。鶴曰：公有《柟樹爲風雨所拔歌》云：「倚天柟樹草堂前。」此云：「接葉製茅亭。」歌云：「浦上童童一蓋青。」此云：「江邊一蓋青。」故知即此柟樹也。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㈠，接葉製茅亭。落景音影陰猶合㈡，微風韻可聽。平聲㈢。尋常絶醉困㈣，卧此片時醒。中四皆屬敍景。但近根接葉，連上柟樹，落景微風，起下醉卧，仍在上下四句分截。

㈠開，墾土也。

㈡謝朓詩：落景皎晚陰。

朝雨　晚晴　高柟

㊂蕭子範詩：試逐微風遠。

㊃醉困，卽酒困也。

惡樹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

獨繞虛齋徑，常持小斧柯㊀。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㊁。枸杞因一作固吾有㊂，雞棲奈汝一作爾何㊃。方知不材者，生長丁丈切漫婆娑㊄。

起下四句，言枸杞延年，若因吾而有者，雞棲賤樹，奈何其復叢耶。可見不材漫生，物類亦有然者。

㊀古銘：毫末不斬，將尋斧柯。

㊁何遜詩：惡木寧無幹。

㊂道書：千年枸杞，其形似犬，故以枸名。《高隱外書》：朱孺子居大若巖，食枸杞根，身輕。

㊃《魏志》：劉放、孫資，久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不平。嘗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天年。

㊄《詩》注：婆娑，舞貌。《世說》：殷仲文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江畔一作上獨步尋花七絕句

鶴曰：詩云「東望少城花滿烟」，當是在浣花溪作。舊編在寶應元年，朱本編在上元二年。

江上被花惱不徹㊀，無處告訴只顛狂㊁。走覓南隣愛酒伴，原注：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首章乃尋花獨步之由。《杜臆》：顛狂二字，乃七絕之綱。不逢酒伴，故獨步花前耳。

㊀徹，盡也。

㊁《晉陽秋》：謝尚收涕告訴。

其二

稠花亂蕊裹舊作畏，《正異》定作裹 江濱㊀，行步欹危實一云獨 怕春㊁。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㊂。遠注：此初至江邊而作。行步欹危，老年之狀。詩酒堪使，不須慮死也。前二自悲，後二自慰。《杜臆》：前云花惱，此云怕春，皆用反語。詩酒曰驅使，白頭曰料理，出語皆奇。

㊀《淮南子》：「包裹於天地之間。」此裹字所本。趙曰：裹江濱，兩岸俱有花也。司空圖詩「千英萬萼裹枝紅」，卽此意。王粲詩：率彼江濱。

㊁錢箋：白樂天詩「方愁須惡春」，卽怕春之意。

㊂《世說》：韓康伯母聞二吳哭母哀，語子曰：「汝若爲選官，當先料理此人。」又：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

其三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㊀。報答春光知有處㊁，應平聲須美酒送生涯㊂。吳論：此過臨江數家而作。兩三家，家之少。紅白花，花之繁。曰多事，亦有惱花意。酒送餘生，不孤春色，便是報答處。

㊀多事，就花開言。遠注謂種花者多事，非。　李白詩：桃花能紅李能白。

㊁梁元帝詩：徒望春光新。

㊂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其四

東望少去聲城花滿烟㊀，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一作鎖，喚取佳人舞繡筵。吳論：此回望城中而作。少城居密，故烟氣蒙花。招飲無人，所以望樓興歎。《杜臆》：變烟花爲花滿烟，化腐爲新。

㊀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舍，賈商之淵。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元和郡縣志》：少城，在成都縣西南一里。　黃生以百花樓爲少城酒樓，希謂在百花潭上，未合。

其五

黃師塔前江水東㊀，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晉作映，一作愛，一作與淺紅㊁？吳論：此至黃師塔前而作。　春時懶倦，故倚風少憩。師亡無主，則深淺紅花，亦任人自賞而已。　朱注：疊用愛字，言愛深紅乎，抑愛淺紅乎。有令人應接不暇意。

㊀陸游《老學庵筆記》：余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蜀人呼僧爲師，葬所爲塔、乃悟少陵「黃師塔前」之句。

㊁庾信詩：深紅蓮子艷。　朱超道詩：蘭心帶淺紅。

其六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㊀，自在嬌鶯恰恰啼㊁。吳論：此至黃四娘

家而作。　師塔、黃家，歿存雖異，但看春光易度，同歸零落耳，故復有花盡老催之感。此三章聯絡意也。

㊀梁元帝詩：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

㊁古樂府：澤雉飲啄常自在。　陳後主詩：嬌鶯含響偶。　駱賓王詩：分念嬌鶯一種啼。

其七

不是愛花卽欲一作肯死一作看花卽索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去聲紛紛落，嫩蕊一作蕖商量平聲細細開。遠注：末章總結，乃惜花之詞。　愛花欲死，少年之情。花盡老催，暮年之感。繁枝易落，過時者將謝。嫩蕊細開，方來者有待。亦寓悲老惜少之意。　鍾惺云：前二語，卽惱花怕春意。商量細開，不欲共一往而盡也。遠注：每首尋花，章法各能變化。

進艇

鶴注：詩云：「南京久客」，當是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畝㊀，北望傷神坐一作卧北窗㊁。畫引老妻乘小艇㊂，晴看平聲稚子浴清江㊃。

俱飛蛺蝶元相逐㊄，並蒂芙蓉本自雙㊅。茗飲蔗漿攜所有㊆，瓷罌無謝玉爲缸㊇。此公卜居後，乘舟以遣興也。中四，喜妻子相聚，賦而兼比。末則隨寓而安，聊以自慰耳。　南京，謂成都。　北望，指長安。　花蝶，舟中所見者。　茗漿，舟中所攜者。　相逐比子，並蒂比妻。　《杜臆》：讀起語，知非真快心之作，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者。公艱難入蜀，得攜妻子，此不幸中之幸也，故形之於咏歌。

㈠明皇幸蜀，號成都爲南京置尹，比兩都。《易林》：久客無林。《詩》：俶載南畝。

㈡庾信詩：薊門還北望。《別賦》：造手分而衡涕，感寂寞而傷神。《陶潛傳》：高卧北窗。

㈢《淮南子》：越舲蜀艇。庾信詩：小艇釣蓮溪。船小而長者爲艇。

㈣《牟子》：深不絶涓流，稚子浴其淵。

㈤梁武帝詩：飛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

㈥《初學記》：宋有天淵池、華林池，池有雙蓮同幹，芙蓉異花並蒂。

㈦《爾雅》：荷，芙蕖。注：別名芙蓉，江東呼爲荷。《洛陽伽藍記》：北魏侍中楊元慎曰：「菰稗爲飯，茗飲作漿。」

《招魂》：濡鼈炮羔，有柘漿些。注：柘謂蔗也。取諸蔗之汁，以爲漿飲。

㈧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緑瓷既啓。瓷不讓玉，言貴賤齊視也。《抱朴子》：日月無謝於精明。鮑照詩：無謝堯爲君，何用知柏皇。無謝，皆作不讓解。

葛常之曰：《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是時方脱身於萬死一生，以得見妻兒爲幸。至秦州，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已非北征時矣。及成都卜居後，《江村》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悦之情，見於嬉戲之際，則又異於客秦時矣。

申涵光曰：「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南北字疊用對映，杜詩每戲爲之。如「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桃花細逐楊花落」、「即從巴峽穿巫峽」之類，後人效之，易入惡道。

一室

一室卽草堂，此當是上元二年作。若在元年，方構草堂，豈遂欲舍蜀而去荆蠻乎。舊編非是。後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一室他鄉遠一作老，空林暮景懸㊀。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㊁，荆蠻去幾年一作千㊂。應平聲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㊃。公在蜀而懷楚也。正愁二句，承上暮景，亦起下意。聞笛而愁，以留蜀多病故也。獨立見船，適荆將在何年乎？襄陽本公祖居，故欲留跡其地。舊注謂留井於蜀者非。峴在荆州，公在蜀而懷楚也。正愁二句，承上暮景，亦起下意。聞笛而愁，以在蜀也。遠注：巴蜀來、荆蠻去，各三字一讀。

㊀張載詩：鳴鶴聒空林。

㊁《秦國策》：西有巴蜀。洙注：《成都記》：其西卽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

㊂荆蠻，楚地。《詩》：蠢爾蠻荆。王粲《七哀詩》：遠身適荆蠻。

㊃《襄沔記》：王粲宅，在襄陽縣西二十里峴山坡下，宅前有井，人呼爲仲宣井。

趙汸曰：此詩三四，景在情中，客寓無聊之感也。句法與「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同。如「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又其苗裔也。但此猶出聞見二字，爲稍異耳。

所思

鶴注：編在上元二年。蔡夢弼曰：崔漪，蓋自吏部而謫荆州司馬也。《唐書·杜鴻漸傳》：禄山亂，肅宗至平涼，鴻漸與節度判官崔漪定議興復。謝朓詩：開襟望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原注：崔吏部漪，謫官一作居樽酒一作俎定常開㊀。九江日落醒何處㊁？一柱觀

去聲頭眠幾回㈢。可憐懷抱向人盡㈣，欲問平安無使去聲來㈤。故憑錦水將雙淚㈥，好過瞿唐灩澦堆㈦。上四懷崔司馬，下傷音書闊絶也。苦憶二字，直貫通章。《杜臆》：官雖謫、酒常開，便見司馬胸次。或醒或眠，顛狂落拓，真得酒中趣者，此爲醉司馬傳神，而相憶已在其中。五六，彼此互言，更見兩情遥企。在己則有懷欲罄，在彼則信使莫通，此所以苦憶淚零，而欲憑江水以達之也。此詩備寫苦衷，語語足泣鬼神。朱瀚曰：九江、一柱，荆州謫居之地。顧注：懷抱，懷崔之意。向人，逢人問訊也。舊以懷抱屬崔者非。

㈠《易》：樽酒簋貳。

㈡《禹貢》：九江孔殷。《蔡傳》：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洞庭，是名九江。楊德周曰：此九江斷主《蔡傳》，若潯陽之九江，乃揚州境，與一柱觀不合矣。

㈢《渚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一統志》：在松滋縣東丘家湖中。劉孝綽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㈣古詩：臨風送懷抱。

㈤古樂府：問客平安不。

㈥《烏鵲歌》：淚泫泫兮雙懸。

㈦《荆州記》：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瞿唐峽，在夔州，峽口有灩澦石。

王嗣奭曰：此詩觀頭借對日落，五六接上失嚴，此不縛於律，所謂不繩削而自合也。不知者以爲隨筆入，尤峻，如杜「幽棲地僻經過少」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荆州醉司馬」是也。葉晦叔昔贈予詩，「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

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處易爲悲。梅花盡落清江上，黯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

閒斛斯六官未歸

舊次在上元二年，成都作。　斛斯複姓，名融，公所謂南隣愛酒伴者。

故人南郡去㈠，去索蘇則切作碑錢。本賣文爲活㈡，翻令平聲室倒懸㈢。荆扉深蔓草㈣，土銼粗臥切冷疏烟㈤。老罷休無賴㈥，歸來省醉眠㈦。此爲斛斯耽酒而諷之也。賣文得金，李北海亦嘗爲之，若索錢則不雅矣。得錢卽飲，飲醉卽眠，少年有此，亦近無賴。況老尋醉鄉，不顧其家，故囑其早歸，以爲善後之計。朋友相規之義也。

㈠鶴曰：南郡，江陵府也。《吳志》：南郡，在荆州南。

㈡王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文。

㈢《左傳》：室如懸罄。

㈣《詩》：野有蔓草。

㈤《御覽》：《説文》云：銼，鎮鍑也。《纂文》云：鍑，音副，釜大者曰鍑。《困學記聞》：土銼，乃黔蜀人語。黄鶴云：銼，瓦鍋也。　陶潛詩：窺竈不見烟。

㈥老罷，言老則百事皆罷矣。《南史·蔡興宗傳》：太尉沈慶之曰：「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不肖也，詳見三卷。

㈦《晉書·阮籍傳》：籍方據案醉眠。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去聲尹

朱注：依草堂蔡本，編在上元二年。此蓋出郭後寄二尹者。《唐書》：青城縣，屬蜀州，因山爲名。《元和郡縣志》：青城縣，垂拱二年改爲蜀州。開元十八年，仍爲青城。今按：《唐書》，青城乃蜀州之屬邑。據《元和志》，青城與蜀州，是一地而兩名也。杜詩既有青城，又有《寄高蜀州》詩，當如《唐書》：京兆、河南等府，有少尹二人，掌貳府州之事。《全蜀統志》：時成都稱南京，故置少尹。

老被樊籠役一作老耻妻孥笑㊀，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㊁，詩態憶吾一作君曹。東郭滄江一作浪合㊂，西山白雪高。文章差楚懈切底病㊃，回首興去聲滔滔㊄。

首聯，往青城之故。異縣，指青城。吾曹，指二尹。五六，申投異縣。七八，申憶吾曹。鳥在樊籠，不能奮飛，嘆己之羈旅跼蹐也。樊籠與出入相關。別本作妻孥笑，語稍直率。下截大意，言江出跋涉如此，則文章何救於貧乎。惟回首故人，詩興猶覺滔滔耳。趙次公注：差，病除也。言雖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正與章首相應。朱注云：差是差錯之差，病如聲病之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回首二子，興自滔滔，蓋以詩道自信之詞。二說不同，今從趙注。

㊀陶潛詩：久在他鄉各異縣。《晉書》：王衍曰：「吾曹雖不如古人，今有合江亭。」

㊁蔡邕詩：他鄉各異縣。《晉書》：王衍曰：「吾曹雖不如古人。」

㊂《括地志》：李冰穿郫江，撿江來自西北，合於郡之東南，入大江。《寰宇志》：傍便山，在縣西與青城山連接。溪谷深邃，夏積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近接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銷。

冰雪。

㊃《世説》：殷顗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匡謬正俗》：俗謂何物爲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何，但直云等物耳。底音丁兒反。

㊄《淮南子》：日滔滔以自新。

野望因過常少去聲仙

草堂本編在上元二年青城詩内。洪容齋《隨筆》：杜詩《過常少仙》，蜀本注云：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昔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者，猶今俗呼爲仙尉。朱注：詩末幽人，指常少仙也。黄鶴云：少仙，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徵君》詩：徵君晚節傍風塵。

野橋齊渡馬㊀，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㊁，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皺一作圓開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㊃。上四野望之景，下四過常情事。青城、灌口，野望所見。入村，訪常也。嘗果栗皺，《杜臆》：少府稱幽人，知非在任者。

㊀沈佺期詩：野橋疑望日。

㊁鶴曰：蜀州青城縣有青城山，州内又有灌口。《元和郡縣志》：灌口山，在彭州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蜀州東北至彭州一百二十里，漢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洙曰：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得名。范成大《吴船録》：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元和郡縣志》：大江經青城縣

北，去縣二里。

㈢宋祁《益部方物贊》：天師栗，生青城山中，他處無有，似栗，味美，以獨房爲貴，久食已風擧。

韻》：皺，側尤切，革文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蓬也。蔡曰：皺當作皴，皮裂也。

㈣《易》：利幽人之貞。

丈人山

《御覽》：《玉匱經》云：黄帝遍歷五嶽，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對郡西北，在岷山南。連峰掩映，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神異甚多。《寰宇記》：山在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㈠。爲去聲　愛丈人山㈡，丹梯近幽意㈢。首記登山覽勝。

㈠魏文帝《雜詩》：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唄讚嘆，不唾僧地。

㈡《青城山記》：甯封先生，棲於北巖之上，黄帝築壇，拜爲五嶽丈人，晉代置觀。

㈢謝朓《敬亭山》詩：即此凌丹梯。注：丹梯，山也。

丈人祠西佳氣濃㈠，緣雲擬住最高峰㈡。掃除白髮黄精在㈢，君看他時冰雪容㈣。此欲託迹幽棲也。遠注：山屬仙境，故以遊仙之意作結。此章五七言各半，蓋唐人七古，長短參用，如李頎《送劉昱》詩，亦然。

㈠陶潛詩：山氣日夕佳。

㈡《魯靈光殿賦》：飛陛揭蘗，緣雲上征。　謝靈運詩：迢遞瞰高峰。

㈢釋寶月詩：倩人爲我除白髮。　敬元子詩：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

㈣《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寄杜位

朱注：位爲李林甫壻。天寶十一載十一月，林甫卒。位之貶官，必在十二載。自十二載癸巳至上元二年辛丑，爲九年。詩舉成數，故云：十年流也。邵注：公有《送柏別駕赴江陵》詩題，知位以行軍司馬，移在江陵矣。《一統志》：玉壘在灌縣西北二十九里。灌縣，乃唐之導江、青城二縣地。蓋其山自導江而接青城界也。詩云「玉壘題書心緒亂」，又知在青城所作。草堂本與青城諸詩同編入上元二年，得之。

近聞寬法離去聲，一作別新州㊀，想見懷歸尚百憂㊁。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扶又切　塵一云行　隨眼，鬢髮還應平聲　雪一云白　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㊂，何時更得曲江遊㊃。

此爲杜位移州而作也。離新州，敍事。尚百憂，推心。逐客二句，承新州，言流竄之久。干戈二句，承百憂，言離亂堪傷。末述寄詩之意，猶恐後會難必也。　顧注：同是貶竄，於鄭虔曰嚴譴，於杜位曰寬法，以見輕重失宜，此老杜《春秋》之筆。　澤州陳家宰曰：鄭初貶官，故用嚴譴。位離貶所，故用寬法。非欲以此翻兩人罪案也。　位從新州移江陵，尚未還家，故云歸懷。時有史朝義、段子璋之亂，故曰塵隨眼。

㊀《唐書》：新州新昌郡，屬嶺南道，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

㊁《詩》：豈不懷歸。

又：離此百憂。

㈢《蜀都賦》：包玉壘而爲宇。劉注：玉壘，山名，瀆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左峴曰：玉壘有二，一在威州，一在灌縣，此指灌縣之玉壘。孫萬壽詩：心緒亂如絲。

㈣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顧宸曰：是一紙家書，率直攄寫，不待致飾。曰近聞、曰想見、曰雖皆、曰已是、曰況復、曰還應、曰何時更得，只此數虛字中，情文歷亂，俱寫出心亂之故。骨肉真情，溢於言表矣。

盧世潅曰：字字排空，却字字蹠實，妙不可名狀。

送裴五赴東川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在成都作，時史朝義未平，故云「何日通燕塞」。東川，屬蜀潼川。

故人亦流落㈠，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平聲老蜀門㈡。東行應平聲暫別，北望苦銷魂㈢。凜凜悲秋意㈣，非君誰與論平聲。

「高義動乾坤」稱之。何日得通燕塞乎，無使同老蜀門也。東行承蜀，北望承燕。張遠注：悲秋之意，非君莫可與論，今復從此而去，蓋重傷之也。

㈠宋孔欣詩：流落尚風波。

㈡《孔叢子》：羈旅之臣，慕君之高義。

㈢張衡詩：側身北望淚霑巾。《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

㈣《楚辭》：竊獨悲此凜秋。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鶴從舊次，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江淮、吳會，皆稱江東。

兵戈不見老萊衣㊀，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㊁。聲轉一作急，白馬江寒樹影稀㊂。此別應平聲須各努力㊃，故鄉猶恐未同一作能，一作堪歸㊄。

送別韓君而作也。上四，江東省覲，有喪亂之感。下四，蜀江送別，有故鄉之思。張綖注：韓蓋公同鄉人，必其父母避亂江東而往省之，玩次聯及結可見。

馬，出峽所經，兼寫冬日之景。各努力，謂俱訪天倫。未同歸，謂猶阻兵革。朱瀚曰：灘聲、樹影二句，在韓是一片歸思，在杜是一片離情。

㊀蔡琰《胡笳》：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列女傳》：老萊子老奉二親，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

㊁束晳《補亡詩》：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注：庭闈，親之所居。

㊂《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一統志》：黃牛山，在夷陵州西九十里。白馬，在崇慶州東北十里。朱云：唐蜀州，今爲崇慶州，他注引《九域志》江陵白馬洲者，非。薛道衡詩：征途非白馬，水勢類黃牛。」亦以白馬、黃牛作對。王勃詩：「堰絶灘聲隱，峰交樹影深。」亦連用作對。梁元帝詩：灘聲下濺石。陳後主詩：樹影帶江沉。

㊃魏文帝樂府：男女居世，各當努力。

㊄蘇武詩：「遊子戀故鄉。」

謝榛曰：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具有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其妙。如此詩首聯，以平聲揚之也。次聯，以去聲抑之也。三聯，以去聲揚之也。四聯以入聲抑之也。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

柟一作高樹爲風雨所拔歎

朱注：考草堂本，此與《茅屋歌》俱編入上元二年成都詩內，今從之。黃鶴據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謂此詩作於其時，太泥。

倚江柟樹草堂前，古一作故老相傳二百年㊀。誅茅卜居總爲去聲此㊁，五月髣髴聞寒蟬㊂。堂依柟樹高則響細，陰多則氣涼，故髣髴如聽寒蟬。申涵光曰：首二，似七律起語。

㊀鮑照詩：哀哀古老容。

㊁《楚辭》：《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㊂《長門賦》：時髣髴以物類兮。江逌詩：寒蟬向夕號。

東南飄風動地至㊀，江翻石走流雲氣㊁。幹晉作斡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風雲雷雨，一時並作，乃樹所由拔也。《杜臆》：天意二字宜玩，恐草堂終非吾有也，蓋以柟樹卜之。

㊀《詩》：飄風自南。　吳注：古詩：回風動地起。

㊁《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

滄波一作蒼茫老樹性所愛㊀，浦上童童一作亭亭一青一作車蓋。野客頻留懽雪霜，行人不過聽平聲竽籟㊁。追敍未拔之先，佳景堪玩。樹映江波，尤爲可愛。且垂蔭足避霜雪，迎風如聽竽籟，故客行至此，頻留而不過。

㊀劉刪詩：孤石滄波裏。

㊁陶潛詩：事勝感行人。《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虎倒龍顛委榛一作荊棘㊀，淚痕血點垂胸臆㊁。我有新詩何處吟㊂？草堂自此無顏色。柟樹既拔，倍增旅況淒涼矣。正與首段誅茅卜居相應。虎倒、龍顛，言仆踣之狀，卽《病柏》詩「偃蹇龍虎姿」意。此章四段，各四句。

㊀王粲詩：城郭生榛棘。

㊁梁簡文帝詩：淚痕未燥詎終朝。　吳質書：憤積於胸臆。

㊂陶潛詩：貽爾新詩。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平聲㊀，卷我屋上三重平聲茅㊁。茅飛渡江灑一作滿江郊，高者掛罥古犬切長

林梢㊂。下者飄轉沉塘一作堂坳於交切㊃。此記風狂而屋破也。

㊀《楚辭》：秋高而氣清。《莊子》：萬竅怒號。

㊁《楚辭》：鳥次兮屋上。

㊂李善《選注》：罥，結也。

㊃塘坳，水塘作坳垤形也。《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㊀。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㊁。歸來倚杖自嘆息。此歎惡少陵侮之狀。

㊀王勃詩：對面卽飛花。《後漢·祭肜傳》：盜賊公行。

㊁《淮南子》：脣焦肝沸，有今無儲。古樂府：來日大難，口燥喉乾。此蓋參用之也。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一作象鐵，嬌兒惡如字。臥踏裏裂。牀頭從郭知達，一作牀牀屋漏無乾音干處㊀，雨脚如麻未斷絶㊁。自經喪去聲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㊂。此傷夜雨侵迫之苦。在第三句換韻。

㊀庾信詩：書卷滿牀頭。《新序》：原憲蓬户甕牖，上漏下濕。

㊁《齊民要術》：方言：種麻截雨脚。

㊂秦嘉詩：長夜不能眠。徹，乃徹曉，卽達旦意。

安得廣厦千萬間㊀，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㊁。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

屋㊂，吾廬獨破一作壞受凍死一作意亦足。末從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與之意。

後三段各五句，中段八句。

㊀《列子》：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

㊁《嚴助傳》：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

㊂朱注：突兀見此屋，卽廣厦千萬間也。白樂天詩：「安得布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卽祖此意。

此亦兩韻轉換。此章，前

石笋行

趙注謂詩作於上元元年。今按此下三首，詞格相同，恐俱是上元二年所作。鶴注：《通鑑》：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於西內。此詩云「好蒙蔽」、「媚至尊」，其事隱而彰。終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蓋恨去輔國輩之不速也。《華陽國志》：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誌，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杜田曰：石笋，在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㊀，陌一作街上石笋雙高蹲㊁。古來一作老，又作遠相傳是海眼，苔蘚蝕《英華》作蝕，舊作食盡波濤痕。雨多一作來往往得一作有琵琶㊂，此事恍惚難明論平聲㊃。恐是昔時卿相去聲家一作墓，立石爲表今仍存。《石笋行》，諷奸臣之壅蔽也。首段，斥世俗之傳訛。世以石笋爲海眼，遂云雨後有珠，此語恍惚，不足憑也。墓前石表，乃公之獨斷。

㈠《水經注》：《地里風俗記》：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州曰益州，以新啓犍爲、牂牁、鬱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

㈡《成都記》：距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説。又《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

㈢《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比。《成都記》：石笋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亦有細孔，可以貫絲。

㈣高彪詩：恍惚中有物，希微無端形。

惜哉俗態好去聲　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㈠。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㈡。此惡其惑人而當去。俗好神奇，造爲不經之説，以蒙蔽人聽，猶小臣蠱惑君心，以致政舛國危，此痛言附會之誤人也。擲去此石，使根底立見，則人心不疑矣。此破前恍惚蒙蔽之意。此章二段，各八句。

㈠張衡《温泉賦》：殊方跋涉，駿奔來臻。

㈡《莊子》：此之謂本根。

趙彦材曰：上元元年，李輔國離間兩宫，擅權蒙蔽，故賦石笋以譏之。

盧元昌曰：輔國本飛龍厩小兒，官判元帥，朝廷呼尚父，如石笋擅虛名，忘本根也。決事銀臺，關白承旨，可謂乖迕失政體矣。宰相率子弟禮，節度皆門下士，可謂後生皆駿奔矣。與張良娣表裏禁中，共媚至尊，直侍帷幄，專事蒙蔽也。自靈武給事銀璫，疊膺寵秩，其受厚恩，適足摇動東宫，傾危社稷耳。

石犀行

鶴注：李冰作石犀以厭水災。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户口，故作是詩，然意亦有所寓也。《華陽國志》：李冰作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中市橋門，一在府治西南聖壽寺佛殿前，寺有龍淵，以此鎮之。一在府城中衙金花橋，即古市橋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去聲㊀，刻石立作五舊本作三。蔡云：當作五，後同犀牛。自古雖有厭乙甲切勝法㊁，天生江水向一作須東流㊂。蜀人矜誇一千載上聲，泛溢不近張儀樓㊃。今日灌口一作注損户口㊄，此事或恐爲神羞㊅。《石犀行》，諷廟堂無匡救之人也。首段，譏厭勝之謬。江水東流，非關厭勝，目擊灌口衝決，則知神不能爲力矣。蜀人向誇此犀，盡誕妄耳。

㊀《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郡太守。

㊁《漢·高帝紀》注：蕭何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郭璞傳贊》：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

㊂《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

㊃《華陽國志》：張儀築成都城，屢頹不立，忽有大龜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遂得堅立。城西南樓，百有餘尺，名張儀樓，臨山瞰江。《成都志》：李冰爲蜀郡守，化爲牛形，入水戮蛟，故冬春設鬬牛之戲。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

㈤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闕。《元和郡縣志》：灌口山，在彭州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山。《舊書》：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灌口損戶口或是此時。

㈥《書》：無作神羞。　范成大《吳船録》：崇德廟，在永康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

修築吳作終藉　隄防出衆力㈠，高擁木石當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㈡，詭怪何得參人謀㈢。　嗟爾五犀不經濟㈣，缺訛只與長川逝㈤。　但見元氣常一作相調和㈥，自免洪一作波濤恣凋瘵。　側界切，叶音際㈦。安得壯士一云作者提天綱㈧。　再平水土犀奔一作蒼茫。

此欲扶正道以杜神怪。　築堤乃正道，厭勝乃詭怪。　朝有良相以調元氣，自然水不爲災。　彼缺訛之物，非關經濟，何不提去以滅其迹乎。　修築在官，而調和在朝，此推本之論也。　此章亦八句分段。

㈠《月令》：季秋之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㈡《左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通鑑》：光武信用讖文，桓譚諫曰：「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㈢丘遲詩：詭怪石異象。　《易》：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㈣朱注：《蜀王本紀》、《華陽國志》、《水經注》、《成都記》，皆云李冰作犀牛五頭，後來止二犀可見，其三頭已不存，所謂「缺訛只與長川逝」。　缺，損其數。　訛，易其處也。

㈤祖孫登詩：長川照落日。

㈥《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

㈦《海賦》：昔在帝嫣、巨唐之代，天綱淳濞，爲凋爲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

㈧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羲。《後漢·陳蕃傳》：志清天網。《杜臆》：壯士，謂才相。天綱，謂國柄。《舜典》：咨禹，汝平水土。

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場於三殿，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厭勝詭怪等語。且自李峴貶斥，朝無正人，故有調和元氣之說。此詩寓言，亦確有所指矣。

杜鵑行

李輔國劫遷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詩借物傷感，當屬上元二年作。鶴曰：觀其詩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一云作杜鵑似老烏㊀。寄巢生子不自啄㊁，群鳥至今爲去聲。哺雛。《杜臆》：《杜鵑行》，傷舊主之孤危也，起含寓意。蜀天子，化杜鵑，憐之也。寄子代哺，蜀帝之分猶存焉。

㊀《華陽風俗録》：杜鵑大如鵲而羽烏。

㊁《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群鳥爲飼之。

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㊂。業工竄伏深樹裏《英華》作頭㊃，四月五月偏號平聲呼㊄。其聲哀痛口流血㊅，所訴何事常區區㊆。爾豈郭作惟摧殘始去聲。晉作如發憤㊇，羞帶羽翮傷形愚㊈。此憫其形聲之哀慘。君臣舊禮，承哺雛。伏樹號呼，自傷孤立也。哀聲流血，承號呼。含憤包羞，備言失所也。哀其有情而不能自達。

㊂《杜臆》：傷形愚，哀其有情而不能自達。

㈠曹植詩：倉卒骨肉情。　陶潛《祭妹文》：遺孤滿眼。　謝莊《月賦》：羈孤遞進。

㈡曹植《白鶴賦》：恒竄伏以窮棲。　阮瑀詩：深樹猶霑裳。

㈢《呂氏春秋》：號呼而走之。

㈣《風俗録》：杜鵑聲哀而吻有血。

㈤辛延年詩：一心抱區區。

㈥《西京賦》：樸叢爲之摧殘。

㈦毌丘儉詩：但當養羽翮。

蒼天變化誰料平聲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一本無此重句，豈憶當殿群臣趨。末致感慨悲痛之意。當殿群趨，遥應蜀天子。此章，中間八句，首尾各四句。朱注：鮑照《行路難》：「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國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詩意所本也。

洪邁《隨筆》云：明皇爲輔國劫遷西内，肅宗不復定省，子美作《杜鵑行》以傷之。

黄鶴曰：上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高力士及舊宫人皆不得留，尋置如仙媛於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不懌，成疾。詩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蓋謂此也。

盧元昌曰：蜀天子，雖指望帝，實言明皇幸蜀也。禪位以後，身等寄巢矣。劫遷之時，輔國執轡，將士拜呼，雖存君臣舊禮，而如仙、玉真一時並斥，滿眼骨肉俱散矣。移居西内，父子睽離，羈孤深樹也。罷元禮，流力士，徹衛兵，此摧殘

羽翮也。上皇不茹葷，致辟穀成疾，卽哀痛發憤也。當殿群趨，至此不復可見矣。此詩託諷顯然。乎有據。張綖疑「羞帶羽翮傷形愚」句，謂非所以喻君父，亦太泥矣。蓋託物寓言，正在隱躍離合間，所謂言之者無罪也。

或疑劫遷西內，宮禁秘密，子美遠遊西蜀，何從遽知之？曰：蜀有節鎮，國家大事，豈有不知者。故曰朝廷問府主。其以杜鵑比君，本緣望帝而寓言，非擅喻禽鳥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注：唐莫州、台州、道州、遂州四州，皆有唐興。此云「劍外官人冷」，是指遂州。自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已改爲蓬溪，而公於上元二年爲邑宰王潛作《唐興縣客館記》及此詩題，俱云唐興，乃因舊名耳，當是上元二年作。

分手開元末㈠，連年絶尺書㈡。江山且相見㈢，戎馬未安居㈣。劍外官人冷㈤，關中驛騎疏㈥。輕舟下去聲吳會音桂㈦，主簿意何如㈧。上四，敍知交離合之情，下則自嘆羈旅飄零也。暫逢而又值戎馬，含無限悲傷。官冷則無可憑藉，騎疏則遥隔音書，所以有輕舟東下之慨。

㈠何遜詩：分手清江上。裴子野詩：連年被甲兵。

㈡古詩：中有尺素書。

㈢《莊子》：道遠而險，又有江山。

㈣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深踐戎馬之地。

㊄沈佺期詩：劍外懸銷骨。《左傳》：官人肅給。《杜詩博議》：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千變萬變。《舊唐書・高祖紀》：高祖卽位，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則官人者，乃州縣令佐之稱也。《項羽傳》：關中阻山河四塞。注：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㊅崔湜詩：邊書驛騎歸。

㊆阮籍詩：乘流泛輕舟。

㊇《陳書》：高祖謂蔡凝曰：「卿意何如？」末問主簿之意，謂我何如也。

敬簡王明府

鶴注：上元二年，公嘗爲唐興縣宰王潛作《客館記》，當卽其人。此殆因詩而簡之。詩云「鷹秋怕苦籠」，必是年秋作。

葉音燮縣郎官宰㊀，周南太史公㊁。神仙才有數㊂，流落意無窮㊃。驥病思偏秣㊄，鷹秋一作愁怕苦籠㊅。看君用高義㊆，耻與萬人同。此章賓主疊敍，致簡之意在末聯。

葉縣仙才，稱明府。周南流落，公自謂。病驥、飢鷹，歎窮途流落。秣芻、脫籠，望高義一援也。大抵慷慨仗義者，見漠視交情之人，深以爲耻。耻，從高義推出。

㊀《後漢書》：湖陽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㊁《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

㈢《後漢・方術傳》：王喬爲葉令，有神術。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漢武内傳》：西王母曰：「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㈣阮瑀詩：流落恒苦心。

㈤思偏秣，猶言偏思秣，乃倒字法。夏侯湛《獵兔賦》：息徒門圃，秣驥華田。

㈥秋鷹思擊，故怕在籠。

㈦王融詩：高義幸知遊。

重平聲簡王明府

鶴注：詩云「冬來只薄寒」，當是上元二年冬作。

甲子西南異㈠，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一作靜，蜀雨幾時乾音干㈡。行李須相問㈢，窮愁豈有一作自寬㈣。君聽平聲鴻雁響，恐致稻梁難。

此章重簡以望王，猶前章驥病思秣之意。冬而雲雨，蜀候異也。王今問我行李，豈有寬解窮愁之法乎。鴻雁哀鳴，各求稻梁，君聽其音，得無憐謀食之艱難耶。

㈠甲子，謂歲序。晉程曉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

㈡《楚辭》：泥污后土兮何時乾。

㈢行李，注見四卷。

㈣司馬遷曰：非窮愁不能著書。

葛常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客夜》、《狂夫》、《簡王明府》、《簡韋十》諸篇，

亦見其艱窘中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人哉。

百憂集行

鶴注：詩云「只今倏忽已五十」，當是上元二年辛丑作。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又云：二月至成都，是時裴冕爲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尹成都，若幽後賜名國楨。二年三月，以崔光遠尹成都，與高適共討段子璋。時花驚定大掠東蜀，天子怒，以高適代光遠。是年十一月，光遠在成都，才一二月耳。意止是攝尹也。公素與適善，豈强供笑語者。十二月，除嚴武成都尹。則適代光遠卒。史云光遠無學任氣，宜與公不相合也。王筠《行路難》：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一作昔十五心尚孩㊀，健如黃犢走復來㊁。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聲樹能千迴㊂。首敍少年得意之狀。

㊀《左傳》：魯昭公年十九而猶有童心。

㊁甯戚《飯牛歌》：黃犢上坂且休息。

㊂《晉書》：王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

倏今倏忽已五十㊀，一作卽今年纔五六十。坐卧只多少行立㊁。强區兩切將笑語供主人㊂，悲見生涯百憂集。此歎身老拙於逢世。笑語供主人，說窮途作客之態最苦。

㊀蔡琰《胡笳》：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

㈡劉孝綽詩：坐臥猶懷想。

㈢《詩》：燕笑語兮。

入門依舊四壁空㊀，老妻覩我顏色同㊁。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先則切飯啼門東㊂。此歎貧窶不能顧家。索飯啼門東，説飢不擇食之情最慘。此章三韻，分三段。

㊀《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㊁顏色同，各帶憂色也。

㊂《漫叟詩話》：《記》：庖廚之門在東。故曰啼門東，非强趁韻也。

徐卿二子歌

鶴注：舊編在上元二年，時徐知道爲西川兵馬使。徐卿或卽其人，猶荆南兵馬使太常趙卿之類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絶奇，感應吉夢相追隨㊀。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㊁。首敍生子奇兆。相追隨，連有吉夢也。孔子釋氏，正述其夢。

㊀《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㊁《陳書》：徐陵母臧氏，常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年數歲，家人攜候寶誌上人，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補注：麒麟兒，雙承孔釋，故云並是。舊引徐陵事，得一遺一。張遜可引《闕里故事》，兼舉方全。張注：《拾遺記》：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母徵在以繡紱繫麟角。此證恰好相符。

大兒九齡色清徹㊀，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㊁，滿堂賓客皆回頭㊂。此記生相之奇。

㊀《禰衡傳》：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揚子》：吾家之童，九歲而與我玄文。

㊁《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㊂謝莊《月賦》：滿堂賓客，迴遑如失。

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裒裒生公侯㊀。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異時一無異時，名位豈肯卑微休㊁。末乃歸美徐卿也。此章畫然三段，第七八句，本與五六相應，却另一轉韻，直連至末。杜詩歌行，有韻換而意不換者，如中四句是也。有意換而韻不換者，如末四句是也。

㊀《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庾信詩：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裒裒，多貌。《左傳》：其始。

㊁曹植《釋愁文》：眩惑名位。王充《論衡》：位雖卑微，行苟離俗，必與之友。申涵光曰：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詩集，生子祝壽，套數滿紙，豈不可壓。

戲作花卿歌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作。　盧注：公爲此歌，本稱述花卿，題曰戲作，有諷意焉。　《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置百官。五月，成

都尹崔光遠率將花驚定攻拔綿州，斬子璋。《高適傳》：西川牙將花驚定，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

成都猛將去聲有花卿㊀，學語小兒知姓名㊁。用如快鶻風火生㊂，見賊惟多身始去聲輕。綿州副使去聲除卽日平㊄。此言勇猛剽悍，所以平賊有功。

㊀《抱朴子》：猛將難禦，而可以折衝拓境。

㊁《南史》：齊桓康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過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㊂《世說》：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

㊃朱注：子璋，《新書》作節度兵馬使，《舊書》、《通鑑》作梓州刺史，此詩又云綿州副使，蓋以梓州刺史領副使時，據綿州反，遂稱綿州副使耳。《唐書》：綿州巴西郡，屬劍南東道，本金山郡。天寶元年更名。《唐六典》：諸軍各置節度使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黃袍、巾帶聽朝。

㊄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子璋一作章髑髏血模糊㊀，手提擲還崔大夫㊁。李侯重平聲有此節度㊂，人道去聲我卿絶世一作代無㊃。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㊄。此見平賊之後，不當留蜀滋亂。

㊀曹植《髑髏說》：顧見髑髏，塊然獨居。

㊁梓州作亂者，段子璋也。綿州奔竄者，李奐也。成都舉兵者，崔光遠也。斬段授崔而安李者，花驚定也。一事而三善備，故曰絶世無。此詩兩韻分截。前段庚陽通協，本于古韻。

㊂曹植《髑髏說》：顧見髑髏，塊然獨居。

㊃戲作花卿歌

㈡王洙曰：崔大夫，謂光遠。手提擲還，謂歸功於主將。

㈢朱注：李奐初出奔成都，後復鎮東川，故曰「重有此節度」。

㈣晉《白石郎曲》：郎艷獨，絶世無。

㈤上元二年，史思明方據東都。

據《崔光遠傳》，花驚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釧者，多斷腕以取之，蜀人之受毒甚矣。此馭將之善術也。蓋以東都之命見召，則驚定既不疑懼，而蜀中可免其患。且東方諸鎮屯聚，花卿必不敢專行跋扈。朱注謂刺其一將之雄，不能掃除大寇，此語猶覺未盡。「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寫得壯氣勃勃。明人沈明臣詩：「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可與此詩，並樹旗鼓。

《唐詩紀事》：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未愈。曰：更誦吾詩：「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誦之，果愈。

謝皋羽《花卿冢行》云：濕雲模糊秋草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苺苔陰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冢。花卿舊事人所知，精靈未歸白日西，廟鴉啄肉枝上啼，綿州柘黃魂正飛。按：杜詩以柘黃爲衣色，謝詩以柘黃爲樹色，意各有所指。

黃山谷詩話：花卿冢，在丹陵縣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贈花卿

單復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　舊注：公有《戲作花卿歌》，此花卿卽驚定也。朱注：唐曲《水調歌》後六疊入破

第二，卽此詩，見郭茂倩《樂府詩集》。

錦城絲管日《樂府》作曉 紛紛㊀，半入江風半入雲㊁。此曲祇應平聲 天上有《樂府》作去㊂，人間能得幾回聞㊃？江風，言音之清。入雲，言聲之高。天上，形容歌舞之妙。《杜臆》：胡元瑞因李群玉有贈歌妓相同，因以花卿爲歌妓。竊謂：此詩非歌妓所能當，其爲花驚定無疑。其人恃功驕恣，故語含諷刺。能得幾回聞，言其必不能久也。

㊀漢靈帝歌：清絲流管歌玉鳧。曹植詩：齊謳楚舞紛紛。

㊁梁元帝詩：江風當夏清。曹植《七啓》：長裾隨風，悲歌入雲。

㊂古詩：誰能爲此曲。《宣室志》：玄宗夢仙子十輩御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曰：「此神仙紫雲之曲也。」樂府《隴西行》：天上何所有。

㊃《列子》：耳目所觀聽，皆非人間之有。

焦竑曰：花卿恃功驕恣，杜公譏之，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者足戒之旨。公之絶句百餘首，此爲之冠。

楊慎曰：花卿在蜀，頗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錦城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

此詩，風華流麗，頓挫抑揚，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其首句點題，而下作承轉，乃絶句正法也。李白《蘇臺覽古》云：「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亦首句點題也。有在次句點題者，如杜常《華清宮》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是也。有在三句點題者，如儲光羲《寄孫山人》云：「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住人間。」是也。有在

四句點題者，如韓愈《楚昭王廟》云：「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是也。有一句二句點題者，如李白《秋下荊門》云：「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此行不爲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是也。有一句三句點題者，如李白《與史欽聽黃鶴樓吹笛》云：「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是也。有一句四句點題者，如皇甫冉《送魏十六還蘇州》云：「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畏昆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是也。有二句三句點題者，如常建《三日尋李九莊》云：「雨歇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溫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是也。有二句四句點題者，如孟浩然《濟江問舟子》云：「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是也。有三句四句點題者，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是也。又有兩扇立格，對起分承者，如少陵《存歿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事，白楊今日幾人悲。」是也。

少去聲年行二首

鶴注：此上元二年夏在成都作。

莫笑田家老瓦盆㊀，自從盛平聲酒長子兩切。一作養兒孫。傾銀注玉《英華》作玉，舊作瓦驚人眼㊁，共醉終同卧竹根㊂。首章，有達觀齊物意，乃曉悟少年之詞。盧注：瓦盆與金玉雖異，若論盛酒而飲，及其醉時，則彼此共卧於竹根，又何貴賤之別乎？

㊀《後漢·逸萌傳》：首戴瓦盆。《阮籍傳》：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

㈡《吳越春秋》：玉杯銀樽。

㈢公詩「只想竹林眠」，卽卧竹根之意。又詩「鳥下竹根行」，亦概言竹傍也。按：杜田《補遺》：《酒譜》云：老杜「共醉終同卧竹根」，蓋以竹根爲飲器也。庾信《謝趙王賜酒》詩：野爐然樹葉，山杯捧竹根。趙次公曰：卧竹根，謂同醉卧竹根之傍，《選》詩「徘徊孤竹根」可證。若如杜田説，飲器豈可謂之卧乎。《漢·高帝紀》：時飲酔卧。羅大經曰：瓦盆金玉，同博一醉，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駿馬金鞍，同一遊也。松牀筠席，與繡幃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皆可以一視矣。

其二

巢燕引《西溪叢語》作引。一作養雛《英華》作兒渾平聲去聲盡，江花結子也去聲。一作已無多。黄衫年少去聲聲來宜《叢語》作宜來數先角切。《杜臆》音所主切㊀，不見堂前東逝波。次章有及時行樂意，乃鼓舞少年之詞。春光已去，時不可返，故宜頻數來遊。

㊀《北史·麥鐵杖傳》：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唐書·禮樂志》：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黄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贈虞十五司馬

鶴注：梁氏編在大曆三年，時公年是五十七歲矣。當如《暮歸》詩「年過半百不稱意」，不應云「百年嗟已半」。當是上元寶應間在成都作，故云：「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若在公安，則公未嘗舍舟，不應有此語也。

贈花卿　少年行二首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㈠，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凄涼憐筆勢㈡，浩蕩問詞源㈢。佇鳴南嶽鳳㈣，欲化北溟鯤㈤。上敍虞氏淵源。盧注：師秘監，師其書法也。公九齡作大字，平日能書可知。形象逼丹青，以孫比祖。家聲存器宇，自祖及孫也。筆勢、詞源，追懷秘監。爽氣以下，稱美司馬。金天、玉露，借秋景爲喻。南鳳、北鯤，言能變化飛騰。

㈠《唐書》：虞世南，餘姚人。太宗踐阼，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爲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歿，太宗勅圖其像於凌烟閣。《唐書》：時稱世南五絶，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㈡王僧虔《論書》：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

㈢浩蕩，曠遠也。《隋・文學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㈣張衡《思玄賦》：顧金天而歎息兮。

㈤周祇箴：清談輟響。江淹賦：玉露曖天。董仲舒有《繁露篇》。

㈥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㈦《莊子》：北海有魚，名曰鯤，化爲大鵬。

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㈠。過平聲逢連客位㈡，日夜倒芳樽㈢。沙岸風吹葉㈣，雲江月上軒㈤。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㈥。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㈦。下敍彼此交情。儒門聲。一作在軒。

不異，虞杜皆舊家。「過逢連客位」，虞爲主人也。岸風、江月，乃成都晚景。「四座敢辭喧」，同飲興豪也。贈書於故園，言兩人相期北歸。或特過，或偶逢，皆與諸客連位而飲，正見司馬好客，與俗交有別。《杜臆》謂虞杜作客而飲他人者，非是。此章兩段，各十句。

㈠《前漢・藝文志》：儒家者流。顏延之詩：家崇儒門。

㈡沈約詩：客位紫苔生。

㈢《晉史論》：劉、畢芳樽之交。

㈣鮑照詩：野曠沙岸靜。

㈤《別賦》：月上軒而飛光。

㈥古樂府：四座樂且康。

㈦《魏志》：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謂座客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病柏

此下四章，梁權道及黃鶴俱編在上元二年之秋，今並依舊次。

有柏生崇岡㈠，童童狀車一作青蓋㈡。偃蹇一作蹙龍虎姿㈢，主邵本作正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㈣，故老多再拜㈤。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㈥。病柏，傷直節之見摧者，此從盛時敘起。崇岡，勢尊嚴。車蓋，狀聳翠。龍虎，幹奇古。風雲，氣陰森。神依樹，故人致敬。根內撥，故色外枯。

㈠《琴賦》：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

㈡《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㈢司馬相如《大人賦》：綢繆偃蹇。注：偃蹇，夭矯也。《後漢・耿純傳》：純說李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

㈣《左傳》：史囂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莊子》：松柏其生也正。

㈤《宋書》：魯郡孔子廟柏，舊有二十四株，其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江夏王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

㈥《長楊賦》：中路而後馳。

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一作用㈠，日夜柯葉改去聲。一作碎㈡。風霜此形容衰時之柏。得地盤據，承千年根。歲寒改柯，承顏色壞。鳳去鴟巢，則神人失所憑依矣。忽無憑，翻《論語》歲寒後凋。柯葉改，翻《禮記》不改柯易葉。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㈣，養子穿穴一作窟內。丹鳳領九雛㈢，

㈠歐陽建詩：松柏隆冬瘁，然後知歲寒。古詩：枝葉日夜零。

㈡《記》：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㈢《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㈣《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後漢・北海靖王傳》：志意衰惰。

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㈠。靜求元精一云無根理㈡，浩蕩難倚賴㈢。末以感慨之意作結。觀盛衰條異，知造化爲難憑矣。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詩》：佇立以泣。

孔安國《尚書傳》：吁，疑怪之詞。

㈡《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

㈢浩蕩，猶言渺茫。

王嗣奭曰：此章有託而發。「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一木之微，崇重至此。丹鳳、鴟鴞，喻正人摧折，則善類傷心，而小人快意。結語尤悲，如范滂語子云：「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意正相似。師氏謂此詩

爲郭英乂而作。英乂鎮成都，爲人端直，蜀人重之。永泰元年，崔旰反，英乂爲韓澄所殺。諸孤哀苦莫訴，故有鳳雛哀鳴之句。崔旰竊據成都，故有鴟鴞穿穴之句。蓋隱其詞以託諷也。今按崔郭事在去成都後，時地未合。

黃生曰：此喻宗社欹傾之時，君子廢斥在外，無從匡救，而宵小根據于內，恣爲姦私，此真天理之不可問者。

病橘

鶴注：《唐十道志》：蜀有橘柚之園。

羣一作伊橘少生意㊀，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小一作少，酸澀如棠梨㊁。剖一作割之盡蠹蝕一作蟲，采掇爽所一作其宜㊂。紛然不適口㊃，豈只一作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㊄，未忍一作忽忽別故枝。玄冬霜雪積㊅，況乃迴風吹㊆。病橘，傷貢獻之勞民也。首敍橘病堪憐。少生意，故其實酸澀而蠹，其葉半死易凋。《杜臆》：「未忍別故枝」，偏於無知之物寫得有情。

㊀《晉書·殷仲文傳》：無復生意。

㊁《爾雅注》：棠，今之杜梨。陸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甘棠，赤色者澀而酢。

㊂《詩》：薄言采之。薄言掇之。

㊃《莊子》：柤梨橘柚，皆可於口。梁元帝書：適口充腸，無索弗獲。

㊄《七發》：其根半生半死。

㊅劉楨詩：自夏涉玄冬。

㊐庾信詩：迴風卽送師。

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㊀。此物歲不稔㊁，玉食失一作少光輝㊂。寇盜尚憑陵㊃，當君減膳時㊄。汝病是天意㊅，吾愁舊作諗。趙定作愁。荆作敢罪有司。憶昔南一作聞海使去聲㊆，奔騰獻荔支一作枝。百馬死山谷㊇，到今耆舊悲㊈。此借橘以慨時事。病橘不供，適當減膳之時，疑是天意使然。但恐責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獻荔事爲證。節節推開，意多曲折。此章兩段，各十二句。

㊀鮑照詩：橘生瀟湘側。《山海經》：洞庭之山，其木多橘。《唐書》：潭州有橘洲。《太真外傳》：柑橘，上以十枝種於蓬萊宮，天寶十載秋，結實，於是宣命賜及宰臣。

㊁古詩：此物何須用。朱注：橘結實，一年多必一年少，故曰歲不稔。《國語》：不稔於歲。

㊂《漢書》：國有大災，則減膳撤樂，示自責也。

㊃又《息夫躬傳》：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㊄《後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支。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每歲飛馳以進。《唐書》：楊貴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杜修可曰：唐所貢乃涪州荔支，由子午道而往，非南海也。此特借漢事以譏之。

㊅魏明帝詩：百馬齊轡。

㈨曹植詩：但見耆舊老，不覩新少年。

枯椶

鶴曰：上元二年，蜀有段子璋之變，故詩云「傷時苦軍乏」。《廣志》：椶，一名栟櫚，狀如蒲葵，有葉無枝。陳藏器《本草》：其皮作繩，入水千年不爛。

蜀門多椶一作栟櫚㈠，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㈡，雖衆亦易音異朽。徒布一作有如雲葉㈢，青青交横集斧斤㈤，凋喪去聲先蒲柳㈥。枯椶，傷民困於重斂也。首敍椶枯之故。椶本耐寒，但爲斧斤所剥，故先蒲柳而凋零耳。

㈠《南都賦》：其木則栟櫚，結根竦本，垂條嬋媛。

㈡陳琳檄：割剥元元。

㈢盧諶云：葉不雲布，華不星燭。

㈣《抱朴子》：揚青於歲寒之後。

㈤韓安國《几賦》：荷斧斤，援葛藟。

㈥《北史》：韋世康與子書曰：「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楸梧，風先蒲柳。」《世説》：顧悦之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説文》：楊柳卽蒲。

傷時苦軍乏㈠，一物官盡取此苟切。嗟爾江漢人，生成復扶又切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沉嘆

久。死者卽已休，生者何一作能自守。此見枯椶而念生民。軍興賦重，剥民等於剥椶，此嗟嘆本意。江漢，指巴蜀。生成，謂物。生死，比人。

㊀《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

啾啾黃雀啄一作啅㊀，側見寒蓬走㊁。念爾形影乾音干。一作枯形影㊂，摧殘没黎莠㊃。一結語多感慨。雀啄椶毛，飄如蓬走，究竟形銷影滅，埋没黎莠耳。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㊀《吳越春秋》：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其後。

㊁何遜詩：嚴野散寒蓬。

㊂李密《陳情表》：形影相弔。

㊃《前漢・郊祀志》：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焉。

盧元昌曰：公《爲王閬州進論》一表，其中云：勅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損之又損，劍南諸州，困而復振矣。《枯椶》一章，卽是此意。

詩中咏物之作，有就本題作結者，如此章是也。有借客意作結者，如《病橘》、《枯柟》是也。可悟詩家捭縱之法。

枯柟

楩柟枯峥嶸㊀，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㊁。枯柟，傷大材之見棄也。首敍老幹孤立。

㊀《蜀都賦》：楩楠幽藹於谷底。《子虛賦》：刻削崢嶸。

㈡陶潛詩：慘慘寒日。

上枝摩蒼一作皇天㈠，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一作坼，萬孔蟲蟻萃。涼朱注音東雨落流膠㈡，衝風奪佳一作嘉氣㈢。白鵠遂不來㈣，天鷄爲去聲愁思去聲㈤。此言其憔悴失所。枝根雖具，生意久亡，故造物日侵，而蟲鳥見傷。

㈠魏文帝詩：修幹摩蒼天。

㈡《楚辭》：使涷雨兮灑塵。《爾雅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庾信詩：枯楓乍落膠。朱注：流膠，樹中膠液流出也。

㈢《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注：衝風，隧風也。宋江夏王鋒《修柏賦》：衝風不能摧其枝。

㈣吳邁遠詩：可憐雙白鵠。

㈤謝靈運詩：天鷄弄和風。《爾雅》：鶺，一名天鷄，赤羽之鳥也。注：《逸周書》：文鶺，若彩鷄，成王時蜀人獻之。按《汲冢周書·王會篇》云：蜀人以文鶺。文鶺者，若鶺雉。

猶含棟梁具㈠，無復扶又切霄漢一作雲霄志㈡。良工古昔少㈢，識者出涕淚㈣。種榆水中央㈤，成長子兩切何容易音異。截承金露盤㈥，裊裊不自畏。末用比喻作結，慨用舍之失宜。棟梁，傷大才莫用。種榆，比力小任重。此章，首段四句，下兩段各八句。

㈠《王命論》：粲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㈡仲長統《樂志論》：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杜詩詳註卷之十

㈢《東都賦》：眇古昔而論功。

㈣蔡琰《笳曲》：涕淚交垂。

㈤《詩》：東門之枌。毛氏注：枌，白榆也。《爾雅釋》：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齊民要術》：榆性軟弱，久無不曲例，非佳好之木。《詩》：宛在水中央。

㈥《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葉石林曰：此詩「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是爲房次律而作。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特語言之工也。

黃生曰：《病橘》一章，賦也。《病柏》、《枯枏》二章，比也。三詩皆得漢魏之髓，不在皮毛上論。

不見原注：近無李白消息。

鶴注：詩云「世人皆欲殺」，當是白流夜郎之後，蓋上元二年也。梁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作，不知是年，白已卒矣。曾鞏序：乾元元年，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間。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

《詩》：愛而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㈠。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㈡，飄零酒一杯㈢。匡山讀書處㈣，頭白好一云始歸來㈤。此懷李白而作也。敏捷千篇，見才可憐。飄零縱酒，見狂可哀。歸老匡山，蓋憫其放逐而望其生還，始終是哀憐意。

㈠箕子被髮佯狂，白之縱酒豪放，亦不得已而然。

㈡《漢書·儒林傳》：魯榮廣，高材敏捷。劉向《新序》：聰明敏捷，人之美材。

㈢《雪賦》：從風飄零。薛道衡詩：陶然寄一杯。

㈣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故云歸來。《丹鉛録》謂指彰明縣南之匡山，若以爲匡廬，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㈤《楚辭》：王孫兮歸來。

顧宸曰：公與白同遊齊魯，在天寶四載。白有《魯郡石門別杜》詩，自此以後，公屢形懷憶，竟不得再見。冬日春日之懷及夢白二首，白在夜郎，公在秦州。此云「不見李生久」，白在浪遊，公在成都。公與白最稱交好，考其相從歲月，僅在遊齊魯時。前乎此，後乎此，俱未相見也。

附考：洪容齋《三筆》曰：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説者以爲卽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録》辯誤一卷，正辯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匡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説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朱注：杜田之説，本於楊天惠《彰明逸事》。《杜臆》：太白系出隴西，後遂誤傳爲隴西成紀人。所云清廉鄉亦必青蓮之訛。

黃鶴曰：李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白性喜名山，乃指廬山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峰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峰，愛其險峭奇勝，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姪嵩遊廬山序》：慚未歸於名山。然則匡山斷指潯陽匡廬山。

今按：《全蜀總志》：龍安府江油縣，有大匡山，在縣治西三十里，山勢高聳，狀如匡字。唐李白讀書處。豈修志者，亦因《彰明逸事》而附會歟。又考《水經注》：遠法師《廬山志》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然則廬山亦稱匡山，蓋以姓得名耶。

草堂即事

詩云：建子月，是上元二年十一月在草堂作。

荒村建子月㊀，獨樹老夫家㊁。雪一作霧裏江船渡㊂，風前竹徑斜㊃。舊作驚起，誤圓沙㊄。蜀酒禁平聲愁得，無錢何處賒。首敍冬日草堂，中四寫景，末二述從《杜臆》作雁聚。

情，合之皆所謂即事也。荒村、獨樹，淒涼之況。建子、老夫，用假對法。寒魚、宿雁，兼自喻窮冬旅泊；故落句有賒酒銷愁之慨。

㊀《杜臆》：《春秋》變古則書。詩云「建子月」，蓋史法也。《肅宗紀》：上元二年九月，詔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天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㊁陶潛詩：獨樹衆乃奇。

㈢庾信詩：俱來雪裏看。

㈣劉憲詩：風前雪裏覓芳菲。　梁元帝詩：竹逕露初圓。

㈤庾信詩：寒魚抱凍沉。　薛昉詩：細藻欲藏魚。

㈥駱賓王詩：宿雁下廬洲。　《杜臆》：宿驚，當作宿雁。

驚於池塘，馴若家禽。　每至白露，卽飛騰而去。

徐九少去聲尹見過平聲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冬作。　又曰：少尹與行軍自不同。　西都、東都、北都、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初不言以少尹爲行軍長史，但云：永徽中，改尹爲長史。　又云：天下兵馬元帥府，有行軍長史、行軍司馬。　今題云「少尹」，而詩云「行軍」，徐當是成都尹兼節制兵馬，以時亂，故少尹兼稱行軍也。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去聲來。　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賞靜憐雲竹㊀，忘歸步月臺㊁。　何當看平聲花蕊，欲發照江梅。　上四敍事，見自謙意。　下四敍景，見喜客意。　晚景，謂日暮之時。　尹何時當再來乎，梅將發而照江矣，期之也。

㊀張正見詩：翠竹梢雲而結叢。

㊁謝靈運詩：游目倦忘歸。　梁武帝《秋笛曲》：繞虹梁，流月臺。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鶴注：當是上元二年浣花時作。過江上宅時郁尚謫楚中，是年蓋放還矣。

暫往比音皮隣去㊀，空聞二妙歸㊁。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㊂，村中好客稀。論平聲文或不愧，重平聲肯款柴扉㊃。簡略，承比隣句，闕展待也。光輝，承二妙句，特枉駕也。下四，因失款而冀其重來。

㊀曹植詩：萬里猶比隣。

㊁《晉書》：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

㊂陶潛詩：野外罕人事。

㊃范雲詩：還聞稚子説，有客款柴扉。

趙汸曰：前後詩中，每以無俗物、絶交游、門徑榛塞爲喜，獨於范吳之來，闕於展待，委曲盡情如此，則平日稱懶者果真懶乎。

王嗣奭曰：公素以文自負，如「文章千古事」，則内信於心。「斯文憂患餘」，則竊比於聖。故亦不輕與人論文。一重與細論文」，則須李白；「佳句法如何」，則詢高適。二人皆高品也。如吳侍御辯釋無辜，寧拂上官而甘遷斥者，乃公心契，論文不愧，豈泛言者哉。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范員外、吳侍御，訪少陵於草堂，杜偶出，不及接見，因謝之以詩。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後山亦謝之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

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蘊藉風流，未易優劣。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去聲君同到

鶴注編在上元二年冬成都作。是時高適刺蜀，以攝尹事至成都也。考《舊書·高適傳》：崔光遠不能攝軍，天子罷之，以適代爲成都尹、西川節度。然此詩不曰高尹，而仍謂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旋以嚴武爲成都尹，則適實未嘗代光遠也。及嚴武於寶應元年召歸後，却不聞成都別除尹。史云：代宗卽位，吐蕃陷松、維、保諸州，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以嚴武代還。必寶應元年七月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乃適尹成都也。但此時，公無一詩與高，蓋適爲尹時，公同在東川，及嚴武再鎮蜀，方歸草堂也。王掄終於彭州刺史，後有《哭王彭州掄》詩。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㈠。江鶴一作鶴巧當幽徑浴㈡，隣鷄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㈢，皂蓋能忘折音節野梅㈣。戲假霜威促山簡㈤，須成一醉一作醉裏習池迴㈥。上四，草堂閑寂之景，下欲王攜酒邀高同至也。鶴浴、鷄飛，晴暖景象，卽開門所見者。繡衣、霜威，指王。皂蓋、山簡，指高。

㈠《抱朴子》：公旦執贄於白屋。白屋，白茅覆屋也。

㈡鶴，水鳥，形似鶴。庾信詩：幽徑忽春臨。

范二員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駕�goto展待聊寄此作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㈢洙曰：漢侍御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

㈣《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幡。　陸凱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㈤趙曰：霜威，御史有風霜之任也。　崔豹《御史箴》：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　諸葛穎詩：葉落霜威重。

㈥《晉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　山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名之曰高陽池。

朱瀚云：作詩代書，促侍御踐約，并邀高來同飲，真率如話，而矩度謹嚴，仍有惜墨如金之意。

今按：隣鷄過牆，語近淺易。　繡衣、皂蓋，又近拙鈍。　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　補注：詩家用短牆，不避俗字，但有工拙之不同。　杜公此句，語率而近俚，元仇仁近云：「桃柳參差出短牆，小樓突兀看湖光。」自覺風趣嫣然。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㈠，通行小徑難㈡。　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義從平聲，讀用去聲相看平聲。　一作蝦菜㈢，空煩卸馬鞍。　移樽一作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㈣。　亦從草堂敍起。　王果攜酒而至，喜之也。　自愧無鮭音骸，勸高醉飲禦寒，戲之也。　原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

㈠謝靈運詩：卧病同淮陽。

㈡《前漢書》：陳恢見沛公曰：「足下通行無所累。」

㈢《集韻》：鮭，吳人魚菜總稱。　《齊書》：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　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二十七，言三九也。

㈣顏延之詩：嚴駕越風寒。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鶴注：此當上元二年冬在蜀州作。《元和郡縣志》：鄠江，一名皂江，經蜀州唐興縣東三里。任愷《渠堰志》：九昇口堰，其源出於皂江，至郫之栅頭，別流爲温江口。曰九昇口者，實兩江之滙也。晏公《類要》：鄠江，一名皂里水，今在新津。　昇，音躬。

伐竹黄作伐木。朱瀚作代木爲橋結構同㈠，蹇裳不涉往來通㈡。天寒白鶴歸華表㈢，日落青龍見音現水中㈣。顧我老非題柱客㈤，知君才是濟川功㈥。合歡《正異》作觀却笑千年事㈦，驅石何時到海東㈧。上四觀竹橋，下四簡李公。　結構同，等於木橋。往來通，駕竹而渡。鶴歸華表，柱可棲鶴。龍見水中，橋影若龍也。題柱客，公自謙。濟川功，頌司馬。　趙次公曰：合歡，橋落成而聚客歡飲。笑者，笑前人之勞而無成。

㈠雷次宗《豫章記》：伐竹爲筏。　《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

㈡《詩》：蹇裳涉洧。　蹇裳涉溱。　任昉詩：江湖忽往來。

㈢劉叔敬《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玆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白鶴事當主《異苑》，舊引丁令威化鶴歸集城門華表柱者，誤。

梁昭明太子啓：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

㈣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聊題短作簡李公

㊃《朝野僉載》：趙州石橋甚工，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今按：青龍，用費長房竹杖事，切竹橋也。《楚辭》：麾蛟龍以津梁。知橋可稱龍。

㊄顧，念也。《華陽國志》：蜀城北八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㊅《説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㊆《樂記》：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淮南・詮言》：今有美酒合歡以相饗，卑禮婉辭以接之。

㊇《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草堂本有此題。諸本通上章，爲二首。連日觀橋，舟皆設酒，觀詩中屢字可見。

把燭橋成一作成橋夜㊀，迴舟客坐一作坐客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成此興去聲，樂音洛罷不無悲。上章題橋成，此章述己意。把燭橋成，言刻日完功。雲去月來，記舟前夜景。悲有三意，衰年多病，而又在異方，故悲不自勝。

㊀《梁武帝紀》：把燭看事。

李司馬橋成一作了承無承字高使去聲君自成都回

王洙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題云自成都回。《九域志》：蜀州東至成都一百里，故詩云：「橋東待使君。」

又知是詩在蜀州作。　錢箋：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事，未聞以刺史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功成事出群。已傳童子騎青竹一作馬㈠，總擬橋東待使去聲君。上二司馬橋成，下二使君回蜀。　手紛紛，經營者衆也。

㈠《後漢書》：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去聲竇侍御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爲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鶴曰：考新舊史、《會要》諸書，無檢察使，唯有巡察、觀察、按察之名。然《歐陽詹集》有《送韋檢察》詩，又似史失書。　朱注：《會要》有西山運糧使、檢校户部員外郎。詩云：「運糧繩橋壯士喜。」疑即此官，竇蓋以侍御出耳。　又曰：詩云：「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是西山未没吐蕃時作。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㈠。年未三十忠義俱㈡，骨鯁絶代無㈢。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一作寒露之玉壺㈣。　蔗漿歸廚金碗凍㈤，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戚聯豪貴躭文儒㈥。　此敍竇之履歷。　首四，記其美質忠心。清冰四句，喻其廉操清望。政用二合典則㈦，政一作整用疏通句，稱其法古崇儒。　《杜臆》：起段，如雷轟電閃，風雨驟至，長短錯綜，似無條理，而所注意，在「骨鯁絶代無」、「足以寧君軀」，至襯語則極形容其清冷，蓋必清心冷面人，方能直言時事，足以制强寇而釋主憂。　玉壺、清冰，金碗、蔗漿，欲滌

君王之煩熱。竇行蓋在夏時，故借喻及此。竇侍御爲一句，驥子、鳳雛爲一句。

㈠《北齊書》：裴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蜀志》：龐統，德公之從子。德公謂統爲鳳雛。《晉書》：陸雲幼時，吳尚書閔鴻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㈡《華陽國志》：漢旌表忠義。

㈢《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

㈣鮑照詩：清如玉壺冰。《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注：皆館名。《漢書》：武帝元封二年，因秦林光宮，復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趙曰：露寒，舊本作寒露，蓋傳寫之誤。公《槐葉冷淘》詩：「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則用字初未嘗倒。

㈤《前漢·禮樂志》：《景星歌》：秦尊柘漿析朝酲。注：取柘漿汁以爲飲，可解酲也。

㈥《禮·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書》：有典有則。

㈦《後漢·輿服志》：進賢冠，文儒者之服。

兵革《英華》作甲兵未息人未蘇㈠，天子亦念西南隅㈡。吐蕃憑陵氣頗粗，竇氏檢察應時須樊作才能俱。運糧繩橋壯士喜㈢，斬木火井窮《英華》作寒猿呼㈣。八州刺史思一戰㈤，三城守邊却可圖㈥。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㈦。此送侍御入覲。西山密邇吐蕃，竇公檢察其地，運糧斬木，則軍儲足而運道通，故乘此可議戰守。今回京入奏，必能上合帝心也。盧注：檢校責在輸糧，糧足始可戰守，故公上嚴武《兩川説》云：頃者三城失守，非兵之過也，糧不足也。

㈠陸機《思歸賦》：兵革未息，宿願有違。

㈡《初學記》：自劍閣西南爲益州。

㈢錢箋：《元和郡縣志》：繩橋，在茂州汶川縣西北，架大江水，篾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夷人驅牛馬去來無懼。今按其橋以竹爲索，闊六尺，長十丈。《輿地紀勝》：繩橋，在維州保寧縣東十五里，辦竹爲繩，其上施木板，長三十丈，通蕃漢路。

㈣斬木於火井之地，言除道以通運，無木可依，故猿呼。仇兆鰲曰：《寰宇記》：水涸時，以火投井中，即焰出，移時方滅，今在蓬州。此詩指蓬州火井言。《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通天，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得四五斗鹽。家火煑之，不過二三斗鹽耳。《晉書》：李充爲記室參軍，家貧，求補外。楚哀問之。曰：「窮猿投林，何暇擇木。」

㈤《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兵馬。公《東西兩川説》：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朱注：《高適傳》：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

㈥《唐書》：彭州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守捉城，又有七盤、安遠、龍溪三城，皆界茂州汶山。朱又云：公《西山》詩有「繩橋戰勝遲」之句，則此三城，乃三城捉手也。蔡注：指姚、維、松三州，非。

㈦晉群臣《立廟奏》：聖旨弘深，遠跡上世。

繡衣春當一作飄飄霄漢立㈠，綵服日向一作粲粲庭闈趨㈡。樊本此下有「開濟人所仰，飛騰時正須」二句。省郎京尹必俯拾一作相付㈢，江花未落還成都㈣。此言侍御省親。霄漢立，得近君。庭闈趨，得侍親。省郎京尹，冀其增秩。江花未落，仲夏去而初秋回也。

㊀繡衣，御史之服。漢有繡衣直指使。

㊁老萊子綵服以娛親。庭闈，注見本卷。

㊂《前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

㊃江花，指荷。後《到村》詩「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可證。

江花未落還成都吳本重出此句，肯訪浣花老翁無？一云：公來肯訪浣花老。爲去聲君酤吳作酣酒滿眼酤㊀。二句《英華》作：攜酒肯訪浣花老，爲君著衫捋髭鬚。與奴白飯馬青芻㊁。《英華》無此句。此望侍御還蜀。錢箋：酤酒相賀，而又下及奴馬，燕喜之至也。《杜臆》末段承上，須有疊句，而通篇一韻到底，每用疊韻，妙協音節，極起伏頓挫之妙。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四句。

㊀滿眼酤，謂滿前皆酒酤也，卽公詩「濁醪必在眼」意。舊注謂蜀人以竹筒沽酒，酒滿筒眼，似近於俚。上酤字，買酒也。《小雅》：無酒酤我。下酤字，一宿酒也。《商頌》：既載清酤。《世說》：鮑照答顏延之曰：「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㊁林時對曰：傅玄《盤中》詩：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菽。此詩結句所祖。王建詩云：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句法與杜相合。

朱鶴齡曰：是時吐蕃窺西山三城，西川八州刺史合兵禦之，故竇侍御以戰守機宜入奏朝廷。錢箋引東川梓、遂、果、閬等八州者，全無交涉。

申涵光曰：《入奏行》是集中變體。長短縱橫，太白所長，正爾不必效之，失其故步。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去聲還以詩代意

詩云蜀城，當是在成都時作。黃鶴編在梓州，誤。朱注：張叔卿，魯人，見公《雜述》及《舊唐書・李白傳》。

鄉關胡騎去聲滿一作遠㊀，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㊁，遥從月峽傳㊂。雲深驃騎音票忌幕㊃，夜隔孝廉船㊄。却寄雙愁眼，相思一作望淚點懸㊅。上四得叔卿書，下四以詩代意。《杜臆》：胡騎滿，言居蜀之故。炎州來信，從月峽遥傳，正見蜀城之偏也。雲深驃騎，判官所居。孝廉船，因張憑同姓而借用之。公所寄者詩，而云却寄雙眼，出語甚奇，蓋寫詩時，淚點沾紙，則淚眼與詩同去矣，此十字句法。

㊀隋孫萬壽詩：鄉關不再見，悵望窮此晨。

㊁《楚辭》：嘉南州之炎德。

㊂《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

㊃《漢書》：元狩二年，霍去病爲驃騎將軍。

㊄《世説》：張憑嘗謁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遺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時人榮之。

㊅《吳越春秋》：王夫人歌：淚泫泫兮雙懸。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鶴注：詩云「江邊問草堂」，當是寶應元年在草堂時作。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八七一

有客騎驄馬㊀，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㊁，惜別倒或作到文場㊂。入幕旌旗動㊃，歸軒錦繡香㊄。時應平聲念衰疾，書疏去聲一作迹及滄浪㊅。上四侍御就別，下四送別侍御。倒文場，意氣傾倒於文場。若作到字，與問草堂重複矣。行幕軒車，魏之行色。滄浪，即指浣溪，所謂「百花潭北即滄浪」也。

㊀驄馬，用漢桓典事。

㊁《高士傳》：韓康常遊名山，採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

㊂《杜預傳贊》：元凱文場，號爲武庫。

㊃《東都賦》：旌旗拂天。

㊄劉繪詩：交錯錦繡陳。

㊅王羲之帖：不得君家書疏。晉那呵灘詩：書疏數知聞，莫令信使斷。

贈別何邕

鶴注：寶應元年，公送嚴武至綿州，其別何邕，當在此時。詩云「綿谷元通漢」，何蓋爲綿谷尉也。又云「傳語故鄉春」，何蓋京兆人而赴長安也。邕即前所云何十一少府耶？

生死論平聲交地㊀，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㊁，薄宦走風塵㊂。綿谷元通漢㊃，沱江不向秦㊄。五陵花滿眼㊅，傳語故鄉春。上四送別何邕，下四別後情緒。生死交情，既難多得，何又隨燕雀而走風塵，更覺孤寂矣。綿谷通漢，邕可至京。沱江背秦，己猶滯蜀也。長安不見，而欲傳語春光，公思鄉之意切矣。悲君

㊀生死論平聲交地，生死交情，既難多得。

㊁燕雀，喻小人。

㊂薄宦走風塵，何又隨燕雀而走風塵。

㊃綿谷元通漢，邕可至京。

㊄沱江不向秦，己猶滯蜀也。

㊅五陵花滿眼，長安不見，而欲傳語春光，公思鄉之意切矣。悲君

二字貫下，此十字爲句。

㈠《翟方進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㈡《公孫弘傳贊》：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㈢任昉表：薄宦東朝。

㈣《唐書》：綿谷縣，屬利州，利與劍爲隣，劍州至綿，不遠三百里。《禹貢》注：漢出爲潛。《史記正義》：潛水，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朱注：綿谷，卽蜀漢之漢壽，今保寧府廣元縣是。「綿谷元通漢」，謂綿谷潛水，本上合於沔陽之漢水也。漢中北直長安，故云。

㈤《漢書·地理志》：沱水，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其一在汶江縣西南，東入江。郭璞《爾雅注》：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金履祥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於江。朱注：沱江，《蜀志》謂一在灌縣，一在新繁。灌縣之沱，一名郫江，卽郭注所云別江於湔山者。《溝洫志》謂李冰所穿，恐亦因禹故跡而疏之耳。

㈥五陵，見《秋興》詩注。

絕句

趙次公謂江邊踏青，乃成都事，蓋因前詩有「草見踏青心」句也。按：是年西山有吐蕃之警，故云旌旗、鼓角。依趙氏編在寶應元年春成都詩內。

江邊踏青罷㈠，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此春日傷亂之作。旌旗，日所見。鼓角，夕

所聞。

㊀杜氏《壺中贅録》：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盧公範《饋餉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隋煬帝詩：踏青闕草事青春。李綽《歲時記》：上巳賜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曰踏青。劉禹錫《竹枝詞》：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高棟曰：五言絶句，作自古也。漢魏樂府古詞，則有《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工之者衆，四傑尤多，宋之問、韋承慶之流，相與繼出，可謂盛矣。開元後，獨李白、王維，尤勝諸人。次則崔國輔、孟浩然，可以並駕。若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高適等數篇，辭簡而意長，與前數公，實相羽翼。中唐雖聲律稍變，而作者接迹之盛，過於天寶。元和以後，不可得矣。

嚴羽曰：絶句難於律詩，五言絶句難於七言。

周敬曰：五言絶難於七言絶者，以語短而氣苦於促，字少而意忌於露，格似拙而辭易流於俗也。衆唐人一樣，宋人又是一樣，當以摩詰、青蓮爲法。

茅一相曰：絶句固難，五言尤難，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腹亦不可少，妙在愈小而愈大，愈促而愈緩。

顧璘曰：五言絶句，以調古爲上，以情真爲得體。

贈別鄭鍊赴襄陽

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浣花溪作，故云「柴門老病身」。其年，史朝義陷營州，羌、渾、奴剌陷梁州，且河東、河中軍皆亂，故首言「戎馬交馳際」。

戎馬交馳際㈠，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俗本作目㈡，念此別驚神㈢。一云念別意驚神。地闊峨眉晚一作曉，或作遠㈣，天高峴首春㈤。爲去聲於耆舊內㈥，試覓姓龐人㈦。

上四惜鄭之別，下四贈赴襄陽。《杜臆》：當戎馬交馳之際，有此柴門老病之身，無可銷愁，惟把君詩以過日耳。今又遠去，能不念此別而驚神乎？自兹一別，我在峨眉，君在峴首，地闊天高，何由會面，所以驚神也。倘耆舊中有如龐德公，覓以相報，吾亦將與之偕隱襄陽矣。把君詩、念此別，各三字另讀。臨別躊躇，故日色將晚。歸覽景物，適春意已生。晚春二字，俱不空下。生注：地闊天高，卽水遠山長意，變詞以避熟。闊貼眉、高貼首，各見匠心。公詩：「狼籍畫眉闊。」

㈠吳質書：羽檄交馳。

㈡《陳書》：隋文帝使後主節飲，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㈢庾信詩：眷然惟此別。

㈣蔡琰《笳曲》：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

㈤《記》：天高地下。陳後主《歸魂賦》：映峴首之沉碑。

大路。

㈥《襄陽耆舊傳》，晉習鑿齒作。

㈦龐德公隱鹿門山，在襄陽。

重平聲贈鄭鍊絶句

與上章先後同時作。

絶句　贈別鄭鍊赴襄陽　重贈鄭鍊絶句

鄭子將行罷使去聲臣㊀，囊無一物獻尊親㊁。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上章敍惜別之情，此章憐其清況也。師氏曰：鄭鍊出爲使臣，其罷歸也，囊無一物，廉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誰感動激發而周旋之耶。

㊀《楚辭》：歷吉日兮吾將行。《詩小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㊁《後漢・范式傳》：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拜尊親，見孺子焉。」

江頭五咏

鶴注：江頭，卽前江畔獨步尋花處。五詩據所見入詠，皆有寓意。舊次編在寶應元年。

丁香

《圖經本草》：丁香，木類桂，高丈餘。葉似櫟，凌冬不凋。花圓細，黃色。《齊民要術》：鷄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卽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丁香，治口氣，所以郎官含之。《碎錄》：丁香，一名百結。子出枝葉上，如釘，長三四分。有粗大如山茱萸者，名母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都念切㊀。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使一作近幽人占。去聲。晚墮蘭麝中㊁，休懷粉身念。盧注：此喻柔弱者當知自守。丁香體弱而枝墜，其花葉植於小齋，止堪與幽人作緣。若使墮入蘭麝，將粉身而不保矣。身名隳於晚節，大概如此。

㊀墊，下也。

㊁《後漢・列女傳》：趙娥父爲人所殺，娥手刃仇人，詣縣自首。縣令曹娥義之，解其縛，娥乃入蘭麝，以粉塗面，吞藥而死。

㈠朱注：陳藏器云：丁香，擊之則順理而解爲兩。李義山詩：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其合則爲結也。《說文》：墊，下也。凡物之下墮，皆可云墊。

㈡《石崇傳》：婢妾數十人，皆蕴蘭麝，被羅穀。《抱朴子》：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

麗春

《圖經本草》：麗春草，一名仙女蒿。《格物論》：麗春，一云長春花。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平聲最勝。少須一作頃顏色好一作好顏色㈠，多漫枝條賸俗作剩㈡。紛紛桃李姿舊作枝，疑誤，虛虛總能移。如何此貴重，《正異》作：如何貴此種。晉作：稀如此貴重。却怕有人知。

盧注：此比人以知希者爲貴。花少則顏色鮮好，花多則枝頭餘剩，此麗春之勝也。彼桃李凡姿，隨移隨活，獨麗春性異，移之即槁，却似怕人知者，所以可貴也。少字、多字略讀，句意自明。須，應須也。漫，徒然也。

㈠顧云：《群芳譜》：麗春，罌粟別種也。根苗一類而數色咸具，此其顏色之好也。

㈡陶潛詩：枝條始欲茂。《北史・賈思伯傳》：客曰：「公合貴重，寧能不驕。」

栀子

《圖經本草》：栀子，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七、八尺，二、三月生白花，花皆六出，甚芬香。夏秋結實，如訶子狀，生青熟黃，中仁深紅。

江頭五咏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㊀。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一作傷和㊁。紅取風霜實，青看平聲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㊂。遠注：此有孤芳自賞之意。此章全屬自寓。人間未多，種特異矣。色有用比才堪濟時。氣相和，比性不戾俗。青紅點景，自嘆歷經霜露。色映江波，故鍾情在此。舍汝之外，別無可移情矣。

㊀顧注：《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此正衆木中未有也。陶貞白云：梔子，剪花六出，多梔子，色可染帛，即所云「色有用」也。其實經霜則紅，即所云「紅取風霜實」也。葉似兔耳，厚而深緑，春榮秋瘁，即所云「氣傷和」也。

㊁趙注：《本草》稱：梔子治五内邪氣、胃中熱氣，其性極冷，即所云「青看雨露柯」也。

㊂謝朓《牆北梔子樹》詩：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緑水，君家無曲池。末二句本此。黄鶴云：公自喻飽經風霜，而獨見遺於物外也。

鸕鷀

陳藏器《本草》：鸕鷀，水鳥。形小如鴨，毛有五采。

故使籠寬纖㊀，須知動損毛。看平聲雲猶一作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平聲㊁。六翮曾音層經剪㊂，孤飛卒一作只未高㊃。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盧注：此章意在安於義命。鳥在籠中，不免悵望呼號。剪翮難飛，留此可免搏擊。下四，慰之也。竹籠寬纖者，恐其損羽毛也，下句申明上句。遠注：鸕鷀本上四，憐之也。

水鳥而受樊籠，故有看雲失水之狀。

㈠謝惠連《鸂鶒賦》：宛羈畜於樊籠。

㈡《前漢・游俠傳》：晝夜呼號。

㈢顧注：凡鳥之勁羽，止於六片。《韓詩外傳》：鴻飛千里，特六翮耳。

㈣陶潛詩：望雲慚高鳥。

花鴨

花鴨無泥滓㈠，階前一作中庭每緩行。羽毛知獨立㈡，黑白太分明㈢。不覺群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一作知汝在，作意莫先鳴㈣。盧注：此章卽漁父獨醒之意。獨立、分明，是花鴨之矚然自異處。然惟獨立，故群心妬。惟分明，故衆眼驚。且既霑足稻粱，又何須先鳴以取忌乎。上四，作稱羨之詞。下四，作警戒之詞。「羽毛知獨立」，謂群羽之中，知其獨立。群心、衆眼，指諸鴨言。花鴨當食必鳴，但戒其毋先耳。鶴云：公自喻以直言受妬，出居於外，雖有一飽之適，猶以先鳴爲戒。

㈠《抱朴子》：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守污泥滓。

㈡《鸚鵡賦》：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朱超詩：獨立不成群。

㈢《漢書・薛宣傳》：黑白分明。《會稽典錄》：張溫死，諸葛武侯曰：「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㈣《尸子》：戰如鬬鷄，勝者先鳴。

顧宸曰：丁香，立晚節也。麗春，守堅操也。梔子，適幽性也。鸂鶒，遣留滯也。花鴨，戒多言也。此雖詠物，實自

詠耳。

野望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西山白雪三城一作奇。戍㊀，南浦清江萬里橋㊁。海内風塵諸弟隔㊂，天涯涕淚一身遥㊃。惟將遲暮供多病㊄，未有涓埃一作涘，誤答聖朝音潮㊅。跨馬出郊時極目㊆，不堪人事日蕭條㊇。

一作自蕭條㊈。此因野望而寄慨也。上四，野望感懷，思家之念。下四，野望撫時，憂國之情。

吐蕃。天涯而望海内，遠愁河北也。五六屬自慨。末句，乃慨世。出郊極目，點醒本題。朱瀚曰：國步多艱，皆由人事所致，結句感慨深長。

㊀唐氏注：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保三城。《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皐傳》：大將陳垣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録》：所謂三奇營也。錢箋：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爲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也。

㊁謝朓詩：悵望南浦時。《楚辭》：隱玟山以清江。《一統志》：萬里橋，在成都府中和門外。

㊂《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漢・宗室傳》：王睦悉推財物與諸弟。

㊃古詩：各在天一涯。蔡琰《胡笳》：涕淚交垂。孔融詩：安能苦一身。

㊄《史記》：留侯性多病。

㊅《楚辭》：恐美人之遲暮。《史記》：留侯性多病。

㈥《漢書》：使者謂龔勝曰：「聖朝未嘗忘君。」

㈦鮑照詩：跨馬出北門。《世說》：王東亭嘗春月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王景興書：想亦極目而迴望。

㈧嵇康詩：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楚辭》：山蕭條而無獸。朱鶴齡曰：按史：是時分劍南爲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於調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納。公詩當爲此作，故有人事蕭條之嘆。

畏人

詩成後，拈畏人二字爲題，非專詠畏人也。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曹植詩：客子常畏人。

早花隨處發一作發處，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㈠，三年一作峰落日低㈡。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逕一作逕沒從榛草趙汸作塞，無心待一作走馬蹄。此詩歎羈旅寂寥也。上四言景，有故鄉故國之思。下四敍情，有避世避人之意。《杜臆》：離家萬里，寄迹三年，身世孤危，所以畏人而幽棲也。胡夏客曰：萬里二語，十字只如一句。

㈠孔稚圭詩：孤征越清江。

㈡三年，舊作三峰，謂登萬里橋而望三峰，此說非也。成都無山，安有三峰？趙注：公自乾元二年入成都，至寶應元年春，爲三年矣。

屏跡三首

依蔡氏、梁氏，編在寶應元年。　按：詩中景物，乃是春夏之候。　黃鶴因詩有「年荒酒價乏」句，遂引永泰元年京師斗米千錢爲證。　又引廣德二年，定京城上下酤户，以收月税爲證。　顧氏謂史書所記，乃長安事，不涉成都。　黃氏次在永泰元年者，非是。　鮑照詩：屏跡勤躬稼。

衰年一作顏甘屏音丙跡，幽事供高卧。　鳥下去聲竹根行㊀，龜開萍葉過㊁。　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㊂。　獨一作猶酌甘泉歌，一云：獨酌飲甘泉。　歌長擊樽破㊃。　首章，言屏跡景事，在四句分截。　鳥下竹根，龜開萍葉，偶然所見，皆屬幽事。　日併賣蔬課錢，以充沽酒之價，然猶苦不繼，故止酌飲甘泉耳。　顧云：酌而歌，歌而長，長而至於擊樽，擊樽而至於破，公之狂態俱見，無聊之態亦見矣。

㊀《選》詩：徘徊孤竹根。

㊁薛道衡詩：勝龜蓮葉開。

㊂《記》：儒有併日而食。　庾信詩：拂雪就園蔬。

㊃趙曰：擊空樽，暗使王大將軍酒後擊缺唾壺事。　秦始皇作驪山陵，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此詩則言酌甘泉而歌也。

此以屏跡領起，自屬首章，他本編在末者，非。　顧云：此首雖屬古體，而無一句失拈，無一字失對，自是仄韻之律。

其二

用拙存一作誠吾道，幽居近物情㈠。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㈡，心跡喜雙清㈢。次章，申言屏跡之志。下六分應一二。拙者心靜，故能存道。幽居身暇，故近物情。桑麻、燕雀，動植對言。村鼓、漁舟，耕漁對言。皆物情之相近者。對此而心跡兩清，吾道得以常存矣。趙汸注：雨露、生成，句中自對，語意深厚老成，識得生物氣象。《杜臆》：半生成，謂生者已成，成者又生，半字最佳。心跡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僻可以屏跡，而性懶亦宜於屏跡也。

㈠江淹詩：物情棄疵賤。

㈡《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

㈢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楊守陛曰：心跡雙清，言無塵俗氣也。

羅大經曰：杜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陳後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疑虛實不類，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正相配也。

其三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一作圍野色㈠，舍一作山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平聲得醉，一月不梳頭㈡。三章，又申用拙、幽居意。下六分應次句。洪仲注：首聯乃一問一答。《杜臆》：無營，根用拙；地幽，根幽居。竹光二句，申地幽，以補幽居佳景。失學四句，申無營，以發用拙餘意。洪注謂末聯以放達寓悲涼，是也。不然，百年常醉，懶不梳頭，成何人品乎？上有「年荒乏酒價」句，則知「百年渾得醉」，尚屬期望之詞。

㈠謝朓詩：月陰洞野色。

㈡《絶交書》：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少去聲年行

鶴依舊編在寶應元年。

馬上龔芥隱作騎馬誰家白面一作薄媚，非郎㈠，臨階《英華》作軒下去聲馬坐一作踏人牀㈡。不通姓氏粗豪龔作疏甚㈢，指點銀瓶索先側切酒嘗一云酒味嘗㈣。此摹少年意氣，色色逼真。下馬坐牀，指瓶索酒，有旁若無人之狀，其寫生之妙，尤在「不通姓氏」一句。

㈠《南史》：童謡云：不見馬上郎，但見黄塵起。《楚辭》：厭白玉之面兮，懷琬琰以爲心。

㈡牀，胡牀也。

㈢《南史》：袁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吴志·孫皎傳》：孫權曰：「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此人雖粗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

㈣《南史》：顔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胡夏客曰：此蓋貴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蕩者。既非才流，又非俠士，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噱耳。

即事

此説少年意態神情，躍躍欲動。王維詩云：「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吴象之云：「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皆善於寫生者。

黃鶴依舊次，編在寶應元年。 盧注：此爲舞妓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同韝㈠。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㈡。 百寶真珠，舞者之飾。花近眼，比笑容可掬。錦纏頭，舞畢而贈綵也。

㈠《淳于髡傳》：券韝鞠臇。《通鑑注》：韝，臂捍也。《漢書·馬后傳》：蒼頭衣綠韝。注：臂衣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㈡《通鑑注》：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錦纏頭。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附嚴武詩

漫向江頭把釣竿㈠，懶眠沙草愛風湍㈡。 莫倚善去聲題《鸚鵡賦》㈢，何須不著陟略切鵊音峻鵾音儀冠㈣。 腹中書籍幽時曬㈤，肘後醫方靜處看平聲㈥。 興去聲發會能馳駿一云五馬㈦，終當一作須直一作重到使去聲君灘㈧。 上二，題杜公草堂。三四，諷其躭詩而不仕。五六，欲過草堂之意。《杜臆》：以結語爲招公往見，蓋泥在使君二字耳。 此詩爲寄題草堂而作，自應關合草堂。 堂在江干，故借用使君灘耳。 此詩第三句失嚴。

㈠漫，徒也。

㈡《說文》：湍，急瀨也。 謝景運詩：枕底失風湍。

㈢《鸚鵡賦》，以禰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 舊注誤解。 曹操送禰衡於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爲章陵太

守，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衡攬筆而作，詞采甚麗。

㊃《漢書》：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音義》：鵕鸃，鳥名，以其羽飾冠。《南越志》：鵕鸃，山鷄也，其色鮮明，五采炫燿。

㊄《世説》：郝隆七月七日，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㊅《葛洪傳》：洪抄《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急要方》四卷。

㊆《世説》：山簡爲荆州刺史，時人爲之歌曰：「復能乘駿馬。」

㊇盛弘之《荆州記》：魚復縣界，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爲使君灘。《九域志》：使君灘，在萬州，亦指此。

洪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爲房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欲殺之説，蓋唐小説所載，而《新書》信以爲然。

按太白《蜀道難》，本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爲武者幾三十篇。「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再鎮》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若果有欲殺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説，引黄祖殺禰衡爲喻，是殆痴人面前，不得説夢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作。

拾遺曾音層奏數行音杭書㊀，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㊁，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賞㊂，阮籍焉於虔切知禮法疏㊃。枉沐一作何日旌麾出城府，草茅無一作蕪，一作荒徑欲教平聲鋤㊄。上四，答嚴詩前四句。下四，答嚴詩後四句。嚴曰「何須不着鶡鶡冠」，蓋勸之仕也。公答曰「拾遺書，奉引騎馬」，見斥官之後，無復此興矣。嚴曰「漫把釣竿，懶眠沙草」，謂不當隱也。公答曰「懶性從來，幽棲真釣」，見托跡此堂，習而安之矣。嚴曰「興發」，公答曰「登臨不倦」。嚴曰「馳馬」，公答曰「枉沐旌麾」，皆喜之也。禮法疏，先致謙詞。徑欲鋤，急待其至矣。在嚴詩固款曲而殷勤，在公詩亦和平而委婉。解者指嚴爲語多刺譏，指公爲始終傲岸，兩失作者之意。孔毅父《續世説》：武過草堂，公有時不冠，故嚴詩云：「何須不着鶡鶡冠。」而公答曰：「阮籍焉知禮法疏。」以解嘲也。《杜臆》：此因後人誤讀杜句，遂有不冠之誣，而欲殺之誣，亦從此起矣。

㊀遠注：拾遺貶官，從此水竹居矣。

㊁趙注：拾遺掌供奉，則騎馬以奉引。《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　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

㊂《謝安傳》：安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

㊃《阮籍傳》：籍性疏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

㊄《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杜詩詳註卷之十一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

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今從之。趙曰：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爲一道時，故稱爲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之語。盧注：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爲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公《説旱》云：請管内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節度虚懸，以章彝爲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爲一道，以黄門侍郎嚴武爲節度。趙注應爲可據。

元戎小隊出郊坰㊀，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去聲節，地分南北任流一作孤萍㊁。扁舟不獨如張翰㊂，皂一作白帽還應平聲。一作應兼似管寧㊃。寂寞一云今日江天雲霧裏㊄，何人道去聲有少去聲微星㊅。

上四敍嚴公見過，下四感見過之意。兩川使節，承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張翰、管寧，比流萍之迹。江天星隱，喜使節之過。下截仍屬分承，而末用反結，意更深長。《杜臆》：翰棄官而寧避世，故有不獨、應兼之別。少微星，公自比。

㈠《詩》：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謂戎車也。生注：小隊簡於騎從，足見其風趣。邵注：野外謂郊，郊外謂林，林外謂坰。

㈡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鄭玄《戒子書》：黃巾爲害，蓱浮南北，復歸邦鄉。

㈢《晉書》：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

㈣《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

㈤謝莊詩：霧罷江天分。

㈥少微星，見《史記·天官書》。《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庾信《哀江南賦》：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柔言索物曰泥，飲，謂强留使飲，卽詩所云「欲起時被肘」也。《杜臆》：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鶴曰：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住否」，是未爲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爲參謀矣。又曰：《舊史·嚴武傳》：既改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爲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西川爲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曰嚴中丞，則是未爲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嚴鄭公諸題，先後可辨也。

步屧悉協切隨春風㈠，村村自花柳㈡。田翁逼社日㈢，邀我嘗春酒㈣。記田父邀飲之由。

㈠王禹偁曰：羸，草履也。《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羸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㈡何遜聯句：復看花柳枝。

㈢《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祀社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

㈣《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去聲籍㈠，長番歲時久㈡。前日放營農㈢，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㈣，誓不舉家走。此田父頌美嚴公，敍事而兼述言。放農救親，上以仁逮下。差科不避，下以義報上也。

㈠曹植《白馬篇》：名編壯士籍。《唐書・兵志》：擇材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

㈡遠注：舊兵一萬五千，分爲六番，以次更代。今二萬五千，分爲六番，長在籍，無更代也。

㈢放營農，放回務農也。

㈣雜色差科，在長番之外者。

今年大作社㈠，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甁，盆中爲去聲吾取此苟切。感此氣揚揚㈡，須知風化首㈢。語多雖雜亂㈣，說尹終在口。此田父款留公飲，述言而兼敍事。感其意氣之慇，而推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

㈠《左傳》：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

㈡《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㈢後漢劉愷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化。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

之首。

㊃陶潛詩：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先側切果栗，欲起時被去聲肘㊀。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㊁。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㊂。此詳敍泥飲始末，見田父真率情貺。《杜臆》：公詩「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儼然如畫。張遠注：「久客惜人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爲可惜。此章起段四句，中間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

㊀《史記》：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㊁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以禮法。

㊂晉陸納謂桓溫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

元三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讀公《枯椶》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說旱》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合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見。又本傳載公住浣花里，好與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罷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爲軍者，無寧歲矣。上田畯野老相狎蕩之態，又可想見矣。

㊃劉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欲起時被肘，仍嗔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貌，彷彿盡之。

郝敬仲輿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勻。野老留客，與田家樸直

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爲詩史，正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百世下，讀者無不絶倒。

奉和 去聲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注：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爲成都尹。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㈠，廉頗出將去聲頻㈡。直詞才不世㈢，雄略動一作用如神㈣。政簡移風速㈤，詩清立意新㈥。從中丞敍起。汲黯匡君，嚴昔爲諫官。廉頗出將，今再爲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略，故堪出將。節鎮本係府尹，故其政簡。武將而具文才，故其詩清。

㈠《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爲大中大夫，數切諫。

㈡《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

㈢《漢書·杜周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

㈣孫權曰：「公瑾雄略過人。」

㈤《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漢·王章傳贊》：韓延壽厲善，所居移風。

㈥《吕氏童蒙訓》：「詩清立意新」，此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南史》：徐陵多變舊體，有新意。

層城臨暇一作媚景，絶域望餘春。旂尾蛟龍會㈠，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㈡，天闊樹浮秦。暇景餘春，城西晚景。旗尾樓頭，城上近景。地平天闊，城外遠景。《杜臆》：地平天闊一聯，乃詩家著神此西城晚眺。

處。黃生注：動字，寫洶湧之狀。浮字，寫縹緲之意。蛟龍、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

㈠《爾雅》：有鈴曰旂。注：懸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

㈡《書》：地平天成。

帝念深分閫㈠，軍須遠去聲算緡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㈢。辭第輸高義㈣，觀圖憶古人㈤。征南多興去聲緒㈥，事業闇相親。此敘主帥，欲其安攘以報國。觀圖，言留心邊事。征南事業，欲其念哉。《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

㈠《書》：帝其念哉。《漢書》：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稅二十。遠注：遠算緡，謂不事科斂也。

㈡《通鑑》：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

㈢蛺蝶、麒麟，羅錦所繡者，承上帝念來，故知爲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詔賜瑞錦雜彩，以著善政。《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

㈣《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㈤晉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有或差。此所謂憶古人也。朱注：公有《同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八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引雲臺畫圖事，不切。吳注：《張延壽傳》：千秋日對兵事，畫地成圖。

㈥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謝氏登山展，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盧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得陳琳」，串用者也。至「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鍛煉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矣。

杜詩佳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與「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絶奉答二絶

鶴注：此寶應元年建巳月得雨時作。

雨映行宮（一作官，一作雲），非是辱贈詩㊀，元戎肯赴野人期（一云欲動野人知）。江邊老病雖無力，强（區兩切）擬晴天理釣絲㊁。

㊀《通鑑》：玄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爲道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寶中，鮮于仲通常建一使院，甚華麗。玄宗幸蜀，常居之，因爲道觀，寫帝御容，置之正室。郭英乂奏請舊院爲軍營，乃移去御容自居之。朱云：此即玄宗行宮，當在成都城内，有謂近萬里橋者，非也。謝瞻詩：楊鑾戾行宮。

㊁《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其二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一作先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倚一作拄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鳥啼。

次章，承晴天説入，望嚴公枉過也。路不沮泥，見馬蹄可至。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黄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青雲㊀，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㊁，洗盞開嘗對馬軍㊂。

而致申謝。漁父，公自謂。馬軍，卽走送者。原注：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

㊀楊慎曰：《孝經緯》：酒者，乳也。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此詩乳酒本之。

㊁謝靈運詩：鳴鞭適大阿。憐漁父，用《楚詞》人醉我醒意。

㊂盧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

三絶句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作，蓋筍生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楸一作春樹馨香倚釣磯㊀，斬新花蕊未應平聲飛㊁。不如醉裏風吹一云春風盡，何一作可忍醒時雨打稀。此詠楸花也。一見花開，旋憂花落，有《莊子》方生方死意。盧注：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待奴先

鷓，圖得不知郎去時。」語意藍本於此。

㊀《爾雅》：椅梓。郭璞注：即楸也。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本草圖經》：梓木似桐而葉小花紫。

㊁《傳燈録》：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吃百頓棒。後來大悟，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其二

門外鸕鷀去一作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㊀。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此咏鸕鷀也。

物本異類，視若同群，有《列子》海翁狎鷗意。

㊀周弘正《鬬鷄》詩：少壯摧雄敵，眄視生猜忌。此猜字所本。

其三

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毛晃《增韻》讀甫患切看平聲成竹㊀，客至從嗔不出迎。此詠春笋也。《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爲主不迎客，用意亦巧。

㊀趙注：上番，乃川語。《猗覺寮雜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獨爲竹也。韓退之《笋》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朱注：斬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楊慎《丹鉛録》番作篖，引《易》蒼篖竹爲證。篖，去聲。楊慎曰：楸樹三絶句，格調既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爲六絶句

此爲後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㊀，凌雲健筆意縱平聲橫㊁。今人嗤點流傳賦㊂，不覺前賢畏後生㊃。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橫出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

㊀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爲世人所尚，謂之庾體。

㊁《漢書》：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論筆勢縱橫，真天下奇作。

㊂千寶《晉紀論》：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庾信傳贊》：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㊃陸機《豪士賦》：仰邈前賢。後生，見《論語》。

楊慎曰：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絶，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其二

楊王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㊀，輕薄爲文哂未休㊁。爾曹身與名俱滅㊂，不廢江河萬古流㊃。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爲文而哂笑之。豈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洙曰：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武后初，海內呼爲四傑。盧注謂後生自爲輕薄之文，而反譏哂前輩。今從《杜臆》。《容齋續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四子之文。

㊀《玉泉子》：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士。

㊁《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

㊂《世說》：殷仲堪語子弟曰：「爾曹其存之。」

㊃《史記》：日月以明，江河以流。

其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㊀，劣於漢魏近風騷㊁。龍文虎脊皆君馭㊂，歷塊過平聲都見爾曹㊃。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古，但似此龍文虎脊，皆足供王者之用。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耶。縱使二字，緊注下句。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此本盧注。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也。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誤矣。

㊀龍文虎脊，比四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龍虎之駿，皆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指後生爲君，非是。下文另有爾曹在也。

㊁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

㊂《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

賦，皆體則風騷。

㈡《漢．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注：馬毛血如虎脊者有兩也。

㈣王褒頌：過都越國，歷茗歷塊。

其四

才力應平聲難跨或作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㊀。或看平聲翡翠蘭苕上㊁，未掣鯨魚碧海中㊂。

此蓋承上三章，才如庾楊數公，應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群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苕，豈能鉅力驚人，若掣鯨魚於碧海乎。錢箋：翡翠蘭苕，指當時研揣聲病、尋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論至於是，非李杜誰足以當之。

㈠《世說》：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

㈡郭璞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蘭苕，蘭秀也。

㈢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拾遺記》：鯤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十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其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隣㊀。竊攀屈音厥宋宜方駕㊁，恐與齊梁作後塵㊂。

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爲隣，我亦豈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宋，論其文，終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公未可蔑視矣。《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讀。清詞

麗句，緊承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四傑，乃齊梁嫡派也。錢箋以庾盧數公當今人，與首章所稱今人者不合矣。

㊀陳琳《答東阿王牋》：清詞妙句，焱絶煥炳。《宋・謝靈運傳》：清詞麗句，時發乎篇。《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又曰：麗句與深采並流。又曰：相如好師範屈宋。

㊁劉孝標《廣絶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

㊂崔駰曰：幸得充下館，敍後塵。

其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扶又切先誰㊀。別必列切裁僞體親風雅㊁，轉益多師是汝師㊂。

《杜臆》：今人才力，未及前賢，以其遞相祖述，愈趨愈下，無能爲之先者。必也別裁其僞體，而上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爲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即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詩祖述三百，而旁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府鐃歌，齊梁以來，甚多倣倣，而公獨無之。然讀其詩，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不如是，何以謂之集大成哉。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錢箋：遞相祖述，謂沿流而失源。又云：風騷有真風騷，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僞體也。能區裁僞體，則近於風雅矣。

㊀《謝靈運傳論》：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顔氏家訓》：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

㊁鍾嶸《詩品》：洋洋乎會於風雅。

㊂陶潛詩：在昔余多師。

錢謙益曰：詩以論文，而題云「戲爲六絶」，蓋寓言以自況也。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群兒謗傷，亦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嗤點輕薄，皆指並時之人。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群兒也。末又呼之曰汝，即所謂爾曹也。哀其身名俱滅，故諄諄然呼而寤之。

少陵絶句，多縱横跌宕，能以議論攄其胸臆。氣格才情，迥異常調，不徒以風韻姿致見長矣。

野人送朱櫻

此當是上元寶應間成都作。

西蜀櫻桃也去聲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㊀。數回細寫洗野切愁仍破㊁，萬顆勻圓訝許同㊂。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音潮擎出大明宮㊃。金盤玉箸無消息㊄，此日嘗新任轉蓬㊅。

憶朝賜也。上四記事，下四感懷。首句也字，預照賜櫻，見今昔相似也。朱瀚曰：紅言其熟，起細寫仍破。滿言其多，起萬顆許同。愁、訝，極言其珍惜。門下省，在宣政殿東，乃左拾遺所隸。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即會朝所經之地。無消息，長安遥隔。任轉蓬，蜀地漂流也。結語迴應首句。此詩作於肅宗晏駕之後，故云「金盤玉箸無消息」。張遠誤指爲代宗避吐蕃時。按：代宗幸陝，在廣德元年冬月，與四月櫻桃不合。

㊀筠籠，竹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

㊁《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庾信詩：訝許能含笑。

㊂訝許，言驚訝如許。

㊃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内園薦櫻桃寢廟，薦畢頒賜各有差。

㊄顧注：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盛以赤瑛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空盤。此卽金盤意。　梁簡文帝詩：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

㊅曹植詩：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

范温《潛溪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上四句，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下四句，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語皆逍麗。韓退之有《謝賜櫻桃》詩，蓋學杜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强，所以相去遠甚。

胡應麟曰：退之《謝櫻桃》詩渾然，終勝退之。

鍾惺曰：王詩典而致，在三四句尤見本事。

唐汝詢曰：五六對偶工，用事妥，別生議論作結，亦是巧思。

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太官還有蔗漿寒。

韓愈詩：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一本作《鄭公枉駕攜饌訪水亭》。

黃鶴注：此寶應元年，嚴武未赴召時作也。《舊史》：元年四月十八日丁卯，肅宗崩於長生殿。是月二十八日己巳，代宗卽位。史云代宗卽位召武者，非卽位之日也。武至秋始還朝，故五月猶過草堂。

野人送朱櫻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竹裏行廚洗玉盤㊀，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㊁，自識將軍禮數寬㊂。上四，記嚴僻舊作關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㊃。看平聲弄漁舟移白日㊄，老農何有罄交歡㊅。三四跌宕其辭，以見用意之殷勤。五切草堂，六切仲夏，公交情。下四，述草堂景事。首句攜饌，次句枉駕，此敘事也。此敘景也。末作自謙之語，與起處賓主相應，此虛實相間格。

㊀何遜詩：竹裏見螢飛。庾信詩：行廚半路待。《神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

㊁《莊子》：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貽使者罪。」楊慎曰：使者徵求，乃徵聘之義。《漢書·宦者傳》：凡詔書所徵求。《世說》：郭淮作關中都督，使者徵攝甚急。

㊂任昉詩：生平禮數絕。《廉頗傳》：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生注：此暗用《漢書》大將軍有揖客事。

㊃又云：仲夏得寒字，殊難押。意中必先成此句，次以上句湊之。三聯失粘，想亦由此耳。

㊄《西京賦》：白日未及移晷。

㊅老農，見《論語》，公自謂也。單復云：嚴公何有於老農，而盡歡若是，於交歡二字未合。《家語》：曾子曰：「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

王嗣奭曰：使者徵求，向無明注，余謂此時嚴必有表薦之意，故云然。使者猶言使君，謂中丞也。公自卜居浣花，有長往之志，而嚴公堅欲其仕，參觀唱酬諸詩可見。今再枉駕，必爲徵之入幕而來。故詩謂非關徵求之急，實見禮數之寬。不然，豈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駕哉。

黃生曰：極喧鬧事，寫得極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

劉逴曰：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粘。然盛唐諸家，出奇變化，往往不縛於律，非但杜詩爲然。如李頎《題璿公山池》，

前二聯俱失粘。如崔顥《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如李白《別中都明府》與《鳳凰臺》，頷聯失粘。如高適《送李案少府》，頸聯失粘。如王維《和溫泉寓目》、岑參《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如王維、賈至《早朝》，起結俱失粘。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四聯俱失粘。如李白《題東溪隱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爲好詩。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心必效之，亦過矣。

劉氏作失粘，謂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陶開虞作失嚴，謂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鶴注：此寶應元年成都作。

日臨公館靜㈠，畫出胡化切滿一作列地圖雄㈡。劍閣星橋北㈢，松州雪嶺東㈣。華夷山不斷㈤，吳蜀水相通㈥。興去聲與烟霞會，清樽幸不空㈦。

中所見者。乘興而酌，末點宴字。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則雪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

㈠《記》：公館復，私館不復。

㈡《史記・蘇秦傳》：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㈢《華陽國志》：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

㈣《唐書》：松州交川郡，屬劍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爲名。《元和郡縣志》：雪山，在松州嘉城縣東八十里，卽西山也。

㈤《西征賦》：華夷士女，駢田逼側。

㈥《魏志》：陳群疏：吳蜀未滅。

㈦張璠《漢紀》：孔融拜大中大夫，每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古樂府：清樽發朱顏，四座樂且康。

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又駱詩：「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則「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所自出也。

戲贈友二首

此寶應元年四月成都作。觀兩章首句可見。

元年建巳月㊀，郎有焦校書㊁。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㊂，欲得東擒胡。墮馬傷齒，誌爲好勇者之戒。末二，諷之也。

㊀《肅宗紀》：上元二年，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月。至建巳月，帝寢疾，詔皇太子監國，改元年爲寶應元年，復以正月爲歲首。公詩作於未改元之時，故仍前稱爲建巳月。

㊁《唐書》：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

㊂魏武樂府：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其二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㊀。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㊁。駑駘漫一作慢深陳浩然作染泥，何

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爲福㈢。馬陷損臂，誌爲冒險者之戒。末二，慰之也。

㈠《唐書》：東宮官，司直一人。又大理寺司直六人。

㈡面深墨，出《孟子》。

㈢《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子引邊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居一年，邊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邊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相保。

胡夏客曰：焦校書、王司直，一爲乘生駒而墮，一爲乘駑駘而墮，天下事之難料如此。公於此有深感焉，非僅戲筆而已也。

大雨

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成都作。是年公上嚴武《說旱》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此詩：「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正是其時。又云「朱夏雲鬱陶」，蓋入夏方雨也。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㈠。上天回哀眷㈡，朱一作清夏雲鬱陶㈢。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㈣。風雷颯萬里，霈澤施去聲蓬蒿。首敍久旱而雨。萬物焦枯，百姓嗷嗷。

㈠《搜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

㈡《詩》：上天同雲。

㈢戲贈友二首　大雨

㈢江逌詩：茂草思朱夏。　趙曰：鬱陶，出《尚書》，蓋陶窯之氣鬱結，此形容夏雲也。

㈣《秋興賦》：屏輕箑，釋纖絺。　注：纖絺，細葛也。　緼袍，見《論語》。

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平聲㈠。流惡邑里清㈡，矧茲遠江泉。荒庭步鸛鶴，隱去聲几望波濤㈢。　此誌雨後之景。

㈠《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　《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　《宋史》：初李冰開二渠，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外江。

㈡《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　趙曰：大雨所蕩，流出穢惡也。　《晁錯傳》：邑里相救。

㈢《演繁露》：几與案自是兩物。　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也。

沉疴聚藥餌㈠，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㈡，可以貸不毛㈢。陰色靜壠畝㈣，勸耕自官曹。四隣耒耜出㈤，何必吾家操。　此記喜雨之情。　向以肺病聚藥，今雨涼神爽，不煩進飲之勞，因知造化潤物，施及不毛者，各有生意也。　勸耕、操耒，結出同慶甘霖意。　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沈約《蕭愐碑》：因遇沉痾，綿留氣序。　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㈡江淹詩：則知耳目驚。　句法本此。

㈢貸，施也。　《左傳》：竭其粟而貸之。　《出師表》：深入不毛之地。　遠注：不毛，草木不生也。

㈣《趙國策》：席隴畝而蔭庇桑。

㈤《老子》：猶兮若畏四隣。　《易》：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溪漲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

當時浣花橋㊀，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日明可把㊁，水中有行車㊂。此阻於溪水，不得歸寓而作也。

首敍平時溪水。

㊀萬里橋，近浣花溪。

㊁《艷歌行》：水清石自見。

㊂《華陽風俗録》：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

秋夏忽泛溢，豈惟一作伊入吾廬。蛟龍亦狼狽㊀，況是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跼步疏㊁。

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㊂。此記漲後景事。遠注：蛟龍二句，卽前詩「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意。跼步疏，人跡稀也。深填淤，馬行滯也。

㊀趙曰：狼、狽，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

㊁《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注：一足曰跬，兩足曰步。

㊂《漢·溝洫志》：有填淤反壤之害。注：填淤，謂壅泥也。黃希曰：《溝洫志》：淤，音於庶反，此作平聲用。

青青屋東麻，散亂牀上書。不知一作意遠山雨，夜來復扶又切何如。我遊都市間或作所，晚憩必村墟㊀。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㊁。此遥望村居而有感也。若山雨夜至，則更阻歸途矣。因思向者朝

遊夕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已，今如咫尺睽隔何。《杜臆》云：末四只說平日歸家，而沮雨思家，自見於言外，更有蘊藉。

一說：久客思家，概言旅人之情，意却稍寬。此章四句起，下二段俱八句。

㊀村墟，卽指草堂。庾信詩：搖落小村墟。

㊁《詩》：職思其居。

大麥行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音干枯小麥黃㊀，婦女一作人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㊁，問誰腰鐮胡與羌㊂。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云千人去，簿一作部領辛苦江山長㊃。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㊄。

《大麥行》，憂邊寇而作也。腰鐮刈麥，出自胡羌，徒齎盜糧耳。蜀兵三千，鞭長不及，故思東歸以避之。

㊀蔡曰：《漢書》：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辭。公詩句法，蓋原於此。

㊁《舊唐書》：梁州都督，督梁、洋、集、壁四州，屬山南西道。集州，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壁州，析梁州之西鄉、黃金、興勢置。《一統志》：今爲保寧、漢中二府地。

㊂鮑照詩：腰鐮刈葵藿。《李德林集》：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

㊃梁簡文帝書：簿領殷湊。

㊄西王母謠：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史記·項羽傳》：富貴不歸故鄉。

朱鶴齡曰：《舊書·肅宗紀》：寶應元年建辰月，党項、奴剌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新書·党項傳》：上元二年，党項羌與渾、奴剌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此詩戎與羌，正指奴剌、党項也。大麥枯、小麥黃，亦是夏初事。又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與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夏之交，史不詳書，故無考耳。又云：蜀兵三千，應是蜀兵調發，策應山南者。師氏古造爲杜鴻漸遏賊之説。考鴻漸鎮蜀，在永泰元年，其時爲亂者非羌戎也。舊注妄撰故實，後人多爲所誤，故正之。

奉送嚴公入朝 音潮 十韻

鶴注：此寶應元年夏在成都作。

鼎湖瞻望遠㊀，象闕憲章新㊁。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㊂。此敍嚴公入朝之由。

鼎湖，肅宗晏駕。象闕，代宗卽位。多難，朝義未平。憶舊臣，言詔書特召，而中原共憶也。

㊀《前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鬚下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宮，在湖城縣界。晉灼曰：在藍田。二聖山陵，召武爲橋道使，故云鼎湖。《詩》：瞻望弗及。

㊁《南史·何胤傳》：闕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也。陸倕《石闕銘》：象闕之制，其來已遠。《記》：

憲章文武。

㊂謝靈運詩：中原昔喪亂。《後漢·孔融傳》：聖上哀矜舊臣。

與時安反側㊀，自昔有經綸㊁。感激張天步㊂，從音聰容靜塞塵。南圖迴羽翮㊃，北極捧星辰㊄。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㊅。此記平日之功，及歸朝之事。經綸能安反側，指靈武扈從時。張天步，

謂復京。靜塞塵，謂鎮蜀。迴羽翮，自蜀而還。捧星辰，舊京在望。漏鼓思晝，侍朝之久。宮鶯罷囀，夏時入覲。

㊀《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

㊁《易》：君子以經綸。

㊂劉琨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詩》：天步艱難。

㊃《莊子》：夫鵬九萬里而圖南。

㊄北極句，用《論語》北辰星拱意。

㊅沈佺期詩：宮鶯囀不疏。

空留玉帳術㊀，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㊁，江潭隱白蘋㊂。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㊃，臨危莫愛身。結出送別情緒。兵威尚在，留玉帳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將赴朝。江潭，見江潭不堪久居。台輔二句，見丹地宜思報稱。數句賓主兼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㊀《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唐·藝文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張湜《雲谷雜記》：按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黃帝遁甲，玉帳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則玉帳在戌也。

㊁張正見《艷歌》：執戟趨丹地。《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塗地，謂之丹墀。

㊂謝朓詩：江潭復爲客。

㈣《後漢・張奮傳》：累世台輔。

盧世淮曰：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末復囑之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

酬別杜二附嚴武詩

此當是在綿州途中作。蓋杜公送行至此，而酬詩以答也。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儀㈠。未效風霜勁㈡，空慚雨露私。首段自敘入朝。

漢官，指朝會之儀。堯典，指受終之日。

㈠《光武紀》：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

㈡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此答多難二句。獨蒙召見，故曰空慚。此答鼎湖二句。不能靖亂，故云未效。

夜鐘清萬户，曙漏拂千旗。並向殊一作斜庭謁㈠，俱承別館追㈡。斗城憐舊路，涪舊作渦。錢氏定作涪水惜歸期㈢。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一作垂，非㈣。中誌臨別情景。

㈠《史記・武帝紀》：冀至殊庭焉。

㈡《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早行也。殊庭、別館，中途止宿之所。並謁俱追，謂遠送者。斗城涪水，綿州經過之地。舊路歸期，謂還京也。峰樹江雲，言身去而境寂矣。此答南圖回翮四句。

㊂沈佺期詩：移住斗城限。　錢箋：《元和郡縣志》：渦水在譙縣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非二公送別之地。詩云：「斗城憐舊路。」按《元和志》：綿州城，治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斗，臥龍伏焉。則斗城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所臨之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渦水。渦水斷是涪水傳寫之誤耳。

㊃宋之問詩：江雲欲變霞。

試回滄海棹㊀，莫一作更妬敬亭詩㊁。祇是書應平聲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平聲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㊂。末敍別後情事。　試回二句，勸杜留蜀，答「此生那老蜀」意。寄書二句，乃別後望杜之情。但令二句，自述己志，答「臨危莫愛身」意。　最悵二句，乃別時悽慘之狀。　杜公嘗有「吾道在滄洲」之句，故以回棹留之。　謝朓放情山水，有《遊敬亭山》詩，今且隨意行樂，勿以不至敬亭爲妬也。此與上章同格。

㊀滄海棹，用乘桴浮海意。

㊁《圖經》：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

㊂李嶠詩：高鳥行應盡，清猿坐見傷。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去聲君江樓宴得心字

黃鶴曰：嚴武時赴召，未爲黃門侍郎。其再以黃門侍郎尹成都，又薨於官。此云嚴侍郎，似誤。或後來所題也。

朱注：據《通鑑》：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爲西川節度使。今據公詩，蓋以侍郎召也。又《新書》于封鄭國公時，云遷黃門侍郎。《舊書》于罷兼御史大夫時，云改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皆不云爲兵部。與

《通鑑》不合。 錢箋：《方輿勝覽》：樓枕綿州城之東隅，上有唐時《江亭記》，觀杜詩，則古之江流在南山下。夢弼曰：武赴召時，送之於巴西。 黃生曰：從水路至綿州，故云重船。其《奉濟驛重送》，則舍舟登陸，故分手於此。

野興去聲每難盡㊀，江樓延賞心㊁。歸朝音潮送使去聲節，落景影同惜登臨㊂。 首段敘題。 上二江樓宴，下二送嚴公。

㊀杜審言詩：野興城中發。

㊁延賞心，謂引人心賞。 謝靈運詩：賞心不可忘。

㊂謝朓詩：落景皎晚陰。

稍稍烟集渚，微微風動襟。 重船依淺瀨，輕鳥度樓上，四句，此記登臨晚景。 烟集樓外、風動樓中、船依樓下、鳥度樓上，四句，燈光一作花散一作徹遠近，月彩靜高深㊀。 燈光散遠近，與「城擁朝來客」，見幕府薄暮之景。 谷遮檻後、林壅窗前、日暝燈起、更深月出，四句，初夜之景。 生注：「燈光散遠近」，與「城擁朝來客」，見幕府駐節，傾城奔奉之狀。

㊀《詩》：出自幽谷。

㊁《漢書》：古文《月彩篇》，三日爲朏。 師古注：月彩，說月之光彩，其書則亡。

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㊀。 窮途衰謝意，苦調去聲短長吟㊁。 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

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㊂。 此述宴時情事。 客指嚴公，騎從多，故見其擁。 參星在蜀，江樓高，故見其橫。

㊀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窮途二句，自嘆流落。此會二句，稱美杜君。末言宴畢而天將曙矣。篇中敘次，自暮至曉，歷歷分明。此格亦同上章。

㊀《春秋元命苞》：參伐流爲益州。古樂府：月没參橫，北斗闌干。《史・淳于髡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㊁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遠注：杜使君，于公爲孫行。

㊂白河，天河也。朱户閉，暗用閉門投轄事。

奉濟驛重平聲送嚴公四韻

年次同前。郭知達本注：驛在綿州三十里。

遠送從此別㊀，青山空復扶又切情㊁。幾時杯重義從平聲，讀從去聲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㊂，三朝音潮出入榮。江村獨歸處一作去，寂寞養殘生。黄生曰：上半敘送別，已覺聲嘶喉哽。下半説到別後情事，彼此懸絶，真欲放聲大哭。送別詩至此，使人不忍再讀。青山空復傷情，悵別易生悲也。三四言後會無期，而往事難再。語用倒挽，方見曲折。若提昨夜句在前，便直而少致矣。列郡，指東、西兩川。謳歌，蜀人思慕也。三朝，指明、肅、代宗。出入，迭爲將相也。方虚谷云：首句極酸楚，結尤徬徨無依。

㊀《詩》：遠送于野。

㊁謝朓詩：嬋娟空復情。

㊂漢朱浮書：列郡幾城。

送梓州李使去聲君之任原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鶴注：李梓州赴任，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爾時公在綿州也。廣德元年，有《陪李梓州泛江》、《陪李梓州使君登惠義寺》詩，乃次年事。《唐書》：梓州梓潼郡，屬劍南道。乾元後，蜀分東、西川，梓州恒爲東川節度使治所。按：梓州，今四川潼川州是也，地在綿州之南。

籍甚黃丞相去聲㊀，能名自潁川。近看平聲除刺史㊁，還喜得吾賢。首以循良望使君。

㊀《陸賈傳》：聲名籍甚。孟康注：狼籍之甚。古樂府《雁門太守行》：夙夜勤勞，治有能名。《漢書》：黃霸拜潁川太守，咸稱神明，後徵入爲丞相。

㊁《漢・景帝紀》注：凡言除者，除舊官、拜新官也。

五馬何時到㊀，雙魚會早傳㊁。老思節竹杖一云杖拄㊂，冬要錦衾眠㊃。此想別後交情。

㊀古《陌上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㊁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㊂《蜀都賦》：節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剖爲杖，出南廣邛都縣。《竹記》云：邛州多生竹，俗謂之扶老竹。以杜對眠，猶《禮》言杖鄉、杖國，作活字用，不必改作節杖拄。

㊃《詩》：錦衾爛兮。蜀中有錦，故公及之。古詩：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不作臨岐恨㊀，惟聽平聲舉最先㊁。火雲揮汗日㊂，山驛醒心泉。此敍送別情景。

㊀陰鏗詩：背飛傷客念，臨岐憫聖情。

㊁《京房傳》：化行縣中，舉最當遷。注：以課最被舉。

㊂盧思道詩：火雲赫而四舉。《史記》：臨淄揮汗如雨。

遇害陳公殞㊀，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㊁，爲去聲我一瀹然㊂。末囑其留心耆舊也。《杜臆》：送人赴梓州，遂想到彼中名賢，真好賢如渴者。爲我瀹然，造語尤奇。此章四段，各四句。

㊀王逸《九思》：愍貞良兮遇害。《舊唐書》：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

㊁《唐書》：射洪縣，屬梓州。《九域志》：在梓州東南六十里。

㊂申涵光曰：陶詩「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此句意所本。《詩》：瀹焉出涕。

觀打魚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作。

綿州江水之一作水東津㊀，魴魚鱍音撥鱍色勝銀㊁。赤鯉騰出如有神㊂。潛龍無聲老蛟怒㊃，迴音作西風颯颯吹沙塵。此敍打魚事。

㊀綿州，屬川西道。《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郪江，又言是涪水。

㊁《爾雅注》：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陸璣疏：魴魚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詩》：魴魚赬尾。又：鱨魚發發。《釋文》：魚著網，尾發發然。《韓詩外傳》發作鱍。晉《白紵舞歌》：質如輕雲色如銀。

㊂鮑照詩：池中赤鯉庖所捐。陶弘景《本草》：鯉爲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玉海》：景龍二年，

明皇至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酉陽雜俎》：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不得吃，號赤鯉公。

㊃《易》：潛龍勿用。《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

饗子左右揮霜刀㊀，鱠飛金盤白雪高㊁。徐州禿尾不足憶一作惜㊂，漢陰槎頭遠遁逃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㊄，咫尺波濤永相失。漁人能不見之而傷心乎。鍾云：數語可當一篇戒殺飛，言其薄。金盤，言其華。白雪高，言其潔且多。一句中含數義。禿尾槎，亦屬伴説。遠遁逃，聽其遁去也。盧注：一飽之後，仍歸蕭瑟，亦何苦殘生。且此魚一經剖割，永與波濤相失，漁人能不見之而傷心乎。鍾云：數語可當一篇戒殺文。此章兩段，各八句。

㊀《西征賦》：饗人縷切，鸞刀若飛。

㊁辛延年詩：金盤鱠鯉魚。張協《七命》：素膚雪落。張遠注：《大業拾遺録》：松江獻鱸鱠，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

㊂錢箋：《詩義疏》：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川謂之鰱，或謂之鰱。徐州禿尾，殆指此也。

㊃《襄陽耆舊傳》：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常禁人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取此魚，敬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峴潭有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玉。孫炎《釋爾雅》：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棬。

㊄《西征賦》：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注：鬐，脊也。

又觀打魚

依舊次與前歌同編。黃生曰：詩中主人，必綿州杜使君。因詩語風切，故題諱其人。

蒼江漁子清晨集㈠，設網提綱取一作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㈡，撐突波濤挺叉入㈢。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紀㈣，半死半生猶戢戢㈤。大魚傷損皆垂頭，屈與倔通，渠勿切强其兩切泥沙一云沙頭有時立㈥。此再至東津，觀取魚也。從竭澤而漁處，寫出慘酷可憐之狀，具見愛物仁心。魚急」，急字盡情，令人有斷罟之意。《杜臆》：操舟若風二句，儼然畫景。

㈠劉孝綽詩：魚子服冰紈。

㈡《列子》：津人操舟若神。

㈢《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來往。注：叉，取魚叉也。

㈣《蜀志》：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

㈤《七發》：其根半生半死。

㈥《陸賈傳》：屈强如此。注：屈，梗戾也。劉峻〈金華山棲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東津觀魚已再來㈠，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張連切鮪隨雲雷㈡。干戈格鬬尚未已，一云：干戈兵革鬬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㈢？吾徒胡爲縱此樂音洛，暴殄天物聖所哀㈣。

此觀魚而有感也。大魚小魚，既遭急捕，故蛟龍鱣鮪，亦避殺機。且當此兵戈之後，麟鳳潛踪，奈何暴殄以損天和哉？

蓋深痛之耳。　鶴曰：干戈未已，蓋指吐蕃、朝義之亂尚未息也。　朱注即《家語》「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剖胎刳孕，則麒麟不至」意。《杜臆》：作詩本意，全在後四句。蓋盈城盈野，見者傷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一視同仁，初無二理。　此與上章同格。

㈠《左傳》：公觀魚於棠。

㈡庾信詩：山根一片雨。《爾雅注》：鱣，大魚，似鱏而鼻短，口在頷下，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詩注》：鱣，大鯉。疏：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爲黃鮪，小者爲鮛鮪，肉白。張衡賦：王鮪岫居。舊注：鮪岫居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雲雷之句。

㈢《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春秋繁露》：恩及蟲魚，則麒麟至。

㈣《書》：暴殄天物。

黃生曰：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前詩寓感，此詩寓規。前詩爲富貴人下砭，此詩爲貪饕人示警也。

越王樓歌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初至綿州時作。　《綿州圖經》：越王臺，在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高宗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作。　鶴曰：舊、新史：越王貞，太宗第八子，嘗始封漢王。漢與綿爲鄰。朱注：本傳不載刺綿州，蓋史略之耳。

綿州州府何磊落㈠，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㈡，碧瓦朱甍莫庚切照城郭㈢。樓下長江百丈清㈣，山頭落日半輪明㈤。君王舊跡今人賞㈥，轉見千秋萬古情㈦。此詩上下轉韻，上半咏

越王樓，下則登樓而弔古也。越王刺綿州，故先作府而後建樓。《杜臆》：照映城郭，此樓助州府之氣象。長江落日，山水又增高樓之景色。真屬奇觀勝覽。然前王不能長享此樓，而留爲今人玩賞，則知千秋萬古，其情盡然。卽所云「萬歲更相送」者。

㈠州府，府之州治也。《世説》：州府文武勸郭淮舉兵。

㈡《吳志》：呂蒙曰：「孤城之守。」古詩云：西北有高樓。

㈢《神仙傳》：碧瓦鱗差。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選注》：甍，屋簷也。鮑照詩：城郭宿寒烟。郭璞《江賦》：衡霍磊落以連鎮。

㈣石崇詩：登城隅兮臨長江。沈約詩：百丈注懸淙。

㈤日落日明，知樓是面西。庾信詩：日落山頭晴。江總詩：兔月半輪明。

㈥漢明帝詔：復其舊跡。

㈦劉庭芝《公子行》：千秋萬古北邙塵。

此章體格，做王子安《滕王閣》，而風致稍遜。衞萬《吳宮怨》，亦本《滕王閣》，而姿韻自勝。今附録參觀：「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淡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末二句與李白相同，不知孰爲先後也。

海椶行

鶴注：椶在綿州，乃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椶，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云：花木以海名者，悉從海上

來。　宋祁《益部方物贊》：海榴，大抵榴類，然不皮而幹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楝子。今城中有四株，理緻幹堅，風雨不能撼。劉恂《嶺表録》：廣中有一種波斯棗木，無旁枝，直聳三四丈，至顛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榴欄，彼土人呼爲海榴木。三五年一著子，類北方青棗，但少爾。舶商亦有攜至中國者，色類沙糖，味極甘。陶九成《輟耕録》：成都有金果樹，頂上葉如榴欄，皮如龍鱗，實如棗而大，番人名爲苦魯麻棗，一名萬年棗。李時珍曰：雖有棗名，別是一物，南番諸國多有之，即杜甫所賦海榴也。　鶴曰：唐子西《游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榴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館與樓，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㈠，海榴一株高入雲。　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㈡。　自一作但是衆木亂紛紛㈢，海榴焉於虔切知身出群。　移栽北辰一作地不可得㈣，時有西域胡僧識㈤。　上四，詠海榴，下乃撫榴有感。　一株入雲，遠望也。　鱗甲蒼白，近視也。　惜乎混跡群木，無從自見其奇，孰能移之以植禁苑乎？　然抱此異質，終當遇識者之鑒賞矣。　《杜臆》：公抱經濟而不得識，自負自嘆，非咏海榴也。

㈠《蜀都賦》：于東則左綿巴東，百濮所充。　舊注：綿州，涪水所經。　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㈡龍鱗粗，犀甲細，蒼稜白皮，其文理似之。　揚雄《甘泉賦》：嵌巖巖其龍鱗。　《考工記》：犀甲七屬。

㈢王融《古意》：木葉亂紛紛。

㈣《杜臆》：移栽北辰，從「天上種白榆」脱來。

㈤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　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姜楚公畫角鷹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姜皎以誅竇懷貞功，進殿中監、楚國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名畫記》：姜皎，上邽人，善畫鷹鳥。玄宗卽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埤雅》：鷹鷂頂有角毛微起，通謂之角鷹。胡夏客曰：曾見角鷹，頭上有羽直豎如角。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一作如到幽朔㊀。觀者貪愁一作徒驚掣臂一作壁飛㊁，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㊂，亦未趙作未必搏空上聲九天㊃。上四，贊畫之神妙。下四，借鷹以寄慨。鷹生漠北，故云幽朔。貪愁有二義，貪其能飛，又愁其飛去。後之畫師，不是無心學，但不能學耳。人見畫鷹神似，反覺真鷹少色。究竟畫中假影，豈能騰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畫鷹，而不好真鷹乎？感慨無限。

㊀《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師氏曰：《書》：宅朔方，曰幽都。幽，陰也。朔，北也。

㊁掣臂飛，謂掣臂韝而欲飛去。

㊂《戰國策》：燕雀處堂。

㊃《楚辭》：指九天以爲正。

王嗣奭曰：形容佳畫，止於奪真，而窮工極變。如「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虛傳」更奇。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録事

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　鶴注：東津在綿州江水之東津。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㊀，操持必去上聲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㊁。　上四送韋諷，下四攝閬州。　吏而兼隱，得領江山佳勝矣。非承乏，以賢攝官也。必去嫌，以廉盡職也。　顧注：末句囑其毋慢屬員。

㊀《左傳》：攝官承乏。

㊁《晉書·陶潛傳》：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白帖》：録事參軍，即古郡督郵之職。

光禄坂行

蔡夢弼曰：光禄坂，在梓州銅山縣。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在梓州作。考《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相合。

山行落日下去聲絶壁㊀，南望千山萬山一作水赤。樹枝有鳥亂鳴《正異》定作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㊁，草動只怕長弓射音石㊂。安得更似開元中㊃，道路即今多一作何擁隔。

光禄坂，傷亂離奔走也。　前四，坂上暮景。後四，度坂情事。　馬驚草動，中途恐懼之狀。因擁隔而念開元，乃傷今思昔也。　《杜臆》：五六，憂盜而不憂墜馬，可謂巧於形容，是真情實景。

㊀謝靈運詩：晨策尋絶壁。

㈡馬驚，見《國策》。

㈢《南史》：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屢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

㈣《玄宗本紀》：開元間，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

苦戰行

鶴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是寶應元年作。　駱賓王詩：龍庭但苦戰。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㈠。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嘆恨傷精魂㈡。去年南行從《英華》，一作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㈢，時獨看平聲雲淚橫臆。《苦戰行》，爲將領死事而作也。上四，痛其陣没。下四，憶其生前。

㈠《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女子徵側、徵貳，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㈡阮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

㈢江淹詩：孤雲出北山。

盧元昌曰：黃鶴以馬將軍爲馬巴州。考公《奉別馬巴州》詩原注：「甫除京兆功曹。」此在廣德間，與子璋反時無涉。

去秋行

鶴注：當是寶應元年作，與上首宜合看。

去秋涪扶鳩切江木落時㊀，臂槍一作蒼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平聲野營猛士悲㊁。

士喪敗而作也。來自涪水，故白骨無歸。没於遂州，故冤魂夜哭。

㊀《元和郡縣志》：涪江水西自鄰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按：涪江，在今重慶府合州。

㊁鮑欽止曰：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虢王巨修屬郡禮出迎之，被殺。故曰「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唐書》：遂寧縣，屬遂州，今爲遂寧縣，屬潼川州。潼川，即唐之東川也。漢節，暗用蘇武節。

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所領。按：遂州，今爲遂寧縣，屬潼川州。潼川，即唐之東川也。漢節，暗用蘇武節。

㊂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鶴齡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鮑注既未可據，黃鶴以前詩爲馬將軍會討子璋而死，其説亦豈足深信耶。次公謂其事在廣德元年之秋，亦無所證明。大抵杜詩無考者，皆當闕疑，不必强爲之説。

今按：唐史出於傳聞，未可盡信。杜詩出於目擊，不必致疑。史謂子璋平於五月，而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鮑注既未可據，大抵杜詩無考者，

秋末而寇始削平也。且子璋反東川，陷遂州，地與詩合。其時月不符者，必屬史傳之誤。此時舍子璋之外，別無叛東川者，黃鶴二注，恐未可盡非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子譚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鮑曰：前有《寄楊五桂州》詩，楊蓋自桂而徙廣也。鶴注：《寰宇記》、《方輿記》皆云：梓州有銅梁山，當是寶應元年在梓州得書而作。《唐書》：京尹及諸都督府，兼有功曹參軍。廣州爲中都督府，故置。

去秋行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㊀，楊僕將去聲樓船㊁。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㊂，珠浦使去聲將旋㊃。貧病他鄉老㊄，煩君萬里傳。此答楊長史而作也。末帶託段之意。黃生注：楊爲長史，乃幕府之職。

首句切官，次句切姓。梅嶺之外，南海之邊，楊駐軍於此也。銅梁，公所在。珠浦，段所往。採輿地佳名，以助詩色。《杜臆》：本説書及銅梁，特倒言之耳。既貧且病，而又在他鄉，公之近狀，五字盡之。

㊀《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　庾信碑文：方衛青之張幕，册重元勳。

㊁《漢・南越傳》：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㊂《寰宇記》：銅梁山有二，屬合州、梓州。《益州耆舊傳》：楚襄王滅巴子，封庶子於濮江之南，曰銅梁侯。《十道志》：銅梁，在涪江之南。

㊃《唐書》：廉州有合浦縣，出珠。《方輿記》：合浦水，去浦八十里，有瀾州，其地産珠。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

㊄謝朓詩：敢忘恤貧病。

送段功曹歸廣州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内，以詩有寄錦官城句也。今按：功曹相會於梓州，故云：「銅梁書遠及。」梓州僻遠，惟成都爲都會之地，便於寄書，故以錦官城囑之。錦官收書，公有弟在草堂也。自廣至蜀，程途數千餘里，豈能兩歲之間，功曹連作往返耶。當從蔡編，列在梓州内。

南海春一作青天外，功曹幾月程一作行。峽雲籠樹小，湖日蕩《正異》作蕩。他本作落船明㊀。交趾

丹砂重㊀，韶州白葛輕㊁。幸君因旅一作佔客㊂，時寄錦官城。上四，段歸廣州。下四，望其寄贈。南海，所歸之地。春天，啓行之時。峽雲、湖日，經過之景。丹砂、白葛，廣州所産者，藉以延年而却暑也。《杜臆》：送行在春，而數月之程，不能春到，故云春天外。三峽山高，故雲籠樹而小。洞庭湖闊，故日蕩船而明。遊客是物相索，自古然矣。

㊀出峽以後，必經洞庭而後至廣。舊指蜀中東湖、西湖，未然。

㊁交趾國，近嶺南。

㊂《唐書》：韶州始興郡，屬嶺南道。

㊃杜審言詩：旅客三秋至。

申涵光曰：此詩上六句，句尾皆拈單字，亦犯疊足之病。

題玄武禪師屋壁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唐書》：玄武縣，屬梓州，本隸益州，武德三年來屬。錢箋：《九州要記》：玄武縣東二里，其山六屈三起。《方輿勝覽》：大雄山，在中江，有玄武廟，杜詩「玄武禪師屋」在此。楊德周曰：《王勃集》：玄武山有聖泉，浸淫歷數百千年。乘巖泌湧，接澄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迹。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披，石壑前縈，丹嶂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垂空，瀟瀟乎人間之難遇也。

滿壁一作座畫滄一作瀛洲。赤日石林氣㊀，青天江海一作水流。錫飛常近鶴㊁，

杯渡不驚鷗㊃。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㊄。上四記畫壁，下四贊禪師。石林、江海，就畫中形容山水，足上滄洲意。錫飛、杯渡，從山水想見人物，起下惠遠意。中間四句，雖皆言景而意各有屬。「錫飛常近鶴」，全用《高僧傳》事。「杯渡不驚鷗」，參用《傳燈録》及《列子》海鷗事。本不相蒙。大概壁畫上，山前有鶴，水際有鷗，因此想出錫飛、杯渡，以點綴之，此詩家無中生有之法。不然，强用驚鷗，爲襯韻矣。

㊀生注：起語本借形，説得突然驚怪。杜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絶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

㊁《楚辭》：上有石林。

㊂《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虚。注：應真，得道人，執錫杖行於虚空，故曰飛也。《高僧傳》：舒州潛山最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白武帝。帝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誌公以錫。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於所識築室焉。

㊃舊注：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止宿一家，有金像，求之弗得，因竊以去。主人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庾信《麥積崖佛龕銘》：飛錫遥來，度杯遠至。

㊄惠遠住廬山，一時名人如劉遺民、雷次宗輩，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沈氏曰：陶淵明與惠遠遊，從結白蓮社，公蓋以陶自比也。

黄生曰：此詩一邊贊畫，一邊贊禪師，凡題有主人，必須照顧，此唐人不易之法也。又曰：三四本極奇極險語，人多作尋常看過，以奇在立意，而句法渾融故耳。

胡應麟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

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絶技，未易追也。

悲秋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秋在梓州未迎家時作。是時史朝義與吐蕃未平，而蜀又有橫。」又云：「家遠傳書日。」《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

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平聲橫㊀。家遠傳一作待書日，秋來爲客情。愁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㊁。首句，悲秋之景。次句，悲秋之意。三承群盜，悲。下截，皆承客情説。黃生注：三四，與「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同意。此則其初寄徐知道之亂，思家而不果，後乃攜家赴梓州耳。

㊀《秦紀》：群盜鼠竊狗偷。漢武帝書：盜賊縱橫。

㊁高鳥句，引興下句。陶潛詩：望雲慚高鳥。

㊂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

客夜

鶴注：寶應元年秋，自綿至梓，時家在成都。秋晚，方迎家再至梓，因秋夜而賦此。

客睡何曾音層著涉略切，秋天不肯明㊀。人一作卷簾殘月影，高枕遠一作送江聲㊁。計拙無衣

食，途窮仗友生㈢。老妻書數紙㈣，應平聲悉未歸情。此秋夜有感而作也。上四，客夜之景。下四，客夜之情。《杜臆》：何曾不肯四字，愁懷畢露，所謂愁人知夜長也。五六，正寫作客未歸之故。趙汸注：惟夜久，見月殘。惟夜靜，聞江遠。洪仲注：高枕對入簾，謂江聲高於枕上，此以實字作活字用。今按夔州詩：「高峰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寒字亦同此例。衣食仗友生，舊謂依東蜀高適者，非。嚴武入朝後，適移鎮西川，公已攜家入梓矣。在梓州時，最善章彝，仗友或指此耶。

㈠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陶潛詩：晨雞不肯鳴。

㈡吳曾《漫録》：張説《深渡驛》詩：「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此用其意。何遜詩：簾中看月影。杜審言詩：江聲連驟雨。

㈢《詩》：不求友生。

㈣沈佺期詩：裁縫憶老妻。書，乃寄妻之書。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少陵《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又《泛江》詩：「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與淵明所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同意。

客亭

此與前章，乃同時所作。

秋窗猶曙色，落木一作木落更高一作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音潮無棄物㈠，衰一作老。一作多病已成一云衰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此從夜説至旦。上四，客亭之景。下四，客

亭之情。《杜臆》：「曙色、高風，卽諺語日高風也。三四，寫客途曉景如畫。顧注：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此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語相似，而意更含蓄。老病餘生，尚有多少事在，卽昌黎所謂奔走於衣食也。

㈠《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物。

楊慎曰：謝靈運詩「曉聞夕鳥急」，夜風達旦也。「晚見朝日曒」，倒景反照也。二語甚有變互，乍讀似乎費解。杜詩：「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言風從夕起也。又云：「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言至曉猶風也。孟郊詩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駐夕景，深谷夜光明。」言落日迴照也。此皆從謝詩翻出。

劉放貢父曰：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美矣。細較之，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何須柳耶？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

承花。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國不忍見。兵戈阻於關塞，此家國所以兩愁也。朱注：兵戈關塞，是時徐知道兵守劍閣。

㈠江淹詩：伊昔值世亂。

㈡《史記》：悲歌慷慨。

㈢庾信詩：花鬢醉眼纈。隋煬帝詩：醉眼暗相看。

九日奉寄嚴大夫

趙曰：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爲大夫。邵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道中。錢箋：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卽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爲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誤矣。當以此詩正之。

九日應平聲愁思去聲，經時冒險艱㈠。不眠持漢節㈡，何路出巴山㈢。小驛香醪嫩，重平聲巖細菊草堂作雨斑㈣。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㈤。

此梓州寄候嚴公也。上四，九日時事，代嚴寫憂。下四，九日時景，謂嚴見憶。不眠句，承愁思。何路句，承險艱。小驛、重巖，卽巴西之地。回首則駐馬，而騎從皆停，故云「簇鞍馬」。《杜臆》：通篇不說憶嚴，只寫其客行之景，與思己之情，正是深於憶者。

㈠《陌上桑》：不知天路險艱。

㈡陶潛詩：不眠知夕永。江淹詩：辛苦持漢節。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㈢《地理志》：大巴山，在保寧府南江。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下通漢中。

㊃張正見詩：重巖標虎據。 沈佺期詩：園花璿瑁斑。

㊄顧注：停雲思友，故曰「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附嚴武詩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㊀。 可但步兵偏愛酒㊁，也去聲知光禄最能詩㊂。江頭赤葉楓愁客㊃，籬外黄花菊對誰㊄。 跋馬望君非一度㊅，冷猿秋雁不勝平聲悲㊆。

巴山而答詩也。梓在東，巴在西，故曰兩鄉。三四言情，稱杜逸興。五六言景，憐杜寂寥。末則遥望生悲，應上相思意。江頭，梓州流寓。籬外，草堂舊居。愁客、對誰，下兩字另讀。

㊀謝朓詩：何況隔兩鄉，千里命駕。 謝朓詩：歸夢相思夕。

㊁《晉書》：嵇康與呂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㊂《晉書》：阮籍聞步兵厨營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

㊃《宋書·顏延之傳》：世祖踐祚，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

㊄《爾雅翼》：楓似白楊，甚高大，葉圓而岐，霜後丹色可愛。

㊅《南史·郭世通傳》：採笋置籬外。 庾肩吾詩：籬下黄花菊。 蔡邕《月令章句》：黄花者，土氣之所成也。 《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日無酒，出菊花叢中，摘盈把，坐其側。

㊆跋，草行也。

㊇梁元帝詩：寒夜猿聲徹。 《爾雅翼》：猿雄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淒入肝脾，韻音含宫商故也。 《淮南鴻烈》：仲秋，鴻雁來。 季秋，候雁來。

集中所載嚴武酬答諸詩，皆逐句相答。杜云「何路出巴山」，故有「卧向巴山」句。杜云「重巖細菊斑」，故有赤葉、黃花句。杜云簇馬回首，故有跋馬望夢思」句。杜云「小驛香醪嫩」，故有愛酒、能詩句。此可作唱和法也。

王嗣奭曰：讀二詩，見兩公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誣。

秋盡

張綖注：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秋盡無幾，何得復有迎妻子之日耶？東行未回，謂到梓未還成都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去聲城隈㊀。籬邊老却陶潛菊㊁，江上徒逢袁紹杯㊂。雪嶺獨看平聲西日落，劍門猶阻一作斷北人來㊃。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好一開。一云得好開。

此秋盡思家而作。上四，秋日景事。下則感時而自歎也。梓屬東川，齋在成都。籬邊菊，指草堂之花。江上杯，蓋李梓州爲主也。看西日，家室遠離。阻北人，寇兵斷閣。此客愁所以未解。三承二，四承一，七八承五六，此見章法之連絡。

㊀徐陵詩：茅齋本自空。邵注：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張儀所築。洪容齋云：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西都賦》：商洛緣其隈。《說文》：隈，水回也。

㊁《世說》：顏延之於籬邊，聞張演與客語。陶潛菊，見前《九日登梓州城》詩註。

㊂謝朓詩：蕭條江上來。楊慎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舊指河朔之飲，非是。

㊃朱瀚曰：客行向東，故居轉西。梓州北望，正直劍門。全大鏞曰：《草堂》詩云「群小起異圖」，又云「北斷劍閣隅」，此劍門猶阻之證也。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原注：時王在梓州，斷酒不飲，篇中戲述。

此寶應元年往梓州時作。《舊書》：瑀，讓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偉儀表，封隴西郡公。從明皇幸蜀，至漢中，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禄大夫，漢中郡太守。《新書》本傳：肅宗詔收群臣馬助戰，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鶴曰：據此詩云「不能隨皂蓋」，又《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是太守事。且少遊以衛尉卿貶渠州長史，而瑀以親王，不應亦貶長史。當是刺史，而《新史》誤爲長史耳。漢中，即今興元府。瑀乃汝陽王璡之弟。

西漢親王子㊀，成都老客星㊁。百年雙白鬢㊂，一別五秋一作飛螢㊃。忍斷音短杯中物㊄，祇一作眠看平聲座右銘㊅。不能隨皂蓋㊆，自醉逐流萍。

首章，因王斷飲而諷之，後四乃戲詞。各當衰白之年，而久別方聚，正可借酒談心。今王復斷酒看銘，將不得與之同飲矣，唯有旅中獨醉而已。首聯，賓主分提。次聯，賓主合敘。後四，賓主對收。

㊀蔡邕《獨斷》：漢制：皇帝子封王，其實諸侯也。漢天子稱皇帝，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立。

㈡嚴光與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公自喻也。
㈢公年方踰五十，漢中王當亦在五十之時，合兩人計之，故曰：百年雙白鬢。
㈣鶴曰：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別，至寶應元年爲五年。駱賓王《挽歌》：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
㈤陶潛詩：且進杯中物。僞蘇注引吳衍事，乃妄撰者。
㈥後漢崔瑗，銘其座右，舉所當戒謹者以自警。
㈦漢二千石，朱旛皂蓋。

其二

策杖時能出㊀，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㊁，江魚美可求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㈣。

此勸王無忘燕好，下四屬戲詞。策杖而出，已與猶存。王門異昔，不復燕客也。嗟不起，述王自歎之詞。未許留，惜王斷酒之禁。蜀酒、江魚，儘堪適口，何不淨掃池頭，以博一醉，乃冀王款留也。不起，用《七發》語。醉留，用陳孟公事。酩酊，用山簡事。雁池，用梁孝王事。

㊀慈水姜氏曰：杖策者，策杖從我遊。
之矣。曹植詩：策杖而行。蕭琛少時見王儉，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儉坐。則古人於杖，雖少年皆用
㊁《水經注》：巴鄉村人善釀，俗稱巴鄉出美酒。
㊂又：嘉魚出於丙穴。
㈣《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兔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
王病不起，舊注引《謝安傳》語。安寢疾，曰：「吾昔夢雖，今歲在酉，吾殆不起乎。」但謝公所云「不起」，乃病亡之兆，

豈可引比漢中乎？盧元昌曰：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能起，本枚乘《七發》篇中連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强起聽之乎？」于馬，曰：「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連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王也。《博議》又引《殷浩傳》深源不起，謂王嗟杜公不復起用。細玩三章，只是諷王斷酒，並無自述潦倒意，恐亦未合。

其三

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㊀，猶記一作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㊁，徐陳略喪去聲亡㊂。空餘枚一作故叟在㊃，應平聲念早升堂㊄。

此望王親厚故交，三四亦戲詞。群盜，蜀有徐知道，兩京有黨項羌，東都有史朝義。無歸路，公不能歸鄉。會遠方，遇王於梓州。王既憐愛詩才，亦須記憶酒興，意蓋索飲也。魯衛，比王兄弟俱貴。徐陳，比王賓客已衰。枚叟，公自謂，舊已登堂，今不當謝絶也。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戲題。

㊀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爲一篇之警策。

㊁傅亮《封諸皇弟皇子奏》：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錢箋：開元十四年十一月，明皇幸寧憲王宅，與諸皇宴，探韻賦詩曰：「魯衛，書信恒通。

㊂徐陳，謂徐幹、陳琳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吳注：梁元帝書：情深

㊃《雪賦》：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枚乘爲弘農都尉，去官遊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

㊄《詩品》：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玩月呈漢中王

依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一作游客轉危坐㊀，歸舟應平聲獨行。關山同一照《海録》作點㊁，烏鵲自多驚㊂。露清、月滿，夜景殊勝，乃浮客轉爲危坐者，爲別王而獨行耳。關山同照，王亦遠謫也。烏鵲多驚，自歎羈孤也。二句，詠月下情景。既而風吹暈生，月光微靄，故欲得淮王術以破之。此句屬謔詞。　黃生注：五六，卽「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意。欲得淮王術㊃，風吹暈已生㊄。

㊀謝惠連詩：眷眷浮客心。《後漢書》：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㊁《記》云：日月無私照。崔日用詩：萬里照關山。此同照所本。楊用修作一點，引東坡《洞仙歌》云：「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説涉於新巧。

㊂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㊃《淮南子》：畫蘆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王灰。《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

㊄王褒《關山月》：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

從事行《杜臆》：舊作《相從行》，無謂，當作《從事行》贈嚴二別駕

一云《嚴別駕相逢歌》。　鶴曰：魯師二注及梁氏編次，皆以爲永泰元年梓州避亂時作。考崔旰之亂，在是年閏

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入梓州時作，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則決意下忠渝矣，豈復十步一首回於草堂乎。諸本題下並注云：「時方經崔旰之亂。」此皆注家妄添，而後人不察，以爲公自注耳。

我行入東川㊀，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趙作瑟。一作颯㊁，浣花草堂亦何有。從東川回想草堂，恐遭亂焚毀也。

㊀《元和郡縣志》：梓州，今爲東川節度使治所。

㊁《通鑑》：寶應元年秋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爲其將李忠厚所殺，於是劍南悉平。何遜詩：蕭索高秋暮。

梓中一作州豪俊一作貴大者誰㊀，本州從事知名久㊁。把臂開樽飲去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一作螺粟㊂，紫衣將炙音借緋衣走㊃。此記別駕待客之情。蛟龍吼，指舞劍言，用《晉書》劍躍延津，化爲二龍事。烏帽則拂其塵，青騾則飼以粟。紫衣者進肉，緋衣者奔走，皆席中實事。

㊀《史記》：山東豪俊。

㊁師氏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爲梓州別駕，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爲本州從事。鶴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爲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做駁曰：別駕，古爲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盧諶詩：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㊂晉《白紵歌》：袍以光軀巾拂塵。朱注：趙云：青螺粟，帽之紋也。此說非是。蓋卽公詩「與奴白飯馬青芻」意，當依卞氏本作青騾。

玩月呈漢中王　從事行贈嚴二別駕

㊃炙，膾炙也。

銅盤燒蠟光卞作炎吐日㊀，夜如何其音箕初促膝㊁。黃昏始扣主人門㊂，誰謂俄頃晉作我傾膠在漆㊃。萬事盡付形骸外㊄，百年未見《英華》作及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㊅，久客多憂今愈疾。

此敍夜來豪飲之興。膠投漆中，喻賓主相得。此時萬事俱忘，百年不計，但領此一番傾倒開豁，不覺久病頓瘳矣。

㊀古詩：「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銅盤，燭臺也。

㊁《詩》：夜如何其，夜未央。梁朱異歌：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

㊂《淮南子》：日薄於虞泉，是謂黃昏。古詩：來到主人門。

㊃劉孝成詩：循江俄頃回。《後漢書》：陳重與雷義爲友，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㊄《莊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㊅《晉書·司馬承傳》：王敦曰：「大王雅素佳士。」

高視乾坤又可一作何愁，一體一作軀交態同一作真悠悠㊀。垂老遇君未恨晚㊁，似君須向古人求㊂。

《杜臆》：高視二句，起伏頓挫，言乾坤之大，而交態同屬悠悠，唯嚴君意氣，能不愧於古人耳。此章，首尾各四句，第三段六句，第四段八句。

㊀《翟方進傳》：一貴一賤，乃見交態。

㊁《漢書·武安侯傳》：灌夫與魏其，相得歡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㊂《世說》：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云：「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贈韋贊善別

黃鶴、單復俱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平聲盡客淚，復扶又切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上聲，歲晚寸心違。上四，送別之意。下四，別後之懷。通首皆屬敍情。寸心違，不得遂聚首之樂也。《杜臆》：此詩語多婉轉，無限感傷，真堪一字一淚。

寄高適

按：代宗卽位，在寶應元年四月，此時公在成都，高在蜀州，不得云乾坤隔遠。自嚴武還京，高適代尹成都，公則自綿入梓，故有隔遠之語。此詩寄適，當在是年之秋，舊編俱未當。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㊀。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平聲。北闕更平聲新主，南星落故園㊁。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㊂。此在梓州，而寄詩於適也。一二，從高說至己。三四，從己說向高。此敍出相隔苦衷。新主初立，則故園可歸，從此相見傾樽，得以談詩論事，此豫道還京之樂也。

㊀《杜臆》：《招魂》乃宋玉所賦，玉本楚人，故起句用之。適本傳：五十工詩，好事者輒傳布，又具王霸大略，慷慨善談論。三四正道其實。

㊁以南星對北闕，是借喻語。公與適將自南而回，故曰落故園。公詩「南極一星朝北斗」，意正相似。按：《史

記·天官書》：東井之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鉞南南河。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此云「南星落故園」，是南星見，而南北道通矣。且於長安分野，亦有取義。

㈢爛漫，醉貌。

此詩諸家聚訟，多疑贋本。顧注疑高適還京在廣德二年，不得稱新主。不知送高還朝，別有一詩，此則喜代宗初立而作，不必牽合同時。朱注疑成都爲蜀地，不得言楚。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校書》詩亦云「已見楚山碧」，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杜臆》疑適家滄州，不得言故園。按：公本杜陵人，故以長安爲故園，原未嘗專指適也。諸説紛紛，今並正之。

野望

鶴注：此詩寶應元年十一月在射洪縣作。程氏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六十里。

金華山北一作南涪音浮水西㊀，仲冬風日始去聲淒淒。山連越嶲音水蟠三蜀㊁，水散巴渝下五溪㊂。獨鶴不知何事舞㊃，饑烏似欲向人啼㊄。射洪春酒寒仍緑㊅，極目一作目極傷神誰爲去聲攜㊆？

此在射洪而野望也。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風日，野望之時。次聯遠望，承上山水。三聯近望，起下傷神。仍在上下四句分截。山發南荒，水通楚界，數千里脈絡，包在二句。曰連、曰蟠，山形長而曲也。曰散、曰下，水勢分而合也。獨鶴有似羈棲，故見舞而訝。饑烏有感旅食，故聞啼而憐。觸目傷情，因思攜酒銷愁耳。顧注：酒煖則緑，射洪寒輕，故冬酒仍緑，應上始淒淒。極目二字，明點望字。

㈠金華山，在射洪縣北，縣又在涪水之西。《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一統志》：在射洪縣東一百步，縣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寰宇記》：涪江，自涪城縣東南，合中江東流入射洪縣，屈曲二十里，北通遂州。

㈡《漢書》：越巂郡，本益州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唐書》：巂州越巂郡，屬劍南道。《御覽》：《永昌郡傳》云：越巂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八百餘里。《一統志》：今爲四川行都司。常璩《蜀志》：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爲郡，後人謂之三蜀。三蜀：蜀郡、漢郡、犍爲郡也。

㈢《寰宇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渝州，今隸巴縣。《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稱三巴。《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力溪、潕溪、酉溪也。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五溪蠻也。郭棐《酉陽正俎》云：五溪皆槃瓠子孫所居，其後爲巴。春秋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爲一溪之長。秦昭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寰宇記》：黔州涪陵水，西北注涪州，入蜀江。黔州，今辰州地，卽五溪水也。涪水至渝州，與岷江合，至忠涪以下，五溪水來入焉。此云下五溪，蓋約略大勢言之。

㈣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

㈤張正見詩：飢烏落箭鋒。

㈥《元和郡縣志》：涪潼水與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謂水口爲洪，因名射洪。《豳風》「十月穫稻」，而云「爲此春酒」，蓋冬釀而春成也。此詩「春酒寒仍綠」，亦言冬酒。

㈦極目、傷神，四字對舉，據成都《野望》詩，用出郊極目。從朱本爲是。

冬到金華山觀去聲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鶴曰：寶應元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州。十一月，往射洪，乃是時作。廣德元年，雖亦在梓，而冬已往閬州矣。《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後。地志：金華山，上拂雲霄，下瞰涪江。有玉京觀在本山上。東晉陳勳學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唐書》：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常讀書於金華山。

涪右衆山內㊀，金華紫崔嵬㊁。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㊂。首記金華山觀。上二，山之高。下二，觀之麗。

㊀黃希曰：《水經》云：涪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朱注：涪右，在涪江之右也。謝靈運詩：衆山亦當空。

㊁《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

㊂吳論：山色上映，若天光下垂而迴抱於丹臺。瓊，赤玉也，與上紫字相應。　師氏曰：蔚藍，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杜田曰：《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皆有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繖玉明。繖，音藍。蔚藍，即鬱繖也。趙曰：蔚藍，謂茂蔚之藍，天之青色如此。若如杜說，鬱作蔚、繖作藍，豈有兩字俱改易之理，今詩人言水曰挼藍水，則天之青曰蔚藍。陸放翁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用之，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直謂天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而失之者也。《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金根經》：天關上有瓊樓玉臺，主衆仙出入之所也。《太平經》：太空瓊臺，洞門列真之殿，金華之內，侍女衆真之所處。

繫音計舟接絶壑一作壁㊀，杖策窮縈回㊁。四顧俯層巔㊂，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一作光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㊃，霧裏仙人來。此記登山瞻眺，乃觀中冬景。從水而來，故繫舟。陟山之上，故杖策。層巔川谷，遍覽山水也。玉女，謂燒香者。仙人，謂訪道者。

㊀駱賓王詩：薄烟橫絶壑。

㊁陸士衡詩：杖策將遠尋。應瑒《馳射賦》：爾乃縈迴盤厲。

㊂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巔。

㊃曹植詩：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㊀。悲風爲去聲我起，激烈傷雄才㊁。此嘆學堂遺跡也。柱仄苔青，見其荒涼。臨風激烈，弔古情深矣。此章中間八句，前後各四句。

㊀江淹詩：青苔日夜黃。

㊁古詩：長歌正激烈。

陳拾遺故宅

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本集云：子昂四世祖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址，而真諦寺在其左。《碑目》云：陳拾遺故宅，有趙彦昭、郭元振題壁。錢謙益曰：《舊書》：陳子昂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爲《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高宗崩，詣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則天召見，拜麟臺正字，再轉右拾遺。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一作宅尚修椽㊀。悠揚一作悠悠荒山日，慘澹《英華》作崔嵬故園一作國烟㊁。首記拾遺故宅。

㊀《易林》：大屋之下，朝多君子。

㊁何遜詩：獨守故園扉。

位下曷足傷㊀，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㊁，哲匠不比肩㊂。上追騷雅，下踵揚馬，六朝不足道矣。公生揚馬後㊃，名與日月懸㊄。此贊其才名過人。

㊀子昂爲麟臺正字，其位卑下。

㊁趙曰：江左之詩，至子昂而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也。

㊂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㊃盧藏用《子昂別傳》：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風骨。按：揚馬皆蜀人，故比之陳公。

㊄《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㊀。彦昭超吳作趙玉價，郭震晉作震。一作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㊁，灑翰銀鉤連㊂。此誌其交遊遺迹。公見壁上題筆，因知趙郭同遊。胡震亨曰：趙有美玉，故比彦昭。郭爲縣尉，起自通泉也。

㊀鶴注：彦昭與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遊。《唐書》：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彦昭相同。故云「多秉輔佐權」也。

㈠湛方生云：素璧流光。

㈡索靖《草書狀》：婉若銀鉤，飄若驚鴻。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一作占忠義，感遇有遺篇一作編㈠。末從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宇終湮，但詩留忠義，自足傳之不朽耳。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㈠皎然曰：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公《詠懷》。朱注：《感遇》詩多感歎武后革命，時寓旨神仙，故公以忠義稱之。

王嗣奭曰：拾遺《感遇》詩，著名已久。然閱其本傳及集中所上書疏，多侃侃忠直語。此詩前提聖賢，後結忠義，蓋能立忠義，乃是聖賢之徒，而終古不朽矣。公特闡其幽，見其文章有本領也。

謁文公上方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梓州內。《維摩經》：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前漢·翼奉傳》云：上方之情樂也。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㈠。窈晉作窅窕入風磴丁鄧切㈡，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㈢，遂得文公廬。首記上方景象。野寺二句，遥望寺前。石門二句，近至山門。風磴二句，入寺之路。庭前二句，直造寺中矣。高下居，僧房層疊。絳氣橫，日映霞光。風磴，石梯凌風。卷舒，風動藤蘿也。猛虎卧庭，比其法力神通。

㈠江淹詩：絳氣下縈薄。注：絳氣，赤霞氣也。《洞簫賦》：標敷紛以扶疏。

㈠《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

㈡《史記》：不避猛虎之害。《高僧傳》：惠永住廬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之，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又潭州善覺禪師，以二虎爲侍者。

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㈠。吾師雨花外㈡，不下去聲十年餘㈢。長子兩切者自布金㈣，禪龕只宴如㈤。大一作火珠脫玷翳㈥，白月一作日當空虛㈦。此贊文公道法。登堂俯視，烟塵卽在目前，文公說法之外，久不下接塵世矣。施金者至，而禪心不動，外忘物也。中無所翳，而虛明常在，定生慧也。

㈠《杜臆》：俯視二句，便知上方所由名。《國策》：韓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王粲《登樓賦》：循階除而下降兮。

㈡《續高僧傳》：法雲講《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又勝光寺道宗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户內。

㈢一說以不下爲不減十年，恐於上文外字、本句餘字，俱未安耳。

㈣《西域記》：昔善施長者，拯乏濟貧，哀孤惜老，時號給孤獨。願建精舍，請佛降臨，惟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卽出藏金，隨言布地，建立精舍。

㈤陳何處士詩：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廣韻》：龕，塔下室。嵇康詩：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㈥《唐書》：天竺國王尸羅逸多，獻火珠、鬱金、菩提樹。洙曰：佛書有牟尼珠及水月之說，言其性之圓明也。

㈦《楞嚴經》：白月則光，黑月則暗。《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爲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爲黑月。

甫也南北人㈠，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去聲㈡，何事忝簪裾㈢。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㈣。願聞第一義㈤，迴向心地初㈥。金篦刮眼膜㈦，價重百車渠㈧。無生有汲引㈨，茲理儻吹噓㈩。

末敍來謁之意。　上六作悔語，下六作悟語。詩酒爲障，簪裾繫情，則此中蕪蔓矣。既知貴賤同歸於盡，須向心地用功。

刮膜，去外來之蔽。　汲引，開本性之覺。　詠僧家詩，全用釋典，乃杜公獨步處。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十二句收。

㈠《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㈡王勃詩：詩酒間長筵。

㈢孔魚詩：吾子盛簪裾。

㈣鮑照詩：同盡無貴賤。　《李斯傳》：國爲丘墟。

㈤《楞嚴經》：所說自然成第一義。　《涅槃經》：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廣弘明集》：昭明太子答問二諦：一真諦，曰第一義諦。二俗諦，亦曰世諦。

㈥《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迴向。　《華嚴論》：有心地法門。錢箋：佛說心地者，以心有能生可依止義喻之。如地佛菩薩，發心修行，最重初心。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是也，故曰心地初。舊引《楞嚴》初地，不切。

㈦《涅槃經》：如盲目人爲治目，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卽以金篦決其眼膜。

㈧《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珍珠、車渠、瑪瑙。《廣雅》：車渠，石之次玉。《廣志》：車渠，出大秦及西域諸國。

㈨《楞嚴經》：是人卽獲無生法忍。疏云：真如實相，名無生法，無漏真智爲忍。

㈩《老子》：噓之欲其吹之。

(二)《東坡志林》云：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不過襲莊列語。「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亦禪門恒談。東坡以此四句，美詩外，別有事在也。

王嗣奭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不過襲莊列語。「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亦禪門恒談。東坡以此四句，許公得道，此窺公之淺者。余讀公詩，見道語未易屈指，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平生飢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古不磨矣。《西銘》云：富貴福澤以厚生，生無不死。貧賤憂戚以玉成，成者不壞。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宋張表臣曰：予讀「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嘆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臉，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乃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王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

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甫

黃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又注：後魏置射洪縣，唐屬梓州，縣東有射江，縣在梓州東南六十里。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㊀。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㊁。此敘李交誼。

㊀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烏。

㊁《北史・李延壽序傳》載閻信謂其祖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

南京亂初定㊀，所向色一作邑，《正異》定作色枯槁㊁。遊子無根株㊂，茅齋付秋草。東征下去聲月峽㊃，掛席窮海島㊄。萬里須十金㊅，妻孥未相保。此自敘行踪。上四，歎成都亂後，草堂不可復居。下四，傷出峽無資，室家未有歸處。《杜臆》：十金不可得，而至妻孥莫保，窮途之困可知。

㊀南京，注見十卷。亂定，徐知道已平。

㊁枯槁，謂景色蕭條。《楚辭》：形容枯槁。

㊂謝朓詩：根株久離別。

㊃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楢石谷，東二里至明月峽，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若滿月，因以爲名。《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寰宇記》：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

㊄《海賦》：維長綃，掛帆席。

㈥《揚雄傳》：家産不過十金。舊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曰十金，則爲百千。

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末仍稱其意氣。騏驎自喻，志士謂李。此章，中段八句，首尾各四句。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㈠，筋力豈能及㈡。征途乃吳作後。一作復侵星㈢，得使諸病入。從早行敍起，有貧病交侵之感。

㈠蔡邕《古歌》：不獲已，人將老。《詩》：終窶且貧。《詩傳》：窶者，貧不能爲禮也。

㈡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

㈢鮑照詩：侵星赴早路。

鄙人寡道氣㈠，在困無獨立㈡。俶裝逐徒旅㈢，達曙一作曉凌險澀㈣。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㈤。僕夫行不進㈥，驁馬若郭作苦維縶㈦。此記早行景事。窮難自立，逐隊依人，此早行之故。日蒙霧，承達曙。江流急，承凌險。僕倦、馬疲，言征途況瘁。在困無獨立，説出飢餧依人，英雄氣短，真是無可如何耳。《杜臆》：寒日、清江二句，寫途間早景入妙。

㈠徐陵《天台山館碑》：蕭然道氣，卓矣仙才。

㈠庾敳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

㈡《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顏延之詩：改服飾徒旅。

㈢潘尼詩：世故尚未夷，崤函方險澀。

㈣宋龔芥隱《筆記》：陰鏗詩：野日燒中昏，山路入江窮。此寒日、清江二句所本。黃希曰：清江指射洪水。唐曰：江爲山所激也。

㈤《楚辭》：僕夫悲余馬懷兮。

㈥《列子》：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潘尼詩：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

㈦汀洲稍疏散㈠，風景開快一作悄悒。空慰所尚懷㈡，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一云皆空挹㈢。茫然阮籍途㈣，更灑楊朱泣㈤。此述途中情緒。霧釋路平，乃見疏散風景，此處差堪慰懷，惜非曩時遊興耳。且衰顏暫破，前往恐無勝境，窮途之哭，岐路之悲，終不免矣。仍應年老困窮意。此章四句起，後兩段各八句。

㈠《楚辭》：搴汀洲兮杜若。

㈡所尚懷，謂意所好尚。

㈢《梁·景陵王傳》：善立勝事。

㈣阮籍途窮，注別見。

㈤《淮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申涵光曰：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方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

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此自射洪之通泉而作也。魯嘗曰：《地理志》：通泉縣，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俗號沈家坑，公至此眺覽山水而作。《舊唐書》：通泉，漢廣漢縣地，隋縣也。《寰宇記》：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新書》：大曆二年屬遂州一月。按：唐通泉縣，今併入射洪縣。

溪行衣自濕㊀，亭午氣始散㊁。冬溫蚊蚋集一作在㊂，人遠鳧鴨亂。登頓生一作坐曾層同陰㊃，欹傾出高岸㊄。此記山行之迹。曉行霑霧，至午方收。蚊蚋集，見地暖。鳧鴨亂，見境幽。登頓、欹傾，來路崎嶇也。

㊀劉孝威詩：溪行暗難開。庾信詩：山深雲濕衣。

㊁《天台賦》：羲和亭午，游氣高褰。

㊂劉伶詩：蚊蚋歸豐草。

㊃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江淹詩：曾陰萬里生。

㊄《詩》：高岸爲谷。

驛樓衰柳側㊀，縣郭輕烟畔㊁。一川何綺麗㊂，盡日一作目窮壯觀讀去聲。滋漫。此記驛前之景。從驛望郭，通泉已近也。川自山而注江，故見其綺麗。遠寂寞，遥望悠然。夕滋漫，晚照

增輝。

㈠謝朓詩：衰柳尚沉沉。

㈡何遜詩：輕烟淡柳色。

㈢劉楨詩：綺麗不可忘。

傷一作知時愧孔父㈠，去國同王粲㈡。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末敍己情，見山水不足以舒憂也。

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四句收。

㈠杜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之意。

㈡趙次公曰：漢獻帝西遷，王粲之荊州依劉表。其《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搆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過郭代公故宅

鶴注：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所居，此自射洪之通泉時作。錢箋：張説撰行狀云：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内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蹟，對而不隱。令録舊文，乃上《古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争不受詔。及舉兵誅懷貞等，宫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宫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過郭代公故宅

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卽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下詔封代國公。

豪俊一作雋初未遇㈠，其迹或脫略㈡。代公尉通泉一作通泉尉㈢，放意何自若㈣。及夫音扶登衮冕㈤，直氣森噴薄㈥。磊落見異人㈦，豈伊常情度徒角切。此言其才品不凡。疏於作尉而長於立朝，正見大受不可小知。

㈠漢武帝制策：廣延天下之豪俊。

㈡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㈢《唐書・郭元振傳》：郭震，字元振，以字顯。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

㈣陶潛詩：放意樂餘年。

㈤《通典注》：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周禮》：諸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唐書》：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㈥《吳都賦》：噴薄沸騰。

㈦崔瑗《張衡碑文》：磊落煥炳，與神合契。

定策神龍後㈠，宮中翕清廓。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託㈡。羣公有一作見慚色，王室無削弱㈢。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㈣。此言其功在社稷。

㈠趙次公曰：代公定策，在睿宗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改元，凡八年。今詩云：「定策神龍後。」蓋太平擅寵，始中宗朝，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二句，謂太平既誅，則尊位有歸，親傳不失，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

㈠《前漢・宣帝紀》：論定策功，益封霍光等。
㈡任昉表：寄深同氣，遂荷顧託。
㈢《通鑑・晉紀》：司馬國璠曰：「劉裕削弱王室。」
㈣《唐會要》：元振配饗玄宗廟。《古詩爲焦仲卿妻》：仕宦於臺閣。

我行得遺跡一作址㈠，池館皆疏鑿㈡。壯公臨事斷丁亂切㈢，顧步涕橫落㈣。精魄凜如在㈤，所歷終蕭索㈥。吳論：前作先故宅而後拾遺，此作先代公而後故宅，各見作法。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楊泉《五湖賦》：有大禹之遺跡。
㈡謝朓《後園賦》：清陰起兮池館涼。《江賦》：夏后疏鑿。
㈢《禮記》：師乙曰：「臨事而屢斷，勇也。」
㈣陸機詩：顧步長咸可歡。
㈤曹植表：精魄飛散。
㈥庾信詩：蕭索無真氣。
㈦王儉《褚淵碑》：仰南風之高詠。
㈧潘岳《夏侯湛誄》：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爲冥漠君。「俄頃辯尊親」，推其決幾之明。「壯公臨事斷」，服其應變之敏。二語能寫出英雄手段。荀彧之失身，誤於不能斷。杜詩論人，必具特識，推此可見。

元振《寶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瑠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觀薛稷少去聲保書畫壁

鶴注：此亦在通泉作。王洙曰：稷，字嗣通，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卽位，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去聲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惜哉功名忤一作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水邊。畫胡化切藏青蓮界㊀，書入金榜懸。首將詩篇引起書畫。古風，謂詩體。《陜郊篇》，稷所作。

㊀《翻譯名義集》：優鉢羅，此云青蓮花。

仰看平聲垂露姿㊁，不崩亦不騫㊂。鬱鬱三大字㊃，蛟龍岌相纏㊄。又揮西方變㊅，發地扶屋椽㊆。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記書畫遺跡。

㊁王愔《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如濃露之垂，故名。

㊂《詩》：不騫不崩。注：騫，虧也。

㈢《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趙曰：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鼸屬纏捧，此其蛟龍岌相及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

㈣《法書要録》：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拿攫之勢，心手隨變，不知所如，是謂達節。

㈤西方變，言所畫西方諸佛變相。《酉陽雜俎》：唐人謂畫亦曰變。

㈥沈約詩：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遠注：「發地扶屋椽」，謂西方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

此行疊壯觀㈠，郭薛俱賢㈡。不知百載上聲後，誰復扶又切來通泉。從題外推開作結。郭薛題留，皆成壯觀矣，將來誰復到此，而繼其韻事乎？語含自負意。

㈠《兩都賦》：娛遊之壯觀。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㈡蔡曰：《趙彦昭傳》云：與郭元振、薛稷善。《元振傳》云：與薛稷、趙彦昭同遊太學。蓋郭與薛舊爲同舍，後又會於通泉也。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去聲保畫鶴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

錢箋：《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名畫録》：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絶。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等傳於世，並稱神品。《封氏聞見録》：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爲讚。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絶品。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㊀。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㊁。首提薛公畫鶴。

㊀《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梁元帝《鴛鴦賦》：青山之鶴，晝夜俱飛。

㊁《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嬌然出塵，如雲中白鶴。

低昂各有意㊂，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㊃。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㊄。威遲白鳳態㊅，非是倉鵝鄰㊆。此詳寫畫筆神妙。低昂二句，摹其形體。萬里二句，想其精神。低昂，飛伏之致。磊落，英奇之狀。勢可萬里，正見志氣之遠。森然會神，不在粉墨之迹矣。白鳳、倉鵝，乃借外象以相形。

㊂摯虞《鳰鶄賦》：一低一昂，乍浮乍沒。

㊃黃瓊疏：朱紫共色，粉墨雜糅。

㊄崔豹《古今注》：《雉朝飛操》：雌雄群遊於山阿。王褒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

㊅顏延之詩：威遲良馬煩。揚雄《甘泉賦》：吐白鳳。《禽經》：白鳳謂之鸑。

㊆《爾雅疏》：黃鸝留，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㊇《詩》：有鳴倉庚。《爾雅疏》：黃鸝留，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高堂未傾覆音福，常一作幸得慰嘉賓㊈。曝露牆壁外㊉，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耻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此從畫壁生慨。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凡物皆當曠觀矣。朱云：本咏畫鶴，以真鶴結之，猶之咏畫鷹而及真鷹，咏畫鶻而及真鶻，咏畫馬而及真馬也。公詩格往往如是。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㊈《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梁元帝《鴛鴦賦》：青山之鶴，晝夜俱飛。

㊉《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嬌然出塵，如雲中白鶴。

㊊《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梁元帝《鴛鴦賦》：青山之鶴，晝夜俱飛。

㊋《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嬌然出塵，如雲中白鶴。

㊌《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梁元帝《鴛鴦賦》：青山之鶴，晝夜俱飛。

㊍《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嬌然出塵，如雲中白鶴。

㈠《詩》：我有嘉賓。

㈡暴露，晝則暴日，夜則露濕也。《左傳》：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

㈢《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詩品》：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㈣江淹賦：夕飲玉池津。

㈤洙曰：有遺支遁鶴者，遁曰：「爾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

㈥顏延之詩：龍性誰能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鶴注：此寶應元年十一月往通泉時作。《全蜀總志》：野亭，在射洪縣治東北，杜詩「亭景臨山水」，即此地。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扶又切斜㈠。異方同宴賞㈡，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㈢，村烟對浦沙㈣。狂歌遇一作過形舊作于。善本作形勝㈤，得醉卽爲家。

作自解語。亭臨山水，承江流。烟對浦沙，承日斜。遇此形勝，則異地相忘。醉卽爲家，故舊京莫問耳。

㈠謝朓詩：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鄉陌。

㈡曹植詩：離別各異方。

㈢劉孝威詩：爲貪止山水。

㈣鮑照詩：漠漠村烟起。李百藥詩：前階枕浦沙。

㈤徐幹《中論》：被髮而狂歌。徐悱詩：表裏窮形勝。

北齊盧詢詩：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一統志》：東山在潼川州東四里，隔涪江，層巖修阜，勢若長城，杜甫有詩。

姚公美政誰與儔㊀，不減昔時陳太丘㊁。邑中上客有柱史㊂，多暇日陪驄馬遊㊃。首敍設宴之由。東山之宴，侍御爲主，而曰姚日陪遊者，蓋前此已迭爲賓主矣。

㊀豫章王嶷牋：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美政。

㊁《後漢書》：陳寔補聞喜長，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地理志》：太丘屬沛國。

㊂《史記》：老子爲柱下史。

㊃《曲禮》：上客起。

㊄吴論：多暇方遊，見不以耽酒而廢政。《夏侯湛傳》：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桓典爲驄馬御史，注別見。

東山高頂羅珍羞㊀，下顧城郭銷我憂㊁。清江白日落欲盡㊂，復扶又切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一作怒哀中流㊃，妙舞逶迤夜未休㊄。燈前往往大魚出㊅，聽曲低昂如有求㊆。自登山而泛江，曲盡主人豪興。一韻分爲兩段，故一句五句，連拈韻脚。

㊀張衡《酺酒賦》：錯時膳之珍饈。《南都賦》：珍羞琅玕。

㊁王粲《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

㊂何遜詩：分手清江上。《楚辭》：白日晚晚其將入。

㊃美人，官妓也。漢武帝《秋風詞》：懷佳人兮不能忘，横中流兮揚素波。梁簡文帝詩：澄江驚綵舟。《漢書敍傳》：戰士憤怨。

㈤梁武陵王紀詩：燕姬奏妙舞。《楚辭》：載雲旗之逶迤。注：逶迤，長貌。

㈥庾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曹植詩：大魚若曲陵。《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

㈦蔡邕《彈琴賦》：感激弦歌，一低一昂。《記》：如有求而弗得。

三更平聲風起寒浪湧㈠，取樂音洛喧呼覺船重㈡。滿空星河光破碎㈢，四座賓客色不動㈣。請公臨深一作江莫相違㈤，迴船罷酒上聲馬歸㈥。人生歡會豈有極㈦，無使霜露一作過霑人衣㈧。

從樂極悲生，結出規諷之意。船重，浪湧不行。破碎，星河影蕩。色不動，斂容知懼。莫相違，毋忘警戒也。請公，指在座賓主。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㈠晉樂府《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晉書》：謝安嘗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

㈡張衡《西京賦》：取樂今日，遑恤我後。《尉繚子》：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

㈢沈約詩：惟星河猶可識。賈誼《旱雲賦》：相擊衝而破碎。

㈣古詩：四座且莫喧。《史記·信陵君傳》：賓客皆驚。

㈤《記》：孝子不登高，不臨深。

㈥王濬書：迴船過軍。《留侯世家》：上起去罷酒。《史記·廉頗傳》：披甲上馬。

㈦曹植詩：歡會難再遇。《秋風詞》：歡樂極兮哀情多。

㈧魏文帝樂府：溪谷多悲風，霜露沾人衣。謝莊《月賦》：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漁陽

此當是寶應元年冬晚在梓州作。　趙傁曰：公在梓州，聞雍王授鉞，作此詩以諷諸將也。

漁陽突騎去聲猶精銳㊀，赫赫雍去聲王都一作前節制㊁。猛將去聲翻一作飄然恐後時㊂，本朝音潮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㊃，舊防敗走歸其營。繫音計音請問燕平聲耆舊㊄，今日何須十萬兵。上四，諷賊黨之歸順。下四，慰燕人之向化。　官軍精銳，節制得人，彼河北諸將，翻然而來，猶恐後時，若不入本朝，真失計矣。又爲慰諭燕人之詞曰：當時祿山猖獗，尚築壘以防退走，今王師破竹，思明旦夕奔竄，諸耆老當亦知之否耶。

㊀《後漢書》：吳漢亡命在漁陽，説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晁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注：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陳也。

㊁《詩》：赫赫厥靈。

道行營、回紇等兵十餘萬，進討史朝義，會軍於陝州。王，卽德宗也。　《荀子》：桓文之節制。

㊂猛將，指河北降將，時薛嵩以四州來降，張忠志以五州來降。

㊃《舊書》：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聚糧。

㊄繫書，用魯仲連約矢射聊城事。

花底

鶴注：花柳兩章，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宜在《遣憂》之前。

紫蓼扶千蕊㊀，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㊁。恐是潘安縣㊂，堪留衛玠車㊃。深知好顏色，莫作《廣韻》人去聲委泥沙。此詩咏花，有妍華易謝之感。上四句，對花驚喜，下則意在惜花也。紫蓼包乎蕊外，黃鬚映自花中，花之內外俱麗矣。行暮雨，見花潤。入朝霞，見花鮮。潘安縣，見花多。留衛玠，見花美。莫委泥沙，不忍覩其零落耳。此詠梅花也，在下章點明。《晚出左掖》詩亦言花底，乃指桃花，有春色醉仙桃可證。

㊀顧注：蓼，花穗也。蕊，花蒂也。蕊，鬚頭之點也，花鬚多是黃色。

㊁周弘正詩：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

㊂晉潘安仁爲河陽令，縣皆樹花。

㊃衛玠，風神秀異，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

柳邊

只道去聲梅花發，那一作誰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錢作蕊蕊自開春㊀。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㊁。漢南應平聲老盡㊂，霸上遠愁人㊃。首二，初春之柳。枝嫩葉青，正見其新。五六，暮春之柳。漢南、灞上，借柳寄慨。枝動，故翻燕。葉密，故藏鸝。漢南之柳，應且老盡，自況淹留。灞上之柳，遠亦愁人，遥憶長安也。顧注：兩句用柳事，調穩而味長。

㊀古詩：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

㈡苕溪漁隱句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用燕鸝而語更逸。

㈢《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

㈣《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手折柳贈別，名曰銷魂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二云收兩河

此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唐書》：寶應元年冬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恒趙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平聲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一作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㈠，便下去聲襄陽向洛陽㈡。原注：余田園在東京。還鄉，承妻子。末上四，聞收復而喜。下思急還故鄉也。初聞而涕，痛憶亂離。破愁而喜，歸家有日也。縱酒，承狂喜。乃還鄉所經之路。顧注：忽傳二字，驚喜欲絶。愁何在，不復愁矣。漫卷者，抛書而起也。黃生注：此通首敍事之體。劍外見地，青春見時。曰作伴者，風和景明，能助行色也。

㈠舊注：巴縣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襄陽屬楚，洛陽屬河南。

㈡顧注：公先世爲襄陽人，祖依藝，爲翼令，徙河南。父閑，爲奉天令，徙杜陵，而田園尚在洛陽。

顧宸曰：杜詩之妙，有以命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俚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却看、漫卷、即從、便下，於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

王嗣奭曰：此詩句句有喜躍意，一氣流注，而曲折盡情，絶無妝點，愈樸愈真，他人決不能道。

朱瀚曰：涕淚，爲收河北。狂喜，爲收河南。此通章關鍵也。而河北則先點後發，河南則先發後點。詳略頓挫，筆如游龍。又地名凡六見，主賓虛實，纍纍如貫珠，真善於將多者。

黃生曰：杜詩强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數首及此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對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對之欲笑。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類爲之感動故也。使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剽擬其字句，抑末矣。

遠遊

此詩乃廣德元年春作。寶應元年，史朝義戰敗，北渡河，帥衞兵來戰，又敗走，所謂胡騎走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去聲走，失喜問京華㊀。竹風連野色，江沫莫葛切擁春沙㊁。種藥扶衰病，吟何人記，言舊交已疏。着處家，謂行踪無定。風竹江沙，自況飄摇流蕩。卽景寓情，善於變化。傳言未確，故云似聞。不覺失喜，猶云失聲失笑。

㊀鮑照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杜臆》：迷方，本《論語》遊必有方意。

㊁沫，流水之渰。《莊子》：流沫四十里。

㊂宋之問詩：失喜先臨鏡。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在梓州時作。詩云「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蓋是年春史朝義初滅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遠遊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㊀，登樓望欲迷㊁。身無却少去聲壯，跡有但舊作但有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鼙與鞞同。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㊂。此章登樓而興羈旅之感。首聯，情景並提。次聯，承行路。下四，承登樓。《杜臆》：行路之難不一，故用如此二字該之，起語無限悲凉。衰年流落，此身却無少壯，而浪迹但有羈棲，兩句各倒轉一字，便語新而聲協矣。水流城下，登樓所見。風送鼓聲，登樓所聞。新燕巢樓，而旅人無定，對景傷情，語意雙關。數句中，有梓、有春、有樓，寫景言情，相融入化。

㊀古樂府題有《行路難》。

㊁王粲有《登樓賦》。

㊂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杜律首句，有語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既飄忽，又陡健，此皆化境語也。

其二

天畔登樓眼，隨春一作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㊀，移晉作栘柳更一作豈能存㊁。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平聲須理舟楫，長嘯下去聲荆門㊂。次章，登樓而動去蜀之懷。上四，遥望故園。下四，追思吳會。蓋恐北歸未能，轉作東遊之想也。《杜臆》：心之所至，目亦隨之，故登樓一望，而天畔之眼，遥入故園。朝義既平，戰場定矣。洛陽園柳，能復存乎？公少遊吳越，故思勝事，自蜀江至吴，必取道荆門也。

㊀蘇武詩：行役在戰場。

㊁《哀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㈢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崖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趙汸曰：五言近體，句中用一虛字斡旋，詩家以爲難。若一句中用兩虛字，抑揚見意，惟老杜能之，而陳後山妙得其法。

有感五首

鶴注：此廣德元年逐時有感而作，非止成於一時。　盧注：五章乃收京後追述當年時事，蓋痛其前，又勉其後也。

將去聲帥蒙恩澤㈠，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㈡，何以報皇天㈢。白骨新交戰㈣，雲趙汸作輪臺舊拓邊㈤。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㈥。首章，歎節鎮不能禦寇。　當時將帥負恩，不知盡心報國，以致邊士爭戰，而敕使不歸。後四句，乃戰和兩意。勞聖主，承兵戈。報皇天，承恩澤。新戰之地，即舊拓之邊，傷今思昔也。故用張騫乘槎爲喻。

㈠《前漢·黄霸傳》：左右之官，皆將帥也。　又：數下恩澤。

㈡吴質書：念蒙聖主恩。

㈢皇天，比君。《楚辭》：皇天無私阿兮。　《北史》：高琳爲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群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寶車騎，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何以報天句，本此。

㈣魏許昌碑表：白骨既交於曠野。　温子昇《爲高敖曹謝表》：群龍交戰。

㈤錢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禄山反後數年

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盡取河西、隴右之地，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曰雲臺，思開國功臣也。《通鑑》：漢武帝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杜佑曰：輪臺，渠犁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温子昇《答齊神武勅》：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㈥《漢・張騫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經匈奴，匈奴留騫十餘載，後亡歸漢。朱注：張騫窮河源，無乘槎之説。張華《博物志》：海上有人，每年八月，乘槎到天河，未嘗指言張騫。宗懔《歲時記》乃云：武帝令張騫尋河源，乘槎而去。趙蔡俱疑憺爲訛。或云：張騫乘槎，出《東方朔内傳》，今此書失傳。庾肩吾《奉使江州》詩：「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正用此事也。

洪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

其二

幽薊餘蛇㈠樊作封豕，乾坤尚虎狼㈡。諸侯春不貢，使去聲者日相望平聲㈢。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㈣。大君先息戰㈤，歸馬華去聲山陽㈥。

此章，歎鎮將之擁兵。上二分提，三四承首句，五六承次句，末二總結。蛇豕，指河北降將。虎狼，指吐蕃羌夷。諸侯不修職貢，致煩朝使諭旨，近在内地，尚有隱憂，況青海越裳，能勤遠略乎。蓋由人君急於息戰，以致國威不振也。

㈠《左傳》：吴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㈡賈山《至言》：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

㈢《董仲舒傳》：使者冠蓋相望。

㈣朱注：天寶後，南詔叛唐歸吐蕃，屢爲邊患。此詩青海指吐蕃，越巂指南詔也。《林縣，古越巂界也。杜氏《通典》：交阯之南有越巂國，周公居攝六年，越巂重譯而獻白雉。

㈤《易・師》上爻：大君有命。宋之問詩：漢皇未息戰。

㈥《書・武成篇》：歸馬於華山之陽。

此詩末二句，向有三說。舊注謂：戒當時生事外夷者，其說迂而不切。觀吐蕃入寇，郭子儀僅以二千騎從事，亦何暇生事乎。《杜臆》謂：推原禍本，因玄宗大開邊釁，致貽患至今，若早能息戰歸馬，焉有此禍乎。玩詩語意，亦不相合。錢箋謂：息戰歸馬，惜代宗不復能用兵，而婉其辭以譏之。此說近是。但此時民苦兵革，亦豈可勸之用兵乎。愚按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河北諸將皆降。僕固懷恩奏留降將，分帥河北。唐世藩鎮之禍，實自此始。詩言息戰歸馬，蓋欲收鎮兵以實關內。時子儀在京，可爲統領。一以銷北顧之憂，一以備西侵之患。此最當時大計，唯此計不行，而後有吐蕃之陷京，懷恩之犯闕，不勝紛紛多事矣。考大曆八年，子儀入對，謂河南等鎮，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久長之策也。公之熟籌時事，正與汾陽意同。

其三

洛下舟車入㈠，天中貢賦均㈡。日聞紅粟腐㈢，寒待翠華春㈣。莫取金湯固㈤，長令平聲宇宙新。不過平聲行儉德㈥，盜賊本王臣㈦。

此章，歎都洛之非計。上四述時議，下四諷時事。議者謂帝幸東都，其地舟車咸集，貢賦道均，且傳倉多積粟，春待駕臨，此特進言者之侈談耳。豈知國家欲固金湯而新宇宙，實不係乎此。若能行儉德以愛人，則盜賊本王臣耳，何必爲此遷都之役耶。單復注：盜賊本王臣，即「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謂也。顧注：是年天關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共值繒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却之，不聽。代宗漸

有奢侈之志，故以儉德規之。

㈠《世說》：晉元帝問洛下消息。

㈡《史記》：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焉。」

㈢《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

㈣《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㈤賈誼曰：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

㈥《書》：慎乃儉德。

㈦《詩》：莫非王臣。楊德周曰：「盜賊本王臣」，駕馭撫綏，俱在其中。

錢謙益曰：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程元振勸帝都洛陽以避蕃亂。郭子儀附章論奏，其略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隘，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息。」公此意，正檃括汾陽論奏大意。

朱鶴齡曰：唐江淮之粟，皆輸洛陽，轉運京師。時劉晏主漕，疏浚汴渠，故言洛下舟車無阻，貢賦大集，當急布春和，散儲粟以贍窮民。

王道俊《博議》曰：《傷春》詩有「近傳王在雒」及「滄海欲東巡」之句，則此詩爲傳聞代宗將幸東都而作也。史稱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廣德二年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疏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公之意，唐建東都，本備巡幸。今汴洛之間，貢賦道均，且漕渠已通，倉粟不乏，只待翠華之臨耳。勿謂洛陽陿阨，無金湯可守。乘此時而赫然東巡，號令天下，則宇宙長新矣。蓋能行恭儉之德，則率土皆臣，盜賊豈足慮哉。王導論遷都云：「能弘衛文大帛之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公意正此意也。

按：已上兩説不同，今主錢氏，有子儀籌策可據也。

其四

丹桂風霜急㊀，青梧日夜凋㊁。由來强幹地㊂，未有不臣朝音潮㊃。授鉞親賢往㊄，卑宮制詔遥㊅。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㊆。

此章，諷朝廷建宗藩以懾叛臣。上二，即景託興，引起强幹。下文，親賢封建，即申明此意。桂，比王室。梧，比宗藩。曰急、曰凋，見其侵陵削弱矣。惟國家本幹强固，則節鎮自然臣服。昔上皇在蜀，一命親賢往鎮，而制詔遂至遥傳，此當時已行之成驗也。今若依古封建之制，可以坐銷亂萌，何待聽簫韶而始見太平哉。黄生注：卑宫，承前儉德來。

㊀《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桂樹華不實，黄雀巢其顛。」注：桂，赤色，漢家象。張正見詩：丹桂有蘗香。

㊁鮑照詩：青梧葉方稀。

㊂後漢丁恭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

㊃宋意疏：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六韜》：凡國有難，君召將，授以斧鉞。

㊄《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注：親賢，同姓也。晉武帝詔：益州素號難治，宜以重鎮親賢撫之。按：天寶十五載七月丁卯，上皇初幸蜀中，行宫草創，故曰卑宫。錢箋：上皇分封諸王，如禹之與子，故以卑宫言之。《壯遊》詩云「禹功亦命子」，此其證也。

㊅《魏都賦》：察卑宫於夏禹。劉淵曰：古者王言，同稱爲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肅宗乾元二年，以趙王係爲兵馬元帥。詔曰：靖難平兇，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賢。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以雍王适爲元帥。

詔曰：國之大事，兵馬爲先。朝有舊章，親賢是屬。此肅、代兩朝，授鉞親賢，相沿爲定制矣。

㊐《虞書》：簫韶九成。

錢謙益曰：天寶十五載七月，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上皇詔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卽位，雖用諸子統師，然皆不出京師，遥制而已。宗支削弱，藩鎮不臣。公追歎朝廷不用琯議，失强幹弱支之義也。

盧元昌曰：公是年，爲閬州《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賢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爲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其五

胡一作盜滅人還亂㊀，兵殘將去聲自疑㊁。登壇名絶假㊂，報主一作執玉爾何遲。領郡輒無色㊃，之官皆有詞㊄。願聞哀痛詔㊅，端拱問瘡痍㊆。

此章，慨當時重節鎮而輕郡守。上四，責諸將之跋扈。下四，傷州郡之誅求。

寇滅而人還亂者，由兵少而將自疑也。在諸將實封爵土，絶非假攝者比，何以不思報主，而反懷貳心耶。且節鎮權重，則徵斂日繁，郡守不得自主，故領郡常無氣色，而之官每有怨詞。代宗端拱方新，何不下哀痛之詔，以恤窮民乎。知恤民疾苦，則當重司牧之任，以免節鎮之牽制也。

㊀《杜臆》：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此「胡滅人還亂」也。

又選驍騎萬人自衛，謂之牙兵，此「兵殘將自疑」也。　田承嗣舉管内户口壯者，皆籍爲兵，

㊁殘，乃殘少之殘，非殘害之殘。　《後漢·公孫述傳》：光武下詔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㊂邵注：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爲大將。　顧注：廣德元年，諸道節度使並加實封，所謂名絶假也。　《漢書·韓信傳》：

信使人言曰：「齊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趙注：名絶假，言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

㊃宋玉《神女賦》：比之無色。

㊄《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左傳》：我有詞也。

㊅盧注：哀痛詔，卽是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許朕自新」之意。

㊆隋煬帝詩：端拱朝萬國。《季布傳》：創痍未瘳。創、瘡同。邵注：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

錢謙益曰：李肇《國史補》：開元以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於銜命。於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云「登壇名絶假」，謂諸將兼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與此正相發明。東坡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王嗣奭《杜臆》曰：詩人尚風，其弊也，烟雲花草，湊砌成篇，核其歸存，恍無定處。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如此五首，皆賦也，卽用比興，意有所主，總歸於賦。故情景不一，而變化無窮，一時感觸，而千載長新。救時之碩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契，真非虛語。耳食者謂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

黃生曰：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然此雖諷人君，未嘗不責其臣，以强圉國事，敗壞至此，皆人臣之罪也。公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大指盡此五首。又曰：此五首，在公生平爲大抱負，卽全集之大本領，從來讀杜詩者，並未拈出。又曰：末首，通結數章之意，而歸本於主德。所謂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務格君之心

者，具於此見之。讀此五章，猶以詩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

春日戲題惱郝使去聲君兄一本無兄字

鶴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時，郝招飲，出二姬以侑樽。次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詩以戲之。此廣德元年作。

使去聲君意氣凌青霄㊀，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騧裏㊁，佳人屢出董嬌饒㊂。此郝常見招，即其意氣。馬乃佳人所乘者，故下文有再騁之句。

追敍通泉之宴。

㊀《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㊁《唐書》：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細馬稱左，粗馬稱右。黃希曰：馬謂之金騧裏，因漢武帝鑄金爲麟趾裏蹄，詩人遂用之。盧照鄰詩：漢家金騧裏。

㊂《玉臺新咏》：宋子侯曾有《董嬌饒》詩。

東流江水西飛燕㊀，可惜春光不相見㊁。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吳作雪練㊂。此望郝攜妓而來。自通回梓，郝在東，公在西，故借水流燕飛以起興。不相見，指佳人而言。王趙，乃使君家妓。

㊀江水，即射洪江。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㊁《遥裔發海鴻，連翩出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通泉百里近梓州㊀，請一作諸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平聲看平聲花滿面㊁，樽前還有錦纏頭㊂。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末再致盼望之詞。　百里攜妓，勢所不能，亦空想花容而已，故曰戲、曰惱也。　此章三段，各四句。

㈠《九域志》：通泉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茲云百里，舉成數言耳。

㈡《酉陽雜俎》：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㈢杜田曰：唐明皇宴於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約供奉夫人，請一見。」王洙曰：唐人貴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王洙曰：唐

杜詩詳註卷之十二

題鄠七稽切原一作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顧注：此廣德元年從梓州往閬州時作。《唐志》：梓州治鄠縣。《一統志》：廢鄠縣，在潼川州治東，明併入州。州西二百里有漢廢鄠縣故城。盧注：茅屋壁，便見廉吏梗概。

江頭且繫音計船，爲去聲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㈠，春青彭澤田㈡。頻驚適小國㈢，一擬問高天㈣。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㈤。

首聯臨別之情，次聯鄠縣之景，下皆憐郭之意。明府大才小試，天意雖曰難知，但有遺愛在民，人情應共稱述，問天問人，乃互應之詞。

㈠《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西海婦，欲歸，灌壇令當道有德，廢吾行。吾行，必有大風疾雨。」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㈡《陶潛傳》：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㈢《左傳》：楚文王戒申侯毋適小國。

㊃屈原有《天問》。

㊄問幾賢，問如郭之賢者幾人乎。

奉送崔都水翁下去聲峽

鶴注：廣德元年在梓州作。　崔爲都水使，與公爲甥，故稱曰翁。下峽，將歸洛陽也。途矣。公詩「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此可證也。　《唐書》：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總河渠諸津監署。

無數涪音浮江筏，鳴橈總發時㊀。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㊁，朝雲暮雨祠㊂。所過平聲憑一作頻，非問訊，到日自題詩㊃。上四敍送崔，下四記下峽。　筏多橈響，從行者衆。別離不久，公亦將出峽，以親族在京，不忍遺棄故也。峽畔祠前，皆崔翁經過之地。　《杜臆》：經過之處，有相知者在，先憑翁問訊，待將來到日，我自題詩以贈也。

㊀胡夏客曰：出峽之舟，多以竹木之筏附於兩旁，至今猶然。

㊁《十道志》：白狗峽，在歸州，兩崖如削，白石隱起，其狀如狗。黃牛峽，在夷陵州，石色如人牽牛之狀，人黑牛黃。

㊂宋玉《高唐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此卽巫山神女祠也。

㊃顧注：將來欲憑此以問安信，何不按日題詩留存手跡乎。盧注云：張籍《送遠曲》：「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

此去。」卽末二句意。按：二說太曲，還從《杜臆》爲當。

鄠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憑一作登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㊀。遠水非無浪㊁，他山自有春㊂。野花隨處發，官一作妖柳著直略切行音杭新。天際傷愁別㊃，離筵何太頻㊄。此章惜芳辰三字，見戀別之情。水浪可憂，而山春又可樂，花柳可娛，而離筵又可悵，皆就芳辰上寫出悲歡交集之意，於惜別情景，倍覺悲傷矣。李、武稱兄弟，故曰所親。兩人俱往蜀，故云太頻。

㊀梁元帝《纂要》：春辰曰芳辰。

㊁隋煬帝詩：遠水翻如岸。

㊂《詩》：他山之石。

㊃鮑照《遊思賦》：陽精滅兮天際紅。

㊄宋之問詩：離筵多故情。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鶴注：涪江在梓州涪城縣，此當是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鄠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作心一水間㊀。飄零爲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雜一作遠重重平聲樹㊁，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一作憶鬢毛斑。上四泛舟送別，下四對景傷情。花樹雲山，歸途春色。天涯應爲客，故人應君還，鬢斑應衰老，比上截更進一步，愈覺可傷。

㊀古詩：相望一水間。

㊁隋煬帝詩：遠意更重重。趙曰：花遠不如花雜，蓋重重便有遠意，不宜疊用也。

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在梓州作。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歸，爲太子中允。《唐書》：諸衞府各有倉曹參軍。杜確：岑參出爲虢州長史，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范季明無考。

遲日深江一作春水㊀，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㊁，春色淚痕邊㊂。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㊃。若逢岑與范，爲去聲報各衰年㊄。上四，送魏還京，有感時事。下四，臨別丁寧，兼寄岑范也。鶴曰：玄肅二宗，是年三月葬，故有「帝鄉愁緒」、「春色淚痕」之句。公詩多傷時語，故囑其莫浪傳以取忌。

㊀《詩》：春日遲遲。

㊁古歌：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梁簡文帝詩：此詩愁緒密。

㊂又：淚痕未燥詎終朝。

㊃《朝野僉載》：咸亨中謠曰：「莫浪傳，阿婆瞋。」

㈤各衰年，以己之衰年報岑范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音潮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梓州詩內。

童稚情親四一作三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㈠。不分音問。一作忿桃花紅似錦㈡，生憎柳絮白於一作如綿㈢。劍南春色還無賴㈣，觸忤秋人到酒邊。上四送別之情，下四臨別之景。追已往，念將來，傷現在，寫出會難別易，數語含無限悲傷。張綖注：花柳，春色可愛者，忽然可惱，以其觸忤愁人，直到酒邊也。

㈠張華詩：二詞端究未竟，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此前四語所本。《孔叢子》云：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

㈡不分，不能分辨也。徐摛詩：恒教羅袖拂，不分秋風吹。張正見詩：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

萬株成錦，千林似翼。《寰宇記》：桃花溪，在鄠縣三十里，南流入射洪縣。

㈢盧照隣詩：生憎帳額繡孤鸞。駱賓王詩：生憎燕子千般語。祖孫登《詠柳》：飛綿亂上空。

㈣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九曰劍南道。無賴，言其狼籍。

朱瀚曰：始而相親，繼而相隔，忽而相逢，俄而相別，此一定步驟也。能翻覆照應，便覺神彩飛動。及細按之，後會無期，應消息茫然。忽漫相逢，應童稚情親。無賴，卽花錦、絮綿。觸忤，卽不分、生憎。脈理之精密如此。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春作。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杜臆》：涪城縣，今入潼川州。《寰宇記》：香積山，在涪城縣東南三里，北枕涪江，寺當在其上。　長安亦有香積寺，題故加涪城縣以別之。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㈠。　含風翠壁孤雲細，背音佩　日丹楓萬木稠。　小院迴廊春一作深，一作清　寂寂㈡，浴鳧飛鷺晚悠悠㈢。　諸天合在藤蘿外㈣，昏黑應平聲須到上頭㈤。迴閣臨江，故易生愁。中四，皆登閣所見之景，雲細、木稠在山前，小院迴廊在閣內，浴鳧飛鷺在江中，日晚到寺，得以盡覽其勝矣。　作三層看，便明。山下有江，山腰有閣，山上則有寺也。　輕風散雲則漸細，落日映楓則更稠，此從一淡一濃對說。寂寂，境地之幽。悠悠，物性之閒。

㈠庾信詩：春江下白帝。《世說》：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不流者，江深水靜也。　添愁者，山高難上也。　庾信《枯樹賦》：頓山腰而半折。

㈡梁簡文帝《善覺寺碑》：迴廊遥迤。

㈢《淮南子》：鳧浴猿躩。　北齊蕭慤詩：飛鷺復驚翬。

㈣佛書有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天。　陳注：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天、非無想天，皆諸天也。此指山頂殿像言。

㈤古樂府：夫壻居上頭。

泛江送客

鶴注：此是廣德元年暫遊左綿時作。東津在綿州，《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是也。錢箋：《輿地紀勝》：東津在鄒縣東四里，渡涪江水。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㊀，舟楫浪前輕。淚逐勸杯下去聲。一作落㊁，愁連吹笛生㊂。離筵不隔日㊃，那得易去聲爲情。上四泛江送客，下四臨別傷情。春水生，故江平。烟花承二月，舟楫承東津。重輕二字，眼在句底。把杯聞笛，適足增悲，離筵故也。不隔日，應上頻送。

㊀王融詩：烟花雜如霧。「烟花山際重」，重乃濃厚之意。黃生云：重卽平聲深字，言望去非一重也。

㊁隋尹式詩：淚逐斷絃揮。

㊂王洙曰：馬融去京蹔年，有洛客逆旅吹笛，暫聞之甚悲感。

㊃離筵，祖席也。

雙燕

當是廣德元年春在閬州作。衡泥入堂，此春日事。曰應曰且，乃計其將來也。鶴曰：觀末句，公有意於出峽，未聞嚴武鎮蜀之信也。

旅食驚雙燕一作雙飛燕㊀，銜泥入北一作此堂㊁。應平聲同避燥濕，且復扶又切過一作遇炎涼㊂。

養子風塵際㊃，來時道路長㊄。今秋天地在，吾亦離去聲殊方㊅。此詩託燕自喻，於首尾露意。旅食而驚雙燕者，爲身將去而燕反來也　隨地羈棲，聊避燥濕也。交遊漸冷，歷過炎涼也。攜家梓閬，養子風塵也。長安赴蜀，來時道路也。句句說燕，却句句自慨，皆與旅食二字相關。顧云：世經亂離，而天地仍在，猶云天空任鳥飛。

㈠顧注：春燕以其匹至，故《詩》曰「燕燕于飛」。古詩：昔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㈡鮑照詩：出入南關裏，經過北堂陲。

㈢避燥濕，燕不露巢。過炎涼，自夏徂秋。《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寒暑燥濕。」劉虬書：炎涼始茂，動靜惟安。

㈣古樂府《蛺蝶行》：蛺蝶之遨戲東園，奈何率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

㈤吳均《燕》詩：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所謂「來時道路長」也。

㈥從春敍起，從秋收結。

百舌

此亦同時所作。時程元振已貶斥，公初春猶未知，故借百舌以寄慨。王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囀夏止。《禮記》：小暑至，反舌無聲。《朝野僉載》：百舌，食蚯蚓，正月蚓出而來，十月蚓藏而往。

百舌來何處？重重平聲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云難相見，枝高聽

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㊀。此詩借鳥託諷，在末二露意。起句便有怪駭意，重重報春，厭其聒耳。中四，見利口百出，不在多人，且匿形難見，而聳聽易投。過時發口，虞及讒人，結語大有關係。

㊀《汲冢周書》：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始不鳴，令奸壅逼。反舌有聲，佞人在側。黃山谷云：予讀《周書·月令》，乃解老杜「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張儀傳：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公羊傳》：晉趙鞅除君側之惡。《楚辭》：讒人高張。

上上聲牛頭寺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在梓州作。錢箋：《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郪縣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頭，四面孤絶，俯臨州郭，下有長樂寺。樓閣烟花，爲一方勝概。《九州記》：葛仙翁嘗遊此山。

青山意不盡，裒裒上上聲牛頭。無復扶又切能拘礙㊀，真成浪出遊㊁。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啼鶯切㊂，移時獨未休。首章，初上寺而賦也。上四登山，喜心目之曠。下四入寺，詠景物之佳。山意不盡，謂巒嶂層疊。裒裒，連步登陟貌。無拘礙，觸景蕭灑。浪出遊，恣情覽勝。花竹之下，寺靜池幽，反覺鶯啼太切，真是巧於形容。

㊀《虞詡傳》：勿令有所拘礙。何遜詩：吾人少拘礙，得性便游逸。

㊁梁簡文詩：真成恨不已。

㊂錢箋：圖經云：山上無禽鳥棲集。而杜詩有鶯啼之句，則圖經誤也。

望牛頭寺

《杜臆》：題必有誤，望字當在寺下。地志：州南七里有鶴林寺。而牛頭山在州西南二里，正與相望。

牛頭見鶴林㊀，梯逕繞幽深。一云秀麗一何深。春色浮一作流山外，天河宿正異定作没殿陰。傳燈無白日㊁，布地有黃金㊂。休作狂歌老，迴看平聲不住心㊃。次章，既上寺而有望也。上四望中之景，下四望中之意。《杜臆》：牛頭山高，故望見鶴林。下三句，乃鶴林寺景，其寺必有名僧傳佛心印，而長者於此布金。故公欲從之求第一義也。幽深，謂路逕曲折。春色，日所見。天河，夜所見。無白日，燈常在。有黃金，殿至華。回看不住，欲此心空虛無着。

㊀《涅槃後分》：佛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亦合爲一，皆垂覆如來，其樹慘然變白。故名鶴林。王融《法門頌啓》：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哏。

㊁《釋迦成道記》：一燈滅而一燈續。注：燈有照暗除昏之義，故淨名有無盡燈。王洙曰：釋書有《傳燈録》。趙曰：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言之。釋家以燈喻法，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一法，故云傳燈。

㊂江總賦：成黃金之勝地。邵注：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易國王太子祇園。朱注：《彌陀經》：極樂國土有七寶蓮池，池底以金沙布地。

㊃《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登牛頭山亭子

與前詩亦同時作。

路出雙林外㊀，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一作春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㊁。猶殘數行音杭淚，忍對百花叢。此章，乃登山亭而作也。上四敍景，下四感懷，八句皆整對。憑高遥望，故城照日而見其孤，谷含風而覺其遠。世亂無家，止餘數行之淚，忍對此百花叢中乎，傷心甚矣。

㊀朱注：《傅大士傳》：大士捨宅於松下建寺，因以樹名雙林。徐陵《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大士熏禪所憩，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檮樹。擢本相對，似雙槐於俠門；合幹成陰，類雙桐於空井。

㊁庾信《哀江南賦》：提挈妻子，關河累年。趙汸注：吐蕃猶盛，故關河未通。張易之詩：鳥吟千户竹，蝶舞百花叢。

上上聲兜率寺

鶴注：寺在梓州，當是廣德元年作。洙曰：佛書有兜率天宮，故以名寺。《釋迦成道記注》：梵云兜率陀，或云覩史陀，此云知足，即欲界第四天也。錢箋：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鄰縣南二里。《寰宇記》：前瞰郡城，拱揖如畫。侯圭《東山觀音寺記》云：梓州浮圖大小十二，慧義居其北，兜率當其南，牛頭據其西，觀音距其東。《方輿勝覽》云：一名長壽寺，隋開皇中建，即蘇軾詩所稱「牛頭與兜率，雲木鬱堆壠」者。其林泉糾合之勢，山川表裏之形，抽紫巖而四絶，疊丹崖而萬變。連溪拒石，所以控引太虚；蒸雲駕雨，所以盪滌元氣。此見王勃寺浮圖碑。

望牛頭寺　登牛頭山亭子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㈠。江山有巴蜀㈡，棟宇自齊梁㈢。庾信哀雖久㈣，周顒好去聲不忘㈤。白牛車遠近㈥，且欲上上聲慈航㈦。此章初上兜率寺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兜率知名之寺，乃真如會法之堂，見其爲禪宗也。江山兼有巴蜀，寫其形勝。棟宇起自齊梁，推其古迹。庾信哀時，周顒好佛，皆屬自喻。末言安得駕彼牛車，以藉慈航之一渡乎。

㈠《圓覺經略疏》：圓覺自性，本無僞妄變易，卽是真如。當須耳應漏，然後會真如。江總《入龍丘巖精舍》詩：法堂猶集雁。

㈡趙注：江山有巴蜀，猶羊叔子登峴山云「自有宇宙，卽有此山」之義。王勃詩：江山蜀道賒。

㈢向秀《思舊賦》：棟宇存而不毀。朱注：王勃《鄧縣兜率寺碑》：兜率寺者，隋開皇中之所建也。此云自齊梁，疑未詳考。

㈣《北史》：庾信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

㈤蔡曰：何顒見《後漢書·黨錮傳》，與詩義不類，或疑是周顒。周顒奉佛有隱操。朱注云：按蔡注本葉少蘊《避暑錄》。《南史》：周顒音詞辯麗，長於佛理，於鍾山西立精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公岳麓道林二寺詩用此，亦作何顒，蓋周何字相近而訛耳。胡遯叟曰：史稱周顒與何胤皆精信佛法，周娶妻，何食肉，各有其累。公蓋誤憶其姓用之耶。《文選》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㈥《法華經》：有大白牛，肥重多力，形體殊好，以駕寶車。車遠近，謂遠近俱可到。

㈦清涼禪師《般若經序》：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梁昭明太子詩：慧海渡慈航。

葉夢得曰：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唯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盡在有、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也。

望兜率寺

《杜臆》：此亦指寺前望見者。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動一作重㊀，閃閃浪花翻㊁。不復扶又切知天大，空餘見如字。須溪音現，非佛尊㊂。時應平聲清盥一云興罷，隨喜給孤園㊃。次章，既上寺而又望也。上四詠寺前之景，下四有超世之思。雲氣，承樹密。浪花，承江深。到此禪林妙境，不復知天之大，而唯見佛爲尊矣，因欲盥手而行，隨處覽勝也。

㊀《九章》：雲霏霏而承宇。

㊁江逌賦：寒光閃閃而翻漢。

㊂朱長孺云：言佛之尊於天也。闕澤云：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故佛號人天師。

㊃沈約《懺悔文》：隨喜讚悅。給孤園，注別見。

儒者敬天，佛氏信心。惟敬天，故時時戒懼慎獨，求無忝於所生。惟信心，故乍見圓覺妙明，視一切皆空幻，充其說，殆流於無忌憚而不自知也。此詩云「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非推尊釋道之大，正言其所見之小耳。

甘園　甘，古通作柑。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作，蓋梓州舊有甘園，非瀼西甘園也。　朱注：《益州方物贊》：柑，生果、渠、嘉等州，結實埒於江南，味差薄。　李實曰：柑園在梓州城南十里，今猶名柑子鋪，柑廢。《唐書》：劍南眉、簡、資等州，歲貢柑。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羞一作著葉密，白雪避花繁㈠。結子隨邊使去聲㈡，開籠舊作筒。《杜臆》欲作筐近至尊㈢。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㈣。

此詠春日甘園，故從葉花說起。結子上貢，在秋來成熟時。末二，言外感慨，見大器晚成，不求早達也。

㈠雲羞雪避，此句中着眼處，然各有所本。江淹《蓮花賦》：「青梧羞烈，沉水慚馥。」此羞字所本。避南軒梅，風催北庭柳。」此避字所本也。

㈡顧注：蜀爲遐方，故稱邊使。

㈢《杜臆》：橘非筒盛，當是筐字。

㈣揚雄《解嘲》：歷金門，上玉堂。

陪李魯嘗作章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去聲君登惠義寺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春作。《唐書》：閬州，屬山南西道。《舊書》屬劍南道。　遂州，後周所置，唐因之，即今潼川州之遂寧縣，唐時與梓州爲隣。　果州南充郡，屬山南西道，武德四年析隆州置。　蔡曰：地志：惠義寺長平

山，在梓州鄒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㈠。鶯花隨世界㈡，樓閣倚一作寄山巔㈢。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一作寂然。誰能解金印㈣，瀟灑共安禪㈤。一云：三車將五馬，若個合安禪。上四咏寺，下四感懷。無人境，言其幽。不住天，言其曠。鶯花，春時景物。樓閣，寺中形勢。遲暮二句，自傷人道已晚。誰能二句，并勸四公解脫。《杜臆》：公以作客之窮，真有學佛之想，故後詩屢及之。

㈠《楞嚴經》：虛空寂然。杜修可曰：取佛書不住相意，謂天運無常以成四時。

㈡唐孫逖詩：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瓔珞經》：無量世界，盡觀衆生。張注：丘遲書：「雜花隕樹，羣鶯亂飛。」後人合之曰鶯花。

㈢周王褒詩：建章樓閣迴。

㈣《晉書》：周顗曰：「取金印如斗大。」

㈤無名釋詩：高揖謝時俗，瀟灑出樊籠。《法華經偈》：安禪合掌。江總詩：石室乃安禪。

數色角切陪李魯嘗作章，下同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方輿勝覽》作渚舫戲爲艷曲二首贈李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㈠。玉袖《杜臆》作燕凌一作臨風並㈡，

金壺《杜臆》作鳧　隱趙汸作引浪偏㈢。競將明媚色㈣，偷眼艷陽天一作年㈤。首章從李公説到女樂，形容一時聲妓之盛，所謂艷曲也。舫上佳人，有歌者，有舞者，有迎風並立者，有提壺引水者，此分寫佳人景態也。又見彼此凝眸，媚眼交映於春光，此合寫佳人情致也。黄生注：首句上客，不應於本章，而應於下章結處，乃通二首爲章法。凌風承野曠，引浪承江清。競將二字，見女樂滿船。

㈠謝靈運詩：野曠沙岸静。

㈡梁簡文帝詩：風吹玉袖香。何遜詩：驚絃雪袖遲。玉、雪皆言袖色之白耳。若以玉飾袖，豈能凌風乎？

㈢鮑照詩：金壺啓夕淪。隱浪偏，舊注謂浪映金壺之半偏，於上下文不合。黄生從趙本作引浪爲是。

㈣隋煬帝《江南曲》：宿霧洗開明媚眼。

㈤鮑照詩：當避艷陽年。邵注：佳人偷眼春光，以争妍媚也。

王嗣奭曰：玉袖金壺，疑其有誤，蓋詩詠佳人，不應參入金壺，上有舞衣，不應複用玉袖。今定玉袖爲玉燕，金壺爲金鳧。燕凌風者，學其舞也，鳧隱浪者，避其歌也，亦戲詞也。梁簡文帝詩：玉燕貼青驪。《拾遺記》載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明皇有金鳧燈。何遜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皆可證。

《復齋漫録》：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删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操《春園聽妓》詩：「紅樹摇歌扇，緑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驕。」王勃《詠

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取以爲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又陳子良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義府詩：「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儲光羲詩：「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洪容齋曰：唐人好以歌扇對舞衣。

其二

白日移歌袖一作裏㊀，青霄近笛牀㊁。翠眉縈度《漢書注》一音鐸，一音渡曲㊂，雲鬢儼成一作分行音杭㊃。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去聲君自有婦㊄，莫學野鴛鴦㊅。

艷陽來，前後自相聯絡。移白日，酣歌終日也。近青霄，聲徹雲霄也。縈迴度曲，前歌將盡也。儼立成行，後歌將繼也。立馬，卽女樂之滿舫者。末聯雖涉戲詞，而却含規諷。黃生曰：李梓州耽於女樂，公故撰爲艷曲，雖曰戲之，而實所以規之。曲終雅奏，其詞麗以則，本詩人作賦之義。此豈《玉臺》、《香奩》諸體淫而近褻者所可同日語哉。

㊀曹植《七啓》：爲歡未洽，白日西傾。

㊁《蜀都賦》：干青霄而秀出。齊《南郊樂歌》：紫芬靄青霄。顧宸注：此言響遏行雲，覺青霄若與笛牀相近。《釋名》：牀，裝也，凡所以裝載者皆謂之牀，如糟牀、食牀、鼓牀、筆牀，皆此義。《樹萱錄》云：南朝呼筆管爲牀。笛牀當卽其類。

㊂宋玉《好色賦》：眉如翠羽。《漢·元帝紀》：帝自度曲。瓚云：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古詩：度曲翠眉低。《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度終復合，次授二八。

㊃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艷曲二首贈李

㊃沈約詩：麗色倘未歇，聊承雲鬢垂。　薛道衡詩：佳麗成行。

㊄《羅敷行》：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㊅古樂府歌：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　鴛鴦逐野鶴，恐畏不成雙。　盧注：鴛鴦本有定耦，若野鴛，則亂群矣。

唐人《五日觀妓》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　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此縱情徇欲，少年無賴之談，豈可列于風雅中乎？　杜公《陪李梓州泛江》咏諸舫女樂云：「翠眉縈度曲，雲鬢儼成行。」結語則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姚通泉《攜酒泛江》咏綵舟美人云：「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結語則云：「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觀此二詩，能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有節，可以見公之所養矣。

送何侍御歸朝 音潮。 原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李，魯嘗作章。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舟楫諸侯餞㊀，車輿使去聲者歸㊁。　山花相映發㊂，水鳥自孤飛㊃。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㊄。　故人從此去，一作遠㊅，寥落寸心違。　上四送別之景，下四悵別之情。　舟楫水餞，車輿陸行，諸侯指李，使者指何。　山花映發，起下繡衣故人，見侍御歸朝之樂。　水鳥孤飛，起下霜鬢寸心，見異方作客之窮。　興中有比，杜詩善用此法。

㊀《易》：舟楫之利。　《漢書·王嘉傳》：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㊁《淮南子》：車輿極於雕琢。

㊂庾信詩：山花焰火然。　《世說》：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㊃《世說》：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㈣《詩義疏》：鷰，水鳥也。

㈤洙曰：漢御史繡衣持斧。

㈥沈佺期詩：故人從此去。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鶴注：公有《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詩，則江亭在閬州，此當是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

柳影含雲幕一云重㈠，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㈡，終宴惜征途㈢。沙晚低風蝶㈣，天晴喜浴鳧㈤。別離傷老大㈥，意緒日荒蕪㈦。首聯，餞別之事。次聯，惜別之情。三聯，臨別之景。末聯，憶別之懷。

柳影江波之處，設幕置酒，故屬敘事。下面風蝶浴鳧，全寫時景，意非重複。《杜臆》：宴終卽別，故云「終宴惜征途」。語淺而有味。五六低喜二字，虛字實用。

㈠雲幕，幕高如雲也。

㈡《後漢書》：范丹曰：「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㈢曹植詩：終宴不知疲。

㈣《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

㈤《淮南子》：鳧浴蝯曝。

㈥古詩：老大徒傷悲。

㈦江總詩：遊人意緒多。　邵注：荒蕪，撩亂也。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去聲君咨議諸昆比季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自梓州至鹽亭時作。公是年春夏客梓州，鹽亭縣在梓州東九十里，遂州與梓州爲隣，蓬州則隣於閬州，而閬與梓又爲隣也。《杜臆》：遂州、蓬州同姓，而各以官地爲號。顧注：《舊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至德乾元間屢出家財以助軍需，授州長史、王府諮議參軍。嚴武移西川，署爲押衙。德宗朝累官至同平章事、檢校尚書左僕射。礪，震之宗人也，累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寰宇記》：嚴震及弟礪墓在負戴山下，去縣西一里。據此則諮議諸昆季，蓋嚴震及礪也。其嚴遂州、蓬州二使君名，不可考矣。

錢箋：《寰宇記》：鹽亭縣，因井爲名。負戴山在縣西一里，高二里，自劍門南來，過劍州入當縣，龍盤虎踞，起伏四百餘里，至此却蹲。山有飛龍泉，噴下南流入梓潼江，水色清泠，其味甘美，時以爲瓊漿水，即此詩所云春水泠泠也。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漠漠，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㊀，嚴家聚德星㊁。長歌意無極，好爲去聲老夫聽平聲。上四鹽亭之景，下四簡嚴昆弟。首二乃遠望，次二乃近見，五六言地靈而人傑。顧注：題止四韻，而曰長歌，反覆長吟，意思無窮也。

㊀《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曄若君平，王褒暐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㊁《異苑》：陳仲弓與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倚杖 原注：鹽亭縣作。

詩成後拈倚杖二字爲題，非咏倚杖也。鮑照詩：倚杖牧雞豚。

看花雖郭内一作外，非㊀，倚杖卽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一作近船。猶一作野鷗輕白浪，一云日㊁，歸雁喜青一作清天㊂。物色兼生意㊃，淒涼憶去年。《杜臆》：閱前詩，知縣中有山有溪，故有郭内溪邊之句。早休市，見俗樸。春聚船，見民稠。猶鷗、歸雁，俱物色而兼生意者。鹽亭屬梓州，蓋去年避亂於此也。市承郭，船承溪。鷗雁承春，物色生意又承鷗雁，逐層接下甚明。近注將生意物色，分頂中二聯者，未確。

㊀首句用一雖字，自當作郭内。

㊁任昉詩：聊訪狎鷗渚。

㊂何敬祖詩：歸雁和鳴。

㊃何遜詩：華池物色曛。王褒詩：摧殘生意餘。

惠義寺送王少去聲尹赴成都得峰字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

苒苒谷中寺㊀，娟娟林表峯。闌干上上聲處遠，結構坐來重平聲。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一作晚鐘㊁。雲門青一作春寂寂寞，此別惜相從。上四登寺，寫景敍事。下四送王，卽景言情。《杜臆》：苒

葬，狀寺之幽蔚。娟娟，狀山之高秀。外設闌干，中有石級，所謂結構也，前《飛仙閣》詩「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可證。上處見其遥遠，坐來見其重疊，山路之高峻可知。餞別之後，少尹騎馬而行，僧人衣冠而起暮鐘矣。山門閴寂，惜不與之偕行也。

㊀《杜臆》：志書：寺在北山，名長平山。楊炯《惠義寺銘》：「長平山兮建重閣，山穹窿兮下磅礴。」可知寺高路遠。

㊁申涵光曰：寺僧見貴客至，故衣冠鳴鐘。劉云解不得何也。

惠義寺園一本無園字送辛員外

鶴注：此亦廣德元年作。　朱注：以下二首，俱見卞圜、吴若、黄鶴本。　櫻桃結子在春，而熟於四月，今云垂實，蓋在春末矣。

朱櫻此日垂朱實㊀，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出餞別傷情。足，盡也，言仰望無窮之意，盡於離筵頃刻之間。

㊀《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黄色曰蠟櫻。

又送

鶴注：魯訾年譜云：公送辛員外暫至綿，詩云「直到綿州始分首」，則魯説爲是。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一作送客杯㊀。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去聲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去聲分首一作手，江邊樹裏共誰來。

景，重敍送別之情，在四句分截。雙峯遠景，萬竹近景。細草殘花，觸景生愁矣。綿州同往，江上獨來，說得情緒難堪。趙大綱曰：留連就草言，悵望就花言。歐公詩「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閒」，亦同此意。然唯人留連，故見花亦悵望耳。

草亦留連，唯人悵望，故見花亦悵望耳。

㊀寂寂對青青，是借對。王維詩：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王勃詩：他席他鄉送客杯。

朱瀚曰：此詩，一二死句，三四無脈，五六枯拙，七八不韻，故知其爲贋作也。

今按：臺上酌酒，而花草傷情，四句亦自聯絡。唯下四語，生意索然，疑非少陵手筆耳。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

寶應元年夏，公送嚴武至綿州。廣德元年春，公在梓州，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中云「細草殘花」，蓋春候也。末云「直到綿州」，蓋重至綿州矣。此詩末章言春暮，正其時也。今依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綿州作。黃謂年譜脫漏，是也。朱注：《唐書·地志》：綿州巴西郡，治巴西縣。又劉璋分三巴，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焉。唐先天二年，改隆州巴西郡爲閬州，治閬中郡，蓋綿閬皆稱巴西也。又杜安簡地志云：巴郡則巴渝集壁，巴東則變忠，巴西則綿閬，此詩巴西驛亭，當如舊注附綿州詩內。楊德周曰：《綿州地志》：巴字水在綿州治西四里，涪水自北經城西，析而爲二，安水自東迤邐繞城東南，匯於芙溪。每江漲，登山望之，點畫天然，甚肖也。芙蓉溪，卽杜東津

觀打魚處。

宿雨南江漲㊀，波濤亂遠峰㊁。孤亭凌噴薄㊂，萬井逼春容㊃。霄漢愁高鳥㊄，泥沙困老龍㊅。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㊆。

此章，喜江漲之景，記與竇同觀，在六句分截。

似搖亂。孤亭，指驛亭。萬井，謂巴郡。噴薄，侵蝕之勢。春容，衝激之聲。水漲而闊，故鳥愁。水漲而蕩，故龍困。天邊，指綿州。同舍，指竇使君。按首章曰「天邊同客舍」，末章曰「同是一浮萍」，竇使君蓋寄迹於綿州者。黃鶴疑爲綿州刺史繼杜使君之任者，誤矣。《杜臆》因「關心小剡縣」句，謂竇必官於剡，亦鑿矣。

㊀崔湜詩：宿雨清龍界。黃希曰：南江，蓋岷江也。岷江出茂州，而茂與綿爲隣。

㊁謝靈運詩：遠峯隱半規。《海賦》：崆峒孤亭。

㊂《吳都賦》：噴薄沸騰。

㊃《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學記》：待其從容。注：從，讀如春，謂擊也。擊鐘者每一春爲一容，然後盡其聲，此借言水勢衝擊之狀。

㊄《史記·韓信傳》：高鳥盡，良弓藏。

㊅《江賦》：或混淪乎泥沙。

㊆江淹詩：無以滌心胸。

公詠江漲詩，前後三見。初云「細動迎風燕，輕搖濯浪鷗」，此狀江流平滿之景。繼云「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此狀江水洶湧之勢。兩者工力悉敵。其云「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語稍近直，不如「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尤爲警拔。

其二

轉驚波作惡一作怒㊀，卽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㊁，還同海上鷗㊂。關心小剡縣㊃，傍去聲眼見揚州㊄。爲去聲接情人飲㊅，朝來減片一作半愁。次章畏江漲之勢，記與竇同飲，在四句分截。

波惡岸流，江漲未平，此眼前實景。杯酒海鷗，忘其淪溺矣。剡縣揚州，比擬江漲，此意中客景。對飲銷愁，感在、使君也。

㊀《史記・始皇紀》：水波惡。

㊁陶潛詩：且進杯中物。

㊂《列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㊃《杜臆》：同海鷗，乃謔詞。《一統志》：今紹興府嵊縣。

㊄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

㊅鮑照詩：留酌待情人。情人，指竇。

㊄揚州，大江所經。《禹貢》：淮海惟揚州。張遠注：公少遊吳越，久不能忘，一見水勢之大，遂疑旦夕可達，故曰關心，曰傍眼。

又呈竇使去聲君

《杜臆》謂此詩與前二章，乃同時作。觀首句向晚二字，可見。錢箋：前詩第二首及此章見員安宇所收。

向晚波微一作猶綠，連空岸却一作脚青㊀。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㊁。相看平聲萬里外，同是一浮萍。此詩在驛亭誌別，又與竇同慨。首聯敍景，次聯敍情，下四逐聯相

㊀連空岸却青，倒裝句。

㊁踟躕，猶徘徊。

承。波緑岸青，水平雨止矣。日晚春盡，故皆云暮。秋來醉倦，故不能醒。杯酒驛亭，此春日愁醉之由。萬里浮萍，此飄泊躊躇之感。

趙汸注：詩用兼興，以一字而貫兩事。《杜臆》：對江漲言，故云同一浮萍。

㊀江淹《別賦》：春水緑波。《杜臆》：緑波曠闊，似連青天爲岸脚，寫景亦奇。

㊁李白詩：驛亭三楊樹。

鄢陵劉逴曰：子美五言律，多創立法度，迥異諸人，變化無窮，誠可師資，但有膾炙群口，實非當做者。如「身無却少壯，迹有但羈棲」，「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俱屬刻削。如「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屬用意深晦。如「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屬用事過僻。如「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則屬纖巧。「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則屬瑣碎。「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則屬細小。「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則屬歇後。「鹿門攜不遂，雁足繫難期」，則屬猥苦。「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則屬俚俗。「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則屬補綴。「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又「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獨含情」，皆以下續上，交股相承，則屬繁複。如《悶》詩句句見悶，則屬謎語。惟「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以實字作眼，固所當效。而後聯「柴荊卽有焉」，却涉草率語。大概詩出杜口，人卽群然尊信，無暇別擇，其亦不善學杜矣。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春至漢州時作，故云「春池賞不稀」。西湖在漢州，卽所云城西池也。又曰：《九域志》：成都北至綿，不滿二百里，蓋漢在成都綿州之間。《舊書·房琯傳》：上元元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出爲晉州刺史，八

月改漢州刺史。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錢箋：《方輿勝覽》：房公湖，又名西湖。按壁記，房相上元初牧此邦，其時始鑿湖，有詩存焉。朱云：此詩與下詩，俱及房公赴召，則廣德元年春公嘗至漢州矣。舊譜不書，略也。今按《唐書》謂召琯在寶應二年之夏，是卽廣德元年也。其云夏召，恐誤，據此詩，春末蓋已赴召矣。

舊相去聲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音問未到㊀，舟楫有光輝。豉是義切化蕁絲熟㊁，刀鳴鱠縷飛㊂。使去聲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㊃。三頂恩追，歎不與房相偕往。四頂池賞，喜得與王杜同遊。蕁絲鱠縷，亦律中帶古。

㊀闕庭未到，就自己言，故用分字。曹植《責躬表》：自分黃耇，永無執圭之望。又云：僻處西館，未奉闕庭。《光武紀》：封隆曰：「臣得生到闕庭。」

㊁《說文》：豉，配鹽幽菽也。《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問：「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蒓羹，但未下鹽豉耳。」

㊂《西征賦》：蘘人縷切，鸞刀若飛。

㊃雙蓋在岸上，泛舟在池中，水滿灘淺，故舟與蓋相依。

此詩舊有兩說：一指房公應召時，則恩追乃恩命追赴，所謂分未到者，房卒中途也。今按房琯見召，屬廣德元年事，其卒在夏。此時房復起用，故泛湖而有喜詞，觀下章云「爲報鵝隨王右軍」，以琯在途次故也。若二年之春，公不復至漢州，焉得復有西湖之泛乎。

或將上四句全主房湖說者，曰恩追，曰未到，曰光輝，爲知己之感，故三致意焉。但此詩本爲王杜泛湖而作，不應多

敍房事也。

得房公池鵝

此亦在漢州作。

房相去聲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一作如雲。鳳凰池上應平聲回首，爲去聲報籠隨王右軍㊀。

《杜臆》：池中養鵝，而題云得鵝，必有取而餉之者，因戲言房公在鳳池，休得回顧此鵝，爲我報云，右軍已籠而去矣。房向在中書，故用鳳凰池。公素善書法，故自比王右軍，公詩云「七齡作大字」，可見。

㊀《法書要録》：王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礦村有道士養好者十餘，王往求市易。道士言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

答楊梓州

單復編在漢州詩内。據前有李梓州，後有章梓州，此又有楊梓州，一歲而有三梓州，何更代之速耶。

悶到房舊作楊，郭知達本定作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溪不相見，迴船應平聲。因載阿戎遊㊀。遇楊而未盡遊池之興，故作詩以答之，此只如一首短札耳。

㊀阿戎指梓州之姪。《晉書》：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阿戎，渾子戎也。

舟前小鵝兒 原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㊀。引頸嗔船逼，無行音杭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上二對酒觀鵝。嗔船亂眼，切舟前。翅開力小，切小鵝。末二，深致愛惜之意。

舊本俱作新鵝，朱氏獨作鵝黃，不協歌韻。盧注謂諷董廷蘭輩，非也，公於房相，從無譏刺語。

㊀《方輿勝覽》：鵝黃乃漢州酒名，蜀中無能及者。盧照隣詩：「鵝黃粉白車中出。」裴慶餘詩：「滿額鵝黃金縷衣。」皆言淡黃色也。杜詩則言酒色。東坡詩：「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陸放翁詩：「兩川名醞避鵝黃。」此皆用公語耳。

㊁希注：鵝一名舒雁，王羲之愛其宛頸。宛頸而宿，鵝之常性，今云引頸，則鵝嗔怒時也。

㊂庾信詩：雲光偏亂眼。杜詩有用俗字而反趣者，如鵝兒、雁兒，本諺語也，一經韻手點染，便成佳句。如「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是也。

官池春雁二首

鶴曰：官池，即城西池。

自古稻粱多不足㊀，至今鸂鶒亂爲羣。且休悵望看平聲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㊁。此詩寓意於春得房公池鵝　答楊梓州　舟前小鵝兒　官池春雁二首

雁也。上二嘆其失所，下二惜其未歸。　看春水，時不能留。隔暮雲，遠不能達。《杜臆》：首章比逆旅無依，最苦在「亂爲羣」三字。

㊀《廣絶交論》：分雁鶩之稻粱。

㊁《詩》：歸飛提提。

其二

青春易去聲。《杜臆》作易，舊作欲　盡急還鄉㊀，紫塞寧論平聲　尚有霜㊁。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增音增　繳音勺　絶須防㊂。承前章歸飛説來。上二歸思之急，下二歸路之難。終不遠，慰之也。絶須防，危之也。《杜臆》：下章比欲歸無資，最苦在「力微」二字。

㊀又曰：雁歸在初春，若春盡則無霜矣。首句欲盡，當作易盡。孫楚《雁賦》：背青春而北息。

㊁邵注：紫塞在太原府雁門關下，北地寒，故尚有霜。《燕城賦》：北走紫塞雁門。蕭子範詩：遊雁犯霜飛。

㊂翅在、力微，各兩字另讀。　毋丘儉詩：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兩都賦》：撫鴻翼，御矰繳。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黃本無官字，郭云新添。

黃鶴編在漢州詩内。

幕下郎官安隱　烏袞切。一作穩無？從來不奉一行音杭書㊀。固知貧病人須棄，一作不知貧病關何事。能使韋郎跡也去聲疏。上二諷幕府諸公，下二諷韋十郎官。

㈠黃希曰：唐多以朝士入州幕，故云幕下郎官。不奉書，不接來書也。王凝之《王氏女帖》：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心。朱注：《說文》：隱，安也。又與穩通。《通鑑》：玄宗遣中使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聖人安隱。」注：隱讀曰穩。又唐帖多寫穩爲隱，作隱正得之。《杜臆》：無字出韻，或六魚、七虞兼用耶。

漢川王大錄事宅作

朱注：此見郭知達本，他刻皆不載。按：成都無漢川之名，當是廣德元年漢州作。《魏志·張魯傳》：魯據漢中，功曹閻圃曰：「漢川之民，户出十萬，財富土沃。」則漢川即漢中也。朱氏謂公有《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貲》詩，疑即其人，非也。按此詩言才名叔，蓋公尊行也，後詩直云「爲嗔王錄事」，知其別爲一人矣。

南溪老病客㈠，相見下去聲肩輿。近髮看平聲烏帽㈡，催蕁煮白魚。宅中平岸水㈢，身外滿牀書㈣。憶爾才名叔㈤，含悽意有餘㈥。首聯自敘，下六敘王，三四見其老而好客，五六見其宅之清雅。

㈠公《送韋司直歸成都》詩：「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知南溪即浣花溪。《晉史》：王獻之乘平肩輿，徑入顧辟疆園。

㈡杜詩「白益毛髮古」，是明説白頭，「近髮看烏帽」，是暗藏白頭，同一事而句法善化。

㈢陰鏗詩：岸水帶斜暉。

㈣庾信詩：書卷滿牀頭。

㈤《江表傳》：諸葛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

㈥異鄉相遇，故曰含悽。謝靈運詩：含悽泛廣川。

《滹南遺老詩話》：世所傳新添杜詩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卿嘗辯之云：惟《瞿唐懷古》、《呀鶻行》、《惜別行》爲杜無疑，自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倣而作。

朱鶴齡曰：新添詩固多贋者，然滹南之説，恐亦未然。如《別嚴二郎》、《客舊館》、《呈路十九》、《遣憂》、《巴山》、《愁坐》、《陪鄭公秋晚》、《放船》、《避地》等詩，皆非子美不能作。

短歌行送祁録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去聲君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公梓州詩有「應須理舟楫」及「長嘯下荆門」之句也。《唐六典》：煬帝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皇朝省主簿，置録事參軍，開元初改司録參軍事三人。《唐書》：合州涪陵郡，屬劍南東道。朱注：祁録事乃合州録事，故詩稱蘇使君爲賢府主。魯訾作邛州録事，誤也。古樂府題有《短歌行》。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㊀。後生相勸一作動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㊁。

舵春江流㊂，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去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㊃。上四稱祁録事，下四送歸寄蘇。相勸後生，何憂寂寥，具此長才，終當顯達矣。二句慰詞。賢府主，指蘇使君。花期相訂，公亦將往合州也。

㊀申涵光曰：此老固記一不記十者，得令經年記面，亦非易事。王洙曰：古者有半面之交。

㊁《史記·陳平傳》：豈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㊂起舵，所以行舟。

㊃《方輿勝覽》：江樓在合州州治之前，釣魚山、學士山、巫山横其前，下臨漢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鶴曰：此是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若廣德二年暮春，公已歸成都，卽仲春在閬亦當聞嚴武之信，何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耶？

竄身來蜀地㊀，同病得韋郎㊁。天下兵一作干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一作春鬢色俱蒼。爲去聲問南溪竹一作笋㊂，抽梢合過牆。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上四留蜀之感，下四送韋成都。

㊀劉楨詩：竄身清江濱。

㊁《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㊂南溪卽浣花溪。宋之問詩：綠縟南溪樹。

寄題江外草堂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作。李泰伯曰：公在梓州，懷思草堂而作是詩。

我生性放誕㊀，雅欲逃自然㊁。嗜酒愛風一作修竹，卜居必一作此林泉。憶前此卜居。申涵光曰：

㊀《隋筆》云：陶淵明詩：「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王摩詰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皆見文人雅致。

「嗜酒愛風竹」，可想名士風流。

㊀《文士傳》：阮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

㊁雅，常也。　高彪詩：滌蕩去穢累，飄逸任自然。

遭亂到蜀江，卧痾遺簪作遺所便㊀。誅茅初一畝㊁，廣地方一作必連延㊂。經營上元始㊃，斷手寶應年㊄。敢謀士木麗㊅，自覺面勢堅一作賢㊆。亭臺一作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惟一作雖有會心侶㊇，數色角切能同釣船。此追敍草堂始末。上四構堂之由，中四營堂之事，下四堂景之勝。遠注：肅宗乾元二年十二月，公至成都。上元元年，乃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爲寶應元年，乃成草堂之日。《杜臆》：「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結構殊不草草。

㊀釋慧淨詩：卧痾苦留滯，闢户望遥天。

㊁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宫。

㊂《選》賦：階除連延。

㊃《詩》：經之營之。

㊄《淳化帖》：唐高宗勅：使至，知元堂已成，不知諸作總得斷手。

㊅《後漢書》：梁冀起第宅，殫盡土木。

㊆《考工記》：審曲面勢。

㊇古樂府《短歌行》：不羨一囊錢，惟重心襟會。

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㊀。蛟龍無定窟，黄鵠摩蒼天㊁。古來賢達士一作賢達志，一作達士

㊀古樂府《短歌行》：不羨一囊錢，惟重心襟會。

㊁黄鵠摩蒼天。

志㈢，寧受外物牽㈣。顧惟魯鈍姿㈤，豈識悔吝先㈥。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㈦，幽貞貴一作媿雙全㈧。此述去草堂之故。各四句轉意。言避亂播遷，如蛟龍黃鵠之縱遊，惜前此不能先幾遠去，覺有愧於古人，但欲身名兩全，不得不攜家他適耳。干戈，指徐知道之亂。風烟，謂冒寒而行。幽貞，謂隱居守正。

㈠《書》：酣歌於室。

㈡古樂府：黃鵠摩天極高飛。

㈢晉羊祜登峴山曰：「由來達賢勝士，登此眺望。」

㈣沈約詩：所累非外物。

㈤顧，念也。惟，思也。《南史・劉峻傳》：少年魯鈍。

㈥《繫辭》：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卽幾先也。

㈦固必，見《論語》。

㈧《易》：利幽人之貞。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侵凌。

物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

㈠《詩》：野有蔓草。

㈡《杜臆》：松曰霜骨，松苗曰霜根，立言清峭。

士大夫能視物我一體，則無自私自利之懷。少陵傷茅屋之破，則思廣厦萬間，以庇寒士，念草堂則曰「干戈未偃息，不堪一作甚長子兩切㈡，永爲隣里憐。此回憶故園景

安得酣歌眠」，詠四松則曰「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觸處皆仁心發露，稷卨之徒也。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注：寶應元年及廣德元年之春，守梓州者乃李使君也。是年之夏，守梓州者乃章侍御也。此當是廣德元年夏作。

絶域長夏晚㊀，茲樓清宴同㊁。朝音潮廷燒棧北㊂，鼓角漏舊作滿，《正異》及《英華》皆作漏。天東㊃。

此登樓而有感世亂。朝廷在燒棧之北，歎長安未平。鼓角在漏天之東，恐梓州多事。

㊀漢武詔：茂才異等，可爲將相使絶域者。

㊁江總詩：清宴留神賞。

㊂《漢書》：張良説高祖燒絶棧道。

㊃《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長雨，狹道有大漏天、小漏天。趙曰：漏天在雅州。鶴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是時史朝義已誅，東都無事，鼓角不至於滿天，當依舊注作漏天。雅州屬西川，而梓州爲東川故也。朱注：《通鑑》上元二年二月，奴刺、党項寇寶雞，燒大震關。廣德元年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故有燒棧二句。

屢食將軍第一作邸㊀，仍騎一云驕御史驄。本無丹竈術一作訣㊁，那免白頭翁。

曰屢、曰仍，見宴非一次。將軍第，切留後。御史驄，切侍御。

㊀《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梁冀傳》：大將軍西第成。

㊁《抱朴子》：黄帝丹竈之術，合神丹以飛行上下。

此陪宴而自傷年老。

㈡《南越志》：長沙郡瀏陽縣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江淹《別賦》：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度水，簷雨細隨風。此記歡宴情景。寇盜付狂歌之外，亂且莫愁。形骸寄痛飲之中，老可暫忘。二句雙挽上文。低雲、細雨，此樓前所見之景。

出號江城黑㊀，題詩蠟炬一作燭紅。此身醒復扶又切醉，不擬哭途窮。此記宴畢情事。《杜臆》：一面出令，一面吟詩，有孟德橫槊賦詩之風。窮途免哭，身託醉鄉也。此章四段，各四句。

㊀朱注：《通鑑》：玄宗誅韋后，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請號而行。注：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應。

臺上得涼字

此與上章同時之作，初宴南樓，後移臺上也。

改席臺能俗本作爲迴㊀，留門月復扶又切光㊁。何須把官燭㊂，似惱鬢毛蒼。此臺上夜飲而作也。上四風月之佳，下四意老之感。近雲納風，臺上高曠也。酒杯樂舞，席間供設也。把燭句，又與月光相應，此只隨意說來，而脈理清析如此。

雲霄一作行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㊃。

㊀謝朓詩：臺迴月難中。

㊁蕭琮詩：重門月已映。即所謂「留門月復光」也。舊云留住城門者，非是。主將燕客不待留門，且言留城門而月復光，豈有此句法乎。

㊂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臺上

㈢薛道衡詩：陶然寄一杯。　老去二句，卽所謂「老畏歌聲繼，愁隨舞曲長」也。《詩》：屢舞僊僊。

㈣謝承《後漢書》：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閣下，不燃官燭。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黃鶴依舊次，編在廣德元年夏作。　顧注：王判官，本黔陽人，而宦於蜀者，時奉母歸養，故作詩以送之。《唐書》：黔州黔中郡，屬江南西道，本三國吳黔陽郡，周爲黔州，貞觀四年，置都督府。　王應麟云：黔中，漢改爲武陵郡，今鼎、澧、沅、黔州之地。《一統志》：今爲辰州府地。

大家音姑　東征逐楊作將，陳作隨　子回㈠，風生洲渚錦帆開。　青青竹筍迎船出㈡，日日一作白白江魚入饌來㈢。　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㈣。　黔陽信使去聲應平聲稀少㈤，莫怪頻頻一作頻頻作頻勸酒杯。

而歎時危，以其才堪濟蜀也。　頻勸酒杯，欲別不忍之意。

㈠朱注：曹大家《東征賦》：「維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逐子，卽隨子義也。　顧注：婦人三從，其一從子。　逐卽從義。　楊用修因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欲改逐爲將。　將子，領子也。　澤州陳家宰注：依賦直當作隨子。

㈡《楚國先賢傳》：孟宗最孝，母好食筍，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爲之生。　庾信《春賦》：新芽竹筍。

㈢《東觀漢記》：姜詩與婦傭作養母，母好飲江水，嗜魚鱠，俄而湧泉舍側，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魚。　錢箋：韓子蒼作白白。　吳曾《漫錄》作日日。　據傳言每旦，當以日日爲是。　按：日日對青青，乃借對法。　前詩雙峰寂寂對萬竹青青，亦不拘於青白作配也。

㊃薛道衡詩：幸逢爲善樂，須降濟時才。

㊄吳祕詩：玉關信使斷。

楊慎曰：杜詩「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詩云：「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獻白鱗。」然杜不如韋句之雅。青青自好，白白近俗，有似童謡「白白一群鵝」之句矣。

朱瀚曰：首句逐字無出，次句可入元人院本，三四竟是吳歌，而用事亦俗。五句無聊之極，六句上文不接，但勦襲「安危須仗出群材」句耳。七八淺易，又似酒肆主人聲口。

喜雨

據原注有「浙右多盜賊」句，朱注謂《舊唐書》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陷浙東州郡。廣德元年四月，李光弼討之。此詩末自注語，正指袁晁也。是時公在梓閬間，故有「巴人困軍須」之句。諸本編次皆失之。鮑照有《喜雨》詩題。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㊀。農事都已墜作未休，兵戎況騷屑㊁。歲旱兵興，兩意並提。

㊀趙次公曰：晉光熙元年五月壬辰，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

㊁吳均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騷屑，不安貌。

巴人困軍須㊀，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㊁，真宰罪一雪。穀根小一作少蘇息，沴音例氣終不滅㊂。何由見寧歲㊃，解我憂思結。此憫巴人之困窮。前四喜久旱得雨，後四憂兵戈未息，分應起段。旱災

爲虐，此造化之罪愆也，惟一雨足以洗雪之。公詩：「吾將罪真宰。」

㊀黃希曰：巴人，謂三巴之人。

㊁滄江，卽梓州之江，黃鶴指爲夔江，非是。任昉《遊桐廬》詩：「滄江路窮此。」知滄江可概用。

㊂《莊子》：陰陽之氣有沴。

㊃《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峥嶸羣一作東山雲，交會未斷絶㊀。安得鞭雷公㊁，滂沱洗吴越㊂。原注：時浙右多盜賊。從蜀中想到吴越，以感時意收結。此章，中段八句，起結各四句。

㊀《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曹操詩：不可斷絶。

㊁《初學記》：《易傳》曰：雷聲曰雷公。

㊂《詩》：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孫季昭曰：杜詩結語，每用安得二字，皆切望之詞。「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皆是一片濟世苦心。

述古三首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代宗卽位後作，時公在梓州。趙次公曰：述古者，引古事以諷今也。

赤驥頓長纓㊀，非無萬里姿㊁。悲鳴淚至地㊂，爲去聲問馭者誰㊃。鳳凰從東一作天來㊄，何意復扶又切高飛。竹花不結實㊅，念子忍朝饑㊆。古來一作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㊇。賢人識定

分音問㈨，進退一作用固一作因其宜㈡。此傷賢士不遇也。趙次公注：肅宗初立，任用李泌、張鎬、房琯諸賢，其後或罷或斥或歸隱，君臣之分不終，故言驥非善馭則頓纓，鳳無竹實則飛去，君臣遇合其難如此，賢者可不明於進退之義乎。

㈠《穆天子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　長纓，馬鞅也。　陸機詩：長纓麗且鮮。

㈡王褒頌：周流八極，萬里一息。

㈢李陵書：牧馬悲鳴。《後漢・楊震傳》：俯仰悲鳴，淚下霑地。

㈣爲問，爲此而問也。《戰國策》：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汗灑地，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㈤《楚辭》：鳳凰高飛而不下。《韓詩外傳》：黃帝卽位，鳳凰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㈥范雲詩：竹花何莫莫。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乃荒年之兆，其竹卽死，信非鸞鳳之食。近餘干人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冷，生深竹茂林處，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㈦《詩》：愾如調饑。《韓詩》作朝饑。　薛君章句：朝饑最難忍。

㈧《淮南子》：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

㈨歐陽建詩：窮達有定分。

㈩《表記》：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市人日中集㈠，於利競錐刀㈡。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㈢。農人望歲稔㈣，相率除蓬蒿。所務穀一作農爲本，邪贏無乃勞㈤。舜舉十六相去聲㈥，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㈦。此諷當時理財者。市爭利，農藝穀，此本末之辯。舜舉賢致治，知本計也。秦苛法斂民，但趨末耳。謀國者奈何不知鑒哉。上兩段亦屬引端，正意在結末。朱注：是時第五琦、劉晏，皆以宰相領度支鹽鐵使，榷稅四出，利悉錐刀，故言爲治之道，在乎敦本而抑末。盧注：寶應間，元載代劉晏，專判財利，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逋負者，計其大數，籍其所有，謂之白著。故曰商鞅不專指劉晏、第五琦也。

㈠《韓信傳》：驅市人而戰之。《易》：日中爲市。

㈡《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江淹書：寧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

㈢《莊子》：膏火自煎也。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汲汲營利，猶膏火相煎，故下云「邪贏無乃勞」。

㈣謝朓詩：解顏勸農人。

㈤《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薛綜注：昏，勉也。邪，僞也。優，饒也。

㈥《左傳》：天下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十六相，指八元八愷。

㈦《史記》：商鞅，衛之庶公子，相秦，封商君，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密如牛毛，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後滅商鞅之家。

其二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㈠。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㈡。經綸中去聲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一作亦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㈢。休運終四百㈣，圖畫在雲

臺㊄。此念中興諸將也。論光武中興，而推本高祖人才，思太宗創業名臣也。其引寇、鄧、耿、賈，比蕭宗恢復諸將，但昔則圖畫雲臺，生享爵禄，而没垂令名，今則功臣疑忌，忠如李、郭，尚憂讒畏譏，故借漢事以諷唐。《杜臆》：高祖創業，蕭何養民以致賢，曹參有攻城略地之功。及光武中興，有寇鄧以當蕭何，而耿賈以戰功羽翼之，猶之曹參也。此見文武並用之意。

㊀《記》：國之將興，有開必先。

㊁《丙吉傳》：高祖開基，蕭曹爲冠。《漢書》：蕭何、曹參，起刀筆吏，爲一代宗臣。

㊂《史記・留侯傳》：羽翼已成。

㊃《後漢・獻帝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㊄《東觀漢記》：顯宗追感前世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鶴注：惠義寺在梓州，此當是廣德元年夏梓州作。

其人以任之。《唐書》：嘉州眉山郡屬劍南東道。《舊書》：乾元元年劍南節度使盧元裕，請升嘉州爲中都督，尋罷。

中軍待上客㊀，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㊁，祖帳飄金繩㊂。首段敍餞送之事。中軍指章，上客指崔。

令嚴事定，就設席言。寶地金繩，切惠義寺。

㊀《左傳》：晉以郤穀將中軍。孔融謂李膺爲登龍之上客。

㈡王洙曰：縣令負弩前驅。《詩》：爲王前驅。沈佺期詩：長歌入寶地。

㈢《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觀經》：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琉璃地，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厠間錯，以七寶界。《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

南陌一作伯既留歡㈠，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㈡。迴策匪新岸樊作崖，所攀仍舊藤㈢。耳激洞門颸，目存寒谷冰。此山上遊覽之景。上四登山，言境之高。下四下山，言氣之涼。

㈠張遠注：南陌乃寺前設祖處。

㈡鮑照詩：雲端楚山見。

㈢《杜臆》：公登惠義寺，見於詩者兩次矣，故云匪新、仍舊。《世說》：迴策如縈。

出塵閡軌躅㈠，畢景影同遺炎蒸㈡。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㈢。羈旅惜宴會㈣，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㈤。此寺前惜別之情。言此地清幽，可以銷暑，無如席中客散，倍增悵恨耳。凶

㈠《班固傳》：伏周孔之軌躅。孔魚詩：金門朱軌躅。

㈡鮑照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庾信詩：五月炎蒸氣。

㈢《傳燈錄》：若頓悟自心卽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李顒《大乘賦序》：大乘者，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

㈣申涵光曰：羈旅惜宴會，一是惜情，一是惜物，非久客不知。

㈤吳均詩：故人寧知此，離恨煎人腸。　鮑照詩：何慚宿昔意，猶恨坐相仍。

送竇九歸成都

竇九恐是成都竇少尹之子，故用問絹事，時蓋以省覲歸成都耶。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平聲橫㈠。非爾更苦一作持節，何人符大名㈡。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上四稱竇才名，下則送歸成都。有文章才略，而又砥節立名，見其人品不凡。《杜臆》：起得突兀，轉亦頓挫，似尺水興波。苦節二字，他本因聲律不諧，改作持節，黃鶴泥此，遂以竇九爲檢察竇侍御，誤矣。

㈠《通鑑》：梁武帝謂沈約才智縱橫。

㈡王韶之《贈潘綜吳逵》詩：固此苦節，易彼大名。

㈢束晳《讀書賦》：被紈素而讀書。應瑒《釋賓》：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雲閣觀，當在成都，乃平日讀書處。

㈣《魏志》：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往省，自驅驢，不止傳舍，留十餘日告歸，父賜縑一疋，威跪問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質曰：「此吾俸餘，聊助汝糧耳。」

章梓州水亭

原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秋作。《吳郡志》：席謙，郡人，梓州肅明觀道士，善棋，公絶句「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沈佺期詩：回借水亭幽。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送竇九歸成都　章梓州水亭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㈠，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㈡，高門薊子過平聲㈢。荆州愛山簡㈣，吾醉亦長歌。上四水亭景物，下四同席交情。趙汸注：首見亭在城傍，次見亭臨水上。吏人少，略去儀從。秋水多，前臨清曠。《杜臆》：後半並列賓主四人，却流利不板。亦長歌，如荆人之歌山簡。

㈠漢章帝詔：吏人同聲，謂之不煩。

㈡《世説》：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淮南王安傳》：武帝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

㈢《莊子》：高門懸簿，無不走也。《神仙傳》：薊子訓至京師，諸貴人各絶客灑掃，凡二十三家，並時各有一子訓到其家。明朝，相問，二十三人所見皆同，唯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其神變若此。詳見他卷。

㈣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習家池，有兒童歌，詳見他卷。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 去聲尹 得涼字

鶴注：此是廣德元年秋作。是年九月，公至閬州。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㈠。衰老應平聲爲難離去聲別，一云難爲應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一作尹㈡，青史無勞數色主切。一作缺趙張㈢。橘亭之餞，公屬陪賓，故上四稱梓州厚情，下截祝少尹新政，唯第五句帶自序。盧注：東川絶域，刺史每多豪舉，如李梓州有玉袖金壺之艷，章梓州有玉杯錦席之華，亦足見天隅斗絶，戎馬不交，作宦者得優游膴仕，此高崇文謂川中乃宰相回翔之地也。

㊀漢武帝賦：「惜蕃華之未央。」央，盡也。

㊁《唐書》：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故以京兆比之。

㊂《漢・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古人以竹爲簡，寫書，殺其青，故曰青史。《漢書》：趙廣漢、張敞相繼爲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鶴注：新亭在梓州，當是廣德元年作。

新亭有高會㊀，行子得良時㊁。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絶葷終不改，勸酒一作醉欲無辭。已墮峴山淚㊂，因題零雨詩。上四新亭會送，是景。下四惜別諸君，是情。座客必有絶葷者，故詩中及之。顧注謂指漢中王者，或然。且諸客中當有仕梓而去者，故用峴山碑以誌去思。舊注謂送客至襄陽者，太泥。

㊀晉樂曲：新亭送客渚。《史記》：宋義置酒高會。《楚辭》：吉日兮辰良。

㊁《晉書》：羊祜嘗登峴山置酒。祜没，襄陽百姓建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㊂孫楚《陟陽候送別》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客舊館

依舊編廣德元年梓州詩内。　年譜謂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州。據此詩，則是初秋別梓，秋盡復回也。　周弘正

詩：依然歸舊館。

陳迹隨人事㊀，初秋別此亭。重平聲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一作前時卷，寒砧昨夜聲或作聽。無由出江漢，愁緒一作秋渚，非日冥冥。上四舊館秋景，下四觸物傷情。陳迹隨人事，謂跡隨事往。《杜臆》：風幔，是昔有今無者。寒砧，是昔無今有者。聲字出韻，若作聽字，對卷字亦穩。杜詩五律，無失韻者。

㊀《蘭亭記》：俯仰之間，已爲陳迹。

前投幕府詩，本用魚韻，而起借七虞無字，謂之孤雁入群格。此題客舊館，本用青韻，而後借八庚聲字，謂之孤雁出群格。又有雙入雙出，謂之進退格，如前二聯用東韻，後二聯用冬韻，前二聯用寒韻，後二聯用刪韻是也。

戲作寄上聲漢中王二首原注：王新誕明珠。

黃鶴注：當是廣德元年秋在梓州作。

雲裏不聞雙雁過㊀，掌中貪看吳作見一珠新㊁。秋風嫋嫋吹江漢㊂，只在他鄉何處人。首章憐己之飄泊。雁書不至，豈爲貪看新珠之故乎。抑知秋風江上，流落他鄉者，爲何處人耶。第二句屬戲詞。雁足繫書，從來襲用。且古詩云「寄我雙鯉魚」，此稱雙雁，亦有所本。蔡注：以雙雁比汝陽王璡之亡，取兄弟雁行之義也。考汝陽卒於天寶九載，年歲隔遠，情事不符。

㊀范雲詩：寄書雲間雁，爲我西北飛。

㊁《三輔決録》：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傅玄詩：昔君視我，如掌中珠。江淹《傷

愛子賦》：痛掌珠之愛子。庾信《傷心賦》：掌中珠碎。

㈢《九歌》：嫋嫋兮秋風。邵寶注：江水出茂州岷山，東流至襄陽，又南流至荆州，與江水合。

其二

謝安舟楫風還起㈠，梁苑池臺雪欲飛㈡。杳杳東山攜妓去，嚴滄浪作妓去，舊作漢妓㈢，泠泠一作陰陰修竹待王歸㈣。次章憐王之遠謫。謝安舟楫，王在蓬州。梁苑池臺，京有舊第。風起雪飛，深秋景候也。東山，承梁苑。後二句，屬戲詞。

㈠《謝安傳》：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無歸耶？」舟人承言卽回，衆咸服其雅量。

㈡《漢書》：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高，俗謂之平臺。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㈢《謝安傳》：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

㈣《史記正義》：《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世人言梁王竹園也。枚乘《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池水。

椶拂子

鶴注：詩云「家貧卧炎蒸」，當是廣德元年夏秋間作。

合。　黄希曰：比丘患草蟲，佛聽作拂子。

椶拂且薄陋㊀，豈知身効能㊁。不堪代白羽㊂，有足除蒼一作青蠅㊃。

擢擢朱絲繩㊄。非獨顔色好，亦由一作用顧盼一作眄稱㊅。此言物當適用，人情皆知顧惜。　拂足驅蠅，此其効能於人身者。

㊀《前漢・鄒陽傳》：竊自薄陋。

㊁《酉陽雜俎》：思長鳴以效能。

㊂諸葛亮以白羽扇指揮軍事。

㊃《詩》：蒼蠅之聲。　《酉陽雜俎》：西域有黑獅子棒，集賢校理張希復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㊄潘岳《射雉賦》：思長鳴以效能。　朱注：錯刀絲繩，皆椶拂之飾。

㊅《蜀志》：諸葛亮《與鄧陽傳》：竊自薄陋。

㊆《詩》：蒼蠅之聲。　《酉陽雜俎》：西域有黑獅子棒，集賢校理張希復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㊇施青臣《繼古叢編》：金錯刀，一名而二物，錢一也，刀二也。《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通身雕錯，諸侯黄金錯。　《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言刀也。　今按：杜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昌黎詩「聞道松醪賤，何須吝錯刀」，皆指錢言。　杜詩「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孟襄陽詩「美人聘金錯，雙手膾紅鱗」，此皆指刀言。　杜詩「金錯旌竿雪滿霜」，此以金錯於旌竿也。　漢秦嘉妻以金錯碗奉其夫，此以金錯於碗上也。　古人於器物多以黄金錯之。　鮑照詩：直如朱絲繩。　熒熒，光明貌。　濯濯，鮮潔貌。　漢秦嘉詩：熒熒華燭。

司馬相如頌：濯濯之麟。

㈥嵇康詩：顧盼生姿。

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唖膚倦撲滅㈠，賴爾甘服膺㈡。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緘藏，有不棄蓄簪之意。此詩借物寓言，君子不遺舊交，義正如此。朱注：班婕妤《團扇》詩：「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末二句，從班詩翻出。此章上下各八句。

清秋至，未敢闕緘縢㈢。此言功在平時，事後不忍輕棄。拂久效能，情義猶在，但過時則忘，誰肯徵收乎。公之

㈠唖膚指蠅唖，與嚘同，齧也。《抱朴子》：蚊嚘膚則坐不得安。《書》：其猶可撲滅。

㈡服膺，持拂於胸前也。東方朔《答客難》：服膺而不可釋。

㈢《莊子》：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

送陵州路使去聲君之郭作赴任

鶴注：此廣德元年秋在梓州作。時河北已平，故云「幽燕通使者」。朱注：《唐書》：陵州仁壽郡，屬劍南東道，本隆山郡，天寶元年更名。

王室比必二切。荆作此多難去聲㈠，高官皆武臣㈡。幽燕平聲通使去聲者，岳牧用詞人㈢。從時事敘起。時平復用詞人，故路君得膺此任。

㈠孔融《喻邟原書》：王室多難。

㈡朱注：按史，是時諸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廢弛，人甚弊之，故有「高官皆武臣」之嘆。《説苑》：高

官大位。　唐山夫人歌：詔撫成師，武臣承德。

㊂唐虞時有四岳十二牧。

國待賢良急㊀，君當拔擢新㊁。佩刀成氣象㊂，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此勉使君初政。吕虔佩刀，刺史之事。皐蓋行縣，太守之職。路殆郡守，故兩用之。亂後民貧，當潔身以率屬，平役以愛民。

㊀《公孫弘傳》：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

㊁《陸雲傳》：不以驚闇，特蒙拔擢。

㊂《晉書》：吕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必三公可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卿有公輔之望，故相與也。」　《穆天子傳》：天子答西王母曰：「和治諸夏，萬民平均。」

霄漢瞻佳士一作家事，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㊀。此述送行之情。霄漢泥塗，彼此懸隔矣。回首江濱，望其見憶也。此章，中段八句，起結各四句。

㊀王粲詩：率彼江濱。

朱鶴齡曰：高適在蜀，《請合東西川疏》云：「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可證陵州先經寇亂矣，惜二史不載其事。此詩潔己平役，蓋以文臣救亂之道告之耳。

送元二適江左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今姑仍之。　朱注：《王右丞集》有《送元二適安西》詩，疑即此人。　舊注以元二爲元結，錢箋

辯其謬誤。考本傳，結未嘗至蜀，亦未嘗適江左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扶又切遠行。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㊀，公孫白帝城㊁。經過平聲自愛惜，取次莫論平聲兵㊂。原注：元嘗應孫吳科舉。上四送別傷情，下則囑其前途慎密也。風塵承亂後，江海承遠行，二句有無窮之悲。自白帝而丹陽，乃江左經過處，此與「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同是起下語。時藩鎮多跋扈觀望者，故戒其毋談兵以賈禍。趙汸注：亂離之際，作客送客，倍難爲情。

㊀胡孝轅曰：丹陽尹，不必指定晉何人。南渡初，如温嶠、劉隗尹京，多在王敦俶擾際，而子陽負劍稱白帝，大似肅代朝節鎮分據景象，用此二語先之，正爲論兵語脈也。朱注云：《宋書》：漢元封二年，立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尹，領縣八。梁元帝《丹陽尹傳序》：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因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卽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劉謙《三晉記》：蘇峻召祖約爲逆，約遣許柳以衆會峻，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吳注：肅宗時，節鎮跋扈，大有蘇峻俶擾石頭、子陽負險稱帝氣象。先伏此二句，正爲「莫論兵」張本。

㊁《元和郡縣志》：白帝城，與赤甲山相接，初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爲白帝城。

㊂邵注：取次，猶言卽次之處。黃生注：此當時方言，猶從容之意。今按：當是次第之意。北齊樂歌：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白居易詩：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又：遇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又：閒停茶碗從容語，醉把花枝取次吟。《史記》：孫子臏脚而論兵法。

九日

鶴注：此廣德元年在梓州作。

去年登高鄠縣北，今日重平聲在涪江濱㈠。苦遭白髮不相放㈡，羞見黃花無數新㈢。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去聲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㈣。

公在梓州，自歎兩度重九也。上四九日情事，下四旅中感懷。白髮、黃花，本屬常景，只添數虛字，語意便新。世亂而久爲客，愈增鬱鬱。路難而長傍人，倍覺悠悠。兩句中，含多少悲傷。酒闌以後，忽憶驪山往事，蓋歎明皇荒遊無度，以致世亂路難也。末作推原禍本，方有關係，若徒說追思盛事，詩義反淺矣。

㈠鶴曰：梓州治鄠縣。《水經》：涪江水東南合射江，射江在梓州。顧注：涪江在鄠縣西二百里，自涪城縣東南流入縣界。

㈡不相放，謂不饒人。

㈢《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華。

㈣《杜臆》：天寶十四年冬，公自京師歸奉先，路經驪山，玄宗方幸華清宮，安祿山反，然後還京，至此十年矣，所以憶之而腸斷也。　清路塵，輦出而清道也。　《滑稽傳》：日暮酒闌，合尊促席。

對雨

顧注：此廣德元年秋作。時公從梓州將往閬州也。七月，吐蕃盡取河隴，邊備正嚴，故云「雪嶺防秋急」。　北齊

劉逖有《對雨》詩題。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一作失漢旌旗㊀。雪嶺防秋急㊁，繩橋戰勝遲㊂。西戎甥舅禮㊃，未敢背倍同恩私㊄。上四雨景，下四感時。雨時獨立，憂思並起，故不愁身經梓閬，巴路崎嶇，但恐征人逢雨，旗濕難行耳。因思雪嶺繩橋，乃禦寇之地，今防秋方急，而戰勝無期，事勢大可慮矣。或者吐蕃念甥舅之禮，不忍背我國恩乎，然虜情終未可測也。五六句，上四字連讀，下一字另讀。

㊀《杜臆》：雨濕則行遲，故以爲恐，須溪改爲失，非是，未有大軍過而防旌旗之迷失者。今按：宋僧惠崇詩「劍戟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正用杜濕旌旗語也。

㊁鶴曰：《九域志》：雪嶺距威州二百六十里。威卽維州。《高適傳》：適出西山，三城置戍，論東西兩川當合爲一，卽雪嶺也。師氏曰：邊人秋高馬肥常入寇，故云防秋。

㊂鶴曰：《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守捉城。繩橋蓋三城之一，非指岷江竹橋也。按：繩橋兩岸立巨木，繫竹繩爲橋，駕空而渡。

㊃趙曰：中宗景龍二年，以金城公主妻贊普，故望其篤甥舅之禮。盧注：郭子儀嘗言吐蕃無道，不顧甥舅之禮。結句蓋反用之。《左傳》：夫齊，甥舅之國也。

㊄鮑照詩：結主遠恩私。

薄暮

顧注：廣德元年秋在閬州作。是年九月，至閬州。

周捨詩：「況茲薄暮情。」薄，迫也。

江水長流一作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㊀，宿鳥探一作擇深枝。故一作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自一作白成絲。上四暮景，下四暮情。此詩縱橫看來，意無不合。晚花隱色，喻己之混迹。夕鳥歸林，方己之避亂。此雖寫景，而兼屬寓言。故國生悲，仍與流水相應。白頭興歎，又與暮雲相關。脈理之精細如此。

㊀張正見詩：霜雁排空斷，寒花映日紅。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去聲自京赴任青城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作。　顧注：此舅氏使蜀還京，隨有青城之命也。　《杜臆》：閬州今爲保寧府，附郭有閬中縣。　青城縣屬成都。

聞道去聲王喬舄㊀，名因太史傳。如何一作何如碧鷄使去聲㊁，把詔紫微天㊂。秦嶺愁回首一作馬㊃，涪音浮江醉泛船㊄。青城漫污雜㊅，吾舅意淒然。上四惜舅氏外授，下四送舅氏赴任。王喬因太史而傳，見外吏有藉於朝臣。今以王朝之使，詔除縣令，是京官反爲外吏矣。如何二字，訝而惜之也。秦嶺不堪回首，涪江且醉客船，自此至青城，見彼污雜之俗，舅氏得不悽然乎。

㊀後漢王喬爲葉令，每朔望來朝，雙鳧先至。帝令太史伺之，得朝舄二。

㊁《前漢·王褒傳》：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宣帝使褒往祀焉。公舅必先使於蜀也。

㊂《杜臆》：青城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故云紫微天。一說：紫微殿名，開元四年召縣令策於廷，二十四年宴新除

縣令於朝堂。因知除授縣令，得把詔紫微也。

㊃鶴曰：《唐志》：秦川有秦嶺縣，貞觀二年省。

㊄又曰：涪江雖出合州，而《水經》則云涪江水東南合射江，則梓閬皆可通言。

㊅閩中陳氏曰：污言風俗，雜言居民。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鶴注：此是廣德元年九月至閬州作。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如毛之句。邵寶注：公母崔氏，十一舅乃是崔氏。《九域志》：閬州西至梓州二百二十里。

萬壑樹聲滿㊀，千崖秋氣高㊁。浮舟一作雲出郡郭㊂，別酒寄江濤㊃。

此記王閬州筵。《杜臆》：起語筆力雄壯，而別景已覺淒然。陳師道曰：世稱杜牧之「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纔用一句而語益工。

㊀《世說》：顧愷之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江總詩：樹聲非有意。

㊁梁簡文帝詩：千崖共隱天。宋玉賦：悲哉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水清。

㊂魏文帝詩：浮舟橫大江。

㊃吳均詩：離歌玉絃絶，別酒金巵空。

良會不復扶又切久㊀，此生何太勞㊁。窮愁但一作唯有骨㊂，羣盜尚如毛㊃。吾舅惜分手㊄，使去聲君寒贈袍㊅。沙頭暮黃鶴一作鵠，失侶亦一作自哀號平聲㊆。此敍惜別之情。良會二句，傷舅。窮愁

二句，自慨。舅有分手之詩，王有寒袍之贈，兩感其意也。孤鶴哀號，比別後淒涼之況。　黃生注：起語激厲，結調悲惋，首尾自相稱。　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洛神賦》：悼良會之永絕。

㈡《莊子》：大塊勞我以生。《史記》：形太勞則敝。

㈢但有骨，猶云貧到骨。《家語》：子路靜思不食，以至骨立。

㈣賈誼《新書》：反者如蝟毛而起。

㈤謝瞻詩：分手東城闉。

㈥贈袍是贈己，不是贈舅，若贈舅氏，不煩公代謝矣。《史記》：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㈦孔德紹詩：華亭失侶鶴。　《長門賦》：白鶴嗷以哀號。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得昏字

盧注：時二十四舅赴任青城，十一舅與之同往也。前是奉酬之作，此是奉送之作。

治南嘉陵江上，唐杜甫有詩。　《一統志》：東樓，在保寧府曾音層城有高樓舊作會㈠，制古丹臒存㈡。　迢迢百餘尺㈢，豁達開四門㈣。　雖有一作會車馬客㈤，而無人世喧。　遊目俯大江㈥，列筵慰別魂㈦。　首記東樓別筵。

㈠《淮南子》：崑崙之山，有層城九重。　古詩：西北有高樓。

㈡《書》：「惟其塗丹臒。」丹，朱色。臒，采色。各塗以膠漆也。

㈢《西京賦》：迢迢以亭亭。古詩：雙闕百餘尺。

㈣《景福殿賦》：開南端之豁達。《書》：闢四門。

㈤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㈥《儀禮注》：遊目，所視廣也。

㈦謝靈運詩：得以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㈠。天寒鳥獸伏一作休，霜露在草根㈡。今我送舅氏㈢，萬感集清樽㈣。豈伊山川間去聲㈤，回首盜賊繁。此敍臨別情景。冬時物皆休息，而己獨浪迹他鄉，所以增感。山川二句，傷長安亂離也。

㈠顏色昏，謂黯淡無光。《雪賦》：歲將暮，時既昏。

㈡沈約詩：草根積霜露。

㈢《詩》：我送舅氏，至於渭陽。

㈣謝靈運詩：萬感盈朝昏。

㈤《穆天子傳》：王母歌曰：「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王命久崩奔㈠。臨風欲慟哭㈡，聲出已復吞。末又兼懷青城舅氏。前奉命而任青城者，實以賢勞之故，今舅氏復往，益覺孤危矣，故傷心而欲哭。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謝靈運詩：「坻岸屢崩奔。」山下墮曰崩，水急流曰奔。此比行役之匆遽。

㈡謝靈運詩：「送別之作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

㈡李陵《答蘇武書》：臨風懷想，能不依依。《晉書》：阮籍車轍所窮，每慟哭而返。

放船

按鶴注：此廣德元年秋閬州作。蓋蒼溪屬閬州，橘熟在秋候也。《杜臆》：《地志》：蒼溪於閬中爲上游，臨嘉陵江，今有放船亭，因杜詩得名。

送客蒼溪縣㈠，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放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㈡。江流大音太。一作天自在，坐穩興去聲悠哉㈢。上四放船之由，下四放船景事。見青而惜峯過，望黃而知橘來，皆舟行迅速之象。青是雨後色，黃是秋深色。趙汸注：青字黃字略讀，乃上一字，下四字格。

㈠《寰宇志》：閬州蒼溪縣，因縣界蒼溪谷爲名。嘉陵江在縣東一里，東南流。《九域志》：在閬州西北四十里。

㈡樓鑰曰：嘗與蜀黃文叔裳食花椑，因問蜀中有此乎。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云『黃知橘柚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椑也。問之土人云：工部既誤，有好事者欲爲解嘲，於其處大種橘柚，終非土宜，無一活者。」椑音悲。諸葛武侯《黃陵廟記》：峯巒如畫。劉楨詩：橘柚生南國。

㈢《夏統別傳》：統在船曝所市藥，穩坐不搖。葛常之曰：五律，於對聯中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放船》詩「直愁騎馬滑，故作放舟迴」，《對雨》詩「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詩「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

王嗣奭曰：此聯却是流水對，公別有十字句法，如《子規》詩「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淒」，是也。　吳子良《偶談》：錢起詩「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如此詩「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薄遊

鶴注：《唐志》：閬州、綿州，皆爲巴西郡。公廣德元年曾至兩郡，但至綿乃是春晚，至閬乃是秋晚，詩言病葉寒花，當是閬州作。　周捨詩：薄遊久已倦。

漸漸一作漸漸風生砌㈠，團團日一作月隱牆㈡。遥一云滿空秋雁滅一作過㈢，半嶺暮雲長一云張㈣。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一作月眼㈤，今夕一作夜復扶又切清一作秋光。上四敍景，薄遊所見。下四言情，薄遊所感。風聲日影，屬近景。空雁嶺雲，屬遠景。病葉，寓言憔悴。寒花，自況淒涼。觸景增悲，故淚添此夕耳。五六，賦中帶比，故屬下截。七八用倒裝句，本是對清光而墮淚。

㈠謝惠連詩：漸漸振條風。漸漸，風聲細也。

㈡班婕妤詩：團團似明月。何遜詩：團團日隱洲。

㈢杜審言詩：迸水落遥空。宋之問詩：還鄉秋雁飛。楊慎《丹鉛録》：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有句云「薄煙羃遠郊，遥峯没歸翼」。蓋六朝人語。杜詩「遥空秋雁滅」本此，唐詩「帆帶夕陽千里没」亦本此。

㈣李百藥詩：雲凝愁半嶺。

㈤庾信詩：雙雙淚眼生。　閬州屬巴郡地，故曰巴城。

嚴氏溪放歌一作《放歌行》

此依朱氏，編在廣德元年秋閬州作。　朱注：《華陽國志》：閬中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黄、嚴爲大姓。《唐

書・李叔明傳》：閬州嚴氏子疏稱，叔明少孤，養於外族，遂冒其姓。可證嚴氏溪在閬州，溪蓋以其族名也。

天下兵一作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㊀，邊頭公卿仍獨樊作何其驕。費心姑息是一役㊁，肥肉大酒徒相要平聲㊂。嗚呼古人已糞土㊃，獨覺志士甘漁樵。此自傷旅況，歎時無知己也。邊鎮驕蹇淩物，卽有時小惠姑息，其所費心，不過相要一役而已。酒肉之外，豈有愛敬真情乎。因歎古之好士者不可復作，志士獨向漁樵而遯迹耳。此句起下。邊頭公卿，恐指章彝。鮑氏指郭英乂。趙注謂郭在成都，非邊頭也。

㊀洙曰：成都在劍嶺之南。

㊁楊慎曰：《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此説殊晦。《尸子》：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政。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杜臆》：是一役，言徒以此一役了事耳。舊注誤謂以一役夫待人。《左傳》：陰飴甥曰：「一役也，秦可以霸。」

㊂《韓非子》：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呂氏春秋》：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

㊃《晉語》：玉帛酒食，猶糞土也。

況我飄蓬鮑作轉無定所，終日慨慨忍羈旅。秋宿樊作夜霜一作清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㊀。知子松根長子兩切茯苓㊁，遲暮有意來同煮。此過嚴氏溪，欲與之偕隱也。漂流無定之時，喜得溪邊景色，且當此筋力已衰之候，不如託此以養生矣。朱注：閬州在梓州之東，此言東遊閬州，又西還梓州也。趙次公謂西還成都迎家者，誤引去年事耳。此章兩段，各八句分韻。

㈠更何許，言此身更往何所乎。時解謂將身更許何人者，未然。晉童謠：天子在何許。

㈡《本草》：茯苓，千歲松脂也，作丸散服，能斷穀不饑。

警急原注：高公適領西川節度。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十月閬州作。是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州。蔡夢弼曰：考史，代宗卽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師，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尋失松、維等州，此詩乃松州未陷時作。《漢書》：備邊防警急。

才名舊楚將去聲㈠，妙略擁兵機㈡。玉壘雖傳檄㈢，松州會解圍㈣。和親知計拙㈤，公主漫無歸㈥。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㈦。題曰警急，畏邊警之日急也。上四望高適，下四憂吐蕃。高公才略，自足控制邊疆，但恐和親失計於前，青海失守於後，一時驟難攘斥耳。

㈠《魏志・賈詡傳》：臨菑侯甚有才名。朱注：至德二年，永王璘反，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肅宗奇其對，以適爲揚州左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故云舊楚將。

㈡李乂詩：河塞有兵機。

㈢玉壘山有二，此指威州之玉壘。趙注：吐蕃入寇，故檄書傳聞。

㈣鶴注：此云會解圍，時松州尚未陷也。

㈤黃希曰：當時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而卒不免其入寇，所以爲計拙。

㈥趙曰：青海復爲吐蕃所得，如飽鷹之不可縶紲矣。

㈦漫，徒然也。

㊐天寶中，哥舒翰曾築城於青海。

四明楊守陳曰：此下三章，皆爲高適作，譏其不能禦虜也。

可見矣。

王命

《詩》：王命南仲。

漢一云漠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去聲甲㊀，骨斷使去聲臣一云君鞍㊁。牢落新燒棧㊂，蒼茫舊築壇㊃。深懷喻蜀意㊄，慟哭望王官一云京繖。

題曰王命，望王朝之命將也。上六敘時事，下二想安邊。西戎入寇，和戰無功，故諸將之血埋入於甲中，使臣之骨幾斷於鞍上。今棧閣已燒，而始用舊人，亦已晚矣。此時安得詔書諭蜀以退寇兵乎，故人皆慟哭而望王官之至也。趙曰：漢與巴相連，蓋吐蕃入寇之地，漢北爲褒斜，巴西則綿漢也。鶴曰：渭北兵馬使吕月將，將精卒二千，與吐蕃戰於鹽屋，兵爲賊所擒，所謂「血埋諸將甲」也。朱注：上元二年二月，奴剌、黨項寇寶鷄，燒大散關，所謂「牢落新燒棧」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千餘萬衆度渭，命郭子儀禦之，子儀得二千騎而行，所謂「蒼茫舊築壇」也。朱注：王官當指嚴武，吐蕃圍松州，高適不能制，故蜀人思得武以代之。

㊀《史・高帝紀》：諸將過此者多。

㊁陳子昂詩：當盡使臣能。

㊂《漢書》：張良説漢王燒絶棧道。

㊃漢高帝築壇在漢中，注見七卷。

㊄《司馬相如傳》：唐蒙通夜郎，徼巴蜀吏卒，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恐，上使相如責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意。

征夫

《詩》：駾駾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㊀，銜枚有荷去聲戈㊁。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題曰征夫，傷征人之喪敗也。上四哀陣亡者多，下四歎援師不至。千山空多，言有險莫守，銜枚荷戈，望官軍來救。吾道如何，自慨進退失據矣。

㊀漂梗，注見一卷。

㊁《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譁。《漢書·高帝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顏師古注：枚狀如箸，橫銜之，結鈕而繞項以止言語也。《詩》：荷戈與祋。

西山三首

鶴注：此廣德元年，松州被圍時作。盧注：圖經云：岷山巉絶崛立，捍阻羌夷，全蜀依爲巨屏。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㊀。築城依一作連白帝㊁，轉粟上上聲青天㊂。蜀將去聲分旗鼓，羌兵

助一作動鎧鋋一作井泉㊃。西南背倍同和好去聲，殺氣日相纏㊄。此章記西山時事。首聯言地之逼，次聯言守之難，三聯言戰之急，末聯言戰之故。荒山頂，望可見。雪嶺邊，近易侵也。依白帝，擬其高。上青天，狀其險。蜀將，會討之師。羌兵，服屬之夷。背和尚殺，故須同仇以敵愾。《杜臆》：築城、轉粟，見謀國者之失算。高適諫之不聽，則有分其過者矣。

㊀錢箋：《元和郡縣志》：岷山，卽汶山，南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山頂停雪，常深百丈，夏月融泮，江川爲之洪溢，卽隴之南首也。李宗諤《圖經》：維州，南界江城，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高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衝。

㊁黃希曰：白帝，西方之帝也，舊引夔州白帝城，非是。

㊂《漢・韓安國傳》：轉粟輓輸。李白《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高適《請減三城戍兵疏》：平戎以西數城，邈若窮山之巔，蹊隧險絶，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

㊃公《東西兩川說》：仍使羌兵各繫其部落。鎧，頭盔。鋋，小矛。

㊄蔡琰《笳曲》：殺氣朝朝衝塞門。

其二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㊀。風動將軍幕一作蓋，天寒使去聲者裘㊁。漫平聲山賊營一云成壁壘，迴首得無憂。此章記松州之圍。上四敍寇邊之事，下四歎安邊無策。戍卒防秋，而犯邊者屢至。行軍遣使，和戰兩疲，賊壘漫山，長驅莫遏也。

㊀鶴曰：《唐志》：火井在邛州，有火井縣。《九域志》云：有火井在蓬州。蓬與果、巴州爲隣，而邛與雅州爲隣，雅去羈

縻羅巖州不滿三百里，此當指邛而言。松、維二州，唐屬西川，自廣德元年後吐蕃復置行州，以首領爲刺史司馬矣。

㈡蔡邕樂府：海水知天寒。

其三

子弟猶深入㈠，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㈡。辯士安邊策㈢，元戎決勝威㈣。今朝烏鵲喜㈤，欲報凱歌歸㈥。三章，憂松州將陷也。上四言時勢之危，下四望和戰有成。鐵馬瘦，米船稀，見兵疲糧盡矣。軍幕、使裘，戰和無益，而猶云辯士、元戎者，蓋思兩者之中，得一以濟，庶可却敵而凱旋耳。

㈠公《東西兩川説》：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足以備邊守險。

㈡《寰宇記》：蠶崖關在導江縣西北四十七里。《寰宇記》：灌口鎮在導江縣西六十里。《方輿勝覽》：淳熙五年，胡元質奏曰：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出灌口。沈、黎兩州去成都尚千里，關隘阻足以限隔。惟灌口一路，去成都止百里，又皆平陸，朝發夕至。威、茂兩州卽灌口之蔽障。希曰：《唐志》：彭州導江縣有蠶崖關。《寰宇記》：灌口山，在西嶺有天彭關。又云：有灌口鎮在彭州九隴縣，然則蠶崖、灌口蓋在彭州也。

㈢《莊子》：辯士無談説之序則不樂。《范睢傳》：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趙充國傳》：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㈣《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史記》：決勝千里之外。

㈤《西京雜記》：烏鵲噪而行人至。

㈥凱歌，見前《贈高適》詩注。

公抱憂國之懷，籌時之略，而又游逢亂離，故在梓閬間有感於朝事邊防，凡見諸詩歌者，多悲涼激壯之語。而各篇精神煥發，氣骨風神，並臻其極。此五律之入聖者，熟復長吟，方知爲千古絶唱也。

與嚴二郎奉禮別

一作歸奉禮別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在閬州作。《唐書》：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班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詳詩語，時嚴蓋入京師赴職。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㈠，臨風看去塵㈡。頂別。頂老。去塵，

㈠《易》：出涕沱若。

㈡《楚辭》：臨風兮浩歌。此送別之意。誰暖眼，言冷眼者多。斜日，

商歌還入夜㈠，巴俗自爲隣。尚愧微軀在，遥聞盛禮新㈡。山東羣盜散，關下受降音杭頻㈢。

諸將去聲歸應平聲盡，題書報旅人㈣。此別後情事。商歌巴俗，自傷寥落。遥聞盛禮，喜嚴爲奉禮也。盜息兵歸，正獻俘告廟、禮官從事之時，故囑其一報太平。此詩正用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淮南子》：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

㈡劉孝綽啓：參陪盛禮，莫匪國華。任昉表：不得臨列闕庭，共觀盛禮。

㈢黄鶴曰：是時薛嵩以四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故云受降頻。事在寶應元年冬，廣德元年春。

㈣《漢書》：武帝使公

孫驚築塞外受降城。

㈣班婕妤《搗素賦》：書既封而重題。

贈裴南部原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注：此廣德元年公至閬時所贈。《唐書》：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甑㈠，堂橫單父琴㈡。人皆知飲水㈢，公輩不偷金㈣。此言裴君以清節受誣。《杜臆》：人皆知管下句，此十字格也。

㈠《後漢書》：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清貧。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㈡《呂氏春秋》：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治。

㈢《晉書》：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官，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

㈣《漢書》：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者，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來而歸金，金主大慚。

梁獄書應一作因上上聲。一作作㈠，秦臺鏡欲臨㈡。獨醒時所嫉㈢，羣小謗能深㈣。卽出黃沙在㈤，何一作應須白髮侵㈥。使去聲君傳舊德㈦，已見直繩心㈧。此望袁君以直道伸枉也。秦鏡獨明，故嫉謗得剖，而寃獄可出。使君，指袁判官。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漢書》：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者讒毀之，下吏，陽從獄中上書，王出之。時裴必有訴理之詞也。

祖人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卽見腸胃

五臟。又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

㈡《楚辭》：衆人皆醉我獨醒。

㈢《詩》：愠於羣小。

㈣黃沙，獄名。《魏志·高柔傳》注：《晉諸公贊》曰：柔次子光，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駱賓王《在獄書懷》詩：青陸芳春動，黃沙旅思催。

㈤《漢書》：李胤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

㈥張載詩：憂來令髮白。

㈦陳琳檄：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㈧晉書：李胤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

巴山

鶴注：此是廣德元年十一月公在閬州作。閬居巴子之國，故曰巴山。

巴山遇中使去聲，云自陝郭作陝。舊作峽，非城來㈠。盜賊還奔突，乘去聲輿恐未回。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㈡。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㈢。

㈠盜賊二句，述中使之言。顧注：甘棠樹、望仙臺，俱屬陝州近境，時天子在陝，故有天寒地闊之感。吐蕃入寇，徵兵不應，官吏奔散。曰羣臣安在，譏文官不能扈從，武將不能禦敵也。

㈡《水經》：河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注：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括地志》：《唐書》：陝州陝縣有陝城宮。《九域志》：邵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㈢邵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

㈡《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長安志》：望仙臺，在鄠縣西三十里。狼狽，注見前。

㈢阮籍詩：梁王安在哉。

早花

《杜臆》：此與前篇乃一時之作。

西京安穩未㈠？不見一人來。臘日一作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㈡，艷艷待春一作容鬢催。此歎臘盡花開，而亂猶未平也。首聯傷時，次聯感物，五六承次聯，七八承首聯。不見人來，無確耗也。《杜臆》：早花有二意。一是因聞報之遲，而傷花開之早。一是見花開之早，而感年華之易邁，但憂亂爲重，不暇憂老耳。此詩上四散行，下四整對，亦藏春格也。

㈠鶴注：《長安志》：天寶六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按紀：上元二年曰上都，志誤也。此云西京者，循舊名也。《漢書》：武帝曰：「君除吏盡未？」此詩未字所本。

㈡古詩：盈盈樓上女。

發閬中

鶴注：廣德元年九月，公自梓入閬，冬末復歸梓，明年初春又至閬。詩云「別家三月」，當是元年冬晚歸梓州時作。《舊唐書》：閬水迂曲，經郡三面，故曰閬中。

贈裴南部　巴山　早花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㊀，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一作速，秋花錦石誰能一作復數所主切㊁。別家三月一書來一作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此自閬州回梓而作也。上四閬中景物，下四發閬情事。蛇虎爲患，無村可避，且當此雲迷雨暗，愈增中途悽愴矣。女病妻憂，即於家書中見之。

㊀劉向《新序》：前有大蛇如堤。

㊁庾肩吾詩：錦石鎮浮橋。

江陵望幸

謂江陵人望車駕之臨幸也。朱注：《唐書》：上元初，呂諲建請荊州置南都，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以遏吳蜀之衝。廣德元年冬，乘輿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略，可當重寄，乃拜江陵尹，充荊南節度觀察等使。詩所云「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也。時公在巴閬，傳聞代宗欲巡幸江陵，故有此作。《封禪文》：太山梁父，設壇望幸。

雄都元壯麗㊀，望幸燄威神㊁。地利西通蜀㊂，天文北照秦㊃。風烟含越鳥㊄，舟楫控吳人㊅。未枉周王駕㊆，終期漢武巡㊇。甲兵分聖旨㊈，居守付宗臣㊉。早發雲臺仗刊作路㊊，恩波起涸鱗㊋。首句江陵，次句望幸，中四咏江陵形勢，下六寫望幸情事。作短章排律，多在首聯扼題，此定式也。西蜀、北秦、南越、東吳，江陵四至之地。甲兵分自聖旨，以衛伯玉統兵往鎮也。居守付之宗臣，時郭子儀留守西京也。發雲臺，天子

將巡。起涸鱗，窮民待澤。

㈠《史記》：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

㈡顏延之詩：望幸傾五州。《甘泉賦》：象泰壹之威神。《魯靈光殿賦》：景福兮帝室之威神。注：威神，言尊嚴也。

㈢《孟子》：天時不如地利。

㈣謝靈運詩：列宿炳天文。秦分野占狼弧。狼弧與南極老人星相近，是天星在南，而北照秦野也。

㈤謝朓詩：風烟有鳥路。古詩：越鳥巢南枝。

㈥《易》：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㈦《左傳》：子革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㈧《漢書》：武帝南巡，至於盛唐。韋昭曰：在南郡。

㈨《詩》：修我甲兵。《前漢·陳湯傳》：承聖旨，倚神靈。

㈩《左傳》：君行則居守。《史記·留侯世家》：羣臣居守。

(一一)庾信《哀江南賦》：非無北闕之心，猶有雲臺之仗。

(一二)丘遲詩：肅穆恩波被。涸鱗，本《莊子》涸轍之鮒。駱賓王詩：涸鱗去轍還遊海。

葛常之曰：近時論詩，皆謂對偶不切則失之粗，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詩云「相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云「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愁坐

單復編在廣德元年梓州詩內。詩云「終日憂奔走」，時蓋往來梓閬間也。鮑照詩：空愁坐相誤。沈佺期詩：愁坐饒蟣蝨。

高齋常見野㊀，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上聲迴㊁，左擔去聲犬戎屯音諄。一作存㊂。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平聲。

上四敍景，愁坐所見。下四感事，愁坐所思。葭萌、左擔，與梓州相近。氏種，指羌人。犬戎，指吐蕃。恐其內外相結爲亂，故憂奔走也。

㊀高齋，乃齋之通名。公詩屢言高齋，有指他人言者，如「高齋常見野」，是説梓州所寓之齋。後夔州詩，高齋凡三見，亦同此例。

㊁《華陽國志》：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唐書》：葭萌縣，屬利州。楊慎曰：《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陰平在今之文縣。任豫《益州記》：江油左擔道，乃鄧艾懸車束馬之處。

遣憂

盧注：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深入，上方治兵，吐蕃已度便橋。上出幸陝州，吐蕃入京師，焚燒一空。公聞而心傷，故曰遣憂。　吳曾《漫録》：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唐詩類選》載此詩，世所傳

杜集皆無之。

亂離知又甚㊀，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顧作傷故臣㊁。紛紛乘白馬㊂，攘攘著陟畧切。一作看黃巾㊃。隋氏留顧作營宮室，焚燒何太頻。亂離一句，直攝通章。緑山之後，再陷吐蕃，故云又甚。代宗出奔，未知復國，故云難真。受諫二句，推致亂之由。白馬四句，傷世亂之極。《杜臆》：若早能受諫，則無今日之亂，至臨危而憶古人，亦已晚矣。盧注：舊以受諫句指柳伉一疏，此在長安既陷之後。按是年四月，郭子儀數爲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上狃於和好而不納。至還京，勞子儀曰：「用卿不早，亦已晚矣。」代宗之勞子儀，猶明皇之思九齡也。公不忍明言，故託之古人。白馬，指侯景。黃巾，指張角。是時高暉以城降吐蕃，王獻忠脅豐王珙以迎吐蕃，吕太一乘機作亂，故云紛紛攘攘。末二亦借隋形唐，蓋諱言也。

㊀《詩》：亂離瘼矣。

㊁孫楚《牽府君碑》：臨危運奇。　錢箋：《劇談録》：明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取張九齡言，不至於此。」遣使祭之，吹笛爲曲，號《謫仙怨》。

㊂《史記》：漢王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　《侯景傳》：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

㊃《史·貨殖傳》：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其部帥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冬狩行 原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鶴注：當是廣德元年冬梓州作。是年十月，代宗幸陝，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　夢弼曰：時章彝大閱東川，公詩愁坐　遣憂　冬狩行

識其多殺，兼勉其攘外寇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㊀，校獵亦似觀成功㊁。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㊂。首敍冬狩軍容。觀成功，謂兵馬雄壯，似凱旋奏功。步驟同，謂進止齊習，無先後參差。

㊀鶴注：《舊書·地理志》：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梓州，管梓、綿、普、陵、遂、合、瀘、渝等州。又考《會要》，上元二年二月，分爲兩川。廣德二年正月，復合爲一道。則知廣德元年冬宜有東川節度也。

㊁《漢·成帝紀》：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曰校獵。師古曰：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五校兵出獵。蔡注：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

㊂《記》：天子不合圍。鄧粲《晉紀》：王湛率然驅騁，步驟不異於王濟。

禽獸已斃十七八㊃，殺聲落日迴蒼穹㊄。幕前生致九青兕㊅，駝駝㠯落猥切嵬丑毀切垂玄熊㊆。東西南北百里間㊇，髣髴蹴踏寒山空㊈。有鳥名鸛鶂㊉，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爲見羈虞羅中㊋。次詳校獵之事。禽獸四句，言殺獲之多，舉大以該小。東西六句，言追逐之廣，舉小以該大。《杜臆》：百里空山，已無剩語，忽入鸛鶂，法奇而意足。

㊃《西京賦》：儷禽斃獸，爛若磧礫。白日未及移晷，已獦其十七八。

㊄金氏曰：迴蒼穹，暗用魯陽揮戈返日。

㊅《楚辭》：君王親發兮憚青兕。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㊆朱注：駝駝，即駱駝。㠯嵬，高貌。《魯靈光殿賦》：玄熊蚺蛇以斷斷。

㈤《上林賦》：東西南北，馳騖往來。

㈥《南都賦》：蹴踏咸陽。

㈦《詩》：有鳥高飛，亦傅於天。《左傳》：有鸛鵒來巢。童謡曰：「鸛鵒鸛鵒，往來歌哭。」而語。

㈧《鷓鴣賦》：肉不登於俎味。

㈨《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又：羅氏掌羅鳥鳥，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陳子昂詩：虞羅忽見尋。

春蒐冬狩侯一作候得用叶以中切。舊作同，誤㈠，使去聲君五馬一馬驄㈡。況今攝行大將去聲權㈢，號令頗有前賢風㈣。此美章留後。朱注：唐刺史，即古諸侯職也。趙注：《周禮》：巡狩本天子事，而諸侯得行之，故曰侯得用。吳論：五馬，切刺史。一馬驄，切侍御。攝大將，切留後。號令嚴明，所以校獵可觀。

㈠《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列子》：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用與功叶。

㈡朱注：《潘子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二千石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太守以五馬稱之。《逐齋閒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爲五馬。或曰：《毛詩》「良馬五之」，以爲州長建旗，後遂作太守事。程大昌曰：鄭玄注《詩》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絶遠，周之州乃統隸於縣，比漢太守秩殊不侔，未足爲據。按古樂府有「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則太守五馬，必起於漢。但其説不一。次公云：出應劭《漢官儀》，今亦無從考證。若類書所稱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此乃無稽之言，不

可引爲故實。

㈢《史記・孔子世家》：攝行相事。

㈣《書》：發號施令。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㊀。喜君士卒甚整肅，爲去聲我迴轡擒西戎㊁。草中狐兔盡何益二句，卽賈生「不獵猛敵而獵禽獸」意。

㊀鶴注：天寶九載五月，諸衞與諸節度所用緋色旗旛，並改爲赤，故《諸將》詩云「曾閃朱旗北斗殷」。

㊁《史記》：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唐書》：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州，又三日，吐蕃陷京師。

㈢桓譚《新論》：狐兔盡何益二句，卽賈生「不獵猛敵而獵禽獸」意。

胡夏客曰：《冬狩行》因校獵之盛，思外清西戎，內匡王室，視他題他篇之憂國者，尤爲切貼矣。

王嗣奭曰：此詩規諷不淺，前云「亦似觀成功」，繼云「頗有前賢風」，俱致不滿之意。此公竟爲嚴武所殺，得非有罪可指乎。

羅大經曰：篇末引幽王，蓋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辜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必胎變稔禍，有出於女寵之外者，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

山寺原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依朱注編在廣德元年之冬。

野寺根一作限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扶又切辨，百身一莓苔。雖一作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㊀。如聞龍象泣㊁，足令平聲信者哀。首述山寺荒殘之象。前佛，露石龕者。世尊，坐殿中者。

㊀黄希曰：諸經皆以佛爲世尊。

㊁《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翻譯名義集》：水行中龍力最大，陸行中象力最大。杜修可曰：《傳燈録》云：龍象乃鱗毛類中最巨者，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指佛象也。

㊂遠注：信者，指佞佛之徒。

使去聲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㊀，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㊁，告訴棟梁摧㊂。公爲去聲顧一作領賓從去聲。荆作賓從，黄作賓徒，一作兵徒㊃，咄嗟檀施去聲開㊄。此記入寺施捨。大官豪侈之狀，僧家乞憐之態，摹寫逼真。

㊀《詩》：崇牙樹羽。

㊁周弘正詩：山僧盡凋散。《高僧傳》：帶索藍縷。《字林》：南楚人貧衣被敝醜，謂之藍縷。

㊂《晉陽秋》：謝尚收涕告訴。

㊃《魏氏春秋》：鍾會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㊄《石崇傳》：爲客作豆粥，咄嗟立辦。晉孫楚詩：人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文選注》：《大品經》：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大乘論》：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薛夢符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施，此合華梵之語而云檀越。王簡棲《頭陀寺碑》：日行不捨之檀，施諸羣有。黃希曰：佛書注：梵語檀那，華言布施。

吾知多羅樹㊀，却倚蓮華臺㊁。諸天必歡喜㊂，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㊃。黃生：注云：以茲二句，當在窮子二句之下。窮子失淨處㊄，高人憂禍胎㊅。此借修寺託諷。天，若移此奉佛之心，以撫恤軍士，豈非弘濟才乎。蓋窮子多行穢不淨，高見者宜防禍於未萌，窮子指士卒。朱注謂諷章不修臣節，如窮子離淨處而甘糞穢，將來自蹈禍機，如子璋、知道之破滅也。恐無此當席罵主之理。

㊀《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等，一多羅婆力叉貝多，二多梨婆力叉貝多，三部闍婆力叉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漢翻爲葉。婆力叉漢翻爲樹。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寶護，亦得五六百年。《翻譯名義集》：貝多形如此方櫚櫚，極高，長八九十尺，花如黃米子。《嵩山記》：嵩高寺中，忽有思惟樹，卽貝多也，一年三花。

㊁《文殊傳》：世尊之座高七尺，名七寶蓮花臺。《大智度論》：人中蓮華，大不過尺。漫陀者尼池及阿那婆達多池中蓮華，大如車蓋。天上寶蓮華，復大於此。如此蓮華臺，嚴淨香妙可坐。

㊂佛書有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天。《金剛經》：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㊃王康琚詩：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補注：舊本，「窮子」原就佛徒言，「以茲撫士卒」，方推到章留後，語微婉而有致。若將「窮子」二句，在「撫士卒」之下。黃白山將上下互調，獨有體貼。太切直。前注指「窮子」爲士卒，終覺未當。

㈤《法華經》：譬如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長大復加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舍，受雇除糞，污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卽大歡喜。王融啓：閉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四蒙。

㈥駱賓王詩：高人儻有訪。《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歲晏風破肉㈠，荒林寒可迴㈡。思量平聲人一作人道苦㈢，自哂同嬰孩㈣。此自慨而含諷意。上文檀施撫卒，告章之意已完，此下頗難措語，茲將己意伴結，諷諭在離卽之間。言當此寒盡春來之候，方欲如嬰孩之自適，豈能與山僧輩爲此入道之艱苦乎。此章前三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唐吳少微詩：歲晏風落山。

㈡謝靈運詩：荒林紛沃若。

㈢《金剛經》：虛空可思量否。《洛陽伽藍記》：靈覺寺寶明，嘗作隴西太守，棄官入道。

㈣《老子》：若嬰兒之未孩。郭璞詩：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漢武內傳》：延陵陽形有嬰孩之貌，仙宮以青真小童爲號。

朱鶴齡曰：章彝事，二史無考，但附見《嚴武傳》云，武再鎮劍南，杖殺之。公在東川，與往來最數，然《桃竹杖》、《冬狩行》語皆含刺，他詩又以指揮能事、訓練強兵稱之。大抵彝之爲人，將略似優，乃心不在王室。是冬天子在陝，彝從容校獵，未必無擁兵觀望、坐制一方之意。公窺其微而不敢誦言，因遊寺以諷諭之。世尊塵埃，咄嗟檀施，豈天子蒙塵，獨能宴然罔聞乎。「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欲其用此道以治兵敵愾，無但廣求福田也。而其詞意含蓄，此公之善於忠告乎。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冬作。《爾雅》釋：草竹四寸有節曰桃枝。《書·顧命》：敷重篾席。疏：卽桃枝竹。戴凱之《竹譜》：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爲席。揚雄《蜀都賦》：筠節桃枝。木華《海賦》：桃枝篔簹。左思《蜀都賦》：筠節桃枝。注：桃枝，竹屬，出墊江縣，可以爲杖。《元和郡縣志》：合州銅梁山出桃枝竹。東坡《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棬，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出巴渝間。郭璞有《桃杖贊》，子美有《桃竹歌》。《杜臆》：桃竹卽棬竹，川東至今有之。

江心一作上磻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㊀。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叶音篤㊁。梓潼使去聲君一作者開一束㊂，滿堂賓客皆嘆息叶蘇六切。首言竹杖之美，贈自章公。

蒼波，則體潤。尺度足，長短適宜。如紫玉，光澤可玩。生磻石，則質堅。浸

㊀《北史·楊津傳》：受絹依公尺度。

㊁《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漢江湄，逢鄭交甫，解佩與之。王逸《楚辭注》：馮夷，水仙人也。《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綿眇。

㊂鶴注：梓州，爲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也。

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㊃。老夫復扶又切欲東南征，乘濤鼓枻一作棹白帝城㊄。路

幽必爲鬼神奪，拔一作杖劍或與蛟龍爭。此喜得竹杖而深加愛護。鏗有聲，明其堅勁。東南征，將適吳楚

也。拔劍衝杖，用澹臺子羽拔劍碎璧事。

㈠張遠注：《隱逸傳》：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有聲，遇夜則光照十步，持之登高陟險，未嘗失足。

㈡《楚辭》：漁父鼓枻而去。注：鼓枻，鼓舷鳴也。

重平聲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㈠，使我不得爾之扶持㈡，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㈢。噫，風塵湏胡孔切。或作鴻洞兮豺虎咬古肴切。當作齩人㈣，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此見竹杖靈奇，恐其變化而去，故復爲丁寧祝告之詞。吳論：重告者，重複其語以結上文，猶《楚辭》亂曰之類。風塵，言亂離。豺虎，比寇盜。見扶衰避患，皆藉此杖。結語感慨，意特奇縱。此章，各六句分段，前兩段各一韻，後一段兼兩韻。

㈠《神仙傳》：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中矣。」長房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竹杖投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楊德周曰：此兼用豐城之劍躍出延津，幾於風雨晦冥，天地湏洞，異哉！

㈡《內則》：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㈢《博物志》：君山，洞庭湖山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水經注》：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

㈣《前漢·食貨志》：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六書正譌》：俗作咬，非。齩音五考切，咬音居肴切。

朱鶴齡曰：此詩蓋借竹杖規諷章留後也。既以踴躍爲龍戒之，又以忽失雙杖危之，其微旨可見。

鍾惺曰：此詩調奇、法奇、語奇，而無撒潑之病，氣奧故也。

王嗣奭曰：公自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是真話。廣德以來之作，俱漫成者，故其得失相參，失之或淺率無味，得之則

出神入化。此等詩，俱非苦心極力所能到也。

黃生曰：一竹杖耳，說得如此珍貴，便增其詩多少斤兩。

又曰：前是對主人語，後是對杖語，故作一轉，用「重爲告曰」字，蓋詩之變調，而其源出於騷賦者也。

暗諷朋友之不可倚仗者耳，細味語氣自見。

宋之問騷體詩有《嵩山天門歌》：登天門兮坐盤石之磷碏，前滬滬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巖倚披以鵬翅，洞朦葛兮峰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願遊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迴合兮攢蔡。松萬接兮拄日，石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艷紅。試一望兮奪魄，況衆妙之無窮。此杜詩《桃竹杖引》所自出，然杜之靈奇，却勝於宋之雋麗矣。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去聲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鶴注：此當是廣德元年十一月，代宗未還京時作。故云「重見衣冠走，黃屋今安否」。

我一作甫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㊀。豈惟長子兩切兒童，自覺成老醜㊁。常恐性坦率，失身爲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一作人後㊂。此憶在蜀情事。《杜臆》：觀失身折節等語，公亦殊有戒心。其告別以此，但不明言耳。

㊀古詩：歲月忽已晚。

㊁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老醜。

㊂古詩：尖意杯酒間。此暗用灌夫罵坐事。

㊃《漢書》：郭解年長，更折節爲儉。《易》：萬夫之望。

昔如樊作若縱壑魚㊀，今如喪去聲家狗㊁。既無遊方戀㊂，行止復扶又切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此敍去蜀情事。《杜臆》：「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各有餽贐，可爲行資，故湖舟落其手也。

㊀王褒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㊁夏侯湛贊：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史記》：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㊂《元和郡縣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縣南，週圍二百六十五里，俗名，卽古雲夢澤。

㊃《論語》：遊必有方。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去聲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音洛幾平聲。一作或難朽。日車隱崑崙㊀，鳥雀噪户牖。此記章公餞別景事。日晏鳥歸，而飲筵未散，正見章之眷戀交情。

㊀《莊子·徐無鬼》：若乘日之車。

波濤未足畏一作慰，三峽徒雷吼㊀。所憂盜賊多，重平聲見衣冠走㊁。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㊂，安排用莊叟㊃。此敍臨別躊躇之意。波濤不畏，起荆蠻二句。盜賊可憂，起中原二句。時長安經亂，既不能北還，惟有南適吳楚而已。

㊀《七發》：混混沌沌，聲如雷吼。

㊁祿山、吐蕃兩陷京師，故曰重見衣冠奔走。

㊂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㈢王粲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㈣《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隨雲拜東皇㈠，挂席上上聲南斗㈡。有使去聲，下同卽寄書，無使長迴首㈢。此章前四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結。

皇，楚神祠。南斗，吳分野。長回首，常望諸公寄書也。

㈠《楚辭》有《東皇太乙》章。《文選注》：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㈡謝靈運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春秋說題辭》：南斗吳地。《舊書·天文志》：南斗在雲漢之流，當淮海之間，爲吳分。

㈢釋寶月詩：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

王嗣奭曰：章留後所爲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詩屢諫不悛，想託詞避去，乃保身之哲，不欲以數取疏也。不然，有此地主，不必去蜀，又何以別去而終不去蜀耶。後章將入朝，公寄詩云「江漢垂綸」，則公客閬州，去梓不遠。

申涵光曰：「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半生疏放，晚乃謹飭如是。飽更患難，遂得老成，方是豪傑歸落處，一味使酒罵坐，禰正平爲可鑒已。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鵠注：此廣德元年冬避亂梓閬時作。　陶開虞曰：有四弟，穎、觀、豐各在他鄉，唯占從公入蜀。

久客應平聲吾道㈠，相隨獨爾來。孰今本作熟知江路近㈡，頻爲去聲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所主切㈢，柴荊莫浪開㈣。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㈤。前四占歸草堂，下四囑其檢校也。天下莫容，吾道應

作旅人矣。《杜臆》：草堂無人，安得鵝鴨，想有代爲看守者。臘月非種竹時，乘弟暫歸，故囑其栽補耳。鍾云：家務瑣屑，有一片友愛在內，故只見其真，不見其俚。

㈠《家語》：孔子曰：「吾道非耶？」

㈡朱注：《說文》：孰，食飪也。古文惟有孰字，後人加火以別生熟之熟。《漢書》孰計皆作孰。

㈢《魯連子》：鵝鴨有餘食。《西京雜記》：曹元理，善算術，嘗從其友陳廣漢，羊豕鵝鴨，皆道其數。

㈣謝靈運詩：促裝返柴荊。柴荊，門也。

㈤秦曰嘉平，漢曰臘。取獵，取禽獸以祭也。葉夢得云：臘月種竹，無一竿活者。若五六月栽，烈日無害，亦不必拘定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也。

年譜謂寶應秋末，公回成都迎妻子。遍考詩中，絕無一語記及，知公未嘗回成都矣。此詩云「熟知江路近，頻爲草堂回」，想迎家赴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也。

黃生曰：杜善鍊字，竹稀而曰影薄，樹多而曰陰雜，皆能涉筆成趣。

歲暮

鶴注：詩云「邊隅還用兵。烟塵犯雪嶺」，當指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雪嶺近維州也。梁權道編在上元元年成都詩內，考唐史及《通鑑》，是年與二年及寶應元年，雪嶺無警。又考寶應元年十二月，吐蕃寇秦、成、渭三州，皆無關於雪嶺。謝靈運有《歲暮》詩題。

歲暮遠爲客㈠，邊隅還用兵㈡。烟塵犯雪嶺㈢，鼓角動江城㈣。天地日流血㈤，朝音潮廷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歲暮

誰請纓㈥。濟時敢愛死㈦，寂寞壯心驚㈧。此詩憂亂而作也。上四歲暮之景，下四歲暮之情。烟塵鼓角，蒙上用兵。當此流血不已，請纓無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雖寂寞之中，而壯心忽覺驚起，可見公濟時之念，至老猶存也。

㈠崔湜詩：歲盡仍爲客。

㈡《晉史論》：舒元出蒞邊隅，欽其明德。《孔叢子》：用兵於敵。

㈢蔡琰《笳曲》：烟塵蔽野兮。

㈣江城，梓州江城也。

㈤王粲書：僵屍流血，聞之哽咽。

㈥《終軍傳》：請受長纓，必羈南粵王，置之闕下。

㈦《晉・慕容廆傳》：張華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

㈧魏武歌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送李卿曄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初春作。時代宗已還京，而巴西尚未聞也。《唐書・李峴傳》：肅宗詔刑部侍郎李曄鞫謝夷甫事，忤旨，貶嶺南。《世系表》：曄，太鄭王房淮安忠公琇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㈠，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㈡，走馬向承明㈢。暮景巴蜀當作西僻，春風江漢當作上清㈣。晉山雖自棄㈤，魏闕尚含情㈥。上四送李還京，下乃自敘己意。亂兵，指吐蕃。問行在而向承明，

急於覲君也。垂暮巴西，自憐地僻，傷春江上，唯待時清，蓋身雖廢棄而心猶戀闕也。

㈠李爲宗室，故稱王子。《古今樂録》：楚之王子質於秦，思歸作歌：「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咸陽之布衣。」《哀江南賦》：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㈡何遜詩「極目淚霑衣」，明用淚字。周弘正詩「行住兩霑衣」，暗藏淚字。杜句霑衣，多用暗藏。

㈢《前漢·嚴助傳》：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考《黄圖》，未央宫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㈣《杜臆》：閬州舊名巴西，而嘉陵在閬，亦名漢江。《寰宇記》：一曰西漢水，亦曰閬江。

㈤蔡曰：《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公與李俱在閬，故云晉山。今按：晉山本就閬言，而兼用介之推入綿上山中事。趙次公曰：《宣室志》載庶史，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北門從事嚴綬敬事之。蔡氏又曰：王子晉學仙，隱於緱山，是曰晉山。

㈥《吕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朱鶴齡曰：公嘗扈從肅宗，故自比之推。曰自棄者，不敢以華州之貶，懟其君上也。《壯遊》詩「子推避賞從」，亦此意。

《博議》云：晉山自棄，即《出金光門》詩「移官豈至尊」意也。古人流離放逐，不忘主恩，故公於賈嚴之貶，則曰「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於己之貶，則曰「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其温柔敦厚之意，言外可想。若以肅宗不甚省録，故往往自況之推，失之遠矣。

釋悶

黃鶴編在廣德二年，蓋天寶十四載至此爲十年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一作羊㊀也去聲復扶又切臨咸京。《杜臆》：此篇是杜集中七言排律。失道非關出襄野㊁，揚鞭忽是過湖城㊂。天子亦應平聲厭奔走，羣公固合思去聲昇平㊂。豺狼塞所責切路人斷絶，烽火照夜屍縱平聲橫。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去聲嬖孽能一作今全生㊃。江邊老翁錯料平聲事㊄，眼暗不見風塵清。

《杜臆》：此爲代宗不誅程元振而作。吐蕃入寇，逼乘輿，毒生民，禍皆起於程元振。所望一時君臣，翻然悔悟。當柳伉疏入，但削官放歸，此詩所以有嬖孽全生之歎也。豈知嬖孽不除，則兵不得解。兵不能解，則誅求仍不得息。其事之舛謬，真出於意料之外矣。然則風塵亦何由清，而太平將何時見乎。通篇一氣轉下，皆作怪歎之詞。

㊀天台謝省注：代宗避寇奔走，非如黃帝迷道，却似明帝微行。《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㊁《世說》：王大將軍頓軍姑熟，明帝著戎服，乘巴賨馬，齎一金鞭，陰察軍形勢。敦晝寢，夢日繞城，忽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朱注：按《晉書·明帝紀》，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王敦傳》帝至蕪湖，察敦營壘於湖，即蕪湖也。地志：晉太康中，分丹陽置於湖縣，即今當塗縣地。又蕪湖縣有王敦城，此詩所云湖城也。自唐以來，皆破句讀，故樂府有《湖陰曲》，張文潛始正之，云於湖爲句。

㊂《孝經鉤命訣》：明王用孝昇平致。又《梅福傳》：升平可致。

㈣《唐書》：代宗在陝，削程元振官爵，歸田里。廣德二年春正月，以私人京師，配流溱州，復令於江陵府安置。荀悅《申鑒》：省閽清淨，嬖孽不生。

㈤江邊，指嘉陵江也。

贈別賀蘭銛音纖

詩云「國步初反正」、「遠赴湘吳春」，蓋在廣德二年春代宗回京後作。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今君一作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驤首㈠，蒼一作飢鷹愁易音異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㈡。此歎賀蘭之困窮。士之寂寞，由於世未識賢。其甘守飢貧，寧爲驥倦鷹馴，不爲雀飽群飛，此可見其志節矣。黃雀，比趨勢附利者。驥鷹，比抱才不遇者。

㈠王僧孺詩：日中驅上駟，驤首通京苑。

㈡嬰，縈繞也。

國步初反正㈠，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㈡，君思千里蓴㈢。生離與死別㈣，自古鼻酸辛㈤。此敍送行之意。反正，代宗還京。風塵，吐蕃未靖。悲歌遠赴，皆指銛言。岷下，公滯蜀。思蓴，銛往吳。彼此離別，故至傷心也。他注以湘吳爲公欲往吳楚者，誤。黃鶴謂銛欲東下，是也。此章二段，各八句。

㈠《漢書·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

㈡《翟方進傳》：童謡云：「飯我豆食羹芋魁。」《貨殖傳》：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注：蹲鴟：芋也。

㈢《世説》：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問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一統志》：千里湖在溧陽縣東南一十五里，至今産美蓴，俗呼千里蓴。朱注：賀蘭，當是吳人而遊蜀者，故有君思千里之句。

㈣《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

㈤《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杜詩詳註卷之十三

閬山歌

黃鶴編在廣德二年閬州詩內，下首同時作。《杜臆》：閬州卽今閬中縣，屬保寧府附郭者。

閬州城東靈一作雪，非山白㊀，閬州城北玉臺一作壺碧㊁。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一作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㊂，已覺氣與嵩華去聲敵㊃。中原格鬬且未歸，應平聲結一作著茅齋著涉略切。一作向，一作看青壁㊄。此咏閬山之勝。上六敍景，下二述情。靈山玉臺，近閬山名。雲在山上，石在山下，浮字寫不盡之態，動字摹欲落之勢。石根下盤，乃鬼神所護，雲氣上際，與嵩華並高，結廬其下，聊堪避亂矣。胡夏客曰：此歌似拗體律詩。

㊀《唐書》：閬州閬中縣有靈山。錢箋：《寰宇記》：靈山峰多仙穴山，一名仙穴山，在閬中縣東北十里。與地圖云：靈山峰多雜樹，昔蜀王鼈靈登此，因名靈山。山東南隅有玉女搗練石。

㊁《輿地紀勝》：玉臺山在閬州城北七里。

㊂《杜臆》：地志：閬中山四合於郡，多仙聖遊跡，則鬼神之會可知。

㊃嵩山，中嶽。華山，西嶽。

㊄徐惟詩：竹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晉書・宋纖傳》：馬岌銘詩於西壁，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閬水歌

《杜臆》：江源出陝西鳳縣嘉陵谷，經廣元、昭化過劍州，至保寧府，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此江之異名。

嘉陵江色一作山水，一作江水何所似㈠？石黛碧玉相因依㈡。正憐日破浪花一云閬山出㈢，更復扶又切春從沙際歸㈣。巴童蕩槳欹側過㈤，水雞海鹽劉氏校本作鳥銜魚來去飛㈥。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㈦。

此咏閬水之勝，亦在六句分別景情。水兼黛碧，清緑可愛也。日出閬中，照水加麗，春回沙際，映水倍妍。槳欹側，江流急也。鳥來去，江波静也。腸可斷，中原未歸。天下稀，勝地堪玩。張綖注：公當遠離之時，而不失山水之樂，亦足見其處困而亨矣。《杜臆》：閬中勝事，總結上文，而贊云可腸斷，猶贊韋曲之花，而曰惱殺人也。

㈠《寰宇記》：嘉陵水，一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錢箋：《水經注》：漾水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周地圖》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經閬中，即閬中水，亦曰閬江，又曰渝水。樓鑰曰：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南趨，橫流而東，復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即錦屏山。

㈡《説文》：碧，石之青美者。阮籍詩：寒鳥相因依，日出正照水。

㈢劉孝威詩：揚帆乘浪花。

㈣費昶詩：春隨楊柳歸。

㈤沈約詩：巴童暗理瑟。

㈥朱注：嘗聞一蜀士云，水雞，其狀如雄雞而短尾，好宿水田中，今川人呼爲水雞翁。

㈦《方輿勝覽》：錦屏山，在城南三里。馮忠恕記云：閬之爲郡，當梁、洋、梓、益之衝，有五城十二樓之勝概。師氏曰：城南屏山，錯繡如錦屏，號爲天下第一，故曰天下稀。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春閬州作。　邵注：閬州，今四川保寧府。遂州，今四川潼川州遂寧縣。

離亭非舊國㈠，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繼㈡，愁隨舞曲長。一天開一云悲寵餞㈢，五馬爛生一作輝光㈣。川路風烟接㈤，俱宜一云看下去聲鳳凰㈥。上四陪宴情景，下四餞別頌言。

離亭記地，春色記時。對歌舞而愁畏，身在他鄉故也。二天指王，五馬指蕭。閬遂俱屬川中，故風烟相接。下鳳凰，言化能感物。　畏繼愁長，老年不耐久坐，卽公詩「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也。《杜臆》謂歌既畏其斷，舞又愁其長，總因漂泊他鄉，寫出侘傺無聊之狀，其語稍曲。

㈠離亭，離別此亭也。盧注：長安東都門外有祖道離亭，今餞於閬州，則非故國矣。陰鏗詩：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　《莊子》：舊國舊都，望之悵然。

㈡《樂記》：善歌者使繼其聲。

㈢《後漢書》：蘇章遷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㈣古《陌上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㊄謝朓詩：風烟有鳥路，江漢無限梁。

㊅《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賈誼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陪王使去聲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正月晦日閬川作。王使君，閬州守。

山豁何時斷㊀，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㊁，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㊂，晦日更添一作禁愁。此章陪使君泛江。上四江上之景，下四席中情事。山豁，山開豁，故江面平。見花已改岸，始覺鳥亦隨舟，其不流處仍流也。末點晦日，反掉作結。

㊀《杜臆》：地志：閬中有蟠龍山，在城東三里，狀如蟠龍。貞觀中，望氣者言，西南千里外有王氣，令人入蜀，次閬，果見山氣鬱葱，鑿破山脈，水流如血，今號鋸山。咸亨中，徙閬中縣於此，即今鋸山關。山豁當指此。江總詩：山豁自疏快。

㊁結束，衣裳裝束也。《漢武內傳》：緩此結束。古詩：娥娥紅粉妝。

㊂洪仲云：公詩「問知人客姓」，王建詩「人客少能留我屋」，人客字，蓋當日方言。《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日，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則是前此以晦日爲節也。

楊慎曰：「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語似拙，不若李羣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又不若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詞愈俗愈工，意愈淺愈深。今按杜詩《晚登瀼上堂》云「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是即「江平不肯流」之轉注也，豈可輕下軒輊語耶。

其二

有徑金沙軟㈠，無人碧草芳㈡。野畦連蛺蝶㈢，江檻俯鴛鴦。日晚烟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哀老易音異悲傷㈣。

此章就黃家亭子。上四亭前之景，下乃對景傷情。

㈠《杜臆》：結語申「歡娛恨白頭」意。

㈡《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一統志》：保寧府劍州、廣元、江油、巴縣出麩金。

㈡《別賦》：春草碧色。

㈢裴子野詩：栖葉如連蝶。

㈣《史記·貨殖傳》：陶朱公年衰老而聽子孫。

泛江

單復編在廣德二年春閬州詩內。《杜臆》：江卽嘉陵江。

方舟不用楫㈠，極目總無波㈡。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羅㈢。亂離還奏樂㈣，飄泊且聽平聲歌㈤。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此詩，樂中有悲。上四敍景，下四感懷。《杜臆》：江澄無波，綺羅映水，可想淨字之妙。方氏云：以奏樂聽歌照之，知其爲妓女之衣也。或云映花如綺羅，或云水紋似綺羅，皆非。公泛江而想清渭，蓋因收京而起故鄉之思。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泛江

㈠《爾雅》：方舟，並舟也。謝朓詩：方舟泛春渚。晉樂曲：渡江不用楫。

㈡《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㈢謝朓詩：澄江淨如練。

㈣《詩》：亂離瘼矣。

㈤謝靈運《鄴中詩序》：應瑒頗有飄泊之嘆。

收京

《唐書》：廣德元年十月，郭子儀復京師，車駕至自陝州。按公在梓州，至次年而始聞其信，此當是廣德二年春作。

復扶又切道去聲收京邑㈠，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去聲㈡，車駕已還音旋宮。捷報傳天地，歡騰萬國同。園陵開寢廟，鳥雀滿旌旗。莫令平聲回首地㈣，慟哭起悲風㈤。上四收京而喜，下乃事後之憂。兩次收京，故危一作扶持在數公㈢。

云復道。子儀力戰能殺吐蕃也。《杜臆》：衣冠自然扈從，用一却字，有不滿諸臣意。平日諂諛依阿，有變則奔亡坐視，及至收京，却來扈從，而車駕則已還宮矣，此輩何益成敗之數耶。

之地，再哭亂離也。未幾，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京師震駭，公克復之功，全在數公，朝廷當信任以圖久安，無使京華

㈠陸機詩：從子京邑。

㈡《世說》：王弘之曰：「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㈢安危，猶荀子言安國之危。　數公，謂郭子儀、馬璘等。公之先見明矣。

㈣回首，回望長安也。

㈤魏文帝賦：悲風肅其夜起。

巴西聞收京錢作宮闕一無闕字送班司馬入京二首

收京在去年十月，詩作於廣德二年之春，故云「劍外春天遠」。綿州屬巴西郡，是年公在閬州，閬州亦稱巴西郡，詳見《巴西驛亭》詩註。舊本下章另有《送司馬入京》題，單復依黃鶴併合爲一題，今從之。錢箋：此詩及《瞿唐懷古》、《狂歌行》、《惜別行送劉僕射》、《呀鶻行》五首，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鶴曰：唐制，上中下州俱有司馬。

聞道去聲收宗廟朱作京邑，嗚鑾自陝歸。傾都看平聲黃屋㈠，正殿引朱衣㈡。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去聲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此章從收京説到送班，在四句分截。乘輿還京，君臣如故，公猶遐方寄迹，而班獨匹馬歸朝，故臨別傷心。

㈠黃屋，車上之蓋。

㈡朱衣，侍從之臣。

鄭繼之善夫曰：詩之妙處，正在不必寫到真，説到盡，而其欲寫欲説者自宛然可想，斯得風人之義。杜詩每有失之太真太盡者，如此詩末二句，則有不真不盡之興矣，餘可類推。

其二

羣盜至今日，先朝音潮忝從去聲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一作閤長司諫，丹墀有故

人。向來論平聲社稷，爲去聲話涕霑巾。送班已具上章，故此詩多述己意。黃生注：首聯各開，中聯承次句，尾聯應首句，乃知社稷流涕，全是寇盜頻仍，主憂臣辱心事。如此大開大合，惟古文有之。公蓋以文法入詩律者。又曰：先朝、今日，群盜、從臣，對字不對句，謂之參差對。七八，囑其傳語故人，見在野尚切傾葵，在朝宜勤補袞，乃使至尊獨憂社稷，豈不深可流涕。此詩何減昌黎《諍臣論》、歐公《司諫書》。今按：首聯乃串說，以群盜之故，而流離至今，昔曾爲先朝從臣也。

黃生曰：全首虛運，格本不貴，其奇乃在章法句法。緣情事極其鬱結，故章句極其頓挫，語雖鍛鍊，而不見其痕。

城上荆作空城

顧注：此是廣德二年春自梓州往閬州時作。代宗還京在元年十二月。

草滿巴西綠，城空山谷作城空，一作空城白日長㈠。風吹花片片㈡，春動一作蕩水一作春送雨茫茫㈢。八駿隨天子㈣，羣臣從去聲武皇㈤。遥聞出巡狩，早晚徧遐荒㈥。上四，城上所望之景。下四，城上所感之懷。時松維初陷，人皆避亂，故曰城空。所見者惟花吹水動，則景物亦覺悽然矣。末借周漢巡遊，以比代宗幸陝。《杜臆》：此詩敍景言情，真堪痛哭，詩之不愧風人者也。黃生注：五六即遥聞之事，此用倒插。故云巡狩，與《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

㈠賀力牧詩：城空餘堞鳥。

㈡庾信《枯樹賦》：片片真花。

師氏曰：不敢斥言出奔，

㈢《海賦》：茫茫積流。

㈣王嘉《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絶地、翻羽、奔宵、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穆王神智遠謀，使跡轂遍於四海。

㈤趙次公曰：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

㈥成公綏《大河賦》：經朔狄之遐荒。

傷春五首 原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鶴注：廣德二年春，公在閬中，故云「巴山春色靜」。巴閬僻遠，聞京師事常後時，故二年春方知去冬幸陝之事，因以發其感憤之意，遂名曰《傷春》。《楚辭·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故以爲題。

天下兵雖滿，春光一作青春日自濃㈠。西京疲百戰㈡，北闕任羣兇㈢。關塞三千里㈣，烟花一作有誰供㈦。殷復前王道㈧，周遷舊國容㈨。蓬萊萬重平聲㈤。蒙塵清路舊作露急㈥，御宿且一作足雲氣㈩，應平聲合總從龍(一)。

首章，記吐蕃陷京也。上八敍寇至出奔，下四望代宗復國。憂亂傷春，開首提明。百戰，謂長安屢陷。羣凶，謂高暉、王獻忠輩。關塞，指閬州。烟花，指長安。清路急，不暇除道也。御宿，天子駐蹕之地。殷復、周遷，乃借古形今。趙注：總從龍，言羣臣皆當扈駕。

㈠梁元帝詩：徒望春光滿。

㈡王粲詩：西京亂無象。《孫子》：百戰百勝。

㈢《史記・武帝紀》：懸於北闕矣。《東都賦》：羣凶靡餘。

呂月將將精卒二千，與吐蕃戰於盩厔，爲寇所擒。又涇州刺史高暉、射生將王獻忠等迎吐蕃入長安，立邠王守禮孫承宏爲帝，故曰「疲百戰」、「任羣兇」也。

㈣盧諶表：立國之道，在於慎關塞。

㈤宋之問詩：烟花撫客愁。

㈥張衡《羽獵賦》：蚩尤先驅，雨師清路。

㈦《漢書注》：御宿苑在長安城南。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通鑑》：吐蕃度渭橋，上倉卒幸陝州，官吏六軍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飢餒，乃幸魚朝恩營。

㈧《說苑》：武丁飭身修行，復先王之政。《史記》：平王東遷於洛邑，避戎寇。

㈨周公前營洛邑，故曰舊國。

㈩《前漢・高帝紀》：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一)《易》：雲從龍。

其二

鶯入新年語㈠，花開滿故枝。天清一作青風卷幔，草碧水連一作通池。牢落官軍遠㈡，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㈢，北望轉迢迤㈣。

上四春日之景，下八傷春之意。巴地春光，依然無恙，但恨長安被兵，而援軍不赴，則萬事俱危矣。鬢白淚垂，當此更甚，且想兄弟別離，能無北望傷神乎。

㊀陳後主詩：促柱點唇鶯欲語。

㊁王文考《王孫賦》：背牢落之峻壑。

㊂巴山春靜，傷長安之擾攘也。

㊃透迤，迢遠貌。《楚辭》：載雲旗之委迤。

其三

日月還相鬬㊀，星辰屢合一云亦屢圍㊁。不成誅執法㊂，焉於虔切得變危機㊃。大角纏兵氣㊄，鉤陳出帝畿㊅。烟塵昏御道㊆，蒼舊把天衣㊇。行在諸軍闕，來朝一作：固無牽白馬，幾至着青衣。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㊈。三章，以天變儆君心也。上八，言誅佞。後四，言用賢。君音潮大將去聲稀。代宗不能斬程元振以謝天下，有一李泌久廢而不復用，公故愷切能去佞親賢，則將士皆思効力，而天心亦從此悔禍矣。言之。《杜臆》：上用日月星辰，下用大角鉤陳，俱借天文以寫災變。插入執法，使人知爲熒惑星，又知其爲程元振，可謂微而顯矣。盧注：當時柳伉上疏，欲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帝以保護功，止流溱州，故曰「不成誅執法」。吳論：大角屬帝座，而繞兵氣，則京師陷矣。鉤陳屬行宮，而照帝畿，則乘輿奔矣。昏御道，行急塵起。把天衣，牽衣留駕也。朱注：《唐書》：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讒搆，莫至，朝廷所恃者惟郭子儀一人。載同歸，用文王後車載呂望事。

㊀《晉·天文志》：數日俱出若鬬，天下起兵大戰。元帝太興四年二月癸亥，日鬬。

㊁《漢·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爲單于所圍。

㊂《史·天官書》：南宮：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晉·天文志》：左執法，廷尉之象。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星經》：執法四星，主刑獄之人，又爲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內常侍官也。《杜詩博議》：《漢志》：哀帝元壽

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於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高安侯董賢免歸自殺。此詩執法二句，暗引是事，以董賢況程元振也。趙注：熒惑星，一名執法。謂元振熒惑人主，當誅之以謝天下。其說殊支離。

㊃陸機《豪士賦》：衆心日陊，危機將發。

㊄胡夏客曰：劉向云：秦項之滅，星孛大角，故借以言西京之亂。《史・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二星，曰攝提。《魏都賦》：兵纏紫微。顧炎武曰：《後漢・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㊅《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注：鉤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顧炎武曰：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闕訟兵陣。出《水經注》。班固《兩都賦》：三成帝畿。

㊆虞世南詩：油雲陰御道。

㊇顧炎武曰：《南齊・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爲天衣。梁庾肩吾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陳後主詩：風氣動天衣。

㊈《韓詩外傳》：太公望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曹植疏：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知於周文。《韓詩》又云：《詩》天高聽卑，皇肯照微。故隱屠間耳。」

㊉《信陵君傳》：侯生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其四

再有朝音潮廷亂㊀，難知消息真。近傳郭作聞王在洛，復扶又切道去聲使去聲歸一作通秦。奪馬悲公主㊁，登車泣貴嬪㊂。蕭關迷北上㊃，滄海欲東巡㊄。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一作得無嵇紹血㊅，霑灑屬車塵㊆。

四章，傷乘輿遠出也。消息未真，起下六句。在洛、歸秦，此出奔後消息。奪

馬、登車，此出宮時消息。北上、東巡，并秦洛消息未定矣。但國有老臣，尚足以死衛君。末蓋屬望郭子儀也。近聞六句，託古傷今。在洛，用獻帝還洛事。歸秦，用張儀歸秦事。有奪馬，用高歡事。泣嬪，用晉哀事。蕭關，用漢武事。東巡，用始皇事。敢料安危，痛不忍言也。《杜臆》：任事有老大之臣，則臨危有死節之士，作兩層説。

㈠再亂，謂禄山之後，復有吐蕃。

㈡《通鑑》：魏高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

㈢《世説》：諸葛令女既寡，誓不復重出，無有登車理。王寶《晉紀》：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晉書》：成帝咸和三年五月，蘇峻逼遷天子於石頭城，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

㈣《漢武帝紀》：元封四年，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遂北出蕭關。如淳曰：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一統志》：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

㈤《史記》：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又曰：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

㈥《晉書》：惠帝北征，王師敗績於蕩陰。嵇紹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遂被害，血濺帝服。

㈦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其五

聞説初東幸，孤兒却走多㈠。難分太倉粟㈡，競棄魯陽戈㈢。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㈣。得無一作忍爲中夜舞㈤，誰一作宜憶《大風歌》㈥。春色生烽燧㈦，幽人泣薜蘿㈧。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㈨。五章，傷軍士散亡也。聞説六句，歷記所聞時事。當此之時，英雄思奮，豈無中夜起舞者，惜朝廷信讒，不念大風猛士耳。幽人當春而泣，公念不忘君也。終以修德望諸君臣，此乃收人心、挽國脈之本。《杜臆》：得無二句，

隱然傷其有臣無君，故下有君臣修德之語。

㈠《漢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㈡《漢書》：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㈢《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返三舍。《杜臆》：魯陽戈，麾日之戈也。此聯嘆衛士飽粟，不能操戈禦虜，而反爲出奔之轍。

㈣《晉載紀·劉曜傳》：王彌、呼延晏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於是曜害王公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又《懷帝紀》：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所謂「登前殿」、「出御河」也。

㈤《晉書》：祖逖與劉琨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曰：「此非惡聲也。」

㈥《漢書》：高帝置酒沛宮，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㈦烽燧，見七卷。

㈧謝靈運詩：薛蘿若在眼。

㈨《左傳》：時和年豐。朱鶴齡曰：代宗致亂，因信任非人，老臣不用，故曰「賢多隱屠釣」，曰「猶多老大臣」，曰「誰憶《大風歌》」，篇中每三致意焉。

盧世潅曰：排律原爲酬贈設，乃環絡先朝，切劘當世，紆迴鄭重，就排場中，而封事出焉。本領體裁，絶世獨立。

《有感》五首，以五律記時事。《傷春》五首，以五排記時事。纏綿悱惻，發於忠君愛國之誠，當與《洞房》八首

並傳。

「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奮然有勤王敵愾之志。太白却云「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無端作翻案語，成何議論。李杜優劣，亦可見其一斑矣。

暮寒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閬與梓、利、巴、劍、果州爲隣，時吐蕃新陷松、維、保，故戍鼓未靜。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㊀。沉沉春色靜㊁，慘慘暮寒多㊂。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㊃，朱袖拂雲和㊄。上四暮寒春景，下四暮寒有感。霧隱寫暮，風含寫寒，二句遠景。沉沉承霧，慘慘承風，二句近景。鳥避兵氣，故春鶯不歌。末從亂離中追想歡娛盛事也。

㊀江淹詩：素沙匝廣岸。廣岸，遠岸也。

㊁謝莊詩：青浦正沉沉。

㊂王粲《登樓賦》：天慘慘而無色。

㊃《漢書》：置酒高會。古詩：今日良宴會。

㊄《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產良材，中琴瑟。

遊子

鶴注：廣德二年春，公在閬中，欲下峽而不遂。故曰「吳門興杳然」。蘇武詩：請爲游子吟。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去聲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㊀，休爲吏部眠㊁。蓬萊如可到㊂，衰白問羣一作神仙㊃。

意將去蜀遊吳也。三四敍景，言赴吳所經。五六敍情，見巴蜀難留。末將決意長往矣。顧注：首聯卽前詩「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意。巴蜀愁，吳門興，上三字連讀。《杜臆》：啓行不待躊躇，故厭就問卜。而愁懷非酒可解，故休學醉眠。無論吳門，倘蓬萊可到，亦當長往以求却老之方。蓋自悲其年老也。

㊀《高士傳》：嚴君平賣卜成都市中，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益州記》：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

㊁《晉書》：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㊂《哀江南賦》：舟楫路遥，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前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有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山反居水下，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世說》：蓬萊有羣仙及不死之藥。

㊃嵇康《養生論》：因衰得白。

滕王亭子二首

邵寶注：公於廣德二年自梓州往閬州，來遊此亭。鶴曰：二史：滕王元嬰自壽州刺史移隆州刺史，後隆州避玄宗諱改爲閬州。亭在玉臺觀內，王嘗遊憩於此。夢弼曰：王在閬州，有亭有閣。錢箋：《方輿勝覽》：滕王以隆州衙宇卑陋，遂修飾弘大之，擬於宮苑，謂之隆苑，後改曰閬苑。滕王亭，卽元嬰所建。

君王臺榭枕去聲巴山㊀，萬丈丹梯尚可攀㊁。春日鶯啼修竹裏㊂，仙家犬吠白雲間㊃。清江錦一作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㊄，來遊此地不知還。

此章賦滕王亭子，對景而懷古也。臺榭當春，故聽鶯啼竹裏。丹梯極峻，故想犬吠雲間。江石麗而傷心，撫遺迹也。花蕊斑然滿目，逢春色也。來不知還，就滕王出牧時言之，譏其佚遊無度也。舊以來遊指後人，《杜臆》不從。

㊀《楚語》：先王之爲臺榭也。

㊁《杜臆》：地志：閬中多仙聖遊集之跡，城東有天目山，乃葛洪修煉之所，有文山，張道陵授徒符籙處，萬丈丹梯謂此。邵注：今四川保寧府巴縣南龕，上有丹梯書院。謝靈運詩：躡步臨丹梯。

㊂楊慎曰：修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嘗怪修竹無鶯啼字，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㊃《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按《漢書》：淮南王安，以不法受誅，無昇天事，乃八公之徒造爲此說，以掩其罪也。

㊄民到於今，見《論語》。沈約詩：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詩》：來遊來歌。

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爲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初喪，則飲宴歌舞，狎昵厮養。巡省部內則借狗求置，所過爲害。及遷洪州都督，復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爲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官妻於宮中而淫之。楊用修云：其惡如此，而詩稱「民到於今歌出牧」，未足爲詩史。今按末二句一氣讀下，正刺其荒遊，非頌其遺澤也。

其二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扶又切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㊀。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㊁。尚思歌吹去聲入㊂，千騎去聲擁一作把霓旌㊃。

此再寫弔古之意，情與景相因。文氣在四句分截，上言王不可見，而但存此亭。下言得見此亭，則滕王猶可想像也。

黃生注：鳥雀如聞歌吹，雲霞恍見霓旌，卽李遠一絃管變成山烏哳，綺羅留作野花開」意，分作兩聯，以映帶見之。趙汸注：此詩傷今懷古，曲盡變態。

㊀《高唐賦》：虛聞松聲。

㊁謝朓詩：雲霞成異色。　鮑照詩：忽見過客問何我。雲霞去而不留，如遊人過客。

㊂謝朓詩：高響飄歌吹。

㊃《梁孝王傳》：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西都賦》：虹旃霓旌。

葉夢得曰：此詩「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摹倣用之，傴蹇狹陋，盡成死法。

黃生曰：前六句淒涼已甚，若再以衰颯語結，意興索然。七八，忽用麗句，翻身作結，力大思深，奇變不測。

玉臺觀去聲二首原注：滕王造。

此與上二章蓋同時所作。　錢箋：《方輿勝覽》：玉臺觀在閬州城北七里，唐滕王嘗遊，有亭及墓。　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

中天積翠玉臺一云虛遥㊀，上帝高居絳節朝音潮㊁。遂有馮音憑夷來擊鼓㊂，始知嬴女善去聲吹

簫㊃。江光隱見音現黿鼉窟㊄，石勢參初譬切差此茲切。一作差池烏鵲橋㊅。更肯一作有紅顏生羽翼一作翰㊆，便應平聲黃髮老漁樵㊇。此章咏臺觀，見其爲仙靈異境。首狀臺之迴，次記觀中神。三四承絳節朝，乃觀中之景。五六承玉臺遥，乃觀外之景。末二言情，欲昇仙而恐未得也。因觀有帝像，故想出絳節來朝。因仙官朝帝，并想出馮夷嬴女。盧注以簫鼓爲享帝音樂，馮夷嬴女作借形之詞，另是一解。黃生注：五六言外景，而以鼉窟貼馮夷，鵲橋貼嬴女，却是暗承。曰遂有，曰始知，曰隱見，曰參差，曰更肯，曰便應，語意圓活，多在空際形容。《杜臆》：末謂若生羽翼，便老漁樵，知公未肯忘世也。

㊀《列子》：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爲改築宮室，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漢郊祀歌》：遊閶闔，觀玉臺。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顔延之詩：積翠亦葱芊。注：松柏重布曰積翠。

㊁《詩》：蕩蕩上帝。《七啓》：眇天際而高居。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絳節陳竽，滿堂繁會。

㊂《抱朴子·釋鬼篇》：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水死，天帝署爲河伯。《洛神賦》：馮夷擊鼓，女媧清歌。

㊃嬴女吹簫，用秦穆公女弄玉事。范雲《遊仙》詩：命駕瑶池隈，過息嬴女臺。

㊄梁簡文帝詩：日光斜隱見。《海賦》：或屑没於黿鼉之穴。

㊅《高唐賦》：巖嶇參差，山盤曲。謝靈運《撰征賦》：石參差，《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㊆顔之推詩：紅顔恃容色，青春矜盛年。徐淑詩：恨無兮羽翼。紅顔，童顔也。羽翼，冲舉也。

㊇《書》：詢茲黃髮。何遜詩：余念返漁樵。

黃生曰：此詩首尾皆對，能化排偶之痕，而其寫景靈活，寓意深長，觸事必見本懷，故雖閒題雜詠，不爲徒作也。

《隨筆》云：中天之臺有二：一見於《列子》，周穆王改築宮室，以居西極化人，五府爲虛，而臺始成。一見於《列子》，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鍤請見曰：「欲起七千五百里之高臺，其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王默然而罷。今按：此乃未成之事，故原注但引《列子》爲證。

其二

浩劫因王造一云起㊀，平臺訪古遊㊁。彩一作綵雲蕭史駐㊂，文字魯恭留㊃。宮闕通羣帝㊄，乾坤到十洲㊅。人傳有笙鶴，時過北一作此山頭㊆。

此再咏臺觀，兼敍滕王遺跡。

史駐」。亦有滕王題咏，故云「魯恭留」。殿宇高敞，疑「通羣帝」。江波遥映，如「到十洲」。似此異境，應爲仙迹所憑矣。唐觀有圖畫仙像，故云「蕭

注：因前詩有秦女，此詩有蕭史，遂疑指滕王公主遺跡，不爲無見，但事不可考矣。

㊀《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廣韻》：浩劫，宮殿大階級也。杜田云：俗謂塔級爲劫，故嶽麓行曰「塔劫宮牆

注：浩劫，無窮之劫，猶言累世也。

壯麗敵」。

㊁《漢書》：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㊂王融詩：巫山綵雲合。《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妻之。

㊃世説蒼頡造文字。《漢書》：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

㊄顧瞻望宮闕。道書：天有羣帝，而大帝最尊。羣帝，五方之帝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羣帝

㊅劉琨詩：願言登雲蕭，取藥。

㈥曹植《七啓》：同量乾坤。《十洲記》：四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

㈦《神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乘白鶴駐緱氏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茅君内傳》：父老歌曰：「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

奉寄章十侍御 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舊唐書·嚴武傳》：武再鎮蜀，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鶴注：考二史，皆云嚴武殺梓州刺史章彝，此詩云「朝覲從容問幽仄」，意必彝將入朝，而武杖殺之也。此當是廣德二年作。

淮海維揚一俊人㈠，金章紫綬照青春㈡。指揮能事迴天地㈢，訓練强兵動鬼神㈣。湘一作襄西不得歸關羽㈤，河内猶宜一作疑借寇恂㈥。朝音潮覲從容問幽仄側通㈦，勿云江漢有一作老垂綸㈧。上四稱美章公，下則惜別而有感也。淮揚，章所出。青春，記別時。能事，言吏才。强兵，言將略。此皆俊人之實也。關不當歸朝，承强兵。寇還宜借留，承能事。章必素有薦引之意，故結語反言以諷之。迴天地，見造化在手。動鬼神，言妙算出奇。江漢垂綸，隱然以磻溪釣叟自命也。

㈠《禹貢》：淮海維揚州。江淹詩：朱紱咸髦士，長纓皆俊人。顧云：才智過人曰俊。

㈡《漢·公卿表》：三公徹侯，並金印紫綬。《舊書·輿服志》：二品三品，並服紫綬三綵。《晉書》：張華進開府儀同三

司、侍中、中書，金章紫綬。邵注：紫綬，以紫絲絛繫印，乃刺史之職。

㈡《漢書》：蕭何曰：「天下指揮定矣。」《後漢・皇甫嵩傳》，閻忠説嵩曰：「將軍指揮足以振天地，叱咤可以興雷電。」邵注：指示曰指，手使曰揮。《抱朴子》：思洞幽玄，才兼能事。

㈢諸葛孔明《劾廖立表》：兵衆簡練。又《兵戒篇》：强兵以衛國。《魏志》：太祖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淮南子》：大兵無創，與鬼神通。

㈤《蜀志》：先主收江南諸郡，拜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陸機《辨亡論》：漢主報關羽之敗，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注：湘西荆州。不得歸，言不當使之歸朝，舊云比章不能復鎮東川，非是。

㈥《後漢書》：光武收河内，拜寇恂爲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潁川盜賊羣起，恂從駕南征，百姓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澤州陳廷敬注：借寇恂者，潁川也，詩何以言河内。蓋河内、潁川，皆寇舊治，詩意謂潁川盜起，固宜借之，河内無盜，猶宜借之。時段子璋已平，故云然，非誤用河内也。舊注謂章彝會討段子璋之亂，未見所據。

㈦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宋書・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

㈧孫綽詩：垂綸在林野。

南池

廣德元年秋冬，公在閬州。二年春，亦在閬州。詩云「春時顏色好」，應是二年春作。詩中芰荷秔稻，蓋追溯舊年事耳。《杜臆》：《漢・地理志》：閬中有彭道將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即南池也，在城南十里。《後漢書》：

巴郡閬中縣南有彭池。錢箋：《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方輿勝覽》：南池在高祖廟旁，東西四里，南北八里。《一統志》：南池自漢以來，堰大斗之水灌田，里人賴之。唐時堰壞，遂成陸田。

嶸巴閬間㊀，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首敍南池形勢。山谷而有巨浸，此南池特爲曠觀也。

㊀《華陽國志》：巴子都江州，後理閬中，秦爲巴郡地。《十道志》：果、閬、合三州，同是漢巴郡之地。

呀虛加切然閬城南㊁，枕一作控帶巴江腹㊂。菱荷入異縣，秔稻共孤弘。切比毗至切屋㊃。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㊄。高田失西成㊅，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㊆，遠岸富喬木。獨嘆楓香林㊇，春時好顏色叶音速。此記南池景物。閬南、巴腹，誌南池所在，應上巴閬間。高田失穫，而此稻獨豐，彼絀此贏，卽天意也。下有游魚，上有林木，皆佳景之可玩者。

㊀《西都賦》：呀，張口貌。

㊁《水經注》：枕帶雙流。《三巴記》：閬白二水東南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三回，有如巴字，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

㊂《字林》：秔，稻不黏者。《尚書大傳》：周人可比屋而封。

㊃《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傅亮表：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㊄《書》：平秩西成。

㊅《詩》：衆維魚矣。

㊆《爾雅翼》：楓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

㊇《楚辭注》：楓似白楊，有脂而香，霜後葉丹可愛。《三輔黃圖》：南池

南有漢王一作主祠㊀，終朝走去聲巫祝。歌舞散靈衣㊁，荒哉舊風俗。高皇一作堂亦明主一作王㊂，魂魄猶正直叶音濁㊃。不應平聲空陂上，縹緲親酒肉一作食㊄。淫祀自古昔㊅，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㊆。此記南池廟祀。黷祀不經，正神豈享，然習俗尚鬼，則已之極目感傷者，不止此一處矣。

㊀朱注：項羽立高祖爲漢中王，漢中隣閒，故池南有漢王祠，在今保寧府城南。

㊁《楚辭》：靈衣兮被被。

㊂陳琳檄：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㊃《史記》：高帝置酒沛宮，曰：「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

㊄《海賦》：神仙縹緲。

㊅《曲禮》：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㊆《楚辭》：目極千里傷春心。

平生江海一云溟渤興去聲，遭亂身局促㊀。駐馬問漁舟㊁，躊躇慰羈束㊂。

段摹景敍事，各發議論，乃公詩所特長。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

㊀謝朓詩：江海思無窮。《漢書》：侷促如轅下駒。

㊁漁舟，亦池中所見者。

㊂魏彦深《鷹賦》：運橫羅以羈束。

古人屋職二韻多通用。《易傳》：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無故，蠱則飭也。又《士冠禮》：「令月

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皆係通用。此詩亦用古韻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鶴注：公寶應元年至廣德二年三月，遊綿、梓、閬。其在梓、閬，屢欲出峽，以嚴武再鎮成都，遂不果行。此詩當在廣德二年春作。胡三省曰：劍州治普安，漢之梓潼縣也。《唐書》：劍州普安郡，屬劍南道。邵注：劍州在閬州北，卽今保寧府。

使去聲君高義驅今古㈠，寥落三年坐劍州㈡。但見文翁能化俗一作蜀㈢，焉於虔切知李廣未封侯㈣。路經灩澦雙蓬鬢㈤，天入滄浪一釣舟㈥。戎馬相逢更何日㈦，春風迴首仲宣樓㈧。上四寄李劍州，下四將赴荆南。未封侯，承流落。此用同姓人。灩澦、滄浪，自夔適荆之地。雙鬢傷老，一舟言貧。江樓回首，到荆而思蜀交，仍與高義相關。

㈠邵注：唐制，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繡衣同，稱使君。《後漢・郭伋傳》：聞使君到，喜，故來迎。《史記》：秦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黃生注：驅今古，今與古並驅也。

㈡鶴曰：詩云「寥落三年」，唐刺史蓋以三年爲任也。陶潛詩：寥落將賒遲。

㈢《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吏民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西谿叢語》：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今《漢書》不載其名。

㈣《史記・李廣傳》：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然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豈吾相不當侯耶？」周王褒詩：將軍百戰未封侯。

㈤灩澦堆，在瞿塘峽口。　鮑照詩：蓬鬢衰顏不復妝。

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楊德周曰：武當縣有川曰滄浪，卽《禹貢》漢水東流爲滄浪之水者。　魏文帝詩：上慚滄浪之天。　劉孝綽詩：釣舟畫彩鷁。

㈦《老子》：戎馬生於郊。

㈧王粲詩：回首望長安。　《荆州記》：當陽縣城樓，仲宣登之作賦。

申涵光曰：「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王李七子，全學此等句法。

奉寄別馬巴州 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杜律演義》：此必作於廣德元年以後，蓋不赴功曹之補，將東遊荆楚，而寄別巴州也。今按：本傳謂召補功曹，不至，在上元二年。王洙因之而誤。蔡興宗年譜，編此詩在廣德元年，亦尚未確。廣德二年《奉待嚴大夫》詩云：「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催。」此詩云：「扁舟繫纜沙邊久」，「獨把釣竿終遠去」。二詩互證，知同爲二年所作矣。《杜臆》謂時欲適楚，以嚴武將至，故不果行。此説得之。

勳業終一作真歸馬伏波㊀，功曹非一作無復扶又切漢蕭何㊁。扁舟繫音計纜沙邊久㊂，南國浮雲水上多㊃。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樊作鳥翼一相過平聲。知君未愛春湖色㊄，興去聲在驪駒白玉珂㊅。

㊀《後漢書》：馬援封伏波將軍，此因同姓而比之。

舟南下。欲成勳業，應想驪駒玉珂。賓主自相照應。

㊁上二賓主並提，中四敍將別之情，末二陳寄馬之意。

㊂㊃㊄㊅不赴功曹，故思乘

㈡杜修可曰：劉貢父謂曹參爲功曹，蕭何未嘗爲功曹。王定國引《高帝紀》：蕭何爲沛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二說皆非。《吳志》：孫策謂虞翻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杜公蓋用此語。

㈢謝靈運詩：繫纜臨江樓。

㈣時公將出峽，南國應指荆楚，後《赴蜀山行》詩以南國對西川可見。

㈤春湖，指洞庭湖。宋之問詩：春湖。繞芳甸。

㈥沈約詩：高門列騶駕，廣路從驪駒。洙曰：《驪駒》詩，見《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此言巴州興在朝覲見君。驪駒玉珂，乃早朝騎馬之事。玉珂，注見六卷《宿左省》詩。

按杜詩七律凡首句無韻者多對起，如「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是也。亦有無韻而散起者，如「使君高義驅今古，流落三年坐劍州」是也。其首句用韻者多散起，如「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是也。亦有用韻而對起者，如《重過》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秋興》之「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諸將》之「漢家青史成堪笑，唐室黃旗竟不收」，《閣夜》之「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登樓》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野望》之「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客至》之「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江村》之「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宿府》之「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秋興》之「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詠懷古蹟》之「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登高》之「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樓》之「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秋興》之「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詠懷古蹟》之「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秋興》之「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詠懷古蹟》之「江山故宜英雄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秋興》之「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諸將》之「漢家青史成堪笑，唐室黃旗竟不收，正憶鳳凰池上客，日邊消息動天顏」，《閣夜》之「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秋興》之「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諸將》之「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渭斯，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仗鳴鞭晝不移，聞道漢家調鼎鼐，憐渠絕粒伴赤松」，《秋興》之「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諸將》之「漢家烽火照甘泉，細柳新蒲為誰綠，昭陵玉馬淚雙垂，魂來枫林青，魂返關山月，千官一哭龍馭遠，萬國同悲鳳輦寒，聖德與天合，哀纓豈代傳，園陵寂寞淚霑臆，松柏蕭條路斷煙，石人為我立，仗劍至今堅」，《秋興》之「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證也。《杜臆》：公本欲辭巴下荊，聞嚴公將至，故留以待之。

殊方又喜故人來㊀，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音皮終日待㊁，不知旌節隔年回㊂。欲辭巴徼啼鶯合㊃，遠下荊門去鷁催㊄。身老時危思會面㊅，一生襟一作懷抱向誰開。上四喜嚴公再鎮，下述奉待之意。故人來，喜在全蜀。偏裨待而旌節回，喜在三軍。數語重疊敍出。啼鶯合，仲春時也。去鷁催，停舟久也。身老則思故人，時危則望濟世，仍與首聯相應。

㊀列子：殊方偏國。

㊁《漢書·馮奉世傳》：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後漢·袁紹傳》：偏裨列校，勤不見紀。

㊂《唐·職官志》：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時武爲劍南節度使也。《周禮》：道路用旌節。注：析羽爲旌，以彰其節。終日待而隔年方回，怪其回之遲也。武人朝在寶應元年秋，其回成都在廣德二年春，除前後相見時，中間止隔一年耳。唐凌敬詩：已復長望隔年人。

㊃巴徼，巴在邊徼也。

㊄《子虛賦》：浮文鷁。趙曰：船首畫鷁，以驚水怪。《淮南子》：龍舟鷁首。《方言注》：鷁，鳥名。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

㊅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渡江

鶴注：此廣德二年春自閬州歸成都時作。

春江不可一作用渡，二月已風濤㊀。舟楫欹斜疾一作甚，魚龍偃卧高。渚花張一作兼素錦，汀草亂青袍㊁。戲問垂綸客㊂，悠悠見一作是汝曹。上四江波之險，下四江岸之景。江風急，故舟楫欹斜而迅疾。江濤湧，故魚龍偃卧而高浮。二句分頂風濤。錦花青草，舟中所見。垂釣悠悠，羨其從容自適也。

㊀二月風濤，嫌其太早也。

㊁古詩：青袍似春草。

㊂《世説》：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

楊慎曰：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詩「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詩「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其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鶴注：此廣德二年春自閬州回成都時作。《杜臆》：詩題云却赴蜀，有不欲赴而仍赴之意。首章言「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即却字意也。

汩汩音月，奔流貌。一作滔滔避羣盜㊀，悠悠經十年㊁。不成向南國，復扶又切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㊂，魂傷山寂然㊃。我生無倚著涉畧切㊄，盡室畏途邊㊅。題曰「領妻子赴蜀」，故首章結出盡室畏途。

㊀上四記自閬赴蜀，下四寫山行慘淡，着眼在一畏字。公自天寶十五年避亂，至廣德二年，已經十載，欲往楚而仍遊蜀，見此行出於意外。山水本堪玩賞，乃形役神傷，故覺水空照映，而山亦寂寥耳。

㊀謝靈運詩：汩汩莫與娛。

㊁王粲詩：悠悠世路。

㊂謝朓詩：獨夜無物役。　晉釋道開《大涅槃經序》：乘虛照以御物。

㊃《易》：寂然不動。

㊄注：無倚著，不得地着安土也。

㊅《左傳》：盡室以行。　《莊子》：畏途者，日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楊德周曰：杜詩「落月動沙虛」、「物役水虛照」、「沙虛岸只摧」、「寒江動碧虛」、「窗虛交茂林」、「朝光切太虛」，用「虛」字無一不妙。「日出寒山外」、「君聽空外音」、「晨鐘雲外濕」、「賞妍又分外」、「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用「外」字無一不妙。

其二

長林偃風色㊀，迴復一作首意猶迷㊁。衫裛翠微潤㊂，馬銜青草嘶㊃。棧一作逕懸斜避石㊄，橋斷却尋溪。何日千一作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疾風偃林，行人怯阻，故將迴而意猶迷。山氣濕衣，曉行也。次章領妻。上六山行之景，末二傷亂之懷，着眼在一愧字。

㊀江逌詩：長林悲素秋。　何遜詩：風色極天淨。

㊁漢《天馬歌》：回復此都。

㊂《蜀都賦》：「鬱蓁蓁而翠微。」言山色之輕縹。

㊃馬飢銜草，日晡矣。斜行避石，登陟崎嶇，却步尋溪，

㊃張正見詩：馬倦時銜草，人疲屢看城。

㊄《説文》：棧，棚也。又閣也。閬至成都無棧道，只言架木爲路耳。

其三

行色遞隱見音現㊀，人烟時有無㊁。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㊂，抨普耕切弓落狖鼬㊃。真供一笑樂音洛㊄，似欲慰窮途。末章領子。三四申行色句，五六申人烟句，末作自解之詞，着眼在一慰字。林巒迴複，故行色遞隱見。山谷荒涼，故人烟乍有乍無。僕夫稚子，時而前後錯行，則高語大呼，以防失隊，時而相顧並行，則轉石抨弓，以爲戲樂，描情繪景，真堪入畫。轉石，足翻石也。抨弓，手彈弓也。終而復慰者，破涕爲笑，亦付之無可如何耳。公始而畏，既而愧，

㊀《莊子》：孔子見盜跖，遇柳下惠於東門，曰：「車馬有行色。」

㊁江總詩：石瀨乍深淺，烟崖遞有無。

㊂《淮南子》：轉員石於萬丈之壑。張衡《西京賦》：轉石成雷。《天台賦》：始經魑魅之途。

㊃《博物志》：「更羸能射，虛發而下鳥。」抨弓，卽虛發也。《三都賦》：狖鼬猓然，騰趠飛超。洙注：狖，猿屬。鼬，鼠也。

㊄《射雉賦》：始解顏於一笑。

別房太尉墓

顧注：廣德二年，公在閬州，將赴成都作。《舊書》：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爲相。因陳濤斜之敗，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爲邠州刺史。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別房太尉墓

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贈太尉。　朱注：《新書》謂卒於寶應二年，蓋是年七月改元廣德也。

他鄉復扶又切行役㊀，駐馬別孤墳㊁。近淚無乾音干土㊂，低空一作空山有斷雲㊃。對棋陪謝傅㊄，把劍覓徐君㊅。惟見林花落㊆，鶯啼送客聞㊇。

上四墳前哀悼，下四臨別留連。行役，將適成都。

淚霑土濕，多哀痛也。斷雲孤飛，帶愁慘也。　顧注：對棋，平昔相與之情。把劍，死後不忘之誼。結聯以聞見二字，參錯成韻。本謂別時不見有送客之人，送客者惟有落花啼鳥耳。　考琯長子乘，自少兩目盲，孽子孺復尚幼，故去世未久，塚間寂寞如此。

㊀古樂府：他鄉各異縣。《詩》：嗟予子行役。

㊁殷謀詩：陌頭能駐馬。　孔融詩：孤墳在西北。

㊂曹植表：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㊃野曠天低，故曰低空。　朱注：低空斷雲，即所云哭友白雲長也。　朱超詩：孤生若斷雲。

㊄《謝安傳》：謝玄等破苻堅，有檄書至，安方對客圍棋，了無喜色。　安薨，贈太傅。　遠注：謝傅與姪玄對棋，時羊曇在側，曰：「以墅乞汝。」謝傅死，曇不由西州路。　錢箋：琯爲宰相，聽董庭蘭彈琴，以招物議。　李德裕《遊房太尉西池詩注》：房公以好琴聞於海內，此詩以謝傅圍棋爲比，蓋爲房公解嘲。　劉禹錫《和德裕房公舊竹亭聞琴》云：「尚有竹間露，永無棋下塵。」圍棋無損於謝傅，則聽琴何損於太尉乎。　語出迴護，而不失大體，可謂微婉矣。

㊅《說苑》：吳季札聘晉過徐，心知徐君愛其寶劍，及還，徐君已歿，遂解劍繫其冢樹而去。　《焦氏易林》：把劍向門。公《祭房相文》：撫墳日落，脫劍秋高。

㈦隋煬帝詩：飄灑林花落。

㈧何遜詩：欄外鶯啼罷。《滑稽傳》：主人留髡而送客。

錢謙益曰：《國史補》：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尉、李梁公爲重德。又云：開元以後，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宣公、王右丞、房太尉。《困學紀聞》：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禄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晉以瑯琊立江左，宋以康王建中興。以表聖之言觀之，琯可謂善謀矣。

《西陽雜俎》云：邢和璞居嵩潁間，房琯問邢終身事，邢言降魄之處，非舘非寺，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魚鱠邀房，房始悟邢説之皆驗也。

瑯舍閬州紫極宫，見有治龜茲板者，房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鶴注：此廣德二年春，自閬州歸成都中途所作。《唐書·嚴武傳》：寶應元年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黄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朱注：《舊書》云：武再尹成都，節度劍南，破吐蕃，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與《新書》不合。以此詩題證之，《新書》爲是。

得歸茅屋赴成都㊀，直一作真爲去聲文翁再剖符㊁。但使閭閻還揖讓㊂，敢論平聲松竹久荒蕪㊃。魚知丙穴由來美㊄，酒憶郫音皮筒不用酤㊅。五馬舊曾音層諳小徑㊆，幾回書札待潛夫㊇。首章，重赴成都之故，八句皆敘事。欲歸草堂者，爲嚴公再鎮也。揖讓，承次句。松竹，承首句。五六思成都品

物之佳，七八想嚴公交情之厚，首尾賓主互說。　玩末句，知嚴入蜀時便有書見招矣。

㈠《杜臆》：成都尹本刺史，故比之文翁。　自嚴公去後，成都遭亂，故有「還揖讓」語。

㈡直爲，特爲也。　《漢・文帝紀》：初與太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陸雲《贈鄱陽使君》詩：謁帝東堂，剖符南征。

㈢《史記》：李斯以閭閻入事。　孔子曰：揖讓而天下化者，禮樂之謂也。

㈣松竹，舊栽草堂，公向有《覓綿竹》、《覓松樹子》詩。　戴逵《閒遊贊》：寄心松竹，取樂魚鳥。　《歸去來辭》：三徑就荒。　又：田園將蕪。

㈤《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劉淵林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　《益部方物贊》：丙穴，在興州，魚出石穴中，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　黃鶴曰：丙穴固在漢中，然地志載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出嘉魚。　又達州明通縣井峽中，穴凡十，皆產嘉魚。　此詩公赴成都作，意是指邛州丙穴。　蓋成都西南至邛州，才百五十里耳。

㈥《成都記》：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標名曰郫縣，以竹筒盛美酒，號爲郫筒。　《華陽風俗錄》：郫縣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刳其節，傾春釀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香達於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　《一統志》：用筠管釀酴醾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今其法不傳。

相傳山濤治郫，甲

㈦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爲五馬。　武昔攜酒饌至草堂，故云「五馬舊曾諳小徑」。

㈧古詩：遺我一書札。　後漢王符著書，號《潛夫論》。

其二

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㈠。雪山斥候無兵馬㈡，錦里逢迎有主人㈢。休怪兒童

延俗客㊃，不教音交鵝鴨惱比音皮鄰㊄。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扶又切荊州賞更新㊅。次韋，想春歸景事。上四草堂安居之樂，歸美嚴公。下四草堂睦俗之情，預待嚴公也。無兵馬，嚴能靖寇。有主人，公返舊居。習池，自比草堂。荊州，借比嚴公。次末二聯，賓主對舉。每句首字，七用仄聲，末見變化。

㊀虞炎詩：方掩故園扉。柳惲詩：汀洲採白蘋。

㊁朱瀚曰：是秋，嚴武果大破吐蕃，拔其城，雪山句若操左券，見公之知人料事。《賈誼傳》：兵候望烽燧。

㊂趙次公曰：景物明煥，錯雜如錦，故曰錦里。《戰國策》：燕太子逢迎却行。曹植詩：主人寂無爲。

㊃晉孫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

㊄《周禮》：五家爲比，又五家爲鄰。

㊅《南史》：袁粲見江敩，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故可稱荊州。

其三

竹寒沙碧浣花溪㊀，橘一作菱刺藤梢咫尺迷㊁。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胡買切東西㊂。書籤藥裹封蛛網㊃，野店山橋送馬蹄㊄。肯一作豈藉荒庭春草一作新月色㊅，先捋一作判一飲醉如泥㊆。

張綖注：舊庭雖荒，而春草方深，翻可藉以一醉。肯藉二字，作問嚴之詞。顧注：此想草堂荒涼送，堂中闃無人跡矣。竹映水，故見沙碧。咫尺迷，起下二句。蛛網久封，馬蹄空景象，堪與《東山》詩「伊威在室，蠨蛸在户」並讀。

㊀《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溪。

㈡《橘頌》：曾枝剡棘，圓果摶兮。

㈢朱瀚曰：謝靈運詩「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卽過客二句意。《逢萌傳》：萌隱瑯琊勞山，詔徵之，託以老耄迷路東西，不知方面所在。

㈣《漢・外戚傳》：武發篋，中有藥裹二枚。　張協詩：蜘蛛網四壁。

㈤梁簡文帝詩：臥石藤爲纜，山橋樹作梁。

㈥張協詩：荒庭寂以閒。《世說》：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出新亭，藉草飲宴。

㈦《後漢・周澤傳》：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蔡云：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杜臆》：此曲說也，本言人醉後，其狀頹倒如爛泥耳。

其四

常苦沙崩損藥欄㊀，也去聲從江檻落風湍㊁。新松恨不高一作長千尺㊂，惡竹應平聲須斬萬竿㊃。生理衹憑黃閣老，衰顏一作容欲付一作赴紫金丹㊄。三年奔走空皮骨㊅，信有人間行路難㊆。

四章，言故園雖蕪，而嚴公可依。上四敍景，下四敍情。

㊀藥欄、江檻，昔所結構者。新松、惡竹，昔所栽蘗者。謀生駐顏，俱藉嚴公，庶從前奔走艱難，得以休息耳。五六自傷貧老，作望嚴之詞，嚴蓋雅好服食，故着金丹句。　邵注，三年奔走，謂往來梓、閬之間。

㊁蕭撝詩：沙崩聞韵鼓。

㊁劉逵曰：設江檻以減殺風湍，則沙岸不至崩頹矣。

㈢吳均《詠松》詩：何當數千尺，爲君覆明月。

㈣《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

㈤生理二句，語涉陳腐。陸機詩：生理各萬端。蔡云：《國史補》：「兩省相呼爲閣老。」武在至德間爲給事中，時公爲左拾遺，正聯兩省也。《抱朴子》：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令人不老不死。《參同契》：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雲笈七籤》：合丹法，火至七十日，藥成，五色飛華，紫雲亂映，名曰紫金，其蓋上紫霜，名曰神丹。古樂府歌行：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㈥《南史》：杜栖以父病，旬日之間，便皮骨自支。

㈦古樂府有《行路難》。

其五

錦官一作館城西生事微，已恐隣人非㈡。芰荷衣㈥。末章總結，敍草堂前後情事。上四憂歸計之艱難，下四喜知交之可託。貧無生事，則難歸。老藉憑几，則欲歸。亂後人非，則歸亦淒涼。懷古息機，則歸堪避地。息機句，承前奔走。各有脈絡。《杜臆》：有嚴公將畧，則遊子可保無恙，豫知嚴公必能安蜀矣。

㈠《高士傳》：晉宋明不仕，杜門註黃老，孫登惠烏羔皮裘几。謝朓《咏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奉徽用，聊承終宴疲。遠注：公《寄劉峽州》詩「憑几烏皮綻」，公蓋素所愛者，故思之不置。

㈡亂兵，指徐知道之叛。《世說》：亂兵相剽掠。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㈢《孔叢子》：隣人聞其凶凶也。

㈣陳子昂詩：懷古正躊躇。　又：未息漢陰機。　按《楞嚴經》云：息機歸寂然。

㈤《魏志》：詔大將軍親總六戎。　希曰：唐人以節度爲總戎。　李靚《邠寧節度享軍記》：仗鉞總戎。

天、地、風、雲爲四正，飛龍、翼虎、鳥翔、蛇蟠爲四奇。梁簡文帝《七勵》：迴雲鳥之密陣。杜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取雲散而鳥飛，變化無窮也。

㈥遊子，公自謂。　不妨，無礙也。　《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王嗣奭曰：五作，意俱條暢，辭極穩稱，都是真情真語，詩應如是。

今按：杜律如《秋興》八首，《諸將》、《古蹟》諸首，雖疊章聯絡，而語無重複，故其氣骨丰神，俊邁不群。若《寄嚴公》五首，意思頗嫌重出，蓋赴草堂只是一事，寄嚴公只是一人，縷縷情緒，終覺言之繁絮耳。但就其各章鋪敘，自有層次。首章言嚴公書札，次章言荆州賞新，三章言荒庭飲醉，四章以生理衰顏訴之，五章以生事息機告之。說得迢遞淺深，條理井然，而前以剖符起，後以總戎結，文治武功，均望嚴公，又實喜溢於詞氣間矣。

春歸

據鶴注，此下諸詩，皆廣德二年季春歸成都時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㈠。別來頻甲子㈡，歸到一作倏忽一作又春華胡瓜切㈢。

石㈣，傾壺就淺沙㈤。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㈥。

此春歸景物。　花竹之間，春華如故，是堂前近景。沙石之外，鷗燕悠然，是溪前遠景。　下一靜字，使遠、浮二字有致。　每句三斜字，使輕、受二字有致。　倚杖看平聲孤

㈠陶潛詩：繿纏茅簷下。

㈡甲子，用《左傳》絳縣老人語。公自寶應元年夏離草堂，至此蓋十二甲子矣。

㈢蘇武詩：努力愛春華。

㈣《晉春秋》：謝安所居，有石一株，常倚杖相對。劉刪詩：孤石滄波裏。

㈤陶潛詩：杯盡壺自傾。唐太宗詩：傾壺待曙光。

㈥何遜詩：輕燕受風花。

世路雖多梗㊀，吾生亦有涯。此身一作且應醒復扶又切醉㊁，乘興去聲卽爲家㊂。此歸後感懷。生涯無幾，故聊託醉鄉，乘興爲家，則路梗且付不問，此有隨寓而安之意。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㊀古樂府：世路嶮巇。

㊁醒復醉，翻用《楚辭》。

㊂王子猷乘興而行，見《世說》。

《螢雪叢說》：老杜詩，酷愛下「受」字。如「修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恰受兩三人」，自得之妙，不一而足。東坡尤愛「輕燕受風斜」句，以爲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後，却非「受」字不能形容。

楊德周曰：「微風燕子斜」，正與此句同看，詠之不盡，味之有餘。

黃生曰：輕燕句，宋人所極稱。上句之工秀，人未見賞。鷗去人遠，故久浮不動也。

歸來

《杜臆》：《歸來》與《春歸》題有別，乃作客失意而歸，如馮媛彈鋏歸來之意。

客裏有所適一作過㊀，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音干㊁。洗杓斟一作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㊂。憑誰給麴蘗㊃，細酌老江干㊄。《杜臆》：此詩首尾照應，中間次第。初到開門，既而散帙，既而斟醞，既而拭盤，此其次第也。唯客裏往來，苦行路艱難，故思耽麴蘗以送老江干，此其照應也。小盤以盛下酒之物，低頭而拭，塵垢多，須細視也。若作小冠，於上下不倫矣。

㊀有所適，指往梓閬。

㊁謝朓詩：陵澗尋我屋，散帙問所知。《爾雅》：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

㊂舊注引庾信賦「簪直倚而妨帽」，又引《漢書》杜欽、杜鄴並字子夏，欽爲小冠子夏，鄴爲大冠子夏，此認本文爲「低頭著小冠」耳。《易林》：低頭竊視。

㊃《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蘗。

㊄庾信《答王司空飲酒》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草堂

錢箋：寶應元年夏，嚴武入朝，七月劍南四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公攜家避亂往梓州。廣德二年春，武鎮劍南，公復還成都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音色成都㈠。今我歸草堂，成一作此都適無虞㈡。以成都治亂，爲草堂去來，四句領起全意。　盧注：知道非蠻夷，乃糾集蠻夷爲亂耳。

㈠《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書》：蠻夷猾夏。

㈡又：四方無虞。

請陳初亂時，反覆音福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去聲赴朝廷，羣小起異圖㈠。中宵斬白馬㈡，盟歃氣已粗㈢。西取邛南兵㈣，北斷音短劍閣隅㈤。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㈥。其勢不兩大㈦，始聞蕃漢殊。西俗作兩，誤卒却倒戈㈧，賊臣互相誅。馮於虔切知肘腋禍㈨，自及梟獍一作鏡徒㈩。

下兩段，申明昔去草堂二句。　此段言知道作亂，勢橫而自敗。　錢箋：大將赴朝，群小異圖，謂嚴武內召，知道遂反。　西取邛南，以連聲勢，北斷劍閣，以絶援師，此賊謀也。　布衣，乃從逆者。　專城，僞爲刺史者。　蕃兵，近蜀羌夷。　漢兵，知道軍士。　西卒，卽部將李忠厚也。　朱注：知道統領漢兵，又脅誘羌夷共反，而賊徒爭長，羌兵不附，勢不兩大，番將殊情，倒戈而相誅也。

㈠《詩》：愠于羣小。

㈡《蘇秦傳》：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

㈢《穀梁傳》：齊桓公衣裳之會十一，未嘗有歃血之盟。

㈣盧注：公《上嚴武兩川說》云：「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邛南兵，卽邛雅子弟也。

㈤錢箋：斷劍閣，知道以兵守要害也。

㈥樂府《羅敷行》：四十專城居。

㊐《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

㊑《書》：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

㊒《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起肘腋。

㊓《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孫萬壽詩：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去聲作威福㊘，孰肯一作能辨無辜。眼前列晉作引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一作流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平聲呼。鬼一作人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此段言賊徒乘亂，好殺而殘民。義士，當時倡議討亂者。三公，與李忠厚同輩者。借名誅逆，殃及平民，故曰孰辨無辜。濫殺非命，含冤者多，故曰風雨號呼。前亂未寧，後患加甚，故曰又足驚吁。朱注：忠厚既殺知道，縱兵殘害無辜，如往時花敬定之事，故又備述其事而驚歎之。前曰賊臣，曰梟獍，誅以大惡也。此曰綱紀，曰法令，驚以大義也。

㊀《史記》：太公曰：「此義士也。」

㊁《詩序》：紀綱亂矣。

㊂《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㊃《史・項羽紀》：今人方爲刀俎，吾爲魚肉。《後漢・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皆可使爲魚。

㊄《詩》：唱予和汝。《書》：臣無有作威作福。梁武帝《淨業賦》：威福自由，生殺在口。

㊅《爾雅》：杻謂之梏，械謂之桎。

㈦《隋書》：楊素爲將，臨敵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談笑自若。

㈧《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而奪之，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妻也。《杜臆》：色悲，兼妾馬言。

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㈠，難爲遊五湖㈡。不忍竟舍上聲此㈢，復扶又切來薙入聲四松在，步屧音燮。一作蹀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舊作我裾㈤。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一作提榼壺㈥。大官喜《英華》作知我來㈦，賓客隘一作溢村墟㈧。此一段，申上今歸草堂二句。上八，言不能東遊，仍還西蜀。下八，言久別乍歸，一時共喜。公去成都，往來梓閬間，凡三年。

㈠《易》：弧矢之利。

㈡《史記正義》：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大湖東岸五灣。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雪溪，西通荊溪，北通滆溪，東南通韭溪，凡五道，別謂之五湖。

㈢《記》：吾舍此何適矣。

㈣薙，除草也。

㈤《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常步屧白楊郊野間。《杜臆》：四松，公所鍾愛者，故後有特咏《四松》詩。公去草堂，有託之看守者，故舊犬無恙。

㈥《世說》：陸士衡初入洛，詣劉道真，劉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朱注：胡盧以貯酒。胡古與壺通。庾信詩：壺盧一酒樽。

㈦大官，謂嚴武。《左傳》：大官大邑。

㈧城郭，指居人言。《魏志》：蔡邕才學顯著，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朱注：劉後村《詩話》：子美《草堂》「大官喜我來」四韻，其體蓋用《木蘭詩》「爺娘聞我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户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㈠。飄飄風塵際，何地置一作致老夫？於時見《英華》作是疣贅㈡，骨髓幸未枯㈢。飲啄愧殘生㈣，食薇不敢餘㈤。此既歸之後，慨嘆身世也。世亂未休，託身無地，得草堂以養餘年，此外更無他望矣。《杜臆》：贅疣承腐儒，言士既無用於世，則一飲一啄，已愧此殘生，而薇蕨有餘矣。此章，四句起，八句結，中三段各十六句。

㈠《黥布傳》：治天下安用腐儒爲。

㈡疣，瘤也。《莊子》：駢拇枝贅。又：彼以生爲附贅懸疣。

㈢仲長統《昌言》：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

㈣何承天詩：飲啄雖勤苦。

㈤古詩：食蘗不願餘。

四松

鶴注：此廣德二年復歸成都作。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歲，一作載，離立如人長㈠。會看平聲根不拔㈡，莫計枝凋傷。幽色幸一作會秀發㈢，疏柯亦一作已昂藏㈣。此見舊松無恙，喜之也。

㊀《記》：離坐離立。注：兩相麗之謂離。

㊁曹冏《六代論》：深根固蒂，不拔之道。

㊂李德林詩：鎖門皆秀發。

㊃孔稚圭《祭張長史文》：昂藏風領。

所插小藩籬㊀，本亦有隄防㊁。終然振直庚切撥比末切損㊂，得悕一作愧主㊄，黎庶猶未康㊅。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㊆。此見藩破堂蕪，傷之也。

樹亦怯於黃落。當此黎民未安，豈私戀故園乎，特以昔避亂而今復歸耳。

㊀賈誼《過秦論》：曾無藩籬之艱。

㊁《漢·刑法志》：隄防陵遲。

㊂謝惠連《祭古塚文》：以物振撥之。注：南人以觸撥爲振。

㊃蕭愨詩：渠開千葉影。庾信詩：葉黃淒序變。

㊄陸機詩：徘徊守故林。

㊅漢元帝詔：黎庶康寧。

㊆《長門賦》：悵獨託於空堂。

覽物嘆衰謝㊀，及茲慰淒涼。清風爲去聲我起㊁，灑面若微霜㊂。足爲千葉黃㊃。敢爲故林待一作將假蓋張㊄。我生無根蒂一作帶㊅，配爾一作汝亦茫茫。

此撫松寄興，喜而兼傷。身當衰謝之

㊀曹植詩：感物嘆衰謝。

㊁曹丕詩：清風飄我衣。

㊂曹植詩：灑面若飛霜。

㊃庾信詩：葉黃淒序變。

㊄《莊子》：假蓋於道。

㊅《莊子》：生無根蒂。

年，藉茲松間游息，將來亦堪娛老，但恐行踪無定，不能常對此松耳。

㊀《淮南子》：覽物之博。

㊁《世説》：劉尹云：「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㊂陸機詩：秋風夕灑面。阮籍詩：素風發微霜。

㊃《玉策記》：千歲松如偃蓋。《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與天齊其長，與地等其久也。

㊄陶潛詩：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一作兩可忘㊀。勿矜千載上聲後，慘澹蟠穹蒼㊁。此以咏松作結，命意更覺高超。言我身不能常伴此松，惟有賦詩寄情，聊以遣興耳。至於千載摩蒼，亦何容預焉乎？寓意於物，而弗留意於物，可見公之曠懷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第三段亦當八句分截，喜而兼悲也。末四句，以咏松收題。

㊀《王澄別傳》：澄後事迹不逮。

㊁慘澹，蕭森之狀。蟠穹蒼，松蓋參天也。《詩》：以念穹蒼。

申涵光曰：送老資，欲藉松作棺。無根蒂，恐年不及待，所謂歎衰謝也。

譚元春曰：前云「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後云「我生無根柢，配爾亦茫茫」，映帶處有無限深情。中云「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此等蘊藉，定是杜公獨步。

題桃樹

張性《演義》：此作於廣德二年再至草堂之時。公自春末歸來，花期已過，故舒花待之來歲。末云車書一家，是

時北寇平，蜀亂息，而吐蕃退矣。朱注不解此意，謂追憶未亂以前故園桃柳者，失考。

小徑升堂舊不斜㈠，五株桃樹亦從一作重遮㈡。高秋總饋一作餧貧人實㈢，寡妻羣盜非今日㈥，天下車書已一作正一家㈦。

簾户每宜通乳燕㈣，兒童莫信打慈鴉㈤。

草堂，故堂樹並提。舊不斜，堂無恙。亦從遮，樹益高也。樹間花實，堂前鴉燕，就現前景物，寫出一番仁民愛物之意。末從草堂中想見亂而復治之象，有多少慶幸在。燕生子，鴉哺母，故皆護惜之。莫信，莫任其傷殘。非今日，今無離亂也。

㈠庾信賦：入欹斜之小徑。

㈡鮑照樂府：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

㈢梁簡文帝詩：高秋度函谷。漢明帝詔：賦與貧人。《韓詩外傳》：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王筠詩：穠華春發彩，結實下成蹊。

㈣古詩：風簷入雙燕。鮑照詩：乳燕逐草蟲。

㈤古樂府有《莫打鴉》。《拾遺記》：俗謂烏白臆者爲慈烏。《異苑》：東陽顏烏至孝，故慈烏來萃。

㈥丁壯喪亡，寡妻因羣盜所致。漢章帝詔：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

㈦梁武帝詔：疆場多阻，車書未一。《前漢·叔孫通傳》：天下爲一家。

黃生曰：此詩思深意遠，憂樂無方，寓民胞物與之懷於吟花看鳥之際，其材力雖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發。不得其性情，而膚求之字句，宜杜詩之難讀也。

杜詩有文不接而意接者，半寫題中景，半寫題外意，如《白帝城》詩「雲出門」四句，本咏雨中景象，「歸馬逸」四句，却寫亂後情事。此詩上六賦草堂景物，下二則慨歎世事，斷中有續，讀者固當善會。

水檻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初回草堂時作。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於虔切得不低垂㊀。遊子久在外，門户無人持㊁。高岸尚爲一作如谷㊂，何傷浮柱欹㊃。此言草堂既壞，水檻亦欹。駕浪，軒臨江上也。低垂，風雨飄零也。浮柱，即指水檻。

㊀庾信《枯樹賦》：或低垂於霜露。

㊁古樂府：健婦持門户，亦勝一丈夫。

㊂《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㊃何傷，何妨也。《西京賦》：跱遊極於浮柱。注：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

扶顛有勸誡㊀，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㊁。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㊂。此言欲修此檻，不忘舊物也。視修檻若扶顛，人或笑以爲迂，但一木可支，此事亦易爲力耳。臨川得以遠眺，則此檻亦可不修，然故物堪憐，何忍坐視其剥落乎。此章，上下各八句。

㊀扶顛，見《論語》。

㊁《文中子》：大厦之傾，非一木所支。

㊂《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抱朴子》：時遊觀於勸戒。人曰：「向刈薪，亡吾蓍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

故也。」

破船

鶴注：此是廣德二年再歸成都作。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去聲柴門遊㊀。備舟將以遠行，此憶往時。趙注：公志在江海，豈泛清溪、傍柴門而遊乎。

㊀《杜臆》：江湖與魏闕對，是心在高隱者。江海與丘園對，是心在遠遊者。《隱逸傳》：放情江海。

蒼皇一作惶避亂兵，緬邈懷他本作緬懷邈。音莫舊丘㊀。鄰人亦已非，野竹獨修修。船舷不重平聲扣㊁，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㊂，下愧東逝流㊃。舟破不能東遊，此記初歸。亂兵，指徐知道。舊丘，指草堂。顧注：南鄰則朱山人，北鄰則王明府，又斛斯校書亦草堂南鄰。時斛斯融已歿，此「隣人非」之一證也。船已沉沒，故不復扣舷。看西翼，身猶滯蜀。愧東流，不能出峽。

㊀緬邈，遠貌。謝靈運詩：緬邈區中緣。鮑照詩：復得還舊丘。

㊁《晉書》：夏統以足扣船，而歌吳曲。《江賦》：詠采菱以扣舷。注：舷，船脣也。

㊂王均詩：請寄西飛翼。

㊃繁欽詩：流泉東逝。

故者或可掘㊀，新者亦易音異求。所悲數音朔奔竄，白屋難久留㊁。末言船破不修之故。掘故求新，

言船非難辦，特以奔走之下，屋無定居，何暇營舟乎。此章，中間八句，首尾各四句。

㊀船去頭尾者，江南謂之掘頭船。《幽明録》：陽羨小吏吴龕，乘掘頭船過溪。

㊁《漢書注》：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者。

王嗣奭曰：新添水檻，畫乘小艇，公詩也。公初以此二者爲草堂樂事，避亂而歸，二物俱壞矣。水檻可惜，則引隣人亦非以解之。識見比前，較進一等矣。

奉寄高常侍一云寄高三十五大夫

鶴曰：《舊史》：代宗即位，吐蕃陷京畿，適練兵臨吐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爲賊兵所陷，以嚴武代還。據此，則適爲成都尹在寶應元年夏武歸朝之後，而適代還乃在廣德二年三月也。史又云：適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唐書·百官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

汶上相逢年頗多㊀，飛騰無那乃箇切。一作奈故人何㊁。總戎楚蜀應平聲全未㊂，方駕一云價曹劉不啻過平聲㊃。今日朝廷須汲黯㊄，中原將去聲帥憶廉頗㊅。天涯春色催遲暮㊆，別淚遥添錦水波㊇。此爲高適入朝，寄詩以贈之也。上四稱常侍才畧，是從前事。下四惜常侍還京，是目前事。三四言才兼文武，五六言望重朝野。

汶上相逢，蓋開元間相遇於齊魯也。總戎楚蜀，淮南、西川兩爲節度也。方駕曹劉，子建、公幹可與匹休也。負氣敢言，故朝須汲黯。舊將召還，故人憶廉頗。別淚遥添，闕於面送也。無那，無如適者。應全未，未盡其長。不啻過，遠過古人。天涯遲暮，遥應汶上年多。

㈠《漢書》：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入沛，汶上在齊南魯北。

㈡《楚辭》：吾令鳳凰飛騰兮。　顧炎武曰：六朝人多書奈爲那。《三國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奈爲無那。

㈢薛道衡詩：朝端去總戎。

㈣《絶交論》：遒文麗藻，方駕曹王。　鍾嶸《詩評》：曹劉殆文章之聖。　《秦誓》：不啻若自其口出。

㈤《漢書·汲黯傳》：黯好直諫，守節死義。

㈥孔臧《格虎賦》：帥將士於中原。　《史記·廉頗傳》：趙王思復得廉頗，王使使者視廉頗。

㈦《楚辭》：恐美人之遲暮。

㈧潘徽詩：離情欲寄鳥，別淚不因猿。

王嗣奭曰：高杜交契最久，故贈詩不作諛詞。總戎句，不諱其短。方駕句，獨稱其長。下文但云中原相憶，則西蜀之喪師失地，亦見於言外矣。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鶴注：此是廣德二年春歸成都時作。　按：朱注因元次山序文有王契姓名，遂以王契爲京兆人，奉使來蜀。今玩詩詞，公去蜀時，與王相別，及歸蜀時，又與王相遇，黃鶴以王契爲蜀人者，得之。元結所云者當另是一人。　遠注：王侍御，當是罷官而居於蜀者，故詩有「客卽掛冠至」、「幸各對松筠」等句。

往往雖相見㈠，飄飄愧此身㈡。不關輕紱冕㈢，但一作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㈣，三移斗柄

春㊄。敗亡非赤壁㊅，奔走爲去聲黃巾㊆。此敍前後聚散之故。言昔見侍御，以避亂而來。後別侍御，以避亂而去。公棄華州司功，非輕冕紱，實避兵戈耳。自寶應元年至此已三年，時徐知道爲部下所殺，與赤壁戰敗者不同。公奔走流離，如避黃巾之亂也。

㊀《漢書・吳王傳》：往往而有。董仲舒策：王道往往而絶也。

㊁崔駰詩：飄飄神舉逞所欲。

㊂《淮南子》：飾紱冕之服。

㊃《漢書》：秦李冰造七星橋，上應七星，光武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橋。」張正見詩：星橋轉夜流。

㊄《荆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昔周瑜破曹操處。《方輿勝覽》：赤壁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岸鳥林，與赤壁相對。

㊅後漢鉅鹿人張角，所部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

子一作爾去何瀟灑㊀，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雁㊁，衣故有懸鶉㊂。恐懼行裝數音朔㊃，伶俜卧疾一云病頻㊄。曉鶯工迸淚㊅，秋月解胡賈切傷神㊆。此自敍別後之事。子去，謂侍御往京。余藏，謂避亂他適。書成句，承子去。衣故句，承余藏。行裝數，往來梓閬。卧病頻，舊有肺病。此時曉鶯聒耳，巧於動淚，秋月凄涼，知我傷心。工字解字，乃句眼。

㊀《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世説》：謝車騎見王文叔曰：「瀟灑相遇。」

㊁陸厥詩：雁過南無書。

㈢《世說》：衣不經新，何由而故。《荀子》：子夏家貧，衣若懸鶉。朱注：《說文》：鶉，鵪屬，其羽斑而散。貧士衣象之。

㈣「恐懼行裝數」，千戈之地，非避馬則拏舟也。

㈤伶俜，失所之貌。古《猛虎行》：伶俜到他鄉。謝靈運詩：卧疾豐暇裕。

㈥駱賓王詩：迸淚下雙流。

㈦韋黯詩：別後倍傷神。陳師道曰：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

會面嗟黧黑㈠，含悽話苦辛㈡。接輿還入楚㈢，王粲不歸秦㈣。錦里殘丹竈㈤，花溪得釣綸㈥。消一作宵中祇自惜㈦，晚起索色窄切誰親㈧。

㈠《屈原傳》：面色黧黑。

㈡古詩：坎軻長苦辛。

㈢《列仙傳》：接輿，名陸通，楚人也。

㈣謝靈運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

㈤《南越志》：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別賦》：守丹竈而不顧。周弘正詩：丹竈起殘烟。

㈥《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注：緡，綸也。

㈦《後漢書》：范丹別王奐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素問》：多食數溲曰消中，即消渴也。

㈧《後漢·李通傳》：素有消疾。

㈧《絶交書》：卧喜晚起。　索，求也。

伏柱聞周史㈠，乘槎有一作似漢臣㈡。　鵷舊作鴛鴻不易音異狎㈢，龍虎未宜馴㈣。客則一作即挂冠至㈤，交非傾蓋新㈥。　由來意氣合㈦，直取性情真㈧。　此侍御還蜀，而重敘交情。

使。　鴛鴻二句，言其不合於時。　挂冠至，承上二。　非傾蓋，起下二。　意合、情真，言故交忘形也。

㈠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

㈡乘槎，見十七卷。

㈢鴛小鴻大，兩物不倫，當作鵷鴻。《莊子》：「鵷雛發於南海，飛於北海。」此與鴻飛冥冥、舉翅摩天者正相類，若鴛而狎之矣。東坡詩：「聞道鵷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乃用杜鵷鴻也。《隋書》：齊驅騏驥，比翼鵷鴻。

鴛，人得取而狎之矣。

㈣趙至《與從兄書》：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五君詠》：龍性誰能馴。

㈤《後漢・逢萌傳》：王莽居攝，萌解冠挂東都門而去。

㈥《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傾蓋，言交蓋駐車也。

㈦司馬遷《報任安書》：意氣殷勤。

㈧《莊子》：性情不離。

浪迹同生死㈠，無心恥賤貧㈡。　偶然存蔗芋㈢，幸各對松筠㈣。　粗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

女長裁褐一作葛穩，男大卷書匀㈤。　此王過草堂而面述己懷。　浪迹以來，生死直可同觀，則貧賤更非所恥矣。

蔗芋留客，同看松筠，雖粗飯亦何傷乎。　但窮愁難釋者，以男女未成婚嫁耳。　《杜臆》：此段曲折敘懷，具見性情之真，而客不見嫌，又見意氣之合矣。

㈠戴逵《栖林賦》：浪迹潁湄，棲景箕岑。

㈡何遜詩：坎壈猶賤貧。

㈢《蜀都賦》：瓜疇芋區，甘蔗辛薑。

㈣王融詩：松筠俱以貞。

㈤顧炎武曰：《張融傳》：與從叔永書云：「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

湖朱云當作堋。

屢喜王侯宅㈤，時邀一作逢江海人㈥。追隨不覺晚㈦，款曲動彌旬㈧。但使芝蘭秀㈨，何須一作煩棟宇隣㈩。

㈠山陽無俗物㈡，鄭驛正留賓㈢。蠶崖雪似銀㈣。名園當翠巘㈤，野棹没青蘋㈥。

園，鼓棹，宅内邀賓，其窮日經旬，真契若芝蘭矣，何必比屋爲隣乎。《杜臆》：山陽、鄭驛，謂其不濫交而又愛客。

㈠《水經注》：李冰於都安縣堰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寰宇記》：導江縣有都安堰。

蜀人謂堰爲堋。　謝朓詩：澄江静如練。

㈡《寰宇記》：蠶崖，在導江縣西北四十七里。

㈢《世説》：顧辟彊有名園。

㈣左峴曰：堋口水急，不可通舟，野棹乃泊於小溪者。

㈤王侯多第宅，本出古詩，此句王侯却指王姓，言猶李云李侯，程云程侯，不然侍御不得擬王侯也。

㈥江海人，公自謂。　謝靈運詩：本是江海人。

㈦曹丕詩：冠佩相追隨。

《風賦》：風起於青蘋之末。

㈧任昉詩：勞君款曲問，冒此殷勤酬。何遜詩：彌旬苦凌亂。

㈨《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㈩陶潛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隣。

(二)向秀與嵇康爲竹林之遊，作《思舊賦》云：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俗物，見九卷。

(三)《漢書》：鄭當時，字莊，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出入並鞍馬㊀，光輝參一作忝席珍㊁。重平聲遊先主廟，更歷少去聲城闉㊂。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㊃。送終惟糞土㊄，結愛獨荊榛㊅。置酒高林下㊆，觀棋積水濱。區區甘累上聲趼古典切㊇，稍稍息勞筋㊈。此同返成都，與侍御覽勝。並馬，同行。參席，同飲也。《杜臆》：灌縣去成都止六十里，故歸而重遊。先主廟在城南，少城闉乃西門，從西郭而入，則石鏡琴臺皆古迹也。鏡埋糞土，臺長荊榛，見死者不復生，行樂當及時矣。棋酒相隨，必侍御所攜者。甘累趼，公自謂。息勞筋，指侍御。

㊀鮑照詩：鞍馬光照地。

㊁《儒行》：儒有席上之珍。

㊂少城，卽張儀城。李膺記：在大城之西，故曰少城。《說文》：闉，城內重門也。陸系詩：別念限城闉。

㊃《蕪城賦》：蕙心紈質，玉貌絳脣。

㊄揚雄《蜀都賦》：眺朱顏，離絳脣。

㊅王筠詩：結愛久相離。潘岳詩：荊棘成榛。

㊆漢明帝詔：百姓送終之制。《王昭君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

㊇鮑照詩：長霧匝高林。

㈧《莊子》：百舍重趼。又任昉牋：累繭救宋。

㈨《孟子》：勞其筋骨。

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㈠。長一云慨歌敲柳癭于鄂切㈡，小睡憑音並藤輪㈢。農月須知課㈣，田家敢忘去聲勤㈤。浮生難去上聲食㈥，良會惜清晨㈦。此言再飲草堂，惜農務方迫，不能久留耳。《杜臆》：草堂臨江傍溪，江有圓鯽，溪有細蓴，柳癭藤輪，堂中之器。時當農月思爲謀食計，公以力耕自任矣。

㈠朱注：《本草》：鯽魚合蓴作羹食良。又陸雲曰：千里蓴羹。

㈡申涵光曰：「長歌敲柳癭」，借用擊唾壺事，語新。朱注：癭，頸瘤也。柳癭，可爲樽。曹植詩：我有柳癭瓢。

㈢蔡氏以藤輪爲車輪。鮑照詩：花蔓引藤輪。今按：王洙曰：藤輪，蒲團也，以藤爲之。此說爲正。若車輪，豈可憑倚以睡乎。

㈣《後漢·秦彭傳》：每於農月，親度頃田。

㈤《前漢·楊惲傳》：田家作苦。

㈥去食，見《論語》。

㈦秦嘉詩：清晨當引邁。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㈠。要聞除猰貐烏黠切亦主切㈡，休作畫麒麟㈢。洗眼看平聲輕薄㈣，虛懷任屈伸㈤。莫令平聲膠漆地㈥，萬古重雷陳㈦。此有感身世，而以古道交情望諸侍御也。除猰貐，勉其立功。休畫麟，戒其尸位。看輕薄，深慨世情。任屈伸，安於窮達。有侍御交誼，則雷陳不得專美於前矣。此章，

㈠要聞除猰貐烏黠切亦主切㈡，休作畫麒麟㈢。洗眼看平聲輕薄㈣，虛懷任屈伸㈤。莫令平聲膠漆地㈥，萬古重雷陳㈦。此有感身世，而以古道交情望諸侍御也。除猰貐，勉其立功。休畫麟，戒其尸位。看輕薄，深慨世情。任屈伸，安於窮達。有侍御交誼，則雷陳不得專美於前矣。此章，

八句者七段，十二句者兩段。

㊀董仲舒策：任德教而不任刑。

㊁朱注：猰貐，《山海經》作窫窳，蛇身人面。《爾雅》：猰貐，類貙虎，磨牙食人，迅走。《淮南子》：堯之時，猰貐爲民害。

㊂《朝野僉載》：楊炯每目朝官爲麒麟楦，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還是驢耳。舊注引圖形麟閣事，與此無涉。

㊃隋煬帝詩：宿霧洗開明媚眼。　張華詩：末世多輕薄。

㊄《易》：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㊅古詩：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㊆後漢陳重與雷義同爲舉辟，更相推讓，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爲堅，不如雷與陳。」

張溍曰：排律似此卷舒收放，一一如意，具有仙氣。　按：此詩八十句，有八句一斷者，有十二句一斷者。大抵語意皆自四句推之，而四句之中，上下二句，又自相呼應，此杜詩五排及五古章法也。諸家强分段落，割裂未妥。

登樓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春初歸成都之作。吐蕃去冬陷京師，郭子儀復京師，乘輿反正，故曰「朝廷終不改」，王洙謂崔旰起兵西山者非。　王粲有《登樓賦》。

花近高樓傷客心㊀，萬方多難去聲此登臨㊁。　錦江春色來一作水流天地㊂，玉壘浮雲變古今㊃。

北極朝廷終不改㊄，西山寇盜莫相侵㊅。可憐後主還祠廟㊆，日暮聊爲《梁父吟》㊇。上四登樓所見之景，賦而興也。下四登樓所感之懷，賦而比也。以天地春來，起朝廷不改，以古今雲變，起寇盜相侵，所謂興也。時郭子儀初復京師，而吐蕃又新陷三州，故有北極西山句，所謂賦也。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猶後主之信黃皓，故借祠託諷，所謂比也。《梁父吟》，思得諸葛以濟世耳。傷心之故，由於多難。而多難之事，於後半發明之。其辭微婉而其意深切矣。

㈠古詩：西北有高樓。　陸機詩：春芳傷客心。

㈡《書》：嗟爾萬方有衆。　《詩》：王事多難。　劉孝綽詩：況在登臨地。

㈢錦江，別見。　梁簡文帝詩：春色映空來。

㈣《杜臆》：玉壘山在灌縣西，唐貞觀間設關於其下，乃吐蕃往來之衝。　盧思道《蜀國絃》：雲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　《楚辭》：憐浮雲之相徉。　左思詩：荒塗橫古今。

㈤《爾雅》：北極謂之北辰。　遠注：終不改，所謂廟貌依然、鐘簴無恙也。

㈥顧注：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爲帝。　郭子儀收京，乘輿反正。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西山近於維州。

㈦吳曾《漫録》：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祠。　蔣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始去之。所謂「後主還祠廟」者，書所見以志慨也。

㈧朱瀚曰：《蜀志》：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而好吟之。且躬耕南陽而其辭則云「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絶地紀，語氣浮誕，豈武

侯所屑道。嘗考樂府解，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爲《梁甫吟》，意實本此。又陸機、沈約皆有作。一則云豐水零露，一則云秋色寒光，歎時暮而失志，正與雨雪思歸有合，益徵三士之説爲不經矣。今按：舊注以《梁父吟》爲欲去朝中讒佞，黄生謂卽指登樓所詠之作，此另一説也。

王嗣奭曰：首聯寫登臨所見，意極憤懣而詞猶未露，此詩家急來緩受之法。錦江玉壘二句，俯視弘濶，氣籠宇宙，人競賞之，而佳不在是，止作過脈語耳。北極朝廷，如錦江春色，萬古常新，而西山寇盜，如玉壘浮雲，倏起倏滅。結語忽入後主，深思多難之故，無從發洩，而借後主以洩之。又及《梁甫吟》，傷當國無諸葛也，而自傷不用亦在其中。不然，登樓對花，何反作傷心之歎哉。

朱瀚曰：俯視江流，仰觀山色，矯首而北，矯首而西，切登樓情事。又矯首以望荒祠，因念及卧龍一段忠勤，有功於後主，傷今無是人，以致三朝鼎沸，寇盜頻仍，遂傍徨徙倚，至於日暮，猶爲《梁父吟》，而不忍下樓，其自負亦可見矣。

申涵光曰：北極、西山二語，可抵一篇《王命論》。

葉夢得《石林詩話》：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摇」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賀裴晉公破蔡州回》詩「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寄邛州崔録事　音窮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歸草堂時作。　邵注：邛州，即今四川嘉定府邛縣。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㊀。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平聲愁江樹遠㊁，怯見野亭荒㊂。浩蕩風塵一作烟際，誰知酒熟香。《杜臆》：崔與公必素狎，故憾其不至，而半謔半嘲如此。應愁、怯見，俱用倒跌語。末句譏其奔走風塵，而不知酒熟之香，誠俗物也。

㊀果園坊，在成都。

㊁江樹、野亭，即草堂。　謝朓詩：江樹雲中看。

㊂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

王録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梁氏編在廣德二年。

爲去聲嗔舊作嗔王録事㊀，不寄草堂貲。　昨屬子六切愁春雨㊁，能忘欲漏時。　此以短章代手札。嗔録事，乃戲詞。下二句作詰詞，謂既愁我雨，豈遂忘我漏乎。

㊀方氏《通雅》：嗔，音田，盛氣也。《五經文字》云：振旅嗔嗔。至唐尚如此，今俗則爲嗔嫌字矣。按：少陵用嗔字，多作嗔怒之嗔，如「慎莫近前丞相嗔」，亦然。嗔，音稱人切。

㊁屬，適也。

歸雁

此自梓州還成都時作。

東來千里客，亂定一作走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正一作向北飛㊀。

成都。幾年歸，念長安。見江雁北飛，故鄉思彌切耳。

㊀謝靈運詩：高高入雲霓。

絶句二首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成都作。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煖睡鴛鴦。此章言春景可樂。摹寫春景，極其工秀，而出

語渾成，妙入化工矣。麗字、香字，眼在句底。融字、煖字，眼在句腰。

楊慎謂絶句者，一句一絶，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今按：此詩一

章而四時皆備。又吳筠詩云：「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是一時而四景皆列。杜詩「遲日江

山麗，春風花草香」四句似之。王半山詩：「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又從此詩脱胎耳。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詩「遲日江山麗」四句，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上二句，見兩間無非生意。

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情。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

如何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又「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

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此詩皆對語，似律詩中幅，何以見起承轉闔？曰：江山麗而花草生香，從氣化說向物情，此卽一起一承也。下從花草說到飛禽，便是轉折處，而鴛燕却與江山相應，此又是收闔法也。范元實《詩眼》曾細辨之。

其二

江碧鳥逾白㊀，山青花欲燃㊁。今春看平聲又過，何日是歸年㊂。

次章言春過可憂。周甸注：江山花鳥，著眼易過，身在他鄉，歸去無期，所觸皆成愁思矣。前首全屬詠景，此則對景言情。前是截五律中四，此是截五律下四。

㊀謝朓詩「黃鳥度青枝」，不如杜句「江碧鳥逾白」，尤爲醒豁。

㊁何遜詩：天暮遠山青。梁元帝詩：林間花欲然。庾信詩：山花焰欲燃。

㊂陸機詩：我行無歸年。

五言絕句，始於漢魏樂府，六朝漸繁，而唐人尤盛。大約散起散結者，一氣流注，自成首尾，此正法也。若四句皆對，似律詩中聯，則不見首尾呼應之妙。必如王勃《贈李十四》詩：「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隣。從來揚子宅，別有尚玄人。」岑參《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錢起《江行》詩：「兵火有餘燼，貧村纔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令狐楚《從軍》詩：「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已上數詩，皆語對而意流，四句自成起訖，真佳作也。若少陵《武侯廟》詩：「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其氣象雄偉，詞旨剴切，則又高出諸公矣。莫謂「遲日」一首，但似學堂對句也。至於對起散結者，如盧僎《南樓望》詩：「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李白《獨坐敬亭山》詩：「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柳宗元《江雪》詩：「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又有散起對結者，如駱賓王《易水送別》詩：「此

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宋之問《別杜審言》詩：「卧病人事絶，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孟浩然《宿建德江》詩：「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照人。」杜詩如：「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此卽雙起單結體也。如：「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此卽單起雙結體也。又有四句似對非對，而特見高古者，如裴迪《孟城坳》詩：「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曏昔，今人自來往。」太上隱者《答人》詩：「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則又脱盡蹊徑矣。杜詩如：「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此散對渾成之作也。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歸成都時作。

關內昔分袂㊀，天邊今轉蓬㊁。驅馳不可説㊂，談笑偶然同㊃。　首敘聚散交情。關內，指長安。天邊，指成都。

㊀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

㊁曹植詩：轉蓬離本根。

㊂《七發》：驅馳當世。

㊃古詩：談笑未及竟。

道術曾音層留意㊀，先生早擊蒙㊁。家家迎薊子㊂，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㊃，潛行玉壘東㊄。有時騎猛虎㊅，虛室使仙童㊆。　此敘山人行迹。上四憶在京時，下四記在蜀時。留意，公自謂。擊

蒙，欲受教也。薊子二句，比山人道高。騎虎二句，稱山人法大。

㈠《史記・日者傳》：觀大夫類有道術者。《述異傳》：荀環好道術，潛棲却粒。

㈡《易・蒙卦》上爻：擊蒙。

㈢薊子訓，注見一卷及十二卷。

㈣《後漢・方術傳》：費長房爲市吏，有賣藥老翁懸一壺於肆，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異之，因往再拜，同入此壺。

㈤《江賦》：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曾曰：峨嵋山在嘉州，玉壘山在茂州。

㈥《洞冥記》：東方朔出遇蒼虎息於道旁，朔便騎虎而還，扞捶過痛，虎嚙之，脚傷。《列仙傳》：葛仙公，能乘虎使鬼。

㈦《莊子》：虛室生白。《雲笈七籤》：守元丹十八年，詣上清宮，受書佩符，役使玉童玉女各十八人。蘇彦詩：仙童唱清道。

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㈠。望雲悲轗軻㈡，畢景音影羨冲融㈢。喪去聲亂形仍役㈣，凄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㈤，倚劍短亭中㈥。此自敍情事。上四衰老之歎，下四飄流之感。望雲霄，則悲己淪落。當暮景，則羨彼冲和。

㈠宋人詩話：白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杜修可曰：懸旌倚劍，屯戍之兵尚在也，此承喪亂言。

白，愁顏酒借紅」，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過後方知是酒紅」，鄭谷云「衰鬢霜供

㈡陶潛詩：望雲慚飛鳥。吳注：《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白雲，未嘗不引領歔欷。

㈢鮑照詩：畢景逐前儔。《南史》：殷臻，幼有名行，每造袁粲、褚彦回之席，輒清言畢景。《海賦》：冲融滉漾。

㈣《歸去來辭》：既自以身爲形役。

㊄《史記・蘇秦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漢・陳湯傳》：懸旌萬里之外。

㊅宋玉《大言》：長劍倚天外。《六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㊀，亦遣馭清風㊁。此望山人指授也。上文賓主分列，此處主賓合收，章法秩然。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㊀《漢武內傳》：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

㊁《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黃河二首

鮑欽止曰：此爲吐蕃入寇而作。舊注謂祿山河北事，非也。黃鶴依此編在廣德二年。

黃河北岸海西軍㊀，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一作如數，胡人高鼻動成羣㊁。此嘆當時戍兵甚衆，不能制吐蕃之橫行。鐵馬，指胡騎。

㊀朱注：河水經自于闐、疏勒而東，逕金城允吾縣北。酈道元云：王莽之西海也，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唐時其域陷於吐蕃，故此云海西軍。或引史寶應元年回紇可汗屯河北，雍王率僚屬往見之以證此詩，不知回紇地直朔方，不得云海西軍也。鮑欽止注指吐蕃入寇。仍以此説爲正。

㊁《晉中興書》：冉閔殺石鑒及諸番，於時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　李陵《報蘇武書》：吟嘯成羣，聽之不覺淚下。

其二

黃河南一作北，一作西岸是吾一作故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㊀。

此歎蜀人迫於軍餉，故願太平以紓民困。　指塞外之黃河，故云南岸是。唐運道之黃河在於中州。《杜詩博議》：唐運道俱仰黃河，獨蜀僻在西南，河漕不通，西山三城糧運屢絕，故有供給無粟之歎。此亦爲吐蕃入寇而作。

㊀趙注：棄金玉，言毋奢侈，如傳言不寶金玉之義。

揚旗

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夏在幕府中作。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在去年十二月。《後漢·陳蕃傳》：揚旗曜武。

江風一作風雨颯長夏㊀，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㊁。初筵閱軍裝㊂，羅列照廣庭㊃。庭空六一作四馬入㊄，駁布可切騢五可切揚旗一作施旌㊅。首敍嚴公會客觀旗。

㊀沈佺期詩：坐看長夏晚。

㊁陶潛詩：肅肅其風。

㊂《詩》：賓之初筵。

㊃古詩：羅列自成行。　何敬祖詩：廣庭發暉素。

㊄《書》：「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節度使何以有六馬，前《冬狩行》云「使君五馬一馬驄」，亦是一證。按《毛詩》：「良馬六之。」則大夫亦可言六馬矣。《韓非子》：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

㊅《說文》：駁騢，馬搖頭也。《甘泉賦》：崇丘陵之駁騢兮。

迴迴偃飛蓋㊀，熠熠迸流星㊁。來衝一作纏風颸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㊂，妙取略地

平㊃。虹蜺就掌握㊄，舒卷隨人輕㊅。此備寫揚旗之狀。吳論：其迴轉處如飛蓋偃仰，其飄忽處如流星迸落，其乍來也如風馳之急，其倏倒也如山勢之傾。言其奇妙則馬上俯身，而旗尾畧地；言其輕捷如虹蜺在握，而舒卷隨人。

㊀劉楨詩：迴迴目昏亂。曹植詩：飛蓋相追隨。

㊁張華詩：熠熠宵流。《羽獵賦》：曳彗星之飛旗。石苞書：旌旗流星。

㊂曹植詩，俯身散馬蹄。

㊃《漢書》：無戰而畧地。傅玄《西都賦》：奏新聲，理秘舞。颺迴風，轉流采。《記》：摠干而山立。

㊄《羽獵賦》：虹蜺爲繯。注：繯，旗上繫也。掌握，見下章。

㊅江總《陳宣帝哀策文》：曳蛇旗之舒卷。

三州陷犬戎㊀，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㊁，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音異升㊂，庸蜀日已寧㊃。吾徒且加餐㊄，休適蠻與荆㊅。末望嚴公恢境安民。鶴曰：練士奪城謂欲攻吐蕃，是年九月，武果敗之。「此堂不易升」，言任大責重也。庸蜀日寧，則克勝此任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㊀柳芳《唐曆》：廣德元年，運糧絶，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

㊁《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㊂相如《琴歌》：何悟今夕兮升斯堂。

㊃《牧誓》：及庸蜀羌髳。《十道志》：夔州，古庸國。又《公孫述傳》：王岑殺王莽庸部牧，以應宗成。注：王莽改益州爲庸部。

㊄古詩：上言加餐飯。

㊅古詩：上言加餐飯。

㈥王粲《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絶句六首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復歸草堂時作。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㊀。首章，積雨初晴之景。惟積雨，故日照水，雲映泥。惟初晴，故翡翠鳴，鵾雞舞。日出雲生，微讀。

㊀《爾雅翼》：鵾雞似鶴，黃白色，長頸赤喙。公孫乘《月賦》：昆雞舞於蘭渚。

其二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次章，幽居自適之情。花蕊蜂蝶，乘春而動。閒中玩物，故客至懶迎。《杜臆》：身懶如此，客將何求於我乎。蓋閱盡世情，而有息交之意矣。

其三

鑿井交梥葉㊀，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村。三章，見井渠而起詠。井在梥下，故葉交加。渠在竹旁，故根斷截。此屬內景，下二則外景也。《杜臆》：有井有渠，草堂所需略具，蓋爲久居計矣。

㊀吳若本注：交梥，作井綆也。趙曰：蜀有鹽井，雨露之水落其中則壞，新鑿井時卽交梥葉以覆之。按：二說皆非，汲綆用梥毛，不用梥葉。此井在村中，於鹽井無涉。《莊子》：鑿井而飲。

其四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㊀，翻藻白魚跳㊁。四章，倏雨倏晴之景。捎溪足，雨勢掠過也。轉樹腰，日影橫穿也。

㊀《詩》：交交黃鳥。

㊁古史：白魚入舟。烏並承樹，魚跳承溪。

其五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七亦切。一作到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五章，草堂春日之景。筍穿壁，籜刺簷，此近景。絲冉冉，草纖纖，此遠景。《杜臆》：此詩具見幽致。

其六

江動月翻石，溪虛雲傍去聲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六章，江溪春夜之景。江動月翻，恍如移石而去。溪虛雲度，隱然傍花而迷。寫景俱在空際。鳥歸溪畔，帆迅江流，二句分承，而意則有感，見客帆之不如棲鳥也。

王嗣奭曰：公奔竄既久，初歸草堂，凡目之所見，景之所觸，情之所感，皆掇拾成詩，猶之漫興也。

絕句四首

此依朱本與前詩連編，舊在永泰元年者非。是年四月，嚴武方卒，公行出蜀矣。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音杭椒却背音佩村㊀。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平聲。首

章，咏園中夏景。別開門，恐踏笋也。却背村，爲塹隔也。生，豈指阮隱居耶。阮居秦州，故云擬對。

㊀行椒，椒之成行者。《懷舊賦》：列列行椒。

其二

欲作魚梁雲覆一作復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去聲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㊀。次章，爲魚梁而賦也。趙曰：作魚梁，須劈竹沉石，橫截中流，以爲聚魚之區。因溪有蛟龍，時興雲雨，公故不敢冒險以取利。

㊀漢武帝《瓠子歌》：隤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其三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音杭白鷺上上聲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㊀。三章，咏溪前諸景。此皆指現前所見，而近遠兼舉。

㊀范成大《吳船録》：蜀人入吳者，皆從合江亭登舟，其西則萬里橋。杜詩「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

其四

藥條藥一作菜甲潤青青，色過椶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慚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㊀。四章，爲藥圃而賦也。種藥在兩亭之間，故青色疊映。彼苗長荒山者，不能遍識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淺未及成形耳。《杜臆》：公常多病，所至必種藥，故有「種藥扶衰病」之句。有條有甲，見種藥多品。

㊀吳論：成形，如人參成人形，茯苓成禽獸形之類。

絶句六首　絶句四首

楊慎曰：絶句四句皆對，少陵「兩箇黃鸝鳴翠柳」是也。然不相連屬，卽是律中四句耳。唐絶萬首，如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又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二首絶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又柳中庸《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鐶。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又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没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斯亦其次也。

升菴所引，此一體也。唐人諸法畢備，皆當參考，以取衆家之長。凡絶句散起散結者，乃截律詩首尾，如李白《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花滿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張繼《楓橋夜泊》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是也。有對起對結者，乃截律詩中四句，如張仲素《漢苑行》云「回雁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王烈《塞上曲》云「紅顏歲歲老金微，砂磧年年卧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雁長飛」。有似對非對者，如張祐《胡渭州》云「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張敬忠《邊詞》云「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卽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發時」，是也。有散起對結者，乃截律詩上四句，如李白《上皇西巡歌》云「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李華《春行寄興》云「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草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有對起散結者，乃截律詩下四句，如李白《東魯門泛舟》云「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雍陶《韋處士郊居》云「滿庭詩景飄紅葉，繞砌琴聲滴暗泉。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是也。有全首聲律謹嚴不爽一字者，如白居易《竹枝詞》云「瞿塘峽口冷烟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有平仄不諧而近於七

古者，如李白《山中問答》云「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韋應物《滁州西澗》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有平仄未諧而并拈仄韻者，如君山老父閑吟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李洞《繡嶺宮》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有首句不拈韻脚，而以仄對平者，如王維《九日憶兄弟》云「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遥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戲題盤石》云「可憐盤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原注：新除司議郎兼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黃鶴編在廣德二年成都詩內，以後段小徑摘蔬證之，良是。《杜臆》：員外，必布之原官。《唐書》：萬州南浦郡，屬山南東道。

名參漢望苑㊀，職述景題輿㊁。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内熱比毘至切何如㊂。正是炎天濶，那堪野館疏。黃牛平駕浪㊃，畫鷁上上聲凌虚。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㊄。此從李敍起，戒其毋觸暑冒險而行。望苑切司議，題輿切別駕，李經巫峽，與荆門接壤矣。内熱，李方伏枕。野館，李寓之所。駕浪凌虚，言水勢可畏，故囑其從容而解纜。

㊀《漢書》：戾太子冠，武帝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唐制：司議郎，東宫官屬，故用之。

㊁謝承《後漢書》：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惶恐，起視職。

識述，謂能倣古人之職。

絶句四首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㈢《莊子》：我其內熱與。

㈣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㈤江淹詩：解纜候前侶。

悶能過平聲小徑，自一作日爲去聲摘嘉蔬㈠。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㈡，過雨亂紅蕖㈢。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㈣。江清心可瑩去聲㈤，竹冷髮堪一作宜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㈥。

蘇內熱之病矣。移巾几，攜裝而來。秋帆發，解纜而行。此邀李過廬，欲俟秋涼水落而後之官也。花、柳、蕖、柰皆園中品物。晚際迎風，瑩心梳髮，可

㈠陶潛詩：顧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㈡左思賦：朱櫻春熟，素柰夏成。

㈢梁簡文帝詩：紅蕖間素瑣。

㈣列子云：禦風而行，泠然善也。

㈤左思詩：聊可瑩心神。

㈥《左傳》：張趯謂太叔曰：「自子這歸也，小人掃除先人敝廬。」

黃鶴謂是成都所作。考公詩「小徑升堂舊不斜」，又詩「自鋤新菜甲，小摘爲情親」，皆屬草堂內事。若江陵以後，日在舟中，安得有花柳素柰、紅蕖泠竹諸佳勝乎。朱氏從草堂本編入大曆四年之夏，蓋疑荊門在萬州之下，公在成都，無由至此附書。又以「畫鷁上凌虛」謂是泝流而上，以至萬州。今按：巫峽漸近荊門，故公欲附書到荊，其云駕浪凌虛，不過形容水漲船高，非謂逆流而上也，還依舊編爲是。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

單復編在廣德二年之夏，時在嚴武幕中也。顧注：《文苑英華》載暢當作。黃伯愚編爲少陵詩。黃山谷在蜀道見古石刻有唐人詩，以老杜「酒渴愛清江」爲韻。

酒渴愛江清㊀，餘酣一作甘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㊁，華音發從去聲伶㊂。數杯君不見㊃，都一作醉已遣沉冥㊄。

此詩不樂居幕府而作也。上四言草堂醉後，有倘佯自得之興。下四言軍中陪宴，非豪飲暢意之時。沈劉蓋草堂同飲者，故寄詩以見意。《杜臆》以此章爲倒敍，從既醉已後，遡軍中初飲之事。但飲只數杯，何至酒渴而漱，坐眠方醒乎，首尾不相合矣。又盧注謂座中不見兩君，故數杯便覺沉冥，此說亦非，軍中設宴，原非幽人同席，何必以不見爲悵耶。此須依《杜臆》作十字句，言數杯之後，君不見我沉冥乎。

㊀《世說》：劉伶病酒，渴甚。

㊁庾信詩：野膳唯藜藿。

㊂華音，謂奏中華之音，見與巴渝之調不同。

㊃庾信詩：數杯還已醉。

㊄庾信詩：數杯還已醉。李軌注：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世說》：王右軍曰：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黃鶴編在廣德二年成都詩內。《吳都賦》：丹青圖其像。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　丹青引

將軍魏武之子孫㈠，於今爲庶爲清門㈡。英雄割據雖一作皆已矣㈢，文采風流今一作猶尚存㈣。
學書初學衛夫人㈤，但恨無晉作未過王右軍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㈦。
霸家世及書畫能事。　英雄割據，謂魏武霸業。　文采風流，似孟德父子。《杜臆》：其舍書而工畫，同能不如獨勝也。　丹青二句，言其用力精而志不分。

㈠《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名操，漢曹參之後。

㈡《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爲庶。　明皇末年，霸得罪，削籍爲庶人。

㈢《人物志》：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　《漢書序傳》：割據山河，保此懷民。　申涵光曰：公於昭烈、武侯，皆極推尊，此於魏武，只以割據已矣一語輕述，便見正閏低昂。

㈣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文采不彰於後世。　《後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

㈤錢箋：張懷瓘《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　隸書尤善，規矩鍾公，右軍少嘗師之。　永和五年卒。子充爲中書郎，亦工書。

㈥《書史會要》：王曠，導從弟，與衛世爲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授子羲之。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起家秘書郎，後爲右軍將軍。　《書斷》：篆、籀、八分、隸書、章草、飛白、行書、草書，通謂之八體，惟王右軍兼工。

㈦江淹詩：富貴如浮雲。　公詩用「當暑」、「去食」、「老將至」、「如浮雲」，此善用經語者。

開元之中一作年常引見㈠，承恩數色角切上聲南薰殿㈡。　凌烟功臣少顏色㈢，將軍下去聲筆開生面㈣。　良相去聲頭上進賢冠㈤，猛將去聲腰間大羽箭㈥。　褒公鄂公毛髮動㈦，英姿颯爽一作颯颯猶樊作猶，一作來酣戰㈧。　此記其善於寫真。　少顏色，舊跡將滅。　開生面，新像重摹也。　黃注：於功臣但言褒

鄂，舉二公以見其餘，想畫此尤生動耳。

㈠《漢書・王商傳》：引見白虎殿。

㈡徐陵詩：承恩預下席。　南薰殿，取古歌「南風之薰兮」。《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內正殿曰興慶殿，前有瀛洲門，內有南薰殿，北有龍池。

㈢《唐書》：貞觀十七年二月，圖功臣於凌烟閣。《兩京記》：太極宮中有凌烟閣，在凝陰殿南，功臣閣在凌烟閣南，《五代會要》：凌烟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向，閣有隔，隔內北面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次第圖畫功臣題贊。

㈣《漢書・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　《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南史・王琳傳》：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

㈤《後漢・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唐書》：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舊書》：武德中制有爵弁、遠遊、進賢、武弁、獬豸諸冠。

㈥李陵書：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酉陽雜俎》：太宗好用四羽大笴長箭，嘗一抉射洞門闔。

㈦《舊書》：凌烟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第七，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忠壯公段志元第十。　《淮南子》：疾風拔木，而不能拔毛髮。

㈧《後漢・馬援傳論》：英姿茂績，委而不用。　《韓非子》：楚師酣戰之時。

先帝御一作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莫角切，後同不同㈠。是日牽來赤墀下㈡，迴郭作迴，一作復立閶闔生長風㈢。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㈣。須臾九重平聲真龍出㈤，一洗萬古凡

馬空㈥。此記其畫馬神駿。生長風，御馬飛動。真龍出，畫馬工肖也。《杜臆》：迥立生風，已奪天馬之神，而慘澹經營，又撰出良工心苦。

㈠《詩》：如山如河。楊慎曰：《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沈約詩：如嬌如怨貌不同。

㈡劉孝標《運命篇》：時在赤墀之下。

㈢《淮南子》：排閶闔。《文選注》：紫微宮門，名曰閶闔。陸機詩：長風萬里舉。

㈣《文賦》：意司契而爲匠。《歷代畫品》：畫有六法，五曰經營位置。古樂府：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

㈤《淮南子》：須臾之間，俛人之頸。《楚辭》：君之門以九重。注：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庫門、路門也。王充《論衡》：楚葉公好龍，牆壁盂樽皆畫龍，真龍聞而下之。

㈥《抱朴子》：凡馬野鷹，本實一類。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㈠，圉人太僕皆惆悵㈡。弟子韓幹早入室㈢，亦能畫馬窮殊相去聲㈣。《英華》作狀。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去聲㈤。此申言畫馬貴重，名手無能及者。榻上畫馬，庭前御馬，彼此交映，故云「屹相向」。《杜臆》：於立曰迥，於相向曰屹，便見馬骨之奇。又得韓幹一轉，然後意足而氣完。幹能入室窮殊相，亦非凡手，特借賓形主，故語帶抑揚耳。

㈠相如《難蜀父老文》：奉至尊之休德。劉琨詩：含笑酒罇前。

㈡申涵光曰：「圉人太僕皆惆悵」，訝其畫之似真耳，非妬其賜金也。《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漢書·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朱注：太僕，馬官。圉人，厮養也。秦嘉詩：臨路懷惆悵。

㈢錢箋：《名畫記》：韓幹，大梁人，王右丞見其畫，推奬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獨

自擅，杜甫贈霸畫馬歌云云，徒以幹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古人畫八駿圖，皆螭頸龍體，矢激電馳，非馬之狀也。玄宗好大馬，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者，命幹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申、寧王厩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揚子法言》：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㈣張遠注：《赭白馬賦》：殊相逸發。

㈤《漢書・地理志》：造父善馭習馬，得驊騮緑耳之乘，幸於穆王。陸機詩：舊齒皆凋喪。將軍畫一作盡善一作妙。一作善畫蓋有神，偶一作必逢佳士亦寫真㊀。即今漂泊干戈際㊁，屢貌尋常行路人㊂。《英華》作他富至今我徒貧。但看古來盛名下㊃，終日坎壈纏其身㊄。此又言隨地寫真，慨將軍之不遇。不寫佳士而寫常人，已落魄矣，況遭俗眼之白，窮益甚矣。故結語含無限感傷。《杜臆》：盛名之下，坎壈纏身，此亦借曹以自鳴其不平，讀公《莫相疑行》可見。此章五段，分五韻，各八句。

㊀薛蒼舒曰：顧愷之善丹青，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梁簡文《咏美人看畫》詩：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顔氏家訓》：武烈太子偏能寫真。

㊁《史記・五帝紀》：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

㊂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

㊃顔延之《咏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慟。阮籍能作青白眼。

㊄《黄瓊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㊅《楚辭》：志坎壈而不違。

杜詩詳註卷之十三

申涵光曰：「將軍魏武之子孫」，起得蒼莽大家。「玉花却在御榻上」，此與「堂上不合生楓樹」同一落想。「榻上庭前屹相向」，出語更奇，與上「牽來赤墀」句相應。此章首尾振蕩，句句作意，是古今題畫第一手。

洪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敍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敍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坡公《九馬贊》云「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頌，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横出，可謂妙絶動宮牆矣。

楊慎曰：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情。若杜少陵、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坡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

葛常之曰：杜詩「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知子美詩爲當時誦法如此。

許彦周曰：「讀老杜《丹青引》「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吴道子畫壁》詩「筆所未到勢已吞」，二公之詩，足以當之。

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

一本無歌字，黄鶴作引，今從《英華》。

鶴注：詩云「金粟堆」、「龍媒去」，當是葬明皇後作，必廣德二年公再到成都時也。韋諷爲閬州録事，諷之居在

成都。《名畫記》：曹霸，魏曹髦之後，髦書稱於後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朱注：曹將軍《九馬圖》，後藏長安薛紹彭家，蘇子瞻有贊。《明皇雜録》：陳義、曹霸等，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色主切江都王㊀。將軍得名三樊作四十載上聲，人間又《英華》作不見真乘黃㊁。首敘曹將軍，借江都王作陪。《杜臆》：江都王後，曹霸齊名，是唐朝百五十年間第二手也。贊畫之妙，至於奪真，此云真乘黃，妙無可加，七字直括全篇矣。

㊀孔臧《柳賦》：固神妙之不如。《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

㊁《竹書紀年》：帝舜元年，出乘黃之馬。《瑞應圖》：王者輿服有度，則出乘黃。董逌畫跋：乘黃，狀如狐，背有角。霸所畫馬未嘗如此，特論其神駿耳。

曾音層貌莫角切先帝照夜白㊀，龍池十日飛霹靂㊁。內府殷烏閒切紅瑪瑙盤一作盤㊂，婕卽葉切好收諸切傳詔才人索所革切㊃。盤賜將軍拜舞歸㊄，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隨㊅。貴戚權門得筆跡㊆，始覺屏障生光輝㊇。此見畫之貴重，意在題前。飛霹靂，言畫之靈奇，能感動神物，若隨風雨而至也。《杜臆》：賜盤詔索，正索其貌照夜白也。下言紈綺追飛，乃權戚求畫者，此亦用倒插法。

㊀《明皇雜録》：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畫監曹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騧，緑衣閹官牽照夜白。

㊁《長安志》：龍池，在南內南薰殿北、躍龍門南，本是平地，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支渠分溉之，日以滋廣，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謂之龍池。《雍録》：明皇爲諸王時故宅，在京城東南角隆慶坊，宅有井，井溢成池。《公羊傳》：急雷爲霹靂。注：雷疾而甚者爲震，震與霆皆謂之霹靂。

㈠《史記・淮陰侯傳》：糧食竭於內府。《唐書・裴行儉傳》：平都支遮匐，獲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

㈡《唐・百官志》：內官有婕妤九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漢書・外戚傳》：武帝制婕妤。顏師古注：婕，言接幸於上。妤，美稱也。婕音接，妤音余。

㈢《吳越春秋》：采葛婦作詩曰：「羣臣拜舞天顏舒。」

㈣劉鑠詩：坐見輕紈縐。

㈤《漢・息夫躬傳》：躬交游貴戚，趨權門爲名。陸機表：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㈥古樂府：萬物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騧烏華切㈠，近時郭家獅子花㈡。今之新一作畫圖有二馬，復扶又切令平聲識者久嘆嗟。此皆戰騎去聲。一作騎戰一敵萬㈢，縞素漠漠開風沙㈣。其餘七匹亦殊絶，迥若寒空雜霰從《英華》。一作動烟雪㈤。霜蹄蹴踏長楸間㈥，馬官厮養森成列㈦。此記九馬之圖，正寫本題。《杜臆》：拳毛騧，獅子花，特借名馬以形容新圖之神駿，非謂摩狀二物也。縞素，指畫絹。開風沙，言勢可萬里。雜霰雪，言色兼赤白。長楸、厮養，畫中所列者。二馬七馬，用錯綜敍法。

㈠錢箋：《長安志》：太宗六駿，刻石於昭陵北闕之下。五曰拳毛騧，平劉黑闥時所乘，有石真容自拔箭處，嘗中九箭也。《金石録》：太宗六馬，其一曰拳花騧，黃馬黑喙。

㈡《杜陽雜編》：代宗自陝還命，以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賜郭子儀。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額高九寸，有獅子驄，皆其類。

㈢《六韜》：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

㊃《史記・留侯世家》：縞素爲質。

㊄唐太宗詩：寒空碧霧輕。

㊅《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南都賦》：蹴踏咸陽。

㊆《漢書・路温舒傳》：願給厮養。韋昭曰：析薪爲厮，炊烹爲養。《左傳》：不鼓不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㊀，顧視清高氣深穩㊁。借問苦心愛者誰㊂，後有韋諷前支遁。

聲，與穩相叶。《杜臆》：遁讀上

㊀《世説》：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耳。」

此敘韋録事，又借支遁作陪。視清高，言昂首。氣深穩，言德良。

㊁《高士傳》：鄭樸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

㊂古詩：晨風懷苦心。

憶昔巡幸新豐宮㊀，翠華拂天來向東㊁。騰驤驫磊落三萬匹㊂，皆與此圖筋骨同㊃。自從獻寶朝音潮河宗㊄，無復扶又切射音石蛟江水中㊅。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㊆，龍媒去盡鳥呼風㊇。

此從先帝感慨，意在題外。《杜臆》：就馬之盛衰，想國之盛衰，不勝其痛，而與畫馬相關在「筋骨同」一句。翠華向東，謂帝東遊。河神朝獻，謂帝西幸。江不射蛟，時已晏駕也。此章，四句者兩段，八句者兩段，十句者一段，凡八轉韻。

㊀《唐書》：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改會昌爲昭應，治温泉宮之西北。又：王毛仲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疋，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

㊁《南都賦》：望翠華之蔴蔟。《東都賦》：旌旗拂天。

㈢《西京賦》：乃奮翅而騰驤。注：騰，超也。驤，馳也。詩：漢馬三萬匹。

㈣《列子》：伯樂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㈤《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曰天子之寶。《玉海》引《水經注》云：玉果、璿璣、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所獻，穆王視圖，乃導以西邁矣。舊注：周穆王自此歸而上昇，蓋以比玄宗之升遐也。趙次公注：朝河宗者，謂河宗朝而獻寶也。

㈥《漢武帝紀》：元封五年，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㈦《舊唐書》：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旨葬焉。《新書》：明皇泰陵，在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廣德元年三月葬泰陵。

㈧《漢・禮樂志》：天馬來，龍之媒。《楚辭》：尊野莽以呼風。

陸時雍曰：詠畫者多詠真，詠真易而詠畫難。畫中見真，真中帶畫，尤難。此詩亦可稱畫筆矣。「可憐九馬」二句，妙得神趣。

胡夏客曰：此歌先言其寵遇，篇中則追述巡幸，俯仰感慨，照應有情，而沉著可味。

張溍曰：杜詩詠一物，必及時事，故能淋漓頓挫。今人不過就事填寫，宜其興致索然耳。

送韋諷上聲閬州録事參軍

鶴注：詩云「十載供軍食」，當是廣德二年歸成都後作。諷居成都，故前篇云韋諷宅觀畫。

張溍曰：此詩可當一

則致治寶訓。

國步猶艱難㈠，兵革未衰息㈡。萬方哀一作尚嗷嗷㈢，十載上聲。一作年供軍食㈣。庶官務割剝㈤，不暇憂反側㈥。誅求何多門㈦，賢者貴爲德㈧。晉作賢俊愧爲力。首從時事敍起，見民困於軍需。《杜臆》：庶官割剝，而不暇憂反側，亦迫於上供耳。然惟誅求之多，故賢者貴於爲德，猶邵堯夫所云賢者當盡力之時，此句起下文。

㈠《詩》：國步斯頻。又：天步艱難。

㈡賈誼《過秦論》：兵革不休。

㈢《詩》：哀鳴嗷嗷。

㈣自天寶十四載至廣德二年爲十載。

㈤《魏志》：州牧縣宰，割剝自利，人不聊生。

㈥《書》：無曠庶官。光武曰：「令反側子自安耳。」

㈦《後漢書》：光武誅求無時。又：晉政多門。

㈧《漢書·韓信傳》：公小人，爲德不卒。

㈨《左傳》：誅求無時，必若救瘡痍㈩，先應平聲。去上聲聲盪賊(七)。此稱諷之清節，必能除貪救民。《杜臆》：激濁揚清，録事之職，故可制豪奪之吏。欲救窮民，先去蝥賊，皆切時中竅之語。

韋生富春秋㈠，洞澈有清識。操持綱紀地㈡，喜見朱絲直㈢。當令平聲。晉作因循豪奪吏㈣，自此無顏色㈤。

㈠《史記·李斯傳》：趙高説二世：「陛下富春秋。」《樂恢傳》注：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

杜詩詳註卷之十三

㈡《白帖》：錄事參軍謂之綱紀掾。希曰：喬琳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

㈢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繩。

㈣《管子》：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

㈤匈奴歌：使我婦女無顏色。

㈥《史記·劉敬傳》：天下之民，瘡痍者未起。

㈦《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注：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㈠。行行樹佳政㈡，慰我深相憶。此臨別而作勸勉之詞。《杜臆》：揮淚二句，非恤民之極，必無此言。縗注：生民不安，以庶官不得其人也。庶官匪人，以監司不舉其職也。公以此告諷，望其逐去貪吏，此卽所謂佳政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高天，指秋時。《楚辭》：天高而氣清。

㈡曹植書：足下在彼，自有佳政。

太子張舍人遺去聲織成褥段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在成都作。蓋來瑱之誅，在廣德元年也。《杜臆》：官銜太子舍人，題加太子于張之上，謹慎如此。《北堂書鈔》：《異物志》：大秦國以野繭絲織成氍毹，以群獸五色毛雜之，爲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唯意所作。《廣志》：氍毹，白氈毛織之，近出南海，織毛褥也。織成褥段，殆此類。

客從西北來，遺去聲我翠一作細織成㈠。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㈡。透迤羅水族㈢，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㈣，承君終宴榮㈤。空堂魑魅一作魑魖走㈥，高枕形神清㈦。首感舍人贈遺。中四稱美織成，下四述舍人語。

㈠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廣雅》：天竺出細織成。

㈡胡夏客曰：劉禹錫詩「華茵織鬬鯨」，知唐時錦樣多織鯨也。《江賦》：揚鬐掉尾。

㈢謝朓詩：透迤帶淥水。鮑照詩：晨光被水族。

㈣充，供也。承，奉也。

㈤曹植詩：終宴不知疲。

㈥《哀江南賦》：奔魑走魅。

㈦《抱朴子》：恬愉靜素，形神相忘。

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一作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㈠，寢處上聲禍所嬰㈡。此言分不宜受。《杜臆》：定尊卑，承混柴荊。禍所嬰，承懼不祥。此一小物，而天道王制，發出許大議論。黃注：此必禁物，故有服飾及珠宮句。

㈠《楚辭》：紫貝闕兮珠宮。趙曰：珠宮，指言龍宮。

㈡《左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嘆息當路子㈠，干戈尚縱平聲橫。掌握有權柄㈡，衣馬自一作已肥輕㈢。李鼎死岐陽㈣，實以

驕貴盈。來瑱賜自盡㊄，氣豪直一作真阻兵㊅。皆一作昔聞黃金多㊆，坐見悔吝生㊇。此言奢侈當戒。當時藩鎮僭侈無度，逆天道而犯王制，殃及其身，足爲明鑒矣。

㊀當路，見《孟子》。

㊁《張敞傳》：海內之命，斷於掌握。

㊂衣馬輕肥，出《論語》。

㊃《舊唐書》：上元二年，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爲鳳翔尹、興鳳隴等州節度使。二年二月，党項羌寇寶雞，入大散關，陷鳳州，鼎邀擊之。六月，以鼎爲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朱注：李鼎之死，史鑑俱不載，此云死岐陽，蓋未至隴右也。

㊄《舊書》：寶應元年，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表瑱倔强難制，帝潛令茂圖之。六月，瑱擒茂於申口，入朝謝罪。廣德元年正月，瑱貶播州尉，翼日，賜死於鄠縣。《薛道衡傳》：衡致美先朝，帝曰：「此《魚藻》之義也。」後令自盡。

㊅《左傳》：州吁阻兵安忍。

㊆《國策》：蘇季子位高多金。

㊇庾僧淵詩：悔吝生有情。

奈何田舍翁㊀，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㊁。振我粗席塵，愧客茹一作飯藜羹㊂。末見安貧守分之節。還客則和平，心安而理得也。對客若有愧，貧家恐不稱也。張綖注：開緘卷還，首尾遥應。此章前三段各十句，末段六句收。

㊀《漢書》：田舍翁多貲，不好文學。

㊁《莊子》：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㊂《後漢書》：鮑宣妻桓氏曰：「賤妾出於貧家，不習富貴。」

㈠《宋・武帝紀》：帝大修宮室，袁顗盛稱高祖儉素，帝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

㈡《前漢・嚴安傳》：心既和平，其性恬安。

㈢《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錢謙益曰：史稱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在武幕下，作此諷諭，至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也。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病而呻，豈詩人之意乎。

憶昔二首

《杜臆》：此是既爲工部郎後，追論往事也。故以《憶昔》爲題，乃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吐蕃陷京，在去年之冬。

憶昔先皇巡朔方㈠，千乘去聲萬騎去聲入咸陽㈡。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㈢。鄴城反覆音福不足怪㈣，關中小兒壞音怪紀綱㈤。張后不樂音洛上爲忙㈥，至今平聲。舊作至今勞心一作身焦思補四方㈧。此傷肅宗之失德。當時起靈武，復西京，率回紇兵討安慶緒，其才足以有爲，乃任李輔國，寵張良娣，禍及父子，而身亦不免焉。故中興之業，尚待繼世也。后不樂，狀其驕恣。上爲忙，狀其蹋踏。此分明寫出懼內意。王洙曰：撥亂，內平張后之難。補四方，外能經營河北也。

㈠《舊書・鄭冲傳》：翼亮先皇。至德元載，肅宗卽位於靈武，下制曰：「朕治兵朔方，須安兆姓之心，勉順群臣之請。」趙曰：朔方乃靈武隣郡。

㈡漢靈帝末童謠：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

㈢《秦本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渝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通典》：陰山，唐安北都護府也。

驕子，回紇。東胡，安慶緒也。回紇助討賊，收復西京，慶緒奔河北，保鄴郡。驕子，出《漢書》。

馬。《史記》：燕北有東胡、山戎。

㊃史思明既降復叛，救慶緒於鄴城，故曰反覆。

㊄關中小兒，指李輔國。《舊書·宦官傳》：李輔國，閑厩馬家小兒，少爲閹，貌陋，粗知書計，爲僕事高力士。《通鑑

注》：凡厩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晉泰始謠：賈裴王，亂紀綱。

㊅《舊書·后妃傳》：張后寵遇專房，與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帝頗不悅，無如之何。

㊆傅玄樂府：撥亂反正從天心。

㊇《史記·夏本紀》：禹傷父鯀功不成，乃勞心焦思。

我昔近侍叨奉引㊀，出兵一作兵出整肅不可當一作忘㊁。爲去聲留猛士守未央㊂，致使岐雍去聲防西羌㊃。犬戎直來坐御牀㊄，百官跣足隨天王㊅。願見北地傅介子㊆，老儒不用尚書郎㊇。此傷代宗不能振起也。帝初爲元帥，出兵整肅，及程元振用事，使郭子儀束手留京，吐蕃入寇，而車駕蒙塵，一時禦邊無策，故慨然思傅介子焉。老儒句，自歎不能靖亂而尸位也。此章，上段九句，下段八句。

㊀時公爲拾遺，故曰近侍。唐制，拾遺掌供奉。

㊁《新書》：代宗爲太子，時從狩靈武，拜天下兵馬元帥。山濤啓事：可以整肅朝廷，裁制時政。陳琳檄文：天下不可當。

㊂猛士守未央，此翻《大風歌》語，感慨甚深。《唐書》：寶應元年八月，子儀自河南入朝，程元振數譖之，子儀請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明年十月，吐蕃大入寇。《括地志》：漢未央宮，在長安故城中，近西南隅。

可當。

㊃猛士守未央，此翻《大風歌》語，感慨甚深。《唐書》：寶應元年八月，子儀自河南入朝，程元振數譖之，子儀請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明年十月，吐蕃大入寇。《括地志》：漢未央宮，在長安故城中，近西南隅。

㈣岐雍，唐鳳翔關內地。《舊書・吐蕃傳》：乾元後數年，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爲蕃戎境。

㈤《南史・侯景傳》：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煑景妻子於鑊。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夢犬羊各一在御座，既而景登正殿焉。

㈥《梁・武帝紀》：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吳注：漢末升平謠：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足。

㈦《漢書》：傅介子，北地人也，持節使樓蘭，斬其王，歸之北闕。

㈧尚書郎，公自謂。《木蘭行》：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蘇軾《東坡志林》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

錢謙益曰：《憶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肅宗朝之禍亂，成於張后、輔國。代宗在東朝，已身履其難。少屬亂離，長於軍旅，卽位以來，勞心焦思，禍猶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復信任程元振，解郭子儀兵柄，以召匈奴之禍，此不亦童昏之尤乎。公不敢斥言，而以「憶昔」爲詞，其意婉而切矣。

其二

憶昔開元全盛日㈠，小邑猶藏萬家室㈡。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㈢。

九州道路無豺虎晉作狼㈣，遠行不勞吉日出㈤。

聖人奏雲門㈥，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㈦，叔孫禮樂蕭何律㈧。

齊紈魯縞車班班㈨，男耕女桑不相失㈩。宮中此追思開元盛事。

當時既庶而富，盜息民安，刑政平，風俗厚，制禮作樂，幾於貞觀之治，惜明皇昧持盈之戒，遂至極盛而衰耳。《杜臆》：

「百餘年間二句，尤爲有識，蓋法度之存亡，關乎國家之理亂，先敍此二語，而隨用「豈聞」二字轉下，如快馬驀澗，何等

筆力。

㈠《蕪城賦》：當昔全盛之日。　洙曰：開元間承平日久，四郊無虞，居人滿野，桑麻如織，雞犬之音相聞。時開遠門外西行，亘地萬餘里，路不拾遺，行者不齎糧，丁壯之人不識兵器。

㈡謝靈運詩：小邑居易貧。　漢文帝詔：萬家之縣。

㈢《管子》：倉廩實則知禮節。　蔡邕《月令章句》：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㈣王融詩：澄清九州牧，道路無豺虎。

㈤《楚辭》：歷吉日兮吾將行。

㈥《漢・地理志》：齊俗靡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　師古曰：冰謂布帛之細，色鮮潔如冰也。紈，素也。　《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韻會》：縞，繒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曰魯縞。　《後漢書》：桓帝時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車班班，言商賈不絕於道。

㈦《吳越春秋》：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

㈧《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晉楊方詩：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爲堅。

㈨《前漢・京房傳》：其說長於災變。

㈩《劉子・文武篇》：漢祖海內大定，召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　《通鑑》：開元二十年九月，新禮成，號曰《開元通禮》。《唐會要》：開元二十年八月，太常奏所定雅樂。　《漢・刑法志》：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唐・刑法志》：《開元前格》、《開元後格》，皆當時格式律令也。

(十一)漢叔孫通制禮儀。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十)，宗廟新除狐兔穴(十一)。傷心不忍問

耆舊，復扶又切恐初從亂離説。小臣魯鈍無所能㈢，朝廷記識音志。一作憶蒙禄秩㈣。周宣中去聲興望我皇㈤，灑淚一作血江漢身一作長衰疾㈥。

絹萬錢，無復齊紈魯縞矣。田流血，無復室家倉廩矣。東洛燒梵，西京狐兔，道路盡爲豺狼，宮中不奏雲門矣。亂後景象，此痛亂離而思興復也。自開元至此，洊經兵革，民不聊生。真有不忍言者。孤臣灑淚，仍以中興事業望諸代宗耳。蒙禄秩，時爲員外郎。此章，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

㈠《通鑑》：漢獻帝和平元年三月，董卓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

㈡顔之推詩：狐兔穴宗廟。宗廟毀則狐兔穴除矣。

㈢劉楨詩：小臣信魯鈍。

㈣《月令》：收禄秩之不當。

㈤周宣王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成康之業，周道復興。

㈥張華詩：衰疾近殆辱。

古今極盛之世，不能數見，自漢文景、唐貞觀後，惟開元盛時，稱民熙物阜。考柳芳《唐曆》，開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嗚呼，可謂盛矣！明皇當豐亨豫大時，忽盈虛消息之理，致開元變爲天寶，流禍兩朝，而亂猶未已。此章於理亂興亡之故，反覆痛陳，蓋亟望代宗撥亂反治，復見開元之盛焉。

杜詩詳註卷之十四

寄董卿嘉榮十韻

黃鶴注：當是廣德二年秋作。

聞道去聲君牙帳㊀，防秋近去聲赤霄。下臨千仞雪一作千雪嶺㊁，却背音佩五緪橋㊂。首記董卿防秋之地。近赤霄，言其高。千仞雪，言其寒。五緪橋，言其險。

㊀君牙帳，謂董君之牙帳。吳注引邢君牙，謬矣。王洙曰：兵家書：牙旗，將軍之旗，立於元帥帳前，故謂之牙旗、曹植詩：高牙乃建。《南部新書》：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獸以爪牙爲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而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門爲牙門，字訛變轉爲衙。《東京賦》注：竿上以象牙飾之，後人遂以牙爲衙。

㊁高適謂三城邈在窮山之顛，其高可知。雪山，注見前。謝靈運詩：連峯競千仞。

㊂《元和郡縣志》：繩橋，在茂州西北，架大江上。今按：繩橋以篾索五條，布板其上，架空而度。山在橋外，故却轉與橋相背。

海內久戎服㈠，京師今晏朝音潮㈡。犬羊曾音層爛漫㈢，宮闕尚蕭條㈣。黃圖遭污去聲辱㈤，月窟可焚燒㈥。會取干戈利，無令平聲斥候驕㈦。居然嫖姚㈧。中敍吐蕃之亂，勉其敵愾也。亂後事冗，故曰晏退朝。嘗膽腰劍，欲報污辱。月窟在西，吐蕃巢穴也。兵利寇退，則斥候不驕。捕虜、嫖姚，以古名將望之。雙捕虜㈨，自是一嫖姚㈩。

㈠《家語》：子路戎服見孔子。

㈡《漢明帝論》：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㈢應劭曰：犬羊爲群。

㈣班婕妤賦：登薄軀於宮闕兮。　孫子荊書：蕭條非復漢有。

㈤李陵書：猛將如雲。　《吳越春秋》：采葛婦歌：嘗膽不苦甘如飴。

㈥《越絕書》：取鐵英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　風胡子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詩避唐諱，改稱龍泉。

㈦《哀江南賦》：擁狼望於黃圖。　駱賓王詩：紫塞流沙北，黃圖瀟水東。　《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　張湞注：黃冊。　後漢魯恭疏：污辱善人。

㈧《長楊賦》：西壓月窟。

㈨《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擊刁斗自衛。

㈩張翰詩：能否居然別。　《後漢·馬武傳》：建武四年，武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拜捕虜將軍。

(一)嫖姚，注別見。

落日思輕騎去聲，高一作秋天憶射義從石音，讀從謝音鵰㊀。雲臺畫户化切形像，皆爲去聲掃氛妖。末結寄懷之意，重爲激勵也。落日、高天，秋時景。輕騎、射鵰，軍中事。雲臺諸將，以掃寇著名，董卿當自勉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十二句。

㊀《北齊書》：斛律光嘗射一大鳥，正中其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時號爲落鵰都督。

立秋雨院中有作

廣德二年秋在嚴武幕中作。院中，節度使府署。

山雲行絶塞，大火復扶又切西流㊀。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㊁。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㊂。已費清晨謁，那成長子兩切者謀㊃。敍立秋逢雨，在院有感也。借籌，時爲參軍。長者，指嚴公，言不能成就其謀也。此及下段，皆一景一情疊敍，上下相應。

㊀《詩》：七月流火。注：大火，心星也，七月則此星西流。《左傳》：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㊁謝靈運詩：華屋非蓬居。謝朓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詩》：風雨蕭蕭。

㊂《留侯世家》：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

㊃好謀而成，子爲長者慮，句中兩用《語》、《孟》。

解衣開北户，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去聲

歸調鼎㊀，吾還訪舊丘㊁。撫院中雨景，思及草堂也。　北户、南樓，幕府宮室。　樹濕、江喧，雨時景象。　訪舊丘，復尋花溪也。　此章，上下各八句。

㊀《漢官儀》：三台助鼎調味。　牛弘《食舉歌》：鹽梅既濟鼎鉉調。

㊁還舊丘，黃生謂隨武回京。　按：《破船》詩云「緬邈懷舊丘」，本指草堂，此可相證。

奉和去聲嚴鄭公軍城早秋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秋七月在幕府作。

秋風嫋嫋動高旌㊀，玉帳分弓射音石虜營㊁。已收滴博雲間戍㊂，欲奪胡三省作次取蓬婆雪外城㊃。　此詩稱嚴公將略。　上二早秋軍城，下二頌其戰功。

㊀《九歌》：嫋嫋兮秋風。

㊁趙曰：玉帳，謂大將軍之帳。　詳十一卷。

㊂《困學紀聞》：的博嶺在維州。　《韋皐傳》：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雞棲，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

㊃《元和郡縣志》：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　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　胡夏客曰：《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六年，劍南節度使王昱攻安戎城，於城左右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頓兵蓬婆嶺下，運資糧守之。　吐蕃來攻安成，官軍大敗，兩城並陷，將士數萬及軍糧甲仗俱没。　此云「欲奪蓬婆雪外城」，望其爲中夏雪恥也。

黃生曰：詩中用地名，必取其佳者，方能助色。如鳳林、魚海、烏蠻、白帝、魚龍、鳥鼠是也。滴博、蓬婆，地名本粗硬，用雲間、雪外字以調適之，讀來便覺風秀，運用之妙如此。

軍城早秋 附嚴武詩

昨夜秋風入漢關㊀，朔雲邊雪一作月滿西山。更催飛將去聲追驕虜㊁，莫遣一作放沙場匹馬還㊂。

此詩見嚴武雄心。上二邊秋之景，下二軍城之事。催飛將，謂風雪促行。張溍曰：嚴詩豪健無匹，宜其以風雅重公，可謂同調矣。

㊀唐民謠：將士長歌入漢關。《漢書》：匈奴號李廣爲飛將。

㊁沈佺期詩：薄命由驕虜。

㊂《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嚴武傳》：廣德二年九月，破吐蕃於西山，連拔其城，攘地數百里。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城，攘地數百里。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即浣花草堂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秋作。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平聲。一作堪時落㊀，階面青苔老更從《英華》，他本作先自，黃生作元自生㊁。復扶又切有樓臺銜暮景，同影㊂，不勞鐘鼓報新晴㊃。浣花溪裏花饒

笑㊄，肯信吾兼一作今吏隱名㊅。此不樂居幕府而作也。上四雨後秋色，五六院中晚晴，七八西郭茅舍。朱竇落，承秋風。青苔生，承疏雨。晚影西照，鐘鼓聲高，皆晴占也。溪菊正開，若笑人勞攘者，彼亦肯信我吏隱之志否耶。《杜臆》：玩末二句，直欲乞休，而其詞含蓄近謔，温柔敦厚之意可見。

㈠劉琨詩：朱實損勁風。　朱瀚曰：落其實，見《左傳》。

㈡江淹詩：青苔日夜黃。

㈢蕭懿詩：樓臺自相隱。

㈣舊注：俗以鐘鼓聲亮爲晴之占，故曰報新晴。　徐惟妻劉氏《百舌》詩：庭樹且新晴。

㈤唐太宗詩：笑樹花分色。　舊以饒笑爲多笑，或解作免笑，引公詩「日月不相饒」爲證。

㈥《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楊德周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公在幕府爲吏，歸草堂爲隱，兼有其名也。

盧世淮曰：此詩舉束縛蹉跎，無可奈何意，一痕不露，只輕輕結語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既悲老趨幕府，爲溪花所笑，將欲駕言吏隱，又恐爲溪花所疑。幾多心事，俱聽命於花，深乎深乎！

宿府

鶴注：此廣德二年在幕府作。

清秋幕府井梧一作桐寒㊀，獨宿江城蠟炬一作燭殘㊁。永夜角聲悲自語㊂，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㊃，關塞蕭條行路難㊄。已忍伶俜十年事㊅，强一作區兩切移棲息一枝安㊆。

此秋夜宿府而有感也。上四敍景，下四言情。首句點府，次句點宿。角聲慘慄，悲哉自語，月色分明，好與誰看，此獨宿傷感之意也。玩「强移」二字，蓋不得已而暫依幕下耳。

按《杜臆》，悲自語，好誰看，下三字連讀。悲字、好字，作活字用。測旨將角聲悲、月色好連讀於下兩字，未妥。朱瀚曰：一枝應井梧，棲息應獨宿，格意精妍。

㈠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漢書》：李廣幕府省文書。庾肩吾詩：井梧生未合。

㈡《詩》：敦彼獨宿。胡夏客曰：角本列宿，故借角聲對月色，殊巧。庾信詩：地迴角聲長。

㈢王延詩：霏雲承永夜。何遜詩：月色臨窗樹。

㈣梁武帝詩：秋月出中天。庾信詩：音書兩俱絶。

㈤《詩》：萑苻柔木。邵注：萑苻，侵尋也。張華詩：萑苻日月。

㈥關塞，注別見。曹植詩：中野何蕭條。蔡琰《笳曲》：關山修阻兮行路難。

㈦古《猛虎行》：伶俜到他鄉。《易》：十年乃字。邵寶云：自禄山初反，至此爲十年。顧注謂自乾元初棄官至廣德二年爲七年，其云十年者，舉成數言耳。兩説不同，今從前説。

㈧宋武帝教：棲息閭閻，懷寶待耀。左思詩：巢林棲一枝。

到村

此乞假而暫到村也。舊注謂是廣德二年秋作，明年正月遂辭幕歸村矣。

碧澗雖多雨㈠，秋沙先去聲。陳作亦少泥。蛟龍引子過㈡，荷芰逐花低。此到村秋景。澗經雨洗，則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宿府　到村

泥去沙存矣。雨多水寬，故蛟龍引子而過。泥少根脫，故荷芰逐花而低。下二分承。《杜臆》謂荷芰低垂，如蛟龍經過所致。以上句形容下句，此另一說。

㈠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

㈡《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老去參戎幕㈠，歸來散馬蹄㈡。稻粱須就列㈢，榛草卽相迷。蓄積思江漢㈣，疏頑吳作頑疏惑一作感町一作埏畦㈤。暫一作稍，吳作蹔酬知己分音問㈥，還入故林棲㈦。此到村敍懷。老參戎幕，苦於拘束。歸散馬蹄，喜得游行也。下文皆商度歸來之事。欲謀稻粱，須身就農列，惜田間榛草日已荒迷耳。思出江漢，則蜀難久留，但舊畦仍在，未免惑志耳。所以願辭戎幕而歸棲故園也。末聯仍應上二句。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沈佺期詩：戎幕生光輝。

㈡曹植詩：俯身散馬蹄。

㈢《東征賦》：且從衆而就列兮。

㈣蓄積思江漢，卽所謂「江漢思歸客」。《司馬遷傳》：其素所蓄積也。

㈤王濬《自理表》：而以頑疏，舉措失宜。嵇康詩：匪降自天，實由疏頑。謝靈運詩：去子惑故蹊。《莊子》：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町畦，田畔之界也。

㈥分，謂分誼。《魏志》：臧洪書：分爲篤友。又：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

㈦王融詩：人情舊鄉客，鳥棲思故林。

村雨

鶴注：當是廣德二年在草堂作。

雨聲傳兩夜㊀，寒事颯高秋㊁。攬一作挈帶看平聲朱紱㊂，開箱覩黑裘㊃。世情只益睡㊄，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㊅，茅齋慰遠遊㊆。首聯記村雨，次聯承寒事，下乃感懷自遣。君恩未報；覩黑裘，失意未歸。今幕僚不合，世情付之一睡。而軍謀既豫，盜賊每以分憂。唯此松菊茅齋，差慰客遊耳，仍照村雨作結。

㊀何遜詩：蕭蕭江雨聲。

㊁陸倕詩：江關寒事早。

㊂員外服緋，故云朱紱。

㊃黑裘，用蘇秦事。

㊄《纏子》：不識世情。

㊅《歸去來辭》：松菊猶存。

㊆遠遊，指在蜀。

獨坐

詩云「朱紱負平生」，當是廣德二年秋爲參軍時所作，卽所謂「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意。黃鶴編在江陵詩內，

非是。　李陵書：獨坐愁苦。

悲秋一作愁迴白首，倚杖背音佩孤城。江斂洲渚出㊀，天虛風物清㊁。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㊂。上四獨坐秋景，下四獨坐感懷。《楚辭》「收潦而水清」，此「江斂洲渚出」所自來。「天高而氣清」，此「天虛風物清」所自出。　投林羽翮輕，卽「還人故林棲」意。

㊀謝靈運詩：蕭條洲渚際。

㊁《國語》：風物以聽之。

㊂滄溟，指江村。《文選》：浩浩滄溟。

㊃何遜詩：相顧無羽翮，何由總奮飛。

倦夜

顧陶《類編》作《倦秋夜》。　張遠注：竟夕不寐，故曰倦夜。　趙次公曰：此詩無情無緒，是比興，非專詠夜景也。黃生曰：七八句是作詩本意，亦是作者本色。《杜臆》：此詩亦必到村後作。

竹涼侵卧内㊀，野月滿一作遍庭隅。重露成涓滴㊁，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㊂，水宿鳥相呼㊃。　顧陶《類編》作：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　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㊄。　上四夜中景，下四景中情。

竹迎風，故涼。　月當空，故滿。　此初夜之景。　露凝竹而成涓滴，星近月而乍有無，此深夜之景。　月落以後，暗螢自照，竹林之外，宿鳥相呼，此夜盡之景。　萬事干戈，此終宵所思者。　初秋夜短，故歎其易徂。　暗飛螢，水宿鳥，上三字連讀。　自

照，有感孤棲。相呼，心傷無侶。　黃注：前幅刻畫夜景，無字不工。結處點明，章法緊峭。

㈠《史記・信陵君傳》：出入卧内。

㈡《孫綽子》：時雨霑乎地中，涓滴可潤。

㈢王符《潛夫論》：螢飛燿自照。　傅咸《螢火賦》：期自照於陋形。

㈣謝靈運詩：水宿淹晨暮。　杜修可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又曰：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咮。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咮。　《春秋繁露》：水鳥，夜半水生，感其生氣，益相呼而鳴。

夜咮。　《春秋繁露》：水鳥，夜半水生，感其生氣，益相呼而鳴。

㈤《長門賦》：徂清夜於洞房。

《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緑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幢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

若子美「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慈水姜氏曰：朱文公謂「暗飛螢自照」，語自是巧，不如韋蘇州「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爲可想，却説得自在了。據此，可見詩家身分，當作三層看，蘇與司空尚是就詩論詩，晦翁則於詩外別有見解矣。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鶴注編在廣德二年秋成都作。公在幕中，故云「參軍乏」。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㈠。獨鶴元依渚㈡，衰荷且映空㈢。　首敍秋池景物。

㈠劉楨詩：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獨坐　倦夜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㈡謝靈運詩：獨鶴方朝唳。

㈢蕭慤詩：池清似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檝分曹往㈠，金盤小徑通。菱萋露草碧㈡，片片晚旗紅㈢。杯酒霑津吏㈣，衣裳與釣翁。此記臨眺景事。素檝、金盤，採取菱藕以獻也。分杯、授衣，席前頒惠於人也。《杜臆》：素檝、杯酒兩聯，寫出大官遊宴氣象。

㈠《招魂》：分曹並進。

㈡謝靈運詩：萋萋春草生。

㈢庾信詩：片片紅顏落。

㈣《列女傳》：趙簡子擊楚與津吏期，津吏醉卧不能度。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去聲，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一作啓㈠，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一作卿乏一作事㈡，歡娛到薄躬㈢。末敍陪燕情景。異方淹留，身在成都。故里關山，心想長安。嚴城以下，記陪宴也。戰功稱嚴。末聯自謙。《杜臆》：菊開花而吐艷，桐脱葉而枝高，艷高二字，死字活用。嚴城未掩，清宴知終，樂而有節，非縱逸遊而忘敵愾者。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㈠徐悱詩：嚴城不可越。

㈡參軍，用孫子荆爲石苞參軍事。

㈢徐勉《戒子書》：薄躬遭逢，遂至今日。

黄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山畫圖》至《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分

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遣悶奉呈嚴吳本有鄭字公二十韻

鶴注：此廣德二年秋作。

白水魚一作漁竿客，清秋鶴髮翁㊀。胡爲來一作居幕下，祇合在舟中㊁。首段敍情，言致悶之由，蓋不樂居幕府而欲遂其幽閒也。幕下、舟中，領下二段。申涵光曰：胡爲二句，語似太率。

㊀《後漢·趙典傳贊》：大儀鶴髮。注：白髮也。庾信賦：予老矣，鶴髮雞皮。

㊁在舟，與漁樵爲侶也。

黃卷真如律㊂，青袍也去聲自公㊃。老妻憂坐痺卑利切㊂，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㊃。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平聲詩早，光輝仗鉞雄㊄。寬容存性拙㊅，剪拂念途窮㊆。露裛思藤架，烟霏想桂叢㊇。信然龜觸網㊈，直作鳥窺籠㊉。此述幕中勞瘁之態。露藤、烟桂，欲息草堂而不得也。如律、自公，言爲官守所拘。坐痺、頭風，恐致多病。欹倒，頹憊已甚。異同，意見不侔。衰力如此，而甘就列者，以義與嚴公通好也。論詩四句，俱就武言。寬容剪拂，厚故交也。觸網、窺籠，言不得遂己優游之性。

㊀《唐會要》：天寶四載十一月，勅御史依舊置黃卷，書闕失，每歲委知雜御史長官比類能否，送中書門下，改轉日褒貶。光武詔：敢拘執論如律。《儒林傳》：他如律。

㈡《唐志》：尚書員外郎，從六品上。上元元年制，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朱注：公時已賜緋，而云青袍者，以在幕府故耳。舊注謂青袍九品服，誤矣。昔在朝班，則自公退食。今青袍從事，亦自公而退矣。

㈢漢安帝贊：即位痿痺。痺，脚冷濕病也。

㈣《漢・食貨志》：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世説》：桓玄北伐，人間頗有異同之論。

㈤《吳志》：孫堅曰：「古之名將，仗鉞臨衆。」

㈥《世説》：謝之寬容，愈表於貌。

㈦《廣絶交論》：剪拂使其長鳴。

㈧淮南小山：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㈨《史・龜策傳》：龜使抵網，而遭漁者得之。

㈩《齊書》：劉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已籠之鳥耳。」《秋興賦》：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吳注：《鶡冠子》：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㈠。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㈡。浪簸船應平聲坼，杯乾音干甕卽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㈢，蹉跎效小忠㈣。周防期稍稍㈤，太簡遂忽忽㈥。不成尋別業㈦，未敢息微躬㈧。此述草堂景物之勝。曉人昏歸，趨走幕府之不暇也。

西嶺、南江，此遠景。竹翠、椒紅，此近景。船應坼，不暇修。甕卽空，不暇釀。生野徑，聽人行。任樵童，憑人採矣。今束縛而酬知己者，亦以蹉跎日久，欲效小忠耳。雖涉世亦念周防，而生性終傷太簡。晨夕之間，往來幕下，安能偃息茅堂乎。申涵光曰：束縛二句，感恩語，説得悲酸。

㈠錢箋：南江，卽二江也。《舊書》云：結廬枕江。《元和郡縣志》：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縣南七里，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於浣花里。

㈡《詩》：椒聊之實。

㈢《說苑》：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在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楚辭》：陳誠兮效忠。《京房傳》：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

㈣《世說》：周處曰：「年以蹉跎，終無所成。」包周身之防。

㈤杜預《左傳序》云：句

㈥太簡，出《論語》。

㈦徐伯陽詩：丹城壁日啓朱扉。

㈧張正見詩：風前噴畫角。

㈨石崇《思歸引》：肥遯於河陽別業。

㈩沈約詩：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烏鵲愁銀漢，鵝駘怕錦幪㊀。會希全物色㊁，時放倚梧桐㊂。末結呈嚴本意，見出幕可以遣悶矣。愁銀漢：無填河之力。怕錦幪，乏致遠之才。惟望全其物色，庶得逍遙自適耳。《杜臆》：物色，謂幸全體面。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六句。

㊀《七諫》：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以取路。

㊁何遜詩：華池物色新。

㊂《莊子》：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周必大《益公詩話》：韓退之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禮也。

王嗣奭曰：觀公此詩，知非縱情傲誕矣。即幕僚不合，止云「分曹失異同」，而平地傾欹，且又自分其過，可以覘公所養矣。

黃生曰：公與嚴武始終睽合之故，具見此一詩。蓋公在蜀，兩依嚴武，其於公故舊之情，不可謂不厚。及居幕中，未免以禮數相拘，又爲同輩所譖，此公所以不堪其束縛，往往寄之篇詠也。

送舍弟頴一作頻，一作潁赴齊州三首

鶴曰：此廣德二年秋成都作。

其一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㊀。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音杭啼。絶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時危暫相見，衰白意都迷㊁。

首章，敍惜別之情。上四送弟赴齊，下四自歎寥落。岷嶺、徐關，言道里悠長。高枕、杖藜，言形影相弔。《杜臆》：岷嶺在南蠻之北，徐關在東海之西，行非計日可到，故淚亦無時不流。又云：時則危，見則暫，身則衰白，恐再晤難期也。結語極悲。

㊀南蠻，南詔蠻。徐關，在齊地。《左傳》：鞌之戰，齊侯自徐關入。

㊁《列子》：穆王意迷心荒。

其二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去聲，日落望鄉臺㊀。客

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次章，兼敍別後之思。一柱觀，經過之路。望鄉臺，遥想齊州。安在二字，寫穎意中旁皇奔赴之情，從上句連讀。

㊀一柱觀、望鄉臺，注見成都詩内。

其三

諸姑今海畔㊀，兩弟亦山東㊁。去傍干戈覓，來看平聲道路通。短衣防戰地㊂，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㊃。末章，冀其去而復來。穎赴齊州，故并想諸姑兩弟。

來看道路，後會難期。五六承去，七八承來。碣石在山東，鴻雁比兄弟。

㊀公《范陽盧氏墓誌》：審言之女，薛氏所出者，適魏上瑜、裴榮期、盧正均，皆前卒。盧氏所出者，一適京兆王佑，一適會稽賀撝。

㊁兩弟，謂豐與觀。

㊂《國策》：趙武靈王，好戎服，士皆短衣。《前漢·踪布傳》：自戰其地。

㊃《淮南子》：遇歸雁於碣石。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鶴注：此廣德二年秋作。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侵一作聞玉帳㊀，疏翠近珠簾。未見紫烟集㊁，虚蒙清露霑。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嚴鄭公階下新松

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㈢。全首詠松，俱屬寓意。一二新松，三四階下，五六新松，七八階下。《杜臆》：松、竹二首，各於結語微露本意，自負不淺。

㈠玉帳，本兵家壓勝方位，此言松聲侵於卧榻耳。因在軍中，故云玉帳。詳見前。

㈡梁武帝詩：瑶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紫烟，蓋指紫禁而言。

㈢梁簡文帝《相宫寺碑銘》：高簷三丈，連閣四周。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鶴注：此廣德二年秋作。

緑竹半含籜㈠，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平聲無剪伐㈡，會見拂雲長。新梢二字，全詩之眼。色侵陰過，静時景也。雨洗風吹，動時景也。末則欲加保護，言外託諷。

㈠沈約詩：「弱草半抽黄。」首句意本此。　謝靈運詩：初篁包緑籜。

㈡《詩》：勿剪勿伐。

楊慎曰：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皆善於體物。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鶴注：此廣德二年秋作。《元和郡縣志》：摩訶池在州城西。《通鑑注》：《成都記》云：摩訶池在張儀子城內，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爲池。有一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爲大宮，毗羅爲龍，謂此池廣大有龍，因名摩訶池。或曰蕭摩訶所開，非也。池今在成都縣東南十二里。

湍駛一作駃風醒酒㊀，船回一作行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㊁。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㊂。莫須驚白鷺，爲伴宿青一作清溪。首聯泛舟，次聯晚秋，五六池上所見，七八池上所感。湍，急流也。駛，迅疾貌。秋自落，承風。晚相迷，承霧。船行近鳥，故見或起或低。鷺伴青溪，不欲久居幕府矣。《杜臆》：「湍駛風醒酒」、「高城秋自落」，出語皆奇。

㊀謝靈運詩：浩浩夕流駛。吳注：《風賦》：清清泠泠，愈病析酲。

㊁謝朓詩：芊眠起雜樹。

㊂巢傾，謂樹巢下垂。

《隨筆》云：杜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皆以實字爲對。如「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掛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惜，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

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字也。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鶴注：此廣德二年作。《杜臆》：題加奉觀，致敬嚴公至此，安得有登牀笑傲之失乎。

沱水臨一作流中座㊀，岷山到一作對，俗本作赴北一作此堂㊁。白波吹一作侵粉壁㊂，青嶂插雕梁㊃。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㊄。雪雲虛點綴㊅，沙草得微茫㊆。此並提江山，敘出廳事畫圖。白波、青嶂、松杉、菱荇、雪雲、沙草，句句山水對言，下節亦然。

㊀《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蜀都賦》：金罍中坐。

㊁《書》：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唐・地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　鮑照詩：忽過北堂陲。

㊂《莊子》：白波若山。　張正見詩：粉壁麗椒塗。

㊃沈約詩：崚嶒起青嶂。　陰鏗詩：雕梁畫早梅。

㊄《寰宇記》：芙蓉菡萏，菱荇蘋蘩。

㊅《書》：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唐・地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　鮑照詩：忽過北堂陲。

㊆《莊子》：白波若山。　張正見詩：粉壁麗椒塗。

㊇沈約詩：崚嶒起青嶂。　陰鏗詩：雕梁畫早梅。

㊈劉歆《甘泉賦》：芙蓉菡萏，菱荇蘋蘩。

㊉《西京雜記》：雪雲日同雲。　《晉書・謝韶傳》：夜月明淨，王道子嘆以爲佳，謝重曰：「不如微雲點綴。」

㊊孔稚圭詩：沙草不常青。　陳子昂詩：高丘正微茫。

嶺雁隨毫末㊀，川蜺飲練光㊁。罪紅洲蕊亂㊂，拂黛石蘿長㊃。谷暗一作暗谷非關雨㊄，楓丹一作丹楓不爲霜㊅。秋城一作成玄圃外㊆，景物洞庭旁㊇。此分頂山水，曲盡畫中景物。　寫出或遠或

近，或高或下，或虛或實，或大或小，無不形容刻畫。毫末，謂畫筆。練光，謂畫絹。非關雨，墨氣也。不爲霜，朱色也。

㈠晉江逌詩：鳴雁薄雲嶺。《道德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㈡隋王胄詩：殘虹低飲澗。

㈢謝朓詩：發萼初攢紫，餘采尚霏紅。

㈣沈佺期詩：拂黛隨時廣。江淹詩：石蘿日上尋。

㈤宋之問詩：谷暗千旗出。沈佺期詩：暗谷疑風雨。

㈥謝靈運詩：晚霜楓葉丹。

㈦江總詩：秋城韻晚笛。《淮南子》：崑崙玄圃，唯絶通天。

㈧王臺卿詩：景物共依遲。《楚辭》：洞庭波兮木葉落。

繪事功殊絶㈠，幽襟興去聲激昂㈡。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㈢。末乃觀畫而頌嚴公。因畫圖中江山，而想見謝公丘壑，比意貼切。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繪事，出《論語》。《考工記》：凡繢畫之事後素功。楊修書：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

㈡王勃詩：桂宇幽襟積。揚雄《解嘲》：激昂萬乘之主。

㈢《晉書》：謝安放情丘壑，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楊萬里曰：杜集排律多矣，獨此瓊枝寸寸琢玉，栴檀片片皆香。然排律僅可止此，至五十韻百韻，則非古矣。

王嗣奭曰：此詩是唐人詠畫格調，而遣詞工緻，娓娓不窮，他人無復措手處。末拈限韻，亦自穩稱。

胡夏客曰：起聯莊重，接聯精警，收語穩足，此最入格之篇。

按：昔人論此詩，爲宋人詠畫之祖。但其分寫山水，亦有所本。謝靈運《過始寧墅》詩，中十句云：「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迴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葺宇臨迴江，築觀基層顛。」此亦一山一水對言，然杜用以詠畫，更較詳細精工耳。

楊廷秀曰：老杜「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此以畫爲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爲畫也。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原注：老儒艱難，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英華》注：斛斯名融。鶴注：斛斯，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隣，公所謂酒伴者。此當是廣德二年作。

此老已云歿，隣人嗟一作嘆未一作亦休。竟無宣室召㊀，徒有茂陵求㊁。妻子寄他食㊂，園林非昔遊㊃。空餘錢作堂總帷在㊄，淅淅野風秋㊅。首章痛校書身亡，而慨山莊之闃寂。在四句分截。隣人尚嗟，則平日爲人可知。宣室召，生前不遇。茂陵求，歿後授官。隣人，蓋代守園林者。黃注：玩妻子寄食句，知此莊特空舍。

㊀《漢書》：賈誼自長沙徵見，文帝方受釐宣室，問以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

㊁《司馬相如傳》：家居茂陵，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得遺札，書言封禪事。

㊂《左傳》：民食於他。

㊃陶潛詩：靜念園林好。

㊄總，細布而疏者，以總爲靈帳也。陸機《弔魏武文》：悼總帳之冥漠。

㈥謝惠連詩：漸漸振條風。江淹詩：寥戾野風急。

其二

燕人非傍舍㈠，鷗歸祇故池㈡。斷橋無復扶又切板，卧柳自生枝㈢。遂有山陽作㈣，多慚鮑叔知㈤。素交零落盡㈥，白首淚雙垂。次章對舊莊荒涼，而傷故交之凋謝。亦四句分截。上半觸景傷人，步步咨嗟，處處悲感。山陽作，應前園林。慚鮑叔，應前妻子。素交盡而老淚垂，哀人亦復自哀矣。

㈠《漢書·高帝紀》：上從旁舍來。

㈡謝靈運詩：故池不更穿。

㈢《漢·五行志》：上林苑中大柳樹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庾信詩：春柳卧生枝。

㈣黃注：遂字有意，見相去一年而斛斯遂亡也。《晉書》：向秀經嵇康山陽舊居，作《思舊賦》。

㈤《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㈥劉孝標《絶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謝朓詩：零落悲友朋。

黃生曰：二詩借古敘事處，見筆之老；寫景寓情處，見筆之靈。二種筆法俱難到，況兼之乎。

懷舊

蘇源明卒於廣德二年，此詩追憶舊交也。黃鶴編在永泰元年。源明舊爲司業，後爲秘書少監。《新史》云：雅善杜甫。故詩言情親也。原注：公前名預，避御諱，改名源明。

地下蘇司業㈠，情親獨有君㈡。那因喪去聲。一作衰亂後，便有一云更作死生分。老罷知明鏡，

歸來望白雲。自從失辭伯，不復扶又切更論平聲文㊂。上四悼蘇之亡，下四自傷失侶。對鏡而知身老，望雲而想故人，說得身世悽然。杜詩有用字犯重者，「漢使徒空到」，徒下不當用空字，「不復更論文」，復下不當用更字。

㊀傅玄《挽歌》：地下無滿期。

㊁鮑照詩：惆悵憶情親。

㊂顧注：望白雲，用淵明《停雲》思友意。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末句之意亦然。《論衡》：文詞之伯。

哭台州鄭司户蘇少去聲監

鶴注：蘇鄭同是廣德二年卒，詳見《八哀詩》注。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平聲見，喪亂獨前途。總敍生死交情。次句點鄭蘇，語似稍率。故人不復見者，因遭亂而分離也。

豪俊何人一作日在，文章掃地無㊀。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㊁。白首一作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㊂，泉路窅海鹽劉氏本作窅，一作著東吳㊃。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㊄。移官蓬閣後，穀貴殁潛夫㊅。流慟嗟何及㊆，銜冤有是夫音扶㊇。此傷其死後，承「存亡不重見」一句。

「凶問一年俱」，謂鄭蘇先後繼亡。遠注：北斗、蓬閣，承中原，指蘇。東吳、台州，承海隅，指鄭。

蓬閣後，穀貴殁潛夫二，《八哀詩》咏蘇源明云「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則蘇死果以飢歟？

胡夏客曰：此云「移官

㈠任昉策文：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㈡《魏志》：蜀黃權軍敗降魏，蜀先主囚問至，羣臣咸賀，唯權獨否。《陸雲傳》：凶問卒至，痛心摧剝。

㈢阮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㈣釋智愷詩：泉路方幽噎，寒隴向凄清。左思詩：志若無東吳。

㈤《抱朴子》：洽聞之碩儒。

㈥鶴注：廣德二年，斗米千錢。故云穀貴。王符著《潛夫論》。

㈦《傷心賦》：對玄經而流慟。《詩》：何嗟及矣。

㈧唐韋嗣立論刑法：四海銜寃。有是夫，用經語作對。

道消詩發興去聲㈠，心息酒爲徒㈡。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㈢。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㈣。勝決風塵際㈤，功安造化爐㈥。從七容切容詢一作拘舊學㈦，慘澹閟《陰符》㈧。

自謂。班揚承詩，嵇阮承酒，二句鄭蘇。會取四句，言天寶之際，鄭蘇俱仕而未久。勝決四句，言肅宗復國，蘇爲少監，鄭遭貶斥也。詮，論也。品命殊，位卑也。詢舊學，蘇昔爲太子諭德，後又除秘書少監也。閟《陰符》，鄭常著《天寶軍防錄》，坐私撰國史謫官。其談兵之書，秘不能出也。《杜臆》：公前詩云：「痛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絶。」此云：「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皆道本色，高人所益於詩酒如此。

㈠《易》言君子道憂。《劉向傳》言君子道消。

㈡《酈食其傳》：吾高陽酒徒也。

哭台州鄭司户蘇少監

㈢班固、揚雄作賦擅名，嵇康、阮籍嗜酒彈琴。

㈣潘岳詩：器非廊廟姿。

㈤《漢書》：決勝千里之外。

㈥《莊子》：以天地爲大爐，造化爲大冶。

㈦《說命》：台小子，舊學於甘盤。

㈧《戰國策》：蘇秦遊說六國，不遇而返，乃夜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而頌之。《唐書》兵書類有《周書陰符》九卷。

擺落嫌疑久㈠，哀傷志力輸㈡。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㈢，望絕撫墳呼㈣。瘧病一作痢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㈤。此身經喪亂，而遥哭鄭蘇也。

擺落、哀傷，舊注仍指鄭蘇。公向遭貶斥，本涉嫌疑，今則擺落已久，特志力日虧，爲可傷耳。昔在童稚時，便思諸子才名，鄭蘇年蓋少長也。列友于，即異姓篤天倫意。綿雪巴蜀，遍歷東西二川。哭處榛蕪，仍應存亡喪亂。此章四句起，中二段各十四句，末段十二句收。

㈠陶潛詩：擺落悠悠談。《記》：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

㈡阮籍詩：揮涕懷哀傷。

㈢清酒送，謂生前闕於餞送。清酒二字，見《毛詩》。邇可欲改作漬酒，但平仄未諧。張注引《徐稚傳》：人家有喪，以綿絮漬酒暴乾，以裹炙雞，用水漬綿使有酒氣，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酹酒畢而去。

㈣謝靈運詩：撫墳徒自傷。

㈤榛蕪，言道路梗塞。

盧世潅曰：此詩泣下最多，緣兩公與子美莫逆故也。「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二十字，抵一篇大祭文。結云：「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蒼蒼茫茫，有何地置老夫之意。想詩成時，熱淚一湧而出，不復論行點矣，是以謂之哭也。

《苕溪漁隱叢話》：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此詩「得罪台州去」四句是也。東坡《和鬱孤臺》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亦用此格。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鶴曰：此廣德二年作。《舊書・賈至傳》：寶應二年爲尚書右丞，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又云：廣德二年九月，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京舉，兩都分舉選，自至始。張遠注：時唐十五必往東都赴舉，公故寄詩爲之先容也。

九載上聲一相見一作逢㈠，百年能幾何㈡。復扶又切爲萬里別㈢，送子山之阿㈣。白鶴久同林㈤，未知棲集期㈥，衰老强區兩切高歌㈦。歌罷兩悽惻㈧，六龍忽蹉跎㈨。相視髮潛魚本同河㈩。皓白㈠，況難駐羲和㈡。首敍惜別之情。上四另提，感聚散不常。中四承萬里復別，傷之也。下四承百年幾何，勉之也。

㈠九載一見，自乾元二年至廣德二年也。潘岳《懷舊賦》：今九載而來歸。

㈡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

㈢梁元帝詩：寧爲萬里別。

㈣李陵《録別》詩：送子淇水陽。《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爾雅》：大陵曰阿。

㈤《相鶴經》：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詩》：有鶴在林。陸機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㈥曹植詩：潛魚躍清波。

㈦謝靈運詩：棲集建薄質。

㈧鮑照詩：零落就衰老。宋玉《舞賦》：抗音高歌。

㈨張正見詩：歌罷咏新詩。潘岳《寡婦賦》：心摧傷以悽惻。

㈩《楚辭》：維六龍於扶桑。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一)《左傳》：公子宋與子家相視而笑。《留侯世家》：四人鬚眉皓白。

(二)阮籍詩：願攬羲和轡。

胡星墜燕平聲地(一)，漢將去聲仍橫戈(二)。蕭條四海内，人少豺虎多(三)。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平聲(四)。飢有易子食(五)，獸猶畏虞羅(六)。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七)。飄飄一作飄飄適東周(八)，來往若一作亦崩波(九)。次記行路之難。唐往東都，故敍亂後荒涼。胡星，指史朝義。漢將，指僕固懷恩。人少，死於兵賦。虎多，餘寇未平。畏虞羅，民飢捕獸也。天門，謂君門。東周，謂洛陽。唐孟莊曰：子負經濟四語，敍其淪落，爲賈先容地。

(一)《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江淹書：飛霜擊於燕地。《唐書》：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縊死於幽州醫巫閭祠下，傳首京師。又云：廣德元年九月，懷恩拒命於汾州，其子瑒進攻榆次，未幾爲帳下所殺。懷恩遂渡河，

北走靈武。

㈡《呂氏春秋》：張正見詩：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行人燭免胄橫戈而進。

㈢張載詩：盜賊如豺虎。

㈣信所過，謂經過方信。

㈤《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㈥《禮記》：有虞人、有大羅氏，掌田獵之事者。

㈦趙曰：《漢官儀》：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潘岳詩：崇芒鬱嵯峨。《楚辭注》：嵯峨，高貌。

㈧孔融詩：飄飄安所依。《戰國策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史記索隱》：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

㈨鮑照詩：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南宮吾故人㈠，白馬金盤陀㈡。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一作匪他㈢。念子善師事㈣，歲寒守舊柯㈤。勿變。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八句收。

㈠杜田《正謬》：漢建尚書百官府曰南宮，蓋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猶唐以中書省爲紫微，尚書省爲文昌之類。㊀後漢書》：鄭弘爲尚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考禮部之名，起於江左，而南宮自漢有之。蓋南宮猶言南省，舊注專謂禮部，非也。鶴曰：《唐職林》云：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故定功謂南宮猶南省。《史·項羽紀》：若非吾故人乎？

㈡夢弼注：賈逵爲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馬鞍也。注見三卷。

㈢《詩》：之子死靡他。

㈣《史記》：韓信得廣武君，師事之。又《南史》：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

㈤潘岳詩：不見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見澗底柏，歲寒守一度。

㈥《史記》：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

㈦卧江沱，公自謂。《詩》：江有沱。毛萇曰：沱，江之別者。

初冬

鶴注：此廣德二年冬在幕府時作。

垂老戎衣窄㈠，歸休寒色一作氣深㈡。漁舟上聲急水，獵火著涉略切高林㈢。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父音甫吟》㈣。干戈未偃息，出處上聲遂何心㈤。

此暫歸草堂而作也。首聯雙提。三四承次句，言歸溪冬景。五六承首句，言在幕情事。末句出處二字，總綰。黃注：白首老人，戎衣趨府，寫出堪發人笑，亦見自慚之意。

漁獵亦常事，拈急字、高字，便有意致。干戈未息，是年十月，武攻吐蕃鹽川城。遂何心，出處兩未遂也。

㈠蔡邕《房植碑》：享年垂老。黃注：幕官以戎服從事，當用兵之際也。又云朝士兼戎服，知在朝亦間用之。隋蘇子卿詩：著，火炎起也，猶俗云火著。鮑照詩：長霧高林。

㈡張湞注：歸休，謂歸溪休沐。

㈢《杜臆》：著，火炎起也，猶俗云火著。

㊃習池醉、《梁父吟》，注見十三卷。

㊄陸機詩：出處鮮爲諧。

觀李固請司馬弟一作題山水圖三首

李固當是蜀人，其弟曾爲司馬，能寫山水圖。公至固家，固掛其圖於壁，而請公題之也。黃鶴編在廣德二年。

簡易去聲。一作易簡高人意一作體㊀，匡牀竹火爐㊁。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平聲絶島孤。羣仙不愁思去聲㊂，冉冉下去聲蓬壺。首章，觀李氏山水圖。上四敍事，下四咏畫。

高人指李，遠客自謂。掛碧海之新圖，此倒裝句。連山中有絶島，卽蓬壺也。《杜臆》：自己有愁，忽想到群仙之不愁，真得味外之味。

㊀《劉向傳》：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

㊁《莊子》：麗姬與晉公同匡牀而食芻豢。匡牀，安牀也。張衡《同聲歌》：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

㊂徐陵詩：紺席下群仙。

其二

方丈渾平聲連水，天台總映雲㊀。人間長見畫，老去一云身老恨空聞㊁。范蠡舟偏一作偏舟小㊂，王喬鶴不羣㊃。此生隨萬物㊄，何處出塵氛。次章，概言山水人物。見山水恨不能親至其地。見人物又歎不能離俗而去。上下兩段，各用一景一情，謂之虛實相間格。趙次公曰：圖必兼畫舟鶴，故引范蠡、王喬爲證。

《杜臆》：隨物與出塵，此仙凡之別也。

㈠《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㈡陸機《董逃行》：但爲老去年遒。

㈢范蠡乘扁舟，泛五湖。

㈣《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

㈤王洙曰：隨萬物，卽莊子所謂與物轉徙也。

其三

高浪垂翻屋㈠，崩崖欲壓牀。野橋一作樓分子細㈡，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一作相並坐㈢，仙老暫相將㈣。末章，詳敍山水景物。高浪、崩崖，言山水絶險。橋在水上，岸在山下。珊瑚浸水而紅，薜荔懸山而青，俱分配山水。《杜臆》：起勢突兀雄偉。中四，皆就細微處形容畫家妙品。末覩仙查而望其接引，與前二章結語相同，而出之變幻不拘。

㈠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㈡子細，出《源思禮傳》，見六卷。

㈢《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其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人棲息其上。　謝惠連詩：並坐相招邀。

㈣梁簡文帝詩：相將渡江口。　潛注：相將，相攜也。

至後

鶴注：此當是廣德二年冬在嚴武幕中作。

冬至至後日初長㊀，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㊁，金谷銅駝非故鄉㊂。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平聲㊃。愁極本憑詩遣興去聲，詩成吟咏轉淒涼㊄。在劍思洛，領起三四，下乃至後景情。青袍白馬，劍南幕府也。金谷銅駝，洛陽遭亂矣。因梅花而念棣萼，總是觸物傷懷。此詩青袍白馬，與《洗兵行》所引《侯景傳》不同。朱注以公詩「青袍也自公」、「歸來散馬蹄」爲證，皆指幕府言。曰「有何意」，言志不得自展也。舊注以青袍白馬比安史，則「有何意」三字，却説不去矣。

㊀《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

㊁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東漢《張湛傳》：帝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又諫矣。

㊂邵注：金谷園、銅駝陌，皆洛陽勝地。石崇《金谷詩序》：余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水經注》：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　陸機《洛陽記》：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華延儁《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　蔡琰《笳曲》：故鄉隔兮音塵絶。

㊃《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棣萼，以比兄弟也。

㊄嵇康《琴賦》：吟咏以適志。

朱瀚曰：此詩疑贋作。複點至字，累墜。日初長，剩語。有何意，可發一笑。金谷銅駝，正是故鄉，但可云風景非昔耳。不自覺，冗率。竟以棣萼爲兄弟，亦是俚習。七八如村務火酒，薄劣異常。

寄賀蘭銛

前有詩贈別，此別後再寄也。當是廣德二年冬末所作。

朝音潮野歡娛後㊀，乾坤震蕩中㊁。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㊂。歲晚仍分袂㊃，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㊄，飲啄幾回同㊅。上四，亂後相逢之感。下四，遠方惜別之情。從歡娛說至震蕩，公與銛初交於盛時，而再逢於亂日也。萬里白頭，暫遇途中，分袂轉蓬，又忽散去矣。《杜臆》：今且勿以俱在異域爲悲，只此飲啄之緣，尚能幾回同事乎。語極悽慘。

㊀張協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㊁張華詩：天地相震蕩，回薄不知窮。

㊂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㊃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

㊄朱穆詩：與子異域。

㊅何承天樂府：飲啄雖勤苦。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朱注：此詩見王原叔本。蔡氏編在夔州詩內。今按：成都詩有王侍御郁及王侍御契，此或即其人歟。詩云哀疾江邊卧，應指草堂言。放生池亦當在成都。邵注謂在蓬溪縣龍多山，誤矣。蔡曰：梓州爲東川。唐肅宗

詔：天下臨池帶郭處，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扶又切傳宗匠舊作近㊀，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上四送王侍御，五六池邊春景，末乃預訂歸期。東川乃詩友會合之地，故欲贈詩而怯於輕爲。況侍御能詩，共傳宗匠，徒然作惜別常語，亦何爲乎。當茲冬盡春來之際，惟願早歸，以慰衰疾，此今日送行之意也。

㊀諸本皆作傳宗近，意不可解。張遠指放生池，以佛家有南北宗也。此説牽强。邵注作傳踪，謂音信相通，此亦無據。按近字犯重，恐是匠字，乃字形相似而訛耳。公《八哀詩》云：「宗匠集精選。」宗匠二字，本袁宏書。初欲改近爲匠，尚無確據，偶閱《詩紀》載晉時仙讖「匠不足慮憂遠危」，馮惟訥云：「匠疑作近。」今按：彼是誤近爲匠，此則誤匠爲近，可以互證。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内諸公

鶴曰：當是永泰元年春自幕府歸浣花溪作。公詩題凡記日者皆涉節候，此指立春日也，故云臘味、春聲。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㊀，鷗泛已春聲。藥許隣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首聯溪前景趣，次聯新正物候，三聯歸溪之事，末聯簡院之懷。顧注：臘味，酒造於臘月也。春聲，鷗泛春水而有聲也。鶴注：種藥本以濟世，故許人斲。藏書本以教兒，故任子擎。老趨幕府，不得遂其立朝素志，故云深負。

寄賀蘭銛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内諸公

㊀庾信詩：浮蟻對春開。

王嗣奭曰：公有「分曹失異同」之句，似與諸公不合而歸。此詩毫無芥蒂，足占所養。其言溪上之樂，如鳥脫籠中，自是衷語也。

敝廬遺興　去聲　奉寄嚴公

當是永泰元年春自幕府回草堂時作，故云幕府瞻暇日。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一作且深酌，題詩好細論　平聲。此敝廬遺興。《杜臆》：開首寫景，有逌然自得之趣。下文「宜」字「好」字，正蒙此。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跡忝一作寄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子兩切者轍，恐避席爲門㊀。此奉寄嚴公。暇日、詞源，想及嚴公。朝舊、情依，自敍故交。末望重過草廬，仍致繾綣之意。寶應元年，嚴至浣花溪也。此章，上下各六句。

㊀《陳平傳》：家貧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營屋

鶴注：當是永泰元年正月，歸溪上時營屋而作也。自上元元年營草堂，始植竹，至是已六載矣。

我有陰江竹，能令平聲朱夏寒㊀。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首敍屋前之竹，陰森高大。

㊀傅毅賦：踐朱夏之炎赫，搖輕箑而致涼。

甚一作如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㊀，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上聲，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㊁。次言伐竹除翳，將以營屋。竹蔽日疑憑鬼物，施剪伐，則通户牖矣。見日、開湍，此面勢所覩者。

㊀鮮于注：若，順也。

㊁曹植詩：巖析苦崩缺，湖水何洶洶。

度徒各切堂匪華麗㊀，養拙異考槃㊁。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音洒然順所適㊂，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歡。此記營屋可以棲身也。堂在近郭，故異於考槃。洗然四句，伸明寬病之故。薙，刈草也。葺，覆茅也。代，猶當也。此章，四句起，下兩段各八句。

㊀《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㊁《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考，成也。槃，樂也。

㊂《潘岳傳》：吾子洗然，恬澹自逸。

除草

原注：去蘡草也。蘡音潛，山韭。

詩云藩籬、松竹，當是草堂詩。依朱氏編在永泰元年成都詩內。《益部方物贊》：燔麻，自劍以南，處處有之，或觸其葉，如蜂螫人，以溺灌之卽解。莖有刺，葉或青或紫，善治風腫。考杜詩，當作蘡。李實曰：蘡葉如苧麻，川人名曰蘡麻，毛刺螫人，亦曰螫麻。螫音謔，又音釋，毒螫也。

草有害於人，曾音層何生阻修㊀。其毒甚蜂蠆㊁，憂。芒刺在我眼㊄，焉於虔切能待高秋。此言毒草之害。縌注：此草遍於道周，比惡人充滿當路也。

㊀《詩》：道阻且修。

㊁《左傳》：臧文仲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㊂《詩》：生於道周。

㊃張載詩：蕭瑟掃前林。

㊄《霍光傳》：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霜露一作雪一霑凝一作衣，蕙葉亦難留㊀。荷去聲鋤先去聲童稚㊁，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㊂，豈無雙釣舟㊃。頑根易音異滋蔓㊄，敢使依舊丘。此欲驅除其根。趙曰：待霜至而後除，則蕙葉與蘞草美惡無辨矣。故去之不可不早。先童稚，身率先也。縌注：此喻屏去小人，有不與同中國意。

㊀陰鏗詩：蕙葉斂欲暝。

㊁陶潛詩：荷鋤稚子倦。

㊂《詩》：宛在水中央。

㊃晏殊曰：《周禮》：薙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釣舟載而置之，此水化也。

㊄《左傳》：無使滋蔓。

自茲一作移藩籬曠，更覺松竹幽㊀。芟夷不可闕㊁，疾惡信如讎㊂。末點寓言本意。師氏曰：小人既

去，則君子道長，如惡草芟而松竹清也。張綖注：柳子厚作《捕蛇者説》，至篇末方説出苛政猛於虎一句，襲用此格也。此章，前兩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㊀庾信詩：松竹且悲吟。

㊁《左傳》：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

㊂《後漢書》：疾惡如風朱伯厚。

申涵光曰：「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丰裁凛然，除姦當如鷙鳥擊物，少遲則生變矣。調停之説，誤身誤國，所云「霜雪一霑凝，蕙草亦難留」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去惡務盡，三致意焉。少陵一生，目覩小人之害，故痛恨如此，末只一語點破，正意多則反淺。

春日江村五首

鶴注：此當是永泰元年春歸溪後作。公自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此已經六年矣。江村，即浣花溪，前有「長夏江村事事幽」之句。

農務村村急㊀，春流岸岸深㊁。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㊂。茅屋還堪賦㊃，桃源自可尋。

《杜臆》：公《贈王侍御》詩，談及農月田家，蓋欲耕田以爲生理，故見農務春流而起興。萬里眼，蜀江所見。百年心，春事又逢。賦茅屋，草堂託居。尋桃源，花溪覽勝。漂泊到今，故願爲老農以資生計也。

㊀陶潛詩：農務各自歸。

㈡江奐詩：春流豈難越。　岸岸深，可以溉田也。　明人莊定山詩：「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句本於杜，但同字較深字覺少遜耳。

㈢鮑照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㈣陶詩：茅屋八九間。

其二

迢遞來三蜀㈠，蹉跎有一作又六年。　客黃作容身逢故舊，發興去聲自林泉㈡。　過懶從衣結㈢，頻遊任履穿㈣。　藩籬頗無限一作無限景，恣意向一作買江天㈤。

次章，歸蜀而依嚴武。　上四承飄泊來，下截仍抱江村。　故交復鎮，便堪發興，且未講到幕府事。　下兩章，方層次敍出。　《杜臆》：衣結履穿，茅堂自適。　恣意江天，不異桃源矣。

㈠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時來時往。　注：三蜀，謂蜀郡、廣漢郡、犍爲郡也。

㈡鮑照詩：發興誰與歡。

㈢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繒，輒結爲衣，號曰百結衣。

㈣《莊子》：原憲衣弊履穿。　《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行雪中，着地處皆足跡。

㈤謝莊詩：霧罷江天分。　一本作買江天，句意未穩，黃生主向字。

其三

種竹交加翠㈠，栽桃爛熳紅。　經心石鏡月㈡，到面雪山風。　赤管隨王命㈢，銀章付老翁㈣。　豈知牙齒落㈤，名玷薦賢中㈥。

三章，言薦授郎官之事。　上四，承江天，寫村前近遠之景。　下四，承發興，敍老

年錫命之緣。

㈠《高唐賦》：交加累積，重疊增益。劉孝綽詩：堂皇更隱暎，松灌雜兼加。

㈡《世説》：爲是塵務經心。

㈢《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椽題曰北宮著作。

㈣《漢·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氏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顧注：唐時無賜印者，公時已賜緋，因其有隨身魚袋而言耳。

㈤東方朔《答客難》：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陳平傳》：吾聞薦賢蒙上賞，非魏無知無以至此。

㈥甫本傳：嚴武表爲參謀，檢較工部員外郎。

其四

扶病垂朱紱㈠，歸休步紫苔㈡。郊扉存一作在晚計㈢，幕府愧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㈣。鄰家送魚鱠㈤，問我數音朔能來㈥。四章，言辭還幕僚之故。上四承薦賢來，下四又應江村。郊扉頂歸休，幕府頂扶病。燕外以下，言景物堪娛而人情相習，所謂歸休晚計也。公不耐拘束而辭幕職，曰扶病，託詞也。曰愧羣材，謙詞也。

㈠《前漢·韋賢傳》：黼衣朱紱。沈約詩：客位紫苔生。

㈡漢武帝詔：思得歸休。

㈢顏延之詩：側同幽人居，郊扉晝常掩。《杜臆》：存晚計，言將終老於此。

㈣阮籍詩：浴鷗開水葉，戲蝶避風絲。

㈤《新序》：出訟隣家。《記》：水潦降，不獻魚鼈。

㈥問而數來，不特饋物，又致殷勤也。

其五

羣盜哀王粲㈠，中年召賈生㈡。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去聲㈢，才高處士名㈣。異時懷二子㈤，春日復扶又切含情㈥。末章，借古人以自況，是江村感懷。三四分頂王賈，乃生前事。

五六合承王賈，乃身後事。公避亂蜀中，作詩言志，甚有類於王粲；而老授郎官，未蒙見召，歎不得爲賈生。至於卜宅花溪，留名後世，則自信古今同調矣。

才名高出於處士，非指二子爲處士。結點春日仍與首章遥應。

㈠哀王粲，動王粲之哀也。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注：豺虎，喻群盜也。王粲避亂客荆州，思歸，作《登樓賦》。

㈡潘岳《夏侯湛誄》：中年隕卒。《前漢書》：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後爲長沙王太傅。歲餘，帝思誼，徵之，坐宣室，問鬼神之事，至夜半，文帝前席。

㈢錢箋：郡國志：長沙寺南有賈誼宅。殷芸《小説》：湘州南寺東有賈誼宅，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沔襄記》：王粲宅在襄陽，井臺尚存。古書有《汝南先賢傳》、《楚國先賢傳》。

㈣朱注：《西征賦》：賈誼洛陽之才子。《魏志》：蔡邕見王粲，謂坐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也。

㈤《漢·食貨志》：異時算軺車。《司馬相如傳》：異時嘗通爲郡縣矣。顔注：異時，猶言往時。

㈥王粲詩：含情欲待誰。

趙汸曰：此五詩，首尾開闔，始終相承，皆有意義，所謂憂中有樂，而樂中有憂者也。

王嗣奭曰：五首如一篇文字，前四首一氣連環不斷，至末章總發心事作結。

長吟

朱注：此係逸詩，收在卞圜本者，亦見吳若、黃鶴本。

之作。樓鑰謂「束縛酬知己」，形骸之累已極，到此始得爛熳長吟耳。今編在永泰元年之春。應瑒詩：永思

長吟。

按：杜旂云：此詩「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乃初辭幕府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花飛競渡日㈠，草見音現踏青一作春心㈡。已撥形骸累，真爲爛漫深。賦詩新一作歌句穩，不覺一作免自長吟。上四春郊佳景，下乃對景怡情。「翻」字「帶」字，句中着眼。競渡在江渚，踏青在柳陰，皆一水一岸對言。撥形骸，謂身世兩忘。爛漫深，謂恣情游玩。顧注：公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非細不能穩也。可見「語不驚人死不休」尚帶少年意氣。胡夏客曰：詩句已穩，猶自長吟，比他人草草成篇，輒高歌鳴得意者，相去懸絶。

㈠《抱朴子》：屈原没汨羅之日，人並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爲競渡。或以水車，謂之飛鳧，亦曰水馬，一州士庶，悉觀臨之。《荆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日死於汨羅，人以舟拯之，競渡是其遺俗。唐人以中和節爲戲。

㈡踏青心，有兩説，一云足踏青草之心，一云人有踏青之心。前説爲近。竇氏《壺中贅録》：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踏青，又見《舊唐書·代宗紀》。隋煬帝《望江南》曲：踏青鬬草事青春。

春遠

鶴注：此是永泰元年春在浣花溪作。　顧注：春遠，猶言春深也。

肅肅花絮晚㊀，菲菲紅素輕。　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荊。

清㊁。　故鄉一作園歸不得，地入亞夫營㊂。　上四暮春之景，下四春日感懷。　吳論：肅肅，落聲。　菲菲，落貌。

黃注：紅素乃地下花絮。　顧注：惟鳥雀，見過客之稀。　獨柴扉，見村居之僻。　關中數亂，謂吐蕃、党項入寇。　劍外未清，

謂吐蕃近在西山。　故鄉尚有軍營，則欲歸不得矣。

㊀花絮，指桃柳。

㊁《唐書》：廣德二年十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　十一月，吐蕃遁去。　永泰元年二月，党項寇富平。　鶴注：富平，屬京兆府。

㊂顧注：周亞夫嘗，在昆明池南，今桃市是也。　時郭子儀屯兵涇原，爲吐蕃請盟之故。　黃生曰：寫有景之景，詩人類能之。　寫無景之景，惟杜獨擅場。　此詩上半，當想其虛中取意之妙。

絶句三首

單氏編在永泰元年成都詩內。　鮑氏曰：謝克莊任伯云：此詩得于慎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爲少陵無疑。　《詩説雋永》謂晁氏得吳越人寫本杜詩，如「日出東籬水」六首，乃九章。　其一云「漫道春來好」云云。　今按：前六首當另爲一處，不必併合。

闇道去聲巴山裏，春船正好行趙作還。都將百年興去聲，一望九江城趙作山㊀。首章，欲往荆楚而作。

㊀《杜臆》：九江在洞庭。詳見九江落日注。

其二

水檻溫江口㊀，茅堂石筍西㊁。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一作沙溪。次章，見成都形勝，而仍事遊覽也。

㊀地志：溫江，在成都西五十里。

㊁石筍街，在成都西門外。

其三

謾一作設道去聲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一作飛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末章，見春江風急，歎不得遠行也。《杜臆》：三首一氣轉下。

三韻三篇

鶴注：此當是永泰元年作。時代宗信任元載、魚朝恩，而士之變節者，爭出其門。二人在廣德、永泰間，其權特盛。詳玩末章，其意顯然矣。

高馬勿捶一作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㊀，困魚魚有神㊁。君看平聲磊落士，不肯易其身。此見士有不可奪之志，比而兼賦。申涵光曰：三韻三篇，甚古悍。

㊀毛焦，猶《詩》言「我馬玄黃」。《正義》曰：馬病變色也。

㈡雷雨大作，鯉魚空中飛去，是其神也。

其二

蕩蕩萬斛船㊀，影若揚一作搖白虹。起檣必椎牛㊁，掛席集衆功㊂。自非風動天㊃，莫置大水中。此見大才不可以小用，全屬比體。

㊀《顏氏家訓》：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

㊁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古歌：椎牛烹猪羊。

㊂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

㊃鮑照《舞鶴賦》：箕風動天。

其三

烈一作列士惡鳥故切多門㊀，小人自同調去聲㊁。名利苟可取，殺身傍去聲權要㊂。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此爲當時趨炎附勢者發，語多諷刺。

㊀《左傳》：晉政多門。

㊁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

㊂《世說》云：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上下權要。

天邊行

詩成後，拈首二字爲題。　鶴注：此是永泰元年成都作。自天寶十四載至此，已恰十載。《唐·五行志》：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

天邊老人歸未得叶都木切㊀，日暮東臨大江哭。　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去聲羌兵入巴蜀㊁。　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一作黃鵠㊂。　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叶蘇六切㊃。　此詩爲久客思鄉而作也。　隴右二句，天邊憂亂。　洪濤四句，欲歸未得。　皆申明臨江哭泣之故。

㊀何遜詩：天邊看遠樹。

㊁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則入於巴蜀矣。　班固《兩京賦》：西盪河源。　鶴曰：胡騎，指吐蕃。　羌兵，指黨項羌、渾、奴剌之類。

㊂王洙曰：洪濤滔天，言民罹昏墊。　禿鶖鴻鵠，欲與偕飛而不能也。《書》：浩浩滔天。《史記》：項羽圍漢王，大風拔木。

㊃鶴注：骨肉，指弟在東都。

莫相疑行

詩成後，拈末三字爲題。　黃氏編在永泰元年。　舊説指嚴武，鶴斥其非，謂公與郭英乂不合，去成都而作，英乂帥蜀時，年方三十餘也。　單注云：此與後詩，必有爲而作，今不知其所指。

男兒生無所樊作一生無成頭皓白㊀，牙齒欲落真可惜。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荆作烜，一作煇，一作燀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㊁，觀我落筆中書堂。　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文粹》作今日飢寒

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去聲，《文粹》作末節契年少㈡，當面輸一作論心背面笑㈣。寄謝悠悠世上兒，不一作莫爭好惡並去聲莫相疑。　此詩爲少年輕薄而作也。　上六，暮景而追往事。下六，途窮而慨世情。　申涵光曰：起句，說得突兀悲愴。自怪句，從失意中忽作驚人語。「當面輸心背面笑」，視天下朋友皆膠漆，人情風俗可想見矣。　盧注：輸心文采，竊笑飢寒，此輩好惡無常，老翁漠然不與之爭，彼亦何用相疑哉。末二句，蓋開誠以示之也。

㈠李陵書：男兒無所成名。

㈡王洙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爲集賢殿書院，院内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爲直學士。《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武德以來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本傳：甫獻《三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㈢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㈣《抱朴子》：不面從而背憎。

黃生曰：公以白頭趨幕，不免爲同列少年所侮，故一則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一則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一作莫爭好惡並去聲莫相疑。」合二作觀之，顯是幕中所賦，從未經人拈出。

胡夏客云：「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雖懷抱如斯，亦品地有失。凡詩，必說憂君憂國，太迂；但言愁飢愁寒，太卑。杜公不免有此二病。　今按：公之憂君國根於至性，愁飢寒出於真情，若欲避此而泛言景物，反非本來面目。宣子之說，未爲少陵知音。

赤霄行

詩成後，拈中間赤霄爲題。　鶴曰：此與《莫相疑行》同是永泰元年作。

孔雀未知牛有角用蔡叶音谷，《杜臆》音六，　渴飲寒泉逢觝觸。　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㊀。　江中淘河嚇音罅，又音赫　飛燕㊁，銜泥却落羞華屋㊂。　皇孫猶曾音層蓮音輦勻困㊃，銜朱云當作鮑　莊見貶傷其足㊄。　老翁慎莫怪少去聲年，葛亮《貴和》書有篇㊅。　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㊆。　此詩，亦慨歎世情之意。　孔雀、飛燕，借鳥自喻。　皇孫、鮑莊，引古自方。　末見自負者大，故犯而不校。依兩韻分兩段。　孔雀被觸，一事四句。　飛燕見嚇，一事兩句。　皇孫、鮑莊，一事一句。文法錯綜入古。《杜臆》：名垂萬年，寧記細故，此申明不爭好惡之意。　申涵光曰：《赤霄行》胸中有一段説不出之苦，故篇中皆作借形語。

㊀《博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如雲霞無定，人採其尾，有金翠，始生三年尚小，五年而後成，初春乃生，四月後凋與花蕊俱榮衰。《嶺南異物志》：交趾郡人網捕孔雀，採其金翠尾，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晉左九嬪《孔雀賦》：擢翠尾之修莖。　金花，尾上之色。《易》：寒泉之食。《文子》：兕牛之動以牴觸。《楚辭》：載赤霄而凌太清。　玄圃，在崑崙山上。

㊁《爾雅》：鵝、鶃鸛。注：今之鵝鵡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鶃鸛，俗呼爲淘河。《莊子》：鵷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嚇，怒而拒物聲。趙曰：燕從江上來，淘河疑其銜魚，故嚇之。

㊂古詩：生存華屋處。　莫相疑行

㊃

㊃《漢・宣帝紀》：帝初爲皇曾孫，喜游俠，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鄉人名爲鹵中。蓮音輦。錢箋：《元和郡縣志》：下邽縣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

㊄《左傳》：齊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孟子憩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㊅《諸葛亮傳》：陳壽所上《諸葛亮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

㊆《漢・文帝紀》：捐細故。注：小事也。阮籍《咏懷》：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

聞高常侍亡

《唐書》：廣德元年，適召還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鶴注：詩云「蜀使忽傳亡」，當是永泰元年成都作。原注謂忠州所作，非。不應正月已卒，六月始聞也。

歸朝音潮不相見，罷蜀使去聲忽傳亡㊀。虛歷金華省㊁，何殊地下郎㊂。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㊃。獨步詩名在㊄，祇令平聲故舊傷。此詩將生前死後，逐句配說。其歸朝、歷省，乃爲常侍時事，若折檻、詩名，則概論生平才節也。上下界限，仍見分明。不相見，不得面別也。虛歷二句，言生雖未展，死實不亡。唐史稱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當至德時，陳江東利害，繼又抗疏陳西山三城戍，故云「致君丹檻折」。

㊀庾信詩：蜀使何時迴。

㊁王洙曰：《後漢・班固傳》：王鳳薦班伯，召見宴暱，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殿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

《逐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

㈢王隱《晉書》：蘇韶仕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第九子節，夜夢見韶，言顏回、卜商，今現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八人，鬼之聖者項梁成，賢者吳季子。

㈣丹檻，用朱雲上書事。白雲，用陶潛《停雲》思友意。

㈤曹植詩：仲宣獨步於漢南。

去蜀

題曰去蜀，是臨去成都而作也。公自乾元二年季冬來蜀，至永泰元年，首尾凡七年，其實止六年耳。所謂五載客蜀者，上元元年、上元二年、寶應元年、廣德二年、永泰元年也。二年居梓者，專指廣德元年也。此詩作於永泰元年夏，將往戎渝之時。黃鶴編在廣德二年閬州詩內，恐未然。今從蔡氏編次。

五載上聲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㈠。萬一作世事已黃髮㈡，殘生隨白鷗㈢。安危大臣在㈣，不一作何必淚長流。上四去蜀之故，下四去蜀有感。關塞阻，難返長安。瀟湘遊，將往荊楚也。萬事，憶從前。殘生，思後日。大臣，指郭子儀。拭淚長辭，扁舟下峽而已。此反言以自釋之辭也。

㈠古詩：瀟湘逢故人。

㈡《書》：尚猷詢茲黃髮。

㈢鮑照詩：翻波揚白鷗。

黃注：國家安危，自有大臣負荷，杞憂徒抱，何補於事，唯有

㊃《呂氏春秋》：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注：亂者治之，危者安之。

喜雨

鶴注：史：永泰元年，自春不雨，四月己巳乃雨，詩云巢燕、林花，皆四月間事。　鮑照有《喜雨》詩題。

南國旱一作早無雨㊀，今朝江出雲㊁。入空纔漠漠，灑迴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絶一作更急，應平聲得夜深聞。上四初雨之景，下四雨後之景。漠漠，雲密貌。紛紛，雨多貌。燕啄泥，故飛。花經雨，故潤。入夜仍聞，喜其汪濊也。

㊀趙次公曰：南國，荆楚也。

㊁《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鶴注：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經嘉州下忠渝時所作。　《輿地紀勝》：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　《高力士外傳》：李輔國弄權，但經推按，不死則流，黔中道尤多。員外則張謂、張之緒、李宣。朱注：輔國死於寶應元年十月，之緒復官當在輔國敗後。

漾舟千山内㊀，日入泊枉一作荒渚㊁。我生本飄飄，今復扶又切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

儔侶㊂。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此宿溪情景。溪舟千山，自蜀赴嘉也。日入泊渚，宿於驛前矣。猿鳥有羣，而遊子獨宿，此屬興體。《杜臆》：「月明遊子靜」，五字淒絶。

㊀謝靈運詩：漾舟陶嘉月。

㊁《莊子》：日入而息。《楚辭》：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㊂王融詩：猿鳥時斷續。陸厥詩：鳧鵠嘯儔侶。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赴一作付荊楚㊀。此懷張員外。時張在荊楚，公將往與相會，故云前後間。黃生曰：此詩在杜集，已爲輕秀之作，較諸唐賢，猶見氣骨。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㊀《楚辭》：志浩蕩而傷懷。又：與佳期兮夕張。

狂一作短歌行贈四兄

喜兄弟相見，故興至而狂歌。胡夏客曰：公之諸弟，見於詩者不一。此所贈四兄，又其諸從也。

與兄行年校一歲㊀，賢者是兄愚者一作是弟叶去聲。兄將富貴等浮雲㊁，弟竊一作切功名好去聲權勢。首敘兩人性情之異。等浮雲，見其賢。好權勢，見己愚。

㊀《莊子》：邀伯玉行年六十而化。

㊁富貴等浮雲，用《論語》。

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音備馬聽晨雞㊀。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㊁，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㊂。此追敍長安往事。上四，承好權勢。下四，承等浮雲。

㊀《説文》：鞴，車鞁也。一曰：駕於馬曰鞴。

㊁《魏志·臧洪傳》：年爲吾兄，分爲篤友。

㊂《老子》：實其腹。

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一作滿樓。樓頭喫酒樓下卧，長歌短咏一作歌迭一作還，一作遠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㊀，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韝帶不掛身㊁，頭脂足垢何曾音層洗㊂。

㊀庾信詩：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

㊁《後漢·鮑永傳》：但幅巾詣河内。注：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通典》：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幅巾。《説文》：韝，大帶也。

㊂《内則》：足垢，燂湯請洗。《南史》：陰子春身脂垢污，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㊀。日斜枕去聲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爲何人一作何爲㊁。末以贈兄之意作結。

㊀《晉書》：王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率性任真，此可追比巢許處。枕肘熟睡，則付人事於罔聞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㈡《廣韻》：啾唧，小聲也。枚乘賦：鎗鍠啾唧，蕭條寂寥。《楚辭》：鳴玉鸞之啾啾。古《捉搦歌》：窗中女子聲唧唧，王嗣奭曰：此詩所謂不繩削而自合者。狀四兄，真有王民皞皞，不識不知氣象。奔走風塵者，對之汗顏，雖脂垢不洗，自然清淨過人。

黃生曰：杜五古力追漢魏，可謂毫髮無憾，波瀾老成矣。至七古間有頹然自放，工拙互陳者。宋人自以其才力所及，專取此種爲詩派，如《偪仄行》及此篇，入眼頗覺塵氣，總爲前人嚼爛耳。

宴戎州楊使去聲君東樓

鶴注：《唐志》：戎州，本犍爲郡，與嘉州皆犍爲地。公以永泰元年五月去成都之嘉戎。詩云「輕紅擘荔枝」，當是其年六月作。黃山谷在戎州有食荔枝詩云「六月連山柘枝紅」，可知荔枝熟於六月也。《元和郡縣志》：戎州，古僰國。《全蜀總志》：東樓在敍州府治東北，唐建。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去聲奇。座從歌妓密㊀，樂音洛任主人爲。重碧拈歐陽公作拈，舊作酤，一作擎，一作拓春一作筒酒，輕紅擘荔枝㊁。樓高欲愁思去聲，橫笛未休吹。突說驚奇，見喜出望外。中四，宴中景事，承發興奇。末二，樓上有感，應驚身老。勝宴而自驚身老，惜非少壯也。忘老而發興特奇，忽逢樂事也。兩句輾轉說來，意思沉著。坐從妓密，寫出年少癡心。樂任主爲，曲盡妖姬媚態。山谷云：拈酒擘枝，此主人使歌妓爲樂也。笛聲無解於愁思，蓋衰年漂泊之感，終有不能忘情者矣。

㊀潘尼《琉璃碗賦》：榮密坐之曲宴。重碧，酒色。輕紅，荔色。《杜臆》引《藝海洞酌》云：敍州官醞名重碧。戎州，卽敍州。曹植《七啓》：蒼梧縹清。注：縹，深碧色。趙曰：二千石設筵，豈有酤酒者，當從歐公作拈爲正。元微之

《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辭不得。則拈酒乃唐人語也。　蕭子顯詩：濃黛輕紅點在色。

㈠《寰宇記》：戎州僰道縣有荔枝園。郡國志：僰僮之富，多以荔枝爲業。《唐書》：戎州土貢荔枝煎。　白居易《荔枝圖序》：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蜀都賦》：傍挺龍眼，側生荔枝。趙曰：荔枝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　黃山谷《在戎州》詩：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皆用此詩語。

盧元昌曰：公詩中慣用爲字作韻脚。如《贈畢曜》曰「顏狀老翁爲」，此爲字下得苦。《孟冬》詩曰「方冬變所爲」，此爲字下得微。《送王侍御》曰「此贈怯輕爲」，此爲字下得逸。《偶題》曰「餘波綺麗爲」，此爲字下得雅。《復至東屯》曰「一學楚人爲」，此爲字下得蘊藉。此曰「樂任主人爲」，此爲字下得跌宕。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先下並去聲峽

鶴曰：永泰元年，公去成都，經嘉戎，至此作。《元和郡縣志》：渝州，古之巴國也。開皇元年改爲渝州，以渝水爲名。峽，明月峽也，在巴縣東八十里。《杜臆》：渝州其地東至魚復，西連僰道，北接漢中，南極牂牁。

聞道去聲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㈠，虛費短長吟㈡。山帶烏蠻闊㈢，江連白帝深㈣。船經一柱觀去聲㈤，留眼一作滯共登臨。上四，候嚴未到。五六，渝州之勝。七八，下峽以待也。　本言泊船相待耳，却云「留眼共登臨」，句法婉而多風。　顧注：杜詩一字一句皆有來歷，如「盡室畏途邊」，「盡室」出《左傳》，「畏途」出《莊子》。此詩雲雨散、長短吟，俱本古詩。

㈠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江總《別袁昌》詩：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㈡古詩有《長短吟》。

㈢《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梁益記》：嶲州嶲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

㈣《全蜀總志》：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五里，下卽西陵峽口，大江湔騰澎湃，楚蜀咽喉。

㈤一柱觀，在荆州。劉孝綽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撥悶

黃鶴云：永泰元年在忠州作。邵注：是年五月，離成都，下戎渝，六月至忠州。《杜臆》：題曰《撥悶》，因心有所悶，爲此謔浪以自寬。《演義》謂欲飲酒撥悶，非也。別本作《贈嚴二別駕》者，誤。

聞道去聲雲安麴米春㊀，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去聲峽銷愁定幾巡㊁。長子兩切年三老遥憐汝，捩音列舵開頭一作鳴鐃捷有神㊂。已辦青錢防雇直㊃，當令平聲美味入吾脣㊄。

上四欲往雲安，五六頂乘舟下峽，七八承取醉銷愁。顧注：一盞卽醺，故取醉非難，但欲銷愁定須酌幾巡也。蔡注：峽中以簫師爲長年，舵工爲三老。邵注：三老，捩舵者。長年，開頭者。《杜臆》：汝指麴米春，言舟子亦憐酒而捷往也。

㊀《舊唐書》：雲安縣，屬夔州，本漢巴郡朐忍縣地。邵注：雲安，卽今雲陽縣。《東坡志林》：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酒有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記裴航事亦有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也。白樂天詩：青旗沽酒趁梨花。自注：杭俗梨花開時酒

熟，號梨花春。

㈡《東方朔傳》：銷愁者莫若酒。

㈢庾信詩：五兩開船頭。

㈣黃生注：趙氏以不準折一色見錢爲青錢，此倒訓矣。青銅質美，故一色行使，其鎩惡者用必準折，故價直以青錢爲率也。《杜臆》：雇，謂舟費。直，謂酒資。

㈤《史記・秦紀》：酒未及濡脣。

申涵光曰：雲安麴米與《七月三日》并《乞胡孫》等篇皆戲筆耳，拘儒執爲指摘之端，偏嗜者又附會而巧護之，皆非也。

黃生曰：全篇只說一事，略無景語襯綴，殊少開闔之致。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注：永泰元年至忠州，逢杜使君而作。　顧注：忠州，古巴地，貞觀八年改臨州爲忠州。　地志以巴蔓子及嚴顏皆忠烈，故名。

出守去聲吾家姪㈠，殊方此日歡㈡。自須遊阮舍一作巷㈢，不是怕湖一作溪灘㈣。樂助長歌逸一作興，牽率強區兩切爲看㈤。

作送㈤，杯一作林饒旅思去聲寬。昔曾音層如意舞㈥，高一作堂下四過使君宅，下四歡宴之情。　出守，爲刺史。　阮舍，比姪居。　湖灘，近忠州。　顧注：長歌、旅思，皆公自言。宴時作樂，適助長歌逸興。而酒杯饒足，故覺旅思稍寬。　王戎，王導之姪，常以鐵如意起舞，言使君昔爲如意之舞，故今日仍牽引而相看也。

㈠顏延之詩：一麾乃出守。

㈡《吳越春秋》：分州殊方。

㈢《晉書》：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㈣《峽程記》：四百五十灘、有清水、重峰、湖灘、漢灘。《一統志》：湖灘，在夔州府萬縣西六十里，其水甚險，春夏水泛，江面如湖。

㈤陸機詩：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

㈥庾信詩：山簡倒接羅，王戎如意舞。周王褒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

㈦《左傳》：牽率老夫。謝瞻《答靈運》詩：牽率酬嘉藻。

禹廟

錢箋：《方輿勝覽》：禹祠在忠州臨江縣，南過岷江二里。鶴注：夔州，本巴東郡，而忠乃析巴東之臨江置。又渝州有巴縣。此詩當是永泰元年秋在渝忠間作。

禹廟空山裏㈠，秋風落日斜㈡。荒庭垂橘柚㈢，古屋畫胡化切龍蛇㈣。雲氣嘘青從《英華》，一作生虛壁㈤，江聲走白沙㈥。早知乘四載㈦，疏鑿控三巴㈧。首二秋至禹廟，三四廟中之景，五六廟外之景，末乃因禹廟而遡禹功。孫莘老曰：貢橘柚，放龍蛇，皆禹事，公見此而有感也。黃注：壁間嘘雲氣，沙上走江聲，二句倒裝，能寫出山水之險峻，故下接以疏鑿三巴之語。禹乘四載以治水，向時早已知之，今親至三巴，而見其疏鑿遺蹟也。疏主江言，鑿主山言，控則引水而往。黃注：秋風記時，三巴記地。胡夏客曰：只一水涯古廟耳，寫得如許雄壯。

㈠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烟平。

㈡古詩：秋風蕭蕭愁殺人。

㈢張協詩：荒庭寂以閑。

㈣《招魂》：仰觀刻桷，畫龍蛇些。

㈤《莊子》：乘雲氣，御飛龍。陸倕詩：網户圖雲氣。《宋書》：馬岌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千尋。」

㈥《子虛賦》：鉅石白沙。

㈦庾信詩：早知覓不見。《書傳》：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庾信詩：玉山乘四載。

㈧《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班固《兩都賦》：控引淮湖。譙周《巴記》：劉璋分巴，以永寧爲巴東郡，墊江爲巴郡，閬中爲巴西郡，是爲三巴。

此賦忠州禹廟也，移動他處不得，只此四十字中，風景形勝，廟貌功德，無所不包。其局法謹嚴，而氣象弘壯，讀之意味無窮。宋延清《禹廟》詩用五排揚厲，而語帶寬浮。秦少游《禹廟》詩用七律鋪張，而詞少精警。故曰：他詩雖大而小，杜詩雖小而大。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鶴注：公永泰元年至忠州，寓居於寺，故作此詩。

止題院壁，猶見忠厚之意。

忠州三峽內㊀，井邑聚雲根㊁。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㊂。空一作豈看平聲過客淚，莫覓主人恩一作言㊃。淹泊一作薄仍愁虎，深居賴獨園㊄。

《杜臆》：忠州使君，乃公之姪，其薄情至此，詩題不著其名，而上四忠州之景，下四有感而歎。峽内、雲根，言其僻隘。

爭米、閉門，則極荒涼矣。使君必失於周旋，故有客淚主恩之慨。邑近山，故愁虎。居獨園，在寺院也。

㈠《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對峙，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趙曰：三峽，以明月峽爲首，巴峽、巫峽之類爲中，東突峽爲盡，忠州在渝州之上，所謂三峽內也。

㈡黃希曰：《唐志》：忠州，本臨州，州有五縣，而户止六千七百，則井邑蕭條可知。陸雲詩：井邑自相循。張協詩：雲根臨八極。注：五岳之雲觸石出者，雲之根也。

㈢庾信詩：山城早掩扉。

㈣鮑照詩：既荷人主恩。

㈤《金剛經》有祇樹給孤獨園。

黃生曰：舊嫌五六語意太露，今覺不然，從三四讀下，則此州之荒涼已極，安能爲客壯行色乎？故知二語乃苦詞，非怨詞也。

哭嚴僕射歸櫬

鶴注：當在渝忠時作。《通典》：唐左右僕射，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僕射爲宰相。《嚴武傳》：永泰元年四月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舊。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㈠。老親如一作知宿昔㈡，部曲異平生㈢。風送一作逆蛟龍匣一作雨㈣，天長驃騎去聲營㈤。一哀三峽暮㈥，遺後見君情㈦。上四敍歸櫬，下四哀僕射。武本華陰人，故返於舊京。老親猶在，而部下人稀，此歸路之可哀者。風送舟行，而軍營長寂，此去後之可哀者。至想到平日交情，尤足傷心酸

鼻所以一哀而日暮也。

㈠陶潛詩：平生去舊京。

㈡《國史補》：武卒，母哭且曰：「吾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㈢《漢書・李廣傳》：行無部曲行陣。

㈣《褚少孫集》：風雨以送之，流水以行之。　錢箋：《西京雜記》：漢帝及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朱注：《霍光傳》：賜璧珠璣玉衣梓宮。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也。任昉《求立太宰碑表》云：珠襦玉匣，遽飾幽泉。公哀李光弼詩亦云「零落蛟龍匣」，雨字斷爲匣字無疑。

㈤《老子》：天長地久。　驃騎營，朱注引霍去病爲是。舊注引晉齊王攸遷驃騎將軍，當時罷營，兵士數千戀攸恩德不忍去，以比軍士思嚴如天長地久。按：上文有「部曲異生平」句，此説不合。

㈥《曾子問》：盡一哀，反位。

㈦黃生注：凡曰遺音、遺跡、遺風、遺愛，皆留遺之遺，遺後亦猶是也。

劉後村《詩話》：故人感知己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翁翁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旅夜書懷

鶴注：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岸㈠，危檣獨夜舟㈡。星垂一作隨平野闊㈢，月湧大江流㈣。名豈文章著㈤，官應一作合老病休㈥。飄飄一作飄零何所似，天地一作外一沙鷗㈦。上四旅夜，下四書懷。微風岸邊，夜舟獨繫，兩句串說。岸上星垂，舟前月湧，兩句分承。五屬自謙，六乃自解，末則對鷗而自傷飄泊也。顧注：名實因文章而著，官不爲老病而休，故用豈應二字，反言以見意，所云書懷也。一沙鷗，仍應上獨字。

㈠王融詩：翻階没細草。宋玉《舞賦》：順微風。

㈡陰鏗詩：度鳥息危檣。王粲詩：獨夜不能寐。

㈢《易》：天垂象。當作星垂。吳均詩：遠送出平野。

㈣謝朓詩：大江日夜流。

㈤《揚雄傳贊》：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㈥《漢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罷歸。

㈦按：「天地一沙鷗」，「乾坤一草亭」，一字上加間字，句義自明。

黃生曰：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句法與此略同。然彼止説得江山，此則野濶星垂，江流月湧，自是四事也。又曰：此詩與客亭作，工力悉敵，但意同語異耳。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此不敢怨君，引分自安之語。一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此無所歸咎，撫躬自怪之語。

史氏曰：詩要健字撐拄，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服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

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作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放船

鶴注：當是永泰元年自忠渝下雲安時作。

收帆下去聲急水，卷幔逐回灘㈠。江市戎戎暗㈡，山雲淊淊音閃寒㈢。荒林一作村荒無徑入，獨鳥怪人看㈣。已泊城樓底，何曾音層夜色闌㈤。上四放船暮景，下四泊船暮景。

收曰卷，日將晚矣。市暗、雲寒，行舟所見。荒林、獨鳥，停舟所見。無徑入，林已昏也。怪人看，鳥將宿矣。自放而泊，夜色未闌，正見行舟之速。

㈠庾肩吾詩：離舟卷幔城。

㈡《詩》：何彼穠矣。注：穠，猶戎戎。張衡《家賦》：乃樹靈木，戎戎繁霜。黃注：戎戎，市中晚烟之盛也。

㈢董斯張曰：《禮運》：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淊。注：群隊驚散貌。淊淊者，狀雲物散而不定。孔氏曰：讀淊爲閃者，淊從水，閃從門中人，言水中之形狀忽有忽無，如人在門，或見或不見也。

㈣何遜詩：獨鳥赴行楂。

㈤闌，盡也。

胡應麟曰：詩用疊字最難。疊字中最警語，對屬尤不易工。如「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下句稍遜。不若「山市戎戎暗，江雲淊淊寒」，銖兩既敵，而駢偶天成。昔人有以「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爲的對者，彼特常格常語耳。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鶴注：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等入寇，故詩云「萬國皆戎馬」。遠注：鄭十八，名貴，雲安人。

寒花開已盡㊀，菊蕊獨盈枝㊁。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去聲祫同㊂，山擁更登危㊃。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㊄。上四九日，自傷飄蕩。下四雲安，慨世亂離。人指諸公，曰頻異，憶去年也。鄭方攜酒，曰暫隨，念將來也。初衣夾，見地氣之煖。更登危，見山城之高。

㊀張正見詩：霜降寒花發。

㊁沈佺期詩：魏文頒菊蕊，漢武賜萸囊。

㊂陶潛詩：心遠地自偏。《說文》：祫，無絮衣。《秋興賦》：藉莞蒻，御祫衣。

㊃《風俗通》：九日登高，以禳災厄。《記》：孝子不登危。

㊄《商書》：酣歌於室。

答鄭十七郎一絶

鶴注：鄭十七、鄭十八，兄弟也。

雨後過平聲畦潤，花殘步屐遲。把文驚小陸，好去聲客見當時㊀。此訪鄭後，鄭贈詩而公答之也。上二敘景，下二言情。

㊀此訪鄭後，鄭贈詩而公答之也。上

㊀小陸，陸雲也，比鄭十八。當時，鄭莊也，比鄭十七。

別常徵君

顧注：永泰元年，自秋徂冬，公在雲安，故云「卧病一秋强」。强，多也。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强。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望平聲。黃生作舊作忘㊀。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音杭。上四自敍病態，下四送別常君。扶而猶杖，病已憊也。髮少矣，新加梳洗。衣寬矣，下垂而長。此備寫老病之狀。故人憂及己病，彼此傷心，而相對淚下，故曰「淚相望」。張遠謂憂病甚於惜別，故淚可相忘，稍曲。白髮少，寒衣寬，此上三字下二字句法。

㊀謝靈運詩：此別久無適。黃注：見及，恐大命之見及也。

長江二首

鶴注：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雲安在州西百三十里。永泰元年，公在雲安。雲安與萬州爲隣，使君一灘占兩境。時崔旰叛蜀，故有「朝宗人共挹」、「萬國奉君心」之句。

衆水會涪萬㊀，瞿塘爭一門㊁。朝音潮宗人共挹㊂，盜賊爾誰尊㊃。孤石隱如馬㊄，高蘿垂飲猿㊅。歸心異波浪，何事卽飛翻。首章，覩長江而慨身世也。上四借水以感時事，下四觸景而動歸思。衆水會集而爭赴一門，其迅急可知。自此東流赴海，水有朝宗之義。今盜賊據險爲亂，爾不尊朝廷而將誰尊耶？石如馬，

險可畏。猿垂飲，物可憎。寫景中亦含歸意。江水飛翻，阻人歸路，而歸心終不可阻，亦何用飛翻爲哉。黃注：此八句整對格，亦虛實相間格。

㈠《舊書》：涪州涪陵郡，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鎮置。萬州南浦郡，武德二年析信州置。

㈡《寰宇記》：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崩流電激。《方輿勝覽》：瞿塘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焉。

㈢《詩》：泲彼流水，朝宗於海。《詩》：挹彼注茲。黃注：共挹，猶言共飲其德。

㈣以一門應衆水，以誰尊應朝宗，皆用斜對法。《杜臆》云：朝宗者，人所共取，今盜賊不知此義，誰是尊爾者，見逆理之必亡也。二句解作正對。以下章奉君例之，則誰尊當主君説。

㈤李膺《益州記》：灩澦堆，夏月漲没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水經注》：江中有孤石爲淫豫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没，亦有裁出矣。樂府：淫豫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寰宇記》：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唐峽口。

㈥《水經注》：瞿唐峽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取之放着北山中，初不聞聲。吳均書：企水之猿，百臂相接。謝靈運《游名山志》：觀掛猿下飲，百丈相連。

其二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一作深㈠。衆流歸海意㈡，萬國奉君心㈢。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沉。次章，申明上章之意。上四，言朝宗至海，見世當戴君。下一作遠。未辭添霧雨㈣，接上上聲過一作遇衣襟㈤。水奔聲急，如欲驅灩澦使沉。此狀水勢之壯悍。一説：瀟四，言歸心阻雨，歎己難出峽。江漲波潤，似預借瀟湘之色。

湘之澗，其色皆借資於此，以瀟湘乃江水下流也。《杜詩博議》：江流之大，不辭霧雨。雨接江流而上，過人衣襟之間，所謂波浪兼天者如此。

㈠東極，指東海。《史記》：周覽東極。

㈡《西都賦》：衆流之隈。《尚書大傳》：小水大水，東流歸海。

㈢古史：執玉帛者萬國。

㈣《鄒陽傳》：浮雲出遊，霧雨咸集。

㈤《列仙傳》：王子晉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

岸上也。壤與上，蓋聲相近而訛耳。

王嗣奭曰：詩以長江命題，乃寫其朝宗之性，以警盜賊之背主者。兩章同意，但有遠近源流之別。前章言瞿唐以上之水，後章言瞿唐以下之水。

單復疑末句有訛字。今按：接上二字，恐當作接壤，言水浸《通鑑》：永泰元年夏，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爲節度使，漢州刺史崔旰請大將王崇俊爲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殺崇俊。召旰還成都，旰不至，英乂將兵攻之，大敗而還。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時邛、瀘、劍三州牙將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

承聞故房相去聲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聞上加承字，尊故相也。　鶴注：琯卒於廣德元年，權瘞閬州。二年春，公有詩別其墓。今云「風塵終不解」，其年吐蕃、回紇寇邊也。

遠聞房太尉一作守，非㊀，歸葬陸渾平聲山㊁。一德興王後㊂，孤魂久客間㊃。孔明多故事㊄，安石竟崇班㊅。他日嘉陵淚一作涕，仍霑楚水還㊆。首章，哀思故相，欲候哭於夔江也。一德而多故事，言生前相業。孤魂而竟崇班，言歿後贈典。嘉陵淚，初哭於閬州。楚水還，再逢於夔州。黃生注：孔明、安石，皆身歷兩朝者，比房相獨切。公田園在東都，常有歸志，今哭公於此地，空有淚逐櫬還而已。還字，仍挽歸葬。

㊀趙曰：舊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尉，蓋琯適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不應呼之爲太守也。

㊁宋之問詩：歸葬出三條。《唐書》：琯，河南人，宰相房融之子，少好學，與東平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鄭曰：《十道志》：陸渾山在洛陽。洙曰：昔宰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言此地當夷，後爲陸渾之戎所有，山因而得名。

㊂錢箋：房琯建分鎮之議，定興復之功，故以一德興王許之。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歎曰：「我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書》：咸有一德。宋之問詩：業重興王際。

㊃孔融詩：孤魂遊窮暮。《後漢書》：温序爲隗囂所殺，喪到洛陽，賜城旁地爲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請骸骨歸葬。

㊄《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

㊅《謝安傳》：安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太傅，謚曰文靖。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王獻之傳》：謝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勛，遂加殊禮。

㊆鶴曰：嘉陵江，在果州。果與梓、閬爲隣。楚水，夔已下之江也。江淹賦：楚水而吳江。

其二

丹旐飛飛日㊀，初傳發閬州㊁。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劍動黃注：一作近親身匣，書歸故

國樓㊂。盡哀知有處㊃，爲客恐長休。次章，傷心歸櫬，欲終哭於東都也。閬州起殯，應前嘉陵江。故國歸葬，應前陸渾山。三四，時危而憶老臣。五六，物在而悼人亡。公思盡哀葬所，又恐客死不還，蓋痛房而兼自痛矣。

㊀丹旐，銘旌也。王褒《送葬》詩：丹旐翩以啓路。虞世基詩：飛飛未得栖。

㊁閬州有漢水，即嘉陵江。房公之櫬，自西漢而下夔江，故云江漢同流。

㊂吳注：親身匣，舊引《左傳》「不識屬辟」，疏云：屬，次大棺。辟，親身棺也。謝惠連詩：「裁爲親身服，着以俱寢興。」親身二字亦可相證，何必引《左傳》疏文乎？黃生注：劍匣，非謂棺也。按劍動匣中，直指動，言靈爽所憑。書歸，言手澤所存。

㊃《史記・孔子世家》：喪者所以盡哀。《淮南子》：劉克莊曰：子美與房琯善，其爲哀挽，方之孔明、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比之廉頗、魏絳。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愚謂翰未敗，非事前所知。琯雖敗，猶不失爲名相。及二人各敗，又直筆不恕，所以爲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將曉二首

鶴注：此當是永泰元年冬雲安作。

石城除擊柝㊀，鐵鎖欲開關。鼓角愁荒塞，星河落曙山。巴人常小梗㊁，蜀使去聲動無還。垂老孤帆色㊂，飄飄一作飄飄犯百一作白蠻㊃。

此詩，曉發雲安而作。上四將曉景事，下四將曉心緒。柝方靜而鼓角又鳴，門將啓而星河已沒，此曉時聞見者。巴蜀不安，以致孤帆早發，所謂「干戈連解纜」也。

㈠《水經》：江水逕臨江縣南，左逕石城南。《巴漢志》：朐腮縣山有大小石城，漢朐腮，唐雲安也。《易》：重門擊柝。

㈡黃鶴曰：「巴人常小梗」，謂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明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

㈢黃生注：帆色，卽行色。

㈣夔爲楚地，本屬蠻方。《唐書》：諸蠻羈縻州九十二，隸戎州都督府。

其二

軍吏迴官燭㈠，舟人自楚歌㈡。寒沙縈一作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慚應接多。歸朝音潮日簪笏，筋力定如何㈢。

此章，敍景言情，亦四句分截。上四，乃發船時所聞見者。下截仍歎垂老意。壯字、衰字，微讀，言追思壯年，惜身名已晚，今當衰老，慚應接徒多。縱使歸朝，正恐筋力難堪耳。前章寫舟前之景。前章歎留滯南方，此章欲還歸北闕也。

㈠官燭，官府之燭。黃庭堅曰：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燃官燭。

㈡《史記・項羽紀》：聞軍中四面皆楚歌。

㈢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歸南國。

懷錦水居止二首

鶴注：當是永泰元年在雲安作。　陶潛詩：居止次城邑。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將曉二首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㊀。猶一作獨聞蜀父老㊁，不忘去聲舜謳歌㊂。天險終難立㊃，柴門豈重義從平聲，讀從去聲過平聲。朝朝巫峽水，遠逗郭作遠遠錦江波。首章，避亂而去錦水也。在四句分截。

西征僻，王師未到。戰伐多，共討崔旰。舜謳歌，玄宗曾幸蜀也。兵亂如是，故天險難以立身，而草堂不復經過矣。惟看巫峽之水，遙連錦水而已。逗，引也。《杜臆》：天險，卽所謂「西蜀地形天下險」，曰「終難立」，已知蜀亂難平矣。

㊀《唐書》：永泰元年冬十月，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爲兵馬使崔旰所殺，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等，共起兵討之。

㊁《漢書》：相如著書，假蜀父老爲辭。

㊂舜謳歌，出《孟子》。

㊃天險，劍門也。《易》：天險不可升也。

其二

萬里橋西一作南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㊀，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㊁，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㊂，回首一茫茫。次章，懷思錦水勝境也。亦四句分段。首二居止所在，三四近景，五六遠景，此卽形勝也。回首句，應前「豈重過」，仍結到懷字。《杜臆》：萬里橋六句，乃草堂記也。公之神情鍾此，故百世而後，復爲所有。

㊀宋玉《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

㊁史萬歲詩：界天自嶺勝金湯。

㊂《劍閣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公作草堂，經營上元之始，斷手寶應之年，有此草堂者始終祇得四載，而其間往梓、閬三年，公寓夔州雲安縣，則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處之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也。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山川草木之幸也。

青絲

朱氏編在永泰元年。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永泰元年九月，又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俱入寇。是時懷恩承吐蕃入犯之後，阻兵犯順，故曰「粗豪且逐風塵起」也。上初遣裴遵慶詣懷恩，諷令入朝，又下詔稱其勳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而懷恩皆不從，故曰「不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也。

青絲白馬誰家子㈠，粗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㈡，近靜潼關掃烽蟻㈢。殿前兵馬破汝時㈣，十月卽爲蘆粉期㈤。不如一作未知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去聲玉墀㈥。此詩諷僕固懷恩也。　首以侯景之亂，比其犯順。放妃嬪，頌主德也。靜潼關，揚國威也。下則料其敗亡，而勸之歸正。　朱注：永泰元年九月，懷恩死於鳴沙，蘆粉之言驗矣。

㈠《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

㈡《前漢書》：文帝十二年，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又，文帝遺詔，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又，成、哀、平帝皆出宮人，減妾。　朱注：《舊唐書》：永泰元年二月，內出宮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陽宮，此與肅宗收京卽放宮女三千，皆盛

德事，故借漢主爲言。不聞，謂豈不聞乎。

錢箋據董逌跋崇徽公主手痕碑，懷恩入回紇，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其女爲崇徽公主，嫁吐蕃。不聞放妃嬪，疑指此事。

㈡《唐書》：吐蕃陷長安，涇州刺史高暉爲鄉導。吐蕃遁，帥三百驍騎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　蔡琰《胡笳》：聚如蜂蟻。

㈣殿前兵馬，謂神策軍也。兵志云：廣德元年，代宗幸陝，魚朝恩舉神策軍迎扈，後以軍歸禁中，自將之。永泰元年，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數出征伐有功。

㈤《莊子》：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

㈥《史記》：微子造軍門，肉袒面縛。注：面縛者，縛手於背，面向前也。　金闕玉墀，注見五卷。　曹植《責躬詩》：皇恩過隆。

三絶句

朱注：此詩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魯嘗編在上元二年，黃鶴編在大曆三月。按首章渝、開殺刺史，事雖無考，而以後二章證之，此乃永泰元年事也。

前一作去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㊀。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三章，雜記蜀中之亂。首章，傷兩州之被寇也。食人留妻子，就虎狼言，以見盜之尤劇。

㊀《唐書》：開州盛山郡，屬山南西道，本萬州郡，天寶元年更名。

錢謙益曰：渝州殺刺史，鮑欽止謂段子璋。子璋反梓州，襲綿陷劍，於渝無與也。開州殺刺史，鮑謂因徐知道之

反。知道反成都，去開州又遠甚。師古注：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杜鴻漸討平之。黃鶴云：事在大曆元年與三年。考杜鴻漸傳，無討平吳璘事。大曆三年，楊子琳攻成都，爲崔寧妾任氏所敗，何從討平開州。天寶亂後，蜀中山賊塞路，渝、開之事，史不及書，而杜詩載之。師古妄人，用杜詩而曲爲之説，并吳璘等姓名，皆師古僞譔以欺人耳。注杜者之可恨如此。

其二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㊀。自説二女齧臂時㊁，迴頭却向秦雲哭㊂。次章，記難民之罹禍也。入蜀諸家，蓋當時避羌渾而至蜀者。《杜臆》：殘，餘也。二女齧臂，恐不兩全，故棄之而走。

㊀朱注：《唐書》：興道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按：駱谷在興道縣北三十里。《元和郡縣志》：儻谷，一名駱谷。駱谷在長安西南，駱谷關在京兆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外九駱谷，入洋州興勢縣界。

㊁《史記》：吳起出衛國門，與母訣，齧臂而盟。《世説》：趙飛燕妹弟少貧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

㊂劉孝威詩：秦雲猶變色。《寰宇記》：自鄠縣界西南，經盩厔縣，又西南入駱谷，出

其三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平聲同㊀。聞道去聲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末章，歎禁軍之暴橫也。漢水在巴西，禁兵蓋曾至蜀而肆虐者。

㊀羌渾，党項羌、吐谷渾也。《唐書》：党項，古析支地，東距松州，北隣吐谷渾。吐谷渾，注見前。

朱鶴齡曰：代宗任用中人，依禁軍以平亂，而不知其縱暴乃如此，詩故深刺之也。師古注：時天子命陸壟，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亂。偏考史鑑俱無此事。凡師氏所引《唐史拾遺》，皆出僞譔，嚴滄浪嘗辯之。如公詩「自平中官吕太一」，事載正史，師乃云《唐史拾遺》有吕寧爲太一宫使，即此推之，他可知矣。又曰：唐本紀：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誘黨項、羌、渾、奴剌寇同州，及鳳翔盩厔。末章云「縱暴略與羌渾同」，則知其時爲寇者，乃羌渾也。次章云「惟殘一人出駱谷」，駱谷關在盩厔西南，又知二十一家因避羌渾而入蜀也。雖寶應元年黨項、奴剌嘗寇梁洋間，然爾時禁軍尚未盛，兵志謂在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後。以詩中殿前兵馬句觀之，是作於寶應之後矣。

遣憤

鶴注：此當是永泰元年作。郭子儀與回紇再盟以破吐蕃，正在此年。

聞道去聲花門將去聲，論平聲功未盡歸㊀。自從收帝里，誰復扶又切總戎一云兵機一云軍麾㊁。蜂蠆終懷毒㊂，雷霆可震威㊃。莫令平聲鞭血地，再濕漢臣衣㊄。此爲回紇驕橫，作詩以遣憤也。回紇方矜功邀賞，而總戎又不得其人，此皆時事之可憤者。今朝廷之上，宜思養毒貽患，急震威以制防之。毋令其再恃軍功辱及廷臣也。

㊀李注：《通鑑》：永泰元年十月，郭子儀使白元帥光精騎與回紇將藥葛羅，追吐蕃於靈臺西原，大破之，又破之於涇州東，於是回紇都禄督等二百餘人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疋，府藏空竭，所謂「論功未盡歸」也。

㊁王猛辭表：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李注：吐蕃敗去，京師解嚴。時魚朝恩統神策軍，勢寖盛。「誰復總戎機」，蓋諷中人典兵，而任子儀之不專也。

㈢《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通俗文》：長尾爲蠆，短尾爲蠍。

㈣《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㈤《左傳》：齊侯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于慎行曰：初，雍王見回紇可汗於黃河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車鼻遂引藥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各榜捶一百，少華、琚一宿而死。漢臣鞭血，正記此事。張注：公追憶回紇助討朝義時，其肆毒如此。今助討吐蕃，毋再濕漢臣衣可也。觀一再字，可見舊注引《漢書》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於此無涉。

王嗣奭曰：子儀說花門同逐吐蕃，而論功猶未歸去，則其觖望可知。子儀身係天下安危，而有事相之，無事棄置，所以外夷輕視中國，公甚惜之，故云「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回紇毒如蜂蠆，若元戎得人，可震以雷霆之威矣。

黃生曰：題云《遣憤》，憤人主蔽於近倖，不任元戎，而使花門得行其肆橫也。總戎，指郭子儀。蜂蠆，指程元振輩。望代宗一震雷霆，以去讒佞耳。按：此說稍異，不如《杜臆》。

十二月一日三首

鶴注：永泰元年秋，公至雲安，是冬在雲安作。明年春晚，遷居夔州。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㈠，百丈誰家上上聲瀨一作水船㈡。未將梅蕊驚愁眼㈢，要一作更取椒一作椒花媚遠天㈣。明光起草人所羨㈤，肺病幾時朝音潮日邊㈥。

此詩厭居雲安而作。首記時，次記地。三四縣前景，承次句。五六臘後事，承首句。末因春近而念朝正也。聞雁聲，想家書。見瀨船，思出峽。方在臘，故梅蕊未吐。春將至，故椒花欲頌。遠天，指雲安。媚，言其可愛。

㊀張正見詩：終無一雁帶書回。

㊁晉樂府：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朱注：《演繁露》云：杜詩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廉稜，若用索牽，遇石輒斷，故劈竹爲大辮，用麻繩連貫以爲牽具，是名百丈。陸游《入蜀記》：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用張帆。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吳都賦》：直衝濤而上瀨。瀨，急灘也。

㊂江總詩：玩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驚眼本此。

㊃晉劉榛妻元日獻《椒花頌》。楊慎謂當作椒花，未然。

古樂府：入門各自媚。卽此媚字。朱翰引「媚於天子」，太迂。

㊄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趙大綱謂公詩「翰林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卽「明光起草人所羨」也。據《石硯》詩蔡注引《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乃自敍郎官事也。

㊅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後人遂指長安爲日邊。

其二

寒輕市上山烟碧㊀，日滿樓前江霧黃㊁。負鹽出井此溪女㊂，打鼓發船何郡郎㊃。新亭舉目風景切㊄，茂陵著書消渴長㊅。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㊆。

次章，承雲安。上四雲安景事，下四雲安情緒。烟碧、霧黃，冬暖之色。此溪女，嫌其俗陋。何郡郎，怪其冒險。中原未平，故有新亭風景之傷。肺病留蜀，故有茂陵消渴之慨。春花，應春動。聽棹，思出峽也。

㊀何遜詩：山烟涵樹色。

㈡鮑照詩：濛昧江上霧。

㈢《馬嶺謠》：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遠注：雲安人家有鹽井，其俗以女當門户，皆販鹽自給。《唐書》：夔州奉節縣，有永安井鹽官。又，雲安、大昌皆有鹽官。

㈣又云：峽中多曲，江有峭石，兩舟相觸，急不及避，故發船多打鼓，聽前船鼓聲既遠，後船方發，恐相值觸損也。《何氏語林》：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㈤《王導傳》：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飲新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通鑑注》：新亭去江寧縣十里，近臨江渚。切，乃悽切之切。

㈥茂陵著書，用司馬相如事，注別見。顧注：夔爲南楚，故自稱楚客。鮑照詩：楚客心悠哉。

㈦《儀禮注》：相將，彼此相扶助。陶潛詩：相將還舊居。《杜臆》：發必同行，故曰相將，猶俗云船幫。

其三

即看平聲燕子入山扉㈠，豈有黃鸝歷翠微㈡。短短桃花臨水岸㈢，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㈣。他日一杯難强區兩切進㈤，重平聲嗟筋力故山違㈥。

上四擬春日之景，下四寫春日之情。朱注：詩作於十二月一日，而云燕鸝桃柳者，蓋逆道其事，即所謂他日也。親知稀見，欲開懷而不得。故山終違，欲强飲而不能。意有兩層，故曰重嗟。朱瀚謂一嗟筋力，一嗟故山，非是。筋力，即上文老去耳。即看，即可見也。豈有，豈不有也。他日，指來春。故山，指長安。瀚曰：故山、山扉，首尾相應。

㈠陳後主詩：雲色入山扉。

㈡何遜詩：黃鸝隱葉飛。翠微，山腰春色。

㈢黃注：短短，字老而趣。如小小則嫩，矮矮則俗，灼灼則太文，皆替此二字不得。

㈣王羲之《與謝萬書》：欲與親知，時共歡謔。《史記》：趙高曰：「群臣莫得見其面。」

㈤薛道衡詩：陶然寄一杯。

㈥李嶠詩：重嗟歡賞地，翻召別離憂。陶弘景《授陸敬游文》：筋力盡於登築。謝靈運詩：故山日已遠。

杜詩凡數章承接，必有相連章法。首章結出還京，次章結出下峽，三章又恐終老峽中，皆其布置次第也。盧世淮曰：末章尤空奇變化，其虛實實虛、有無無有之間，妙極歷亂。而懷人歎老，抱映盤紆，此老杜七律之神境。

又雪

鶴注：當是永泰元年冬作。題曰《又雪》，前面應有雪詩一章，疑脫漏矣。

南雪不到地㈠，青崖霑未消㈡。微微向日薄㈢，脈脈去人遥㈣。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㈤。愁邊有江水，焉於虔切得北之朝。此公厭居雲安，而託冬雪以寫意也。上四言景，下四感懷。雪不到地，氣煖故返長安乎？

㈠《風土記》：南方無雪。

㈡江淹詩：雞鳴丹壁上，猿嘯青崖間。

㈢陶潛詩：閑雨紛微微。

㈣吳均詩：脈脈留南浦。《杜臆》：文禽偏病，猛獸偏驕，見地惡不可久居，安得乘此江水而北

㈤《杜臆》：峽深有虎負崲之勢。

陶淵明《詠雪》詩：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摹寫最工。上四彷彿似之，皆狀物佳句。

雨

鶴注：《舊史》：大曆元年正月丁巳朔。則初八日爲甲子。史又云：是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與唐諺合。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㊀。輕箑煩一作須相向，纖絺恐自疑㊁。烟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㊂。直覺巫山暮㊃，兼催宋玉悲。詩爲甲子逢雨而作。首聯記異。三四承立春時，怪其乍暖。五六承雨冥冥，形其細微。巫山暮，雨後昏翳也。宋玉悲，客況淒涼也。

㊀《楚辭》：雷填填兮雨冥冥。《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

㊁《秋興賦》：於時乃屏輕箑，釋纖絺。注：箑，扇也。纖絺，細葛。洙曰：扇可相向，則葛疑其可著矣。

㊂張協詩：騰雲似湧烟，密雨如散絲。

㊃《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暮爲行雨。

王嗣奭曰：先雨而度立春，是冬甲子雨也。諺云：「冬雨甲子，飛雪千里。」南方地煖，故不雪而雨。舊引「春雨甲子」，誤。又諺云：「雨前如毛不肯雨，雨後如毛不肯晴。」冬雨度春，而風引如絲，乃雨之可厭者。白日晦冥，如巫山已暮，疑神女之行雨也。宋玉《悲秋賦》云：慘慄兮若在遠行。又云：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故「兼催宋玉悲」。注謂雨過如秋，與輕箑、纖絺戾矣。

南楚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　顧注：雲安在楚之西南，故曰南楚。　宋玉《笛賦》：絶鄭之遺，離南楚兮。《方言》：南楚之人。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　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　杖藜妨少年躍馬，不是故離羣㊀。上六寫春暄之景，下二敍客楚之情。

㊀黃注：五六見物皆樂群，與七八反照。《杜臆》：他處初春，必有餘寒，惟南楚交春卽暄，故云「早早分」。　春暄佳勝如此，而不及與人遊賞，正恐杖藜緩行，有妨少年躍馬者耳，非是故意離群也。

《記》：子夏離群而索居。

「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此與「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同一閒曠心境，但此處似出之太易耳。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一作嚴雲安

嚴明府，雲安縣令也。　時公居嚴之水閣，故作詩以贈之。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

東城抱春岑，江閣隣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一作日射音石芳甸㊀。　雨檻　卧花叢㊁，風牀展書卷一作輕幔。　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㊂。　呼婢取酒壺㊃，續兒誦《文選》去聲㊄。晚交嚴明府，城抱山，閣後也。

剩此數音朔相見。首二，水閣形勢。　崔嵬四句，朝霽之景。　鈎簾四句，朝霽之事。　末點簡嚴之意。

石爲隣，閣傍也。　晨雲朝旭，在閣外。　卧花展書，在閣中。　鷺起鶯囀，在閣外。　呼酒課兒，在閣中。　句句切水閣，却句句

貼朝霽，此皆現前景事，不煩雕琢者。《杜臆》：水閣卽前江樓，情異而其景遂別。

㈠芳甸，春野芳菲也。謝朓詩：雜英滿芳甸。

㈡沈約詩：雨檻雲欄。

㈢《風俗通》：祝恬道得温病，應融躬自御之，手爲丸藥。沈約詩：流鶯復滿枝。

㈣申涵光曰：「呼婢取酒壺」，不似詩語。

㈤子誦《文选》，斷不能接，公爲口續之。

黄生曰：此詩全首風致，蓋卽景寫心之作也。

張綖曰：杜詩無所不具，後人各因其姿之所近而祖之，皆足以名家。雨檻、風牀一聯，秦淮海以婉麗得之，而有「雨砌飛絮」之句。又淮海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亦倣杜句而微涉於纖矣。

葉石林《詩話》：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以爲用意高妙，五字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黄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求之集中，不見其全篇，或但得此聯，未嘗成章耶。

杜鵑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故云「雲安有杜鵑」。

吻有血，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有離別之苦，惟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

洙曰：《華陽風俗録》：杜鵑，其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一作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㊀。首記蜀中杜鵑之有無，西川、雲安、起

下二段。《杜臆》：起用四杜鵑，或有或無，皆就身之所歷，而自紀所聞。鵑鳴有時，西川雲安，當其鳴，則聞之而謂之有。東川、涪萬，當其不鳴，則不聞而謂之無。故初拜於錦城，而雲安則身病不能拜。通篇起結照應如此。乃拘泥者見其疊用杜鵑，以爲題下注。注應止分有無二項，不應有無參錯。若以比刺史忠逆，則雲安非州，無刺史也，且嚴武亦卒矣。故誼伯、東坡之說皆非也。老杜變體最多，如《三絶句》疊用兩刺史，唐人有此體乎？

㊀黃希曰：《白頭吟》：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詩起法，或本此。吳曾《漫録》：樂府《江南詞》：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古韻西與北叶，北音悲。趙曰：連用四杜鵑，正《詩》「有酒酤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勢，豈是題下注耶？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㊀。有竹一頃餘，喬木上聲參天㊁。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叶胡誉切㊂。

㊀陶潛詩：結廬在人境。

㊁何胥詩：古木上參天。

㊂鮑照《行路難》：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叶稱延切，一作喧。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叶租全切㊀。有禮太古前。行户郎切飛與跪乳，識序如一作又知恩叶衣尖切㊁。

㊀世説杜鵑養子於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

㊁《春秋繁露》：雁有行列，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　羊祜《雁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絶貫，後不若至尊物性所稟，猶羔雁知禮，從古皆然也。行飛識序，雁有兄弟之禮。跪乳知恩，羊有母子之禮。此言鳥尊杜鵑，乃承上起下之詞。奉

越序。

聖賢古一作吾法則㊀，付與一作之後世傳。君看平聲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去聲如迸泉㊁。此承「雲安有杜鵑」，又敍病中哀憐之意。君臣之禮，世傳已久，即禽鳥之微，猶知尊事。今病不能拜，惟有泣下悲傷而已，與前段「我見常再拜」相應。申涵光曰：開首四語，起得奇朴。其云拜杜鵑，奇；不能拜而泣，更奇。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八句。

㊀《淮南子》：設儀立度，可爲法則。

㊁劉琨詩：據鞍長嘆息，淚下如迸泉。

趙次公曰：此詩譏世之不修臣節者，曾禽鳥之不若耳，大意與《杜鵑行》相表裏。又曰：世有《杜鵑辯》，乃仙井李新元應之作，鬻書者編入《東坡外集》詩話中。其說云：蓋譏當時刺史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擅軍旅、絶貢賦以自固，如杜克遜在梓州，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尊君者爲有懷貳者爲無，不在乎杜鵑真有無也。其說穿鑿。

錢謙益曰：杜克遜事，新舊兩書俱無之。嚴武鎮蜀之後，節制東川者，李奐、張獻誠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見杜集者，有李梓州、楊梓州，未聞有杜也。既曰譏當時之刺史，不應以嚴武並列也。逆節之臣，前有段子璋，後有崔旰、楊子琳，不當舍之而刺涪、萬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杜克遜既不見史傳，則亦後人僞譔耳。其文義舛錯鄙倍，必非東坡之言。

子規

此亦雲安春作，乃水閣所聞子規也。《杜臆》：一說子規非杜鵑，乃叫不如歸去者。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㊀。兩邊山木合㊁，終一作盡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㊂，蕭蕭夜色淒一作棲㊃。客愁那聽此，故作傍去聲，一作傍旅人低。

此聽子規而動客愁也。峽中有縣，縣前有江，江上有樓，樓邊擁以山木，而子規終日啼號。當此春風之際，儼如夜色淒涼，客愁何堪聽此，況故作低聲以近人乎。八句一氣滾下。夜色卽就日間言，此《杜臆》之說也。眇眇，指子規。蕭蕭，指山木。　申涵光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爽豁如彈丸脫手，此太白雋語也。

㊀夢弼曰：翼瓦謂簷宇飛揚，如鳥之張翼。

㊁庾信詩：清梵兩邊來。

㊂鮑照詩：眇眇負霜鶴。

㊃夏侯湛《秋夕賦》：木蕭蕭以被風。

《西湖志》載：宋孝宗時有蜀士新選縣令，帝問以蜀中風景，令對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帝大稱賞。次日，宰相召問所對之語何從得來，答云：「夢中所記。」宰相云：「子當速去。倘再召，恐無以復應。」數日後，帝果宣召，而令已出國矣。《嘉蓮燕語》載：元時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祖屹然不動。將告去，遂復入地中。已而閱子美詩，始悟其爲金也，掘之得金一筒。杲從張元素學醫術，世稱東垣先生。姚江黃梨洲先生文集記其高伯祖少雷，當

天順間，其兄久遊不歸，十餘年乏消息，遍尋南方不得。一日禱於南嶽廟中，祈神託夢，嶽帝云：「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醒而不解其意。翼日，遇一士人，告以夢語，解云：「此杜少陵《和元道州》詩也，汝兄應在道州之地。」訪至州中，果逢於街衢。以此三事觀之，知杜詩流行天地間，非特騷人墨客誦法少陵，卽鬼神靈爽亦識杜句矣。

客居

《唐書》：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爲東西川副元帥。詩云「已聞動行軒」，蓋三月初作。《杜臆》謂此詩作於雲安，是也。又謂前江後山，卽前所云江樓水閣，印合自確。黃鶴編在夔州，與客堂爲一處，誤矣。

客居所居堂㊀，前江後山根。下塹七艷切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㊁。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㊂。峽開四千里㊃，水合數百源㊄。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㊅。此記客居情景。岸下翻濤，承前江。木梢、石痕，承後山。四句，江山近景。峽開千里、水合百源二句，江山遠景。子規夜啼，已動歸思，況人虎雜居，更難久處矣。《杜臆》：濤翻色白，今云蒼濤，以岸高掩映故也。所處地高，故見木梢雜石之痕，或斜或豎。

㊀客居，旅舍也。下居字，指居處。《後漢・楊震傳》：常客居於湖。沈約詩：林薄杳葱青。

㊁又：傾壁復邪豎。

㊂《恨賦》：拱木斂魂。阮籍《咏懷》詩：精魂自漂淪。

㊃錢箋：《荆州記》云：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舊云自三峽取蜀，數千里恒是一山，此好大之言也。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梁簡文《蜀道難》詩：峽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公所謂「峽開四千里」，蓋統論江山之大勢，

非專指峽山也。

㊄宋肇《三峽堂記》：峽江，綿跨西南諸夷，合牂牁、越巂、夜郎、烏蠻之水，縈紆曲折，掀騰洶湧，咸歸納於峽口，實衆水之會也。

㊅申涵光曰：人虎兩存，此大道理，他人數語說不出。

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去聲，商旅自星奔㊀。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㊁，亦憑節制尊。此記蜀中時事。大將，謂郭英乂。元戎，謂杜鴻漸。麻鹽不通，商旅避兵也。節制可憑，望其平蜀也。

㊀錢箋：永泰元年閏十月，郭英乂爲崔旰所殺，蜀中大亂。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夢弼曰：蜀出麻，吳出鹽。《廣絶交論》：莫不望影星奔。

㊁《詩》：招招舟子。《易》：利涉大川。

我在路中央㊀，生理不得論平聲。卧愁病脚廢㊁，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㊂。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此感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一作鄉村。

客居而思故鄉。雲安在荆蜀之間，故曰路中央。趙曰：見碧草則思王孫，見雀喧則思鳳舉，皆因小園感興。短畦四句，從小園追想故國也。禄山陷京，屠戮宗室，故曰「悵望思王孫」。楊妃殁後，上皇亦亡，故曰「鳳隨其凰去」。下云「覽物想故國」，傷亂後不能北歸也。又按：《楚詞注》：屈原，楚同姓，故稱王孫。司馬相如有歸鳳求凰之詠。此詩悵望王孫，應指屈原。鳳隨凰去，應指相如。此説不如前。舊注則云：王孫指嚴武。鳳去雀喧，比君子亡而小人競。此説太泛。

㊀《詩》：宛在水中央。

㈡《世說》：陶淵明有脚疾。

㈢劉安《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江淹《別賦》：春草碧色。

安得覆八溟，爲去聲君洗乾坤。穆契音錫易音異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㊀，臣子憂四藩一作四番，魯直刊作憂思翻㊁。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扶又切援㊂。末歎時事而傷身老。言安得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雜乎。朝廷苟用穆契，外寇何難掃除。今年老無成，而猶憂及邊境，唯有賦詩寄慨而已。《杜臆》：公嘗自比穆契，此亦自負語。此章，八句兩段，十二句兩段。

㊀趙岐《孟子注》：秦滅經籍，坑戮儒生。

㊁宋樂歌：訏謨定命，辰告四藩。

㊂曹植詩：援筆從此辭。

石硯原注：平侍御者。

黃鶴依梁氏編在雲安詩內，以詩有奉使三峽句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㊀。奉使去聲三峽中，長嘯得石硯㊁。首敘得硯之由。

㊀《蜀都賦》：王褒暐曄而秀發。

㊁《蜀志》：諸葛孔明客荆州，抱膝長嘯。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於交切各盡墨，多水遞隱見音現。揮

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㊀。此記石硯之美。　其滑澤光潔，能發墨而濡毫。　朱注：聯坳，硯穴相並。　多水，硯潤出水也。

比公頭上冠，貞一作正質未爲賤。　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㊀。　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㊁。

㊀何遜詩：對面何由卽。

致于丹青地㊂，知汝隨顧眄。　從硯結到平公。以冠比硯，語近率。　賦詩染翰，是一事。　宴閒臨書，又一事。　明光起草，切侍御。　汝，指硯言。　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㊀《前漢·諸葛豐傳》：顧賜清宴。　謂清閒之時。

㊁《杜臆》：起草之時，汝能隨人顧眄，而盡所欲言。

㊂朱注：《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內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金吪玉階，晝夜光明。　按《黃圖》：漢有兩明光宮，一在長樂宮，後成都侯王商借以避暑之所。　一在甘泉宮，武帝以燕趙美人充之。　若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原不相干。　杜詩「不遠明光殿」、東坡「先入明光宮」，注家都混爲一，程大昌、王楙皆有辯。　夢弼曰：起草，知制誥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

㊃丹青地，謂丹堊青瑣之間。

贈鄭十八賁

黃鶴編在大曆元年雲安詩內。　趙曰：鄭蓋雲安縣令，故有「異味煩縣尹」之句。

溫溫士君子㊀，令平聲我懷抱盡。　靈芝冠去聲衆芳，安得闕親近。　總領全意。

㊀溫溫句屬賦，靈芝句屬

比，下二蒙上。

㈠《詩》：溫溫恭人。《後漢·李通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㈠。細人尚姑息㈡，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㈢，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㈣，捷徑應去聲未忍㈤。示我百篇文㈥，詩家一標準㈦。此敘鄭才德，申明「溫溫士君子」。遭亂竄身，直指鄭言。鄭蓋避亂之蜀，曾爲小吏者。尚姑息，人見憐也。色愈謹，能守正也。高懷可服有識位，卑不由捷徑，此其德器過人處。詩篇可法，則才華又復出衆矣。舊説以遭亂二句，屬公自敘。公身雖在蜀，而心實思歸，觀前後諸詩可見，豈可云「遭亂意不歸」乎？

㈠趙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㈡《檀弓》：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㈢荀濟詩：高懷不可忘。

㈣《孫武子》：鷙鳥將擊，卑飛斂翼。

㈤張衡《應閒》：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步。

㈥《尚書序》：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

㈦孫綽《丞相碑》：道德之標準。

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㈠。水陸迷畏一作長途㈡，藥餌駐修軫㈢。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㈣。步趾詠唐虞㈤，追隨飯音反葵堇一作謹㈥。數杯資好去聲事㈦，異味煩縣尹㈧。此記鄭交情，申明「安得闕親近」。屈宋，承詩文二句。顏閔，承高懷二句。公當羈離牢落，以得遇鄭賁爲幸也。身歷畏途，故飲

藥停車，因而披史共討，相隨同食，或酌杯酒，或嘗異味，皆往來情誼之密也。

㈠《後漢・李固傳》：通游夏之藝，顏閔之仁。

㈡左思賦：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

㈢駐修軫，謂暫輟行踪，正對上迷途說，朱氏解作藥餌駐年者非。江逌賦：駐修軫於平原。

㈣趙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

㈤《左傳》：今君親步玉趾。劉楨詩：步趾慰吾身。

㈥《圖經本草》：葵，處處有之，苗葉作菜茹甚甘。《爾雅》：齧、苦菫。注：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唐本草》：菫菜，野生，花紫色。鮑照詩：蓼蟲避葵菫。

㈦《揚雄傳贊》：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㈧《後漢書》：太原閔仲叔，徵博士不到，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安邑令聞之，敕吏常給。仲叔曰：「豈可以口腹累安邑令。」遂去。

心雖在朝音潮謁㈠，力與願矛盾閏上聲㈡。抱病排金門㈢，衰容豈爲敏㈣。末用自敍作結。欲抱病赴朝，而衰年不敏，所謂力與願違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句。

㈠吳注：杜佑《通典》：諸給事，日上朝謁。

㈡《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

㈢黃希曰：排字，本《樊噲傳》所謂排闥。《解嘲》：歷金門，上玉堂。

㊃鮑照詩：衰容不還稚。《左傳》：魯人以爲敏。

別蔡十四著作

鶴注：至德二載，公在鳳翔，至大曆元年爲十春。詩云「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主人謂郭英乂。蔡至成都，值郭已死，遂扶櫬以歸。公與蔡相逢於巴道，當在雲安也。著作郎，官名。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去聲爲去聲酸辛。天地則瘡一作創痍，朝廷多一作當正臣㊀。異才復扶又切間去聲出，周道日惟新。敍蔡平時忠義。獻書流涕，同於賈生慟哭。異才間出，見其高義絶倫。

㊀《楚辭》：正臣端其操行兮。

使去聲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㊀，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此記雲安重遇之由。公初遇蔡於鳳翔，及其使蜀，再晤於成都，今扶櫬而歸，又逢於夔江，總前後計之，則十春矣。

㊀朱注：《舊史》：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其首送崔旰，英乂必殯於成都，此云「薨城府」，明之也。

我衰不足道去聲，但願子意一作章陳。稍令平聲社稷安，自契魚水親㊀。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㊁。尚思未朽骨，復扶又切覩耕桑民㊂。此望其入告以恤民。朱注：蔡以使事之成都，值有崔旰之亂，公欲其以兵食置乏歸奏天子，計安蜀人，故有「但願子意陳」及「玄甲聚不散」之語。

㈠《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北魏節閔帝詩：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

㈡《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

㈢《吳越春秋》：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

積水駕三峽㈠，浮龍倚長津一云輪囷㈡。揚舲洪濤間㈢，仗子濟物身㈣。鞍馬下去聲秦塞，王城窮谷無粟帛，使去聲者來相因㈦。若馮憑同，一作逢南轅吏陳作使㈧，書札到天垠㈨。末敍送別之意。

由王城而入關也。玄甲，會討崔旰之兵。使者，京師索餉之官。後詩「兵戈猶擁蜀，賦斂强輸秦」可證。夔在長安之南，故北來者爲南轅。上六記途次，下六望寄書。蔡之出峽還京，先從水行，其陸路則楊德周曰：玄甲四句，觸目傷心，感悵泫然。此詩首尾各十二句，中二段各八句。

㈠宋武帝詩：積水溺雲根。

㈡《晉書》：王濬造戰船，時謠曰：「不畏岸上虎，只畏水中龍。」郭璞詩：高浪駕蓬萊，浮龍倚長津。吳注：龍卽舟也。晉謠語及郭璞詩，皆指舟爲龍。

㈢《楚辭注》：舲，船有窗牖者。隋牛弘詩：揚舲泛急流。

㈣遠注：仗子句，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意。

㈤王城，在河南。

㈥《漢書·霍去病傳》：發屬國玄甲軍。涑曰：班固《燕山銘》：玄甲曜日。注：玄甲，鐵甲也。《唐書》：崔旰反，柏茂林等舉兵討之。大曆元年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旰戰於梓州，大敗。

㈦《漢書》：陳陳相因。

㈧《左傳》：令尹南轅返旆。

㈨古詩：遺我一書札。　窮谷、天垠，俱指夔州。　《爾雅》：九天之際曰九垠。

寄常徵君

首句言春，末句言雲安，知是大曆元年春雲安作。其云入夏，又云熱新，乃當春而預道夏時也。　遠注：漢魏以來，起隱士謂之徵君。《後漢・韓康傳》：亭長以韓徵君當至，方修道橋。　鶴曰：徵君去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此詩。

白水青山空復扶又切春，徵君晚節傍去聲風塵㈠。楚妃堂上色殊衆㈡，海鶴階前鳴向人㈢。萬事糺紛猶絶粒㈣，一官羈絆實藏身㈤。開州入夏知涼冷㈥，不似雲安毒熱新。

此詩，傷徵君之晚出。上四惜詞，五六解詞，七八慰詞。　山水空度春光，以其晚節猶逐風塵也。　楚妃，比朝貴之得寵。　海鶴，比處士之依人。　今事叢猶然乏食，知官卑但以藏身耳。　黃注：藏身，猶云吏隱。　七句，見地見時。

㈠《世説》：顧景怡不就徵，晚節服食，不與世通。

㈡澤州陳家宰注：楚妃，猶言宋子、齊姜、燕姬、越女，喻仕途中名位相軋，炫才嫉妬者，舊引樊姬以比徵君之德，非也。　陸機詩：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　馬元熙詩：掩抑歌張女，淒清奏楚妃。　應瑒《鸚鵡賦》：表衆艷之殊色。

㈢《西京雜記》：海鶴江鷗。　湛方生《弔鶴文》：忽聞階前有孤鶴鳴。

㈣《莊子》：通其一，萬事畢。　《賈誼傳》：糺錯相紛。《司馬相如傳》：交錯糾紛。　《後漢書》：范丹爲萊蕪長，遁居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

㊄《莊子》：知效一官。《晉載記》：馬能千里，不免羈絆。《莊子》：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

避世金馬門意。《莊子》：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

㊅《九域志》：開州，東至夔州雲安縣龍目驛，二百九十里。

盧世淮曰：此詩字字沉痛，說者類云諷刺，因錯會「晚節傍風塵」一語，遂致通篇皆錯。夫傍風塵，猶奔走道路耳，人少壯蹇躓，猶冀前途，至老年道路，則無復之矣，此最是傷心處。海鶴鳴向人，豈雞騖流哉。萬事糾紛，猶然絶粒，一官羈絆，實以藏身，此等艱辛，向誰人道，全是自苦自訴，并以憐及徵君，想寄詩時不知淚下幾行矣。

寄岑嘉州原注：州據蜀江外。

詩云「泊船秋夜經春草」，蓋公自去年秋至雲安，大曆元年春尚在其地也。杜確《岑參集序》：參自庫部正郎出爲嘉州，杜鴻漸表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漢武帝通西南夷，立犍爲郡。成帝永初六年，得古磬，改嘉定。後周改爲嘉州。唐初，嘉州在成都東南，去成都爲近，去夔州爲遠。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去聲故人無素書㊀。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㊁。思遇岑於嘉州也。

㊀張衡詩：長跪讀素書。

㊁江城，指嘉州。

外江三峽且相接㊀，斗酒新詩終自一作日疏㊁。

謝朓每篇堪諷誦㊂，馮唐已老聽吹噓。此敍岑之

近況也。謝比岑，馮自方。

㈠郡注：《一統志》：一渠由永康過新安，入成都府，謂之外江。一渠由永康過郫縣，入成都府，謂之內江。三江皆與嘉州岷江相接。

自洛口分支，經漢州，謂之中江。

㈡《前漢．楊惲傳》：斗酒自勞。

㈢《南史》：梁昭明太子遍讀五經，通諷誦。

泊船秋夜經春草㈠，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此寄詩以達情也。雙魚，應素書。此章三段，各四句。

㈠公湖南詩有「青草續爲名」、「輟棹青楓浦」，俱指地名。此處只泛言，如云「春草萋已碧」、「青楓遠自愁」，皆泛言也。

杜詩詳註卷之十五

移居夔州作或爲郭

黃鶴注：此大曆元年春晚作。《唐書》：夔州雲安屬山南東道。《寰宇記》：夔州雲安縣，上水去夔州奉節縣二百四十三里。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一作已放船清㊀。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㊁。禹功饒斷石㊂，且就土微平㊃。首二記行踪。三四承雲安，言臨去時景。五六承白帝，言遷後景事。末言移居之故。春知別意，江與清波，此從無情處看出有情。農事方興，春已暮矣。鳥悦山光，春氣暖也。多斷石，謂雲安以下。土微平，見夔州可居。《杜臆》：「農事聞人説」，便有爲農意，後果有瀼西督耕之舉。

㊀張溍注：因灞橋贈別故事，遂用春柳催別，但「春知」、「江與」二語，後人用之，易涉於纖。宋之問詩：春遲柳暗催。

㊁常建詩：「山光悦鳥性，潭影空人心。」爲殷璠首推，不知出於少陵也。《杜臆》：見鳥情，屬人。悦鳥性，屬鳥。

㊂《左傳》：見河洛者，思禹功。《水經注》：廣谿峽，乃三峽之首，蓋自夏禹疏鑿以通江者。

㊃王洙注：沿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

黃庭堅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

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朱子語録》：人多説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説得鄭重煩絮，不如前此有一節詩好。今人只見魯直説好，便都説好，矮人看場耳。

陶開虞曰：杜五律有偶然失檢者，如《移居》詩云：「春知催柳別」、「農事聞人説」，別、説同韻。與王摩詰「新豐樹裏行人度」、「聞道甘泉能獻賦」，度、賦同韻，皆犯上尾，學者不可不知。

船下去聲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上聲岸別王十二郭作二十判官

鶴注：大曆元年春晚，自雲安遷居夔州時作。郭宿，宿於雲安郭外，王判官蓋在雲安也。

依沙宿舸船㊀，石瀨月娟娟㊁。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㊂。晨鐘雲岸晉作岸，一作外，《杜臆》作徑濕㊃，勝地石堂烟一作偏㊄。柔艣與櫓同輕鷗外㊅，含悽一作情覺汝賢㊆。上四，宿郭遇雨，夜中之景。五六，岸濕難上，早起之景。末因不得面別，而留詩致王。張遠注：宿船見月，忽而風起雨懸，直至鐘響烟生，從薄暮至平明景象，歷歷清出。晨鐘、勝地，略讀。風起句，下因上。江鳴句，上因下。《杜臆》：柔櫓相送，輕鷗伴行，櫓鷗之外，但覺汝賢　此感判官之厚，亦愴人情之薄。

㊀《方言》：江湖凡大船曰舸。

㊁《爾雅》：水流沙石上曰瀨。《楚辭》：石瀨兮淺淺。　鮑照《玩月》詩：娟娟似蛾眉。

㊂雨落江鳴，勢如懸瀑，寫景刻畫。　蔡邕《霖雨賦》：懸長雨之霖霖。

㊃庾信詩：山寺響晨鐘。　雲外，方弘静定爲雲徑。　王嗣奭《杜臆》定爲雲徑。今依晉本作雲岸，與題相合。　薛道衡詩：石濕曉雲濃。

㈤江總詩：名山極歷覽，勝地殊流連。　趙曰：石堂，夔州佳處。

㈥古詩：柔櫓鳴深江。

㈦謝朓詩：含悽泛廣川。　或以汝賢指鷗鳥，於別王之意不合。烟是晨景，作偏字者少理會。

漫成一首

鶴注：此是雲安發船下夔州時作。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平聲㈠。沙頭宿鷺聯拳靜一作起㈡，船尾跳魚撥方劄切。

一作潑，一作跋刺力達切鳴㈢。四句，皆舟中夜景，各就一遠一近說。　江月，謂江中。　月影風燈，謂風檣掛燈。宿鷺聯拳，羣聚貌。　撥刺，跳躍聲。

靜，岸邊所見。　跳魚鳴，水中所聞。　聯拳，羣聚貌。　撥刺，跳躍聲。

㈠梁劉瑗詩：月光移數尺，方知夜已深。

㈡謝莊《玩月》詩：水鷺足聯拳。

㈢謝靈運賦：魚水深而撥刺。　錢箋：吳曾《漫録》：張衡《思玄賦》：彎飛弧之撥刺。注：撥刺，張弓聲。太白詩：「雙鯉呀呷鰭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意與杜同，而以撥爲跋。

客堂

《杜臆》謂客堂與客居不同，繫之大曆元年夔州詩内。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漫成一首　客堂

憶昨離去聲少去聲城，而今異楚蜀㊀。捨舟復扶又切深山，窅窕一林麓。首敘行踪，此客堂所由居也。

《杜臆》：客堂非前客居。客居前江後山，此云深山、林麓，見別是一所，當是移夔後作，故云「捨舟復深山」，與《遷居》詩「且就土微平」合。而栖泊雲安，乃追述往事。其云舊疾載來，言舟至夔州也。

㊀成都爲蜀，夔州爲楚。

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一作廿載一作戴，一作戰，一作再來㊀，衰年得無足一作得弱足，一作弱無足。死爲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㊁，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子兩切兒女，欲起慚筋力。此敍客堂旅況。客居老病，縱死亦非夭折，但思鄉念切，無異老馬南雁耳。長兒女，作客已久。慚筋力，欲歸弗能矣。疾而曰甘，衰而曰足，蓋以不死爲幸也。

㊀《風俗通》：司徒祝恬道得温病，友人謝著不通，因載病而去。

㊁古詩：代馬思朔雲。

客堂序節改㊀，具物對羈束㊁。石暄蕨芽紫㊂，渚秀蘆笋緑㊃。巴鶯一作稼紛未稀，徼一作要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此感客堂時景。節換物新，領下六句。朱注：鶯未稀而麥向熟，正春去夏來之時。次公云鶯當作稼，未然。

㊀後漢延篤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李義府詩：節序催難駐。

㊁崔融詩：具物昔未改。羈束，旅困也。

㊂陸璣《詩疏》：蕨，山菜，初生似蒜，莖紫墨色，可食如葵。謝靈運詩：野蕨漸紫苞。

㈣《爾雅注》：葭，一名蘆薍，一名蓫。蓫，或謂之荻。郭云：今江東人呼蘆笋爲薍。

臺郎選去聲才俊㈠，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綰章紱㈡，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㈢。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此憶成都往事。郎官本取才俊，得此爲極榮矣。彼前輩聲名，埋没不少，今何幸身綰章服乎，無如性喜幽獨，不耐供職而謝官耳。平生四句，卽幽獨之興。《杜臆》：種竹、葺屋，亦追敍前事，非謂此客堂也。

㈠朱注：《漢官儀》：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闕，則試五人，先試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孔融《薦禰衡表》：路粹、嚴象以異才擢拜臺郎。杜氏《通典》：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後復爲尚書省，亦謂之省臺。

㈡章紱，謂所服緋魚。

㈢《晉書》：王子猷所居必種竹，自云不可一日無此君。申涵光曰：公之種竹，出自高人性情，非效子猷也。

上公有記者㈠，累上聲奏資薄禄。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㈡。修一作循文廟算正㈢，獻可天衢直㈣。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末思歸朝以報主也。自嚴公奏授一官，常以主憂爲念，惜乎身遠而職曠耳。今廟堂正直，欲還京以圖裨益，其如形骸衰罷何。進退兩難，徒委之行色而已。修文指君，獻可指臣。《杜臆》：《客居》傷世亂，《客堂》傷己病。「形骸今若是」，與「舊病甘載來」，首尾相應。此章，起四句，中八句，前後三段各十句。

㈠嚴武曾封鄭國公，故曰上公。記，謂記念舊交。

㈡《後漢·許后傳》：曠職尸官。

㈢《杜篤傳》：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孫武子》：兵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㈣《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否。」曹植詩：閭闔開天衢。

引水

鶴注：大曆元年至夔州作。魯訔曰：夔俗無井，以竹引山泉而飲，蟠窟山腹間，有至數百丈者。

月峽瞿唐雲作頂㈠，亂石崢嶸俗無井㈡。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㈢。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音干。人生流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㈣。此爲夔俗引水而作也。夔州取泉，勝於雲安沽水，但旅況艱難，一水未足以解憂耳。上下兩韻分截。

㈠《寰宇記》：三峽謂巫峽、巴峽、明月峽，惟明月峽在利州綿谷縣界。又云：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華陽國志》：巴郡江州縣有明月峽。即此。《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廣溪峽，峽中有瞿唐、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泝沿所忌。雲作頂，言地高接雲。

㈡鶴曰：夔與雲安有鹽井，而罕有鑿井汲泉者。《酉陽雜俎》：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沿泝。天師翟乾祐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諭以灘波之險，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十四里盡爲平潭，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又三日，一女子至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貧民無傭負之所，絶衣食之路。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能利舟楫以安富商也。」乾祐

善其言，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

㈢洙曰：《漢·地理志》：魚復，屬巴郡，古庸國。《左傳》：文十六年，魚人逐楚師。是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魚復，卽唐奉節縣，屬夔州。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五里。

㈣《莊子》：期斗升水之活。　盧照隣詩：賴此百憂寬。何直，言當不得寬憂也。

示獠奴阿段

鶴注：前有《引水》詩，此亦同時所作。獠奴，公之隸人，以夔州獠種爲家僮耳。《困學紀聞》：蠻別種，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北史》：獠者，南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㈠。郡人入夜爭餘瀝㈡，豎一作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平聲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㈢。曾音層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㈣。此爲獠童引泉而作也。上四引泉之事，下則泉至而喜。生注：爭瀝不聞，而尋源則往，視世之狃小利而忽遠圖、避獨勞而諉公事者，其賢遠矣，故詩特表之。

㈠《詩》：籩籩竹竿。

㈡淳于髡曰：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㈢温子昇詩：傳聲遞響何淒涼。　張九齡《望瀑布》詩：灑流濕行雲。此詩「濕青雲」本之。

㈣西王母吟：虎豹爲羣，烏雀與處。

顧炎武曰：子美久客四方，未必盡攜經史，一時用事不免有誤。　陶侃胡奴，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　胡奴乃侃子

範小字，非奴也。或曰：當作陶峴胡奴。事見《甘澤謠》。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陶侃奴，見僞蘇注及劉敬叔《異苑》，薛夢符已辨其妄謬。然其事卒不知所出。或是陶峴。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彦深、孟雲卿、焦遂共載，人號水仙。有崑崙奴名靡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水，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之友，異事新聞故公用之耳。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類。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因改作侃也。公嘗以時人姓名入詩，如李白、雲卿之類，又傳寫訛謬，如周顒作何顒之類。此説或亦可存。

上上聲白帝城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初至夔州時作。　王彦輔曰：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僞，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荆國圖經》：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水經注》：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瀼溪，即以爲隍。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然後得上。《全蜀總志》：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五里，下即西陵峽口，大江湍騰澎湃，信楚蜀咽喉。　劉禹錫《夔州刺史廳壁記》：夔初城於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王述登白帝，嘆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所，隋初楊素以越公領大總管，又張大之。

城峻隨天壁㈠，樓高望一作更女牆㈡。江流思夏后㈢，風至憶襄王㈣。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㈤。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㈥。

上四登城懷古，下四登城感時。　隨天壁，依山建城也。臨牆遥望，起下

二句。楊德周曰：提出夏禹、楚襄，便足壓倒公孫子陽，引出公孫躍馬，又足折倒崔旰之徒。妙在不直貶公孫，而譏刺見於言外，尤爲微婉。黃生曰：老去、人扶，寫題中上字，正見作者登臨憑弔之概。若無五六，則題意不完，而詩人胸次眼光，俱不出矣。詩有悲角句，故知公孫當指崔旰也。《杜臆》：意何長，言雖負雄心而不能久據。

㈠天壁，謂壁高插天。宋之問詩：崖口衆山斷，嶔岑聳天壁。

㈡《釋名》：城上垣謂之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亦名睥睨。

㈢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左傳》：見河洛者思禹功。

㈣《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

㈤《詩》：度其夕陽。

㈥《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爲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爲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爲光武所滅。《蜀都賦》：臨谷爲塞，因山爲障，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所謂恃險也。又云：公孫躍馬而稱帝。

上上聲白帝城二首

黃鶴編在大曆元年，蓋再登白帝城而作也，故云「一上一回新」。

江城含變態㈠，一上一回新㈡。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㈢，相逢故國人㈣。兵戈猶擁蜀㈤，賦斂强丘兩切。一作尚輸秦㈥。不是煩形勝㈦，深愁一作慚畏損神。首章，咏白帝城。上四敍景，下八感懷。

雨意含春，所謂變態一新也。公流落風塵，方與故鄉

人飲酒登眺，忽見輸餉赴京者，不覺觸目生愁，因歎云我非厭煩此間形勝，特以愁來之故，怕損神而却步耳。公之關心民瘼如斯。《杜臆》：「英雄餘事業」，謂此世界英雄儘有事業可爲，惜以衰邁久混風塵耳，亦因形勝而作此語。兵戈，蜀有崔旰之亂。賦斂，京師經吐蕃故也。

㊀《楚辭》：觀南人之變態。

㊁何遜詩：一上一惆悵。

㊂唐高瑾詩：相看會取醉，寧知還路賒。

㊃庾信詩：誰言舊國人，到在他鄉別。

㊄《吳越春秋》：欲興兵戈以誅暴楚。

㊅劉向《新序》：晉文公曰：「孤多賦斂，重刑罰。」

㊆《劍閣銘》：形勝之地，非親勿舉。

盧世淮曰：此詩起四句，見天地之心，知雨暘之性，窮新舊之變，領山水之神，俱能朗朗寫出。余謂登高而開道眼者此也。

《唐子西文録》：少陵秦中記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上白帝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絶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横」，皆閒中所得句也。

其二

白帝空祠廟㊀，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㊁，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㊂，當年亦壯哉。後

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慚病無力，騎馬入青苔。次章咏白帝廟。上八廟中弔古，下四撫景自傷。公於先主、武侯説得英爽赫奕，千載如生。此云「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歎其隨死而俱泯也。《杜臆》：病無力，何足爲慚，亦對勇壯而云然耳。

㊀《方輿勝覽》：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城内。

㊁鮑照詩：宛轉燭迴梁。

㊂《馬援傳》：才明勇略，非人敵也。

陪諸公上聲上白帝城頭一作樓宴越公堂之作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春晚作。原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白帝城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又有越公堂，在廟南而少西，隋越公素所建，奇構隆敞，内無撐柱，夐視中脊，邈不可度，五逾甲子，無土木之隙，見其人之瓌傑也。朱注：詩言柱穿、棧缺，而記云「無土木之隙」，疑記語未足信。

此堂存古制一作製，城上俯江郊㊀。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㊁。上詠越公堂景。落構，屋簷頹落。垂雲雨，言其高。蔓草茅，言其荒。蜂溜蜜，春氣融。燕添巢，新入堂也。

㊀鮑照詩：江郊靄微明。

㊁朱注：閣木曰棧。

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蕊梢。英靈如過隙㊀，宴衎願投膠㊁。莫問東流水一作水清淺，生涯未拋。下詠陪宴情事。艷蕊易謝，起英靈過隙。宴衎投膠，當及春歡飲。生涯未拋，不能舍夔州而東下也。此章，上下各六句。

㊀《莊子》：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隙。

㊁《詩》：嘉賓式燕以衎。古樂府：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鶴注：此亦大曆元年作，題曰最高樓，則非前所賦白帝城樓與白帝樓也。

城尖徑仄舊作昃，非。一作翼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㊀。峽坼雲霾龍虎卧一作睡㊁，江清日抱龜鼉遊。扶桑西枝對一作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㊂。杖藜歎世者誰子㊃？泣血迸空回白頭㊄。首寫樓高，次聯近景，三聯遠景，皆獨立所想見者。末乃感慨當世。尖，城角也。徑，步道也。旌旆亦愁，言其高而且險也。韓廷延延云：雲霾坼峽，山水盤拏，有似龍虎之卧。日抱清江，灘石波蕩，恍如龜鼉之遊。與「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同一句法，皆登高臨深，極形容疑似之狀耳。朱注：峽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江之遠，可接弱水東來。與「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同義。

㊀《海賦》：神仙縹緲。

㊁庾信詩：暗石疑藏虎，磐根似卧龍。

㈢曹植詩：「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是正言東西也。此詩「扶桑西枝」，是就東言西；「弱水東影」，是就西言東。《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禹貢》：弱水既西。《淮南子》：弱水自窮石。注：窮石，在張掖北，其水弱不能出羽。

㈣阮籍詩：所憐者誰子。

㈤丁儀《寡婦賦》：涕流迸以琳琅。字書：迸，散走也。王嗣奭曰：此詩真作驚人語，是緣憂世之心發之，以自消其壘塊。歎世二字，爲一章之綱。泣血迸空，起於歎世。以迸空寫高樓，落想尤奇。

黃生曰：城尖徑仄，與花近高樓，寓慨一也。花近高樓，以傷心而直陳其事。城尖徑仄，以泣血而微見其辭。翻成激楚悲壯之響。若以本集較之，花近高樓，正聲第一。城尖徑仄，變聲第一。事，不失和平温厚之音。又曰：拗律本歌行變體，故次句得用之字。「鄭縣亭子澗之濱」亦然。

東自扶桑，西及弱水，所包世界甚闊，故下有歎世句。

武侯廟

鶴注：此指夔州之廟，故云「空山草木長」，當是大曆元年作。　張震《武侯祠堂記》：唐夔州治白帝，武侯廟在西郊。　張濬曰：此處兩絶句，足盡武侯一生心事。

遺廟丹青落一作古㈠，空山草木長㈡。猶聞辭後主㈢，不復扶又切卧南陽㈣。　上二詠廟，下二武侯。

朱注：此詩後二語，人無解者。武侯爲昭烈驅馳，未見其忠，惟當後主昏庸，而盡瘁出師，不復有歸卧南陽之意，此則雲霄

萬古者耳。曰猶聞者，空山精爽，如或聞之也。

㊀王逸《魯靈光殿賦》：託之丹青。

㊁陶潛詩：孟夏草木長。

㊂《蜀志》：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

㊃又：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蜀志注》：《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荆州圖副》云：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漢昭烈三顧處。一曰：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八陣圖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初至夔州時作。《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没，冬時水退，復依然如故。

功蓋三分國㊀，名成八陣圖㊁。江流石不轉㊂，遺恨失吞吳㊃。

所恨吞吳失計，以致三分功業，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應。《東坡志林》：嘗夢子美謂僕：「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公報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吾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志，以此爲恨耳。」朱注：史：昭烈敗秭歸，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觀此，則征吳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詩，正謂孔明不能止征吳之舉，致秭歸挫辱，爲生平遺恨。東坡之説殊非。劉逴曰：孔明以蓋世

奇才，制爲江上陣圖，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陣法，何至連營七百里，敗績於猇亭哉！欲吞吳而不知陣法，是則當時之遺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説：以不能滅吳爲恨，此舊説也。以先主之征吳爲恨，此劉氏之説也。不能制主上東行，而自以爲恨，此《杜臆》、朱注説也。以不能用陣法，而致吞吳失師，此東坡説也。

㊀《蒯通傳》：功蓋天下者不賞。《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

㊁樂毅書：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毀。舊注：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盤也。湛方生詩：盼江流今洋洋。

㊂《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㊃《後漢·王常傳》：死無遺恨。《蜀志》：郤正《釋譏》：吞噬八區。吳見思論云：末句作「遺恨在吞吳」，文意自明，舊作「失吞吳」，似費解。

舊作「失吞吳」，似費解。

附考：《東坡志林》：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蒩，蒩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劉禹錫《嘉話録》：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猶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湍湧滉漾，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動。

《成都圖經》：武侯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鎮者，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陣法也。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圖，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

者，自夔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廣都者，隆土爲基，魁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户，法象之所由生也。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云：爲江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之勢，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法，而奇正之道蘊。魚復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實激其衝，歷年千數，未嘗回撓。故桓温以爲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不轉也。

王昱曰：陣勢八：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

曉望白帝城鹽山

鶴注謂大曆元年春作，蓋以二年之春公已遷居赤甲矣。《杜臆》：詩題當作「白帝城曉望鹽山」。《水經注》：廣谿峽，乃三峽之首，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方輿勝覽》：白鹽山，在州城東十七里。

徐步攜斑杖㈠，看平聲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一作江遠結飛樓㈡。日出清一作寒江望㈢，暄和散旅愁㈣。春城見松雪㈤，始擬進歸舟㈥。上四曉望之景，下四望中之興。壁切山，樓切城，皆仰頭所見者。斷壁開處，見其深翠。飛樓結處，見其遠紅。此用倒裝法。《杜臆》：城中見日初出，從清江而望此山，兼以日氣

暄和，真足散旅人之愁。旅人以卽次爲安，謂其堪卜居也。春城焉得有雪，亦謂鹽山似之。見此佳景而始擬進舟，有不忍恝然之意。後《入宅》詩云「斷崖當白鹽」，又《移東屯》云「白鹽危嶠北」，公蓋眷眷於此山矣。此詩上四句整對，下四句散行，與《早花》詩同屬變化之格。

㈠斑杖，斑竹杖也。梁溉到有《贈任新安斑竹杖》詩。

㈡隋煬帝詩：飛樓倚觀軒若驚。

㈢《杜臆》：地志：白鹽山有夷溪，夷水出焉，水色清照十丈，名爲清江。

㈣申涵光曰：「暄和散旅愁」，是客中情事，此與「陽和不散窮愁恨」各有妙理。

㈤顏延之詩：山明見松雪。

㈥歸舟本擬出峽，今盼望鹽山而特進舟也。謝朓詩：天際識歸舟。

灩澦堆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作，時崔旰未寧，故云干戈解纜。《寰宇記》：灩澦堆，在夔州之西，蜀江中心。夏水漲，半没，冬水淺，出二十餘丈。

巨石一作積水中央㈠，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㈡，如馬戒舟航㈢。天意存傾覆音福㈣，神功接混茫㈤。干戈連解纜㈥，行止憶垂堂㈦。上六咏堆，下二敍懷。舟人過此，必沉牛以祭者，蓋見堆溺如馬，而有戒心耳。此皆天意所在，欲使行舟者知所傾覆，故造物神功，特留此石以接於混茫水中也。連解纜，自成都雲安而下至夔州。《杜臆》：行則憂險，止則憂亂，皆有垂堂之慮。

㈠《高唐賦》：巨石溺溺之瀺灂兮。

㈡公詩云「起檣必椎牛」，可證沉牛爲行舟而設。《子虛賦》：沉牛麈麋。注：沉牛，水牛也。此借用其字，但義亦相通。水牛所以稱沉牛者，以其喜入水也。公《靈湫》詩：曾祝沉豪牛。《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水經注》：廣溪峽中瞿塘灘，上有神廟，至靈驗，商旅上下，饗薦不輟。

㈢世説：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峽人以此爲水候。《淮南子》：託於舟航之上。

㈣後漢鄧陟疏：追觀前世傾覆之誡。

㈤魏收詩：導水偪神功。《春秋繁露》：水則源泉，混混茫茫，晝夜不竭。

㈥何遜詩：解纜及朝風。

㈦謝惠連詩：如何阻行止。《袁盎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黃生曰：此詩，天道神靈，人事物理，貫穿爛熟，又説得玲瓏宛轉，自非腹笥與手筆兼具者，不能道隻字。俯視三唐，獨步千古，誠非偶然。

李祥長曰：少陵夔蜀山水詩：在劍閣以前皆五古，在瞿唐以後多五律，各盡山水之奇。每讀一句，令人如目見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總由源本深厚，窺見廣大意，無有窮極耳。

老病

鶴注：詩云「老病巫山裏」，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蓋是年春晚，方自雲安遷夔州。

老病巫山裏㈠，稽留楚客中㈡。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

雙賜筆㈢，猶作一飄蓬。老病、稽留，意用雙提。藥殘句，承老病。花發句，承稽留。夜雨逆風，難於出峽，故有飄蓬之歎。往日藥裏，今用之已殘。去年叢枝，當春而花發。舊注謂公兩經花放者，非。公自去年秋，方至雲安也。合，猶當也。

㈠《後漢書》：太原閔仲叔，家居安邑，老病家貧。

㈡《焦氏易林》：行者稽留。

㈢賜筆，見十四卷赤管注。沈佺期詩：惠移雙賜筆，恩降五時衣。

《隨筆》云：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此全用杜句，但變五字爲七言耳。按：杜云「曉看紅濕處」，又云「湖日蕩船明」。陸放翁詩則云：「猩紅帶露海棠濕，鴨綠平隄湖水明。」用濕明二字於句尾，先冠猩紅鴨綠於句頭，以己意鎔鍊前人語，愈增壯麗。

近聞

《唐書》：永泰元年十月，郭子儀與回紇定約，共擊退吐蕃，時僕固名臣及黨項帥皆來降。大曆元年二月，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近聞犬戎遠遁逃㈠，牧馬不敢侵臨洮㈡。渭水遶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音朔有關中使去聲㈢。似聞贊普更求親㈣，舅甥和好去聲應平聲難棄㈤。此詩，記吐蕃之修好也。渭水、隴山，內地清靜。崆峒、五原，邊外宴寧。北庭使至吐蕃通和也。鶴注：《通鑑》與新舊史皆云：永泰元年三月庚戌，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吐蕃使，同盟於唐興寺。而不載請和之辭，意是復來求親，而史

失之。

㈠《漢書》：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驅畜產遠遁逃。

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鶴注：臨洮，唐郡名，而岷州亦有臨洮，皆屬隴右。《舊史》：寶應元年十二月，吐蕃陷臨洮。

㈢《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入大震關，盡取隴右之地，京兆有渭南縣。《唐志》：隴山，在渭州西南。　隴山有六盤關，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　崆峒，占原州、岷州。五原，謂鹽州也。《唐書》：鹽州五原郡，屬關內道。《元和郡縣志》：五原者，龍游原、乞地千原、青嶺原、岢嵐貞原、橫槽原。　朱注：地志：崆峒有三，此與五原並舉，當指在平涼者言之。五原，今榆林地，直長安西北，與靈州接壤。　先是僕固懷恩自靈州合吐蕃、回紇入寇，今吐蕃敗走，故崆峒、五原皆無事也。《通鑑》：北庭節度，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境。

㈣薛夢符曰：《吐蕃傳》：其俗謂強雄者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㈤《唐書》：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降吐蕃。　景龍二年，金城公主復降吐蕃。　開元二年，贊普乞和親，上書言許與通聘，卽日舅甥如初。

負薪行

鶴注：此及下章，當是大曆元年，初至夔州時，見其習俗而作。　《史・滑稽傳》：負薪而食。

夔州處上聲女髮半華㊀，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去聲亂嫁不售㊁，一生抱恨長一作堪咨嗟。

此傷夔女之愆期不嫁者。　《杜臆》：喪亂嫁不售，蓋男子陣亡，無娶者。

㈠《白帖》：處女，室子也。

㈡《類苑》：無鹽女，姓鍾離，名春，貌醜嫁不售。

土風坐男使女立㈠，男一作應當門户《英華》作應門當户女出入㈡。十有一作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一作當供給。至老雙鬢一作環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㈢。筋力登危集市門㈣，死生射音石利兼鹽井㈤。其勞苦極此備敍變女之苦。《杜臆》：登危採薪，集市賣錢，以供給一家，且不顧死生，而兼負鹽井，其勞苦極矣。然野花山葉，比於銀釵，則當之者以爲固然而忘其苦矣，此尤可悲也。

㈠陸機詩：土風清且嘉。

㈡傅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户，墮地自生神。古詩：健婦持門户，亦勝一丈夫。

㈢《吳越春秋》：鬻薪之女。陸游《入蜀記》：峽中負物賣，率多婦人，未嫁者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象牙梳如手大。

㈣《抱朴子》：登危涉險。

㈤《蜀都賦》：乘時射利，財豐巨萬。

面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去聲巫山女粗醜，何得北一作此有昭君村㊀。此見其形容困悴而爲憫惜之辭。鶴注：《負薪行》言夔州之女，故以昭君村結之。依詩三韻，分爲三段。

㊀錢箋：《寰宇記》：歸州興山縣，有王昭君宅，即此邑人也，故以昭君村結之。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琴操》云：昭君死塞外，鄉人思之，爲之立廟。廟有大柏，又有搗練石在廟側溪中，今香溪也。廟屬巫山縣。

近聞　負薪行

最能行

《杜臆》：劉須溪以最能爲水手之稱，良是。

峽中丈夫絶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㊀。富豪有錢駕大舸加我切㊁，貧窮取給行艓音葉子㊂。此譏夔人之冒險趨利者。少公門，不爲胥吏。多在水，唯習行舟。

㊀《東觀漢記》：吳漢勤勤，不離公門。《文選注》：公門，職事之門也。

㊁《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㊂朱注：杜田《補遺》：艓，小舟名，言輕如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按王智深《宋記》：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艓。戴暠《釣竿》詩：「藥花裝小艓。」公用字所本。

小兒學問止《論平聲語》㊀，大兒結束隨商旅。敔帆側舵入波濤，撇漩去聲。一作旋捎潰音奮無險阻㊁。朝發白帝暮江陵㊂，頃來目擊信有徵。敔帆側舵入波濤，撇漩去聲。一作旋捎潰音奮無險阻㊃，歸州長子兩切年行一作與最能㊄。此備言在水能事。敔帆二句，言操舟習熟。朝辭二句，言行舟神速。歷瞿唐虎鬚而無恙，故以最能見稱。《杜臆》：小兒、大兒，不作兩人説，言其自幼而長也。

㊀《通鑑·隋紀》：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

《孝經》者，尚爲人師。

㊁《江賦》：漩澴榮潛，渨瀾潰瀑。李善曰：皆波浪回旋噴湧而起之貌。舊注：撇，拂也，與擎同。捎，摇也。於漩則

撇，於濆則捎。王周《峽船具詩序》：峽中湍浚激石忽發者，謂之濆。泡狀而漩者，謂之腦。李實曰：濆起如屋，漩下而井，蓋濆高湧而中虛，漩急轉而深没。濆皆去聲，撇猶過，捎者用梢撥之而度。左峴曰：蜀諺云：濆則捎。

可避，漩不可避。行舟者遇漩則撇開，遇濆則捎過也。

㈢盛弘之《荆州記》：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臆》：朝發白帝，暮到江陵。此本庾信。

㈣《水經注》：江水又經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又東逕羊腸虎臂灘。《全蜀總志》：虎鬚潭，在夔州府治西。

㈤《宋景文筆記》：蜀人謂舵師爲長年三老。《入蜀記》：長年三老，梢工是也。

此鄉之人器一作氣量窄㊀，誤競南風疏北客㊁。若道去聲士一作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㊂。此因人情澆薄，而致激厲之語。鶴注：《最能行》傷夔州之男，故以屈原宅結之。此亦用三韻，次段却兼兩韻。

㊀《水經注》：袁山松曰：「歸鄉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絶，故其性亦隘。」

㊁《左傳》：南風不競。地主恃强，故疏慢北客。

㊂《水經注》：秭歸縣，故歸鄉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今其地曰樂平里。

夔廟，搗衣石猶存。

王嗣奭曰：二詩，爲夔州風俗惡薄而發，末引昭君、屈原故宅，又爲夔人解嘲，筆端遊戲如此。

寄韋有夏郎中

黃鶴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内。　潘淳曰：顔魯公《東方朔碑》陰有朝城主簿韋有夏，殆斯人耶？

最能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㊀，懷君想報珠㊁。親知天畔少㊂，藥餌一作味峽中無㊃。歸楫生衣卧，春鷗洗翅呼。猶聞上上聲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去聲㊄，爲僚記腐儒㊅。

上四謝韋來書，中四卧峽思歸，下則待韋於夔州也。王洙曰：蜀本産藥，峽俗信禱祠而不服藥，故藥味常少。《杜臆》：楫生水衣，而猶卧波，乃春鷗洗翅，若欲呼我去矣。兩句自爲照應。急水，謂峽江。平塗，謂夔州。皇華指韋，腐儒自謂。爲僚，同爲省郎也。

㊀古人稱湯藥爲飲子。孫真人有甘露飲子，此詩指柴胡飲子也。柴胡性能發汗。

㊁王融詩：懷君首如疾。《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

㊂謝朓詩：浩蕩別親知。

㊃師氏曰：夔峽間多險阻，唯州中稍平。公詩云：「林中纔有地，峽外更無天。」

㊄《詩》：皇皇者華。注：君遣使臣也。

㊅《左傳》：同官爲僚。

師氏注：仇池翁云：沈佺期《回波詞》：「姓名雖蒙齒録，袍笏未服牙緋。」少陵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録、牙緋之比也。又《古今詩話》云：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家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赤對朱，邪對子，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也。

峽中覽物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邢劭詩：覽物惜時形。

曾音層爲掾吏趨三輔㊀，憶在潼關詩興去聲多㊁。巫峽忽如瞻華去聲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子兩切薛蘿㊂。形勝有餘風土惡㊃，幾時回首一高歌。此公在峽而思鄉也。上四追憶華州，下四峽中有感。向貶司功，而詩興偏多，以華嶽、黃河足引壯思也。今峽江相似，而卧病經春，無復前此興會矣。蓋此間形勝雖佳，風土殊惡，幾時得回首北歸，仍動長歌之興乎？題曰「覽物」，指山水言。舟中承江，洞口承峽。形勝在此，風土亦在此。移衾枕，捨舟登岸也。

㊀趙曰：公曾爲華州司功，故曰掾吏。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華屬扶風。

㊁希曰：潼關在華陰縣，即桃林之塞，華嶽在其地，黃河亦經華而東。

㊂庾信《枯樹賦》：橫洞口而傾卧。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陳允錫注：洞口，五溪之口。

㊃風，謂其俗雜夷。土，謂其地多瘴。後漢唐羌疏：南州土惡。

杜詩：「巫峽忽如瞻華州也。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盆草寧殊渭北春」，蘇子瞻《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峨嵋」，其句意皆本於少陵。

朱瀚曰：初聯語平。巫峽、華嶽，首尾癡肥。忽如、猶似，襯筆庸滑。瞻、見二字，不免合掌。第五似病呈，移字亦晦。洞口指何地，未明。七八句，亦近庸率。斷非少陵真筆。

杜詩：「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元范德機云：「黃河東去從天下，華嶽西來拔地高。」覺杜平板而范流動矣。杜詩：「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宋朱淑真云：「水光激浪高翻雪，風力吹沙遠漲烟。」其峭拔驚奇，亦堪步趨少陵矣。

憶鄭南

梁氏編在大曆元年。　朱注：舊作《憶鄭南玭》。玭，浦眠切，珠名。吳若注：玭，疑作玼，音泚，玉色鮮潔也。按：鄭南，華州鄭縣之南，詳詩意只是憶鄭南寺舊遊耳。　趙云：師民瞻削去玭字，草堂本作《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舊作守，趙定作寺㊀，瀟灑到江心。　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㊁。　風杉曾音層曙倚，雲嶠憶春臨㊂。　萬里蒼茫一作滄浪外一作水，龍蛇只自深。　上四憶寺中之景，下傷舊遊難得也。　寺在江中，故氣象瀟灑。　珠閣，閣有珠簾。　玉琴，泉響若琴。　遠注：峽水蒼茫，徒爲龍蛇深窟，不似鄭南江心之瀟灑，此句迴應。

㊀蔡曰：伏毒寺，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曾題詩於梁云：「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晴烟沙苑樹，曉日渭川帆。」

㊁陸機詩：飛泉漱鳴玉。　江淹《去故鄉賦》：撫玉琴兮何親。

㊂雲嶠，注見本卷。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單復編在大曆元年，今姑仍之。　題云「評事」，而篇中言羽林，言入幕，崔蓋先爲評事，繼膺幕僚，後以元戎之薦，補羽林軍職也。　張遠注：評事爲公諸舅之子，題下疑脫弟字。

飄颻一作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㊀。　颯颯似立切寒一作定，一作鄧山桂㊁，低徊風雨枝。　我聞龍

正直，道屈爾何爲。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一作誰。從崔敍起。馬來渥洼，比崔之才俊。桂摧風雨，比崔之困抑。龍屈當伸，而元戎見知。言崔之遭遇，三用比喻，意各不同。《杜臆》：元戎不記其名，蓋薦崔使教練羽林者。悲歌，謂崔有憂世之心。

㈠《漢・禮樂志》：天馬來，從西極。漢郊祠歌：馬生渥洼水中。

㈡《唐韻》：颯颯，大風也。謝靈運《入華子崗》詩：南州實炎德，桂木凌寒山。

官聯辭冗長去聲㈠，行路徙一作洗欹危。脫劍主人贈㈡，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㈢，教練羽林兒㈣。此送崔還朝。辭冗長，離散職。徙欹危，將出峽。贈在元戎，去指評事。鳳闕，謂宮殿。羽林，乃衞士。朱注：評事掌出使推按，不爲冗官。此云「官聯辭冗長」，下云「教練羽林兒」，蓋崔自外僚徵入朝，爲羽林幕職。評事恐是兼官，或先曾以評事貶斥者。

㈠《申屠嘉傳》：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散輩也。《文賦》：固無取乎冗長。鄭曰：長，直亮切。

㈡《吳越春秋》：伍子胥解劍贈漁父。

㈢《文心雕龍》：天高氣清，陰沉之氣遠。《漢書》：建章宮，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西都賦注》：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陸倕《石闕銘》：銅雀鐵鳳之工。

㈣《漢・宣帝紀》：羽林孤兒。注：天有羽林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有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天子朝音潮侵早，雲臺仗數音朔移。分軍應平聲供給，百姓日支離。點吏因封己㈠，公才或守雌㈡。此則有慨時事。《杜臆》：朝侵早，世亂多事。仗數移，乘輿播遷。供給，謂軍需之急。支離，謂民力已罷。封

己，有害於民者。守雌，無益於民者，二語說盡官曹之弊。公才，泛言在位者，不指崔君。

㊀《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注：封，厚也。《晉書》：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

㊁《老子》：知其雄，守其雌。

燕平聲王買一作賈駿骨㊀，渭老得熊羆㊁。活國名公在㊂，拜壇羣寇疑㊃。

失蛟螭。此謂元戎得以靖亂。駿骨、熊羆，言主帥能用崔。名公，卽指元戎。群寇驚疑，則國多全活矣。冰壺句，言餘孽銷除。

將令肅清。野水句，言餘孽銷除。

㊀《戰國策》：涓人爲君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返以報，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馬乎？」不三年，千里馬至者三。

㊁渭老熊羆，注見三卷。

㊂《南史》：王廣之子珍國，爲南譙太守，高帝手敕云：「愛人活國，甚副吾意。」

㊃拜壇，用漢高拜韓信事。

㊄遠注：冰壺，卽冰雪靜聰明意。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入幕諸彥集一作聚㊀，渴賢高選去聲宜㊁。騫騰坐可致㊂，九萬起於斯㊃。復扶又切進出矛戟㊄，

昭然開鼎彝㊅。此謂崔公能顯功業。《杜臆》：崔蓋先入幕而後被薦引也。騫騰二句，比其名位之遠大。復進，再陞遷也。矛戟謂專閫，鼎彝謂勒功，此又望其將來也。

㊀鮑照《別賦》：捨金閨之諸彥。

㊁《孔叢子》：子思對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潘岳傳》：楊駿輔政，高選吏佐。

㈢《孟子》：可坐而致也。
㈣《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㈤《世說》：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
㈥任昉序：功銘鼎彝。

會看平聲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音層決㈠，還思霧一披㈡。暗塵生古鏡㈢，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㈣，無慚困翮垂。末贈別而致稱羨之意。昔聽崔談論，如懸河之注。今想其丰采，如披雲見天。其先屈而後伸，又如拭塵照面矣。舅氏之門，多材如此，亦何慚困抑乎，末蓋幸之也。此亦三用比喻，與起處相應。此章，首尾各八句，中四段各六句。

㈠《莊子》：決西江之水而活汝。
㈡《世說》：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
㈢鮑照詩：明鏡塵匣中。
㈣《杜臆》：舊注皆以崔爲公舅氏，今詩中稱崔爲之子，自稱爲老夫，其非甥舅可知。後有《毒熱簡崔評事十六弟》詩，亦自稱老夫，而稱崔爲內弟。又知二評事皆公中表，以生於舅家，故云「舅氏多人物」耳。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夏在夔州作。

避暑雲安縣㈠，秋風早下去聲來。暫留刊作之魚復浦，同過楚王臺㈡。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

開。竹枝歌未好㈢，畫舸莫陳作且遲一作輕回㈣。此章，望李至夔，乃寄詩本意。　李往雲安，公在魚復，約其下來留浦，同過臺而出峽也。千崖窄，指峽中。萬里開，望荆門。

㈠張正見詩：林光稱避暑。

㈡《寰宇記》：奉節縣北三十里，有赤田城，舊魚復縣故基也。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陽臺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

㈢朱注：舊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惟峽人善唱。劉禹錫《竹枝詞序》：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雜舞，以曲多爲賢，音中黃鐘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何宇度《談資》：竹枝歌，悽惋悲怨，蘇長公云有楚人哀屈弔賈之遺聲焉。《鶴林玉露》載宋時三峽猶能歌之，今則亡矣。

㈣徐陵詩：畫舸圖仙獸。

其二

行李千金贈㈠，衣冠八尺身㈡。飛騰知有策㈢，意度不無神㈣。班秩兼通貴㈤，公侯出異人㈥。玄成負文彩㈦，世業豈沉淪。　次章，稱美李公，致期望之意。上四，言氣概不群，而才品出衆，所謂異人也。秘書朝官，故云通貴，凝乃宗室，故云公侯。玄成世業，謂其能致相位而光先業。觀末二句，知凝之父，蓋嘗顯達於朝者。

㈠《左傳》：行李之往來。注云：行李，使人也。《杜臆》千金贈，見交游之廣。《前漢書·陸賈傳》：尉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㈡《郭泰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㈢飛騰，猶韓文言飛黃騰踏之意。《楚辭》：吾令鳳凰飛騰兮。

㈣意度，謂意思度量。《語林》：諸葛子瑜有容貌思度，一時服其雅量。或云：「意度不無神子》：「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後說度音鐸。

㈤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故曰通貴。

㈥《左傳》：公侯之子，必復其始。

㈦《漢書》：韋玄成，韋賢之少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於父，而文彩過之。

雷

此記旱雷也。鶴編在大曆元年。《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嶽焦㈠，密雲復扶又切無雨一云覆如雨㈡。中喧擊鼓㈤。真龍竟寂寞㈥，土梗空僂音呂俯他本作俯僂㈦。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所主切㈢。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㈢。旱之情，承南方農苦。封内必舞雩㈣，峽

㈠《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㈡《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㈢《晉武帝詔》：農夫苦其業。

㈣《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㈤《神農求雨書》：祈雨，不雨則暴巫，暴巫而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山。

㈥《莊子》：葉公非好真龍也。許慎《淮南子注》：湯遭大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

㈦魏文侯曰：吾所學者土梗耳。《田子方篇》：猶土人也，遭雨則壞。《左傳》：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俯，言鞠躬求神。

㈧《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㈨《孟子》：薄稅斂。

㈩《季布傳》：瘡痍未瘳。

暴步卜切尪或前聞㈠，鞭石張遠作石，舊作巫非稽古㈡。請先偃甲兵㈢，處上聲分音問聽人主㈣。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一云數至然㈤，堯湯免親覩㈥。上天鑠金石㈦，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㈧。此感傷時事。上六言救旱之道，下六乃慰農之意。暴尪鞭石，非所以弭災，若方鎮能息兵薄斂，庶足上格天心。朱注：水旱之數，堯湯不免，今亢陽雖酷，不猶愈於盜賊乎？

㈠《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注：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所以公欲焚之。《記》：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記》：何居乎？我未之前聞。

㈡遠注：巫字，疑石字誤。《初學雜記》：宜都郡二大石，鞭陽石則晴，鞭陰石則雨。庾信詩：鞭石未成雨。《記》：古人與稽。

㈢《難蜀父老文》：以偃甲兵於此。

㈣《晉書》：謝安謂桓沖曰：「朝廷處分已定。」

㈤荀悅《漢紀》：堯湯水旱者，天數也。

㈥《史記》：堯之時，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詩家有省字法，《毛詩》「不顯惟德」，是云豈不顯，此詩免親覩，是言不免親覩。

㈦《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㈧《左傳》：春無愆陽，夏無伏陰。

昨宵殷上聲其雷㊀，風過齊萬弩㊁。復扶又切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㊂。

濕一作滋衣裳污上聲。一作拙計，失望築場圃㊄。氣暍音壹腸胃融㊃，汗應大旱二句。下四，仍應南方二句。風散霾翳而不雨，故虛覺神靈之聚。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後段八句收。此正寫旱雷景事。上四，仍

㊀《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㊁《史記》：孫臏萬弩齊發。

㊂《九歌》：東風飄兮神靈雨。

㊃暍，暑熱也。融，謂腹瀉。劉向《新序》：扁鵲曰：「君之疾在腸胃。」

㊄《詩》：九月築場圃。注：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火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原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一作焚山經月火㊀，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蛇龍，驚惶致雷雨㊁。此先敍舉火之由。

㊀《杜臆》：《名勝志》引《水經注》云：廣溪峽，乃三峽之首，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天旱，燃火岸上，推其灰燼下穢神淵，則降雨。又常璩以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題下注云「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乃兼引之。此皆流俗之談，而公以熒侮闢之。　宋武帝詩：楚山帶舊苑。

㊁《易》：雷雨作解。

爆皮教切嵌丘銜切魑魅泣，崩凍嵐陰昏侯古切㊀。羅落沸百泓㊁，根源皆太一作萬古㊂。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㊃。此言日中之火，燄徹於山林。

㊀《韻會》：嵌巖，山險貌。　潘尼《火賦》：山陵爲之崩弛，川澤爲之涌沸。此崩凍二句所本。

㊁《西京賦》：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李善引《埤蒼》曰：昈，赤文也。朱注：積凍之地，爲火所崩迫，背也。　邵注：火焚山木，周圍隕落，故泓水盡爲沸騰。

㊂《莊子·胠篋》：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嵐陰皆有赤光。

㊃《三墳》：太古之人皆壽。　邵注：嵐，山氣。陰，山背也。

㊄《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人夜殊黃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㊀。風吹巨焰作，河漢《正異》定作漢，一作棹，一作淡騰一作勝烟柱柱與拄通㊁。勢欲焚崑崙㊂，光彌煽香靳切洲渚㊃。

此言夜間之火，猛熾於上下。

㈠鶴注：《舊書》：大曆元年，三月不雨，至於六月。詩云「新秋照牛女」，殆是山南入秋猶未雨也。

㈡朱注：河棹，蔡氏作河漢之棹，此解未安。《正異》作河漢爲是，或本作河淡，乃漢字之訛耳。烟柱，果有所出否，恐是烟拄，謂烟氣直拄河漢也。宋吳思純聯句「無風烟焰直」，可證此句之意。

㈢《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㈣《左傳》：行火所焫。焫，火氣所炙。

腥至焦長蛇，聲吼一作吼爭纏猛虎㈠。神物已高飛，不一作只見石與土㈡。此言蛟龍避火而去，不能爲雨也。

㈠盧注：聞腥氣，知長蛇已焦。聽吼聲，知猛虎受纏。

㈡朱注：蛟龍高飛，土石不礙。《貴耳集》：古傳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

爾寧要平聲謗讟，憑此近煢侮㈠。薄關長子兩切吏憂，甚昧至精主㈡。遠遷誰撲滅㈢，將恐及環堵㈣。流汗卧江亭，更平聲深氣如縷㈤。末言燃火無救於旱，徒增炎熱耳。爾寧二句，責夔民之誣妄。薄關二句，譏有司之失職。遠遷四句，自歎旅中畏火。

朱注：言爾等焚山之舉，豈欲謗讟蛟龍而煢侮之乎？此固舊俗不經，實因長吏薄於憂民，不知以精誠爲主，盡祈救之道耳。《杜臆》：甚昧至精主，責在主之者，此句乃通篇緊要語。此章，四句者兩段，六句者兩段，末段八句收。

㈠張溍注：燒龍致雨，有似謗毀要神，且其事近於煢惑狎侮，不足信也。《左傳》：民無謗讟。

㈡盧注：薄與甚相對，言其關憂者亦薄乎云爾，如《毛詩》「薄污」「薄言」一例。蔡夢弼注：薄讀伯各切，謂迫近郊關，未合。

㈢《書》：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㊃《詩》：將恐將懼。《記》：環堵之室。

㊄陳後主詩：更深難道留。

熱三首

鶴注：大曆元年夔州作。詩云「十年可解甲」，自天寶十四載至此爲十年也。

雷霆空霹靂㊀，雲雨竟虛無㊁。炎赫衣流汗㊂，低垂氣不蘇㊃。乞爲寒水玉㊄，願作冷秋菰㊅。何晉作那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㊆。此詩夔州苦熱而作。上四記酷熱，下四思解熱也。

㊀《易》：鼓之以雷霆。《繁露》：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

㊁《國策》：宮中虛無人。

㊂傅毅賦：踐朱夏之炎赫。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流汗相屬。

㊃相如《美人賦》：繡帳低垂。

㊄《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子虛賦》：水玉磊砢。　郭璞曰：水玉，水精也。

㊅《杜臆》：水玉，恐是瓜之別名，故對秋菰，《園人送瓜》詩「浮沉寒水玉」，可證。　菰，蒲也，成於深秋，故性冷。

㊆仲長統《樂志賦》：風於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

黃生曰：詩中說冷易佳，說熱難工。如「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又「林熱鳥開口」，又「氣暍腸胃融」，如此句法，在杜公亦不免襤褸矣。

其二

瘴雲終不滅㊀，瀘水復扶又切西來㊁。閉户人高卧㊂，歸林鳥却回㊃。峽中都是火，江上只空雷，天氣之熱。陰宮雪㊄，風門颯沓一作踏開㊅。次章，欲尋涼而不可得也。

㊀師氏曰：瘴雲，炎瘴之雲。

㊁《水經注》：瀘峯最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纔通，而時有瘴氣，三四月經之必死。《益州記》：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不可行，故武侯以五月渡瀘爲艱。《後漢書注》：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

㊂程曉詩：閉户辟暑卧，出入不相過。

㊃却迴，鳥不安林，却轉迴翔也。

㊄繁欽《暑賦》：雖托陰宮，罔所避旃。張孝祥曰：宮中暑月，積雪爲山，取其陰涼。

㊅《廣絶交論》：颯沓鱗萃。

其三

朱李沉不冷㊀，彫胡一作菰炊屢新㊁。將衰骨盡病，被暍一作褐，非味空頻㊂。歎翕炎蒸景，飄飄征戍一作伐人㊃。十年可解甲㊄，爲去聲爾一霑巾。三章，熱不能耐而慨及征夫也。上四自歎，下四傷人。

㊀魏文帝書：沉甘瓜於清泉，浸朱李於寒冰。

㊁楊慎云：《説文》：彫菰，一名蔣。《西京雜記》及古詩多作彫胡，《内則》注作雕胡，亦作安胡。宋玉賦：炊雕胡之飯。枚乘《七發》：安胡之飯。《爾雅》：蘧雕蓬。孫炎云：米茭也，米可作飯，古人以爲五飯之一。《杜臆》：天熱飯餿，

故每食新炊。

㈢味頻空，雖有佳味，頻頻空置也。

㈣庾信詩：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㈤可解者，傷其未解也。　揚雄《解嘲》：解甲投戈。

詩家用古人成句，有歇上歇下語，如張載詩「淚下霑衣襟」，周弘正則云「行住兩霑衣」，曹植詩「歔欷涕霑巾」，杜詩則云「爲爾一霑巾」，此是歇上語。又如用「詒厥」而去「孫謀」，用「友于」而去「兄弟」，此是歇下語。

夔州歌十絶句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夏作。

中巴之東巴東山㊀，江水開闢流其間㊁。白帝高爲三峽鎮㊂，瞿唐一作夔州險過百牢關㊃。首章，志夔州形勝，與下兩章相連。　白帝、瞿唐，分承山水，見其爲蜀中險要。

㊀《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西巴，有東巴。《唐志》：夔州爲巴東郡，在中巴之東。《水經注》：章武二年，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

㊁《尚書考靈耀》：天地開闢，曜滿舒光。楊炯詩：自古天地闢，流爲峽中水。

㊂《周禮·職方氏》：五嶽皆云山鎮。三峽鎮本此。

㊃《唐書》：漢中郡西縣西南有百牢關。《寰宇記》：隋開皇中所置，以入蜀路險，號曰百牢。錢箋：百牢關，孔明所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水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

其二

白帝夔州各異城㊀，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去聲。一作主并平聲吞在物情㊁。

次章，承前白帝三峽。上二辯古蹟，下二論往事。朱注：古白帝城在夔州城東，故曰「各異城」。瞿唐峽，舊名西陵峽，與荆州西陵峽相亂，故曰「混殊名」。英雄割據，謂公孫述、劉焉輩。霸王并吞，如漢高以巴蜀收中國。竊據者逆天，得民者致王，見在德不在險也。

㊀陸游《入蜀記》：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

㊁《吳越春秋》：闔閭曰：「寡人欲强國霸王，何由而可？」江淹詩：物情棄疵賤。

其三

羣雄競起問一作聞，郭作向前朝音潮㊀，王者無外見今朝音昭㊁。比兵媚切訝漁陽結怨恨㊂，元聽平聲舜日舊簫韶㊃。

羣雄，指前代據蜀者，不指安史陷京。舜日，指明皇入蜀時，不指代宗復國。蜀中無恙也。

㊀《世説》：喬玄曰：「群雄虎争。」

㊁《公羊傳》：王者無外。

㊂比，近也。訝，駭也。朱浮《責彭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

㊃沈約詩：舜日堯年歡無極。《書》：簫韶九成。

其四

赤甲白鹽俱刺七跡切天㊀，閭閻繚繞接山巔㊁。楓林橘樹丹青合㊂，複道重平聲樓錦繡懸㊃。

四章，記赤甲白鹽也。　刺天，言山勢之高。接巔，言居人之密。丹青，謂楓橘異色。錦繡，謂樓閣相映。盧云：見夔州既庶且富也。　吳論：此下七章，散咏夔州景物。

㈠《南都賦》：森蓼蓼而刺天。《水經注》：孤峯刺天。

㈡江淹詩：繚繞華山陰。《藉田賦》：若茂松之倚山顛。

㈢《西京雜記》：終南山有樹，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長安謂之丹青樹。

㈣《叔孫通傳》：孝惠乃作複道。何遜詩：重樓霧中出。相如《答盛擊書》：列錦繡以爲質。

其五

瀼奴朗切東瀼西一萬家㊀，江北江南晉作江南江北春冬花㊁。背音佩飛鶴子遺瓊蕊㊂，相趁丑慎切鳧雛入蔣牙㊃。五章，記瀼東瀼西也。　一萬家，人烟盛。春冬花，地氣暖。遺蕊入蔣，形容花章之多。　瀼水直流，故地界東西。江水橫流，故地分南北。瀼與江，有小大之別。　吳論：鶴子、鳧雛，季夏之景。

㈠《水經注》：白帝山城，東望瀼溪，卽以爲隍。《入蜀記》：夔人謂山澗之流通江者曰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㈡王勃詩：江南江北互相望。

㈢擬李陵《別詩》：雙鳧相背飛。《海賦》：鶴子淋滲。　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陸機《擬古》「上山採瓊蕊」，《楚辭》「屑瓊蕊以爲糧」，乃言玉英耳。

㈣《海賦》：鳧雛離縰。《蜀都賦》：攢蔣叢蒲。注：蔣，菰名也。

皆言花之白也。

㈣字書：趁，逐也。

杜詩「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詠村居景物，而語涉拗體。白玉蟾詩云「山後山前鳩喚婦，舍南舍北竹生

孫」，則調逸而意更新矣。

其六

東屯徒昆切稻畦一百頃㊀，北有澗水通青苗㊁。晴浴狎鷗分處處㊂，雨隨神女下去聲朝朝㊃。

六章，記東屯之勝。屯可種稻，溉以流泉，民受其利矣。多鷗常雨，言澗水之不竭也。

㊀《困學紀聞》：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東屯之田可百頃，稻米爲蜀第一。

㊁又東屯有青苗陂。《一統志》：青苗陂，在瞿唐東，蓄水溉田，民得其利。

㊂孫綽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㊃《高唐賦》：楚先王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其七

蜀麻吳鹽自古通㊀，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子兩切年三老長歌裏，白晝一作買攤錢一作白馬灘前高浪中㊁。七章，記水次之便。商賈販貨而競趨，舟人忘險而爭利，市舶輻輳，真西南一大都會也。《江隣幾雜志》作「白馬灘前高浪中」，是蒙上句連說。若作「白晝攤錢」，則長歌者舟子，攤錢者賈客也。

㊀常璩《蜀志》：桑漆麻紵之饒。左思《吳都賦》：煮海爲鹽。

㊁《梁冀傳》：能意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黃注：即今之猜枚射覆之類。若攤錢，則以錢攤撥於地，今謂之跌博，與意錢不同。曾季貍《艇齋詩話》：攤錢，即攤賭也。

其八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㊀。巫峽曾音層經寶屏見㊁，楚宮猶對碧峰疑㊂。八章，記楚王宮也。咸陽所見者畫圖，夔州所對者真境。但楚宮難覓，終成疑似，即真境亦同幻相矣。公詩「舟人指點到今疑」即同此意。

㊀張賣，張圖以賣於市也。

㊁《西京雜記》：武帝爲寶屏風，設於桂宮。

㊂江淹詩：刻畫酋岑兮，山雲而碧峯。

唐人七絕，多從首句拈韻，如李太白、王龍標諸作盡然。杜詩有對起而不用韻者，如「落落出羣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是也。有散起而不用韻者，「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是也。唐詩如盧照隣「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亦是對起無韻。楊用修謂劉詩起句尤奇。

其九

武侯祠堂一作生祠不可忘㊀，中有松柏參天長。記武侯祠也。武侯忠義，千古難忘，見非英雄割據，及楚宮高唐可比。松柏陰森，堪散愁而納涼，亦對樹懷人之意。

㊀薛道衡《老氏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

㊁干戈滿地客愁破㊁，雲日如火炎天涼㊂。九章，干戈滿地，崔時未平也。

㊂謝靈運詩：雲日相照媚。　孔融詩：赫赫炎天路。

其十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唐一作堂天下無㊀。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十章，記高

唐觀也。古稱仙界，西有閬風玄圃，東有海上蓬壺，而高唐神觀，地在中間，此天下絶境也。今夔州高壓，而峽江外擁，庶高唐遺跡，遥望可見矣。

㊀《吴船録》：陽臺高唐觀，在來鶴峯上。又《漢書注》：高唐，在雲夢華容縣。兩説不同，詩謂高唐在夔州也。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大火《正異》定作火，舊作暑運金氣㊀，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㊁，水中無行舟㊂。地㊃，閉關人事休㊄。首記夔州秋熱。火盛金微，尚無秋意，故人物皆困於暑。

㊀《詩》：七月流火。注：火，大火，心星也。《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

㊁趙曰：塌翼，謂熱不能飛。陳琳檄：垂頭塌翼。

㊂梁簡文帝詩：落葉灑行舟。

㊃掃地，欲卧地求涼也。

㊄《易》：先王以至日閉關。

老夫一作大轉不樂音洛，旅次兼百憂㊀。蝮蛇暮偃蹇㊁，空牀難暗投㊂。炎宵惡鳥故切明燭㊃，自敍不堪毒熱。畏蛇須燭，對燭增煩，不如舊丘之安適。

㊀《易》：旅即次。

㈡《楚辭》宋玉《大招》：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張揖曰：偃蹇，委曲貌。

㈢沈約詩：空牀寄杯酒。鄒陽書：暗投之於路。

㈣《法言》：正服明燭。

㈤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此舊丘指洛陽。

開襟仰內弟，一作第，非㈠，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㈡，接居成阻修㈢。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㈣，諷詠一作興詩家流㈤。此述念崔之意。畏熱不能過訪，欲俟之秋深。「接居成阻修」，卽所謂寸步難相就也。

㈠王粲《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白帖》：舅之子爲內兄弟，陸厥有《答內兄顧希叔》詩。

㈡陶潛詩：束帶候鷄鳴。《霍光傳》：如芒刺在背。

㈢向秀《思舊賦序》：居止接近。張載詩：欲往從之路阻修。

㈣《魏都賦》：覽大《易》與《春秋》。《齊書》：陸澄讀《易》三年，不能解其義。

㈤《顏氏家訓》：諷詠詞賦。楊修曰：今之頌賦，古詩之流。

蘊當作醞藉異時輩㈠，檢身非苟求㈡。皇皇使去聲臣體㈢，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㈣，漢苑歸騕褭㈤。短章達我心㈥，理爲去聲。一作待識者籌㈦。末述簡崔之意，評事賢而奉使，故贈詩以談心。

㈠束晳《讀書賦》：優游蘊藉。《晉書·周顗傳》：時輩親狎，莫能褻也。

㈡《商書》：檢身如不及。

㈢《詩》：皇皇者華。序：皇華，勞使臣也。《唐書》：評事，掌出使推按。

㈣《左傳》：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㈤驊騮歸漢，暗用武帝得天馬。

㈥孔融書：附此短章，聊申我心素。

㈦識者，指崔。

信行去聲遠修水筒 原注：引泉筒。

鶴注：以《課伐木序》證之，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師氏曰：姓譜有姓信者，公《伐木》詩序有隸人信行。

汝性不茹葷㊀，清淨僕夫內㊁。秉心識本一作根源㊂，於事少凝滯㊃。

而心識本源，恭謹而事少凝滯，士人有此，亦佳士矣。公以此觀僮僕，何等深心。

㊀《莊子》：顏子不飲酒，不茹葷。

㊁《漢書・揚雄傳》：常清淨，作符命。《詩》：召彼僕夫。

㊂又：秉心塞淵。《史記》：秦碑：本原事迹。

㊃《屈原傳》：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晉陽秋》：劉輿事無凝滯。

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㊀。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㊁。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此記修筒之事。石碎，故筒拆。冒險遠修，用力勤矣。

㊀鮑照詩：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㈡《淮南子》：江淮通流。

日曛驚未餐一作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㈠。於斯答恭謹㈡，足以殊殿丁甸切最㈢。此憫信行之勞。驚而且愧，公之仁心懇至也。裂餅分嘗，公之一體待物也。

㈠《杜臆》：嘗所愛，謂分嘗所愛之餅。盧注：後周《王羆傳》：乃裂薄餅緣。舊引何曾餅裂十字文，不合。

㈡《前漢・蕭何傳》：年老素恭謹。又《萬石君傳》：恭謹無與比。

㈢《漢書注》：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詎要平聲方士符㈠，何假將軍佩高麗本作佩，黃生作拜，舊作蓋㈡。行去聲諸直如筆㈢，用意崎嶇外㈣。

末因得水而贊其能。引泉如是，亦何須符佩之奇乎。即此直性之人，意無崎嶇，遂能力任勤勞，而通流遠注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㈠《史記・秦本紀》：方士欲鍊以求奇藥。《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水中，能使逆流而上。又《汝南先賢傳》：葛玄與吳大帝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即書符著廟社中，須臾大雨淹注，平地水尺餘。何雲曰：《真誥》有制虎豹符、方士符，蓋用此。《示獠奴阿段》詩云「怪爾常穿虎豹群」，此可證也。

㈡朱注：《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爲曲蓋焉。戰國嘗以賜將軍。此言信行觸熱入山，不假張蓋也。錢箋：趙次公引《東觀漢記》：李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泉飛出。但無蓋字。高麗刻本草堂詩作佩，較蓋字爲穩。黃生注：後漢耿恭居圍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拜井，井泉奔出。杜用此字蓋當作拜，乃聲近而訛也。

㈢行諸，猶云行乎，呼其名也。袁淑詩：信行直如弦。隸人取名本此。　定功曰：後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

曰弼。以其頭尖，時人呼爲筆公。《晉書》：周處爲中丞，正繩直筆。

㊃《吳越春秋》：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前漢・陸賈傳》：崎嶇山海間。

申涵光曰：「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體恤下情如是，真仁者之用心。陶公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兩賢一轍。

催宗文樹雞柵

鶴注：詩云「山腰宅」，即前客堂也，當是大曆元年作。

吾衰怯行邁㊀，旅次展崩迫㊁。愈風傳烏雞㊂，驅趁丑慎切制不禁，喧呼山腰宅㊄。踏藉盤案翻，此句舊在塞蹊上。終日憎赤幘㊅。首明樹柵之由。趙注：春卵可抱育，故秋卵方充食也。百翮，連母五十頭。驅趁，謂驅去仍來，雖制之亦不能禁。此處舊本顛錯，《杜臆》謂當再整。今上下互調，語意便明。

㊀《詩》：行邁靡靡。

㊁展崩迫，言迫促少休。任昉表：無任崩迫之情。

㊂《本草》：烏雌雞，治風濕痺。

㊃張衡《南都賦》：春卵夏筍。

㊄庾信《枯樹賦》：頓山腰而半折。

㊅干寶《搜神記》：安陽城南有亭，一書生明術數，人亭宿，夜半有赤幘者來，或問曰：「向赤幘者誰？」答曰：「西舍老雄雞也。」

課奴殺青竹㊀，此句舊在終日上。塞先則切蹊使之隔㊁。牆東有隙晉作閒散地㊂，可以樹高柵㊃。織籠曹其內，令平聲入不得擲。稀間苦一作可突過㊄，觜距一作爪還污去聲席㊅。此記樹柵之事。樹柵織籠，奴僕之責。課督之者，則宗文也。曹，群處也。擲，拋走也。稀間，柵間有稀隙，則雞可突出，而席仍霑污矣。

㊀殺青竹，洙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令耐久也。

㊁《月令》：塞徑徯徑。

㊂《漢書·逸民傳》：避世牆東王君公。《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㊃《梁書》：樹木爲柵。

㊄《上林賦》：捷垂條，掉希間。

㊅張華《鷓鴣賦》：鷓鴣介其觜距。

避熱時來晉作未歸，問兒所爲跡。二句舊在高柵下，依《杜臆》改正。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㊀。應平聲宜各長子兩切幼，自此均勍敵㊁。籠柵念有修，近身見一作知損益㊂。明明領處上聲分音問㊃，一一當剖析㊄。此面命宗文之語。我寬四句，宗文答詞。籠柵四句，公復申囑。有柵，則雞不啄蟻。有籠，則狐不噬雞。且各領長幼，均敵不爭，所以區分諸籠者，又悉矣。損益，查籠柵之不齊。剖析，別雞群之異黨。

㊀《齊民要術》：雞棲宜椓地爲籠，內著棧，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詩》：取彼狐貉。

㊁《左傳》：勍敵之人，隘而不利。

㊂《易》：近取諸身。《法言》：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㈣傅咸樂府：明明總天機。《晉書》：謝安謂桓沖曰：「朝廷處分已定矣。」

㈤《韓非子》：一一而聽之。《魏志》：管公明剖析玄旨。

不昧風雨晨㈠，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㈡，其氣心匪石㈢。倚賴窮歲晏㈣，撥煩及一作去冰釋㈤。未似尸鄉翁㈥，拘留蓋阡陌㈦。此豫計柵成後事。平時聽雞減憂，藉以自寬。歲終賴雞充用，兼慰宗文也。末二，作自哂語。不昧，謂鳴不失期。匪石，言司晨有信。撥煩，無喧呼煩惱也。拘留，應怯行邁。阡陌，應牆東地。黃生曰：詩本瑣細，結見大家數。此章，十句者兩段，八句者兩段。

㈠《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小序：言亂世則思君子。

㈡凡鳥，謂家禽。朱浮書：褻之者以爲園圃之凡鳥，外厭之下乘。

㈢《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㈣窮歲晏，謂貧窮歲暮。

㈤《後漢・胡廣傳》：才略深茂，堪能撥煩。《莊子》：渙若冰將釋。

㈥《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至千頭，皆立名字，欲引呼名，皆依呼而至。後昇吳山，莫知所在。

㈦《楚辭序》：拘留不遣。

盧元昌曰：雞柵本一瑣事，杜公説來，便見仁至義盡之意。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禽有別，驅諸柵籠，義也。螻蟻可全，狐狸亦免，義中之仁。長幼不混，勍敵亦均，仁中之義。於課柵一事，直抉至理如許，可謂善勖其子矣。

貽華陽柳少去聲府去聲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唐書》：華陽縣屬成都府，貞觀十七年析成都縣置。

繫音計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晉作嘯㊀，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一作石下堂，一作堂下石，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㊁，絶壁上上聲朝暾㊂。敍曉訪少府。少府寓居寺中，故繫馬問之。月下之露，洗出火雲。朝起之暾，上於絶壁。此言夏時早景，句法倒裝。

㊀陶潛詩：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㊁火雲，朝霞也。盧思道《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謝瞻詩：月露皓已盈。東坡詩：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

㊂謝靈運詩：晨策尋絶壁。《楚辭》：暾將出兮東方。注：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然盛也。謝靈運詩：晚見朝日暾。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㊀。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去聲多暍於歇切死㊁，汗踰水漿翻㊂。俊才得之子㊃，筋力不辭煩。此言曉訪之故。不耐觸熱，固須早行，況少府才俊，尤宜亟候也。

㊀晉程曉詩：可憐襤褸襦子，觸熱到人家。

㊁《漢紀》：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暍，傷暑也。

㊂《世説》：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

㊃《後漢·馬融傳》：美辭貌有俊才。《詩》：彼其之子。

指揮當世事，論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流涕濺衣一作我裳，悲風排帝閽㊀。鬱陶抱長策㊁，義仗知者論平聲。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㊂。文章一小技㊃，於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㊄，因是託子孫㊅。此敍少府肝膽議論。有少府長策，足以匡濟當時，則己之文章末技，何關大道乎，故有起予之歎。且服其意氣過人，并欲以子孫託之。

㊀張衡賦：叫帝閽使闢。

㊁《書》：鬱陶乎予心。《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内。

㊂《家語》：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

㊃柳必推贊公之詩文，故自謙云，文章特小技耳。他日又云「文章千古事」，方是實語。《後漢·楊賜傳》：造作賦説，以蟲篆小伎，見寵於時。揚雄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

㊄《論語》。斑白，出《孟子》。

㊅《世説》：曹公少時見橘玄，玄謂曰：「吾老矣，當以子孫相累。」

俱客古信州㊀，結廬依毀垣㊁。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免軍旅喧㊂。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㊃。子壯顧我傷㊄，我歡兼淚痕㊅。餘生如過鳥㊆，故里今空村。此自敍客夔景況。成都有崔旰之亂，而夔州免於軍旅，故得以歌舞歡宴。但思餘生無幾，而故里難尋，故不覺相對淚下耳。《杜臆》：「我歡兼淚痕」，此真情苦語。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二段各十二句。

㊀朱注：夔州本梁信州，隋爲巴東郡，武德元年改信州，二年又改夔州。《新書》：避皇外祖獨孤信諱，改夔州。

㈡陶潛詩：結廬在人境。

㈢《吳越春秋》：越王曰：「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

㈣李斯書：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莊子》：鼓盆而歌。

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雅善鼓瑟，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烏烏。楊惲書：

㈤《詩》：顧我則笑。

㈥梁簡文帝詩：淚痕未燥詎終朝。

㈦張載詩：人生苦海内，忽如鳥過目。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音洛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子丈切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初至夔州作，故云「衰年旅炎方」。史言是年春旱，至六月始雨，觀詩云「徂暑終衰歌」，則知夔州六月尚無雨也。七月三日，蓋立秋之日，凡公詩記日者，皆指節候言。

今茲商用事㊀，餘熱亦已末㊁。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㊂。亭午減汗流㊃，比音皮。一作北隣耐人聒㊄。晚風爽烏匼遏合切㊅，筋力蘇摧折㊆。從初秋敍起。五六，言亭午熱退，承餘熱句。七八，言晚加小涼，承生意句。

㊀《孟子》：今茲未能。《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前漢·五行志》：尊卦用事。

㈡已末，已盡也。

㈢《莊子》：待決西江之水而活汝。

㈣《天台山賦》：羲和亭午。

㈤比隣，見二卷。

㈥薛夢符曰：烏匜，烏巾也。趙曰：今有匜頂巾之語。吳若本注：魏武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貴賤。晉咸和中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皆白帢。二宮直官烏紗帢。作帢，音恰，苦協切。字書無匜字。朱注：《博物志》：魏武作白帢。《禮部韻略》：帢，帽也，亦作帢，士服，狀如弁，缺四角。至匜字古人多用之，如鮑照詩「銀屏匜匝」，《唐書》楊再思阿匜取容，盧杞諂諛阿匜，皆不以言巾。洪駒父謂烏匜不舒貌，此臆說耳。

㈦吳均詩：不爲君所惜，摧折尚何言。

閉目踰十旬㈠，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㈡，健步聞一作供旱魃㈢。園蔬抱金玉㈣，無以供採掇㈤。密雲雖聚散㈥，徂暑終一作經衰歇㈦。此申言旱虐難堪，承上餘熱來。退藏，雨師不來。健步，旱魃疾行。抱金玉，貴如金玉也。終衰歇，終夏無雨也。

㈠謝靈運詩：我勞盈十旬。

㈡《易》：退藏於密。

㈢《山海經》：黃帝攻蚩尤於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帝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上，所居不雨。《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裸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鬽，俗曰旱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㈣庾信詩：拂雲就園蔬。《洛陽伽藍記》：玉蕊金莖。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㊄《詩》：薄言采之，薄言掇之。

㊅《易》：密雲不雨。

㊆《詩》：六月徂暑。

前聖耆古慎字焚巫㊀，武王親救暍於歇切㊁。陰陽相主客㊂，時序遞回斡烏括切㊃。灑落惟清秋㊄，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雁㊅，南向欲行音杭列。此預道秋涼節候，承上晚風來。陰陽進退，時序迭有轉移，古人不焚巫而惟救暍，正有見於此耳。今秋雁南飛，喜時候之不爽矣。

㊀臧文仲當時有聖人之名，故云前聖。其諫止焚巫事，見前。

㊁《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及於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㊂古諺：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㊃謝惠連《七夕》詩：傾河易回斡。

㊄潘岳賦：庭樹搖以灑落。

㊅《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

歎思紅顏日㊀，霜露凍階閨。胡馬挾雕弓㊁，鳴弦不虛發㊂。長鉇音批逐狡兔㊃，突羽當滿月㊄。惆悵《白頭吟》㊅，蕭條遊俠窟㊆。此追論壯年樂事，亦從秋景想出。上六思昔，下二傷今。盧注：此卽《壯遊》詩中「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事也。

㊀庾信詩：紅顏無復多。

㊁《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

㈡《上林賦》：弦不虛發。

㈣《廣韻》：鈚，箭也。《通俗文》：骨鏃曰骹，鐵鏃曰鏑，鳴箭曰骳，靡葉曰鈚，皆古制。

㈤趙曰：突羽，其羽奔突而疾也。劉孝威賦：彎弓滿月之勢。

㈥《楚辭》：惆悵兮私自憐。卓文君有《白頭吟》。

㈦郭璞詩：京華遊俠窟。

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去聲壯跡頗疏㈠，歡樂音洛曾音層倏忽㈡。杖藜風塵際㈢，老醜難剪拂㈣。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㈤。賤夫美一睡㈥，煩促嬰詞筆㈦。此結出呈元之意。上四稱元，中四自敘，下四賓主並收。《杜臆》：曹長喜燒煉，故末以此戲之，謂其雖得仙術，未能羽化，猶是池中物。而已之善睡，不減於仙遊。方云修真者戒睡，故云戲呈。此章，前四段各八句，末段十二句收。

㈠跡頗疏，言踪跡疏放。向秀《思舊賦序》：嵇意遠而疏。

㈡蔡琰《笳曲》：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又：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

㈢《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

㈣劉孝標《絕交論》：剪拂使長鳴。

㈤《吳志》：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㈥《續仙傳》：夏侯隱登山渡水，亦閉目美睡，人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人稱睡仙。

㈦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牽牛織女

鶴注：當是公初至夔時，因所見而賦之。依梁氏編在大曆元年。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上聲其東㊀。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㊁。神光一作仙竟一作意難候㊂，此事終蒙朧㊃。颯然精靈魯訾作爽合㊄，何必秋遂逢他本作通。首言牛女會合，出於俗傳之妄。朱注：牛女會合，世俗多爲所惑，公故力闢其誣。

㊀《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已被召。」弟曰：「何事織女渡河？」曰：「暫詣牽牛。」

《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晉志》：織女二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陸機詩：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

㊁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以祀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少年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奕奕正白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爲徵，便拜而乞願。

㊂《漢武帝紀》：祭后土，神光三燭。

㊃支遁詩：朦朧望幽人。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

㊄夏侯湛《東方朔像贊》：精靈永職。

亭亭新妝立㊀，龍駕具層空一作穹㊁。世人亦爲去聲爾，祈請走去聲兒童。稱去聲家隨豐儉㊂，白屋達公宮㊃。膳夫翊堂殿㊄，鳴玉淒房櫳㊅。曝衣遍天下㊆，曳月揚微風㊇。蛛絲小人態，

曲綴一作掇瓜果中㈨。初筵宴重露㈡，日出甘所終一作從㈡。此見七夕祈請，乃世俗之好事。新妝龍駕，想望織女也。稱家句，言貧富皆然。白屋句，言朝野皆然。膳夫鳴玉，言貴賤皆然。曝衣瓜果，引證七夕事。宴露照日，謂終夜虔祀。

㈠《杜臆》：亭亭二句，指織女，乃俗論如此。《世説》：亭亭玉立。庾信《七夕賦》：嫌朝妝之半故，憐晚拭之全新。

㈡謝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

㈢《記》：稱家之有無。

㈣《説苑》：窮巷白屋。白屋，茅屋也。綴注：明皇貴妃七夕長生殿有感牛女事，知當時宮中有此俗矣。《左傳》：有守於公宮。

㈤《西京賦》：膳夫馳騎。注：宰夫也。《嵇康傳》：鳴玉殿省。

㈥庾信《七夕賦》：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淒房櫳，言室内一空。

㈦《西京雜記》：太液池西有漢武曝衣樓，七夕出后衣曝於樓上。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夕，曝經書及衣裳。

㈧謝莊賦：曳雲表之素月。李德林詩：微風動羅帶。

㈨《荆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者，則以爲得巧。

㈩《詩》：賓之初筵。陶潛詩：裛露掇其英。

㈡《莊子》：日出而作。

嗟汝未嫁女，秉心懿忡忡㈠。防身動如律㈡，竭力機杼中㈢。雖無舅姑一作姑舅事㈣，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思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㈤，恩始夫婦恭㈥。小大有佳期㈦，戒之在至

公㈧。方圓苟齟壯五切齬偶許切㈨，丈夫多英雄㈩。一云勿替丈夫雄。此因織女而及夫婦，見人情不可以苟合。女子待嫁，未免憂心忡忡，但以禮律身，唯勤事織作而已。蓋夫婦之道，通於君臣，臣一失節，則君將不容矣。婦一失身，則夫將見絶矣。故知大而仕進，小而婚配，皆當出於至公也。牛女渡河，説既荒唐，舊俗乞巧，願涉私情，故夫婦人倫之道諷諭世人。君臣句，特比語耳。此章，八句起，後兩段各十四句。

㈠《詩》：憂心忡忡。

㈡陳琳檄文：如律令。李善注：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㈢古詩：扎扎弄機杼。

㈣《記》：逮事舅姑。無舅姑，未嫁夫也。

㈤劉伶《酒德頌》：陳設禮法。

㈥《内則》：禮始於謹夫婦。

㈦《楚辭》：與佳期兮夕張。

㈧《論語》：戒之在色。

㈨《九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

㈩孔融書：盛孝章，實丈夫之雄也。

張綖曰：《易》言物不可以苟合，故借牛女無私會之事，以興男女無苟合之道。又因男女無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之義。蓋合必以禮者，女之佳期。進必以正者，士之佳期。如或不在至公，恐英雄丈夫，必不以不令之女而爲婦。剛明正大之主，又豈以不令之士而爲臣哉。是詩，觸類旁通，高古嚴正，可見古作詩者之意。

羅大經曰：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劉靜春先生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洪邁《容齋隨筆》曰：《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瞻以俟之。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也。

雨

此言旱後得雨，當在「行雲遞崇高」之前，且云「白谷變氣候」，知爲夔州作也。舊編前後互錯。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㊀。風吹蒼江樹 朱子改作去，董作澍㊁，雨灑石壁來。此章喜旱後得雨，即下章所云「前雨傷卒暴」也。雲霧先興，風雨並作，此曉時驟雨之勢。

㊀《漢書》：《天馬歌》：神徘徊，若留放。

㊁此乃古詩，作樹字本合，言風先吹樹而繼以雨來也。《朱文公語録》：杜詩最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正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極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云「鼓角漏天東」，後人率牛織女　雨

不曉其義，遂改漏爲滿，似此類極多。董斯張曰：峽中波浪險絶，長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雨之澍。《洞簫賦》：聲礧礧而澍淵。李善云：澍，古注通。

淒涼生餘寒，殷殷上聲兼出一作山雷。白谷變氣候㊀，朱炎安在哉㊁。高鳥濕不下去聲，居人門未開㊂。此寫雨中之景。雨久則寒生，兼雷則雨大，故暑氣乍銷，而人鳥俱寂。

㊀邵注：白谷，巫山之谷。曆法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謝靈運詩：旦昏變氣候。

㊁《景福殿賦》：開建陽則朱炎艷。

㊂鮑照詩：居人掩閨卧。

楚宮久已滅，幽珮爲去聲誰哀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去聲古才㊁。冥冥翠龍駕㊂，多自巫山臺㊃。此歸功行雨之神。楚襄久没，神女更爲誰哀乎？彼巫山行雨，特才人託夢以諷成賦耳。今之乘龍灑雨者，豈真陽臺神力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㊀《神女賦》：搖珮飾，鳴玉鸞。

㊁《陸機傳贊》：言論慷慨，冠乎終古。

㊂《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

㊃胡夏客曰：多當讀章移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古音如是。今按：多乃大都之意，恐不必解作祇。

同是咏雨，此章説得奇而空。下章説得正而實。

朱子改「樹」爲「去」，言風吹蒼江而去，雨灑石壁而來，去來指風雨。董氏改爲「蒼江澍」，却是説風吹而江澍矣，豈可云雨灑而壁來乎？猶覺未安。

雨

黃鶴編在雲安作。今按：雲安有《喜雨》詩，言巢燕林花，當是夏時得雨。此云亢陽秋熱，知非雲安矣。且詩又云我圃蒼翠，雲安匆匆，焉得有圃，其爲夔州作無疑。《杜臆》因詩有郊扉、我圃，疑爲瀼西所作。今按：《客堂》詩言深山林麓，《雞栅》詩言山腰阡陌，何嘗非郊圃。還依朱本入在大曆元年。

行雲遮崇高㈠，飛雨靄而至㈡。潺潺石間溜㈢，汩汩松上駛㈣。亢陽乘秋熱㈤，百穀皆一作亦已棄㈥。皇天德澤降㈦，燋卷有生意㈧。此章言積雨之象，即下文所云「今雨喜容易」也。上四雨景，下四雨澤。溜在山上，故隔松傳響。潺潺，聲大而遠。汩汩，聲細而近。

㈠宋玉《高唐賦》：朝爲行雲。

㈡謝朓詩：朔風吹飛雨。

㈢魏文帝詩：谷水潺潺，落葉翩翩。謝惠連詩：響出山溜碧。

㈣《海賦》：泫泫汩汩。水聲也。靈運詩：活活夕流駛。

㈤《洪範五行傳》：君將亢陽之節，故旱災應也。

㈥《易》：百穀草木麗乎土。

㈦古詩：皇天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㈧應璩書：頃者炎旱日更甚，砂礫銷鑠，草木燋卷。王褒詩：摧殘生意餘。

前雨傷卒倉活切暴㊀，今雨喜容易音異。不可無雷霆，間去聲作鼓增氣㊁。佳聲達中宵，所望時

一致㊂。清霜九月天㊃，髣髴見滯穗㊄。次言久雨須雷，庶秋晴有穫。上四望雷，下四得雷。

㊀《前漢・師丹傳》：卒暴無漸。

㊁《左傳》：一鼓作氣。《三國序贊》：懦夫增氣。

㊂《易》：一致而百慮。

㊃湛方生《弔鶴文》：負清霜而夜鳴。

㊄《長門賦》：時髣髴以物類兮。《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郊扉及我私一作栽耘㊀，我圃日蒼翠㊁。恨無抱甕力㊂，庶減臨江費。末乃感頌雨德，圃蔬霑潤，則汲水省費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㊀《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㊁謝朓詩：蒼翠望寒山。

㊂《莊子》：子貢至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雨二首

此亦夔州所作，首章云巢居，云層臺，次章云倚天石，云長江白，皆係峽中景象。

青山澹無姿㊀，白露誰能數上聲㊁。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此章對雨而念行人也。首言雨中之景。

㊀江淹詩：青山澹無姿。

雲氣蒙，故山常澹。雨濕多，故露難辨。片片，秋雲之狀。蕭蕭，秋雨之聲。

㈡邵注：誰能數，暗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

殊俗狀巢居㈠，層臺俯一作附 風渚。佳客適萬里㈡，沉思去聲 情延佇㈢。

吳楚㈣。久陰蛟螭出㈤，寇盜一云冠蓋復扶又切幾許㈥。下乃對雨之懷。 佳客萬里，乃層臺所遥望者。 掛帆以下，又沉思所計慮者。 《杜臆》：佳客必有所指。 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處。 元稹《通州》詩：平地纔應一頃餘，閣欄都大似巢居。 自注：巴人都在山陂架木爲居，自號閣攔頭。

㈡曹植詩：之子在萬里。 陸機詩：沉思鍾萬里。

㈢《離騷》：結幽蘭而延佇。

㈣《海賦》：驚浪雷奔。

㈤蛟，龍屬，無角，似蛇，細頸，頸上有白嬰，四脚。 嬰，逆鱗也。 螭，似蛟，無角，如龍而黄。

㈥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其二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去聲 枕席㈠。 回風起清曙一作曉㈡，萬象萋已碧㈢。

倚天石。 日假何道行㈣， 雨含長江白。次章，對雨而傷戍卒也。 首記峽中秋雨，寫陰慘之狀。 上四，見自宵及旦。下四，言雲濃雨晦。

㈠陶潛詩：夜中枕席冷。

㈡回風，旋轉之風。 古詩：回風動地起。

㈢《孝經鉤命訣》：萬象咸載。

㈣岫，山穴也。陶潛辭：雲無心而出岫。

㈤日行有黃道赤道。

江上

連檣荊州船，有士荷去聲戈一作矛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去聲辟山㊀，總戎備強敵㊁。水深雲光廓㊂，鳴艫各有適。次記雨中征戍，寫愁苦之情。《杜臆》：草鎮，地名，想卽黃草峽，前詩云「黃草峽西船不歸」，可證。蓋峽西有亂，總戎調荊兵以防之，故船中軍士荷戈冒險而赴遠役。羣盜，指小寇言，時又有下辟山者，而總戎止備強敵，不暇及之，故鳴艫各有所適，峽中不能安枕可知已。

㊀《唐・地志》：渝州有璧山縣。《宋史》：辟山縣，隸重慶府。疑卽此地。

㊁《吳越春秋》：強敵之兵日駭。

㊂漢昭帝詩：雲光開曙月低河。

漁艇息一作自悠悠，夷歌負樵客㊃。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末見漁樵自得，而歎己之留滯也。首段敍時景，次段述時事，所謂書時也，而朝夕所見，皆記於此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㊃《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李嶠詩：荒阡下樵客，野猿驚山鳥。

王嗣奭曰：公《憂旱》詩云：「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今雖得雨而復憂盜，前章憂吳楚之盜，故恐遠客難行。此章憂峽中之盜，故憐士卒勞役耳。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顧注：詩言江上倚樓，此夔州西閣所作也。

江上日多雨一作病㊀，蕭蕭荊楚秋㊁。高風下去聲木葉㊂，永夜攬一作挈貂裘㊃。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上四敍景，旅客悲秋之況。下四言情，舊臣憂國之懷。夜不眠以至曙，故對鏡倚樓，看容色而計行藏。但以報主心切，雖衰年未肯自諉，此公之篤於忠愛也。鏡㊄，行藏獨倚樓㊅。黃生注：勳業老尚無成，故頻看鏡。行藏抑鬱誰語，故獨倚樓。

㊀鮑照詩：江上氣早寒。

㊁《春秋正義》：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晉書・羅含傳》：可謂荊楚之秋。莊公之世，經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爲楚也。

㊂江逌詩：高風吹節變。《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㊃謝靈運《羅浮山賦》：發潛夢於永夜。

㊄杜篤《吳漢誄》：勳業既崇。庾信詩：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

㊅江淹詩：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陳師道後山曰：真宗嘗觀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逮此。

黃生曰：此詩後半所云，是本懷，是正說。其餘自嗤自怪，自寬自釋，皆卽此意，而反覆變化以出之。詩以言志，才以抒辭。志，不變者也。辭，百變者也。才不能變，則其志亦不足觀矣。此非志之罪也，才之罪也。於此歎杜公之才之足以副其志也。

雨晴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雨時一作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㊀。天路看一作休殊俗㊁，秋江思去聲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一作送書頻。故國愁眉外㊂，長歌欲損神㊃。

上四雨晴有感，下申思鄉之意。一雨時總是此山，及晴罷而峽洗如新，喜初晴矣。晴則可以出峽，而猶然留滯，故不勝愁思。殊俗，指夔州，淚盡蒙此。秋思，念家鄉，無書蒙此。故國，指洛陽。愁眉外，心愁而眼不能見也。凡引古典，須用翻新。猿聲霑淚，黃犬附書，情已悲矣。此說猿多而淚零已盡，無犬而頻覓附書，語倍悽慘。上句用《水經注》漁者歌，下句用陸機入洛事，注皆別見。

㊀蕭子顯詩：雨罷葉增緑。山峭夾水曰峽。

㊁天路，猶云天邊，即指夔州。枚乘詩：天路隔無期。《詩序》：國異政，家殊俗。

㊂釋亡名詩：愁眉獨向隅。

㊃陸機詩：長歌赴促節。

按羅景綸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體本無改變，唯既雨初晴，則山際精神，乃煥然如新。此說似未當。若上句出晴字，則下句便複。據公詩「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即此詩注脚。知雨晴兩句，乃分說也。

雨不絕

梁權道依舊次，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以詩有「行雲莫自濕仙衣」句也。《演義》：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絶》。

鳴雨既過平聲漸細晉作細雨微㊀，映空搖颺去聲如絲飛㊁。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㊂。舞石旋應平聲將乳子㊃，行雲莫自濕仙衣㊄。眼邊江舸何匆促一作遽，未待晉作得安流逆浪歸㊅。上六雨中景物，末二雨際行舟。風狂雨急，故鳴而有聲，既過則細若飛絲矣。草不沾污，見雨之微。風雖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將子，記暮春雨。行雲濕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譏夔人冒險以趨利。

㊀王褒詩：空林鳴暮雨。應瑒詩：乃肯顧細微。

㊁梁簡文詩：春色映空來。《吳都賦》：與風颺颺。古詩：密雨如散絲。沈約《雨》詩：非烟復非雲，如絲復如霧。

㊂朱注：《增韻》：室有垣牆者爲院。黃鶴謂是嚴武幕中，非也。庾信詩：河邊楊柳百尺枝，別有長條蹙地垂。

㊃黃生注：石燕乳子，神女濕衣，此嚴羽所謂趣不關理者。羅含《湘中記》：石燕在零陵縣，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爲石。《水經注》：鷰山有石，紺色，狀燕，其石或大或小，及雷風相薄，小者隨大者而飛，如相將乳子之狀。將，領也。古樂府：一母將九雛。

㊄《演義》：莫自濕，勸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何胥詩：拂鏡下仙衣。

㊅《南史》：庾子輿奉父喪歸，至瞿唐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楚辭》：使江水兮安流。樂府：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

律體以首尾爲起闔，三四承上，五六轉下，此一定章法也。若在六句分截，則上重下輕，不見轉折生動之趣，詩之可

議在此。

朱瀚曰：題便可怪，搖颺如絲，只是申上細微。泥不亂，語近於率。風乍稀，節外生枝。舞石加乳子，未免冗贅。神女自濕衣，何須過慮。眼邊槻字，匆促拙字，安流逆浪，反覆重言，亦少意味。此當係贋作也，須辨之。

晚晴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分作。何遜詩：褰裳對晚晴。

返一作晚照斜初徹一作散，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一作近飲㊀，峽雨落餘飛。鳧雁一作鶴終高去㊁，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一作久微微㊂。

㊀張正見詩：鏡如臨風月，流如飲澗虹。前漢燕王旦時，有大虹下於宮中，飲井水竭。按：虹見則雨晴矣。

㊁《杜臆》：鳧不高飛，字恐有誤。

㊂陶潛詩：閑雨紛微微。上四晚晴之景，下四晚晴有感。夕照映虹，有似黃生曰：上半寫景，並精絶，晚晴之景如畫。三四倒裝句，各上三字一讀。五喻高蹈之士，六喻貪庸之人，公於兩者均無所處，所以途窮作客，留滯秋江也。

雨

黃鶴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杜臆》謂舟中所作，蓋因趙注以風扉爲舟扉耳。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舊作去 仍迴。鮫館如鳴杼㊀，樵舟豈伐枚㊁。清涼破炎毒㊂，衰意欲登臺。上六雨中之景，下二雨後之情。雲深而萬木隱藏者，以雨氣連山而不開也。風扉不定，水鳥仍迴，風雨並至也。雨落空江，聲如鳴杼，樵人阻雨，不能伐枚，江邊雨驟也。盧注：登陽臺而襲快風，衰意欲藉以少舒。胡夏客曰：風扉一聯，意在言外，比興無窮，非僅摹景而已。

㊀《文選》：鮫人織綃於泉室。

㊁《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詩》：伐其條枚。注：枝曰條，幹曰枚。

㊂古艷歌：夏節純和天清涼。

黃生曰：杜詩吟風之句，如「風扉掩不定」、「風幔不依樓」、「風簾自上鉤」、「寒聲風動簾」、「風連西極動」、「風前竹逕斜」，皆畫風手也。

奉漢中王手札

鶴注：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京，作書報公，而公復之以詩。舊編在永泰元年，今依朱氏入在大曆元年夔州。《杜臆》題上加奉字，以天潢尊之，其謹嚴如是。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㊀。剖符來蜀道㊁，歸蓋取荊門㊂。峽險通舟峻一作過，江長注海奔㊃。主人留上客㊄，避暑得名園。首段敘王行踪。王時罷郡歸朝，取道夷陵，而暫留歸州也。張遠注：主人，指歸州守。上客，卽漢中王。胡夏客曰：上四，起局莊嚴。通舟注海，作去筆。留客避暑，作留筆。

㊀潛注：首句，謂王所封之國甚大也。《書大傳》：周公曰：「吾今王之叔父也。」王，讓皇帝之子，代宗之叔父。

㊁曹植詩：剖符授玉，王爵是加。

㊂夷陵有荊門山，其狀如闕然。

㊃《吳越春秋》：決江導河，東注於海。

㊄梁元帝詩：光時留上客。

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㊀。天雲浮絶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一作涼宵永陳作逸，何看平聲駭浪翻㊁。入期朱邸雪㊂，朝音潮傍去聲。一作望紫微垣㊃。

壁、華軒，即名園佳景。良宵堪適，不必觸浪前行。朱邸，指王第。紫微，指帝宮。避暑在夏，宵永屬秋，還京正當冬雪，敘次詳明。

㊀戴嵩詩：饌玉待鳴鐘。

㊁蘇彦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驚丘山。

㊂謝朓牋：朱邸方開。又詩：黃旗映朱邸。《玉海》：《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諸侯朱户，故曰朱邸。

㊃《晉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

枚乘去聲文章老㊀，河間禮樂存㊁。悲秋宋玉宅㊂，失路武陵源㊃。淹泊俱崖口㊄，東西異石根㊅。夷音迷咫尺㊆，鬼物倚一作傍朝一作黃昏㊇。

玉，王在歸州。失武陵，公未之楚。俱崖口，兩地多山。異石根，彼此分手矣。夷音、鬼物，厭蠻俗之醜惡，自傷獨居夔

㊀枚乘去聲，自擬，河間比王。悲宋玉，王在歸州。失武陵，公未之楚。俱崖口，兩地多山。異石根，彼此分手矣。夷音、鬼物，厭蠻俗之醜惡，自傷獨居夔

州也。

㈠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間年最高。

㈡《漢書》：景帝子河間獻王德，學舉六藝，被服儒術，武帝時來朝，獻禮樂，對三雍宮。

㈢宋玉宅，在歸州。《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

㈣武陵源，用桃花源迷路事。

㈤宋之問詩：崖口衆山斷。

㈥歸州，在夔州之東。石根，山足也。庾信詩：橫琴坐石根。

㈦夷音，指楚語。

㈧《蕪城賦》：木魅山鬼，昏見晨趨。《洞冥記》：明莖草，照見鬼物之形。宋之問詩：山鬼泣朝昏。

犬馬誠爲戀㈠，狐狸不足論平聲㈡。從音聰容草奏罷㈢，宿昔奉清樽㈣。末致臨岐繾綣之情。犬馬，自方。狐狸，指當時竊位者。王於草奏之餘，應念宿昔交歡，囑其去後不忘也。此章，前三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曹植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㈡《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㈢《前漢·京房傳》：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沈佺期詩：顧我叨郎署，慚無草奏工。

㈣古詩：宿昔夢見之。古歌：清樽發朱顏。

返照

《杜臆》謂詩作於西閣，閣臨白帝城西，故見返照。一首，是全寫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㈠，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㈡，歸雲擁樹失山村㈢。衰年病肺惟高枕㈣，絶塞愁時早閉門㈤。不可久留豺虎亂㈥，南方實有未招魂㈦。上四，雨後晚晴之景。下四，衰病亂離之感。黃昏乍暝，故雲擁樹而山村之路遮迷。此時方欲高枕閉門，乃思及豺虎爲亂，則茲地不堪久留矣。但恐驚散之旅魂，未必能招之北歸耳。愁時指亂，招魂自謂。

㈠顧注：楚王宮，在巫山縣西北。祖孫登詩：飄颻楚王宮。《楚辭》：黃昏以爲期。

㈡吳均詩：九莖日返照。江淹詩：緬映石壁素。

㈢傅毅《七激》：仰歸雲，慰朔風。庾信詩：山村落獵圍。

㈣《史·張儀傳》：大王高枕而卧。

㈤晉封禪奏：人望絶塞。胡夏客曰：愁時而在絶塞，無可奈何，唯早閉門耳。《漢·嚴助傳》：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

㈥《楚辭》：山中不可以久留。張載詩：盜賊如豺虎。鶴注：公屢以强鎮比豺虎，是時楊子琳攻崔旰未已，公知子琳將變，故曰不可以久留。三年，子琳果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

㈦盧注：招魂者，禮之所謂復也。宋玉哀其師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故作《招魂》。《招魂》曰：魂兮歸來，南方不

可以止。

黃生曰：前半寫景，可作詩中圖畫。後半言情，能濕紙上淚痕。視白帝城中詩，較勝一籌，以起屬正聲，後半氣力雄厚故也。又曰：年老多病，感時思歸，集中不出此四意。而橫說豎說，反說正說，無不曲盡其情。此詩四項俱見，至結語云云，尤足悽神戛魄。

晴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初到夔州時作。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一作紋㈠。碧知湖外一作上草㈡，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去聲，摩霄鶴數羣。野花乾音干更落，風處急紛紛。

此爲久雨初晴而作也。三四新晴遠景，下四新晴近景。錦繡文，晴光映於山色。碧字、紅字，另讀，與「青惜峯嵐過，黃知橘柚來」句法相同。鶯和、鶴羣，自慨羈孤。花落紛紛，歎己飄零也。

㈠劉繪《琵琶峽》詩：照爛虹蜺集，交錯錦繡陳。

㈡湖外，謂洞庭湖之外。

其二

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㈠。下去聲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音石江深。

回首周南客㈡，驅馳魏闕心㈢。次章，對晴景而感懷。啼烏下食，鳴鶴高飛，見物情厭雨而喜晴。雨聲、日氣，點

明題意。末傷羈旅不歸也。衝塞射江，與魏闕相照。

㈠《易》：鳴鶴在陰。

㈡《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公借以自喻。太史公，乃司馬談。周南，在今西安府涇陽縣。

㈢《呂氏春秋》：中山公子謂詹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雨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洙注：詩云「蛟龍鬬」、「干戈盛」，是張獻誠、楊子琳、柏茂林並起兵討崔旰時也。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㈠。驟看平聲浮一作巫非峽過，密作一作塞密渡江來。牛馬行無色㈡，蛟龍鬬不開㈢。干戈盛陰氣㈣，未必自陽臺。乍晴復雷，雨將作矣。中四，狀其雨至而勢大。末言此關人事所召，非由地氣使然，詩蓋有感而作也。盧注：行無色，從雨密來。鬬不開，從雨驟來。上句喻凋殘未起，下句喻戰爭不休。

㈠《易》：雷出地奮豫。

㈡《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㈢漢武帝歌：蛟龍騁兮放遠遊。龍鬬野，出《漢書》。

㈣阮籍詩：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鶴注：此及後二篇，同是大曆元年作。《杜臆》：楊本殿中監，題云「殿中楊監」，尊殿也。草書云圖，豈如右軍《筆陣圖》耶？《唐書》：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南齊有內外殿中監。

斯人已云亡㊀，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㊁。楊示旭書，起處總提。斯人指張，及茲指楊。

㊀《詩》：人之云亡。

㊁陸機詩：感物情悽惻。

悲風生微綃㊀，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㊁，落落羣松直㊂。連山蟠其間㊃，溟漲與筆力㊄。此敘其書法之神妙。微綃之上，如風生萬里，以筆有古意也。玉動狀其疾徐，松直狀其蒼勁，連山狀其起伏，溟漲狀其浩瀚。

㊀潘岳詩：凱風揚微綃。

㊁謝朓詩：鏘鏘玉鑾動。

㊂《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

㊃《法書要録》：索靖章草書，若雪嶺孤松，冰河危石。

㊄溟漲，謂溟渤漲水。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南史》：王僧虔論書云：「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衞，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異耳。」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㊀。俊拔爲之主㊁，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㊂。此贊其書學之精深。

㊀臨池真盡墨，用衞夫人事。

㊁俊拔爲之主，用《晉書》王羲之傳贊語。

㊂百代則，用《晉書》王羲之傳贊語。

㈠衛恒《書勢》：弘農張伯英，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染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草聖。

㈡《杜臆》：「俊拔爲之主」，自是筆訣，在草書尤難。

㈢《王羲之傳》：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雁行。

嗚呼東吳精㈠，逸氣感清識㈡。楊公拂篋笥㈢，舒卷忘寢食㈣。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㈤。

末結楊公之賞鑒。

「張旭三杯草聖傳」，可證。　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六句。

㈠東吳精，稟東吳之精氣。　本傳：旭，東吳蘇州人。《杜臆》云：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知旭原有此號也。

㈡魏文帝書：公幹有逸氣。　《晉書》：衛瓘忠允清識，有文武之才。

㈢班婕妤詩：捐棄篋笥中。

㈣鮑照詩：朝日下卷舒。

㈤劉伶有《酒德頌》。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鶴注：題云「又出」，則是同時所作。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㈠。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㈡，清絕心有向一作尚。疾禁平聲千里馬㈢，氣敵萬人將去聲㈣。

《杜臆》：此詩蓋因才志不展，而發興於鷹揚者。首記畫鷹之神雋。

公賦鷹馬，必有會心語，此則「清絶心有向」是也。　前草書，是張旭真蹟。此鷹圖，乃臨摹馮畫。獨立，靜出羣。有向，動欲飛。千里馬，比其健。萬人將，喻其雄。　禁，當也。

㈠朱注：謝赫《畫評》：畫有傳移摹寫，爲六法之一。張彥遠云：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宮搨。十二扇，蓋搨馮監畫本也。《歷代名畫記》：馮紹正，開元八年爲户部侍郎，善畫鷹鶻雞雉，盡其形態，嘴眼脚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堂，有降雲蓄雨之感。

㈡《河圖説徵示》：鳥一足曰獨立。

㈢洙曰：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

㈣《史記》：項羽學萬人敵。《宋武帝紀》：魯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

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㈠。天寒大羽獵㈡，此物神俱王去聲㈢。當時無凡材㈣，百中去聲皆用壯㈤。粉墨形似間㈥，識者一惆悵。此見鷹而慨往事。　紹正乃開元間人，故想出驪山校獵之盛，不覺對畫而惆悵也。

㈠黄希曰：《舊書》：東内曰大明宫，正殿曰含元殿。驪山在昭應縣，故幸驪山則移含元之仗。　洙曰：玄宗太平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温泉宫較羽獵。《津陽門詩注》：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黄鶻，逸氣奇姿，特異他等。上每校獵，必置於駕前，目爲決勝兒。

㈡揚雄有《羽獵賦》。

㈢《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世説》：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㈣又：桓温曰：「萬石撓弱凡才。」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㊄《史記》：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　用壯，出《易・大壯》卦。

㊅《顏氏家訓》：皆須粉墨，不可濫也。

千戈少暇日，真骨老崔嵬㊀。　爲去聲君除狡兔㊁，會是翻一作飛輔上㊂。末借真鷹寄慨。遊獵不暇，

鷹老空山矣，然其力能搏兔，雖老猶可用也。　寫一畫鷹，而世之治亂，身之用舍，俱在其中，真是變化百出。　此章，前二

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㊀鍾嶸《詩品》：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㊁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　鶴注：狡兔，指崔旰輩。

㊂隋煬帝《鷹》詩：雖蒙轡上榮，無復凌雲志。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去聲公

鶴注：大曆元年二月，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平章事帥蜀，明年六月入朝。此詩當是元年秋作，相公指鴻漸。

去水絶還波㊀，　洩雲無定姿㊁。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平聲相逢，偶然豈足一

作定期。　送子清秋暮，　風物一作動長年悲㊂。　首段送別楊監。　上二興下聚散，別離二句承聚，送子二句

承散。

㊀古詩：長江無迴波。

㊁洩雲，雲之飄散者。　鮑照詩：洩雲去不極，馳波往不窮。

㊂殷仲文詩：風物自淒涼。　《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

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去聲 公鎮梁益㊀，軍事無孑遺㊁。解榻再見今㊂，用才復扶又切擇誰㊃。此言楊當受知於杜相。 國家出師之日，正豪俊見才之時也。

㊀《初學記》：劍南道，《禹貢》梁州之域，自劍閣西南方爲益州。

㊁《出師表》：曉暢軍事。《詩》：靡有孑遺。

㊂《後漢·徐穉傳》：陳蕃爲太守，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㊃《左傳》：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況子已高位㊀，爲郡得固辭㊁。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㊂。干戈未甚息，綱紀正所持㊃。此言楊當愛民以盡職。

㊀《唐志》：殿中監，從三品，則其位已高。

㊁得固辭，言不得固辭也。《書·禹謨》：稽首固辭。

㊂《景帝紀》：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㊃又：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汎舟巨石橫㊀，登陸草露滋㊁。山門日易去聲夕一作久㊂，當念居者思㊃。末致丁寧之意。 言水陸之艱難，此居者代爲行人思也。今我日夕還山，客當念此而致戒於前途矣。 此章，八句起，四句結，中二段各六句。

㊀《子虛賦》：內隱鉅石白沙。

㊁宋之問詩：草露濕人衣。

㊂隋蕭子隆詩：山門一已絕。

㊃《左傳》：不有居者。

贈李十五丈別

鶴注：李十五丈，卽文凝秘書也。前寄李秘書詩云「衣冠八尺身」，又云「玄成美價存」，故知爲文凝也。前詩在大曆元年夏作，此乃其秋作也。

峽人鳥獸居㊀，其室附層巔㊁。下臨不測江㊂，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迫各切㊃，少留改歲年。絶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㊄。此敍在夔景事。

其注疏也。見萬里船，則思出峽。名賢慰懷，喜對李丈也。《杜臆》：前寄李詩云：「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上四乃

㊀《魏都賦》：蠻陬夷落，度道而通者，鳥獸之氓。吳注：鳥獸居，卽巢居穴處。

㊁謝靈運詩：築觀基層巔。

㊂漢武都太守李翕《西峽頌》：下有不測之谿。

㊃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倚薄，猶言交迫。

㊄荀悦《漢紀序》：殊德名賢。

㊅又：開顏披心胸。

孤陋忝末親㊀，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一作顏合㊁，相與襟袂連㊂。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㊃，壯筆過飛泉㊄。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㊅。不聞八尺軀㊆，常受衆目憐。此述李丈交誼，并其才品。李與公，必同輩親戚，故云末親、比肩。遣僕、共筵，李待公厚也。展寸心，其議爽快。過

飛泉，其詩敏捷。玄成、子山皆父子顯達，以比李之家世通貴。

㈠《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㈡蔡邕《陳留太守碑》：意氣精朗。

㈢潘岳賦：躡踵側肩，掎裳連袂。

㈣鮑照賦：撫寸心而未改。

㈤曹植《王仲宣誄》：文若春華，思若湧泉。

㈥《周書》：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掌管記室。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並綺麗，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㈦陳壽《諸葛亮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

且爲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㈠。汧公制方隅㈡，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㈢，時危獨蕭然。清高金掌露一作莖露，一作莖掌㈣，正直朱絲絃㈤。昔在堯四岳㈥，今之黃潁川。此述李行之故，兼美汧公。封內，言其治化。金露，比其清操。朱絃，比其直節。朱注：《舊書》：勉坦率淡素，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清高數語，乃其實録。

㈠《一統志》：重慶府彭水縣，自三國至唐，皆名黔陽縣。舊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鶴注：《舊史》大曆七年，勉拜工部尚書及滑亳節度，不言封汧國。《新史》謂自嶺南節度召歸，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勉以大曆四年入嶺南，歸在五年公殁之後，今此詩已云汧公，蓋《新史》誤也。黃生注：時李勉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李往訪之，由蜀入黔，爲自北而南也。

贈李十五丈別

㈡《盧思道集》：外靜方隅，內康庶績。

㈢《管子》：四封之內。

㈣金莖露，見二卷。

㈤《後漢・黨錮傳》：直如弦，死道邊。

㈥洙曰：四岳，分掌四方之諸侯。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有治狀。

于邁恨不同㈠，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主要平聲。陳作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㈡。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此送別李丈，而望其再晤也。不同，不得同行。所思，指汧公言。上言三日共筵，李丈蓋嘗設榻以待公，今則解榻而懸諸秋露之傍矣。客遊久，言李丈行踪。月再圓，訂別後重逢。

結，中二段各十二句。

㈠《詩》：從公于邁。

㈡王融詩：結賞自雲嶠，移燕乃方壺。此遊仙詩也。

黃生曰：此詩北迴、南人二句，杜田謂李丈訪勉於梁州，是也。黃鶴謂由黔南以入豫章，故下有「解榻秋露懸」句，是就用陳蕃事，其固已甚。夫由蜀入豫章，一水之便，反迂道以入黔陽，何爲者耶？如「解榻再見今」，前以之贈楊監矣，豈必泥於江西乎？錢箋偏信鶴説，反以杜田爲誤，彼蓋依據史文耳。史載勉爲梁州都督，在肅宗初年，及寶應元年，党項、奴剌寇梁州，勉棄郡走，後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拜京兆尹。錢氏誤認訪勉在江西，故於北迴、南人，程途不合。且此詩已稱汧公，而《新書》記封爵在大曆十年，錢氏既知其謬矣。則本傳所載前

後歷官之歲，又安可盡信乎？據詩言「南入黔陽天」，知大曆初年勉尚在梁州也。如此類，正當援詩以正史，不當據史以釋詩矣。

種萵苣并序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朱注：萵苣，公借以自喻，序有「晚得微禄」句，詞旨甚明。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萵，烏禾切。苣，勤吕切。向二旬矣，而苣不甲拆，獨野一作伊人，非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禄，轗軻不進，因作此詩。《本草》：萵苣花子並同白苣，江東人謂之萵筍。莧有赤白二種，或謂細莧，俗謂野莧。

陰陽一錯一作屯乱，騎蹇不復扶又切理㊀。枯旱子其或作此中㊁，炎方慘如燬㊂。植物半蹉跎㊃，嘉生將已矣㊄。從夏旱敍起。陰陽錯亂而致旱，亦有感時事也。不復理，謂不循常理。

㊀蔡邕詩：苦熱氣驕蹇。邵注：驕，謂日色驕亢。蹇，謂雨水蹇澀。

㊁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若枯旱之望雨。

㊂《詩》：王室如燬。

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植物。

㊄《史記》：神降之嘉生。注：嘉，穀也。

雲雷歊奔命㊀，師伯集所使㊁。指揮赤白日，澒洞青光一作雲色起。雨聲先以晉作以，一作已

風，散足盡西靡㊂。此秋雨大作之象。奔命，奉上帝之命。所使，爲造化所使。指揮，日色藏影。湍洞，雲氣鬱蒸。

舊注：西靡，言雨散而斜向西也。

㊀《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㊁揚雄《河東賦》：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東西。

㊂謝朓詩：森森散雨足。宋玉《笛賦》：白日西靡。

山泉落滄江㊀，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㊁，信宿罷瀟灑。同。想里切。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此雨後治畦之事。

猶霹靂，雷久矣。紆颯沓，風緩矣。罷瀟灑，雨止矣。對經始，兩童相對而治畦也。

㊀《易》：山下出泉。

㊁應瑒《西狩賦》：颯沓風翔。

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㊀，荷去聲鋤功易音異止㊁。兩旬不甲拆㊂，空惜埋泥滓。此見嘉蔬之難植。藝子，下種也。破塊，鋤土也。

㊀《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㊁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㊂《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㊀。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㊁。翻然出地速，滋蔓户庭毀㊂。此見賤種之易繁。不知汝從何來，叢生於此，憎之也。一當秋露寒涼，不久委落，危之也。户庭毀謂遮塞路逕。

㊀《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㊁揚雄《河東賦》：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東西。

㊂謝朓詩：森森散雨足。宋玉《笛賦》：白日西靡。

山泉落滄江㊀，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㊁，信宿罷瀟灑。同。想里切。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此雨後治畦之事。

猶霹靂，雷久矣。紆颯沓，風緩矣。罷瀟灑，雨止矣。對經始，兩童相對而治畦也。

㊀《易》：山下出泉。

㊁應瑒《西狩賦》：颯沓風翔。

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㊀，荷去聲鋤功易音異止㊁。兩旬不甲拆㊂，空惜埋泥滓。此見嘉蔬之難植。藝子，下種也。破塊，鋤土也。

㊀《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㊁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㊂《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㊀。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㊁。翻然出地速，滋蔓户庭毀㊂。此見賤種之易繁。不知汝從何來，叢生於此，憎之也。一當秋露寒涼，不久委落，危之也。户庭毀謂遮塞路逕。

㈠《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草。揚雄《蜀都賦》：其竹則宗生簇攢，俊茂豐美。

㈡鮑照詩：歸華先委露。

㈢《左傳》：無使滋蔓。《易》：不出户庭。

因知邪干正㈠，掩抑至没齒㈡。賢良雖得禄，守道不封己㈢。擁塞先則切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此拈出本意，着眼在邪干正三字。君子守道潔己，其芳澤可以被人。小人必欲摧抑終身，如荆杞之敗芝蘭也。「掩抑至没齒」，此公痛心疾首語。芷蒿，是比義。芝蘭荆杞，又是比中之比。

㈠干，侵害也。

㈡吳均詩：掩抑摧藏張女彈。

㈢謝靈運詩：守道自不攜。《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李康《運命論》：封己養高，勢動人主。

中園陷蕭艾㈠，老圃永爲恥㈡。登於白玉盤㈢，藉以如霞綺㈣。芷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㈤。

仍以喻意作結，見邪終不能勝正也。蕭艾陷芷，老圃傷心，豈知久屈終伸，玉盤霞綺之上，登芷而不用芷，君子之可貴猶是矣。此章七段，各六句分截。

㈠《世説》：寧馬蘭摧玉折，不爲蕭敷艾榮。《詩》注：蕭，蒿也。

㈡老圃，見《論語》。

㈢《漢官儀》：封禪壇有白玉盤。徐摛《詠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

㈣藉綺，盤下承之以綺。謝朓詩：餘霞散成綺。

㈤曹植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高元之《茶甘錄》曰：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覩物有感則有興。今之作詩，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杜《萵苣》詩云：「兩旬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蔓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園》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與言詩矣。

白帝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張遠注：此在白帝城而作，非專咏白帝也。

白帝城中雲出門，一作城頭雲若屯㈠，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翠一作古木蒼一作長藤日月昏㈡。戎一作去馬不如歸馬逸㈢，千一作百家今有百一作十家存㈣。哀哀寡婦誅求盡㈤，慟哭秋原何處村㈥。

木蔽以陰雲，故昏霾日月之光。此陰慘之象也。戎馬之後，百家僅存。户口銷於兵賦，故寡婦遍哭於秋村。此爲崔旰之亂而發歟？　《杜臆》：前敍雨景，便興下亂象。戎馬，指作亂者。不如歸馬逸，笑其勞而無益。

㈠《莊子》：望之若屯雲。

㈡馬融《廣成頌》：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王逸《楚辭注》：雲興而日月闇。

㈢《國語》：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書》：歸馬於華山之陽。

㈣《文心雕龍》：百家騰駭。

㈤《戰國策》：調立城邑，無下千家。

㈥《楚辭》：聲哀哀而懷高丘兮。賈捐之對：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㈥《左傳》：誅求無藝。　陳後主詩：四野秋原暗。

杜詩起語，有歌行似律詩者，如「倚江柟樹草堂前，古老相傳二百年」是也。有律體似歌行者，如「帝城下雨翻盆」是也。然起四句一氣滾出，律中帶古何礙。唯五六掉字成句，詞調乃稍平耳。

黃草

朱注：觀首二句，乃夔州作無疑。　黃鶴疑松州被圍，謂廣德二年事，因以秦中驛使爲李之芳使吐蕃，蜀道兵戈爲徐知道據劍閣，全解俱謬。　今以舊編正之。　單復編在大曆元年之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人行一作行人稀㈠。秦中驛使去聲無消息㈡，蜀道兵一作干戈有是非㈢。萬里秋風吹錦水㈣，誰家別淚濕羅衣㈤。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去聲松州已被去聲圍。

此章爲蜀中兵亂而作也。　上四刺崔旰，下四憂吐蕃。　船不歸，水阻也。　行人稀，陸梗也。　無消息，未聞朝命區處。　有是非，郭崔互有曲直。　錦江別淚，憶舊交之遭亂者。　松州被圍，則全蜀安危所係，故所憂不獨在劍閣也。

㈠黃草峽，在涪州上流四十里。　赤岬山，在夔州府東北七里。　《通鑑》：大曆四年，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　胡三省曰：黃草峽在涪州之西。　《益州記》：涪州黃葛峽有相思崖，今名黃草峽。　山草多黃，故名。　《水經注》：赤岬山，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　土人云：如人祖胛，故謂之赤甲山。

㈡王粲爲劉表書：河山阻限，狼虎當路。　雖遣驛使，或至或否。

㈢《吳越春秋》：欲興兵戈，以誅暴楚。　《莊子》：無成心而有是非。

㊃萬里橋，在成都。　庾信詩：錦水照簪裾。

㊄又：別淚損橫波。　何遜詩：復恐濕羅衣。

朱鶴齡曰：考唐史，杜鴻漸至蜀，崔旰與楊子琳、柏茂林等各授刺史防禦，而不正崔旰專殺主將之罪，故有兵戈是非之語。蓋言崔亂成都，柏、楊討之，其是非不可無辨也。然旰本建功西山，郭英乂通其妾媵，激之生變，其罪有不專在旰者。未幾釋甲，隨鴻漸入朝，而吐蕃則歲歲爲蜀患，故末語又不憂劍閣而憂松州也。松州先爲吐蕃所陷，此云已被圍，必中間嚴武又收復之。

白鹽山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㊀。他皆任厚地㊁，爾一作我獨近去聲高天㊂。白牓千家邑㊃，清秋萬估一作古，一作里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一作難傳㊄。

《英華》作刷練始堪傳。

上四寫山勢之孤高，中二記人民之聚集，末則自信詩句足傳也。《杜臆》：山高者基必大。此山卓立羣峯之表，乃蟠根於積水之邊，望若懸空，是不任地而近天矣，豈非夔府一奇觀哉！且繞山而上，千家成邑，積水之中，萬估船來，又蜀中一都會也。向者春望此山，雖有斷壁紅樓之句，今秋親歷其地，苦心刻劃，而始得此山真面目，但恐詞人取句，未必能傳耳。此詩細玩，始知描寫之工。後來選者不及，論文笑自知，信矣。

㊀錢箋：《荆州記》：白鹽崖下有黄龍灘，水最急，沿泝所忌，故曰「積水邊」也。

㊁謝莊《月賦》：任地班形。

㈢《東京賦》：豈徒踢高天、蹐厚地而已哉。

㈣白牓，指門上扁額。《杜臆》：地志載赤甲山有孤城，卽魚復縣，鹽山不言有邑，此特言其有似千家之邑耳。

㈤江淹詩：刻劃鹽峯兮，山雲而碧峰。黃希曰：《世說》：周顗云：「刻劃無鹽。」此因山名白鹽，故有末句。

謁先主廟

鶴注：成都有先主廟，夔州亦有之。先主伐吳，步歸魚復，崩於永安宮，所以有廟。永安宮在豐溪之側，卽詩中青溪也。搖落乃秋候，當是大曆元年秋作。《方輿勝覽》：廟在奉節縣東六里。

慘澹風雲會㈠，乘時各有人㈡。力侔分社稷㈢，志屈偃經綸㈣。霸氣西南歇㈤，雄圖曆數屯㈥。錦江元過楚，劍閣復扶又切通秦。首敍先主始末。當時創業未半，委之武侯。及武侯既歿，而漢祚遂亡矣。各有人，孫曹角立也。力侔，謂三國鼎峙。志屈，謂征吳未遂。仗老臣以復漢，卽先主臨終時所謂「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也。雜耕渭南，歐血軍中，此《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霸氣二句，言天命去而漢祚終。過楚、通秦，傷其不久而合於晉。《杜臆》：蜀漢不興，以霸氣歇、曆數屯，天限之也。不然，蜀都雖小，其東達楚，可以取吳，其北通秦，可以取魏，何患不能混一哉。按：此說多一轉折，不如前說爲當。

㈠《世說》：道壹道人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陸機詩：靄靄風雲會。《雲臺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

㈡《吳越春秋》：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陸抗疏：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㊂《左傳》：社稷有主。

㊃《易》：君子以經綸。

㊄《出師表》：北定中原，興復漢室。　晉郭欽疏：萬世之長策也。

㊅《吳越春秋》：先王之老臣也。

㊆《蜀志》：亮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魏志》：勞役未已。未然、已然二字拆開，與酸辛爲借對。

㊇《魏志》：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人谷道，發病卒。　裴松之曰：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孔明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劉琨喪師，與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　阮籍詩：舉翼更酸辛。

㊈《吳越春秋》：范蠡曰：「霸王之氣，見於地户。」

㊉謝朓詩：雄圖悵若茲。　《書》：天之曆數在爾躬。

舊俗存祠廟㊀，空山立一作泣鬼神㊁。虛簷交一作扶鳥道一作過㊂，枯木半龍鱗㊃。竹送清樊作青溪月，苔移玉座春㊄。閭閻兒女換㊅，歌舞歲時新㊆。此寫廟中景事。　交鳥道，廟之高。半龍鱗，木之古。竹送二句，見歲時屢度。閭閻二句，見廟祀常存。　盧世潅曰：此見人心思漢，歷數百年如一日也。

㊀《國語》：卒歷代之舊俗。　《後漢·成安侯傳》：帝爲起祠廟。

㊁立，謂設立神像。作泣鬼神者，未安。

㊂江總詩：虛簷靜暮雀。　《南中八志》：鳥道四百里。

㈣庾信詩：自能枯木潤。《子虛賦》：照爛龍鱗。《抱朴子》：松樹其皮中有脂，狀如龍形。

㈤《杜臆》：清溪之月從竹梢露出，故云「竹送」。玉座之苔與春色頻呈，故云「苔移」。玉座，神牀也。謝朓詩：玉座猶寂寞。

㈥《東都賦》：閭閻且千。黃注：兒女，卽歌舞者。

㈦《左傳》：歌舞不倦。竺僧度詩：倏忽歲時過。

絶域歸舟遠㈠，荒城繫音計馬頻㈡。如何對搖落㈢，況乃久風塵㈣。孰荆作勢與關張並㈤，功臨耿鄧親㈥。應一作繼天才不小㈦，得士晉作士契無隣㈧。遲暮堪帷幄㈨，飄零且釣緡一作罣㈩。向來憂國淚㈠，寂寞灑衣巾㈡。此謁廟而有感也。周甸注：當此風塵搖落中，孰與關張並列，而功侔耿鄧乎？必有真主應天之才，方成君臣契合之機。今年齒遲暮，豈堪更參帷幄，祇作磻溪釣叟已耳。但憂國念深，不禁淚灑衣巾也。《杜臆》：後八句，一是言有君則有臣，一是歎有臣而無君，此思古傷今之語。此詩中八句，乃敍題；前後各十二句，全以議論成章，他人無此深厚力量。

㈠李陵書：出征絶域。謝朓詩：天際識歸舟。

㈡又：荒城迴易陰。劉琨詩：繫馬長松下。

㈢《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㈣周王褒詩：久成風塵色。

㈤《蜀志》：關羽字雲長，張飛字翼德，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陳書》：蕭摩訶仕陳，屢從吳明徹北伐，謂其材不減關張。

㈥《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從光武，拜建威大將軍，後封好時侯。鄧禹，字仲華，光武安集河北，拜前將軍。後定河東，拜爲司徒，封高密侯。

㈦《蜀志》：譙周等上言，聖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

㈧武侯本傳：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所謂「得士契無隣」也。《史記》：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無隣，無與比隣也。

㈨《楚辭》：恐美人之遲暮。　黃生注：帷幄，用子房事。　釣繒，用太公事。《高帝紀》：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

㈩庾信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抱朴子》：施釣緡於修木之末。　《文選》注》鹿網爲證，非也。公在江邊，故云釣緡。

⑪《前漢·蓋寬饒傳》：進有憂國之心。

⑫《楚辭》：寂寞而絶端。　沈約詩：寧假灑衣巾。

善作詩者，必構全局。全局既定，則議論得展，而意義層出矣。此篇，若無起段之激昂悲壯，則開端少力量。若無後段之感慨淋漓，則收結少精神。能以弔古之情，寫用世之志，足令千年上下，英雄墮淚，烈士撫膺，不獨記敍廟貌處，見其古色斑斕，哀音慷慨也。

孔明與伊呂相伯仲，舊説以關張相比並，非也。一云：孔明豈與關張相並，直與耿鄧相親。亦非也。詩本言先主，而突贊武侯，語氣不符。據《杜臆》，公不以將材自居，而欲爲中興名佐，是也。錢箋亦云：孰與四句，屬公自敍語。公當流落風塵之中，而追懷應天得士之遇，故有此言耳。

胡應麟曰：「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歐蘇得之而爲論宗。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程邵得之而爲理窟

「魯衞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直得之而爲沉深。「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無已得之而爲勁瘦。「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聖俞得之而爲閒澹。「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去非得之而爲渾雄。凡唐末宋元人，不皆學杜，其體則杜集咸備。元微之謂自詩人來未有如子美者，乃不易之論。至輕俊學流，時相詆駁，累亦坐斯，然益足見其大也。

附記：昭烈帝廟祀千秋，而曹魏後世無聞，可見公道之在人心也。又考漢魏陵墓，亦存毀各異，此天道之不爽者。《津逮秘書》載惠陵一事，有蜀盜潛入隧道，見帝與關張共聚一堂，令盜飲酒一碗，賜玉帶一圍，其人戰懼而出，所飲之酒乃漆漿也，所與之帶乃白蛇也。此見千古英靈，長存天壤矣。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夏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强壯負力者，仍入水中，又斷足股而死。土人去其刃，碎其輪，見輪旁有石槨，用巨木撞破之，槨中銅弩齊發，射傷數人。其內仍有石壁，土人用板扉蔽身，橫撞而碎壁，內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卧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爲魏武帝之墓。衆人惡其生前篡國，死後殺人，遂拽出其屍，粉碎骸骨。先是一月，有營卒於夢中見一五十餘歲丈夫，自稱漢丞相云：「將來子當爲我保護舊居。」及將發之前一夕，又現夢云：「明朝難作，我室中金寶任汝攜取，慎勿毀我身體。」及期，衆怒難解，此卒亦分其所藏故物。時湖南逆藩稱亂，遣河北兵會討。此卒爲把總官，竟傷於炮火。但能戮力從軍，捐軀報國，勝於曹氏遠矣。噫！疑塚七十，散布於太行河北，而真壙究爲後人發掘，前以機械陷人，究以機械自滅，天網不漏，可爲奸雄永鑒矣。此時安陽邑令，乃蕭田林進士，有刻文以紀其事。

古柏行

鶴注：此大曆元年至夔州作。　趙次公曰：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別。此詩云「孔

明廟前有老柏」，蓋指夔州柏也。中云「憶昔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追言成都廟中柏也。公《夔州》絶》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此可證也。蔡夢弼曰：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柏，公《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此又一證也。田況《古柏記》：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伐者。宋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爲榮枯之變，應時治亂，自三分迄今，八百餘年矣。明季，蜀經張獻忠之亂，成都老柏，今不復存。

孔明廟前一作階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一作蒼皮溜雨一作水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㊀。雲來氣接巫峽長㊁，月一作日出寒通雪山白㊂。二句舊在愛惜之下，今依須溪改正。君臣已與時際會㊃，樹木猶爲人愛惜㊄。首咏夔州柏，而以君臣際會結之。銅比幹之青，石比根之堅。霜皮溜雨，色蒼白而潤澤也。四十圍，二千尺，形容柏之高大也。氣接巫峽，寒通雪山，正從高大處想見其聳峙陰森氣象耳。君臣際會，即起下先主武侯。巫峽在東而近，雪山在西而遠。

㊀朱注：四十圍、二千尺，皆假象爲詞，非有故實。《夢溪筆談》譏其太細長，《緗素雜記》以古制圍三徑一駁之，次公注又引南鄉故城社柏大四十圍，皆爲鄙說。考《水經注》，社柏本云三十圍，亦與此不合。任昉《述異記》：盧氏縣有盧君冢，冢傍柏二株根，勁如銅石。劉越石《扶風歌》：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江淹《竹賦》：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二千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太細長疑之。今按：古柏雖極高大，亦不能至二百丈，只是極形容之辭，如《秦州》詩「高柳半天青」，柳豈能高至半天乎？

㈡蕭懿詩：雲來覺山近。《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㈢《詩》：月出皎兮。

㈣張衡《同聲歌》：邂逅承際會。

㈤《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憶昨路繞錦亭舊作亭，《英華》作城東㈠，先主武侯同閟宮㈡。崔嵬枝幹郊原古㈢，窈窕丹青户牖空㈣。落落盤踞雖得地㈤，冥冥孤高多烈風㈥。扶持自是神明力㈦，正直元因造化功㈧。此咏成都柏，而以神力化功結之。郊原古，有古致也。户牖空，虚無人也。此柏下雖得地，而上受風侵，至今長存無恙者，蓋以神明呵護，爲造化鍾靈耳。

㈠廟在錦城之西，不當言城東，當以亭東爲正。朱注：嚴武有《寄題杜二錦江野亭》詩，故曰錦亭。

㈡錢箋：《寰宇記》：先主廟在成都府西八里，惠陵東七十步。武侯祠在先主廟西。《成都記》：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所云「先主武侯同閟宮」者，與此略無小異。《成都柏圖》：余在成都，屢至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廟前有雙大柏，古峭可愛，人云諸葛手植。陸游《跋古柏圖》：郊原共超。

㈢蕭子範詩：郊原古木多。

㈣《詩正義》：所居之宮形狀。窈窕，幽深而閒静也。《魯靈光殿賦》：旋室嫗娟以窈窕。

鮑照詩：開軒當户牖。

㈤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西京雜記》：中山王《文木賦》：或如龍盤虎踞。沈約《高松賦》：鬱彼高松，棲根得地。

古柏行

㈥陸機《豪士賦序》：欲隕之葉，無所借烈風。

㈦《天台山賦》：實神明之所扶持。

㈧《莊子》：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左傳》：內史過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王羲之詩：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

大厦如傾要梁棟㈠，萬牛迴首丘山重㈡。不露文章世已驚㈢，未辭剪伐誰能送㈣。苦心豈免容螻蟻㈤，香一作密葉終一作曾經一作驚宿鸞鳳㈥。志士幽人莫怨嗟一作傷㈦，古來材大難爲一作皆難用㈧。此從咏柏寄慨，而以材大難用結之。濟世大任，必須大材。間世大材，須是大用。能用則爲宗臣名世，不用則爲志士幽人，此末段託喻大意。大厦四句，伏下材大難用。容螻蟻，傷其赤心已盡。宿鸞鳳，喜其餘芳可挹。賦中皆有比義。此章，三韻分三段，每段自爲起結。

㈠《文中子》：大厦之傾，非一木所支。《晉書》：袁粲見王儉而嘆曰：「宰相之材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㈡杜預《水災疏》：所留好種萬頭。此萬牛所本。　鮑照詩：丘山不可勝。

㈢《文木賦》：既剥既刊，見其文章。《楚辭》：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㈣《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㈤郭璞《蚍蟻賦》：屬莫賤於螻蟻。

㈥謝承《後漢書》：方儲遭母憂，種松柏，鸞棲其上。《焦氏易林》：枝葉盛茂，鸞鳳以庇。

㈦何遜詩：臨川何怨嗟。

㈧《杜臆》：才大難爲用，出王充《論衡》，卽孔子道大莫容意。邵注引《莊子》樗樹大而無用，不切。

黃常明曰：「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先器識後文藝，與浮華炫露者自異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此賢者難進而易退，非其招不往也。

王嗣奭曰：公生平極贊孔明，蓋竊比之意。孔明才大而不盡其用，公嘗自比稷契，而人莫之用，故篇終結出材大難用，此作詩本旨發興於古柏者。不然，廟樹豈真梁棟之需哉。

范元實曰：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者。今遊武侯廟，遺一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則不見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乃激昂之語。不如此，

兩體。

《夢溪筆談》曰：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涉。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徑七尺，無乃太細長耶！此皆文章之病也。

少陵題先主武侯詩，特具論世知人之識，從古詩家所僅見者。宋儒王十朋《梅溪集》有祭文二首，短句拈韻，堪與少陵相爲羽翼。其《謁昭烈廟》云：「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墮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來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殽胾。傍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又《謁武侯廟》云：「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

長，庸史之語。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杜詩詳註卷之十六

諸將 去聲 五首

公自永泰元年夏去蜀至雲安，次年春，自雲安至夔州。據末章云「巫峽清秋」，當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其前二章乃追論去年事也。

漢朝音潮陵墓對南山㊀，胡虜千秋尚入關㊁。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㊂。見音現閃朱旗北斗殷音烟。諸本作閒，《正異》作殷㊃。多少材官守涇渭㊄，將軍且莫破愁顏㊅。

首章爲吐蕃內侵，責諸將不能禦寇。上四嘆往事，下四慮將來。顧注：陵墓對南山，見其近在內地，而吐蕃入關發塚，其禍烈矣。不忍斥言，故借漢爲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卽其事也。此於禄山無涉。張遠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魚，應陵；金碗，應墓。錢箋：昨日早時，言變亂倏忽。愁汗馬，指吐蕃入寇。閃朱旗，謂焚宮烟焰。蒙，是覆地，對出字爲工。汗馬赤血，對朱旗自稱。上二，言前日之愁現在目中，豈可玩寇而遽破愁顏乎？兩愁字，丁寧致戒，不嫌重複。盧注：永泰元年九月，郭子儀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屯要害。諸將猶擊毬爲樂。故有末句。

㊀王濬表：傾亂漢朝。《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之相對。

㈡龍錯書：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

㈢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此西京事。董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西京也。黃生曰：三四，敍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雅語，若張載《七哀》詩「便房啓幽户，珠柙離玉體」，便覺出言直致矣。《兩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奴曰：「《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此？」鬼曰：「《漢書》自遺誤耳。」明奴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當時人朝，以道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武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略盡。《漢帝故事》：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略曰：「甲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間。」卽此事也。《搜神記》：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一日入一府舍，見少府以小女與充爲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還充，又與金碗，并贈詩。充取兒、碗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碗，崔女姨母曰：「昔吾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一金碗着棺中。」《杜詩博議》：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子黃金碗，晉代仙人白玉棺。」可見玉魚、金碗，皆用西京故事，實與漢朝陵墓相應，但漢後稗史自《西京雜記》、《風俗通》、《拾遺記》諸書外，傳者絶少，無從考據耳。盧充幽婚，恐尚非的證。胡應麟曰：早時金碗出人間，說者謂用「茂陵玉碗遂出人間」語，以上有玉魚字，遂易作金碗。或謂盧充幽婚，自有金碗事，杜不應竄易原文。然單主盧充，又落汗漫。二說迄今分拏。不知杜蓋以金碗字入玉碗語，一句中事詞串用，兩無痕跡，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文。正此老爐錘妙處，而注家並失之。淮陰侯云：「此自兵法，願諸君不省耳。」余於注杜者亦云。

㈣按：趙次公曰：閃朱旗於北斗城中，閒暇自若。此以閒對逼，似爲工稱。但汗馬西戎四字，既屬連用，則朱旗斗城不應湊用。朱注指爲旗上斗星，則殷字正與閃字相應。周必大曰：《漢書》有朱旗絳天，此云朱旗北斗殷，見斗亦赤矣。殷，紅色也，修書時避唐宣宗諱，故改作閒耳。考《左傳》：三辰旗旂。疏云：畫北斗七星。《漢書》：招搖，北斗第七星也。《東觀漢紀》：段熲徵還京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左傳》：左輪朱殷。張希良曰：注家以少陵父名閑，因改閒爲殷，非也。上云「西戎逼」，下云「北斗閒」，二字反對，言戎馬之急如此，而我軍旗幟高並北斗者，悠颺閃爍，如此閒暇，則其逗留玩寇可知矣。當從趙次公之說。且閑字從木，閒字從月，義同而點畫各別，何嫌名之可諱乎？又如「娟娟戲蝶過閒幔」，正與急湍相反對，若改作開幔，意致索然。

㈤《杜臆》：《唐志》：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俱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今吐蕃爲寇，當拒之於疆場，而第守涇渭，已在畿輔之內，況材官不知其多少，大抵皆侍官輩耳。《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及暮，二虜退屯北原。《越絶書》：多少爲備。《前漢書》：材官蹶張。注：材官，武技之臣。又，發巴蜀材官。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王勃詩：賴此釋愁顏。

㈥宋之問詩：破顏看鵲喜。

其二

韓公本意築三城㈠，擬絶天驕拔漢旌㈡。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㈢。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㈣。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㈤？次章，爲回紇入境，責諸將不

能分憂。在四句分截。築城本以禦戎，豈料國家多難，反借之以平寇亂。如至德二載，香積新店之捷，以回紇退吐蕃。子儀前後用兵，皆藉其助討之力。所謂「盡煩回紇馬」、「遠救朔方兵」也。曰「豈謂」，見事出意外；曰「翻然」，見彼有悔心。當時潼關破後，廣平出師。是秋，合關河清，此真主龍興之象也。今雜虜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問語，其意自明。按《册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趙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里。此龍起晉水清之一證也。詩蓋以祖宗之起兵晉陽，比廣平之興復京師，廣平王卽代宗，故下文接以至尊。《博議》解胡來句，謂回紇自西北而來，不由潼關，散關乎？其解龍起句，謂太宗龍興晉陽，請兵突厥。却輾轉牽合，文氣不順矣。

㈠《世説》：山濤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

㈡《舊唐書·張仁愿傳》：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神龍三年，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遥相接應。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侵掠。《新書》：中城南直榆林，東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史記·淮陰侯傳》：馳人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按：天驕拔漢旌，五字連讀。言回紇本欲拔去漢旌，自三城既築，則絶其拔旌之路矣。

㈢《蜀志·吕凱傳》：翻然改圖。

㈣一行《并州起義堂頌》：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

㈤《梅福傳》：升平可致。

其三

洛陽宮殿化爲烽㈠，休道去聲秦關百二重平聲㈡。滄海未全歸禹貢㈢，薊門何處盡一作覓堯封㈣。朝音潮廷袞職誰爭補一作雖多預㈤？天下軍儲不自供㈥。稍喜臨邊王相去聲國㈦，肯銷金甲事春農㈧。此章爲亂後民困，責諸將不行屯田。在四句分截。洛陽潼關，憶安史陷京。滄海薊門，傷河北餘孽。顧注：袞職誰補，言相皆出將。儲不自供，言兵弗知農。王相國，此相而出將者。事春農，則兵亦知農矣。稍喜有二義：諸鎮不知屯種，而縉獨舉行之，是爲稍喜。縉素黨附元載，此事在所節取，亦足稍喜也。當時李抱真爲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廢朝廷廩給，而府庫亦充實。郭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此卽軍儲之能自供者。詩但舉王縉而不及李、郭，時縉爲河南副元帥，特就河北諸帥而較論之耳。玩臨邊二字可見。

㈠《後漢·董卓傳》：李傕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曹植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正指此也。《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破潼關。

㈡《漢紀》：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㈢滄海，指《禹貢》青州之域。《十洲記》：滄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神仙謂之滄海。庾信詩：薊門還北望。

㈣朱注：盡堯封，如《王制》「北不盡恒山，南不盡衡山」之盡。俗本作覓，非。《史記》：周封堯後於薊，故曰堯封。王胄詩：比屋降堯封。

㈤朱注：此用袞職，與《毛詩》不同。《後漢·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袞職。注：袞職，三公也。

㈥焦竑曰：唐府兵之制，寓農於兵，軍糧皆所自給。今府兵法壞，而兵餉多取之餽饟，故云「軍儲不自供」。《西都賦》：儲不改供。漢樂府：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儲。

㊐《舊唐書》：廣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　謝朓啓：臨邊三事，既謝張温。

㊑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　漢元帝詔：方春農桑興。

其四

迴首扶桑銅柱標㊀，冥冥氛祲未一作不全銷㊁。越裳翡翠無消息㊂，南海明珠久寂寥㊃。炎風朔雪天王地㊄，只在忠臣一作良翊聖朝音潮㊅。

此章爲貢賦不修，責諸將不能懷遠。在四句分截。　嶺南未靖，貢獻久稀，由諸將膺異寵，擁高官，而不盡撫綏之道，故思忠臣恤民，以輔翼朝廷。　黄生注：前三首道兩京之事，皆翹首北顧，此則道南中之事，故以迴首發端。　顧注：嶺南自明皇南詔之敗，繼以中原多故，其地未平。　越裳國，在交趾南。南海郡，即廣州府。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之地言。《杜臆》：殊錫而爲大司馬，則兵權在握，總戎而兼侍中銜，則事無中制，何以不能收復舊疆耶。

㊀《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面萬里。　《南史》：林邑國，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北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　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新唐書》：環王，本林邑，其南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　明皇令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乃還。宋之問詩：銅柱海南標。

㊁王僧達詩：遠山斂氛祲。

㊂《周外紀》：成王六年，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　《唐書·志》：驩州日南郡有越裳縣。　《説文》：翡，赤雀。翠，青雀也。　虞羲詩：君去無消息。蒼梧獻翡翠。

㊃《後漢書》：南海郡，武帝時置。《唐志》：嶺南道有南海縣。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嶺表録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賦》：寂寥無聲。

㊄傅亮《進宋元帝詔》：敬授殊錫，光啓疆宇。

㊅《唐書》：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與左右常侍、中書令，並金蟬珥貂。

㊆《管子》：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記》：臨諸侯曰天王。邵注：天王，用《春秋》例，大一統也。

㊇陸機《豪士賦》：忠臣所爲慷慨。《左傳》：叔向語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戴天子。」後漢馮衍書：聖朝享堯舜之榮。

錢謙益曰：此深戒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楊思勗討安南五溪，殘酷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爲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澤州陳冢宰力辯其非。其一謂安南五溪之變，在思勗未至之先，有本傳可證，不當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其一謂呂太一既平後，曾收珠千餘日，有杜詩可證，不當以南海久寂責之太一。其一謂漢武帝置大司馬，爲武官極品。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唐兵部尚書乃正三品。輔國進封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若唐之諸帥，其下各有行軍司馬及軍司馬，所謂大司馬者，應指副元帥、都統、節度使、都督府、都護府等官，專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設大都護以掌統諸番，此亦可證。所謂殊錫，大約非常寵錫，爲朝廷親信重臣耳。其一謂總戎之名，節度使皆可稱，如杜詩，「總戎楚蜀」以贈高適，「聞道總戎」以贈嚴武，何必觀軍容使始云總戎耶？《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考馬燧、渾瑊，皆拜侍中，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

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而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有封爲王公，進爲中書令者，亦無侍中。今以魚朝恩當之，誤矣。所謂「總戎皆插侍中貂」，當指節度使而帶宰相之銜者。

其五

錦江春色逐人來㈠，巫峽清秋萬壑哀㈡。正憶往時嚴僕射從本音㈢，共迎中使去聲望鄉臺㈣。西蜀地形天下險㈤，安危須仗出羣材㈥。此章爲主恩前後三持節㈤，軍令分明數音朔舉杯㈥。通首逐句遞下，此流水格也。細玩文氣，望鄉臺與錦江相應，出羣材與軍令相應。仍於四鎮蜀失人，而思嚴武之將略。通首逐句遞下，此流水格也。細玩文氣，望鄉臺與錦江相應，出羣材與軍令相應。仍於四句作截。大曆元年，公自雲安下夔州。其云錦江春色者，從上流而言，正想到臺前迎使也，觸景生哀，傷及嚴公。僕射，乃卒後贈官。迎使，是幕僚同事。三持節，言朝廷倚重。數舉杯，言軍中整暇。地險易亂，故須異才出鎮，惜乎繼起無人耳。《舊唐書》：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仍爲劍南節度使。所謂先後三持節也。顧注：只軍令分明一句，便見折衝樽俎中，具有多少韜略。頻數舉杯，如《嚴公廳宴》及《晚秋摩訶池》之類是也。或因《八哀》詩有「憂國只細傾」句，遂云但數次舉杯，失其旨矣。細傾，言飲不至醉耳，非謂停止宴會也。西蜀地險，外則吐蕃見侵，內則奸雄竊據也。安危須仗，所謂「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也。

㈠陰鏗詩：上林春色滿。又：哀壑叩虛牝。

㈡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

㈢《後漢・王常傳》：光武曰：「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僕射，秦官名。《漢官儀注》：師古曰：射，本如字讀。古亶射，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泥。

㈣《漢書・田橫傳》：中使還報。又《宦者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文選注》：天子私使曰中使。《成都記》：望鄉臺，與昇仙橋相去一里，管華陽縣。

㈤王褒《四子講德論》：皇澤豐沛，主恩滿溢。《漢書・馮奉世傳》：輒持節將兵追擊。

㈥《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諸葛孔明《劾廖立表》：部伍分明。周明帝詩：舉杯延故老。

㈦《李斯傳》：西蜀丹青不爲采。陳琳書：漢中地形，實有險固。

㈧鎮蜀得人，安則可以銷萌，危則可以戡亂。不必引《荀子》「安國之危」解。《世說》：殷中軍曰：「韓康伯居然是出羣器。」

錢謙益曰：是時，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鴻漸唯事姑息，奏以節度讓旰、茂林等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愧嚴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嚴武出羣之才，斯可當安危重寄，而慨鴻漸之非其人也。又曰：鴻漸入蜀，以軍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追思嚴武之軍令，實暗譏鴻漸之日飲不事事，有負主恩耳。

舊解謂此詩「春」「秋」，就永泰元年說，非也。是秋，公在雲安，不當云巫峽，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黎間也。按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廣德元年十一月，隨卽削平。自廣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曆元年秋，中經閏月，約計千餘日矣。彼云近供稀，猶此言久寂寥也。想南海既平而復梗，又在是年深秋，彼此互證，斷知其作於大曆元年秋日矣。

郝敬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覽，可任興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並存可也。又曰：五首，慷慨蘊藉，反覆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懃篤至。至末及蜀事，深屬意於嚴武，蓋已嘗與共事，而勳業未竟，特致惋惜，亦有感於

國士之遇耳。

陸時雍曰：《諸將》數首，皆以議論行詩。

黃生曰：《有感》五首與《諸將》相爲表裏，大旨在於忠君報國，休兵恤民，安邊而弭亂。其老謀碩畫，款款披陳，純是至誠血性語。

王嗣奭曰：五章結語，皆含蓄可思。西戎見逼，諸將之罪，第云「且莫破愁顏」。社稷方憂，諸將之罪，第云「何以答昇平」。屯田不舉，此當事者失策，第稱王相國以相形。廣南未靖，此撫綏者失宜，第舉忠臣翊聖以相勸。崔旰之亂，杜鴻漸不能會討，獨稱嚴武出羣，以見繼起者之失人。皆得詩人温柔敦厚之旨，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可以戒。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五首，合而觀之，漢朝陵墓、韓公三城、洛陽宮殿、扶桑銅柱、錦江春色，皆從地名敍起。分而觀之，二二章言吐蕃、回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末則收到蜀中，另爲一體。三四章言河北、廣南，其事對，其詩章句法又相似；二與《秋興》詩並觀，愈見。杜詩無論其他，即如此類，亦可想見當日鑪錘之法，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與《秋興》詩並觀，

八哀詩

鶴注：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灑淚巴東峽」，嚴武詩「悵望龍驤塋」，則二詩在夔州作無疑。如李邕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則是史朝義未平，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之前，蓋自寶應、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也。　今按：詩序所云，乃一時追思之作。觀哀鄭虔詩云「秋色餘魁魄」，當是大曆元年之秋。其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因此時吐蕃未靖，河北降將陽奉陰違，故有此語，非爲史朝義而發也。　葛常之曰：曹

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去聲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杜臆》：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記之，乃公創格。蓋法《詩》之《頌》，而詩史非虛稱矣。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爲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嘆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後人所及。朱注：詩序末句，言不以存歿之前後爲次第也。陶詩序：詞無銓次。

贈司空王公思禮

八章之中，題首言贈者四，乃稱死後贈官也。

禮，高麗人。

盧注：哀司空者，哀其功名未就，而天促之也。《唐書》：王思

司空出東夷㊀，童稚刷勁翮㊁。追隨幽一作燕薊兒，穎鋭一作脫物不隔㊂。

翮，比其勇力。穎鋭，比其英鋒。

㊀《唐書》：思禮少習戎旅，入居營州。

㊁蔡邕《袁滿來碑》：雖則童稚，令聞芬芳。劉楨詩：勁翮正敷張。

㊂脫穎而出，用毛遂語。任昉表：不隔微物。

服事哥舒翰㈠，意一作氣無流沙磧。未甚拔行平聲間㈡，犬戎大充斥㈢。强寇敵㈣。貫穿去聲百萬衆㈤，出入由古與猶通咫尺。馬鞍懸將去聲首㈥，甲外控鳴鏑㈦。洗劍青海水㈧，刻銘天山石㈨。九曲非外蕃㈩，其王轉深壁(一)。飛兔不近駕(二)，鷙鳥資遠擊(三)。此記隴右立功之事。遠注：意無沙磧，猶云談笑無河北。貫穿，謂連絡部伍。出入，謂衝突賊營。懸將首，能戰勝。控鳴鏑，能禦虜，所謂「屹然强寇敵」也。自此九曲盡復，則其地非外蕃，而其王已遁迹矣。飛兔二句，言足以長驅遠馭。流沙磧石、青海天山，皆在西極之地。

㈠《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注：服事，爲公家服事也。《唐書》：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泌爲翰押衙。

㈡《衛青傳》：臣幸得待罪行間。

㈢《周語》：穆王將征犬戎。《左傳》：敝邑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㈣《前漢書》：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㈤《靈光殿賦》：屹然特立。《辯亡論》：强寇敗績。

㈥《後漢·隗囂傳》：百萬之衆方至。

㈦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彭寵事。蔡琰詩：馬鞍懸其頭。

㈧鮮于注：甲外，軍陣之外，卽遊騎掠軍，離什伍者。曹植詩：攬弓捷鳴鏑。邵注：鳴鏑，髇箭也。

㈨青海，卽西海，並有天山。刻銘，猶竇憲勒功燕然之意。《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

㈩伊州、西州，

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㈡唐景龍四年，贊普請昏。唐以左衛大將軍楊矩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自是復叛。《舊唐書》：天寶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命使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作何物？」諸將以是壯之。十二載，翰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㈢《枚乘傳》：深壁高壘。

㈣《呂氏春秋》：飛兔、騄駬，古之駿馬。《瑞應圖》：飛兔，神馬，行三萬里，明君有德則至。

㈤《易通卦驗》：秋分鶺鳥擊。張率詩：雖憂鶺鳥擊，長懷沸鼎虞。

曉達兵家流㈠，飽聞《春秋》癖㈡。胸襟日沉靜，肅肅晉作蕭蕭自有適㈢。此乃重敍將略，爲下文張本。王公才識意度如此，則知潼關之敗，非其儥軍，而武功之師，由其底定也。

㈠《漢・藝文志》：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

㈡《晉書》：杜預爲征南將軍，有《春秋左傳》癖。

㈢《杜臆》：胸襟沉靜二句，夫子所云懼而好謀，可於氣象得之。劉伶論：聞此消胸襟。常景詩：嚴君性沉靜，立志明於適，而非自適之適也。

狩梁益㈤。胡馬纏伊洛㈥，中原氣甚逆㈦。肅宗登寶位㈧，塞所則切望勢敦迫一作逼㈨。公時徒步至㈩，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去聲道傳玉册㈠。天王拜跪畢㈡，讜音黨論一作議果冰

霜雪。《詩》：肅肅在廟。《莊子》：是適人之適，而非自適之適也。

潼關初潰散㈠，元帥見手格㈡。太子入朔方，至尊

㈤《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所則切望勢敦迫一作逼。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去聲道傳玉册。天王拜跪畢，讜音黨論一作議果冰

釋㊂。此記潼關敗績之事。辟易，言出奔。偏裨，謂思禮。元帥，謂哥舒。梁益，謂蜀中。伊洛，謂河南。至尊，即明皇。太子，即肅宗。當時靈武即位，迫於群臣勸進，故勉從以塞衆望。上皇傳位於太子，房琯奉册至靈武。受命以後，因納讜言，故思禮得釋放也。

㊀《唐書》：哥舒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軍既敗，至潼關收散卒，復守關。賊將崔乾祐進攻之，於是火拔歸仁等紿翰出關，執以降賊。

㊁《項羽傳》：「人馬辟易。」謂辟開而移易其處。

㊂《漢・馮奉世傳》：大將軍出，必有偏裨。

㊃張華《凱歌》：元帥統方夏。《東方朔傳》：手格熊羆。

㊄《春秋》：天王狩於河陽。梁、益二州，即西蜀地。

㊅《後漢・史論》：兵纏魏闕。

㊆《樂記》：逆氣成象。

㊇《易》：聖人之大寶曰位。

㊈王褒《四子講德論》：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羊祜表：何以塞天下之望。《世說》：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迫。

㊉《唐書》：翰敗潼關，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將斬之。會房琯自蜀奉上皇册命至，諫以爲可收後效，遂見赦。錢箋：新舊二書記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即授河西隴右節度使，令赴鎮，恐當有誤。清河，乃房姓郡名。

㊊范蔚宗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

㊋《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即授河西隴右節度使，令赴鎮，恐當有誤。清河，乃房姓郡名。

㊌《唐書》：翰敗潼關，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將斬之。會房琯自蜀奉上皇册命至，諫以爲可收後效，遂見赦。

㊍王褒《四子講德論》：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羊祜表：何以塞天下之望。《世說》：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迫。

㊎《山海經》：黃帝取密山之玉策，玉册，册立肅宗之詔。《山海經》：黃帝取密山之玉策，

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子傳》：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

㈡《記》：天子曰天王。 古詩：伸腰再拜跪。

㈢《前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左傳序》：渙然冰釋。

翠華卷飛雪中㊀，熊虎亘阡陌㊁。屯音犉兵鳳凰山㈢，帳殿涇渭關㈣。 此云飛雪中，一作清無雙㈥，爽氣春淅瀝㈦。 巷有從公歌㈧，野多青青麥㈨。

鎮雄所搤㈤。 禁暴靖一作靜，一作清無雙㈥，爽氣春淅瀝㈦。 巷有從公歌㈧，野多青青麥㈨。 此

憶其守武功而興復也。 帝自靈武至鳳翔，自鳳翔臨涇渭，已漸逼京都矣。 翠華，天子之旗。 時在二月，故有飛雪。 熊

虎，將士之旗。 統率六軍，故亘阡陌。 詔鎮，謂奉詔以鎮武功。 所搤，扼敵衝也。 無雙，言勇略特出。 淅瀝，言軍令肅

清。 王師至，故巷有歌。 寇不侵，故野多麥。

㈠《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㈡《周禮·春官》：司常，熊虎爲旗，鳥隼爲旟。

㈢圖經：岐山，一名天柱山。 文王時，鳳鳴岐山，人亦呼爲鳳凰堆，在鳳翔府。

㈣帳殿，天子所在以帳爲殿，詳二卷。

㈤金城縣，屬京兆府，至德二年，改爲興平。 時思禮爲關內節度使，鎮此。 黃鶴以爲河西之金城，誤矣。 《唐書》：思禮退守扶風。 賊分兵略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上命郭子儀擊之

禮除關內節度使，鎮此。 黃鶴以爲河西之金城，誤矣。 《唐書》：思禮退守扶風。 賊分兵略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上命郭子儀擊之

而退。 《馬援傳》：搤其咽喉。

㈥漢武帝詔：禁暴止邪，養育群生。 《史記》：蕭何曰：「如信，國士無雙。」

㈦《世說》：桓宣武素有雄情爽氣。 《王彬別傳》：爽氣出儕類。 謝惠連賦：霰淅瀝而先集。

㊀《舊唐書》：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光弼徙河陽，代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尋加司空。

㊁《前漢・刑法志》：制爲祿位，以勸其從。

㊂《詩》：莫非王土。

㊃曹植詩：清時難屢得。

㊄《左傳》：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舊唐書》：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謚武烈。

㊅《史記》：范蠡乘扁舟，浮於五湖。

㊆《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田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

㊇汾水，出太原晉陽山上。

㊈《詩》：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㊉後漢成帝時童謡：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及夫音扶哭廟後，復扶又切領太原役㊀。恐懼祿位高㊁，悵望王土窄㊂。不得見清時㊃，嗚呼就窀穸㊄。永一作空繫音計五湖舟㊅，悲甚田橫客㊆。千秋汾晉間㊇，事與雲水白㊈。此惜其守太原而身没也。肅宗哭廟，在至德二年。思禮復鎮，在乾元二年。其卒軍中，在上元二年。祿位高，難報稱。王土窄，未恢復。二句推原其心。窀穸已歸，公方繫舟，不得赴哭，故作歌以悲，甚於田橫之客。舊注引范蠡乘舟泛五湖，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非也。洙曰：思禮兩鎮太原，撫御功深，故想見千秋之後，當與雲水長留。

㈨徐彦伯詩：楚山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去聲㊀，豈述廉頗績《英華》作頗跡，別作蘭績。嗟嗟晉作嗟嗟，音社鄧大夫㊁，士卒終倒戟㊂。將客意作結，歎繼起無人也。將略不須文藝，故廉頗制勝，而景山喪身。此章首尾中腰各四句，前兩段各十六句，後兩段各十句。

㊀《後漢書》有《文苑傳》。

㊁《楚辭》：增歔欷之嗟嗟兮。《唐書》：思禮薨，管崇嗣代爲太原尹。數月，召鄧景山代崇嗣，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檢覆軍吏隱没者，軍衆憤怨，遂殺景山。

㊂《韓非子》：聚士卒，養從徒。《左傳》：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

故司徒李公光弼

盧注：哀司徒者，哀其匡復大功，受謗未明而没也。《唐書》：光弼，營州人。朱注：司徒已封王，贈太保。止稱司徒者，其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耳。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㊀。胡一作獷騎去聲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㊁，薊北斷音短右脅㊂。朔方氣乃一作多蘇，黎首見帝業㊃。首記守太原之事。當時安史稱亂，祿山從河北而向潼關，思明從山右以瞰秦隴。自光弼西扼賊衝，故朔方無虞，而肅宗得起業靈武。此至德元年事也。城，指太原。意不愜，賊失意也。

㈠《舊唐書》：太原，漢晉陽縣，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公羊傳》：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君側之惡人也。

㈡《枚乘傳》：安於太山，易於反掌。

㈢《國語》：斷趙之右臂。《西域傳》：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朱注：太原在幽薊之西，故曰右脅。

㈣《舊書》：郭子儀爲朔方節度，薦光弼爲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户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德二年，史思明等四僞帥率衆十餘萬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加校檢司徒，尋遷司空。《漢·高帝紀》：五年而成帝業。

二宮泣西郊㈠，九廟起頹壓㈡。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扶又切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㈢。高視笑禄山㈣，公又大獻《英華》作獻大捷㈤。次記破思明之功。兩京克復，思明僞降，既而賊勢復熾，公又獻俘奏捷，此至德二年事也。二宮泣，玄、肅還京。河陽卒，子儀舊營。碣石來，思明再叛。乾坤獵，如縱火大獵。笑禄山，思明自矜其勇。

㈠沈約《安陸昭王碑》：二宮升降，令績斯俟。西郊，自蜀至京之郊。

㈡周制：后稷爲太祖，廟百世不遷，左爲文世室，右爲武世室，居三昭三穆之上，共爲九廟。

妻稱爲妾。

㈢《詩·叔于田》章：叔在藪，火烈具舉。前漢長沙定王以獵縱火坐罪，此火獵所自出也。

㈣《盧思道集》：抵掌揚眉，高視闊步。

㈤《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事，則獻捷於王。又：擊之必大捷焉。《唐書》：思明來援慶緒，光弼拒戰尤力。思明即

《史記》：勾踐身稱爲臣，

僞位，縱兵河南，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天下兵馬副元帥，與思明戰中潭西，大破之。又收懷州，擒安太清，獻俘太廟。

異王册崇勳㊀，小敵信所怯㊁。擁兵鎮汴河一作河汴㊂，千里初妥貼㊃。青蠅紛一作徒營營㊄，風雨秋一葉。內省悉井切未入朝音潮，死淚終映睫㊅。此傷其封王未久，憂讒以卒也。光弼出鎮臨淮，在肅宗之末；其封臨淮郡王，在代宗初年，越二歲，而竟憂憤隕身矣。怯小敵，雖指北邙之敗，亦見其勇於大敵也。青蠅，指中官之讒。秋一葉，李蒿在七月也。當日畏禍，不敢入朝，內省慚恨，故臨死而淚猶在睫。

㊀《漢書》贊：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　《舊書》：寶應元年五月，光弼進封臨淮郡王。　杜篤誄吳漢：勳業既崇。

㊁《光武紀》：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㊂《通鑑》：上元二年五月，復以光弼爲河南副元帥，統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㊃王逸《楚辭序》：事不妥貼。　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里妥貼。

㊄《詩》：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㊅《唐書》：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程元振尤嫉之。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年五十七，贈太保，謚武穆。　朱注：《譚賓録》：光弼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不受其制，愧恥成疾，薨。　《淮南子》：一葉落而知秋。　王濬表：內省漸懼。　張率詩：獨向長夜淚承睫。　桓譚《新論》：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大屋去高棟㊀，長城掃遺堞㊁。平生白羽扇㊂，零落蛟龍匣㊃。雅望與英姿㊄，悽愴一作惻槐里接㊅。三軍晦光彩㊆，烈士痛稠疊㊇。此誌其身歿之後，人心追悼也。去棟掃堞，朝無倚毗。槐里相接，

死猶近君。烈士增痛，同懷忠憤也。初，光弼至河陽，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今則光彩已晦矣。當時朔方軍士，樂郭之寬，畏李之嚴，今則稠疊悲痛矣。此皆實事也。

㈠去高棟，卽梁木其壞意。《史記・孟軻傳》：高門大屋。朱超詩：高棟響行雷。

㈡《宋書》：檀道濟被收，脫幘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沈佺期詩：遺堞尚雲屯，堞城上箭垛。

㈢裴啓《語林》：諸葛武侯以白羽扇指麾三軍。《杜臆》：羽扇零落，惜不盡其用也。

㈣《西京雜記》：漢帝及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爲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蛟龍玉匣。朱注：《霍光傳》：賜璧珠璣玉衣，梓宮。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也。

㈤《世說》：崔琰代操見匈奴使。曰：「魏主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後漢・二十八將論》：英姿茂績，委而不用。

㈥曹植詩：悽愴內傷心。《長安志》：槐里故城，卽犬戎城，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錢箋：《神道碑》：窀於富平縣先塋之東，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本非槐里，昔漢武帝葬槐里之茂陵。衛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里。光弼葬在馮翊，猶衛霍之接近槐里，故曰「惻愴槐里接」。朱注云：《舊書》本傳：光弼葬於三原，詔百官祖送延平門外。碑又云：窆於富平縣考三原，與富平接壤，在京師東北。槐里，則《漢志》屬右扶風，非光弼葬地也。《唐書》：高祖獻陵在三原，中宗定陵在富平，故以槐里比之。舊注直云光弼葬槐里，則失實矣。

㈦《西京雜記》：開匣拔鞘，光彩射人。曹植詩：光彩曄若神。

㈧曹操樂府：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直筆在史臣㈠，將來洗筐篋㈡。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㈢，未濟失利涉㈣。疲

茶乃結切。刊作薾，非。竟何人㈤？灑淚巴東峽㈥。末爲司徒表心，而深致哀思也。李公扶帝業，奏大捷，此功烈之昭著天壤者。若其死淚承睫，而烈士痛心，將來直筆史臣必能爲之洗雪。特恨身滯峽中，不能臨冢悲哭，爲可歎耳。

此章五段，各八句分截。

㈠《晉紀·總論》：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庾信詩：唯當一史臣。

㈡《史記·甘茂傳》：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杜臆》：篋篋，似用樂羊謗書盈篋事。《賈誼傳》：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㈢漢章帝《賜東平王書》：可以持危扶顛。

㈣《易》：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又：利涉大川。

㈤《莊子》：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

㈥曹植詩：灑淚滿褘抱。

劉克莊曰：此詩「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語極悲壯。又云：「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其形容臨淮憂讒畏譏，不敢入朝之意，獨見分曉。今按：當時李、郭，功存社稷，而被讒中官。子儀聞命卽赴，不顧其身，終以至誠感物；光弼怵於禍患，畏縮不行，竟至悔恨而亡。詩云「直筆在史臣」，此微顯闡幽，欲爲純臣表心也，一語有關大節。《唐書》本傳：史官力爲暴白。皆公詩有以發之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盧注：哀僕射者，哀其功名未盡展而卒也。《新書》：武，字季鷹，華州華陰人，挺之子。

鄭公瑚璉器㊀，華去聲岳金天晶㊁。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㊂。崒魚力切然大賢後，復扶又切見秀骨清㊃。開口取將相並去聲㊄，小心事友生㊅。閱書百氏一作紙盡㊆，落筆四座驚㊇。歷嫉邪嘗力争㊈。首敍生質才品。上六，言令器夙成。七八，言意度過人。九十，言文學出衆。匪父任，見不藉門蔭。嘗力争，能不負言責。

㊀任昉序：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弘器。

㊁《後漢·楊賜傳》：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天王。　華嶽，即西安府太華山，上有少昊金天氏，後世以爲西方司秋之神。邵注：此言其鍾山嶽之精秀。《説文》：晶，精光也。

㊂《後漢·陳蕃傳》：前後歷職，無他異能。《前漢·汲黯傳》：以父任爲太子洗馬。孟康注：大臣任舉其子弟。《舊書》：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遷殿中侍御史。

㊃《後漢·楊賜傳》：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天王。　華嶽，即西安府太華山，上有少昊金天氏，後世以爲西方司秋之神。邵注：此言其鍾山嶽之精秀。《説文》：晶，精光也。

㊄蔡琰《與周儁書》：吳平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

㊅《詩注》：岐嶷，峻茂之狀。《晉書·江統傳》：嶷然稀言江應元。　大賢，指嚴挺之。趙注：周穎文《祭梁鴻文》：秀骨風霜。

㊆《舊史》武傳云：神氣儁爽，故有「復見秀骨」之句。

㊇《史記·魏公子傳》：公子誠一開口。　劉向疏：據將相之位。

㊈《杜臆》：觀「小心事友生」句，知武無欲殺公事。《霍光傳》：小心謹慎。

㊉魏文帝《與吳質書》：妙思六經，逍遥百氏。

㊊孔融詩：高談滿四座。

㊋《後漢·陳蕃傳》：以父任爲太子洗馬。孟康注：大臣任舉其子弟。《舊書》：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遷殿中侍御史。

㈡漢趙壹著《嫉邪賦》。《後漢·公孫述傳》：不可力爭。

漢儀尚整肅㈠，胡騎去聲忽縱平聲橫㈡。飛傳張戀切自河隴㈢，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去聲。一作乘輿出，雪涕風悲鳴㈣。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㈤。寂寞雲臺仗㈥，飄飄沙塞旌㈦。江山少使去聲者㈧，笳鼓凝去聲皇情㈨。此記扈從兩宮之事。河隴無恙，故見飛傳而問信。明皇幸蜀，故追乘輿而悲涕。受辭，承命上皇。謁帝，趨赴靈武。寂寞江山，劍閣音阻。塞旌笳鼓，蕭關起事也。

㈠《新書》：武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爲給事中。《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㈡《漢書》：盜賊縱橫。

㈢盧照鄰詩：拂曙驅飛傳。飛傳，急遞也。河隴，河西、隴右也。

㈣《通鑑》：天寶十五載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杜鴻漸、魏少游等迎至靈武，謀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雪涕，謂拭淚。《列子》：景公雪涕而顧晏子。《吳越春秋》：長吟悲鳴。

㈤《前漢·終軍傳》：受辭造命。邵注：劍閣，在今四川保寧府。蕭關城，在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顏延之詩：謁帝蒼山蹊。

㈥張載《敍行賦》：嗟寂寞而愁予。庾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魏志注》：《魏氏春秋》：帝下雲臺鎧仗授兵。

㈦曹植詩：飄飄周八極。丘遲《與陳伯之書》：倔强沙塞之間。

㈧陶潛詩：形迹滯江山。

㈨《世說》：桓玄西下，笳鼓並作。顏延之詩：皇情爰眷眷。又：途窮凝聖情。楊慎曰：《詩》「膚如凝脂」，顏延之詩

「空城凝寒雲」，俱音去聲。

壯士血相視一作見㈠，忠臣氣不一作未平㈡。密論平聲貞觀去聲體，揮發岐陽征㈢。極㈣，聯翩收二京㈤。西郊牛酒再一作至㈥，原廟丹青明㈦。此述其協贊恢復。血相視，戰傷者衆。氣不平，敵愾者多。論貞觀，治做太宗。發岐陽，師出鳳翔。感激，人戮力。聯翩，頻奏捷。牛酒，迎官軍。丹青，修祖廟也。

㈠《吳越春秋》：椒丘訢曰：「此天下壯士。」《別賦》：刎血相視。

㈡《忠經》：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孫寶傳》：心內不平。

㈢《易》：六爻發揮。

㈣《荀子》：施及四極。

㈤《曹植詩》：聯翩歷五山。唐太宗詔：二京之盛，其來自昔。

㈥《易》：自我西郊。《韓信傳》：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㈦《漢書》：叔孫通請立原廟。注：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晉陽秋》：武帝改營太廟，填以丹青，綴以珠玉。

匡汲俄寵辱㈠，衛霍竟哀榮㈡。四登會府地㈢，三掌華去聲陽兵㈣。京兆空柳色一作市㈤，尚書無履聲㈥。羣烏自朝夕㈦，白馬休橫去聲行㈧。

此敘其歷任始終。俄寵辱，除罷不常。竟哀榮，存歿可慨。四登府，屢居京尹。三掌兵，頻授節度。空柳色，京尹身殂。無履聲，尚書迹杳。烏自朝夕，中丞虛位。白馬休行，諫諍不聞矣。朱注：武初爲京兆少尹，再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

㈠《漢書》：汲黯，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常危言直諫，不能容曲說。上嘗賜食，內其餘，黯曰：「陛下以天下爲家，有羣臣，寧有一人自私奉養而盡取其餘乎？」上以此重黯。《漢書》：鄭莊，武帝時爲大農令，列於九卿，以數直諫，不得久居官。《漢書》：汲黯、鄭莊皆好黃老言，治官民，貴清靜，慕無爲。《漢書》：汲黯、鄭莊皆列九卿，以數直諫，不得久居官。

㈡《漢書》：衛青，字仲卿，平陽人也。青同母三人：姊子夫爲武帝夫人，生太子據；次姊君孺；次兄長君。霍去病，青姊少兒私通平陽侯曹壽所生也。去病大將軍青姊子也。《漢書》：衛青、霍去病皆貴幸，而去病少驕，不學古兵法，然敢深入，與壯士爭先，勇冠三軍。

㈢《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也。敞爲京兆尹，治長安，市無偷盜，吏民敬畏。《漢書》：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

㈣《漢書》：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

㈤《漢書》：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

㈥《漢書》：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

㈦《漢書》：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

㈧《漢書》：張敞，宣帝時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

㈠《新書》：已收長安，武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京，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匡衡傳》：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竟坐免。《汲黯傳》：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爲東海太守。《老子》：寵辱若驚。

㈡《衛青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後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霍去病傳》：以功封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傅亮表：榮哀既備，寵靈已忝。

㈢《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爲大府，亦謂之會府。

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

㈤《漢·張敞傳》：敞爲京兆尹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唐人詩有「章臺柳」。

㈥漢哀帝時，尚書鄭崇，常曳革履諫諍。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㈦《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集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㈧後漢張湛爲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上林賦》：扈從橫行。按：朱注引侯景乘白馬渡江爲證，謂蜀中寇息也。但下文自有「四郊失壁壘」句，不應預侵。

諸葛蜀人愛㈠，文翁儒化成㈡。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㈢。記室得何遜㈣，韜鈐延子荊㈤。四郊失壁壘㈥，虛館開一作間逢迎㈦。堂上指圖畫，胡化切㈧，軍中吹玉笙㈨。豈無成都酒㈩，憂

國只細傾㈠。時觀錦水釣㈡，問俗終相并平聲㈢。

此因治蜀有功，而追憶生前也。諸葛文翁，見功德在人。雪山輕重，言身係安危。何遜、孫楚，比參謀之士。失壁壘，邊境肅清。開逢迎，賢士交集。指圖畫，險要熟知。吹玉笙，軍政暇裕。酒只細傾，志在經國。觀釣問俗，留心民瘼也。

㈠《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爲過也。

㈡文翁，注見前。

㈢公三鎮蜀中，故有去來之語。

㈣《梁書》：何遜爲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游宴。

㈤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注：太公兵法有《玄女六韜》及《玉鈐篇》。

軍事。

㈥《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隨何說黥布：深溝壁壘。

㈦《漢・獻帝紀》：公孫度虛館候邴原。　漢章帝詔：遣吏逢迎。

㈧公有《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詩。

㈨劉孝威詩：浮丘侍玉笙。

㈩蕭子顯詩：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間錢。

㈠《劉向傳》：周堪，信有憂國之心。　細傾，與豪飲相反。

㈡觀釣，謂武過草堂，公酬詩云：「幽棲真釣錦江魚。」

㈢《吳志》：陟璆使漢，入國而問俗。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㈠。以茲報主願，庶獲一作或裨世程㈡。炯炯一心在㈢，沉沉二豎嬰㈣。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㈤。飛旐出江漢㈥，孤舟轉荊衡㈦。虛橫諸本作無馬融笛㈧，悵望龍驤塋㈨。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㈩。

戎盈粟，爲當時大經畫。惜其早世，而心未遂耳。喪返華陰，路經江、漢、荊、衡也。虛笛，知音已亡。望塋，孤墳遠隔。老賓客，向爲幕僚。愧簪纓，感其薦拔。此章前兩段各十二句，中兩段各八句，後兩段各十四句。

㈠《前漢・賈捐之傳》：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㈡《賈誼傳》：可以爲萬世法程。

㈢《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寐。《商書》：永肩一心。

㈣庾信詩：幽翳沉沉。《左傳》：晉侯獳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晉孫和《薦范粲表》：久嬰疾病。皇甫謐疏：久嬰篤疾。陸機詩：世網嬰吾身。《正字通》：嬰，繫也，縈也。

㈤顏淵三十二歲，賈誼三十三歲，故舉以相方。《記》：短折曰不祿。《左傳》：荀息曰：「繼之以忠貞。」《唐書》：永泰元年四月，武卒，時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㈥潘岳《寡婦賦》：飛旐翩以啓路。注：旐，喪車之旌。

㈦庾信《竹杖賦》：是乃江漢英靈，荊衡杞梓。

㈧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尤躭於笛，及卒，客有弔者，詣靈橫笛。

㈨《左傳》：晉侯夢大厲，壞門及寢門而入。

㈩《左傳》：衛侯以鞶鑑與寧喜，使爲己納石圃之難。喜既入，而以鞶鑑與石圃，曰：「以此爲信也。」石圃曰：「信不由中，雖鞶鑑猶無信也。」

㈨《晉・王濬傳》：武帝因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伐吳。太康六年卒，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

㈩謝朓詩：憮然愧簪纓。

考嚴武生平所爲多不法，其在蜀中，用度無藝，峻掊亟斂，閭里爲之一空。唯破吐蕃，收鹽川，爲當時第一功。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誠實録也。至比之爲諸葛、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噫，唐世人物，如嚴武者何可勝數，而後人至今傳述，公之有功於武多矣。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杜臆》：汝陽被寵善終，本無可哀，直以下交情厚，傷舊而賦也。　鶴注：汝陽王薨，在天寶九載。

汝陽讓帝子㈠，眉宇真天人㈡。虬髯似太宗㈢，色映塞外一作寒夜春㈣。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㈤，禮異見音現羣臣。愛其謹潔極㈥，倍此骨肉親㈦。此敍品貌不群，及平時恩遇。《杜臆》：贊王用「謹潔極」三字，最得要領。

㈠《唐書》：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立爲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功，懇讓儲位，封寧王，薨，謚讓皇帝。

㈡《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　《魏略》：邯鄲淳見曹植才辯，對其所知，歎爲天人。

㈢《酉陽雜俎》：太宗虬髯，常戲張弓掛矢。

㈣武陵王紀詩：塞外無春色。此翻用其語，乃極狀器宇之温和也。

㈤《楚元王傳》：出入卧内，傳語言。　非時，即常常而見之意。

㈥謹潔，言能謹身潔己。

㈦《記》：骨肉之親，無絶也。《羯鼓録》：汝陽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出游幸，頃刻不舍。

從音聰容聽一作退朝音潮後㈠，或在風雪晨㈡。忽思格猛獸㈢，苑囿騰清塵㈣。詔王來射音石雁㈦，拜命已挺身㈧。下三段，記當時射獵之事。此言明皇詔獵也。吴論：動若一，行列整。

㈠《書》：從容以和。《淮南子》：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

㈡江淹詩：幸及風雪霽。

㈢《漢書·武五子傳》：厲王膂力扛鼎，空手搏熊豕猛獸。又，江都王力格猛獸。

㈣《淮南子》：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㈤洙曰：《三禮圖》：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所謂注旄於旗竿首也。《高唐賦》：駕駟馬，建羽旗。

㈥《詩》：駾駾征夫。《詩注》：駾駾，衆多疾行之貌。

㈦《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

㈧《左傳》：拜命之辱。《前漢·劉屈氂傳》：屈氂挺身逃。挺身，奮身而起也。

箭出飛鞚内㈠，上又一作入回翠麟㈡。翻然紫塞翮㈢，下去聲拂明月輪㈣。從去聲人雖獲多㈤，天笑不爲新㈥。王每中去聲一物，手自與金銀。此言汝陽陪獵也。出飛鞚，王飛馬以射。回翠麟，帝回馬而視。紫塞之雁，應手而落，故下拂弓傍。

㈠鮑照詩：飛鞚越平陸。鞚，馬勒也。

㈡翠麟，良馬也。揚雄《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崤。

㈢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蕪城賦》：紫塞雁門。

㈣庾信詩：明月動弓梢。

㈤《長楊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從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㈥隋辛德源詩：雲衢天笑明。

袖中諫獵書㈠，扣馬久上聲陳㈡。竟無衙縻虞㈢，聖聰一作慈矧多仁。宮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㈣。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㈤。此言王能諫獵也。聖聰，謂聽諫。多仁，謂民得休而物不傷。此皆王之忠勤所格，非帝老而倦遊也。趙曰：水有藻鱗，非特不獵，抑且不漁矣。謹潔，以行己言。忠勤，以事君言。

㈠江淹詩：袖中有短書。

㈡《通鑑》：秦王苻堅如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而諫。

㈢相如《諫獵書》：清道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縻之變。注：縻，車之鉤心也。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

㈣《詩》：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㈤《後漢·劉翊傳》：詔書嘉其忠勤。

晚年務置醴㈠，門引申白賓㈡。道大容無能㈢，永懷侍芳茵㈣。好去聲學尚貞一作正烈㈤，義形必霑巾㈥。揮翰綺繡揚㈦，篇什若有神㈧。此記其虛懷善學。上文專言射獵事，故此又概舉其生平。置醴，

㈠晚年務置醴：《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接今人。義形，慕古人。揮翰，工書法。篇什，長詩作也。

㈠《漢書》：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設醴。

㈡張正見詩：鄒嚴恒接武，申白日相趨。朱注：《舊唐書》：琎與賀知章、褚廷誨等善，爲詩酒之交。

㈢道大，出《老子》。《吕氏春秋》：無智無能。

㈣晉傅亮表：感舊永懷。崔日知詩：窗前窺石鏡，河畔蹈芳茵。

㈤《世説》：羊忱性甚貞烈。

㈥《公羊傳》：仇牧義形於色。曹植詩：歔欷涕霑巾。

㈦沈佺期詩：揮翰初難擬。《北史·文苑傳序》：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

㈧鍾嶸《詩品》：於時篇什，理過其辭。孔融《薦禰衡表》：升堂睹奥，思若有神。

川廣不可泝㈠，墓久狐兔鄰㈡。宛彼漢中郡一作王㈢，文雅見天倫㈣。何以慰一作多我悲，泛舟俱遠津㈤。温温昔風味㈥，少去聲壯已書紳㈦。舊游易音異磨滅㈧，哀謝增一作多酸辛。末因汝陽而及漢中，乃撫今思昔之感。俱遠津，公在夔州，漢中在歸州也。昔風味，憶從前。易磨滅，慮將來。此章首尾各十句，中間皆八句分段。

㈠鮑照詩：川廣每多懼。

㈡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蹢躅而歌其上。」

㈢漢中王瑀，汝陽王弟也。公昔與漢中王會於梓州。

㈣曹植詩：文雅縱横飛。《穀梁傳》：兄弟，天倫也。

㊄千寶《晉論》：汎舟三峽。

㊅《詩》：溫溫恭人。　晉劉遺民書：企懷風味，鏡心象迹。

㊆江淹詩：感贈還書紳。

㊇何承天詩：願言桑梓思舊遊。　司馬遷書：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

前贈汝陽王，本排律也，故敍次莊嚴。此哀汝陽王，乃古詩也，故紀述錯綜。前拈夙德升爲全詩之綱，於奇毛賜鷹，只一語輕點；此拈謹潔極爲通篇之眼，將詔王射雁，用三段詳敍。如《史記·淮陰侯傳》多入蒯通語，《司馬相如傳》備載文君事，皆以旁出見奇，方是善於寫生者。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盧注：哀秘書者，哀其文章氣節，遭讒而死，爲可傷也。　《唐書·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貞，堪爲諫諍官。　張湞曰：李、蘇、鄭三人，皆書地。

長嘯宇宙間㊀，高才日陵一作淪替㊁。古人不可見，前輩復扶又切誰繼㊂？　首嘆才人凋謝。　古人概言。前輩，指李。

㊀左思詩：長嘯激清風。

㊁劉峻《辯命論》：高才而無貴仕。　《左傳》：上陵下替。　《抱朴子》：陵替之端，所以多有。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㊀。　聲華當健筆㊁，灑落富清製㊂。　風流散金石㊃，追琢山岳銳㊄。

情窮造化理㈥，學貫天人際㈦。憶昔一提，至竟掩宣尼袂，痛其抱才不遇也。此敍李公文字。根柢，謂學有本源。健筆足副聲名，言書法，起下金石二句。制作恒多灑落，言文章，起下造化二句。散，謂刊布。追琢，謂鐫勒。窮造化，所見者精。貫天人，所包者大。

㈠陸倕《感知己賦》：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漢書·鄒陽傳》：蟠木根柢。

㈡劉峻書：聲華無寂。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

㈢郭象《莊子序》：灑落之功未加。

㈣《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首稱。《呂氏春秋》：功績銘乎金石。《秦始皇紀》：刻於金石，以爲表經。《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㈤山嶽鋭，狀碑勢之巍峨。酈炎詩：功名重山岳。

㈥《莊子》：造化之所始。

㈦《司馬遷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千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㈠。各滿深望還㈡，森然起凡例㈢。蕭蕭白楊路㈣，洞徹晉作涸轍寶珠惠㈤。龍宮塔廟湧一作踴㈥，浩劫浮雲一作空衛㈦。宗儒俎豆事㈧，故吏去思計㈨。眄睞已皆虛㈩，跋涉曾音層不泥去聲(一)。向來映當時(二)，豈獨一作特勸後世。

此述其聲價之重。千謁滿望，言有求必應。森然起例，謂碑文體製。白楊，墓道碑也。龍宮，寺觀碑也。宗儒，學宮碑也。故吏，遺愛碑也。眄睞皆虛，前之看碑者已往；跋涉不泥，後之摩碑者復至，故下接云「映當時」而「勸後世」。若以眄睞跋涉爲索文之人，於上千謁句爲重複矣。趙曰：泉路昏暗，得邕之文，如明珠洞徹，故以爲惠。塔廟之文，神靈呵護，雖亘經浩劫，而浮雲常衛。

㈠謝靈運詩：圖牒復磨滅，碑版誰傳聞。　碑乃石碑，版是金版。

㈡《史記》：陳餘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㈢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

㈣古詩：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㈤《宣室志》：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至濁水，泠然洞徹矣。」《説苑》：寶珠不飾。

㈥仙傳：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六首。徐陵寺碑：朝驚鶖嶺，夜動龍宮。《金剛經》：如佛塔廟。

永熙三年，永寧寺浮圖爲火所燒，有人從東萊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此言塔廟如龍宮也。《洛陽伽藍記》：

㈦《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成玄都也。浩劫，無窮之劫。

㈧《史記》：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劉向傳》：仲舒學爲儒宗。《論語》：俎豆之事。

㈨《霍光傳》：問所親故吏。《何武傳》：生前無赫赫名，去後常令人思。

㈩古詩：眄睞以適意。

⑪《詩》：大夫跋涉。

⑫沈約《謝靈運傳論》：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豐屋珊瑚鉤㈠，麒麟織成罽居例切㈡。紫騮隨劍几㈢，義取無虛歲㈣。分宅脫驂閒㈤，感激懷未濟㈥。衆歸賙給美㈦，擺落多藏晉作贓穢㈧。此述其好施之情。珊鉤麟罽、騮馬劍几，皆富家饋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濟，見其急於爲人。衆美賙給，而志厭多藏，見其胸懷高曠。

㈠《易》：豐其屋，天際翔也。《晉書》：今之百姓，競豐其屋。蕭詮詩：珠簾半上珊瑚鉤。

㈡《天中記》：漢武帝時，日本國貢麒麟錦，金花眩人眼目。《漢書注》：罽，織毛若今氍毹及氈毹之類。《文詩：風吹鳳凰袖，日映織成衣。周王褒詩「銀鏤光明帶，金地織成靴」可證。

㈢《南史》：梁武帝幸樂遊苑，羊侃預宴，賜以河南國紫騮馬。宋之問詩：劍几傳好事。

㈣《論語》：義然後取。《舊唐書》：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幾數百首。又云：邕受納饋遺，多至鉅萬，時議以爲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㈤《孔叢子》：邴成子聘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行，聞衛亂，穀臣死之，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廣絶交論》：寧慕邴成分宅之德。《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延爲上客。

㈥趙岐《孟子章指》：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㈦劉劭《人物志》：普博周給，弘在覆裕。

㈧陶潛詩：擺落悠悠談。《老子》：多藏必厚亡。《顏氏家訓》：山巨源以蓄積取譏，皆多藏厚亡之文也。《唐書》：讎人告邕贓貨枉法，許昌人孔璋上書救之，曰：「斯人所能者，拯孤卹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

獨步四十年㈠，風聽九皋唳㈡。嗚呼江夏姿㈢，竟掩宣尼袂㈣。此傷其遭逢不偶。獨步，名振文壇。

㈠曹植詩：仲宣獨步於漢南。

㈡《詩》：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唐書》：玄宗東封回，邕獻詞賦，稱旨，後因上計偕，中使臨索其文。故以九皐鶴唳比之。

㈢《漢書》：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爲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故題曰「江夏李公」，詩又云「江夏姿」也。

㈣《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劉琨詩：宣尼悲獲麟。

往者武后朝音潮，引用多寵嬖㈠。否臧太常議㈡，面折二三作三張勢㈢。衰俗凜生風㈣，排蕩秋旻霽㈤。忠貞負冤一作怨恨㈥，宮闕深旒綴㈦。往者再提，至「易力何深嚀」，痛其直節受枉也。此記其立朝風節。周注：當時振頹俗、霽天顏，其忠貞若此。而爲小人所陷，亦以天子深居九重，耳目易於壅蔽耳。

㈠《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

㈡《西京賦》：彈射臧否。《搜神記》：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邕再駁之，文士推重。《舊書·韋巨源傳》：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曰昭。

㈢《史記》：絳侯謂王陵：「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唐書》：邕拜左拾遺。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弟反狀，武后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

㈣《淮南子》：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趙廣漢傳》：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傅玄傳》：玄除郎中，貴游懾服，臺閣生風。

㈤邵注：秋旻霽，美其皎潔也。《爾雅》：秋曰旻天。

㈥《左傳》：荀息曰：二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㈦《前漢・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旌旗之旒，隨風動搖也。或曰：旒蔽所以蔽耳目，言朝廷之聰明蔽塞。

放逐早聯翩㈠，低垂困炎癘一作厲㈡。日斜鵬鳥入㈢，魂斷蒼梧帝㈣。榮一作策枯走不暇㈤，星駕無安稅㈥。幾分漢庭竹㈦，夙擁文侯篲㈧。終悲洛陽獄㈨，事近小臣斃一作敝㈩。禍階初負謗㈠，易音異力何深嚌才詣切㈡。此記其被謫致死。聯翩，屢謫貶。炎厲，瘴熱地。邕貶多在南方，故用長沙蒼梧事。趙曰：榮枯無常，故奔走不暇，而無稅駕之處。盧注：歷任迭爲刺史，故云幾分竹。所在必親賢士，故云夙擁篲。周甸注：邕名位不爲卑賤，而其死也，竟與小臣無異，且其禍起負謗，非有實事，擠之亦易爲力，何必深噬至此乎。

㈠《史記》：屈原放逐，著《離騷》。

㈡司馬相如賦：繡帳低垂。宋之問詩：自可乘炎癘。

㈢《鵩鳥賦》：庚子日斜，鵩集予舍。

㈣宋之問詩：百越去魂斷。吳均詩：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

㈤《魏都賦》：英辯榮枯。

㈥《詩》：星言夙駕。《史記・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也。注：稅駕，猶言解駕。《唐書》：邕累貶雷州司户、崖州舍城丞，又貶欽州遵化尉。

㈦《漢書》：文帝三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字文逌《庾信集序》：寄深分竹。

㈧阮籍奏記：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舊唐書》：邕爲陳州刺史，歷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上計京師，皆以邕重義愛士，古信陵之流。

㈨《後漢・蔡邕傳》：邕上書自陳下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㈩《左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一)《周語》：其無乃階禍乎。《賈誼傳》：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二)《前漢書》：摧枯朽者易爲力。宋玉《小言賦》：會九族而同嚌。

伊昔臨淄亭㈠，酒酣託末契㈡。重平聲敍東都別，朝陰改軒砌初計切㈢。伊昔三提，至「鯤鵬噴迢遞」，追遡交情始末也。此言其投契甚久。公與邕初遇於東都，所云「李邕求識面」也。再遇於臨淄亭，有《陪宴歷下亭》詩。公爲後輩，故云末契。久敍闊思，故日陰改移也。

(一)謝靈運詩：伊昔家臨淄。臨淄亭，在今山東濟南府。

(二)左思詩：酒酣氣益震。《尚書孔傳》：樂酒曰酣。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三)潘岳《楊仲武誄》：日仄景西，望子朝陰。《廣雅》：砌，陛也。《西都賦》：玄墀釦砌。陛，音啓。釦，音口。

論平聲文到一作倒崔蘇㈠，指一作推盡流水逝㈡。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㈢。是非張相國㈣，相扼一危脆㈤。爭名古豈然㈥，關鍵從《英華》，他本作楗，或作揵，其獻切歟不閉㈦。例一作倒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㈧。慷慨嗣真作㈨，咨嗟玉山桂㈩。鐘律儼高懸(一)，鯤鯨噴迢遞(二)。此記其評論詩文。論文以下，概論當世之文；例及以下，專論一家之詩。崔、蘇、楊、李，同時文名最著。屈指而到崔、蘇，凡已逝者皆如流水矣。於楊炯則服其雄，於李嶠則嫌其麗，此篇論也。獨於張相國，不無是非之隙，遂至相扼而幾危，亦由邕之不能忘名而善閉耳。例及，因類而及也。曠懷一句，此邕通論審言之詩。咨嗟三句，又特美所和嗣真一作。比詞之秀拔。鐘律，比聲之和雅。鯤鯨，比勢之强壯。

㈠錢箋：崔蘇，崔融、蘇味道也。《唐書》：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味道，九歲能屬詞，與李嶠俱以文翰顯。《朝野僉載》：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故公詩稱之。

㈡指盡，屈指數盡也。　劉楨詩：逝者如流水。

㈢《唐書·楊炯傳》：炯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卒。　《李嶠傳》：神龍三年，封趙國公，加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　張説云：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㈣《莊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張説傳》：玄宗誅蕭至忠，召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　《舊書》：邕素輕張説，説甚惡之。

㈤《史記》：兩賢豈相扼哉。　梁簡文書：危脆之質，有險蜉蚍。　庾信《崔説碑》：百齡危脆。

㈥《國策》：張儀曰：「爭名者於朝。」　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㈦《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注：橫木爲關，豎木爲楗。　石崇《思歸引》：欻復見牽羈。

㈧鮑照詩：安知曠士懷。

㈨《漢·高帝紀》：慷慨傷懷。　朱注：公祖審言集，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詩，非指歷下倡和之作。千家本載公自注云「甫有和李太守詩」，此僞託者，善本俱無。

㈩《世説》：范宣看畢咨嗟。　《晉書》：郤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11)《史記》：鐘律調自上古。　顧野王《虎丘山亭序》：成文暢於鐘律。　《景福殿賦》：華鐘杌其高懸。

(12)王嘉《拾遺記》：鯤魚千尺如鯨。　《吳都賦》：曠瞻迢遞。　注：迢遞，遠貌。

坡陀青州血㈠，燕没汶陽瘥㈡。哀贈竟二作晚蕭條㈢，恩波延揭巨列切厲㈣。子孫存一作在如綫㈤，舊客舟凝滯㈥。君臣尚論平聲兵㈦，將去聲帥接燕平聲薊㈧。朗詠六公篇㈨，憂來豁蒙蔽㈩。末傷其身後荒涼，撫時而增歎也。血瀆青州，骨藁汶陽，其哀贈恩典，尚待將來之揭厲。今子孫微弱，舊交遠遊，亦誰爲謀其昭雪乎？最可傷者，國有外侮，而朝無直臣，今日之痛李公，猶李公之惜六公也。結語無任悲愴。揭厲，謂高揭而揚厲。論兵，以吐蕃屢侵。將帥，指河北降將。通論此章，是五段文字。細分之，則四句者三段，八句者三段，十四句者兩段，十句十二句者各一段，十段之中，多寡仍相遥應。

㈠司馬相如《哀二世賦》：登陂陀之長坂。

㈡任昉墓銘：蕪没鄭鄉，寂寥楊冢。《唐書》：武德二年，北海郡置汶陽縣。《舊書》：天寶五載，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温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年七十。客葬於此。

㈢《唐書》：代宗時，贈邕秘書監。

㈣丘遲詩：肅穆恩波被。《劇秦美新論》：侯衛厲揭。周旬引《詩》深厲淺揭以解揭厲，未合，今從朱注。

㈤《越絶書》：中國不絶如線。

㈥舊客，公自謂。《左傳》：禁舊客，勿出於富。《別賦》：舟凝於水濱。

㈦《吳越春秋》：孫子與吳王論兵。

㈧《後漢・吳漢傳》：往來燕薊之間。

㈨《天台賦》：朗詠長川。原注：公有張、桓等五王泊狄相《六公》詩。朱注：五王：張柬之、桓彦範、敬暉、崔玄暐、袁恕

己。狄相，則仁傑也。趙明誠《金石録》：唐《六公詩》，李邕撰，胡履霊書。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錢箋：董逌《書跋》：李北海《六公詠》，今《太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予見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刊，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鼇立極，時宜老杜有云。序言邕爲荆州，今新舊書皆不書。

㈡《抱朴子》：訓誨所以移蒙蔽。

王嗣奭曰：李才名甚盛，而其死甚慘，公痛之極，故云「竟掩宣尼袂」，又云「魂斷蒼梧帝」，又曰「事近小臣斃」，末又曰「坡陀青州血」，不覺言之複也。葉石林以爲累句，論詩則是，而非所以論子美。其起語豪宕，亦兼自寓。

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嚴，純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昂，排蕩變化，直追龍門之筆。細按其前後段落，又未嘗不脈絡整齊也。

郝敬曰：李江夏之文藻，鄭司户之博綜，必有少陵之雋筆，乃能曲盡其妙。

故秘書少去聲**監武功蘇公源明**

盧注：哀秘書者，哀其忠孝文章，始終遇蹇，爲可惜也。《唐書》：蘇源明，京兆武功人。

武功少去聲**也孤**㈠，**徒步客**一作寓**徐兗。讀書東嶽中，十載上聲**考墳典**㈡。時下去聲**菜蕪郭**㈢，**忍饑浮雲巘**㈣。**負米晚爲**去聲**身**㈤，**每食臉力減切必泫**叶上聲㈥。**夜字照蒸薪**㈦，**垢衣生**一作帶**碧蘚**㈧。**庶以勤苦志**㈨，**報茲劬勞願**叶上聲，吴作顯㈩。**此敍其少而好學。忍饑垢衣，貧能苦志。臉必泫，傷親歿。報劬勞，念親恩，俱應少孤。

㈠《唐書》：源明，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兗。

㈡孔安國《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㈢《舊書》：萊蕪，漢縣，後廢。長安四年，於廢贏縣置萊蕪縣，屬兗州。

㈣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詩》：陟則在巘。巘，山頂也。

㈤《家語》：子路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㈥《楚辭》：橫垂涕兮泫流。

㈦侯瑾，家貧傭賃，暮輒燒柴薪以讀。又，《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㈧碧蘚，猶今人言衣服黴斑。

㈨《韓詩外傳》：子路曰：「不能勤苦，焉得行此。」

㈩《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學蔚醇儒姿㈠，文包舊史善㈡。灑落一作淚辭幽人㈢，歸來潛京輦㈣。射音石君東堂策㈤，一作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㈥。制可題一作題墨未乾㈦，乙科一作休聲已大闡㈧。文章日自負㈨，掾吏一作吏祿亦累上聲踐。晨趨閶闔內㈩，足踏宿昔趼古典切㈠。此敍其壯而出仕。蔚醇儒，其學不雜。包舊史，其文甚博。京輦，輦轂之下。東堂，試策之地。宗匠，指衡文者。掾吏屢踐，自卑官屢遷也。足蹈昔趼，依然徒步而入也。

㈠《易》：其文蔚也。蔚，文深貌。《漢書》：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㈡杜預《左傳序》：舊史遺文，略不盡舉。

㈢《易》：幽人貞吉。

㈣袁紹書：公族子弟，生長京輦。吳薛瑩詩：遷入京輦，遂升樞機。

㈤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路寢也。東西堂，魏制，周小寢也。《晉書》：擧賢良，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

㈥袁宏《三國名臣贊序》：莫不宗匠陶鈞。惠遠詩：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

㈦蔡邕《獨斷》：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答之曰：可。

㈧《儒林傳》：房鳳，字子元，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

㈨又云：源明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

㈩《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宮。韋昭注：閶闔，天門也。《增韻》：足胝曰趼。

㈡《莊子》：百舍重趼。天上有閶闔殿，故人間帝殿亦名閶闔。

一麾出守去聲還㈠，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㈡，虜庭悲所遺㈢。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㈣。憂憤病二秋，有恨石一作不可轉㈤。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一作逆順辨㈥。范曄顧其兒㈦，李斯憶黃犬㈧。秘書茂松色一作意㈨，再扈王仲正本作再從，一作屢侍祠壇墠㈩。此敍其陷賊不污。黃屋風卷，上皇幸蜀矣，源明失於陪從，致爲賊驅遣而悲憤也。朋知斷，故情不展。石可轉，見心不變。吳論：肅宗復位，順逆既辨，一時受僞命者悉加刑戮，如范曄有顧兒之痛，李斯含黃犬之悲，而秘書獨寒松不改，得與郊祀盛典。

㈠顏延之《咏阮咸》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㈡《唐書》：源明出爲東平太守，召還爲國子司業。禄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八駿，用周穆王巡遊事。

㈢陳琳檄文：並集虜庭。

㈣謝靈運詩：再與朋知辭。

㈤《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㈥《三都賦序》：既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

㈦《宋書》：范曄臨刑，其子靄取地土及果皮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靄曰：「今日何緣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㈧《史記》：二世具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㈨《世説》：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

㈩《唐書》：肅宗復兩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爲秘書少監，卒。

前後百卷文㈠，枕去聲藉皆禁臠盧演切㈡。篆刻一作制作揚雄流㈢，溟涨本末一作未浅㈣。青熒芙蓉劍㈤，犀兕豈獨剸止兗切㈥。反爲後輩褻㈦，予實苦懷緬㈧。煌煌齋房芝㈨，事絶一作終萬手摹音蹇。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㈩。不要一作惡懸黄金㈠，胡爲投乳一作亂贛音畎㈡？此敍其文才直節。禁臠，比文之豐美。才大如揚雄，雖溟涨猶爲淺末。鋒利如寶劍，雖犀兕亦可剸截。有文如此，而人乃褻視，公所以懷思而歎息也。

當時齋房瀆祀，蘇能苦口力諍，於萬手欲摹者，竟阻絶而不行，足爲將來勸勉矣。且其意不

欲求取金印，何爲觸犯忌諱，如投乳鸇乎？此皆發於忠愛之誠耳。

㈠《唐書》：源明又有前集三十卷。

㈡隋辛德源，少有重名，累官考功郎中。劉逖薦之曰：「枕藉六經，漁獵百氏。」《謝混傳》：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爲珍膳，項下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臠。

㈢《法言》：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㈣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後漢書》：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曹植《責躬表》：詞旨淺末，不足採覽。此「末淺」二字所出，若作「未淺」，則海深何待言乎？

㈤《羽獵賦》：炫耀青熒。青熒，劍有光澤貌。《越絶書·寶劍篇》：揚其華如芙蓉始出。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劍。

㈥李尤《劍銘》：陸剸犀兕，水截鯨鯢。

㈦《蔡邕傳》：後輩被遣。

㈧《文選注》：緬，思貌。

㈨《漢書》：武帝大興祠祀，元封中，齋房生芝而作歌。自漢武帝祠太乙，至唐復祠之。《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

㈩《唐書》本傳：肅宗時，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思明陷洛陽，帝將親征。上疏極諫，帝嘉其切直。子夏《詩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晉書·衛玠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

始之音。　李陵書：來相勸勉。

㈡《晉書・周顗傳》：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㈢《爾雅》：贙有力。　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炙轂子》載《贙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畎。

結交三十載上聲㈠，吾與誰游衍㈡？　滎陽復扶又切冥寞，罪罟已橫去聲罥吉畎切㈢。嗚呼子逝日，始泰則一作卽終蹇㈣。　長安米萬錢㈤，凋喪去聲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㈥。　尚纏漳水疾㈦，永負嵩里餞㈧。　末歎蘇公身歿，不及哀奠也。　滎陽羅罪而亡，武功凶年而卒，則遊衍無人矣。　始泰，遭遇中興。　終蹇，身歿荒歲。　戰伐，吐蕃未靖。　清沔，歸路所經。　胡夏客曰：武功少孤忍饑，爲官又以饑終，讀此不禁三歎。　此章，前後三段各十二句，中間二段各十四句。

㈠任昉詩：結歡三十載。

㈡《詩》：及爾游衍。　《新史》：源明雅善鄭虔、杜甫。

㈢《詩》：罪罟不收。　橫罹，橫罹法網也。　劉孝威詩：菱芒乍罥絲。　李善《選注》：罥，結也。

㈣秦蹇，用《易》卦名。

㈤《漢・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　《舊書》：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文，一斛則萬錢矣。　蘇、鄭皆卒於是年，故他詩曰：「穀貴歿潛夫。」又曰：「凶問一年俱。」

㈥《山海經注》：漢水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卽沔水。

㈦劉楨詩：余罹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㈧《杜臆》：蒿里餞，謂致奠也。《古今注》：蒿里，喪歌也。人死，精魂歸於蒿里，使挽者歌以送之。蒿里，山名。邵注：田橫死，門人作挽歌二章，今分爲二：薤露歌，送王公大人；蒿里歌，送士大夫庶人之喪。《八哀》詩，苦心力索，未免人勝於天。就諸章而論，前五篇精悍蒼古，後三首却繁密不疏，尚須分別而觀。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盧注：哀滎陽者，哀其生不逢時，至被污貶死，爲可悼也。鄭虔，滎陽人。

鷄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饗㈠。孔翠望赤霄㈡，愁思去聲。一作入雕籠養㈢。聞名公賞㈣。滎陽冠去聲衆儒，早地崇士大夫㈤，況乃氣精《英華》作氣精，一作精氣，一作氣清爽㈥。名位。上四比，下四賦。

㈠《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饍，鳥乃眩視悲憂，三日而死。江淹《擬古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

㈡張華《鷦鷯賦序》：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絶垠之外，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

㈢禰衡《鸚鵡賦》：閉以雕籠，剪其翅羽。

㈣原注：往者，公在疾，蘇公頲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契，遠邇嘉之。《後漢·張奮傳》：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蜀志注》：鍾會，名公之子。

㈤地崇，指著作郎。《後漢·來歙傳》：士大夫皆信重之。

㈥《前漢·五行志》：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天然生知資㊀，學立游夏上㊁。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丁丈切㊂。藥纂西極一作域名㊃，兵流指諸掌㊄。貫穿去聲無遺恨㊅，薈烏外切蕞在最切何技癢㊆。此記其長於著述。生知多學，領下兩段。神農，起藥纂。黃石，起兵流。貫穿，謂聞見博。薈蕞，謂雜撰多。

㊀陳琳書：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庾肩吾《書品》：鍾，天然第一。生知，見《禮記》。

㊁《後漢·李固傳》：通游夏之藝，顏閔之仁。

㊂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兵法，此言虔所著之書，古人不逮也。《楚辭·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㊃《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

㊄《上林賦》：吾見世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唐書》：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戈衆寡，無不詳審。嘗爲《天寶軍防録》，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

㊅《司馬遷傳贊》：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文賦》：恒遺恨以終篇。

㊆《顏氏家訓》：吾見世之《荅甘録》：薈，草多貌。蕞，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唐史目其書爲「會稡」，亦承襲之誤。《爾雅序》：會稡，稡音最，聚也。薈蕞與會稡，二説不同。

㊇原注：公著《薈蕞》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高元之《荅甘録》：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文賦》：恒遺恨以終篇。

趙次公云：當以公詩爲正。《射雉賦》：徒心煩而技懩。徐爰注：有技藝欲逞，曰技懩。

圭臬星經奧㊀，蟲篆丹青廣㊁。子雲窺未遍㊂，方朔諧太枉㊃。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㊄。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㊅。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階，寡《英華》作宮鶴誤一作設一響㊆。三絶自御題㊇，四方尤所仰。此稱其才藝絶人。圭臬，善地理。星經，識天文。蟲篆，工書法。丹青，能繪畫。朱注：虔之學識，過於子雲之博覽；虔之談論，勝於方朔之詼諧。顧野王，奇字皆通，有虔而顧不

止一矣。鍾繇、鍾會，父子善書，有虔而鍾可兼兩矣。文傳二句，見名重當時。獻書以下，見才動人主。

㈠陸倕《石闕銘》：陳圭置臬。趙注：圭以測日景，臬以度廣狹也。天官家，有甘石二氏星經。

㈡魚豢《魏略》：邯鄲淳善《蒼》、《雅》蟲篆。傅咸賦：圖像於丹青。

㈢《揚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

㈣《東方朔贊》：詼達多端，應諧似優。《陳書·顧野王傳》：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太枉，太迂曲也。

㈤《宋書·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壺記》：鍾繇，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兼兩，本《易·繫辭傳》。

㈥《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爲大字。」

㈦《三輔黃圖》：玉堂殿，階陛皆玉爲之。朱注：玉陛之上，展其滄州圖畫，而寡鶴誤爲發響，形容繪事之逼真也。

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㈧《唐書》：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宋書》：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絶。呂總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嗜酒益疏放㈠，彈琴視天壤㈡。形骸實土木㈢，親近惟几杖。未曾音層寄魯作記官曹㈣，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㈤，胡塵昏坱莽㈥。反覆音福歸聖朝音潮，點染無滌盪㈦。老蒙台州掾，遐泛從《英華》，一作泛泛浙江槳。履穿四明雪㈧，饑拾橡以周切溪橡㈨。此敍其平生履歷。疏放二句，動時之興。土木二句，靜中之致。未寄官曹，初設廣文館也；晚就芸閣，後爲著作郎也。突兀，端坐之貌。坱莽，空曠之地。虔本心歸王室，但一受僞命，無從洗滌，是以有台州之貶。履穿拾橡，貧困不能自給矣。

㈠《晉書·阮籍傳》：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世說》：袁尹疏放好酒。

㈡《杜臆》：「彈琴視天壤」，寫得疏放有神。　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見吾善者，機也。《國策》：魯仲連曰：「名與天壤俱敝。」

㈢《嵇康傳》：土木形骸，不自藻飾。

㈣《唐語林》云：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故云不知曹司何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錢謙益曰：據廣文館於國子監增置，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書》云：「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非實録也。

㈤《陳子昂集》：祖敏仁，檢校秘書郎，持三筆，終人芸香閣。《魏略》：芸香，辟紙蠹，故藏書稱芸臺。

㈥《上林賦》：過於坱莽之野。

㈦《顏氏家訓》：武烈太子，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抱朴子》：外物棄智，滌蕩機變。

㈧謝靈運《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天台賦》：濟楝溪而直進。注曰：之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楝溪，水深險清泠，前有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絶澗，唯忘其身然後能濟。《寰宇記》：楝溪，在臨海縣東三十五里。　四明在今寧波府，楝溪在今台州府，俱屬浙東路。顧愷之《啓蒙記》：穿，貧也，非憊也。考《史記》：東郭先生貧困，履行雪中，有上無下，足盡踏地，人皆笑之。

㈨《莊子》：古者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又《徐無鬼》：居山林，食芧栗。芧栗，即橡栗也。《唐書》：虔遷著作郎。　安禄山反，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事。　後數年卒。

空聞紫芝歌㈠，不見杏壇丈㈡。　天長眺東南㈢，秋色餘魑魅㈣。　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㈤。

此憶台州之別。　紫芝歌，埋迹深山。杏壇丈，久離博士。東南魁磈，俱指台州。懷曩起下。

㈠紫芝歌，用四皓事。

㈡《莊子》：孔子游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記》：席間函丈。

㈢《老子》：天長地久。

㈣宋王微《詠賦》：秋色陰兮白露商。《天台賦》：始經魁磈之塗。

㈤斑白，見《孟子》。盧諶詩：借曰如昨，忽焉疇曩。

春深秦一作泰山秀，葉隧清渭朗。劇談王侯門㈠，野稅林下鞅㈡。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㈢。　此憶長安之事。

㈠《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

㈡鮑照詩：無由稅歸鞅。邵注：稅，止也。鞅，馬頸組。

劇談二句，言隨意宴遊。操紙二句，言醉後吟咏。

㈢《易》：惟其時物也。袁宏《三國名臣序贊》：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詞場竟疏闊，平昔濫推從趙本，一作吹，音作咨嗟。百年見存歿㈠，牢落吾安放一作做㈡。蕭條阮咸在㈢，出處上聲同世網㈣。　他日訪江樓㈤，含悽述飄蕩上聲㈥。　此結出歿後哀思。疏闊，承台州，公不見鄭也。推奬，承長安，鄭嘗奬公也。百年存歿，又總承二句。鄭審在江陵，哀死而因念生，與前哀汝陽王同意。

張遠注：此卽昌黎所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友者而如見賓也。　此章，起結三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十四句，後二段各六句。

㈠顏延之詩：存歿竟何人。

㈡蔡邕《聘師賦》：時牢落以失次。　《檀弓》：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㈢原注：著作與今秘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黃鶴曰：審，當與虔爲兄弟，故比之阮咸，如杜位乃公從弟，而云阿咸也。

㈣張協詩：出處雖殊途。　陸機詩：世網嬰吾身。

㈤《世說》：桓玄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

㈥謝靈運詩：含悽泛廣川。　鮑泉詩：飄蕩逐風迴。

劉克莊曰：《八哀》詩中，如鄭、蘇二首，非無可說，但每篇多蕪辭累句，或爲韻所拘，殊欠條鬯，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只三四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雖大手筆亦然。

今按：《飲歌》只說一事，《八哀》則概列平生，未可以概論。　盧德水云：《八哀》詩，未免傷煩傷汎，中有數十光潔語，堪與日月並垂者，自不爲浮雲所掩，大概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選也。

故右僕射相去聲國曲江張公九齡

盧注：哀相國者，哀其志存王室，明皇始終不能信用，爲可惜也。　九齡，韶州曲江人。

相去聲國生南紀㈠，金璞無留礦古猛切。與鑛同㈡。　仙鶴下去聲人間，獨立霜毛整㈢。　矯然江海一作嘗等箕潁㈦。　首稱其品格不凡。　金一作漢思去聲㈣，復扶又切與雲路永㈤。　寂寞想士階㈥，未遑一作嘗等箕潁㈦。　首稱其品格不凡。　金無留礦，比才堪用世。　鶴下人間，比生質超群。　既而飛騰雲路，則想致君唐虞，而不遑等於高隱矣。

㈠《漢書·百官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　《唐書》：自上洛南逾江漢，擣武當

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至閩中，是謂南紀。舊注：江漢之南皆謂之南紀。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㈡郭璞賦：其下則金礦丹礫。《説文》：礦，銅鐵璞石也。《唐紀》：太宗謂魏徵曰：「金在鑛，何足貴耶？冶鍛而爲器，人乃寶之。」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可見其不留於礦也。

㈢鮑照《舞鶴賦》：偉胎化之仙禽。又：疊霜毛而弄影。宋之問詩：粉壁圖仙鶴。錢箋云：《九齡家傳》：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遂生九齡。

㈣《北史》：劉歆，矯然出塵，如雲中白鶴。鮑照詩：空守江海思。

㈤江總《徐陵墓誌》：鬱轉雲路。

㈥《司馬遷傳》：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㈦《抱朴子》：堯舜在上，箕潁有巢棲之客。

上上聲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㈠。碣石一作蝎力歲崢嶸㈡，天池一作地日蛙黿㈢。退食吟大庭㈣，何心記一作託榛梗㈤。骨驚畏曩哲，鬢音真。一作鬢變負人境㈥。雖蒙換蟬冠㈦，右地恧女六切多幸㈧。敢忘一作志二疏歸㈨，痛迫蘇耽井㈩。紫綬一作紫紱，《英華》作金紫映暮年(一)，荆州謝所領(二)。庾公興去聲不淺(三)，黄霸鎮每靜(四)。此紱其仕進履歷。玉堂金華，切近於君。碣石崢嶸，禄山勢張也。天池蛙黿，林甫恣讒也。退食二句，承蛙黿，言不計私忿；骨驚二句，承碣石，言憂在國事。換蟬冠，爲尚書右丞相。恧多幸，言罷政雖慚，而遠害猶幸也。二疏，比其歸養；蘇耽，比其奪情。紫綬，出爲荆州長史。庾亮、黄霸，稱其在任

政績。

㈠江淹《金燈草賦》：植君玉臺，生君椒室。徐彦伯詩：巢君碧梧樹，舞君青瑣闈。君字，皆指君王。錢箋：《黃圖》：玉堂殿、大玉堂殿。《漢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黃圖》：玉堂殿，有十二門。《唐書》：九齡擢進士第，拜校書郎，歷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中書侍郎，此由玉堂金華省出入也。

㈡碣石，范陽偏裨入奏，九齡見之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范陽地。崢嶸，高大貌。祿山所據。錢箋：祿山在范陽地。注：喻讒佞弄口也。《爾雅》：鼁，形似青蛙而腹大，其鳴甚壯。

㈢天池，見《莊子》。東方朔《七諫》：蛙鼁游乎華池。

㈣《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子》「議於大庭而後言」，作庭宇解者，非。

㈤郭璞《游仙詩》：戢翼棲榛梗。榛，小栗，條如荆。梗，病也。《本事詩》：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疾之若仇。曲江爲《海燕》詩以致意，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㈥《別賦》：心折骨驚。《通鑑》：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斬之，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此詩「畏曩哲」指夷甫，「負人境」，恐爲後患也。謝朓詩：誰能鬢不變。陶潛詩：結廬在人境。

㈦《舊唐書》：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漢官儀》：武帝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本傳》：開元二十二年，九齡爲中書令，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政事。所謂「換蟬冠」也。

㈧沈約詩：長驅入右地。《明皇雜録》：張九齡、裴耀卿，詔爲左右僕射，罷參知政事。林甫怒曰：「猶爲左右丞相耶？」二人趣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不覺股栗。《左傳》：羊舌氏曰：「民之多幸。」

㈨《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

㈩《神仙傳》：蘇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曰：「明

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井水而愈。《唐書》：九齡遷工部侍郎，乞歸養，詔不許。及母喪解職，毀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固辭，不許。

㈠朱注：唐制：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應紫綬。荆州爲上都督，故時服紫綬也。中山王《文木賦》：青緺紫綬。

㈡九齡嘗薦周子諒爲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語援讖書。帝怒，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唐書》：庾亮鎮武昌，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㈢《晉書》：庾亮鎮武昌，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㈣《曹參傳》：嚴延年之治動，黄次公之治静。《晉書·謝安傳》：每鎮以和静。

賓客引調去聲同，諷詠在務屏音丙㈠。詩罷地有餘㈡，一云詩地能有餘。篇終語清省悉井切㈢。陽發陰管㈣，淑氣含公鼎㈤。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韻重。或作炳㈥。散帙起翠螭㈦，倚薄巫廬並㈧。綺麗玄暉擁，牋誄任平聲昉騁㈨。自我一作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㈩。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一)。

謂其詩可聽，如黄鐘之律。淑氣含鼎，謂其詩可味，如太羹之和。君子二句，惜其抱濟世之才，退而用心於文章也。起翠螭，言文瀾激蕩。並巫廬，言才氣高褰。玄暉、任昉，謂詩文兼擅其勝。趙注：韶州，在滄海之濱。朱鳥，即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爲滄海遺珠，則才名久著南方矣。

㈠《舊書》：孟浩然還襄陽，九齡時鎮荆州，署爲從事，與之倡和。又云：九齡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許其勝流。錢箋：中書舍人姚子顔，狀其行曰：「公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主，一句一咏，莫非興寄。」《顔氏家

訓》：諷詠辭賦。　謝朓詩：民淳紛務屏。

㈡陳沈炯詩：丁翼陳詩罷。《莊子》：其游刃必有餘地。

㈢《文心雕龍》：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

㈣庾信《玉律表》：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竹。

㈤陸機詩：蕙草饒淑氣。　陳子昂詩：如何負公鼎。

㈥《西都賦序》：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㈦潘岳誄文：披帙散書，屢覩遺文。　《楚辭》：乘玉輿兮駟蒼螭。《廣雅》：龍無角曰螭。

㈧《江賦》：巫廬嵬嵐而比嶠。

㈨《詩品》：小謝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　《南史》：謝玄暉善爲詩，任彥升工於筆。

㈩《史記·自序》：以拾遺補闕，成一家之言。　陸機謝表：片言隻字，不關其間。又《文賦》：一篇之警策。

⑪《天官書》：南宮朱鳥。《索隱》曰：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也。

歸老一作歟守故林㈠，戀闕悄一作嘗延頸㈡。　波濤良史筆㈢，蕪一作無非絕大庾嶺㈣。　向時禮數隔㈤，制作難上聲請㈥。　再讀徐孺碑㈦，猶思理烟艇。　此敍其家居存歿，而終之以哀弔。趙曰：張公有良史之筆，惜乎其人歿，而蕪絕於嶺外。　向時禮數隔絕，已之制作，不能面質於生前，今讀其徐孺之碑，猶思理艇而往，瞻拜於墓前焉。　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十六句。

㈠《漢書》：邴漢，以清行徵爲京兆尹，遂歸老於鄉里。　王粲詩：飛鳥翔故林。

㈡崔湜詩：丹心恒戀闕。　《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蕭望之傳》：天下之士，延頸企踵。

㈢班固《答賓戲》：馳辯如波濤。《左傳》：薑狐，古之良史也。沈約《郊居賦》：不載於良史之筆。朱注：《舊書》：九齡遷中書令，嘗監修國史。《唐會要》云：六典，開元二十八年，九齡所上。

㈣《恨賦》：終蕪絶於異域。《新書》：韶州始與，有大庾嶺新路，開元十七年，詔張九齡開。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吕嘉，衆潰，有神將成是嶺，以其姓庾，因謂之大庾。

㈤《唐書》：九齡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謚文獻。公於曲江無交，故有向時禮隔之語。或云九齡官後，朝廷禮隔，制作不得上陳。非也。張公歿後，尚賜謚遣祭，何云禮數隔耶？任昉《哭范僕射》詩：平生禮數絶。

㈥《漢·禮樂志》：稍稍制作。

㈦《後漢書》：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稱南州高士。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

曲江見禄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以後，追思其言，遣使祭贈。此事乃一生大節，關於國家治亂興亡，篇中尚略而未詳，其歷敍官階，詳記文翰，頗失輕重之體，劉須溪嘗議及之。楊升菴因補作一篇云：「相國生南紀，蔚爲曲江彦。山接韶音峰，秀鍾重華甸。風雅既葳蕤，聲名鬱葱倩。登庸伊吕科，敷奏姚宋羨。珠澤隨侯雙，玉林郤詵片。九重集神仙，咫尺生顧盼。陸謝擅緣情，沈范采餘絢。九遷帝獨奇，三臺師錫薦。補袞綴宗彝，用藥必瞑眩。防乎貴未然，介焉斷幾見。狐媚蕩主心，狼子紆皇眷。金鏡倏垢塵，玉奴驚曜曛。萋斐偃月堂，棄捐秋風扇。鼙動漁陽聲，嗾臍漫天泣，回腸嶺南奠。飛太極箭。朱鸞奔咸京，青騾乘蜀傳。棧閣雨淋鈴，宛洛颺迴縣。蜚雁愁仰霄，昆蹄怯升巘。噬精已箕尾騎，魂猶螭頭戀。絶綫國步危，規瑱忠言踐。青史篆崢嶸，翠珉藤跃蔓。誰珍徐孺碑，彫蟲但黄絹。」按：此詩格整辭茂，力摹少陵。玉奴，楊妃小名。瞠曛，目睛大也。東坡詩：「潞州別駕眼如電。」次公注：明皇初爲此官，據此，則

「瞠瞤」當指明皇，驚者不欲令帝見此書也。別傳謂九齡進《金鏡録》，爲貴妃所毀。瞠，音性。瞤，音限。妖，音襖。左思《吴都賦》：卉木妖蔓。

劉克莊後村曰：杜公《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敍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置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删去其半，方爲盡善。余謂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爲長篇者，亦不可不知。

郝敬仲輿曰：《八哀》詩雄富，是傳紀文字之用韻者。文史爲詩，自子美始。

夔府書懷四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㈠。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㈡？扈聖崆峒日，端居灉滻時㈢。萍流仍汲引㈣，樗散上聲尚恩慈㈤。遂阻雲一作靈臺宿一作仗㈥，常懷《湛露》詩㈦。翠華森遠矣㈧，白首颯淒其㈨。拙被林泉滯㈩，生逢《酒賦》欺(一)。文園終寂寞(二)，漢閣自磷緇(三)。病隔君臣議一作識，慚紆德澤私(四)。揚鑣驚主辱(五)，拔劍撥年衰所追切(六)。首敍遭遇偃蹇，乃書懷之故。

上四，爲通節之綱。身受郎官，須驚主辱。名位已晚，故撥年衰。扈聖端居，又作一提。萍流六句，爲郎而思扈聖也。

拙被六句，辭官而居灉滻也。主辱年衰，承上起下。天寶十四年，公授河西尉，不拜。值禄山叛，扈從肅宗於鳳翔，未

幾入蜀，以嚴武薦，除工部員外郎。又辭幕府，至夔州。首尾凡十二年。公未嘗至崆峒，而云扈聖崆峒者，以肅宗自平涼而至，崆峒在其地也。汲引，指嚴武。恩慈，謂朝命。宿雲臺、宴湛露、望翠華，皆想爲拾遺事。《杜臆》：放迹林泉，而云酒賦所欺，此公省愆語也。病卧文園，慚居漢閣，以蜀中馬、揚自方。《杜臆》：揚鑣拔劍，憤激悲壯之情，形於詞色矣。朱注：主辱，謂車駕幸陝。

㊀鮑照詩：出自薊北門。

㊁《吴越春秋》：札雖不才。《鼂錯傳》：名位不失施於後世。

㊂牛弘詩：端居留眷想。

㊃《海賦》：萍流而浮轉。《劉向傳》：轉相汲引。

㊄樗樹散木，出《莊子》。蕭淵明書：被此恩慈。

㊅雲臺仗，見《八哀》詩。

㊆《詩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㊇《南都賦》：望翠華之葳蕤。

㊈謝靈運詩：懷賢亦悽其。

㊉《北史》：韋夐淡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西京雜記》：梁孝王集諸遊士於兔園，鄒陽作《酒賦》。

㊋《漢書》：司馬相如拜爲文園令，後病免，家居茂陵。

㊌揚雄校書漢閣，此特借比西閣。磷緇，猶云磨礪。慚紆德澤，自愧退居，枉沐君恩耳。或解磷緇爲名玷朝班，不合。謝靈運詩：磷緇謝清曠。

㈣《忠經》：沐浴德澤。

㈤《舞鶴賦》：龍驤橫舉，揚鑣飛沫。善曰：鑣，馬勒旁鐵。《史記》：主辱則臣死。

㈥《漢書・叔孫通傳》：拔劍擊柱。撥，奮起也。《淮南子》：年衰志憫。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㈠。血流紛在眼㈡，涕灑一作泗，非亂交頤㈢。四瀆樓船汎㈣，中原鼓角悲㈤。賊壕連白翟㈥，戰瓦落丹墀㈦。先帝嚴靈一作虛寢㈧，宗臣切受遺㈨。恒山猶突騎去聲㈩，遼海競張旗(一)。田父嗟膠漆(二)，行人避蒺藜(三)。總戎存大體(四)，降虜音杭將去聲飾卑詞(五)。楚貢何年絕(六)，堯封舊俗疑(七)。長吁翻北寇(八)，一望卷西夷(九)。此憶長安時事，承上「揚鑣驚主辱」。

上八句，先敍肅宗之亂。先帝以下，詳記代宗之亂。總戎二句，乃追原病根。社稷風雲，靈武起事。血流數語，安史猖獗。自肅宗晏駕，子儀受遺，代宗當有一番振刷，乃亂離如故，則以總戎失策，誤信降將之卑詞耳。在楚薊，則鎮將不恭。在西北，則外夷交訌，皆因總戎失策所致。四瀆中原，言遍地皆兵。白翟丹墀，言京輔旋破。

地。《杜臆》：猶突騎，如故也；競張旗，轉甚也。吕祖謙曰：膠漆所以爲弓，誅求之多，則田父歎焉。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地，故行人避之。朱注：《通鑑》：史朝義死，賊將田承嗣、薛嵩等降，副元帥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承嗣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由是諸鎮桀驁，遂不可制。公詩「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正紀其事。曰「存大體」，爲朝廷隱也。郭知達注：總戎，元帥也，代宗討史朝義，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楚貢，如嶺南小梗。堯封，謂燕薊疑貳。北寇，指回紇。西夷，指吐蕃，廣德元年，相繼入寇。《杜臆》：昔順今逆，故曰翻。傾國而來，故曰卷。

㈠經綸風雲，注別見。

㈡《書》：血流漂杵。

㊂《東方朔傳》：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

㊃《記》：四瀆視諸侯。四水獨流，江、淮、河、濟也。漢有樓船將軍。

㊄鼓角，別見。

㊅《漢·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狄，居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注：圁洛，今上郡寧川地。隱》：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唐廊、延二州，卽春秋白翟地。祿山反，京畿、廊坊皆附之，故云「連白翟」。

㊆《光武紀》：大破莽兵於昆陽城西，會大雷風，屋瓦皆飛。《前漢·梅福傳》：登文屏之陛，涉赤墀之泥，塗殿上也。注：以丹掩

㊇梁宗廟登歌：神宮肅肅，靈寢微微。

㊈《唐書》：寶應元年建卯月，上不豫，召子儀入卧內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所謂「切受遺」也。

遺，則霍光、金日磾。

㊉《周禮》：并州，其鎮曰恒山。《晁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言其驍銳，可衝突敵也。

㊊《公孫瓚傳》：通遼海。《叔孫通傳》：設兵張旗幟。

㊋潘岳《籍田賦》：邑老田父。《孫武子》：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

㊌柳惲詩：寂寞行人稀。《六韜》：狹路微徑，張鐵蒺藜。《晁錯傳》：具蘭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魏志》：詔大將軍親總六戎。薛道衡詩：朝端去總戎。

㊎《淮南子》：約身卑辭，以求救於諸侯。

㊏《左傳》：管仲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漢明帝詔：明於國家之大體。

㊐《史記·周紀》：封堯之後於薊。《詩序》：懷其舊俗者也。

㈥鮑照詩：邊城屢翻覆。此「翻」字所本。《語林》：王導曰：「北寇遊魂伺我隙。」

㈦陳後主詩：春江聊一望。《過秦論》：席卷天下。此「卷」字所本。《難蜀父老文》：接之以西夷。

不必陪玄圃㈠，超然待具茨㈡。凶一作休兵鑄農器㈢，講殿闢書帷㈣。廟算高難測㈤，天憂實在茲㈥。形容真潦倒㈦，答效莫支持㈧。此陳救時籌策，承上「拔劍撥年衰」。鑄農器，望息兵端。闢書帷，望開言路。二句皆當時急務。自廟算無聞，恐前亂未靖而後患復生矣。此段乃上下文關捩處。朱注：代宗嘗幸陝州，故用周穆黃帝事，言當此多事之秋，我豈必陪車駕於玄圃乎？但望求賢問道，如黃帝之下訪具茨，則凶兵可銷，講殿可御，治平不難致矣。孰知廟算不然，杞人憂天，實在於此，惜衰老無補，爲足歎耳。次公解，都支離。

㈠玄圃，周穆王西遊事。陸機《豪士賦》：超然自引，高揖而熙。

㈡《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書》：許州陽翟縣有具茨山。

㈢《老子》：兵者凶器。《家語》：鑄劍戟以爲農器。

㈣《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岑文本詩：書帷通竹徑。《杜詩博議》：《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甲辰，罷百高座講。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時羌人外訌，藩鎮內叛，而帝與宰相元載等俱好佛，怠於政事。「講殿闢書帷」，蓋以諷也。

㈤《孫子》：兵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㈥天憂，用《列子》杞人憂天崩事。

㈦嵇康書：潦倒粗疏。

㈧《魯靈光殿賦》：支持以保漢室。

使去聲者分王命㈠，羣公各典司㈡。恐乖均賦斂去聲㈢，不似問瘡痍㈣。萬里煩供給㈤，孤城最怨思㈥。緑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㈦。即事須嘗膽㈧，蒼生可察眉㈨。議一作義堂猶集鳳㈩，貞觀去聲是元龜(一)。處處喧飛檄(二)，家家急競錐(三)。蕭車安不定(四)，蜀使去聲下去聲何之(五)？此傷夔州民困，承上「天憂實在茲」。使者八句，歎凶兵未息，而軍賦日煩。「孤城最怨思」，見民窮可慮。即事八句，歎講帷不開，而舊章難復。「貞觀是元龜」，乃起敝之方。使者，索餉之官。典司，牧民之吏。瘡痍，蜀有崔旰之亂也。緑林、雲夢，民將爲盜矣。嘗膽，痛懲前失。察眉，深悉民情。朱注：朝議多人，奈何不法貞觀之治？致盜賊羣起，誅求益急，雖蕭車撫之，猶恐不定，彼蜀使頻下，又何爲乎？

㈠《吳越春秋》：王命見符。

㈡《東都賦》：各有典司。

㈢劉安《諫出兵書》：緩刑罰，薄賦斂。

㈣《史記·季布傳》：創痍未瘳。

㈤《魏志·衛顗傳》：若有歸民，以供給之。

㈥《後漢書》：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絶域。《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中。注：緑林、雲夢，言荆楚將亂。

㈦《淮南子》：悲則感怨思之氣。

㈧盧注：《左傳》：楚昭王涉雎濟江，入雲中，盜攻之。注：雲中，雲夢澤中也。時代宗幸陝，猶昭王出雲中，盜攻之。欲難追，追悔無及矣。錢箋泥舊注僞遊雲夢之説，遂云來瑱爲襄陽節度使，入朝賜死，而藩縣東北。

㈨盧注：緑林山，在荆州當陽國。故引往事爲鑒。

鎮皆貳，所謂雲夢欲難追也。按：此段本言朝廷遣使擾民耳，於來瑱無預。

㈧《吳越春秋》：越王欲報吳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㈨《列子》：晉有郤雍者，能視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杜臆》：察眉，恐其蹙額也。

㈩梅福書：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後漢書》：鄧隲等並奉朝請，有大議，詣朝堂，與公卿參謀。賀循詩：集鳳動春枝。

(一)《書》：今我卽命於元龜。劉琨《勸進表》：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元龜，大龜，卜龜以大者爲靈。張遠注：《褚遂良傳》：太宗曰：「朕行有三監，前代成敗爲元龜。」

(二)何遜詩：處處皆城市。左思詩：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三)《魏志》：王粲曰：「家家欲爲帝王。」江淹書：競刀錐之利。

(四)《前漢・蕭育傳》：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注：使車，三公奉使之車。

(五)司馬相如爲郎使蜀，諭巴蜀父老。

釣瀨疏壙籍，耕巖進弈棋㈠。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㈡。豺遘一作搆哀登楚一作粲㈢，麟傷泣象尼㈣。衣冠迷適越㈤，藻繪憶遊睢音雖㈥。賞月延秋桂㈦，傾陽逐露葵㈧。大庭終反樸㈨，京觀古玩切且僵尸㈩。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去聲誰(一)？南宮載勳業(二)，凡百慎交綏(三)。

朱注：末敍客夔情景，而以除亂立功，望之在位者。釣瀨八句，久客無聊之況，應上「形容真潦倒」。賞月八句，深期濟世之人，應上「咨效莫支持」。前曰「總戎存大體」，惜其遺患於諸鎮；此曰「凡百慎交綏」，冀其敵愾於外夷。耕釣資身，蒸

暖隨地。哀桑，傷世亂。泣尼，悲道窮。適越遊睢，復想東行也。延桂對景，逐葵念君，因思大庭之治，以銷京觀。奈伏枕夔江，惟哀歌獨歎而已。南宮事業，望之當事大臣，勿謂交綏而退可也。當時吐蕃陷京，諸將袖手坐觀，故有交綏之歎。此章，前兩段各二十句，後兩段各十六句，中間八句，作上下過峽。

㈠釣瀨，用嚴子陵事。耕巖，用鄭子真事。《南史・劉穆之傳》：尋覽篇章，校定墳籍。善弈棋，爲天下第一。《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

㈡《秋興賦》：屏輕箑，釋纖絺。

㈢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登楚，指粲登荊州城樓作賦。

㈣麟傷，用西狩獲麟。《孔子世家》：叔梁紇，禱尼丘，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趙曰：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尼山。

㈤《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㈥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遊睢渙者，學藻繢之彩。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公少時，常遊吳、越、梁、宋。

㈦李德林詩：月桂近將攀。沈約詩：秋風生桂枝。

㈧曹植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又《七啓》：霜蓄露葵。

㈨大庭，古至德之世，注見前。《淮南子》：已雕已琢，還返於樸。

㈩《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前漢・伍被傳》：僵尸滿野，流血千里。

(二)左思詩：哀歌和漸離。《杜臆》欲和誰，言欲和者誰人乎？

㈡《後漢書》：永平中，圖畫中興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㈢《詩》：凡百君子。應瑒詩：凡百警爾位。《左傳》：晉人秦人，出戰交綏。注：古名退軍爲綏。李衛公曰：綏，六轡總也，謂軍不戰。但交綏而退，猶云交馬而還。

杜詩長篇，鑄格整嚴，如金科玉律，用思精細，若繭絲牛毛。此章分枝分節，相生相應之法，必寧心靜氣，從容玩味，方有端緒可尋。但止流目泛觀，涉獵大概，亦何由窺見作者深意哉？

往在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日一作時㈠，胡來滿彤一作丹宮㈡。中宵焚九廟㈢，雲漢爲之紅㈣。解瓦飛十里㈤，總須兌切帷紛一作粉曾同層空㈥。疚心惜木主㈦，一一灰悲風㈧。合昏排鐵騎去聲㈨，清曉一作旭散錦幪吴作驃，《正異》定作幪㈩。賊臣表逆節晉作帥(二)，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二)。當宁陷玉座(三)，白間剥畫胡化切蟲(四)。不知二聖處(五)，私泣百歲翁(六)。此詩歷敍三朝治亂也。首紀天寶末，祿山陷京之事。上八，毀及宗廟。次八，傷及宫禁。下二，言玄肅出奔，父老悲涕也。賊徒肆行逆節，則上表祿山以稱賀，如下文殺妃主、毀御座是也。

㈠張協詩：昔在西京時。

㈡《書》：王徂彤宫，攸居。

㊂古制天子七廟，王莽增爲九廟。《舊唐書》：中宗已祔太廟，開元四年，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

㊃《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㊄漢徐樂上書：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屋瓦皆飛，出《光武紀》，詳見上章。

㊅謝朓詩：總帷飄井幹。此言廟中神帷也。《詩》：憂心孔疚。

㊆《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舊唐書》：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建主作廟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

㊇《孔叢子》：衛出公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曹植詩：悲風來入懷。

㊈合昏，本是草名，至夜則合。陸倕銘：合昏夜捲，黃莢朝開。此處借用作黃昏。沈佺期詩：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圍。《魏志注》：曹公列鐵騎五千，爲十里障。

㊉《江賦》：緹雰浸於清旭。緹，音隸，視也。《廣韻》：驢子曰騾。錢箋：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珍寶於范陽。故曰「散錦騾驢」。郭知達本注：徐陵詩：「金鞍覆錦騾。」騾，鞍帕也，公詩屢用錦騾，以騾爲正。

㊁《魏志》：張超曰：「王師將危，賊臣未梟。」《國語》：逆節萌生。

㊂《幸蜀記》：天寶十五年七月，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公主、永王妃、侯莫陳氏、駙馬楊朏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

㊃《記》：天子當宁而立。謝朓詩：玉座猶寂寞。

㊄師氏注：白間，黼衣也，畫蟲畫雉以飾之。《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李善曰：白間，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吳越春秋》：蟲鏤之刻畫。

往在

㈤又：二聖兩君。

㈥《世說》：殷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車駕既云還㈠，楹桷歊穹崇㈡。故老復扶又切涕泗㈢，祠官樹椅桐㈣。宏壯不如初㈤，已見帝力雄㈥。前春禮郊廟㈦，祀事親聖躬㈧。微軀忝近臣㈨，景讀爲影從去聲陪羣公㈩。登階捧玉册㈠，戔冕聆一作耿，非金鐘㈡。侍祠悤女六切先路舊作露，一作霑㈢，掖垣邇濯龍㈣。鏡奩換粉黛㈤，翠羽猶葱朧一作曨㈥。次記至德初，肅宗收京之事。上八，記新廟五雲起九重平聲㈦。此敍廟祀特詳者，萃涣莫大於享帝立廟也。車駕初還，之祭。微軀六句，乃陪祀所見景物。

故父老流涕。楹桷重新，故廟樹椅桐。唐史：肅宗還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親享九廟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鶴注謂前春，疑誤。

玉册，册文也。戔冕，法服也。金鐘，駕至鳴鐘也。悤先路，慚列輦輅之傍。邇濯龍，密邇宮禁之地。

孝孫指肅宗。五雲，謂瑞氣。鏡奩，后廟神御之物。翠羽，廟中神御之飾。

㈠《光武紀》：車駕入洛陽。

㈡《左傳》：丹楹刻桷。《長門賦》：鬱並起而穹崇。

㈢《詩》：涕泗滂沱。

㈣《史記·武帝紀》：令祠宮領之，如其方。《詩》：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㈤《西征賦》：豁爽塏以弘壯。

㈥《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

㈦《前漢·禮樂志》：薦之郊廟，則鬼神享。

㈧《詩》：祀事孔明。

㈨曹植《敍愁賦》：委微軀於帝室。

㈩《東都賦》：天官景從。

(一)玉册，注別見。

(二)張華詩：軒冕裁我，冠蓋習習。《韓詩外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蔟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三)《漢·禮樂志》：百官侍祠者數百人。《封禪文》：羣臣悉焉。《爾雅》：悉，小慚也。南齊何從事聯句「芸黃先露早」，與此先露不合，此當是先路之訛。《記·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注：大路，祭天車。先路，祭廟車。《東京賦》：奉引既畢，先輅乃發。則先輅爲君車矣。又，公詩有「起草鳴先路」句。《楚辭》：來吾道兮先路。《舞鶴賦》：則先路乃前導也。王洙謂齋廊未備，猶恶霑露。朱注謂新進侍祠，先蒙恩露。張注謂春日侍祠，因動先人雨露之感。語皆迂曲。

(四)劉楨詩：隔此西掖垣。杜田注：《後漢·桓帝紀》：祠老子於濯龍宮。《馬后紀》：帝幸濯龍中。《續漢志》：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薛綜注：《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諸名濯龍宮。《百官志》有濯龍監一人。《東京賦》：白馬賦》：處以濯龍之奥。注：濯龍，內廐名。《盧植集》：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諸書稱濯龍不同，大抵以宮得名，而置監園廐，皆因之也。

(五)《詩》：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沈約《宋書》：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董仲舒《雨雹對》：雲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祺。《楚辭》：天子之門以九重。

(六)《後漢·陰后紀》：帝率百官上后陵，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泣，令易脂澤妝具。樂府：粉黛不

假飾。

㈦曹植賦：或拾翠羽。郭璞《江賦》：潛蔥葱臘。注：青盛貌。

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一作爛羶肉，衆罶行角弓㈠。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㈡？盡驅詣闕下㈢，士庶塞先則切關中。

此記廣德初，吐蕃陷京之事。洙注：前者，指禄山。後來，指吐蕃。夢弼注：俎豆句，謂污漫祭器。衆罶句，謂狼籍宮廟。盧注：時藩鎮不能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主將率民入關，以敵愾乎？《杜臆》：安得二字，直貫下節，乃臣子期望之詞。西極，指京師之西，與山東相對，或指吐蕃者，非。

㈠薛蒼舒曰：《漢文帝紀》：七年夏六月，未央宮東闕衆罶災。崔豹《古今注》：衆罶，屏也。衆者，復也；罶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衆罶，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如衆罶然，一曰屏也。又《禮記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唐蘇鶚《演義》稱：衆罶，織絲爲之，輕疏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户之間也。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衆罶。余謂二説皆通，以衆罶爲網，則結繩爲之，施於宮殿簷楹之間，如蘇鶚之説，是也。以衆罶爲屏，則刻木爲之，施於城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就二説之中，段氏之説爲長。《韓安國傳》注：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㈡《易》：重巽以申命。

㈢曹植詩：盤桓北闕下。

主將去聲曉逆順㈠，元元歸始終㈡。一朝自罪己一云罪己已㈢，萬里車書通㈣。冗官各復業㈦，士著直略切還力農㈧。君臣節儉足㈨，朝音潮野歡呼一作鋒鏑供鋤犁㈤，

征戍一作伐聽所從㈥。

娛同㈡。中去聲興似一作比國初㈢，繼體如太宗㈣。端拱納諫諍㈤，和風日沖融㈥。赤墀櫻桃枝㈦，隱映銀絲籠㈧。千春薦靈寢㈨，永永垂無窮㈩。

此論永泰後代宗還京之事。主將四句，言靖亂之由。鋒鏑四句，言初治之象。君臣六句，望其力致大平。赤墀四句，願其無忘孝享。《通鑑》：廣德元年十月，郭子儀使王延昌撫諭諸將，皆大喜聽命。所謂「主將曉順逆」也。鶴注：永泰元年正月，下制，勞還罪己之念。所謂「一朝自罪己」也。《杜臆》：主將脅民，向來叛服不常，當令其改心易慮，而喫緊在罪己一語，此轉亂爲治之機也。鋒鏑二句，言復府兵之制，則兵農可以合一。藩鎮多表授官僚，朝廷雖設官而無事，故欲冗官之復業。各鎮選丁壯爲兵民，皆棄本業而好亂，故欲土著者力農。聽言納諫，又罪己後，改過自新之法。櫻桃薦寢，與上禮郊廟相應，皆回鑾後最急之事，故反覆言之。

㈠《黃石公素書》：主將之法。

㈡《魏志》：傅巽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漢・文帝紀》：以全天下元元之民。顏注：元元，善意也。

㈢馬融疏：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

㈣《漢・光武紀》：車書共道。

㈤鋒鏑，刀鋒、箭鏑也。《晉史論》：鋒鏑如雲。曹植詩：相隨把鋤犁。

㈥顏延之詩：憔悴征戍勤。

㈦《申屠嘉傳》：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散雜也，如今之散官。

㈧《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爲本。《淮南子》：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

㈨《漢・宣帝紀》：躬行節儉。

㈩張載詩：朝野多歡娛。

㈡漢明帝詔：先帝受命中興。

㈢章帝詔：繼體守文。

㈢梁簡文書：履璇璣而端拱。漢文帝詔：益建官師爲諫諍。

㈣顏延之詩：昧旦濡和風。《海賦》：冲融滉漾。

㈤丹墀，注見上章。《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

㈥丘巨源詩：隱映含歌人。《陌上桑》：青絲爲籠繫。

㈦謝朓《酬德賦》：度千春之可並。靈寢，注見上章。

㈧漢景帝詔：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

京都不再火㊀，涇渭開愁容㊁。歸號平聲故松柏㊂，老去苦飄蓬㊃。末以思鄉之意作結。《杜臆》：涇渭，乃吐蕃入寇之路。《諸將》詩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故必吐蕃遠去，而愁容始開。盧注：往在西京，既遭喪亂，老去飄蓬，終遠長安。首尾無限悲酸。此詩前後三段，各十八句。中八句作腰，末四句作結。

㊀左思詩：羽檄飛京都。

㊁鮑照詩：發藻慰愁容。

㊂古詩：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

㊃劉孝綽詩：遊子倦飄蓬。

盧元昌曰：此章歷敍肅、代兩朝，經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鑒於前，奔陝之駕，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復處，略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見肅宗不能自振，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京後，又不

思省躬罪己，節儉裕民，聽言納諫，且冗官失職，兵不歸農，朝政之闕失多矣。致治無具，禍亂相因，未幾，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夷，竟與唐相終始矣。至篇中血脈，以孝治爲重，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於肅宗曰「天子唯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因以「歸號故松柏」，自述己意終焉。

昔遊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詩云楚山，夔屬楚地也。

昔者與高李原注：高適、李白，晚一作同登單仕衍切父音甫臺㈠。寒蕪際碣石㈡，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㈢，飛蘿去一作共徘徊㈣。清霜大澤凍㈤，禽獸有餘哀㈥。首敍昔日東遊之事。公遇高李於齊竟，在天寶四載。寒蕪二句，秋日遠景；桑柘四句，秋日近景。此皆登臺所見者。

㈠《舊唐書》：單父，古邑，貞觀十七年屬宋州。考《寰宇記》，子賤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

㈡顏延之詩：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此寒蕪二字所本。《齊地記》：渤海東有碣石。

㈢謝朓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

㈣阮籍詩：秋風吹飛蘿，零落從此始。《廣韻》：蘿，大菟葉。又，草名。

㈤湛方生《弔鶴文》：負清霜而夜鳴。

㈥陸機詩：顧言有餘哀。

是時倉廩實㈠，洞達寰區一作瀛開㈡。猛士思滅胡，將去聲帥望三台㈢。君王無所惜，駕馭英

雄材。此記當時寵任邊將，因東遊而并及之。將望三台，祿山恃功。君無所惜，明皇濫賞也。

㈠《風俗通》：漢文帝即位十餘年，百姓足，倉廩實。

㈡《東都賦》：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後漢·逸民傳論》：自致寰區之外。寰區開，言道路無梗。

㈢夢弼曰：望三台，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也。《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台。孟康注：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

幽燕平聲盛用武㈠，供給亦勞哉㈡。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㈢。肉食三二作四十萬㈣，獵射起黃吳作黃，一作塵埃㈤。上言將之雄，此見軍之盛，皆寓諷刺於稱揚。泛海輸粟，則民日疲。射獵練軍，則兵日橫。欲不亂得乎？

㈠江淹詩：幽燕非我國。《晉書·司馬承傳》：用武之國也。

㈡《漢·郊祀志》：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

㈢吳門，卽蘇州。蓬萊，在山東。《魏志》：獻帝策命：穡人昏作，粟帛滯積。《鄒陽傳》：轉輸流粟，千里不絕。《海賦》：泛海淩山。

㈣《左傳》：肉食者鄙。

㈤賈山《至言》：日日獵射，擊兔伐狐。《蕪城賦》：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

隔河憶長眺㈠，青歲已摧頹㈡。不及少去聲年日，無復扶又切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一作君，一作若能市去聲駿骨，莫恨少龍媒㈢。此撫舊交而有感也。登臺故人，不可復見矣。欲須賢

共濟，當以駿骨引龍媒，乃自負之語。

㈠潘岳《西征賦》：蹇微罟以長眺。

㈡青歲，猶云青年。陳子昂《春臺引》：遲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道。

㈢駿骨、龍媒，注皆別見。

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一作內國，傅說音悅已鹽梅㈠。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㈡。龐公任本性㈢，攜子卧蒼苔㈣。此援古人以寄慨也。前人勳業，本可追踪，但遭際非時，亦止爲龐公之遯世而已。結意無限悲涼。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間二段各六句。

㈠盧元昌謂：商山四句，因高李而並憶中興往事。「商山議得失」，指李泌周旋太子事。「蜀主脫嫌猜」，指劉從大臣晉階宰相者。引證亦似有據，請上皇還京。「呂尚封國邑」，指靈武功臣叨封爵邑者。「傅說已鹽梅」，指扈從太子將兵擊黥布，四人説建成侯呂澤，夜見呂氏，止其行。但於駿骨、龍媒，意不相接續耳。朱注：《漢書》：上欲使太子將兵擊黥布，四人説建成侯呂澤，夜見呂氏，止其行。故云「議得失」。《蜀志》：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史記》：太公封於營丘。《説命》：若作和羹，爾唯鹽梅。

㈡《史記·孔子世家》：低回留之不能去。

㈢陳琳詩：松柏有本性。

㈣《淮南子》：窮谷之污，生以蒼苔。

公夔州後詩，間有傷於繁絮者，此則長短適中，濃淡合節，整散兼行，而摹情寫景，已覺興會淋漓，此五古之最可法者。

壯遊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秋作。詩云殊方，指夔州也。上章，「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故拈昔遊爲題。此章，「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當拈往遊爲題。若作壯年之遊，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壯字疑誤。

往者一作昔十四五㊀，出遊翰墨場㊁。斯文崔魏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徒㊂，以我似一作比班揚㊃。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㊄。九齡書大字㊅，有作成一囊㊆。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㊇。脫落一作略小時輩㊈，結交皆老蒼㊉。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先敍少年之遊。公生而穎異，豪邁不羈，於自敍見之。

㊀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㊁古詩：粲粲衆星羅，中有一星明。翰墨場，猶言詞林。

㊂《唐科名記》：崔尚，擢久視二年進士。《會要》：神龍三年，才膺管樂科，魏啓心及第。

㊃班揚，謂班固、揚雄。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文蔽班揚。

㊄《南史》：鄭灼夢遇皇侃，侃曰：「鄭郎開口。」侃因吐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㊅又：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爲大字。」

㊆趙壹詩：不如一囊錢。

㊇《絶交書》：剛腸疾惡，輕肆出言。

㊈《語林》：周尚，崇尚老莊，脫落名教。孔融《薦禰衡表》：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晉書·周顗傳》：時輩親狎，莫能

褻也。

㈡樂毅書：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　陸機《嘆逝》詩：鴉髮成老蒼。

㈢《列子》：揮斥八極。

㈣俗物，見九卷。

東下去聲姑蘇臺㈠，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㈡，不得窮扶桑㈢。王謝風流遠㈣，闔閭丘墓荒㈤。劍池石壁仄㈥，長洲芰荷香㈦。嵯峨閶門北㈧，清廟映迴一作池塘㈨。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㈩。蒸魚聞匕首㈠，除道咼要《說文》腰本作要章㈡。二句舊在秦皇之下。枕去聲戈憶勾踐㈢，渡浙想秦皇㈣。越女天下白㈤，鑑湖五月涼㈥。剡溪蘊秀異㈦，欲罷不能忘㈧。此敘吳越之遊。要章以上，吳門古蹟。枕戈以下，越中勝境。

㈠《越絕書》：闔閭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㈡《後漢・王常傳》：至死無遺恨。

㈢《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

㈣王戎、謝安輩，乃東晉名族。張注：庾信文：風流則王濛、謝朓。

㈤《越絕書》：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葬以盤郢魚腸之劍。葬三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丘。《吳越春秋》：遂保丘墓。

㈥《一統志》：虎丘山，一名海湧峰，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說法臺。　劍池，在虎丘，池上有石壁，高數丈。

㈦《吳郡圖經》：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　《字林》：楚名菱曰芰。《國語》「屈到嗜芰」，是

也。《爾雅》釋：河東人呼荷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

㈧張載詩：嵯峨似荊巫。《吳越春秋》：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復名破楚門。陸機《吳越行》：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

㈨《詩》：於穆清廟。《吳郡志》：太伯廟，東漢永興二年，太守糜豹建於閶門外。《史記注》：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廟在閶門外，正與冢相近。舊注指孫皓父和之廟，謬甚。《越絶書》：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謝朓哀文：迴塘寂其已暮兮。

㈩《杜臆》：泰伯讓而世好爭，故撫往事而墮淚。傅季友表：撫事永念。《楚辭》：沾余襟之浪浪。

(一一)《刺客傳》：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以刺王僚。僚死，光自立，是爲闔閭。

(一二)《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要章，謂太守章印。《西京雜記》：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崔湜詩：郡邸忽腰章。

(一三)朱注：枕戈待旦，此劉琨語，乃借用之。前秦王永檄文：枕戈待旦，志雪大恥。鶴曰：《九域志》：蘇州、會稽，俱有勾踐廟。

(一四)《秦本紀》：始皇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一五)宋之問詩：越女顏如花。李白《越女》詩：玉面邪溪女，青蛾紅粉妝。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一六)任昉《述異記》：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因得名，今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會稽記》：漢順帝永和間，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

(一七)《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縣有剡溪。《一統志》：剡溪，在嵊縣縣治南。《古今注》：蓮，花之最秀異者。

㈥陳琳詩：載歡載笑，欲罷不能。

歸帆拂天姥㈠，中歲貢舊鄉。氣劘音摩屈九勿切賈壘，目一作日短曹劉牆㈡。第㈢，獨辭京尹堂㈣。放蕩齊趙間㈤，裘馬頗清狂㈥。春歌叢臺上㈦，冬獵青丘旁㈧。呼鷹皂一作紫櫪一作櫟林，逐獸雲雪岡㈨。射音石飛曾音層縱鞚㈩，引一云跋臂落鵁鶄㈪。宵曹蘇預據鞍喜㈫，忽如攜葛彊㈬。此敍齊趙之遊。歸帆，自吳越而返河南。放蕩，自長安而往齊趙。鄉貢上京，在開元二十三年，時公年二十四矣，故云中歲。舊鄉，指河南，公居河南鞏縣也。氣摩壘，欲相敵。目短牆，欲俯視。

㈠謝靈運詩：暝投剡溪宿，明登天姥岑。《吳越郡國志》：天姥峯，與括蒼山相連。白居易《沃州山記》：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

㈡屈原、賈誼、曹植、劉楨，漢魏才人。《漢書》贊：賈山自下劘上。《左傳》：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杜臆》：短牆，猶云及肩之牆。

㈢試不中式者曰下第。《唐書》：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既至省，由户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唐摭言》：俊秀登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

㈣張衡《西京賦》：封畿千里，統以京尹。《漢書》：内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高士傳》：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

㈤《新書》：甫客遊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

㈥《魏都賦》：僕黨清狂。

㈦《漢・高后傳》：趙王宮叢臺災。顏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此。

㈧《子虛賦》：秋田乎青丘。

㈨夢弼曰：皂櫪林、雲雪岡，皆齊地。《列子》：孔子曰：「爭魚者濡，逐獸者趨。」

㈩《北史》：侯景好乘小馬，彈射飛鳥。縱轡，放轡疾馳也。

(一)《南都賦》：仰落雙鶴。

(二)《後漢書》：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三)《晉・山簡傳》：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快意八九年㈠，西歸到咸陽㈡。許與必詞伯㈢，賞一作貴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㈣，奏賦入明光㈤。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㈥。脱身無所愛一作受㈦，痛飲信行藏㈧。黑貂寧一作不免敝㈨，斑鬢亦稱觴㈩。杜曲晚一作挽，一作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一作自覺死生忙(一)。朱門任一作務傾奪，赤族迭羅殃(二)。國馬竭粟豆(三)，官雞輸稻粱(四)。舉隅見煩費(一五)，引古惕今，而有興亡之慮焉。古惜興亡(一六)。此敍長安之遊。公遊齊趙，在開元二十五年，其再赴咸京，在天寶五載，時相去九年矣。詞伯，指岑參、鄭虔輩。賢王置醴，指汝陽王璡也。公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載，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此見天子羣公時也。脱身，言不與仕籍。信行藏，謂得失任之於命。黑貂六句，自歎窮老。朱門六句，有慨朝事。傾奪耀殃，如林甫之誅逐貴臣，國忠之搆陷王鉷是也。夢弼曰：舞馬衣文采，飼以豆粟。五坊有鬬雞，民輸稻粱以供養，此皆明皇侈心自恣也。舉此一隅，則當時煩費可知，故嘗引古傷今，而有興亡之慮焉。

㈠曹植《與吳質書》：貴且快意。　建安初荊州童謡：八九年間始欲衰。

㈡《詩》：誰將西歸。

㈢任昉《王儉集序》：弘奬風流，許與氣類。　《論衡》：文詞之伯。

㈣《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裾。　楚元王敬穆生，置醴以代酒。

㈤漢太初四年，起明光殿。

㈥陶潛詩：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

㈦《史記・項羽紀》：脫身獨騎。

㈧《世説》：王孝伯曰：但得常無事，痛飲讀《離騷》。」　《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

㈨蘇季子黑貂裘敝，注別見。

㈩《秋興賦》：斑髮彫以承弁。　《杜臆》：斑鬢稱觴，知古人亦慶壽矣。張正見詩：稱觴溢綺筵。

㈠杜曲，公故里，耆舊漸已喪亡，則己之坐居上列者，日覺生死路迫矣。從外視内，位上者坐深。陳師道詩：坐下漸多人，不如杜句蘊藉。　耆舊名臣，見《漢・蕭育傳》。

㈡《解嘲》：客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　王績詩：朱門雖足悦，赤族亦可傷。　嵇康詩：權智相傾奪。　《北征賦》：我獨罹此百殃。

㈢《考工記》：國馬之輈。　注：國馬，謂種馬。

㈣江淹《翡翠賦》：雞鶩以稻粱致憂。

㈤《三都賦序》：聊舉其一隅。　《趙充國傳》：轉運煩費。

㈥《新序》：叔孫通稱説引古。　《書》：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

河朔風塵起㊀，岷山行幸長㊁。兩宮各警蹕㊂，萬里遥相望叶平聲。崆峒殺氣黑㊃，少去聲海旌旗黄㊄。禹功亦命子㊅，涿鹿親戎行音杭㊆。翠華擁吴一作英岳㊇，貙春俱切。舊作螭虎暾豺狼㊈。爪牙一不中去聲㊉，胡兵更陸梁㊊。大一作天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毁，下憫萬民一作蒼生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扶又切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音潮未央㊕。此敍奔赴鳳翔，及扈從還京事。河朔，謂禄山起兵。岷山，謂明皇幸蜀。兩宮相望，玄肅父子異地也。朱注：崆峒在西，少海在東，言東西皆用兵也。舊注以太子屬少海星，指廣平俶爲元帥，恐非。命子，上皇禪位。戎行，指陳濤斜之敗。載草草，指清溝之潰。凋瘵，民力困疲也。備員以下，自述拾遺始末。公疏救房琯，帝怒不測，賴張鎬營解，故云「赫怒幸無傷」。哭廟，痛國遭亂。酸鼻，畏己罹罪。

㊀河朔，河北地。《周書》：我卜河朔黎水。《前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

㊁《家語》：江始於岷山。《三輔黄圖》：漢修飾長楊宮，以備行幸。

㊂揚雄《酒賦》：出入兩宮。《史·三王傳》：出稱警，入稱蹕。注：警，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㊃古詩：微陰盛殺氣。

㊄《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殥，東方曰太渚，曰少海。《唐書·東夷傳》：流鬼，直黑水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旌旗黄，僭用天子旗幟也。

㈥《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命子，卽傳子也。

㈦《帝王世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詩》：以啓戎行。

㈧張衡《西京賦》：吳嶽爲之陀堵。《正異》：吳岳在扶風。卞圜云：在隴州。

㈨《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後漢杜篤《論都賦》：虓怒之旅，如虎如螭。何晏《刀銘》：用造斯器，螭虎是斬。　此螭虎二字所自出。　杜預《左傳注》以螭爲山神獸也。今按：蛟螭固不能食豺狼，卽螭魅亦豈能吞噬猛獸？據《列子》，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豺豹貙虎爲前驅。陸佃曰：虎五指爲貙。當作貙虎爲是。

㈩《詩》：祈父，予王之爪牙。　陳琳檄：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一)陳子昂詩：胡兵屯塞下。　《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西京賦》：怪獸陸梁。

(二)《詩》：勞人草草。

(三)凋瘵，注別見。

(四)《秦本紀》：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

(五)《漢書·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泣諫。　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　孟康曰：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

(六)洙曰：王陵面折廷諍。　《晉書》：衞瓘託辭坐帝牀前。

(七)《國語》：主辱臣死。　《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

(八)《西京賦》：武士赫怒。　《孟子》：無傷也。

(九)《左傳》：並建聖哲。　《王命論》：寬明而仁恕。

(二)秦之罘山石銘：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詩》：迄可小康。

㈡曹冏《六代論》：宗廟俱爲灰燼。

㈢《後漢・公孫述傳》：光武曰：「聞之可爲酸鼻。」漢有未央宮。

小臣議論絶㈠，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㈡。秋風動哀壑，碧蕙捐一作損微芳㈢。之推避賞從去聲㈣，漁父濯滄浪㈤。榮華敵勳業㈥，歲暮有嚴霜㈦。吾觀鴟夷子㈧，才格出尋常㈨。羣兒逆未定㈩，側佇英俊翔㈠。

殊方，領起全段。鬱鬱二句，客居之況。秋風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傷己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感。於之推、漁父，彼瞥眼榮華，何足羨乎？必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亂而濟時也。盧注謂：鴟夷子乃思李泌，時泌歸衡山，猶范蠡之適五湖。此篇短長夾行，起十四句，卽以二十句間之。次十六句，卽以二十二句間之。後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參錯之中，自成部署。

㈠枚乘《柳賦》：小臣莫效於鴻毛。

㈡毋丘儉詩：但當養羽翮。宋子侯詩：花葉正低昂。

㈢陸機詩：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

㈣介之推，注別見。

㈤《屈原傳》：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云云。《杜臆》：榮華勝於勳業，鮮能令終，如嚴霜之殺草。

㈥班固《答賓戲》：朝爲榮華，夕爲顦顇。潘岳誄文：名器雖光，勳業未融。

㈦蘇武詩：晨起踐嚴霜。

㈧《貨殖傳》：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

㊈才格，謂才能品格。

㊉孔融上書：王師電掣，羣凶破殄。

㊀前漢王褒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劉克莊曰：此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雖荆卿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節奏不如是之跌宕豪放也。

王嗣奭曰：此乃公自爲傳，其行徑大都似李太白。然太白一味豪放，公却豪中有細。又云：觀其吳越齊趙之遊，壯歲詩文，遺逸多矣，豈晚歲詩律轉細，自棄前魚耶。

篇中揚字浪字，韻脚重拈，但字同義異，不妨互見，若字異義同，却不可用矣。

杜集中，敍天寶亂離事凡十數見，而語無重複，其才思能善於變化。

遣懷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蓋李白以寶應元年卒，高適以永泰元年卒，詩云「存歿再嗚呼」，又云「繫舟卧荆巫」，故知其爲大曆初夔州作也。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㊀。名今陳留亞㊁，劇則貝魏俱㊂。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㊃。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㊄。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㊅。殺人紅塵裏㊆，報答在斯須。自敍梁宋之遊。上四，都會之雄壯。中四，人物之殷盛。下四，風俗之任俠。《杜臆》：名，與劇對，名謂名邦，劇乃煩劇。邑中以下見其劇。趙曰：主則土著人，客則寄遊者。

㊀《漢書》：梁孝王城睢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唐書》：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本梁郡，天寶元年更名。《前漢・功臣表》：大臣名都。

㊁《史・酈生傳》：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唐書》：汴州陳留郡，屬河南道。

㊂《史・文帝紀》：以齊劇郡。《唐書》：貝州清河郡、魏州武陽郡，俱屬河北道。貝州，今東昌府恩縣。魏州，今大名府地。

㊃《東征賦》：尊通衢之大道。

㊄古詩：度阡越陌，互爲主客。

㊅《漢書》：郭解，河内人也，陰賊感慨，以軀藉友報仇。劇孟，洛陽人也，以俠顯，及死，家無十金之財。白刃、黃金二句，暗用二人事，於梁宋相合也。《後漢・魏朗傳》：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

㊆《東都賦》：紅塵四合。

憶與高李輩，論平聲交入酒壚㊀。兩公壯藻思去聲，得我色敷腴㊁。氣酣登吹去聲臺㊂，懷古視平蕪㊃。芒碭雲一去㊄，雁鶩空相呼。此敘高李同遊之興。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芒碭雲去，漢高遺迹難尋也。《杜臆》云：此可見其曠懷。

㊀《世説》：王濬冲，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共酣飲於此壚。」

㊁古樂府：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腴。敷腴，喜悦之色。

㊂《唐書・本傳》：甫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水經注》：《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址，其臺方一百許步。楊慎曰：吹臺，即繁臺，本師

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東都賦》：慨長思而懷古。

㈣江淹詩：青滿平地蕪。又：平蕪帶天。

㈤《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

先帝正好去聲武㊀，寰海未凋枯㊁。猛將去聲收西域㊂，長戟破林胡㊃。

云輸㊄。組練去如泥㊅，尺土負一作勝百夫㊆。此敍明皇開邊之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輩。破林胡，如安祿山、張守珪輩。趙曰：攻取豈無勝負，唯獻捷而掩敗，故不云輸。驅百萬之衆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償百夫之命矣，故曰「負百夫」。

㊀《通鑑·玄宗紀》：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幸。

㊁江淹詩：竊值寰海闢，仄見圭緯昌。虞茂詩：原澤潤凋枯。

㊂《抱朴子》：猛將難禦。《前漢·鄭吉傳》：卒伍從軍，數出西域。

㊃又《晁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通鑑注》：契丹，即戰國林胡地也。《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

㊄《唐韻》：俗謂負爲輸。

㊅《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百。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皆精兵也。

㊆諸葛武侯《新書》：此百夫之將。

拓境功未已㊀，元和辭大纛㊁。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㊂。吾衰將焉於虔切。一作安託？存歿再嗚呼。

蕭條益堪愧一云病益甚，獨在一云愧獨天一隅㊃。乘黃已去矣㊄，凡馬徒區區㊅。不

復扶又切見顏鮑㊐，繫音計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末敍亂離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上六，歎亂後朋亡。下八，以衰老自危。辭大罏，元氣損傷。再嗚呼，高李俱逝。乘黄，比二子。凡馬，公自喻。末恐客死於夔，不見兩家子孫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間各八句，末段十四句。

㊀庾信碑文：天子拓境，百越來庭。

㊁元和，卽太和。郭璞《江賦》：稟元氣之靈和。《莊子》：以天地爲大罏，以造化爲大冶。揚雄《解難》：陶冶大罏。

㊂《洞簫賦》：薄索合沓。合沓，相繼貌。

㊃古詩：各在天一隅。

㊄洙曰：乘黄，駿馬也。鶴曰：《詩正義》云：黄騂曰黄，謂黄而騂色。古詩：一心抱區區。凡馬野鷹，本實一類。

㊅《抱朴子》：以比高、李詩才。

㊆顔延之、鮑照，以比高、李詩才。

㊇張載詩：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荆巫。自巫山而下，爲荆州也。

㊈何胥《哭陳昭》詩：撫孤空對此，零淚欲何言。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上聲。一作小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平聲吾道窮㊀。此闕報而深痛韋蕭。柱下史得長年，侍御以少年而亡，故疑之。蕭史乘鶴昇仙，尊師以多術而卒，故怪之。

兩引古人，一切官，一切姓，存亡關於吾道，見其人足重也。

㈠《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一哀侵疾病，相識一作見自兒童。處處隣家笛㈠，飄飄客子蓬㈡。强區兩切吟《懷舊賦》㈢，已作白頭翁㈣。此悼友而自傷衰老。哀之切，爲交久也。隣家笛，觸耳生悲。客子蓬，憐己流落。白頭懷舊，恐將繼蘇韋而逝也。《杜臆》：「一哀侵疾病，相見自兒童」，信筆寫去，不對之對，惟杜有之。此章，上下各六句。

㈠向秀《思舊賦》，爲嵇康、吕安而作，其序曰：於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讌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㈡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㈢潘岳《懷舊賦》，爲楊肇、楊潭而作。

㈣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存歿口號二首

鶴注：據鄭虔死於廣德二年，則梁氏編在大曆元年爲是。

席謙不見近彈棋一作碁㈠，畢耀一作曜仍傳舊小詩㈡。玉局他年無限事一作笑㈢，白楊今日幾人悲㈣？原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棋。畢耀，善爲小詩。

此謂席存而畢歿也。近不見，言人存地隔。舊仍傳，言詩在人亡。席尚存，故望其玉局降仙。畢已歿，故傷其白楊拱墓。兩句分頂，下章亦然。畢曜僅傳小詩，而前此稱爲一才大

今詩伯」，《杜臆》譏其不相蒙，良是。大約贈人之詞，不無過譽，歿後乃用直筆耳。

㈠《西京雜記》：劉向作彈棋以獻。《梁冀傳》：冀善彈棋、格五。注：《藝經》：舊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古今詩話》：彈棋有譜一卷，唐賢所爲，其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亦用二十四棋者，卽此戲也，今人罕爲之矣。

㈡乾元間，畢曜除監察御史，未幾以酷毒流貶黔中，其歿當在此時。姜宸英曰：《酷吏敬羽傳》：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曜，正肅宗時人。又《喬琳傳》：曜曾爲郭子儀書記。

㈢黃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子降於成都，地湧出一玉局，高丈餘，老君昇座授道畢，老君已回，玉局消散。

㈣古詩：蕭蕭白楊樹，松柏夾廣路。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吳論據「不見」、「仍傳」四字，遂云席歿、畢存。今按：《梓州》詩云「高門薊子過」，是與席相見時；此云「不見近彈棋」，是平日作詩；此云「仍傳舊小詩」，是死後詩傳也。若云畢尚存，公獨往夔州矣。向在長安，贈畢曜詩云「流傳江鮑體」，則下句白楊，何獨不則當云新詩，不當云舊矣。或據《搜神記》「南谷山中，有白玉棋局」，引以證彈棋，非也。若依此，承小詩乎？又盧注引《隋書》白楊何妥，以證畢曜未亡，使事隱僻。「蕭蕭白楊樹」，自當以古詩爲據耳。

其二

鄭公粉繪隨長夜㈠，曹霸丹青已白頭㈡。天下何曾音層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原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

此謂鄭歿而曹存也。鄭虔既亡，世更無山水之奇。曹霸雖存，人誰識驊騮之價乎？或云：得虔之圖，幾令天下山水無色。得霸之馬，能使人間驊騮減價。乃極贊其筆墨之神妙，亦一傷之，一惜之也。

通。又一說：何曾有，謂世不收藏。不解重，謂人弗珍惜。意義似淺。

㈠《抱朴子》：粉繪表形著圖。　李陵詩：嚴父辭長夜，慈母去中堂。

㈡左思《吳都賦》：丹青圖其珍瑋。

《容齋續筆》：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魯直《荊江亭卽事二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錢塘瞿佑《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爲秘書正字，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却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杜詩詳註卷之十七

贈李八一作公秘書別三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七月作。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㊀。反氣凌行在，妖星下去聲直廬㊁。六龍瞻漢殿一作闕㊂，萬騎去聲略一作集姚一作嫣墟㊃。玄朔迴一作還天步㊄，神都憶帝車㊅。一戎纔汗馬㊆，百姓免爲魚㊇。通籍蟠螭印㊈，差此茲切肩列鳳輿㊉。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首憶秘書扈從之事。反氣四句，上皇西巡。玄朔四句，肅宗興復；通籍以下，秘書侍從也。

錢箋：肅宗初，公拜左拾遺，此云中補右者，必李秘書於是時官右補闕屬中書省。唐制：左右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扈蹕上元初，謂扈駕於主上建元之初，非如《寄草堂》詩所云「經營上元始」也。　當時駕次馬嵬，帝自陳倉而赴蜀，路經漢中，太子自彭原之朔方卽位靈武。所謂「萬騎略姚墟」者，指上皇也；「玄朔迴天步」者，指肅宗也。　通籍，李得出入行宮。差肩，謂隨朝士而趨輦後。肅宗以恢復入京，非由繼統嗣位，故與代邸迎立者有殊。夢弼曰：秘書宗室，故比朱虛。未能優擢，故云賞異。

㊀洙曰：扈，扈從也。

㊁庾信賦：遭東南之反氣。　行在、妖星，注皆見前。　陸機詩：厭直承明廬。

㊂蹕，鳴蹕也。　天子出，鳴蹕以清道。

㈢六龍，天子之駕。《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嵇康詩：乘雲駕六龍。　梁宣帝詩：漢殿珊瑚支。

㈣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　《帝王世紀》：瞽瞍之妻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得姓姚氏。《漢書注》：《世本》：嫣虛，在漢中郡西城縣。《世紀》：安原，謂之嫣虛，或謂之姚墟。

㈤趙景真書：植橘柚於玄朔。朔方玄武之位，故稱玄朔。　《詩》：天步艱難。

㈥鮑照詩：明輝鏁神都。　《史·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

㈦《書》：一戎衣。　《公孫弘傳》：臣愚駑，無汗馬之勞。

㈧《左傳》：劉子曰：「微禹，吾其爲魚乎。」　《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爲魚。

㈨《前漢·魏相傳》：通籍長信宮。　《元帝紀》：宗室有屬籍者。　蔡邕《獨斷》：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西京雜記》：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

㈩《漢書》：文帝自代邸來，卽位，益封朱虛侯劉章二千户，黃金一千斤。　王僧孺書：抗首接膝，履足差肩。　鳳輿，見《洗兵行》。

寇盜方歸順㈠，乾坤欲宴如㈡。不才同補衮㈢，奉詔許牽裾㈣。鴛鷺叨雲閣㈤，騏驎俗本作麒麟滯石渠一作玉除。趙云：石渠爲正㈥。文園多病後㈦，中散舊交疏㈧。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

風烟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作除㈨。觸目非論平聲故㈩，新文尚起予(一)。此記前後聚散之迹。上六，往日同朝。下八，變州重晤。　補衮牽裾，諫官之職。四叨雲閣，公授拾遺。滯石渠，李遷秘書。多病交疏，指棄官以後。

飄泊二句，喜逢故人。風烟二句，客變景物。非論故，道故者無人。尚起予，知音有秘書也。

(一)歸順，注別見。

㈡《漢書・諸侯王表》：四海宴如。

㈢《詩》：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㈣袁紹書：奉詔之日。　《魏志》：魏文帝欲徙冀州民十萬户實河南，辛毗引帝裾而諫。

㈤古詩：厠迹鴛鸞行。　潘岳賦：高閣連雲。

㈥《三輔故事》：天禄閣、石渠閣，並在未央宮大殿北，以藏秘書。

㈦司馬相如爲文園令。

㈧嵇康爲中散大夫，作《絶交書》。

㈨《楚語》：先王之爲臺榭也。

㈩《世説》：觸目皆琳瑯珠玉。

(一)劉孺詩：言贈賦新文。　《論語》：起予者商也。　朱注：《韻會》予本無余音。《匡謬正俗》曰：《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予，古今字。因鄭此説，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此詩亦用平聲，蓋從後人讀耳。

清秋凋碧柳(一)，別浦落紅蕖(二)。消息多旗幟(三)，經過平聲歎里閭(四)。戰連脣齒國(五)，軍急羽毛書(六)。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七)。此秘書參幕府事。　巫峽、楚宮，上記相見之地；柳凋、蕖落，此記相別之時。並興起亂離凋敝之象。　朱注：戰連、軍急，謂崔旰與楊柏及張獻誠相攻。　原注：山劍元帥相公，初屈幕府參籌畫，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又云：秘書比卧青城山中。

㈠梁簡文帝詩：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

㈡謝莊詩：凌別浦兮值泉躍。　簡文詩：紅蕖間青鎖，紫露濕丹楹。

㈢《漢・高紀》：益張旗幟於山上。

㈣古詩：思還故里閭。

㈤《左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㈥《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

㈦陳子昂詩：追宴入山家。

台星入朝音潮謁㈠，使去聲節有吹噓㈡。西蜀黃作屬災長弭㈢，南翁憤始攄㈣。勢藉兵須用㈤，功無禮忽諸㈥。御鞍金騕褭㈦，宮硯玉蟾蜍㈧。拜舞銀鈎合一作落㈨，恩波錦帕舒㈩。

乾音干没費倉儲(六)。

抗士卒(五)，

此秘書入朝後事。　朱注：台星、使節，皆謂杜鴻漸。秘書蓋因鴻漸表薦入朝，其奏對君前，當以師老財匱爲言。蓋全蜀之勢，今方藉兵，不得不用，而諸將冒功無禮，如所謂抗士卒、費倉儲者，其可忽之而不問乎？是時崔旰雖歸朝，而楊子琳未釋甲，蜀中所在聚兵，軍儲耗蠹，故因秘書赴幕而及之。言外亦暗規鴻漸也。　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錦帕之舒，且入直侍書，見銀鈎之落也。次公指杜相公，於上下語勢不接。

㈠台星，注見十六卷。

㈡《周禮・地官》：掌邦國之使節。

遠注：銀鈎，承宮硯。錦帕，承御鞍。

㈢《周禮》：彌災兵。彌，卽弭也。後漢寇榮疏：以寧風旱，以弭災兵。

㈣舊注：南翁，南楚老人，如《項羽傳》所稱南公，古人公翁二字通用也。　蔡邕《釋師賦》：撫長笛以攄憤兮。

㈤《書・畢命》：對揚文武之光命。《陸機集》：對敭帝社。　朱注：《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㈥古詩：思還故里閭。

㈦《左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㈧《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

㈨陳子昂詩：追宴入山家。

恩。善曰：抏，損也，音翫。吴曾《漫録》：抏，挫也，吾官切。五官切，抏者，耗也。取此音以釋此詩，於義甚當。王褒《講德論》：驚邊扤士。恐亦是抏士。

㈥《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没。《正義》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没。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没而爲之也。

㈦《周策》：藉兵乞食於西周。《趙充國傳》：遣使至匈奴藉兵。

㈧《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焉。《何氏語林》：王僧虔曰：「忘兄之胤，不宜忽諸。」

㈨《淮南子》：待騶褒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

㈩《西京雜記》：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水滴硯。

⑪《吴越春秋》：羣臣拜舞天顏舒。王僧虔《論書》：索靖名其字書曰銀鉤蠆尾。

⑫《西京雜記》：覆以錦帕。

此行非不濟㈠，良友昔相於㈡。去棹吴作帆，一作施依顔色㈢，沿流想疾徐㈣。沉綿疲井臼㈤，倚薄似樵漁。乞許既切米煩佳客㈥，鈔楚交切詩聽小胥㈦。杜陵斜晚照㈧，滀水帶寒淤㈨。莫話清溪髮㈩，蕭蕭白映梳。此自敍而致送別之情。秘書此行，非不足以濟時，特良友相關，覺臨去依想耳。

沉綿四句，自述客夔近況。杜陵四句，囑其相答故人。莫話者，自慚衰老也。此章，前二段各十四句，後二段各十二句，中間八句相間。

㈠《周語》：動無不濟。

㈡《易林》：患解憂除，良友相於。

㈢梁簡文詩：悽悽隱去棹。

㈣隋孔德紹詩：沿流渡檝易，逆浪取花難。　梁簡文詩：豈若茲川麗，清流疾且徐。

㈤顏延之《陶徵士誄》：井臼弗任，藜菽不給。

㈥沈約詩：佳客信龍鑣。

㈦小胥，見《周禮・春官》。

㈧梁蕭鈞詩：平川收晚照。

㈨洙注：漪水，公故居。　盧注：杜牧《期遊樊川》詩：杜村連漪水。　鮑照詩：照照寒洲爽。《方言》：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

㈩《杜臆》：清溪髮，語奇。

黃生曰：時諸將連兵討崔旰，勝負未決，杜鴻漸以節度使讓旰，而使諸將各罷兵。公蓋深憤此事，故於詩中吐露之曰：「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雖爲稱頌之詞，其實災未必弭，憤未嘗攄也。曰：「對敔抏士卒，乾没費倉儲。」言蜀中軍實耗損，入告朝廷，善爲區處，使緩急有備，此大臣行邊善後之策也。如是，則西蜀災長弭矣。曰：「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此用季文子誅無禮於君之言。如旰殺主將而叛，此豈有禮於君者？今反就加節使，是功及無禮矣。夫旰罪當誅，勢必藉兵，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功罪不明，於文子之言，無乃忽諸。必殺崔旰，憤始攄矣。公於《贈李》詩中，寓詞告杜，蓋深諷其處事之草草也。

中夜

顧注：詩有江山危樓，亦夔州西閣所作，當在大曆元年。　司馬紹詩：中夜不能寐。

中夜江山靜㈠，危樓望北辰㈡。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㈢。故國風雲氣㈣，高堂戰伐塵㈤。胡雛負恩澤㈥，嗟爾太平人㈦。　此客變而傷亂離也。在四句分截。　望北辰，思長安也。　萬里一身，危樓所感。故國高堂，北望之意。　風雲氣，變易無常。戰伐塵，屢經殘破。　負恩澤，追恨祿山。　蓋自天寶初，而禍綿不息，致不能爲太平之人也。

㈠何遜詩：暫有江山趣。

㈡陰鏗詩：接路上危樓。　庾信詩：高榮據北辰。

㈢鮑照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㈣顏延之詩：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塞雲。　《史記》：風雲，天之客氣者也。

㈤夢弼以高堂爲杜陵屋廬。今按：曹植詩：乃爲高會，宴此高堂。　沈約詩：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歇。　劉孝綽詩：長門隔青夜，高堂夢容色。　此皆概言華屋。或因前詩有「高堂天下無」之句，遂指爲夔州地名，誤矣。

㈥《晉・載記》：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　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唐書》：張九齡見祿山入奏，氣驕蹇，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　舊注誤以吐蕃爲胡雛。　《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

㈦《書》：嗟爾萬方有衆。　《路溫舒傳》：圖圖空虛，天下太平。

垂白

鶴注：此亦夔州西閣作，故云江喧樓迴。　詩成後，拈垂白二字爲題，非專詠垂白也。

姊垂白。注：白髮下垂也。

垂白二云白首馮唐老㊀，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㊁。多難去聲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㊂。此章乃老去悲秋之意，下六，申言其悲。　少睡移時，憂在國家也。

醉千日，付之不知。未七哀，傷心更多矣。《杜臆》：公年老爲郎，有似馮唐。當秋而悲，復如宋玉。

時。多難身何補，作憤語；無家病不辭，作苦語。　趙注：公妻孥在蜀，而云無家，蓋以故鄉爲家也。

㊀《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唐曰：「父老何自爲郎？」

㊁庾信詩：高花出迴樓。

㊂《魏都賦》：醇酎中山，沈湎千日。《搜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一醉千日。《七哀》詩，見十六卷。

中宵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在西閣作。　中夜，指長夜言，中宵，尚在黃昏以後。　陶潛詩：中宵步倚疏。

西閣百尋餘㊀，中宵步綺疏㊁。飛星過平聲水白，落月動去聲沙一作簷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㊂。親朋滿天地㊃，兵甲少來書㊄。　中宵獨步，領起通章。星月屬賦，中宵所見。魚鳥屬比，中宵所

感。末傷孤身飄泊，不如物情之自適也。　飛星過水而白，下半因上。落月動於沙虛，上半因下。一就迅疾中取象，一從恍惚中描神。　黃生注：五六，卽「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意，此係夜景，故以知想字面鈎畫之。言外則以物之得所，形人之失所，而人之失所，由親朋不相存濟也。

㈠閣在山上，故高至百尋。《西京賦》：巨獸百尋。

㈡《梁冀傳》：窗牖皆有綺疏。注：綺疏，鏤爲綺文也。陸機詩：振風薄綺疏。

㈢過字、動字，白字、虛字，知字、想字，皆句中眼。《天文志》：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庾信詩：沙虛馬跡深。《左傳》：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郭璞詩：潛波渙鱗起。　王褒頌：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

㈣《晉書・謝安傳》：繕治兵甲，以益其强。

㈤《韓國策》：親朋畢集。

不寐

此亦西閣所作。《詩》：寤言不寐，如有隱憂。

翟唐夜水黑，城內改更平聲籌㈠。翳翳月沉霧㈡，輝輝星近樓㈢。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黃氏作容，吳作和，陳作多，一作知愁。多壘陳作疊恨滿山谷㈣，桃源何一作無處求。　首聯，不寐所聞。次聯，不寐之狀。末聯，不寐之由。　月沉在轉更之後，星近又在月落之餘，愁來更加少寐，多壘故起愁心，通章寫景言情，逐層追緊。　顧注：氣衰少寐，理勢自然，故曰甘。心弱容愁，時事使然，故曰恨。　《杜臆》：心力本弱而愁緒太多，當他不過，是可恨也。　滿山多壘，歎寄身無處矣。

㊀更籌，見前。

㊁《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

㊂虞羹詩：暉暉光稍沒。

㊃《曲禮》：四郊多壘。《蕭望之傳》：群盜並起，充滿山谷。鶴注：此指崔旰之亂未平。

送十五弟侍御使去聲蜀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詩云「豺狼鬬」，蓋指崔旰輩相攻也。

喜弟文章進㊀，添余別興去聲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㊁。未息豺狼鬬，空催犬馬年㊂。歸朝音潮多便道㊃，搏擊望秋天㊄。上四送別，五六慨身世，七八望侍御。顧注：公恨不能身討豺狼，囑弟歸朝而彈擊之。

㊀《北史》：盧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愷文章大進。」

㊁《輿地廣記》：涪州內江，即黔江也。《益州記》：內江至關頭灘，灘長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通。朱注：《通鑑》：朱齡石伐蜀，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傳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史炤《釋文》：巴郡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內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外水自渝上戎瀘至蜀。楊慎謂外水即岷江，內水即涪江，中水即沱江。

㊂陶氏敍侃《臨終表》曰：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

㊃《蕭望之傳》：便道之官。

㈤《舊唐書》：桓彥範舉楊幡爲御史，不樂搏擊之任。師氏曰：御史搏擊奸回，如秋鷹之搏擊鳥獸。

江月

鶴注：此大曆元年夔州西閣作。《杜臆》：詠江中月影也。何遜詩：江月初三五。

江月光於一作如水，高樓思去聲殺人㈠。天邊長作《唐韻》則箇切，又臧祚切客㈡，老去一霑巾㈢。玉露溥一作團清影㈣，銀河没半輪㈤。誰家挑錦字㈥？燭滅一作滅燭翠眉顰一作嚬㈦。此章，對月傷懷。上四，羈人之感，屬自敍。下四，離婦之情，推開説。江月漾光於水上，高樓一望，頓覺身寂影孤，真堪思殺。蓋天邊久客，至老不還，恐遠死他鄉也。因想清影之下，玉露濃溥，半輪之傍，天河掩没，月色明皎如此，此時繡字空閨者，燭殘挑罷，得無對之而顰眉乎？當與樓上霑巾者，同一愁思也。

㈠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庾肩吾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

㈡何遜詩：天邊看遠樹。

㈢曹植詩：歔欷涕霑巾。

㈣李嶠詩：色帶銀河滿，光含玉露開。《詩》：零露溥兮。注：溥，露多貌。曹植詩：明月澄清影。

㈤張正見詩：明月半輪空。

㈥《晉·列女傳》：竇滔妻蘇蕙，字若蘭，織錦爲《迴文璇璣圖》詩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三百四十字。挑錦字，挑錦線以刺字，欲寄征夫也。

㈦張九齡詩：滅燭憐光滿。梁元帝詩：翠眉暫斂千重結。

黃生曰：結在章法，是推開一步，在比興正是透深一層。蓋卽男女之情，以喻君臣之義，則前半所云「思殺人」、「一霑巾」者，皆有着落矣。公之攀屈宋而親風雅，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月圓

此亦西閣所作。　謝靈運詩：放舟候月圓。

孤月當樓滿㈠，寒江動夜扉㈡。委波金不定㈢，照席綺逾依㈣。未缺空山靜㈤，高懸列宿稀㈥。故園松桂一作菊發㈦，萬里共清輝㈧。

此章，月下思鄉。上六景，下二情。

波，申動扉。照席，申當樓。未缺高懸，申月圓之狀。末想故園秋景也。《杜臆》：江月倒影，水搖而閣上之扉爲動，大是畫意。月注波中，金光搖而不定；月臨席上，綺文依而愈妍。將金波、綺席拆開顛倒，趙汸謂詩家用古語之法。

㈠梁武帝詩：慅慅孤月帷。

㈡何遜詩：寒江復寂寥。　庾肩吾詩：高樓開夜扉。

㈢《月賦》：委照而吳業昌。　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㈣《六韜》：紂時以綺爲席。　鄒陽《酒賦》：綃綺爲席。

㈤《釋名》：月缺也，滿則缺也。　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烟平。

㈥《淮南子》：高懸大鏡。　《月賦》：列宿掩緆，長河韜映。

㈦何遜詩：獨守故園秋。　《杜臆》：松桂發，猶言松菊猶存。張正見詩：松桂此眞風。

㈧傅玄詩：皎皎灌清輝。　《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結聯本之。

胡應麟曰：杜有太巧類初唐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有太纖近晚唐者，如「雨深荒院菊，霜倒半池蓮」。胡夏客曰：未缺句，不如摩詰「空山月色深」。高懸句，本孟德「月明星稀」來。今按：三四出勝於對，五六對勝於出。

夜

詩云「南菊再逢」，是合雲安夔州爲兩秋，故知屬大曆元年西閣作。又云「新月猶懸」，蓋元年九月初矣。

露下去聲天高秋水一作氣清㊀，空山獨夜旅魂驚㊁。疏燈自照孤帆宿㊂，新月猶懸雙杵鳴㊃。南菊一作國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一作到雁無情㊄。步簷一作蟾倚仗看平聲牛斗㊅，銀漢遥應平聲接鳳城㊆。此秋夜思家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天高水清，正可出峽，而山閣孤棲，忽覺旅魂驚起。帆宿水中，杵鳴山上，兩句分承。燈散幾處，故曰疏。杵皆對敲，故曰雙。自南而望北，故見銀漢遥接於鳳城。黄生注：詩以次句作骨，帆宿、杵鳴，獨夜見聞。疏燈、新月，二字另讀。懸，指月，本《易》「懸象著明」，非謂杵聲空懸也。

㊀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汶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寞兮收潦而水清。

㊁王粲《七哀》：獨夜不成寐。崔融詩：旅魂驚塞北，歸望斷河西。

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朱超道詩：孤帆漸逼天。

㊃楊慎曰：《字林》：直舂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擣衣圖，其制如此。謝惠連詩：楹長杵聲哀。

㊄陸厥詩：雁返無南書。

㊅《步蟾倚仗》：步蟾倚仗看平聲牛斗。

㊆銀漢遥應平聲接鳳城。

㈥楊慎曰：《楚辭・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相如賦：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即古簷字。陸陲《鐘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蓋襲用之。顧注：古者，六尺曰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

㈦邵注：牛斗二星，在銀漢邊。《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亦曰銀漢。戴嵩詩：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趙曰：秦穆公女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後，言京城曰鳳城。

黃生曰：此與「玉露凋傷」不相上下。一二五六，工力悉敵。三四寫景，雖遜彼之高壯；七八含情，此處却較深厚也。

此與雲安、夔州諸詩相合。露下天高，即「玉露凋傷楓樹林」也；孤帆宿，即「孤舟一繫故園心」也；雙杵鳴，即「白帝城高急暮砧」也；菊再逢，即「叢菊兩開他日淚」也；雁無情，即「一聲何處送書雁」也；看牛斗，即「每依北斗望京華」也。詩中詞意，大概相同。竊意此詩在先，故《秋興》得以詳敍耳。

范德機曰：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如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疏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若說出，便短淺矣。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遠者，如「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亦自雋永有致。

草閣

朱氏編在大曆元年。《杜臆》：公在夔別構草閣，故云「草閣柴扉星散居」，而「沙上草閣」詩又可證。

草閣臨無主作蕪，非地㈠，柴扉永不關㈡。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一作夕露晴一作清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㈢，飄泊損紅顏㈣。首聯提草閣，三四草閣夜景，下則對景而感飄泊也。閣臨水，

故下無地。唯無地，故扉不關。迴夜水，秋蟄伏也。動秋山，光閃爍也。露久下而方濕，晴則易乾也。雲高舉而未還，薄則易散也。公以旅泊損顏，故對舟婦而懷慚。末句用倒裝法。

㈠《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

㈡范彥龍詩：有客款柴扉。《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

㈢古樂府《相逢行》：小婦無所爲。邵氏注：蜀中多是婦人刺船。

㈣沈約詩：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

宿江邊閣

黃鶴編在大曆元年。《杜臆》：江邊閣，卽草閣，故云「高齋次水門」，若西閣，其名不易矣。

暝色延山徑㈠，高齋次水門㈡。薄雲巖際宿㈢，孤月浪中翻㈣。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㈤。不眠憂戰伐㈥，無力正乾坤。延暝色，將宿之時。次水門，西閣之地。上二點題，中四分承山水。雲過山頭，停巖似宿。月浮水面，浪動若翻。此初夜之景。鸛鶴飛靜，水邊所見。豺狼喧食，山上所聞。此夜深之景。憂「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何仲言詩，尚在實處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換轉一二字間，便覺點亂縈懷，故竟夕不寐。一作盡，豺狼得食，此夜深之景。憂晴欲飛。鶴注謂鸛鶴喻軍士，豺狼喻盜賊，起下戰伐，時蜀有崔旰之亂。此詩，八句皆對。

㈠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孟子》：山徑之蹊間。

㈡《襄沔記》：城內有高齋，梁昭明造《文選》處。簡文爲晉安王時，引劉孝威等於此綜覈詩集，因號爲高齋。次，乃次舍之次。《易》：旅卽次。《漢·循吏傳》：召信臣開通溝洫，起水門。梁簡文帝詩：寒潮浸水門。《杜臆》：《名

勝志》載關耆孫《翟塘關行記》，則高齋即在關上，耆孫與客飲此，誦少陵薄雲孤月詩，歎此老具眼。夔江山粗惡，唯少陵所紀處獨異。

㈡庾信詩：雲宿鳳凰門。

㈢梁簡文帝詩：夕波照孤月。

㈣鄭偏顧爲鸛，其御顧爲鵝。《抱朴子》：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㈤《左傳》：豺狼當道。

㈥《秦國策》：譬如豺狼之逐羣羊。《後漢·張綱傳》：豺狼當道。

㈦《楚辭》：夜不眠以至曙。《孔叢子》：處戰伐之世，務收英雄。

吹笛

鶴注：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按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當指吐蕃而言。《通鑑》：永泰元年，吐蕃與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再成和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卽此事也。

吹笛秋山風月清㈠，誰家巧作斷腸聲㈡？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去聲。關山幾處明㈢？

胡騎去聲中宵堪北走音奏㈣，武陵一曲想南征㈤。故園楊柳今搖一作攙落㈥，何得愁中却舊作

曲，王原叔得老杜詩藁，作却盡生。此聞笛而有感也。上四摹景，下四寫情。細疏之，三四分頂風月清，五六引證斷腸聲，末乃鄉關之思，從笛聲感觸者。顏廷榘曰：律呂之調，於風前聞之，覺相和之切。關山之曲，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之巧而感之深也。五本借笳喻笛，故北走曰堪。六用笛中實事，故南征曰想。趙大綱曰：笛曲有《折楊柳》，故翻其意而結之。謂故園楊柳，至秋搖落，今何得復生而可折乎？蓋設爲怪歎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

腸者也。　陸時雍曰：結出故國關情，千條萬緒，用巧而不見，乃爲大家。

㈠江總詩：秋城韻晚笛，危樹引清風。瀚曰：首句本此。　向秀《思舊賦》：隣人有善吹笛者。　江淹詩：金鏤映秋山。《南史·褚彦回傳》：初秋涼夕，風月甚美。

㈡曹植詩：借問誰家子。顔箋：誰家，羨其善吹也。　張正見詩：還聽嗚咽水，併切斷腸聲。

㈢唐注：風月分作一聯，從《龍池篇》得來。《漢·曆律志》：律呂和矣。《長笛賦》：律呂既和。　切，謂其音悽切。　樂府橫吹曲有《關山月》，《解題》云：《關山月》，傷離別也。　周王褒詩：關山夜月明。

㈣《晉·劉隗傳》：劉疇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垂泣而去。　《世説》：劉琨爲并州刺史，胡騎圍之數重。琨夕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思，向晚又吹之，賊並棄圍奔走。　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争北歸，偏知别鄉苦。　楊慎曰：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走，去聲。　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季布北走胡」之走。　兩音不同。

㈤《古今注》：《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　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武溪深》詞：嗟哉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敢度，走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顔廷榘曰：武陵曲，即《武溪深》。　梁簡文帝詩：但歌聊一曲。

㈥故園，指杜陵。　《宋書》：晉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詞。　《演繁露》：笛亦有《落梅》、《楊柳》二曲，今其詞亡不可考矣。　《舊唐書·樂志》：梁樂府《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歌詞元出北國之橫笛。　顔箋：笛有《關山月》、《武溪深》、《折楊柳》及《胡笳聲》，皆清商曲也。　郭濬曰：此詩句句悽遠，咏物絶調。

蔣一梅曰：絶大手筆，聲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詞，對詞不對意者。

西閣雨望

此下五章，皆屬大曆元年。

樓雨霑雲幔，山寒一作高著直略切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㊀。遠情㊁。滂沱朱檻濕㊂，萬慮倚一作里傍簷楹㊃。

山，末則對雨而寄慨也。汲徑添長，而出於沙面。湍水減殺，而石稜微露。此時秋水方落，細雨甚微，故不至漲沙而激湍也。湍減石稜生，即《冬深》詩「寒水各依痕」也。陸放翁詩「水退出新灘」，亦本於此。菊逢雨打，其疏放也淒然。雨罩松青，見遠情之遥駐。二句俱寫雨景。遠情指松，蓋蒼翠可愛處，宛然具有情致。駐，停駐也。首二，西閣雨涼。中四，皆閣中望景。三四言水，五六言

㊀《晉史》：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

㊁丁督護詩：深心屬悲絃，遠情逐流吹。謝朓詩：洞房凝遠情。

㊂《詩》：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㊃梁元帝詩：佳氣滿欄楹。

㊄劉孝先詩：萬慮坐相攢。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唐書》：大昌縣屬夔州。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先則切故要平聲㈠。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㈡。金吼霜鐘徹㈢，花催蠟一作臘炬銷㈣。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飄㈤。上四訝明府失期，下則望其到閣也。言我曾問子，已許來宿，今豈索我之故要而弗至耶？匣琴夜夜，欲待嚴至而彈。手板朝朝，明府別有迎謁矣。兩句見三度意。鐘起蠟殘，候客將曉。鳧舄飄飄，冀其早至。

㈠《南齊・高逸傳》：褚伯玉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而退。僧達答丘珍孫書曰：「褚先生從白雲遊矣，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韻會》：故與固，古字通用。

㈡《晉・輿服志》：八座執笏，其餘卿士但執手板。《海録》：今名刺也。顧注：王子猷爲桓溫參軍，以手板拄頰。《晉書》：王坦之倒執手板流汗。宋野史：歐陽公與僚屬讌遊，錢思公以寇萊公事諷之，永叔取手板起立。然則守令對上官必以手板，嚴必羈身縣令，故有此語。蔡琰《胡笳》：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梁元帝詩：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

㈢《山海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注：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宋之問詩：禁静鐘初徹。

㈣梁元帝詩：蠟燭凝花影。簡文帝《燭》詩：緑炬懷翠，朱蠟含丹。

㈤沈佺期詩：雙影未嘗來。

西閣二首

巫山小摇落，碧色見一作是松林。百鳥各相命㈠，孤雲無一作非自心㈡。層一作曾軒俯江壁㈢，要路亦高深㈣。朱紱猶紗帽㈤，新詩近玉琴㈥。功名不早立，衰疾一作病謝知音。哀世非一作

無王粲，終然一作朝學楚吟㈦。首章，久留西閣而歎也。上四閣前之景，中四閣居之況，下乃所感之情。《杜臆》：小搖落，秋盡日也，公有《九月三十日》詩可證。鳥各鳴羣，而孤雲飄泊，言外有自悲意。衆木皆凋，故覺松林獨碧。憑軒俯視，故見徑路高深。猶紗帽，雖仕猶隱。近玉琴，聲清而悲也。不早立，前事已往。謝知音，後時無望矣。王粲適荆而賦《七哀》，公之哀世者不止此，故曰非王粲，卽所謂「未許《七哀》詩」也。莊舄仕楚而作越聲，猶公在夔而動鄉思，故曰學楚吟，卽所謂「吟同楚執珪」也。

㈠庾信詩：春山百鳥啼。　夢弼曰：《周書·時訓》：鵙始鳴。《通封驗》云：鵙，伯勞也，鳴者相命。

㈡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又《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

㈢繁欽《暑賦》：翕翕盛熱，蒸我層軒。

㈣古詩：先據要路津。　謝朓詩：曠望極高深。

㈤朱注：《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在唐時以爲隱居之服。

㈥一說近玉琴，言日事於詩，帷與琴相伴耳，非聲中律呂之謂。　江淹《畫扇賦》：玉琴兮珠徽。

㈦昭明太子詩：終然類管窺。　《史記》：越人莊舄仕楚，爲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今富貴矣，亦思越不？」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

其二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㈠。不道去聲含香賤㈡，其如鑷白休㈢。經過平聲凋一作調碧柳，蕭瑟一作索倚朱樓㈣。畢娶何時竟㈤？消中得自由㈥。豪一作榮華看古往㈦，服食寄冥搜㈧。詩盡人間興去聲。一作意，兼須入海求㈨。次章，有不欲留閣之意。起句，托景言情，歎衰白休官，不如身赴滄洲

也。今但憑樓對柳，亦何爲者？俟男婚已畢，消病可痊，行當長往耳。且看豪華易過，何如服食引年，入海求仙乎？仍結到欲往滄洲意。此各四句分截。公嘗云：「到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又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其語諄諄，然實不得志於時，而託言遯世耳，猶孔子乘桴浮海之歎歟。

㈠《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神異經》：東海滄浪之洲。

㈡《漢官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

㈢鎬白，用齊高祖事，注見七卷。

㈣《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馮衍賦：伏朱樓而四望。

㈤《後漢書》：向子平男女嫁娶畢，敕斷家事，弗復相關。

㈥消渴，有上中下三症，故曰消中。

㈦庾信詩：金穴盛豪華。

㈧古詩：服食求神仙。

㈨《史記》：燕人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

西閣夜

恍惚寒江洪注從江，別作山者，犯重暮㈠，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㈡，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㈢，無衣何處村㈣。時危關百慮㈤，盜賊爾猶存。上四夜景，下四感時。首聯，初夜景色，就江上言。

次聯，夜中聞見，就山上言。擊柝無衣，皆離亂所致，故有盜賊之慨。　黃注：夕陽漸隱，故曰恍惚。白霧橫拖，故曰透迤。有一「虛」字，方見「落」字之妙。有一「靜」字，方見「侵」字之妙。《杜臆》：「爾猶存」，爾字新異，是深憾語，亦是喚醒語。

㊀《老子》：恍兮惚兮。

㊁梁元帝詩：山虛和鐃管。　賀若弼詩：更鼓卧聞風落石。

㊂《易》：重門擊柝。

㊃《詩》：無衣無褐。

㊄鮑照詩：時危見臣節。《易》：一致而百慮。

月

梁氏編在大曆二年，今按詩云「殘夜水明樓」，當是元年西閣作。

四更平聲山吐月㊀，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上聲鉤㊁。兔應平聲疑鶴髮，蟾亦戀貂裘㊂。斟酌姮音恒。一作嫦娥寡㊃，天寒奈一作耐九秋㊄。　上四咏將盡之月，下則對月自憐也。四更山吐月，乃二十四五之夜。月照水而光映於樓，故曰水明樓。月魄留痕，如匣邊露鏡，此承吐月。彎月掛簷，如鉤上風簾，此承明樓。月色臨頭，恐兔疑白髮。月影隨身，如蟾戀裘暖。從月色下，寫出衰老淒涼之況。姮娥獨處而耐秋，亦同於己之孤寂矣。　黃生注：對鏡則見髮，臨風則增寒，五六句亦用分承。寡婦孤臣，情況如一，故借以自比。

㊀庾信詩：四更天欲曙。　吳均詩：疏岑時吐月。

㊁鮑照《擬古》：明鏡塵匣中，寶琴生網絲。　庾信《鏡》詩：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　枚乘《月賦》：隱圓巖而似鉤。

《西溪叢語》：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鉤。」塵匣二句本此。又詩：「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㈢《後漢・天文志》注載《靈憲》之言曰：月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劉孝綽詩：攢柯半玉蟾，叢葉映金兔。《趙典傳》：大儀鶴髮。庾信《竹杖賦》：鶴髮雞皮。

㈣蘇武書：子留斟酌。斟酌，代爲思忖也。庾肩吾詩：姮娥隨月落。楊慎曰：月中嫦娥，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於《呂氏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俗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失其義也」，叶「信如何也」。《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

㈤阮籍詩：如何似九秋。梁元帝《纂要》：九秋，以九十日言之。

黃生曰：此詩寫景精切，布格整密，運意又極玲瓏，東坡但以「殘夜水明樓」五字，稱爲絶唱，其比興之深遠，從來未經人道也。又曰：疊用鏡鈎、蟾兔、姮娥，他人且入目生厭矣，一經公筆，顧反耐思，由其命意深而出語秀也。

宗武生日

梁氏編在夔州詩內，得之。黃鶴因首句「何時見」，遂疑寶應元年。公在梓州，宗武在成都，其實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德二載，公陷賊中，有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此時宗武約計五歲矣。其後，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歷八年，宗武約十四歲左右矣。此詩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則知作此詩，又在成都之後矣。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㈠。自從都邑語㈡，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㈢，人傳世上

情。熟精《文選》理㈣，休覓彩衣輕㈤。此以家學勗宗武。小子何時見其生乎？此日正其墮地時也，起作問答之詞。都邑語，成都之人誇語也。公祖審言善詩，世情因而傳述，故當精《文選》以紹家學，何必爲綵衣娛親乎？此乃面命之語，非遥寄宗武也。

㈠宋子侯詩：高秋八九月。

㈡《大戴禮》：百里而有都邑。

㈢《顔氏家訓》：吾家風教，素爲整密。

㈣《吕氏春秋》：精而熟之，鬼將告之。梁昭明太子蕭統在東宫有書三萬卷，集古人文詞詩賦爲《文選》三十卷。

㈤《列女傳》：老萊子養二親，行年七十，着五色綵衣，戲於親側。

凋瘵筵初秩㈠，欹斜坐不成㈡。流霞分一作幾片㈢，涓滴就徐傾㈣。此敘生日情事。宗武侍庭，故有筵秩。凋瘵欹斜，自述老病。流霞涓滴，思得仙漿以起疾也。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㈠《海賦》：焉凋爲瘵。《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㈡庾信《小園賦》：行欹斜兮得路。

㈢《抱朴子》：項曼都，自言到天上，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庾信詩：片片紅顔落。

㈣鮑照詩：銅溪晝森沉，亂蜜夜涓滴。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上聲寂無消息覓使去聲寄此二首

鶴注：詩云「十年朝夕淚」，自天寶十五載避亂與諸弟相別，至大曆元年，爲十年，當是其時作。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㊀，沙晚一作曉，一作暖鶺鴒寒。楚設關城險㊁，吳吞水府寬㊂。弟不可知。故久別悲哀而涕淚常流也。顧注：詩云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音干。此章，兄弟別離，而致相思之意。草黃句，承亂後，自憐貧老。沙晚句，承羈棲，傷弟飄零。關城險，已不能往。水府寬，弟不可知。故久別悲哀而涕淚常流也。顧注：詩云十年，而題曰三四載，蓋相別者十年，無消息者三四載耳。黃鶴曰：公自大曆元年春客夔州，至三年秋，已三易寒暑，故曰三四載。

㊀孔融論：馬之駿者，名曰騏驥。

㊁《枚乘傳》：深壁高壘，副以關城。《史記》：蜀伐楚，楚爲扞關以距之。《後漢·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㊂《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其二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㊀。風塵淹別日，江漢失一作共，非清秋㊁。影著涉略切啼猿樹㊂，魂飄結蜃樓㊃。明年下去聲春水，東盡白雲求一作遊。次章，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首聯，弟在江左。次聯，身在夔州。五六，客夔而想江左。七八，去夔而尋江左也。邵注：定越州，言不在杭州，定在越州。風塵，指兵戈。《杜臆》：失清秋，謂淹別之久，又蹉過一秋矣。趙汸注：盡字正應定字，惟傳聞莫定，故須盡歷霅水以求之。顧注：古人望白雲而思親，公於手足之誼亦然。

㊀《唐書》：杭州餘杭郡，越州會稽郡，俱屬江南西道。邵注：杭州，即今浙江省治。越州，今爲紹興府，在杭州東二百里。

㊁何遜詩：淒清江漢秋。

㈢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

㈣《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陳藏器《本草》：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溆，常有此氣。

聽楊氏歌

鶴注從舊次編在大曆元年。詩云「江城帶素月」，知在夔州城中也。

佳人絶代歌㈠，獨立發皓齒㈡。滿堂慘不樂音洛㈢，響下去聲清虛一作浮雲裏。先敍楊氏歌聲。慘不樂，引人悽切也。

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絶代而獨立。

㈡《楚詞》：朱脣皓齒。阮籍詩：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㈢《漢・刑法志》：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庾信《象戲賦》：仰冲氣於清虛。

江城帶素月㈠，況乃清夜起㈡。老夫悲暮年㈢，壯士淚如水㈣。玉杯久寂寞㈤，金管迷宮徵音止㈥。勿云聽者疲㈦，愚智心盡死㈧。次從聽者心上，摹寫歌聲獨絶。盧注：老壯智愚，即滿堂中人聽若疲而心欲死，所謂慘不樂也。素月清夜，聞聲更覺慘悽。玉杯停飲，金管失譜，言聽者恍惚神移矣。

㈠謝莊《月賦》：素月流天。

㈡曹植詩：中夜起長歎。

㈢魏武樂府：烈士暮年。

㈣《史記》：荆軻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㈤《韓非子》：箕子曰：「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陸機《文賦》：扣寂寞以求音。

㈥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嵇康《琴賦》：角羽俱起，宫徵相證。

㈦江淹詩：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

㈧田子方曰：哀莫哀於心死，而人死次之。

古來傑出士一作事，豈特一作待一知己㈠？吾聞昔秦青㈡，傾側一作倒天下耳㈢。

盧注：虞仲翔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此蓋翻其語也。此章，推開作結，以見世有知音也。前以佳人起，後以傑士收，感慨無限。

㈠《司馬遷傳》：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悦己者容。

㈡《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遂辭歸。

㈢李陵詩：側耳遠聽。青餞之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風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蓋以廣德、永泰間，吐蕃與党項羌、渾、奴剌入寇，故詩言「戰自青羌遮白蠻」。

秋風淅淅吹巫山㈠，上牢下牢修水關㈡。吳檣楚舵牽百丈，暖向成一作神，非都寒未還㈢。要路何日罷長戟㈣？戰自青羌連白一作百，非蠻㈤。中巴不得一作曾消息好㈥，暝傳戍鼓長雲

間㊐。此對秋風而傷世亂也。在下四句分截。修關在秋候，故託秋風以起興。吳檣楚舵，由水關而向成都，秋寒未還，阻於羌蠻之亂也。中巴信急而戍鼓聲聞，巫山非安處之地矣。

㈠謝惠連詩：淅淅振條風。

㈡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月令》：涼風至，完隄防。

㈢成都乃上水，故用百丈以牽舟，若神都，則是下水矣。《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

㈣《晁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㈤《後出師表》：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水經注》：青衣縣，故青衣羌國也，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考唐時，嘉州本梁青州，州有青衣水。《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北至白蠻。《唐書·南蠻傳》：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後散居磨些江側。

㈥《方輿勝覽》：《華陽國志》云：劉璋爲益州牧，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腮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爲中巴。

㈦雲間，言鼓聲之高。

其二

秋風淅淅吹我衣㊀，東流之外西日微㊁。天清一作晴小城搗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㊂。不知明月爲去聲誰好？早晚孤帆他一作也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㊃，故園池臺今是非。此對秋風而動歸思也。亦四句分截。上章末句，已涉暝時，故此章皆説暮景。《杜臆》：水東流，日西墮，雖即景起咏，亦歎年華逝波，桑榆景迫。搗練急，備征衣。行人稀，蜀道梗也。月夜孤帆，方以歸鄉爲樂；故園是非，又以殘毀爲憂。

㈠蔡琰詩：悲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

㈡《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

㈢張正見詩：烟崖憩古石。　謝朓詩：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㈣《杜臆》：老倚庭樹，若淵明之眄庭柯而撫孤松。

胡夏客曰：《秋風》第二首，似拗體律詩。

九日一作登高諸人集於林

此詩，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與《九日》五首不同時。按五首云獨酌，此題云諸人集，知爲兩歲重九矣。鶴曰：詩云「九日明朝是」，則此題應云「諸人約九日集於林」。今按：集乃公會，是他人相約，而公先作詩以告之，蓋因老年難於早出，故預道其意也。若公爲主人，不應以難早出緩客至之期。又，末語「漫看年少樂」句，亦非要客之詞。《世説》：謝安顧謂諸人曰：「今日可謂彦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九日明朝是，相要平聲舊俗非㊀。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㊁。漫看平聲年少去聲樂音洛，忍淚已沾衣。上四，故鄉之思，是對諸人言。九日之期，明朝猶是，而相邀之地，舊俗已非，蓋有懷於樊川故里也。歸，謂歸集林中。採花多，前有餘興。梳髮稀，今苦力衰矣。漫看二句，乃預言來日事。

㊀或云，九日登高起於費長房以此日避災，乃舊俗之非。或云，九日之會當不遠而至，必待相邀方集，此舊俗之非。

後兩説與題相反，今主王洙之説。

㈡新梳句，暗照孟嘉事。

秋興去聲八首

黃鶴、單復俱編在大曆元年。詩云「叢菊兩開」，蓋自永泰元年秋至雲安，大曆元年秋在夔州，是兩見菊開也。

錢箋：潘岳有《秋興賦》，遂以名篇。　吳論：秋興者，遇秋而遣興也，故八首寫秋字意少，興字意多。

玉露凋傷楓樹林㈠，巫山巫峽氣蕭森㈡。江間波浪兼天湧㈢，塞上風雲接地陰㈣。叢菊兩開他日淚㈤，孤舟一繫故園心㈥。寒衣處處催刀尺㈦，白帝城高急暮砧㈧。

首章，對秋而傷羈旅也。　上四因秋託興，下四觸景傷情。　錢箋：首章，秋興之發端也。江間塞上，狀其悲壯。叢菊孤舟，寫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下，故卽以變府孤城次之。　王維楨曰：江間承峽，塞上承山，菊開山際，舟繫江中，四句錯綜相應。　顧注：波浪在地而曰兼天，風雲在天而曰接地，極言陰晦蕭森之狀。　錢箋：叢菊兩開，卽公《客舍》詩「南菊再逢人病卧」。孤舟一繫，卽公《九日》詩「繫舟身萬里」。　朱注：公至夔已經二秋，時艤舟以俟出峽，故再見菊開，仍隕他日之淚，而孤舟乍繫，輒動故園之心。　他日，言往時。　故園，指樊川。　《杜臆》：叢菊孤舟，目所見。刀尺暮砧，耳所聞。衣。急暮砧，搗舊衣。曰催曰急，見禦寒者有備，客子無衣，可勝悽絶。　錢箋：以節則杪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末句標舉興會，略有五重，所謂嵯峨蕭瑟，真不可言。　范梈曰：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如此詩「叢菊」「孤舟」一聯，語亦何嘗不健。

㈠李密《感秋》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　沈約詩：暮節易凋傷。　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㈡梁元帝詩：巫山巫峽長。《水經注》：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

偕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張協詩：荒楚鬱蕭森。

㈢虞炎詩：三山波浪高。　《莊子》：道兼於天。

㈣陳澤州注：塞上，卽指夔州，《夔府書懷》詩「絶塞烏蠻北」，《白帝城樓》詩「城高絶塞樓」可證。　蔡琰《胡笳》：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庾信詩：秋氣風雲高。　漢武帝《諭淮南王書》：際天接地。

㈤張協詩：輕露棲叢菊。

㈥陶潛辭：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虞炎詩：方掩故園扉。

㈦《子夜歌》：寒衣尚未了。　王臺卿詩：處處動春心。　《古詩爲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

㈧庾信詩：秋砧調急節。

王嗣奭曰：《秋興》八章，以第一起興，而後章俱發隱衷，或起下、或承上、或互發、或遥應，總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發興四句，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後四句，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後七首。而故園心，乃畫龍點睛處。至四章故國思，讀者當另着眼，易家爲國，其意甚遠。後面四章，又包括於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倚伏，景物之繁華，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亂。平居思之，已非一日，今漂泊於此，止有頭白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盡言，人當自得於言外也。

黃生曰：杜公七律當以《秋興》爲裘領，乃公一生心神結聚之所作也。八首之中，難爲軒輊，長安一章，乃文章之過渡。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㈠，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㈡。聽猿實下去聲三聲淚㈢，奉使虛隨八月槎

楊慎云：當作查㊃。畫省香爐違伏枕㊄，山樓粉堞隱悲笳㊅。請看平聲石上藤蘿月㊆，已映洲前蘆荻花㊇。二章，言夔州暮景。依斗在初夜之時，看月在夜深之候，此上下層次也。亦在四句分截。京華不可見，徒聽猿聲而悵隨槎，曷勝悽楚，以故伏枕聞笳，卧不能寐，起視月色於洲前耳。陳澤州注：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白帝在東，夔府在西。不出於此，皎然所謂截斷衆流句也。每依，言無夕不然。錢箋：依斗望京，此句爲八章之骨。重章疊文，言暮景。《杜臆》：京華，即故園所在，望而不見，奚能不悲？聽猿墮淚，身歷始覺其真，故曰實下。孤舟長繫，有似乘槎不返，故曰虛隨。香爐直省，卧病遠違，堞對山樓，悲笳隱動，皆寫日落後情景。蘿間之月，忽映洲花，不覺良宵又度矣。

㊀《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夔州爲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　王褒詩：秋色照孤城。　梁元帝詩：西山落日斜。

㊁按：趙蔡兩注俱云，秦城上直北斗，長安在夔州之北，故瞻依北斗而望之。或引長安城北爲北斗形者，非是。陳澤州注：唐人多用北斗，如平臨北斗之類，公詩多用北斗，如「秦城北斗邊」之類。　郭璞詩：京華游俠窟。

㊂伏挺詩：聽猿方忖岫，聞瀨始知川。《水經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絶，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蕭銓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徐增注：本是聽猿三聲淚下，拘於聲律，故爲實下三聲淚。

㊃李陵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博物志》：近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因問此是何處，答曰：「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又《荆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令

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下文所云，與《博物志》同。今按：嚴武爲節度使，公曾入幕參謀，故有奉使虛隨句。八月槎，用嚴君平在蜀事。奉使，參用張騫出使事。

㊄沈佺期詩：累年同畫省。《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列士，重行書贊。尚書郎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幃帳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護衣服。《詩》：輾轉伏枕。

㊅張璪曰：山樓，卽所寓西閣也。孔德紹詩：雲葉掩山樓。邵注：城上女牆，飾以堊土，故曰粉堞。梁簡文帝詩：平江含粉堞。魏文帝《與吳質書》：悲笳微吟。顧注：胡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笳篇，似觱篥而無孔。

㊆鮑博士聯句：彷彿藤蘿月，繽紛篁霧陰。

㊇樂府《烏夜啼》：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徐渭以藤蘿、蘆荻分夏秋，未合。

唐人七律，多在四句分截，杜詩於此法更嚴。張性《演義》拈夔府京華作主，以聽猿山樓應夔府，以奉使畫省應京華，逐層分頂。說似整齊，然未知杜律章法，而瑣瑣配合，全非作者本意。後面長安、蓬萊、昆明、昆吾四章，舊注各從六句分段，俱未合格。今照四句截界，方見章法也。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㊀，日日呂東萊選本作百處江樓坐翠微㊁。信宿漁人還汎汎㊂，清秋燕子故飛飛㊃。匡衡抗疏去聲功名薄㊄，劉向傳經心事違㊅。同學少去聲年多不賤㊆，五陵衣馬自輕肥㊇。

三章，言夔州朝景。上四咏景，下四感懷。秋高氣清，故朝暉冷靜。山繞樓前，故坐對翠微。漁人、燕子，卽所見以況己之淹留。《杜臆》：舟泛燕飛，此人情物性之常，旅人視之，偏覺增愁，曰還、曰故，厭之也。邵注：公嘗論救房

琯忤旨，幾被戮辱，此功名不若衡也。公嘗待制集賢院試，後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也。遠注：匡衡抗疏，劉向傳經，上四字一讀。功名薄，心事違，屬公自慨。顧注：同學少年，不過志在輕肥，見無關於輕重也。錢箋：三章，正申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心也。末句五陵，起下長安。

㈠《拾遺記》：千家萬户之書。謝朓詩：還望青山郭。陸機詩：扶桑升朝暉。

㈡庾信詩：石岸似江樓。《爾雅疏》：山氣青縹色曰翠微，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舊本作日日，乃起下還泛泛、故飛飛，但嫌重字太多。呂東萊作百處江樓，與千家山郭相對，但句法似板。若作每日江樓，仍是對起，而兼能起下矣。

㈢《詩》：于汝信宿。注：再宿曰信。徐訪詩：漁人迷舊浦。《詩》：汎汎揚舟。

㈣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古詩：秋去春還雙燕子。《文昌雜録》：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謝靈運詩：飛飛燕弄聲。以故對還，是依舊之詞，非故意之謂。或引《子規》詩「故作傍人低」，未合。

㈤《匡衡傳》：元帝初即位，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數上疏，陳便宜，上悦其言，遷衡爲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解嘲》：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陸機《長歌行》：但恨功名薄。

㈥《前漢·劉向傳》：成帝即位，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哀帝時，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劉歆《責太常書》：考學官傳經。周弘正詩：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黄生注：衡向皆歷事兩朝，故借以自比。

㈦同學少年，謂小時同學之輩。《列女傳》：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鮑照詩：憶昔少年時。

㈧《西都賦》：北眺五陵。注云：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顧注：漢徙豪傑名家於諸陵，故五陵爲豪俠所聚。范雲詩：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曰自輕肥，見非己所關心。

朱鶴齡曰：前三章，俱主夔州。後五章，乃及長安事。澤州陳冢宰廷敬曰：前三章，詳夔州而略長安。後五章，詳長安而略夔州。次第秩然。

其四

聞道去聲長安似弈棋㊀，百年世事不勝平聲。一作堪悲㊁。王侯第宅皆新主㊂，文武衣冠異昔時㊃。直北關山金鼓震一作振，征西車馬一作騎羽書馳一作遲，非㊄。魚龍寂寞秋江冷㊅，故國平居有所思㊆。

上四傷朝局之變遷，下是憂邊境之侵逼。故國有思，又起下四章。《杜臆》：長安一破於祿山，再陷於吐蕃，如弈棋迭爲勝負，卽此百年中而世事有不勝悲者。百年，謂開國至今。邵注：王侯之家，委棄奔竄，第宅易爲新主矣。文武之官，僥倖濫進，衣冠非復舊時矣。北憂回紇，西患吐蕃，事在廣德、永泰間。或指安史餘孽爲北寇者，非。顧注：有所思，從寂寞來，故國平居之事，當秋江寂寞，而歷歷堪思也。秋江二字，點秋興意。《杜臆》：思故國平居，并思其致亂之由。易故園心爲故國思者，見孤舟所繫之心，爲國非爲家也，其意加切矣。

㊀《左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㊁金俊明曰：自高祖開國，至大曆之初，爲百年。《左傳》：辛有曰：「不及百年，其爲戎乎？」

㊂《世說》：王戎悲不自勝。

㊃古詩：王侯多第宅。錢箋：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廐矣。及安史作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人謂之木妖。

㊄《後漢書》傳贊：上方欲用文武。《郭泰傳》：衣冠諸儒。唐中宗授楊再思制：衣冠舊齒。衣冠，指縉紳望族。錢

箋：玄宗寵信蕃將，而肅宗信任中官，俾居朝右，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

㈤陳澤州注：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長安，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是時西北多事，故金鼓震而羽書馳。或謂吐蕃入長安時，徵天下兵莫至，故曰羽書遲，非也。陳渾、奴剌寇盩厔。又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又云：公詩「愁看北直是長安」，指夔州之北，此云「直北關山金鼓震」，指長安之北。《封禪書》：因其直北，立五帝壇。樂府有《度關山曲》。《晉書·劉琨傳》：金鼓振於河曲。崔亭伯詩：戎馬鳴兮金鼓震。《後漢書》：馮異拜征西大將軍。《楚漢春秋》：黥布反，羽書至。《前漢·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

㈥《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爲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爲夜也。《楚辭》：野寂寞其無人。吳筠詩：風起秋江上。

㈦桑弘羊《請田輪臺奏》：皆故國地。阮籍詩：念我平居時。又：登高有所思。錢謙益曰：肅宗收京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遠，慾置君國之憂，故有長安世事之感。「每依北斗望京華」，情見乎此。白帝城高，目瞻故國，兼天波浪，身近魚龍，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百年舉棋之局。非徒傷晚晚，如昔人願得入帝京而已。

澤州陳廷敬曰：故國平居有所思，猶云「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此章末句，結本章以起下數章。

黃生曰：下四章，皆故國事，特詳言之以舒其悲感耳。或謂寓譏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猶其人方痛哭流涕，而誣其嬉笑怒罵，豈情也哉？

其五

蓬萊高舊作宮，別作仙闕對南山㊀，承露金莖霄漢間㊁。西望瑤池降王母㊂，東來紫氣滿函關㊃。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㊄。一卧滄江驚歲晚㊅，幾回青瑣點朝班㊆。五章，思長安宮闕，歎朝宁之久違也。上四，記殿前之景。下四，遡入朝之事。宮在龍首岡，前對南山，西眺瑤池，東瞰函關，極言氣象之巍峨軒敞。而當時崇奉神仙之意，則見於言外。錢箋：儀衛森嚴之地，公以布衣召見，所謂「往時文彩動人主」也。末句朝班，方及拾遺移官之事。趙大綱曰：雉扇數開，望之如雲也。龍顏日映，就之如日也。陳澤州注：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瑣朝班，是肅宗時事。前言天寶之盛，陡然截住，陡接末聯，他人爲此，中間當有幾許繁絮矣。卧滄江，病夔州。驚歲晚，感秋深。幾回青瑣，言立朝止幾度也。此章用對結，末兩章亦然。

㊀《唐會要》：大明宮，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如在檻内。《雍録》：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而爲蓬萊，則山勢盡矣。豐存禮云：宮闕，舊本作仙闕爲是，與下文宮扇不犯重。《杜臆》從之。今按：宮，當作高，蓋字近而訛耳。陸機《洛記》：高闕十二間。

㊁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陳澤州注：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西北隅。唐東内在京城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蓋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露、瑶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劇談録》：含元殿，國初建造，仰觀玉座，如在霄漢。

㊂陳注：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類，多爲道士，築觀京師，西望瑶池，蓋言道觀之盛。《唐會要》：太清宮，薦享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樂。東來紫氣，蓋言太清之尊，與上宮闕一類。或以瑶池王母，喻貴妃之册爲太真，紫氣函

關，譏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數先皇之失，非迴憶前朝之盛矣。　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霑裳。《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齋居承華殿，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

㊃《關尹內傳》：關令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　錢箋：天寶元年，田同秀見老君降於永昌街，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傍。上發使求得之。　瑤池，本對函關，以聲律不諧，故句中參用變通之法。

㊄陰鏗詩：雲移蓮勢出。《儀衛志》：唐制有雉尾障扇。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章多用翟羽，緝雉羽以爲扇，以障翳風塵。朱注云：《唐會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請備羽扇，上將出，扇合，坐定，乃去扇。唯宸儀不欲令人見，故必俟扇開日繞，始得望見聖顏。　雲移，狀障扇之兩開。　龍鱗，謂衮衣之龍章。　陳注：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子虛賦》：照爛龍鱗。　《世說》：諸葛靚曰：「今日復覩聖顏。」

㊅一臥滄江，本謝安高卧東山。　任昉詩：滄江路窮此。　鮑照詩：沉吟芳歲晚。

㊆范雲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江邊。　青瑣，宮中門名，注別見。　樓鑰曰：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　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左思《二唐兄弟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污。　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　沈約《奏彈王源》：點世家聲，將被比屋。　焦竑云：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子美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沈約《奏彈孔稚珪文》：正臣稚珪，歷奉朝班。

盧德水疑上四用宮殿字太多，五六似早朝詩語。　今按：賦長安景事，自當以宮殿爲首，所謂「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也。　公以布衣召見，感荷主知，故追憶入朝覲君之事，没齒不忘。　若必全首俱説秋景，則筆下有秋，意中無興矣。　此

章下六句，俱用一虛字二實字於句尾，如「降王母」、「滿函關」、「開宮扇」、「識聖顏」、「驚歲晚」、「點朝班」，句法相似，未免犯上尾疊足之病矣。

其六

瞿唐峽口曲江頭㈠，萬里風烟接素秋㈡。花萼夾城通御氣㈢，芙蓉小苑入邊愁㈣。珠簾繡柱圍黃鵠㈤，錦纜牙檣起白鷗㈥。回首可憐歌舞地㈦，秦中自古帝王州㈧。

瞿峽曲江，地懸萬里，而風烟遥接，同一蕭森矣。長安之亂，起自明皇，故追敍昔年遊幸始末。《杜臆》：城通御氣，前則敦倫勤政。苑入邊愁，後則耽樂召憂。見一人之身，而理亂頓殊也。因想邊邊愁未入之先，江上離宮，珠簾圍鵠，江間畫舫，錦纜驚鷗，曲江歌舞之場，迴首失之，豈不可憐！然秦中自古建都之地，王氣猶存，安知今日之亂，不轉爲他日之治乎？　錢箋：萬里風烟，卽所謂「塞上風雲接地陰」也。　顧注：宮殿密而黃鵠之舉若圍，舟楫多而白鷗之遊忽起，此皆實景。　舊云柱帷繡作黃鵠文者，非。　陳澤州注：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爲勝境，故有末二句。　帝王州，又起下漢武帝。

㈠《方輿勝覽》：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　陸機《辯亡論》：謹守峽江口。　《劇談録》：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　劉餗《小説》：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苑。

㈡韋鼎詩：萬里風烟異。　劉琨詩：繁英落素秋。　注：秋西方白色，故曰素秋。

㈢《舊唐書》：南内曰興慶宮，宮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遣范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至芙蓉苑。　《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羅城複道，經通化門，以達南内興

慶宮，次經明春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　張正見詩：御氣響鈞天。

㊃錢箋：祿山反報至，帝欲遷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所謂「小苑入邊愁」也。　小苑，指宜春苑。《一統志》：芙蓉苑，卽秦宜春苑地。《漢書·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候。　庾信詩：停車小苑外。　陳蘇子卿詩：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

㊄《西京雜記》：昭帝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流雲飄繡柱。　《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　裴子野詩：帝作歌。

㊅庾信詩：錦纜迴砂磧。　《哀江南賦》：鐵軸牙檣。　古詩：象牙作帆檣。　《埤蒼》：檣尾，銳如牙也。　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

㊆王粲《七哀》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庾信詩：正自古來歌舞地。

㊇《史記·劉敬傳》：輕騎一日一夜可至秦中。」　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秦紀》：衛鞅說孝公曰：「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澤州陳廷敬曰：此承上章，先宮殿而後池苑也。　下繼昆明二章，先內苑而及城外也。　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後二句夔州。　此章在中間，首句從瞿唐引端，下六則專言長安事，俱見章法變化。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㊀，武帝旌旗在眼中㊁。　織女機絲虛夜月一作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㊂。　波漂菰米沉雲黑㊃，露冷蓮房墜粉紅㊄。　關塞極天唯鳥道㊅，江湖滿地一漁翁㊆。　七章，思長安昆明池，而歎景物之遠離也。　織女二句，記池景之壯麗，承上眼中來。　波漂二句，想池景之蒼涼，轉下關塞去。　於四句分

截，方見曲折生動。　舊説將中四句作傷感其衰，《杜臆》作追遡其盛，此獨分出一盛一衰，何也？曰：織女鯨魚，亘古不移，而菰米蓮房，逢秋零落，故以興己之漂流衰謝耳。　穿昆明以習水戰，其跡起於武帝，此云旌旗在眼，是借漢言唐。若遠談漢事，豈可云在眼中乎？公《寄岳州賈司馬》詩：「無復雲臺仗，虚修水戰船。」則知明皇曾置船於此矣。　身阻鳥道，而迹比漁翁，以見還京無期，不復覩王居之盛也。　陳澤州注：關塞，即塞上風雲。　江，即江間波浪。　帶言湖者，地勢接近，將赴荆南也。　公詩「天人滄浪一釣舟」，「獨把釣竿終遠去」，皆以漁翁自比。

㈠《漢書》：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　臣瓚曰：《西南夷傳》：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爲昆明所閉。　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週迴四十里。　《長安志》：昆明池，在長安縣西二十里。　虞茂詩：昆明池水秋色明。

㈡《史記·平準書》：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旌葆蓑蓋，照灼涯涘。　《家語》：旌旗繽紛。　徐陵詩：密意眼中來。

㈢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牽牛織女。　晉夏歌：晝夜理機絲。　虚夜、動秋，静與動對。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鬐尾皆動。　劉孝威詩：雷奔石鯨動，水闊牽牛遥。　蔡邕《漢律賦》：鱗甲育其萬物。

㈣陳琳檄：隨波漂流。　《本草圖經》：菰，即茭白，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後結實，彫菰米也。　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蔣，青花出稻苗。　趙次公曰：沉雲黑，言菰米之多，一望黯黯如雲之黑也。　鮑照詩：沉雲日夕昏。　蔡邕《月令章句》：陰者，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　沉雲意本此。　王褒詩：塞近邊雲黑。

㈤陶潛詩：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　庾肩吾詩：秋樹翻紅葉，寒池墜黑蓮。　徐孝伯詩：詎識鉛粉紅。　邵注：蓮初結

子，花蒂裙落，故墜粉紅。

㈥庾肩吾詩：輦道同關塞。《孔叢子》：世人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南中八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絶，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

㈦《列子》：身在江湖之中。隋《望江南曲》：遊子不歸生滿地。傅玄詩：渭濱漁釣翁，乃爲周所諮。楊慎曰：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彫菰，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唼喋其間。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

《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遊戲，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亂離之狀俱見矣。杜詩之妙，在能翻古語，千家注無有引此者，因悟杜詩之妙如此。

錢謙益曰：今人論唐七律，推老杜昆明池水爲冠，實不解此詩所以佳。昔人敍昆明之盛者，莫如孟堅、平子，一則曰：「集乎豫章之館，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若雲漢之無涯。」一則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此楊用修所誇盛世之文也。余謂：班張以漢人敍漢事，鋪陳名勝，故有雲漢日月之言，杜公以唐人敍漢事，摩挲陳迹，故有夜月、秋風之句。何謂彼頌繁華，而此傷喪亂乎？菰米蓮房，此補班張所未及，沉雲墜粉，描畫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池水本黑，故賦言黑水玄阯，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乃極言其繁殖也。用修「集乎豫章之館」而申言之，故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織女石鯨、蓮房菰米、金隄靈沼之遺迹，與戈船樓櫓並在眼中，因自傷其僻遠，而不得見也。於上章末句，剋指其來脈，則此中敍致襍疊環鎖，了然分明矣。按：王嗣奭云：織女鯨魚，鋪張偉麗，壯千載之觀；菰米蓮房，物產豐饒，溥萬民之利，此本追遡盛事也。說同錢箋。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曰：少陵七律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收結之詞，令人學之，於詩尾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宿，非詩法也。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透迤㊀，一本首句在漢陂之下。紫閣峰陰入漢陂㊁。香稻《草堂》本作紅豆，一作紅稻，一作紅飯。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㊂。佳人拾翠春相問㊃，仙侶同舟晚更移㊄。綵筆昔曾音層。一作遊干氣象㊅，白頭今張氏作今，舊作吟望苦低垂㊆。八章，思長安勝境，遡舊遊而嘆衰老也。香稻二句，記秋時之景，連屬上文。佳人二句，憶尋春之興，引起下意。仍在四句分截。《演義》：公自長安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御宿，及至，則見紫閣峯陰，入於漢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是也。《唐解》：趙注以香稻一聯爲倒裝法，詩意本謂香稻則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鳳凰鸚鵡矣。陳澤州注：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拾翠、同舟，屬漢陂。公《城西泛舟》詩「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所謂「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又《與岑參兄弟遊漢陂行》「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所謂「仙侶同舟晚更移」也。春相問，彼此問遺也。晚更移，移棹忘歸也。張綖注：氣象，指山水之氣象。干者，言綵筆所作，氣凌山水也，卽指《漢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言。朱注：此句當與《題鄭監湖亭》「賦詩分氣象」參看。錢箋引「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解作賦詩干主，非也。張遠注：此詩末聯與上章末聯，皆屬對結體。昔曾對今望，意本明白，舊作吟望，乃字訛耳。陳注又云：此望字與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并不能望矣。筆干氣象，昔何其壯；頭白低垂，今何其憊。詩至此，聲淚俱盡，故遂終焉。

㊀《杜臆》：此章所思，不專在漢陂。考《名勝志》：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武帝所開上林苑，方三百里，其故基跨今盩厔、鄠、藍田、咸寧、長安五縣之境，而漢陂在鄠，昆吾御宿皆在上林苑中。曰透迤，則延袤廣矣。《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金注：御宿，以武帝宿此得名。《長安志》：昆吾亭，在藍田縣境。御

宿川，在萬年縣西南四十里。《四皓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逶迤，回遠貌。

㈡《通志》：紫閣峯，在圭峰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張禮《遊城南記》：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一統志》：紫閣峰，在鄠縣東南三十里。

㈢陳注：公《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詩有「飯抄雲子白」句，説者謂雲子，碎雲母，以擬飯之白。《南都賦》：香稻鮮魚。錢箋：沈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辭補注》並作「紅豆啄餘鸚鵡粒」，當以《草堂》本爲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徐彦伯詩：巢君碧梧樹。《山海經》：黄山有鳥，其狀如鴞，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鄭玄《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説苑》：黄帝即位，鳳集東囿，棲帝梧樹，終身不去。

㈣《楚辭》：唯佳人之獨懷。曹植《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費昶詩：芳郊拾翠人，迴袖捲芳春。夢弼注：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前漢·婁敬傳》：數問遺。顔注：問遺，謂餉饋之也。遺，去聲。

㈤周王褒詩：仙侶自招攜。《後漢書》：李膺與郭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㈥《南史》：江淹嘗宿冶亭，夢郭璞謂曰：「吾有綵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嗣後有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㈦漢古詩：令我白頭。司馬相如《美人賦》：繡帳低垂。

吴渭潛齋曰：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摹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外夷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

矣。卓哉一家之言，夐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爲詩人之宗仰也。

陳繼儒曰：雲霞滿空，回翔萬狀，天風吹海，怒濤飛湧，可喻老杜《秋興》八首，富麗之詞，沉渾之氣，力扛九鼎，勇奪三軍，真大方家如椽之筆。王元美謂其藻繪太過，肌膚太肥，造語牽率而情不接，結響奏合而意未調，如此諸篇，往往有之。由其材大而氣厚，格高而聲弘，如萬石之鐘，不能爲喁喁細響，河流萬里，那得不千里一曲？子美之於詩，兼綜條貫，非單絲獨竹，一戛一擊，可以論宮商者也。　又曰：八首，聲韻雄暢，詞采高華，氣象冠冕，是真足虎視詞壇，獨步一世。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秋興八首》，命意鍊句之妙，自不必言，卽以章法論：分之如駭雞之犀，四面皆見；合之如常山之陣，首尾互應。前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爲一手者也。

詠懷古跡五首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杜臆》：五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先發己懷，亦五章之總冒。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在荆州，公未到荆，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信，故詠懷而先及之。然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己懷，非專詠古跡也。又云：懷庾信、宋玉，以斯文爲己任也，懷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之難逢也，中間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入朝見妬者，千古有同感焉。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㊀。三峽樓臺淹日月㊁，五溪衣服共雲山㊂。羯胡事主終無賴㊃，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㊄。

首章咏懷，以庾信自方也。

上四，漂泊感懷。　公避禄山之亂，故自東北而西南。淹日月，久留也。共雲山，雜處也。五六，賓主雙

關，蓋禄山叛唐，猶侯景叛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末應詞客哀時。後四章，皆依年代爲先後。首章拈庾信，從自敍帶言之耳。或因信曾居江陵宋玉故宅，遂通首指信。按子山自梁使周，被留不返，三峽五溪，踪跡未到，不當傅會。

㈠《莊子》：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全其天年。注：支離，形體不全之貌。此詩作流離之意。《蜀志・許靖傳》：漂泊風波，絶糧茹草。顧注：東北純是風塵，西南尚留天地，下字皆不苟。吳邁遠詩：西南窮天險，東北畢地關。

㈡鶴曰：《峽程記》：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唐、灩澦、燕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此云三峽，蓋指巫山爲第三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章蜀主幸三峽，亦同此義。《杜臆》：樓臺，指西閣言。蕭懿詩：樓臺自相隱。

㈢《後漢・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槃瓠，犬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皮，好五色衣服。《敍州圖經》：五溪諸蠻，遥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伐吳，使馬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

㈣《史記注》：江湖間，謂小兒多作狡猾爲無賴。《左傳》：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蔡琰詩：雲山萬里兮歸路遐。

㈤《庾信傳》：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亂離，至於没齒。燕歌遠别，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傷心賦》：「對玉關而驕旅，坐長河而暮年。」末二句，即用其賦語。庾信初在江南，江關正其地也。《後漢書》：岑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

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一作爲主悲㊀，風流儒雅亦吾師㊁。悵望千秋一灑淚㊂，蕭條異代不同時㊃。江山故宅空文藻㊄，雲雨荒臺豈夢思㊅？最是楚宮俱泯滅㊆，舟人指點到今疑㊇。

亦四句分截。言古人不可復作，而文采終能傳世。望而灑淚，恨不同時也，二句乃流對。《杜臆》：玉之故宅已亡，而文傳後世。其所賦陽臺之事，本託夢思以諷君，至今楚宮久没，而舟人過此，尚有行雲行雨之疑。總因文藻所留，足以感動後人耳。風流儒雅，真足爲師矣。一説，宋宅雖亡，其文藻猶存，若楚宮泯滅，指點一無可憑矣。然則富貴而名湮没者，烏足與詞人争千古哉。此作言外感慨之詞，亦見姿致。

半抑楚王，所以揚宋玉，揚宋玉者，亦所以自揚也。是之謂詠懷古跡也。此詩起二句失粘。

㊀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

㊁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内知名。邵注：風流，言其標格。儒雅，言其文學。宋玉以屈原爲師，杜公又以宋玉爲師，故曰亦吾師乎。《莊子》：吾師乎。

㊂謝朓詩：寒烟悵望心。曹植詩：灑淚滿褝抱。

㊃李陵書：悲風蕭條。蕭條，歎人亡也。太白《懷張子房》詩：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漢武帝讀相如《子虚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㊄陶潛詩：江山豈不險。《楚辭》：爾何懷乎故宅。趙曰：歸州荆州皆有宋玉宅，此言歸州宅也。曹植論：就思乎文藻之場圃。

㊅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行雲，暮爲行

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謝朓詩：歸夢相思夕。豈夢思，言本無此夢。

㊐俱泯滅，與故宅俱亡矣。《世説》：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拔。」《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陽臺古城内，即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張正見詩：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鍾會檄文：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㊇《抱朴子》：莫不指點之。宋玉《釣賦》：歷載數百，到今不廢。

按《漢書注》：宋玉作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張綖云：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警襄王也。朱注云：豈夢思，言本無此夢。其爲子虚亡是之説。

顧宸曰：宋玉述懷王夢神女，作《高唐賦》，又自述己夢，作《神女賦》，本託諷諫襄王耳。《國風》以《關雎》爲思賢，《離騷》比湘妃於君王，玉之兩賦，正合此旨。李義山詩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是也。後人皆云襄王夢神女，非矣。《文選》刻本沿訛已久，王玉二字互混到底，今只改正數字，文義自明。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云云。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若此甚矣，試爲寡人賦之。」今按：必如修遠説，於王曰盛矣句，方有着落，其賦中王覽其狀，亦當改作玉覽其狀。又尾末所云顛倒失據，惆悵垂涕者，亦屬自述語，不似代王賦夢之詞。

其三

羣山萬壑赴荆門㊀，生長子兩切明妃陳注：明字犯重，據《負薪行》作昭君村尚有村㊁。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黄昏㊂。畫圖省蘇梗切識春風面㊃，環珮空歸夜月魂㊄。千載上聲。一作歲琵琶作胡語㊅，分明怨一作愁恨曲中論平聲㊆。

此懷昭君村也。上四記敍遺事，下乃傷弔之詞。生長名邦，而歿

身塞外，比足該舉明妃始末。　五六，承上作轉語，言生前未經識面，則歿後魂歸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寫意，千載留恨而已。　朱瀚曰：起處，見鍾靈毓秀而出佳人，有幾許珍惜。　結處，言託身絶域而作胡語，含許多悲憤。曲中訴論，正指昭君怨詩，不作後人詞曲。　黃生曰：怨恨者，怨己之遠嫁，恨漢之無恩也。　陶開虞曰：此詩風流搖曳，杜詩之極有韻致者。

㈠鮑照《舞鶴賦》：雪滿群山。　《世説》：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㈡《漢書注》：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　《漢書》：王嬙，字昭君。　石崇《明君詞序》：明君，本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　《一統志》：昭君村，在荆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

㈢薛道衡詩：一去無消息。　《别賦》：明君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絶兮異域。　李善注：紫臺，即紫宫也。　邵注：漢宫名。　朱瀚曰：此詩連字，即無極意。　青塚句，即蕪絶意。　謝惠連《雪賦》：朔漠飛沙。　《爾雅》：朔，北方也。　《説文》：漠，北方流沙也。　《歸州圖經》：邊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鄉人思之，爲立廟香溪。　《一統志》：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　《琴操》：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　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　《淮南子》：日至虞淵，是謂黄昏。

㈣《莊子》：宋元君將畫圖。　《西京雜記》：元帝後宫既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　宫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遂不得見。　後匈奴來朝，求美人爲閼氏，上以昭君行。　及去，召見，貌爲後宫第一，帝悔之。　窮按其事，盡工韓延壽棄市。　瀚曰：省，乃省約之省，言但於畫圖中略識其面也。

㈤江總《和東宫故妃》詩：猶憶窺窗處，還如解佩時。　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瀚曰：環珮句，乃總括其語。　《史記》：南子環珮，玉聲瑽然。　漢章帝詔：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

㈥庾信《昭君詞》：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　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　瀚曰：琵琶句，乃融化其語。　《釋名》：琵

琶，本邊人馬上所鼓也，推於前曰琵，引却曰琶。石崇《明君詞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琴操》：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爲《昭君怨》。《昭君怨》詩云：秋木淒淒，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絶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史記·始皇紀》：貴賤分明。《前漢·郊祀志》：天下怨恨。庾信詩：終是曲中啼。

韓子蒼《昭君圖敍》：《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氏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裴徊，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户。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嬌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證。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

張綖曰：代宗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下嫁回紇，歐陽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嗚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文公蓋亦感傷時事，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

錢塘瞿佑《詩話》：詩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敍其離別怨恨而已。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

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不言怨恨，而惓惓舊主之思，過人遠甚。

其四

蜀當作漢主窺顧少冶改作征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㊀。翠華想像空一作寒山裏㊁，玉殿虛無野寺中㊂。古廟杉松巢水鶴㊃，歲時伏臘走村翁㊄。武侯祠屋長一作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㊅。此懷先主廟也。上四，記永安遺迹。下四，敍廟中景事。幸峽崩年，遡廟祀之由。君臣同祭，見餘澤未泯。盧注：曰幸、曰崩、曰翠華、曰玉殿，尊昭烈爲正統，若《春秋》之筆。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稱漢祚，其帝蜀可見矣。今按：若論書法，當云「漢主征吳幸三峽」，尤見正大。顧注：巢水鶴，見廟之久。走村翁，見祭之勤。又曰：《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言平日抱一體之誠，千秋享一體之報。武侯祠自在沔陽，而此處亦爲立祠，實以君臣一體之故，陪享正合典禮，見後主不允臣民之請爲闕失矣。

朱瀚曰：先主崩於白帝城，其立廟宜也。

㊀錢箋：《水經注》：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先主爲陸遜所敗，走逕此門，追者甚急，乃燒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斬上夔道，截其要逕。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華陽國志》：先主戰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爲永安。明年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四月，殂於永安宮。《寰宇記》：先主改魚復爲永安，仍於州之西七里別置永安宮。梁簡文帝《蜀道篇》：建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

㊁《楚辭》：思故舊以想像兮。

㊂原注：殿今爲臥龍寺，廟在宮東。　謝莊《送神歌》：璇庭寂，玉殿虛。　《上林賦》：乘虛無，與神俱。

㊃《西京雜記》：高松植巘。　應瑒《靈河賦》：長杉峻檟。　《抱朴子》：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

不能集於樹上。《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㈤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㈥內宮外殿，君廟臣祠，有次第。　王褒《四子講德論》：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宙㈠，宗臣遺像肅清高㈡。三分割據紆籌策㈢，萬古雲霄一羽毛㈣。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㈤。運一作福移漢祚終難復一作難恢復㈥，志決身殲軍務勞。此懷武侯也。上四，稱其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不成。三分割據，見時勢難爲。萬古雲霄，見才品傑出。俞浙曰：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如漢祚將移，志雖決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遺像清高，其氣象猶可想見。按：俞氏云：一羽毛，如鸞鳳高翔，獨步雲霄，無與爲匹也。焦竑則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爲，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說非是。當年漢軍雜耕渭濱，魏人畏蜀如虎，孔明一死，而漢事遂不可爲，此真天運之無可如何者。志決身殲，即《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軍務勞，即《蜀志》所云「巨細咸決」及「南征北伐」之類。紆，屈也。一，獨也。殲，盡也。

㈠《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治八陣臺下。《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莊子》：外不觀乎宇宙。《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

㈡《漢書》贊：蕭何、曹參，位冠群后，聲爲一代之宗臣。注：言爲後世之所尊仰。《蜀志·武侯傳》注：張儼曰：一國之宗臣，伯主之賢佐。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高士傳》：鄭樸修道靜默，世服其

清高。

㈢諸葛亮《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陸機《辯亡論》：高帝贊》：劃據山川，保此懷民。亦可言興王事業矣。《老子》：善計不用籌策。《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

㈣陸倕詩：萬古信爲儔。《晉書·陶侃傳》：志凌雲霄，神機獨斷。蔣氏曰：雲霄羽毛，正與清高相應。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威鳳一毛。《廣絶交論》：競羽毛之輕。

㈤魏文帝《典論》：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彭羕《獄中與諸葛亮書》：足下乃當世伊吕。《陳平傳》：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卽定矣。《丙吉傳贊》：高祖開基，蕭曹爲冠。錢箋：張輔《葛樂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殆將與伊吕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公以伊吕相提而論，乃伸張輔之説，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

㈥宋文帝詩：運移矜物化。蔡琰《胡笳曲》：我生之後漢祚衰。金郝居中《題五丈原武侯廟》詩：「籌筆無功事可哀，長星飛墮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壤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惡，猶想褒斜萬馬來。」按：三分萬古，以虛對實，郝氏將十倍對三分，全用實事，乃倣公意而參酌者。

劉克莊曰：卧龍没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吕伯仲間，而以蕭曹爲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

張綖曰：見伊吕而失蕭曹，稱之無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遺風也。禮樂其有興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能班矣，夫豈過哉。

詠懷古跡五首

黃生曰：此詩先表其才之挺出，後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出處，直以五十六字論定。前後諸人，區區以成敗持評者，皆可廢矣。

盧世潅曰：杜詩《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脈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爲廟算運籌，爲古人寫照，一腔血悃，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略。人知有《秋興》八首，不知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爲杜詩，行之不著，習矣不察者，其埋沒亦不少矣。

寄韓諫議注

鶴注依梁氏編在大曆元年之秋，姑仍之。《杜臆》：詩言岳陽、洞庭、瀟湘、南極，韓蓋楚人，岳陽其家也。

今我不樂音洛思岳陽㊀，身欲奮飛病在牀㊁。美人娟娟隔秋水㊂，濯足洞庭望八荒㊃。鴻飛冥冥日月白㊄，青楓葉赤天雨霜㊅。一作飛霜　首句即目敍懷思韓君之意。《楚辭》以美人比君子，此指韓諫議也。岳陽、洞庭，韓居之地。鴻飛冥冥，韓已遯世。青楓赤葉，時屬深秋矣。

㊀《詩》：今我不樂。師氏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

㊁《詩》：不能奮飛。又：或偃息在牀。

㊂又：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鮑照詩：娟娟似蛾眉。《莊子》：秋水時至。

㊃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濯足，用《滄浪歌》。

㊄《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㊅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　鮑照詩：北風驅雁天雨霜。

《揚雄傳》：陟西岳以望八荒。

玉京群帝集北斗㊀，或騎騏驎翳鳳凰㊁。芙蓉旌旗一作旄烟霧落一作樂㊂，影動倒景搖瀟湘㊃。羽人稀少不在旁㊄。唐汝詢曰：此借仙官以喻朝貴也。北斗象君，群帝指王公。麟鳳比近侍之寵恩者。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旌旗，言騎從儀衛之盛。影動瀟湘，謂聲勢傾動乎南楚。星君，比近侍之寵恩者。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

㊀《靈樞奎景內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者，無爲之天也。東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蓋三十二天之帝，雖皆稱帝，而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江淹詩：群帝共上下。趙注：群帝，如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於大帝爲卑，猶諸王三公之於天子也。《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

㊁《集仙録》：群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丈餘。《杜臆》：翳，語助詞。舊解翳爲蔽，引《甘泉賦》「登鳳凰兮翳芝」，恐非。

㊂北齊蕭慤詩：芙蓉露下落。此處落字所本，謂旌旗如落於烟霧之中，若作烟霧樂，謂樂音微細，如奏於烟霧中也。《列子》：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

㊃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注引《凌陽子明經》：列缺气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漢·郊祀志》：登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㊄《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真誥》：羽童捧瓊漿。

㊅《楚辭》：仍羽人於丹丘。羽人，飛仙也。羽人稀少，韓已去位。此句起下。

似聞昨者一作夜赤松子㊀，恐是漢代韓張良㊁。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㊂？色難腥腐餐楓一作風香㊃。此申明諫議去官之故。以張良方韓，是嘗平定西京者。帷幄未改，言老謀仍在。成敗豈敢，言不忘憂國。色難腥腐，蓋厭濁世而思潔身矣。

㈠《張良傳》：願去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

㈡《漢書》：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陸機《高祖功臣傳》：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功。

㈢《出師表》：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㈣《前漢·鄧通傳》：太子齰癰而色難之。《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啖溷，臭惡非常，房色難之。鮑照《升天行》：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注：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爾雅注》：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也。《山海經注》：宋山楓木，卽今楓香樹。《南史》：任昉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張遠注：楓香，道家以之和藥，故云餐。《鶴林玉露》引佛書，凡諸所齅，風與香等。朱注引范成大詩「懸知佛骨有青冥，風香久已滌羶腥」。其說皆迂曲。鄭侯升曰：杜詩又有「獨歎風香林，春時好顏色」，亦豈用佛書耶？

周南留滯古一作世所一作莫惜㈠，南極老人應壽昌㈡。美人胡爲隔秋水，焉於虔切得置之貢玉堂㈢？末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濟世匡君也。《杜臆》：南極老人，非祝其多壽。此星治平則見，進此人於玉堂，是卽老人星見矣，蓋意在治平也。此章，前三段各六句，末段四句收。

㈠《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

㈡《晉書》：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秋分之夕没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

㈢焉得置之，上四字略讀。《前漢·翼奉傳》：久污玉堂之署。顏師古曰：玉殿在未央宮。朱鶴齡曰：韓諫議，不可考，其人大似李鄴侯，必肅宗收京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而作。似聞以下，美其功在帷幄，翛然遠引。周南以下，惜其留滯秋水，而不得大用也。

盧元昌曰：韓官居諫議，必直言忤時，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不欲終老於江湖，也。首尾美人，中間羽人及赤松子、韓張良、南極老人，總一諫議影子。

吳江潘耒曰：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見於詩，卽張曲江、王思禮，未曾款洽者，亦形諸歌詠，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交涉，蓋杜於五月拜官，李卽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也。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卽指韓，錢箋移之鄴侯，有何確據？杜既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獨寓意於寄韓一篇？且何所忌諱，而庾辭隱語，并題中不一見姓氏耶？若云詩中語非鄴侯不足當，則韓既諫官而與杜善，安知非扈從收京，曾參密議者耶？錢氏歸其說於程孟陽，亦自知其不的也。

黃生曰：錢氏謂此詩欲韓諫議貢李泌於玉堂，其說近鑿。韓時在岳陽，其官之有無不可知，何得以薦賢望之？觀泌語肅宗云「殺臣者，乃五不可」，則其君臣之間，正非諫議小臣所能與也。予意韓張良，當卽指韓諫議，亦在靈武從駕，故曰「昔隨劉氏定長安」，既而肅崩代立，故曰「帷幄未改神慘傷」，其人必見時事不佳，故棄官遠遊，公特微其辭曰「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也。前段「玉京群帝」云云，指當時在朝之臣，遠方流落者望之猶登仙也，公蓋與韓有舊，故作此寄之，而因以自寓，所以結處深致慨惜，言此人自宜在玉堂之上耳，焉得置而不用耶？朱注雖不徑指爲李泌，顧云其人必肅宗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山，修神仙之道，公思之而作，則亦總爲「玉京群帝」等語所惑也。予初疑公以子房比韓，或張之先與韓同出。因檢《史記索隱》注云：王符、皇甫謐皆言子房本韓之公族，因秦索之急，故變姓名。益知本句不曰漢代張子房，而曰漢代韓張良，公之所指本明白，人自不解耳。

解悶十二首

鶴注：詩云「一辭故國十經秋」，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杜臆》：公當悶時，隨意所至，吟爲短章，以自消遣耳。

寄韓諫議注

草閣柴扉星散居㊀，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趙定作女，一作友得錢留白魚㊁。

前二首，卽事興感，此從夔州風景敍起。上二句，山水對言。山禽引子，山間之景；溪女留魚，江邊之事。《杜臆》：草閣，公所居。山禽句，見與物俱適。溪女句，見人我兩忘。

㊀庾信詩：客園星散居。

㊁公《雲安》詩「負鹽出井此溪女」，又《負薪行》「男當門戶女出入」，則溪女賣魚可知。

其二

商胡離別下去聲揚州㊀，憶上上聲西一作蘭陵故驛樓㊁。爲去聲問淮南米貴賤㊂，老夫乘興去聲欲東遊一作流㊃。

此欲去夔而遊吳也。朱注：時有胡商下揚州，來別，因道其事。西陵驛樓，公少遊吳越時所登。

㊀《洛陽伽藍記》：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隋煬帝詩：言旋舊鎮下揚州。

㊁錢箋：《水經注》：浙江又北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謝惠連有《西陵阻風獻康樂》詩，吳越改曰西興，東坡詩「爲傳鐘鼓到西興」是也。又，白樂天《答元微之泊西陵驛見寄》詩：「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則西陵舊有驛耳。

㊂《晉書》：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謂之痴。導以門第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

㊃《越絶書》：秦皇帝東遊，之會稽。《會稽志》：晉宋人指會稽、剡中皆曰東，如《謝安傳》「海道還東」是也。

其三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一作侯，非㊀。今日南一作東湖采薇蕨㊁，何人爲去聲覓鄭瓜

一作袁，非州㈢？已下五章，皆感懷詩人，此則懷鄭審也。故丘有瓜洲，卽鄭秘監所居，今已謫居南湖，無復有訪覓者矣，蓋傷其寥落也。　黃生曰：此詩兩故字、兩秋字、兩瓜字，連環鉤搭，亦絶句弄筆之法，大家時一爲之耳。　原注：鄭秘監審。

㈠《水經注》：長安第二門，本名霸城門，又名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西京雜記》：杜子夏《葬文》：「何必故丘，然後卽化。」

㈡南湖，鄭監所在，公《夔州詠懷》詩云：南湖日扣舷。

㈢張禮《遊城南記》：濟滻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洲村與鄭莊相近。鄭莊，虔郊居也，審爲虔之姪，其居必淮南相公重遊瓜洲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朱注：瓜州村與鄭莊相近。鄭莊，虔郊居也，審爲虔之姪，其居必在瓜州村，故有末語，與「秋瓜憶故丘」緊相應。或以大曆中，鄭審嘗任袁州刺史，改作袁州，則生趣索然矣。

其四

沈范早知何水部㈠，曹劉不待薛郎中㈡。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此懷薛璩也。

何薛同爲水部，但何有知音而薛無同調，故爲惜之。當省署，昔爲部郎。泛滄浪，今客荆楚。　陳師道曰：「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卽薛璩詩也。　《杜臆》：此處稱薛孟之詩，知公《別崔潩》云「荆州遇薛孟，爲報欲論詩」，非漫語也。　原注：水部郎中薛據。

㈠《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一文一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㈡鍾嶸《詩品》：「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曹植、劉楨，爲建安才人之冠，能推獎名士。此云不待者，猶

言恨古人不及見耳。《唐會要》：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韓文公《薛公達墓誌》：璩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其五

李陵蘇武是吾師㊀，孟子論平聲文更不疑。一本第二句作首句。一飯未曾音層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此懷孟雲卿也。蘇李吾師，此述其論詩。今見古人，此稱其作詩。便知雲卿詩格，獨能力追西漢。原注：校書郎孟雲卿。

㊀僧皎然曰：五言始於蘇李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如《十九首》，則詞義炳婉而成章矣。

洪容齋《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係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東坡之言爲可信矣。蔡寬夫曰：五言起於蘇李，今所見，唯《文選》中七篇耳，世或疑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遂疑其僞。此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作，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馮惟訥曰：古詩云：「盈盈一水間。」又，高帝諱邦，而韋孟詩云「實絶我邦」。古人臨文或不諱也。

其六

復扶又切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㊀。即今耆舊無新語㊁，漫釣槎當作查頭縮頸一作項鰭㊂。此懷孟浩然也。上二憶其詩句，下二歎其人亡。新句無聞，而徒然把釣，則耆舊爲之一空矣。槎頭縮頸鰭，即用浩然句。孟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鱗。」又：「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鰭。」

㊀傅咸詩：人之好我，贈我清詩。《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爲宗。

此獨記名，以別於雲卿也。

㊀漢陸賈作《新語》。

㊁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味極肥而美，襄陽人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楊慎曰：《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多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於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掛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爲查。《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唐王勃詩：澀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釣槎頭縮頸鯿」，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互異。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俗目未擊，幸存舊文耳。

其七

陶冶性靈存一作在底物㊀，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一作覺陰何苦用心㊁。

自敍詩學。詩篇可養性靈，故既改復吟，且取法諸家，則句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韓子蒼曰：東坡嘗語參僚曰：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杜臆》：公嘗稱李白詩似陰鏗，後人妄云公有不滿太白之意，試讀此詩，豈其然乎？

㊀鍾嶸《詩評》：阮嗣宗咏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又顏之推《家訓》：陶冶性情，後容諷諭，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㊁二謝，謂謝靈運、謝朓。陰何，謂陰鏗、何遜。《世說》：王子家見二謝則傾筐倒庋。此借用之。將能事，將近其能事。《易》：天下之能事畢矣。

其八

不見高人王右丞㊀，藍田丘壑蔓一作漫寒藤㊁。最傳秀句寰區滿㊂，未絕風流相去聲國能㊃。此懷王維也。右丞雖歿，而佳句猶傳，況有相國詩名，則風流真可不墜矣。縉黨附元載，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詩學可稱，故連類及之。或以縉能表章維集，故云風流未絕，詩中似無此意。原注：右丞弟，今相國縉。

㊀《抱朴子》：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

㊁《舊唐書·王維傳》：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墅在輞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裴迪浮舟往來，嘯咏終日，所賦詩號《輞川集》。《晉書·謝安傳》：放情丘壑。庾信詩：寒藤抱樹疏。

㊂鍾嶸《詩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道。

㊃王洙曰：代宗時，縉爲宰相，帝求維文，縉集上之。《金壺記》：王維與弟縉，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説不得與焉。《盧氏雜記》：王縉好與人作碑銘，有送潤毫者，誤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李東陽曰：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其九

先帝貴妃今一作俱寂寞，荔枝還復扶又切入長安㊀。炎方每續朱櫻獻㊁，玉座應平聲悲白露團㊂。《杜臆》：已下四章，皆爲明皇徵貢荔枝而發，此歎舊貢之未除也。帝妃皆亡，而荔枝猶獻，得無先帝神靈，尚懷

愴於白露中乎？蓋微諷之也。據李綽《歲時記》：櫻桃薦寢，取之內園，不出蜀貢。此特言其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杜修可曰：《唐史遺事》：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妃，不覺悲慟。

㈠前《病橘》詩：「憶昔蓬萊殿，奔騰獻荔枝。」正言楊妃事也。錢箋：《通鑑》：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樂史《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十五載六月，貴妃益於馬嵬，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使力士祭之。按：諸書皆云南海進荔枝。涪州荔枝，歲命驛致。東坡亦云：天寶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州並進也。

㈡《世說》：南州謂之炎方。朱注：獻自南海，故曰炎方。

㈢謝朓詩：玉座猶寂寞。《詩》：白露爲霜。又：零露溥兮。《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

其十

憶過瀘戎摘荔枝㈠，青楓隱映石透迤。京華應平聲。一作京中舊，今從陳無已本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㈡。此譏遠貢之失真也。瀘戎之間，親摘荔枝，若京中所見，應無此色味，食者當自知耳。

㈠盧注：公去秋《宴戎州楊使君樓》有「輕紅劈荔枝」句，憶過，指此。或云，荔枝原名離枝，言其離枝則色味香氣俱變也。《杜臆》：涪州有荔枝園，相傳謂充貢於貴妃者，涪去京師尤遠，今讀公詩，知出瀘戎者，是傳稱置驛傳送數千里，色味未變，此蓋駁其無是理也。《方輿勝覽》：妃子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於路者甚衆。《方輿勝覽》：蜀中荔枝，瀘敘之品爲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朱注：敘州，即戎州。

㈡《荔枝譜》：廣州及梓夔間所生者，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

其十一

翠瓜碧李沉玉甃音綯㈠，赤梨蒲萄寒露成㈡。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㈢。此譏異味之惑人也。《杜臆》：宮中食荔，不過爲其味甘寒，可以消暑止渴，因比之水晶絳雪，然瓜李沉之井中，梨萄採之露下，亦何減於荔？只緣諸果枝蔓尋常，初不以爲異，獨荔枝生自遠方，慕其色味而珍重之耳。

㈠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氷。　江逌《井賦》：構玉甃之百節。

㈡《南史》：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壞。

㈢娟娟，言其質弱而色鮮。

其十二

側生野岸及江蒲一作浦㈠，不熟丹宮滿玉壺㈡。雲一作寒壑布衣鮐背死㈢，馬翠眉須一作疏㈣。此結出當時致亂之由。荔枝生於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以其所好在此，不憚多方致之也。豈知抱道布衣，老丘壑而不徵，獨於一荔，乃勞人害馬，以給翠眉之須。噫，遠德而好色，此所以成天寶之亂歟。

賈捐之疏：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此詩後二句本之。

㈠《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　楊慎《丹鉛録》：詩用側生字，蓋爲廋文隱語，以避時忌，即《春秋》定哀多微詞之意。　趙曰：自戎僰而下，以畝爲蒲，今官私契約皆然，用以押韻。師作江浦，非是。　朱注：或曰：劉熙《釋名》：草圃屋曰蒲，又謂之菴。此詩江蒲，似用此義，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

㈡顏延之詩：皓月鑒丹宮。漢辛延年詩：繩絲提玉壺。

㈢《北山移文》：欺我雲壑。《詩》：黃髮鮐背。注：老人背有鮐文。

㈣荆公作「勞人害馬之徒」見《莊子》，於文義明白。吳氏作「勞生害馬」，當時因而誤寫耳。今按：「勞人草草」見《詩經》，「害馬」，谷謂善本是「勞人重馬」。趙注：武后嘗改「人」爲「生」，「重」字作去聲讀，是引重致遠之意，重字作平聲讀，乃驛馬重遞之意。吳論：驛使奔騰，另副一馬，以防倒斃，故云重馬。盧注：重馬，出《前漢·劉屈氂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今按：急遞之馬，未必用孕馬，此注未確。《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

王嗣奭曰：公因解悶而及荔枝，不過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還復入長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諷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蓋傷明皇以貴妃召禍，則子孫於其所釀禍者，宜掃而更之，以亟蘇民困。公於《病橘》亦嘗及之，此復娓娓不厭其煩，可以見其憂國之苦心矣。

錢謙益曰：以上三章，隱括張曲江《荔枝賦》而作。曲江謂南海荔枝，百果無一可比，特生於遠方，京華莫知，固未之信，魏文帝引葡萄龍眼相比，是時南北不通，傳聞之大謬爾。故其賦云：「物以不知爲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深知，與彼何異。」此詩瀘戎章，言物以不知而輕也。翠瓜章，言味以無比而疑也。側生章，言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以異也。雲壑布衣，老死鮐背，曾不如荔枝遠生，猶得奔騰傳置，供翠眉之一笑，士之無驗永屈，殆有甚焉，深可嘆也。古人雖漫興小詩，託物比喻，必有由來，注家都不曉。

洞房

鶴注：明皇以廣德二年三月葬泰陵，詩云「園陵白露中」，又曰「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則去葬年遠矣。梁

權道編在大曆元年，得之。《杜臆》：八章，皆追憶長安往事，語兼諷刺，以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爲篇名，乃三百篇遺法。趙曰：此下八篇，蓋一時所作。

洞房環珮冷㊀，玉殿起秋風㊁。秦地應平聲新月㊂，龍池一作蛇滿舊宮㊃。繫音計舟今夜遠㊄，清漏往時同㊅。萬里黃山北㊆，園陵白露中㊇。首章，後秋夜感興，有故國舊君之思。上四，長安秋夜之景，所感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所感在明皇。秦地二句，舊注云：月雖新而宮則舊，有物是人非之感。滿，指池水，不指月色，蓋章內秋風、秋月、秋水、秋露，皆各舉時景言耳。趙汸注：今夜，應新；往時，應舊。往時清漏，公爲拾遺時宿省所聞者，時上皇初還京也，故下接以園陵句。

㊀《長門賦》：徂清夜於洞房。《史記》：南子環珮，玉聲璆然。《記》：行則有環珮之聲。

㊁曹植詩：歡坐玉殿。漢武辭：秋風起兮白雲飛。楊妃過溫泉行云：玉殿空掩扉，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水去。

㊂《國策》：張儀曰：「秦地半天下。」鮑泉詩：新扇如新月。

㊃《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爲興慶宮。唐太宗詩：丹陵幸舊宮。

㊄薛道衡詩：今夜寒車出。

㊅鮑照詩：嘯歌清漏畢。

㊆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錢箋：漢武茂陵，在黃山宮北，蓋借茂陵以喻玄宗泰陵。

㊇《前漢·叔孫通傳》：先帝園陵寢廟。《詩》：白露爲霜。天寶之亂，禍由妃子，故八章以此爲首。黃生更定次序，以歷歷開元居先，未合作者之意，又將洞房玉殿指陵上寢

殿，而以環珮爲守陵宮人，亦非是。鼎湖銀海，蓬萊羽林，自在第七章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㈠，蓬萊仗數音朔移㈡。花嬌迎雜樹㈢，龍喜出平池㈣。落日一作月留王母㈤，微風倚少去聲兒㈥。宮中行樂音洛秘，少有外人知㈦。此追敍明皇逸豫之事。上四敍遊幸，下四敍女寵。昔於青門城內，見仙仗數移，自蓬萊而往曲江南苑也。花迎龍出，景物亦若增新矣。日將落而留連王母，貴妃專寵也。風微起而憑倚少兒，秦虢得幸也。當時恣意行樂，不令人知，今果安在哉？上章已說園陵，此處復追敍生前，故用宿昔二字另提，下二章俱蒙此。

㈠曹植詩：宿昔秉良弓。顧注：青門，長安城東門也。

㈡鶴注：龍朔二年，高宗置仗，朝會之仗，三衞分上爲五仗。

㈢《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鮑照詩：雜樹茂寒峯。

㈣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出遊宮垣水溝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覩，鑾輿西幸，龍一夕乘雲雨望西南而去。此見《明皇十七事》中。龍池，卽興慶池。

㈤盧注：楊妃曾度爲道士，故唐人比爲王母。《漢武內傳》：王母言語粗畢，嚼命靈官駕龍輿，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坐。

㈥《衞青傳》：衞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衞皇后立，少兒更爲陳掌妻。

《飛燕外傳》：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乎？」帝乃令無方持后履。　朱注：微風倚少兒，蓋合用少兒、飛燕事。

㈦《漢書》：周仁爲郎中令，慎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内。後宫秘戲，仁嘗在旁，終無所言於外。《杜臆》：行樂污褻，必有不可使外人聞者。

樂耳。　《杜臆》：行樂污褻，必有不可使外人聞者。

黄生曰：此章略見風刺，然其詞微而婉。如禄山宫裏、虢國門前之句，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㈠。每蒙天一笑㈡，復扶又切似一作以物皆一作初春㈢。政化平如水㈣，皇明晉作明，一作恩斷丁亂切若神㈤。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此記當時優寵技巧也。在四句分截。

舍人投壺，足動天顔之笑。　延壽善畫，能令物色生春。此一時適意之事。若使當年政平威斷，即時用抵戲，亦何至風塵雜起乎？　惜乎明皇之不然也。　盧注：玄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黄旛，帝嘗呼爲肉几，此即毛、郭之流，故借漢事爲比。　《杜臆》：抵戲，用以當戲劇，舊引《漢書》角抵戲，未合。雜風塵，指流離播遷，既涉風塵，則不平不斷可知，言外見意，此風人温厚之旨也。

㈠《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又云：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入小豆，惡矢躍而出也。

每投壺，帝輒賜金帛。　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於輩中爲驍傑也。

㈡《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　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

今電是也。 隋辛德源詩：雲衢天笑明。

㈢《莊子》：與物爲春。

㈣漢安帝詔：達於政化。《後漢·第五訪傳》：政平化行。

㈤班固《兩都賦》：天人合應，以發皇明。《魏都賦》：皇恩綽矣。《晉史論》：神略獨斷。

洪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黃生曰：政平明斷，自指開元之治，從半腰説起，轉折方不費力，若將此意頓在前，敍事必拖沓矣。

鬬雞

鬬雞初賜錦，舞馬既一作解。胡買切登牀㈠。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曲一作柳長㈡。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㈢。寂寞驪山道㈣，清秋草木黃㈤。

此章有樂極悲來之感。上四，鋪張盛事，見生前之樂。下四，追惟遺跡，致没後之悲。遠注：仙遊句，反上御曲長。女樂句，反上宮人出。黃生曰：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關節，蓋不以荒宴直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刺譏，是温柔敦厚之遺教也。

㈠季邸之雞鬬，見《左傳》。齊有鬬雞走犬，見《國策》。陳思王得大宛紫騮馬，教令習拜，與鼓節相應，見《魏志》。吐谷渾遣使獻舞馬，謝莊爲作《舞馬賦》，見《宋書》。是鬬雞舞馬，其來久矣，此詩則專指明皇事耳。 陳弘祖《東城老父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卽位，立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帝出遊，見賈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五百小兒長。天子

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天下號爲神雞童。仇兆鰲又云　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是兆亂之象也。黃庭堅曰：觀風樓南，起鬬雞殿。　《明皇雜録》：上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各分左右部，目爲某家龍、某家驕。時塞外以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於上，抃轉如飛，或令壯士舉榻，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環立，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　《明皇雜録》：上每宴賜酺，則御勤政樓，太常陳樂，教坊大陳鼜撞、走索、丸劍、角觝、鬬雞，令宮人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幃中擊雷鼓，爲《破陣樂》。

㈡又云：玄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設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　《開元傳信録》：明皇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上清之樂，其曲凄楚動人，明皇以玉笛尋得之，曲名《紫雲迴》。　《異聞録》：開元六年八月望，上與申天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笑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盧注：白樂天《勤政樓前御柳》詩中，有「開元柳一株」，別作御柳，亦有本。

㈢趙曰：仙遊，言明皇上昇。　洙曰：禄山亂後，女樂流散也。

㈣《南部新書》：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惟存繚垣。朝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爲嶄絶，礎柱尚存。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有飲酒亭、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址猶存。　郡注：驪山，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　温泉在焉，明皇建華清宮於其下。

㈤《秋風詞》：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歷歷

歷歷開元事㊀，分明在眼前㊁。無端盜賊起㊂，忽已歲時遷㊃。巫峽西江外㊄，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㊅，卧病數所角切。顧音先主切，非秋天㊆。此章承前起後。前三章説承平之世，故以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説亂離以後，故以盜賊起包之。上四乃追述往事，下則自歎變江衰老也。天寶之亂，皆明皇失德所致，此云「無端盜賊起」，蓋諱言之耳。

㊀張華詩：昔事歷歷記。

㊁庾信《春賦》：分明入射堂。謝靈運詩：浮歡昧眼前。

㊂漢樂府《從軍行》：禍集非無端。漢武帝書：盜賊縱橫。

㊃鮑照詩：歲時多阻折。

㊄陰鏗詩：江連巫峽長。梁簡文帝詩：落日下西江。趙曰：蜀江連巫峽西江。蔡夢弼曰：公在蜀爲尚書員外郎，故云。荀悦《漢紀》：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謝靈運詩：卧病同淮陽。

㊅蔡夢弼曰：公在蜀爲尚書員外郎，故云。長安城，謂之北斗城。

㊆數秋天，屢經秋日也。顧注謂前後情事，俱從卧病中追數而見者，其語太曲。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

洛陽

洛陽昔陷没，胡馬犯潼關㊀。天子初愁思去聲㊁，都人慘別顔。清笳去宫闕㊂，翠蓋出關山㊃。故老仍流涕㊄，龍髯幸再攀㊅。此歎西狩之事也。上四，敘幸蜀之由。下四，記還京之事。別顔流涕，上下相應。禄山於天寶十四年十二月，陷東京，所謂洛陽没也。次年六月七日，靈寶敗績，賊入潼關，所謂犯潼關

也。是夕，平安火不至，明皇懼而謀幸蜀，所謂初愁思也。十三日，帝出延秋門，至咸陽驛，而從宮騎散，所謂慘別顏也。至德二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賊衆夜遁，所謂去宮闕也。十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上皇至自蜀，百姓舞扑路側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所謂故老流涕，龍髯再扳也。此敍出狩還宮之事，首尾詳明，真可謂詩史矣。《杜臆》：初愁思，蓋向不知愁者。流涕攀髯，則開元美政，去國仁言，真足以繫人心者。考唐史，帝之出奔，經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得，必更斂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上既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絶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皆去國之仁言也。

㊀邵注：洛陽屬河南府，唐高宗以此爲東都。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乃秦關要地。前涼主寔書：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古詩：胡馬依北風。

㊁馬融《與謝伯世書》：憤憤愁思。

㊂杜摯《笳賦》：操笳揚清。謝朓詩：寥戾清笳轉。梁鴻歌：宮闕崔巍兮。

㊃《高唐賦》：以翠羽爲蓋。《淮南子》：建翠蓋。江淹《恨賦》：關山無極。

㊄晉書·懷帝紀》：故老或歔欷流涕。

㊅《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群臣後宮七十餘人從上，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髯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驪山

驪山絶望幸，花萼罷登臨㊀。地下無朝音潮燭㊁，人間有賜金㊂。鼎湖龍去遠㊃，銀海雁飛深㊄。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㊅。

後，驪山花萼，不復幸臨，地下久無朝燭，人間徒有賜金。自此鼎湖龍去，銀海雁深，唯留此蓬萊日色，長照陵上羽林耳。

寂寞身後，良可歎也。《杜臆》：蓬萊宮，先帝所居。羽林軍，守護陵寢者。黃生曰：此章即申首章園陵霜露之感，而言

更深切，前是孤臣獨泣，此則率土同悲也。

㊀明皇在日，每歲十月，必至驪山華清宮。又，友愛諸王，造花萼相輝之樓。

㊁趙曰：朝燭，當宮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受朝，今地下幽閟，無朝見之燭也。

㊂黃庭堅曰：《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北史》：隋獻皇后山陵成，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銀。

㊃鼎湖，注已見上章。

㊄《漢書》：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㊅黃注：日者，君象。羽林，上應星文，故與日相貼。羽林，即萬騎軍，後改爲龍武軍，明皇葬後，用爲護陵軍。《漢·禮樂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顏注：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㊀，萬國尚同心㊁。借問懸車一作軍守㊂，何如儉德臨㊃？時徵俊乂入㊄，莫慮一作

草竊犬羊侵㈥。願戒兵猶火㈦，恩加四海深㈧。此章總結，直究當時致亂之由，以垂爲永戒也。言當此一統天下，萬國同心，世事尚可爲也，但勿更尋前轍耳。自明皇好邊功而尚奢侈，故有懸車儉德之語。不聽張九齡，而致祿山終叛，故有俊乂、犬羊之語。使當時息兵愛民，焉有天寶之禍哉？故以戒兵加恩終之。此詩反覆丁寧，無非鑒已往以告將來。若云指諷代宗時事，則當年吐蕃入寇，叛將不恭，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三四，即所謂在德不在險。五六，即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杜臆》：儉者不奪，民心自懷，此無形之險也。俊乂在朝，折衝樽俎，何憂於犬羊乎？兵勿輕動，則恩加四海矣。公之謀國，堂堂正正，即孟子所告齊梁之君者，自許稷契以此。

㈠《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漢書・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㈡古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呂相曰：「戮力同心。」

㈢又：懸車束馬，以踰太行。

㈣《書》：慎乃儉德。

㈤又：俊乂在官。

㈥晉愍帝檄：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縱毒。

㈦《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㈧《魏志》：陳群曰：「皇恩溥遍海岱。」

顧宸曰：八章皆詠開元之事，與李白《宮中行樂詞》八章相爲表裏。但太白作於明皇之時，故微婉其詞而諷之；少陵作於明皇之後，故雜敍其事而傷之。

黃生曰：八章，專述開元以來之事，借古喻今，美惡不掩，風人之旨，盡於此矣。他詩有連及者，固無譏刺之意，以爲

是非具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没齒不忘，深思慨慕，則時有之。後人不能推公之志，毛求影捕，輒謂有所刺譏，夫君子不非是邦之大夫，況親委贊而爲之臣者哉。

《秋興》及《洞房》諸詩，摹情寫景，有關國家治亂興亡，寄託深長。《秋興》八首，氣象高華，聲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絶。此皆少陵聚精會神之作，故能舌吐風雲，筆參造化，千載之下，猶可歌而可泣也。但七律才大氣雄，固推賦騷逸調，而五律韜鋒斂鍔，直與經史並驅，兩者當表裏參觀，方足窺其底蘊焉。

鸚鵡

此下八章，乃雜咏物類，蓋即所見以寓意也。

夔州詩內，近之。《明皇雜録》：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娘，有鷹搏之而斃，遂瘞苑中，呼爲鸚鵡塚。今詳詩意，乃泛咏鸚鵡，與彼無涉。

鸚鵡含愁思去聲，聰明憶別離。翠衿渾平聲短盡，紅嘴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㊀。世人憐復扶又切損，何用羽毛奇？咏鸚鵡，有離鄉之感。

鸚鵡而含愁思者，以聰明能憶別離也。二句提綱。翠衿短，傷其貌悴。紅嘴多，惜其空言。未開籠，苦於拘束。殘舊枝，憫其遠離。句句説別離，句句説愁思。句句説聰明中所自曉者。末又寫出所以別離之故，感慨深矣。顧注：此詩拈出含愁思三字，代爲鸚鵡寫意。八句反覆宛轉，蓋亦傷受制於人，不能自展其奇也。朱鶴齡曰：此詩似檃括禰衡賦中語。聰明，則「性慧辯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也。別離，則「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翠衿、紅嘴，則「紺趾丹嘴，緑衣翠衿」也。渾欲短，則「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

如」也。漫多知，則「豈言論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也。末有開籠日，則「閉以雕籠，剪其翅羽」也。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扶疏」也。末句羽毛奇，則「雖同俗於羽毛，故殊志而異心」也。

㊀殘，餘也。

顧宸曰：此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異族之感，如魏武之於楊修，隋煬之于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

孤雁

鶴注：此託孤雁以念兄弟也，當是大曆初夔州作。

孤雁不飲啄㊀，飛鳴聲一作聲聲念羣㊁。誰憐一片影㊂，相失萬重平聲雲㊃。望盡一作斷似猶見，哀多如更一作更復聞。野鴉無意緒㊄，鳴噪亦一作自紛紛㊅。

影相失，寫孤雁之狀。望盡哀多，寫念群之意。末聯，借鴉形雁，乃題之外象。不飲啄者，爲念群故也。誰憐，指群雁之已去者。雁行既遠，望盡矣，似猶有所見而飛；追呼不及，哀多矣，如更有所聞而鳴。二句，申言飛鳴迫切之情。見聞二字，屬在孤雁。王彥輔曰：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常在鄉井，故託意於孤雁。章末，譏不知我而譊譊者。師氏曰：鮑照《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此詩「飛鳴聲念群」一語，孤之中仍有不孤之念乎。

㊀魏文帝詩：孤雁飲清流，羣鳥從南來。

㊁《詩》：載飛載鳴。江總誄詞：念群桑梓。

㊂庾信詩：澗底一片雨。

㊃梁簡文帝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吳均詩：山上萬重雲。

㈤王融詩：絲中傳意緒。何遜詩：生平無意緒。

㈥《拾遺記》：魯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烟而噪。

鷗

鶴注：當是大曆初夔州作。江浦，指夔江魚復浦也。

江浦寒鷗戲㈠，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㈡，隨意點青蘆作青，舊作春苗㈢。雪暗還須浴一作落㈣，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㈤，清影日蕭蕭㈥。

勞，不如海鷗之逸也。羅大經曰：浦鷗閒戲，使無他事，儘自寬饒，却以謀食之故，翻玉羽而弄青苗，雖風雪凌厲，亦不暇顧矣。何似羣飛海上者，清影翛然，不爲泥滓所染耶。此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也。既云寒鷗，不當言春苗矣，以青對玉爲工。點，如點水蜻蜓之點。

㈠《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爲候。

㈡玉羽，白羽也。《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㈢盧注：春苗，當是青苗，夔有青苗陂，公《夔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

㈣蕭蕭，閒暇之意。

猿

鶴注依梁氏編在大曆初夔州作。《西閣曝日》詩：「流離木杪猿。」又《上後園》詩：「瘴毒猿鳥落。」以二詩證之，良是。《爾雅》：猨，一名蝯，善攀援樹枝。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㈠。艱難人不免一作見㈡，隱見音現爾如知。慣習元從衆㈢，全生或用奇㈣。前林騰每及㈤，父子莫相離㈥。詠猿，稱其有見幾之智。中間隱見二字，爲通章之眼。啼壁，聲相近。掛枝，形尚遠。此爲隱見發端。人不如猿，取其用智以脫險也。從衆，能掛枝。用奇，能騰踔。此爲隱見指實。父子不離，取其用智以全身也。《杜臆》：人於亂世，往往父子不保，公嘗攜子避亂，而恐其不能兩全，具見苦情。

㈠裊裊，聲之長也。蕭蕭，群之寡也。謝朓《秋竹曲》：從風既裊裊。《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陰鏗詩：猿掛人稠枝。

㈡艱難，猶云險阻。《詩》：遇人之艱難兮。

㈢賈誼策：習慣如自然。按：後詩有「猿掛時相學」，故知慣習指掛枝也。《淮南子》：倍是從衆。

㈣趙曰：全生，如搏矢、避矢之類。《列子》：雖全生，不可不有其身。《通鑑·晉安帝紀》：沈田子曰：「兵貴用奇。」

㈤《莊子》：獨不見夫騰猿乎。騰及，騰躍而相及也。

㈥《吳都賦》：猿父哀吟，獾子長嘯。盧注：桓溫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哀號。前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證也。又齊武帝至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

麂音几，本作麛。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夔州作，以詩有「衣冠兼盜賊」，當指崔旰之亂也。《爾雅》：麛，大麕、旄毛，狗尾。《本草衍義》：麂，麛類，山深僻處頗多，其聲如擊破鈸。

永與清溪別㊀，蒙將玉饌俱㊁。無才逐仙隱㊂，不敢恨庖厨㊃。亂世輕全物㊄，微聲及禍樞㊅。衣冠兼盜賊㊆，饕音滔餮音鐵用斯須㊇。

詠麂，歎其不當鳴而鳴也。上四，代麂寫意，自悔不能見幾遠害，下乃慨世之貪味而殘生者。一二作痛心語，三作自責語，四作自解語。亂世，歎其生不逢辰。微聲，推出致禍之本。衣冠乃食肉者，盜賊乃捕獸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於斯須，則衣冠亦等於盜賊矣。此罵世語，亦是醒世語。黃生曰：此物頗難入詠，前半寫得如許風致，妙在以清溪字陪對玉饌，以仙隱字陪對庖厨，遂覺烟火之氣都盡。後半慨世，不離詠物，而却不徒詠物，此之謂大手筆。

㊀舊注：清溪山多麂。

㊁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王筠詩：玉饌駢羅，瓊漿泛溢。

㊂《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几山學道數十年，登仙，化爲白麂，二足時出山上。謝靈運詩：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

㊃《説苑》：鹿生於山，命懸於庖厨。

㊄乱世重殺物，而輕全物。全，乃全活之全。《莊子》：不敢以全物與之。

㊅阮籍詩：高樹隔微聲。

㊆《漢書注》：衣冠有仕籍者。

㈧《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注：貪財爲饕，貪食爲餮。

顧宸曰：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亂世，出嬰禍患，何一不從聲名中得之，中郎之於司馬，及禍雖異，其以微聲致累則同也。此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隆中所以獨高千古，二語感慨甚大。

雞

鶴注：此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故詩云「巫峽漏司南」。

紀德名標五㈠，初鳴度必三㈡。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慚㈢。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㈣。氣交亭育際㈤，巫峽漏司南㈥。

詠雞，歎其當鳴而不鳴也。上六敍事，是案。末二歸結，是斷。德常標五，鳴必度三，此雞之職也。今在殊方，聽之則異，夜鳴失次矣，比曉能無慚乎？乃問之習俗，人情皆云如是，彼既不能司晨，亦但堪充庖已耳。當子半亭育之時，而巫峽漏聲，早有司南之報，雞鳴果安在哉？　顧注將問俗二句，作借雞警人，言人情無德無信，與雞相似，而充庖則獨用雞乎？《杜臆》謂刺巫峽之人可殺。皆非也。

㈠《韓詩外傳》：夫雞，頭戴冠，文也。足傅距，武也。見敵而鬬，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瞻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

㈡《記》：雞初鳴。《史·曆書》：雞三號，卒明。注：夜至雞三鳴，始爲正月一日。

㈢趙曰：失次，猶《三國志》言失旦之雞也。蔡邕賦：時牢落以失次。胡夏客曰：《楚國語》有雞次之典，此次字所本。

㈣《左傳》：充君之庖。

㈤《列子》：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劉孝標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㈧《韓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梁元帝詩：刻漏銘司南。按：司南，有四説。朱云：夔州在南，雞司昏曉，今失其司晨之職，故曰「巫峽漏司南」。顧注：雞爲火德之精，南方屬火，故曰司南。遠注：指南車有南北定向，如雞鳴有子午定候。《春秋説題詞》：雞爲積陽，南方之象，陽出雞鳴，以類感也。已上數説，皆指夔雞漏失司晨，與殊方失次犯重，今從黄生注，直指曉漏開説，更有蘊藉。

黄魚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故詩云「日見巴東峽」。

日見巴東峽，黄魚出浪新㈠。脂膏兼飼犬㈡，長大不容身。筒桶音統。一作筩相沿久㈢，風雷肯爲去聲伸一作神㈣。泥沙卷涎沫㈤，回首怪龍鱗。詠黄魚，歎長大而罹患也。上四言取之狼籍，下致哀憫之意，雖欲援救而不能矣。筒桶取魚，世俗相沿已久，雖有風雷肯相伸救，彼亦卷沫泥中，徒望龍飛而驚怪，見黄魚之大而不靈也。盧注：此卽公《鵰賦》中所云「鵠鵠之類，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大如人」之意，俱指庸流言。

㈠《杜臆》：夔州上水四十里有黄草峽，出黄魚，大者數百觔。《爾雅注》：鱣魚，體有甲無鱗，肉黄，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爲黄魚。

㈡《鹽鐵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

㈢筒，竹器。桶，木器。皆捕魚之具。陸龜蒙《漁具詩序》：縉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筩曰車。

㈣邵注：三月浪暖，鯉化爲龍，則風雷從之。

㈤劉峻《金華山栖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莊子》：泉涸，魚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白小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與前數首連類而詠物也。舊注：卽今麵條魚。

白小羣分命㊀，天然二寸魚㊁。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去聲園蔬㊂。入肆銀花亂，傾筐一作箱雪片虛㊃。生成猶拾一作捨卵，盡取義何如㊄。

體之念，物雖細微，同霑水族，乃俗當園蔬，用之賤矣。亂肆傾筐，取之多也。但此群分之命，亦屬造物生成，今猶拾卵而盡取之，有傷於義矣。　黃生注：三四形容其小，五六形容其白，語甚鬆秀。生成，應上分命。盡取則不仁，而譏其非義者，用物撙節之謂義也。　盧注：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盡取，不幸生夔，大小俱盡，以歎民俗之不仁也。

㊀群分命，各分一命也。《易》：物以群分。

㊁曹植《橘賦》：體天然之素分。　庾信《小園賦》：一寸二寸之魚。

㊂《賓退録》：《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　夔與湖北爲鄰，故云。

陶潛詩：園蔬有餘滋。

㊃《詩》：不盈傾筐。

㊄《詩》：獲胎拾卵，蚳蝝盡取。　末二句用之。

㊅《西京賦》：獲胎拾卵，蚳蝝盡取。末二句用之。

黃生曰：前後詠物諸詩，合作一處讀，始見杜公本領之大，體物之精，命意之遠。説物理物情，卽從人事世法勘入，故覺篇篇寓意，含蓄無限。

今按：唐人詠物詩，唯李巨山集中最多，拈一字爲題，用五律寫意，其對仗亦頗工緻，但有景無情，全少生動之色。閱

此八首，皆託物寓言，情與景會，身分便自不同矣。

哭王彭州掄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公初到成都時，有《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詩，王蓋先以御史罷官，後在嚴武幕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

執友驚一作嗟淪沒㈠，斯人已寂寥㈡。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㈢。北部初高選去聲㈣，東牀見招㈤。蛟龍纏倚劍㈥，鸞鳳夾吹簫㈦。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闇一作聞兩觀去聲㈧，寵辱自一作事三朝音潮㈨。此從歿後追遡生前。新文二句，稱其才品。北部四句，記其婚宦。歷職四句，紀其內任。北部高選，如劍躍蛟龍，掄蓋令尉起家。東牀見招，如簫迎鸞鳳，掄必締姻宗室也。胡馬兵戈，指祿山之亂。寵辱三朝，謂玄肅代宗，此句該一生履歷。古歌：倏忽淪沒別無期。

㈠《曲禮》：執友稱其仁。

㈡斯人，指同輩。

㈢《世說》：殷荊州語王恭曰：「適見新文，甚可觀。」沈約、謝靈運。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也。《列仙傳》：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又《李德林集》：風骨異人。《戰國策》：有松喬之壽。

㈣《魏志》：武帝，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通典》：吳時，餘曹通爲高選，而吏部特一時之俊。《抱朴子》：高選忠能。

㈤舊注：晉郗詵，遷還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杜臆》：東堂，必東牀之誤。見招，是招王爲婿，故下有鸞鳳句。今按：坦腹東牀，用王逸少事。

㈥《越絶書》：薛燭曰：「當造劍之時，蛟龍奉爐，天帝裝炭。」

㈦秦蕭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降。

㈧《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

㈨《老子》：寵辱若驚。

蜀路江干一作干戈窄，彭門一作關地里一作理遥。解龜生碧草㈠，諫獵阻青霄㈡。頃壯戎麾出㈢，叨陪幕府要平聲。將軍臨氣候㈣，猛一作壯士塞先則切風颼㈤。井渫一作漏，一作滿泉誰汲㈥？烽前籌自多一作多自暇一作假㈦，隱去聲几接終朝。

蜀路江干，言在蜀而就幕僚，辱也；後則作刺於彭州，寵也。公與掄同幕，故詳敍陪接之情。戎麾出，謂嚴武鎮蜀。幕府要，謂辟爲參謀。上佐軍機，下練士卒，則智略過人矣。井泉不汲，烽火不燒，則邊境無事矣。皆其籌畫所致。

㈠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注：解去所佩龜印也。

㈡諫獵，用司馬相如事。

㈢按：黄希云：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是也。朱注引顔延之「麾出守」，即指掄出守彭州，非也。

㈣《晉書》：庾亮鎮武昌，問戴洋氣候。朱注：氣候，用兵之氣候。劉歆《七略》有《風候孤虚》二十卷。

㈤猛士塞風颼，即《大風歌》意。

生碧草，猶云委之草莽。

㈥趙曰：軍旅所在，必淪井泉邊，有警急，必舉烽燧。《易》：井渫不食。注：渫，不停污也。《淮南子》：軍井通，然後敢飲。

㈦《張良傳》：請借前箸以籌之。

翠石俄雙表㈠，寒松竟後凋㈡。贈詩焉於虔切敢墜，染翰欲無聊㈢。再哭經過平聲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㈣，寄葬與萍漂㈤。曠望渥注道㈥，霏微河漢橋㈦。夫人先卽世㈧，令子各清標㈨。此敍歿後情事。雙表，謂墓表。松凋，惜人亡。贈詩，掄所作。染翰，公輓章。趙曰：昔嘗哭掄之死，今槻過夔州而再哭也。之官玉折，是住而銷魂。寄葬萍漂，是去而銷魂。錢箋：渥注道，天馬所來，與下令子。河漢橋，烏鵲所駕，與下夫人。此既哀之，而復慰之也。公詩得三百篇遺意，賦中必兼興比。此章蛟龍鸞鳳是比，渥注河漢是興，於排律中見之，尤不易得。

㈠潘岳《懷舊賦》：巖巖雙表，列列行楸。

㈡《北史·魏　毛鴻賓傳》：武帝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

㈢梁簡文帝詩：染翰文帝詩：染翰獨踟躕。《廣川惠王傳》：歌曰：「愁莫愁兮居無聊，心重結兮意不舒。」

㈣《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㈤萍漂，注別見。

㈥謝朓詩：曠望極高深。渥注、河漢，注俱別見。

㈦王僧孺詩：霏微商雲散。

㈧《左傳》：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注：卽世，卒也。

㊈李陵書：令子無恙。　常景《嚴君平讚》：素向邁金貞，清標凌玉徹。

巫峽長雲雨㊀，秦城近斗杓㊁。　馮唐毛髮白，歸興去聲日蕭蕭。　末乃自傷留滯。公棲夔峽，而王返秦中，故有歸興蕭然之感。《杜臆》：前云「異骨降松喬」，後云「寒松竟後凋」，掄蓋以壽考終者，且有令子，故公哭之，而詩不甚悲，直以執友云亡，不能忘情耳。　此章，前三段各十二句，末段四句收。

㊀雲雨，卽用巫山雲雨事。

㊁《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說文》：杓，斗柄。朱注：《天官書》：魁枕參首。杓自華以西南。是秦城正上直斗杓也。

胡應麟曰：杜警句，衆所膾炙外，排律中如「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用字皆極工而不覺。此類甚衆，學者當細求之。

杜詩詳註卷之十八

偶題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㊀。作者皆殊列㊁，名聲豈浪垂㊂。騷人嗟不見㊃，漢道盛於斯㊄。前輩飛騰入㊅，餘波綺麗爲㊆。後賢兼舊制郭作制，一作例。《韻會》：例，古或作列㊇，歷代各清規㊈。

首敍詩學源流。《杜臆》：少陵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詩集。此篇乃一部杜詩總序，而起二句，乃一部杜詩所託胎者。「文章千古事」，便須有千古識力。「得失寸心知」，則寸心具有千古。此文章家秘密藏，爲古今立言之標準也。作者殊列，名不浪垂，乃詩家鼻祖，而騷體則裔孫也。騷人不見，則雅、頌可知。自蘇、李輩倡爲五言，漢道於斯爲盛，此又詩之大宗也。前輩如建安、黄初諸公，飛騰而入，至六朝尚綺麗，亦其餘波，不可少也。兼舊制，取材者廣。各清規，命意特新。《杜臆》：公詩嘗言：「文章本小技，於道未爲尊。」此須識其道之所尊者安在。得所尊則文垂千古，失所尊則文止小技，初無二義也。

㊀魏文帝《典論》：「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

㊁《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卽千古事也。曹植曰：文之佳惡，我自知之。」此卽寸心知也。

㈢《荀子》：彼貴我名聲。

㈣胡夏客曰：騷人已往，漢卽有詩，非悲騷人之不見也。謝舉詩：望遠騷人歌。

㈤《漢・文帝紀》：登我漢道。　梅福書：漢之得賢，於斯爲盛。

㈥張纘賦：前輩宿達。　《楚辭》：吾令鳳凰飛騰兮。

㈦《書》：餘波人於流沙。　劉楨詩：綺麗不可忘。　吳注：《周書》：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室。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並綺麗，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㈧徐景休《參同契序》：立法以傳後賢。　《前漢・朱博傳》：奉尊舊制。　杜預《左傳序》：據舊例而發義。

㈨《宋書・謝靈運傳》：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魏志》：太祖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

法自儒家有㈠，心從弱歲疲㈡。　永懷江左逸，多病一作謝鄴中奇㈢。　騄驥皆良馬㈣，騏驎一作麒麟帶好兒㈤。　車輪徒已斲㈥，堂構惜一作肯仍虧㈦。　漫作《潛夫論》㈧，虛傳幼婦碑一作詞㈨。　此欵詩學莫傳。　《杜臆》：舊制清規，法也，儒家久已有之。而妙從心悟，自弱歲曾殫精於此。每永懷江左之逸，卻負病於鄴中之奇。　騄驥皆良馬，乃曹家父子如騏驎又帶好兒，此其獨擅之奇也。今自信車輪已斲，而兒懶失學，堂構仍虧，能如曹家父子乎？　雖潛夫有論，幼婦有詞，竟莫爲繼述矣。此所病於鄴中奇也。　張遠注：公祖審言，以詩名家，故云「儒家有」，卽所謂「詩是吾家事」也。「心從弱歲疲」，公詩謂「讀書破萬卷」、「語不驚人死不休」，皆可證也。

㈠《前漢・藝文志》：儒家者流。　又儒家言十八篇。

㈡弱歲，弱冠也。　隋孫萬壽詩：弱歲逢知己。

㈢顏延之詩：永懷交在昔。　趙曰：江左逸，如嵇、阮、鮑、謝之徒。　鄴中奇，如建安七才子之類。　洙曰：江左，晉所都。

鄴中，魏所都。錢箋：《謝靈運傳論》：降自元康，潘、陸特秀。遺風餘烈，事極江左。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迨宋氏，顏、謝騰聲。病，卽堯舜猶病之病，心以爲歉也。若作謝，是遜謝之意。東漢史論：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又沈約表：遠愧南董，近謝遷固。

㈣騄驥句，舊解作起下之詞，王右仲承上文解意，於病字奇字皆有理會。《典論》：今之文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人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呂氏春秋》：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

㈤胡夏客云：麒麟好兒，借用徐陵兒事。《晉書・張后傳》：司馬懿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㈥《莊子》：輪扁對齊桓公曰：「夫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㈦《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㈧《後漢書》：王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㈨《魏略》：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色絲，絶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之子，好字也。虀臼，受辛之器，辭字也。言絶妙好辭。」楊修讀之卽解得。曹操行三十里乃悟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緣情慰一作苦漂蕩㈠，抱疾屢遷移㈡。經濟慚長策㈢，飛棲假一枝㈣。此下敍客夔情事。《杜臆》：緣情用陸機語，謂作詩也。詩緣情生，止自慰其漂蕩，而抱疾累遷，又自疏其漂蕩也。經濟以下，備述漂蕩之意。

㈠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

㈡魏武詩：播越西遷移。

㈢張九齡詩：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

㈣左思詩：巢林惜一枝。

塵沙傍去聲蜂蠆㈠，江峽繞蛟螭㈡。蕭瑟唐虞遠㈢，聯翩楚漢危㈣。聖朝音潮兼盜賊，異俗更喧卑㈤。此承「飛棲假一枝」，言漂蕩之迹。蜂蠆、蛟螭，乃峽中景物。唐虞四句，傷蜀亂未平。趙曰：治莫盛於唐虞，戰莫急於楚漢，故並舉言之。

㈠蔡琰《胡笳》：疾風千里兮吹塵沙。

㈡《南都賦》：憚虬龍兮怖蛟螭。

㈢《四皓歌》：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㈣《前漢書》贊：楚、漢之際，豪傑相王。

㈤盜賊，謂崔旰。喧卑，謂夔土。《詩序》：國異政，家異俗。《舞鶴賦》：厭人寰之喧卑。

鬱鬱星辰劍㈠，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㈡，萬寓宇同插軍麾㈢。南海殘銅柱㈣，東風避月支㈤。此承「經濟慚長策」，言漂蕩之故。星劍雲池，喻抱策莫施。幕府四句，傷四方未靖。朱注：星辰劍，用張華事。雲雨池，用周瑜語。自歎如寶劍埋獄而未出，蛟龍在池而未躍。

㈠《越絕書·寶劍篇》：觀其鋹，爛如列星之行。

㈡班固有《兩都賦》。　幕府，注見別卷。

㈢牛弘詩：恭己臨萬寓。　沈約碑文：軍麾命服之序。

㈣殘銅柱，粵寇初平。

㈤避月支，吐蕃西勁也。

㊃銅柱，見十五卷。

㊄《匈奴傳》：東胡强而月支盛。潛注：月支，卽月氏，西域國名。

音書恨烏鵲㊀，號平聲怒怪熊羆㊁。稼穡分詩興去聲㊂，柴荊學士宜㊃。故山迷白閣，秋水憶一作隱黃朱云：當作皇陂。不敢要平聲佳句，愁來賦別離。此客夔而念故都也。恨烏鵲，家信不來。怪熊羆，山居厭聞。稼穡、柴荊，夔州居食。白閣、皇陂，長安山水。《杜臆》：漂蕩之中，安得復有佳句，但愁來則賦別離耳。別離，卽漂蕩意。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六句，中四句爲腰，末八句爲尾。

㊀《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㊁魏武《苦寒行》：熊羆對我蹲。

㊂《書》：稼穡作甘。

㊃《左傳》：無失其土宜。

張潛曰：文章秘訣，詩統源流，前半已道盡。曰騷人、曰漢道，曰鄴中、曰江左，言詩家歷代各有體製可倣，後人兼採，原不宜過貶偏抑。公之所見甚大，所論甚正。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自晉人以下，未免一概抹倒矣。

此詩是兩段格，前半論詩文，以文章千古事爲綱領。後半敍境遇，以緣情慰漂蕩爲關鍵。前段結云：「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隱以千古事自期矣。後段結云：「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仍以慰漂蕩自解矣。其段落之整嚴，脈理之精細如此。

君不見簡蘇徯侯

詩言深山窮谷，當是夔州作。其遇蘇，蓋在大曆元年也。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㊀。百年死樹中去聲琴瑟㊁，一斛舊水藏蛟龍㊂。先用比興引端。

㊀《七發》：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

㊁吳均詩：百年積死樹，十尺掛寒藤。《異苑》：吳平在勾章，門外忽生一株青桐，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砍之。其後樹自還，立於故根，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平以爲琴瑟，事始定。

㊂周弘正詩：舊水浸成岸。《吳志》：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丈夫蓋棺事始定㊀，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上聲㊁，霹靂魍魎兼一作并狂風㊂。此乃申明上意。廢池尚蓄蛟龍，折桐猶作琴瑟。況蘇君年力未衰，豈可終遯山林？蓋勸之用世也。此章，上段四句，下段五句。

㊀古詩：蓋棺事乃已。

㊁《左傳》：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㊂鮑休《清溪賦》：霹靂破石，狂風驚林。

贈蘇四徯

鶴注：詩云「巴蜀倦剽劫」、「幽薊已削平」，當是大曆元年作。剽劫，指崔旰之徒。

注：時蘇欲下荊揚，而公贈以此詩。

異縣昔同遊㊀，各云厭轉蓬㊁。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此總敘前後行踪。行李句，領下文。

㊀劉孺聯句：余歸方異縣。

㊁古詩：爲客苦轉蓬。

戎馬日哀息，乘輿安九重平聲。有才何棲棲㊀，將老委所窮。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

此言身在行李之中。鶴注：永泰元年，郭子儀與回紇再定約，吐蕃引兵夜遁，自是戎馬始息，乘輿得安。公負才不用，故窮困委之於命，但疾病相攻，恐將來終難用世耳。

㊀棲棲，見《論語》。

子何面黧黑㊀，爲於虔切得豁心胸㊁。巴蜀倦剽劫一作掠，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脱身來，豈非吾道東㊂。此言蘇在行李之中。蘇之面悴心憂，爲巴蜀遭亂故耳。吾道東，蘇至夔州也。鶴注：五年之間，段子璋、徐知道、崔旰，相繼爲逆，盜賊隨起，安得不倦於剽劫，真下愚之習以成風者。

㊀《列子》：面目黧黑。

㊁江淹詩：冀以滌心胸。

㊂《馬融傳》：鄭玄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㊀，少去聲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偪側同。此言

夔峽俗澆，身爲行李所困。

㊀陸機詩：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君今下去聲荆揚，獨帆去聲如飛鴻㊀。二州豪俠一作傑，非場，人馬皆自雄㊁。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㊂。此言荆揚地美，蘇之行李爲宜。饑寒自耐，則不爲肉食者哂。養蒙守正，則不爲少壯者欺。一請再請，乃丁寧致戒之詞。

㊀楊慎曰：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動靜之異也。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而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荆州記》：宮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茨大麓，北帆清湘。劉删詩：迴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杜詩「獨帆如飛鴻」及「浦帆晨初發」，皆讀去聲。

㊁胡夏客曰：人馬自雄，似有不可言者，豈其往謁劉展歟。

㊂《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別蘇徯 原注：赴湖南幕。

鶴注：此亦大曆元年作。

故人有遊子㊀，棄擲傍去聲天隅。他日憐才命㊁，居然屈壯圖㊂。十年猶塌翼㊃，絶倒爲去聲

驚呼錢作吁㈤。

㈠李陵詩：遊子暮何之。

㈡沈佺期詩：才命重當時。

㈢張翰詩：能否居然別。《陸機集》：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

㈣陳琳檄：忠義之徒，垂頭塌翼。

㈤《世説》：衛玠談道，平子絶倒。

消渴今如此黃作在，提攜愧老夫㈠。豈知臺閣舊㈡，先一作洗拂鳳凰雛㈢。得實俗本作食，非翻蒼竹，棲枝把翠梧㈣。次喜蘇逢知己。臺閣舊人，必徯父交而力能提攜者。得實、棲枝，從此有所依託矣。

㈠《記》：長者與之提攜。

㈡《魏志·夏侯玄傳》：銓衡掌於臺閣。

㈢《蜀志》：龐統，號鳳雛。

㈣《詩注》：鳳凰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

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烟一作風塵色，兵張虎豹符㈠。數色角切論平聲封内事㈡，揮發府中趨㈢。贈爾一作女秦人策㈣，莫鞭轅下駒㈤。此勉其及時有爲，結出送別之意。當時節鎮權重，幕僚得與參謀，故勸其志圖遠大，而勿局於近小。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

㈠《漢書音義》：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則遣使者至郡合之。

㈡淮南王書：古者封內甸服。

㈢古樂府：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㈣《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注：策，馬鞭也。繞朝，秦大夫。

㈤《前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趨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

起云「故人有遊子」及「提攜愧老夫」，公蓋蘇徯父接也。後云：「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雛。」湖南幕主，亦徯父交而昔日同朝者。原注云：公爲拾遺時，徯父在臺閣。此與詩意不合。

朱注謂《唐史》肅宗收京，蘇源明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疑徯爲源明之子。今按：源明卒於廣德二年，不應喪制未終，而急趨幕府，知非源明子矣。

李潮八分小篆歌

鶴注：當是大曆初在夔州作。潮乃公之甥，詩云：「巴東逢李潮。」夔本巴東郡也。

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録》：《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也。潮書初不見重當時，獨杜詩盛稱之。今石刻在者，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其筆法亦不絶工。

蒼頡鳥跡既茫昧㈠，字體變化如浮雲㈡。陳倉石鼓又一作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㈢。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絶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㈣。苦縣光和尚骨立猗覺寮作力㈤，書一作畫貴瘦硬方通神㈥。先敍篆書源流。趙曰：野火焚，謂李斯書。尚骨立，謂蔡邕書。故於嶧山

之碑，則傷棗木失真；於苦縣之碑，則喜瘦硬通神。

㈠衛恒《書勢》：黄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淮南子》：茫茫昧昧。《頭陀寺碑》：茫昧與善。

㈡《王羲之傳》：尤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鴻。

㈢鶴曰：鳳翔府寶雞縣，本陳倉縣。《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衛恒《書勢》：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周越《書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鍾繇謂之章程書。《蔡文姬別傳》云：臣父邕言，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又云：皆似八字，勢有偃波。

㈣洙曰：《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以頌秦德，其碑爲野火所焚，後人惜其文，以棗木傳刻之。

㈤潘淳曰：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苦縣、光和，謂二碑也。劉思敬《臨池漫記》：老子，苦人也。今爲亳州真縣，縣有明道宮，宮有漢光和年所立碑，蔡邕書、馬永卿贊，字畫遒勁。

㈥《晉·王獻之傳》：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字書》：王逸少云：凡字多肉微骨，謂之墨猪書也。庾肩吾《書品》：胡肥鍾瘦。《魯靈光殿賦》：通神之俊才。

惜哉李蔡不復扶又切。一作可得，吾甥李潮下去聲筆親。尚書韓擇木㈠，騎去聲曹蔡有鄰㈡，開元已來數所主切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㈢。況潮小篆逼秦相去聲，快劍長戟森相向㈣。八

分一字直百一作千金㊄，蛟龍盤拿挐同，音如。又音拿肉屈與倔通强去聲㊅。宗，韓蔡作陪賓，小篆八分，雙頂李蔡。下筆親，謂與李蔡相親近。

㊀《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四月，右散騎常侍韓擇木爲禮部尚書。《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工隸兼作八分，風流閒媚，世謂邕中興焉。

㊁竇臮《述書賦》：衛包蔡鄰，工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書史會要》：有鄰，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勁險。

㊂《詩》：奄有四方。注：奄，遂也，忽也。

㊃《法書要録》：袁昂云：韋仲將書云如龍拿虎距、劍拔弩張。皇朝歐陽詢書，森森然若武庫矛戟。拿，揉也。

㊄《西京雜記》：淮南王劉安著《淮南子》，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㊅成公綏隸書體，或若虬龍盤遊，蜿蜒軒翥，非古八分小篆體也。《前漢・陸賈傳》：屈强於此。顔注：謂不柔服也。庾肩吾《書品》：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强。

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一作知吾甥不流宕㊀，丞相去聲中郎丈人行音巷㊁。

中贊其書法入古。張旭名重當世，故又借以相形，流宕雄壯，皆指草書，正與瘦、硬相反。

㊀湛方生詩：流宕生死。

㊁《漢書》：漢天子吾丈人行。注：尊老之稱。

巴東一作江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末結作歌之意。趙曰：退

之《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倣此詩末二句也。　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四句。

王嗣奭曰：「字體變化如浮雲」，一語已括全篇。　鳥跡變而大小篆，又變而八分，至變而草書，極矣。篆與八分，猶存古意。　若草書，去古遠矣，雖雄壯何取。　快劍長戟、蛟龍屈强，俱形容瘦硬，而書已通神矣，宜其字值百金也。　瘦硬之書，未易形容，故自恨才力之薄。　如此作結，絶新。　瘦硬，兼八分言。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鄰，亦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　故子美引二子比潮。　又《送顧八分》詩，亦引二子云。

《碑篆考》：錢箋：宋王厚之曰：石鼓，粗有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磴者。　韓愈以爲宣王鼓。　董逌曰：《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　宣王蒐岐陽，世無聞哉。　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則此爲番吾可知。　程大昌曰：是成王鼓也。　張懷瓘《書斷》：《水經注》曰：上郡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既變蒼頡書，卽非效程邈隸。　蔡邕《勸學篇》謂次仲初變古形是也。　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　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　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　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　朱注：衞恒《書勢》詳隸，而不言八分。　其實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弘，皆工八分者。　張懷瓘以程邈以後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專以隸爲楷也。　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洪适因之，迄無定說。　吾衍《學古編》云：八分，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用篆筆作漢隸卽得之。　今存其說，待考。　《書斷》：李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封演聞見記》：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　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　然而歷代摹搨，以爲楷則。　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闕不堪摹寫。　然猶求者不已。　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搨取。　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　歐陽公《集古録》：今俗所謂《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史記》不載。　其字特大，不類泰山

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謂《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又曰：今嶧山實無此碑。鄭文寶嘗學小篆於徐鉉，以鉉所摹本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後漢·桓帝紀》：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祀老子。《金石録》：苦縣《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杜詩云云，世云此碑是也。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遂謂韶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杜田曰：苦縣祠立於桓帝延熹，而光和乃靈帝年號，豈非祠立於延熹碑，乃立於光和乎？

峽口二首

單復編在大曆元年秋。此卽瞿唐峽口也。

謹守三峽之門。《方輿勝覽》：瞿唐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陸機《辯亡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一作白蠻㊀。城敧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一作多天險，防隅一水關㊁。秋氣動衰顏㊂。此章，見形勝而傷世亂也。三四，申峽口之景。五六，申控蠻之勢。

山形斜側，故城堞皆敧。傍多叠嶂，故岸斷見山。天險如此，而又設關水上，真足控制全蜀矣。

㊀《唐志》：劍南諸蠻州九十二，無城邑，椎髻皮服。《通典》：松外諸蠻，貞觀末，遣兵從西洱河討之。西洱河，去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按：此當作百蠻。

㊁王洙注：峽口有關，斷以鐵鎖。《易》：天險不可升也。防隅，水防山隅也。《杜臆》：水關，似卽牢關。古詩：盈盈一水間。

㊂聞鼓角，時有崔旰之亂也。

㈣隋尹式詩：秋鬢含霜白，衰顏倚酒紅。

其二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㈠。去矣英雄事㈡，荒哉割據心㈢。蘆花留客晚㈣，楓樹坐猿深㈤。

㈠《書》：紂率其旅如林。

㈡《魏志》：田豐舉杖擊地曰：「惜哉！事去矣。」

㈢陳子昂詩：荒哉穆天子。

㈣駱賓王詩：雁起蘆花晚。

㈤「楓樹坐猿深」，坐字下得奇，深字下得逸，然各有所本。張說詩「樹坐參猿嘯」，宋之問詩「猿啼江樹深」，一句中兩用之，可稱入化。

㈥《歎逝賦》：同時親故。

㈦《陳平傳》：賜金尚在。

詩句中用虛字，貴乎逸而有致。謝朓詩「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不如老杜「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更有遠神。又詩「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說得韻趣。鮑明遠詩「傷哉良永矣」，黃山谷詩「得也自知之」，非不流利，但不如杜之俊逸耳。若東坡詩「倦客再遊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方是善於摹杜。

南極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冬在夔州作。　趙曰：南極，星名。之夔州。　黃希曰：此是用《爾雅》四極中之南極。夔在長安之極南也。

南極青山衆一作外，非，西江白谷分㈠。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雲㈡。歲月蛇常見，風騷虎忽一作或聞㈢。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群㈣。睥睨登哀柝㈤，蠻舊作矛。趙作蠻弧照夕曛㈥。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㈦。

盧注：首二，南方山水。三四，南方風景。中四，南方人物。末四，南方時事。　《杜臆》：西江至白谷而分，此楚蜀之交也。古城，白帝舊城。荒戍，戍士之兵。皆鳥道，居高峽也。自人羣，非我族也。柝、弧，城上戒嚴。醉尉，小人橫行。

㈠據公詩云「白谷氣候變」，又云「白谷會深遊」，則白谷當在夔州。　《杜臆》謂即白帝城之谷。

㈡朱超詩：荒戍久無樓。　陶潛詩：寒雲没西山。

㈢庾信《哀江南賦》：風騷凜然。　王褒頌：虎嘯而風生。

㈣司馬彪《續漢書》：种暠，爲益州刺史，開曉殊俗。　古詩《臨高臺》篇：辭仙俗，歸人群。

㈤《古今注》：女牆，亦名睥睨。

㈥《左傳》：鄭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謝靈運詩：夕曛嵐氣陰。　《説文》：日入曰曛。

㈦《李廣傳》：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出從人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　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杜臆》：末用醉尉事，必有所感。

瞿唐兩崖

此詩舊編在大曆二年。考二年之秋，公在東屯矣。還是元年冬作。

三峽傳何處㈠，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㈡。猱乃高切玃厥縛切鬚髯古㈢，蛟龍窟宅尊㈣。羲和冬一作驂馭近㈤，愁畏日車翻㈥。首點兩崖，中咏景物，末乃歎其危險。《杜臆》：傳何處，三峽之名互異。壯此門，瞿唐一峽不移也。黃希曰：公作《長江》云：「瞿唐爭一門。」又《瞿唐懷古》云：「勁敵兩崖開。」蓋瞿唐乃三峽之門。又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然。崖入天而青同一色，崖穿水而下至雲根，乃狀其勢之高深。黃生注：惟山高水險，故物得以久據深藏。曰古、曰尊，字法俱妙。《杜臆》：冬時日行南陸，正值崖上。今兩崖聳窄，屏去日光，似乎羲和亦畏車翻而却避之者。

㈠朱注：庾仲雍《荊州記》：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今謂巫峽、秭歸峽、歸鄉峽。《峽程記》：三峽，卽明月峽、巫山峽、廣溪峽。其瞿唐、灩澦、燕子、屏風之類，皆不與三峽之數。《寰宇記》：夔州三峽，曰西陵峽、巫峽、歸峽爲三峽。按：三峽，諸説不同，疑明月峽不列三峽內，蓋明月峽在夔州之上也。然《忠州龍興寺》詩，又云「忠州三峽內」，則公於此亦無定説矣。

㈡《杜臆》：詩人多以雲根爲石，以雲觸石而出也。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

㈢蔡注：《爾雅》：猱善援，玃善顧。《爾雅注》：玃，貑玃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玃。《述異記》：猿五百歲化爲老人。揚雄《蜀都賦》：猿蠷玃猱，飛鼯騰趠。

㈣《杜臆》：公詩「龍以瞿唐會」，則知其有龍蛇矣。王勃《山亭序》：徵石髓於蛟龍之窟。《江賦》：瑰奇之所窟宅。

㈤《淮南子》：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之馭。　冬馭近，謂近於瞿唐，非秋近於冬之謂。

㈥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

黃生曰：首言來之遠，次言勢之雄，三言峽之峻，四言崖之深，五六喻盜賊之盤據，七八言朝廷之隱憂。下四開一步。　又曰：愁畏本一意。特連用之以助句法，唐人詩中多有之。《杜集》如人客、信使、眠卧、車輿、書疏、重叠、稀少、涼冷、曛黑、暄暖、晨朝、徒空、更復之類，不可勝數。

瞿唐懷古

一

顧注：懷古，是懷瞿唐古迹。　鶴曰：此當是大曆元年作。　今按：前首應是初見時，故云：「三峽傳何處。」此首應是再詠者，故題云《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㈠，勁敵兩崖開㈡。　地與山根裂㈢，江從月窟來㈣。　削成當白帝㈤，空曲隱陽臺㈥。　疏鑿功雖美㈦，陶鈞力大哉㈧。　上四，瞿唐之景。　下四，懷古之意。　盤山本以通水，故山水並起。　山附於地，山裂乃地勢使然，必地與山以裂，而後江水得從此來。　黃氏說與字，含下陶鈞意，獨有解會。　高與白帝相當，空處藏隱陽臺，以陽臺配白帝，亦暗指神女。　天然對仗。

㈠《世說》：萬壑爭流。

㈡《左傳》：宋及楚戰，子魚曰：「勁敵之人，隘而不列。」　以兩崖而關鎖萬壑，真有拔地倚天之力，故曰勁敵。

㈢庾信詩：山根一片雨。

㈣《長楊賦》：西厭月蝀。蝀與窟同。

㈤《山海經》：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杜臆》：白帝山，在夔州府治東五里，高百丈。

㈥陶弘景隱於句容之勾曲山中，周迴一百五十里，空曲寥曠。鶴曰：《寰宇記》：陽臺，臺高一百二十步，即宋玉賦「遊陽雲之臺」。

㈦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㈧《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上。師氏曰：陶人轉鈞，蓋取周迴調鈞耳，此借以喻造化。

黃生曰：此詩奇險之句，亦若假鑿於五丁者。又曰：「疏鑿功雖美」，兼歸功於造物也。蓋題屬懷古，不敢忘禹之跡，而險由天造，亦不可沒天之工，結以詠歎出之，倍有神致。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子丈切

顧宸注：大曆元年，公自雲安縣至夔州。秋，寓於西閣，終歲居之。明年春，始自西閣遷居赤甲。故凡西閣諸詩，皆自秋及冬作也。黃鶴及《千家注》分爲兩時，俱失考。公昔曾與元同曹，故曰曹長。

城暗更平聲籌急㈠，樓高雨去聲雪微㈡。稍通綃幕霽㈢，遠帶玉繩稀㈣。門鵲晨光起一作喜，檣烏宿處飛㈤。寒流江甚細㈥，有意待人歸。

首聯，宿閣。三四，曉景。下則對景思歸也。綃幕一句賦中含興，引起末聯。《杜臆》：流細則江平，有若待人歸者，何不與鵲俱起，與烏並飛耶？

㈠梁元帝詩：夜短更籌急。

㈡《詩》：雨雪霏霏。

㈢沈佺期詩：千金麗人掩綃幕。《說文》：帷在上曰幕。朱注：以綃爲幕也。

㈣陶弘景《水仙賦》：橫帶玉繩。

㈤舊注因謝朓詩有「金波麗鳷鵲」句，遂以門鵲爲門端刻鵲。云：刻烏竿上，名曰相風。將門鵲檣烏，俱作假象。今按：鵲起烏飛，就實景言。顧注：公詩「檣烏相背發」、「危檣逐夜烏」，皆指檣上棲烏，舊乃曲說也。《歸去來辭》：慕晨光之熹微。何遜詩：江燕繞檣飛。

㈥朱超道詩：落葉泛寒流。

西閣口號平聲呈元二十一

仍依梁氏編在大曆元年。

山木抱雲稠，寒空一作江繞上頭㈠。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㈡。看平聲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㈢。上四，寫西閣景。下四，寄元曹長。陰雲繞樹、寒氣盤空，故雪霽石變，而風緊幔飄。堪流涕，世亂未已。在運籌，謀國待人。二句，述元君話中之意。感動銷憂，喜留心王室者，尚有同志也。前首，未及呈元意，故此章特詳之。顧注謂：杜鴻漸不能征討，請以節制讓旰。運籌無策，係蜀安危，公故聞而流涕。據詩云社稷、王室，應指朝政言。所謂運籌者，嘆當時不任賢相也。

㈠唐太宗詩：寒空碧霧輕。　薛道衡詩：東方來上頭。

㈡《漢書》：運籌帷幄之中。

㈢幾，謂幾度也。

閣夜即西閣

此當是大曆元年冬作。 鶴注：詩云「聞戰伐」，時崔旰之亂未息也。

歲暮陰陽催短景同影㈠，天涯霜雪霽寒宵一作霄㈡。五更平聲鼓角聲悲壯㈢，三峽星河影動搖㈣。野哭千一作幾家聞戰伐，夷歌幾一作數，一作是處起漁樵㈤。卧龍躍馬終黃土㈥，人事音書漫一作頗。一作久寂寥㈦。

書吳作依依漫一作慵而傷亂也。上四，閣夜景象。下四，閣夜情事。

河，夜所見。野哭夷歌，將曉所傷感者。末則援古人以自解也。 鼓角之聲，當更盡而悲壯。星河之影，映峽水而動搖。

皆宵霽之景。吳論：悲壯動搖，下兩字另讀。 思及千古賢愚，同歸於盡，則目前人事，遠地音書，亦漫付之寂寥而已。

黃生注：題云《閣夜》，而詩及曉景，乃知爲人事音書之故，徹曉不寐也。卧龍躍馬，因夔州祠廟而及之。

㈠古詩《折楊柳》：陰陽催我去，那得有定主。 庾信詩：短景負餘暉。

㈡古詩：各在天一涯。 《楚辭》：悲霜雪之俱下。

㈢《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更，歷也，經也。《晉·載記》：石勒耕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李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又曰：鳴笳疊鼓。

㈣《史·天官書》注：《正義》曰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動搖則兵起。《漢書》：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征伐四夷，百姓勞於兵革。江總詩：水上動搖明。

㈤千家、幾處，言哭多而歌少。 《記》：孔子惡野哭者。 揚雄《太玄經》：交於戰伐。 《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

章。何遜詩：予念返漁樵。

㈥《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王褒《僮約文》：早歸黃土陌。

㈦魏武樂府：絶人事，遊混元。吳均詩：萬里音書斷。《楚辭》：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漫，徒然也。

杜修可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説，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也。《衡傳》：容態有異，聲節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

余氏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在子美此二句後，寂寥無聞矣。

盧世潅曰：杜詩如《登樓》二首，一題不止爲一事，一詩不止了一題，意中言外，愴然有無窮之思。當與《諸將》、《古跡》、《秋興》諸章，相爲表裏。讀者宜知其關係至重也。

胡應麟曰：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紫宸退朝》、《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觀》、《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興八篇》，氣象雄蓋宇宙，法律細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異時微之、昌黎，並極推尊，而莫能追步。宋人一概棄置，惟元虞伯生、楊仲弘得少分，至近日諸公，始明此義。

瀼西寒望

鶴注：此是大曆元年冬作。明年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

水色含群動㊀，朝光切太虚㊁。年侵一作終頻悵望㊂，興去聲遠一蕭疏。猿掛時相學㊃，鷗行音杭炯自如。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此詩扼題在三四，爲上下關鈕。年侵頻望，點明寒望。興遠蕭疏，望

時所見。《杜臆》：水色朝光，此蕭疏之遠而大者。猿掛鴟行，此蕭疏之近而小者。瀼西卜居，又結出望中之意。又云：「水色含群動」，即「寒水光難定」變語也。「朝光切太虛」，即「早霞隨類影」變景也。皆公冥搜所得。日映水面，其色閃動。朝光初起，切近太虛。此以一俯、一仰對言。趙汸注：時相學，寫猿之戲狎。炯自如，寫鴟之明潔。此以在山、在水對言。年侵，照春至，是傷歲暮，不是恨年衰。《杜臆》：年侵悵望，初非樂事，乃因頻望而發興，遂有此一段光景。無邊際、無絓碍，直神與境會，意超象外矣。

㊀陶潛詩：日入群動息。

㊁鮑照詩：朝光散流霞。《天台賦》：太虛寥廓。

㊂陸機詩：後塗隨年侵。

㊃謝靈運《遊名山志》：觀掛猿下飲，百丈相連。吳均詩：猿掛似懸瓜。

西閣曝日

鶴注：此大曆元年冬作。

凜冽郭作烈倦玄冬㊀，負暄嗜飛閣㊁。羲和流德澤㊂，顓頊愧倚薄㊃。毛髮具一作且自和一作私㊄，肌膚潛沃若㊅。太陽信深仁㊆，衰氣歛有託。敍傾煩注眼，容易音異收病脚㊇。此敍曝日情事。首聯敍題，暄可禦寒，是羲和施澤，而顓頊斂威矣。毛髮六句，皆德澤之浹身者。注眼、收脚，坐久而起行也。地傾注視，恐病脚偶蹉，忽而舉步容易，則暖氣流暢於足矣。

㊀《太玄經》：萬物耗於玄冬。

㊀負暄，背向日也。《列子》：宋國田夫，負日之暄。

㊁《廣雅》：日御曰羲和。《忠經序》：沐浴德澤。

㊂《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愧倚薄，言寒氣不能侵人。

㊃《記》：可以固人肌膚之會。沃若，謂暖如湯沃。《詩》：其葉沃若。此借用之。

㊄《說文》：日者，太陽之精。

㊅公《客居》詩：臥愁病脚廢。

流離一作瀏灕木杪一作梢猿㊀，翩躚山巔鶴㊁。朋舊作用，非知苦聚散，哀樂音洛日已作《英華》作亦已昨。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英華》作錯。古來遭喪去聲亂，賢聖盡蕭索㊂。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此觸景而有感也。木猿、山鶴，閣前所見。流離，圓轉貌。翩躚，輕舉貌。皆日中自得之態。聚樂散哀，此旅人之情狀。人生如昨，亦且隨時遣興耳。末乃援古以自慰，心力已弱，何堪加憂乎？　此章兩段，各十句。

㊀阮籍《鳩賦》：終飄飄以流離。　謝靈運詩：俯視喬木杪。

㊁何敬祖詩：翩躚御飛鶴。

㊂古詩：賢聖莫能度。何遜詩：蕭索高秋暮。

不離西閣二首

此亦大曆元年冬作。《杜臆》：題曰不離，有厭居西閣意。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平聲有瘴㊀，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任一作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一作何人？首章對景感懷，向西閣作問詞。非時先發，當冷頻開，此見地暖含春也。失學，閣中之事。無家，居閣之故。末乃久客無聊之語。趙注：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抑亦定留人也？顧注：公詩用定字，有兩義。「定卜瀼西居」，是決詞。「肯別定留人」，是疑詞。「杭州定越州」，亦然。

㊀陶詩：心遠地自偏。

其二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一作葉㊀，石壁斷一作斬空青㊁。滄海先迎日㊂，銀河倒列星㊃。平生躭勝事㊄，吁駭始初經。次章，代西閣作答詞，仍取其佳勝也。西閣何心，亦任人別去，只人不能離，直視爲故亭耳。江雲飄而白如素練，石壁斷而空處皆青，此閣上近景。曉登樓而海日先迎，夜臨窗而星河倒列，此閣上遠景。似此勝事，平昔所耽，今目擊初經，能無吁歎而驚駭乎？西閣之中，亦差堪自遣矣。停宿得名，故西閣亦可稱亭。《復古編》解作故停，言人自停留耳，以停、亭本通用也。

㊀沈約《恩倖傳論》：素練丹魄至。

㊁庾信詩：空青爲一林。

㊂《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上，水皆蒼色。《史記》：黃帝迎日推策。

㊃《楚辭》：並光明於列宿。

㊄梁武帝《論書》：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

縛雞行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冬西閣所作，故云「注目寒江倚山閣」。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㊀，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㊁，注目寒江倚山閣㊂。

五六，釋雞之縛，憫之也。末以設難作結，愛物而幾於齊物矣。

惟有望江倚閣而已，寫出一時情事如畫。

㊀鮑照詩：飛走樹間啄蟲蟻。

㊁黃生注：得失，指用心於物言。

㊂陶弘景《論書啓》：非但字字注目。

師厚云：天下利害，當權輕重。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惜蟲，孰若存雞。此論聖人不易，天下亦無難處之事，始知浮屠法不可治世。

趙次公曰：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酺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螗螂捕蟬，有餘不足，變憐蚿。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

洪邁曰：《縛雞行》：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語之妙，尤非思議所及。李德遠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流汗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詩語意極工，幾於得奪胎法。但「行藏任天理」，與「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語耳。

張遠曰：此詩可以齊物化，大有螻蟻何親、魚鼈何仇之意。

小至

鶴注：詩云舒柳放梅，當是大曆元年作。是年冬暖，故云。

日祀圜丘，遂用小至日視朝。相傳小至爲冬至前一日，據《會要》小至是第二日。《杜臆》：若以小至爲冬至，則詩不當云添線、動灰矣。薛夢符謂：陽大陰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此説亦非冬至一陽初生，不當取陰小之義。

天時人事日相催㊀，冬至陽生春又來。刺七跡切繡五紋一作文添弱線㊁，吹葭六琯動飛一作浮灰㊂。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一作破梅。雲物不殊鄉國異㊃，教兒且覆音福掌中杯㊄。上六冬至景事，下則對酒思鄉也。一年各有時事，到冬至春來，而歲功將盡，故云相催。線撰景、灰候氣，此承冬至。柳將舒、梅欲放，此承春來。或以三四貼人事，五六貼天時，似是而非。首句「天時人事」，原從已往説到現在，且三四亦正言天時，不得分屬也。朱瀚曰：將舒承容，欲放承意，用字精貼如此。

㊀《晉書·杜預傳》：天時人事，不得如常。

㊁《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黃希曰：線有五色，故云五紋。《唐雜録》：唐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㊂《漢書》：以葭莩灰實律管，候至則灰飛管通。冬至之律，爲黃鐘也。葭，蘆也。琯以玉爲之，凡十有二。六琯，舉律以該吕也。《後漢·律曆志》：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布緹縵，木爲案，内庫外高，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按

律候之，氣至者灰去。

㊃楊慎曰：《左傳》：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舊注引此。考《春秋感精符》：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用書雲，當指此。《吳越春秋》：越王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川之異。」《隨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表啓中，雖前輩亦不細考。按《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平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爲可證。世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顓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他皆倣此。蓋古書雲之意也。

㊄覆杯，有二義。鄧粲《晉書》：晉元帝好酒，王導深諫。帝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此覆杯，是不飲也。鮑照《三日》詩「臨流競覆杯」，此覆杯是快飲也。公《墜馬》詩云「喧呼且覆杯中緑」，知此詩乃盡飲之義。

寄柏學士林居

黃鶴謂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蓋先寄詩，而後往題其茅屋也。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㊀。嘆彼幽棲載一作精典籍㊁，蕭然暴音薄露依山阿㊂。青山萬重平聲。一作里靜散地㊃，白雨一洗空垂蘿㊄。亂代一作世飄零予一作余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㊅。

紱學士林居，有感於世事。干戈，謂禄山之叛。既靜處散地，則空對藤蘿耳，二句申上依山阿。博觀古來成敗，今日當如之何，此句申上載典籍。

㈠庾信碑文：豫州拓境，兩鎮奔波。
㈡謝靈運詩：資此永幽棲。 荀悅《漢紀序》：典籍之淵林。
㈢《漢書》：衣冠暴露。 《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
㈣王弼《易爻通變例》：投戈散地。
㈤沈約詩：援木闕垂蘿。
㈥《後漢·崔琦傳》：梁冀行多不軌，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荊揚冬春一作春冬異風土㈠，巫峽日夜多雲一作風雨。赤葉楓林百舌一作鳥鳴㈡，黃花一作泥野岸天雞舞㈢。盜賊縱平聲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㈣，各使蒼生有環堵㈤。記林居之景，并望其濟時。雲雨三句，正言風土之異。吳論：百舌春鳥，而啼於楓林，見其非時。天雞水禽，而舞於花岸，見其多雨。末以經國安民，期之學士，蓋濟世須用讀書人也。此章兩段，各八句。

㈠《風土記》：荊揚之間，春寒而冬暖。吳邁遠詩：荊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雪。
㈡《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反舌，卽百舌。
㈢何遜詩：野岸平沙合。 謝靈運詩：天雞弄和風。
㈣魯褒《錢神論》：排金門，入紫闥。
㈤《記》：環堵之室。五坂曰堵。環堵，止方一丈。
王嗣奭曰：此詩兩韻，乃一問一答體。上下兩段，分列甚明。 按：末段推開作結，仍綰林居，與《茅屋秋風歌》同格。

折檻行

黃鶴編在荊南詩內，蓋誤認白馬將軍爲崔旰也。按：朱注指爲魚朝恩，當是大曆元年所作。

請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漢・朱雲傳》：雲

嗚呼房魏不復扶又切見，秦王學士時難羣㊀。青衿胄子困泥塗㊁，白馬將軍若雷電㊂。千載上聲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㊃。婁公不語宋公語㊄，尚憶先皇容直臣㊅。此詩，有感時事而作。上四，嘆中官之恣橫，下慨當時無救正者。首憶太宗，末憶明皇，乃傷今而思古也。錢箋：永泰元年三月，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蓋亦倣太宗瀛洲學士之意。然是時閹豎恣橫，次年八月，國子監釋奠，魚朝恩率六軍諸將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遂判國子監事，而集賢待制諸臣，噤口不一救正，故作此詩以譏之。首二句，歎待制之臣，不及貞觀盛時也。青衿二句，言教化凌夷，而中人子弟，得以橫行。當是時大臣鉗口飽食，效師德之退遜，而不能繼宋璟之忠讜。故以折檻爲諷，言集賢諸臣自無魏宋輩耳，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臣如先皇也。

㊀《唐書》：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司勳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閤下，悉給珍膳。命閻立本圖像，褚遂良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在選中者，天下所向慕，謂之登瀛洲。朱注：史：房玄齡，本名喬，故秦府學士。魏徵佐隱太子建成，不在十八人之列。吳若注以並舉房、魏爲疑。夢弼云：此嘆房、魏之直諫不可得，因泛思秦王時之十八學士也。秦王學士，本

不蒙房、魏言之，然考《翰林故事》：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爲十八學士。秦府學士，遇缺即補，意貞觀猶沿其制。徵以貞觀二年爲秘書監，安知不嘗與十八人之數乎？此詩稱秦王學士者，猶秦王破陣曲，後遂以名樂耳。

㈡《詩》：青青子衿。注：青衿，青領也，學士所服。《尚書注》：胄子，長子也。謂卿大夫之子弟。鶴曰：時方尚武，故困泥塗。

㈢《魏志》：龐德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德常乘白馬，羽軍謂爲白馬將軍，憚之。白馬將軍，當指魚朝恩。時朝恩爲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也。若雷電，言勢燄驚人。

㈣《魏都賦》：陸楯嶙峋。注：嶙峋，高貌。

㈤《容齋三筆》：婁公既無語，何得稱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婁公或不語，則宋公語之。但師德乃武后時人，璟爲相時，其亡久矣。詩言先皇，謂明皇也。

㈥《朱雲傳》：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歸之，以旌直臣。

覽柏中丞一作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柏中丞除官之命，在大曆元年八月，其到任當在冬間，詩蓋此時作也。《博議》：題云《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詩云「戮力自元昆」，又云「子弟先卒伍」，必茂林起兵時，闔門赴義，子弟俱在戎行，而其人不可考矣。公有《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柏二當即四美之一。劉琨詩：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二難并。《書》：乃賡載歌。注：賡，續也。載，成也。

紛然喪去聲亂際，見此忠孝門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首段總提，見柏氏有靖亂之功。

㊀《晉・卞壼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㊁。三止錦江沸㊂，獨清玉壘昏㊂。高名人竹帛㊃，新渥照乾坤。

此敍中丞戰功。　錦江玉壘，皆指崔旰之亂。

㊀《世說》：王導謂周顗曰：「共當戮力王室，克復神京。」　《爾雅》：先生爲昆，長謂之元昆。《釋名》：非長兄，不得呼元昆。

㊁朱注：「三止錦江沸」，乃柏中丞與崔旰相攻時事。黃鶴，指討平段子璋、徐知道及崔旰，非也。子璋反東川，與成都無涉。次公謂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大曆三年楊子琳以瀘州反。考：子琳入成都，公去夔州已久，柏中丞亦不聞後復遷蜀，安可妄爲之說哉。

㊂《博議》：《唐志》：玉壘山，在彭州。《九域志》云：在茂州，彭州西北至茂州止，八十里。是時杜鴻漸以茂州授旰，故寇亂如湯之沸。趙曰：傳謂以湯止沸。　曰「玉壘昏」。

㊃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

子弟先義從去聲，讀從平聲卒伍㊀，芝蘭疊一作壘瑵璠㊁。同心注師律㊂，灑血在戎軒㊃。絲綸實具載㊄，紱冕已殊恩㊅。次及子弟戰功。　絲綸，謂制詞。　紱冕，謂除官。

㊀《世說》：王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　《齊國語》：君若正卒伍。

㊁《世說》：芝蘭玉樹，欲其生於階庭。此言子弟多材，如芝蘭之疊於瑵璠也。　任昉箋：推此魚目，唐突瑵璠。

㊂《易》：二人同心。　又：師出以律。

㈣吳均詩：袖間血灑地。《漢書》贊：有來羣彥，捷我戎軒。
㈤《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㈥《西都賦》：紱冕所興，冠蓋如雲。陶弘景書：若非殊恩，豈可觸望。

奉公舉骨肉㈠，誅叛經寒温一作暄㈡。金甲雪猶凍㈢，朱旗塵不翻㈣。每聞戰場説㈤，歔欷憶戰功始末，見其一門忠勇。奉公，指中丞。骨肉，指子弟。邵注：崔旰反，在永泰元年十月，柏氏氣奔㈥。此又追憶戰功始末，見其一門忠勇。奉公，指中丞。骨肉，指子弟。邵注：崔旰反，在永泰元年十月，柏氏起兵討旰，至大曆元年三月，方休兵。故云「誅叛經寒温」。

㈠《張湯傳》：趙禹志在奉公孤立。《世説》：荀爽曰：「祁奚内舉，不失其子。」劉向封事：重以骨肉之親。
㈡《新語》：調寒温，適輕重。
㈢蔡琰詩：金甲曜日光。
㈣陸倕《石闕銘》：朱旗萬里。鶴注：天寶中，諸衛隊仗，所用緋色旂旛，並改爲赤，故諸節度亦准此。塵不翻，旗霑雨雪也。
㈤蘇武詩：行役在戰場。
㈥激懦，猶言懦夫有立志。

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㈠。方當節鉞用㈡，必絶祲沴一作戾根㈢。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平聲㈣。作歌挹盛事㈤，推轂期孤騫一作騫，非㈥。

末以期望之意作結。賢臣官尊，柏本中丞也。若授以節鎮，可絶崔旰禍根。今但爲都督，則雲臺之功，又誰論乎？然既有四美盛事，將來推轂專閫，終當屬之中丞耳。《博議》：杜鴻漸初議授茂林邛南、崔旰劍南，以兩解之。既而旰專制西川，漸不相容，故徙茂林於夔州，蓋以避旰之逼。然自

節度除都督爲失職，故詩云：「方當節鉞用。」又《觀宴》詩云「幾時來翠節」，蓋惜之也。此章，四句起，八句收，中三段各六句。

㈠王褒有《聖主得賢臣頌》。

㈡節鉞，授之旌節鈇鉞也。《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明堂。

㈢《西京雜記》：陰陽相蕩而爲浸淫之妖。

㈣漢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

㈤《詩》：是用作歌。

㈥推轂，舊注引鄭當時推轂天下士，似望鴻漸之特薦也。朱注引《馮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對上節鉞而言。其說較勝。

王道俊《博議》曰：《年譜》：公至夔州時，柏中丞爲夔州都督，公爲作謝上表。今考柏都督，乃柏茂林，中丞其兼官也。黃鶴注以柏都督是貞節，中丞則茂林，又以茂林與貞節爲兄弟，俱大謬。《舊書》於《杜鴻漸傳》則云：崔旰殺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柏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巎等，興兵討之。於《崔寧傳》又云：旰率兵攻成都，英乂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林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旰戰。茂林等軍屢敗，旰令降將統兵，與英乂轉戰，大敗之。一則記貞節與兵，而不及貞節。《新書·崔寧傳》則兼録二傳之文，上書柏茂林等戰敗，下書邛州柏貞節討寧。鴻漸表爲邛州刺史，於《杜鴻漸傳》則止書貞節。今以本紀考之，則授邛州刺史、邛南防禦及節度，皆茂琳一人之事。蓋茂琳以衙將爲英乂前軍，敗於城西，復歸邛州，興兵討寧耳。疑貞節乃茂琳之字，或後改名，非二人也。

錢謙益曰：新、舊書帝紀及杜鴻漸、崔寧傳載茂琳、貞節事，彼此互異。今合而考之，爲英乂之前軍，與崔旰戰敗於成

都西門者. 柏茂琳也。以邛州牙將起兵討崔旰者，柏貞節也。英乂之敗，郭英幹以都知兵馬使爲左軍，郭嘉琳以都虞候爲後軍，而茂琳爲前軍。是時旰亦西山都知兵馬使耳。茂琳之官，與三人相頡頏可知。茂琳敗，英乂死，而貞節復自邛劍起兵，與旰爲難，柏氏實爲職志。是故杜鴻漸至駱谷，卽請授茂琳爲邛南防禦使，旰爲西山防禦使，以兩解之。既入成都，又請授旰爲西川節度行軍司馬，茂琳爲邛南節度使，而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方鎮表》云：大曆元年，置邛州防禦使，治邛州。未幾廢。二使之置廢，專爲旰與茂琳也。《舊書》帝紀邛州牙將，誤書茂琳。又帝紀不書授貞節刺史，而鴻漸傳不書授茂琳節度，故先後踳駁也。邛南節度旋廢史不書茂琳他除，豈卽拜夔州都督乎？謝上表云：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失臣節者旰也。曰劍南區區，則由劍南而荆南可知也。《絲綸》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温。」則豈非茂琳貞節，出於一門，同心討旰之證乎？杜又有《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云：「遷轉五州防禦使。」廣德二年，置夔涪忠都防禦使，治夔州。夔州都督，當兼防禦使，中丞蓋其兼官也。茂琳以節度使遷夔州，而貞節自牙將起兵，遂授刺史。此詩云：「方當節鉞用。」必茂琳，非貞節也。史既不詳，而《通鑑》尤爲闕誤，故詳辯之於此。

覽鏡呈柏中丞

鶴注：柏中丞大曆元年爲夔州都督，公以是年至夔，嘗爲柏作謝上表。謝靈運詩：覽鏡睨頹容。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㊀。膽銷豺虎窟㊁，淚入犬羊天㊂。起晚堪從事㊃，行遲更學仙㊄。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㊅。上四，迴憶長安，歎亂不可歸。下則自傷衰老，而有望於中丞也。膽銷

淚入，起晚行遲，皆衰謝之狀，從覽鏡而思及之。豺虎，犬羊，京師爲盜侵蕃陷也。或指蜀中叛將，松州吐蕃，於上二句不接。趙注：凡仕者必早起，起晚矣，尚堪從事乎？仙者必輕步，行遲矣，更可學仙乎？末二自陳苦衷，非乞憐語。

㈠《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表以泰華終南之山。渭水，在長安北五十里。南山，在長安南五十里。《史記·高帝紀》：興關內卒乘塞。《世說》：晉明帝數歲，答元帝曰：「不聞人從日邊來。」趙曰：日邊，帝京也。

㈡《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

㈢《晉史論》：犬羊之侶。

㈣嵇康《絕交書》：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詩》：黽勉從事。

㈤《神仙傳》：薊子訓，行若遲徐，走馬不及。《抱朴子》：學仙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

㈥曹冏《六代論》：萬一之慮也。陶詩：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

陪柏中丞觀宴將去聲士二首

年次同上。

極樂音洛三軍士㈠，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㈡，久坐密金章㈢。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㈣。幾時來翠節㈤，特地引紅妝㈥。首章，記會宴之盛，是堂上事。起言宴爲賞功，倒敍有力。饌齊，見席無厚薄。坐密，見情之款洽。拈鸚鵡，舉杯也。指鳳凰，彈琴也。中丞未拜節度，故云來翠節。唐人多用官妓，故得引紅妝。

㈠《西都賦》：俛仰極樂。又：觀三軍之殺獲。許敬宗詩：長驅七萃卒，成功百戰場。

㈡漢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綺饌，卽綺筵，以錦蒙其上也。何遜《輕薄篇》：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㈢鮑照詩：左右佩金章。金章，金印也。

㈣舊注鸚鵡引禰衡作賦事，鳳凰引弄玉吹簫事，皆未當。朱注又以鳳凰爲當時章服，爲證。亦太曲。《嶺表録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名。殼裝爲酒杯，奇而可玩。梁簡文《答張纘書》：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薛道衡詩：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張衡《歸田賦》：彈五絃之妙指。陸機詩：泠泠七絃調，冷冷指彈。《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蟠鸞之象。又云：成帝時，慶安世爲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虞世南詩：香銷翠羽帳，絃斷鳳凰琴。

㈤翠節，符節，所以傳信者，以旄牛尾爲之。

㈥何遜詩：輕扇掩紅妝。

其二

繡段裝簷額㈠，金花帖鼓腰㈡。一夫先舞劍㈢，百戲後歌樵一作鐮㈣。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去聲寂寥㈤。漢朝音潮頻選將去聲，應平聲拜霍嫖姚㈥。次章，言堂下事，復稱美中丞。繡段金花，器物之華。舞劍歌樵，聲樂之盛。江城使寂，慨其目前。將拜嫖姚，望其將來。

㈠裝簷額，卽今人宴會結綵於簷之類。

㈡江淹《麗色賦》：鰈金花於珠履。古辭：鼓腰鈴椑各相競。庾信詩：圓花釘鼓牀。

㈢陳琳《與魏文帝書》：一夫揮戟。《項羽紀》：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

㈣古詩：百戲起魚龍。趙曰：歌樵，戲作夔峽樵歌。公詩云：夷歌負樵客。《杜臆》：樵歌，乃夔俗歌名，如《巴渝

歌》之類。別作歌饑，謂軍中擊刁斗以歌，未然。

㊄雲臺使，策功之使臣也。

㊅漢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後拜驃騎大將軍。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衞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去聲弟行軍司馬位

黃、蔡俱以中丞爲柏貞節。錢箋謂中丞是茂琳。王道俊謂兩名止是一人。別駕，中丞之弟。黃生曰：柏與衞，必中表之親，故使弟起居其母。《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元年五月，加荆南節度使衞伯玉檢校工部尚書。時位在江陵，爲行軍司馬。錢箋：位係公之從弟，故詩用惠連故事。

中丞問俗畫熊頻㊀，愛弟傳書綵鷁新㊁。遷轉五州防禦使去聲㊂，起居八座太夫人㊃。楚宮與報一作報與惠連詩一作書不惜㊅，知吾斑鬢總如銀㊆。上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㊄。

四，柏二將中丞命，往候衞太夫人。下四，公送柏赴江陵，囑其寄詩從弟。中丞頻問民俗，故須弟代行。三四，主賓流對。五六，時地兼舉。送行在臘而云春者，所謂臘近已含春也。東方春氣先行，故又言雲碧海春。今盡白，本以苦吟之故，不能別寄一詩，非惜詩也。時解謂望弟寄詩以慰衰白，恐非。

㊀《記》：入國而問俗。《後漢·輿服志》：三公列侯車，倚鹿較，伏熊軾，黑旛。顏師古曰：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輢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

㈡《顏氏家訓》：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　劉孝綽詩：釣舟畫彩鷁。張性注：彩鷁，船首畫鷁，以壓水神。

㈢《論衡》：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唐書·方鎮表》：廣德二年，置夔忠涪防禦使，治夔州，原領夔、峽、忠、歸、萬五州，隸荆南節度。　中丞爲夔州都督，時自都督遷防禦。

㈣《初學記》：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魏有五曹，與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唐同。《後漢·岑彭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㈤沈佺期詩：梅花未發已偷春。

㈥《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對惠連，輒得佳句。」

㈦晉舞歌：質如輕雲色如銀。

毛奇齡曰：柏二爲蜀州別駕，是中丞屬官。杜位爲江陵司馬，是衛尚書屬官。中丞遣弟候衛太夫人，而少陵送之。因并寄弟位。此唐人長題，用八句完點之法。

黃生曰：首聯用字平鈍，次聯對語朴拙，經五六渲染，方見清新警拔，而一結造句，又自曲折可思。後半，得詩家回互周旋法。

張南士改偷爲輸，與送同意。不如從偷字。

胡應麟曰：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本常語，而一時模倣，遂令大夫使者填塞奚囊，太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佞扶風漢大藩之類，亦後學之前車也。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此是夔州作，年次難考。今附在大曆元年之後、二年之前。顏真卿《鮮于仲通碑》：仲通子六人，皆有令聞。叔曰萬州刺史炅，雅有父風，頗精吏道，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遷秘書監，尋又改牧巴州。《九域志》：萬州至達州二百七十里，達州至巴州又二百二十里。

京兆先時傑㊀，琳瑯照一門㊁。朝音潮廷偏注意一作璽㊂，接近與名藩㊃。祖帳排一作雜。陳作維舟數閭氏音促㊄，寒江觸石喧㊅。看平聲君妙爲政，他日有殊恩。上四鮮于遷巴，下則餞別而祝之也。

㊀《唐書》：李叔明，本姓鮮于氏，與兄仲通俱尹京兆，兼秩御史大夫，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盧東美《鮮于氏冠冕頌序》：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亦爲之。炅兄昱爲工部侍郎，炅子映爲屯田郎兼侍御史，三世冠冕，爲海内望族。

㊁觸目見琳瑯。出《世説》，詳見二卷。《後漢·孔融傳》：豈有一門忠孝，而禄賞不及乎？

㊂《陸賈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㊃向秀《思舊賦序》：居止接近。趙曰：自萬遷巴，故云接近。

㊄《漢書》：二疏歸時，設祖道供帳於東門外。數，密也。

㊅《蜀都賦》：觸石吐雲。

奉送十七舅下去聲邵桂

此亦大曆間夔州作。《唐書》：邵州邵陽郡，屬山南西道。《一統志》：邵州屬寶慶府，桂州屬衡州府。

絶域三冬暮㊀，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㊁。昏昏阻雲水㊂，側望苦傷神㊃。上四，旅中送別之情。下四，別後相思之意。絶域病軀，何堪離別，感深二字，上下俱關。

㊀薛道衡詩：絶漠三秋暮，窮陰萬里生。

㊁鶴注：《九域志》：蒼梧山在道州，與邵爲鄰。湛方生詩：人運互推遷。潘岳《閒居賦》：孟母所以三徙。注：軻少居近墓，乃戲爲墓。軻母曰：「此非所以居。」去居市傍，軻又戲爲商賈。移居學宮之傍，遂爲大儒。朱注：時舅氏必奉母同往，故有孟母句。

㊂《蜀都賦》：望之天迴，即之雲昏。

㊃張衡《四愁》詩：側身東望涕沾翰。《別賦》：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

荆南兵馬使去聲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夔州隸荆南節度，趙太常刮寇至此，當在永泰元年崔旰反時。公遇趙於夔州，必在大曆元年之冬，公以是秋始至夔也。是時，崔旰雖平，杜鴻漸尚在蜀中，荆南之兵，亦應未歸也。《唐志》：天下兵馬元帥下有前軍、中軍、後軍兵馬使。太常卿，趙之兼官。《舊唐書》：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兵刀勁利，其俗勇於戰鬬。

太常樓船聲嗷嘈㊀，問兵刮寇趨一作超下牢㊁。牧出令奔飛百艘音騷，猛蛟突獸紛騰逃。首敍趙公至夔之故。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㊀漢武鑿昆明池，始製樓船，上建樓櫓。　仙人馬明生詩：嗷嘈天地間，囂聲安得附。

㊁夷陵縣有下牢鎮，與江陵相近。

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㊀，憑軒拔鞘所交切天爲高㊁。翻風轉日木一作水怒號平聲，冰翼雪一作雲澹俗作淡傷哀猱㊂。鐫音煎錯碧甖鵜音匹鵝音題膏㊃，鉦鍔一作銛鋒已瑩虛秋濤㊄。鬼物撇匹蔑切捩練結切辭一作亂坑壕，蒼水使去聲者捫赤絛他刀切。一作縚㊅，龍伯國人罷釣鼇㊆。此極狀胡刀之瑩利。　壯士，舞刀之人。頭虎毛，首蒙虎皮也。天爲高，刀光上閃也。翻風二句，言其勢激動而有聲，其色慘淡而增悲。　磨以碧甖，塗以鵜膏，故鋒鋩如秋濤之澄徹。　亂走坑壕，避其鋒刃也。　捫住赤絛，遂其銛利也。　停罷釣鼇，驚其光氣也。　此皆假設形容之語。

㊀《莊子・說劍篇》：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㊁《西京雜記》：斬蛇劍，開匣拔鞘，輒有光氣。

㊂朱注：《酉陽雜俎》：王天運征勃律還，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　冰翼，恐亦此義，言劍器飄忽，如冰翼而雪淡。　翼，即飛意。　按：李奇《長門賦注》：澹，猶動也。

㊃鐫錯，鐫刻磨錯也。　甖，長頸瓶，以盛膏者。　鵜鵝膏，注見三卷。

㊄《西京雜記》：高帝斬蛇劍，十二年一磨瑩。

㊅《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　赤絛，刀頭飾。

㊆《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州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博物志》：《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

芮郝敬作衛公迴首顏色勞㊀，分閫一作壺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㊁，攬環結佩相終始㊂。
萬歲持之護天子㊃，得君亂絲與君理㊄。蜀江如線針如一作如針水㊅，荊岑彈去聲丸心未已㊆。
賊臣惡子休干紀㊇，魑魅魍魎徒爲耳㊈，妖腰亂領敢欣喜㊉。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長劍
須天倚㊋。言趙公能用刀戡亂。《杜臆》：芮公二句，是篇中過脈。身在荊南而回顧蜀亂，故獨用趙公之賢。朱注：
趙承主帥之命，佩服此刀，安王室而除亂萌，區區荊蜀，無足難者。彼干犯之臣，用此以誅斬其腰領，高下不差，豈似倚天
長劍，徒爲夸大之詞哉。

㊀舊注：芮公，荊南節度使也。朱注：唐惟豆盧欽望、豆盧寬封芮公，而不在大曆間。《舊書·衛伯玉傳》：廣德元年，拜江陵尹，充荊南節度觀察等使。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之，伯玉諷將吏留己，遂起復再爲節度。至大曆十一年入覲，卒。則是時節度荊南者，乃伯玉也。伯玉以大曆二年六月封陽城郡王，或由芮公進封陽城，亦未可知，史失之不詳耳。《杜臆》：芮公，當作衛公。

㊁桓溫表：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㊂攬環，攬刀環而結佩之。

㊃萬歲，對天子而言，乃久長之意。

㊄謝承《後漢書》：方儲爲郎中，章帝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北齊書》：神武使諸子理亂絲，文宣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㊅《魏志》：孤蜀如線。

㊆《登樓賦》：蔽荊山之高岑。注：《漢書》：臨沮縣荊山在其東北。

㊇《虞卿傳》：此彈丸之地。庾信《哀江南賦》：地猶

黑子，域惟彈丸。

㈧《後漢書》：光武與公孫述書：君非吾賊臣亂子。又《漢書》：輕薄少年惡子。《左傳》：臧孫紇干國之紀。陸機誄：誄鋤干紀。

㈨《左傳》：魍魅魍魎，莫能逢之。注：魍，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水神也。

㈩《魏國策》：蘇代說秦王曰：「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杜臆》：妖腰，承魍魅。亂領，承賊臣。《樂記》：欣喜歡愛。

㈠《射雉賦》：揆懸刀，騁絶技，如轗如軒，不高不埤。注：埤，短也。古與庳通用。《漢書·律曆志》：內庫外高。庫，作卑字用。此詩宜讀上聲以押韻。

㈡宋玉《大言賦》：彎弓掛扶桑，長劍耿耿倚天外。

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趙公將才，足弭群雄之亂，如寶刀之銛利。麒麟承趙，光芒承刀。此章首尾各四句，次段十一句，下段十三句。

王嗣奭曰：此《燕歌行》變體，布局既新，鍊詞特異，所謂驚人之作也。

郝敬曰：奇奇怪怪，如礓石古松，從樂府鐃歌等曲化出，然温柔敦厚之意，和音淡雅之音，斬然盡矣，故詩至子美而大成，亦自子美而大變，不可不知。

王兵馬使去聲二角鷹

趙卿刮寇至夔，承芮公之命而來。此詩亦言荆南芮公得將軍，王蓋同時討亂而至者。

悲臺蕭瑟一作颯石巃嵸㊀，哀壑杈枒浩呼刊作污洶㊁。中有萬里之長江㊂，迴風滔一作陷日孤光動㊃。首敍臺前景象，爲角鷹作勢。《杜臆》：悲臺、哀壑，言山溪險峭，夾長江南北，時王兵馬蓋駐軍於此也。黃生注：起見江山黯淡，日色慘悽，皆若助其肅殺之氣。大呼洶湧，樹夾泉聲，孤光浮動，日映江波也。

㊀曹植詩：高臺多悲風。《西征賦》：巃嵸逼迫。何遜詩：俱登巃嵸嶺。吳注：《西征賦》：作歸來之悲臺。按賦言悲臺，用戾太子事，於此詩不切。今以曹植詩爲證。

㊁杈，岐枝木。枒，禿枝木。

㊂《晉紀》：孫綽曰：「實賴萬里長江，晝而守之耳。」

㊃任昉詩：孤光巖下映。

角鷹倒翻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一云昂。一云勇氣㊀。目如愁胡視天地㊁。杉雞竹兔不自惜㊂，溪一作孩。當作駭虎野羊俱辟音僻易㊃。轉上鋒稜十二翮㊄，將軍勇銳與之敵。此賦角鷹，形起王兵馬。上四，初放之狀。下四，欲攫之勢。徐墜，將舉也。視天地，將飛也。杉雞二句，言能搏擊鳥獸。十二翮，左右勁羽各六也。

㊀《甘泉賦》：闕翠氣之宛延。

㊁潘尼《苦雨賦》：始濛濛而徐墜。

㊂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胡人遥集於上楹，狀若悲愁於危處。此孫楚、魏彦深《鷹賦》用愁胡字所本。

㊃《臨海異物志》：杉雞，頭有長黃毛，冠頰正青，嘗在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

㊄《廬山記》：遠公送客未嘗過虎溪，過則虎輒鳴。此用溪虎，足配野羊，別作孩虎，恐是駭虎之訛。《吳越春秋》：兩目

忽張，聲如駭虎。《上林賦》：手熊羆，足墜羊。顏注：野羊，今之山羊也。《史記・項羽紀》：人馬辟易。師古注：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㈥鮑照詩：昔如韝上鷹。傅玄《鷹賦》：左目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

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㈠。白羽曾音層肉三狻先丸切，音酸。又音俊猊五兮切㈡，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去聲。一作入朔一作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㈢，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㈣。此稱王兵馬，仍映帶角鷹。上四，言氣之勇銳。下五，言力能平亂。《杜臆》：鷹翻壯士臂，曾肉三狻猊，皆奇語相匹。與敵、與齊，上下遥應。黄生曰：末段歸重主人，乃杜詩作法，又及主人之主將，更爲周到。吴論：吐蕃侵京，猶梟啄金屋，將軍能用群力以驅除，毋使其混雜區宇也。此雙綰作結。此章首段四句，次段八句，下段九句。

㈠崑崙虞淵，乃西極之地。《淮南子》：日入於虞淵。唐諱淵，故云泉。

㈡《上林賦》：蠻蕃弱，滿白羽。注：羽箭。《爾雅》：狻猊，如虢貓，食虎豹。注云：即獅子也。肉狻猊，蓋即肉食之意。

㈢《漢武故事》：當以金屋貯之。

㈣《莊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辯命論》：梟鸞不接翼。

㈤《莊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辯命論》：梟鸞不接翼。

王嗣奭曰：此詩，突然從空而下，如轟雷閃電，風雨驟至，令人駭愕。又云：公時在夔，因角鷹，觸目發興，奇崛森聳，不待言矣。尤得力在「角鷹倒翻」句，隨插入將軍勇氣，有此二句，方承接得住。通篇將王兵馬配角鷹，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而各極形容，充之直欲爲朝廷討亂誅讒而後已。他人起得雄偉，後多不稱。此詩到底無一字懶散，豈不雄視千古。

見王監兵馬使去聲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鶱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黃鶴曰：《唐史》：大曆初，衞伯玉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再任。王兵馬得非王昂乎？

雪一作雲飛玉立盡清秋㈠，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平聲心力一作膽破㈡，于一作千。一作千人何事網羅求㈢。一生自獵知無敵㈣，百中去聲爭能恥下去聲韝㈤。鵬礙九天須却避㈥，兔藏一作穴莫深憂㈦。首章，咏白鷹。上四錯綜敍題，下寫其英決機警。雪玉，比鷹色之白。奇毛，指毛骨之異。清秋遠遊，所謂勁翮思秋也。心力雖破，而網羅難求，所謂羅取未得也。知無敵，自信其能。恥下韝，不受人役。鵬須避，欲擊其大。兔莫憂，不屑於細也。盧德水云：二生二句，可以想鷹之有品而不苟。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末聯意正如此。朱注：太白樂府：「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搏九天。」義與此同。

㈠《酉陽雜俎》：漠北鷹，白者身長且大，五觔有餘，細斑短柱，鷹內之最，向代州中山飛。又有房山白、漁陽白、東道白。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齊高洋天保二年，獲白兔鷹一聯，毛羽如雪。

㈡心力破，指虞人。《戰國策》：文子曰：「破心而歸。」

王兵馬使二角鷹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

㈢阮嗣宗詩：羅網孰能制。

㈣陶潛詩：一生能復幾。　庾信詩：野鷹能自獵，江鷗解獨魚。　陳琳書：氣高志遠，似若無敵。

㈤《國策》：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書》：唯汝不爭能。　《東觀漢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命中。」韝，捍臂也，以皮爲之。

㈥《後幽明録》：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其殊常，爲獵於雲夢。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此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兩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　礙天，鵬翼障天也。　《楚辭》：指九天以爲正。　注：中央八方也。

㈦《戰國策》：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其二

黑鷹不省悉井切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㈠。正翮搏風超紫塞㈡，玄一作立冬幾夜宿陽臺㈢。

虞羅自覺一作各虛施巧㈣，春雁同歸必見猜㈤。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刊作未凡材㈥。

次章，咏黑鷹。上四，遡其來之遠。下四，憫其去之速。北極、紫塞、玄冬，皆爲黑鷹點染。正翮，言直北正飛。幾夜，言暫時停宿。虞羅自覺，言其機警。春雁同歸，言皆北向。虞虛施巧，取之未得也。必見猜，恐其搏擊也。萬里一日，見飛騰之迅。金眸玉爪，謂形質之奇。首句明提其黑，末句反襯其黑。

㈠盧照鄰《雁》詩：萬里南翔渡海來。

㈡《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扶搖羊角，風也。摶風，本此。　綰注：紫塞，雁門也。其山高入霄漢，雁飛不能踰，從兩山斷處而過，故謂之雁門。今黑鷹超越此門，故曰超紫塞。《蕪城賦》：紫塞雁門。

㈢曹植《離繳雁賦》：遠玄冬於南裔兮，避炎夏於朔方。　楚王陽臺，在巫山。

㈣魏彥深《鷹賦》：何虞者之多巧，運橫羅以羈束。

㈤劉孝威詩：猜鷹驚隼無由逐。此猜字所本。

㈥《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以鷹鷂逐雉兔，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高洋獲白兔鷹，目色紫，爪本白。顧宸曰：黃石識子房於圮橋，而退老穀城，德公拜孔明於牀下，而長隱鹿門，殆「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者乎。魏武欲以游說致公瑾，而不能奪其知己之感，桓溫欲以豪傑招景略，而不能解其共國之嫌，殆「虞人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者乎。千古高人奇士，性情出處，從二十八字拈出，可想老杜胸中全史。

張璁曰：公嘗爲王兵馬賦二角鷹，言其勇銳相敵，此亦所以況之也。

或疑詠二鷹，止於起首，分別白黑，中間多彼此混同，何也？曰：黑白其形色也。題中羅取未得，勁翮思秋，此鷹之精神骨力也。詩從神力上，摹寫其迅捷英奇，正深於體物者。《杜臆》謂二詩勝人，在氣魄雄偉，不落纖巧家數，良然。

楊德周曰：詩家論唐律，有明、暗二例，作者皆然。如杜詩《黑鷹》、鄭谷《雙鷺》，是明也；杜詩《白鷹》、鄭谷《鷓鴣》，是暗也。四詩可以爲法。《雙鷺》詩云：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鷓鴣》詩云：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玉腕騮原注：江陵節度衞公馬也。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作。　邵注：赤馬黑鬣曰騮。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　玉腕騮

腕，臂腕也。前足腕肉白，曰玉腕。騮，良馬名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驂驔音潭。一作頓驂飄赤汗㊀，踶踏顧長楸㊁。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上四咏騮馬之神駿，下則有功成身退之意。

言今有餘勇。三年伐叛，而一戰收功，言昔能陷陣。事平之後，思伴習池，結語奇儁。《杜臆》：舉鞭欲問，問馬也。欲伴習池，代馬對也。此雖咏馬，兼諷衞公。

㊀《吳都賦》：趁趯驀騊。李善注：相隨驅逐衆多貌。温庭筠詩：白馬趁趯衆塵起。杜詩作驂驔，義蓋相同。

㊁《詩注》：踶，曲也。踏，累足也。曹植詩：走馬長楸間。

㊂《舊唐書》：乾元二年，衞伯玉擊史思明，大破於疆子坂，積尸滿野，以功遷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大破史朝義於永寧，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使節度江陵，封陽城郡王。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此夔州詩，年次難考。

甫也諸侯老賓客㊀，罷酒酣歌拓金戟㊁。騎馬忽憶少去聲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去聲八千尺㊂。粉堞電轉紫游韁㊃，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一作肩韝與可切鞚凌紫陌㊄。先敍醉後馳馬之狀。江村諸侯賓客，對柏中丞言。自城門馳下瞿唐，約計八千尺，非謂身墮八百丈也。粉堞經過，紫韁疾如電轉。平岡在天壁之下，故近江村而凌紫陌。

㊀《世説》：何次道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

㊁《書》：酣歌於室。

㈡庾信詩：醉來拓金戟。

㈢杜審言詩：直下騎纔通。

㈣紫游韁，紫絲爲韁。晉中興詩：太和中鄴下童謡，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

㈤韡，馬口勒。《廣韻》：韡，垂下貌。

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去聲射音石㈠。安知決臆追風足㈡，朱汗驂驔音潭猶噴本作歕。普問切玉㈢。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此墜馬見傷而歎也。皓首，應老。紅顏，應少。追風噴玉，奔悍難馭也。馬蹶平岡，故傷而不害。快意多辱，既悔其前；遲暮煩促，又憂其後矣。

㈠沈約詩：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紅顏能騎射，即「呼鷹皂櫟林，逐獸雲雪岡」事。

㈡決臆，縱意也。陽晉詩：躡影追風本絶群。

㈢朱注：朱汗，汗血馬也。梁車鞏詩：意欲驂驔走。唐盧照鄰詩：琱弓夜宛轉，鐵騎曉驂驔。崔液詩：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來南陌頭。以驂驔對宛轉、倏忽，乃飛騰迅疾之貌。或曰：驂驔，以驔爲驂，猶陸機詩言服驥驂騵。《魯頌》：有驔有魚。疏：毫毛在骭而長白，名爲驔，此説却與詩意不合。《穆天子傳》：天子東游於黄澤，使宮樂謡曰：「黄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今按：踏岸則噴沙，激水則噴玉，皆言馬勢之雄猛。

朋一作明知來問腆一作忝我顔㈠，杖藜强丘兩切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㈡，提攜別掃清溪曲㈢。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㈣。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音福杯中渌㈤。何

必走馬來爲問一作不爲身，君不見嵇康養生被一作遭殺戮㈥。末記諸公攜酒相看。老年失足，故厚顏。語相慰藉，故還笑。絲竹侑觴，日暮猶飲，依然樂以忘憂。結引嵇康，見事有出於意外者。此章中段八句，起結各十句。

㈠作憮顏，是慚色。作腆顏，是厚顏。

㈡《莊子》：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㈢鮑照詩：幽客時結侶，提攜游三山。

㈣《樂記》：絲聲哀哀以立辯。　豪竹，大管也。

㈤何遜詩：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淥。

㈥晉嵇康著《養生論》，後刑東市。

郝敬曰：題有景致，詩寫得窘足，辭藻風流，情興感慨無不佳。

覆音福舟二首

詩言巫峽，當是夔州所作，但年次不可考。　夢弼以此詩爲追諷玄宗事。　朱云：唐世人主多好神仙，豈必玄宗也。　張潛曰：求仙本荒唐事，故託覆舟以諷。《新序》：孔子曰：「水則覆舟。」

巫峽盤渦曉㈠，翠羽共沉舟㈡。　羈使去聲空斜影一作景㈢，龍宮一作居閟積流㈣。　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㈤。　丹砂同隕石㈥，黔陽貢物秋㈦。　此章，記夔江覆舟之事。　黔陽之貢，經於巫峽。　丹砂翠羽，入貢之物。　空斜影，側身落水。　閟積流，没入深淵矣。　舟逐輕鷗，篙工以脱身爲幸也。

㈠舊以空斜影爲使者悵怏於斜日之下，此説不然。　玩詩意，先敍砂羽之墜，繼敍羈使之亡，末則幸篙工之不溺耳。　於篙工加一幸字，知使者爲不

幸矣。

㈠《江賦》：衝巫峽以迅激。又：盤渦谷轉。

㈡《一統志》：重慶府彭水縣，自三國至唐，皆名黔陽縣。隋置彭水縣爲黔州治所。又唐以黔江縣屬黔州。

㈢《唐志》：黔陽歲貢丹砂等物。《本草》：丹砂，久服通神明，不老輕身，神仙能化爲汞。《衍義》云：出辰州蠻峒老鴉井者，最良。《左傳》：隕石於宋五。

㈣《爾雅注》：翠鵝，似燕，紺色，生鬱林。《汲塚周書·王會解》：蒼梧翡翠，所以取羽。鄒陽書：積羽沉舟。

㈤王僧孺詩：翠枝結斜影。

㈥徐陵寺碑：夜動龍宮。《十洲記》：南海有龍綃宮。

㈦劉孝威詩：循江俄頃回。

其二

竹宮時望拜㈠，桂館或求仙㈡。婉陟嫁切女凌波日㈢，神光照夜年㈣。徒聞斬蛟劍㈤，無復扶又切翼犀船㈥。佳使去聲者隨秋色㈦，迢迢獨上聲天㈧。

竹宮、桂館，借漢比唐。婉女凌波，言丹砂已落江水。神光照夜，言宮中猶望成仙。此見其誣妄也。且方士既神奇其說，何獨無斬蛟之劍，照水之犀，以解此水厄，乃至身罹覆舟，而杳然上天乎。朱注：使者，即指方士一輩。舊以上天爲還朝，非是。閟積流，魄沉水也。獨上天，魂升天也。《杜臆》云：帝未必昇天，而使者已獨上天矣，譏之也。

㈠《漢·禮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焉。師古曰：竹宮，去壇三里。

㈡《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師古曰：飛廉、桂館，二館名。

㈢《參同契》：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染垢塵。顧注：漢真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謂砂中有汞也。《洛神賦》：凌波微步。

㈣《郊祀志》：宣帝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旁，如燭狀。《武帝紀》：祭后土，神光三燭。

㈤《呂氏春秋》：荊人攸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攸飛拔劍斬蛟，乃得濟。

㈥《晉書》：溫嶠宿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

㈦宋王微《咏賦》：秋色陰兮白露商。

㈧陸機詩：迢迢造天庭。《吳越春秋》：群臣上天，歐冶死矣。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平聲贈

舊編在夔州詩內。

曾音層聞宋玉宅㊀，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遥悲一作通水國秋㊁。

九江流㊂。使去聲者雖光彩㊃，青楓遠自愁㊄。上四，公欲往荊州而悲，悲在於淹留。下四，李獨往荊州而愁，愁生於孤寂。一悲一愁，寫出兩地情懷，極其悽切。此地指夔，水國指荊。一柱、九江，俱在荊州。

㊀《水經注》：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儁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渚宮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㈡顏延之詩：水國周地險。
㈢《夏書》：過九江至於大別。
㈣晉《曲池歌》：一朝光彩落。
㈤阮籍詩：上有楓樹林，遠望令人悲。

送王十六判官

此亦夔州詩，年次難考。

客下去聲荆南盡，君今復扶又切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一作少沙頭㊀。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㊁。荒林庚信宅㊂，爲去聲仗主人留。

上四送王之荆，下敍欲往之意。《唐書》：肅宗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湖，荆南井邑，十倍於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以統之。鶴注：是時蜀避崔旰之亂，故客下荆南俱盡也。纔白帝而忽沙頭，猶云「朝發白帝暮江陵」，此十字句法。春來水發，故瀟湘如海。主人指王，先到其地，卽爲地主矣。

㊀舊注：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方輿勝覽》：沙頭市，去江陵地十五里。
㊁邵注：荆南，荆州以南。荆州府，古名江陵。衡山，在衡州府。瀟湘，在岳州府。岳，在荆以南。衡，在岳以南。《爾雅疏》：衡山，一名霍山。趙次公曰：皮日休以霍之本地，自在壽州，作《霍山賦》，中云：「自漢之後，始易吾號而歸於衡。」公此所云衡霍，乃是衡山，故與瀟湘作對。
㊂庾信宅，見上章。

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 原注：內弟潩，赴湖南幕職。

姑從黃鶴入大曆元年。

志士惜妄動㊀，知深陳作深知難固辭。如何久磨礪㊁，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主㊂，飛騰急濟時。荊州遇一作過薛孟，爲去聲報欲論平聲詩。上六，送崔赴幕。末二，兼寄薛孟。遠注：崔必好靜不出，湖南幕主知而辟之，故有起二句。三四承首句，諷其硜硜獨善。五六承次句，勸以汲汲有爲。

㊀何劭詩：志士惜日短。

㊁《左傳》：磨礪以須。

㊂聽憂主，常聽其憂國之語。

王嗣奭曰：此詩與九卷《送竇九歸成都》同一機局，天矯頓挫，唐律所無。竇本有才，勗之以苦節，崔能潔己，勉之以濟時，意若相反，合之始爲全人。此見公明體達用之學。

寄杜位 原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姑依鶴注編在大曆元年冬。陳注：此詩稱惠連，前守歲詩稱阿戎，則位爲公從弟明矣。《唐世系表》公爲征南十三代，位與濟爲征南十四代。或據此遂疑位爲從姪，誤矣，世表未可信也。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㊀。峽中一作筵爲客久一作恨，江上一作並憶君時。天地身何在一作往，

風塵病敢辭。

五六，申客久之況。七八，申憶君之情。《杜臆》：漂流天地，既無定在，憔悴風塵，病又奚辭。淒涼之語，真堪流涕。窮猿失木，乃歎無家可歸，或云傷嚴武之亡，非也。武在日，公已辭回草堂矣。

㊀《淮南子》：猿狖顛蹶而失木。《世説》：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裒新詩，手裒紙上淚也。

立春

詩云巫峽寒江，係夔州所作，依朱氏入在大曆二年。

春日春盤細生菜㊀，忽憶兩京全盛時㊁。

峽寒江那平聲對眼，杜陵遠客不勝平聲悲。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日。下四，感夔江春日。《杜臆》：通章只是一個悲意，人但知其悲一身之飄泊，而不知其悲兩京之蕭索也。對春盤生菜，憶及兩京盛時，今老客峽江，則兩京失其盛，而身亦失其居矣。悲曰不勝，包身世無窮之感。三四分承盤菜，而意却貫穿。菜經纖手、玉盤傳送，二句倒敍。那對眼，謂那堪對眼。歸定處，謂欲歸兩京，尚無定處也。

㊀《撫言》：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菔、芹芽爲菜盤，相餽貺。《四時寶鏡》：唐立春日食春餅、生菜，號春盤。歐公《歸田録》：楊大年爲文，務避俗語，門生摘其「德邁九皇」之句，諷之云：「未知何時得買生菜？」以生菜，韭也。按：詩言青絲指韭，良是。東坡詩：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黄韭試春盤。

㊁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公居杜陵而家在洛陽，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

㊂《莊子》：「高門懸薄，無不走也。」此指貴戚之家，舊引《三輔黄圖》未央宮中高門殿，誤。

㊃傳，經也。古詩：纖纖出素手。

朱瀚曰：細生菜，不成語。次聯分承盤菜，稍窺工部家法，其奈才腐何。宋元詩人或未盡深知杜法，不害其爲可傳，正以其才思出群耳。那對眼，是何語。不勝悲，亦熟調。第七乃率句，結語益無賴矣。

江梅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春作。若三年之春，公將下峽，不當云「巫峽鬱嵯峨」矣。趙曰：此咏江邊之梅也。如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官所種者曰官梅，後人見梅，便謂之江梅，誤矣。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絶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樹元一作能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㊀。此見江梅而有感也。客愁二字，乃全首之眼。梅占春意，景物自好，而反動客愁者，蓋見臘前映雪，年後飄風，花開花謝，都非故園春色，是以對巫岫而添愁耳。

㊀陸機詩：雲山鬱嵯峨。

庭草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詩云輕過、屢供，尚無放舟出峽之期也。張協詩：庭草萋以綠。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卷牙重平聲。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㊀，不敢强丘兩切爲容㊁。上四形容草色，下致憐惜之意。寒碧春濃，地暖故也。葉舉牙重，入眼濃矣。

《杜臆》云：舊葉之低垂者，今收而上舉。新牙之掩伏者，今卷而重出。此將舊低新掩略讀是也，朱注將低收、掩卷遮說，非是。後四句《杜臆》作代摹庭草之詞，人若憐而勿踐，得以屢供筵前，倘愛花而見棄，亦不敢强爲容色以媚人，君子之交蓋如此。

㈠蕭子範詩：節序亦徂炎。

㈡《詩》：誰適爲容。《老子》：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愁原注：强戲爲吳體。

黃生注：皮陸集中，亦有吳體詩，乃當時俚俗爲此體耳，詩流不屑效之。杜公篇什既衆，時出變調，凡集中拗律，皆屬此體，偶發例於此，曰戲者，明其非正律也。《杜臆》：胸有抑鬱不平之氣，而以拗體發之，公之拗體詩，大都如是。玩詩意，當是大曆二年春夔州作。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一作春**峽泠泠非世情**㈠。**盤渦鷺浴底心性**㈡，**獨樹花發自分明**㈢。十年**戎馬暗南**一作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㈣。渭水秦山一作川得見否，人今罷音疲病虎縱平聲橫㈤。

上四，敍夔州景物，觸愁之端。下四，憶長安時事，致愁之故。《杜臆》：愁人心事，觸目可憎，如江草新生，却謂喚起愁思。巫峽中流，却謂不近人情。盤渦鷺浴，本自得也，疑其有何心性。獨樹花發，此春意也，謂其只自分明。愁出非常，故情亦反常耳。下文所云，真異常之愁也。戎馬南國，前此勢不可歸。客老孤城，目前身不可歸。人病虎横，將來時不可歸。託身無處，愁難自遣矣。南國，指洛陽。孤城，指夔州。渭水、秦山，指長安。人罷病，民力竭。虎縱横，暴斂亟也。

㈠王維楨曰：《楚辭》「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此卽首句意。班倢伃賦：房櫳虛兮風泠泠。朱瀚曰：泠泠，乃細流水聲，恐與峽水不合。伏知道詩：桃花隔世情。

㈡水回曰渦。

㈢此四句，本佳景而看作愁端，乃拗律之別派也。故原注云「戲爲吳體」。朱瀚亦嘗辨駁之，疑非少陵手筆。今按：江草喚愁，猶云花濺淚、憎柳絮，說來尚覺有情。下三句，於水泠鷺浴花發處，綴以非世情、底心性、自分明，於上半句皆無交涉，不特意拙，抑且語稚矣，自屬可疑。

㈣《前漢・盧綰傳》：陳豨招致賓客。楊素詩：孤城絶四鄰。

㈤《韓非子》：士民疲病於內。《記》：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張璁曰：時京兆用第五琦十一稅法，民多流亡，是卽虎也。

黃生曰：此因不得歸秦，沉憂莫寫，無端對物生憎，皆是愁人實歷之境。草生花發，水流鷺浴，皆喚愁之具。下三句，特變文言之耳。愁從中來，微物之故，則亦强戲言之而已。

胡應麟曰：老杜吳體，但句格拗耳。其語如「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實皆冠冕雄麗。宋人作拗體者，若永叔「滄江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文潛「白頭青髻有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尚覺近之。魯直「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蜂房各自開户牖，蟻穴或夢封侯王」，自以平生得意。遍讀老杜拗體，未嘗有此等語，獨「盤渦浴鷺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稍類。然亦杜之僻者，而黃以爲無始心印。「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其魯直之謂哉。

黃鶴編在大曆二年春，以詩有楚岸、春臺句也。　前有《送王十五扶侍》詩。

楚岸收新雨㊀，春臺引細風㊁。情人來石上㊂，鮮鱠出江中㊃。鄰舍煩書札，肩輿强丘兩切老翁㊄。病身虛俊味㊅，何幸飫兒童。上二前閣春景，三四王君宴會，下序始終款曲之情。《杜臆》：以鄰舍而致札迎輿，見其殷勤，又且飫及兒童，見札中并招其子。

㊀邵注：夔州，古楚地，故云楚岸。

㊁此指閣下石臺。陸雲詩：遣情春臺，託蔭寒水。

㊂鮑照詩：留酌待情人。

㊃《七發》：鮮鯉之鱠。

㊄《世説》：王獻之乘平肩輿，徑入顧辟疆園。

㊅陸雲《答車安茂書》：東海之俊味，鏘膳之至妙。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平聲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顧注：當是大曆二年春在夔州西閣作。　邵注：崔評事，公之表弟。

江閣邀賓許馬迎㊀，午時起坐自天明㊁。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去聲險行㊂。起結二聯，賓主雙關，中間四句，述坐時望迎之意。　本是邀賓江閣許馬迎，天明起坐至午時，兩句皆用倒裝法。　邵注：江閣，公所寓。白帝城，崔所

居。通首逐句順下，俱帶戲詞。

㊀顧注：《剡溪漫筆》云：王右軍在郡迎王敬仁，敬仁每用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杜詩「江閣邀賓許馬迎」用此事，於泥雨甚切。

㊁秦嘉詩：起坐爲不寧。

㊂《別賦》：龍馬銀鞍。

朱瀚曰：爲一酒食，侵曉而待，亦太無聊。雲不負春色，語尚可通，雨不孤白帝，便無意義。霑濕有何好處？醉則龍鍾，何得體輕？虛疑衝泥，聲韻頗唐。馬行何必銀鞍？且馬又何必傍險？赴燕豈逃難耶。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子兩切

公於大曆元年春至夔州，此云「誰家數去」，又云「百遍相過」，知其作於二年之春也。路爲拾遺，院在西省，故曰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一作鶯並坐交愁濕㊀，白鷺群飛太劇乾音干㊁。晚節漸於詩律細㊂，誰家數音朔去酒杯寬。唯君一作吾最一作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一作看意未闌㊃。上四阻雨，是悶所由生。下四呈路，乃悶所由遣。

邵注：夜經雷雨，旦必微寒。鶯畏雨而坐，若交愁其濕。鷺乘雨而飛，甚難於得乾。公身滯雨中，故見之增悶。下數語，本稱路之好客，而詞近於索飲，故云戲呈。

㊀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坐字本此。

㊁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坐字本此。

㈠賈誼《旱雲賦》：惜旱大劇。《蜀志》：劉先主謂宋忠曰：「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注解爲太甚。今按：詩意恐是太難之意，如煩劇之劇。舊解作太苦乾，未當。方遇雨，何云苦乾耶？《演義》解爲戲劇使乾，又覺太鑿。

㈡《後漢・鍾皓傳》：以詩律教授同郡陳寔。胡夏客云：《漢書》本言詩與法律，用爲詩之律體，巧矣。

㈢庾信詩：梳頭百遍撩。寬，多也。闌，盡也。

㈣公嘗言「老去詩篇渾漫與」，此言「晚節漸於詩律細」，何也？律細，言用心精密。漫與，言出手純熟。

兩意未嘗不合。

朱瀚曰：江浦二字打頭，近俗。喧昨夜，更俗。動微寒，欠穩。雨色、雷聲，土木對偶，比「雷聲忽送千峰雨」何如。交並二字，重複。太劇乾三字，晦澀。此從「黃鶯過水」一聯偷出，而手脚並露。其云「晚律漸細」，豈少年自居粗率乎？杜則少時入細，老更橫逸耳，故曰「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參看始知其謬。六類寒乞語，七似庸鄙，八無品地，皆非少陵本色。

晝夢

顧注：大曆元年暮春，公至夔州，此詩作於次年二月。

二月饒睡昏昏然㈠，不獨夜短晝分眠㈡。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㈢。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㈣。安得務農息戰鬬㈤，普天無吏橫去聲索色責切錢㈥。

㈠《吳越春秋》：吳王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

㈡吳論：二月昏昏多睡，不獨夜短而思晝眠，止因暖氣倦神，故日落而夢猶未醒耳。

㈢上四致夢之由，末則夢醒而慨世也。

㈣故鄉中原，積想成夢，故遂現出荊棘豺虎。張綎注：務農息兵，吏無橫斂，則中原清而故鄉可歸矣。

㊀饒睡，多睡也。

㊁邵注：二月，晝夜平分之時。

㊂謝靈運詩：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

㊃朱瀚曰：武臣不弄兵，則豺虎自弭。文臣不橫斂，則荆棘可拔。

㊄農務始於二月。傅玄疏：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

㊅陸機《登臺賦》：委普天之光宅，質率土之黎庶。

暮春

此依朱氏編在大曆二年。玩詩意，是久卧峽中，有厭居意，其不在元年明矣。

卧病擁塞先側切在峽中，瀟湘洞庭虚映空㊀。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常一作長吹萬一作千里風。沙上草閣柳新闇一作暗，城邊野池蓮欲紅㊁。暮春鴛鷺立洲渚㊂，挾子翻飛還一叢㊃。

此詩卧病峽中而作。上四峽中景，下四暮春景。《杜臆》：公本欲初春下峽，病至暮春，則舟不可行矣，故有慨於卧病擁塞也。擁塞，則瀟湘不可到，而虚此映空水色矣。風雨不絶，旅人增悶，而柳暗蓮紅，又日月如流。對此鴛鷺立渚，挾子群飛，何以爲情耶。

㊀梁簡文帝詩：春色映空來。

㊁夔州地暖，故蓮欲吐紅。

㊂《杜臆》：公詩用鴛鷺皆有意，如「空慚鴛鷺行」、「年衰鴛鷺群」、「寒空見鴛鷺」、「回首憶朝班」，故此詩鴛鷺亦是借

以自比。

㈣魏文帝《短歌》：翩翩飛鳥，挾子巢棲。王筠詩：庭禽挾子棲。《楚辭》：望大河之洲渚兮。《楚辭》：翩飛兮翠層。庾信《春賦》：一叢香草足礙人。《說文》：叢，聚也。

朱瀚曰：初聯雷堆晦蝕，有目共知。楚天、巫峽，不免合掌。四時雨、萬里風，村塾對句。沙上、城邊，裝頭無謂。新柳不得云暗，城邊不得云野，池蓮城柳，不當遞及。「鴛鴦立洲渚」已是拙俗，冠以「暮春」，益復可笑。

即事

黃鶴編在大曆二年。詩云捲簾、飛閣，知是在西閣時作。

暮春三月巫峽長㈠，皛胡了切皛行雲浮一作無日光㈡。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平聲如百和去聲香㈢。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對瀟湘。此詩上六春景，所謂即事，末乃自道出峽之意。雲浮日光而過，其色皛皛然，雷雨將作矣。午雨忽晴，香氣撲人，鶯來燕往，物各適情，捲簾一望，真如圖畫，但以久卧峽中，故思江湖之映空耳。鶯畏雨，故翻迴。燕乘雨，故啣泥。飛閣，即西閣。虛無，空曠貌。

㈠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㈡陶潛詩：皛皛川上平。陰鏗詩：映日動浮光。

㈢陳子良詩：花氣近薰衣。邵注：漢武帝時，月支國進百和香。

盧世淮曰：《江雨》云：「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即事》云：「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返照》

云：「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俱能寫化工之情狀精神，畫不出，想不到，詩至此，與天爲徒矣。

黃生曰：起句稍拗，中二聯亦失粘，對法更不衫不履，然其寫景之妙，可作暮春山居圖看。

懷灞上遊

黃鶴編在大曆二年，以詩有江漢歸舟句也。

《楚漢春秋》：漢高帝西入武關，居灞上。

悵望東陵道㊀，平生灞上遊㊁。春濃停野騎去聲，夜敞宿舊作宿敞雲樓㊂。離別人誰在，經過平聲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上四憶舊遊景事，下則念同遊而動歸思也。畫停騎、夜宿樓，極盡一時遊興，唯聚散無常，故有古今之慨。夜宿對春濃，不工，當云「夜敞宿雲樓」。

㊀顧注：東陵道，即長安。城東門，乃秦東陵侯種瓜處。

㊁《杜臆》唐都關中，即今西安。城東三十里有灞水，又東乃文帝霸陵，出長安東門，爲東陵道，得名以此。霸水橋曰灞橋，乃長安餞別之所，灞上當即在其處。詳詩意，則行樂之地也。

㊂楊炯《少室山廟碑》：琁宮夜敞，銀榜朝開。　隋辛德源詩：戲笑上雲樓。

入宅三首

朱注：《年譜》：大曆二年春，自西閣遷居赤甲。　鶴注：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

奔峭背音佩赤甲㊀，斷崖當白鹽㊁。客居悒遷次㊂，春色一作酒，非漸多添。花亞欲移竹㊃，鳥

窺新捲簾。衰年不敢恨，勝概欲相兼。首章，誌赤甲之勝。此詩八句整對，而虛實相間。首聯，宅外景。三聯，宅內景。春色，起花鳥。勝概，總六句。顧注：背赤甲之奔峭，當白鹽之斷崖，以二山形勢，明宅之向背。花壓竹枝，愛花故須移竹。鳥常入室，卷簾故復來窺。藉此娛老，故不恨屢遷。

㊀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邵注：山峰高峻，如奔湧然。

㊁白鹽，注見十五卷。

㊂洙曰：次，舍也。遷次，移居也。

㊃《詩談二編》：杜審言：枝亞果新肥。孟東野：南浦紅花亞水紅。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干：應候先開亞木枝。亞義如壓，言低披也。黃注：亞乃相依之意。

王嗣奭曰：避亂奔走，無日不思故鄉。造次移居，必擇勝地，且加修葺點綴，如此襟懷，自不可及。郭林宗逆旅經過必灑掃，王子猷借居必種竹，意正相同。

其二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㊀。水生魚復浦㊁，雲暖麝香山㊂。半樊作判頂梳頭白，過平聲眉拄杖斑㊃。相看平聲多使去聲者，一一問函關㊄。此遷宅而想故居也。三四寫景，承上春歸。下四敘情，應客未還。顧注：陽和復至，故曰春歸。半頂，見髮之少，是老狀。過眉，見杖之長，是病狀。問函關者，望亂定而還鄉也。

㊀王胄詩：柳黃知節變，草綠識春歸。

㊁地志：夔治魚復，灩澦風濤震射，巨魚却步不得上，故名魚復浦。

㈢鶴注：《寰宇記》：麝香山，在秭歸縣東南一百十里，其山多麝。武德二年前，秭歸屬夔州。

㈣魏武《陌上桑》：拄杖掛枝佩秋蘭。梁到溉有《贈任新安斑竹杖》詩：文彩既斑爛，姿性甚綢直。

㈤王應麟曰：潼關至函谷關，歷峽、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時周智光據華州反。

其三

宋玉歸州宅㊀，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平聲與兒子，飄轉任浮生。此故鄉未歸，而嘆旅居也。《杜臆》：公欲北還，必過歸州。雲通白帝，見相去不遠。淹老病，久留白帝。豈才名，不如宋玉。二句分承。風急江翻，歸州且不易到，何況故鄉，亦惟隨地漂轉而已。《杜臆》：三詩各一意，而展轉相因。顧注：公居赤甲，本非得已，故後復有瀼西之遷。

㊀陸游《入蜀記》：宋玉宅在秭歸縣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唐書》：歸州，屬山南東道，武德二年，析夔州之秭歸，巴東置。《湖廣通志》：宋玉宅有兩處，一在歸州，一在荊州，與杜詩相合。

赤甲

鶴注：此與《入宅》詩同時作。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㊀。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去聲吾真㊁。此居赤甲而念知交一作書近，蜀客郤音隙岑非我鄰㊂。

也，在四句分截。公初遷赤甲，而云兩見春色者，自去春至夔，已經兩春也。炙背食芹，述春山景物，兼有朝野闊絶之

感。鄭薛在荊，寄詩頗近。郤岑在蜀，漸與之遠。惟接郎中評事，喜得酌酒而道真情。

㈠《列子》：宋國有田父，東作曝於日，不知有綿纊狐貉，謂其妻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子此類也。」嵇康《絶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㈡鶴注：鄭是江陵鄭少尹審，薛是石首薛明府瓘，岑是嘉州參，郤是梓州郤使君昂，評事必崔十三評事，公在夔州多有詩與之。顧注：郎中，應是吳郎。司法，蓋刑曹也。朱注：《文苑英華》有苻載《誌楊鷗墓》云：「永泰二載，相公杜公鴻漸，奏授鷗犀浦縣令，僚友杜員外甫、岑郎中參、郤舍人昂，聞公殞落，失聲咨嗟。」則郤爲郤昂無疑。

㈢曹植《髑髏説》：是反吾真也。

朱瀚曰：卜居遷居，重複無法。獻天子，突甚。由來知野人，筋脈不收。中聯厄塞，全無頓挫磊落氣象。笑接不典，郎中評事，豈律詩可著，或置題中可耳。末句，從「近識峨嵋老，知余懶是真」偷出，潦倒甚矣，且抱病何能深酌，與「比來病酒開涓滴」，參看自知。

卜居

此是大曆二年，自赤甲將遷居瀼西而作。

歸羨遼東鶴㈠，吟同楚執珪㈡。未成遊碧海㈢，著涉略切處覓丹梯㈣。雲嶂陳作障寬江北一作左，春耕破瀼西㈤。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一作晉人迷㈥。

上四客居有感，下欲託居瀼西也。丁公魂歸故里，莊舄病而吟越，皆不忘故鄉者，故借以自方。碧海、丹梯，歎不能水行而復山棲。江北即瀼西，其地寬平，故可耕種。

《杜臆》：公以此地爲桃源，直作避秦計矣。

㈠遼東華表柱，有鶴棲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里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

㈡《選》注：越人莊舄，起家寒微，爲楚執珪，有病，猶爲越吟。

㈢《十洲記》：扶桑之東有碧海。

㈣謝靈運詩：瀧步臨丹梯。

㈤破，是破土。　希曰：瀼溪在白帝城之東。

㈥昔人迷，指劉晨、阮肇。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年譜》：大曆二年，自赤甲將遷居瀼西而作。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㈠，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㈡。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首章，題瀼西暮春。中四，寫季春時景。末二，傷心世亂，爲後兩章伏脈。《杜臆》：久客而再逢暮春，見非初意。百舌二句，見物候易遷。谷虛二句，見瀼土堪適。戰伐不在茲，言豈不在此戰伐。

㈠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後十日，今欲無語，則暮春時矣。

㈡謝朓詩：日華川上動。

其二

此邦一作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㊀。養拙千戈際，全生麋鹿群㊁。畏人江北草㊂，旅食瀼西雲。地產貧瘠，而託居於此，不過爲養拙全生計耳。身際干戈，故畏人而依江北之草。同群麋鹿，故旅食而伴瀼西之雲。三年聞曲㊃，卽所謂久嗟三峽客也。安，至此爲三年，在夔州逢春，則再度矣。

㊀《史・貨殖傳》：封者食租稅，千户之君歲率二十萬，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皆與千户侯等。

㊁《絶交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

㊂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

㊃《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員。注：高帝初爲漢王，得巴渝趫捷人，與之定三秦，滅楚，存其樂，爲巴渝樂。巴州，在今夔州府。渝州，今在重慶府。

其三

綵雲陰復扶又切白㊀，錦樹曉一作晚來青。身世雙蓬鬢㊁，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惜一作短㊂，醉舞爲去聲誰醒㊃。細雨荷去聲鋤立㊄，江猿吟翠屏。三章，對草屋而有感也。陰復白，雲變態。曉來青，雨後色。二句屋前春景。趙汸注：雙蓬鬢，老無所成。一草亭，窮無所歸。自惜誰醒，窮老獨悲，雨際聞猿，觸景堪傷矣。下六句，草屋情事。身世二字，又起下章。

㊀王融詩：日暮綵雲合。

㊁鮑照詩：身世兩相棄。

㈠《莊子》：哀歌以賣聲名。

㈡《詩》：鼓淵淵，醉言舞。

㈢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黃生曰：此詩，首尾實而中間虛，是實包虛格，唯杜有之。三四，乃藏頭句法，若申言之，則「悠悠身世雙蓬鬢，落落乾坤一草亭」耳。「江猿吟翠屏」，卽「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意，而含蓄較深永矣。

其四

壯年晉作志學書劍㊀，他日委泥沙㊁。事主非無一作無非祿，浮生卽有涯。高齋依藥餌，絶域改春華。喪去聲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㊂。

四章，旅居而慨身世也。書劍委於泥沙，欲用而世不見用也。非無祿，前曾授官。卽有涯，後無餘望矣。五六承浮生，七八承事主。高齋，指草屋。絶域，指瀼西。春華，點暮春。喪亂，應前戰伐。王臣未一，諸鎮猶多叛志也。

㈠《項羽紀》：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劍。

㈡沈約詩：淪沒委泥沙。

㈢《詩》：莫非王臣。

其五

欲陳濟世策㊀，已老尚書郎㊁。不一作未息豺狼一作虎鬬，空慚鴛鷺行音杭。時危人事急一作惡，風逆一作急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

承上章來，乃世亂年衰之感。濟世策，應前喪亂。尚書

郎，應前事主。悲淚，應前丹心破，此遥承上章也。有策莫陳，故豺狼未息。省郎空老，故鶯鶯終慚。人事危，見狼瞩方張。羽毛傷，見鴛行莫起。末二又總頂上六，此逐句分承也。

㊀《後漢・盧植傳》：植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

㊁《前漢書》：馮唐老於郎署。

寄從去聲孫崇簡

詩云「林居未相失」，蓋與瀼西相去不遠，當是大曆二年作。《唐書・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益州司馬參軍。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去聲曹不記一作騎馬㊀，業學尸鄉多一作常養雞㊁。

《杜臆》：此卽前詩所云「吾宗老孫子」者，今比之騎曹、尸鄉，猶然「質朴古人風」也。

㊀《世説》：王子猷爲桓冲騎曹參軍，桓問曰：「卿署何曹？」曰：「不知何曹，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崇簡衛倉曹，故比之。

㊁尸鄉祝雞翁，見首卷。

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㊀。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常一作長攜。牧豎一作

㊀龐公、武陵，注俱見前。

樵童亦無賴㊁，莫令平聲斬斷青雲梯㊂。此喜偕隱，而勉其有終。蔡曰：末二，託言勿相疏絶。盧注：卽前《贈從孫濟》所云淘米、刈葵之意。此章，上段四句，下段六句。

㊁桓譚《新論》：雍門周曰：「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

㈢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

江雨有懷鄭典設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唐書》：東宮官有典設郎四人。

春雨闇闇平聲塞音色。晉作發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紛一作分披已打岸㈠，弱雲狼藉不禁平聲風㈡。寵光蕙葉與多碧㈢，點注桃花舒小紅㈣。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一作闊限西東㈤。上四，江上雨景。下四，對景懷鄭。楚王宮，用神女雲雨事。波撼雲飛，未雨而狂風先發。蕙碧桃紅，經雨而花木爭妍。不禁，不能耐風也。

㈠《洞簫賦》：若凱風紛披。

㈡張華詩：儵禽正狼藉。

㈢《詩》：爲龍爲光。注：龍，寵也。《易林》：嘉樂君子，爲國寵光。古賦：天雨之施，惠於蕙葉。梁元帝詩：雨罷葉生光。

㈣鍾會《孔雀賦》：五色點注，華羽參差。沈約詩：桃枝紅若點。《紫桃雜綴》曰：寵光、點注，唐時有此二語。施之官職選授間，則寵光乃特恩之意，點注乃注授之意。碩注：此詩寵光、點注，加之蕙葉、桃花，見雨露之恩，蕙桃獨露也。

㈤公自赤甲，遷居瀼西，則鄭必居瀼東矣。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作。蓋元年春晚方遷夔，三年正月已下峽矣。 洙注：熟食日，即寒食節也。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禁烟節。 鶴曰：天寶十載二月敕：禮標寒食爲熟食日，言其不動烟火，預辦熟食物過節也。 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今後寒食，並禁火三日。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邙山路㊀，風花一作光白帝城㊁。汝曹催我老㊂，回首淚縱平聲橫。

首章，逢寒食而念先塋也。 《杜臆》：客遊羈棲，茫茫過去，至熟食之日，忽驚清明已逼，清明在次日也。 邙山舊隴，拜掃久荒，故對白帝風花，不勝怵惕。況子年日長，已年日衰，有似催之老者，故有此句。

㊀陸機詩：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 黃希曰：唐制：寒食百官有墓塋在城外及在京畿外者，任往拜掃。 《元和郡縣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偃師縣北二里。 沈佺期《洛城記》：邙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

㊁梁孝元帝詩：風花下砌傍。

㊂馬援《戒子書》：願汝曹效之。 顧注云：汝曹催我老，謂己亦將爲松柏中人矣。 今按：只言老不能歸，以接回首故塋，方於松柏、邙山相應。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㊀，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㊁，爲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㊂，江州涕不禁平聲㊃。

江雨有懷鄭典設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又示兩兒

團圓思弟妹㊄，行坐白頭吟。此足前章之意，兼憶弟妹也。言老不歸鄉，他時奉先省墓，見汝曹之用心耳。我看物候屢遷，而先塋長隔，恨與年俱深矣，汝曹當體此意也。且弟留長葛，妹託江州，當此令節，不能一室團圓，惟有頭白哀吟而已，汝曹並毋忘此意也。恨字有兩意：一恨久違墳墓，一恨遠離弟妹。前有《送弟往齊州》詩，長葛與齊州相近，故知長葛指弟。《七歌》云「有妹在鍾離」，江州與鍾離相近，故知江州指妹。

㈠令節，指寒食，唐以中和、上巳、九日爲三令節。

㈡漢明帝詔：吹時律，觀物變。

㈢《舊書》：長葛，屬許州，隋分許昌縣置。

㈣江州潯陽郡，屬江南西道，本九江郡，天寶元年更名。

㈤《史正義》：封豕主溝瀆，不欲團圓。

他時見汝心，別有兩說：劉會孟云：身後寒食，他時見汝思親之心。王嗣奭云：令節悲老，汝曹今日不知，他時到我之年，當自知耳。一是傷己之將歿，一是憂子之易老，俱無關係，還作囑兒回省邙山爲當。

以時祭祀，此其本也。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音現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春作。題云「今茲暮春末合到夔州」，時公已定居夔州矣。若元年暮春，方自雲安遷夔，尚

無定處也。

爾過一作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㊀，聚集病應平。聲瘦。颯颯開啼眼㊁，朝朝上上聲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此章，寫離合悲喜之情，語根至性。江陵峽州，照題敘清。生別是悲，聚集是喜。開眼登樓，將到則可喜。付託何憂，既到則免悲矣。

㊀《詩》：亂離瘼矣。

㊁王融詩：春盡風颯颯。

喜觀即到復扶又切題短篇二首

此與上章，乃先後同時作。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㊀。意一作竟答兒童問㊁，來經戰伐新一作塵㊂。泊船悲喜後㊃，款款話一作議歸秦㊄。此章，亦兼悲喜意。首二是悲，三四是喜，五六喜中之悲，七八悲後之喜。千山迷暗，公不見弟。萬里春行，弟在途中也。病中見弟書到，知其身尚無恙，乃十字爲句。戰伐新經，答以書中之意，此亦十字句法。泊船應巫峽，歸秦應終南。黃生注：開書之時，其子在傍，詢叔動定，且答且讀，兄弟叔姪之情俱見。按譚元春云：「書到汝爲人」，即「妻孥怪我在」意。以下句來經戰伐證之，良是。《杜臆》謂書到而如對其人，是題中「即到」語意，亦通。

㊀《漢書·梁孝王傳》：書到，明以誼曉王。

㈡《神仙傳》：薊子訓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

㈢盧注：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渭上，是「來經戰伐新」也。

㈣《淮南子》：悲喜轉而相生。

㈤任昉詩：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渌。

黃生曰：杜詩有兩句斷續看者，「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上七字連說，下三字另住，「病中見吾弟，書到汝爲人」亦然。

其二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音層經㈠。江閣嫌津柳㈡，風帆數所主切驛亭㈢。應平聲論平聲十年事㈣，愁一作撚絶始去聲惺惺。

從趙汸本，舊作星星。此章，仍不出悲喜兩意。烏鵲棲枝，喜也。鶺鴒經難，悲也。五六，喜處銜悲。七八，悲極還喜。待弟不至，遂嗔烏鵲難憑矣。將拋書以示鶺鴒，欲問來時消息耳。鵲在枝間，若報喜而不去，復望之也。鶺鴒原上，乃急難曾經者，何又寂無一言乎。四句，總是自揣自語，展轉盼望之情。嫌津柳，遮眼不見。數驛亭，來程可計，即前章「朝朝上水樓」也。談及十年中，聚散流離，將愁絶而復惺惺矣。

㈠舊以枝間承烏鵲，原上承鶺鴒。按《西京雜記》：梁孝王乾鵲噪而行人至。《莊子》云：烏鵲孺，傳枝而孚生。《通雅》云：因傳枝而名鴝鵒。《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箋云：雝渠，水鳥。在原，失其常處。飛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二句分屬上文無疑。顧注謂首句撇過烏鵲，枝間、原上，皆指鶺鴒。今考：唐開元間有鶺鴒數千，集麟德殿柳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愛之祥。據此似亦可證枝間不去矣。

㈡潘徽詩：津柳稍垂門。

㈢陸機詩：安得風帆，深濯髯滅。

㈣自乾元元年至大曆二年，爲十年。

黃生曰：前半喜其至，而又恐其不卽至，皆引領延佇時，無可奈何之語。嗔烏鵲之不靈，已妙矣，拋書示鵝鴿，尤覺怪得奇異。三四，是解上，不是承上，上意已明是承，上意未完，則須解也。

此詩末句，一作「撚絶始星星」，舊注引唐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髭」，又引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爲證。撚絶之下，去髭髮而用星星，不已晦乎，且於始字，亦解不去。一作「愁絶始星星」，吳論云：因知愁絶之際，細語星星也，解亦拙澀。或解云：愁絶之時，始覺白髮星星。公頭白多年，豈至此始白耶？今得趙子常刻本，作「愁絶始惺惺」。黃生云：愁絶，愁死也。惺惺，蘇醒也，言死去復生也。此解當從。

晚登瀼上堂

鶴注：大曆二年三月，公自赤甲移居瀼西，詩云林花、田麥，當是其時作。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音計馬林花動。雉堞粉如一作似雲㊀，山田麥無隴㊁。春氣晚更生㊂，江流靜猶湧。首敍瀼上春景。起云故躋，爲遣悶而登也。曰繫馬，乃乘馬上山也。麥無隴，高低星散。晚更生，返照增妍。靜猶湧，波平流順。

㊀《周禮注》：雉長三丈，高一丈。《蕪城賦》：以版築雉堞之盛。

㊁江淹詩：還望岨山田。王僧達詩：麥壠多秀色。

㈢《莊子》：春氣發而百草生。

四序嬰我懷㈠，群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㈡。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㈢。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淒其望呂葛㈣，不復扶又切夢周孔㈤。濟世數所主切嚮時，斯人各枯家。次敍登高感懷。上六，歎亂不能歸。下六，傷亂不能救。到夔已經一年，故云四序。時蜀有崔旰之亂，京輔有周智光之亂，故欲歸東北。東北，指洛陽。若長安，則在直北，舊注誤。公以衰病謝官，無復周孔之夢矣。向時同事大臣，才如呂葛者，嘗以濟世望之，今其人各埋枯家，則群盜何時得弭耶？斯人，承呂葛。錢箋謂指張鎬、房琯、嚴武輩，是也。舊指古人，謂呂、葛、周、孔皆歿，非是。

㈠《秋興賦》：四運代序。

㈡《唐史》：大曆二年正月戊辰勅，同、華二州，頃因盜據，民力凋殘，宜給復二年，一切蠲免黎民之困。

㈢張九齡詩：孤頂乍修聳，微雲復相續。

㈣謝靈運詩：懷賢亦淒其。　呂葛，謂呂望、諸葛亮。

㈤漢班嗣書：伏周孔之軌躅。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㈠。末將景情並收。星月，言晚陰。恐懼，憂群盜。西南，指夔州。隨鳥，往東北也。此章，起段八句，中段十二，末段四句。

㈠《詩》：將恐將懼。

寄薛三郎中璩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春作。　時薛在荊州，將北歸京師，而寄詩贈之也。《唐會要》：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薛璩及第。　韓愈《薛公達墓志》：父璩爲尚書郎中，贈給事中。朱注：《唐詩紀事》據終禮部侍郎，與韓志不合。《杜臆》：《解悶》詩以薛郎中比何水部，此又稱其蓋代手，而無一字傳世，知唐詩遺逸者多矣。

人生無賢愚㊀，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克免從《英華》。一作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苦辛㊁。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前兩段，賓主合敘。此言作客飄零之狀。上下四句，虛實相應。役役苦辛，飄若埃塵矣。不及野人，難免勞身矣。

㊀《蒿里曲》：聚精斂魄無賢愚。

㊁庾信詩：役役盡傷神。　曹植詩：能不懷苦辛。

憶昔村野人，其樂音洛難具陳。藹藹桑麻交㊀，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㊁。此言彼此客遊之故。上四想承平，下四記離亂。公侯等倫，猶《貨殖傳》言其人皆與千户侯等。客荊滯江，二語起下。

㊀陶潛詩：桑麻日已長。

㊁《楚辭》：吟澤畔之江濱。

峽中一卧病，瘧癘終冬春。春復扶又切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㊀，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㊁，嗜酒不失真。余今委修短㊂，豈得恨命屯。中兩段，賓主分列。此乃自敍衰病之況，承上我滯句。　病有因，爲傷故人而增劇。二公以下，有前後存亡之感。　不失真性，雖物化亦無憾矣。

㊀㊁㊂

㊀洙曰：蘇鄭，謂蘇源明、鄭虔。

㊁《莊子》：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㊂委修短，壽夭聽之於天也。《東征賦》：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

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上聲馬不用扶，每一作忽扶必怒嗔當作瞋。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㊀，才力老益神㊁。此言薛之心力過人，承上子客句。席珍，人皆推重。下言筋力之强，才思之雄，皆所謂心甚壯也。

㊀《漢書》：功業蓋代。

㊁鮑照《蕪城賦》：才力雄富。

青草洞庭湖㊀，東浮滄海濟。君山可避暑㊁，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去聲瞿唐，空念禹功一作力勤。末兩段，仍用賓主合敍。此想荆州風景，惜己不能出峽也。

㊀鄭曰：青草、洞庭二湖，俱在巴陵。

㊁君山，在岳州西南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居此，上有十二峰。

㊂《一統志》：君山，在岳州西南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居此，上有十二峰。

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㊀。高秋却束帶，鼓枻視青旻㊁。鳳池日澄碧，濟濟上聲多士新㊂。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㊃。上有明哲君㊄，下有行化臣㊅。此言欲去夔江，與薛共商出處也。松門峽險，爲之驚心吐藥，必深秋水落，方可鼓枻東行。若朝宁之上，有君有臣，薛當乘時有爲矣。余病，應前肺氣。健者，應前心壯。此章，前後四段各八句，中末二段各十句。

㈠《杜臆》：前《返照》詩「松門似畫圖」，蓋在夔江下流，一聞説及，至於吐藥而攬濕衣巾，其險不下於瞿唐矣。

㈡木華《海賦》：飛迅鼓楫。

㈢《詩》：濟濟多士。

㈣《袁紹傳》：董卓欲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

㈤《説命》：明哲實作則。

㈥衛宏《詩序》：天下喜王化復行。

送惠二歸故居 一作《聞惠二過東溪》

鶴注：詩云崖蜜、山杯，當是大曆二年春作。東溪，蓋指瀼東也。《洪駒父詩話》：劉路左車言嘗收得唐人雜編詩册，有老杜《送惠二歸故居》詩，卽此也。

惠子白駒一作魚。瘦㈠，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㈡，空谷滯一作值斯人㈢。崖蜜松花熟一作春㈤。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無一作生事㈥，黃一作園綺未稱臣。上四，送惠歸溪，惜之也。下四，溪中自適，慰之也。八與四應，言雖在空谷之中，不失爲黃綺高風。黃生注：崖蜜、山杯，卽柴門生事。黃綺尚多一出，惠乃未稱臣之黃綺，更覺高於古人矣。

㈠《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一四正用其語。

㈡蔡琰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

㈢黃生注：斯人，亦從《詩》中伊人字變換，避聲病也。

㊃《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釀松花所成。《杜臆》：山蜂釀蜜於高崖，從山上縋人採之。　唐信詩：山杯捧竹根。

㊄竹葉，酒名。　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　張協《七命》：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黄注：韓詩「且可勸買抛青春」，坡公歷引唐時以春名酒者爲證，不知春之爲義，因酒熟於春而名之也。

㊅又云：柴門，亦本《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意來。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音潮歡喜口號平聲絶句十二首

朱注：《唐史》：大曆二年正月，淮安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三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八月，鳳翔等道節度使抱玉入朝。　河北入朝事，史無明文，疑公在夔州，特傳聞而未實耳。　《杜臆》：《綱目》：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當指此事，詩蓋作於二年三月也。

禄山作逆降天誅㊀，更有思明亦已無。　洶洶人寰猶不定㊁，時時戰鬬欲何須㊂。　首章，喜河北寇平。　天寶之亂，起於安史，今元惡並除，小醜復何覬乎？末句乃戒詞。

㊀《後漢書》：往者王莽作逆，漢天人致誅，六合相滅。　《前漢·馮奉世傳》：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㊁《李德林集》：半天之下，洶洶鼎沸。

㊂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戰鬬之患。

其二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上聲錯相干㊀。　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㊁。　次章，喜邊境初静。　安史既平，戎狄亦退，此君臣戮力，而民社奠安時也。　末句乃勸詞。

㊀雜種，指吐蕃、回鶻、黨羌言。沈約詩：雜種寇輪臺。
㊁《呂氏春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其三

喧喧道路好童一作多歌謠㊀，河北將軍盡入朝音潮。自一作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平聲。一作交江漢客魂銷㊁。此聞諸鎮入朝而喜之也。河北入朝，出於道路童謠，蓋據一時傳聞而言耳。趙曰：客魂銷，自傷流落，不得還朝也。

㊀吳均詩：陌上何喧喧。《史記·帝堯紀》：康衢童謠。《淮南子》：諷之以歌謠。
㊁《恨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其四

不一作北道去聲諸公無表來，茫茫一作使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去聲者徒勞萬里一作百萬迴。此遡往時不朝而惜之也。曰不道，曰遣人猜，據迹而疑其心也。至是，則諸鎮之心迹可白矣。朱注：舊解引吐蕃陷京師，諸鎮不入援者，誤矣。

其五

鳴玉鏘金盡正臣㊀，修文偃武不無人㊁。興王會靜俗作盡妖氛氣，聖壽宜過平聲一萬春㊂。此喜其入朝，而頌美君身也。正臣，取其舍逆歸順。偃武，顧其永息干戈。玩末句，知當時人朝，乃爲聖壽節而來也。

㊀《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禁門者衆矣。梁費昶詩：鏘金驅響至。《楚辭》：正臣端其操行兮。
㊁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

㈡《尚書》：乃偃武修文。

㈢《世說》：孫皓《爾汝歌》：上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

其六

英雄見事若通神㈠，聖哲爲心小一身㈡。燕平聲趙休矜出佳麗㈢，宮闈不擬選才人㈣。此因其朝獻而規諷君心也。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請却之，而帝不聽。據此，則諸鎮將有逢迎以獻佳麗者，詩云「英雄見事」，當指常袞言。聖哲爲心，豫防逸欲也。小一身，言不侈天下以自奉。

㈠《孝經》：通乎神明。

㈡《左傳》：並建聖哲。

㈢《古詩》：燕、趙多佳人。《戰國策》：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之所出也。

㈣《前漢·翼奉傳》：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唐制：才人，正二千石。

其七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音潮天子，草奏何時一作人入帝鄉㈠。此遥聞入朝之事，嘆不能身見也。三章言武將入朝，此章兼及在朝文臣。

㈠《莊子》：華封人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其八

澶市連切漫山東一百州㊀，削成如案抱青丘㊁。包茅重平聲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㊂。已下三章，備記入朝諸事。此言節鎮朝而貢賦至也。山東諸州，卽河北地。包茅正供，與進佳麗者不同。

㊀《西京賦》：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澶漫，廣遠貌。

㊁《山海經》：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削成，雖云形勢，亦指削平禍亂而言。《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青丘，是也。

㊂《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代宗誤聽僕固懷恩之說，留田承嗣等於河北，遂成藩鎮跋扈之患。自此以後，幽薊十六州，不入版圖，幾六百年。公之思深慮遠，亦正在此也。

其九

東逾遼水北滹一作呼沱㊀，星象風雲喜共一作氣色和㊁。紫氣關臨天地闊㊂，黃金臺貯俊賢多㊃。此言疆域廣而人才盛也。遼水滹沱，亦河北地。共和，言一統大順。函關西控，可以收羅北地賢才矣。

㊀《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衞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至遼隧縣，入大遼水。《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後漢書注》：滹沱河，在今代州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一統志》：屬保定府束鹿縣。

㊁《史記》：周厲王出奔，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㊂趙注：紫氣關，卽函谷關。

㊃鮑照詩：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上谷郡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阮籍奏記：俊賢抗足。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其十

漁陽突騎去聲邯鄲兒㊀，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卽歸雙闕舞㊁，雄豪復扶又切遣五陵知㊂。此言主將歸心，而士卒效力也。突騎健兒，昔爲賊黨者，今爲國用矣。雙闕，謂都中。五陵，指郊外。《杜臆》：此并開導諸道之叛卒。

㊀後漢光武克邯鄲，置酒高會，從容謂馬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之。」《唐書》：磁州有邯鄲縣，屬河北道。

㊁蔡邕《陳留太守碑》：意氣精朗。

㊂《晉書》：慕容翰，性雄豪多權略。

其十一

李相去聲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一作雖老赤心存㊀。竟能盡說音稅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㊁。說諸侯，記其降叛之力。

㊀《後漢書》：光武推赤心，置人腹。

㊁《史記・高帝紀》：吾今而知天子之尊也。

朱鶴齡曰：按史，李懷仙先以范陽歸順，是時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但未有說諸侯入朝。夢弼謂是李光弼，近之。光弼在玄、肅朝，嘗加范陽節度使，又嘗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雖止遥領其地，亦可謂之擁薊門也。

錢謙益曰：《舊書》：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相繼赴闕，及懼魚朝恩譖，不敢入朝，

人疑其有二心，此詩特以白頭赤心許之。《八哀》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此公之直筆也。

其十二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㊀。神靈漢代中興主㊁，功業汾陽異姓王㊂。

推崇郭子儀也。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二年，首尾十二年，其間討安、史父子，却回紇、吐蕃，平僕固懷恩，斬周智光等，皆子儀百戰而後息兵。獨以異姓王配中興主，見其君臣一德，始終無間也。

㊀《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孫武子》：無擊堂堂之陣。

㊁《史記》：黃帝生而神靈。

㊂劉孝綽詩：齊楚磐石貴，韓盧異姓王。《郭子儀傳》：寶應元年，進封汾陽郡王。

錢謙益曰：河北諸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餘孽，擁兵擅地，朝廷不能制，公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思明立戒，聳動之以周宣、漢武，勸勉之以孝子、忠臣，末二章，則舉李、郭二公以爲儀表，其立意深遠若此。又曰：本朝弘正間，學杜者專法此等詩，模擬其槎牙突兀，粗皮老幹，以爲形似，而不知其敦厚雋永，來龍遠而結脈深之若是也。今人懲生吞活剝之病，并此詩與《秋興》、《諸將》而嗤點之，則又矮人觀場之見，豈足道哉。

月三首

此當是大曆二年六月初旬所作。曰巫山、曰二十四迴，則在夔州已二年矣。曰半輪、曰六上弦，則是二年之六月矣。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㊀，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没一作動半輪㊁。

故園當北斗，直想一作指照西秦㊂。此章見月而動歸思，是詠初晴之月。　嶂月新懸，故旅愁暫解。空照西秦，則客愁仍在。上是玩月而喜，下是思家而悲。　移深樹，避明月。動半輪，上弦月也。故園，指杜曲。

㊀沈約詩：崚嶒起青嶂。

㊁黃生注：魁魁、蝦蟆，如此粗醜字，惟少陵能用，然終不可訓。《左傳注疏》：魁魁，川澤之神也。《淮南子》：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酉陽雜俎》：月中有金背蝦蟆。劉孝綽詩：輪光缺不半。

㊂秦城，上當北斗，公故居所在。

其二

併照一作點巫山出，新窺楚水清㊀。羈棲愁裏見一作愁見裏，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沉體，進退情。不違銀漢落㊁，亦伴玉繩橫㊂。　此章，見月而傷久客，是通計兩年之月。　併照，承上來。照從月言，含下明字。窺就人言，含下見字。公客夔二年，故曰二十四迴。升沉進退，乃二十四迴中所見者。升沉，謂月有出沒。進退，謂月有盈虧。上弦之月早升，故夜違銀漢而先落。下弦之月遲升，故曉伴玉繩而猶橫。二句言久暫遲速之不同，正見其升沉進退也。不、亦二字，活看，謂不是如彼，亦是如此。他注謂望夜之月，自昏待旦，不落而常橫，却於上文不相貫矣。　以羈棲愁對二十四，乃借對法。

㊀庾信《馬射賦》：橫弧於楚水之蛟。

㊁鮑照詩：銀漢傾露落。

㊂《天文志》：杓三星爲玉衡。《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玉繩。

陶弘景《水仙賦》：橫帶玉繩。杜詩「春星帶草堂」，取帶字爲句腰。「亦伴玉繩橫」，又取橫字着句尾，知每字各有

來歷。

其三

萬里瞿唐月一作峽，春來六上弦㊀。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㊁。爽合風襟靜㊂，高當淚臉懸㊃。南飛有烏鵲㊄，夜久落江邊。

此章，對月而念孤棲，是專論半年之月。《杜臆》：中四，有一喜一恨意。時開暗室，則喜之而爽合風襟。故滿青天，則恨之而空當淚臉。一月而分作兩般，景隨情轉故也。夜落江邊，則無枝可棲，借烏鵲以自傷飄泊。

㊀王褒《月》詩：上弦如半璧。

㊁故故，猶云屢屢。

㊂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㊃張正見詩：淚臉年年流。

㊄烏鵲南飛，出魏武詩。

晨雨

黃鶴依梁氏編在大曆二年，今姑仍之。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一作逆旋去聲隨雲。暫起柴荊色㊀，輕霑鳥獸群。麝香山一半㊁，亭午未全分。

黃生曰：光處始見，葉上始聞，體物既精，而布置風雨雲霧四字，能將是日景

色，曲折描出。山色未分，應上雲霧。趙汸注：必霧起而方能灑地，經風折而旋卽隨雲，細之甚也，此與「烟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相似，蓋着題處所必用者。曰暫、曰輕，皆言其細小。　自晨至午，全詩皆用順寫，工細入妙。

㊀柴荆，小木。

㊁夢弼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夔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出麝香，故名。

黃生曰：讀「微雨不滑道」一章，以爲微雨難寫，故多從題外著筆，及閱此詩，能字字實寫小雨，以正面還題，真如化工肖物。

杜詩詳註卷之十九

過客相尋

詩云江山定居，當從黃鶴編在瀼西詩中。

窮老真無事㊀，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㊁，客至罷琴書㊂。掛壁移筐一作留果㊃，呼兒問去聲。蔡作間。一作問煮魚㊄。時聞繫音計舟楫，及此問吾廬。卜居無事，可以見客。三四客至之事，下言待客之情。忘盥櫛，不期客至。罷琴書，喜而出迎。移果供客，問雜魚傍，朴率之中，不失殷勤也。

㊀《漢・游俠傳》：呂公故舊窮老。

㊁沈君攸詩：地幽吟不斷。《唐書》：虞世南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

㊂《世說》：謝太傅往看戴安道，但與論琴書。

㊃薛道衡詩：掛壁屢移鈎。《北齊書》：邢子才脫略簡易，果餌之屬，置之梁上，客至下而共食。《世說》：孔君平詣楊氏，呼兒出屋設果。

㊄古樂府：呼童烹鯉魚。黃生注：移筐果，亦呼兒爲之，以下句綰上句，與「次第尋書札，呼兒覓贈詩」一例解。問煮魚者，家偶烹鮮，客至卽以同享，因呼兒問其熟否耳，此卽「盤飧市遠無兼味」之意。今按：張九成詩「疏果間溪

魚」，可悟杜詩，筐果間，煮魚之語。

前有《題郭明府茅屋》詩，問字亦兩見，彼是天人兼問，此乃主賓各問耳。

豎子至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豎子，猶今言小奚，卽阿段也。《史記・孔子世家》：一豎子。

櫙莊加切。或作楂，通作查梨纔一作且綴碧㊀，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㊁。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敲枕一作欲寄江湖客，提攜日月長㊂。此爲豎子供柰而作也。首二借形，喜柰之先熟。五六實寫，喜柰之鮮美。末聯乃奬勵之詞。乘風攜至，尚覺清涼滿把。帶露摘來，尤喜滋潤新嘗。《杜臆》謂其語帶仙靈氣。敲枕客，公自謂。

㊀《風土記》：櫙，梨屬，肉堅而香。

㊁《蜀都賦》：朱櫻春熟，素柰夏成。《本草》：今名頻婆。黃希曰：柰有二種。潘岳賦：柰曜丹白之色。

㊂提攜，謂豎子勤於供事。黃生謂公素提攜此子，故能善會人意，與前說不同。

園

此是大曆二年夏瀼西所作。瀼西草屋，公所居也，園隔瀼西之溪，別有茅舍。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㊀，朱果爛枝繁。始爲去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

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㊀。上四，赴園之景。下四，赴園之故。碧溪承水，朱果承園，乃渡溪而入也。始置此園，本以求靜，今厭市喧，故避於此。盤飧自足，無求於外矣。

㊀何遜詩：碧溪水色闊，搖艇煩舟子。

㊁《左傳》：盤飧置璧。注：熟食曰飧。雲安詩「椒盤媚遠天」，卽此詩媚盤飧意。爛，謂燦爛。媚，可愛也。

歸

《杜臆》：此詩與前章相繼而作，前是往園，此是園中歸也。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一作纔有地，峽外絶無天。虛白高人靜㊀，喧卑俗累牽㊁。他鄉閱一作悦遲暮，不敢廢詩篇。上四，歸村之景。下四，歸村有感。園中無事，可以袒衣，及歸則束帶騎馬，又卸馬渡船，自瀼西而東，兩句中，地平天寬，儘堪自適，乃不能學高人之靜，而仍爲俗累所喧，故欲藉詩以遣意。靜喧，承上章來。「峽外絶無天」，見瀼土獨露天光，與上句一意。

㊀《莊子》：虛室生白。注：人能虛心遊世，則純白備於內。江總詩：山宇生虛白。

㊁顧注：《瀼西》詩有「市喧宜近利」句，知喧亦不免俗累，如刈稻等事。《吳越春秋》：有高世之行者，必有負俗之累。凌敬詩：心灰忘俗累。

王嗣奭曰：此詩本爲愛靜厭喧而作，乃結以不廢詩篇。又如《別崔潩》詩，惓惓於憂主濟時，而結以薛孟論詩，公蓋以詩爲生平要事，直欲藉以垂訓千古，非但作驚人語也。今其詩具在，有名世語，有經世語，有維世語，有醒世語，有超世語，又有涉世語。至於事係綱常，情關倫序，則刳心瀝血，寫出良心之所必不容已而古今詞人所必不能到，直踵三百之遺

躅，宛然孔氏家法也。孔子周流而道不行，始刪述六經以垂憲。公則衰謝不忘報主，遲暮不廢詩篇，濟世訓世，惓惓意中。子雲、仲淹擬孔子，反貽譏僭王，子美以無心暗合，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

園官送菜并序

朱注：《送菜》詩云「常荷地主恩」，《送瓜》詩云「柏公鎮夔國」，則知地主卽柏都督。都督，乃茂琳也。《舊書》：大曆元年八月，茂琳方遷邛南節度。其到夔州，必在元年、二年之交，草堂編入二年爲是。園官，管園之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去聲也，比而作詩。

清晨送一作蒙菜把，常荷去聲地主恩㊀。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㊁，馬齒葉亦繁㊂。青青嘉蔬色㊃，埋没在一作自中園。首敍正意，還詩序上截。趙注：所送止苦苣、馬齒，惜園中嘉蔬，未嘗摘以相遺也。

㊀《左傳》：地主歸餼。《國語》：越王曰：「後世有敢侵蠡之地者，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㊁《本草》：苦苣，卽野苣也，野生者，又名褊苣，今人家常食爲白苣。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

㊂《圖經本草》：馬齒莧，雖名莧類，而苗葉與人莧輩都不相似。一名五行草，以其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也，亦可食，少酸。

㊃古詩：青青河畔草。　張載《登成都白菟樓》云：原隰植嘉蔬，而惟存苣蕑。

園吏未足怪，世事固一作因堪論平聲。　鳴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㊀。　此乃慨世之語。　亂後荆棘，故不

㊀《道德經》：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焉。

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㊀。　小人塞音色道路，爲態何喧喧㊁。　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茬昏㊂。

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　一經器一作氣物内，永掛粗刺痕。　此敍喻意，還詩序下截。　奪蕙

草，擁葵茬，所謂掩嘉蔬也。　小人塞道路，乃題中比義。　絲麻雜羅紈，又比中之比。　點染，言美惡混雜。　不易虞，在意料

之外。

㊀洙曰：蕙草，蕙草也。

㊁何遜詩：喧喧動四鄰。

㊂希曰：葵，如戎葵、兔葵、楚葵、蓼葵。　茬，如茬菽、桂茬，皆嘉種也。　馬融《廣成頌》：桂茬鳧葵。

桂茬，葉下紫色，氣甚香。　《爾雅疏》：蘇，一名

志士採紫芝㊀，放歌避戎軒㊁。　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仍以感慨作結。　採芝避軒，自歎隱居避

人。　感動百慮，則並廢身世矣。　此章首中二段各八句，腰尾二段各四句。　篇中一經二句，語冗可删。

㊀採芝，用四皓事。

㊁虞世南詩：輕裾不遑合，驚策駭戎軒。

王嗣奭曰：《詩序》謂小人妬害君子，不言何等小人，蓋當時武夫健卒，倖功得官，而凌侮志士幽人者不少。　此詩前云

園官送菜

戰伐荆棘，中言小人塞道，爲態喧喧，終言志士採芝，以避戎軒，謂此輩也。止露戎軒二字，詩人慎言如此。又《夔府詠懷》詩云：「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其縱恣可知。

園人送瓜

當是大曆二年夏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㊀，共少及溪老㊁。傾筐蒲鴿青㊂，滿眼顏色好。首敍送瓜，誌柏公之惠。瓜熟不早，因夔州土瘠。滯務一掃，庶政更新矣。溪老，公自謂。蒲鴿，喻瓜色之青翠。

㊀《左傳》：晉侯不食新矣。

㊁《北齊書》：蘭陵王長恭爲將，每得一瓜，必與將士共之。《通鑑·宋文帝紀》：謝弘微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

㊂《詩》：傾筐塈之。師氏曰：青瓜，色如蒲鴿。蒲鴿、狸首，皆瓜名也。今按：狸首之甘美，出張載《瓜賦》，未知蒲鴿出何書耳。朱注：《齊民要術注》：凡瓜落疏色青黑者爲美，黃白及斑，雖大而惡。

竹竿接嵌丘衙切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㊀，愛惜如芝草㊁。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竹竿引泉，藉以浸瓜。水玉，言其寒。芝草，言其貴。抱瓜來送，此園人預訂之詞。嵌竇，謂泉穴。鳥道，指高山。

㊀《抱朴子》：崑崙山有玉瓜，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㊁魏文帝《與吳質書》：浮甘瓜於清泉，沉

朱李於寒冰。

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甜瓜耳。按：水玉，解作水精，本郭璞《山海經注》。據公《送原少府》詩云「瓜嚼水精寒」可證。《杜臆》謂瓜中有水可解炎熱，故稱水玉，可當別號。此另一說。

㈡晉嵇含《瓜賦》：其名龍膽，其味亦奇，是謂土芝。《廣雅》：土芝，瓜也。

㈢謝朓《辭隨王子隆箋》：邈如墜雨，飄似秋蒂。

㈣邵注：小童可抱，亦見瓜之大。

東陵一作溪跡蕪絶㊀，楚漢休征討㊁。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㊂。末從種瓜，作慰勞園人之語。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㊀《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

㊁《周語》：有征討之備。

㊂《詩》：勞人草草。注：草草，勞心也。趙曰：此詩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字義不同，故得重用耶。

課伐木并序

此當是大曆二年夏，居瀼西時作。黃鶴編在元年，非也。

課隸人伯夷《杜臆》：伯當作柏，隸人不當名伯夷、辛秀、信行去聲等，入谷斬陰木，入日四根止句，維

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音畏積音志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音小，與筱同簜徒黨切，伊仗一作杖支持，則旅次一有於字，疑羨小安。山有虎句，知禁句，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晉作撞。一作搶突句。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葡一作桃。一作菊鏡爲牆，實以竹，示式遏爲去聲與虎近，混淪平無良句。賓客憂一作齒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默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文誦。課伐木以補籬，伐竹篠以固牆，安旅居而防虎患也。末段另爲一意，言此地近虎，并有無良者，混雜其間，致旅客負害馬之憂，得苟存活便爲幸，自柏公鎮此，可以默銷矣。敢輩。」卽此意也。少陵詩序多古拙難解處。秦少游《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謂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鄭玄注又云：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條枚，見《詩·召南》注：枝曰條，幹曰枚。《景福殿賦》：叢集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禹貢》注：篠，箭竹。簜，大竹。《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及閱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耳。張湍注：白葡，蓋其地易生之本，如北地榆柳，取其板可作牆，又編以竹也。《詩》：式遏寇虐。《江賦》：或混淪乎泥沙。《詩》：人之無良。《莊子》：具茨山童子謂黃帝曰：「爲天下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云去其害馬者而已。」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童一作奴僕。清晨飯上聲其腹一作腸，持斧入白谷。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去聲山麓㊀。尚聞丁丁音爭聲㊁，功課日各足。蒼皮成一作見青冥曾音層巔後㊂，十

委積吳本作積委，素節相照燭㈣。首敍課隸伐木。用力也。蒼皮，指木。素節，指竹。

㈠張衡《南都賦》：攢立叢駢，青冥芊眠。謝靈運詩：築觀基層巔。

㈡麓，山足也。曾巔，言高。十里，言遠。下山麓，斬木而還。尚聞聲，勤於

㈢《詩》：伐木丁丁。

㈣《七啓》：符彩照燭。照燭，言其光澤。

藉汝跨小籬㈠，當仗一云杖。一云材苦一云若虛竹㈡。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㈢。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次言結籬防虎。斬木爲樁，取竹編籬，若不爲此禁防，恐其害甚於干戈矣。此序所云「山有虎」、「示式遏」也。

㈠汝，指木言。

㈡趙注：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

㈢乳獸，乳虎也，虎之有力者，或曰牝虎。

城中賢府主㈠，處上聲貴如白屋。蕭蕭理當作治，避高宗諱也體淨㈡，蜂蠆不敢毒㈢。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此喜盜賊初息。盜不犯境，見柏公新政，惟虎窺村落，尚須隄防耳，此序所云害馬之徒默息也。

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柏都督。公嘗爲柏都督作謝上表云：「先之以簡易，開之以産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勤，又禁將士之暴。」所謂治體淨也。朱注：時夔州已升爲府，故云府主。前《送瓜》詩云：「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此云：「蕭蕭理

體淨，蜂蠆不敢毒。」語意正相合。

㈠《晉書・孫楚傳》：參軍不敬府主。《北史・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

㈡潘尼碣：深達治體。

㈢蜂蠆，比盜賊。

泊舟滄江岸，久客憤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修㈠，衰年怯幽獨。爾曹以下，慰用力之勤。所觸，謂虎觸藩籬。含蓄，謂虎藏崖嶠。《杜臆》：爲輕執熱，爲去聲我忍煩促。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㈣。末乃歸功隸人也。幽獨以上，述畏虎之意。爾曹以下，慰用力之勤。所觸，謂虎觸藩籬。含蓄，謂虎藏崖嶠。《杜臆》：爲我忍煩促，見不得已而用之。此章前後各十二句，中二段各六句。

㈠袁閎《三國名臣序贊》：牆宇高嶷。

㈡庾信詩：秋光麗晚天。

㈢江淹詩：季月寒氣重。泛菊，謂酒中泛花。張正見詩：菊泛金枝下。《風俗記》：重陽相會，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謂之泛菊。李嶠《九日》詩：仙杯還泛菊，寶饌且調蘭。

㈣孔融書：酣飲一斛。胡夏客曰：結語從《盤中》詩意化出。

王嗣奭曰：公憫其執熱煩促，有民吾同胞之意，犒勞僕人，世俗作套事，公却以爲實事，而人之於詩，具見真懇之意。又云：此篇及前後諸詩，正晦翁所云鄭重繁絮者。鍾氏則謂其處家常瑣細事，有滿腔化工，全副王政，真能細心看杜詩者也。

柴門

此當是大曆二年夏，自東屯往瀼西作。　黃鶴編在元年，此時初寓草閣，不當云茅棟清池也。

泛一作孤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音干旱天，其氣如焚柴㊀。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音酣蝦。此從朱本，舊作哈呀㊁。前三段，記瀼西回望之景。此望兩崖東城也。泛舟，從東屯而至也。兩崖，卽瞿唐兩崖。東城，夔州之東，故云東城。日照城，則見旱氣如焚。日臨崖，則見長影餘光。

㊀《爾雅》：燔柴，積薪而焚之也。

㊁庾信詩：長影臨雙闕。《詩經正義》解窈窕爲幽深閒靜。《上林賦注》以谽谺爲洞谷空大。此言崖影直沒窈窕之處，餘光散在空洞之中。秦宓奏記：晝不操燭，日有餘光。朱注：《韻書》：哈，胡紺切，啣也。呀，虛加切，張口也。於詩無涉，當是谽谺之訛。《上林賦》：谽呀豁開。呀，與谺同。閜，許雅切，豁開也。

大江蟠嵌口含切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迸壁攢鏌音莫鋣㊀。蕭颯一作瑟灑秋色，氛一作氣昏曛日車。此望瞿崖江水也。嵌根，指崖。歸海，指江。下衝，承江。迸壁，承崖。蕭颯，江邊秋意。氛昏，崖前暮陰。割坤軸，言深嚙地底。攢鏌鋣，言簇如列劍。

㊀《吳越春秋》：吳使干將造劍二，一曰干將，二曰鏌邪。鏌邪者，干將之妻名。

峽一作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攲斜。巴一作巨渠決太古，衆水爲長蛇。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此望大江衆流也。峽門正派，窄而且攲，見勢之險危。巴渠支流，衆水

同注，見源之鍾滙。吳鹽蜀麻，中集夔江，又見其爲一大都會。朱注：《水經注》：廣溪峽，乃三峽之首，夏后疏鑿。今詩云「峽門自此始」，與《水經注》合。又公詩「瞿唐爭一門，雙崖壯此門」，即此詩所謂峽門也。他本訛作峽，遂以峽門爲夔州地名，大謬。古詩：赴壑如長蛇。《水經注》：清水出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獽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

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㈠。萬物附本性，約一云處身一作性不願一作欲奢㈡。濁醪與脫粟㈤，在眼無咨嗟㈥。後三段，敍柴門客居之情。此言居食粗給，遊子可以託身。「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便有素位而行之意。

清池有餘花㈣。茅棟蓋一牀㈢，

㈠《江賦》：或混淪乎泥沙。附本性，言隨性所適。

㈡《吳越春秋》：下以約身。《運命論》：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㈢沈約詩：茅棟嘯蹲鴟。

㈣曹植詩：清池激長林。

㈤洙曰：濁醪，用嵇康事。脫粟，用公孫弘事。

㈥阮瑜詩：舉坐同咨嗟。

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㈠。貧賤一作窮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于干戈際，宅幸蓬華遮㈡。石亂上上聲雲氣，杉清一作青延日一作月華㈢。此言景趣堪娛，老年藉以自慰。貧賤固其常，富貴任生涯」，又有樂天知命之意。

㈠陶潛詩：山氣日夕佳。

㈡沈約《郊居賦》：歸閑蓬藁。

㈢閻人倩詩：清池映日華。

賞妍又分音問外，理愜夫扶又切何誇㈠。足了垂白年㈡，敢居高士差義從差等之差。韻從本音㈢。

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此言足已無求，結出題詩之興。「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較上約身常貧，更進一層，直窺見孔顏樂處矣。「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看清池蓬藁，非養名高，又幾於遯世無悶矣。少陵晚年，識趣超絶如此。前云回首，是登岸回望；此云回首，是詩成再望也。此係古詩，麻、佳通用。此章，前後三段各六句，中間三段各八句。

㈠謝靈運詩：意愜理無違。

㈡《晉書》：畢卓云：「拍身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班超書：今超年已垂白矣。

㈢敢，猶豈敢。《後漢・梁鴻傳》：仰慕前世高士。《世説》：殷仲堪謂子弟云：「弗以我受任方州，云豁平昔時意。」

槐葉冷淘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朱曰：以槐葉汁和麵爲冷淘。盧注：有槐牙温淘，有水花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㈠。新麵來近市㈡，汁滓宛相俱㈢。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㈣。碧鮮俱照筯㈤，香飯兼苞蘆㈥。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一作此珠。此記製淘之法，備稱其佳美。《杜

臆》：蒸淘過熟，其質消減，故加餐愁其易盡。　碧鮮句，言色佳。香飯句，比味美。以冷淘勸人食，比之投珠，甚言其可愛。

㈠曹植詩：中厨辦豐膳。

㈡庾信《小園賦》：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㈢《周禮》「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

㈣古詩：努力加餐飯。

㈤《吳都賦》：玉潤碧鮮。

㈥夢弼曰：苞蘆，蘆筍也。盧注：蘆荻之屬，甲而未拆曰苞，公《出峽》詩「泥筍初苞荻」可證。朱注引《説文》：蘆，飯器也，亦作簏。又引《管子》道有遺苞，言取冷淘兼香飯，苞裹於飯器中，欲以贈人耳。按：此説太拙，贈人冷淘，何必又加香飯乎。僞蘇注又云：蜀人呼魚鮓爲冷淘。朱氏已闢其謬妄矣。

願隨金騶裹㈠，走置錦屠蘇又作廔蘇㈡。路遠思恐泥去聲㈢，興去聲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㈣。萬里露寒殿㈤，開冰清玉壺㈥。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遠注：此對冷淘而思入獻，蓋每食不忘君也。此全是比喻。路遠則欲達不能，興深則初心未改。獻芹之意雖微，薦藻之誠可鑒。倘寒殿玉壺之間，亦須此物，何時得以上陳耶。句句道出忠愛苦衷。此章兩段，各十句。

㈠應劭《漢書注》：古青駿馬名騶裹，一日行萬五千里。

㈡《玉篇》：廔蘇，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廔蘇。蕭子雲《雪賦》「没屠蘇之高影」是也。又《廣韻》：廔蘇，酒名。元日飲之，可除溫氣。蓋昔人居廔蘇釀酒，因以名之也。

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晉志》謠曰：屠蘇障日覆兩耳。劉孝威詩：「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是也。此言馳貢冷淘，當用前說。

㈢《朱子語類》：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東坡寫此詩到「路遠思恐泥」，云：「此不足爲法。」

㈣《左傳》：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顏注：區區，小也。

㈤《上林賦》：過鴳鵠，望露寒。露寒，殿名。

㈥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上上聲後園山脚

鶴注：詩云「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公以乾元二年入隴右，至大曆三年爲十年，然是年正月已出峽，今首云「朱夏熱所嬰」，乃二年夏作無疑。《上林賦》：遊於後園。

朱夏熱所嬰㈠，清旭一作旦步北林㈡。小園背音佩高岡㈢，挽葛上上聲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疏襟。潛鱗恨水一作川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㈣，劣於山有陰。石根張作原遍天下㈤，水陸兼浮沉。

首記山脚勝景。上四，曉登山脚。中四，山前所見。下四，登山而慨世也。潛鱗、去翼，承駐目來，亦寓自況。勿謂大地無疆，此山便劣，今舉世藉石椹以療飢，則水陸皆屬浮沉耳，不若園中猶可寄跡也。

㈠傅毅賦：踐朱夏之炎赫。

㈡《江賦》：視霧浸於清旭。曹植詩：徘徊步北林。

㊂《詩》：于彼高岡。

㊃《易》：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㊄張遠引《尸子》：菅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菅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菅子者，却行齊踵焉，此詩借比世路之險窄也。舊本作石楥。沈存中云：石楥，木名，子如苓蘺，其皮可禦饑，時天下荒亂，水陸並載石楥以充糧。

自我登隴首㊀，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一作倚薄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㊁，久客藉黃金㊂。敢爲蘇門嘯㊃，庶作《梁父吟》㊄。此從後園感懷。上四，留蜀之久。中四，思鄉之切。下四，窮老而傷情也。戎馬，指周智光犯京。骨肉，謂弟妹飄零。久客藉金，不得爲蘇門之長嘯，而志士惜日，猶思作梁父之行吟，蓋終不能忘情於用世耳。二句。

㊀庾信詩：不言登隴首。

㊁古詩：志士苦日短。

㊂又：徒有萬里志，欲行囊無金。

㊃《阮籍傳》：籍常於蘇門遇孫登，還半嶺，聞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嘯也。

㊄黃生謂：《梁父吟》，非竊比諸葛也，陸機、沈約各有《梁父吟》，皆傷時運易逝之意。此另一說。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去聲叔朝音潮謁

張遠注：鄉弟，故鄉同姓之弟。　朱注：唐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大曆二年六月，自蜀還朝。當是其時作。

令弟尚爲蒼水使㈠，原注：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使，去聲。名家莫出杜陵人㈡。比必二切。一作此來相去聲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莫度清秋吟蟋蟀㈤，早聞今本一作開黃閣郭作閤畫麒麟㈥。題本送韶，因陪黃門朝謁，故詩中兼及鴻漸。首句提杜韶，次句起鴻漸。安蜀、入秦，此敍朝謁之故。捨舟策馬，杜韶陪行。拖玉腰金，鴻漸朝服。捨舟策馬論平聲兵地㈢，拖玉腰金報主身㈣。莫度清秋，望韶速往。早聞黃閣，期漸功成也。下四，皆弟叔雙關。《杜臆》：弟爲蒼水使，而加一尚字，見官未稱其才。

㈠謝靈運詩：末路值令弟。　《吳越春秋》：禹登衡嶽，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於此，故來候之。」

㈡王洙曰：杜陵有南北杜，最稱名家。

㈢韶出峽後，從荆州陸道歸，故曰「捨舟策馬」。　《吳越春秋》：捨舟而去。又：策馬飛輿，遂還宮闕。

㈣洙曰：《西征賦》：拖鳴玉以出入禁門。　岑文本頌：腰金鳴玉，執贄奉璋。

㈤韶行在六月，囑其勿逗遛中途而聽蟋蟀秋吟。舊注引王褒頌「蟋蟀俟秋吟」是也。盧注引潘岳《秋興賦》「蟋蟀鳴於軒屏」，蓋以潘岳爲黃門侍郎，晉有黃門侍郎。《唐志》：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曰東臺侍郎。乾元元年，又曰黃門。不知此句乃説杜韶，非説鴻漸也。

㈥鶴曰：漢有給事黃門侍郎，取其與杜黃門相合，不知此句乃説杜韶，非説鴻漸也。《演義》：黃閣，蕭何所作。

崔旰殺郭英乂，竊據成都，罪在必討。鴻漸初赴鎮時，權爲姑息偷安，或勢非得已。及入朝之日，自宜密奏帝前，斬旰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都下，以正典刑。詩曰論兵地，見離蜀可以用兵矣；曰報主身，見受恩宜思報國矣。此時若能補過立功，尚可勒名麟閣也。下截頌中有諷，寓意微婉。後鴻漸廣爲貢獻，薦崔旰才堪寄任，豈公屬望本意乎？

蔡夢弼曰：考《杜氏家譜》：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成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憕、悰、恂、愔。從郁二子：牧、顗。群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夢弼因覽其譜系，而爲之書。

謝杰曰：公視杜陵之族甚疏，然公亦世貴，固無藉其尺五天矣。

灩澦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夏作。《舊史》：大曆二年，河東、河南、江浙、淮南、福建等道五十五州奏水災，蜀雖不預，宜亦水高矣。

灩澦既没孤根深㊀，西來水多愁太陰㊁。江天漠漠鳥雙去㊂，風雨時時龍一吟㊃。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去聲㊄，休翻鹽井擲一作橫，一作摸黃金㊅。

水勢，而戒人冒險也。在四句分截。灩澦根没，以水多故也。江天風雨，即太陰愁慘之象。鳥去龍吟，則人不可往矣。回首，見險知止也。淚襟，阻水難下也。少年無賴，逐利輕生，故戒其翻鹽以擲金。

㊀王濬表：孤根獨立。

㈡朱瀚曰：水，卽太陰也。公詩「黑入太陰雷雨垂」，亦言氣象愁慘耳。舊指水神自愁，非是。吳楊泉《五湖賦》：太陰之所毖。

㈢周王褒詩：漠漠樹烟起。

㈣陶潛詩：時時見遺烈。

㈤《韓信傳》：淮陰惡少年。

㈥翻，乃翻飛之意，舟行疾也。擲，換也，又賭錢也。沈攸之詩：半醉驪歌應可奏，上客莫慮擲黃金。若作橫，讀去聲，謂非理橫取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曰：詩下雙字極難，便須七言五言之間，除去四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添「漠漠」「陰陰」四字，爲嘉祐點化，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乃爲超絶。近世王荆公詩「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園林往往青」，與蘇子瞻詩「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可以追配前作。

今按：王摩詰乃盛唐人，李嘉祐乃中唐人，胡元瑞謂是李剪王句，非王演李語，石林誤矣。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鶴注：此當是夔州作，故云：「楚江巫峽半雲雨。」終明府，當是奉節宰，故云：「爲政風流今在茲。」按：杜詩凡稱月、稱日者，皆指節候言。此七月一日，乃立秋之日，故曰「秋風此日灑衣裳」。後有詩題《大曆二年九月三十

日》，而詩云「悲秋向夕終」，則恰好秋盡矣。

高棟曾音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㊀。絶壁過雲開錦繡㊃，疏松夾黃作隔水奏笙簧㊄。看君宜著陟略切王喬履㊅，真賜還疑出尚方㊆。此章從水樓説起，結終明府。首切水樓，次貼初秋。樓高風颯，如此翛然，疑下陰山之雪。今對之不忍舍去，非爲無郎署而留此，正以壁開錦繡，松奏笙簧，樓上見聞絶勝故耳。終在此間，去仙何遠，故遂以王喬比之，且望其即真也。

㊀張華詩：穆如灑清風。

㊁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西附陰山，其地四時常有冰雪，雖六七月，雨雹甚盛。《廣志》：代郡陰山，五月猶宿雪。

㊂又曰：尚書郎，漢置四人，口銜雞舌香，以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

㊃謝靈運詩：晨策尋絶壁。　劉繪詩：交錯錦繡陳。

㊄《詩》：吹笙鼓簧。

㊅王喬履，見四卷。原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句。

㊆《孝平帝紀》：吏在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迺爲真。《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一曰尚方。師古曰：尚方，主作禁器物。

真食之俸。

其二

處音伏。舊作宓，誤。宓，音密子彈琴邑宰日㊀，終軍棄繻英妙時㊁。承家節操七到切尚不泯㊂，爲

政風流今在茲㊃。可憐賓客盡傾蓋㊄，何處老翁來賦詩㊅。楚江巫峽半雲雨㊆，清簟徒點切疏簾看弈棋㊇。

文好客好詩，可見明府風流。彼衆賓傾蓋，飲酒彈棋，都屬官僚舊知，公以羈旅老翁，賦詩看弈於其中，獨有無限悲涼之意。黃生曰：此詩首尾皆對，人多不覺。五六失粘。

㊀《呂氏春秋》：虙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彈鳴琴而治之。

㊁《漢書》：終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遂棄繻而去。後爲謁者，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曰：「此乃前棄繻生也。」繻，帛邊也。裂繻頭合爲符信，卽傳符也。《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

㊂《抱朴子》：承家繼體。《晉書・周嵸傳》：少有節操。

㊃《左傳》：子產爲政。《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

㊄《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鄒陽傳》：古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㊅阮籍詩：誰謂此何處。魏文帝書：已成老翁。

㊆雲雨，用宋玉《高唐賦》。

㊇江淹賦：夏簟清兮晝不暮。魏文帝書：彈棋間設，終以博弈。

蘇軾《東坡詩話》：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黃生曰：前首多寫景，後首多敍事，相合成章。後首一結，寫景真趣在目，可庇前路之板重，此章法自爲振救也。

行去聲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時作。是年秋，始遷居東屯。朱注：行官，是行田者。韓文公《答孟簡書》：「行官自南迴過吉州。」蓋唐時有此名目。鶴曰：行，音去聲，如行酒之行，付與也，使之領，故曰行官。　題言補足稻畦之水，《杜臆》謂補稻、補水是兩事，非也。玩全詩，俱言畦水可見。

東屯平聲大江北一云枕大江㊀，百頃平若案㊁。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加溉灌㊂。更平聲僕往方塘㊃，決渠當斷岸㊄。上四稻畦之水，下四行官補水。插秧適云已，引溜翻匙」之句。

㊀《杜臆》：按《志書》：城東有東瀼水，公孫述於水濱墾稻田百許頃，號東屯，稻米爲蜀第一，故公《孟冬》詩有「嘗稻雪

㊁百頃，萬畝也。

㊂崔瑗歌：穿溜廣灌溉，決渠作甘雨。

㊃《記》：乃留更僕。注：以番次更代使之也。　劉楨詩：方塘含白水。

㊄鮑照《蕪城賦》：崒若斷岸。

公私各地著直略切㊀，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正異》作朋見溪黃生作蹊畔一作伴㊁。芊芊一作芋芋。一作竿竿炯翠羽㊂，剡剡以冉切生一作向銀漢㊃。鷗鳥鏡裏來㊄，關山雪邊看。上四，行官歸答之詞。下四，公想稻畦之景。　自補水之後，公私地畝，浸潤有餘，今主守之事，問之家僮，皆分明共見者。主守，屬

行官自稱。　朱注：芊芊二句，言苗色之青葱。鷗鳥二句，言畦水之明淨。　蔡興宗《正異》作分朋，謂芸者必分朋曹而進。今按：芸田須用多人，引水不必分朋，不如仍作分明。故云關山，與他處關山不同。《杜臆》：瀼田在上牢、下牢兩關之間，故云關山。

㈠《梁武帝集》：公私畝畝，務盡地利。　《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注：地著，謂安土也。

㈡庾信《春賦》：分朋入射堂。　黃生注：蹊，是田界。

㈢潘岳詩：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　《洛神賦》：或拾翠羽。

㈣《玉藻》：弁行剡剡起屨。注：剡剡，起貌。　《說文》：剡，銳利貌。　《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銀漢。

㈤庾信《行雨山銘》：樹入牀前，山來鏡裏。

秋菰成黑米㈠，精鑿音作。一作穀傳一作傅白粲㈡。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㈢。旅食㈣，作苦期壯觀去聲㈤。遺穗及衆多㈥，我倉戒滋漫㈦。　上四言秋成可望，下四欲有無與共。　黑白紅鮮，皆畦中所收者。玉粒自食，而紅稻霞散，此即遺穗也。及衆多，將分惠於人。戒滋漫，不專利於己。　張遠注：此係仄韻排律，效六朝體也。

㈠陳藏器曰：菰首小者，擘之內有黑灰如墨，名烏鬱，人亦食之。　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

㈡《左傳注》：鑿，謂治米使白，本作糳。凡舂米，一石得三斗爲精，得四爲鑿。　《漢書注》：白粲，謂擇米使白粲粲然。

㈢《拾遺記》：環丘上有方壺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群飛於湖際，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　沈約詩：玉粒晨炊，華燭夜炳。　《韓信傳》：晨炊蓐食。　鮮于注：江浙人謂紅米曰紅鮮。　李百藥詩：羽觴傾綠蟻，落日照紅鮮。

㊃《辯命論》：終然不變。　魏文帝云：旅食南館。

㊄楊惲書：田家作苦。　黃注：壯觀，言委積之高。《封禪書》：天下之壯觀。

㊅《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㊆又：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秋行去聲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鶴注：此是大曆二年秋自瀼西居東屯時作。　行官督促東渚耗稻，乃夏間事，至秋而其事將畢，又遣女奴豎子往問，令其始終毋怠也，故篇中將全歲農功，詳悉言之。　東渚，卽東屯。　小洲曰渚。　舊注：耗，減也，謂蒲稗之能爲禾害者，盡減去之。　盧注：《漢高本紀》中縣人以故不減耗。注曰：耗，損也。今云耗稻，謂損去其草，使稻得長，猶耘苗也。　朱注：《說文》：耗，本作秏，稻屬，從禾，毛聲，今作耗。《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玄山之禾、南海之秏。　督促秏稻，言督促田禾之事。　今玩詩首段意，自當以舊注爲正。

東渚雨今足，　行聞粳稻香㊀。　上天無偏頗㊁，　蒲稗各自長㊂。　人情見非類，　田家戒其荒㊃。

功夫競揩搰㊄，　除草置岸旁㊅。　秋成在望，　故粳稻欲香。　生物無偏，　造化之仁。　草除非類，裁成之道也。

㊀洙曰：謝靈運詩：澥池溉粳稻。《字林》云：糯，黏稻。粳，稻不黏者。

㈡《漢書》：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㈢謝靈運《湖中作》：蒲稗相因依。《前漢·郊祀志》：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漢書》：劉章歌：「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㈣《漢·武帝紀》：野荒治苛者。

㈤《莊子》：揩揩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㈥《食貨志》：芸，除草也。

穀者命之」云令士本㊀，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音異㊁，並驅去聲紛遊場從吳本，一作動莫當㊂。此言春耕之事，客居所急。

㊀《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晉書》：黎元以穀爲命。

㊁《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望月而喘。」注：水牛也。

㊂《詩》：並驅從兩牡兮。《籍田賦》：遊場染屨。

豐苗亦已穊几利切。或作溉㊀，雲水照方塘㊁。有生固蔓延㊂，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一作挈頗在綱㊃。此言夏芸之事，責在張望。水多草生，恐滋蔓延，故須專意隄防。所督雖多人，提綱則行官也。

㊀《漢書》：深耕穊種。注：穊，稠也。穊種，言多子孫。

㊁李巨仁詩：白水溢方塘，淼淼素波揚。

㊂《采葛歌》：葛不連蔓葉台台。

㊃《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荆揚風土暖㊀，肅肅候微霜㊁。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㊂。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㊃。此因秋收將近，遣人往問。　霜降，乃成熟之候。　主守，指行官。　踰岡，越山至東屯也。

㊀《晉書・阮籍傳》：樂其風土。

㊁阮籍詩：陰氣下微霜。

㊂《周書》：惟土物愛，厥心臧。

㊃傅亮詩：總旆崇岡。

西成聚必散㊀，不獨陵我倉㊁。豈要平聲仁里譽㊂，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㊃，蟋蟀近中堂㊄。荏苒百工休㊅，鬱紆遲暮傷㊆。末擬秋成後情事。　亂世之人，每多窮促，故散粟以周鄰里，即前章遺穗及衆多意。北風以下，當與《豳風》「蟋蟀牀下，蹇向墐户，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參看。玩此一段，見公先人後己，大道爲公之念。　此章起結各八句，中三段各六句。

㊀《書》：平秩西成。

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㊂《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

㊃《詩》：北風其涼。　又：蒹葭蒼蒼。

㊄又：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㊅謝靈運詩：履運傷荏苒。　《月令》：霜降百工休。

㊐陸士衡詩：紆鬱遊子情。　謝琨詩：遲暮獨如何。

黃生曰：杜田園諸詩，覺有傲睨陶公之色，其氣力沉雄，骨力蒼勁處，本色自不可掩耳。

其獎賞，此詩乃云「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則二人之賢否見矣。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一作柑，後同林

當是大曆二年七月作，故詩云「三伏適已過」。

《杜臆》：時暫往白帝城而阻雨也。

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爲奉節縣西瀼水。

三伏適已過㊀，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　首記秋日阻雨。

㊀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王彪之《井賦》：三伏焦暑，亢陽重授。《漢·郊祀志》作伏祠。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古伏日，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寰宇記》：夔州大昌縣西，

壞舟百板坼，峻岸復扶又切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去聲勞寸心。佇一作倚立東城隅㊀，悵望

高飛禽。　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　晉王初一棄作層陰。　此歎不得歸瀼西。

上四，言無舟可渡。下六，東望增慨也。　盧注：瀼西咫尺，非比玄圃崑崙，其如水氣侵衣，層陰隔絕何。

㊀《詩》：佇立以泣。　前《柴門》詩「東城乾旱天」，指白帝在夔州之東；此云「佇立東城隅」，言瀼西在夔州之東。《地志》：瀼水，在夔州府治東十里。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園甘長丁丈切成時，三寸如黃金㊀。諸侯舊上聲計㊁，厥貢傾千林㊂。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㊃。客居暫封殖㊄，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㊅，側塞先則切煩胸襟㊆。此遥憶甘林景物。

趙曰：甘可入貢，非不貴也，邦人反不以爲重者，苦於豪吏侵奪故耳。土人不敢多種，唯客居者暫可封殖。夢弼曰：偶瑤琴，謂聽其風韻，若鼓瑤琴焉。遠注：甘樹爲風雨掩塞，故胸襟因之煩悶。

㊀《南史·劉義康傳》：文帝嘗冬月噉柑，嘆其形味殊劣，義康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者供御。梁宗炳《柑頌》：南金其色，隋珠其形。

㊁《漢書》「計偕」注：計者，上計簿也。

㊂《唐書》：夔州歲貢柑橘。

㊃《前漢·田儋傳》：召豪吏子弟。注：豪，長也。

㊄《前漢》：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㊅《左傳》：其虛其邪。注：音徐。《爾雅》作徐。《通幽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注：狐疑也。

㊆何承天詩：憂虞纏胸襟。

安一作焉得一作能輟雨一作兩，非足㊀，杖藜出嶇嵌㊁。條流數所主切翠實㊂，偃息歸碧潯㊃。拂拭烏皮几㊄，喜聞樵牧音。令平聲兒快搔背㊅，脫我頭上簪。此預擬歸林情事。杖藜至偃息，自外而入也。拂几至脫簪，坐久而卧也。翠實，指新甘。碧潯，指瀼水。此章起四句，結八句，中兩段各十句。

㊀謝朓詩：森森散雨足。

㊁謝靈運詩：舉目眺嶇嵌。

㈢劉孝儀《綠李賦》：綠珠滿條流。條流，枝條之上，果實流動也。　又：翠實纍纍。

㈣楊師道詩：連翩度碧潯。

㈤何遜詩：羅袖幸拂拭。

㈥朱注：《三輔決録》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繫獄，光武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偶蘇注引袁安晴喜搔背，初無此事。

又上上聲後園山脚

初上山脚，在大曆二年之夏，此再上山脚，當在是年之秋。吳論：前篇寫景而後咏懷，此章咏懷而後寫景。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去聲㈠，矯首望八一云北荒㈡。此追憶東遊往事。《杜臆》：上後園山脚，忽憶舊日登臨之地，無限情事，偶然觸發，遂成長篇，非專咏後園。望八荒，起下文。

㈠何遜詩：凛凛窮秋暮。《泰山記》：西巖爲仙人石門，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日觀。

㈡矯首，昂首也。《甘泉賦》：仰矯首而高望兮。《過秦論》：并吞八荒。顔注：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朱崖著直略切毫髮㈠，碧海吹衣裳㈡。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㈢。逝水自朝音潮宗，鎮石一作非關一作北關風露凋，曾音層是戍役傷。於時一作陽當時黷武殃民，乃望中所見名各其方㈣。平原獨憔悴㈤，農力廢耕桑㈥。

㈠毫髮言渺茫，吹衣謂海風。

是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音潮廷任猛將去聲，遠奪戎馬一作虜場㈦。

㈡蓐收，西方金神。玄冥，北方水神。

者。上六，記四望之景。下八，慨窮兵之禍。朱崖南望，碧海東望，蓐收西望，玄冥北望。高

㈢逝水，言朝宗之勢。鎮石，言戍守之堅。

㈣各其方，各隨其方位也。

㈤平原，指所望之地。

㈥農力廢耕桑，言民不得歸農也。

㈦虜場，指吐蕃。

薤收困而玄冥蔚，謂秋衰冬旺。《杜臆》：此兼喻吐蕃西走，禄山北競。水石如故，而中原獨疲，以民傷戍役故耳。此追咎當時邊將邀功，朝廷好武也。

㈠《漢書》：武帝定越地，置珠崖郡在南海中，亦曰朱崖。

㈡《十洲記》：東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㈢《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老子曰：强梁者不得其死。注：如屋梁、橋梁，其力强壯也。

㈣鎮石，即《周禮》九州之鎮山。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㈤朱注：平原，泛言中原，如晁錯書云平原易地。黃鶴指德州平原郡，非也。時河北皆苦戍役，不止平原一郡矣。

㈥楊惲《報孫會宗書》：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㈦司馬遷書：深踐戎馬之地。

到今事反覆芳服切，故老淚萬行音行㈠。龜蒙不可一作復見㈡，況乃懷一作復故一作舊鄉。肺萎屬音竹久戰㈢，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聲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音千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去聲如湯㈣。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此自傷衰年漂泊，乃上山感懷者。上六，世亂難歸而苦於病。下八，地瘴難留而阻於水。事反覆，謂河北屢叛。向登日觀，則傷中原憔悴，今上北岡，又苦南方峽瘴，前後互相遥應。風起以下，言出峽艱難也。

㈠沈佺期詩：霑衣惜萬行。二山乃近東嶽者。

㈡《詩》：奄有龜、蒙。

㈢久戰，病咳而身戰也，公《過王倚》詩「寒熱時交戰」可證，舊注作世亂戰伐者，非。

㊃如湯，言風濤相激，如湯之沸。《苦熱行》：湯泉發雲潭。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纍纍探相當㊀。末恐客死他鄉，託征人以寄慨。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四句。

㊀《搜神後記》：丁令威化鶴歸，集城門曰：「何不學仙塚纍纍。」

劉會孟曰：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從昔登東嶽，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慟。

朱鶴齡曰：開元末，公遊齊趙，有《望嶽》詩，此云「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則後又嘗登岱頂矣。《通鑑》：天寶九載四月，平盧范陽節度使安禄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禄山討破之。此詩平原、戍役、猛將、戎馬等語，正指當時之事。《年譜》：是歲公在齊州，其登太山，則在秋冬之交矣。

今按《壯遊》詩，自下考功第後，始放浪齊趙，凡經八九年，當是開元二十五年，至天寶四載也。又《昔遊》詩云「是時倉廩實」，又云「幽燕盛用武」，即此詩所謂國用富、任猛將也。公遊東嶽，必在其時。朱注謂再遊東嶽，在天寶八載，據《年譜》，是歲雖到齊州，但未知其確曾登嶽否耳。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錢箋：梁大同三年，於巴州郡治立信州，唐武德元年，改巴東郡爲信州，二年又改信州爲夔州。朱注：鶴云：唐潁州亦曰信州，今詩有「絶塞豁窮愁」語，乃是夔州。蓋王以郎官出守夔州，今罷郡歸朝，而公送之。舊誤入湖南詩內，特改正之。《杜臆》：王本官夔，而稱信州，襲舊名也。

朝音潮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㊀。下去聲詔遷一作選郎署，傳聲典信一作能典州。蒼生今日困

一作起，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烟起，瘡痍無血流。壤歌惟海甸㈡，畫胡化切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扶又切秋。從初守信州敍起。追言朝廷爲民擇官，以王能力蘇民困也。井邑有烟，誅求已息。瘡痍無血，盜賊漸弭。歌惟海甸，他皆經亂矣。角吹山樓，變尚防警也。白髮二句，自敍客變之況。

㈠《左傳》：誅求無時。

㈡《帝王世紀》：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

解龜踰卧轍㈠，遺騎去聲覓扁舟㈡。徐榻不知一作能倦㈢，潁川何以酬。塵生一作老塵彤管筆㈣，寒賦黑貂裘㈤。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㈥。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㈦。林熱鳥開口，江渾平聲魚掉頭。此敍交情而惜別也。解龜，謂離任。卧轍，百姓留王。覓舟，王來要公也。趙曰：公以徐穉自方，而比王崇爲陳蕃，言崇相待如陳蕃之於孺子，我將何以酬潁川乎。潁川屬陳氏郡號，故用之。塵生筆，郎官已謝。寒賦裘，客久而敝。高義四句，述臨別之情。林熱二句，寫別時之景。

㈠謝靈運詩：去郡牽絲及，解龜在景平。《後漢書》：侯霸爲臨淮太守，被徵，百姓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

㈡《世說》：劉真長遣騎覓張孝廉船。

㈢徐孺下榻，注別見。

㈣《詩》：彤管有煒。注：彤，赤也。公爲郎官，得用赤管筆。

㈤黑貂裘，用蘇秦事。

㈥劉琨詩：時哉不我與，去矣若雲浮。

㈦曹植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又詩：行止依林阻。

尉佗雖北拜㈠，太史尚南留。軍旅應平聲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平聲思諫諍，八極念懷柔㈡。

徙倚瞻王室，從七縱切容仰廟謀㈢。故人持雅論㈣，絶塞豁窮愁㈤。復扶又切見陶唐理，甘爲

汗漫遊㈥。末望其歸朝以致治也。當亂極思治之際，宜乘時建言。尉佗北拜，崔旰入朝也。太史南留，自嘆客夔

也。軍旅句，應愍誅求。寰區句，應防盜賊。九重句，應天子憂。八極句，應蒼生困。曰瞻、曰仰，皆公屬望之意。王持

正論以復太平，則身依絶塞者，亦甘爲世外之遊矣。諫諍廟謀，王蓋入爲朝官，鶴疑召爲潁川守者，斷謬。此章三段，

各十二句。

㈠前漢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説佗郊迎，北面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悦，拜賈爲大中大夫。

㈡《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詩》：懷柔百神。

㈢《光武紀贊》：明明廟謀。

㈣孫萬壽詩：雅論窮名理。

㈤《史記》：非窮愁不能著書。

㈥《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外。」

驅豎子摘蒼耳

鶴注：公以大曆二年遷居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詩云江上、村中，則知不在城郭矣。當是大曆二年秋作。《爾雅注》：卷耳，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詩疏》：葉似胡荽，白花細蕊，可煮爲茹，四月生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驅豎子摘蒼耳

子，如婦人耳璫。《本草》：即今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獨郭作猶不焦㊀，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㊁，童兒且一作僕先時摘。首敍摘蒼耳。秋分猶旱，故畦蔬不足。蓬莠野蔬，與卷耳雜生者。

㊀《封禪書》：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劇，甚也。

㊁《本草》：卷耳，主療寒痛、風濕周痹、四肢拘攣。

侵星驅之去，爛熳郭作漫任遠適。放筐亭一作當午際，洗剥相蒙冪音密㊀。登牀半生熟㊁，下去聲筋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一作木奴跡㊂。次記食蒼耳。晨去午歸，避瘴熱也。洗剥生熟，言製之精潔。因療風，故小益。其色青，似橘皮也。

㊀舊注：冪，覆食巾，謂洗其土，剥其毛，以巾覆之。

㊁趙曰：登牀，謂登食牀。

㊂《杜臆》：加點，謂瓜薤之間，參用蒼耳。又云：古人用橘以調和食味，此以蒼耳當橘奴也。杜預《七規》云：庶羞既異，五味代臻，糅以丹橘，雜以芳鱗。《晉書·何曾傳》：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筯處。」顏延之表：實依稀於河上。《荊州記》：吳丹陽太守李衡，於武陵龍陽泛洲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其子曰：「吾洲裏千頭木奴，歲可得絹千匹。」

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音核窄㊀。飽食亦何心㊁，荒哉膏粱客㊂。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去聲年㊃，黃金且休擲㊄。末從荒亂感慨。富家食肉，而戰場暴骨，傷及征夫。此嘆物力之宜惜也。此章三段，各八句。

㊀糠粃，穀皮也。

㊁《孟子》：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㊂《左傳》：晉侯有疾，食麥而召桑田巫，殺之。

㊃《漢書·賈誼傳》：古之人曰：「可與適治，不可與適亂。」

㊄《漢書·高帝紀》：天下既定，令士卒非戰鬬之地，無得擅殺。

㈠《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粗屑爲紇頭。

㈡《論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㈢柳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

㈣梁元帝詩：中有惡少年，技能專自得。

㈤梁昭明詩：一擲黃金留上客。《杜臆》：擲黃金，謂賭錢者。白晝攤錢，與橫黃金，皆峽中惡少年事。舊注引馮嫣事，誤。

甘林

此自城中歸灞西甘林，非從東屯而歸也。詩中有朱門、白屋語，可見城野之別。朱注編在大曆二年。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㈠。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㈡。晨光映遠岫㈢，夕露見日稀。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㈣。經過平聲倦俗態㈤，在野無所一云或違㈥。試問甘藜藿㈦，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上聲各天機㈧。勿矜朱門是㈨，陋此白屋非㈩。

首敍歸林景事。上八，喜林間清曠，乃目所見者。下八，羨野中靜閒，乃意所適者。藜藿白屋，靜而處也。輕肥朱門，喧而出也。

㈠《杜臆》：解衣入我林，可得前詩「束帶還騎馬」之解。

㈡曹植詩：好鳥鳴高枝。

㈢謝朓詩：窗中列遠岫。

驅豎子摘蒼耳　甘林

㊃《後漢書・仲長統傳》：卜居清曠。

㊄沈佺期詩：俗態豈恒堅。

㊅無所違，不與俗違迕也。

㊆《七啟》：余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㊇《莊子》：蚿曰：「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㊈郭璞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㊉《蕭望之傳》：周公致白屋之士。

明朝步鄰里，長子丈切老可以依。時危賦斂去聲數色角切，脫粟爲去聲爾揮㊀。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他本皆作辭，戎馬何時稀。

時事。里老作三番訴詞：揮舊粟以供賦斂，一訴也；賣新豆以應軍需，二訴也；公家迫索如此，何時得以少寬，三訴也。我衰易去聲悲傷，屈指數所主切所以急公之義。《杜臆》：後段列問答之詞，居然古調，與三吏、三別諸章參觀，何謂唐無古詩乎？邵注：脫粟，糙米也。爾，指索賦者。子實，豆子成實者。貨市，貨之於市。公家威，謂官吏苛急。主人，即指長老。屈指數，言不久賊平。王命，就賦斂言。遠奮飛，謂逃亡遠去。此章兩段，各十六句。

㊀《漢書・公孫弘傳》：身食一肉脫粟飯。

㊁又《張湯傳》：屈指計其日。

㊂本葦《海賦》：王命急宣。

盧元昌曰：題是《甘林》，詩不復紀甘林者，已見於《阻雨》一篇也。前篇以豪吏侵奪爲辭，此却以迫於賦斂爲辭，婁土民不聊生矣。

朱鶴齡曰：《舊書》：大曆元年三月，稅青苗地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又用第五琦什畝稅一法，編户流亡。二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邠州，詔郭子儀率師鎮涇陽，京師戒嚴，故有「時危賦斂數」、「戎馬何時稀」等句。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郭作勒。一作勤耕牛兼書觸目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作。東屯、瀼西俱有茅屋，然園圃在瀼西也。

不愛入州府㊀，畏人嫌我真㊁。及乎歸茅宇一云及歸在茅屋，旁舍未曾音層嗔。束㊂，應接喪去聲精神㊃。江村意自一作日放，林木心所欣。首敘暇日小園散病。上四，寫己意，言厭動而喜靜。

老病忌一作恐拘一作勤牽，衰年逐一作恐拘老病。上四，寫人情，見城

㊀《宋書》：何點不入城府，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襄陽耆舊記》：龐德公不入襄陽城。

㊁漢高彪詩：利欲亂我真。

㊂江宗表：世網拘束。

㊃《世説》：使人應接不暇。　揚雄《解嘲》：但費精神於此。

秋耕屬音竹地濕，山雨近甚匀。冬菁飯音反之半㊀，牛力晚一作曉來新。深耕種數畝㊁，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此記種菜督勒耕牛。地濕則易

耕，山雨則宜種。蔓菁飼牛，故力足能耕。秋蔬多種，直接來春，則圃畦可以自給矣。

㊀《南都賦》：秋韭冬菁。注：菁，蔓菁。陳藏器《本草》：蕪菁，北人名蔓菁，蜀人呼爲諸葛菜，比諸蔬其利甚博。飯之半，言佐飯生之半。

㊁《孟子》：深耕易耨。

飛來雙一作兩白鶴㊀，暮啄泥中芹㊁。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一作及筋。一步再流血，尚驚一作經繒繳勤。三步六號平聲叫，志屈悲哀頻㊂。鸞鳳不相待㊃，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去聲汝鼻酸辛㊄。

此兼書觸目，隱以自況也。園前之鶴，垂翅哀號，不爲鸞鳳所顧，而惟上訴於天，旅人流落，有似於此，故見之而酸辛。此章，首段八句，次段十句，末段十二句，乃前短後長之法。

㊀蔡曰：古樂府《飛鵠行》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我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我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悲別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此詩全用《艷歌行》四解之意。《淮南子》：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杜臆》：借鶴寓言，此東坡黃生曰：古人有一題展作數詩者，有數題合作一詩者。一題數詩，貴在意緒各清；數題一詩，貴在聯絡無痕。如《何

氏山林》、《秦州雜詠》，此一題數詩也。如《臨邑舍弟書至》、《暇日小園散病》，此數題一詩也，於此可悟作法。

雨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作，時欲下峽入荆湘也。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兵戈浩未息」。

山雨不作泥一作涇，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㊀，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三四承雨，五六承霧。本以拘悶而看雨，故下文皆言悶意。曠絶經目趣。首從雨景發端。

㊀《禽經》云：鶴愛陽而惡陰，因晴暫飛，見雨中止，故飛在半嶺。　唐太宗詩：雲凝愁半嶺。

隱見音現巖姿消中日伏枕，卧久塵及屨叶去聲。豈無平肩輿㊀，莫辨望鄉路。兵一作干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㊁。悠悠邊月破㊂，鬱鬱流年度㊃。此旅人流落而悶也。望鄉既不可見，而且遠阻兵戈，近侵蛇孽，則託處荒山，亦空伴歲月耳。

㊀趙曰：王子猷聞顧辟疆有名園，乘平肩輿而徑入。

㊁《詩》：維虺維蛇。

㊂蔡琰《胡笳》：夜夜吹邊月。　沈佺期詩：別離頻破月。月破，月殘也。公詩：「二月已破三月來。」

㊃王筠詩：握髓駐流年。

針灸音究阻朋曹，糠籺胡骨切。一作霰對童孺㊀。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㊁，飄泊欲誰訴。厄羸愁應接，俄頃恐違一作危迕㊂。

㊀此人情浮薄而悶也。　對一命而屈色，則自卑不可爲。新知

久而厭故，則有懷將誰訴。況疏於應接，又易遭違忤，所以阻朋曹而對童孺也。《杜臆》：一命，指他人。舊云公受郎官之命，非是。

㈠《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未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粗屑爲紇頭。

㈡窮荒，猶云絶塞。

㈢曹植《白鶴賦》：傷本規之違忤。

浮俗何萬端㈠，幽人有高一作獨步㈡。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㈢。宿先就切留力就切洞庭秋，天寒瀟湘素㈣。杖策可入舟㈤，送此齒髮暮。末欲出峽以豁拘悶也。澆俗難與久處，唯當追步幽人，彼洞庭瀟湘之間，扁舟送老，是所願也。明年公果下峽而去。此章四段，各八句。

㈠阮瑀書：情巧萬端。

㈡左思詩：高步追許由。

㈢《淮南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細萬物而獨往。《後漢・逸民傳》：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教斷家事，與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㈣《漢・郊祀志》：宿留海上。注：宿留，謂有所須待也。洞庭秋、瀟湘素，此拆用素秋二字。

㈤左思詩：杖策招隱士。《説文》：杖，持也。《方言》：木細枝曰策。

溪上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秋在瀼西作。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一作苔生迮音摘。一作窄，或作濕地㊀，秋竹隱疏花。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去聲船至，時復扶又切問京華。

村，首聯寫得荒涼。《杜臆》：苔生花隱，聊以自適。無井有沙，差可相安。問京華有二意，亂定可以北歸，亂未定不如姑留溪上也。

㊀董斯張曰：苔，陵苔也。《詩疏》：生下濕水中，八九月花。圖經：浙有苔溪，以岸多苔花也，杜故于溪上詩言之。今按：苔可云古，苔不可云古，還作苔爲當。

樹間

黃鶴編在成都，今依朱本屬夔州詩中。

岑寂雙柑樹㊀，婆娑一院香㊁。交柯低几杖㊂，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回霑葉音作落露，乘月坐胡牀㊃。上六，樹間之景。下二，樹間之興。上截，逐句分承。雙樹，故見交柯。院香，由於垂實。交柯之色，其碧如松。垂實之時，其黃比菊。沾露看月，得以盡挹佳勝矣。顧注以一院爲嚴武院中，胡牀爲幕府之物。今按：《夔州雨不絕》詩「院裏長條風乍稀」，又《咏孟倉曹》詩「胡牀面夕畦」，則顧說不足據矣。

㊀鮑照《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

㊁庾信《枯樹賦》：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婆娑，盛貌。柑葉經四時而柯不凋。

㊂任昉詩：交柯溪易陰。

㊃《宋書》：庾亮月夜登南樓，據胡牀談咏。《演繁露》云：交牀，名爲胡牀，隋改爲交牀，唐穆宗改名繩牀。

白露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秋在瀼西作。以首句白露爲題，乃咏秋候也。

白露團甘子㊀，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平聲魚樂音洛㊁，回鞭急一作至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㊂。上四，從瀼西往東屯，曉時之景。下四，從東屯歸瀼西，傍晚之景。《杜臆》：白露團聚於甘上，則甘將熟矣。連石之樹，開圃而見。入江之溪，乘船而渡。連字，屬樹不屬圃。入字，屬溪不屬船。方看魚樂，而心急鳥棲，秋日短也。幽徑多蹊，恐有竊取，亦愛甘而故爲戲詞耳。

㊀庾信詩：白露水銀團。薛道衡詩：高秋白露團。

㊁《莊子》：子非魚，焉知魚之樂？

㊂古語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諸葛廟

鶴注：此當作於大曆二年，故云久遊、云屢入也。

久遊巴子國㊀，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㊁。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一作屋㊃，巫覡研歷切綴他本作醉，《杜臆》作綴，對穿字爲工蛛

絲㈤。 欷憶吟《梁父》甫同，躬耕也一作起未遲㈥。 上四，咏廟中景物。中四，遡武侯往事。下則對廟而感懷也。 蟲蛇二句，承中段來，言當時勳業如此，而遺廟淒涼，但見畫壁空穿，蛛絲綴人耳，與竹日二句不爲犯重。躬耕未遲，蓋借孔明以自況。

㈠《水經注》：江州縣，故巴子之都，《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元和郡縣志》：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後封爲巴子。《三巴記》：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牂牁。 陳子昂詩：城臨巴子國，臺没漢王宫。

㈡阮籍《咏懷》詩：薄帷鑒明月。

㈢應璩書：賢聖殊品。

㈣蔡邕篆書體，蘊若蟲蛇之勢編。 庾信詩：龍來隨畫壁。

㈤《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東京賦》：巫覡操苅。

㈥武侯本傳：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盧世淮曰：《謁先主廟》與《諸葛廟》詩，是兩篇論世尚友文字，而以排韻行之。其曰：「滲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曰：「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將從來天造草昧，建侯不寧，同寅協恭，咸有一德，大作用、大道理，等閒説出，此謂一詩不止了一題也。

黄生曰：諸葛時年尚少，雖躬耕以待際會，何遲之有？欷憶二字，因己而思及諸葛，《先主廟》詩「遲暮堪帷幄」，又因諸葛而轉及於己，與此正可參看。

見螢火

黃鶴編在大曆二年秋作。蓋次年之秋，公遂出峽，此詩末句，預計歸期也。　黃生注：此借螢火以紀候耳，非專詠螢火也。《詩》：「熠燿宵行。」即螢火也。《詩》：「愁看汝」，意可知矣。

巫山秋夜當作秋夜巫山螢火飛，疏簾一作簾疏巧入坐人衣㈠。忽驚屋裏琴書冷㈡，復扶又切亂簷前星宿稀㈢。却繞井欄添箇箇㈣，偶經花蕊弄輝輝㈤。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螢火飛，領下五句。自山而簾，自簾而衣，從外飛入內。自屋而簷，自井而花，從近飛出遠。六句皆摩寫見字。《杜臆》：本意全在末二，借螢發端，正詩之興也。坐，如黃鶯並坐之坐。却，如却立蒼石之却。却遠，見聚散不常。偶經，見明滅不定。照入井中，一螢兩影，若添箇箇。琴書添冷，夜涼故也。星宿同稀，高飛故也。照入井中，一螢兩影，若添箇箇。閃過花間，其光互映，如弄輝輝。螢尾燿光，迭開迭闔，不停一瞬，如弄光然，弄字工於肖物。顧注：螢隱光息。梁元帝《螢》詩：着人疑不熱。田藝云：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詩：「樹坐猿猴笑。」杜詩：「楓樹坐猿深。」又：「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豹坐、猿坐，猶人所能言，若黃鶯並坐，語便新奇，而螢火坐衣，則更新更奇。

㈠庾信詩：琴聲遍屋裏。　劉歆《遂初賦》：玩琴書以滌暢。

㈡蕭和《螢賦》：與列宿而俱浮。《前漢·劉向傳》：夜觀星宿。

㈢《南史》：齊江夏王鏗，倚井欄爲書。梁簡文帝《螢》詩：井疑神火照。　紀少瑜《螢》詩：臨池影更雙。

㈣梁簡文《螢》詩：拂樹若花生。潘岳《螢火賦》：若丹英之照葩。簡文詩：時送花蕊來。　鮑照詩：翾翾燕弄風。此

弄字所本。

夜雨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秋作。

小雨夜復扶又切密，迴風吹早秋。野一作夜涼侵閉户，江滿帶維舟㊀。通籍恨陳作限多病，爲郎忝薄遊㊁。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此章對雨而動歸思。上四寫景，下四述懷。野氣驟涼而侵户，見秋風之早。江水添滿而繫舟，見夜雨之密。多病薄遊，言客況無聊。公在夔則思出峽，往荆又思別樓，意在急於北歸也。

㊀任彦昇《詩序》：維舟久之。

㊁洙曰：漢卜式不願爲郎。　夏侯湛《東方朔畫讚序》：以爲濁世不可富樂也，故薄遊以取位。

黄生曰：詩有正寫不出，須用反擊始透者，如野涼而户始閉，江滿而舟且維，反擊出峽之無緣也。人只賞侵字、帶字，不知苦景真情，全在閉字、維字。五託多病，六託浪游，反擊朝廷非棄己也。七以天寒挽一二，出峽挽三四，是預期之詞，未經出峽，便思去荆，又反擊欲出之難也。

更題

朱注：與前首同作，故曰《更題》。

只應平聲踏初雪，騎馬發荆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群公蒼玉佩㊀，天子翠雲裘㊁。同見螢火　夜雨　更題

舍晨趨侍，胡爲淹此一云此滯留。此申前章未盡之意。初冬踏雪，荆州且當急發，何況巫峽乎。怕雨傷秋，見此地斷難再留矣。群公四句，遥憶京師之樂，而重歎留滯之苦。

㊀《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絶組綬。《六典》：珮，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

㊁《記》：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宋玉《風賦》：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

黄生曰：五六句中，不用虚字，謂之實裝句。蒼玉佩，翠雲裘，點簇濃至，與三四寥落之景反照，此古文中傳神寫照之妙，其在於詩，惟杜公有之。淹此留，應上發荆州，乃通首倒敘法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此當是大曆二年夏作。《杜臆》：題云送示，送弟北歸，示之以意也，前有《得舍弟觀書》、《喜觀即到》諸詩，蓋觀既到夔州，復歸藍田迎婦也。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螢已亂㊀，好與雁同來㊁。東望西江水，趙定作永㊂，南遊北户開㊃。卜居期静處，會有故人杯。

此章拈去、回二字，爲通首之主。螢亂，去時景。雁來，回時景。江永，憐其去。户開，望其回。時荆州有故人可依，故欲卜居其地。念却回，謂弟當念迴也。朱注：時觀歸藍田，必東出瞿唐，故言送汝東下，但見西江之永。將卜居江陵，在藍田之南，故言待汝南來，當爲北户之開，望之之切也。

㊀梁簡文帝詩：初霜隕細葉，秋風驅亂螢。

㊁《月令》：仲秋之月，鴻雁來賓。

㈢《詩》：江之永矣。
㈣《吳都賦》：開北户以向日。黃庭堅曰：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户向日。

其二

楚塞難爲路一作別㊀，藍田莫滯留。衣裳判普官切。正作拌白露㊁，鞍馬信清秋。滿峽重平聲江水㊂，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平聲在仲宣樓㊃。

此亦送別而望其早回。難爲路，惜其遠去。莫滯留，囑其早回。衣裳鞍馬，弟從陸路而來。江滿帆開，公從水程而往。醉飲樓前，期相會於江陵也。楚塞，卽夔州。峽險，則路難行。判，是拚着之意。信，是任他之意。公詩「春風自信牙檣動」，此信字正同。

㊀江淹詩：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㊁王粲詩：白露霑衣襟。
㊂顧注：重江，如北江、中江、大江之水，皆自峽而下。鮑照《蕪城賦》：重江複關之隩。
㊃趙注：王粲在荆州作賦，故後世遂指荆州樓爲仲宣樓。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鶴注：李秘書有二：一是李十五，一是李八。此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別李十五者。公有《贈李十五丈》詩：「蓋被生事牽。」又云：「常受衆目憐。」惟其生事薄，故常居於寺。

不見秘書心若失㊀，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一作精神實。重平聲聞

西方止舊本作之。杜田作正。黃鶴定作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㊀。妻兒待米陳作米。一作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平聲。上四，李秘書。中二，始興寺。末二，點別意。心安則神完，此卽止觀之法。風泠襲體，聞經境寂也。

㊀《後漢書》：戴良見黃憲歸，惘然若有失也。

㊁張君祖詩：止觀着無無，還靜滯空空。黃希曰：《摩訶止觀》，陳隋間國師天台智者所說，凡十卷。止觀經，應上「安爲動主」。楊慎曰：佛經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后靜，觀則慮而后得也。朱注：李華《左溪大師碑》：慧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慧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威大師，左溪是也。左溪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常聞此經。此詩止觀經，明白可據。舊本：止謁作之，音相近耳。杜田引《無量壽經》正觀邪觀語，皆非。起結似宋人率語，非杜真筆。潘岳《哀永逝文》：風泠泠兮入帷。

送李八秘《英華》作校書赴杜相去聲公幕原注：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

黃鶴注：大曆二年六月，劍南節度使杜鴻漸入朝，辟李秘書入幕，杜蓋先行，李追赴之也，當是其年九月作。顧注：唐制，秘書郎從六品。李注：按史，杜鴻漸還朝，仍以平章事領山劍副元帥，故稱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㊀，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平聲楓葉下去聲㊁，櫓搖背一作皆，非指菊花開。

貧趨相去聲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㊂。南極一星朝音潮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㊃。上四，舟

行之景。下四，赴幕情事。

崖橫出，則落葉之聲在上，故曰倒聽。飛檝迅行，則菊岸之移忽後，故曰背指。上句，作上下兩層說。下句，作前後兩際說。《杜臆》：三四狀舟行之疾，五六明疾行之故。毛又曰：《漢·天文志》：南極星，在益州分野，觜參之傍，而三台三公，又在北斗傍。時杜相還朝，李從益州來赴京，故言南極而向北者，以三公在北斗傍也。

㈠《倦游録》：劉濬白舫百棹，皆繡帆青簾，多載妓女。首句用此。邵注：青簾白舫，官舟也。成都，卽漢之益州。

㈡石出，指峽中山崖。舊指灘頭堆，非是。楊慎曰：倒聽句，與包佶詩「波影倒江楓」同意。

㈢恐催後命，故今晨發舟，兩句倒敍。《左傳》：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

㈣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爲慶。五雲，謂京城瑞氣，或指長安宮闕者，非。《天官書》：斗魁六星，兩相比者爲三台，三公之象。邵注：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南北三五，句中自對，一星多處，兩句互對，見詩法變化。

黃生曰：起語輕秀，接句猛健，三四更奇險，五六稍率，得一結稱起前段，七突然而轉，八悠然而合，雖用對結，然筆意極其頓挫。

南極句，黃氏以爲屬公自説，猶云「每依北斗望京華」。不如從舊説指李秘書爲順。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此當是大曆二年秋瀼西作。《唐書》：澧州澧陽郡，朗州武陵郡，俱屬江南西道，天寶初割屬山南東道。《一統志》：澧州，今屬岳州府。朗州，今爲常德府。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㊀。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㊁。赤眉猶世亂㊂，青眼只途窮㊃。傳語桃源客㊄，人今出處上聲同。上四，廬中舅至。下四，感懷送別。黃生曰：山鬼句，突語奇險，以見侍御來訪，有空谷足音之喜。世亂難歸，途窮寡援，故願作桃源避世之人。與「爲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同法。《杜臆》：行李、誅茅，用借對法。赤眉二句，乃答問詞。桃源在朗州，故有末二語。

㊀屈原《九歌》有《山鬼》篇。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使者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年事耳。」

㊁庾信《小園賦》：誅茅宋玉之宅。

㊂漢光武時有赤眉賊，此比崔旰也。

㊃晉阮籍能爲青白眼。黃生注：白眼固當取嫉於世，今青眼亦只途窮，此自傷自怪之詞。

㊄石崇《昭君詞》：傳語後世人。

孟氏

鶴注：此大曆二年夔州作。公《九月一日過孟倉曹主簿》詩云「來因孝友偏」，與此詩正合。朱注：公有《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詩。

孟氏好兄弟，養去聲親惟小園㊀。承顏胼一作胝手足㊁，坐客强溪兩切盤飧㊂。負米夕晉作寒。一養親句，領中四。承作勞，非誰一作先門。讀書秋樹根㊃。卜鄰慚近舍㊄，訓子學一作覺，非誰一作先門。

顏負米，固爲奉養之事，卽留客讀書，亦屬順親之心。末有取於孟氏之家訓。學誰門，言舍孟氏之外，更學誰門乎？讀此詩，孟氏子孝親賢，兩見之矣。

㈠《顏氏家訓》：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

㈡《史記》：大禹胼手胝足。胼，皮堅也。胝，皮厚也。

㈢《孔融傳》：座上客常滿。

㈣《家語》：子路負米百里之外。盧注：陸機《園葵》詩：「葵生鬱萋萋，夕穎西南晞。」作夕葵爲是。

㈤後漢兒寬，帶經書耕鋤。束晳《讀書賦》：兒寬口誦而芸耨。庾信詩：橫琴坐樹根。

㈥卜鄰，用孟母之事。

吾宗原注：衞倉曹崇簡。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又曰：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爲益州司馬參軍。《左傳》：晉，吾宗也。

吾宗老孫子㈠，質朴古人風㈡。耕鑿安時論㈢，衣冠與世同㈣。在家常早起㈤，憂國願年豐㈥。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㈦。趙汸注：次句，領起中四。其安時處順，勤家憂國，皆所謂質朴古風也。末又稱其通經術而知大義。《杜臆》：崇簡仕爲倉曹，蓋性行惇質而兼有學問者，非村民愿朴比也。

㈠《魏志·陳群傳》：陳寔曰：「此兒必興吾宗。」《景福殿賦》：宜爾孫子。

㈡荀悅《漢論》：周勃質朴忠誠。漢永光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魏志》：曹操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㈢《莊子》：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時論目爲耕鑿中人，彼亦安之矣。《周書·王褒傳》：時論安之。

㊃《記・儒行》：孔子居魯，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

㊄《內經》：早卧早起，與雞俱興。

㊅《左傳》：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盧注：崇簡爲倉曹，故願年豐。

㊆《後漢・隗囂傳》：素有名，好經書。又《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胡應麟曰：「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盧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爲前。「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含闊大於沉深，高、岑瞠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王右丞失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李太白逐其豪雄。至「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錢、劉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抛金鎖甲，苔卧綠沉槍」，義山之組織鮮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秋在東屯作。時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

忽忽峽中睡㊀，悲風一作秋方一醒㊁。西來有好鳥，爲去聲我下去聲青冥。羽毛浮一作盡白雪，

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㈢。首用比興引端。

㈠司馬遷書：居則忽忽，若有所亡。

㈡李陵書：但聞悲風蕭條之聲。好鳥來，比薛君至。

㈢孫楚詩：舉翮觸四隅。唳孤亭，比薛贈詩。

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㈠。清文動哀玉㈡，見道發新硎㈢。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平聲山銘㈣。

誰一作國重斬邪吳、郭作斷蛇。黃作斬郅劍㈤，致君君未聽平聲。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㈥。此傷其負才不遇。揚舲，公將出峽也。哀玉、新硎，喻其詩之鏗鏘而入理。馮班云：言其欲學鴟夷霸越，勒銘燕然，惜抱斬蛇利器，不爲時君所知。然志在立功，豈溺情於雲母屏哉？雲母屏，帶起下段。

㈠劉孝威詩：揚舲濯錦流。揚舲，行船也。《楚辭注》：船有窗户曰舲。

㈡吳均詩：清文動麗則。徐陵賦：哀玉發於新聲。

㈢《莊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硎。

㈣《後漢書》：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命中護軍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紀功。

㈤蔡曰：斬邪，用朱雲請劍斬佞臣頭事，若作斷蛇，恐非人臣所用。朱注：斬蛇劍，《同谷七歌》用之，唐人使事，不如此拘泥。黃鶴以上有「燕山銘」，下有「麒麟閣」句，疑用陳湯斬郅支單于事，改作斬郅。按：《五色線》：酆去奢居山學道，有神人謂曰：「張天師有斬邪劍，并瓶盛丹，在此石下，可取之。」

㈥《西京雜記》：趙飛燕爲后，女弟昭儀遺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鄭弘傳》：弘爲太尉，上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卓氏近新寡㈠，豪家朱門一作户扃。相如才《英華》作琴調去聲逸㈡，銀漢會雙星㈢。客來洗粉

黛㊃，日暮拾流螢㊄。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㊅。此記其新婚一事。馮班云：薛有相如之逸才，得卓女於豪家，方洗粉黛，拾流螢，相勉以勸學，非風流放誕者比，時薛當有臨邛之遇也。

㊀《司馬相如傳》：相如初游臨邛，富人卓氏女文君新寡，善琴，相如因以琴心挑之，遂爲夫婦。

㊁《晉史贊》：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

㊂會雙星，指牛、女相會事。

㊃《梁鴻傳》：孟光初傅粉墨，後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㊄朱注：拾流螢，用車胤事，見前一卷。王筠詩：流螢映月明空帳。

㊅《韓詩外傳》：孔子曰：「六經之策皆歸論。」《文中子》：心醉六經。

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㊀。我嘆黑頭白，君看銀印青㊁。卧病識山鬼，爲農知地形㊂。誰矜坐錦帳㊃，苦厭食魚腥。此自敍客夔景況。《杜臆》：識山鬼，病久也。知地形，農熟也。銀印既辭，何有錦帳？野水託居，故厭魚腥。

㊀劉琨詩：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清。

㊁《漢·百官表》：凡吏人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銀印青，謂印有青熒色。

㊂《吳越春秋》：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

㊃《漢官儀》：尚書郎入直，官供錦綾被，給帳帷茵褥通中枕。沈佺期詩：錦帳迎風轉。

東西兩岸晉作岸兩坼㊀，橫一作積水注滄溟。碧色忽一云苦惆悵㊁，風雷搜百靈。空中右一作有白虎㊂，赤節引娉婷㊃。嘆蘇困切雨鳳凰翎㊄。襄王薄行跡㊅，莫學令威自云帝季一作里女㊆，

丁一作泠如冰。千秋一拭淚㈧，夢覺古效切有微馨㈨。此託爲陽臺結夢，以解新娶之疑，乃戲詞也。兩岸，瀼水東西。白虎，西方之宿。娉婷，謂巫山神女。噀雨，指暮爲行雨。鳳凰翎，用弄玉乘鳳事。襄王稀跡，此寡情者，令威去家，尤其甚矣，故神女追恨，而千年拭淚也。此應前「忽忽峽中睡」句。

㈠庾信詩：寒沙兩岸白。

㈡蔡邕詩：回顧生碧色。

㈢《記》：左青龍，右白虎。

㈣《前漢·劉屈氂傳》：太子持赤節。

㈤楊慎曰：《道藏》：神女名瑤妃，乃西王母之女，曾助禹治水，故稱帝女。《水經注》：宋玉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封於巫山之臺。

㈥《神仙傳》：欒巴噀酒爲雨，滅成都火。

㈦吳邁遠詩：往來行跡稀。薄，猶疏也。

㈧王臺卿詩：拭淚不能語。

㈨《博物志》：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

人生相感動㈠，金石兩青熒㈡。丈人但安坐㈢，休辯渭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㈣，治一作活國用輕刑㈤。銷兵鑄農器㈥，今古歲方寧。天一作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㈦。榮華貴少去聲壯㈧，豈食楚江萍㈨。此勸其乘時立功，以釋人言之謗，乃正意也。精神相感，金石爲開，況君臣之際，而不可誠格乎。今娶寡微節，何必致辯，但當勉力治朝，奮志盛年，諒弗留滯楚江已也。《杜臆》：末

段方以莊語作結，淵明所云：「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止。」蓋賦體也。此應前「志在麒麟閣」意。此章，起段八句，次段十句相承，中二段各八句，後兩段十句、十二句相應。錯綜之中，仍有法度。

㈠《吳越春秋》：感動上皇。

㈡劉向《新序》：楚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漢・光武紀》：精誠所加，金石爲開。

㈢古樂府：丈人且安坐，調弦未遽央。

㈣《書》：亶聰明，作元后。

㈤《周禮》：刑新國，用輕典。

㈥農器，見十六卷。

㈦儉德、俊乂，注皆見前。《詩》：訟言盈庭。

㈧晉《曲池歌》：榮華壯盛時。

㈨《家語》：楚昭王渡江，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曰：「此萍實也，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此詩起處超忽不凡，第五段又變幻出奇。前則取意於《南華經》，後則脫胎於《高唐賦》，乃少陵詩體中化境也，當與《漢陂行》、《桃竹杖引》、《寄韓諫議》諸章參看。

寄狄明府博濟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

梁公曾孫我姨弟㊀，不見十年官濟濟上聲㊁。大賢之後竟陵遲㊂，浩蕩古今同一體。比去聲看平聲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僚底㊃。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絶秉周禮㊄。在汝更用文章爲，長上聲兄白眉復扶又切天啓㊅。從明府世系紀起，稱其兄弟多才。《杜臆》：不見其十年在官，濟濟上升，所謂有才無命也。百僚底，居百僚之下。長兄白眉，言博濟之兄。

㊀《狄仁傑傳》：仁傑聖曆三年卒，中宗卽位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舊注：母之姊妹，其子曰姨弟。

㊁《詩》：濟濟多士。

㊂《史記》：後稍凌遲衰微也。

㊃夏侯湛《抵疑》：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書》：百僚師師。

㊄《孔光傳》：非卓絶之能。《左傳》：魯猶秉周禮，未可動也。

㊅《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爲稱。《左傳》：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汝門請從曾翁云公説，太后當朝音潮多巧詆一作計。楊慎云：計不在韻，當作詆㊀。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陳浩然本作中不污清濟上聲㊁。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㊂。禁中決策陳浩然作册決請一作詔房陵㊃，前一作滿朝音潮長上聲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平聲昭洗㊄。時危始識不世才㊅，誰謂荼苦甘如薺㊆。此追敍狄公往事，見其有功社稷。遠注：犯顏苦節，人所畏避，此獨甘之如飴。

㊀《狄仁傑傳》：仁傑聖曆三年卒，中宗卽位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舊注：母之姊妹，其子曰姨弟。

㊁《詩》：濟濟多士。

㊂《史記》：後稍凌遲衰微也。

㊃夏侯湛《抵疑》：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書》：百僚師師。

㊄《孔光傳》：非卓絶之能。《左傳》：魯猶秉周禮，未可動也。

㊅《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爲稱。《左傳》：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寄狄明府博濟

㊀《前漢書》：深文巧詆。

㊁《史記》：齊有清濟濁河。

㊂《漢書》：王陵面折廷諍。

㊃《史記·趙高傳》：陛下深拱禁中。《韓信傳》：蕭何曰：「顧王策安決。」《唐書》：武后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遷於房州。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數諫，且曰：「子母姑侄孰親？若立三思，廟不祔姑。」后悔悟，卽日迎中宗還宮。《西漢》傳贊：灌夫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㊄漢官威儀，見《光武紀》。

㊅《風俗通》：應融曰：「伯休不世英才。」

㊆《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汝曹又宜列鼎一作裂土食，身使門户多旌棨㊀。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抵舊作詆，誤㊁。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乃里切㊂。虎之饑，下去聲巉巖㊃；蛟之橫去聲，出清泚㊄。早歸來，黃土污去聲衣浩然本作黃污人衣眼易去聲眯音米㊅。

末憐明德之後，飄泊依人也。此章，首段十句，下二段各十二句。

㊀《漢書注》：棨，有衣之戟，以赤黑繒爲之。《隋志》：三品以上，則列棨戟。謝朓詩：載筆陪旌棨。

㊁歷抵，言歷至王侯之門。《揚雄傳》：抵穰侯而代之。舊作歷詆，本《息夫躬傳》：歷詆公卿大臣，但明府方事干謁，豈可詆毀當事乎。

㊂《詩》：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㊃嵇康《琴賦》：玄嶺巉巖。

㊄謝朓詩：寒流自清泚。梁末童謡：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有黄塵起。黄塵污人衣，皂筴相料理。

㊅《字林》：眯，物入眼爲病也。《莊子》：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同元使去聲君春陵行有序

鶴注：此當大曆二年在夔州作。同，和也。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舊作朝良吏之目一作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晉作姓壯氣，天下小一作少安可待矣一作已。不意復扶又切見比興去聲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晉作云。」《杜臆》：詩意在於救世，使人聞而興起，故序云：「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唐書·元結傳》：代宗立，結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杜預《左傳序》：微而顯，婉而成章。陸機《遂志賦》：抑揚頓挫。

遭亂髮盡一作遽白，轉衰病相嬰一作縈。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㊀。歎時藥力薄，爲客贏瘵

㊀荀悦《漢紀》：周勃狼狽失據。盜賊二句，承遭亂。藥力二句，承衰病。黄生曰：歎時二句，言身疾可醫，心疾不可醫耳。

吾人詩家秀一作流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㊁。觀乎春陵作，欵見俊哲情。復扶又切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㊂。賈誼昔流慟㊃，匡衡嘗引經㊄。道州憂一作哀黎庶㊅，詞氣浩縱平聲橫㊆。兩章對秋月一作水，一字偕一作皆華星㊇。此稱元結憫世之作。公於詩家之流，每采其著名者，得一元道州，而爲之起畏矣。秋月華星，言當與日星並垂。

㊀《後漢・崔琦傳》：豈獨吾人之尤。

㊁《論語》：後生可畏。

㊂《詩》：王國之楨。

㊃《賈誼傳》：可爲痛哭者三。

㊄《匡衡傳》：衡爲少傅數年，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

㊅《漢元帝詔》：黎庶康寧。

㊆《論語》：出辭氣。

㊇《左傳序》：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法言》：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

致君唐虞際㊀，淳一作純朴憶一作意大庭㊁。何時降璽書㊂，用爾爲丹青㊃。息㊄，豈惟偃甲兵㊅。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㊆。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㊇。獄訟永一作久衰獄㊈，之子寵若驚㊉。興去聲含滄浪一作溟清㊊。色沮一作阻金印大㊋，承退賊篇。念誅求，承春陵作。朱注：正人以下，因元詩有歸老江湖句，故及之。《杜臆》：正人之意，不苟長纓，公與元

㊀《法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㊁《莊子》：神農氏有天下之時，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㊂《後漢・光武紀》：璽書勞勉。

㊃《後漢・馬援傳》：丹青不滅。

㊄《後漢・光武紀》：息干戈。

㊅《後漢・光武紀》：偃甲兵。

㊆《後漢・光武紀》：百姓悽惻。《後漢・和帝紀》：誅求無已。《後漢・光武紀》：薄斂。《後漢・光武紀》：近休明。

㊇《後漢・馮衍傳》：乃知正人之意，不苟飛長纓。

㊈《後漢・光武紀》：獄訟衰息。

㊉《後漢・光武紀》：寵若驚。

㊊《楚辭》：興去聲含滄浪之清。

㊋《後漢・光武紀》：金印大如斗。

結，心契在此。人存此心，天下治矣。

㈠應璩書：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

㈡《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左傳》云：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古史考》：大庭，神農之別號。

庭氏，姜姓，以火德王，號曰炎帝。《詩正義》：大庭，神農之別號。

㈢《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效，輒用璽書勉勵。

㈣《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莊子》：爲丹青則藻繢王猷，粉飾治具。

㈤《漢書》：龔遂治勃海，郡中多蓄積，獄訟止息。《漢・禮樂志》：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㈥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以偃甲兵於此。

㈦《中庸》：時使薄斂。《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㈧陸機詩：長纓麗且光。

㈨黃生注：凉颸句，言其清標絶俗。南嶽，衡山也。

㈩《老子》：寵辱若驚。陶潛詩：寵辱易不驚。

(一)《晉・周顗傳》：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二)《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

我多長子兩切卿病，日夕思去聲朝音潮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㊀，隱去聲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攲傾。感彼危苦詞㊁，庶幾平聲知者聽平聲。末再攲行踪，收出和詩之意。多病，應病相嬰。漂泊，應江漢行。但前是概言，此則指出肺渴之病及在白帝城矣，語分虛實。呻吟，疾痛

聲。危苦詞，卽道州詩。知者聽，謂簡知我者。《杜臆》：按道州本傳，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租稅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不特空言而已。此章六句起，十句結，中兩段各十四句。

㊀《荀悅傳》：尚書給筆札。

㊁《前漢・淮南厲王傳》：艱難危苦甚矣。

黃生曰：此詩前後皆自敍，自敍多言病，其筋節在「歎時藥力薄」句，知作者全是借酒杯澆塊磊也。

《碧溪詩話》曰：杜子美褒元結《春陵行》兼《示官吏》詩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序》又云：今盜賊未息，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春陵行 元結詩。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户，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平聲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去聲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音嗚戲音呼！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於虔切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唐書・地理志》：道州江華郡，屬江南西道。《漢書》：零陵郡泠道縣，有春陵鄉。《水經注》：都溪水，出春陵縣北二十里。仰山縣，本泠道縣之春陵鄉，蓋因春溪爲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爲縣，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仲子買爲春陵節

侯。《唐書》：大曆二年，於道州東南二百二十里，春陵侯故城北十五里，置大曆縣。《兩京賦》：收以大半之稅。注：大，音太。

軍國多所須㊀，切責在有司㊁。有司臨郡縣㊂，刑法竟一作意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去聲又可悲。首段，敍事言情，總提全意。當時節使以軍須責有司，故有司遂以刑法督窮民，憂則郡縣，悲在百姓也。

㊀《晉陽秋》：是時軍國多事。

㊁《玉藻》：有司，府史之屬。

㊂《釋名》：秦置郡以監其縣。

州小經亂亡㊀，遺民一作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㊁，大族命單羸㊂。朝餐是草根㊃，暮食乃樹皮㊄。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㊅。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㊆。郵亭傳急符㊇，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㊈，但有迫促期㊉。欲令平聲鬻兒女㊊，言發恐亂隨。其家，而又無生資㊋。上十，經亂亡而人困疲。下八，憂供給而悲徵斂也。

㊀《周禮》：五黨爲州。

㊁《漢·食貨志》：五州爲鄉。

㊂《左傳》：同族五服之內。《鄒陽傳》：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羸，瘦也。

㊃《周禮》：四閭爲族。《南史》：侯景之亂，江南連年旱蝗，百姓流亡，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

㊄《楚辭》：屑瓊以朝餐。

㊅《南齊書》：陳顯達督軍圍南鄉馬圈城，城中食盡，噉及樹皮。

㈥阮瑀詩：行步益疏遲。

㈦賈誼策：秦執鞭撲。

㈧《漢・平帝紀》：因郵亭書以聞。

㈨《韓詩外傳》：使人温良而寬大也。

㈩《參同契》：迫促時陰。

(一)《淮南子》：贅妻鬻子，以給上求。

(二)《説文》：資，貨也。生資，治生之物也。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扶又切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平聲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一)。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二)。安人天子命(三)，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一作復亂亡，得罪復扶又切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音問，惡去聲以禍福一作敗移。亦云貴守官(四)，不愛一作憂能適時(五)。上八，代爲貧民之訴，惡郡縣之刑迫。下十，擬答諸使之詞，寧受切責而不辭也。符節，刺史所受。得罪，謂不能恤民。違詔，謂不能供應。禍敗移，畏禍而變所守。不適時，不忍剥民以逢時，此卽序云守官待罪者。

(一)黄石公《素書》：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

(二)《爾雅》：存，在也。活，生也。

(三)《書》：在知人，在安民。

(四)《國語》：守道不如守官。

㊄何遜詩：咸云不適時。

顧惟孱弱者㊀，正直當不虧㊁。何人采國風㊂，吾欲獻此辭。末自述己志，作歌以達下情也。此詩，六句起，四句結，中二段各十八句。

㊀《史記》：吾王孱王也。注：懦弱曰孱。孱弱謂官卑力小。

㊁《後漢・朱穆傳》：讜言正直。

㊂《漢書》：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人得失，自考正也。

陸時雍曰：次山詩，每有真性，淺而可諷。

吳山民曰：是真憂真憤，真慈惠人語，使俗吏讀之，能不爲之心怍而面熱？

賊退示官吏元結詩。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一作殺掠一云焚燒殺掠幾平聲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與平聲？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去聲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朱注：按《唐・西原蠻傳》：西原種落張侯、夏永等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餘衆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下。今序云「不犯此州邊鄙」，疑史有誤。《杜詩博議》：顏魯公撰《次山墓碑》云：「君在州二年，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與次山詩序語合，唐史之誤明矣。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㊀，洞壑當門前㊁。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

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㊂。首段，自敍出處。親戎旃，經兵亂也。

㊀《詩》：泉源在左。

㊁沈佺期詩：洞壑仙人館，孤峰玉女臺。

㊂《左傳》：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注：繫旌曰旆，通帛曰旃。陳子昂詩：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去聲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此記道州時事。賊尚哀貧，而官不知憐，官蓋甚於盜矣。

今彼徵斂去聲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菱一作麥，窮一作歸老江湖邊。末則憤時而欲棄官也。時世賢，即孟子所謂今之良臣，古之民賊者。此詩三段，各八句。

錢謙益曰：顏魯公《表墓碑》：家於武昌之樊口，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户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容齋隨筆》：《次山集》中，載其爲道州刺史，上謝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徵税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賄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自謝表以來，未之見也。

羅大經曰：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鶴注編在大曆二年瀼西詩內。　鄭審有湖亭在峽州。

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舊唐書》：廣德元年，李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

絕塞烏蠻北㊀，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㊁。雄劍鳴開匣㊂，群書滿繫音計船㊃。一作所向皆窮轍，餘生且繫船。亂離心不展一作轉，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一作覺㊄，菁華歲月遷㊅。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㊆。首敍夔府詠懷之故。上六，言客夔已久，意欲東行。下六，言去夔不能，聊資遣興耳。絕塞、孤城，皆指夔州。公自雲安至此，百三十里，自永泰元年至此，已歷三年。劍鳴、書繫，將去夔也。身遭亂離，故易衰謝。筋力二句，承衰謝。登臨二句，起下段。

㊀晉封禪奏：地險俗殊，人望絕塞。　洙曰：嶲州以西，有烏白蠻。

㊁《杜臆》：飄零只在百里，而消渴已閱三年，二句多少傷懷。

㈢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人楚城。《西京雜記》：開匣拔鞘。

㈣謝承《後漢書》：袁閎博覽群書。

㈤《記》：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㈥《卿雲歌》：菁華既竭，褰裳去之。

㈦登臨而見景物，常藉詩篇以摩寫之。《西京雜記》：棟宇物色唯舊。《顏氏家訓》：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詠，亦樂事也。洙曰：陶如陶者之埏埴，冶如冶工之鎔鑄。

峽束滄一作蒼江起，巖排古一作石樹圓㈠。拂雲霾楚氣㈡，朝音潮。一作潮海蹴一作襯吳天㈢。煮井爲鹽速㈣，燒畬詩遮切度達各切地偏㈤。有時驚疊嶂㈥，何處覓平川㈦。鸂鶒雙雙舞㈧，獼猴一一緣。春草何曾音層歇㈨，寒花亦可憐㈩。野店引山泉(一)。此詠夔州風景。峽束四句，記山水。煮井四句，記地脈。鸂鶒六句，記物產。獵人二句，記人事，皆所謂登臨多物色也。樹拂雲而鬱霾楚氣，江朝海而浪蹴吳天。此聯可以雄蓋一世。煮井一聯，寫得駭愕。鸂鶒數句，寫得幽閑。春草寒花，寫得韶秀。吹火引泉，寫得冷雋。句句可以入畫。聯，寫得駭愕。鸂鶒數句，寫得幽閑。春草寒花，寫得韶秀。吹火引泉，寫得冷雋。句句可以入畫。

㈠舊注：石樹，石楠也。

㈡《地鏡圖》：楚氣似馬。

㈢《書》：江漢朝宗於海。劉庭芝詩：吳天積風霜。

㈣《蜀都賦》：濱以鹽池。劉曰：鹽池，出巴東北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爲鹽。

㈤《農書》：荊楚多畬田，先縱火燔爐，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脈竭，復燔旁山。燔，爇火燎草。爐，火燒山界也。杜田

曰：楚俗，燒榛種田曰畬。《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度地偏，言不遺僻壤也。

㈥梁武帝詩：朝雲生疊嶂。

㈦峽中地湫，故無平川。何遜詩：平川看遠鳥。

㈧《爾雅注》：鴝鵒，毛有五色。庾信詩：雙雙淚眼生。

㈨劉安《招隱》：獼猴兮熊羆。樂府詞：鬱鬱累累。

㈩庾肩吾詩：錦石鎮浮橋。

㈪謝靈運詩：春草亦未歇。

㈫張協詩：寒花發黃草。

㈬趙曰：時有屯戍在白帝城，獵人吹火於此。庾信詩：獵火一山紅。

㈭洙曰：峽民依山而居，故以竹引山泉。

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㈠。兩京猶薄產㈡，四海絕隨肩㈢。幕府初交辟㈣，郎官幸備員㈤。開襟驅一作祛瘴癘㈥，明目掃一作拂雲烟㈦。高宴諸侯禮㈧，佳人上客前㈨。藥餌虛狼籍㈩，秋風灑靜便㈪。平聲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此咏在夔情事。喚起、扶行，乃衰頹之狀，皆因偃蹇淪落所致，二句作引端。兩京薄產，田園久荒。隨肩，故交日替。幕府二句，憶嚴武薦引。旅寓二句，應前飄零。藥餌二句，應前消

疾。開襟明目，承上秋風。高宴四句，見節鎮之繁華。南內四句，感明皇之逸豫。後數語，又引起下段。

㈠師氏以喚起爲晨鳥，以扶行爲竹杖。《冷齋詩話》：退之詩：「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喚起、催歸，二鳥名。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易林》：鳩杖扶老。陶潛《歸去來辭》：策扶老以流憩。《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取玉簪搔頭。歎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兩屐。」

㈡兩京，謂長安洛陽。沈佺期詩：上京無薄產。

㈢《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㈣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幕府初開，博選清英。」

㈤《申屠嘉傳》：爲丞相，備員而已。

㈥《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㈦謝靈運詩：蘋萍泛深沉。《吳都賦》：夤緣山岳之岠。《韻會》：夤緣，連絡也。

㈧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狼籍，出《漢書》。

㈨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

㈩《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

(一)《唐書》：韋思謙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顏延之詩：城闕生雲烟。

(二)庾信詩：將軍高宴罷。

(三)古詩：主人愛上客。

(四)魏文帝書：哀箏傾耳。

㈤曹植《箜篌引》：空存華屋處。　古詩：金屋羅神仙。

㈥《唐書》：興慶宮，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廣之，謂之南內。

㈦《唐會要》：開元二年，上於梨園自教法曲，號皇帝梨園弟子。又：太常梨園，別教院法歌樂章曲等。

㈧朱注：白居易詩：「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自注云：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年，始詔諸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嘆異之，明年冬，祿山反。　隋李孝貞詩：閭閻既多緒，變轉復無窮。

㈨孔子《丘陵歌》：涕霣潺湲。

弔影夔州僻㈠，回腸杜曲煎㈡。　卽今龍厩水㈢，莫帶犬戎羶㈣。　耿賈扶王室㈤，蕭曹拱御筵㈥。　乘一作秉威滅蜂蠆㈦，戮力效川本作教鷹鸇㈧。　舊物森猶在㈨，凶徒惡未悛㈩。　國須行戰伐㈠，人憶止戈鋋㈡。　奴僕何知禮㈢，恩榮錯與權㈣。　胡星一彗孛川作闇㈤，黔首一作頻煩法令蠲㈥。　哀痛絲綸切㈦，煩苛一作頻煩法令蠲㈧。　業成陳始王去聲㈨，兆喜出於畋㈩。　宮禁經綸密㈠，台階翊戴全㈡。　熊羆載呂望㈢，鴻雁美周宣㈣。　此回憶長安時事。　夔州句，承上。　杜曲句，領下。　龍厩水羶，吐蕃陷京也。　耿賈四句，思靈武將相。　舊物四句，惡當時叛將。　奴僕四句，推禍本於程元振。　哀痛以下，指代宗還京之事。　舊物，謂帝京如故。　凶徒，如李懷玉之逐侯希逸，僕固懷恩之誘吐蕃是也。　王道俊《博議》：公以代宗不能往問河北之罪，而但慕止戈之名，養成禍亂，故曰：「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蓋傷之也。　盧注：程元振以奴僕而錯與大權，致將士懈心，外夷入寇，而生民困苦。　舊指祿山爲奴僕者，非。　朱注：《舊紀》：永泰元年正月，下制罪己。二年十

一月，大赦改元，停什畝稅一法。此所謂哀痛切、煩苛蠲也。　錢箋：始王，指代宗初政。於畋，以文王出獵，喻代宗幸陝。

宮禁二句，承陳始王，自君身說到群臣。熊羆二句，承出於畋，自大臣說歸人主。熊羆，蓋指郭子儀也。

㈠《陳情表》：形影相弔。

㈡《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　杜曲，公故居。　司馬遷書：腸一日而九迴。

㈢原注：西京龍廄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通鑑注》：唐禁苑南門，直宮城之玄武門，北枕渭水，苑內有飛龍、祥麟、鳳苑等六廄。

㈣莫帶，莫不尚帶餘羶也。

㈤《後漢書》：論耿賈之洪烈。

㈥《丙吉傳贊》：高祖開基，蕭曹爲冠。此借比李郭諸功臣。

㈦《左傳》：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書》：與之戮力。

㈧《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㈨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㈩《晉史論》：招烏合之凶徒。　《左》：長惡不悛。

(一一)《孔叢子》：今君生戰伐之世。

(一二)《光武紀》：道未方古，亦止戈之武焉。　《東都賦》：戈鋋彗雲。注：鋋，小矛也。

(一三)《公孫弘傳贊》：衛青奮於奴僕。

(一四)謝靈運詩：何以報恩榮。　《說苑》：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一門。」

(一五)《前漢·天文志》：昴曰旄頭，胡星也。　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孛氣似彗也。

㈥《史記・秦本紀》：憂恤黔首。《西征賦》：隕吾人之拘攣。

㈦《前漢・西域傳贊》：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㈧《前漢・循吏傳》：掃除煩苛。《秦本紀》：法令如一。

㈨《詩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㈩《書》：文王不敢盤於遊田。

⑪《梁竦傳》：宮省事密，莫有知者。《易》：君子以經綸。

⑫《東方朔傳》：顧陳泰階六符。應劭曰：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下階爲士庶人。王儉作《褚淵碑文》：外曜台階。魏神武帝傳檄方鎮曰：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翼戴聖明。

⑬洪容齋《隨筆》：《史記》載：西伯出獵而遇太公，其卜辭，乃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崔駰《達旨》引《史記》作非熊非羆，此杜詩所本也。

㈣《詩序》：《鴻雁》，美宣王也。美其能勞來還定安集也。

側聽中興主㈠，長吟不世賢㈡。音徽一柱數音朔㈢，道里下牢千㈣。原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欵聯翩㈤。律比崑崙竹㈥，音知燥濕絃㈦。風流俱善價㈧，愜當去聲久忘筌㈨。置驛常如此㈩，登龍蓋有焉⑪。雖云隔禮數⑫，不敢墜周旋⑬。高視收人表⑭，虛心味道玄⑮。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⑯。羽翼商山起⑰，蓬萊漢閣連⑱。管寧紗帽淨，一作靜⑲，江令錦袍鮮⑳。東郡時題壁㉑，南湖日扣舷㉒。遠遊凌絶境㉓，佳句染

華簪㊃。此稱頌鄭李二公。側聽句，承上。長吟句，領下。音徽數，鄭書頻至。道里千，李居不遠。鄭李八句，稱二公交誼。羽翼八句，稱二公官迹。荆州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置驛，切鄭。登龍，切李。周旋，公願與往來也。收人表，言其愛士。味道玄，言其好道。馬來、鶴唳，喻人才樂歸。趙曰：李爲太子賓客，故用四皓事。鄭係秘書少監，故近蓬萊閣。鄭已退居，故比管寧紗帽。李方在朝，故比江令錦袍。朱注：夷陵郡，在夔州之東，故曰東郡。南湖，即鄭監湖亭。錢箋：東郡、南湖，歎二公之冗散，惜其賢而不見用也。

㊀《雋不疑傳》：側聽不疑。衛宏《詩序》：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㊁應瑒詩：永思長吟。曹植曰：不世之賢。

㊂陸機詩：音徽日夜離。

㊃虞茂詩：關山多道里。下牢關，注別見。

㊄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以比鄭、李之詩。《文心雕龍》：陸士龍雅好清省。朱异詩：或賦聯翩之章。

㊅《漢·律曆志》：黄帝使伶倫去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鐘之宫。

㊆《韓詩外傳》：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指推移，不可記也。《廣絶交論》：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㊇《晉書》：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首。王衍、樂廣也。善價，見《論語》。

㊈《摯虞傳》：辭理愜當，爲世所重。陸機《文賦》：愜心者貴當。

㊉《漢書》：鄭當時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莊子》：得魚而忘筌。

㊊後漢李膺獨持風裁，有被延接者，名爲登龍門。

㊋任昉詩：生平禮數絶。

㊂《左傳》：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㊃曹植《與楊修書》：足下高視於上京。《任彥升集》：經師人表。

㊄《老子》：虛其心，實其腹。又：玄之又玄。《答賓戲》：味道之腴。《五君詠》：探道好淵玄，

㊅汗血馬、青田鶴，注皆別見。

㊆《張良傳》：四人者隱商雒山，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

㊇《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㊈管寧紗帽，注別見。

㊉《江總集·山水衲袍賦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衲袍降賜。賦云：「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巖映目。埒符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袍之鮮麗可知。

㊋錢箋：江陵，漢舊縣，屬南郡。《史記》：江陵故郡都，西通巴巫，在巴巫之東，故曰東郡。《南史》：何思澄少勤學工文，爲《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郊居宅新搆閣齋，因命工人題此詩於壁。

㊌謝靈運《山居賦》：卷扣舷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嘆。

㊍《楚辭》有《遠遊》篇。或曰：遠遊，履名。《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桃花源記》：來此絕境。

㊎《世說》：每至佳句。華箋，蜀箋也。

每欲孤飛去㊀，徒爲百慮牽㊁。生涯已寥落㊂，國步尚一作乃迍邅㊃。衾枕成蕪沒㊄，池塘作棄捐㊅。別離憂怛怛㊆，伏臘涕漣漣㊇。露菊斑豐鎬㊈，秋蔬一作菰影澗瀍㊉。共誰論平聲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陟略切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

促看平聲秋燕㈥，蕭疏聽晚蟬㈦。雕蟲蒙記憶㈧，烹鯉問沉綿㈨。此段，承前起後，欲十句，承杜曲一段，傷故里難歸。共誰十句，承鄭李一段，喜知交足慰。百慮牽，包下八句。生涯，在國。衾枕池塘，無家可問矣。別離，悲弟妹。伏臘，思祖父。豐鎬澗瀍，念及東西二京也。又言故人於進取矣，今託身兵戈江漢之間，徒增局促蕭條耳，幸蒙二公記問，真舊交中不可多得者。

㈠《雪賦》：瞻雲雁之孤飛。

㈡江淹詩：撫枕懷百慮。

㈢《莊子》：吾生也有涯。

㈣《詩》：國步斯頻。　蔡邕《述行賦》：塗迍邅其蹇連兮。

㈤錦衾角枕，見《毛詩》。

㈥隋孫萬壽詩：蓬萊雖已變，池塘尚所思。　《吳越春秋》：體骨棄捐。

㈦《詩》：勞心怛怛。

㈧《漢·楊惲傳》：歲時伏臘。《風俗通》曰：臘者，獵也。獵取獸以祭祖先。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詩》：泣涕漣漣。

㈨又：作邑於豐。又：鎬京辟雍。注：鎬京，在豐水之東，相去三十五里。

㈩《周書》：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一一)張華詩：昔事歷歷記，獨坐向誰論。

(一二)《風俗通》：阡謂之冢。　崔融詩：京兆新阡闢。

㈢《世說》：劉琨曰：「常恐祖生先我著鞭。」

㈣王褒詩：漠漠村烟起。

㈤鮑照詩：娟娟似娥眉。

㈥《漢書》：局促如轅下駒。

㈦謝惠連詩：蕭疏野趣生。

㈧《揚子》：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㈨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王勃《久客病歸》詩：沉綿赴漳浦。

卜羨君平杖㈠，偷存子敬氈㈡。囊虛把釵釧㈢，米盡拆花鈿㈣。甘子陰涼葉㈤，茅齋八九椽㈥。陣圖沙北岸㈦，市暨音既瀼西巔㈧。羈絆心常折㈨，棲遲病卽痊㈩。紫收一作秧岷嶺芋㈠㈠，白種陸池一作家蓮㈠㈡。色好梨勝平聲頰㈠㈢，穰多栗過拳㈠㈣。敕廚惟一味㈠㈤，求飽或三鱣㈠㈥。俗異鄰鮫室㈠㈦，一云兒去看魚筍。朋一作人來坐馬鞬㈠㈧。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㈠㈨。塹抵公畦稜去聲㈡㈠，村依野廟堉壖同。而宣切㈡㈡。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㈡㈢。此答二公之問，備述居變秋況。　鄭李必問及居處飲食，故答詞獨詳。卜羨四句，夔州飲食。甘子四句，夔州居室。羈絆八句，仍申居室。　卜杖存氈，生計艱難。把釵拆鈿，藉供日用。沙北瀼西，乃甘陰結齋之處。心折病痊，答書中沉綿之問。紫芋數者，見物產之佳。鄰鮫既危，坐鞿復窘，柴門之中，唯存竹溜而已。抵畦依廟，村居外景；拒棘纏藤，村居內景也。

㈠洙曰：君平卜筮於成都，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阮宣子常步，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得酣暢。

㈡子敬氈，見首卷。

㈢釵釧，見《官軍臨賊濠》詩。

㈣庾肩吾詩：縈環照鏡曉，誰忍去花鈿。

㈤《南史》：顧初牽牛陰涼木下。

㈥徐陵詩：茅齋本自空。

㈦《桓温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

㈧原注：峽人日市井泊船處曰市暨，江水横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

㈨《晉·載紀》：馬能千里，不免羈絆。心折，見《別賦》。

㈩《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一)《貨殖傳》：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注：蹲鴟，芋也。

(二)《御覽》：任昉《述異記》：吳中有陸家白蓮種，顧家斑竹。

(三)《蜀都賦》：紫梨津潤。

(四)《西京雜記》：上林苑有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穰，豐穰也。

(五)《古隴西行》：談笑未及竟，右顧敕中廚。《王羲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六)《論語》：食無求飽。《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錢箋：《後漢書注》：鱣，音善。臣賢按《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鱔古字通。《顏氏家訓》：孫卿云魚鼈鰌鱣，《韓非》、《説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矣。按《楊震傳》，三鱣音善，所謂假鱣爲鱓者也。《爾雅·釋魚》音知然反。

陸德明《音義》張連反，卽黃魚也。此鱣鮪之鱣，杜詩所謂三鱣也，蓋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陸音釋，未知當否。吳曾曰：以《楊震碑》考之，則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稱鱣未必皆得其真也。

㈦俗異，猶云異俗。《文選》：鮫人織綃於泉室。當作俗異鄰鮫室。此段本言居室，不當插入魚筍。其魚魴鰥。注：筍，以竹爲之，魚入其中。

㈧《晉書》：范逵嘗過陶侃家，時大雪，乃撤所卧鞾自剉給其馬。朱注：舊注：《戰國策》：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鞾席坐之。按：「朋來坐馬鞾」，猶云「坐客寒無氈」也，與蘇、張事不合。且舊注引《國策》，《藝文類聚》又引《史記》，今《國策》、《史記》並無此文。吳注：坐當作剉，用陶侃事也。

㈨「通竹溜涓涓」，卽前「野店引山泉」，但前是概言夔俗，此乃專敍濛居，不妨一事兩用。陶辭：泉涓涓而始流。

㈩張耒曰：公畦，官園也。原注：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岸也，音去聲。朱注：按《韻書》，稜字無去音，蓋方言也。陸龜蒙詩：我本曾無一稜田，平生笑傲空漁船。稜亦作去聲用。

(一)《晁錯傳》：鑿太上皇廟壝垣。師古曰：壝者，內垣外遊地。

(二)薛道衡詩：臥石藤爲纜。

借問頻朝音潮謁，何如穩醉一作晝眠㈠。誰云行不逮一作達，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濕㈡，鑿香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㈥。聲華夾宸極㈦，早晚到星躔㈧。貎諫留匡鼎㈨，諸儒引服舊作伏虔㈩。不過平聲。一作逢輸鯁直(一)，會是正陶甄(二)。

粉署妍(三)。紫鸞無近遠㈣，黃雀任翩翻㈤。田園終日晝(四)，青簡爲去聲誰編(六)。雲臺終日畫(五)，黎元疾苦駢(四)。

宵旰憂虞軫(三)，公自述。下十句，勗鄭李。朝謁不預，則起居自適，亦何羨章署之榮乎。所以黃雀卑飛，唯知舊學，而紫

鸞高舉，端屬明公矣。朱注：二公當勉爲公輔之業，引賢士，進讜言，以匡正天下。今上方宵旰，民多疾苦，雲臺雖有功臣，而青簡垂名，非二公其誰屬耶。

㈠蕭景宗詩：「借問霍去病，何如路傍人。」此用其句法。沈佺期詩：雞鳴朝謁滿。

㈡《前漢·公卿表》：銀章印龜鈕。其文曰章，謂刻其官之章也。

㈢趙曰：省謂之蘭者，以諸郎官握蘭含香也，故云馨香。又謂之畫省者，以粉畫之也，故云粉署。

㈣陳子昂詩：驅馳翠虬駕，伊鬱紫鸞笙。

㈤漢歌謠：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鵩鳥賦》：育翮翾之陋體兮。

㈥困學、從衆，俱出《論語》。違衆，謂不合時宜。《後漢·皇甫嵩傳》，嵩答董卓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楊惲傳》：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旃，語助詞。

㈦劉峻書：聲華無寂。殷仲文《自解表》：宸極反正。

㈧《韓非子》：無早晚之失。洙曰：郎官象列星，諸侯象四七，宰相法三台，皆星躔也。束晳詩：星變其躔。《漢書》：日月初躔星之紀。注：躔，舍也。

㈨《匡衡傳》：諸儒爲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張晏曰：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西京雜記》：鼎，衡小名。

㈩《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善著文，舉孝廉。

⑪《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

⑫輸，猶獻也。

⑬《揚子》：甄陶天下在和。《漢書音義》：陶家名樸下員轉者爲鈞，以其制器爲大小。

⑭《饋食禮》：纚笄宵衣。《左傳》：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易》：憂虞之象也。

㈣《孝經鉤命訣》：授圖子黎元。劉琨《勸進表》：司牧黎元。《漢書》：問民疾苦。軫、駢，湊集之意，取義於車馬也。

㈤雲臺，注別見。

㈥《文選》載劉向《別録》：治竹青作簡書，謂之青簡。又見《後漢·吳祐傳》。

行路難何有㈠，招尋興去聲已專㈡。由來具飛檝㈢，暫擬控鳴弦㈣。身許雙峰寺㈤，門求七祖禪㈥。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㈦。安石名高晉，原注：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昭王客赴燕平聲。原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一作晤。留景不延㈧。風期終破浪㈨，水怪莫飛涎㈩。淡交隨聚散㈪，澤國遶迴旋㈫。此欲出峽求禪，與二公相晤於江陵。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他日四句，去夔留荆，雙結行路招尋。控鳴弦，行路招尋，爲通節之綱。飛檝二句，承行路。身許四句，承招尋。雙峰七祖，言不落旁門小乘。鄭比安石，公則仰其名高。李比燕昭，公則願爲燕客。有地主，可免途窮。駕浮舟，有似乘槎。公詩「窮途阮籍幾時醒」，又云「奉使虛隨八月槎」，皆屬自言。雲寧在，景不延，急於去夔矣。淡交，指夔人。迴旋，往復於鄭李也。

㈠古樂府有《行路難》。

㈡杜審言詩：招尋獨有君。

㈢《海賦》：飛迅鼓檝。

㈣《西域傳》：控弦者十餘萬。

㈤按：雙峰有兩處。《舊唐書》：道信與弘忍，並住蘄州雙峰山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姚寬《西溪叢語》引《寶

林傳》云：能大師傳法衣，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峰，則曹溪亦稱雙峰矣。周篆曰：昔至嶺南，見曹溪地形，前對三峰，後擁兩峰，但不名雙峰寺。

㈥七祖亦有兩派，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此五祖也。忍傳能大師，是謂六祖，其徒復以菏澤當七祖，此南宗之餘裔也。《中岳越禪師記》則云：弘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此北宗又竊附於六祖、七祖也。考：能師既沒，法衣不傳，則南宗七祖，固失真傳，而北宗上無承受，纂名兩祖，尤爲謬種矣。詩云「門求七祖禪」，意蓋主於南宗也。師氏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六祖之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其衣鉢供養，是六祖與子美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

㈦何遜詩：解纜及朝風，落帆依暝浦。許旌陽《石函記》：從茲得作真詮客。

㈧《莊子》：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㈨《楚辭》：蹇淹留而無成。謝靈運詩：尋異景不延。

㈩風期，恐是言風信。虞世基詩：伊昔風期早。《南史》：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一)《孔子世家》：水之怪龍、罔象也。《江賦》：揚鬣掉尾，噴浪飛涎。

(二)神女，注見前。

(三)《蜀都賦》：鳥生杜鵑之魂。

(四)《記》：君子之交淡若水。

(五)澤國，見《周禮》。

本自依迦葉音攝㊀，何曾音層藉偓佺㊁。爐峰生轉眄㊂，橘井尚高褰㊃。東走窮歸鶴㊄，南征

《史記》：漢長沙定王曰：「國小地狹，不足回旋。」

盡跕都牒切鳶㈥。晚聞多妙教㈦，卒踐塞先則切前愆㈧。顧愷丹青列㈨，頭陀琬琰以冉切鐫㈩。衆香深黯黯㈠，清贏任體孱㈡。金篦空刮眼㈢，鏡象一云平等未離一云難銓㈣。勇猛爲心極㈤，幾地肅芊芊㈥。此申上「門求七祖禪」，以終詠懷之意。迦葉、偓佺，言仙不如佛。爐峰四句，欲遍遊佛地。晚聞六句，欲精參佛理。勇猛四句，期於懾象以歸空也。此章，十二句起，十六句者兩段，二十四句者兩段，二十八句者一段。

㈠《彌勒成佛經》·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傳燈録》：迦葉，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爲天竺二十五祖之首。

㈡《列仙傳》：偓佺，槐山採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

㈢爐峰，在廬山。《洛神賦》：轉眄流精。

㈣朱注：橘井，在馬嶺山上，故云高褰。《天台賦》：游氣高褰。《卜居》詩注。

㈤遼東歸鶴，見《卜居》詩注。

㈥《馬援傳》：援擊交阯，謂官屬曰：「我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

㈦釋氏有妙覺之説，故云妙教。

㈧沈約《懺悔文》：收遜前愆，洗濯今慮。六祖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㈨顧愷之嘗於瓦棺寺畫維摩詰像。

㈩《姓氏英賢録》：王卬，字簡栖，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琬琰，言如玉之貴。《楚辭》：懷琬琰之英華。

(一)《法華經》：擊大法鼓，燒衆名香。《天台賦》：衆香馥以揚烟。何遜詩：黯黯連嶂陰。

㈡《決定經》：不捨初地，入於二地，乃至十地。《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

㈢張君祖詩：練神超勇猛。《楞嚴經》：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

㈣《顧野王傳》：體素清贏。

㈤鶴注：《法苑珠林》：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夢一翁以篦療之，後三日果痊。《涅盤經》：如目盲人爲治目，故造諸良醫，卽以金篦刮其眼膜。

㈥《圓覺經》：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象。朱注：《說文》：銓，衡也。一曰度也。言金篦雖可刮去眼膜，而執鏡象以爲實有，則猶未離銓量之間也。

王嗣奭曰：題屬《詠懷》，故篇中詳於自敍，而轉換穿插，妙合自然。唐人百韻詩，杜公首倡，句句精緻，字字峭拔，真千古獨擅之長。

盧世淮曰：此是集中第一首長詩，其中起伏轉折，頓挫承遞，若斷若續，乍離乍合，波瀾層叠，竟無絲痕，真絶作也。風流善價，愜當忘筌，卽可取此語以評此詩。

張溍曰：此詩才大而學足以副之，故能隨意轉合，曲折自如。其忽自敍，忽敍人，忽言景，忽言情，忽紀事，忽立論，忽述見在，忽及已前，皆過接無痕，而照應有法。

洪容齋《隨筆》曰：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此詩「滿座涕潺湲」與「伏臘涕連漣」爲重意。

張溍曰：「不敢墜周旋」與「澤國遶迴旋」爲重韻。

詩題詠懷寄友，是賓主兩意，此詩或分或合，極開闔變化，錯綜恣肆之奇，而按以紀律，却又結構完整。刻本割裂段落，多寡不勻，幾於亂絲難理。今分作十段，每段各有起止，各有承轉，天然位置，不容毫髮混淆，此在讀者詳玩耳。詩有近體，古意衰矣；近體而有排律，去古益遠矣。考唐人排律，初惟六韻左右耳。長篇排律，起於少陵，多至百韻，實爲後

人濫觴。元白集中，往往疊見，不免誇多鬬靡，氣緩而脈弛矣。此篇與雅工秀，才學既優，而部伍森嚴，章法尤爲精密。短章詩斷處多用突接，長排體則須用鉤挑之法。每段出落處，回顧上文者爲鈎，逗起下文者爲挑，必層層連絡，各有關合照應，否則散漫不屬矣。玩此詩，逐段鈎挽挑逗，俱見作法之巧。

寄劉峽州伯華使去聲君四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在灄西作。《唐書》：峽州夷陵郡，屬山南東道。

峽内多雲雨，秋來尚鬱蒸㊀。遠山一作天朝音潮白帝，深水謁一作出夷陵㊁。

上二記時，下二記地。

㊀傅玄詩：呼吸氣鬱蒸。

㊁何遜詩：天暮遠山前。白帝，在夔州。夷陵，指峽州。趙曰：謁對朝字爲工。

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㊀。哀猿更平聲。一作勞起坐，落雁失飛騰。伏枕思瓊樹㊁，臨軒對玉繩㊂。碧海闊逾澄㊃。

此乃思念劉君，賓主並敍。哀猿二句，自比爲客。瓊樹四句，申言得朋。瓊樹難見，而空對玉繩，望劉之切也。青松比其勁節，碧海比其寬量。

㊀《易》：西南得朋。朱注：夔在中州之西南。

㊁江淹賦：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

㊂謝朓詩：玉繩低建章。

㊃《魏略》：王昶曰：「松柏之茂，隆寒不衰。」何敬祖詩：青青嶺上松，光色冬夏茂。

㊄《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

昔歲文爲理當作治，避唐諱也，群公價盡增。家聲同令閏去聲㊀，時論以儒稱㊁。太后當一作臨朝音潮肅㊂，多才接迹昇。翠虛捎所交切魍魎㊃，丹極上時掌切鯤一作鵾鵬㊄。宴引春壺酒一作滿，恩分夏簟冰㊅。老兄真不墜㊆，小子獨無承。雕章五色筆㊇，紫殿九華燈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㊉。此追遡先世淵源。文爲理，唐初以文治世也。群公，指當時才士。家聲，謂公祖審言。令聞，指劉祖允濟。捎魍魎，小人遠遁。上鯤鵬，賢士登朝。宴引二句，言寵遇之優。雕章四句，言才名之盛。不墜、無承，引起下文。

㊀《詩》：令聞令望。

㊁《周・王褒傳》：不以地位矜物，時論稱之。

㊂《唐書》：劉允濟，武后朝上《明堂賦》，手詔褒美。

㊃《甘泉賦》：捎夔魖而拔獝狂。注：捎、拔，皆擊也。王延壽《夢賦》：捎魍魎，拂諸渠。

㊄《莊子》：北溟有魚，名曰鯤，化而爲鳥，名曰鵬。

㊅江淹詩：夏簟清兮冬不暮。

㊆《三國典略》：齊蕭慤嘗於秋夜賦詩，邢子才曰：「蕭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周史》：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南史》：江淹嘗宿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㈧謝朓詩：紫殿肅陰陰。《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西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終南山上，照見百里。

㈨盧、王，盧照鄰、王勃。褚、薛，褚遂良、薛稷也。　錢箋：《唐書》：劉允濟博學善屬文，與王勃早齊名，垂拱四年，拜著作郎。詩云「學並盧王」，又與公祖審言同事天后，知必爲允濟也。　胡震亨曰：詳詩語，其先當是劉憲也。憲與公之祖審言同列。《文藝傳》：憲在則天時，累官冬官員外郎，審言亦爲膳部員外郎，是爲接迹昇也。憲常受詔推按來俊臣，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爲俊臣所搆坐貶，故云「翠虛捎魑魅」。俊臣貶，憲轉鳳閣舍人，景龍中，與審言同直修文館，故云「丹極上鷁鵬」也。朱注：唐史，二劉皆以來俊臣搆貶官，後皆轉鳳閣，直修文館，但憲文名不甚著，史稱審言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此云學並盧、王，書兼褚、薛，以劉與審言並稱，必屬允濟無疑也。審言子并以手刃周季重被殺，蘇頲爲墓誌，允濟爲祭文，則二公交契之厚可知矣。　《新書·薛稷傳》：初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歐陽詢皆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㈩《晉書》：劉裕曰：「老兄試爲卿答。」

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窟充芮切。舊本訛作繼，師作窟，趙作峽徵㊀。放蹄知赤驥㊁，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㊂，襟懷庶可憑㊃。會期吟諷數音朔㊄，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一作解㊅，纖毫欲幾人登㊆。此敍劉君詩才。上八，望使君寄詩。下八，稱其詩學獨精。捷如驥足，健比鷹揚，其雕刻非可意料，纖毫盡皆愜心。《杜臆》：神融句，謂文有生氣。戰勝句，謂文無敵手。筌蹄棄，言妙悟。百萬層，言超出。公於詩道，自矜㊇。神融蹔飛動㊈，戰勝洗侵陵㊉。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猶憾，知名傳青簡者難矣，以見劉能不墜，而己獨無承也。　朱注：此數句，當與《文賦》參看。「雕刻初誰料」，即「籠天

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也。「纖毫欲自矜」，卽「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微芒」也。「神融躡飛動」，卽「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也。妙取二句，卽「形不可逐，響難爲繫，孤立而特峙，非常言之所緯」也。按：杜詩必有來歷，不特用其字句，而并融其神理，於此可以觸悟。

㈠宋郊祀歌：月竁來賓，日際奉土。注：竁，窟也。趙曰：恭州有明月峽，今三峽中亦有之。蓋石壁一竅，圓透見天，其明如月，故以名峽也。按：朱注：月竁，猶言月脇月窟。草堂及郭本作竅，較繼字爲優。又近志載夷陵州有明月峽，作峽亦通。

㈡《列子》：周穆王有赤驥。

㈢任昉爲《齊竟陵王行狀》所造箴銘，積成卷軸。

㈣張華詩：襟懷擁虛景。

㈤《文心雕龍》：吟諷者銜其山川。

㈥《莊子》：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㈦《魏志》：獻帝策命，纖毫之惡。

㈧《文心雕龍》：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

㈨《韓非子》：子貢見子夏肥而問之，子夏曰：「吾義戰勝，故肥。」《史記》：炎帝欲侵陵諸侯。

㈩《莊子》：筌者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取兔，得兔而忘蹄。注：筌者，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筍也。蹄，兔罝也，又云兔弶也。係其脚，故云蹄。

(一)陸機《文賦》：恒遺恨以終篇。

(二)青竹，卽青簡。

回首追談笑㊀，勞歌跼寢興㊁。年華紛已矣㊂，世故莽相仍㊃。刺史諸侯貴㊄，郎官列宿應平聲㊅。潘生一作安雲一作驂閣遠㊆，黃霸璽書增㊇。此言遭遇不同，亦賓主並敍。追談笑，憶使君。跼寢興，公自嘆。歷盡年華世故，自知不堪用世矣。雲閣，承郎官。璽書，承刺史。劉蓋郎官而出爲刺史者。

㊀古詩：談笑未及竟。

㊁謝混詩：信此勞者歌。善曰：《韓詩》：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何遜詩：寢興從閒逸。

㊂庾信詩：年華改歲陰。

㊃嵇康書：世故繁其慮。

㊄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請罷御史，置州牧。

㊅漢明帝曰：郎官上應星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㊆潘岳《秋興賦序》：余以太尉椽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㊇《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報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乳贊音畎號平聲攀石，飢鼯語訴落藤㊀。藥囊親道士㊁，灰劫問胡僧㊂。憑久烏皮一作綻㊃，簪稀一作間白一作皁帽稜㊄。林居看蟻穴㊅，野食待一作行，一作幸魚罾㊆。筋力交彫喪去聲㊇，飄零免戰兢㊈。皆一作昔，一作豈爲百里宰，正似六安丞㊉。此序客夔近況。乳贊、飢鼯，觸景無聊。藥囊，憑久，見身衰。簪稀，言性懶。無事，故看蟻。近水，故待魚。筋力二句，言垂老飄泊之狀。朱

注：言我亦爲郎官，應皆出宰百里，今飄零若此，是亦六安丞之見貶斥耳。趙云：公出爲華州司功，故用六安丞事，亦通，但於百里宰難貫。

㈠舊注以乳麝二句，屬公自況，於上哀猿落雁犯重。盧注以贊號比豪强斂迹，賙訴比窮民待澤，涉劉公言，失之太鑿，今皆不取。《爾雅》：贊，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張正見詩：飢賙落劍鋒。

㈡《神仙傳》：壺公賣藥市中，日不二價，所治皆愈。

㈢曹毗《志怪》：漢武帝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問西域僧。」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洛陽，有憶朔言者，試以灰墨問之，其人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朱注：按《高僧傳》，西域國人乃竺法蘭。

㈣《世説》：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烏皮几，見十三卷。

㈤《杜臆》：凡戴冠必先簪髮，惟懶事稀簪，故帽稜如故。《通典》：宋時制：高屋白紗帽。《宋明帝紀》：建安王休仁，以白帽代之。《齊和帝紀》：百姓皆着下屋白紗帽。

㈥《易林》：蟻封户穴，大雨將集。

㈦晉《歡聞變歌》：張罾不得魚，兀檜罾空歸。

㈧陸機樂府：舊交皆彫喪。

㈨《詩》：戰戰兢兢。免戰兢，不免戰兢也。

㈩《後漢書》：桓譚諫用讖，帝大怒，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注：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箋：劉蓋與公同謫者，不知其名。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妊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㊀。但求椿壽永㊁，莫慮杞天崩㊂。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叛趙氏作叛，草堂本作數必全懲㊃。政術甘疏誕㊄，詞場愧服膺㊅。展懷詩誦一作頌魯，割愛酒如澠㊆。此敍寄詩本意。《杜臆》：公因多病，與道士講修煉之術，故言妊女丹砂。椿壽永，承上藥囊。杞天崩，承上灰劫。鍊骨養生，又承壽永。張兵伐叛，又承天崩。公託身世外，故求服藥永年，不必懷杞人之慮。劉身任民社，則衙生固所宜講，而懲亂皆其職分也。錢箋：唐人好鍊服食，劉使君亦必爾，故諷之。張遠注：時蜀寇未靖，故有張兵伐叛等語。政術、詞場二句，必劉曾以此推服，故答云：政甘疏誕，而詞愧服膺。詩酒所以遣興，於詩則誦魯，推劉君爲詩宗，於酒則割愛，時以消病斷飲也。《杜臆》：自孔子刪詩，詩宗於魯，稱劉詩得其正宗也。朱注謂：公作詩以贈使君，猶史克之頌魯侯。前説作誦，後説作頌，兩意不同，今從前説。

㊀縈新裹，新鍊藥囊也。冷舊秤，棄舊丹也。裹砂以養火，必秤量其輕重。魏伯陽《參同契》：河上妊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染垢塵。又曰：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漢真人大丹訣曰：妊女隱在丹砂中。注：妊女，汞也。

㊁《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㊂《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

㊃朱注謂：多欲戕生，猶將兵伐性，將二句作借喻，又依草堂本作伐數，因解爲尅伐年數，終覺牽强。

㊄潘岳《西征賦》：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

㊅《思玄賦》：潛服膺其永清兮。

㊆晉庾闡詩：椿壽自有極。

㊇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

有戟之把耳。

㊈嵇康有《養生論》。

袁紹書：奉辭伐叛。庾闡詩：赤松游霞乘烟，封子鍊骨凌仙。

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棘之把。秦銷兵器，故但

㊐江淹《別賦》：割慈忍愛。《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原注：平生所好，消渴止之。

咄咄寧書字㊀，冥冥欲避矰㊁。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㊂。以慨歎身世作結。咄咄，傷去官。冥冥，此章，起結四句，中腰八句，前二段各十六句，後二段各十二句。

㊀《世說》：殷浩被廢在長安，終日常晝空作字，揚州吏人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㊁《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㊂杜修可曰：白鳥有二說：一謂鷗鷺之類，如《詩》言「白鳥鶴鶴」，此喻賢者之潔白也。一謂白鳥乃蚊蚋，以譬小人之侵侮也。言賢者居亂世，欲隱則爲蚊蚋所嚙，欲出則爲青蠅所污，是無逃於天地間矣。朱注：《大戴禮・夏小正》：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凡有翼者爲鳥。梁元帝《納涼》詩：白鳥翻帷暗，丹螢入帷明。《杜臆》：梁元帝《金樓子》云：齊威公卧於柏寢，白鳥營飢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腹爲之潰。蓋戒貪也。《毛詩》以青蠅刺讒。蔡夢弼曰：韓昌黎詩「蠅蚊滿人區，可與盡力格」，寓意正相同。

秋清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謀出峽時作，故有末二句。

秋清，與清秋不同。清秋者，秋氣肅清也；秋清者，謂身逢秋候，得以清爽也。

高秋蘇肺一作病氣㊀，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㊁，門庭悶掃除㊂。杖藜還客拜㊃，愛竹遣兒

書㈤。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㈥。首句總領，下五句皆承肺氣蘇。輕舟出峽，言秋盡冬初之事。憎加減，嫌其無效。悶掃除，懶於應接。答拜還須扶杖，題竹仍遣兒書，此摹寫病後情狀極肖。黃生注：三四追述，五六現前，七八豫期。進所如，得遂意中欲往之處也。

㈠《內經》：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

㈡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㈢《易》：不出門庭。《後漢書》：陳蕃不好掃室，客怪之。蕃曰：「大丈夫當爲國掃除天下。」

㈣《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㈤《世說》：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愛竹，暗用此事。按趙云：遣兒書，謂題字竹上。《杜臆》云：遣兒代書乞竹以栽。二說不同，今從前說。

㈥《楚辭》：世莫知其所如。

秋峽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東屯作。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㈠，全生狎楚童㈡。衣裳垂素髮㈢，門巷落丹楓㈣。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江峽衰翁，首聯並提。中二承江峽，下四承衰翁。萬古峽邊，衰翁獨處，起語不寒而慄。夜須防虎，晝宜狎童，物性人情，種種可畏矣。且素髮老人，對此丹楓零落，暮年秋景，萬事灰心，若商山四皓，老立功名，常怪其精力過人也。趙曰：作客遠方，雖童稚亦須親狎，欲免猜忌以全生耳。《杜臆》：楚童與巴虎並觀，則難狎等

於防虎矣。　末聯，乃自傷筋力之衰，非譏刺四皓之出。

㈠《詩》：寤言不寐。

㈡楊德周曰：狎楚童，謂樵採也。

㈢《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

㈣《淮南子》：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

搖落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是年九月，吐蕃寇邠州、靈州，京師戒嚴，故云「烟塵多戰鼓」。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㈠。烟塵多戰鼓㈡，風浪少行舟㈢。鵝費羲之墨㈣，貂餘季子裘㈤。長懷報明主，卧病復扶又切高秋㈥。　上四對景傷時，下則自寫心事也。　巫山秋暮，而一望烟塵，則欲留不可。江水自流，而沮於風浪，則欲去不能。今但親翰墨而攬寒裘，亦何救於國事乎？　雖有報主宿心，徒託諸秋山卧病而已。

㈠何遜詩：寒江復寂寥。

㈡庾信詩：寒風戰鼓鳴。

㈢《西京雜記》：船隨風浪，莫知所之。

㈣顧注：公詩：「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公本善書，故自比羲之。

㈤《戰國策》：蘇秦仕趙，趙王負貂裘黃金使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㈥宋之問詩：卧病人事絶。

峽隘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有意出峽而作。《杜臆》：公心欲出峽，故覺其隘也。

聞説江陵府，雲沙静一作淨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平聲錢。水有遠湖樹，山各一作若在眼，却望峽中天。上四想江陵之勝，下歎峽隘難居也。雲沙，思其風景。魚橘，思其物産。遠湖樹，遥指江陵。人何處，想及弟觀也。青山各在眼前，而却仍望峽天，恨出峽之不早耳。盧注：初云聞説，欲往而未得往，末云却望，不欲留而却留也。江陵即荆州。峽中石窄，須仰望乃見天光。又云：時公弟觀，歸藍田迎婦，望其早至江陵，故曰：「人今何處船。」《杜臆》：「青山各在眼」，正對其人言。舊謂「人今何處船」乃自歎滯迹夔州，「青山各在眼」謂夔州、江陵各有青山。今從盧説爲當。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此當是大曆二年秋作。首章云「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時蓋將去夔矣。鶴注：鄭監，卽鄭審。湖在峽州，而公在夔州，故云寄題。邵注：峽州，卽今湖廣夷陵州。

碧草違一作逢春意㊀，沅湘萬里秋㊁。池要平聲山簡馬㊂，月淨一作靜庾公樓㊃。磨滅餘篇翰㊄，平生一釣舟㊅。高唐寒浪減一作滅，非，髣髴識昭丘㊆。首章，想秋日湖亭之勝，故題詩而神往也。上四景，下四情。草非春意，則楚地皆秋矣。山池切湖，庾樓切亭，用事工貼。篇翰猶存，能寄題也。釣舟素具，將往遊也。吳論：亭在荊州，沅湘、山簡、庾公、高唐、昭丘，皆引荊州事。

㊀《別賦》：春草碧色。

㊁邵注：沅水，在辰州府西南五里，源出四川播州。湘水，在長沙府西環城而下，至沅州與沅水合，會衆流以達洞庭。

㊂《晉・山簡傳》：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

㊃庾公樓，注見十六卷。

㈤《書序》：其餘錯亂磨滅。此詩磨滅，猶云歲月銷磨。

㈥劉孝綽詩：釣舟畫彩鷁。

㈦《高唐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漢書注》：高唐，在雲夢華容縣。朱注：後人因巫山神女，遂傳在巫峽。此詩「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及《夔州歌》「中有高唐天下無」，皆指在巫峽者言之。《長楊賦》：從者彷彿髴丹丘徒。《登樓賦》：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李善曰：《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其二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平聲㈠。自須開竹逕㈡，誰道去聲避雲蘿㈢。官序潘生拙㈣，才名賈傅一作誼多㈤。捨舟應平聲卜一作轉地㈥，鄰接意如何。次章，從湖亭說入鄭監，欲往與之居也。作宅之後，過客來遊，應開竹逕以迎賓，豈託雲蘿以避俗。曰還聞，曰自須，曰誰道，俱屬寄題語。官拙才多，言能淡榮名而尚風雅，故賓客喜過，而己願爲鄰。意何如，問之也。黃生注：此章結聯，申首章六句之意。

㈠《鄭當時傳》：嘗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此暗使其事。

㈡《三輔決錄》：蔣詡竹下開三徑。

㈢王融詩：蘿徑若披雲。

㈣潘岳《閒居賦序》：自弱冠達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舊注以潘生自喻，顧氏已辨其非。

㈤《賈誼傳》：年十八，以能誦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後

出爲長沙王太傅。

㈥謝靈運詩：捨舟眺迴渚。

其三

暫阻一作住蓬萊閣㈠，終爲江海人㈡。揮金應平聲物理㈢，拖玉豈吾身㈣。羹煮秋蓴滑一作弱㈤，杯凝一作迎露菊新㈥。賦詩分氣象㈦，佳句莫頻一作辭頻。三章，從鄭監説歸湖亭，欲重題其勝也。昔蓬閣而今江海，可見鄭之達識。揮金乃物理應然，則江海正可行樂，拖玉於吾身無預，則蓬閣不必久居矣。蓴菊，想湖亭食品。賦詩，擬到後題詩。朱注：分氣象，分咏湖亭之氣象。趙注：莫頻頻，言莫不頻頻有佳句乎。《杜臆》云：鄭之佳句，莫頻頻先出，使我不能追和，蓋戲之也。從前説爲順。黄生注：此章結聯，申首章五句之意。

㈠公有《夔府詠懷寄鄭審》詩云：「蓬萊漢閣連。」趙次公注：鄭乃秘書少監，故用蓬萊閣事，與此可互證。華嶠《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桓帝時始置秘書監。魚豢《魏略》：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内閣。

㈡《莊子》：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俗之人也。

㈢《漢書》：疏廣爲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翁幾，趣賣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妓娛樂，張協《咏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王羲之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

㈣《西征賦》：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吴均詩：拖玉入含輝。《老子》：人之大患，以吾有身。

㈤晉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吴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意，何能要名爵乎？」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見幾。

㈥陶潛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一觴雖獨進，杯盡壺復傾。

㊆劉楨詩：賦詩連篇章。江淹《麗色賦》：非氣象之可譬。杜詩三章疊詠，有首章爲主，後二首分應者，如《羌村》，如《領妻子赴蜀》及《湖亭》詩，於草蛇灰線中，見其章法之妙。

秋野五首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

秋野日疏舊作蔬，非。一作荒蕪㊀，寒江動碧虛㊁。棗熟從一作行人打，葵荒欲自一作且鋤㊄。盤飧老夫食，分音問減及溪一作樵魚㊅。首章，記秋野景事。繫舟承江，卜宅承野。棗熟葵荒，卜居之事。減食飼魚，繫舟之興。此下數章，多以首二句爲主。疏蕪，收穫已畢，野色蕭疏也。碧虛，波光相盪，水天一色也。《杜臆》：繫舟卜宅，去住尚難自決也。棗從人打，則人己一視。葵荒欲自鋤，則貴賤一視。食及溪魚，則物我一視。此皆見道語。

㊀蕭子範詩：雲昇秋野平。謝朓詩：邑里向疏蕪。

㊁吳均詩：飄飄上碧虛。

㊂揚雄《蜀都賦》：稻乾度則井絡儲精。左思《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注：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維也。夔州屬楚，即荆蠻地。

㊃庾信賦：搖落小村墟。

㊄公詩：「堂前撲棗任西鄰。」又詩：「自鋤新菜甲。」

㊅周靖曰：《華嚴經》十布施內，有分減布施。

其二

易去聲識浮生理㈠，難教平聲一物違㈡。水深魚極樂音洛，林茂鳥知歸㈢。衰一作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㈣。秋風吹几杖㈤，不厭北一作此山薇㈥。

次章，言秋野可以避世。欲識浮生之理，卽觀物情可見，如魚鳥藏身，此物情之近理者，今亦惟託迹山林，以順浮生之理而已。三四承次句，五六承首句。脈絡固然，須知三四仍是借物興己，語氣方見融貫。趙汸謂以達生處己，以遂性待物。將兩句開說，不合語意。視此生若浮，則貧病可安，而榮華不足羨矣。《杜臆》：几杖，言老。山薇，言貧。

㈠《莊子》：其生也若浮。

㈡江淹書：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㈢《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則鳥樂。

㈣趙汸注：甘貧病者，爲避是非也，下句申上句。

㈤《月令》：養衰老，授几杖。

㈥北山，北崦也。《史記》：夷齊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陸璣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荳，蔓生，味如荳藿，亦可食。謝朓詩：敢忘恤貧病。《管子》：萬物榮華。《莊子》：此亦一是非。

其三

禮樂攻吾短㈠，山林引興去聲長㈡。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㈢。風落收松子㈣，天寒割蜜房㈤。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去聲微香。三章，見秋野可以自娛，承上「北山薇」來。首聯總提，短長二字另讀。

掉頭二句，言檢身之疏，所謂短於禮樂也。風落四句，言野居之適，所謂山林興長也。或將山林領下六句，則起句無照應矣。　紗帽側，指帽影斜側。竹書光，謂書映日光。兩句例看自明。

㊀《莊子》：禮樂之士敬容。　攻，治也。

㊁《莊子》：入山林，觀天性。

㊂黃生注：三四與「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正可參看。

《隋書》：獨孤信舉止風流，曾風吹帽簷側，觀者塞路。

得竹書。趙注：竹書，竹簡之書。

㊃《列仙傳》：偓佺好食松實，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時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

㊄洙曰：蜜房，蜂房也。班固《終南頌》：蜜房溜其巔。左思《蜀都賦》：蜜房郁毓被其阜。

其四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㊀。　潛鱗輸駭浪㊁，歸翼會高風㊂。　砧響家家發㊃，樵聲箇箇同。　飛霜任青女㊄，賜被隔南宮㊅。

四章，見秋野無羨於榮祿，承上山林興來。　首句秋景，次句晚景。三四俯仰所見，五六遠近所聞，每句各兼秋晚兩意。　末嘆寒色淒涼，山林與廊廟判隔矣。　輸，如輸送之輸，是逐浪而去。　會，如際會之會，是順風而回。　《杜臆》：南宮之賜被已隔，則飛霜聽之青女而已。

㊀王勃詩：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烟。

㊁《南都賦》：川瀆則箭馳風疾，長輸遠逝。　注：輸，瀉也，是瀉去之義。　《江賦》：駭浪暴灑，驚波飛薄。

㊂張翰曰：如歸翼得高風，翱翔投林中。　魏文帝詩：適與飄風會。

㈣謝惠連詩：櫚高砧響發。

㈤《淮南子》：秋三月，青女出以降霜。高誘注：青女，天神，主霜雪。

㈥《漢舊儀》：郎官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後漢書》：藥崧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柮，帝聞而嘉之，詔給縗被皂袍。

其五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鷺群。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徑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侯買切蠻語，不必作參軍㈠。

末章，身在秋野，而自傷留滯也，承上隔南宮來。上二，客變之故，下皆對景述情。老別鴛班，徒負許身初志，唯有卧病江峽而已。秋易盛，浪高水漲。夜多聞，風怒獸號。徑隱石，避地已深。帆片雲，歸航在望。五六，分頂峽江，而意却注下。《杜臆》：末歎客巴日久，語帶謔詞。

㈠《世説》：郝隆爲蠻府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娵隅躍青池。」桓温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温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

前三章，紀日間景事。第四章，則自日而晚。末一章，則自晚而夜矣。凡杜詩連紀數首，必有層次安頓。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浄訖移牀三首 一云《秋日閒居三首》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　陶潛詩：晨興理荒穢。《杜臆》：牀，黎牀也。公《視園》詩「衰年動覓藜牀坐」可證。

秋野五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音悖堂資僻遠㊀，在野興去聲清深。山雉防求敵㊁，江猿應獨吟㊂。洩雲高不去㊃，隱去聲几亦無心㊄。首章，敍舍北果林之事，情與景會。

黃生注：題雖長，只是鋤荒移栽除，興覺清深矣。看雉聽猿，憑几對雲，總見靜寂幽閒之趣。雉性善鬬，見求敵則防。猿本群嘯，閒獨吟則應。《杜臆》：洩雲不去，此無心出岫者，公之隱几而視，亦同一無心也。

㊀《詩》：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

㊁《射雉賦》：伊義鳥之應敵。徐爰注：雉見敵必戰，不容他雜。

㊂獨吟，指猿。張載《敍行賦》：聽玄猿之夜吟。

㊃左思賦：窮岫洩雲。

㊄《莊子》：東郭子綦隱几，嗒然似喪其耦。《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其二

衆壑生寒早㊀，長林卷霧齊㊁。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一作成泥㊂。薄俗防人一作狸面㊃，全身學《馬蹄》㊄。吟詩重義從平聲，讀用去聲。一作坐回首，隨意葛巾低㊅。次章，言舍北朝景，有絶人避世之意。壑當秋，故寒早。曉將晴，故霧捲。蟲懸果落，俱從穢淨後見之。《杜臆》：防人面，恐招尤也。學馬蹄，唯率真也。葛巾低，謂行吟自適，無所係累。蟲之懸樹者，向就日光。果之隕落者，封埋泥土。以封對就，俱係活字。或以封泥爲高土，或謂接樹者用泥封，俱誤。

㊀沈佺期詩：群峰迴衆壑。

㈡江逌詩：長林悲素秋。

㈢梁簡文帝詩：珠概雜青蟲。李白詩：于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古史：就之如日。此就字所本。

紫泥封印。此封字所本。

㈣《廣絶交論》：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盧思道集》：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

㈤《詩序》：思全身遠害。《莊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及受制於人，則死者過半矣。

㈥葛巾，用陶潛事。

邵經邦曰：「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古今以爲佳句，余恨其罹害也。不若「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穠麗閒雅，景象自別。

黃生曰：《揚子法言》云：貌則人，心則獸。《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此言薄俗人心叵測，惟以渾同之道處之，庶可全身遠害。上句以人面影獸心，下句以篇題括篇意，如此用事，真出神入化矣。又曰：觀此二詩，則知此地人情之薄，不及浣花鄰曲多矣，故《遣悶》詩有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

其三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㈠作自摧。日斜魚更食㈡，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音異哀。天涯稍曛黑㈢，倚杖獨㈠作更徘徊。三章，言舍北晚景，有隨寓而安之意。三四，薄暮近景。五六，深秋遠景。

《杜臆》：籬門不整，沙岸任頹，魚鳥忘機，山水成趣，故樂之而不知倦。更食，魚飢再食也。還來，日夕鳥歸也。日漾水，故光難定。風落木，故響易哀。

黃生注：籬弱門何向，以「沙虛岸只摧」也，上句因下句。倚杖之際，晚色可人，故徘徊而

不忍舍。倚杖，應籬門。曛黑，應日斜。

㊀魚更食，卽「分減及溪魚」意。

㊁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

顧宸曰：一章，言野僻雲高；二章，言霧收日霽；三章，言光寒日黑。此敍景章法也。一章，言無心；二章，言隨意；三章，言吟詩而行；三章，言倚杖而立。此敍事章法也。三詩漸入漸深，絶不叠牀架屋。

黃生曰：前二詩，題事已訖，此首又野興清深之餘意也。一本題而專取末章，於作者之意何存。

返照

鶴注：大曆二年瀼西作。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㊀。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㊁。荻岸如秋水㊂，松門似畫圖㊃。牛羊識僮僕㊄，既夕應傳呼㊅。

趙汸注：「寒空半有無」，此返照之景。首句出題，次句攝下。魚復卑而全暗，是半無；白鹽高而孤露，是半有。荻岸茫如秋水，是半無；松門映若畫圖，是半有。此時牛羊下山，各識僮僕之聲，而傳呼則應，此又夕照將暝之候也。巫山將暮，得返照而景色重開，起語卓然。《杜臆》：中四寫影，各分有無之半。末二摹神，想入有無之間。工緻如此，真詩中有畫矣。

㊀《逸周書》：圜圜升雲，半有半無。

㈡已低，謂地勢低下。不盡，謂山尖猶見，未盡暗沒也。

㈢黃注：荻岸如秋水，狀其拜風之勢，兼像色白也。

㈣《十道志》：松門峽，在夔州。

㈤《易》：得童僕貞。

㈥傳呼，牧人驅叱牛羊之聲。　漢樂府《病婦行》：傳呼丈人前一言。

一說：曰暗、曰孤、曰如、曰似，皆半無半有景色，此宜合看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狀。

向夕

此是大曆二年冬瀼西作。　梁昭明太子詩：寒色向夕斂。

猷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同影，喬木易音異高風㊀。鶴下去聲雲汀一作河近，雞棲草屋同㊁。琴書散明燭㊂，長夜始去聲堪終。　黃生曰：此詩傷客居寥落，情寓景中。三四，衰疾之悲。五六，離索之感。藉琴書以消長夜，拈一始字，方露本意。《杜臆》：冬日苦短，深山蔽之，其晷更促。歲寒多風，喬木惹之，其聲益悲。　黃注：曰近、曰同，即麋鹿共爲群意。燭光散射於琴書，句用倒裝。

㊀《嘯賦》：青飈振乎喬木。

㊁《詩》：雞棲于塒。　束晳《貧家賦》：有陋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

㊂《楚辭》：蘭膏明燭。

天池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秋瀼西作。《全蜀總志》：天池，在夔州府治東，巫山縣治亦有之。也。天池字，亦見《莊子》。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同層波白石中㊀。鬱紆騰秀氣㊁，直對巫山峽一作出，兼疑夏禹功。此記天池氣象。首二言高，百頃言闊，層波言清。騰氣在晴時，浸寒在陰時。對峽指其地，禹功歎其奇。

㊀《楚辭》：眇視目層波。《詩》：白石磷磷。

㊁陸士衡詩：鬱紆遊子情。王融《曲水序》：冠五行之秀氣。

㊂唐太宗詩：寒空碧霧輕。蕭瑟浸寒空㊂。

魚龍開闢有，菱芡一作芰古今同一作豐。聞道去聲奔雷黑㊀，初看平聲浴日紅㊁。飄零神女雨㊂，斷續楚王風㊃。欲問支機石㊄，如臨獻寶宮㊅。此記天池景物。魚龍菱芡，池中所蓄。奔雷四句，言池前變態。支機二句，稱池間神境。

㊀郭璞詩：迅駕乘奔雷。

㊁《山海經》：羲和浴日於甘泉。

㊂宋玉《高唐賦》：暮爲行雨。

㈣又：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

㈤《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擣機石與騫而還。擣機石，爲東方朔所識。

㈥獻寶宮，見前「獻寶朝河宗」。

九秋驚雁序㊀，萬里狎漁翁一作樵童。更是無人處，誅茅一作勞任薄躬。此遊池而有感也。雁序漁翁，皆池邊所見者。誅茅而居，自歎久客夔州。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㊀《南都賦》：結九秋之增傷。曹植詩：丹唇含九秋。

復愁十二首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秋瀼西作。時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有「萬國尚防寇」之句。未已，後愁復至，非謂愁已釋而復生，公之愁懷，固未曾得放也。

人烟生處僻盧本作僻處，一作遠處，虎跡過新蹄㊀。野鵑一作鶴，又作鷁，晉作雉翻窺草，村船逆上上聲溪。首章，記瀼峽愁景。烟僻，則居人少。跡新，則慮患多。鵑窺草，見求食之難。船上溪，見行舟之險。

㊀《水經注》：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

其二

釣艇收緡盡㊀，昏鴉一作鷗接翅稀一作歸。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㊁。次章，記薄暮愁景。盧注：

收縡盡，無魚可釣。接翅稀，孤飛少伴。月初生，不能普照。雲猶細，不能及物。此寫出無聊之況。言景。

㊀《詩》：其釣維何，維縡伊絲。

㊁李義府《堂堂詞》：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

其三

萬國尚戎馬，一作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㊀。三章，懷思故鄉而愁。戎馬，謂吐蕃侵境。故園，指東都舊居。昔年暫歸而人少地殘，則今日更覺荒涼矣。《杜臆》：次句作問詞，下二乃答語。

㊀朱注：乾元初公自華州曾歸東都。

其四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四章，無家可歸而愁。承上章言，棄官則須歸農，乃草荒而田日蕪，扉失而居日廢，不復有鄉土之可依矣。吳論：上二章，皆言情。

其五

金絲鏤一作縷箭鏃，皂尾製一作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五章，痛經世亂而愁。箭飾金絲，旗裝皂尾，敗恃利器以作逆者。風塵十載，而歸路猶難，則愁緒真不能歇矣。吳論：此下五章，因亂後而作。

其六

胡虜何曾音層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一作話覓封侯。六章，人心好亂而愁。《杜臆》：定

外寇易，定人心難，人競尚武，此干戈所以不息也。　盧注：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此正干戈不肯休意。

其七

貞宋本避諱作正觀去聲銅牙弩㊀，開元錦獸張㊁。花門小箭一作前好，此物棄沙場㊂。七章，借兵外蕃而愁。　國家兵仗雖精，而虜性終難測也。　朱注：唐史：收東京時，郭子儀戰不利。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花門小箭好」，此一證也。　安史之亂，皆藉回紇兵，以收復中國，勁弩反失其長技，公所以歎之。

㊀《唐六典註》：《釋名》：弩，怒也，有怒勢也。　其柄曰臂，似人臂也。　鉤弦曰牙，似牙齒也。　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　合名之曰機。　《南越志》：龍川有營澗，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　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㊁師氏曰：錦獸張，設射侯也。　今按：侯畫熊羆，當時或以錦爲之耳。　舊注引《漢書》材官蹶張，又云：以手開者曰臂張，以足踏者曰蹶張。　或又引《尚書》虞機張，於張字不得其解，並錦繡亦少着落矣。　師氏之説當從。

㊂此物，即指弩張言。

其八

今日翔麟馬㊀，先宜駕鼓車音差㊁。無勞問河北，諸將去聲角樊作擢，一作覺榮華。　八章，諸將留鎮而愁。　郭子儀將略威名，足以懾服降將，今置之閑散，猶翔麟之馬，不用於戰陣，而先駕鼓車矣。　彼河北諸將，競相角勝榮華，誰復起而問之乎。

㊀《秦州》詩云「仍殘老驌驦」，此云「今日翔麟馬」，皆惜子儀之不用。　《有感》詩云「大君先息戰」，

不當息而息也。此云「無勞問河北」，當問而不問也。俱屬諷詞。

㊀《唐・回鶻傳》：貞觀二十一年，骨利幹獻良馬百匹，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九曰翔麟紫。

㊁《漢書》：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

朱鶴齡曰：河北諸將，方以爵土競相雄長，朝廷雖有戰馬，安所用之。時降將驟縻，代宗專事姑息，公度非兵力所制，故云然耳。薛蒼舒謂公欲息兵休戰，失其旨矣。

羅大經曰：此詩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其九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㊀，不滿鳳凰城㊁。九章，衛士縻餉而愁。朱注：言禁兵不必添設，但當轉運以實京師。末二，卽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意。代宗寵任朝恩，由是宦官典兵，卒以亡唐。公此詩所諷，豈徒爲冗兵慮哉。

㊀貔虎，注見前。

㊁鳳凰城，指長安。

宿衛冗軍不裁，文立見其匱也。此獨孤及有傾天下之財，給不用之兵等語。至唐制府兵，有爲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藏於民，最爲近古。自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更番上下，兵農遂分，乃神策軍尤爲非古，時魚朝恩以神策軍屯禁中，分爲左右廂，居北軍右。公曰：「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隱述祖制，以諷時事。

其十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十章，氣候失平而愁。《杜臆》：江上秋色，正於錦樹見之，乃火雲猶在，而黃鸝且鳴，宜涼反熱，其堪耐乎。吳論：此下三章，仍説現前景事。

其十一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㊀。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十一章，窮居寂寞而愁。對菊無錢，九日賒酒，公與淵明同一貧況。但陶則送酒有人，而公則獨酌杯中耳，意更寥落矣。

㊀檀道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摘菊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便就酌而歸。

其十二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平聲江總老，猶被疑作佩賞時魚㊀。末章總結，藉吟詩以遣愁也。《杜臆》：末言己年雖老，猶有江總銀魚之賜，則流落亦未足爲恨也。公嘗檢校員外郎，賜緋魚袋，故云。盧注：十二章，收結於此，蓋以望治之意，迫爲趨朝之想也。

㊀《玉海》：《蘇氏記》云：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開元八年九月，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准正員例佩魚，自是恩制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齊書·謝朓傳》：蕭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朓尤被賞。《隨筆》云：唐職林魚帶門，紱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敕，非賞時魚，謂當時所賞之魚袋。《時》：賞時魚，謂當時所賞之魚袋。

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

盧世潅曰：此詩中五首，所論時事，詞氣淵然黯然，偏有雅人深致。

白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鶴注：公以大曆二年移居東屯，當是其時作。于臬《東屯少陵故居記》：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林葱蒨，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陸游記：東屯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纔三易主，大曆初故券猶在。何宇度《談資》：工部草堂，在城東十餘里，尚有遺址可尋，止有一碑存數字，題《重修東屯草堂記》，似是元物。

白鹽危嶠北㊀，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㊁。烟霜淒野日㊂，秔稻熟天風㊃。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㊄。首章，敍移居之事。上四東屯地勢，五六東屯秋景，末點居屯之意。後有《寄裴施州》詩云「幾度寄書白鹽北」，可見東屯在白鹽之北，赤甲之東矣。「烟霜淒野日」，下半句因上。「秔稻熟天風」，上半句因下。顧注：公自冬寓夔之西閣，再遷赤甲，三遷瀼西，今又遷東屯。一歲四遷，不啻如飄蓬之轉，故欲守此而不移也。

㊀邵注：山峻而高曰嶠。

㊁謝靈運《詩序》：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

㊂周王褒詩：庭昏野日黃。

㊃秔稻，粳米也。

㊄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曰桂叢，時蓋八月矣。

其二

東屯復扶又切瀼西，一種上聲住清溪㊀。來往皆一作兼茅屋，淹留爲去聲稻畦。市喧宜近利㊁，林僻此無蹊㊂。若訪衰翁語，須令平聲賸客迷㊃。次章，寫居屯之故。東西兩舍，總在清溪，今特移屯者，一爲穫稻而來，一爲避喧而至也。過客易迷，言地僻不減桃源。

㊀一種，一樣也。

㊁市喧，指瀼西，公詩「市暨瀼西頭」可證。《易・巽》：爲近利市三倍。庾信賦：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㊂曹植詩：欲還絶無蹊。

㊃陸機詩：遊賞愧賸客。賸，多也。

其三

道北馮都使去聲㊀，高齋見一川㊁。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㊂。枕帶一作席還相似㊃，柴荊卽有焉㊄。斫畬音餘應平聲費日㊅，解纜不知年㊆。三章，敍東屯鄰居之勝。都使高齋，隔川望見，故彼渠此沼，共在一川。朱注：林泉枕帶，兩家相似，故柴門之外，卽可兼而有之。斫畬種植，應費時日，則解纜而去，正未有期也。

㊀北道，謂東屯之北。

㊁陸游《少陵高齋記》：少陵居夔三徙居，皆名高齋。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故又曰「高齋非一處」。今按：「高齋見一川」，緊接「道北馮都使」，則高齋當屬馮氏之居。大約集中高齋，有就他人言者，如「高齋坐林杪」，是白水崔少府之齋；有就自己言者，如「高齋常見

野」，是梓州所寓之居。此皆可證。

㈢趙汸云：渠之沼之，實字作活字用。遠注：細石通渠，清泉作沼，兩句用倒裝法。

㈣《北史》：韋夐淡於營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玩琴書，蕭然自遠。

㈤申涵光曰：「柴荊卽有焉」，不成句法。

㈥薛夢符曰：荊楚多畬田，先縱火燒爐，候經雨下種。蓋田歷三歲，土脈已竭，不可復樹藝，故須燒榛以肥其土。《爾雅》：田三歲曰畬。劉夢得《竹枝歌》：長刀短笠去燒畬。　揚雄《太玄經》：徒費日也。

㈦謝靈運詩：解纜候前侶。

其四

牢落西江外㈠，參初簪切差此茲切北户間㈡。久遊巴子國吳作宅㈢，卧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㈣，清深隔遠關㈤。寒空見鴛鷺，迴首憶一作想朝音潮班㈥。

非娛老之地，但以卧病旅中，取其幽獨清深，以自休息耳。及見鴛鷺翔空，則又想朝班行列，公於用世之志，終未忘歟。

㈠牢落，寥落也。

㈡顧注：公之北户，與馮都使居，參差相對。

㈢巴子國，夔州也。

㈣謝靈運詩：幽獨賴鳴琴。

㈤《入蜀記》：瞿唐關西門，正對灩澦堆，自關而東卽少陵東屯故居。

㈥黃生曰：鴛鷺不列於朝，忽從寒空見之，猛然不堪回首。

社日兩篇

鶴注編在大曆二年夔州作，以詩有絶塞、峽中句也。顧注：社有春秋二社，詩言北雁秋風，知爲秋社作也。

《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

九農一作秋豐成德業，百祀發光輝㊀。報效神如在㊁，馨香舊不違㊂。南翁巴曲醉㊃，北雁塞聲微㊄。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㊅。

首章，見社祭而思家。農事告成，故社祀皆舉。報效，言致祭之誠。馨香，言祭品之潔。南翁北雁，對社時而懷故鄉。東方割肉，因社事而念頒賜也。

㊀顧注：扈，水鳥也。扈有九種，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事，以教民事。百祀，卽社祭。穀非土不生，故報祭於社神。光輝，言祭之感盛也。《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爲九農。

㊁江總碑文：思曷深於報效。《史記·秦紀》：山川百祀之禮。

㊂《書》：至治馨香。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違，祭不失時。

㊃南翁，指老人之與祭者，因醉而歌巴渝之曲。顧注：南翁，卽南公。《項籍傳》注：南方之老人也。

㊄秋時北雁南來，曰塞聲微者，憐其遠飛而力竭矣。或云借言音書斷絶，卽所謂「北書不至雁無情」。

㊅《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朔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西溪叢語》：此詩該諧割肉，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按《史記·諸侯年表》，古者止有春社，秦德公二年，始用伏日爲秋社，磔狗四門以禦災蟲。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漢敍傳：東方贍辭，該諧倡優。

其二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平聲功㊀。今日江南老㊁，他時渭北一作水童。歡娛看平聲絶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㊂，誰憐病峽中。次章，引社事以誌感。《杜臆》：言當此社日，如陳平分肉一事，太史竟以此論功。今日江南之老，即當時渭北之童，乃功業無成，不如曲逆，所以看歡娛而不覺灑涕也。此時金闕諸臣，分肉而迴，又誰憐峽中病客耶。

㊀首句亦字，承上文來。《杜臆》：太史公論陳平云：「當割肉俎上時，意已宏遠矣。」又謂以功名終稱賢相，此即所謂太史論功也。舊注引陸機語：「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於此不合。

㊁江南，峽江之南。

㊂金闕，天子象魏也。

東方之遇漢武，曲逆之逢高祖，遭際盛時，名傳千古。公以三朝遺老，流落江濱，因社日而追論前賢，慨古傷情，其自負原不淺也。

張正見詩：金闕銀臺相向來。

杜詩有首尾聯絡，兩章如一章者，如《散愁》詩，前以司徒收結，後以尚書接起。《社日》詩，前以方朔收結，後以陳平接起，皆章法之最巧者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杜臆》：當屬大曆二年瀼西作，與《玩月》、《對月》兩章，蓋一時所作也。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㊁。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

瞻白兔㈢，直欲數所主切秋毫㈣。此咏中秋之月。明鏡喻月，刀環思歸。三四承歸心，下四承明鏡。顧云：歸心如大刀之折，恨不能還也。蓬桂，皆秋時物。行地遠，在夔州。仰天高，望長安。霜雪羽毛，皆寫月色之明。秋毫，即指兔毫，蓋因月中之兔，想見地下之兔也。

㈠古樂府：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吳競《解題》：藥砧，砆也。重山，出也。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缺當還也。趙汸注：以環爲還，猶言放臣待命境上，賜環則返。

㈡李德林詩：月桂近將攀。棗璩詩：仰攀桂樹杪。

㈢《天問》：月中何有？玉兔搗藥。

㈣胡夏客曰：毫毛同押，微覺有礙。

其二

稍下去聲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㈠，輪仄半樓明。刁斗皆催曉㈡，蟾蜍且自傾一作清㈢。張弓倚殘魄㈣，不獨漢家營。此咏將曉之月。上四，月下之景。下四，月下感時。

全浦皆暗，浦在山下也。月射城西，輪影側而半樓尚明，樓居城上也。時將達旦，軍士猶張弓而仰殘月，蓋竟夜防警矣。末見軍旅非一處也。

㈠全浦，魚復浦也。

㈡刁斗，以銅爲之，軍中警夜者。孟康曰：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㈢《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也？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㈣《老子》：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朱注：此倚字，即「長劍倚天外」之倚。《記》：月者，三日成魄。

十六夜玩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㊀，河漢近去聲人流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平聲不寐，半夜有行舟㊂。

首從十五形起。舊，指昨宵。秋，指中秋。三四，月下所見。五六，月下所聞。末見行舟而思出峽也。

月光普照，故與關山俱闊。天河秋皎，儼若傍人而流。上句承月，下句承秋。或云河漢得月而倍明者，非，月明則天河光掩矣。樵歸而唱，笛起含愁，上四字一讀，下一字另讀。

㊀黃希曰：公於詠月詩，多用關山字，如曰「關山空自寒」、「關山同一照」，蓋因古樂府有《關山月》也。

㊁秦曰：夔州地高，去河漢爲近。

㊂月色明，故見舟行。陰鏗詩：行舟逗遠林。

胡應麟曰：咏物起自六朝，唐初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唯杜公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題咏月，則「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咏雨，則「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咏雪，則「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咏夜，則「重露成滴，稀星乍有無」。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格則瘦勁太過，意則寄寓太深，他鳥獸花木等，多雜議論，尤不易法。

十七夜對月

鶴注編在大曆二年瀼西作，以詩内有茅齋句也。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㊀。光射音石潛虬一作蚪動㊁，明翻宿鳥

頻㊂。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秋月仍圓，喜其未缺。江村獨老，不覺淒然矣。下六句，自近而遠，自遠而近，皆寫出江村月下之景，皆寫出老身對月之情。盧云：照客隨人，正映獨老之身。遠注：仍字、還字、更字，俱照十七夜言。黃生注：結以清切字綰題，以茅齋字見捲簾倚杖所在，作法周密。

㊀朱超詩：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㊁邵注：潛蚪，無角龍也。《蜀都賦》：下高鵠，出潛蚪。謝靈運詩：潛蚪媚幽姿。

㊂洙曰：宿鳥出《文選》。

曉望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東屯作。

白帝更平聲聲盡，陽臺曙色分㊀。高峰寒上上聲。一作初上。《杜臆》作上寒日㊁，雲㊂。地坼江帆隱㊃，天清木葉聞㊄。荆扉對麋鹿㊅，應平聲共爾爲群。上二，將曉之候。中四，曉望之景。末乃對景感懷也。「高峰寒上日」，猶《東屯》詩言「霜烟淒野日」。寒作活字用，與宿字相稱。張湣謂高峰寒氣，直逼初上之日，是也。黃生注：地坼岸高，故江帆隱伏。風靜天清，故葉落聞聲。二語寫景精妙。末有超然物外之意。

㊀宋玉《神女賦》：陽臺之下。梁簡文詩：曙色始成霞。

㊁又：密房寒日晚。

㊂謝靈運詩：巖峭嶺稠疊。

㊃《魯仲連傳》：天崩地坼。　陽慎詩：江帆得分行。

㊄吳筠詩：天清明月亮。《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㊅沈約詩：荆扉新且故。《莊子》：神農之世，民與麋鹿共處。胡應麟曰：盛唐句法渾涵，如兩漢之詩，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後句中有奇字爲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昔人謂石之有眼，爲研之一病，余亦謂句中有眼，爲詩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故不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也。此最詩家三昧，具眼自能辨之。

日暮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

牛羊下去聲來久或作夕㊀，各已閉柴門。　風月自清夜㊁，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㊂，草露滴一作滿秋根一作原㊃。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㊄。上二，日暮之事。三四，思故鄉也。五六，日暮之景。末二，感衰年也。

本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却用顛倒出之，覺聲諧而句警。《杜臆》：風月一聯，意極悲涼。結意尤爲悽惋。公志在濟時，而傷於頭白，反怪燈燼繁開，與「待爾嘆烏鵲」同意。

㊀《詩》：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㊁《南史·褚彦回傳》：初秋涼夕，風月甚美。

㊂《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柏。《北山移文》：石泉咽而下愴。

㊃王粲詩：草露沾我衣。沈約詩：草根滴露霜。

㊄世俗謂有喜事則燈結花。

黃生曰：五六抽換，可得四聯，此輾轤句也。公意中以歸朝爲喜，今頭白如此，而歸朝無日，何用燈花虛兆爲，末聯工於鍊句。若云「自顧頭如雪，燈花不用繁」，便直而少致矣。

劉逴曰：五言律詩，在盧、駱、王、楊，多失粘者，後惟陳拾遺《晚次樂鄉》，李翰林《登新平樓》而已，盛唐諸家，無失一焉。若拗句則時或有之。起聯，如「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如「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如「暮聲雜初雁，夜色涵早秋」。中聯，如「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如「離堂思琴瑟」，如「還家劍鋒盡」，如「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結聯，如「明朝有封事」，如「還逢赤松子」。又如子美《送遠》，如摩詰《送源長史》，如孟襄陽《裴司士見尋》，皆有拗句，然諧和鏗鏘，殊不聱牙，後學所宜留心者。

暝

當是大曆二年東屯作。

日下去聲四山陰，山庭嵐氣侵㊀。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㊁，收書動玉琴㊂。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㊃。牛羊鳥雀，是山暝，屬外景。當劍動琴，是庭暝，屬內景。末二，則寫全暝之候矣。四山，東屯四面皆山也。險字、深字，俱從暝字想出。遠注：正枕而誤當劍，收書而誤動琴，以室暝故耳。既夕應傳呼，於無形處想出有聲。欲掩見清砧，於無聲處描出有影。摹夜景入細如此。

㊀謝莊《宣貴妃誄》：山庭侵日。謝靈運詩：夕曛嵐氣陰。

㈡《越絶書・寶劍篇》：觀其鋩，爛如列星之堂。觀其光，如水溢於塘。《吳越春秋》：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

㈢江淹《畫扇賦》：玉琴兮珠徽。《琴賦》：徽以荆山之玉。

㈣劉庭芝《擣衣篇》：盼青砧兮悵盤桓。

黄生曰：公筆能鉅能細，鉅則函蓋乾坤，細乃析分絲理。如五六敍瑣事，極其精工，晚唐人自宜拱手而服，以其鍊字大方故也。

晚

當是大曆二年東屯作，故有耕稼之句。

杖藜尋巷晚㈠，炙背近去聲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音潮廷問府主㈡，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㈢，寒燈亦閉門。

首記薄晚之事，末記薄晚之景，中乃自敍己情。僻則與世無關，尊則自得其趣。朝問府主，耕學山農，見野人不豫國事矣。末言與物偕息，寫出優游自在之意。黄生注：初貪曝背，傍晚始歸，起二用倒裝。幽居承上，拙養起下。末句燈字，應巷晚。寒字，應牆暄。詩律之細，宜公自道也。

㈠《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

㈡邵注：府主，太守也。《晉書・孫楚傳》：參軍不敬府主。

㈢曹植詩：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庾信詩：鳥寒棲不定。

夜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

絶岸風威動㊀，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㊁，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劍㊂，哀歌歎短衣㊃。烟塵繞閭闔㊄，白首壯心違㊅。

猿宿鳥飛，承風威，此夜中景。獨坐哀歌，承燭影，此夜中事。末承三聯，傷暮年不能靖亂也。

《杜臆》：嶺猿不啼，畏風而宿，江鳥不宿，畏風而飛，皆夜景之可悲者。親雄劍，尚思救世。歎短衣，不能庇身矣。

鶴注：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邠州，郭子儀屯涇陽，京師戒嚴，故有末二語。

㊀木華《海賦》：絶岸萬丈。《蕪城賦》：蕭瑟風威。

㊁江總詩：蘆花霜外白。

㊂《史記·孟子傳》：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列士傳》：楚王命鏌邪鑄雙劍，一雌一雄。

㊃左思詩：哀歌和漸離。《淮南子》：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爲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布單衣適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史記》：叔孫通服短衣。

㊄蔡琰《胡笳》：烟塵蔽野兮胡虜盛。《水經注》：魏明帝上法太極，在洛陽南，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

㊅樂府詞：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鶴注：此大曆二年寒露日作。孟居與公舍相近，不在城市中。

太原三府，置倉曹參軍各二人，餘各一人。《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唐京兆、河南、

晚夜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起舊曙烟。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㊀，來因孝友偏㊁。清談見滋味㊂，爾輩可忘年㊃。上四敍事，言過訪之誠。下四敍情，言訪孟之故。黃注：寒露雖點曙色，亦見此日正交此節也。前詩言「讀書秋樹根」，故知經樹、撥書，皆指孟園中。公因其孝友，故偏與追隨，不覺一秋將盡，二句乃倒裝。清談見滋味，有德且有言也。作蓬門啓，是門啓。作起曙烟，是起烟。以上句例之，作起爲當。

㊀何遜詩：歷稔共追隨。

㊁《詩》：張仲孝友。黃注：地一隅曰偏，人一意亦曰偏，言不他往也。公詩好用偏字。

㊂《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文心雕龍》：滋味流於字句。

㊃《後漢書》：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爲忘年交。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係新成兼又滿器見遺去聲老夫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秋作。黃生注：製題卽見手法，一物係新成，兼又滿器，且自領而來，皆深荷來客之意。劉楨詩：步趾慰我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㊀。籍一作藉糟分汁滓㊁，甕醬落提攜㊂。飯糲音辣添香味㊃，朋來有醉泥㊄。理生那免俗㊅，方法報山妻㊆。通屐而來，面畦遥見，敍出步趾親領，誌其意之誠。酒可醉朋，醬多流落，又敍滿器見遺，言其情之厚。末則兼美製法之精也。黃注：起聯，賓主對敍。洪注：此詩前新後趣，中四不嫌樸拙。

㊀胡牀面夕畦，謂面畦而坐。

㊁籍糟分汁滓，謂分酒滓。

㊂甕醬落提攜，謂提攜醬甕。

㊃飯糲添香味，謂飯糲添香味。

㊄朋來有醉泥，謂朋來醉泥。

㊅理生那免俗，謂理生那免俗。

㊆方法報山妻，謂方法報山妻。

㈠魏裴潛爲兗州太守，嘗作一胡牀，及其去，留以掛柱。

㈡枕麴籍糟，出劉伶《酒德頌》。此對甕醬言，籍乃漉酒之具。笮具僅見此。笮或作醡，俗字也。　或以分汁滓爲分惠，非也。竹牀笮酒，分出汁滓，其清汁爲酒，濁滓則糟也。

《周禮》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邵注：卽今之甜酒。

㈢《周禮》：醬用一百二十甕。此甕醬所本。　凡新醬入甕，有時浮溢，故提攜而來，常有旁落者。

㈣《司馬遷傳》：堯舜糲粱之食。

㈤《漢書・孔顗之傳》：一日不齋醉如泥。　謂醉後頹倒如泥。　舊注謂：泥乃東海蟲名，得水則活，失水則醉，恐屬臆說。公詩有云「組練去如泥」，亦可云海蟲乎？

㈥《抱朴子》：退則參陶白之理生。　《世說》：阮咸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㈦《高士傳・陳仲子贊》：楚相敦求，山妻了算。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去聲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洛，卽東京也。殆自此爲例，故至大曆年間猶然。　公大曆元年至夔，常與孟倉曹兄弟往還，賦「孟氏好兄弟」是也。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㈠。藻鏡留連客㈡，江山憔悴人㈢。秋風楚竹冷㈣，夜雪鞏梅春㈤。

朝夕高堂念，應平聲宜綵服新。　親老家貧而赴選。上四，寫孝子之心，春秋朝夕之繫念。下四，說慈親之意。

只現前常語，而關於至性，讀之惻惻入情。　銓部鑒別人材，故曰藻鏡。　楚竹，去夔之時。　鞏梅，到京之日。　末聯，十字

成句。

㈠《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傳車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㈡《晉書》：太康四年制曰：藻鏡銓衡。《易林》：貴貨賤身，久留連客。

㈢《後漢・逸民傳》：憔悴江海之上。

㈣周弘正詩：齊紈將楚竹，從來本相遠。

㈤何遜與范雲連句詩：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夜雪鞏梅，本此。《唐書》：鞏縣，屬東都河南府。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鶴注：公以乾元戊戌冬往洛陽，次年春歸華州，至大曆二年丁未，爲十載。土婁，河南地名。公昔居偃師，舊莊在焉。時孟倉曹赴東都，故託以訪問舊莊。

平居喪去聲亂後㈠，不到洛陽岑。爲去聲歷雲山問㈡，無辭荆棘深㈢。北風黄葉下去聲，南浦白頭吟㈣。十載上聲江湖客㈤，茫茫遲暮心。首二舊莊，三四憑孟，五六別時景，七八將書意。《杜臆》：末云遲暮心，蓋有丘首之思。

㈠《詩》：喪亂既平。

㈡蔡琰曲：雲山萬重兮歸路遐。

㈢《道德經》：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㈣《楚辭》：交余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時在魚復浦也。

㈤《呂氏春秋》：中牟子身在江湖之上。

簡吴郎司法

遠注：大曆二年，公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吴寓居，而簡之也。《杜臆》：此卽用詩當簡。

姪，故稱爲郎，親之也。朱注：《唐書》府州各有司法參軍事。

有客乘舸自忠州㈠，遣騎去聲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

高葉曙一作曉㈡，風江颯颯亂帆秋㈢。却爲姻姬過逢地㈣，許坐曾同層軒數所角切散愁㈤。此章

爲吴郎借居而作也。乘舸而至，遣騎往迎，見賓主之情。昔藉疏豁，今停宴遊，以借居故也。五六，疏豁之景。七八，遷居後事。遠注：次聯，上四字連讀，下三字另讀。顧注：雲石之間，光彩閃動，以高葉當曙也。風江之上，氣象肅森，以亂帆逢秋也。此本公堂，欲坐軒而散愁，反問吴見許，此相謔之詞也。

㈠忠州，本古巴地，今屬四川重慶府。

㈡湛茂之詩：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秦嘉詩：熒熒華燭。

㈢柳惲詩：颯颯避霜葉。

㈣《爾雅》：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婿相謂曰姬。

㈤《詩》：瑣瑣姻姬。《杜臆》：堂爲吴之内室，故欲坐於層軒。

㈥繁欽《暑賦》：蒸我層軒。

又呈吳郎

鶴注：此與前篇一時作。

堂前撲棗任西鄰㊀，無食無兒一婦人㊁。不爲去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㊂。即防一作使插疏籬却任一作甚真㊃。已訴徵求貧到骨㊄，正思戎馬淚盈巾。此作知遠客雖多事㊃，便一作使插疏籬却任一作甚真㊄。已訴徵求貧到骨㊅，正思戎馬淚盈巾。此章告以恤憐之道也。上四憫鄰婦，下四諭吳郎。「無食無兒一婦人」句，中含四層哀矜意，通章皆包攝於此。三言宜見諒其心，四言當曲全其體。婦防客，時懷恐懼。吳插籬，不憐困窮矣。訴徵求，述鄰婦平日之詞。思戎馬，念亂離失所者衆也。

㊀陶潛詩：桃李羅堂前。《詩》：八月剥棗。毛注云：剥，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切，正是撲也。《容齋隨筆》曰：王安石作《詩新經解》：剥棗云剥者，剥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甚矣，注書之難也。《漢書》：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啾吉，吉知之乃去婦。庾肩吾啓：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

㊁賈誼《新書》：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

㊂《潛夫論》：懷憂憒憒，皆易恐懼。

㊃《楚辭》：去鄉離家兮徠遠客。

㊄《晉書·鄭沖傳》：任真自守。《老子》：其精甚真。

㊅應璩詩：徵求傾四海。

㊆《晉書》：皇天無知，鄧伯道無兒。

宋玉《神女賦》：見一婦人。

此詩，是直寫真情至性，唐人無此格調，然語淡而意厚，藹然仁者痌瘝一體之心，真得三百篇神理者。

盧世淮曰：杜詩温柔敦厚，其慈祥愷悌之衷，往往溢於言表。如此章，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迴護吳郎。八句中，百種千層，莫非仁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朱瀚曰：通篇借一婦人，發明誅求之慘，當與「哀哀寡婦誅求盡」參看。

此章流逸，純是生機，前章枯拙，全無風韻，杜詩之真假得失可見矣。

晚晴吳郎見過 平聲 北舍

吳郎借居瀼西草堂，當在大曆二年之秋，其見過北舍，即在此時。詩曰「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醆醅」，而《九日》詩又云「重陽獨酌杯中酒」，蓋訂吳不至而自飲歟。

圃畦新一作佳雨潤㊀，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掃一作隔徑開。欲棲群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平聲陽酒，相迎自醆醅㊁。

醆，音潑。醅，音陪，鋪杯切。

初喜其過，既惜其去，而又望其來，此直敍情事，有朴質自然之致。

黃注：吳取捷徑而來，叩其後扉，故詩言掃徑，而題曰舍北，即所謂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者也。

㊀《莊子》：漢陰丈人，方將爲圃畦。

㊁庾信《春賦》：石榴聊泛，葡萄醆醅。李白詩：葡萄自醆醅。黃生注：醆與潑同，旋入水也。自醆醅，以親酌爲敬也。

鍾譚注杜，好從冷處着眼，多涉纖詭。然詩中刻畫傳神，標舉自足醒目，如「竹杖交頭拄」，寫兩人對立之狀，「胡牀面夕畦」，寫主人遠望之情，「白益毛髮古」，儼見高人道貌，「風神蕩江湖」，可想雅人深致，詩中有畫，寫生絶妙。

九日五首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舊史》：是年九月，吐蕃寇邠州、靈州，京師戒嚴，故云「佳辰對群盜」。吳若本云缺一首，趙次公以《登高》一首足之，固未嘗缺。顧注：五章皆一時之作，隨興所至，體各不同。

重平聲陽獨酌一作少飲杯中酒㊀，抱病起一作獨。一作豈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音問㊁，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㊂，舊國霜前白雁來㊃。弟妹蕭條各何在一作往，干戈衰謝兩相催㊄。首章，思弟妹也。上四，敍事傷情。下四，對景有感。本是登臺酌酒，起用倒敍法耳。曰不須開，恨弗同看也。曰獨酌，意中便想及弟妹矣。曰人無分，恨弗同飲也。顧注：殊方猿哭，益增獨處之悲。曰故國雁來，適動雁行之念。干戈既侵，衰謝又迫，恐兩相催逼，終無聚首時也，結意十分慘切。

㊀魏文帝詮：九爲陽數，日月並應，名曰重陽。《荊楚歲時記》：九日登高，飲菊花酒。江總詩：獨酌一樽酒。

㊁張衡《七辯》：玄酒白醴，葡萄竹葉。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洙曰：竹葉，酒名也。

㊂《吳越春秋》：分州殊方。《蜀志》：秦宓曰：聽玄猿之悲鳴。

㊃《莊子》：梁君出獵，見白雁群。鮑云：白雁似雁而小，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㊄顧注：干戈，指吐蕃入寇。《左傳》：日尋干戈。劉孝標書：容髮衰謝。

其二

黃生曰：岑參詩云：「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與五六意同，而十四字之融會蘊藉，更過彼十字也。

舊日重平聲陽日，傳杯不放杯㊀。卽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一作萸房賜朝音潮士㊁，難得一枝來。次章，思朝事也。上四傷老，下四懷君。

不飲，而思舊日之傳杯也。菊花、茱萸，點九日事。

㊀《杜臆》：「傳杯不放杯」，見古人只用一杯，諸客傳飲。

㊁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

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皆已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朱倣「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公爲最優也。今按：杜公五律，亦屢用茱萸，此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亦見韻致。

其三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㊀。采花香泛泛一作簇簇，一云漠漠，坐客醉紛紛。野樹敲一作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漠一作寞㊁，西北有孤雲㊂。三章，思故交也。上四，敍往日歡娛。下四，歎今此寂寞。客醉，承前傳杯。冥漠，謂蘇鄭俱亡。

㊀司業，蘇源明也。廣文，鄭虔也。

㊁《哀江南賦》：於時朝野歡娛。陸機《弔魏武文》：悼總帳之冥漠。

㊂長安，在夔州之西北。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陶潛詩有《停雲》章，言思親友也。

其四

故里樊川菊㊀，登高素滓所簡切源㊁。他時一笑一作醉後，今日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

國門。繫音計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爲客裁烏帽㊂，從兒具緑樽。佳辰對一作帶群盜，愁絶更堪一作誰論平聲。　四章，思故里也。上四樊川九日，下四夔州九日，中四則在夔思樊。

萬里，在巫峽。淚痕，憶終南。裁烏帽，見獨居。兒具樽，見無客。對群盜，欲歸不得矣。

㊀《長安志》：樊川，一名後寬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鶴注：《十道志》：其地卽杜陵之樊鄉，漢高祖以賜將軍樊噲，食邑於此，故曰樊川。公之父爲奉天令，因家焉。

㊁《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長安志》：少陵原，南接終南山，北直滻水。

㊂烏帽，暗用孟嘉事，亦兼用管寧皂帽家居事。

登高

朱注：舊編成都詩內。按詩有猿嘯哀之句，定爲夔州作。

風急天高猿嘯哀㊀，渚清沙白鳥飛迴㊁。無邊落木蕭蕭下去聲㊂，不盡長江滾滾一作袞袞來㊃。萬里悲秋常作客㊄，百年多病獨登臺㊅。艱難苦恨繁霜鬢㊆，潦倒新亭停通濁酒杯㊇。

結。上四，登高聞見之景。下四，登高感觸之情。登臺二字，明與首章相應。　猿嘯、鳥飛，落木、長江，各就一山一水對言，是登臺遥望所得者，而上聯多用實字寫景，下聯多用虚字摹神。　羅大經曰：萬里，地遼遠也。秋，時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齒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有八意，而對偶又極精確。　唐解：久客則艱苦備嘗，病多則潦倒日甚，是以白髮彌添，酒杯難舉。　此詩八句皆對，黄生謂結調略須

放鬆。

㈠梁簡文帝詩：風急旌旗斷。　陶潛詩：天高風景徹。

㈡王褒詩：對岸流沙白。《楚辭》：鳥飛還故鄉。此聯每句各包三景。又杜詩：「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句中亦含三折。元人詩云：「落日亂鴉紅樹老，斷雲孤雁碧天長。」句法相似。其寫深秋景色，最爲工肖，但語近悲涼，不如杜句之雄壯高爽也。

㈢《江賦》：尋之無邊。《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又：風颯颯兮木蕭蕭。

㈣阮籍詩：湛湛長江水。《說文》：滾滾，相繼不絕也。原本以「落木蕭蕭下」，對「長江滾滾來」，落下二字，似乎犯重。若以木葉對江流，庶免字複。《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古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可以相證。

㈤魏文帝樂府：遠從軍旅萬里客。《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

㈥《養生篇》：中壽百年。《史記》：留侯性多病。曹植賦：聊登臺以娛情。

㈦《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詩》：正月繁霜。《子夜歌》：霜鬢不可視。

㈧《絕交論》：潦倒粗疏。魏文帝樂府：嘉餚不嘗，旨酒停杯。朱注：時公以肺疾斷酒，曰新停。《絕交論》：濁酒一杯。

胡應麟曰：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移，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此當爲古今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評云：一篇之內，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又曰：《黃鶴樓》、《鬱金堂》皆順流直下，故世共推之，然二作興會誠超，而體裁未密，丰神故美，而結撰非難。若風急天高，則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驟讀之，首尾若未嘗有對者，胸腹若無意於對者。細繹之，則錙銖鈞兩，毫髮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勢，如百川東注於尾閭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

道，決不能道者，真曠代之作也。又曰：此篇結句，似微弱者，第前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作峭快，恐未合張弛之宜，或轉入別調，反更爲全首之累，只如此軟冷收之，而無限悲涼之意溢於言外，未爲不稱也。昆明池水，雖極精工，然前六句，力量微減，一結奇甚，竟似有意湊砌而成，益見此超絶云。

張綖曰：少陵詩有二派，一派立論宏闊，如此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及「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等作，其流爲宋詩，本朝莊定山諸公祖之。一派造語富麗，如「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等作，其流爲元詩，本朝楊孟載諸公祖之。

覃山人隱居

鶴注：公詩有云「南極青山衆」，乃指夔州而言，今此詩亦云南極，知覃山人在夔州也。顧注：覃山人，必老而就徵者，公過其隱居之所，而傷其隱之不終也。

南極老人自有星㊀，北山移文誰勒銘㊁。徵君已去獨松菊㊂，哀壑無光留户庭㊃。予見亂離不得已㊄，子知出處上聲必須經㊅。高車駟馬帶范濂本作常傾覆音福㊆，悵望秋天虛翠屏㊇。上四，譏徵君之輕出，下責其不能審時見幾也。吴論：老人在山，誰得移文誚之，無如一去之後，松菊雖存，而山川少色矣。因歎亂離以來，予不得已而奔走。今出處之途，子必經歷而始知耳。每見榮寵所在，傾覆隨之，何若隱居自得乎？祇令我悵望秋山，而傷翠屏之虛設也。黃生注：結句深秀，足救前路之樸素。此詩舊作山人已卒，公過其故居而稱美之。所以出處必須經，謂山人能守經也。今依朱注，語含諷刺。

㊀趙次公曰：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間，乃南方之星。山人隱居此地，可當此星。

㈡《選》注：周顒先隱都北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過北山，孔稚圭乃假山靈意，作文移之，中云：「馳文驛路，勒移山庭。」朱注：《齊書》：元徽中顒出爲剡令，建元中爲山陰令，未嘗令海鹽。《選》注誤，《一統志》因而誤。又曰：徵君二句，卽《移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也。

㈢《演義》：漢魏以來，隱士名之曰徵君。《後漢·韓康傳》：亭長以韓徵君當到，方修道橋。鶴曰：黃憲、郭林宗、黔婁、庾乘等傳，皆云徵君，不獨陶潛也。《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㈣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易》：不出户庭。

㈤《詩》：亂離瘼矣。《道德經》：吾見其不得已。

㈥傅咸《鳳賦》：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

㈦《四皓歌》：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㈧《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

盧世淮曰：詩言「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户庭」，其人尚在，而詩乃有矢盡絃絶之意，蓋有爲而作，不止憑弔其居止也。

東屯月夜

此亦二年秋東屯作。

抱病漂萍老，防邊舊穀屯音豚㈠。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㈡。從東屯敍起。

㈠《杜臆》：據《困學紀聞》，東屯之田，公孫述所開，以積穀養兵者，故云防邊舊穀屯。

㊀自春至秋，故云歲月。《詩》：衡門之下。

青女霜楓重㊀，黃牛峽水喧㊁。泥留虎鬬跡，月掛客愁村㊂。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㊃。中記月夜之景。秋深，故霜落重。夜靜，故水聲喧。虎留跡，見地險。月掛村，見身孤。稀影，木梢葉脫。細根，雲起石邊。

㊀青女，注見本卷。

㊁《杜臆》：黃牛峽，在夷陵，而此云「黃牛峽水喧」。又《寄弟》詩云「青春不假報黃牛」，意夔州亦有此峽，但今不可考耳。

㊂吳均詩：掛月青山下。

㊃《杜臆》：雲根臨八極。《杜臆》：石爲雲根，拆用自新。

數所角切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㊀。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㊁。天寒不成寐一作寢，無夢寄一作有歸魂。末乃夜卧感懷。倏驚倏睡，思及長安，故瞻北斗而寢不成夢。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㊀薛道衡詩：猴猿或蹲跂。《杜臆》：猴性動，猿性靜，靜必善睡，故睡時想之。

㊁北斗昏，喻京師尚亂也。

黃生曰：此因月夜不寐而作，首尾見羈旅之意，妙在先安首五字，覺全篇字字寫景，字字寫情。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此晚唐人佳句。歐陽《送張秘書歸莊》云「鳥聲梅店雨，柳色野橋春」，可謂善於摹擬。若杜詩「泥留虎鬬跡，月掛客愁村」，已先有此刻畫語矣。

東屯北崦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秋作。是年有邠、靈州之寇，故云戰地。北崦，東屯之北山阿也。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一作不逢人㊀。步壑風吹面，看平聲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㊁，戰地有黃塵。此經北崦而有感也。當時崔旰之亂，兵興賦重，故逃亡衆而居人少。壑風耳，其地未嘗經戰伐也。回首戰地，傷吐蕃寇邊也。顧注謂山起黃塵，如見古戰場之色，非是。玩起二語，只言崦人之貧困松露，言秋景荒涼。

㊀王粲《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無其人，征夫行而未息。

㊁遠山，指北崦。回首，回望北邊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一本無茅屋二字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冬作。此從驛借馬，暫次瀼西之草堂，而復至東屯也。

峽陳作山內一作裏歸田客一作舍㊀，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㊁。山一作地。一作峽險風烟僻陳作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平聲斂去聲積音志㊂，一學楚人爲。此章，從驛次至東屯，下四，敍其景事。公騎馬不乘船，故非訪戴而似向習。

㊀《恨賦》：罷歸田里。

㊁東屯月夜　東屯北崦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㊀申涵光曰：道池假對，句法亦奇。　戴安道，見二十一卷。習家池，見四卷。

㊁《詩》：九月築場圃。

其二

短景同影難高卧㊀，衰年强去聲此身。山家蒸栗暖㊁，野飯音反射音石麋新㊂。世路知交薄㊃，門庭畏客頻。牧童斯一作須在眼，田父實爲鄰。　次章，檢稻而嘗時食，下四有避世意。短景，秋冬日影也，若作老景説，與衰年犯重。泛交無益，願與田牧爲伍，惟農務可以養身也。

㊀謝朓詩：高卧猶在兹。

㊁王逸《玉論》：黄侯蒸栗。

㊂《左傳》：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㊃王粲詩：悠悠世路。

暫往一作住白帝復還東屯

鶴注：此大曆二年秋作。

復扶又切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㊀。築場憐宿穴蟻㊁，拾穗許村童㊂。落杵光輝白，除一作殊芒子粒紅。　加餐可扶老㊃，倉廩一作庾慰飄蓬。

穫未完也。　邵注：三四見仁民愛物之意。　上四東屯收稻，下言旅食可資。　歸田，復還屯上也。　猶殘，刈

㊀《詩》：十月穫稻。
㊁又：九月築場圃。
㊂又：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㊃古詩：努力加餐飯。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此是大曆二年東屯作。盧注：瀼西有果園而無稻田，公以課園責之豎子，以稻畦責之行官，前詩自明。鶴注作瀼西茅屋，誤矣。

香稻三秋末㊀，平田一作疇百頃間㊁。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裌袷同侵寒氣㊂，嘗新破旅顏㊃。紅鮮終日有㊄，玉粒未吾慳㊅。此章，敍東屯收稻之事。上四，喜茅堂地曠。下四，喜檢校多穫。《杜臆》：絡繹收回，故云終日有，寫出貧家暴富光景。

㊀《詩》：如三秋兮。
㊁百頃，通計屯內之田，非公有百頃也。
㊂《秋興賦》：藉莞蒻，御袷衣。
㊃《呂氏春秋》：孟秋之月，農乃升穀，天子嘗新。
㊄遠注：稻有紅白二種。紅鮮，紅稻種名。李百藥詩：落日照紅鮮。
㊅沈約詩：玉粒晨炊。

其二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扶又切新。誰云滑易音異飽，老藉軟俱匀。種上聲幸房州熟㊀，苗同伊闕春㊁。無勞映渠碗㊂，自有色如銀㊃。

次章，嘗稻而嘉其色味。上四以秋葵形稻米，五六以故鄉嘉種，比東屯美稻，皆借客意相形。滑，指葵。軟，指飯。俱匀，言二物配食。如銀，言其白可愛。自秦隴赴蜀，十載流離，今見秋成刈穫，故慶有年而喜旅食。次年適荆南，又有朝夕不給之憂矣。

㊀《唐書》：房州房陵郡，屬山南東道，武德元年，析遷州之竹山上庸置。

㊁顧注：伊闕縣，屬河南府，公有莊墅在焉。

㊂魏文帝《車渠碗賦序》：車渠，玉屬也。多纖理褥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陸倕《蠡杯銘》：用邁羽杯，珍逾渠碗。

㊃晉《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　顧云：此與「莫笑田家老瓦盆」、「傾銀注玉驚人眼」同意。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㊀。寒風疏草一作落木，旭一作曉日散雞豚一作狍㊁。野哭初聞戰㊂，

鶴注：此大曆二年冬作。　黃生注：此感歸期無日，終年旅食，故因穫稻以起興。

黃鶴以此詩爲自東屯反瀼西作，非也。公嘗往來兩地，瀼西其本居，菜園在焉，東屯則因收穫而往居耳。

㊀黃生曰：此詩極贊稻米之白，而《溪上》詩又言山田飯有沙，何耶？蓋溪上就瀼西言，惟此處田不佳，故復置田於東屯。公嘗往來兩地，瀼西其本居，菜園在焉，東屯則因收穫而往居耳。黃鶴以此詩爲自東屯反瀼西作，非也。

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上四，刈稻後，野曠冬寒之景。下則傷亂思歸，所謂詠懷也。黃注：三四承上，五六起下，此兩截正格。散雞豚，田有餘粒也。初聞戰，因哭而知。稍出村，農畢始樵。《杜臆》：兵戈定而歸家，此公之素志，今已無家可問消息，則彼此均之作客，一任乾坤之位置而已，意欲藉此地以偷安也。

㊀黃生注：《東渚耗稻》詩「豐苗亦已稀，雲水照方塘」，此苗在水中之景，今穫稻則雲水爲之空廓矣。石門，水中對立如門，水落而後石出，故曰：「川平對石門。」趙曰：石門，卽所謂「雙崖壯此門」也，舊引《蜀都賦》：阻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溪中之西，於此無預。

㊁《詩》：旭日始旦。束晳《勸農賦》：雞豚爭下，壺榼橫至。四明屠惟忠《田家卽事》詩：小圃連茅屋，疏籬護水門。寒風催落木，野色散朝暾。刈稻腰鎌出，祈神社鼓喧。坐看放犢去，溪步入前村。此詩三四，力摹杜詩，而全首俱見隱稱，雜諸杜集中，幾難分辨。

㊂前詩「野哭千家聞戰伐」，指崔旰之亂，是年無事，而云「初聞戰」者，意蜀兵遠戍，戰沒而信歸也，當指吐蕃寇靈州事。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鶴注編在大曆二年。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㊀，秋辭白帝城。老人困酒病，堅坐看君傾。黃注：二二江樓，五六季秋，三四兼敍賓主，七八專述己意。此虛實相間格也。「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能將同會賓主，括在兩句之中。夜將盡，故星落。秋將謝，故云辭。顧注：己不能飲而待人飲，老人

戀戀故鄉之情也。

㊀《荆楚歲時記》：黄姑，即河鼓。方以智《通雅》：黄姑當爲河鼓，見《天官書》。《説文》引河鼓是荷負也，故俗名擔鼓星。古樂府《東飛伯勞歌》「黄姑織女時相見」，杜詩用「星落黄姑渚」，蓋因河鼓音近，而訛爲黄姑耳。《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博議》遂以黄姑爲牛宿之異名，恐非。《杜臆》：黄姑渚即天河。季秋昏定，天河没，而星亦俱落矣。僞蘇注所引忠州黄惠女事，本屬妄撰，近《會粹》又託爲《十道志》，更謬。

黄生曰：五六叚入天文輿地，又拈出星秋二字，特見工巧，與「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皆名對也。又曰：「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令人刻不可耐。「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令人戀不容捨。匡説詩，解人頤，予於杜公亦云。

其二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平聲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窗。樽蟻添相續㊀，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户江切㊁。此承上「堅坐看君傾」。江月既可尋歡，歌舞又堪發興，此時添酒對鷗，諸君正宜取醉也。公以病酒斷飲，故曰心降。舊編誤在末，今移作次章爲當。那無酒，言何嘗無酒。笑舞，見舞而笑。拓秋窗，觀月色也。

㊀曹植《七啓》：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㊁《詩》：我心則降。

其三

明月生長好㊀，浮雲薄漸一作暫遮。悠悠照遠一作邊塞㊁，悄悄憶京華。清動杯中物㊂，高隨

海上槎宜作查㊃。不眠瞻白兔㊄，百過落烏鴉一作紗㊅。此承上「萬里故鄉情」。明月初生，忽被雲遮，如關塞之隔京華，此賦而兼比。清動，見月光之近。高隨，想月照之遠。不眠而瞻兔鴉，其意仍在京華也。白兔，指月。烏鴉百過，月下久坐也。《杜臆》疑此章泛咏秋月，無關江樓之宴。今按前二章，已盡同宴情事，末章則專述己意耳。

㊀生，乃哉生明之生。

㊁謝莊《月賦》：升清質之悠悠。

㊂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

㊃海上槎，見《秋興》詩。

㊄劉孝綽詩：植叢映玉兔。

㊅別本作「百過落烏紗」，言月移百度，照於紗帽，其說終曲。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此與前三章，乃同時先後之作。

隱豹深愁雨㊀，潛龍故起雲㊁。泥多仍徑曲㊂，心醉沮賢群㊃。忍對《東觀餘論》作對，他本作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㊄。高樓憶疏豁一作闊，秋興去聲坐氤氳。上四沮雨有懷，下約晴時往晤。《杜臆》：此以豹自方，以龍比崔蘇輩，起語涉於戲詞。江山麗，謂秋日晴光。鮑謝文，指三人所作。憶疏豁，思江樓之宴。坐氤氳，言意興之濃。

㊀《列女傳》：陶答子妻諫其夫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

㈡《易》：潛龍勿用。又：雲從龍。

㈢梁元帝詩：斜峰繞徑曲。

㈣《晉書》：太原郭奕，高爽爲衆所推，見阮咸而心醉。

㈤鮑、謝，鮑照、謝靈運也。

季秋江村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

喬木村墟古㈠，疏籬野蔓懸。素一作清琴將暇日㈡，白首望霜天㈢。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圓㈣。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上四，秋村之景。下四，秋村之情。撫素琴，則清音入耳。望霜天，則丹楓寓目。且對黃甘錦石，雖貧亦可以自樂矣。顧注：公方圖出峽，而曰「難見此山川」，則知出峽之故，非爲山水不可居也。《峽中覽物》詩嘗言之矣：「形勝有餘風土惡。」

㈠墟，大丘。庾信賦：搖落小村墟。

㈡顧注：將，送也。《毛詩》：遠於將之。此言藉琴以遣暇日。

㈢薛道衡詩：霜天斷雁聲。

㈣胡夏客曰：重字、圓字，最善狀物。《左傳》：不登于俎。《龜策傳》：南越老人，用龜支牀足也。庾肩吾詩：錦石鎮浮橋。支牀，用襯牀足。

小園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秋瀼西作。　庾信有《小園賦》。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去聲花。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㊀，將詩待物華。上四置園之故，五六園前景，七八園中事。　巫峽之水，本楚人所居，今置園於此者，總爲蒔藥種花計耳。留買，指園。　黃生注：此詩秋時所作，春深而買，追憶前事。寒事物華，又豫計冬春也。《杜臆》：園中寒事，如秋藥冬菁皆是，素不習慣，故問俗而營。　又云：以詩敘事爲難，在律詩尤難，此章該括四時，妙在錯綜見意。

㊀陸倕詩：江關寒事早。　寒事，禦寒之事。

寒雨朝行視園樹

鶴注：此當作於大曆二年之秋。

柴門擁一作雍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一作北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㊀，籬中秀一作邊新色畫屏舒一作紆㊁。　首記雨後園樹。

㊀鮑照《與妹書》：吾自發寒雨。

㊁陸機詩：秀色若可餐。　徐彥伯詩：畫屏繞金膝。

桃蹊李徑年雖古一作故㊀，梔子紅椒艷復扶又切。一作色殊。鎖石藤梢元自落，倚一作到天松骨

見音現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一作離枝一作柯不重義從平聲，讀用去聲蘇㊁。愛日恩光蒙借貸㊂，清霜殺氣得憂虞㊃。次申籬中秀色。桃李椒栀，藤梢松骨，所謂擁樹也。林香出實，葉蒂辭枝，所謂甘橘也。愛日清霜，寒天朝景，借貸憂虞，代爲園樹計也。

㊀《漢書・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顏師古注：蹊爲徑道。

㊁重蘇，猶云復生。

㊂《左傳注》：冬日可愛。江淹《上建平王書》：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㊃趙次公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衰顏動一作更覓藜牀坐㊀，緩步仍須竹杖扶㊁。散騎去聲未知雲閣處㊂，啼猿僻在楚山隅。末乃朝行感懷。言不能如散騎之身登雲閣，徒聽猿聲於山峽耳。此七言排律也，中間八句，首尾各四句。

㊀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好學不倦。又《北堂書鈔》：《英雄記》：向詡常坐藜牀上。

㊁《國策》：緩步以當車。

㊂費長房投竹杖於葛陂。《秋興賦序》：潘安以太尉掾，寓直於散騎文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於是慨然而作《秋興賦》。

公漵西詩，有果園，有甘林。果園四十畝，他日所舉以贈人者。甘林爲治生計，所云「客居暫封殖」者。《杜臆》謂：朝行所視之園樹，專指果園，於甘林無豫，故云：「丹橘黃甘此地無。」今按：此地無，正言柑橘之獨盛。篇中林香出實二語，明說丹橘矣，豈可云甘林又在果園之外乎？大抵分而言之，則甘林另爲一區，合而言之，甘林包在果園之內，蓋四十畝中，自兼有諸果也。

洪容齋《隨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人，實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橘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拖開頭，門巷荊榛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栀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是全用當句對也。

杜詩句法，後人用之而工拙不同。如「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張子野《題和靖隱居》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語稍直而尚有逸致。如「鎖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子瞻則云「面頰照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全涉俚俗，風韻何存？如「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蘇子美云「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巧裝秋」，只增移數字，而語却冗贅。又如「山市戎戎暗，江雲淰淰寒」，明李獻吉云「層崖客到蕭蕭雨，絕頂人居淰淰寒」，張助父云「肅肅哀鴻參斷吹，戎戎寒霧挾飛濤」，用杜字而語並工。張又云「楮葉熒熒遥入宋，楊花冉冉獨遊梁」，亦本杜字，而句皆新穎。

傷秋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秋作。是年九月，吐蕃寇邠、靈州，故詩有汗馬戎衣之句。

村一作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晝一作藏羽扇，久客掩柴一作荆扉㊀。懶慢頭時櫛㊁，艱難帶減圍㊂。此從客鬢敍起，乃傷秋之景。收扇，興下掩扉，夏過則扇捐，猶久客則人厭，而柴門常掩也。頭時櫛，不冠也。帶減圍，身瘦也。

㊀范彦龍詩：有客款柴扉。

㊁嵇康書：懶與慢相成。

㊂《梁・昭明太子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將軍思一作猶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颭脆㊀，殷烏閑切樫丑成切曉夜稀㊁。何年滅一作滅豺虎㊂，似有故園歸。此感長安時事，乃傷秋之故。汗馬戎衣，吐蕃侵境也。蔣脆樫稀，重人秋景，是借草木零落，以比兵亂凋殘，賦中有比。思歸而曰似，未可必之詞也。此章，上下各六句。

㊀白蔣，茭草也。《蜀都賦》：攢蔣叢蒲。注：蔣，菰名也。

㊁殷，赤黑色。《爾雅》：樫，河柳。注：今河旁赤莖小楊。

㊂張載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

即事

鶴注：此亦大曆二年秋作也。

天畔群山孤草亭㊀，江中風浪雨冥冥㊁。一雙白魚不受釣㊂，三寸黃甘猶自青㊃。多病馬一作長卿無日起㊄，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㊅，腸斷秦川流濁涇㊆。朱瀚曰：此卽孤亭風雨，而發長鋏之歎。上四景物，下四感懷。起聯，言客居之蕭瑟。白魚，承江。黃甘，承山。不釣猶青，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一作州，非流濁涇。言食味艱難也。多病窮途，而當秦地用兵，則歸京無日，所以腸斷耳。黃生注：羈旅貧病，公嘗頻言，此又借古人以自況。瀚曰：天畔秦川，首尾照應。

㊀顧注：草亭，瀼西草堂也。

㊁《西京雜記》：隨船風浪，莫知所之。《楚辭》：雷填填兮雨冥冥。

㊂一雙白魚，暗用古詩「遺我雙鯉魚」。張純曰：峽中有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秋社卽歸，時已九月，故云不受釣。

㊃徐炯曰：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云三寸黃柑，言其長也。大柑三寸，注見十九卷。

㊄朱注：葛亮、馬卿截用，始自六朝。庾信碑文：渡瀘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薛道衡碑文：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

㊅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時有吐蕃之警也。蔡琰詩：金甲耀日光。

㊆《杜臆》：《三秦記》：隴山俗歌云：「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此用其語。流濁涇，難見澄清也。

耳聾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秋晚作。《秦國策》：舌敝耳聾，不思成功。

生年鶡冠子㊀，歎世鹿皮翁㊁。眼復扶又切幾時暗，耳從前月聾㊂。猿鳴秋淚缺㊃，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㊄。此傷老年遯世，欲付之不見不聞也。下四寫耳聾之狀，但五六屬無聞，七八說有見，仍與眼耳相關。此傷老年遯世，欲付之不見不聞也。下四寫耳聾之狀，但五六屬無聞，七八說有見，仍與眼耳相關。

㊀劉向《七略》：鶡冠子，或曰楚人，衣敝履穿，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

㊁《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衣鹿皮，居岑山上，食芝草，飲神泉。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㊂沈炯樂府：淚盡眼方暗，髀傷耳自聾。

㊃《巴東記》：猿鳴三聲淚沾裳。淚缺愁空，以不聞故也。

㊄傅毅《七激》：仰歸雲，憩朔風。

獨坐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東屯作。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一作清㊀。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平聲庭㊁。暖老思一作須燕平聲玉㊂，

充饑憶楚萍㈣。胡笳在樓上㈤，哀怨不堪聽平聲。詩以獨坐命題，傷村居寥落也。上四景物，下四感懷。

《杜臆》：雨洗雙崖，無人來往，但見花落鳥過而已。暖老須被，充饑須食，若燕玉楚萍，乃世間必不可得之物，而思及於此，蓋甚言衣食之艱難耳。樓上哀笳，耳不忍聽，怨從心生，非關笳也。公詩：「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正當與燕玉楚萍參看。

㈠朱注：雙崖，瞿唐兩崖。

㈡黃生曰：水花二句，抽換可得八聯，此轆轤句也。

也。《禽經》：山鳥巖栖。

㈢舊注：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須燕玉，所謂八十非人不暖也。錢箋：《搜神記》：雍伯葬父母於無終山，有人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在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卽故燕地也。燕玉，當是玉田種事。

㈣《家語》：楚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㈤晉劉疇避亂，賈胡欲害之，疇援笳而吹之，作出塞聲，以動其歸思，皆啼哭而走。樓上，指城樓。

其二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㈠。峽雲常照夜㈡，江日一作月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平聲門試小童㈢。亦知行不逮㈣，苦恨耳多聾。此亦對景而歎寂寥，格同上章。白狗臨北，黃牛在東，而身坐兩峽之間，唯見夜中雲映，日下風生，常伴旅人耳。曬藥應門，旅居差堪自給，乃足行不逮，而此身無復有爲，耳聽多聾，而世事并且不聞。平生壯志雄心，至此銷歇，言之不勝悲悵矣。末聯，另作轉語，方有曲折。《杜臆》謂：行不逮，故待藥以扶衰。

耳多聾，故藉童以將命。四句作倒插，未免直致。

㈠《杜臆》：白狗峽，在歸州。黃牛峽，在夷陵，又在歸州之東矣。《水經注》：秭歸白狗峽，羅江中流，兩面如削，絶壁之際，隱出白石如狗，形狀具足，故以名焉。又曰：黃牛灘前，有重嶺叠起，其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

㈡《杜臆》以雲照夜爲返照，非也。後章云：「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可見照夜指雲光之掩映。

㈢試小童，試其能否也。李密《陳情表》：應門無五尺之童。

㈣黃注：行不逮，本《論語》「恥躬不逮」。公以濟世自命，而衰瞶如此，是行不逮其言矣。今按：公詩言容易收病脚，作足行不逮爲平順。

雲

鶴注：此是大曆二年東屯作。

龍以一作似，一作自瞿唐會㈠，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㈡，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此詩咏雲，有水雲、山雲之別。江爲龍窟，水氣上升，而布於林峽，此水雲也。及秋盡收成，則龍蟄水落矣，故江渚雲辭，而夕岑獨掛，此山雲也。山雲淡微，故云秀氣豁襟。

㈠《易》：雲從龍。龍以江爲窟也。

㈡收穫句，即《刈稻咏懷》詩：「稻穫空雲水。」漢章帝詔：車駕行秋稼，觀收穫。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黃生注：題作特書之體，記爲客之歲月，便自具文見意。

爲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㊀。草敵虛嵐翠，花禁平聲冷葉一作蕊紅㊁。年年小搖落㊂，不與故園同㊃。爲客悲秋，是全首大意。中言地氣暖而物色鮮，是秋盡之景。末對搖落而思故園，是作客之情。年年，見爲客已久。客無盡期，而秋向夕終，數節序屢移也。以花草起搖落，後四斷續相生。

㊀杜詩又云「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高」。元薛玄卿詩：「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正用夔子國、夜郎溪也。又李子構詩：「天入五溪無雁到，地經三峽有猿啼。」此亦採用三峽樓臺、五溪衣服句也。

㊁禁，耐也。言不畏輕霜也。

㊂搖落，見《楚辭》。小搖落，未盡凋也。

㊃陰鏗詩：秦川風物異，不與故園同。

黃生曰：杜詩，有題事、有心事，因不能悉以心事爲題，故借諸題以常見心事，而巧生於規矩之中，則有單拋雙綰之法。如此詩首句，心事也。次句，題事也。中二聯，止承次句，則首句是單拋。至尾聯，則題事、心事雙綰。詩中多用此法，即此可例。

十月一日

與上章先後作。

獨坐二首　雲

黃生注：秦建亥，以此日爲歲首，豈蜀沿秦俗，故以節物相餽耶，故有南國舊俗之語。

有瘴非全歇，爲冬亦不一作不亦難。夜郎溪日暖㊀，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千室㊁，焦俗作燋糖一作糖幸一盤，以滿盤贈遺爲作糟幸一枰同盤㊂。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上四記風土，下四記民俗。瘴未全消，而忽焉交冬，記節候也。溪暖猶帶瘴，峽寒則涉冬矣，二句申上意。《杜臆》：蒸裹焦糖，變俗如此，蓋以是日爲佳節。幸一盤，以滿盤贈遺爲幸。自相歡，言於客居無與也。或云：冬而有瘴，不亦難乎爲冬，乃怪歎之詞。或云：冬初有瘴，則過冬不見苦難，乃欣幸之詞。兩說俱不如前。

㊀《水經注》：温水，出牂牁夜郎縣，縣故夜郎侯國也。朱注：唐黔中道，黔、施、珍、思等州，皆古夜郎地，與巴夔接境。溪，即五溪。

㊁《齊民要術》：蒸裹方七寸准，豉汁煮秫米、生薑、橘皮、胡芹、小蒜、鹽，細切熬糝，膏油塗箸，十字裹之，糝在上，復以糝屈牖簨之。

陸機詩：千室非良鄰。

㊂《方言》：餳，謂之糖。《齊民要術》：煮白餳，宜緩火，火急則焦氣。餳，音呈。《四民月令》：十月先冰凍，作京餳，煮暴飴。《西京雜記》：曹元禮曰：「厨中荔枝一枰。」古用枰字。

杜集中，凡詩題記日月者，皆誌節氣也。上章云「悲秋向夕終」，是夜秋盡也。此章云「爲冬亦不難」，是日立冬也。如「露從今夜白」、「晨朝有白露」亦然。杜詩不特善於記事，抑且長於紀曆。

孟冬

梁氏編在大曆二年。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甘一作瓜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一作岫寒都薄，黔溪一作烏蠻

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上四冬日人事，下四冬日風景。在殊俗而猶多事，前此課督田園也。冬變所爲，則喜於無事，惟破甘嘗稻而已。霜落，言其鮮。雪翻，形其白。寒薄瘴隨，地氣尚暖；浪滅蛟藏，水患方免也。夔子國、楚王宮、夜郎溪、白帝峽，與巫峽、黔溪，連章疊用地名，而句法各有變化。

雷

姑依蔡編，屬在大曆二年之冬。

巫峽中宵動㊀，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㊁，天地劃《正字通》霍國反，又呼麥切爭迴㊂。却碾空山過，深蟠絶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㊃。十月動雷，記異也。不成蟄，氣候暖。劃爭迴，雷復起。其聲前而復後，如却碾空山之中；其勢盤旋不已，似深蟠絶壁之上。久雨雷鳴，則雲散雨收，今當十月之候，何須妬巫山雲雨，而霹靂陽臺耶？真可駭矣。張綖注：末比號令乖張，失其威也。

㊀陸機詩：迅雷中宵激。

㊁《易傳》：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㊂盧注：天地不安閉塞，而劃然爭迴，轉行夏令也。吳注：《海賦》：地軸挺拔而爭迴。

㊃趙曰：《高唐賦》言神女「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今雷鳴不時，若妬神女，而霹靂以震之。

盧元昌曰：《詩》十月辛卯，記及震電，刺皇甫之亂也，當時元載亦卽皇甫，末聯意蓋有指。

黃生曰：十月雷，記異也。從來詩人少詠雷者，此詩出，千古詩人竟閣筆矣。

悶

姑依舊次，列在大曆二年。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㊀。卷簾唯白水，隱去聲几亦青山。猿捷長難見㊁，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㊂，有鏡巧催顏。此詩爲滯客無聊而作。白水青山，本堪適興，因處蠻瘴之地，故對此祇足增悶耳。山猿水鷗，何以成悶，見其輕捷自如，遂傷客身之留滯也。三四承上，五六起下，末方結出致悶之由。無錢歎貧，催顏嗟老。陶開虞曰：鏡亦何嘗催顏，却歸巧於鏡，此際韻絶，與《熟食示子》詩「汝曹催我老」同一機杼。

㊀趙次公曰：蠻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

㊁《淮南子》：置猿檻中，非不巧捷。

㊂從，隨也。謂錢不隨旅客。

夜二首

此當是大曆二年秋作。

向海鹽劉氏作向。舊作白夜月休弦㊀，燈花半委眠。號平聲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㊁。蠻歌犯星起㊂，空一作重覺在天邊。此章先景後情，從夜月敍起。無心看月，故云休弦。待燈花半落，身方就眠，却聞號鹿驚蟬，雖眠不寐矣。故思及鱸鱠雪船，如身遊吳越之間。忽聽蠻歌四起，方

覺身在天邊，孤棲如故也。 盧注：不宜然而然曰犯，公用犯字都有謂。《將曉》詩曰「飄飄犯百蠻」，言老還入蠻也。《對雪》詩曰「北雪犯長沙」，言北却侵南也。此曰「蠻歌犯星起」，言夜終冒曉也。

㊀《杜臆》：佛家以前半月爲白夜。 詩云蟬驚，當是秋夜。 上弦，初七、八之月。

㊁張翰思江東鱸鱠、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事，已別見。

㊂夔本蠻地，故云蠻歌。當星而起，卽指歌者。邵云公聽歌而起，非是。

其二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去聲夜深歸。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㊀，月細鵲休飛㊁。

八傷一己之孤棲，此亦虛實相間格。 過翼稀，見村野荒涼。公欲北歸，而嫌鵲南飛，故囑其休飛也。《杜臆》：兩首非一時之作，前首夜中猶眠，此首徹夜不寢矣。

㊀人更望，屬自己。對鵲言，故曰人。

㊁黃生注：末句翻魏武樂府。

朝二首

依蔡編入在大曆二年。

清旭楚宮南㊀，霜空萬嶺含㊁。 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俊鶻無聲過㊂，饑烏下去聲食貪。

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㊃。首章，對朝景而興久客之悲，在四句分截。葉落霜空，故萬嶺皆含日色。既而獨往山上，又見木杪停雲，參在眼前矣。《杜臆》：日出之際，雖禽鳥各有所營，而病身不動，如草木之任其搖落耳。時獨往，閒步田間也。終不動，未能出峽也。

㊀郭璞《江賦》：視霧浸於清旭。

㊁謝靈運詩：千圻邈不同，萬嶺狀皆異。

㊂無聲過，飛之疾也。

㊃庾信《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起聯，本以下句抱上句。黃生云：若用直敘，只是萬嶺楚宮南，霜空清旭含。三聯，烏鵲並列。黃生云：饑烏貪而下食，不知俊鶻之在其上，此傷懷祿而被讒者，故暫借江潭以息機耳。

其二

浦帆音泛晨初發㊀，郊扉冷未開。林一作村疏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磴潤休全濕㊁，雲晴欲半回。巫山終可怪，昨夜有奔雷㊂。此章，敘朝景而歎氣候之殊，亦四句分截。帆初發而扉未開，病身畏寒也。林疏野靜，朝來清趣可觀，無如磴潤雲迴，尚含雨意，恐昨夜經雷，陰晴還未定耳。郊扉，即公柴門，前詩「郊扉及我私」可證。林已疏矣，猶飄黃葉，此正孟冬之候。曰可怪，志異也。

㊀朱注：韓退之《寄李大夫》詩云：「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朱文公定作去聲，引杜此句爲證。考《左傳注》：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原讀去聲。

㊁《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

㈢《周書》：趙師曰：「蜀絃躁急，若激浪奔雷。」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詩有「治生且耕鑿」句，知是大曆二年作。　鶴注：俳諧，謂如俳優詼諧。

異俗吁可怪㈠，斯人難並居。家家養去聲烏鬼㈡，頓頓食黃魚㈢。舊識能一作難爲態，新知已暗疏㈣。治平聲生且耕鑿㈤，只有不關一作開渠。此詩厭居夔州而作也。異俗難居，一二句領起。三四言俗之可怪，五六言人難並居，末欲付之不問，聊以遣悶也。　盧注：烏鬼可異，家家供養，則以異爲常。黃魚本常，頓頓皆食，則雖常亦異矣。

㈠黃注：陸雲詩：「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起語本此。《文心雕龍》：銘發幽石，吁可怪也。

㈡《蔡寬夫詩話》：元微之《江陵》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自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龜卜。」舊識而多倦態，新知亦唯貌親，總見交情之薄。烏鬼之名見於此。巴、楚間，常有殺人祭鬼者，曰烏野七神頭，則烏鬼乃所事神名耳。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誤，理或然也。邵伯温《聞見録》：夔峽之人，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衆操兵大噪，謂之養烏鬼。長老言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爲厲，用以禳之。《藝苑雌黃》謂烏蠻鬼。《夢溪筆談》以鷓鴣爲烏鬼；《山谷別集》以烏鴉獻神爲烏鬼。今以蔡、邵二説爲正。按：烏鬼，別有三説：《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

㈢前《黃魚》詩「脂膏兼飼犬」，夔州此魚之多可知。　吴曾《漫録》：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吴領軍，日中，客比得一頓食。楊慎曰：俗語，飯曰一頓。《賈充傳》：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連昌宫詞》：襄陽羅友，少時常伺人祠，欲乞食，曰：「欲得一頓食耳。」《晉書》：

㊃沈炯詩：舊識既已盡，新知皆異名。

㊄《漢・食貨志》：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其二

西歷青羌坂一作板，南留白帝城㊀。於音烏菟同都切。一作穀於侵客恨㊁，粔音巨籹音女作人情㊂。

瓦卜傳神語㊃，畬田費火耕一作聲㊄。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次章，亦歎夔俗之可怪也。首二敘

客夔之由，中四記土俗之異，末言此地是非，不必與論，但當以一笑置之耳，所謂遣悶也。於菟驚客，險而可怪。粔籹

贈人，陋而可怪。瓦代龜卜，怪其矯誣。火當水耕，怪其創見。

㊀原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去遊蜀，留滯於巫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

歸，縣有蒙山，青衣所發。《華陽國志》：天漢四年，罷沉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

㊁黃生注：於菟侵客恨，即所謂撐突夔人屋壁者。《左傳》：鬬伯比淫于邧子之女，邧夫人使棄之夢中，虎

乳之，楚人謂乳爲穀，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㊂《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粔籹，以蜜和米麵煎作之。《齊民要術》：膏環，一名粔籹，用秫稻米屑水蜜溲

之，强澤如湯餅麵，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兩頭相就，膏油煮之。

㊃王洙曰：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拆，以卜吉凶。《岳陽風土記》：荆湖民俗，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

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

㊄《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楚俗燒榛種田，謂之火耕。

昔遊

此詩舊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范元實編在大曆二年夔州。按：秦州與衡岳絶遠，豈得云「清秋入衡霍」？當是客夔州時作。舊因關塞二字，遂誤屬秦州，公詩「關塞極天惟鳥道」，明是説夔州也。

昔謁華蓋君㊀，深求洞宮脚㊁。陳作緑袍崑玉脚。玉棺已上聲天㊂，白日亦寂一作冥寞。暮升艮岑一作峰頂，巾几猶未却㊃。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㊄。良覿違夙願㊅，含悽一作淒向寥廓㊆。此初訪華蓋君，而傷其逝世，是遊梁宋時事。各四句轉意。猶未却，覽物尚存也。向寥廓，招魂無定矣。

㊀《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於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此詩乃借古仙以比道士之修真者。《葛仙翁傳》：崑崙山，一曰華蓋天柱，仙人所居。《洞天福地記》：華蓋山，周迴四十里，名曰容成太玉之天，在温州永嘉縣，仙人修羊公治之。

㊁《真誥》：厚載之中，有洞天三十六所。八海中諸山，亦有洞宮。五岳名山，皆有洞宮。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

㊂《神仙傳》：天降玉棺於堂上，王子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後漢·王喬傳》：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㊃遠注：艮岑，東北之岑。巾几，華蓋君生前物。

㊄《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注：軔，撑車木。

㈥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

㈦又：含悽泛廣川。　傅咸《儀鳳賦》：翔寥廓以輕舉兮。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去聲天壇，微月映皓鶴㈠。晨溪響一作嚮虛駃音快。一作駛㈡，歸徑行已昨㈢。豈辭青鞋胝㈣，悵望一作惆悵金匕藥㈤。東蒙赴舊隱㈥，尚憶同志樂音洛。伏一作蓂錬師，是遊齊魯時事。　林昏六句，宿山而去。青鞋六句，往赴東蒙。

㈠嵇康《琴賦》：王喬披雲而下墜。　地志：王屋山絶頂曰天壇。《寰宇記》：王子喬天壇，在緱氏縣東南六里。《王喬傳》：或云卽古仙人王子喬也。《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下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㈡響虛駃，水聲急瀉也。駃，苦拜切。《尸子》：黃河龍門，駃流如竹箭。《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駃流。元好問詩：駃雨東南來。自注：與快同。趙松雪有《駃雪帖》。字從夬，與從史、從央者有別。

㈢行已昨，循舊徑而歸也。

㈣趙注：青鞋，山行之具。胝，足病也。《莊子》：手足胼胝。

㈤鮑照樂府：金鼎玉匕合神丹。

㈥蒙山，在沂州。　《高士傳》：老萊子隱居於蒙山之陽。《禹貢》「蒙羽其藝」是也。瀕東海，故曰東蒙。

㈦陸機詩：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

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㊀，且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音軫變吳本作髮變㊁，未憂筋力弱㊂。杖一作扶藜望清秋，有興去聲入廬霍㊃。董鍊師久闊，欲再訪於廬霍，時將有荊、楚之遊矣。「妻子亦何人」，卽公詩「笑爲妻子累」。「丹砂負前諾」，卽公詩「未就丹砂愧葛洪」。此章，前二段記往日之遊，後一段待將來之遊。前各十二句，後段八句收。

㊀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子從壺公。

㊁《詩》：鬢髮如雲。鬢，黑髮也，變則白矣。謝朓詩：誰能鬢不變。

㊂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

㊃孫放《廬山賦》：潯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乎廬之澤，接乎敞之原。《爾雅》：霍山爲南岳。注：在廬江西。

謝靈運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江淹詩：杳與廬霍絕。希曰：廬山，在九江。霍山，在衡陽。

朱鶴齡曰：《昔遊》詩當與七古《憶昔行》互證，《昔遊》者，紀遊王屋山與東蒙山之事也。華蓋君，猶《太白集》之丹丘子，蓋開元天寶間道士隱於王屋者，不必求華蓋所在以實之也。詩云：「深求洞宮脚。」洞宮，卽《憶昔行》所云「北尋小有洞」也。脚，山足也。洞在王屋艮岑，卽王屋山東北之岑也。天壇亦在王屋。地志：王屋山絕頂曰天壇，濟水發源處是也。王屋在大河之北，故《憶昔行》曰「洪河怒濤過輕舸」也。公至王屋時，值其人已羽化，故《憶昔行》曰「辛勤不見華蓋君」也。此云：「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憶昔行》曰：「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盧老，正四五人之一也。華蓋君既不得見，於是含悽天壇，悵望匕藥，而復爲東蒙之遊焉。東蒙舊隱，卽《玄都壇歌》「故人昔隱東蒙峰」者也。公客東蒙，與太白諸人同遊好，所謂同志樂也。其時之伏事者，則董先生，卽衡陽董鍊師也。漢武移南岳於霍山，故衡霍之稱相亂。「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卽《憶昔行》「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柁」也。

王嗣奭曰：高明之人，狹小塵世，多慕仙佛，不知仙佛無他修，唯將自己心神收斂歸根，打成一片耳。忠臣孝子尚已，次則文章，下之技藝，併力一向，以全副精神注之，皆可成仙。老杜千載往矣，今讀其詩，奕奕生動，言喜令人歌舞，言悲令人拭淚。此精神不死，而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不謂之仙，吾不信也。生平遭歷，萬苦千愁，天蓋注意此老，鍊之以成仙，而不自知也。試問董先生安在？當時企羨以爲真仙，是家有荆璧，而羨他人之燕石，九京之下，當必失笑。

雨四首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冬瀼西作。

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扶又切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㊀。秋日新霑黃生作霑新影，寒江舊落黃作落舊聲。柴扉臨野碓，半濕一作得搗香粳古衡切。

首章，記倏晴倏雨之象。上二雨雲對起，三四承斷雲，下四承微雨。崖奔之處，雲行而見其黑。鳥去之邊，雲疏而見其明。上四字各另讀，詩意本順。《杜臆》：秋來半晴半雨，雨不大而亦不晴，南方謂之秋霖。

㊀顧注謂雲奔之處，紫崖便黑；雲去之邊，白鳥還明。奔去，指雲，作倒裝句。按：公《入宅》詩「奔蜧背赤甲」，《傷秋》詩「山長去鳥微」，則奔就崖言，去就鳥言，皆可證矣。

黃生曰：前半不煩繩削，後半極力經營。又曰：自起句外，止霑濕二字著雨，其餘俱是襯說，此文家避實擊虛法也。

五六，與「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並於題外取神，結出半濕字，與暗滿字，亦同一綰法。又曰：雪詩中偏寫月，雨詩中偏寫日，皆以反攻逆擊見奇，筆端不可方物。

葛常之曰：「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

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同是一機軸。

陳師道曰：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山，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自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多人。」杜云「坐深鄉黨敬」，句穩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其二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㊀。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上聲馬回休出，看平聲鷗《杜臆》作鴉坐不移一作辭㊁。高一作層軒當灩澦，潤色靜書帷。次章，記雨中候晴之景。朱彝尊曰：微雨斷雲，俗謂之過雲雨。舊無時，不時常雨。過雲遲，雲中帶雨也。回馬看鷗，避雨之事。潤色入帷，觀雨之趣。上二首咏雨，尚在怡情處，下二章咏雨，却在傷心處矣。

㊀梁簡文《雨後》詩：散絲與山氣，忽合復俄晴。古詩：密雨如散絲。

㊁《杜臆》：鷗，一作鴉。《埤雅》云：俗候烏飛翅重，知其將雨。看鴉卜其晴也。

其三

物色歲時晏㊀，天隅人未歸㊁。朔風鳴淅淅㊂，寒雨下霏霏㊃。多病久加飯㊄，衰容新授衣㊅。時危覺凋喪，去聲去聲故舊短書稀㊆。三章，敍雨中客況。首二總提，三四應物色將晏，下四應天隅未歸。淅淅，風細聲。霏霏，雨微貌。加飯授衣，旅人自慰。故舊書稀，又覺自傷矣。《杜臆》：病雖稍安，念及時危，便覺凋喪，乃故交之書稀至，則世亦以廢人待我矣。又云：近者短書，遠者長書。短書猶稀，況長書乎？近者且

然，況遠者乎？

㊀《西京雜記》：棟宇物色惟舊。

㊁邵注：天隅，夔州在天之西南隅。

㊂謝惠連詩：淅淅振條風。

㊃《楚辭》：江雲霏霏而承宇。

㊄古詩：努力加餐飯。

㊅《詩》：九月授衣。

㊆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其四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花鈿落㊀，鮫人織杼悲㊁。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㊂。四章，敍雨中憂緒。此詩結構，人但知首尾相關，二與七應，一與八應，而不知中間卽景寓意，俱是雙關。《杜臆》云：中四，比凶人得志，清士失所，寡婦窮民，苦於兵賦，憂多不能自理，故對雨絲而與愴。雨沮消息，承上親故書稀。兕叫，雨中所聞。鷗飢，雨中所見。神女鈿落，應山雨。鮫人杼悲，應江雨。則心亂，故接以雨灑如絲，詩律工細如此。

㊀巫山有神女廟。薛夢符注：《唐志》命婦之服，兩博鬢飾以寶鈿金花。劉遵詩：髮轉匝花鈿。

㊁《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吳都賦》：泉客潛織而卷綃。

㊂沈約《庭雨應詔》詩：非烟復非雲，如絲復如霧。

洪仲曰：接句不測，與「群盜尚縱橫」句同。杜詩接句，有寫景不測者，「秋風落日斜」是也。「息遲」是也。意景雖殊，而法則一，故曰：杜詩慣法，二必開，七必闔。

大覺高僧蘭若 原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大覺，當是高僧名。梁氏編在大曆間夔州詩內。《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

鶴注：《唐志》：武宗卽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則蘭若殆小於寺矣。

巫山不見廬山遠㊀，松林一作間蘭若爾者切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㊁，諸僧但一作尚乞去氣切齋時飯㊂。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㊃。飛錫去年啼邑子㊄，獻花何日許門徒㊅？此高僧已往湖南，而題詩於寺也。上四言巫山事，下四言廬山事。一老諸僧，守寺遺規。香爐杏林，廬山勝迹。啼邑子，前惜其去。許門徒，今望其回。

㊀廬山遠，遠公也。李白詩：笑別廬山遠。

㊁《吳越春秋》：委國於一老。

㊂錢箋：荆公《楞嚴疏》：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名爲齋時。《僧祇律》云：過此午時景，一髮一瞬草葉等。則非食時也。

㊃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卽焚爐若香烟。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以宮亭爲號。又曰：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仙之所居。漢董奉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絶迹於杏林。《神

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朱注：《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榆。近白榆，言其高近乎天。又曰：二句皆用廬山事，則隱晴湖乃彭蠡湖，題下所注湖南，謂蠡湖之南也。

㈤洙曰：《高僧傳》：有飛錫而赴齋者。《要覽》云：昔有高僧隱峰，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注：邑子，同邑人之子。

㈥《因果經》：善慧仙人，持花七莖，欲以獻佛，時燈照王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墜地。善慧卽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卽釋迦牟尼佛也。謝靈運《遠法師誄》：今子門徒，實同斯艱。

謁真諦寺禪師

此詩年次難考，今依舊編，列在夔州內。

蘭若爾者切山高處，烟霞嶂一作障幾重平聲。凍一作冷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㈠。問法看平聲詩妄一作忘，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㈡。

黃生注：前半到寺之景，後半進謁之意。又曰：首句言高，次句言深，結用前峰字應轉。又曰：身妄，故一切俱妄。平日所最躭者，莫如詩酒，今亦索然無味，此作悟後語。《杜臆》：妻子難割，甚於詩酒，故自歎未能。末聯，十字爲句。

㈠《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

㈡趙注：宋周顯長於佛理，於鍾山西丘隱舍，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谷。此卜宅近寺之一證也。

黃生曰：三四，景中見時，與王右丞「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同一句法，然彼工在咽字、冷字，此工在凍字、晴字。

上時掌切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杜公頻題武侯廟，「遺廟丹青落」與「無首對江濱」，當是一處。「遺像肅清高」與「松柏參天長」，恐又是一處也。

大賢爲政卽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㊀。上二崔權州事，下二請修遺像。

㊀無首，神像缺落也。《易》：見群龍無首。

王十朋《祠堂記略》曰：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瀼瀆，入於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峰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書史傳於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於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詞曰：白鹽峙天兮，瀼瀆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臥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臥龍之龍，叶音龐，在江韻。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江陵，卽湖廣荆州府。

火旗還錦纜㊀，白馬出江城㊁。嘹唳吟一作鳴笳發，蕭條別浦清㊂。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一作明㊃。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上四崔還之事，下四送別之情。朱旗錦纜，軍士列舟以待也。白馬出城，統軍將啓行矣。於時笳聲悲慘，不覺別浦蕭條。自曙而夕，惜別情深。何時息兵，有感世亂也。

㊀朱旗，紅旗也，諸侯所建。《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鳥旟七旒，以象鶉火。注：大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雀宿之柳。吳甘寧以錦維舟。

㊁龐德好騎白馬，號白馬將軍。

㊂謝朓詩：寥戾清笳轉，蕭條邊馬煩。別浦，用送別南浦語。

㊃舅稱渭陽，本《詩·秦風》。漢章帝留馬光詔：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永。少陵云：「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而語意短淺。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鄭曰：大曆二年九、十月，吐蕃寇靈、邠，京師戒嚴，當是其年冬作。

天一作山雨蕭蕭滯一作帶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㊀。鋭頭將軍來何遲㊁，令平聲我心中苦不足。

敍雨中期王不至。

㊀《楚辭》：幽獨處乎山中。　漢武帝歌：何珊珊其來遲耶？

㊁銳頭將軍，如白起之頭小而銳。

數所角切看平聲黃霧亂玄雲㊀，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㊁，泥濘一作滓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叶音篤㊂。　申久雨思王之意。

㊀庾肩吾詩：山沉黃霧裏，地盡黑雲中。　蔡琰詩：玄雲合兮翳月星。

㊁《說苑》：泉源潰潰。

㊂古詩：會面安可知。　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

憶爾腰下鐵絲箭，射音石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㊀，知子歷險人馬勞㊁。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㊂。　追述將軍射獵事。《杜臆》：坐皮問毛，見毛如雪色，異而問之，始知其善射所得，此用倒插法。

㊀《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注：毛物，狐貉之屬。

㊁漢白狼王唐菆《遠夷慕德歌》：涉危歷險，不遠萬里。

㊂張華詩：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

安得突騎去聲只五千㊀，崒昨没切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恨一作憶昔范增碎玉斗㊁，未一作來使吳兵著同着白袍㊂。昏昏闔閉氛祲，十月荊南雷怒號平聲。末

思猛士以靖亂，惜將軍之不用也。　相催促，急於救亂。　豁鬱陶，能寬主憂。　范增，比老謀不用。　白袍，言軍功未立。　閭闔氛祲，言吐蕃入寇。　十月荆雷，言災變未弭。　玩此段之意，王蓋昔爲將軍，而退居夔州者。　黄鶴指爲王承俊，誤矣。　承俊在成都，於荆南無與。　此章四句起，八句結，中二段各六句。

㊀《後漢・吴漢傳》：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

㊁《前漢書》：鴻門之會，張良以玉斗獻范增，增拔劍撞而破之。

㊂《南史》：陳慶之麾下悉着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謡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舊注引侯景會東吴，兵盡着白袍，謂指崔甲入朝。　若依其説，則未使當作來使矣。　又一説：吴兵白袍，是用吕蒙白衣搖櫓事。

郝敬曰：此詩奇突豪邁，直可追風掣電。

盧元昌曰：時杜鴻漸薦崔甲，甲方入朝，故有閭閻氛祲之句。　王將軍在蜀，杜鴻漸不用之以平亂，詩意在此。　篇中黄霧亂雲，殺氣蔽天之象；　嚴風折木，大將失律之象；　猿狖雜處，小人鼠竊之象；　鴻鵠苦飢，民生失所之象：　皆借雨以歎時事也。

虎牙行

洙曰：原注：蕭銑僭號江陵日，屯兵於此，後常爲屯戍之地。　黄鶴編在大曆二年。　謝省曰：　因篇内有虎牙二字，摘以爲題，非正賦虎牙也，下《錦樹行》亦然。

秋一作北風欻欻吹南國㊀，天地慘慘無顔色。　洞庭揚波江漢迴㊁，虎牙銅柱皆傾側㊂。　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溪谷黑。　杜鵑不來猿狖寒一作啼，山鬼幽陰霜雪一作雪霜逼。　此詩

在秋塞而傷亂也，首寫秋陰肅殺之氣。上四洞庭遠景，下四巫峽近景。

㊀《文選注》：欻吸，猶翕忽也。謝朓《高松賦》：卷風颿之欻吸。

㊁江漢迴，卽倒流意。

㊂《水經注》：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注：荆門在南，上合下開，狀如門。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二山，楚西塞也，水勢急峻。《後漢書注》：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巫陵東出百餘里而屆於積石，東爲銅柱灘。《一統志》：銅柱灘，在重慶府涪陵江口。

楚老長嗟憶炎瘴㊀，三尺角弓兩斛力㊁。壁立石一作古城橫塞起㊂，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去聲獵青丘，犬戎鎖甲圍一作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中宵淚霑臆。此見關塞屯兵而有感。上四指目前事，下五憶往日事。舊時秋猶炎瘴，今忽風寒弓勁，此卽兵象也。城橫塞上而旌竿直立，時方備寇也。漁陽，指安史。犬戎，指吐蕃。楚老，謂夔人。遠客，公自謂。歌行結尾，每用疊韻，若哭字用叶，不必疑丹極下有漏句矣。鶴注未然。此章，上段八句，下段九句。

㊀謝靈運詩：楚老惜蘭芳。鶴云：炎方地脈疏而氣洩，慾陽不收，人爲常燠所曠，膚理不密，又爲山水草莽之氣所侵，故成瘴。

㊁《南史》：齊魚復侯子響勇絶人，開弓四斛力。

㊂傅玄詩：蜀賊阻石城。

錦樹行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東屯作。《西京雜記》：終南山有樹，葉一青一丹，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釋智元詩：「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錦樹本此。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㊀。霜凋碧樹作一作行，一作待錦樹㊁，萬壑東逝無停留。此歲終寥落而有感也。首段，傷時光之易度。昨日休，言又過一日矣。

㊀盧諶詩：忽忽歲云暮。

㊁江淹詩：碧樹先秋落。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㊀。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一作春草萋萋盡枯死，天馬一作與驥跛一作跂足隨氂陵之切牛㊁。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去聲皆封一作封公侯㊂。次敍客居淒涼之況。天馬氂毛，喻聖賢惡少。朱注：東郭，公所居。觀《阻雨》詩「佇立東城隅」，可見瀼西在夔州東郭也。

㊀《史記》：有齊人東郭先生。青丘，恐是清溪。

㊁趙曰：草枯無以充腹，故天馬無異於氂牛。《山海經》：荊山其中多氂牛。注：旄牛屬也，出西南徼外，黑色。

㊂盧思道詩：從軍多惡少。

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㊀。生男墮地要膂

力㊂，一生一作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末慨長安少年之驟貴者。朱注：貴妃時，民間語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看生女作門楣。」詩末正翻此語，言風塵之時，男兒亦好，豈必生女能致富貴乎？世變之感，愈深愈痛。顛倒，謂富貴不常。風塵，謂兵戈擾攘。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㊀《記・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鄉里句，言服飾之奢僭。

㊁傅玄樂府：男兒墮地稱娛。又《豫章行》：男兒當門户，墜地自生神。《周國語》：四軍之帥，膂力方剛。王嗣奭曰：此等詩，皆有避忌，故朦朧顛倒其辭，大抵有武夫惡少，乘亂得官，而豪橫無忌，觀膂力風塵語，可見。

自平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作。太一反於廣德元年，平之必在二年，至大曆二年爲三年，故曰千餘日。

自平中官舊作宮中，一作中宮，東坡定作中官呂太一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扶又作襄諸主將去聲，才如伏波不得驕。蠻溪豪族小一作山動搖㊁，世封刺史非時一作常朝音潮㊂。蓬萊殿前一切恐征戍一作戎干戈密。上四，憂南海之亂。下四，言柔遠之道。朱注：太一平後，蠻豪復小梗，公恐出鎮者，遽興兵生事，故援羈縻之義以戒之。錢箋：蠻溪豪族，雖有小警，常置之不問。世封刺史，其於朝貢，則不責常期。此言唐初處置之法如此。則蠻夷率俾，雖有伏波之將，不得生事於外矣。殿前諸將，指中官之掌禁兵者。《杜臆》：伏波親履其地，不敢輕視，征五溪故事可證也。

㊀《舊唐書・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兵大掠廣州。《通鑑》：張休棄城

走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㈡《舊書》：大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遁去，故曰小動搖。

㈢《唐書》：太宗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世授刺史。

寄裴施州

朱注：《代宗紀》：寶應元年九月，右僕射山陵使裴冕貶施州刺史。廣德二年二月，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考：廣德元年三月，葬玄宗、肅宗，則冕爲山陵使，必在廣德元年以前，而不在永泰元年明矣。冕自澧州徵還，至永泰元年三月方待制集賢，《本傳》誤以集賢待制在山陵使之前，又誤以貶施州爲在永泰元年耳。考：公到夔州，冕已久居朝廷，不應有此寄，且詩云：「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公以大曆二年秋移居東屯，東屯正在白鹽之北，公《移東屯》詩「白鹽危嶠北」可證，則知是詩乃大曆二年冬所作也。史載二年二月左僕射裴冕，置宴於子儀之第，是年何得在施州乎？公遇裴施州，在去蜀之年，其人名不可考矣。黃鶴以爲裴冕，斷誤。鶴注：《九域志》：夔州北至施州，蓋三百餘里。《唐書》：施州清江郡，屬黔中道。

廊廟之具裴施州㈠，宿昔一逢無比一作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㈡，冰壺玉衡《英華》作珩懸清秋㈢。首敍往日逢裴。《杜臆》：廊廟之具，正於金鐘玉衡見之。鐘鏞，狀其器宇恢弘。冰玉，狀其識鑒清朗。

㈠《蜀志·許靖傳評》：靖夙有名譽，蔣濟以爲有廊廟之器。

㈡《詩》：賁鼓維鏞。鏞，大鐘也。《書》：天球河圖在東序。任昉序：並東序之秘寶，實瑚璉之茂器。

㈢《選》詩：清如玉壺冰。《書》：在璿璣玉衡。

自從相遇減一作感多病，三歲爲客寬邊一作旅愁。堯有四岳明至理㊀，漢二千石真分憂㊁。次敘近年再遇。《杜臆》：相遇病減，蓋三歲中邊方安而客心亦安。政績可追唐漢，則廊廟之具，已見諸施行矣。

㊀《書》注：四岳，主四方諸侯者。

㊁《漢·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秩二千石。《宣帝紀》：與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

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一作絲。一作縑裘㊀。霜雪迴光避錦袖，龍蛇一作蛟龍動篋蟠銀鉤㊁。此敘裴寄贈之情。衣裘暖，故霜雪迴寒。書法美，如龍蛇動篋。

㊀《西京雜記》：劉向作彈棋獻成帝，以代鞠蹴。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

㊁《書藪》：歐陽率更書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鬬之象。王僧虔論書：索靖甚矜其書，名其字書曰銀鉤蠆尾。

紫衣使去聲者辭一作辟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㊀。將老已失子孫憂㊁，後來況接才華盛㊂。《英華》此句下有「遥憶書樓碧池映」句。此寄書答謝之意。《杜臆》：裴有此佳政，子孫猶將與被其澤，況文章華國，更可爲後世法程乎？後二語，收盡前兩節。此章，前韻分三段，換韻作結。

㊀曹植《與吳質書》：足下在彼，自有佳政。

㊁子孫憂，出《論語》。

㊂陶潛詩：才華不隱世。

鄭典設自施州歸

此當是大曆二年作。《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汛掃鋪陳事。《杜臆》：施州，舊屬夔州，在夔州府南五百里。志云：民雜夷獠，頗有華風。改爲施州衛，屬湖廣，而夔之建始縣，舊隸施州，今屬夔州。

吾憐滎陽秀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上聲。一作所出㊁，不肯妄行役㊂。還，竟以屢音慮空去聲迫㊃。首敍往施之故。見冒暑而行，爲迫於空乏耳。

㊀滎陽，鄭氏郡名。旅茲殊俗遠一作

㊁陸機詩：出處鮮爲諧。

㊂《詩》：予季行役。

㊃屢空，見《論語》。

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㊀，登頓入天草堂、陳浩然並作矢石㊁。郭洗憂戚一作感㊂。次敍往施景事。意氣相投，忘乎險僻矣。攀援二句，中途歷險。青山自一川，城

㊀梁武帝詩：攀援傍玉澗。江總賦：岸木懸根。《杜臆》：懸根木，蓋榕也。根生枝上，纍纍下垂，未見者以爲奇。南

㊁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鮑照詩：青冥搖烟樹，穹跨負天石。公《瞿唐》詩：入天猶石色。

㊂憂戚與遠戚，字同意異，不作犯重。

聽子話此邦，令平聲我心悅懌㊀。其俗則一作甚淳樸，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㊁。敕廚倍常羞，杯盤頗狼籍㊂。時雖屬音竹喪去聲亂，事貴當一作賞匹敵㊃。上四，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㊄。他日辱銀鉤㊅，森疏見矛戟㊆。次述與設之言。上四，見裴公交情。下四，兼誌其文學。不知主客，皆能親厚。諸侯門，指裴刺史。《杜臆》：往事尊貴，適當匹敵之人。一說，時雖值乎喪亂，而事則貴與匹敵者相賞。貴字與雖字相應，皆屬活字，不如前解。公，故有「龍蛇動篋蟠銀鉤」之句，此云銀鉤、矛戟，正引證其善書耳。若云贈書於鄭，恐辱字說不去。

㊀《詩》：悅懌汝美。

㊁元希聲詩：粵在古昔。

㊂《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㊃《左傳》：賓媚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傳言齊晉相匹，之相匹耳。

㊄《漢書》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群書。《南史》：顏協博涉群書。傅亮《感物賦》：夜清務隙，游目藝苑。

㊅薛道衡詩：布字改銀鉤。

㊆《書苑》：歐陽詢真行之書，出於大令，森然如武庫矛戟。

倒屣喜旋歸㊀，畫去聲地求一作來所歷㊁。乃聞風土質，又重平聲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咨昔切。一作惜㊂。此敍歸來情事，乃結上起下。畫地所歷，應上山川。風土田疇，應上俗淳。寇恂宜借，

應上諸侯。

㊀《崔駰傳》：駰見竇憲，憲倒屣迎。注：倒屣，不上踵也。《詩》：薄言旋歸。

㊁任昉表：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注：謂張安世。

㊂借寇，注別見。朱注：競借，從草堂本爲正。謝靈運《山居賦》「怨浮齡之如借」，叶入聲，音迹。

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一作塞㊀，嶠穿蘿蔦冪㊁。此身仗兒僕，高興去聲潛有激。孟冬方首路㊂，强飯取崖壁㊃。欻爾疲驚駘，汗溝血不赤㊄。終然備外飾㊅，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㊆，前途猶準的㊇。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此自敍欲往施州之意。上八擬行期，下八商行計。散策，杖策而行。渚拂，水行也。嶠穿，山行也。方首路，謂孟冬方啓行。遠注：歷險非驚馬所堪，必肩輿可免蹉跌，將自己陪結，文情逸宕。《杜臆》：後數句，乃對面商量之語，輒以入詩，此是真情實事。此章，六句者三段，十六句者兩段。

㊀《詩》：蒹葭蒼蒼。

㊁鶴曰：《詩》注：蔦，一名女蘿。冪，如伍子胥冪面之冪。

㊂傅亮詩：旆旌首路。顏延之詩：首路踰險難。

㊃李陵書：春風多厲，强飯爲佳。

㊄《赭白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注：汗溝，馬中脊也。

㊅昭明太子詩：終然類管窺。

㊆晉書：王獻之乘平肩輿，入顧辟疆園。

㈧溫子昇表：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一作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一本此下有答字，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上聲，錢箋：三載，一作五載，時公年六歲，公「七齡思即壯」，六歲觀劍似無不可。詩云「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五年至是年，凡五十一年。《草堂》注云疑作十二載，誤也。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去聲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一作教坊內人，洎外供奉舞女從《英華》，他本無舞女二字，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一作綉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

鄴一作葉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丁丈切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唐書》：臨潁、郾城二縣，俱屬許州。段安節《樂府雜錄》：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等。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張爾公《正字通》云：劍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舞部。此詩正指武舞言，或以劍器爲刀劍，誤也。《通鑑》：中宗宴近臣，令各效伎藝爲樂，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崔令欽《教坊記》：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以常在

上前也。《雍録》：開元二年正月，置教坊於蓬萊宮側，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天寶初，即東宮置宜春北院，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明皇雜録》：上素曉音律，安禄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陳於梨園，自是音響不類人間，諸公主及虢國以下，競爲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皆廣有進奉，時公孫大娘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脱舞，妍妙皆冠絶於時。黄生曰：此序與石崇《思歸引》，波瀾不異。申涵光曰：詩序太剥落，「玉貌錦衣」下，如何接「況余白首」。末引張顛事，却有致。況余，當是恍余，言恍忽已老也。李肇《國史補》：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顔真卿。旭嘗言：始吾見公主擔夫争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正此註脚。

昔有佳人公孫氏㈠，一舞劍器動四方㈡。觀者如山色沮喪去聲㈢，天地爲之久低昂㈣。爛户沃切如羿射音石九日落㈤，矯如群帝驂龍翔㈥。來一作末如雷霆收震怒㈦，罷如江海凝清光㈧。

從公孫善舞敍起。沮喪，謂神奇可駭。低昂，言高卑易位。爛然下垂，如九日並落；矯然上騰，如駕龍翔空。其來忽然，如雷霆過而響尚留；其罷陡然，如江海澄而波乍息。皆細摹舞態也。黄生注：考《教坊記》，劍器，乃健舞也，故序云「壯其蔚跂」，而詩以四如形容之。下一句尤妙，方見不是雄裝健兒。

㈠曹植詩：南國有佳人。

㈡《書》：四方風動。

㈢《莊子》：嗒焉沮喪。

㈣《前漢·楊惲傳》：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傅玄詩：北斗忽低昂。

㈤爛，灼也。梁元帝賦：睹爛火之迢遥。《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墜其羽翼。

㈥夏侯玄賦：又如東方群帝兮，騰龍駕而翱翔。

㈦《詩》：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㈧應璩詩：江海倘不逆。江淹詩：秋日懸清光。

絳脣珠袖兩寂寞㈠，晚陳作脫。一作況有弟子傳芬芳㈡。臨潁美人在白帝㈢，妙舞此曲神揚揚㈣。與余問答既有以㈤，感時撫事增惋傷㈥。此見李舞而感懷。寂寞，傷公孫已逝。芬芳，喜李氏猶存。

㈠《燕城賦》：玉貌絳脣。曹植詩：閒房何寂寞。

㈡《神女賦》：吐芬芳其若蘭。

㈢《唐・地理志》：潁川郡有臨潁縣。

㈣梁簡文帝詩：妙舞有巴渝。劉琨詩：此曲悲且長。《史記・晏子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㈤《詩》：何其處也，必有以也。

㈥《楚辭》：余感時兮悽愴。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撫事彌深。

先帝一作皇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㈠。五十年間似反掌㈡，風塵頻洞一作傾動昏王室㈢。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㈣。此先朝盛衰之感。風塵，指祿山陷京。餘姿，卽臨潁舞態。

㈠《史記・公孫弘傳》：天子擢弘對爲第一。《隨筆》云：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惟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敍，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

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見矣。

㈡《文中子》：如反掌耳。

㈢陸雲詩：飄飄冒風塵。《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時，鴻濛澒洞，莫知其門。《詩》：王室如燬。

㈣傅玄詩：回目流神光，傾亞有餘姿。陶潛詩：慘慘寒日，肅肅其風。

金粟堆南木已拱㈠，瞿唐石城草一作暮蕭瑟㈡。玳筵急管曲復扶又切終㈢，樂音洛極哀來月東出㈣。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一作寂㈤。此當席聚散之感。金粟，承先帝。瞿唐，承白帝。樂極，承妙舞。哀來，承撫事。足繭行遲，反愁太疾，臨去而不忍其去也。此章，八句起，後三段各六句。

㈠《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左傳》：爾墓之木已拱矣。《漢·食貨志》：石城十仞。

㈡江淹詩：松柏轉蕭瑟。

㈢又詩：玳筵急管爲君舞。《司馬相如傳》：曲終而奏雅。

㈣漢武帝《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魏文帝樂府：樂往哀來摧肺肝。《詩》：日居月諸，東方自出。

㈤《戰國策》：蘇子足重繭，日百而後舍。注：繭，足胝也。《唐韻》：胝，皮厚也。陶潛詩：鬱鬱荒山裏。

劉克莊後村曰：此篇與《琵琶行》，一如壯士軒昂赴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黃初氣，白未脫長慶體耳。

王嗣奭曰：此詩見劍器而傷往事，所謂撫事慷慨也。故詠李氏，却思公孫，詠公孫，却思先帝，全是爲開元天寶五十年治亂興衰而發，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筆端哉。

寫懷二首

鶴注：此是大曆二年冬作。詩云巫峽、三歲，公以永泰元年赴雲安，至大曆二年爲三歲矣。又云「歲暮日月疾」，故知爲冬日也。　魏文帝詩：賦詩以寫懷。

勞生共乾坤㊀，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㊁，行行見羈束㊂。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㊃。萬古一骸骨㊄，鄰家遞歌哭㊅。　此章自敍，從慨世説起。　言乾坤之内，共趨名利，苟能達觀，則窮達生死，皆可一視，何必多此哀樂乎？

㊀《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㊁古樂府：冉冉府中趨。

㊂古詩：行行重行行。　人競奔趨，則受羈束矣。　張協詩：羈束戎旅間。

㊃《史記·張儀傳》：且賜骸骨辟魏。

㊄阮籍《大人先生傳》：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安於身而無所求。

㊅《博物志》：雍門人至今善歌哭。

鄜夫到巫峽㊀，三歲如轉燭㊁。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㊂。朝音潮班及暮齒㊃，日給還脱粟㊄。編蓬石城東㊅，采藥山北一作林谷㊆。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緑。非關故安排㊇，曾是順幽獨㊈。　次敍客夔之況。　全命志情，言隨寓而安。朝班四句，言居食粗給。用心四句，即指采藥事。　吳論：尋根霜雪之間，不必條蔓之緑，此亦無意於安排，但順其幽居之性而已。

㊀崔瑗《座右銘》：行行鄜夫志。　《詩》：三歲食貧。

㈡庾肩吾詩：聊持轉風燭。
㈢《九倉子》：至人忘情。《歸田賦》：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㈣沈約《彈文》：希聃幸齒朝班。朝班及暮齒，謂昔玷朝班，而今已暮年矣。謝靈運詩：頹年追暮齒。
㈤《晏子春秋》：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飯。
㈥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居深山之中，積土爲室，編蓬爲户。石城，卽夔州城。
㈦洙曰：許徵君詩：采藥白雲隈，略以肆所養。今按：龐公採藥注已別見。王洙所引許敬隱居採藥北山，未知何據。
㈧《莊子》：仲尼謂顏淵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謝靈運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㈨《詩》：曾是在位。

達士如弦直㈠，小人似鉤曲㈡。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㈢。末有任運自然之意。不與人情競曲直，仍與起處達生相應。

㈠達士，出《越國語》。左思詩：可爲達士模。
㈡後漢順帝末童謡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此章，八句起，中段十二，末段四句。
㈢《列子》：宋田夫負日之暄。

其二

夜深坐南軒㈠，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㈡，梁棟日已出一作已出日。群生各一宿㈢，飛動自儔匹㈣。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一作室㈤。次章慨世，從自敍説起。述旦暮景事，卽前章「勞生共乾

坤」意。

㈠《廣韻》：檐宇之末曰軒，長廊之有窗者。

㈡曹植詩：驚風飄白日。

㈢《莊子》：宮陰陽以遂群生。《韓非子》：一宿而習之。

㈣《淮南子》：蠉飛蠕動。古樂府辭：悲聲命儔匹。

㈤鮑照詩：營營市井人。《楚語》：蓄衆聚實。注：實，財也。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一作惑中平聲人㈠，世亂如蟻蝨㈡。古者三皇前㈢，滿腹志願畢㈣。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㈤，厲階董狐筆㈥。君看平聲燈燭張，轉使飛蛾密㈦。次歎人情之迫於名利者。榮名中於人心，此爭趨所以長亂，若三皇以前，本渾沌無爲，自結繩以後，不免智巧日生矣。飲食起而貪夫殉利，故燧人爲禍之首。名教立而烈士殉名，故董狐爲亂之階。飛蛾赴燭，譏其滅身而不顧也。

㈠《選》詩：榮名以爲寶。《楚辭》：薄寒中人。

㈡《史記·項羽紀》：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蟣蝨。蟣蝨，言所爭者小。

㈢《通鑑外紀》：上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氏。

㈣《莊子》：鼷鼠飲河，不過滿腹。

㈤《帝王外紀》：燧人氏始教人火食。又云：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莊子》：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膠漆，言不可解。

㈥《左傳》：職爲厲階。又云：董狐，古之良史也。

㈦張協詩：飛蛾拂明燭。

放神八極外㊀，俛仰俱蕭瑟㊁。終然契真如，蔡、趙皆作真如。一作終契如往還。得一作歸匪金一作合仙術。末有達觀齊化之意。自言名利不足關心，唯神遊物外，俯仰皆空，能契真如本性，庶金仙之術可致也。此詩格局，亦同上章。

㊀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注：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㊁《莊子》：其疾俛仰之間。《楞嚴經》：遠契如來。又云：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又云：發真如妙覺圓性。《釋典》：佛號大覺金仙。宋之問詩：雙樹謁金仙。《李太白詩集注》：金仙，佛也。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光。朱注：舊云「終契如往還」，卽《吳越春秋》所云「生往死還」。

張綖曰：前篇處困而享，是聖賢大道，此篇絶聖棄智，是老莊玄談。前篇説得平實，是身歷之詞，此篇説得放曠，是憤俗之語，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

冬至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作。《玉燭寶典》云：至有二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㊀，忽忽窮愁泥乃計切殺人㊁。江上形容吾獨老㊂，天涯一作邊風俗自相親㊃。杖藜雪後臨丹壑㊄，鳴玉一作明主朝來散紫宸㊅。心折此時無一寸㊆，路迷何處是一作見三秦㊇。上四言旅居冬至，下憶長安冬至也。惟客途久滯，故自傷泥殺。形容獨老，皆窮愁所致。風俗自親，於爲客無與。身臨丹壑，而意想紫宸，故有心折路迷之慨。心折則窮愁轉甚，路迷則久客難歸矣。

㊀鮑照詩：去親爲客。

㊁阮籍詩：忽忽至夕窮。《測旨》：忽忽，不定也。泥殺，膠滯也。

㊂《楚辭》：屈原放於澤畔，形容枯槁。

㊃陸雲詩：風土豈相親。

㊄《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鮑照詩：妍容逐丹壑。

㊅《西征賦》：飛翠綴，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㈦江淹《別賦》：心折骨驚。

㈧謝靈運詩：路迷糧亦絕。《史記》：項羽分秦地爲三：章邯爲雍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

柳司馬至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作。是年九月、十月，吐蕃入寇，兩京戒嚴，故詩中説兩京事。

有客一作使歸三峽，相過平聲問兩京。函關猶出一作自將去聲，渭水更一作自屯徒昆切兵。設備郡鄖道㈠，和親邏力佐切沙蘇箇切。《唐書》作娑。《韻會》云：娑，或作逤，通作些城㈡。幽燕平聲唯鳥去，商洛少人行㈢。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㈣。霜天到宮闕㈤，戀主寸心明。首二，柳至夔而問信也。中六，柳答詞。下四，公自敍。出將屯兵，設備和親，此指西京吐蕃事。幽燕路梗，商洛人稀，此指東京叛將事。《杜臆》：霜天望闕，千里明浮，唯戀主丹心，與之共明耳，此十字句法。

㈠《漢書》：文帝至霸陵，愼夫人從，帝指視新豐道曰：「此走郡鄖道也。」《左傳》：楚子以諸侯伐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㈡《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邏些城。《新書》：吐蕃贊普居跋布川，或居邏娑川。

㈢《高士傳》：四皓共入商洛。

㈣劉楨詩：余嬰沉痾疾。

㈤薛道衡詩：霜天斷雁聲。

申涵光曰：此詩，用三峽、兩京、函關、渭水、邯鄲、邏些、幽燕、商雒，地名八見，亦是一病。

別李義

此當是大曆二年冬作。 盧注：李義，李鍊之子。 鍊在明皇朝，曾遣祭沂山東安公。 鍊乃宗室之賢，義能繼美。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㈠。 道國洎一作及舒國㈡，實一作督維親弟昆。 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 丈人嗣三葉一作王業㈢，之子白玉温㈣。 從世系親誼敍起。 朱注：義與公爲中表戚，故云「中外貴賤殊」。 趙曰：丈人，指義之父鍊；之子，則指李義也。 詳味詩意，李義者，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 錢箋：公《祭外祖祖母文》曰：「紀國則夫人之門，而舒國則府君之外父。」外父者，即外王父也。 公爲舒國外孫之外孫，故曰「余亦忝諸孫」。 趙注未詳。 從義之父，上溯至道王爲三世，故曰「嗣三葉」。

㈠《通鑑》：天寶十三載二月，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 鮑曰：高祖二十二子，衞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 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子。 太宗有天下，止十七子封王。

㈡《唐書》：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 舒王元明，第十八子。

㈢潘岳《誄楊綏》：藉三葉世親之恩。

㈣《詩》：温其如玉。

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平聲。丈人領宗卿㊀，肅睦一作穆古制敦㊁。先朝音潮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一作筆壯，河間經術存㊂。此申「丈人嗣三葉」，兼舉其忠義文學。

㊀《唐書》：宗正寺卿一人，從三品，掌天子族親屬籍，以辨昭穆。

㊁肅睦，敬而和也。

㊂曹子建、河間王，注各見前。

爾一作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蘇亥切然遇知己㊀，談論淮湖一作河奔㊁。憶昔初見時，小儒一作孺繡芳蓀㊂。長丁丈切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此申「之子白玉温」，備述其人品交情。

㊀潘岳詩：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㊁洙曰：淮湖奔，言談論蜂起，如奔濤之不可涯涘。

㊂鶴曰：百姓歌廉范云：「昔無襦，今五袴。」則襦下於袴也。《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古詞：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　謝靈運詩：挹露馥芳蓀。

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杯遲㊀，我衰逴一作涕唾煩㊁。重平聲問子何之㊂，西上上聲岷江源㊃。此敍夔江餞別之意。

㊀趙曰：舉杯遲，以涕唾之煩故也。

㊁《解嘲》：涕唾流沫。

㊂《孟子》：先生將何之。

㈣夔江居下流，故赴蜀爲西上。

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知一作如親故恩。少去聲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㊀，豈惟數所角切盤餐。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去聲爾吞㊁。末致臨別戒勉之辭。公於知交誼切，故反覆丁寧至此。此章，前四段各八句，末一段十四句。

㊀《魏志・鍾繇傳》：當厄於水，努力慎之。

㊁洙曰：吞聲，聲出而復吞也。

王嗣奭曰：當時戎軒多武夫，公所甚畏，詩每及之。此云：「誤失將帥意，不知親故恩。」又云：「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餐。」一飯跡便掃，世情大抵然也，故以頻過人飯爲戒，皆忠告之語。李少年，涉世尚淺，故致其惓惓，公之篤於親誼如此。

王道俊《博議》曰：《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次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宗正卿。《新書・宗室世系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宗正卿鍊、嗣王京兆尹實。《困學紀聞》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弟耳。詩云：「丈人嗣三葉。」丈人，謂鍊。自誘至鍊，爲嗣道王者三世，故曰「嗣三葉」也。又云：「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按《舊志》：天寶十載正月，遣太子率更令嗣道王鍊，祭沂山東安公，則鍊在玄宗時，已蒙任使，所云「先朝納諫諍」者，蓋玄宗也。又云「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客魂」，與「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等語，皆前輩諄勉之詞。蓋公天寶中，曾見義於京師，年尚少，今來巫峽，將入蜀干謁，故以猛虎蛟螭戒之。若令義爲微之子，則微卒於景雲中，去大曆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

目爲少年而自居老夫乎？由此言之，則義爲鍊之諸子審矣。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司直，大理寺官。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唐制六人，寺有疑讞，則參議之。

丹雀銜書來㊀，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㊁，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㊂，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首敘司直入蜀。上四比興，下四賦詞。趙曰：高通籍事主，故比丹雀之於文王，驊騮之於穆王。荒山雲霧，非司直所宜經，故惜而問之。

㊀《周禮疏》：《中候我應》云：季秋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户，昌拜稽首受其文。《遁甲》：赤雀不見，則國無賢。注：赤雀，主銜書，陽精也。

㊁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

㊂《通鑑》：和帝以尚書令黄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冗官。

與子姻婭間㊃，既親亦有故㊄。萬里長江邊，邂逅亦相遇。長丁丈切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得其清談佳句，雖消病沉綿，亦可頓蘇矣。音慮㊅。清談慰老夫㊆，開卷得佳句。此敘相遇交情。

㊃《詩》：瑣瑣姻婭。

㊄有故，謂故交。

㈢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㈣周祇箴：清談輟響。

時見文章士，欣然談一作譚情素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遊子慎馳騖㈡。西謁巴中侯㈢，艱險一作難如跬步㈣。此爲司直惜別。清談，屬高。談情，屬公。水行恐阻奔注，陸行恐遇熊羆，特以巴侯舊契，故視艱險如跬步耳。

㈠《蔡澤傳》：公孫鞅之事孝公，披腹心，示情素。

㈡曹植《節遊賦》：步北林而馳騖。

㈢巴中侯，指封閬州。

㈣《越絶書》：曾無跬步之勞。按：半步曰跬。

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爲天軍佐㈠，崇大王法度㈡。淮海生清風㈢，南翁尚思慕。公封初爲宿衛官，又嘗仕於淮海，乃歷來宦迹。且廣厦須梁棟之材，乃採松柏而舍天柱，惜其未得大用也。

宮造廣厦㈣，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柱㈤。此稱閬州之賢。

㈠《漢·天文志》：虚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

㈡言王朝法度，能尊崇而擴大之。朱穆《崇厚論》：天不崇大，則覆情不廣。

㈢《詩》：穆如清風。

㈣趙曰：凡官府貴處，謂之公宮。《左傳》：搆其公宮。桓譚《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

㊄《神異經》：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謂之天柱。

我病一作瘦書不成，成字讀一作字亦誤。爲去聲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末以寄語閬州作結。病不成書，應前消渴沉綿。練兵征戍，乃當時守土急務。此章，前二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十句，末段四句收。

可歎

此詩據黃氏，當編在大曆二年之末。鶴注：隆興有石幢，載李勉爲洪州刺史，在張鎬之後、魏少游之前。鎬以廣德二年九月卒，勉卽以是月繼之，至大曆二年，凡三年。是年勉入朝，四月拜京兆尹。此詩乃勉入京後作，故曰「三年未曾語」。今按：詩又云「李也疑丞曠前後」，亦是既入朝而以此頌之。黃鶴復疑四年勉入廣時作，蓋誤認山南爲廣南也。詩中山南，本追論前事耳。

《抱朴子》：可歎非一。

天上浮雲似一作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㊀。古往今來共一時㊁，人生萬事無不有㊂。首段，借端託興。以浮雲變幻，比人事不常，起下婦人棄夫。

㊀《晉·天文志》：鄭雲如絳衣。又云：粹雲，如狗，赤色長尾。《漢·五行志》：見物如蒼狗。《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此用其意。

㊁梁元帝《纂要》：往古來今謂之宙。

㊂嵇康詩：事故無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陳作睒㊀，河東女兒身姓柳㊁。丈夫正色動引經㊂，鄧城客子王季友㊃。群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平聲在手㊄。貧窮老瘦諸本作瘦，唯朱本誤作叟家賣屩諸本作屐、作履。張遠改作屩，吉岳切㊅，好去聲事就之爲去聲擱酒㊆。此敘王生家鄉之事。王有正論，不能挽去婦之心，此事之可歎者，然其家貧好學，人來就正，如此則亦何害於素行乎。

㊀《杜臆》：抉眼，猶云反目。趙曰：柳氏不喜其夫，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之。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曰抉眼。《吳世家》：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吳東門。」

㊁河東，乃柳氏郡名。《杜臆》以爲唐風近淫。

㊂《雋不疑傳》：引經以斷。

㊃《唐書》：豐城縣，屬洪州豫章郡。

㊄《南史》：徐陵嘗疾，子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又云：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北史》：馮亮臨卒，遺誡，右手執《孝經》一卷。崔寔《政論》：一通置坐側。

㊅後漢劉勤家貧，每作屩供食。嘗作一屩，已斷，勤置不賣，他日出，妻竊以易米。勤歸知之，責妻欺取直，因棄不食。

㊆《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餚，從游學。

豫章太守去聲，後同高帝孫㊀，引爲賓客敬頗久。聞一作問道去聲三年未曾音層，後同語，小心恐懼閉其口㊁。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方服切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音異㊂，紫氣鬱鬱猶衝斗。此敘王生幕府之事。太守敬而且信，以王生小心慎密，語不外洩，與人情反覆者不同也。明珠，比其德之粹。

劍氣，言其才可用。　朱注謂：柳氏棄夫，此事之反覆而可醜者。於上句語氣不接。

㈠高帝孫，李勉也。《唐書・世系表》：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舊唐書》：勉歷河南尹，徙洪都刺史、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四月，拜京兆尹御史大夫。

㈡《史記・張儀傳》：明月之珠，不能無纇。　曹植賦：夫言何容易。

㈢《淮南子》：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不能無纇。　顧陳子閉口毋復言。

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一作南山，非㈠，邦人思之比父母㈡。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部苟切塿路苟切㈢。用爲義和天爲成㈣，用平水土地爲厚㈤。此稱王李之才，可當大任。　本欲表章季友，忽將太守並稱，見一時賓主，俱不尋常，張遠云：如所謂「不知其人視其友」，是也。　拜顏色，公與王相遇之早。　拜顏色，皆培塿，視衆人皆卑小矣。

㈠《舊書》：肅宗寶應初，勉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觀察使。

㈡《詩》：民之父母。

㈢《左傳》：部婁無松柏。《魏都賦》：培塿之於方壺。《說文》：培塿小土山。《方言》：冢，秦晉間謂之培塿。

㈣《書》：乃命羲和。　注：羲仲、和仲，皆堯臣也。《書》：地平天成。

㈤又：汝平水土。

王也論道阻江湖㈠，李也疑一作凝，非丞一作丞疑曠前後㈡。死爲星辰終不滅㈢，致君堯舜焉於虔切肯朽。　吾輩碌碌飽飯行㈣，風后力牧長迴首㈤。　末慨其不能大用而深惜之。　二人之才，可殁爲名神，生爲名相，此風后力牧之儔也，故當迴首而望之。　朱注：季友雖云豪俊，何至許以良相。　蓋季友爲妻所棄，時議必多

嗤薄之者，公盛稱其人以破俗見，明事變無常，不足爲賢者累也。

㈠《書》：論道經邦。

㈡鶴注：德宗初年，勉加平章事、檢校左僕射，詩言「疑丞曠前後」，可謂知人先見矣。《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㈢《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㈣《世說》：桓溫曰：「正在我輩。」《史記·平原君傳》：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

㈤《帝王世紀》：黃帝得風后於海隅，進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杜臆》：遠引風后、力牧，取其有古心者。

王嗣奭云：「詩題曰《可歎》，是歎其懷才不用，非歎其夫婦乖離。河東女見，不指季友之妻。王特見此一事，而正色斥之。」今按：若果如其說，則王生偶然論此，亦何關於其身，而舉此以發端乎？開首蒼狗一段，感慨甚深，斷是爲季友妻而發。朱買臣見棄於妻，古人亦明有之，又何必爲季友諱耶。

盧元昌曰：王季友詩，有「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等句，其爲人食貧勵志可知。此詩所云，乃實錄也。

朱鶴齡曰：此詩爲季友作也。季友，肅代間人，殷璠謂其詩放蕩，愛險務奇，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即豫章賓客之事也。潘淳《詩話》載唐江西新幢子記題名云：「使蒞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臺，出爲江西觀察使，故紀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爲連率舊矣，朝廷重於鎮定，咨爾宗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按：此詩「豐城客子」云云，則季友祇在勉幕府耳。題名及序所云，與白首短褐語不合，疑御史司議止是虛銜，未嘗官於朝也。

可歎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原注：陽城郡王，衛伯玉也。

《舊書・代宗紀》：大曆二年六月，荆南節度使衛伯玉，封城陽郡王。　公詩乃賀其母受封，蓋伯玉封王後，母亦進封大國也。　陽城，新舊《唐書》作城陽。

衛幕衡恩重㊀，潘輿送喜頻㊁。濟時瞻上將去聲㊂，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　首敘陽城鄧國。　《杜臆》：起二擒題，意完詞偉，且衛幕、潘輿，天然佳對。　衡恩，以衛公能濟時也。　送喜，以慈親膺錫號也。　富貴尊榮，承上起下。　朱注：郡封仍是陽城，故曰舊。　夫人加號鄧國，故曰新。

㊀《漢書》：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　傅咸詩：衡恩非望始。

㊁潘岳《閒居賦》：太夫人乃乘板輿，升輕軒。

㊂上將，爲節度也。　徐陵文：元戎上將。

紫誥鸞迴紙㊀，清朝燕賀人㊁。遠傳冬筍味，更覺彩衣春㊂。奕葉班姑史㊃，芬芳孟母鄰㊄。義方兼有訓㊅，詞翰兩如神㊆。　次記郡王之孝及鄧國之賢。　誥命初頒，適當燕來之候。　膳用冬筍，身服綵衣，言伯玉娛親之意。　義方比諸孟母，詞翰可繼班姑，又見母氏之受封不偶。

㊀趙曰：紫錦之誥，其紙上有迴鸞之勢。　庾信《賀婁慈碑》：臺堪走馬，書足迴鸞。

㊁謝惠連詩：從夕至清朝。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㊂冬筍，用孟宗事。　綵衣，用老萊子事。　注皆別見。

㊃《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㊄《文心雕龍》：佩之則芬芳。《閒居賦》：此里仁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

㊅《左傳》：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㊆王儉《褚淵碑》：淒淒辭翰。

委曲承顏體，鶱飛報主身㊀。可憐忠與孝，雙美畫胡化切。一作映麒麟一作騏驎㊁。末以忠孝兼稱，并致勉衛之意。《杜臆》：畫麒麟者，忠則有之，未卜其孝。若衛之移孝作忠，非獨擅雙美者乎。此章，前兩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㊀曹植書：飛鶱絶跡，一舉千里。

㊁《琴賦》：雙美並進。

送田四弟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使去聲。一無使字陽城郡王云《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衛伯玉封王，在大曆二年，此詩亦二年所作，黃鶴編在元年者，非。

離筵罷多酒，起舵從《杜臆》，舊作地發寒塘。回首中丞座㊀，馳箋異姓王㊁。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㊂。定一作空醉山翁酒，遥憐似葛疆㊃。首二送田，三四赴衛，五六送別秋景，七八江陵情事。楓樹，

指青楓江，故對麥城。山簡，比衛。葛疆，比田。遠注：此詩兩以酒字作句脚，古人不避，然兩酒字不同。離筵酒，公送時也。山翁酒，到江陵時也。意田將軍好酒，故云。起舵，起船而行，前有《短歌行》「君今起舵春江流」可證。舊作起地，刊誤無疑。

㈠御史中丞，謂之獨座。

㈡《漢書》有《異姓諸侯王表》。劉孝威詩：韓吳異姓王。

㈢《郡縣志》：荆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杜臆》：時必八月，是玄鳥歸、鴻雁來之候。

㈣襄陽兒童謠：舉鞭問葛疆，何如幽并兒。葛疆，山簡愛將也。

題柏學士茅屋

鶴注：依舊次編在大曆二年，蓋寄詩在先，而題屋在後也。顧注：公過學士茅屋，羨其立品之高，讀書之勤，故題其茅屋如此。按：詩言讀書以取富貴，於學士尚不相似，黄氏謂勗其子姪者得之。

碧山學士焚銀魚㈠，白馬却走身巖居㈡。古人已用三冬足㈢，年少去聲今一作曾開萬卷餘㈣。晴雲滿户圍傾蓋㈤，秋水浮階溜決渠㈥。富貴必從勤苦得㈦，男兒須讀五車書㈧。學士茅居，舊有藏書。上四敍事，五六屋前秋景，七八勉其子姪，下截承上。銀魚見焚，白馬却走，遭祿山之亂也。雲如傾蓋之圍，言其急也。

㈠江淹詩：遊豫碧山隅。銀魚，學士所佩之章。

㈡《後漢》：張湛常乘白馬，光武每見曰：「白馬生且復諫。」《東方朔傳》：臣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㈢沈氏遘說曰：古人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故讀書者曰三冬，而不言春夏秋。

㈣梁元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㈤蕭子雲詩：重疊晴雲新。周王褒詩：俯觀雲似蓋，低望月如弓。《鄒陽傳》：傾蓋如故。

㈥漢白公穿渠，民歌之曰：「舉鍤爲雲，決渠爲雨。」陸機詩：豐注溢修霤，黃潦浸階除。雲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

㈦《後漢・薊子訓傳》：諸貴人共呼太學生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

㈧陸機詩：男兒多遠志。《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蹐駁。

杜詩近體，有兩段分截之格，有兩層遥頂之格。此章若移晴雲、秋水二句，上接首聯，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聯，分明是兩截體。今用遥頂，亦變化法耳。又中間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蓋亦古詩體也。

黃生曰：舊疑此詩，不似對學士語，今考《寄柏學士》詩及《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詩，始知其説。一則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一則云：「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是學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學士之茅屋。學士奔波之所載，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詩語意互見。此詩則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爲勸，言勤苦以取富貴，爾叔父業有前效，則年少積學之功，安可少哉？

朱瀚曰：焚銀魚，不言其故，句意未明。第三句，使東方曼倩事，點金爲鐵，以三冬文史足用，爲已用三冬足，可乎？「今開萬卷餘」，開字、餘字，不貫。年少對古人，不工。「晴雲滿户」、「秋水浮階」，足矣。「團傾蓋」、「溜決渠」，蛇足輪囷。至於「團傾蓋」，則難乎箋注矣。晴雲高妙，亦無滿户之理。「白帝下句猶可解云，浮於階而溜於所決之渠，但非詩法耳。七八可粘村塾，少陵生平，以道義功業自許，何出此語。「五車書」亦與「萬卷餘」犯重。城中雲出門」，自爲雷雨設色耳。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黃鶴謂：柏大，蓋柏貞節子姪。柏爲中丞，是卽「朱門貴」，子姪。詩云：「山居精典籍」，卽前詩「歎彼幽棲載典籍」也。又云：「水浮階」也。後説近是。此應是大曆二年夔州作。

叔父朱門貴㊀，郎君玉樹高㊁。山居精典籍㊂，文雅涉風騷㊃。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㊄。哀絃繞白雪㊅，未與俗人操。首章，記柏氏好學，喜得知音。精典籍，則博古。涉風騷，則能文。此正玉樹之姿，不囿於朱門者。哀絃白雪，言相與彈琴咏歌，不與俗人同調，此承雲林句來，是賦，非比。

㊀鄭玄曰：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郭璞詩：朱門何足榮。

㊁應璩《與滿公琰書》：外嘉郎君謙下之德。注：璩常事其父，故稱郎君。　玉樹，用謝玄語，詳見前。

㊂孫綽詩：山居感時變。

㊃曹植詩：文雅縱橫飛。　虞茂詩：睿藻冠風騷。　風騷，《國風》、《離騷》也。

㊄鮑照詩：寧能與爾曹，瑕瑜稍辯論。　《七發》：游涉於雲林。

㊅《記》：絲聲哀，哀以立廉。　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郢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國中屬和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謝希逸《琴論》：《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　鮑照詩：蜀琴抽《白雪》，郢曲繞《陽春》。

其二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一作白雲。靜應平聲連虎穴㊀，喧已去人群㊁。筆架霑窗雨㊂，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足一作馬㊃，個個五花文㊄。次章，敍山居景事，而贊其多材。境幽地僻之中，見此筆架書籤，知真能精典籍而涉風騷矣。上章玉樹高，比其質秀。此章千里馬，比其才良。個個，該柏氏兄弟也。

㊀《吳志·呂蒙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㊁《楚辭》：離人群而遁逸。

㊂何遜詩：霏霏入窗雨。

㊃《詩》：蕭蕭馬鳴。漢文帝有千里馬。《説苑》：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鄺炎詩：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

㊄五花，毛有五色也。丹元子《步天歌》：五個花文王良星。

白帝樓

鶴注：此大曆二年歲晏作。公於元年至夔州，今云「去年梅柳意」，則是二年冬盡時矣。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㊀。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綺㊁，春歸待一金㊂。去年梅柳意㊃，還欲攪邊心㊄。

㊀上四城樓之景，下四出峽之情。太虛之際，城堞上侵，極言城之高峻。日照水而其光上映，惟樓高，故去日遠。峽臨江而其影下垂，惟水落，故峽影深。

㊁臘盡春回，正可出峽。思端綺、一金製春服而作行資，尚不可得，恐仍似去年之留滯耳，故對梅柳而還動邊心。

㊀邵注：女牆，所以睥睨人，故名睥睨。

㊁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㊂《漢書》：一金直萬錢。

㊃陶潛詩：梅柳夾門植。

㊄《詩》：祇攬我心。《杜臆》：邊心，身在邊而心思鄉也。

白帝城樓

鶴注：此是大曆二年歲晏作。明年正月，公遂出峽，故有春陵春起、擬放扁舟之句。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㊀，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去聲鷗㊁。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此詩，登樓而有出峽之思，在四句分截。公舊居西閣，因上城樓而回望之。晚對則返照增妍，深遊則佳境遍歷，此樓前所見者。又以鳴雁輕鷗，興起春日放舟，此江邊所感者。《杜臆》：高與度對，皆作活字用，言樓之高，由城高之也，如白帝城最高樓可見。

㊀《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

㊁陳子昂詩：不及能鳴雁，徒思海上鷗。五六本此，而語更工秀。《莊子》：莊子舍於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雁烹之。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江總詩：終謝能鳴雁。《列子》：海上有人，每旦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鷗鳥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鷗鳥舞而不下也。

有歎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冬作。　詩云兵鬬，蓋指吐蕃之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㊀。窮猿號平聲雨雪㊁，老馬怯一作望，一作泣關山㊂。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義從平聲，讀協去聲攀。

上四，言衰老而當亂離，此發歎之故。五六，承客未還，流落思歸也。七八，承兵常鬬，亂極思治也。　寄人間，謂僑寓他鄉。窮猿、老馬，自況流離失所。　盧注：此言武德、開元，而不及貞觀、永徽者，武德爲唐治之始，開元爲唐治之終，舉高祖、明皇以該二宗也。　末聯，亦猶《下泉》之念周京歟。

㊀鶴注：江東客，公自謂。　盧注：《水經》云：江水東逕赤甲，又東逕魚復，又東逕巫峽，又東逕夔城，故曰江東客，非弟豐在江左之謂。朱注引《元日》詩「不見江東弟」爲證，非是。

㊁《晉書》：窮猿投林。

㊂《管子》：老馬之智可用。《杜臆》：老馬句，從「胡馬依北風」來，比思歸之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鶴注：此當是大曆二年冬作。　邵注：天寶初，荆州爲江陵。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内，鶺鴒飛急到沙頭㊀。嶢關險路今虛

遠㊀，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卽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㊁。首章，弟到江陵而喜，下半敍欲往之志。　鴻雁影來，承消息句。鶺鴒飛急，承荆州句。弟到沙頭，則嶢關不見其遠矣。身在寒江，則穩流正可出峽矣。從此乘舟東下，無煩報書峽中也。　衣朱紱而乘彩鷁，兄弟骨肉，須作此慰勞語，不嫌侈張也。此詩末二句，與「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語意相似，但彼詩語勢軒豁，此將朱綵青黃作對，不免拙滯矣。

㊀《禮記》雁行比先後有序，《毛詩》鶺鴒比急難相須，故以二鳥喻兄弟。　古詩：兄弟鴻雁序。

㊁嶢關，卽藍田關，從藍田迎妻子，必經嶢關之險。　嶢，音堯，故與禹作借對。　《漢・高帝紀》：秦王子嬰，遣將將兵據嶢關。　嶢關，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長安志》：杜氏《通典》曰：七盤十二緛，藍田之險路也。　緛坡，在縣東南。

㊂庾信詩：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其二

馬度一作瘦秦山一作關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一作巡簷索先則切共一作近梅花笑㊀，滕欲提攜如意舞㊁，喜多行坐《白頭吟》㊂。冷蕊一作落疏枝半不禁平聲。　次章，憫弟遠來之情，下半寫喜慰之意。　盧世潅曰：他鄉就我，故國移居，還題明淨，而意更温深。歡劇喜多，尚與弟相隔許程，於是步繞檐楹，索梅花共笑。此時梅花半開，卽冷蕊疏枝，亦若笑不能禁矣。說得無情有情，極迂極切。　他鄉，指藍田。　弟在客途，故云客心。

㊀《世說》：王戎好作如意舞。

㈡朱瀚曰：孔德紹《夜宿荒村》詩：勞歌欲敍意，終是《白頭吟》。袁朗《秋夜獨坐》詩：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六朝人皆通用，不必專屬文君。

㈢煬帝《幸江都》詩：鳥聲争勸酒，梅花笑殺人。索笑句，本此。

黃生曰：「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言其不信己衷。「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言其善會人意。此嚴滄浪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其三

庾信羅含俱有宅㈠，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㈡，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平聲同蔣詡徑㈢，爲園須似邵平瓜㈣。比必二切年一作因病一作斷酒開涓滴㈤，弟勸兄酬何怨嗟。三章，章四句。

謀卜居江陵，下半喜同室聚首也。庾、羅舊宅，久歷春秋，未知今屬誰家。倘故宅猶存，雖一草一木，亦不忍傷也。若須別爲營構，亦當開蔣徑以延客，學邵瓜而治生。兄弟勸酬，乃豫道新居樂事。庾信、羅含，就江陵而言。蔣詡、邵平，本長安人物，公以故里先賢偶憶及之，非謂欲卜居長安也，錢箋太泥。黃生曰：此借先賢舊宅以寓意，乃見詩腸之曲，詩趣之靈。

㈠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含爲桓溫別駕，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宴如也。

㈡從，任從也。

㈢蔣詡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求仲、羊仲從之遊，爲兗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

㈣邵平瓜，注見四卷。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㈤《王制》：比年一小聘。

盧世淮曰：三詩，句句是喜，句句是寄，若竟像封面浹洽語，便不是寄矣。

朱瀚曰：一首云「解我憂」，二首云「歡劇」、「喜多」，三首云「何怨嗟」，顧題中「喜寄」二字，次第天然。

篇中庾信、羅含、蔣詡、邵平，叠用四古人。引庾羅者，爲僦舊居也。引蔣邵者，爲構新居也。要之公弟間關至楚，行李蕭條，亦不暇謀及營室，但從意中所籌畫者，喜而筆之於詩。高士襟懷，文人韻致，至今俱可想見，不必真有實事，而詩品遂足流傳矣。

夜歸

鶴注：此詩作於大曆二年瀼西。

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唐佐切㈠。庭前把燭嗔一作喚兩炬㈡，峽口驚猿聞一個㈢。白頭老罷舞復扶又切歌㈣，杖藜不睡誰能那奴卧切㈤。上六夜歸之景，下二夜歸感懷。《杜臆》：公深夜歸舍，必有不如意事，而又未易語人，所以杖藜不睡而舞復歌也。又云：一炬足矣，兩則多費，故嗔之，旅居貧態也。

㈠《爾雅》：明星謂之啓明。注：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

㈡《後漢・廉范傳》：令軍士各縛兩炬，三頭舉火。

㈢王粲《爲劉表與袁尚書》：又弱一個，姜氏危哉。

㈣《蔡興宗傳》：沈慶之曰：「老罷私門，兵力頓闕。」

㈤《左傳》：棄甲則那。注：那，何也。黃生注：那，開口呼，卽奈字。此對家人促睡之語，亦見深夜無聊之況。

王嗣奭曰：黑夜歸山，有何情致，而身所經、心所想、耳目所聞見，皆人所不屑寫，而畢寫於詩，却字字靈活，語語清亮。恍覺夜色凄然、夜景寂然，又是人人所不能寫者，唯情真，故妙也。

前苦寒行二首

據次章之說，是公兩遇白帝之雪，明係大曆二年冬作。黃鶴引《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癸巳，雪盈尺，二年正月丁巳朔，大雪，平地二尺，遂以此詩爲大曆元年作，誤矣。史所記雪，乃長安事，恐與夔州不同。《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録》：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

漢時長安雪一丈㈠，牛馬毛寒縮如蝟㈡。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平聲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㈢。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㈣。此夔州遇雪而作也。長安雪盈尺，古以爲災。巫峽冰寒，今更可異。又歎南方經歲常暖，而今則地氣忽變矣。冰入懷，冷氣切膚。虎豹號，雪中無食。秦翁荆客，公自北而南。玄冥祝融，謂冬夏相似。

㈠《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蹄蹋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㈡《炙轂子》：蝟似鼠，性獰鈍，物少犯則毛刺攢起。

㈢《賈誼傳》：孔子曰：「習慣如自然。」

㈣白羽，指扇，見首卷。

《碧溪詩話》曰：諸史傳稱名，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數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謚號，

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亦隱寓此旨，如「杜陵有布衣」、「自爲青城客」、「長安布衣誰比數」、「韋曲幸有桑麻田」、「肯訪浣花老翁無」、「東郭先生住青丘」、「秦城老翁荆揚客」、「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東西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蓋自見其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率府且逍遥」、「白頭拾遺徒步歸」、「曾爲掾吏趨三輔」、「幕府初交辟」、「凡才污省郎」，其補官遷徙，歷歷可考。至敘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楨」，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

其二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一作割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㊀，楚天萬里《英華》作頃無晶輝。三尺之烏足《英華》作骨恐斷㊁，羲和送之將安歸㊂？從《英華》。一作迭送將安歸，郭作送將安所歸，一作送將何所歸。此記連歲雪寒也。雪在山，寒氣尚微。雪到地，祁寒甚矣。末見日色陰霾，而設爲慨歎之詞。冬日無光，豈日烏畏寒，而羲和使之匿影耶？此與「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同屬憑空想像語。

㊀《詩》：麻衣如雪。

㊁《古今注》：日中無光者，三足烏也。

㊂《楚辭》：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晚晴

鶴注：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

高唐舊作堂，師尹改作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扶又切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魚開切㊀，江石缺裂青楓摧。從積雪敍起。地皆積雪，故崖谷隱。雪中露石，故狀似裂。雪壓楓林，故勢若摧。

㊀劉歆《遂初賦》：漂積雪之皚皚。

南天三旬苦霧開㊀，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㊁，照我衰顏忽落地。中哀，未怪及時少去聲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㊂，汩音聿。一作洎乎吾生何飄零㊃。支離委絶同死灰㊄。此晚晴有感。冬晷短，則寒急。夕影斜，故落地。傷暮年，故心哀。末言老少意氣不同，對景而自傷也。

此章，上段四句，下段九句。

㊀《舞鶴賦》：嚴嚴苦霧。

㊁六龍，日馭也。《漢·高后紀》：徘徊往來。

㊂《盧思道集》：抵掌揚眉，高視闊步。摯虞《答杜育》詩：好以義結，友以文會。燕昭王築黃金臺，以禮郭隗。

㊃《離騷》：汩余若將弗及兮。注：汩，去貌，疾若流水。

㊄《莊子》：支離既久。又：心可使如死灰。

杜詩歌行，前半段多隔句用韻，後半段多疊句用韻。此篇前俱疊韻，後反隔韻，又另一變體也。

復扶又切陰

此與上章同時作。

前苦寒行二首　晚晴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先則切㊀，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一作欺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㊁。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此爲既晴復陰而作也。上六，冬陰悽慘之象。下二，老年作客之感。盧注：齒落耳聾，欲付之不議不聞矣。

㊀謝惠連《雪賦》：玄陰凝不昧其潔。

㊁鮑照詩：蒼兕號空林。

後苦寒行二首

蔡氏編《後苦寒》在《晴》、《陰》二詩之後，次第特清。然。黃鶴指永泰元年者，非也。

南紀巫廬瘴不絕㊀，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子兩切老畏一作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平聲。一作欲折㊁。玄猿口噤不能嘯㊂，白鵠翅垂眼流一作出血。安得春泥補地裂㊃？此章寫雪寒之苦。末句，寒極思春，乃道其常。

㊀舊注：巫、廬二山，南國之綱紀也。《唐·天文志》：李淳風撰《法象志》，以天下山河分爲兩戒，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鶴注：巫、廬，合二山而言，然廬山在大江之南，未若巫山之迫於炎瘴。

㊁舊注：《天官星占》云：北辰，一名天關。今按：崑崙天關欲折，言天柱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李善注《長楊賦》云：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杜臆》謂天關，當是天柱之別名，引《山海經》爲證，天不足西北，燭龍銜火以照天門。天門，卽天上地下皆凍也。

天關也。夢弼云：崑崙山爲天柱，崆峒山爲天關。

㈢樂府《飛鵠行》：吾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

㈣《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荀悦《漢紀序》：天開地裂。

其二

晚一作曉來江門一作間。一作邊失大木，猛風中夜吹《英華》作飛白屋。天兵斬斷《英華》作新斫青海戎㈠，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一作其酷。巴東之峽生凌澌一作澌，非㈡，彼蒼迴斡烏滑切。舊作軻，一作軒人一作那得知。次章寫風寒之苦。末言峽水生冰，乃慮其變。兵臨青海，殺氣南行，此想其現在。巴峽生凌，蒼天難測，此患其將來。中間「不爾」句，極抑揚頓挫之情。是年五月，楊子琳襲成都，崔寧攻破子琳，果有兵戈之事，知變不虛生矣。朱注謂：巴東冰解，知彼蒼有旋轉之機。却與上章結語同意。且詩云生凌，未嘗言解凍也。

㈠《吳志》：孫堅謂張温曰：「明公親率天兵。」

㈡凌，冰也。《説文》：澌，流冰也。

張潛曰：合前後《苦寒》四首觀之，命意用筆，善於轉換，無一重複處。此可悟詩文活法。

元日示宗武

黃鶴編在大曆三年正月元日。據次章言「十五男兒志」，時年蓋十五歲矣。

汝啼吾手戰㈠，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一作漿。一作葉㈡，衰病

只藜牀㈢。訓諭一作喻青衿子㈣，名慚白首郎㈤。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㈥。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户郎切。

原注：第五弟漂泊江左，近無消息。首章敍元日情事。首言父子，末及兄弟，中皆觸景而傷懷。《杜臆》：啼手戰，見子孝。笑身長，見父慈。賦詩落筆，應前手戰，故用猶字。獻壽稱觴，因上柏酒，故加更字。

㈠《世説》：桓公讀詔，手戰流汗。

㈡宗懔《歲時記》：正月一日，進椒柏酒。凡飲，次第從小起。庾肩吾詩：聊用柏葉酒，且具五辛盤。

㈢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

㈣《詩》：青青子衿。注：青領，學子之所服。鄭箋：《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㈤王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㈥潘岳賦：稱萬壽以獻觴。

此詩皆悲喜並言。啼手戰，是悲；笑身長，是喜。逢正月，是喜；滯遠方，是悲。對柏酒，是喜；坐藜牀，是悲。賦詩稱觴，又是喜；憶弟淚行，又是悲。只隨意序述，而各有條理。

又示宗武

與上章同時作。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五買切滿牀。試吟青玉案㈠，莫羨一作帶紫羅囊㈡。暇一作假日從時飲㈢，明年共我長㈣。應平聲須飽經術㈤，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㈥，三千弟子行户郎切㈦。曾參

與游夏㊇，達者得升堂㊈。次章，專言訓子之意。賢之孝行文學，又進一層語。青玉案，謂古詩。紫羅囊，指戲具。暇日方飲，戒其毋縱酒以曠時。學無先後，達者爲先也。

㊀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㊁《晉書》：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之，遂止。

㊂《楚辭》：聊假日以娛樂兮。賈逵《國語注》：暇，閒也。或爲假。師氏云：假，是休假之假。

㊃《焦仲卿妻》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

㊄孔融書：朝士益重經術。

㊅十五句，暗用孔子十五志學語。

㊆《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㊇後漢郎顗疏：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

㊈《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人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

胡夏客曰：詩云「覓句新知律」，又云「試吟青玉案」，或疑公有譽兒癖，非也。宗武定是有才，若宗文則「但使樹雞柵」耳。

後宗武之子嗣業，能葬祖乞誌，不墜其家聲云。

胡應麟曰：《雲仙雜記》云：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併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加斤削耶？」阮聞之曰：「欲令自斷其手耳，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此事甚新，然史傳不載宗武詩，詩亦竟不傳。豈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哉。杜嘗命宗武熟精《文選》，又作詩屢令其誦。友人之言，宜有可信者，惜無從互證之。

遠懷舍弟穎觀等

張遠注：此詩亦元日所作，因前詩「不見江東弟」句，故又有此詩，觀落句「舊時元日會」，可見。

陽翟空知處㊀，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去聲不安居㊁。從穎觀敍起。一二句分承。

觀赴荆南，不安居矣。二句分承。

㊀《唐書》：陽翟縣，貞觀元年屬許州，龍朔二年隸洛州。

㊁多難，謂遭喪亂。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㊀，花萼尚蕭疏。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㊁。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下乃元日感懷。風起霜除，新正氣候。雲天，言異地。花萼，比兄弟。對酒疑夢，憶弟難見也。錯莫，謂紛錯冥莫。舊時元日，傷今而思昔。此章，上段四句，下段八句。

㊀梁范靜妻沈氏詩：神往形返情錯漠。

㊁鶴注：渠，猶言伊。蓋陳、梁以來語。庾信詩：無事教渠莫相失。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此亦大曆三年歲初所作。《唐書》：當陽縣，屬荆州府。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色角切喚吾㊀。頌椒添諷詠㊁，禁火卜歡娛一作呼㊂。首記續得觀書。頌椒，屬

正月。禁火，屬寒食。此接來書，而計歡聚之期。

㈠《世說》：謝安謂謝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

㈡頌椒，注見本卷。

㈢《周禮》：司烜氏，仲春修火禁於國中。注：爲季春將出火也。《荆楚歲時記》：寒食禁火三日。

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一作國，春近岳陽湖㈠。發日排南喜㈡，傷神散北吁。

飛鳴還接翅㈢，行户郎切序密銜蘆㈣。此敍出峽之意。天旋，陽和初轉。發日，發行有日。排舟而南，則離散於北矣。接翅，喻隨肩而行。銜蘆，喻旅中防患。《杜臆》：公本北人，以江陵爲南。方喜而忽吁，即下文覲皇都意。

㈠岳陽湖，在巴陵。

㈡《魏略》：孫權稱臣，太子與鍾繇書曰：「得報知喜南方。」

㈢《詩》：題彼鶺鴒，載飛載鳴。

㈣《淮南子》：雁順行以愛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弋。

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末及當陽風土，而終思北歸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間八句。

陳輔之曰：柳遷南荒云：「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李白云：「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皆褊忮躁辭，非畎畝惓惓之義。杜詩：「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又：「愁來有江水，焉得北之朝。」《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其乃心王室可知。

太歲日

鶴注：此是大曆三年正月初三日作。《舊書》：是年正月丙午朔，則戊申乃初三日也。

以是爲慶，故詩有閭闔、衣冠等句。

楚岸行將老㊀，巫山坐復扶又切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㊁。此撫時有感。

㊀陸機云：吾將老而爲客。

㊁竟何人，言不得比於何人。祖延年詩：存歿竟何人。

閭闔開黃道㊂，衣冠拜紫宸㊃。榮光懸日月㊂，賜予上聲。一作與出金銀㊃。愁寂鴛行户郎切斷㊄，參初金切差此茲切虎穴鄰㊅。西江元下去聲蜀㊆，北斗故臨秦㊇。此傷不與朝班也。上四思朝事，下四念歸京。

㊀《楚辭》：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閭閶而望予。《大人賦》：排閭閶而入帝居。《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

㊁宋之問詩：清蹕喧黃道，乘輿降紫宸。《後漢書》：朱暉家世衣冠。鶴注：唐紫宸殿，正殿之名。李鋭上疏：紫宸殿者，周之路寢，漢之前殿也。

㊂《尚書中候》：帝堯之時，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江淹詩：青雲浮洛，榮光四塞。《齊書》：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王融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悦。《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㊃《蜀志》：先主取蜀城中金銀錢，賜將士。

㈤北齊樂曲：懷黃綰白，鴛鷺成行。

㈥《楚辭》：憭兮栗，虎豹穴。

㈦趙曰：夔州近虎狼之穴，楚人謂蜀江爲西江。

㈧舊注：秦城上直北斗。

散地逾高枕㈠，生涯脫要津㈡。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末歎流滯夔江也。

津，不得仕朝。天邊，指楚岸。幾回新，應坐復春。此章，起結各四句，中間八句。高枕，謂多病。脫要

㈠王弼《明爻通變例》：投戈散地。舊注：散地，閑散之地。《張良傳》：君安得高枕而卧也。

㈡古詩：先據要路津。

詩家採用成語，有增字、減字法，而工拙不同，如庾信詩：「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駱賓王賦云：「隱隱地中鳴鼓角，淼淼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云：「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此減七字爲五字，而風韻不如。王維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杜云：「閶闔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舟。」則節去二字，而語更清勁。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舟。」則增加兩字，而句便流逸。用語入化，全係乎作者身分也。

人日二首

鶴注：此大曆三年作。蔡絛《詩話》：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人，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所主物蕃息；陰，則災。』」

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　申涵光曰：此詩首二句，紀實也。舊注引東方朔《占書》以證天寶亂離，人物俱災。鑿之極。果爾，則八日爲穀，較餘日尤要，獨不言陰何耶？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㊀，風振紫山悲㊁。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　首章，感人日陰寒而作也。上四寫陰慘氣象，下乃觸景而增憂。

㊀《山海經》：白水至蜀而東南注江，入江州城下，江州縣屬巴郡。

㊁《後漢・地志》：紫巖山，綿水之所出。《杜臆》：昔比素絲，蓬鬢猶在，今又稀疏，愧於素絲矣。

其二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平聲。樽前柏葉休隨酒㊀，勝裏金花巧耐寒㊁。聊暫拔㊂，匣琴流水自須彈㊃。早春重平聲引江湖興去聲，直道去聲無憂行路難㊄。　次章，當人日而思出峽也。人共得，舉世同此人日。俗相看，流俗相沿爲樂。柏葉休隨，言元日已過。金花耐寒，見人日尚陰。《杜臆》：琴劍乃作客隨行之物。醉後拔劍鳴琴，則江湖興動，直謂行路無難矣。　直道句，舊引忠信可涉風波，解作直道而行者，非是。直道處世，固屬正理，但用之此詩，却非本意。當時一救房琯，十載流離，嘗云「薄俗防人面」，又云「全生猶楚竄」，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豈敢自矜其直，與世無患哉。李夢陽詩「中年獨覺滄洲穩，直道誰非行路難」，是翻用杜句，却是錯看杜句。

㈠崔寔《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椒是玉樹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柏是仙藥，能駐年却病。尊卑次列，以年少者爲先，各飲畢，遂獻尊長壽。庾信詩：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㈡《荆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賈充《李夫人典戒》：人日造華勝相遺，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漢書注》：勝，婦人首飾。漢代謂之華勝。《杜臆》：勝，取人勝人之意。沈佺期詩：百福香奩勝，千金織錦袍。

㈢《晉·輿服志》：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晉書》：牛斗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㈣《吕氏春秋》：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

㈤《行路難》，古樂府曲名。

兩詩本同時所作，前見咎徵，有憫時之意，此對習俗，有玩世之情。他注照上章作慨歎語者，太拘。

喜聞盜賊總退口號平聲五首

吐蕃之退，在大曆二年冬，詩作於三年之春，觀末章可見。

蕭關隴水人官軍㈠，青海黄河卷塞雲㈡。北極晉作闕轉愁一作深龍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羣。首章，喜王師能禦寇也。

㈠蕭隴軍入，路嗣恭殲虜於此也。河海雲卷，塞外之風烟已静矣。時宦官典兵，内憂方切，故云北極轉愁。吐蕃暫退，而禍根未除，故曰西戎休縱。按：遠注：龍虎軍，蓋禁旅也。此時魚朝恩掌禁兵，中外受制，公故深愁之。此從來無人注及者。

㈡鶴注：蕭關，與靈州相近，正指吐蕃寇靈州，而路嗣恭破之也。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隴州之水。

㈡又曰：青海在西吐蕃之地，黃河則自積石而往。

其二

贊普多教平聲使去聲入秦，數音朔通和好止一作尚烟塵。朝音潮廷忽用哥舒將去聲，殺伐虛悲公主親㊀。此追咎邊將之起釁者。當時吐蕃請和，正可息兵，自哥舒翰迎合上意，縱兵恣殺，而邊釁從此開矣。據此章，則哥舒翰當服善戰之刑，前《贈哥舒翰開府》詩，又盛誇其武功，能免諛詞乎。

㊀《唐書》：開元末，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因請和，明皇不許。天寶七載，以哥舒翰節度隴右，攻拔石堡城，收九曲故地。

其三

崆峒西極一作北過崑崙㊀，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去聲漸星奔㊁。此記吐蕃叛服之不常也。駝馬入貢，往時歸順，自逆命數年，而今乃奔散，喜之也。

㊀趙注：崆峒，在西郡之西。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言其從化之地遠也。

㊁謝瞻書：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廣絶交論》：靡不望影星奔。

其四

勃律天西采玉河㊀，堅昆碧碗最來多㊁。舊隨漢使去聲千堆寶，少一作小答胡晉作朝王萬匹羅。此憶往時和戎之有道也。

㊀勃律采玉、堅昆碧碗、來多答少，此朝廷羈縻遠夷之法，惜今不可復見耳。錢箋：少陵於蠻夷犯順，深憂痛疾，情見乎詞。此詩則曰「舊隨漢使」、「少答胡王」，庶幾許其內屬，不忍以非類絶之，亦《春秋》之書法也。

㈠《唐書》：大勃律，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距吐蕃牙帳東八百里。《酉陽雜俎》：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賚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云：「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城，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擄二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吹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惟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帝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死，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反，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師氏曰：晉平居誨爲張鄴使於闐判官，作《行程記》云：其國采玉之地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流爲三河。一曰白玉河，在東。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至秋水退，乃可采，人謂之撈玉。

㈡《唐書》：堅昆國，在康居西、葱嶺北。《寰宇記》：黠戛斯，西北荒之國也。本名結骨，又名居易，又謂之堅昆。《酉陽雜俎》：堅昆部落，其上代有神與牸牛交而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後也。錢箋：裴師《西域記》云：贍部洲有四主焉：南象主，印度國也。人主，中夏國也。馬主，突厥國也。寶主，胡國也。漢通三十六國。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唐置八蕃，亦云西至波斯、吐蕃、堅昆，所謂四主者，前古未聞也。此詩「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碗最來多」，與西方寶主之說符合。宣律師云：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寶主。今云勃律天西，則爲雪山之西可知。又云地接西海，偏悅異珍，而輕禮重貨，是爲胡國。今云胡王，非胡國而何。報答之禮，以萬匹羅爲重，琉璃碗也。寶主之疆域風土，備寫於兩行之中。考方志者，可以無理絶人區、事出天外之疑矣。　碧碗，琉璃碗也。

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

其五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㊀。末章，備述喜慶之意。南北東西，喜皇圖無外。玉燭雲孫，喜太平有象。

㊀唐以老君爲聖祖，封玄元皇帝。《爾雅》：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

注：言輕遠如浮雲也。

詩以絶句記事，原委詳明，此唐絶句中，另闢手眼者。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送大理至通州三句，詩題已盡，下數句，申明親事不合之故。此詩，黃鶴編在大曆三年正月未出峽時作。

《唐書》：大理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通州通川郡，屬山南西道。《太平廣記》：天寶中，范陽盧子夢謁其從姑，姑訪盧未婚，曰：「吾有外甥女，姓鄭，甚有容質，當爲兒平章。」據此，則平章，唐人通好語也。

綦毋去東牀㊀，趨庭赴北堂㊁。風波空遠涉，琴瑟幾音洎虛張㊂。首段，敍事還題。琴瑟句，承東牀。風波句，承北堂。

㊀《晉·謝混傳》：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戲曰：「卿莫近綦毋。」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豚以爲珍

膳，項下一繡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繡，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王羲之傳》：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卧，乃羲之也。

㈡《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注：房半以北爲北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朱曰：赴北堂，封至通州省母也。

㈢《詩》：琴瑟友之。又：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幾，及也。

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凰㈠。兩家誠款款㈡，中道許蒼蒼㈢。頗謂秦晉匹㈣，從來王謝郎㈤。

此記封、鄭約婚之事。騏驥，閩州子。鳳凰，鄭氏女。蒼蒼，指天以誓也。秦晉、王謝，比姻婭相敵。

㈠《東京賦》：鳴女牀之烏烏，舞丹穴之鳳凰。

㈡繁欽《定情詩》：中情既款款。

㈢《莊子》：蒼蒼者，天之正色耶？

㈣《左傳》：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㈤晉江左以王謝爲冑族，嘗通婚姻。

青春動才調去聲㈠，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㈡，珠明得暗藏㈢。餘寒拆花卉，恨別滿江鄉。

此惜其停婚而去也。青年負才，而白首未諧，在封郎則孤立無耦，在鄭女則暗藏失所矣。花拆，記別時。江鄉，記別地。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㈠《晉史論》：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

㈡《晉史》：樂廣，人謂之冰鏡。婿衛玠，時號玉人。

㈢《漢書·鄒陽傳》：明月之珠，闇投於道。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

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將別巫峽贈南卿一作鄉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鶴注：此大曆三年正月作。　仲長統曰：場圃築前，果園樹後。

苔竹素所好去聲，萍蓬無一作不定居㊀。遠遊長子兩切兒子，幾地別林廬。　首述行踪。幾地，自秦而蜀，又自閬而夔也。　《杜臆》：苔竹萍蓬，湊合生新。

㊀《海賦》：萍流而蓬轉。

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鵾初。　此敘果園之勝。　上四，憶已往景色。下四，指現在景物。曰具舟，曰放鵾，臨別不勝低徊也。　喧鶯末，謂鶯喧正月之末。　末字，屬月，不屬鶯。

雜蕊黃生曰：蕊當作菓紅相對，他時錦不如。　末贈園而兼自敘。　離園則林泉可折之舌切，風榭柳微舒。

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去聲疏㊁。殘生逗一作逼江漢㊂，何處狎樵漁。

興少，恐無復漁樵之侶矣。　此章，首尾四句，中間八句。

㊁《洛陽伽藍記》：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

㊂《說文》：逗，投合也。　陰鏗詩：行舟逗遠樹。

趙次公曰：果園四十畝，公直舉以贈人。此一段美事，而古今未嘗揄揚其美，可歎也。

鍾惺曰：以果園贈好友，全寫出一片愛惜鄭重之意，方見詩人情趣。　若說作輕棄所用，反覺尋常膚淺矣。

胡孝轅曰：八韻詩，除梅柳一韻外，並語對意不對，極貫珠之妙。

陸放翁有《野飯》詩，自注云：《杜氏家譜》謂子美下峽，留一子守浣花舊業。其後避亂成都，徙眉州大埧，或徙大蓬云。今按：當時若留子在夔，應見於詩章，集中既無，或譜説未可信耶。

巫山縣汾州唐使去聲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

鶴注：此大曆三年正月作。《唐書》：巫山縣屬夔州。《九域志》：縣在夔州東七十二里。朱注：唐十八，先爲汾州刺史，時貶施州。

卧病巴東久，今年强丘兩切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平聲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㊀。首二經巫山縣，三四別唐使君，五六宴時酒樂，七八諸公送別。黄生曰：稱唐爲故人，其餘以諸公概之，筆下自分涇渭。對故人，語極悲涼。對諸公，語如欣荷。悲涼者情真，欣荷者意泛。公詩言取別隨厚薄，其此之謂歟。

㊀擁別，會別者多人也。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去聲君

鶴注：前有《唐十八使君宴別》詩，蓋下峽時，與唐相別於巫山。此是既別之後，唐寄書而公賦詩以簡之，時猶未出峽也。公《萬年縣君杜氏墓銘》：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師古曰：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

也。按：《左傳》：豕韋唐杜與劉氏，皆出陶唐後，故於唐使君、劉判官，皆稱爲弟，而各敍淵源。

與君陶唐後㈠，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去聲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氣一作最磊落㈡，巧僞莫敢親㈢。介立實吾弟㈣，濟時肯殺身㈤。首敍唐之世譜人品。聖賢，承盛族。枝派，承唐後。磊落，氣概不群。介立，節操過人。濟時，謂其能忘身救世。

㈠鶴注：《唐·宰相世系表》：杜氏出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於杜城，京兆杜陵是也。然則唐與杜蓋同族也。

㈡《文心雕龍》：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㈢荀悦《漢論》：僞生於多巧。

㈣顔延之《陶徵士誄》：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㈤《論語》：殺身以成仁。

物白諱受玷㈠，行去聲高無污去聲真㈡。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鎩所拜切翮㈢，先儒曾音層抱麟㈣。物白諱受玷，尚可磨也。行高無污，言素能自守，知五溪放逐，非其罪也。鎩羽抱麟，言遭時不幸。長松筋骨，言窮而益堅。

㈠《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㈡漢李固書：皦皦者易污。

㈢《五君咏》：鸞翮有時鎩。

雷霆劈長松，骨大却生筋。此敍其到夔之故。

㈣劉琨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蔡云：與熟同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㈠，厥土巫峽鄰㈡。登陸將首去聲途㈢，筆札枉所申㈣。此記其往施情事。自珍，言窮當愛身。酸辛，謂去不忘君。貶清江，憫流離之迹。枉手札，感念舊之情。

㈠王僧孺書：除名爲民，幅巾家巷。配，乃流配。

㈡《禹貢》：厥土惟白壤。《九域志》：施州清江縣，北至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夔一百二十五里。

㈢朱注：首塗，言將赴貶所。

㈣荀悦《漢紀》：尚書給筆札。

歸朝音潮踧病肺，敍舊思重平聲陳㈠。春風洪濤壯㈡，谷轉頗彌旬㈢。我能泛中流㈣，唐突鼉獺嗔㈤。長子丈切年已省舵㈥，慰此貞良臣。結出贈詩之意。病中思友，方將往候，惜爲風濤所阻耳。今泛流觸險，將理舵而行矣。先寄此以慰故人也。此章四段，各八句。

㈠劉琨詩：棄置勿重陳。

㈡顏延之詩：春江風濤壯。

㈢《江賦》：盤渦谷轉。

㈣《詩》：泛彼中流。

㈤任昉箋：惟此魚目，唐突璠璵。

㈥洙曰：長年，操舟者。視舵則將行矣。省，視也。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子兩切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鶴注：此大曆三年正月作。津亭，在峽州。又詩云「津亭北望孤」，卽此。

北斗三更平聲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㊀，揮翰宿春天。白髮煩一作須多酒，明星惜此筵㊁。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㊂。上四留席，爲餞長行也。水榭，指津亭。揮翰，同賦詩也。峽盡下牢，從此分手矣。

㊀崔湜詩：水榭宜時涉，山樓向晚看。

㊁《詩》：明星有爛。

㊂《杜臆》：前詩有上牢、下牢語，注未詳其處。讀是詩，知下牢設關峽州，而巫山之峽，亦盡於此。《唐志》：峽州，本治下牢戍。又夷陵縣有下牢鎮。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鶴注：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宜都而止，則此詩作於宜都也。按：詩本四十二韻，曰四十者，舉成數言耳。

老向巴人裏㊀，今辭楚塞隅㊁。入舟翻不樂音洛㊂，解纜獨長吁㊃。從夔州放船敍起。公久欲出峽，及登舟後，仍不樂而長吁者，感懷在於身世。玩末二段可見。

㈠《左傳》：巴人伐楚。修可曰：變爲中巴。

㈡江淹詩：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㈢謝靈運詩：入舟陽已微。

㈣又：解纜乃流潮。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一作落鳧。石苔凌几杖㈠，空翠撲肌膚㈡。曲留明怨惜一作別，夢盡失歡娛㈦。杳冥藤上下㈣，濃淡樹榮枯。神女峰娟妙㈤，昭君宅有無㈥。

空翠直撲肌膚，二句舟行傍岸。峭壁排劍，飛泉濺珠，藤垂上下，樹間榮枯，此舟中近見者。神女之峰，雲雨夢杳，昭君之宅，琵琶留恨，此舟中遠望者。《杜臆》：神女峰在目，故云娟妙。昭君宅未經，故云有無。多恨少歡，借二女以自慨也。

㈠陳後主詩：石苔侵緑蘚。

㈡空翠，山中陰寒之氣，病人畏其侵膚。謝靈運詩：空翠難强名。

㈢鮑照詩：奔泉冬激射。謝朓詩：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爲珠。

㈣江淹詩：白雲上杳冥。

㈤陸游《入蜀記》：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插霄漢，山脚直入江中，神女峰最爲奇峭。盛弘之《荆州記》：巫山有神女峰。

㈥《寰宇記》：歸州巴東，有王昭君宅。

㈦《神女賦序》：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惘兮不樂，悵爾失志。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

擺闔盤渦沸㊀，欹斜激浪輸㊁。風雷纏地脈㊂，冰雪曜天衢。鹿角真走一作趨險㊃，狼頭如跋胡㊄。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㊅，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㊆，死地脫斯須㊇。此言放船經險。盤渦之沸，轟若風雷。激浪所輸，白如冰雪。過鹿角狼頭，寧免變色，誠恐猝罹水患，負此殘軀也。傾壓幾危，故以死地得生爲幸。

㊀擺闔敧斜，舟行簸蕩之象。《日知録》：《鬼谷子》有《捭闔篇》。擺、捭，古今字。

㊁輸，送也。

㊂《江賦》：流風蒸雷。《關令尹内傳》：地脈亦如之。

㊃《一統志》：鹿角、狼頭、虎鬚三灘，在夷陵州，最險。《左傳》：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㊄《水經注》：江水又東流狼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其歌曰：「灘頭白涔堅相持，倏忽淪没別無期。」《詩》：狼跋其胡。注：跋，躐也。胡，頷下懸肉。

㊅江淹詩：撰日桑書史。

㊆《廣韻》：兀，不安也。通作臬兀。

㊇《易》：困于葛藟，于臲卼。通作臲卼。

㊈《史記》：致之死地而後生。曹植詩：變故在斯須。

不有平川決一作快㊀，焉於虔切知衆壑趨㊁。乾坤霾漲海㊂，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去聲，驪龍濯錦紆㊃。泥筍苞初荻㊄，沙茸出小蒲㊅。雁兒爭水馬㊆，落霞沉緑綺㊇，殘月壞金樞㊈。

燕子逐檣烏㈠。絶島容烟霧，環洲納曉晡㈡。前聞辯陶牧㈢，轉盼拂宜都㈣。縣郭南畿好㈤，津亭北望孤㈥。

原注：路入松滋縣。

起二句，反接陸健，峽過則川平矣，因水行之快，故知衆流所趨。霾漲海，形其渺茫。洗春蕪，言其嫩緑。鷗鳥群飛，有類牽絲。驪龍出水，麗如濯錦。落霞映於綺波，殘月没於金樞，皆平川中變幻也。荻筍含泥，蒲茸出沙，雁爭水馬，燕逐檣烏，平川中生動之致也。絶島之中，能容烟霧，環洲之外，常納曉晡，平川之大觀盡此矣。陶牧可辯，江陵近也。宜都將拂，夷陵至也。出宜都縣郭，則南畿在前。登峽州津亭，則長安在北。希曰：荻筍蒲茸，皆仲春時物，而雁燕去來，亦不同時。蓋放船在正月，而作詩在二月。公以三月至江陵，故前後所見如此。

㈠何遜詩：平川看遠鳥。

㈡宋之問詩：天香衆壑滿。

㈢《漢書》：陳茂常渡漲海。

㈣《列子》：千金之珠，必在驪龍頷下。沈懷遠《南越志》：蟠龍身長四丈，青黑色，赤帶如錦文。

㈤謝朓詩：餘霞散成綺。

㈥周王褒詩：殘月半山低。木華《海賦》：大明擕轡於金樞之穴。注：金樞，西方月没處。

㈦《詩》：維筍及蒲。《爾雅》：筍，竹之初生者。陸璣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如箸，以鋭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其萌爲蘧。郭云：今江東人呼蘆筍爲蘧。

㈧許慎《説文》云：蒲，水草也。《澤陂》傳云：蒲草柔滑。

篁苞緑籜，新蒲含紫芽。

茸，乃芽之初出者，朱注以爲蒲花，恐非是。謝靈運詩：初

㈨雁兒爭食水馬，蓋蝦蟲之類。子瞻《二蟲》詩云：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或引《江賦》之特馬，或引競渡之水車，或引《本草》之海馬，俱非。周篆曰：宋巴長卿妻李氏詩：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疑卽水面四足蟲。方以智《物理小識》云：水馬能化蜻蜓。則水黽蟲耳，非四足之水秀才也。一名蝦扒蟲，蜻蜓入水生子所化，故復變爲蜻蜓。

㈩陰鏗詩：亭嘶背櫪馬，檣轉向風烏。趙曰：檣烏，船檣上刻爲烏形，以占風者。朱云：此處檣烏，當從舊注，與《西閣》詩不同。

(一)謝靈運詩：環洲亦玲瓏。曉晡，猶言朝夕。《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爲晡時。《杜臆》：納曉晡，卽所謂日月出入其中。此用三字括之，簡妙。

(二)《登樓賦》：北彌陶牧。注：陶，鄉名。郭外曰牧。《荊州記》：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家。

(三)趙真景書：從容轉盼。《杜臆》：宜都，卽夷陵，在州東九十里，而東抵江陵，尚二百五十里。詩成於將到宜都時也。《水經注》：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路由此出，故曰夷道。劉先主曰宜都。《唐書》：宜都縣屬峽州。

(四)肅宗以江陵府爲南都，故曰南畿。

(五)《水經注》：江津戍，南對馬頭岸，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朱注：此云津亭，疑卽江津之亭，公有《春夜峽州津亭留宴》詩。王勃詩：津亭秋月夜。庾信詩：薊門還北望。

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㈠。意遣樂音洛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汩沒聽洪鑪㈡。丘壑曾音層忘返㈢，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去聲哭窮途㈣。卧疾淹爲客，蒙恩早厠儒㈤。廷爭義從去聲，讀用平聲酬造化㈥，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㈦。浮名尋已已㈧，

懶計却區區㈨。此自敍漂泊苦情。憩息，謂舟泊宜都。衰迷，謂老年混俗。返故丘而著詩文，此應前北望意。窮途作客，目前流落之感。廷爭棲直，前救房琯之事。身到滄浪而奔走區區，此應前南畿意。「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是慰心語。「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是痛心語。「廷爭酬造化，棲直乞江湖」，是愜心語。

㈠《天台賦》：朗詠長川。　劃昭蘇，謂忽然開豁。《記》：蟄蟲昭蘇。

㈡《王粲傳》：鼓洪鑪以燎毛髮。

㈢謝靈運詩：昔余遊京師，未嘗廢丘壑。　曾忘，謂不曾忘。

㈣誰分，猶云誰料。

㈤厠儒，身列儒官也。

㈥《前漢・王陵傳》：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　酬造化，言不負天地。

㈦《杜臆》：武當縣有川曰滄浪，《禹貢》所云「漢水東流爲滄浪」也。

㈧字書：尋，俄也。　已已，本楚狂已而已而。　羲之書：俯仰悲咽，實無已已。《世說》：何揚州曰：「使人情何能已已。」

㈨古詩：一心抱區區。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㈠。應平聲經帝子渚㈡，同泣舜蒼梧㈢。上文歷敍中途情景，下文又寫到荊心事，此四句，乃上下關鍵。

㈠原注：此寺有晉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及顏子十哲形像。　近寺披圖，想古迹依然。《歷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人。梁武帝崇飾佛像，多僧繇畫。　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柏堂，僧繇畫廬含那佛及仲尼十哲像。帝怪問釋門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　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以有宣尼像，得不毀拆。

㈡經渚泣帝，傷聖治難逢。

㈢梁武帝事，見前。

㈡《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湘夫人也。

㈢同泣，欲與二妃同哭。《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而二妃未之從焉。

朝音潮士兼戎服㈠，君王按湛盧㈡。旄頭初俶擾㈢，鶡首麗泥塗㈣。甲卒身雖貴㈤，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㈥，歷塊匪轅駒㈦。自此至末，皆申明不樂長吁之故。此爲生遭世亂，而思救時也。戎服

按劍，臣主俱憂，總以吐蕃俶擾，而長安塗炭耳。此時武夫得志，儒術不尊，豈知出群歷塊，吾道固堪濟世乎。公之自負，仍不淺矣。

㈠孔融書：朝士益重儒術。《趙國策》：武靈王好戎服。

㈡《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作名劍五，一曰湛盧。允常以獻之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去如楚。

㈢《晉・天文志》：昴爲旄頭。《書》：俶擾天紀。

㈣《晉・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

㈤淮南王安書：甲卒不下數十萬。

㈥《世說》：嵇紹在稠人中，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

㈦王褒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前漢・灌夫傳》：局趣作轅下駒。

伊呂終難降㈠，韓彭不易並呼㈡。五雲高太甲㈢，六月曠搏扶㈣。迴首黎元病㈤，爭權將去聲帥誅㈥。山林託疲苶一作薾，非，未必免崎嶇。此慨致治無人，而憂叛將也。朝無伊呂大臣，以故韓彭難馭。

今者五雲之下，鵬摶南徙，將藉江陵以託迹矣。但恐生民罷敝，而將帥爭權，又未免崎嶇遷播耳。然則漂泊將安止耶？

盧注謂：伊呂指李泌歸隱。張注謂：韓彭指藩鎮跋扈。爭權將帥，如成都之郭英乂、崔旰，互相殺伐，襄陽之來瑱、裴茂，

謀奪節鎮，皆是。未幾，湖南有臧玠之亂，公之明炳幾先如此。此章，起首四句，中腰四句，前二段各十二句，次二段各十八句，後二段各八句。

㈠《漢書贊》：履伊呂之列。

㈡《史記》：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信越之兵不會。劉庭芝詩：近取韓彭計。胡夏客曰：降，用《詩》「維嶽降神」。呼，用《史記》「呼大將如小兒」。

㈢朱注：京房《易候》：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五雲當用此。太甲，或出緯書，未可强解。是時公適荊南，故用鵬徙南溟事。楊德周曰：《史記·封禪書》乃作畫雲氣車。《索隱》曰：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宋書》：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名五乘，即五雲車也。庾信詩「北屬五雲車」，即指此。西方畢宿，晉分野，正屬益州。王勃碑文言華蓋西臨，高望五雲之車於太甲之象。木車色青，既以甲乙畫之，又以甲寅候之，實五車之首，故云太甲。甲乙，皆天神之名。太者，尊之之至也。太甲，猶云太乙。

㈣《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司馬云：摶，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沈佺期詩：弱羽遽摶扶。

㈤《前漢·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

㈥《史記》：張耳、陳餘，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按：「五雲高太甲」，注家凡數說。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杜詩「五雲高太甲」，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至此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於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則不可悉。《晉·天文志》：華蓋在旁六星曰六甲，

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耳。嚴滄浪《詩話》云：太甲，卽太乙。甲乙相近而誤用也。董斯張曰：此與廟碑「華蓋西臨」語，不甚合。考《隋書》：天子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周素王，故子安以天子氣比之，華蓋、五雲之說，當本於此。魯分野在戊之奎婁。奎爲溝瀆，婁爲聚衆，皆在西宮，故曰華蓋西臨。戊，後天乾方也。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曰太甲，乃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華蓋之氣，一臨乾甲，五帝五雲，皆逡巡不敢方駕，所云賢於堯舜也，是之謂藏。若杜公引用五雲、太甲，正用蒼帝起青雲扶日意。蒼帝盛德在木，太昊曆起甲寅。代宗於壬寅歲卽位，而改元之春，實唯甲寅，是時國雖多難，而五雲猶扶翼蒼帝也。「六月曠搏扶」，冀其將來一奮乾斷，如乘扶搖而上。黃生謂：五雲句，申上「伊呂終難降」。六月句，申上「韓彭不易呼」。今按：諸說異同，董說可謂苦心思索矣，然輾轉湊合，終覺晦僻，不如從朱長孺之說，以京房《易候》爲證，而姑闕太甲之疑。

補注：太甲二字，偏查諸注，皆未詳所出。年友張希良石虹曰：《漢武帝內傳》：帝受太甲靈飛於西王母。又考桑道茂能爲太乙遁甲之術。太甲、太乙，皆上天貴神。得此一證，宿疑爲之頓釋。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此亦大曆三年春作。《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荆州圖記》：夷陵縣南對岸有陸抗故城，周迴十里，卽山爲墉，四面天險。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扶又切山川。白屋花開裏㊀，孤城麥秀邊㊁。濟江元自闊，下去聲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首敍途中景物。一二敍行，三四城店，乃岸上景。下四泛江，乃舟前景。

《杜臆》：白屋、孤城一聯，寫得景象蕭條。風蝶、春鷗一聯，寫得物情親切。陶開虞曰：此數語，開闔點次，在有意無意之間。

㊀白屋，旅店也。《王莽傳》：延士不及白屋。

㊁箕子歌：麥秀漸漸兮。

王門高德業㊀，幕府盛才賢㊁。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前㊂。

此呈幕府諸公。原注：衛伯玉爲江陵節度，時封陽城郡王，故云王門。黃生曰：結句，隱動諸公盼睞，蒼茫二字，含許多難言之情。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㊀陸韓卿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

㊁蔡邕《薦邊讓文》：幕府初開，博選清英。

㊂荀悅《漢論》：觀其温良，泛愛贍急。殷仲文詩：廣筵散泛愛。此指幕府諸公也。

泊松滋江亭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三月作。《唐書》：松滋縣屬江陵府。《輿地紀勝》：江亭，在松滋縣治後，杜子美、孟浩然俱有詩。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音計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一作還青。一柱全應平聲近㊀，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㊁。

首二泊江亭，三四亭前景，下四泊舟感懷。黃生注：前詩言「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幾有性命之憂，今幸而獲免，則雖老人星，亦甘爲之矣。邵寶曰：公大曆五年，卒於湘潭道中，豈此詩爲之讖與。

㊀一柱，謂砥柱。

㊁老人星，南極星也。

㊀《杜臆》：一柱觀，即在松滋縣，其觀猶在縣東丘家湖，故云全應近。

㊁《史記・天官書》：狼星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　夔州詩云：「南極青山衆。」南極，指夔州。此曰「南極外」，去夔至江陵也。但玩詩意，乃取南極老人而拆用之。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鶴注：公大曆三年春抵荆南，是時衛伯玉爲節度使，故位爲行軍司馬。行軍六弟，即杜位也。節度使、大都督府，皆有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

曙角凌雲亂朱作亂。舊作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斬七艷切弱㊀，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凡才污去聲省郎㊁。萍漂忍流涕，衰颯近去聲中堂。上四，春時雨景。下四，入宅有感。角聲齊起，故曰亂。雨氣連城，故曰帶。分塹弱，荷初抽葉也。得泥忙，燕急營巢也。

㊀潘徽詩：潮落水花翻。

㊁羊祜《與弟琇書》：凡才而居重任。　省郎，公自謂。中堂，位聽事。

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

鶴注：大曆三年三月三日在江陵作。《舊唐書》：開元元年，改録事參軍爲司録參軍。《周禮》：三月三日爲上巳，女巫掌歲時以被除疾病修禊。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　按：每月天干三換，故經史所用，如先甲、先

庚、上丁、上辛，皆主天干，不主地支。上巳，亦其類也。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是戊己之己。上巳，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爲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已，亦此意也。吳才老《韻譜》：辰巳之巳，如已矣之已。《説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據此則辰巳之巳不當音仕。

鬢毛垂領白㈠，花蕊亞枝紅㈡。鼓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一作蕩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

有喜留攀桂㈢，無勞問轉蓬㈣。上四林園宴集，五六上巳之景，七八司録之情。《杜臆》：鬢白花紅，彼此相左。

衰年到園，以令節見招也。上截，悲中有喜。臨水受風，修禊樂事，暫留攀桂，而莫問轉蓬。下截，喜中有悲。盧注謂：薄衣與吹面相對，是侵薄之薄，非單薄之薄，又引高適詩「水氣薄行衣」爲證。今按：上巳御單祫之衣，故云薄衣。若説水氣薄衣，更不得用臨字矣。還依舊解爲當。

㈠《秋興賦》：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㈡花亞，見十八卷。

㈢劉安《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㈣曹植詩：轉蓬離根本。

趙汸曰：邵康節詩：「梧桐月向懷間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僧志高詩：「霑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意本於邵，亦爲朱子所賞。老杜「吹面受和風」句，已先道之矣，乃知子美無所不有也。

劉辰翁曰：唐詩「霜重柳條疏」，渾然無迹。又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有何深意？但視「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氣象自殊。「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何深意？視「吹面不寒楊柳風」已殊，視「楊柳風來面上吹」，愈殊愈遠。能辨此，方可言詩。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

宴胡侍御書堂原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得歸字韻。

此大曆三年春江陵作。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㊀，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㊁，墨客興去聲無違。今夜文星動㊂，吾儕醉不歸㊃。上四，侍御書堂。下四，李鄭同宴。闇闇句，貼日微。輕輕句，貼春暮。翰林，指李鄭。墨客，公自謂。文星，兼賓主，言德星聚也。吳論：書翰文墨，俱點書堂。

㊀《法書》：闇闇在上。

㊁《長楊賦序》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

㊂後漢陳仲弓，從諸子過荀季和家，其夜德星聚。

㊃《左傳》：吾儕小人。

書堂飲既夜復扶又切邀李尚書下去聲馬月下賦絶句

此與上章同時之作。

湖月楊慎作月，一作水，俗本作上林風相與清，殘樽下去聲馬復扶又切同傾㊀。久一作已拚野鶴如雙羅大經作雙，諸本皆作霜鬢，遮莫鄰雞下下字重出，當作不五更平聲㊁。　周珽注：風月既清，酒興未闌，飲當垂白，達旦何妨，鍾情自道，氣味宛然。少陵七絶，老健奇瑰，別成盛唐一家。

㈠《史記・留侯世家》：漢王下馬踞鞍而問。

㈡《杜臆》：野鶴如霜鬢，倒語以協韻。　野鶴，注見本卷。　《趙典傳》：大儀鶴髮。注：白髮也。

遮莫字，蓋俗語所謂儘教也。　杜詩「已判野鶴如雙鬢」，言髮如野鶴，已判老矣。「遮莫鄰雞下五更」，言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藝苑雌黃》：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又：「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姜氏曰：唐鄭縈《傳信記》云：劉朝霞獻《明皇幸溫泉詞》：「直攲得盤古髓，掐得女媧孃。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此是俳諧，正合俗語。《杜臆》：遮莫，恐即今俚語怎麼。　庾肩吾詩：鄰雞聲已傳。《洞冥記》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以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謂之五時雞。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子兩切史丈之任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公在江陵作。《唐書》：蘇州吳郡，屬江南西道。

星拆台衡地㈠，曾音層爲人所憐㈡。公侯終必復㈢，經術竟一作昔相傳㈣。食德見從事㈤，克家何妙年㈥。一毛生鳳穴㈦，三尺獻龍泉㈧。　首敍李丈家世才華。

㈠朱注：長史父必以宰相得罪，故云「星拆台衡」，但未詳其人。或云是適之。胡夏客曰：明皇時，李適之爲左相，罷後仰藥死。此恐是適之子，但適之子季卿，史不載爲蘇州長史，或另是一子也。　《張華傳》：華爲司空，少子韙，以中台星拆，勸華遜位，華不從，未幾被害。

㈡漢成帝歌謠：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㈢《左傳》：公侯之子，必復其始。

㊃《漢書》：韋賢號稱鄒魯大儒，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

㊄《易・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

㊅《蒙・九二》：子克家。　曹植表：終軍以妙年使越。

㊆《南史》：帝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抱朴子》：丹穴之山，其上有鳥焉，名曰鳳凰。

㊇《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　注：三尺，劍也。　《越絶書》：歐冶子鑄劍三枚，一曰龍淵。

赤壁浮春暮㊀，姑蘇落海邊㊁。客間頭最白㊂，惆悵此離筵。　此送其赴任蘇州。四句。

㊀黃希曰：赤壁有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一在江夏郡西南二百里間。按《魏武紀》及《周瑜傳》：操自江陵而下，劉備、周瑜由夏口往逆戰，則操所敗之地，乃在江夏之西南，今屬漢陽縣。李長史自江陵往姑蘇，正經漢陽也。

㊁《越絶書》：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郡志》：姑蘇山，連橫山之北，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九域志》：蘇州東北去海一百八十里。

㊂頭白，自謂。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鶴注：大曆三年三月作。

自古求忠孝㊀，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㊁。　首將朝命馬卿總提。

㈠後漢・韋彪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㈡未磷緇，謂忠孝無虧。

玉府標孤映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㈡，籍甚衆多推㈢。潘陸應平聲同調徒弔切㈣，孫吳亦異時㈤。此備言其道術過人。玉府，比其才敏。激揚二句，言詩名獨震。潘陸二句，言文武兼優。亦異時，前後相符也。

㈠《穆天子傳》：天子至於群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梁簡文帝集》：神峰標映。《北山移文》：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㈡范蔚宗論：激揚名聲，互相題拂。《文選》：音聲悽以激揚。
㈢《前漢・陸賈傳》：賈遊漢庭，名聲籍甚。
㈣《南史》：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㈤梁簡文帝詩：少解孫吳法，家本幽并兒。趙曰：潘岳、陸機、孫武、吳起。

北辰徵事業㈠，南紀赴恩私㈡。卿月昇金掌㈢，王春度玉墀㈣。薰風行應律㈤，湛露卽歌詩㈥。此記其承命赴闕。事業可徵，則赴召非虛往矣。南紀記地，卿月紀官，王春紀時。金掌，謂內擢。玉墀，謂陛見。應薰風而歌湛露，預道入朝後事。

㈠《前漢・天文志》：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
㈡《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鮑照詩：結主遠恩私。
㈢《洪範》：卿士惟月。上官儀詩：金掌露初稀。
㈣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㊃《春秋》：春王正月。　宋袁伯文詩：玉墀滴淒露。　陶開虞曰：卿月、王春二句，工緻正在典雅中。

㊄《呂氏春秋》：東南方曰薰風。　《記》：八風從律而不奸。

㊅《詩》：湛湛露斯。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之詩。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　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末敍送別之情。　天意人情，自述貧老淒涼。　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各六句。

劉克莊曰：杜《送馬卿》云：「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送惠子》云：「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唐詩送山人處士，五言多矣，似此二聯，劉隨州、鮑溶輩，精思不能逮。

和去聲江陵宋大少去聲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鶴注：此大曆三年季春作。　顧注：宋少府於春雨後，宴諸公及杜位，席上必皆賦詩，公聞而和之也。

渥注汗血種上聲，天上麒麟兒㊀。　才士得神秀㊁，　書齋聞爾爲。　棣華晴雨好㊂，　綵服暮春宜㊃。　朋酒日歡會㊄，老夫今始知。　汗血、麒麟，所謂神秀也，此稱諸公及弟。　才士，指宋少府。　爾爲，言各賦詩。　棣華比其弟。　綵服，兼諸公。　兩句并點暮春雨後。　今始知，不得與宴，而遥和其詩也。

㊀渥注馬，漢天馬也。　汗血馬，大宛馬也。　麒麟兒，用徐陵事，注各別見。

㊁嵇康《琴賦》：歷世才士，並爲之賦。

㊂《詩序》：常棣之華，宴兄弟也。

㊃綵服，有職者之服。

㈤《詩》：朋酒斯饗。注：兩樽曰朋。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韻

鶴注：湖在峽州，公往江陵，時過此而同遊也。

海内文章伯㊀，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去聲，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㊁，衰白遠來過。首聯敍二李才思，三四泛舟之事，五六春亭之景，七八美鄭監而誌陪遊。意緒，謂賦詩之意。《杜臆》：用移帶兩字，説舟宴生色。

㊀洙注：唐文三變，而王楊爲之伯，此比二李。

㊁鄭當時置驛馬以邀賓客，此比鄭審。

宇文晁尚書之子崔彧司業之孫重平聲泛鄭監審前湖

此當是大曆三年初夏作。《唐書·宰相世系表》：崔彧官太子少詹事。同遊當是三人，尚書之子，司業之孫，當是小注。原本孫字下，重出尚書之子，必題内脱一姓名，今依《杜臆》，並削去。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㊀。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敧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㊁，棹拂荷珠碎却圓㊂。不但習池歸酩音茗酊音頂，君看平聲鄭谷去棄緣㊃。首二鄭監湖亭，三四泛舟同飲，五六前湖晚景，末則歸美鄭監也。郊居俗遠，而又春水接連，寫得野趣悠然。淹留，亭中先酌。敧側，舟中

醉容。霞綺，暮天景。荷珠，雨後景。結乃借古形今，言不但習池醉歸，昔著風流，還看鄭谷頻來，今成韻事矣。習池，因地近而用之。鄭谷，因姓同而用之。酩酊，昏醉貌。賓緣，連絡之意。一說，後二句是結重遊意，謂不但前遊見其酩酊，今來更覺賓緣矣。一說，結出遊人踵至意，言不但同舟醉歸，而後來者又雜沓矣。

㊀《海賦》：群產接連。

㊁謝朓詩：餘霞散成綺。

㊂梁元帝詩：荷珠漾水銀。謝朓詩：風碎池中荷。梁武帝詩：墜露散珠圓。

㊃習池、鄭谷口，注見首卷。《吳都賦》：賓緣山岳之邑。澤州陳冢宰注：賓緣，本詩家常用字。孟浩然詩「沙岸曉賓緣」，公詩「萍泛苦賓緣」。俗語以潛通賄賂爲賓緣，與此不同。

申涵光曰：「樽當霞綺輕初散」，補綴不成語。「棹拂荷珠碎却圓」，景真而近俗矣。

歸雁

《唐會要》：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浩以爲陽爲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朱注：詩云「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正是三年春所作。又云「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蓋浩以爲祥，公以爲異耳。錢箋：史稱浩貪而佞，公詩蓋深譏之。

聞道去聲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㊀，避雪到羅浮㊁。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㊂。上六記其異，下二道其常。辭漲海，言今春之去。到羅浮，遡去秋之來。南方地氣忽寒，故北雁乘秋而至，此殺氣之可愁者。在往時則瘴暖無霜，雁飛原不過湖也。衡山一陽峰以內，有霜，自此峰以

南，有露無霜矣，故曰「霜露隔」。今詢之粵東人，却云有霜有雁，豈地氣自北而南，始於大曆間耶。

先，明年，潭州果有臧玠之亂，桂州又有朱濟之亂。此與邵子洛陽聞杜鵑無異，可謂具前知之見矣。

㈠謝承《後漢書》：交阯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南史》：扶南國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

㈡《羅浮山記》：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境。《一統志》：羅浮山，在今惠州府連廣州境。

㈢後漢唐檀因南昌婦生四子，占云京師當有兵氣，禍發蕭牆。地志：衡山一陽峰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朱注：雁至衡陽則回。此五湖，當指洞庭湖言。《史記索隱》：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共爲五湖，則洞庭正得稱五湖耳。

黃生曰：事起景接，事轉景收，亦虛實相間格。又曰：五六本屬結意，却作中聯。七八本是發端，翻爲結語。前半先言歸，次言辭，後言到，終乃言不過，章法層層倒捲，矯變異常。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朱注：此詩「仲宣樓頭」二句，乃在荆南時作，諸本誤入寶應元年成都詩內，獨草堂本編在大曆三年，最是。前漢蕭望之爲丞相司直。《唐書·百官志》：司直，掌糾劾官僚。錢箋：《贈友》詩「官有王司直」，卽其人也。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㈠，我能拔爾抑塞先則切磊落之奇才㈡。豫章一作樟翻風白日動㈢，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此慰司直哀歌之意。醉酣拔劍，歌聲甚哀，公勸其莫哀，而激厲振拔之。翻風跋浪，言奇才終當大用，何須撫劍悲歌乎。盧注：首句「歌莫哀」，王郎之歌。後面「青眼高歌」，公自歌也，卽題中所云「短歌」，須見分別。

㊀《世説》：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謝靈運出東府土山，王往土山下庾家墓中，作一曲歌，卒曲便去。是王郎歌。」《後漢・齊武王傳》：張邛拔劍擊地。

㊁《後漢・郭太傳》：「振拔士人，皆如所鑒。」此拔字所本。《史記》：公孫弘年雖少，有奇才。

㊂陸賈《新語》：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

西得諸侯棹錦水㊀，欲向何門趺先答切。一作颯珠履㊁。仲宣樓頭春色一作已深㊂，青眼高歌望吾子㊃。眼中之人吾老矣。㊄此送司直赴蜀之情。王赴西蜀，將謁侯門，今樓頭贈別，注眼高歌，惟望知己遭逢，以慰我衰老之人也。此章二段，各五句分截。

㊀字書：棹，搖動也。

㊁《説文》：趺，進足有所擷取也。

㊂朱注：《荆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一統志》：仲宣樓，在荆州，即當陽縣城樓。按《方輿勝覽》：仲宣樓，在荆州城東南隅。此乃後梁時高季興所建，或引之非也。

㊃《記》：望吾子之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陸雲詩：髣髴眼中人。

㊄《國語》：中行宣子謂趙文子曰：「惜也，吾老矣。」

盧世淮曰：兩《短歌行》，一《贈王郎司直》，一《送邛州録事》。一突兀横絶，跌宕悲涼；一委曲温存，疏通藹潤。一則曰「青眼高歌望吾子」，一則曰「人事經年記君面」。待少年人如此，陡拏，直是腸熱心清，盛德之至耳。

全詩皆贈司直語，單復將上截作王郎勸公者，非是。諸侯，指成都節鎮，黄氏謂司直刺蜀中者，非是。仲宣樓，乃送

別之地。蔡氏謂公欲依司直者，非是。高歌望子，蓋望司直遇合，朱氏謂望其早還江陵者，非是。諸説紛紛，總未體貼本文耳。

此歌，上下各五句。於五句中間，隔一韻脚，則前後叶韻處，不見其錯綜矣。此另成一章法。

孔穎達《詩正義》云：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遍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雜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

《懷麓堂稿》云：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以爲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李太白《蜀道難》「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又「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成句者，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又有十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若坡公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似可讀作兩句矣。李詩：「紫皇乃賜白兎所搗之藥方。」韋應物詩：「一百二十

憶昔行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出峽後作。

憶昔北尋小有洞㊀，洪河怒濤過輕舸㊁。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麽亡果切㊂。千崖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㊃。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㊄。首憶初入山景事。洪河怒濤，水行之險。千崖萬壑，山行之艱。曰不見，曰魂未歸，時華蓋君已亡矣。慘么麽，謂山色無光。仙賞心違，求仙之志不遂也。

㊀《御覽》：《名山記》云：王屋山有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王君内傳》：三十六洞天之第一，在河内沁水縣界。

㊁梁簡文帝詩：洪濤猶鼓怒。《廣雅》：南楚江湘，凡船之小者謂之舸。

㊂艮岑，東北之山。麽，《漢書》作磨。《通俗文》：不長曰么，細小曰麽。

㊃曹公《祭橋玄文》：車過三步。李陵《別蘇武》詩：五步一徬徨。

㊄陸機詩：中心若有違。

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一作前除灰死燒丹火㊀。玄圃滄洲莽空闊㊁，金節羽衣飄婀於可切娜奴可切㊂。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㊃。次憶入山後景事。上四言物在人亡，下四言遊魂無定。盧老，華蓋君弟子。藥塵餘香，沾於巾拂，丹火死灰，蒙在階除，

此身後荒涼之狀。

㊀巾拂，是二物。《舞鶴賦》：巾拂兩停。階除，是庭除。《景福殿賦》：階除連延。或云：巾以拂塵，階上除灰。恐非。

㊁《葛仙傳》：崑崙，一曰玄圃。滄洲，十洲之一。

㊂洙曰：以黃金爲節，鳥羽爲衣。漢武帝拜欒大爲五利將軍，使衣羽衣，立白茅上。謝朓詩：葉生既婀娜，葉落更扶疏。

㊃《苕溪漁隱詩話》：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故曰「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王粲詩：山岡有餘映。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蔡琰曲：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

松風磵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㊀。徒然咨嗟撫遺跡㊁，至今夢想仍猶左一作佐㊂。秘訣隱文須內教平聲㊃，晚歲何功使一作收願果㊄。更討一作覓衡陽董鍊師㊅，南浮一作游早鼓瀟湘舵㊆。從華蓋君而及董鍊師，乃全詩歸結。松風二句，觸耳增悲。遺跡，卽藥丹舊處。內教，謂傳授密諦。《杜臆》：公泛舟瀟湘時，董鍊師在衡陽，欲乘便訪之，因而追憶華蓋君也。其詞筆玄超，真帶仙靈之氣。此章三段，各八句。

㊀謝靈運詩：營魄一作魂時，青兕黃熊啼向我。

㊁王粲詩：先民遺跡。

㊂左思詩：夢想騁良圖。

㊃《陶弘景傳》：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仙可成。《御覽》：《玉清石刻隱銘》曰：佩玉帝隱文者，得爲上仙。梁武帝《立神明成佛義記》：早念身空，栖心內教。

憶昔行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

㈤《楞嚴經偈》：願今得果成寶王。

㈥《輿地紀勝》：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棲朱陵後洞。《六典》：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真仙通鑑》：東楚董鍊師，周游三湘名山，混跡於衡陽後洞，嘗以咒術治人病苦，後尸解如蟬蛻。

㈦晉庾闡《楊都賦》：青雀飛艫，余皇鼓舵。

范元實《詩眼》云：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截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以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截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

今按：杜詩有兩字作截者，如「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有三字作截者，如「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舟隨返照來」。有五字作截者，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有全句一滾不能截者，如「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又陸務觀詩有六字作截者：「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在荊南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去聲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卿相去聲乾坤平㈠。逆胡冥寞隨烟燼㈡，卿家兄弟功名震㈢。麒麟圖一作閣畫鴻雁行音杭，紫極出入黃金印㈣。首敍向卿。上四述其扈從之功，下四稱其家門俱顯。

㈠《王彬別傳》：佐佑皇業，累遷侍中。

㈡逆胡，指安史。

㈢按：盧注云：向公、向卿，是兩人，故曰卿家兄弟。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又：謝太傅謂戴安道曰：「卿家，終當在兄。」

㈣陸機詩：奕世台衡，扶帝紫極。鶴注：紫極，比王居爲北極紫微垣。　漢丞相金印紫綬。

尚平聲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荆州繼吾祖㈠。

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一作潮白。卿到朝音潮廷説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此記送別。

進奉御衣者，衛伯玉也。以節鎮而加尚書，代衛將命者，則向卿也。其赤心，如懸白日。　盧注：公昔在朝，曾叨端午賜衣，故逢進衣端午，有老客飄零之歎。

㈠朱注：《舊書》：廣德元年，衛伯玉拜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郡王，故曰「鎮荆州」。「繼吾祖」者，杜預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也。

㈡江總《山水衲袍賦》：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崖映目。　李義府《堂堂詞》：裁雲作舞衣。

㈢漢《隴西行》：却略再拜跪。　《世説》：桓玄發廚取畫，封題如故。　雲霧，謂衣上織文。

黄常明《詩話》曰：杜云：「卿到朝廷説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又：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其後夢得《送慧則》云：「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小杜：「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烟波不計程。」「交遊問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商隱《寄崔侍御》云：「若向南臺見鷺友，爲言垂翅度春風。」臨川：「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編。」「歸見江東諸父老，爲言飛鳥會知還。」聖俞：「倘或無忘問姓名，爲言

懶拙皆如故。」東坡：「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語皆有所因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深字韻。一作探韻得深字。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作。《唐書》：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秘書省有正字一人。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㊀，長夏白頭吟。揚雄子賤，借比楊長寧。醉酒升堂，同飲其家也。三四送別崔常，五六承上分襟。公在江陵，故曰西江。崔常赴京，故曰北斗。烏臺麟閣，侍御、正字官署也。末句，回應垂老，點還夏日。

㊀《通典》：漢氏圖籍藏麒麟、天禄二閣，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唐六典》：秘書省，天授初改爲麟臺監。神龍元年，復舊。

初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置都邑、建臺省，以秘書與御史爲鄰。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鶴注：此亦大曆三年作。石首縣，在江陵府東南二百里。王道俊《博議》：題中宇文石首，即前宇文晁也。詩注或者，即崔或也。公與或，同在李尚書筵中送宇文石首，故有宅相、令宰等句以美晁也。舊本俱作宇文或，誤耳。

愛客尚平聲書重㊀，之官宅相去聲賢㊁。甫。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表郎官瑞㊂，或。雨稀雲葉斷㊃，夜久燭花偏。甫。數音朔語敲一作敲紗帽，高文擲綵

箋㊅。之芳。興去聲饒行處樂音洛，離惜醉中眠。或。單父音斧長多暇，河陽實少去聲年㊆。甫。

客居逢自出㊇，爲別幾淒然。之芳。首聯，李餞宇文。次聯，筵宴之事。三聯，宇文赴縣。四聯，送別時景。

五聯，同席聯句。六聯，座中惜別。七聯，記宇文之賢。八聯，記送別之情。

㊀劉孝綽詩：愛客待驪歌。

㊁宅相，比宇文晁。此用魏舒事，注見一卷。

㊂翟，雉名。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飛鳴車前。

㊃鳧看，用王喬事。

㊄陸機《雲賦》：金柯分，玉葉散。

㊅徐陵詩：高文會斗樞。

㊆單父，子賤所治。河陽，潘岳所治。

㊇《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

西漢《柏梁》詩，卽聯句之始，六朝人效之，遂人各兩句。但以一氣呵成，次序秩然者，方爲合法。玩此篇，起結承轉，各極自然。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四月作。邵注：執，囚也，困於熱也。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㊀。大水淼弭沼切茫炎海接，奇峰碔砆火雲升㊁。思霑道

暍音壹黃梅雨㈢，敢望宮恩玉井冰㈣。不是尚平聲書期不顧㈤，山陰夜雪興去聲難乘㈥。

拈多病執熱。炎海火雲，言鬱蒸之狀。梅雨井冰，思解熱而不得也。欲赴期約，而無雪可乘，總緣畏熱所阻耳。此結懷李之意。

㈠魏文帝《槐賦》：卽首夏之初期。　應璩書：處涼臺而有鬱蒸之氣。

㈡大水炎海，上實下虛；奇峰火雲，上虛下實。　淼茫，水大貌。《江賦》：狀滔天以淼茫。　炎海，南海也。《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之中。　陶潛詩：夏雲多奇峰。　硉兀，峰高貌。《江賦》：巨石硉兀以前却。　火雲，夏雲也。《呂氏春秋》：旱雲烟火。

㈢暍，暑熱也。　湘江四月有熟梅雨。　薛道衡詩：細雨應黃梅。

㈣魚豢《魏略》：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水。　陸翽《鄴中記》：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日以賜大臣。《後漢書》：瑯琊有冰井。　趙曰：唐制：百官賜冰。公嘗爲拾遺，當預賜冰之列。

㈤《漢書》：陳孟公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於井中。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陳，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陳霑醉時，突入見其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　應璩書：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㈥《世說》：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不前而返，曰：「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

水宿遣興去聲奉呈羣公

鶴注：詩云小江異縣，當是在江陵，暫至外邑，大曆三年夏作。盧注：此羣公，卽行次古城店時所呈幕府諸公所云「蒼茫泛愛前」，此語蓋有爲矣。謝靈運詩：客游倦水宿。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扶又切迷。耳聾須畫字㊀，髮短不勝平聲篦。澤國雖勤雨㊁，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從衰年流落敍起。上四，與諸公致款。下四，爲水宿引端。魯鈍多病，而又遠行，以故昧於逢迎。耳聾髮短，猶泊舟江上，諸公當亦念及此耶。勤雨之後，故江猶積浪。淺泥礙船，故纜繫長堤。

㊀《易林》：目盲耳聾。

㊁《周禮》：澤國用龍節。《穀梁傳》：言不雨者，勤雨也。注：思雨之勤也。鶴注：此言得雨勤數，與《穀梁傳》注異。

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㊀，今夕一作久客亂離啼。童稚頻書札㊁，盤飧詎俗本作具糝桑感切黎㊂。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此水宿感懷，歎行踪漂蕩也。歸北，思故鄉。向西，往武陵。是年四月，楊子琳與崔寬戰於成都，故云亂離。書頻移而飧不給，則此行之寥落甚矣。

㊀古詩：烈士暮年。

㊁《杜臆》：公因右臂偏枯，故囑兒子代書。古詩：遺我一書札。

㊂《莊子》：孔子在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黎藿不糝。《莊子》有《齊物篇》。

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聲㊀。風號平聲聞虎豹㊁，水宿伴鳧鷖㊂。異縣驚虛往㊃，同人惜解攜㊄。蹉跎長泛鷁，展轉屢鳴雞。此水宿景事，歎旅況無聊也。夜卧舟中，故見星月翻動。夔蜀有警，故聞鼓聲疊響。虎豹號，則地險。鳧鷖伴，則身孤。驚虛往，傷近邑無贈遺者。惜解攜，惜與羣公分手也。泛鷁、聞雞，水邊

不寐之狀。

㊀《抱朴子》：人君恐姦贓之不時，故嚴城以備之。何遜詩：嚴城方警夜。張載詩：此郭非吾城，入聞鼓聲聲。《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

㊁《蕪城賦》：風嗥雨嘯。《苦寒》詩：虎豹夾路啼。

㊂《蜀都賦》：雲飛水宿，哮吭清渠。

㊃古樂府：他鄉復異縣。

㊄《易》：出門同人。

㊅宋之問詩：骨肉初分愛，親朋忽解攜。岑參詩：爲君題、惜解攜。皆説分離之意。

嶷嶷瑚璉器㊀，陰陰桃李蹊㊁。餘波期救涸㊂，費日苦輕齎㊃。杖策門闌遂，肩輿羽翮低。

以解攜對分愛，謂攜手者解散也。張九齡詩：義玷投分自傷甘賤役，誰愍强丘兩切幽棲。此奉呈群公之意。瑚璉器，謂人品不凡。桃李蹊，言奔趨者衆。本期餘波救涸，乃日久而齎資已竭矣。杖策步行，則闇者不報，故門闌遂。肩輿往拜，則窮途乏費，故羽翮低。賤役如此，誰復愍其勉强棲遲乎？蓋諷群公之不見恤也。公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云：「杖策門闌遂，肩輿羽翮低。」一曲盡干人情狀。

㊀《史記》：其色郁郁，其德嶷嶷。言德高也。瑚璉器，見《論語》。

㊁葛洪詩：陰陰驅千乘。《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㊂《左傳》：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莊子》：車轍中有鮒曰：「吾得升水，可以活矣。」

㊃《後漢·朱儁傳》：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虞世基詩：輕齎不遑舍。

巨海能無釣㊀，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㊁，語默可端倪㊂。贈粟困區倫切應平聲指㊃，登橋柱必題㊄。丹心老未折㊅，時訪武陵溪㊆。末述己志以遣興。釣海梯雲，想勳庸之得遂。平時思爲樹立，嘗於語言中微露之。今當旅困，倘有贈我以粟者，則題橋之志猶存也。寸心未灰，終期有濟，武溪之行，特暫時焉耳。

《杜臆》：想群公必有許救濟者，故以指困望之，時武陵有故人，而公將訪之也。此章五段，各八句。

㊀裴秀《九州圖論》：峻山巨海之隔。《莊子》：任公爲大鉤，以五十犗爲餌，投釣於東海。

㊁虞世基詩：勳庸震邊服。《周禮》：民功曰庸。司馬遷書：素所樹立然也。

㊂江總詩：語默豈同歸。《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㊃《吳志》：魯肅家富於財，廬江周瑜爲居巢長，聞之往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囷，各三千斛，直指一囷與瑜。瑜奇之，乃結僑札之交。

㊄司馬相如題昇仙橋柱，注見三卷。

㊅古樂府：皇恩空已重，丹心悵不紓。《別賦》：心折骨驚。

㊆《杜臆》：武陵卽今常德，在荊州西南。

遣悶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夏江陵作。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㊀。使去聲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一作牆。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音現，疊浪月光芒㊁。螢鑒緣帷徹㊂，蛛絲罥音畎鬢長㊃。哀箏猶憑去聲几㊄，

鳴笛竟霑裳。此記舟中夜景。上四泊舟初晚，中四入夜景事，下四坐久見聞。來驛道，晚將宿也。避烏檣，城障日也。胡夏客曰：隱見，言雲中之星。光芒，言浪中之月。繪景能新。盧注：螢光能鑒，緣帷乍徹。蛛絲引風，掠鬢加長。《杜臆》：哀箏尚憑几而聽，鳴笛則淚下霑裳，初猶强忍，後竟難忍也。二句已涉悶意。

㈠滑注：小洞房，舟如洞房也。

㈡柳晉詩：風生疊浪起，霧卷孤帆出。

㈢阮籍詩：薄帷鑒明月。

㈣江總詩：蜘蛛作絲滿帳中。　鮑照詩：絲罥千里心。《選》注：罥，結也。

㈤魏文帝詩：哀箏順耳。

倚著陟略切如秦贅㊀，過平聲逢類楚狂。氣衝看平聲劍匣㊁，穎脫撫錐囊㊂。妖孽關東臭㊃，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蹋文場。餘力浮於海㊄，端憂問彼蒼㊅。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此述遣悶之情。上四自敘，中四傷時，末四感懷。隨地漂流，身如出贅矣。意多感憤，迹若楚狂矣。看劍，壯心猶在。撫囊，欲試未能。關東，安史之亂。隴右，吐蕃之警。時方右武，故文人失志。浮海，思避世。問蒼，乃悲天。萬事聽其自然，唯故國難忘，所以常悶耳。此章兩段，各十二句。

㈠《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㈡劍氣衝牛斗，出《張華傳》。

㈢《平原君傳》：夫賢者處世，譬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

㈣《後漢·來歙傳》：諸將方務關東。

㈤浮海，見《論語》。

㈥《月賦》：端憂多暇。《詩》：彼蒼者天。

江邊星月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江陵作。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㈠。天河元自白，江浦一作渚向來澄。映物連珠斷㈡，緣空一鏡升㈢。餘光隱一作憶更平聲漏，況乃露華凝㈣。

朱注：首章，詠雨後星月。首聯，江邊星月。雨後氣清，故云元白、向澄，此承首句。星月夜皎，故如珠連、鏡升，此承次句。更深光隱，則露華凝而天欲曉矣。末句，逗起下章。

㈠謝朓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㈡《漢·律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㈢古詩：破鏡飛上天。公孫乘《月賦》：蔽修堞而分鏡。

㈣謝莊詩：露華識猿音。

其二

江月辭風纜一作檻㈠，江星別霧一作露船。雞鳴還曙一作曉色㈡，鷺浴自晴川㈢。歷歷竟誰種㈣，悠悠何處圓㈤。客愁殊未已，他夕始去聲相鮮㈥。

朱注：次章，詠將曉星月。星月離舟，光將沒矣。雞鳴驚浴，天已曉矣。想星月無踪，而俟之他夕。蓋客愁藉之以頻遣也。

㈠謝惠連詩：亭亭映江月。

㈡江總詩：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蕭慤詩：野禽喧曙色。

㈢袁嶠之詩：俯仰晴川煥。

㈣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㈤謝莊《月賦》：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

㈥郭璞詩：容色更相鮮。

王嗣奭曰：二詩，照定星月，比偶發揮，如應制文字，別是一體。惜次章結句近拙，不見精彩耳。

舟月對驛近寺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舟中作。

更平聲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剎青楓外㈠，朱樓白水邊㈡。城烏啼眇眇㈢，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未眠。首聯，舟中月。金剎切寺，朱樓切驛，四句完題。烏啼鷺宿，月下見聞，鉤簾而望，借此遣懷也。

㈠《維摩經》：佛言佛滅後，以金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剎莊嚴而供養。《西京雜記》：以黃金爲剎。

林，遠望令人悲。《方輿勝覽》：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

㈡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黃希曰：江陵府松滋縣有白水鎮。

㈢《左傳》：城上有烏。《漢·文帝紀》：眇眇之身。注：眇眇，細末也。

舟中

年月同前。　鶴注：詩云驛樓，卽前詩題所云對驛也。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㈠。　結音係纜排魚網㈡，連檣並米船㈢。　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

飄泊南庭老㈣，祇應平聲學水仙㈤。　前詩，舟中月下所作。此詩，舟中朝起之作。　風餐雨宿，舟行苦況。魚網米船，舟前喧境。　顧注：昨夜今朝，變態不同，而繫舟如故，故有飄泊南庭之感。下四作一氣説。

㈠鮑照詩：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古詩：阻風餐柳下，值雨坐蓬窗。

㈡結，音係。《漢書》：張釋之跪爲王生結襪。

㈢郭璞賦：舳艫相屬，萬里連檣。

㈣趙傻曰：南庭謂南方之庭，猶北地謂之北庭，公泊舟於此，故自稱南庭老。

㈤邵注：馮夷得爲水仙，名河伯。《列仙傳》：琴高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旁。」果乘赤鯉來，留月餘，復入水去。吳均詩：是有琴高者，凌波去水仙。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陽城郡王，卽尚書衛伯玉。　初代宗幸陝，以衛有幹略，可當方面，任大事，拜荆南節度使。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夏至江陵作。史云：衛伯玉，大曆初丁母憂，則是夏未再期也。　雖曰起復，亦不當作樓命客賦詩，當時士論醜之，宜哉。　顧注：公詩極贊美揚厲，倘亦迫於賓主之情故耶。　《杜臆》：題云賦七字句，知當時無律詩之名，王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特請賦，亦以七言爲難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㊀，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㊁。自公多暇延參佐㊂，江漢風流萬古情。首章，誌新樓落成，而稱陽城韻具美㊂，投壺散帙有餘清㊃。碧窗朱栱，樓新故麗。霧宿雲浮，樓高故涼。瞻具美，言文武兼優。有餘清，言儒雅不俗。延參佐，暗事，在四句分截。碧窗二句，修可引羊球賦爲證，未知何據。濛用庾亮登樓事。黃生注：一席風流，與江漢相爲終古，命意弘遠。

㊀《廣雅》：南方曰炎天。

㊁舊注：晉羊球《登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碧窗二句，修可引羊球賦爲證，未知何據。濛濛濕濛濛之濕。細細二字，形容其輕。

㊂《司馬法》：左杖黃鉞。漢宗資爲中郎將，杖鉞督兵。《後漢・賈琮傳》：琮爲冀州刺史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祭遵傳》：爲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公投壺並用。

㊃《詩》：退食自公。《說文》：帙，書衣也。謝靈運詩：密林含餘清。謝靈運初襲封康樂公，後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爲娛，故與祭黃生曰：首句見時，結句見地，此杜詩章法。其全篇溫潤和雅，非公平日本色，却是盛唐正宗。又曰：杜詩善用清字，如「當暑著來清」，則以清爲涼；「關河霜雪清」，則以清爲寒；「天清木葉聞」，則以清爲靜；「沙亂雪山清」，則以清爲明；「天清皇子陂」，則以清爲露；「侍立小童清」，則以清爲秀；「衣乾枕席清」，則以清爲爽；「投壺散帙有餘清」，則以清爲閒，是也。

又作此奉衞王

與前首同時作。

西北樓成雄楚都㊀，遠開山嶽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㊁，三伏炎蒸定有無㊂。推轂幾年盛文儒。白頭授簡焉於虔切能賦㊄，愧似相如爲大夫㊅。

惟鎮靜㊃，曳裾終日而作謙己之辭，亦四句分截。顏箋：山岳分峙曰開，江湖流別曰散。此句見楚中形勝。樓極高，故二儀各還其高下。

樓最涼，故三伏莫定其有無。鎮靜則能愛民，文儒則知好士。末用梁王授簡事，切於郡王。

㊀黃生注：古詩：西北有高樓。起語用之，乃見句老。《前漢・地理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代宗時，江陵已陞爲南都。

㊁曹植《惟漢行》：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列子》：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記》：天高地下。黃生注：初時爲物所蔽，及登樓曠觀，始還出天地之高下，古今詩人不能道此。

㊂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爲伏日。孟康曰：周時無伏，至漢乃有此名。舊注：夏至後，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遠注：金畏火，見火而伏，惟長夏火最盛，秋初金方稚，尤爲相剋，故夏末秋初逢庚謂之伏。庾信詩：五月炎蒸氣。《西京雜記》：董仲舒曰：「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

㊃推轂，注見本卷。《劉惔別傳》：真長有雅裁，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

㊄《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晉・儒林傳》：迄漢孝武，蔚爲文儒。

㊀〈雪賦〉：梁王遊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寡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劉誠意伯〈題靈峰寺棲雲樓〉詩，中二聯云：九霄雨露宜高下，六月風雷送往還。青嶂曉光浮藻悅，銀河夜氣濕松關。本於兩詩佳句。

胡應麟曰：杜七言句，壯而閎大者：「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壯而高拔者：「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壯而豪宕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壯而沉婉者：「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壯而飛動者：「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壯而整嚴者：「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壯而典碩者：「紫氣關臨千官淑景移。」壯而奇峭者：「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壯而穠麗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壯而精深者：「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壯而瘦勁者：「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壯而古淡者：「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壯而感愴者：「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壯而悲哀者：「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結語之壯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語之壯者：「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拗字之壯者：「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雙字之壯者：「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以上諸句，古今作者，無出其範圍也。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秋未移公安前作。

昔承推奬分音問，愧匪挺生材㊀。遲暮宮臣忝㊁，艱危衮職陪㊂。揚鑣樊作鞭隨日馭㊃，折檻出雲臺㊄。罪戾寬猶活㊅，干戈塞先則切未開。首敍授官去位之故。推奬，謂房琯薦引。趙曰：公拜拾遺

時，掌供奉諫諍，故云官臣袞職。隨日，謂赴行在。折檻，指救房相。罪戾寬，張鎬救而得免。干戈塞，安史之亂未平。

㈠劉峻《辯命論》：孔墨之挺生。

㈡江淹《擬陸機》詩：矯跡厠宮臣。

㈢《詩》：袞職有闕。

㈣嵇康詩：揚鑣跼跼。

㈤朱雲折檻，別見前。

㈥《左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

星霜玄鳥變㈠，身世白駒催㈡。伏枕因超忽㈢，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蘇困切火㈣，三蟄楚祠雷㈤。望帝傳應平聲實㈥，昭王問不迴㈦。蛟螭深作橫去聲，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㈧，浮名安在哉。此記漂泊蜀變之迹。超忽句，承上星霜身世。往來句，起下巴火楚雷。望帝昭王，又承巴楚遺事。蛟螭豺虎，比悍將群盜。素業浮名，歎己志莫伸。黃希曰：公以乾元入蜀，於大曆二年下峽，是九鑽火也。自大曆元年秋至雲安，於大曆三年春下峽，是三蟄雷也。錢箋：上皇爲輔國劫遷西內，悒悒而崩，故以望帝、昭王喻之。昔人謂陶淵明悼國傷時，不欲顯斥，寓以他語，使奧漫不可指摘。知此，可與讀杜詩矣。

㈠《月令》：二月玄鳥至，八月玄鳥歸。

㈡《史記》：魏豹謝酈生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㈢超忽，言時光修忽。謝靈運詩：虛舟有超忽。

㈣九鑽句，卽鑽燧改火意，兼用巂巴噀酒爲雨滅火成都事。

又作以奉衛王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㊄《月令》：八月，雷乃收聲，故曰蟄。

㊅望帝化爲杜鵑，注見前。

㊆《左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湘中記》：益陽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或謂昭王没於此潭，因以爲名。

㊇《晉書》：陸納怒兄子俶曰：「穢我素業。」

琴烏曲怨憤㊀，庭鶴舞摧頹㊁。秋水一作雨漫湘竹一作水㊂，陰風過嶺梅㊃。苦搖求食尾㊄，常曝報恩鰓㊅。結舌防讒柄㊆，探腸有禍胎㊇。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㊈。饑藉家家米㊉，愁徵處處杯。此敍流寓江陵之事。琴怨鶴摧，乃興意。秋水陰風，切時景。求食，言逆旅之艱。報恩，言知己未酬。結舌二句，言世路險阻，途窮故哭，遭亂故哀。客況無聊，故借米尋杯。吳論：報恩，應前推奬之事。

㊀《琴録》：琴曲有《烏夜啼》。吳競《解題》：《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造也。義慶爲江州刺史，文帝徵之，家人大懼。妓妾夜聞烏啼，憂思而成曲。

㊁《韓非子》：師曠援琴奏流徵，有玄鶴二八，延頸而鳴，舒翼而舞。《舞鶴賦》：振迅騰摧。

㊂湘妃斑竹，注見前。

㊃大庾嶺多梅，人號爲梅嶺。

㊄司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而求食。

㊅辛氏《三秦記》：魚集龍門下，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曝腮而退。《三輔決録》：昆明池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游於池，見大魚銜索，帝取而去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魚之報也。」

㈦《前漢・李尋傳》：知者結舌，邪僞並進。吳注：《漢書・王章傳》：結諫臣之舌。

㈧庾信詩：探腸見膽無所惜。《枚乘傳》：禍生有胎。

㈨王粲有《七哀》詩。翰曰：哀漢亂也。

㈩藉，借也，如字讀，不必轉作籍。

休爲貧士歎，任受衆人咍音台㊀。得喪去聲初難識，榮枯劃易音異該。差此茲切池分組冕，合沓起嵩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吳作知屈宋才。漢庭和異域㊁，晉史坼一作拆中台㊂。霸業尋常體㊃，宗臣忌諱災㊄。

枯易見。如組冕起自嵩萊，崛起者得官矣。伊周不皆屈宋，樞要皆武夫矣。師氏曰：是時官資濫進，宿德元勳，多擯棄不用，數語蓋以諷也。胡震亨曰：和異域，言回紇和親。坼中台，言房琯道卒。霸業句，言和親乃漢道雜霸，非國體之正。宗臣句，言房琯建諸王分鎮之議，觸肅宗忌諱而得禍。何雲曰：廣德元年，房琯病卒於閬州。其年六月，回紇登里可汗歸蕃，皆代宗初元事，故牽連書之。

㊀《楚辭注》：楚人謂相嘲笑曰咍。

㊁《漢・匈奴傳》：高帝出白登圍，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㊂《晉書》：中台星坼，張華被誅。

㊃《史記》：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諸葛武侯傳》：霸業可成。

㊄《前漢・李尋傳》：開大明，除忌諱。後漢郎顗疏：稟性愚戇，不識忌諱。《魏志・魏覬傳》：犯顏色觸忌諱。

群公紛戮力，聖慮窅攀徘徊㊀。數色角切見銘鐘鼎㊁，真宜法斗魁㊂。願聞鋒鏑鑄㊃，莫使

棟梁摧㈤。磐石圭多剪㈥，凶門轂少推㈦。垂旒資穆穆㈧，祝網但恢恢㈨。赤雀翻然至㈩，黃龍詎一作不假媒(一)。此望朝政更新也。言今者群臣協力，聖主焦思，在諸將雖勒名鐘鼎，尚宜法斗魁以衛宸極。願聞以下，乃進策也。銷鋒鏑，生民可以休息。選棟梁，相臣毋用凡材。多剪圭，同姓自此蕃固。少推轂，藩鎮免於跋扈。且垂旒而法無爲，祝網以寬文法，則赤雀黃龍，嘉祥自致，而天下可治平矣。《博議》：此段自屬泛論，不必復主房琯。

㈠窅，深目也。

㈡《庾信集》：功烈則鐘鼎俱銘。

㈢《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爲玉衡。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㈣《始皇本紀》：秦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

㈤衛玠卒，謝琨哭之曰：「棟梁折，不覺哀。」晉陸抗拜司空，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索酒著柱間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爲柱石之臣，莫傾人棟梁。」

㈥《漢書》：高祖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史記》：成王封唐叔，剪桐葉爲圭。

㈦《淮南子》：大將受命已，則設明衣，剪指爪，鑿凶門而出。《馮唐傳》：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㈧《說文》：旒，垂玉也。《記》：衮冕王十二旒。《詩》：天子穆穆。又：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㈨古史：成湯祝網。《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㈩《春秋考異郵》：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尚書中候》：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一)《瑞應圖》：黃龍，四龍之長，王者不澆地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尚書中候》：舜沉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

卷舒圖，出入壇畔。《漢郊祀歌》：天馬徠，龍之媒。

賢非夢傅野㊀，隱類鑿顏坏普回切㊁。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末歎窮老飄零也。

故非傳説而類顏闔，心若死灰，不當復問天下事矣。此章，八句起，四句結，中四段各十二句。

㊀古史：高宗夢得説於傅巖之野。

㊁《淮南子》：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屋後牆也。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敍懷斐然之作

三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秋至荆南作。公與薛尚書有舊契，此因明府以寄之。詩意全重在尚書，中後分頌德敍懷兩段。斐然之作，猶云文思勃然而有作。《舊書·吐蕃傳》：大曆二年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户部尚書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景仙入朝，此詩云「聞道和親入」，又云「跋涉體何如」，則薛尚書必景仙也。薛明府，尚書之弟。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㊀。歲滿歸鳧舃，秋來把雁書㊁。荆門留美化㊂，姜被就離居㊃。

聞道去聲和親入，垂名報國餘㊄。連枝不日並㊅，八座幾時除㊆。送別奉寄，兩意兼提。客久，自謂。

別君，送薛。鳧舃，切石首令。雁書，寄薛尚書。留美化，別後遺愛。就離居，歸晤其兄。和親入，尚書使吐蕃而還，其名足垂後世。連枝，言兄弟聚首。八座，期明府陞陟也。

㊀隋尹式詩：西候追孫楚，南津送陸機。朱云：孫子荆有《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詩。注：陟陽，亭名。候，亭也。西候謂此，唐人每用之。趙次公作斗杓建西之候，謂秋日。

㊁鳧舄，雁書，注皆別見。

㊂唐蕭詵屯軍荆門，號荆門軍，在夷陵。

㊃姜被，注見前。

㊄陸機《豪士賦序》：志士思垂名於身後。《楊賜傳》：累世見寵，無以報國。

㊅蘇武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㊆《唐書》：劉洎疏：八座比於文昌。

往者胡星孛㊀，恭惟漢網疏㊁。風塵相溷胡孔切洞㊂，天地一丘墟㊃。殿瓦鴛鴦坼㊄，宮簾翡翠虛㊅。鈎陳摧徼道㊆，槍纛力軌切失儲胥㊇。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㊈。此敍禄山陷京事。

禄山稱亂，由朝廷過寵，故曰漢網疏。風塵，謂兵戈遍地。丘墟，謂城郭一空。瓦坼，謂天子出奔。簾虛，謂妃嬪皆走。

鈎陳，指侍衛。摧徼道，巡徼皆散矣。槍纛，指守禦。失儲胥，庫藏盡亡矣。陪巡，謂衣冠扈從。拮据，謂宗室憂勞。

㊀洙曰：星，指旄頭，其光四出，孛孛然也。

㊁《漢書·循吏傳》：禁網疏闊。

㊂《洞簫賦》：風溷洞而不絶。

㊃王粲詩：峭函一丘墟。

㊄《鄴中記》：鄴城銅雀臺，皆鴛鴦瓦。舊注：魏文帝問晉宣王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鴛鴦。」對曰：「後宮當有

暴死者。」

㈥《洞冥記》：漢武帝甘泉宮，起招仙閣，編翠羽麟毫以爲簾。

㈦《西都賦》：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又：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漢書注》：遊徼，循禁備盜賊。徼道，徼循之道。

㈧揚雄《長楊賦》：木擁槍梁，以爲儲胥。注：槍梁，作木槍相梁爲柵也。儲胥，言儲蓄以待所須。《杜臆》：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風雲長爲護儲胥。」宋子京詩：密疏叩儲胥。又：秋色遍儲胥。俱作皇居用之。

㈨任昉《齊景陵行狀》：地尊禮絶，親賢莫貳。《詩》：予手拮据。

公時呵貘音軋，乙黠切貙弋渚切㊀，首唱却鯨魚㊁。勢愜宗蕭相去聲，材非一范雎。尸填太行音杭道，血走浚儀渠㊂。紫微臨大角㊃，皇極正乘輿㊄。賞從去聲頻峨冕㊅，殊恩再直廬㊆。豈惟高衛霍，曾音層是接應平聲徐㊇。降集翻翔鳳㊈，追攀絶衆狙㊉。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此爲薛尚書頌德。前十句，功在兩京。後八句，才兼文武。

陳倉令，殺楊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是呵貘貙也。既克復扶風，又擊破賊兵，是却鯨魚也。時軍中乏餉，景仙控禦賊衝，故江淮之粟，得自襄陽達於扶風，其功與蕭何之轉輸關中相埒，不但如范雎之攻拔城邑也。舊注以蕭相比郭令公，以范雎比諸將，未合。

太行，乃思明之寇。浚儀，乃慶緒之兵。滍口即安陽河，時王師共會於此。函谷關，在陝州，東京復而舊憤可據也。

紫微臨，帝星復明也。皇極正，肅宗還京也。賞從，謂扈從有功。原注：再直廬者，薛舊執金吾，新授羽林軍，前後二將軍也。衛霍，比戰功。應徐，比文學。朱注：薛爲太子賓客，官在宮僚，故方之應徐。降集二句，言其才品超出，非衆人可及。雙宋玉，承應徐。兩穰苴，承衛霍。《誠齋詩話》：猶云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朱注：句法與「居

然雙捕虜」相似。次公以「降集」四句，爲兼美兄弟，非也。

㈠《爾雅》：貔貙，類貙虎，摩牙食人。《述異記》：貔貙，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

㈡《傅亮傳》：首唱大義，興復王室。《左傳》：取其鯨鯢，以爲京觀。

㈢《水經注》：禹塞滎澤，淫水於滎陽下，引河通淮、泗，名浪蕩渠，一名浚儀渠。《舊唐書》：浚儀縣，屬汴州。

㈣《元和郡縣志》：滽水出磁州滽陽縣西北四十五里。鼓山亦曰滽山，泉源奮湧若滽水，故以滽名之。太行八陘，第四曰滽口陘，對鄴西，山嶺高深，實爲險絶。祿山破東京，先至函關，後入潼關。

㈤《隋志》：紫微，大帝之座也。又：大角一星，在攝提，天王座也，又名天棟。

㈥《書》：建用皇極。舊注云：乘輿反正。

㈦《左傳》：晉侯賞從亡者。

㈧《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書音義》：直宿曰廬。

㈨衛青、霍去病，漢武名將。應德璉、徐公幹，魏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

㈩賈誼賦：鳳凰翔於千仞兮。

⑪《列子》：智籠衆狙。

⑫《風賦序》：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⑬《史記》：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鑒徹勞懸鏡㈠，荒蕪已荷去聲鋤㈡。嚮來披述作㈢，重平聲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去聲，青雲

亦卷舒㊃。經綸功不朽㊄，跋涉體何如㊅。應平聲訝躭湖橘㊆，常餐占去聲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耀㊇，不記改蟾蜍㊈。烟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㊉。此與薛尚書敍懷。前八句，敍薛交情。後十句，自敍旅況。言尚書有知人之鑒，惜己之荒蕪，不足有爲也。述作中見其吹噓，所謂鑒徹也。白頭無意於青雲，所謂荒蕪也。經綸，指薛能戡亂。跋涉，謂薛曾和蕃。湖橘四語，述貧病流離之狀。淹投閣，久於蜀。惜曳裾，不干人。熠耀飛而歲忽換，故可驚。蟾蜍改，而月頻移，故不記也。自峽至荆，又將渡江淮、過孟諸而北歸矣。

㊀朱注：懸鏡，如水鏡之懸也。秦嘉詩：明鏡可鑒形。

㊁陶潛詩：眷言終荷鋤。

㊂魏文帝《與吳質書》：斐然有述作意。原注：石首處見公新文一通。

㊃《史記·范雎傳》：須賈曰：「君能自致青雲之上。」

㊄《易》：君子以經綸。

㊅《詩》：大夫跋涉。

㊆潭州有橘洲。

㊇《詩》：熠燿宵行。注：螢火也。

㊈張載詩：下車如昨日，蟾蜍四五圓。

㊉《禹貢》：導菏澤，被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注：在睢陽縣東北。

湯池雖險固㊀，遼海尚填淤㊁。努力輸肝膽㊂，休煩獨起予㊃。以勗勉尚書作結。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敍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金湯，指長安。遼

海，在河北。時幽薊尚有不順命者，故勸其努力報君，不必專以起予爲念。起予，依《杜臆》，照上吹噓説。舊解謂休作詩以起予，是泥《論語》「子夏起予」耳。　此章，前二段各十句，中二段各十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齊書》：文宣常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唐邕曰：「金城湯池。」

㈡《通鑑》：大曆三年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與朱泚、朱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自稱留後，朝廷不能制，故云「遼海尚填淤」。《前漢·溝洫志》：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注：填淤，謂壅泥也。

㈢《史記》：蒯通曰：「臣願披腹心、輸肝膽。」

㈣沈約詩：起予聖衷，此借言起廢也。

朱鶴齡曰：新舊書皆不立《薛景仙傳》，《逆臣傳》載：代宗討史朝義，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請以勇士二萬，摧鋒死賊。觀此詩滏口數語，則收東京時，景仙嘗會師滏陽，立功河北矣。《舊書》：至德元載十二月，秦州都督郭英乂，代景仙爲鳳翔太守，而不言景仙遷轉何官。此詩云「殊恩再直廬」，豈景仙自鳳翔入，卽歷金吾羽林之職耶。史家闕軼甚多，可據此補之。又《通鑑》：廣德二年正月，吐蕃陷京師。既去，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景仙嘗官宮僚，故以應徐比之也。公與景仙，俱扈從還京。景仙獨承恩侍直，官躋八座。嘗從以下，雖云頌美，流落淹遲之感，實寓其中。

杜詩排律，其前後段落，必多寡勻稱，未有長短錯出者。此詩，諸家分截，亦尚未清，細玩，始見其整齊也。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二

暮歸

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按：是年暮秋在公安作。

霜黃碧梧白鶴棲㊀，城上擊柝復扶又切烏啼㊁。客子入門月皎皎㊂，誰家搗練風淒淒㊃。南渡桂水闕舟楫㊄，北歸秦一作洛，非川多鼓鼙㊅。年過平聲半百不稱去聲意，明日看雲還杖藜㊆。

上四，暮歸見聞之景。下四，暮歸流落之感。《杜臆》：闕舟楫，無錢雇船。多鼓鼙，吐蕃爲寇。杖藜看雲，可謂安時而處順者。黃生注：朝出於斯，暮歸於斯，南渡不可，北歸不能。年老客居失意，可勝道哉。起一復字，結一還字，見日日如是，皆無可奈何之詞。

㊀梁鮑泉詩：露色已成霜，楸梧半欲黃。邵氏謂鶴不木棲，恐是白鵠。然《詠懷古跡》云「古廟松杉巢水鶴」，亦言棲木矣。《抱朴子》：千年之鶴，能隨時而鳴，登於木上。

㊁漢童謠：城上烏，尾畢逋。《易》：重門擊柝。陳後主詩：烏啼漢没天應曙。

㊂客子，自謂。《史記·范雎傳》：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記》：客入門而左。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

㊃樂府《折楊柳歌》：夜開搗衣聲，窈窕誰家婦。　漢昭帝歌：涼風淒淒揚棹歌。

㊄《楚辭》：淼南渡之焉如。　廣東韶州有桂水，其地北抵湖廣衡州之桂陽。　《易》：舟楫之利。

㊅《水經注》：秦水，出大隴山。　歷秦川，川有秦亭，秦仲所封也。　《記》：君子聽鼓鼙之聲。　《通鑑》：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復寇靈邠，京師戒嚴。　邠去京師不滿四百里。

㊆黃生注：陶詩《停雲》，爲思友也。

盧世淮曰：《崔氏東山草堂》、《暮歸》、《曉發公安》三首，皆拗調詩之絶佳者。「愛汝玉山」，前半篇高爽鮮新，操勝於人。　後半篇質款近情，詼諧有趣。　詩之頓放宜如此。「霜黃碧梧」，全首矯秀，原是悲詩，却絶無一點悲愁滯氣犯其筆端，讀去如竹枝樂府。　《曉發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搖曳脱灑，真七言律中散仙也。

申涵光曰：作拗體詩，須有疏斜之致，不衫不履，如「客子入門月皎皎」，及「落日更見漁樵人」，語出天然，欲不拗不可得，而此一首律中帶古，傾欹錯落，尤爲入化。　又曰：「霜黃碧梧白鶴棲」，一句中用三個顏色字，見安插頓放之妙。　李空同云：野寺霜黃鎖碧梧」，此偷用杜句，黃碧之中，隔一鎖字，而文義却難通矣。

毛奇齡曰：杜律拗體，較他人獨合聲律，即諸詩皆然，始知通人必知音也。

哭李尚書之芳

鶴注：詩當作於大曆三年秋，江陵府。　考《宗室世系表》，之芳，乃蔣王惲之孫。　又《舊史》云，安禄山奏爲范陽司馬，禄山反，自投歸京師，廣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黃生曰：時公在公安，而李殁於江陵。

漳濱與嵩里㊀，逝水竟同年。欲挂《英華》作把留徐劍㊁，猶迴憶戴船㊂。

日同年。挂劍，將赴弔。迴船，不果行也。

㊀劉楨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洙曰：魏文帝爲太子時，應瑒、劉楨，並見友善。李歷禮部尚書，薨於太子賓客，故用漳濱事。嵩里，注見十六卷。

㊁挂劍，注見十四卷。

㊂戴船，注見九卷。

相知成白首㊀，此別間去聲黃泉㊁。風雨嗟何及㊂，江湖涕泫然㊃。修文將管輅㊄，奉使去聲

失張騫。史閣行人在㊅，詩家秀句傳㊆。此記交情遺事。風雨思友，又值江湖，更覺哀慘矣。修文，言精靈不沒。奉使，指出使吐蕃。下二分承。

㊀潘岳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㊁《左傳》：鄭莊公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㊂《詩》：風雨淒淒。序：《風雨》，思君子也。《詩》：何嗟及矣。

㊃《文中子》：泫然流涕。

㊄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注見十四卷。《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謂弟辰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婚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杜臆》：修文句，兼用兩事。

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

㊐鍾嶸《詩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道。

客亭鞍馬絕，旅榻網蟲懸㊀。復魄一作塊昭丘遠㊁，歸魂素滻偏㊂。樵蘇封葬地㊃，喉舌罷朝音潮天㊄。秋色凋春草㊅，王孫若個邊㊆。末傷其客死遠歸也。馬絕蟲懸，見空館荒涼。昭丘素滻，言歸途遼闊。喉舌，點尚書。秋色，點時景。王孫，切李姓。若個邊，言葬於舊壘之傍。此章，前段四句，中後八句。

㊀沈約詩：網蟲垂户織。

㊁《記》：復諸侯以褒衣。鄭司農曰：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

㊂潘岳《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

㊃任昉《卞忠貞墓啓》：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㊄《後漢・李固傳》：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猶陛下之喉舌。

㊅《楚辭・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㊆若個，唐人方言。沈佺期詩：京華若個邊。昭丘，楚昭王墓。

重平聲題

涕泗不能收，哭君餘一作余白頭。兒童相識一作顧盡，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濕㊀，湖風井徑秋㊁。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平聲劉㊂。涕不能收，拈重哭意。下三句，有身世無窮之悲。江湖風雨，對景悽然。客減應劉，李爲太子賓客也。申涵光曰：《哭李尚書》二首，是挽詩絕調。兒童相識盡，哭及衆友。宇宙此生浮，兼

哭自己矣。 黃注：三四申明餘字意。

㊀何遜詩：蕭蕭江雨聲。 《檀弓》：銘者，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

㊁《蕪城賦》：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壠殘。 注：九夫爲井，遂上有徑。 黃生注：井徑，似指隧道，今形家目穴內爲金井。

㊂原注：李公薨於太子賓客。 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哭李常侍嶧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冬江陵作。 李常侍，蓋死於廣南，歸葬長安。公逢於江漢間而哭之也。 《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省，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

一代風流盡㊀，修文地下深。 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㊁。 短日行梅嶺㊂，寒山一作江落桂林㊃。 長安若個伴一作畔，猶想映貂金㊄。 首章，悼常侍之亡。 上四爲自己惜，下四爲他人惜也。 梅嶺、桂林之間，歸櫬已在中途，而長安同伴，猶望生還，蓋愛之深而不忍其死也。

㊀《齊史》：張緒卒，從弟融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㊁曹丕《與吳質書》：伯牙絶絃於鍾子期，痛知音之難遇也。

㊂《史記・東越傳》：令諸侯屯豫章梅嶺。

㊃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水凌寒山。 舊注：桂林，指衡州之桂陽。

㊄唐制，侍中冠金蟬珥貂。

其二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㊀。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㊁，呼兒檢贈詩㊂。發揮王子表㊃，不愧史臣詞。次章，於往日交情，現前哀死，身後留名，曲盡之矣。公昔在長安，與李同入青瑣之門，後李在銅梁，公疏於一辭之寄。今旅櫬相逢，但有歿後一哭耳。尋書檢詩，常侍手跡所在。王子表，李爲宗室也。史臣有詞，錄其素行也。

㊀唐銅梁縣，屬渝州，隸劍南道。渝州，卽今重慶府。

㊁周捨《上雲樂》：乃欲次第説。《釋名》：弟，第也，言次第相生也。則第字本與弟相通，故可對兒。古詩：遺我一書札。

㊂又：呼兒烹鯉魚。　應瑒詩：贈詩見存慰。

㊃《漢書》有《王子侯表》。

楊德周曰：詩有假對法，如「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以日對雲，以第對兒，是也。後人濫觴，借一對柏，以十對遷，謬矣。　葉石林謂杜詩對偶至嚴，必無散句，甚欲改今日爲令尹，則又太拘。至《東原録》又改今日爲金日磾没入官，輸黄門養馬。唐中興時，贊普入中國，必有相類，故杜用之。更穿鑿不通矣。

舟一有中字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去聲

公安，在江陵之南，故出南浦也。時鄭審爲江陵少尹。

鶴注：此當是大曆三年秋作，是時公移居公安。公舟楫復扶又切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㊀。形骸元土木㊁，

百年同棄物㈢，萬國盡窮途。此舟行有感。《杜臆》：起語突然，悲不自勝，言己之飄流無定，皆因亂離所致，今身棄途窮，將安託乎？　申涵光曰：「更欲投何處」，窮途堪涕。「干戈送老儒」，暮景足悲。

㈠賈誼云：何必懷此都。

㈡嵇康土木形骸。

㈢《老子》：聖人嘗善救人，故無棄物。

雨洗平沙淨㈠，天衢闊岸紆。鳴螿音將隨泛梗㈡，別燕起一作赴秋菰。棲託難高卧㈢，饑寒迫向隅㈣。寂寥相呴沫㈤，浩蕩報恩珠㈥。此撫景言情。雨洗二句，南浦之景。鳴螿二句，秋候之景。謀棲託而不能安卧，總爲饑寒所驅耳。《杜臆》：人少相呴之沫，而己亦曠於報恩之珠，見人情不足深怪，與一味責人者不同。

㈠謝朓詩：雨洗花葉鮮。

㈡《爾雅注》：蜩，一名寒蜩，又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趙曰：螿得梗而託之，故隨泛梗而鳴。

㈢《世說》：謝公與王右軍書：「敬和棲託好佳。」

㈣徐悱詩：向隅獨心傷。

㈤《莊子》：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㈥洙曰：隋侯見傷蛇，以藥封之，蛇銜明珠以報。

溟漲鯨波動㈠，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當作解榻，東逝想乘桴㈡。溢竊商歌聽㈢，時憂卞泣誅㈣。經過平聲憶鄭驛，斟酌旅情孤㈤。末乃敍懷別鄭。《杜臆》：見雁影而問南征，對鯨波而想東逝，所往哭李常侍嶧二首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尚未定耳。商歌、卞泣，知己難逢也。每有經過，便思鄭尹，爲其能酌酒以慰旅情。如前此兩飲湖亭，皆是。此章三段各八句。

㊀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

㊁曹植詩：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㊂甯戚商歌，注見二十卷。

㊃《韓非子》：卞和得玉璞以獻楚王，王刖其足，乃抱璞而哭於荆山之下。

㊄蘇武詩：願子留斟酌，敍此平生親。

移居公安山館

朱氏編在大曆三年冬自江陵至公安時作。《唐書》：公安縣，屬江陵府。《杜臆》：公安山，在荆州東南七十里。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迥櫂作逾，一作遠宿雲端㊀。山鬼吹燈滅㊁，廚人語夜闌㊂。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㊃？此移居公安時，途次所作。上半，投宿之景。下半，將發之事。黄注：三四本屬苦境，翻得佳語。雞鳴之前，廚人夜起，因手燈吹滅，戲語爲鬼所吹。細人口角如此。兩句用倒插法。問乃問道，安謂安眠也。

㊀鮑照詩：雲端楚山見。

㊁《楚辭》有《山鬼》篇。

㊂傅玄詩：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

㈣世亂，是秋又有吐蕃之警也。

醉歌行贈公安《英華》有縣字顏十一本無十字少去聲府請顧八題壁

鶴注：此大曆三年至公安時作。是公作詩，而使顧書於少府之壁。　邵注：顏少府，公安尉也。　朱注：顧八，卽顧文學戒奢。

神仙中人不易音異得㊀，顏氏之子才孤標㊁。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　先稱美顏少府。　天馬遠行，秋鷹高舉，正見才氣孤標。　洙曰：言負駿逸之才，以待用也。

㊀鶴注：梅福爲南昌尉，謂之神仙尉。此以顏爲尉而用之。《世説》：杜乂，預之孫，美姿容，王逸少目之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也。」

㊁《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梁元帝碑文：獨振孤標，倫數之所遠絶。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㊀，君不見西漢杜陵老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去聲君掃。　次記題壁作歌。　君指顏少府。　兩用君不見，意氣豪放。　詩家，自謂。　筆勢，謂顧。　詞承詩家，翰承筆勢。

㊀《前漢·仲長統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㊁杜陵在西京，故曰西漢。

是日霜風凍七澤㊀，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㊁，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英華》有醉字歌行歌主客。　末賦景而兼言情。　七澤、烏蠻，記地。霜風、落照，記時。　下三句，結出醉歌，以誌一時賓主之興。

此章前二段各四句，後段五句收結，歌行體，可以錯綜也。

㊀《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小者，名曰雲夢。　烏蠻在西。　赤壁在東。落照自西而映東也。

㊁《漢書》：楊惲曰：「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魏文帝《與吳質書》：昔日游處，每至酒酣耳熱，仰面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也。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秋公安作。　歐陽公《集古録》：唐呂諲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　《西溪叢語》：呂公表，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誠奢書。　《唐書》：洪州豫章郡，吉州廬陵郡，俱屬江西道，採訪使治洪州。

中郎石經後㊀，八分蓋憔悴。　顧侯運鑪錘㊁，筆力破餘地㊂。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顯平秘切顯名，是以數子至。　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㊃。　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　顧侯運鑪錘㊁，筆力破餘地㊂。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顯名，是以數子至。　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㊃。　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　顧侯書法見重於朝廷。　《杜臆》：謹守途轍，謂之奴書。　筆力破餘地，是深於論書者。　明皇御札精工，知其揄揚不爽矣。

各不二，蒙恩如一。　侍諸王，使講書法也。

㊀《水經注》：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

㊁洙曰：運鑪錘，言能鍛鍊以成一家之書。　《莊子》：皆在鑪錘之間耳。

㈢《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莊子》：恢乎有餘地。

㈣《西都賦》：綴以二華，巨靈贔屭。注：贔屭，作力之貌。

㈤《書苑》：明皇好圖畫，工八分章草，豐茂英特。張説等獻詩，明皇各賜贊褒美，自於彩箋上八分書之。妙其書，稱美三人也。

㈥盧諶《贈劉琨詩序》：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

㈦衞恒《字勢》：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

㈧《易・繫辭》：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文學與我游㈠，蕭疏外聲利。追隨二十載上聲，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去聲宅，文翰飛省寺。

視我揚馬一作班揚間，白首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脱黄金轡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

古來事反覆音福，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㈢。才盡傷形骸《英華》作骸，一作體㈣。

病渴污去聲官位㈤。故舊獨依然㈥，時危話顛躋㈦。此敍平日交情，見其始終無間。二十載，通前後而言。高歌以下，憶長安事。窮巷脱轡，再會公安也。遲暮敢墜，克踐白首之言矣。才盡以下，自傷老病而喜顧之舊好依然。

㈠《前漢・儒林傳》：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宣帝紀》：詔内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㈡趙曰：黄金轡，言其富貴也。

㈢顔延之《五君詠》：仲容青雲器。言其器之高遠。此云誰是青雲器，歎貴者未必賢也。

㈣才盡，用江淹事。

㈤李尋曰：久污玉堂之署。

㈥朱超道詩：悵望轉依然。

㈦《書・微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

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去聲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鼉好去聲爲祟㈠。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颮駛。崩騰戎馬際一作險㈡，往往殺長子兩切吏㈢。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去聲，下同。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此因洪吉之行，望其留心世事。我甘句，承上。子負句，起下。少稱遂，不能愜心也。順衆意，委蛇從俗也。舟楫四句，備言水路之險，此應上辛苦行。戎馬四句，以防亂告東諸侯，侯乃州刺史也。邦本四句，以愛民告皇華使，使卽觀察使也。使臣二句，言觀察爲民擇官，必能進有德者而歷試之。此十句，應上憂世志。

㈠《莊子》：其鬼不祟。

㈡李顒《雷賦》：潰淪隱轔，崩騰磊落。

㈢鶴注：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刺史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所謂往往殺長吏也。

㈣洪吉州在荆州之東，故曰東諸侯。《舊史》：大曆二年魏少游爲洪州刺史，兼江西觀察使。洪州卽觀察使治所也。

㈤《書》：民惟邦本。

㈥《五略》：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費香餌，卽招徠意。

惻隱誅求情，固應平聲賢愚異。烈一作列士惡烏固切苟得，俊傑思自致㊀。郊載酸鼻㊁。末戒其失身於所往，見朋友相規之意。見民困誅求，而動惻隱之情，賢者諒當異於庸愚，此行豈可苟得而不思自盡乎。贈言酸鼻，臨別丁寧也。此章十六句起，六句結，中二段各二十句。

㊀《史記》：不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㊁陸機《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㊂江淹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王嗣奭曰：此詩全篇無一字虛飾，可以知其相與之情。至末，而愛民之真懇，規友之直諒，又兩見之矣。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去聲府

年月同上。顧注：時公在官亭夕坐，候少府不至，故戲爲此簡。漢章帝詔：過止官亭，無雇舍宿。

南国調寒杵㊀，西江浸日車㊁。客愁連蟋蟀㊂，亭古帶蒹葭㊃。不返青絲鞚㊄，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㊅。上四，亭前夕景，記其聞見。下四，坐待少府，戲簡索飲也。杵聲應節，故曰調。日影沉江，故曰浸。顧注：用一連字，倍增客情悽切。用一帶字，愈覺亭畔蒼涼。鞚疑不返，恐留客無人。燭曰虛燒，恐燈前無酒，故有落句爲戲。

㊀庾信《搗衣詩》：南國女郎砧，調聲不用琴。《杜臆》：搗衣杵，有音節，俗謂之花練槌。司空曙詩「宮響傳花杵」，即此意也。

㈡又云：西江即蜀江。

㈢《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㈣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㈤梁元帝詩：宛轉青絲鞚。

㈥流霞，注見十七卷。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鶴注：公於大曆三年秋移居公安。

衛侯不易音異得，余病汝知之㈠。雅量涵高遠㈡，清襟照等夷㈢。平生感意氣，
詞㈣。江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㈤。從衛郎敍起。公處貧病，而衛獨知之。由其雅量能涵
感其平時意氣，如江海之流易合。又愛其少而能文，知風雲之會有期也。

㈠予病汝知，猶管仲言知我貧故也。

㈡《魏志》：曹公曰：「周瑜雅量高致。」

㈢袁粲《答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張良傳》：諸將皆陛下舊等夷。

㈣秦嘉詩：少小罹煢獨。鍾嶸《詩品》：文詞之命世也。

㈤古詩：風雲若遇會。

形容勞宇宙㈠，質樸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㈡。水烟通徑草，秋露
接園葵㈢。入

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飢。此敍公安旅況。謝軒墀，作幽人遁迹。勞宇宙，則流年已逝。水烟秋露，言風景淒涼。

㊀陶潛《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

㊁《後漢・傅毅傳》：徂年如流。

㊂陸士衡詩：種葵北園中，零露垂鮮澤。

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㊀。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以贈衛意作結。宴語誰供，惟伴烏几，則交態之薄可知，故得衛郎而憂思頓豁耳。末句，仍應雅量清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結。

㊀《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盧元昌曰：公在江陵，至小吏相輕，吾道窮矣。於顏少府曰不易得，於衛大郎亦曰不易得，志幸亦志慨也。是時公安有警，故於《山館》有「世亂敢求安」句，後《曉發》則曰「鄰雞野哭如昨日」，《發劉郎浦》則曰「岸上空村盡豺虎」。此章「入邑豺狼鬬」，必有所指矣。

公安送韋二少去聲府匡贊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秋晚作。是年吐蕃入寇，故詩云兵甲黃塵。　邵注：少府，今之典史。匡贊，韋名也。

逍遥公後世多賢㊀，送爾維舟惜此俗本作別筵。念我能書一作常能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

時危兵革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㊁，斷腸分手各風烟㊂。上四送韋之情，下

四離別之感。《演義》：韋蓋後輩而知慕公者，故起用樸直之詞。詩不必傳，舊指韋詩。《演義》謂公詩多傷時語，故囑其不必浪傳。時逢兵革，身泊江湖，白髮之年，短如秋日。此情此景，乃今古所同悲者，況故人分手於風烟之際，能不爲之傷心而腸斷乎！四語疊遞，意極慘悽。

㊀朱注：《唐書》：韋嗣立，中宗亦封爲逍遥公。韋氏九房，以夐後爲逍遥公房，嗣立後爲小逍遥公房。田注：此詩所云逍遥公，指韋夐也。《北史》：周韋夐，養高不仕，明帝號爲逍遥公。

㊁潘岳《西征賦》：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㊂謝朓《送王撫軍》詩：分手東城闉。《別賦》：造分手而衡涕。

公安縣懷古

年地同上。

野曠吕蒙營，江深劉備城㊀。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㊁。

首二遺迹，三四時景。下述懷古之意。野曠寒侵，江深浪激，劉合君臣，吕爭戰伐，四句各用分承，長嘯含情，傷迹在而人已亡矣。胡夏客云：此嘯從抱膝吟《梁父》化出。先主之待關張，誼同兄弟，其得孔明，歡如魚水，所謂「灑落君臣契」也。吕蒙之破皖城，軍士皆騰躍而升。其擒廬陵賊帥，孫權稱其百鳥不如一鶚。所謂「飛騰戰伐名」也。黄生注：結以前浦二字，綰住前半，以含情二字，雙綰後半，章法極整。

㊀《寰宇記》：公安縣有孱陵城。《十三州志》：吴大帝封吕蒙爲孱陵侯，即此地。《水經注》：滄水，東至孱陵縣，入油水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陵。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澤。《荆州記》：吴大帝推劉備爲左將

軍、荆州牧，鎮油口，卽居此城，時人號爲左公，故名其城公安也。《名勝志》：公安縣北二十五里，有呂蒙城，卽呂蒙所屯兵處。

㈡阮籍見孫登，長嘯而返。嘯，蹙口出聲也。

先主得公安，使關羽守之。及羽討樊城，呂蒙乘虛襲之，孫劉之戰爭，始自公安。漢業之不振，亦撓於公安。公至其地，故弔古而有慨。近年常州呂城之處，有修關壯繆廟，掘地得呂蒙墓者，千年姦窟，一朝發露，事奇而快。

呀虛加切鶻胡骨切行

蔡夢弼編在大曆三年江陵詩內，以詩有江邊秋日語也。然在夔州亦可言之，今姑依蔡編，未定何年耳。錢箋：此詩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呀，張口貌。

病鶻孤陳作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英華》作月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疏翮稀毛不可狀。彊神非舊作迷復扶又切皂雕前㊀，俊才早在蒼鷹上。此見呀鶻而自傷也。首段，寫其病憊之狀。俗眼看醜，憎其病廢。雁鴉回首，畏其餘威。緊腦二句，仍摹其病態。彊神二句，迴想其猛氣。

㊀迷復二字，出《易·復卦》，言迷於所復也。上文有迷所向，下句不應又用迷復，當作非復爲是。

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一作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㊀，失聲濺血非其心。下段深致憐惜之意。言當此天寒物藏，正鶻鳥凌厲之秋，此時應有一擊，而悲鳴悽慘如此，豈其本心乎？

㊀擲，投也，鷙鳥搏物，必自上投下。

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秋作。　邵注：王必荊州人，閑居邑中者。

漢主追韓信㊀，蒼生起謝安㊁。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要平聲，一作邀近，他鄉意《英華》作意，一作思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首章，宴中有感。古人皆獲大用，而使君乃漂泊艱難，惜其不遇也。若己之逆旅他鄉，亦唯借酒寬懷耳。不才高卧，豈望泥蟠復奮乎？又自解也。五六點宴。

㊀《史記》：高帝入關，諸將多道亡者，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

㊁《晉書》：謝安高卧東山，當時皆曰：「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　《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　《揚子法言》：龍蟠於泥。

其二

泛愛容霜鬢一作髮㊀，留歡卜夜閒一作闌，一作上夜闌㊁。自吟詩送老，相對酒開顏㊂。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一作舊山。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次章，宴時之興。愛而留宴，德使君也。送老，承霜鬢。開顏，頂留歡。今當戎馬之地，使君獨有故園，不覺留連而醉歸耳。五六，點王宅。

㊀《杜臆》：公詩每用泛愛，蓋以衆人自居也。《前漢·伍被傳》：泛愛烝庶。《後漢書》：李軼曰：「劉伯升兄弟，泛愛容衆。」殷仲文詩：廣筵散泛愛。

㊁《英華辯證》：世傳杜公不避家諱，其實非也。卞圜集杜詩及別本自是「留歡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或改作夜闌，

又不在韻。盧注：王維《登裴迪小樓》云：「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顧炎武曰：閒乃閑暇，於閑字自不相犯。

㈢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胸。

送覃二判官

詩云「卧荆衡」，當是大曆三年江陵作。

先帝一作皇弓劍遠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扶又切謁承明㈡。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㈢。此送覃而動歸朝之興。先帝，指肅宗。白頭，公自謂。

㈠牛弘《隋文帝頌》：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前漢·郊祀志》：黄帝鼎成，騎龍上天，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列仙傳》：黄帝葬橋山，山崩，空棺無尸，唯劍舄在焉。

㈡《前漢·嚴助傳》：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曹植詩：謁帝承明廬。

㈢《唐書》：至德二載十一月，上御丹鳳門下制，即此城門。

遲遲戀屈音厥宋，渺渺卧荆衡㈠。魂斷航舸居何切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上聲赤霄行㈡。此申言別後思歸之意。身卧荆衡，而見乘舸遠去者，何堪復滯水濱乎？故欲寒時一返舊京也。曰承明、曰丹鳳、曰赤霄，懷君戀闕之誠，篇中蓋三致意焉。此章兩段，各六句。

㈠屈宋，自比賦詩。荆衡，謂荆門衡岳。

㈡《太宗實録》：貞觀六年二月，宴三品已上於九成宫赤霄殿。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鶴注：此大曆三年冬作。　晉肅，李賀之父，見韓文《諱辯》。　《唐書》：沔州，漢陽郡。鄂州，江夏郡。俱屬江南西道，後併沔州入鄂州。

正解柴桑纜㊀，仍看平聲蜀道行。　檣烏相背音悖發㊁，塞雁一行音杭鳴。　南紀連銅柱㊂，西江接錦城㊃。　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㊄。　上四送別之情，下四別後之慨。　方舟背發，不如雁序同行矣。　南紀、西江，頂上背發。　寄卜君平，問何時得免漂泊也。　李稱弟，故用雁行。　往蜀中，故引君平。

㊀黃生注：柴桑，在江州。　前詩云「江州涕不禁」，豈公有弟客此，而欲訪之耶？　又詩「九江春色外，三峽暮帆前」，知公久有此興，或此行終不果耳。　《通典》：潯陽縣南楚城驛，即漢柴桑縣也。　《一統志》：在今九江府城南。

㊁檣烏，檣上相風烏。　劉孝綽詩：別有啼烏曲，東西相背飛。

㊂趙注：南紀，江漢也，下沔鄂所經。　《杜臆》：《名勝志》：銅柱，在衡陽縣城北百二十里，與馬援交阯之銅柱不同。將關羽分界，共立銅柱爲誓。　公將下衡州，正指此處，與吳黃武二年，都督程普與蜀

㊃世說：成都城皆種芙蓉，至秋開，望之若錦。

㊄舊注：嚴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即閉肆下簾。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鶴注：此當是大曆三年冬作。《後漢・郊祀志》：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出家，絶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舊注：沙門，乃僧之通稱，梁會稽沙門惠皎作《高僧傳》云，漢始有沙門。太易，僧名。

隱居欲就廬山遠㊀，麗藻初逢休上人㊁。數色角切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㊂。沙村白雪仍含凍㊃，江縣紅梅已放春。先去聲踏鑪峰置蘭若爾者切㊄，徐飛錫杖出風塵㊅。上四，贊太易詩詞。五六，誌相別時地。末則望其修道廬山也。澤州陳冢宰云：末二句，言太易當築室鑪峰，以俟道成飛舉。舊解謂公欲先往廬山置寺，以待太易之來，遂引志公爭山麓事，以證飛錫，其説非也。此本用廬山神仙事。

㊀廬山，在江西九江府。周武王時，匡俗先生兄弟七人隱於此，因號匡廬山。晉惠遠，姓賈氏，見廬山清淨，遂居焉。公欲就者，蓋託言也。

㊁麗藻，謂文詞葩麗。《文賦》：嘉麗藻之彬彬。宋惠休，姓湯氏，能詩，宋世祖令其還俗。張華《感婚賦》：心神内正。擬者，欲和其詩也。

㊂任昉詩：已矣生平事，咏歌盈篋笥。

㊃《上林賦》：其北含凍裂地。

㊄《辯林》曰：梵言阿蘭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乃香潔草菴之意。

㊅《廬山神仙詩序》云：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阻絶重險，窈窕冲深，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衣，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陵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窮日蒼蒼，翳然滅迹。

久客

黃編在廣德二年，閬州詩內。蔡氏編在大曆三年江陵詩內。按：是年正月，公出峽，三月，至江陵，秋晚，遷公安，冬之岳陽。詩言小吏相輕，蓋其時落落寡合也。又引王粲、賈生皆楚中事，應在出峽以後。

羈旅知交態㊀，淹留見俗情㊁。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㊂。去國哀王粲㊃，傷時哭賈生㊄。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㊅。

《杜臆》：交態俗情，世人類然，而小吏爲最。其見輕者，爲衰顏也。顧注：狐狸比小吏，豺虎比亂賊，言一己見侮，猶可自解，天下遭亂，憂不能釋耳。公《述懷》詩「豺虎亂雄猜」，意有所指。時楊子琳、崔寧之徒，互相攻擊，所云豺虎縱橫也。黃鶴以爲吐蕃，誤矣。

㊀《鄭當時傳》：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㊁《抱朴子》：仲尼不免乎俗情。

㊂《過秦論》：小吏罵而榜笞之。

㊃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故其詩云：「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㊄賈誼上書言時事，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

㊅《前漢·孫寶傳》：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冬深　一作《卽日》

黃編在雲安，蔡編在夔州。今按公在雲安一冬，在夔州兩冬，未嘗他往，何云風濤不穩，夜宿誰門耶？當是發公

安後詩。江溪石根，景固相合，於末二語，尤爲切當矣。

花葉惟諸本作隨，犯重，當是惟字，蓋聲近而訛。天意㊀，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一作淚，非影㊁，寒水各依一云流痕。易音異下去聲楊朱淚㊂，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㊃，捨棹宿誰門。上四冬深之景，下四舟行有感。此章全用倒插。花葉惟天意，以早霞隨類影也。江溪共石根，以寒水各依痕也。易下楊朱淚，以風濤暮不穩也。難招楚客魂，以捨棹宿誰門也。《杜臆》謂此在五律中，另一奇格。初疑寒水與石根緊承，早霞與花葉似不相貫，後見《杜臆》，方悟霞狀變化，如花如葉耳。蓋霞有紅、紫、青諸色，故比之花葉，且玩天意二字，明屬早霞矣，起句特奇。

㊀宋子侯詩：花葉正低昂。

㊁趙曰：隨類影，隨其所類而呈影也。摯虞《祈禮表》：隨類合之。

㊂舊注：楊朱泣歧路，謂其可南可北也。

㊃古詩：風濤暮不止，幾日到瀟湘。

曉發公安 原注：數月憩息此縣。

陸游《入蜀記》：公《移居公安》詩：「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太易沙門》詩：「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以是秋至此，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謂此也。黃鶴注：此大曆三年冬，自公安往岳陽時作。

北城擊柝復扶又切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㊀。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一云生生能幾時㊁。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㊂，藥餌扶吾隨所之㊃。

光易逝。下四發舟，傷行踪莫定。杜律有語承、意承之法，不遲承欲罷，幾時承如昨，此句承法也。鄰雞承擊柝，以所聞言，物色承明星，以所見言，此意承法也。物色指物，生態指人，陳迹指公安之地。

㊀《詩》：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注曰：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晉傅玄詩：東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

㊁顏延之詩：日暮行樂歸，物色桑榆時。樂府《滿歌行》：居世詎能幾時？

㊂《劉恢傳》：俛仰之間，已爲陳迹。

㊃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

王嗣奭曰：七律之變，至此而極妙，亦至此而極真。此山谷所云汞煩繩削而自合者，蓋夔州以後詩也。

唐人作拗體律詩，平仄多有失粘處。明季蕭雲從作《杜律細》，平仄用轉音，改拗從順，雖考證詳洽，但恐多此轉折耳。如此章仄聲七字，改作平聲，欲字音迂。揚雄《羽獵賦》：壯士慷慨，殊響別趨。東西南北，騁勢奔欲。杜詩五律《初月》首句「光細弦欲上」，可證也。罷字卽疲，叶遲，在沈氏四支韻。《左傳》：師退曰疲。《禮·少儀》：師役曰罷。方字音訪，漢帝欲殺雍齒，用張良計，封爲什方侯，猶言釋放也。又後漢楊仁，拜什方令。《易韻》：水在火上，君子以愼辯物居方，亦音放。昨字音槎。《周禮·大宗伯·雞人》：諸臣之所昨。注：謂諸臣酢酒尊也。《戰國策》：蘇厲上趙王書：著之槃盂，屬之鬻柞。注：卽酬酢。如《周禮》柞人，掌攻草木者，與《公羊傳》山木不槎，《國語》木不槎枿同。《中原音韻》：昨，隔宵也。曲有入作平聲而分陰陽。北音精戈翻，南音靜羅翻，皆平聲爾。態音臺，司馬相如《封禪文》：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態作臺音可證。自當音私，《說文》曰：倉頡作字，自營爲私。雖

不解爲私音，而會意當然耳。杜五律「風月自清夜」及「致此自僻遠」，皆宜作平聲用矣。已字音遺，元人侯正卿《菩薩蠻》第二句「心頭已」，作平聲陽音。杜五律「乘爾亦已久」，亦讀平聲。今按：態讀作臺音，則能字宜讀作耐，平仄乃各諧也。

發劉郎浦

當是大曆三年冬作。趙曰：公自公安縣往岳州，故經劉郎浦，浦在公安之下。《江陵圖經》：劉郎浦，在石首縣，先主納吳女處。錢箋：呂温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濤，明珠步障握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正詠此事。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㊀。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迴，客行歲晚晚一作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㊁。上四寫景，見浦中不可復留。下四敍懷，歎飄流未有歸計。空村人少，故豺虎縱橫。十日北風風未

㊀孫氏曰：亭，高貌。午時，日正高也。北風則南行便，歲晚故舟不停。黃帽、青鞋，野人之服。

㊁沈氏曰：黃帽，籜冠。青鞋，芒鞋。

別董頲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作。詩云「逆浪開帆難」，蓋董泝漢水而之鄧也。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將適潭州矣。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㊀。士子甘旨闕㊁，不知道里寒。敍董生出遊之故。

㊀

㊁

㊀晉《長千曲》：逆浪故相邀。

㊁《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

有求彼樂音洛土㊀，南適小長安㊁。別一作到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㊂。素聞趙公節㊃，兼盡寶主歡。已結門閭一作廬望㊄，無令平聲霜雪殘㊅。送別而望其早旋。曰「不知道里寒」，表其孝思也。曰「覺君衣裳單」，憫其冬行也。贈行而作衷語，可謂委曲情至矣。

㊀《詩》：適彼樂土。

㊁《光武紀》：戰於小長安。注：《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古城在鄧州南陽縣南。

㊂吳均詩：江南霜雪重，相如衣裳單。

㊃趙公，鄧州守也。

㊄《國策》：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閭，里門也。

㊅霜雪殘，老人易凋殘於冬日也。

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㊀。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㊁，峴首試考槃㊂。當念著音勺皂吳作白帽一作褐，采薇青雲端。以自敍行踪作結。朱注：峴山在襄陽，與鄧州相近。公素欲居襄陽，故因董適鄧而及之。言己亦將道漢陽，登峴首，皂帽采薇，爲終隱之計，子能念我於雲端否耶？黃鶴以漢陽峴首，爲董頲所經之地，詩意不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㊀《公孫弘傳》：弘食一肉，脫粟飯。

㊁《唐書》：鄂州漢陽縣，本沔州漢陽郡，武德四年，以沔陽郡之漢陽、汶川二縣置。

㈠《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注：考，成也。槃，盤桓之意。

夜聞觱篥

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離公安次岳州時，以詩中有「江湖行路難」句也。其云「天地干戈滿」者，以去年吐蕃兩入寇，桂州山獠反，是年之夏楊子琳反成都也。《樂府雜録》：觱篥者，本龜茲國樂，亦名悲栗，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其聲悲栗，有類於笳。《樂部》：觱篥者，笳管也，唐編鹵部，名爲笳管。

夜聞觱篥滄江上，亦作尋所嚮㈠。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平聲欷悲壯㈡。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扶又切風一作奔湍。君知天地一作下干戈滿，不見江湖一作湘行路難。夜吹觱篥，復歌塞曲，而又佐以急管，此江上哀音也。公在鄰舟，乍聽已足感傷，久聞尤加悲慘，況當寒夜孤燈，霜雪零而風湍緊，兼之急管悲鳴，不勝慘絶矣。故語觱篥者曰：君爲此曲，但知干戈離亂之苦，獨不見舟中漂泊者，江湖行路之難乎？何爲故作此聲，動人愁思也。情所向，謂旅情頓起。鄰舟句，即承此起下。

㈠《前漢·伍被傳》：引領而望，側耳而聽。

㈡蔡琰有《人塞曲》、《出塞曲》。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朱注：李勉自江西觀察使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曆三年十月，拜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詩應是其年冬作。盧注：時嶺南番帥馮崇道與桂州朱濟時叛，故朝廷遣勉討之。《唐書》：衡州衡陽郡，屬江南西道。

別蓎頲　夜聞觱篥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斧鉞下去聲青冥㊀，樓船過洞庭㊁。北風隨爽氣㊂，南斗避文星㊃。王孫丈人行音項㊄，垂老見飄零。上四送李入廣，烜赫有勢。下四自敘飄流，悲惋動情。盧注：青冥自北而來，故風隨爽氣。洞庭向南而往，故斗避文星，便見叱咤風雲，指揮天地氣象。《杜臆》：日月照臨之下，身如籠鳥；乾坤覆載之中，迹若浮萍。此垂老飄零之狀。王孫乃我丈人行，忍見其若此耶？蓋望之援手矣！

㊀《記》：諸侯賜斧鉞，然後專征伐。漢光武書：黃鉞一下無處所。下青冥，猶言自天而下。黃生謂入廣度嶺如下青冥，非也。

㊁漢楊僕爲樓船將軍，正合粵中事。

㊂《世說》：王子猷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㊃盧注：勉好古尚奇，故曰文星。今按：文昌本在北斗宮，李自北至南，故南斗應避之。

㊄盧注：勉好古尚奇，故曰文星。今按：文昌本在北斗宮，李自北至南，故南斗應避之。

㊅方回曰：日月，年年也。乾坤，處處也。張綖注：虛度日月，起下垂老。浪跡乾坤，起下飄零。左思詩：習習籠中鳥，擧翮觸四隅。

㊆王粲詩：朝霧竟幾何，忽如水上萍。

㊇《前漢·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黃生注：唐人極重中表親，皆敘行輩，同者稱兄弟，卑者稱侄，尊者稱丈，此自勉爲丈人行，蓋中表尊屬也。

黃生曰：前半極其雄邁，五六意悲而語則壯，得此方稱，結亦不覺衰颯，此章法湊泊之妙也。又曰：王右丞詩「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似可敵首二語。而微遜者，此起卽用韻，其響雄亮故也。

胡應麟曰：少陵詩，兼總盛唐，集諸家之勝，如「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

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户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吴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今按：日月籠中二句，須添字注釋，句義方明。不如「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詞氣雄壯。亦不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語意明爽也。

歲晏行

鶴注：此當是大曆三年次岳州作。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一作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㊀。首記歲晏景事，傷窮民之漁獵者。

㊀《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嘗免征役，故以爲名。《漢・五行志》：女童謡曰：「檿弧萁服。」顔師古注：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記》：桑弧蓬矢，以射四方。

去年米貴闕軍食㊁，今年米賤太傷農㊁。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㊂。此又傷窮民之耕織者。此輩，指農家夫婦。

㊁朱注：《舊唐書》：大曆二年十月，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此詩作於三年冬，故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也。鶴注：《舊史》：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自河東來朝，元載、裴冕、第五琦、黎幹，各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之第。三月，魚朝恩宴子儀、宰相、節度、度支使、京兆尹於私第，朝臣以酣酒爲樂，

而民間空乏如此，此子美所以形之詩歌。

㈡《漢書》：穀賤傷農。

㈢《詩》：杼柚其空。《玉篇》：柚，機具也。杼，機之持緯者。

楚人重魚不重鳥一作肉㊀，汝休枉殺南飛鴻㊁。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㊂。此歎當時賦斂之困。魚鳥，承漁父莫徭。租庸，承農夫杼柚。此皆迫於官賦者。

㊀《風俗通》：吳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

㊁《楚辭》：雁離離而南飛。

㊂《別賦》：割慈忍愛，離鄉去里。《舊書》：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一作來鉛鐵和去聲青銅㊀。刻泥爲之最易音異得㊁，好惡不合長相蒙㊂。此慨當時錢法之壞。民窮財盡，故惡錢濫用，爲官者豈可聽其相蒙而不爲糾察乎？

㊀《舊書》：天寶數載之後，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觔。注曰：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鉛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爲官鑪錢。

㊁刻泥，以泥爲錢模也。

㊂《左傳》：上下相蒙。注：蒙，欺也。

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㊀。末以歲晏所聞，結出憂亂之意。生民窮困，由亂離所致。而困窮之甚，將復致亂離，故云哀怨何時終一。此章前四段各四句，末用二句結。

㊀吹角非歌曲，以樂曲中常用角音，故亦可云曲也。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據此則吹角用曲，亦相因之事，故及之。

泊岳陽城下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冬深作。岳陽，卽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

江國踰千里，山城近趙汸作近，舊作僅百層㊀。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㊁。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鵾鵬㊂。首二，記岳陽城。三四，泊舟之景。下則泊舟而有感也。顧注：謂千里而來，僅見此百層。趙注：解作高近百層，尤爲穩當。《杜臆》：前詩「才盡傷形體」，此云「留滯才難盡」。後詩「窮迫挫羈懷」，此云「艱危氣益增」。非前後相左，蓋因舟行向南，有激於鵾鵬之變化而云然耳。

㊀顏延之賦：臨廣坐，望百層。

㊁《史記》：懦夫增氣。

㊂《莊子》：鵾化爲鵬，而後乃今圖南。公蓋不甘終於廢棄也。《杜臆》：前詩「才盡傷形體」，此云「留滯才難盡」，而工拙迥殊。杜云「緑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范至能云「梓花紅綻碎，粟穗緑垂低」，歎其工力悉敵。杜云「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陳無已云「留滯常思動，艱危却悔來」，覺杜老健而陳衰颯。杜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宋徽宗挽哲廟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雁行」，服其用語切當。杜云「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李後主《九日》詩云「鬢從今日添新白，花似去年依舊黃」，又覺杜生新而李平熟矣。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

鶴注：此大曆三年冬在岳陽作。

楚一作東岸朔風疾，天寒鶺鴒音括呼㊀。漲沙霾草樹㊁，舞雪渡江湖㊂。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㊃，爲去聲覓酒家壚㊄。上四風寒之景，下四泊舟簡鄭。沙霾雪渡，風狂所致。此時舟中落帽，故欲索酒以禦寒，所謂戲題也。

㊀《爾雅翼》：蒼鷹，其色蒼，如鷹也，一名鶺鹿。《本草》：狀如鶴而頂無丹，兩頰紅。《西都賦》：鳥則鶺鴒，汎浮往來。

㊁丘遲詩：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㊂古詩：扁舟載風雪，半夜渡江湖。

㊃因聲，猶云寄語。《漢書》：鄭莊置驛，請謝賓客。此比鄭判官也。人遞曰置，馬遞曰驛。

㊄《司馬相如傳》：文君當壚。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世人皆以當壚爲對溫酒火壚，失其義矣。

登岳陽樓

鶴注：當是大曆三年作。《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盧注：是年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備吐蕃，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擊之，是「戎馬關山北」也。

昔聞洞庭水㊀，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㊁，乾坤日夜浮㊂。親朋無一字㊃，老病有孤

舟㊊。戎馬關山北㊅，憑軒涕泗流㊆。上四寫景，下四言情。昔聞、今上，喜初登也。句法本《國策》：吳起曰：「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葉秉敬曰：或疑洞庭楚地，何遠及於吳？考《荊州記》，君山在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或疑「乾坤日夜浮」，有似詠海。考《水經注》，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又《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方知杜句所云，皆是洞庭本色。

㊀《三輔黃圖》：南極吳楚。《史記・趙世家》：地坼東南極吳楚。

㊁謝朓詩：大江日夜流。

㊂又：有酒招親朋。

㊃《歸去來辭》：或棹孤舟。

㊄《道德經》：戎馬生於郊。《恨賦》：關山無極。

㊅《登樓賦》：憑軒檻以遥望兮。張載詩：登崖遠望涕泗流。鼻出曰涕，目出曰泗。

㊆黃生曰：前半寫景，如此闊大，五六自敘，如此落寞，詩境闊狹頓異。結語湊泊極難，轉出「戎馬關山北」五字，胸襟氣象，一等相稱，宜使後人擱筆也。

《金玉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鬬麗搜奇者尤衆。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望疑無路，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閒」，皆見稱於世。然莫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雄壯如在目

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唐庚《子西文録》：嘗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其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争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黄鶴曰：一詩之中，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一聯，尤爲雄偉。雖不到洞庭者讀之，可使胸次豁達。

方回曰：嘗登岳陽樓，左序秖門壁間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題。劉長卿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没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矣。

趙汸曰：公此詩，同時惟孟浩然臨洞庭所賦，足以相敵。後則陳簡齋渡江，及朱文公登定王臺所賦，最迫近之。浩然詩云：「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看垂釣者，徒有羨魚情。」簡齋詩云：「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摇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朱文公詩云：「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葉秉敬《敬君詩話》：張祜詩：「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航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此詩可取在第二聯。或云僧亦有晝歸者，何偏云夜航月耶？不知旦出暮歸，人情之常。況稱夜月，則景色清迥，此當以意融會，不必苛責也。至云「龍出曉堂雲」，則分明畫出寺在江中之景，逼真甚矣，此二句已盡其狀。至云「樹影中流見」，頗欠天趣。又云「鐘聲兩岸聞」，更復著相。且四句俱説景，似堆垛而無清味。而下便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方見變化之妙。

楊慎曰：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黄鵠，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

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弔三閭。朗吟仙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下碧虛。」視其姓名，乃元人張翔，字雄飛，不知何地人也。雄飛在元，不著詩名，然詩實可傳。同時，虞伯生、范德機皆有岳陽樓詩，遠不及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去聲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春作。使君必岳州守，故詩用陳蕃事。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之玉切晚晴㈠。禮加徐孺子㈡，詩接謝宣城㈢。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㈣，從此更南征㈤。

首二登岳陽樓，三四陪裴使君，五六樓前春景，七八自敍行踪，此虛實相間格也。一日之間，陰晴迭換，亦見登眺之久，黃生謂可當岳陽樓圖是也。徐穉自方，謝朓比裴。屈原至江濱，漁父勸其與世推移。公旅況依人，故不敢違漁父之問而更欲南征。原之放逐，漁父倘肯見問，豈敢違之而更南征乎。此另一說。

㈠闊，與孤相照。屬，當也。

㈡後漢徐孺子，豫章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

㈢《謝朓傳》：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

㈣《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漁父見而問之。

㈤《離騷》：濟沅湘兮南征。

黃生曰：一二，目前景，所以興三四。五六，意中景，所以起七八。格局莊凝，句法精鍊，詞旨深渾，從來人止膾炙前作耳。蓋彼詩之妙易見，此詩之蘊難窺也。

南征

此當是大曆四年春潭衡間作，前詩「從此更南征」可證。依蔡氏編次爲是。

春岸桃花水㊀，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㊁，適遠更霑襟㊂。老病南征日㊃，君恩北望心㊄。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㊅。上四南征景事，下則申述情緒也。楊慎曰：桃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林，用《楚辭·招魂》事。避地，接桃花句。適遠，接楓樹句。身南心北，又承避地遠適。未見知音，結出南行之故。

㊀謝靈運詩：海鷗戲春岸。庾信詩：流水桃花色。

㊁李陵書：陵豈偷生之士。

㊂王粲詩：遠身適荊蠻。《蘇武傳》：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㊃《後漢書》：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㊄謝朓詩：君恩不可追。《國語》：北望嶽鄙。

㊅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歸夢

黃鶴誤編廣德二年。蔡氏編在湖南詩中，應是大曆三四年間作。謝朓詩：歸夢相思夕。

道路時通塞　先責切，江山日寂寥。偷生唯一老㊀，伐叛已三朝音潮。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

遥㊀。夢魂一作歸歸未一作亦得，不用楚辭招㊁。上四敍事，身未得歸。下四述夢，魂未得歸。趙注：當時用兵，道路或通或塞，故江山氣象，日見蕭條。三朝，謂玄宗、肅宗、代宗。伐叛，謂安、史、僕固、吐蕃也。青楓在楚，黑水在秦，蓋夢中所見之景。《杜臆》：夢歸未得，魂仍在楚，故不用招。歸，指長安。黃生曰：五六，卽「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意。七八，卽「老魂歸不得，歸路恐長迷」意。

㊀《記》：不慭遺一老。

㊁《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蔡傳：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又《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蔡傳：雍、梁二州西界，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寰宇記》：嵩州越嶲縣有黑水。朱注：黑水源流非一，唐嵩州地，瀘水所出，瀘水卽黑水也。次公注：黑水，在鄠、杜之間。

㊂《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過南嶽人洞庭湖

鶴注：此大曆四年正月自岳陽之潭州時作。殆自岳陽過南岳而入洞庭也。南嶽，乃嶽麓衡山，以嶽麓爲足，在長沙。《唐書》：潭州湘潭縣有衡山。《山海經注》：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水經注》：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没於其中。《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

洪波忽爭道㊀，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㊁，衡山引舳音軸艫音盧㊂。翠牙穿裛蔣一作槳㊃，碧節吐一作上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此舟過南嶽也。湖水爭道而趨，以江湖異流故也。鄂在北，

故曰分。衡在南，故曰引。二句言江湖之異。蔣牙、蒲節，春時景物。

㈠謝靈運詩：莫辯洪波極，誰知大壑東。《吳越春秋》：二國爭道。

㈡《楚辭》：乘鄂渚而返顧兮。《九州記》：鄂，今武昌是也。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

㈢《漢・武帝紀》：舳艫千里。《說文》：舳，舟尾。艫，舟前。

㈣趙注：蔣，乃菰蔣之蔣。蓋蒲有節，而蔣有牙也。《淮南子》：浸潭菰蔣。注：菰者，蔣實也。《唐雅》：菰蔣，其米謂之胡。裒蔣，蔣之瘦而未壯者。劉孝威詩：雲樹交爲密。

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鼓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㈠，浩浩略蒼梧㈡。帝子留遺恨㈢，曹公屈壯圖㈣。此入洞庭湖也。壞童二句，近岸景事。風健，則帆飽而舟帶敧斜。行速，故回顧而水驛微小。帝子承蒼梧，曹公承赤壁，此遠覽古跡也。

㈠趙注：赤壁在夏口之東，武昌之西。盛弘之《荊州記》：薄沂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

㈡趙注：蒼梧，在洞庭西南。《九域志》：蒼梧山，在道州。

㈢《九歌》：帝子降兮北渚。帝子，指娥皇、女英。《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㈣《後漢・獻帝紀》：劉表卒，少子琮立，以荊州降操，操以舟師伐孫權。《周瑜傳》：瑜請得精兵三萬人，追往夏口，遇於赤壁，大破之。

聖朝音潮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厮養去聲㈠，名賢隱鍛鑪㈡。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㈢。莫怪啼痕數色角切，危檣逐夜烏㈣。末乃撫時感懷。趙注：聖朝二句，言代宗雖復長安，而吐蕃猶未息也。才淑名賢，歎賢才淪棄。邵平、張翰，謂身欲歸鄉。末則自傷漂泊也。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任昉集》：肇允才淑。《史記》：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囚之。有厮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張耳、陳餘，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韋昭注：析薪爲厮，炊烹爲養。《路溫舒傳》：顧給厮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前通傳》：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㈡鍛鑪，用嵇康事。

㈢邵平、張翰，注皆別見。

㈣《杜臆》：夜烏啼，用烏鵲南飛語。

宿青草湖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赴衡岳時宿此。《元和郡縣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縣南，周迴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卽古雲夢澤。《十道志》：湖在岳州。《名勝志》：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故名。《荆州記》：湖因青草山得名。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㈠。寒冰爭倚薄㈡，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㈢。上四宿湖之事，下四對景言情。南有青草，北爲洞庭，一湖兩名，故曰續爲名。孤舟防盜，故須宿依農畔。水程夜泊，故聞驛報更籌。倚薄曰爭，見寒冰交侵而競迫。微明曰遞，見雲月迭掩而迭開。黃生注：末點湖字，前面青草，方不落空，此見詩律之細。顧注：湖雁雙飛而起，豈爲我之南征，故意以北征示人耶？見南行非本願矣。

㊀朱注：郵籤，驛館更籌也。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晚。

㊁倚薄之薄，卽雷風相薄之薄，言迫也。

㊂《杜臆》：《月令》：正月候雁北，故云北征。王融詩：秋雁雙雙飛。《楚辭·九歌》：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宿白沙驛

鶴注：年月同上。洙曰：初過湖五里。顧注：《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

水宿仍餘照㊀，人烟復扶又切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㊁。隨波無限月一作景，一作好，的的近去聲南溟㊂。

上四白沙驛景，下四宿驛有感。黃生注：曰仍、曰復，見水程非止一日。三四卽景，因地見時。五六卽景，借物形己，巧法兼備。前詩先見地，後點宿字，此詩反之，是章法變化處。水含殘照，亭起夕烟，此將晚之候。白沙，驛名。青草，湖名。拆開用之，倒裝以協韻耳。趙汸注：皆春氣，見各有生意。自客星，見己獨飄零。按：二句乃一進一退格。樓鑰云：的的，昭著貌，謂乘月之明以到南溟也。

㊀謝靈運詩：客遊倦水宿。

㊁《哀江南賦》：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黃注：此反用之。

㊂梁簡文帝《水月》詩：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鉤。吳均《望新月》詩：的的與沙靜，灩灩逐波輕。《杜臆》：《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本屬寓言，此將虛語作實用，妙在的的二字，此用古之一法。月的的寒潭中。

湘夫人祠

鶴注：此大曆四年春作，祠在長沙府湘陰縣。《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陳澔注：舜長妃娥皇，次妃女英，三妃癸比。從堯而言，皆謂帝子；從舜而言，皆謂之妃。其曰湘君、湘夫人者，後人從湘起見，以水神尊之。《水經注》：太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民爲立祠水側焉。

肅肅湘妃廟㊀，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蘚㊁，燕舞翠帷塵㊂。晚泊登汀樹，微馨借一作香惜渚蘋㊃。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㊄。上四，祠中之景，致其感慨。首句點祠，次句記時。蘚樹斑筠，皆出祠後所觸目而徘徊者。《杜臆》：臣望君，不減妻望夫，蒼梧之恨，不爲夫人發也。

㊀《詩》：肅肅在廟。衛恒《書勢》：四曰蟲書。

㊁蟲書，蟲蝕如字書。

㊂李嶠詩：羅裙玉佩當軒出。董思恭詩：清音滿翠帷。杜詩詠《琴臺》云：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以此想像文君之容色，不妨作佳麗語。劉長卿《題湘妃廟》云：苔痕斷珠履，草色帶羅裙。其詠神妃，言近於褻矣。此詩蟲書、燕舞二句，只摹寫祠中景物，自見莊雅。

㊃生注：微馨，用黍稷馨香。渚蘋，用蘋藻可薦。不曰薦而曰借，表己欲薦之誠耳。

㊄《博物志》：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淚下，染竹成斑。

黃生曰：空牆碧水，寫荒涼之狀。三四本屬荒涼，語轉濃麗。五事實，六意虛，七八倒敘，因淚筠而知妃恨耳。蒼梧

何恨？恨不得從舜也。用本色作收，而自喻之旨已露。

又曰：首用肅肅二字，令人凜然起敬。較李羣玉「二女明粧」，「九疑如黛」，不離文士口角，幾於瀆神矣。公詩發源楚詞，波瀾故自老成，此章意味深厚，可當近體中《九歌》。

許顗彥周曰：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迨明方散，隱隱絶水浮空去。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峰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祠南夕望

公既謁湘夫人祠，次夕在祠南回望也。

百丈牽江色㊀，孤舟泛日斜。興去聲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㊁，湘娥倚暮花㊂。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上四日夕望祠，下四望中之情。舟泛日斜，來途已遠，故杖屨登岸，猶如昨日，而目斷湘祠，渺隔雲沙矣。回想花竹幽冥，倍覺弔古凄涼耳。張綖曰：如此清絶之地，徒爲遷客羈人之所歷，此萬古所以同嗟也。結語極有含蓄。

㊀舟行上水，故用百丈竹索。

㊁《楚辭·山鬼》章：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迷，遮迷也。

㊂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湘娥，即屈平所謂湘妃也。

黃生曰：此近體中弔屈原賦也，結亦自喻。日夕望祠，髣髴山鬼湘娥，如見靈均所賦者。因歎地雖清絶，而俯仰興懷，萬古共一長嗟，此借酒杯以澆塊磊。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

上時掌切水遣懷

梁權道謂是大曆四年自岳入潭時作。趙子櫟《年譜》：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自衡回潭，爲下水。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指至德以後。蹭蹬，謂貶官人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㊀。但遇太平，指天寶以前。戎馬，指至德以後。蹭蹬，謂貶官人新少去聲年，少逢舊親友。此傷老病飄流，從敍懷説起。

幕。童稚，謂揣子遠遊。

㊀《左傳》：餬其口於四方。

低頭下去聲邑地，故人知善誘㊀。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㊁。窮迫挫曩懷，常如中去聲風走㊂。一紀出西蜀㊃，於今向南斗。此歎無交可依，乃上水之故。親友知而善誘，舊交款洽也。少年視爲老醜，新知輕薄也。窮途既無可仗之人，則奔走南行，實非得已矣。夔州詩云「新知已暗疏」，後生之交態可知。

㊀《郭有道碑》：善誘善導，仁而愛人。

㊁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老醜。

㊂朱浮《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㊃公自乾元元年入蜀，至大曆三年出峽，凡十一年，殆將近一紀也。

孤舟亂春華一作草㊀，暮齒依蒲柳㊁。冥冥九疑葬㊂，聖者骨已一作亦朽㊃。蹉跎陶唐人㊄，鞭捶此苟切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叶此苟切㊆。鬱悒樊作悒，一作没二悲魂，蕭條猶在否。

此上水而動弔古之思。

忠魂，尚有存焉者乎？此從暮齒而傷歎及之。

㈠柳惲詩：春華復將晚。

㈡《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㈢《山海經》：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

㈣《史記》：老子曰：「人存而骨已朽矣。」

㈤《元和郡縣志》：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

㈥鞭撻日月，猶云驅送歲月。朱注以陶唐人爲羲和，引公詩「羲和鞭白日」爲證，是也。或謂指唐堯，或謂指湘妃，或謂公自言唐杜皆唐堯之後，俱非。《淮南子》：日駕車以行，羲和爲御。

㈦讒毀自取，言忠直取忌。

嵯峩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越，回斡烏括切明一作遠，回斡句，言其力巧。趙曰：回相受授。善一作蓋知應平聲觸類㊀，各藉穎脫手㊁。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此上水而述行舟之事。水中石露，則舟經險。岸多林藪，則路易迷。上水，故曰逆行。謳歌句，言其氣壯。回斡句，言其力巧。趙曰：回斡，回旋斡轉其船也。舟人首尾相呼，以求水脈，謂之受授。善知者，若能觸類以推，則凡事皆如鋒穎之脫手矣。乃從來經濟之才，如操舟敏捷者，何獨罕有乎？下四句，拓開立論。

㊀《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㊁《趙國策》：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蒼蒼衆色晚，熊掛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爲于僞切羣虎守㊀。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
庶與達者論平聲，吞聲混瑕垢㊁。末乃觸景生愁，結出遺懷之意。熊蛇羆虎，見聞可畏。羸軀又且履險，總緣窮迫所致。其欲達觀以混塵俗，見前途亦未必有知音也。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間二段各十句。

㊀《詩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朱注：《爾雅》：羆如熊，黃白文。柳宗元《熊說》：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詳詩意正言熊升樹而伺虎也。

㊁《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遣遇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春自岳之潭時作。詩云「駕洪濤」，見其爲上水也。黃生注：題曰「遣遇」，謂雖遇風濤之險，猶得遂其生理，不若迫於征役者，有死亡離散之悲，故以此自遣也。

磐折辭主人㊀，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㊁。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㊂，謝爾從去聲者勞。此敍舟行景事。主人，中途所遇者。從者，指操舟之人。

㊀《曲禮》：立則磐折垂佩。《莊子》：夫子曲腰磐折。

㊁《湘中記》：赤崖若朝霞。朱崖正指此。

㈢《易》：利涉大川。

石間采蕨女，鬻市一作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平聲。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㈠。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音色錢多門户，喪去聲亂紛嘵嘵。奈何黠吏徒㈡，漁奪成逋逃㈢。自喜遂生理，花時甘一作貰，侍夜切緼袍㈣。此見民困而慨歎。六句爲案，八句爲斷。鬻蕨輸官，公所目見。空村女號，兼舉所聞也。喪亂征求，貴人無可如何。豪吏侵奪，貴人獨可坐視乎？曰豈不仁，諷刺隱然。公之甘心緼袍，此遣遇之詞，亦見窮途之狀。此章，上八句，下十四句。

㈠《左傳》：錐刀之末。

㈡劉孝綽詩：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

㈢《前漢書》：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書》：逋逃藪。

㈣《抱朴子》：緼袍麤於裘服。

解憂

鶴注：此亦自岳之潭時作。《杜臆》：題與他處異，乃幸憂之得解，而追記其事，欲人觸類於茲也。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㈠。向來雲濤盤㈡，衆力亦不細。呀坑吴、趙作坎，一作吭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去聲。此脱險防危之意。散米本期濟衆，而遇險終藉其力，此遡從前之事。渡坑雖免風波，而涉遠尚恐沮滯，此慮將來之事。

㊀《易略例》：同舟而濟，吳越何患乎異心。

㊁趙注：雲濤盤，言雲濤之間盤轉未出，方言所謂盤灘也。舊注以雲濤盤爲灘名，恐是附會。呀坑者，淤坑，如口之呀開也。

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此小心處世之道。視安若危，此卽前賢慮事深計。若能推此以行，凡事可免傾覆。所宜拳拳而勿忘者。《杜臆》云：此《易傳》所謂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也。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宿鑿石浦

此大曆四年二月初作。鶴注：浦當在洞庭之上，近於潭州。邵寶曰：鑿石浦，在今長沙府湘潭縣西。趙子櫟《年譜》：登潭州，泝湘，宿鑿石浦。過津口，次空靈岸，宿花石戍，過衡山。

早宿賓從去聲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一作敢不，非繫音計。迴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嚌㊀。闕月殊未生㊁，青燈死分翳。此宿浦景事。上水逆風，賓從皆助力行舟，故勞而早宿。江邊風狂浪急，故不敢繫舟，而移入回塘以避之。他本作敢不繫舟者，非是。初三之月，爲哉生明。闕未生，必初二也。燈死無光，故分夜色之陰翳。

㊀《詩》：嚌彼小星。注：嚌，微貌。

㊁《記》：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年一作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象繫㊀。

此宿浦敍情。多俊異，指賓從。少恩惠，中路乏周旋者。《杜臆》：俊異因窮途而多，見窮之有益於人。恩惠因亂世而少，見少惠不當責備於人。末聯，公之自負不淺，窮而有以自樂矣。非知道，安能作此語。一部詩章，公以當彖繫，可以尋常韻語目之乎？　此章，上八句，下六句。

㊀《易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文王蒙難而作彖，孔子莫容而贊《易》，皆從憂患得之。象謂卦辭，繫謂《繫辭傳》。

早行

鶴注：此大曆四年作。三年九月，吐蕃入寇，白元光破吐蕃於靈武，所謂干戈也。

歌哭俱在曉㊀，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此記早行之事。《杜臆》：哭因兵亂，歌亦悲歌，行邁有程，故曉遂開舟。每日俱逢歌哭，故曰同一聲。

㊀《列子》：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

飛鳥數音朔，一作散求食，潛魚何師作何，一作亦獨驚。前王作網罟㊀，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一作異揖讓㊁，崩迫關從樊本，一作開其情㊂。　此借魚鳥以興畏亂之意。黃生注：鳥以求食，不能安居。魚雖安水，而又有網罟之患。今對此碧藻，猶然挂帆亟征，是求食之鳥，兼爲罹網之魚矣。崩迫，指歌哭者。關情，觸於聞見也。　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㊀《易》：作結繩而爲網罟。
㊁《莊子》：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
㊂任昉表：無任崩迫之情。言崩裂迫切也。

過津口

鶴注：此大曆四年春作。津口，當在衡山相近之處。夢弼謂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㊀，春日漲雲岑㊁。此舟行之景。南岳在西南，則湘水屬東流矣。風日二句，寫春氣融和之象。

㊀《詩》：桂楫松舟。
㊁陶潛詩：近憩雲岑。雲岑，卽雲峯。漲，謂日光浮於雲上。

回道一作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㊀。白魚困密網㊁，黃鳥喧嘉音㊂。物微限通塞先則切㊃，惻隱仁者心。此咏物之情。回道，猶言紆道。黃生注：魚困鳥喧，物之通塞雖異，在仁者自宜一視，何獨使魚困於密網乎？

㊀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㊁魏文帝詩：重置施密網。
㊂《詩》：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㊃《易》：知通塞也。

瓮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㊀。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此自敍己懷。酌酒對琴，舟中自得之趣。洙云：傷時無君子，故獨開襟而已。《杜臆》：公在窮途，遇風平舟利，便自怡神，知其胸中無宿物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六句。

㊀陸機詩：瓮餘殘酒，膝有橫琴。《晉書》：陶潛常蓄無絃琴一張。庾信詩：有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

次空靈岸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春作。蔡曰：空靈，當作空舲，刀筆誤耳。《水經注》：湘水縣北有空舲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十道四蕃志》：湘水有空舲灘。《一統志》：空舲岸，在湘潭縣西一百六十里。

沄沄逆素浪㊀，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從次岸敍起。申涵光曰：停舟遍歷，亦見客途韻事。

㊀楊德周曰：沄沄，浪紋也。落落，曠遠意。《長楊賦》：沄沄沸渭。

空靈霞石峻㊀，楓栝一作枯隱奔峭。青春猶無一作有私，白日已一作亦偏照㊁。可使營吾居一作廬，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㊂。此羨空靈岸景。石峭如奔，喜其高聳。白日偏照，喜其軒敞。故欲託此以嘯歌，但恐兵戈滿地，未堪卜居終身耳。

㊀《湘中記》：赤崖如朝霞。　張載賦：霞石駁落。

㈡黃生注：峭壁隱天，故有白日偏照之語。
㈢就中原而言，湖南爲邊徼之地。

嚮者留遺恨，恥爲達人誚。迴帆覬賞延㊀，佳處領其要。末期遍覽名勝也。遺恨，謂遊踪未到，佳處領要，不但斯岸所歷矣。《杜臆》：領要一語，此別具隻眼者。公每經一處，必卽景賦詩，無不窮絶，蓋所領得其要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八句。

㊀潘尼詩：迴帆轉高岸，歷日得延賞。
黃生曰：道途雖苦征役，然有山水之趣。入蜀及湖南諸詩，一邊述征行，一邊志賞眺，襟次已越俗流，然猶云「恥爲俗人誚」，尚有經過草草之憾也。

宿花石戍

鶴注：此大曆四年春入潭州作。《唐書》：潭州長沙，有渌口、花石二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一作山，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㊀，氣候何迴互㊁。茫茫天造一作地間一作開㊂，理亂豈恒數。此記戍前景物時候。朱注：即此地蒸春熱，寒暑平分之氣，猶回互不齊，何怪理亂之無常耶！二句引起下意。

㊀《九辯》：皇天平分四時兮。
㊁《海賦》：回互萬里。

㈢《易》：天造草昧。

繫音計舟盤藤輪㊀，杖策古樵路。罷音疲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没，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㊁。誰能叩君門，下去聲令減征賦。此登岸而傷民困也。繫舟之後，杖策而行，見其民罷征戍，村野荒涼，因嘆吳楚之人，未經寇逆，奈何窮迫至此，誰能一叩帝閽，而下寬賦之令乎？《杜臆》：罷人四句，讀之悽然，便堪入告。朱注：山東，謂河北諸降將。《唐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時必吳楚爲甚，故末語云然。此章，上下各十句。

㊀舟纜盤岸，圓若藤輪也。

㊁《祈招》詩：思我王度。

盧世淮曰：杜公紀行詩，從發秦州至萬丈潭，從發同谷至成都府，入天穿水，萬壑千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娛可憶之狀，觸目經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諸掌上，嗣是金華山觀，去通泉十五里山水，清溪驛、鑿石浦、津口、空靈岸、花石戍、晚洲、衡州，莫不隨處點綴，盡妙領佳，統成少陵一部遊記，留譜與人。

早發

鶴注：此亦上水所作，故詩云：「早行篙師怠，席掛風不正。」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㊀，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掛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㊁。首敍早發之故。《杜臆》：以斯文而朋故多，以朋多而驅馳併，意在有求，一有求便須百

慮，是反以斯文受病也。語極曲折，總爲苦於有求，以此自病不能解脫，而遷病於斯文，然斯文不任受病也，可以窺其苦衷矣。公之奔命，爲謀生計也。

㈠朋故，朋友故舊也。

㈡《左傳》：罷於奔命。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一作還醒去聲。僕夫問盥櫛，暮顏一作未覩青鏡㈡。隨意簪葛巾，仰慚林花盛。此記早發景事。上四，苦風土之惡。下四，傷年齒之衰。

㈠鮑照詩：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

㈡謝朓詩：青鏡悲曉髮。

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去聲陽㈠，粟馬資歷聘㈡。賤貧危作客，不得不干請，一涉干請，自慚非本性，此所以有求常百慮也。下文正申明此意，言不能抗節高隱，如夷齊之窮餓；又不屑屈己逢人，如儀秦之歷聘。進退兩無所適，幾疑誤於此二途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㈠《伯夷列傳》：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乃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㈡舊注：蘇秦、張儀，歷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迎之。《杜臆》引孟子傳食諸侯事，非也。

㈢《左傳》：吾誰適從？

㈣遠注：《韓非子》有《二柄篇》，此借用其字。

《碧溪詩話》曰：杜詩「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甚平居趨嚮，自是唐虞上人。有時自方儀秦，似不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蘇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國奸民，蘇張爲渠，此老不應未喻。及觀「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次晚洲

鶴注：此亦四年春入潭時所作。《杜臆》：洲在湘潭。

參錯雲石稠㊀，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㊁，身在度鳥上㊂。擺浪散帙妨，危沙折一作拆花當去聲。此次洲之景。秀色異狀，承雲石參錯，此晚洲佳勝也。棹經四句，言春水漲而船勢高也。散帙在船，浪動則看書有礙。花發沙前，舟近則折之爲便。以當對妨，乃便當之當。《杜臆》說是。舊註以花當爲花根，誤。

㊀江淹詩：石林上參錯。　沈約詩：烟林雲石稠。

㊁垂猿把，猿把樹枝而垂飲也。

㊂虞羲詩：澄潭寫度鳥。　遠注：孔德紹詩「逆浪取花難」，與「危沙折花當」可以反證。

羈離暫愉悅，贏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疏放。此次洲之情。對景暫喜，而忽然惆悵者，思及中原多故，得終疏放於江湖否耶！

清明二首

此章，前八句，後四句。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春初到潭州時作。

朝來新烟㊀，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一作銜花他自得㊁，紅顏騎竹我無緣㊂。胡童結束還難有㊃，楚女腰肢亦可憐㊄。不見定王城舊處㊅，長懷賈傅井依然㊆。舉爲寒食㊇，實藉君平一作嚴君賣卜錢㊈。鐘鼎山林各天性㊉，濁醪粗飯任吾年。此章，先咏長沙景事，後及清明感懷，在六句分截。新火春光，點敍清明。鳥銜花、兒騎竹、童裝胡服、女作細腰，此皆舟前所見者。定王城、賈傅井，思長沙遺跡也。寒食之時，周舉雖開火禁，而舟鮮熟食，故曰虛霑，此皆無錢之故，因思君平賣卜以自給。濁酒粗飯，卽舟中飲食。《杜臆》以胡童承竹馬，楚女頂繡羽，未免重出，不如分作四項。

㊀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

㊁鮑照《芙蓉賦》：曜繡羽以晨過。宋之問詩：銜花翡翠來。

㊂《世說》：桓溫少時，與殷洪共騎竹馬。傅咸詩：參辰曠隔會無緣。

㊃楚雜苗蠻，故有胡童之服。

㊄《漢・章帝紀》：馬廖引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梁簡文帝詩：腰支本猶絶，眉眼特驚人。

㊅《水經注》：高祖五年，封吳芮爲長沙王，城卽芮築。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寰宇記》：潭州長沙縣定王廟，在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七丈，俗謂之定王岡。

㊆盛弘之《荆州記》：湘州南市之東，有賈誼宅，宅中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穿也。井旁有石，有局脚食牀，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

次晚洲　清明二首

㈧洪容齋《隨筆》：《左傳》：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史記》：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汝南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示民使還温食。然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二三月間也。

㈨庾信詩：成都賣卜錢。

㈩趙注：擊鐘而食，列鼎而烹，富貴人之事也。

朱瀚曰：朝來、率爾。新火、新烟，重複。繡羽，字面塵坌。衡花、騎竹，屬對不倫。他自得、我無緣、還難有、亦可憐，純是暮氣，豈少陵頓挫本色。正自孤舟老病，牽情楚女腰肢，甚無謂矣。出言有章者，不應如是。城舊處、井依然，神理安在？鐘鼎山林、濁醪粗飯，堆積陳腐。各天性、任吾年，與他自得、亦可憐等，同一庸軟耳。

其二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㈠。寂寂繫音計舟雙下去聲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蹤跡上上聲雲歸紫塞㈣，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烟一作風水春來洞庭闊㈤，白蘋愁殺白頭翁㈥。

㈠次章，先慨飄流之跡，後嘆清明景事，亦六句分截。繫舟，承飄泊。左書空，應右臂枯。將雛遠，遠在楚中。習俗同，同於長安。紫塞雁，

㈡趙注：將雛遠，謂雁也。

㈢趙注：習俗同，謂寒食也。

㈣趙注：紫塞雁，謂雁北歸紫塞也。

㈤趙注：洞庭闊，謂雁南歸洞庭也。

㈥趙注：白蘋愁殺白頭翁，謂己也。

仍指長安。青楓火，又指楚中。秦城、漢主，思長安而不見也。洞庭、白蘋，歎楚中之淹滯也。

㈠《管子》：人國，聾、盲、喑啞、跛躄、偏枯者，上收而養之。《黃帝素問》：風疾或爲偏枯。

㈡《漢·藝文志》：《蹴踘》二十五篇。顏注：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蹴蹋爲戲樂也。《杜臆》：蹴踘，乃軍中擊毬之戲，與下將雛方關合。將雛，謂挈子而行。《樂府》有《鳳將雛》。

㈢宗懍《歲時記》：寒食有打毬、鞦韆、施鉤之戲。《古今藝術圖》：以綵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一云當作千秋，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人倒讀，又易其字爲鞦韆耳。

㈣《蕪城賦》：北走紫塞雁門。

㈤《全唐詩話》：劉禹錫盛稱春水二句，謂兩春字疊用見妙。

㈥《杜臆》：蘋，大薍也，五月開花，白色，清明未花，用成語耳。

朱瀚曰：起四句，竟似貧病拏舟，乞嗟來之食者，有一字近少陵風骨否？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書空，既可噴飯，只點左字尤爲險怪。蹴踘、鞦韆，坊間對類。將雛、習俗，屬對殊難。鑽火句，又犯朝來新火。秦城二句，街市燈聯耳。漢主更不可解。風水句，亦是吳歌。結句無聊。鋪陳情事，則有五言百韻等作。格律精嚴，則有七言八句。集中偏缺此體，無須蛇足，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發潭州

鶴注：此四年春自潭之衡時作。《杜臆》：時未到衡，詩當在望岳之前。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㈠。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俗本作何有，褚公書絕

倫㊁。名高一作高名前後事，回首一傷神。上四潭州景事，下則發舟而有感也。

語，本屬寥落之感，却能出以鮮俊之辭。賈、褚立朝，各有鯁亮之節，但舉才名書法者，蓋借以自方耳。二人固爲前後，公於二賢，亦前後事也，故有回首傷神之嘆。

㊀謝氏《雪賦》：酌湘吳之醇酎。《名勝志》：湘水，在潭州之西，環城而下。

㊁《唐書》：褚遂良，工隸楷，太宗令侍書，高宗時爲右僕射，諫立武昭儀爲后，左遷潭州都督。蔡邕爲《陳太丘碑》：命世絶倫。《杜臆》：公之善書，此又一證。

楊氏《丹鉛録》云：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集中不載，僅見於坡詩注所引。今按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實賈句所本。而何仲言詩「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則又杜句所本。固知詩學遞有源流也。

洪仲曰：此詩三四託物見人，五六借人形己。此皆言外寓意，實説便少含蓄矣。

發一作登白馬潭

趙注：白馬潭，在潭州。　顧注：岳州巴陵縣，有白馬湖。《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彭城口，北對隱磯，二磯之間有巨石，孤立大江中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李白詩：側疊萬古石，橫爲白馬磯。詩云「日出野船開」，明是潭前發舟。《杜臆》謂潭在上水，故云登，於詩不合。

水生春纜没㊀，日出野船開。宿鳥行音杭猶去，叢花一作花叢笑不來㊁。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杯。莫道去聲新知要，義從平聲，讀用去聲㊂，南征且未迴。上四記發舟景物，人人傷白首，下四敍經潭情事。上實下

虛格。《杜臆》：春水方生，故繫纜浸没。逆流難上，故日出方開。此時宿鳥之成行者，猶且先我而去，水花之帶笑者，不肯向舟而來，見逆水行舟之難也。客舟難進如此，縱使人人傷我白首，處處接我金杯，亦莫道新知爲要事，只管南征而未迴也。後半作虛擬之詞，不然，艱危作遠客，安得到處金杯乎？

㊀《吳志·孫權傳》注：權爲箋與曹公：「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㊁杜詩「背指菊花開」，狀順流之速，「水花笑不來」，指逆流之遲。

㊂《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舊解要爲要事，新説作招要解。

野望

鶴注：此亦大曆四年春作。張正見詩：王城野望通。

納納乾坤大㊀，行行郡國遥㊁。雲山兼五嶺㊂，風壤帶三苗㊃。野樹侵江闊，春蒲長子丈切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三四遠望，承上乾坤郡國。五六近望，起下扁舟空去。中二聯雖俱屬言景，然細玩語意，仍是四句分截。五嶺在南，三苗在北，江漲直侵野樹，雪消始長春蒲。五六倒裝句法。末顧注：尾聯抱負甚大，感慨甚深。

㊀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

㊁樂府：行行重行行。《賈誼傳》：乘傳而行郡國。

㊂舒曰：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騎歸嶺二也，都龐嶺三也，略緒嶺四也，越城嶺五也。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焉。《元和郡縣志》：晉懷帝分荆州、湘中諸郡，置湘州，南以五嶺爲限，北以洞庭

爲限。

㊃祖逖詩：方城殊風壤。《書》：竄三苗於三危。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潭州圖經》：潭州，爲三苗國之南境。

入喬口

鶴注：年月同上。　原注：長沙北界。《唐書》：潭州有喬口鎮兵。《一統志》：喬口鎮，在長沙府城西北九十里。

漠漠舊京遠㊀，遲遲歸路賒㊁。殘年傍去聲水國㊂，落日對春華㊃。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㊄。賈生骨已朽，悽惻近去聲長沙㊅。上四自敍行踪，下四流落之感。

蟲鳥之自適矣。況長沙地近，能無今古同悲乎。胡夏客曰：此言賈生没後，又有近長沙而悽惻者，非歎賈也。趙汸注：言故鄉遥隔，而老客他方，曾不如公至湖南，每懷賈誼，蓋羈旅窮愁之感，神交冥漠之情，皆在於此，非泛拾故事成詩也。

㊀陸機詩：街巷紛漠漠。　盧諶詩：南望舊京路。

㊁《孟子》：遲遲吾行也。

㊂顏延之詩：水國周地險。

㊃《杜臆》：落日對春華，亦涉桑榆之感。

㊄崔豹《古今注》：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　陶隱居《本草》：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　黄希曰：言早蜂而及樹蜜，言輕燕而及江泥，皆取其類。此與《望兜率寺》詩「樹密當山逕，江深隔寺門」不同。

㈥《前漢・丙吉傳》：仁心感動，涕泣悽惻。

黃生曰：一二，步步入南，心心懷北，寫出此行萬非得已。三足上，四起下，五六又倒承三四，結句見地，應轉起語，如見神色慘沮之意，而此詩竟成已識，可哀也已。

銅官渚守風

年月同上。趙注：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是楚鑄錢處。《一統志》：銅官渚，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

不樊作亦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㊀，春火更燒山㊁。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堅㊂。飛來雙白鶴㊃，過去杳難攀。首二，銅渚守風。三四，渚前之景。下四，守風有感。未夜收帆，爲避風也。浸草作糞，燒灰擁田，皆楚地春農事。雲物冥晦，而浪阻行舟，不若飛鶴之乘風自適矣。

㊀漢武詔：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俱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獨長，所謂火耕水耨。此渚蓋以是得名乎。《水經注》：湘水右岸，銅官浦出

㊁燒山在冬，而春火更燒，故以爲異。

㊂堅，阻滯難行也

㊃古樂府：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南來。

黃生曰：帆落早泊，語似犯重，其實不然。一二乃敍事，五六則寫意。雲晦浪堅，極盡守風悶坐，無可娛目之懷。又曰：「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見南行非得已；「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見阻風不自由。皆因物以寓意也。

北風原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水經注》：晉改益陽曰新康。公自潭至衡，於北風爲順，故喜而有作。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㊀，初宵鼓大艫㊁。爽攜卑濕地㊂，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平聲鳥獸呼。此寫北風之勢。風霾生則風至矣。卑濕之處，爽若攜來，洞庭之中，聲如拔起，狀風之自近而遠。魚龍承湖，鳥獸承地。

㊀《詩》：終風且霾。注：霾，雨土蒙霧也。雨去聲。

㊁《莊子》：以天地爲大鑪。《王粲傳》：無異於鼓洪鑪以燎毛髮。

㊂《賈誼傳》：長沙卑濕。

滌除貪破浪，愁絶付摧枯㊀。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病肺，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㊁，衰容問僕夫。此避風之事。滌除瘴氣，方思破浪南行，奈風急可愁，不敢付之摧枯也。此時驟寒解熱，肺病得蘇，而容色頓起矣。

㊀北魏杜弼檄文：摧枯朽者易爲力。

㊁《左傳》：再宿曰信。《詩》：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今晨非盛怒㊀，便道却他本作即長驅。隱去聲几看平聲帆席㊁，雲山湧坐隅㊂。此記風緩舟行也。胡夏客曰：末二，寫舟行之景有興。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㈠《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

㈡《海賦》：掛帆席。

㈢賈誼《鵩賦》：止於坐隅。

雙楓浦

鶴注：此詩亦去潭時所作。《杜臆》：前注青楓爲楚地名，今知卽雙楓浦。《方輿勝覽》：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名勝志》：瀏水至縣南三十五里爲青楓浦，縣有八景，「楓浦漁樵」其一。

輟棹青楓浦㈠，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㈡，不道去聲棟梁材㈢。浪足浮紗帽㈣，皮須截錦苔㈤。江邊地有主，暫借上上聲天迴㈥。此全是託物喻意。言停舟楓浦，見雙樹久摧，自從衰謝以後，人但驚其精力已竭，又誰道未衰之先，材堪棟梁乎？今兀立江干，浪高而楓頂微露，似浮紗帽，波平而皮蘚半呈，如截錦苔。其摧朽若此，我欲問江邊地主，借作上天浮槎，庶不終棄於無用耶。

㈠謝朓詩：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㈡劉孝標書：年髮衰謝。

㈢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㈣申涵光曰：浮紗帽句拙。

㈤截錦苔，猶水漲截蒲腰之截。《西京雜記》：終南山有樹，葉一青一丹，斑駁如錦繡。

㈥《異苑》：烏傷陳氏未醮，著履徑上大楓樹巔，了無危怖，舉手辭訣家人而去，飄聳輕越，移時乃没。末句暗用其事。

詠懷二首

此當是大曆四年春自潭州上衡州時作。

人生貴是男㊀，丈夫重天機㊁。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首爲咏懷發端。丈夫處世，貴乎獨善大行，各遂天機，以傷己之出處兩妨耳。

㊀《列子》：榮啓期曰：「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

㊁《莊子》：嗜欲深者天機淺。綎注：天機，謂天時之機會，卽孟子乘勢待時之意，此與《莊子》異解。

《孟子》。

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㊀，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爲血，公侯一作卿草間啼。西京復扶又切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㊁，奸雄多是非㊂。公之轗軻，由艱危所致。二句，領起兩段，此條記世亂艱危之故。俱破也。悲赤子，悲號同於赤子。去紫微，玄肅二宗出奔也。奸雄是非，謂降將向背不常。

㊀胡雛，指安禄山。逆節，指附賊者。河洛、西京，兩都

㊁何遜詩：二紀歷茲辰。

㊂《三國志》：許劭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本朝音潮再樹立，未及貞觀去聲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

疲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㊀。先王實罪己㊁，愁痛正爲去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于斯。

此自述遭遇轗軻之狀。代宗平河北，逐吐蕃，是本朝再立也。當事迫於軍儲，不暇扶持旅困，此亦時勢使然，無足責者。但已懷濟世之略，而無從一施，有負先朝罪己之意，用是愁痛耳。今歲月蹉跎，尚何望乎？

㊀疲苶，孱弱貌。棲棲屑屑，謂奔走道途。

㊁夢弼注：先王罪己，謂肅宗卽位詔書，痛自刻責。

夜看平聲鄂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吳本作昔詞。末自寫己懷，反應起首「得志行所爲」意。鄂城劍氣，池水蛟龍，言壯志猶存，而身老不復可爲。唯有陳詞見意而已。此章，起結各四句，中間各十二句。

其二

邦危壞法則㊀，聖遠益愁慕㊁。飄飄桂水遊㊂，悵望蒼梧暮㊃。上章歷記世事，此則專敍行踪也。法制既壞，則太平難見矣。故有聖遠愁慕之嘆。涉桂水而望蒼梧，傷去聖年遠也。前二，承上貞觀。後二，起下南遊。

㊀《淮南子》：被服法則。

㊁漢章帝詔：去聖久遠。《思玄賦》：雖遊娛以自樂兮，豈愁慕之可懷。

㊂《元和郡縣志》：桂江一名灕水，經臨桂縣東。朱注：灕水與湘水，同出今桂林府興安縣海陽山，灕南流而湘北流，而來，亦得稱桂水也。公時未嘗至桂林，而此又言「飄飄桂水游」，他詩又云「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蓋湘水自臨桂

㊃《山海經》：長沙零陵，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

潛魚不銜鈎㊀，走鹿無反顧㊁。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㊂。衣食相拘閡五嘅切㊃，朋知限流寓。風濤上上聲春沙，千刊作十里侵一作浸江樹。逆行值陳作值，一作少吉日，時節空復扶又切度㊄。井竈任塵埃㊅，舟航煩數色角切具。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此述舟行窮迫之況。言潛魚走鹿，皆知見幾遠害，我亦本有幽曠之心，今拳拳屈身于人，而異於素志者，祇爲衣食所驅，朋知遠隔耳。江濤逆行，衡爲上水也。吉日，謂清明令節。井竈遠離，舟航屢涉，以老病之身，而嬰心俗務，能免窮途生死之患乎？《杜臆》：萬古之中，碌碌死生，亦何足當人間名數。正與前章丈夫語相應。或云：萬古同歸一死，何必取足於名數乎？

㊀《文賦》：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

㊁《左傳》：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朱云：以潛魚走鹿，況己之避難奔走，不得遂生平幽曠之志。

㊂陶潛詩：揮觴道平素。

㊃《後漢・虞詡傳》：願寬興策，勿令有所拘閡。

㊄鮑照詩：催促時節過。

㊅陶詩：井竈有遺處。

多憂汗去聲桃源，拙計一作計拙泥去聲銅柱㊆。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於虔切㊇，自合受《杜臆》作合受，一作受合，切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㊈，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此茲切㊉，一作愛各馳騖㊊。嬴瘠且如何，魄奪鍼灸音救屢叶去聲㊋。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掛

㊆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於虔切㊇，自合受《杜臆》作合受，一作受合，切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㊈，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此茲切㊉，一作愛各馳騖㊊。嬴瘠且如何，魄奪鍼灸音救屢叶去聲㊋。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掛

帆席，天意難告訴。

乃計拙而滯銅柱。不辭炎瘴，不懼跋涉，蓋以虎狼方橫，卽今所歷，未可便住，將學葛許之避世矣，又度賢不如古人，則合受此馳驚耳。 贏病針灸，則身困。擁滯稽留，則人倦。掛帆乘風，則天難測。此段備陳中途傾蹇情狀。

㈠銅柱，注見本卷。

㈡葛洪爲勾漏令，後止羅浮山。《蜀·許靖傳》：孫策來，渡江走交州以避其難，太守士燮，厚加敬待。王朗與靖書：「周遊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彝俗，可謂偏矣。」

㈢張載《酒賦》：雖賢愚之同好。

㈣揚雄曰：方其有事，則聖賢馳騖不足。

㈤《靈樞經》：鍼所不爲，灸之所宜。扁鵲有《鍼灸玉龍賦》，皇甫謐有《針灸經》。《易林》：行者稽留。《晉陽秋》曰：謝尚收涕告訴。

南爲祝融客，勉强區兩切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㈠。末欲訪道衡山，遥應前章「未達善一身」意。盧注：衡山有祝融峯，董鍊師在焉，故思一親其杖屨。老人星，在南極。羅浮山爲仙洞。蓋將託此以求長年耳。 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各十六句。

㈠《羅浮山記》：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神仙所居。 張遠注：《一統志》：長沙攸縣有羅浮江。按詩言展哀步，應指粵中羅浮山，江水不可云步也。

全大鏞曰：出處各安天命，故曰天機。 首段，爲兩章總冒。下言欲濟時而不能，當藏身以遠去，章法照應甚明。

兩詩悽惋沉鬱，蓋愁苦之衷，蘊結而成者，非如爽心快意之詞，軒豁易見也。 必再四尋繹，始見其愷至深長耳。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附郭受詩

公必先有詩寄郭，故受作此以答，但原詩未載集中。

新詩海内流傳遍，舊德朝音潮中一作中朝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一作醪酒熟旁看平聲醉㊀，蓮葉舟輕自學操㊁。春興去聲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㊂。

首尾，贊杜公詩才。中四，記舟次景事。少陵詩名，久爲朝中推重，今於霧雨風濤中，酌酒乘舟，興到詩成，能令衡陽紙貴矣。八句只如一句。

㊀裴鉶《傳奇》：酒名松醪春。《元化記》：崔希真，獻父老松花酒。

㊁邵注：蓮葉舟，小舟也。太乙真人乘蓮葉舟。《莊子》：津人操舟若神。又：操舟可學乎？

㊂《世説》：庾闡作《揚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酬郭十五判官 受

《唐詩紀事》：郭受，大曆間爲衡陽判官。據此，當是發潭以後，未到衡州時作。黄鶴謂公在衡，郭在潭，誤矣。

才微歲晚一作老尚虚名㊀，卧病江湖春復扶又切生。薬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㊁。只同燕平聲石能居隕㊂，自得隋一作隨珠覺夜明㊃。喬口橘洲風浪促㊄，驚帆一作檣舟何惜片時程。上四自謙，下四懷郭。

㊀薬裹承卧病，花枝承春生，燕石比己詩，隋珠贊郭詩。喬口橘洲，去衡不遠，且風浪甚速，

行當掛帆一至耳。　燕石係宋人事，并綴以隕石於宋，言己詩如星隕於地，不見光彩，然兩事牽合在一句中，不如對語自然。

㈠古詩：虛名復何益。

㈡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㈢《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等。」《左傳》：隕石於宋五，隕星也。

㈣《搜神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使人以藥封之。歲餘，蛇銜明珠以報。珠盈徑寸，夜有光明，可以燭室。《世説》：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㈤《杜臆》：喬口，乃長沙入境，橘洲已近郡，皆去衡所經者。集中酬答諸詩，皆據來詩和意，語無泛設。如此章，首句酬舊德，次句酬江湖，三四酬新詩春興，五六酬衡陽紙價，七八酬天閣風濤及蓮葉操舟，逐句酬答，却能一氣貫注，所以爲佳。

望嶽

當是大曆四年春晚自潭之衡州作。《水經注》：衡山，《山海經》謂之岣嶁山，南嶽也。徐靈期《南嶽記》：南嶽周回八百里，回雁爲首，嶽麓爲足。《元和郡縣志》：衡嶽廟，在衡州衡山縣西三十里。

南嶽配朱鳥㈠，秩禮自百王㈡。欻吸領地靈㈢，鴻一作澒洞半炎方㈣。邦家用祀典㈤，在德非馨香㈥。巡狩何寂寥㈦，有虞今則亡。　從南嶽敍起。祀嶽之典，其來已久，因思帝舜南巡之事。

㊀《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索隱》：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湘中記》：度應權衡，位值離宮，故曰衡山。

㊁《書》：柴望秩於山川。秩禮二字，出陳壽《魏志》。

㊂江淹詩：欻吸鵾雞鳴。注：欻吸，猶俄頃也。顏延之詩：邑社總地靈。

㊃《講德論》：洪洞朗天。《淮南子》：鴻濛澒洞，莫知其門。

㊄《書》：祀典無豐於昵。

㊅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㊆《舜典》：五月南巡狩，至於衡嶽。

泊一作汨吾隘世網㊀，行邁越瀟湘㊁。渴日絶壁出㊂，漾舟清光旁㊃。祝融五一作三峰尊㊄，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音潮㊅，爭長子兩切嶸相望叶平聲㊆。恭聞魏夫人㊇，羣仙夾一作來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此記南嶽之景。絰注：泊吾四句，述過嶽情事。祝融四句，言嶽前形勢。恭聞四句，言嶽内神奇。

㊀支遁詩：外身解世網。隘世網，憶貶官竄身也。《杜臆》：散風如飛霜，説得神靈颯然。

㊁《詩》：行邁靡靡。《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㊂渴日謂旱日。舊注：渴日如渴虹渴雨之渴。

㊃《拾遺記》：皇娥歌曰：「乘桴輕漾著日旁。」

㊄《長沙記》：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爲最高。

㈥《樹萱録》：嶽之諸峰，皆朝於祝融，獨紫蓋一峰勢轉東去。

㈦嶪，山峻貌。

㈧庾信詩：恭聞正直祀。《南嶽魏夫人傳》：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徒魏舒之女，適南陽劉文，生二子。夫人幼而好道，味真眈玄，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忽太極諸真人，授以仙經三十三卷，又授《黃庭内景經》，令晝夜存念，遂得冥心齋静，真靈累感，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託劍化形而去，北詣上清宫玉闕之下，諸真君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虚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

牽迫限一作恨修塗，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㈠。三嘆問府主㈡，曷以贊我皇㈢。牲璧忍一作感衰俗㈣，神其思降祥㈤。末以祀嶽之意作結。封内山川，府主當祭，問何以仰贊皇猷。其牲璧之薦，忍如衰俗之循行故事，而謂神其降康乎，是當精誠以格之矣。玉堂，指神廟。府主，指衡山太守，前梓州詩「城中賢府主」可證。朱注解作洞府之主，即指嶽神。下句「牲璧忍衰俗」，幾於責備神靈矣，於理不合。此章，前後各八句，中間十二句。

㈠《吴郡賦》：玉堂對廻，石室相距。注云：皆仙人所居。

㈡《記》：一唱而三歎。

㈢昭明太子詩：百代歸我皇。

㈣《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所謂牲璧也。據此，南方應用赤璋。

㈤《書》：作善降之百祥。

鍾惺曰：岱宗喬嶽，若著山水清妙語及景狀奇壯語，便是一丘一壑，文人登臨眼孔。須胸中典故，筆下雍容，有郊壇

登歌氣象，始爲相稱。

黃生曰：衡、華、岱，皆有望嶽作，岱以小天下立意，華以問真源立意，衡以修祀典立意，旨趣各別，而此作尤見本領。文士無其學，儒者無其才，故須兩讓之。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蔡興宗《年譜》編在大曆四年春初到潭時，詩云春日暄煖，正其時也。《元和郡縣志》：嶽麓山，在長沙縣西南，隔湘江六里。《方輿勝覽》：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遶，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嶽麓寺在山上百餘級。又曰：道林寺在嶽麓之下，距善化縣八里。

玉泉之南麓山殊㊀，道林林壑爭盤紆㊁。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㊂。五月寒風冷佛一作拂骨，六時天樂朝音潮香爐㊃。地靈步步雪山草㊄，僧寶人人滄海珠㊅。塔劫一云當作級宮牆《英華》作壇壯麗敵㊆，香一作石厨松道清涼樊作崇俱㊇。蓮花樊、陳俱作池交響共命鳥㊈，金牓雙迴三足烏㊉。首敍兩寺勝景。首聯分提，寺門應嶽麓，野殿應道林，洞庭赤沙，遥相掩映也。山深，故夏寒。佛骨，蓋遺迹。天樂，乃梵音也。吳論：曰步步，曰人人，曰壯麗敵，曰清涼俱，曰交響，曰雙迴，皆並摹二寺之勝。

㊀《述異記》：荆州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隋煬帝集》：開皇十二年十二月，智顗禪師至荆州，創立玉泉寺。

㊁《南都賦》：谿壑錯繆而盤紆。

㈢《岳陽風土記》：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湖通。胡夏客曰：赤沙湖，今名蠡湖，在龍陽縣西，跨沅江縣界。

㈣《阿彌陀經》：極樂國土，常作天樂，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華。

㈤姚察《遊明慶寺》詩：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楞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和合旃檀。

㈥《起信論》：一真如是覺性，名佛寶。二真如有執持義，名法寶。三真如有和合義，名僧寶。欲作寺，錢不足，入海得名寶珠。洙曰：滄海珠，言性圓明而無瑕類。

㈦《景福殿賦》：嗟瓌瑋以壯麗。

㈧《維摩經》：上方有國，佛號香積如來，以一鉢盛香飯，恒飽衆生。《涅槃經》：有國多清涼風，能除一切鬱蒸之惱。

㈨《阿彌陀經》：極樂國土，有七寶池，池中蓮花大如車輪。又有伽陵頻伽共名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寶藏經》：雪山有鳥，名爲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共報命，曰共命。

㈩黃生注：金牓迴鳥，猶云日射黃金牓。三足烏，卽日也。《神異經》：西方有宮，五色，黃門金牓而銀鏤。《淮南子》：日中有踆烏。注：三足鳥也。《抱朴子》：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此詩所用主前說。

方丈涉海費時節㈠，玄圃尋河知有無㈡。暮年且喜經行近㈢，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一作將奚適，傍去聲此烟霞茅可誅㈣。桃源人家易音曳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㈤。潭府邑中甚淳古㈥，太守去聲庭內不喧呼。此記其山川風俗之美。仙界遠而難求，不若此地之近而可卽，其間構廬便易，田產肥饒，民淳事簡，卽此是方丈玄圃矣。

㊀《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

㊁洙曰：玄圃，乃崑崙也。張騫贊：《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乎？

㊂《法華經》：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

㊃《楚辭》：誅鋤草茅以全生乎？

㊄《寰宇記》：橘洲在長沙縣西南四里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没，此洲獨存。《湘中記》：昭潭無底橘洲浮。《漢書·田蚡傳》：田園極膏腴。《漢·地理志》：爲九州膏腴。顏注：腹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

㊅《唐書》：潭州長沙郡，屬江南西道，爲中都督府。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音洛國養微軀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一作野，非客尋幽慣㊁，細學何當作周顒免與去聲孤㊂。一重平聲一掩吾肺腑㊃，山鳥山花《英華》作仙鳥仙花共從黃魯直，一作吾友于㊄。宋公原注宋之問放逐曾音層題壁㊅，物色分留待從《英華》，一作與老夫。末欲卜居養生於此也。晦迹，思古人。樂國，指長沙。老宿，寺僧之高年者。靈運遊山，周顒好佛，故並舉以自方。一重一掩，言山形稠叠。肺腑，比其關切。友于，言其親愛。物色分留，謂題詠以踵前賢。此章，十二句起，下二段各十句。

㊀樂國，見上。

㊁《異苑》：初，錢塘杜明師，夢有人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鍾嶸《詩品》：謝客爲元嘉之雄。《宋書》：靈運爲永嘉太守，性好山水，嘗於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

㈢周顒，注已別見。
㈣宋之問詩：山一重兮悲一重。《衛青傳》：吾幸得賜肺腑，待罪行問。《劉向傳》：臣幸得託肺腑。顏注：肺腑相附着，猶言心膂。
㈤庾信詩：山花卽眼前。梁昭明太子書：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南史·劉湛傳》：友于素篤。皆截用書經語。
㈥《宋之問傳》：睿宗立，詔流欽州。欽州屬嶺南。之問道經長沙，故有詩題寺壁。楊升菴云：宋詩今已失傳。王嗣奭曰：全篇一氣抒寫，如珠走盤，此排律化境。七排類編中，前人何以不載耶？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鶴注：《舊史》：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韋之晉爲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此當是在衡州寄送韋者。

寵渥徵黃漸㈠，權宜借寇頻㈡。湖南安背水㈢，峽內憶行春㈣。王室仍多故一作難㈤，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一作子，處處待高人。上四送韋之詞，下四勉韋之意。徵黃漸，漸將內召也。借寇頻，頻刺衡潭也。湖南安於背水，是望其新政。峽內猶憶行春，乃思其遺澤。多難之際，人倚大臣，正當設榻求賢，以圖治安之計。

㈠《沈約集》：階緣寵渥。前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行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㈡後漢寇恂爲潁川太守，盜平，又拜汝南太守。潁川寇賊復群起，恂從帝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㈢盧注：湖南形勢背水，地險接獠，非中丞不能安之。背水，見《韓信傳》。

㈣鶴注：韋嘗峽內作守。《後漢・計荊傳》：荊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

㈤多故，指吐蕃言。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鶴注：此當是四年夏作，若五年，公已去潭而之衡矣。

朱注：浯溪觀唐賢題名：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曆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唐書・本紀》：大曆二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渙卒。虬蓋代渙爲刺史。舒元輿《御史記》：中丞爲端長。顧注：臺端之長也。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㈠。羣公餞南伯㈡，肅肅秩初筵㈢。首敍湘江設餞。舟師、朱旗，迎候儀從。

㈠王粲詩：方舟順廣川。

㈡希曰：《王制》：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道州在南，故曰南伯。

㈢《詩》：賓之初筵。

鄙人奉末眷㈠，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㈡。不以喪去聲亂嬰，保愛金石堅㈢。次敍平日交情。《杜臆》：公推裴爲前輩，故云「佩服自早年」。盛名四句，正平生所佩服，而欲罄懷以相質者。

㈠《上林賦》：臣，楚國之鄙人也。　綎注：奉末眷，蒙眷顧也。

㈡《淮南子》：高賢稱譽己。

㈢漢無名氏詩：壽無金石固。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音洛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㈠。此歎聚散不常也。百寮，指候送者。君子，指裴侍御。交游凋謝，故心激而淚零。

㈠吳均詩：掩抑摧藏張女彈。《楚辭》：橫流涕兮潺湲。

熱雲初集從《英華》，一作集曛黑㈠，缺月未生天㈡。白團爲去聲我破㈢，華燭蟠長烟㈣。鵾鷄一作鵾鷄，一作鵑鷄催明星㈤，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杜臆》恐當作峴山顛。此宴別而致丁寧也。自日而夜，餞飲已久，既而星殘解袂，則宴畢將散矣。朱注：道州先經西原蠻寇掠，元結爲守，稍得安戢。裴繼元之後，故以裁兵安農告之。此當時靖亂之要道也。此章，四句起，十句結，中二段各八句。

㈠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

㈡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㈢何遜詩：逶迤搖白團。白團，指扇。

㈣古樂府：中婦對華燭。

㈤朱注：鵾鷄，二鳥名。鵾，鶤鵾。鷄，乃鷄鳴。《楚辭》：炙鵾蒸鳧。即此鵾也。《月令》：孟冬之月，鷄鳴不鳴。注：《詩》：明星有爛。

王嗣奭曰：詩云：「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言所以致功名者，一有愧於高賢，則無足取焉。此卽孔孟之所鄙薄管仲者。秦漢以來，唯董子一發之，而又見於公。非聞道，安得有此語耶？

哭韋大夫之晉

鶴注：此當是大曆四年夏作。題云大夫，則韋在湖南加御史大夫矣。韋卒於潭州，公在衡而作詩哭之。

悽愴郇須倫切瑕邑一作地㊀，差此池切池弱冠去聲年㊁。丈一作大，一作士人四叩禮數，文律早周旋㊂。臺閣黃圖裏㊃，簪裾紫蓋邊㊄。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首敍交誼。郇瑕，記地。弱冠，記時。禮數周旋，相契之情。黃圖，昔在京。紫蓋，今在衡。尊榮，稱其位。端雅，重其品。

㊀《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注：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一統志》：在今平陽府猗氏地。

㊁《曲禮》：二十曰弱冠。

㊂《文賦》：普詞條與文律。《左傳》：與君周旋。

㊃江總賦：覽黃圖之棟宇。

㊄《沈約集》：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指紫微華蓋。此則指紫蓋峯，衡山七十二峯之一。時韋先爲衡州刺史也。

貢喜音容間去聲㊀，馮招疾病纏㊁。南過平聲駭倉一作蒼卒昌活切，北思去聲悄聯綿㊂。鵬鳥長

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㊃，寶劍欲高懸㊄。次敍哭韋之情。貢喜，喜韋登進。馮招，韋方招用。公在衡，韋在潭，故聞訃之辰，自南而思北。賈生鵩鳥，比其刺潭。李冰石犀，比其守蜀。素車，用范式事。懸劍，用季札事。此存亡生死之悲。

㊀《絶交論》：王陽登位貢公喜。

㊁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㊂沈佺期詩：北思日悠哉。梁簡文帝詩：春思坐聯綿。

㊃《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死，式夢而赴焉。劭葬日，其母望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式乃修墓種樹而去。

㊄掛劍徐君墓，注已別見。

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去聲傳㊀。冲融標世業㊁，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㊂，江湖渺霽天㊃。此惜其生不重見。城府，韋治潭州。江湖，公客衡州也。

㊀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爲相，故曰亞相。

㊁《南齊書》：張融世業清貧。

㊂《後漢書》：龐德公未嘗入城府。陸機《瓜賦》：迎朱夏而自延。

㊃宋之問詩：開簾延霽天。

綺樓關一作高樹頂㊀，飛旐泛堂前㊁。帝音繹幕旋從海鹽劉本，一作疑，非風燕㊂，笳簫咽一作急暮

蟬。興去聲殘虛白室㊃，跡斷孝廉船㊄。此痛其歿後淒涼。興殘，公不復往。跡斷，韋不復來也。

㊀古詩：西北有高樓。交疏結綺窗。綺樓，蓋韋平日所居者。舊注以爲奠樓，恐非。

㊁邵注：旋，銘旌也。《寡婦賦》：飛旋翻以啓路。

㊂王融《曲水詩序》：緹帷宿置，帝幕宵懸。《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㊃吳注：《憤賦》：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臺。

㊄孝廉船，注別見前。

童孺交遊盡㊀，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溪兩切詩篇。誰繼方隅理㊁，朝音潮難將去聲帥權。《春秋》褒貶例㊂，名器重雙全㊃。末致哀輓之意。童孺交遊，應上差池弱冠。名器雙全，應上尊榮不忝。此章，八句者三段，六句者兩段。

㊀蔡邕《胡根碑》：嗟童孺之夭逝兮。

㊁《盧思道集》：外靜方隅，內康庶績。

㊂《穀梁傳序》：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

㊃《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杜臆》：雙全謂名不愧其實。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崔乃崔大渙，盧乃盧十四弟也。　鶴注：大曆五年，潭州有臧玠之亂，公已去潭，則江閣不在潭州也。詩云「長夏想爲情」，又云「滑憶雕菰飯」，則是四年秋作。意江閣在潭近境，故四年之秋、五年之夏皆在焉。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秖瘦㊀，長夏想爲情。滑憶一作喜雕胡飯㊁，香聞錦帶羹㊂。溜匙兼煖腹，誰欲致一作寘杯罌？上四江閣卧病，下四寄呈崔盧。庖厨薄，起飯羹。想爲情起誰致。爲情，猶云用情。朱注以溜匙承飯，煖腹承羹，恐蓴性不能煖腹。吳論以溜匙承羹，煖腹承飯，據前詩正想滑，溜匙原指飯言，不當指羹。顧注：溜匙總承飯羹，煖腹指酒，兼欲得杯罌也。此説較妥。

㊀秖古與祇通，但也。

㊁林洪《山家清供》云：雕菰飯，似蘆，其米黑，故云「波漂菰米沉雲黑」。暴乾舂洗，既香而滑，故又云「滑憶雕菰飯」。

㊂朱注：錦帶羹，生湖南者最美。此詩錦帶與秋菰並舉，知必爲蓴也。薛夢符以爲錦帶花，謬。顧注：臨湘縣有蓴湖，在縣東。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附韋迢詩

江畔長沙驛一作澤，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㊀，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㊁，天炎畏跕鳶㊂。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上四，記乍逢之迹。下四，敍惜別之情。大名指杜，小郡自謙。飛鵬，用賈誼事，傷杜在潭。跕鳶，用馬援事，憐己往韶。去留二字，承此。

㊀《晉書》：王坦之，字文度，與郗超俱有名，時人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㊁《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太傅，長沙卑濕，但自傷悼，乃爲《鵩賦》。

㈡《馬援傳》：吾在浪泊西里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秋作。《唐書・世系表》：韋迢終嶺南節度行軍司馬。　韶州屬嶺南道。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㊀，同舍有輝光㊁。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㊂。洞庭無過雁，書疏去聲莫相忘㊃。上四送韋，下四望韋。　分符，承州牧。同舍，承署郎。公亦曾爲郎官，故曰有光輝。　趙注：自洞庭而往，此間無過雁以寄書，而彼中書信却不可忘也。

㊀《漢紀》：與郡守爲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詩》：令聞令望。

㊁同舍郎，見《直不疑傳》。

㊂秋在昨夜，詩作於立秋次日矣。

㊃宋纖《上梁主疏》：聲聞書疏。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附韋迢詩

鶴注：湘潭屬潭州。《舊史》：後漢湘南縣地，吳分湘南立衡陽，屬衡陽郡，隋廢郡，縣屬潭州。天寶八載，移治於洛口，因改爲湘潭。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㊀。相

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㈡。上四咏景，下四敍情。岑翠葉黃，此秋時景，亦雨後景也。杜有「白首多年疾」之句，故韋云：「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杜有「洞庭無過雁」之句，故韋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前後贈答三詩，塡篤相應如此。

㈠白首爲郎，用馮唐、顏駟事。

㈡顏延之《和謝監》詩：盡言非報章，聊用示所懷。

酬韋韶州見寄

鶴注：此當是大曆四年秋韋發湘潭，而公酬於潭州也。

養拙江湖外，朝音潮廷記憶疏。深慚長子兩切者轍㈠，重平聲得故人書㈡。白髮絲難理一作並，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上四感韋交情，下四謝韋寄詩。江湖作客，朝士久忘，韋枉轍而又寄書，情良厚矣。白髮自憐，新詩稱韋。南雁自道，北魚指韋，古人以魚雁比書。回雁峯高，故不去。湘水北流，故可來。吳論：韋詩上四句虛，故不答。江湖白髮，答故人白首二句。南雁北魚，答南雁報章二句。

㈠《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

㈡古詩：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樓上

此當是潭州所作，詩末云「身在五湖南」可見。此及下章，並依蔡氏編次。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韋迢）　酬韋韶州見寄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㊀。皇輿三極北㊁，身事五湖南㊂。戀闕勞肝肺，掄一作論材愧杞枏。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此詩登樓而感懷也。孤樓之上，俯仰天地，徒然搔首而抽簪者，正以皇輿在北，身事在南故也。戀闕而不才淪棄，既無補於皇輿，亂離而終老湘潭，又無濟於一身，此所以搔首躊躇耳。

㊀《西京雜記》：漢武帝取李夫人玉簪搔頭。鍾會賦：散髮抽簪。《杜臆》：白玉簪，蓋朝冠所用。屢思入朝而中止，故云頻抽。

㊁陸機論：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地有四極，皇輿在東西南之北，故云三極，與《繫辭》三極不同，舊注誤。

㊂《史記索隱》：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共爲五湖。

公律詩多在首聯領起，亦有在三四領下者，如七律「萬古雲霄一羽毛」領下伊呂蕭曹，「三分割據紆籌策」領下運移身殲是也。五律此詩「皇輿三極北」領下戀闕掄材，「身事五湖南」領下亂離湘潭是也。

遠遊

詩言「江閣浮高棟」，必潭州江閣所作，此當與《樓上》詩同時，蓋大曆四年也。《楚辭》有《遠遊》篇。

江閣浮高棟晉作凍㊀，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音水，風雨暗荊蠻㊁。雁矯衡蘆內，猿啼失木間㊂。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此登江樓而歎遠遊也。上四言景，是賦。下四言情，兼比。日色映江，故水光浮棟，嶺腰雲截，故斷際露山，此見晴而忽雲也。遥瞻越嶲，則塵沙連接，近望荊蠻，則風雨暗迷，此見陰而且雨也。雁衡蘆，前行已倦，猿失木，無處可依，故下有裘敝未還之感。

㈠朱超詩：高棟響行雷。

㈡陳子昂詩：離亭風雨暗。　越嶲郡，今四川行都司。荆州。

㈢《淮南子》：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張華賦：又矯翼而增逝，徒銜蘆而避繳。　梁簡文帝詩：雁去銜蘆上，猿戲繞枝來。《淮南子》：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

千秋節有感二首

此大曆四年八月潭州作。《舊書·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每年八月十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通鑑》：又移社日就千秋節。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音潮常宴會，壯觀去聲已塵埃㈠。鳳紀編生日㈡，龍池塹劫灰㈢。

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㈣。寶鏡羣臣得㈤，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平聲飲㈥，白首獨餘哀。

首章，敍崩後節日，乃傷今思昔之感，在六句作截。　賜宴之事，雖編於帝紀，而龍池王氣，久已銷亡，不但壯觀塵埃也。四句，申千秋節罷。　今遥望秦中，樓臺之下，得寶鏡者舊臣凋謝，爲金吾者各國散歸，獨留白首書生，淚滴湘川而已。六句，申八月頻傷。

㈠《封禪文》：此事天下之壯觀。

㈡鳳紀，注見三卷。

㈢龍池，注見十七卷。《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有胡僧云：「此天地劫灰之餘。」

㈣陰鏗詩：雲裏望樓臺。

㈤張說詩：寶鏡頒神節。

㈥《淮南子》：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得其所宜。

其二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㈠。仙人張內樂㈡，王母獻宮桃㈢。羅轂紅蕖艷㈣，金羈白雪毛㈤。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㈥，滿舞階銜壽酒㈦，走索背音佩。黃生欲作罥秋毫㈧。聖眼送波濤。次章，敘生前節日，乃樂極悲來之感，在八句作截。御樓受賀，綵仗迎風，於是梨園奏樂，太真獻桃，舞階之白馬，銜酒前來，走索之宮人，紅蕖高露，當年可謂恣情尊貴矣，豈知邊憂即從此日而生乎。至今目送波濤，不勝北望傷神也。邊心此日勞，猶云「芙蓉小苑入邊愁」。

㈠王融《曲水亭詩序》：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或以雲樓爲樓名，含風爲殿名，非也。考《會要》，千秋節宴在勤政、花萼諸樓，不在含風殿，且紫雲樓在曲江，起於太和中，於此無預。宋之問詩：寒輕綵仗外。

㈡《開元傳紀》：帝謂高力士曰：「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也。」力士請名曰《紫雲曲》。

㈢《漢武內傳》：王母令侍女索桃七枚，大如鴨子形色正青，以四枚啗帝，自食其三。

㈣《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黃生注：羅襪紅蕖艷，後人詠弓足者，妍雅無及此語，當時婦人裙必曳地，故罕見篇詠。此亦因走索之妓，結束有別，故特拈出耳。紅蕖，指宮鞋。

㈤《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㈥《通鑑》：明皇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唐志》：明皇千秋節，舞馬於勤政樓下。

㈦《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通典》注：舞絙者，兩妓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行於繩上，相逢比肩而不傾。《玉海》：《唐實録》：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御廣運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内出舞人繩妓，頒賜有差。此言兩人背走索上，不爽秋毫也。黄注：以繩掛獸足曰罥。秋毫，言所緣之少。士門詩「微徑緣秋毫」，此在索上，非罥字不足以發其意。

㈧《杜臆》：桂江，乃潭州所見之水。

王嗣奭曰：頻傷八月來，非傷明皇崩逝也。明皇席全盛而縱荒淫，致賊臣叛逆，干戈不息，肅宗繼之，非無生日，而憂亂不暇，奚知樂生乎。故公之感有二：一感倏忽盛衰之異，故云「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一感昔年之樂召後日之悲，故云「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而己之流離因之，故云「湘川新涕淚」，又云「滿眼送波濤」。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原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恩旨，先支率錢米。

鶴注：此大曆四年秋潭州作。《唐書》：元帥、副元帥府有行軍參謀，關豫軍中機密。

恭惟同自出㊀，妙選去聲異高標㊁。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㊂。丈人藉才地㊃，門閥冠去聲雲霄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㊅。從盧敍起，親誼交情，官序才地，俱見於此。孫楚，切參謀。鄭僑聘晉，比使長沙。

㊀王褒頌：恭惟春秋。惟，思也。朱注：同自出，蓋參謀之母與公母，皆崔氏也。黄鶴引公祖母盧氏，非。《左傳》：

我之所自出。《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

㈡《語林》：瑯琊王鎮廣陵，妙選僚佐。《世説》：李元禮高自標持。

㈢王僧孺序：道合神遇，投分披襟。《左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㈣《世説》：王恂自計才地，必應在己。

㈤朱注：《前漢·朱博傳》：齎閥閱詣府。《車千秋傳》：千秋無閥閱勞。注：閥，積功也。閱，所經也。用烏頭大門，又曰表揭，又曰閥閱。義謝云「表揭閥閱」是也。俗呼爲櫺星門。詩言盧氏積累日月，立功而致表揭，高於雲霄也。

㈥孔融書：岸幘廣堂，舉杯相於。相於，猶云相與。

賜錢傾府待，爭米駐一作貯船遥。鄰好去聲艱難薄㊀，甿一作氓心杼柚焦㊁。客星空伴使去聲㊂，寒水不成潮㊃。

星自謂，使者指盧。是也。此記支率錢米事。朱注：時必有長沙錢米應輸江陵者，盧爲之請旨支給本郡也。鄰指潭州，客

㊀《通鑑》：杜弼作檄移梁朝曰：「連結姦惡，斷絶鄰好。」

㊁《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㊂駱賓王詩：流星疑伴使。

㊃《杜臆》：潮極寒則涸，俗謂之凍殺潮。

素髮乾音干垂領，銀章破在腰㊀。説詩能累上聲夜，醉酒或連朝。藻翰唯牽率㊁，湖山合動

搖。此長沙遇盧情事。素髮銀章，自謂老年帶官。說詩四句，言一時詩酒興豪，所謂相於契託也。

㊀《白帖》：漢世有聲囊者，佩在腰間，謂之綬囊。朱注：隋唐以後官不佩印，止有隨身魚袋。此云「銀章破在腰」，蓋舉銀魚言之。當時金銀魚謂之章服。

㊁《左傳》：牽率老夫。謝瞻詩：牽率酬嘉藻。

時清非造七到切次，興去聲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㊀，莫信鵬如陳作爲鴞㊁。此慨時事以勉盧。天子施恩，而生民轉困者，以朝有姦佞，外多掊克耳。指鹿爲馬，如魚朝恩是也。鵬鳥如鴞，若臧玠是也。曰休傳、莫信，故婉其詞以隱諷耳。

㊀《史記》：趙高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㊁《鵬鳥賦序》：鵬似鴞，不祥鳥也。

未解依依袂㊀，還斟泛泛瓢㊁。流年疲蟋蟀㊂，體物幸鷦鷯㊃。孤俗作辜負滄洲願㊄，誰云晚見招。末惜別而自敍己懷。疲蟋蟀，謂行年已晚。幸鷦鷯，謂一枝暫棲。負滄洲，不能遯世。誰見招，無復用世矣，所謂老拙逢迎也。此章，八句起，下四段各六句。

㊀江總詩：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

㊁《周禮》：酒有五齊，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浮滓泛泛然。

㊂宋之問詩：常是惜流年。《詩》：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㊃《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㊄李陵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揚雄《覈靈賦》：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精神養性，與道漂流。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詩云「扶病相識長沙驛」，劉判官蓋括馬至此，與公相晤而贈之以詩，當是大曆四年秋作。　朱注：唐制，僕射下宰相一等，時蓋劉之主將加此官，劉其屬下判官也。詩見陳浩然，又見《文苑英華》。

聞道去聲南行市去聲駿馬，不限匹數軍一作官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去聲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平聲鐵甲，豈因格鬬求龍駒。錢劉君至潭之由。　南行，指判官。　主將，指僕射。　起處並提。

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上聲在帝都㊀，子孫未落東南此從《英華》，他本作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頡，衣冠往往乘蹇驢。　此言南行凡馬皆疲，何況龍種乎。　《義鶻行》以老鶻爲其父，此詩以馬駒爲子孫，語近詼諧。

㊀徐幹《中論》：遊必帝都。

梁公富貴於身疏，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㊀，府庫不爲去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回北狄。羅網羣馬一作烏籍一作藉馬多，意一作氣在一作用驅除一作馳出金帛㊁。　此見襄陽主將之賢。　梁公卽梁崇義。　上四，言儉省而愛人。　下四，言憂虞而敵愾。

㊀《淮南子》：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　《黃香傳》：香爲魏郡守，分俸祿賞賜，出贍貧者。

㈡出金帛，購馬也。

劉侯奉使去聲光推吐雷切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音計船，扶病相識長沙驛㊀。强豈兩切梳白髮提胡盧，手把一作兼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嘆聚散臨重平聲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一作涕淚，一本有君字，不覺老夫神內傷。此記相逢惜別之意。劉奉使，承上兩段。光推擇，不負所使也。提壺把菊，歡宴而作離筵，故黯然神傷耳。此章，首段六句，末段十句，中二段各八句。

㊀唐之潭州，卽漢長沙郡。

朱鶴齡曰：《唐志》：襄州襄陽郡，乃山南東道節度使所治。廣德初，梁崇義據襄州，代宗不能討，因拜山南東道節度，至建中元年始爲李希烈所誅。則梁公卽崇義也。史稱其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自振襄漢間。觀此詩所稱「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又云「梁公富貴於身疏，號令明白人安居」，其語正與《唐志》相合。

盧元昌曰：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貞觀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自後馬政頗廢。開元間，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厩使，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驅歸范陽。肅宗時，市馬於回紇，多以羸馬充數。後又括民間馬爲團練馬。唐之馬政，遂不可復矣。詩云西北反徒，騏驎蕩盡，感慨係之矣。

重平聲送劉十弟判官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

分源豕韋派㊀，別浦雁賓秋㊁。年事推兄忝㊂，人才覺弟優。首段敍事。上二敍送別，下二點兄弟。

㊀陶潛詩：同源分流，人易世疏。《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孔甲，以更豕韋之後。」

㊁《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

㊂劉孝標書：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

經過平聲辨豐劍，意氣逐吳鈎㊀。垂翅徒衰老㊁，先鞭不滯留㊂。本支凌歲晚㊃，高義豁窮愁㊄。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㊅。次段言情。

能先鞭用世，不似己之垂翅飄流也。晚逢高義，差慰旅愁，但未知此別之後，何時重會驛樓耳。上四承才優，下四承別浦。劉之才氣英利，如豐劍吳鈎，故年事。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㊀豐劍、吳鈎，注皆別見。

㊁《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

㊂劉琨書：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㊃《毛詩》：本支百世。

㊄車永《與陸雲書》：豁然忘愁。

㊅《唐・地志》：長沙縣屬潭州。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三

湖中一作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唐書》：揚州廣陵郡，屬淮南道。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詩序》有昭州敬使君超先，當卽其人。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㊀，今日復扶又切悲歌。首敍送別之情。

㊀《後漢書》：范丹別王奐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少去聲壯樂音洛難得，歲寒心匪他湯河切㊁。氣纏霜匣滿㊂，冰置玉壺多㊃。遭亂實漂泊，濟時精。遭亂、濟時，言己之歷世而才練。皆所謂心匪他也。比敬之氣豪而識曾音層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此敍彼此心緒。歲寒句，承各頭白。霜匣、玉壺，下二，亦用分承。

㊀盧諶詩：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㊁《西京雜記》：高帝斬蛇劍，琉璃爲匣，十二年一磨瑩，刃上常如霜雪，開匣拔鞘，光彩射人。

㊂樂府：清如玉壺冰。

秋晚嶽增翠，風高湖湧波㊀。驁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末敍送別景事。上二湖南秋景，下二廣陵之

事。《杜臆》：本言淮海訪知己，騫騰莫蹉跎，只互換兩字，不惟調協，亦且句新。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八句。

㈠《浮淮賦》：驚風泛，湧波駭。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音里，一作澧，誤覲省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作。　澧州屬岳州府。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㈠。甘從投轄飲㈡，肯作致從《杜臆》，舊作置書郵㈢。寒蟬碧樹秋㈤。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㈥。

首二殷六省覲，三四蔡筵送行，五六別時秋景，七八別後旅情。　黃生注：公前有《送侍御四舅之澧朗》詩，疑卽致書於此人。五羨殷，六悲己，景中却有寓意。

㈠潘岳《閑居賦》：壽觴舉，慈顏和。　望遠遊，謂親望子歸，用《論語》「遠遊」字。

㈡前漢陳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

㈢《世說》：殷羨爲豫章太守，將附書百許函，悉擲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㈣古樂府：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　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

㈤潘岳《秋興賦》：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衣。蟬嘒嘒而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　江淹詩：碧樹先秋落。　杜居人《送別》詩云：「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本脫胎詩此二句乃敍送別時深秋景物，亦借賓形主。晚唐人風流蘊藉。　三復謳吟，意趣正自無窮也。

㈥《楚辭·九辯》：蹇淹留而無成。　得淹留，聊避寒也。

新安黃生白山曰：公欲託殷寄書，詩故歸重於殷，蔡侍御則安頓在投轄句中，與他筵送客詳主略賓者不同。此古文

敍事輕重法也。

別張十三建封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舊唐書》：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虯薦建封於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後爲徐泗濠節度使。《杜臆》：觀詩意張蓋應韋之辟，不樂就職而去，公與之別也。

嘗讀唐實録㊀，國家草昧初㊁。劉裴首建議㊂，龍見音現尚躊躇㊃。秦王撥亂姿㊄，一劍總兵符㊅。汾晉爲豐沛㊆，暴隋竟滌除㊇。首敍開國勳臣，爲下文張本。此以裴爲賓，劉爲主。

㊀《前漢·司馬遷傳贊》：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曰實録。《唐·藝文志》：《高祖實録》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太宗實録》二十卷，敬播、顏胤撰，房玄齡監修。

㊁《易》：天造草昧。謂草雜暗昧之初。

㊂《劉文静傳》：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文静見太宗，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因與定議起兵。《通鑑》：大業中，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静爲晉陽令，裴寂爲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必亡，首建議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

㊃蔡邕《光武清陽宮碑》：龍見白水。躊躇，高祖志未決也。

㊄《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

㊅又：持三尺劍取天下。《晉書》：雷煥送一劍於張華，一劍自佩。《史記·魏公子傳》：兵符常在王卧内。

㈦汾晉爲唐公故鄉，猶漢之豐沛。

㈧《漢・武帝紀》：滌除與之更始。

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疏蕪。彭城英雄種上聲㊀，宜膺將去聲相去聲圖。駉駒㊁。次記張氏淵源，見毓種有自　此以劉爲賓，張爲主。

㊀《劉文靜傳》：文靜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儀同三司。

㊁《漢・東方朔傳贊》：倜儻博物。

眼中萬少去聲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㊀。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㊁。此遡往日交情。　少年崎嶇，言不如舊交款洽。緒業，謂世緒家業。　朱注：公父閑爲兗州司馬，當是趨庭之日，與張玠同遊，而建封相從也。　故人指玠，童丱指建封。　建封以貞元十六年終，年六十有六。　公開元末遊兗，是時建封纔六七歲耳。

㊀《舊唐書》：建封，兗州人。　父玠，少豪俠，安禄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玠率鄉豪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方遣吏奏聞，玠蕩江南，不言其功。《司馬遷傳》：賴先人緒業。

㊁《詩》：日居月諸。　昌黎詩：爲爾惜居諸。　亦將虛字作實用。

揮手灑哀淚，仰看八尺軀。　內外名家流㊀，風神蕩江湖㊁。范雲堪結友一作晚交㊂，嵇紹自不孤㊃。　此喜知己可憑。　內家，爲玠之子，外家，爲文靖外孫，皆名流也。　《杜臆》：范雲、嵇紹一聯，既欲託身，又欲託子，非真重其人，必不作此語。

㈠《儀禮注》：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魏袁準《正論》：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後漢・方術傳》：餘亦斑斑名家焉。

㈡劉孝威詩：風神灑落，容止汪洋。

㈢《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晛善，晛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哈殯。《南史》：何遜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結爲忘年友。

㈣《晉書》：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擇材征南幕㈠，潮一作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㈡，復扶又切聞樂毅書㈢。荒京都。舊丘豈一作復稅駕，大厦傾宜扶。此送其辭幕歸京。擇材征南，昔在韋之晉幕中。潮落鯨回，韋卒而張北歸也。賈生慟，有慨時事。樂毅書，不忘舊帥。主憂、師老，指吐蕃屢寇，此時豈可息駕舊丘，宜思扶危定傾也。

㈠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

㈡賈誼《治安策》：可爲痛哭流涕。

㈢《史記》：樂毅降趙，燕惠王遺毅書，且謝之，毅亦作書報焉。夏侯湛見其書，以爲知幾合道，以禮終始。

君臣各有分音問，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議一作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舊作掃，當作歸，義明而聲協碧海㈠，功業竟何如。末則勉其憂國濟時也。士才如管葛，皆待時而出，今歲寒正可有爲矣。將來振起朝堂，功業上追文靜，何必效羽人之入海乎？朱注：史言建封不樂吏職，疑其人蓋有志神仙者，故諷之云：彼羽人掃跡海外，以視功業濟世者，竟何如耶。掃碧海，趙氏以爲澄清天下之比，就指功業言，與朱注

不同。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間三段各六句。

㊀趙注：《楚辭》：仰羽人於丹丘。言仙人飛騰，如有羽毛焉。

盧世淮曰：送魏佑、王砅、張建封，乃滿肚國史實録，無處發付，特借彼題目寫我文章，卽與本人分上，頗覺迂遠，亦不暇顧。要之建封自奇士，只「風神蕩江湖」，誰能當此五字耶。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潭州作。韋尚書，卽之晉。公之祖母盧氏，十四其表弟也。

素幕度江遠，朱幡登陸微㊀。悲鳴駟馬顧㊁，失涕萬人揮㊂。參佐哭辭畢㊃，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㊄。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㊅，臺迎獬豸威㊆。深衷一作哀見士則㊇，雅論在兵機㊈。敍侍御送韋，見死生不替之情。上四韋公靈櫬，中八盧公護喪，下四結上起下。龍驤承韋，言歿後贈典。獬豸承盧，言宿望還都。深衷，指送喪。論兵，感世亂。

㊀韋櫬從水程而往，故素幕之涉江者遠，朱幡之登陸者少也。趙次公以朱幡爲丹旐，本於《文選》注，旐，引柩幡也。

王原叔引朱轓兩輪，轓與幡異。黃鶴引《衛青傳》注，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謂部曲候送之旗幡。

㊁四皓歌：駟馬高蓋。

㊂陸機詩：揮淚廣川陰。

㊃參佐，謂佐吏參軍。

㈤《詩》：顛倒衣裳。

㈥晉王濬爲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營塋域。

㈦獬豸，獸名，知人曲直而觸不直者。《舊書・輿服志》：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鐵爲柱，其上施珠兩枚，爲獬豸之形，左右御史臺服之。

㈧何遜詩：深衷外有規。《世説》：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

㈨李乂詩：河塞有兵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音潮謁斷，他日掃去聲除非㈠。但促一作整銅壺箭㈡，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㈢。萬姓瘡痍合，羣兇刊作雄嗜慾肥㈣。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朱本誤作稀㈤。對敭同揚期特達㈥，哀朽再芳菲。此慨嘆時事，望侍御歸朝入告。戎狄乘，謂吐蕃陷京。落禁闈，謂侵犯宮闕。朝謁斷，指代宗幸陝。掃除非，謂禦戎無策。銅壺二句，言天子當早朝勤政，毋事添兵苑中。黃閣二句，言大臣多苟且尸位，不以主辱爲憂。瘡痍，謂生民困於兵賦。嗜慾，謂降將恣爲驕侈。刺規以下，勉侍御面折廷諍，以圖治安，而儉約愛民，尤爲當今切務。故當抗章特達，不可委靡，令我衰朽之人，亦與有榮施也。朱注：休添玉帳旂，即公詩「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意。今按：儉約前王體，即公詩「不過行儉德，威加四海深」意。

㈠《後漢・陳蕃傳》：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㈡司馬彪《續漢書》：孔壺爲漏，浮箭爲刻。陸倕《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㈢《漢書》：高帝至平城，冒頓縱精兵三十萬，圍帝於白登七日。

㊃孔融書：群兇破殄。趙壹《疾邪賦》：肆嗜欲於目前。

㊄希，言當希法前王。

㊅《書》：對揚天子之休命。《世説》：王導謂顧和曰：「此子圭璋特達，機警有鋒。」

空裒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杯要平聲忽罷㊀，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平聲征蓋，兒扶立釣磯。

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末敍送別之情。把杯同宿，不可復得，從此征蓋遠行，惟立磯遥望而已。霜凋木葉，對秋增悲也。

㊀《杜臆》：撥杯，拋杯不飲也，有「撥棄潭州酒」可證。

此章，前二段各十六句，後段八句收。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原題乃詩之序，合題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詩止七韻，而題云八韻，用韻取耦，不取奇也。

蘇大侍御涣，静者也，旅於江側，一本有凡是二字，或作乃是，俱羨。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絶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已而闔若璩曰：當作已而，誤刊而已。茶酒内，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杜臆》：涣本盜俠，讀其變律詩，自推作家，肩輿忽訪，能具隻眼，故就此一節取之，而隱衷則微見於記異二字，言其出於意外也。

《南部新書》：涣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唐人謂涣

詩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

龐公不浪出㈠，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一作泊反覆荒服切，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白閒生一作添黑絲㈡。此句舊在却變下。余髮喜却變，勝食齋房芝㈢。此句舊在鏡中下。昨一作永夜舟火滅黃作天接，一作接天，湘娥簾外悲㈣。百靈未敢一作永夜散，風破一作浪，一作波寒江遲㈤。詩題「記異」，意凡四層：閉門不出，一異也；詩過前人，二異也；喜變顏色，三異也；感動神靈，四異也。黃初七子，魏文帝時詩人。乾坤幾反覆，言兩漢至魏，世凡幾變。揚馬宜同時，蓋以蘇匹己也。余髮喜却變，勝食芝可以返老，誦詩而變黑髮，是勝於茹芝矣。舊本清鏡下便接齋房芝，解者取其倒插，不如結食芝於下句，意味較長。永夜舟火滅，悲、百靈集、江風遲，如海市蜃樓，恍惚中變怪百出，知杜老胸中真神靈窟宅也。《杜臆》：本言其詩泣鬼神，却說到湘娥悲、

㈠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㈡謝朓詩：清鏡悲曉髮。古詩《長歌行》：髮白復變黑。

㈢漢武帝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齋房產芝草，九莖蓮葉。

㈣曹植樂府：湘娥拊琴瑟。

㈤《宋書》：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盧世淮曰：杜先請蘇渙誦詩，又賦詩贈渙，真傾倒於蘇至矣。及考蘇之爲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又慨然作變律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既目爲靜者，又目爲白起，繩尺原自井井然。其不交州府，而獨肩輿訪杜，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子美所以記異也。

洪容齋《隨筆》曰：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太，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去聲寄遞呈蘇渙侍御

鶴注：此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時公與蘇同在潭州也。

久客多枉友朋書㊀，素書一月凡一束㊁。虛名但蒙寒暄一作温問㊂，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㊃，舌存恥作窮途哭㊄。道州手札適復扶又切至，紙長要自三過平聲讀㊅。盈把那須滄海珠㊆，人懷本倚崑山玉㊇。撥棄潭州百斛酒㊈，蕪没瀟一作湘岸千株菊。使我畫立煩兒孫，令平聲我夜坐費燈燭。從道州手札敍起。上六借形，下八指裴。朱注：道州之書，寶如珠玉，故無心飲酒對菊，而讀之晝夜忘倦。煩兒孫，立久須扶也。

㊀古詩：中有尺素書。

㊁梅福書：賜以一束之帛。

㊂《晉書》：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安曰：「吉人辭寡。」

㊃王符《自敍》：髮白齒落，日月逾邁。

㊄《史記》：張儀爲楚相笞掠，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在。」儀曰：「足矣。」

㊅《王筠傳》：筠於書三過五抄。

㊆《狄仁傑傳》：閻立本謂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㊇古詩：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世説》：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崑山片玉，用晉郤詵語。

㊈《世説》：阮步兵廚中貯酒數百斛。《荆州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爲酒，極甘美。《元和郡縣志》：晉武帝平吳，薦酃酒於太廟。

憶子初尉永嘉去㊀，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騄耳行甚速㊁。聖朝音潮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戎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㊂，頹綱漏網期彌綸㊃。郭欽上時掌切書見大計㊄，劉毅答詔驚羣臣㊅。他日更平聲僕語不淺㊆，明公論平聲兵氣益振乎聲㊇。此歷敍裴公位望。上四憶其既往，下十冀其將來。軍符侯印，乃刺史所用者。紫燕騄耳，喻其得位之速。提綱而息黎元，見文足經邦。授鉞而驅戎狄，見武能戡亂。郭欽上書，爲吐蕃寇邊而發。劉毅答詔，爲代宗好貨而發。末二句，用倒結，謂聽其平日語言長於論兵，故知之也。

㊀公前有《送裴二尉永嘉》詩。

㈡紫燕，漢文帝良馬。騄耳，周穆王八駿之一。

㈢《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明堂。築壇，見《韓信傳》。《賈誼傳》：皆聞意旨。

㈣陸機《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易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㈤《晉書》：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强獷，歷世爲患，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處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㈥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

㈦《記・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儐相。更之者，爲久將倦，故使之更代也。

㈧《後漢書》：皇甫嵩答董卓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

傾壺簫管動荊作動，一作理，一作黑白髮，儛劍霜雪吹青春㈠。宴筵曾音層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㈡。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㈢。市北肩輿每聯袂㈣，郭南抱甕亦隱去聲几㈤。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無數將軍西第成㈥，早作丞相去聲東山起㈦。傾壺儛劍，指前此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此記蘇渙情事。上八，述其客潭之迹。下六，惜其抱才不用。何時休，則肩輿頻至；公訪蘇於郭南，則隱几蕭然。此敍彼此往來之誼也。公昔《進三大禮賦表》中有「賣藥都市」句，知此處藥物楚老，當屬自謂。湘江之宴，此時蘇蓋在坐，而曾與接語也。盧注：蘇卜齋定王郭門，公賣藥魚商市上。蘇訪公於市北，則肩輿頻至；公訪蘇於郭南，則隱几蕭然。此敍彼此往來之誼也。公昔《進三大禮賦表》中有「賣藥都市」句，知此處藥物楚老，當屬自謂。西第東山，指當時濫叨將相者。張遠注：烏雀苦肥，蛟龍欲蟄，即所謂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也。鼓角未休，部曲死

㈠左思詩：酒酣氣益振。

戰，見多事之秋，非鳥雀庸才所能勝任，而蛟龍奮起，必不終困寒沙也。趙注將此二句作起下之詞，據上段更僕論兵二語，已結裴公；則此段鼓角部曲二語，宜結蘇君。

㈠霜雪，指劍光。

㈡《徐穉傳》：角立傑出。《爾雅》：七世曰雲孫。

㈢定王城、漁商市，皆在潭州。謝靈運詩：楚老憎蘭芳。又：漁商豈安流。

㈣《楚國先賢傳》：諸阮居市北而富，每出，肩輿數十，連袂牽裾，飲酣自若。

㈤抱甕，見前「汲井歲搰搰」。

㈥《後漢・馬融傳》：融爲《大將軍西第頌》，頗爲正直所羞。

㈦《謝安傳》：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

附書與裴因示蘇㊀，此生已愧須人扶㊁。致君堯舜付公等㊂，早據要路思捐軀㊃。末段，交勉裴蘇，結出寄呈之意。《杜臆》：裴本端人，借此引蘇，欲使亂世奸雄，轉爲治世能臣也。必致身方能致君，故以捐軀告之。

未幾，蘇以附叛見誅，有負公之明訓矣。此章，前三段各十四句，末段四句結。

㈠上二段分敍裴蘇，故此處一語雙關，但直云與裴并示蘇，似詩注，不是詩句，頗嫌直率。

㈡須人扶，謂扶持國家。

㈢《平原君傳》：公等碌碌。

㈣曹植表：憂國忘家，捐軀濟難。

此詩用韻錯綜，有換意不換韻處，有換韻不換意處。公長篇古風，往往變化莫測。

奉贈李八丈曄判官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

我丈特一作時英特㊀，宗枝神堯後㊁。珊瑚市則無㊂，騄驥人得有㊃。早年見標格，秀氣衝一作正獨守。首段，稱美李丈，是贈言。珊瑚、騄驥，比其貴重難得。標格、秀氣，言其才品不凡。清機、獨守，贊其有爲有守。

作通星一作牛斗。事業富清機㊄，官曹貞一作正獨守。首段，稱美李丈，是贈言。珊瑚、騄驥，比其貴重難得。標格、秀氣，言其才品不凡。清機、獨守，贊其有爲有守。

㊀《魏志》：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

㊁神堯，唐高祖也。

㊂《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

㊃騄耳、騏驥，穆天子駿馬。

㊄曹摠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㊅

頃來樹佳一作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去聲吾敢取此苟切㊀。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㊁。此承官曹貞獨守。艱難之時，安靜而無繁冗，此言其識治體。區區一判，歷試而心久持，此言其有定力。

㊀陸機《文賦》：固無取乎冗長。趙曰：凡物之剩者爲冗長。

㊁曠日持久。

討論平聲實解頤㊀，操割紛應手㊁。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㊂。入幕未展材一作懷㊃，秉鈞

孰爲偶㈤。此承清機富事業。解頤，謂博通典故。應手，謂練達時務。志存諷諫，而身屈幕僚，借其大才小用也。

㈠《匡衡傳》：匡説詩，解人頤。

㈡《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莊子》：得之于心，應之于手。

㈢《詩》：予曰有奔走。

㈣《世説》：郗公可謂入幕之賓。

㈤《詩》：秉國之鈞。

所親問淹泊，泛愛惜衰朽㈠。垂白辭吳作辭，《英華》作慕，一作亂南翁㈡，委身希北叟㈢。真成窮轍鮒㈣，或似喪家狗㈤，秋枯洞庭石㈥。風颯長沙柳，高興去聲激荊衡，知音爲去聲回首㈦。

末敍贈李之意。所親指李，泛愛概言。辭南、希北，公將北歸。窮轍二句，自傷淹泊。秋枯二句，借比衰朽。高歌聲激，即指此詩。此章，八句起，十句結，中二段各六句。

㈠趙注：泛愛，出《論語》。殷仲文詩：廣筵散泛愛。遂以爲朋友之呼矣。

㈡《史記》：南公爲楚人而居國南鄙，因公爲號，著書言陰陽事。

㈢委身，謂脱身。《馬融傳》：得北叟之後福。趙注：班固《通幽賦》：北叟頗識其倚伏。指塞上之翁爲北叟也。錢箋：高允《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二年，余赴京師，北行失道，夜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㈣隋煬帝詩：真成遭箇春。窮轍鮒，見《莊子》。

㈤《孔子世家》：累累如喪家狗。

㈥趙注：水落石出，所以爲枯。

㈦魏文帝《與吳質書》：伯牙絶絃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黃鶴編在大曆三年岳州，今從朱氏編入四年冬潭州詩內。《舊唐書》：武德五年，改隋交趾郡爲交州總管府，後改安南都護府。武德四年，置廣州總管府，後改中都督府。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一作名空垂㈠。子孫不振耀一云没不振，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㈡，長大常苦饑㈢。衆中見毛骨㈣，猶是麒麟兒㈤。磊落貞觀去聲事，致君樸直詞㈥。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㈦。從魏氏先世敍起。上四，感盛衰靡常。下八，憐鄭公之後。

㈠《老子》：功成名遂。

㈡《魏徵傳》：貞觀七年，進左光禄大夫、鄭國公。

㈢《易林》：長大成就。

㈣《世説》：王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没世不復見如此人。

㈤麒麟兒，注見十卷。

㈥《新唐書》：徵犯顔正諫，議者謂雖賁育不能過。

㈦《莊子》：六合之内，論而不議。梁元帝《纂要》：天地四方曰六合。

㈧《莊子》：車馬有行色。

遇我蒼梧陰一作野㈠，忽驚會面稀㈡。議論有餘地㈢，公侯來未遲㈣。虛思黃金遺去聲。一作貴，自笑青雲期㈤。長子兩切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㈥。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㈦。尚爲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㈧，世亂輕土宜㈨。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此承上行色微。上十，傷其懷才落魄。下八，憐其冒險出遊。議論有餘，可以重振家聲。乃長卿不遇，是青雲無期矣；季子空囊，是黃金莫遺矣。且卑官作客，中路又復蕭條，仗神以庇，輕去土鄉，亦不得已而南遊耳。冬往春歸，蓋暫行而非宦迹也。消渴貂敝，諸侯賓客，他章皆自謂，此則指魏佑。舊注誤涉自己，於上下文氣不接，得朱注正之。

㈠鶴注：蒼梧山在道州。蒼梧陰，則潭岳也。

㈡古詩：主稱會面難。

㈢《莊子》：其於游刃爲有餘地。

㈣《魏志》：王粲曰：「人人欲爲公侯。」

㈤《解嘲》：當塗者升青雲。

㈥《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㈦《國策》：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敝，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爲炊。

㈧《後漢・隗囂傳》：方望曰：「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㈨《吳越春秋》：相五土之宜。

出入朱門家㈠，華屋刻蛟螭㈡。玉食亞王者㈢，樂張遊子悲㈣。侍婢艷傾城㈤，綃綺輕一作烟霧霏㈥。掌郭作堂中琥珀鍾㈦，行酒雙透迤㈧。兩情顧盼合㈠，珠碧贈于斯。上貴見去聲肝膽㈡，下貴不相一作遠疑。心事披寫間㈢，氣酣達一作遠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㈣。此承上遊炎海。上十，少府意氣之豪。新歡繼明燭㈨，梁棟星辰飛㈩。廣南宴會之盛。下八，宮室飲食，聲樂服飾，寶器珍玩，備言貴族之奢華。張綖云：交廣遠於中國，故其風俗如此，自陸賈使南粵時已然矣。見肝膽，則衷情盡露。不相疑，乃形迹無間。兩者微有深淺，故分上下。達所爲，一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也。《杜臆》：上文言思黃金，笑青雲，可見此行所望於地主者不小，故縱談其所想望，而終致規諷焉。

㈠《十洲記》：藏養生而待朱門。

㈡《世説》：司馬德操曰：「坐則華屋，行則肥馬。」

㈢《書》：維辟玉食。

㈣《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

㈤古詩：一笑傾人城。

㈥《洛神賦》：曳霧綃之輕裾。

㈦陳藏器曰：琥珀出罽賓國。

㈧《漢書注》：佐酒，助行酒也。　雙透迤，指送酒佳人。

㈨謝惠連《雪賦》：燎蕙爐兮炳明燭。

㈩星辰，指梁上之燈。

㈠古詩：顧盼生光輝。

㈡《蔡邕傳》：輸寫肝膽。

㈢謝朓詩：心事俱已矣。

㈣《晉・石崇傳》：武帝嘗以珊瑚樹賜王愷，高二尺許，世所罕比。愷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碧珠、珊瑚，皆交廣所出。

始兼一作無逸邁興去聲，終慎賓主儀㈠。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㈡。末復丁寧致戒，殷勤惜別之情，並見於斯矣。　趙注：擊碎珊瑚，雖興之豪邁，然賓主威儀，不可不慎，此又勗之以義。　盧注：魏此行，將有新知之樂。公送時，則懷生別之悲耳。　此章，十二句起，四句結，中間二段各十八句。

㈠《詩》：敬慎威儀。

㈡《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

北風

黃鶴編在大曆三年，今從朱氏編在四年秋潭州作。　趙注：自天寶十五年至此已十二年矣，此云十年，舉其大數耳。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低垂㈠。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㈡。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上四比興，下四敍情。　朱鳳低垂，鴻雁無歸，喻己之流離失所。此因亂離所致，故

有殺盛人稀之感。四皓採芝，時清猶隱，今亂後將焉適耶，語意緊與上截相應。《杜臆》：此係古風，故不用沈韻。

㊀劉楨詩：鳳凰集南嶽。　公《朱鳳行》：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　趙汸注：威垂，無氣象也。

㊁《司馬相如傳》：六合之內。　注：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胡應麟曰：此詩首尾，俱四支韻，中間兩用五微，蓋古體通用，非出韻也。　律詩出韻者，《玉山》詩出芹字，《雨晴》詩出農字，排律出韻者，《贈王侍御契》出勤字，蓋檢點少疏，即作家或未能免耳。

幽人

朱注：詩末有五湖浩蕩語，必居湖南時作，草堂本編入潭州詩內，今從之。　《易》：幽人貞吉。　陸機詩：幽人在空谷。

孤雲亦羣游㊀，神物有一作識所歸㊁。靈蔡作靈，一作鱗鳳在赤霄㊂，何當一作嘗一來儀㊃。首段託物比興，起下二段。　朱注：雲得龍而自歸，況幽人之類聚；鳳翔霄而不下，況幽人之高舉。

集矣。雲歸神物，即《易》雲從龍之義。　孤雲乃初起者，羣游則四

㊀陶潛詩：孤雲獨無依。　蔡邕《書勢》：象鴻鵠羣游。

㊁《易》：天生神物。

㊂朱注：趙次公引《南史》：寶誌見徐陵曰：「此天上石麒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然不可云來儀，當依夢弼作靈鳳爲是。　毛萇《詩傳》：鳳，靈鳥，仁瑞也。《抱朴子》：靈鳳卷翮以幽戢。　張協《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

㊃《書》：鳳凰來儀。

往與惠詢一作荀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㈠。內懼非道流㈡，幽人見一作在瑕疵㈢。此想幽人而不可見，應上靈鳳何來儀。有期約而未果，豈真人昇天，遂棄我乎，祇恐身非有道，不免見摘於幽人耳。朱注：公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空谷滯斯人」，又云「黃綺未稱臣」，與此詩「中年滄洲期」句合，詢或其名也。《杜臆》：惠詢必非惠遠、許詢，惠詢亦不相配也。

㈠《詩》：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郭泰機詩：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

㈡《北山移文》：騖元於道流。

㈢《左傳》：不有瑕疵。

洪濤隱笑語從樊本，一作語笑㈠，鼓枻蓬萊池㈡。崔嵬扶桑日㈢，照曜珊瑚枝㈣。風帆倚翠蓋一作嶼㈤，暮把東皇衣㈥。此寫幽人遊仙之樂，應上神物有所歸。涉洪濤，泛蓬萊，至扶桑，翠蓋之下，手把仙衣，幽人意者在是耶？

㈠曹植詩：汎舟越洪濤。《謝安傳》：笑語移日。

㈡孫楚賦：舟人鼓枻而揚波。張揖曰：枻，舵也。音洩。

㈢《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

㈣梁元帝詩：照曜珊瑚鞭。

㈤韋誕《景福殿賦》：龍舟兮翳翠蓋。

㈥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

嚥滶元和津㊀，所思烟霞一作霧微。知名未足稱，局趣音促商山芝㊁。五湖復扶又切浩蕩，歲暮有餘悲㊂。

無念幽人而悲感乎？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六句。

㊀《黃庭經》：口爲玉池太和官，滶嚥靈液災不干。注：口中液水爲玉津。《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真錄。注：服元和，謂嚥津液。

㊁漢武帝曰：局促效轅下駒。

㊂張協詩：歲暮懷百憂。

鍾惺曰：此絶妙遊仙詩，非唯無丹藥飄笠氣，亦并無雲霞山澤氣，覺太白語出之猶濫而易。

盧元昌曰：此章大意是寓言，起口四句，況己如孤雲，寡偶少徒，又如靈鳳，出非其時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也。「棄予忽如遺」，退若墜淵也。「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信見疑、忠見謗也。「洪濤隱笑語，鼓枻蓬萊池」，憂讒畏譏，思與人共濟也。「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遊神於蓬萊宮闕、青瑣朝班也。「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猶望翠華重遇，美人一晤也。「嚥滶元和津，所思烟霞微」，若將屏一切，凝萬慮，冀閶闔之或通也。「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自悼修名不立，進不能離尤，退不能修初服也。公爲扈從臣，亦商山羽翼之流。「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既不能爲採芝四皓，又不能爲泛湖少伯，曰「有餘悲」，情見乎詞矣。《留青日札》詮「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謂公戀戀不忘朝廷，冀衰老而猶得見君，今於此篇亦然。

補注：詩以「幽人」命題，蓋公年已老不能用世，欲託高人以遯迹，當從伯敬、長孺之說。盧氏注與詩意不合。

江漢

舊編在夔州，今依蔡氏入在湖南詩內，與下首「江漢山重阻」爲同時之作，蓋大曆四年秋也。

江漢思歸客㈠，乾坤一腐儒㈡。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㈢，秋風病欲蘇一作疏。古來存老馬㈣，不必取長途㈤。此身滯江漢而有感也。上四言所處之窮，下四言才猶可用。思歸之旅客，乃當世一腐儒。心壯病蘇，見腐儒之智可用，故以老馬自方。周甸曰：不必取長途，取其智而不取其力。遠注：全首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意。

㈠《易林》：久客悉熊林，思歸故鄉。

㈡《史記·黥布傳》，高帝謂隨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黃生注：世不見用，而心常憂國，乾坤之內，此腐儒能有幾人？

㈢《杜臆》：楚丘先生對孟嘗君曰：「決嫌疑，定猶豫，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即所云日暮而心猶壯也。

㈣老馬之智可用，出《韓非子》，注已別見。

㈤陸冲詩：命駕尊長途。

趙汸曰：中四句，情景混合入化。雲天夜月，落日秋風，景也。與天共遠，與月同孤，心視落日而猶壯，病遇秋風而欲蘇，情也。他詩多以景對景，情對情，其以情對景者已鮮，若此之虛實一貫，不可分別，效之者尤鮮。近惟汪古逸有句云「年爭飛鳥疾，雲共此生浮」，近此四句意。

按：東坡自嶺外歸，次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亦是善摹杜句者。詩家作法雖多，要在摹

情寫景，各極其勝。杜詩五律有景到之語，如「落雁浮寒水，飢烏集戍樓」，「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語，如「勝絶驚身老，情忘發興奇」，「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是也。有景中含情者，如「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是也。有情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是也。有情中寓景者，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岸景相融，不能區別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是也。有一句説情，一句説景者，如「白首多年病，秋天昨夜涼」，是也。有一景一情，兩層疊敍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是也。有一句説情者，如「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是者，如「勝絶驚身老，情忘發興奇」，「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是也。有景中含情者，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岸也。其傷語名句，不勝枚舉，名家詩集中，未有如此之獨盛者。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强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爲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張潛曰：「大年所屈，尚非杜佳句。」

黃生曰：前輩有病此詩日月並見者，不知落日乃借喻暮齒，本屬詠懷，何病之有。

地隅

詩云「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蓋大曆三年出峽，四年又往潭衡也。蔡氏編入湖南詩中，近之。

江漢山重平聲阻㊀，風雲地一隅㊁。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㊂。喪去聲亂秦公子㊃，悲涼一作虛往」也。又云「處處是窮途」，卽《水宿遣興》詩所謂「異縣驚秋楚大夫㊄。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此亦羈留江漢而作也。上四客遊之迹，下四漂泊之情。　山重阻，家不可見。地一隅，身不能歸。非故物，遷流無定。是窮途，生計日艱。此因喪亂之餘，以致悲涼若此。心折，傷已往。

荒蕪，慨將來也。

㈠《鸚鵡賦》：崎嶇重阻。

㈡古詩：各在天一隅。

㈢荀悦《漢論》：郡國豪傑，處處皆有。

㈣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㈤顏延之詩：原隰多悲涼。　屈原爲三閭大夫。

杜詩用江漢有二處，未出峽以前所謂江漢者，乃西漢之水，注於涪江，如「江漢忽同流」，「無由出江漢」，是也。既出峽以後，所謂江漢者，乃東漢之水，入於長江，如「江漢思歸客」，「江漢山重阻」，是也。楊慎《丹鉛録》引祝穆云：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西漢、東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逕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是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作，蓋盧送韋大夫歸葬，公對雪而懷之也。

朔風吹桂水，大一作朔雪夜紛紛㈠。暗度南樓月㈡，寒深北渚雲㈢。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㈣。不識山陰道，聽平聲雞更憶君㈤。黃生注：此詩對雪懷人，以雪起，以人終。首紀地，次點題，三四遠景，言岸上；五六近景，切舟中。山陰應雪，聽雞應夜，全詩句句入細。月之暗，雪暗之也。雲之寒，雪寒之也。燭斜

初見，在坐時。舟重無聞，在卧時。

㈠《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謝太傅聯句：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

㈡邵注謂南樓在武昌。顧注謂南樓在岳陽。盧注據柳子厚《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爲證，是南樓卽在潭州。

㈢《楚辭》：帝子降兮北渚。乃湘江之北渚，亦屬潭州。

㈣舟重，雪厚也。

㈤郭璞詩：夜夢江山遠，聞雞更憶君。更憶，還憶也。

反之。用事忌熟，惟翻案則無不可用之事矣。

黃生曰：三四不摹雪之狀，而寫雪之神，如《初月》則曰「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喜雨》則曰「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此皆意到筆隨，詩來神助者也。

今按：詠雪則云「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咏雨則云「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此畫工所不能繪，直是化工之筆。

葉夢得《詩話》：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詩「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閒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對雪

此當與上章先後作，詩曰長沙，則在潭州矣。

北雪犯長沙㊀，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閒去聲，一作開葉，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垂一作從，一作徒罄㊁，銀壺酒易賒㊂。無人竭浮蟻㊃，有待至昏鴉㊄。上四雪中景，下四雪中情。南方少雪，故遠自北方而來。雪飛葉落，隨風雜舞，故曰閒。雪有六花，帶雨而濕，故不成。有酒無朋，此對雪淒涼之況。

㊀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㊁《藝苑雌黃》云：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變漢制，以小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詩「聞道松醪賤，何須吝錯刀」，皆謂是也。

㊂《後漢·劉盆子傳》：呂母釀醇酒，少來酤者皆賒與之。又《高祖紀》「貰酒」注：賒酒也。

㊃庾信詩：浮蟻對春開。

㊄朱注：舊本公自注：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按：二語今《何記室集》不載，公《復愁》詩「釣艇收綸盡，昏鴉接翅歸」，不應直用成句。且昏鴉亦常語，何獨於此釋之，必出後人假託。今流俗本所云公自注者，多此類也。

冬晚送長孫子兩切孫漸舍人歸州

梁權道編在大曆四年之冬。

參卿休坐幄㊀，蕩子不歸一作還鄉㊁。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㊂。從自敍說起。西戎屢寇，故南客

未還。

㊀《晉書》：孫楚爲石苞驃騎參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成。公初爲參謀，今已罷去，故曰「休坐幄」。

㊁古詩云：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㊂《漢宣帝紀》：尤樂鄠杜之間。顏注：鄠屬扶風，杜屬京兆。

衰年傾蓋晚㊀，費日繫音計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㊁。雲晴鷗更舞㊂，風逆雁無行音杭㊃。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㊄。此敍送別情事。來札，期後日。去檣，惜臨岐。鷗雁，自傷孤踪流落。選劍，欲舍人及鋒而試也。

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㊀《鄒陽傳》：傾蓋如故。

㊁《別賦》：黯然銷魂。

㊂《列子》：鷗鳥舞而不下。

㊃《詩》：兩驂雁行。

㊄吹毛可斷，言劍鋒之利。將者，佩之而行也。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鶴注：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當是此時作。

唐三都督府、上中下州皆有之。

鶴注：《通典》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蓋有軍事則置。

飄飄颯蘇季子，六印佩何遲㊀。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㊁，余病長年悲。此惜蘇之遇蹇。賢而久埋，與己之病棄者同悲矣。

㊀《史記》：蘇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蔡邕《釋誨》：連衡者六印磊落。

㊁顏延之詩：沉醉似埋照。

盧綰須征日㊀，樓蘭要斬時㊁。歲陽初盛動㊂，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㊃，看平聲雲哭九疑。

望其平桂州之亂也。

㊀《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綰，綰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之。

㊁斬樓蘭，注見七卷。

㊂趙注：十二月，二陽生而盛矣。

㊃有苗來格，此舜平定南方之事，故末及蒼梧廟。

盧元昌曰：蘇季子歷説諸侯，合從伐秦，佩六國相印。公欲兵曹連結諸經略節度并力討賊，如季子合從，故起有六印句。其後容管使王翊、藤州刺史李曉庭、義州刺史陳仁璀結盟討賊，賊遂平。

此章，上下各六句。

客從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作。《唐史》：是年三月，遣御史税商錢，詩故託珠以諷，見徵斂及於商賈也。

客從南溟來㊀，遺去聲我泉客珠㊁。珠中有隱字㊂，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

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去聲無。此詩爲當時民困徵斂而作，通首寓言，末句露意。師氏曰：此寓意公家苛斂，而索其無有之物，《詩》云「俾出童羖」是也。趙注：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杜臆》：珠中隱字，比民隱莫知。上之所征，皆小民之血，今併無之，痛不忍言矣。

㊀古詩：客從南方來，遺我雙鯉魚。南溟，見《莊子》。

㊁《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述異記》：鮫人，卽泉先也，又名泉客。《吳都賦》劉淵林注：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㊂《酉陽雜俎》：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盧世淮曰：《留花門》、《塞蘆子》、三吏、三別、二歎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慮老謀，補偏救弊，其情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歎，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蘇、李、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先後一揆矣。

蠶穀行

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反，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反，四年，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又連年吐蕃入寇，所謂「無有一城無甲兵」也。今依朱氏編在四年爲是。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于虔切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㊀。牛盡耕一有田字，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扶又切歌。當時賦役繁而農桑廢，此《蠶穀行》所爲作也，然必銷兵之後，民始復業，末云烈士，見當時征戍之士卽農民耳。《杜臆》：上言甲兵，下文變鑄兵爲鑄甲，此用字錯

綜處。題兼蘧穀，篇中只帶言蘧亦成，此序事詳略法。

㊀《黃庭經》：寸田尺宅可治生。劉庭芝詩：荒田古逕多。

白鳧行

此詩黃鶴編在大曆二年夔州作，以詩言「終日忍饑西復東」，謂自瀼西遷東屯也。其說西東固泥，且是秋方有收穫，安得云忍饑。今按詩云「天寒歲暮波濤中」，應是四年潭州作。若三年秋冬，尚在公安山館也，從朱氏編次爲是。《爾雅》釋：鳧，水鳥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

君不見黃鵠高于五尺童，化爲白鳧似一作象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一作日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饑西復東。魯門鷄鶃亦蹭蹬㊀，聞道去聲于一作如今猶避風。

《白鳧行》，自傷遲暮漂流也。黃童化爲老叟，此黃鵠白鳧之喻也。遺穗蕩盡，陸無糧矣。腥膻不食，水又饑矣。此自蜀至楚之喻。鷄鶃避風，傷北歸亦無安身之地也。

㊀《國語》：海鳥曰鷄鶃，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

董斯張曰：屈原《卜居》：「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將與黃鵠比翼乎？」公借以自況，言作賦摩空，猶昔之黃鵠也。今且行踪飄蕩，泛泛若鳧，而素心了不爲變，任其波濤歲暮，腥膻者終不可以食我也。落句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太牢、不樂鐘鼓之態，此老倔强，百折不回矣。

朱鳳行

朱氏編在大曆四年潭州作，今玩此詩詞意，與《白鳧行》相似，蓋同時之作無疑。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一作巖朱鳳聲一作鳴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從《英華》，一作甚勞㊀。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盡音儘，一作口噤心勞勞一作甚勞㊀。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盡音儘，一作忍使鴟梟相怒號平聲。《朱鳳行》，自傷孤棲失志也。

澤及下民，恐爲小人所疾也。朱鳳求曹，呼引同志也。翅垂口噤，欲言不敢也。百鳥羅網，民困誅求也。黃雀難逃，無一得所也。願分螻蟻，愛物之意無窮。鴟梟怒號，欲去小人之爲害者。

㊀樂府《飛鵠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言。

朱鶴齡曰：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豈不長辛苦，羞與黃雀羣。」公詩似取其意而反之。羞羣黃雀者，鳳采之高翔。下愍黃雀者，鳳德之廣覆也。所食竹實，願分之以及螻蟻。而鴟鴞則一聽其怒號，此卽「驅出六合梟鸞分」意也。詩旨包蘊甚廣，黃鶴云爲衡州刺史陽濟討臧玠而作，以側身求曹爲連合三州刺史，謬矣。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音杭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

可知。今海内亡形故人，獨漢中王璊與昭州敬使去聲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舊唐書》：昭州樂平郡，屬嶺南道，以昭岡潭爲名。

自蒙一作枉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一作明㊀，迸淚幽吟事如昨㊁。首記開帙得詩。

㊀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

㊁《搜神記》：獨坐秋苦，兩淚迸灑。又駱賓王詩：迸淚下雙流。何遜詩：念別猶如昨。

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㊀。歎我悽悽求友篇㊁，感君鬱鬱匡時他本作君略㊂。此敍蜀州生前。多慷慨，素負氣節。動寥廓，名震天壤。求友篇，公向以詩寄高。匡時略，適嘗策永王無成，及上疏論三城戍，皆是。君我二字，起下一段。

㊀賈誼《旱雲賦》：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

㊁《楚辭》：上寥廓而無天。

㊂《詩》：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唐太宗詩：提劍鬱匡時。

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去聲黿鼉，鄠音扈杜秋天尖鵾鶤㊀。此憶蜀州亡後。適寄詩在草堂，故云錦里。後人爲常侍，故曰侍臣。瀟湘，公泊潭州。鄠杜，高殂長安。《杜臆》：鄠杜二縣相連，在長安城南，適好直言，故方之鵾鶤。公前詩嘗云「蒼隼出風塵」。

㊀《詩》：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㊀《列子》：周宣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馴柔者。

東西南北更誰一作猶堪論平聲㊀，白首扁舟病獨存。遥一作猶拱北辰纏寇盜㊁，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羌一作猶最充斥㊂，衣冠南渡多崩奔㊃。此追酬高詩而兼慨身世。高詩東西南北一語，公衍爲四句，以該當時亂離之事。寇盜指叛將外夷，西羌謂羌戎吐蕃，衣冠南渡，雖用晉元帝渡江事，然《唐書》謂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湖，荆南井邑十倍於初，亦指實事言矣。

㊀東西南北四語，本《楚辭·招魂》章法。

㊁晉王濬疏：兵纏不解。

㊂《左傳》：寇盜充斥。

㊃《晉書》：時海内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　謝靈運詩：垠岸屢崩奔。此言避亂涉險，經山崩水奔之處也。

鼓瑟至今悲帝子㊀，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㊁，服食劉安德業尊㊂。長笛鄰家一作誰能亂愁思去聲㊃，昭州詞翰與招魂㊄。末寄漢中王及敬使君也。悲帝子，身在湘潭。覓王門，與王遠隔。曹植、劉安，皆借帝胄以比之。又言己之思蜀州，如向秀之思嵇紹；今欲得敬詩以招蜀州，如宋玉之招屈原也。此章，前三段各四句，後二段各六句。

㊀《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㊁《魏志·曹植傳》：出言爲論，下筆成章，楊修稱其操筆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㊂《古今注》：淮南子服食求仙，遍禮方士。樂府《淮南王》篇：淮南王，自言尊。

㊃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㊄王儉《褚淵碑》：萋萋辭翰。　與招，與之同招也。

洪容齋《隨筆》曰：古人酬和詩，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高詩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往來反覆有餘味。

前詩又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往來反覆有餘味。

人日寄杜二拾遺　附高適詩

趙注：肅宗時，適爲李輔國所短，下除太子詹事，未幾蜀亂，出爲彭州刺史，又遷蜀州。　鶴注：上元元年人日，杜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所寄也。

人日題詩寄草堂㊀，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㊁，梅花滿枝堪一作空斷腸㊂。身在南一作遠蕃無所預㊃，心懷百憂復扶又切千慮㊄。今年人日空相憶㊅，明年此一作人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一作二十春㊆，豈知書劍老一作與風塵㊇。龍鍾還一作遠忝二千石㊈，愧爾東西南北人㊉。　首二總提，次四思故鄉，下六憐故人。

㊀梅柳，人日之景。　南蕃，蜀在西南。　憂慮，長安經亂。

㊁《燕歌行》：柳條拂地數千條。　梁元帝詩：故人懷故鄉。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人日寄杜二拾遺（高適）

㈢蔡琰《胡笳》：不得相隨兮空斷腸。

㈣晉滕並表：握戎馬之要，委南蕃之重。

㈤《詩》：逢此百憂。《史記》：廣武君曰：「智者千慮。」

㈥蕭子顯詩：誰能對此空相憶。

㈦《晉書》：謝安高卧東山。

㈧《史記·項籍紀》：學書不成，去學劍。劉孝標論：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㈨《新序》：孫卿曰：「觸之者隴種而退耳。」《漢書·百官表》：郡守，秦官，秩二千石。揚雄《解嘲》：起家至二千石。

㈩漢昭帝詩：愧爾嘉祥。《記》：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杜嘗自言「甫也東西南北人」。

送重平聲表姪王砅力制切，一作殊評事使去聲南海

據《舊書·李勉傳》，其爲嶺南節度在四年，則評事之南海，應在次年之春。朱注編在五年爲是。重表，蓋有兩重表親也。慈水姜氏曰：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録》二十卷，高諒造《表親譜録》四十卷，此風至唐猶存。

楊德周曰：水深至心曰砅，即《詩》「深則厲」厲字也。

我之曾老一作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㊀。此詩前後各十九韻，前敍王氏淵源，後敍評事親誼。首四，遡兩家重表之由。未顯，記其前。尚書，要其後。

㊀《新書》：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在貞觀十一年。舊注謂十七年者，誤。十三年珪已卒矣。

鍾惺曰：此志傳序事體，入詩奇，作起語尤奇。

隋朝音潮大業末，房杜俱交友㊀。長子兩切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㊁。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

籌㈢。俄頃羞頗珍一作沽酒㈣。此敍君臣遇合之緣。《復齋漫録》：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太宗起兵，玄齡仗策謁軍門，乃薦如晦。珪則建成亡後，始得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爲誤也。　自高祖起兵，至代宗大曆五年，共一百六十餘年。公祖審言，仕武后中宗之世，其曾祖姑應生於太宗季年，不應生於隋文之代。以年數世次考之，則杜爲珪妻，尚疑太早。此條記事，斷屬差誤。

㈠《唐書》：珪母李嘗語珪曰：「而必貴，但不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如晦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珪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　大業十三年隋亡。

㈡《左傳》：餉其口於四方。

㈢《沈約集》：結褵以紆箕箒。

㈣《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餚，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按：范逵偶過，故侃母可截髮以供酒食，若太原公子及房杜並至，豈剪髮所能供客乎？此特借用，恐非實事。

上云天下亂㈠，宜與英俊厚㈡。　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去聲年，虬髯十八九㈢。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㈣。　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　此記夫人先見之明。　卜良相，識真主，建功業，只在此數言決之。

㈠上云、下云，本古詩上言、下言。

㈡《後漢·馮異傳》：今英俊雲集。

太宗虬髯，恐非十八九歲所有，此亦傳訛也。

㈢《唐書》：太宗起義兵時，年十八。

㈣王褒頌：虎嘯而風生，龍興而致雲。

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户牖㈠。及乎貞觀去聲初，尚平聲書踐台斗㈡。夫人常肩輿㈢，上上聲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㈣，法則化妃后㈤。至尊均嫂叔㈥，盛事垂不朽。此記朝廷恩眷之隆。《杜臆》：秦王在座兩語，乃上文「最少年」註脚。

㈠《馬援傳》：始知帝王，自有真也。　許彦周曰：太宗，相工見之，謂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此云「真氣驚户牖」，可謂工而盡矣。　真氣，謂真人氣象。庾信詩：朱陵真氣來。

㈡《唐書》：貞觀四年二月，珪以黄門侍郎遷侍中，參預朝政。

㈢洙曰：夫人以命婦預朝會也。　鶴注：唐命婦之制，文武官一品國公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妻爲郡夫人。王珪貞觀四年二月，珪以黄門侍郎遷侍中，參預朝政。《唐會要》：命婦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敕賜擔子者不在此例。

㈣《周禮》：王后以陰禮教六宮。　註：前一後五，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妾一宮，凡百三十人。　晉《中宮歌》：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

㈤鶴注：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

㈥《記》：嫂叔不通問。

鳳雛無凡毛㈠，五色非爾曹㈡。往者胡作逆㈢，乾坤沸嗷嗷。吾客左二作在馮音憑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㈣。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平聲。自下去聲所騎馬，右持

腰間刀。左牽紫遊韁㈤，飛走使我高㈥。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此評事患難相顧之情。　鳳雛二句，從高母説至砅身，乃全篇轉捩處。　朱注：馮翊，同州也。天寶末，公避寇至同州。《杜臆》：避亂逃生，而捨己之馬以活四世表叔，且前走十里，乃退却而呼號之，尤爲難事。　王砅高行，固應拈出。

㈠《南史》：帝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山海經》：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雛。又云：丹穴之山，有鳥五色而文，名曰鳳。

㈡非爾曹，言鳳種非爾輩而誰。

㈢作逆，謂祿山陷京。

㈣《楚辭》：塊獨守此無澤兮。

㈤《古詩爲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　鄴中童謡：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㈥高字拈韻，或疑句稚，不知此正寫真處，公方徒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飛馬高騎可以脱險，故不勝喜幸。

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㈠。廷評近要津㈡，節制收英髦㈢。北驅漢陽傳去聲㈣，南汎上上聲瀧鄭音雙舡音刀㈤。家聲肯墜地㈥，利器當秋毫㈦。番鋪官切禺元俱切親賢領㈧，籌運神功操㈨。大夫出盧宋樊作宗，非，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户江切接武，海胡舶千艘㈩。此評事往使南海之事。　又聚散，方遇旋別也。白首，自謂。青袍，謂王。　廷評、節制，王李並提。北驅四句，言王砅，承上廷評。　番禺六句，言李勉，承上節制。　自漢陽上瀧，評事自北而南也。　李勉乃宗室，故曰親賢。　前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故曰大夫。　接武，言洞蠻頻降。　千艘，言海估湊集。

㈠古詩：青袍似春草。

㈡趙注：漢宣帝地節三年，初于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後漢光武省右評，惟有左評。

㈢唐天寶中，緣邊禦寇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始此。朱注：節制，謂廣南節度使。

㈣《漢書》：乘傳詣洛陽。顏注：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

㈤《水經注》：武溪水又南入重山，謂之瀧中，懸湍回注，崩浪震天，謂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又南經曲江縣東。韓昌黎《瀧吏》詩：南行逾六句，始下昌樂瀧。

㈥太史公書：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家聲，承王珪。

㈦後漢虞詡曰：「不逢錯節盤根，何以別利器。」當秋毫，言能應機立斷。

㈧如淳《漢書注》：番禺，尉佗所都。顏師古曰：即今之廣州。《舊唐書》：南海縣，即漢番禺縣地，以番山禺山得名。

㈨《漢書》：運籌帷幄之中。

㈩錢箋：《舊書》本傳：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爲亂，勉遣將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先是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撿閱，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之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後。黃鶴以親賢大夫並指李勉，是也。蔡夢弼謂指王評事，誤矣。出盧宋，言出於其上。《舊書》：自開元四十年，廣府節度使清白者四，裴伷先、李朝隱、宋璟、盧奐。又曰：奐爲南海太守，南海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杲相繼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死，乃授奐任，貪吏斂跡，人用安之。《海賦》：積太頗之寶貝。《東觀漢記》：孔奮守姑臧七年，治有絶跡，或嘲其處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廣南有溪洞蠻，其長曰洞主。《記》：堂上接武。舶，大船也。艘，總數。《國史補》：南國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皆積寶貨，有蕃長

爲主領。《市船録》：劉向曰：舶深五十餘肘。西域以肘爲度。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㊀，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天㊁，聊樊作不作鶴鳴皋㊂。此公有志南海之遊也。丹砂，交廣所出，不能乘鼇驂鸞，但作鳴鶴以吐意耳。此章，四句起，六句收，前二段各十二句，後二段各十六句，中段十句相間。

㊀司馬遷書：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

㊁《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㊂《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杜臆》：鳴皋，謂贈詩。

洪邁《容齋隨筆》曰：蔡絛《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洞江詩話》：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三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説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辯。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爲太子中允，説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收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吾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説，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

葛常之曰：詩云「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珪嘗爲禮部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非珪母也。詩又云「及乎貞觀初，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皆謂珪妻也。人徒見詩中用剪髮事，有同陶母，故謂珪母耳。審爾，豈不與尚

書婦句相牴牾哉。

今按：此詩所載事迹，明與《唐書》紀傳不合，蔡氏欲據此以爲詩史，未免信杜太過矣。大抵人情好爲誇大，每有子孫而自誣其祖宗者，此詩亦據王氏傳聞之説，一時沿訛失考耳。

鍾惺曰：前段不過敍中表戚耳，忽具一部開國大掌故。自往者以下，祇是亂離相依，飲食僕馬細故，却無端委轉折可尋，胸中潦倒，筆下淋漓，非獨詩法之奇，即作一篇極奇文字看，亦可。

申涵光曰：此詩，似傳似記，聲律中有此奇觀，更足空人眼界。

黄生曰：送行詩，前半篇寬敍一大段，似乎頭重，但因題中重表侄二字，追敍其由，且以一婦人具如許眼力，塵埃中辨出天子宰相，古今所罕，特借此詩傳之。意中實以此事爲主，送行之意反輕，所以章法如此。

今按：此夔州以後之詩，揮灑任意而出之者，如「寂寥人散後，人怪鬢髮空」，乃隔句呼應，「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乃隔聯斜對，與秦蜀諸詩謹嚴融洽者，固不同也。

清明

鶴注：詩言長沙及湘西寺，當是大曆五年春在潭州作。

著涉略切處繁華一作花矜從《正異》，一作務是日㊀，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㊁，爭道朱蹄驕齧膝㊂。此都好去聲遊湘西寺㊃，諸將去聲亦一作遠，一作方自軍中至㊄。馬援征行在眼前㊅，葛强親近同心事㊆。此記節日遊人之盛，而諷諸將之逍遥者。柳映眉，指遊女。馬齧膝，指遊人，所謂繁

華也。《杜臆》：亦自軍中至，見其不應至也。諸將出征在邇，正宜同心戮力，乃佚遊如此，不以軍國爲念矣。馬援比大將，葛强比部將。

㈠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瘁之。

㈡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珠璫搖鬢垂。唐太宗《柳》詩：半翠幾眉開。

㈢《霍光傳》：後兩家奴爭道。《莊子》：乘駿馬而偏朱蹄。注：偏者，一蹄偏赤也。王褒頌：及至駕齧膝，驂乘日。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此詩以朱蹄齧膝並言，正謂駿馬各爭道也。

㈣湘西寺，即岳麓、道林二寺。

㈤《史記·高帝紀》：諸將過此者多。

㈥《魏志》：曹真每征行，與士卒同勞苦。

㈦葛强，山簡愛將。

金鐙都磴切下去聲山紅日蔡云一作粉，非晚㊀，牙檣捩音列舵青樓遠㊁。古時喪去聲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一作難居。逢迎少去聲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被除㊂。此記遊人晚歸之景，而慨身世之亂離也。遊者從寺下山，向青樓而遠去，因歎古來喪亂，其故可知，皆因人臣以國事爲戲耳。若人世歡娛，暫遣悲愁，一過而淒涼如故矣。上句應諸將，下句應繁華。今弟姪飄零，干戈阻絶，此皆喪亂所致，而老非少壯，時際被除，又未免悲歡錯出矣。少壯，指當日同遊之輩，被除不祥，非可行樂也。此章，二段各八句。

㊀鐙，馬鞍踏。《廣韻》：鞍鐙也。

㊁檣在舟前，舵在舟後。《埤蒼》云：檣帆柱也。檣，尾銳如牙。師氏曰：轉舵曰捩。　青樓，乃被除之處。《齊書》：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古樂府：大路起青樓。

㊂《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禜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除不祥。《晉書》：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晢進曰：「帝曰：「虞小臣，不足以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從之。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杜臆》：此詩主摯虞之說，而不取束晢。趙曰：以唐史氣朔考之，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則清明正值上巳，故有今朝是被除句。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鶴注：公在潭只船居，觀蘇渙肩輿忽訪老夫舟檝語可驗。其看舟前落花，乃是大曆五年潭州作。

江上人家桃樹一　一作李枝，春寒郭作風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㊀，風妬紅花却倒吹。　《杜臆》：春寒細雨出疏籬，便是畫景。

依韻分爲三段，首詠風雨落花。

㊀常理《薄命篇》：艷花勾引落。

吹花困懶一　作癲傍去聲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㊀。　赤憎輕薄遮之奢切入一　作人懷㊁，珍重分明不

來接一作折㈢。次看舟前落花。傍舟委落，有似憎平日之輕薄遮懷，而珍重不肯近人者，此摹寫困懶情態也。公詩曾以留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花説。

㈠江淹詩：階前水光裂。《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淮南子》：風力壯猛。

㈡鶴注：公嘗云「生憎柳絮白於綿」，赤憎猶云生憎，皆方言也。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

㈢《薛宣傳》：得爲公分明之。

濕久飛遲半欲一作日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一作住㈠，偷眼蜻蜓避伯勞㈡。末對落花而有感。蜂蝶素戀花香，今見墮於沙草，則性情頓覺生疏。蜻蜓偶過花間，有似偷眼旁觀者，一遇伯勞，却又倉卒避去，以見花當零落之餘，終爲物情所棄。此舉目前所見，而詞寓感慨。此章，三段各四句。

㈠生情性，乃生熟之生。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謝靈運《撰征賦》：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此可互證。

㈡《爾雅》：鵙，伯勞也。《物理論》：伯勞惡鳥，故衆鳥畏之，性好獨。《杜臆》：伯勞即鵙鳩，鳴則衆芳歇。

王嗣奭曰：此詩摹寫物情，一一從舟中静看得之，都是虚景，都是設想，都是巧語，本大家所不屑爲者，故云戲爲新句。而纖濃綺麗，遂爲後來詞曲之祖。

按：此詩戲爲新句，皆從無情中看出有情，詩思之幻，當與昌黎《毛穎傳》參觀。

盧世潅曰：句不新則詩朽，句徒新則詩亡，苟非有日新之學問，日新之識見，而惟務新其皮膚，反致面目青黄，此又與於陳腐之甚者。題中下一戲字，有無限防閑在。

楊德周曰：杜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包何云「波影倒江楓」，杜云「黄門飛轡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杜

云「影遭碧水潛勾引」，而孟郊云「南浦花飛亞水紅」，得諸家闡明，益見杜詩之妙。

奉贈蕭十二使去聲君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春作，詩云「迴雁五湖春」，可見。　玩詩意，蕭蓋先爲郎官，後出爲縣令，在嚴武幕中復爲郎官，後在湖南又爲刺史矣。

昔在嚴公幕，俱爲蜀使去聲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去聲清塵㊀。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㊁。　首憶幕府往事。嚴武兩鎮蜀，必蕭先在幕而公繼入，是前後相間也。起草應幕府，乘槎應使臣。王鳧用縣令事，蕭雉用郎官事，蕭蓋先爲郎而後貶爲令也。　朱注：次公引《唐志》，凡詔令皆舍人起草，固是，然此詩所云起草，則以郎官言之。

㊀盧諶《贈劉琨》詩：自奉清塵，於今五載。

㊁錢箋：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

終始任平聲安義㊂，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㊃，意氣死生親㊄。　張老存家事㊅，嵇康有故人㊆。　食恩慚鹵莽，鏤骨抱酸辛㊇。　此記蕭君古誼。任安，比使君。孟母，比嚴母。聯翩匍匐，謂經紀兩喪。意氣死生，謂存亡一視。張老之於趙武，嵇康之託山濤，稱蕭能保家而恤孤。食恩二句，公自謙不如也。　原注：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温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己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

㈠《漢書》：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衛青等。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

㈡《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㈢蔡邕《陳留太守碑》：意氣精朗。翟公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㈣《晉語》：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注：張老，晉大夫張孟。《左傳》：楚子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㈤嵇康故人，注見本卷前。

㈥阮嗣宗詩：悽愴抱酸辛。鏤骨，猶言刺骨。

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㈠。鵬圖仍矯翼㈡，熊軾且移輪㈢。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㈣。

記彼此出處之殊。夔龍，謂蕭能濟世，起下鵬圖、熊軾。巢許，謂已終隱遯，起下蒼茫土木。

㈠《書》：夔典樂，龍納言。

㈡《莊子》：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

㈢趙注：蕭爲太守，故憑熊軾以移輪。

㈣《晉書》：嵇康土木形骸。

塤篪鳴自合㈠，金石瑩去聲逾新㈡。重平聲憶羅江外㈢，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㈣，懷舊益霑巾㈤。記彼此交契之久。塤篪，言聲氣初投，起下羅江錦水。金石，言信義益堅，起下結歡懷舊。

㈠《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廣絶交論》：志婉孌於塤篪。

㈡阮籍詩：如何金石友，一旦更離傷。

奉贈蕭十二使君

㈢《舊書》：羅江縣屬綿州。

㈣任昉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莊子》：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

㈤潘岳《懷舊賦》：涕泣流而霑巾。

曠絶含香舍，稽留伏枕辰㈠。停驂雙闕早㈡，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子兩切卿病，從來原憲貧。

監平聲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㈢。末乃自敍，有望於蕭也。停驂尚早，承曠絶。迴雁當春，承稽留。四句，寫出貧病之狀，使君倘能貸粟窮途，庶涸鱗得以頓起也。不達，謂蕭君未之知耳。注家謂因不顯達而致病，對下句不合。

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六句。

㈠含香、伏枕，注皆別見。

㈡謝朓詩：停驂我悵望。

㈢《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王嗣奭曰：此詩以排律敍事，融化古今，條達流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奉送二十三舅録事崔偉之攝郴州丑森切

賢良歸盛族㈠，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當作交高友㈡，劉牢出外甥㈢。泥塗豈珠玉㈣，環堵但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春作。　邵注：唐制，諸州設録事參軍，掌正違失、蒞符印。郴州，今隸湖廣道。

柴荊㊄。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此稱舅氏而兼自傷。盡知名，崔族多才。出外甥，感恩在舅。下四歎窮老亂離，陳訴甚悲。

㈠《周禮》：以三德教國子，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㈡舊注：徐庶字元直，其所交者諸葛孔明、龐士元、司馬德操諸公。《蜀志》：徐庶與崔州平友善。

㈢《晉書》：桓玄曰：「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

㈣《世說》：王武子，衛玠之舅，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㈤《記》：儒有環堵之室。

氣春江上別㈠，淚血渭陽情。丹一作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㈡。永嘉多北至㈢，勾漏且南征㈣。必見公侯復㈤，終聞盜賊平。此因送別而作慰辭。江上，指湘江。排風，謂風帆。烏反哺，崔有母也。北至南征，記其行迹。公侯必復，言當終貴。盜賊，指嶺南之寇，舊注誤云臧玠之亂，春時玠尚未反也。

㈠謝朓詩：江上徒離憂。

㈡束晳《補亡詩》：嗷嗷林烏，受哺於子。

㈢《晉書》：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

㈣勾漏，引葛洪相方。《楚辭》：洎吾南征。

㈤《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㈠。從事一作役何蠻貊㈡，居官志在行㈢。此往攝郴州，勉其盡職也。遠注：橘井不特切郴州，兼切奉母同行之意。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㈠《神仙傳》：蘇耽於山下鑿井種橘，救鄉里之疾病者。橘井在郴州城東，蘇耽之故宅，今爲觀。希曰：井水每酌則有金星，云丹影如是。嘗在郴州目覩其實。

㈡《論語》：雖蠻貊之邦行矣。

㈢《左傳》：當官而行，何强之有。《通鑑》：晉司隸校尉李喜，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鶴注：前韋迢《湘潭寄杜員外》詩云「湘潭一葉黃」，蓋大曆四年秋矣。此詩云「爲報韶州牧，新詩時寄將」，當是五年春作。　《唐書》：高宗上元三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土人，而官或非才，乃選郎中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　《唐會要》：開元八年八月，移嶺南選補使於桂州。

選去聲曹分五嶺㈠，使去聲者歷三湘㈡。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㈢。佳聲斯一作期共樊作不遠，雅節在周防㈣。明白山濤鑒㈤，嫌疑陸賈裝㈥。魏往嶺南，稱其才品。　選曹使者，謂崔郎中。才美紀綱，謂魏判官。山濤鑒，承佳聲，頌崔也。　陸賈裝，承雅節，規魏也。

㈠《北史·周·宇文深傳》：深在選曹，頗有時譽。　五嶺，注見前。

㈡《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爲三湘。　顏延之詩：三湘淪洞庭。

㈢《左傳》：紀綱之僕。

㈣杜預《左傳序》：包周身之防。

㈤《晉書》：山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㈥《記》：決嫌疑。《漢書》：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

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一作夜將㈠。此送魏而兼寄韋也。下四句。

㈠將，送也。《詩》：遠于將之。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詩有南翁句，故黃鶴編在大曆五年湖南詩內。

連城爲寶重㈠，茂宰得才新㈡。山雉迎舟楫㈢，江花報邑人㈣。論平聲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㈤。上四送趙之縣，下四敍述交情。

㈠《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是重在寶也。此借趙事以方趙令。盧諶詩：連城既僞往，荆玉亦虛還。

㈡謝朓《和伏武昌》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瞻。

㈢漢魯恭爲中牟令，童子化之，雉有雛不忍捕。

㈣晉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㈤朱注：趙必官衡潭間，故有落句。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棨知字韻

舊次在大曆五年潭州作。遠注：豆盧峯有貽李員外子詩，公和之而作。同，和也。《唐書·世系表》：豆盧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爲氏，居昌黎棘城。《唐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藩朝見之事，屬禮部。

煉一作鍊金歐冶子㈠，噴玉大宛平聲兒㈡。符彩高無敵㈢，聰明達所爲。早年知㈣夢蘭他日應㈤，折桂光芒刷羽儀㈥。此稱美員外父子。煉金、噴玉，唯員外能有此子。符彩、聰明，言棨負才智。夢蘭、折桂，言生質不凡。經術、羽儀，言學堪用世。

㈠《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爲劍。

㈡杜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噴玉，皇人壽穀。」歕、噴同。大宛兒，大宛馬駒，卽汗血馬也。

㈢曹植《七啟》：符采照燭。符采，猶云光彩。左思《蜀都賦》：符采彪炳。傅玄《輿馬賦》：符采橫發。

㈣《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㈤晉郤詵學博多才，武帝問曰：「卿才何如？」對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㈥沈約詩：刷羽同搖漾。《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謝庭瞻不遠㊀，潘省會于斯㊁。唱和去聲將雛曲㊂，田翁號鹿皮㊃。此結出和詩，賓主四人俱見。吳論：謝庭，指李員外。潘省，指豆盧家。倡和，峯作詩而公和之。將雛，謂員外攜子而來。鹿皮，公自比遯世老人。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㊀玉樹生於庭除，引謝玄語，詳見二卷。

㊁潘岳《秋興賦序》：余以太尉掾寓直於散騎之省。

㊂《晉書·樂志》：吳歌雜曲，一名《鳳將雛》。朱注：此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

㊃鹿皮翁，注見二十卷。

歸雁二首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潭州作。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㊀。雙雙瞻客上上聲，一一背音佩人飛㊁。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音計書元俗本作無浪語㊂，愁寂一作絶故山薇㊃。首章，見歸雁而切故鄉之思。衡雁又歸在潭兩春矣，雁去既不能留，而繫書又不可得，所以有故山之慨。黃希曰：公在南而雁北歸，故曰背人。

㊀蔡曰：衡陽有回雁峯，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應瑒詩：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會稽典録》：虞國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嘗有雙雁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

㊁江淹《橫吹賦》：河中之雁，一一而學飛。李少卿詩：雙鳧相背飛。

㈢顧注：《蘇武傳》：匈奴詐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詭言，漢天子射雁上林得武帛書，乃歸武。則雁足繫書，後人承訛襲謬耳。

㈣謝靈運詩：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其二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㊀。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薰。從《杜臆》，舊作曛。傷弓流落羽㊁，行户剛切斷不堪聞。次章，傷歸雁而興飄泊之感。違胡地，去秋雁來。別楚雲，今春雁去。過清渭，來時所經。起洞庭，去時所歷。塞北、江南，承上起下，言當此春日，而猶有傷弓落羽，行斷聲哀者，皆窮途旅客所不忍聞也。

㊀謝靈運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月令》：八九月，鴻雁來。正月，候雁北。

㊁更贏引弓虛發而下雁，出《國策》，詳見十三卷。史：引虛弓而雁落，人問之，曰：「此雁傷弓也。」

江南逢李龜年

朱注：題曰江南，必潭州作也。舊編在大曆三年荊南詩內，非是。錢箋：《史記》：王翦定荊江南地。又：項羽徙義帝於江南。《楚詞章句》：襄王遷屈原於江南，在湘潭之間。龜年方流落江潭，故曰江南。《雲溪友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李龜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詩贈之。

岐王宅裏尋常見㊀，崔九堂前幾度聞㊁。正是《友議》作值江南好風景㊂，落花時節又逢君。此

詩撫今思昔，世境之離亂、人情之聚散，皆寓於其中。

㈠《明皇雜録》：天寶中，上命宫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而龜年特承恩遇。其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爲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蔡曰：《雲溪友議》：李龜年奔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舊唐書》：岐王範，睿宗子，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開元十四年卒。

㈡原注：崔九，卽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舊書》：崔湜弟滌，與玄宗款密，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開元十四年卒。

㈢《世説》：過江諸人，新亭飲宴，周顗中座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黄鶴云：開元十四年，公止十五歲，其時未有梨園弟子。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詩云岐王、崔九並卒於開元十四年，安得與龜年同遊耶？據此，則所云崔九堂前者，亦當指崔氏舊堂耳，不然，岐王、崔九，當指嗣岐王珍。

黄生曰：此詩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絶。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卽使龍標、供奉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爲正聲，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絶句爲別調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小寒食舟中作

鶴注：公在潭率舟居，此當是大曆五年作。《杜臆》：小寒食，注謂寒食前一日，誤，蓋寒食次日也。《歲時記》：冬

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據曆在清明前二日。廣義注：禁火三日謂至後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乃知小寒食是六日，總在三日內，故云佳辰。次日清明，始有新火，故食猶寒；禁火則酒亦寒，故云强飲。詩意甚明。舊注引小至爲證，不知小至亦至之次日，添線飛灰，舒柳放梅，皆至後景物也。

佳辰强豈兩切飲一作飯食猶寒，隱去聲几蕭條戴鶡冠㊀。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戲蝶過平聲閒一作開，非幔㊁，片片輕鷗下去聲急湍㊂。雲白山青萬餘里㊃，愁看平聲直北是長安。上四寒食舟景，下四卽景感懷。朱瀚曰：頷聯分承上二。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老景蕭條，故看花目暗。須於了無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腹聯興起下二。戲蝶輕鷗，往來自在，而雲山萬里空望長安，所以對景而生愁也。首尾又暗相照應，與「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參看。篇中看字兩見，亦無他字可代。

㊀《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趙注：鶡冠，隱者之冠。袁淑《真隱傳》有鶡冠子。舊注引虎賁武騎之鶡冠，誤矣。此以首二句領起全局，春水春花，寒食時景。天上坐，水漲浮空，霧中看，花前遙望。二句皆承上佳辰。戲蝶、輕鷗，亦舟中所見者。過閒幔，與己之飄零。下急湍，傷己之淹泊。語意緊注在萬里長安。愁看二字，正言隱几蕭條之故，遙應次句作結。朱瀚以三四分承一二，認脈未真。

㊁孫權《與曹操牋》：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陳釋惠標詩：舟如空裏汎，人似鏡中行。沈約詩：落花雰似霧。何遜詩：新月霧中生。

㊂鮑照詩：娟娟似娥眉。注：娟娟，明媚貌。梁元帝詩：戲蝶時飄粉。五六以閒對急，本不可易。閑，故注家改閒爲開，畢竟未妥。閑閒同音異字，何必避忌。《大學》閒居，《孟子》閒暇，《曲禮》少閒，與閑無犯。

㊃《枯樹賦》：片片真花。鮑照《野鵝賦》：翔海澤之輕鷗。摯虞《觀魚賦》：忽浪達於急湍。

㊄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古詩：相去萬餘里。
黃魯直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乃祖述佺期語，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
苕溪胡元任曰：沈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
林時對曰：春水二句，非襲用前人句也，此用前人句，而以己意損益之也。又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詩「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言過矣。

燕子來舟中作

鶴注：大曆四年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五年春猶在潭州，時率舟居，故於舟中兩見燕子。《杜臆》：出峽已三春，而客湖南則兩春也。朱瀚曰：孤舟漂泊，惟有燕來，命題感慨。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㊀。舊入故園嘗一作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平聲人㊁。可憐處處巢居一作君室㊂，何異飄飄託此身㊃。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一作點水益霑巾㊄。上四客舟逢燕，下四對燕自傷。顧注：識主、看人，世不憐公，而燕獨相憐。巢室託身，公方憐燕，而旋復自憐矣。暫語還去，燕若辭人，穿花貼水，仍不忍別，對此霑淚，傷人情之不如也。

㈠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㈡《文昌雜録》：燕以春社來，秋社去，謂之社燕。　朱瀚曰：拈一新字，便生下舊今兩字。

㈢君室雖有所本，但此處當從居室爲順。　傅咸詩：長驅及居室。　沈炯詩：處處此傷情。

㈣陸機詩：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

㈤何遜詩：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　楊萬里詩：燕子無端貼水飛。本於杜句。

盧世淮曰：此子美晚歲客湖南時作。七言律詩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内，比物連類，似複似繁，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却又一字不説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世之相後也，一千歲矣，而其詩能動人如此。

朱瀚曰：《毛詩》：「燕燕于飛，下上其音。」「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爲送別而作也。兹則對燕傷心，形影相弔，至於泣下霑巾，又何其蒼茫歷亂耶！篇中曰銜、曰巢，曰起、曰去，俱與自己相關。分合錯綜，無不匠心入妙。

盧元昌曰：公詠雁則云傷弓落羽，詠燕則云穿花落水，流落飄零之感，俱情見乎詞。

贈韋七贊善

詩云「洞庭春色」，當是大曆五年在潭州作。　鶴注：唐東宫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贊善，必韋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故詩云「爾家最近魁三象」。見素與公皆京兆人，故又云「鄉里衣冠不乏賢」，若韋思謙父子，乃鄭州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㈠，杜陵韋曲未央前㈡。爾家最近魁三象㈢，時論同歸一作因侵尺五天㈣。北

走關山一作河 開雨雪㊄，南遊花柳塞悉則切雲一作風烟㊅。洞庭春色悲公子㊆，范蠡一作萬里船㊇。上四敘韋杜家世，下則送韋而自慨也。魁三象，韋世爲三公。尺五天，杜同在帝京，衣冠舊契如此。今南北去留不同，故臨別傷心。悲公子，韋北還而不得見。范蠡船，公在南而不得歸也。用開塞二字，景象便有慘舒之別。

㊀《後漢・郭泰傳》：林宗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

㊁朱瀚曰：《唐・宰相世系表》：杜氏宰相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遘。韋氏宰相十四人：保衡、弘敏、方質、貫之、處厚、待價、巨源、見素、溫、執誼、思謙、嗣立、貽範、昭度。餘見史傳者不具載，可見其盛。

㊂原注：斗魁下兩兩相比爲三台。

㊃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㊄《燕城賦》：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陳子昂詩：雨雪關山啼。

㊅薛道衡詩：城闕生雲烟。《演義》：春色，指花柳。《楚辭》：

㊆錢箋：此謂楚之洞庭也。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故知非吳之洞庭。

思公子兮未敢言。

㊇馬永卿《懶真子》曰：嘗見浙人呼海錯爲蝦菜，每食不可缺。公詩「風俗富園蔬」，卽此意也。杜預《水災疏》：當時魚菜螺蝱。《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舟，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有范蠡魚。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鶴注：詩云「故泊洞庭船」，當是大曆五年潭州作，其云「春深把臂前」，蓋指去年之春。

往別郇瑕地㈠，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㈡，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㈢，春深把臂前㈣。南瞻按百越㈤，黃帽待君偏㈥。上四，散而復聚，喜洞庭相見。下四，聚而復散，傷百越遠行。詩憶，指寇君所寄者。黃帽，指舟人，謂相候於水邊也。

㈠顧注：郇瑕，晉地，在平陽府猗氏縣。《詩》云「郇伯勞之」，蓋其國也。

㈡《魏略》：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直備位，但珥筆耳。」《漢書注》：簪筆者，插筆於首。　邵注：御史所居之署，謂之御史府。

㈢《楚辭》：目極千里傷春心。

㈣《廣絶交論》：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㈤漢百越地，即今廣東廣西。

㈥《漢書》：鄧通以櫂船人爲黃頭郎。注云：土勝水，故刺船之人皆著黃帽。顧氏以黃帽爲公自稱，引前《發劉郎浦》詩「黃帽青鞋歸去來」爲證，謂待其再至也。今按：公在湖南急於北歸，豈能久留以待其再來。黃常明《詩話》：南方人謂水爲黃帽，謂雲爲砲車，非遐征遠涉，不能知也。此又一說。

朱鶴齡曰：公《哭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羞池弱冠年。」此詩云：「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則公十八九歲時嘗至晉州，而年譜俱失書。黃鶴謂公適郇瑕在遊齊趙時，大謬。

入衡州

鶴注：大曆四年春公自岳陽至潭州，如衡州，以畏熱復歸潭。五年夏，臧玠兵亂，故再入衡州。盧注：公避亂入衡，且欲由衡過郴，以舅氏崔偉攝郴州也。五年四月，瓘爲兵馬使臧玠所殺，據潭爲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舊書》：大曆四年七月，以澧州刺史崔瓘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㊀，胡馬何猖狂。老將去聲一失律㊁，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㊂，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據潭爲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輕權絶紀綱㊃。軍州體不一㊄，寬猛性所將。此嘆天寶亂後，叛將接踵。興衰之運，亦視帝王舉動何如耳。此呼起下二句。漢儀，言唐法。胡馬，言安史。失律，謂潼關不守。清邊，謂四方俱擾。忍瑕垢，謂主憂臣辱。空金湯，謂兩京俱陷。重鎮，指河北叛將。輕權，慨制御無術。體不一，各自爲政。性所將，不稟朝命也。

㊀《漢・光武紀》：復見漢官威儀。

㊁《易・師卦》：失律，凶。

㊂《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㊃《國策》：權輕於鴻毛。

㊄軍州，大州之地，必有統軍。

嗟彼苦節士㊀，素於圓鑿方㊁。寡妻從爲郡㊂，兀者安堵一作短牆㊃。澠弊惜邦本㊄，哀矜存

事常㈥。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㈦。恕刊作怒己獨在此㈧，多憂增內傷。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一作諜洩康莊㈨。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一作中夜發，高烟燋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㈡。福善理顛倒㈢，明徵天莽茫㈣。此慨崔瓘之賢，死於兵亂。上十二記崔瓘，下十句刺臧玠。趙注：若節指崔，元惡指臧。圓鑿方謂其知經而不知權。寡妻四句，見崔能愛民。旌麾六句，言不能恤軍。寡妻從郡，謂瓘無姬妾之好。兀者安堵，能使殘疾者得所。此言其約己裕民。防府庫，謂吝賜予。恕己而不量人，致將卒洶洶，故崔以此爲憂。迷是似，借缺餉以惑衆聽。洩康莊，洩憤於衢路也。顛倒，謂崔不應死。莽茫，謂玠不應存。

㈠《舊唐書》：瓘以士行聞，莅職清謹，遷潭州刺史，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殺覲爲名，瓘遑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

㈡《楚辭》：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

㈢趙注：自崔爲郡之後，寡婦亦得其所。如兀足者安於堵牆之下，不復驚動也。此另一解。按：寡妻有兩說。《詩》「刑于寡妻」，此在位之妻。潘岳詩「夫行妻寡」，此民間寡婦。

㈣《莊子》：王駘，兀者也。兀，刖足。《漢·高帝紀》：吏民皆安堵如故。

㈤《書》：民惟邦本。

㈥哀矜，見《論語》。

㈦《易》：弗過防之。

㈧《三略》：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

㈨《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㈩《九歌》：令沅湘兮無波。

(一)劉峻《辯命論》：福善禍淫，徒虛語耳。

(二)《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銷魂避飛鏑，累上聲足穿豺狼㈠。隱忍枳棘刺㈡，遷延胝張尼切研吉典切瘡㈢。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慚激昂㈣。蕭條向水陸，汩没隨漁商㈤。報主身已老，入朝音潮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㈥。參錯走洲渚㈦，春容轉林篁。片帆左一作在郴丑林切岸㈧，通郭前衡陽㈨。華表雲鳥陣蔡作陣，舊作坤，郭弭切㈩，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一)，烽櫓蟠杜田作卧城隍。(二)此敍倉卒避亂再入衡州也。上十句，脫亂軍而入舟次。下十二，阻北歸而往衡陽。《杜臆》：逃難而兼攜妻孥，尤見其苦，而以得免爲幸。曰慚激昂，恨不討賊。曰回剛腸，含憤而行。華表以下，遥望衡州之風景、人民、甲兵、城郭也。郴岸、衡陽二句，又伏下兩段。

㈠《漢書》：累足脅息。

㈡《司馬遷傳》：隱忍苟活。《丘陵歌》：枳棘充路。

㈢張衡賦：翹遥遷延，躐躃蹁跚。

㈣《王章傳》：今疾病困阨，不自激昂。

㈤宋之問詩：漁商汗成雨。

㈥嵇康《絶交書》：剛腸疾惡。

㈦謝靈運詩：臨圻阻參錯。

㈧《九域志》：郴州西北至衡州界一百三十七里，則郴在衡之東南，故云「左郴岸」。

㈨《唐書》：衡州倚郭爲衡陽縣。

㈩《説文》：亭郵表。徐曰：表，雙立爲桓，今郵亭立木交於其端，或謂之華表。朱注：《韻會》：坤，增也，厚也。於雲鳥難通。公詩「共説總戎雲鳥陣」，作陣字是。言華表之旁，皆列雲鳥之陣。

(一)《西京賦》：旗亭五里，俯察百隧。注：旗亭市樓。

(二)遠注：檣，城上守望樓。

沈佺期詩：邑屋遺民在。

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去聲巖廊㈠。扶顛待柱石㈡，獨坐飛風霜㈢。昨者間去聲瓊樹㈣，高談隨羽觴㈤。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㈥，馬卿四賦良㈦。門闌蘇生在㈧，勇鋭白起强㈨。問罪富形勢㈩，凱歌懸否音鄙臧(一)。氛埃期必掃，蚊蚋焉於虔切能當。此記衡州刺史，而并及蘇渙，喜禦寇得人也。上四，敍陽濟才望。昨者四句，敍到衡情事。劇孟四句，敍蘇渙才幹。下四，欲連兵以討賊。

朱注：陽濟爲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故以獨坐稱之，次公謂崔侍御渥者，非。閒瓊樹，公與刺史閒坐也。蘇渙少喜劇盜，善用白弩，巴蜀號爲白跖，故以劇孟、白起比之。又公稱其詩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時」，故以馬卿四賦比之。舊注以劇孟、馬卿比刺史，非也。陽濟身爲重臣，可云劇孟乎？　時渙亦自潭州奔衡，公望當事收而用之，及陽濟不能用，故又走交廣而罹罪耳。

朱注：《唐書》：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玠，故曰「問罪富形

勢」。楊慎曰：「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二語，當一部兵志。

㈠漢武帝制曰：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殿下小屋也。《演繁露》：舜遊巖廊之上。文穎注：殿下小屋垂謂之巖，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巖廊。

㈡《漢・霍光傳》：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石也。

㈢光武改御史長史復爲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位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趙注：風霜，御史之任。

㈣古詩：安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㈤孔融詩：高談滿四座。《東晳傳》：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余注：羽觴之輕，如鳥羽之飛也。

㈥《漢書》：劇孟以俠顯，七國反時，條侯乘傳東，將至河南，得之隱若一敵國。

㈦《司馬相如傳》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

㈧《史記》：張儀願爲門闌之厮。

㈨《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楚拔郢，遷爲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

㈩《管子》：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

(一)《易》：師出以律，否臧凶。此言臧否懸絶，故知能奏凱也。

橘一作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㈠。此行怨一作厭暑雨㈡，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㈢，開緘書札光㈣。頻繁黃作薾縈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户杠切。江總外家養㈤，謝安乘興去聲長㈥。下流匪珠玉㈦，擇木羞鸞凰㈧。我師嵇叔夜㈨，世賢張子房。原注：彼掾張勸㈩。柴荊寄樂音洛土，鵬

路觀翱翔㊀。此思郴州舅氏而并及張勸，欲往依親友也。崔而傷己。末四則兼美張崔。厥土，指郴州。剖符近，崔攝州也。居卑賤。擇木，愧不能見幾。嵇叔夜，自言疏放。張子房，比勸多才。州守，非是。衡州守，前段已結，不應再言。此詩是五排，亦似五古，公集中每有此種，蓋亦倣齊梁人體也。段十二句，中二段各二十二句，後二段各十六句。此章，首

㊀《後漢・地志》注：郴縣南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元和郡縣志》：馬嶺山，在縣東北五里。蘇耽舊宅在郴州東半里，餘迹猶存。

㊁《書》：暑雨而怨咨。

㊂《詩》：以速諸舅。公有《送二十三舅録事偉攝郴州》詩。蔡邕表：牧守宣滯，剖符數郡。

㊃庾信詩：故人倘書札。

㊄《陳書》：江總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侯蕭勵名重當時，尤所鍾愛。

㊅《晉書》：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

㊆《司馬遷傳》：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㊇《楚辭》：鸞鳳孔鳳。

㊈《晉書》：嵇康性懶疏放，有不堪者七。

㊉《通鑑》：德宗建中中，以張勸爲陝虢節度使。

㊊王逸《九思》：鵾鵬開路兮。《上林賦》：翱翔往來。

許彥昭曰：杜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下者。

逃難

末云「涕盡湘江岸」，當是避臧玠之亂而作。《後漢・劉平傳》：奔走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去聲㊀。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叶去聲。此憶從前之難。

㊀《杜臆》：上元二年，公年五十，時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花敬定斬之，兵不戢而大掠。公率妻子以逃，始則自京逃蜀，既而在蜀又逃，故曰「南北逃世難」。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扶又切隨我，回首共悲歎。此記目前之難。大曆五年，公年五十九，臧玠殺崔瓘，據州爲亂。此暮年衰病，又挈妻子而逃也。曰四海，曰萬里，見隨地皆亂矣。回首悲歎，起下故國鄰里。

故國莽丘墟㊀，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此爲無家可歸而嘆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六句。

㊀班彪《北征賦》：舊室滅以丘墟兮。

白馬

朱注編在大曆五年，爲臧玠之亂而作也。

入衡州　逃難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去聲戮，中夜傷一作商於戰。喪去聲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㊀。此爲潭州之亂死於戰鬬者，記其事以哀之。馬帶箭而來，則馬上者見害矣。蔡興宗曰：主將謂崔瓘，時爲臧玠所殺也。「喪亂死多門」一語極慘，或死於寇賊，或死於官兵，或死於賦役，或死於奔竄流離，或死於寒暑暴露。唯身歷患難始知其情狀。

㊀《楚辭・九歌》：涕淫淫其如霰。

黃鶴曰：商於，卽張儀欺楚之地，唐爲商州上洛郡。史云大曆三年三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此爲仲卿而作。

朱鶴齡云：鶴說似有據，但三年春，公自峽之江陵，商於在江陵西北，不當云「白馬東北來」。考《九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則所見之白馬爲自東北來明矣。臧玠與達奚覲忿爭，是夜以兵殺瓘，所謂「中夜傷於戰」也。公自潭如衡，則所見之白馬爲自東北來明矣。臧玠與達奚覲忿爭，是夜以兵殺瓘，所謂「中夜傷於戰」也。夢弼、次公皆主此說。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鶴注：此亦避亂之衡州時作。中丞卽陽濟，時爲衡州刺史。臺省諸公，兼言裴虬、楊子琳、李勉。

愧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㊀，反當從《正異》，舊作掌帳下難去聲㊁去聲。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㊂。吾非丈夫一作人特，沒齒埋冰炭㊃。此潭州逃難而爲憤亂之詞。湖外客，衡在洞庭之外。戎馬亂，指臧玠之兵。方寸心，謂疾惡之念。帳下難，禍起於部將。賢良，指崔

瓘。冰炭，喻不平之氣。

㊀《蜀志》：徐庶曰：「方寸亂矣。」

㊁《後漢書》：韓遂爲其帳下所殺。

㊂相如《喻巴蜀檄》：觸白刃，冒流矢。

㊃《漢書・蕭望之傳》注：沒齒，終身也。《淮南子》：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何承天詩：冰炭結六府，憂慮纏胸中。

恥以風病辭㊀，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此舟中苦熱而爲自遣之語。恥風疾，不如姜肱遠遯也。道邊人，指夜中見殺者。

㊀《姜肱傳》：桓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遠遁海濱，賣卜給食。

中丞連帥職㊀，封内權得按㊁。身當問罪先㊂，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㊃，啟行促精悍㊄。此嘉陽中丞興師討罪也。權重足以按罪，縣大足以出兵，輯睦精悍，又足以殲敵制勝，言此舉在所必克矣。

㊀《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㊁淮南王安書：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

㊂庾信《平鄴表》：入商郊而問罪。

㊃《左傳》：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㊄《詩》：爰方啓行。

似聞上游兵㊀，稍逼長沙館。鄰好去聲彼克修，天機自明斷丁亂切㊁。南圖卷雲水，北拱戴一

作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去聲。此喜裴道州助兵會討也。道州在潭之西南，乃湘水上流。鄰好，稱裴之勇。明斷，稱裴之義。南圖、北拱，言南靖湖湘，北尊天子也。

㊀《項羽傳》：古之帝王，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㊁傅咸樂府：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世說》：王右軍稱揚朗曰：「世彥器識理致，才隱明斷。」

驅馳數公子㊀，咸願同伐叛㊁。聲節哀有餘㊂，夫平聲何激衰懦奴亂切㊃。偏裨表三上時掌切，鹵莽同一貫㊄。始謀誰其間去聲㊅，回首增憤惋㊆。此惜楊澧州黨惡而沮兵也。驅馳，謂中丞遣使連兵。數公子，指裴虬、李勉、楊子琳。上游敍地，端公敍姓，於楊則隱諱其詞，而歸罪於偏裨。然曰「鹵莽同一貫」，則楊當並分其過矣。曰「始謀誰其間」，則當時縱惡之罪，楊亦無所逃矣。《通鑑》謂楊子琳起兵討玠，取賂而還。此咎其信偏裨之說，釋兵不問也。

㊀戰國有四公子，能連兵救難，故用數公子。

㊁劉琨《勸進表》：伐叛以刑。

㊂《文心雕龍》：聲節哀急。

㊃激衰懦，言懦夫猶當激動。

㊄任昉表：毀譽一貫。

㊅錢箋以始謀誰間爲追咎杜鴻漸，誤。

㊆《吳越春秋》：惆憤惋兮誰識。

宗英李端公㊀，守職甚昭煥㊁。變通迫脅地㊂，謀畫焉於虔切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

㊀宗英，言其宗室之英。李端公，名未詳。

㊁守職，謂守其職分。昭煥，明白也。

㊂變通，謂隨機應變。迫脅地，謂處於迫脅之地。

憚㊃。此流須卒子聿切斬㊄，神器資强幹㊅。扣寂豁煩襟㊆，皇天照嗟歎㊇。

李端公也。　守土之臣，爲偏裨迫脅，事每牽制。李公官方素著，必能變通出奇，其所謀畫，豈同凡算，斷不使王室終微，賊徒恣横也。　《杜臆》：勉本宗室，故有資强幹之語。　盧注：扣寂賦詩，一豁煩襟，長歎之詞，皇天實鑒臨之，蓋呼天以誅賊也。　此章，首尾各十句，前二段各六句，後二段各八句，自中丞以下，四人各爲一段，舊注未見分明。

㊀《漢書》敍贊：河間爲漢宗英。　梁邵陵王表：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　李端公，舊注皆云李勉，時在廣州招討馮崇道、朱濟時之亂，遣兵赴難，史不及書。　朱云：考史，勉鎮嶺南，已兼御史大夫，不當更稱端公。

㊁優孟歌：奉法守職。

㊂《抱朴子》：識變通於常事之外。　《楚辭》：外迫脅於機臂兮。　陳琳檄：時人迫脅。

㊃梁武帝《孝思賦》：凶徒疑駭，相引離散。

㊄《詩》：國既卒斬。

㊅《道德經》：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西都賦》：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㊆《文賦》：叩寂寞而求音。

㊇《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序》：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初夏衡州作，裴時爲道州刺史，與討臧玠之亂，故有行營。　邵注：《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内供二員號爲臺端，他人稱曰端公。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㊀，陰晴屢不分㊁。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上聲㊂，長空面水一作水面文一作紋㊃。雨來銅柱北，應平聲，一作意洗伏波軍㊄。首聯爲江雨發端。行地之日，流光在野，陰忽晴矣。度山之雲，飄入江中，晴復陰矣。憑閣而隱隱雷動，面空而點點波文，陰且雨矣。末用伏波軍，乃借形語，此銅柱在衡陽，不在交阯也。

㊀田氏曰：南紀，分野名。《廣天文志》：循嶺徼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彝也。舊引《毛詩》「南國之紀」，非。

顏延之詩：春江壯風濤。

㊁唐太宗詩：陰晴衆壑殊。

㊂釋惠標詩：丹霞拂層閣，碧水泛蓬萊。《詩》：殷其雷。言雷聲隱隱也。

㊃曹植《霖潦賦》：聽長空之淋淋。梁元帝詩：風送水文長。

㊄洗兵雨，出《説苑》，注見六卷。

㊅胡夏客曰：篇中言江閣，言對雨，言懷裴，言行營，凡題所當發者，詩皆一一拈出，可想詩家作法。

黃生曰：詩眼貴亮，而用線貴藏，如《何氏山林》之五，滄江、碣石、風笋、雨梅、銀甲、金魚，皆散錢也，而以一興字穿之，是線在結也。如秦州《遣懷》：霜露、菊花、斷柳、清笳、水樓、山日、歸鳥、棲鴉，亦散錢也，而以愁眼二字聯之，是線在起也。此詩，地曰、山雲、雷殷、水文，亦散錢也，而以陰晴二字冠之，雨來二字收之，是線在起結也。

楊萬里曰：杜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古人語者，如《武侯廟》詩「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本何遜《行孫氏陵》「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本何遜「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比出上二字，勝矣。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更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

卷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於庚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之衡山時作。《唐書·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㊀，無復扶又切俎豆事㊁。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㊂。嗚呼已十年，儒服敝於地㊃。征夫不遑息㊄，學者淪素志。從學校荒廢敍起。《杜臆》：自安史亂後，人皆棄文就武，公詩嘗云「壯士恥爲儒」，又云「儒衣山鳥怪」，此云「儒服敝於地」，儒之賤已極矣。

㊀《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目也。又爲旄頭星。旄頭，妖星。紫微，帝宮。彗，掃也。

㊁組豆事，出《論語》。

㊂《詩序》：青青子衿，刺學校廢也。

㊃《記·儒行》：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㊄《詩》：征夫遑止。

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㊀。佚佚胄子行户郎切㊁，若舞風雩至㊂。周室宜中竹仲切興，孔門未應平聲棄㊃。是以資雅才㊄，煥一作渙，非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㊅。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㊆。記衡山孔廟而歸功陸宰。根源舊宮，謂宰從宮牆而出，能追念本源也。

宰，周室比唐。恢大義，謂恢廓文廟。上四言樂育人才，中四言有關國運，下四言留意斯文。文翁指

㈠謝朓詩：行道儒肆。

㈡《招魂》：往來侁侁。注：侁侁，衆多貌。《書疏》：胄子，天子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

㈢《論語疏》：雩者，祈雨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曰風乎舞雩。

㈣《北史·文苑傳》：高視當世，連衡孔門。

㈤《前漢書》：杜鄴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

㈥劉歆《移太常書》：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此詩正指建學爲大義。傅亮表：首倡大義，興復王室。

此特借用之。朱注以討臧玠爲唱義，非也。若果如其説，則當大書特書，不應只一語輕點。

㈦《詩》：閟宮有侐。注：閟，閉也，言無事而閉。

講堂非曩構㈠，大屋加塗塓㈡。下可容萬一作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㈢，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户，密幹疊蒼翠㈣。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戾音士㈤。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方未切㈦。記新修學堂，而化被諸生。上六見堂宇寬深，下六見堂前幽勝。三千徒，與讀書聲相應，言文德宜足銷亂，而聲帶殺伐者，時經臧玠之亂也。《杜臆》：下二句，暗用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旨。

㈠後漢翟酺疏：光武初興，起太學博士舍内外講堂。《水經注》：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㈡《書》：唯其塗塓茨。注：塗塓，泥飾也。

㈢《書序》：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㈣江淹賦：繚繞蒼翠。

㈤《廣韻》：轆轤，圓轉木，用以汲水。梁簡文帝詩：銀牀繫轆轤。《顧命》：夾兩階戺。

㈥《論衡》：子路聞誦讀之聲。

㈦子路鼓瑟，出《家語》。孔子曰：「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盧注：髣髴，謂在若有若無之間。

髣髴屬而還。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去聲。南紀改一作改波瀾，西河共風味㈠。采詩倦跋涉㈡，載筆尚可記一作嘗紀奇異㈢。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㈣。此題詩以誌盛事。延歸望，國學難見。減愁思，州學新成。改波瀾，遠於潭亂。共風味，親挹講壇也。吳論：采詩雖無其人，而載筆尚堪記事，欲勸後人之修舉不墜耳。舊注謂備國史失墜，非也。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十二句。

㈠《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索隱》：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世說》：王尚之西河之風不墜。晉劉遺民書：企懷風味，鏡心象迹。

㈡《前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

㈢《記》：史載筆，士載言。楊德周曰：此句隱然有文獻之思，卽詩史二字之始。

㈣《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去聲**盡本韻至縣呈**

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宜舟行一日時屬音祝**江漲泊於方田**

《唐書》：耒陽縣屬衡州。《元和郡縣志》：因耒水在縣東爲名，西北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鶴注：郴州與耒陽

皆在衡州東南，衡至郴四百餘里，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溯郴水而上，故詩云「方行郴岸靜」。

耒陽馳尺素㈠，見訪荒江渺一作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去聲孫㈡，許公人倫表㈢。前朝音潮。蔡作朝，一作期翰林後㈣，屈跡縣邑小。此接聶令書，稱其家世才望。

㈠陸機《文賦》：承綿邈於尺素。《史記・刺客傳》：聶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嚞伏尸哭極哀，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㈡狄相孫，謂人傑孫兼薈。

㈢《南史》：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

㈣趙注：聶之祖父，必嘗任翰林之職，故有前朝句。

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漾《玉篇》以沼切㈠。孤舟增鬱鬱㈡，僻路殊悄悄㈢。側驚猿猱捷㈣，仰羨鸛鶴矯㈤。禮過宰肥羊㈥，愁當置清醥普沼切㈦。

㈠《上林賦》：浩漾漾。注：皆水無際貌。

㈡張衡詩：鬱鬱不得志。

㈢《詩》：憂心悄悄。

㈣《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捷。

㈤矯，矯翼而飛也。

㈥《史記・汲黯傳》：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其治要在清靜而已。

㈦醥，酒名。

㈥過于宰羊，則知舊傳致牛肉白酒者爲是。曹植詩：烹羊宰肥牛。

㈦酒清曰醥。曹植《酒賦》：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醥漬。《七啓》：乃有春清醥酒，康狄所營。

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二句舊在浩湯之下。方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二句舊在坑趙之下。人非西諭蜀㈠，興去聲在北坑趙㈡。崔師乞已至，澧音里卒用矜少㈢。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此以討賊除亂，遣懷作結。湖邊旐，崔瓘之喪。長沙擾，減矜未平。朱注：減矜之徒，非可檄諭，必盡坑之乃快耳。時楊子琳已受臧玠之賂，故其卒矜少。憩舟亭畔，待捷音也。亭沼，指方田驛。此章，上二段各八句，末段十句結。

㈠《漢書》：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使相如作檄以責唐蒙，本意也。

㈡《史記》：秦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

㈢原注：聞崔侍御潩乞師於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矜少，矜惜而兵少。胡夏客曰：詩云「湖邊有飛旐」，此語遂成詩讖。公大曆五年歿於耒陽，四十年後，公之孫嗣業能自豫至楚，迎櫬歸偃師首陽山前，求宰相元稹爲墓誌，此其家不衰，校李白僅二孫女爲農家婦者，愈矣。

《新唐書》本傳：甫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嘗游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明皇雜録》：杜甫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憔悴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王彦輔《麈史》：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唐書》稱耒陽令遣白酒黄牛，一夕而死。

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又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詩，則子美北還之適漢陽》云「秋帆催客歸」，蓋回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但《詩譜》云是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以元微之《墓誌》及吕汲公《詩譜》考之，其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年夏卒，則非也。鶴曰：謝聶令詩云興盡本韻，又且宿留驛亭。若果以飫死，豈能爲是長篇，又復游憩山亭。以詩證之，其誣明矣。

《舊書》本傳：甫遊衡山，寓居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錢箋兼採傳誌，謂公卒於耒陽，而殯於岳陽，遂力掃吕汲公、王得臣、魯訾、黄鶴之説。今按：新舊二書，雜採傳聞，於本傳誤書二事：謂嚴武欲殺公，以母命往救而免，此《新史》誣之於生前也；謂啖牛肉白酒，飽飫而卒耒陽，此《舊史》誣之於殁後也。錢氏箋杜，引洪容齋之論，其於欲殺之疑，能剖白生前，獨耒陽一案，乃偏信《舊史》，聽其誣枉於死後，可乎？況公卒於大曆五年，而史謂永泰二年，年次既屬差訛，則記事安得真確。今即以公詩證之，《長沙送李衎》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自乾元二年，同谷逢李，至大曆五年之秋，凡歷三霜。據此，則耒陽之後，深秋尚存，安得謂殁於夏三霜楚户砧」，自大曆三年春杪，出峽赴湖南，至大曆五年之秋，凡歷三霜。據此，則耒陽之後，深秋尚存，安得謂殁於夏時乎？今不信親筆之詩詞，而信史家之聞見，此亦讀書不具眼之過也。

又唐人李觀作《杜傳補遺》，謂公往耒陽，聶令不禮，一日過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爲驚湍漂没，其尸不知落於何處。泊玄宗還南内，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此欲雪牛酒飫死之冤，而反加以水淹身溺之慘，子美何不幸罹此奇禍。且考泰陵升遐，以及少陵逝世，其間相去十載。《補傳》顛倒先後，是全不見杜詩年次者。元賓博雅人，豈皆爲此不根之説乎？此必後人僞託耳。

黃生曰　耒陽一案，聚訟紛紜。錢箋獨謂卒於耒陽，殯於岳陽。按耒陽之卒，出新、舊《唐史》；岳陽之殯，出元稹《墓誌》。錢氏乃兩存其說，而又謂《明皇雜録》亦與史合，遂盡抹諸家辯證之説，其實非也。耒岳兩地懸絶，更隔洞庭一湖，卒此殯彼，理不可信，徒作騎牆之見耳。且史文所書牛酒飫死之説，實採之《雜録》。録敍此事，而終之云：「今集中猶有贈耒陽詩。」此正因詩題「致酒肉療飢荒江」之語，文飾而成其事，小説家伎倆畢露。今顧謂録與史合，豈知史正承録謬耶！夫本傳既難憑信，猶賴元誌中載「旅殯岳陽」四字，足爲《回棹》、《登舟》、《發潭》、《過湖》諸詩佐證。而錢氏必爲耒陽爭一杜公遺蛻，其智不反出宋人下哉。

迴棹

此詩舊編在大曆五年，黃鶴疑詩中不言臧玠之亂，當是四年至衡州，畏熱將迴棹欲歸襄陽，不果而竟留於潭也。今按：杜詩凡紀行之作，其次第皆歷然分明，不當以欲行未果之事載之詩集。考臧玠之亂在四月，公往衡山過耒陽俱在夏日，此云火雲垢膩，殆耒陽迴棹而作。詞不及憂亂者，前後諸詩已詳，不必每章疊見也。還依舊編爲當。

宿昔試一作世安命㊀，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㊁。散才嬰薄一作舊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㊂，瓶罍易去聲滿船㊃。火雲滋垢膩㊄，凍音東雨裛沉一作塵綿㊅。强其兩切飯蓐添滑，端居茗續煎㊆。此厭衡山之熱，而欲迴棹也。上四作自咎語，平時安命，雖專己自私，猶知畏天，今以謀生之故而頻作客遊，深愧不能安命矣。且衡岳間，地氣人情如是，皆前賢所絶跡不

至者，乃浪迹於此，是負前賢矣。無几案，故巾拂不用。多飲酒，故瓶罍滿船。火雲、凍雨，晴雨皆帶鬱蒸。蓐羹性寒，續茗解熱也。　前《咏懷》詩云「衣食相拘閡」，卽所云「勞生繫一物」。趙注謂勞生之人，不免繫着一物，言此生猶一物耳。於下句不相接。

㈠試，嘗也。

㈡《漢・地理志》：承陽縣屬長沙國，在承水之陽，故名。讀若蒸。《元和郡縣志》：衡陽縣蒸水，源出縣西，名蒸水者，其氣如蒸也。

㈢《舞鶴賦》：巾拂兩停，丸劍雙止。

㈣《詩》：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㈤《淮南子》：旱雲烟火。

㈥《爾雅》：凍雨乃夏日暴雨。　裛，霑也。　沉綿，病也。

㈦薛夢符曰：《茶錄》：潭邵之間渠江中有茶鄉，人每年採擷，其色如鐵，芳香異常。　黄希曰：昔嘗官郴，見其風土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則知茗續煎者，湖南多如此。

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㈠，王氏井依然㈡。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音層取適㈢，遊寺可終焉㈣。遂性同漁父，成名一作功異魯連。簫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㈤。

此欲託迹襄陽，終以安命自處也。　清涼之地，可以避暑，且自衡迴潭，舟行下水，故順浪而省牽。

㈠杜碑、王井，皆襄陽遺蹟。

㈡几杖、茅茨，思卜居其地。

㈢灌園四句，甘爲遯世。

㈣簫師二句，結出迴棹。

㈤灌園、遊寺，暗使故事。　漁父、魯連，明用古人。　趙曰：滄浪漁父，隱不求名。仲連却秦軍，下燕城，雖不受封，猶爲取名者，

故云「異魯連」。此章二段，各十四句。

㈠《晉書》：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㈡王粲井，注見九卷。

㈢《高士傳》：陳仲子辭楚相，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晉書》：邵續灌園鬻菜，以供衣食，石勒嘆曰：「此真高人矣。」

㈣《南史》：梁劉慧嘗游匡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於山北構園一所，號離垢園。

㈤《易》：寒泉之食。

過洞庭湖

潘子真《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大曆四年夏，公在潭州，此當是五年夏自衡州回棹，重過洞庭湖而作。今據鄭卬編次爲正。　或疑公卒於耒陽，不應又作此詩，不知耒陽之卒，原未可憑，而此詩之精練，非公斷不能作。

蛟室圍青草㈠，龍堆隱白沙㈡。護堤一作江盤古木㈢，迎櫂直教切舞神鴉㈣。破浪南風正，回檣一作收帆，或作歸舟畏日斜㈤。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一作：雲山千萬疊，低處上星槎。

上四洞庭之景，下四舟過湖中。　青草湖、白沙驛，皆地名。龍堆藏於白沙之中，故曰隱。

吳論：護堤承沙，迎櫂承湖。　夏則南風司令，而日色可畏。　天遠無涯，乘風之興未已也。

㈠《洞庭記》：楊子洲常苦蛟患，昔佽飛入水斬蛟而去。《名勝志》：洞庭君山有八景，一曰射蛟浦，相傳漢武帝登是射蛟，因名。

㈠《一統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一名龍堆，延袤數里。白沙驛，注見前。

㈡君山多古木，少草。　宇書：櫂，舟傍撥水者，短曰櫓，長曰櫂。

㈢《岳陽風土記》：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　唐張裕《送韋整尉長沙》詩：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木客提蔬束，江烏接飯丸。可見神烏接丸，非特宮亭湖也。　熊孺登《董監廟》：詩：神烏慣得商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　吳江周篆曰：神烏在岳州南三十里，羣烏飛舞舟上，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荳粒，食菫者接肉，食素者接荳，無不巧中。如不投以食，則隨舟數十里，衆烏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

㈣《左傳》：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　注：夏日可畏，冬日可愛。詩言破浪回檣，已是放舟湖中矣，故落句云「湖光天共遠，直欲泛仙槎」，言水闊無際也。若云「雲山千萬疊，低處上星槎」，句雖雄壯，却似初下船語，與上文氣不接。　新安黃白山却以後語爲佳也。

登舟將適漢陽

此詩，王彥輔、鄭卬、魯訾皆謂作於大曆五年之秋。　黃鶴謂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者，無據。　《元和郡縣志》：武德四年分沔陽郡，於漢陽縣置沔州及漢陽縣。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首敍登舟景事。　春宅、秋帆，就潭州言。　庭蔬承宅，浦浪承帆。

生理飄蕩叶他郎切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㈠。　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

鹿門自此往㈡，永息漢陰機㈢。　不能北歸而思漢陽也。　公寓宅潭州，欲歸兩京，鹿門在襄陽，漢陰近漢陽，蓋

將自潭州至漢陽、轉襄陽、度洛陽而返西京也。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㈠古詩：中有尺素書。

㈡鹿門，龐公隱居處。

㈢《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息機，忘機也。《寰宇記》：漢陰城，在穀城縣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朱注：此詩，王彥輔、黃鶴皆以爲作於五年，故有公卒於潭岳間之說。

水闊蒼梧野樊作晚㈠，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㈡，身老不禁平聲愁。大府才能會㈢，諸公德業優㈣。北歸衡雨雪㈤，誰一作俱憫敝貂裘。上四暮秋將歸，下四留別親友。黃生注：一見地，二見時，三四輕接起聯，五六直趨尾聯，故俱不甚用力。用力在一起一結，極其精猛。顧注：舊解謂蒼梧、白帝，皆公經歷之地，公實未嘗至蒼梧也。此言湘江之水甚闊，直接蒼梧。《潭州圖經》謂其地有舜之遺風。白帝司秋，蓋言暮秋時令，如《望嶽》詩云「高尋白帝問真源」。黃生注：途窮在水闊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亦用暗承。有才如少陵，使其窮老江湖，雨雪敝裘，落落寡偶，大府諸公亦不得辭其責矣，然語却含蓄蘊藉。

㈠謝朓詩：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㈡顏延之詩：途窮能無慟。

㈢《酷吏傳》：郅都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顏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爲大府，亦謂之會府。班固《奏記》：才能絕倫。

㊃《晉書・文立傳》：程瓊雅有德業。

㊄《詩》：雨雪霏霏。

長沙送李十一銜

此詩，黃鶴編在大曆五年。西康州，卽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曆五年爲十二秋，此亦五年秋自衡歸潭之一證也。

與讀平聲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讀於員切 愧尚方曾音層賜履㊀，竟非吾土倦登樓㊁。久讀堅溪切存膠漆應平聲難並㊂，一讀伊真切辱泥塗遂晚收㊃。李杜齊名真忝竊㊄，朔雲寒菊倍離憂㊅。上四敍別後情事，下乃感李而惜別也。十二年來行迹也。膠漆難並，謂氣誼過人。泥塗晚收，謂窮老莫振。二句賓主對舉，故下用李杜雙承。朱瀚曰：雲菊離憂，別景別情，一語盡之。

㊀尚方賜履，用王喬事，詳見四卷。

㊁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㊂後漢陳重、雷義交誼至篤，時人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陳。」

㊃《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顧注：晚收，謂從此收拾也。

㊄《後漢・黨錮傳》：杜密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注：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荀勗表：非臣竊闇，所宜忝竊。

㈥《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　庾信詩：菊寒花正合。　洪容齋《隨筆》：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故椽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歸宦官，白馬令李雲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震怒，逮雲下獄。弘農五官掾杜衆上書救，願與同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又李膺、杜密，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又李白、杜甫，韓文公稱曰「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胡應麟曰：李白、杜甫外，杜審言、李嶠結友前朝，李商隱、杜牧之齊名晚季，咸稱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又杜贈李衙有「李杜齊名真忝竊」之句，衙亦當能詩耶？

律詩忌平頭，謂各句第一二字不宜同聲相犯，須平仄間用，方合於法。此詩八句皆用仄聲字起，亦犯平頭，但思少陵詩家之祖，應無此病，及考古韻，與、遠、久、一四字，俱可叶平聲，則八句中，亦錯見四平四仄矣，作家固有變通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此當是大曆五年冬作。　按：本傳及年譜，但云公卒於耒陽，而不載其時月。今以是詩考之，蓋卒於五年之冬矣。

觀此詩歲陰冬炎語可見。《詩譜》謂公卒於夏，減却少陵半年之壽，爲可恨也。

身疾而氣失調，故難製律

軒轅休製律㊀，虞舜罷彈琴㊁。　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㊂。　從風疾敍起。

㊀《漢・律曆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製十二筒以聽鳳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㊁《孔子家語》：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㊂《晉・律曆志》：竹聲不同，有雌雄之異，雄鳴爲律，雌鳴爲呂。故以竹之雄雌，別其聲之清濁。

長沙送李十一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㈠《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桓譚《新論》：神農始削桐爲琴。

㈡《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半死心，借琴以喻己。

聖賢名古邈音莫，羈旅病年侵㈠。舟泊常依震㈡，湖平早一作半見參㈢。如聞馬融笛㈣，若倚仲宣襟㈤。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㈥。水鄉霾白屋一作蜃㈦，楓岸疊一作壘青岑。炎瘴㈧，滯淫㈨。鼓迎非一作方祭鬼㈩，彈去聲落似鴞禽(一)。以下四段，皆伏枕書懷，此記湖中景物。聖賢承軒虞，羈旅起舟泊。依震，欲向東北。見參，東方將明也。馬融、王粲，皆異地思鄉者。寒望、歲陰，言冬令。水鄉、楓岸，言山水。炎瘴、滯淫，言氣候之殊。祭鬼、落鴞，言土俗之異。

㈠陸機詩：後途隨年侵。

㈡《杜臆》：漢陽在潭岳東北，公將適漢陽，故瞻依在震。震，東北方之卦也。舊指震澤，於洞庭遠隔矣。

㈢鮑照詩：曉星正參落。

㈣《杜臆》：馬融《長笛賦序》：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公去京師久，故云。

㈤王粲《登樓賦》：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公病畏熱，故用其語。

㈥顔延之詩：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㈦賀徹詩：岩巒擅水鄉。

㈧陶潛詩：鬱鬱荒山秀。《岳陽風土記》：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

㈨吳均詩：濛濛秋雨映。張載詩：初爲三載別，於今久滯淫。

㈩《風土記》：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

㈡《莊子》：見彈而思鴞炙。

興去聲盡纔無悶㈠，愁來遽不禁平聲。生涯相汨沒，時物正一作自蕭森㈡。疑惑樽中弩㈢，淹留冠上簪㈣。牽裾驚魏帝㈤，投閣爲去聲劉歆㈥。狂走終奚適㈦，微才謝所欽㈧。吾安黎不糝㈨，汝刊作女貴玉爲琛㈩。烏几重重平聲縛㈠，鶉衣寸寸針㈡。此因漂泊而遡往事也。興盡，又承上。愁來，又起下。樽中弩，身多病。冠上簪，帶官職也。牽裾、投閣，指救房琯事，此公奔走竄逐之由。所欽，謂湖南親友。汝貴，承所欽，見其榮顯。吾安，起几衣，自敍旅窮也。

㈠《世說》：王子猷興盡而返。《易》：遯世無悶。

㈡又：唯其時物也。

㈢《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掛赤弩，照於杯中，影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彬知之，延宣於舊處設酒，因謂宣曰：「此乃弩影耳。」宣病遂瘳。與樂廣同。

㈣冠上簪，謂朝簪。

㈤牽裾，用魏辛毗事，注見九卷。

㈥子雲被收，本爲劉歆子棻獄辭連及，今云爲劉歆，借用以趁韻耳。

㈦《易林》：狂走蹶足。

㈧陸機《贈兄》詩：寤寐永歎，願言思所欽。

㈨《莊子》：孔子黎羹不糝。

㈩《晉書》：太守馬岌造宋纖，不得見，銘於壁曰：「其人如玉，爲國之琛。」

㈠烏几，注見十三卷。

㈡《孫卿子》：子夏貧，常懸鶉衣於壁。

哀傷同庾信㈠，述作異陳琳㈡。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㈢。叨陪錦帳坐㈣，久放上聲白頭吟。反樸時難遇一作過，非㈤，忘機陸易音異沉㈥。應平聲過平聲數粒食㈦，得近四知金㈧。此蜀楚浪遊之迹。同庾信，謂均遭喪亂。異陳琳，謂不草書檄。十暑、三霜，通計行踪。錦帳，郎官所坐。放吟，做古而吟。時清難遇，隱似陸沉，歎身世也。分米贈金，蓋親友所惠者。

㈠庾信《哀江南賦序》：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賦云：天意人事，可爲悽愴傷心者矣。

㈡魏文帝《與吳質書》：斐然有述作意。《魏志》：曹公疾發，卧讀陳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㈢沈佺期詩：三霜弄溟島。《史記》：楚雖三户。

㈣洙曰：郎官有錦帳，見《漢・百官志》。

㈤《淮南子》：已雕已琢，還反於樸。

㈥《莊子》：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史記》：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

㈦《鷦鷯賦》：上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㈧後漢王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遂不受。四知金，言金之廉潔。

春草封歸恨㈠，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㈡。瘞音異天追潘岳㈢，持危覓鄧林㈣。蹉跎翻學步㈤，感激在知音㈥。却假蘇張舌㈦，高誇周宋鐔音尋㈧。此衰年留滯之感。歸

計不能，桃源難訪，唯瓢蓬飲藥而已。此應前羈旅病侵。痤夭，痛兒女之亡。鄧林，謂老行須杖。翻學步，不能隨俗而趨。感知音，窮途幸逢親友也。蘇張二句，謂諸公謬加奬譽。

㈠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㈡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因病服藥，行以宣導之。《漢書・外戚傳》：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以飲許后，有頃，曰：「我頭涔涔也，藥得無有毒乎？」

㈢潘岳《西征賦》：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黃鶴以瘞夭爲葬宗文。

㈣《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道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㈤《莊子》：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

㈥魏文帝《與吳質書》：伯牙絶絃于鍾期，痛知音之難遇。

㈦《史・蘇秦傳》：今子舍本而事口舌。《張儀傳》：視吾舌尚在否？

㈧《莊子》：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說文》：鐔，劍鼻也。

納流迷浩汗㈠，峻趾一作址得嶔音欽崟音吟㈡。城府開清旭，松筠一作篁起碧潭㈢。披顏爭倩㈣，逸足競騖騁㈤。朗鑒存愚直㈥，皇天實照臨㈦。此稱美幕府親友也。《杜臆》：納流，言廣而難遍。峻趾，言高而難攀。

㈠《世說》：謝萬經曲阿後湖，曰：「故當淵注渟着，納而不流。」孫楚書：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㈡《魏都賦》：藐藐標危，亭亭峻址。《魯靈光殿賦》：嶔崟離樓。《晉・張載傳》：伏死嶔崟之下。朱注：城府、松筠，言幕府所在。披顏、逸足，言歸往者多。遠注：朗鑒二句，感親友待己之厚。

㈢楊師道詩：聯翩度碧潭。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㈣倩倩，笑容。《詩》：巧笑倩兮。

㈤徐幹《中論》：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詩》：載驟駸駸。

㈥陸機詩：朗鑒豈虛假，取之在傾冠。存，是存問之存。《詩》：照臨下土。《論語》：古之愚也直。

㈦《左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㊀。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㊁。問俗九州箴㊂。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㊃。此慨歎亂離時事也。公孫、侯景，指當時叛將。中原指洛陽，北斗指長安。畏人問俗，言到處可憂。戰血、軍聲，傷南北兵亂。公孫恃險，應指蜀中事。永泰元年，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大曆四年，楊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侯景未擒，減玠失討也。

㈠《南史》：侯景與慕容紹宗戰敗渡淮，紹宗追之，景使人謂之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減玠殺崔瓘，三州刺史合兵討之，楊子琳受賂而還，與紹宗之縱侯景無異，故云未生擒。

㈡《玉臺新詠》劉勳妻王氏詩：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時之剄刺喉而死。故後人戒曰：「千里井，不瀉剄。」諺云「千里不反無再過之期矣。不久復至，汲水遞飲，遂爲昔時之剄刺喉而死。《記》：入國而問俗。

㈢《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揚雄傳贊》：箴莫善於虞箴，故作州箴。

㈣《唐書》：大曆四年冬十一月，吐番復寇靈州。又馮崇道、朱濟時反廣南，故有干戈北斗、戰血、軍聲等句。《韓信傳》：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葛洪尸定解㊀，許靖力難一作還任平聲㊁。家事丹砂訣㊂，無成涕作霖。末敍窮老無聊之況。尸定

解，將死道路。力難任，不復遠行。丹砂未成，則內顧無策，結語蓋待濟於諸公矣。此章，起結各四句，前兩段各十句，後兩段各八句，排律整齊，集中類然。

㈠《晉中興書》：葛洪止羅浮山中煉丹，在山積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岳書云：「當欲遠行。」岳得書，狼狽而往，洪已亡，時年八十一，顏色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尸解得仙。《後漢·方技傳》注：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㈡許靖，汝南人，依吳郡，走交州，後入蜀爲太傅，年踰七十。

㈢丹訣，謂點化黃白之術。《後漢·丁鴻傳》：不以家事廢王事。

此詩作於耒陽阻水之後，其不殞於牛肉白酒明矣，但云「葛洪尸定解」，蓋亦自知不久將歿也。編年者當以此章爲絶筆。

黃鶴曰：元稹《墓誌》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爲早世矣。考大曆二年熟食日有詩示宗文宗武，是明年出峽，二子尚無恙也。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乃喪宗文。公在衡畏熱，舟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宗文於耒陽，後人遂誤以爲公墳耳。

今按：宗文若卒於湖南，應有哭子詩，集中未嘗見，亦黃氏意擬之詞耳。

考《綿竹縣志》：宗文十代孫準，世居青城，宋皇祐五年爲綿竹令。此據嘉靖辛丑氏族譜所載，近年王御史謙言宰綿竹時採入新志。

注杜，始於己巳歲，迨乙亥還鄉，數經考訂。癸未春日，刊本告竣。甲申冬，仍上金臺，復得數家新注，如前輩吳志伊、閻百史、年友張石虹、同鄉張邇可，各有發明。辛卯，致政南歸，舟次輯成，聊補前書之疏略，時年七十有四矣。

逸詩

少陵逸詩小序

杜詩零落人間，宋時後先繼出，諸家所採，贋本頗多。附餘四十五章，蔡氏登諸正集，至傳疑未決者，亦名姓兩存焉，如張祜、杜誦、暢當，得《文苑英華辯證》。自此之外，無復遺篇。考公四十以前，有詩一千餘首。其少年之作，所載已稀，而散逸之餘，於今難覩。邇者他書流覽，偶逢片語單章，名係少陵，不忘搜録。在作者雖云刻鵠，但後人自辨續鳧耳。壬午春日兆鰲識。

《合璧事類》載杜詩

楊慎《丹鉛録》：此見《合璧》所載，而舊集不收，知今之全集遺逸者多矣。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涉略切伴梨花。

五言逸句

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見《合璧事類》。

又

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同前。

又

笛唇揚折柳，衣髮掛流蘇。元人伊世珍《瑯環記》引謝氏《詩源》二句。

《詩源》云：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故杜子美贈美人詩曰：「笛唇揚折柳，衣髮掛流蘇。」

七言逸句

朱彝尊曰：此乃宋人鄭獬詩，張氏誤引杜句。

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見張子韶《傳心録》。

又

萬事無成虛過日，百年多難未還鄉。中唐戎昱詩，范德機誤引杜句，十訛爲百。按張、范所引律句，皆杜集未載者。據黃伯思校本，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而今本尚闕八篇，知後世仍有遺逸矣。嚴羽曰：「迎旦東風騎蹇驢」絶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在杜集，非也。《談苑》載杜句云：「狨擲寒條馬見驚。」亦本集所未見者。

杜公石文詩出《詩話類編》

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杜甫十餘歲，夢人令採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裛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有金字文三句云云。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樹萱録》記杜詩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葉落無情下水濱。《淮海集》中乃八句律詩，此删爲絶句矣。

許彦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録》載，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之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如此。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脱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矣。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詞，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題也。洪容齋《隨筆》：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數詩咸在焉。秦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悲風有意吹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衮衮共埃塵。見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今按後四句頗涉宋人腐句，《樹萱録》删去，却佳。

《百斛明珠》記杜詩

佳城鬱鬱頹寒煙，孤城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野舊刊作拱雁連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

《百斛明珠》云：狄遵度自兒童時已能屬文，落筆有奇氣，年十八，一夕，夢杜子美誦平生詩，皆集中所未見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之。

《洞微志》云：彭城劉景直，雍熙間遊華清宮，因題詩于門屏云：「天子多情寵太真，六宮專幸掌中身。漁陽鼓動長安破，從此香肌委路塵。」是夜夢明皇召去，論當時事，妃子索景直有所贈，立作詩曰：「玉刻水中龍，雲牌揭故宮。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眉勢遠山盡，裙腰芳草空。共知千古事，悽恨與誰同。」見岐王至，明皇曰：「來何晚？」王曰：「適杜甫到臣帳中，誦哥舒翰詩，向臣似有德色云：『日月低秦樹，乾坤遶漢宮。』」明皇曰：「常愛伊『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李白終無甫之筋骨，至如賈至、崔輔國，亦闕自然之句。張老死，把筆無伊一字。」遂宴飲，忽聞寶雲寺鐘聲，方覺。

《草堂詩話》辯杜詩

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

《古今詩話》：蜀人《將進酒》，嘗以爲少陵詩，作《瑞鷓鴣》唱之。相傳或謂杜甫，或謂鬼仙，或謂曲詞，未知孰是。然詳味其言，唐人語也。起首有「曾從漢梁王」之句，決非子美所作。況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楊曼倩何所據云。

此首中四句，來當兩字犯重，疑是乩壇鬼仙，信手揮成之作。唯三四頗近杜語，餘皆淺淡，絕無似處。

朝陽巖歌

此歌出《零陵總記》，謂杜陵所作，今見《詩話總龜》。

朝陽巖下消水澄，朝陽洞中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消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見，零陵徒有先賢傳，去聲。水石爲娛安可忘，長歌一曲留相勸。

朝陽巖在永州城西南一里餘，唐元結所名也。以東向日先照，故名。今按：杜公遊蹟未嘗至此，且詩義淺薄，恐亦後人所託者。

秋雨吟

屋小茅乾雨聲大，荒蕪自古人不那。纔成好夢剛驚破。背壁寒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此詩本集不載，見祝氏《事文類聚》，不知見於何書。今玩其句調語氣，酷似夔州夜歸詩，俟從容詳考也。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四（杜賦詳註）

進三大禮賦表

朱注：唐祀南郊，卽祠太清宮、太廟，謂之三大禮。賦在十三載。黃鶴曰：《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有事於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爲十載獻賦明矣。趙子櫟《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戌親享太廟，未嘗有事南郊，當以《舊書》爲正。朱注：諸書載十三載獻賦，並承《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後。黃鶴謂九載預獻，則非也。錢箋：呂汲公《年譜》、呂東萊注三賦並據《新書》本傳云，獻行告祭之禮，非大享也。唐時太清、太廟、南郊三大禮並行，蓋非古矣。

臣甫言：臣生長子兩切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上聲矣㊀。與麋鹿同羣而處上聲，浪跡於從吳本，別本無於字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去聲之年矣㊁。豈九州牧伯，不貴歲貢豪俊於外㊂；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㊃？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音問，沉埋盛時，不敢依違，

不敢激訐一作訴，默一無默字以漁樵之樂音洛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㊄，從吳本。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寖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㊅，希乎述者之意㊆。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㊇。臣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上聲表㊈。進明主《朝音潮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㊀公生於先天元年，至天寶十載爲四十歲。

㊁開元十年，公方二十歲，是年北遊晉地，南遊吳越，故曰浪跡。

㊂《唐・選擧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擧其成者，貢之尚書省。

㊃天寶六年，詔天下有一藝詣輦下。《講德論》：屢下明詔擧賢良。《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㊄天寶中，公旅食於京華。《神仙傳》：韓康伯休賣藥洛陽市中，口不貳價。《孔叢子》：臣學行不敏，寄食於趙。

㊅《西都賦序》：今之賦者，古詩之流。

㊆《禮記・樂記》：述者之謂明。

㈧《列女傳》：梁寡高行曰：「妾夫早死，先犬馬填溝壑。」

㈨《舊書》：則天臨朝，欲收人望，垂拱初，令鎔銅爲甌，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名曰延恩，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

朝獻太清宮賦

《太真經》：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太清有太極宮殿。《唐會要》：太清宮薦享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樂。《通鑑》：天寶八載五月，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仙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徵。命御史王珙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九月，謁太清宮。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崇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日。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合祭天地於南郊。

冬十有去聲一月，天子既納處上聲士之議㈠，承漢繼周㈡，革弊用古㈢，勒崇揚休㈣。明年孟諏㈤，將攄大禮以相籍當作藉㈥，越彝倫而莫儔㈦。歷良辰而戒吉㈧，分祀事而孔修㈨。營室主夫音扶，下同宗廟㈩，乘去聲輿備乎冕裘(一)。甲子王以昧爽(二)，春寒薄而清浮(三)。虛閶闔(四)，逗蚩尤(五)，張猛馬(六)，出騰虬(七)，捎熒惑(八)，墮旄頭(九)，風伯扶道(一〇)，雷公挾輈(一一)。通天台之雙闕(一二)，警溟漲之十洲(一三)。浩劫礨砢(一四)，萬仙颼颼(一五)。欻臻於長樂音洛之舍(一六)，嵬入乎崑崙

之丘㊂。此叙往朝獻時，路次儀衛之盛。先述舊冬事，乃追原肇祀之由。革弊，罷周隋之後。用古，訪周漢之裔。閶闔，殿門也。蚩尤，旗幟也。猛馬，後騎也。騰虬，御馬也。捎熒惑，向南行。墮旄頭，肅前驅。扶道、挾輈，扈蹕多人。雙闕、十洲，遥望廟景。浩劫，謂階級。萬仙，指從官。長樂、崑崙，比太清宫也。

㊀東方朔《設難》：今之處士。

㊁《通鑑》：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殿學士衛包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鄫公。注：韓，元魏後。介，周後。鄫，隋後。《論語》：其或繼周者。

㊂嵇紹疏：革往弊者則政不爽。

㊃相如《河東賦》：勒崇垂鴻。《詩》：對揚王休。

㊄梁元帝《纂要》：正月爲孟陬。《記·月令注》：孟春者，日月會於陬訾，斗建寅之辰。

㊅攄，舒也。

㊆《書》：彝倫攸敍。此謂親行祭禮也。斯禮最大，故曰莫儔。《記》：大禮與天地同節。藉，乃蹈藉之藉。

㊇《楚辭》：吉日兮良辰。

㊈《詩》：祀事孔明。

㊉《爾雅》：營室謂之定。《詩箋》：定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建宫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史·天官書》：營室謂清廟歲星。

㊊蔡邕《獨斷》：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東都賦》：損乘輿之服御。《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謝朓詩：裘冕類禋郊。

㈡《書》：甲子昧爽。

㈢《漢・成帝紀》：陽朔元年二月，春寒。陳琳書：凌厲清浮。《抱朴子》：清玄剖而上浮。

㈣《楚辭》：倚閶闔而望余。注：天門也。

㈤《韓非子》：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羽獵賦》：蚩尤並轂。按：星有蚩尤旗，故借用之。

㈥劉義恭《白馬賦》：氣猛聲烈。

㈦曹毗《馬射賦》：狀若騰虬而登紫霄。

㈧《春秋緯文耀鉤》：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羽獵賦》：熒惑司命，天弧發射。

㈨《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目也。又爲旄頭。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前驅，此其義也。

㈩《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楚辭注》：飛廉，風伯也。

(11)《吳越春秋》：歐冶子作劍，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左傳》：潁考叔挾輈以走。注：輈，車轅也。

(12)《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

(13)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隋虞茂和詩：十洲雲霧起，三山波浪高。東方朔有《十洲記》。

(14)《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廣韻》：浩劫，宮殿大階級也。杜田云：俗謂塔級爲劫。

砢，衆石貌。《上林賦》：水玉磊砢。《集韻》：磊或作礌，又作礨。

(15)《西陽雜俎》：仙官二萬四千。《吳都賦》：與風颺颺，颼瀏颼颼。

(16)欻，忽也。《漢武故事》：上起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17)《穆天子傳》：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太一奉引㊀，庖犧在從《文粹》，一作左右㊁，堯步舜趨，禹馳湯驟㊂。鬱閟宮之律音律崒音萃㊃，拆一作坼元氣以經構㊄。斷紫雲而竦牆㊅，撫流沙而承霤㊆。紛際珠而陷碧恐當作璧㊇，燿音酷波錦而浪繡㊈。森青冥而欲雨㊉，艷興逆切光炯而初晝㊊。此記將朝獻時，入廟肅雍之象。太乙，導車者。庖犧，視牲也。步趨馳驟，升降合節。閟宮、經構，廟制尊嚴也。紫雲、流沙，想聖祖遺跡。珠碧錦繡，見陳設輝煌。青冥，言宮庭深邃。光炯，言廟宇軒昂。

㊀《漢・郊祀志》：天神貴者曰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崔駰《東巡賦》：駕太一之象車。《前漢・郊祀志》：奉引復迷。韋昭注：奉引，前導引車。《漢官儀》：大駕則公卿奉引。注：奉引，謂引道者。

㊁《律曆志》：庖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

㊂《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蹶，七雄僵。

㊃《詩》：閟宮有侐。相如《子虛賦》：隆崇崔崒。

㊄《魯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煴。

㊅《史記》：老子出函谷關，關令尹喜，望有紫氣。《漢武故事》：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靡於殿前。《通鑑》：天寶十三載正月，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後漢・李固傳》：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此本此。

㊆《列仙傳》：老子爲關令尹喜著書，與俱之流沙之西。《說文》：霤屋，水流也。

㊇《東皙集語》：採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

㊈《後漢・李固傳》：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此本此。

㊉《列仙傳》：老子爲關令尹喜著書，與俱之流沙之西。《說文》：霤屋，水流也。

㊊《西都賦》：若摛錦而佈繡。

㈢青冥，見《楚辭》。

㈣《景福殿賦》：菡萏含華，藻井交植。注：菡萏，芙蓉也。

於是翠蕤俄的㈠，藻藉舒就㈡。祝融擲火以焚香㈢，溪女捧盤而盥漱㈣。瓊漿自閒去聲於粢盛平聲㈦，羽客先來於介胄㈧。此記在廟時，執事備物之虔。

翠蕤二句，天子初臨。祝融以下，官司夙給也。

㈠《南都賦》：望翠華兮葳蕤。《說文》：的，明也。徐鍇曰：其光的然也。

㈡《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藉玉。繅讀爲藻。藻水以韋爲之，所以藉玉者以朱白蒼畫之再行。《左傳注》：藻率以韋爲之，五匝也，一匝爲一就。《記·雜義》：藻三采六等。注：藻率，其光的然也。

藉玉。

㈢《左傳》：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注：犁，明貌，火正也。吕注：祝融，社稷五祀之官。

㈣李賀《綠章封事》：溪女浣花乘白雲。馮班曰：道書有十二溪女，即十二陰神。朱注：道教《靈驗記》陵州天師井有十二玉女，乃地下陰神。豈玉女即溪女耶？今按：吳均《續齊諧記》有青溪神女事。《記》：雞初鳴，咸盥漱。

㈤《史記》：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

㈥《周禮·小宗伯》：毛六牲，辯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神女賦》：難以測究。

㈦《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左傳》：潔粢豐盛。

㈧羽客，即《楚辭》羽人。齊袁彖《遊仙》詩：羽客宴瑶宮，旌蓋乍舒設。《月令》：介胄有不可犯之色。

燦聖祖之儲祉㈠，敬雲孫而及此㈡。詔軒轅使合符㈢，敕王喬以視履㈣。積昭感於嗣續㈤，

棐一作匪正辭於祝史㈥。若肹蠁而有憑㈦，肅風颼而乍起㈧。揚流蘇於浮柱㈨，金英霏而披靡㈩。擬雜珮於曾音層巔㈠，芝《文粹》作芝，一作孔蓋敲以颯纚音史㈡。中潨潨以回復㈢，外蕭蕭而未已㈣。此乃顒望神靈，有洋洋如在之意。合符視履，盼其至也。昭感正辭，達帝誠也。肹蠁以下，求諸上下前後，冀神之我享也。用一若字，作如許摩擬不盡之詞。

㈠呂注：《唐・玄宗紀》：天寶二年，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八載，朝謁太清宮，加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　後漢邊讓《章華賦》：承聖祖之洪澤。　《封禪文》：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

㈡《爾雅》：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　敬雲孫，言雲孫致敬也。

㈢《帝王世紀》：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㈣王喬飛舄以朝，尚方診視其履，見詩注。

㈤後漢梁皇后詔：深思嗣續之福。

㈥《書》：天棐忱辭。《左傳》：祝史正辭，信也。

㈦《子虛賦》：肹蠁布寫。《蜀都賦》：景福肹蠁之興作。注：肹蠁，濕生蟲蚊類，言大福之興，如此蟲羣飛而多也。

㈧《北征賦》：風颼發以漂遥兮。《楚辭》：衝飇起兮水揚波。孫英曰：迴風自下而上曰猋。

㈨《續漢書》：駙馬赤珥流蘇。　摯虞《決疑要注》：飛流蘇之騷殺。注：流蘇，五綵毛雜之以爲馬飾而垂之。

㈩《東京賦》：析羽爲蘇。　《海録》：流蘇即盤線繪繡之毬。又：析羽爲蘇。　《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橑。

(一)《抱朴子》：咀吸金英。　《學道録》：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玉都之印。　《南都賦》：風靡雲披。《上林賦》：應風披靡。

㈡《詩》：雜珮以贈之。　謝靈運詩：築觀基曾巔。

㈢《西京賦》：驪駕四鹿，芝蓋九葩。注：以芝爲蓋也。阮籍《清思賦》：折丹木以蔽陽，竦芝蓋之三重。《楚辭》：孔蓋兮翠旌。注：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旌旗。《西都賦》：奮長袖之颯纚。《正字通》：颯纚，言舞袖輕颺也。

㈢《甘泉賦》：風淙淙而扶轄兮。《西京賦》：乃返旆而回復。漢樂歌：玄精之氣，回復此都。

㈣《別賦》：風蕭蕭而異響。《嘯賦》：遺餘玩而未已。

上穆然㈠，注道爲去聲身，覺天傾耳㈡，陳僭號於五代㈢，復戰國於千祀㈣。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㈤。鑿齒其俗，窶寇其孤㈥。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㈦；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㈧。伊神器枭兀㈨，而小人呴喻雲俱切㈩。曆紀大破㈠，創痍未蘇㈡，尚攫挐乃遐切於吳蜀㈢，又顛躓陟利切，一作蹶於羯胡㈣。縱羣雄之發憤一作讀㈤，誰一統於亨衢㈥？在拓拔與字文㈦，豈風塵之不殊一作雜㈧。比必意切聰虜及堅特㈨，渾貔豹而齊驅㈩。嗚枭呼㈠，各擁兵甲㈡，俱稱國都㈢。且耕且戰㈣，何有何無㈤。此下兩段，代爲玄宗陳意，蓋據祝辭而敷暢之也。此言列朝之亂，禍極生民，見望治之已久。　五代，謂宋、齊、梁、陳、隋。戰國，比南北朝侵伐。自魏晉以詐力取國，故吳蜀方平，五胡競起，十六國紛爭，而四百餘年之殺運熾矣。

㈠《甘泉賦》：天子穆然。

㈡《記》：傾耳而聽之。

㈢《漢書・揚雄傳贊》：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㈣《孔叢子》：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謝瞻詩：惠心奮千祀。

㈤孟德，曹操字。　仲達，司馬懿字。

㈥《長楊賦》：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争之。李善曰：《淮南子注》：窫窳，類貙虎爪，食人。　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

豕、鑿齒皆爲人害。　窫窳，類貙虎爪，食人。　鑿齒，

㈦《史・周紀》：武王渡河，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注：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

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

㈧孫氏《瑞應圖》：黄帝巡省過洛河，龍負圖出赤文綠字以授帝。帝堯卽位，坐河渚之濱，神龍赤色負圖而至。《歸藏》：黄帝作棡鼓之曲，八曰熊罷哮吼。

㈨《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易》：困於葛藟，於臲卼。

㈩王褒頌：是以昫喻受之。應劭曰：昫喻，和悦貌。

(一)《前漢・兒寬傳》：曆紀壞廢。

(二)《季布傳》：創痍未瘳。

(三)揚雄《解嘲》：攫挈者亡，默默者存。《魯靈光殿賦》：奔虎攫挈以梁倚。李注：攫挈，相搏持也。

吳蜀之壘垣。

(四)《抱朴子》：慮中道之顛躓。《齊國策》：顛蹶之請。

(五)《辯亡論》：羣雄蜂駭。《東都賦》：赫然發憤。　石勒，羯種，并氐、羌、匈奴、卑鮮爲五胡。

(六)漢武帝詔：今中外一統。《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易》：何天之衢，亨。　干寶《晉紀論》：夷

㈦《北史》：後魏拓跋氏，祚傳十六主，分而爲東西魏。後周宇文氏，祚傳五主，禪位於隋。

㈧《答賓戲》：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㈨《晉・載記》：劉聰，字元明，以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前燕慕容廆，封燕王，在位四十九年，及雋僭號，僞謚武宣皇帝。前秦苻堅，字永固，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蜀李特，字元休，起流人，據蜀，其子雄僭位，追謚景帝。

㈩《上林賦》：生貔豹，搏豺狼。

⑪盧羲詩：瀚海愁陰生。《燕城賦》：木魅山鬼，風號雨嘯。

⑫《抱朴子》：狐鳴梟呼，世忌其多。

⑬《前漢・楊僕傳》：將軍擁精兵。

⑭《洛陽伽藍記》：隱士趙逸云：自永嘉以來二百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擊其事。杜預疏：空其國都。

⑮《吳越春秋》：外修耕戰之備。魏正始四年，鄧艾令屯田淮南淮北，且田且守。

⑯《詩》：何有何無。

唯累上聲聖之徽典㈠，恭淑慎以允緝㈡。茲火土之相生㈢，非符讖之備及㈣。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人㈤，既清國難去聲㈥，方覩家給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正一作貞，一作負乎五行攸執㈧。而觀者潛晤晤與悟通，或喜至於泣《文粹》有矧字。鱗介以之鳴虡㈨，昆蚑音岐以之振蟄㈩。感而遂通⑪，罔不具集⑫，仡神光而卻音酋音酋問許下切⑬，羅詭異以戢音習音㈣。地

軸傾而融洩一作曳㊄，洞宮儼以凝音逆岌音及㊅。九天之雲下垂㊆，四海之水皆立㊇。鳳凰威遲而不去㊈，鯨魚屈矯以相吸㊉。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

此言唐興致治，畢集禎符，見神靈之宜降。徵典，謂開創美政。允緝，謂繼起諸君。唐以土德繼火，取其相生，不取相勝，此符讖家所未及言者。乃陳隋以淫暴而亡，唐能以仁義而興，彼符讖又安足信乎？自鄒衍倡始終五德之說，厥後張蒼、賈誼、劉向諸子，各執五行同異以自誣。今一旦起而矯正之，如修大衍曆，定開元禮，而觀者喜見太平矣。且又製爲雅樂，象鱗介於鐘簴，效雷奮以振蟄，一時和氣所感，神光見象而異物頻生，推之天地山川，飛潛靈異，無不昭應，凡向之含靈未洩者，至此則殊形已疊見也。

㊀北魏段承根詩：累聖疊曜。《書》：慎徵五典。

㊁《詩》：淑慎其儀。

㊂《歷代紀運圖》：隋以火德王，唐以土德王。

㊃《後漢・光武紀》：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曹魏李伏上表：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

㊄陳後主名叔寶，襲位未久，而隋文伐之。斯時編簡尚新，乃煬帝暴虐，唐高又起而伐之矣。《光武紀》注：策書，編簡也，稱皇帝以命諸侯王王公。劉峻書：青簡尚新。《唐本紀》：高祖起兵太原，傳檄諸郡，號爲義兵。駱賓王檄文：爰舉義旗。

㊅國難，指建成、元吉之事。《忠經》：忠而能勇，則國難清。

㊆《前漢・禮樂志》：四夷賓服，百姓家給。唐太宗嘗曰：「使天下乂安，家給人足。」

㊇《前漢書》贊：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兒寬、司馬遷從之，謂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水德，故漢據

土而克之。劉向父子謂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按：此可證數子自誣之說。《左傳》：魏獻子曰：「五行之官。」《史記》：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㊈《記》：鱗介之屬。《考工記》：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

㊉《說文》：虡，鐘鼓之拊，飾爲猛獸，亦作簴。《說文》：蚊，無足虫也。《史・匈奴傳》：蚊行喙息。張載《七命》：昆蚊感惠。《記》：仲春之月，蟄虫咸動。朱注：《周禮》：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此故云鳴簴、振蟄也。

㊊《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東都賦》：罔不具集。

㊌《漢・宣帝紀》：薦豐邕之夕，神光交錯。《上林賦》：「紺呀豁閌。」閌與閶同。《廣韻》：閶，大裂也。

㊍《西京賦》：閑庭詭異。繁欽牋：僉曰詭異。注：詭，變也。《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戢眷。善曰：《蒼頡篇》：戢眷，衆貌。《韻會》：《詩》：螽斯羽，揖揖兮。《增韻》：或作眷，義與集同。

㊎《江賦》：地軸挺拔以爭迴。《景福殿賦》：緜蠻黮霿，隨雲融泄。薛綜曰：融泄，動貌。泄、洩通

㊏《真誥》：厚載之中，有洞天三十六所，八海中諸山，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五岳名山皆有洞宮，或三十里並三千里。《魯靈光殿賦》：岑崟嶷嶷。《西京賦》：狀巍峩以岌嶪。嶷岌，高峻貌。

㊐《楚辭》：指九天以爲正。注：八方中央爲九天。《莊子》：其大若垂天之雲。

㊑水立，謂潮水拱向。班固《終南山賦》：立泉落落。此言水立更奇。

㊒顏延之詩：行路正威遲。毛萇《詩傳》：倭遲，歷遠貌。此處言鳳威遲，乃從容迴翔之意。

㊓《異物志》：鯨魚大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雄曰鯨，雌曰鯢。《河東賦》：萬騎屈矯。顏注：屈矯，壯健貌。

㈡《記》：掃而更之。《列子》：太始者，形之始。《春秋元命苞》：含靈壯盛。《頭陀寺碑》：含靈萬族。

㈢班固《西都賦》：殊形詭制，每各異觀。

則有虹蜺爲鈎帶者㈠，入自於東㈡，揭莽蒼㈢，履崆峒㈣。素髮漠漠㈤，至精濃濃㈥。條弛張於巨細㈦，覩披寫於心胸㈧。蓋修竿無隙㈨，而仄席已容㈩。裂手中之黑簿(一)，睨堂下之金鐘(二)。得非擬斯人於壽域(三)，明返樸於玄蹤(四)。忽翳日而翻萬象(五)，却浮雲《文粹》作空而留六龍(六)。咸讋跼而壯茲應(七)，終蒼黃而昧所從(八)。上猶色若不足(九)，處上聲之彌恭(一〇)。此言神祖來格，有愾聞僾見之狀。蜺帶，駕蜺而來。自東，初春之令。莽蒼，天上。崆峒，仙界。漠漠，神容。濃濃，神意。張弛，陳治道。披寫，傳心法。修竿，神乘氣。仄席，神依位。裂簿，思度人。睨鐘，將警世。壽域、玄蹤，見聖心仁愛。翳日、却雲，言仙跡卷舒。讋跼、蒼黃，從官惕息。容色彌恭，天子致敬也。

㈠《羽獵賦》：虹蜺爲環。　鈎帶，圓曲之狀。阮籍詩：子母相鈎帶。

㈡《詩》：我來自東。

㈢《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

㈣又：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

㈤薛道衡《老氏碑》：龍德在躬，鶴髮垂首。　潘岳《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　謝朓詩：漠漠輕雲晚。

㈥《道德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至精無形。《詩》：零露濃濃。

㈦《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左思《吳都賦》：共世而論巨細。

㈧桓玄書：披寫事實。　《天台賦》：疏煩想於心胸。

㈨相如《大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張揖曰：建此氣爲長竿也。詳見《西岳賦》。

㈩《吳越春秋》：側席而坐，安心無容。

(一一)《酉陽雜俎》：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真仙通鑑》：老君授張道陵以玉函素書三卷，題曰：三八謝罪滅黑簿，一日八節齋。謝玄祖及己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

超度玄祖章真人。再拜受之。《葛仙公傳》有七品齋法，

(一二)張衡《西京賦》：遷延邪睨。《書》：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注：下，堂下之樂。鏞，大鐘也。

(一三)董仲舒策：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一四)《淮南子》：既雕既琢，還返於樸。《天台賦》：躡二老之玄蹤。

(一五)王粲《浮淮賦》：旌靡翳日。《天台賦》：渾萬象以冥觀。

(一六)息夫躬詞：浮雲爲我陰。嵇康詩：乘雲駕六龍。

(一七)揚雄《河東賦》：秦神下饗，跖魂負沴。師古曰：跖，蹈也。沴，渫也。言此神怖饗，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沴渫，戚懼之甚也。

(一八)《前漢·郊祀志》：或如虹氣蒼黃。

(一九)《莊子》：盛德若不足。

(二〇)漢獻帝詔：守之以彌恭。

天師張道陵等㈠，洎左玄君者㈡，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㈢，帝之苗裔㈣，坤之紀綱㈤。土一作上配君服㈥，宮尊臣商㈦。起數一作數起得統㈧，特立中央㈨。且大樂在懸㈩，黃鐘冠去聲八音之首(一一)；太昊斯啓(一二)，青陸獻千春之祥(一三)。曠哉勤力耳目(一四)，宜乎大帶斧裳(一五)。

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㈥。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㈦。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强㈧。且近朝音潮之濫吹㈨，仍改卜乎祠堂㈩。初降朱音户郎切，呂音絳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一一)。伊庶人得議(一二)，實邦家之光(一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一四)，探之於縹囊(一五)。列聖有差音雌(一六)，夫子聞斯於老氏(一七)；好上聲問自久(一八)，宰我同科於季康(一九)。此設爲道官答頌之辭，嘉帝能釐正祀典也。天師、玄君，指法官道士。大樂，感以聲。太昊，祭以時。曠哉四句，言與祭諸臣，不愧古人。周漢以下，言二王之後，得來助祭。夫子聞老氏，見聖祖當尊。宰我問帝德，見歷代宜辯。撥亂反正，指祭祀之禮言，卽所云易制取法也。

取一作敢撥亂反正(二〇)，乃此其所長(二一)。

㈠《真誥》：張陵字輔漢，沛國豐人，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鳴鵠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正一經》：陵學道於鶴鳴山，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明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有戒鬼壇見在。

㈡《雲笈七籤》：朝真儀：左玄真人在左，右玄真人在右。

㈢《海賦》：昔在帝嫣巨唐之代。

㈣帝，指玄元皇帝。班彪《王命論》：帝堯之苗裔。

㈤《淮南子》：紀綱八極。

㈥《漢・律曆志》：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

㈦《史・樂書》：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㈧《律曆志》：數從統首日起算，又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㈨《魯靈光殿賦》：屹然特立。《律曆志》：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

㈢《記》：大樂與天地同和。

㈣《史・律書》：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索隱》曰：《律曆志》：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地，故黃鐘爲天統。

㈤《前漢・魏相傳》：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協《雜詩》：太昊啟東節。

㈥《律曆志》：日行東陸謂之春。春爲青陽，故曰青陸。謝朓《酬德賦》：度千春之可並。

㈦江淹詩：曠哉宇宙惠。《史記》：勞勤心力耳目。

㈧《周禮疏》：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卽紳也。革帶，所以佩玉帶劍。《左傳注》：鞶，紳帶也，一曰大帶。《書・顧命》：王麻冕黼裳。注：古黼斧通。斧裳，裳繡斧形，取其斷。

㈨呂注：《逸史》：風后孔甲充其位，山稽岐伯翼其傍。《抱朴子》：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岐雷。《帝王世紀》：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七畧》：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淮南子》：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爲難經，教製九針。

㈩《羽獵賦》：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

(11)《唐書》：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鄫公，尊周漢二王後，京城起周武王、漢光武廟。《左傳》：民之多幸。《西征賦》：觀夫漢祖之興也。又云：勗自強而不息。

(12)《韓非子》：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江淹詩：濫吹乖名實。

(13)《左傳》：改卜牛。《前漢・循吏傳》：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14)初降四句，呂注引《郊特牲》：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所以交於神明也。又引《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序以爲微子來見祖廟之詩。朱注引《秦本紀》：子嬰白馬素車降軹道旁。隋恭帝傳位於唐，故用子嬰事。今按：初降素

車，用子嬰降漢以比隋後。有客白馬，用微子入周以比周漢之後。如此方與上文改卜祠堂意相合。《通鑑》：天寶十二載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患也。」阮籍詩：精魂自漂淪。

㊂庶人得議，謂處士崔昌。《論語》：庶人不議。

㊃《後漢・吳祐傳》：殺青簡以寫書。

㊄《詩》：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㊅昭明太子序：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

㊆《魏都賦》：列聖之遺塵。《越絶書》：大小有差。

㊇《記・曾子問》：孔子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吾聞諸老聃云。」《歸田賦》：感老氏之遺誡。

㊈《書》：好問則裕。

㊉《史・仲尼弟子列傳》：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漢成帝詔：令與兄弟同科。

㊋《公羊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

㊌《國策》：子思謂衛侯曰：「取其所長。」

萬神開㊀，八駿回㊁，旗掩月㊂，車奮雷㊃，驚七曜㊄，燭九垓㊅。能事穎脫㊆，清光大來㊇。或曰：今太平之人㊈，莫不優游以自得㊉。況是蹴魏踏晉、批音披周抶朱作抶，恥栗切。一作抉隋之

後㈡，與夫一作乎更音庚始者哉㈢！末言唐之世德，流慶弘長，不必求之遠代也。神散鑾回，祭祀已畢，神其降祥矣。「或曰」以下，另作轉語，言當此太平之世，民皆食福，況乎開創繼起，賢聖代興，則吉祥亦人主所自致耳，非關神降也。　穎脫，謂精誠上通。大來，謂嘉祥洊至。蹴魏句，高祖、太宗之功。更始句，帝平韋后之亂。玩後字與字，便見分別。

㈠成公綏《天地賦》：奉萬神於五帝。

㈡八駿，周穆王所乘馬。

㈢《釋名》：九旗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

㈣相如《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象君之車音。《易》有既往七曜曆。《通志》：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

㈤《何承天集》：元天之外，次曰九垓。

㈥《爾雅》：九天之外，次曰九垓。

㈦劉孝威詩：能事畢春宮。《史記》：毛遂曰：「使遂得早處囊中，直脫穎而出耳。」

㈧《海賦》：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易》：吉大來也。

㈨董仲舒策：此太平之致也。

㈩何晏《景福殿賦》：莫不優游以自得。

(11)蹴，足蹙物也。《記》：以足蹴路馬芻，有誅。　踏，踐也。古樂府有《踏歌行》。　批，手擊物也。《左傳》：一扶女庸何傷。《羽獵賦》：神扶電擊。

(12)《史記》：武王修周政，與天下更始。

鰲按：當時尊奉道祖，帝號崇祀，本屬不經。此賦，前言戲亂致治，而不及神仙杳冥之事；後言釐正祀典，而不及符

應報錫之文；末復推美於更始，見帝能上承祖德，則慶祥皆其自致也。諷諭隱然，蓋賦體之有典則者。

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其說。杜少陵文自古奧，所舉數語，出《朝享太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不謂之有韻之作，可乎？竊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伐木詩序》之類而已。

洪邁《容齋隨筆》曰：東坡《有美堂會客》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此本老杜《朝享太清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又《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㊀，勞身焦思去聲㊁，用黃鉞白旗《文粹》作旄者五年㊂，而天下始一叶固利切。歷三朝音潮而戮力㊃，今庶績之大備㊄，上方采厖俗之謠㊅，稽正統之類㊆，蓋王者盛事㊇。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㊈，黔黎蕭條㊉，無復扶又切生意㊊，遭鯨鯢之蕩汩音聿，水傍從曰，與汩不同，汩從日音骨㊋。荒歲月而沸渭㊌，衮服紛紛㊍，朝廷多閨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必異，惟神斷丁亂切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首敍祖功宗德，爲朝享之本。魏晉以來，國皆閏位，惟唐繼漢，得統斯正。神斷義取，指伐隋

之舉。

㈠《淮南子》：禹沐淫雨，櫛疾風。

㈡《吳越春秋》：禹勞心焦思以行。

㈢《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記》：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前漢·異姓王表》：五載而成帝業。

㈣三朝，指高宗、中宗、睿宗。《書》：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㈤又：庶績其凝。

㈥《左傳》：民生敦厖。厖，厚也。

㈦班固《典引》：膺當天之正統。

㈧魏文帝《典論》：不朽之盛事。

㈨武德，唐高祖年號。

㈩《西征賦》：願黔黎其誰聽。《西都賦》原野蕭條。

(十一)《枯樹賦》：生意盡矣。

(十二)《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陳子昂詩：海雲終蕩漾。與蕩汩同義。

(十三)《長楊賦》：乃命驃衛，汾沄沸渭。

(十四)《東都賦》：修袞龍之法服。

(十五)《王莽傳贊》：餘分閏位。注云：莽不得正王之位，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

(十六)《王命論》：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故曰赤精。《魯靈光殿賦》：紹伊唐之炎精。

㈦《南都賦》：真人革命之秋。注：真人，光武也。《光武紀》：王莽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

㈧江總賦：覽黃圖之棟宇。《易》：君子以經綸。

㈨《書・洪範》：初一曰五行。息，生息也。唐以土德王，故云歸厚地。《詩》：謂地蓋厚。

㈩《東方朔傳》：非至數也。

⑪《世說》：桓溫曰：「萬石撓弱凡才。」

⑫曹植表：高下相懸。

⑬干寶《晉論》：神略獨斷。

⑭昔澹臺滅明渡江投璧曰：「君子可以義取。」

壬辰，既格於道祖㊀，乘去聲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㊁，所以昭達孝之誠㊂，而筐筥甚實㊃。既質㊄。具禮有素，六官咸秩㊅。大輅每出㊆，或黎元不知㊇；豐年則多㊈，而太尉參乘㊉，司僕扈蹕㊊，望重平聲闔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默耽上聲，黑貌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户㊏，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阼㊓，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此言鑾輿初出，虔宿齋宮也。達孝、繼天，享親享帝，一理也。太尉，指丞相。司僕，主車駕者。公卿、士卒，文武從官，卽下文玄甲鳴佩者。廟深，殿宇森嚴。職密，執事誠恪。儀仗外停，徐步而入也。氣淒、光靡，

望之如在也。玉柱生芝，前此昭感。鈞天合律，聲樂始奏也。

㈠唐祖玄元皇帝，故稱道祖，又稱玄祖。

㈡《記》：致齋於內。《大戴禮·盛德篇》：明堂九室，室有四户八窗。

㈢達孝，見《中庸》。

㈣《穀梁傳》：繼天者，君也。

㈤漢哀帝詔：禮官具禮儀。《周禮》有六官。《書》：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

㈥《記》：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漢書》顏注：太輅，玉輅之車。

㈦前漢谷永疏：每奉其禮，助者歡悦。大路所歷，黎元不知。

㈧《詩》：豐年多黍多稌。

㈨又：筐之筥之。

㈩《前漢·百官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帝紀》：令宋昌驂乘。顏注：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參乘者居右，以備傾側。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法駕三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

(一一)上官儀詩：扈蹕頌王遊。《周書》：肅恭神人。

(一二)《説文》：闉，城闕重門也。楊炯《渾天賦》：啓閶闔之重闉。

(一三)《漢舊儀》：祀天地於甘泉宮，備大駕；祀天，法駕；祀地、五郊、明堂、宗廟，小駕。《小學紺珠》：漢大駕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上林賦》：襲朝服，乘法駕。

(一四)魏文帝《愁霖賦》：玄雲黮其四塞。潘岳《籍田賦》：翠幕黮以雲布。

(一五)傅亮表：職司既備。

㈥《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記》：外户而不閉。

㈦《漢・高帝紀》：乘王車黄屋左纛。《後漢・輿服志》：黄屋大纛，所以輔其德。李斐《漢書音義》：黄屋之蓋，天子之儀，以黄爲裏。《記》：審端經術。注：經音徑，術音遂。《周禮》：徑上有遂。《説文》：術，邑中道。

㈧湛方生詩：風淒淒兮薄暮。《家語》：天子冕而前旒。

㈨虞羲詩：靡靡露方垂。《左傳》：嘉栗旨酒。服虔曰：穀初熟爲栗。

㈩《周書》：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

(一一)《漢・西域傳贊》：武帝作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一二)《籍田賦》：挈壺掌升降之節。

(一三)《漢書》：武帝大興祠祀。元封六年，甘泉宮中産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舊唐書》：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産玉芝。八載六月，又産玉芝。

(一四)《書》：擊石拊石。

(一五)《史記》：趙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感人心。」荀勗議樂奏：講肄彈擊，必合律吕。

簨簴音巨仡魚乞切以碣磍音轄(一)，干戚宛而婆娑(二)。鞉鼓塤篪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三)。《雲門》《咸池》取之至(四)，空桑孤竹貴之多(五)。八音循一作修，非通(六)，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七)；萬舞凌亂(八)，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九)。鳥不敢飛，而玄甲峥呼交切嶢音聊以岳峙(一〇)；象不敢去(一一)，而鳴佩刻以冉切爚音藥以星羅(一二)。此言奏假廟中，薦樂殷盛也。簨簴，張樂器。干戚，陳樂舞。鞉鼓以

下，見衆音並宣。八音以下，見聲容大備。岳峙、星羅，言寔從班聯，整肅不懈。

㈠《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注：橫曰簨，直曰簴，所以懸鐘磬者。《甘泉賦》：金人仡其承鐘簴兮。濟曰：仡，壯勇貌。《羽獵賦》：建碣磍之簴。孟康注：碣磍之簴，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

㈡《樂記》：朱干玉戚。注：戚，斧也。《詩》：市也婆娑。注：婆娑，舞貌。

㈢《記》：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翟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注：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

㈣《周禮》：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注：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

㈤又《大司樂》：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記·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

㈥《書》：八音克諧。《尚書大傳》：八風循通。

㈦《詩》：旭日始旦。《馬融傳》：清氛埃。

㈧《詩》：公庭萬舞。鮑照《舞鶴賦》：輕迹凌亂。

㈨顏延之詩：春江壯風濤。《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

㈩班固《燕山銘》：玄甲曜日。《羽獵賦》：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嵲嶕，當卽磋磨，今字書無嵲嶕二字。《正字通》：磋磨，本作嵯峨。潘岳《虎牢賦》：幽谷豁以嵯峨。注：開明貌。何遜詩：磋磨上爭險，岧愕下相崩。《晉書·隱逸傳》：玉輝冰潔，川渟嶽峙。

(二)《晉諸公贊》：晉時南越致馴象，帝行則以象車導引。

(三)《記》：君子行則鳴佩玉。剡燸，光耀貌。《楚辭》：皇剡剡其揚靈。《西都賦》：震震燸燸，雷奔電激。《西都賦》：

星羅雲布。

已而上上聲乾音干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享㊀。璧玉儲精以稠疊㊁，門闌洞豁而森爽㊂。黑帝歸寒而激昂㊃，蒼靈戒曉而來往㊄。熙事莽而充塞先則切㊅，羣心噓音語，一作慶以振蕩上聲㊆。桐花未吐㊇，孫枝之鸞鳳相鮮㊈；雲氣何多㊉，宮井之蛟龍亂上聲㊊。此言備物以享，兼寫廟中時景。冬令退而猶寒，故曰激昂。春令新而主事，故曰來往。熙事充塞，百司趨蹌。羣心振蕩，千官悚惕。孫枝鸞鳳，謂竹樹交映。宮井蛟龍，謂井轤高峙。

㊀《漢・禮樂志》：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笙絃亂人聲，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注：乾豆，脯羞之屬。《休成》，叔孫通所奏樂。

㊁《通鑑》：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璧，皆侔天地。漢樂歌：璧玉精，垂華光。《甘泉賦》：

思。謝靈運詩：嚴峭嶺稠疊。

㊂《續漢志》：門闌部署，街里走卒，各有程品。《西征賦》：胸中豁其洞開。

㊃《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注：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又：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　黑帝謂顓頊，蒼靈謂太皞。《前漢・王章傳》：不自激昂。

㊄顏延之《曲水詩序》：春宮聯事，蒼靈奉塗。　陳琳《武庫車賦》：啓明戒旦。

㊅《漢書》：《房中歌》：熙事備成。

㊆《詩》：麀鹿噳噳。注：噳噳，口相聚也。《洛神賦》：心振蕩而不怡。

㊇沈約《桐賦》：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　薛道衡詩：集鳳桐花散。

㈨孫枝，本言竹。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周禮注》：孫竹，枝根之未生者。白玉蟾詩：「山後山前鳩喚婦，舍南舍北竹生孫。」皆言竹也。獨嵇康《琴賦》云「乃斲孫枝，准量所任」，則桐亦可稱孫枝矣。

㈩郭璞詩：容色更相鮮。《大人賦》：載雲氣而上浮。

(一)戴延之《西征記》：太極殿前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

若夫音扶生弘佐命之道㈠，死配貴神之列㈡，則殷劉房魏之勳㈢，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去聲夔卨㈣契同，代天之工㈤，爲人之傑㈥，丹青滿地㈦，松竹高節㈧。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㈨，皆朝有數四㈩，名垂卓絶(一)。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二)，君臣父子之別音必(三)，奕葉文武之雄(四)，注意生靈之切(五)，雖前輩之温良寬大(六)，豪傑果決(七)，曾音層何朱本有足字以措其筋力與韜鈐(八)，載其刀筆與喉舌(九)，使祭則與去聲、食則血(一〇)，若斯之盛而已。此言配享功臣，見崇報之遠。

卓絶以上，言臣能佐主。不遇以下，言君能任人。佐命，輔真主。貴神，爲列星。戡禍亂，比伊呂。興文治，比夔卨。丹青，謂凌烟圖畫。松竹，指閣前景物。撥亂反正，言濟世之才。君臣父子，言皇綱之振。奕葉文武，兩朝開創之勢。注意生靈，伐暴救民之志。前輩，卽指殷、劉、房、魏。

㈠李陵《答蘇武書》：佐命立功之士。《後漢書》論：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㈡《家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漢・郊祀志》：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丘濬曰：生則書於王旌，死則祭於王烝。

㈢《唐書》：殷開山、劉文靜、房玄齡、魏徵，皆配享太宗廟廷。

爾乃直於主，索音色於祊㊀，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㊁。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脅以蕭

㊃齊王儉詩：穆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㊄《書》：天工人其代之。
㊅《漢書》：高帝曰：「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㊆《蘇武傳》：竹帛所載，丹青所畫。
㊇袁閎《三國名臣贊》：競收杞梓，爭採松竹。　《吳都賦》：高節之所興。
㊈鮑照詩：巖然靚時哲。
㊉《後漢》二十八將論：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班固《典引》：冠德卓絶者，莫崇於陶唐。
㊋《漢書》：高祖撥亂世反之正。
㊌《記》：領君臣父子之節。　班固《東都賦》：建武之元，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
㊍曹植《誄王粲文》：伊昔顯考，奕葉佐時。　《書》：允文允武。
㊎《漢書》：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晉衛瓘疏：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劉頌疏：毒流生靈。
㊏《漢書》：兒寬爲人温良。　宣帝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
㊐漢高帝詔：豪傑有功者。　《西征賦》：健子嬰之果決。
㊑曹植詩：思一效筋力，糜軀以報國。　張説詩：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注：太公兵法有《玄女六韜》及《玉鈐篇》。
㊒《前漢書》贊：蕭何、曹參，皆起刀筆吏。　《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史記·封禪書》：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　《漢書》顏注：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

合㈢，酌以茅明㈣，嘏以慈告，祝以孝成㈤。故天意張皇㈥，不敢殄其瑞，神姦妥帖㈦，不敢秘其情。舊作精，韻重㈧，而撫一作無絶軌㈨，享鴻名者矣㈩。此言祭極其誠，致神靈咸格。上文乾豆璧玉，已敍進獻之儀，此則備舉其始終祇事也。不殄瑞，無所變幻矣。不秘情，無所變幻矣。

㈠《記·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注：直，正也，謂薦熟之時也，以熟爲正。索，求神也，祭於廟門曰祊。

㈡又：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㈢又：取膋燔燋升首，報陽也。注：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又：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㈣又：縮酒用茅，明酌也。

㈤《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㈥董仲舒策：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書》：張皇六師。

㈦《左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陸機《文賦》：或妥帖而易施。

㈧《易傳》：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㈨《天台賦》：追羲農之絶軌。

㈩司馬相如《封禪文》：永保鴻名。

於以奏《永安》㈠，於以奏《王夏》㈡。福穰穰於絳闕㈢，芳菲菲於玉豅㈣。沛枯骨而破聾盲㈤，施去聲天胎而逮鰥寡㈥。園陵動色㈦，躍在藻之泉魚㈧；弓劍皆鳴㈨，汗鑄金之風馬㈩。霜露堪吸㈠㈠，禎祥可把㈠㈡。曾同層宮歆秘㈠㈢，陰事儼雅㈠㈣。薄清輝於鼎湖之山一作上㈠㈤，靜餘響於

蒼梧之野一作下㈥。此言祭畢推恩，而感及人物。絳闕，望禎符。芳蕤，飲福酒。枯骨以下，恩施遍逮也。泉魚、金馬，誠能動物。清輝、餘響，神歸陵寢。鼎湖、蒼野，皆屬借言。

㈠《漢・禮樂志》：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㈡《周禮・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注：三夏，皆樂章名。

㈢《詩》：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傅玄《西都賦》：巍巍絳闕。

㈣《楚辭》：芳菲菲兮滿堂。王元長詩：玉蕤挹泉珠。《說文》：蕤，玉爵也。一曰蕤受六升。《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蕤，周以爵。

㈤劉向《新序》：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王曰：「更葬之。」天下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況於人乎？」《莊子》：聾者不能自聞，盲者不能自見。又：無中道夭於聾盲。

㈥《漢・禮樂志》：衆庶熙熙，施及夭胎。注：少長曰夭，在孕曰胎。《書》：惠鮮鰥寡。

㈦杜佑《通典》：秦始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之，上陵皆有園寢。漢元帝詔：以奉園陵。班固《典引》：君臣動色。

㈧《詩》：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褒《講德論》：泉魚奮躍。

㈨《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弓墮。百姓仰望，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列仙傳》：黃帝葬橋山，山崩柩空，惟劍舄在焉。

㈩《後漢書》：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　郭璞《南郊賦》：

風馬桂林，抗旌琳圃。

㈡《記》：霜露既降。

㈢漢宣帝詔：禎祥咸受。

㈢相如《哀二世賦》：坌層宮之崔嵬。《楚辭》：曾歔欷余鬱悒兮。

㈣崔駰《達旨》：陰事終而水宿藏。《冠禮》：婦順不修，陰事不得。此賦則以祭事爲陰事也。《魯靈光殿賦》：儼雅跽而相對。張載注：言敬恭也。善曰：儼雅，跽貌。跽，長跪也。

㈤謝靈運詩：清暉能娛人。

㈥嵇康《琴賦》：瀏餘響於太素。《記》：舜葬於蒼梧之野。

上一本無上字宵然漠漠㈠，惕然兢兢㈡，紛益所慕，若不自勝平聲。瞰牙旗而獨立㈢，吟翠駮伯各切而未乘㈣。五老侍祠而精駭㈤，千官逖聽以一作而思凝㈥。於是二丞相去聲進曰㈦：陛下應道而作㈧，惟天與能㈨。澆訛散，淳樸登㈩，尚猶日慎業業(一)，孝思烝烝(二)，恢懼先王之咎徵(三)。如此之勤恤匪懈(四)，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五)！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六)，孝武之淫祀相仍(七)，諸侯敢於迫脅(八)，方士奮其威稜(九)，一則以輕舉虛憑(一〇)。又非陛下恢廓緒業(一一)，其瑣細亦曷足稱？侮從《英華》，《文粹》作微言勸內(一二)，一則以輕舉虛憑(一三)。此言孝治天下，非前代可方。代丞相陳詞，頌中有規。應道以下，能法祖勤政。周宣以下，當鑒古御今。內侮，如敗績姜戎之類。虛憑，謂信奉神仙之說。

㈠《莊子》：夫道窅然難言之矣。注：窅然，杳深貌。

㈡嵇康詩：惕然不喜　《詩》：戰戰兢兢。

㈢《東京賦》：牙旗繽紛。注：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

㈣相如《封禪文》：招翠黃。揚雄《河東賦》：乘翠龍。皆指馬言。杜詩所謂翠駮，又謂翠麟，皆異名而同意。至於駮之爲物，又當有辨。《易傳》所云六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其音如鼓，喜食虎豹者。蓋駮毛物既可觀，又似馬，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駮名之。《子虛賦》「楚王乃駕駟駮之駟」是也。

㈤《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風俗通》：侍祠，班詔勸農。《燕城賦》：凝思寂聽。

㈥《荀子》：天子千官。《封禪書》：逖聽者風聲。《後漢·律曆志》：順其時氣以應天道。

㈦朱注：二丞相，時陳希烈、李林甫爲左右丞相。

㈧《漢·律曆志》：仰協歸運，景屬與能。

㈨齊高帝《告天文》：政省則人淳樸。

㈩《亢倉子》：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⑪《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⑫《詩》：孝思不匱。　《書》：蒸蒸乂不格姦。

⑬後漢魯恭疏：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薛道衡《隋文帝頌》：懼一物之失所。

⑭《書》：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⑮又：上下勤恤。　《詩》：夙夜匪懈。

⑯《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㈦呂注：《詩序》：《黃鳥》，刺宣王也。注：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而不固。

㈧《曲禮》：非其所祭而祭之曰淫祀。《史》本紀：武帝作通天之臺，置祠具其下，招徠神仙之屬。仍，頻也。陸機詩：玄雲互相仍。

㈨《記》：大夫强，諸侯脅。《莊子》：迫脅而棲。

㈩《前漢・郊祀志》：燕齊海上之方士。漢武帝《報李廣書》：威稜憺乎鄰國。

(一)《漢・地理志》：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南史・劉裕紀》：阻兵內侮。《漢・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勸納，謂勸之納貢，如遣使求金之類。

(二)漢谷永疏：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影，皆奸人惑衆，欺罔世主。《龍虎經》：萬象憑虛生。

(三)《後漢・馬援傳》：帝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賴先人緒業。

丞相去聲退，上跼天踡地㈠，授綏登車㈡。伊浈一作鴻洞槍㯳，先出爲儲胥㈢。本枝根株乎萬代㈣，睿想經緯乎六虛㈤。甲午，方有事於采一作綵壇紺席㈥，宿夫行所一作在如初㈦。末言旋蹕之後，有事於郊壇也。

㈠《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踡。

㈡《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莊子》：王子搜援綏登車。

㈢《淮南子》：濛鴻浈洞。《長楊賦》：木擁槍㯳，以爲儲胥，藩落之類。善曰：擁禽獸使不得出。漢武帝元封二年，因秦林光宮，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則儲胥乃別宮也。

㈣《詩》：本枝百世。根株，謂根本枝株。

㈤《莊子》：睿智經乎世務。六虛，謂天地四方。

㈥《禮記》：天子大社，其壝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黃。《周禮》：以紺緅之席，實綏車。

㈦《禮記》：宿夫行所在如初。

㊃《詩》：本支百世。《參同契》：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東都賦》：數期而創萬代。

㊄隋柳謇詩：睿想良非一。漢樂歌：經緯天地。又。清思眇眇，經緯冥冥。六虛卽六合。《易》：周流六虛。

㊅《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漢・郊祀志》：紫壇有文章采縷黼黻之飾。《漢舊儀》：黃帝自行，群臣從，齊皆百日，紫壇帳幄。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幄紺席。

㊆《漢・郊祀志》：詣行在所。《西都賦》：行所朝夕。《舜典》：至於西岳如初。

張溍曰：此賦駢麗繁富中有樸茂之致，勝宋人多矣。

按是時，林甫當國，公進此賦，須關白宰臣，故篇中兼及丞相，然不肯謬作諛詞。上言生佐命而死配神，見名臣可法也。下言報元首而充股肱，見尸位可憂也。且云諸侯迫脅，方士威稜，見大權不可旁落，君心不宜蠱惑也。既箴於君，又諷其臣，文章品格，卓然千古矣。

少陵作賦，隊伍謹嚴，詞華典贍，不待言矣。中間如「向不遇撥亂反正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十句，只作一氣旋轉。又如「八音循通，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凌亂，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四句，全在空際迴翔，得長句以疏其氣，參逸語以韻其神，殆兼子安、退之之所長矣。

有事於南郊賦

《唐書》：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

蓋主上兆於南郊㊀，聿懷多福者舊矣㊁。今茲練時日㊂，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㊃，通神明而已㊄。職在宗伯，首崇禋祀㊅。先是，春官修一作條頒祇音祈之書㊆，獻祭天之紀㊇，令泰龜而不昧㊈，俟萬事之將履㊉，掌次閱穹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

繫㊂，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㊃。此敍先期戒飭，執事者恪勤。是時用天地合祭，故禮官先條陳而進獻。掌次，伏下宿設帷宮。封人，伏下馳道長薄。司門，伏下膟膋柴燔。小胥，伏下聲音節奏。

㊀《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㊁《詩》：聿懷多福。

㊂漢郊祀歌十九章，一曰《練時日》。

㊃《易》：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㊄《孝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漢・禮樂志》：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

㊅《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㊆《甘泉賦》：集乎禮神之圄，登乎頌祇之堂。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爲歌頌以祭地祇。

㊇《周禮》：冬至祭天於圜丘。

㊈又：龜人，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曲禮》：爲日，假爾泰龜有常。

㊉《東方朔傳》：正其本，萬事理。《漢・律曆志》：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周禮》：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又：封人，掌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又：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漢明帝詔：牲宰兼於一奠。

㊍《周禮》：小胥，正懸樂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辯其聲。

二之日㊀，朝音潮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㊁，澹然若有所聽乎聲㊂。又齋心於宿設㊃，

將旰食而匪寧㈤。旌門坡陀以前驚㈥，轂騎反覆方服切以相經㈦。頓曾同層城之軋軋乙點切㈧，軼萬户之煢煢㈨。馳道端而如砥㈩，浴日上聲而如萍(一)。掣一作製翠旄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之星(二)。神仙一作山，非戍削以落羽(三)，魍魎一作鬼魅幽憂以固扃(四)。地回回而風淅淅(五)，天泱泱而氣清清一作青青(六)。甲冑乘陵(七)，轉迅雷於荊門巫峽(八)；玉帛清迴(九)，霽夕雨於瀟湘洞庭(十)。此敍天子齋宿，儀衛之整嚴。二之日，前兩祭也。齋心、旰食，天子致誠。旌門、轂騎，行在扈從也。軋軋，車聲。煢煢，火光。臨馳道而日上，來自太廟，尚屬黎明也。掣去翠旄，彗除黃屋，停儀仗於外也。落羽，羽衣下降。固扃，鬼魅藏跡。戰岐二句，言山川震悚。地回二句，言天地豫順。轉雷，象甲士之行聲。霽雨，比玉帛之精彩。

㈠二之日，借用《豳風》語。

㈡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曲禮》：視於無形。

㈢《莊子》：澹然無爲。《記》：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㈣《列子》：黃帝閒居三月，齋心服形。《魏都賦》：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句中有高張二字，故注引《周禮》凡樂宿縣。此云「齋心於宿設」，謂齋宿之處設供也。玩下句「旰食靡寧」，意自明矣。庾信《皇夏歌》：司壇宿設。唐制：諸郡燕犒將士，謂之宿設。然則經宿者謂宿設，經旬者乃旬設也。

㈤《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㈥《周禮·掌舍》：爲帷宮設旌門。注：王行晝止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也。顏延之序：旌門洞立，延帷接柘。《楚辭》：文異豹飾，侍坡陀些。注：坡陀，長陛也。

㈦《史・馮唐傳》：轂騎萬三千。注：轂騎，張弓之騎。

㈧《淮南子》：掘崑崙墟以下，地下有層城九重。《世説》：顧長康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賀道慶迴文：抽詞軋軋。軋軋，難進也。

㈨《魯靈光殿賦》：千門相似，萬户如一。宋玉賦：煌煌熒熒，奪人目精。《説文》：熒，屋下燈燭光。

㈩賈山《至言》：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詩》：「周道如砥。」底、砥古通。

(一一)《淮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

(一二)翠旌，見下文翠旌注。《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庇大帝之座也。紫宫中六星曰鈎陳，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帝。服虔曰：紫宫外營，鈎陳星也，王者亦法之。《甘泉賦》：伏鈎陳使當兵。《西都賦》：周以鈎陳之位。

(一三)《子虚賦》：紛紛緋緋，揚袖戍削。顔曰：揚，舉也。袖，曳也。或舉或曳，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李白樂府：巉巖容儀，戍削風骨。《水經注》：上谷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三徵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變爲大鳥，落翮於居庸山中。張華《遊獵賦》：何落羽之翻翻。

(一四)《左傳注》：魑魅，川澤之神。《淮南子》：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兮。《莊子》：予適有幽憂之病。《蕪城賦》：觀基扃之固護。《説文》：扃，外閉之關也。

(一五)《河東賦》：簸丘蕩巒，踊渭躍涇。

(一六)張衡《思玄賦》：焱回回其揚靈。謝惠連詩：析析振條風。

(一七)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葛洪詩：風珮清清。

(一八)《書》：惟甲胄起戎。又：善穀乃甲胄。《風賦》：乘凌高城。

㈥《東京賦》：若疾霆轉雷。　陸機詩：迅雷中宵激。

㈦《周禮》：肆師之職，凡大祀用玉帛牲牷。　《舞鶴賦》：抱清迥之明心。

㈧《高唐賦》：遇天雨之新霽兮。　荆門巫峽，川峻急而有聲。瀟湘洞庭，水澄碧而生色。荆巫在夔州，湘洞在湖南。

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㈠，以冲融寥廓㈡，不可乎一作以彌度音鐸㈢。聲明通乎純粹㈣，溟涬户頂切爲之垠堮㈤。駟蒼螭而蜿蜒㈥，若無骨以柔順㈦；奔烏獲之從《文粹》。一作攫而勦音幽，當作蚴，乙久切蟉音求㈧，徒有勢於殺縛㈨。

同，亡犯切成陰以結絡㈩。吹堪輿以軒轊一作輊(二)，搶寒暑以前却(三)。中營密擁乎太陽(四)，宸眷眇臨乎長薄(五)。熊羆弭一作彌耳以相詆(六)，虎豹高跳以虛攫(七)。上方將降帷宮之絑音離(八)，屏音丙玉軑音代，一作軼以蠖于鑊切。從《英華》，舊作蠼，非略(九)。人門行馬(十)，以供乎合沓之場(二)；皮弁大裘(三)，始進乎穹崇之幕(三)。

月窟黑而扶桑寒(六)，田燭稠而曉星《英華》作河落(七)。

遥度，惟此聲明所通，故能無遠不達。蒼螭，春駕蒼龍也。烏獲，御皆勇士也。朱輪，御輦。金鑾，御馬。若吹，或前或却而寒暑可搶，言其馳驟迅速也。太陽，指天子。長薄，經御苑也。熊虎，即苑中物。降帷、屏軑，步行而前。歷門馬，服弁裘，時將祭獻矣。衝牙，侍祠者。周衛，武衛軍。月黑二句，記昧爽之候。

㈠翳，發語詞。　㈡《海賦》：冲融滉瀁。　《楚辭》：上寥廓而無天。

㈢《甘泉賦》：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

㈣《左傳》：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易·文言》：純粹，精也。

㈤《淮南子》：四海溟涬。又：出於無垠鍔之間。許慎曰：垠鍔，端崖也。《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

㈥《高唐賦》：乘玉輿兮駟蒼螭。張衡《七辯》：螭虹蜿蜒。

㈦《西征賦》：若四體之無骨。《易》：柔順利貞。

㈧《史記》：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説。《西都賦》：烏獲扛鼎。朱注：烏攫字雖見《漢書》，然此處用之不倫，當以《文粹》本爲正。蓋獲攫字相近而訛耳。黝蟉宜作蚴蟉，龍行貌。《上林賦》：青龍蚴蟉於東廂。

㈨《前漢·義縱傳》：以斬殺縛束爲務。

㈩《東都賦》：躍馬疊跡，朱輪絫轂。《羽獵賦》：張竟野之罘。《東都賦》：元戎竟野。宋玉《對楚王》：翱翔乎杳冥之上。《西都賦》：雲霧杳冥。

(一)《東京賦》：龍輈華轙，金鍭鏤錫。蔡邕《獨斷》：金鍭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齊國策》：連衽成陰。《江賦》：龍鱗結絡。

(二)《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説文》：堪，天道。輿。地道。《淮南子》：堪輿行雄以知雌。

(三)朱注：搶，爭取也。《舞賦》：搶捍凌越。《易大傳》：一寒一暑。《江賦》：碧沙濾滀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

(四)《甘泉賦》：屯萬騎於中營兮。注：中營，天子營也。《説文》：日者，實也，太陽之精。

(五)任昉詩：物色動宸眷。《説文》：薄，林薄也。虞世基詩：七萃縈長薄。

(六)《文苑辯證》云：彌與弭同。《周禮·小祝》：彌災兵。今按《淮南子》：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六韜》：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可見彌弭爲通用矣。

(一七)《西京賦》：熊虎升而拏攫。《四子講德論》：狼驚虎攫。

(一八)《周禮・掌舍》：爲帷宮設旌門。　張衡《思玄賦》：佩繡纚其煇煌。注：繡纚，盛貌。《集韻》：纚，綏也，通作縰。

(一九)《楚辭》：齊玉軑而並馳。《甘泉賦》：肆玉軑而下馳。　晉灼曰：軑，車轄也。《英華辯證》：《甘泉賦》「蹇略蘧綏」，正言車馬之狀。集作蹇略，非。

(二〇)《周禮・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又《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柘再重。注：杜子春曰：棧柘，行馬也。或曰：行馬，遠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後世人臣得用行馬始此。

(二一)賈誼《旱雲賦》：遂積聚而合沓兮。《洞簫賦》：薄索合沓。謝靈運詩：巒隴有合沓。

(二二)《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注：大裘，黑羔裘。

(二三)《魯靈光殿賦》：巖崖巃嵸而重疊。

(二四)《玉藻》：凡帶必有佩玉，佩玉必有衝牙。《大戴禮》：佩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漢明帝《三禮圖》曰：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爲瑀。《西征賦》：想佩聲之遺響，若鑾鏘之在耳。

(二五)司馬遷書：出入周衛之中。《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魯靈光殿賦》：洞轇轕乎其無垠也。　咸若，順也。

(二六)《長楊賦》：西壓月窟。《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

(二七)《郊特牲》：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反道，鄉爲田燭。注：田首爲燭，郊道之民爲之也。　謝朓詩：曉星正寥落。

肅定位以告潔一作絜，《韻會》：絜通作潔㊀，藹嚴上而清超㊁。　雲菌茗以張蓋㊂，春葳蕤以建杓㊃。

簪裾斐斐㊄，樽俎蕭蕭㊅。方面一作回曲折㊆，周旋寂寥㊇。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音石㊈；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㊉。此言天地並祭，而享及百神。定位，郊壇神位。嚴上，嚴敬於神。雲蓋，神將降。建杓，春夜星。簪裾，從官。樽俎，祭品。曲折，升降有度。寂寥，奏假無言。日月配天，山川配地，各從其類也。

㊀《禮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谷永疏：天地位皆南向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左傳》：奉粢盛以告曰：潔粢豐盛。

㊁《記》：所以嚴上也。

㊂《魯靈光殿賦》：菡萏披敷。《史・武帝紀》：天子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魏志》：文帝生時，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周王褒詩：俯觀雲似蓋，低望月如弓。

㊃《蜀都賦》：敷蕊葳蕤。《説文》：杓，斗柄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

㊄孔魚詩：吾子盛簪裾。謝惠連詩：斐斐氣冪岫。

㊅樽俎，祭器。《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㊆《周書》：爲壇於南方，北面。《周禮》：正方之位審曲面勢。又注：方澤之形，四面曲折。

㊇《記》：周旋中規。《上林賦》：寂寥無聲。

㊈《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

㊉漢谷永疏：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祭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有事於南郊賦

於是官有御，事有職㊀，所以敬鬼神㊁，所以勤稼穡㊂，所以報本反始㊃，所以度音鐸長立極㊄。玄酒明水之上，越音活席疏布之側一作列㊅。必取先於稻秫麴蘗之勤㊆，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㊇。雖三牲八簋㊈，豐備以相沿㊉；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此言郊祀之重，故備物以享。叠用四所以，乃推原致祭之故。明水、越席，古禮甚樸。麴蘗、文繡，後世增華矣。相沿，見近代之彌文。正色，見復古之本意。

㊀《記》：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㊁《史・封禪書》：今天子初立，尤敬鬼神之祀。

㊂《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東都賦》：土圭測景。

㊃《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㊄冬至日初長，建立表極以測度之也。《東都賦》：土圭測景。鄭玄曰：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竪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常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影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影長丈三尺一寸四分。

㊅《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麴蘗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藉神之席也。《左傳》：大路越席。注：蒲越槀鞂，藉神之席也。《左傳》：大路越席。注：越席結草。

㊆《記》：秫稻必齊。《書》：用汝作麴蘗。

㊇《周禮》：大朝覲，王設黼衣，設玄席紛純，次席黼純。注：紛純，謂以組爲緣也。

㈨《記・祭統》：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㈩《記》：禮不相沿。

(一)《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

(二)《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一)，羣望之偏祭在斯(二)，示有以明其翼戴(三)。音以陳列(四)，從乎節奏以進退(五)。《韶》《夏》《濩》《武》(六)，采之於訓謨(七)；鐘石陶匏(八)，具之於梗概(九)。變方《文粹》作万形於動植(一〇)，聽宮徵音止於砰普萌切磕苦蓋切(一一)。英華發外(一二)，非因乎簨簴之高(一三)；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霆之大(一四)。由是播其聲神。《韶》《夏》，兼歷代。鐘石，具八音。英華、和順，言誠意在作樂之先。

(一)《前漢・律曆志》：昭配天地。

(二)《書・舜典》：望於山川，徧於羣神。

(三)《左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

(四)《記》：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楚辭》：願陳列而無正。

(五)《記》：節奏合以成文。又：進退有度。

(六)《韶》、《夏》、《濩》、《武》，舜、禹、湯武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七)訓謨，謂三謨、《伊訓》諸書。

㈧《前漢・禮樂志》：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絃。《漢書》：石曰磬，金曰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㈨《東京賦》：其梗概如此。

㈩《淮南子》：奉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宋均《元命苞注》：動發於外，形四方之風。魏文帝《答繁欽書》：下變庶物，即所謂變萬形也。《周禮》：動物，宜毛物也。植物，宜阜物也。李善《西都賦注》：動物，禽獸。植物，草木。

(一)《周禮》七律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嵇康《琴賦》：角羽俱起，宮徵相證。《西京賦》：砰磕象乎天威。《羽獵賦》：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二)《記》：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春秋元命苞》：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

(三)《考工記》：梓人爲筍簴。《藉田賦》：筍簴凝以軒翥。薛綜《西京賦注》：懸鐘，格曰筍，植曰簴。

(四)《周禮》：鼓人掌教六鼓。注：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也。《東京賦》：雷鼓鞳鞳。

既而膟音律。一作繘，斜晦潰一作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俓音憚，一作俓滻音燊，一作僤，眇溟蒐萃。朱注作溲萃。聖慮岑寂㈤，玄黃增霈㈥，蒼生顯昴㈦，毛髮清籟㈧。雷公河伯㈨，咸駭音彼駭音已以修聳㈠；霜女江妃㈡，乍紛綸而晻曖㈢。此言祭時薦牲之禮。胜胥，謂納膟脅于牲腹而胥結之也。柴燎以達氣，窟塊以埋牲。騞砉擘赫，燔烈之聲。蒐斜晦潰，香氣斜散也。電風，其氣直上。雪星，其氣旁落。拂勿俓僤，近而縈繞。眇溟蒐萃，遠而布濩也。岑寂，穆然致敬。增霈，雨澤將施。顯昴，仰望意濃。清籟，神降而風生也。雷公、霜女，指天神。河伯、江妃，指地祇。駭駿，行貌。修聳，立貌。紛綸，蹁躚之象。晻曖，幽深之狀。

㈠《祭義》：取膟膋乃退。注：膟膋，腸間脂，祭則合蕭蒿之，使臭達牆屋。膟胜，腹大貌。膟，音帝。

㈡《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燎而生烟，以報陽也。《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圻，祭地也。《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閒居賦》：天子有事於柴燎。

㈢《莊子》：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注：砉，皮骨相離聲。騞，聲大於砉也。沈佺期《霹靂引》：始戛羽以騞砉，終叩宮而砰駍。

㈣朱注：傿，大也。淴，水迴旋貌。蔡淖，未詳，疑當作淴萃。《吳都賦》：紵衣絺服，雜沓淴萃。注云：皆紛擾貌。此或傳刻者誤以草旁水旁，倒書之耳。

㈤晉劉頌疏：知政之事，得參聖慮。《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

㈥《易》：天玄而地黃。

㈦《詩》：顒顒昂昂。

㈧毛髮清籟，言風颯然而吹髮也。

㈨雷公，注見前賦。《莊子》：河伯欣然自喜。

㈩《文選注》：《韓詩》：駪駪駪駪。薛君《章句》：趨曰駪，行曰駪。

(一)《淮南子》：青女出以降霜。注：青女，天神也。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卽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又曰江妃。《江賦》：江妃含嚬而瞗眇。

(二)相如《封禪文》：紛綸葳蕤。《魯靈光殿賦》：霄藹藹而晻曖。

執簡朱作簡。舊作紱，當是帗字之訛秉翟㊀，朱干玉戚㊁。鼓瑟吹笙㊂，金支翠旌㊃。神光倏斂，祀

事虛明㈤。於是潛淪乎渙汗㈥，紆餘乎經營㈦。浸朱崖而灑朔漠㈧，洶暘谷而濡若英㈨。耆艾涕一作悌而童子儛㈩，叢棘坼而猛狂一作牢傾(一)。是率土之濱(二)，覃敷音蒲醼音渠以涵泳(三)；非奉郊之縣(四)，獨宴慰以縱平聲橫(五)。玄澤澹泞乎無極(六)，殷薦綢繆乎至精(七)。稽古之時(八)，屢應符而合契(九)；聖人有作(一〇)，不逆寡而雄成(一一)。此言祭畢覃恩之事。執籥四句，告成之樂。神光忽斂，返歸太虛矣。渙汗，言恩澤汪濊。經營，言睿慮周詳。朱崖二句，言普及四方。耆艾句，言周及老幼。業棘句，言赦及囚徒。率土四句，總承上文。玄澤二句，歸功祭祀。應符合契，見鍾靈在帝。不逆不雄，見善協人情。

㈠諸本多作執紱。按：樂舞不見有紱。《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鄭玄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周禮》又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朱長孺依《詩》作執籥秉翟，較爲見成。

㈡《記》：朱干玉戚。

㈢《詩》：鼓瑟吹笙。

㈣《漢志》：《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注：樂上衆飾，有流翅羽葆，以黃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庶旄翠旌，謂析五采注翠旄之首而爲旌也。

㈤《詩》：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㈥《海賦》：長波澹淫，迤延八裔。注：澹淫，延長貌。《易・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㈦《上林賦》：聊浮游以經營。

㈧《後漢書》：袁安議：今朔漠既定。

爾乃孤卿侯伯㊀，雜羣儒三老㊁，儼而絶皮軒㊂，趨帳殿㊃，稽音啓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㊄，

㊀《書》：宅嵎夷曰暘谷。《九歌》：華采衣兮若英。謝莊《月賦》：嗣若英於西溟。李善曰：若木之英也。《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桐青葉，名曰若木，日所入處。

㊁《詩》：俾爾耆而艾。

㊂《易·坎》上九：係用徽纏，寘於叢棘。注：言衆議於九棘之下也。揚雄《吾子篇》：狴犴使人多禮乎？注：牢獄也。

㊃《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㊄覃，布也。《説文》：酺，王德布大飲酒也。醵，合錢飲。《周禮注》：有祭酺合醵之飲。《唐紀》：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賜奉祠官勛階，天下酺三日，京城五日，天寶十載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賜侍老粟帛，酺三日。

㊅漢成帝詔：赦奉郊縣長安長陵。應劭注：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

㊆鮑照詩：宴慰及私辰。《高唐賦》：縱橫相追。

㊇應貞詩：玄澤滂敷，仁風潛扇。《海賦》：泱漭澹泞，騰波赴勢。注：澹泞，澄深也。《甘泉賦》：長無極兮。

㊈殷蔿，見前賦。《琴賦》：何絃歌之綢繆。《洞簫賦》：吸至精之純熙兮。

㊉《景福殿賦》：崇稽古之弘道。

㊊《劇秦美新論》：天剖神符，地合靈契。鄧耽《郊祀賦》：應符蹈運。班固《薦謝夷吾表》：與神合契。

㊋《易·文言》：聖人作而萬物覩。

㊌《莊子》：古之至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郭象注：不雄成，不恃成而處物先。

法度難知一作和㈥，文質未變㈦。太昊氏繼天而王去聲㈧，根啓閉於厥初㈨；以木傳子，據終始而可見㈩。泊虞夏殷周(一)，茲煥炳蔥蒨(二)。秦失之於狼貪蠶食(三)，漢綴之以蛇斷音短龍戰(四)。中莽茫一作莽茫茫夫音扶何從(五)，聖蓄縮曾音層不一作不下眷(六)。此上推曆數，見唐統之正。絶弁，釋祭服。趨帳，退齋宮也。前有五帝，太昊居首，後有三王，至周而終，皆五德迭旺者。嬴秦閏位，兩漢征誅，此以土剋水也。魏晉以下無統，故曰莽茫。數代不生真主，故曰蓄縮。亂極而治，天意將在唐矣。

㈠天子有三孤、九卿、五侯、九伯。

㈡班固《典引》：屢訪羣儒，咨俞故老。　蔡邕《獨斷》：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迎而至家。

㈢《上林賦》：前皮軒，後道游。　蔡邕《獨斷》：前驅有九游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鑾旌。

㈣天子行在之所，以帳爲殿。庾肩吾詩：回川入帳殿。

㈤《帝王世紀》：燧人氏没，庖犧氏繼之而王。

㈥劉歆《移太常書》：法度無所因襲。

㈦《春秋元命苞》：文質再而復。

㈧《漢·律曆志》：庖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又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爲炎帝。

㈨《左傳》：分至啓閉。　《詩》：厥初生民。

㈩《郊祀志》：自齊威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一)《孔叢子》：虞夏殷周之常制也。

(二)《尚書璇璣鈐》：帝堯煥炳，隆興可觀。《東京賦》：燦爛炳煥。　江淹詩：丹巘被蔥蒨。

㊂《項羽傳》：貪如狼，狠如羊。《韓非子》：諸侯可蠶食而盡。

㊃《漢書》贊：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易》：龍戰於野。《光武紀》：四七之際龍鬬野。

㊄《楚辭》：莽茫茫之無涯。

㊅《前漢·息夫躬傳》：王嘉健而蓄縮。師古曰：蓄縮，謂斂於事也。

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㊀，醜害馬之蹄齧㊁，呵五精之息肩㊂，考正氣之無轍㊃。協夫音扶貽孫以降㊄，使之造命更挈，累上聲聖昭洗㊅，中祚觸蹶㊆。氣慘當作埏黷乎脂夜之妖㊇，勢回薄乎龍蛇之孽㊈。此追原聖祖爲發祥之本。磔裂，指六朝之亂。害馬，指殃民之主。呵五精而考正氣，從此誕毓聖王也。造命，指高祖、太宗。累聖，指高宗、中、睿。觸蹶，指武、韋兩后。脂夜、龍蛇，皆女妖也。

㊀《長楊賦》：分撦單于，磔裂屬國。

㊁《莊子》：爲天下何以異於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郭注：馬以過分爲害。《周禮·夏官·庾人》：攻駒，驕其蹄齧者閑之。

㊂《東京賦》：帥五精而來摧。注：五精，五方星也。《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注：以負擔喻也。

㊃《淮南子》：君子行正氣。《春秋孔演圖》：正氣爲帝，閒氣爲臣，秀氣爲人。《莊子》：善行無轍迹。

㊄《詩》：貽厥孫謀。

㊅謝朓詩：輕生幸昭灑。灑與洗通。

㊆《西都賦》：狂兕觸蹶。

㊇陸機《高祖功臣贊》：芒芒宇宙，上埏下黷。庾信《枯樹賦》：風霜慘黷。《漢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

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有脂夜之妖。

㊈賈誼《鵩鳥賦》：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漢・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

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㊀，天關一作闕不敢旅拒㊁，鬼神爲之嗚咽音乙㊂。高衢騰塵㊃，長劍吼血㊄。尊卑配，宇縣刷㊅。插紫極之將頹㊆，拾清芳於已缺㊇。鑪之以仁義㊈，鍛之以賢哲㊉。聯祖宗之耿光㊊。捲戎狄之彫撇匹列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卨㊍。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去聲以高揭㊏。蠹爾差僭㊐，燦然優劣㊑。宜其謀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絶㊓。而後覩數統從首㊔，一字千金而不滅㊕。此歸功玄宗，能振興唐祚。憤激，惡韋后亂宮。天關不拒，直入宮禁。鬼神嗚咽，廟謀不測也。騰塵、吼血，謂擁兵戮罪。再定君臣，故尊卑配。廓清畿甸，故宇縣刷。仁義，謂開元善政。賢哲，謂姚宋名臣。聯祖，修内治。捲戎，攘外患。唐虞、稷卨，君明臣良也。近古不軌，陳迹弗拘。貞觀高揭，天眷久屬也。差僭優劣，謂曆數舛訛。課密，謹造曆之事。刊定，垂治曆之書。八音六律，曆律相通也。一字千金，信今傳後矣。

㊀《琴賦》：憤激於今賤。

㊁《南都賦》：關門反距。《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

㊂蔡琰詩：行路亦嗚咽。《韓詩章句》：嗚，歎詞。毛萇《詩傳》：咽，憂不能息也。

㊃潘岳《閑居賦》：步先哲之高衢。《長楊賦》：順斗極運天關。

㈤《楚辭》：竦長劍兮擁幼艾。

㈥《秦之罘山石銘》：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㈦《漢・李尋傳》：紫宮極樞，通位帝紀。注：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北極星也。南齊四廟樂歌：誕受休禎，龍飛紫極。

㈧陸雲詩：肇揚清芳。

㈨《東方朔傳》：以仁義爲準。

㈩《劇秦美新論》：命賢哲作帝典。

(一)《書》：以覲文王之耿光。

(二)《詩》：戎狄是膺。

(三)《易》爻以九五爲君位。《乾》九五：飛龍在天。

(四)《揚雄傳》：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

(一五)《劇秦美新論》：王綱弛者已張。《東都賦》：治近古之所務。

(一六)《周書・秦誓》：天聽自我民聽。《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易・繫辭》傳：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一七)《詩》：蠢爾蠻荊。

《漢・食貨志》：僭差亡極。

(一八)《孝經鉤命訣》：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一九)《漢・律曆志》：雒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疎密，凡十一家。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孟康曰：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

(二)楊修牋：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朱注：《唐書》：王勃曆數尤精，嘗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

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王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此云刊定於興廢繼絶，蓋主子安之説。《西都賦》：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絶，潤色鴻業。李善注：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贊大業也。杜賦正用其語。舊引《論語》「興滅繼絶」以證玄宗詔求周漢之後，於上下文不貫。

㈡《漢·律曆志》：數從統首日起算。又曰：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

㈢《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㈢《律曆志》：洛下閎運算轉曆，以律起曆。

㈣《史記》：吕不韋集論，號曰《吕氏春秋》，懸千金於市，能增損一字者與之。朱注：《唐書》：開元中僧一行精諸家曆法，言麟德曆行用既久，晷緯漸差，玄宗召見，令造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張説與曆官等次成之。課密以下，蓋指此而言也。

上曰：吁㊀！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㊁，實用素樸以守㊂。吁嗟乎麟鳳，胡爲乎郊藪㊃？豈上帝之降鑒及兹㊄，玄元之垂裕於後㊅？夫聖以百年爲鶉轂口豆切㊆，道以萬物爲芻狗㊇。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㊈，眇眇託乎羣后㊉，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一作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

此言崇尚樸素，可以凝命而降祥。聖道以下，代作轉語。言上古之世，身同鶉轂，初曰吁，歎天命難膺也。再曰吁嗟，羨祥符可致也。

㊂《兩都賦序》：稽之上古則如彼。《前漢・儒林傳》：致至治之成法也。

㊁《列子》：子華子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

㊀屈原《卜居》：鄭詹尹乃端策拂龜。

㊃漢文帝詔：以眇眇之身，託乎天下君王之上。

㊄《左傳》：茫茫九土。孫綽詩：茫茫太極。《列子》：揮斥八極。

㊅《唐史會要》：乾符三年，追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書》：垂裕後昆。

㊆《莊子》：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昌，無道則修德就閒。

㊇《道德經》：天地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莊子》：芻狗未陳，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焚之而已。按：束芻爲狗，所以送葬。

㊈《詩》：吁嗟乎騶虞。又：胡爲乎中路。《記》：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

㊉《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道德經》：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詩》：天命降鑒。

㊌《書》：乾符三年，追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書》：垂裕後昆。

㊍《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五聖，自高祖至於睿宗。

㊎《虞書》：帝曰：「吁！」

㊏《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五聖，自高祖至於睿宗。

㊐《虞書》：帝曰：「吁！」

或指周漢爲上古之法，當時賢聖代作，豈可云人朽莫道乎？

也。

今既撫有天下，將何以並周漢而駕魏晉乎？蓋必有格天迓休之大道，起下默然徐思。曰素樸，諷天寶之奢侈。曰人朽，見老莊之虛無

世遠人亡，亦不足道矣。何以二字，

視；物等芻狗，則生死可以達觀。

穀，則貴賤可以一

焉。若上古成法，

㈣《史記》：老聃曰：「人存而骨已朽矣。」

㈤《子虛賦》：又烏足道乎？

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㈠，終將固之又固之㈡，意不在抑從朱作仰殊方之貢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㈣。金馬碧雞㈤，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㈥，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㈦，增怵惕以孜孜㈧。況大庭氏之時㈨，六龍飛御之歸㈩。未言敬事天祖，異於淫祀祈福者。上文設爲帝詞，此又代摹帝意。固之又固，堅守素樸也。不廣無用之祠，淫祀非可治人也。不仰殊方之貢，玩物却之無疑也。惟郊廟怵惕，爲享帝享親之正理。況當此至治之時，乘龍御天，正當仁孝兼盡，以仰答乎天祖。此二條蓋爲當時奉仙求瑞而發歟？

㈠揚子《解嘲》：默然獨守吾太玄。

㈡《道德經》曰：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是固之也。是致虛守靜，以養其神，卽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也。又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又固之也。是得一守毋以立其命，卽所謂「常有欲以觀其竅也」。全部丹經，盡於一句中矣。固之又固，句法本於損之又損。

㈢《西京雜記》：揚子雲嘗訪殊方絶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

㈣漢武帝詔：無用之事或多與？

㈤《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注：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㈥《晉・輿服志》：過江服章多缺，而冕飾以珊瑚翡翠。

㈦顏鈃曰：郊廟，應無用之祠。爲寶，應殊方之貢。《羽獵賦》：財足以奉郊廟。《記》：仁親以爲寶。

㈧又：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魯靈光殿賦》：孜孜靡忒。

㈨《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網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賦引大庭，卽指玄宗。

㈩《易》：飛龍在天。又：時乘六龍以御天。

(十一)陳子龍曰：三大禮賦，辭氣壯偉，非唐初餘子所能及。朱鶴齡曰：玄宗崇祀玄元，方士爭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議，欲比隆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慚德多矣。三賦之卒章，皆寓規於頌，卽子雲風羽獵甘泉意也。公詩云「賦料揚雄敵」，豈虛語哉。

劉克莊《後村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唯夔州《課伐木》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沉着痛快，非鈎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此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

按歷代賦體，如班馬之《兩都》、《子虛》，乃古賦也。若賈揚之《弔屈》、《甘泉》，乃騷賦也。唐帶駢耦之句，變爲律賦。宋參議論成章，又變爲文賦。少陵廓清漢人之堆垛，開闢宋世之空靈，蓋詞意兼優，而虛實並運，是以超前軼後矣。陳氏稱其詞氣雄偉，非唐初餘子所及，尚恐未盡耳。

公作賦時，正當平世盛年，忽云「荆門巫峽　瀟湘洞庭」，厥後奔走蜀楚，暮景窮途之兆，先見於此語。詩文各有讖，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

進封西岳賦表

《舊唐書》：天寶九載正月，羣臣奏封西岳，從之。二月，西岳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岳，玄宗御製西岳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停鑾廟下，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崇封之禮。朱注：據表云年過四十，又云篤生司空，爲十二載冬所上無疑。蓋先以廟災及旱停封，至是公始進賦以請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平聲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去聲序。然臣之本分音問，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音層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去聲小多病，貧窮好去聲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扶又切未知何以上聲答聖慈，明臣子之效。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扶又切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寞，孤負皇恩。敢摅竭憤懣，領略丕則，作《封西岳賦》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岳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國富是已，況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默默朱作默默，舊作脈脈乎？維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

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貎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玄宗《西岳碑》：予小子之生也，歲丙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岳，胷嬰神文。《舊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受册，天雨黃土，霑於朝服。《唐會要》：臨軒册三公，自神龍以來，册禮久廢，惟天寶末册楊國忠爲司空。《穆天子傳》：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封禪文》：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

封西岳賦 并序

張湜曰：此序逼真漢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十月，如兗州。十一月庚寅，封於泰山。辛卯，禪於梁父。壬辰，大赦，免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通鑑》：開元十一年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二十年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丑，至北都。十二月辛未，還西京。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温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生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音石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崆峒具茨，用黃帝事。八駿崑崙，用周穆王事。射蛟江水，用漢武帝事。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去聲官，誅求坐殺於長子兩切吏，甚非主

上執玄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賢遍切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岳之長子兩切，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河東賦》：因以勒崇垂鴻。伊太華去聲最爲難上上聲，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音扶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封禪文》：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色主切。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二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去聲近甸也，其可恧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音層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白虎通》：封禪金泥銀繩。或云：石泥金繩，封以金印。《吳越春秋》：宛委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璩其文。臣甫誠薄劣，不勝平聲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岳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因有感動焉。《文粹》有爲字，朱本去之。其詞曰：

惟時孟冬㊀，乃休百工㊁。叶音光。舊作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岳，覽八荒㊂，御白帝之都㊃，見金天之王㊄，既刊石乎岱宗㊅，又合符乎軒皇㊆。茲事體大㊇，越不可載已㊈。首叙封岳之意。岱宗，前此曾封泰山也。合符，祥瑞同於黃帝也。

㈠《封禪文》：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㈡《月令》：霜始降，則百工休。謝瞻詩：霜降休百工。

㈢揚雄《河東賦》：陟西岳以望八荒。《淮南子》：四海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

㈣《洞天記》：華山，太極總仙之天，卽少昊爲白帝，治西岳。

㈤《舊唐書》：玄宗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封華岳神爲金天王。《傳信記》：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至廟，見神朱髮紫衣，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上加敬禮，仍自書所製碑文以寵異之。

㈥《書》：東巡狩至於岱宗。《前漢·兒寬傳》：登告岱宗。

㈦《漢·郊祀志》：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

㈧相如《難蜀父老文》：斯禮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揚雄《羽獵賦》：大哉體乎！

㈨《河東賦》：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注：越，曰也。其事甚大，不可盡載。

先是，禮官草具其儀㈠，各有典司㈡，俯叶吉日，欽若神祇㈢。而千乘去聲萬騎去聲，已蠖略佁丑吏切儗音擬㈣，屈矯陸離㈤，惟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㈥，開日月之旗㈦。發雷轀㈧。辯格澤之修竿㈨，決河漢之淋漓㈩。曠天狼之威弧(一一)，墜魑魅之霏霏(一二)。赤松前驅(一三)，彭祖後馳(一四)。方明夾轂(一五)，昌寓宇同侍衣(一六)。山靈秉鉞而踉蹡(一七)，海若護蹕而參初金切差隱草木(一八)，儼而東飛。岐梁閃倏(一九)，涇渭反覆音福(二〇)，而天府載萬侯之玉(二一)，上方具左驂黃

屋㈥，已焜乎本切煌於山足矣㈦。次敍儀衛之盛。千乘萬騎，扈從者衆。鳳駕四句，鑾輿出而車旗擁也。格澤四句，言百靈呵護。地軸下折，狀車騎之多。草木東飛，言順風相向。岐梁涇渭，言經歷山川。萬侯，覲岳之禮。左纛，儀仗所用者。

㈠《賈誼傳》：乃草具其儀法。

㈡《西都賦》：陛戟百重，各有典司。

㈢《書》：欽若昊天。　漢哀帝曰：奉順神祇。

㈣螻略，見前賦。

㈤《河東賦》：千乘霆亂，萬騎屈矯。屈，其勿切。矯，其召切。顔注：屈矯，壯健貌。　相如《大人賦》：沛艾赳螭，仡以佁儗兮。張揖曰：佁儗，不前也。　《上林賦》：先後陸離。

㈥李斯書：建翠鳳之旗。《河東賦》：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　師古曰：天子所乘車爲鳳形，飾以翠羽。

㈦班固《南巡賦》：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旌旃。

㈧《東都賦》：撞洪鐘，伐靈鼓。

㈨《河東賦》：奮電鞭，驂雷轀。　班固《燕然山銘》：雷轀蔽野。

㈩《漢・天文志》：格澤星如炎火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大人賦》：建格澤之修竿兮。

(二)《西征賦》：浩如河漢。　《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亦曰銀漢。　嵇康賦：紛淋浪以流漓。　注：淋漓也。

(二)《河東賦》：彏天狼之威弧。　晉灼曰：有狼弧之星。

(三)王延壽《夢賦》：捎魑魅，拂諸渠。　《寡婦賦》：雷霏霏以驟落兮。

㈣《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詩》：爲王前驅。

㈤《列仙傳》：彭祖姓籛名鏗，陸終氏之仲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禱風雨輒應。

㈥《漢·律曆志》：商太甲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洛神賦》：鯨鯢涌而夾轂。

㈦《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陶弘景《真靈位業圖》第四中位有寧封、方明、力牧、昌寓。

㈧班固《東都賦》：山靈護野。《詩》：有虔秉鉞。《射雉賦》：已踉蹡而徐來。

㈨《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薛綜曰：海若，海神。顏延之《赭白馬賦》：扶護警蹕。《思玄賦》：長含余佩之參差。

㈩北周祀圜丘歌：風爲馭，雷爲車。《甘泉賦》：凌高衍之嵱嵸。《韻會》：嵸或作巃。字書：巃，山聳貌。

(一一)謝朓《三日侍宴應詔》：筵浮水豹，席繞雲螭。《甘泉賦》：徘徊招搖，靈祇迟迟兮。迟音棲，迟，又夷切。《文選注》：躨跜，虬龍動貌。

(一二)《西都賦》：原隰龍鱗。《爾雅》：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一三)杜篤《論都賦》：衍陳於岐梁。

(一四)又：帶以涇渭。　班固《西都賦》：山淵反覆。

(一五)《婁敬傳》：此所謂天府。《史記》：禹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而朝者萬國。

(一六)《後漢·百官志》：尚方令一人，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前漢·董賢傳》：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上方、下方，見《翼奉傳》孟康注。上方謂北與東，下方謂南與西。此賦用上方，蓋本《董賢傳》也。

紀信乘黃屋左纛。　注：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

㊐《舞賦》：鋪首炳以煇煌。相如《封禪文》：炳焕煇煌。焜與煇同。《穀梁傳注》：麓，山足也。陸機《大暮賦》：屯迹客於山足。

乘去聲與尚鳴鸞和一作輿㊀，儲精澹慮㊁，華蓋之大角低回㊂，北斗之七星皆去㊃。屈蒼山而信宿㊄，屯音豚絶壁之清曙㊅。既臻夫音扶陰宮㊆，犀象肆兀㊇，戈鋋窸息七切窣蘇骨切㊈，飄飄蕭蕭㊉，洶洶如也㊊。此記至岳而御宿也。鸞和，駕行從容。儲澹，斂神澄思。蓋低徊，言御蓋尚留。七星去，謂旌旗屏去也。陰宮，齋宿之地。肆兀，巨獸之狀。窸窣，甲仗之聲。

㊀《記》：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相如《難蜀父老文》：鳴和鸞，揚樂頌。鄭玄《周禮注》：鸞和，皆以金爲鈴。應劭《漢書注》：鸞在軾，和在衡。

㊁《甘泉賦》：儲精垂思。《淮南子》：澹然無慮。

㊂《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史記》：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㊃《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

㊄揚雄《蜀都賦》：蒼山隱天。《詩》：于汝信宿。

㊅陶弘景《水仙賦》：絶壁飛流。楊素詩：甘泉侍清曙。

㊆《河東賦》：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蜀都賦》：犀象競馳。

㊇《江賦》：巨石碕兀以前却。

㊈班固《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鋋彗雲。

㊉《楚辭》：東風飄飄兮神靈雨。又：秋風瀏瀏以蕭蕭。

㈡又：飄風來之洶洶。宋玉《高唐賦》：滭洶洶其無聲兮。

於是太一抱式㈠，玄冥司直㈡。天子乃宿祓齋㈢，就登陟㈣，駢素虬㈤，超前步音疾力㈥。天語秘而不可知㈦，代欲聞而不可得㈧。柴燎上上聲達，神光充塞先革切㈨。泥金乎菌萯之南㈩，刻石乎青冥之北(一)。此記登岳而封禪也。太乙，神壇之位。玄冥，冬令所司。素虬，御馬。前步，山峻也。天語，祝神之策。神光，山靈來享。岳有蓮花峯，故曰菌萯。山上多古樹，故云青冥。

㈠《唐・藝文志》有《太乙式經》。抱式，指太乙下行九宮圖式。

㈡《記》：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司直，漢官名，唐亦有之。此言司令也。

㈢《河圖挺輔佐》：黃帝乃齋祓七日，至於翠嫣之川。

㈣《天台賦》：舉世罕能登陟。

㈤《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虬。

㈥《魯靈光殿賦》：前步嵫釐。注：高大峻險貌。

㈦徐陵《孝義寺碑》：高弁蒼蒼，遥聞天語。

㈧《漢・郊祀志》：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秘。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又：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又：始皇禪於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㈨漢宣帝詔：齋戒之暮，神光顯著。《漢・兒寬傳》：光輝充塞。

㈩《論語考比讖》：金泥玉檢封盛書。《詩》：有蒲菡萏。毛萇傳：菡萏，荷華也。

㈠《孝經鉤命訣》：封禪，刻石紀號也。張衡《南都賦》：攢立叢駢，青冥旰暝。注：旰暝，卽芊眠。

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㊀，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㊁，稽上帝之遺則。

徊㊂，撫八絃而馺乙減切黑㊃。忽風翻而景倒㊄，澹殊狀而異色㊅。罔一作炯若褰祛開帷㊆，下辯宸極者㊇。久之，雲氣蓊以迴複㊈，山嘘呼同窶而未息㊉。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此記祭畢時景。天老指宰相。太微二句，言山靈陟天。弭節六句，空中景象，恍惚如見也。

雲氣六句，靈爽若存，嘉祥是錫矣。

㈠《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

㈡《史・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庭。崔駰《東巡賦》：開太微於禁庭。《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天子之宮庭。

㈢《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徘徊，翱翔往來。司馬彪曰：弭，猶低也。

㈣《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殥，八殥之外有八絃。

㈤《甘泉賦》：歷倒景而絶飛梁兮。

㈥丘遲詩：嶄絶峯殊狀。《蜀都賦》：異色同榮。

㈦《詩》：執子之袪。徐鉉曰：袪，今之衣袖口也。梁簡文詩：董案或開帷。

㈧宋主劉裕《告天文》：宸極不可以暫曠。賈逵曰：宸，室之奧者，後人指帝居曰宸。

㈨《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漢・郊祀志》：上封禪泰山，晝有白雲出封中。曹植《車渠椀賦》：鬱蓊雲蒸。《射雉賦》：周環迴複。

㈢《漢・武紀》：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岳，翼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 槩，山高貌。《上林賦》：嵯峨嶵槩。

㈡《詩》：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㈢又：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㈢又：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㈣又：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爾乃駐飛龍之秋秋㈠，詔王屬以中休㈡。覲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㈣。芬樹羽林㈤，莽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㈥。麒麟一作騏驎跾跾而在郊㈦，鳳凰蔚跂從朱注，舊作跋而來遊㈧。雷公伐鼓而揮汗㈨，地祇被震而悲愁㈩。樂師拊石而具發㈠，激越乎遐陬㈡。羣山爲之相嶕初兩切㈢，萬穴爲之倒流㈣。又不可得載已。此言朝羣后而作樂也。王屬，侍從之官。羣后，王公畢集。高掌，華山之巖。洪河，黃河迴繞也。張樂以下，言能感人物而動山川。

㈠《漢志》：《房中歌》：鳳凰秋秋。注：猶蹌蹌。《羽獵賦》：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

㈡《穆天子傳》：天子北至犬戎，北風雨雪，命王屬休。

㈢《水經注》：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在華巖。《西京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㈣《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西都賦》：封西岳賦

㊄漢房中歌：芬樹羽林，雲景杳冥。注：所樹羽葆，其盛若林。

㊅《子虛賦》：千人倡，萬人和。

㊆《帝王世紀》：黃帝時，麒麟游於郊藪。　張衡《西京賦》：大雀踆踆。

㊇《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朱注：或云跋疑作跂。《舞劍器行序》：壯其蔚跂。

㊈《詩》：鉦人伐鼓。　《齊國策》：揮汗成雨。

㊉《周禮·大司樂》：若樂八變，地祇皆出。　《魯靈光殿賦》：狀若悲愁於危處。

㊊《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月令》：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書》：擊石拊石。

㊋《西都賦》：震乎激越。

㊌《海賦》：羣山既略。　又：飛沸相崛。

㊍又：萬穴俱流。　梁元帝《檄侯景文》：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

久而景同影移樂闋㊀，上悠然垂思去聲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音甫㊁，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㊂，當鑒前史㊃，至於周穆漢武，豫游寥闊㊄，亦所不取叶音楚，惟此西岳，作鎮三輔㊅，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㊆，人所疾苦㊇，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㊈。是以視岳於諸侯㊉，錫神以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叶王古切者矣㊎。此言祀岳所以報功德。既封泰山，則西岳不可獨缺矣。作鎮三輔，功在社稷。西成農扈，功在五穀。應時風雨，功在生民。此皆不可不封者。周穆漢武，能鑒於前人。百姓疾苦，能恤乎民隱。

㈠潘岳《笙賦》：樂闋日移。

㈡《唐書》：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岳爲天齊王。《白虎通》：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梁父之阯，以示報地。梁父，太山旁小山。《前漢・兒寬傳》：封禪告成。

㈢《楚辭》：去終古之所居兮。

㈣《後漢》皇后論：前史載之詳矣。

㈤夏諺：一遊一豫。《西京賦》：作鎮於近。

㈥京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也。《東方朔傳》：三輔之地。

㈦百姓不足，用《論語》。

㈧漢宣帝詔：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

㈨《詩》：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㈩《記》：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⑪《書傳》：王者建諸侯，各剖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蕢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蓋封山時亦用此法也。

⑫《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淮南王安書：古者封內甸服。注：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

⑬《書》：平秩西成。《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⑭夏侯湛《東方朔像贊》：精靈永職。

⑮《趙國策》：甘露降，風雨時。

今茲冢宰庶尹㊀，醇儒碩生㊁，僉曰：黃帝顓頊㊂，乘龍游乎四海，發軔乎六合㊃，竹帛有

云㊄，得非古之聖君㊅，而太華去聲最爲難上上聲，故封禪之事，鬱没罕聞㊆。以予在位，發祥隤社者㊇，焉音烟可勝平聲紀㊈，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先則切雲臺之議㊉。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歔欷去聲也㊍。此言從衆議而舉封禪。自上段至此，皆代擬玄宗之詞。黄帝、顓頊，有東禪而無西封，此舉乃曠古所未行者。況祥符洊至，方國歸心，則登封適會其時矣。雲臺議，即冢宰羣臣所言者。玄元，指太清之獻。清廟，指太廟之享。

㊀《周禮》：天官冢宰。《書》：庶尹允諧。顔注：庶尹，庶官之長。

㊁《漢書》：賈山不得爲醇儒。《劇秦美新論》：老儒碩生。

㊂《漢・郊祀志》：黄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

㊃《楚辭》：朝發軔兮天津，夕余至乎西極。《莊子》：六合爲巨。

㊄《封禪文》：首惡鬱没。

㊅東方朔《答客難》：著於竹帛。

㊆《河東賦》：發祥隤阯。注：隤，降也。社，福也。

㊇《答客難》：百家之言，不可勝記。

㊈《東觀漢記》：桓譚爲議郎，詔令議雲臺。江淹書：高議雲臺之上。

㊉董仲舒策：殊方萬里。《東都賦》：奔走而來賓。

㊋又：膺萬國之貢珍。

㈢《詩》：於穆清廟。《楚辭》：泣歔欷而霑衿。王逸注：歔欷，啼貌。

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鑠乎㈠！真天子之表㈡，奉天爲子者矣。不然，何數千萬載聲上，獨繼軒轅氏之美。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 叶平聲㈣，功罔不克成㈤，放百靈㈥，歸華去聲清㈦。此歸美帝德，以頌揚作結。奉天爲子，見應運而興。獨繼軒轅，言度越百王。靈歸華清，帝將遊幸驪山湯池矣。

㈠鑠，盛也。《詩》：於鑠王師。

㈡《春秋繁露》：天祐而子之，故稱天子。

㈢《封禪書》：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郊祀志》：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

㈣吳質《答魏太子書》：効質明主。《書》：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㈤又：民主罔與成厥功。

㈥《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㈦華清，宮名。

古者天子巡方，有祭岳而無封禪。自管子創爲其說，始皇遂起而行之。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可謂識高千古矣。當時魏徵與諸臣議禮，不能明決其非。故高宗復舉而行之。追明皇時，羣臣紛紛導諛，少陵亦作賦以勸上，其亦司馬長卿之餘習歟。唐世力闢封禪之謬，唯柳宗元一人而已。

進鵰音雕賦表

朱注：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與前《進三賦表》云「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其語意相類，疑是同時所上者。今按：表中云「自七歲綴筆，向四十年」，其年次又在進三大禮賦後，應是天寶十三載所作。黃鶴以爲九載者，未合。顏師古曰：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箭羽。張爾恭《正字通》云：鵰，胡地鷲鳥，似鷹而大，土黃色，毛長翅短，俗呼皂鵰。盤旋空中，搏擊鴻鵠食之，草中有鵰毛，衆鳥必自落。鵰之俊曰東海青。梵書名揭羅闍。杜少陵《進鵰賦表》：「鵰者，鷲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公蓋以自況云。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陵夷屬上句，或連次句者非。公侯之貴磨滅，磨滅屬次句，或連下句者非。鼎銘之勳不復炤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惟臣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一作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文粹》作明主，一作天子哀憐之一有明主二字。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一有而字，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劉歆《求方言書》：子雲滄雅之才，沉鬱之思。陸機《思歸賦》：伊我思之沉鬱，愴感物而增悲。又《遂志賦》：抑

揚頓挫，怨之徒也。《詩品》：謝朓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有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一無臣字以爲鵰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一作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上一作賦以聞，謹言。張縉曰：此表，古茂雅令，逼真漢文，至其立言有致，千載之下，想其風流。

鵰賦

當九秋之淒清朱本誤作涼㊀，見一鶚之直上上聲㊁。梢勁翮㊂，肅肅逸響㊃。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㊄。伊鷙鳥之累上聲百㊅，孰敢同年而爭長子兩切㊆。此鵰之大略也㊇。以雄材爲己任㊈，橫去聲殺氣而獨往㊉。梢逸響，飛聲。不可追，去之疾。無留賞，攫物神也。

㊀《南都賦》：結九秋之增傷。庾信詩：淒清臨晚景。

㊁《北山移文》：干雲霄而直上。

㊂《魏志・常林傳》：雄材奮用之秋。

㊃《記》：仲秋之月，殺氣浸至。《莊子》：獨往獨來。

㊄謝朓詩：梢梢枝早勁。陳琳書。揮勁翮。

㈥《詩》：肅肅鴇羽。孫楚《鷹賦》：振肅肅之輕羽。《詩傳》：肅肅，羽聲也。古詩：彈箏奮逸響。

㈦漢元帝詔：不得永終性命。

㈧《羽獵賦》：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陸機《鼈賦》：取具於指掌。

㈨鄒陽書：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㈩《過秦論》：不可同年而語矣。《吳都賦》：魯爭長於潢池。

(一)《莊子》：吾爲汝言其大略。

若乃虞人之所得也㈠，必以氣稟冬一作玄冥㈡，陰乘甲子，河海蕩潏㈢，風雲亂起㈣，雪沍山陰㈤，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㈥，絕飛走於萬里㈦，朝無以充腸㈧，夕違其所止㈨，頗愁呼而蹭蹬㈩，信求食而依倚(一)。用此時而椓杙(二)，待尤者而綱紀(三)，表狎《英華》作神羽而潛窺(四)，順雄姿之所擬(五)。欻捷來於森木(六)，固先擊一作繫於利觜(七)，解騰攫而竦神(八)，開網羅而有喜(九)，獻禽從《文粹》、《英華》，諸本作令，誤之課(十)，數備而已(一一)。

寒之際。椓杙以繫網，表禽以爲餌。方心擬而忽來，飢不擇食矣。尤者，雄姿，指鶻鳥。狎羽，狎熟之家禽。數備，以鶻備異數而後已也。

㈠《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

㈡冬神玄冥，故曰冬冥。

㈢《海賦》：「蕩颺島濱。」颺亦作潏。

㈣沈約詩：亂起未成行。

㈤《左傳》：涸陰沍寒。

㈥《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

㈦鮑照詩：飛步遊春宮。

㈧梁元帝書：適口充腸，無索弗獲。

㈨《大學》：於止知其所止。

㈩《海賦》：蹭蹬窮波。

(一一)《莊子》：豐狐文豹，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一二)毛萇《詩傳》：丁丁，椓杙聲也。李巡曰：杙，橛也。

(一三)《左傳注》：尤，異也。相如《封禪書》：殊尤絶迹。

者，皆借網爲喻；言張弛者，皆借弓爲喻耳。

(一四)荀卿《兵要》：窺敵觀變，欲潛以深。

(一五)傅玄《鷹賦》：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一六)《蜀都賦》：彈言鳥於森木。

(一七)《東京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

(一八)解，見也。騰攫，騰躍而攫搏也。陳琳檄：鷙鳥之擊，先高攫。《射雉賦》：愈情駭而神悚。

(一九)陳琳檄：曹操舉手掛網羅。

(二〇)《記》：凡獻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注：加，多也。晉《夏苗歌》：獻禽享祠。

(二一)《記》：告備於王。《前漢・禮樂志》：歲時以備數。

及乎闔從《英華》。一作司，一作閑隸受之也㈠，則擇其清質㈡，列在周垣㈢，揮拘攣之掣曳㈣，挫豪梗之飛翻㈤，識畋遊之所使㈥，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英華》作殊飾㈦，呈於至尊，搏風槍櫜㈧，用壯旌門㈨。乘去聲輿或幸別館㈩，獵平原㈠，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去聲下去聲，卷上聲毛血之崩奔㈡，隨意氣而電落㈢，引塵沙而晝昏㈣，豁堵墻之榮觀㈤，棄功效而不論平聲㈥，斯亦足重也。此言畜鷹以供校獵。士必養而後有用，猶鷹先習而後可試。周垣，御苑。掣曳、拘攣，言條忽而杳冥。

㈠《周禮》：闔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㈡《月賦》：升清質之悠悠。

㈢《西都賦》：繚以周牆。《西京賦》：繚垣綿聯。

㈣《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

㈤王粲詩：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㈥《書》：不敢盤於遊畋。

㈦《史記》：楚春申君刀劍室，皆以珠飾之。

㈧《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　李嶠詩：樹宿摶風鳥，池潛縱壑魚。

㈨《易》：君子用壯。　槍櫜、旌門，見前賦。

㈩《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㈠《西都賦》：上下翩翻。　《西都賦》：風毛雨血。

㈡《子虛賦》：平原廣澤，遊獵之地。

㈢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

㈣《李廣傳》：意氣自如。

㈤蔡琰《胡笳曲》：疾風千里吹塵沙。《前漢・中山靖王勝傳》：雲蒸列布，杳冥晝昏。

㈥《記》：觀者如堵牆。《世說》：衛玠至都下，觀者如堵牆。《老子》：燕處榮觀。

㈦《東觀漢記》：竇林欲以爲功効。

至如千年孽狐㊀，三窟狡兔㊁，恃古塚之荆棘㊂，飽荒城之霜露㊃，迴惑我往來㊄，趦趄我場圃㊅。雖青骸帶角㊆，白鼻如瓠㊇，蹙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一作而遐寓㊈，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嘵其音㊉，颯爽其慮，續下去聲韝而繚繞㊊，寧遽，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嘵其音㊉，颯爽其慮，續下去聲韝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七到切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宿一作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此言鵰之效能，勝於鷹隼。國家巨猾，非大才不克剪除，猶狐兔宿妖，必大力方能勦滅。青骸、白鼻之鷹，但能料物而不能追取，以狐兔之脫走如神耳。曉哮以下，見鵰能制勝出奇。

㊀《莊子》：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

㊁《戰國策》：狡兔有三穴，僅得免其死。魏文帝《長歌行》：久城育狐兔。

㊂謝惠連文：東府掘城得古塚。桓譚《新論》：雍門周見孟嘗君曰：「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㊃庾信詩：日晚荒城上。江淹詩：霜露一何緊。

㊄《齊書・謝朓傳》：江祏末更回惑。

㈥《易》：其行趙趙。《詩》：九月築場圃。

㈦《蜀都賦》：鷹則青骹素羽。

㈧王延壽《王孫賦》：或爪懸而瓠垂。《前漢・張蒼傳》：肥白如瓠。

㈨《思玄賦》：翼迅風以揚聲。

㈩顙脫，注見前賦。

⑪《詩》：予惟音嘵嘵。

⑫王粲《羽獵賦》：下輔窮緤。薛綜《西京賦注》：輔臂衣鷹，下輔而擊。

⑬《莊子》：投迹者衆。《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射雉賦》：繚繞盤辟。

⑭《史記・田單傳》：齊人追亡逐北。

⑮王褒《洞簫賦》：班匠施巧。

⑯《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⑰沈約《彈奏》：造次以之。

⑱揚雄《解嘲》：畫一奇，出一策。《詩》：笑語卒獲。

⑲《孫子》：百戰百勝。

⑳古詩：夙昔夢見之。《東方朔傳》：上知朔多端。

㉑《楚辭》：山蕭條而無獸。

爾其鶻音倉鴿音括鵓同鴿，音保鴟音逆之倫㊀，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㊁，長大如人㊂，肉

多奚有，味不足一作乃不珍㈣，輕鷹隼而自若㈤，託鴻鵠而爲鄰㈥。彼壯夫之慷慨㈦，假强敵而逡巡㈧，拉先鳴之異者㈨，及將起而遄從《文粹》。一作復臻。忽隔天路㈩，終辭水濱(一)，寧掩羣而盡取(二)，且快《文粹》作決意而驚新(三)，此又一時之俊也(四)。此言鷳能蓄威，不擊凡鳥。庸才碌碌，君子不與爭能，猶鶴鵠鷄鶩不與鬬捷。鶴鵠之輕鷹隼、託鴻鵠，本以長大自命，然望鷳却步，如對强敵而逡巡矣。斯時鷳鳥見其先鳴，將欲起而拉之，彼遂遠去以避其鋒，此雖未嘗濫擊多取，亦足以驚新示異矣。

㈠《西都賦》：鶴鵠鴟鴞。《爾雅》：鶴，麋鵠。郭璞曰：即鶴鵠也。《正字通》云：大如鶴，青蒼色，亦有灰色者，長頸高脚，頂無丹，兩頰紅，鬬距爲錯落，南人呼爲鶴雞，江人呼爲麥雞。鴟似雁，班文，無後趾。陸佃曰：毛有豹文，一名獨豹，亦名鴻豹。《急就章》：鷹雞鴟鵰。乃俗訛耳。《左傳注》：鴟，水鳥也。《正字通》：水鳥，高飛似雁，蒼白色，雌雄相視則孕。《莊子》：白鴟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㈡《列子》：林類拾穗行歌。

㈢《莊子》：美髯長大。

㈣《鷓鴣賦》：肉弗登於俎味。

㈤《月令》：鷹隼蚤鷙。

㈥丘遲書：慕鴻鵠以高翔。

㈦《羽獵賦》：壯士慷慨。

㈧賈誼策：不獵强敵而獵田彘。《東都賦》：逡巡降階。

㊈《尸子》：戰如鬬雞，勝者先鳴。

㊉枚乘詩：天路隔無期。

㊊《左傳》：君其問諸水濱。

㊋《記》：諸侯不掩羣。《西京賦》：蚳蝝盡取。

㊌曹植《與吳質書》：雖不得肉，亦且快意。

㊍魏文帝《與吳質書》：自一時之雋也。

夫音扶其降精於金㊀，立骨如鐵㊁，目通於腦㊂，筋入於節㊃。架軒楹之上㊄，純漆光芒㊅；掣梁棟之間㊆，寒風凜冽㊇。雖趾蹻千變㊈，林嶺萬穴㊉，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此言生質氣概之特雄。鵰以勁力而觸邪，猶士以正氣而斥奸。降精四句，稱其魄力。趾蹻四句，擬其神采。趾蹻四句，摹其狀貌。架軒四句，喻其用處。

㊀傅玄《鷹賦》：含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

㊁魏彥深《鷹賦》：身重若金，爪剛似鐵。

㊂孫楚《鷹賦》：深目蛾眉。

㊃魏彥深《鷹賦》：長筋粗脛。

㊄《說文》：楹，柱也。

㊅魏文帝書：譬如純漆。劉孝儀啟：劍匿光芒。

㊆謝靈運詩：寂寥梁棟響。

㈧鮑照詩：孟冬寒風起。

㈨《羽獵賦》：蹻足抗首。注：蹻，舉也。《正字通》：蹻，與蹺通。《列子》：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㈩王肅之詩：味存林嶺。《海賦》：萬穴俱流。

(一)《楚辭》：叢薄深林兮人上慄。注：薄，草木交也。

(二)《魯靈光殿賦》：枝撐柱拄而斜據。

(三)《神異經》：獬廌性忠，而邪則觸之。張揖《上林賦注》：獬廌一角，主觸不直者。束晳《玄居釋》：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

久而服勤㈠，是可吁畏㈡。必使烏攫之黨㈢，罷鈔盜而潛飛㈣；梟怪之羣㈤，想英靈而遽遁㈥。豈比乎從《文粹》、《英華》，諸本作虛，誤隧而自安㈦，與槍榆而無事者矣㈧。此言其得食而能報稱。

鷓鴣飛而烏梟匿形，猶正人用而僉壬屏迹。陳力縻位㈦，等摩天

㈠陶潛詩：服勤盡歲月。

㈡《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乎。

㈢《漢・黃霸傳》：吏出食於道旁，烏攫其肉。他日吏還謁，霸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

㈣後漢馬融疏：雜種諸羌，轉相鈔盜。

㈤賈誼《鵩賦》：鵩似鴞，不祥鳥也。又云：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㈥劉孝威詩：江漢英靈信已衰。

㊐陳力竊位，用《論語》。

㊑古樂府：黃鵠摩天極高飛。

㊒《莊子》：決起而飛槍榆枋。

故其不見用也，則晨飛絶壑㊀，暮起長汀㊁，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音截窠五結切㊂，養子老於巖扃㊃。倏爾年歲㊄，茫然闕廷㊅，莫試鉤爪㊆，空回斗星㊇。衆雛倘割鮮於金殿㊈，此鳥已將呈於至尊。莫試、空回，惜其負才終棄。衆雛，比當時仕宦者。巖扃，自喻身老退閑也。

㊀駱賓王詩：薄烟橫絶壑。

㊁盧思道詩：薄暮隱長汀。

㊂《南都賦》：坂坻巖嶪而成觀。嶪與窠同音。

㊃《答賓戲》：緪以年歲。

㊄《東京賦》：闕庭神麗。曹植表：未奉闕庭。

㊅《淮南子》：鉤爪鋸牙，於是摯矣。傅玄《鷹賦》：鉤爪懸芒。

㊆《春秋元命苞》：瑶光星散爲鷹。

㊇《鸚鵡賦》：慜衆雛之無知。《西都賦》：割鮮野食。《三輔黃圖》：漢有金華殿、大玉堂殿。

㊈宋之問詩：待月詠巖扃。

公三上賦而朝廷不用，故復託鵰鳥以寄意。其一種慷慨激昂之氣，雖百折而不回。全篇俱屬比喻，有悲壯之音，無

乞憐之態。三復遺文，亦當橫秋氣而厲風霜矣。

前幅布置，效袁淑《驢山公文》。

天狗賦并序

序言天寶中，其年次先後不可考矣。今以類相附，故編在《鵰賦》之後。《山海經》：陰山有獸焉，其狀如貍，白首，其名天狗。《辛氏三秦記》：白鹿原上，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賦言月窟、流沙，此物蓋自西域來也。

當時御狗以此命名，兵戈之兆見矣。賦言月窟、流沙，此物蓋自西域來也。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捷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瀺灂華去聲清之莘莘漠漠㈠，而山殿戍削㈡，縹焉從《英華》，一作與天風㈢，崛渠勿切乎回薄㈣。上揚雲旖兮㈤，下列一作刻猛獸㈥。夫音扶，後並同何天狗嶙峋兮㈦，氣獨神秀㈧。色似狻猊㈨，小如猿狖音佑㈩。忽不樂音洛，雖萬夫不敢前兮(一一)，非胡人焉於虔切能知其去就(一二)。向若鐵柱一作樹攲而金鎖斷兮(一三)，事未可救(一四)。瞥流沙而歸月窟兮(一五)，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一六)，性剛簡而清瘦(一七)。歙於一擲(一八)，威解兩鬬(一九)。終無自私(二〇)，必不虛透(二一)。首敍華清獸房，得觀猛健之狀。神秀異於羣獸，故狗院在諸坊之上。脫鎖而出，便欲瞬息西歸，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意。食肥身瘦，形之異。一擲解鬬，才之雄。無私，即下文不愛力。不虛，即下文破要害。

㈠《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澹，猶動也。起句突用澹字，本此。言望華清景象，莘莘漠漠，有似澹然搖動也。《魏都賦》：莘莘蒸徒。注：莘莘，衆多貌。漢四皓歌：樹木漠漠。注：漠漠，濃盛貌。

㈡山殿，卽華清宮。庾肩吾詩：山殿下穹窿。戍削，見《子虛賦》。張揖注：裁制貌。《上林賦》：眇閻易以卹削。郭璞注：閻易，衣長大貌。易音曳。卹削，言如刻畫作之也。然則戍削與卹削，蓋音同義合。

㈢《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

㈣《正字通》：崛，拔起貌。陸倕《石闕銘》：鬱崛重軒，穹窿仄宇。《鶡冠子》：精神回薄，震盪相轉。

㈤《河東賦》：揚左纛，被雲梢。顏注：梢，與旆同。旆者，旌旗之旒，以雲爲旆也。《西京賦》：棲鳴鳶，曳雲梢。李善注：謂旌旗之旒，飛如雲也。

㈥《高唐賦》：猛獸驚以跳駭兮。

㈦《西京賦》：柢鍔巉嵓。《埤蒼》曰：巉嵓，山崖之貌。

㈧《天台賦》：山嶽之神秀。

㈨《爾雅》：狻猊，如貔貓，食虎豹。郭璞曰：卽師子也。

㈩《西京賦》：猿狖超而高懸。顧野王曰：狖，黑猿也。

(一)《淮南子》：萬夫莫向。

(二)《吳都賦》：失其所以去就。

(三)《易林》：銅人鐵柱，暴露勞苦。《洛陽伽藍記》：魏得波斯國千里馬，以銀爲槽，金爲鏁環。魏賈岱宗《狗賦》：闘林獸之群爭，欻斷鏁而齕石。

(四)《西京賦》：卒不能救。

㈤㈩瞥，疾走貌。　傅玄《走狗賦》：濟盧泉，涉流沙。
㈥《列女傳》：食人之肥鮮。
㈦《三國名臣贊》：玄伯剛簡。
㈧《南史》：劉裕一擲百萬。
㈨《趙國策》：兩虎共鬬。又：相鬬兩罷。
㈩《列子》：小智自私。
⑴透，乃透脫之透。王延壽《王孫賦》：或群跳而電透。

嘗觀乎副君暇豫㈠，奉命于畋㈡，則蚩尤之倫㈢，已脚渭戟涇，提挈丘陵㈣，與南山周旋㈤，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㈥，呵犬豹以相躔㈦。蹙乾坤之翕習兮㈧，望麋鹿而飄然㈨。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去聲，頓六軍之蒼黃兮㈠㈠，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㈡，野虞未及和去聲㈢。罔髣虛交切，與髴同矢與流星兮㈣，圍要害而俱破㈤。洎千蹄之迸《英華》作並集兮，始拗怒以相賀㈥。真雄姿之自異兮㈦，已歷塊而高卧㈧。不愛力以許人兮㈨，能絶甘《英華》作等以爲大唐佐切㈩。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⑴。既而羣有噉徒覽切咋音責⑵，勢爭割據⑶。劃雷殷上聲而有聲兮⑷，紛胆破而何遽⑸。似爪牙之便禿兮⑹，無魂魄以自助⑺。各弭耳低回⑻，閉目而去。次言有事田獵，得騁攫噬之才。副君，謂東宮。蚩尤，指將士。禽穿鹿走，鷹犬之技窮矣。捷來八句，極言天狗之迅厲勇悍。千蹄六句，言羣獸見賀，而此不居功。

憤叱以散。　拗怒，各知愧恨也。絶甘，不急於取食。小者亡走，大者被傷，譏其無功而就食也。

㈠前漢疏廣疏：太子國儲副君。《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

㈡《西京賦》：奉命當御。《詩》：叔于田。

㈢《甘泉賦》：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定陸梁。

㈣《鷫鸘賦》：提挈萬里。《東都賦》：丘陵爲之搖震。

㈤《左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㈥《漢書・孫寶傳》：鷹隼始擊，當順天氣。

㈦犬豹，犬之似豹者。《瑞應圖》：匈奴獻豹犬，錐口赤身，高四尺。

㈧《鷫鸘賦》：飛不飄颺，翔不翕習。注：翕習，盛貌。

㈨《莊子》：麋鹿見之決驟。

㈩庾亮表：出總六軍。

(一)《漢書》：材官蹶張。應劭注：材官，有材力者。

(二)《記》：野虞教道之。

(三)《正字通》：鶴，鳴鏑也。通作嚆。《莊子》：焉知仁義之不爲桀蹻嚆矢。注：矢之鳴者，俗謂響箭。

(四)《前漢・龜錯傳》：要害之地。

(五)班固《西都賦》：乃拗怒而少息。

(六)賈岱宗《狗賦》：雄姿猛相，兀然高八九尺。傳玄《走狗賦》：

漂流星而景屬兮，逾窈窕而騰起。孫楚《與孫皓書》：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㈦王褒頌：過都越國，蹴若歷塊。　謝朓詩：高卧猶在茲。

㈧棗祗《船賦》：不愛力而欲輕。　《史記・聶政傳》：未敢以身許人。

㈨《莊子》：苦體絶甘。

㈩曹植《鷂雀賦》：君欲相噉，實不足飽。　《正字通》：噉，與啖、啗同。　《漢・王吉傳》：吉婦取棗啖吉。　《韓非子》：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　啗，啖也，齧也。　東方朔《答客難》：猶孤豚之啗虎。

(一)陸機《辯亡論》：割據山川。

(二)揚雄《解嘲》：擬足而投跡。

(三)《長門賦》：雷殷殷而響起兮。

(四)賈誼策：胆破而不敢謀。

(五)陳琳檄文：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六)《羽獵賦》：怖魂亡魄。

(七)虞世南《師子賦》：弭耳宛足。　《寡婦賦》：嗟低徊而不忍。

每歲，天子騎白日(一)，御東山，百獸蹤以皆從兮(二)，肆《英華》，一作四猛佐銛鋭乎其間(三)。夫音扶靈物固不合多兮(四)，胡一作故役役隨此輩而往還(五)？惟昔西域之遠致兮(六)，聖人爲之豁迎風，虚露寒(七)，體蒼虬一作螭(八)，軋金盤(九)。初一顧而雄才稱去聲是兮(一)，召羣公與之俱觀(二)。宜其立閶闔而吼紫微兮(三)，却妖孽而不得上上聲干(四)。時駐君之玉輦兮(五)，近奉君之渥歡(六)。此言異材得近君前，幸之也。　東山在驪山之地。　猛健靈物，乃徒與衆獸爲伍，似失所矣，然來自遠方，得邀君王之顧盼，

吼紫微而却群妖，此正遭逢吐氣時也。

㈠騎，乘也。

㈡《西都賦》：百獸駭殫。《羽獵賦》：啾啾蹌蹌。

㈢肆，恣肆也。猛仡，言氣力。銛鋭，言爪牙。《韓非子》：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

㈣《赭白馬賦》：靈物咸秩。

㈤《莊子》：萬物役役。《抱朴子》：此輩以僞亂真。《江賦》：鯪鯉順時而往還。

㈥《易》：引重致遠。

㈦《漢書》：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

㈧《九歎》：佩蒼龍之蚴虯兮。

㈨古詩：金盤鱠鯉魚。

㈩曹植詩：一顧千金重。稱是，足以稱君之顧盼也。

⑪《書》：群公既皆聽命。

⑫《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競。《春秋合誠圖》：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西京賦》：星名，王宮象之。

⑬《漢・刑法志》：妖孽息伏。王粲《鸚鵡賦》：登衡榦以上干。

⑭《藉田賦》：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

⑮《楚辭》：常被君之渥洽。《洞簫賦》：蒙聖主之渥恩。

使臭肩閒切，或作臭處上聲而誰何兮㈠，備周垣而辛酸㈡。彼用事之意然兮㈢，匪至尊之賞闌㈣。

仰千門之崚一作峻嶒兮㈤，覺行路之艱難㈥。懼精爽之衰落兮㈦，驚歲月之忽殫㈧。顧同儕之甚少兮，尤見疑於蹻捷㈨。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㈩，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一作致身之暴蒲卜切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倘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此恐雄姿老於空院，惜之也。

誰何，無與奬拔者。周垣，隔以院牆也。自當事者有沮抑之意，至尊雖欲識賞而無由矣。從此君門萬里，歲華虛擲，孤立摧殘，良可傷已。快意以下，又代摹其意。群材疑其蹻捷，既見猜於諸獸，縱觀無益生涯，空受憐於衆人，惟望君王記憶，以免世人之輕狎耳。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亦猶是也。

㈠朱注：《說文》：臭，犬視貌，从犬目聲。他本作臭處，誤也。今按：若作臭處，亦有所本。嵇康詩：闇塵臭處。

㈡周垣，見前賦。潘岳《笙賦》：悽淚辛酸。

㈢《史記》：用事居多。

㈣《喪服傳》：天子至尊。賞闌，猶酒闌之闌，意興盡也。

㈤何遜詩：絶壁駕崚嶒。

㈥趙景真書：斯亦行路之艱難。

㈦《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㈧劉楨詩：歲月忽欲殫。

㈨《左傳》：晉鄭同儕。張華詩：結戀慕同儕。

㈩《左傳》：非其族類。《西京賦》：撲叢爲之摧殘。

㈠李斯書：快意當前。《上林賦》：背冬涉春，天子校獵。

㈡《史記》：信而見疑。《赭白馬賦》：軍駭趫迅。《詩》：四牡有蹻。毛萇傳：蹻，壯貌。

㈢曹植書：仲宣獨步於漢南。宋玉《登徒子賦》：所受於天也。

㈣不接，不能接踵而馳也。任昉爲王儉集序：楚趙群才。又：耳目之所不接。

㈤《漢·趙充國傳》：甚苦暴露。

㈥庾自直詩：縱觀此何事。謝靈運詩：巖峭嶺稠疊。

㈦庾信詩：對君俗人眼。

㈧耳邊長毛，卽當時所見之犬形。《廣志》：獵牛髀膝尾間，皆有長毛。

㈨《梁書·馬樞傳》：白鷺巢其庭樹，馴狎櫚廡。

昔者旅獒貢周，君臣動色誥誡。唐之獸坊，遠方諸畜，無不充牣其中，在當時竟視爲故常矣。賦中不作莊語諷刺，蓋別取一義以寄慨耳。

咏物題作賦，若徒然繪影描神，雖寫真曲肖，終覺拘而未暢。惟含寓言於正意，感慨淋漓，神氣勃然，斯爲絶構。閱《鷂》、《狗》二賦，覺《鸚鵡》、《鷓鴣》諸作，不能專美於前矣。

此騷賦格也，篇中畫然四大段，或敍或斷，有開有闔，與集內五古諸詩，局勢相似。

自燕臺注杜後尚餘六賦，袖手不敢措筆者五年。戊寅秋杪，南遊嶺外，旅瘧呻吟，惟把玩賦辭，以當藥石。仲冬，從英水重過韶城，孤舟無事，力疾注此，其大禮三篇，舊得呂東萊先生注本，兼採朱長孺輯注，尚嫌脱略未詳也。若《西岳》一賦，朱注亦從簡略。《鷂》、《狗》兩賦，各家又概闕如。一時考核增纂，聊竟宿心而已。歲暮，舟渡端溪，遇前輩潘耒次耕，謂荒邸空笥，倉猝注賦，良云難事。愚不揣固陋，附於詩卷之末。《南郊賦》中，猶存數語，未究淵源，尚俟博雅君子，起

前之不逮云耳。

畫馬讚

韓幹，公同時人，此必天寶乾元間作。今以韻語類編，故綴於賦後。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㈠，騶褭清新㈡。魚目瘦腦，龍文長身㈢。雪垂白肉㈣，風蹙蘭筋㈤。逸態蕭疏㈥，高驤縱恣㈦。四蹄雷雹㈧，一日天地㈨。御者閑敏㈩，云從《英華》，一作去實惟龍媒㈠。漢歌燕市，已矣茫一作亡哉。何難易音曳。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㈡，但見駑駘㈢，紛然往來。良工惆悵㈣，落筆雄才。末傷駿才少而凡馬多，語中皆含感慨。畫馬本意，在首尾點明。篇中凡三轉韻，初言馬相之特殊，次言名馬必須善馭，

㈠《穆天子傳》：天子之八駿，有驊騮、騄耳。

㈡《瑞應圖》：騶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漢書音義》：騶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㈢《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注：四駿馬名。

㈣《白帖》：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㈤《相馬經》：蘭筋堅者，千里馬。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

㈥《七命》：天驥之駿，逸態超越。謝惠連詩：蕭疏野趣生。

㈦晉傅玄《馬賦》：延首高驤，擢足軒跱。《後漢書》：縱恣而傲誕。

㈧《金石録》：唐太宗六馬，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顏延之《赭白馬賦》：經玄蹄而電散。

㈨《孫卿子》：騏驥一日千里。

㈩閑敏，謂閑習敏捷也。

(一)孔融書：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

(二)漢《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三)《七諫》：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

(四)劉孝威詩：良工送玉鞍。《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

《王直方詩話》：蘇子瞻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驚驥漫爭馳。」余每誦數過，殆以爲法。

杜公之父名閑，詩集中閑字凡兩見，註家曲爲避諱，如「留歡卜夜閑」改爲「上夜關」，「翩翩戲蝶過閑幔」改爲「過開幔」。若《畫馬贊》有「御者閑敏」，却未嘗避。李東陽《麓堂詩話》謂「閑敏」可改作「開敏」，按《易》爻「良馬逐，曰閑輿衛」，此「閑」字所本，若作「開敏」便非，考諸古禮，臨文原不諱也。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五（杜文集註）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廣德元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一作自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一作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朱鶴齡注：事在廣德元年。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朱注：楊琳卽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瀘州牙將楊子琳，舉兵討崔旰。此云再脅普合，其事未詳。《唐書》：普、合二州，俱屬劍南道。顒顒一作顒顒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朱注：閬州，《舊書》、《通典》、《通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南西道。此云本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唐書·方鎮表》：廣德元年，升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爲節度使，尋降爲觀察使，

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治梁州。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音疲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一作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卽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一作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穫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一作猷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朱注：今本「之際」以下二十三字，誤在後鎮撫不缺句之下。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斂之下，免出一作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朱注：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概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西川，減省幕府繁費。高適奏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意亦與公同也。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朱注：時章梓州彝爲東川留後，故云。臣於所守封一作分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敕一作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省之又省之，劍南諸州，亦困一作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閫一作壺，以仗

一本省之俱作損之。

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俶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没蕃以來，長望生還，僞親信於贊普，註見詩集。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朱注：《唐書》鄯州註：度西月河一百十里，至多彌國摩彌。疑卽多彌。青海，註見詩集。同謀誓衆，於前後没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濶之説，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一無云字，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吐蕃入大震關。八月，寇奉天武功。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禄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一作之勢，奉表以聞。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柏都督，注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内顧隕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勳

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一作繁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閒音閑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惸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一作蓋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爲補遺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一作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閤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左補闕臣　韋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呥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本傳：甫與房琯爲布衣交，琯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得解。朱按：《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疏之。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敕，宜放推問，知臣愚戇，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英華》有比字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一作面龍顏，猶逆未除，愁痛難遏，猥厠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朱注：琯父融相武后。《唐書·宰相表》：長安四年十月，懷州長史房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卽位，除名流高州。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

琴，董庭蘭今之琴工，朱注：唐劉商《胡笳曲序》：蔡文姬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胡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庭蘭善沉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遊琅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琅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度音鐸，量音良。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録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英華》作未，集作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狷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閤門，進狀奉謝以聞。

錢謙益曰：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爲房琅所昵，數通賕謝，爲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遊琅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琅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琅，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説，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遽絶哉？又賕謝之事，吾疑譖琅者爲之，而庭蘭朽耄，豈能辯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愠色。唐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爲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廣平王入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郡，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鳥故切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史思明囚阿史那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州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思明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子朝義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所有矣。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朱注：《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置平盧軍使，七年，升爲平盧軍節度。《通鑑》：至德二載，安東都護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僞平盧節度徐歸道，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平盧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賊動靜乏一作之利，制不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畧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據下三段，各以等軍爲句，此處軍字下當有從字。從鄆州西北渡河，朱注：《唐書》：鄆州，隋東平郡之須昌縣，屬河南道。《通鑑》：至德二載七

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乾元元年八月，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爲滑濮等六州節使。公作狀時，叔冀尚未鎮滑濮，故欲從鄆州也。先衝收魏，朱注：《唐書》：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地，屬河北道。時爲安慶緒所據。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朱注：李銑，上元初自青州刺史領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殷仲卿，上元初自青州刺史領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副使。孫青漢，無考。邏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朱注：《唐書》：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陽郡之聊城縣。俱屬河北道。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衞之州。朱注：《唐書》：相州，漢魏郡。衞州，隋汲郡。俱屬河北道。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朱注：《通鑑》：乾元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詣行營。三月，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渡沁水，沁水在澤州。收相衞。賊若迴戈距我兩軍，朱注：謂郭子儀、李嗣業之軍。臣又請郭當作崞，音廓口、祁縣等軍，朱按：《唐書》：崞縣，屬代郡都督府。崞口疑在其境。《通鑑注》：崞口在洛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舊書》：崞口在相州西山。祁縣，本漢縣，屬并州太原府。時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兼領澤潞節度使。崞口、祁縣等軍，當指二鎮之兵也。驀音麥嵐風馳，朱注：《唐書》：嵐州，本隋樓煩郡之嵐城縣，一作驀山風馳。張潛讀作驀嵐風馳屯。屯據林慮縣界，朱注：《唐書》：季廣琛爲鄭蔡節度使，魯炅爲淮西節度使。林慮，卽漢隆慮縣，屬相州。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炅等軍，朱注：時季廣琛爲鄭蔡節度使，魯炅爲淮西節度使。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朱注：《唐書》：黎陽屬衞州臨河縣，析黎陽置屬相州。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一有於字王師必

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鰲按：杜公借箸前籌，洞悉情勢，此等文字，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初非書生談兵迂濶也。與韓昌黎論淮西事宜，俱推經國有用之文。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朱注：《唐六典》：諸州每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時公貶華州司功參軍。

問：《英華》有古之二字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初宜切。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上聲之用，給郊廟宗社一作郊社宗廟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辯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涉略切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東寇猶小梗，朱注：謂安慶緒末年率士未甚闢，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英華》有逮字。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道一作通術，願聞强學之所措，意蓋一作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軺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

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潼關在華州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一作色。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朱注：薛道衡詩：插羽夜徵兵。敝帷不供於埋馬，朱注：《禮記》：敝帷不棄，爲埋馬也。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騑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人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英華》作佳論，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英華》注云：《名賢策問》作啟關之理，疏奠《名賢策問》作鑿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朱注：《唐書》：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潏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又有永豐倉，有臨渭倉。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一作繕，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朱注：《漢・溝洫志》：令群臣從官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絕商顏。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城。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城。

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插，復擁填淤之泥。朱注：《溝洫志》：荷鍤成雲，決渠如雨。填淤，注見詩集。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一作論。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朱注：《左傳》：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注：靡旌，驅疾也。掉，正也。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一作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鬬，亭午放其庸一作傭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英華》作工，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朱注：《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往，曰：「及瓜而代。」趙盾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舜帝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一有人字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仁一作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事親如有闕，外則悾悾然求賢如不及，庶官但但字下當有抑字恭己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一作兵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注詳《洗兵馬》。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遺祲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英華》作雖降元輔，必要之於稷卨《英華》作夔皋。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一作帝王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英華》作何往不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音石策，趨競一第哉。《文心雕龍》曰：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依此，射當從石音，可補詩注所不及。頃之問孝廉一作秀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朱注：《國語》：景王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爲子。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朱注：《漢・食貨志》：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王莽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當此之際，百姓蒙利

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一作匡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朱注：《管子》：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藏繦百萬。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朱注：《漢書》列傳：田千秋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食貨志》：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幹天下鹽鐵，賜爵左庶長。是亦從《英華》，一作以繼絶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張云：蒙用吳下阿蒙事。

唐興縣客館記

唐興，註見詩集。原注：此上元二年在成都作。天寶初，改唐興爲蓬州，此仍其舊名耳。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惸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一作客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壯。《易傳》：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作之閎閎，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嵬將一本作巍，七羊切隧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說文》：序，東西牆也，所以序別內外也。發洩霜露，步櫩複一作復霤，萬瓦在後，匪丹臒爲，實疏達潛靚深矣。楊雄《甘泉賦》：稍暗而靚深。注：靚卽靜字。

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音訂不待方中矣。《詩注》：定，營室星也。昏而正中，夏十月也。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王錫曰：《周禮・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下文又云：凡諸公相爲賓。注：朝享畢而燕，則以髮之白黑爲坐次也。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儀禮》：栗階升。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此言階坦平而步無促迫也。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爲人？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辭贅。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杜或作杖。張湞曰：蓋指老友之扶杖者。今按：下有杜氏之老，作杜友亦是。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一本多「府君之德也，廨署之福也」二句。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或作一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朱注：《漢・律曆志》：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

者名曰大餘。

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爲大餘，日數也。萬分以下爲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二十餘刻耳。又曰：漢曆所謂盈六十除之者，六十卽六十甲子，名曰旬周。又名紀法，滿紀者必去之，以不滿紀者爲主。《蜀藝文志》疑其有闕誤，未然。

鰲按：韓文多文從字順，而作詩務爲險奇；杜詩皆鎔經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澁。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當分別觀之。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爲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朱按：史，孔巢父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此云張叔卿，豈卽張叔明耶？一作飽喫飯，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岑參、薛據。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遺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峄以高，泗水潾潾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叶音

興。張湄曰：進叔卿以謙退，規巢父以濶大，公真益友也。

邯鄲淳作《魏受命述》，後獨孤及有《金剛經報應述》，皮日休有《九諷系述》，皆前散文，後拈韻，唐人固有此一體也。

秋述

朱注：《年譜》：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音猝，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未詳其人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僕夫屬上句，張氏將夫夫連下句，引《檀弓》夫夫爲證，未然。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莊子》：安時而處順。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一本無於字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唐有東京選。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禄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説。

朱注：寶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出《左傳》。謂一無謂字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罷自十月不雨一本有月字，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音計，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音疲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去聲者，又已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上聲分音問，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成都、華陽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卽嶽鎭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一作當以正道應物，天道遠一作天道冥近，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説

舊注：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西山，注見詩集。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一作羌，誤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脱南蠻侵掠，朱注：《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西北與吐蕃接，天寶後臣吐蕃。邛雅子弟不能獨制，《唐書》：邛、雅二州，俱屬劍南道，雅州爲下都督府。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陵，本自足支也。自開首至此，爲第一段。言蜀中漢兵土兵，本足控禦西戎。

推量西山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畔援，見《毛詩》，此言或畔或援於形勝之地。頃三城失守，朱注：《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朱注見詩集。廣德元年陷於吐蕃。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形甸切闕松、維、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雅州都督一作九州，並生羌生獠羈縻州，天寶已前歲時貢奉。又黎州統制羈縻五十五州，皆徼外生獠。松州都督羈縻二十五州，皆招撫生羌。此云世襲刺史，當即羈縻州，如今之土官也。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一作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釁郄隙同隨之矣。言不當偏爲漢兵。況軍需不一本無需不二字足，姦吏減剥未已哉。愚以爲宜一本無爲宜二字速擇偏裨主

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罰，申其哀恤，致其歡欣，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一作勤句月，大浹洽矣。自推量至此，爲第二段。當時兵馬使闕人，先令裨將撫馭羌漢之兵，無使邛雅子弟偏充邊備。

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予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羌俗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奈舊誤作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羌王，關王氏舊親，朱注：《舊唐書》：貞觀元年，左上封生羌酋董屈占等舉族內附，復置維州。咸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羌，置小封縣。又貞觀十五年，西羌首領董周貞歸化，置徹州。又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置當州，以蓬爲刺史，子屈甯襲。又顯慶元年，生羌首領董係比內附，乃置悉州，以係比爲刺史。又開元二十八年，析維州置奉州，以董宴立爲刺史。天寶元年，改爲雲山郡，又改爲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成王董嘉俊歸附，乃立保州，以嘉俊爲刺史。此云嗣羌王，疑卽嘉俊也。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上云今城失矣，襲王如故，以此知其爲嘉俊也。王氏，疑卽王承訓，時沒吐蕃，見《巴蜀安危表》。由策嗣羌王四句，申上王尹之獄。

西董族最高，朱注：諸董之中，西董最高。西董未詳爲誰。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置，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朱作哉，舊作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邛南，注見詩集。八州之人，

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于將者一作明了將，正色遣之。自仍使至此，爲第三段。待兵馬使既至，則當使八州兵馬皆受其節制，無使羌酋部落專擅威權。

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免見舊作未見免劫掠而還賃一作任其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一作促均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自獠賊至此，爲第四段。言當招諭獠蠻，撫恤流冗。

豪族轉安，是否非蜀，此兼羌蜀人言。仍禁一本無此豪族以下十字豪族受賃罷音疲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一本無州字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一作田，不敢示文書取索先則切，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一作受權，在進退聞上而已。自豪族至末，爲第五段。言當均平賦役，別擇守令。

張潛曰：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末歸於散兼并，擇委任，可謂馭邊之長策。文之紆古，似斷似續，欲力追西京也。

今按：讀竜董諸策，氣味醇厚，而音詞劖切，此文無段落結構，而兼有拙澀之語，特一時率筆成篇耳，不及漢人遠矣。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朱注：《魏書・釋老志》：道家之源出於老子。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長安志》：羅漢寺，在萬年縣南六十里終南山，石鱉谷有羅漢石洞三。舊圖經曰：本唐紫微宮，天祐初爲寺。今云紫微仙閣，殆即紫微宮也。《隋書》：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共疑之。

石鱉老，朱注：《長安志》：石鱉谷，在萬年縣西南五十五里。張禮《遊城南記》：百塔在楩梓谷口，塔東石鱉谷。放神乎始清之天，朱注：《雲笈七籤》：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氣始青。靈寶君治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元黃。神寶君治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氣玄白。《洞玄本行經》：五靈玄老君者，玄皇之胤，太清之胄，生於始青天中。遊目乎浩劫之家，浩劫，注見詩集。泠泠然御乎風，出《列子》。熙熙然登乎臺，出《道德經》。退而極乎延閣，《蜀都賦》：結陽城之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朱注：《茅君内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服之，拜太清龍虎仙君。亘於疏進而俯乎寒林，王均《昭明太子哀文》：維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梁，塞音色於高壁，骨者鬣者，晢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朱注：《清靈真人裴君傳》：仗青旄之節，以周流九宮。緑輿駢然，朱注：《雲笈七籤》：《三道秘言》，太極真君乘玄景緑輿，上詣紫微宮。仙官洎鬼官，無央數衆。朱注：《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仙官二萬四千。《真靈

位業圖》：鬼官楚嚴公趙簡子等，見有七十五職。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一作尊矣。此第一段，記事起。

已而左玄之屬吏，左玄君，注見《太清宮賦》。三洞弟子某，朱注：《雲笈七籤》：三洞者，洞言通也，其統有三，故曰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天寶君爲洞真教主，靈寶君爲洞玄教主，神寶君爲洞神教主。《靈寶經目序》：元嘉十四年，三洞弟子陸修靜，敬示諸道流云云。進曰：經始續事，朱注：《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續。善曰：續讀曰繪，凡畫者爲繪。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一作竭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概帝君救護之慈、朝音潮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騰。此數句，乃道士代爲帝君語。若人指柳氏，我則帝君自謂也。《雲笈七籤》：老君嘗爲周柱下史，柳氏老君有《存思圖》。

今繼其後也。獲隱默乎？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後，朱注：老君嘗爲周柱下史，柳氏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此第二段，作設問之詞。兩句尾各用而字，效《毛詩》句法。

先生藐然若一作而往，頹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水一作河，獸亂於山。錢本有朱注：《莊》注：削格，所以設羅網者。見《莊子》。是機變繳音勺射此句是罣弋鈎罟削格之智生，鳥亂、魚亂出《莊子》。音石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

《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華與。夫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一本無此三字，結繩而已，朱注：因提紀，容成氏傳八世，中央氏、尊盧氏俱見《史記》。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囷矣。舊作困。朱言改作囷，卽古淵字。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仁者憂世，指柳涉。今聖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一作患，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敕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左傳》：挺而走險。朱言作集其走險。以此馭賊臣惡子一作愚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謂以祥瑞而攻去災異。天下洶洶，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惇惇之意，朱注：種種、惇惇，俱見《莊子》。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睞，卷黑簿，朱注：注見《上清宮賦》。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朱注：《搜神記》：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此第三段，作答應之語。

石鼈老辭畢，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仍用記敍，作總收。

案按：石鼈先生，杜公蓋設名以自寓也。首段敍閣中圖像，次段記侍御奉道之誠，三段祝弭災降祥之意。玩篇中手紀戰爭諸語，當是乾元初回京後所作者。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朱注：《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襲祖爵豐樂亭侯。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史記索隱》：帝堯，姓伊祁氏。聖人之後，世食舊德叶音登。降及武庫，應乎虬精。靈、德、精相叶，古韻通用。朱注：《晉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預在荊州，因燕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户，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朱注：《晉書》：襄陽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繕甲江陵，浸清東吳，朱注：《晉書》：太康元年，預進攻江陵，克之。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邦于南土，建侯于荆。叶音姜。舊本建侯句在邦于之上。河水活活，造舟爲梁。彰、荆、梁相叶。朱注：《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晉書》：預以孟津渡時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州爲梁也。《晉書》：預造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稿隸躬親。朱注：《晉書》：預耽思典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親人相叶。張潛注：言杜預筆跡流宕，不知何人收取也。蒼蒼孤墳，獨出高

頂，朱注：《晉書》：預先爲遺令曰：「吾往爲臺郎，嘗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珍寶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也。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雖不比邢山，然東望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情之所安也。故遂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稱此。」子孫一以遵之。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音莘。全模祭側賣切仲多藏之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古韻山、文、仁通協。庶刻豐石，樹此大道叶去聲。於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下二段，各四句叶韻。于以采蘩，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莊皆切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此文似乎散行無韻，及細玩之，知篇中凡七轉韻，蓋古韻參錯，乍看故未覺耳。蘇子瞻祭屈原文，亦係暗藏古韻，註家皆未標明者。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去聲房一作亡，祭祀無主。伯道何罪，陽元誰撫？朱注：《晉書·鄧攸傳》：天道無知，使鄧伯

道無兒。《魏舒傳》：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元陽，當作陽元。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注詳下。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永昌年與子亶俱爲丘神勣繫詔獄，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爵，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者，蓋舒國爲府君外王父也，於《贈李義》詩可考。聿以生居貴戚，鬻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一作析羽。憂心惙惙，出《詩》。獨行踽踽。出《詩》。悲夫逝今本缺逝字景分飛，忽間於鳳凰；咄彼讒人有詞，何令本缺何字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妃之下室。謂下請室也。深猘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今本缺是字布裙屝屨，屝屨，草履也。《左傳》：共有資糧屝履。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於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誄，名播於燕公之筆。錢箋：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下獄，改姓虺氏，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悰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屝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顙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爲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於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冢婦盧氏，其爲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配在嶲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遠，乞代兄死，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悌。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裔，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王死嘔血數升，絶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勤孝孝悌，萃於一門，未有如紀國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嗚呼哀哉！宏之等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從母昆弟，兩家因依。

以偏往，惻戀光輝。漸漬一作積相昜，居諸造微。潛曰：造微，猶言式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内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一作晴天，春草萋兮增緑。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撫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躅。

張潛曰：此等古茂之作，今人亦不能讀。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黄鶴曰：考《舊史》，房琯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而權瘞於彼。時杜公在閬州，有祭文。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爲永泰元年，房公啓殯而歸，時公在雲安，故有《承聞歸葬東都》之作。

張邦基《墨莊漫録》：蓽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蓴羹鱸鱠，皆不可曉。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樸既散，聖人又没。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蓽鯽之奠，

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晝一。魏徵、杜如晦。婁宋繼之，不墜故實。婁師德、宋璟。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千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圮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趙次公曰：小臣二語，蓋謂李輔國

也。公實匡救，亡餐奮發音勿。累抗一作挫直詞，空聞泣血。《新書》：琯奉册靈武，見肅宗，道當時利病，辭吐華暢。帝傾意待之，與參決機務，又諫第五琦聚斂產怨，如楊國忠。語皆切直。時遭浸淫音戾，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朱注：讒口，謂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譖，惡琯，貶之。事見《唐書》本傳。致君之誠，在困彌切。被謗。

天道闊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際一作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言朝廷不當去之。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二聖，玄、肅兩宗。後事所委，不在卧内。謂不受託孤之命。因循寢疾，顛頷無悔。矢死泉塗，激揚風概。天柱既折，安仰翼戴。地維則絶，安放夾《英華》作挾載。此段，敍謫官後中道殞殂。豈無羣彦，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泄涕寒一作塞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落，脱劍秋高。我公戒子，朱注：《唐書》：琯子孺復，終容州刺史。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悼。此段，敍身殁後旅殯荒涼。

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柏，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

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耻。此段，自述感恩疏救之意。

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此段，正臣卒而有慨世事也。

嗚呼哀哉！尚饗。

《唐詩紀事》：司空圖曰：子美《祭房太尉文》、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張濬上若曰：時含時露，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蓋交遇知己，其情既篤，則其文自佳。

胄之議，爲祿山所畏。公深推慕，復以救琯左遷，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篇亦生平最著意之文。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黃鶴曰：碑云自我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爲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爲歲陽載紀矣，碑當立於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葬年所作，豈得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闕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十年，非皇甫葬時作也。董君不考立碑之年，但據其葬年而云，故誤耳。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傳一作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朱注：《帝王世紀》：黃帝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帝嚳四妃，生稷及堯及契。《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鄭玄注：母者，施陰教於婦也。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又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詩序》：化天下以婦道也。居具燕寢之儀，雖形管之地，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唯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後漢書·后紀》論：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又曰：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內則。金屋，見《漢書·武帝紀》。

□□，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卽契字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謂成湯。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紱冕所興，列爲公侯，亦時有其人，偉夫音扶精選。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已。朱注：《左傳》：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彭班御皇父充石。注：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已。朱注：臧榮緒《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自稱玄晏先生，後卒於家。按謐撰《帝王世紀》十卷、《年歷》六卷，故曰刊正帝圖。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出《毛詩》。我有徽猷，展肅雍矣。出《毛詩》。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羣玉山，見《穆天子

傳》。《禮記》：玉，氣如白虹，天也。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注見詩集。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粹，粵在襁褓，體如冰雪。《史記》：成王少在襁褓之中。《莊子》：綽約如處女，肌膚若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於胎教。《莊子》：天和將至。朱注：《列女傳》：太任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溲於豕牢而生文王，君子謂能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朱注：《玄宗紀》：開元元年十一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今上昔在春一作青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雲崖津潤，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答賓戲》：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結褵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詩》：親結其褵。朱注：《後漢・皇后紀》論：六宮稱號，惟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漢書儀》：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同輦，注見詩集。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漢紀》：婉順慈孝，體性慈惠。《漢・元后傳》：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朱注：《通鑑》：上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注：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杜氏《通典》：唐內官有德儀六人，正二品。睠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朱注：《後漢・皇后紀》論：孝元之後，世增隆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己，《謙》象：卑以自牧也。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見《詩序》。彌縫坤載之

失，夾輔元亨之求。朱注：《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元亨，利牝馬之貞。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而鮮終耳。況妃亦既遘疾，怙音帖，安也如慮久好，奈何？此處疑有脫誤，其意則哀妃之有初而鮮終耳。況妃亦既遘疾，怙音帖，安也如慮往。補釋：猶言甘心逝世也。上以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乎天步。月氏使者，空説返魂之香；朱注：《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叩其樹樹能自聲，聲如羣牛吼。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博物志》：武帝時，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云能起天殘之死。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過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乃祕録餘香，一旦失去。此香出聚窟洲人鳥山，山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漢帝夫人，終痛歸泉之像。朱注：《漢・郊祀志》：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桓譚《新論》：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魂，及夜設燈燭於幄帷，令帝居他帳中，遥望見李夫人之貌，婉若生時。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屨綦之蕪絶，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妃之列，朱注：《史記索隱》：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大戴禮・帝繫》：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

有天下。《初學記》：正嫡曰元妃，以下稱次妃。式旌六行之美，晉傅咸《皇后贊》：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可册贈淑妃。朱注：《唐書》，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喪事所需，並宜官供。朱注：《唐書》：開元中，適之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没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朱注：《舊唐書》：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太子瑛、鄂、光王等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開元二十五年，鄂王、光王得罪廢。《通鑑》：楊洄奏太子瑛與瑤、琚潛搆異謀，宜制廢爲庶人，尋賜死城東驛。瑤、琚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鄭潛耀一作曜，官曰光禄卿，爵曰駙馬都尉。朱注：《唐書·公主傳》：代國公主，睿宗女，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玄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耀，卒大曆時。《孝友傳》：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耀侍左右，累三月不曠面，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禄卿。獨孤及《鄭駙馬孝行紀》：公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嗣滎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朱注：《齊書》：王儉父僧綽，嫡母武康公主。丹陽尹袁粲聞儉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何晏兼關内侯，是亦晉朝歸美。朱注：《魏志》：何晏，大將軍進孫，長於宫省，尚金鄉公主，得賜爵爲列侯。晏與夏侯玄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師卽晉景皇帝也。公主禮

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闕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自東都歸西都。歲陽載紀。注見題下。彼都之外，道里遐絶，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伊川在洛陽。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集。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朱注：鄭莊，注見詩集。《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爰叔說董偃白主獻長門園，上大悦。主因請上臨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以白頭之嵇阮，嵇康、阮籍。豈獨步於崔蔡。崔駰、蔡邕。邕集多碑誄，傳於世。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入文學之科；朱注：《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兼敘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顏延之有《宋文元皇后哀册文》，謝莊有《宋孝武宣貴妃誄》。《南史》：敬皇后遷祔山陵，謝朓撰哀册文，齊世莫及。銘曰：

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言妃生有自來。此鍾清靈之氣，感星月之祥，當風雨之辰而降生也。揚雄《元后誄》：沙麓之靈，太陰之精。謝莊《宣貴妃誄》：望月方娥，瞻星比婺。《史記》：顓頊之母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漢元帝王皇后母李氏，夢月入懷而生后。先言漢曲驚濤，後言瀟湘片雲，妃蓋楚産耶？

婉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

長子兩切。其二，言自東宮入侍。《易・離》象：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儲君繼體，故云明兩。《書》：庶事康哉。《易傳》：大往小來。謝莊誄：展如之華，實邦之媛。

珩珮是加，翬褕余遥二音克備。先德後色，累上聲功居位。壹儀孔修，宫教咸遂。王子朱作于，誤獎飾，禮亦尊異。其三，言承恩眷而生鄂王。梁雅樂歌：珩珮流響，纓紱有榮。晉雞雉于王后之服曰翬褕。《記》：王后褕衣，夫人褕翟。張華哀册：法服翬褕。《周禮》：先婦德而後婦容，所謂先德後色也。《後漢・后紀》：明帝聿尊先旨，宫教頗修。

小苑春深，離宫夜逼。池畔臨風，花間度月。叶璧吉切。蘇茂相古韻，月、屑、葉、陌、錫通用。同輩未歸，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去聲終極。其四，記寵盛而終衰也。武林王錫曰：臨風承春，度月承夜，同輩承苑，焚香承宫，脈理井然。舊本作花間度月，同輩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刊誤無疑。朱氏改未歸爲未飾，義亦未安。《詩》：惠而好我。

馮音憑相去聲視浸，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疑作滅彩，金爐罷燻。燕平聲趙一馬，瀟湘片雲。其五傷身卒而神遊也。藏舟，不復遊苑。翠幄，喪在宫中。燕趙瀟湘，魂氣自北而南。《東京賦》：馮相觀浸。注：浸，陰陽氣相侵也。《周禮》有馮相氏，又有太史氏。《左傳》：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藏舟，見《莊子》。顔延之誄文：素軒滅采。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去聲，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棘。其六，誌歿後荒涼之狀。《詩》：日居月諸。桓譚《新論》：墳墓生荆棘。

巖巖禹鑿，瀰瀰伊川。列樹拱矣，豐碑闕一作缺然。爰謀述作，欻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去聲天。其七，敍歷久而作墓碑。龍門、伊水，皆東都地。《詩》：維石巖巖。《史記》：禹鑿龍門。《詩》：河水瀰瀰。《春秋》：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左傳》：墓木拱矣。《史記》：其儀闕然湮滅。金石，見《八哀詩》注。張溍曰：蛟龍，指碑傍所刻之龍文。

少去聲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其八，言勒銘以垂後世。少室，山名。繚垣，蕃墻。銘詞連章累敍，八句換韻，倣沈約《安陸昭王碑文》，其典雅風秀，則又四言古詩之遺派也。

馬端臨曰：拾遺詩語高妙，至他文不脫偶儷，未見其異於王楊沈宋也。

張溍曰：莊重周悉，雖有駢辭，無傷於體。漢誌銘多用對句，正自有據。末記鄭駙馬以碑見託，古人作一文必著來歷，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

按作碑版文字，取敍述德行功績，使可傳於後世。此係宮妃墓碑，絶無素行可載，若寥寥記敍，又少喬皇氣象。故不得不假六朝之藻麗，以寓追悼之哀詞，此作者善於經構體裁也。其於皇甫母子事，含蓄不露，得《春秋》爲尊者諱之法。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録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諛，真僞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

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注見前。分姓於唐杜，朱注：《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吾祖也，吾知之。《左傳》：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名無考。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名依藝。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考某，名審言。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爲孝童。事詳下篇。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實爲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教爲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昔舅沒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張云：不暇盥沐也。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供給祭祀矣。惟其矜莊門户，節制差服，功成則運，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周禮·典絲》：凡祭祀供黼畫組就之物。割烹煎和

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張云：不拘拘較量也。若其先人後己，上下敦睦，緜胡涓切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朱注：《晉書》：王渾之妻謝氏，字道韞。獻之與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義，客不能屈。於姊妹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朱注：《晉書》：王渾妻鍾氏，字琰，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適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周給不礙於親疏，汎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一作方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遏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置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朱注：《華嚴疏鈔》：《賢劫經》中說，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菩薩行方便說。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朱注：《法華經》：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時，便能通達諸度法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鞶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胡涓切解；朱注：《莊子》：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曰：以有繫者爲縣，則無繫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爲熏修所住著直略切，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聖象。則其著心定慧，豈近一作遥於揚搉者哉。張云：言非關獎飾也。朱注：二句今本訛缺。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於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

呼哀哉！琴瑟罷聲，薾縈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女在，列一作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一本作始聞哀酸鳥。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我，起塔而葬。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所厥虛金切飾，《說文》：厥，陳輿服於庭也。《周禮》：厥大裘。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與，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黃鶴曰：卧病於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一作自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説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朱注：《列女傳》：齊攻魯，至郊，遥見一婦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於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君聞之，賜一束帛，號曰義姑。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張潛曰：敍閨中事人如許深致語。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掩耳。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言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朱注：《禮記》：舍人共飯米熬穀。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二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厥飾未具，時不練與？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泊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沴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從一作敬天之和，運陰教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

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朱注：《韻會》：姜氏封於盧，以國爲氏，出范陽。薛氏所生子，適丁歷切曰某，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舊書・職官志》：朝議大夫，文散官，正五品下階。次曰升，《唐書》作并。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朱注：《舊書・杜審言傳》：審言貶授吉州司户參軍，與州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司户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我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禄。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録事。次曰專，歷陽盧正鈞，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内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朱注：《漢書》：公孫弘養後母孝敬，後母卒，服喪三年，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搗，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朱云：當作清河崔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内宗外宗寢以疏闊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禮》：大夫三月而葬。故不敢踰時。式志之金石，銘曰：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都，終天之地。享

年不久，歿而猶相視。朱注：潘岳《馬汧督誄》：沒而猶眠。眠，與視同。

錢謙益曰：此誌，代其父閑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閑，曰升，曰專。太君所生，曰登。誌云「某等宿遭內艱，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閑作也。又曰「升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閑尚無恙也。黃鶴以爲代登作，又疑閑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誌云「閑爲奉天令」，是時尚爲兗州司馬。閑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冢婦盧氏，誤。以《祭外祖祖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爲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故沒而不書。或又大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其敢爲誕妄如此。朱注：按誌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猶《漢書・李廣傳》所云故李將軍，非謂已沒也。舊譜殆因故字誤。但閑時爲兗州司馬，而誌、傳俱云終奉天令。考奉天爲次赤縣，唐制京縣令正五品上階。閑自兗州司馬授奉天令，蓋從五品陞正五品也。公東郡趨庭之後，閑卽丁太君憂，必服闋補此官耳。又云：盧氏乃崔氏之訛，極有據。但崔之郡望爲清河，此曰同郡，疑併誤。

杜文傳世無幾，舊刻既少疏箋，又多舛字，令讀者不能終篇。茲參善本，以訂刀筆之差訛；復採名註，以暢文義之隱奧。庶幾心目朗然，不致蓄疑難辯也。

附編

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

元稹

敍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一作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抑揚怨一作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一作蕩、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一作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元集作騷，

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一作人之體勢，而兼文劉後村作文，一作人人之所獨專矣。一有如字。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一作圖，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一作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一作壺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一無爾字。適一有遇字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一有之字。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荊一有楚字，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絶，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翼。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叶慈鄰切。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昌黎並推李杜文章，元公獨謂李不能歷其藩翰，自此論定。後來評杜者多尊信其語，《舊史》所以詳錄此文也。

杜工部小集序

樊　晃潤州刺史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契闊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一作志類，分爲六卷，且一作直行於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樊氏初求遺稿，僅得二百九十篇。經宋人搜輯，漸次集爲完編。諸家採録之功，誠不可没也。

讀杜工部詩集序

此下皆宋人

孫　僅官給事中

敍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於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奥。非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瘵，則勇喪矣；言蔓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剥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

軸也。後之學者，瞽實聾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豔，蕩而莫返。曹、劉、應、楊之徒唱之，曹植、劉楨、應璩、楊修。沈、謝、徐、庾之徒和之，沈約、謝靈運、徐陵、庾信。爭柔鬬葩，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爲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爲也。剔陳梁，亂齊宋，抉晉魏，瀦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夐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噭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劉後村曰：孟郊烏有氣焰，謂得杜之氣骨可也。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後村曰：能非牧比，不可並稱。龜蒙之詩，亦非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爚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虜，汩没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抑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孫僅，字鄴幾，汝陽人，宋真宗咸平二年進士，知浚儀令，歷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復進給事中，有文集五十卷。

題杜子美別集後

蘇舜欽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緝，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

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録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于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曆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有「大曆二年調玉鼎」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爲異。景祐仁宗年號某年十二月十五日長安題。

杜工部集序

王　洙翰林學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登進士第，官至奉天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末，以家避亂鄜州，獻《三大禮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州，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餬糊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朱曰：公適東川，在嚴武鎮成都之後。此四字當删。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州挈家往依焉。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鎮蜀時也。此序誤。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正當作貞，

宋本避諱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子美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崔旰亂後，自雲安寓夔，不復還成都矣。此序亦誤。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月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録，猶概見事跡，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召試，授京兆功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授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據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游湘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撫，非當時第次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録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一作副益諸。寶元仁宗年號二年十月日。鄧氏注杜，而託名王原叔，猶夫張性著《杜律演義》，而假名虞集也。

晁公武曰：本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觀杜詩，世有爲之注者數家，率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吳彦高《東山集》云：今世所注杜詩，乃元祐間秘閣校對黄本鄧忠臣所爲，鏤板家標題，遂以託名王原叔。兩王公前後記，初無一語及注。後記又言，如原叔之能文，止作記於後。則原叔不注杜詩，益可見矣。

杜工部詩後集序 見《臨川文集》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辯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仁宗年號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蔡寬夫詩話》：王原叔本，杜詩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至荆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王直方詩話》：編集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

後記

王安石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絶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弆音舉矜大，《前漢·陳孟公傳》：與人尺牘，皆藏弆以爲榮。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

王琪姑蘇郡守

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爲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韈」之類，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删《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絃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琢、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概舉以附於卷終。原叔之文，今遷於卷首云。嘉祐仁宗年號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吳郡志》：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既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通考》：陳氏曰：按《唐志》，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合爲二十卷。王琪君玉嘉祐間刻之姑蘇。元稹《墓誌》附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煜刊附集外。蜀本大略相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知成都府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居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史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有《寄題草堂》詩

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赴荆楚。會武再鎮兩川，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溯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游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丞相呂公大防鎮成都，復作草堂於舊址，而繪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録先生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於後。庶幾好事者，得以考當時去來之跡云。元祐哲宗年號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大雅堂石刻杜詩記

黄庭堅

余常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且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汩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説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

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哲宗年號三年九月涪翁書。

增註杜工部詩序

王彦輔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緒一作綉句繪章，《唐·文藝傳》：緒章繪句。人得一概，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絶岸者則駭廊廟，穠華可愛皆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拆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爲詩史，信哉！予因循中輟。投老家居，日以無事，行樂之暇，不度蕪淺，時漁獵書部，嘗妄注緝，且十得五六，宦遊南北，因循中輟。既次其韻，因舊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箋釋。又不幸病目，無與乎簡牘之觀，遂命子澂洎孫端仁，參夫討繹，俾之編綴，用償夙志焉耳。在昔聖人，猶曰有所不知，丘蓋闕如。顧惟聞見之寡，茲所不免，但藏篋中，以貽來裔，非敢示諸博古之君子。按鄭文寶《少陵集》，張逸爲之序。又有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家藏於蘇州進士何琰、丁修處，及今古諸集，相與參考，乃曰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蘇本爲正云。時洪宋八葉，政和徽宗年號紀元之三

禩下元日序。

杜少陵詩音義序

讀少陵詩，如馳驚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楩楠杞梓，扶疏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黿鼉，徜徉排空。拭眥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爲功。國家追復祖宗成憲，學者以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爲時尚。於其淹貫羣書，比類賦象，渾涵天成，奇文險句，厭人目力，讀者未始不以搜尋訓切爲病。印近因與二三友質問，爰就隱奥處著爲音義。至夫人物地理，古今傳志，咸極討論，施之新學，不亦可乎。紹興高宗年號改元辛亥長至後五日長樂鄭印序。

朱文公跋：章國華過余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印尚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傅以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

鄭　印閩人

杜工部集後記

吳　若通判建康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版也。教授劉常今亘，初得府帥端明李公本，以爲善，又得撫屬姚令威寬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較定之。末得若本，以爲無憾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本

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説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紹興三年六月日。

朱鶴齡曰：世所傳杜集，若本爲最古。若字幼海，欽宗朝除大學正，上書論李邦彦、吴敏姦邪，被斥。見《北盟會編》。

校定杜工部集序見《東觀餘論》

李　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黄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尤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説，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絶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舄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没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黄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

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嚴滄浪《詩話》：「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長睿編入杜集，非也。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訔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紓情出不説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浩以沼切。大水貌，風雲蕩汩，蛟龍黿鼉出没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嫩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概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巨儒，譜敍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説如蝟。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里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敍次既倫，讀之者如親罹艱棘虎狼之慘，爲可驚愕；目見當時眈庶被削刻、轉塗炭，爲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瘁，卒至於爲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爲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齋魯訔序。

草堂記略

趙次公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有遲遲去魯之懷；「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意。晚依嚴武，未愜素心，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寬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吁，可慨夫！次公有《杜詩注》四十九卷，故録存此記。

校定集註杜詩序

郭知達成都人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註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傳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所爲浩歎。因緝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黄先生庭堅、王原叔洙、薛夢符□、杜時可田、鮑文虎彪、師民瞻尹、趙彦材次公，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删削不載。精其讐校，正其訛舛。大書鋟版，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於觀覽，絶去疑誤。若少陵出處大節，史有本傳，及互見諸家之序，茲不復云。淳熙孝宗年號八年八月日。

嚴滄浪《詩話》：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但編年而不分古近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之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既入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南海潛臺刊杜集，亦以爲摹蜀本，雖删去假坡注，尚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蜀舊本也。《通考》：陳氏曰：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出。且其詞氣首末如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注中，殊敗人意。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獨削去之。福清曾誼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爲善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蔡夢弼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發於真機，美刺該夫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宗師，家傳而人誦之。國家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主司多取是詩命題。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其歲月之先後，以爲定本。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舉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嘗參以蜀石碑及諸儒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凡諸家義訓皆採録集中，而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説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宋嘉泰寧宗年號甲子正月，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據原序，所校本文，則取之唐樊晃本，晉開運間官本，歐陽公、蘇子瞻、宋子京、陳無已、黄魯直，其刊正同異，則取之王原叔、張文

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其採輯諸説，則用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及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云。近世所行編年千家注，多所疏略，又非蔡氏原本矣。

杜詩舉隅序

明初人宋　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託於六義者，深遠玄奥，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傅會，揎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説。説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于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劉氏頗患之，通集所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窾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名浙，別號默翁。以卓絶之識，脱略衆説，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説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

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檗之操，諒直之風，凜然白於朝著，不幸宗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没，其玄孫安塞丞欽，將鋟諸梓，來求序文甚力，因不辭而爲之書。

採唐宋序杜，得一十六篇，有關作者源流，故並收編末。若論詩之詳確，前莫善於元微之；論註之精當，後莫過於宋景濂。此外序文，非輕重所係，故概削不存。

東屯高齋記 續刻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舍，皆名高齋。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城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遭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帝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以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

其詩，至「小臣議論絶，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以佐天子，與貞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蹇，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得失也。若予者，仕不能無愧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耳。故樂與爲之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記。

杜詩學引

元人元好問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奥，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虚，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而託名于東坡者爲最妄。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于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今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彷彿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鹽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没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山谷

未嘗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翁注杜詩已竟，此但可爲知者道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録先東巖君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閒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好問引。

重修瀼西草堂記

陳文燭玉叔

先生當天寶亂後，歷秦隴至成都，經三峽，而寓於夔門。其居三徙，有客堂，有東屯，而瀼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峽，卽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圮，萬曆改元，夔州郭君棐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繡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有記述，而又請予碑焉。予奉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下，不覺泫然也。先生崎嶇入蜀，久客於夔，逆旅之中，經構此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爲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退之高其文章，光燄至長萬丈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瀼西更新，比於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予爲迎送神曲，使歌以祀，其詞曰：昔飄零兮流寓，歎遷次兮朝暮，側身來兮參差於舊路。右迎神曲。三年飽飫兮烟霧，千載驚兮香炷，尚轉蓬兮山靈其呵護。右送神曲。

萬曆間，陳公文燭督學四川，記少陵草堂者凡三處。花溪之草堂，本吕汲公所建，明蜀獻王修復之，歲久頹圮，而重結茅堂，題曰乾坤一草亭。若瀼西草堂，則陸放翁訪其遺跡而不得者，至是則新闢草堂。又有牛頭山，屬今潼川，卽唐梓州境，山在郭門外，少陵

嘗登其上，所云「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已。郡守張輝南爲堂於山上，陳公皆爲之記。又陝西華陰縣有少陵祠堂，當時曾爲華州司功，至今祀之。

杜工部草堂記

左　峴

嗚呼！杜少陵當天寶之亂，干戈騷屑，間關秦隴，崎嶇巴蜀，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賦詩，與田父野老相狎侮，彼其心曷嘗須臾忘故國哉！思家宵立，憶弟晝眠，憂盜賊縱橫，瞻懷宗國，而每飯不忍忘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千載而下，讀之者有餘悲也。考公於肅宗乾元二年己亥十二月，自同谷入蜀，至成都，依成都尹裴冕以居。至次年，改元上元元年庚子，是歲，始營草堂，嘗間至新津青城。而三月李光弼已代冕，所謂「主人爲卜林塘」者，非必盡出於冕也。王司馬攜營茅屋資相訪，則曰「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王録事許草堂資不到，則曰「爲嗔王録事，不寄草堂資」。蓋其旅次未安，資斧不快，而經始之艱且劬也如此。時公先寓居草堂寺中，高適寄詩所謂「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者是也。上元二年辛丑，以嚴武爲成都尹，竹裏行厨，花邊立馬，自此逢迎得有主人，堂垂成于次年改元寶應元年壬寅，而是年建巳月乙卯，上皇崩。丁卯，肅宗崩。秋七月，嚴武召還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公送至綿州。未幾，徐知道亂，遂入梓州。冬，復歸城都，迎家至梓。冬十一月，往射洪縣南之通泉縣。時嚴武入朝，遂游東川，依高適，而公已去草堂矣。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自梓往祭房相國于閬州。是年，除京兆功曹，道阻不赴。二年甲辰春，復自梓往閬，嚴武代高適爲節度使，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六

月，在武幕中，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幕中多不合意，故有《晚晴懷西郭茅舍》之作。至次年，改元永泰乙巳，卽辭幕府，歸浣花溪草堂。四月，嚴武卒，郭英乂代武。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公流落劍外，無所依，卽于五月舍草堂南下，自戎州、渝州，旋寓居雲安、夔州矣。是時，公雖在蜀已七載，而居草堂者不過三四歲。又此三四歲之中，經營卜築，已費其大半。及斷手於寶應年，而是秋卽在梓閬間，往來梓閬幾三載，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者也。及武再鎭，留院中半年歸浣溪，不逾時卽離之而去已。然公雖流離困頓，自成都往梓閬，復往雲安、夔州，而并州故鄉之感，時刻厪于懷。《遣弟占歸檢校草堂》則曰「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懷錦水居止》則曰「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送韋郎歸成都》則曰「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寄題草堂》則曰「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形諸篇什，其惓惓不忘如此。公卜居浣花里，地名百花潭，與草堂寺相近，因名草堂。今寺與堂相近，疑恐非舊址，然《卜居》詩有曰「浣花溪水水西頭」，《狂夫》詩有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堂成》詩「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懷居》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讀其詩，吊望其山川里居，而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如舊。公當日歸草堂，時出西郊。自南郭而言之，則草堂在萬里橋西，自西郭而言之，則草堂在萬里橋南，故互文曰橋西橋南也。明皇使吳道子繪蜀道圖，歸，索其畫，曰無有，盡在臣腹中。及明皇入蜀，而所過山川城邑，無不按圖悉肖。今去公千載，陵谷幾變遷，而江村白沙之路，竹翠椒丹，橘刺藤梢，雖其一草一木，亦盡態極容，形于楮上。有公詩，卽草堂如見。余竊怪楊升菴修《全蜀藝文志》，而于杜詩寥寥止數首。夫以

杜之九鑽巴火，三蟄楚雷，其太半所作，豈獨爲瞿塘岷峨生色，乃多抑而不載。黃魯直在涪州，盡書子美夔州之詩，而刻之于石壁，世有君子，當同是心也。

故友左君湘南，登康熙庚戌科進士，初任龍巖令，後補蜀之威州，故于蜀中形勝古迹，多留意焉。再知陳州，陞部郎，見余注杜，囑之曰：「少陵千載詩宗，註家林立，往往彼此譏彈。子箋此集，恐具目者且四面而環攻之矣。」後衡文東粵，振拔孤寒，高出從前學使。歸里時，克捐餘資以佐剞劂之不逮。此書告成，甫寓目而旋逝世。噫！表韻事於先賢，撫遺文而歎息，草堂一記，考據精詳，真堪流傳藝苑矣。歲在甲申菊月兆鰲附記。

諸家詠杜

諸家詠杜小序

少陵同時，宗工角立，吐盛唐之雅調，成才士之風流。登塔賦詩，則有慈恩四作；早朝屬和，咸推春殿諸章。嚴、高贈答於西川，韋、郭倡酬於南楚。列存正集，俱見交情。他如散出遺篇，每覩名家逸興。任華、太白，各著清詞；杜牧、昌黎，並占佳句。歐、王起於北宋，揚搉居先；范、陸繼自南朝，賡歌未墜。若元明而降，覺風韻依然。或經錦里草堂，衣冠肅拜；或過耒陽荒塚，蘋藻薦馨；或諷誦遺文，動詞人之感發；或登臨勝地，追往蹟以留連。凡茲溯流尋源，皆足標新領異。欲徵韻事，爰綴餘編。　壬午夏日兆鰲識

魯郡東石門送杜甫見《太白集》。

此下皆唐人

李　白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尊開。

沙丘城下寄杜甫同上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太白逸詩此見唐人《本事詩》。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

此詩，唐人謂譏其太愁肝腎也。今按李集不載，洪容齋謂是好事者爲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斷無此語，且詩詞庸俗，一望而知爲贋作也。

雜言寄杜拾遺此首見《唐詩紀》。

任　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波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箇。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嘗醉卧。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青雲端。積翠扈遊花陌匝，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爲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

下英僚每日相就一作隨提玉壺。半酣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傍一作倚朝市。且嘗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爲朋友，東山謝安作鄰里。閒常把琴弄，悶卽提樽起。鶯啼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時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驛使，爲報杜拾遺。

玩此詩起段，似杜舊友，又似杜乍交。當時少陵詩名，推重海內，此篇頗傲睨放恣，幾乎呼大將如小兒矣。考《唐詩紀》中，止載葦兩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獨揀此二大名公作詩相贈耶？又篇中語帶俚俗，格調不見高雅，俱屬可疑。

調張籍

韓　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宮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題杜子美墳 見分類千家注本。

何人鑿開混沌殼，二氣由來有清濁。孕其清者爲聖賢，鍾其濁者成愚樸。英豪雖没名猶嘉，不肖虛死如蓬麻。榮華一旦世俗眼，忠孝萬古賢人牙。有唐文物盛復全，名書史册俱才賢。中間詩筆誰清新，屈指都無四五人。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擬倫。筆追清風洗俗耳，心奪造化回陽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我常愛慕如饑渴，不見其面生閒愁。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烟蕪，路入溪村數百步。招手借問騎牛兒，牧童指我祠堂路。入門古屋三四間，草茅緣砌生無數。寒竹珊珊摇晚風，野蔓層層纏庭户。升堂再拜心惻然，心欲虔啟不成語。一堆空土烟蕪裏，虛使詩人歎悲起。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食炙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子美當日稱才賢，聶侯見待誠非喜。泊乎聖意再搜求，姦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諫便沉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佳詞繡句虛相美。墳空飫死已傳聞，千古醜聲竟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鄭昂曰：嘗讀李元賓補傳，及韓退之《題子美墳》詩，皆謂溺死於漲水，此自《摭遺》所載，疑非二公所作，大抵好事者爲之耳。今按：退之去李杜不遠，捉月漂水之説，世俗浪傳，正當力闢其誣，何反助之狂瀾。此詩本集不載，在編詩者固已汰去矣，然其中雋拔之語，又似非後人所託，何耶？　韓詩原集外，後人復搜録遺篇，而尚有逸詩。唐五竇《聯珠》，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飛鬼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人，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韓集皆不載，見洪容齋《隨筆》中。或云《題子美墳》詩，亦其散逸人間者。

送客遊蜀

行盡青山到益州，錦城樓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爲到浣花溪水頭。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咏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張籍

讀杜詩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

白居易

杜甫同谷茅茨 咸通十四載作

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勒舊山隅。

杜牧

栗亭

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

趙鴻

蜀中

夜多無雨曉生塵，草色嵐光日日新。蒙頂茶畦千點露，絶舊鄰。却共海棠花有約，數年留滯不歸人。

送沈光 集作田光

九陌低迷誰問我，五湖流浪可悲君。著書笑破蘇司業，賦詠思齊鄭廣文。理棹好攜三百首，阻風須飲幾千分。耒陽江口春山緑，慟哭應尋杜甫墳。

峽山寓止

荆州未解圍，小縣結茅茨。强對官人笑，偏爲野鶴欺。江春鋪網闊，市晚鬻蔬遲。子美猶如此，翻然不敢悲。

蜀中賞海棠

濃澹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杜工部居兩蜀詩，集中無海棠之題。

聞杜鵑

鄭谷

楊雄宅在唯喬木，杜甫臺荒

李洞

萬古瀟湘波上雲，化爲流血杜鵑身。長疑啄破青山色，祇恐啼穿白日輪，花落玄宗迴一作歸蜀道，雨收一作飛工部宿江津。聲聲猶得到君耳，不見千秋一作愁一甑塵。

湘南春日懷古　羅隱

晴江春暖蘭蕙薰，鳧鷖萬萬鷗著羣。洛陽賈誼自無命，一作高岫礙歸雲。松醪酒好昭潭靜，閒過中流一弔君。

寄南城韋逸人　少陵杜甫偏有文。空闊遠帆遮落日，蒼茫密樹

杜甫詩中韋曲花，至今無賴尚家家。美人曉折露沾袖，公子醉歸香滿車。萬里丹青傳不得，二年風雨恨無涯。羨他南澗高眠客，春去春來任物華。

經耒陽杜工部墓

紫菊馨香覆楚醪，奠君江畔雨蕭騷。旅魂自是才相累，閒骨何妨冢更高。騄驥喪來輕蹇蹶，芝蘭衰後長《英華》作遠蓬蒿。屈原宋玉憐居處，幾駕青螭緩鬱陶。

耒陽

楚水隱隱浸耒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詩人説用兵。

樟亭驛小櫻桃　韋莊

當年此樹正花開，五馬仙郎載酒來。李白已亡工部死，何人堪伴玉山頹。

蜀中贈廣上人　章孝標

曾持麈尾引金根，萬乘前頭草五言。疏講青龍歸奈苑，歌抄白雪乞梨園。朝驚雲氣遮天閣，暮達猿聲入劍門。今日西川無子美，詩風又起浣花村。

經杜甫舊宅　陶一作殷陶　雍

浣花溪裏花多處，爲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鷗飛盡，樹壓村橋鳥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

耒陽杜工部祠堂　徐介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荒垣。

《耒陽縣志》：杜公墓祠，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耒江左畔，洞庭觀之西。《詩話總龜》云：杜祠，過客多題詩，歐陽文忠獨稱介此詩。

題耒陽杜公祠　見耒陽祠志　斐說

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悒快寒江上，誰人知此情。

歐公《詩話》：裴説、裴諧，俱有詩名，説官至補闕，諧終於桂嶺假官宰。説題杜墳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諧曰：「名終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事同而語意別。又劉訥言《諧噱談録》，賡凝覽説詩三四句，答曰：「説豈掘墓賊耶？」

耒陽杜公祠

孟賓于

南遊何感思，更甚葉繽紛。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吊君。

《詩話總龜》載僧紹員詩云：「百年失志古來有，牛肉因傷是也無。」又載耒陽宰詩云：「詩名天寶大，骨葬耒陽空。」此皆言聶令空堆土也。

喜詩句類杜

此下皆宋人王禹偁

前賦《村居雜興》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類杜者，咨于余，且意余竊以自負。余喜而作詩，聊自注：向謫居時，多取白公詩時時玩之。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閒居職，主管風騷勝要津。元之自注：向謫居時，多取白公詩時時玩之。

諸家詠杜

送馮學士入蜀

錦川宜共少年期，四十風情去未遲。蠶市夜歌欹枕處，峨嵋春雪倚樓時。休誇上直吟紅藥，多羨乘軺聽子規。莫學當初杜工部，因循不賦海棠詩。

欹枕、倚樓、紅藥、子規，皆杜詩所用者。前詩以古對金，此詩以子對紅，皆假對法。杜詩「雲薄翠微寺，天青皇子陂」，「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少陵先有此法矣。

讀杜子美集

孫　何孫僅之兄

世系留唐史，丘封寄耒山。高名落身後，遺集出人間。逸氣應天與，淳風自我還。鋒鋩堪定霸，徽墨可繩姦。進退軍三令，迴旋馬六閒。楚詞休獨步，周雅合重刪。李白從先達，王維亦厚顏。庖刀盡餘刃，羿彀肯虛彎。聖域分中上，天樞奪要關。逍遥登禁闥，偃蹇下塵寰。麗思蘇幽蟄，神功鑿險艱。語成新體句，才折好官班。誰氏傳軒冕，何人得佩環。朱弦本疏越，黃鳥浪緜蠻。元白詞華窄，錢郎景象慳。蜀峰愁杳杳，湘水恨潺潺。子欲探驪頷，吾思擷虎斑。毛錐應穎脫，燕石竟疏頑。已襲蘭兼菊，無嫌蒯與菅。二南如有得，高躅願追攀。

題杜子美書室

趙　抃

直將騷雅鎮澆淫，瓊貝千章照古今。天地不能籠大句，鬼神無處避幽吟。幾逃兵火羈危極，欲厚民生

意思深。茅屋一間遺像在，有誰於世是知音。三四，語意拙滯，乃宋詩習氣。

過公安杜有《移居公安》題。

劉郎浦上公安渡，我過高吟老杜詩。烟浪幾重江幾曲，算應風物似當時。公自注：子美嘗有《發劉郎浦》、《離公安渡》詩。

子美畫像

歐陽修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焉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讀李白集

開元無事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閒。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烟。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一作下看塵世悲人寰。真人駕雲車。高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劉貢父謂：歐公不甚喜杜詩，獨稱韓吏部絶倫。貴韓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曉。然葉石林《詩話》載歐公子棐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諸家詠杜

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録此三篇，以爲絲欄絹一軸，求毗陵張正祭處士書之。」據此則歐公推服子美，固在太白之上矣。

李東陽《麓堂詩話》云：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較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

子美畫像

王安石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顔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畫，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荆公深知杜，酷愛杜，而又善言杜，此篇於少陵人品心術，學問才情，獨能中其竅會。後世頌杜者，無以復加矣。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蘇軾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産，源失亂泉皋。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狂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牢。天意遣奔逃。塵闇人亡鹿，溟翻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皋。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疏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

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開卷遥相憶，知音兩不遭。
白醪。慇懃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次孔毅夫集古人詩見贈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泰華當我前，
當時情。前生子美君卽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
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橙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嵋叟。
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縱未家生執戟郎，

此詩，既用成都故事，又參入少陵詩詞，逼真杜詩嫡派。其開首四句，直作草堂題詠可也。

李太白讚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
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
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矧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禁臠詩話》云：一韻七句方換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用雙殺。

題杜子美浣花醉圖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爲青。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黃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願聞解冠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

黃庭堅

題老杜集

≪七月≫≪鴟鴞≫乃至此，語言閎大復瑰奇。直侔造物并包體，不作諸家細碎詩。吏部徒能歎光燄，翰林何敢望藩籬。讀罷還看有餘味，令人心服是吾師。

孔平仲

讀杜子美詩

寒燈熠熠宵漏長，顛倒圖史形勞傷。取觀杜詩盡累紙，坐覺神氣來洋洋。高言大義經比重，往往變化安能常。壯哉起我不暇寐，滿座歎息喧中堂。唐之詩人以百數，羅列衆制何煌煌。太陽垂光燭萬物，星宿安得舒其芒。讀之踊躍精膽張，徑欲追躡忘愚狂。徘徊攬筆不得下，元氣混浩神無方。

韓維

讀子美集

張伯玉

寂寞風騷主，先生第一材。詩魂躔斗壁，筆力撼蓬萊。運動天樞朽，奔騰地軸摧。萬蛟盤險句，千馬夾雄才。勢走岷峨盡，辭含混沌來。剖山無鵲石，傾厩盡龍媒。薦擢誇三賦，飄零放一杯。艱難行蜀道，感激上燕臺。日月兵前没，江湖笑裏開。獨吟千載後，肝膽洗塵埃。

觀子美畫像

楊蟠

文光萬丈照詞林，獨步才難一代欽。塵土未論今日貌，篇章空憶舊時心。寂寥冠劍無由作，零落丹青豈復吟。師法望公千載後，仰風三歎感知音。

草堂

宋京

君不見少陵草堂背西郭，浣花溪水流堂脚。竹寒沙白自淒涼，莫問四松霜草薄。入門好在烏皮几，公去不歸換鄰里。西嶺千秋雪未消，舍北泥融飛燕子。祇今檻木平橋路，籠竹和烟雜江霧。野僧作屋號草堂，不是柴門舊時處。詩壇今古誰能將，艷艷文章光萬丈。安得英才擅品量，當使公居摩詰上。

晚泛浣花遂宿草堂

喻汝礪

扣檝泛澄虛，濯流睇幽芳。晚霙櫬奇樹，夕霏媚疏篁。歸鳥亦暫閒，夜魄動初涼。忽焉衆星微，天高月

舒光。昔也杜陵子，澹然此茅堂。客至酒自斟，句得意已忘。云何常念饑，零落在道旁。古來技入神，一飯豈所望。吾輩天所窮，慨歌淚霑裳。

草堂詩四首

燦燦詩翁錦里西，只緣詩好合窮栖。竹鋪冷色雲連寺，柳漾輕絲鳥過溪。凝怨不禁關樹暗，駐情應恨蜀山低。離人苦怕春歸盡，可忍紅英半着泥。

閒把烟光次第陳，岷峨風物見精神。翻成錦綉千般樣，供與江山幾度春。深屋長河兀老大，峨嵋曼綠却逡巡。從公乞取無邊手，免作詩中半箇人。

竹外清疏浸碧溪，溪邊竹澹烟雨霏。間看雪嶺題詩罷，醉向西郊信馬歸。霄漢直愁雙闕迥，夢魂長着五陵飛。故園秀木又春色，只恐歸去池臺非。

錦官城西春草芳，杜陵客子憂思長。浴晴晚樹淡浮渌，卧水幽花深度香。交情憫憫言燕阻，舊國迤迤雲山蒼。白蘋洲渚落日晚，明邊正銜歸雁行。

同楊元澈遊杜子美草堂

邵　博

萬里橋西路，幽居今尚存。共來披草徑，遠去問江村。冉冉花扶屋，蕭蕭竹映門。斯人隔今古，此意與誰論。

和賈相公覽杜工部北征篇

唐家六葉太平罷，宮艷醉骨恬無憂。孽虜垢天翠華出，模糊戰血腥九州。乾瘡坤痍四海破，白日殺氣寒颼颼。少陵背賊走行在，採梠拾橡填饑喉。眼前亂離不忍見，作詩感慨陳大猷。北征之篇辭最切，讀者心隕如搖輈。莫肯念亂《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憤氣鬱屈蟠長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來顛倒皆廟謀。忠骸佞骨相撐拄，一燎同燼悲崐丘。相君覽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真詩流。前王不見後王見，願以此語詒千秋。

宋　祁

杜子美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咤。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列屈宋，麗則凌鮑謝。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爲亞。

李　綱

南宋有忠定相才可當鄴侯，而韓岳將略可方李郭，不能用之以平河北，詩悲少陵，實自傷也。忠定公葬會稽之范陽，明季越紳董念儒卜兆侵穴，形家見公擊以金簡，嘔血立斃。忠賢名墓，不可無傳，顧修志者亟表彰之。

闕　名

杜工部祠此亦宋人詩。

瞻拜荒祠下，萍踪此尚留。心存唐社稷，詩續魯《春秋》。竹屋斜通徑，花溪遠抱樓。江山真占絶，千古

獨風流。

與客遊滄浪亭分韻得一字

霧回林蒼黃，漲落水寒碧。西郊好風景，曉霽千里色。相從二三子，掃灑溪上石。主人亦愛客，沽酒炊玉粒。年荒酒味薄，相勸取吻濕。同光與共景，弄此竹間日。沄沄憂端來，落落險語出。穿機誰復設，鳧雁來一一。觴行豈不好，酒盡歸亦得。頹然骯髒各自適。跳波醉中舞，野唱寒外急。牛羊歸匆匆，鳧雁來一一。觴行豈不好，酒盡歸亦得。頹然寄天放，未愛世褊迫。永懷堂中翁，回首千歲跡。豈無獨往願，冉冉饑凍逼。霜空洞庭野，天闊雲夢澤。欲窮扶桑枝，尚掛滄海席。何當從今去，一夜生羽翼。

楊甲

過子美草堂

棲遲九月錦水行，獨過草堂西出城。村樹苒苒秋照白，水花漪漪江水明。溪邊三重結茅屋，松蘿翳疎晚雨晴。往來沽酒且有客，胡爲奔走不自停？四海紛然霾壞多，我憂豈但白馬盟。藜藿未足飽我腹，況又一頃供耘耕。只今騎驢走江滸，終日飄飄浪如許。可看顏色太癯生，憂愁盡入篇章苦。信眉一笑古復作，却似韓宣適東魯。此生蕩漾胡能留，兩脚風塵奚所休？此道滄浪付一漚，嗟之千古與爾謀，吾亦往矣作《春秋》。

馬甫

宋有《成都文類》，乃慶元二年四川按撫使建安袁説友所編。今録其佳者，如宋京、喻汝礪、邵博、楊甲、馬甫五人，皆出《文類》中。

嘉陵江過合州漢初縣下

井徑東川縣，山河古合州。盤根拏斷岸，急雨沸中流。關下嘉陵水，沙頭杜老舟。江樓。

咏杜

古詩三百篇，刪取財十一。每讀先再拜，若聽清廟瑟。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律。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隙穴往往喪妙質。苦言告學者，切勿爲所怵。杭川必至海，爲道當擇術。

讀李杜詩出《劍南集》。

范成大

江花應好在，無計會天未喪斯文，杜老乃始難窒。淫哇解移人，

陸游

濯錦滄浪客，青蓮謫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華新。明窗數編在，長與物

野飯詩

可憐城南杜，零落依澗曲。面餘作詩瘦，趨拜尚不俗。

放翁自注：杜氏自譜，以爲子美下峽，留一子守浣花舊業，其後避成都亂，徙眉州大埠，或徙大蓬云。

案：杜公去成都，正當崔

旰之亂，焉得拋留一子。公之子見於詩中者，止宗文、宗武，不聞更有別子。此事尚屬可疑。

秋興

功名不垂世，富貴但堪傷。底事杜陵老，時時矜省郎。

讀杜詩

城南杜五少不羈，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子孫，熟視嚴武名挺之。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嗟咨。

明人謝杰作《少陵紀》云：公祖審言善詩，與蘇味道、李嶠、崔融齊名，時稱文章四友。公詩蓋衣鉢於其祖，而益大之。審言嘗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羲之北面。與再從兄易簡，並以狂名。公之自號曰狂夫，亦有所本。

題少陵畫圖像

長安落葉紛可掃，九陌北風吹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裏空餘三賦草。車聲馬聲喧客枕，三百青銅市樓飲。杯殘炙冷正悲辛，仗內鬬雞催賜錦。

讀杜

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卽追還。嘗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

遊龍興寺弔少陵寓居詩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邊塵到兩京。扈蹕老臣身萬里，天寒來此聽江聲。自注：寺門外江聲甚壯。

懷舊

翠崖紅棧鬱參差，小益初程景最奇。誰向毫端收拾得，李將軍畫少陵詩。

書事

關中父老望王師，想見壺漿滿路時。寥寂西溪衰草裏，斷碑猶有少陵詩。華州西溪郡，老杜所謂鄭縣亭子者。

示子聿

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弘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牆，常恨少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市儈。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今欲學詩，根源在詩外。原注：晉人謂戲爲狡獪，今閩語尚爾。

長孺共讀杜詩

楊萬里

病身兀兀腦岑岑，偶得兒曹文字林。一卷杜詩揉欲爛，兩人齊讀味初深。斲肝枉却期千載，漏眼誰曾更再尋。筆底奸雄死猶毒，莫將饒舌泄渠心。

再和雲龍歌留陸務觀西湖小集

老夫不怯故將軍，但怯與君筆陣千里相追奔。少陵浣花舊時屋，太白青山何處墳？二仙死可埋丘阜，二仙生可着韋布。名掛廣寒宮裏樹，非烟非雲亦非霧，長使玉皇掉頭誦渠句。詩府誰得玉筴開，詩壇誰授黃鉞來？留君不住君急回，不道西出陽關無此杯。西山金盆儘渠頹，斯遊明日方懷哉。

跋陸務觀劍南詩稿

今代詩人後陸雲，天將詩本借詩人。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鬼嘯狨啼巴峽雨，花紅玉白劍南春。錦囊繙罷清風起，吹仄西窗月半輪。又云：只哦少陵七字詩，但得長年飽喫飯。

文天祥

讀杜詩

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湖馬淚痕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耒江如

酒何。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

題陸放翁詩卷後

天寶詩人詩有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勁氣往往摩其壘。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碗建溪茶。承平麾節半海宇，歸來鏡曲盟鷗沙。

許月卿

杜甫墳

耒陽知縣非知己，救厄無蹤豈忍聞。若更聲名可埋沒，行人定不弔空墳。

《温公詩話》：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墳塚尚存耶？

徐照

杜甫祠

嗚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漲。文章萬丈光，不隨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堯舜上。時兮弗我與，屹然抱微尚。千戈奔走蹤，道路飢寒狀。草中辯君臣，筆端誅將相。高吟比興體，力救風雅喪。如史數十篇，才氣一何壯。到今五百年，知公尚無恙。麒麟守高阡，貂蟬入畫像。一死不幾時，聲迹兩塵莽。何如耒陽江頭三尺荒草墳，名如日月光天壤。

戴復古

答杜子野主簿

杜陵之後有孫子，自守詩家法度嚴。秀骨可仙官況簿，高情追古俗人嫌。起看星斗夜推枕，爲愛江山寒捲簾。飽喫梅花吟更好，錦囊雖富不傷廉。

論詩七絕杜有《戲爲六絕》，論齊梁初唐人詩。

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

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亂蟬無數噪斜陽。

作詩不與作文比，以韻成章怕韻虛。押得韻來如砥柱，動移不得見工夫。

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諸公十倍過。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

曾向吟邊問古人，詩家氣象貴雄渾。雕鎪太過傷於巧，朴拙唯宜怕近村。

陶寫性情爲我事，留連光景等兒嬉。錦囊言語雖奇絕，不是人間有用詩。

草就篇章只等閒，作詩容易改詩難。玉經雕琢方成器，句要豐腴字要安。

論唐宋詩體

安用雕鎪嘔肺腸，辭能達意卽文章。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辯宋唐。人道鳳簫諧律呂，誰知牛鐸雜宮商。

戴　昺

有宮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爲。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埙應篪。流落劍南，厥聲益馳。暮年制作，莫多於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燄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此乃有韻之文，四字成句，類於古詩者，故亦附詠杜之中。

東屯絶句

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猶敢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

原注云：《輿地紀勝》：東屯稻米，爲蜀第一，郡給各官俸廩，以高下爲差，帥曹月得九斗。

東屯行 東屯有青苗坡。

雨足稻畦春水滿，插秧未半青短短。馬塵追逐下關頭，北望東屯轉三坂。一川洗盡峽中想，遠浦疏林分氣象。溝塍漫漫堰源低，灘瀨泠泠石磯響。中田築場亦有廬，翬飛夏屋何渠渠。李氏之子今地主，

王十朋

白巽

少陵祠堂疑故居。

陸務觀《高齋記》云：少陵有濺西高齋、東屯高齋。東屯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纔二易主，大曆初故券猶在。

論詩　三十首之三。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珉玞。　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顛頴萬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古雅誰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杜甫故里

不知故隱幾時離，天寶年間處處詩。過客不須尋世譜，萬山山下看沉碑。　杜詩：「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注：杜預沉碑峴山之下。

老杜醉歸圖二首

尋常行處酒債，每日江頭醉歸。薄暮斜風細雨，長安一片花飛。

百錢街頭酒價，蹇驢醉裏風光。莫傍鄭公門去，恐猶恨在登牀。

桐江集雜書

方回

竊嘗評少陵，使生太宗時。豈獨魏鄭公，論諫垂至茲。天寶得一官，主昏事已危。脫命走在所，窮老拜拾遺。卒坐鯁直去，漂落西南垂。處處苦戰鬪，言言悲亂離。其間至痛者，莫若《八哀詩》。我無此筆力，懷抱頗似之。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齊梁腐。餘編細讀之，要自有朴處。情素。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六經天日月，諸子如四時。史自班以上，語奇文亦奇。踵武蔚宗輩，語有文無之。宵寐規。以藝傳李杜，待之無乃卑。他人有遺集，一覽不再窺。惟此與韓柳，咀嚼無厭期。儕彼楓落生，吾欲鑄此疵。

道自漢魏降，裂爲文與詩。詩工文或拙，文高詩或卑。香甌假山序，不妨自一奇。鱸橘多骨核，乃至肆詆訾。恭惟陳無已，此事獨兼之。五七掩杜集，千百臻秦碑。四海紫陽翁，歸吳豈其私。所以此虛叟，取爲晚節師。

奕山值寇讀杜詩有感

尹廷高

杜曲衣冠盡，羣凶轉陸梁。疏林巢燕雀，空谷鬪豺狼。衣濕彭衙雨，砧敲楚岸霜。年荒難自給，拾橡當餱糧。

題杜陵浣花圖　趙孟頫

春色醺人苦不禁，蹇驢馱醉晚騢騢。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

送杜伯玉四川行省都事　張養浩

浣花溪上草堂存，會見能詩幾代孫。橘刺藤梢隱蒺藜，日長畫省文書靜，春近岷江雪浪奔。我向東吳君向蜀，別離從古解銷魂。

九日　虞集

一行作吏廢歡遊，九日登臨擬盡酬。詩有少陵難著語，菊無元亮不成秋。雲山自笑頭將鶴，人海誰知我亦鷗。幸遇佳辰莫辭醉，浮雲今古劇悠悠。

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椒漿桂酒薦芳蓀。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黔頭花匼匝，孔明廟裏柏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王庶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咫尺間。駟馬橋邊車蓋合，百花潭上釣舟閒。亦知杜甫貧能賦，應歎揚雄老不還。花重錦官難得見，杜鵑啼處雨斑斑。

石田集雜詠

馬祖常

不作還鄉夢，因吟李杜詩。平生無飽飯，抵死只憂時。事實兼唐史，風流接楚詞。山川舊遊處，千載有餘悲。

詩品五則 《詩品》本司空圖所作，范氏引此以證李杜。

范　椁

大用外腓，真體内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横絶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强，來之無窮。此論雄渾，以杜少陵當之。

緑杉野屋，落日氣清。脱巾獨步，時聞鳥聲。流水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此論沉著，亦以少陵當之。

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横。海風碧雲，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此論高古，亦以少陵當之。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虚佇神素，泛彼浩劫，窅然空蹤。此論勁健，亦以少陵當之。

脱然畦封。黄唐在獨，落落玄宗。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行神如空，行氣如虹。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看六鼇，濯足扶桑。此論豪放，以李太白當之。

杜工部祠

宋　无

老病思明主，乾坤入苦吟。秋風茅屋句，春日杜鵑心。詩史孤忠在，文星萬古沉。祇應憶李白，到海去相尋。

據四明楊德周所考，杜公祠堂凡有數處。夫唐代詩人，何啻千輩，獨少陵忠義之氣，足以感發人心。故足跡所經之地，千年祠宇，今古留傳，此詩人之另闢乾坤者。自成都、夔州、耒陽外，又存四祠，並記於後。《方輿勝覽》云：工部有祠在江原縣，邑宰趙抃建，郫州學，孔廟戟門，祀子美。祿山之亂，子美避兵三川。肅宗立，復自鄜州奔行在，故有是祠。又杜甫祠，在成縣治儀門左。唐天寶末，關輔饑亂，甫以華州司功，棄官之秦州，寓居同谷，躬負薪，拾橡栗以自給，有《同谷七歌》。思賢樓，在劍閣水門上，畫張孟陽、李太白、杜子美、柳子厚像。劍州《文焰堂記》曰：劍門題詩，以太白、子美爲重，世未有並祀之者。會從李參預壁所得所賜阜陵御書《蜀道難》，又從李長史得趙忠定汝愚大書《劍門》詩，因建祠刻二詩。詩側榜其堂曰文焰，取韓退之詩語也。

讀杜拾遺老瓦盆戲作

洪希文

此翁坦率性，長享甕頭春。觴客終頹玉，傾人懶注銀。干戈塵世淚，風月草堂身。賴爾有蘇鄭，情親不厭貧。杜詩：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杜詩有麴米春、松醪春　白香山《杭州》詩「青旗沽酒趁梨花」，則杭俗有梨花春舊矣，可補杜注

所未及。

題杜甫麻鞂見天子圖

錢惟善

四郊多壘未還鄉，又別潼關謁鳳翔。九廟君臣同避難，十年弟妹各殊方。中興百戰洗兵甲，萬里一身愁虎狼。寂寞當時窮獨叟，按圖懷古恨茫茫。

九日感懷至正戊戌

葉顒

悠悠江影雁南飛，黃菊飄香蜨滿枝。斜日西風彭澤酒，殊方異國杜陵詩。煙巒慘澹山林暮，霜葉蕭疏草木悲。醉後不思時節異，半欹烏帽任風吹。

杜少陵春遊曲

鄭允端

何處尋芳策蹇驢，典衣買酒出城西。玄都觀裏桃千樹，黃四娘家花滿溪。正淑乃鄭清之五世孫女，有《病中吟》云：「伏枕南窗下，徒吟老杜詩。」此閨秀之學杜者。

玉山草堂借杜集詩題爲顧仲瑛作也。

楊維楨

愛汝玉山草堂好，草堂最好是西枝。浣花杜陵錦官里，載酒山簡高陽池。花間語燕春常在，竹裏清樽晚更移。無奈道人狂太甚，時看紅袖寫烏絲。

夜聞謝太史讀李杜詩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鳥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首江海長憂飢。二公高才且如此，君今謂我將何爲。

祭杜子美文　洪武癸酉年作。

先生距今之世數百餘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猶傳。予嘗縱觀乎萬里橋之西，浣花溪之邊，尋草堂之故址，黯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無所感也。於是命工構堂，闢地一廛，扁舊名於其上，庶幾過者仰慕乎先賢。然人之所羨者，蓋以先生一飯之頃，而忠君愛國之惓惓，雖其出巫峽，下湘川，固不戀戀於此，而先生之精神，猶水之在地，無所往而不在焉。爰矢詞於翰墨，寫予心之悁悁。臨風釃酒，尚其來旹。

蜀記：梵安寺，乃杜甫舊宅，在浣花溪，去城十里。大曆中，節度使崔寧妻任氏亦居之，後捨爲寺，都人爲之立廟於其中。每歲四月十九，凡三日，衆遨遊於茲。　宋元祐庚午間，丞相呂大防鎮成都，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明初，蜀王分藩於此，復爲構堂致祭。

秦州　此下皆明人高　啓

賢王韻事，可爲後世法矣。

王　禕

水積從天降，山連與蜀通。遺碑李廣宅，廢寺隗囂宮。度隴遲迴際，游秦感慨中。長憐少陵老，曾此歎途窮。

論詩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又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絶妙辭。

太白詩言「《大雅》久不作，王風委蔓草」，少陵詩言「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知二公皆得力於《風》《雅》者。此詩云李杜宗誰，而繼之以能探《風》《雅》，此極推崇二公語，非謂其不及古人也。

方孝孺

題耒陽祠堂

蔡倫池上霧如紙，杜老祠前秋日黃。爲問靴洲江上水，流船三日到衡陽。

解縉

頤菴祭酒寄讀杜詩一章奉和

錢謙益曰：據此，則杜陵之歿，不特以牛肉白酒，並罹汨羅之酷矣。然則元誌所謂旅殯岳陽者何喪？而四十年後嗣業所葬者，又何柩耶？大抵賢者所在，人各引以爲重，不妨耒陽自葬子美之遺靴，亦不足置辯也。

黃潤玉

先生觀杜詩，洞曉其中趣。顧茲藜藿腸，焉識菽粟味？乾坤初未交，風雲本難際。自匪假聲詩，烏能吐忠義。高歌動千言，曲底非一類。區區稷契心，綽綽廊廟器。胡爲月下烏，却繞風前樹。魚龍方混争，鴻雁若相避。雖致杜鵑詞，曷驅野狐媚。間關蜀道行，悽惻巫峽淚。纍然喪家厖，困若伏櫪驥。康衢

本平夷，《大雅》惜顛墜。斯文既云亡，吾道安所寄。浩浩三百篇，寥寥千萬世。惟公得其傳，作者奚足繼？公詩天寶間，落日山橫翠。

白沙論詩

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全。

康節先生，天挺人豪，包造化於胸中，拓古今於眼際。其《擊壤集》一編，浩氣雄思，真足一空前後。然就詩格而論，還是宋人一派，終與唐風分道而馳。

題杜拾遺像

陳獻章

國破家何在，窮途更莫年。七歌同谷裏，再拜杜鵑前。湖羯長安滿，騎驢短褐穿。畫圖憔悴色，猶足見憂天。

泛舟浣花東皐

謝應芳

風簷水檻含清暉，月閏夏五暑氣微。山中薜荔幽人帶，皆忘機。揚雄玄閣不寂寞，杜甫草堂天下稀。池上芰荷遊子衣。雙魚六馬憤識曲，青蛉白鷗

百花潭送人之楚

杜詩：百花潭北卽滄浪。

楊慎

滄浪潭水照潭花，無賴家家惱杜家。不數潘安河内縣，堪留衛玠洛陽車。晴烟翡翠蘭苕濕，涼雨鴛鴦荇藻斜。五兩行穿巴峽樹，百壺先泛楚江槎。

習池

温　新

昔聞少陵咏，今過習家池。下馬穿幽徑，新楊滿地垂。青荷元自蓋，碧水暗通溪。漫有山翁興，何由醉似泥。

三四似對非對，因首聯對起，故次聯參差，謂之偷春格。杜集中亦有之。

出劍門

楊興宗

嘔啞嗚艫下長川，萬疊青峰只眼前。山鷓啄殘紅杏粉，杜鵑啼破緑楊烟。夢迴蜀棧雲千片，醉枕巴江月一船。物色誰分杜陵老，《風》《騷》牢落劍南天。

杜員外述貶

王世貞

昔我遊山東，高李相先後。豪鷹搏青冥，所擊無不取。斷句必老蒼，驪珠戀吾手。西入咸陽城。落魄鮮所偶。駝錦青貂裘，半爲酒家有。時來異援出，三賦天子售。泚筆中書堂，公卿盡回首。蟣蝨脱洗沐，毛羽出抖擻。清華文昌步，磊落國士耦。欃槍亘北極，熒惑趨南斗。哥舒小豎子，棄我潼關守。萬

乘傯蒙塵，羣公但奔走。嗚呼上帝仁，蒼茫意愈厚。馬嵬剪陰孽，朔方建陽紐。桓桓漢陰公，玉璽主親受。制曰相國瑁，汝往鹹羣醜。戎車實閑飭，驕將違指授。遂令陳濤士，義血漂杵臼。天威震莫測，左右奮申救。甫也一小臣，上書戒求舊。孤忠報社稷，餘分推朋友。幸免左伯誅，仍覓馬遷咎。優游上州佐，零落一野叟。雪壓履下趾，風欺衣前肘。饑寒自切骨，虛名在人口。窮途往念至，遲暮新恩負。千載與百年，茫茫付杯酒。

和前題

盛時泰

自予來巴州，得繼昔賢後。游覽錦官城，功名奚所取？溪邊一草堂，縛茅自吾手。賓朋雖衆多，性情無所偶。醉來賦新詩，豪盪不復有。建安與西京，肯爲人輕售。騎驢自暮歸，秋風甘白首。面目雖已黎，精神日抖擻。丈夫抱經濟，進則夔龍耦。思以拯蒼生，勳庸高北斗。肯爲升斗粟，易我平生守。朝夕貴人前，奴顏效奔走。皇天有深仁，慈貶意誠厚。昨游孔明祠，眼見柏紋紐。扶漢豈不勞，三分帝所授。一時忠義人，粉身向蘧臼。譬彼大厦顛，一木焉能救。我今濩落來，所賴惟親舊。君王恩未酬，交結得朋友。于以棲餘齡，沒齒亦何咎。所存喘息在，居然共田叟。饑寒良切身，履穿還露肘。在處與冷汁，聊以充吾口。意氣干雲霄，自知未爲負。豈爲活斯須，所貪在杯酒。

錢氏《明詩選》云：盛仲交，以陪貢試吳下，攜所著《兩都賦》，謁王元美於小祇園。王贈以詩曰：「遂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又和

元美《擬古》七十章，三日而畢，元美殊氣奪。此篇卽七十首之一也。

遊杜工部草堂

驅車出郭外，來泛浣花溪。青郊緣江路，乃在城都西。孤舟繫水檻，上有杜甫祠。振衣一下拜，思君曾亂離。兵戈正滿眼，卜居聊茅茨。嚴武憐才者，而有草堂貲。故人況高適，細酌哦新詩。蒼松帶幽色，寒林半成榿。忠貞貫草木，不滅初移時。數椽未零落，千載誰心期。禁愁取蜀酒，臨風不自持。信美非鄉國，萬里同牽思。

陳文燭

浣花溪納涼

朱夏多炎暑，束帶發長歎。偶坐浣溪水，溪水生餘寒。況有陰江竹，清風吹羽翰。杜陵亦苦熱，高咏江之干。澄江如石鏡，白雲如雪山。雪山層冰好，不及使君灘。倚檻一舒嘯，歸路斜陽殘。

同李修撰高大行飲浣花草堂

金閨彦客到沙頭，老杜高名日月浮。掃逕百花香自好，題橋萬里景偏幽。太平關塞無戎馬，水檻城中有白鷗。却憶咏歌曾涕淚，何如陶謝共登樓。

周公瑕爲予書浣花草亭碑寄謝

浣花溪頭數竿竹，溪上誅茅數椽屋。故人爲我題豐碑，故人草聖真堪讀。平生飄零憶杜甫，感慨論文仍吊古。百花吹散溪水紅，參天獨樹經風雨。鳥鳴高枝月滿地，似共山靈愛碑字。徘徊若問草堂貲，可嗔當年王録事。

夢杜少陵作

王嗣奭

青蓮號詩仙，我翁號詩聖。仙如出世人，軒然遠泥濘。在世而出世，聖也斯最盛。詩祖三百篇，我翁嫡孫子。詩豪立如林，雙鞬視翁指。嗟予倫壞蟲，何緣夢見翁。草堂留古色，簷花落輕紅。典衣易斗酒，雄談凌霄虹。覺來聲欬在，山寺鳴晨鐘。起牀訝餘輝，初旭破昏蒙。翁今在何所，脉脉精靈通。賤質若頑石，未諗堪磨礱。

浣花草堂二首

其二

益都勝地浣花溪，水竹沙村好杖藜。築舍累年差得穩，會心多景不勝題。身羈夔梓神空到，舟下荆衡意轉迷。今日草堂長作主，達人應悟死生齊。

詩聖神交蓋有年，到來追想一悽然。浮雲轉盼失蒼狗，古帝遊魂空杜鵑。背郭堂成辭郭去，驚人句好任人傳。黃精未必生毛羽，名不刊時骨是仙。

憶昔 余嘗夢訪少陵於浣花草堂，典衣沽酒，對酌談詩，可三十年往矣。臨老入蜀，實茲夢是踐，而草堂在成都，距涪千里，以赴勘始至，數也奚尤。噫！神交詩聖，獲登草堂，拜瞻遺像，雖罹轗軻，未爲非幸也。

憶昔攻詩夢少陵，草堂疏豁罥寒藤。典衣沽酒歡相引，短述長吟愧未能。居在市廛仍半虎，止非樊棘轉多蠅。白頭入蜀因公誤，公困窮愁我亦應。

杜臆脱稿覆閱漫題

佳句死躭憐性僻，晚看律細倍情真。劍門巫峽經行地，到處傷心憂國人。論事迂疏唐史陋，《新唐書》論公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逢時轗軻皇天仁。學詩聞道企游夏，鍊世得仙輕惠詢。蒿里重來遺憾少，草堂一夢晤言親。已招稷契作前輩，應許倜翁爲後身。

李鄴嗣曰：王公右仲，少有異才，長通文史，尤嗜杜少陵詩。嘗夢至草堂，與杜公對酒談詩。後知涪州，以事赴錦官城，拜少陵祠下，仰瞻遺像，髣髴夢中。及里居，遂詮次其詩，名曰《杜臆》，多前人所未發者。余近纂杜註，聞王氏向有《杜臆》一書，從林非聞先生齋頭得授抄本，集中採錄，鉅細不遺。林先生素與右仲爲詩文故交，各以名節相砥，林公隱身高尚，六十餘年，樂道人善，蓋至老不衰也。

杜曲謁子美先生祠

屈大均翁山

城南韋杜滻川濱，工部千秋廟貌新。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陂前鳥弄春。稷契平生空自許，誰知詞客有經綸。

秦州

本朝人列後錢謙益

策馬秦州道，河沙晚日黃。一方餘土屋，幾處有農桑。秋鬼依禪院，驕軍奪婦璫。少陵風土紀，搔首益彷徨。

咏杜

魏裔介

老杜才名高萬丈，誰云刪後更無詩。此豈人力之所爲，山川風雨發其姿。玲瓏刊盡琅環秘，饑寒迫出奇崛詞。文章自不關花鳥，性命深沉乃出之。亦知不祥造物忌，原非富貴飲啄資。但快狂歌啄三尺，安問令名垂來茲。

讀杜子美詩

古作多蔚跂，茲編實云聖。盥手展縹帙，肅然起恭敬。世人誦公詩，擷芳資游泳。我誦見公心，楷模性情正。救瑺雖云非，其意實孤勁。一躓不復收，驊騮終遠屏。有語不忘君，愴怛忠愛盛。飄泊蠶叢間，

櫺槮長鑢柄。路阻豺虎多，身傍干戈橫。燦燦浣花詞，磊磊夔州詠。百年歌獨苦，斯語淚如迸。放舟夷陵後，潦倒春華競。天困萬古胸，抒發鴻濛性。陶冶不可窮，世秉詞伯政。讀之浹數旬，高齋風雨併。既哭復還歌，枕籍以爲命。斯人竟已矣，怒焉心如恫。

讀李太白詩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絶塵，汗血如飛兔。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曰浩然，不祇爲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奴視高將軍，才人詎能慕。羽翮落九天，掛席逐烟霧。留滯東魯雲，蹭蹬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璘也實憃愚，偶而被籠笯。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讀少陵集

三百已遠王迹熄，詩事大成誰爲集？天恐風雅遽中微，特生杜陵老布衣。真宰含悲洩太古，元氣茫茫恣所取。盪除塵翳斬荆榛，爲經爲騷復爲史。河山日月本平平，一觸此老奇趣生。心計驅使從豪變，淋漓墨汁皆崢嶸。饑貧百折氣不阻，猶託微詞存國是。忠愛居然三百遺，豈特宗風紹乃祖。古今作者代不同，都來涵孕神明中。一語縱橫散屢足，得其爪距皆稱雄。歎我研尋猶未得，蟲魚瑣瑣紛空積。

鄭日奎

擬焚灰燼副以膏，頻飲令吾腸胃易。

讀青蓮集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字無前矛。英雄心魄神仙骨，溟渤爲闊天爲高。興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摧格律。筆鋒縹緲生雲烟，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崩騰歷亂龍蛇攄。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瀏灕雷電避。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千秋詞客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凌雲思。便欲麾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翁玉于索題蕭尺木畫杜子美詩册

宋　琬

蕭生畫手稱絶妙，風格遠過文待詔。曾貌《天問》與《九歌》，荒唐隱怪皆殊肖。三閭大夫色憔悴，山鬼乘貍善窈窕。解衣盤礴余在旁，舉杯向天發狂嘯。翁侯酷愛少陵詩，驚人佳句常相隨。手裂生綃三十幅，蕭生一一丹青之。浣花草堂若在眼，劍門棧道橫參差。罷權歸來無長物，獨攜此册還京師。長安公卿頗好事，書畫寧復論真假。百鎰始購宣窯杯，千金賤買銅臺瓦。此圖一出價必高，翁侯賞玩不肯捨。即今遷謫轉蕭瑟，欲歸無舟陸無馬。翁侯翁侯誰令爾愛杜陵翁，千年坎壈將無同。蘆花采采雁南渡，笠澤烟水秋濛濛。君歸結廬在何處，余欲攜孥學梁鴻。蕭生夙有五湖志，何不招隱來江東？鳴呼！何不招隱來江東，畫君與余持竿垂釣秋風中？

瀼西謁少陵先生祠

萬古瀼西宅，斜連峽口關。高雲魚復縣，秋水靡香山。
生還。
欲去頻迴首，停舟灩澦堆。東屯渺雲水，西閣莽蒿萊。
葉滿蒼苔。祠有石刻《秋興》詩，僅存「昆明池水」一首。

題秦州杜工部像

杜陵人不見，遺照自輝光。離亂經天寶，艱難剩草堂。
夜郎。
靈武中興日，秦州旅食年。羌戎常雜處，崦谷到今傳。
潸然。

南池

城隅秋水自千年，杜老經過亦偶然。遂使池塘增氣色，
欲雨天。獨有宦遊人易感，那能不憶舊青氈。

感事悲《諸將》，懷人賦《八哀》。昆明遺碣在，落

王士禛

樊川臨素滸，遺恨不

老作諸侯客，心依供奉班。

趙開雍

蒲柳涼生

燈下讀杜

毛際可

靜夜微吟刻漏長，淋漓元氣散天章。新詩無復千金換，故園荒。當年望古希陶謝，未許青蓮得雁行。明主何能一飯忘。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滿地

白帝城

熊文舉

白帝城猶峙，永安定可尋。英雄情掩抑，今古事浮沉。落日玄猿絶，孤笻芳草深。無由弔詩史，寂寞少陵心。

杜少陵宅

方象瑛

浣花溪邊草堂好，背郭初成春色早。晚年更卜瀼西居，領略山川都不少。瀼西一帶溪流清，渚田漠漠皆秔稻。白鹽赤甲互崢嶸，東屯月落瞿塘曉。策杖閒登白帝城，詠懷古跡恣探討。長鑱白柄悵遠遊，故園杜曲空縹緲。未能歸卧南山邊，萍踪應向此中老。無端去峽下荆門，老死耒陽胡草草。宅舍東屯屢易主，故券傷心跡如掃。陸務觀記：東屯李氏居，已數世，距少陵纔三易主，唐時券尚存。我來西閣問綺疏，哀壑無聲魂悄悄。不見傷秋感興人，日暮江村數歸鳥。

杜子美草堂題句

葉吟

錦城傳草堂，數里近南浦。方池引浣花，創寺本老杜。幽情想遺跡，素心遇儕伍。同遊者武林張建侯。策蹇出林原，鳥語便媚嫵。村荒犬吠客，境靜風開户。入門蒼翠合，雜樹森環堵。香火照几筵，丹堊新廊廡。人疑是佛宮，誰知爲藝圃。中範子美像，頰面髯承輔。威儀倣開元，官銜題工部。裁冠紆長袖，猶見先民矩。似此英雄姿，不宜長困苦。奚爲久落拓，抱志未得吐。光芒長萬丈，稱許由韓愈。風雨歷饑寒，文章信無補。嘗聞有大功，歿則祀茲土。文翁孔明輩，專祠列江滸。少陵亦何爲，俎豆依天府。有客詳語余，詞人悉迂腐。獨有唐拾遺，忠信根肺腑。姓氏動明皇，試文別良楛。於虎。高自陳先世，鄒枚不屑數。自期願稷契，至治宗三五。言大本非誇，抵掌效可覩。長安悲奕棋，漁陽震鼙鼓。宮闕對南山，第宅皆新主。曲江潛行日，吞聲淚如雨。避亂走彭衙，謁帝岐山下。陸渾善房相，車戰亡干羽。疏救陳陶斜，適逢肅宗怒。棄置遂連年，憤膺每自撫。橡栗充口食，負薪遍山塢。節度表參謀，暫往依嚴武。何曾解愛才，命幸脱黄祖。瞿塘青山斷，茅屋秋風舞。行藏獨倚樓，短句心堪憮。雖經流離中，念不忘君父。是豈僅詩人，大節誠當取。存無一日歡，死垂一生譜。例合享春秋，裸薦豈莽鹵。後人長太息，清言愛縷縷。技不重雕蟲，亦不尊文組。止憐志士心，畏壘成千古。紛紛銘與贊，浮淺類狂瞽。一笑出庭除，花陰日移午。

見少陵遺像有感

向迪

詩稿留天地，羣稱集大成。縱然遺小像，只自薄浮榮。潦倒瞿塘路，悲涼杜宇聲。憂民與念國，誰得似

先生。

讀杜少陵詩

詩史《春秋》筆，大名垂草堂。二毛猶在蜀，一字不忘唐。
自蒼蒼。

絶句

吏部文章工部詩，前人矩步後人師。世間爝火同消隕，落落星辰萬古垂。

任城懷古

登臨多古意，憑眺起人思。壯觀留飛閣，豐碑浸曲池。謫仙非傲物，工部本憂時。千載斯人去，風流亦
我師。

旅蜀追懷杜少陵

杜子栖遲錦水濱，杖頭到處得相親。幽花細竹隨南叟，愛酒能詩訪北鄰。江畔草堂時駐馬，月臺梅蕊
晚留人。浪遊偏向巴山裏，愁聽啼鵑兩度春。

歷代至今，多題咏之作，一隅管見，搜輯多遺，尚俟續所未備也。

徐　增

嚴允肇

晚年律更細，獨立

才憐太白狂。

柴　雲

續編

耒陽谿夜行爲傷杜甫作

唐人戎昱

乘夕棹歸舟，緣源二疑當作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嵐氣船間入，霜華衣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送客遊蜀

張籍

行盡青山抵益州，錦城樓上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爲到浣花溪水頭。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

杜牧

命世舊作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杜荀鶴《弔陳陶處士》：「耒陽山下傷工部，採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却成開解哭君心。」亦以李杜相方。

峽中

鄭谷

萬里煙靄裏，隱隱見夔州。夜靜明月峽，春寒堆雪樓。獨吟誰會解，多病自淹留。往事如今日，聊同子美愁。

耒陽弔杜子美

李節

耒陽浦口繫扁舟，紅蓼洲頭宿白鷗。半夜青燈千里客，數聲寒雁一天秋。蛩吟隔岸情如訴，斗柄橫江勢若流。惆悵杜陵老詩伯，斷碑古木繞荒丘。

《耒陽縣志》以李節爲天寶詞客，誤也。杜公卒于大曆年間，豈有天寶時先作弔語耶？大約中晚人耳。又載祠前夢子美和詩一首，詞氣俚俗，決非少陵語意，故削而不存。

讀杜工部詩

宋人張方平

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運海張鵬翅，追風騁驥髦。一經三春上林苑，八月浙江濤。璀璨開鮫室，幽深閉虎牢。金晶神鼎重，玉氣霽虹高。甲馬騰千隊，戈船下萬艘。吳鈎銛莫觸，羿彀巧無逃。遠意隨孤鳥，雄筋舉六鰲。曲巖周廟肅，頌美孔圖褒。世亂多羣盜，天遥隔九皋。途窮傷白髮，行在窘青袍。憂國論時事，司功去諫曹。七哀同谷寓，一曲錦川遨。妻子幾寒累，朝廷戰伐勞。倦遊徒右席，樂善乏干旄。舊里歸無路，危城至輒遭。行吟悲楚澤，達觀念莊濠。逸思乘秋水，愁腸困濁醪。耒陽三尺土，誰爲剪蓬蒿。

坡公曾和此詩，兩篇參看，尚不如原作和平燦貼也。

感舊詩

陸游

我思杜陵叟，處處有遺踪。錦里瞻祠柏，綿州有海棕。所從。

過杜工部祠

躋跎悲櫪驥，感會失雲龍。疇昔哦詩憶耒陽，茲因捧檄過祠堂。一生忠義孤吟裏，千載淒涼古道旁。自是風霜侵病骨，非干牛酒涴詩腸。明朝解纜長江上，閑訊先生一柱香。

鄒定

思杜亭

衡陽府城南，華光寺傍，舊有杜公祠。宋郡守劉清之，登華光山，東眺耒陽，慨然思杜工部，因爲立祠，以黃庭堅配焉。又卽地立亭，號曰思杜，今祠亭俱廢。

十里松陰大道場，一亭還復枕瀟湘。詩翁至死憂唐室，野客于今弔耒陽。窗户雲生山雨集，巖溪花發曉風香。不惟臨眺添惆悵，自是年來鬢已霜。

姜仲謙

讀杜詩

鐫劖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年。

王逢原

次何漕司小紅翠亭韻

少陵遺跡瀼西東，端的高齋在此中。今日花枝弄煙雨，前時蔬甲卧霜風。根株移取他山翠，跗萼輸來

劉士季

別國紅。收得陽春無盡藏，夔人端説兩詩翁。

其二

花在中巴東復東，滿城春色一園中。休言小小鶯花界，也勝纖纖燕麥風。舞袖卷紗空映翠，晴窗磨鏡漫晞紅。葉成帷幄花成陣，壯觀詩壇鑿鑠翁。

弔耒陽杜墓

王　玄

才高憂負國，身没耒陽城。雖葬先生骨，難埋《騷》《雅》名。事往斯文在，時遷旅冢平。邑侯新布政，一爲剪紫荆。

庚寅六月再過耒江謁杜工部墳

元人余　恁

一寸心丹篤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邊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庚寅歲，乃元順帝十年，余秋山爲湖廣提刑按察使，留題祠下。

和合江亭詩

吳　拭

使者風流照錦城，東攬郊巒更澄清。雙江合處烟凝曉，秀嶺横邊日弄晴。石鼎煮茶濃有味，金鍾注酒

釅無聲。何時却信橋南步，細讀詩人《古柏行》。

讀李杜詩

明人　胡　翰

太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千古未足多。
柯徒伐柯。至哉《風》與《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琱琢，伐

弔杜墓

張　翔

迢遞來南紀，倉皇問北征。詩通高叟固，才到屈原清。
文明。天地心無愧，風雷氣不平。徘徊江上月，昨夜照

弔耒陽杜墓

解　縉

何年陵墓存翁仲，尚有殘碑紀鳳行。行過石橋江上路，
一林芳樹近宮牆。

弔杜公墓再見

陳獻章

裸葬不葬等悠悠，有生無生名可留。壽遲殤子千年在，
自春秋。拾遺苦被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

感懷

鄭昂

王粲淒涼仍去國，杜陵老大竟飄蓬。荊州豈免依劉表，
起秋風。青青亦有江南草，鸚鵡洲邊恨不窮。

送陳學使玉叔之成都

謝榛

沔陽日高刺桐樹，文旌飛出荊門路。錦城形勝今尚具，
歷可數。后來壇坫孰追步？杜曲詩人劍門度。光動文
少陵舊寓非疇昔。棟宇一新耀丹碧，憂時慘澹髮全白
耿無隔，瞻拜神交在咫尺。好題巔崖一片石，古人吟眺
餘物色。

杜甫墓

謝榛

洞庭昔返楚天魂，孤塚千年失子孫。蜀道悲歌今不見，
暮雲愁色滿中原。

懷古

拾遺年老別長安，胡馬西馳忽棄官。妻子一朝俱涕淚，
鶴夢寒。異代愁歌有同調，何當寄迹浣花灘。

弟兄千里各艱難。風高蜀嶺松聲落，月滿巴江

遊草堂詩

陳南賓

西出秦關道路長，岷峨東望鬱蒼蒼。蓬萊三賦舊無敵，同谷七哀今可傷。茅屋秋高風瑟瑟，布衾鐵冷雨牀牀。浣花溪上應回首，千載令人憶草堂。

西瀼杜少陵祠

陳繼儒

出峽是何境，棲巢亦戀枝。不應三畝券，買得古今祠。淺泊龍猶侮，孤鳴雀自悲。衹應籬芷近，屈宋有前期。

讀少陵集

華愛

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沈無底老龍知。少年莫漫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題李白送別杜子美發魯郡圖

杜陵有客才名早，却與山東李白好。短褐飄飄泗水春，登臨落日同傾倒。浮踪轉盼各飛蓬，石門一別風煙渺。同心之誼祛形骸，相期直在雲霞表。渭北江東日渺茫，王孫不見淒芳草。由來造化躓英賢，奈爾風流天地老。

杜少陵騎驢小影

白髮窮愁日，清秋過雁時。浣花溪上路，多是憶君詩。

送黃子羽之任

魚鳧開國險，花月錦城香。巨石當門觀，奇書刻渺茫。江流人事勝，臺榭霸圖荒。萬里滄浪客，題詩問草堂。

黃以徵辟爲新都令，道經成都。

遊浣花溪訪拾遺草堂

郊南十里浣花溪，溪繞空原東復西。題壁總隨蝌蚪漫，穿林不住鳥烏啼。詩情獨傲千峰出，野興頻牽草木低。予亦愁心江上客，故園芳草日淒淒。

朱嘉徵

耒陽道中留杜少陵祠順治戊戌孟冬

彭而述

此地留工部，荒祠拜古墳。一身存《大雅》，萬世頌斯文。隔岸江流樹，空山野度雲。到來悲馬鬣，黃葉正紛紛。

傷心天寶客，遺蛻重衡山。況近魚龍窟，竟成虎豹關。好花隨地發，落葉趁秋間。便遇魯中叟，公詩不

用刪。

如公原未死，疑塚在江關。靈武君臣後，詩名天地間。

肯還。

未令紛如許，獨傳姓聶人。江山流上客，風物見元神。

更無倫。

公遊未殁未，詳見公本傳及年譜。予既爲文記之，及戊戌之孟冬，行部臨耒，首謁公祠，綴以四詩。敢言詩哉，聊以記歲時耳。

雞鳴山宿齋送別蔣前民

屢入亭侯廟，長吟老杜詩。公孫躍馬日，丞相出師時。

相思。

弔古英雄志，悲歌喪亂知。江樓如抱膝，此地最

拜杜少陵草堂再見

少陵棲隱地，古屋鎖莓苔。峭壁星辰上，驚濤風雨來。

首重回。

歲華三峽暮，身世《七歌》哀。欲作招魂賦，臨流

步草堂碑韻

少陵作客此爲廬，松竹幽深始卜居。官馬有塵隨使卒，
半悞書。千古悲辛同往轍，日西歸去尚躊躇。

約諸人同看草堂

何日尋幽出郭西，與君舒嘯浣花溪。草堂勝事重興起，
一偏提。百年如夢今頭白，好趁清閒共杖藜。

盧德水侍御寄杜亭詩

正聲自古初，作者誰獨步？猗歟杜少陵，大雅洵足數。
亂如騖。盧公具體微，感慨任詞賦。誅茅祠少陵，以
懷，冀與賢者遇。書成哲人知，果獲錢公句。因盧作杜
酬無凡才，見力有餘裕。短褐識我曹，令德表心素。投
慕。通淨取性靈，清妙去雲霧。人倫盡依歸，薰氣相吹
附。中興一家言，式昭我王度。

題杜少陵畫像

工部高蹤待品題。攜手祇須雙不借，看山惟用
流傳八百年，此道莽回互。蔓草委王風，鬼語
精通寐寤。晨興謁高堂，次及林居趣。興觀有本
簍，魂魄來相聚。邇者服終喪，補官到邸寓。獻
我杜亭詩，如飲石上露。沈鮑不足推，羹牆有深

熊夢鶴

劉璽

李弱翁

程可則

杜陵老叟生絶奇，蒼髯頰面英雄姿。似茲不合久貧賤，曷爲坎壈長歔欷。自從大禮獻三賦，尉授河西不肯赴。當宁何曾解愛才，旅食京華歲虛度。忽然鼙鼓動長安，玉輦西遊蜀道難。奔走三川寄家室，脱身賊壘多辛酸。麻鞋謁帝趨靈武，拾遺侃侃居言路。直節何妨抹友生，諫書反得君王怒。牢落天涯到秦州，負薪拾橡窮且愁。微官棄去亦何恨，可憐事業付沙鷗。劍南直入嚴武幕，散髮戎渝致非惡。春流無恙下夔門，秋色蕭然卧西閣。晚年出峽望衡山，楚水茫茫潭岳間。酒酣賡志仰天哭，咫尺襄樊那得還。一生落拓無窮已，獨有豪吟詠詩史。同時比肩惟太白，後來作者紛誰是。鄢陵先生絶世雄，讀書萬卷身乘驄。稱詩酷擬草堂作，沈鬱頓挫將無同。昔年作吏向秦國，工部祠堂拜顔色。傳與先賢作畫圖，曠代風流盡相識。嗟哉！杜陵一没已千秋，吾徒仰止空悠悠。先生望古有殊契，神交豈直形像謀。我亦幼齡重高詠，乞將粉本歸南州。

謁杜公祠 康熙丙午仲冬

劉宗沛

祠後荒丘野草春，祠中遺像惹飛塵。唐家多少詩才子，老杜應爲第一人。

杜陵墓

劉明遇

煙雨淹三月，荒荒出郭村。楚江流怨緒，春鳥喚詩魂。往事猶悲在，時艱應恨存。詞臣忠愛蹟，豈但立言尊。

流寓君多地，胡然留此丘。雖崇千古祀，未了一生愁。
溪頭。風雨無今昔，滄桑變海疇。殘紅新霽後，疑在浣

耒陽道中

山城早發剔燈烟，盡日崎嶇秀可憐。驟雨驟晴深澗路，
晝欲眠。暝色催人喧萬籟，怒號蛙鼓亂溪田。
古陌纖纖路，春深花亦深。野塘驅馬影，芳草故人心。
寒衾。飛花飛鳥夕陽天。雲生馬足春猶冷，風入松梢

杜文貞公祠元太監紐憐，請追謚唐杜甫爲文貞。

勝日坐春風，江流半畝宮。耒陽依聶令，西蜀憶嚴公。
魂通。橋諺梅花白，洲吟野蓼紅。今來探古蹟，若有夢

高　引

九日袖杜詩獨登石子嶺

羣醉高樓日，懷詩獨野遊。自堪孤影度，不與衆山謀。
憩椒丘。《秋興》誰還賦，杜陵欲正愁。狂歌驚落葉，隨意

鄒章周

憶浣花溪作

浣花溪邊憶老翁，詩卷長留錦川東。昔日草堂兵戈後，頻年羌塞冰雪中。不堪羈旅同苦調，還遲衰病扶悲風。長安渭水今在否，回首風塵思何窮。

陸洽原

讀杜詩詳註

詩者樂之祖，樂府難具陳。《風》《雅》變爲《騷》，源流日以分。漢魏古尚存，西晉不失真。頹波及六朝，作意求爲新。選言必月露，滿眼飛沙塵。有唐大復古，卓爾多不羣。少陵更挺生，振古無其倫。許身稷與契，一飯不忘君。山川之所歷，喪亂之所親。歷歷載諸筆，落筆真有神。經史任其驅，碑野任其吞。精微混溟涬，溢乎淼無津。註者百十家，妙篆誰能伸。余也性躭此，從事二十春。編年以紀時，晰疑必尋根。段落初一剖，不使久沈淪。自謂頗苦辛，可以掩前人。揭來得新註，欵翕歎積薪。滄海鮮遺珠，纖毫必見珍。少陵如可作，不信是前身。安得薔薇露，盥手揚清芬。

灤山張　遠

讀杜詩詳註

千古詩壇少陵踞，紛持觚稜解多誤。支離未已或牴牾，翻令光焰隔雲霧。杜不易註恐失真，誰其洗髓愜傳神。薈萃諸家多創獲，指點後學啓迷津。甬上仇先生，擁書勝百城。石渠校中秘，月旦操評衡。

桐城程師恭

剩馥餘脂澤藝苑，衣被寰宇先風聲。躭吟尤嗜杜陵集，心摹口咏忘寢食。力拔鯨牙酌天漿，思穿溟涬推霹靂。頃刻揮毫手不停，經營濡墨遲無敵。作者待闡註者筆，註者已登作者臺。廣搜博采洵至矣，沿訛襲舛胡爲哉！余生學杜苦難似，考辯差擬會其旨。每將愚臆質大方，談言微中未見鄙。神傾意豁覩斯註，子美曠代逢知己。鈎索字句枉稱工，杜陵遇嗇甫江豐，家無儋石清況同。今日功成身退之名宿，依然留連風雅之宗公。

會稽田　易

讀杜詩詳註

自有詩人一子美，草堂箋注紛百家。櫛比句字互爭長，知無故實勞搜爬。亦思少陵才經世，許身稷契言非誇。生際亂離不得志，假以聲韻長咨嗟。河源萬里渺星宿，導之浩浩流泥沙。曰史曰聖杜知己，詎同博士矜蟲蝦。四明先生儒林宗，胸中書卷三十車。毛詁鄭箋談一一，鏗鏘雅奏刪淫哇。屈宋之後誰作者，大雅固應推浣花。退食一編朝在手，繙然如與公晤語，行間隱躍三毫加。固哉高叟不可説，鑿空却歎漂浮槎。鐫茲善本傳藝苑，晦翁《騷》註無點差。足慰吟魂賦《大招》，可許問字來侯芭？

會稽金　堉

讀杜詩詳註

杜陵遺老才非凡，詩史詩聖稱名咸。一縑惟出自機杼，百味不共人甘醎。聰明直令冰雪淨，清真都使

鉛華劒。小賦誰能賦大禮，短歌孰類歌長鑱？忠君愛國託聲律，說理慕義飽飢饞。前人穿鑿二字讀去聲皆誅芟。詳註祇求得真是，千秋知己神和誠。官貧正好浣花對，恍共草堂哦喃喃。潛織鮫人紅玉手，菴蘿花女青茸衫。銀河夜漲躍天泗，渤海烟滅騰仙帆。御覽茲編三太息，二十八卷天威監。歸來把向蛟門讀，金鱗閃閃龍珠銜。惟有遭時今古異，經綸大展輝廊巖。唐詩誰第一，寤寐少陵親。心寫風期合，神交晤語真。友應千載尚，公有齋名尚友堂。官亦拾遺貧。賞鑑經明主，流傳啓後人。甬江先生善讀杜，補註慚無補，公猶許可多。未能一詞贊，聊辯四聲訛。鬼魅哦。事見詳註及補註。詩魂結忠愛，抽卷浣花過。公出杜集補註見示，以辯四聲相契也。絕癆沈綿霍，通靈

諸家論杜

蘇軾子瞻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作，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乎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性，止乎忠孝，其諸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爲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秦觀少游曰：杜子美之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楨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邁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子美其集詩之大成者歟？

黃庭堅魯直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之爲文章者，直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子美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

李綱伯紀曰：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之恩；《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跡息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悱，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心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摹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也。見《湖海集序》。

朱文公曰：杜詩佳處，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及蘇黃以次諸家詩。

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呂氏童蒙訓》曰：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也。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也。

永嘉黃淮曰：唐興，律絶之體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爲首稱，而杜爲尤盛。蓋其體製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跂立翬飛之勢，巍峩壯麗，干雲霄，焜日月，而牆高萬仞，不得其門而入。迢析而觀之，軒

廡堂寢，各中程度，大則棟梁，小而節棬楹桷，皆梗枏杞梓、黝堊丹漆也。蓋其鋪陳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聲嗟氣歎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

洪邁容齋曰：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湛、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如高適、嚴武、韋迢、郭受，彼此唱酬，層次條答，正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覆，于是乎有餘味矣。

《捫蝨新語》云：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蔡絛《西清詩話》曰：詩家視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此爲確論。然集大成手，當終還子美。

劉會孟辰翁曰：子美年四十五，自鄜陷賊。明年，自拔取拾遺，扈從還京。又明年，始外補。又明年，自拔取拾遺，扈從還京。又明年，始棄官入秦州。自是流落輾轉，凡三遷。當時朝廷雖亂，道路無壅，雄藩賓客之盛自若也。公以三朝遺老，負海內詩名，其遊迹所經，如錦江洞庭，意氣浩然，江湖勝境，樓臺高會，長歌短賦，傾唔賓主。當奔走流離，倉卒患難而所遇猶若此，宜其詩之淋漓悲壯邁羣傑出乎？　古今窮詩人，獨稱杜子美。然在天寶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其間苦厄，惟陷鄜數月耳。後來流落

夔蜀，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異。若石壕、新安之覩記，彭衙、桔柏之崎嶇，意者造物託之子美，以此人間之變態，令能言者傳之千秋萬世乎？　五言七律，微有拙處，然時時得風雨鬼神之助。　沈休文《懷舊》九首乃杜詩《八哀》之祖。

方沆曰：少陵撫時憫事，往往形諸篇什，慷慨微婉，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感，後之君子，廼欲以片語明作者之意，令文不害辭，辭不害志，難之難者也。

范温元實《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　漢楊惲一書，迴出當時流輩，則以司馬遷外甥故也。　自大成耳。　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遊，故杜甫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廣集後傑句，亦未易優劣也。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而無取。　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　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精神氣骨，皆在於此。　如《望嶽》詩云：「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吴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　後來文士竭力道之，終有限量。

齊梁諸詩人，以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由於理不勝而辭有餘也。　惟杜「緑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摹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絶古今。　至於寫春容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静，鳴鳩乳燕青春深」；寫秋景悲涼，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

峰寒」，「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富貴之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弔古之辭，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雖涉於風花點染，然窮理盡性，巧移造化矣。　凡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亦有全虛而意味無窮者，如杜云「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長傍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此等語何嘗不健。　按此條舊有「萬事無成空過日」二句，杜無此語。

楊載仲弘少遊成都，謁杜公祠，有主祠者乃公九世孫杜舉也。因問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世，公子閑生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今子自遠方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與子言之。」按仲弘記憶此事，在元英宗至治壬戌年，上距代宗大曆間，約計五百四十載，其世次應不止九代。且詩法所載杜律五十一首，註釋議論皆膚淺寡識，未窺作者之意。況《宗武生日》詩言「詩是吾家事」，言「熟精《文選》理」，豈可云詩法不傳於其子乎？此俱未可信也。　又考《杜詩七律演義》，元朝進士張性伯成所撰，坊賈假名虞伯生以行世。嘉靖間，濟南黃臣重梓復舊，作敍辨之。但此書議論淺略，不能發明杜意，適足累虞公之大名耳。

揭傒斯曼碩曰：少陵古律，各集大成，咸趨浩蕩，正如顏魯公書一出，而書法盡廢。言其渾然天成，略無斧鑿，乃詩家運斤成風手也。是以獨步千古，莫能繼之。

傅若金與礪曰：大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綱常、繫風化

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

嚴羽《滄浪詩話》曰：論詩以李杜爲準，猶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莆陽鄭景韋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

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楊維楨鐵崖曰：詩之教尚矣。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關雎》首夫婦之匹；《小旻》全父子之恩。采於國風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實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而《選》，流雖遠而源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幾熄矣，及李唐之盛，士以詩命世者殆有數家，尚有襲六代之弊者。老杜氏慨然興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詩史。下洗哇淫，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復知有三百篇之旨。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之下。噫！比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從出，則又狗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出《詩史宗要序》，故友陳自舜抄示。

李東陽《麓堂詩話》曰：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杜五七言古詩，多用側韻，如《玉華宮》、《哀江頭》等篇，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矯絶。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

難調叠，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楊士弘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三大家，不敢選，蓋亦有所見耶。

江盈科《雪濤詩評》云：子美作詩之時，即有意於傳世。觀其詩曰：「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蓋皆知其詩之必傳於後也。又曰：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消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於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

程棨《三柳軒雜識》云：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作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命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文人自是好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須是用古而不露筋骨。

劉仕義《新知録》曰：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又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詩

所以爲唐詩冠冕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爲高，而吟寫性靈，爲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

按杜詩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人兼吏隱名。」又云：「巡簷索共梅花笑，嫩蕊疏枝半不禁。」所謂趣不關理也。

釋普文《詩論》云：老杜之詩，備於衆體，是爲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於古韻，豪邁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於絶句，閒暇清癯。其各一家也。

陳繹曾《詩譜》云：劉琨、盧諶，忠義之氣，自然形見，非有意於詩也。杜子美以此爲根本。謝靈運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深處多取此。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骨取此。

王世貞元美曰：杜詩强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其於五古，自云「熟精《文選》理」。《選》體中，高者蘇李無論已，子建而下，如太冲、士衡、元亮、康樂、明遠、玄暉，皆清絶滔滔，芊綿流麗，而杜長篇曼衍拖沓，何於《選》體殊不類乎？恐自《壯遊》、《玉華宫》、《夢李白》、前後《出塞》、《田父泥飲》、《湯東靈湫》諸篇外，不可多得矣。惟七言歌行，跌宕天矯，淋漓悲壯，令讀者飄飄欲仙，此爲絶唱。五七言絶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爲有唐絶唱，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惟「錦城絲管日紛紛」一首，譏花卿僭逼，含蓄不露，極得風人之體。當時妓女獨以此入歌，可謂真誠實契矣。太白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類。凡看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子美晚年詩，信口衝出，啼笑雅

俗，皆中音律，更不宜以清空流麗風韻姿態求之。但後人效顰，便學爲一種生澀險拗之體，所謂不畫人物而畫鬼魅者矣。太白五言沿洄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絶句超然自得，冠古絶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脱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矱，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辭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升庵駁宋人詩史之説，而并譏少陵云：詩之爲體，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變風變雅，尤爲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雖雖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紀饑荒則曰「牂羊羸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多矣，宋人不能學，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宋人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乎？余按用修此言，甚辨而覈，不知其嚮所稱者，皆指興比耳。夫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刺聽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若出少陵口，用修不知如何矻駁矣。

王世懋敬美曰：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説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

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千古爲宗，又一多人史語，然不能人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繁盛，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杜詩七言律之有拗體，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乎？少陵故多變態，但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爲不失其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淺率者往往薄之，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耳。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而獨拙累之句，不能爲掩瑕也。子美集中，賀奇、仝癖、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無所不有，此真杜詩也。今人徒拾其高聲硬語，以爲真杜，愈近愈遠矣。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免也。然子美古詩，有挾《風》《雅》之趣、短曹劉之牆者，今人耳視夢語，乃謂無古詩耳。

李攀龍于鱗曰：古詩妙在形容，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矣。

枚氏《七發》，非必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非七而必於七，然皆俳語也。惟少陵見道過於退之，如「文章有神交有道」，「白小羣分命」，「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句，皆是道也，悟者得之。

張綖南湖《杜詩五言選序》曰：有元宗工，首稱范楊。楊仲弘編輯《唐音》，詩家到今宗之，然不及李杜大家。清江范德機先生批選杜詩，共三百十一篇，皆精深高古之作，蓋欲合葩經之數，標點分節，悉有深意。太史公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清江杜選，其亦有志求合於斯耶？惜世罕見其編，余家藏舊本，暇日爲訂其舛訛，釋其大義，刻之郡齋，用貽同志。觀者精思妙悟，觸類而長之，由清江之意而逆杜子之志，以上遡三百篇之旨，詩道盡在是矣。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四明屠隆長卿曰：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之冲然幽適，冷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煩熱。摩詰參禪悟佛，心地清涼，胸次原自不同。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顛詩有虛有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有實而虛，有虛而實，並非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

深遠，如《畫馬行》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沈著，安見其萬景皆虛。或又謂唐人惟少陵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其最可喜者，不避粗硬，不諱樸野。余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沈鬱頓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諱樸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正不在此。

胡應麟元瑞《詩藪》曰：六代則公幹之峭，嗣宗之遠，元亮之冲，太冲之逸，士衡之穠，靈運之清，明遠之俊，玄暉之麗，皆其至也。兼之者，陳思也。唐人則王楊之繁富，陳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儲孟之閒曠，高岑之渾厚，王李之風華，昌齡之神秀，常建之幽玄，雲卿之古蒼，任華之拙樸，皆所專也，兼之者杜也。謝靈運謂東阿才擅八斗，元微之謂少陵集大成，夫使子建與應劉並列，拾遺與二孟齊肩，可乎？名家大家，固當有辨。

郝敬仲輿《杜詩題辭》曰：唐人詩取音律宏暢，辭彩高華，不涉事理，不關典要，清空罔象，如林風水月者，別册所録，即其佳篇也。若程以古義，好濫淫志，燕女溺志，促數煩志，敖僻驕志，唐詩皆有之，非盡温柔敦厚性情之正。惟杜少陵在唐人中砥節固窮，忠義自許，故其爲詩感慨憂時，根柢性情，非徒嘲風弄月而已也。

余初就外傅，先君命每夕誦杜詩一章，時年甫齠，已知有杜陵老翁，勃勃向往矣。子美才富學博，其爲近體長篇，多至千言，而氣力愈壯，稱擅場矣，然詩家妙義，正不在多。且如《麟趾》、《甘棠》，每章十餘字，漢高《大風》二十三字，傾動千古。自三百篇一變爲辭，再變爲賦，汎濫旁

薄，感慨蘊藉，盡露于古風。故天真爛然，才思壯浪豪舉，發于近體五七言者，足矣。若夫長律娓娓，祇足當其富有，無關性情。蓋詩至近體，不免雕琢，更加湊砌，雖堆金積玉，興味已盡，而葛藤蔓延，甚覺無謂。故余於長律，不甚解頤。今録其最著，有風韻逸趣者，以備一體，學詩之要，姑不須此。

詩家絶句，如單絲孤竹，短調獨唱，清婉流麗，方爲當家。子美材大，如鏞鐘賁鼓，不作錚錚細響，故絶句少，而瀟灑疏俊者尤不可多得。如此十餘首，格調既高，風韻又妙，亦足空唐人矣，夫豈在多。

錢謙益《箋杜總論》：吕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鋭、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略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纘，梁權道、黄鶴、魯訾諸家，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説，亦近于愚矣。今據吴若本，識其大略，某卷爲天寶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略爲詮訂，而諸家曲説，一切削去。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于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于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夭。按樊晃小集敘，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於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見，亦略具於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於此者三家，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捃摭子傳爲博，

泛濫踳駁，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考訂史鑑爲巧，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三家截長補短，略存什一而已。注家錯繆，不可悉數，略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朱文公云：閬中鄭昂爲之也。宋人注太白詩，卽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真仙通鑑》，近時人編尺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詩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僞撰。

一曰僞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其文而傅以前人之事。如僞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褒，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常琮，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談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傅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真僞互雜，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馬。向秀在朝，本不任職，而曰繼杜預鎮荆。此類，如盲人瞽說，不知何所自來，而注家猶傳之。

一曰僞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如衞八處士之爲衞賓，惠荀之爲惠昭、荀珏，向卿之爲向詢是也。有本非其人，妄引以當之者。如韋使君之爲韋宙，馬將軍之爲馬璘，顧文學之爲顧況，蕭丞相之爲蕭華，己公之爲齊己，是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讀杜愚得》遂繫之於譜，尤爲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寶搏蒲得盧，添「徂跣大叫」四字。《赭白馬賦》用「品藏驍騰」爲句，而《蜀都賦》「觴天末」改爲「涼風起天末」，是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爲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顚倒事實。有以前事爲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爲刺竇真，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爲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

爲鄴城之役，雍王節制，而以爲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强釋文義。如「掖垣竹埤梧十尋」，解之曰：垣之竹，埤之梧，長皆十尋。有是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疑誤末學。

一曰錯亂地理。如注龍門，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其在洛陽也。注土門杏園，概舉長安之土門杏園，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概舉雁門之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惜其不曉決擇耳。

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于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傷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剥，以掃搪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瘧也，其黠者又反唇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鈎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集矢於杜陵矣。

余之注杜，未能盡發也，其大意則見於此。　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載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至於鄭虔愈瘧之説，宗文斧臂之戲，李觀墳土之辨，韓愈《摭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雖出於孟棨《本事》，而以爲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朱鶴齡《杜詩輯註序》曰：經云：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後因事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温厚和平之旨。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灕而失之宕，雕鏤而失之瑣，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

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莞結之意，極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頓顛躓，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爲之，其性情爲之也。子美没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嶒崱鉉響答於溟涬涊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己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爲疑也。夫詩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指事陳情，意含風諭，此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諸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深乖分，欣忭之語，反作誚譏，忠劼之詞，幾鄰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烏轉爲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撰假託，貽誤後人，瞽説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爲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

柴紹炳虎臣論杜詩七律曰：詩之有七言律，始於唐也。唐以前，若梁簡文、周庾信、陳江總、隋陳子良，各有七言儷句，以八爲斷，即樂府古風，而近體源流，濫觴於此。唐初祖構，正名爲律，取其聲調穩叶，氣色鮮華，若沈雲卿、杜必簡、宋延清輩，一時號爲擅場。嗣是李、韋、燕、許，黼黻相繼，但武德、神龍之間，篇多應制，金粉習勝，臺閣氣多，體則襲而少變，響亦凝而未流。迨開元、天寶以還，茹六朝之華而去其靡，本初唐之莊而化其滯，于是風格遒上，音節諧會，色理必工，旨趣俱遠。如王維、李

頎、岑參、高適諸公，並臻其妙。號曰盛唐，斯實古今詣絕矣。然隋珠和璧，人不數首，杜少陵獨以魁傑之才，攄其蘊憤之氣，揮斥百代，包舉衆家。集中七律，亡慮數什伯首，大抵謝膚澤而敦骨力，厭俳儷而尚矜奇，勢取矯厲，意主樸真，沈著有餘，流逸不足。彼雖雄視千古，間參長律之變調矣。夫長律既屬緣情，尤貴合調，婉轉深穩，音流管絃，務極天然，故杜氏卓然作者，難乎折衷也。然就厥體而辨之，亦有工拙利鈍。如《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恨別》、《退朝》、《宿府》、《野老》、《南鄰》、《玉臺觀》、《藍田莊》、《崔氏草堂》、《弟觀赴藍田》、《曲江對酒》、《暮歸》、《登高》、《十二月一日》、《小寒食舟中》、《九日》、《至日遣興》次首、《閣夜》、《返照》、《賓至》、《客至》、《嚴公枉駕》、《和裴迪》、《送李八秘書》、《送韓十四江東》、《長沙送李十一銜》、《贈韋七贊善》諸首，或道麗精深，或沈雄悲壯，或真至雋永，或曠逸清疏，咸稱傑構。其他率爾成篇，漫然屬句，予嘗覽而摘之。中有近鄙淺者，如「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有近輕遽者，如「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有近濡滑者，如「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有近粗硬者，如「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有近酸腐者，如「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有近平鈍者，如「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有近徑露者，如「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有近沾滯者，如「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凡此皆杜律之病，瑕瑜固不相掩，正在學者之善擇耳。

杜詩不避粗硬，不嫌朴質，而其氣魄精彩，時流露于行間。近世李獻吉摹倣杜詩，氣體相近，但多任心率筆，風韻何存。如萬事寸心，拙而無味；酒朋棋

伴，俗而傷雅；及捩風拖雨、打鼓鳴鑼，俱墮惡道矣。故子美，矯唐而過者也，獻吉，盧世潅《紫房餘論》曰：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動鬼神，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謂有用之文章也。若夫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於今體數十字內，自鑄《離騷》，洋洋乎盈耳哉！

杜詩遠慮深憂，固其獨擅之懷抱，卽託物寄言，亦具全副之精神，往往愁處令人悲涼欲絕，快處令人歌舞不休。又有乍看無端，尋思有謂，就不阡不陌中，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又有興言在此，寓意在彼，就尋常尺幅內，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者。準繩最密，神理縱橫，淘練極清，奇葩煥發，分明古訓，降作律詩，以至造化權輿，陰陽昏曉，飛潛動植，表裏精粗，但經弱毫微點，靡不真色畢呈，所云「下筆如有神」，良非妄語。排律是詩中別體，在少陵猶爲餘事。原其執筆伸紙，初無鬪富取盈之心，全局既審，段落斯分，縱橫開闔，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韻以至百韻，無不可者。試從容研玩，翻覺鋒發韻流之際，暗有空翠撲人，冲襟相照，盡洗排當陋習，殆由天授，非人力也。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爲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强之性，頹然自放，獨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戇者也。

子美最儻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謂沈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尚可企及。自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載觀其《詠懷》、《壯遊》諸作，自謂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脫略時輩，結交老蒼，放蕩齊趙間，春歌冬獵，酣視八極，與高李登單父臺，感慨駿骨龍媒，賦詩流涕，上嘉吕尚、傅説之

事。至於閨房兒女悲歡細碎情狀，盡寫入《北征》篇中，參伍錯雜，不復知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膽，亦由眼底無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

黃生白山《杜詩說》曰：看杜詩，如看一處大山水。讀杜律，如讀一篇長古文。其用意之深，取境之遠，制格之奇，出語之厚，非設身處地，若與公周旋於花溪草閣之間，親陪其杖屨，熟聞其謦欬，則作者之精神不出，閱者之心孔亦不開。杜詩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騷》《雅》，下迄齊梁，無不咀其英華，探其根本。加以五經三史，博綜貫穿，如五都列肆，百貨無所不陳，如大將用兵，所向無不如意。材之所取者博，而運以微茫窈渺之思；力之所自負者宏，而寓以沈鬱頓挫之旨。以言乎大，則含元氣；以言乎細，則入無倫；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所以兼前代之制作，而爲斯道之範圍也與？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以其高敵子美之大耳。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劉者可同日論哉！　杜公近體分二種，有極意經營者，有不煩繩削者。極意經營，則自破萬卷中來；不煩繩削，斯真下筆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後，二種並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擬杜之心神也。　近體首主格律，傅之以色澤，運之以風神，斯登上品。乃杜公經史騷賦，盤鬱胸中，溢爲近體，時覺陶溶有未盡處，其包舉唐賢以此，其與唐賢分路揚鑣亦以此。　披沙揀金，簸糠得米，是在選者之功矣。　杜公屢上公車不第，卒以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故感慕終身不替。雖前後鋪陳時事，無所不備，於當時荒淫失國，惟痛傷而不忍譏，此臣子之禮也。　說者不得公心，影響傅會，輒云有所譏切，此註杜大頭腦差失處。　妄筆

流傳，杜公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　憂時戀主，歎老嗟貧，處處不出此意，筆下千變不窮，其身分不可及，其才力更不可及。　高廷禮《品彙》，盛唐如太白、王、孟、高、岑、龍標、新鄉諸公，並列正宗，而少陵則稱爲大家，居名家羽翼之上。非以其篇章浩瀚，句調恢奇，實居正變之間，特創斯目以尊異之乎？予謂杜之所以爲大家者，以其能集詩流之成也。是故杜詩中兼有諸子，諸子詩中不能兼有杜，乃使不得居正宗之列，尚非定評。予嘗欲選杜集中規調之合乎盛唐者録爲一編，曰《杜詩正宗》，庶詩家大統有專屬耳。

張遠邇可序云：先君子嘗以少陵詩集相示曰：「此風雅之宗，光燄萬丈，讀之可以暢性靈，廣聞見，斥浮葩而竪風骨。」既卒業，窅而深，典而博，茫無所得，兼以舉子業棄去，所不飽蠹腹者僅爾。乙卯秋，風烟四起，鍵户却掃，除經史詞賦外，凡諸子百家，稗官野乘，覆瓿片紙，罔不旁搜弘覽，而少陵固已收拾無餘，始信古人所云，無一字無來歷，非虚語也。櫛比之下，得其概矣，未得其神。研精久之，廼悟其所居何地，所際何時，所歷何職，悲憤笑樂皆有所爲而作。沈思涵泳見有絢爛者，見有平淡者，見有雄壯者，見有超曠者，見有奔放者，見有謹嚴者，見有沈鬱頓挫者。語其格，則有偷春，有進退，有輾轤，有流水，有問字，有倒裝，有雙承，有疊句，有扇對，有各自爲對，有首尾相應如古文體者；無蜂腰，無鶴膝，無懸脚，無平頭，無勦説，無雷同，千變萬化，不可紀極。　如造物生人，閱古歷今，窮山際海，終無一人相似，真奇絶也。　遂爾分章别句，總之則陳其大意，析之則抉其字義，當日情緒，躍然紙上，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格格不可解。　因歎前此註者，或拾其糠秕，或得其片臠，或任意牽合，

或僞語假託，九京可作，必當俛首含寃。集中薙夷盡力，寢食出處，動必相隨，性之所近，永矢弗諼爾。見《杜詩會粹序》。

陶開虞《說杜》曰：嘗見註杜詩者不下百餘家，大約苦於牽合附會，反晦才士風流。少陵一飯不忘君，固也，然興會所及，往往在有心無心之間，乃註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卽夢中歎息，病裏呻吟，必曰關係朝政，反覺少陵胸中多少凝滯，沒却灑落襟懷矣。讀詩不讀杜，學詩不學杜，是戀三家村而厭兩京，拜一拳石而忘五嶽也。抑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

子美隨地皆詩，往往見志。朝雨晚晴，慰藉草堂之寂寞；枯椶病橘，感傷寇盜之憑陵。與夫課伐木、督除蘡、修水筒、樹雞柵，勞英雄以幽事，老經濟於閒場，古今雷歎。

亂離中骨肉之思更切，老妻幼子；弟妹諸姪，依依婉戀，正見其篤於天倫也。遠水遠山，爲雲爲雨，人知其爲摩詰畫　右丞詩也。不知子美以詩爲畫，如「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畫雨；「林疏黃葉墮，野靜白鷗來」，畫朝；「歸雲擁樹失山村」，畫夕；「落月動沙虛」，畫宵；「蒼山入百里，斷崖如杵臼」，畫九成宮地形；「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畫水樓；「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畫美人；「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畫高隱；「放逐寧違性，空虛不離禪」，畫遊僧；「存想青龍秘，行騎白鹿馴」，畫黃冠；「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畫勇士；「細雨荷鋤立」，畫農；「竹光圍野色，舍影漾江流」，畫幽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畫田家；「寒風疏草木，旭日散雞豚」，畫寒村；「櫓搖背指菊花開」，畫行舟；「燈前細雨簷花落」，畫夜坐；「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畫遠行；「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分明

畫出一個亂後遠歸人；「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是畫暮景衰頹之狀；「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畫春光之韶麗也；「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青沙白鳥飛迴」，畫秋景之悲壯也；「星臨萬户動，月傍九霄多」，「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畫朝宁之尊嚴也；「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畫祠廟之荒涼也；「猿掛時相學，鷗行炯自如」，以學字炯字畫猿鷗；「樹密早蜂亂，江泥輕燕斜」，以亂字斜字畫蜂燕；「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以磊落字畫鶴；「眼有紫焰雙瞳方，卓立天骨森開張」，又儼然天馬來矣。舉天地間所有之情狀，無不曲肖於詩中，真如化工之賦物，畫工寫生，猶不足以盡之。古人作詩，無所忌諱。《送揚監赴蜀》起句乃云「去水絶還波」，大是凶讖，今人決不敢用，亦實不宜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是至言。彼文章不堪終日者，宜乎其寸心絶不自知也。杜詩又有全不相干者，如「悲風爲我從天來」、「林猿爲我啼清晝」、「溪壑爲我迴春姿」，數爲我字，皆不相干之相干也。有令人最可喜處，反似不喜者，如「江上被花惱不徹」、「行步欹危實怕春」、「不是愛花卽欲死」，惱字怕字死字，皆最可喜之不喜也。杜詩每於起句驚人，如《贈王生》云：「麟角鳳嘴世莫辯，煎膠續弦奇相見。」《簡薛華》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送長孫侍御》云：「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俱起得疎鹵奇突，靈動不羈，下接處風捲濤飛，不愁思致之不續也。此之謂托根蓬山，自無凡卉。至於結處老到，如《山水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

布襪從此始。」如《寄狄明府》云：「虎之飢，下嶄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人眼易眯。」俱結得瀟灑，有不盡之趣。若「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短歌行》起語也，一股豪氣，直貫到結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此種奇橫，誰爲步其後塵者。杜詩有奇怪森聳，出人想外者，如《咏王兵馬二角鷹》起語云：「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空曠木蒼蒼。」如《咏杜鵑》起四句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使今人爲之，成甚底語。杜詩七言律，往往奔放入竹枝樂府之例，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之類，俱有厚力深思，淺學不能及，亦不可學也。杜詩有聲弘氣壯，函蓋乾坤者，如「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也。有機到神來，不假錘鍊者，如「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是也。杜詩有以曲折顛倒，入妙見奇，仍不礙大方者，如峰青橘黃，孺子亦知，而《放船》云「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便自深雋有味。杜詩有不可點斷者，如「慎勿吞聲道，真宰意茫茫」，「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二句可作一句讀。《渼陂行》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曲盡煙波變態。「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其容慘愴，其思窈渺，真化工筆。《泛舟》云「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下句動盪易見，而上句尤能寫實於空，繪形於意。《洗兵行》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雄亮悲壯，恍如江樓聞笛，關塞鳴笳。「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寫得收京後，春日喧妍，百官忭豫，一種氣象在目。《寄高岑》云：「意愜關飛動，篇中接混茫。」又《寄李白》云：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此等語，具大力量，都從養氣中得來，自道其所得，當之者殊不易。《秦州》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及「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俱想人幽細，仍不害大家數。《雙松歌》云：「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真所謂冥思玄搆，矯如飛龍矣。《喜薛瓘畢曜遷官》云「帝力收二統，天威總四溟」，何等力量。「喚人看腰褭，不嫁惜娉婷」，何等感慨。《雲安九日咏菊》云：「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着一頻字，而二三十年，存没離合之感，無不具見；下一暫字，見罇酒匆匆，過此行踪飄泊，不知又作何狀矣。詩有咀嚼不盡處，此類是也。《咏雨》云：「行雲遮崇高，飛雨靄而至。」此等流利雋淡，又似陶韋。《丹青引》云：「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直是氣象聳絶。《宿府》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往往得此沈着痛鬱之語，爲篇中擔力。《宿青溪驛》云：「月明遊子静，畏虎不得語。」想見空山荒渚，夜深怕人。《白帝城最高樓》云：「城尖徑灰旌旆愁，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起得陡絶，接得沈厚。《白帝城》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筆底具閒逸之致，非穠華所可儷也。《遣懷》云：「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胸中無豪邁之氣，安能作此放曠語耶？《悶》詩云「有鏡巧催顏，却歸巧於鏡，此際韻絶，與《熟食示宗文宗武》云「汝曹催我老」同一機杼。《瀼西》云：「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觀之，得明哲之幾。《墮馬》云：「人生快意多所辱，嵇康養生被殺戮。」大抵高人名士，往往於文字中忽露捧喝，如蘇子瞻賦赤壁，忽云「天地之間，物各有主」云云，別

戶旁峰，金針隱現。《咏月》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自是絶唱，而髯蘇擬之，自一更以至五更，便覺多事。

吳齊賢《論杜》曰：讀詩之法，當先看其題目。唐人作詩，於題目不輕下一字，亦不輕漏一字，而杜詩尤嚴。次看其格局段落，其中反覆照應，絲毫不亂，而排律更精。終看其句法，前後相合，虛實相生，而詩之能事畢矣。讀詩之法，當先看其年代，大而朝廷政治，小而出處交遊，可資考論。次看其時日，春詩景物不可入夏，秋詩景物不可入冬。終看其地名，秦州山川不同於蜀，成都土俗不同于夔，而詩之考據定矣。一題數首，而逐首分咏者，如《李監宅》二首，前首先言李監，次首方及其宅。《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一首暮春，二首瀼西，三首茅屋，四首、五首言懷。各題數首，而上下聯接者，如《白帝城》三首一連，故曰「一上一回新」。《客夜》《客亭》二首頂接，故曰「秋窗猶曙色」。下首而分承上首者，如《領妻子山行》三首，一首「盡室畏途邊」，總言妻子；二首「飄零愧老妻」，單承妻；三首「稚子入雲呼」，單承子。下首而反前首者，如《憶昔》二首，與《杜鵑行》二首。下首而解前首者，如《瞿唐》二首、《述古》三首。上首而生出下首者，如《秋興》第四首「故國平居有所思」，一句生下四首，皆所思故國平居之事。兩首而中間相合者，如《社日》二首，一首以東方朔結，二首以陳平起。首尾環應者，如《夜》二首，一首以「白夜月休弦」起，二首以「月細鵲休飛」結。首尾相對者，《白黑鷹》二首，一首以雲飛玉立起，二首以金眸玉爪結。通首有句句貼題者，如《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第一二句石門，三四句集，五句劉鄭，六句宴，七八句收歸石門。有一句不貼題者，如題曰《樹

間》，而實咏柑；題曰《豎子至》，而實咏柰。一首中先立一句，下聯分承者，如「吹笛秋山風月清」，下接云「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如「春日春盤細生菜」，下接云「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如「拖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山水雙起，下文一水一山，通篇雙對，至末總收。突然而起者，如咏柰而曰「查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與柰無與，因柰以先熟而可貴也。如咏耳聾而曰「生平鶡冠子，歎世鹿皮翁」，與耳聾無涉，因耳以老病而始聾也。忽然而住者，如《北征》一篇，結句曰：「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中興之機，實在於此。如《贈蘇徯》一篇，結句曰：「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失身之戒，令人凜然，皆言外之旨也。一首中有問答者，如《潼關吏》、《田父泥飲》，有通篇述詞者，如《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絕句而逐句分承者，如「鄭虔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下接「天下何曾有山水」，承鄭虔，「人間不解重驊騮」，承曹霸。有以文體作詩者，如劍南紀行《空靈峽》諸詩，湖南紀行《龍門閣》、《水會渡》諸詩，用游記體。如《八哀詩》八首，用碑銘墓誌體。如《北征》、《壯游》諸詩，用記體。餘用《離騷》、樂府體者，非詩本旨，故不載。

酬句之體，原與來詩句句相答，故曰酬也。如《酬高適》、《酬嚴武》、《酬韋迢》，並和詩之體，古人止和其意，卽一倡三歎之旨也，如《和賈舍人早朝》諸詩可見。外存原詩，以俟觀覽。

有和韻，則用其原韻。有次韻，則逐字而和之，始於元、白、皮、陸，盛於宋人，而杜集不載。聯句之體，始於柏梁，然必意旨局度，如出一手，乃佳。杜集止《送宇文石首》一首，可以爲法。咏物而反起者，如咏畫鶻先咏真鶻曰「高堂見生鶻」，咏畫松先咏真松曰「臨軒忽若無丹青」。咏事而借客反收

者，如《沙苑行》咏馬也，而以中有巨魚結。《枏》咏枏也，而以種榆水中結。　以比喻起者，如《贈蘇四徯》一首，以道邊池、爨下桐比興。　以比喻結者，如《小園散病》一首，以飛來雙白鶴寓意。　由近及遠隨所至而偶吟者，則爲《獨步尋花》之七章。　自春徂夏，積時日而成咏者，則爲《漫興》之九首。　文章句法參差，隨意易於見工。　詩則束於五字七字中，而各有段落轉折，工巧之極，遂成自然，而非纂組雕繪之謂也。　亦舉一二以概其餘。　五字句，有五字一句者：「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有上二字下三字者：「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有上三字下二字者：「夜郎溪日煖，白帝峽風寒。」　有上四字下一字者：「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　有一句作三折看者：「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　七字句，有七字一句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有上三字下四字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有上四字下三字者：「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五言律有二句一連者：「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　有四句一連者：「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　七言律有二句一連者：「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　餘古風排律，咏物序事多十數句一連者，詳見註中，茲不載。　有下句

因上句者，如「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以雲之黑益見火之明也。有上句因下句者，如「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以故國之不見，悲清夜之空徂也。有下半句因上半句者，如「水淨樓陰直」，樓陰之直以水之淨也。有上半句因下半句者，如「山昏塞日斜」，山之昏以日之斜也。倒句，如「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蓋翠而深者乃所開之斷壁，紅而遠者則所結之飛樓，極爲奇秀。若曰「飛樓紅遠結，斷壁翠深開」，膚而淺矣。如「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蓋綠而垂者風折之筍，紅而綻者雨肥之梅，體物深細。若曰「綠筍風垂折，紅梅雨綻肥」，鄙而俗矣。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蓋言紅豆也，乃鸚鵡啄殘之粒，碧梧也，乃鳳凰棲老之枝，無限感慨。若曰「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直而率矣。餘可類推。疊句，如「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兩句中徘徊感荷。如「人道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兩句中頓挫感歎。如「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二句中哀傷迫切，擊節淋漓，定少一句不得。反跌之句，如秋砧，爲寄衣也，先曰「死去憑誰報」，覺痛定之痛更甚。「亦知成不返」，比懷人之感更深。如達行在所，喜生還也，先曰「生還偶然遂」借用之句，如「辛苦賊中來」也，而曰「所親驚老瘦」，借傍人目中看出，而己不知。也，而曰「鄰人滿牆頭」，借鄰家感歎寫出，而悲愈甚。反形之句，極荒涼處而以富麗語出之，如「野寺殘僧少」也，而曰「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益見其荒涼。極貧窘事，而以富貴語出之，如「喬木村墟古」也，而曰「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愈見其貧窘。極悲傷事，而以歡喜語出之，如北征初歸「老夫情懷惡」也，而曰「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益見以前之悲傷。

極形容之句者，如《揚旗》，舞旗也，曰：「團團轉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颺急，去擘山嶽傾。財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劍器行》，舞劍也，曰：「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至今可以想見焉。疊字之句，如「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戲也。相類之句，如「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如「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弟妹悲歌裏，乾坤醉眼中」，「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目前之句，極便而思不能到者，如「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寫景之句，極平而筆不能出者，如「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極奇險之句，而寫之詳盡者，如「峽坼雲霾龍虎卧，清江日抱龜鼉遊」，「石出倒聽楓葉下，檣搖背指菊花開」。極俗鄙之句，而化爲神奇者，如「攀桂仰天高」，「搗藥兎長生」，舉之不勝舉也。今人每取一二奇字，爭纖鬬巧，故有好句而無好章，豈可復導其流哉。然有得之自然而確不可移者，亦舉其一二而已。有用仍字者，「山雨尊仍在」，是重過何氏也。「秋月仍圓夜」，是十七夜月也。「蟻浮仍臘味」，是正月三日也。有用一字者，「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鷗」，於乾坤天地之内，下此一字，寫其孤也，寫其微茫也。有用抱字者，「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湯氣上騰，内外氤氳也。「上有蔚藍天，垂光抱幽静也。有用似字者，「爐存火似紅」，若以爲有火也，寒也。「掃除似無帚」，不聞其有帚有用不肯字者，「江平不肯流」，若流而實不流者，緩之至也。「秋天不肯明」，應明而故不明者，望之至也。有用受字者，「瓊臺」，天光下照，四面炳耀也。「清江日抱龜鼉遊」，江波容與，日氣暄和也。

「吹面受和風」，受之而喜也。「輕燕受風斜」，受之不能也。「修竹不受暑」，暑不能入也。同一咏月也，「光細絃欲上，影斜輪未安」，初間上半夜之月也。「秋月仍圓夜」，十五夜之月也。「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望夕之月也。「望後之月也。「四更山抱金波爽」，十六夜之月也。「秋月仍圓夜」，十七夜之月也。「蝦蟆動半輪」，望後之月也。「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將晦下半夜之月也。同一咏蝶也，「戲蝶過閒幔，風蝶勤依漿」，孤蝶也。「穿花蛺蝶深深見」，雙蝶也。「野畦連蛺蝶」，羣飛之蝶也。用雙字者，襯出上下字也。如「野日荒荒白」，荒荒，無色也，正寫其白。「江流泯泯清」，泯泯，無聲也，正寫其清。如「急急能鳴雁」，惟鳴，故見其急。「輕輕不下鳴」，不下，故見其輕也。點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國破山河在」，在則興廢可悲。「城春草木深」，深則蒼蔚滿目矣。如「碧委牆隅草」，委字，不言雨而雨見。「霜倒半池蓮」，倒字，不言秋而秋深矣。如「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非字、祇字，則校書亡而荒涼甚。「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猶字、自字，則滕王去而憑弔深矣。用一字而景物逼肖者，如「兩行秦樹直」，直字，方是秦中之樹。「萬點蜀山尖」，尖字，方是蜀中之山。如「細動迎風燕」，細字寫燕，并寫大江中之燕。「輕搖逐浪鷗」，搖字寫鷗，并寫急流中之鷗。用一字而反襯見意者，如「山河扶繡戶」，扶字，借山河而寫繡戶之高。「乾坤繞漢宮」，繞字，借乾坤以寫漢宮之大。如「樓光去日遠」，去字，不寫日遠而寫樓之峻。「峽影入江深」，入字，不寫江深而寫峽之高。用一字而兩邊雙照者，如《王漢州杜綿州泛池》一首，而曰「鳧鴈共差池」，共字、差池字，楊崔二縣令也。如《楊奉先宅會白水崔明府》一首，而曰「同是一浮萍」，同字，已與竇使君也。如

《岳麓道林寺》一首，而曰「壯麗敵」、「清涼俱」、「交響共命鳥」、「雙迴三足烏」、「步步雪山草」、「人人滄海珠」，敵字、俱字、交字、雙字、步步字、人人字，二寺也。用事重叠，詩家之病也。而《贈韓諫議》一首，如星宮之君、北斗羽人、赤松子、南極老人，并麒麟、鳳凰、芙蓉、旌旗、瓊漿、烟霧，純用神仙事。《魏將軍歌》一首，如星纏、天駟天河、檛槍熒惑、鈎陳玄武，純用天文事。《舍弟觀到江陵》第一首，用荆州峽内、沙頭嶢關、寒江黄牛，八句而用四地名。前題第二首，如庾信、羅含、蔣詡、邵平，八句而用四人名，反以相犯出奇，而不復見其使事之迹。

用虚字，宋人之習氣也。而《螢火》一首中四句，連用忽驚、復亂、却繞、偶經；《花底》一首後六句，連用忽疑、何事、恐是、堪留、深知、莫作，而不見重複爲難。拈一字而縱横出奇者，大家所不屑爲，有時作狡獪者戲，如東西南北，有兩句分用者：「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户開」，「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有兩句疊用者：「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有一句總用，而下復分承者：「東西南北更堪論」，下接以遥拱北辰、欲傾東海、邊塞西山、衣冠南渡，然不足爲法。

就唐人而論，杜公已掩有衆長，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則元白也。「客醉揮金碗，詩成得錦袍」，「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則温李也。「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則賈島也。「崩石敲山樹，清漣曳水衣」，「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則錢劉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荷花本自雙」，則韓偓、杜牧也。「王郎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長鯨跋浪滄溟開」，太白無此雄放。「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

遁逃」，長吉無此奇傑。出其緒餘，已足衣被一代矣。　唐人惟摩詰律詩，可以頡頏老杜，然《終南山》一首「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四句，誠與老杜無間。接云「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已覺六句俱景。至落句曰「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未免粘帶，而響亦稍落，承載上六句不起。老杜必推開一步，有雄渾句以振之矣。　公《進鵰賦表》稱自七歲所綴詩筆，約千餘篇，又云「七齡思卽壯，開口咏鳳凰」，而集中天寶十餘年間，東都齊魯不及三十首，而少年及吳越之詩不傳，則天寶以前之詩散失多矣。　杜公成都有浣花草堂，夔州有東屯稻畦茅屋、瀼西果園。草堂旅寓安適，尚多悲歎，至荆南飄泊舟中，宗文復夭，而俱無一言，則湖南以後之詩散失多矣。

諸家評論，已載各章之末，其統論綱領及連釋字句者，又附紀此編，庶廣前編所未備耳。　癸巳歲兆鰲記。

附進書表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奏爲恭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録呈進，以備御覽。臣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尊嚴，謹録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五册，須呈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内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自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攻詩學，遡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合興觀羣怨之旨。前塞、後塞諸曲，痛書鋒鏑阽危；三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言。涕灑青霄，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飛。籌鄴下之師圍，闔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温柔，託諸夔雅變風之體；沉鬱頓挫，形於曰比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崢嶸，別開堂奥；

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户庭。後之解杜諸家，非不各據心力，意本淺也，而鑒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泝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紜尚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詩乎。臣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選》。祇恐面牆等誚，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學問海涵。詮釋五經四書，允矣開來而繼往；發揮《通鑑綱目》，洵哉靜聖而動王。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古文手輯，網羅歷代英華。宸翰勒之岱宗，快覩翔鸞翥鳳；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昌時，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窺中秘諸書。臣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黃。青瑣追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殿之七言。蒙諭獻文，祇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九重。倘邀清燕之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連譜序傳文，繕寫完編，裝潢成帙。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上表。

校勘記

據《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杜工部集》（簡稱影宋本）、《古逸叢書》影印《杜工部草堂詩箋》（簡稱草堂本）參校

二〇頁一三行　原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　原缺，據影宋本補。草堂本誤入詩題。

二九頁一四行　往來時屢改　「來」，影宋本、草堂本作「還」。

六〇頁末行　題「二十二韻」原作「二十韻」，據詩改。

一五三頁一四行　刺船思郢客　「刺」當作「刺」。按：仇注「郎達切」，亦誤。

二五五頁一二行　如今豈無騶褭與驊騮　「騶」原作「腰」，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三一八頁八行　瓢棄樽無緑　「緑」原作「淥」，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八三七頁九行　想見懷歸尚百憂　「懷歸」原作「歸懷」，據影宋本改。草堂本補遺作「想見情懷尚有憂」。

八六六頁一二行　異方成此樂　「成」，影宋本、草堂本補遺作「乘」。

九六〇頁九行　遺跡涪水邊　「水」，影宋本、草堂本補遺作「江」。

一〇九五頁六行　菱荷入異縣　「菱」，影宋本、草堂本作「芰」。

一二九三頁一四行　題　影宋本無「文凝二首」四字。按：仇注稱作「凝」，疑有誤。

一三九七頁七行　氣喝腸胃融　「胃」原作「胄」，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一四七四頁一行　終然學楚吟　「楚」，影宋本、草堂本作「越」。

一四九九頁一五行　庾信生平最蕭瑟　「生平」，影宋本、草堂本作「平生」。

一五五九頁一三行　寒流江甚細　影宋本、草堂本補遺作「寒江流甚細」。

一六三九頁末行　課隸人伯夷　「伯」原作「柏」，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一六四六頁二行　願隨金騶褒　「騶」原作「腰」，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一七七九頁三行　本是楚人家　「是」，影宋本作「自」。

一七九三頁一二行　巫山終可怪　「終」，影宋本、草堂本作「冬」。

一八二六頁八行　觀者如山色沮喪　「沮」原作「阻」，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一八三七頁三行　豈惟數盤餐　「餐」，影宋本作「飡」。按：郭知達本作「飧」，疑是。

一八六三頁六行　正月喧鶯末　「末」，影宋本作「未」。

一九一八頁一三行　涕泗不能收　「泗」原作「灑」，據影宋本、草堂本改。

二〇五三頁二行　題　「蕭十二」，影宋本、草堂本作「蕭二十」。

二三二九頁八行　兄升　按：《舊唐書・文苑傳》、《大唐新語》及《杜并墓誌銘》均作「并」。參看下三三三頁。

杜詩詳註篇目索引

(以篇名首字筆劃爲序)

篇名	卷/頁
一劃	
一百五日夜對月	4/323
~室	10/820
二劃	
T香	10/876
十二月一日三首	14/1243
~七夜對月	20/1752
~六夜玩月	20/1752
~月一日	20/1787
又上後園山脚	19/1661
~示宗武	21/1850
~示兩兒	18/1615
~作此奉衛王	21/1903
~呈吳郎	20/1762
~呈竇使君	12/1005
~於韋處乞大邑瓷盤	9/734
~送	12/1002
~雪	14/1246
~覲打魚	11/920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19/1651
~月三日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15/1316
~言逸句	23/2099
卜居(浣花溪水水西頭)	9/729
~居(歸羨遠東鶴)	18/1609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20/1756
~哀詩	16/1372
~陣圖	15/1278
九日	12/1034
~日五首	20/1764
~日曲江	2/163
~日奉寄嚴大夫	11/934
~日寄岑參	3/208
~日登梓州城	11/933
~日楊奉先會崔明府	4/263
~日諸人集於林	17/1483
~日藍田崔氏莊	6/490
~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20/1757
~成宮	5/386
人日二首	21/1855
~日寄杜二拾遺(高適)	23/2041
入宅三首	18/1606
~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10/867
~喬口	22/1974
~衡州	23/2057
三劃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4/304
~絶句(楸樹馨香倚釣	

磯) 11/896
三絶句（前年渝州殺刺史) 14/1240
～韻三篇 14/1211
大雨 11/907
～麥行 11/910
～雲寺贊公房四首 4/333
～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20/1787
～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韻 21/1866
～覺高僧蘭若 20/1801
丈人山 10/826
子規 14/1252
巳上人茅齋 1/16
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 21/1876
～水遣懷 22/1957
～牛頭寺 12/989
～白帝城 15/1272
～白帝城二首 15/1273
～兜率寺 12/991
～後園山脚 19/1647
～韋左相二十韻 3/224
～卿翁請修武侯廟 20/1803
小至 18/1567
～寒食舟中作 23/2061
～園 20/1779
山寺(野寺殘僧少) 7/603
～寺(野寺根石壁) 12/1059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20/1804
～客 22/1936
千秋節有感二首 22/1999
夕烽 8/617

四　劃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堂貲 9/730
～十五前閣會 18/1600
～兵馬使二角鷹 18/1584
～命 12/1044
～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 10/863
～竟攜酒高亦同過 10/864
～録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13/1133
～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12/1037
五言逸句 23/2098
～盤 9/713
元日示宗武 21/1849
～日寄韋氏妹 4/319
天末懷李白 7/590
～池 20/1740
～河 7/606
～育驃圖歌 4/253
～狗賦 24/2183
～邊行 14/1212
不見 10/858
～寐 17/1463
～歸 6/511
～離西閣二首 18/1564
木皮嶺 9/706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13/1158
～平寺泉眼 7/599
～歲日 21/1854
引水 15/1270
巴山 12/1050

～西閻收京闕送班司馬
　入京二首 13/1079
～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
　君二首 12/1003
～嶺答杜二見憶(嚴武) 11/935
日暮(日暮風亦起) 8/618
～暮(牛羊下來久) 20/1754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
　一絶奉答二絶 11/895
～夜 17/1460
～宵 17/1462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21/1894
～會渡 9/710
～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14/1248
～檻 13/1119
～檻遣心二首 10/812
少年行 10/884
～年行二首 10/848
月(天上秋期近) 5/381
～(四更山吐月) 17/1476
～三首 18/1629
～夜 4/309
～夜憶舍弟 7/589
～圓 17/1466
丹青引 13/1147
今夕行 1/58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
　入蜀余入沔鄂 22/1934
～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22/1929
～安縣懷古 22/1930
刈稻了詠懷 20/1774
火 15/1297

五　劃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
　院内諸公 14/1201
示姪佐 8/628
～從孫濟 3/205
～獠奴阿段 15/1271
玉華宮 5/389
～腕騮 18/1589
～臺觀二首 13/1090
石笋行 10/833
～硯 14/1255
～犀行 10/835
～壕吏 7/528
～鏡 10/806
～櫃閣 9/716
～龕 8/687
可惜 10/803
～歎 21/1830
古柏行 15/1357
去矣行 3/245
～秋行 11/926
～蜀 14/1217
甘林 19/1667
～園 12/994
四松 13/1116
田舍 9/745
北征 5/395
～風(春生南國瘴) 22/1976
～風(北風破南極) 23/2025
～鄰 9/759
出郭 9/770
白小 17/1536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4/262
～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4/299
～沙渡 9/708
～帝 15/1350
～帝城最高樓 15/1276
～帝城樓 21/1846
～帝樓 21/1839
～馬 23/2073
～鳧行 23/2037
～絲行 2/144
～露 19/1674
～鹽山 15/1352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 6/500
～日有懷李白 1/50
～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2/89
～至 21/1823
～到金華山觀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11/946
～狩行 12/1055
～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23/2033
～深 22/1936
立春 18/1597
～秋雨院中有作 14/1169
～秋後題 7/544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2/134

六 劃

百舌 12/988
～斛明珠記杜詩 23/2100
～憂集行 10/842
西山三首 12/1045
～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7/594
～郊 9/779
～閣二首 17/1473
～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17/1472
～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18/1560
～閣雨望 17/1472
～閣夜 17/1475
～閣曝日 18/1563
至日遣興寄北省舊老兩院故人二首 6/496
～後 14/1199
～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因出此門 6/480
耳聾 20/1784
老病 15/1282
地隅 23/2030
存歿口號二首 16/1451
同元使君春陵行 19/1691
～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6/38
～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23/2058
～諸公登慈恩寺塔 2/103
早行 22/1962
～花 12/1051
～起 10/802
～秋苦熱堆案相仍 6/487
～朝大明宮 5/430

～發 22/1966
～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11/954
～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韋迢） 22/1996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6/458
～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絶 9/762
曲江二首 6/446
～江三章章五句 2/137
～江陪鄭丈八南史飲 6/445
～江對雨 6/450
～江對酒 6/449
光禄坂行 11/925
收京 13/1078
～京三首 5/421
有事於南郊賦 24/2136
～客 9/740
～感五首 11/971
～歎 21/1841
～懷台州鄭十八司户 7/559
成都府 9/724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 21/1874
～次昭陵 5/407
～次鹽亭縣聊題四韻 12/1000
～宫張望補稻畦水歸 19/1654
向夕 20/1739
舟中 21/1901
～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23/2031
～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 23/2074
～月對驛近寺 21/1900
～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22/1920
～前小鵝兒 12/1009
自平 20/1809
～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4/264
～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 5/346
～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13/1101
～瀼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20/1746
朱鳳行 23/2038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21/1893
宇文晁崔彧重泛鄭監前湖 21/1883
次空靈岸 22/1963
～晚洲 22/1968
江上 15/1328
～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10/810
～月 17/1465
～村 9/746
～雨有懷鄭典設 18/1614
～南逢李龜年 23/2060
～亭 10/800
～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13/1075
～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 12/999
～畔獨步尋花七絶句 10/816
～梅 18/1598
～陵望幸 12/1052
～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 21/1901
～漲（江漲柴門外） 9/747

江漲(江發蠻夷漲) 10/813
～漢 23/2029
～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22/1994
～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23/2077
～頭五詠 10/876
～邊星月二首 21/1899

七 劃

吾宗 19/1683
更題 19/1677
巫山縣汾山唐使君十八弟宴別 21/1863
～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19/1681
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10/866
～監宅二首 1/30
～鄠縣丈人胡馬行 6/506
～潮八分小篆歌 18/1550
赤甲 18/1608
～谷 8/675
～谷西崦人家 7/593
～霄行 14/1215
杜公石文詩(出《詩話類編》) 23/2100
～位宅守歲 2/109
～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郭受) 22/1982
～鵑 14/1249
～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 10/837
～鵑行（古時杜宇稱望帝) 9/752
村雨 14/1175
～夜 9/778
折檻行 18/1570
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2/107
～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12/1010
～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3/188
君不見簡蘇徯 18/1546
即事(聞道花門破) 7/604
～事(百寶裝腰帶) 10/884
～事(暮春三月巫峽長) 18/1605
～事(天畔羣山孤草亭) 20/1782
吹笛 17/1470
壯遊 16/1438
見王監兵馬使説近山有白黑二鷹二首 18/1587
～螢火 19/1676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19/1679
～李義 21/1825
～房太尉墓 13/1103
～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14/1193
～張十三建封 23/2009
～常徵君 14/1232
～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 18/1596
～董頲 22/1939
～蔡十四著作 14/1259
～贊上人 8/666
～蘇徯 18/1548
兵車行 2/113

所思(鄭老身仍竄) 8/666
～思(苦憶荊州醉司馬) 10/821
狂夫 9/743
～歌行贈四兄 14/1219
佐還山後寄三首 8/629
返照(楚王宮北正黃昏) 15/1336
～照(反照開巫峽) 20/1738
近聞 15/1283
社日兩篇 20/1749
初月 7/607
～冬 14/1196
泛舟送魏倉曹還京因寄
岑參范季明 12/984
～江 13/1077
～江送客 12/987
～溪 9/769
～沙苑行 3/228
八 劃
兩(冥冥甲子雨) 14/1247
～(峽雲行清曉) 15/1323
～(行雲遞崇高) 15/1325
～(萬木雲深隱) 15/1332
～(始賀天休雨) 15/1338
～(山雨不作泥) 19/1671
～二首 15/1326
～不絕 15/1330
～四首 20/1798
～夜 19/1677
～晴(天外秋雲薄) 7/601
～晴(雨時山不改) 15/1330
～過蘇端 4/338
玩月呈漢中王 11/940
青絲 14/1239
～陽峽 8/634
東屯月夜 20/1769
～屯北崦 20/1771
～西兩川説 25/2210
～津送韋諷攝閬州録事 11/924
～樓 7/600
到村 14/1173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8/668
昔遊(昔者與高李) 16/1435
～遊(昔謁華蓋君) 20/1795
長江二首 14/1232
～沙送李十一 23/2090
～吟 14/1209
述古三首 12/1020
～懷 5/358
武侯廟 15/1277
孟氏 19/1682
～冬 20/1788
～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
物見遺 20/1758
孤雁 17/1530
建都十二韻 9/775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19/1659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
外郎 3/211
～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
十二首 18/1624
～聞故房相公靈櫬歸葬
東都二首 14/1234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
歌 4/275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4/279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5/427
～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11/893
～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14/1170
～待嚴大夫	13/1099
～送二十三舅録事之攝郴州	23/2054
～送十七舅下邵桂	18/1580
～送王信州崟北歸	19/1663
～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22/1989
～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20/1804
～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5/369
～送崔都水翁下峽	12/982
～送蜀州柏二別駕	18/1578
～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23/2022
～送嚴公入朝十韻	11/911
～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21/1879
～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2/130
～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3/165
～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15/1293
～寄別馬巴州	13/1098
～寄河南韋尹丈人	1/68
～寄高常侍	13/1122
～寄章十侍御	13/1093
～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21/1834
～答岑參補闕見贈	6/452
～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9/784
～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23/2066
～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19/1684
～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10/886
～漢中王手札	15/1333
～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16/1450
～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25/2197
～簡高三十五使君	9/763
～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11/916
～贈王中允維	6/454
～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3/219
～贈李八丈嘿判官	23/2019
～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1/73
～贈射洪李四丈	11/953
～贈盧五丈參謀琚	22/2001
～贈蕭十二使君	23/2052
～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2/140
～贈嚴八閣老	5/379
～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14/1186
呀鶻行	22/1931
虎牙行	20/1806
花底	11/966
～鴨	10/879
佳人	7/552
征夫	12/1045
往在	16/1428

和江陵宋少府暮春雨後宴書齋 21/1882
～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9/763
～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 9/781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12/1066
～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21/1841
～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19/1678
季秋江村 20/1778
～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三首 20/1775
～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19/1648
宗武生日 17/1477
空囊 8/620
官池春雁二首 12/1009
～定後戲贈 3/244
～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22/1927
房兵曹胡馬 1/18
放船(送客蒼溪縣) 12/1040
～船(收帆下急水) 14/1230
夜(露下天高秋水清) 17/1467
～(絶岸風威動) 20/1756
～二首 20/1790
～宴左氏莊 1/22
～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18/1559
～聞鶯篥 22/1941
～歸 21/1844
～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3/246
泥功山 8/690
泊岳陽城下 22/1945
法鏡寺 8/682

九　劃

南池 13/1094
～征 22/1950
～極 18/1556
～楚 14/1248
～鄰 9/760
春水 10/799
～水生二絶 10/809
～日江村五首 14/1205
～日梓州登樓二首 11/969
～日憶李白 1/52
～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11/978
～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21/1866
～夜喜雨 10/798
～望 4/320
～宿左省 6/438
～遠 14/1210
～歸 13/1110
梔子 10/877
柳司馬至 21/1824
～邊 11/967
柏松滋江亭 21/1875
枯枏 10/856
～櫻 10/855
桅樹爲風雨所拔歎 10/830

城上	13/1080	促織	7/611
～西陂泛舟	3/177	後出塞五首	4/285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	16/1414	～苦寒行二首	21/1848
		～遊	9/787
～司徒李公光弼	16/1379	重送劉十弟判官	22/2005
～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2/94	～過何氏五首	3/167
～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16/1403	～經昭陵	5/412
～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16/1409	～簡王明府	10/841
		～題	22/1918
封西岳賦	24/2159	～題鄭氏東亭	1/34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10/824	～贈鄭鍊絶句	10/875
喜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15/1307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23/2050
屏跡三首	10/882	～疾舟中伏枕書懷	23/2091
畏人	10/881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8/632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	13/1147	～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21/1904
～城早秋(嚴武)	14/1171	～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三十韻	21/1909
苦竹	7/613	～日寄題鄭監湖亭三首	20/1729
～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3/214	～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19/1699
～戰行	11/926	～行宫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	19/1656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10/831	～雨吟	23/2102
～堂檢校收稻二首	20/1773	～雨歎三首	3/216
范員外邈吴侍御郁特枉駕	10/862	～述	25/2208
迴棹	23/2085	～風二首	17/1481
幽人	23/2026	～峽	19/1725
垂白	17/1462	～野五首	20/1732
～老別	7/534	～清	19/1724
禹廟	14/1225	～盡	11/936
負薪行	15/1284	～興八首	17/1484
信行遠修水筒	15/1309		

逃難 23/2073
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 23/2038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6/435
哀王孫 4/310
～江頭 4/329
客至 9/793
～居 14/1253
～夜 11/931
～亭 11/932
～堂 15/1267
～從 23/2035
～舊館 12/1027
庭草 18/1598
祠南夕望 22/1956
恨別 9/772
羌村三首 5/391
前出塞九首 2/118
～苦寒行二首 21/1845
～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25/2213
姜楚公畫角鷹歌 11/924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17/1464
～人從軍 8/626
～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 21/1860
～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12/1018
～王十六判官 18/1595
～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14/1200
～元二適江左 12/1032
～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1/54
～田四弟將軍 21/1835
～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19/1680
～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18/1594
～李校書二十六韻 6/461
～李卿曄 12/1068
～何侍御歸朝 12/998
～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20/1759
～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5/362
～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14/1182
～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23/2042
～段功曹歸廣州 11/928
～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5/354
～韋郎司直歸成都 12/1013
～韋書記赴安西 2/133
～韋諷上閬州録事參軍 13/1156
～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2/126
～高司直尋封閬州 21/1828
～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6/455
～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3/195
～梓州李使君之任 11/916
～陵州路使君之任 12/1031
～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5/364
～率府程録事還鄉 5/343
～覃二判官 22/1933
～惠二歸故居 18/1623
～遠 8/625

送楊六判官使西藩 5/376
～路六侍御入朝 12/985
～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15/1342
～賈閣老出汝州 6/443
～裴二虬尉永嘉 3/201
～裴五赴東川 10/828
～趙十七明府之縣 23/2057
～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5/350
～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 5/424
～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6/444
～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3/238
～盧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 23/2012
～鮮于萬州遷巴州 18/1580
～韓十四江東省覲 10/829
～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23/2055
～竇九歸成都 12/1025
～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11/914
～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22/1924
～靈州李判官 5/369
洗兵行 6/514
洞房 17/1519
洛陽 17/1525

十　劃

夏日李公見訪 3/250
～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21/1892
～日歎 7/540
～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21/1892
～夜歎 7/542
寨州見勑目薛璩畢曜遷官 8/633
～州雜詩二十首 7/572
書堂飲既夜月下賦絕句 21/1878
桔柏渡 9/718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12/1062
除架 8/615
～草 14/1203
破船 13/1121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14/1171
鄠城西原送李判官武判官赴成都府 12/983
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 13/1152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11/961
～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11/956
草堂 13/1112
～堂即事 10/860
«～堂詩話»辯杜詩 23/2101
～閣 17/1468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18/1581
峽口二首 18/1554
～中覽物 15/1288
～隘 19/1727
柴門 19/1643
哭王彭州掄 17/1537
～台州鄭司户蘇少監 14/1190

～李尚書	22/1916	～後過王倚飲贈歌	3/198
～李常侍嶧二首	22/1919	～馬	8/621
～長孫侍御	5/378	～橘	10/853
～韋大夫之晉	22/1992	旅夜書懷	14/1228
～嚴僕射歸櫬	14/1227	海棕行	11/922
倦夜	14/1176	十一劃	
倚杖	12/1001	奢陵行(元結)	19/1694
偶題	18/1541	梅雨	9/738
徐少尹見過	10/861	乾元元年華州進士策問五首	25/2201
～步	10/805	～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8/693
～卿二子歌	10/843	畫夢	18/1603
徒步歸行	5/385	飛仙閣	9/771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21/1876	陳拾遺故宅	11/947
圖花門	7/549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13/1076
～別公安太易沙門	22/1934	～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	11/964
～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5/382	～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11/963
能畫	17/1522	～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12/1006
逢唐興劉主簿弟	10/839	～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	10/865
高枏	10/815	～李王蘇李四使君登惠義寺	12/934
～都護驄馬行	2/86	～李北海宴歷下亭	1/36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22/1932	～李金吾花下飲	3/243
～戎州楊使君東樓	14/1221	～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18/1576
～忠州使君姪宅	14/1224	～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12/1016
～胡侍御書堂	21/1878	～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25/2232		
～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25/2228		
～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25/2221		
～興縣客館記	25/2205		
病柏	10/851		

崔都督赴州 12/1023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22/1949
～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 15/1275
～諸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二首 3/172
～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14/1177
～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2/146
堂成 9/735
晨雨 18/1631
冀相疑行 14/1213
崔氏東山草堂 6/492
～評事弟許相迎不到走筆戲簡 18/1601
～駙馬山亭宴集 3/204
野人送朱櫻 11/902
～老 9/748
～望(清秋望不極) 8/619
～望(西山白雪三城戍) 10/880
～望(金華山北涪西水) 11/944
～望(納納乾坤大) 22/1973
～望因過常沙仙 10/825
晦日尋崔戢李封 4/296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21/1862
～赴成都草堂先寄嚴鄭公五首 13/1105
～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13/1097
～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12/1064
～曉二首 14/1236
假山 1/28
偪側行贈畢四曜 6/466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覓使寄此二首 17/1478
貧交行 2/133
船下夔州郭宿別王十二判官 15/1266
得房公池鵝 12/1008
～舍弟消息（風吹紫荊樹） 6/461
～舍弟消息（亂後誰歸得） 6/510
～舍弟消息二首 4/321
～舍弟觀書 18/1616
～家書 5/360
～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10/871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8/631
～事行贈嚴二別駕 11/940
～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9/732
～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20/1771
進三大禮賦表 24/2103
～封西岳賦表 24/2158
～艇 10/819
～鵰賦表 24/2172
逸詩一首（《合璧事類》載杜詩） 23/2098
移居公安山館 22/1922
～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22/1928
～居夔州作 15/1265
童梓州水亭 12/1025

~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12/1026
窩目 7/602
宿白沙驛 22/1954
~江邊閣 17/1469
~昔 17/1521
~花石戍 22/1965
~府 14/1172
~青草湖 22/1953
~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14/1218
~贊公房 7/592
~鑿石浦 22/1961
望牛頭寺 12/990
~嶽(岱宗夫如何) 1/3
~嶽(西嶽崚嶒竦處尊) 6/485
~嶽(南嶽配朱鳥) 22/1983
~兜率寺 12/993
寄左省杜拾遺(岑參) 6/453
~司馬山人十二韻 13/1136
~邛州崔録事 13/1132
~李十二白二十韻 8/660
~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13/1145
~杜位(近聞寬法離) 10/827
~杜位(寒日經簷短) 18/1596
~狄明府博濟 19/1688
~岑嘉州 14/1262
~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 8/645
~柏學士林居 18/1568
~韋有夏郎中 15/1287
~高三十五書記 3/194
~高三十五詹事 6/482
~高適 11/943
~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8/655
~從孫崇簡 18/1613
~常徵君 14/1261
~彭州高使君適虢州岑長史參 8/638
~賀蘭銛 14/1200
~楊五桂州譚 9/778
~董卿嘉榮十韻 14/1167
~裴施州 20/1810
~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19/1717
~薛三郎中璩 18/1620
~題江外草堂 12/1013
~題杜二錦江野亭(嚴武) 10/885
~韓諫議注 17/1508
~贊上人 7/597
~贈王十將軍承俊 9/783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21/1890
~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22/2004
清明 23/2048
~明二首 22/1968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12/983
~城縣香積寺官閣 12/986

十二劃

雲 20/1786
~山 9/749
~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14/1231

琴臺	10/808
覃山人隱居	20/1768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12/1001
～義寺園送辛員外	12/1002
黃河二首	13/1138
～草	15/1351
～魚	17/1535
畫馬讚	24/2191
～鶻行	6/477
～鷹	1/19
喜雨(春旱天地昏)	12/1019
～雨(南國旱無雨)	14/1218
～晴	4/340
～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5/417
～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	21/1857
～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18/1617
朝二首	20/1791
～雨	10/814
～享太廟賦	24/2122
～陽巖歌	23/2102
～獻太清宮賦	24/2105
越王樓歌	11/921
提封	17/1527
揚旗	13/1139
散愁二首	9/773
彭衙行	5/413
閌	20/1790
發白馬潭	22/1972
～同谷縣	9/705
～秦州	8/672
～閬中	12/1051
～潭州	22/1971
～劉郎浦	22/1939
登牛頭山亭子	12/990
～舟將適漢陽	23/2088
～岳陽樓	22/1946
～兗州城樓	1/5
～高	20/1766
～樓	13/1130
～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李邕)	1/40
晴二首	15/1337
晚	20/1756
～出左掖	6/440
～行口號	5/383
～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	23/2008
～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14/1184
～登瀼上堂	18/1619
～晴(村晚驚風度)	10/814
～晴(返照斜初徹)	15/1332
～晴(高唐暮冬雪壯哉)	21/1846
～晴吳郎見過北舍	20/1763
貽阮隱居	7/544
～華陽柳少府	15/1314
最能行	15/1286
紫宸殿退朝口號	6/436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14/1202
悲青坂	4/316
～秋	11/931
～陳陶	4/314
萬丈潭	8/701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1/20
～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14/1188
～南岳入洞庭湖 22/1951
～南鄰朱山人水亭 9/762
～郭代公故宅 11/957
～客相尋 19/1633
～津口 22/1963
～洞庭湖 23/2087
無家別 7/537
答楊梓州 12/1008
～鄭十七郎一絶 14/1231
絶句 10/873
～句二首 13/1134
～句三首 14/1210
～句四首 13/1142
～句六首 13/1141
～句漫興九首 9/788
祭外祖祖母文 25/2217
～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25/2219
～遠祖當陽君文 25/2216
短歌行送祁録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12/1012
～歌行贈王郎司直 21/1885
復陰 21/1847
～愁十二首 20/1741
冨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25/2198
～農 9/739
～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25/2193
～遺補薦岑參狀 25/2196
～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25/2195
寒雨朝行視園樹 20/1779
～食 10/806
～峽 8/680
牽牛織女 15/1320
鹿頭山 9/722
詠懷二首 22/1978
～懷古跡五首 17/1499
遊子 13/1087
～修覺寺 9/786
～龍門奉先寺 1/1
渡江 13/1100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23/2007
湘夫人祠 22/1955
～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22/1990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14/1222
漢陂西南臺 3/182
～陂行 3/179

十 三 劃

雷(大旱山嶽焦) 15/1295
～(巫峽中宵動) 20/1789
楖拂子 12/1030
槐葉冷淘 19/1645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15/1340
搖落 19/1726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15/1338
酬別杜二(嚴武) 11/913
～孟雲卿 6/479
～韋韶州見贈 22/1997
～高使君相贈 9/727

酬郭十五判官 22/1982
遨遊(賤子何人記) 11/969
～遊(江闊浮高棟) 22/1998
～懷舍弟穎觀等 21/1852
園 19/1634
～人送瓜 19/1638
～官送菜 19/1636
蜀相 9/736
落日 10/802
暇日小園散病 19/1669
賊退示官吏(元結) 19/1697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
呈楊四員外綰 6/499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21/1863
～簡王明府 10/840
～贈鄭諫議十韻 2/110
遭遇 22/1959
～悶 21/1897
～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14/1179
～悶戲呈路曹十九長 18/1602
～愁 9/751
～意二首 9/794
～憂 12/1054
～憤 14/1242
～興(驥子好男兒) 4/326
～興(干戈猶未定) 9/750
～興二首 7/566
～興三首(我今日夜憂) 6/493
～興三首(下馬古戰場) 7/546
～興五首(蟄龍三冬臥) 7/562
～興五首(朔風飄胡雁) 7/568
～懷(愁眼看霜露) 7/605
～懷(昔我遊宋中) 16/1447
猿 17/1532
飲中八仙歌 2/81
愁 18/1599
～坐 12/1054
解悶十二首 17/1511
～憂 22/1960
傷春五首 13/1081
～秋 20/1782
催宗文樹雞柵 15/1311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1/14
～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
居 1/45
～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3/185
～嚴二郎奉禮別 12/1048
麂 17/1533
新安吏 7/523
～婚別 7/530
寫懷二首 20/1818
塞蘆子 4/327
義鶻行 6/474
詣徐卿覓果栽 9/734
溪上 19/1671
～漲 11/909

十四劃

臺上 12/1017
惡樹 10/816
樓上 22/1997
閣夜 18/1561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
丞 11/890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11/968

～高常侍亡	14/1216
～斛斯六官未歸	10/823
暝	20/1755
夢李白二首	7/555
蒹葭	7/612
曠庭前甘菊花	3/210
數陪李梓州泛江戲爲豔曲二首	12/995
歲宴行	22/1943
～暮	12/1067
對雨	12/1034
～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1/15
～雪(戰哭多新鬼)	4/318
～雪(北雪犯長沙)	23/2032
銅官渚守風	22/1975
～瓶	8/624
穫萵苣	15/1347
滕王亭子二首	13/1088
鳳凰臺	8/691
瘦馬行	6/472
端午日賜衣	6/478
説旱	25/2208
漢川王録事宅作	12/1011
漫成一首	15/1267
～成二首	10/797
漁陽	11/966

十五劃

暫如臨邑至嵇山湖亭奉懷李員外	1/41
～往白帝復還東屯	20/1772
熱三首	15/1300
閬山歌	13/1073
～水歌	13/1074
～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	12/1038
～州送二十四舅赴任青城	12/1036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12/1027
撥悶	14/1223
醉時歌	3/174
～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18/1590
～歌行	3/240
～歌行贈公安顔十一少府請顧八題壁	22/1923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23/2034
～春	18/1604
～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21/1880
～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	21/1883
～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18/1610
～秋枉裴道州手札遣興呈蘇渙侍御	23/2016
～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23/2089
～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9/783
～寒	13/1087
～歸	22/1915
劍門	9/719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1/12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22/1941
虢國夫人 2/162
虁遊園歌 2/101
賓至 9/741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 11/927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18/1615
廢畦 8/616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二首 20/1735
～伐木 19/1639
諸將五首 16/1363
～葛廟 19/1674
鄭典設自施州歸 20/1812
～駙馬宅宴洞中 1/46
～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5/345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22/1996
～州留別杜員外院長(韋迢) 22/1995
遹關吏 7/526

十六劃

燕子來舟中作 23/2063
豎子至 19/1634
歷歷 17/1524
樹間 19/1673
«～萱録»記杜詩 23/2100
避地 4/317
橘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内諸官 3/232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6/502
曉望 20/1753
～望白帝城鹽山 15/1280
～發公安 22/1937
蕃劍 8/622
獨立 6/495
～坐 14/1175
～坐二首 20/1784
～酌 10/804
～酌成詩 5/384
積草嶺 8/688
錦樹行 20/1808
縛雞行 18/1565
螢火 7/612
憶幼子 4/323
～昔二首 13/1161
～昔行 21/1888
～弟二首 6/508
～鄭南 15/1290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楹木栽 9/732
～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20/1760
～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9/733

十七劃

擣衣 7/608
薄遊 12/1041
～暮 12/1035
戲作花卿歌 10/844
～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20/1793
～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12/1028
～寄崔評事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20/1777

～爲六絕句 11/898
～爲韋偃雙松圖歌 9/757
～題上漢中王三首 11/937
～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9/754
～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3/249
～贈友二首 11/906
～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6/504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22/1986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10/871
～將軍歌 4/259
龍門 1/29
～門閣 9/714
～門鎮 8/685
營屋 14/1202
謁文公上方 11/949
～先主廟 15/1353
～真諦寺禪師 20/1802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11/896

十八劃

羅舟二首 18/1592
蘁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 23/2081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 1/23
靈唐兩崖 18/1557
～唐懷古 18/1558
題玄武禪師屋壁 11/929
～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6/459
～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14/1226
～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21/1838
～柏學士茅屋 21/1836
～省中壁 6/441
～桃樹 13/1118
～鄠縣郭明府茅屋壁 12/981
～張氏隱居二首 1/8
～新津北橋樓 9/785
～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23/2079
～鄭十八著作丈故居 6/470
～鄭縣亭子 6/484
～壁上韋偃畫馬歌 9/753
雞 17/1534
簡吳郎司法 20/1761
雙楓浦 22/1977
～燕 12/987
歸 19/1635
～來 13/1112
～雁(東來千里客) 13/1134
～雁(聞道今春雁) 21/1884
～雁二首 23/2059
～夢 22/1956
～燕 7/610
雜述 25/2207

十九劃

贈七韋贊善 23/2064
～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13/1123
～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八哀之四) 16/1390
～司空王公思禮（八哀之一) 16/1373
～田九判官梁丘 3/186
～比部蕭郎中十兄 1/66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八哀之三) 16/1383
～杜二拾遺(高適) 9/728
～李十五丈別 15/1344
～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17/1455
～李白(二年客東都) 1/32
～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 1/42
～花卿 10/846
～別何邕 10/872
～別賀蘭銛 12/1071
～別鄭鍊赴襄陽 10/874
～韋左丞丈濟 1/71
～韋贊善別 11/943
～秘書監江夏李公邕（八哀之五) 16/1394
～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1/60
～高式顏 6/483
～陳二補闕 3/196
～崔十三評事公輔 15/1290
～畢四曜 6/469
～虞十五司馬 10/849
～蜀僧閭丘師兄 9/765
～裴南部 12/1049
～鄭十八賁 14/1256
～衛八處士 6/512
～翰林張四學士垍 2/98
～蘇四徯 18/1546
～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3/202
臘日 5/426
鵬賦 24/2173
懷錦水居止二首 14/1237
～舊 14/1189
～灞上遊 18/1606

二十劃

蘧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9/731
嚴中丞枉駕見過 11/889
～氏溪放歌行 12/1041
～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11/903
～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11/905
～鄭公宅同詠竹 14/1184
～鄭公堦下新松 14/1183
夔州歌十絶句 15/1302
～府書懷四十韻 16/1420
贈急 12/1043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 23/2014
～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4/292
釋悶 12/1070
瀼西寒望 18/1562

二十一劃

驄馬行 4/256
鐵堂峽 8/677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 21/1852

二十二劃

麗人行 2/156
～春 10/877
寶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 18/1571
～鏡呈柏中丞 18/1575
聽楊氏歌 17/1480
驅豎子摘蒼耳 19/1665

二十三劃

鷗 17/1531

二十四劃

鹽井 8/679
鬨雞 17/1523
鸂鶒 10/878

二十五劃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20/1815
～打魚歌 11/918
～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6/488
～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14/1197
～兵 6/507
～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10/866
～薛稷少保書畫壁 11/960

二十六劃

灪穀行 23/2036

二十七劃

灩澦 19/1650
～澦堆 15/1281

二十八劃

鷄鵡 17/1529
鑲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22/1946

三十二劃

驪山 17/1526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